目录TOC

《西遊之雷行諸天》

作者：鬼唬子

內容簡介：

江漢珍死後得黑白無常指引，去泰山大帝那報道，去了泰山，被雷霆都司接走，修習雷法，才發現這不是原來的世界，而是西遊記中的世界……

# 第一章 身死方知己是客

華夏國豫南市第一人民醫院，江漢珍躺在醫院里，已經呼吸困難，插上了氧氣，就等着咽下最後一口氣了。

但身邊的幾個子女卻不消停，在病房中吵鬧不停，讓他想安靜的離開人世都不行，頓時心生煩躁。

幾個子女不為別的，就為家產，想他江漢珍出生於民國時期，經歷過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戎馬半身，後來又趕上改革開放的浪潮，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

俗話說，‘在風口浪尖上，就是一隻豬都能飛上天。’

江漢珍自認為不是豬，但的確飛上天了，而且是被自己的幾個子女送上天的。

也許是一直忙着別的事，對子女疏於管教，到臨死才發現，竟沒一個孝順的。

江漢珍兩子兩女，雙兒雙女可是他一生的驕傲，但沒想到生命垂危之際竟然為了家產吵得不可開交，羞愧難當之下，掩面而哭。

幾個子女也商量好了家產怎麼分，兩個兒子每人三成，兩個女兒每人兩成，剛好分完，這才注意到掩面而哭的江漢珍。

小女兒說道：“你們看爸都疼成這樣了，我們小點聲。”

江漢珍聽了有些欣慰，還是小女兒貼心。

但接下來的一句話讓他又開始傷心，就聽小女兒說道：“大哥要不你想想辦法，讓爸不要這麼痛苦，安心的離開吧。”

大兒子思索了片刻，說道：“那就把氧氣拔了吧。”

“腫。”

幾個子女異口同聲的說道，好像排練好的一樣，讓他幾乎就要跳起來打死這幾個不孝子，但無奈生命已經到了垂危之際，心有餘而力不足，掙扎了幾下也沒多大效果。

大兒子做主，二兒子實行，兩個女而在旁邊看着，流了幾滴眼淚。

江漢珍眼睜睜的看着二兒子將氧氣管從自己嘴上拔下來，連一點反抗的餘地都沒有。

“爸，我們這也是為你好，也不想你走的太過痛苦，還請爸你能夠體諒我們。”

二兒子說完，江漢珍有些憤怒的睜大眼睛，心中大罵不已。

‘為我好也不用拔氧氣管吧，你這是什麼心態。’

大女兒看着躺在床上江漢珍痛苦的樣子，有些不忍，說道：“爸你去了陰間就一直往前走，千萬別回頭，我們都很好，不用惦記我們，我媽早就在下面等你了。”

江漢珍真是欲哭無淚，但也沒辦法，沒了氧氣供應使得呼吸越來越急促，呼吸進入的空氣在嗓子里如刀割一樣，引起了劇烈的咳嗽。

“看，看，爸快不行了。”

小女兒指着躺在床上的江漢珍帶着愉悅的哭腔大喊着。

江漢珍感覺到一股悲涼襲來，四周的死氣將他慢慢的包裹，由於缺氧，眼前的畫面也變得有些漆黑，看着幾個子女就像從非洲來的一樣。

‘想我江漢珍英雄一生，死了盡然連個真心哭喪的都沒有，人吶，還是得靠自己。’

‘若是能長生不老就好了。’

不知為何，江漢珍想到了這些，作為一個堅決的唯物主義者，竟然在垂死之際竟然想到了這些。

其實也不怪他，將死之人本來就心靈脆弱，受不得打擊，哪怕江漢珍風雨一生，臨死也是個老人家。

其實有這種想法也是正常的，這想法就是源自於他從小佩戴的一塊圓盤玉佩，中間鼓起四周平整形似飛碟，白玉如脂，光華內斂，其上紋路神秘，古樸大方。

這還是他年輕時候在日本鬼子身上搶來的，聽日本鬼子說是來自昆崙山，有神奇的力。

昆崙山可是華夏仙山，一直都有神仙的傳說，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有個精神寄託也不至於對生活沒了希望，就一直將玉佩佩戴在身上。

他的發跡也就是從這塊玉佩開始的，從那開始，就一發不可收拾，就是冒着槍林彈雨，也運氣驚人的豪發無傷，讓許多人為之驚嘆，有猛將之稱。

就是再怎麼大的風浪也會安然度過，但從來沒往玉佩上想，也是不願意往這方面想。

也只有在年老之際才開始尋找這方面的事情，並進入道教，得道門中人傳一普及法門。

“十字天經。”

十字天經傳說是雷祖為弟子創立的方便法門，自有神奇功效，不必多說。

江漢珍在最後幾年一直在修行此法，也許是對於死亡的恐懼，除戊日之外，一直功行不輟，竟無一日間斷。

隨着功力的深厚，懷中的玉佩也越發的神異，竟然感覺玉佩犹如手腳一般，可隨意移動。

讓江漢珍更加重視此法，想尋找個寶地，安心修行此法，去追尋那飄渺仙緣。

哪想人算不如天算，身體早已腐朽，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不就進了醫院，而且發生了讓他有口難言的一幕。

‘據十字天經記載，凡雷祖弟子身前不得長生，死後可接引至洞天福地繼續修行。’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對此深信不疑，好似成了最後的希望，但這一切都是圓盤玉佩帶來的，江漢珍想將這個也帶走，帶不走的話看最後一眼也成。‘

用上全身的力氣，伸手摸入懷中，捏住玉佩。

“爸，你還有什麼東西沒給我們。”

大兒子眼睛一亮，敢緊上前握着江漢珍的手開始尋找起來。

而其餘幾個子女也紛紛上前一看究竟。

就這樣一搖三晃之下，江漢珍魂魄離了體，看着幾個子女在他懷中翻找着，發現手中有東西，但就是掰不開手。

還是老大有主意，指揮者老二說道：“去找個撬杠，將爸的手撬開。”

老二看着江漢珍手中的玉石，覺得玉佩不簡單，就說道：“你看着玉佩上面還發光哩，爸戴了一輩子，肯定很值錢，撬壞了怎麼辦？”

此時大女兒也說道：“對啊，我們平時想看一眼爸都不讓，肯定是寶貝，不然也不會到現在還捏在手裡。”

最後還是小女兒細心，說道：“二哥你去跟醫生找個做手術用的鋸子吧，將爸的大拇指鋸了就能取下來。”

“再拿點潤滑油，爸的手太粗糙了，強行取下來有可能會把玉劃破，損壞一點就不值錢了。”

二女兒也開始出了個主意，還是相當聰明的。

“腫。”

最後大兒子拍了板，對着二兒子說道：“去將這些東西找回來。”

“腫。”

二兒子答應一聲，就向外跑去，去準備東西去了。

靈魂在半空中飄蕩的江漢珍看着這一切，心裏憋得發慌，想哭也哭不出來，但也洒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沒了就沒了。

“江漢珍，你壽命到了，該走了。”

江漢珍轉頭一看，一個穿着白衣的和一個穿着黑衣的人站在旁邊，一人手中一個哭喪棒，一人手中一條鎖鏈，這不正是黑白無常嗎。

江漢珍嚇了一跳，但還是壓下了心中的恐懼說道：“沒想到真有陰間的存在，讓兩位久等了，我這就跟你們走。”

黑無常冷冷的說道：“跟我們走？我們可沒資格帶你走。”

江漢珍一愣，對黑無常的話不明所以，就見白無常說道：“呵呵，他就這樣，道友你修行雷法，是雷祖弟子，據《女青天律》規定，在三官大帝那入了戶籍的修行之人死後去泰山報道，然後由祖師的門派接引至洞天福地。”

江漢珍一聽，心中動蕩不已，吶喊着‘原來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有神仙’。

也對幾個子女商量着怎麼鋸自己手指頭不在意了，沒想到還能去洞天福地，就接着問道：“去洞天福地會怎麼樣？”

“問那麼多干什麼？去了不會自己看嗎？”

黑無常語氣不善的說道，讓江漢珍一陣尷尬。

“呵呵，道友別在意，他就這脾氣，人還是不錯的。”

白無常笑着打了個圓場。

“沒事沒事，是我唐突了，黑無常道友也是性情中人。”

江漢珍連忙擺手，也學着白無常的樣子口稱道友。

“哼。”

黑無常冷哼一聲，別過頭去。

白無常尷尬的一笑，說道：“洞天福地是門派的修行之地，藏在虛空之中，如此時的太上法脈，一般都去台灣的八卦山，正一的都會去龍虎山，全真的都會去龍門洞，至於你能修習雷法的，去的地方可就多了，不過一般都會去雷澤，道友去了自會明了，我就在這不班門弄斧了。”

“多謝道友解惑。”

江漢珍還是感謝了一聲，接着有些為難的說道：“在下已經身死，要去泰山報道了，但不知如何到達，還請兩位為在下指路，在下感激不盡。”

白無常晃了晃手中的哭喪棒，說道：“我們今兒就是為這事而來，泰山的接引游神被事情耽擱了，所以托我們兩給你帶個來了這個。”

說著手一揮，將一張文書遞給江漢珍，說道：“這是泰山路引，你帶着它自會知道泰山所在。”

說完對着江漢珍一拱手，說道：“我們還有事，就先告辭了。”

“好的，告辭，兩位道友慢走。”江漢珍也對兩人一拱手。

而黑無常也破天荒的對着江漢珍一本正經的拱手道：“告辭。”

江漢珍目送黑白無常離開，才觀看起手中的文書來。

一掌蓋了三個印的文書出現在手中，上面的意思是江漢珍作為雷祖門下弟子，已錄入仙籍，於近日去泰山府報道，根據功過判定其去處。

這三個印江漢珍也認得，一個是道經師寶印，一個是三官大帝印，一個是雷霆都司印。

凡道士做法，皆以印為憑證，此印需要上表天庭，登基在冊，仙官加持後方可有用，自行製作以盜印罪論處。

道經師寶印是每個修行弟子都可以領取的印章，只要拜入道門，入了仙籍，就可報備上天，執此印行事。

而三官大帝印就比較難辦了，非高功天師不可掌，至於雷霆都司印，只有立了法壇的法師，可以調動神兵神將之人可以執掌，至於修習雷法之人，那就另當別論了。

而江漢珍正是在老年之後，拜入了道門，所以對這些也有所了解，不然還真不知道這些印時什麼意思。

就是他也有一口道經師寶印在身，只是身在醫院，放在家裡沒來的及帶上而已。

看着幾個子女正在拿着一個鋸子研究着從哪下手，想將玉佩取下來，江漢珍嘆息一聲，覺得也該離去了。

自問問心無愧，沒有對不起任何人，從此凡間心愿已了，一心只為仙道。

正是那：

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

騎着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候。

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

繼子蔭圖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也絕了挂念子孫的念頭，開口念起了雷祖聖號。

隨着一聲聖號，玉佩發出一道刺眼的光芒，從江漢珍手中飛出，經過靈魂時與靈魂融合，飛出窗外飛向天邊，眨眼消失不見。

而江漢珍的幾個子女也發現玉佩不見了，就開始互相懷疑，互相指責，吵得不開開交。

而江漢珍心中喜悅，也沒想到玉佩真的是個神奇之物，見過了黑白無常，也知道了仙道之事，看着手中的文書，對修道之事越發的上心，信仰也變得更加虔誠。

不管其他，乘坐着飛碟玉佩，也不管它要帶自己去哪裡，閉目凝神，忘乎所以，開始了《十字天經》的修行。

# 第二章 不覺已至泰山府

時光穿梭，歲月流轉，江漢珍一直在飛碟之中修行度日，恍惚之間不知過了多久，感覺時間不短，玉佩好像停了下來，但江漢珍卻沒有理會，繼續的修行着十字天經中的修行之法。

“道友，道友，醒醒。”

忽然耳中傳來聲音，似乎還有人在推着自己，睜眼一看，就見一個穿着神官服裝的人在眼前，周圍鳥語花香，仙氣繚繞，仙鶴環繞，青玉鋪路，似是仙境。

前方還有一座白玉雕刻而成的數丈門庭，有神兵看守左右，其上用古篆文書‘泰山府’。

江漢珍一陣喜悅，說道：“這裏可是仙籍之人報到的泰山府？”

“對，這裏就是泰山府。”

神官看着江漢珍這奇怪的樣子問了一句，因為此時的江漢珍穿的不是凡間的漢服，而是一件奇怪的衣服，沒有長袍大袖，只是看着精幹，就問了一句。

“你從何而來，來此所謂何事？可是來此報備之人？”

江漢珍聽到神官的問話，也覺得自己來對地方了，沒想到仙界就是跟凡間不一樣，連說話都這麼文縐縐的，也學着這種說話方式說道。

“在下是豫南修士，拜入雷祖門下修行，如今已是身死，得黑白無常二位君使指點來泰山府報到，還望神官指引。”

‘豫南？是何地方，難道是凡間新建？還沒傳到這裏？’

神官疑惑的低估着，想了半天不是太明白，說道：“你可有路引文書。”

“有。”

江漢珍敢緊將自己懷中的文書拿了出來，遞給神官。

神官接過一看，暗暗點頭，但總覺得不對，用手在上面量取了一下，說道：“你這文書是何處所發，標準的文書長九寸六，寬六寸三，你這文書明顯小了一點。”

江漢珍心中一突，有些緊張，這可是他進入仙道的憑證，容不得絲毫大意，就解釋着說道：“這是黑白無常二位君使給在下的，說是泰山最近人手不夠，有人托他們將此文書給我的。”

“不會是路途遙遠，風刮著磨損了一些吧。”

江漢珍試探的說道，想着自己不知道被玉佩帶着飛了多久，萬一被風刮著磨損了呢。

“噗嗤。”

神官差點笑出聲來，但看着江漢珍一本正經的樣子，憋着笑意說道：“最近確實有些狀況，南瞻部洲妖魔作亂，人手有些緊張。”

接着又仔細翻看了一會文書，卻定不會是偽造的，這才對江漢珍說道。

“你這上面的印和內容都沒問題，你先跟我去報備吧，這件事我會上報帝君的。”

江漢珍鬆了一口氣，剛才可將他緊張着不行，就怕神官說這個文書有問題，不讓他進門，這可不行，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失去了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神官感激的說道：“多謝神官。”

心中只有仙路，對剛才所說的南瞻部洲也沒什麼在意，心中激蕩，一心想着敢緊登記了，將此事辦妥心中一塊石頭也就落下了。

跟神官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著話，經過一道勾欄，到了一座大殿前，神官說道：“你在這等着，我去通報一聲。”

“好的。”

江漢珍連忙點頭，此時到了門口，心情稍有放鬆，便欣賞起周圍的風景來了，只見樓宇如林，陳列四周，亭台樓閣，勾心斗角，四周仙鶴環繞，鶴鳴不絕，蒼松迎客，好一座仙山。

江漢珍看着心馳神往，不知不覺已沉浸其中，不知時候。

而大殿內卻一片沉浸，神官將路引文書呈遞上去，就站立一旁，等待着泰山大帝發話，但左等右等，都不見泰山大帝開口，就抬起頭偷看了一眼。

見泰山大帝的法身正拿着文書仔細的看着，眉頭緊鎖，好像遇到了什麼難事一般。

而神官頓時感覺有些心虛，因為這張路引文書是他遞上去的，心中懊惱，若不是自己疏忽大意沒按照規格檢查，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這問題連泰山大帝都有些難辦，不禁有些自責。

說起泰山大帝可不簡單，可是一等一的帝君，自上古時期得道，修行至今已不知多少年歲。

有寶誥曰：太一混元之氣，虛空無極之尊。稟日月之元精，初成胎息，受乾坤之正氣，乃賦真形。承上皇榮賜，作五嶽綱維。

判死書生，消災退厄。

輪迴造化，天地寬厚。

大悲大願，至聖至慈。

掌管人道，東嶽天齊，大生仁聖帝。

太靈蒼廣，司命真君，威權自在天尊。

如此泰山乃是天地之間的樞紐，就是地府要上奏天庭，都得通過泰山作為中轉，當然，沒有很高的神通是不可能的。

神官心虛的看着泰山大帝的法身，出班說道：“帝君，此事是屬下失職，若是此文書有問題，可將此人發往陰間，交由閻君處置，屬下給帝君帶來的麻煩，甘願受罰。”

泰山大帝摸索着這張文書，擺了擺手，說道：“不必如此，此事來的詭異，也不怪你。”

神官鬆了一口氣，剛才確實緊張了，不是自己失職，那就是別的問題，就問道：“敢問帝君，此文書可是他人偽造？”

泰山大帝搖了搖頭，神色疑惑的說道：“非是他人偽造，放眼三界之內，沒有人偽造出來的東西能逃過本帝的法眼，但此文書不是偽造，但比平常尺寸小了一些，我思索良久，也不記得從泰山府簽發過此文書。”

“那就是假的了？屬下這就去將此人打發回去。”

神官聞言有些生氣，還說的是被風刮著磨損了，如此可笑自己竟然也信了，既然是假的那就好辦了，說著就要往外走，這畢竟是他的責任。

“且慢。”

泰山大帝將手下神官叫住了，說道：“此物也並非是假的？”

神官聽的發暈，一會假的一會真的，讓他頭都打了，就問道：“這是何緣故？”

泰山大帝將文書收起，說道：“此物不是出本帝之手，但本源法印確出自本帝，若是拿出去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是偽造的。”

神官被繞暈了，說道：“那該如何是好？”

泰山大帝仔細感應着上面的法則，有些驚異的睜開眼睛，其上的本源出自於他，但法則卻超出於他，不知是何種原因，就想探查一翻，思索良久，才說道：“這樣吧，你去換一張文書，由本尊親自蓋章，然後通知雷霆都司之人，將他交接過去就成。”

“是，帝君。”

神官答應一聲就離開大殿，江漢珍正在欣賞着風景，但眼神還是不時的看着大殿門口，看見神官出來，敢緊上前見禮。

“神官大人，不知是否辦妥，在下接下來該如何去做。”

“哼。”

神官對着江漢珍冷哼一聲，看見此人就來氣，拿着一張不知道真假的路引文書就來了，害的帝君差點以為自己失職，沒好氣的說道。

“等着。”

江漢珍聽的莫名其妙，想着是不是得罪他了，剛才還好好的，就進去這麼一會，態度怎麼就變了，讓他原本放鬆的心跟着提上了桑子眼，暗暗祈禱不要出什麼變故才好，畢竟這可是仙緣。

神官去的快，來的也快，去時手中空無一物，來時手中拿着一冊玉書，其上流光渲染，很是不凡，江漢珍上前去打招呼，但神官沒有理他，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立在門口忐忑不安。

神官將玉書遞了上去，泰山大帝看了一下，沒有什麼錯誤，然後從手中消失。

泰山之上的洞天之中，泰山大帝本尊正在與一道友焚香品茗，忽然心神一動，手中出現一冊與書，掃了一眼，明白了前因後果，撫掌而笑。

“有趣，有趣。”

對面的一個劍眉星目的道人一陣疑惑，說道：“帝君可是看到了什麼，讓帝君如此高興？”

“哈哈，無事無事。”

說著拿出自己的隨身大印，蓋了上去，然後玉冊消失，對道人說道：“就是雷祖門下的一個弟子，拿着一張被風給磨損變小的路引文書來泰山報備，你說是不是很有趣。”

“哈哈哈。”

劍眉星目的道人也是一陣大笑，搖了搖頭，說道：“可能是哪裡出了問題了，道友可不敢大意，此時佛教正在謀划東行，道友可要小心些。”

泰山大帝點了點頭，將此事放在了心上，也知道西方教最近跳的很歡，玉帝也不知在搞些什麼，讓他心生煩躁，兩人喝了一會，劍眉星目的道人也看出了泰山大帝心不在焉，也就告辭而去。

留下泰山大帝一人，看着手中不知何時從法身那傳過來的奇怪文書，仔細的研究着，忽然神情一動，覺得此物不凡。

對童子吩咐道：“關閉洞天，謝絕一切來客就說本帝要閉關。”

“是，老爺。”

仙童答應一聲，轉身安排去了。

不說泰山大帝本尊如何，大殿內文書消失，下一刻就出現在案幾之上，泰山大帝將玉冊文書遞下去，說道：“將此文書交給江漢珍，讓他在府中暫且住下，然後派人去通知雷霆都司，讓他們來領人。”

“是，帝君。”

神官接過文書就出了門，江漢珍敢緊上前見禮。

神官一挑眉毛說道：“不知道你是走了什麼狗屎運，還能讓帝君親自為你蓋印，接着吧。”

江漢珍看着一側玉書遞來，敢緊上前雙手接住，看着是玉石製造的竹簡一般的玉書，頓時眉開眼笑，對神官很是感謝。

“多謝神官費心，在下感激不盡。”

神官點點頭，算是此事過去了，說道：“帝君慈悲，你來時也路途遙遠，被風給磨損了些，變得不夠規格，就為你換了一冊玉書，要感謝就感謝帝君吧。”

“是是。”

江漢珍連忙說道，神情有些尷尬，剛才只是情急之下才說有些磨損，沒想到被當面點破，但也不是皮薄之人，隨即將此事忘卻。

神官說的帝君就是泰山大帝，聽黑白無常講，來泰山要面見泰山大帝的，但此時沒有見到，心中難免有些遺憾，看着手中玉簡文書，就覺得沒什麼了，只要有此物就覺得值。

“跟我來。”

神官到此時氣也消了，態度也和善了些許，江漢珍不知道要去哪裡，但跟着總沒錯。

覺得初到仙界，還是有組織的雷祖弟子，也有了入門憑證，聽安排就行，心中也對雷祖感激不已，就跟着神官一路前行。

大概走了半個時辰，才到地方，是一所獨立的院落，神官上前打開了門，說道：“你們仙籍之人本該住仙籍院，但你拿到的是帝君親自蓋印的玉冊，就住這個別院吧，這裏僻靜，少有人來，你安心在此居住，一切所需都會有人送來，不可擅自亂跑就行。”

“我明白，多謝神官。”

江漢珍看着這座仙霧繚繞的仙居，看着環境優雅，不是凡地，心生歡喜之下連忙答應。

神官說完，又交代了幾句就走了，而江漢珍也就在這住了下來。

# 第四章 返老還童固道心

內心中對所謂的雷霆丹法隱隱有些期待，傳說中長生之道，莫過於金丹。

生前聽聞道士們講，世間有四大丹法，分別為文始丹法，陰陽丹法，龍虎丹法，清靜丹法。

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但這所謂的雷霆丹法卻沒聽過，聽天尊言，此丹法是他此時才改進創出的，還沒傳下去。

心中暗想，能被天尊改進的，都是智慧的結晶，只會比以前的好，不會差。

就如後世，科技是越來越發達，社會越來越進步，那修行也是，猜想天尊此時修為已經不低，總結上古不知多少元會的經驗才創出此法，肯定是精華中的精華，抱着這種心態，江漢珍對雷霆丹法也愈發期待。

玉樞神殿之內，雷神天尊看着江漢珍被神將帶了下去，目光閃爍不定，一陣沉思，又有些疑惑。

“奇怪，《十字天經》我只是一個猜想，只凝聚出大道法則，還在草創之中，此人怎麼會，而且修行此經的時間已然不斷。”

又拿起案前一道文書，文書上有閻君大印，又看了一遍，確信無疑，自語道。

“地府中也查無此人，泰山也沒此人，但明明感覺此人與我有大緣分，這是何道理。”

雷神天尊想了半天也沒想明白，但隱約的覺得此事不簡單。

“玉帝最近跟西方走的很近，會不會與這事有關？”

想到此，忽然靈光一閃，覺得抓住了什麼，這其中必定有大因果，在玉樞神殿留下一道分身，身形化作一道混沌神雷，直上三十三層天，也不停留，出了天界直入混沌，消失在天界之中。

凌霄寶殿中的玉帝正看着天女歌舞，忽然察覺雷霆都司有異狀，讓他一直很忌憚的雷祖盡然去了混沌，眼光閃爍幾下，隨即恢復平靜。

江漢珍跟着金甲神將，一路激動不已，一朝得聞大道，任誰也難以平靜。

金甲神將看着江漢珍的樣子說道：“怎麼很激動？”

江漢珍這才醒過來，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有點。”

“哈哈哈。”

神將大笑着說道：“我當時得傳道法時也跟你差不多。”

“呵呵。”

江漢珍尷尬的笑了一下，接着就聽神將有些羡慕的說道。

“不過你是大氣運之人，竟能得天尊傳法。”

江漢珍一愣，想到天經中的記載，疑惑的問道：“不是聽說只要雷祖坐下弟子，就會得以面見天尊，並傳仙道之法嗎？”

神將聽得疑惑，說道：“這誰說的，天尊門下徒子徒孫多了，沒有人像你運氣這麼好的，我們雷霆都司少說也有幾百萬弟子，雖然屬於同源，但所修雷法各有不同，雷霆屬性早就有許多種特性，哪能一概而論。”

江漢珍一愣，沒想到還有這麼多區別，本以為雷法就是打雷而已，就問道：“願聞其詳。”

神將說道：“天尊總領神雷玉府，下設三十六內院中司，東西華台，玄館妙閣，四府六院及諸各司，各分曹局，大了去了，就像我，修鍊的紫霄神雷，在三十六元帥辛元帥帳下聽命，我也算運氣不錯，得辛元帥親自傳法。”

雷部三十六元帥江漢珍也是知道的，沒想到雷霆都司在天庭盡然如此龐大，也知道將自己接來天界的王靈官也是三十六路元帥之一，排名第九，覺得找到了組織，心情越發的激動。

江漢珍不住感慨，看着神將，問道：“不知這位將軍怎麼稱呼？”

金甲神將說道：“陳驛，驛站的驛，以後有事吩咐一聲就行。”

江漢珍哪敢客氣，敢緊拱手一禮，說道：“在下江漢珍，見過陳將軍，我是初來乍到，又無品無級，哪敢勞煩陳將軍。”

金甲將軍名叫陳驛，看江漢珍對他行禮，敢緊側開身子將江漢珍扶住，說道：“你可別折煞我了，你是雷祖座下弟子，我算在這裏還得稱呼你一聲師叔祖呢，雷祖可是交代過我的，有什麼事儘管吩咐。”

江漢珍詫異的看着陳驛，自己是雷祖門下弟子，但什麼時候成雷祖座下弟子了，門下與座下一字之差，但地位千差萬別，地位不同而語。

本以為面見雷祖之後傳下修行之法就會安排自己做事，但哪想盡然被人如此認為，想着也許是自己不了解這裏的規矩。

仔細看着神將陳驛的表情，真誠嚴肅，也不似作假，也就沒繼續行禮，轉而問道：“你我同為雷祖門下，那以後該如何相稱？”

想着叫名字也好像不合適，叫神將也好像有些不對。

神將陳驛一愣，想了一下，說道：“按說我該叫你師叔祖，但祖師並沒有對外宣布。”

說道這裏也愣住了，雖然雷祖傳法於江漢珍，但也沒對外宣布，甚至在雷部的登記也不是很清晰，對於跟江漢珍如何相稱，一時也犯難起來。

江漢珍也是社會經驗豐富之人，就說道：“俗話說，道門一家親，見了師爺稱師兄，我之地位尷尬，但咱門都是祖師門下弟子，以後以師兄弟稱呼即可，等祖師爺決定之後，再改口也不遲。”

“你說是不是，陳師兄。”

江漢珍試探的問着，陳驛也是一愣，這句俗話說的確實挺好的，‘道門一家親，見了師爺稱師兄’，別說是道門了，光是雷門就有幾百萬弟子，論資排輩的話確實麻煩，根本搗騰不清楚，但這句話一出，這問題就解決了，至於這俗話出自哪裡，陳驛表示沒聽過。

但仔細一想，覺得江漢珍的話也對，就說道：“那我就斗膽稱呼你一聲江師弟了。”

“好。”

江漢珍撫掌而道，也是覺得自己不再那麼尷尬了，在泰山的時候，就被泰山帝君安排在一個幽靜的院子里，雖然是個修行的好地方，但好像沒人跟自己說話，見了自己都繞着走，到雷府才想明白，這是自己身份難定，不好稱呼，所以繞着走了。

看雷府的情形也差不多了，根據他的猜測，雷祖將他安排下來，估計很長時間都不一定顧得上自己，而神將陳驛雖然會照顧他，但他身份還確定不下來，陳驛覺得不好稱呼，肯定不會與他多做往來。

那事情就明白了，肯定安排上一個沒什麼人的地方就不管了，雖然他已經將修行放在首位，也有了那種唯道獨存的心態，只是修行時日還段，心境難免有些不圓滿，做個獨人總覺得有點不對勁。

現在看來，確實如此，神將陳驛的表情也沒剛才那麼嚴肅了，有些活潑，沒剛才那麼不自然，江漢珍也覺得融洽許多。

總結起來就是身份惹得禍，江漢珍不知何故，好像自己很特殊一般，到哪都被特殊照顧。

這下好了，說明以師兄弟相稱，也能免去尷尬。

陳驛有些高興，說道：“走，江師弟，我帶你去你的住處。”

說話之間也活躍幾分，江漢珍點點頭，說道：“那就有勞陳師兄了。”

路上兩人話明顯多了起來，話題也比較多了，一般都是陳驛說，江漢珍聽着。

“我說江師弟，你這身衣服是出自何國，看着挺利索的。”

江漢珍一愣，沒想到陳驛會問這個，就笑着說道：“陳師兄你久在天界，對人間有所不知，此衣服稱為中山裝，是人間民國時期出現的，這衣服還是我年輕時候穿過的，沒想到還能帶到這來。”

“民國？那是什麼國？”

陳驛一陣疑惑嘀咕一聲，覺得有些不對，或許是新出現的國家吧，也就沒糾結此事，轉而說道：“江師弟你現在也是年輕人，穿着這身衣服看着的確精神。”

江漢珍自嘲的笑了一下，自己都快百歲了，怎麼能說年輕呢？想起人間的風風雨雨，摸了一下自己的臉。

心裏一突，覺得不對，又用雙手摸了一會，怎麼光滑了很多，而且如玉一般的潤澤，有些難以置信，就左右看着，尋找鏡子一類的東西。

“怎麼了？江師弟？”

陳驛有些慌張的四處看着，在尋找鏡子一類的東西，因為此事太奇怪了，不光臉上光滑如玉，而且雙手也沒生前的那種飽經風霜的粗糙，看起來細嫩無比。

“找鏡子，我怎麼變年輕了。”

江漢珍隨口答應着，看着遠處的勾欄旁邊的水池，就要跑過去確認一下。

“哦。”

陳驛這才明白，心中暗笑，搖頭說道：“江師弟不必四處尋找，我這就有。”

江漢珍說道：“敢緊借我用用。”

說話之間在陳驛身上四處打量，心中暗想，沒想到陳師兄作為一名武將，也會隨身帶鏡子，看來也是個細緻之人了。

但陳驛並沒有從身上取，只是手掐指訣，在空中畫了了圈，一面鏡子憑空而出，說道：“師弟你就用這個吧。”

“好神奇。”

江漢珍四下打量着，不住的感慨，暗想神仙手段就是不凡，法術隨手可用。

陳驛說道：“這隻是鏡光術而已，是圓光之法的一個變化，算不得什麼稀奇，師弟請吧。”

“好的，好的。”

江漢珍不停的感慨，圓光術在生前可是赫赫有名，是一門成體系的大法術，但如此神奇的還是第一次見，也不在客氣，走到鏡子前面，就看見一張年輕的臉出現子啊鏡子中。

有些不敢相信，頓時變得目瞪口呆。

“哈哈哈。”

陳驛大笑了一聲，說道：“師弟不必如此，返老還童本就是仙道本領，只要修鍊出金丹就能青春不老，以後神奇的事多着呢，師弟以後慢慢發掘。”

“真是神奇。”

江漢珍連連讚歎，心中也對雷祖更加感激，不但給了天人之軀，還傳自己道法。

回首生前光陰虛度，雖然縱橫一生，但到頭來還是難逃無常，如今得了仙緣，也就看開了種種往事，一顆心全系在了仙道之上。

有道是：

歲月蹉跎行一生，暮年方知性命真。

幸得祖師傳道法，賜得返老還童身。

忘卻生前凡俗事，修仙路上一行人。

心中也對仙道之事更加在意，如今有雷霆丹法在生，只想找個地方好好修行，去追尋那天地大道。

# 第五章 光沖斗府妖邪出

明了真心之後，江漢珍也是對修仙之事感慨不已，同時也對雷祖更加感激，心中暗下決定，一定要保持本心，一心向道，做那雷門之中的弘揚道法之人。

跟着陳驛一路前行，經過五雷院，斗樞院，又經過仙都雷火院，走過雷霆司，都水司，北斗防衛司，一路看的眼花繚亂，司院之多，簡直讓他看的暈頭轉向。

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眼睛再也挪不開，幸得神將陳驛在旁邊一一解釋，也算開了眼界。

雷部司職繁多，責任重大，司生司殺，可主天之災福，掌管萬物生滅，行使雨露，降妖除魔，只是這一路，就看到這麼多。

心中暗道，本以為如門派一樣，帶回洞天福地修行就成。

師兄兩三個，師妹三五隻，時不時師叔冒個泡，刷一下存在感，小門小戶的就行。

但哪想：

九天之上雷門府，竟有雷霆百萬兵。

四府六院皆齊全，三十六帥一分三。

天雷地雷和人雷，同行雷法卻不同。

又有雷司布令至，旱天能雨雨能晴。

打怪滅巫捉妖精，召神捉鬼度亡魂。

主災主福掌萬物，司生司殺持權橫。

讓江漢珍看的是心曠神怡，聽的是熱血沸騰，不知不覺已走出很遠，越來越偏僻，後來甚至連個人都看不見了，若不是周圍仙氣繚繞，風景秀麗，江漢珍都以為要被帶去荒山野嶺呢。

但也差不多，也許是沒什麼建築了，神將陳驛就帶着江漢珍駕起一道閃電，風馳電掣的向前飛行，看的江漢珍直翻白眼。

‘沒想到還是如泰山府一般，被安排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了。’

不到幾個呼吸，就到了地方，山巒環繞，荒無人煙，包裹着一座宅院，景色秀麗，一看就是福地，但就是有點偏僻。

一次還說的過去，但兩次就有點疑惑了，剛才問了陳驛，說是飛升弟子和轉生天人的弟子都是從小兵干起，怎麼到自己這裏就不一樣了，不是說待遇不好，而是太好了，所需所用有專人提供，還安排一名神將專門負責，只是安排的地方就有點特殊了。

環境雖然好，但就是太偏僻了，江漢珍看着眼前這座雷霆環繞的大殿，雖然偏僻，但看着不凡，與自身雷霆氣息有些相合，覺得是個好地方。

神將陳驛指着面前這座大殿說道：“你以後就住這裏吧，走，帶你看看，這可是個修行寶地。”

“哦，有何神奇之處。”

江漢珍眼睛一亮的問道。

兩人進了殿中，周圍一營俱全，大殿被一座小院包圍，其餘的犹如仙居，但大殿來的稀奇，好像是被搬過來的。

神將陳驛指着大殿說道：“此物是雷祖從雷澤之中搬上來的，名做雷池，是收集雷霆，供弟子們修鍊雷法所用，後來雷法種類繁多，雷祖就集合整個雷門之力，煉製了新的雷池，供弟子們修鍊所用，這個雷池也就閑了下來。”

接着有些羡慕的說道：“這可是最本源的雷霆，若不是我所修的雷法與他不符，我都想跑這來修鍊，但此雷池還是難得的寶物，有好多元帥都想要，雷祖都沒答應，沒想到將你安排在這了。”

江漢珍聽得暗暗慚愧，也沒想到祖師會這麼照顧自己，竟將最早的雷池讓自己修鍊，而且看樣子就自己一個人，但對於雷法修鍊卻有些不明白，雖然知道屬性有別，但到底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就問道：“敢問陳師兄，這雷法修鍊還有區別？”

“當然有了。”

陳驛接着說道：“你初來乍到，有所不知，這雷法不光有五雷，十雷，三十六雷之分，而且各有不同，此地也有雷經存放，你以後可自己去翻看。”

江漢珍這次算是大開眼界了，覺得自己抱着虛心求教的心態沒有錯，也就越發的謙虛，自己算是個新人，可不能仗着祖師垂青就眼高於頂，謙虛一點總沒錯，不然這位神將師兄也不會跟自己說這麼多。

·····

就在兩人在雷池閑逛之際，話說自盤古開天闢地，有三皇治世，五帝定倫，時間之間，分為了四大部州。

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贍部洲，北俱蘆洲。

東勝神州內，海外有一國名傲來國，鄰近大海，海中有一座仙山，喚作花果山。

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自開清濁而立，鴻蒙判后而成。

那座山山頂有一塊仙石，高三丈六尺五寸，按照周天三百五十六排列，圍圓二丈四尺，對應着二十四節氣。

上有九竅八孔，暗合九宮八卦。

四面無樹木遮陰，左右芝蘭相稱，自天地開闢以來，一直受天地滋養，日月照耀，感應時間一長，就有了通靈之意。

內育一胞，到了今日方才迸裂，見風而成型，化作一個石猴，五官具備，四肢皆全。

起身長嘯一聲，就跪拜四方，感謝天地的養育之恩，目運兩道金光，直達天庭，射沖斗府，驚動了天庭一眾高真。

凌霄寶殿內，玉帝暗暗頷首，露出一絲高深莫測，吩咐道：“巨靈神。”

一個身材高大的神將出班而立，道：“臣在。”

玉帝思索片刻，說道：“最近北俱蘆洲妖邪作亂，去告知雷霆都司，加派人手降妖除魔，將斗樞院中的北斗南斗一眾都調過去，去的越多越好，讓他們安心除妖，此等司職朕會安排人去做。”

巨靈神作為玉帝死忠，只要安排就去做，說道：“臣宗旨。”

靈霄殿內眾仙表情不一，但都是一些散仙之流，如一些斗辰星君一個不見，雷部之人更是不見蹤影，帶兵之人也就李天王父子，奇怪異常。

天庭司職像這種聚會一般都很少見，但玉帝不知最近怎麼了，經常召集一些仙卿群臣在靈霄殿內載歌載舞，一眾仙官心知肚明，也不點破，繼續裝作不知，一心觀看仙女歌舞。

雷池之中，江漢珍正聽着神將陳驛介紹雷池妙用，忽見兩道天光直衝天際，光彩耀眼，就像生前的那種國防探照燈一樣，功率大的基本能照到月亮上。

感慨的說道：“沒想到凡間這麼科技這麼厲害，竟然能將光芒照到天界。”

陳驛不知道江漢珍說的探照燈是什麼，猜想是凡間之物，沒有多想，但以他的眼裡還是看出此光的不同，神情凝重的說道。

“這兩道光來的詭異，看方位是來自東勝神州，我們雷部的一大部分力量已經去了南贍部洲平亂，此時人手不足，莫要出什麼事才好。”

江漢珍聽聞南贍部州，隱約感覺有些不對，可能不是地球吧，暗想仙界奇特，也許地球是藏在不知哪個角落的。

但南贍部州可不是第一次聽說了，在泰山時，那名接引神官就提過，說是大部分人手都調去了那裡，也就問了一句。

“陳師兄，師弟在泰山府的時候，就聽神官講南贍部州出了事，調去了大部分兵力，可是出了什麼大事？”

陳驛隨口說道：“不知為何，最近各地都有妖王造反，好似商量好了一般，八面開花，為了平亂，我們雷霆都司除了斗樞院以及維持防衛的雷部天兵外，能派出去的人都派了出去，此時又出現異象，希望不要是什麼妖魔才好，若是不查清楚，萬一是妖邪作亂，一不小心就會生靈塗炭。”

江漢珍暗暗點頭，也明白了黑白無常二位君使說接引的游神有事，而後來雷霆都司的人半年都沒來接自己，最後還是風風火火的王靈官將自己帶回來的。

此時才明白，原來四處都發生了妖邪叛亂，也暗暗慶幸，自己是有組織的人，也很順利的到了雷霆都司，不然外面兵荒馬亂說不定就小命不保。

看着神將陳驛的擔憂有些不忍，就說道：“陳師兄若是不放心，就去查看一二，以師兄的修為，去一趟應該也花不了多長時間吧。”

說起這個，陳驛還是有些自傲，說道：“那是，不是師兄自誇，我們雷霆都司的飛行速度，在天界都是數一數二的，就拿我來說，此時修為神仙境界，但駕着雷雲，一個呼吸之間就是一萬二千里，去一趟東勝神州，也就一個時辰的時間。”

說完，頓了一下，說道：“你且在此隨意看看，了解一下，畢竟這以後是你的居所，我去去就來。”

“好的師兄，那我就在此等候。”

江漢珍看他心中焦急，也就沒多做挽留。

剛才跟他跟陳驛說話之際，也給他解釋了一些神仙的境界，修行之法繁多，但也有個稱呼。

仙有五等，法有三乘，法有上乘，中乘，下乘之法，上乘之法無異於就是金丹之法，修仙得道無不出自金丹大道。

而仙分為：鬼仙，人仙，地仙，天仙，神仙境界，大多數修行者都不出此五等。

至於其上的金仙，無益不是天君之流，元帥之輩，至於大羅，都是天尊之屬，至於高低就不得而知了。

而陳驛雖不入金仙之流，但也在神仙之屬，一手雷法神通很是不凡，就差凝聚法則修成金仙了，也暗自心驚雷府在天庭的實力。

至於江漢珍自己，勉勉強強算個鬼仙吧，神魂輕靈，又有天人之體，只要繼續修行，人仙也是指日可待。

目送陳驛離開之後，江漢珍就在此雷池轉了起來，外面的宅院很簡單，就是普通的仙宮而已，最神奇的還是此殿中的雷池。

方圓數丈，其內雷光滾滾，化為實質，犹如黑水一般，讓人感覺一股心悸從內部傳來。

江漢珍覺得神奇，此物說是雷祖所出，內含雷霆之道，就來了興趣，在雷池旁邊就地盤坐了下來，開始了對雷池的感應道交。

默誦十字天經，細細感悟雷池，只覺得自身犹如雷霆，渾身酥麻。

等到剛入定其中，忽然靈台一陣耀眼的光芒照耀，讓他盡心過來，暗想這可能是雷祖剛傳給自己的道法，還沒來的及修行，可能是提醒自己修行吧。

凝神靜心準備探查一翻，也多虧了在泰山府的那半年修行，讓他很快的就進入唯恍唯惚的狀態，心神沉浸其中。

只見一個圓盤飛碟停在神識最中央，上面刻畫著一個雷篆寫成了雷符，神秘莫測，而神識只要探入其中，就有一段經文傳入心頭。

心下震動不已，想來圓盤飛碟玉佩也是神物，不然雷祖不會將自己的雷印留在上面，雖然看不懂，但明白意思，是護身之用，可以保護自己抵擋死劫的符篆。

心中感激，這飛碟玉佩在身前陪着自己，除了感覺價值不菲，也只有一種心神相連的感覺，並無其他神奇之處。

只有在靈魂離體之時，才跟着自己離開，並將自己帶到了泰山府，到那時就再無察覺，連感應都感應不到，也不知道什麼用處，若不是雷祖傳法時留了一道雷印，還真將他忘了。

當下將此記在心頭，等待安頓下來再細細查看，也就將心神從靈台中退了出來。

# 第六章 明因由已入西遊篇

等到江漢珍退出神魂，就見神將陳驛氣呼呼的回來了，臉色不是太好，老遠的就說道。

“李天王真是欺人太甚，若不是看着同為天庭效力的份上我早就抽他了。”

江漢珍聽着糊塗，說道：“陳師兄可是去了下界？探明白那兩道金光是什麼事情了嗎？”

“哪有那麼快？”

陳驛有些生氣的說道：“我看這離着南天門近一點，就準備從南天門下去，不想南天門的守將換了人，換成了李和尚的人馬，堵着不讓出去，你說氣人不氣人？”

江漢珍聽着有些納悶，說道：“守衛天庭可是重任，按理說不會輕易調動的，這是怎麼回事。”

“唉。”

神將陳驛嘆息一聲，說道：“還不時地界妖邪作亂，人手有些緊缺，將斗樞院的人全部調了下去，人手不夠，就讓李和尚帶着他那四個棒槌看門去了。”

“呵呵。”

江漢珍聽着一陣笑，想來李和尚就是托塔天王李靖了，傳聞中他就是出自佛教的天王了，至於陳驛所說的四個棒槌，應該就是四大天王了。

生前看過介紹，四大天王出自婆羅門教，也就是印度教神話中，分別是：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和多聞天王。

讓江漢珍也不得不感慨天庭的厲害，竟然可以容納如此之多的派系，不愧是天庭。

看陳驛還在生氣，就勸說著：“看在同為天地效力的份上就別與他們計較了。”

陳驛心情稍好，說道：“誰說不是呢，我也是看在這個上，才沒動手的，尤其是那四個棒槌，還想跟我動手，以後別讓我在外面遇到，不然非敲死他們幾個不可。”

說著還扶着自己身上掛的一隻金鞭，搖動之間鎧甲嘩嘩作響。

江漢珍聽了此言，才覺得陳驛也不簡單，盡然能打的過李靖手下的四個天王，想來戰鬥力也是不凡，說道：“陳師兄竟然如此厲害，能跟四大天王放對。”

陳驛不以為意的說道：“就他們幾個，也就是個天仙而已，都不知道怎麼還能稱天王，也不知道丟人的，把李和尚加上我還會退避一二，若是單獨放對，他們幾個我誰也不懼。”

江漢珍暗想，神將陳驛是神仙修為，能跟李靖和四大天王抗衡，那李靖也就是神仙修為了，而四大天王是天仙，但幾人合力，就能結成陣法，陳驛才會暫避鋒芒的，那這麼說就是陳驛在天庭的實力也不低了。

若是如此他也就放下心來，生前佛家昌盛，道家已經日見頹廢，衰敗的不成樣子了，當時選擇道家修行是因為道家出自本土，又是祖宗之道，一種執念驅使之下才選擇道教的。

不想天庭還是仙道勢大，不然此時就真的尷尬了，也暗自慶幸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也不去想這些，就隨口問道：“那陳師兄可問清下界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不問還好，問起這個我就感覺可笑。”

陳驛冷笑一聲，對剛才打聽到的事情嗤之以鼻，接着說道：“我問了什麼事，他們竟然說東勝神州海外花果山地界出現一隻猴子，那兩道光是那隻猴子弄出來的，你說可笑不可笑。”

江漢珍神情一緊，覺得怎麼這麼熟悉，東勝神州，花果山，猴子，兩道直衝斗府的光，這不是後世小說中寫的西遊記的故事嗎？

自己死前黑白無常二位君使可是說要泰山大帝那裡報到，而且會有來雷府修行，怎麼沒弄明白就跑到西遊記世界來了？

越想越覺得不對，天界跟西遊記世界可是兩碼事，要弄清楚才覺得安心，就問道：“陳師兄，不知西方教可入主中土？”

陳驛有些奇怪的看了江漢珍一眼，剛才都還好好的，怎麼一眨眼就臉色變得有些不對勁了，好像發生什麼恐怖事情一樣，有些詫異的說道：“這倒沒有，西方教本是仙道八百旁門，後來得到極樂世界的一些傳承，已經與道門分道揚鑣，他們倒是想將三界度化成佛土，只是沒那個能力罷了，聽說玉帝近些年跟西方教走的很近，只是不知真假而已。”

說完看着精神有些恍惚的江漢珍，說道：“江師弟你問這個幹嘛？”

“哦，沒什麼，就是隨便問問。”

江漢珍隨意的說道，內心卻不怎麼平靜，從這些話可以分析的出，毫無疑問，這就是西遊世界了，那兩道直衝斗府的光芒，就是石猴所化成的孫悟空發出的。

本想只是上了天界，哪想來了西遊，而且還在西遊之前，那此時大概就是漢朝左右了，來了就來了，只是稍微有些不明白而已，為什麼來到西遊之前呢。

心情有些動蕩不假，但也經歷過很多事了，心性也是不差，沒有一驚一乍的感覺來到西遊世界，就開始上躥下跳的打算。

有了丹法傳承，又一心追尋仙道，西遊與自己暫時也沒什麼關係，他西他的游，自己就修自己的仙就成，兩不干涉。

此時心裏對自己來到西遊世界的原因還是有些疑惑，導致跟神將陳驛說話也有些心不在焉。

陳驛見此，也不在意，只是搖頭笑笑，說道：“江師弟你剛安頓下來，這一路路途遙遠，看你也是累了，就先在此地好好休息吧。”

“好的好的。”

江漢珍下意識的答應着。

陳驛從懷中取出一枚雷符，說道：“這是我的身份令符，有傳訊之能，若是有什麼事，就用此符喚我，我只要沒什麼事，不消一刻，我便會來。”

說著又將雷符收了回來，一手凝聚一道法訣，打在了其上，一道光芒閃過，雷符又恢復原樣。

陳驛說道：“見剛才江師弟對圓光之術感興趣，我就將以前收集的圓光術和一些雜術錄入其中，師弟有時間可了解一下，但不可太過入迷，以免荒廢了大道修行。”

說完這才將雷符遞給江漢珍。

江漢珍接過雷符，其上雷光閃爍，一道複雜的雷篆刻錄其上，背面寫着神霄二字，氣息與陳驛一模一樣，很是不凡。

說道：“多謝陳師兄，師弟初來乍到，承蒙師兄照顧，又傳授我法術，師弟我感激不盡。”

陳驛點點頭，說道：“你我師兄弟之間不必客氣，那你以後就在此好生修鍊，其餘不用多想，有時間再來看你。”

接着拱手道：“就此告辭。”

江漢珍下意識的點點頭，就見陳驛出了院門，召來一朵雷雲，駕着雷雲消失在山巒之間。

江漢珍早就在琢磨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西遊世界的，對陳驛的離開也沒注意，被自己來西遊世界的原因所牽引。

‘到底哪出了問題，就是後世也是有修行道法死後被接引洞天的傳說，雖然沒有見過，但聽了白無常的話，道門弟子若是此生沒有修成，死後得先去泰山府報道，然後再去祖師門派。’

‘想來此事不會有假，那到底哪出了問題呢？’

江漢珍最奇怪的就是此事，一路都是按照道經中記載的流程在走，除了那張路引文書奇怪之外，沒有別的異常。

忽然想到就是來泰山之前了，越想越覺得就是如此。

‘生前都無異常，魂魄離體也沒什麼蹊蹺，然後黑白無常來了，並說泰山游神有事，並帶來一道文書，到了泰山也印證了泰山人手緊張的事，讓自己憑着文書指引而去。’

‘那問題就是出在自己來泰山的路上了。’

越想越覺得就是此事，記得臨走之前默運天經，然後飛碟玉佩從身體手中飛出，並與靈魂融合，接下來都在修鍊之中度過，醒來就來到了泰山府。

‘一定是，一定就是這中間出了問題，是飛碟玉佩將自己帶來的。’

江漢珍想明白之後，也掃去了心頭疑惑，對此時靈台中停留的飛碟玉佩不禁好奇起來。

到底是什麼東西，盡然能帶自己的靈魂穿梭，而且還來到了西遊世界，想想就覺得不簡單。

左右掃視一眼，見雷池上方有一平台，其上香爐蒲團俱全，一看就是修鍊打坐之地。

就將殿門關閉，走到蒲團之上坐了下來，點燃了旁邊的凝神香，開始打坐自查一翻。

修仙養道首先是要靜心入定，主旨就是修心，心神平靜，無所掛礙，忘卻天地萬物，忘卻自我，忘卻世間一切，方可進入妙境界。

剛好江漢珍身前修鍊十數年，再經過這一路的鞏固，也有這個基礎，此基礎層次分明，為坐忘之要旨，若要道心穩固，只有慢慢培養，不可心浮氣躁，急於求成。

經過了第一階段，‘敬信’，對大道虔誠，深信不疑，此為道之根，德之蒂，在生前從不相信到相信，到了後來得以傳授十字天經開始受益，漸生靈感，此第一關算是過了。

第二階段就是看見子女為了爭奪財產，吵得不可開交，也就忘卻了心中的牽挂，捨棄小追求大我，心情頓時輕鬆，從而收回了內心，將本心收回。

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

到了泰山修心養性，才開始漸入佳境，得見真我，內觀靈台，入了泰定之境。

最後的祖師傳無上大道雷霆丹法，終得大道，才一舉進入修道大門的嗲一步，開始了入道之境，能夠面見神魂，成鬼仙之境界。

找到本心面見神魂也是修道的基礎，一切自身能施展的法術都是從這而來，也是修道之時先天一氣的根本。

真乃是：

三才天地人同炁，人稟先天一炁靈。

一炁具身名曰道，感通天地及神明。

隨着香爐中凝神香裊裊升起，讓江漢珍很快的進入入定之中，虛無自然，以心合神。

一見靈台，就見一塊飛碟立在靈台之中，上面印着一字雷符，四周雷篆環繞，心神一見，就有一篇道文傳入心中。

此道文正是雷祖傳授的雷霆丹法，屬於金丹大道，直指長生之門。

其內丹符法器一體，內容俱全，似乎是一套成體系的道法。

想研究一番，就將心神沉浸如飛碟玉佩之中，心神入內，忽然一個內部空間出現，四周犹如探索雷達，四處掃描，一個光點正在發光，下書幾個篆文。

也了解一些天篆之文，還是明白了這個意思，試着讀了出來。

“鬼吹燈之怒晴湘西世界。”

飛碟忽然光芒大做，將他吸入其中，盤旋幾圈，消失在雷池。

# 第七章 毒蜃出晴空一聲雷

飛碟玉佩出了靈台，將他的身體納入其中，懸着光芒就消失不見，江漢珍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然後歸於平靜。

心裏也對此物有了一些了解，內部空間有個碩大的雷符，應該就是主世界了，而四周如雷達探索的，應該就是可以穿梭的世界。

至於不能回來，江漢珍一點也不擔心，若是不然，內部空間也不會出現一個碩大的雷符。

心中也對雷祖的法力感覺佩服，盡然能將雷符錄在此物之上，也暗暗慶幸遇到了雷祖，不然會不停的穿梭下去，最終走到哪裡都不知道，隱約的感應到，中間這個雷符的作用就是類似於坐標之類的，是自己還能回來的關鍵。

···

民國年間，清王朝退位，從而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思想與陋俗之間激烈衝撞的大時代，社會局勢尤為混亂，不僅軍閥混戰，而且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北旱南澇’的災情，使得許多省份顆粒無收，災民成千上萬。

易子而食是為常事，打家劫舍毫無出其。

各類江湖門派轉身變成盜匪，購買軍械，組織武裝，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

且說湘西一代，猛洞河流域之中林深密嶺，地勢複雜，山嶺崎嶇，整個南朝龍脈無不出自十萬大山之中。

其中有一山形如天瓶墜地，似是天造，不像人工而成，山中有天然岩洞，其內是秦漢以來各朝皇帝造不死仙丹之所。

后經元滅南宋，本要在此地繼續煉丹，但元人殘暴，與山中洞民發生衝突，死傷無數，后元人慘遭瘟疫，幾乎全軍覆沒。

元人為了鎮住南朝洞民的氣運，就將瓶山作為墓穴，埋葬陣亡的將士，山洞中的道宮之物充當明器，又將殘存的洞民屠殺殉葬，設置厭勝之術，鎮住南朝氣運，以期南民永不造反。

一日瓶山內毒瘴升騰，似乎要衝上天際，陽光一照，成為七彩之色，犹如神仙飛升，真人屍解。

整個老熊嶺都能看的見，老熊嶺有一義莊，看守義莊的老烏正在山中採藥，忽然看見此景，嚇得驚慌失措。

老熊嶺上的人都知道，此山為瓶山，傳聞有殭屍出沒，常言道：“天光出彩，非是寶物就毒翁。”

瓶山上也有寶物的傳聞，但其內瘴氣叢生，毒蟲無數，就是有寶物，也得有命才行，寶物沒見到，毒蟲倒是有不少，甚至傳聞有屍王出沒。

此時出現怪光，就是毒蟲吐納蜃氣之日，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毒死，烏老頭見此情形，一時慌了神，腳步混亂，穿入山林，沒想道剛好撞到一頭黑熊身上。

黑熊本就處於暴躁之中，見了生人，二話不說揮舞這熊掌就沖了過去，烏老頭嚇的三魂出了兩魂半，暗道一聲‘糟了，沒想到在山林中生活幾十年，早防晚防的，最後還是死於山林之中，想我那婆娘天生長得嚇人，沒了我可怎麼活下去呢。’

最終躲避不得，靠在一顆樹上閉目等死。

瓶山之上毒氣衝天，被陽光一照變得七彩幻目，忽然晴空一聲驚雷，響徹整個山嶺，嚇得毒物蟄伏，凶獸發抖。

正要傷人的黑熊已經到了烏老頭跟前，雖然也被雷霆驚的一個哆嗦，但去勢已經收不住，義莊老烏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就要被熊瞎子一掌拍翻然後舔死。

作為義莊看屍之人，雖然不會法術，但耳目渲染之下，也知道一些，心頭開始胡亂祈禱，當念到一個雷字，出現了奇異之事。

天雷本要降在瓶山之上，將毒物霹死，但附近有人在危急時刻念出雷霆，雷光在空中轉了個彎，霹向熊瞎子。

“轟隆。”

一聲雷霆過後，熊瞎子被霹了個裡焦外嫩，七竅冒煙，義莊老烏也被冒出來的煙熏的滿臉黑灰，只剩下一雙眼睛骨碌碌的轉着，才看出來這是個人，一時傻眼在那。

雷霆過後，塵土散盡，從中顯出一道身影，正四處的看着，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到了哪裡，看着四周狼藉一片，也有些不明所以。

時間也不是太長，等回過神來，就到了一處山峰下，四周山巒起伏，灌木叢生，隱約還帶着一絲雷氣在其中，一頭熊正冒着黑煙定在那裡，旁邊樹上還靠着個黑人。

從眼珠子骨碌碌的轉動上看的出這就是人，江漢珍看見有人，就鬆了一口氣，從玉佩內部看到是怒晴湘西世界，那這裏應該就是怒晴縣了，至於什麼地方就不得而知，看周圍環境也是荒山野嶺，若沒個人問路，還真不敢亂跑。

江漢珍對着黑人一拱手，說道：“這位先生，不知這裡是什麼地方？”

義莊老烏被這一聲叫的回過神來，也感覺身體好像能動了，就說道：“哦哦，這裡是怒晴縣老熊嶺。”

看着江漢珍氣質不凡，而且是伴隨雷霆而出現的，眼睛頓時亮了，想到自己剛才的祈禱，說道：“你一定雷神派來救我的。”

江漢珍聽得一驚‘自己還真是與此事有關，難道這個被熏黑的人知道’當下不敢怠慢。

哪想這黑人立即行了大禮，說道：“胡宅雷壇弟子烏大拜見雷部祖師。”

江漢珍敢緊躲開，心中暗驚，‘不會是雷門之人已經將自己降臨之事傳信於此，知道自己要降臨此界了，聽這位自稱烏大的人說自己是胡宅雷壇的弟子，聽名字就與雷法有關’。

也開始嘀咕起來，不知究竟是一種怎麼情景，但還是說道：“我只是在山中迷路的遊方之人，這位先生你可能認錯人了。”

烏大連忙擺手，說道：“不會錯的，若是普通人怎麼可能伴隨雷霆而降，而且您衣着乾淨，一塵不染，肯定不是在山林中迷路的遊方之人，剛才弟子雖然被嚇得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卻看了個一清二楚，不會錯的。”

江漢珍才一看自己的衣服，還真是在天界的衣服，知道了是西遊世界，為了避免被人測算出什麼倪端，就隨便找了一套道袍，將中山裝換了下來，此衣服是出自雷府，自是不凡，看到什麼就什麼，也不想弄什麼怪事出來，只要不承認就行。

抱着這種心態對着烏大說道：“我是在此迷路了，至於衣服也是剛換上了，還請烏先生告知這是何地，要怎麼去縣城。”

烏大仔細的看着江漢珍，希望能看出什麼來，雖然他也算半個江湖人，但哪能看得出江漢珍這等老江湖，看了半天也沒發現什麼倪端。

但一想，覺得是雷部祖師從天界下來，肯定會有什麼任務，不便透漏身份，或許是考驗自己，也就露出一副我明白的樣子。

“祖師旅途勞頓，應該也是累了，這裏要去縣城也是不容易，若祖師不嫌棄，就跟弟子去義莊暫時住，有什麼事吩咐弟子就行。”

江漢珍搖了搖頭，看樣子這烏大是認定自己特殊了，越解釋越亂，也就不再解釋，想來自己剛來此界，要做什麼也沒個准信。

飛碟玉佩雖然神奇，但沒有那些還能發布任務的奇特事情，只是帶自己到了此界，一切還得從長計議。

從剛才烏大的說話中，結合知道的事情，也判斷出這烏大就是老熊嶺上看守義莊的老烏了，在老熊嶺一間破廟中做看屍人，也只有此人符合。

怒晴湘西的世界一切故事都在老熊嶺上展開的，就因為老熊嶺上的瓶山，既然隨天雷降於此地，那肯定有什麼緣由，暫且跟他去，等探明情況再做決定也不遲。

隨即對着烏大說道：“那就有勞先生了。”

烏大看着還在冒煙的黑熊，尷尬的一笑，說道：“那這熊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江漢珍心中一陣白眼，說道：“你看着辦吧。”

烏大臉色一喜，說道：“那祖師還請稍等，這熊可是難得之物，雖然被您給弄成了這樣，剩下的還是很不錯的，祖師稍等片刻，弟子馬上就弄好。”

說完就取出獵刀，開始將熊扒皮抽筋，割肉放血，取了熊掌熊膽，又割了一些熊肉，剩下的焦黑一片，也不能用了，將取下來的打成一個包袱，江漢珍目測一下，不下百斤。

烏大吃力的將包袱背在背上，已經上氣不接下氣，掙扎着說道：“祖師跟我來，我們這就去義莊。”

江漢珍看着烏大吃力的樣子，說道：“還是我來吧。”

說著就要接過包袱，但烏大怎麼也不肯，說什麼怎麼讓祖師做此雜活，硬是要自己背着。

江漢珍搖搖頭也不在勸，任由烏大背着熊肉在前面慢行，而他也不慌不忙的在後面跟着，不時的看着周邊的地理環境。

地脈起伏蜿蜒，山草茂盛，野花遍地，而且比普通的地方更加嬌艷，江漢珍暗暗點頭，覺得此事必有因由。

須知看山斷地之術，有一種看山之法，就是看此山生氣與山花水草之法。

比如一個家中，植物盆栽長勢喜人，那這家肯定興旺，就是不興旺也有興旺之勢，若是家中植物枯萎不振，即使家中還在興旺，也必定走向衰弱。

觀此山草木精華十足，又在地脈之上，又想到此山又是南龍地脈之所，必有興旺之相。

這些不是他所學的東西，而是從神將陳驛的那塊雷符之中見到的，此符中有圓光一類法術，而且還有一些雜學，雖然不入大道，但也是難得的異術，若是能懂得一二，也算是一門絕技。

江漢珍也是現學現賣，隨意看了些，當然不會被這些耽擱修鍊。

直到一個時辰之後，前面被這重物帶路的烏大已經累得汗流浹背，雙腿都有些不穩，中土江漢珍說了幾次要幫忙，但烏大卻執意不肯，也就沒再勸說，想着以後有機會提點一二，也不負此等恩情。

# 第八章 無處去安身山神廟

足足走了一個時辰，路不是太遠，但是烏大的速度實在讓人不敢恭維，背着重物越走越慢，走到最後犹如龜速，幾乎是幾步一喘息。

好不容易來到一處山神廟一樣的地方，烏大指着廟宇說道：“這就是弟子安身的義莊所在，地方是差了點，但還有幾間屋子空着，我讓婆娘收拾一下，祖師你就住着，等探明白您要去的地方之後，您再走也不遲。”

江漢珍這算是明白了，這烏大真的是誤會了，將自己當成了雷道祖師，也覺得自己初來此界，就降臨到了這個地方，肯定有什麼緣由，不會無緣無故就落到此處的，也就說道：“那就麻煩你了。”

烏大氣喘吁吁的說道：“祖師你就別跟弟子客氣了，有什麼事您儘管吩咐。”

江漢珍無奈的搖了搖頭，到了現在也就沒再勸他，雖然自己不承認是雷道祖師，但這烏大親眼見到自己伴隨着一道雷霆從天而降，將一隻黑熊霹了個裡焦外嫩，將他從熊口救下之後，好像認定自己就是神仙了一般，再難改口。

到了現在，也就隨他去了，大不了傳他一兩手實用的道法，當傳家之用，也不枉稱自己為祖師一場。

定眼一看此處義莊，其上邪氣盤旋，陰氣繚繞，似乎不是太平之地，人住的久了，倘若不會護身之法，難免被陰邪之氣纏身，定會得病。

就問道：“你住這等地方，此地不但陰氣纏繞，而且又一股邪氣，不知可有來歷。”

烏大眼睛一亮，說道：“祖師不愧是我雷道之人，真是高明，一眼就能看明白。”

江漢珍搖搖頭，看來這烏大真是把自己當雷道祖師爺了，這麼一說更堅定了他的想法。

就見烏大接着說道：“本來是一處山神廟，後來供奉了一個狸子，太平的時候，還有人來此上香，香火還算可以，自從走兵禍以後，這山中盜匪從生，又趕上這個災年，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哪還有心思上香祈福，廟也就荒廢了下來，有許多行腳商人客死異鄉，就將此地當做一處義莊，到現在也有好些年了。”

江漢珍心中暗暗點頭，回想自己記憶中的這座義莊，原本就是山神廟，後來供奉了一個狸子精，香火衰敗之後，才當做義莊的。

而這烏大就是呼做義莊老烏的人，在後來卸嶺盜墓團伙來的時候，就連最後看守義莊的人都沒了，剩下的一個耗子二姑還是剛死沒多久，在門後面站着立僵等待入棺材呢。

聽聞耗子二姑還有個男人，稱作義莊老烏，本是洞民，家中出了事，就剩下他一人，又沒娶上媳婦，才接了這看守義莊的活。

自己剛來就遇到了他，要地熱鬧起來還是要等到幾年之後呢，這說明盜取瓶山墓的事情還沒發生，也不知道自己被飛碟帶到此界有何說法，要干什麼，都是一頭霧水。

但看此地靈氣不像後世那樣貧乏，還算可以，而老熊嶺又盛產藥材，而瓶山又是歷代皇帝煉丹之所，雖然被元人當了墓穴，夾雜了一些陰氣，只要處理得當，也算是一方福地，是個修行的好地方。

暫且走一步看一步，又想到此地陰氣重，就問了一句。

“我說烏大，住在這地方若沒有護身之法，可會被陰氣入體，得陰邪之症的，看你有護身之法，那你家人沒什麼事吧。”

“祖師英明，看的真准。”

烏大開口就是馬屁，江漢珍擺了擺手，說道：“說正事，別老想着奉承於我。”

烏大這才說道：“祖師也看的出來，弟子懷中帶有草藥，就是為婆治病的，弟子的婆娘雖然長得怪異了些，但好歹算個婆娘，弟子已經年過四十，也沒討來個老婆，眼見香火就要斷了，沒想到她出現了，也就一合計，娶了當個婆娘，但來了還沒半年，身子就出了問題，又請不起郎中，只能自己採藥。”

江漢珍一陣嘀咕，山民本就求醫不易，能自己採藥的還算認識一些藥材，知道一些藥性，也算沒有辦法的辦法，不然只有等死一途了。

但還是一陣疑惑，說道：“看你也有修行之法，何不傳授於她，也免得你為了採藥治病，冒着生命危險跑到這山中來，就是搬出也好，何必在這耗着。”

見烏大神色有些黯淡的說道：“弟子也知道久住義莊對身體不好，雷壇道士們就此收了我為記名弟子，傳了一些護身之法，沒經過上師們的同意，也不敢傳給她，這裏也就義莊最為安全，現在依我乾的這些活，又能帶他去哪裡，只能多採藥，希望讓他身體好一些，也能為我生個一男半女。”

江漢珍一陣嘆息，也知道這是事實，此時正是兵荒馬亂的時候，四處又遭了災，能活下去都算不錯了，誰都知道住在義莊對身體不好，但也沒辦法。

如今這個世道能有個地方安身都算不錯了，還想奢望其他，想想就成了。

也知道怒晴湘西的這個年代，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形，只能點頭表示理解，至於解決，還沒想那麼多，就連自己都還沒個安身的地方，還得仰仗烏大，若不是烏大錯認自己為雷道祖師，就是為這個安身的事情還得費不少功夫。

江漢珍表示對此理解，兩人也到了義莊，義莊雖然有些破敗，但還算乾淨整潔，中間一座大殿，兩側都是偏房，沒有山野中破敗的雜亂之感。

‘看來這山神廟香火鼎盛之時也是不小，此時已經破敗，還有人維護，若不是做了義莊，的確是是個修身養性的好地方。’

烏大帶着江漢珍進了義莊，就將熊肉放到了廚房，招呼了一聲，一個頭上包着頭巾的女的進入廚房開始忙活，身形躲躲閃閃，而且身體還有些虛弱，渾身陰氣纏身，一副不敢見人的樣子。

烏大看出了江漢珍的疑惑，尷尬的笑着說道：“這就是弟子的婆娘，因為長相怪異，被人認作耗子精，怕將人給嚇壞了，一直就是如此打扮。”

江漢珍這才明白，這女人就是耗子二姑，長相怪異，活像一隻耗子，也是因為長相，不得不逃到山裡來，幸虧烏大不嫌棄，娶了當媳婦，不然活下去都困難。

奈何長相是先天生成，爹媽給的，也非她的過錯，也是個真正的可憐人。

但這長相再怎麼奇特，也不比他在天界所見，一些仙道之人本就是異類得道，還有修鍊法相或者奇特法術的修仙之人，也多是一副怪異的法身，修行多是修心為主，對這些也不感覺奇怪。

江漢珍說道：“以後在我面前就不必如此了，讓他露出本來面目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必躲躲藏藏。”

“這，這··”

烏大一陣猶豫，看着江漢珍一副盯着他看的眼神，讓他有些發毛，最後一咬牙說道：“弟子怕她長相怪異，露出真容衝撞了祖師。”

江漢珍搖頭怒聲道：“你不必如此想，你也算是雷門之人，那些個祖師法相你應該見過不少了，又不是沒有長相怪異的，這點算什麼，以後讓她露出真容就行。”

烏大眼睛一亮，說道：“多謝祖師寬容。”

旋即一想，又猶豫了起來，江漢珍玩味的看着烏大，烏大敢緊低下頭，支支吾吾的說道。

“依照她的長相，若是被路過的人瞧見，怕是要嚇壞的···”

江漢珍恍然大悟，但對此也不以為然，說道：“相貌本就是天生的，此地荒蕪人煙，相比也不會有什麼人來，若是害怕，大可躲開就是，若不是心中有鬼，又有什麼好怕的，你讓她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以後不必躲躲藏藏，若是有人找事，來找我就行。”

烏大聽此言有些感激，耗子二姑本來就是生活在寨子里，只不過不受人待見，才躲到山裡來的，烏大就是想打抱不平，也無可奈何。

他本就是看守義莊之人，又能有多少地位，心下對江漢珍有些感激，說道：“既然祖師說話了，那弟子照辦就是。”

江漢珍點點頭，既然烏大認定了自己是雷部的一位祖師，那就暫且以此身份示人，也可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烏大指着幾間房子為江漢珍介紹一番，中間的停一些要運走的屍體，南邊的是入了棺材的屍體，都是有標號的，沒門沒路的屍體，基本不會運來這裏，一般都是就地掩埋，不然就是整座山頭做成義莊也不夠放。

而東邊就是住人的地方，四象之中，住房也是有講究的，尤其是如廟宇四合院之類的，更是不能混亂。

正堂一般住的是主人，或者供奉的神像，而左右兩邊，以左為尊貴，又靠東方，所以用來會客，或者當做書房，右側一般住客人。

這些個死屍也是停留一陣，不會長久居住，客死異鄉，算是客人，也就安排在了右側。

烏大將東邊第一間房子收拾了出來，讓江漢珍居住，以示尊敬。

江漢珍心中有些感激，也問明白了此地距離縣城的距離，恐怕沒個幾天也出不去。

而且周圍的苗寨里也不會收留外人過夜，此地土匪橫行，以免有賊人內應在其中，若是晚上，指不定會出現什麼狀況，所以也要出去住都沒地方住，荒郊野嶺的可不怎麼安全。

江漢珍此時修道不久，也剛剛入門，還用不了幾個法術，就是生前會些拳腳，對付三五個人還不成問題，若是遇到剝皮吃人的匪人，幾十個一擁而上，就只有挨刀待宰的份了。

安頓好之後，看着外面也幫不上什麼忙，也只好在屋內考慮解接下來的事情。

修行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但其餘的事情確實一籌莫展，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最後只能決定，按照‘仙道貴生，無量度人’思想做事就行，其餘事情就邊走邊看吧。

# 第十章 無奈代神將收弟子

江漢珍回到屋內就開始思索剛才的事情，在記憶中，老熊嶺義莊就是有些不太平，不但陰氣比較重，而且周圍還有剛修鍊出神魂的妖怪存在。那隻設置陷阱的一個騎兔子的狸子精，還有傳說中的屍王。

至於屍王想想都覺得不可能，在原著之中屍王是葬在山頂的，而且有它重要的作用，是為了壓制南朝氣運的存在，輕易挪動不得。

自元朝開始就將南朝氣運壓制與此，經過明清兩代，已經壓制到了極限，厭勝之術已經快要壓制不住，積累了好幾百年的氣運已經到達一個頂峰，差一步就能一飛衝天，所以此山的花草樹木才會越發的鮮艷。

屍王只要出世就是南朝氣運勃發之時，就是再怎麼強大，也會被反噬而死，此時更加不敢動彈，而剩下的就是山林中存活的一些妖物了，都是在屍王鎮住瓶山陣眼才能在老熊嶺逍遙快活的。

‘至於其他妖邪沒怎麼聽過，最有可能的就是這隻狸子精了，就它經常在外面晃蕩，時不時出來傷人。’

江漢珍隱約的有些猜測，就是從神魂之法將氣息看出來的，而山神廟以前供奉的就是一直狸子，若是沒修習掌心雷還真看不真切，因為邪氣也不是隨便就能看得見的。

這些都是肉眼難見，只有特殊的方法，或者煉眼睛的人是能看見的，而江漢珍剛才都是神魂所見，也將這一切看了個仔細。

思索良久，也明白此地的異常，此地建立義莊，常年陰氣厚重，又有妖邪之氣纏繞，難免有些不幹凈，用神魂所見與雷氣一對比，就是漆黑之色，而且看見就讓人心情沉重，漸生煩躁，也是老話常說的‘不幹凈’。

也確實不是很乾凈，一遇雷氣就如油污遇火，一觸即燃，頃刻之間給除了個乾淨，就連房間都清快了好多。

與妖邪的一翻暗中鬥法，妖邪雖然藏在暗處，但被雷法的餘波所傷，可以說是江漢珍勝了一籌，而是因為雷法的特性，對於妖邪殺傷力極強，幾乎是完勝。

心中決定，‘待明日一定將此地清理一翻，將周圍的不幹凈氣息全部清理乾淨，也算是一個好地方，至於那些屍體···’

想起那些屍體，江漢珍有些犯難了，因為不懂趕屍道人的趕屍之法，不明白其中的門道，這些屍體都是客死異鄉的商客，在這隻是暫時停留，等到趕屍匠來了之後，還要根據戶籍將這些屍體運回故鄉去。

在此時這個年代，講究‘人死燈滅，落恭弘=叶 恭弘歸根’，只有將屍體運回去安葬，才能入土為安，不然等同與孤魂野鬼。

江漢珍也根據傳聞也聽過一些趕屍之法，一種是用屍蟲，道士將屍蟲植入屍體的中樞神經之內，再將屍體用藥灌入屍體，讓屍體變得僵硬，然後控制屍蟲讓屍體行走。

而另一種就就是聚集屍體內殘存的一股氣，將之鎖在身體之內，用特殊的方法將屍體控制住，人死後筋骨皆軟，也是需要屍水等毒藥將之變的僵硬，在控制着屍體進行走動。

屍體四肢軀幹僵硬，只能慢慢行走，而且身體左右搖晃，帶動着雙腿左右擺動前行，此稱之為行僵，有些站立不穩的還需要抬屍杠扶着，當然不是人抬着，只是扶着別讓屍體跌倒而已。

若是要趕一群屍體，路途一般都在幾百里，而且走的還是山路崎嶇的道路，根本行不得車，只有讓屍體自己行走。

或者法術高深一點的道士，可以讓屍體腳尖與指尖過脊椎的大筋連成一根，控制着體內那一股氣，讓屍體手臂上體晃動，通過彈力屍體就能跳起，如此跳着前行，此稱之為跳殭屍，此法一般都是有些修為的道士才能做到，而且一個人就能操作。

但不論哪一種，都需要陰氣毒藥罐體，憑着一股陰氣才能行走，若是遇到雷氣，被破壞了內部陰氣結構，屍體立馬變軟，想將屍體立起來根本就不能。

江漢珍要除義莊內的不幹凈氣息，但也不想毀了已經躺屍的屍體，若是真毀了，還得想辦法給運出去，不然內心也過意不去。

此地的屍體少說也有上百，若是全毀了，上百具就是想要運出去，又要做到猴年馬月去，那以後就別想修鍊了，每天想着怎麼背屍體就行。

等到江這些屍體全部背出去，也就幾年之後了，那些個盜墓團伙也就開始上山盜墓了，到時候情況複雜，就是他也不敢完全保證可以應付一切，就等於白費了這幾年功夫。

江漢珍搖了搖頭，有些犯難，真不知道該如何保證這些屍體不受傷害，想着暫且等待一下，等趕屍匠來之後，再問問有什麼好辦法沒。

思索之間已然入睡，等醒來之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聽着屋外悉悉索索的響動，也明了烏大夫婦已經起來，而且是打掃庭院的聲音。

江漢珍起床之後，推門而出，就見整個義莊煥然一新，里裡外外的都打掃了一遍，該收拾的都收拾了，看着兩人院中忙碌，讓他一陣詫異，不知道這兩人怎麼忽然干起這個。

正在清理雜物的烏大早就盯着門口，見江漢珍一出來，就扔下東西跑了過來，說道：“祖師您起來了，早飯已經為您準備好了，弟子已經準備了熱水，您先洗漱一下，我這就為您準備。”

江漢珍對烏大的這種熱情還真有些不適應，想要說一下不必如此，但看烏大一副虔誠的樣子，又忍了下來，洗漱完之後，烏大送上了早飯，早飯簡單，只是一碗肉粥，再加兩個野菜，純天然原味吃起來回味無窮。

等收拾完之後，江漢珍才將心中的疑問問了出來。

“我說烏大，你們兩大清早的怎麼就開始收拾院子了，原本不是挺好的嗎？”

烏大不好意思的說道：“昨夜弟子將祖師同意見渾家的消息告訴了她，本來弟子就想帶她過去，但她硬要說這樣會失了禮數，將院子收拾乾淨，再準備上一些山中特產，再來拜見，還說這樣顯得正式，弟子一想也覺得不錯，就同意了。”

說著低着頭不再敢看江漢珍，心神拘謹，雙手無處安放。

江漢珍聽的嘴角之抽搐，這哪是見人，這分明就是拜神，自己一個大活人被這麼弄一下，想想都覺得不怎麼合適。

看着烏大神色極其堅定，又看着遠處的耗子二姑，神色明亮，一掃昨日的她那種灰暗無神，想要拒絕的話到了嘴邊又停了下來。

看這兩人的架勢好像是認定自己一般，或許可以一走了之，可是

此處荒山野嶺的，沒人帶路也不好走出去，一時難以決定。

最後還是想折中一下，說道：“我也是入了雷門不久，還受不得如此規格，一切從簡就行，不宜聲張，且說在此地還有其他事情，還得仰仗你兩呢，就這樣吧，你讓她過來即可。”

烏大猶豫了一下，準備的請神規格還沒施展出來呢，只是簡單的準備了一些，但江漢珍所說的他又不得不聽，看了遠處的耗子二姑，又看了看江漢珍，最後還是點了點頭。

“弟子這就準備。”

說完就向耗子二姑跑去，兩人開是交頭接耳的商量起來。

江漢珍扶額長嘆，‘只是想找個安身的地方，怎麼弄出這等事來。’

又想到，兩人也是可在此偷生之人，又屬於與雷壇有關係的人，雖然江漢珍不知道雷壇到底是什麼，但帶了一個雷字，想來與雷霆有關，至於兩人禮敬自己，也就捏着鼻子認了。

兩人本就對生活失去了希望，若是能給他們希望，也算不枉費濟世渡人的心。

烏大與耗子二姑兩人商量了一會，就決定了下來，開始準備香案，桌椅，在案子上擺了幾樣山珍，又找來一個香爐，點燃了線香。

江漢珍看的是頭皮發麻，自己一個大活人點什麼香啊，若不是告訴烏大一切從簡，看樣子還得準備鑼鼓法器，真把自己當神請了。

請神之法一般才會用到這些，都是表示禮敬之意的東西，雷部記載。

‘心存邪僻任而燒香無點益，持身正氣見吾不敗有何訪。’

根本不需要香火，在雷霆丹道之中介紹，香在最早時候是傳信之用，用一些藥物製作，凝神入香，發給弟子，若是遇到危難，可以點燃，就能感應的到，以便於營救。

或者弟子在反間，有祖師的燒香之法，在法壇之前，心神入香，禮敬祖師，表達敬意，但每個神仙都有自己的一套香法，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成的，不然就是‘提着豬頭找不着廟門’。

而後世不懂，認為燒香就成了禮敬神仙的一種方式，燒的越多越好，最後成為一種燒香病。

這就給了一些山精水怪方便，吸收香火中的念力來修鍊，做些附體入夢的神異出來，除時還會裝模作樣的做出威嚴，但隨着被香火侵蝕，心性越發的貪婪，就開始索求無度，甚至傷人害命，成為邪神。

須知仙道修行者，根本不需要香火，可有可無的那種，全在心意而已。

看着烏大夫婦亂七八糟的準備，若不是自己昨晚打出一道掌心雷，威懾了周圍的精怪，說不定哪個騎兔子的狸子精就來了。

這樣做唯一的好處就是能給二人去心病吧，至於對自己的影響，江漢珍根本不在意。

就這樣，兩人準備好了一切，烏大跑過來對江漢珍說道：“祖師，您請上座。”

江漢珍臉色一黑，也很無奈，一個簡單的事情給整成了這樣，嘆息一聲，取出懷中一塊雷符，這正是神將陳驛的雷符。

走到了香案上方將雷符放置在上方，將椅子搬到邊上坐了下來，看着下方几樣貢品，還有裊裊青煙，怎麼感覺都有些不自在。

說道“此符出自雷部祖師，你們拜他即可，我沒資格收弟子，但可以做個見證之人，以後會帶他教導你們。”

但烏大夫婦卻興高采烈，也沒想其中什麼意思，見到雷符光芒閃爍，很是不凡，立即走上前去，耗子二姑也將面巾摘了下來，江漢珍初一看，跟正常人確實有些不一樣，長相實在怪異，但也見過一些怪異之人，也沒感覺有什麼奇特。

只見耗子二姑臉色蒼白，五官十分局促，小鼻子小眼，耳朵稍微有點尖，齙牙外漏，嘴唇向外突出，除了沒有老鼠的毛髮，跟耗子也沒什麼區別。

‘怪不得被人稱作耗子二姑。’

此時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那雙明亮無比的眼睛，如看見希望的那種光明，與昨日相比，好上不少。

等着兩人參拜完畢，也知道了耗子二姑姓藍，至於名字，可能是長得一般就沒人在意。

江漢珍本來要離開的，因為坐在這壓力實在很大，怎麼都感覺不舒服，沒想到成了這樣，索性就收入雷門，也可為無量渡人這個宗旨增添一份力量。

就對說道：“你二人也算與我有緣，今日這禮就當拜入我門下的入門之禮，我雷門沒那麼多講究，一切所行要對的起內心，不做傷天害理之事就成。”

兩人氣質變得與以往有些不一樣了，但江漢珍看了個分明，也感覺萬分神奇，真乃相由心生。

烏大就敢緊說道：“多謝祖師，弟子一定不忘祖師之恩，定會伺候好祖師···”

江漢珍看他的樣子又要長篇大論，就敢緊擺了擺手，說道：“好了好了，我也沒那麼多規矩，就這樣吧，你待會將此地收拾了過來見我，還有事要你去做。”

江漢珍敢緊起身，離開座椅，剛才那一下讓他心中難受的緊，怎麼都感覺不自在，離開之後好了許多。

既然二人認定了自己，那以後就想辦法傳一兩門修行之道，也算是一門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就與他們沒那麼客氣，還是做自己的事為好。

# 第十一章 入道門心印傳有緣

江漢珍交代完之後，趕緊起身離去，坐在上面如烈火燒烤，難受的緊，一刻也不想多待。

且不說烏大夫婦兩人的這麼個折騰法起不起作用，但對着活人參拜上香就覺得一陣惡寒，若不是急中生智拿出神將陳驛的雷符頂着，才避免自己坐在上面，想想都覺得不怎麼舒服。

難道要自己坐在上面讓兩人當神一樣供着？這樣怎麼都覺得有些不對勁。

活人受此大禮犹如被當著面詛咒，若是處在運氣低落時期，被這麼一拜，出現災禍都是常事。

受了人家的東西，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不是想怎麼樣就怎樣的。

但神將陳驛作為神仙中人，修為已經是神仙境界，早就超出凡人的生命範疇，也能受得起這種參拜，有人供奉也算是弘揚道法了。

‘只是沒經過他的同意就讓人拜入他門下，總是有些不妥，看來回去還得如實相告，將情況說明，免得產生隔閡。’

江漢珍如是想着，外面的烏大夫婦已經激動的無以加復，被江漢珍收入雷門，雖然不是入他的門下，但也為兩人找了一門大道，還會指點他們修行，心情激蕩，就連力氣也多了幾分。

兩人對此都是深信不疑，都以為是靈感所致，至於真實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聽了江漢珍的吩咐，自是不敢怠慢，將院內的東西收拾了個乾淨，耗子二姑自去處理一些雜事，而烏大騰開手之後就來見江漢珍。

屋內江漢珍坐在椅子上，旁邊站着精神抖擻的烏大，烏大的那副樣子，讓江漢珍有些無語，簡直是有些迷信了。

江漢珍心裏明了，‘道法再怎麼神奇，也離不開精氣神三寶，用精氣神推行大道生成的符文運轉，才會形成法術，不會憑空生成，最終起作用的還是精氣神。’

沒想到就這麼一會，這烏大就變得精神高漲，一副鬥志昂揚的姿態，這就有些誇張了。

道法之所以神奇，就在於其能量強大，強大到可以快速祛除體內不正之氣，所以才看的立竿見影，奇快無比，但也要有人用法術，即使將兩人收入雷門，也只是剛才之事，氣運歸附也需要一個過程，需要自己慢慢培育。

像烏大這樣就有些過頭了，一定是自己將內心中的心氣激發，對自身達到的效果，沒有多少外來能量，那只是自身的本源被激發了，如此情緒，就會加大自身的消耗，不利於養身。

看他精神過頭的樣子，江漢珍無奈的搖搖頭，此現象是個剛入門的人都有，等冷卻下來就好了，只要能安心修習，他自會明白，也就不準備勸說。

還是說正事，江漢珍旋即說道：“你可知你已經拜入何人門下？”

烏大搖頭，說道：“弟子不知，全憑祖師安排。”

江漢珍又問道：“你對我雷門傳法有知道多少？”

烏大想到自己也被胡宅雷壇的道人傳授過一點護身的技巧，做了個不記名的弟子，但耳目渲染之下還了解一些，將所知說了出來。

“弟子聽聞，雷道弟子有天授和師傳兩種，師傳就是為師者從普傳弟子之中挑選，然後觀察其品性，然後考研之後，方可收為弟子，至於天授弟子只是聽聞有誠心求道者，日日虔誠，等到功德足夠，自會有師父出現，或者夢中傳道，但這種方法弟子也只是聽聞，至於其他的弟子就不知道了。”

江漢珍聽聞，暗暗頷首，說道：“看來你也對此有些了解，那我也就不多做介紹了，你且記住，萬法全在一心，你此次所拜入的是一雷道神將，至於在什麼地方，就看你自己感應了，現在只是暫時將你收入門內，能不能得到他的雷霆大道之法，還得看你表現，若是你功行足夠，自會有法降下。”

烏大說道：“弟子明白，弟子絕不負祖師教誨。”

江漢珍又接着說道：“從現在開始，你就是雷門弟子了，至於以後的成就，全在你自己手上，你附耳過來，我告訴你如何修行。”

烏大眼睛一亮，知道這是要傳法了，一般傳法都是口授心傳，而且傳聞中都是在半夜三更，還要有些規矩，但江漢珍卻在大天四亮之際。

隨有些疑惑，但也沒開口多問，走過去側耳聆聽，神色極為認真。

江漢珍將神將陳驛的名號，諱字，密符，心咒，寶誥等一些信息全告知了烏大，將密符在烏大手心畫了三遍，等到烏大全部記住，這才放心。

最後才問道：“都記住了嗎？”

烏大連連點頭，說道：“都記住了。”

江漢珍又說道：“從現在起，你可以設置法壇，將此供奉，避開戊日，誠心供養，修鍊心咒密符，有些關鍵之處，非親傳弟子不可以告知，還望你能明白。”

“弟子明白。”

烏大正色說道。

江漢珍也就放心了下來，傳道之法非比尋常，不是想傳就能傳的，不光看心性，還得看緣分，機緣巧合之下才能入了道門。

畢竟人人不像孫悟空，出身就兩道金光直射斗府，還有人在暗中引導，出去拜個師還有人暗中護送，直接送到師父面前，看似經歷了一番苦難，實際上都是被安排好的，凡人可沒他那種運氣，還是一步一步來的好。

就是江漢珍修行之路也不是那麼容易，無疑之間得到飛碟玉佩后，也是經歷過一番磨難，最後也是誠心求道才拜入道門，之學的一門普傳法門，‘十字天經’，專心修鍊十幾年，靈性具足之後，才會去泰山走仙籍，若是不出意外，也會去雷府，面見祖師之後傳授雷法。

雖然中間出了點差錯，飛碟玉佩出了一些異常，一切都是按照原來的路線，但這個過程沒變。

此時烏大剛剛入門，能不大能得到承認，入得仙籍，還得看他自己，又想到自己這次來的目的，應該與此地有關，而怒晴湘西世界最關鍵的就是老熊嶺中的那座瓶山了，一切事情都是圍繞着瓶山展開的。

恰好又在這附近，忽然好想明白了一些，越想越覺得合適，至於是不是，還得驗證一番。

但眼下還是傳授烏大一些入門之法，就從懷中取出一本小冊子，說道：“此經為十字天經，是雷祖所創，是一門普傳之法，我最初也是修行此經文十數年才得入大道，其中感應強烈，迅捷如雷，希望你也能在閑暇是修習一二，若是發現有向道之人，可傳授此法。”

烏大接過小冊子，隨意翻看了一下，頓時眼睛亮了，只見最開始就寫到‘雷霆者，主天之災符，執物之權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殺’，隨後介紹了經文的十六種功德，而他和耗子二姑二人的問題，也能用此解決，頓時嚴禁亮了，心頭大喜。

“弟子定不負祖師傳法之恩，將此法普傳天下，若有違背，天打雷劈。”

“好了好了。”

江漢珍趕緊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將這些也傳與烏氏，以後你們兩就好生修習此道，不可懈怠。”

“去吧。”

江漢珍接着揮手讓他回去，烏大告辭一聲，興高采烈的就出了房門，找耗子二姑去商量修行之事了。

江漢珍這才心神收斂，想起自己來此地的因緣，須知當下外界可是兵荒馬亂，軍閥混戰，土匪四起，又遇上了災年，是一片亂世。

作為雷門弟子，也有自己的責任，需要為世間出一份力，不能坐等天下太平再出去招搖撞騙，收取香火，雷道弟子都有亂世救濟苦難，扶國安民的習慣，只有在盛世，天下太平了，才會找個寶地安心修道。

此時正處在亂世，江漢珍也不想看着一直混亂下去，也想為此出一份力，也不枉稱為雷道弟子。

‘雷霆者，乃天地之樞機，能賞善罰惡司生司殺，上自皇天下自地帝，非雷霆無以行其令，大而身死小而枯榮，非雷霆無以主其政。’

‘顧下界安國扶民，消災求福等事，皆隸屬雷霆之政。’

‘雷霆者，主天之災符，持物之權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殺。’

江漢珍默念雷霆丹法的總綱，也漸漸的有些明了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結合記憶中怒晴湘西的世界，所有的故事都是以盜取瓶山之墓而開啟的，大致他也清楚，但只是一種角度。

就在剛來此地，從一名雷門弟子的眼觀看了此山，此山脈為老熊嶺，是湘西密嶺中的一條靈脈，而且花草茂盛，有龍興之相，若能善加利用，說不定能結束這個亂世。

江漢珍心中應約的有些猜測，怒晴湘西世界中提到過，元人為了壓制南朝氣運，將一名元朝大將葬於瓶山，又用厭勝之法，祭祀了許多洞民，就是為了壓制這瓶山氣運，以圖南人永不造反。

雖然這些只是傳說，但無風不起浪，說不定就與此事有關，若是自己能夠將此地的氣運散發出去，積攢了不知多少年的氣運若是勃發，那亂世幾年就能終結，而且有這股氣運的加入，說不定能開創出一個新的盛世。

想到這些，江漢珍再也坐不住了，就像沿着老熊嶺的地脈去探查一番，驗證一下自己的想法，看看猜測是不是真的，以便於以後要做些什麼。

# 第十三章 討封賞雷出誅妖邪

眼看着就要到了山神廟，忽然一隻頭戴蓋子的東西從草叢中竄了出來，站在路中間擋住了兩人的去路。

讓本來回家心切的兩人停了下來，烏大卻被嚇了一跳，驚呼一聲，對着前面揮舞了兩下柴刀，擋在了前面，口中大喊着。

“祖師，前面冒出來一個東西擋住了去路，怎麼辦。”

雖然是已經夜晚，可江漢珍是天人之體，耳聰目明，靈感極強，早就將這一切看了個清楚。

兩人行走之間，草叢中竄出來的東西分明就是一隻狸子，比平常狸子要大上一倍，只是這狸子行為怪異，頭戴一隻不知從哪撿來的破草帽，上面還沾着點點血跡，還是帶着人氣的血液。

狸子出來之後，模仿者人的動作，又是做鬼臉，又是作揖，還不時的跳舞。

藉著月光烏大仔細看了一下，才發現是一隻狸子，行為詭異，悄悄的說道：“祖師，這狸子恐怕成精了，要不咱們繞過去。”

江漢珍將烏大撥到身後，說道：“沒事，只是一隻狸子罷了，還沒成精呢，我來吧。”

江漢珍看着狸子沐猴而冠的樣子，感覺有些可笑，對着狸子說道。

“找誰不好，偏偏跑到我這個修雷法的人跟前來了，若是有這個自信，儘管來試試，若是你沒有傷害過人命，而且能持守正道的，我也不介意給你一個封賞。”

狸子聽到之後，眼睛亮了，停止了它的騷首弄姿，搖搖晃晃的走到了二人面前，烏大有些害怕，緊張的問着要不要上去將狸子剁了，江漢珍只是說看看待會它要干什麼。

狸子抬着頭，眼珠子咕嚕嚕的轉着，靈機盡顯，對着兩人一拱手，忽然口吐人言，說道：“你看我像人還是像神。”

說著神魂一棟，噴出一股白色氣息，將此地方圓丈許封鎖，看不見周圍環境，烏大隻感覺看到了屍山血海一般，身體發軟，雙腿瑟瑟發抖，有些站立不穩。

“呵呵。”

江漢珍聽此言，神色冷了下來，此物已經有了靈性，就想一句封賞賜，如果沒人封賞，是沒法成精的。

本來江漢珍就沒打算答應它，但也不想拒絕，等着此物以後若是能改邪歸正，給他一句封賞也是可以，可是此物不但用異術來嚇唬人，而且心謀的太大。

過去有些傳說，尤其是在東北老林子之中，這種事經常發生，有五仙之說，所謂五仙，有狐仙（狐狸），黃仙（黃鼠狼），白仙（刺蝟），柳仙（蛇），灰仙（老鼠），民間俗稱‘狐黃白柳灰’為五大仙。

想要修成仙精，必須獲得人的封賞，如果沒有人的封賞，是沒法成精的。

在深山之中的懸崖峭壁之上，每逢十五月圓之夜，運氣好的話會看見一隻狐狸頂着一個人的骷髏頭在赤誠的拜月，就是一種修鍊方法，想要修鍊出人身。

一般情況下，此等靈物討要封賞都會叼來謝禮，如蛇會銜着一隻靈芝，狐狸會拿着一支靈木，刺蝟會扎着幾隻靈果，甚至有老鼠都會拿着一個從地底下挖出來的寶物，都是討要封賞的謝禮，一般懂得此事的人，也都會說上一句，‘這隻動物真有靈性，我看快成人了’，它們會興奮的左跳右跳，向人拜拜后將靈物獻上，表示感謝，而且還會記着人的恩情，若家中有難，它們肯定會第一個出馬，跑來幫忙度過難關，才會有‘出馬’一說。

這些靈性具足的動物很是記恩，得了封賞之後，若是恩人家中無事，就會躲在山中修鍊，以求得得道成仙，動物成精，比人要活得長久，就是恩人死了，後人還在，後人也許忘了這事，但這些成了精的動物可沒忘記，就是過上幾百年，恩人後輩有難，它們也是第一個出馬。

人與成精之物的和諧相處，深感仙精的仗義，不忘恩情的品德，也盼着它們能早日成仙，所以才尊稱一聲‘仙’。

但若是得不到封賞，那就等於斷絕了前路，只能等待着老死。

這說的是正統修行的仙精，很明顯，這隻狸子不在此例，不但一身傷人害命的血煞之氣，而且心謀的很大，還問它自己像人，或者像神。

人也就罷了，消耗的氣運可以補足，但神可不是一般人能封的，其中除了萬民供奉，就是皇帝冊封了，若是一個人封了神，那氣運基本就消耗光了，不但自己的氣運，而且還會連子孫後輩的氣運也透支，只有等待着將封神的氣運全部補足，才能恢復，簡直是用心險惡。

江漢珍怒極反笑，手中聚集雷氣，默念心咒，存想雷符，蓄勢積累，引而不發，對着狸子怒斥一聲：“滾。”

正在得意忘形的狸子忽然心神動蕩，隱約的感覺自己的路斷了，目露凶光，將破草帽一扔，後腿蹬地，向前撲了過來。

烏大嚇得亡魂大冒，但還是揮舞着柴刀，就要衝上去，但江漢珍更快，念出咒語，將蓄勢待發的掌心雷大了出去。

雷霆速度極快，有含有萬鈞之力，狸子撲過來，江漢珍一掌按到它的頭頂，只聽一聲雷鳴，狸子慘叫一聲，就被打飛出去。

撞在山壁之上，發出一聲悶響，伴隨着骨骼裂碎之聲，落在地上一動不動，卻是死的不能再死。

雷氣散發到周圍，狸子所布置的結界如雪遇驕陽，瞬間被除了個一干二凈，周圍再無一絲邪氣存在。

江漢珍收了掌，對烏大說道：“將狸子帶上，咱們走。”

“哦哦，好。”

烏大目瞪口呆的非常吃驚，下意識的點點頭，散發的雷氣將身體中殘存的邪氣給祛除乾淨了，身體也能行動自如，但江漢珍的一道掌心雷可將它驚的不輕，雖然沒雷光大做，但氣勢驚人，一掌就江狸子給打飛了。

但隨即一想也覺得合理，畢竟是祖師，降妖除魔肯定不在話下。

手下不慢，走過去，撿起地上的大狸子，抖了兩下，狸子癱軟的犹如爛泥一樣，用手在狸子身上摸了一會，說道：“祖師，這狸子已經死透了，筋骨全碎，這狸子骨頭聽說可以入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狸子肉是不能吃，但骨頭可以入葯，是修鍊魂魄的一味藥材，極為珍貴，它的法術就是源自於骨骼，有些江湖人所用的迷香也是用此物所致。”

烏大想起剛才狸子吐出的那個白霧，就說道：“難道就是剛才這狸子對咱兩施展的那個法術？”

江漢珍說道：“就是這個，這法術稱為攝魂術，稱為有迷幻心神的作用，但也不是很強，也是圓光之術的一個小法術，只要用心修鍊，不出半年就能達到這個效果，一般邪道之人最喜歡修鍊此類方術了。”

烏大點點頭，對圓光術可是聽過的，問道：“這圓光術可是法師門拿着一碗水，然後看病的那種？說是能看清鬼魅，不知是真是假。”

江漢珍也是聽說過這些，但後來神將陳驛給了他一個雷符，其中存有一些法術雜篇，圓光術恰好就在其中，就解釋着說道。

“你說的那種我也不知真假，傳聞中有兩種方法，一類是通過藥物作用，讓人產生幻覺，是江湖術士行騙的鬼蜮伎倆，當不得真。”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但真正的圓光術可沒那麼簡單，是一門完整的道術，是行道的一門法術，妙用無窮，小可查人間百事，陰陽風水，大可查天庭地府，過去未來，不但如此，而且法術簡單，可隨意設置，一碗水，一盆火，就能作法，高深着隨手一畫，就能施展，若專修此術者，可凝鍊一面寶鏡，用心神細細打磨，成為法寶，不管是治病，收驚，驅邪，開光，還是鬥法請神，通靈等事，都可應用自如，甚至可以直通大道，非同小可。”

烏大聽得是心馳神往，面露羡慕之色，幻想連連，似乎是動心了一般，開口問道：“那祖師可會此法術。”

一副渴望的神色王者江漢珍，似乎是被此法術誘惑了。

江漢珍一看，搖頭失笑，也明白此道理，又有誰遇到此等法術能經住誘惑呢，他若不是有了傳承，說不定也會去追求這些，但修法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似笑非笑的看着烏大，說道：“怎麼？動心了？”

烏大被看的有些心虛，低頭不好意思的說道：“有點。”

江漢珍說道：“我所傳你的也是一門正統法術，而且是循序漸進，不會出什麼差錯，若是你能堅持本心，一心修鍊，也是一門直通大道的法門，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修道貴在轉一，且不可分心他顧，貪戀這些可有可無的東西，而荒廢了大道修行。”

烏大一臉羞愧之色，暗罵自己盡然被花里胡哨的法術給誘惑了，本身已經入道，只要一心修行就行，盡然還在看別的。

對着江漢珍說道：“祖師教訓的是，弟子一定會保持本心，專心修自己的道。”

江漢珍這才點點頭，表示贊同，畢竟都希望自己人都能夠得道，不管哪個法術，都是要轉一，學的多了，最後啥也學不精，自己先亂了，只有一心一意的修鍊，才會有所成就。

對烏大說道：“你能明白就好。”

烏大說道：“弟子一定會謹記祖師教誨。”

看着烏大江漢珍也有些感慨，‘我也是從這種情形過來的，烏大比我可運氣好多了，三四十歲的時候就遇到了法緣，而我···”

江漢珍想起自己的求道之路，真是感慨萬分，其中坎坷不可言述，一身都在尋找自我之道，直到垂老之際才尋到一點門路，得了修行之法后，不敢有絲毫鬆懈，十數年毫無間斷。

從剛開始不相信，到後來半信半疑，到最後的深信不疑，才到今日的修行大道上，一路艱路險途，崎嶇難走，非常不易。

烏大看着江漢珍神情好似追憶，不敢打擾，靜靜的等着，戒備着四周。

但江漢珍很快就回過神來，看着旁邊的戒備四周的烏大，說道：“好了，咋們先回去，這狸子不是山中最厲害的狸子，是昨晚房頂上那隻的後輩子弟，若是被察覺了，發起瘋來就是我也的退避一二。”

烏大心中升起一股涼氣，四下看了一些漆黑的樹林，總感覺有眼睛在四周窺視，當即不敢多待，對江漢珍說的還有狸子的事也不敢多想，趕緊將狸子背上，提着柴刀在前面帶路。

烏大不考慮，但江漢珍可不能不考慮，怒晴湘西世界之中可是有狸子群的，尤其是一個化作老太太騎着一隻幻化成驢的兔子的那隻，就經常在林深之處的老狸碑逞凶，時不時的將人引過去開腸扒肚，吸人腦髓。

此妖物可不得不防，以前在山神廟中被人供奉了一段時間，竊取一些香火，後來山神廟破敗，就漏出兇相，開始用人修鍊，最後山神廟幾乎成了凶地，才回到林中的一座墳地藏着，被人稱之為‘古狸碑’的地方，做些害人的勾當。

但此物到死也沒修出內丹，還被後來的鷓鴣哨用道門的一招‘魁星踢斗’給踢死了，但此時卻是一等一的凶物，若不是江漢珍修鍊的是雷法，對凶邪之物最為克制，才將它給威懾的不敢出來。

這狸子渾身邪氣太勝，才懼怕雷氣，只在暗中觀察，不然早就開始動手了。

# 第十四章 勤修鍊忽聞怒晴至

兩人乘着夜色向著山神廟而去，剛才打死狸子的地方卻出現一陣哭嚎之聲，凄慘犹如哭喪一般，傳入深谷幽林盪起陣陣迴音，活人若是聽見，肯定會嚇得毛骨悚然的掉頭就跑，但此地被剛才一場爭鬥，鳥獸早已絕跡，蟲蛇深藏不出，安靜的出奇。

月光之中出現一道聲音，發出陣陣哭嚎向著剛才狸子被打死的地方走了過來，只見一個矮小的驢子，全身毛色雪白無暇，馱着一個身材瘦小的白老太太，從林中晃動的月光中走了出來，聲音嘶啞，好似行將就木，快死了一般。

看着被打死狸子的地上痕迹，嘿嘿的發出一陣嘶啞生硬的笑聲，但還是不敢上前，好似畏懼着什麼，老太太隨後摸着一隻纏着白布的腳，觸摸之間，疼的齜牙咧嘴，神色越發的猙獰可怖，笑的也愈發凄厲，黑夜之下有點滲人慾死，最後無奈的嘆息一聲，從地上攝取了幾根狸子脫落的毛髮，騎着白驢，搖搖晃晃的向林中走去。

看似很慢，但幾個閃身就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陣慘笑在空中回蕩着。

江漢珍對此絲毫不知，只是琢磨着怎麼提升一下修為，最起碼要將掌心雷煉的融會貫通，才能解決接下來的事情，至於走後出現的白老太太，雖然有些防備，但也不怎麼懼怕。

此等妖邪最懼雷霆，幾乎是源自於先天懼怕，存在血脈之中，尤其是業力深厚之輩，更是怕的要死。

‘若是不來還好，暫且放它一放，等以後有機會的再理會，只要它敢來，定不讓它好過，不死也得脫層皮。’

江漢珍心中暗暗想着，兩人行至山神廟前，看見門口亮着火光，一道人影在門口張望，烏大神色一喜，趕緊跑了過去。

這身影正是耗子二姑，面目在亮光之下顯得嚇人，如一隻耗子站在門外徘徊，但卻是烏大心中的一團火光，過去之後給耗子二姑說著一天的事情，尤其是身後背着的一隻大狸子，像是獻寶一樣的給耗子二姑看，

耗子二姑見人已經平安歸來，也就放下心來，兩人一口一個當家的，一口一個藍姑的讓江漢珍聽得有些膩歪，就咳嗽了兩聲。

兩人這才反應過來，一副尷尬模辯的樣子。

耗子二姑說道：“恭迎祖師平安歸來，弟子已經做好飯食，就等着您回來呢。”

江漢珍怎麼也不相信是在等自己，笑着說道：“我看不是等我吧，烏大今天也在山中走了一天，累的可不輕。”

耗子二姑連忙搖頭說道：“不不，弟子也是擔心祖師，一路路途遙遠，而且危險重重，就怕烏大給您添麻煩。”

江漢珍略微頷首，看來這耗子二姑也是個開朗的人，只是被相貌給拖累了而已，此時身上的陰氣隱隱有些消散的跡象，看來修行效果還是不錯，放心下來，隨即說道。

“今日還多虧了烏大識路，不然靠我自己，估計連瓶山在哪都找不到。”

“祖師說的哪裡的話，弟子跟烏大兩人商量過了，以後但凡祖師有所吩咐，就是粉身碎骨也未嘗不可。”

耗子二姑神色堅定，一片決然，而一旁的烏大也是一種大無畏的樣子。

江漢珍笑了一下，擺手說道：“沒那麼嚴重，粉身碎骨的事情有我這個名義上的祖師在，還輪不到你們出頭。”

隨後接着說道：“好了，我們也別在外面站着，都進屋吧。”

三人進入山神廟中，自是不表，從此那時，江漢珍也就在這山神廟改建的義莊之中住了下來，不光有三個活人，而且還有百十個死人，也算人多勢眾，只是這些客死異鄉的人都已經身死，說不了話而已。

江漢珍日日打坐修行，磨鍊神魂專心不二，神魂越發的強壯，只要等到神魂凝練到一定程度，身體錘鍊到發生蛻變，就可以引動天地間的元氣，氣行經脈，開始修鍊金丹了。

但神魂源自於身體，身體越是強壯，神魂也跟着強壯，有了天人之體，雖然節省了築基的時間，但江漢珍對身體的錘鍊還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雷霆丹法之中，鬼仙之道有專門的煉體之法，就是一套掌心雷，既是招式，也是錘鍊身體的法門，隨着一遍一遍的打出，身體在雷氣的作用下，慢慢的發生蛻變，越發的強健。

但江漢珍一向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而且注重本源的雷霆道法，至於身體強到什麼程度卻是不知。

有時候也在想，自己跟主世界之中的孫悟空的身體有多大差距，答案任然是十萬八千里，孫悟空天生石猴，是女媧補天之後的一塊神石經過地脈的滋養，不知多少年才產生的靈智，一朝出世，就屬於靈明石猴，先天跟腳就很不凡，即使不修鍊，等閑之人也難傷它，只要修鍊了道法，就能將一身力量利用起來，練出一身銅皮鐵骨來。

而自己，只是在雷祖轉生池走了一遭，得了一副天人之體，就是傳說中的先天之體，天生就可吸收天地元氣。

但要達到很高的成就，必須夯實基礎，不能有絲毫大意，所以江漢珍才沒用神魂來吸收外界的天地元氣，來提升修為。

只是安心錘鍊身體，凝練神魂，等到一朝得悟，將身體再提升一個層次。

想來想去，沒有什麼捷徑可走，唯有一心苦練，方可成就，好在江漢珍心性也是不差，做事不急不躁，一步一步的修鍊着，頗有一種山中神仙的姿態。

山神廟中所需之物也沒多少，只有烏大平時采點藥材，拿到山下的寨子中去販賣，換點鹽巴等生活所需。

而耗子二姑就照應着廟中的飲食所需，山中野味無數，也算是吃喝不愁，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兩人身上的氣質也變了一個樣，再也沒有以往的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而是光彩照人，出現一種堂而皇之的大氣之感。

江漢珍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喜在心裏，修鍊的也越發勤快，此處地處偏僻，也沒見過什麼外人，幾乎算的上與世隔絕，也樂得清靜自然。

一日烏大山下從寨子里回來，一進山神廟就開始叫着，語氣之中頗為喜悅，耗子二姑接過烏大遞來的東西，差異的看了一眼烏大，就將東西帶回去忙碌去了，而烏大自然就去尋找江漢珍。

這些日子以來，江漢珍日日修鍊，唯一的法術掌心雷也沒落下，雖然還達不到融會貫通的境界，但施展起來也沒那麼難了，心神合一，心咒帶動着雷氣，直達掌心，一掌打出，帶着萬鈞之勢發出一聲雷鳴，面前丈外一塊石頭被炸的粉碎，威力與剛修鍊之時不同而語，簡直是天差地別。

此雷為掌心雷中的武雷，用起來就是迅猛，伴隨着雷聲出現，中者立即倒斃而亡，專門用於降妖除魔，打怪滅巫，文本之無不喪膽。

至於以前所打出只有一股雷氣，此種掌心雷較之柔和一些，就是文雷，用做祛除邪氣，掃除不詳，凈宅化煞，用之無不如意。

最後的就是盤雷，運雷之法犹如在手中盤玩，可隨心所欲，細緻入微，所以稱之為盤雷，此法一般用於掃除病氣，驅邪縛魅，除蠱開運，還可祭煉法器，妙用無窮，只有將掌心雷修鍊到極高的境界才能運此雷。

一般修為不到，遇到中邪之人，都將雷氣化入水中，讓人服下，稱為水法，也是一般雷壇修鍊道法的一種方法。

道法之中‘水法’是一門核心之法，非親傳弟子不得傳授，金胡兩門雷壇之中的驅邪送水，此水就是水法。

江漢珍雖然離着山神廟有些距離，但山中寂靜，有聲音聽得一清二楚，在加上耳目聰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打出一掌也就收了功，靜養元氣，等待烏大的到來。

“祖師，祖師，您在不。”

隔着老遠就大喊大叫着，語氣中好似有一股喜悅，江漢珍心道，‘看來是遇到什麼好事了，且聽待會他怎麼說’，裝作沒聽見一般，專心的練功。

烏大走上練功之地，就看到江漢珍在原地站立不動，收掐雷訣，心知江漢珍正在修鍊，趕緊捂住了嘴，不敢出聲，怕打擾到江漢珍，但是在旁邊抓耳撓腮的怎麼都站不住，一副急不可耐的樣子啊。

江漢珍實在看不過去，很自然的活動了一下腰身，說道：“烏大，你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是不是可是山下有人家看上你了，將姑娘許給你做二房？”

“沒有沒有。”

烏大連忙擺手，說道：“我如今能有藍姑作伴也就心滿意足了，只想好生修鍊，陪伴祖師左右。”

這些話江漢珍也聽了不知多少遍，也沒多說什麼，就問道：“那是什麼事，將你高興成這樣。”

烏大喘了一口氣，將事情一口氣說了出來，說的顛三倒四，亂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語，江漢珍連蒙帶猜的總算聽了個明白。

那日江漢珍探索瓶山，隨口問了一句，而且對那隻怒晴雞產生了興趣，而烏大卻將此事暗暗記在心裏，等了幾個月不見這老頭帶着怒晴雞上山採藥，就乘着這次下山的機會，親自去了趟金風寨。

找到老頭，老頭也被烏大轉變嚇了一跳，幾乎與以前稱呼的義莊老烏的形象大相庭徑，若不是烏大自報身份，老頭子還不敢相認。

烏大在別人眼裡，是一個孤寡之人，早就將他多少歲給忘了，但實際上烏大也就三十幾歲，只不過長期住在這種地方，看着蒼老一些，近期的修鍊讓他恢復了本來面目，看着年輕了許多。

老頭感覺到神奇，才問起了烏大，烏大就把江漢珍的事情一頓好說，說的簡直是神仙下凡。

老頭自是不信，但烏大的改變卻看在眼裡，這是鐵打的事實，老頭正想着怎麼見見呢，烏大才提出江漢珍對他的雞有些好奇，想開開眼界，老頭也就順水推舟的說過幾日就會來山神廟一趟，並且帶着怒晴雞。

烏大說完之後，江漢珍才記起來，長時間的修鍊幾乎將此事忘了，如不是烏大今日提起，他還真有可能修鍊到盜墓團伙上山的時候才能在意這些。

江漢珍想起此事，怒晴雞屬於鳳種，也是重要的一個靈物，說道：“你有心了。”

烏大不好意思的笑着撓撓頭，說道：“這都是弟子應該做的，那祖師您見他嗎？”

江漢珍說道：“見，當然要見，我也好奇這隻鳳種到底長什麼樣子。”

# 第十五章 雷弟子意動訪仙真

就在江漢珍安心等待雷壇弟子帶怒晴雞上山之際，山下金風寨之地，也叫北寨，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金苗聚居，專以挖金礦為生，如今寨子里苗漢雜居。

寨子中一座吊腳樓下，山民都起得早，仡軻老頭起的更早，一大早的起來就開始準備進山的東西，忙裡忙外的忙個不停。

這老頭就是怒晴世界中養怒晴雞的人，是個苗人，叫仡軻阿旦，年輕時拜入金宅雷壇之中，老年之時才回到山裡，在原著中最後連個姓名都沒留下，只記得他養的怒晴雞。

這仡軻老頭本來就生的迷信，相信一些《易妖》之理，就是因為昨日烏大下山來的那一番話，說的神奇無比，作為一個老江湖他也沒有完全相信烏大的話，而他相信的就是他所奉行的《易妖》，此書出自三國兩晉時期，記載了一些神怪奇事，專門講解一些當世發生的妖異之事，並且提出了一個觀點，奉為總綱。

事出反常皆為妖，一旦出現不合理的現象，就意味着天下即將大亂將會有大的災難發生。

烏大出現返老還童之相，被他看在眼裡，記在心裏，而且對此事很是上心，送走烏大之後，就連夜開始翻看《易妖》開始查找，最後終於找到返老還童的記載。

書中記載東晉末年，楚地一個八十歲老翁開始返老還童，變成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然後胡人進入中原，天下大亂。

也不看看其中邏輯，這兩者怎麼又能牽扯起來，老頭覺得此事蹊蹺，不管是返老還童還是天下大亂，他都想去看看，翻來覆去的難以入睡，最後實在瞌睡着不行才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起來，就開始收拾東西，帶着怒晴雞就要出發。

但他那傻兒子卻將它攔在門口，說道：“爹，你要去哪裡，我也要去。”

仡軻老頭江他兒子撥到一邊，說道：“你好好看家，爹上山一趟，晚上就回來了。”

“額嗷額嗷”

他傻兒子一陣哭嚎，嗚嗚啦啦的說道：“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仡軻老頭氣上心頭來，本來就煩了一夜，還被傻兒子擋着，一把揪住領子，就是兩巴掌。

聲音清脆響亮，正在哭嚎的傻兒子被打的一下不敢哭了，一個勁的在哪抽出着，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烏老頭心有些軟了，這孩子可是他的一塊心病，但也知道一些原因。

但凡修道之人，無正統傳承者，或傳承不全，都會出現烏弊三缺四舍二劫之事。

所謂無弊：‘鰥，寡，孤，獨，殘’，三缺：‘錢，命，權’，四舍：‘舍形，舍谷，舍心，舍情’，二劫：‘殺生劫，墮魔劫’。

修鍊缺失法術之人，根據其福德氣運斷其領字多寡，金宅雷壇屬於道門，本來是一門完善的道法，隨着許多傳承的缺失，在加上仡軻老頭本來就在雷壇之內沒什麼位置，也沒學到多少東西，但字可是領了不少。

若不是還有一個傻兒子在，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這幾乎是他的一塊心病，這次出門也是自身有所求，驗證一下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也能解決一下自家的問題。

傻兒子不敢出聲的眼淚往外冒，仡軻老頭頓時有些心軟了，嘆息一聲，說道：“罷了罷了，你也跟我一起去吧，那烏大也是個良善之人，跟他搞好關係也好，免得我百年之後你一人沒法活下去，若是烏大肯照應你，你也不至於被餓死。”

“呵呵呵呵。”

傻兒子得到仡軻老頭的同意，就傻笑起來。

仡軻老頭氣不打一處來，又扇了他兒子一巴掌，怒道：“趕緊收拾東西，上山。”

傻兒子呵呵笑了兩聲，說道：“好好，我這就去。”

說著翻起身來跑回屋內，取出一個斜挎包掛在脖子上，笑呵呵的站在仡軻老頭身邊，仡軻老頭將門窗關好，兩人乘着黎明向老熊嶺上的山神廟而去。

山神廟中江漢珍對山下老頭要帶着怒晴雞上山之事也沒抱多大希望，暗想，全憑烏大一己之言也不會有人相信，他也不是想做什麼愚弄百姓的江湖騙子，只是個修道之人，也不想搞什麼是是非非。

烏大說是幾天之後，想着怎麼也得三五天吧，但到了上午時分，正在廟后練法的江漢珍就見烏大來找他，說山下的仡軻老頭上山了，將怒晴雞帶來了，還帶了他那個傻兒子。

江漢珍思索着怒晴世界，養怒晴雞的老頭是有這麼一個傻兒子，但原來世界中主要介紹的是盜墓團伙，至於烏大，仡軻老頭，都是走了個過場，就是藍姑也就在死後嚇了一回人，都是一些龍套角色。

但在這真實世界之中，可都是活生生的人，江漢珍又不是來摸金倒斗的，又降臨在山神廟附近，怎能不跟山中之人產生交集。

聽說老頭帶着怒晴雞來了，江漢珍一陣差異，也沒想到他來的這麼快，也就收了功，說道：“走吧，咋們去見見。”

烏大應了一聲，跟着江漢珍朝着山神廟走去，山神廟中一位老丈坐在院中的桌子旁邊，神色有些精彩，不時的看一眼站着旁邊準備茶水的耗子二姑，越看越是驚詫。

耗子二姑他也不是沒見過，每次來都是包着頭，一副佝僂着腰身的樣子，做事躲躲閃閃，生怕被人看見。

但此時的耗子二姑雖然面目還是有些醜陋，但也比之以往，沒那麼看不過眼了，不但面目飽滿，光澤紅潤，還显示出一股大氣之感，做事利索，堂堂正正，簡直讓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猶自不確信的又問了一遍，說道：“你真是耗···藍二姑？”

耗子二姑說道：“我還能冒充不行？你是奇怪我的面相吧。”

仡軻老頭點點頭，對此變化還真的好奇，簡直堪稱奇迹。

耗子二姑笑了一下，說道：“其實我也感覺很神奇，祖師說過，相由心生，尤其是我們這些拜入門的弟子，更是立竿見影，只要維持本心，一心修道，自會出現相貌與道相合。”

仡軻老頭看了一眼耗子二姑，問道：“這些都是你發現的？”

耗子二姑搖搖頭，說道：“不是我發現的，而是祖師所說，我因相貌不敢生在陽光下，就將此事記住了，一番驗真，果然如此。”

仡軻老頭陷入了沉思之中，越想越是覺得自己修行的有些殘缺，而他那傻兒子卻不消停，圍着耗子二姑轉個不停，吵着要好吃的。

仡軻老頭看着煩躁，咳嗽了兩聲，嚇得他那傻兒子趕緊躲到一邊，不敢吭聲。

耗子二姑忽然看見江漢珍和烏大正從外面回來，說道：“祖師來了。”

說著站立一旁，等待江漢珍到來，仡軻老頭轉頭一看，只見一個穿着道裝打扮的年輕人正從外面走來，神色清秀，氣勢不凡，犹如謫仙下凡，自己與之相比之下相形見愧，早就忘了要談判一些事情，下意識的站起身來，等着江漢珍走近，趕緊行禮。

“這位就是雷道祖師吧，仡軻阿旦有禮了。”

江漢珍笑着說道：“仡軻先生不必客氣，雷道祖師談不上，這都是受烏大夫婦兩的抬舉，當不得真。”

接着掃了一眼放在他身邊的一個籠子，隱約有一股陽氣盤旋其中，生機勃勃，心中一動，也明白這就是怒晴雞了，對着仡軻老頭說道：“在下江漢珍，見過仡軻老先生，本來想着抽空去拜訪先生呢，沒想到先生您已經來了，讓我實在汗顏，老先生快請坐。”

“不客氣，不客氣。”

仡軻老頭連忙擺手，本來就被所見所聞驚的不輕，江漢珍的這種客氣讓他有些不知所措。

下意識的坐下，江漢珍才坐到對面，對着耗子二姑說道：“藍姑，麻煩去準備些午飯，仡軻先生一路也累的不輕，待會就在這吃飯吧。”

耗子二姑說：“好的祖師，弟子這就去做。”

說完還江老頭的傻兒子也帶了下去，也是怕老頭的傻兒子打擾到幾人說話，江漢珍看着暗暗頷首，對耗子二姑的修行也有些認同，修行之後，靈魂就會變得強大，思維也會敏捷，對一些人情世故之事也是一看就懂，這些眼力還是有的。

又看了一下站在自己身後好像保鏢一樣的烏大，說道：“你也坐下，別站着了。”

烏大說道：“弟子哪敢跟祖師同坐。”

江漢珍怒視一眼，說道：“別這麼做作，讓你坐你就坐。”

烏大嚇得趕緊搬過凳子如小學生一般的坐在旁邊。

江漢珍看的搖了搖頭，有些無奈，這烏大就是太客氣了，一直如此，還歪理多的很。

仡軻老頭看的眉毛直跳，隱約的感覺今日之事有些不妙，也對江漢珍有些好奇，暗暗的觀察起來。

江漢珍也不啰嗦，說道：“我聽聞仡軻先生養了一隻奇物，就想見見，本來是打算過幾年之後再下山拜訪先生的，只是烏大上了心，先一步找到了先生。”

仡軻老頭說道：“哪裡哪裡，烏大去找我說這事，我還以為他是被人給騙了呢，但一想，烏大身無長物，又是個看屍之人，此次見他簡直是變了一個人，讓我感覺萬分神奇，也就厚着臉皮來見見我雷道祖師真容。”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果然是聞名不如見面，祖師仙容很是不凡，想來這次沒來錯地方。”

烏大聽到仡軻老頭說自己，聽得嘴角直抽，什麼身無長物，還是看屍之人，聽着就來氣，只是看着江漢珍再旁邊，不好發作罷了。

江漢珍淡然一笑，說道：“謬讚了，祖師談不上，我也只是雷道之中的末學之輩。”

看着仡軻老頭心頭憂慮的樣子，知道這老頭還有別的事，但江漢珍不問，老頭也憋着不說，怒晴雞已經帶來了，飛不了，就是飛了江漢珍也不在意，兩人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的聊着，氣氛顯得有些詭異。

烏大左右的偷看着二人，也不說話，裝作不知的喝着山茶。

仡軻老頭心中焦急，但也不好開口，自持有怒晴雞做籌碼，想來話語權比較大，就等着江漢珍開口呢，但江漢珍一點動靜都沒有，好似根本不在意一般。

而烏大卻是對剛才仡軻老頭的話放在心上，現在還在生氣，也樂得看仡軻老頭笑話。

# 第十六章 知神雞不凡腰板直

仡軻阿旦抱着自己有神雞的心態，想着江漢珍肯定會開口相求的，等到那時候，再說出自己修行之法的錯處，讓他為自己完善一下修行之法，或者傳授一門直指大道的修行之法也行。

別看仡軻老頭已經六十多歲，但人老心不老，對修鍊之事還是很執着的，想着修為能不能再此提升一下。

但現實總不會按着他所設想的劇本發展，自以為已經是老江湖的他這次卻失算了，一直到吃過午飯，江漢珍都沒有提過一次神雞，甚至連看都沒看過一眼他裝神雞的籠子。

讓仡軻老頭有些不知所措，計上心頭想着先餵雞，他看見了總要說一句吧，就從懷中摸出一隻靈芝，悄悄看着江漢珍的動作。

但江漢珍早就將它的心神動態看的一清二楚，此神雞雖然出彩，很是不凡，但也沒被他看在眼裡，瓶山之事已經有了腹稿，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作為真正的老江湖怎麼可能被他人所拿捏，寧願放棄此神雞，也不想被人所拿捏住，從而為他人做事，被人牽着鼻子走，除非是自己興趣來了，純屬興緻。

江漢珍起身對着烏大說道：“你招待一下仡軻老先生，我先去練習法術了。”

說完對着仡軻老頭笑着說道：“失陪了。”

說著就向門外走去，仡軻老頭一下傻了眼，‘這不對啊，按照正常情況不是這樣啊，怎麼說走就走，連神雞看都不看一眼，難道此雞根本沒在他眼裡？’

心中焦急萬分，瞪了一眼還在裝傻充愣喝茶的烏大，暗罵道，‘你倒是說一句啊，這一陣子茶水都被你喝了好幾壺，飲驢的嗎？’

烏大看着仡軻老頭焦急的樣子心中暗暗高興，‘看你還怎麼裝深沉’，至於江漢珍的決定他可不會插手，哪怕將仡軻老頭得罪了也是無妨。

最後仡軻老頭無奈的嘆息一聲，說道：“祖師請留步。”

江漢珍聽到這一句差點站立不穩，這句請留步可是一句很有名的咒語，簡直是叫誰誰死，讓人談之色變，讓他聽得眉頭直跳。

本來就留意着他，若是他說出來意，還可能看情形而決定，只要出了這個門，這神雞就是可有可無了，沒想到仡軻老頭開口是開口了，但也沒想到來這麼一句。

壓下心頭的奔騰，轉身說道：“老先生還有什麼事嗎？”

仡軻老頭嘆息一聲，心中承認還是此人高一籌，也不再遮掩，說道：“弟子今日來此，有兩件事，一是祖師好奇此神雞，就帶來讓祖師掌掌眼，第二件事就是弟子的事情了。”

江漢珍說道：“那就說你的事吧。”

“好的，祖師您請坐，容我慢慢說。”

仡軻老頭將江漢珍請回座位，這才說道：“弟子從小拜入道門，名為金宅雷壇，但因為資質一般，不受師門待見，只傳授了一門‘水法’和幾手異術，就打發下山了。”

江漢珍聽着，也是暗暗點頭，覺得也是沒錯，心道，‘若是你修成了道門高人，湘西盜匪也不至於將你不放在眼裡，更何況此地最大的黑道頭子卸嶺魁首了，若不是如此，也不會被人逼着打賭，將怒晴雞誆騙而去也不敢吭聲，最後人家報出個土匪名號就嚇得癱軟在地了。’

但這些江漢珍也只是在心中想想，仡軻老頭接着說道：“就是因為我所修的法術殘缺不全，不成體系，消耗本源，才犯了‘無弊三缺’等事，不但弄得我家破人亡，還差點成了孤家寡人，後來準備去師門尋求解決辦法，但那時正逢天下大亂，師門之人四散逃離，也無處可尋，弟子才回到寨子中準備安度餘生。”

言語只見懊悔不已，江漢珍默默思索着，說道：“那你的意思是想解決這事了？”

仡軻老頭說道：“弟子聽烏大說祖師乃是神仙降世，就盼着能見到祖師，求祖師救救我。”

“呵呵呵。”

江漢珍笑了一聲，對這些奉承話只是聽聽而已，不能當真，但也知道他要說的意思，就問道：“那你要讓我怎麼救你？”

仡軻老頭說道：“弟子想請祖師傳一門不傷自身本源，還可以提升修為的法門，弟子感激不盡，弟子願意將此神雞送於祖師，當做謝禮。”

江漢珍聽得直搖頭，‘道不可輕傳’也不是說著玩的，而是法術修行之際盡顯天地大道，需要心性過關才能駕馭自如，若是心性雜亂無章，傳給他也是害人害己，若是一不小心，心性就會失控，墜入邪道，就是災難了，到那時候普通人肯定拿他沒辦法。

這仡軻老頭言語只中盡顯市儈，而且還耍一些小心機，讓江漢珍聽得連連搖頭，但也沒怎麼在意。

就指着筐子說道：“你可知這雞有什麼不凡之處嗎？”

仡軻老頭說道：“此雞是弟子在百鳥朝鳳之氣勃發之際，根據《易妖》之理，用靈芝香草做窩，本以為是一種傳說，但還真是神奇，兩年前金風寨中所有的雞蛋都沒有孵出雞仔，唯有這隻破殼而出，生的神俊不凡。”

江漢珍點點頭，知道這就是怒晴雞的來歷了，就根據記憶中的事情說道：“你這雞的神奇在於它是鳳種，而非凡雞。”

“什麼？”

仡軻老頭大驚失色，嘩的一下站來起來，鳳凰可是神鳥，這一句可將它驚的不輕。

江漢珍也不想過多賣弄，回想着怒晴世界之中鷓鴣哨的話，如實說道：“湘西自古就有鳳凰玄鳥圖騰，地名也和古代戰國時期鳳凰傳說有關，就如你所在的縣，名為怒晴縣，怒晴乃鳳鳴之象，眼皮不似普通的雞生在下邊，而它肯定生在上邊，此為鳳種，普天之下只有怒晴縣才會出現的怒晴雞。”

仡軻老頭越聽心中越是驚嘆連連，想起此雞出生以來，寨中雞卵無數，只有他家的這種孵出這隻雞，其餘皆是空殼，也明白一些原有，向來珍貴愛惜，更是喂以靈芝草藥，而這大公雞也沒辜負他的喜愛。

山中毒蟲蛇蟻最多，向來是山民大患，此雞在吊腳樓下日日巡視，喜歡吃些毒蟲等物，每天準時金雞啼鳴，不差絲毫，比時鐘還要準確，神俊異常。

迫不及待的打開籠子，將神雞抱了出來，仔細觀看，才發現正是眼皮在上長。

江漢珍也看着怒晴雞，連連感嘆。

只見這隻大公雞彩羽高冠，威風八面的站在地上，神態羈傲不遜，氣宇軒昂，不怒自威，一股精神透出雞冠，直衝天日，那雞冠又大又紅，雞頭一動，鮮紅的肉冠就跟着亂顫，如一團燃燒的驕陽。

大公雞羽毛五彩，雞喙和爪子鋒利尖銳，在陽光之下都泛着五彩之光，體型比一般的雞要大上許多。

江漢珍看着此雞目光閃爍不停，漏出一絲古怪之色。

從神將陳驛的那下雜篇法術之中好似見過這種雞，而且還有培育方法，此法傳自上古妖庭之時的昂日星君，只不過後來妖庭覆滅，此法也跟着失傳了，據神將陳驛記錄中的介紹，此法還是他從一處上古傳承之中得來的。

此法屬於雞族培育後輩子弟之法，可以增加靈性，優化血脈，發生一些進化，從而踏入修鍊之途，此法對於神將陳驛沒什麼用處，在雷部也用不到，至於此時天界的昂日星君，聽說跟西方教牽扯不清，所以也就作為收藏給藏了起來。

直到此時，江漢珍看見此怒晴雞才翻出這種培育方法，記載之中，雞可出現五彩，神似鳳凰，但非鳳凰，稱為五彩神雞，與怒晴雞有些區別，怒晴雞屬於鳳凰，但五彩神雞就是大公雞，有着本質區別，孰高孰低一時難以說清，但在此地的作用都差不多，吃毒蟲的。

仡軻老頭此時才知道自己的雞屬於鳳凰中的怒晴雞，又聯想到怒晴縣中鳳凰的傳說，心中一動，也覺得此神雞很是不凡，頓時又覺得自己腰板可以挺直了。

底氣一足，說話聲音也就大了，說道：“多謝這位祖師指點，老漢我才知自己身在寶山而不自知，再此多謝了。”

神色趾高氣揚，底氣十足，一副很厲害的樣子，氣宇軒昂如他那隻大公雞。

江漢珍呵呵一笑也不吭聲，看樣子此人是反悔了，不知價值，拿着這隻神雞可以換取道法，現在知道此雞是怒晴雞之後，會做出什麼事來，讓他饒有興趣的看着。

烏大也看出了仡軻老頭趾高氣揚的樣子，知道這人又要反悔，站起身來，冷聲說道：“老頭你什麼意思，難道你說的用此雞做謝禮，求我家祖師傳你道法，可是要反悔？”

“呵呵。”

仡軻老頭一陣冷笑，說道：“老頭子我在大清國還在的那會，學了這手吃飯的本事也就花了兩個銀元，我這雞可是鳳種的怒晴雞，我想換個成就天師的法門也是綽綽有餘吧，若是這位先生你有長生這法，我倒是可以跟你換，若是沒有，那就抱歉了。”

烏大頓時怒了，不知從哪摸出一把匕首指着仡軻老頭說道：“你這出爾反爾的傢伙，看我今天不宰了你。”

老頭被嚇趕緊往後躲，此時他已經年老，肯定打不過烏大的，烏大去勢兇猛，就要撲過去，江漢珍起身一把將他拉住，說道：“不用跟他置氣，坐着就行。”

烏大急切的說道：“可是祖師，這老頭欺人太勝，還出爾反爾，你告訴他這神雞的來歷，他盡然就開始坐地起價。”

江漢珍搖頭說道：“無妨，你先坐着，待會再與你分說。”

仡軻老頭也是心有餘悸的擦着汗，剛才烏大的那一下可將它嚇得不輕，此時江漢珍已經將烏大拉了回去，而且烏大坐着不動，看此情形，他酌定有江漢珍在烏大不敢動手。

鬆了一口氣的同時，冷笑一聲，說道：“沒想到我還進了土匪窩了，軟的不行來了硬的，想強搶不成？”

# 第十七章 兩相散解說道法緣

江漢珍此時已經不想多說話了，千算萬算，沒猜出這老頭的人品，失意裝可憐，得意就忘形，不知道他所養的雞是怒晴雞的時候，就放低姿態，低眉順眼。

知道了這就是鳳種怒晴雞，一下變得趾高氣揚，自覺有神物在手，高人一等了。

江漢珍搖搖頭，說道：“老先生誤會了，既然此物是鳳種，肯定珍貴無比，今日之事是我們不對，讓老先生白跑一趟了，這樣吧，待會讓烏大傳授你雷道的普傳之法，’十字天經‘，就算我們對你的補償了。”

烏大自是不願，眼看着怒晴雞就要到手，可就這麼飛了，就要職責仡軻老頭，但被江漢珍一眼望過，話到嘴邊又憋了回去，心中暗罵，‘好你個仡軻老頭，明明有事所求，想用你的雞做謝禮，被祖師辨認出此雞是鳳種怒晴雞，又出爾反爾，不答應了，看着道貌岸然，沒想到心中這麼齷齪，若不是在此地，定將你打的滿地找牙’。

仡軻老頭噗嗤一笑，說道：“你那個所謂的十字天經老頭子我也聽烏大介紹過，內容也太簡單了，雖然老頭子我懂得法術不多，但隨便拿出一手法術，就比你那十字天經強上不少，我看你也就騙騙烏大和耗子二姑這種沒見過什麼世面的人，別說騙整個怒晴縣的人，就是來我們金風寨，你一個人也騙不了。”

江漢珍靜靜的聽着，對這些話根本不在意，心性如此，他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只要不擋着自己的道，喜歡跳就跳去吧。

但烏大卻忍不了，既然不讓動手，那罵兩句也是可以的，指着仡軻老頭說道：“你少在這放屁，祖師好心傳你入門修行之法，你還這老不修的還在這大放厥詞，不需要就滾出這裏，這裏不歡迎你。”

“嘿嘿。”

仡軻老頭陰笑一聲，沒有理會烏大，而是看向江漢珍，拍了拍怒晴雞，說道：“你可想清楚了，想要怒晴雞就拿出你所修行的核心‘法本’來，等我驗證一番，再決定與你交換不交換。”

看着江漢珍一副不為所動的樣子，說道：“你可想清楚了，機會就這麼一次，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想要換就儘快，我有了此鳳種還怕換取不到一兩門道法嗎？”

烏大冷眼看着仡軻老頭，說道：“讓你滾了，你還在這廢話，道不可輕傳，你這人就是連最基本的道法都不配修鍊，修了幾十年混成這樣也是活該。”

仡軻老頭神色漸漸的變得陰森，罵人不揭短，這事可是他最不願承認的，沒想到被烏大給提了出來，怒視了一眼烏大，對着江漢珍冷聲問道：“你也是這個意思？”

江漢珍覺得沒什麼趣味，早就不想聽下去了，還不如去修鍊法術，看也沒看仡軻老頭，說道：“烏大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既然怒晴雞是鳳種的寶貝，老先生就好好留着吧，我們也不稀罕，現在就不留老先生了，您請自便。”

“好好好。”

仡軻老頭氣的指着江漢珍和烏大連連說好，面色不善的看了一陣，說道：“那老頭子我就不多打擾了，你為我掌眼辨認了怒晴雞，老頭子在這感激你，但你也見了這等神奇的鳳種，算開了眼界，咋們兩清了，老頭子這就告辭。”

說著小心翼翼的將怒晴雞關進籠子里，叫了一聲他的傻兒子，他那傻兒子正在院子里玩的開心，被老頭一叫，興高采烈的跑了過去。

呵呵笑着說道：“爹，你叫我？”

老頭此時正在氣頭上，見不得別人高興，一巴掌就扇了過去，打的他那傻兒子在原地轉了一圈，然後神色一愣，不知為什麼挨打，但疼痛還是感覺得到，嗷的一聲就哭了出來。

老頭上去又是兩巴掌，一下將聲給止住了，將籠子背在身上，對着他兒子呵斥着。

“咋們走。”

臨走之時還不忘怒視烏大一眼，但烏大卻不甘示弱的頂了回去，仡軻老頭冷哼一聲，就背着怒晴雞，帶着他兒子出了門，頭也不回的向山下而去。

兩人走後，烏大再也忍不住來了，說道：“祖師，那可是鳳種，您告訴他真相干嘛，等將它的怒晴雞換過來，他就是知道了，量他也不敢鬧事。”

江漢珍搖搖頭，說道：“你不懂，我們修道之人修心為上，道法次之，尤其是我們修雷法的，更是要緊守本心，不可有絲毫大意，即使在怎麼珍貴的東西，不屬於我們的，也絲毫不取，也不能心有貪慾，而欺瞞別人，一切都要對的起本心，才是一個道人應該做的。”

烏大低頭說道：“弟子明白了。”

但神色之中好似還對此事有些過意不去，江漢珍搖搖頭，也不着急，等着他以後想通就行了，笑着說道：“其實你也不必在意此物，我本來就沒打算與他交換什麼。”

烏大有些疑惑的問道：“那祖師的意思是？”

江漢珍想着這老頭的選擇，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惋惜的，說道：“我本來是想近距離觀察一下怒晴雞，看看有什麼特別之處，再就是接觸一下仡軻阿旦，若是他心性能入得我眼，就給他指點一番，讓他明白怎麼完善修行之法，可沒有如他所說，要換取什麼。”

烏大聽得連連點頭，江漢珍接着說道：“道不可輕傳，就是找不到合適的修鍊之人，我也不會傳出去的，只會將傳承放入虛空之中，若是有人適合修鍊，自會得到傳承，非人力所能左右。”

“這麼神奇。”

烏大兩眼放光的問道，此事可是聞所未聞，聽起來神奇無比。

烏大是自家弟子，江漢珍就悉心解釋着說道：“其實歷代神仙道人，許多都在這麼做，不是他們不想傳出去，而是每一門道法都要有他相應的心性才能修鍊，否則有益無害，或者修鍊無數年也修鍊不出來的名堂，若是大門派，經過無數仙真的完善，都有一套入門進階之法，但那些逍遙仙人，可就沒培育弟子的進階之法了，一般都在飛升之際，若是找不到心性符合的弟子，都會將自身傳承根據推算，埋於名山大川，或者流傳於市井街頭，有的甚至隨便找個地方一扔就不管了，不是失傳，而是沒人發現而已。”

烏大聽得嘖嘖稱奇，連連發出感嘆，忽然想到，這傳承之物萬一被損壞了呢，豈不是很可惜，就問道：“如果埋入地下，發生地脈遷移，或者自然災害，不是就將這些傳承毀了？”

“哈哈。”

江漢珍搖頭笑笑，說道：“這你就放心了，每一門傳承都是天地之間的一份大道，都是經過天地認可的，自有天地護佑，即使歷經萬年，也不會有損絲毫，除非是已經不適合存在於天地之間的道法，這些毀了也就毀了，天地養育眾生，眾生凝聚大道完善天道，相輔相成，若是有人誠心求道，數年不間斷，又功德具備，心性具足，這些自會機緣巧合下出現。”

“那我們只要修鍊心性，道法自會出現，這也太簡單了吧，難道不需要去名山大川尋道嗎？。”

烏大有些不敢相信的問道，求道求道，傳聞中都是離家出走，拋妻棄子的出去修鍊，很少有聽過天上掉下來的，讓他感覺有些難以置信。

江漢珍說道：“我修鍊之時，蹉跎數十年，到老回家之時才遇一道人傳授那普及法門‘十字天經’，再無任何法術傳承，憑着此經修鍊十幾年，不敢有絲毫間斷，平時修身養性，培育心神，感悟道德，到後來才靈感具足，得遇祖師傳法，也入了那大道之門。”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至於其他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許有大氣運之人出門就能撿到傳承也不一定。”

烏大聽得江漢珍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與他相比，自己可要幸運的多，三十幾歲就遇到了法緣，得以傳授道法，而江漢珍蹉跎幾十年之後，才得到的是一門普傳的十字天經，孰高孰低一眼就看的明白。

也對自己見了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態有些羞愧，不該貪婪的渴求直指長生的法門，應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修鍊下去。

低頭說道：“祖師慈悲，弟子不及也，弟子今後一定安心修鍊祖師所傳之法，踏踏實實的在大道之路上前行。”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你明白就好，我們修道之人唯道獨尊，道心永固，道緣自來。”

烏大說道：“弟子明白了。”

江漢珍看到烏大的確聽進去了，也就放心下來，自從他見了仡軻老頭那種德性，就開始自查，也開始想一些相應的辦法提升心性。

仡軻老頭已經被世俗的市儈遮住的眼睛，看不清實際情況，但自己可不能如他那樣，烏大還是對那些事情很自已，江漢珍就提醒了幾句，以免被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迷惑了心神，而遮住心靈，從而落入下成。

看來烏大還算不錯，沒跟着仡軻老頭進入是非之中，讓他深感欣慰。

烏大明白是明白了，但對那隻鳳種的雞還是有些放不下，說道：“祖師，那隻怒晴雞我們怎麼辦？弟子也看的出來，您也就對那隻怒晴雞比較上心，肯定對您有大用，既然那老頭反悔了，那我們怎麼辦。”

“無妨，我自有辦法，這就是我接下來要你去做的事，沒了怒晴雞，還有五彩雞。”

江漢珍很淡然的說道，烏大一愣，五彩雞？他可沒聽過，暗想是不是哪地方也出現了這種異種，打定主意，這次的五彩雞怎麼的也會弄來。

# 第十八章 有奇術籌備育神雞

不理會烏大是如何作想，江漢珍自顧的心神沉靜在神將陳驛所給的那塊雷符之中，此雷符本用作傳訊，但陳驛見江漢珍對圓光法術感興趣，就將圓光術錄入其中，還把自己所收藏的一些法術雜篇，奇聞趣事，民間方術都存入其中，雖然都是一些不成體系的東西，但也難得的珍貴。

其中上古妖庭之時的昂日星君所留下的培養後輩子弟的方法，也恰好在其中，江漢珍要解決瓶山龍脈的問題，而瓶山之中的毒物就是繞不過去的一個坎，而在原著之中，怒晴雞就是關鍵。

但這老頭的人品心性實在讓他看不過眼，知道怒晴雞是鳳種，就動了歪心思，還想看自己的‘法本’，所謂法本，就是一個修行之人的根本道法，直指本源，一般都不出於金丹大道，是一個門派的核心之法，非嫡傳弟子不得傳授。

江漢珍的核心之法就是雷祖所傳的‘雷霆丹法’，要傳授也得雷祖肯首，然後祭祀天地，考察德性，培養功德，才能承受住這金丹大道，就是他也不敢妄傳匪人。

正所謂‘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拿了不該拿的東西，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最後一拍兩散，讓江漢珍對怒晴雞也沒了興趣，只有找其他辦法解決毒蟲問題了，好在雷符之中存有這方面的方術，讓他大喜過望。

上古昂日星君不但是上古妖庭中三百六十五位星君中的一位，而且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員，還是雞族的首領，職責是司辰啼曉，本身就有大功德在身，只是後來妖庭覆滅，這位星君才不知所蹤。

神將陳驛猜測，此傳承是妖庭覆滅之後所留，這位昂日星君很可能還活着，若不是躲藏起來，就是已經遁入混沌之中。

而此法就是這位所創，妖物本就成道不易，天生具備靈性的更是萬中無一，自上古妖帝隕落，就連帝流漿也出現了問題，深感後輩得道不易，才創出此法。

此法自成體系，就是用祭壇刻畫陣法，然後用靈藥激發血脈，再加上一套行之有效的鍛煉方法，很快就能進入修鍊之門，而且無後遺症，不像妖族通過點化形成的小妖，如催生一般的總是不怎麼完善，隨便修鍊都能遇到上限，修為很難提升，而此法卻是培養根本，還能增加潛力。

江漢珍琢磨了一會，總覺得這套太複雜了，而且耗費太大，準備起來以目前的情況也不現實，就將一些輔助之法都祛除了出去，只留下一些簡單的東西，打算以後有條件了再用。

最後刪刪減減，成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而且材料也很好找，這才滿意的點點頭，將之定了下來。

對着正在胡亂思索的烏大說道：“有些事要讓你去辦。”

烏大眼睛一亮說道：“祖師可是要我去尋那五彩神雞？您放心這次弟子怎麼的都會把他弄來。”

江漢珍點了點有，接着又搖了搖頭，讓烏大看的是不明所以，這才說道。

“是，也不是。”

烏大是越聽越糊塗，說道：“祖師您就別玩我了，我腦子笨，您能不能說明白點。”

江漢珍笑着說道：“這次的五彩神雞不時去別處尋，而是我們自己培育，雖然培育出來沒有怒晴雞厲害，但經過我們精心培養，三五年之內肯定超過怒晴雞。”

“真的。”

烏大有些欣喜的開口道，接着問道：“難道祖師有培育這種五彩神雞的方法？”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是有這麼一個方法，所以才讓你準備些東西，我們自己培育。”

烏大內心大震，怒晴雞本是天生的靈物，可遇而不可求，要人工培育，可是想都不敢想，感嘆的說道：“還是祖師神通廣大，盡然可以將神物培養出來，弟子實在佩服。”

接着說道：“需要弟子準備什麼東西，您儘管開口，我這就去為您準備。”

江漢珍組織了一下語言，將自己歸納的那套培育五彩雞的方法確認無誤，才將所需之物說了出來。

“這幾日你就抽空下山一趟，購買精氣神十足的雞仔白只，不論是公雞或者母雞，再購買黑魚七條，鯉魚七條，順便再撿些魚卵，硃砂硫磺，各一斤。”

說完，江漢珍又確認了一下，這些都不是昂貴之物，其餘的山草，靈芝等物可以讓烏大上山採摘，至於準備什麼，也不需要多麻煩，就補充了一句。

“對了，再建一座雞舍，然後挖個池塘，就這些了。”

烏大還在側耳聆聽，默默記着，但等了一會也不見江漢珍繼續說，差異的望着江漢珍，說道：“沒了？”

“對，就這些，沒別的了。”

烏大猶自不信，問道：“就這麼簡單？”

江漢珍確信的說道：“就這麼簡單。”

看烏大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就解釋着說道：“大道至簡，說破了一文不值，不明白的人看的神乎其神，此法雖然簡單，但也是傳自上古，雞一般是三個月產卵，此方法不會立竿見影，犹如養蠱一樣，需要一代一代的優化，若是方法得當，三年就可大用。”

烏大這才明白過來，看似簡單，但其中所費心血可不少，就如蠱毒一般。

蠱蟲的培育一般也就在湘西這種蛇蟲鼠蟻多的地方流傳，而這裏經常就有蠱術傷人的傳說，這段時間也問過江漢珍這方面的東西，耳目渲染之下也明白了個大概。

簡單的說，蠱蟲就是培育細菌，微生物，或者介乎虛實之間的靈物，一般需要蟲子做蠱床，通過蠱術培育出的蟲子，生命力強悍，一般也不會死，經過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優化，蟲子就會變得強大無比，這些蟲子也可稱為蠱，但實際上還是基因強化后的蟲子。

真正培育的其實是植入蠱蟲體內的細菌，蠱師門通過自己的一套特殊辦法明白其習性，從而加以利用，如氣味，聲音，震動等，甚至符咒等方法，此物肉眼難見，讓人防不勝防，才能傷人與無形，也能救人於無形，因為看不見，所以才讓人談蠱色變。

明白其中的原理，烏大心中也就亮堂了，就想現在就將東西準備來，實驗一番，說道：“我這就下山去準備東西，趕明天就能回來。”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待會傳你一套尋寶咒，你找根木棍之後，將之供奉在法壇之上，用尋寶咒加持，待加持七日之後，做成尋寶杖，就上山尋幾樣珍貴的靈藥，下山換些財物，也方便咋們生活所用。”

“是，祖師”。

烏大這才發現自己的確一文錢都沒有，這些貨物雖說花不了幾個錢，但要用他所採集的山貨換取，起碼得跑還幾趟才能全部弄來，有了尋寶杖就完全不擔心這些了。

傍晚江漢珍將烏大與耗子二姑叫到一起，商量了一下接下來的事情，說是商量，其實是江漢珍一人安排，兩人對江漢珍有一種盲目的信任，基本說什麼就做什麼。

最後達成一致，尋寶杖交由耗子二姑煉製，隨即江漢珍就用心傳之法將尋寶咒傳與耗子二姑，由耗子二姑在附近尋找靈藥。

而烏大負責建造雞舍，改造魚塘，順便將房屋也修葺一番。

等到耗子二姑將尋寶杖祭煉完畢，而且一天之內就尋到幾支大靈芝，烏大也將雞舍魚塘都弄好了，順便將整個山神廟也修葺了一番，整個一個大變樣，改變了以前的荒山凶廟的環境，此時才像個修行之所。

在耗子二姑將尋寶杖祭煉成功之後，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耗子二姑拿着尋寶杖，不敢耽擱，祭煉成的第二日就進山尋找草藥，剛一出山就被山中騎着兔子的狸子精給盯上了。

狸子精這幾個月日子可不好過，山上沒什麼人來，缺少了血食，早就急的亂跳。

也是江漢珍看着山上一個人都沒來過，它想傷人也沒地方傷去，也就懶得與它計較，狸子精還以為江漢珍躲在山神廟不出來是怕了它，經常在周圍徘徊，等待機會收拾一兩個。

但還是懼怕雷法，被江漢珍無意傷了的一條腿到現在還不見好轉，還是焦黑一片，再加上江漢珍一掌打死了它最喜歡的一個後輩，這就讓他更加仇恨山神廟的人。

經常出來的就是烏大一人，但此人不但一身雷氣，而且自身行動矯健，讓他靠近都難。

當然，江漢珍早就猜到此妖還不死心，但也懶得理會，就為烏大趕製了一道雷符，封入其身內，所以妖邪見了才不敢進身，躲得遠遠的。

今日看見從山神廟中出來的不是烏大，而是耗子二姑，仔細看了一下，除了手中的一根木杖有些靈氣，全身上下皆是無出奇之色，頓時大喜。

就化作一個白老太太，騎上兔子變成的白毛驢跑到了耗子二姑前面的必經之地，將白驢藏在草叢中，塞住嘴巴，而它就斜躺在路中間，袖子中飛出幾塊石頭，落入四周，然後裝作很痛苦的樣子在地上呻吟着。

耗子二姑真在用尋寶杖尋找着叢林中的靈藥，忽然聽到前面傳出一整呻吟之聲，聽着就很痛苦。

她本就是心善之人，心想，“莫不是有人受傷？在這荒郊野嶺的受傷可是很危險，若是能救的話，就先帶回山神廟。”

想着就循着聲音而去，就在前面不遠的一個路中間，躺着一個人，耗子二姑不敢耽擱，趕緊跑了過去，就見一個番瓜頭的白老太太躺在路中間痛苦的呻吟着，而且一隻腳還裹着白布，好像是受了傷。

# 第十九章 狸子逃撿只大兔子

耗子二姑趕緊將白老太太扶着坐起來，說道：“這位婆婆，您怎麼在這裏呢，您的家人呢？”

“不是被你們給打死了嗎？”

一陣陰測測的聲音傳出，讓周圍的空氣都冷了下來。

耗子二姑一愣，看着白老太太將頭轉過來，對着她陰笑的，很是詭異，但她並沒有被此人的笑容嚇住，暗想本來自己也是這麼嚇人的面孔，此人也跟自己差不多，對此人也產生了一陣憐憫，也沒漏出害怕的神情。

“死吧。”

一聲尖銳的聲音傳出，犹如摩擦破鑼一般，白老太太說完，就眼神中出現一道幽光，直衝耗子二姑眉心，卻是它最拿手的圓光攝魂術。

耗子二姑還不明所以，只感覺靈台之中出現一道金光，冒出頭頂，犹如車蓋一般，將她護在其中。

一道雷霆迎着幽光而去，白老太太嚇得是亡魂大冒，冷氣遍布全身，慘叫一聲使出它最拿手的替劫之法，頭向後一轉，另一條腿伸了過去。

‘咔嚓’一道雷霆爆炸，白老太太只覺得神魂中天雷炸耳，震的失去了知覺，所施展的圓光攝魂術被中途打斷，反噬了自身。

衝撞的神魂都有些消散，嘴裏發出吱吱的慘嚎之聲，並噴出一口血來。

耗子二姑還沒明白怎麼一回事，就見躺在地上的白老太太的另一隻腿也被雷霆炸的焦黑，趴在地上驚恐的打着滾，然後就雙手撐地，用極快的速度雙手行走着向遠處逃離而去，拖着它那兩條殘腿，伴隨着嗚嗚的叫聲，好像遇到了巨大危險一般。

到了此時，耗子二姑哪還不明白自己是遇上妖邪了，記得江漢珍說過。

‘凡入門弟子都會施加封身之法，將護身之術封入身體，遇到危難之時，也能加以護持，不讓弟子中途夭折。’

一般門派對這些都極為重視，還會傳授弟子藏魂術，將魂魄藏起來，法術符咒一般難以加害。

但江漢珍不會藏魂術，只會雷霆護身之法，就花費了幾天時間，製作出陰陽兩雷，陽雷打入烏大體內，陰雷打入了耗子二姑體內，當做封身的護身之法。

山神廟中江漢珍正在修鍊掌心雷，此時掌心雷的威力已經比以前強大數分，雙掌揮動之際，一股雷氣在手掌中引而不發，若是有靈眼的人觀看，就能看見一個西瓜大小的圓球在掌中來回盤旋，其內雷光閃爍，似乎就要爆炸一般。

江漢珍吃力的控制着雷氣凝聚成的圓球，不敢有絲毫大意，深怕一個不小心將自己給炸了，雷霆大可遮天蔽日，小可納入介子，可隨意應用，是掌心雷中盤雷法訣的精妙所在。

也多虧了他所修鍊的丹法強大，雷法既是丹法，丹法即使雷法，將一切都融為了一體，才能對雷霆應用自如，幾個月之內就將雷霆能聚在手中，雖然只是西瓜大小，不能隨意變化，但也掩飾不住他的內心的喜悅之情。

此法需要不斷磨練，將雷霆之力盤於手中，犹如盤玩，非一日之功，正在盤煉之際，忽然心神一陣，感覺到陰雷護體符的異動，暗道一聲。

‘不好，藍二姑出事了。’

心神有些不穩，手中的雷霆之力有些控制不住，電光閃爍着就要爆炸，江漢珍嚇得冷漢直流，感受到一陣危險，此時雷霆之力已經凝聚於外，敵我不分，一不小心就會炸了自己，不敢怠慢，趕緊運出掌心雷，一掌將雷球打像了一塊巨石。

雷球瞬息而至，遇到巨石發生劇烈的爆炸，江漢珍趕緊飛身後退，心中焦急，也不敢停留，伴隨着‘轟隆’一聲巨響，石塊被炸成粉碎，飛的滿天都是，江漢珍隨着雷聲，快速的奔襲而去。

正在幹活的烏大看着這種情形雙眼放光，但也沒什麼動作，這情形他在這幾天已經見過無數次了，每次都是一聲巨響，然後伴隨着濃煙滾滾，早就習以為常。

等到濃煙散盡，一下傻了眼，怎麼沒看見江漢珍的身影，難道被炸飛了？

不敢停留，趕緊過去尋找，還不時的翻着碎石，看看是不是被埋在了下面。

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江漢珍，也越發的心急，大喊了幾聲，沒人回應，聲音中漸漸帶着一絲哭腔。

但還是不死心，取了一把鐵鍬，在地上挖着被炸成的碎石，翻找着什麼，希望能從中翻出江漢珍來。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飛身奔如從林，雖然現在沒修鍊什麼飛行之術，但天人之體速度也是不慢，奔跑之際身形矯健，在林中穿梭着，如履平地，兩旁的樹木山石飛退而去。

一口氣跑到雷動之處，就見耗子二姑用一根隨身攜帶的攀山用的繩子，將一直死了一樣的大兔子捆綁着，掃了一眼四周，只看見地上一些焦黑，不見其他事物，也鬆了一口氣。

‘看來是沒什麼危險了，邪物已經跑了。’

江漢珍顯露身形，說道：“剛才發生什麼事了？”

耗子二姑抬頭一看，江漢珍正站在面前，還在看着周圍的環境。

神色一喜，說道：“祖師您來了，弟子剛才遇到了了一個白老太太，沒想到它是妖邪，被雷符所傷，現在跑了。”

說著就將剛才發生的一些事情說了一遍，江漢珍目光說說之際，殺氣肆意，知道這就是那隻狸子精，既然冥頑不靈，那就怨不得自己了，不除此妖也說不過去了。

就說道：“此妖就是以前佔據山神廟竊取香火的那隻狸子精，本來我也懶得理會，但既然還有害人之心，犯了我山神廟，那就不得不除此妖了。”

“多謝祖師為弟子着想，那老太太也沒傷到弟子，切不可為了弟子以身犯險。”

耗子二姑有些感動的說道，這老太太可是比較出名的一隻妖邪，傳說中傷人無數，覺得還是穩妥些好。

江漢珍說道：“無妨，只要被我遇上，它定難逃一死。”

耗子二姑也不說話了，只要江漢珍決定的事情，她跟烏大二人都是無條件支持，此時也就沒在多說。

忽然眼睛一亮，指着地上已經綁好的大兔子說道：“祖師，這隻兔子是弟子在路邊草叢中發現的，看着好像是死了，但身體還有溫度，就怕它只是暈過去，醒過來逃跑，就將它綁了起來，準備帶回去給祖師燉湯喝。”

被綁好扔在地上的兔子忽然聽到這種結局，嚇得一個哆嗦，雙腿輕輕的蹬了一下，但還是極力的控制着身形不讓自己動彈。

本來它是山中經常服食靈芝，靈草通了靈性的一隻兔子，被狸子精所捕捉，當成了坐騎，經常化作一隻白毛驢被白老太太騎着，白老太太為了控制它，就一直帶在身邊，時時用攝魂之法將它控制。

攝魂之法有個限制，就是不能距離太遠，距離太遠了就會失效，過上一會就回自己醒過來，狸子精剛被雷霆傷了腿，嚇得趴着逃跑之後，它就被耗子二姑發現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給綁了起來，等到它恢復行動，已經被五花大綁的扔在地上，聽到還要被剝皮吃肉，嚇得動也不敢動，繼續裝死。

江漢珍觀察入微，早就將它的情形看了個一清二楚，剛才那腿一抖，剛好被江漢珍給看見了。

兔子本就生性膽小，擅長偽裝，表面乖巧，其實反覆異常，就是害怕驚嚇。

這也是天性決定，若不是被耗子二姑說著要拿回去剝皮吃肉，嚇得動了一下，還真被它騙了過去。

江漢珍仔細一看，這兔子還真不是一般的大，跟個驢崽子一般大小，起碼有個五六十斤重。

就說道：“你有心了，這山中兔子常以藥材為生，肉質肯定鮮美，咱們也能吃上十天半個月，那我就在這將它敲死剝皮，再帶回去。”

“好的祖師。”

耗子二姑應了一聲，就在葯簍中翻找刀具，採藥都會帶一把刀，以來是防身，二來是有些藥材需要刀來割取。

大兔子作為一個積年精怪，哪能不知道這是要干什麼，這肯定是要將它剝皮剔骨，嚇得肝膽俱裂，睜開眼睛，使勁的再地上蹬了起來。

耗子二姑被嚇了一跳，驚呼道：“還活着，還活着。”

說著趕緊取出刀，就要將兔子殺了。

兔子漏出一絲可憐兮兮的神情，要多可憐就有多可憐，讓耗子二姑有些不忍，一時之間也難以下手。

猶豫着看了一下江漢珍，說道：“祖師，這怎麼辦。”

江漢珍搖頭笑笑，不在意的說道：“你自己決定吧，若是想吃肉，就殺了吧，若是想留着吧，就帶回去先養着。”

耗子二姑鬆了一口氣，這兔子雖然大了點，但還是看着挺可愛的，能不殺她也不想殺，讓她真有些難以下手。

江漢珍已經看得出她想留着了，說道：“那你先去採藥，這兔子我就先帶回去，等你回來再來處理。”

耗子二姑雖然有些擔憂，就怕帶回去江漢珍扔在一邊不管，可烏大會動手的，回去就成了一鍋肉湯，但還是點點頭，說道：“聽祖師安排。”

江漢珍不理會地上裝可憐的大兔子，一把將其從地上抄起，交代了耗子二姑一切小心，凝練一下護身之法，讓剛才消耗的能量補齊。

然後幾個閃身就竄出從林，向著山神廟奔去，不消片刻已經回到山神廟之中。

且不說耗子二姑正一副忐忑不安的樣子，拿着尋寶杖在山中尋找藥材，暗暗擔憂大兔子被帶回去剝皮吃肉。

而在山神廟后的煉法場地，卻傳來一陣接一陣的哭腔嚎叫之聲，聽着傷心，聞者流淚，好不凄慘。

# 第二十章 萬事備下山吹東風

江漢珍老遠的就聽得清楚，覺得奇怪。

‘這烏大好端端的哭個什麼，這又沒發生什麼讓他傷心的事。’

覺得納悶，就放慢速度走了過去，只見後面的練法術的場地之上，烏大正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嚎着，還拿着一支鐵鍬在四處翻找着，看樣子在找什麼東西。

江漢珍有些納悶的走過去問道：“我說烏大，你不干你的活跑着鬼哭狼嚎什麼，東翻一下，西找一下的找什麼呢。”

烏大猶自哭嚎兩聲，說道：“祖師被自己的雷法給炸的找不見的。”

忽然覺得不對抬頭一看，正是江漢珍完好無損的站在那裡，身後背着一隻碩大的兔子看着他。

眼睛一亮，將手上的鐵鍬一扔，說道：“祖師你沒死啊。”

江漢珍越聽臉上越黑，也明白了事情的緣由，就是自己感應到陰雷發動，知道是耗子二姑那出了狀況，當時正在修鍊雷法，心神不穩之下，手上的雷球有些控制不住，將之扔出去就奔向山林，沒來的及給烏大打聲招呼。

烏大久不見自己的聲影，就開始尋找，找不到還以為自己被雷給炸的消失了呢，就開始不停的翻找，越找越是焦急，就發生了剛才那一幕。

江漢珍有些哭笑不得，怒罵道：“說什麼呢，趕緊乾的活去，別在這晃蕩。”

烏大連忙點頭稱是，忽然發現江漢珍背後背着一隻大兔子，而且大的出奇，說道：“我明白了，祖師你是去抓兔子去了，這麼大一隻兔子，少說也有好幾十斤，夠我們吃他個十天半月了。“

說話之間還嘖嘖稱奇，頗為感嘆，這麼一隻大兔子他可是從沒見過，不停的稱讚道。

“祖師不愧是祖師，就是厲害，消失的這一會功夫，就抓住這麼大一隻兔子來，恐怕它要成精了吧，吃起來肉質肯定不錯。”

說著還不斷的比劃着，看樣子是準備往哪下刀呢。

大兔子被嚇得兩隻寶石般的紅眼睛不停的轉動着，嚇得瑟瑟發抖，也是怕的要死，想它剛逃出虎口，又入狼窩，也深感命運多坎坷，對生活也越發的絕望。

江漢珍看着兔子被嚇得就要翻白眼，才說道：“這兔子可不是我抓的，而是藍二姑撿來的，要殺也得等到她回來，你若是想吃兔子肉，就跟她商量去吧。“

烏大一愣，說道：“您剛才去了藍姑那裡一趟？不會是藍姑有危險吧。”

封身之符發動，江漢珍就能感應到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不然不會如此，有些擔憂的問了一句。

江漢珍說道：“沒事，就是遇到一隻狸子精，被雷符傷了，這隻兔子就是那狸子沒來得及帶走，被藍二姑給撿了。”

烏大這才有些放心，就問怎麼一回事，江漢珍就將耗子二姑怎麼遇到白老太太的事情說了一遍，其中驚心動魄，聽得他心情是此起彼伏，一驚一乍的嚇得大兔子一抽一抽的，深怕烏大精神不正常將它給宰了。

“好了，將它關起來吧，等晚上你問藍二姑要，若是她同意，殺了吃肉就吃肉吧。”

說著江漢珍就將五花大綁的兔子扔在了地上，自顧的又去練習法術了，剛才的場地被破壞的太嚴重，等修好了才能繼續用，就在山坡上找了一塊還算平整的空地繼續練習法術。

駟者千里，功在不舍，江漢珍自認為沒有高人一等的資質，也沒有取之不盡的仙丹靈藥供自己修鍊，要想達到更高的境界，唯有勤學苦練，再無捷徑可走，所以不會放過一絲一毫修鍊的機會。

至於一隻大兔子，對他來說也是可有可無，不會看着可愛就將它放樂，也不會看着兇惡就將它殺了，只能事隨緣，看烏大兩人怎麼商量吧。

而烏的看着大兔子，饞的不停的咽着口水，發出咕嚕嚕的聲影，嚇得大兔子一個勁的瑟瑟發抖。

等烏大江活幹完了，就開始找出一把破刀來，將兔子扔在一邊，霍霍的磨着刀，看來是對吃兔子肉還是比較上心的。

就這樣，兔子就在膽戰心驚之中度過了一個下午，等到耗子二姑晚上回來，看着其喜悅的樣子，就知道收貨不錯。

當她看都將水都燒好就等她來之後殺兔子的烏大，頓時感覺不妙了，趕緊將他攔了下來，烏大就是想吃兔子肉，兩人為此還爭論不休。

最後還是耗子二姑找到江漢珍，江漢珍發話了，才讓烏大暫時別殺，等這段時間忙完了再處理。

烏大聽了江漢珍的話，即使自己再饞，也不會違背的，就這樣兔子精在膽顫心心之中暫時保住了小命。

一切都準備妥當，也到了烏大要下山的日子，準備好該帶的東西，將烏大送出門口，江漢珍對着烏大說道：“此次你下山，我還有些事情要讓你去辦。”

“祖師請說。”

烏大正色問道。

江漢珍說道：“你下山之後，將這些靈藥賣了之後，暫時先別買雞仔，先去做一些事情，然後將該買的東西買上就回來吧。”

烏大知道，肯定會有別的事，就說到：“好的，祖師您請吩咐。”

江漢珍想了一下，此地的龍脈就差一點就要勃發，就是因為瓶山出了問題，此是若不處理得當，龍脈肯定是無法利用。

就是在原著之中，龍脈就是被破壞了，四散而走，而且來瓶山的人一個也沒落到好，不是瞎了就是殘了，有的甚至還丟了性命，可以說都不得善終。

就是因為盜墓團伙將龍脈給毀了，幾乎是破壞性的開採，最後的結局只能事群龍無首，四散而亡，沒有善加利用才導致整個天下龍氣散亂，毫無秩序，才戰亂持續下去。

但遇到了自己，就不可能讓這種事情發生，陳玉樓一干盜墓團伙要上山還得三四年時間，等到怒晴雞生長六年才上山，而此時怒晴雞才生長了兩年，讓他才有時間慢慢安排。

心中注意早就定下，只等着具體實施。

就對烏大說道：“下山之後，你就傳出一些傳聞，第一是老熊嶺上有一龍脈，得之可得天下，第二件事就是有人在山上發現一座元朝墳墓，其中有元人洗劫整個瓶山洞天之中的寶物當做陪葬，得之可富可敵國。”

烏大一一記下，江漢珍又想了一下，接着說道：“還有一個，就說墓穴里好像藏有雮塵珠，此事說的含糊一點就行。”

“弟子一定將此傳言傳出去，還請祖師放心。”

烏大不知道江漢珍說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瓶山上有寶藏的事情周圍的村寨都知道，只不過很少與外界交流，都以為只是一種傳說罷了，就如傳說怒晴縣有鳳凰一樣，沒人當回事。

但如果稱為流言，席捲整個湘西，那就另當別論了。

江漢珍說道：“只要將此事傳開，你就回來，其餘不用管，一切小心為上。”

烏大也明白，此事若是被一些土夫子聽到，肯定會尋找自己，但也沒什麼好怕的，將傳言傳出去就行。

就告辭而去，江漢珍看着離去的烏大，目光閃爍，也知道接下來老熊嶺就開始不得消停，但也不怎麼懼怕，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只要自己這一刻犹如炸雷的謠言傳出去，該來的總會來瓶山一探究竟，四處潛伏的牛鬼蛇神也會出來，自己再加以引導，不要讓龍脈出問題就行。

只有將修為提升上去，才能應付一切，轉身回到修鍊法術的地方，繼續修鍊掌心雷。

下定決定要將掌心雷修鍊到隨心所欲的境界，收發由心，出掌之際帶有萬鈞之力，才能面對一切困難。

# 第二十一章 流言出卸嶺先出動

湘西自古林深山險，漢苗雜居，其中各種江湖之人都喜歡躲在山中，各路牛鬼蛇神層出不窮，奇聞怪事時有發生，給整個湘西之地戴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此時正值軍閥割據，又災害連連，各路人馬各顯手段，爭奪地盤，擴大勢力，都渴望着能夠在這亂世之中，作那膽子大的人，實現遠大理想。

而黑熊嶺山神廟中烏大的這一次下山，卻給整個湘西之地帶來的一陣風波，在這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若是有一股橫財加入，肯定會實力大增，橫掃整個湘西。

烏大下山之後，將靈藥賣了，就在縣城住了下來，開始了散布謠言的勾當。

一日換一個地方，等散布着差不多了，就換一個縣城，一連換了三個縣城才覺得滿意，這才罷休。

也不是沒被人盯上過，但烏大將江漢珍的話可奉為聖旨，不敢有絲毫大意，每個地方只待一天，就會換下一個地方，所以即使是有心人，也沒摸着他的邊，跟在後面的全部撲了個空。

就在這樣有意的推波助瀾之下，流言已經傳得滿天飛，烏大這才放心下來，又換了一個地方確認了一下，四處的三教九流之中都流傳着這種傳說，才對此滿意。

就採買了一些所需之物，向山神廟而去。

等他剛走，就有人尋上門來，一問散布流言之人已經離去，只能暗探一聲狡猾，再次四處撒網，尋找散布流言之人。

這一伙人正是湘西三教九流之中最大的一夥盜賊，自稱是卸嶺之人。

最後又尋了幾日，都不見傳流言的人，幾人無奈，只能上報，層層彙報上去，一直到了湘西幕後的土皇帝那，卸嶺魁首陳玉樓手中。

陳玉樓字金堂，是四大盜墓團伙中‘卸嶺’一支的魁首，天生生的一雙夜眼，目力異於常人，十歲時又跟着一老道上山學道，並將之夜眼開發了出來，學的了一身本事，一雙眼睛能識別天下珍寶，風水相術無不精通，甚至還會方術。

老道壽盡坐化，陳玉樓便下山回到家中，繼承了諾大的家業，他家正是以盜墓起家，有家裡的支持，理所當然的就坐上了卸嶺群盜的魁首。

他之所以能坐上這頭把交椅，自身的本事倒是其次，主要是憑着家中人脈廣大，黑白兩道通吃，湘黔之間往來販運煙土，倒賣軍火，幾乎全被他所垄斷。

所以三湘四水的各路軍閥土匪，不論大小都要依附於他，儼然就是當地的無冕之王。

烏大傳出的這等消息怎麼可能瞞過他的眼睛，幾個卸嶺盜匪沒找到烏大的影子，就將此事彙報上去，不到三日，就將此事呈遞到了陳玉樓的案頭。

看着案前的一封報告，陳玉樓目光閃爍不定，說道：“你可探查清楚了？此消息是從哪出來的，可找到散布消息之人？”

一個面黃肌瘦的人說道：“回魁首的話，這瓶山墓的消息聽下面的兄弟說是從怒晴縣周邊傳出來的，散布消息的人是一個乾瘦高大的苗家漢子，但為人極其狡猾，兄弟們連續追查了好幾天連個人影都沒摸着，而且散布一次，就換個地方，滑不留手的，據兄弟們說，此人不像山民，倒像是江湖中人。”

面黃肌瘦的這人正是‘花瑪拐’，為人詭計多端，此人祖上歷代都是前朝衙門裡的仵作，識得屍蠟，屍毒，屍蟲等物，為人精明乖巧，被稱作卸嶺群盜中的狗頭軍師。

此消息正是他彙報上來的，得到消息傳出之時，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加派人手開始追查，但經過一番暗中較量，算是輸了一籌，並沒有找到散布流言之人。

陳玉樓開始琢磨這事，總覺得有些不對勁，說道：“猛洞河流域林深嶺密，是夷漢雜居的三不管地帶，當年元兵南下，和當地洞民惡戰數年，死了好些番子貴族，其中一番僧與一統兵大將的墓葬最為豐厚，尤其是瓶山那裡，仍然有不少元兵元將，和土司洞人的墳塋。“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元人的墓葬向來是深埋大藏，而那些個洞蠻子多會施蠱放毒，又常有洞落趕屍一類的妖異傳說，咱們的勢力還覆蓋不到那邊，對此始終是兩眼一抹黑。”

花瑪拐也知道這些，那邊就是太過神秘，而且林深嶺密，着實不好經營，說以那裡很是混亂，什麼人都有。

但不是說卸嶺群盜就畏懼黑熊嶺一代，而是太麻煩而已。

花瑪拐神色一冷，說道：“魁首，瓶山之地我們可是盯了好久了，就這樣讓人將消息傳出去對我們可不利，到時候將會有許多土夫子們全都撲向瓶山，若是被他們搶了先，得了瓶山的寶物，說不定一舉成為湘西之地的新貴勢力，這就威脅到我們卸嶺的地位了，我們要不要先將瓶山佔了？”

陳玉樓眉思緊鎖，總覺得這事有些不對，至於哪裡不對，暫時還說不清楚，他也是人中龍鳳，想着要干一番大事業。

而這傳言之中的信息，一個是龍脈，一個是寶物，都戳中了他的痛腳，讓他沒辦法拒絕。

龍脈之說他不怎麼相信，不然歷代王公貴族埋葬之地都是風水寶地，那現在這些王公貴族又去了哪裡。

但瓶山之之上的寶物卻是真實的，他也多方查證過，確有其事，只是瓶山墓穴屬於元朝之墓，不易挖掘，是盜墓的一片空白之地，讓他也有些猶豫，總覺得還差點火候。

只是此時不知是何人將消息傳出，讓他再也坐不住了，陳玉樓也是心高氣傲之輩，不會輕易的就放棄這塊肥肉，何況他還有遠大理想。

思索了片刻，對花瑪拐說道：“瓶山肯定是要去的，這湘西之地有我卸嶺十萬弟兄，怎麼可能被區區流言所壞了大事，只是···”

“只是什麼？”

花瑪拐看陳玉樓猶豫，趕緊問道。

陳玉樓說道：“只是這傳流言之人在暗處，我們在明處，不知用意如何，我們不得不防。”

說起這個花瑪拐就來氣，想到卸嶺這幾年都在暗中收集瓶山的消息，不想被人察覺，還宣揚了出來，這不是跟卸嶺對着幹嗎。

有些生氣的說道：“魁首，要不要我繼續去找散布消息之人，發動卸嶺的弟兄們，將整個湘西翻過來，我就不信找不出他。”

陳玉樓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如此，裝作不知就行，真要大張旗鼓的去尋找，這不明擺着咋們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說不定給幾個當家的人找到把柄，反叛了出去。”

“它們敢。”

花瑪拐一聽有人想反叛，神色凌厲的說道。

“呵呵。”

陳玉樓笑了一聲，說道：“有什麼不敢的，現在這年代，誰有槍誰就是大爺，各方都是獨立的，誰也不服誰，別看我現在是湘西地上的當家人，不服我的可大有人在，還是小心為上。”

此話不假，但花瑪拐還是有些不服氣，說道：“是誰敢跳出來，看我不收拾了他。”

陳玉樓搖了搖頭，自家事自己清楚，雖然看着自己身為卸嶺魁首，又能壓服湘西群龍，但帶來的壓力一點也不小。

正做着積累名望的事，瓶山之事他本來準備是做大事之前做的，沒想到這麼被動的被人給掀了出來，但也不懼怕。

對着花瑪拐說道：“派一些精幹的兄弟們，去探查瓶山動靜，檢查地脈，確定大致方位。”

花瑪拐一聽，頓時明白這是要探瓶山了，但還是有些猶豫的說道：“魁首，我們對瓶山之事可還沒準備好呢，這樣貿然進去是不是太過冒失了。”

陳玉樓目光閃爍，說道：“不是我們不想準備，而是有人根本不給我們時間準備，若是被他人搶了先，咱們要挖掘瓶山，就只能壞了江湖道義了，還不如派出兄弟們將此山佔著，也好讓那些個別有用心的人死心。”

盜墓的規矩他也是知道的，只要有同道之人盜墓，其餘的同道就會避開，當然也是實力相當之輩，若是幾個民間閑散的幾個土夫子被大盜們遇上，二話不說，殺了了事。

“是，魁首，我這就去辦。”

花瑪拐說完就告辭離去了，開始召集精幹的人手，準備好物資，也是不慢，第一批二十人的探路隊伍當天就向著老熊嶺出發了。

而且其餘的陸續到來，看來要分批次派往瓶山，為瓶山大墓開始积極準備。

陳玉樓在花瑪拐離開之後，就開始分析着此事的弊利，總覺得此事時有意針對他的。

傳言有三個，第一個是老熊嶺上有龍脈，得之可得天下，他對此事也不怎麼在意，只當是道門之人的傳聞罷了，他見過的墓穴無數，還沒見過哪個墓穴能庇佑子孫後輩的。

第二件事就是瓶山之上有寶物了，傳聞不但清晰，而且指出了寶物的來歷，比他以往所探查的還要詳細，比如瓶山的洞天，寶物的來歷，具體的祭祀，都詳細的在留言之中。

別人可能不在意，但他可放在了心上，也猜測是有人也對瓶山之事志在必得，只是被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本身沒有實力，自己泄露的。

作為湘西之地的土皇帝，還沒怕過任何人，對這些不甚在意。

而第三個就是雮塵珠了，這寶物傳出來，就讓他不得不考慮傳言的用意了。

盜墓最有名的四大派分別是，‘搬山，卸嶺，發丘，摸金’，說是四大派其實是三大派，發丘和摸金其實是一回事，但蹤跡難覓，還有神秘的搬山道人。

江湖傳言，搬山道人盜墓不取金銀財務，只求不死仙藥，但自身中了詛咒，需要雮塵珠可解。

雮塵珠的消息放出來，就耐人尋味了，這不明擺着要吸引搬山道人來嗎，好像機具針對性。

而龍脈之說，的之可得天下的傳聞，就是說出了他的內心所想，雖然不知真假，但也成了讓他不得不去的理由。

陳玉樓不光是湘西的土皇帝，而且還有大理想，想着要做一番大事業，不管如何，只要有龍脈傳說，不管真假都值得一看。

但也隱約的對傳言之人有些佩服，盡然吸引搬山卸嶺兩大盜群前去，也不怕噎着。

雖然看着只是盜墓的，但一些手段肯定不會少，利益之時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 第二十二章 神雞成兔子豎耳聽

烏大散步的流言從怒晴縣流傳開來，還向著整個湘西之地蔓延，給混亂的湘西之地帶來了一陣熱鬧，這些流言也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但烏大卻沒理會，購買到了所需之物，就返回老熊嶺上的山神廟，將雞仔等必須物品交於江漢珍，說了一下所做之事。

江漢珍聽得明白，也明白接下來這裏將不再是清靜之地，會有大批的人上山而來，若是沒有高人一等的手段，肯定也難以應付。

唯有提升修為，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手段。

交代了烏大夫婦兩人，培育五彩神雞的方法。

‘此法說起來也簡單，就是將硃砂硫磺等物，放進黑魚肚子之中，然後置於罈子之中，施展大日神咒，用符紙封存，埋於地底下，七日之後取出，將黑魚剁碎喂那公雞仔。’

至於母雞就用了鯉魚，雞仔吃完之後，就會褪去全身羽毛，發生變異，等到蛻變之後，就會長出新的羽毛，此羽毛呈現五彩之色。

此法培育出來的雞兇悍異常，而且靈性十足，專克陰邪之氣，蜈蚣蠍子都被其當做食物。

雖不如怒晴雞這種天生異種，但也不差，若是善加餵養，也能發揮出其潛力。

烏大夫婦二人就照此方法開始行動，將雞仔看護了起來，然後配置黑魚和鯉魚，多餘的魚子養入池塘之中，等待以後取用。

而江漢珍就繼續進入修鍊之中，白天修習掌心雷，此時的掌心雷已經威力喜人，雖不能隨意施展，但只要默念心咒，就能發出雷霆。

提升速度很快，但他還是不甚滿意，只能一步步的提升着，掌心雷修鍊不光要符法，咒法配合心咒，還要修鍊出神魂，能夠控制住體內的元氣，通過心神咒氣合一才能打出雷霆，但關鍵的還是修為。

每到夜晚，就開始打坐修行，用雷霆丹道上的修行之法養煉神魂，使之壯大，千法萬術，須知修為才是根本。

雷霆丹法是多種修鍊的一個集合體，注重內煉，將自身當成一個小天地，存思內守，以心合神，內中五氣開始反饋與神魂，慢慢壯大，此是修行之要妙。

只有最本源培育的神魂之力，才是潛力的根本，所以江漢珍還是很重視自身的錘鍊，暫時也沒採集天地之中的先天元氣。

神魂內守不出，慢慢壯大，也與剛來之時，越發的凝練，江漢珍在等，等到此世界結束之後，返回天庭，在靈氣充足的條件下一舉突破，達到靈氣灌頂，運轉經脈元氣，神魂與之凝練，達到人仙金丹境界。

但雷霆丹法之中的神通修鍊卻吸引了他，將掌心雷修鍊到融會貫通，然後修鍊五行雷法，也是五方雷法，凝練出法術，將之煉到五臟，融會貫通之後。

然後在凝結金丹之時，將此五雷凝聚於內，就會成為五門神通，可隨意使用。

神通之法萬金難求，就比如孫悟空的兩門神通，一個是金剛不壞，一個是火眼金睛，所以能橫掃同境界之人。

可見神通之強大，非等閑之人可以擁有，讓江漢這有些羡慕起這位陳玉樓來，此人天生一副夜眼，后經過一老道的培養，一雙眼睛可識得天下珍寶，也是一種神通的雛形。

江漢珍雖然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但雷祖所傳的道法高明，有一門專門的神通，五方神雷。

東方青木神雷，對應肝臟，南方離火神雷，對應心臟，北方玄水神雷，對應腎臟，西方庚金神雷，對應肺部，中部後土神雷，對應脾臟。

此法看似簡單，其實都有一定的講究，需要五行靈物做引子，將其氣煉入臟腑，再用雷氣凝鍊方可成功。

但在次方世界江漢珍可看不見一點靈物的影子，只能默默修鍊神魂，等返回天界之時再想辦法。

五雷掌已經初具火候，可堪一用，剩下的之時慢慢修鍊。

修真無歲月，數日之後，江漢珍還在繼續磨練掌心雷之時，烏大夫婦兩人已經將五彩神雞培育出來了。

一月前，給雞仔餵食，其中承受不住強大的能量，而死了許多，只剩下不到十隻，承受住的就開始脫去羽毛，一月之後才重新長出來，烏大見五彩神雞生的光彩照人，羽毛五彩，也更是氣宇軒昂，就獻寶似的找到江漢珍，看看他們的成果。

索性無事，也就跟着烏大去了雞舍一趟，雞舍門口拴着一隻大兔子，見烏大來嚇得一動也不敢動，一個勁的在那盯着，深怕將它給殺了吃肉。

這種事情也不是沒發生過，當初就是烏大吵着要將兔子剝皮吃肉的，只是後來忙着培育五彩神雞，才顧不上它，也就將它拴在雞舍門口，照看雞仔，雖然膽小，但體型大，也能驚嚇一些偷雞的小獸。

烏大卻時不時的拿着刀在它脖子上比劃一下，看在哪下刀合適，所以這兔子還是十分畏懼烏大的。

到了雞舍門口，烏大指着裏面的說道：“祖師，這就是咱們培育的第一批五色神雞了，看它們一個個精神頭十足，肯定不輸於怒晴雞。”

江漢珍看向雞舍，只見十來只左右的雞呆立在雞舍中，一動不動，就像是在養精蓄銳，隱約的發現，這些雞都是在用一種獨特的方法修鍊，金雞獨立，就是金雞單腿着地另一隻爪子收與腹部，人後進入凝神靜氣的狀態，慢慢培養神魂。

此方法只要是雞，天生就會，只要如此方法站立，再加上清晨打鳴無意採集的天地間的第一縷陽光嗎，平常只要六年，就會將神魂培育出來，走上通神成妖的路途。

所以民間才有‘雞不過六，犬不過八’的傳說，就是因為家中所養的動物，長時間沾染人氣，會不知不覺模仿人的習慣，等到幾年之後，心念培育強大，蛻變成神魂，就會成為妖物。

就會消失回到山中修鍊，此等妖物就如狐狸頂着個骷髏頭拜月一般，能夠變化成人形，而家養的動物成精之後，因為長時間接觸人氣，比野生的更容易變化，就會變成家中之人的形象，回到主人家來做妖作怪。

所以沒有必要的話，就會在動物成妖之前，將之宰殺，以免成精之後作怪。

但也有些記載，專門有人將動物當靈寵養的，不光可以幫助修行，而且還能擋災，至於其中原理，在神將陳驛的那到雷符之中也是簡單的介紹了一些。

這裏也能用的上，江漢珍就是看這種靈寵之法養出來的靈物，可以跟人一樣的培養，能通人性，不像野生的動不動就叛逃了，因為都在控制範圍之內，不會發生成精之後作妖作怪的現象，才敢培養這五彩神雞。

大道三千條，條條可證道，此法歸類於御獸之術，聽說上古之時就有人皇驅趕群獸幫助作戰，只是殘缺不全，但也不能說此種方法不能修成正果，可以看得出任何一門異術都有其可取之處。

江漢珍讓烏大抓出一隻來，提在手上仔細的觀看，只見五彩神雞雖然不如怒晴雞那樣雄壯，但也是不凡，大紅冠子呈現一片硃砂狀，比一般的雞冠要大上不少，羽毛呈現五彩，尤其是尾巴和翅膀上的羽毛，比一般的雞要長上數分。

此時羽毛還沒長全，若是羽毛全部長出，拿出去冒充鳳凰也不是不可以，眼神凌厲，嘴尖如刀，爪子呈彎曲狀，粗壯有力，看起來就不好惹。

“做的不錯。”

江漢珍滿意的點點有，說道：“以後就將這些雞放出去在周圍尋找毒蟲當食物，放養即可，可用大日神咒助其修行，若是沒有意外，這樣既可以增加它們尋找毒物的消化毒物的能力，又可以提升它們的修為。”

烏大等到了江漢珍的肯定，也是一副高興的樣子，忙了許多天，就等着表揚呢，被稱讚一番，樂得嘴都咧到耳朵根了。

有了下一步安排，就答應着說道：“弟子明白，弟子一定將這些雞養的肥肥的，野外培養一番，肯定連老鷹見了都害怕。”

江漢珍笑了一下，至於老鷹什麼的，在這裏根本用不上，在瓶山之地，大公雞比老鷹好使多了。

對烏大說道：“好好培養，這些雞就交給你了，別讓山中的猛獸給叼了去就行。”

“好的祖師，山中猛獸就是敢來，弟子定讓它有來無回，就是弟子打不過，被叼了去，這些雞也不會被叼走的。”

烏大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保證着，江漢珍看着知搖頭。

說道：“若是猛獸真敢來，你回來就行，至於這些雞，沒了咱們就繼續培養一批，若是你沒了，我這個空架子祖師指揮誰做事去呢？”

“呵呵，呵呵。”

烏大聽得感動撓頭憨笑一聲，說道：“我跟雞都不會有事的，還請祖師放心。”

江漢珍點點頭，這才作罷，剛要準備走，忽然眼睛餘光瞥見雞舍門口栓的那隻大兔子有些異常，血紅眼睛望着一邊，圓溜溜的轉動着，兩隻耳朵豎的很高，正聽着兩人說話，一副很認真的樣子。

江漢珍看向大兔子，兔子聽到動靜乾淨耷拉下耳朵，裝作不知的在吃草，嘴角一抖一抖的，但眼珠子還不時的偷看着。

江漢珍目光閃爍，這大兔子竟然還偷聽人說話，想聽就大大方方的聽，何必弄得這麼偷偷摸摸的，跟着做賊一般。

“哼。”

江漢珍冷哼一聲，大兔子只覺得耳中傳出一聲炸雷，震的頭暈眼昏，兔子嚇得膽寒的趴在地上瑟瑟發抖。

烏大趕緊問道：“怎麼了祖師。”

江漢珍說道：“有膽小鬼祟之徒偷聽我們說話，以後說話注意一點，免得咱們所做之事被鬼祟之輩聽了去。”

“什麼？”

烏大大驚失色，掏出懷中的匕首，怒視着四周：“這膽小鬼祟之輩在哪裡，弟子去宰了他。”

大兔子嚇得一番白眼，犹如施展了定身術，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甚至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江漢珍搖搖頭，說道：“無妨，經過剛才我一聲警告，我想這膽小之輩暫時也不敢做什麼鬼祟之事了，你暫且放心，以後留意一些即可。”

烏大有些擔憂的說道：“可是我們說話都被他聽了去，會不會泄露出去，萬一學了我們的異術，出去作惡怎麼辦？”

江漢珍說道：“只要再發現就殺了了事，至於泄露，你且安心，我們的法術異術的關鍵之處都是口授心傳，法不傳六耳，沒有心印就是神通再大，也聽不去。”

頓了一下說道：“至於泄露，沒這個必要，我們所做之事是陽謀，即使被別人知道，也做不了多大的事，該怎樣還是怎樣。”

烏大這才放心下來，但對周圍的環境也暗暗觀察起來，並沒有將注意力放在大兔子身上。

# 第二十四章 驚慌間撞進山神廟

山洞中的劉家兄弟這才反應過來，除了睡得跟死豬一樣的劉老四，紛紛起身找傢伙，工兵鍬，洛陽鏟，撬杠，開山刀，只要趁手的就拿在手裡。

劉老大上前踢了一腳還在睡覺的劉老四，吼道：“趕緊起來。”

但劉老四隻是哼哼了一聲，翻個身繼續睡着。

眼看着道群就要衝進來，外面的劉老二也正跟盜匪們搏命，聲音越來越小，一聽就是受了傷。

劉老大心一橫，說道：“我們衝出去。”

劉老六擔憂的看着還在睡覺的劉老四，說道：“那四哥怎麼辦？”

劉老大說道：“來不及了，再等會咱們一個也逃不了。”

說著一揮手中的洛陽鏟，一馬當先的沖了出去，對着衝進來的一個盜匪就是一鏟子揮了過去，打了個腦袋開瓢。

後面的三個兄弟也是不慢，都是土匪窩子里出生的狠人，揮舞着手中的傢伙就照着卸嶺之人要命的地方招呼，一路衝到了外面空地。

眼見劉老二已經變成一個血人，渾身上下身中數刀，一個小個子的盜匪正圍着劉老二打個不停，每一下都帶起一片血花，還有幾個盜匪當幫手，但劉老二也是硬氣，硬撐着就是不倒。

劉老大心痛欲裂，大吼一聲，將一擋路的盜匪打翻在地，不要命的沖了過去，但還是被阻擋在外，劉老二眼感覺自己就快不行了，大吼道：“大哥，快帶兄弟們跑，不要管我。”

地里蹦冷笑一聲，說道：“想跑？你們今天一個也走不了。”

說活之際趁着劉老二一個空檔，一到刺入要害，劉老二兩眼一閉，翻了過去。

地里蹦就開始指揮着卸嶺群盜，開始對幾人圍攻，人多勢重之下，將幾劉家幾兄弟打的無力還手。

這時有一個盜匪摸進了洞里，看看有沒有什麼財物，也能帶來些額外收入，但看見裏面還躺着一個人呼呼大睡，覺得可以立功，拿出刀刺入劉老四肚皮。

“啊··”一陣殺豬之聲響起，劉老四也被疼痛驚醒過來，睜開眼睛對着刺自己的盜匪就是一拳，直接打的飛了出去。

聽到外面的喊殺之聲，也知道出事了，抄起一根撬杠就沖了出去。

本身就力量大，一頭扎進人群之中，竟然將幾兄弟給解救了出來，但盜匪人多，寡不敵眾之下也中了幾刀。

感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不行，就將卸嶺盜匪給攔了下來，說道：“大哥，快帶兄弟們跑。”

劉老大也知這個理，明白再等下去它們一個也跑不了，劉老四也堅持不了多長時間，說道，你們分開逃，能跑一個算一個，神色一狠，看向卸嶺群盜。

老三老四對視一眼，知道它們大哥這是要做什麼了，兩人捏緊手中的傢伙，直接就搏命一般的衝進了人群，吼道：“大哥，快帶小六走，回去召集人手給我們報仇。”

劉老大悲痛難忍，也知道只有這樣了，一把拽着還在發獃的劉老六就向山上跑去，不敢亂跑，密嶺中若是迷了路，毒蟲蛇蟻不知道有多少，一個不小心，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就順着小路頭也不敢回的一路向前。

此時天以大亮，劉老大在悲痛之中，帶着劉老六一路而逃，心中懊悔不已。

‘想他們幾兄弟在北方也是響噹噹的大盜，沒想到在這湘西之地栽了跟頭，兄弟六人，死的剩下了兩個，不知道回去之後怎跟家中交代。’

心中的恨意已經到了上頭的地步，只想着先活着，將老六帶出去，然後自己再回來搏命報仇。

地里蹦將剩下的幾人收拾了，自身也傷亡不小，最後一清點人數，死了的好手就有八人，剩下的還是個個帶傷，做事出了錯，也只有先回去彙報花瑪拐，怎麼懲罰還得看花瑪拐的意思。

忐忑不安之際，埋了死去的弟兄，帶着剩下的殘兵敗將就返回了駐地。

回去之後花瑪拐看見這種情景，也是憤怒無比，將地里蹦叫過來問清緣由，原因是地里蹦自大之下沒有點燃迷魂香，但發出笑聲的那個盜匪也是逃不了責罰，若不是這二人，也不會死上八個好手，這些可都是卸嶺十萬盜眾里挑出來的精兵強將，死上一個都是損失。

問清楚發出笑聲的這個卸嶺兄弟之後，也是笑得有些岔氣，在地里蹦臉上來回看了好幾遍，越看越像戲曲裏面的武大郎。

但笑歸笑，出了事總要有人承擔，此時正是用人之際，暫且留了兩人性命等待魁首處理，就剁了兩人一人一根手指頭，暫且長個記性。

逃跑的自然是要斬草除根的，知道是向山上跑了，下山的路都被他們已經封鎖，都已經打聽清楚了，去瓶山的路也是這條路。

聽說山上有一座義莊，偏僻的很，平時只有些趕屍道人去那裡，一般沒有當地人帶路找都找不到，很可能兩個漏網之魚會逃到那裡。

於是花瑪拐做主就挾持了寨子里一個抽煙土的，用煙土交換，這人什麼事都做，帶着一幫子卸嶺盜匪就向著山神廟追去。

一是山神廟離瓶山比較近，可以當做落腳點，二是順便將兩個漏網之魚做了。

話說劉老大帶着劉老六，倉皇而逃，一刻也不敢停留，深怕卸嶺盜追上來，順着小路一直往前走，心中悲痛，但逃命要緊，本身受了傷，腳步越來越虛浮。

到了最後就被劉老六攙着慢慢的走，就是不敢停下來休息，直到兩三個時辰之後，已經日上三竿，終於到了看見了了一座山神廟，劉老大終於鬆了一口氣。

對者劉老六說道：“前面有座廟子，我們去討口水喝。”

說著就讓劉老六攙着向山神廟走去，兩人也沒多想，只是看見山神廟劉老大心情放鬆之下，身體一軟，就失去了知覺。

劉老六大急，焦急之下就開始喊救人，院子中正在鍛煉身體的烏大聽到了有人喊救命，趕緊跑了出去，出門一看就是一個血人躺在地上，旁邊一個青年一旁焦急的不知所措，只是一個勁的大喊大叫。

烏大不敢怠慢，上前查看了一下血人，覺得還有氣，也鬆了一口氣。

但旁邊的劉老六趕緊將劉老大護住，怒視着烏大說道：“別動我大哥。”

烏大本來還好心的想要救治一下，沒想到這青年這麼不長眼色，連自己這是在救人都看不出來，也是一怒，說道:“喊救命又不讓動，不讓動就滾，別擋在我們家門口。”

烏大罵完就走，劉老六這才反應過來，也知道這是山神廟的主人，說道：“對不起，我剛才一時心急衝撞了先生，還請先生不要責怪，求您救救我大哥。”

烏大還在氣頭上，就是不看他，轉過身去欣賞着遠處的風景。

此時耗子二姑也聞着聲出來了，看見有人受傷，就趕緊說道：“這是怎麼了？”

劉老六哭着說道：“我們兄弟來湘西做生意，不想遇上了土匪，被搶了財貨，就我們兩逃了出來，還請這位救救我大哥，我劉老六感激不盡。”

耗子二姑心善，就要上前，旁邊的烏大將耗子二姑拉到了一旁，小聲說道：“這兩人來路不明，而且身上一生土腥味，誰知道是干什麼的，看樣子是被人追殺道這裏的，說不定後面還有尾巴，這樣貿然救回去，說不定會給咱們帶來麻煩。”

烏大經常跟屍體打交道，對屍體的氣息敏感異常，這人身上帶着屍氣，而且衣服凶神惡煞的樣子，知道不是正道上的人，又聽過趕屍道人們講過的江湖趣事，也能分辨出來的大概。

耗子二姑一聽，就問道：“那這兩人怎麼辦。”

烏大說道：”就讓他們在外面待着，給點吃的打發走就行，不必理會。“

但耗子二姑看的劉老六傷心欲絕的樣子有些心酸，本身心地善良，說道：“要不救它們一回吧，等將傷勢處理了在打發走也不遲，這樣不管不顧的那人也活不了多久。”

烏大番了個白眼，對耗子二姑也是無語，耗子二姑什麼都好，做事認真勤快，但就是心太軟，連個兔子都舍不得殺，但他也不會在意，說道：“看你，只要別給祖師帶來麻煩就行。”

耗子二姑猶豫了片刻，一咬牙，說道：“救一下吧，這事我去跟祖師說。”

說完就朝着劉老六走過去，說道：“先將人抬進去。”

劉老六自然是願意，跟耗子二姑就要將劉老大抬起來，烏大看着直搖頭，走過去對耗子二姑說道：“還是我來吧，你去準備東西，將水燒好。”

耗子二姑應了一聲就進去忙碌了，烏大跟劉老六將劉老大抬起，冷聲說道：“我不管你是從哪來的牛鬼蛇神，進了山神廟就給我安份點，若是惹出了事，可別怪我不留情面。”

劉老六心中一突，差點抓不穩，也明白這位對江湖之事是門清兒，也不敢多想，答應着說道：“我明白，到了先生的地頭我劉老六肯定守先生的規矩，不會給您帶來麻煩的。”

烏大冷笑一聲，對這些江湖人的話也只信半分，還得敲打一番，說道：“你明白就好，若不是我那婆娘，你們今天連這個門都進不了，進去了也只能躺在西邊的房子里。”

劉老六好奇的問了一句，說道：“為什麼是西邊房子里，那是干什麼的？”

“呵呵呵”

烏大冷颼颼的笑了一聲，陰沉沉的說道：“挺屍體的，你們這些外鄉來的商人，若是客死異鄉，就抬到那去，等挺上幾個月，還有人送你們回家，你說好不好。”

“額。”

劉老六感覺一陣涼風吹過，渾身涼颼颼的，對烏大產生一種恐懼，趕緊滿口答應着：“好，好。”

烏大這次滿意的點點頭，只要將他嚇住之後，就不會搗亂了，然後說了一些山神廟中的規矩。

山神廟之中根本就沒規矩，這些規矩當然也是烏大自己編的，總之就是不能打擾到江漢珍，而且還要義務勞動，去什麼地方還得給他打報告，不能隨意亂跑等。

被嚇住的劉老六隻能一一答應，還不敢太慢，慢了深怕烏大將他跟屍體放在一起。

第二十五章 山神廟救人有訪客（sdgsgsdg第一個見習加更）

將劉老大抬進去之後，有把劉老六打發到了門口站着，警告他別偷看，別亂跑，烏大就開始忙碌，等耗子二姑燒好水，烏大就開始清洗傷口，開始救治劉老大，而耗子二姑打下手。

烏大看了一下，傷口中還有雜物，就說道：“清靜水。”

耗子二姑自是不慢，取出一隻碗，倒上七分水，左手三山訣，將碗擱置於手訣之上，右手劍訣，凝神閉目，默念咒語，雙眼一睜，一道靈光透目而出，凝聚與指尖之上，劍指對着水碗開始畫符，口中默念咒語，最後輕輕一點，一聲‘敕令’，碗中閃過一道清幽光芒，將水遞給了烏大。

烏大用清靜水開始清洗劉老大身上的傷口，因為這劉老大受傷也有幾個時辰了，在逃跑過程中難免會有雜物鑽進傷口，不好處理。

但一切雜物被清靜水一碰，就被輕易的取出，而且劉老六身體被開始沾染清靜水，就開始冒出肉眼難見的灰氣來，而且從中傳出濃厚的土腥味。

烏大指着灰氣對耗子二姑說道：“你看看咱們救的這人，這麼重的土腥味，若不是我們用清靜水清洗他的傷口，這味道洗都洗不掉，這兩人肯定不是什麼做生意的，而是刨墳掘墓的盜墓賊。”

耗子二姑被說的低頭不語，一個勁的煉製着‘法水’。

水法是法術的核心之法，許多法術的施展都離不開水法，也是有些法教的核心之密。

所謂水法，可以說是道門法術入門的必經之路，沒有水法的修鍊，基本上也不會有法術的展現，也是最難求的法術真傳。

氣乘風則散，遇水則止，可以儲存法力為用，法術修鍊艱難，所以才會用到水，是人與自然溝通的重要媒介，初修者法術微薄，幾乎顯現不出來，所以就有水法一說，是施展法術的關鍵。

其中流傳着四大水法，二十四中水法，三十六小水法，以及不計其數的雜水法。

其中如大小雪山水，治病華佗水，太上陰陽水等，還有什麼鐵牛水，羅漢水止血水，畫煞水，雜七雜八的數不勝數。

大都在民間流傳，也只是一些散亂的水法，如今烏大夫婦兩人拜入雷門，並且開始修鍊，到現在還沒修鍊出神魂，想要用法術不會像江漢珍那樣，揮手就出掌心雷，只能通過水法來施展，所以一些雷門常用的水法江漢珍也給了兩人，傳了密咒，讓兩人自行修習，看樣子修鍊的還不錯。

一碗接着一碗的煉水，耗子二姑也有些吃不消，等到烏大將劉老大的傷口清理乾淨，耗子二姑額頭已經布滿了秘密的一層汗珠。

烏大轉頭一看，有些埋怨的說道：“讓你別救你就是不聽，你看現在，還將自己累了個半死。”

耗子二姑自知理虧，小聲的說道：“這不是快好了嘛，等待會我煉一碗逢春水，你將傷口縫合塗抹在他傷口上就行了。”

“你瘋了。”

烏大真大眼睛盯着耗子二姑，怒道：“那個可是最能消耗本源的水，你身體也剛剛恢復，怎麼可能煉製那種水，一碗小藥王水給他就算很仗義了。”

耗子二姑也明白水法雖然看着神奇，是法術的一種體現，但消耗的還是自身精氣神，用的多了會傷到本身，烏大說的是實話。

以前她一直病着，身子本來就虛弱，差點扛不住，若不是烏大一支採藥給她續命，她早就病入膏肓了，那裡還能等到現在。

直到江漢珍出現，才將他兩身上的邪氣祛除乾淨，並進入修行大門，此時恢復沒多久，身體還是很弱，消耗的多了也對自己不好。

逢春水和藥王水聽起來差不多，都是治病療傷的法術，但效果可是天壤之別，逢春水法強大，有枯木逢春之意，可以做到斷肢重生，強大無比，但消耗也大，像耗子二姑這種狀況，用上這麼一次，差不要用好幾個月恢復。

而小藥王水就不同了，專門治療傷口的，可以加速恢復，但疼痛無比，催化傷者元氣，加速恢復傷口，對法師來說，消耗就小了許多，多吃兩碗飯就能補回來。

耗子二姑也不是明白事理之人，也就答應下來，取了一碗水，默念小藥王咒，然後在水碗之中畫了一道小藥王符，水中出現一道光華，一碗藥王水就成了。

烏大看着滿意，這才取過縫衣服用的大針，在火上烤紅，再用鉗子掰彎，放在清靜水中消毒之後，就開始拿起小藥王水，往傷口裡面撒一點，然後開始很粗暴的縫合。

還好劉老大是暈過去的，否則非得跳起來不可，即使如此，被烏大刺到神經上，暈過去的劉老大躺在床上直抽搐。

就這樣，烏大就開始一個傷口接着一個傷口的縫合著，等到整個傷口全部縫合，小藥王水也已經用完了，這才拍了拍手，擦了一把汗，說道：”好了，這真不是人乾的，以後遇到這種直接扔出去，簡直是給我們找麻煩。”

耗子二姑也擦了一下頭上的漢，折騰了這麼久終於將人給救過來的，也是心裏鬆了一口氣，對烏大的話雖然不甚在意，但還是點點頭，表示答應。

烏大推門而出，就見到劉老六急的在門口來回的亂轉，看見烏大出來，趕緊上前問道：“先生，我大哥怎麼樣了。”

劉老六一副心驚膽戰的樣子，讓他想起了雞舍旁邊拴着的大白兔，氣不打一出來，沒好氣的說道：“死了。”

“什麼？”

劉老六一陣驚慌，眼淚奪眶而出，眼看就要流出來。

烏大看着鄙視一眼，說道：“看你這德性，滾遠點，別擋道。”

說著一把將劉老六撥到一邊，自顧的向後山江漢珍修鍊法術的地方走去。

劉老六犹如失魂落魄一般的進入房間內，就開始大嚎起來，讓收拾雜物的耗子二姑納悶的看了一眼，勸說道：“孩子，你大哥沒死，只是昏了過去。”

劉老六這才反應過來，上前查看了一下劉老大，看見呼吸均勻，除了面色因為失血過多有些蒼白之外，其餘的一切正常，傷口都已經縫合，感激的對耗子二姑說道：“多謝這位···”

說著不知道怎麼稱呼，耗子二姑看着這劉老六年齡還小，看着柔弱，就說道：“你以後就叫我二姑吧。”

劉老六也是感激兩人救了他們兄弟兩，也就叫了聲二姑，也算劉家兄弟暫且在山神廟安身了。

烏大處理完事情之後，自然是去江漢珍那裡彙報事情的前因後果，雖說耗子二姑說自己會向江漢珍說明情況，但烏大怎麼可能讓一個女人站出來擔當呢，就硬着頭皮向江漢珍那走去。

其實在劉家兄弟進門的那一刻，江漢珍就已經知道了。

他神魂通透，又是天人之體，一些細微的動靜還是能捕捉的到，也對這事有些猜測，但沒有理會，還是一心修鍊法術。

江漢珍看烏大像一個犯了錯的小學生一般的站在旁邊，知道可能是有事，收了法術，就說道：“我說烏大，早上還好好的，這還沒多長時間就蔫了，發生什麼事了。”

烏大低着頭說道：“祖師，弟子可能做了一件錯事。”

江漢珍一愣，不在意的說道：“怎麼了，犯啥錯了？”

烏大說道：“弟子將來路不明的兩個土夫子從外面救了回來，弟子擔心給我們山神廟中帶來麻煩，但已經救了，就來此彙報祖師。”

然後接着說道：“若是祖師嫌這事麻煩，弟子這就將人給趕出去。”

江漢珍心中明了，該上山的土夫子們也都開始上山了，撒出去的網已經開始起作用，對烏大說道：“不用，既然救了就讓待着吧，沒什麼大問題，不用擔心。”

然後看着烏大，笑着說道：“你啥時候有這麼好心了，明知是盜匪還往回來救。”

烏大心中一突，看來是看出來了，說道：“弟子修鍊之後，自知要積累功德，這救人一命，可是大功德···”

“好了好了。”

江漢珍趕緊制止的烏大的瞎掰，說道：“我知道你是替藍二姑來的，既然做了，又不是傷天害理之事，那我肯定支持，至於你所擔心的事，一切有我擔著。”

“多謝祖師。”

烏大有些感動的對江漢珍一禮，神色誠懇，讓他覺得真是有擔當的一個祖師，也暗暗決定，自己以後也要做個有擔當的人。

江漢珍從烏大救回來的這連個土夫子身上猜測着時間，有盜墓賊被追殺上山，肯定是為了瓶山墓起了衝突，而湘西最大的盜匪就是卸嶺，那極有可能就是卸嶺之人乾的，這兩人逃了，卸嶺的人肯定要追上來滅口。

或者為了瓶山之事，這山神廟也是個好的落腳點，也是必經之路，不管如何，都是會來山神廟的。

旋即對烏大說道：“走，咋們先回去。”

烏大一愣，江漢珍出了吃飯睡覺就一直在此地修鍊法術，基本不會閑着，怎麼這時候就要回去，疑惑的問道：“祖師您不修鍊了？”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今天暫時就到這吧，待會會有客人來，我怕你招呼不周，還是我來吧。”

烏大修鍊日久，思維敏捷，也明白江漢珍的話是什麼意思，說道：“多謝祖師為弟子考慮。”

江漢珍搖搖頭，說道：“這可不是為你考慮，而是我這次要做的事，等閑下來給你解說一二，也明白其中的原理，經歷一下也能為你增長一些見聞。”

“好的祖師。”

烏大點點頭，對江漢珍所說的有些期待，這可是神仙之事，想想就覺得激動。

# 第二十七章 卸嶺盜下山請魁首

等將花瑪拐懾服之後，一切主動權又回到了江漢珍身上，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了許多。

花瑪拐被剛才那一招給嚇得不輕，雖然不是太相信，但身體不能動彈的感覺可是真真實實的，剛才那一下，飛刀懸空這一招許多江湖人都能做到，但全身都動彈不了，這事做不得假的。

想到民間傳多有千斤閘之類的法術，只要被施展法術閘住，就是一頭牛都難以動彈，何況是一個人，也猜測這江漢珍是不是民間隱藏的法師之類的，一時不敢確定，準備將這事彙報魁首，讓魁首做決定。

但氣勢不能輸，還是問到了逃到這的兩兄弟之事，說道：“這位先生，我們追查兩個搶奪我們卸嶺之物的土夫子，一路到了這裏，不知可否見過，若是逃到了這裏，還請閣下將人交出來，我花瑪拐感激不盡。”

一旁的烏大目光閃爍，知道這是要人了，就見江漢珍說道：“是有這麼兩個人，只是一個已經受傷不輕，就帶回山神廟救治了一番，另一個還是個小青年，我想也不敢對卸嶺動手吧。”

花瑪拐神色一閃，說道：“那還請閣下將兩名土夫子交給在下，我卸嶺上下對先生感激不盡。”

江漢珍搖搖頭，花瑪拐臉色一沉，也暗道這事只能動手了，身為盜匪，輸可以，但不能膽怯，不然傳出去會被江湖人所恥笑，其實他也不想跟對面這神秘人起衝突。

江漢珍搖頭笑笑，說道：“人是有這麼兩個人，但非是你所說的土夫子，兩人身上也沒有絲毫土腥味，恐怕花先生是弄錯了吧。”

花瑪拐鬆了一口氣，只要給個台階就行，雙方也不會對上，江湖中人最怕這種身懷絕技之人，一不小心就會着了道，到時候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既然給了台階，那就順着下去，就說道：“那先生可否讓我們見見這兩人，我花瑪拐在行里雖然不是數一數二的人，但辨認土腥味還是能辨認出來的，若是沒有，此是就這麼過去了。”

說完心中打定注意，見了人不管有沒有土腥味，都一口咬定沒有，免得做出撕破臉皮之事，只要等到以後魁首上山，再定、拿主意。

江漢珍說道：“既然花先生好奇，看看也是無妨。”

說完對着烏大說道：“烏大，你就帶這位花先生去看看那兩個人，也好讓花先生安心。”

“是，祖師。”

烏大答應一聲，對着花瑪拐做出一個請的手勢，說道：“請吧。”

花瑪怪點點頭，對手下人說道：“你們先待着，賽活猴，地里蹦，你們兩人跟我走。”

烏大帶着花瑪拐去了一趟病房，仔細看了半天，都沒發現有兩人身上有任何土腥味，看着就像一個商人，但這事確實他們乾的。

其中劉老六自然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想要跳起來報仇，但被烏大按得死死的，盡然連動彈都難，只能怒視着五短身材的地里蹦。

地里蹦自然是不懼，只是暗惱讓這兩人給跑了，還得連累卸嶺弟兄們來收尾。

‘盜亦有道’，尤其是卸嶺這種大盜，不會傷及無辜，不會禍害行商之人，只尋找墓葬，和大戶人家討糧。

殺盜墓的，是江湖爭鬥，但殺行商之人，就是傷及無辜了，花瑪拐感覺怒從心起，賽活猴和地里蹦兩人盡然連行商之人也算了進去，

轉身對着賽活猴和地里蹦一人一個耳光，說道：“這就是你們說的土夫子？你們兩個被鬼迷了心竅了吧，這下好了，亂殺無辜了吧。”

兩人也是傻眼，前幾天都是一身濃重的土腥味，此時盡然消失的一干二凈，根本看不出絲毫常年在墓穴中的土腥味。

兩人趕緊辯解，賽活猴說道：“花先生，我們看的真真切切，就是這個人。”

然後指着躺在床上的劉老大說道。

“那天這人身上的土腥味重的讓我們見了都害怕。”

之後地里蹦也辯解着說道：“會不會是那道士做的手腳，施展了障眼法，我早就看這人對勁了。”

“別瞎說。”

花瑪拐趕緊打斷了地里蹦的話，他也不是糊塗人，既然能確認，那就是除了狀況，也不敢提到江漢珍，對此人還是有些忌憚。

說道：“此時不要再提，等彙報魁首之後再做決定。”

兩人也只能點點頭，追殺之事暫時先放着。

最後花瑪拐看着劉老六說道：“這位小兄弟，哥哥這事對不住了，誤殺了你們幾個兄弟，這事等我彙報魁首，一定會給你們一個交代。”

“哼。”

劉老六自然聽不進去，冷哼一聲，怒視着地里蹦，這人可是殺他們兄弟六人時跳的最凶的那個。

花瑪拐看着直搖頭，心中暗罵地里蹦，連個滅口的事都做不好，弄成這樣還不好收尾，搖搖頭，就出去了。

等到花瑪拐看完回來之後，江漢珍就問道：“怎麼樣花先生，可看清楚了。”

花瑪拐心知江漢神秘詭異，也不敢找是非，暫且只能認慫，就說道：“抱歉了江先生，恕我眼拙，沒看出什麼，就此告辭，改日再來登門造訪。”

說著對江漢珍一禮，然後對着手下說道：“咱們先回去。”

地里蹦有些不甘心的說道：“可是咱們還要去瓶山？”

花瑪拐蹬了一眼地里蹦，說道：“先出去再說。”

旁邊還想再問的一干卸嶺弟兄，帶着疑惑就跟着出了門，他們也不喜歡山神廟的這種氣息，給他們的感覺待在這種地方就害怕，也不吭聲，默默的收拾行囊，跟着花瑪拐趕緊離開了山神廟，出了門也不敢有半刻停留，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山神廟中有猛獸吃人一般，兇悍異常。

出了門原路返回，向著山下而去，等到走遠一些，帶路的熟苗吳痞子可就遭了秧，花瑪拐在山神廟吃了癟，生了一肚子氣，就全賴在這吳痞子身上，讓人將他脫光衣服吊在了樹上，用柳條蘸着水開始了一輪新的拷問。

可憐這吳痞子也是受了無妄之災，也沒想到山神廟才過了幾個月，就从里到外變了個樣，沒拷打幾下，將知道的毫無巨細的全說了出來，就連他年輕的時候有人給他介紹耗子二姑當媳婦的事也說了出來，只是他嫌耗子二姑長得丑，沒答應罷了。

這次上山神廟，也看見了一個身材苗條，面容稍微有些怪異的女人，沒有了那種老鼠一樣的面容，甚至在他眼裡有些可愛溫柔，看的他心裏直痒痒，也大致猜的出那就是耗子二姑了，內心大感後悔。

被吊著的吳痞子被打的全身血肉模糊，但都是皮外傷，要不了命，將自己帶人刨祖先墳的事情都交代了，但花瑪拐還在氣頭上，一點沒有放他下來的意思。

一直打到很晚，才讓人停下，最後決定自己先回去彙報陳玉樓，等魁首處理這事。

自打上山開始，這事就超出了他的能力範疇，越發的束手束腳，只能找魁首處理了。

第二天一大早，安排幾個人跟他一起回去彙報，剩下的人暫時在山上駐紮着，等花瑪拐走了之後，盜匪們這才將已經打的血肉模糊的吳痞子放了下來，全身抽搐着就差一口氣沒咽了，隨便給處理了一下傷勢，扔了兩塊煙土，就讓他自行恢復。

話說耗子二姑正準備了熱水，取出碗來，準備讓客人們先喝點水，剛走過來就見花瑪拐帶着一群人逃跑似的離開了，耗子二姑看的納悶，就問道：“祖師，它們這事幹啥去了，怎麼全跑了。”

江漢珍沒有說話，烏大哼了一聲，說道：“還是一個個虧心事做多了，待在這裏心虛唄，否則以這幫子土匪的德性，還不將咱們山神廟鬧個天翻地覆。”

耗子二姑自然有些不信，就看向江漢珍，，問道：“祖師，是不是這樣。”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算是吧，他們做事的方式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修雷法的修鍊的是天地樞機，雷之正氣，宗旨是維持天地平衡，自然發展，而它們的做的是搬山倒斗行當，乾的是摸屍稱霸的路子，以咱們的眼光看，他們做的有損天地間的平衡，是傷天害理的事，所以我們所修鍊的雷氣，對其自然會有克制。”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也不能說他們做的不對，須知大道千萬條，蛇有蛇道，鼠有鼠道，萬法千術，走到最後都是殊途同歸，我們修鍊，切不可抬高自己而貶低他人，而要有自己心中的一桿秤。”

說這句話的時候，看向旁邊一臉不服氣的烏大，烏大被掃視一眼，一個激靈，趕緊低頭表示贊同。

兩人都是一陣思索，江漢珍才說道：“都回去忙去吧，修鍊自己的道就行，持身正氣，問心無愧就行，不要去管其他人做什麼，說什麼。”

說完，對二人揮揮手，表示讓其各自去忙。

“弟子告退。”

兩人齊齊一禮，收拾了東西，這才各子去忙事情，烏大自是一朝得勢，不甘寂寞，吆喝上劉老六就開始幹活，聽江漢珍說這地方以後會來很多人，就準備建造一些房子，做成客棧給來的人住。

江漢珍看着直搖頭，也暗道這烏大經濟頭腦還是不錯，竟然知道開客棧賺錢的，江漢珍對此也沒有說什麼，此事也不違背修道原則，也就任他去了，但還是囑咐別落下修行。

等到都忙碌起來，江漢珍才有時間考慮一些事情，卸嶺上山，就代表着自己的計劃要開始了，等結束，也猜測到就是自己離開之時。

此時正值亂世，道門弟子都有亂世就救人於危難的傳統，雷門弟子更是將無量渡人奉為一大宗旨，天庭之雷部，有降魔，除妖，戰鬥，防衛，救世，祈福，渡人等職責，相當於朝廷中的兵部與刑部的集合體，職權極大，讓人驚嘆。

只是正值天庭內部爭鬥之中，遇上西方教東進中土的事情，才被分化了許多職權。

既然自己來了這世界，遇到了天下大亂，就不會逃避過去，也為這方世界出一份力。

道門救世，各施手段，江漢珍所謀划的就是這瓶山龍脈，只要將此利用起來，不但可以壓服周圍的群龍，而且能庇佑一方安寧，這可是一門解決根本的方法，若是成功，就是大功德。

但這事難度還是比較大，經過他多方準備，還是覺得不夠保險，根本的原因就是修為太低，最後還是決定繼續修鍊，爭取在開啟之前提升一二。

# 第二十八章 陳玉樓到訪山神廟

花瑪拐也沒怎麼在黑熊嶺停留，帶着幾個得力幹將就去見了陳玉樓，將老熊嶺之事全部如實彙報，以花瑪拐對陳玉樓的忠心，事無巨細的沒有絲毫隱瞞。

聽到清除散盜之事，做的不夠乾淨，陳玉樓只是說了句下次做乾淨一點，不要被人抓住把柄，拿這事說咱們卸嶺不仗義。

當聽到最後是在山神廟中受了挫，而且還是修雷法的道門中人，聽了花瑪拐詳細的說了所見所聞，又說出那種奇怪的感覺。

陳玉樓自是不信，覺得花瑪拐是中了障眼法，他本身也跟着道士學過數年，對這些事清楚的很。

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卸嶺要挖取瓶山之墓的消息也已經傳到了江湖上，這樣半途而廢，不是他陳玉樓的風格，本身坐上魁首的位置也就幾年時間，正是積累名望的時候，就這麼放棄他陳玉樓也丟不起那個人，只能將準備用瓶山做登頂之資的事情提前去做。

但他也不是莽撞之人，考慮了良久，覺得人手還是有些不夠，自己一家沒有把握，但與人合作又覺得吃虧。

作為湘西的土皇帝，也自然在背後支持過軍閥，其中一支大軍閥勢力羅老歪，背後就有卸嶺魁首陳玉樓的聲影。

準備派人去叫羅老歪商議，但羅老歪是什麼人，見了利益就像蒼蠅一樣的撲過來，一聽到卸嶺將瓶山佔了，最近也想弄些寶貝，換成槍炮繼續擴大勢力，就聞着味摸了過來。

兩人一陣商議，一拍即合，點齊兵馬，就向老熊嶺進發了。

這頭江漢珍還沒消停幾天，烏大就來報，說卸嶺的魁首上山了，正在山神廟等着。

江漢珍也就收了功，去了院子中，去見見那卸嶺魁首陳玉樓，究竟是個怎麼樣的英雄人物。

陳玉樓作為卸嶺的魁首，自家弟兄在山神廟受了挫，這場子是要找回來的，就準備來個先禮后兵，但一進廟門，花瑪拐說的那種奇怪的感覺就懸在頭頂，揮之不去，有些暗暗心驚，心道‘這江湖道人還是有些道行的’。

但羅老歪可沒管這些，一進門就感覺難受，罵罵咧咧的說道：“他奶奶的，這到底是個什麼鬼地方，待着讓人難受。”

旁邊的副官也感覺不對勁，小心翼翼的說道：“羅司令，這地方不會有鬼吧。”

“呵呵。”

一旁的花瑪拐笑了一聲，說道：“你見過誰家的鬼還能有的這麼堂而皇之的，這廟的主人聽說是道門之人，會法術。”

副官聽得疑惑，就看向羅老歪。

羅老歪一時一陣思索，略顯狠厲的臉上漏出一些疑惑，說道：“說是陰氣，也不像，我年輕時可是干過趕屍行當的，這些個見過不少，與這個有些區別。”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對陳玉樓說道：“陳當家的，您見多識廣，給兄弟們講講。”

說話之際，還一個勁的盯着陳玉樓旁邊站着的姑娘臉上看，越看越是喜歡。

而這位姑娘，就是出自以‘古彩戲法’見長得月亮門，名叫紅姑，身材苗條，人長得漂亮，讓羅老歪看着心裏直痒痒。

紅姑被羅老歪一看，就是一眼蹬了回去。

陳玉樓也有些奇怪，他在道門待過，對這些有些了解，但對這些事情可是從來不相信，雖然自持手段不低，但對一些道門高人也是有些畏懼。

他師父也是一個老道，雖然修鍊了一輩子，也不見成仙，但其手段高明，即使現在他也不得不佩服。

看了一眼眾人，說道：“不可大意，待會見見人再說。”

說話之際，江漢珍就走了出來，烏大與劉老六跟在兩旁，老遠的就聽到陳玉樓說見自己，開口大聲說道：“原來是陳當家的來了，江謀有失遠迎，還望贖罪。”

幾人轉身看了過來，一個犹如仙境中走出來的年輕人正從後面出來，飄飄欲仙的一看就令人心悅，無不喝彩一聲。

陳玉樓也起身說道：“在下陳玉樓，承蒙弟兄們瞧得起，添為卸嶺魁首，冒昧打擾先生，還望海涵。”

江漢珍也不廢話，說道：“這次大當家的來這老熊嶺，想必是為了瓶山墓而來吧。”

陳玉樓目光閃爍，說道：“不過今日來此，還有一事不明，還望先生教我。”

江漢珍知道，這事先來問罪了，但也沒怎麼在意，說道：“陳當家的請說。”

陳玉樓說道：“我卸嶺的弟兄們前幾日在這老熊嶺清理宵小之輩，但我聽說有人逃到了這裏，這事過了也就過了。”

話音一轉，說道：“但這瓶山的消息想必是先生放出來的吧。”

說話之間，面帶微笑，好似毫不在意，但江漢珍可知道這些江湖人的德性，說翻臉就翻臉。

但還是點點頭說道：“是在下放出去的。”

陳玉樓試了個眼色，卸嶺的一幫人也開始挪動，慢慢的降幾人包圍起來，一副就要動手的架勢。

身後的烏大看着不對勁，取出腰間的匕首，怒視着眾人，一點也不畏懼的指着一眾盜匪，大聲說道：“都想干什麼，再動一下小心我剁了你們。”

眾人也被發怒之中的烏大給嚇住了，烏大身材高大，幾乎能比的上陳玉樓身邊的崑崙，只是沒崑崙壯實，看着精瘦。

烏大修行雷法也有一段時日，身上也有些雷氣，雷法本就正氣堂皇，可破除妖邪之氣，發怒之下自然散發著雷霆之勢，專克妖邪，一幫子盜匪都是經常干那傷天害理之事，心中本就有愧，竟然一時間被烏大給嚇得不敢動彈，就連旁邊的劉老六也給嚇了一跳。

氣氛一時凝重，陳玉樓目光閃爍，覺得面子上有些下不去，給羅老歪試了個眼色，羅老歪頓時會意，手一揮，一幫子當兵的取出槍，齊刷刷的對準江漢珍幾人。

羅老歪說道：“老子早就看你這這道人不順眼了，聽着就脹氣，聽花兄弟說你是神仙中人，我羅老歪有點不相信，‘神仙難逃一溜煙’，不知道你這自稱神仙的，能不能逃的過我這幾十桿快槍。”

江漢珍心中一突，這槍可不是好對付的，自己現在修為還低，不一定能對付得了槍，打在自己身上，一槍肯定一個窟窿。

不至於被槍給打死，但旁邊的烏大肯定活不了，但也不是很畏懼，手掌暗暗一揮，一股雷氣飛向陳玉樓，這才笑了一下，說道：“陳當家的這事什麼意思。”

陳玉樓冷色的看着江漢珍，說道：“我卸嶺對瓶山早就志在必得，只是還在調查之中，先生將這事弄得人盡皆知，讓我們卸嶺不得不提前入場，不知先生是什麼意思，還請告知我陳玉樓。”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陳當家的不愧是豪傑之輩，能看出這些來，也沒讓我失望。”

頓了一下，掃了一眼周圍虎視眈眈的一眾盜匪，說道：“意思就是傳言中的意思，此時正值天下大亂，需要出現豪傑之士來結束這亂世，我雲遊至此，剛好發現此地龍氣就在勃發之際，才動了這利用龍脈的心思，但陣眼被一墓穴所壓制，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希望有志之士上山，幫我解決此時，若是運氣好，得了龍氣干一番大事業也不是不可能。”

“嘿嘿。”

羅老歪笑了一聲，說道：“你這道人拍馬屁拍的真響亮，那就是說我羅老歪是豪傑之人了，你以後就跟着我混吧，天天給我拍馬屁。”

接着羅老歪偷看了一眼旁邊的陳玉樓，見其面色有些不好，趕緊乾笑了兩聲，說道：“還有咱們陳當家的，可是豪傑中的豪傑，你這馬屁說的沒錯。”

陳玉樓目光閃爍，當初他就是這個龍脈傳言動了心思的，不然也不可能行動這麼迅速，這地方早就預備在他的登頂之事之中，只是不是太相信龍脈之說而已，但又讓他不可不行，就想收服江漢珍，為自己辦事。

冷笑一聲，說道：“龍脈之說本就不可信，大家都是明白人，先生也不必裝了，有什麼目的就直說，我陳玉樓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但你玩弄天下人於鼓掌之中，看你是個人才，我也不為難你，留下一隻手指頭當做入夥信物吧。”

陳玉樓對江漢珍此等江湖之人根本不會放在眼裡，但花瑪拐說的確信無比，又猜測這人也不簡單，這次探明了底，也就是個道門中人，按照交互規矩，小勢力跟大勢力合作，若是要得到信任，就要剁一隻手指頭，以表決心。

本就是有大志向之人，身邊就少不了能人高士，起了愛才之心，就讓江漢珍表態加入進來。

一幫人紛紛看向江漢珍，等待着江漢珍剁自己手指頭，這可是投名狀，只要做了以後就是自己人，都是以兄弟相稱，以前的恩怨一筆勾銷。

羅老歪呵呵一笑，說道：“小道士，這可是好機會啊，陳大當家的看上你了，只要將指頭剁了一隻，以後咱們就是兄弟，這次瓶山所得的寶物，也有你一份，就是一刀的事。”

看着江漢珍沒有動靜，似笑非笑的看着他，陳玉樓心中有些怒了，心道。

‘好心讓你入夥，看你的樣子還不怎麼願意，真是不識抬舉。’

說著冷笑一聲，就要取出腰間的‘小神鋒’動手，忽然敢訣全身動不了了，心中大駭，就跟花瑪拐所說的情況一模一樣，表情豐富多彩，如扮花臉一樣的來回變化，一時嚇得全身冷氣直冒。

# 第二十九章 陳玉樓上山初受挫

江漢珍知道這是陳玉樓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對他下的氣禁，他本人對這套江湖規矩嗤之以鼻，也沒有自殘的想法，‘仙道貴生，無量度人’，對生命很珍惜的。

何況他也不覺得這陳玉樓能掌握主導權，從開始就沒想着跟着他人屁股後面混日子。

輕笑一聲，說道：“陳當家的還是收起你那一套吧，龍脈才是才是我最關心的。”

頓了一下，說道：“至於瓶山之中的寶物，你們就看着自己取吧，能拿多少算你們本事，我對此分文不取，我可對陳當家的本事有些好奇，不知道陳當家的是當世的豪傑，還還一個搬山盜斗的土夫子。”

一眾卸嶺盜賊聽完，頓時勃然大怒，這擺明着就是不給面子。

羅老歪陰惻惻的一笑，說道：“沒想到你這人還真不識抬舉，既然給臉不要臉，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說著對着手下的士兵說道：“兄弟們，遇上不長眼的了，待會若是有什麼不對，就給我開槍，老子看今天這位裝神弄鬼的神仙能不能逃得過我這一溜煙。”

一旁的烏大可是受不了這氣，一步上前擋在了江漢珍前面，怒視着一眾兵匪，狠狠的說道：“我看誰敢？若是動起手來誰第一個死的是誰還不知道呢。”

烏大煞氣駭人，一副不怕死的樣子，江漢珍將烏大拉到一邊，說道：“你先站到我身後，放心，我看陳當家的也是愛好和平之人，不會動手的。”

說完看着陳玉樓，呵呵笑着問道：“陳當家的，你怎麼看？”

陳玉樓臉上陰晴不定，被雷氣禁住了身體，也聽他師父說過這些種事，有氣禁這一說，所謂氣禁，就是用修鍊出來的‘先天一炁’，定住人的身體不能動彈，常見的有千金閘，定雞術之類的法術，將人身體壓着或者定住，若氣禁不消失，就不能動彈。

這裏要說的定雞術可不是只能將雞定住，而是定身術的一個體現，只要是活物都可以定住，湘西一代多有流傳，經常用符配合咒語，用雞演練法術，所以也稱為定雞術。

陳玉樓心道：‘恐怕是遇到行家了，這一下我還不得任人宰割。’

他作為卸嶺魁首，還是得注意威嚴的，也暗自慶幸此人還是沒傷自己的面子，沒有現在就將它制服來要挾卸嶺兄弟，也不是不識趣之人。

看着羅老歪說道：“讓你的兄弟們將槍放下吧。”

老老歪一愣，有些不可思議的問道：“我說陳當家的，今兒怎麼這麼心善了，這可不是你的風格。”

陳玉樓也是有口難言，身體動也動不了，看着架勢，只要起了衝突，先不說江漢珍會不會出事，他陳玉樓肯定是第一個死的，被人切住了命門，也不敢再繼續撕破臉皮了。

而陳玉樓身邊幾個人，紅姑，花瑪拐，和身材又高又壯的崑崙，三人分立在周圍，隱約的將江漢珍三人圍在中間，呈現一種三才狀態，只要一動手，三人就會從三面進攻，雖然做的隱晦，但江漢珍可看的一清二楚。

雖然自信陳玉樓不會下令動手，但也不敢保證他手下沒有犯二的，羅老歪是個人精，最擅長見風使舵，嚇唬人還行，若是實力沒摸清楚，以羅老歪的賊性肯定不會先動手。

且不說花瑪拐和崑崙，花瑪拐本就被江漢珍嚇住了，此時只是做做樣子，從他顫抖的雙手就看的出，他是不敢動手的。

崑崙為人憨厚老實，最聽陳玉樓的話，陳玉樓不說話，他也不會動手。

而最有可能犯二的就是這位紅姑娘了，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手中暗扣着一把飛刀，怒視着江漢珍三人，一副就要動手的架勢。

江漢珍看的眼皮直跳，不怕狠的，就怕犯二的，狠人還有原則，犯二的若是犯起二來，什麼都能做的出來。

江漢珍自己不怕，就怕這紅姑犯二給烏大來上一飛刀，看着都差不多了，就說道：“都退下去吧，你們陳當家的都發話了，下面我們還有些要緊事要商量，各忙個的去吧。”

羅老歪呵呵一笑，一聲令下，士兵們都收了槍，說道：“我就說嘛，陳當家的可是個大度之人，不會輕易跟小年輕一樣，打打殺殺的，多傷和氣。”

花瑪拐卻鬆了一口氣，不用打就行，他真怕跟江漢珍對上，心有退意早現。

江漢珍看着陳玉樓，笑着說道：“陳當家的，你看這事這樣處理怎麼樣，你我各退一步，我騰出一邊房子給你們安身，瓶山的寶物我分文不取，若是陳當家的在瓶山遇到什麼棘手的問題，我可以為你們提供一些幫助，你呢就別與我在這僵着了。”

陳玉樓眼中閃爍不定，一時也不好做出決定，雖然對江漢珍有所畏懼，但到了這個程度也不好下台。

此時江漢珍說了一個不是台階的台階讓他下，也覺得合理，他們本來就是要駐紮在山神廟的，既然一拍兩散，寶物也肯定不會分給江漢珍了，至於什麼幫助之類的話，聽聽就行，他可不會當真。

身體一動不動的，但眼睛能眨，嘴巴能動，就說道：“可以，這事就這麼定了，我陳玉樓也不是不講理的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也不白用你的地方，多少錢我照付，至於幫忙，就免了，我卸嶺十萬弟兄，能人無數，一個小小的瓶山還難不倒我。”

聽到房錢的事，烏大眼睛一亮，也覺得這幾天蓋得那些房子真的用上了，將屍體搬過去當義莊，不但整個山神廟可以按照修鍊之地改造，而且還能賺錢，真是一舉兩得。

江漢珍看了一眼烏大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只是笑了一下，也不在意，就對陳玉樓說道：“陳當家的真是爽快，這事就這麼定了。”

然後撤了陳玉樓身上的法術，陳玉樓忽然感覺能動了，犹如困龍出獄一般，方得自由，使勁的活動了一下脖子，感覺心情都舒暢了許多，剛才拿一下可將他壓抑的不輕。

這才對一眾兄弟說道：“都散了吧，就照這個安排。”

花瑪拐聽到這聲音，犹如天籟，趕緊說道：“好的，魁首。”

卸嶺的一干盜匪全部散開而去，但紅姑卻還是一副要殺人的樣子，看着就要動手。

陳玉樓看見了，但心中有氣，也沒理會，只要紅姑動手，他打算拚死也要跟江漢珍分個高下。

羅老歪看着紅姑生氣的樣子，越看越喜歡，心癢難耐，就笑着說道：“紅姑娘，女孩子家的還是相夫教子的好，整天打打殺殺的不好。”

說著就舔着臉湊了過去，嘿嘿笑着說道：“要不跟我回去，做我第九房姨太太去。”

“滾。”

紅姑被這麼一攪和，也不再對着江漢珍，罵了羅老歪一句，收了飛刀，看着江漢珍說道：“裝神弄鬼。”

江漢珍只是看了一眼紅姑，對此毫不在意，只要這姑娘不犯二就行，不然鬧起來還真不好收場。

陳玉樓不敢罵江漢珍，見紅姑娘罵了江漢珍，心中暗爽，笑着說道：“她就這樣，還請江先生不要在意。”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無妨，剩下的你們就跟烏大談，在下還有事，就先失陪了。”

說完對眾人一禮，交代了烏大幾句，就像後面開闢的練法場地走去，至於他們如何，他是一點也不在意。

心道：‘陳玉樓這隻大魚已經上鈎了，以他那種心高氣傲的個性，只要用瓶山吊著，難道還能飛了不成？’

‘至於另一條大魚搬山道人鷓鴣哨，我想也快了吧。’

江漢珍對此可是穩坐釣魚台，穩得不能再穩當，唬住了陳玉樓，那就有了一半的主動權，剩下的只要搞定鷓鴣哨就行了。

怒晴湘西世界對他來說已經很熟悉了，知道一些主角人物的性格，只要對症下藥就能萬無一失。

以搬山道人對雮塵珠的渴望，比起陳玉樓可要容易搞定很多，而且對鷓鴣哨的性格也知道的很清楚，以自己的手段做這事也不難。

江漢珍此時正是穩坐釣魚台，該布置的已經布置好了，就能等陳玉樓受挫，最後實行自己的計劃了，對此一點也不擔心。

且不說山神廟這邊烏大當了談話人，而卸嶺一遍談話人正是花瑪拐，兩人就開始商量，幾下就商量了一個對策。

出動人手將西面的屍體全都搬到了烏大新蓋得房子內，整個西邊一排都讓給了卸嶺，又在中間讓出幾間。

除了中間大殿因為設置了雷壇沒有讓出去外，又從側殿騰出一間給他們當會議之地。

等到屍體搬出去，耗子二姑就開始着手凈宅，將整個西邊的房子的陰氣都祛除了一遍。

卸嶺之人本以為耗子二姑也是裝神弄鬼的，但經過一番法水凈宅之後，真的感覺清靜了很多，紛紛好奇的上前討要法水。

耗子二姑也是來者不拒，將製作好的清靜水，一人分了一點。

羅老歪看着耗子二姑的身材，又開始流口水了，但被紅姑給擋了回去，同為女人，也有共同話題，她經常在一幫子男人堆里混，一直也沒有個說話的人，此時看見同為女人的藍二姑，也顯得格外親切。

而陳玉樓卻窩了一肚子氣，他本就是心高氣傲之輩，怎麼可能被一個江湖術士壓了下去，下定決心，一定要做成這件事情，以做自己的登頂之資。

等着這事完了，就干一番大事業。

# 第三十章 兔子蹬魁首二受挫（恭弘=叶 恭弘宸風第一學徒加更）

就在陳玉樓帶着卸嶺之人聯合羅老歪入住山神廟之時，山下老熊嶺來了三個穿着打扮怪異的年輕人。

領頭的一人可身材高大，一副飽經風霜的樣子，此人正是搬山魁首鷓鴣哨，此人本領高強，為人慷慨俠義，。

當今世上有‘搬山，卸嶺’兩位首領，其中卸嶺的魁首就是陳玉樓，而這搬山的魁首就是這位鷓鴣哨了。

此人不但本領高強，而且為人慷慨俠義，在搬山凋零無人之時，出了這麼一位豪傑，才將搬山的名頭穩固了下來，並更上一層樓。

身邊跟着一男一女，都是鷓鴣哨同宗的師弟師妹，女的善通百草百花的藥性，道名‘花靈’，男的有色目血統，高鼻子大眼，一頭捲髮，不像是中土之人，道名‘老洋人’。

搬山道人道名並非道號，而是隱名和綽號，至於真名字，估計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兩人不到二十歲的年紀，經驗尚欠，但搬山之中已經沒有其餘幫手了，鷓鴣哨也就將他們帶着，一來當個幫手，二來給二人增加一點經驗。

鷓鴣哨正在探查一座漢王墓，忽然傳來湘西瓶山有雮塵珠的消息，就帶着兩個師弟師妹馬不停蹄的趕了過來，此時也正到了老熊嶺。

三人打聽清楚瓶山位置之後，而天色已經不早，而寨子里晚上又不留外人，雖說風餐露宿對於搬山道人來說是常事，但還是打聽到山上還有一座山神廟，離着瓶山也不是太遠，就準備去那借宿。

鷓鴣哨心急雮塵珠的消息，不想再耽擱時間，三人一合計就乘着夜色向山神廟趕去。

陳玉樓自持英雄過人，沒想到這次出來還沒到瓶山就受了挫折，心中很是不服氣，但好在江漢珍好歹給他留了面子，只能將此事壓在心裏，一肚子悶氣憋着看什麼都難受。

此時就連紅姑也跟藍二姑在一起，一幫子大老爺們也不可能去安慰他，越發的不爽，看什麼東西都覺得一肚子氣，待在房子里悶得慌，到了晚上也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就起床出了門在外面轉悠，舒緩一下心情。

山中黑的出奇，但他陳玉樓可生了一雙夜眼，外面的環境即使再黑，也能看的一清二楚，忽然一陣響動，一隻走路一瘸一拐的山貓出現在他的眼前，看樣子是後腿受了傷，偷偷摸摸摸的樣子，陳玉樓覺得可疑，就跟了過去。

山貓腿受了傷，抓不到獵物，可能是餓極了，就來山神廟找點食物，若是它完好的時候，怎麼可能被這事給困住，摸着夜色就摸到了雞舍。

陳玉樓也知道這裡是養雞的，本來就一肚子氣，此時見到山貓偷東西，頓時怒從心起，將一肚子火全給帶了出來。

心道：“好啊，我正愁一肚子火沒地兒瀉呢，沒想到你送上門來，那就別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然後抽出隨身短刃，‘小神鋒’摸了過去，他向來不喜歡用槍，只用這柄短刃防身。

說起這‘小神鋒’可是大有來歷，是當年皇上身邊御用的寶刀，此時一出，寒光侵潤，鋒銳絕倫，只見刀光閃閃，一看就不是凡物。

雞舍門口拴着的大兔子見到一隻大山貓，嚇得趴在地上不敢動彈，而且還在瑟瑟發抖，山貓看了一眼大兔子，猶豫着要不要撲上去，但最終覺得這兔子也不簡單，此時它受了傷，還不一定收拾的了這兔子，還是吃點五彩雞實在，就大搖大擺的向著雞舍走了過去。

陳玉樓一看，這是要偷雞啊，這麼明目張膽，摸過去猛地一鋪，大吼一聲，‘小神鋒’脫手而出，飛射向山貓。

山貓常年生活在山中，五感明銳，鬍鬚一抖，一個前竄就躲了過去，好巧不巧的是‘小神鋒’剛好剁在拴着兔子的鐵鏈上，本就削鐵如泥，竟然江鐵鏈斬了開來。

山貓轉頭看了一眼陳玉樓，自顧的在雞舍前，前爪一陣揮舞，就刨除一個洞來，摸進了雞舍，進去偷雞去了。

陳玉樓頓時有些惱怒，但接着雞舍中彷彿炸開了鍋一般，雞叫聲不絕，和貓的慘叫之聲，然後就沒了聲息。

雞叫聲在夜裡尤為明顯，將山神廟裡正睡覺的眾人都吵了醒來，紛紛出去查看，來到雞舍外面，就見到陳玉樓陰沉的站在雞舍門口，面色很不好看。

烏大說道：“怎麼了，陳當家的怎麼跑這來了，我門可是說好的，這五彩雞可是不能動的。”

花瑪拐怒視一眼烏大，說道：“怎麼說話呢。”

烏大說道：“這雞可不是一般的雞，若是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可不答應。”

說著還看向陳玉樓，陳玉樓臉色越發的不好看，但也不好動手，就說道：“有沒有事你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耗子二姑看見雞舍被破壞了些，心中焦急五彩雞，就和烏大兩人打着馬燈進去查看，最後烏大提着一隻碩大的山貓出來了。

山貓被叨的渾身是傷，但還沒死，知道藍二姑喜歡小動物，就交給了藍二姑處理。

事情也就明了了，事情就是陳玉樓看見山貓追了過來，就準備抓山貓，只是山貓速度太快，他沒抓住，山貓就拋開一個洞進了雞舍，哪想雞舍的雞兇悍異常，見到山貓就開始進攻，本來山貓就餓得不行，哪能是無彩雞的對手，進去就被五彩雞給叨暈了。

烏大一臉歉意的說道：“不好意思，陳當家的，是我烏大誤會你了，我在這給您道歉。”

“哼。”

陳玉樓冷哼一聲，走過去抽出地剁在鐵鏈上的小盛鋒，就想離開這裏，真是越待下去越窩火當著，看陳玉樓要離開，紛紛讓出一條道來。

突然趴在上的大兔子見拴着自己的鐵鏈就要斷了，連着的豁口也不多，它隨意就能掙脫，頓時大喜，四周都被人圍着，只有陳玉樓一人擋着他的去路。

知道這是自己逃脫唯一的機會，若是在慢了就會被發現，重新栓起來。

雙腿用力往地上一蹬，竄到了陳玉樓跟前，不等眾人反應，懸空跳起，斜着身子對着陳玉樓又是一蹬，勁道自是不小，陳玉樓被兔子蹬的直接飛了出去，幸虧崑崙離他不遠，一把將她接着住。

而兔子蹬着陳玉樓借了力，飛出老遠，落在地上動作不停，蹬蹬蹬一連串的跳躍，眾人還沒反應過來，兔子就以極快的速度消失在眾人面前。

眾人看的傻了眼，紛紛看向陳玉樓，陳玉樓也心中萬馬奔騰，臉色羞怒難當，沒想到先是被山貓耍了，然後再被大兔子給蹬了，很想找個地方藏起來，再也不見人。

耗子二姑驚呼一聲：“大兔子跑了。”

這大兔子是她養的，沒想到就這麼跑了，一時有些心急，烏大勸說著不要着急，走過去一看鐵鏈，看見上面的刀口，又想到陳玉樓剛才拔出刀的樣子，說道：“陳當家的，你為何晚上不睡覺，將我們栓的大兔子的鐵鏈給砍斷，讓大兔子跑了。”

卸嶺眾人都不再去看陳玉樓，有的是不以為意，有的是憋着笑意，陳玉樓心中也是鬱悶的緊，沒想到去抓山貓，竟然將他們的大兔子給無意中放跑了，一時不知道該如何說。

藍姑拽了拽耗子二姑的袖子，漏出一絲懇求之色，耗子二姑本就心軟，再就是對大兔子很失望，沒想到平時表現得溫順乖巧，關鍵時刻就逃跑，此時大兔子讓她有點傷心。

心道，跑了就跑了，再加上紅姑說情，也不準備追究此事。

就說道：“算了吧，不就是一隻大兔子嘛，既然不想在咱們這待着，就隨它去吧。”

陳玉樓聽得怎麼感覺都有些刺耳，掃視了一眼周圍兄弟，覺得看他的眼神都有些不一樣了，讓一直以來都心高氣傲的他有些難以接受。

心中有氣根本沒出撒，有些賭氣的說道：“不就是一隻大兔子嘛，我去給你追回來。”

說著就身形飛快的向大兔子逃跑的方向追去，不管身後眾人的呼喊，自顧的狂奔而去。

紅姑有些擔心的說道：“怎麼辦，大半夜的出去多危險，花瑪拐，派兄弟們出去將他追回來。”

花瑪拐也是擔憂的緊，就組織人手，點上火把，開始進入山林，四處呼喚着魁首陳玉樓。

而烏大自是有種想仰天大笑的感覺，看着卸嶺眾人也就憋着回到了屋裡，自個在被窩裡笑去了。

耗子二姑看着手上的山貓也發現山貓後腿已經骨折，不像是被五彩雞叨的，而是受傷好幾天了，才明白這山貓腿瘦了傷，才跑到山神廟來找吃的，也覺得情有可原，就將山貓帶回房間去救治了。

# 第三十一章 古狸碑遇妖三受挫

陳玉樓狂奔出去，心中鬱悶的要死，心中羞愧，臉上火辣辣的熱，本就不想見人，就找了這個由頭狂奔了出去，免得尷尬。

狂奔出去果然好了許多，心情舒暢了，也不看路，一路連大兔子的影子都沒看見，也不知道早跑到哪去了，最後跑的有點累了，才停下。

想他陳玉樓也不是平庸之輩，一天內兩次都丟了臉面，發誓要做出一番成績來，不然卸嶺的兄弟們怎麼可能服他，他又怎麼可能有臉坐這魁首之位。

就在山中慢悠悠的轉悠着，不知不覺中，來到了一片墓地，忽然心中有一股不祥的預感從心中升起，覺得這地方有些不對勁。

抽出隨聲‘小神鋒’，只見小神鋒吞吐明暗，出現異常，就知道此地不對勁，小神鋒本就是神物，可自行辨別邪氣，又削鐵如泥，才一直帶在身邊。

以他的眼光自是不差，就在墓地之中四處尋找着詭異源頭。

忽然聽到一整陰森恐怖的聲音從身後傳出，如破鑼嗓子一般的嚎叫着，在月光下顯得陰森恐怖，十分駭人。

陳玉樓轉過聲去，忽然看到一個墓碑後面有動靜，發出嘻嘻索索的聲音，好像是在吃東西，十分詭異。

本就怒氣在頭上，在山神廟窩了一肚子火，跑出來又遇到這等陰森森的玩意，越想越是生氣。

就對着石碑喊道：“誰在後面，出來。”

回應他的是一連串的詭異笑聲，一聲笑聲過後，墓碑后散發出一陣霧氣，妖氣森森，不到片刻就將陳玉樓籠罩在其中，只見有個一身白衣，瘦的皮包骨頭的老太太，拄着兩隻樹枝做成的拐，長着一個番瓜頭，一臉不陰不陽的表情，就在墓碑後面站着死死盯着他看。

陳玉樓看了一眼老太太，只見老太太眼神如萬年不化，幽深詭怖，好似自行旋轉，但就是這麼對視一眼，讓他全身肌肉立刻陷入一種僵硬狀態，目光再也移不開。

那瘦老天太雙眼精光四射，全身乾瘦，就像從墳墓里爬出來的死屍，除了皮就是骨頭，看不出一點肉來，皮膚跟老樹皮一樣粗糙，半點血色都沒有。

而身材奇短，包着兩隻腳，拄着拐杖站起來尚且不足三尺，腦袋上戴着一頂白疙瘩小帽，扣在番瓜頭上顯得有些滑稽，嘴裏咬着不知道什麼動物的場子，鼓着腮幫子正‘嘻嘻索索’嚼個帶勁，不懷好意的看向陳玉樓。

陳玉樓頭皮都好像被掀了一層，心中叫苦不迭：“媽呀啊，我這是造了什麼孽，白天被那個裝神弄鬼的術士施展了定身術，晚上又被兔子踹了一腳，好不容易出來緩解一下心情，又遇上這等怪物。”

“就這毛鬼爛神的樣子，絕對不是人，鬼知道是什麼玩意，在這深山老林里碰到他，怕是今個要有麻煩了。”

雖然心裏明白事情不妙，應該掉頭就跑才對，但不知那老太太的眼睛是個什麼鬼玩意兒，被那惡毒的眼睛一看，便會全身發麻，由內而外的不聽使喚。

陳玉樓被她看了一眼，就兩腿一軟，癱倒在地，就剩下一雙眼珠子還能咕嚕咕嚕的轉着，只見老太太嚼着腸子，嘴角還掛着機縷血絲，歪着番瓜頭看着地上的陳玉樓，忽然發出一陣陰惻惻的怪笑，拄着兩根樹枝拐杖向他走來。

陳玉樓被那白老太太看了一眼，中了攝魂術之後，頓時神魂犹如在天上飛，暈頭轉向，毛髮森森，全身從尾椎一股涼氣直上頭頂，癱倒在地后，除了眼珠子能轉着，其餘身體各部動也動不了。

看見白老太太過來，感覺有些尿急，暗道：‘完了，聽說山嶺中常有修鍊邪法之人，取人心肝腸胃，攝取他人生命，以求長生不老，這白老太太恐怕活了好幾百年了，八成是看我年輕力壯，生命強悍，要拿我修鍊邪法，攝取壽元了。’

又見着白老太太啃食腸胃，滿臉姦邪之相，非妖即鬼，根本就不是人。

胡思亂想之際，猛然醒悟，他也是通曉方術之人，知道之際是中了‘圓光’之術，而且是圓光法中的攝魂之光，中國稱為‘攝魂迷幻之法’，西方人稱為‘催眠術’，兩者叫法不同，實際上是一個道理。

兩者都需要修鍊才能施展，西方的必須要用冥想之法，而東方的就將此光煉成法術，凝神靜氣，在丹田之中觀想幽譚深井，然後用眼神吐納呼吸，修鍊一道目光，可隨意往返雙目與丹田之中，半年即可成功。

用時將修鍊出來的目光捕捉他人目光，將之帶動過來，只要與之對視，就會被其控制行動，任人宰割，陳玉樓也知道這種方術，只是以往對這些都是嗤之以鼻，根本就不相信，如今遇到這種方術自然抓瞎，使勁渾身解數都逃脫不得。

這白老太太就是這老熊嶺很出名的狸子精，被江漢珍修鍊雷法時給傷了一隻腳，又起了歹心準備傷害藍二姑，又被護身雷符傷了另一隻腳，心態早就崩了，這時候見了生人哪還有放過的道理。

白老太太拄着兩根樹枝，晃晃悠悠的走了陳玉樓身邊，盯着陳玉樓嘿嘿一陣冷笑，嘶啞僵硬的笑聲令人驚悚欲死。

可他現在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繃著喉嚨發出一陣奇怪的‘嗬···嗬··’聲，這是陳玉樓身體緊張過度，身體帶動空氣發出的最後掙扎。

心裏明白，只要再等上片刻，心神就會逐漸變得模糊，任憑那白老太太將他開腸刨肚，活活生吃，想到這種慘狀，真是萬念俱灰。

心若死灰之下，也打算閉目等死沒，可發現身體僵硬，連眼皮都動不了，心中暗道難道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被白老太太活吃了，大罵白老太太十八代祖宗，今日慘遭橫死，恐怕連骨頭渣都剩不下，唯有死後化作厲鬼前來報仇雪恨。

陳玉樓自然不甘心就這樣被活吃了，但越用力身體越是不聽使喚，忽然想到一個死中求活的法子，若是遇上‘鬼壓床’，就咬破自己的舌尖，這情形與鬼壓床有些相似，說不定能從攝魂術中掙脫出來。

可牙關僵硬，漸漸的感覺到麻痹之意遍布全身，想要有什麼作為也是不可能了，心道：“罷了罷了，想我陳玉樓也算豪傑之輩，大業未成，就先不明不白的死來這古墓林子里···”

眼看着陳玉樓神志就要消失，就會被白老太太生吃活剝，可無巧不成書，也是陳玉樓氣運深厚，命不該絕，古墓林突然發出一陣撥草折枝的響聲，只聽有人郎聲念道：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日月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

隨着《正氣歌》的傳出，好似從天地之間的傳來，充滿了浩然之氣，遇到妖邪之氣，犹如驕陽融雪，立即消散。

陳玉樓一聽之下，立即感覺到全身一松，知覺竟然恢復幾分，心中也清醒了，已明白這是遇到了高人，這條命算是撿了回來。

此時心中熱淚盈眶，有種死里逃生的喜悅之感，不知是何人救了自己，想要開口，但身體還在僵硬之中，一時半會說不出話來。

拄着雙拐的白老太太也被《正氣歌》所震懾，臉上不停的變化，心中惱怒，這段時間就沒好過一天，這到底是誰又來破壞我的好事。

就見荒草一分，走出兩男一女，都做道士打扮，各自背着個大竹簍，也不知裝的什麼，各自背着一把苗家女子出門帶的花傘，還在腰間系著花帶，都是苗家女子的習俗，是用來防止蛇蟲以及驅趕山鬼用的，三人偏偏還穿着道袍，這種不倫不類的打扮，很是怪異。

這三人正是連夜上山趕往山神廟的鷓鴣哨師兄妹三人，也不知為何，跑到這古狸碑來了。

三人也不理睬躺在地上的陳玉樓，口中念念有詞，將拄着雙拐的白老太太圍着中間，對着她撐開花傘，花傘之上鑲嵌了專門破圓光一類法術的鏡子，將白老太太一照，只見黑霧一閃，哪裡還有什麼老太太。

只見一條全身灰白禿斑的老狸子，人立而起，兩隻爪子還夾着兩根樹枝，兩隻後腿焦黑一片，兇狠的看着鷓鴣哨三人。

老狸子見來人也是懂得道術之人，知道大事不好，扔了樹枝，身體伏地，前爪使勁一刨，借了力道就向花靈撲了過去，在半空中忽然一個轉着，跳到殘碑之上，又從斷碑之上高高跳起，想要從老洋人頭頂飛竄而逃。

竄勢雖然很快，但鷓鴣哨動作更快，大喝一聲，一招’倒掛金鈎‘的樣子踩到了半空中，招式行雲流水，如倒着登天，一腳剛好將老狸子踢了個正着，老狸子正要逃走頓時被踢得直飛了出去，撞在石碑之上，發出噼里啪啦的骨骼列碎之聲，當即骨筋折斷，軟耷耷的掉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陳玉樓看了個目瞪口呆，那領頭道人一腳堪稱凌厲，他也是識貨之人，那一招倒掛金鈎一般的招式，正是搬山道人用來踢‘殭屍’用的‘魁星踢斗’的道術，根本就不是什麼招式，這山野道人怎麼會，難道是···

越想越覺得不對，餘光一看，竟然是熟人，就想將頭埋在草叢里裝死，或者暈過去也行，接二連三的吃癟，讓他實在是有些羞於見人。

但無奈身體還動不了，就閉上了眼睛，就聽那一腳踢死古狸子的道人走到身邊來，抱拳道：“陳兄，別來無恙否，這大半夜的你躺在這荒山野嶺做什麼。”

# 第三十二章 萬事具籌備上瓶山

陳玉樓臉色一紅，原來這人正是他所熟悉的搬山道人鷓鴣哨，搬山道人一向行蹤不定，世人傳言‘搬山道人發掘古墓者，乃求不死仙藥’，但不知真假，但他陳玉樓可不相信這一套，任誰見了金銀財寶不會動心？也猜測這隻是搬山道人放出來的噱頭。

花靈神色好奇，沒想到自家師兄還跟躺在這地上的人認識，就問道：“師兄，躺在地上的這人是誰。”

鷓鴣哨看到陳玉樓這一副羞愧難當而裝死的樣子，就笑着說道：“說起這位可不得了，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搬山魁首陳玉樓，是湘西響噹噹的一條豪傑。”

陳玉樓被這麼一說，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燒，不敢再睜眼看人，乾脆閉上了眼睛不打算睜開了，來個眼不見心不煩。

暗罵一聲，到了現在還過來看自己的笑話，也不知道把我救起來的。

花靈一陣驚呼，搬山魁首可不是一般人，和他師兄鷓鴣哨齊名的魁首人物，手段肯定不差，只是這手段有些奇怪，還沒想到陳玉樓這是中了法術，動不了，就問道：“那他躺在地上干什麼，是在施展什麼手段嗎？不會是卸嶺的秘法吧。”

鷓鴣哨聽得嘴角直抽搐，旁邊的老洋人看了一眼，鄙視的看着花靈說道：“他這哪是施展秘法，而是中了老狸子的法術，身體根本就動不了，若不是遇上我們，說不定就被那老狸子給害了。”

花靈這才恍然大悟，說道：“師兄，你看他對可憐，救救他吧。”

陳玉樓被說的羞憤欲死，只想就這麼靜靜的躺着，再也不想睜開眼睛，高傲的心氣在這個時候已經所剩無幾，也知道這種法術中了之後，只要過個一時半刻就會自動清醒，身體也能恢復自如。

心中暗道，‘你們還是趕緊走吧，讓我靜靜的躺會’。

但花靈可不會放着一個活人躺在山林中不管，上前開始檢查起來，又是掐人中，又是掐虎口，只要急救的方法都試了一遍，任憑花靈怎麼折騰，這陳玉樓就是‘醒不過來’。

而鷓鴣哨和老洋人經驗豐富，早就看見了陳玉樓眼珠子在眼皮底下亂轉，人睡着有真有假，若全然不知，眼珠子是不會動彈的，但只要做夢或有心念活動，再就是陳玉樓這種裝暈的，眼珠子會動彈的，看他眼珠子動的頻率，就知道陳玉樓內心活動精彩至極。

兩人都憋着笑看着花靈施展救人手段，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能想到的，幾乎都施展了個遍，但陳玉樓就是不醒來。

花靈心急救人，說道：“師兄，你快想想辦法，這卸嶺魁首怎麼還不醒來。”

一旁的老洋人呵呵一笑，說道：“要不拿針刺一下腋窩寸關這些疼痛穴位，說不定能在疼痛的刺激下醒過來也說不定。”

聽到這個，陳玉樓只要覺得有些心酸，想他堂堂卸嶺魁首，丟人竟然丟到搬山來了，心中對老洋人大罵不已，更是羞憤的不敢睜眼，打定主意，就是捅他兩刀都不會睜開眼睛。

鷓鴣哨蹬了一眼老洋人，老洋人趕緊閉上嘴，這才說道：“花靈，算了吧，這地方有老狸子的氣味，等閑猛獸不敢靠近，也算安全，這法術等到一時三刻，就會自動解除，我們還有事情，也就不再這耽擱了。”

花靈一陣猶豫，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聽師兄弟的話，指着躺在地上已經死了的大狸子，問道：“師兄，那這隻大狸子怎麼辦？”

她也懂藥理藥性，也知道這大狸子不知活了多少年，異常珍貴，拿回去說不定還有用，才就此一問。

老洋人開口說道：“還能怎麼辦，當然是帶走了，皮毛還算完好，剝了皮也能值幾個大洋的。”

花靈哦了一聲，就要去將大狸子撿起來，但鷓鴣哨看着陳玉樓這幅可憐樣，也猜測這是陳玉樓的獵物，只是不知為何出了意外，被狸子給反制了，一時也不好意思拿走。

就說道：“狸子肉酸，難以食用，但骨骼可以入葯，能治療離魂失魂之癥狀，這是陳兄的獵物，咱們還是留給陳兄吧。”

老洋人這可急了，這怎麼說也是一項收穫，不服氣的小聲說道：“這明明是師兄你一腳踢死的，憑什麼留給他。”

忽然感覺到有人看自己，抬頭一看，就見鷓鴣哨對他使眼色，示意讓他看看陳玉樓，老洋人也就明白過來，雖然不願但還是沒繼續說下去。

至於花靈自然是聽鷓鴣哨的了，三人收拾東西，就乘着夜色離開了古狸碑，去尋找山神廟了。

而陳玉樓這才睜開眼睛，一副身無可戀的眼神，沒想到一日之間盡然三次受挫，這次若不是鷓鴣哨剛好路過，就要交代在這裏，此時只想靜靜的躺着，不想說話，不想任何事情。

鷓鴣哨三人找了大半夜，也沒找到山神廟的所在，只能找了個避風的地方將就過夜，準備明日天亮再來尋找山神廟，或者直接去瓶山也行。

而陳玉樓這一躺，就是整整大半夜，一直到天色初亮，又打起精神來，一個鯉魚打挺站起身來，準備回去就大幹一場，找回失去的自信，何況，他還有大志向，有一番大事業要做。

四下一看，才發現一隻碩大的狸子躺在地上，這正是鷓鴣哨踢死的那隻，不知有意還是無意，總之將狸子留給了他，暗自對鷓鴣哨感激一聲。

暗道：‘有了這隻大狸子帶回去交差，也可以挽回一些失去的顏面，不至於讓人說他‘陳玉樓惱羞成怒半夜狂奔而逃，第二天又灰溜溜的回來了’，而有了這隻比平常狸子大三倍的狸子，也算晚上出去一夜的戰績，不至於空手而回那麼尷尬。’

想他還有遠大的理想，還有一番大事業要干，怎麼可能被這個小挫折打垮，上前提着大狸子，自信滿滿的就朝着山神廟而去。

卸嶺眾人也是一夜沒睡，找了大半夜也不見陳玉樓蹤跡，只能回到山神廟等着，魁首失蹤，失去了主心骨，也不知如何才好。

第二天早上的時候，紅姑才起來問花瑪拐，說道：“魁首出去大半夜，你們找到了嗎？”

花瑪拐一臉失望的搖搖頭，有些喪氣的說道：“還沒有，晚上天太黑，也看不見，我準備待會發動弟兄們今天繼續找。”

心中又有些擔憂，也知道山林中危險，但還是對陳玉樓信任，相信不會有事。

大清早的陳玉樓才背着一個大狸子晃晃悠悠的回到山神廟，也不停留，直接進了房間，就見一眾兄弟都是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呵呵一笑說道：“這都怎麼了，大清早的哭喪個臉。”

卸嶺群盜抬頭一看，無不驚喜，見陳玉樓平安無事，心中一下有了主心骨，紛紛上前詢問。

陳玉樓挺直了腰板，將背上的大狸子摔到地上，有些得意的說道：“都是這東西，昨晚出去追大兔子，沒找到大兔子，就遇上這妖怪，跟她鬥了半夜法，總算將它給打回了原形。”

眾人也是一驚，這麼大的狸子可是頭一回見，花瑪拐趕緊上去查看，一看就嚇了一跳，說道：“這狸子毛髮堅硬，看起來好幾百年來的道行了，恐怕離化成人形都不遠了。”

陳玉樓嗤笑一聲說道：“早就化成了人形，我見他時是一個三尺高的白老太太。”

花瑪拐看着狸子說道：“這狸子皮毛都很完整，就是這兩隻後腿受了傷，好像被燒焦了，大當家的你是用火的吧。”

陳玉樓忽然想到白老太太拄着兩隻拐杖，也才反應過來，原來是早就受了傷，但也不能承認，否則別人會說他陳玉樓撿了別人打傷的妖物的便宜，只能恩恩呀呀的點點頭，表示承認。

然後學着鷓鴣哨的話對花瑪拐說道：“這狸子肉酸，難以食用，但骨骼可以入葯，將它拿下去剝了吧。”

“好咧，當家的。”

花瑪拐應了一聲就開始着手剝狸子皮，一模之下，大驚失色，全身骨骼皆碎，略帶崇拜的說道：“魁首真是厲害，盡然連狸子的骨頭都給打碎了。”

陳玉樓不知如何作答，但越說肯定越是有漏洞，只是高深莫測的笑了一下，也不準備多說，然後伸展了一下腰肢，說道：“這一夜可把我累的不輕，我先去休息一下，大家今天準備一下，我們明日上瓶山。”

說完自顧的回到房間，休息去了，眾人見着狸子都是一陣驚嘆，無不覺得魁首的手段高明。

但紅姑眼神閃爍，不知為何，此妖的形象跟藍二姑說的一個妖怪有些相似，有些懷疑，就悄悄出了門，去問藍二姑了。

陳玉樓安排之後，花瑪拐先是跟羅老歪通了氣，今日準備，明日去瓶山，羅老歪早就等的不耐煩了，自然是滿口答應，而卸嶺一種群盜也開始积極準備起來，各自的忙碌着。

山神廟中烏大也打聽到了卸嶺之人要準備進山，覺得江漢珍肯定有安排，就趕緊過去彙報。

江漢珍還是一如即讓的修鍊法術，在卸嶺上山的那一刻嗎，他感覺越發的急迫，總覺得法力不夠用，還得加強一下，修鍊是一刻也不停歇。

見到烏大來報，心中暗道：“該來的還是來了，能不能成就看接下來的手段了。”

只是疑惑，按照他的估計，鷓鴣哨也應該上山了，但到現在還沒見到人影，只能將此事放下。

對烏大說道：“既然卸嶺的要上山，那我們也不能閑着。”

烏大一副摩拳擦掌的樣子問道，“還請祖師吩咐。”

江漢珍看了烏大的樣子，笑了一下，也不在意，說道：“卸嶺初次去瓶山，肯定不了解瓶山情況，現陳玉樓心浮氣躁的樣子，貿然行動，弄不好會有人受傷，我們跟着救人就行。”

烏大疑惑不解，問道：“那我們為何不提醒一下陳玉樓，讓他小心一些，也免得損兵折將。”

江漢珍差異的看了一眼烏大，說道：“今個你怎麼變得這麼好心了，按照以往，別人死活你可管都不會管的。”

烏大有些羞愧，不好意思的說道：“弟子昨兒跟一眾卸嶺之人也聊過，他們也都是勞苦出生，有家有口，若是折損在這，那一家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江漢珍點點頭，讚揚的說道：“不錯，有一顆慈悲之心，也不枉自稱雷門弟。”

轉而搖頭說道：“我這次要做的也是這事，此時陳玉樓一副心高氣傲的樣子，根本不待見咱們山神廟，怎麼可能聽得進去這等守誠之言。”

烏大想想陳玉樓那樣子，也覺的如此，說道：“那怎麼辦？”

江漢珍說道：“所以我們就準備好藥物，道水，擔架等東西，救治卸嶺受傷的人，至於陳玉樓怎麼安排，他想干什麼就干什麼，你去了也別吭聲，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 第三十四章 話離別搬山至瓶山

看兩人一副生離死別的樣子，江漢珍就趕緊將此打斷，他見慣了生死，早就看的清楚的很，若是忽然離開，給他們打擊也是不小，只有先通個氣，讓他兩有個心理準備，但也不想見到他們哭哭啼啼的樣子。

好聚好散本就常理，也沒必要搞得那麼莊重，就是他在身死之際，任憑子女們如何，都能有一副坦然的心態面對。

烏大聽了心情稍好，但還是覺得有些憋得慌，難以接受這個事實，自從江漢珍出現，他也就有了主心骨，做事順風順水，每天都過得踏實，也活出了一個人樣。

有啥事都是有人頂着，不用他考慮太多，只要做好自己，好好修鍊就成，忽然聽道江漢珍要離開的消息，總覺得心理難受的緊。

但看了江漢珍那份從容堅定的氣質，也暗暗發誓，定要修鍊出個所以然來，不能丟了雷道修行者的顏面，將此事放在心底，不再提起。

至於耗子二姑也是堅強，本來就是被人當成豬嫌狗不愛的人，四處苟且偷生，早就嘗遍了人間冷暖，最後得烏大收留，才有一個安生之地，對生活早就失去了信心，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心態。

也是江漢珍出現之後，將她收入雷門，踏上了修行道路，一顆心早就放在了修道之上，也能看的開凡俗之事。

雖然眼圈還是有些微紅，只是神色越發的堅定。

江漢珍看着兩人的神情動態，也是暗暗點頭，心道，兩人雖然資質一般，但心性着實不錯，是個能成道的心態。

修仙了道，有些注重資質，有些注重心性，江漢珍一路走來，是最為看重心性的，幾乎是一步一個腳印，他所修鍊，講求先修心性，再修一兩門護道之法，將心性鍛煉的圓融，功德足夠，自有天降道法傳承。

他走的也就是這個路子，將心性放在首位，而烏大和耗子二姑的心性恰好是他最滿意的地方。

雷法迅捷勇猛，揮手之間有萬鈞之力，不光可以祈晴祈雨，消災解難，化煞求福，權衡天地。

但不要忘了這修鍊的可是天地之間的雷霆，是也可以降妖除魔，伐神滅魔的，厲害者甚至可以毀天滅地，重新造自然。

殺傷力不可謂不強大，若是修鍊雷法之人是個心術不正之輩，且不說這心術不正之人能不能修的成，但若是心性失控，走火入魔，那就是純粹的災難了，所以歷來傳授雷法，都是層層傳授，謹慎傳法。

兩人也在這幾個月成長不少，江漢珍也比較放心，覺得這次就是瓶山事情不成，找到能權衡天地陰陽的兩個傳承人也是賺了，想到此，緊張的心情也就放鬆下來，對瓶山之事也沒那麼擔心了，愜意的看着卸嶺一眾在那施為。

陳玉樓探聽這瓶山地下的空間構造，羅老歪在旁邊開槍輔助，一會兒工夫，陳玉樓收了耳朵，站直了身子，說道：“剛才我用‘聞山辨龍’之法聽了一下山谷地下，這裏面空曠無底，又有數道迴音，據我判斷，其下至少有三個以上洞穴。”

羅老歪一愣，說道：“那咋整？”

搬山倒斗的都知道，進入墓穴之前，首先要找准入口，否則就是累死也是做無用功，尤其是像瓶山這種規格的墓穴，一開工就是好幾個月，若是找錯了，不但找不到墓穴，還會徒勞無功，出了力也討不了好，成了南轅北轍之態。

所以才有搬山絕技這一套東西，如卸嶺的辨別土色深淺，山巒草木長勢的這些絕技，又輔助以風水秘術，才能辨別埋葬方位，準確的尋找到入口。

陳玉樓目光閃爍，這麼大的墓穴也不敢妄加定論，地洞太多有些拿捏不準，這次又是他用做登頂之資的墓穴，非比尋常，一時之間也不敢下定論。

就謹慎說道：“歷代元代墓穴，與中原有異，他們結合中原墓葬又吸取了西域的一些方法，向來都喜歡深埋大葬，瓶山以前又是歷代煉丹之所，有可能墓葬就在下面，入口是否也在其中，還得派人下去探查一二。”

羅老歪一聽下面有東西，眼睛就睜的明亮，有東西就意味着有寶貝，說道：“那還等什麼，派人下去看看不就得了。”

陳玉樓點點頭，氣勢一振，說道：“花瑪拐，讓兄弟們準備‘蜈蚣掛山梯’。”

“是，魁首。”

花瑪拐說完，就一聲令下，卸嶺群盜就取下背上的圓筒，在地上一組裝，就是兩節梯子，一人一節，然後開始組裝，一節節的連起來，就從山下探了下去。

羅老歪看的目瞪口呆，心癢難耐，呵呵笑着說道：“陳大當家的，你這梯子挺別緻的，盡然是這麼組裝的。”

陳玉樓呵呵一笑，有些自豪的說道：“我卸嶺取寶，善於以力伏之，遇山開山，遇河搭橋，靠的就是此物。”

羅老歪看着眼熱，不停的打量着卸嶺的這攀岩神器，用處還真不是一般的小。

準備妥當之後，陳玉樓就問道：“哪位兄弟願意為此探一會路？”

一瘦一矮兩個盜匪站了出來，說道：“屬下願意。”

“好漢子。”

陳玉樓一看兩人，稱讚一句，說道：“原來是賽活猴，地里蹦兩位兄弟，兩位伸手不凡，這次瓶山打頭陣的就是二位帶的頭，這次又是身先士卒，好樣的，這次回去就在花瑪拐身邊聽用吧。”

賽活猴和地里蹦頓時大喜，沒想到自己兩人被魁首記住了，本來就想表現自己，才接了這次活，為的不就是在魁首面前露臉嗎，一朝得償所願，都是大喜。

幹勁十足的說道：“屬下定會竭盡全力，為魁首探明瓶山。”

約定好信號之後，二人就順着蜈蚣掛山梯攀爬而下，手腳利索，一看就是此中好手。

陳玉樓正自信滿滿的欣賞着周圍的風景，這時鷓鴣哨師兄妹三人不知從哪竄了出來，出現在眾人面前。

陳玉樓一眼就看的清楚，就想起那天晚上之事，面子上有些掛不住，裝模作樣的就躲了開來。

羅老歪又看見來了三個道士，冷哼一聲，看了一眼一身道裝的江漢珍，說道：“這又是你哪裡找來的同行，還說不想要瓶山寶物，連人都叫來了，你以為我羅老歪好糊弄是吧。”

正在閉目養神買的江漢珍一看，三個道士打扮的人出現在人群中，正觀察着瓶山風水，領頭的身材高大，氣度不凡，而其餘兩個青年一個一頭金髮大眼，另一個是個水靈靈的姑娘，心中明了。‘該來的都到齊了’。

羅老歪看江漢珍不理他，旁邊還有個伸手不凡的烏大在側，也不敢造次，就對三人喊道：“你們三個道士往哪瞅呢，別亂瞅了，你們道士的地盤都在這呢。”

三人正是從外地風塵僕僕趕到老熊嶺，路過老狸碑救了陳玉樓的鷓鴣哨師兄妹三人，沒有找到山神廟所在，不知怎麼跑到瓶山來了。

三人被羅老歪一喊，就轉頭看了過來，就見江漢珍盤膝坐在一塊大石頭之上，烏大和耗子二姑一人一左一右犹如護法神將立在一邊，劉老六自顧照看着行李，凶神惡煞一身將軍服傳得歪歪扭扭的羅老歪站在下面，就像是被審訊的惡鬼。

“噗嗤”。

花靈看見這幅場景卻笑了出來，旁邊的老洋人問道：“師妹，你笑什麼呢？”

花靈說道：“你看那個兇橫的軍閥，像不像被抓住審訊的惡人。”

“切。”

老洋人自是嗤之以鼻，說道：“又是個招搖撞騙的道士，有什麼好看的，還沒你師兄我長得帥。”

花靈自是對老洋人鄙視一眼。

但鷓鴣哨眼力可不差，江漢珍雙手環抱與腹部，凝神靜氣，分明就是太極凝神之法，周身氣勢不凡，散發著一種玄妙的韻味，心中也是一驚，暗道：‘遇上行家了’。

聽到老洋人的編排，就說道：“不可造次，這是真正的修行之人。”

老洋人自是不服氣，鼻子一歪，說道：“我們不也穿着道袍，怎麼沒見哪個人成仙的，我看像個江湖騙子。”

鷓鴣哨瞪了老洋人一眼，老洋人不敢再說，但是還是不服氣的歪着頭。

鷓鴣哨嘆息一聲，說道：“修仙煉道的不是沒有，只是常人難以遇到罷了，此人身體泰然安適，道韻之強，身藏雷霆之勢，道行不低，我們去跟他打個招呼，不可對此人無理。”

花靈自是信服，但老洋人還是有些不服氣，呵呵一笑說道：“那正好，這人不是修道高人嗎，肯定會煉製仙丹，咱們也別找什麼雮塵珠了，跟這道人求幾粒不死仙丹，就不用這麼奔波勞累了。”

此話一出，鷓鴣哨立馬面色變得陰沉，尋找雮塵珠是他們一族幾千年的使命，是壓在身上的一個重擔，幾千年都沒什麼結果，就是他也對此產生了懷疑，老洋人也是不忍心他這麼東奔西跑的勞累，幾年來一直不離不棄，但這尋找雮塵珠已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種生命的寄託。

老洋人這麼提出來，讓他有些傷心，怒道：“待會你罰站一炷香，好好反省一下。”

“大師兄···”

花靈緊張的喊道，看樣子要為老洋人求情，但被鷓鴣哨制止了，說道：“不用再勸了，尋找雮塵珠是我們族內解決詛咒的希望所在，容不得他這麼編排。”

花靈看了一眼老洋人，做了一副愛莫能助的表情，老洋人說道：“師妹，你不用再為我求情了，我看他是跟雮塵珠耗上了，別說罰一炷香，就是三炷香也行。”

鷓鴣哨瞪了一眼老洋人，說道：“那就三柱香。”

花靈扶額長嘆，對兩位師兄也是無語了，三人一起出來也有幾年時間了，起初老洋人還自信滿滿的，幾年之後，東奔西跑的什麼結果都沒有，對雮塵珠一事就產生了懷疑，每次懷疑，都會被鷓鴣哨給罵了回去，這不但沒讓老洋人平靜下來，而且積攢了一肚子氣，兩人經常為這事爭吵。

但結果都是老洋人被罰，消停上幾天又開始有意無意的嘲諷鷓鴣哨，讓她已經習以為常了。

鷓鴣哨說完，也不理一臉不服氣的老洋人，說道：“咱們過去打個招呼。”

花靈自然跟上，老洋人猶豫了一下，也跟了過來。

# 第三十五章 探瓶山花靈問詛咒

羅老歪對瓶山已經志在必得，自然不願意再多出一家來分寶物，看到三人過來，也不離開，就待在一旁虎視眈眈的看着，確定一下究竟是不是要摻和瓶山之事。

鷓鴣哨三人走過來，見了江漢珍就是一禮，說道：“在下搬山鷓鴣哨，見過道門前輩。”

江漢珍這才睜開眼睛看着飽經風霜的鷓鴣哨，神魂運轉，發現鷓鴣哨也是修出神魂的鬼仙之人，但身體當中隱約的散發著一股幽邪氣息，附之如蛆，揮之不去，仔細一看，是從血脈中散發出來的。

鷓鴣哨出自扎格拉瑪族，這族都受到了詛咒，都活不過五十歲，而且能在血脈中傳給後人。

被江漢珍一看，詛咒好似感覺到了威脅，蒸騰而起，就要撲過來，但被雷氣一碰，就湮滅虛空，詛咒之氣被嚇得縮了回去，不敢再出來作怪。

江漢珍這下就放心了，暗道，雷氣不愧是一切邪魅之氣的剋星，果然能克制搬山道人血脈中的邪氣，只要能解決就行。

就對鷓鴣哨說道：“原來是搬山魁首鷓鴣哨，沒想到你也來了。”

鷓鴣哨說道：“在下聽聞此地有雮塵珠的傳聞，又聽說此地有人善解詛咒，不得不過來。”

世間傳言，‘搬山道人發古墓者，乃求不死仙藥’一旁的羅老歪這两天可沒少聽陳玉樓推崇搬山道人，沒想到眨眼就來了。

此時也才聽明白，這幾人跟江漢珍不是一夥的，頓時就有些怒了，說著就要用槍指着鷓鴣哨，但哪想鷓鴣哨速度更快，比他先一步將槍口對準他的頭，讓他不敢異動。

這時羅老歪手下的手槍連才反應過來，一個個的舉着槍口對準鷓鴣哨三人，一副就要開乾的架勢。

羅老歪的副官說道：“這道士，你快快放開我們大帥，不然由你好看。”

鷓鴣哨掃了一眼周圍的士兵，對羅老歪說道：“這位大帥，我搬山無意與你衝突，你還是讓你的手下把槍放下。”

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被人用槍指着，讓羅老歪覺得很沒面子，但此時被制住了，看那幫手下的樣子肯定也指望不上，陳玉樓不是經常提到搬山嗎，讓他來說說情，希望能言和罷手保住面子。

就大喊道：“陳大當家的，兄弟我被你說的搬山道人用槍指着，你也不來管管。”

本來準備裝傻充楞的陳玉樓被這麼一喊，自然也裝不下去了，暗罵一聲羅老歪就會找麻煩，只能裝作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走了過去。

先是對江漢珍抱拳一拱手，算是打了個招呼，江漢珍對陳玉樓點點頭算是回禮，就見陳玉樓看着鷓鴣哨一行人，說道：“原來是鷓鴣哨兄弟來了，陳玉樓再此有禮了。”

接着說道：“羅兄弟讓你的人把槍放下，這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搬山魁首，都是兄弟，何必動這麼大的火呢。”

羅老歪是個人精，也知道僵持下去真不好處理，動手又打不過，聽到陳玉樓如此之說，也就藉著下了坡。

呵呵一笑，對着手下一群士兵說道：“都干什麼，把槍都給老子放下，我們兄弟鬧着玩，你們摻和個什麼勁？該幹嘛幹嘛去。”

一眾士兵紛紛將槍收起來，站到了一邊。

陳玉樓也就對鷓鴣哨說道：“鷓鴣哨兄弟，你也把槍放下吧，都是自己人。”

羅老歪也笑着說道：“自己人，自己人。”

一旁的花靈總覺得陳玉樓看着眼熟，夜裡天黑看的不甚清楚，此時仔細對比，才恍然大悟，指着陳玉樓說道：“你不是前天晚上在···”

鷓鴣哨一看不對，就趕緊打斷花靈的話，說道：“在下鷓鴣哨，見過這位兄弟。”

羅老歪呵呵一笑，說道：“見過，見過，我叫羅老歪，以後叫我羅兄弟就成。”

陳玉樓這才鬆了一口氣，差點沒被花靈給戳穿了，不然這麼多手下面前，真的是面子上掛不住。

拉着鷓鴣哨對眾人說道：“大家只知道卸嶺倒斗憑藉人多勢眾，又兼會用些炸藥土炮千干器械為主，卻不知天下英雄，當今世上除了那些個散盜毛賊，盜亦有道之輩尚存發丘摸金，搬山，卸嶺三支，摸金盜墓用‘神’，卸嶺盜墓用‘力’，而搬山盜墓用的卻是‘術’，其機玄妙，神鬼莫測，大可搬山填海，小可飛渡針孔，幽乎千里，往來無礙，豈能無‘術’？”

接着拉着鷓鴣哨站到眾人面前，介紹道：“這位就是江湖上傳聞大名鼎鼎的卸嶺魁首鷓鴣哨。”

眾人也是一陣驚呼，感嘆連連，紛紛上前見禮，鷓鴣哨雖然為人死板，但也架不住這等熱情，也一一回禮相應。

陳玉樓偷看了一眼花靈，只見花靈兩眼放光的看着他，讓他有些心虛，趕緊將視線挪開，發現也沒人在意此事，才放下心來。

但不知做何感想，又偷看了江漢珍一眼，就見江漢珍很玩味的看着他，好似將他看了透徹，心中一突，暗道，恐怕這人也是知道那晚之事。

不知為何，每次見到江漢珍都有點心虛，就走的稍遠一點，若無其事的跟眾人打趣說話。

江漢珍剛才覺得有趣，就看了一會，將這事從頭到尾的看了一遍，因為了解劇情，也看出來那晚是陳玉樓狂奔出去遇到了老狸子，中了法術之後被鷓鴣哨三人給救了。

鷓鴣哨本來還要跟江漢珍說話，無奈被一眾盜匪纏着脫不開身，只能將此事先放一放。

而花靈卻用一雙靈動的眼睛看着江漢珍，好奇之下，就上前問道：“我大師兄說你是得道高人，是不是真的？”

“呵呵。”

江漢珍笑了一聲，說道：“高人談不上，也就一人高，也只是剛入了道門，離得道還差個十萬八千里。”

花靈一愣，沒想到這麼個回答，又問道：“我二師兄說你們道門中人會煉製仙藥，不知你可會？”

花靈有些渴望的看着江漢珍，她們搬山一脈一直以來都是為尋找不死仙藥，尋找能解除詛咒的雮塵珠，每次都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回，擔子都壓在大師兄鷓鴣哨一人身上，每次見到師兄鷓鴣哨那副滄桑的面孔，心就隱隱作痛，只要有這方面的消息，不管真假，都要詢問探查一番，遇到江漢珍也不例外。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煉丹之術我也沒學過，不會。”

花靈有些失望，但還是想到他們一族的詛咒，都是活不過五十就夭折，想到道門中人都有其特的手段，說不定有方法，就問道：“你會解詛咒嗎？”

此事她已經問過無數遍了，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問解詛咒的方法，而且還會記下來，一一實驗，但沒有一個是對他們有用的，但她沒有失望，還是一如既往的收集。

江漢珍看着遠處的瓶山，思維回到數年之前，年輕時候遇到一個命理高手，也一時興趣，算了一掛，那時年輕氣盛，卻不相信那一套東西，但將算命的結果記了下來，但這一記，就犹如一個魔咒一般，什麼事都是按照這個推算結果來的，當初自然是不相信，但後來所發生的都得到了驗證，讓他不得不信。

也萌生了改變命運的辦法，拜入道門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后拜入道門，只修鍊一法，修善積德，三年之後，命運真的就拐了個彎···

這時花靈看着焦急，問道：“你不會也沒關係的，我已經問過好多道門之人了，說我們這種詛咒根本沒辦法，除非有天地偉力來改變。”

江漢珍被喚醒，看着花靈一副失望的樣子，說道：“這個我倒是會一點。”

“什麼？”

花靈有些喜悅的難以置信，雖然每次都不管用，但也每次都喜悅，問道：“你真的會？能不能教我，你需要什麼東西，我跟你換。”

江漢珍說道：“我需要的東西我已經看到了，一顆心而已，我已經就看到了。”

花靈有些奇怪，不知道江漢珍說的什麼意思，就見江漢珍對身邊的那位面相怪異，身材高挑藍，但自由一番大家氣度的的苗家女子說道：“藍二姑，待會將《十字天經》傳與花靈姑娘，心咒，觀想法也一併傳予。”

藍二姑自然應允，對江漢珍一禮說道：“是，祖師。”

言罷就上前拉着花靈到僻靜的地方傳授經文去了，花靈對江漢珍的那句話前思后想，就是想不明白，但能到到一個破解詛咒的方法，也就不在糾結在此，安心的聽藍二姑傳授修鍊經文的訣竅之處。

江漢珍剛才觀察過鷓鴣哨身上的詛咒，是藏在血脈中的，靈性極強，但一遇到雷氣就會湮滅，龜縮不出，這說明雷法是可以解決詛咒的，只要讓其修鍊雷霆，用雷霆之力洗鍊血脈，就會將其化解，即使修鍊之人一隻不得竅門，也可以壓制詛咒。

不遠處的紅姑看着眼熱，跟藍二姑也相熟幾日，也聽說過一些神奇的法術，聽聞這經文是江漢珍最開始修行的，現在更是奉為入門根本經典，一時也不好意思開口，看見這麼輕易就傳給了花靈，目光閃爍，想着是不是跟藍二姑探探口風。

此時一道信號到從崖下飛出，炸出一陣煙花，卸嶺眾人大喜，知道這是下面發現了東西。

陳玉樓大喜，拿出魁首的氣勢，說道：“賽活猴和地里蹦兩位兄弟已經傳來消息，下面盤子穩，我們先下去看看。”

羅老歪自是心急，說道：“陳大當家的，要怎麼你安排就行，我羅老歪是絕對服從。”

陳玉樓也不客其，就說道，我帶些兄弟們先下去，若是開穩了，你們再下來。

說完就點齊了人馬，身先士卒的開始踩着蜈蚣掛山梯往崖下爬取，意氣風發，舍我其誰。

# 第三十六章 大局開山下安新居

見到卸嶺一眾已經攀崖下山而去，羅老歪身邊的副官總覺得有些不妥，將羅老歪拉到一遍，悄悄的說了一句。

“大帥，這次探崖只有卸嶺的下去，我們站着一邊看着是不是有點不合適，畢竟是我們兩家合作，萬一在下面發現什麼值錢的寶貝，被卸嶺的人貪墨了怎麼辦？”

羅老歪不在意的說道：“我相信陳大當家的，沒事。”

副官目光閃爍，說道：“大帥，陳大當家的人品這是沒的說，大家都服氣，但一樣米養百樣人，他手下的人可不一定有他的人品，大帥不得不防。”

羅老歪這麼一想，覺得也對，就問道：“那咋整？”

副官這才建議說道：“要不我們也派人下去盯着點，為大帥看護財產。”

羅老歪一拍腿說道：“妥，就這麼辦。”

想了一下，接着看着副官，覺得合適，說道：”那你就下去給我盯着點，做好了重重有賞。”

說完還拍了拍副官的肩膀，副官心中一片冰涼，那懸崖不知道有多深，站在上面就感覺往下吸，他建議可不是想自己下去的，那懸崖看着就讓人心驚膽戰的，一不小心摔下去哪還有命在，本想拒絕，但看見羅老歪兇狠的看着他，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只能答應，跟着卸嶺一眾攀着蜈蚣掛山梯顫顫巍巍的下了崖。

一切都已經開始，鷓鴣哨也想看看下面的情景，傳聞中有雮塵珠，其實以搬山道人的習慣，只要是墓穴，都得進去看看，招呼了老洋人，掛上竄天鎖，讓花靈在上面看着，兩人也順着竄天鎖下了崖。

江漢珍看着已經開始了，瓶山之中陰氣厚重，又有殘留的藥性在其中，自元朝之後就沒人打理，自然毒蟲蜃氣無處不在，他對陳玉樓這次探崖並不看好，從原著中知道，這次就死了不少人，若不是身邊的一個壯漢崑崙，就連他都差點折在裏面。

但此時說話，陳玉樓不一定會聽，以他那心高氣傲的性子，不打擊上幾次是不會舒坦的，對此江漢珍也只能看着，只能盡量減少陳玉樓所折損的人手了，像原著一般，就是將瓶山給整塌了也沒解決龍脈問題。

畢竟江漢珍要做的這事可不是小事情，也非一人之功，放眼湘西境內，只有陳玉樓有這這實力參与這事，也只有讓陳玉樓性格消停點，再與他說此事，也能當個助力，是一個雙贏的局面，現在他還在春風得意之中，根本聽不進去。

江漢珍也不閑着，對烏大說道：“收拾東西，咱們下山找地方先住下。”

烏大疑惑，說道：“那我們今晚不回山神廟了？”

江漢珍搖頭說道：“不回去了，此事也非一日之功，咱們在下面先準備一下，清理一下周圍的毒蟲，順便培養一下五彩雞，以後有大用。”

“好的，祖師。”

烏大也知道江漢珍說話都有用意，而且不會跟他明說，有些時候甚至晦澀難懂，但事後一看，讓他都有些懷疑江漢珍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一邊絞盡腦汁的猜測着，一邊招呼耗子二姑和劉老六，收拾好東西，幾人就繞着下山而去。

卸嶺眾人都看的差異，但也沒上前去問，羅老歪看見，走過來呵呵笑着說道：“大包小包的背着，這是幹啥去。”

烏大斜眼看着羅老歪說道：“去幹啥還要跟你彙報不成？”

羅老歪也不氣惱，看着江漢珍一行人，說道：“看你們都是一群老弱婦孺，山中亂跑着實讓人不放心，要不我派兩人送送你們，不然被山裡的野獸給啃了就有點不妙了。”

說完還不懷好意的打量着幾人，烏大冷哼一聲，說道：“這就不勞動羅司令費心了，還是照顧好你自己就行。”

然後悄悄地對羅老歪說道：“聽祖師說著下面有修成內丹的妖怪，小心妖怪從崖底悄悄的跑上來將你拽下去。”

羅老歪心裏一驚趕緊看了一下懸崖邊上，剛開始也感覺沒什麼，但被烏大這麼一說，就有些不好了，總感覺崖地下有什麼怪物一般。

心中惱怒，拔出腰間的德國造，在手指上轉了一圈，嘿嘿笑着說道：“神仙難逃一溜煙，我這次可帶了不少，就是神仙來了，給他這麼兩排都得上天，別說什麼妖怪了，只要它敢來，老子定叫他有來無回。”

說完還拿着用槍口在幾人身上晃蕩着，威脅之意很是明顯。

烏大隻是輕蔑的一笑，轉身追着已經走遠的江漢珍跑了過去，江漢珍懶得理會羅老歪，聽了兩句覺得無趣就自顧的看着風景，一邊循着下山的路而去。

等到一行人走遠，羅老歪才罵了幾句，但不知怎麼回事，走起路來感覺腳脖子涼颼颼的，好像有東西要抓他腳腕一樣，心有餘悸的看了一眼山崖，往距離懸崖稍遠的地方走了一些，方才感覺好了許多。

瓶山周圍，山巒起伏，草木叢生，幾百年的荒廢長得越發茂盛，幾人也走的也不慢，等到下山，足足用了一個時辰。

烏大一直在前面開路，將幾人帶到了一處山洞中，山洞被草木遮掩，難以發現，就挨着瓶山，這也是上次跟烏大來就看好的地方，江漢珍自知所做之事，無意中發現這個山洞就記了下來，當初烏大感覺有些奇怪，但此時想起，才發現江漢珍做事自有深意，果然用上了。

江漢珍看着山洞說道：“此地挨着瓶山，瓶山又是個養蟲之地，這裏難免會有毒蟲居住，放五彩雞進去，捉食洞中蟲蠍，再清理洞穴。”

幾人聞言，自是不慢，打開竹筐，咕咕一陣叫聲之後，就見五彩雞接二連三的從竹筐中飛了出來，一群身披五彩羽毛，身材壯實，氣宇軒昂的五彩雞飛了出來，公雞各自頭頂一隻大紅冠子，如同一團火焰在空中飄揚，揮動着翅膀在空中低飛，不事的借力一躍。

母雞自是奇特，身材微胖，雙翅稍短，但雙爪粗壯有力，撲扇這翅膀四處的看着，一雙眼睛靈動異常，聞到毒蟲的味道，爭先恐后的向洞內撲去，好似深怕慢了一步。

一數之下，不多不少，剛好十隻，或飛或跑，好不歡快。

這些正是江漢珍從神將給的那些雜術之中找出的方法，交給烏大和藍二姑培育的五彩神雞，用了密葯神咒之後，雞仔自然進化，百隻活了十隻，也是時間倉促，還不到火候，但比一般的雞要厲害的多，對付瓶山地宮中的那隻蜈蚣精有點不夠看，但對付一般的毒蟲卻是夠用。

此時帶出來的一個目的就是清理瓶山毒物，也可以用來培養五彩神雞，就全部帶了出來，雞群一進山洞，就開始四處活動，不時的鳴叫兩聲，那些個毒物就被嚇得四處逃竄，洞內岩壁上的蜈蚣自有公雞飛上去捉食，一下就將毒蟲從岩壁的上啄個半死，接着三兩下就吞進了肚子。

而地下的毒蟲自由母雞尋找，揮動着兩隻粗壯有力的大爪子，幾下就能刨出一隻，然後叨上兩下，就將毒蟲給叨死，啄起毒蟲抖上兩下，將塵土抖掉，吞了下去，吃到歡快之處，還不忘記愉快的歡叫兩聲。

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就將洞內的毒蟲啄食了個乾淨，就是沒被吃了的毒蟲，也嚇得不知逃哪裡去了，五彩雞還有些不滿足，猶意未盡之下三三兩兩的出了山洞，自顧的在樹叢中尋找起來。

一個個氣宇軒昂，吃了毒蟲之後越發的精神。

一旁的劉老六看的是目瞪口呆，這五彩神雞他是聽說過的，也看過幾眼，只是感覺好看，但不知其手段如何。

平時烏大將這些五彩雞寶貝的緊，就是想看一眼還得看他心情，所以一直沒見過五彩神雞捕食，方才見到，也被五彩神雞的厲害給驚到了。

烏大看着劉老六這幅樣子，自是得意的一笑，說道：“算你小子運氣好，見了祖師培育的這神雞也算開了眼界，以後好好表現，若是你能入了祖師的法眼，等下一代雞仔出生送你兩隻也是無妨。”

“真的？”

劉老六真睜大眼睛，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問道，見了此五彩神雞的威力，早就眼饞的緊，聽到烏大所說，就渴望的看着江漢珍。

其實劉老六的事情烏大也跟江漢珍說過，劉老六的幾個兄長雖然是土夫子出生，但劉老六年齡還小，幾個兄長也沒讓他參与，這次出來販賣腥貨，也是帶他來見見世面，沒想到就此差點遭了劫難。

本來烏大就當劉老六是個苦力，但不想這劉老六幹活踏實，做事勤快，為人激謹，心性也是不錯，卻入了烏大的眼，就有了傳承的心思。

而恰好劉老六也有向道之心，而且頭腦靈活，明白了烏大的意思，兩人一拍即合，相處的也算融洽，烏大也就將此事彙報江漢珍。

江漢珍當然不會在意，讓他自行處理就行，經過劉老大的同意，這劉老六就被烏大記在雷道門下，傳了基礎法門，觀察以後表現。

也知雷道修行艱難無比，經常會處理一些妖邪之事，怎可無護道之物，就決定以後將一些靈物賜予入門弟子，當做靈寵，為雷道弟子修行而保駕護航，這五彩神雞專克妖邪，擅長爭鬥，充當護法最適合不過了。

烏大的這個想法江漢珍也誇了幾句，也就將此事定了下來。

看着一臉渴望神情的劉老六，江漢珍點點頭，說道：“若是你心性過關，烏大自會為你上表天書，將你名錄登記在雷霆都司，五彩神雞也會一併賜下，做你修行護法，若是你得了此物，定要善待與此。”

劉老六當即拜道：“多謝祖師，弟子定不忘師門教誨，修善養道，權衡陰陽。”

江漢珍點點頭，算是應了，接着說道：“五彩神雞就讓他們自行覓食，我們進去收拾收拾，今晚就在這安身。”

烏大趕緊說道：“怎可勞煩祖師，有我們就成了。”

說著就對劉老六使了個眼色，劉老六自是不慢，很快的取出除塵避晦之物就進了山洞，烏大還堵在洞口，指揮着劉老六和藍二姑在裏面忙活，不時的還看江漢珍一眼，深怕江漢珍也跑進洞內幫忙一般。

江漢珍也不認人自己什麼事都做不了，一直以來做事都是親力親為，自力更生。

就是年老之際也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到死也沒見別人餵過一口飯，倒過一杯水，為自己做過什麼。

此時被人這麼尊着，也是心裏一暖，見慣了生生死死，悲歡離合，早就將一顆心全放在了修道之上，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修道，能為別人帶來希望，帶來曙光，才得到此等待遇。

此時看着瓶山上光芒璀璨，夕陽的餘暉照着山巒，越發的雲霧繚繞，充滿的仙意，一顆向道之心越發的堅定，神魂活潑，帶動着身體雷氣在體內循環着，錘鍊着身體。

靈魂的感悟，心境也跟着有所提升，此時才覺得自己像個修道之人，像個真正的道士。

“人行大道，號為道士，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士，故稱道士。”

# 第三十九章 下地宮群雞各崢嶸（恭弘=叶 恭弘宸風晉陞弟子加更）

隱藏在一旁的鷓鴣哨方才見法壇顯露出來，嚇了一跳，江漢珍做法之前，鷓鴣哨就覺得有些奇怪，半夜神神秘秘的，好奇之下就跟出來觀看，但隨後從江漢珍手中飛出三道靈符，整個法壇周圍的事物連着法壇一起消失，嚇得他有些不知所措。

但鷓鴣哨也不是膽小之人，不信邪的開始四處尋找，越找越是心急，知道江漢珍忽然出現，才重新看見法壇。

心中有些慚愧，沒想到他堂堂搬山魁首，盡然也做起偷法之人了，正在想要不要跟江漢珍打招呼，抬頭一看人已經走遠，壇內的烏大等人知道他要帶走幾隻五彩神雞，對他的態度很不好，也沒好意思出現，帶着滿肚子的疑問回去休息了。

次日一大早，鷓鴣哨就硬着頭皮找到烏大，說要帶幾隻五彩神雞去對付瓶山內的蜈蚣，鷓鴣哨心急雮塵珠的消息，幾乎成了魔怔，本來是打算全部借出去，用完一併歸還的，早晨起來神清氣爽，晚上也沒做噩夢，安安穩穩的睡到了天亮，心情放鬆之下，也覺得開口十隻全借有些不合適，心中在暗自琢磨借幾隻合適。

鷓鴣哨晚上有做噩夢的習慣，許多與他熟悉之人都是知道的，而且夢的內容是數十年一成不變的一個夢，連場景都不會換一下，都是說讓他尋找雮塵珠的噩夢，每天都得來上這麼一遍，十幾年的重複，也成了他整天活在痛苦中的根源，讓他都不知道要做什麼了，心中只剩下雮塵珠。

是解決扎格拉瑪一族的詛咒，還是尋找雮塵珠，到了現在幾乎跟雮塵珠耗上了，好像是除了雮塵珠就沒辦法解決詛咒一般。

但就是昨夜，鷓鴣哨回去之後，精神疲憊的很快就入睡，等他醒來已經是清晨時分，心中也納悶為何昨夜沒有做噩夢，身體卻放鬆了不少，掃除了一些疲憊。

他卻不知雷法之妙用，最能克制陰邪鬼物，被雷法籠罩之下，當然不可能有陰邪之物騷擾了。

江漢珍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也發現鷓鴣哨血脈之中的那種氣息有些強盛，竟然有一種飼養鬼魂的作用，血脈之中的鬼物被雷氣震懾，根本不敢露頭，只能龜縮起來。

不會出來作怪，當然不會有什麼噩夢可做了。

最後不知怎麼商量的，鷓鴣哨就帶着師弟師妹上山而去，跟着一起消失的還有烏大。

事後劉老六齣去數了一下，只剩下五隻五彩神雞，而公雞更是帶走了兩隻。

劉老六也知道，當初用一百隻培育，公雞仔還是佔了大多數，最後只剩下三隻，母雞倒是有七隻存在。

心中也鬆了一口氣，沒有全部帶走就好，以後生了雞仔，他的靈寵護法就有着落了，但不知為何，就是沒找到烏大身影，當下四處尋找了起來，一直臨近中午，都沒找到，這才急忙找藍二姑商量，隨後一起來彙報江漢珍，說烏大不見了。

江漢珍心頭微動，也是一陣搖頭，說道：“不用找了，我知道他去哪了。”

藍二姑有些心憂的問道：“敢問祖師，烏大他到底跑哪去了。”

江漢珍說道：“五彩神雞去那他就去哪了，如果按照卸嶺搬山的計劃，這會估計烏大已經到了瓶山地宮。”

“那怎麼辦，他不會有事吧。”

藍二姑心中焦急的問道，一旁的劉老六也暗自皺眉。

江漢珍隱約的記得烏大昨日的神情，最後不知怎麼就想通了一般，也不在鷓鴣哨借用五彩神雞之事上糾結了，此時一想，才明白他打的什麼算盤，竟然跟着鷓鴣哨去看護五彩神雞去了，對烏大此去也有些擔憂。

對兩人說道：“他這一去，禍福難料，能不能安然無恙，就看他的造化了。”

藍二姑心頭咯噔一聲，差點站立不穩，劉老六心一橫，說道：“祖師，要不弟子去瓶山地宮看看，將師父追回來。”

“真是越來越胡鬧，你去指不定將你也搭進去。”

江漢珍罵了一句，心道這烏大正不讓人省心，但去了也好，推一把興許能加快進程，就說道：“將做好的藏鬼樓和引魂幡拿過來，我親自去一趟。”

藍二姑一聽，急忙說道：“祖師不可，烏大他去瓶山地宮冒險，是他咎由自取，若是出了意外，也怨不得旁人，祖師不可以身犯險，被那沒出息的烏大所連累。”

“是啊，祖師，您可不能去冒這個險，都是那個搬山道人，將師父誆騙而去，這趟弟子去就行，定不饒了那鷓鴣哨。”

一旁的劉老六也不停的勸說著。

江漢珍心裏一怒，雖然是好心，但純粹等於胡鬧，就說道：“這點事情還威脅不到我，你等放心，我意已決，快去準備東西，我去之後你們守好法壇，不要在此啰嗦。”

看江漢珍有些生氣的樣子，兩人也不敢多說，取來一個陰沉之木做成的小木房子，和一個上面掛着符咒布條的杆子，此二物就是藏鬼屋和引魂幡，一個用作引導鬼路，一個用作收納鬼魂。

江漢珍心知此地冤魂無數，若要釋放龍脈，這些個冤魂就不得不超度，早就着手做了諸多物件，此二物也是其中之一，用以超度靈魂的藏鬼之物。

本來是按照原著之中卸嶺搬山從下面進去的，等到那時只要在入口之處安放引魂幡，就能將鬼物引到壇前，再進行超度，也免得進入地宮去冒險，最後只要點出陣眼就成。

但不想一路都好像與原本不是太一樣，這次更是突然，讓他不得不進入地宮之中，去收納萬千冤魂。

轉念一想，也覺得這樣也好，一次性就能將此解決，也省的麻煩，將藏鬼樓綁在背上，引魂幡拿在手上，叮囑兩人守住法壇，就順着山路，登山而去。

地宮之中，倒是歡樂一片，有了五彩神雞等克制毒物之靈物，倒也沒損失多少人，但地宮之中毒蟲太多，大大小小的雞群不知道被毒死多少，但勝在數量龐大，又有五隻五彩神雞帶隊，趕着蜈蚣四處逃竄，算是為眾人解除一個麻煩。

這些公雞群也是陳玉樓的傑作，昨日聽說鷓鴣哨去下山向將漢珍借五彩雞，就動了心思，不甘示弱的也想到一個主意，跟羅老歪商量着將山下寨子里的雞全部收過來。

兩人一拍即合，就由羅老歪與陳玉樓各自派出得力幹將帶隊去跑了一趟，分別是花瑪拐和羅老歪手下的副官。

兩人帶人忙了一夜，早晨方才回歸，收雞的方式自然是粗暴簡單，有槍的威懾，報出名號，大半夜的就進了寨子，不管願不願意都收了過來，而且從山下抓來一隻奇特的雞，此時正放在陳玉樓身邊，寶貝的緊。

陳玉樓也不願被鷓鴣哨壓下一籌，對這隻雞也很看重，聽說這雞是花瑪拐與羅老歪手下的副官從金風寨中得來的，只是手段有些不大光彩而已。

根據兩人所說，此雞是山下金風寨中一個老葯農所養，剛開始說自己是雷壇之人，還嚇了兩人一跳，心知山神廟一眾就是修鍊雷法的，兩人也不敢造次，想着以禮相待，最後才知道這老頭是金宅雷壇的弟子，言語之中儘是誇他的怒晴雞，與山神廟根本沒啥關係，而且對山神廟一眾頗有微詞，這讓花瑪拐放下心來。

這老頭不但與山神廟沒啥關係，聽起來還有些矛盾，花瑪拐卻是大喜，山神廟的人他自然是敬而遠之，他花瑪拐還對付不了一個金寨雷壇的老頭嘛，二話不說，就將老頭給綁了，強行抓怒晴雞，但怒晴雞兇悍異常，被叨傷好些人，最後將老頭吊在樹上一頓拷打，問出了引出怒晴雞的方法。

就用此法將怒晴雞帶走，花瑪拐也算仗義，臨走之時也扔了些銀元予他，並報上了山頭字號，老頭嚇得趕緊閉上了嘴，癱軟在地不敢啃聲，等花瑪拐走後，對此事也絕口不提。

陳玉樓得了怒晴雞，自然意氣風發，就想壓鷓鴣哨一頭，甚至連烏大代表的山神廟也包括在內，拿出怒晴雞一亮相，其餘的雞自然是嚇得癱倒在地不敢動彈，自然是怒晴雞勝了一籌，但五隻五彩神雞也不差，即使再害怕也豎著脖子上的羽毛，與怒晴雞對峙，五隻合在一處，全力戒備，也不示弱。

而怒晴雞不愧是鳳種，雄赳赳，氣昂昂的往那一站，四品八穩的自有一副從容，銳利的眼神輕蔑的盯着五彩神雞打量着，隨便一動彈，五彩神雞如臨大敵，呈現一副蓄勢待發要拚命的樣子。

很明顯是五彩神雞輸了不止一籌，陳玉樓此時才覺得心裏平衡不少，這次用怒晴雞將山神廟的五彩神雞的氣勢給壓了下去，就感覺如同他自己戰勝了鷓鴣哨和山神廟一般，一時間覺得失去的些許自信又回來了，意氣風發的就想大幹一場，等這次結束之後，就做一番大事業。

但烏大見了，不但不氣餒，反而很是高興，這雞他是認識的，就是山下仡軻老頭所養的怒晴雞，此雞是鳳種，比起此時的五彩雞自然要厲害不少，屬於天生異種，不像五彩神雞，是後天進化而來。

但就是因為厲害，烏大才有些高興，此地宮中有修成妖丹的妖物，就是江漢珍對上也得小心謹慎，這些五彩神雞根本不夠看，而有了轉克這種毒物的靈物，而且還是鳳種的怒晴雞，烏大也就放心下來，那這些送死的事情就不會輪到五彩雞頭上了，這樣也能將五彩神雞完好無損的帶回去。

找到了克制之物，地宮中行事果然順利不少，並且發現許多遺留的珍寶古物，就開始安排人手從下往上運，一時之間乾的是熱火朝天。

烏大自是樂得清閑，帶着五隻五彩神雞四處尋找着毒蜈蚣啄食，五彩神雞也覺得此毒物對他們有好處，越發的积極，不停的在四處尋找毒蟲食用，歡快異常。

# 第四十章 話氣運下崖收冤魂

陳玉樓自是意氣風發，指揮着手下在地宮內四處探索，一邊搬運着地宮中的寶物，一邊尋找那真正的墓穴，正在春風得意之際，兩手叉腰的看着眾人忙碌，頗有些看大好河山的樣子，但眼角餘光忽然看到一個黑影，反應也是不慢，看了過去。

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什麼，他自信目力驚人，相信不會看錯，隱約的感覺有些不對，就在四周黑暗之上四處的查看着。

一旁的羅老歪看見陳玉樓的異常，問道：“陳大當家的，發現啥東西了。”

陳玉樓神的凝重的說道：“剛才我看見有東西從橫樑上跑過去了。”

“呵呵。”

羅老歪笑了一聲，試探的問道：“是不是這两天累了，黑咕隆咚的看花了眼。”

陳玉樓搖了搖頭，說道：“不會，我最厲害的就這雙眼睛，又跟隨師父在山上修鍊過眼力，絕對不會看錯的。”

羅老歪看着不像是作假，心裏也不禁有些擔憂，說道：“不會是山神廟那江先生說的這地宮中有修出內丹的妖邪吧，那烏兄弟可是經常掛在嘴邊念叨着。”

本來兩人跟烏大的關係還比較緊張，但見識了五彩神雞的手段，且烏大伸手也是不凡，甚至將羅老歪救了一把，羅老歪雖然是個混人，但腦子不傻，與烏大這種身懷絕技之人交好，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就強拉硬拽的與烏大開始稱兄道弟起來，關係也一度的開始融洽。

作為搬山魁首的陳玉樓，即使再怎麼樣，也覺得不能失了氣度，也就藉著羅老歪的道，稱了一聲烏兄弟。

陳玉樓目光閃爍，對江漢珍的手段他難以猜測，但從烏大的手段不凡之處來看，江漢珍手段絕不會差的。

就是烏大這一身本事，出去外面隨便就能混出個名堂來，由此觀之，他對烏大所說的地宮之中有內丹妖物之事，由此而不得不相信了，神色有些凝重的說道：“這個不好說，烏兄弟說是江先生說出來的，雖然我不知江先生手段，單憑能培育出與怒晴雞齊名的五彩神雞，就絕對不會簡單，地宮妖物之事說不準還真有可能。”

羅老歪聽完就覺得不好了，就是小蜈蚣都整的他們夠嗆，再冒出一隻蜈蚣精來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拉杆子跟人拚命他是行家，但這摸金倒斗他真的是個外行，其中奇奇怪怪的事情看着眼花繚亂，一時也沒了主意。

只能看着陳玉樓問道：“那咋整？”

陳玉樓思索了片刻，說道：“通知弟兄們，都小心些，若是發現異常不要擅自查看，趕緊彙報，別丟了性命。”

“妥。”

羅老歪一聽覺得合適，應了一聲就對着忙碌的眾人喊道：“兄弟們都聽清楚了，我跟陳大當家的發現地宮之中有修成內丹的妖物，大家若是發現異常，就趕緊彙報，不能擅自行動丟了性命，你們可都是我羅老歪的兄弟，不能折在這，等出去之後一起大塊吃肉，大碗喝酒。“

說完還看了旁邊的陳玉樓，見他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羅老歪乾笑兩聲，說道：“當然還有陳大當家的，都聽明白沒。”

“明白了。”

亂混混的聲音響起，羅老歪滿意的點點頭，轉生對着陳玉樓笑着說道：“陳大當家的，你看這樣安排怎麼樣。”

陳玉樓內心對着老老歪是連連搖頭，就這麼個混人，但也不是傻子，不過辦事還算利落，就笑了一聲，學着羅老歪說道：“妥。”

羅老歪眨巴着眼睛，乾笑兩聲，說道：“大家不愧是兄弟，連說話語氣都差不多。”

此時眾人都在各忙各的，鷓鴣哨一行人也在四處探索，但就是找不到墓穴所在，但找了不知多少年雮塵珠了，幾人也沒有絲毫焦急。

山頂之江漢珍的身影出現在了蜈蚣掛山梯之前，守在上面的紅姑見江漢珍背一個小木房子，拿着一個奇怪的長幡，也不敢怠慢，說道：“月亮門紅姑見過江先生，不知江先生來此何事。”

江漢珍對紅姑點點頭，說道：“我想借你們的蜈蚣掛山梯下崖一趟，不知紅姑娘能否行個方便。”

紅姑說道：“這個我可以做主，江先生請用。”

江漢珍對紅姑道了一聲謝，忽然見紅姑面相帶着一種異樣的富貴，而且氣運不低，用神魂稍微觀察了一下，隱約的有一種百鳥朝鳳之相，但有一股煞氣在其中，覺得奇怪，就多看了幾眼，紅姑被看的不自在，就問道：“怎麼了江先生？可有什麼不對？”

江漢珍沒有說話，又看了一下瓶山氣象，又與面前的紅姑對比一番，只見瓶山之中也是一種朝拜瓶山之相，而山中也是有些煞氣，卻在隱隱消散，而又與紅姑對比，只見她身上的煞氣也在隱約的消散着。

此時才覺得恍然大悟，這哪裡是百龍朝宗，分明就是百鳥朝鳳，原來全部應在了這紅姑身上，按照龍經解釋，此種命格之人，待在誰身邊誰就會有資本壓服群龍。

此時再回想原著中的事情，陳玉樓本就是湘西的無冕之王，意氣風發之輩，也有了干一番大事業的想法，其中原因應該就是被紅姑的氣運所影響的。

但到了瓶山，紅姑跟鷓鴣哨看對眼了，從那開始，陳玉樓就一直不順，瓶山之後，手下損失的太多，身邊的得力幹將幾乎都死絕，也失去了紅姑的心，那時候甚至連魁首的位置都有些不穩。

想要翻盤，就去東南之地去挖掘一座新的墓穴，沒想到那次還被毒水弄瞎了眼，自覺無顏面對世人，就失蹤了，自從陳玉樓的失蹤，諾大的搬山也就分崩離析，消失在歷史長河。

可見氣運之道的精微奧妙，也非一言可以斷之，許多事難以定論，幾乎是神一般的巧合。

紅姑越發的奇怪，不知江漢珍神神秘秘的做什麼，因為跟藍二姑相熟，也聽過江漢珍的一些事情，隱約的有些畏懼，一時也不敢動怒。

此時紅姑還算陳玉樓的人，所以陳玉樓做事還算順利。

江漢珍明了之後，這才說道：“姑娘之相貌貴不可言，竟然有真鳳之相，不知姑娘可明了此事？”

紅姑這才明白，原來是這事，鬆了一口氣說道：“好叫江先生得之，陳叔父精通面相，也說過這事，說我有鳳鳴之相，而陳玉樓也看出我的這種面相，但他對此嗤之以鼻，只說是江湖術士的把戲，不可全信。”

說話之際也聽出她對陳玉樓有些埋怨，這陳玉樓就犹如榆木疙瘩，就是不開竅，但哪想到陳玉樓有遠大的理想，想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江漢珍也是點點頭，紅姑所稱的陳叔父也就是陳玉樓他爹，上代搬山魁首，從此可以看出，此人也精通相術之道，而陳玉樓也知道，但就是不相信，看來事情都是他爹給他安排好了。

只要陳玉樓按照他爹的安排去做，干一番大事業也不是不可以，就對紅姑說道：“原來姑娘面相早就有人看過了，是在下冒昧了，但有句話還是不得不說與姑娘。”

“江先生請說。”

紅姑有些疑惑不解的說道，也不知要說什麼事。

江漢珍想了一下，覺得這紅姑也算一個能拿住事的人，又與蘭二姑交好，有必要提醒一番，就說道：“紅姑娘氣運不凡，是人中龍鳳，但眼下這天下黎民百姓生在水生火熱之中，若是紅姑娘有平定亂世之心，就慎重考錄一番，你自身氣運又與這瓶山氣運相合，若是願意，瓶山氣運自會助你稱事，若是不願，瓶山氣運自會另行選擇有志之人，就當我沒說這事。”

紅姑聽得不甚明白，心頭疑惑不解，但還是說道：“多謝先生提醒，紅姑記住了。”

江漢珍點點頭，言盡於此，至於能否聽進去，就看她自己的了，也不想多說什麼，隨即將引魂幡綁在背上，攀折蜈蚣掛山梯下崖而去。

所過之處，自有冤魂被引魂幡吸引出來，進入藏鬼屋之中，而且隨着越接近崖底，冤魂越來越多，江漢珍以神魂觀察，幾乎鋪天蓋地的向引魂幡飛來。

心中暗自驚嘆不已，這瓶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看着連他都有些驚嘆，這些都是歷代所殺之人，不光有元人祭祀所殺的洞民，還有邪道之人抓來煉丹的童男童女，年輕女子，整個是一個冤魂無數的鬼窟。

但這些都被鎮壓在原地，不得動彈，所以也沒產生什麼厲害的鬼王之類的，此時被引魂幡引出來，才方得到解脫，藏鬼屋可以滋養鬼魂，鬼魂自知對自身有好處，就爭先恐后的往裡鑽。

江漢珍害怕自身雷氣傷了鬼魂，就將全身氣息內斂，順着蜈蚣過山體一路到了崖底，周身黑氣連天，連光都照射不透，只能聽見無數的鬼魂在其中嘶吼着，為了避免嚇到其他人，就自行遁入地宮之中，怕別人沾染此氣，輕則大病一場，重則魂魄離體。

離開之後就開始丈量地宮，收集陰魂，周身的鬼氣越來越重，所過之處幾乎一步一個冰花，毒蟲退避，萬毒皆消，有幾個沒跑掉的毒蟲，就被凍成了冰塊，輕輕一碰，就成了一堆冰渣。

蜈蚣喜陰，但遇上這種鬼氣也有點受不了，開始四處逃竄，江漢珍走的是沒人的地方，這些蜈蚣為了活命，就開始向有人的地方跑。

# 第四十一章 六翅出眾人齊用力

卸嶺之人正熱火朝天的在地宮中取寶，身邊有無數只大大小小的雞在四處尋找毒蟲，一時也沒什麼危險。

忽然一聲慘叫，一個盜匪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掙紮起來，不到半刻，就化為一團濃水，這種事情他們早已習以為常，意外時有發生，但緊接着接二連三的開始有人倒地慘叫，意外連連，這就有些不正常了。

陳玉樓趕緊上前查看，他目力驚人，一看暗處陰影之處，卻是嚇了一身冷汗。

就見到暗處密密麻麻的無數蜈蚣，成群結隊的不知從鑽了出來，方向正是人群，陳玉樓趕緊大喊一聲：“快跑。”

隨着這一聲之後，慘叫聲此起彼伏，在牆根上摳寶物的一眾盜匪都遭了劫難，跑回來的沒有幾人，此時眾人也才看的清楚，蜈蚣群又出現了，但這次不但不會怕公雞驅趕，而且還不要命的往那些陳玉樓帶來的公雞身上撲，不到一時三刻，許多公雞紛紛遭了劫。

場面一下子變得混亂不堪，拿着火把在四處燒着，烏大此時也在幫忙，趕着五隻五彩神雞驅趕蜈蚣，但奈何勢單力薄，收效甚微。

羅老歪也嚇得一身冷汗，對着旁邊的陳玉樓說道：“陳當家的，這蜈蚣像是造了反了，你趕緊把那隻怒晴雞放出來吧，再這樣下去，剩不下幾個人了。”

陳玉樓此時才想起，趕緊打開身旁的竹筐，將正在睡覺的怒晴雞抱了出來，向蜈蚣群中一扔，怒晴雞在半空中忽然睜開眼睛，雙目精光四射，不怒自威，身材壯碩，幾乎是平常公雞的兩倍大小，雞冠犹如一團火焰，盯着四處的蜈蚣左右一看，雞冠來回的亂顫，威武不凡。

半空中張開翅膀，飛上橫樑，脖子一仰，一聲雞鳴，四處的公雞被嚇得匍匐在地上不敢動彈，接着就被撲上來的蜈蚣給咬死了。

而烏大身邊的五隻五彩神雞雖然有些怕，只是暗自防備着怒晴雞，並沒有影響到他們捉食蜈蚣，烏大見此也暗自高興，說道：“算你們五個這次爭氣，沒被怒晴雞給嚇得抱成一團，多食用些這種毒物，對你們有好處。”

五隻五彩神雞咕咕叫着對烏大做出回應，自顧的捉食着冒出來的蜈蚣。

怒晴雞一聲之後，蜈蚣還是一如既往的往人群中撲，但將被他懾服的公雞全部給咬死了，頓時怒了，在房樑上叫個不停。

羅老歪又看到一旁已經清理出一片地方的烏大，而且還庇護了不少人，哀嚎的對怒晴雞說道：“我的爺爺哎，你倒是驅趕蜈蚣啊，你站在上面亂叫不但沒用，還叫死了不少公雞。”

站在高處的怒晴雞好似聽到了羅老歪的話，瞪着一雙怒眼，向他看了過來，羅老歪被嚇得一驚，就說道：“你瞪我有什麼用，去瞪那些個蜈蚣啊，能瞪死我羅老歪就把你供起來。”

怒晴雞好似自有打算，轉過頭去四處看着蜈蚣群，左右的盯着看個不停，羅老歪一聲哀嘆，說道：“陳大當家的，你這怒晴雞我看是指望不上了，咱們還是全部集合到烏大兄弟那兒吧，那有五隻比較靠譜的五彩神雞在，也能安全點。”

陳玉樓看着房樑上的怒晴雞，自是有些麵皮發燒，沒想到坑害同類卻這麼厲害，除了亂叫什麼都不會了，看來是指望不上了，就應聲說道：“走，咱們往烏大兄弟身邊轉移，都小心點。”

一群人在五隻五彩神雞的庇護下慢慢的退到一處，暫時算是擋住了蜈蚣的進攻，陳玉樓組織人手不時的往蜈蚣群中扔火把，竟然將蜈蚣的攻勢給擋住了。

此時站在高處的怒晴雞叫聲越發的急促，好似遇到了整么危險的東西一般，就是五隻五彩神雞也是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脖子上的羽毛豎立而起，看着犹如整個雞脖子都大了一圈。

而四處的小蜈蚣卻入潮水一般的退了出去，幾個呼吸就消失不見。

烏大一看覺得不對，四處尋找起來，動物的靈覺天生強於人類，能提前感應到危險的事情，這時就看見怒晴雞忽然從橫樑上飛起，落到另一邊，對峙着原地。

就見一隻一丈多長的巨大蜈蚣出現在橫樑之上，樣子猙獰可怖，長着六支薄如蟬翼的翅膀，身形飛快，翅膀一晃也就到了另一個地方。

“不好，有蜈蚣精，大家快撤。”

隨着烏大的一聲提醒，許多人也看到了這隻巨大的蜈蚣，陳玉樓也嚇得一身冷汗，看着怒晴雞跟蜈蚣對峙，也隱隱的有些擔憂，若是真是修出內丹的蜈蚣精，那這趟就麻煩了。

烏大此時忽然靈機一動，趁着所有人都被六翅蜈蚣吸引，不知為何，將身前的五隻五彩神雞全趕了出去，並且示意去追小蜈蚣，或者找個地方躲起來。

此時鷓鴣哨三人也不知從哪狼狽的逃竄出來，發現蜈蚣精也是嚇了一跳。

蜈蚣精在橫樑之上嗅了嗅，忽然嗅到三人中花靈有股葯香味，花靈精通草藥，又常年與靈草為伴，身上難免有靈草在身，蜈蚣精又是常年吞噬丹藥的藥性而成道的，聞到藥性就覺得對它有大作用，身子一弓，揮舞着六翅就向花靈撲了過來。

身邊兩人一看大為心急，老洋人迅速取出背後的弓箭，瞄準蜈蚣肢節縫隙，一箭接着一箭的不停，但蜈蚣好似毫無所覺，撲了過來。

鷓鴣哨一看心中大急，喊道：“老洋人讓開。”

老洋人一聽就身體一側向一旁滑去，躲開了蜈蚣，鷓鴣哨就是連翻飛起，一招‘魁星踢斗’使出，踢到蜈蚣腹部，將碩大的蜈蚣給踢飛出去。

這時怒晴雞飛起就向蜈蚣撲了過來，上下不停的對蜈蚣精進行攻擊，但在蜈蚣精橫衝直撞之下，此時的怒晴雞還不是對手，只能憑藉著身法與之游斗，暫時將六翅蜈蚣給纏住了，眾人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暗自為怒晴雞擔憂。

羅老歪總感覺怒晴雞有些不靠譜，就安排了幾十名快槍手，瞄準六翅蜈蚣，吩咐道只要一看見不對就開槍。

蜈蚣精一個擺尾，撞到怒晴雞身上，將怒晴雞給撞的飛了出去，掉在地上暈頭轉向的不知方向。

六翅蜈蚣身子一轉，就看向眾人，眼看就要撲過來，羅老歪一聲令下，手下三十幾個搶手同時開槍，子彈傾瀉而出，打在蜈蚣精身上濺起無數火花，六翅蜈蚣卻沒有損傷分毫。

羅老歪一看不行，就說道：“他奶奶的，這玩意連槍都不怕，我看是成精了，陳當家的，要不咱們撤吧。”

陳玉樓正在猶豫之際，只見鷓鴣哨和老洋人將花靈送到烏大身邊后，就一左一右的沖了過去，兩人各施絕技。

老洋人使得一手好的弓箭，幾乎是百發百中，而鷓鴣哨自是不弱，取出腰后的兩隻盒子槍，對準六六翅蜈蚣的肢節縫隙開始攻擊。

兩人配合之下，盡然還真將蜈蚣精的攻勢給緩解了下來，陳玉樓也是不甘示弱，取出‘小神鋒’，就沖了過去。

花瑪拐一看不好，這作為魁首的陳玉樓盡然跑了出去，暗自焦急一聲，說道：“大家給我沖，圍死這六翅蜈蚣。”

卸嶺一眾雖是盜匪，但也是義氣之輩，紛紛取出手中的傢伙沖向蜈蚣精。

羅老歪一看此種情形有些氣急敗壞，怒罵道：“好你個卸嶺魁首，跟鷓鴣哨那個搬山魁首較個什麼勁，鷓鴣哨孤家寡人一個，他只能自己拚命，你身後還有這麼多兄弟，你若是出了事，就大大的不妙了。”

旁邊的副官對着羅老歪悄悄的說道：“大帥，要不咱們撤吧，現在運出去的寶物也已經不少，夠咱們裝備一個團了，若是陳玉樓沒了，大帥可以將卸嶺的兄弟全部收過來，大帥就可以橫掃湘西了。”

羅老歪眼珠子轉了兩圈，反手對副官一個耳光，怒道：“你當我羅老歪是什麼人，是那種拋棄兄弟自己逃生的人嗎？”

副官捂着半邊臉，悶聲說道：“這妖物刀槍不入，咱們怎麼打？”

羅老歪兇橫的說道：“照着腹部打，若是還不死，就拿炸藥給我炸。”

“是，大帥。”

副官也不敢問炸到炸不到的，只能應下，接着安排人手用槍瞄着蜈蚣精。

烏大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提着柴刀就沖了過去，時不時的打出一道雷符炸在六翅蜈蚣身上，六翅蜈蚣就要停頓一下，接着就是被眾人一番狂風暴雨般的攻擊。

羅老歪看見烏大的法術湊效，就厚着臉皮笑呵呵的跟在烏大身邊，不時的對着六翅蜈蚣放上兩槍。

眾人合力之下，竟然也將蜈蚣精的攻勢給擋了下來，氣勢一下提高數分，卸嶺搬山兩位魁首也對烏大很是佩服。

幾番爭鬥之下，六翅蜈蚣看事情難以成功，尾巴一擺動，就沿着牆壁消失不見，眾人才算是鬆了一口氣。

最後一清點人數，也損失了不少人，但好歹將蜈蚣精給打退了，也算是一個不小的勝利。

而陳玉樓和鷓鴣哨將烏大的手段都看在眼裡，若不是他出手用符，說不定這次真得出什麼大亂子。

# 第四十二章 收陰魂中途出變故

羅老歪自然是得意，說道：“我就說烏兄弟不是一般人，你們看看，若不是烏兄弟的雷符，咱們今兒指不定全得交代在這。”

鷓鴣哨說道：“多謝烏兄弟，若不是你出手幫忙，我們搬山這次真就危險了。”

說著就對一旁的老洋人說道：“還不過來謝過烏大兄弟的救命之恩。”

就在剛才，蜈蚣精就要將老洋人咬於口下，其餘人都來不及營救，但烏大忽然竄出，一道雷符拍在六翅蜈蚣頭上，六翅蜈蚣被打的一頓亂顫，烏大趁機將老洋人一把拉了出來。

老洋人趕緊過來，往地上一跪說道：“多謝烏大哥救命之恩，以後若是有事，只要招呼一聲，小弟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烏大趕緊將老洋人拉住，說道：“且不可這樣，我見你也是德行高尚之輩，數年對你師兄鷓鴣哨不離不棄，我也是見你義氣過人，所以才會出手救你，是你德行具足，我才會出手相救的。”

一旁的羅老歪眼睛一亮，說道：“烏兄弟也是救過我羅老歪的，難道我羅老歪也是德行高潔之輩？”

眾人看着羅老歪這幅樣子，都忍不住笑了起來，但羅老歪是什麼人，臉皮厚如城牆，也跟着笑了起來。

陳玉樓目光閃爍連連，想他自認為是人中龍鳳，心高氣傲之輩，盡然在此瓶山被一眾人給壓了下去，心中還有一番大事業要做。

面前幾人都不是簡單的人，若是能當關係再進一步，以後說不定還能當個助力，為自己的大事業幫忙。

當即提議道：“我們幾人幾次探索瓶山，而且互相扶持才一路到了現在，我有個提議，要不我們結為兄弟，以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以後一方有事三家支援，在這亂世之中也能佔據一席之地，豈不快哉。”

“好，這個提議好，我羅老歪舉雙手贊成。”

羅老歪第一個就同意了這個提議，不管怎麼說，這些人一個個都是身懷絕技之人，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而鷓鴣哨本來是不同意的，但一想搬山的現狀，已經是勢單力薄，獨自去做事也沒多大作為，也就點頭同意了。

幾人就看向烏大，烏大對此結義沒什麼興趣，想着一心修道，以後跟隨江漢珍的腳步，陳玉樓臉色有些不好，鷓鴣哨面無表情看不出在想什麼。

而羅老歪笑着說道：“烏大兄弟，你看咱們都共患難了一場，如今這亂世之中，有我們四家聯合，也能開闢出一塊立足之地來，這事說到底是我們佔了你的光，你在山中修仙問道，也不用理會俗事，但若有烏大兄弟你跟我們結拜，以後世道出了變故，有烏大兄弟在，我們也能有一條後路。”

烏大本來不願意，因為江漢珍說過，‘修行之人最中誓言，不會輕易許諾，若是許下諾言，就是浪費幾世也得實現’，他從內心是拒絕的，但聽到羅老歪說的亂世，就動了心思。

結束亂世的想法他可沒少聽江漢珍念叨，想他烏大作為雷道弟子，怎麼可能眼睜睜的看着天下混亂，黎民百姓受苦呢，道門弟子有亂世下山救世的習慣，他烏大也不是差人，那份心早就成了一顆種子，此時聽羅老歪一說，也動了心思。

陳玉樓在旁邊看的清楚，他可是善於察言觀色之人，揣摩人心自有一套，早就看出了烏大所想，就說道：“如今天下大亂，我們摸金倒斗也是用來救助黎明百姓的，若是這次成功，定會舉起大旗，做那救萬民於水火中的大事，有烏兄弟在，我們若是失敗，也能留一條後路，我等四人共同進退，何愁干不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一旁的羅老歪看着眼皮直跳，暗道，這卸嶺魁首終於把心裡話說出來了，心下暗自警惕。

而鷓鴣哨目光閃爍，不知在想什麼。

烏大也對江漢珍的話記得很清楚，既然目的一樣，再加上羅老歪的熱情勸說，也就答應了下來。

幾人當即開始準備結拜事宜，斬雞頭，祭厚土，拜蒼天，容鮮血，當即動了誓咒，誓言之中兩個魁首說的真切無比，羅老歪狡猾，挑三揀四的說了一些，而烏大取出覺得合理的一些原則的事情說了，之人幾人就以兄弟相稱，各自謀算，也繼續發掘瓶山地宮。

並準備好了對付六翅蜈蚣的事宜，將已經恢復好的怒晴雞找了過來，準備接下來尋找真正的瓶山墓穴。

此時暫且不說，且說江漢珍四處轉悠着收取瓶山冤魂，有引魂幡的助力和藏鬼屋的存在，收取的冤魂不下十萬，也不知道為了死了這麼多人。

不過一想也覺得合理，從秦漢時期一直到元代，一千多年時間，積攢起來也是有這麼多，只是歷代瓶山之地將人殺了之後，都會用特殊的辦法將鬼魂定住，永世不得超生，所以也沒有出現鬼王。

一路順利無比，足足一個時辰，江漢珍也將整個瓶山之中的冤魂都收入了藏鬼屋，將藏鬼屋封住，但其中散發的陰氣太過厚重，幾乎不見光明，四周漆黑一片，讓他自己都難以辨認路線，而且從鬼屋散發出的嚎叫嘶吼之聲不絕，對周圍動靜也難以聽清，只能慢慢的行走，順着原路返回，準備帶回去再進行超度。

卻不知身後陰影之處一直尾隨着一個龐大的怪物，兩隻觸角四處感應，對眼前的鬼氣早已垂涎三尺。

這怪物正是被眾人趕回來的六翅蜈蚣，拿不下眾人，又被烏大的雷符所克制，只能暫且退去，另尋他法，逃出之後忽然感覺四周的陰氣少了許多，就循着陰氣消失的地方尋了過來，就看見一團陰氣在四處行走。

蜈蚣喜陰，對這類氣息正是大補之物，盯上之後就挪不開步伐，一路尾隨，等待時機下手。

江漢珍被濃厚的陰氣遮的連路都看不清楚，耳邊有傳出萬鬼嘶吼之聲，對此毫無所覺，一直在辨別方向，準備離開地宮。

當走到一處陰暗之處，六翅蜈蚣再也忍不住了，準備開始下手，身子呈現彎弓狀，揮舞着六翅，一個彈射，就向江漢珍撲了過來，而江漢珍對此毫無所覺。

但就在此時，五隻五彩神雞不知從哪鑽了出來，見此情況，發出一陣急促的鳴叫之聲，紛紛向蜈蚣精撲了過去。

蜈蚣精自是不懼，一招擺尾，將四隻五彩神雞給掃飛出去，去勢不減，但最大的一隻五彩神雞躲過了這一擊殺，跳到了六翅蜈蚣頭上，不停的啄着，並伴隨着凄厲的叫聲。

背着藏鬼樓的江漢珍忽然感覺有些不對，隱約的聽到一些雞叫之聲，這聲音聽得分明，就是自家所養的五彩神雞發出的，聲音中含着焦急，好像遇到了危險。

江漢珍不敢怠慢，解下背在身上的藏鬼樓放在一邊，走出陰氣之中，這才發現，六翅蜈蚣正跟一隻體型最大的五彩神雞斗在一起，此時的五彩神雞情況極度不妙，斷了一隻翅膀，身上也受了不少的傷，但還是一副拚命的架勢跟六翅蜈蚣纏鬥一，旁邊還躺着幾隻暈過去的五彩神雞。

稍微一想就明白此事的前因後果，定是五彩神雞看家六翅蜈蚣要偷襲自己，而五彩神雞這才跟六翅蜈蚣拚命，江漢珍心中感動，沒想到幾隻雞都有如此靈性。

但五彩神雞又不是天生鳳種怒晴雞，哪裡能是六翅蜈蚣的對手，這才爭鬥沒有兩個回合，就被六翅蜈蚣一口咬住，但五彩神雞好似沒感覺到疼痛一般，還是一如既往的啄着六翅蜈蚣，一副同歸於盡的架勢。

江漢珍心中看的焦急，動作也是不慢，開始默運掌心雷，心念咒意合一，焦急之下竟然瞬間將掌心雷施展出來，身形向前一撲，就到了六翅蜈蚣身邊，瞬息之間一掌就拍到了蜈蚣精頂門。

怒吼一聲：“畜牲爾敢。”

蜈蚣精此時正將五彩神雞咬住，眼看着就要將五彩神雞全身獻血吸干，忽然遭到滅頂之災，一股暴掠的雷氣進入身體，遇到陰邪之氣就開始發生爆炸，身體被炸的不停的顫抖。

江漢珍趁機一把將五彩神雞從六翅蜈蚣口中奪了回來，又飛退一旁，一陣雷霆爆炸之聲過後，蜈蚣精抽搐了兩下跌落在地，不動了，全身上下冒着黑煙，卻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這才將手中的五彩神雞放在地上，檢查起身上的傷口，只見五彩神雞身體消瘦了不少，只剩下一把骨頭，全身血液全部消失，翅膀也斷了一支，耷拉在地上，而全身上下沒有一處完好的，往日光彩照人的五彩羽毛也剩下沒幾根。

江漢珍輸入一道元氣，五彩神雞睜開眼睛，但看起來已經毫無神采，但堅定的看着江漢珍。

而其餘四隻五彩神雞也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圍着一邊咕咕的叫着，好似在關心一般。

而五彩神雞又將眼睛閉上，接着一道魂魄就從身體飛出，江漢珍一陣焦急，知道這是魂魄離體，施展元氣，將魂魄定住，重新壓會身體中，但緊接着五彩神雞的魂魄又飛了出來，幾次之後，毫無效果。

也暗自嘆息一聲，‘看來是真的活不了了，竟然是為救我而亡的，我也不能放任你不管，就先將你魂魄收回，等待我返回天界再想辦法處理吧。’

接着就四處看看了一眼，找尋存放靈魂之物，看見死了的六翅蜈蚣頓時有了主意。

走到六翅蜈蚣身邊，取出已經被雷霆之力給炸出來的內丹，對着魂魄說道：“你就在此物之中調養，汲取其中內丹之力壯大魂魄，其餘不用多想，安心休養就成。”

待江漢珍話一說完，五彩神雞的魂魄就鑽進內丹之中，內丹之中的六翅蜈蚣殘餘的意識幾下被雞魂給吞噬了個乾淨，隨後就在內丹之中安了家，也就安下心來。

接着對着一旁焦急的其餘四隻五彩神雞說道：“你們可自行行事，清楚地宮之中的毒物，此事也通知烏大一聲。”

交代完之後，也不敢多做停留，重新背上藏鬼樓，拿起引魂幡就向離開的方向走去，周生陰氣駭人為了避免這種麻煩，決定還是將此事儘快處理的好。

需知世間萬物都逃不出‘生，克，制，化’，才能循環往複，生生不息，公雞就是蜈蚣的剋星，而這些冤魂厲鬼的剋星，就是殭屍這類邪物，這些冤魂的陰氣能吸引來蜈蚣精，就能吸引來殭屍，所以一刻也不敢耽擱，趕緊離開瓶山地宮。

# 第四十三章 度亡魂重開鬼門關

江漢珍因為剛才看不清周圍狀況，才發生了一些意外，就在藏鬼屋上多設置的幾個結界，讓藏鬼屋不在看着鬼氣森森的，而且還不停的施展法術，壓制藏鬼屋的陰邪之氣，順着卸嶺的蜈蚣掛山梯到了山崖，也不敢與人多打招呼，頭也不回的往山下走，是一刻也不敢停留。

卻不知地宮之中，搬山卸嶺一眾人在等待六翅蜈蚣出現，但左等右等都不見六翅蜈蚣的影子，而一隻五彩神雞不知從哪鑽了出來，拽着烏大的褲腳不知道要去幹啥，烏大就跟着過去了一趟。

而羅老歪總覺得跟着烏大安全，就自顧的跟了過去，自然是發現了六翅蜈蚣的屍體，還有一隻五彩神雞的屍體，自然是好一陣傷心，羅老歪也在一旁勸着。

但陳玉樓和鷓鴣哨也沒閑着，開始尋找真正的墓穴，在丹井之中發現了一個‘觀山太保’的屍體，沒想到搬山道人自帶屍毒，毒死了好些人。

陳玉樓看着身邊的人死的差不多了，有些心灰意冷，就想退出去，但鷓鴣哨心急雮塵珠，最後斷定出墓穴葬於崖頂的瓶口，焦急之下兩人直奔崖頂，不知為何弄得瓶山開始坍塌，將大部分取寶的盜匪都給埋在了瓶山之中。

就是羅老歪，若不是烏大將它從崖下拽了上來，也得交代在下面。

不說危險一個接着一個，且說江漢珍就回到山下，就吩咐藍二姑和劉老六兩人準備超度法壇。

雷法鍊度亡魂自有一套，就是用體內水火將亡魂煉盡陰渣，用自身道氣，去點化陰之鬼魂，我之陽而煉彼之陰，達到陰陽交感。

經此水火鍊度之後，幽魂就能脫胎換質，無瑕無疵，無所掛礙，然後根據其功德氣運，自去投胎轉世或者升天而去。

這幾乎十萬的冤魂，被鎮壓在瓶山，永世不得超生，這次不但能夠逃出牢籠，而且有人為其鍊度陰魂，自然在藏鬼屋中安心等待，等待一朝能夠受到鍊度，遠離困苦。

人死後憑藉大道法則指引，都會去陰間報道，受十殿閻羅評判今生過錯，安排去投身。

但有一類就比較特別，就時鍊度亡魂，仙道之人修鍊己身，將自己當成一個完整的天地，若是遇到，就用鍊度之法將其鍊度，此法非一般法緣可以遇到。

但此法難度較高，以他現在的修為，根本不能將十萬鬼魂全部鍊度，只能化解部分怨氣，打開鬼門關，送入陰間了事。

藍二姑和劉老六自然是開始準備一些所需事物，從江漢珍回來之後，就一直忙碌到晚上才準備妥當。

江漢珍按照開鬼門的方式，披髮仗劍，步罡踏斗，以心合神，念誦開鬼門咒，然後燃符三道，一時符光大作，但接着就沒有了反應。

以為是自己不熟練，沒得到要訣，又用了一次開鬼門咒，燃燒符咒三道，但還是一道光芒閃過沒有反應。

又仔細對比了一下其中事項，又試了一遍，虛空之中出現一個漩渦，一時陰氣繚繞，陰森恐怖，陰氣散盡，出現一座古樸殘破的大門，一個帝服冕袍的人帶着一隊人出現在江漢珍面前。

這人一上來就像江漢珍一禮，說道：“地府閻君拜見上仙，多謝上仙協助我等打開鬼門關，讓天下萬千生靈得以輪迴解脫。”

江漢珍看着出現的這一隊人，有些納悶，因為這些人的修為太低了，就是比自己見過的黑白無常都差上許多，但修為都是鬼仙，領頭的自稱閻君之人，也就一鬼仙修為，手拿一口地府大印，撐死也就是個人仙境界。

也猜想這是世界法則所導致的結果，但自己也是稀里糊塗的打開了鬼門關，開的有些莫名其妙，就問道：“在下江漢珍，我只是想打開鬼門關，送一些冤魂進入陰間而已，許多道門中人都能做到，為何非得謝我？”

自稱閻君之人說道：“上仙有所不知，自三百年前天地元氣不存，人間發生了修道之人的大戰，鬼門關也被波及，自那時之後，鬼門關就一直處於封閉狀態，我等自是在陰間修復鬼門關，但要打開鬼門關，必須陰陽兩界一起行動，但奈何道門早就衰變，我等也只能在陰間等着，直到上仙出現，才兩邊一起用力，打通了陰陽同道。”

江漢珍這才明了，原來此界陰陽兩界早就不通了，怪不得如此混亂，就拿起藏鬼屋對着閻君說道：“此些冤魂是這瓶山歷代所鎮壓的，那就麻煩你將這些冤魂帶入陰間。”

閻君一看大喜，說道：“多謝上仙，我陰間自從鬼門關被破壞，就只能困守與陰間，幾百年沒有陰魂補充，陰壽一盡自然就去投胎轉世，不怕上仙笑話，再下身邊這些陰司鬼差就是我陰間僅剩的一些人了，若是上仙再遲上幾年，恐怕就是想打開鬼門關也無能為力了。”

江漢珍也明白，人有陽壽，鬼有陰壽，若無修行，只能壽盡而轉，陰陽轉化，生生不息，地府得不到補充，自然陰魂越來越少，等到最後，估計就連一個鬼也就沒有了。

就對閻君說道：“那就恭喜你了。”

閻君自是感激，江漢珍又問道：“不知這十萬冤魂你如何處置。”

閻君說道：“這事還要多謝上仙，我地府缺陰差缺的厲害，上仙這十萬冤魂對我等來說犹如雪中送炭，這些有些甚至是歷代軍魂，有了這十萬冤魂，我地府就可以正常運轉了。”

江漢珍點點頭，也就放心下來，說道：“那就好。”

閻君從懷中取出一個令符，伸手一拋，就飛入江漢珍手中，江漢珍接過之後疑惑的看着閻君，不知他這是何意思。

閻君好似看到了江漢珍的疑惑，就笑着說道：“這事地府的一點小小心意，都是些驅使陰差鬼魂的密咒，若用此咒者，可隨意調動陰間兵馬，驅使任何鬼魂，還請上仙收下。”

江漢珍心頭大震，也沒想到這閻君膽氣這麼足，盡然將命脈交到了自己手中，就說道：“你可知這意味着什麼，從此這般，就等於你將地府的弱點交給了旁人，你可想清楚了。”

閻君看了一眼藍二姑和劉老六，說道：“在下知道，但當世已無任何元氣，上仙盡然能修鍊到如此境界，而且身邊兩位弟子也是道韻存身，有股雷光閃爍，本就可以克制我等陰魂之物，此物交給上仙也只是錦上添花而已，上仙也可將此咒傳給門下弟子，任憑上仙處置。”

江漢珍這才點點頭，暗道這閻君也是敢下大注，這種命門一般的東西，說給就給，若是遇到匪人，就是一種災難了。

但很明顯，他是賭對了，將整個地府都壓在了上面，有了此物表態，就等於得到了他的庇護，江漢珍傳承法術，最是看重心性，而且有了此物，以後地府有事，此界的雷門中人還不跑前跑后的幫忙？

本來也不打算收，但忽然感覺到天地之間一股氣運加持到自己身上，帶動的神魂都有些靈動起來，而且此方天地對自己也越發的親切，心中忽然明了，這正是打開了鬼門關之後，得到了地府的氣運，而這閻君的這份密咒，就是地府氣運的憑證。

思維也越發的活躍，心中明了，此次瓶山之事已經成了一半了，笑着對閻君說道：“那在下就厚顏手下了，若是出了什麼亂子可別怪我。“

閻君連忙擺手，說道：“不怪不怪，任憑上仙行事。”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那就好，閻君若是以後有需要幫忙的就儘管開口，若是小事就請我雷道門下弟子幫忙，若是大事就在此山上的山神廟報備，處理不了的，自會有人上表我雷霆都司。”

閻君一聽之後，心頭大喜，不就是求個這個嘛，目的達到了之後，就帶派人抬着藏鬼樓中的十萬陰魂告辭離去。

但閻君心頭不解，不明白江漢珍所說的雷霆都司是什麼，但對這個結果比較滿意，當年就是自持地府不會依靠任何人，才到最後連個幫忙的人都沒有，這次找到了外援，即使鬼門關以後被毀了，也有雷道門下之人處理，互幫互助，真是後顧無憂。

江漢珍三人看着閻君一群人興高采烈的離開，鬼門關也隨之消失不見，這才回過神來。

劉老六第一次見這種離奇之事，早就嚇得目瞪口呆，而藍二姑稍微好點，以前見過幾次神奇，有點抵抗力了，但還是被驚的有些說不出話來。

江漢珍將閻君給的密咒錄了一份存入神將陳驛的雷符之中，準備將此符交給烏大，但隨後一想，覺得還是交給藍二姑比較好，就交代幾句，讓她不要妄傳，等藍二姑一一答應，這才放下心來。

交代了兩人將東西全部收拾了，就自顧的回到洞中打坐修行。

因為他不知道還能在此界待多久，要傳給烏大能不能見到都不一定，而且烏大此人有些意氣用事，心性還略有不足。

藍二姑此人雖然善良，但為人倔強，能夠嚴格安排事情，不會意氣用事，心性淡薄，傳授此咒最為合適不過了，至於她以後傳給誰，肯定不會胡亂傳授的。

江漢珍做完這件事，也明白來此界的事情了，瓶山之中的陰魂，與地府有關，做完就能得到地府氣運加持，而龍脈之事，就是人間界的事情，若果釋放出去，就等於平定了天下，得人間氣運，再由雷道弟子權衡陰陽，也就算是行了那雷霆的權衡之道，此乃功德之事。

再由雷道門下調節陰陽，權衡天地，還有上界雷霆都司存在，也算是為雷霆之道增加了底蘊。

氣運的好處還不知有何妙處，但江漢珍感覺是非常神妙，種種妙用還等以後發掘。

# 第四十四章 瓶山事了返天庭

此時的卸嶺搬山一眾，被鷓鴣哨和陳玉樓觸動了山頂的機關，本就被掏空的瓶山發生了坍塌。

元人墓穴喜歡深埋大葬，也為了防止盜墓之人，還設置了許多機關陷阱，甚至同歸於盡的裝置，兩位魁首觸動了機關，就觸動了此類機關，整個瓶山的山腹都被亂石填滿。

江漢珍不知後面發生了什麼事，只是長時間不見烏大的人影。

劉老六心急之下，自個跑過去看了一圈，沒有將烏大找回來，只是帶回了四隻五彩神雞，和一隻五彩神雞的屍體，並將所見所聞一股腦的說與江漢珍聽。

江漢珍眉頭緊鎖，問道：“你說你師父決定下山去幫陳玉樓與鷓鴣哨兩人？而且他們四人還結為了兄弟？”

劉老六點點頭，有些擔憂的說道：“師父說要在亂世之中下山救世，無顏面對祖師，希望讓我代他跟祖師告罪，他說若能活着回來，定會侍奉祖師左右。”

江漢珍聽完劉老六將事情說完，也知道了個大概，鷓鴣哨，陳玉樓，羅老歪，烏大四人在地宮之中斬雞頭拜了把子，以共同進退，互相扶持為準則，這烏大說了誓言，就將此記在心裏。

這次瓶山之行也因為有了烏大的參与，卸嶺損失的人也不算多，各處草寇也不敢妄動，算是暫時震懾住了。

最後不知怎麼，將屍王給挖了出來，幾番爭鬥之下，幾人差點栽裏面，但最後合力將殭屍給絞殺了，最後取得了瓶山的寶物，幾人就各自動了心思。

羅老歪自然是準備擴大軍備，大幹一場，而鷓鴣哨和陳玉樓就起了分歧，一個要去找黑水城，聽說有雮塵珠，而另一個總覺得自己的資本積累還不夠，準備去挖掘獻王墓，得到寶藏再做一番大事業，而且兩人都認為‘對方設想之事縹緲無據，難以成功’，併發生了一些爭吵。

而且二人皆是心意已定，便就是九頭牛也拽不回來，說道最後，也只能說‘人各有志，不可強求’，但都忘了所動的咒誓。

這些咒誓烏大卻沒有忘記，牢牢記在心裏，就準備協助幾人成事，並且有了打算。

先跟羅老歪下山，幫羅老歪擴大地盤，再去尋找鷓鴣哨和陳玉樓，也不知烏大是怎麼想的，就是劉老六也有些看不明白。

對幾人行事有些不以為意的說道：“那搬山道人的詛咒，祖師已經給他們傳授了解決詛咒的方法了，怎麼還東跑西跑的。”

“還有那陳玉樓，說的好聽的很，要救濟萬民於水火，一遇到墓穴又變成摸金倒斗的土夫子了，還有那羅老歪，一心只是想着自己擴大地盤，幾人這樣還連累我師父下山，說起來真是氣人。”

江漢珍也在思索着前因後果，那三人本就是私心甚重之輩，鷓鴣哨已經跟雮塵珠耗上了，好像成了他的生命寄託一樣，在他的意識里，解詛咒的方法只有雮塵珠了，其餘的方法根本不行。

而陳玉樓不知為何，也不去干他的大事業，聽見盜墓就眼巴巴的要撲過去，羅老歪就一個土皇帝，自然繼續做土皇帝的。

而烏大因為發了誓咒，就不得不去幫助三人，要說救世之心，可能只有烏大一人是真的了。

江漢珍對劉老六說道：“既然走了就走了吧，這次去禍福難料，一切都得看他的造化了。”

頓了一下，有問道：“有沒有將這事告訴藍二姑？”

劉老六搖搖頭，說道：“沒敢說，等過幾天她問起我再告訴他。”

江漢珍接着說道：“他既然有這份救世之心，那我也就幫他一把。”

“多謝祖師。”

劉老六感激的說道，對於烏大他還是很尊敬的，對他也是沒話說。

江漢珍看着整個瓶山，用神魂望去，只見一股氣運在山下盤旋，就是難以衝出去，山頂之地的陣眼所在，有一塊地方被漆黑如墨，將整個氣運給定在了原地，就是難以掙脫。

心中暗想，‘這應該就是陣眼了’，同時隱約的有一種預感，自己只要解決了這件事情，就是離開的時候，決定將這事放一放，將傳承傳下去。

雷道修行，主天之災福，持物之權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殺，而這傳承的任務就是此事，就決定再待一段時間，三人一起收拾東西回了山神廟。

而藍二姑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心性提高很多，江漢珍也猜的出，烏大下山之事她也猜出來了，這讓江漢珍放心不少。

回到山神廟中，就開始傳授二人法術，講解修行道理，就這樣三月之後，江漢珍悄悄的離去，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玉佩飛碟帶着江漢珍飛到了西遊世界中雷池旁邊，看了一眼身旁的安神香，也是剛剛燃燒完，時間前後也就是一個時辰的時間，心中默然，在怒晴雞世界中待了有大半年的時間，但在主世界中才是一炷香，這讓他放下心來，就怕回來之後過了好些天，被人發現失蹤也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在最後山神廟傳授道法之時，山下傳來消息，羅老歪的地盤發生了叛亂，羅老歪身死，烏大就帶領羅老歪身前的心腹為羅老歪報仇，因為行動迅速，打了對手一個措手不及，為羅老歪報了仇。

而鷓鴣哨聽說是成了殘廢，陳玉樓毀了一雙招子，烏大就派人開始尋找，就在這時，江漢珍無意中發現藍二姑身上竟然有一股大氣運存在，但好像是被壓住了一般。

到了這時才恍然大悟，瓶山氣運轉移了，轉移到了藍二姑身上，也深感氣運的莫測之道，就悄然離去，解開瓶山山頂的厭勝之術，忽然感覺天地間一股大氣運加身，與這方天地越發的融合，感覺可以隨心所欲的自有出入一般，心念一動，玉佩飛碟就從靈台飛出，整個人就消失在天地之間，等到出現的時候，已經到了西遊世界中。

此時頭腦清明，元氣靈動，只感覺修行速度會施以往的數倍之多，也明白這就是氣運帶來的好處。

將神魂放出，就感應到一股濃厚的天地靈氣，心中一陣驚嘆，暗道：‘到底是天界，沒想到天地間的靈氣也這麼濃厚。’

心性修為已經足夠，身體在怒晴湘西世界中已經錘鍊的有些火候，神魂感應到天地靈氣之時，靈氣就入潮水一般的湧向江漢珍，很快將他淹沒。

很快就形成一個巨大漩渦，開始瘋狂的吸收着天地之間靈氣，很快就充滿全身經脈，並以極快的速度循環着，隱隱的有向丹田匯聚的兆頭。

根據雷霆丹經介紹，這就是煉成金丹的徵兆，全身五臟六腑之氣已經修的圓滿，而精氣神三花也已經綻放，圓滿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犹如花朵一樣的綻放，體內心肝脾肺腎之中靈氣已經到了一定的極限，達到五行攢簇，面見神魂的境界。

到了此時，若是江漢珍願意，就能立即將神魂歸於下丹田，元精為質，元氣為用，神魂為心，在體內水火顛倒，就能凝練成金丹，只要成了金丹，就算是真正的進入了修行大門。

有道是：‘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的境界，從此進入了修行之道的真正大門，進入長生不老的第一步，人仙境界。

以後就可以培育元神，度過三災，成就地仙，甚至天仙，修行之法完善，而且還有飛碟玉佩的存在，想來也不會太慢。

但江漢珍卻不滿足於此，雷霆丹法之中還有幾樣神通，稱為五行雷法神通，此神通屬於後天神通，非先天而來，大也是難得的一種神通。

須知神通難成，氣運深厚之輩天生攜帶神通而出世，有神通者無一不是修道奇才，天賦異於常人，在神將陳驛的介紹中，神通少之又少，就是放眼三界之內，也沒有幾個人有神通。

所知道的雷部之人有幾人，而天庭之中，二郎神天生神力，算一門神通，而天眼是後天煉化而成，還有哪吒的，是屬於後天神通。

而江漢珍心裏知道，就拿孫悟空來說，就事天賦過人之輩，天生石猴，又有出生之時雙目直射斗府，本身又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

思來想去，覺得自己也不着急結成金丹這事，將雷霆丹經中的五行雷法神通凝練之後再練出金丹，這樣五行圓滿之下只要成就金丹，就會成為五種雷法神通。

雖然是五種，但其實是一種神通，統稱為五行雷法神通，隨即有將體內的元氣平復下來，想要煉出五行雷法之後再凝金丹。

決定之後也就不着急了，只要等到尋找到五行靈物，煉成五行雷法之後，再凝結金丹也不遲。

雖然此神通屬於後天，但並不是說後天的就弱與先天的，威力如何還得看個人手段，將此事暫且記下，就從懷中取出一顆妖丹來，其內有一個公雞神魂在其中。

這正是在瓶山之事，為救江漢珍而被六翅蜈蚣吸干獻血而亡的五彩神雞，當世已經身死，已經救不活了，就將其魂魄收入蜈蚣內丹中進行滋養，當時也不知如何是好，想着返回天界之後再進行處理。

此時才將它從懷中取出，看其神魂壯實，並無萎靡，在內丹之中一直在吸收六翅蜈蚣的內丹能量，而且修為還隱約有些增加，此時赫然已經是鬼仙修為。

想到自己來天界之時，被王靈官帶着轉生了天人，不知道這五彩神雞可不可以，就拿出神將陳驛的雷符，打入一道法訣，一道光芒亮起，又恢復平靜。

# 第四十五章 神將說丹欲收徒

正在南天門與四大天王發生爭執的神將陳驛忽然感覺心頭一動，心神感應之下，就知道是江漢珍再找自己，也顧不得與四大天王爭執，就準備先回去看看。

轉而對四大天王說道：“本神將現在還有事，沒工夫搭理你們，你們四個棒槌給我想清楚，堵着南天門不讓人出去必須給個說法，若是下次我過來還沒個交代，小心我不給你們面子。”

四大天王一副閉目養神之態，犹如老和尚念經，一副不予理會的樣子，四人一排站開，就這麼堵在南天門，不讓出也不讓進。

聽聞神將陳驛要走，四人中的多聞天王才說道：“此事我們也是奉了玉帝的命令，還請陳將軍不要為難我等，若是有什麼疑問，可去詢問玉帝，好走不送。”

神將陳驛對着幾人冷哼一聲，轉身駕起一道雷雲向雷池方向而去，心中正嘀咕着，準備將南天門之事弄個清楚。

在雷池旁邊的江漢珍沒等多長時間，就看見一朵雷光閃爍的灰色雲彩從空中落下，神將陳驛的身形就顯露出來，一身金甲，很是威武不凡。

還沒等江漢珍去迎接，陳驛就推門而入，就朗聲說道：“師兄我得知是師弟召喚，就立馬過來了，怎麼樣，這速度不慢吧。”

隨着話一說完，陳驛已經走進雷池，詫異的看着江漢珍，眉頭緊鎖，不知在想什麼。

江漢珍不明所以，笑着說道：“師兄你這速度確實很快，師弟我還沒站起來你就到了門口，沒出去迎接師兄是我的不是，在這給師兄賠罪了。”

陳驛連忙說道不用客氣，指着江漢珍說道：“師弟，你這修為怎麼增長的這麼快，不會是吃了什麼仙丹靈藥吧。”

江漢珍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修為出現了異常，怪不得陳驛這麼吃驚，就說道：“不瞞師兄，剛才打坐之際略有所悟，心性提升了一個層次，就忽然靈氣罐體，成了這幅模樣。”

陳驛趕緊上前抓住江漢珍手腕，仔細的探查着，發現江漢珍所說屬實，就是境界到了，引起的靈氣自動罐體，這才鬆了一口氣。

說道：“師弟你可嚇了我一跳，我還以為你貪圖修為提升，服食了什麼靈丹妙藥，原來真是心境提升后，靈氣自動灌體的結果，這樣我也就放心了。”

隨後神情放鬆，恢復了一副淡然的樣子，剛才還真將他嚇了一跳，以為江漢珍是貪圖修為，吃了什麼靈丹硬生生的提上去的，此時檢查一番，沒有發現修為絲毫不穩的現象，也就放鬆下來。

江漢珍看着疑惑，問道：“師兄，這服食靈丹妙藥還有講究不成？”

“那當然。”

陳驛點點頭，接着說道：“我們仙道修行講究性命雙修，心神參悟天地造化之功，修為也就水到渠成了，兩者相輔相成，又缺一不可，如果一味的注重提升修為，而不重視心性修行，就容易走火入魔，甚至修為永無寸進。”

“若是只看重心性感悟，而不去修鍊道法，就會受難以抵抗劫難，一不小心就會身死道消，所以還是心性與修為一致，方是大道之行。”

江漢珍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陳驛這麼緊張，這是在擔心自己貪圖提升修為，而服用丹藥，這樣的後果就是心性難以駕馭自己的力量，甚至走火入魔，或者進入魔怔之後，以為的追求修為境界，但仙道修行講究性命雙修，這樣的結局只有一個，就是修為難得寸進。

心中有些感動的說道：“多謝師兄，若不是師兄提醒，以後說不定還真會走上這條路。”

“哈哈，無妨。”

陳驛搖頭一笑，接着說道：“你卻不用擔心這個，你心性已經到了人仙境界，為何不一聚凝結金丹，成就‘我命由我不由天’呢。”

接着說道，“師弟若是願意，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江漢珍連忙搖頭，說道：“不了不了，師弟要結成金丹還要準備一些東西，暫時還不打算凝結金丹，但眼下有一事還需要師兄幫忙。”

陳驛這才明白過來，說道：“什麼事，只要師兄能辦到的，絕不吝嗇。“

江漢珍這才鬆了一口氣，將懷中的安放五彩神雞的魂魄取出，剛一拿出來，神將陳驛的眼睛就亮了，隱約的感覺此魂魄與自己有緣，但不知為何，此五彩神雞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就問道：“師弟，這神魂你是從何找來的？為何與我有一種熟悉之感？”

此話一出，聽得江漢珍心種一突，暗道，‘修成神仙的人就是不一般，盡然連這個都能感應的出來，這五彩神雞拜入了你的門下，而且修行的都是你自己的入門之法，不熟悉就怪了’。

但同時又有些心虛，想着怎麼跟他說明代他收了些弟子，並留下一份傳承在下界之事呢，就見陳驛將六翅蜈蚣的內丹拿了過去，放在手中仔細觀看，越看越是喜歡，說道：“師弟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師兄請說。”

江漢珍有些不明所以，但還是問了一句。

接着就見神將拿着五彩神雞的神魂，說道：“我也成道幾千年了，也沒個弟子，在人間沒有香火供奉，我見這隻雞與我有緣，又是個心性艱毅之輩，就想收入門下，當個傳承之人如何。”

“好。”

江漢珍大喜之下一聲叫好，接着說道：“這五彩神雞雖燃只剩下了一個神魂，但性格堅毅，也是個有情有義之輩，本想請師兄為他重塑身體，不想師兄與它有緣，這事就麻煩師兄了。”

“不麻煩，不麻煩，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麼可能嫌麻煩呢。”

拿着五彩神雞的神魂欣賞個不停，毫不在意的對江漢珍擺手說著，也是滿心歡喜，心中早就想找個傳人了，但一直被事情耽擱了，就一直拖到了現在，此時遇到合適的傳人，心情愉悅不少。

看到這裏江漢珍也就放下心來，讓他自己去給五彩神雞恢復身體，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神將陳驛可不一樣，神仙的修為，又在天界待了很長時間了，這些應該難不倒他。

將此事辦妥，江漢珍心頭的一塊大石頭也就落地了，這才想起自己來的這是西遊世界，只從傲來國花果山的兩道金光也不能完全判斷這就是西遊世界，心中也想瞻仰一下孫悟空的模樣，看看是怎麼一個英雄了得，或者有什麼陰謀藏在其中，他都想去看看，驗證一下。

就對正在滿心歡喜的看着五彩神雞神魂的陳驛說道：“陳師兄，小弟還有一事相求。”

陳驛正在思索着以後怎樣培養弟子，聽到江漢珍的話，隨口說道：“說吧，什麼事。”

江漢珍也不管他是否在聽，就說道：“師兄你也知道，小弟自去了泰山之後，就沒出去任何地方看過，一些仙山福地都只是在傳聞之中，所以想出去看看。”

還沒等江漢珍把話說完，陳驛就轉過頭看了江漢珍一眼，思索了片刻，說道：“修行也不是一味的閉門鎖關，不見外人，還要遊歷四方，開闊眼界，也只有增長了見聞，才能將心境升華上去，也罷。”

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面令牌，扔給江漢珍，說道：“這是我的身份令牌，拿着此物，這天庭大部分地方可去，若是要去凡間，就去斗辰司領取一朵雷雲，也免得你下去回不來。”

江漢珍一陣差異，問道：“我可以去凡間？”

陳驛白了一眼江漢珍說道：“天尊只是讓你好生修行，滿足你一切所需，可沒對你禁足，你想去哪去哪。”

江漢珍這才放下心來，心情感覺好了很多，若是在雷霆都司，也向在泰山府之時的那樣，扔在一個地方就不管了，想去哪都不行，雖然覺得這是仙道的規矩，但感覺好似失去了自由，心中難免有些不痛快。

到了雷霆都司，被帶到了這個偏遠的地方，心中已經做好了如泰山府一樣的打算，但是此時陳驛告訴他，可以自由行是，讓他心中的那種束縛一下子消失不見，心情感覺好了很多。

對陳驛感激的說道：“多謝陳師兄。”

陳驛點點頭，好似想到了什麼，就說道：“對了，凌霄寶殿一路到南天門的那條路就不要去了，下凡間也不要從南天門走。”

江漢珍一愣，正想着去看看南天門呢，因為西遊世界中，南天門是是非最多的一個門，不去看看總有點不踏實，就問道：“師兄，這是何原因？”

陳驛搖頭說道：“此事我也不知，聽說是奉了玉帝的旨意，還將斗辰司的天兵給抽了出來，安排上了李天王的人，對一切無幹人等都是禁止出入的，你若出去，從其他幾個門哪個都行，就是不要從南天門走，此時你修為還低，別被人抓住把柄。”

江漢珍目光閃爍，心中有些猜測，想着等着以後修為高了，在驗證一番，既然天庭已經規劃了禁地，那其餘的地方，應該還沒當成禁地來安排吧，西遊一路無數地方，何愁得不到驗證。

陳驛交代完之後，就興高采烈的帶着五彩神雞的神魂離開了雷池，江漢珍還在暗自琢磨着去哪看看，等到陳驛離開才忽然的想起一件事來，就是以他的名頭傳承了一套雷法，眼看着人已經離開，想着下次見了再與他說此事。

但隨即拿着神將的令牌看了起來，只見正面寫着神霄靈感雷公將軍，背面是他的諱字，看着古樸無奇，入手輕弱無物，但看着極為厚重，很是奇怪。

# 第四十六章 雷行法成至北斗

有了這個東西，江漢珍的心思也漸漸變得活絡起來，就想出去看看，仔細驗證一下是不是西遊世界，花了一天時間鞏固了一下修為，因為五行靈物還沒找到，只能將凝丹這事暫放一二，等着下次見到陳驛，就打聽一下五行靈物的事情。

加上生前，總共十幾年的安心修行，還是有些拘束之感，靜極思動，又有了這個神霄靈感雷公將軍的令牌，機緣已至，當晚就尋了一門雷行之術，用做趕路手段。

雷池這地方有些偏遠，別看神將陳驛幾個呼吸間就能跑個來回，但陳驛的飛行之術可不慢，呼吸之間就是一萬二千里，據他所說，去趟東勝神州也就是一個時辰的時間，若是快點，說不定能跑一個來回。

而他自己呢，只能靠一個天人之體進行奔跑，就是加上些奔跑技巧，想必也不會太快，又怎麼能比得上道術的神妙呢？

道法之所以稱為道法，就是參悟大道法則，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後，通過符，咒，心，密，訣等一些手段將此顯化於外，成為一種演道的手段，有‘內煉成道，外顯成法’的特性，故稱為道法，將此演練出來，並加以利用，就成了常見的法術。

法術作為護道之法，作為一個修行之人怎麼可能不會呢，雖然有了掌心雷這種殺傷力極強的防身之法，但飛行之術卻不會絲毫。

別說什麼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的孫悟空，或者一個展翅九萬里的金翅大鵬鳥，就是神將陳驛的一個呼吸一萬二千里都是讓他可望不可及的，現在這個階段能修鍊的，也就是這個簡單的雷行之術了，速度也是不慢，只要施展熟練，一個呼吸之間也能達到三百里，是雷霆丹經中的法術，跟自身的丹法出自一個體系，修行起來毫無障礙。

記住了法訣，畫了雷行之符，也是跟施展掌心雷一個樣子，必須符咒合一，心思靈空，同時默念心咒，找准方向之後，伴隨着一道雷光，就會飛出去。

只要心念能維持下去，就能一直飛行下去，除非法力耗盡跌落下來。

這是他此時能修鍊的最好的飛行之術了，至於其他的一些，或者就是給凡人用的神行之術，或者修鍊條件苛刻，有一定的限制，或者速度沒這麼快，而且與自身的屬性不符。

剩下的就如騰雲駕霧，諸多遁術，無一不是大神通者才能修鍊的，以他目前的修為，只能望而興嘆，但這雷行之術也不是太差，甚至可以說是此境界中數一數二的飛行法術，與掌心雷互為補充，若是融會貫通，就是一項空中戰鬥之法。

雷法擅長爭鬥，同時也對空中戰鬥之法有些興趣，怎麼都得將此法學會，隨着心咒密符合一，江漢珍的身影就消失在雷池，接着身體就伴隨着一股雷光，不受控制的向外飛去，心神晃動，不能維持，就從半空中掉了下來。

江漢珍嚇得大驚失色，趕緊檢查了一下摔壞了沒有，看完才發現身體完好無損，從高空中落下盡然沒有對自己造成任何損傷。

此時才一下子明白，自己已經是修行之人了，不能再拿以前的眼光看問題，也不能被以前在人間時候的習慣來對待修行，這樣只會束縛自身，做事也放不開手腳。

心神明悟之下，心境有所提身，隱約的感覺自身的道法施展起來就會更加圓融無礙，有一種得悟大道之後的自由，心身超脫凡俗的大自在。

心神內守，默念心咒，觀想密符，心神合一，伴隨着雷光閃爍，就飛了出去，就感覺自己就是雷霆，不知自己乘着雷霆，還是雷霆乘着自己，心與神會，飄飄洒洒，逐漸的在空中輾轉騰挪，好不自在，心念一動，隨着飛行一道掌心雷打了出來。

只見下方的一塊巨石，伴隨着一道雷霆落下被炸成碎塊，伴隨着轟隆之聲不絕於耳，飛行之術也漸入佳境，有配合掌心雷在空中隨心所欲的施展着，氣勢連綿不絕，竟無絲毫晦澀之感。

心念一動，也明白這是入門了，隨即收起掌心雷，在半空中凌空而立，此時才感覺到以一種仙道逍遙之感。

看着周圍被自己打碎的石塊，也是感嘆連連，誰能想到一個一凡人時隔一年多盡然能進入修行之門，深感世事無常變化，神奇莫測。

心頭也明白飛行之術為什麼修鍊起來這般容易，比起掌心雷要容易不少，但也不是毫無道理，掌心雷與雷行之術同出一源，密咒心咒密符都是相差無幾，施展的原理也一樣的，有掌心雷的基礎，雷行之術也就沒那麼難了。

修鍊了一門飛行之術之後，江漢珍默默的做了些準備，先準備去天界出名的地方看看，然後再去凡間轉轉，增長一下自身的見聞，開拓一下自己的眼界，就當做一次修行遊歷。

次日一大早，江漢珍就收拾了一些隨身之物，背着一支從雷池所在的院子中翻出來的銅鞭，鞭身二十四節，全身金黃，沉重異常，江漢珍覺得用起來合手，就準備帶上當個防身之物。

天界太大，以他現在的速度出一趟門也不容易，本着有備無患的心態，就將用的東西都帶上了，本身也沒多少東西，最過沉重的就這支銅鞭了。

銅鞭屬於重兵器，雷部之人本身兼修鍊體，雷霆出手之際攜帶萬鈞之力，可以說是力大無窮，一般都選擇重兵器做為護道之物。

從院內的庫房找了半天，就屬這支銅鞭最為輕便，如其餘的如雷錘，叉，戟這一類一個比一個重，就是想拿起來都不現實，別說帶着走了。

即使這支看起來是銅質的銅鞭，背在身上都感覺有些沉重，一腳踩下去，軟一點的地面就是一個坑，江漢珍不明白，那些個提着幾萬斤重的兵器行走之人又是什麼一種感念。

但也覺得奇怪，神將陳驛的那支金鞭少說也有個三千斤，不知道他走路之時怎麼沒踩出塌陷來。

江漢珍帶着這種疑惑，施展出雷行之術，周身雷光大作，急速的向著雷霆都司的方向飛去，一路翻山越嶺，絲毫不停的飛行，一直飛了將近四個時辰，才看見雷霆都司的所在，這才收了法術，從空中落下，同時有些累的不輕。

休息了片刻才向著雷霆都司走去，循着記憶，一直到了北斗征伐司中，一路暢通無阻，竟然沒被人攔下，就覺得有些納悶，就自顧的去了斗樞院內。

雷霆都司內部系統龐大，幾乎囊括了大部分的天庭軍隊，而北斗征伐司不光維持星辰運轉，而且還負責天底下大規模作亂妖邪的征伐任務，其內各部忙碌無比，調令一份接着一份的往外發，而且還有各地的妖禍信息彙報上來，也沒人理會江漢珍。

說起北斗征伐司可是一個奇怪的部門，北斗七位星君都是斗姆真君之子，按照規則是屬於紫薇大帝管轄，但紫薇大帝已經不知所蹤，按照道理應該聽命於玉帝，不知為何跑到雷霆都司下面混事來了。

江漢珍有些疑惑不解，星君的職責本應該是維持天地運轉的，而征伐司卻是征伐霍亂天下的妖邪的一個部門，前思后想也覺得不是太合理，因為權衡天地，清除妖邪的才是雷霆之道該做的，怎麼弄出個北斗征伐司出來。

帶着滿肚子疑問一時也不好去詢問，準備先領一朵雷雲在說。

此時斗樞院中值殿的正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六北極武曲星君，一身冕服如星光一般的璀璨，星辰列布其上，劍眉星目，行事之間頗有雷厲風行的味道，一看就是久經殺伐之輩。

而冕袍之上，北斗之位的第六星極為璀璨，非常耀眼，江漢珍猜測，這應該就是北斗第六星的開陽星君了，也稱北極武曲星君。

當下不敢怠慢，就趕緊見禮道：“弟子江漢珍拜見北極武曲星君。”

主位之上之人這才放下手中的事情，抬起頭來眯着眼睛看了江漢珍一眼，說道：“既然是雷祖弟子，就不必客氣，有什麼事說吧。”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還有，不要稱本星君為武曲，此名我擔當不起，稱本星君為開陽即可。”

江漢珍聽得差異，也知北斗七星有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瑤光六位，而武曲也是開陽星的名稱，卻不知為何，不讓人如此稱呼。

也不敢多問，就說道：“弟子靜極思動，想外出遊歷一番，還請開陽星君賜下雷雲，以做代步之用。”

開陽星君沉思片刻，說道：“按理說雷雲都是去執行任務，清理妖邪之時才能領取的，但你初來乍到，而且雷祖有沒對你做出安排，但要滿足你的要求。”

江漢珍聽着詫異，不知道這開陽星君是如何得之的，開陽星君好似明白一般，說道：“你也不用奇怪，你頭上頂着那麼一個碩大的雷符，只要是雷霆都司的人都能看的明白，一切事項已經交代的很清楚了。”

江漢珍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怪不得一路在雷霆都司行走，都沒有任何人上前盤問，也沒人理會自己，此時這麼一說才明白。

接着就聽開陽星君說道：“但也不能壞了北斗征伐司的規矩，你領了雷雲之後，將見聞記下來，就算你的任務了，若是遇到妖邪，不可擅自行動，也不用理會，彙報上來自有人去處理。”

“多謝星君。”

江漢珍連連感謝，開陽星君說了句讓江漢珍下去領取雷雲，但忽然又加了一句，說道：“你此時修為還低，凌霄寶殿那邊就不要去了，還有南天門也別去，離這兩個地方遠一點。”

江漢珍有些奇怪，為什麼神將陳驛和開陽星君都說這話，就問了一句。

“敢問星君，這究竟是為何，難道那兩個地方有什麼渾水猛獸不行？”

“非是渾水猛獸。”

開陽星君搖了搖頭，接着說道：“最近那些地方出了一些變故，此事有些麻煩，此事你也參与不了，由我們處理，你只要安心修鍊就成。”

# 第四十七章 疑惑連連下凡間

對這事卻越發的疑惑，不知道封鎖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麼，會不會有什麼陰謀，就說道：“多謝星君好意，弟子深受雷門大恩，無以為報，請求星君開恩，讓弟子參与調查此事，為我雷霆都司出力。”

開陽星君笑着看了一眼江漢珍，滿意的點點頭，說道：“你的意思我明白，能說出此事，也頗有我雷霆都司的做事風格，但此事非同小可，其中恐怕還有陰謀存在，你貿然捲入這種是非之中，以你目前的這種修為，恐怕連雷府的一個天兵都比不了，若跟人爭鬥起來，說不定連命都搭進去。”

雷霆都司的就是這個傳統，什麼事都有人扛着，但後輩也不躲着，爭相解決事情，江漢珍也不例外，就想從中出一點力，最起碼有個能跑腿的事情也行，聽見開陽星君此言，就想出點力氣。

看着江漢珍神色中略來失望，開陽星君就笑着說道：“也罷，既然你有這份心思，本星君也不能消了你的积極性，此事你可量力而行，去暗中調查也是無妨，切記不可去以身犯險，天界已經安排了人手，你就去下界尋找此事的原因吧。”

江漢珍大喜，說道：“多謝開陽星君，弟子一定會將此事探查清楚。”

下界正合心意，因為有許多事情都是在下界發生的，只要循着取經的路線走過去，肯定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不但可以驗證心中所想，也可以應對此等陰謀，讓雷府也好做出防備。

而開陽星君只是一笑，對江漢珍自告奮勇的去探查此事沒報任何希望，事情發生在天界，心道，將他打發到下界去，也能離開這個漩渦之中。

此時整個雷霆都司的兵力全部調到了別處，雷府內部空虛，若是真出現了什麼衝突，說不定還會出現危險。

江漢珍答謝一聲，領了一道任務令劍，就要告辭離開，只聽開陽星君說道：“你為何將都天雷鞭背在背上，而不加以煉化，用藏兵訣藏起來呢？”

“什麼？”

江漢珍下意識的問道，神色之間有些茫然，這什麼煉化，藏兵訣可聽都沒聽過的，或許是還沒接觸到兵器修行，不知道這事怎麼回事。

就解下背上的銅鞭，如實回道：“這支銅鞭是弟子在院內找到最輕的一件兵器，用來防身護道之用，不知如何藏兵，就背在身上。”

“哈哈哈。”

開陽星君手一揮，銅鞭就從江漢珍手中飛出，仔細看了一下，接着就是大笑一聲。

看着被笑得有些局促的江漢珍說道：“用兵器當做手臂的延伸，這方法是凡人之時的手段，但已經步入仙道修行，就此法又怎麼能做護道之用呢，你這隻銅鞭經過千錘百鍊，而且內有二十四節氣神雷禁制，又是取自天地間精銅所制，堅硬異常，又分天地人三才三節，外有五面，有五行之相，柄上有太極圖禁，犹如都天周流，生生不息，所以叫都天雷鞭，也是難得的一件兵器。”

江漢珍這才明白，這東西叫都天雷鞭，其中道理暗含天地至理，端是一件趁手的兵器，想到自己可以穿梭世界諸天，竟然機緣巧合之下竟然尋到此等神物，也感覺有些難以置信。

就開始虛心請教起來，說道：“這雷鞭如何煉化，又如何藏起來。”

“這個簡單，傳你煉化兵器之法和藏兵訣。”

開陽星君說著伸手一指，一道心印靈光就飛入江漢珍的靈台，心神一動，就看見了一篇煉兵訣，最後附着藏兵之術，內容雖然簡單，但言辭精駭，字字珠璣，道盡煉製與煉化護道神兵的無上至理，但此時還不便觀看，就將心神壓了下來。

接着就看到開陽星君說道：“此都天雷鞭只是初成，現在只是一件法寶，但也剛合你現在使用，好生祭煉此神兵，然能將此物完善下去，有朝一日，若是可以，也可將此物煉成靈寶。”

江漢珍心種震動不已，本來以為寶物只要成型就不能改變，但開陽星君的這篇煉化法訣，讓他明白了手中護道之物的成長可能，幾乎是隨着自身修為一起提升的。

雖然只是掃了一眼，但也了解了個大概，凡護道，行道之物，分為最簡單的法器，法寶，仙器，最後再到靈寶。

層層遞進，就是將道理法則用法禁凝入其中，施法戰鬥之時，可以隨心所欲，威力小者，可打鬼滅妖，威力大者甚至可以毀天滅地，其中道理，全在法禁之上。

心中也暗暗下定決心，以後提升修為之餘，也抽出一份時間祭煉此物，以做自己的護道之寶。

開陽星君看着連連搖頭，感嘆不已，也感覺江漢珍的運氣之好，在修行之初就尋到了自己的護道之物，若是一般人，基本上到了都是地仙以上的才開始尋找靈物煉製。

但不包括他們自己，他們天生氣運深厚，一出生就有靈物伴隨，又有人指導，將靈物與其餘的材料凝聚成胚胎，然後修行了不知多少年，方才有自己的一件靈寶，同時也明白，江漢珍煉將此法寶胚胎煉製成靈寶，時間肯定不短。

江漢珍辭別開陽星君之後，就領了一朵雷雲，此雷雲是雷府煉製，專門用於天兵弟子執行任務，速度也不是太慢，一個呼吸九千里，平時收入袖中，自動吸收周圍雷氣當做能量，用時只要默念口訣就能控制，簡單無比。

江漢珍領了一朵雷雲，只登記了一個名字，出了雷府，就找准方向，默念口訣，一朵電光閃爍的黑色雲朵就出現在腳下，將他托起，默念口訣，找准方向飛了過去。

也多虧了神將陳驛的那份雜篇傳承，三界之內的地理位置都有過記錄，也不至於迷了路，進入天庭之中，左拐右拐的就到了八景宮，傳說是太上道祖在此煉丹的地方，也就是傳說中的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傳大道與天下，在道門之中極為尊貴，位列三清，尊號太上道德天尊，作為修道之人怎可不去拜見。

不多時，就到一寶閣之地，按下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裏面。

只見其內瓊香繚繞，祥瑞繽紛，隱隱散發著一股丹藥氣息，聞一下都覺得身輕體泰，舒適自然，只見上書三個篆字，‘兜率宮’。

江漢珍整理衣着，就走上前去，默默的回想着西遊記中的事情，此地孫悟空盜取丹藥之時，太上道祖是跟燃燈古佛在別處講道，給孫悟空提供了方便，不知是不是真的，隨即想着，就有一銀衣仙童出現，對江漢珍說道：“我家老爺知道有人造訪，就派我來此迎接，這位道友請。”

江漢珍心頭一動，也感覺有些詫異，若是沒猜錯的話這位應該就是銀角大王了，當下不敢怠慢，就連忙感謝，隨後就跟着道童進了兜率宮，一直領到了丹房之中，這銀衣童子這才退去。

只見道祖坐在丹爐旁邊，正收取着一爐仙丹，個個圓潤光華，一看就不是凡物，江漢珍也不敢打擾，就在旁邊默默的等着。

等太上道祖將丹藥收取完畢，全部裝在一個葫蘆里，這才說道：“今日老道我感覺有貴客要尋上門來，其內雷光閃爍，但老道我並不熟悉，正在猜想之際，沒想到道友就上門來訪，請坐。”

江漢珍哪敢坐下，當即拜道：“道門弟子拜見太上道祖。”

“哈哈哈。”

一陣笑聲傳出，只見道祖說道：“老道並非道祖，而只是道祖一化生罷了，留在這兜率宮中只為了煉製丹藥，叫我老君即可。”

江漢珍聽得詫異，感覺有些奇怪，這些個神仙怎麼都喜歡留下一尊化身，本尊一個個的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也就見過雷祖一面，然後聽說也是留下一尊化身，不知真身去了哪裡，又為何不留在天庭。

但此時的太上老君即使是化生，江漢珍也不敢怠慢，還是說道：“弟子見過老君爺，弟子在人間就聽聞老君之名，今日到了天界，就來此拜見。”

太上老君笑了一下，說道：“難得你有這份心思，老道也深感欣慰，既然你來拜見於老道，老道也不能虧待了道門弟子。”

說著就從懷中取出一隻小葫蘆，說道：“觀你修為穩固，護道之寶俱全，這一葫蘆七粒靈胎仙丹在你進來之時就散發出寶光，看來與你有緣，就贈與你，如何利用你一看就能明白。”

江漢珍聽得不明所以，就趕到手上多了一隻小葫蘆，也不敢怠慢，趕緊說道：“多謝老君爺賜丹。”

太上老君說完就隨手一揮，江漢珍之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等到反應過來，才發現自己已經到了一座大門之下，知道這是不留自己了。

忽然耳中傳來太上老君的聲音，說道：“趕緊離去，切莫停留，這裏不久後會成為是非之地，非是你所能應對的，切莫自大而丟了性命，去吧。”

心頭越發的疑惑，怎麼很多人都跟自己說天庭是非之地的事情，讓他聽得一頭霧水，也覺得此事越發的不簡單了，天庭其餘神仙又去了哪裡，就拿雷府來說，大部分人全都去了別處，整個雷府值班的就一位靈官，其餘的皆不見蹤影。

越想越是疑惑，等反應過來，才發現到了東天門，值日天兵見生人出現，就上前問道：“你是何人，為何在這東天門轉悠。”

江漢珍才知道已經到了東天門了，沒想到被太上老君隨手一揮，就被挪移到了這裏。

趕緊取出從北斗征伐司領取的任務令劍，交了過去，天兵檢查了一番，又交還江漢珍，說道：“原來是要去下界辦事的師弟，這邊請。”

已經到了門口，索性就下去看看，四大部洲雖然是亂了一點，但也沒這麼多規矩吧，抱着這種心態就跟着天兵出了西天門，看着腳下的虛空，也知道這就是離開天界的地方了，對天兵告辭一番，默念咒語，腳下出現一朵雷光閃爍的黑雲，心念一動，就下凡而去。

# 第四十八章 蝦兵阻路花果山

江漢珍駕着雷雲，在空中急速的飛行着，此時才感覺心情一下子放鬆許多，在天庭之時，雖然所求都有人籌辦，但怎麼都覺得不太合適，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作為一直以來自力更生的人，這樣還真有些不習慣。

哪怕對自己再怎麼好，都好似少了一份自由自在的感覺，還有想要親眼見識一番西遊始末，也不枉自己的這身天大的機緣。

西遊世界中的開始，就是花果山，本來只是抱着一份看戲的心態，從旁觀看一二，一來可以開闊眼界，增長見聞，而來可以從旁觀看，感悟大道。

但從自己在天庭見到的幾人提醒之後，總覺得其中疑點太多，事情有些不對勁，隱約有一種不好的感覺，就想驗證一番。

若是對雷府有什麼損害，肯定不會袖手旁觀，不知如何作想，就駕着雷雲一路到了東勝神州的傲來國往西兩百多里的一座大山之前停了下來。

只見此山與東海相連，顯得威武不凡，竟有一山鎮海之氣象，丹崖怪石，奇峰林立，奇花異草無數，草長鶯飛，個個稀奇，看的江漢珍是心曠神怡，就向去山中遊覽一番，見見這山中美景，也算是開闊自己的視野了。

從神將的地圖之中得之，這裏就是花果山，竟然真是一處修行福地，心中納悶，如此好山，怎麼沒被修行之人給佔了去，卻一直留到現在。

當即將下雲頭，落到了山腳下，準備進山遊覽一番，順便可以在花果山附近找個風水寶地，將隨身的都天雷鞭先煉化了，等到確認花果山沒有危險之後，再瞻仰一下傳說中齊天大聖孫悟空的風采，也算不枉此行。

就在此時，忽然從海面上跳出兩隻蝦兵，一個蝦兵跳彈到了江漢珍前面攔住了去路，另一隻堵住江漢珍的退路。

江漢珍被嚇了一跳，以為遇上了海匪，想要打劫，就暗暗防備，準備隨時動手。

“東海禁地，閑雜人等快點離開。”

只見一隻蝦兵拿着分水叉指着江漢珍說道，神色尤為不善，就要隨時動手一般。

兩隻蝦兵化形還不完善，身高不到五尺，各自頂着個蝦頭，身上褪去的蝦殼煉製成了鎧甲，各自手中拿着一把分水叉，一前一后的將它圍在中間。

江漢珍暗暗戒備着說道：“在下遊歷至此，見此山風景優美，景色麗人，就想遊覽一二，還望二位行個方便。”

只見那個蝦兵說道：“此地已經被龍王設為禁地，禁止一切出入，識相的趕緊滾。”

江漢珍疑惑，東海的地盤不都是在海里嗎，怎麼管到花果山來了，就聽另一個蝦兵目光閃爍着說道：“跟他費什麼話，他已經闖入了我東海禁地，既然如此，將他打殺了事。”

江漢珍心頭憤怒，殺個人竟然說的這麼輕巧，說道：“此地已經是陸地，與你們東海又有什麼關係，隨便畫個圈，這花果山就成你們的了，這又是何道理。”

前面的蝦兵看見另一個蝦兵給他頻頻使眼色，兩人一陣會意，一陣眉來眼去的交流，好似統一了意見。

前面那個蝦兵說道：“你已經進入了我東海的禁地，按道理來說將你打殺再此，也毫不為過。”

江漢珍目光閃爍，不知道這兩隻蝦兵葫蘆里買的什麼葯，準備看看要出個什麼招，看怎麼應對。

另一隻蝦兵說道：“我兄弟念在你對此事毫不知情的份上，可免你一死，放你自行離開。”

江漢珍心種一嘆，暗道此事有些不好處理了，既然不能進去，那回去問問神將陳驛，究竟是個怎麼一回事，也沒了遊覽花果山的興緻。

不但如此，也感覺到了陰謀的味道，本想只是在花果山設有暗哨就成了，周圍應該沒有足夠的人手進行安排。

沒想到西遊集團竟然如此厲害，竟然將花果山周圍都給封鎖了，也暗自有些後悔，沒調查清楚就到了花果山周圍。

但事已至此，只能想辦法先離開再說，對兩人一拱手，說道：“既然兩位不讓進，此地還成了東海的禁地，那在下也就不多停留了。”

說著就要離開，就聽前面那隻蝦兵說道：“且慢，讓你離開是我們對你網開一面，但你也不能不表示表示，我們也不想胡亂殺人。”

江漢珍冷眼看了一眼蝦兵，竟然還起了敲詐之心，只覺得東海尤為霸道，又牽扯西遊的重要之地花果山，很可能背後有人操控局面，也不想節外生枝，就想先離開再去查證。

但並不是說他怕了這兩個蝦兵，這兩個蝦兵也就是修鍊了神魂的小妖而已，經過點化才化形的，修為境界算起來也根自己差一樣，是個修鍊了神魂的鬼仙，但兩人修為比自己要差上不少，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手中的分水叉，盡然都是凝聚了法禁的法寶，雖然只有一層，但已是難得的法寶。

‘莫道龍王無寶貝’，這句話還真不是說著玩的，看着兩人的一身蝦甲，在加上手中的分水叉，讓他連連感嘆，龍宮真是富有，隨便一個蝦兵都能拿得起法寶。

看樣子是要敲詐，江漢珍也是一怒，說道：“有什麼道就直接亮出來，別在這給我一唱一和的唱雙簧。”

另一個蝦兵神色一狠，冷笑着說道：“此地荒無人煙，是我東海的管轄之地，將你打殺再此，也不會有人知道，識相的趕緊將背上的銅鞭法寶放下，我們兄弟一高興，說不定會饒了你得狗命，讓你滾出這裏。”

江漢珍這才明白，原來是被上的都天雷鞭惹的禍，此物出自雷府中的雷池，內部法禁暗含天地至理，是法寶中的上品。

一路走來準備找個風水寶地再加以煉化，就一直背在背上，沒想到被這兩個蝦兵給看上了。

財動人心，竟然是這事，心中暗道，看來這兩位是見財起意了，今天這事事沒法善了了，本來心中已經對兩人有些憤怒，此時更是動了殺心。

假裝去解下背上的都天雷鞭，暗中蓄力，掌心雷悄悄凝聚與手掌，悄悄看了二人互相得意的神色，好似很酌定一般的等待江漢珍解下法寶，交送他們一般。

心中暗道，看來這東海的蝦兵這種事情也沒少做，經常是打劫一些路過之人，趁其不備，忽然一個騰飛，瞬息之間已經到了靠近海邊的一隻蝦兵頭頂，一招掌心雷拍下。

蝦兵還沒反應過來，就遇到雷霆攻勢，下意識的就舉起分水叉擋住，但速度已經來不及了，只是剛將分水叉舉到胸前，江漢珍一掌已經到了頭頂，蝦兵感覺神魂都有些停頓，接着就是一股雷氣從頂門進入，在識海之中發生了一聲爆炸。

只聽砰的一聲，伴隨着一道雷霆蝦兵的整個頭都被炸成粉碎，無頭的身體搖晃了兩下，栽倒在地，蹬了幾下腿子，就變成一隻三尺大小的無頭蝦。

江漢珍一招見功，也不停留，空中一個轉身，飛向另一隻蝦兵，準備以雷霆之勢將另一隻也解決了。

但明顯另一隻蝦兵也反應過來，大驚失色的說道：“你大膽，竟敢殺我們東海之人，還不快束手就擒，等候發落。”

但手上的動作不慢，揮舞着分水叉一個蝦跳就刺向江漢珍，一副氣勢洶洶的架勢。

江漢珍也是不懼，默念心咒，一招掌心雷就迎了上去，但蝦兵忽然落地，一個蝦跳拐向了另一邊，方向正是大海。

掌心雷打出，落到石頭上，轟的一聲，將一塊石頭炸的粉碎，江漢珍一看，心中大急，知道這蝦兵是要逃跑，若是被他逃了，肯定會添油加醋的亂說一通，接着會有大批的蝦兵蟹將來追捕自己。

身體在空中也是一個轉折，飛向逃跑的蝦兵，眼看又是一個彈跳，就要落入海中，江漢珍心中大急，又是一招掌心雷打出。

蝦兵忽然感覺一股雷霆之勢壓向自己，嚇得亡魂大冒，身體極力的縮成一團，運轉法力使出逃生法術，‘斷尾逃身術’。

一道雷霆過後，原地一聲爆炸，蝦兵拖着半殘的軀體，連分水叉都扔到了原地，一個彈射，躍入海中，一朵浪花濺起，身形飛快的沉入海底，蝦腿猛蹬幾下，消失不見，原地只留下一連串的水波。

江漢珍暗道一聲，‘不好，被逃了’。

心中大急，也飛身上前一頭撲入海中，砸出一朵巨大的浪花，準備追過去，但海中的阻力甚大，覺得有一種窒息之感，海中的浮力又將他給浮了上來。

暗怒道：“真給他逃了，沒想到水中還要避水之術，跟空中不一樣。”

使勁的砸了一下水面，心中暗自皺眉不已，也知道讓他逃回去就會有追兵來臨，飛身而起回到了岸邊，收拾了一下現場的痕迹，撿起兩桿分水叉互相碰撞一番，發出清脆的響聲，每撞擊一下，就有一道水波傳出，鋒利異常。

‘好兵器’，江漢珍一聲讚歎，也沒想到龍宮一個小兵的兵器都這麼厲害，此時的都天雷鞭還沒煉化，拿着這兩桿分水叉當個護身兵器也是不錯的，不長也不短，也就四尺長短，揮舞兩下，當個雙叉使用挺合適的，就隨手提在手上，準備進花果山躲藏一番。

念頭一動，忽然感覺若是自己進花果山，就會大難臨頭一般，本來要進山的腳步停了下來。

心知修行之人神魂強大，都有超凡的預感，對一些感應也是很重視的，暗想‘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就準備先離開此地，盡量離花果山遠一點。

就飛身而起，貼着海面急速的向遠處飛去，直到飛的離花過山稍微遠了一些，這種感覺才消失不見，同時也鬆了一口氣，暗道，這花果山果然有內幕，沒想象的那麼簡單。

等到江漢珍厲害花果山海邊沒多長時間，海面分開兩旁，出現一隊蝦兵蟹將，領頭的是一個身材肥胖的蟹頭將軍，手上各提一支斷水鉗，一身鎧甲，氣勢洶洶的帶着一群兵將上了岸邊。

看了一下周圍還殘留的痕迹，向旁邊幾個蝦兵抬在擔架上的半截蝦體問道：“你們剛才就是在這遇上的？”

# 第五十章 拚死之時灰蛟現

一切原因就是那個蝦兵動了歹心，一副要奪寶殺人的樣子，若不然他要行那土匪行徑，江漢珍也不會出手，只是高估了他的爭鬥能力，不小心放跑了一個，才遇上這檔子事。

又猜測到西遊背後的陰謀，心想離開之際還在開陽星君那領了一道任務令劍，東海封鎖花果山，而且花果山內還有大神通之人守着，與天庭凌霄殿，南天門這些是非之地何其相似。

從種種情況推測，雷府也是在暗中查證，此時還不知其中原因。

江漢珍暗道，‘且不說今日能不能活下去，今日哪怕就是身死東海，也要將此消息傳與北斗征伐司，免得雷府被蒙在鼓裡，等到事情開始，被打個措手不及。’

爭鬥之際分出一道心念沉浸入任務令劍，將事情始末傳輸與其上，將一隻分水叉扔出去砸在一隻蝦兵身上，將其砸翻在地，一手取出任務令劍，默念咒語，令劍雷光閃爍，接着化為一道雷光，飛向天際，很快的消失不見。

蟹頭將軍一看不好，怎麼看着都感覺熟悉，在仔細一看江漢珍全身雷氣旋繞，心道不好，莫不是天界雷霆都司之人？

心中隱約的有些擔憂，想着只能將此事上報龍王定奪，但也在納悶，雷霆都司的人不是都被調往別處了嗎，怎麼會出現在這裏，莫不是發現了什麼。

上層的決定雖然他不知道，龍王的決定讓他也猜出一些蛛絲馬跡來，知道這事不小，何況人已經傷了，結成了仇怨，為了避免後續麻煩還不如弄死。

心中一狠，決定先來各殺人滅口，消除痕迹，問起來就死不承認，也免得被活着回去，等修鍊好了再來尋自己報仇。

當即揮舞着兩隻分水鉗，積蓄法力，大吼一聲，沖向了江漢珍。

江漢珍一看，暗道不妙，剛才看了識海中的飛碟玉佩，也探索到了一方世界，但光芒暗淡，還不能立即穿梭，連世界的名字都看不清楚，名字犹如密咒密語，只有念出來才能進行穿梭，但字跡模糊不清，還無法辨認。

看見蟹頭將軍衝過來，明知不是對手，但也不準備讓他好過，挨了兩刺，積蓄了大量的法力，準備來個拚死一擊。

忽然一隻灰蛟從海中竄出，卻剛好撞到了飛過來的蟹頭將軍身上，一聲碰撞，將蟹頭將軍給撞飛出去。

隨即對江漢珍喊道，“快躲開”。

江漢珍聞言，也知道是這條灰蛟出手相救，不敢怠慢，當即立斷閃身飛退數丈。

只見灰蛟一個擺尾，將周圍的一眾蝦兵盡數掃飛，一群蝦兵竟無一個是他的一合之敵。

江漢珍此時才看清楚，這蛟龍全身上下呈現一種灰黑之色，犹如枯草，頭長一隻獨角，活像一支幹枯了的樹枝，四隻爪子強壯有力，在空中飛騰靈活，很是精幹。

而修為也是不高，也只是個鬼仙境界的修為，憑着一聲蠻力，一個神魂期的修為，竟然比起妖丹修為的蟹頭將軍可要厲害不少。

蟹頭將軍被撞的七葷八素，半天才反應過來，一看原來是灰蛟，頓時大怒，說道：“你這丑蛟因為長得太丑，被龍后給趕出了龍宮，仗着龍宮不跟你一般見識，還得寸進尺，天天跟我們東海龍宮作對，平時忍讓你也就算了，但今日這人非得交出來不可。“

灰蛟在空中轉了個彎，盯着蟹頭將軍上下的打量着，蟹頭將軍被嚇得趕緊舉起兩支大鉗子，嚴陣以待，這灰蛟雖然長得丑，但天賦異常，天生力大無窮，而且速度極快，龍宮上下對其都是頭疼不已，趕又趕不走，抓又抓不住，而且還有天賦神通在身，不是他所能對付的，而且經常犯混，整個一個二愣子。

灰蛟輕蔑的看了一眼蟹頭將軍，說道：“這人我還真就救下了，你能拿我怎麼樣。”

蟹頭將軍略帶威脅的說道：“這人是龍王必殺之人，你若這次出手，定會惹怒龍王，若是龍王出手，你也難逃一死。”

“哦？”

灰蛟瞪大眼睛，略帶好奇的看了江漢珍一眼，怎麼看都覺得不像，就看着蟹頭將軍問道：“他做了什麼事，盡然熱的老龍王都會出手？”

“這···”

蟹頭將軍就要解釋，但忽然停住了，一時真不好解釋，依着灰蛟的性子，若是說出封鎖花果山的事情，那花果山周圍肯定永無寧日了，但要不說，這灰蛟定會尋個究竟。

灰蛟呵呵一笑，說道：“答不上來了吧，你們在東海霸道慣了，定是想對人勒索敲詐，才被反抗的吧，我這麼多年都沒見過你們干過什麼正事，竟是做一些勒索敲詐的事，海鳥從東海頭上飛過去，都能被你們擼下三根毛來，何況是人。”

蟹頭將軍一陣氣結，這灰蛟說的也是事實，本意就是要勒索點東西，這都是東海的慣例，若是知道規矩的交上點靈藥上供，若是不知道規矩的，就抓住將全身財物全部搜刮乾淨才能離開，若是遇上敢於反抗的，直接打殺了事，甚至抽魂煉魄都不足為過。

但今日之事真的與此無關，而是有不能說的理由，有口難言，只能指着灰蛟說道：“你別再此胡言亂語，若是真壞了龍王的大事，你定難逃一死。”

灰蛟睜大眼睛，越發的明亮，說道：“你這麼說我還真有點興趣了，此人我救定了，我看龍王能拿我怎麼樣。”

蟹頭將軍心中發苦，怎麼就遇上這種二貨，打又打不過，還記仇的很，只要惹了就不停的搗亂，讓人煩不勝煩，若是觸動大批的蝦兵蟹將來圍攻他，又跑的不見影。

但花果山一事可是龍王親自交代的，事無巨細的都要彙報，若是死傷一兩個蝦兵，裝作不知，也能瞞過去，但死了的蝦兵不下十個，傷者更是不少，不上報根本就不行了，只能威脅的說道：“你可想清楚了，這事可不是小事，你若是做了，定難逃龍宮的追捕，到時候被抓住抽筋扒皮可不怪我。”

灰蛟眼光閃爍，怒視着蟹頭將軍，到了此時也察覺事情有些不對了，平時做點搗亂之事，也是沒什麼，但如果真的將龍宮給得罪了，肯定不會饒恕自己，此中風險他不是不知道。

江漢珍看的分明，也看出了灰蛟的難處，就說道：“這位壯士，在下知道了不該知道了，此事牽連盛大，不是現在的你我能夠承受的，好在我已經將消息傳回雷府，就是被他們抓去，亮他們也不敢對我怎麼樣，就是喪心病狂將我殺了，也會有人替我報仇，你不用管我，自行離去就成。”

灰蛟聽得一愣，問道：“你是雷府之人？”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正是，我本想在下界遊歷一番，不想碰到這等齷齪事情。”

灰蛟眼睛一亮，問道：“那你可認識橫天馬元帥？”

不知這灰蛟如何問起這個，馬元帥他沒見過，但是聽過，聽說最近在玉樞院內當值，對灰蛟此話有些疑惑，但還是說道：“馬元帥我沒見過，但聽說最近幾日在玉樞院內當值。”

灰蛟聞言一陣激動，說道：“這就好這就好。”

連續幾聲感嘆之後，怒視着蟹頭將軍，說道：“這人我今日就是救了，若是有什麼不服，儘管去彙報龍王，讓他派兵來剿我。”

蟹頭將軍一看，這灰蛟是鐵了心了妖插手此事，但此時已經無法，只能撂下一些狠話，帶着一眾蝦兵，進入水中向龍宮而去，準備將此事彙報龍王，待龍王定奪。

看着一眾蝦兵走後，江漢珍才感覺一陣疲憊襲上心頭，卻是受傷嚴重，有點乏力了。

灰蛟趕緊用爪子扶住江漢珍，說道：“你這情況有點不妙，得找個地方療傷，若是不嫌棄，就去我家吧。”

江漢珍感覺卻是有點嚴重，剛才爭鬥之時，被捅了幾個窟窿，雖然都避開了要害，但失血過多，若不是天人之體的強大，早就死的不能再死了，只能點頭答應灰蛟的提議。

灰蛟為江漢珍簡單的止了一下血，好似在猶豫着什麼，最後一咬牙，說道：“你到我背上來吧，我馱你過去。”

江漢珍也看的出灰蛟內心的掙扎，竟然讓自己乘坐，剛才救了自己，是自己的恩人，又怎麼能騎在他的背上當坐騎呢，連忙說道：“不了不了，我現在沒多少力氣，也坐不穩，你還是用抓着我吧，這樣也能讓我省點力氣。”

灰蛟心中感動，暗道這個人沒白救，果然不愧是出自雷府，心中那早已滅絕的念想又活絡了起來。

灰蛟點點頭，將江漢珍小心翼翼的抓在手中，身子一擺，帶動長長的蛟尾在空中盤旋一圈，一頭栽入海中，施展御水之術，在海中極快的遊動着，但江漢珍卻感覺很是平穩，沒有那種王靈官帶着狂飛的顛簸之感，也暗道是這灰蛟上了心。

暗想他問到了馬靈官之事，應該認識馬靈官，或許還真是雷道弟子也說不定，就在江漢珍胡思亂想之際，灰蛟忽然停了下來，說道：“到了，這就是我家。”

只見一個黝黑的洞口呈現在眼前，上面用天篆之文寫着玄蛇府三個字，灰蛟說道：“這就是我家了。”

說著就抓着江漢珍進了洞口，進去之後豁然開朗，整個是珍珠鋪地，珊瑚做牆，看着江漢珍是眼花繚亂，雖然地方不大，但很是精緻，竟然在海中打造了這座精緻的洞府。

# 第五十一章 傷勢恢復欲報恩

灰蛟為江漢珍介紹道：“此地隱秘，若無大神通者很難發現，待在這裏肯定安全，你就放心吧。”

灰蛟剛一進門，就見一個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顫顫巍巍的走了出來，四處喊着：“小灰灰，是你回來了嗎？”

江漢珍聽到這沒有喜感的名字，奇怪的看了一眼灰蛟，灰蛟大窘，說道：“蚌婆婆，我都說了多少遍了，你就不要叫我小灰灰了。”

老太太走路一搖三晃，江漢珍看的一陣緊張，深怕她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但就是不跌倒，入不倒翁一般的走了過來，一邊說道：“小灰灰是你娘給你取得名字，老婆子都叫了好多年了，改不了了。”

走到跟前才發現灰蛟還帶着一個人，說道：“原來是這樣啊，你帶朋友來了，怪不得不讓人叫你小灰灰。”

灰蛟越發的不好意思，趕緊說道：“我這朋友受了些傷，還得麻煩蚌婆婆給他治療一下。”

蚌婆婆拍了一下胸口，說道：“還好，還好，這次不是你受傷，你就是不消停，你娘在的時候就給你說過，不要跟龍宮的那些人做對了，你就是不聽，每次去都是弄得一身是傷的回來，還得麻煩老婆子我給你療傷，這次不是你受傷，而是別人受了傷，不管怎樣，總得麻煩我一會，等我死了之後，我看你怎麼辦。”

灰蛟被說的不好意思，說道：“那就麻煩蚌婆婆了。”

然後會江漢珍說道：“蚌婆婆最擅長治療各種傷勢了，經過他的治療，保證你待會活蹦亂跳。”

江漢珍點點頭，對蚌婆婆說道：“那就麻煩蚌婆婆了。”

蚌婆婆擺擺手，說道：“不麻煩，不麻煩，老婆子我就會點這個了，能幫你們年輕人，我已經很開心了。”

說著吐出一隻蚌珠，對江漢珍說道：“你待好別動。”

灰蛟趕緊將他扶着坐在地上，就見蚌珠上散發著羊脂白一般的光芒，圍着他來回的旋轉着，照耀着全身的傷口，所過之處，傷口盡數癒合，沒有了絲毫受傷的痕迹，等到全身數道傷口全部癒合之後，蚌珠才離開向著蚌婆婆飛去。

蚌婆婆收回了蚌珠之後，神色越發的蒼老萎靡，看來此事也消耗了她不少法力，江漢珍心種感動，只憑着是灰蛟帶來的人，蚌婆婆就不惜耗費法力為自己療傷，感激的說道：“多謝蚌婆婆，如此大恩我江漢珍無以為報，若以後有什麼差遣，蚌婆婆儘管吩咐，我江漢珍絕不二話。”

蚌婆婆這才提了一下精神，說道：“老婆子我活了幾千年了，也活夠了，只要我死後你能在小灰灰遇到困難的時候，扶持一把，就算報答了。”

灰蛟聽了，趕緊說道：“蚌婆婆你說的這事什麼話呢，等我修鍊成仙，還要讓您好好享福呢，別說什麼死不死的。”

蚌婆婆搖搖頭，說道：“別再為老婆子我寬心了，沒幾天好活的了，若不是放心不下你，可能早就去了。”

聽到蚌婆婆的話，灰蛟神色一片黯淡，比剛才低落了很多，蚌婆婆有些不在意的搖搖頭，對着江漢珍說道：“你這傷勢我已經替你治好了，但失去的氣血，要補充也非一日之功，還得你自己悉心調養。”

江漢珍此時的確有些臉色蒼白，也知道事實就是這樣，對蚌婆婆說道：“多謝蚌婆婆提醒，晚輩記住了。”

蚌婆婆點點頭又拄着拐杖，顫顫巍巍的回去了，身形比剛才更家不穩，身上散發著一股奇怪的氣息，江漢珍因為修鍊的是雷法，雷法主生主殺，可知枯榮，他知道，這蚌婆婆身上散發的氣息就是死氣，就是壽命到頭的徵兆，就像她說的一樣，‘沒幾天好活的了’，心中忍不住一陣嘆息。

灰蛟也目送蚌婆婆離開，這才睜大一雙眼睛，看着江漢珍，說道：“你現在氣血有些損傷，就在這玄蛇府中修養吧。”

江漢珍想了一下，灰蛟救自己，明顯是看在自己是雷府之人，還提到馬靈官，若不是熟人就是有事所求，現在隻字不提，江漢珍也不好多問，留下來養傷之際，再聽他如何說，若是能辦到，也能將此恩情報答了。

點了點頭，說道：“如此那就多謝了。”

江漢珍在玄蛇洞中就開始養傷，期間腦中的飛碟玉佩也將新的世界探索完畢，江漢珍看見這世界名稱，有種極為古怪之感，竟然是葫蘆娃世界。

對這飛碟玉佩也越發的好奇，究竟是怎麼探索世界的，怎麼探索出這等世界來。

期間也將隨身的都天雷鞭煉化，用藏兵訣藏了起來，若要使用，隨着心念，就會出現在手上，非常神奇，江漢珍將藏兵訣修鍊熟悉，這才作罷。

灰蛟在他養傷期間，經常送來一些補充氣血的藥材，加上本身雷霆丹法的神奇，只花了一個月，就完全恢復了。

而且經過那次惡戰，神魂愈發的穩固，連自身的雷氣也靈動異常，若是此時想要結成金丹，也就是一瞬間的事。

但他不想就這麼結成金丹，成為一個普通的金丹修士，雷霆丹經中的那套五行雷法神通，讓他不甘淪為平庸，若是要達到更高的境界，能在同境界中力壓群雄的，沒有一個不是身懷神通之輩，就連灰蛟也是天賦異稟，不光力大無群，而且還有其餘的天賦，若是有人指導，將此修成神通，絕對可以力壓群雄。

此事已經謀划許久，到現在還沒有着落，想着能不能在新世界中看看，尋找一下機緣，不得不離開此地，找個地方去穿梭世界了，就準備跟灰蛟說清楚。

灰蛟此時也是猶豫不決，本來救了江漢珍，出於好心，但明顯還有所求，這樣去的話未免有些攜恩圖報的嫌疑，就一直在猶豫，眼看着江漢珍的氣血慢慢的充足，心中越發的焦急，不知怎麼辦才好。

江漢珍決定之後，就找到灰蛟，正看到會叫一副焦急不安的樣子，也就開門見山的說道：“在下多謝蛟兄救命之恩，也多謝蛟兄的照顧，此時傷勢盡數恢復，想要報答蛟兄一二，蛟兄也不用跟我客氣。”

灰蛟一陣猶豫，幾次想要開口，話到嘴邊有咽了回去，還在為此左右為難，到最後只吐出一個‘哦’字，就在那繼續掙扎着。

一個月的相處，也了解一些灰蛟的脾氣，把道義看的很重，一般不會拉下面子去求人，江漢珍知道，若是今日他不開口，以後就更加難以開口了，這樣的話，這份恩情也不知道該怎麼償還，擱在心裏總不是個事。

就笑着說道：“咱們都是朋友，若是有什麼事，儘管開口，只要我江漢珍能做到的，定不推辭，說不定我以後還有求到你頭上的一天呢。”

灰蛟聽完，猶豫了一下，這才說道：“不瞞江兄，我還真有一件事想要求你幫忙，只不過一直不好意思開口。”

江漢珍說道：“蛟兄請說，你我都是朋友了，何必這麼見外。”

灰蛟一咬牙，這才說道：“你也看你的出我這一身修為都是天生的，從沒有修鍊過任何道法，全憑我這一身本能和蠻力。”

此事江漢珍也看的出來，是灰蛟本身天賦不凡，但身上毫無修鍊的痕迹，也不得不感慨有些人就是天生強大，就問道：“那蛟兄為何不去修鍊呢，或者拜入有道仙真門下，看到你的資質定不會吝嗇傳承的。”

灰蛟搖搖頭，說道：“道不輕傳，只度有緣人，又何其艱難，見我是異類連門都進不去，更別說傳承了，而我母親的傳承，又不適合我，也不許我修鍊，說讓我尋找機緣，不可浪費了這身天賦，出門求道無數次，也被拒絕了無數次，讓我實在有些心灰意冷。”

江漢珍靜靜的聽着，這才明白灰蛟為什麼很難開口了，就是因為被拒絕的次數多樂，變得不敢開口了，想來也吃了不少苦頭。

江漢珍也是連連感嘆，道法難修，機緣就是一大關，擋了多少人在門外，就這灰蛟雖然天賦不凡，但氣運有些弱了，多少次都不得其門。

想到他問自己馬元帥的事，就說道：“那蛟兄為何問我橫天馬元帥之時，難道蛟兄也去尋過他？”

灰蛟搖了搖頭，說道：“並非如此，而是是馬元帥對我們母子有恩，百年前若不是他辦事之事路過龍宮，我跟母親就被東海龍宮給處死了，就因為他一句話，龍宮至今不敢動我，才讓我逍遙至今。”

“你跟我來。”

灰蛟接着說了一句，就帶着江漢珍到了一座洞內，內部空間高大，方圓空曠，只在內供奉着一大一小兩個牌位，最上方最大的一個牌位，正是寫着橫天馬元帥神位，而且香火不斷，從排位的年頭來看，也已經不短了，而且上面光滑無比，看來是經常有人擦拭。

而下方很小的一個牌位，正是灰蛟母親的，看年頭也是不長，也沒見年。

江漢珍這才恍然大悟，沒想到還有如此緣分，怪不得會聽到馬元帥會如此高興，也是連連感嘆，自己作為雷府弟子，遭逢劫難，竟然會有與雷府有關之人前來營救，也深感大道之奧妙，心中一陣明悟，知道該怎麼做了。

就說道：“蛟兄，此事我來處理，你且放心，還請準備好上表文書一份，我將此事呈遞上去，此事如此玄妙神奇，你跟馬元帥善根早結，相信會指點你修行的，即使不成，也會在他心中掛個名的，只要誠心祈求，定會如願以償。”

灰蛟連忙搖頭，說道：“我哪敢如此奢望，能多看我一眼，去馬元帥手底下當個小兵我就知足了。”

江漢珍拍拍灰蛟說道：“你就放心吧，此事交給我就行，若是不成，我去求別人，進入雷霆都司任職還是有幾分把握的，定讓你入了大道之門。”

然後將文書的規格和準備的一切事項全部告訴灰蛟，讓其去準備，而他就在靜室安養精神，準備將此事上表與馬靈關。

雖然信誓旦旦的對灰蛟做出保證，但心裏一點底都沒有，這樣說也不想讓他繼續失望下去，只有全身心的投入，認真的去上表此書，但不管成與不成，都要保證此文書能呈遞在馬元帥的案頭。

# 第五十二章 元帥傳法

灰蛟得到了安排，就去準備諸多事項，其餘的一切正常，但上表文書的規格就有些怪異，不是金書玉簡，也不是正常規格文書，竟然比平常的要小上那麼幾分。

此些開壇事項他可都是去凡間查證過，但就是苦於沒有心咒密符，沒法做出上表送書之事，但所需的材料都是現成的，早就準備好了，取了文書之後，硬生生的裁掉了一節，等到江漢珍精神調整到巔峰之時，一併送了過來。

江漢珍也不耽擱，當即開壇作法，書寫表文，將近期遇到灰蛟之事的前因後果，又怎樣得知灰蛟一家還在供奉馬靈官的事情書寫上去，甚至連花果山之事也提到了，蓋了大印，步罡踏斗，一道玄光直射太虛。

“成了。”

江漢珍一陣喜悅，將文書已經上達天聽，對着灰蛟說道。

灰蛟自是感謝，但不知效果如何，盤成一個盤子在神位面前忐忑不安，碩大的眼珠子一下一下的眨着，等待着後續。

江漢珍知道他是在等待天庭的回饋，就說道：“蛟兄無需心急，雷霆都司最近事物繁忙，文案堆積如山，只要上達雷府，馬元帥遲早會看到的，不會那麼快的，這幾日我就留下來陪你一起等待，若是不成，我就帶你去五雷院，最近兵將欠缺，以蛟兄的本事肯定能通過選拔的。”

灰蛟雖然焦急，但江漢珍這麼說了，也不再糾結此時，只能點頭答應，從地上爬起來與江漢珍一起出了洞。

文書飛上太虛，就到了雷霆都司的天部庭司，處理文案分類的仙郎看見此文書，神情一愣，這不正是那種奇怪規格的文書嗎，記得上面交代要儘快處理，不可耽擱。

趕緊拿去案頭，準備蓋上大印，但一掃文書的內容，卻愣住了，竟然是一個故事，還是事關馬元帥的，嘴角露出一絲古怪之色，交代了身旁的玉童玉女好好做事，就一陣風的離開天部庭司，向玉樞院而去。

一進大殿，就看着馬元帥正在忙碌着，但馬元帥可是三隻眼，就是兩隻眼睛用來處理公務，另一隻眼睛還能看點別的，看見仙郎進來，就問道：“你來此可有什麼事？”

仙郎對着馬元帥一禮，說道：“回元帥，又有那種奇怪規格文書上達雷府，請您過目。”

說著就將文書呈遞上去，馬元帥說道：“不是告訴過你嗎？遇到此類文書就立即辦理，不用彙報。”

仙郎說道：“非是下官不想處理，而是此事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事跟元帥您有關，下官不敢怠慢，就送來了。”

“哦？”

馬元帥一陣詫異，說道：“那我倒要看看。”

仙郎雖然對此事好奇，想着其中內幕，但也不敢再馬元帥眼前放肆，就說道：“下管告辭。”

說完就退出殿外，回返天部庭司而去。

馬元帥這才打開文書，掃了一眼，已知事情始末，掐指一算，說道：“還真跟我有一份百年的香火請，既然救了我雷部弟子，而且德行不差，家中有老人贍養，等老人百年以後，就收入門下吧。”

忽然一想，覺得有些不對，想到文書中提到的花果山一事，就又打開文書仔細看了一眼，頓時兩隻眼睛微眯，第三隻眼睛瞪着滾圓，冷森森的說道：“好大的一個局，盡然還遮掩天機。”

頓時開始推演起來，周身的法力蒸騰，瞬間整個玉樞神殿都變得雷光閃閃，驚的一眾真伯卿監還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紛紛上前查看，但都被阻擋在殿外不得進入，焦急的在外面來回的轉。

此時花果山一個菩薩忽然感覺頭頂涼颼颼的，下一刻就要出現雷霆之禍降於頭頂，但來的快，去的也快，只是一瞬間就消失不見，正在奇怪，暗想應該是錯覺，也沒在意，繼續盯着猴子在山澗玩耍。

而大殿內的馬元帥收了法術，變得面無神色，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說道：“這裏無事，你們都退下吧。”

然後取出一塊玉圭，打了一道心印法訣，玉圭閃過一絲光華，又恢復平常，隨後將玉圭放在手中不停的把玩着，片刻之後，將玉圭扔了出去，就繼續處理面前的諸多文書。

玉圭速度極快，幾乎眨眼消失，東海玄蛇府之內，江漢珍正在勸說著旁邊一臉失落，耷拉着腦袋有氣無力的灰蛟，也在想着是不是帶他去雷府一行，應徵雷兵招募。

忽然察覺旁邊一道微光在灰蛟頭上亮了一下，接着灰蛟就不對勁了，身體不停的在顫抖着，兩眼一副往上翻的樣子，眼看着就要抽過去，江漢珍嚇了一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剛才還好好的，怎麼一眨眼就變成了這樣。

急的他是不知所措，下意識的想到想到掐人中可以用來急救，就掰着灰蛟的腦袋，準備掐他人中。

但灰蛟的頭太大，人中也大，而且皮厚，手指頭掐上去根本沒反應，就心念藏兵訣，都天雷鞭出現在手上，直戳灰蛟人中。

灰蛟只感覺一股鑽心的疼痛遍布全身，一下子驚醒，疼的眼淚都掉了下來，一個擺尾就掙脫出去，說道：“江兄你戳我幹嘛。”

“你剛才差點抽過去，我才戳你人中來救你。”江漢珍說著還上下打量着灰蛟，看着有沒有什麼后遺症，還是經常犯病。

灰蛟不但沒有生氣，而且喜悅的說道：“多謝江兄，剛才是得師尊傳法，是我太高興了所以才那樣。”

江漢珍一愣，有些難以置信，問道：“是馬元帥收你為徒了？傳了你道法？”

灰蛟在原地來回的轉着，連走路都一跳一跳的，根本沒有了往日的穩重，有些興奮說道：“這還要多謝江兄，若不是你，我也不會得如此法緣。”

江漢珍聽得感慨不已，灰蛟母子百年的祈求，就是記得一份恩情，香火供奉不斷，終於得償所願，也為他感覺高興。

說道：“那就要恭喜蛟兄了，一朝得償所願，步入大道之門，從此逍遙三界，大道可期。”

看着神情還在激動的灰蛟，江漢珍也放下心來，覺得也是可以離開了，就說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離開了，若是有什麼事，儘管傳喚與我，若是得到消息，定不會推辭。”

“江兄且慢。”

江漢珍不明所以，疑惑的看着灰蛟，就見灰蛟說道：“師尊交代了我，說你一人在外，身邊沒個照應的人怎麼行，讓我以後一切聽你行事。”

江漢珍問道：“這是為何？”

灰蛟說道：“師尊說我們雷部弟子，都有一個毛病，這毛病聽着讓人感動，但事後就讓人生氣，甚至憤怒。”

“什麼毛病？”

江漢珍也是好奇，想聽聽馬元帥發現了什麼。

灰蛟想了一下，說道：“就是咱們雷部弟子，出門在外，一直是報喜不報憂，遇到好事，就是連連上報，一個比一個勤，但是遇到禍事，災難，就喜歡死扛，哪怕就是身死道滅，也不會上報雷府，給雷府添麻煩的。”

江漢珍聽得頻頻點頭，說道：“大丈夫頂天立地，出門在外，有什麼事自己扛着就成了，何必說給家中，讓家人擔心，這不很正常嗎？”

灰蛟也連連點頭，說道：“我也覺得很正常，只是師尊他交代的，讓我聽你行事。”

江漢珍說道：“那不就結了，聽我行事你就在這好好修鍊，你天生自帶本命天賦，而且自身已經很強大了，只要練出金丹，就能出現神通，力壓群雄，這事等你修鍊成金丹以後再說。”

“可是···”灰蛟還在糾結之中，竟然爬過去擋在門口深怕江漢珍離開一樣。

江漢珍說道：“沒什麼可是的，我又不跟人拚命去，哪來的那麼多危險。

灰蛟雖然被說的啞口無言，不知道該如何作答，但就是不讓路，一副管你怎麼說，我就是擋着不讓你走的架勢。

耗了半天，江漢珍言語上雖然佔了上風，但灰蛟將頭埋進身體，一副聽見也看不見的架勢，就是堵在門口不讓你走。

最後江漢珍還是無奈的說道：“好吧，你贏了，我就在這修鍊，你也回去安心修鍊吧。”

“真的？”

灰蛟這才將腦袋從身體中抽出來，等着一雙眼睛看着江漢珍，一副不相信的樣子。

江漢珍無奈，說道：“還能有假？我現在準備閉關，打磨神魂，你也別再這待着了，現在有了傳承，就去修鍊吧，爭取早日成就金丹大道。”

“好的。”

灰蛟答應的很好，但身體還是卧在門口，就是不動彈，盯着江漢珍回去關閉房門，他還在那卧着，直到一天一夜之後確定江漢珍不會離開了，才放下心來，也就告知了蚌婆婆一聲，讓蚌婆婆在門口盯着點，這才找了個地方，去參悟傳承道法，準備修鍊長生大道去了。

江漢珍回到靜室，就開始靜養神魂，調整心境，等到覺得差不多了，才心神入內，進入飛碟玉佩之中，非得玉佩內部空間，還是一個碩大的雷字立在其中，周圍犹如雷達一般，探索着諸天世界，本來的怒晴湘西世界，已經亮到了一個極限，其上雷光閃爍，而且與中間的雷符隱隱相連，很是不凡。

而另一個新的世界，只是白光亮起，有些晦暗，江漢珍心神沉入其內，觸碰到葫蘆娃世界的幾個天篆之文上，飛碟從靈台中飛出，將它的身體都吸入其中，白光一閃，就消失在玄蛇府內。

# 第五十三章 鳥獸絕跡

葫蘆娃世界中，奇峰峻林，山川顯赫，花鳥叢生，八方靈脈聚集一處，形似一天降葫蘆，立在山中，被人稱為葫蘆山，端是一塊神仙福地，仙家洞府。

自三百年前，不知為何，發生了一次地龍翻身，整個山脈的靈氣開始轉移，向四周散溢而去，導致整個山脈中靈氣稀薄，花草樹木逐漸枯萎而死，又接連發生了幾次地龍翻身，改了水道，使得整個山脈更加的乾枯。

經受了三百年的風吹日晒，整個山脈開始龜裂風化，就連葫蘆山也開始變得鬆軟。

山無水則不活，氣無水則不聚，須知水乃生命之源，生存之要妙。

又道‘氣乘風則散，遇水則止’，沒有了水源，周邊的百姓卻遭了秧，開始流離失所，弄得民不聊生，一直持續三百年，周邊的三座城池都成了一座空城，沒有人打理，三百年的風風雨雨，使得以往的繁華，變成了一片廢墟。

不光如此，放眼望去，方圓千里都變得毫無人煙，鳥獸絕跡，整個山脈也成了群山惡水，只剩下一些生命力強悍的毒蟲蛇蟻在此生存。

江漢珍乘坐飛碟玉佩，只有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伴隨着一道雷霆，就降臨到了此界。

周圍一片荒蕪，一連幾十天，都沒有見到任何人或者牲畜，看見的就是地底下的一些蛇蟲鼠蟻，蜈蚣蠍子之類的，而且這些也不見多少，一般都藏在地底下，躲着烈日，只有晚上才出來活動，白天根本難以見到。

若不是幾番確認，又是心思沉着之輩，都要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地方。

而這些信息都是十天前左右遇到了一隊路過的客商打聽到的，就連路過的客商在這裏也不敢多做停留，一連千里沒有補給，甚至連水都沒有，若是困在這裏，就只能等死。

江漢珍打聽到了這些事情，也知道這裡有一座大山脈，叫藏魂嶺，而這山脈中，有一座寶山叫葫蘆山。

聽客商掌柜的介紹，這裏三百年前還是繁華之地，周圍三座大城，村鎮無數，生活的百姓不下百萬。

就是因為地龍翻身，改變了水道，才開始破敗起來。

有道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災禍接連不斷，從那時開始，整個藏魂嶺周圍地龍翻生頻繁發生，而且連年大旱，百姓顆粒無收，到了現在，已經幾十年沒有下過一滴雨，三百年的持續災難，使得此地成了一片讓人談之色變的無人區。

江漢珍問清緣由，就要告辭，但客商掌柜的卻極力挽留，就是怕江漢珍一人出去，出了意外，這片地域稱之為絕地，有許多人都為了查找原因進去過，但只要進去，就會失去音訊，結果不想而知。

江漢珍也知客商掌柜的好意，但自己知道這是葫蘆娃世界，不管如何，都要去藏魂嶺，葫蘆山看看的，就回絕了客商掌柜的好意，依然向著藏魂嶺而去。

客商掌柜的知道難以勸說，也是一聲嘆息，送了江漢珍一大葫蘆水，祝願他能活着出來。

江漢珍推辭不過，領了他的好意，就傳了客商掌柜普傳道法，十字天經，並傳了心咒密符，並告訴他可以普傳，若是修鍊的好，甚至得到仙緣。

隨即就辭別商隊獨自離開，找准方位，向著藏魂嶺而去。

至於商隊中的一行人，也覺得奇怪，自江漢珍離去之後，走了一路，竟然沒有碰到任何毒蟲叮咬事件，甚至連毒蟲都沒見一隻。

紛紛感覺奇特，要知道此地幾乎成了絕地，但還是有些生命力強悍的毒蟲生長着，能在此地生存的，毒性都不低，每次商隊路過，不咬傷幾個人是不可能的。

遇到解藥能解的，就算撿回一條命，遇到毒性強的，就只能死在路上了，每次穿過此地，都是哀嚎一片。

但奇怪的就是自從遇到江漢珍之後，就連一隻毒蟲都沒遇到過，掌柜的也知道了此事，覺得奇怪，又回想起遇到江漢珍之後一些細節，發現此人衣着整潔乾淨，也不像是經歷過長途跋涉的，而且氣質不凡，此刻一回想，細思極恐。

若不是遇上妖怪就是遇上神仙了，就開始仔細研究江漢珍傳授的普傳經文，一看之下，才恍然大悟，暗道自己恐怕是遇上神仙了。

路途遙遠，出門不易，掌柜的也是胸襟廣大之人，就將此經文傳給一眾夥計，心中決定，回去一定要傳給家人，而自己對此經文更加上心，想到江漢珍所說的仙緣，內心中一片火熱，只要閑暇之時，都會修習一二。

江漢珍這一離開，也沒用飛行法術，就是步行而往，順便看看周邊的山勢走向，確認一下掌柜所說的真實性。

因為葫蘆娃世界中，穿山甲說的是萬年前妖魔亂世，被鎮壓在葫蘆山下，而那時候穿山甲剛好將葫蘆山給打穿，就立馬和老爺爺遇到了一起，開始謀划種葫蘆娃除妖，而葫蘆娃出來的那時候，到了周圍的村莊，一片破敗不堪，但有些東西還能看出原樣來，雖然被風化的厲害，但也依稀的能夠辨認個大概。

雖然葫蘆娃的而故事已經在他記憶中很遠了，但神魂修為提升，一些往事也能清楚的記得，葫蘆娃出現之時去過一片殘破的村莊。

絕對不是一萬年前發生的，江漢珍就發現了一些廢棄的房屋，雖然已經倒塌，但有些還能辨認出原來的樣子，從痕迹上來看，不像是經歷歲月的風化而毀壞，倒像是發生了地震，也就是所謂的地龍翻生。

甚至還在一座倒塌的房屋中翻出一輛馬車來，馬車周圍的腐朽的厲害，但大致的框架還在，竟然還能拉着行走。

在上一個世界跟一眾盜墓賊接觸過，知道一件東西若是封存千年以上，像木料這種東西，只要遇見空氣，就會化為灰燼，一絲也不會保留。

而這藏魂山下的村鎮之內，江漢珍探尋多處，怎麼都覺得不合理，又觀察了周邊山脈的走勢，發現改動過得痕迹非常明顯，本來好好的一處藏風納氣的風水寶地，卻被硬生生的改成了氣散而亡的大凶之相。

江漢珍確定之後，也知道這藏魂殺山沒那麼簡單，不像是故事中說的那樣，七兄弟齊心協力，在老爺爺的指導之下，對抗妖魔，最後集合一處，又融合七色蓮花，將妖魔給重新鎮壓起來的事情。

處處都透漏着不合理，而且事情出的有些詭異，但已經來了這個世界，江漢珍肯定不會退縮，不管是刀山火海，都要去看看，就順着進山的道，向山中而去。

藏魂山中道路難行，山下跟本就沒有路，都是萬丈懸崖，卻也難擋江漢珍腳步，在懸崖峭壁上攀行而走，身輕如燕，本身就有飛行之術在身，行走起來也是如履平地。

他沒有動用任何法術，只憑着身體的勁道，即使這樣也是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山頂，一眼望去，怪山犹如利韌，絕壁飛鳥難落，山石出現怪狀，四處散發著一股隱約的惡意。

心中大罵不已，‘好好的一座仙山福地，竟然給禍害成了這幅模樣。’

眺目而望，遠處有一座山立於山中，獨立而存，形似葫蘆，如孕育靈丹一般，但其上龜裂多斑，靈氣晦暗，好似就要倒塌，江漢珍心中一動，暗道，“這應該就是葫蘆山了，可是這葫蘆山有些不妙，連靈氣都斷絕了，這葫蘆算是費了。”

從山脈的四周判斷的出，這地方本來是一處寶地，不知是哪位大神通者在此孕育某種寶物，但又不知被誰破壞了陣勢，其中靈氣難以接續，就要崩塌了一般。

若要重聚，只有破壞后重新凝聚，或許還能挽救一二。

葫蘆山完好無損，江漢珍就知道山中還沒出現什麼情況，穿山甲也沒打傳穿葫蘆山，也沒有遇上老爺爺，讓他種葫蘆娃，江漢珍不敢停留，攀着懸崖峭壁向葫蘆山而去。

所過之處，遇山翻山，遇嶺過嶺，但就在江漢珍攀爬一處山崖時，眼看就要到了崖頂，忽然一塊巨石從上面掉了下來，一個飛躍，就跳到了另一邊，巨石帶着呼嘯之聲，從江漢珍剛才停留的地方落了下去，直落崖底，等到片刻才聽到迴音傳來。

江漢珍剛才目測了一下，這塊巨石不下三百斤，若是真砸到自己身上，雖然砸不死，但也不好受，只能使出飛行之術離開懸崖了。

一塊巨石而已，江漢珍也沒在意，繼續附着懸崖峭壁往上爬，但沒爬幾下，又是一塊巨石從天而降，落下的地方正是他的頭頂，江漢珍一個閃身，跳到了一邊，巨石從剛才他待得地方呼嘯而過，掉了下去。

心頭嘀咕着，‘難道有人故意使壞？’

但還是沒在意，繼續攀崖而上，還沒走上兩步，又看見一塊巨石從天而降，江漢珍一如既往的多了過去，但接二連三的巨石從天而降，砸的地方正是他剛待的地方。

到了這時，江漢珍不覺得上面沒人那就奇怪了，而且還是專門針對自己的，每次都砸的準確無比，好幾次都差點逼得他使出飛行之術飛到懸崖上去，但就是忍住了，就想爬上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人在上面使壞。

心中對崖定使壞的這傢伙怒罵不已，但還是忍住，就用自身的力量爬到崖頂去，看看這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竟然如此狠毒。

這懸崖峭壁危險異常，這樣砸下去估計擅長攀爬之人也得歇菜，不砸的粉身碎骨都算老天保佑了。

江漢珍一路防備，但這上面的傢伙好像是鐵了心的要砸死自己，飛落的石塊不斷，最大的巨石不下千，最小的巨石也有八九十斤，最後這一段江漢珍怕的是艱難無比，痛苦不堪，從來不佔灰塵的衣服也弄得有些破爛。

# 第五十四章 方頭老漢

等到爬上了崖頂，剛露出頭來，就剛看見一個方頭老漢舉着一塊差不多有八百斤的巨石，對準自己的頭，一石頭就砸了過來，江漢珍一看，心中大急，前路已經被封死，只能往側面一跳，只見剛待過的地方被巨石一砸，發出巨大的碰撞之聲，一塊山崖都被砸了一個豁口，散落的石塊嘩啦啦的往下掉。

江漢珍驚出一身冷汗，若是這巨石砸到他身上，那怕是經過錘鍊過得天人之體，也得變成殘廢。

伸手一攀，跳上崖頂，眼中殺意連連的盯着方頭老漢，就要默念藏兵咒，取出兵器跟着老頭分個高下。

老頭剛才神色之中殺意連連，明顯就是想砸死自己，江漢珍已經對這老漢起了殺心，也猜想這就是葫蘆娃的老爺爺，但不管怎樣，不殺他不足以平復心中的怒火。

老頭看見有人跳了上來，瞪大了眼睛，漏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情，也被嚇了一跳，心道，看來是碰到硬茬子了，眼珠子在方頭上來回的轉着，思索着對策。

忽然靈機一動，說道：“你這後生從崖底爬上來，你不知道這裡有多危險嗎，剛才我在這兒整理這塊平底，準備建造房屋，就將一些碎石全部扔了下去，還好你沒事，不然這就是老漢我的罪過了。”

江漢珍就想破口大罵，但還是忍住了，初來這藏魂山，一切情況都還不熟悉，好不容易碰到個人，先將它制住，將這藏魂山的情況摸清楚，再殺他也不遲。

這老頭真會演戲，既然他喜歡演，那就陪他登台演出一會，就假裝怒視着方頭老漢，說道：“你這老頭生的端是可惡，明知崖下有人，竟然丟石頭砸人，我且問你，你究竟是何用意。”

方頭老漢連忙擺手，裝作害怕的往後退了幾步，說道：“老漢我的房屋壞了，看此處平坦藏風，但這堆着一堆亂石，就想將這些石頭清理了，這才往懸崖下面扔，可哪想下面還有人攀爬，你也知道這，這荒郊野嶺的根本就不會有人來，我也就沒注意，老漢我是真不知道你在下面啊。”

說得聲色凄厲，真是聽者傷心，聞者流淚，若不是江漢珍剛才探出頭剛好看見他舉着八百斤重的巨石神色兇狠的砸自己，還真就信了。

也知道葫蘆娃世界中，這老頭善於哭訴，喜歡用此博取人對他的同情，江漢珍又說道：“那你見我從崖底漏出頭來，竟然還用石頭砸我，這又是何道理，若今日你不說出個一二三來，我定將你打殺在此。”

說著神色兇狠的向老頭走去，一副就要殺人的樣子，老頭一看，瞳孔微縮，然後恢復平常，見江漢珍如此，就癱倒在地，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顫顫巍巍的說道：“老漢我獨自一人生活在這大山之中，身邊兒女全部死於妖精之口，孤單了幾十年，見了生人來肯定會好好招待，我孫子若是在的時候，也應該跟你差不多大了，你來此地，老漢我高興還來不及的，怎麼可能對你下害，幹活的時后全身用勁，注意力全放在石頭上，根本就沒看見你，樣子是凶了點，可你真是誤會老漢了。”

說著說著還哭了起來，眼眶中的眼淚一滴接着一滴的往下掉。

江漢珍怒道：“誰是你孫子，你才是孫子呢。”

想着這樣應該差不多了，不多不少，剛剛好，就算是假裝同情他了，也符合自己現在這幅年輕人的形象，這老頭既然想演，那就陪他演一回，待弄清楚這裏的狀況，再將這個用心險惡的方頭老漢打殺了也不遲，

就裝作心一軟，不耐煩的擺了擺手，說道：“算了算了，你也別再這擠眼淚了，這事就這麼算了。”

江漢珍剛說完話，方頭老漢的眼淚很神奇的止住了，也沒再擠眼淚，看的江漢珍連連感嘆，真是好演技。

但方頭老漢的眼睛還是在不時的觀察着自己，同時，江漢珍也自悄悄的觀察着方頭老漢，看看有什麼異常。

他現在的形象是一個伸手靈活的年輕人，而不是一個修道之人，就不能動用法術，甚至連神魂都不能動用，只憑着六感觀察，這老漢能夠舉起上千斤的大石頭，又是一個人在這窮山惡水中生存，肯定生懷絕技，若是沒修為在身，打死他都不相信。

同為修道之人若是互相察覺，都是在神魂之上，修道之人培育心念，成就神魂，就是鬼仙，或者精氣神混合凝練，培育元神，或者感悟大道，凝聚法則，都離不開最根本的心念之力，作用起來就是神識，對神識也最為敏感，只要用了，就能察覺出來，除非境界相差太大。

據他觀察，這方頭老漢的確是有修為在身，雖然一頭白髮，但精神飽滿，面如嬰兒，這就是修鍊有成之相，當觀察到方頭老漢的眼睛之時，江漢珍神情一縮，心中一動。

暗道，‘這方頭老漢竟然是方瞳’。

在怒晴雞世界中鷓鴣哨見了江漢珍，發現了江漢珍的方瞳，就斷定是長生之輩，後來也談論過一些，方瞳碧眼是神仙，而眼睛的顏色越是清澈，修為越高，大瞳孔的形狀，卻是壽命的表現，犹如年輪，一過百歲，才會出現。

而這從這老漢的瞳孔判斷，此人活了出不多一百五十年了，而說他的子女幾十年前死於妖物之口，就純屬扯淡。

但目光渾濁，沒有修為高深的那種清澈，由此判斷，這老漢修為不高，定不會超越金丹修為，也就是個修鍊神魂的鬼仙之輩。

江漢珍這才放下心來，拿他自己的修為來說嗎，同境界之中，若不遇上身懷本命天賦之輩，就能橫掃同境界之人，這老頭全身上下都沒什麼寶物護身，唯一的一把斧子還在遠處扔着，比起自己還差的遠，但也不能不防。

看清楚之後，也就放下心來，就打算跟在他身邊打聽一下事情，到時候再將他處理了，暫時不殺他，也知道這方頭老漢就是葫蘆娃的老爺爺，葫蘆世界中的一些事情，種種隱秘，這老頭都能碰到，而且打洞的穿山甲還沒蹤影呢，葫蘆山已經破敗成了這樣，已經算是廢了。

經歷過一個世界，有了經驗，也大致的猜想到自己要做些什麼，這詭異的方頭老漢暫時還不能殺。

老頭也在觀察江漢珍的情況，但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沒有發現出來江漢珍是修鍊之人，怎麼看都覺得之是一個伸手不凡的年輕人。

頓時放下心來，放出神識開始在江漢珍身上觀察着，神識一除，江漢珍心中一動，暗道，終於漏出馬腳了，那就繼續演下去，裝作奇怪的在四周看着，好像在找什麼東西。

方頭老漢眼睛微縮，又恢復了平靜，問道：“後生，你這是在找什麼呢？”

江漢珍繼續疑惑的在四周尋找，說道：“剛才有一種涼颼颼的感覺，不知怎麼回事，也不像是危險。”

“哦。”

方頭老漢這才點點頭，暗道這人預感還真強，竟然還能察覺到我的神識，就說道：“這裏山高風大，涼一點也很正常。”

江漢珍搖搖頭，略帶自豪的說道：“老頭你可不知道，我這預感天生就比一般人強點，能夠預判一些危險，還能下意識的躲避，剛才老頭你用石頭砸我，我就是靠着這種感覺才躲過去的，若不是這種感覺，早就被你用石頭砸的粉身碎骨了。”

老頭面色尷尬，眨巴着眼睛說道：“誤會，誤會，剛才真是一個誤會，老漢我是不知道有人在崖下的。”

但心中暗道，這人真的是天賦不凡，預感真是強烈，那麼一堆石頭都沒砸死他，竟然還能感覺到神識存在，看來以後對他盡量不要用神識觀察，以免被察覺出什麼來。

方頭老漢眼珠子一轉，問道：“我說後生仔，這荒山野嶺的你跑這來干什麼來了。”

江漢珍做出一副中二的樣子，說道：“這地方可不得了啊，聽說很久以前出過神仙，我是來找仙緣的，以後拜入仙人門下，修鍊長生大道，逍遙天地之間。”

老頭搖搖頭，說道：“這裏連個人都沒有，哪有什麼神仙，老漢我在這活了七八十年了，也沒見過什麼仙人，你還是回家去吧。”

江漢珍心中一陣冷笑，這老頭真能胡扯，還七八十年，這歲數都差不多一百五十歲了，裝的越來越像。

就鄙視的看了方頭老漢一眼，說道：“你不是人嗎？你遇不到不代表我遇不到。”

老頭對江漢珍有些頭疼，心中也是暗狠，為什麼早不來晚不來的，偏偏這個時候來，以自己目前的情況，打又大不過，而且這人預感太強，放陰招也作用不大。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說道：“這山中妖物遍地，若是你遇到哪還有命在，我幾個子女就是遇到了山珍的妖怪，被妖怪給吃了，屍骨無存。”

“呵呵。”

江漢珍不在意的一笑，說道：“老頭你都能活下來，我為何不能，妖怪厲害，那它們怎麼不上天呢？”

神色一狠，接着說道：“妖怪別被我遇上，若是被我碰到，我定將它活捉回來，抽筋扒皮，開腸破肚的煮了吃，我也要嘗嘗妖怪的滋味如何，到時候分你一碗肉，讓你也嘗嘗鮮。”

老頭聽着頭疼，不知道怎麼才能讓此人離開，又想到一個主意，使出了哭喪神功，眼淚瞬間充滿眼睛，擠了兩下就滴答滴答的往下掉，說道：“老頭我也是一份好意，我活夠了，死了也就死了，你還年輕，跟我孫子一般的大小，我真不忍心見你喪生妖口啊，你還是下山回家去吧。”

江漢珍越聽臉上越黑，怒道：“你才是孫子呢，你們全家都是孫子，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這裏你能待得？我待不得？你別管的有點寬了吧，你喜歡干什麼就干什麼去，也別來騷擾我，滾。”

江漢珍說完，轉身就離得方頭老漢遠遠的，順便在周圍看看，哪地方適合居住。

而方頭老漢流了一會眼淚，見江漢珍走遠了，眼淚神奇的消失不見，目露凶光，看了江漢珍一眼，心中殺意連連，這種油鹽不進的人最難對付，因為任何人，任何方法都改變不了他的想法，心中暗狠不已，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江漢珍在前邊的空地上轉悠着，就在方頭老漢充滿殺意的眼神看向他時，他就感應到了，但也沒在意，繼續欣賞着周圍的風景，神色自然舒適，好像真是來游山玩水一般。

# 第五十五章 爭鋒相對

方頭老漢只能氣的牙痒痒，兩隻小眼珠子在來回的轉動，思索着一些對策，也猜想，可能是年輕人是在跟他賭氣，等看夠了他就自己走了。

老頭如此而想，對江漢珍這種油鹽不進的人也很無奈，想到了自己的計劃，不管如何都不能被別人給破壞了，該執行還是要執行的。

心中有氣，但不能表現出來，要維持好一個慈祥老爺爺的形象，就佝僂着身子，走到空地上，撿起一旁扔着的斧頭，繼續劈砍準備好的木頭。

江漢珍一看這方頭老漢的架勢，這是要建房子啊，難道葫蘆娃就是在這個地方種出來的？

當即也來了興緻，就打算住着老頭旁邊，看個究竟。

開始四處的尋找起來，也準備弄個安身之所，就住在這老頭旁邊，跟他做個鄰居。

一看之下忍不住連連感嘆，四周山脈起伏，雖然都是窮山惡水，無一處善地，但隱約的有一道脈絡匯聚此地，竟然成了一種死中求活，絕處逢生之相，不但可以藏風聚氣，甚至還有一條山路存在，如此風水寶地都能被他找到，要不然怎麼說著老頭不簡單呢。

不管他有什麼陰謀，但被發現了，江漢珍就準備再此安身，忽然發現山脈的一處起伏之點，而且還靠近後面的山壁，三面環山，是個好地方，就走了過去，搬了幾塊石頭將那個地方圍了起來。

老頭雖然看似在幹活，但一直觀察着江漢珍的行為舉止，不知道他搬石頭干什麼，隱約的有一種不好的感覺，就開口問道：“我說後生，你將這些石頭搬過去幹嘛。”

江漢珍頭也沒回的說道：“你沒看出來嗎？我既然在這要尋找仙緣，就要有安身之所，我看這裏順眼，就在這建個洞府，等仙人傳了我修行大道，我就在這修鍊。”

“不行，絕對不行？”

方頭老漢心一急，就脫口而出，看這江漢珍疑惑的帶有質問的看着他，老頭才發覺有些不對，就說道：“你們年輕人就是衝動，做起事來也不考慮考慮，你長時間不回家，你家人不會擔心嗎，別再這跟老漢我賭氣了，收拾東西回去吧，我送送你。”

“呵呵。”

江漢珍一聲冷笑，說道：“這地方是你的？”

老頭一愣，搖了搖頭，說道：“這地方並非是老頭我的，只是這荒山野嶺的地方，不是你們這種年輕人該來的。”

江漢珍說道：“那不就結了，我這地方與你整理的地方距離相差十丈有餘，此處天然形成，非你所為，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要怎麼做，就不勞你費心了。”

老頭心中殺意連連，暗罵這人鐵了心的要跟自己做對了，也不知這人是何用意，猜想可能是跟自己賭氣，或者在這待幾日，新鮮感過了就會走了。

老頭被江漢珍駁的啞口無言，平常用起來屢試不爽的倚老賣老那一套，在江漢珍面前一點也不好使，暗罵此人油鹽不進，真難對付。

方頭老漢又可憐巴巴的在江漢珍忙碌的地方徘徊了一會，想要用可憐博取江漢珍的同情，但江漢珍一副沒看見的樣子，自顧的搬着石頭在建造石屋。

方頭老漢無奈，只有裝出一聲痛心疾首的嘆息，回到了他建房的地方，顫顫巍巍的舉着斧頭，整理木材，身形不穩，就好像下一刻就要死了一般。

但江漢珍看也不看他那快死的樣子，前一刻還能舉着八百斤的大石頭砸自己，而這一刻就要死了一般，說出來誰信啊，這老頭果然善哭，善裝可憐博取人的同情。

江漢珍建造石屋的速度也不慢，從周圍撿來的石頭，東拼西湊的組合到一起，到了晚上，竟然也壘砌一座異常堅固的石屋來，又從不遠處找了一些爛樹枝，破木頭，綁在一起做了木門，就已經到了晚上，索性就住了進去。

但方頭老漢可沒這麼快，顫顫巍巍的一下午，就做出了一點點，看樣子要建造完善，非得十天半個月不可。

夜晚山風呼嘯而過，江漢珍有了石屋，就安心的待了一夜，察覺到門外有動靜，也猜想又是這老頭搞怪，就沒出去，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江漢珍都在石屋內修養精神，打磨神魂，對門外之事保持該有的原則，不聽，不問，不看，等到外面的動靜離開之後，這才推開門，出了石屋，已經是大中午了。

就看見不遠處的老頭整個身體都在發抖，江漢珍知道，這是被氣的。

昨晚之時，江漢珍回到石屋之後，方頭老漢就開始了一個人的表演，前半夜在自己準備的柴堆中瑟瑟發抖，好像就如寒風中的孤寡老人，不時的看一眼江漢珍的石屋。

而後半夜，隨着山風呼嘯，山中溫度下降，方頭老漢就開始顫顫巍巍的向著江漢珍的石屋跟前爬，爬的那叫一個心酸，爬的那叫一個可憐。

等到爬到石屋跟前，就裝出一副要死的樣子，就開始敲石屋的門，敲了幾下之後才發現，木門裡面還擋了一塊石板，當做石門，老頭一下被氣的差點背過氣去。

敲門的原因不想而知，就是想要博取同情，江漢珍就假裝沒聽見。

但這老頭好像跟江漢珍耗上了，竟然在門口躺了一夜，等着江漢珍出來看看他的樣子。

可是直到天亮石屋的門都沒打開，心想，只要開門出來，看見他這幅快要死了的樣子，怎麼的也的問一句吧。

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見江漢珍出來，一直等到了日上三竿，等到了大中午，最後無奈之際準備先行離開，再想辦法，但他前腳一走，後腳石屋的門就開了，江漢珍從石屋中鑽出來，伸了個懶腰。

看見方頭老漢氣的發抖的樣子，又看了一下地上有人爬行過得痕迹，頓時明白了昨晚發生了什麼事，昨晚雖然沒有用神識查看，但他耳目聰明，一些細微的動靜都能聽得出來，這一結合，就才知道了這方頭老漢打的什麼主意，這方頭老漢真是能裝，打算將自己膈應死，若是不成就想將自己噁心死。

但江漢珍也算見多識廣，這種事情也見多了，早就知道該怎麼處理，頓時笑開了花，打招呼的說道：“早啊老頭。”

說完也不就開始在周圍轉了起來，也不理會方頭老漢氣的要殺人的眼光，反正自己又不生氣。

察覺到方頭老漢一副要動手了樣子，將手中的斧子捏了又捏，但最後又好像想通了一般，忍了下來。

在四處觀賞的江哈珍輕蔑的笑了一下，又繼續看起了周圍的山勢走向，早就將方頭老漢的舉止看了個清楚，若是他真的要動手，那就是決定撕破臉皮了，那江漢珍也不會客氣，定會將他制住，然後嚴刑拷打一番，問出葫蘆山的情況。

但若是他忍了下來，那就說明他還沒把握對付自己，或者覺得自己對他要做的事情不會影響到。

但不管是何原因，江漢珍都想到了對策，就看方頭老漢出什麼招了，到時候見招拆招就成。

老頭氣極，但也很無奈，暗道一聲倒霉，竟然遇上了這種滾刀肉，根本就是水潑不進，毫無弱點可言。

最後只能嘆息一聲，暗自祈禱一聲不要壞了他的事情，心事重重的繼續建造他的房屋。

而江漢珍就開始在周圍翻山越嶺的探查着地脈，也不動用法術，就是全憑身體力量，經過錘鍊過得天人之體也不差，翻山越嶺，攀岩跳澗，是如履平地。

晚上的時候，在還有靈脈殘存的地方抓了兩隻兔子，撿了些乾柴，才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石屋。

一看老頭建造的地方，竟然成了一半，比昨天可真是飛速，調侃着說道：“吆，老頭不錯嘛，今天活了，竟然幹活這麼利索。”

說著還舉着手中的野兔說道：“你沒吃飯吧，我今兒打了兩隻兔子，待會烤熟了分你一隻兔子腿。”

方頭老漢一看江漢珍手上提着的兔子，頓時眼淚就下來了，說道：“真是罪過啊，這些小動物在山中生存不易，你竟然將他們當做食物，這可都是生命啊，他們在山神爺的庇護下活的好好的，竟然被你給當做食物打死了。”

江漢珍聽到‘山神’之時，心中一動，也想到這藏魂嶺有一尊山神，最後還給了這老頭一朵七彩蓮台，是煉製葫蘆娃的主葯，而今日方圓幾十里都是沒有任何活物，唯有那塊地方有樹有水，生的詭異，當時都在想，若不是要盯着這個方頭老漢，都要搬過去了。

覺得好像抓到了什麼，但還是不動聲色的裝作不知，繼續饒有興趣的看着方頭老漢在哭嚎着表演，不知這一招又是個什麼招數，就差跪下來哭着喊小強了。

聽得無趣，就說道：“也罷，既然你喜歡哭嚎，那我吃完之後將兔子骨頭留給你，你去將他們安葬了，還是要給他們守靈，你自己決定，告辭了。”

說完就回到石屋旁邊，開始生火，做了烤架，將兔子處理乾淨，開始燒烤了起來，也不知老頭是怎麼了，還是放棄對付江漢珍了，也沒過來，吃完之後就回到了屋內繼續打磨神魂，不在理會方頭老漢。

他的修為到這個時候，已經到了極限，但要想着練出神通來，也就沒有結成金丹，只有不停的打磨神魂，讓其更加圓融，使用起來毫無障礙，達到更加圓滿的程度，尋找煉製神通的機緣。

而老頭在外面聞着兔子散發出來的香味，隱約的感覺有些不妙，目光不停的閃爍，不知在如何作想。

# 第五十六章 扎穿山甲

半夜之時，方頭老漢在他那個還沒建好的房子中，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神色憂慮，一直在想着江漢珍從外面帶了來的那兩隻兔子。

這藏魂山的一草一木他最是清楚不過，知道什麼地方有水，什麼地方有樹，甚至連山中生存的一些妖物都是瞭然於心。

而有水草的地方，在藏魂山中就有兩處，一處在葫蘆山，而另一處就在山神洞了，其餘的地方荒蕪，就是有動物也不會生存下來的。

越想越是覺得不放心，但就怕被江漢珍發現，半夜三更的出去肯定會被懷疑，只能忍着，等到天亮再去確定一下，看看到底發現了什麼，究竟有沒有發現他的秘密。

方頭老漢一夜都在輾轉反側之中度過，一直到了天亮，才裝模作樣的收拾行囊，做出進山的準備。

當老漢背上藥簍，備好柴刀，就要出發之事時，石屋的門也開了，江漢珍也裝模作樣的出來活動了一下身體，裝作不經意的發現方頭老漢整裝待發的樣子。

呵呵笑着說道：“老頭，這麼早收拾東西這事要去幹嘛。”

方頭老漢一看江漢珍出現，也被嚇的一慌，還以為他發現了什麼，但仔細觀察了江漢珍的神色，好像沒有什麼異常，但心中殺意更勝，兩隻小眼睛在方臉上靈活的轉着，一看就是在打什麼鬼主意。

對着江漢珍沒好氣的說道：“家裡的葯沒了，我去山中采點葯，玩意有個頭疼腦熱的也不會困住手腳。”

‘形象維持的不錯嘛’，江漢珍暗道一聲，‘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下去’。

就說道：“那正好，我也要去進山打點獵物，走，咱們一起進山。”

方頭老漢心中暗罵一聲，‘這人好不要臉’，但為了維持良好老爺爺的形象，還是說道：“山中道路難走，你年輕人沒走習慣，就不要去了。”

江漢珍鄙視的看了一眼方頭老漢，說道：“不出去我要餓死啊，我可沒有你那種不吃不喝都能活着的本事，不出去我在和山上喝西北風嗎？”

說著也不理方頭老漢，走進木屋取出一根钟乳做成的短槍，提在手上來回的甩着。

方頭老漢看見江漢珍收中的鐘乳短槍，眼睛就是一縮，隱約的漏出一絲殺氣，但很快就消失了，來的快，去得也快，又恢復一副良好老爺爺的形象。

以為自己做的隱秘，但還是被江漢珍給看了個清楚，江漢珍是干什麼的，一天沒事專門盯着他的，就是他的一舉一動都不會放過，就想看出什麼蛛絲馬跡來，看到這個，江漢珍也就放心了。

這鐘乳就是在昨日打兔子的那地方找到的，混在乾柴中，如果不是江漢珍撿柴火準備燒烤兔子，還真發現不了，覺得此物堅固，而本身有沒有趁手的兵器，至於都天雷鞭卻不適合此時拿出來，泄露他是修行之人的身份，就帶回來連夜將此鐘乳石打磨成了一支短槍。

今日出來帶着，沒想到還有意外的收穫，想到昨日方頭老漢提出的山神二字，就明白了個大概，昨日那地方不是葫蘆山，那就是山神所在了。

回想葫蘆娃世界的劇情，一隻飛鷹帶着老爺爺飛到了一座山洞處，老頭剛到洞口，就見洞中某處地方，水草旺盛，岩壁上還掛着钟乳，接着一個七色蓮花就從洞中飛了出來，落到了方頭老漢的手中。

钟乳都生長在靈氣豐厚，氣脈凝聚之地，而這藏魂山能產生钟乳的地方，只有兩個，一個是葫蘆山，另一個就是山神洞了，昨日去的地方肯定不是葫蘆山，那只有一個可能了，就是山神洞。

不過昨日並沒有發現什麼洞府神廟，但有方頭老漢在，想到一個絕妙的主意，就順着山路而行，路過方頭老漢的時候，調笑着拍了拍方頭老漢的葯簍，說道：“看老頭你也不願意與我一起，那我也就不打擾了，我先進山了。“

說著就甩着手中的短槍，順着山路而行，一路向著去山神洞的路而去，方頭老漢看着目光冷厲，殺氣連連，眼珠子在方頭上連連轉動，不知又在想什麼主意。

江漢珍因為昨日走過一遍，今日輕車熟路，行走之間健步而飛，但就是走到一座石橋上的時候，忽然感覺石橋往下塌陷，一看之下，竟然是石橋斷了，幾個蹬步借力，跳到了另一邊，趴在懸崖邊上，石橋就從一邊折斷，掉落懸崖之下。

江漢珍也不在意，準備繼續前行，忽然感覺自己抓的一塊石壁下方有碎石掉落，而且一整塊石壁都裂開了一道口子，只要等上片刻，連整個石壁都要掉落一般。

側耳一聽，就聽見刨石頭的聲音，這聲音讓他聽得熟悉不已，這不正是怒晴雞世界中，搬山的分山掘子甲挖洞的聲音嗎？

搬山作為一個盜墓組織，有一套絕招正是分山掘子甲，就是一大一小兩隻穿山甲，小的在前面挖，大的在後面擴洞，而且速度極快，是盜墓的利器，搬山的那兩隻穿山甲江漢珍也見過，所以感覺有些熟悉。

這聲音分明就是穿山甲挖土的聲音，江漢珍心中一動，知道這就是能挖穿葫蘆山的穿山甲，心道，‘沒去找你麻煩，你還送上門來了，不管你在葫蘆娃世界中有什麼作用，既然敢放陰招，那就死吧’。

當即一個借力跳到了崖頂，仔細查找石頭中的動靜，一處地方頭挖土的聲音，當即舉起短槍，一槍就從上面扎入其中，只聽地底下傳來一聲凄厲的慘叫，好似在掙扎，弄得短槍都在晃動，片刻之後，就聽見沙沙的聲音，越來越遠，好像是從地底下跑了。

江漢珍還在想着怎麼將石頭破開石頭，將它抓出來拷問一番呢，沒想到給跑了，就將刺進石壁的短槍給拔了出來，一看之下，上面全是血跡，就知道這穿山甲是受傷了。

同時暗自一番可惜，也沒在意，就繼續向著山神洞前行而去，對剛才的意外沒有絲毫放在心上。

而穿山甲之所以被江漢珍刺了一槍，也是它運氣不好，挖洞的時候剛好翻了個身，才受了傷，若是沒有翻身，以穿山甲的那一聲鱗甲，基本可以說是刀槍不入，這樣被刺傷只能說它運氣背了。

拖着受傷的身體，一路向倉皇逃竄，而逃跑的地方正是江漢珍來時的路。

江漢珍一路也在猜想着方頭老漢和穿山甲的而關係，穿山甲將葫蘆山挖穿，就立馬找到了方頭老漢，兩人就開始取葫蘆籽，而後面的故事中，穿山甲也是一直跟着方頭老漢的，最後再葫蘆娃出世之時，穿山甲才被蠍子大王給捏死。

但奇怪的是方頭老漢以一個凡人的身份，竟然從開始活到了最後，最後山中一眾妖物，甚至連七個葫蘆娃都被煉成一個，就活着一個方頭老漢，這方頭老漢無疑是山中最大的贏家，江漢珍忍不住惡意的猜想着。

但不管怎麼樣，他都做好了見招拆招的準備，也沒有誰規定怎麼做，什麼人能殺，什麼人殺不得，即使穿山甲和方頭老漢再怎麼重要，若是死不悔改的還要下害，那只有痛下殺手了。

就像剛才穿山甲在山中打洞，目的就是想讓江漢珍跌落山崖而摔死，若是江漢珍沒事，將它揪出來，估計它也會學那個方頭老漢說自己不小心，還會賠禮道歉。

難道就不知道害人的時候被抓住是要被打死的嗎？遇到殺自己的沒有得逞，難道還有放過他，讓他繼續來殺自己？也不知道這兩個傢伙怎麼就這麼有自信，確信他們動手的時候，自己不會將他們反殺再此。

此時的江漢珍都有一種回去將方頭老漢制服，然後嚴刑拷打的衝動，但不知這老頭究竟有沒有什麼底牌，沒探查清楚之前他是不會動手的，這老頭想弄死自己已經很久了，被制住肯定不會手下留情的。

江漢珍到了昨日來的這個地方，就開始四處尋找山洞入口，既然是山神所在，肯定有洞府之類的建築，還有生存的痕迹。

但找了半天沒有找到，但藥材倒是不少，如曼陀羅，養魂草之類的藥材隨處可見，就有意的收集了一些，最後還是沒找到什麼山洞，但也不着急，就藏在山口的必經之地等着，一邊處理採集回來的藥材。

他所要做的藥物是一種香，也是在神將陳驛的那份雜篇法術上找到的，名為養神香，此香有安神養魂之功效，也是一個入門修鍊的靈藥，研究出這香的人認為，只有睡眠才是最好的恢復方法，讓人睡着之後，經過此香的作用，在睡眠中進行養魂。

所以這香有一個效果，可加速睡眠，聞到就會昏睡過去，藥材也是常見之物，很容易就能尋找的到。

江漢珍就是看中了這個效果，剛好這山中有這藥材，就準備煉製一些，以備急用。

就在他忙碌着煉製藥材之際，忽然聽到遠處有說話聲傳來，從暗處的縫隙一看，才發現正是跟預想中就要來此地查看的方頭老漢，但此時多出一個穿山甲，被了方頭老漢抱在了懷中，身上的傷口已經處理過了，但還是有些虛弱。

江漢珍頓時來了精神，就準備悄悄跟上去看一下，看着方頭老漢究竟要做什麼。

# 第五十七章 方頭身份

江漢珍躲在石頭後面側耳聆聽而去，就聽見兩人的對話聲。

方頭老漢懷中的穿山甲說道：“爺爺，我就是想將那人腳下的石頭弄下山崖，那人就對我下狠手了，還拿槍戳我，若不是我跑的快，今天就見不到你了，你要給我報仇啊。”

接着方頭老漢也是摸着眼淚，略帶傷心的說道：“放心吧，爺爺會給你報仇的，這人心胸也太狹窄了，你不就是弄斷了一塊石橋嘛，竟然對你痛下殺手，你放心，只要爺爺得到了葫蘆山的寶貝，就將它抓過來給你。”

穿山甲聽了之後，破涕為笑，說道：“謝謝爺爺，我一定會幫你努力打洞的，打通那座葫蘆山，幫爺爺取寶貝，給小甲報仇。”

說著還舉着他那隻小爪子，樣子天真無邪，若是看見，還真以為祖孫兩人被人欺負了一般。

且不說是他們先動的手，殺人者人恆殺之，既然動了手，就要做好被殺的準備，而兩人說話之間，都帶有他們殺人就是理所當然，而別人反殺他們就成了壞人了。

果然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連思維模式都是一樣的，但江漢珍不會在意這些，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的，不會被別人的言語所左右。

他聽到的是葫蘆山的寶貝，暗道，‘好戲終於上場了’。

接着就聽到方頭老漢說道：“那小甲你就快點，只要你將葫蘆山挖穿，到時候爺爺只要得了裏面的寶貝，就能為你報仇了。”

穿山甲使勁的點點頭，天真的說道：“我會的爺爺，若不是今天被那惡人扎了一槍，按着我的速度，明天我就能挖穿葫蘆山，都怪那可惡的壞人，壞了爺爺的大事。”

方頭老漢心中也是一陣咒罵:‘怎麼早不來晚不來的，偏偏在這個時候來破壞自己的好事，真是可惡，只要事成，我第一個啥的就是你這不長眼的貨’。

但還是勸慰着對穿山甲說道：“只要爺爺取了寶貝，事情成了，爺爺第一個就收拾他，為你報仇。”

但兩人還不清楚，他們研究着要如何殺的人正在暗處偷聽呢，兩人的一言一行，江漢珍都給聽了個詳細，看了個明白，江漢珍啞然失笑，沒想到這葫蘆娃世界原來還有這種貓膩，怪不得原本的故事就感覺很奇怪的呢。”

等方頭老漢抱着穿山甲順着山路而去，江漢珍也悄悄的就跟了上來，隱藏身形，一路尾隨。

左拐右拐，走到了一處灌木之前，方頭老漢小心翼翼的看了一下周圍，接着吹了一聲口哨，空中傳來一聲猛禽的鳴叫，江漢珍趕緊就地一滾，躲在了石頭下面，屏住了呼吸，從石頭間的縫隙偷偷的觀察着。

接着一陣風呼嘯而來，就見一隻大紅鷹在上空盤旋，不時的鳴叫幾聲，一個俯衝就落了下來，站到一處石頭上，大紅鷹展翅一丈有餘，威武不凡，眼神銳利，雙爪粗壯有力，站在石頭上輕輕一抓，就就腳下的石頭給捏了個粉碎，站在那裡很是神俊。

一雙銳利的眼睛四處看着，好像入哨兵戒備四周一般，忽然一個眼神盯到了江漢珍藏身之所，江漢珍心中一驚，暗道：‘好警覺的老鷹’。

怕泄露自己，就控制着身體一動不動，思維停頓，甚至連心臟都控制的很長時間才輕輕的跳一下。

不是怕他們發現自己就要殺自己，說實話，江漢珍對這大紅鷹，穿山甲和方頭老漢一點也不懼，就是他們三個加起來，江漢珍都有把握收拾了。

所擔心事情就是已經到了關鍵時刻，眼看着一切都要暴露出來，這葫蘆山的內幕就要解開了，怎麼能在這個時候前功盡棄呢，好在關鍵時刻，穿山甲說話了。

“爺爺，你的大紅鷹來了。”

方頭老漢拍了拍穿山甲的頭，慈祥的說道：“走，咱們乘坐大紅鷹上去吧，到了山神洞，就給你在靈泉池中恢復傷勢，這樣小甲又可以幫爺爺挖洞了，爺爺再給你準備一些增加體力的靈藥，你今兒就把葫蘆山挖穿。”

“多謝爺爺，我傷好了之後肯定會幫爺爺把葫蘆山挖穿，爺爺得了葫蘆山的寶貝之後就幫我報仇。”

穿山甲天真的說著，目光中充滿了希望。

方頭老漢說道：“好的，只要小甲幫爺爺挖通葫蘆山，爺爺就將那人抓來給你報仇。”

說著說就抱着穿山甲到了大紅鷹的背上，說道：“飛鷹，帶我會回山神洞。”

飛鷹鳴叫一聲，張開翅膀，一個展翅就飛上空中，在空中盤旋而上，等身形消失之後，江漢珍這才從石頭下面爬了出來。

看着面前這個直入雲霄的山峰，神色凝視良久，暗道，‘原來洞口在山頂上，我早該想到才是，竟然將山神洞建在最頂端，怪不得找了半天都沒找到。”

山峰直入雲霄，而且沒有任何山路能夠上去，就連在山上攀爬都無處下手，除非飛上去，怪不得要用一隻大紅鷹呢。

看着這兩人去山神洞輕車熟路的樣子，不像是第一次來，而這大紅鷹確掌握在老頭手上，去山神洞就像回家一樣。

江漢珍感覺好像明白了什麼，這方頭老漢肯定跟山神有關，一切都是聽山神安排，又回想起穿山甲的結局，七個葫蘆娃還沒出生全，這穿山甲就被蠍子精給捏死了，而活到最後的就是這方頭老漢。

當然還有那個神秘的山神，或者這方頭老漢就是山神，但這一切都沒得到驗證，就想驗證一番，再做下一步決定。

想了一下，就決定上去看看，忽然聽到一聲老鷹的啼鳴聲從上空傳來，就見大紅鷹從崖上俯衝而下，江漢珍還以為自己暴露了，神色有些凝重，但還是躲到了石頭後面。

大紅鷹在空中忽然一個轉着，向遠處飛去，而方向正是葫蘆山，江漢珍修行日久，目力極佳，看見大紅鷹背上的兩個身影，竟然是方頭老漢和穿山甲，而穿山甲極為活躍，一帶你也沒有受傷的樣子。

江漢珍一陣差異，‘這沒快就恢復了。’

一時也有些難以置信，沒想到竟然用上了仙家手段，那山神洞中的靈池肯定是不凡了，而且聽他們的意思，就要去葫蘆山打洞了，好像記得要今日就把葫蘆山挖穿。

是要去葫蘆山，還是去山神洞一探，一時間進入兩難的之際，前思后想，覺得先去山神洞看看，記得那座蓮台就是從山神洞中飛出來的，而且是煉製葫蘆娃的主葯，能讓葫蘆娃七心合一，很是非凡，就去將此七色蓮花給他取了，看他接下來怎麼演下去。

而且葫蘆山還跑出來了三個妖怪，一個蠍子精兩隻蛇精，還都有寶物護身，記得出來的就是一隻蠍子精和一隻蛇精，而另一隻蛇精卻不知道跑哪去了，這三個妖怪有寶物護身，去了不一定討得了好。

決定之後，也顧不得還裝凡人了，立即施展飛行之術，身形騰空，就向著崖頂飛騰而去，片刻之後，就來到了山頂，四處一看，果然發現一個用石頭雕刻成的巨大頭顱，頭顱的嘴閉合著，可以看到裏面的縫隙。

這都不是關鍵的，而最讓江漢珍好笑的是，這用巨石形成的頭顱竟然也是方的，眼睛的比例也是很小，臉上的勾勒痕迹竟然與方頭老漢一模一樣。

江漢珍看着就大笑起來，說道：“這方頭老漢竟然是山神，我說怎麼感覺那麼奇怪呢，原來是看見了個葫蘆山這寶物，起了貪念，竟然捨棄了本體，奪舍了一個凡人，這地幾百年的災害，和地脈水路的改變，應該都是出自這山神的手筆，不然誰又有那麼大的本事呢。”

也猜想是方頭老漢發現了葫蘆山不凡，才開始謀划這葫蘆山的，不知為何卻捨棄了本體，奪舍了一個凡人，相由心生，他心性如此，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變化，就連相貌也跟着變成了原來的樣子，也是方頭。

初次見到方頭老漢的時候，江漢珍也是很納悶，也在感嘆造物之神奇，人的頭竟然能成方的，而且是稜角分明的那種，見到了這個山神像才明白，原來這都是後天慢慢形成的，並非天生這樣。

於是就在山洞入口尋找起了機關來，但找了半天都沒發現什麼機關，有檢查了一下山神頭的入口，竟然有法術的痕迹，也在猜想，這應該有獨特的進入方法，用咒語或者手訣什麼的。

但苦於還沒有修鍊變化之術，不然就是變成一個小物件也能從石頭縫中鑽進去，想着是不是要將洞口給毀了，再進去看看。

但還是忍了下來，準備在找一下，若是實在找不到，就去葫蘆山看看，以免出什麼變故。

就在江漢珍還在尋找進入山洞的辦法時，一聲飛鷹啼鳴從遠處傳來，江漢珍趕緊找了個地方藏了起來，屏住了呼吸，仔細的聽着。

幾個呼吸之後，大紅鷹幾個展翅就到了山神洞門口，扑打了一下翅膀，口吐人言的說道：“快開門迎接本大仙。”

接着山神頭上的大嘴就張開了，顯出一個洞口，大紅鷹就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之後機關又關閉了起來。

“原來是咒語，只要有咒語就能進去。”

江漢珍低估了一聲，也知道葫蘆娃世界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咒語，那幾樣很出名的寶物，都能用咒語控制，比如那個如意，還有百寶錦囊。

而這山神洞的入口也是用咒語控制的，此時山神頭毫無靈動可言，犹如死物，而本身就是山神的方頭老漢還在跟穿山甲挖在葫蘆山呢，洞中只有一隻大紅鷹存在，正是取那蓮台寶物的好時機。

就準備進洞一探，將那七彩寶物取了，在江大紅鷹抓住拷打一番，打聽點方頭山神的消息。

# 第五十八章 拷問紅鷹

江漢珍神色一冷，也不管方頭老漢有沒有在其中設置什麼暗禁，就對着巨大方頭說道：“快開門迎接本大仙。”

面前上下開合，露出一個洞口，江漢珍默念藏兵訣，靈光一閃，手中頓時多出一道銅鞭來，散發著整整金光，很是不凡，稍微一感應，也是一陣差異，此地竟然有如此之濃郁的靈氣存在。

心道，“莫不是這方頭老漢將方圓千里的靈氣全部聚集到了這裏？不然哪有這麼濃厚的靈氣。”

順着靈氣散發的方向而去，一路都掛滿钟乳，越往裡走，钟乳越多，走出迂迴曲折的山洞之時，面前豁然開朗，一個巨大的靈池呈現在面前，周圍仙草無數，奇花遍地，靈藥成群，竟然是一片洞天福地。

竟然沒有一隻活物的存在，在靈池邊正在吐納池中所散發的靈氣的大紅鷹忽然察覺外人進來，頓時站了起來，目光尖銳的盯着江漢珍，說道：“你是什麼人，這裏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江漢珍看見大紅鷹這幅英武不凡的樣子，也是感嘆一聲，此鷹正是神俊異常，不過一想也覺得合適，天天待在這地方，有無盡的靈氣滋養，不神俊就怪了。

對着大紅鷹隨口說道：“那什麼地方是我該去的。”

但眼睛卻在四處的尋找着，尋找方頭老漢的那個七彩蓮台，記得七彩蓮台就是從這裏飛出去的，飛到方頭老漢手中的。

大紅鷹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但隨即兇相一露，一個展翅，氣勢兇猛的向著江漢珍撲了過來。

江漢珍看着大紅鷹竟然殺氣騰騰的向自己衝來，看那樣子就想將自己一爪子抓死，但他卻心中大喜，說道：“來的好”。

手中的都天雷鞭頓時雷光閃爍，等着大紅鷹撲過來江漢珍一個閃身，跳到了一邊，隨手就是對着大紅鷹的翅膀就是一鞭。

接着就是一聲‘噶擦’，骨骼折斷的聲音伴隨着一聲凄厲的慘叫，大紅鷹怒罵道：“你給我等着，等我主人回來你就死定了。”

拖着一隻殘廢的翅膀，另一隻翅膀向江漢珍扑打過來，看樣子要將江漢珍一翅膀扇飛。

江漢珍神色一冷，冷笑道：“死不悔改，也不看清情況。”

接着又是一鞭下去，將大紅鷹的另一隻翅膀也打的耷拉在地上，也是折了。

大紅鷹也是死性子，怒罵連連，加上一些威脅的話語，一個猛撲就想江漢珍撲了過來，舉起爪子想捏死眼前這人。

但江漢珍看着這大紅鷹還不服軟，又是一鞭下去，大紅鷹的一隻爪子也被打折了。

大紅鷹疼痛難忍，在地上撲騰打滾的慘叫，但還是神色凶戾的向江漢珍啄了過來，勢要啄死眼前這人。

江漢珍身子一側，就躲了過去，一把揪住大紅鷹的脖子，雷鞭一掃，打向了大紅鷹的另一隻爪子，爪子應聲而斷，咔嚓一聲，也是折了。

大紅鷹的翅膀和爪子皆被打斷，模樣凄慘的倒在地上，江漢珍一把揪住大紅鷹，問道：“你服不服，你要是服了，就說出這山神的陰謀詭計，你要是不服，我現在就讓你命喪黃泉，面見九幽。”

“饒命，饒命，我服了。”

大紅鷹本來自持有山神這個靠山，想來這人怎麼樣都不敢向自己下毒手，此時四肢皆被打斷，又看了江漢珍的神色，不像是害怕它，害怕它身後的山神，這分明就是有死仇一般的樣子，頓時心中也有些害怕了。

江漢珍說道：“將山神的陰謀全部給我說出來，若是有半句不實，我定要了你的性命。”

“好好，我說，我說。”

大紅鷹趕緊告饒着，說道：“我是山神一百年前收服的，並且在身上下了禁制，那時候山神的本體還是這座大山，但沒過幾日山神就成了一個老頭，但他也失去了神通，就用禁制控制我，帶他上山下山，我就一直在這待着，別的地方我也沒去過。”

“就這些？”

江漢珍有些不相信的問了一句。

大紅鷹被嚇得趕緊解釋說道：“就這些啊，真的，我哪敢騙你。”

江漢珍目光閃爍，看來這方頭老漢對這件事早有謀劃了，而且誰也不相信，本想着大紅鷹作為方頭山神的靈寵坐騎，想來應該知道不少，看了大紅鷹的神色，也不像是作假。

但還是威脅着說道：“好好想想，還有什麼沒交代的，若是漏了什麼，小心你的小命不保。”

“是，是，我好好想。”

大紅鷹趕緊應聲，努力的想着方頭山神的一些過往，說了一些沒用的事情，江漢珍聽得直搖頭，就問道：“我且問你，這山神洞中是否有一座七色蓮花生長？”

大紅鷹當即開口說道：“沒有，這裏的一切我最熟悉不過了，根本沒有什麼七色蓮花。”

江漢珍神色一狠，問道：“到底有么有，你好好想想。”

大紅鷹嚇得哭了起來，哭着說道：“真的沒有啊，這山洞就這麼大，都是些靈草仙藥的，根本沒有什麼七色蓮花。”

看大紅鷹雨生淚下的樣子，沒有複雜的神魂波動，江漢珍納悶了起來，難道這裏真的沒有什麼七色蓮花？還是被方頭老漢藏了起來，連大紅鷹都找不到，就決定待會拷問完大紅鷹之後，親自在洞中尋找一番。

眼下還是先拷問大紅鷹，想到了那隻會打洞的穿山甲，就問道：“你可知道那隻穿山甲的來歷？”

大紅鷹想了一下，說道：“那穿山甲是山神變成老頭時候不知從哪弄來的，一直用靈藥培養，直到三十年前，就開了靈智，老頭就讓穿山甲去挖洞，而且行蹤隱秘，我也不知道穿山甲在哪挖洞的。”

江漢珍接着又問了半天，都是一些瑣碎的之事，事關葫蘆山的事情，這大紅鷹根本就不知道，也暗道這方頭老漢藏的可真嚴實，竟然連大紅鷹都不知道。

估計就是穿山甲都知道的不是太多，能知道的就是葫蘆山有寶物，至於內部情況，山神究竟要做什麼，估計這穿山甲也不清楚吧，不然也不會打開洞，就跑出幾隻妖精來。

暫時也問不出來，江漢珍對大紅鷹說道：“念在你對這事毫不知情的份上，暫且就饒你一命，從此安心為我辦事，若是有了二心，定不饒你。”

“可是。”

大紅鷹有些為難的說道。

江漢珍眼睛一瞪，說道：“可是什麼？你不願意？”

“不是不是，小的願意。”

大紅鷹連忙搖頭，接着說道：“可山神在我身上下了法禁，我受他控制，若是山神念咒，法禁就會起作用，輕則疼痛難忍，重則命喪黃泉，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江漢珍神識一掃，發現大紅鷹的神識之上的確有個粗糙的法禁存在，因為年限的而久遠，奴役法禁甚至有融入神魂的先兆，暗道一聲麻煩。

這大紅鷹不會修鍊神魂的方法，一切全憑自然生長，對這法禁根本沒有辦法，也沒法察覺，竟然被這種奴性給刻在了神魂中，怪不得被自己毒打一頓就服軟了。

須知鷹類最是難馴，只有朝夕相處的將它給熬服了，才會服軟的，而且忠義無雙，就是將它殺了亦不會出賣人的，這隻大紅鷹明顯不對勁，原來結症都出在這裏。

就是他看了也感覺有些棘手，事關神魂，不敢大意，只能慢慢的將法禁給消除了，耗時也是不短，現在也沒拿閑工夫。

就對大紅鷹說道：“你暫且在這待着就行，等有時間了我為你解除法禁。”

大紅鷹設色有些猶豫，被法禁控制了，生死都在別人手上，但作為一個渴望自有的雄鷹，還是有自身的傲氣存在的，神色堅定的說道：“多謝你，若是你能解了我身上的法禁，我定會認你為主，常伴左右。”

江漢珍差異的看了一眼神色堅定的大紅鷹，暗暗點頭，心道，‘還算有救’。

也不理會大紅鷹，自顧的在四處開始尋找了起來，沒有放過山洞的中的任何一處細節，甚至連細小的縫隙都沒放過。

心中正在猜測方頭老漢到底將七色蓮花藏在拿了，一旁的大紅鷹忽然一聲鳴叫，大鳴叫之後神色中帶着一眾堅定，一副慷慨赴死的樣子。

江漢珍看了兩眼，接着大紅鷹就全身顫抖，如同痙攣一般，好像在忍受着什麼樣的痛苦，暗道，‘怕不是方頭山神回來了。’

江漢珍趕緊飛了過去，查看了一下大紅鷹的情況，一看之下，勃然大怒，神色一冷，怒道：“好一個奴役法禁，好一個方頭山神。”

法禁在大紅鷹的神魂之上開始作用，開始扭曲變形，看樣子是要將大紅鷹的神魂要折騰散了才罷休，江漢珍神色一冷，暗罵這方頭老漢真是心狠手辣，召喚自己身邊的坐騎都得用這種方式。

看大紅鷹這種情況，若是在這麼下去，不到一時三刻就的神魂破裂而亡了，想要救他但本身的雷氣還沒修鍊到精妙之境，雷法三境的盤雷訣還沒到達高深之處，若用雷氣，一個不小心，沒接觸這個法禁，卻將大紅鷹的神魂給震散了。

心中想着對策，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大紅鷹死在自己面前吧，最後無奈，想到本身的十字天經就有穩固神魂，培育神魂，解除災厄，破解詛咒的作用，就將十字天經的修鍊之法凝聚於手中，一指點入大紅鷹的眉心之處。

也就司馬當做活馬醫的說道：“我傳你一篇修鍊法門，你用此法修鍊，先將你的神魂穩固了，能不能扛過去就看你自己了，你現在好好修鍊此法，我去去就來。”

說完就施展雷行之術，直接向著洞外飛去，到了洞口，看見還在閉合的山洞大門，心急之下，也懶得念咒語，不管不顧的直接飛了過去，到了門口直接一鞭將大門打的粉碎，身形飛出洞口，一個轉折向著崖底飛去。

# 第六十一章 準備傳道

大紅鷹站起身來，有些激動的在江漢珍身邊來回的轉着，高興的說道：“好了，真的全好了，多謝主人。”

江漢珍笑了一下，仙家的法術神奇，就是非比尋常，關於療傷之法，就是只要剩下一個神魂，都能給恢復了，更何況這點傷勢，但對大紅鷹稱呼自己為主人，還是在考慮之中。

就說道：“以後稱我為江先生吧，主人這個個稱呼以後再說。”

大紅鷹聽得以愣，問道：“難道您是想如那人間教書先生一樣，教人增長學問嗎？”

江漢珍心中一動，沒想到這還真是個好主意，自己本身就是可穿梭諸天，又怎麼能不留下這權衡天地樞機的傳承呢？

沒想到只是隨口一說，仔細一想，這還真是個弘揚大道的好辦法，就如上一個世界，不但解決了瓶山的龍脈，還傳下了雷道修行之法。

雷法總綱介紹，雷主天之災福，持物之權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殺。

作為雷法修行之人，行那雷霆大道，權衡天地陰陽之平衡，這些都是應該做的，否則真對不起這份天大的機緣。

而在上一個世界中，這些都做到了，釋放了龍脈平定了天下災難，而且傳下了道法傳承，不但有教化之功德，還能夠維護這安穩的一切，也算是功德一件，是兩全其美，相輔相成。

而這藏魂山方圓千里，都被弄成了一片絕地，只有將此地給恢復了，才算沒白來一場，至於葫蘆娃和蛇精這些，或者葫蘆娃身體中的天賦神通，對此時的他卻是可有可無了。

而這大紅鷹剛才提到的先生一事，江漢珍越想越覺得合理，就點點頭，說道：“我是有這個想法，一不做二不休，我有件事要麻煩你，還望你能幫忙。”

大紅鷹想也沒想的就答應了下來，說道：“先生請說，只要我紅鷹能辦到的，就是粉身碎骨，也幫您辦成。”

“沒那麼嚴重，也不讓你跟別人拚命去，也沒有什麼危險。”

江漢珍說著，大紅鷹就露出一臉疑惑，就聽江漢珍接着問了一句：“此山中的成妖者有幾何？你可都認識？”

大紅鷹有些疑惑，不知為何要問這個，但還是認真的回答道：“回先生話，此山中修出靈智的妖物三百年前無數，但現在只有二三十隻，有些我認識，有些卻不熟悉。”

江漢珍點點頭，二三十隻也不少了，若是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幫忙恢復這山川的地脈也是夠了。

就對大紅鷹說道：“這山中的妖物無數，但都是盲修瞎練，不通修鍊之玄機，不知大道有至理，我欲在山神洞中講解修鍊大道，有緣者皆可來聽。”

大紅鷹一陣激動，道法可都是秘傳的東西，就是山神都不會多少，怎麼能輕易的傳授呢，有些猶豫的說道：“先生，這樣將道法傳出去，會不會有什麼不妥，若是心性不正之輩學了，如這山神一般的禍害眾生怎麼辦。”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但我之雷法，可並非心性邪惡之人可以學的，都是以心性為宗，道法在後，若是心性不符合，進境就會緩慢無比，說不定還會走火入魔，你卻不用擔心這個。”

大紅鷹這才明白，但想到山中幾個妖怪，那些個都是在陰暗之處生存的，都被人認為是陰邪之輩，就問道：“先生，這山中成妖之輩大多都是毒蟲毒物成的氣候，聽取先生的大道，不會對他們有所傷害吧。”

江漢珍略微一思索，就說道：“這個倒是不會，須知雷乃先天氣化成，諸天浩蕩正人心，這些個生靈，生有毒性那是天性使然，只要秉持本心，堅守雷霆大道，就不會對本身有什麼傷害，而且本身的毒性只會越強，不會因為修鍊了雷法，而溟滅了天生本性，善惡之分並非是屬性之分，這個你大可以放心。”

大紅鷹雖然聽得不甚明白，但將這些記載了心裏，等以後慢慢去體會，此時還是答應了下來，說道：“好的先生，我一定將您的意思傳達與山中精怪的。”

說完就辭別而去，去將此消息傳達給山中精怪了，江漢珍將穿山甲放在了靈池旁邊，讓他自行恢復，而他卻開始閉目養神，準備一些傳道事項。

從葫蘆山逃出的那幾個妖怪，一個蠍子精，另外一個金蛇精，和一個青蛇精，三妖正在山中轉着，尋找安身之所，蠍子精伴生靈寶還沒拿到手就被奪了，自持在三妖中法力不凡，卻手中連個趁手的法寶都沒有，看見身邊的兩條蛇精各有一件趁手的法寶，心中自然不樂意。

與許是三妖本身就出自一個地方，心意有所想通，兩條蛇妖都能清晰的感應到蠍子精心中所想，本身的親近感促使她兩開始安慰起了蠍子精，而且都願意將自身法寶與蠍子精共享，而金蛇精能說會道，妖嬈撫媚，青蛇精哪是她的對手，不到一會，蠍子精的心就被金蛇精給吸引了。

青蛇精看着來氣，就賭氣的離開了兩人，帶着自己的百寶錦囊，出去自謀出路了。

剛飛出去沒多遠，就看見這麼一幕，一隻大紅鷹給三隻蛤蟆精說著山神洞有仙人講授長生大道，有緣者皆可去聽，而且是來者不拒，只要心誠就行，能不能被仙人收為弟子，就看個人的表現了。

大紅鷹說完，就向著另一個地方飛去，說是要通知一下蜘蛛精去，一個展翅就飛向遠方，但還沒飛出多久，在半空中出現一條人首蛇生的妖怪，一身青衣打扮，面容犹如二八少女，腰間掛着一個錦囊。

大紅鷹見到青蛇精，血脈中的天性就想撲上去，但想到自己已經不是凡俗野獸，而這蛇妖又沒有做出什麼傷天害理之事，而且生了靈性，也就不在有攻擊之心。

大紅鷹停在空中，說道：“你是誰，為何擋我去路。”

青蛇精對着大紅鷹一禮，說道：“你剛才說有仙人在山神洞中講道，可是真的？”

大紅鷹一愣，也是鬆了一口氣，這青蛇精給他的壓力實在有點大，明白原因也就放鬆了下來，說道：“是真的，仙人說山中生靈不知修行，不懂大道，一直以來都是盲修瞎練，就準備在山神洞中講解修行之道，有緣者皆可去聽。”

青蛇精心中一動，覺得這對自己是個好事，此時離開了蠍子精和金蛇精，而此時又沒有地方可去，還有人講解修行，這麼好的地方哪裡去找，頓時動了心。

就對大紅鷹說道：“多謝你了，你能不能告訴我去山神洞怎麼走。”

“這有何不可，你跟我上來。”

大紅鷹說完，就向高空飛去，青蛇精也是不弱，從百寶錦囊中取出一個雲朵，扔在腳下，駕着雲朵也跟着飛上了高空。

就見大紅鷹指着遠處的一座高山說道：“那個最高的山就是山神洞所在的山，山神洞在山頂。”

大紅鷹說完，對着青蛇精說道：“你自己去即可，我還要去通知其他的幾個妖精呢。”

青蛇精對着大紅鷹說道：“好的，多謝你了。”

大紅鷹對這青蛇精點點頭，就向著蜘蛛精所在的方向飛了過去。

青蛇精目送大紅鷹離開之後，才收回目光，感覺到駕馭這雲朵有些吃力，就降落而下，順着大紅鷹指點的方向攀行而去。

幾個時辰之後青蛇精終於到了山神洞所在的山下，一眼望去是一個萬仞高山豎立，攀爬起來很是艱難，暗道，看來是要用百寶錦囊中的雲朵了，忽然聽到旁邊有動靜聲傳入耳中，好像是在研究怎麼爬上去，好奇之下，就走了過去。

只見三隻蛤蟆精站在那裡愁眉苦臉的研究這怎麼上山去，一隻大蛤蟆精帶着兩隻小蛤蟆精，一人手提一根鋼叉，不知道如何上去，最後試了許多辦法都不得而成，只能無奈的坐在山下哀嘆。

青蛇精見到這三個蛤蟆精，也是認識他們，就是剛才自己聽到大紅鷹正給他們說這事呢，若不是他們，自己或許就錯過這個緣分了，就走了過去，說道：“你們是不是想上這山。”

三隻蛤蟆精頓時抬起來了頭，看到是一條青蛇精，而且修為比他們高，也不敢怠慢，就趕緊起身，大蛤蟆對着青蛇精說道：“是啊，上面山洞中有仙人講道，我們不擅長此等攀爬，只能在這干著急了。”

“呱呱。”

兩隻小一點的蛤蟆附和着點點頭。

青蛇精想到，若不是這三隻蛤蟆，自己還真就錯過了，這份情不能忘，帶他們上去就當是報答他們了。

就對三隻蛤蟆說道：“那我帶你們上去吧。”

大蛤蟆打量了一下青蛇精，搖了搖了搖頭，說道：“你那麼瘦的，怎我能帶的起來我們這三個如此之壯的蛤蟆精，看你這樣子估計上去也艱難，多謝你的好意。”

接着大蛤蟆考慮了一下，說道：“我們三個有一神通，吹出一口氣來，能形成一股大風，我們三妖合力，能送你這樣的上到山頂去，我們將你送上去，你去聽仙人，聽完下來你回來給我們三個講就行。”

“呱呱。”

兩隻小蛤蟆點頭繼續附和着。

青蛇精聽得感動，心道這三蛤蟆還真不錯，就從百寶錦囊中拿出一個雲朵，說道：“我有這寶貝，能帶我們三人上去，你們都坐上來吧。”

三隻蛤蟆頓時睜大了頭頂上的眼睛，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大蛤蟆對着青蛇精說道：“你對我們好，我們明白的，以後你就是我們的大姐大。”

“呱呱。”

另外兩隻小蛤蟆也贊成着說道。

青蛇精聞言開心無比，剛才在蠍子精和金蛇精跟前的鬱悶一掃而空，開心的說道：“趕緊上來，去的晚了就沒有好位置了。”

三隻蛤蟆聞言，一甩手中的鋼叉，就跳到了雲朵之上，青蛇精輸入法力，雲朵就帶着四個妖精直上而去。

# 第六十三章 初次講道

就在蠍子精和金蛇精將蜈蚣精帶回洞府之時，山神洞內已經是熱鬧無比，一眾妖物首先是看見了這一池子靈水，心中眼饞的緊，但知道這是仙人洞府，又又仙人坐鎮，也不敢造次。

但一眾妖怪卻也不浪費，一個個張大嘴使勁的吸着靈池中所散發出來的靈氣，個個憋的是臉色漲紅，青蛇精瞅了一眼坐在自己身邊的三隻蛤蟆精，一個個腮幫子鼓鼓的，臉憋的漲紅，感覺有些丟人，伸出手指戳了大蛤蟆一下，大蛤蟆一下子沒憋住，將吸入的這些靈氣全給吐了出來。

看着青蛇精委屈的說道：“大姐大，你戳我幹嘛，這裏靈氣豐厚，在這修鍊一小會，就能抵得上外面好幾個月修鍊，你也趕緊修鍊，可不能浪費。”

沒想到這蛤蟆還知道邀請她的，讓青蛇精又是感動又是感覺到丟人，說道：“這是仙人洞府，不要做出這幅沒見過世面的樣子，小心給仙人留下一個不好的影響。”

大蛤蟆聽了一陣糾結，但最後還是選擇聽了青蛇精的話，決定裝也要裝出個樣子來，希望能入了仙人的法眼，也就學着青蛇精的樣子，戳了一下兩個小蛤蟆，兩隻小蛤蟆正修鍊的爽呢，被這麼一戳，將肚子里的靈氣全給噴了出來，圓鼓鼓的肚子也癟了，有些不高興的問道：“大哥，你戳我們幹嘛。”

大蛤蟆嫌棄的看了兩隻小蛤蟆一眼，說道：“沒見過世面的傢伙，這是仙人洞府，小心給仙人留下個壞影響，聽不得這道法，都給我乖乖待着。”

兩隻小蛤蟆被這麼一嚇，趕緊將吸入的靈氣全部吐了出來，也學着大蛤蟆的樣子乖乖的坐在原地。

青蛇精這才感覺好了許多，而其餘的幾個妖怪也看到了青蛇精和三隻蛤蟆的對話，也不想在妖面前丟醜，端正的坐在原地，希望能入得了仙人的法眼，以後開個小灶什麼的。

江漢珍一直在閉目養神，坐下一朵七彩蓮台，手拿一根都天雷鞭，端坐在高台之上，寶相莊嚴，神色肅穆，看起來也像那麼一回事。

感覺精神調整到了一個極限，已經到了巔峰時刻，就睜開眼睛，雙眼閃過一道雷光，下面的一眾小妖被這麼一眼掃過，坐的更端正了。

江漢珍對此也是很滿意，微微頷首，對着站在一旁的大紅鷹說道：“此次講道可都通知到了？”

大紅鷹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回先生話，只要是在山中留名的妖怪，都通知了。”

江漢珍點點頭，就對大紅鷹說道：“你也入座。”

大紅鷹一聲道謝，就坐到了江漢珍給他在上方安排的座位之上，也是離江漢珍距離最近的一個座位，引的一眾大小的妖怪羡慕不已。

看着大小二十幾隻小妖，也很是滿意，就說道：“我深感此地千里荒蕪，鳥獸絕跡，靈氣稀薄，曾發出大願要恢復這藏魂山的地脈，又觀此地妖物不明大道，不知天時，全憑盲修瞎練，就準備再此講解修行之法，讓爾等明白修行之妙道，渡人渡己，奉行大道。”

一眾小妖也學着大紅鷹的稱呼，說道：“先生慈悲，我等定不忘先生教誨。”

江漢珍說道：“以後每月初一，十五，我都會在此講解道法，有緣者皆可來聽。”

一眾小妖聽得一陣激動，不是就這麼一次，而是半月一次，紛紛激動不已，開始交頭接耳的分享喜悅。

江漢珍氣勢一放，說道：“不可喧嘩，現在開始講道。”

一眾小妖被嚇得差點趴在地上，打起精神，趕緊端坐在位置之上，不敢有絲毫異動，一個個的豎起耳朵，準備聽接下來的玄妙道法。

江漢珍將自身的場域一開，就開始了那大道修行的講解。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聖人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一時間洞內大道之音不絕，道韻陣陣，一眾小妖初次聽聞大道，有的仰天大笑，有的痛苦難受，有的面色不停的變化，甚至有些大哭起來，根性不同，初次聽聞大道，所表現出來的樣子也是有所不同，但一個個都是如痴如醉，吸收着江漢珍所講解的道法修行。

雖然沒有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的奇妙現象，但也別有一番風味，講道之聲帶動着靈池中的靈氣，籠罩了整個場域，只要再其中待着，就是不聽道也會對身體大有好處，若是聽得明白，就會自動吸收靈氣。

正所謂‘有德者道自來居’，只要心頭明了，境界提升，靈氣自動會被其吸收，端是玄妙。

這些所講的內容都是他早就準備好的，都是他自己對大道的一些見解和體會，和一些修行訣竅，以及一些簡單的凝練神魂之道，但這些都是最基礎的東西。

也知藏魂山中的小妖只憑着本能修鍊，所以才會普及這些，至於凝練神魂的方法，江漢珍說了好些技巧，但最完整成體系的也就是十字天經。

講到修鍊神魂之道時，小妖們聽到妙處，就紛紛開始修鍊起來，不到一時三刻，竟然有好幾個妖怪都將本身比較散亂的神魂給凝聚了出來，成就了那神魂凝練的小妖仙。

江漢珍也沒在意，繼續講解着修行之道，這些個妖精之所以能夠凝聚出神魂來，其實他們本身的積累已經足夠，就差修鍊法訣，或者有人指點了，此時稍微一點，就明白了如何修行，一下子將神魂給凝聚了出來。

看到此情況，也是感嘆一句，這藏魂山雖然被山神給整的不像樣子，但其中的底蘊還是很深的，竟然能養出這麼多妖怪來，這還不算被山神暗地里弄死的。

直到臨近傍晚，講道之聲也戛然而止，使得這些個聽到妙處的大小妖怪難受至極，紛紛從入定中醒了過來，如同爽到妙處卻被生生的打斷，不吐為快。

但這地方可是仙人講道之所，也不敢造次，只能將此心情平復下來，回想着所聽到的修行之法，和妙道真言，準備待會回去就好好修習，提升自己的境界。

片刻之後，等到全部安靜下來，江漢珍這才開口說道：“今日就到此，爾等回去好生修鍊，不可貪戀其他，若是想繼續聽道者，就半月之後再來，爾等都散了吧。”

說著就對眾妖揮了揮手，慢慢的隱去了身形。

“先生慈悲，我等定當好生修鍊，不負先生之恩德。”

眾妖也開始答謝告辭，紛紛起身離去，或結伴而行，或獨自離開，上來時艱難無比，下去的時候卻簡單了許多，在講解道法之時，也是有幾門簡單的飛行之法夾雜其中，有輕身術，有御風術，有騰空術，有神行術，此些方法都是簡單，凝聚了神魂的小妖對這些法術是一聽就懂，一學就會。

紛紛施展各自新學的法術神通，開始向山下飛去，而青蛇精也是感覺不虛此行，也認為這是一份天大的緣分，以往雖然修為不弱，但不會絲毫修行之道，全憑個人天賦，除了幾樣法寶能拿的出手外，其餘的根本不值一提，經過這麼一番學習，本身有些散亂的神魂更加凝練，感覺自己與沒來之前根本就是兩個境界。

知道這份機緣的原因正是這三隻蛤蟆，心中暗暗絕定，以後就真心對待他們仨個。

走到了崖邊上，青蛇精一如既往的從百寶錦囊中拿出雲朵，對着三隻蛤蟆精說道：“來，大姐帶你們下山。”

兩隻小蛤蟆一甩手中的鋼叉，就站在了青蛇精身邊，但大蛤蟆卻傲然抬起頭，斜着一隻眼睛看着青蛇精，說道：“大姐大，我們如今也是凝練了神魂的妖仙，先生講了些修行之法，如今正是驗證的時候，若是說出去在先生面前聽過道，竟然連飛行之法都不會，那如何說著過去。”

青蛇精有些不相信的問道：“你行不行啊，別掉下去摔死。”

蛤蟆精身子一側，用另一隻眼睛斜眼看着青蛇精，說道：“大姐大你就放吧，且看我手段如何。”

青蛇精打量了一下大蛤蟆這胖胖的身材，隱隱有些擔憂，但一隻小蛤蟆卻拍着手說道：“大哥，跳崖，呱。”

另一隻也拍手說道：“呱，快跳下去，我們看。”

大蛤蟆看着兩個小蛤蟆竟然能開口說話了，也是信心十足的說道：“大姐大你看，他們兩個聽了一回道，都能開口說話了，我肯定能飛下去，你就放一百個心吧。”

青蛇精也是有些擔憂，說道：“你小心點···”

還有一些飛行之法的要點準備給大蛤蟆講解一遍，但大蛤蟆吸了一口氣，將身體鼓的圓圓的，一個撲騰就栽倒在地，接下來犹如皮球一樣的滾下了山崖。

青蛇精想要將大蛤蟆拽住，但是遲了一步，眼睜睜的看着大蛤蟆跌落山崖。

旁邊的兩隻小蛤蟆看着大蛤蟆跳了下去，拍着手說道：“跳了，跳了，呱呱。”

青蛇精氣不打一處來，在兩隻小蛤蟆頭上一妖一巴掌，說道：“他都掉下去了，你們還在這樂，趕緊跟我下去找他。”

“哦哦。”

兩隻小蛤蟆也是一陣擔憂，也跟着青蛇精跳上了雲朵，向著崖下飛去。

青蛇精四處尋找着大蛤蟆的聲影，但就是沒找到，只找到一個圓球滾動的痕迹，心道這跟大蛤蟆的體型相符，應該是沒剎住滾到別處去了。

心中稍有放鬆，就跟着滾動的痕迹追了過去，隱約的有些擔憂。

# 第六十四章 下山事故

而前面的蜘蛛精兄妹下來的早，早就在上山的時候安放了一根蛛絲，下崖時順着安放好的蛛絲就下來了，兩妖聽了修行大道，也不想多加停留，就想回洞中修鍊，下了山就向返回洞府的方向趕去。

忽然聽到後面有動靜，轉頭一看，一個巨大的圓球氣勢洶洶的滾了過來，一路所過是飛沙走石，犹如災難。

嚇得兩妖一陣驚慌，大蜘蛛說道：“妹妹，你快躲開。”

說著一把就將小蜘蛛給推到了一邊，但圓球已經滾了過來，大蜘蛛口中噴出一丈蜘蛛網，掛在了山崖兩側，準備擋住這圓球。

圓球來勢力太猛，蜘蛛網是沒破，但兩旁山崖的石壁卻被拽了下來，但來勢依舊兇猛，眼看着就要砸到大蜘蛛身上，小蜘蛛也噴出一張網來，將圓球給網住，另一端拴在了山根。

轟的一聲，一陣飛沙走石，掛蜘蛛絲的那一節山體差點坍塌，大圓球也停下可，震起一片塵土。

塵土過後，接着一隻大蛤蟆將蜘蛛網給腐蝕了，从里面鑽了出來，剛才可將它嚇得不輕，此時停下來拍打着肚皮，平復一下被驚嚇過度的心靈。

而小蜘蛛趕緊上去尋找大蜘蛛，在大蛤蟆身邊找了半天，除了一堆蜘蛛網，還哪有大蜘蛛的半個聲影，對着正在拍打着肚皮的蛤蟆精說道：“我哥呢，你是不是把我哥給吃了。”

大蛤蟆這才睜大頭頂的兩隻眼睛，斜着眼睛看着小蜘蛛，說道：“我沒吃，剛才還要多謝你，要不是你的蜘蛛網，我都不知道我要滾去哪裡。”

小蜘蛛自是不信，大蛤蟆這幅樣子分明就是吃飽了拍打着肚皮，說道：“你沒吃我哥那你拍打肚皮干什麼？”

小蜘蛛想到自己哥哥被大蛤蟆恩將仇報的給吃了，心中一酸，就流出了眼淚。

大蛤蟆一看着樣子，分明就是誤會了，暗自惱怒，為什麼就拍打肚皮呢，在自己肚皮上使勁的錘了錘，暗道，怎麼就讓她給誤會了呢。

大蛤蟆這個樣子放在小蜘蛛眼裡，分明就是吃了他哥哥被看出來了，才惱怒的捶打着肚皮。

心中越發的悲痛，哭喊着說道：“你還我哥哥，你還我哥哥。”

大蛤蟆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耐心的解釋道：“你跟你哥哥對我可有救命之恩，我怎麼能恩將仇報呢。”

小蜘蛛怎麼都不肯相信，哭着說道：“你沒吃我哥哥，那我哥去哪了？”

大蛤蟆愣住了，大蜘蛛去哪了他還真不知道，也開始在四處尋找，但就是不見大蜘蛛的蹤影，但他知道，他可真沒有吃大蜘蛛。

正當大蛤蟆在四處的尋找着，小蜘蛛坐在原地哭着，突然，對面遠處的崖頂傳來一道虛弱的聲音：“妹妹，你哥我在這呢。”

這聲音對小蜘蛛犹如天籟，抬頭一看，就見遠處的山崖上掛着一隻碩大的蜘蛛，在風中來回的飄蕩着，但情況很不妙，全身上下沒一處是好的，八條腿也只剩下三條腿，而且都受了傷，凄慘的用一根蜘蛛絲吊在崖頂，來回的晃蕩。

大蛤蟆也是鬆了一口氣，嘴裏念叨着：“沒死就好，沒死就好。”

小蜘蛛神色一喜，開心的說道：“哥你還活着啊。”

大蜘蛛虛弱的說道：“妹妹，快放你哥我下來，要是放的慢點，說不定真就死了，你就沒哥了。”

小蜘蛛趕緊答應道：“好的，我這就放你下來。”

說著就飛快的跑到了山崖，噴出一道蜘蛛絲，掛在崖頂上，順着蜘蛛絲爬了上去，將大蜘蛛拴好，又用一根蜘蛛絲將大蜘蛛吊了下來，大蛤蟆在下面接着，看着大蜘蛛凄慘的模樣，心中愧疚。

大蜘蛛全身是傷，還斷了幾條腿，這些都是他的傑作，說道：“你放心，我大蛤蟆既然將你撞成了殘廢，以後你的一切所需我全包了，定會讓你安享晚年。”

大蜘蛛聽得臉色一黑，剩下的三條腿直抽搐，四隻眼睛一翻，就暈了過去。

從崖頂下來的小蜘蛛卻不高興了，怒道：“你才殘廢了，我哥也不用你管，我們自己想辦法，你從哪來的就到哪去吧。”

大蛤蟆被說的啞口無言，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好，眨着頭頂的兩隻蛤蟆眼，不知所措。

就在這時青蛇精駕着雲朵，帶着兩隻小蛤蟆順着滾動的痕迹追了過來，正好看見這一幕。

上前降下雲頭，收起了雲朵，說道：“小姑娘你別再傷心，大蛤蟆他是我小弟，他做了錯事，我這個當大姐肯定不會袖手旁觀的，你哥他傷勢嚴重，再不治療就會丟了性命，此時不是賭氣的時候。”

大蛤蟆見到青蛇精來了，頓時鬆了一口氣，他現在已經沒了主意，剛才的滾動就已經讓他神魂發暈，此時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對着青蛇精說道：“大姐大，你來了？”

青蛇精瞪了一眼大蛤蟆，大蛤蟆趕緊閉上了嘴。

小蜘蛛聽到大蜘蛛可能有生命危險，也一時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青蛇精上看看了一下大蜘蛛的傷勢，覺得有些棘手，從百寶錦囊中取出一個小碗，施展法術，在碗中畫了一道止血符，將靈水灑到了大蜘蛛身上。

大蜘蛛身上的外傷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恢復了，小蜘蛛也知道這個符水，正是仙人洞府聽道時講到到止血符，竟然將傷勢給治好了，開心的說道：“多謝你，我哥好了吧？”

大蛤蟆也鬆了一口氣，暗道還好有大姐大，這個符雖然他也記住了，但還沒學會，心道，大姐大就是大姐大，一聽就會了，治好了蜘蛛精，我也就沒那麼愧疚了。

兩隻小蛤蟆自顧的在一旁拍着手，呱呱的叫着。

青蛇精眉頭緊鎖，搖了搖頭，說道：“它傷勢嚴重，我只是將它身上的外傷給治療了，但被撞出的內傷還沒恢復。”

小蜘蛛神色一緊，焦急的問道：“那怎麼辦？”

大蛤蟆也是很擔心的問道：“那如何是好？”

青蛇精思索了一下，說道：“先生講道之時，也介紹過幾門療傷之法，但只說了一門止血符咒，至於鐵牛水，扁鵲法，小回春術這些法術，都只是提了一句，還沒有講到，想來是準備下一節課上說的，若是有了這些，大蜘蛛的傷勢肯定能恢復。”

大蛤蟆聽得一陣嘆息，小蜘蛛也是有些失落，說道：“那我們就等到下一節課，等學會了這個法術在治療我哥吧。”

青蛇精說道：“再等下去你哥就沒命了，我們現在就去求先生，請他出手。”

小蜘蛛有些擔憂的說道：“這樣不好吧，也不是講道的時間，我們這樣打擾先生···”

青蛇精看着可憐兮兮的小蜘蛛，說道：“都什麼時候了，若不請先生幫忙，你哥能不能扛過這十五天都難說。”

看着還在猶豫的小蜘蛛和大蛤蟆，青蛇精當即做出了決定，從錦囊中取出雲朵，說道：“時間不等人，走，我們現在就去，都上來。”

有了人帶頭，一幫大小的妖怪趕緊將大蜘蛛抬上了雲朵，青蛇精念動口訣，向著山神洞的方向飛去。

山神洞中，在小妖們散了之後，江漢珍就開始用神識探查整個山神洞，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整個山神洞的靈氣是從方圓千里抽取過來的，還被鎖在了山神洞中。

這樣做犹如殺雞取卵，靈氣不會自行生出，只要消耗完了，就真的沒了。

靈氣都是通過大地轉化而來，關鍵就在於地脈，若是地脈都不能正常運行，那靈氣就會用一分，少一分，直到消耗乾淨，成為一片枯寂。

而這方圓千里的地脈全部來自於藏魂山，但整個藏魂山的地脈都被山神給抽取到了山神洞中，成就了這一座靈池。

這樣做就等於耗盡了所有潛力，只要用盡，就只有等死的份了，好好的一處寶地，被山神給生生的破壞了，但山神已死，江漢珍也不會揪着山神不放，要想恢復這山川地脈，並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之力。

講道傳法的目的，一個是為了弘揚大道，另一個就是拉壯丁，這些個精怪一個個的都天賦不凡，做個修補地脈的幫手也剛好合適，只要將此事做成，不但有天地功德加身，還會有龐大的氣運，幾乎是雙贏的局面。

而且天庭雷府近些年事情太多，也根本沒有那麼多的人手，做起事來處處捉襟見肘，江漢珍作為雷府弟子，又的天尊傳授雷霆丹法，自認為不是閑人一個，也想為雷府出些力氣，大事做不了，能為雷府增強一些氣運也是好的。

而本身就有穿梭諸天之能，若是能增強雷府的氣運，為雷府尋找到源源不斷的兵員，當一個強力的後援，也不枉費雷府的這份恩德，天尊的這份恩情。

第一個怒晴湘西世界的效果還不錯，留下了雷府傳承，又得了整個一界的氣運，隨着時間的延後，他從飛碟玉佩中清晰的看到，有一道從虛空而來的氣運降臨到了雷霆都司上空，與整個雷霆都司的氣運融為一體。

而這道氣運的可貴之處，在於源源不斷，並非一次性的，讓他為之一震，對葫蘆娃世界也越發的期待，幹勁十足，想爭取這一方天地氣運，以增加整個雷霆都司的底蘊。

將整個山洞觀察過後，就放開神識，順着外界乾枯的地脈探查而去，忽然看到了有趣的一幕，一隻大蛤蟆竟然變成一個圓球，將一個蜘蛛精給撞了個半死，讓他差點笑出聲來。

而這兩個妖怪都是在這聽過道的，他也見過，看到蜘蛛精的情況有些不妙，全身上下沒一處完好，八條腿斷了五支，這都不是重要的。

最嚴重的是蜘蛛精的內臟都被撞成了一團糟，破損的嚴重，連生命都開始慢慢流逝，拖下去肯定就死了，就要去救一下，這蜘蛛精天賦也不一般，那吐絲天賦若是用好了，也能為自己恢復地脈增加一些助力。

這麼好的壯丁可不能讓他這麼就死了，就想上前營救一下，但最後青蛇精出現，不知道怎麼商量的，駕着雲朵，一幫妖怪帶着受傷的蜘蛛精，向著山神洞的方向飛來。

江漢珍也就停了下來，等他們來就行了，對着大紅鷹吩咐道：“待會幾個小妖送一個受傷的蜘蛛精來山神洞，你將它們引到這來。”

大紅鷹正站在江漢珍旁邊，聽到這話，不知道是什麼，但還是答應道：“是，先生。”

大紅鷹說完，就飛到洞口，等待着來人，心中也是好奇，說的傷員究竟是怎麼一會事，飛上山洞高空，四處張望着。

# 第六十五章 青蛇獻寶

大紅鷹正在高空盤旋搜尋，忽然看見遠處飛來一朵雲彩，它的鷹目極為厲害，隔着老遠就將雲朵上的情況看的一清二楚，上面站着幾個小妖，正是剛聽道離開的青蛇精和她的三個蛤蟆小弟，還有蜘蛛精兄妹，那隻半死不活的大蜘蛛想來就是受傷者了。

心中一動，暗道，‘這不正是先生所說送來的傷員嗎？先生還真厲害，隔着老遠就知道了。’

知道事情要緊，在空中一個展翅，就飛了過去，停在雲朵前面，青蛇精趕緊將雲朵也停住，剛才發生了撞車事件，讓他也有些后怕，深怕她也跟別人撞了，自己倒是不怕，但云朵上坐着大小好幾個妖怪呢，而且還有一個重傷病號，可不能學大蛤蟆直接撞上去。

看見是大紅鷹，也知道這隻大紅鷹是屬於先生坐下，地位不凡，青蛇精就對大紅鷹一禮，說道：“紅鷹師兄，先生可在洞府，我們有急事求見。”

大紅鷹拍打着翅膀，停在高空中，傲然的說道：“我來此正是為了這事，先生說山下有傷員送來，就讓我在此迎接，只要你們來了就引你們進去，跟我走吧。”

說完一個展翅在空中瀟洒的轉了個彎，就向山神洞的入口飛去，幾個小妖都聽得是心驚不已，紛紛暗想，‘先生莫不是有什麼掐指一算的本事，否則怎麼可能知道我們要來。’

心頭想法紛紛，青蛇精也不敢怠慢，駕着雲朵跟上了大紅鷹，進了山洞入口，就降下雲頭，免得失了禮數。

從百寶錦囊中取出一物，隨手一揮，就變成了一隻擔架，扔給了大蛤蟆，說道：“他不能動彈，用這個吧。”

大蛤蟆接過擔架，放在地上，指揮着兩隻小蛤蟆將大蜘蛛放在擔架上，它在中間扶着，讓兩隻小蛤蟆一前一后的抬着，一群小妖跟着大紅鷹進了這曲折的山洞之中。

因為有傷員，走的也很緩慢，足足走了一刻鐘，才到靈池旁邊的講道之地，大紅鷹上前，對着正在探查藏魂山地脈的江漢珍說道：“先生，他們帶着傷員過來了，還請先生定奪。”

江漢珍收回了神識，就見青蛇精，小蜘蛛，還有兩隻小蛤蟆抬着一副擔架，擔架旁邊一隻大蛤蟆正在扶着，但都是斜着眼睛看着他，江漢珍看的眼皮直跳。

不是因為三隻蛤蟆寫着眼睛看着他，蛤蟆的眼睛本來就長在頭頂兩邊，一邊能看見，另一邊就看不見，要看東西只能斜着，讓他眼皮直跳的正是抬着蜘蛛精的這個擔架，擔架有了這也正常，但上面畫個紅十字，就讓他有點看不懂了，難道那隻妖怪也是從地球來的？

但也沒怎麼糾結此事，用神識掃了一眼蜘蛛精的傷勢，暗自皺眉，因為傷的有些嚴重，治療起來有些棘手。

看着下面的幾隻小妖大氣都不敢出一下，搖了搖頭，說道：“你們將它抬上來，你們也不必拘謹，在這先休息一下，我先給他治療傷勢。”

青蛇精看着開在發愣的三隻蛤蟆，照着大蛤蟆腦袋上就是一巴掌，說道：“先生說了，趕緊將大蜘蛛抬上去。”

三隻蛤蟆趕緊將蜘蛛精抬上去，放到一座石床之上，收了擔架，將擔架給了青蛇精，青蛇精使了個法訣，就將擔架收進了百寶錦囊之中，江漢珍好奇之下就看了兩眼，恰好被青蛇精看到了，心頭開始思索，最後心一狠，好像做了個什麼決定。

江漢珍正看着蜘蛛精的傷勢，而一旁的小蜘蛛焦急的問道：“先生，我哥他能活不。”

旁邊的青蛇精拉住小蜘蛛，說道：“我們在一旁等待就行，能不能救活你哥，先生自有主張。”

說著就要拉着小蜘蛛要退回去，江漢珍說道：“無妨，傷勢只是有點麻煩，需要點時間而已，去盛一碗靈池中的靈水來。”

大紅鷹聞言，就要去盛一碗靈水來，但山神洞中又哪來的碗，山神吃東西都是生吃干嚼，它也用不上，根本沒個什麼碗。

靈機一動，趕緊叼起一塊石頭，用爪子抓住，準備用嘴叼出一個石碗來，當個盛放靈水的器具。

青蛇精一看，搖了搖頭，從百寶錦囊中拿出一個玉碗，說道：“我來吧。”

大紅鷹看了一下玉碗，又看了一下爪下的破石頭，有些尷尬的說道：“那就你來吧。”

青蛇精用玉碗在靈池中盛了一碗靈水，送到了江漢珍面前，江漢珍接過玉碗，詫異的看了一眼青蛇精，就開始製作靈水。

中指無名指彎曲，大拇指，食指小拇指伸直，卻是掐了一個三山訣，江玉碗放在訣上，右手劍指，默運神魂，雙目一睜，一道雷光注入劍指，默念雷霆枯榮咒，劍指同時在靈水中畫了一道雷霆枯榮密符，最後默運神魂，向碗中吹了一口雷氣。

玉碗中頓時雷光大做，盡顯一枯一榮，最後平復下來，水碗中散發著生機勃勃的氣息，就是隔着老遠都能聞到。

眾妖看的心神澎湃，恨不得自己也會，江漢珍掰開大蜘蛛的嘴，將靈水灌進大蜘蛛的嘴裏，大蜘蛛本身開始流失的生命停止了流失，而且身上還散發著一股生長氣息，生命力越發的旺盛。

就在江漢珍給大蜘蛛灌靈水的時候，聽到一聲咕咕的聲音，轉頭一看，原來是大蛤蟆盯着靈水，正在咽口水呢。

兩隻小蛤蟆羡慕的看着大蛤蟆，以為大蛤蟆在偷吃什麼東西呢，但小蜘蛛和青蛇精可是明白的，悄悄的往旁邊挪了挪，做出一副與大蛤蟆不認識的樣子。

江漢珍做完這一切，就將玉碗遞給了青蛇精，小蜘蛛心中也鬆了一口氣，問道：“先生，我哥好了沒。”

一眾小妖都睜大眼睛看着江漢珍，也好奇這治療結果。

就見江漢珍搖搖頭，說道：“現在他正在恢復，要完全恢復還要一段時間。”

一眾小妖也是鬆了一口氣，暗道，‘只要能活着就好，差點可就死了。’

江漢珍想了一下，默念藏兵訣，手一伸，一朵七彩蓮台出現在手上，往空中一拋，蓮台隨風而漲，變得大如車蓋，又用雷氣將大蜘蛛搬運上去，控制着蓮台飛到了池塘之中。

對着幾隻小妖說道：“就讓他在靈池中養着吧，七日之後就能恢復。”

然後對着幾隻小妖說道：“好了，都散了吧，待七日之後再過來。”

幾隻小妖相視一眼，知道這是讓他們七天後再來，小蜘蛛憂心忡忡的盯着蓮台之上熟睡的大蜘蛛，一臉不舍，而大蛤蟆卻盯着那一池子靈水看個不停，而青蛇精眼珠子轉着，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幾隻小妖就結伴而出，離開了洞府，下了懸崖，就在山下一處山洞中待着。

小蜘蛛心中憂慮，本想留下來照看他哥，但沒好意思開口，不想回家去，就準備在附近待着，等他哥恢復。

大蛤蟆不放心小蜘蛛，心中愧疚，這一切都是它造成的，就準備留下來照看小蜘蛛。

青蛇精心中有事，也沒說什麼，至於兩隻小蛤蟆，一直都是跟着大蛤蟆，以前大蛤蟆說啥就是啥，現在又多了一個青蛇精，也不用操心什麼，總會有人安排。

青蛇精忽然開口，對着大蛤蟆說道：“你先在前面等我，我出去一下。”

大蛤蟆也沒在意，點頭答應道：

“哦哦，好的大姐大。”

青蛇精出了山洞，取出雲朵，雲朵停在面前，青蛇精就跳了上去，駕着雲朵就向山神洞飛去。

正在四處巡視的大紅鷹看見剛走不久的青蛇精又回來了，心中納悶，就上前問道：“原來是青蛇師妹，你還有什麼事嗎？”

青蛇精對着大紅鷹一禮，說道：“紅鷹師兄，我找先生有一事相告，還望紅鷹師兄代為稟告。”

紅鷹一陣納悶，但還是答應了下來，飛回洞中，幾個呼吸之後，又出來了，對着青蛇精說道：“先生讓你進去。”

青蛇精感激的說道：“多謝紅鷹師兄。”

當即不敢停留，趕緊跟着大紅鷹進入洞中，一直走到了高台之下，大紅鷹向江漢珍稟報一聲，就出去繼續巡邏了。

青蛇精上前，行了大禮，對江漢這說道：“弟子青蛇拜見先生，弟子有寶物獻上，還望先生收下。”

說著就解下腰間的百寶錦囊，呈了上去。

江漢珍看着這青蛇精，不知道怎麼生出這種想法，哪有人將自己隨身寶物送人的，想來是有所求，伸手將寶物拿到了手上，，神識看了一下，就明白了其中的功用。

玩味的看着青蛇精說道：“你為何要將此物送於我，這寶物內含乾坤，變化無窮，可變化天下萬寶，是一個可證大道的寶物，也可當做護道之寶用，很是玄妙，對你的修行輔助也不小吧。”

青蛇精一陣猶豫，說道：“此物在弟子手中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還不如送給先生，以先生的本事肯定能將此物發揚光大的。”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此物與我無用，我已經有了自己的護道之寶，卻與你相符。”

說著就將百寶錦囊還給了青蛇精，青蛇精接過百寶錦囊，心中又是忐忑，又是鬆了一口氣，但江漢珍還是看出來了，寶物雖好，也要符合自身的道法，否則有害無益。

就如這百寶錦囊一般，其中變化多端，可變化出各種兵器，甚至還要多，只要能想到的就能拿出來，可他已經有了都天雷鞭這個兵器，也不可能舍本逐末的去凝練百寶錦囊去。

而且此物因果太大，本身就不是他所有，至於殺人奪寶的事情，那就看奪誰的了，至於這個青蛇精，雖然來歷神秘，但此時也只是個小妖而已，他還做不出殺了青蛇精，奪取百寶錦囊的事情來。

看着青蛇精一副忐忑不安的樣子，江漢珍說道：“此寶已經給你，以後安心凝練此物就行，也不要忘了大道修行，須知修為才是根本。”

青蛇精仔細的確認了一番，也發現江漢珍說道是事實，多看了她的法寶幾眼，並不是起了貪心，想將法寶據為己有，只是好奇而已，本來還有些害怕，怕江漢珍做出殺人奪寶的事情來，索性就將法寶送給他，但此時才確定，真的是誤會了。

一刻懸着的心放了下來，說道：“多謝先生囑咐，弟子一定會好生修鍊，將此法寶發揚光大。”

江漢珍揮退了青蛇精，搖了搖頭，心中神色堅定，這事情其實他早就看清楚了。

神魂凝練到了能夠結成金丹的境界，周圍的任何風吹草動動能察覺，青蛇精的神色變化，雖然她自認為做的隱秘，但在江漢珍眼裡，就變得清晰無比。

這就是高境界看低境界之人，相由心生，心中任何動靜，都能呈現出來，高境界之人神魂通透，五感敏銳，低境界之人只要心念一動，遇到境界高的人，就能被猜個八九不離十。

就如青蛇精，她的一舉一動都很難逃過江漢珍的眼睛，只要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前因後果。

江漢珍忽然想到，自己再那些神仙跟前，是不是也被看了個一清二楚。

但他內心敞亮，心性修為不弱，也不會做那些欺神瞞天之事，浩浩蕩盪，堂而皇之，敢於本心直面天地，而內心無愧。

# 第六十六章 群妖矛盾

送走了青蛇精之後，江漢珍繼續坐在山神洞內探查周圍的地脈，並拿出一塊石板，將所探測到的地脈分佈情況全部刻畫在上面，等待完善之後，就發動一群大小妖怪開始出工出力，做那修補地脈之事。

有了怒晴湘西世界的經驗，做起來也比較順手，三日之後，就畫出了個大概，剛要準備休息一下，大紅鷹來報，說大蛤蟆被山中的蠍子精和金蛇精給抓走了，青蛇精也受了傷。

江漢珍一陣納悶，不知道又哪來的蠍子精和金蛇精，仔細一回想，才想起有這麼一出，山神讓穿山甲挖通了葫蘆山，跑出來的三個妖精，青蛇精在他這聽過道。

而其餘兩個蠍子精和金蛇精卻不然影子，這會聽大紅鷹說完，才明白了事情始末。

原來蠍子精和金蛇精被放出來之後，就準備做山大王，但作為山大王怎能沒有手下，滿山的尋找，大小的妖怪都不見蹤影，最後只抓住一隻蜈蚣精，蜈蚣精剛開始還不服軟，但也經不起神魂的疼痛，折騰了幾次也就服軟了，做了蠍子精賬下的一個統領。

開始出門收羅小妖，將幾隻蝙蝠給堵在山洞中，全部抓了，神魂中下了禁制。

意氣風發的就想再收羅一些，就找到了一群蜜蜂精，蠍子精用黑風將一群蜜蜂精給刮的暈頭轉向，全部掉地上活捉了，連蜂王都給綁了去。

但就是在收羅蜜蜂精的時候，一隻蜜蜂精不知道被黑風刮道哪去了，也導致蠍子精的密謀泄露，逃出來的那隻蜜蜂精就找到了大蛤蟆，大蛤蟆嘴饞，經常偷蜂蜜吃，一來二去跟蜜蜂老大成了朋友。

大蛤蟆也為人仗義，立馬提着他的鋼叉，率領的兩隻小蛤蟆打了過去。

話說有了修鍊法門的大蛤蟆也是兇猛，用上了下山時候自創的蛤蟆壯氣功，身子鼓的犹如圓球一樣，提着一個鋼叉犹如風火輪般的殺入妖群。

頓時將蠍子精新收的妖群給殺的片甲不留，最後蜈蚣精上場，但也不是大蛤蟆的對手，最後蜈蚣精使出法相神通，但被大蛤蟆的蛤蟆壯氣功給撞散了，蜈蚣精倉皇而逃。

作為大王的蠍子精自然不甘落後，親自下場與大蛤蟆一斗，剛開始蠍子精仗着一條蠍尾，專門克制大蛤蟆的蛤蟆壯氣功，讓大蛤蟆吃盡苦頭。

於是大蛤蟆想出一招，肚子里吸滿了氣，壓縮凝練到了極致，一口噴出，將蠍子精給炸傷了，大蛤蟆得勢不饒人，衝過去就要用鋼叉戳死蠍子精，蠍子精眼看大勢已去，駕起一片妖風，帶着殘兵敗將就逃回了洞中。

大蛤蟆得了勝利，自然是自信慢慢，從俘虜口中也得知小妖們都被蠍子精下了神魂咒語，受盡折磨，才不得不屈服於蠍子精的，大蛤蟆頓時怒了，給神魂下咒可是天怒人怨的事，修行不就是為了一個自由，為了一個逍遙嗎？

這樣剝奪了一個人的自有，頭上再套上一副枷鎖，那還修個什麼，大蛤蟆頓時正義感爆發，率領了一幫大小妖怪就去為受苦的妖怪們討回公道，尋到了蠍子精的洞府之中。

最後蠍子精被揭破陰謀，自知丟了顏面，恨不得要將大蛤蟆殺死，但無奈打不過此時的大蛤蟆，但金蛇精在旁邊看着，為了面子只能與大蛤蟆鬥上一場。

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蠍子精又被大蛤蟆暴揍一頓，窮追猛打的想要活捉蠍子精，換取解開神魂咒語的方法，但這時金蛇精出手了，拿出了伴生之寶，如意，一道罡風刮過，大蛤蟆就被凍成了冰塊。

蠍子精頓時大發神威，開始大殺四方，跟着大蛤蟆來的一眾小妖被打的四處逃竄，被活捉的全部下了神魂咒語，至於逃跑的就派小妖去追。

兩隻小蛤蟆也算幸運，沒被捉住，狼狽的逃了出來，找到了青蛇精，青蛇精就帶着兩隻小蛤蟆去跟蠍子精要人。

但蠍子精受了氣，丟了面子，發誓要將大蛤蟆給剝皮，還要將大蛤蟆掛在洞口，震懾宵小之輩，自然不肯將大蛤蟆讓青蛇精帶走。

不知怎麼就起了衝突，蠍子精也不是此時青蛇精的對手，幾下就被青蛇精打翻在地，眼看就要活捉，這時候剛好被金蛇精看見，金蛇精以為青蛇精是跟她搶蠍子精的，頓時起了殺心，拿出如意將青蛇精凍了幾次，但都沒凍住，但行動卻遲緩了。

最後金蛇精找了個空檔，用玉如意敲了青蛇精的頭，青蛇精被定住，趁機用陰陽剛柔劍傷了青蛇精，金蛇精準備將青蛇精一舉滅殺，免除後患，但青蛇精使出逃命的血遁之術，逃了出去。

等大紅鷹說完，江漢珍也是一陣古怪，自己都將原本的故事給改變的面目全非，竟然還是漏了兩隻妖精，還是弄出了事端。

此時他在想，要不要出手降服這兩個妖怪，但仔細一想，又覺得不合適，這事情發展的本來就很有趣，也算是在以後忙碌之餘，有個故事可看，增加一些調節劑。

再說從頭到尾，都沒有弄出死傷事件，也就隨他們鬧去吧，畢竟這些小妖都是一等一的壯勞力，也跟他沒有什麼仇怨，有仇怨的山神已經灰飛煙滅了，這些個小妖活着的總比死了的好，看來下次要弄點什麼藏身之法，免得小妖們被這些矛盾給弄得魂飛魄散。

而且他對神魂咒語的事情有些好奇，記得西遊記中，孫悟空就被下了緊箍咒，被折磨的死去活來。

雷法最擅長解除詛咒，江漢珍就想試試，看看能不能用雷霆之道解決這中神魂咒語，或者掙脫這種咒語，還有想通過這些小妖，觀察一下氣運的變化，以增加自己的經驗。

江漢珍想了一下，也對這事做出了決定，對着大紅鷹說道：“取一碗靈水來。”

大紅鷹跑到山洞牆角，拿着一個精緻的石碗過了，在靈池中盛了一碗靈水，這精緻，只是大紅鷹自認為的，自從看了青蛇精的那個玉碗之後，就私下里做了幾隻。

江漢珍拿着大紅鷹送過了的這個石碗，上面被啄的坑坑窪窪，而且還是不規則的，和菱形有些相似，也沒在意，施展法術，對着靈水做出了一碗雷霆枯榮水，遞給了大紅鷹，說道。

“將這碗水送過去，治療受傷小妖們的傷勢，然後你去通知一下上次沒來聽道的幾個小妖，跟上次一樣，能通知的都通知到。”

大紅鷹一愣，眼中有些詫異，說道：“先生，最後只有蠍子精和金蛇精沒通知了，但那蠍子精和金蛇精可是個懷妖怪，心性邪惡，先生也讓他來聽這玄妙道法？”

江漢珍對大紅鷹搖了搖頭，說道：“非是要分個人心善惡才能聽得道法，道法自然，萬類霜天競自由，各行其道而已，只要不違背自然大道，不違背本心就成，至於其功德業力，自會根據其氣運功德，承受相應的承負，但也不能因為其做了錯事，而斷了他的道途。”

大紅鷹聽得雲里霧裡，什麼功德，什麼業力，還有什麼承負氣運，可是一句也沒聽懂，但還是將這些記到了心上，準備以後再慢慢參悟。

弱者總受讓人同情，大紅鷹也不例外，不知不覺的就站到了弱勢的一方，但不論怎麼樣，江漢珍所交代的事還是去做了，帶着諸多疑惑的離開了山神洞，去做這些事情了。

很快就將一碗雷霆枯榮水送到了青蛇精手上，青蛇精自是感謝，又問了先生的意見。

大紅鷹就將決定通知蠍子精和金蛇精講道的事情說了一遍，青蛇精目光閃爍，倒是沒說什麼。

但小蜘蛛心直口快，說道：“先生怎麼如此，蠍子精和金蛇精那麼壞，怎麼能讓他們來聽道呢？”

大紅鷹頓時有些不爽了，說道：“這是先生的決定，不能因為他製造出了一些事端，就斷了他們的道途，每一個生靈都有其生存的法則，只要不違背本心，不違背自然大道就行，若是你覺得心裏不舒服，可以不去。”

大紅鷹還將江漢珍說的那番話說給了幾個小妖聽。

小蜘蛛也沒聽懂，還是有些不情願，說道：“可他們那麼壞。”

大紅鷹的話小蜘蛛沒聽懂，但一旁的青蛇精有些明白，拉住小蜘蛛說道：“別說了，先生這麼做自有他的道理，我們不能因為先生讓蠍子精聽道，而在背後議論先生，還得感謝先生，給咱們送來了療傷靈水。”

小蜘蛛也就再沒說什麼，大紅鷹也不想多待，就告辭向著蠍子精洞府飛去。

此時的蠍子精洞府，蠍子精連翻吃了敗仗，還差點將命都丟下，自然奇怪為什麼隨便出來一個小妖都比他厲害，最後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有仙人講道，有了系統的修鍊，才變得如此厲害。

自然是心癢難耐，但也在奇怪，為什麼沒通知他和金蛇精，若是山中這些小妖們再聽上幾次仙人講道，肯定會將他們比下去，到時候一個個的修為大增，隨便出來一個他就不是對手，那時候就是金蛇精的如意也不一定管用。

焦急之下，就找金蛇精商量，要不要下次也跟着去聽道，不然這麼下去真被比了下去，隨便拉出一個小嘍啰就能將它收拾了，到那時候還怎麼有臉自稱蠍子大王。

蠍子精和金蛇精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一隻蝙蝠精來報，說外面有一隻大紅鷹有事情通知。

兩妖心中一陣激動，大紅鷹不正是仙人身邊的嗎，他可是打聽過了，這事情就是大紅鷹通知的，蠍子精本來還要讓小妖請大紅鷹進入山洞，但一想，覺得不合適，和金蛇精親自出了洞外，迎接大紅鷹。

大紅鷹見了兩妖出來，他本來對這兩個妖怪就沒什麼好感，就直接說道：“每月初一十五在山神洞講道，有緣者皆可來聽，好了，這事情我已經告訴你們了，告辭。”

說完就一個展翅，向著山神洞的方向飛去，對着兩個妖怪也沒多少好感，所以一句話都不想多說。

蠍子精一陣激動，終於通知到他們了，那就去聽仙人講道，修鍊了仙法之後，還能繼續做山大王。

但金蛇精一想，覺得有些不對，對蠍子精說道：“大王，你說上次為什麼別的妖怪都通知到了，就咱兩不知道，這其中會不會有什麼貓膩呢？”

蠍子精此時心情暢快，也沒在意，說道：“這不是通知到了嗎，到時候我們也就可以聽道了。”

金蛇精搖了搖頭，說道：“上次我那妹妹都去聽道了，就咱兩不知道這事，會不會是有人故意不讓咱們知道，怕咱兩修為超過他。”

蠍子精聞言，也是一陣思索，忽然睜大眼睛，有些憤怒的說道：“好個大紅鷹，聽說一本正經的，原來暗藏鬼祟，原來這一切都是他搞得鬼，若是以後被我逮住機會，定不饒它。”

金蛇精趕緊捂住蠍子精的嘴，說道：“小心點，隔牆有耳。”

蠍子精也是一陣后怕，左右看了一眼，生怕被人聽到去告訴大紅鷹，此時他可沒對付大紅鷹的自信，就是一隻蛤蟆精都能將它給打的屁股尿流，更何況仙人身邊的大紅鷹。

兩妖將此念頭壓在心底，心事重重的回到了洞府。

# 第六十七章 藏魂寄魄

自此之後，青蛇精的傷勢恢復了，蠍子精和金蛇精得到了大紅鷹帶來的消息，‘有緣者皆可聽道’的通知，也消停了不少，蠍子精的氣也消了不少。

以至於青蛇精帶着兩隻蛤蟆和幾隻小妖來討要俘虜的時候，蠍子精也沒怎麼為難，金蛇精也知道青蛇精不是來跟他搶蠍子精了，兩妖一合計，就將大蛤蟆給放了，至於其他的幾個大小妖怪，卻沒有放。

好不容易抓到這麼多妖怪，正當大王當的舒坦，怎麼可能放了呢，雖說手段不怎麼光彩，但也是勞動成果，沒有了這個手段，又如何能凸顯出他蠍子大王的威名。

青蛇精自認為是正義的一方，討要被俘虜的妖怪，與蠍子精和金蛇精大吵了一架，最後還是鬧的不歡而散。

青蛇精帶着被放出來的大蛤蟆離開之後，金蛇精氣的當場就掀了桌子，說道：“我那小妹也太氣人了，都已經給他面子了，想不到還這麼不識趣。”

蠍子精也是深以為然的點點頭，說道：“仗着自己聽過一次道，道法比我們高，竟然如此咄咄逼人，等我們也聽過仙人講道之後，修鍊了道法，看她還怎麼囂張。”

金蛇精看着蠍子精對青蛇精有了不滿，心頭頓時放鬆了，就怕蠍子精念着舊情，讓着青蛇精，現在卻對青蛇精有了怨氣，她也就不怎麼擔心青蛇精跟他搶夫君了。

既然如此，那就沒必要置青蛇精於死地了，就勸說道：“還是算了吧，以後她是死是活都與我們無關，只要不跑來礙着咱兩的好事就成。”

蠍子精思索片刻，也答應了下來，說道：“聽王后的，只要她不來干涉我們在此逍遙快活的做山中大王，就隨她去吧，若是壞了此等好事，那就別怪本大王不念舊情，心狠手辣了。”

金蛇精這才擔心盡去，愉快的說道：“都聽大王的。”

之後的幾日，蠍子精自然是開始整頓妖眾，訓練妖兵，安排防衛巡邏，並且封了三個統領，由他親自指揮。

蝙蝠精老大為防衛統領，帶領一幫小蝙蝠負責洞府防衛，蜜蜂精老大為斥候偵查統領，帶領着蜜蜂群負責巡邏周圍環境，而蜈蚣精名號最為響亮，為征伐大統領，地位高於蜜蜂統領和蝙蝠統領，但手下卻連一個小妖都沒有，光桿司令一個。

蠍子精此時才覺得意氣風發，有點大王的樣子了，看到光桿司令的蜈蚣精，自然是優越感爆棚，當初他也是從光桿司令過來的，看見蜈蚣精這個新的光桿司令，自然是呼來喝去，非打即罵，彷彿這樣才能找回他失去的自信，也讓他產生一種優越感。

但蜈蚣精心中本來就對蠍子精有怨氣，此時被這麼一折騰，這份怨恨藏得更深了，但表面上還是逆來順受，任勞任怨，彷彿絲毫不在意。

蜘蛛精的傷勢恢復，而且修為有所精進，青蛇精帶領着一干大小妖怪將大蜘蛛給接走了，幾個小妖都想在江漢珍面前告蠍子精的狀，但被大紅鷹告知江漢珍不在，只能黯然下山，發誓回去一定要好好修鍊，爭取解救被奴役的妖眾。

此時的江漢珍的確不在山神洞，而是跟着穿山甲去探查葫蘆山了，江漢珍本來是去看葫蘆藤的，經過一次講道，葫蘆藤竟然開始生長了，長出了一根藤條，江漢珍覺得神奇，就去看了一下，但發現躺在葫蘆藤旁邊的穿山甲醒了，但是很虛弱。

檢查了一下，穿山甲雖然醒了，但穿山甲虛弱的連眼皮都難以抬一下，不仔細看都以為他死了，從瞳孔的轉動來看，它還是有意識的，還活着，就趕緊給穿山甲灌了一碗靈水。

穿山甲喝了靈水，很快就起來了，這才告訴江漢珍，本來他被山神打擊的心都死了，但聽到江漢珍講道，又將心神給收了回來。

收回來之後，還是感覺很難受，就想躺一會，不想動彈，但哪知躺的太久了，又加上趕着挖穿葫蘆山，早就精疲力盡，哪想這一趟，就差點起不來。

若不是葫蘆藤長出來，引的江漢珍上前觀看，還真就被餓死了，成了從古至今第一個被自己餓死的妖怪，也算是永垂不朽了。

江漢珍聽完穿山甲的解釋，差點笑出聲來，穿山甲自是對江漢珍萬分感激，不但揭穿了山神的真面目，而且殺了山神，還聽了他的道法，就將山神的一些隱秘全部告訴了江漢珍。

江漢珍從靈池之中撈出一塊碧綠的玉石，而這玉石上面有山川河流，與藏魂山幾乎是一模一樣，經過一番探查，才知道這就是山神原來的身體。

而且其中記載了藏魂山的始末，萬年前一個紅色葫蘆從虛空中飛來，落入此地，散發著魂魄之力，開始改造周邊地脈，滋養紅葫蘆，而這塊石頭就是紅葫蘆煉製的山根，用來控制地脈，調理山川所用，一直孕育了將近萬年，只要萬年，紅葫蘆中的存在就會出來。

而這塊山根，在紅葫蘆身邊待久了，不知為何，竟然生出了靈性，成了這藏魂山的山神，紅葫蘆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裡，不知為何，心中起了貪婪，想要將紅葫蘆所孕育的生命奪舍，成就自己。

但周圍的地脈已經成了陣勢，他也難以進身，就用山神的本事開始改變藏魂山的地脈水道，經過一百多年的折騰，就將這藏魂山給弄得烏煙瘴氣，一片狼藉，就連方圓千里都是一片哀嚎，人畜不存。

破壞了孕育紅葫蘆的地脈后，山神就開始準備奪舍紅葫蘆，脫離了山神本體，進入紅葫蘆當中，剛一進入就被紅葫蘆中的火燒雲給嚇得逃了出來，心有餘悸的不敢再進去，但他沒想到的是，經過這麼一次奪舍，竟然回不到本體了，只能以神魂的方式存在於世間，讓他心中焦急萬分。

就想找個人奪舍，至於山中妖物，也都被他禍害的差不多了，能活下來的也不是他一個神魂能奪舍的，只能尋找人類奪舍。

可這藏魂山方圓千里都被他禍害成了一片絕地，也沒剩下幾個人，若是有時間，這山周圍還能搜出幾個人來，但神魂可等不了那麼久，時間久了沒有載體就會消散。

焦急萬分之時，忽然發現一個山中採藥的小童，幻化出一隻猛獸將小童嚇得跌落山崖，下面什麼情況山神早就一清二楚，也不會丟了性命，小童沒死，但是昏迷不醒，山神一看，頓時大喜，趁機奪舍了小童。

這一切都清晰的記錄在山根之中，此物犹如整個藏魂山的樞紐，整個藏魂山的風吹草動，都能在這上面查的到。

而後面就沒有了，山根被山神藏到了這座靈池之中，而且將其給封禁了，但後面的事情也很清楚。

小童生長了百年，竟然變成了山神原本的神魂之相，成了方頭老漢，為了這葫蘆山方頭老漢可是大費苦心，就收養了一隻穿山甲，準備挖穿葫蘆山。

江漢珍明白了事情的始末之後，也清楚這葫蘆山是一位仙道大能的重生之所，竟然一個小小的疏忽，被一個連他都看不上的山根給破壞了。

最後還被挖了出來，三魂化成三個妖精，七魄藏在一顆葫蘆籽中，成了還沒長出來的葫蘆娃。

江漢珍就讓穿山甲帶着他去了一趟葫蘆山，此時的葫蘆山已經裂開，但江漢珍發現，葫蘆種竟然有如人體三魂七魄位置的圖案，裂開之後，卻清晰可見。

此時才明白葫蘆世界中的內幕，哪裡是什麼葫蘆娃救爺爺的故事，分明就是山神謀划奪舍仙道大能身體的故事。

結局還真讓他成功了，第一部將葫蘆娃凝聚成一座七彩神山，壓住了蠍子精和金蛇精，山神趁機奪舍了軀體，才發現身體七魄俱全，但三魂缺了一魂，才展開降服青蛇精的故事，就有了第二部。

將青蛇精引了過來，經過一番因果糾葛，最後也給收拾了，最後葫蘆娃凝聚成一個大葫蘆娃，成就了山神。

江漢珍看到這藏魂之法，忽然想起一個法術來，名為藏魂寄魄術，在怒晴世界之時，將幾個弟子收入雷門，因為不會這個護身之法，才給幾個弟子一人凝練了一道雷符，當做護身之用。

之後將此事記在了心裏，還專門研究過此法門。

藏魂寄魄術是眾多門派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法門，主要目的就是藏掉自己的魂魄，讓攻擊者找不到自己，從而起到一個護身的作用，藏了魂魄，也可以避免被邪術咒語加害，就是本體被殺，也能靠着藏魂寄魄之術將自己復活。

此法不知是何時出現的，已經不可考證，但發展至今，藏魂寄魄的方法是五花八門，讓人想都想不到。

有藏在雞蛋中的，有藏在鐵牛中的，活着遁入九霄雲外的，怎麼隱蔽怎麼來。

而這葫蘆山就是仙道大能準備復活自己的地方，也難怪，這山叫做藏魂山了。

# 第六十八章 蜈蚣好友

江漢珍明白事情的始末，一時間也讓他難以做出決定，也不知道這葫蘆山的藏的究竟是誰的魂魄，自己要不要破壞了他的重生。

但一想，又搖了搖頭，覺得沒這個必要，畢竟也是修行了不知多少年的大能，已經身死，而且自己還想抽取他七魄中的先天五行，如何處理此事，一時也沒了主意，準備隨緣而行，若是他氣運非凡，不介意推他一把，若是沒那個重生的可能了，也就隨他去了，該什麼樣還是什麼樣，也不準備多加干涉。

就要離開的時候，穿山甲說道：“先生，我剛將這葫蘆山挖穿之時，飛出去了三隻妖怪，並伴隨着三件寶物一起飛了出去，山神暗中出手，取了一個七色蓮台，看了片刻，就給我安排了一件事情，因為事情忙，我還沒來的及去辦，現在說於先生，說不定對您有幫助。”

江漢珍心頭一動，說道：“什麼事？”

穿山甲有些生氣的說道：“這山神竟然讓我告訴傳一個消息。”

江漢珍來了興趣，問道：“什麼消息？”

穿山甲將山神的話說了出來。

“就是葫蘆籽如果出生，就專門克制金蛇精，蠍子精，和青蛇精，而且葫蘆籽長出的靈物還能煉製七星寶丹，還有這山中有個寒譚，裏面有南極仙翁留下的煉丹爐，可以用來煉丹。”

江漢珍目光閃爍，竟然如此，看來這山神真的想奪舍了，都還是謀划煉製仙道大能的三魂七魄了，本來不在意，忽然想到這是仙道大能的三魂七魄，而七魄本身就能藏魂，所以也能克制三魂，而七個葫蘆娃的確能煉製到一塊去，若是加入三個妖精之後，就更加完美了。

而寒譚之中也的確有個煉丹爐，但這丹爐是不是南極仙翁留下的就不得而知了。

江漢珍心頭一動，剛出現隨緣的念頭，穿山甲就提出了此事，心中暗想，‘難道這仙道大能真的是氣運隆厚？’

心念電轉，也就順水推舟的對穿山甲說道：“山神說的這些都是真的，他並沒有說錯。”

穿山甲大驚失色的說道：“什麼？”

江漢珍笑着對穿山甲說道：“山神的嘴裏沒說過一句實話，唯一的實話就是這些了，也真是一件稀奇事。”

穿山甲也不住的感嘆道：“真是稀奇，竟然有如此有意思的故事。”

江漢珍目光閃爍的看着興高采烈的穿山甲，暗道，‘能幫的也只有這些了，至於能不能重生，就看你自己了。’

確定了心中猜想，江漢珍也有了一個想法，下次講道就將藏魂術摻雜進去，當做一門護身之法來講，只要這些小妖們學了，肯定會將自己的魂魄保護起來。

若是有三魂七魄，就能施展此法，若是沒有三魂七魄，藏魂寄魄之術也無從施展，自然就會出現種種疑問。

江漢珍回到洞府，一邊打磨自己的神魂，一邊在探查着整個藏魂山的地脈，以確定初步方案，等待機會合適的時候，就將此事宣布出去，吸引一眾小妖們開始修補地脈，將整個藏魂山改造成洞天福地一般的修行聖地。

若是此事成了，地脈就會擴散方圓千里，此地也會變成一片能夠生存的沃土，再有雷霆大道的傳承出去，把握天地樞機，用來扶正天心，那氣運就會滾滾而來，也算是一件大功德之事。

但也沒忘了葫蘆藤的生長，其中的五行之氣是他修鍊的所需之物，若是要凝聚出神通，就少不了五行靈物。

葫蘆娃剛好有這五行天賦，等到生長出來，就能採摘凝鍊五行了。

葫蘆藤在第一次講道之時，長出一條藤條來，但之後就沒了動靜，江漢珍看了半天，也沒看出什麼原因來，只能作罷，等待下次講道之時，看看能不能再次生長。

隨着時間的推移，藏魂山中出現了空前的寧靜，就是蠍子精也躲在洞府，做他的山大王，也沒出來搞事情。

而其餘的一眾妖怪，見識了蠍子精和金蛇精的手段，也深感自身的不足，憋着一股勁，全部躲在洞中修鍊，也沒有什麼妖怪出來瞎逛。

唯一閑着就是蜈蚣精了，他被蠍子精壞了道途，沒趕上仙人講道，自然是心有怨氣，趁着蠍子精這幾日沒工夫理會他，就獨自跑了出來，去尋他的好友，穿山甲。

穿山甲喜歡四處挖洞，而蜈蚣精也經常在地縫中鑽來鑽去，兩人經常遇到一起，一來二去，兩隻喜歡在地底下生活的妖精也成了朋友，妖類大多都是獨來獨往，除了族群之外，很少與其他種類有什麼交集，若不是這次江漢珍決定講道，還有蠍子精想要做什麼山大王，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事情發生，就是見了面，也會遠遠的躲開。

所以蜈蚣精和穿山甲成了這藏魂山妖眾之中為數不多的朋友，兩妖自有一套聯絡方式，蜈蚣精很快的就找到正在地底下凝練雙爪的穿山甲。

穿山甲看見是蜈蚣精來了，心中一喜，很是親切的說道：“蜈蚣兄弟，你怎麼來了，上次先生在洞中講道，你為何沒來，我發現你在蠍子精的洞府中待着，就在這凝練我的爪子，等凝練好之後，聚準備挖洞去蠍子精洞府找你呢，沒想到你來了。”

蜈蚣精看着穿山甲那一雙散發著寒光的爪子，心中很是憋屈，就對穿山甲說道：“真是一言難盡啊，我也沒想到聽道途中，被蠍子精和金蛇精虜了去，還被那蠍子精神魂中下了咒，被他所控制，錯過了聽道的時機，趁着蠍子精沒工夫理會我，才偷跑出來，找你說一下心中的委屈。”

蜈蚣精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讓穿山甲看着有些不忍，說道：“你被蠍子精控制的事情，我也聽大紅鷹說過，你也不必在意，我聽了先生講道，雖然記得不是很多，但我可以將我記住的講給你聽。”

蜈蚣精先是一喜，接着又變得有氣無力，對穿山甲說道：“我都已經被蠍子精控制了，以後再如何修鍊，還得受蠍子精的控制，已經失去了自由，即使學了玄妙的道法，又有什麼作用。”

穿山甲感應了一下自己的神魂，自從修鍊了十字天經凝聚了神魂之後，原本神魂上被山神下的法咒，已經被磨練的差不多了，只要再過些時日，就能將神魂的法咒全部化去。

心頭喜悅，自信滿滿的說道：“蜈蚣兄弟不用擔心，先生所講的道法之中，有凝聚神魂，而且善於化解詛咒的修鍊法門，只要你按照此法修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會掙脫蠍子精的法咒，重得自由。”

蜈蚣精頓時眼睛一亮，開口而道：“真的？真有此法門？”

然而，心中還是有一些不相信，仔細的看着穿山甲的神色，不像是作假，但還是有些難以置信，神魂在修行之中最為核心，不容絲毫差錯，就是以前盲修瞎練的時候也是小心翼翼的，更何況被下了神魂法咒，從此連修鍊都不敢，深怕在入定之中，被來上這麼一下，輕則走火入魔，重則殞命。

所以被下了神魂法咒的妖怪，一般都不敢修鍊，數年之後，修為不但不會增長，而且還會倒退。

穿山甲看着蜈蚣精還是有些不相信，就說道：“其實我以前也被方頭山神下了法咒的，就是修鍊了先生所傳的凝練神魂的法門，才掙脫出去的，現在神魂中的法咒只剩下一點點了，只要再修鍊幾日，就能完全抹去，就連大紅鷹以前也被山神下過法咒的，現在不都好了？”

蜈蚣精一聽穿山甲也被下了法咒，頓時怒了，說道：“這山神是何許人也，竟然如此殘忍，待你將法咒完全化解之後，我就去找他算賬。”

穿山甲說道：“這個倒是不用，方頭山神就是在山中生活的那個方頭老漢，現在已經被先生給打死了。“

蜈蚣精一拍手，神色憤怒的說道：“死的好，這種人就該死，還有那個蠍子精，待我凝聚了神魂，將神魂中的法禁化解之後，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

說起蠍子精，穿山甲互讓想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說道：“說起這蠍子精，他身上還有個挺有意思的故事。”

提到蠍子精，蜈蚣精心中一動，問道：“什麼故事？”

穿山甲笑着說道：“那個方頭山神說蠍子精，金蛇精和青蛇精都是出自一個地方，還又先生洞府中那可葫蘆藤，會長出七個娃娃來，專門克制那三個妖怪，還能用寒潭中的煉丹爐將他們煉到一起，你說好笑不好笑。”

蜈蚣精聽得有些荒謬，但穿山甲接下來的話讓他上了心，將此事暗暗記在了心裏。

就見穿山甲說道：“這些話先生也聽了，還說是真的，三個妖精和七個娃娃是一位仙道大能的三魂七魄，本來要復活，但被方頭山神給破壞了。”

穿山甲說著也是一陣大笑，他自己覺得此事非常有趣，但蜈蚣精可不一樣，將這些事給記在了心裏，目光閃爍着不知道想着什麼主意。

接着穿山甲就給蜈蚣精講了一些它的聽道所得，都是東一句西一句，混亂不堪，但也對蜈蚣精用處很大，最完善的還是那個能夠凝練神魂，化解詛咒的十字天經修行法門。

蜈蚣精神魂本就強大，只不過沒有修鍊過正統的修鍊法門，並沒有將此發揮出來，此時聽到了凝練神魂的方法，就將此一字不落的記下，此時也不敢修鍊。

等到穿山甲講完，就急不可耐的告辭離去，回到蠍子精洞府，找機會修鍊，化解神魂中的法咒。

穿山甲知到了蜈蚣精的情況，暫時也沒什麼危險，也就沒繼續凝練雙爪，順着地洞爬行而去，沒多久，就回了山神洞。

# 第六十九章 講道爭吵

山神洞內潛心修鍊的江漢珍一直在打磨神魂，為結成金丹增加底蘊，他此時的修為已經難以寸進，已經到了一個極限，唯一能做的就是打磨神魂，讓神魂變得更加圓融，更加靈動。

但效果顯而易見，施展法術容易了很多，就是一些晦澀難懂的法術，都能慢慢的開始參悟，與剛來葫蘆娃世界的境界是一樣的，都是神魂巔峰，就是所謂的鬼仙，元氣周流經脈，已經到了可以隨時結丹的地步，但就是為了以後的底蘊，修為停了下來，不能吸收天地靈氣，那剩下的就只有打磨神魂了。

修鍊之道，最根本的還是神魂，此時的先天靈物還沒生長出來，但江漢珍也不着急，他最不缺的就是時間，也等的起。

還有其他的事要做，比如恢復這藏魂山的地脈，還有傳出雷霆大道，這些增加氣運成就功德之事才是此時最要緊的。

經過數日的努力，不但畫出了整個藏魂山的地脈圖，而且還制定出第一個改造方案，就等着下一次講道之時宣布，若是那些小妖們對自身氣運增長和功德之事感興趣的話，自會幫他完成，但若是沒這個意思，江漢珍也不會強求。

時間一晃，又到了第二次講道的時間，這次蠍子精可是很重視，一大早的就帶着金蛇精和手下的一眾妖怪來山神洞等候，而青蛇精也帶着一幫小妖們趕了過來，兩方勢力一見面，自然是怒目相視，但在山神洞外，還能克制一二，倒也沒發生什麼衝突。

但悲催的是，蜈蚣精卻被蠍子精安排了一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看守洞府，蜈蚣精神魂凝練，已經修鍊有成，並且開始磨練起了神魂中的法咒，但時日尚短，也只是化解了一點，還是要被控制，就將心中的恨意壓了下來，默默的答應看守洞府，目光連連閃爍，卻在思索他的計劃。

就在一眾妖怪等的急不可耐的時候，大紅鷹走了出來，對一眾小妖說道：“先生馬上開始講道，還請各位入內。”

此聲犹如天籟，蠍子精第一個就衝進洞府，而金蛇精緊隨其後，而後就亂鬨哄的進了山洞，看來妖怪們早就對這次講道很期待了。

等到一眾小妖全部就坐，江漢珍這才顯出身形，說道：“現在開始講道。”

小妖們趕緊端坐身子，開始豎起耳朵，江漢珍也不多說，開始了第二次講道。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

洞內道音玄妙，靈氣成花，散落各處，聞之身輕體泰，若有所得，自是百花擁護，似是獎賞。

之後又講到了凝練神魂的方法，但還是以凝練神魂的入門經典，十字天經為核心，不是他不知道別的，因為只有十字天經這個普傳之法是他最熟悉的，通過如此多年的修鍊，也是感悟頗深，而且經過多次的補充完善，越發的不凡，最成了一門修道入門的上乘法門。

“凝練神魂，首要為信，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

“其次為斷緣，斷緣者，斷有為俗事之緣也，棄事，則行不勞，無為，則心不安。”

“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從而真觀神魂，得入大定，此為真身，散一身為萬法，混萬法為一身，是為入道。”

江漢珍講到凝練神魂之道的時候，還是上次的那些，但這次卻比上次的妖完善許多，但修行的方式，都是出自普傳之法，也沒有絲毫藏私，若是有人能憑藉此法入了大道，那就是雷道弟子，若是入不了道，那隻能說是心性不符合，可能機緣不在自己這裏。

一眾小妖都努力的記着所講的內容，尤其是幾個有毅力的妖怪，蠍子精和兩個蛇精自不必說，本來就天資聰慧，神魂強大，隨便就能記住，但一些神魂弱小的雖然記不住，但毅力不凡。

如大蜘蛛，就將講道的內容全部織在自己的網中，又如蜜蜂精，竟然用尾后針將內容刻在了自己翅膀上。

而穿山甲更狠，用自己的爪子將講道的內容刻在了自己的鱗片上，以便於以後查看。

江漢珍對這些妖怪也暗暗產生一陣佩服，也低估了修行妖物對大道的渴望。

最後才講了一些雜篇法術，但都不成體系，等講完這些，江漢珍停了一下，說道：“我觀眾位修行不易，也沒有絕佳的護身之法，這有一套藏魂寄魄之術，就傳予爾等，至於能不能修鍊成，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眾妖心中一陣激動，齊聲說道：“多謝先生。”

但江漢珍卻發現了一個怪事，當說道藏魂寄魄之術的時候，蠍子精三妖和葫蘆藤，齊齊的動了一下。

暗道，‘果然是出自一體，竟然如此就能心生感應，我倒要看看這幾個妖怪有沒有三魂七魄，若是有，那就算你沒這個命，這幾個妖怪會替你活下去，若是沒有，那這幾個妖怪只能修鍊到鬼仙程度，道途也算盡了，就是你命不該絕。’

接着就將人體三魂七魄的原理，以及藏魂訣，收魂訣等要訣關竅全部說了出來，至於修鍊出來將自己的魂魄藏在什麼地方，就由他們自己做決定了。

等江漢珍說完，停了一會，等待小妖們消化的差不多了，說道：“還有什麼疑問，可以提出來，我可以為諸位解答。”

蠍子精首先開口說道：“神魂之上可有境界？”

一眾小妖看的出奇，蠍子精自然是一陣自傲，江漢珍說道：“有，從剛開始找到心念，然後培育心念，是為神魂，神魂可感應天地靈氣，用神魂吸收天地靈氣並將之煉化，當大極限之事，可安爐置鼎，倒轉乾坤，凝聚金丹，此時才算真正的入了大道之門。”

一群大小的妖怪聽的一陣心馳神往，遙想一日自己也修鍊成金丹，成就無上仙道。

最後又又幾個小妖問了幾個問題，江漢珍都一一作答。

之後是一陣沉默，忽然，小蜘蛛站出來，對着江漢珍說道：“先生，蠍子精一干妖怪在山中欺壓同門，又用邪咒控制妖眾，還請先生為山中妖怪做主。”

江漢珍聽的眉頭直皺，只是一眾小妖的矛盾衝突，他作為藏魂山的講道之人，對任何妖怪都得一視同仁，不可能站在一邊去幫助另一邊。

而且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讓山中妖怪打的你死我活，增加矛盾，而是恢復山川地脈，修行至今，心境早就到了不為所動的境界，怎麼可能被這種道德綁架所束縛了。

小蜘蛛的行為讓他有些不喜，聽到這話，蠍子精頓時慌了，趕緊對江漢珍說道：“先生明鑒，弟子這麼做也是為我藏魂山着想，我看見山中秩序混亂，才建立洞府，收攏妖眾，治理群山，雖然手段是急了點，但也是出自好心啊。”

小蜘蛛這下急了，站起來說道：“先生不可聽他胡說···”

還沒說完就被大蜘蛛拉了回去，蠍子精自然是一陣得意，其餘的一眾小妖都不是笨蛋，目光連連閃爍，但都沒有站出來說什麼，自顧的閉目養神，做出一副修鍊之狀。

金蛇精看見此情況，心中對着小蜘蛛一陣暗狠，忽然靈機一動，想到一個絕佳的主意。

站出來說道：“先生，這山中妖怪無數，都得了先生的傳道之恩，但本領大了就喜歡多生事端，我與蠍子精願意代為管理這山中妖怪，為先生分憂。”

江漢珍聽到金蛇精所說，暗道，此妖也是靈活，若是真能協助，肯定能幫上大忙。

青蛇精也急了，說道：“先生慈悲，我等深感先生之恩德，但我們修鍊就圖個逍遙快活，如何受得了拘束，還請先生為我等劃分領地，自建洞府。”

金蛇精蹬了一眼青蛇精，暗道，這事在挖自己的牆角，決定找機會再收拾她一動。

兩邊各持己見，江漢珍饒有興趣的看着，此時小蜘蛛的那種直接逼宮的言論早就被湮滅，而這兩個蛇妖卻看出了江漢珍不喜歡管事，用上了這種方法，只要能爭取得江漢珍的認可，就是大勢，為此吵鬧的不可開交。

江漢珍最後吭了一聲，眾妖紛紛安靜了下來，江漢珍這才說道：“當下我有一件大功德之事，本來是準備邀請你們參与的，但沒有什麼強制性的安排，全憑自願。”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但此時你們既然爭吵起來，還要分個高下，那我也就將此事拿出來了。”

說著一塊發光的石板飄到空中，上面圖案清晰，山川林立，地脈清晰，眾妖心中一動，就認出了這是藏魂嶺的山脈，心中驚詫萬分，這樣的藏魂嶺可堪稱洞天福地也不為過。

江漢珍看着眾妖都一陣神往，心道，‘事情成了’。

就指着石板說道：“恢復山脈可修復天地法則，恢復山中靈氣，若是藏魂嶺山脈恢復成如此模樣，輻射周圍千里，就能活人千百萬，生靈不計數，是一件大功德之事，若是想要在這方圓千里稱尊，非大氣運大功德不可。”

然後看了兩方妖怪，說道：“能不能佔據大氣運，就看你們的努力了，無論是誰，得到氣運越多，好處也就越多，我會將此石板掛在山崖之下，你等可自行選取地方恢復地脈，誰能得到大氣運，大功德就看你們自己了，我也沒法插手。”

看着一眾心中思索的大小妖怪，江漢珍也不理會，自顧的消失離去，查看詳細的地脈，準備制定第二個方案，至於第一個方案，他可是一點也不擔心，他也不會低估那些小妖，放着這麼大的功德之事不做。

稱王稱霸的他不反對，但如果自身不修功德，氣運微薄，還要從中倒弄是非的妖怪，那也就隨他去了，對於這些妖怪，江漢珍也不會理會的，會任其自生自滅。

# 第七十一章 靈脈恢復

藏魂山恢復地脈之事還在一如既往的進行着，並沒有因為小妖中出現的一些矛盾而停止，對於小妖之間的矛盾，江漢珍還是保持不聞不問的態度，任其發展。

幾個機靈點的小妖或許是發現了江漢珍的態度，只要做好修補地脈之事，還能為自己增添功德的這個雙贏之事就行了，至於其他的根本就不會去管，修補地脈之事也更加积極，但同時，在山中行事也變得毫無顧忌，大打出手時有發生，至於有沒有傷亡，江漢珍保持不予理會。

增長氣運的方法和護身之法都交給了他們，只要做成一件，就能保住自己的命，氣運之道救更不用說，生命的顯化就在於氣運，若是氣運猶在，怎麼都不可能死了，若是遇到氣運滔天之人，就是大羅金仙也得顧忌三分，更何況一眾小妖，就是想死都難。

江漢珍自忖對這些小妖已經仁至義盡，該做的，能做的都做了，這樣還不能在山中生活下去，就只能怪他們自己不爭氣了。

果然，在第三次講道的時候，少了幾個小妖，不知道去了哪裡，還是有事耽擱了，就比如上次讓江漢珍收拾蠍子精的那個小蜘蛛，這次就沒有出現，大蜘蛛雖然來了，但全身是傷，時不時的怒視着蠍子精。

怒視蠍子精的妖怪多了，但蠍子精還是穩如泰山的坐在那，身邊有金蛇精，還有一群小妖拱衛，自然是不懼任何眼神。

青蛇精卻低調了許多，身邊還是跟着三隻蛤蟆，也不與其他妖怪說話，自顧的坐在那安心等待。

此地卻多了一個聽道的妖怪，以前也是響噹噹的一個大妖，蜈蚣精，跟穿山甲，大紅鷹坐在一邊，也不說話，靜靜的打坐修鍊。

而蠍子精看見大紅鷹這次沒有坐在原來的位置，而是跟他一樣坐在了下邊，眼睛頓時亮了，目光不停的閃爍，記得以前大紅鷹都有他的特殊位置的，離江漢珍最近，但這次卻沒有坐在原位，而是坐在了下面。

心頭思索，大紅鷹也摻和進來了，加入了穿山甲和蜈蚣精，那就是說，只要被拉進這個矛盾漩渦之中，先生就不會管了，而是放任自流，蠍子精越想越覺得如此，一時激動，就開始不懷好意的盯着大紅鷹三個妖怪看個不停。

蜈蚣精自然是一聲冷哼，表示回應，雙手暗自捏着手中的板斧，一副就要曝氣殺人的樣子。

江漢珍將這些妖怪這段時間的變化看的差不多了，這才顯露身形，說道：“現在開始講道。”

接着就釋放出自己的場域，開始從雷霆道經中的總綱開始講起，接着就是十字天經，但比上次更加詳細，更加完善，而且還講了幾門配套的法術，一眾小妖聽的是如痴如醉，形態各異，有大哭大鬧者，有大笑不停者，有眉頭緊鎖者，又又喜笑顏開者。

但他發現一個規律，凡是做了修補地脈此等功德之事的小妖，聽懂的最多，感悟的也是最深刻，至於身上功德稀薄之妖，自然聽得是痛苦不堪，難受至極，可以用煎熬來形容。

有幾個甚至聽不下去了，怒罵一聲荒謬，轉身離開洞府，有些似乎是疑惑不解，神情兩可，至於氣運加身的小妖，自然聽的是喜笑顏開，默默奉行。

有道是：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根性本就相差不大，氣運本來也是無所差別，但就在一次功德之事上，拉開了差距，氣運如何，一眼而明。

修行達到，需要的氣運不少，按照原本估計，這些個小妖能夠聽他三次講道已經是極限了，只有補足氣運才能繼續聽取修鍊之道，若是一味的消耗，而不知補充，只有等着氣運消耗盡，災禍降臨。

最後江漢珍又給這些小妖講了一下氣運之道的原理，和一點煉器之法，就隱去身形，消失在眾妖面前。

眾妖自是答謝一聲，紛紛離去，最後離開時，蠍子精看了一下除他手下的一眾小妖以外的其他小妖，竟然走的就剩下了七個，分別是青蛇精和三隻蛤蟆，還有蜈蚣精一夥，頓時眉開眼笑，帶着一群小妖大笑離去。

青蛇精剛開始還在奇怪那些個小妖為什麼中途離開，想着回去問一下，但後來聽道江漢珍講的氣運法則，也就將心壓了下來，知道人各有志，氣運不一。

也不得不感嘆大道無情，自有規律，非人力所能決定，也非隨意就能改變，也消失了那份怨天尤人之心。

江漢珍在一眾小妖離開之後，也不得不感嘆三妖的跟腳身後，竟然是一講就通，一學就會，若不是此三妖只是一位仙道大能的一部分，都想收入雷門呢。

葫蘆藤在聽了第三次講道之後，又是一陣爆發似的生長，竟然基礎七個葫蘆，而且七色俱全，更神奇的是葫蘆還有生命，竟然是一個活物，江漢珍也為之驚嘆不已，深感道法的深不可測。

但該做的還是要做的，用盤雷之法洗鍊七個葫蘆，以便於沾染雷霆屬性，方便自己以後抽取先天五行。

山外隨着幾個帶頭小妖的上心，整個藏魂山的地脈也恢復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一些沒恢復的，全在混吃等死的小妖地盤上，但這些妖怪自然是不願意將功德讓於他人，但它們自己也懶得做，青蛇精和穿山甲自然是不會與他們相爭，一直都是談判。

但蠍子精可不一樣，他早就對這些妖怪看不順眼了，好不容易找到個機會，怎麼可能放過，當場就帶人殺上門去。

也是這些妖怪氣運不足，還有阻擋了地脈成就的大勢，導致自身業力纏身，靈台不明，雖然一個個的手段還是不俗，但比起蠍子精帶着群妖圍攻還是不夠看，一夜之間就被各個擊破，無一倖存。

蠍子精也是連夜開工，修補地脈，等到天亮之後，其餘的幾個妖怪才發現整個藏魂山的靈氣都已經復蘇了，而且山中下起了細雨，早就乾枯的藏魂山竟然出現了嫩恭弘=叶 恭弘。

蠍子精做完修補地脈之事，感覺修為提升的速度都加快了，神魂越發的靈動，也知是做了大功德之事，氣運增長的緣故。

蠍子精做完這一切之後，江漢珍心中一動，覺得自己跟這方天地的聯繫更加緊密，更加親切了，好似可以隨意控制一般，頓時大喜，源源不斷的氣運降落在他身上，神魂越發的圓融自然，神魂沉入靈台，發現飛碟光芒閃爍，心中明了，只要自己心念一動，就能離開此界，返回西遊世界。

可五行靈物還沒長成，心中也在猶豫，就將此念頭壓了下來，等到將好不容易遇到的五行靈物弄到手，讓藏魂山的傳承走入正軌，再離開這裏，此時還不是時候。

隨着藏魂山地脈的完成，七個葫蘆娃也應用而生，不是隔幾天一個，而是幾個呼吸之間，就排着隊掉了下來。

一個個粉雕玉琢的娃娃出生之後，就對着江漢珍行了大禮，口稱先生，江漢珍看的是臉都黑了，本來不想理會，這樣沒什麼關係，也容易辦事，但一個個的叫自己先生，以弟子之禮對他，就讓他一時難以下手了。

雷道修行，修心為主，修為次之，法術再次，心性如此，本來就生的護短，內部團結，對自己人下手的事情也做不出來，江漢珍本來就從心性德性上得到仙緣的，讓他對自己的弟子下手，還真有點為難他了。

雖然從沒有承認這些事雷府的弟子，但哪想普傳之法的高明，只要修鍊了，就被打上了雷府的標籤。

一怒之下，將七個葫蘆娃趕出了山神洞，讓他們自行去藏魂山開闢洞府，只有每月初一十五講道之時才能回山神洞，其餘時間不準在此停留。

最後也是一嘆，‘莫不是我功德不夠，沒修鍊神通的福報？才與這五行靈物失之交臂的？”

“罷了罷了，我就以此結成金丹，底蘊早已深厚無比，有沒有神通並不是主要問題，有穿梭諸天的能力，也不會被那些個氣運之子比了下去。”

也許是他氣運深厚，福運綿長，就在江漢珍放棄凝練神通，準備結丹之時，長出葫蘆娃的葫蘆藤忽然出現一道光亮，雖然是一閃而逝，但還是被看了個清楚。

江漢珍趕緊將葫蘆藤拿過來仔細觀看，頓時大喜，個個葫蘆娃身上的先天五行，還有那個隱身和空間的的先天之氣竟然在葫蘆藤上有所殘留。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竟然還有次造化，這些先天之氣雖然弱了點，但以後慢慢培育，花費一些時日，也不是不能成長。”

當即不敢耽擱，后開始吸收起葫蘆藤上的幾樣靈氣，都是份數先天的本源之氣，他可不敢浪費，乘着沒消散之前，就將此些先天之氣收入體內。

金氣歸於肺，土行歸於脾，水行歸於腎，火行歸於心，目行歸於肝，與膽府中雷氣感應道交，竟然開始了自行循環，而剩下的那兩個，一個隱身，一個空間，卻沒來的及吸收，自行消散於虛空。

隱身之道，江漢珍沒看出是什麼法則，但那個空間的法則，他可是感應了個清楚，竟然與自己穿梭世界之時那種力量極為相似，而起本身就有那種氣息，只不過察覺不到，遇到那種空間的先天靈氣，才感應了個清晰。

暗道一聲可惜，沒了也就沒了，也就是無緣，但得了先天五行之氣，雖然有些弱小，只有那麼一絲，但就是這麼一絲，就像一顆種子，只要給他時間，遲早能培育成參天大樹。

看着還沒完全枯死的葫蘆藤，有給重新種在了靈池邊上，想着葫蘆嘛，自然是一個藤上一大串，萬一還能長出幾個呢，或許就賺了。

# 第七十二章 山中矛盾

江漢珍得到了先天五行，自然是開始凝練五行雷法，雷霆之氣發於膽府，通行五臟，五行俱全，就開始周流往複，循環不息。

實則是五氣朝元，一塵不染，能清能靜，是曰無漏，肝為東魄之木，肺為西魄之精，心為南神之火，腎是北精之水，脾至中宮之土。

是以眼不視而魂歸於肝，耳不聞精在於腎，舌不味而神在於心，鼻不香而魄在於肺，四肢不動而意在於脾。

故曰攢簇五雷，感而通隧，循環往複，成就五行雷法之妙道。

在培育內部五行之氣后，江漢珍才感覺神通天賦的強大與不凡，與沒有神通基本上是兩個境界，全身更加合一，神魂更加凝練，用起雷法也是隨心所欲，就如本身的一部分，根本不需要用心咒去施展。

也明白在西遊世界的時候，灰蛟以神魂鬼仙境界打的蟹頭將軍一個金丹境界的妖怪毫無還手之力了，原來都是因為神通，若是此時遇到那一群蝦兵蟹將，有此五雷天賦存在，即使是弱了點，也有把握將一干蝦兵蟹將橫掃。

同時也慶幸天不絕我，為了堅守本心的底線，放棄了抽取葫蘆娃神通之事，就在凝結金丹之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發現了葫蘆藤上的殘留，竟然是自己所尋找的先天五行。

讓他為之大喜過望，也深感氣運之玄妙，一次艱難的選擇讓心境有所提升，凝結金丹之路也沒有了任何障礙，舍與得之間的微妙確實玄妙難懂。

自此之後，江漢珍也不出山神洞，就坐在靈池旁邊培育先天五行，凝練五行雷法。

東方木雷在肝宮，北方水雷在腎功，西方金雷在肺宮，北方水雷在腎宮，中央土雷在脾宮，五行不漏，寂然不動為道之體，感而通隧為道之用，神魂感悟五行雷法的玄妙運轉，增強自己的底蘊。

藏魂山中卻發生了許多事情，做完功德之事所剩下的小妖都是修為大進，都到了鬼仙層次的高端境界，有些小妖還是一如既往的潛心修鍊，有些卻不怎麼安分，比如蠍子精和蜈蚣精。

七個葫蘆娃下山之後，就被蛇精用魔幻寶鏡給看了個清楚，也知道葫蘆娃能克制他們，就開始跟蠍子精商量，分化葫蘆娃，不讓其團結在一起。

大蜈蚣精早就知道葫蘆娃之事，而且還與蠍子大王有死仇，自然是動了歪心思，通過山中小妖，傳出一個留言，說七個葫蘆娃能夠煉成七星丹，而且吃了還能長生不老，修成金丹大道，與先生一個境界。

至於江漢珍的修為，沒有人知道，也看不出來，所以都認為是修成金丹的人仙，肯定比他們高一個境界。

留言傳出之後，本就有心稱霸藏魂山的蠍子精動了歪主意，想着自己若是能煉出七星丹，吃了之後再加上一群幫手，是不是連先生都得畏懼他三分，越想越覺得只是個好主意。

兩妖一合計，就開始了捕捉葫蘆娃的事情，但葫蘆娃個個天賦不凡，而且還聽了三次大道，早就可以自行修鍊，七個在一起，兩妖根本不是對手，就開始各個擊破。

大娃自然是被拖入沼澤之中綁了起來，二娃第一個就發現了大娃被抓，本身千里眼順風耳的神通，自然是無物不觀，徹聽天地，自持修鍊了道法，一頭扎進蠍子精洞府，被早就準備好對策的蠍子精和金蛇精引入迷幻陣中，不但傷了雙眼，而且扎聾了耳朵。

葫蘆娃失去二娃就犹如沒了眼睛和耳朵，成了瞎子和聾子，長時間不見大娃和二娃，剩下的五個葫蘆娃一商量，就開始分頭尋找。

但這一散開就給了蠍子精和金蛇精的機會，三娃一身金剛不壞，但這也難不倒蠍子精和金蛇精，蠍子精跟三娃斗在了一起，金蛇精卻暗中偷襲，用自身的陰陽剛柔劍將三娃綁了個結實。

陰陽剛柔劍本就陰陽俱全，可剛可柔，用以柔克剛的原理，三娃自然是吃了虧。

剩下的四個葫蘆娃自然是心急如焚，但也無處尋找，為了安全就開始兩個一起行動，分成兩組，水娃火娃水火濟及，自然在一起，六娃氣娃神通互補，一起行動，在藏魂山滿山的瞎找。

蠍子精和金蛇精不知道從哪聽到山中寒潭之中又一口煉丹爐，就想打撈上來為煉製葫蘆娃做準備，蠍子精和金蛇精半信半疑的去寒潭打撈，竟然真打撈上來一口煉丹爐。

此時躲在暗處的蜈蚣精笑了一下，心頭一轉，又來了主意，先是找到了水火二娃，說他們三個哥哥可能在蠍子精洞府，說不定這會正在抽筋扒皮呢。

水火二娃心中焦急，也沒多想，心急火燎的就一頭扎進了蠍子精洞府，然後就沒出來。

蜈蚣還沒停息，在山中又找到了六娃和七娃，說他們的兄長被青蛇精，給抓走了，在青蛇精那裡當苦力挖地洞呢，兩個葫蘆娃道謝一聲，就去青蛇精洞要人。

中途自然是跟三隻蛤蟆起了衝突，但六娃和七娃卻打不過大蛤蟆，只能使出神通，但大蛤蟆神魂境界此時已經不低，六娃的隱身神通雖然好事，但大蛤蟆也五感靈敏，每次都能防禦住，最後還是七娃用上了他的寶葫蘆，收了大蛤蟆。

青蛇精聽到倉皇而來的額小蛤蟆報告的時候，也是怒了，取出一把寶劍，就殺了出去，指着兩隻葫蘆娃說道：“念在你們出自山神洞，我也不想與你們見識，趕緊放了大蛤蟆，離開此地，我就當沒發生過。”

兩個葫蘆娃聽心中一怒，最不想聽的就是看着先生的面子，也知青蛇精修為不低，也不說話，直接動手。

六娃隱去身形，而七娃用上了寶葫蘆，對準了青蛇精，青蛇精暗道不好，竟然能夠收她，從百寶錦囊中扔出一個稻草人，然後身體一轉，消失不見。

七娃以為將青蛇精收進了葫蘆，就想進洞尋找，但腦後一疼，就暈了過去，這還是青蛇精念及舊情，用劍柄敲他，若是用上劍刃，就能將七娃一劍削首。

青蛇精打暈葫蘆七娃，忽然感覺背後一道涼風，下意識揮劍一掃，竟然聽到了兵器碰撞的聲音，心中明了，這就是能隱身的神通。

心念電轉，來了主意，從百寶錦囊中取出一隻小袋子，拋灑向空中，袋子中飛出無邊的粉塵，將方圓十丈都給覆蓋。

粉塵過後，青蛇精就看見一個發光的人行物體在她身邊偷偷摸摸的行走，像是做賊一樣，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身形一閃，就消失在原地，本來還想找機會偷襲的六娃忽然發現青蛇精不見了，就開始四處尋找，但忽然感覺後腦一痛，就失去了知覺。

青蛇精從百寶錦囊中扔出一根繩子，讓兩隻小蛤蟆將兩個葫蘆娃綁起來，然後各自頭上貼了一道鎮神符，取下了七娃的葫蘆，放出了大蛤蟆。

最後交代大蛤蟆看守好兩隻葫蘆娃，就獨自一人離去，準備將這事告訴先生，讓先生髮落。

但有人可不想江漢珍知道這些事，他們私底下鬧歸鬧，但要驚動了先生，就有些不好看了，想的嘴明白，看的最清楚的就要數這個蜈蚣精了。

他不相信先生對這事毫無察覺，但就是沒站出來說什麼，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也暗自揣測江漢珍的心思，可能是不想摻和這些事情，那就不要讓這些事情傳到山神洞去。

青蛇精的動向，他早就開始關注了，早在水火二娃去了蠍子精洞府，就將六娃和七娃在青蛇精洞府的事情傳了出去，想必蠍子精此時肯定在青蛇精洞府候着吧。

就堵在了去山神洞的必經之路，就等着青蛇精上前。

果然不一會，青蛇精就駕着一個雲朵飛了過來，看見前面的蜈蚣精，就停在空中，說道：“原來是蜈蚣師弟，不知蜈蚣師兄在這有什麼事。”

蠍子精上前說道：“我特意在此等候青蛇師姐。”

青蛇精一陣疑惑，說道：“什麼事？”

蠍子精面色急切的說道：“我聽到了確切的消息，蠍子精正在打師姐洞府的主意，想必此時已經去了洞府，所以特意來此相告，還望師姐趕緊回去洞府看看。”

青蛇精一陣焦急，就到了聲謝，轉身向著洞府飛去，蜈蚣精感覺差不多了，等到三個妖精和葫蘆娃聚齊了，自己就做那背後的漁翁之人，將一干妖怪全部煉入丹爐，煉出真正的長生丹藥來。

蜈蚣精自然也是跟了上去，等青蛇精回到洞府，就見到大蛤蟆不見了，隨着不見的還有兩個葫蘆娃，兩隻小蛤蟆也受了傷，一問之下，才知道是蠍子精做的，自然是怒上心頭，就提着寶劍，趕去了蠍子精洞府。

可到了洞府，正好蠍子精和青蛇精已經將葫蘆娃扔進了煉丹爐，知道葫蘆娃是出自山神洞之內的，心中大驚，也感覺蠍子精和金蛇精膽子可真大，就要去去山神洞將這事告訴江漢珍。

兩妖自然是不容許，這事先生沒有說什麼是沒有人去告訴他，若是明面上知道，怎麼可能不管，兩個妖也是聰明，早就看清了江漢珍的態度，才敢這麼做。

青蛇精要將先生也拉下水，他們自然是不同意，就準備將青蛇精先捉住，等到七星丹煉成，就是說出去也沒什麼了。

青蛇精也是兇猛，竟然用百寶錦囊的神奇變化，跟蠍子精金蛇精和一眾小妖聯手，打了個不分上下，但最後還是寡不敵眾，被如意給敲暈了，但蠍子精和金蛇精也受了傷，也算是傷亡慘重。

不過還好，蠍子精還是很歡喜，開始安心的煉製七星丹，只要將七星丹煉成，吃了之後，就不用顧忌任何人了。

他想法是好，但是沒有發現一直在暗中躲藏做那幕後推手的蜈蚣精。

# 第七十三章 煉製寶丹

看到青蛇精和蠍子精一干妖怪打的兩敗俱傷，蜈蚣精自然是大喜過望，對着洞中噴出一口最近凝練的蜈蚣毒，蜈蚣毒呈現漆黑之色，瞬間在蠍子精的洞府蔓延開來。

經過凝練之後的毒素就是強大，不到片刻，就將洞內的大小妖怪全部毒倒在地，蜈蚣這才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

自從聽到穿山甲說道七星丹的時候，他就上了心，將這些全部打聽了出來，蜈蚣精就下定了決心，要將七星丹煉出，不但可以殺了蠍子精和金蛇精為自己報仇，還也可以學着山神，將這三個妖物和葫蘆娃混合成丹，服用之後，也做個金丹修士。

抓起三隻妖怪，就扔進了煉丹爐中，但后懷中藏着的如意和百寶錦囊也化作一道流光跟着飛進丹爐。

蜈蚣精追趕不及，只能作罷，心中暗道，“只要能煉出七星神丹就行，區區寶物算不得什麼。”

就在丹爐旁邊安心等待，丹爐內自生丹火，可以將藥物自行煉化，倒也不用他控制火焰。

正在山神洞凝練五行雷法的江漢珍忽然睜開眼睛，感覺到座下的七色蓮台忽然要飛出去一般，但被他給鎮住了，怎麼也飛不出去，而生長在靈池旁邊的葫蘆藤卻從石頭縫中出來，放出一陣七色光芒向著洞外飛去。

江漢珍心中一動，神魂在藏魂山中一掃，就見到蠍子精洞府中架着一口巨大的煉丹爐，而沒有發現七個葫蘆娃和三個妖精的蹤跡，剛好葫蘆藤也非飛到了煉丹爐旁，丹爐蓋子自動打開，葫蘆藤也隨着飛了進去。

江漢珍看的目瞪口呆，說道：“這樣都能復活，果然不愧是仙道大能，手段就是不凡，既然你機緣已到，我也不會擋了你的路。”

說著就將座下的蓮台取出，消除了祭煉蓮台的痕迹，將蓮台扔了出去。

果然，蓮台上泛着七色光芒，飛向了蠍子精洞府，煉丹爐早就打開一道縫隙在迎接七彩蓮台的到來，隨着蓮台進入煉丹爐，煉丹爐自動閉合，內部丹火蒸騰，開始混合藥物，凝聚七星寶丹。

一旁的蜈蚣精越看越不對勁，丹爐內發出一陣令他心悸的氣息，讓他感覺心驚膽戰，這煉出的寶物不像是什麼七星神丹，倒像是煉出了妖魔一般。

蠍子精頓時感覺有些不對勁了，就趕緊給穿山甲傳信，讓他過來一趟，說蠍子精洞府出事了。

穿山甲自然不敢怠慢，讓大紅鷹帶着他，幾個呼吸就飛到了蠍子精洞府，但隨之而來的那種壓力，壓得大紅鷹趴在了地上，背上的穿山甲也被摔了個七葷八素。

看見煉丹爐內的情景也是嚇了一跳，丹爐內恐怖的氣息讓他們看的是心驚膽戰，一問蜈蚣才知道，蜈蚣精竟然設計把七個葫蘆娃和三個妖精全部扔進了丹爐中，準備煉製七星寶丹。

頓時長嘆一聲：“蜈蚣師弟你真是糊塗啊，這煉出來的根本就不是什麼七星寶丹，而是一位仙道大能。”

蜈蚣精有些不相信的問道：“那山神不也準備煉製這七星寶丹嗎？我為何煉出的是仙道大能？”

穿山甲說道：“山神傳出的那句話，雖然是真的，但他自有秘法，我也不知，可你煉出的這東西，威壓越來越強，肯定不是什麼寶丹。”

蜈蚣精看着丹爐內的東西，這才一會功夫，在洞內待着感覺呼吸都有些困難了，也知道自己闖了禍。

但將金蛇精和蠍子精給煉了，心中也暢快了許多，說道：“此事是我弄出的，但我也算報了仇，但這丹爐內的存在卻不能不管，以我們的能力根本沒辦法，我看我們還是先撤出洞內，請先生定奪。”

穿山甲和大紅鷹詫異的看着還在興奮中的蜈蚣精，不知道這事為何高興，但還是答應了蜈蚣精的提議。

蜈蚣看着倒了一地的小妖說道：“這些小妖都是無辜的，也算咱們師兄弟，將他們他也帶出去吧。”

說著就用他的蜈蚣足，一隻蜈蚣足提着一隻小妖，還空出許多，不虧為百足之蟲，拖着一堆暈倒的小妖，搖搖晃晃的就出了洞口。

穿山甲看着蜈蚣精豪氣衝天的樣子，也感覺到很欣慰，沒出事之前，蜈蚣精就是豪爽，經常提着兩把大板斧在山中晃蕩，自從被蠍子精控制之後，就變得極為陰沉，但此時報了大仇，祛除了心魔，那個豪爽的蜈蚣精又回來了。

穿山甲抹了一把眼淚，對大紅鷹說道：“走，我們也出去。”

大紅鷹看着蜈蚣精前後的變化，感覺有些奇怪，自從跟蜈蚣精穿山甲三妖一組修補地脈的時候，就覺得蜈蚣精太陰沉了，讓他有些不喜歡，但此時的蜈蚣精明顯感覺好了許多，心頭納悶，莫不是煉丹能改變心境？是不是以後有時間自己也試試。

江漢珍看着蠍子精洞府上空的奇像，久久不語。

只見從天邊升起無數的火燒雲，向著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匯聚的地方正是蠍子精洞府上空，最後凝聚成一朵碩大的紅色雲朵，停留在上空。

隨着時間的推移，紅色雲朵越發的凝練，而且威勢越來越大，晴空萬里，烈陽高照，泛着紅色的光芒，給整各藏魂山都染成了一片紅色，山中的靈氣從四面八方匯聚而去，凝練在火燒雲中。

江漢珍心頭一動，覺得這仙道大能也不像什麼凶物，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仙道祖師，也在猜想着出來的究竟是誰。

看着靈氣匯聚而去，心中一動，就解開了靈池中的禁制，注入地脈之中，天空中的火燒雲好似有了感應，就開始大肆吸收着匯聚而來的靈氣。

靈池中的靈氣是山神抽取了方圓千里的全部靈氣，形成了這麼一座靈池，積累很是深厚，就是江漢珍自己估計，這一池的靈氣，足夠他修鍊到天仙的程度，在加上修補地脈之後產生的新的靈氣，省着點估計都能修鍊到神仙境界去。

可這火燒雲好像永遠填不滿一般，林池中的靈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減少着，不到一時三刻，竟然消失了個一干二凈。

火燒雲好似也吸足了靈氣，停止了吸收，雲朵散開天邊，開始下起了靈雨，方圓千里的地域遇到天降靈雨，正是久旱逢甘霖，不到片刻竟然鋪上了一層綠意。

火燒雲又凝聚在了一起，大地被太陽一照，蒸汽沈騰，由匯聚到火燒雲上。

“人間之水天上來。”

江漢珍忽然想到這一句，看着自然雲雨的變化，犹如在演繹着一副循環大道，心又有所感，就盤坐在山頂開始感悟這一切道韻。

而山下的一眾妖怪，也剛好趕了過來，就看見江漢珍打坐的這一幕，心頭一動，就感覺此時的天道無比清晰，也紛紛開始打坐修行。

這樣一連三次的降下靈雨，方才停止，方圓千里的大地已經變成了一副草長鶯飛，萬物復蘇的氣象。

江漢珍睜開眼睛，忽然發現蠍子洞上空的火燒雲消失了，也沒在意，極目望向遠方，外界已經有人發現了這一幕，進入方圓千里的絕地開始探查。

而江漢珍看到了一個熟人，正是他剛來葫蘆娃世界的時候，遇到的那個商隊掌柜，此時商隊掌柜周身隱約散發著雷光，神魂凝實，看來這段時間也在好好修行。

他並不是一個人，不但拖家帶口的，而且周圍還是有百十人，還是一副商隊打扮。

江漢珍好奇之下，腎中水雷之氣運轉，注入耳中，聽了起來。

只聽商隊掌柜的說道：“我當時就在這遇到神仙傳法的，你們所修鍊的天經就是神仙所傳，此時方圓千里都成為了一片福地，想來是神仙已經降服了山中邪魔，才會如此轉變，以後我們就在藏魂山附近安家，通過行商，將神仙所傳的普傳之法宣揚出去，做那普度眾生之事。”

周圍的一干夥計都露出一絲火熱的目光，目光中帶有堅定，對修鍊此普傳之法，也是越來越上心，齊聲答道：“我們聽大掌柜的。”

商隊掌柜點了點頭，目光堅定的看着遠方，說道：“出發。”

江漢珍看到此處，就收回了目光，心頭思索，從洞中攝取一塊玉石，神魂運轉，將最完整的普傳之法錄入其中，又錄入了許多修行之道，法術雜篇。

打了一通法訣，雷氣運轉，幻化出一隻雷鶴，將玉圭放入雷鶴口中，施展仙鶴傳書之術，雷鶴在空中一個展翅就飛了出去，眨眼就消失在天邊。

江漢珍本來想要學馬元帥那樣，直接來個虛空傳道，但無奈有馬元帥的那個心思，卻沒馬元帥的本事，只能用這種牽引傳信之術，仙鶴傳書，將傳承送到商隊掌柜手中，也算是將道法弘揚了出去。

做完這一切，江漢珍看向天空，知道自己在此界的時日也不多了，要回西遊世界了，忽然察覺到旁邊有動靜，下意識的回頭望去。

只見一個年輕的道人，穿着一身素色道袍，腳踩一朵七色蓮台，腰間掛着一隻紅色葫蘆，手拿一塊玉如意，頭頂插着一根發簪，看似平凡無奇，但周身道韻旋繞。

只見這道人對着他一禮，說道：“弟子紅雲拜見先生。”

江漢珍一聽，心中大震，神情一陣恍惚，紅雲大神可是開天之時就存在的第一批生靈，傳聞都已經死了，沒想到藏在了這裏。

隨着自稱紅雲的道人一拜，江漢珍心中一緊，感覺一陣天旋地轉，頭暈目眩的一頭栽下山崖。

# 第七十四章 紅雲祖師

自稱紅雲道人趕緊上前接住江漢珍，然後有些無奈的搖了搖頭，做出一副無辜樣子。

等江漢珍醒來之後，發現神魂穩定沒有什麼后遺症，並沒有被拜的神魂飄散之感，也就放心下來。

在一旁打坐的紅雲見江漢珍醒來了，也同時睜開眼睛，面目無辜的說道：“先生你醒了，剛才是我的疏忽，沒想到你承受不住，紅雲在這裏給您道歉了。”

江漢珍聞言，下意識的就翻起身來站到一邊，看着紅雲那種樣子，這哪是道歉，這分明就是幸災樂禍的樣子。

但這位可是上古大神，江漢珍也不敢多加造次，即使頂着個仙道前輩的份上也不能失了禮數。

對着紅雲一禮，說道：“雷門弟子江漢珍拜見紅雲大神。”

紅雲大神搖了搖頭，看着江漢珍的樣子，說道：“你對我有救命之恩，又是我恢復之前的授業先生，我怎麼當的起你這一拜。”

紅雲依舊是戲謔的看着江漢珍，看樣子這是個活潑的人，江漢珍尷尬的笑了兩聲，說道：“這是個誤會，若是我知道是您在這，我肯定不會班門弄斧的講授什麼道法了。”

“無趣。”

紅雲大神看着江漢珍認真的樣子，搖了搖頭，說道：“好了，不跟你開玩笑了。”

接着紅雲大神繼續說道：“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還真不一定能回來，這一聲先生，你當得起。”

江漢珍心頭思索，記得最後的大葫蘆娃出來的時候可不是紅雲此時的這種形象，而是一個放大版的方頭葫蘆娃，想來山神最後是奪舍成功了，紅雲大神最終也沒能回來。

但其中的原理還沒參悟透徹，就問道：“這是為何，以您的修為，不應當被此一個神魂修為的鬼仙難住吧。”

“呵呵。”

紅雲大神自嘲的笑了一下，手一伸，乾枯的靈池中的那塊山根飛到了他的手上，這就是山神的本體。

接着就聽紅雲說道：“都是我一時心軟，看着快山根有了一點靈性，就產生了憐憫之心，沒有抹除其內蘊的靈性，將它煉製成法寶，而是放在了這山神洞中，任其自然生長，沒想到這一點慈悲之心，竟然為以後埋下了禍根···”

江漢珍心中吐槽不已，被自己煉製出來用來調理山脈地氣的法寶弄成這樣，也算是萬古第一人了，若是按照原來的發展，肯定是被奪舍成功了，紅雲在傳說中就是一個老好人，而且是那種沒原則老好人，最後竟然成了如此結局。

等紅雲將這些事情的始末說完，江漢珍算是明白了。

在洪荒之時，紅雲就擅長魂魄之道，創出了一套藏魂之法，自從得到鴻蒙紫氣之時，就預感自己要大難臨頭，就找好友鎮元子大仙兩人研究藏魂之術，最後經過完善補充，竟然真開創了藏魂術這套護身之法。

也是因為紅雲大神的首創，洪荒天地中才出現藏魂寄魄這種法術的，這法術的源頭，就是地仙之祖鎮元子傳出去的，至今流傳甚廣，而且被一代代的推陳創新，早就完善無比，但最根本核心還是紅雲大神創出的。

當初感覺自己將要大禍臨頭，被東皇圍攻，自知在劫難逃，就用隨身靈寶九九散魂葫蘆的那顆葫蘆籽，施展了藏魂術，囂雜在洪荒天地，悄悄的落到了這方小天地中，慢慢的吸收靈氣恢複本源。

直到萬年前，才將葫蘆山凝聚出來，才有了復活的基礎，開始改造地脈，設置陣法，滋養葫蘆山。

但這一切都被手中這個煉成山根的山神給看了個一清二楚，也對紅雲所布置的陣法了如指掌，自身又是山根出生，破壞起來也是很容易，基本可以說是得心應手。

將本來要復活的葫蘆山地脈給破壞了，紅雲大神因此元氣大傷，被山神弱化許多次，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山神施為，而自身卻沒有任何辦法，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山神施為。

知道江漢珍出現，破壞了山神的好事，並用補足地脈之法彌補了紅雲三魂七魄的根基，機緣已至，紅雲才會應用而復活。

江漢珍聽完也是一陣唏噓不已，對着紅雲一禮，說道：“仙道後輩弟子拜見紅雲祖師。”

紅雲輕笑一聲，坦然接受，說道：“這一聲祖師貧道也當的，創出了藏魂寄魄之法，並能在天地間發揚光大，也算半個祖師。”

江漢珍連連點頭，說道：“那是，那是。”

接着又開口問了一句，說道：“那紅雲祖師以後有什麼打算。”

紅雲神色中殺氣一閃，說道：“當然是先隱藏在此界，恢復勢力之後了卻一些因果了。”

江漢珍心中一動，對紅雲祖師的一些仇怨也是有所耳聞，其中與西方教脫不了干係，這都是上古時候的一些恩怨糾葛，不知道現在又提出來灰造成什麼動蕩。

紅雲祖師以前在洪荒的修為不低，是道祖之下一等一的先天生靈，修為只在洪荒聖人之下，這麼多年過去了，肅然么有修鍊，但對大道的感悟可不會太差，甚至還有傳說中的鴻蒙紫氣，不知道這是真是假。

但這些都不是江漢珍所關心的，此界雖然他佔據了最大的氣運，但紅雲祖師的氣運也不低，他還想着傳出雷霆之道，增加雷霆的都司的氣運呢，也不能白來一趟。

就對紅雲祖師說道：“弟子出生雷門，已經在此界傳出普傳之法，但我也不會在此界久留，不知紅雲祖師能否讓雷道在此界留下傳承。”

紅雲祖師聽完之後哈哈大笑，然後似笑非笑的看着江漢珍，說道：“這個你卻多慮了，嚴格來說，我也算是你的弟子，而且修鍊了你傳下的普傳修鍊之法，雖然我道基早成，但被你這麼一折騰，卻多了些雷霆屬性，若說自己不是雷門之人，也沒人相信。”

江漢珍尷尬的一笑，說道：“弟子哪敢做這些。”

紅雲祖師搖了搖后，說道：“你不敢，那我這一身雷霆屬性哪來的？”

說著指尖閃爍着一團雷光，江漢珍感應了一下，和自己的屬性的確一樣，心中尷尬不已，想到自己用盤雷訣煉製七個葫蘆娃的先天五行的事，一時間還是有些局促，不知道說什麼好。

紅雲祖師搖了搖頭，說道：“正是無趣，不為難了你了，你這留下的傳承，有我在這裏，只會發揚光大，不會斷了傳承的。”

說完從指間飛出兩道先天之氣，打入江漢珍體內，說道：“我管你神通不全，雖有五行，但還差了點，我這自身的神通也與你相合，一道是空間，另一個是虛幻，而且與你自身攜帶的空間屬性相合，就一併送於你吧。”

江漢珍心神感應之下，一道氣息進入自己身體，就進入臟腑之中，與之融合起來，將本來的五行雷法全部包裹，犹如一方天地，而那到虛幻的神通之氣，竟然將身體的五行雷法隱藏起來，消失不見。

若是外人來看，也不會察覺出他身上的不妥，根本看不出來自己身懷神通之氣。

但仔細觀看之下，忽然看見一道紫光閃過，內涵無數道韻，似乎是一本道經一般的存在，只要稍微一感應，就覺得天地大道全部在自己面前，完全展開，供自己觀看，心中一驚，想起一物來。

江漢這詫異的看了一眼紅雲祖師，居要詢問，只見紅雲祖師做了個噤聲的動作，就接着說道：“當我已經決定捨棄此物的時候，就明白了我以後的道路，證道混元也不是夢想，這中間一舍一得，無不暗合大道，此物也跟你屬性相似，也是我來此界才發現它的屬性，見到你之後，也就明白了此物的機緣，以後好生修鍊，不必考慮其他。”

江漢珍還想說些什麼，但紅雲大神指了指天，江漢珍也不敢再吭聲，只能對紅雲祖師道謝一聲，說道：“弟子感謝紅雲祖師，祖師大恩，弟子沒齒難忘，定會將祖師大道傳遍諸天。”

紅雲祖師笑着點點頭，拿出一塊玉圭，交給江漢珍，說道：“這是我以十字天經為基礎，由根據自己的大道完善的普傳之法，既然我也算是雷道之人，這就是當我的貢獻吧。”

江漢珍接過玉圭，看了一眼，經過紅雲祖師這一番完善，內容核心沒有變，但道理卻完善了許多，看着看着，就連江漢珍也感覺有些不明白，心中只道這是紅雲祖師下了大力氣了，估計將自己所有的見解都熔煉在了十字天經中。

完善十字天經，是他早就有的一個想法，猶豫修為低，見識短，只能慢慢的補充，或者提出一些技巧，但要從根本上完善，此時的修為卻有些不夠看了。

江漢珍心中感動，對着紅雲祖師一禮，說道：“多謝祖師，祖師此舉為渡人之先驅，功德無量，有此普傳之法傳出，祖師定能早證混元。”

紅雲呵呵一笑，說道：“此法創造者本就高明，若有此法，雷門肯定大興，不會因為沒有後援而出什麼狀況了。”

江漢珍聽到後援一此，覺得奇怪，就是在雷霆都司的時候，就感覺雷府有些不對勁，甚至可以說是有些空虛，就連三十六元帥也只留下了一個值班的，其餘的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此時紅雲祖師提到後援，江漢珍心中一動，覺得這中間肯定有什麼問題。

就向紅雲祖師問道：“請問紅雲祖師，雷部弟子和幾百萬兵將究竟去了哪裡？”

紅雲祖師詫異的看了一眼江漢很珍，心中一動，說道：“還不都在四處平定妖禍嗎？此時你修為還低，我想參与此事，起碼得有地仙的修為。”

說著不耐煩的毀了揮手，說道：“你趕緊離開吧，此界交給我就行，等我修為鞏固之後自會返回，希望那時候你有地仙的額修為。”

自顧的在山洞轉悠了起來，接着又補充了一句，說道：“你去鎮元子那裡一趟，他會給你兩個人生果。”

江漢珍聽的愈發的迷惑，雷府肯定有什麼事情，或者，整個天地都有事情，但絕對不是什麼妖魔作亂，而在天庭也算是待了幾日，出了知道一個孫悟空出世，也沒聽過什麼妖魔。

心中感覺此事不簡單，等回去再查證一番，或者直接問雷府之人，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若是能幫上忙，定不會袖手旁觀的躲起來。

至於人生果的事，倒也沒怎麼在意。

# 第七十五章 事了返回疑惑現

自從紅雲祖師出現之後，江漢珍也不再想着傳授什麼道法，繼續給山中小妖講道，地脈已經恢復，而紅雲祖師不知是什麼想法，竟然將自己的氣運也融入到了雷門之中，江漢珍明確的感應到雷門加入了一股龐大的氣運，但修為還是不足，也不能確定這股氣運究竟有多少。

但作為雷門的祖師爺和一干祖師，卻明確的感應到了一股龐大的氣運匯入雷門，整個西遊世界的大修行者都有所察覺，但也只是一閃而逝，並沒有放在心上，在混沌中忙碌事情的雷祖，忽然感覺到一股氣運加身，而且也是以為仙道大能。

掐指一算，就明了心頭，搖頭一笑，從懷中去出一顆雷印，當即就蓋在了氣運之上，遮掩了雷門氣運的天機，自家氣運如何，自己知道就行，從不顯露於外，這事雷祖的一貫作風，隱藏好之後，就繼續做自己的事情，好像這些從沒發生過一樣。

在接下來的幾天，江漢珍也不管雜事，講道的任務自然讓給了紅雲祖師，而他就在山神洞中打坐修行，凝練剛得到的那兩樣先天靈氣種子。

而這兩個先天靈物一個是空間，一個是虛幻，兩者配合之下，竟然與自己穿梭諸天萬界的本事有些相似，形成內部空間，鎖住一身五行雷法神通，也能將自己凝練出來的天賦全部隱藏，只要不用出來，沒人能看的出來。

至於其他的天賦，或者以後能開發出什麼神通，就不得而知了，數月之後，方圓千里已經初具興旺徵兆，源源不斷的氣運匯聚而來，進入飛碟玉佩之中，在通過飛碟玉佩輸送向西遊世界的雷霆都司。

江漢珍也感覺自己的時間到了，隨時就可以離開，與紅雲祖師告別之後，尋到一處分水寶地，選了個良辰吉日，心念一動，飛碟玉佩飛出靈台，將它的身體一卷，閃爍了兩下，消失在葫蘆娃世界。

正在講道的紅雲祖師心頭一動，停了下來，讓正在聽道的一干小妖難受至極，紛紛醒了過來，紅雲祖師最後搖頭一笑，接着說道：“繼續講道。”

接着又講起了他最新完善的雷雲之道，紅雲祖師修為不知幾何，但境界據他所講，已經明了混元之路，自然不會太低，氣象自然不凡。

一時間整個葫蘆娃世界風雲變化，萬物枯榮，靈氣之花不時的從天而降，凡人只要碰到，自然是身輕體健，益壽延年，很是神妙。

等江漢珍醒過來之時，已經回到了灰蛟洞府，玄蛇洞中，身側用來計時安神的線香已經燃盡，好像時間過的不短了。

心頭一動，用上了紅雲祖師在天經中錄入的測算之法，此測算之法專門用於測算時間之用。

上古修行不計年，一個入定醒來后就是滄海桑田，自有一套測算時間的方法，江漢這也掐指一算，竟然過去了三天。

記得上一個世界只是燃了一節線香的時間，這次竟然用了三天，也猜測是兩界的時間法則不一樣，或者等級有區別，葫蘆娃世界明顯比怒晴湘西世界的等級要高，才導致變成這樣的。

周身元氣充足，煉體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在葫蘆娃世界已經將內部五行凝聚而成，又有了一門虛幻天賦和空間天賦，五行雷法在體內循環不息，正是凝結金丹之時。

但凝結金丹最好的地方就是天界雷池旁邊，這裏畢竟靈氣不如雷府，而且雷氣不足，江漢珍也不敢大意，就起身出了門外。

神識在院內一掃，只見蚌婆婆坐在門口，而不見灰蛟蹤影，江漢珍上前見禮道：“晚輩見過蚌婆婆，不知蛟兄去了哪裡？”

蚌婆婆抬頭看了一眼江漢珍，說道：“你說小灰灰啊，他出去一會了，說是找點靈物，煉製一桿法寶兵器，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江漢珍心頭一陣思索，忽然靈機一動，想到蚌婆婆見多識廣，說不定知道哪裡有妖禍發生，知道雷霆都司的人究竟去了哪裡，就說道：“蚌婆婆，我想跟您打聽點四大部洲的事。”

蚌婆婆一笑，說道：“你有什麼事問我老婆子的，說吧，只要我知道，肯定說給你聽，你是小灰灰的朋友，又是他的大恩人，我老婆子也跟着佔了光，老婆子我雖然年邁體衰，但也活了將近一萬年了，只要近萬年所發生的大事，我都有所耳聞。”

江漢珍心中一動，覺得算是問對人了，說道：“蚌婆婆，最近這幾年四大部洲有沒有什麼妖魔作亂。”

蚌婆婆一陣思索，說道：“自從三千年前，各處的仙道之人全部調往什麼戰場，就派下後輩弟子，坐鎮四大部洲各處，妖禍就少了很多，最近聽說西牛賀洲鬧騰的比較歡，但有真武大帝在，也沒掀起什麼大浪。”

江漢珍心中一動，聽到三千年前，還是什麼戰場，覺得好像抓到了什麼，就問道：“蚌婆婆，您說三千年前都去了什麼戰場，您還記得嗎？”

蚌婆婆心中一陣複雜，說道：“怎麼不記得，小灰灰的祖輩就是第一批去的，後來龍族他們一直往外派人，直到一百多年前，小灰灰的父親也去了，不然小灰灰也不會被趕出龍宮。”

江漢珍目光閃爍，心頭思索，覺得這事不簡單，就問道：“蛟兄他父親也是龍宮之人？”

蚌婆婆一聲嘆息，說道：“都是往事了，若是他祖輩沒有去那個什麼戰場，龍王之位哪能輪得到敖廣來做，龍族的實力也不會這麼弱了。”

江漢珍算是明白了，算是知道為什麼龍族的實力為什麼這麼弱了，原來是龍族主力全部去了什麼戰場，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婦孺，但聽到蚌婆婆的話，好像現在的四海龍王得位有些不正。

心中好奇，就問道：“那現在的龍王，是從何而來的。”

蚌婆婆不屑的笑了一聲，說道：“說起來好笑，現在的四海龍王是三千年前小灰灰的祖輩在涇河中撒了一泡尿，龍尿中自有龍氣，而那龍族先祖修為也是不低，導致河中的一群草魚發生了變異，竟然化成了龍。”

蚌婆婆休息了一下，接着說道：“沒想到卻被玉帝給撿了去，私下里培育了兩千年，趁着四海江河的龍族實力衰弱，在千年前尋了個機會，認命了四海龍王以及各處龍王，竟然連井水也不放過，認命了井龍王，若是那位先祖知道，他的一泡尿造就了一群龍王，不知道會不會氣死。”

蚌婆婆說話間也是連連嘆息，江漢珍此時才明白，原來這龍宮也出現過變故，怪不得實力如此之弱，封神時期還能逼死哪吒，到了現在誰都可以欺負，原來有這些變故。

想到雷霆都司的人，也許也是去了什麼戰場，很明顯，這蚌婆婆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還是想不起來了，或者其他，有些不甘心的問道：“蚌婆婆，你可知道它們都是去了什麼戰場嗎？”

“什麼戰場？”

蚌婆婆在努力的思考着，好像記得，好像又不記得，江漢珍看着有些不忍，這蚌婆婆身上的死氣比三天前越發的厚重了，想來是壽命到頭了。

若不成天仙，總會有那麼一劫，名為生死劫，鬼仙人仙地仙，雖說都帶了一個仙字，可還是有沒有超脫出去，還不能逍遙於天地間。

據雷霆丹道中記載，凡修正煉道者，奪天地之造化，當有劫難，有三災五難之說，又有三災八難之說，中途災劫不斷，若通過考驗，當一帆風順，若度不過災劫，就化為灰飛。

唯有持身正氣，感悟天心，勤修功的，正己化人可解，雷門弟子三災八難之說，未入門有八難關口，入門成就天仙之時，有水火風三災考驗。

江漢珍思索着雷霆丹經中的劫難，而唯獨沒有雷劫，只有三難，而且沒有絲毫躲避災劫的可能，雷門提倡直面災劫，不會偷生躲避。

而修鍊其他道法的修鍊之人，卻有三災五難，也有躲避之法，想來蚌婆婆就是用躲避之法活到現在的。

鬼仙百年坐化，人仙千年屍解，而地仙萬年不腐，但有三災伴隨。

蚌婆婆有蚌殼這件寶物，只要往裡一躲，什麼天機都感應不到，想來也是用這種方式躲避災劫的，但也難逃生死之劫，壽命已經到了盡頭，回天乏術，此時死氣纏身，看來壽命到了盡頭。

江漢珍看着還在思索什麼戰場的蚌婆婆，心中不忍，說道：“蚌婆婆，想不起來就別想了，休息一會，或者忽然就想起來了。”

蚌婆婆還在念叨着，聽到江漢珍的話，此回過神來，說道：“那我就先不想了，等想起來了再告訴你。”

“好的，多謝蚌婆婆。”

接着江漢珍一心想去凝結金丹，就說道：

“麻煩您給蛟兄說一聲，就說我先回天庭了，若是他要找我，直接來雷霆都司就行。”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歸心似箭，就想回去凝聚金丹，提升自己的修為，而且心頭有諸多疑惑，要詢問雷霆都司的人。

比如那百萬雷兵去了哪裡？還有雷部的人手為什麼那麼不足，還有玉帝竟然不顧天庭的運轉，撤了南天門的防禦，還有北斗征伐司的那些職位為什麼要被人頂替。

玉帝的陰謀，也好猜測，可能就是感覺自己權利小了，想要收攏權利，而西方教想要東傳，玉帝為了平衡權利，就讓西方教也入主天庭，這個好理解。

但了解了雷霆都司的實力，西遊記中記載，一個王靈官就差點降服孫悟空，何況雷部有三十六靈官，以及各司院，還有北斗征伐司，北斗防衛司這些力量，都去了哪裡。

在蚌婆婆這得到了許多信息，這麼一綜合，總覺得事情么那麼簡單，而且西遊之事馬上就要開始了，他可知道後世中的仙道凋零成了什麼樣子，心中隱約的有些擔憂，後世之中竟然連靈氣都沒有一絲，仙道早就不見了蹤影，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小。

這其中究竟出現了什麼變故，才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好多事情都被遮掩了天機，連雷霆都司的一干祖師都被蒙在鼓裡，他也是因為中途出現了未知的變故，才來到這裏的，但作為雷門之人，也不會眼睜睜的看着雷門消失，淡出眾生的視線，消失在天地之間的。

告辭了蚌婆婆，進入海中，用水雷之天賦，竟然暢行無阻，幾個呼吸就升到了海面之上，去了大海，默念心咒，一朵雷雲就出現在腳下，打出一道法訣，空着這雷雲就向東天門飛去。

# 第七十六章 雷池演道煉金丹

所駕馭的雷雲本來能量耗盡，已經成了一個工藝品，但經過葫蘆娃世界一行，也吸足了充足的雷氣，能夠駕馭飛行。

此雷云為北斗征伐司專用，一個呼吸九千里，因為能量充足，速度全開，幾個時辰就到了東天門外。

東天門值時的海還是雷部之人，屬於北斗防衛司的，見了江漢珍自然不予理會，江漢珍對着幾名看守東天門的雷兵，打了聲招呼，就進了東天門，然後駕起雷雲，向雷池飛去，一心想着凝聚金丹，路上了沒做停留。

回到雷池，立馬關閉大門，掛上了閉關的牌子，仔細檢查了一下凝丹做虛，事無巨細，準備齊全，這才坐在雷池旁邊，修鍊金丹。

江漢珍點燃一根線香，就神魂內守，入定而去，如今鼎爐已成，藥物充足，心境也早已達到，而且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神通種子。

真是萬事具備，只差結成金丹了。

神魂控制着腎水上升，心火下降，脾土居於中央，肺金附於鼎爐，肝氣當做燃料，五行按照內丹之法循環往複，不但散發著五行之氣，而且雷光陣陣。

本來結成金丹會有異像發生，但多了兩種神通種子，虛幻之氣散布鼎爐，空間之氣熔煉其中，而且還有雷池這方寶物，外界根本就沒有一絲異常。

隨着坎離顛倒，水火相濟，犹如龍虎相交，混合生命精氣神，培育大道真種子，關竅在於‘人神合一’。

金丹為全身精氣神的一個融合，又有五臟之氣為體，其中屬性為用，可為神通。

所謂逆轉生死，返死還生之道，金丹可為體，是一個全新的生命，稱之為人。

江漢珍用凝聚金丹丹訣，將神魂沉入熔爐之中，混合陰陽，與之一起熔煉，神魂與金丹一起融合，開始新的蛻變。

所謂神者為神魂心念，稱之為大道種子，與金丹結合為人神合一，方成金丹大道。

江漢珍神魂熔煉，失去知覺，此時意識好似在虛空之中，消失在天地之間，無上下左右，無古往今來，飄忽在宇宙之中，心中最後一個念頭就是‘這是金丹生死關’。

之後就失去了知覺，好似坐化一般，呼吸停止，周身自發的開始吸收天地靈氣，而雷池中的雷霆之氣也是爭先恐后的向著江漢珍席捲而來，進入身體之中，融入到丹元之中。

丹田之中漸漸的凝聚出一顆金色的丹元，其上雷光閃爍，很是不凡，真是光碩碩，圓坨坨，散發著溫和的氣息，正在滋養着身體。

此時的江漢珍意識已經丟失，進入了幻想之中，一切都無比的真是，竟然是生前之事，一切都是原來的情形。

從逃荒年代開始流浪，又經歷戰亂，進了上百此戰鬥，成了別人眼中的猛將，集萬千榮譽於一聲。

忽然有人問到他為什麼打仗這麼兇猛，江漢珍笑而不答，摸向了懷中，去發現什麼都沒有，心中有些疑惑，明明有一件東西，怎麼都想不起來。

但將這個疑惑壓在了胸口，總覺得丟了什麼重要的記憶，就接觸了玄學，從請人測算，到遊覽名山大川，別人都以為他喜歡遊歷四方，但只有他知道，他要找很重要的一件東西。

後來還是回到了道門，已經到了年老之際，記憶力退化的厲害，也學不會什麼高深的修鍊法門，最後還是花了巨資。

有了金錢開道，一切都好辦，道士們花了大力氣，翻遍諸多經典，不知道從哪個旮旯里翻出了一門簡單易行的修行法門，‘十字天經’。

江漢珍看見天經之後，莫名的有一種熟悉感，好像隱約的與自己有關，但已經年邁體衰，也跑不動了，就回到家開始靜心修鍊十字天經，十幾年如一日的修行，在萬年沒有一日間斷。

隨着時間的推移，給他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好像是與此經有天大的緣分一般，隨之就跟家刻苦，只要有經歷就修鍊此經。

有事也懷疑過，是不是幻覺，但每一天都過得無比真實，根本沒有絲毫作假，但修鍊之事也沒落下。

最後還是壽命到了盡頭，兒孫滿堂，子女孝順，讓他很是欣慰，覺得這樣也不錯。

最後還是疑惑重重，已經到了盡頭，也不在操心後輩了，可以一心的修鍊，此經文已經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想隨着此經而走。

心頭沉浸，默誦經文，一時間鳳雲色變，一聲驚雷響起，飛碟玉佩出現，將他的神魂一卷，江漢珍只覺得一陣天翻地覆之感，意識回歸，才發現自己金丹已成，還做在雷池旁邊。

心頭一陣回憶，原來是過了大死小活的生死之劫，心中明了，也是自己心念堅定，此劫也能輕鬆度過，也是因為飛碟玉佩和天經的原因。

回想過往，道心越發的堅定，內心中隱約的有了個普度眾生的念頭，將仙道貴生，無量度人的宗旨進行到底。

心境的提升，金丹也越發的靈動，不知何時，飛碟玉佩也跑到了金丹旁邊，停留那不動了，而飛碟內部碩大的雷字，竟然成了一片紫色，煉發出的雷光也是紫氣蒸騰。

江漢珍猜測着也許就是紅雲祖師給的那根紫氣，不知為何跟天尊給的雷符融合到了一起，心中預感，這事好事，只是自己參悟不透徹而已，也就沒做理會。

感受着金丹犹如生命一般，吐納着天地靈氣，一吸全身元氣歸於金丹，一呼丹中流出帶有雷氣的元氣遍布全身，此元氣奇特異常，不但有本源元氣，而且雷光閃爍，內含五行，虛幻之氣藏與其中，空間屬性將其包裹，只有仔細感應之下才能發現此元氣的不凡，而外人若是觀看，只能發現全身的元氣越來越少，修為一致在倒退。

真正的原因就是隨着金丹將全身轉化之下，所用的法力都會轉化成如此屬性，這屬性本就可以遁與空間，看起來犹如虛幻，將凝練出來的五行雷法神通都給藏匿了起來，只要過上一些時日，金丹所吐納之元氣就能遍布全身，反哺與本體，就能將自己的所有法力全部藏匿起來，只要不出手，絕不會被人所看出。

而且神通出於金丹，屬性本就不凡，比普通的金丹不同而語，江漢珍此時才明白，為什麼身懷神通的修鍊之人，合一橫掃同階而無敵了。

首先金丹之中反哺身體的元氣就不同，比普通的高一個級別，場次以往下去，差距只會越來越大，若普通修士沒有什麼異寶護身，根本就不是身懷神通修士的對手。

結成了金丹之後，江漢珍這次放下心來，又開始入定而去，穩固着剛修鍊出來的金丹，鞏固着自己的修為。

等他從清醒中過來，心中一動，明白自己已經修鍊了十幾日，金丹穩固，停在丹田之中，吐納這丹元之氣，改造着身體。

到了此時，江漢珍才覺得有所放鬆，也達到了‘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的人仙境界，才算真正的進入仙道大門。

忽然想起花果山之事，心中一動，就掐指一算，然而什麼也沒算出來。

而這天界的時間跟凡間的時間規則好像有些不一樣，若是真的如此，花果山的猴子是不水已經出海尋道了，江漢珍也坐不住了，西遊之事牽扯仙道的大後方，只要西遊成了，仙道就被絕了根子，而且天地元氣也會慢慢的消失。

不管如何，也不能被西遊集團破壞了根子，江漢珍想要去看看，先準備將此事彙報雷府，自己再去探查一番。

想到此，就駕起一道雷雲，向著玉樞神殿飛去，準備詢問一些事情，在說一些西遊之事，讓玉樞神殿也好做好防備。

此時在玉樞神殿中值殿的正是地祗巡天太保上將，雷部三十六大元帥之一的溫元帥，溫元帥是昭武院院主，今日剛好輪到他值殿。

溫元帥此時端坐在玉樞神殿之內，只見他青面皂袍束玉帶，頭戴瓊花冠紫巾，手握一塊玉圭，身旁倒立這一根鐵棒，真在殿內處理文案。

忽然心頭一動，覺得有人到來，吩咐旁邊的仙童說道：“待會有一凡人要來，你直接讓他進殿來。”

仙童心中疑惑，這天界可全部是有修為在身的修鍊之人，就是仙真所養的寵物都有修為在身，凡人根本就沒有，但溫元帥吩咐了，也不敢怠慢，應了一聲，就去殿外等候。

不一會，果然從遠處飛來一人，駕着一朵雷雲在低空飛行，仙童定眼一看，這人全很上下沒有一絲修為，但一舉一動卻符合自然，好似千錘百鍊一般，但就是看不出任何修為。

仙童思索，這可能就是溫元帥說的凡人了吧，也不敢怠慢，就趕緊上前等候。

此人正是從雷池而來的江漢珍，一路趕向玉樞神殿，彙報玉帝製造的西遊之事，讓雷霆都司也做好防備，看見玉樞殿前有一仙童，就江下雲頭。

所謂仙童並不是修鍊的童子，而是雷府的一眾官職，處理一些文案雜事的官員，都是資質高，重點提拔的仙種，才被任職仙童玉女。

對着仙童一禮，說道：“見過這位仙童，我有事要去玉樞神殿內彙報，還望仙童通傳一聲？”

仙童仔細看了一眼江漢珍，也沒看出什麼來，隨後說道：“溫元帥早就吩咐過了，說沒有絲毫修為的凡人來此就直接去見他，看你全身無絲毫修為，想必就是溫元帥口中的凡人了，我這就帶你進去。”

江漢珍心中思索連連，竟然真能將自己的修為化為虛幻，不漏絲毫，或許瞞不住殿內的溫元帥，大一般人還是可以的。

江漢珍對着仙童道謝一聲，就跟着仙童進了玉樞神殿。

# 第七十七章 玉樞值殿溫元帥

對於溫元帥能知道他修為之事，也不奇怪，三十六大元帥本源出自雷法，都是凝聚了雷霆法則的不滅金仙修為，至於在金仙什麼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都是自成一派，可以代天行法之人，此境界江漢珍也只能仰望，對溫元帥知道自己到來也好處奇怪。

跟着仙童進入玉樞神殿，只見一人坐於案前，青面皂袍束玉帶，頭戴瓊花冠紫巾，手握一塊玉圭，身旁倒立這一根五尺鐵棒，看起來極為隨意，江漢珍知道這就是溫元帥的形象。

整理了衣冠，上前說道：“弟子江漢珍拜見問元帥。”

溫元帥點了點頭，看了江漢珍一眼，說道：“不知你來玉樞神殿所謂何事？”

江漢珍心頭組織了一下語言，說道：“弟子此次前來有一事相告，事關我雷門興衰，所以不得不來此。”

溫元帥一陣詫異，江漢珍來雷府不久，但身份特殊，得雷祖親自傳法，而且交代過這事，又聽聞馬元帥說此人奇特，也不知是個怎麼奇特法，看了半天，也就是個金丹修士，心中越發的不解。

對江漢珍說的事也有些好奇，就問道：“說吧，是什麼事情事關雷門。”

江漢珍想了一下，從所見所聞和西遊的一些預兆，回想了一遍，這才說道：“弟子發現西方教最近異動連連，而且跟天庭勾結到了一起，據弟子猜測，西方教法可能要東傳而來，甚至傳遍四大部洲。”

溫元帥點了點頭，說道：“玉帝的一些異動我們雷府早就知道了，但西方教可沒有他們生存的土壤，一不為天地出力，而不為眾生謀福，又有何功德傳道天下。”

溫元帥看似在自語，好像也是在問江漢珍，但眉頭緊鎖，似乎是在思索着這事，目光中帶有隱約的擔憂之色。

江漢珍也也有暗自嘆息，只是此時那不出什麼有力的證據，西遊之事也只是猜測而已，而西方教對此事也極為重視，幾乎是整個門派全部上場，不然西遊記原著中道最後，也不會一口氣將滿天的佛名全部寫出來。

而且西方教的的聲影處處可見，對這佔據氣運之事，也不會不遮掩天機的，要想測算也沒那麼容易。

溫元帥思索良久，才說道：“此事雖然只能模糊的測算出一些東西，也沒有開始，但我雷霆都司現在缺兵少將，幾乎九成九的都在外面，對西方佛門動向也有力未逮。”

溫元帥說著，看向江漢珍，眼前頓時一亮，說道：“我雷部現在人手不足，就由你探查西方佛門之事。”

說著拿出一塊令牌，遞給江漢珍，江漢珍下意識的接在了手裡，只見一個陰陽令符刻畫其上，好像只是一半，也知道這是類似於虎符的東西，只有拿着此符，去了軍營碰到另一塊，才能調動雷兵。

調動兵馬的雷符一到手裡，江漢珍看的是熱血沸騰，有此令符在此，就能指揮百萬雷兵，只要操作得當，什麼妖魔鬼怪都得跪，手裡有人，許多事情就好辦了。

他可見過雷符兵將的修為，最普通的都是一個地仙，而且都是從地仙中選拔出來的，精兵強將都是天仙修為，比天庭那些人仙的天兵不知強多少倍，自己可以憑藉這先知，做許多事情。

江漢珍正在暢想揮師百萬的場景，也在默默回憶這前生打仗時候的戰略戰術，只見溫元帥呵呵一笑，說道：“我雷部現在能調動的也就這些雷兵了，前方戰事吃緊，本來也是要全部調出去的，但想到你在天界勢單力薄，我做主，給你擠出五個人，你待會拿着此符，去五行雷兵營挑人，至於跟不跟你去，那就看你本事了。”

江漢珍聽得直翻白眼，這五行雷兵營中按照編製，少說也有十幾萬，給自己調兵令符，起碼能給個一萬人吧，最差一千人好，可就給五個人，還將調兵令符都搬出來了。

讓他有點以為自己中了大獎，最後才發現是看錯了幾零的感覺，心頭萬馬奔騰，如墜雲端。

就見溫元帥繼續笑着搖了搖頭，說道：“最近傳信的人手都不夠了，這令符的意思是然你送到五行雷兵營去，該怎麼做營中主將自然知道。”

說著就對江漢珍說道：“你還有什麼事嗎？”

將自己心頭的那種落差之感壓了下去，隨便拉出來一個雷兵，不是地仙就是天仙，怎麼讓自己一個剛修成金丹的人仙調動呢，若真是如此，那就太過兒戲了，也絕了那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至於那五個人，也只是聽聽而已，沒放在心上。

但雷府要去的地方他可是很好奇，就說道：“弟子還有一事想詢。”

溫元帥面無表情的說道：“講。”

江漢珍這才問道：“弟子想知道我們雷府的兵將都去了哪裡，還有就是龍族也好像派人去了，說是什麼戰場，不知元帥是否告知弟子，讓弟子也為雷府分憂。”

溫元帥緊鄒眉頭看着江漢珍，隨手那起身邊的鐵棍，在手上晃蕩着，說道：“此事乃我雷府隱秘，非可戰之兵不得聽聞，若是誰泄露出去，造成三界恐慌，當受萬雷加身的懲罰，你要不要試試。”

江漢珍趕緊擺了擺手，說道：“弟子不想試。”

溫元帥這才神色好轉，說道：“等你什麼時候修成地仙了，自會有人告訴你，此時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不該問的別問，不該打聽的別打聽。”

江漢珍連連點頭，沒想到此事這麼隱秘，怪不得三界之中沒聽到一點風聲，心中覺得這肯定不是什麼小事，但溫元帥說等到自己修成地仙的時候，才能有資格知道。

江漢珍雖然好奇，但也不會好奇心爆棚的去追問這些，依照自己的修行速度，肯定不會太久，只要有資格參与此事，自會有自己出力的地方，對此也沒了那份好奇，只想做好當下之事。

本就有為雷府出力的打算，本以為只是當個小嘍啰就成了，但哪想溫元帥竟然這麼有魄力，竟然給自己交代了一個任務，三界的其他事情也許不清楚，但西遊的事情還是沒什麼問題。

江漢珍辭別之後，就向五行雷兵營中趕去，溫元帥就開始默默的測算一些事情，良久，發出一聲冷哼，怒道：“若是被人抄了老巢那就成大笑話了。”

但隨即又是一陣悠長的嘆息，目光看向江漢珍離去的方向，眼中閃過一道雷光。

# 第八十一章 轉生天人話轉生

此時的陳玉樓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一干雷門弟子也圍了上來，剛才兩人說話，他們也一時不敢打擾，但早就認出了來人是江漢珍。

等到江漢珍和林忠話說完，就圍了上來，江漢珍的樣子他們早就清楚，也是他們祖師陳驛一脈的傳道祖師，新入門的弟子都以為此事是杜撰而出，如今見到了真容，也給了他們極大的自信，心中明白，傳說是真的。

在烏大和藍二姑的帶領之下，全部對江漢珍行禮道：“雷門弟子拜見祖師。”

江漢珍也是一陣欣喜，對烏大他們到來也感覺很是高興，這些弟子所修鍊的法術可都是他所傳的，雖然是拜了陳驛為祖師，但最開始可是他手把手的教出來的，如今見到了自家弟子的成長，自是笑容滿面。

對着一干弟子說道：“都起來吧，都起來吧，大家都是雷府弟子，這裡是咱們的家，不用拘束。”

一干弟子也是滿心的激動，沒見過的江漢珍的此時見到，堅定了道心，見過的也是越發的激動，尤其是烏大藍二姑兩人，接觸江漢珍的時間最長，此時相見，內心也一時難以控制，藍二姑自顧的使勁捂着嘴，而烏大卻低着頭，一下一下的眨着眼睛。

江漢珍看着二人這樣子，說道：“尿性，堂堂派首之人，竟然如此狀態，今日我們重逢，當是大喜，要哭晚上回被窩哭去。”

此言一出，氣氛為止一緩，二人身後的弟子紛紛笑出聲來，藍二姑倒也沒什麼，烏大自是窘迫不已，轉頭怒視了身後的弟子一圈，後面的弟子被這麼一瞪，都將笑意憋了回去，但肩膀卻不停的顫抖，看樣子忍的還是比較辛苦的。

江漢珍呵呵一笑，對烏大問道：“下面可交代清楚了？”

烏大神色一正，說道：“回祖師，弟子陽壽一百三十六歲而終，進入泰山府之前已經交代好了，現在由劉老六擔任派首之位，想來用不了幾年也會跟着來泰山府。”

江漢珍心中直翻白眼，盼着人死還說的這麼堂而皇之，說道：“人家還活的好好的，你也不用急着讓人家來泰山府報到吧。”

烏大聽着一陣尷尬，說道：“是弟子話語不當，還請祖師責罰。”

江漢珍看着這幾百名弟子，說道：“你做的已經夠好了，為我雷府添磚加瓦，注入了新鮮血液，是功德一件，又怎麼可能責罰與你呢。”

烏大被江漢珍一陣稱讚，腰板更加挺直了，讓後面的一眾弟子看的是目瞪口呆，還從沒有見過烏派首如此心態，令人嘖嘖稱奇。

烏大連說不敢，但神色還是很高興。

等到他剛來的時候，扔進轉生池中的那名弟子，經過造化之力轉生成天人之後，就剩下一個人了，江漢珍看着這名弟子從轉身池中走出來，儼然是一副天人之體，又看了池中散發的造化之力，其內大道法則流轉，很是神奇。

林忠就要將最後的陳玉樓也要扔進池中，江漢珍忽然開口問道：“師兄，這轉生池是何原理，竟然有返死往生之能？”

林忠也隨之停了下來，停止了手上的動作，笑着說道：“就是這池水的不凡，這轉生池是雷祖從女媧造人之地採集的山石，模仿瑤池仙台的轉生池煉製而成的，那造人之地本就有造化之力，幾乎傾盡了我雷府萬年的收藏，打造了這個池子，這池子所生出的水，投入我雷府弟子神魂，就能轉生成天人之體。”

江漢珍盯着這池子看個不停，感嘆的說道：“真是大造化，果然神奇。”

林忠聞言搖了搖頭，說道：“瑤池仙台的那方轉生池才叫一個神奇，只要魂魄扔進去就能轉生天人，別說是魂魄，就是一個稍微點靈性的東西，也能轉生，不過所轉生的天人素質，就不會有我們雷府轉身池這麼強了，畢竟我們雷府能轉生的都是入門弟子，神魂比普通人要強大許多。”

江漢珍聽得連連點頭，稍微一想，也行明白了其中的利弊，雷府的只能轉生雷府弟子，而且還要經過考驗，起碼要入了門的弟子，若是心性不符合，怎麼也不可能入門。

而進入轉生池的都是心性經過考驗之輩，若是心性不過關，心念散亂，連門都入不了，想要用雷府轉生池轉生，就是神仙也沒辦法，只能進入輪迴，繼續修行一世，直到入門。

好處就是心性都經過考驗，不會出現走後門之事，若是功德不夠，神魂不凝，誰也沒辦法，將大道無情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瑤池仙台的轉生池，只要是某個神仙來了興緻，就能將人給轉生成天人，就能有源源不斷的人手，但這些天人沒有經過心性的考驗，大多良莠不齊，心境不符合天人之位，難免多生事端。

孰好孰壞，江漢珍也不好說，但作為雷府之人，也不會去羡慕其他的東西，好好經營自家就成。

搖了搖頭，對林忠說道：“師兄，那就是說，只要帶着池水，在任何地方都能將我雷府弟子轉生天人了？”

林忠聞言，疑惑的看了一眼江漢珍，忽然眼睛一亮，說道：“我怎麼沒想到，師弟你是想在附屬世界給弟子轉生天人吧。”

至於林忠能猜出自己的打算，江漢珍也不奇怪，點了點頭，問道：“難道將池水帶入下界也成？”

林忠撫掌而笑，說道：“當然可以了，若是有特殊的情況，我雷府之人就會帶着轉生造化之水進入凡間，將弟子轉生成天人之軀，但在下界轉生的天人之軀卻有一個弊端。”

江漢珍連忙問道：“什麼弊端？”

林忠說道：“在下界轉生的天人沾染了凡間大地濁氣，天清地濁，無金丹人仙修為的，就無法接引至天界，只能在人間停留，若是修鍊不到人仙，只能等天人三百年壽盡之時，神魂先入泰山，再由雷府去接引回來。”

江漢珍這才點點頭，也知道這麼一說，就如拔宅飛升一樣。

丹經記載，傳說中萬古丹經王魏伯陽就是拔宅飛升而去的，他有一弟子，得知師父伯陽真人以後要拔宅飛升，就琢磨出一個方便法門，等待師父伯陽真人飛升之時，他乘坐這個順風車就行。

從此放棄了修鍊，一心伺候伯陽真人，一眾師兄弟一個個的都成就了人仙，就他還在鬼仙修為上打轉，數十年修為毫無寸進，一心等候師父伯陽拔宅飛升。

當伯陽真人功德圓滿，拔宅飛升之際，他卻傻了眼，他還是鬼仙修為，身體濁氣依舊存在，不如金丹人仙的輕靈之氣，有他在宅中，就是伯陽真人也飛不上天界去。

最後只能無奈的將他留在人間，帶着一眾弟子，拔宅飛升而去。

至於那位弟子，自知無顏面對自家師兄弟，死後也沒去泰山報道，心中羞愧，就轉世輪迴而去，至今下落不明。

這個故事也成了‘飛升之要’的一個反面教材，經常拿出來教導後輩弟子。

但神魂卻無礙，江漢珍也就是有這個想法，想當初他將怒晴雞世界的那隻五彩神雞神魂也給帶到了天界，卻沒有給飛碟玉佩增加什麼重量，這五彩神雞就是給他擋了蜈蚣精的攻擊而亡的，也為清理瓶山出了大力氣，也有功德加身。

後來被神將陳驛個收為了弟子，取名陳甲，也算是福運綿長。

天人三百壽的說法江漢珍也是清楚，若是帶弟子穿梭世界，並在新世界中轉生天人之軀，這一去卻是禍福難料，難保不會失敗而回不來。

心中雖有隱憂，但還是心中決定了此想法，對着林忠點點頭，說道：“師兄，如今我也不瞞着你了，師弟想帶着接引而來的弟子神魂，去尋找新的世界，想用此轉生造化之水，將帶去的弟子在下界轉生，充當幫手，此事有些危險，我也沒有完全的把握，保證帶下去的弟子能回來，但為了我雷府增添新的附屬世界，也不得不做這諸天宣化之事了，此事我拿捏不準，才找師兄你來商議。”

江漢珍此話說完，林忠就開始默運元神，測算着所需之物，但一眾從怒晴湘西世界中來的弟子，卻是個個眼睛發亮，就連藍二姑帶着的一眾女冠，也是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怒晴湘西世界中一隻流傳着一個故事，第一代派首烏大山中遇到妖熊，晴天一道霹靂，傳道祖師從天而降，雷劈了妖熊救了第一代派首，後來傳出了道法傳承，解決了瓶山龍脈，天下得以平定。

此故事在怒晴湘西世界已經流傳了一百多年了，這些能夠修鍊入門的弟子，神魂通明也不是笨人，稍微一想，就明白了要去的地方，就犹如怒晴湘西世界中一樣，要傳下傳承，做那雷行乾坤之事，一個個盯着江漢珍，想要跟隨而去。

而一旁的陳玉樓目光閃爍，知道這是一次機會，雖然有危險，但如果成了，那得到的收益肯定不會少，而他恰好也是神魂之身，就想站出來自告奮勇，但哪知烏大比他還快一步。

只見烏大第一站出來說道：“祖師，你就帶我下去吧，我不怕危險。”

江漢珍搖了搖頭，看了了烏大一眼，又掃了周圍一群躍躍欲試的弟子一眼，說道：“你不行，剛轉生天人之體，我可不敢冒險帶你。”

烏大神色一狠，拍了拍胸脯，說道：“那我現在就自殺，成為神魂之體，這樣就能跟隨祖師降臨了。”

江漢珍聽得臉色一黑，頭頂烏雲一片，而烏大這話也將旁邊的林忠給逗樂了，江漢珍怒道：“簡直胡鬧，仙道貴生，生命最貴，由你這樣親身賤命的嗎？說話也不看看場合，讓林師兄聽了笑話。”

烏大被說的地下了頭，也為自己剛才想要自殺變成神魂的行為覺得有些羞愧，此時的陳玉樓眼睛亮了，看着江漢珍和一眾弟子親近，而林忠卻怎麼都與怒晴世界中來的一眾弟子有些隔閡。

他知道自己的機會來了，掀開遮着臉面的頭髮，從人群後面走了出來，說道：“林祖師爺不是外人，都是自家人，也不會笑話什麼的。”

烏大眼前一亮，才發現這還么轉生的神魂卻是老相識陳玉樓，眼中欣喜不已，而一些出自卸嶺的弟子，也發現了陳玉樓，心情一時的激動，若是不是有江漢珍和林忠在此，估計就要圍了上來。

只見陳玉樓對着兩人一禮，說道：“弟子陳玉樓拜見江祖師，林祖師。”

# 第八十二章 前路坎坷好事臨

本來江漢珍也在想着怎麼將林忠也融合到這個新集體中來，畢竟以後訓練雷兵，還得仰仗他，沒想到這一下感覺自己說的話有些不合理。

沒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是陳玉樓的一句話，瞬間解決了這種尷尬，江漢珍對陳玉樓點點頭，心知這是陳玉樓給自己鋪路了，就說道：“陳玉樓說的對，都是自家人，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但烏大如此輕生就有些不對了，此風不可長，一定要重罰。”

林忠也在想着怎麼跟這些弟子拉近關係，這可都是雷府未來的希望，讓他內心也極為重視，陳玉樓一句話，瞬間讓他跟這群弟子關係拉近不少，也對陳玉樓越發的滿意起來。

說道：“陳玉樓說的不錯，烏大是性情中人，有什麼就說什麼，師弟你也就不要責備烏大了。”

江漢珍對着烏大說道：“還不謝謝林師兄，若不是他求情，你今日免不了一頓飽打。”

烏大也是有些羞愧，有陳玉樓這次緩和，尷尬的氣氛也緩解了不少，對着林忠一禮，說道：“多謝林祖師求情。”

林忠點了點頭說道：“不必客氣，以後訓練兵將之事還得你這個派首多多出力才是。”

“一定，一定。”烏大連連說道，也知道自己跟隨降臨之事是不可能了。

此時林忠才對江漢珍說道：“師弟，剛才我測算了一番，這事雖然有些危險，但若是小心點，並無大礙，此時關乎我雷府興衰，只有神魂弟子和頭腦靈活之輩方能完成。”

林忠這話，已經很明顯了看來很中意陳玉樓了，因為在場的已經全部轉生為天人之軀，唯有陳玉樓一人還是神魂之體，不是他還能有誰，看來林忠是想推舉陳玉樓了，若是如此，也算陳玉樓的機緣，就說道：“那師兄有何人選？”

林忠指着陳玉樓說道：“陳玉樓就不錯，現在還是神魂凝練的輕靈之鬼，還沒轉身成天人之軀，又兼頭腦靈活，可當次重任。”

江漢珍思索着，就見林忠給陳玉樓使了個眼色，陳玉樓立馬會意，對着江漢珍說道：“江祖師，弟子願意跟隨祖師左右，刀山火海在所不辭。”

江漢珍這才點點頭，說道：“既然林師兄也說了，那這次就你了。”

陳玉樓一顆懸着的心也終於放了下來，這要做成此是，那他失去的面子也能全部掙回來，若是做的好，以後得道成仙也不是妄想，也對林忠越發的感激。

江漢珍看着差不多了，而且一眾弟子有自己在這也不方便，陳玉樓的出現也給了他們一個驚喜，就是烏大也對陳玉樓很是感激，若不是陳玉樓的那十萬盜眾加入，要結束亂世也不知道要發生什麼波折，沒想到陳玉樓也最後混入了雷門，而且還一直隱藏在其中，若不是要轉生天人，還不知道他要隱藏到什麼時候去呢。

江漢珍跟一眾弟子說了一會話，就對林忠說道：“林師兄，此事就交給你了，我還要去準備穿梭世界之事，事關此事的一切所需，還要勞煩林師兄了。”

林忠心中明白江漢珍所說之事，此事重要無比，事關雷府興衰，他也不敢大意，就說道：“放心吧，師弟，此事就交給我，還有這六百天人弟子，我也會儘快編隊訓練的，若師弟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就成。”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那就有勞師兄了。”

林忠也知道江漢珍這是給他方便，心中也是感激的說道：“好，都交給我吧，一切事項我都會整理成冊，彙報與你，還請師弟放心。”

江漢珍知道，接下來林忠會按照雷兵的訓練方式訓練這一群弟子，而他卻不會什麼練兵之法，甚至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而且他知道自己在這，林忠也放不開手腳，與其這樣，還不如避開的好，只要等待結果就成，他並不是凡事都要親自過問之人，不會的還不如交給會的人去做。

他知道自身最擅長的就是穿梭諸天，也得了一個諸天宣化雷神的職位，也適合做這傳道諸天之事，至於其他的，雷府能人無數，也不愁找不到人幫忙。

交代了這些天人弟子，就離開了轉生池，返回雷池而去，為下一次行道之事去做些準備，至於轉生之人和轉生造化水的攜帶，自有林忠去做。

到了此時也感覺無事一身輕，算是真正的融入到了雷府之中，做事再也不用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了，心境的一種敞亮，讓他覺得與天心更加接近了一些。

江漢珍離去之後，這些弟子自然被林忠帶走，並且直接被帶到了神將陳驛的府上，神將陳驛府上本來空蕩蕩的，只留下一個陳甲看家。

此時的陳甲已經化形成人，成了一個五六歲大的孩童，自神將走之後，就交代有下界弟子要來，讓他擔憂師父陳驛的同時，也有些期待新來的弟子，早早就的就開始準備。

正當準備完善，才見林忠帶着一群弟子從遠處有說有笑的走來，看見前面的幾人，陳甲以為自己看花了眼，使勁揉了揉眼睛，不相信的又確定的一番，才知道不是幻覺，心中激動了起來。

江漢珍回到雷池之中，就繼續煉化飛碟玉佩的第一層禁制，因為他剛才發現，煉化了半層禁制，飛碟玉佩的探索速度都加快了不少，幾乎比原來要快了三五倍之多，煉化和沒煉化到底是有區別的。

探索出的世界已經有了清晰的輪廓，從依稀的發光篆文上可以辨認出來，赫然是‘聊齋世界’，眾所周知，聊齋世界是一個神鬼妖魔亂世的世界，世界之中陰陽混亂，人鬼雜居，妖魔混入人間，神道混亂不堪，妖邪混入池塘，又有奸臣當道，天下民不聊生，人命賤如草芥，簡直亂成了一鍋粥。

也不是沒有仙道門派下山斬妖除魔，以正乾坤，從傳說中就知道，不但有嶗山道士，還有崑崙道法傳承，但都是一心想要綁架皇權，好像是給玩脫了，導致後面無法控制，最後將好好的一個世界給玩殘了。

雖然混亂不堪，但江漢珍也沒多少畏懼，即使聊齋世界中有傳說中元神真人的存在，或許還有地仙，可時間不等人。

眼看着西方教就要掘了主世界的根，西方教跟玉帝聯合起來已經開始安放棋子了，最主要的棋子石猴已經出世，並且花果山中玩耍，還有修行之人在從旁灌輸耳音，以培養其向道之心，不出幾年，只要堅定了石猴的向道之心，就會出海求道。

若是西遊開始，那就真的不好辦了，而且西遊集團好像安插；了內奸似的，挑的時間也是雷府被拖在什麼戰場，後援力量全部耗盡，雷府出現了空間絕後的內部空虛，就好像串通好了一樣，挑着這個時間。

江漢珍知道，給他的而時間不多了，而雷府內部只能給他提供一些輔助，真正的武力卻是沒有，能安排雷兵林忠輔助，都是看在他被雷祖親自點名的份上，若是不然，根本就顧不上三界內部之事。

此種情況讓他越發的擔憂，前方的戰事肯定到了一種不可調和的地步，而且肯定是產生了激烈的交鋒，幾乎將所有能用的力量都調往了前線，而且沒有任何後援。

江漢珍推測，雷府肯定是做好了背水一戰的打算，但從西遊之後來看，仙道凋零，靈氣不存，最後整個天地龜縮成了一個星球，也不知道在哪個角落裡藏着，就知道這一仗肯定失敗了，而且恐怖的是天庭都成了一種傳說，玉帝最後也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了。

他越分析，越覺得時間緊迫，哪怕不是為了三界，也要為雷府尋找一條後路，萬一前線戰敗，也可以撤回去，也不枉雷霆都司這份恩德，不負天尊的親傳道法之恩。

讓他慶幸的是提前來了這方世界，有了飛碟玉佩這個可以穿梭的寶物，也就有了反敗為勝的可能，若是再遲一點，到了西遊之時，那個時候雷府可能已經戰敗，佛門大興三界已經成了天地大勢，他能做的或許就是尋找退路這一條路吧。

江漢珍目光閃爍，神色越發的堅定，繼續煉化着第一層禁制，爭取儘快的將此物利用起來，發揮出最大的功用。

就在江漢珍煉寶的時候，神將府邸中已經變了個樣子，硬生生的將一座府邸給改成了一座專門培育弟子的道場。

雷部原本培育新弟子的地方很多，如雷門各個法脈都有專門的地方，各府院諸司都有，實行以老帶新的培養方法，但現在雷府剩下的人只能維持雷府正常運轉，還哪有工夫去帶新弟子，林忠知道雷府的狀況，就在烏大一干人等的建議下，實行學院制，統一教學培訓之後，然後派往各院輔助。

烏大在怒晴世界中也是定鼎乾坤之人，自然知道學院的重要性，將學院的作用說與林忠，林忠一想就明白了其中的好處，當即拍板，將神將府改建成雷府第一座學院。

神仙改建自然輕而易舉，就這樣，整個三界中的第一座仙道學院就在雷府中悄悄的建立起來，而且奇快無比。

林忠感覺此舉意義重大，自然寫好文書玉冊，彙報江漢珍，江漢珍在雷池之中，又將飛碟玉佩第一層禁制煉化到了七成，就感覺心神有些疲憊，停了下來，就這第一層禁制，越往後越難煉化，不過總有進步，探索世界的速度又加快不少，讓他心神疲憊的同時也感覺欣喜不少。

正當他要準備打坐恢復心神之時，忽然一道玉冊飛到了他的手上，打開一看，竟然是林忠彙報建立學院之事。

心中一動，覺得這事不簡單，事關根本的大事，沒想到烏大這些人也是智慧不凡，竟然將此事提了出來。

思索一會，就在玉書之上批註了一串，然後拿出諸天宣化將軍的令牌，留下了諱字，又向虛空一拋，玉書化作一道流光就飛了出去。

林忠接到批示，也不敢怠慢，起草了一份完善的學院建立的章程，以及一大串的推舉職位，立即發往玉樞院內，不到片刻就呈遞到了玉書神殿中的案前，此時溫元帥正在與趙元帥交接雷府事宜，忽然看到一側玉書出現在案前，而且還掛了諸天宣化將軍的諱字。

兩人心中一動，就要去拿這份玉書。

# 第八十三章 玉書一冊諸事順

兩人同為雷府三十六元帥之一，出手自然是迅捷無比，一時間殿內道光旋繞，各自施法，想將這份玉書抓到手中，一觀真容。

但兩人道行不低，在雷府中地位尊崇，出手之間也不敢太過，都控制着自身法力，只用一些技巧爭奪這玉冊。

即使趙元帥修為比較高，但論起技巧，溫元帥也跟他鬥了個難分難解，一時誰也沒占什麼上風。

趙元帥一看不行，這樣下去短時間是拿不下這溫元帥，忽然看見在玉樞神殿中趴在地上觀看鬥法的黑虎，眼睛頓時亮了，給黑虎使了個眼色。

黑虎是趙元帥的坐騎，陪了他不知到少年了，趙元帥一個眼神，它就能心領神會。

得到指令，站起身來抖了一下身子，邁着悠閑的步伐向著案前走去。

溫元帥一看，暗道不好，這是還有幫手，心中大急，施法的速度加快不少，但趙元帥自是不動如山，將溫元帥施展的法術一一破解對應。

最後用盡渾身解數，也只能眼睜睜的看着黑虎將玉冊叼到了嘴裏，事已至此，算是塵埃落定，告一段落。

但溫元帥自然是不服，提着鐵棒指着趙元帥說道：“堂堂玄壇趙天君好不要麵皮，我還沒將玉書院內事宜交接與你，你竟然縱虎搶奪玉冊，說出去不知會不會羞愧。”

這趙元帥，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玄壇財神天尊，也就是民間所稱的財神。

有玄壇寶誥曰：

至心皈命禮，位列玄壇，金輪如意。

黑虎吼時，天下妖魔皆喪膽。

金鞭起處，世間邪魅皆潛行。

受命天地，管理財源，統帥雷部，號令瘟火，賞善罰惡，至公至正，大悲大願，巡查壇院。

···

但溫元帥的話對趙元帥好像沒什麼作用，趙元帥臉本來就黑，也看不出什麼羞愧之狀，倒是身邊的黑虎卻感覺到一陣羞愧，偏過頭去，不敢與溫元帥對視。

趙元帥大笑一聲，說道：“坐騎本來也是實力的一部分，不管怎麼樣，拿到玉冊就行，若是溫元帥不服氣，自去尋一坐騎與我再斗一場，我可以做主，將黑虎的兩隻後退綁住，你要是得了這玉冊，我自然認輸。”

溫元帥自是一陣氣節，黑虎可是從上古天皇年間就跟着趙元帥，此時修為不低，若要找這麼一個，還真不可能，哼了一聲，不與他繼續說話。

但身旁的黑虎聞言卻對趙元帥翻了個白眼，心道，你怎麼不把你自己的腿綁住呢。

趙元帥笑容滿面的打開玉冊觀看起來，還不是的點評兩句，頻頻點頭，溫元帥看的是心癢難耐，但也一時拉不下面子，不好意思上前觀看。

趙元帥看着差不多了，才看到溫元帥一副想看又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還生氣吶。”

溫元帥自是別過頭去，趙元帥笑着說道：“此事重要，若是成了對雷府對三界可都是大功一件，還需溫元帥與我聯名，上報雷祖，只要百年，就能為我雷府增添源源不斷的人手，事關重大，溫元帥你也留個諱字。”

溫元帥聽的心驚，雖然感應到玉冊是一件極為重要的是，但也沒想到這麼重要，現在雷部所面臨的問題，作為三十六元帥之一，肯定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詳細，此時前線已經到了無兵可派的窘境，若是此時真能解決這個問題，那真是一件大事。

也不得放棄矜持，接過趙元帥遞過來的玉冊，翻來覆去的看了三遍，連連叫好。

對趙元帥說道：“此事我大力支持，多謝趙玄壇，我這就留下諱字。”

趙元帥自是一笑，說道：“出息，這段時間看來把你小子也壓的不輕，看了此玉書是不是開心多了。”

“是是。”溫元帥連忙稱事，前方的事情可真是將它壓的不輕，此時得到一個好消息，繃著的心也有所舒緩，將手中的玉書拿在手中，拿出身份令牌，留了諱字，翻來覆去的摸個不停。

趙元帥看着溫元帥心情好了許多，他又何嘗不是，也是被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若是照原本的情況走下去，以後別說喘氣了，不憋死都是好的。

隨即一把拽過玉書，說道：“光看有個什麼用，先發給天尊再說。”

溫元帥沒有生氣，緊張的說道：“那快點，趕緊稟報上去。”

只見趙元帥拿出本命令牌，也在上面留了個諱字，打出一道法訣，玉書消失不見，但不到一個呼吸，玉書又出現在了他的手中，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多了一個紅色的准字，還有一道大印，正是雷祖大印。

兩人不敢怠慢，就交待下去，雷府辦事當然是雷厲風行，很快就辦理了一切章程。

江漢珍正在煉化飛碟玉佩，忽然感覺到職位令牌發出一道亮光，然後手中就多了一冊玉書，其中就是關於建立學院之事，而且歸於玉樞院下，雷祖當之無愧是校長，而江漢珍竟然也得了個副校長的職位，讓他看的是目瞪口呆，雷府一干靈官元帥，神將府主都在學院中掛了名，但就是不派人。

但好在玉樞院值時的元帥會抽空過來講解道法，也算是很大的支持了。

江漢珍不敢怠慢，自然是將事情交到了林忠手上，心神與配發的令牌合一，找到其內林忠的職位，打了一道傳送法訣，玉冊就到了林忠手上。

江漢珍得到諸天宣化將軍的令牌還沒多久，還沒來得及仔細研究，但其中神妙不可言語。

心神入內的檢查起來，一看之下，也覺得仙道手段的不凡，內部空間奇特，竟然標註了自身職位與神權，而且能夠互相聯繫，就如後世中的網絡一般。

而此職位令牌不但可以行使權能，而且有相應的大道規則在其中，犹如神格一般。

而這傳送玉書就是通過令牌行事的，而且還能讀取與職位修為相應的信息，很是神奇，而且與本人本命結合，需要進入玉樞神殿的中樞報備，才能施行權柄，外人也模仿不得。

江漢珍此時才知道玉樞神殿是什麼作用了，前方已經很緊張了，但玉樞神殿內卻要三十六元帥輪流值時，原來真是雷府的玉樞，核心之所容不得絲毫大意。

忽然想到陳驛給自己的身份令牌嗎，還在自己手上，萬一他要用，耽擱了正事怎麼辦？

隨即拿出來用神識查看一番，才發覺這令牌只是陳驛凝聚出來的一個身份象徵，上面只留了一個諱字，並無其他作用，也就放心下來，安心的煉化飛碟玉佩。

建立學院的玉冊林忠已經收到，當即不敢怠慢，但他對着些也是不怎麼擅長，但好在有怒晴世界中的一干弟子在，其中能人不少，在這些弟子的協助下，竟然慢慢的完善起來，雖然只是初創階段，但也是個承載希望的種子。

即使這樣，林忠也忙得不可開交，一面完善學院建設，一面還要為江漢珍準備穿梭世界之事，煉製了一個簡單的法器，當做儲存轉生造化水的容器，此物輕靈，倒也不會出現濁氣增加能量消耗之事。

而對陳玉樓自是另眼相加，讓一干弟子為之羡慕不已，林忠覺得陳玉樓不錯，從下界接引而來的弟子心性也已經過關，也因為要跟着去冒險，也就收了陳玉樓做了弟子，將自身道法傳給了陳玉樓。

陳玉樓本身就是心高氣傲之輩，自認為不輸於任何人，之事現實中的殘酷讓他屢屢受挫，一份心氣早就被打擊的絲毫不剩，只剩下了一顆向道之心。

被仙人收為弟子，又得了大道傳承道法，不但道心越發的堅定，心氣兒也活絡了起來，暗暗發誓，這次跟隨降臨下界，一定要爭一口氣，為雷府解決大問題，成功之後，就能將失去的面子全部賺回來，在人前揚眉吐氣一番。

林忠準備好一切事項之後，就帶着陳玉樓急忙趕去雷池，見了江漢珍自然是一番交代，遞給一個小池子一般的法寶和幾道靈符，說道：“師弟，這是轉生造化水，我怕影響你的行程，就將此盛放在這個法寶之中，只要你煉化之後，就能用藏兵訣藏起來，而這幾道靈符，是師兄的一點心意，是五行神雷各一道，你帶着防身吧，哪怕失敗也無所謂，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

江漢珍看這手中的法寶和靈符，心中有些感動，說道：“多謝師兄，有了此些東西，我能發揮的餘地就大了，你也不用擔心。”

林忠點了點頭，說道：“我這弟子陳玉樓就交給你了，他若是降臨之後犯了錯誤，任由師弟你懲罰，就是將他打殺了我也不會說什麼。”

江漢珍看着神魂狀態的陳玉樓，說道：“陳玉樓我也認識，他是個明事理之人，放心吧師兄，出不了事的。”

林忠雖然也有些擔憂，但也無奈插不上手，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一聲，也心急建立學院之事，就說道：“那就好，一切小心為上，我還有事先去忙了，祝師弟成功歸來。”

“多謝師兄。”

江漢珍對林忠一禮，送走了匆匆忙忙的林忠，這才思索接下來的事，這次穿梭之事有人支持，不但有轉生造化水，而且還有個幫手，甚至還有五行雷法凝聚出的五道雷符，這些都是下界之後的資本，也為他減輕了不少壓力。

陳玉樓自不必說，卸嶺魁首，也是人中龍鳳之資，只不過在怒晴世界中心氣太高，運氣太差，犯了劫難，才最終落得雙目失明的結局。

但此人能說會道，風水算命無一不精，後來眼睛失明都能混到廟祝的位置上去，可見其手段不低，此時又修鍊了道法，也的確是一個好幫手。

而這一池造化轉生水，也是其中關鍵，是帶弟子下界之後的關鍵之物，有了天人之體，在加上自身拳腳法術，自身武力自然不低。

剩下這五道雷府，就作用比較大了，以林忠地仙的修為，凝聚出來的雷符，在西遊世界也許不夠看，但在聊齋世界，相當於天罰一般的神雷，卻夠用了，關鍵時刻能當定鼎乾坤之物。

而這五道雷符，對他自身修為也有很大幫助，他在金丹之前找到了五行靈物，煉成了先天五行神雷，結成金丹之後，自然成就五行雷法神通。

林忠的五行雷法雖然不是天賦神通，但修為境界比江漢珍要高，他所製作的這五道靈符，消耗了本源法則，要回復也得花點時間，對江漢珍參悟五行流雷法神通自然作用極大，這事一份重禮，事關修行，由不得他不感激。

# 第八十四章 西方妙法建輪迴

萬事俱備之後，江漢珍暫時停止了飛碟玉佩第一層禁制的煉化，此寶不凡，要煉化也非一日之功，越到後面越是慢，第一次還能煉化一半，第二次之煉化了百分之二十，越往後越慢，就是剛才，他花了同樣的時間，煉化的還不到百分之三，他現在最缺的就是時間。

也讓他有些羡慕那些上古修行者，一個入定就是千年，煉上一爐子丹藥，也得百年以上，最不缺的就是時間，每天逍遙自在，好不瀟洒。

而他此時的情況就是和時間賽跑，西方教掘世界之根的西遊之事，從開始到最後也就是六百年時間，而這段時間就是雷部最虛弱的時候，並且一直在持續，等到雷部徹底失敗之後，西遊集團也就開始心動了。

那時候不但是雷部，整個三界之中都沒多少力量，最後不但丟了顏面，而且被掘了根子，失去了復興的可能。

等到西遊之事一成，佛法傳遍整個天地，天地氣運就此轉移，而仙道也隨之沒落下去，以至於最後苟延殘喘無數年，直到徹底衰敗。

整個雷府都被雷祖遮掩了天機，又有三十六大元帥出手協助，內部情況不會有絲毫泄露，外界倒也沒看出什麼來。

而泰山府也有了泰山大帝的交代，對雷部之事施行保密策略，而且玉帝和西方教的目光全被吸引到了地府之中，還沒將主意打到泰山府去，卻將目光投入了泰山府所管轄的地府之中。

地府歸於泰山府管轄，都是天地輪迴之所，泰山府是修鍊之人去的地方，而地府是三界眾生的歸處所在，極為重要。

而此時的地府中湧入許多西方教的人，雖然行事極為隱秘，但還是被泰山府發現了。

可泰山的情況和雷府差不多，都是內部空虛，對這種情況根本無力解決，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任由西方教人士施為，积極的防備西方教接下來的動作。但還是有力未逮，被整的節節敗退。

也不知西方教用意何在，只將地府的十八層層地獄給佔領了，而且秘密的將地獄全部打穿，並將之圍了其起來。

因為泰山府人手不足，只能無奈的將人手退守回去，守住輪迴之所，五道六橋。

西方靈山之中，如來高坐於台上講經說法，正講解的是從凈土世界中傳下來的往經文，是一部往生極樂世界的經典。

一時間寶相莊嚴，聲音充斥整個靈山，眾生聽得如痴如醉，喜不自勝。

如來曰：“如是我聞，彌陀佛觀眾生疾苦，不明真佛，不辨真偽，不知西方妙法，創出此經，凡有眾生，不論善惡，不講道德，凡聞我名號者，臨終之時，或一念，或三聲，或十聲，或三五百聲，誦我名號，皆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花化生，享無量之福，有無量之壽。”

此時佛弟子阿難說道：“我佛，若不辨善惡，不論是非，豈不是十惡不赦之人也可享受我西方教氣運？我西方教本就氣運欠缺，彌陀佛證道之時已透支大道氣運無數，若如此下去，那我西方教只能為償還氣運而奔波了，還有和逍遙可言？”

如來拈花一笑，自是高深莫測，並沒有直接回答，曰：“此界眾生氣運隆厚，不知今生及時行樂，卻妄圖惠及子孫，祖祖輩輩，皆是如此，此法可助其用氣運換取極樂，耗無所耗而寂滅成佛，此乃普度眾生之法，眾弟子當行之。“

眾佛陀菩薩紛紛行禮，口稱佛號。

阿難又問道：“那此事如何施行，還請我佛示下。”

如來高深莫測的點了點頭，說道：“地藏菩薩。”

地藏菩站了出來，一時間佛光繚繞，氣象非凡，對如來一禮，說道：“我佛。”

如來說道：“我觀此界地府混亂，地獄餓鬼痛苦不堪，你去煉製輪迴，讓這地獄之中的眾生可以輪迴轉世，人人成佛，享受極樂。”

地藏一陣疑惑，說道：“我佛，輪迴之所此方天地不是已經有五道六橋了嗎？我等煉製輪迴之所是否有些多餘，而這煉製輪迴之所氣運消耗巨大，靈氣非江河難以填滿，要如何行事。”

如來沒有明說，只是指着天地，說道：“你看這方天地靈氣氣運無處不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地藏心頭恍然大悟，大喜道：“我佛慈悲。”

地藏說完就離開靈山向著地府而去，一路走向了地獄，早就安排好了人手，打開了一條通道，地藏直接進入地獄的一座山上，泰山府雖然察覺，但被外面的一干佛陀菩薩纏住了，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地藏菩薩施為。

只見地藏菩薩十隻朝天，雙手合十，說道：“我代眾生建立輪迴之所，從此離苦得樂，享受極樂，不論善惡，皆可成佛···獻祭天地氣運靈氣，建造六道輪迴。”

一連說出一本經文來，稱之為本願經，最後發了大願。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等地藏菩薩說完，大道凝聚，只見大量的本源之氣從整個天地中抽取而來，最後凝聚成一個六種顏色的輪盤，停留在地藏身後，卻是傳說中的六道輪迴，而且抽取靈氣的速度在繼續，好似源源不斷的一般，永遠不停息。

地藏因為發了宏達的願望，透支了天地大氣運，一時間修為大增，但地獄卻不會空虛，卻成了一個高等境界的菩薩。

就如人間借款，借幾千幾萬那只是小事，本事大的借上幾百萬，幾個億才算本事，若是能借上幾千個億，那走到哪地位也不低。

一時間各方大能都已經知道了此時，只能瞪眼怒視，被事情纏住，也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西方教建立了六道輪迴。

泰山府大神了大事，只能彙報泰山大地帝，泰山大帝只留下一尊化身，只能彙報本尊，也好像脫不開身，之事批示了將五道六橋一干人等全部撤回泰山府，暫時放棄地府。

等到泰山府人前腳一走，玉帝所派的人後腳就入駐了地府，而且十殿閻王俱全，各路鬼差無數，地府照常運轉無誤，只是核心成了六道輪迴，至於五道六橋卻沒人理會。

但西方教溫順，很是服從玉帝，深得玉帝歡心，地府也由此時落入了玉帝的手上，玉帝大喜，請來西方諸多佛陀菩薩，設宴款待。

在雷池中煉化法寶的江漢珍也接到了消息，只是看了一下，並不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後世之中只知六道輪迴，而不知五道六橋，本就是常態，世界變遷，萬物生滅，是自然之理，一直都在不停的變化，只不過有些往好變，有些往壞了變而已。

從目前來看，後果只是靈氣會逐步的消失，三界眾生也會慢慢的退化，直到最後整個天地靈氣不存而已，但少說也要幾千年時間，而雷府有了兩個附屬世界，卻暫時影響不到，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地府已經脫離了泰山府，受玉帝直接管轄，那西遊的大部分佈局已經成了，讓他感覺世界越來越緊迫，幾乎成了爭分奪秒。

他要做的就是在雷部內部虛弱之事，補充雷部的氣運和人手，扛過這個大劫，其餘的事情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也不在去詳細的準備穿梭事項，沒那麼時間供他揮霍，下界的時間肯定比天庭的要充足，就如前兩個世界，在下界待了很長時間，而在主世界之事很短的時間。

若是去下界修鍊，雖然靈氣不如主世界，但貴在時間充足，只要將道法參悟透徹，心境提升上去，回來主世界就能一次性將修為提升道相應的境界。

又花了一個時辰，將法寶靈池完全煉化，施展了藏兵訣，巴掌大的小池子在面前消失不見，藏在身體中蘊養，對着身邊正在打坐凝練神魂的陳玉樓說道：“你可準備好了？”

陳玉樓說道：“祖師放心，弟子早就準備好了，一切全憑祖師安排。”

江漢珍點了點頭，想了一下，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一粒靈丹，這丹藥正是老君贈送，喚作靈胎神丹，說與他有緣，而他也帶着這葫蘆靈丹去了一趟葫蘆娃世界，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此時用來藏神魂卻剛好合適。

江漢珍捏着靈胎神丹對着陳玉樓說道：“你到此靈丹中來。”

陳玉樓心領神會，神魂飛入靈丹，消失不見，好似再無察覺，江漢珍將靈胎神丹重新放入葫蘆中，收了起來，心神內視，進入飛碟玉佩之中，看着一個光團明亮耀眼，上有篆字，聊齋世界。

心道，這世界已經探索完了，能量也已經收集夠了，能夠進行穿梭了。

心神沉入光團之中，心中默念篆文，飛碟玉佩旋轉着飛出丹田，將他的身體吸入飛碟，在雷池遠轉片刻，消失在雷池之中。

而這一切對外界卻毫無影響，好似不曾存在過一般。

正在玉樞神殿值時的趙元帥似乎心又所感，神識向雷池方向掃了一眼，心中也明了此事，小聲的說道：“汗顏，汗顏，堂堂雷府竟然混到了這個地步，竟然依靠到了一個剛入門不久的弟子身上。”

目光閃爍不停，小聲的說道：“希望你能平安歸來。”

然後搖了搖頭，繼續處理着案前的諸多文案。

# 第八十五章 雷霆誅邪 有狐妖疑似黃九郎

此時的聊齋世界的狀況是神鬼妖魔亂世，世界之中陰陽混亂，人鬼雜居，妖魔混入人間，神道混亂不堪，妖邪混入朝堂，又有奸臣當道，天下民不聊生，人命賤如草芥，簡直亂成了一鍋粥。

南郭縣外的荒郊野嶺，有一古墳山，住着一群狐狸，這群狐狸中靈性強者修行日久，成了氣候，開始培育後輩狐狸，收攏狐狸種群，如此幾百年，也成了一個族群，竟然也學着人的模樣，開墾了田地，蓋了房舍，建了學堂，儼然成了一副片舍。

收攏了周圍山民，將周圍的地給山民租種，從此過上了地主老財的生活，只要來此謀生之人，都會給一條活路，雖然時不時消失上這麼一兩個壯年男子，但相比於其他地方，卻要好上許多。

這家狐狸也算是活人無數，儼然成了這方圓百里的大善人。

一日艷陽高照，萬里無雲，正是狐族大老爺渡劫之日，此界天地法則混亂，天地靈氣入不敷出，所以對修行者也是多災多難，尤其對於妖族。

只要妖族修行一甲子，就會遇上一次雷劫，千年就會遇上一次大劫，煉成金丹也會遇上金丹劫，而人族卻少了很多劫難，當然，人族能修鍊一甲子的少之又少，會不會遇到劫難就不得而知了。

狐族大老爺已經活了千年，千年大劫早就渡過去了，此時正逢甲子小劫，對他自然是毫無壓力。

狐族大老爺是百里內名氣最大的善人，周圍的人對此好評無數，自然是自信滿滿，以他金丹的修為，在加上聚集的氣運，早就等不及了。

不光是他，就是整個狐族都對大老爺渡劫之事都很樂觀，成群結隊的前來觀看，以增加以後自己渡劫的經驗。

狐族大老爺坐在空地中間，自是一身光鮮衣衫，神情淡然，好似對着雷劫絲毫不放在心上，忽然狂風四起，天地色變，虛空中凝聚出一朵烏雲出來。

只見大老爺神色一正，對着周圍觀看的一群後輩說道：“你們都看着點，不要以後遇到雷劫嚇得屁股尿流，不知所措，枉費了數年的苦修。”

四周的狐狸們自然是不敢怠慢，化形的，沒化形的，都是大聲回道：“是，大老爺。”

說完神情專註的看着大老爺怎麼渡劫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有些膽大之狐，竟然放出神魂來觀看天劫。

頭頂的雷雲忽然電光大做，閃爍不停，剎那之間，一道雷霆落到了狐狸大老爺頭上。

但大老爺似乎毫不在意，輕輕一撥，雷霆落在大老爺手上，好像很虛弱一般，後繼無力的慢慢的消失不見。

周圍的狐族都發生一陣驚嘆之聲，對大老爺的本事越發的敬佩。

此時的雷雲好似發怒了一般，迅速的聚集着能量，但雷雲的顏色卻越來越淡，虛弱無力的飄在上空，好像隨時就會消散。

就在此時，雷雲之上忽然閃過一道亮光，一個飛碟出現在雷雲之上，隨之消失，接下來出現一個身形，站在了雷雲之上。

此人正是穿梭而來的江漢珍，不知這次為何，竟然落到了雷雲之上。

江漢珍看見雷雲，神識一掃，發現其上有天劫氣息，天劫規則附於其上，不是人為煉製，而是自然生成的，雖然微弱，但也是難得的靈物，頓時大喜。

“好造化，好寶貝，竟然遇到一朵蘊含天罰氣息的劫雲，煉製一番，不光可用來飛行，而且參悟雷道之中的天罰也是不錯的。”

江漢珍欣喜之下，對着雷雲打了幾道法訣，收住了雷雲消散的勢頭，就是本來要發出的那一道雷霆也個收了回來，又在其上刻畫了一道簡單的禁制，成了一件簡單的法寶雷雲，準備先收起來，等有閑余時間再去將此雷雲煉製成寶物。

忽然發現雷雲之下血光衝天，散布着一大團黑氣，而且從黑氣中傳出冤魂慘嚎之聲。

心中一驚，莫不是此雷雲因霍亂世間的妖魔而生？

入目望去，只見一個狐狸變化成的老者，身邊放着一根拐杖，正悠閑的坐在雷雲下方空地上，而周圍數里之外，卻是一群狐狸在圍觀此事。

當即心頭明了，這是遇到業力深厚的妖邪了，光那身上的血煞之氣，和冤魂哀嚎之聲，雷劈十次都不足為過，若是天地間出現這種情況，遇到了雷劫肯定威力強大，幾乎難以度過，這也是天地肅清乾坤的一個大道法則，會自然凝聚，若是業力深厚，幾乎毫無逃脫之理。

就是實力強大，逃脫天罰，也會有雷府元帥前去誅妖，將其剿滅。

下面的狐族本來在等待第二道雷霆降臨，好好觀看一番，但左等右定，就不見雷劫下來。

狐族大老爺等了半天的，不見雷劫降下，也是不明所以，看着周圍睜大眼睛正看着他的後輩狐狸，想要表演一番，隨即站起身來，仰天長嘯一聲，大聲說道：“看我今天不打散這劫雲。”

說完就拿起身邊的拐杖，飛向劫雲，揮舞着拐杖就要將劫雲打散。

周圍的狐族全部睜大了眼睛，期待的看着大老爺這一番壯舉。

江漢珍正在奇怪的是這朵劫雲怎麼如此之弱，竟然一副元氣不足，虛弱無力的樣子，忽然感覺殺氣從下方傳來，神識一掃，頓時大怒道。

“本想待會再收拾你，沒想到你竟然囂張的將自己送上門來，那我就不得不雷誅妖邪了。”

神色中殺氣一閃，心火下降，隨着丹田之氣運轉，打出一道火雷迎向飛上天空劫雲的狐狸大老爺。

一時間整個天地一聲巨大雷聲響起，震的周圍大地都一片顫抖，狐族大長老被雷氣一驚，肝膽欲裂不知所以，但隨後被一片火雷包圍，片刻就消失在天地之間，屍骨無尋。

但火雷去勢不減，化為一團火球落向地面，接着又是一聲巨響，原地出現一座巨大的坑洞。

一時間雷氣大做，向周圍散發而去，到了狐族觀禮的之地，那些使用神魂觀看的狐族被雷氣一掃，業力深厚之輩，神魂頓時受傷，縮回體內，變成一隻狐狸，那些業力淺薄之輩，卻受到了巨大驚嚇，現出原形，對雷劫產生內心的恐懼，嚇得趴在地上哆嗦。

而沒絲毫受傷的就只有兩隻，一個是狐狸幻化而成的二八少女，另一人卻是一個面目清秀的年輕公子，正傻眼的看着這一切。

江漢珍剛才卻是用上了五雷神通中的火雷訣，也沒想到威力這麼強大，掌心雷只能炸碎一塊大石，而神通卻能炸出一個大坑，威力不同而喻，也讓他驚訝萬分。

看着下面被自己造成的這一番景象，卻是毀壞了一段地脈，心中一嘆，既然如此，我初到此界，也無處着手，既然這地方被我毀壞，那就從此地入手吧。

然後打出一道藏兵訣，將雷雲收了起來，身形下降，落到了被炸出大坑的地方。

剩下還能維持人形的兩個狐妖看見，剛才自家大老爺被雷劈死的地方，從天而降一道人影，而且此人身上雷氣蒸騰，也明白這人就是剛才施展雷法，劈死自家大老爺之人。

那少女自是不敢上前，就準備將受傷的同類帶回去救治，正要準備收拾東西，而被旁邊的清秀公子叫住了。

“三娘，這是一個人族修士，怕他作甚，走，我們上前找他理論。”

這青年本來也是有些害怕，被剛才那一聲雷霆給嚇得心驚膽顫，也準備對這事默默承受下去，萬一被這人給滅了那就得不償失了。

忽然想到一些事情，眼睛一亮，知道了解決的辦法。

這個期間的妖族並不是弱者，相反，還很有實力，而且他還認識這南郭縣令，一人一妖兩個雄性之間，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看着這道士不像道士，法官不像法官的人，心有底氣，同時也產生了怒氣，就要拉着一旁準備將同類帶回去救治的三娘上前理論。

但三娘雖然是狐族，但生性善良，又從小熟讀人族明理之書籍，並讀到了骨子里，而且以此為行為準則，並不像其他同類，讀書的時候有模有樣，平時還是該干什麼就干什麼，什麼採集元陽之氣，迷惑苦讀學子之事經常去做，唯有她卻被讀書給洗腦了，而且很成功。

三娘有些擔憂的說道：“表哥，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去了，萬一惹怒這人，將咱們倆也滅了怎麼辦，何況大長老他們經常以人的心肝做食，到現在不知積累了多少怨氣，說不定這人就是為此事而來，我們還是離開吧。”

年輕狐族頓時怒了，對身旁的三娘說道：“大老爺他們吃人心肝，雖然我也不怎麼贊成，但也不會反對，我們狐族修鍊最快的方法就是用人的心頭之血和一身元陽，我們是妖族，妖吃人本就是自然之理，又何況他們吃的這些人都是圈養在此地的，並非四處掠奪而來，人族有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些人都屬於我狐族的臣子，吃它們的心肝怎麼了。”

這話說的三娘無法反駁，明明知道不對，但還是不知道怎麼說，但還是不敢上前，說道：“我們過去會不會被打死啊。”

年輕狐族冷笑一聲，說道：“如今我妖族在朝中掌握大權，約束了天下道門，若是有妖道作亂，朝廷定會出手對付，剛好我認識南郭縣何大人，他與我交好，給他說一聲，就說此地又妖道出來為禍世間，朝廷對這些道門中人防備甚深，不會不管的。”

年輕道人說到何大人的時候，一臉幸福迷戀，很是陶醉，讓身旁對他傾心的三娘覺得有些怪異，也知道官府有人就好辦事的道理，本來不想去，但她對此年輕公子早就傾心已久，還是點了點頭，說道：“好的，我跟表哥過去。”

年輕公子這才點了點頭，向著正在大坑旁邊比劃的江漢珍走了過去，準備找他理論。

江漢珍雖然在看着這個被他自己炸出來的大坑，研究怎麼恢復下面的地脈，但也不是對周圍毫無所覺，剩下的那兩個沒受傷的狐狸本身並沒有什麼業力，就是年輕公子有些，但也不多，還不足以被雷氣自發的攻擊。

本來也不打算理會二妖，但他們的一舉一動也逃不出他的神識範圍，從這兩人的對話中，和兩人的形象，總覺得是聊齋世界故事中的兩個人物。

當看到那個年輕狐族說起縣令之時，一副陶醉幸福的模樣，讓江漢珍一陣惡寒，也明白了這兩人是誰了。

若是猜的不錯，這年輕狐族就是大名鼎鼎的黃九郎，那個縣令應該就是何子蕭，而身邊的那位二八少女應該是對黃九郎傾心的胡三娘了。

其中的故事自然是何子蕭最為厲害，原名何師參，字子蕭，此人竟然能將好好的一隻男狐狸都能給掰彎，不但如此，還能通吃，最後還當了大官，帶着他的黃九郎過上了幸福而又快樂的生活，成為了人生的大贏家。

# 第八十六章 時代聊齋 妖貴人賤是何道理

究竟是不是，待二人過來一看便知。

清秀公子拉着胡三娘上前，到了被炸成的大坑旁邊，看這人還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頓時怒氣橫生，說道：“你這邪道為何不顧朝廷法度，擅自對我們大老爺出手，若是不說出個所以然來，我定會上報朝廷欽天司，為我們大老爺報仇雪恨。”

言語之間，很是正氣，說的冠冕堂皇，入站在正義一方的正派一方，讓外人看見，還真以為江漢珍是濫殺無辜的惡人。

但江漢珍道心堅定，持身正一，心中有道，感悟天心成就己心，而行天地正法，自然有自己的堅持，對此也不為所動。

聽了說話聲，這才抬頭看了走過來的二人，只見男的眉清目秀，一副書生打扮，竟然還有幾分妖艷之感，甚至有些呆萌。

女的倒是比之遜色不少，但活躍着一股清新的氣息，被江漢珍這麼一看，胡三娘自然被嚇的往後躲了躲，但清秀公子卻硬氣的挺直了腰板，做出一副並不怕你的樣子。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我要是你，就會悄悄離開，直接去彙報那個什麼天司，而不會跑到這來找我理論，小心丟了性命卻無處伸冤。”

清秀公子一看不對勁，怎麼跟現實有些不一樣，說道：“凡事都要講個理字，我家大老爺可是在朝廷報備的妖仙，而且身有員外功名，若沒有欽天司的批文，你無緣無故動手殺害我家大老爺，可是要被抓去狗血淋頭，侵入糞坑破去法術，然後暴晒七日，當街斬首的。”

頓了一下，看江漢珍還是沒有理會，就繼續說道：“我且問你，可有欽天司的批文？”

江漢珍一陣疑惑，除個業力深厚，怨氣滔天的妖邪還要什麼批文，這還頭一次聽說，心道，這或許是這個世界王朝的法度吧，也就搖了搖頭，說道：“沒有。”

清秀公子一下有了底氣，說道：“你這是藐視朝廷法度，你這是違法亂紀，有種你報上姓名，我定會去將此事彙報縣衙，由欽天司來處理，將你這目無法度之人打入邪道，看你能不能逃得過欽天司的追捕。”

江漢珍聽的一陣失笑，心道，要做就去做，還過來給自己說什麼，但心中有些奇怪，降妖除魔還要與凡間朝廷彙報，這事還列入了律法之中，竟然對妖魔都保護了起來，也不知這清秀公子給自己來說這個，又是幾個意思。

抬頭看了一眼清秀公子，說道：“那就去彙報吧，我就在這等着。”

清秀公子頓時睜大了眼睛，怎麼跟想象中的不一樣，若是一般的人族修士，就如過街老鼠一般，過得極為凄慘，整日擔驚受怕，神情恍惚，見了他們妖仙都是繞着走的，怎麼這個跟以往的不一樣。

此時才心中反應過來，他從來沒見過人族修士如此兇悍過，這種情況它也是第一次見，一時不知如何應對，旁邊的三娘拉着清秀公子的衣袖，小聲的說道：“表哥，我們走吧。”

江漢珍一看這情況，搖了搖頭，對這清秀公子的行為實在無語，也不看清狀況，就不管不顧的上前與自己理論，行為舉止犹如不長腦子的愣頭青一般，作為一個妖怪能活到現在都是個奇迹，江漢珍看着有趣，也分析了一下這清秀公子能活道現在的原因。

聽他說被雷劈死的大老爺還是朝廷的員外編製，員外也是朝廷的編外人員，不用考取功名獲取，只要捐錢就行，而從他說話中也知道了此方世界中的朝廷法度，對妖怪還有保護制度，而對人族修士卻不怎麼友好，甚至與妖邪同等。

心中明了，奇怪的看了一眼清秀公子，恍然說道：“原來如此。”

清秀公子本來也有些猶豫，但聽道江漢珍這句話，還以為在說他呢，好似秘密被發現了一般，頓時跳腳說道：“你這野道胡說什麼？”

江漢珍差異的看了一眼清秀公子，有些莫名其妙，他正在琢磨自己的事情，懶得理會這兩隻狐妖，不知道這清秀公子急個什麼勁，忽然靈機一動，問道：“你們又是誰，跟着雷劈死的貨是什麼關係？”

清秀公子目光閃爍，不知在想什麼，拉着胡三娘，但還是如實回答道：“我是黃九郎，她是胡三娘，我們都是黃埔大老爺的同族····”

黃九郎自顧的說著，江漢珍只聽了幾個名字，至於後面的一句也沒聽，至於劈死的那就不去管了，管他是誰，只聽了個黃九郎，和這胡三娘，心頭恍然大悟，神色古怪的看着二妖，說道：“原來如此。”

原來這狐妖真是大名鼎鼎的黃九郎，而他身旁的正是胡三娘，二妖青梅竹馬，胡三娘一顆心全系在黃九郎身上，本來都是好好的，但這黃九郎比較仰慕書生，遇到一個叫何子蕭的書生，明知道何子蕭對他心懷不軌，還一個勁的往跟前湊，最後不但被何子蕭掰彎不說，為了討好心上人，竟然連青梅竹馬的胡三娘也獻給了何子蕭，堪稱典範。

最大的毛病就是明知是坑，還要往上湊，就如現在一般，還嫌自己死的不夠快，找江漢珍理論，這種作死能手，被一個書生能掰彎也就不奇怪了。

黃九郎心知有鬼，但這次卻又誤會了，還以為江漢珍是明白了他們的關係，站在旁邊等待着江漢珍的下文。

但江漢珍卻懶得理會這兩個妖怪，至於他們的關係，也絲毫不敢興趣，出了該死的就是該活的，也不想與這被掰彎的狐妖有什麼交集，自顧的探查着地脈。

黃九郎對江漢珍這種行為有點不適應，頓時覺得面子上下不去，說道：“你這邪道為什麼不說話？”

江漢珍心中對這事根本就沒放在心上，詫異的抬頭一看，說道：“你們怎麼還不走？”

黃九郎頓時氣極，說道：“這是我狐族的地盤，要走的應該是你吧，你這人好不講道理。”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對，我跟妖怪講什麼道理，此地被妖邪禍害的怨氣太過厚重，我要在這先清除妖邪之氣，作為妖族當有妖族的地盤，別往人堆里湊。”

黃九郎一時間腦子有些轉不過彎來，這人說話的語氣怎麼跟主人一樣，全然不拿自己當外人，弄的他倒像個客人，說道：“這地方是我狐族佔領，收攏流民無數，辛苦開墾出來的，已經幾百年了，該走的人應該是你吧。”

“呵呵。”

江漢珍輕笑一聲，神色一冷，對着黃九郎說道：“那這地方從現在開始，就是我的了，你們可以走了，若是再做停留，別怪我心狠手辣。”

黃九郎心中一突，但心中想到此時的朝廷法度，也覺得這人不敢對他動手，往前一湊，妖嬈可憐，一副任人擺布的樣子說道：“你打我啊，你有本事打我呀。”

江漢珍看的是滿頭黑線，這是當他自己是潑婦啊，心中本來沒想對這二妖動手的，雖然降妖除魔，但也不會亂殺無辜，但這黃九郎卻將它給噁心到了，說道：“既然你這麼想挨打，那我就成全你。”

說著手一揮，手中出現一條雷鞭，一鞭打向黃九郎，黃九郎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挨了重擊，一鞭之下，慘叫一聲，被打飛出去，落得老遠，變成一隻狐狸，趴在地上幽怨的看着江漢珍。

江漢珍被看的一聲雞皮疙瘩，胡三娘被嚇得不知所措，但也不敢說什麼，趕緊跑過去檢查黃九郎的情況，發現只是受了一點輕傷，心中鬆了一口氣。

當然這還是江漢珍手下留情的結果，這黃九郎身上雖有業力，但也罪不至死，本來也不打算收拾他的，只是被他給噁心到了，所以才出手懲戒一番。

江漢珍使勁搖了搖頭，將黃九郎那種眼神給驅散，殺意連連的對胡三娘說道：“帶着那幫傷天害理的狐狸趕緊離開這裏，別再讓我看見，若是發現一隻，我就殺一隻。”

胡三娘趕緊答應道：“好的，我們這就走。”

但躺在地上淚流滿面的黃九郎說道：“三娘，怕他做什麼，你讓他過來，我看他今天有本事就打死我，我們妖族哪有那麼好打的，我就看看是朝廷欽天司厲害還是這邪道厲害。”

胡三娘自顧的搖了搖頭，默默的帶着黃九郎和一群狐狸離開，黃九郎卻不依不饒的大喊大叫，說什麼何郎會為他報仇，他要去找何郎，但不管如何，最後這何九郎還是被胡三娘給帶走了。

等到胡三娘帶着何九郎以及一干狐狸離開之後，江漢珍搖頭一陣嘆息，這黃九郎竟然當他自己是人了，有朝廷法度保護，難道想憑藉挨打來訛人？還真當自己是人了。

但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世界中，人命賤如草芥，妖命貴如金玉，妖邪端坐朝堂，修士苟且偷生。

江漢珍越想神色越發的擔憂起來，這種情況實在令人堪憂，要改變無異於顛倒乾坤，雖然此時天晴地朗，但以他的靈目望去，四處灰氣一片，接連天地，遠方的氣勢走向時不時的還冒出一道血光。

也感嘆一聲，‘不愧是聊齋世界，就是混亂。’

但神色卻越發的堅定，這世界不管在怎麼如何，他都要做到以正乾坤，肅清宇內，為雷府增加一個附屬世界。

為雷府增添底蘊的同時，還能夠有源源不斷的兵員輸出，只有這樣，才能度過這次西遊劫難，不至於以後凋零下來，退化成一個星球藏在某個旮旯里苟且度日。

# 第八十七章 靈胎轉生 黃九郎怨恨去縣衙

趕走了黃九郎和胡三娘以及其餘的狐狸，江漢珍也就理所當然佔據了整個宅子，以及周圍的數百畝農田，配套的一干佃戶，也沒有感覺內心有什麼愧疚。

至於黃九郎說的彙報欽天司的事情，倒沒怎麼放在心上。

金丹的修為已經可以隨意的使用望氣術，可以觀看山河萬物的氣運。

掃視周邊天際，時不時的有血光衝天而起，根據望氣要訣中記載，祥瑞氣運呈現七種顏色色，而無運之物呈現灰色，遇到災劫就是黑色，殺氣肆意就會血光衝天，怨氣十足就會百鬼哀嚎。

而這世界中的氣運卻不見絲毫祥瑞，還時不時的就會出現一道血光直上天際，天空中的灰濛濛的一片，若是仔細聆聽，就能聽到哀嚎之聲。

反正江漢珍看了半天，卻沒發現有一處凈土，找個安靜點的地方開局好是好，但就是無處可尋。

恰好降臨此處，又用火雷劈死了狐族大老爺，趕走了狐狸，就決定從此處開局。

回到宅子中，不見一隻狐狸，看來胡三娘將他的話記在了心上，將所有狐狸全部帶走了。

所剩下的護院家丁卻不答應，要跟江漢珍拚命，帶頭的自然是被他一掌拍死，將一干家丁護院全部震懾，繼續為此地服務。

只不過換了個主人而已，對他們的生活自然也沒什麼影響，安頓好一切，就回到房中開始實行轉生之法。

默運藏兵訣，一塊巴掌大的小池子出現在手中，往前一拋，變成一個方圓丈許的圓池，停在面前。

然後取出一隻小葫蘆，將藏有陳玉樓魂魄的靈胎神丹倒了出來，說道：“陳玉樓，該出來了。”

手中的靈胎神丹卻飛上空中，傳出一道意念說道：“祖師，不知為何，我的神魂竟然跟靈胎神丹融為了一體，我想出來現在也沒辦法了。”

江漢珍一陣奇怪，將靈胎神丹拿到手中，仔細的看了一下，只見神丹真的就犹如一個靈胎，孕育着一個生命，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靈胎神丹可以讓靈魂進入靈胎中孕育成一個新的生命，怪不的跟陳玉樓結合，但此時正是用人之際，變成一個靈胎也不是個事。

忽然心中一動，想到了靈胎神丹的真正用法，輕笑一聲，說道：“卻是你的造化，那就轉生吧。”

陳玉樓有些遲疑，說道：“我如今成了靈胎之體，這樣也能轉生天人？”

江漢珍思索了一陣，說道：“這倒是無礙，此丹稱之為靈胎神丹，傳聞老君爺用過此丹，可將此丹埋於身體，進行自然蛻變，等到靈胎成熟，生長成人自然脫胎換骨，此乃二次返生之道，有假死超脫之功，這也是一番機緣。”

陳玉樓也謝難以置信的問道：“祖師，這靈胎神丹是何妙用，竟然如此神奇。”

江漢珍拿起一粒神丹，仔細的感悟着其中內在的法則，頓時此丹的諸多妙用明了心頭，口稱玄妙，接着對陳玉樓說道：

“老君八十一化身，一世八十一歲從母體腋下而出，出來時候就一副老人形象，所以有人稱之為老子。”

說著就拿着一粒靈胎神丹解釋道：“其實就是用了此靈胎神丹，將此丹種於身體，等到生長成人就蛻變而出，一直輪番三次，少年一次，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三次方成，將遺蛻煉製成三屍化生，創出‘道自虛無生一氣，一氣生三化三清’的道法，此中妙用你可自己體會，若是以後有機緣，去八景宮問道老君爺，若是你誠心求道，老君爺定不會吝嗇提攜後輩的。”

陳玉樓聽着一陣激動，說道：“多謝祖師提點，弟子這就進入靈池之中轉生天人之軀。”

說著一粒飄在半空的靈丹就落入池水之中，開始凝聚身體，靈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將了下去，消耗之大，竟然讓人瞠目結舌。

江漢珍看着靈丹，心道一聲可惜，這靈丹雖好，卻不適合自己。

他所修行的雷法性命雙修，一切都以金丹參悟法則為根本，若是沒有凝聚神通之時，卻可以試試，但此時已經有了神通在身，若是想要用着靈胎神丹，就要捨去這一身神通，卻也有些得不償失。

有神通之輩可以橫掃同階，但一氣化三清雖然不是神通，但比神通也差不到哪去，若是爭鬥起來，一個有神通之人對付一個沒有神通的修士，本來自信滿滿的以為自己贏了，但忽然又冒出三個人來，四個人還能結成陣法，基本都被圍攻而死，孰強孰弱，還真不好說。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得失之道就在瞬間，但每個人的道都是唯一，唯有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哪怕一氣化三清再怎麼厲害，如何神奇，江漢珍也不可能方去自己所凝聚的神通，去轉修一氣化三清去。

此時讓他不的不考慮起老君贈丹的用意來，難道就是單純的此丹與自己有緣？或者說讓自己也修鍊這一起化三清之法？

若真是如此，那雷祖所傳授的雷霆丹法就沒什麼大的作用了，只能當成一個普通的丹法修鍊，畢竟，神通和一起化三清可不能兼容的。

覺得此事不合常理，沒有明白其真正的用意之前也不敢妄加猜測，只能將此事壓在心裏，等到以後有時間再去驗證一番。

轉生造化水全部消耗完的那一刻，陳玉樓也從池中跳了出來，儼然是一副年輕時候的模樣，檢查了一下自身的情況，頓時笑容滿面，欣喜的對江漢珍一禮，說道：“弟子陳玉樓多謝祖師再造之恩。”

江漢珍打量了一下陳玉樓，前世那雙靈眼卻消失的，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靈胎在身中孕育，演化這生化之道，很是不凡。

心中一動，暗道，‘果然如此，陳玉樓的那一雙神眼卻是消失了，神通與此道真的不可共存。’

但也沒多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說道：“好好，果然是一副天人之體，以後不用稱呼我為祖師，我行的是諸天宣化之道，有教化眾生之職責，你以後就稱我為先生吧。”

陳玉樓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是，先生。”

江漢珍指着這一座宅院，對陳玉樓說道：“以後我們就在此地安身，你就負責管理這一眾家丁護院，和方圓這幾百畝良田，然後去探聽一下消息，看從何處入手。”

陳玉樓點了點頭，說道：“全憑先生做主。”

說的恭敬無比，但眼睛卻有一股火熱的目光，想要一展手段，想要干一番大事業，以後也在人面前揚眉吐氣一番。

江漢珍對此心知肚明，但對此也不反對，可就是感覺有些不對勁，至於哪裡不對勁，就不得而知了。

隨之想到聊齋世界的混亂，也就沒將此事放在心上，揮了揮手，陳玉樓自然會意，退了下去，去做江漢珍所安排的那些事了。

送走了陳玉樓，然後自顧的開始祭煉諸天雷鞭，增強自己的實力，準備迎接接下來的是非之事。

黃九郎被江漢珍打的難以維持人形，變成狐狸，被胡三娘帶走之後，對自己挨打之事並不甘心，想如今許多妖仙在朝堂為官，也制定了一系列保護妖族的制度，妖族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凡是在欽天司登記過的妖族，走到哪不是高人一等，竟然還挨了打。

不顧胡三娘的勸說，就要去找南郭縣縣令為自己做主，胡三娘無奈，只能由他去了，送走了黃九郎，就帶着一群狐妖退入山中，尋覓生存之地。

而黃九郎恢復了一些之後，就化為人形，向著南郭縣而去，進了縣城直接到了縣衙，縣衙的守衛也知到這是黃九郎，也不阻攔，任由黃九郎進入縣衙之內。

等黃九郎身影消失之後，兩個守衛才開始談論起來，只見一個守衛說道：“李虎，你說黃九郎這次來是干什麼來了？”

李虎鄙視的看了一眼，說道：“你以為就你劉飛知道，這件事咱們縣衙哪個人不知道，甚至在這縣裡都小規模的傳開了，不就那點破事嘛。”

劉飛尷尬的一笑，思索着說道：“你說咱們家老爺以前都好好的，怎麼就開始好這口了呢？”

李虎沒有說話，之是看了劉飛一眼，繼續安心站崗。

劉飛自顧的摸着下巴說道：“這黃公子長得比女人還好看，你看那臉蛋，你看那腰肢，就是我遇上我也不會拒絕。”

李虎冷視了劉飛一眼，冷哼一聲說道：“不走水道走旱道，遲早要得不治之症。”

劉飛被擠兌一番，自覺地失了顏面，眼睛一轉，說道：“我知道咱們老爺將以前養的狗給趕了出去，導致你表哥李化龍也失去了差事，但咱們這份營生，可都是老爺的恩德，你可不能因為此事對老爺產生不滿吧。”

李虎聽着厭煩，以前縣太爺喜歡養狗，最大的一條狗已經生長的十幾年，並且該有專人伺候，只是前段時間縣太爺生了場大病，病好之後就性情大變，不但喜歡俊朗的小生，而且將所有的狗全部趕了出去，他表哥李化龍正是那養狗之人，趕出去的不光是那一群狗，還有連帶的一干喂狗之人。

他就對這事煩心不已，沒想到劉飛還在一旁叨叨個不停，也不想與這人多說什麼話，除了嘴長什麼都不會，最後被說的煩了，看了劉飛一眼，說道：“若我沒記錯的話，黃公子的事我記得可是你第一個說給客棧夥計的二狗子聽的的吧。”

劉飛一時神色大驚，左右看了一下，就要上前道歉，但劉飛說道：“好好站崗就成，別來煩我。”

劉飛被說了一句，心中有些不爽，神色中略帶這陰沉看了李虎一眼，也不再吭聲，端立與門口，不再說話。

# 第八十八章 煉化都天 欽天司派人拿邪道

縣衙後院，黃九郎見了何縣令先是一頓哭訴，說有邪道之人不但殺了他家大老爺，還傷了一群同族，哭的那是一個梨花帶雨，楚楚可憐。

何子蕭看到黃九郎這幅樣子，心都化了，自然然是擁入懷中細語安慰，對黃九郎保證，一定將此事上湊欽天司，將那邪道之人法辦了，為心肝報仇。

之後兩人就開始一番親熱，走入了那旱道，行了那旱地稀泥之禮，自是不表。

卻說陳玉樓接到了任務之後，就開始管理狐妖留下的產業，當過魁首之人，手段自然不低，再加上能說會道，擅長洞察人心，沒幾日就將一干家丁佃戶管理的服服帖帖，並且制定了一系列的優待政策，讓一眾佃戶是感激涕零，形象極度拔高數分，直追狐族大老爺的形象。

而江漢珍從閉關開始，煉化都天雷鞭的事情就一直在繼續，以前雖然也煉化過，但那時修為還不到人仙，沒有將此完全煉化，只是能初步使用，如今到了金丹人仙的修為，煉化的速度自然是加快不少。

都天雷鞭有二十四節，自帶二十四節氣神雷，而又五個菱角，象徵這五行，又陰陽分力，一件兵器卻像一方天地的縮影，當然只是一個法寶胚胎，若是要加強威力，還要繼續將自身的道法，甚至法則符文凝聚其上，才能增強其威力。

符文屬於大道文字，犹如密語一般，任何法術都能用符刻錄下來，而符文刻錄的文字，也能施展成道法。

花了幾天時間，江漢珍將法寶胚胎全部煉化之後，就開始將自身的五行雷法神通凝練其上，以增加其威力。

隨着凝練速度的加快，都天雷鞭的菱角也變成了無色，其上雷光閃爍，五行推行運轉，自成體系，若是此時使用此兵器，揮手之間肯定帶着五雷融合之力，又將法寶靈光隱藏下去，這才收了起來。

此時對聊齋世界的情況也不知道多少，對接下來要做的事也是一籌莫展，不知從何下手，但他知道黃九郎是不會罷休的，還有那個什麼欽天司，也不是個善茬。

不知道如此，就用此因果將自己先融入進來，先讓自己因果纏身，進入劫中，再從中尋找辦法。

之後陳玉樓就一直在探查着這世界的消息，他做事自然是頗有章法，幾日之後，一份整理好的材料就放到了江漢珍面前。

江漢珍翻看了一番，都是些妖禍亂神事件，而且還是大同小異，這世界中人族要想生活的好，必須供奉一些妖物，才能得到庇護，當然這些妖物也不是沒有條件的。

就如上面記錄的一事，南郭縣老林村，村中祭祀貓二神，每月必須上交童男童女一對，供貓二神享用，以保證老林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若是有了大災大病，可以給貓二神祭祀血食換取治療救助。

江漢珍一隻往後翻看，忽然翻到了何縣令，停了下來，就問陳玉樓，“這何縣令是什麼情況，情況可否屬實？”

心道，何九郎就提到過這位何子蕭，何子蕭之事透漏着詭異，從聊齋故事中得之他是奪舍而來，佔據了別人的身體，但現在是自己第一個要面對的敵人，不得不了解一番。

站在一旁等候的陳玉樓這才一禮，說道：“先生，此事隱秘，縣城中多有流傳，但都是只言片語，但弟子去了一趟南郭縣城，從縣衙的一個差役口中打聽到的，有八九成把握，這何縣令是借殼重生。”

江漢珍一下來了興趣，說道：“詳細說說。”

陳玉樓神情一定，就開始說道：“以前的和縣令極為喜歡養狗，將狗當人一樣伺候着，不但給狗蓋了宅院居住，還有專人伺候，一隻狗起碼有配上兩到三個人，有洗澡的，有做飯的，還有陪狗取樂的，這一養就是十幾年，對狗也是寶貝的緊，忽然得了一場大病，病好之後就性情大變，不但將所有的狗都趕了出去，而且喜歡上了清秀少年，這黃九郎就與何縣令走到了一起，據弟子猜測，和縣令借殼重生之前，應該兩人就是認識的。”

頓了一下，說道：“我找的這人就是現在收留那些狗的人的表弟，名叫李虎，而他表哥，就是方圓百里很有威名的李化龍。”

江漢珍不時的頷首認同，這陳玉樓辦事效率也不差，竟然如此詳細，而這李華龍就是聊齋故事中拔了狗牙之人，此時收養狗，又不知以後為何反目成仇的。

但將此事放在了心上，對陳玉樓說道：“李化龍此人氣運不低，若是有機會，想辦法接觸一二，若是此人心性不錯，就拉到咱們這邊來，若是不願，就送他普傳法門，結個善緣。”

陳玉樓點頭說道：“弟子明白。”

江漢珍繼續翻看着卷宗，但都是千篇一律的妖貴人賤，用妖族的認識，它們是天地的精靈，而人類是天地賜予它們，供他們食用的兩腳羊。

而當今律法也是如此，殺了一個人，只要交點罰金就成，而殺了一隻妖族後輩的動物，說不定就會被處於極刑。

江漢珍看的直搖頭，直接跳過許多，翻到最後的一張地圖上，陳玉樓說道：“先生，這張地圖是南郭縣周圍五百里的地圖，凡是有名氣的地方我都標註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仔細的看了起來，陳玉樓畫的地圖自然是精確無比，不但有經度緯度，還有等高線，標註了南北方向，不像古代地圖那樣粗糙，儼然是一副後世的精確地圖。

江漢珍一下子就找到了地圖上自己所在的位置，稱呼為荒墳山，這裏原本生存着一群狐狸，專門刨墳吭骨頭而產生了靈性，才形成了現在這個莊子。

離此地最近的有名的地方竟然不是南郭縣城，而是黑山上的蘭若寺，很久以前就因為蘭若寺將周圍發展成了一座城郭，只是後來破敗了了，而翻過黑山，就是有名的郭北縣。

兩縣在黑山一南一北，一個稱為郭北縣，一個叫南郭縣。

陳玉樓指着地圖上的黑山說道：“先生，弟子也懂得風水之術，這黑山雖然不高，但山勢厚重。山脈貫穿南北，是一條不可多得的龍脈，若是我我們將此山佔據下來，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江漢珍心中一動，覺得這是個好辦法，至於山上的妖魔，倒沒放在心上，難道有妖魔就不去做了，要繞着走？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但絕對不會怕問題，雷法修行日久，也越發的明白事在人為，人定勝天之理。

思索了片刻，對陳玉樓說道：“以蘭若寺為中心，先繪出方圓一百里的地圖來，然後做成沙盤，此時可否辦到。”

陳玉樓神色一定，說道：“沒為題，只需三日，就能做出詳細的沙盤來。”

“好，那快些去辦。”

江漢珍囑咐了一句，陳玉樓就離開去做事了，而江漢珍卻心種盤算着這事的可行性，但思來想去，都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時隔這麼多天，何縣令發往朝廷的公函也到了欽天司，死了一個登記在冊的狐妖，欽天司十分重視，想到這是人族所為，就想到讓人族去對付人族，欽天司中比較厲害的就屬左千戶了。

左千戶雖然只是一個武者，但武功了得，在軍中征伐多年，凝聚了一身鐵血煞氣，只要沒有修鍊成金丹的修行者，不論種族，斬殺起來毫無壓力，就是弱一點的金丹妖族都不是其對手，為人耿直，堪稱泥石流界的一股清流，不到片刻，一份捉拿邪道的公函就到了他的手上。

左千戶自有一股軍中作風，帶了一隊手下，就馬不停蹄的向著南郭縣趕去。

而到了南郭縣城，卻沒有進入縣城去見何縣令，直接帶人向荒墳山殺去。

正在準備迎接的何縣令沒有等到左千戶的到來，最後手下來報，說何縣令直接去了荒墳山，臉色變得極度陰沉，但也沒說什麼。

一旁的黃九郎在一旁說道：“這左千戶真是好不識趣，竟然連這點禮數都不懂，何郎你一定要參他一本，給他長點記性。”

本來很生氣的何子蕭看見黃九郎這幅模樣，頓時心又化了，也不生氣了，說道：“這些個軍漢就是粗鄙，肯定不會向小郎君這樣知書達理的，與他們生氣干什麼。”

何九郎鑽進懷中一陣撒嬌，兩人相擁而入了房中，又是好一頓旱地稀泥之禮，等等兩人出來之後，也決定帶人去看看，或許能賺取點功勞，自然整裝待發，向著荒墳山而去。

此時的荒墳山，已經是血腥滿地，殘值斷臂倒出都是，犹如修羅場。

左千戶上來就點名捉拿妖人，陳玉樓自然不會去驚動江漢珍的，帶了一群家丁佃戶，發下了兵器嚴陣以待，沒說幾句，兩方卻動起了手，山民佃戶又哪裡是欽天司的對手，幾下就被殺得哀嚎遍地，被砍殺無數，只剩下陳玉樓一人跟左千戶一干人鬥了起來。

陳玉樓本就是盜匪出生，精通拳腳武藝，此時不但修行的道法，還是天人之體，手段自然不凡。

可這左千戶實在兇猛，一手刀法使得出神入化，奇快無比，還有一群手下協助，若不是陳玉樓時不時施展一個障眼法逃脫過去，說不定就能被這左千戶切成兩截。

這事雖然沒有告訴江漢珍，但莊子上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他又怎麼能不知道，只是隱在空中看着陳玉樓施為，也有一種鍛煉陳玉樓的想法在裏面，並沒有上前將這左千戶拿下。

# 第八十九章 見招拆招 退千戶狗群遭劫難

這陳玉樓韌性極強，左千戶一群人眼看着就要將陳玉樓圍住亂刀分屍，但就是在危機關頭總能使出一個障眼法來，逃脫過去。

讓左千戶一眾人奇怪的是，這陳玉樓就是不獨自逃走，喘息上一口氣，又殺入人群之中，跟他們一干人又鬥了起來，手中的一把短刃靈活多變，而且出手極其刁鑽毒辣，一般不怎麼出手，只要一出手，總能帶走一條人命。

江漢珍看着暗自頷首，心道：‘從江湖出生的就是不一樣，雖然陣戰之法不知道有什麼手段，但這種小規模的鬥毆卻手段不凡，就是這種人，才能符合我帶入諸天行那宣化之事。’

一時對陳玉樓的手段也極為滿意，有了這個幫手，接下來的事情又能輕鬆不少，只要自己把握住大方向就成，其餘事情皆可交給這陳玉樓處理。

而此時帶人圍攻陳玉樓的左千戶卻是憋屈至極，本來勢如破竹的砍殺了一眾嘍啰，眼見就能順利屠庄，但這最後一個怎麼也拿不下來，若要單打獨斗，他自信能贏過這邪道幫凶，但這人就是不跟他正面硬剛，滑不溜手的竟挑些柿子捏。

左千戶越打越是憋屈，就開始坡口大罵。

“你這些到邪道殺比你弱的算什麼英雄好漢，有本事跟你本千戶大戰一場。”

陳玉樓就是不為所動，繼續的尋找機會殺那些左千戶帶了的幫手，心中卻對這左千戶嗤之以鼻，既然都認為是邪道之人了，還說什麼英雄好漢。

之後不管左千戶怎麼罵人，陳玉樓就是不為所動，專心的尋找對手弱點，只要尋得機會，就是一短刃過去，一條生命消逝。

左千戶眼睜睜的看着陳玉樓將他帶來的人殺的只剩下零星的幾個，心中越發的焦急，不禁對自己產生了懷疑，就是跟這人單打獨斗，能不能拿下都是兩說。

仙道之人手段詭異，一不小心就會着了道，就是他也不得不防着點，心中思索着對應的方法，忽然眼睛一亮，想到了朝廷對付修道之人的辦法，暗自有些後悔，為什麼沒準備好就殺了上來。

對着剩下的而幾個人說道：“先撤回來。”

手下的幾個人早就被陳玉樓打的心驚膽戰，深怕下一個就輪到他們，陳玉樓出手自然是心狠手辣，只要被斷刃傷着的，竟無一個活口，皆是一刀斃命。

這群人早就被打破了膽，此時聽到撤退的命令，犹如天籟，紛紛撤退回來，速度之快，讓陳玉樓也看的心驚。

左千戶對着剩下的十來個手下說道：“我們先撤回去，等準備些破法之物再來收拾這邪道。”

陳玉樓收起斷刃，對着左千戶一拱手，說道：“那我就在這恭候大駕，好走，不送。”

“哼。”

左千戶吃了癟，自然沒好氣的冷哼一聲，接着跨上駿馬，對着一眾手下說道：“咱們撤。”

之後就化成一道煙塵，灰溜溜的離開了荒墳庄，陳玉樓也鬆了一口氣，同時也對自己今日的手段也很滿意，在一個左千戶留下的屍體上擦拭了斷刃，看着周圍哀嚎一片，這才開始讓人收拾起來，救治傷員，清理現場。

江漢珍看到左千戶離開之後，就準備回去想繼續打磨金丹，培育元神。

金丹之道犹如靈胎一般，孕育一個新的生命，藉此思想而創出的修鍊之法。

眾生從古至今，對長生久視的追求從沒有斷過，從各種故事以及神話傳說之中比比皆是，但也可以管中窺豹的看出其所修鍊的法門。

有凝練法則以身證道的，有參悟天地演繹造化的，有尋求長生之葯煉製仙丹的，後來集大成者創出了金丹大道的。

甚至靈氣稀薄的地域行那陰神出竅，練就陽神的，萬千道法，都在追求一個目的，那句是長生久視。

而金丹大道就是仙道集大成者的一個時代，融合了多家成道法門而創出的此法。

而此法就是修鍊心念煉成神魂，然後採集天地凈化而培養道體，神魂再提煉精氣神三寶與神魂融合而成就金丹，金丹就是真種子，丹氣又可以外煉身體，與道相合，而金丹卻能培育成元神，身體與元神並重，是一條直至大道的法門。

江漢珍此時就是金丹修為，此時要做的就是打磨金丹，培育元神，外煉身體，與道相合，這是個水磨工夫，也不是一日兩日能夠成就了，並非能夠立即成就元神，還要補全自身的神通法則，再能完全成就。

正當要準備回去繼續修鍊的時候，忽然感覺到遠方一到邪異的官氣從南而來，此官氣並非堂皇之氣，帶着一眾詭異，但氣運卻無疑是官府之氣。

自忖道，‘南邊的就是南郭縣，那裡來的就是縣城官員了，待會若是動手，自然不會與他客氣，若是不動手，那就會一會他。’

雖然奇怪這縣城的官員為什麼沒跟左千戶一起來這裏，但也沒放在心上，從天空中落下下來。

陳玉樓感覺有人到來，而且沒有察覺，心中大驚，心道，莫不是這左千戶又悄悄的殺了回來，瞬間抽出懷中短刃就準備看情況而應對，一個急轉身才發現是江漢珍到了，頓時鬆了一口氣，收起了短刃，說道：“先生，剛才朝廷來人，此人無理，就跟他動了手，弟子自作主張將惡徒趕跑，沒有稟報先生，還請先生原諒。”

江漢珍點了點頭，暗道這陳玉樓警覺不錯，處理事情也比較合心意，就說道：“你做的已經很不錯了，既然是惡客，殺了也就殺了，但還是要小心些，以後這種爭鬥還會遇到很多。”

陳玉樓恭敬的說道：“弟子明白。”

江漢珍看着收拾的差不多了，就說道：“收拾乾淨就去門口迎接客人，若是起了衝突，就不要留手，若是想要談判的就帶他進來。”

陳玉樓聞言雖然疑惑有人要來，但也沒有多想什麼，只是答應着說道：“是，先生。”

江漢珍又隨意交代了兩句不要落下修行，還有沙盤要抓緊弄出來，忽然想到一個辦法，可以暫時解除麻煩的辦法。

就問了陳玉樓一句，說道：“這荒墳庄的錢銀還有多少。”

陳玉樓對此心知獨明，說道：“這群狐狸可真能攢錢，光是現銀差不多十幾萬兩，若是算上其餘財務的話，折算下來整個莊子恐怕不下百萬兩。”

江漢珍之事略微詫異的一下，但隨後又覺得這很正常，這群狐狸在這待了幾百年了，若是沒有點繼續那就奇怪了，幾百年的積累，這百萬兩的財物也不算太多，也符合這個莊子的實際情況。

然後對着陳玉樓說道：“拿出幾箱子現銀，待會擺出來。”

陳玉樓眼睛一亮，說道：“難道先生是想？”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對，有錢能使鬼推磨，拿出些讓來人去當晉陞之資，若是想要仕途更進一步，少不了錢銀的打點。”

陳玉樓也算是老江湖了，對這些事情心知肚明，就說道：“放心吧先生，這交給我。”

就在接到安排的陳玉樓自然是開始準備一應會客事項的時候，縣令也快到了荒墳庄，可這時卻發生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之事。

以前縣令喜歡養狗，但自從大病一場之後，就將所有的狗全部趕了出去，原因或許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養狗之人李化龍。

用作看家護院的狗極為忠誠，而活了八年以上的狗雖然成了妖，但即使是妖，也是一個忠誠的狗妖。

在縣令病好之後，從來都很溫順的大黑狗忽然如瘋了一般，差點將縣令都咬死。

狗成了氣候之後，自然開始吞日月精華而自行修鍊，但它忠誠的本性卻沒變。

縣令換了個芯子一般人發現不了，但大黑狗卻看了個一清二楚，李化龍跟大黑狗朝夕相處，也發現了縣令的異常，隱約的感覺有些不對。

這大狗他養了十幾年，也是有感情的，被趕出去之後，就帶着一群狗回到了山中老家，在一處山坳中建了幾間房子，開始照顧沒有能力捕食的狗，當然大黑狗卻不用他操心，時不時的進山叼來一隻獵物，日子也過得十分瀟洒。

就是縣令出了縣城的那一剎那，本來卧在門口曬太陽的大黑狗卻像瘋了一般，使勁的狂吠，使勁的蹬着門口，片刻之後就狂奔而去。

李化龍一看大黑狗蹬門而跑，就知道要遭，扔下手中的活計提了一根鐵棍就追了出去，心中但道，希望不要出什麼事才好。

狗有蹬門之力，是自帶的天賦，可蹬門前撲，進攻一切敵人。

大黑狗想要咬死縣令的想法他又怎麼可能不知道呢，一直不讓大黑狗離開，就是怕大黑狗跑進縣城去行兇。

若是不出事，只是丟下一條狗命，被人當瘋狗打死處理了，若是出了事，這裏的一群狗，甚至還有他自己，也逃不了干係。

李化龍心急如焚的循着狗蹤追尋而去，暗自祈禱着，希望縣太爺躲好一點，不要讓大黑狗得逞，民不與官都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下意識的就不想去與之爭鬥。

而這時候，與陳玉樓打鬥暫且退去的左千戶，卻不知道從哪打聽到李化龍居住的山坳有一大群狗，而且黑狗也不少，心中一動，就想收集黑狗血而破陳玉樓的道法，帶着剩下的手下，就騎着快馬向著山坳趕去。

李化龍追着大黑狗而去了，山坳之中也沒人，只有一群狗，左千戶二話不說，一聲令下，將所有的黑狗全部殺死，收集血液，只要敢反抗的，格殺勿論。

看家的狗見了強盜上門，又哪有逃跑的，或者乖乖待着的，理所當然的左千戶一群人和狗群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而狗群也是兇猛，竟然咬死了左千戶幾個手下，剩下的還個個帶傷。

但最後李化龍的山坳中，狗卻死了個一干二凈。

# 第九十章 一波三折 迎客來突變狗當官

最後一隻巴掌大的小狗邁着蹣跚的步伐，齜牙咧嘴的想要衝過去，而另一隻稍微大一點的狗卻忽然一爪子，將前面的小狗拍的翻在地，小狗太小，暈頭轉向的站不起來。

而稍微大一點的小狗一搖三晃的走到了左千戶跟前，這狗太小，左千戶沒有在意，但接下來巴掌大的小狗一口咬到了左千戶腳腕被磨出的那個小洞上。

左千戶只感覺一陣鑽心疼痛，頓時大怒，瞬間出刀收刀，將小狗切成了兩半。

但這小狗也是個狠角色，拖着半截身子就是咬着左千戶的傷口不放，左千戶又是一刀，將小狗切了一刀，小狗頓時命喪黃泉，但狗牙卻留在了左千戶的腳腕上。

左千戶忽然感覺有些發暈，運轉內氣將這種感覺壓了下去，對此也沒有在意。

取出刀將埋進腳腕的狗牙全部剜了出來，上了一點止血葯，看着剩下的幾個手下也收拾好了東西，隨即跨上了馬，一聲令下，向著荒墳庄而去。

被拍翻的那隻小狗嗚嗚的叫着，想要追上去，但無奈跑的太慢，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左千戶帶着狗血離開，轉頭看着一地的狗屍體，嗚嗚叫了兩聲，嗅了一下氣味，順着氣味搖搖晃晃的追了上去。

此地離荒墳庄少說也有三五十里路，依靠小狗的速度跑過去，估計得十天半個月，原地只剩下一個屠宰場。

江漢珍和陳玉樓已經準備好了宴客的一些東西，還有打點的銀子，正在庄內等候。

而這時候何子蕭和黃九郎兩人也坐着轎子姍姍來遲，身邊帶着幾十個縣兵，好像是出來遊玩的一樣。

而陳玉樓在門口擺了一口大箱子，箱子上放了一杯酒，等待着縣城來人。

他給這縣官安排了三關，若是都答應，那每一關的銀子都是他的，只要有銀子擺在面前，又有幾個人能控製得住自己呢。

等到一群縣兵簇擁着一頂轎子靠近之後，轎子落了下來，縣太爺何子蕭和黃九郎把臂而出，只見一人對着他們一拱手，說道：“縣令大人來臨，有失遠迎，我家先生已經備好了薄酒，等待縣太爺大駕光臨，還請縣太爺飲酒入內。”

縣令盯着大箱子，心頭疑惑，他出來可是要幫黃九郎趕奏邪道，奪回莊子的，怎麼弄出了這一手，而這杯酒下面的箱子是干什麼的。

但一旁的黃九郎卻認出了箱子，頓時眼睛都紅了，面色扭曲的對着何縣令說道：“何郎，這就是我家裝銀子的箱子，你快將這惡人拿下，替我拿回銀子。”

聽到銀子二字，何子蕭頓時眼睛亮了，他在借殼重生之前，本是一個落魄書生，死因就是與黃九郎歡好，行了那旱道稀泥之禮，中了妖毒而死，重生歸來，雖然也忍不住與黃九郎歡好，但也有個度，畢竟借的這殼可是個官身。

‘千里為官之為財’已經成了印在讀書人骨子里的東西，何子蕭也不例外，借殼重生，這原身喜歡養狗，錢財全部花在了養狗之上，所以也沒給他留下多少錢銀，此時手頭上還是有些拮据。

而這銀子正是他所需要的，一時間猶豫了起來。

而一旁的黃九郎去不管不顧的搖着何子蕭，說道：“何郎，你快讓人動手啊，你是官身，他是邪道，他不敢動你，你快讓人動手啊。”

這麼一搖，讓本來還在猶豫的何子蕭內心有些煩躁。

陳玉樓本就是個人精，對着情況一眼就明，呵呵一笑，對着縣令說道：“何大人，這箱子中有現銀萬兩，飲了這杯酒，就是你的，而我家先生在這庄內準備了三關，第二關是兩杯酒，第三關三杯酒，還請大人入內。”

何子蕭越聽眼睛越是發亮，有些控制不住的手都在抖了，一杯酒一萬兩，那一共六杯，那就是六萬，聽着都讓他渾身顫抖。

就要上前飲酒，而一旁的黃九郎卻一下急了，說道：“何郎，你這是要去看什麼？”

何子蕭對着黃九郎敷衍的說道：“我們先去見見這家主人，看看是個怎麼樣的情況，等探明底細，我再為你報仇。”

黃九郎哪還能不明白何子蕭的意思，頓時變得淚流滿滿，又是扭腰又是跺腳的對着何子蕭鬧騰，還說什麼‘你不愛我了’。

弄得何子蕭越發的煩躁，陳玉樓看到了何子蕭的為難，說道：“何大人，我們男人在一起商量事情，讓一個婦道人家在這裏攪和，有些不合適吧。“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這種婦道人家在京城多的是，想必大人上京趕考的時候應該見過吧，像這種貨色只能待在街邊小館中，花個十兩銀子任你怎麼玩，若是有了這三關的幾杯酒，何大人大可以花錢從京中尋個高檔的玩，這種貨色還是算了吧。”

陳玉樓這話一出，黃九郎頓時怒氣上頭的指着陳玉樓，加上這幾日的驚嚇和傷心，面色變的非常差，有些枯黃難看，讓一旁的何子蕭看的是連連搖頭，好像黃九郎已經沒有了以前的那種光鮮，心中一陣嘆息。

但陳玉樓說的京城，他是借殼重生，根本沒有去過京都，以前也只是個參加了縣試的落魄秀才，京城的小官人長什麼樣子，他還真不知道，但想來肯定比這裏的好，但也不好表現出來。

說道：“你說的有道理，是本官的不是，我就自罰一杯。”

說著就要上前去飲酒，黃九郎一看情況不對，叫來給自己報仇的人怎麼被仇人給收買了，又是跺腳又是扭來扭去的哭訴，讓這何子蕭越發很煩躁，甚至有些厭煩，覺得這事在擋財路。

陳玉樓心頭一轉，說道：“何大人，這位以前也在這莊子中，大人以前那麼落魄，又何曾見他出過什麼力，而我這銀子也是出自這個地方，誰對大人支持力度比較大，我想大人自有決斷吧。”

何子蕭頓時神色陰沉的看着黃九郎，他以前過的十分落魄，就是現在也十分拮据，想要用銀子鋪路都很難，而這黃九郎以前有銀子，就是從沒資助過他一分。

黃九郎看着何子蕭的樣子，使勁的搖着頭，說道：“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何郎你變了。”

陳玉樓適時的時候說道：“還請何大人飲酒。”

何子蕭神色中帶着堅定，上前端起酒杯就飲了下去，接着陳玉樓打開了箱子，只見裏面冒出一道白花花的銀光，何子蕭的眼睛再也挪不開了，至於黃九郎在後面的哭鬧早就拋到了腦後。

黃九郎自是傷心欲絕，大吼大叫的狂奔而逃，一時兩人都沒有再提黃九郎。

去了一個黃九郎，氣氛頓時融洽不少，陳玉樓也鬆了一口氣，暗道此事卻是成了，能夠免去許多麻煩，也為雷門減少很多麻煩，心頭頓時一松。

忽然異變突生，一道黑影從遠至近，瞬息而至，一聲狗吠之聲過後，就見一個大黑狗將何縣令叼起，向著遠處跑去，陳玉樓心中大驚，暗道不妙，但剛才一個不留神，就發生了這事。

抽出匕首就追了過去，而一群縣兵也傻了眼，自家大人竟然被狗叼走了，呼喊着也追了過去。

等到陳玉樓追到一處密林之處，聽到裏面發出嘻嘻索索的聲音，陳玉樓悄悄摸過去一看，饒是他見過生死，也驚出一身冷汗。

只見大黑狗犹如人立，拿着一把刀在給吊在樹上的何縣令開腸刨肚，手法飛快，不時的就將縣令的皮剝了下來。

將何縣令的人皮套在自己身上，接着穿上了縣令的官服，整理了衣裝，將原地的血肉全部掩埋，這才從林中走了出來，儼然一副人模狗樣的狗官形象。

陳玉樓也鬆了一口氣，說道：“縣令沒死就好，只要縣令在，這事還有迴轉的餘地。”

頓時跳到了縣令前面，對着先令一拱手，說道：“在下陳玉樓，見過何縣令。”

大黑狗神的冷靜，看着陳玉樓，說道：“你為何擋着本官的去路，你有何冤情，說出來本縣為你做主。”

陳玉樓一陣差異，覺得這大黑狗還真當自己是縣令了，想到‘易妖’之說，一些跟人居住的動物，沾染了人氣，就學會了人的一舉一動，若是變成人，就是連至親之人都發現不了。

心頭一動，說道：“是有一事，要相求與大人，還請大人回到庄中一敘。”

大黑狗，搖了搖頭，說道：“本官身為朝廷官員，也不方便進入民宅，何況本官還有許多公務要去處理，你若有什麼冤情，就到縣衙中來，本官定會為你討回公道。”

這時一群縣兵這才追了過來，看見縣令沒事，也是鬆了一口氣。

陳玉樓忽然心頭一動，說道：“我家先生有一冊普傳的修行法門，想要麻煩大人帶回去品鑒一番，大人若是覺得此法能利國利民，我家先生願意在庄內開辦學堂，講解道法，讓此法廣為流傳。”

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冊子，這正是加強版的十字天經的入門卷，大黑狗聽到修行法門，就有些動心，它成妖都是靠着本能採集月華之氣，這正是他所需要。

猶豫了一下就接過了小冊子，翻看一看，就瞪大了眼睛，這正是他此事所需要的修鍊神魂的法門，震動不已，激動的手都在發抖。

但想到自己的為官之道，要保持威嚴，就對着陳玉樓聲音顫抖的說道：“此法門本官帶回去詳細觀看一番，三天之內定給你回話。”

陳玉樓對此心知肚明，對着縣令一禮，說道：“多謝大人。”

縣令和善的對着陳玉樓點了點頭，說道：“代我向你家先生問好，若是以後有時間我定當登門拜訪。”

陳玉樓笑着說道：“好的大人。”

縣令將小冊子入如寶貝一樣的揣進懷裡，還捂着不放，帶着一群縣兵坐着轎子就回了縣城。

而陳玉樓送走縣令之後，對這事也是嘖嘖稱奇，竟然發生了如此奇葩之事，這縣令的位置也是一波三折，但不管怎樣，對他們去沒什麼影響，只剩下一個左千戶，但他還不怎麼畏懼，就轉身對到庄內，準備將此事彙報與江漢珍，等候定奪。

# 第九十一章 司生司殺 修雷法心性須果決

正在屋內等候的江漢珍左等右等的就是不見縣官到來，覺得很是納悶，神識一掃，才發覺異常，門口不但縣官不見了，連帶的連陳玉樓也一起消失，就起身出門，準備一探究竟。

當出了，才發現陳玉樓擺着的幾口大箱子，隔一段距離擺一個，裏面存放的都是搬出來的現銀，但就是不見陳玉樓。

搖頭道：“不知這陳玉樓玩的什麼花樣，竟然連自己也給玩丟了。”

拉過一個家丁一問便知，縣太爺被狗給叼走了，陳玉樓追了出去，準備出去尋找一番，就見陳玉樓從遠處的從林從鑽了出來，返回這裏。

一回來江漢珍就問道：“縣令呢，不會被狗給吃了吧。”

陳玉樓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說道：“縣太爺被吃了，但現在的縣令已經回了縣城。”

江漢珍聽的一陣糊塗，說道：“什麼吃了，吃了怎麼能回縣城去呢？”

陳玉樓嘖嘖稱奇的說道：“先生有所不知，我今兒可是遇到了一件奇事，非常有趣，這事情實在太有意思了。”

江漢珍來了興趣，問道：“是何奇事，說說看，讓你迎接的縣官竟然被你弄道狗肚子里去了，還奇事？”

陳玉樓一陣尷尬，乾笑了兩聲，說道：“本來都好好的，說通了縣令，氣走了他身邊的狐妖，縣太爺都喝了酒，打開了箱子，就準備拿箱子進門了，當時我一時高興，一時疏忽，不知從哪竄出一隻狗妖來，將縣令給叼走了。”

江漢珍聽得一陣古怪，就見陳玉樓接着說道：“我當然是要追回縣令了，我們的事情還要仰仗官府之人去辦，也就追了過去，先生你猜我看見了什麼？”

江漢珍笑罵道：“少在這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在家門口能讓狗把縣令叼走，你可以稱為雷部第一人，別賣關子了，趕緊說。”

陳玉樓這才發現經這麼一說，的確挺丟人的，但一想到那是還是感覺很神奇，就說道：“那狗叼了縣令之後，我追到了樹林中，你猜···”

看着陳玉樓還要賣關子，被江漢珍瞪了一眼，這才好好的說道：“這狗將縣令給吊在了樹上···”

江漢珍聽完之後，也覺得有些奇特，但陳玉樓所辦的事情也卻是也不錯，狗妖竟然將縣令的皮做成畫皮，披在了自己身上，代替了那個縣令，而陳玉樓也傳授了狗妖十字天經入門之法，狗妖算是承了這份情。

江漢珍對着陳玉樓滿意的說道：“這事你做的不錯。”

陳玉樓也覺得很是得意，說道：“都是祖師教導有方。”

江漢珍默默的鄙視這陳玉樓，自己自始至終就沒教過他什麼，暗暗的思索着其中的利弊。

接着陳玉樓有些擔憂的問道：“先生，這狗妖能不能幫上我們，畢竟他修行時日太短，若是胡亂處事，會不會造成大的亂子。”

江漢珍一聽，也覺得這事一個問題，權衡了片刻，說道：“這狗妖若無意外，就是以前縣令所養的狗，發現縣令被換了芯子之後，想要報仇卻被趕了出來，想來也沒什麼城府。”

陳玉樓目光閃爍，就問道：“那先生是想？”

江漢珍打量了一下陳玉樓，不時的點點頭，陳玉樓被看的莫名其妙，就見江漢珍說道：“這狗妖是縣令所養，一舉一動都模仿者縣令，此時當了縣令，可能要模仿縣令的為官之道，但只是學了其形，卻沒有其神，做事定會有失偏頗，還需要一個能人去扶持一二，方可大有作為。”

陳玉樓心中會意，隱隱的有些心動，在江漢珍面前，他還是有些放不開，不能有效的施展自己的手段，早就想自己干一番大事了，但還是矜持的說道：“先生的意思是讓我去幫這縣令？但我若是走了，那先生這裏不是就少了人幫忙嗎？這怎麼行。”

江漢珍似笑非笑的看着陳玉樓，陳玉樓被看到了心中所想，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就聽江漢珍說道：“幫我的人來了，若是你能說服他留下來幫我，你自可去干一番大事，施展你胸中的報復，到時候你在官場，我在山中，互相照應，也可以多一個選擇。”

陳玉樓對此事萬分的願意，自己干一番大事業可是一直以來的一個想法，雖然不知道江漢珍說說的那個幫忙的人在哪裡，但還是點頭答應了下來。

就在陳玉樓納悶之際，外面的一個家丁來報，說有一個叫李化龍的人上門拜訪，問有沒有大黑狗的詳細消息，家丁已經告訴了李華龍，說大黑狗把縣令叼走了，可李化龍就是不走，想問一下陳管家，大黑狗的具體消息。

江漢珍吩咐了家丁，將人帶進來，家丁應聲而去，接着笑着對陳玉樓說道：“你看，這不來了嗎？若是此人不錯，就將他留下來，當個幫手。”

陳玉樓自然是自信滿滿，排着胸脯說道：“放心吧先生，送上門的哪還有放過的道理。”

江漢珍對着陳玉樓的能說會道自然是知道，就說道：“那我拭目以待。”

片刻之後，家丁帶着一個風塵僕僕，身形高大的年輕人進了門，然後退了出去。

此人面目雙目犹如虎眼，身形修長，骨骼堅硬，手提一根鐵棒，看似鬆鬆垮垮，體內蘊含力量，看來是久煉武藝之人。

但就是鼻子似有隆起，形似竹節，不是一往無前，讓江漢珍看的有些皺眉。

而陳玉樓也是心中一驚，他精通面相，看到此人面相鼻高口闊，濃眉大眼，天庭飽滿，自然知道這人命格貴不可言，似乎隱有發跡之相。

只見這青年上前對着主位上的江漢珍一禮，說道：“山民李化龍見過莊主老爺，我來此是為了向您府上的陳管家打聽一件事情，多有叨擾，還請莊主老爺贖罪。”

江漢珍暗自頷首，這李華龍言語之間也算貼切，就說道：“遠來是客，也沒有什麼叨擾不叨擾的，叫我江先生就成，還請李壯士坐下慢慢說。”

李華龍雖然心急大黑狗，但既然這位江先生這麼說了，也不好試了禮數。

就道謝一聲，龍行虎步的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將鐵棍立在一旁，說道：“江先生，那大黑狗已經成了妖，我怕在人間傷人，被縣令趕出來之後，就帶到了山林之中，但大黑狗卻對縣令有不軌之心，一直想找機會殺死縣令，還請這位陳管家告知大黑狗的下落，我自會帶去山中，遠離人群，還請江先生行個方便。”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你確實一番慈悲之心，那你就讓陳玉樓與你詳細訴說吧。”

說著看了陳玉樓一眼，陳玉樓也心知肚明，接下來就看他的手段了。

李化龍自然是對陳玉樓一禮，說道：“還請陳管家告知大黑狗的消息，化龍感激不盡。”

陳玉樓笑了一下，沒有直接回答，卻說道：“看你也非等閑之輩，不可能不清楚其中是何緣由，大黑狗的異常你不會看不出來吧。”

李化龍心中一驚，暗想，不會是縣令不是以前的縣令被人看出來了吧，但還是不願承認，說道：“陳管家此言讓在下糊塗，不知道您在說什麼。”

陳玉樓暗自一笑，自顧的說道：“縣城中但凡有點修為的人都知道，這縣令是被人借和身體而重生的，早就不是原來的縣令了，所以大黑狗才會做出非凡之事，實則是為縣令報仇，此乃忠狗。”

李化龍心中一驚，有些難以置信的指着陳玉樓問道：“難道陳管家您也是修行之人？”

陳玉樓自是一笑，神色不言而喻，但李化龍接下來的話卻讓陳玉樓笑的更加燦爛了。

只聽李華龍說道：“那些身懷異術之人為什麼看見此事，而不管不問呢？難道他們不知道換了一個不知底細的縣令，給百姓帶來多發的損害嗎？”

此話一出，笑了陳玉樓，卻讓江漢珍皺眉不已，又仔細看了李化龍的面相，發現的確是竹節鼻無疑，才驗證為什麼傳授雷法不傳鼻如竹節之人，因為雷府的修鍊自有雷霆之功，做事必須要有果決。

而竹節鼻若是修了雷法，如李化龍這種心性，做事有些優柔寡斷，行為太過聖母，陰柔有餘，卻殺伐不足，定會一撥三折，說不定會被雷劈死。

雷霆之道不光可以司生，而且司殺，若是心性於此相差甚遠，就難以平衡生殺之道，若要強行修鍊，只有度過八難之後，才能入的大門，否則，心性不符，只能去選他法修鍊。

江漢珍瞪了一眼在那幸災樂禍的陳玉樓，也知道他在想什麼，陳玉樓被江漢珍這麼一看，頓時將心中的想法壓了來，不敢再去想。

而江漢珍一陣搖頭，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說道：“李壯士此行一心為民，但大黑狗已經成妖，自有他的路去走，還望李壯士不要太過擔憂，我已經安排陳玉樓去縣衙中去協助於他，治理好整個縣城。”

然後放下茶杯，說道：“今後我會在此開辦道場，每逢初一十五就會在此講道，若是李壯士有那修行之心，自可來此聽講，若是無處可去，也可留在莊重幫忙。”

李化龍聽道此言，也知道這是說完了，他也對道法很感興趣，對江漢珍的安排也暫時放下心來，但還是神色中帶有憂慮的說道：“陳管家去盯着點我自是放心，既然先生憐憫眾生疾苦，而在此講道，在下定會按時來此聽講。”

說完起身對着江漢珍和陳玉樓一禮，說道：“那此事就有勞二位了，在下就此告辭。”

說完就起身提着身邊的鐵棒出了門，擔憂的看了一眼縣城的方向，猶豫了片刻，向著養狗的山坳而去。

# 第九十三章 吾道興隆 崑崙派修行有妙法

講道半年，整個荒墳庄也逐漸的發展成了一座小鎮子，有陳玉樓在官府中打了前站，發展的也是很順利。

入了道的修道者也是不少，但其中大多數還是妖魔鬼怪，也算是百族聚集，只要找到心神，凝練出神魂的才算荒墳庄之人，沒有入門的就沒有什麼地位。

竟然生生的將這個地方變成了修道文明發展的地方，讓江漢珍也感覺百感交集，感嘆聊齋世界不愧是妖魔生長的世界，一時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但中間並不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有些人族認為自己是天地主角，自然覺得高人一等，但這些妖魔鬼怪卻把江漢珍所說的萬族平等奉為真理，根本就不吃這一套。

隨即，沒有入道的人族就形成了一個內部聯盟，對外宣稱江漢珍被妖魔所惑，不理事物，而妖族勢大，把持了荒墳庄的權柄，誓要滅絕人類。

隨着荒墳庄的名氣越來越大，湧入的求道之人也越來越多，被這些沒有入門的人族所惑，竟然也形成了不小的勢力，妄圖跟萬族修士分庭抗禮。

當然，這也是他們自己認為的。

何況入了道的人族也是不少，這些人有一顆向道之心，參悟了天心才入了門，見到了世界的本真，對這些人族勢力的作為嗤之以鼻，自覺地歸於萬族之一，一面庇護着有一顆向道之心的人族後輩，一邊努力修行，以期在萬族之中為人族爭取一些話語權，不至於未來落後於其他種族。

而其餘的種族也對這些人沒有什麼偏見，相處起來還算融洽，也將這些人族當成了萬族的一份子，並且商量了一系列的制度，竟然搞的有模有樣。

江漢珍看着有些欣喜，竟然能夠融合，而且還自發的組織起來，讓他更加不想理會這些事了。

如今修行雷霆道法的弟子已然不少，而且向外輻射出去，這種法門稱為方便法門，簡單易行，修鍊者多如牛毛，也不愁以後雷府沒有弟子，所以就想看看。

看看這樣究竟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上去，他要做的就是讓這些弟子們成道有望，培養心性，指導其修鍊不出偏差，所以人族形成的反對勢力他就裝看不見。

而這其中人族之中跳的最歡的，就是李化龍了，抱着一直成了精的小白兔四處的遊說着，經過他長達半年的努力，最後被推舉到了首領的位置，打着反對妖邪，救助眾生的口號要準備造反了，首先要有地盤，可荒墳庄有妖族妖魔鬼怪坐鎮，知道不是對手，就打起了南郭縣的主意。

而這時候，狗官在陳玉樓的操作之下，竟然升到了城郭府的位置，當了知府。

城郭府下有四縣，分別為南郭，郭北，東郭，和郭西四縣，李化龍所帶領的眾生軍就開始密謀造反，還天下一片清白，殺出一個朗朗乾坤。

到了此時，情況已經不受李化龍的控制了，被手下的推動之下，就開始鼓動李華龍起義。

但李華龍還有些猶豫，一時還拿不定主意，可一眾手下還是积極準備着，其中有幾個書生跳的最歡，如那被畫皮鬼給吸了一半陽氣的張生，還有調戲花姑子不成，給打了一頓差點沒打死的安佑輿。

還有非禮女鬼公孫九娘不成，而被抓住閹了的萊陽生，諸如此類多不勝數，但這些都是一些書生，稱為讀書人。

自忖一個個都是花叢高手，可在這荒墳庄吃了大虧，心裏極度的不平衡，還哪有時間修道，一心想着怎麼搞些是非，賺取自己的利益，一眾同道中人聯絡到一起，開始秘密購買兵器，收集糧草，就準備時機一到，高舉大旗了。

而這時昆崙山上，一座大殿之前，只見上有一個牌匾，上書四個大字，‘降妖除魔’，此地正是崑崙派的太虛宮。

有一道裝之人用望氣之術看着黑山之上的氣運，眉頭緊皺，好像遇到什麼麻煩的事情。

對着旁邊另一個邋遢道士說道：“諸葛師弟，這人間氣象已經出現了我們控制不了的異數，破壞了我派好幾項安排，此人不能留。”

這邋遢道士正是大名鼎鼎的諸葛卧龍，號稱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其實真正的身份卻是修行之人，位列崑崙大長老之位，修為高深莫測，有真人之稱號。

諸葛卧龍也是看着黑山之上的氣運，說道：“掌門言之有理，有我派弟子來報，那些個棋子大都去了黑山，一個叫荒墳庄的地方。”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此時這些妖魔鬼怪本來是要做傷天害理的事的，卻被人行了教化，不但沒有絲毫業力，還一個個修為不凡，而那些個去破壞妖邪道心的善信也折損了不少，尤其是那個叫萊陽生的，本來是要讓他跟女鬼交合，讓女鬼落入天理不容的境地，再由我崑崙弟子去賺取功德，可這萊陽生被閹了，都是這荒墳庄出的事，此人該殺。”

崑崙派掌門微微頷首，降妖除魔是他們的責任，並奉行為修道入門之要，但天下間妖魔實力龐大，人族修士並不佔什麼優勢，而且妖魔動不動就佔據了朝堂，打壓的天下道門無法抬頭。

可妖族有個缺點，就是勢力分散，並不能凝聚一處，否則不光是道門，或許連人族都不會存在，人族只是在夾縫中生存而已，但也形成了一套處事方法，其中一條就是降妖除魔。

而這降妖除魔也是有技巧的，發現快成了氣候的妖邪之後，就會從中破壞，或者讓其殺業纏身，或者安排人去破壞其道心，等到差不多了，就會派弟子前去收網，賺取一定的功德。

而江漢珍所行的教化之事，就是他們所擔心的，就怕江漢珍將妖魔鬼怪集合到一起，到時候實力太大，對他們這個仙道之牛耳的門派產生極大的威脅。

崑崙掌門思索片刻，說道：“讓重要的棋子也下場吧，還有一些資質優秀的弟子，你親自帶隊，去將荒墳山給分化了，然後親自除掉這幕後之人。”

諸葛卧龍對着掌門躬身一禮，說道：“謹遵掌門號令。”

接着崑崙派就打開了山門，諸葛卧龍親自帶隊，挑選了優秀弟子十幾人，收拾了東西，匆匆忙忙的下山而去。

在路上的時候，諸葛卧龍看着這一眾弟子，這些可都是崑崙派此時的優秀弟子，都是以後的棟樑之材，基本上都是凝練神魂的鬼仙巔峰境界。

本來都安排好了，只要棋子埋好，就讓這些弟子去下山收割一波，憑藉此功德，大部分都能晉陞金丹修為，這可都是以後的中流砥柱。

有一個甚至還是金丹修為，此人資質上乘，讓整個崑崙派都極為重視，而且安排了幾個大功德，只要完成就能晉陞元神境界，就是地仙都不是沒有可能。

可安排好的事情就被人給破壞了，讓整個崑崙派上下都為之氣憤，就是諸葛卧龍也覺得而有些惋惜。

諸葛卧龍和善的對這名金丹弟子說道：“知秋，你所做的功德之事被荒墳庄給破壞了，那個殭屍竟然也拜入了荒墳庄，我為你準備的棋子左千戶也死在了那裡，此是已經如此，掌門說了，讓我這次在處理荒墳庄之事上給你尋找功德，為你提升修為增加籌碼。”

這年輕道士正是鼎鼎大名的恭弘=叶 恭弘知秋，但此時才剛下山，也沒做出什麼降妖除魔，最後定鼎乾坤之事，所以還是籍籍無名之輩。

但安排好的功德被破壞了，心裏難免有些不好受，此事心境不差，還是沒有表現出來，對着諸葛卧龍說道：“多謝師叔，師尊說過，讓我下山之後聽從師叔安排就行，若有什麼事情，師叔儘管吩咐。”

諸葛卧龍滿意的點了點頭，也在暗想，他怎麼就沒收到一個好徒弟呢，心頭思索是不是也從安排好的棋子中收一個徒弟，當做傳人。

諸葛卧龍帶着一群弟子，繞着郭北縣，向著金華縣而去。

恭弘=叶 恭弘知秋一陣疑惑，就開口問道：“師叔，不是要解決荒墳庄之事嗎？怎麼饒了過去。”

諸葛卧龍頷首一笑，說道：“在這之前，還有一樣功德可做，此事牽扯陰陽兩界，非比尋常，我們先去金華縣，將俊美書生帶過來，迷惑了那極陰之鬼，此事就算成了一半，就能將這功德從陰間引出來，做完這事，為你增加了底蘊，我們再去解決荒墳庄。”

恭弘=叶 恭弘知秋也是一陣激動，這牽扯到陰陽兩界的事，就沒有什麼小事，想來也是一件非比尋常之事。

頓時眉開眼笑的對着諸葛卧龍說道：“多謝師叔為弟子着想，師叔大恩弟子永世不忘。”

諸葛卧龍點了點頭，就向黑山望去，心頭思索到一個人來，就在黑山之上跟樹妖耗着的大鬍子劍客，此人也是不凡，竟然得了一道劍仙傳承，憑藉著運氣竟然修成了半吊子劍仙，他看過此人資質，比恭弘=叶 恭弘知秋也差不了多少，想來做他的弟子卻綽綽有餘了。

打定主意，找個時間就將這大鬍子劍客拐帶道門下來，做個傳承弟子。

而他所說的大鬍子劍客，此時正在荒墳庄一家酒樓喝酒呢，身邊坐着一隻百年老鬼，一隻大灰狼，還有一個人族修士，屠夫打扮。

今日正逢十五，江漢珍講道之日，他也聽到了消息，就來聽了一次，就這一次，讓他受益良多，當場就將神魂凝聚了起來，而且神魂層次不低。

就連江漢珍也詫異的看了一眼，問了一下名字，此人站起來就說自己叫燕赤霞，引的一眾人鬼妖魔怪羡慕不已，都想與他打好關係。

而江漢珍講道的時候有些習慣，看見心性優秀的弟子，就想問一句，眾妖雖然不解，但他們發現，反是被江漢珍點了名的，之後都是修為突飛猛進，其中也不乏金丹期的妖將鬼將。

妖將是此界的稱呼，在西遊世界金丹妖眾只能算是一個妖兵嘍啰，可以說是最底層的妖。

# 第九十四章 當世局面 各方動雷門始布局

但在這聊齋世界之中，畢竟世界等級要低於主世界，而就此情況，江漢珍也進行了一些劃分，以便於以後能夠清晰的分辨這些世界，而更好的參悟諸天之道，看清道理的本質，凝練自己的法則。

將世界分成了四個等級，主世界天道穩定，雖然經歷過幾次大劫，有所破損，但底蘊深厚，可以稱的上是永恆世界，但此時已經跌落下去，到了大千世界的層次。

而能夠承載大羅金仙的世界，法則齊全，也是底蘊深厚，可稱之為大千世界，這些世界有天道意志存在，能正在凝聚大道法則的世界。

世界只能孕育出天仙世界，可就是不見大道法則，可以稱為中千世界。

最後的極限只能蘊養靈氣，天道不完善，沒有什麼自主意志，世界之中不可成仙，最極限就是還差地仙半步的真人境界，就是小千世界。

如怒晴湘西世界，就是小千世界，而這個聊齋世界，很可能已經到了中千世界的邊緣，但江漢珍降臨之後，才發現這世界法則已經混亂，能夠拿得出手的就是這世界底蘊深厚，經歷過幾次大劫，本來可以晉陞中千世界的，可是被破壞的不成樣子，竟然出現了退化，比起完善的小千世界都不如。

江漢珍也注重信息的收集，從這些收集而來的資料上來看，在千年以前，這世界還是地仙層出不窮，真人滿地都是，若是用聚集氣運等特殊方法，時不時還能得到一個天仙的果位來，聊齋世界成為至尊。

可就在千年之前，崑崙派連續三次都做了至尊之位，但到了第四代的時候，也就是千年以前，卻多出了一位陰陽妖仙，也成就了至尊之位。

這並不是什麼壞事，成就了兩位，是世界完善的徵兆，若是順利的發展下去，就會出現靠自己修鍊，而成就天仙之人，而不是依靠氣運而證得的，修行者可補全法則，世界也就能相應的進化成中千世界。

可崑崙派一家獨大慣了，怎麼可能允許其他至尊存在，要成就至尊，也只能是他崑崙派，理所當然的就打出了降妖除魔的旗號，準備除掉這位陰陽妖仙。

可陰陽妖仙也是不弱，不但可以調理陰陽，身後還有冥界做後盾，也不會輕易的屈服崑崙派，兩位至尊帶領着門下開始了長達幾百年的爭鬥，最後整個世界都發生了混亂，凡間王朝頻繁的改朝換代，最後兩位至尊遇到了一起，將陰陽打的混亂，世界被破壞的殘缺。

結果還是崑崙派技高一籌，將陰陽妖仙打回原形，滅了意識，一半落到了冥界之中，另一半就成了橫跨中土南北的黑山。

但崑崙派也不好受，至尊身受重傷，一干長老死傷殆盡，最後崑崙派掌門喪心病了狂，將他自己煉製成一座煉妖塔，不但可以將修鍊者扔進塔中產生靈氣，還能鎮壓整個天下，意圖是不讓除崑崙派以外的妖魔抬頭。

趁着兩方兩敗俱傷，各路修行者沒了束縛，趁機進入了人間，各執一道，互相不服，世界越發的混亂，一直持續至今。

江漢珍看着這些妖魔東拼西湊送上來的卷宗，也是花費了好長時間才將大致的情況分析出來，而這種結果，是最合理的一種解釋，不然也不會讓這世界都變的如此混亂。

只能說是崑崙派那時候已經失了天心，為了自己的貪念慾望而對世界下手，不管世界如何，只圖自己快活，才成了如今這個局面。

隨着雷門弟子越來越多，收集消息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而他也知道了陰間有一座山，就在這這千年左右產生了靈性，並且修成了妖邪，名叫黑山老妖。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這黑山老妖就是以前更崑崙派打擂台的陰陽妖仙了，本來這黑山前身是稟天地氣運而生，為調理世界陰陽而出的，類似於泰山大帝的位置，若是陰陽分明，法則齊全，那這聊齋世界肯定就能進化成中千世界。

若是以後有紫微星出世，調理群星斗辰，那就可以進化成大千世界，勢頭是好的，可就是被崑崙派給破壞成了這樣。

江漢珍目光閃爍不已，看着崑崙的方向，充滿了殺機，心道，‘看來遲早要跟崑崙派對上，不對上是不行了，既然如此，那還不如先先手為強。’

隨手寫了一封信，對着門口的一個家丁說道：“李大福，去問問那些鬼仙，有沒有願意去陰間送個信的，此事有一定的危險，全憑自願，不可強求。“

李大福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是先生，我這就去問。”

而後出了房門，向著鬼族居住地而去，不一會，隨着李大福而來的不是一個鬼，而是一群鬼，蜂擁而入的，擠滿在客廳中間。

還好江漢珍所在的地方夠大，不然擠都擠不下，江漢珍神色一愣，問道：“我說李大福，讓你找一個來，你給全帶了幹嘛。”

李大福委屈的說道：“我也不想啊，我一說是先生要找鬼去陰間送信，他們就全跟了過來，若不是大部分鬼不在，說不定比這還多。”

江漢珍搖了搖頭，也覺得是一時疏忽，沒考慮道這些，就說道：“這不怪你，既然都來了，那就一起去吧，也算是去長長見識，當做歷練吧。”

一群鬼仙頓時呼聲高昂，興奮不已，這可是江漢珍嚴格意義上第一次派人去做事，怎麼不讓他們激動。

而這群鬼中還有許多聊齋名鬼赫然在列，公孫九娘名氣很大，就不說了，其餘的如巧娘，林四娘，章阿端，伍月秋，小謝，晚霞等眾多有名有性的鬼都聚集到了這裏。

就是江漢珍也有些納悶，不知道為何，怎麼都跑這來了，而且一個個修行的不錯，江漢珍將一沓他自己繪製的陰雷府和一份信推了過去，說道：“那你們就去一趟陰間，將信送到黑山老妖手裡，還有這些陰雷符，都是我閑暇之時所畫，每人一道帶着護身，這事就由公孫九娘帶隊。”

眾鬼一陣激動，盯着雷符看個不停，而公孫九娘也興奮的站出來說道：“多謝先生信任，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將此信送到黑山老妖手裡。”

江漢珍看着公孫九娘信誓旦旦的樣子，心中一陣白眼，總覺得修鍊了雷法之後，一個個都變得不怕死了，搖了搖頭，說道：“此次出門只是長點見識，不要讓自己陷入險境，哪怕信送不到，你也要一個不落的給我全部帶回來。”

公孫九娘心中感動，但神色越發的堅定，一副大無畏的樣子說道：“是先生，弟子定不忘先生囑託，定會誓死完成任務。”

江漢珍看着這些鬼的樣子，有一種扶額長嘆的衝動，送個信搞得跟去送死一樣，還一個個的這麼积極。

心中怎麼能不感動呢，但還是有些擔憂，這些鬼族若是真的遇上什麼危險，肯定會冒險去完成任務，若是那時候難免有些損傷，而且陰間此時的情況不明，此去是福是禍還是未知。

思索了片刻，說道：“既然是歷練，你們就去找大灰狼，讓他帶幾個同門也一起去，就當聯合行動了。”

公孫九娘等一干鬼族還是有些不情願，這分明就是他們鬼族的事，怎麼可能麻煩其他種族呢，但也不會違背江漢珍的安排，心有不甘的答應了一聲，帶着信件和一沓陰雷護身符一窩蜂的出了門，去找大灰狼去了。

說起這大灰狼，可是很出名的一個狼種，體型高大，樣子兇猛，遠古時代被人族馴化過，但大灰狼卻好吃懶做，被人族趕了出去，從此就生活在離人族不遠的山澗地頭上，性格溫順，並不傷害人族，餓極的時候才會跑到村莊，偷兩隻牲畜填飽肚子，人族遇到這種狼也只是趕跑就行，一般很少發生衝突。

而江漢珍所說的大灰狼就是這種品種，而此時的大灰狼卻跟燕赤霞，屠夫，還有一隻鬼在酒樓喝酒呢，氣氛很是融洽。

大灰狼嗓門大，說起話來整個半條街都能聽得見，只見他喝了一碗酒，大聲的說道：“燕師弟，這次來聽道不虧吧，我們也算是不打不相識，現在卻成了同門師兄弟，也算是緣分。”

燕赤霞也是豪爽之人，趕了一碗酒，說道：“還要多謝你們三位師兄呢，若不是你們，我還在這山頂當野人呢，苦尋了十幾年大道，今日終於得償所願，三位大恩我燕赤霞感激不盡。”

一時間歡聲笑語不斷，讓旁邊觀看的一眾修行者側目不已，而燕赤霞打量着面前三人，明顯不是一個種族，但就湊到了一起，心中好奇，就問道：“我看三位師兄一個鬼，一個人，一個妖，你們怎麼遇到一起的。”

問起這話，大灰狼卻有些尷尬，而屠夫也是有些羞愧，旁邊的百年鬼卻說話了。

“說起這事，我們也是不打不相識。”

燕赤霞眼睛一亮，問道：“那就說說吧。”

只見百年鬼對着酒使勁的聞了一下，酒氣全被吸走，而碗中的酒卻變成了水，臉色變得有些紅潤，這才說道：“我消息靈通，聽到先生講道的消息，就連夜趕往荒墳庄，到了一條小河流的地方，卻犯了難，我不是水鬼，不擅長水性，若是在水中，戰力不足平時一成，為了保險，就變成羊，趟過河去，沒想到被路過的屠夫給抓住了，我將聽道之事說與屠夫，但他就是不相信，硬要將我拿回去賣了。”

看着有些不好意思的屠夫，和在那笑着的大灰狼，百年老鬼接着說道：“就在這時，大灰狼出現了，盯上了屠夫，想吃了屠夫。”

大灰狼臉色一紅，辯解着說道：“我可沒吃人的打算，我看屠夫背着肉，我也聽到了先生講道的事情，就想帶上些肉給先生做禮物。”

屠夫這時看着大灰狼說道：“大灰狼也是笨，帶着他的狼兵竟然連我一個都拿不下，在一處麥草垛一群狼跟我僵持了一夜，最後老鬼變化的時間到了，化成了鬼，才將聽道之事說了出來，我們這才一起來這聽道的。”

頓了一下，屠夫說道：“這裏不但可以聽到，肉食的需求也大，一日能賣個八九頭豬都不成問題，生活不成問題，我就將家業搬到這來了，何況還有這麼多同門在，生活也算有了盼頭。”

這話一出，幾人都是一臉感慨，但旁邊的一隻野豬精瞅着家豬精咯咯的笑着，家豬精神色不善略帶殺氣的看着屠夫。

大灰狼頓時怒了，提起旁邊立着的狼牙棒指着家豬精說道：“別給我甩臉子，我狼族沒成妖的後輩若是被人吃了肉，我也沒說什麼，吃你幾隻豬怎麼了，再若這樣，剝了你的皮。”

家豬精一時不敢吭聲，這大灰狼可是個渾人，他可不敢多說什麼，一旁的野豬精就要站出來勸說道：“大會狼師兄算了吧，畢竟他也是成妖不久，我代他向你道歉。”

大灰狼這才神色有些緩和，說道：“今日就看在大野豬師弟的份上這事就這麼算了，若是再如此，誰的面子也不好使。”

“那我的面子好使不好使？”

但此時一道悅耳動聽的聲音從樓下傳來，大灰狼手一抖，嚇的趕緊將狼牙棒藏了起來，悄悄的坐在下，裝模作樣的喝着酒，假裝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一樣。

# 第九十五章 欲開大劫 耳中人探明隱秘事

而圍觀的人群一下子散了開來，好像遇到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屠夫自顧的別過頭去，裝作與大灰狼不認識。

燕赤霞看的有些奇怪，就向旁邊偷笑不已的老鬼問道：“這是怎麼了，為什麼聽到這個聲音大灰狼變得這麼蔫了。”

百年老鬼悄悄的對燕赤霞說道：“這是大灰狼的剋星來了，大灰狼前段時間凝聚出了妖丹，自以為高人一等，扛着一根狼牙棒四處招搖，不知道怎麼惹了一個女鬼，被一群女鬼圍攻了，追了三架山，最後追到一條河邊，才將大灰狼抓住。”

聽到這裏，燕赤霞也有些好奇，就八卦的問道：“抓住之後呢？有沒有什麼後果。”

百年老鬼說道：“怎麼沒有後果，被那幫鬼族給吊在綠柳的本體上，用柳條抽打了三天三夜，那慘叫聲響徹天地，最後還是我跟屠夫帶着禮物去求情，才將大灰狼放下來的，你都沒見當時那種凄慘。”

忽然，百年老鬼神情變得緊張起來，悄悄的對着燕赤霞說道。

“不好，他們上來了，別說話，看戲就成。”

燕赤霞自然會意，他也很佩服這幫女鬼，端着一個碗假裝喝酒，眼睛卻悄悄的望了過去。

只見鶯鶯燕燕的一群女鬼帶頭上了樓，後面還有數個夜叉厲鬼跟在後面，陣勢也是不小，一旁的小謝指了一下大灰狼，大灰狼頓時嚇的一個哆嗦，而公孫九娘就說道：“走，咱們過去。”

一群鬼紛紛上前，將大灰狼圍了起來，大灰狼被嚇得欲哭無淚，正在思索自己有沒有犯錯，想要主動承認錯誤。

帶着一臉哭容抬頭說道：“姑奶奶們，我最近可沒犯什麼錯誤啊，我唯一犯的錯誤就是在屠夫家偷吃了兩塊生羊肉，可沒做別的事啊。”

公孫九娘鄙視的看了大灰狼一眼，說道：“看你那個慫樣。”

“是是，我認慫。”

大灰狼趕緊認錯，那次可將他折騰的記憶猶新，終身難忘。

公孫九娘看着無趣，說道：“好了，別裝了，這次找你有正事，你要陪我們去一趟陰間。”

大灰狼眼珠子一轉，試探的問道：“可不可以不去。”

公孫九娘說道：“可以，既然你不去就算了，若是先生問起來，我們就說大灰狼不想去。”

大灰狼頓時大驚，這可是大事，趕緊說道：“去，去，我肯定去，怎麼可能不去呢。”

公孫九娘白了一眼大灰狼，說道：“先生說了，這個是全憑自願，不會強求。”

大灰狼睜大眼睛，說道：“先生交代的事可是頭等大事，我大灰狼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怎麼可能推脫呢？”

公孫九娘滿意的點了點頭，說道：“那你就選上一些精幹些的同門，待會到鬼宅集合，我們今晚就趁着夜色出發。”

公孫九娘說完就帶着一群鬼族返回鬼宅，去準備那些事情去了，而大灰狼卻成了這群弟子中間的紅人，爭搶着討要一個去陰間的名額，最後一番選擇，選取了修為最高的幾個，百年老鬼，屠夫，燕赤霞赫然在列，其餘的如大野豬，皮水仙，竹青，銅殭屍等一些修為比較高的，都已經是煉出金丹修為。

而且討要名額的弟子也越來越多，大灰狼感覺這樣下去，非得湊上七八十人不可，就選了一十二人，悄悄的溜走了，得到消息來遲的人卻是捶胸頓足，懊悔不已，為什麼就今日不來酒樓。

此時一個荒墳莊家丁卻在後面悄悄的記着，將這些弟子的名字全部記了下來，又打聽到了鬼族所去的人名，公孫九娘也知道家丁是江漢珍身邊之人，就將所有要去的人名信息，全部交給了家丁。

家丁得到名單，就去將名單送到江漢珍手上，江漢珍接過名單，滿意的點了點頭，說道：“表文是否已經書寫好了。”

家丁回答道：“張秀才已經將表文全部書寫完畢，就差填上名字和蓋上雷印了。”

“好，做的不錯。”

江漢珍稱讚了一句，接着說道：“去將這些名字全部填入表文，再送過來我親自蓋印。”

家丁有些激動，答應道：“是先生，弟子一定會做好此事。”

在家丁的心中，江漢珍出了講道可是什麼事都不會管的，當然也很少誇獎人，一句誇獎，就讓家丁的腰板都挺直了不少。

這奏表雷府之事才是重要的事情，關乎雷府的後備力量，也關乎雷門在此界的傳承，不是小事，這事早有打算，只不過一直沒有尋到機會去實行而已。

不如就趁着這次大劫開始，憑藉著送信為引子，將第一批牽扯進來的弟子全部收入門下，開啟整個聊齋世界的大劫。

早就看明白了聊齋世界的情況，與其被動的等待崑崙派出手，還不如自己先出手，佔據主動權。

至於出手的先後，江漢珍也考慮了良久，才決定如此做的。

出手就意味着傷亡，以江漢珍的性格來講，不願意讓任何一個弟子當了開劫的炮灰，所以只能略先一步行動了。

看着這名家丁就要告辭離開，江漢珍又吩咐了一句。

“將你們幾個還有那幾個秀才的名字也填上去，在庄外開闊之地準備法壇，今日在他們離開之時，就將文書奏表雷府。”

“是，先生。”

家丁面紅耳赤的對着江漢珍行禮道，看其全身抖動的樣子，就知道是全身激動的。

江漢珍笑了一下，示意他快去辦事，家丁行了一禮，就向門外跑去，一個不穩，差點栽倒在地，但好在有修為在身，也沒有倒下，站穩之後，風風火火的向書寫文書之地跑去。

江漢珍會心一笑，這弟子就要進入雷門，心情激動也是正常的，他在進入雷府的時候，何嘗不是這樣，有得聞大道的喜悅，有了脫生死大事的快樂。

在荒墳庄正在积極準備陰間一行的同時，崑崙派也已經到了金華縣，找到了一個家道中落，一心想考取功名，從而光耀門楣的落魄秀才寧采臣。

寧采臣一心讀書，而荒廢了家業，等到發覺之後，已經無米下鍋，只能在外找些書生的活計，最後找到一個替別人收賬的營生，當做謀生之路。

而寧采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怎麼能做的下來這個事，所以越發的落魄，等到諸葛卧龍道金華縣的時候，給寧采臣要做賬的東家給了十兩黃金，並吩咐了一些事情。

而這黃金卻是諸葛卧龍用障眼法用一塊石頭變的，只要過了一天一夜，就會恢復，給掌柜的交代了一些事情，讓他安排寧采臣儘快到黑山之下去要賬，越快越好。

見了黃金，掌柜的當然一百個願意，當即吩咐活計叫來寧采臣，給了一本東郭縣的賬本，讓他去要賬，而且立即將寧采臣送出城，寧采臣無奈，只能託人給自己母親帶了個話，說他要出遠門，然後就被掌柜的打發去東郭縣了。

崑崙派自以為自己做的隱秘，可天下哪有不透風的牆，他們所說的一切，都被金華縣縣令譚晉玄的一對耳中人給聽了去。

譚晉玄正在處理公事，而這時耳朵中傳來聲音，左邊的耳朵說道：“譚晉玄，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要暗中對付荒墳庄。”

接着就聽見右邊的耳朵中傳出聲音附和道：“是啊，是崑崙道士，他們壞的很，還讓錢莊掌柜的將寧采臣支了出去，說是寧采臣俊美，可以迷惑女鬼。”

譚晉玄正在處理公事，本來要將兩隻陰陽耳報神罵一頓，但聽到說道荒墳庄之事，頓時打起了精神，他與荒墳庄還有些淵源，就是這個縣令的位置都是何知府幫忙操作的。

譚晉玄本是金華縣的生員，屬於候補官吏，平生好道，相信一些導引之術，但修鍊了數年也不見什麼功效，還被耳朵中藏着的耳中人產點害的精神錯亂。

耳中人在方術里有耳報神之稱，擅長從雜音中探聽消息，一些法師經常煉製一些，當做耳目，一般犹如柳靈人之類的，但譚晉玄耳中的這個小人可不是人為煉製的，而是天地生養的，喜歡活在人的耳朵之中，所以叫耳中人。

就在他修鍊出了岔子，而且差點被耳中人吵得精神錯亂的時候，忽然聽到耳中人說起荒墳庄之事，頓時就上了心，連夜就趕去了南郭縣，見了狗變成的何縣令。

何縣令以狗當官，這在周圍官員中間又不是什麼秘密，所以沒人與他來往，而何生員的到來讓大黑狗喜出望外，不但將普傳之法傳給了他，而且還帶着他去聽了幾次道。

有了這層關係，大黑狗當上了知府，當然要先提拔自己人，譚晉玄就受了益，在陳玉樓的操作下，譚晉玄竟然成了縣令，所以他也是大黑狗一系的人，還是荒墳庄的弟子。

被江漢珍點了一次名，之後修為大進，才明白耳中人並不是什麼邪物，而是天地間的精靈，可遇不可求，在他主動示好之下，與兩隻耳中人成了朋友，也讓兩隻耳中人安穩的住了下來，幫他探聽消息，治理整個金華縣。

心中一驚就問道：“你們兩個一個一個說，別急，從剛開始說，一句也不要落下。”

兩隻耳報神這在開始說起，兩人互相扮演角色，從崑崙派的一言一行，怎麼樣的報表情，還有談話的內容怎麼全部模仿了一遍，就連諸葛卧龍想要去李化龍那裡做軍師都說了出來。

而譚晉玄不愧是才思敏捷，又修鍊了神魂之道的人，瞬間就將大致的情況分析的一清二楚，這事牽扯到荒墳庄，與他因緣頗深，他此時的地位都與荒墳庄有關係，此事不能不管。

譚晉玄取出筆墨紙硯，開始奮力急書，不一會就寫好一封信，裝到了信封中，想了一下，覺得不保險，就又寫了一封，叫來了心腹手下，說道：“這兩份信件極為重要，你分兩隊人馬送過去，一封送到荒墳庄江先生那裡，一封送到城郭府何知府那，務必要將信送到。”

心腹之人神色一正，對着譚晉玄說道：“是老爺，信在人在，屬下定會將信送到。”

譚晉玄點了點頭，心腹之人辦事他是放心的，送走心腹之後，但神色之間還有些憂慮，李化龍此人他知道，此人偽善，自以為天下都是壞人，就他一個好人，讓他評價就三個字，‘攪屎棍’，他也沒想到此人竟然要造反。

就準備待會整頓軍備，防着這些，讓手下士兵隨時待命。

忽然想到了寧采臣，他知道崑崙道士給錢莊掌柜給的黃金是石頭變的，若是寧采臣走後，黃金又變回石頭，以那個掌柜的為人找不到崑崙道士，寧采臣又不在，氣還不撒在寧采臣母親身上？

想了一下，又寫了一篇故事，叫來一個手下，說道：“找些說書的人，將此事分為三段，在四處說與眾人聽，只要參与的說書之人，說一次二錢銀子，還有派人去寧采臣家，等到惡人上門，你們再出來為寧母做主。”

手下接過寫好的故事，就出去安排去了，此事譚晉玄卻也沒閑着，開始寫起了發往朝廷的奏章，而內容就是崑崙派下山霍亂百姓之事，有耳中人相助，就是一些隱秘都給寫了出來，而且還有理有據，將官字兩張口發揮的淋漓盡致。

# 第九十六章 奏表雷府 崑崙派出招現陰謀

夜晚之時，江漢珍安排家丁在空地安置了法壇，沒有記了名字的自然是羡慕不已，自發的在外面戒嚴起來，並且組織人手維持秩序，以免有人打擾。

而江漢珍自是打坐養神調整精神，準備接下來的做法之事。

就在江漢珍起身穿好法衣準備出去的時候，一個家丁來報，說道：“先生，外面有百里加急信件送到，那人非要將信件送到您手上，此人還在外站着，還請先生定奪。”

江漢珍神識一掃，就見一個風塵僕僕的驛差站在門口，神色一片焦急，一看就是有急事，江漢珍吩咐道：“快請人進來。”

家丁出去就帶着一個驛差進來，驛差見了江漢珍，就將信遞了上去，說道：“我家老爺吩咐我等用八百里加急將此信送了過來，說務必要交到您手上，剛才失禮之處，還請先生見諒。”

江漢珍擺了擺手，說道：“無妨，你家老爺是誰，可還有什麼交代的沒有。”

驛差回答道：“我家老爺也在先生座下聽過道，此時正是金華縣縣令譚晉玄是也，並沒有什麼交代，只是讓我們送出兩封信，一封到了何大人的手中，一封送到先生您手中。”

江漢珍看了一下上面的火漆完好無損，就對着驛差點了點頭，說道：“辛苦了，你先下去歇息。”

驛差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多謝先生好意，在下已經將信送到，還得回去復命，還請見諒。”

江漢珍也就沒再挽留，說道：“竟然如此，那就不再留你了。”

接着對着家丁說道：“去送送這位驛差，並拿出幾道護身雷符，給帶來的差役一人一道，再多出十道，讓他帶給譚縣令。”

“是，先生。”

家丁應聲而做，將驛差帶了下去，取了些雷符，吩咐他給來此地的人每人一道，還給譚縣令也帶去十道，以保證安全。

江漢珍所畫的雷符，正是參悟林忠的那五道五行雷符畫出來的，林忠地仙修為，又是修行雷法之人，最是擅長戰鬥，那五道雷符全是攻擊性的，而江漢珍卻總覺得戰鬥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而有些事情也根本不是用戰鬥能解決的，原因當然是他此事修為太低。

所以從五行雷符上感悟法則，專門修鍊一些護身的符篆，以備門下弟子護身之用。

馬上就到了開壇作法的時間，江漢珍拆開信，隨意的掃了一眼，隨即一陣失笑。

心道，‘這崑崙派還想從我雷門內部瓦解，真是不知所謂，我雷府可是出了名的團結，能夠入門心性自然與我雷霆大道契合，入不了門的當然是不願意修我雷門道法了，那就由他去吧，既然你崑崙派看上了李化龍，那就送個你們。’

就寫了一道符文，叫來一個家丁，讓他去將符文送往城郭府的陳玉樓手裡，這才出門去了法壇。

進入法壇之中，只見場地已經被所有的雷門弟子圍住，而公孫九娘帶着一眾鬼族，還有大灰狼帶領的十二個弟子，手捧上表文書，已經在壇前等待。

而壇上香燭金紙一應俱全，江漢珍看的連連點頭，一眾弟子紛紛行禮道：“恭迎先生。”

江漢珍說道：“時間緊急，這些虛禮就免了，今日趁着這次你們牽扯進接下來的大劫之際，將牽扯進來的弟子名錄上奏雷府，報備在冊，以後就是我雷府真正的弟子，我雷霆之道初期修行重視心性，若是今生成道無望，壽盡之時可被接應至雷府，若是有道心堅定，資質氣運高潔弟子，成就地仙之時，自可去雷府報到，以後永在仙道，不入輪迴。”

這些弟子雖然以前就聽過江漢珍講過這些，但這次聽到，卻又是一番滋味，因為這次是真正的施行，並非只是一說。

在名冊與不在名冊的都是一陣激動，修真養道不就是圖個長生就是嗎，給了大道的希望，怎可不激動，齊聲說道：“先生慈悲。”

江漢珍說完，整理了法衣，走上高壇，拿起傳達雷府的信香就要點燃，然從人群中衝出一個人來，大喊道：“先生不可啊，這些都是妖魔鬼怪，怎麼拜入雷府，先生這是要置我人族與何地，讓天下百姓何以生存，你這是助紂為虐。”

身後出了動亂，江漢珍轉頭一看，此人正是李化龍，但衝出來沒多久，就被維持秩序的一眾小妖給綁了回去，江漢珍眉頭一皺，覺得這李化龍說的有些莫名其妙。

負責維持秩序的藤妖站出來說道：“先生，此人擾亂法會，在壇前出言不遜，是弟子失職，還請先生責罰，先生放心，我等定不讓此人看見明天的太陽。”

江漢珍看着已經被封住嘴，但神色猙獰，眼睛大睜的李華龍，本來想點頭任由藤妖處死這李華龍，忽然心頭一動，改變了主意。

李華龍造反已經是大勢所趨，這是他自己選擇的路，代表了推舉他稱為首領的意志，也是崑崙的意志在後面推動，也是大劫的開啟人之一，已經由不得他了。

本來李華龍是王者前驅已經是命中註定，江漢珍也給過他機會，但他本性難改，性格之中善惡不平衡，有失偏頗，卻難以入門。

普傳法門的入門關竅在於持身中一，總結起來可用陽明真人的四句教來概括。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若不領會其中的真意，修行道法永遠不得其門，而李華龍就是這種情況，剛開始聽道還能參加，到後來只做些是非之事，根本就聽不進去，最後連人影都不見。

江漢珍本來打算問問李華龍什麼情況呢，但隨後就沒了興趣，但也不會殺他，沒有李化龍，還有王化龍，就對藤妖說道：“人各有志，不可強求，隨他去吧。”

藤妖眼神中充滿殺氣的看着李華龍，但李華龍卻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很是正義，而其餘的弟子，不論人妖鬼怪，都充滿殺氣的看着李華龍，若不是江漢珍在場，李華龍大有可能被群起而攻之。

藤妖猶自不甘的對江漢珍說道：“是，先生，弟子這就趕他出去。”

說完就就拖着還在那掙扎的李華龍離開法壇附近，這些弟子本來就對李華龍有氣，雖然不至於殺他，但讓他吃點苦頭卻是可以的，下手之際也沒個輕重，等將李化龍扔出去的時候，已經看不出人樣了。

而法會繼續進行，信香一焚直達雷府，場域開啟一封玉書直上北斗，而在天庭雷府之中就看到了一封玉書呈遞在案，自然是不敢怠慢，蓋了印章，江漢珍這頭就有了感應，趕緊讓一眾弟子將手持的表文全部呈上來，由他蓋上大印，再送入火中焚燒。

不到片刻，用靈眼望去，這些弟子一個個的頭頂都多了一道雷霆氣運，連向虛空。

江漢珍心頭一動，暗道成了，雖然知到這是必然的結果，可還是忍不住有些欣喜。

聊齋世界的等級本來就不是很差，有成就中千世界的底蘊，所出生的生靈修鍊起來也容易很多，很容易就能達到標準，若是在能讓此界提升成中千世界的話，那雷府在西遊大劫中怎麼都不可能失敗，即使主世界被西遊集團破壞，也能退守這聊齋世界，當個後路。

接下來，送走了去陰間送信的一眾弟子，江漢珍又交代了剩下沒有報備雷府的弟子，若是他們願意為雷府出力，就去到張秀才那登記，領取表文，蓋上大印，在此地焚燒，然後會安排他們任務。

也講明了其中存在的危險，讓他們自行選擇，這才返回屋中，開始推演接下來的事情。

剩下的弟子早就等的不耐煩了，紛紛找上了張秀才，開始登記，但其中卻有一隻身材矮小，包着頭的妖族混在其中，也登記了名字，領取了一張表文，而且給張秀才留了一張紙條，歡天喜地的去了。

張秀才掃了一眼，心中大震，心道，出事了，就將手上的任務交給旁邊的李秀才，帶着紙條慌忙的跑了出去，不一會就到了江漢珍的手上。

江漢珍掃了一眼，這紙條之上卻是李化龍所部署的所有安排，詳細無比，忽然看見一個名字赫然在其中，而且被做了李化龍的軍師，而且還有幾個崑崙派弟子的身影在其中。

又結合譚縣令送來的信件，兩者一結合分析，也分析出來了一個大概。

心道，‘沒想到崑崙派跟我打的主意也是一樣的，也要做那先下手為強之人，既然你出招了，我也不能不還手。’

思索一番，對着張秀才問道：“所有的弟子是否已經登記完畢？”

安靜的在一旁等候的張秀才回道：“先生，我們荒墳庄弟子不下萬人，而且還有許多從外地敢來，恐怕還要三天時間，我等就是不眠不休，也只能登記大部分。”

江漢珍帶了點頭，說道：“李化龍三日之後就會舉旗造反，要儘快施行，否則我雷門定要遭遇兵禍。”

張秀才應聲道：“是先生。”

接着江漢珍又說道：“吩咐入門弟子，全部整裝待發，分批次秘密撤離，將此事傳信與城郭縣，將所有弟子與善信也全部送出城外，自有人接引。”

張秀才心中一動，說道：“先生，我們雷門的實力現在已經不弱，也能湊齊萬人，何況還有何知府，有他那城郭，東郭，南郭，郭北，郭西，五地相互照應，最起碼也能湊足萬人，而李化龍只有八千人，就是加上不知從哪冒出來的那三千人隊伍，也就是一萬一千人，而且先生施行教化之道，民意在我們這邊，我們若是嚴加防範，以逸待勞，他們也不一定能成功，我們也沒必要撤退出去，將地盤留給李化龍的。”

江漢珍對張秀才滿意的點點頭，說道：“你分析的不錯，很符合人道之理，但你卻不知仙道氣運之變化，和這其中的內幕，若是你知道，就能在這得失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了。”

# 第九十七章 禮尚往來 回一招崑崙入瓮來

張秀才會意，就開始虛心請教道：“還請先生為弟子解惑。”

江漢珍思索得了片刻，既然弟子請教，那他肯定不會吝嗇指出其中的關竅的。

就笑着說道：“從明面上，是我們雷門內部出了問題，弟子李化龍產生異心，而引發的叛亂。”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此時對於外界來說，是我雷門的問題，李化龍打的可是我雷門旗號，但真相卻是李化龍根本不是我雷門弟子，而他背後卻有崑崙派的人存在，妄圖以製造劫難的方式，繼續做此界第一門派，而這其中崑崙派支持李化龍，破壞我雷門名譽的同時，也企圖讓李化龍出手消耗我雷門內部力量，等到兩敗俱傷之際，再由崑崙出手，滅殺我雷門，從而進行新一輪的改天換地之策。”

張秀才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背後有人，怪不得李化龍忽然之間多了三千人，原來這一切都是崑崙派在後面，崑崙派是龐然大物，他不清楚狀況，不好做什麼評判，但李華龍不是，卻打着雷門的旗號，這簡直就是將雷門置於邪魔外道的境地，讓他怎麼不生氣。

張秀才想到李化龍的所做所為，就說道：“先生，這李化龍看似是我們雷門弟子，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他只能算個打着雷門弟子旗號的信士而已，根本不能稱之為我雷門弟子，就那先生所傳授的普傳法門來說，弟子愚笨，也花了三個月時間才入門，而李化龍來的最早，當現在將近一年時間，還在門外徘徊，他有何資格打着我雷門旗號出去招搖撞騙呢。”

緊接着，張秀才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弟子懇請先生成立糾罰我雷府內部過錯的隊伍，清除這些害群之馬，不要讓這些別有用心之人壞了我雷府名譽。”

張秀才說話之際有些氣憤，他本是讀書人，愛惜自己的名譽，此時進入雷門，修鍊了道法，又得江漢珍將它的名錄上奏天籍，早就心皈雷府。

對破壞雷門名譽之事無比氣憤，私下里跟人商量着要成立糾罰隊伍，將那些破壞雷門形象的害群之馬收拾了，但都是在私底下商量，這次江漢珍說到李化龍，張秀才就趁機將此事提了出來。

江漢珍讚賞的點點頭，說道：“你有心了，我雷門弟子已經過萬，以後難免產生分歧，這事就交給你來辦。”

接着想到一個人，就說道：“我再點出一人，這人就是有劍仙傳承的燕赤霞，此人以前是官身，做事公正嚴明，大公無私，而且修為不低，有此人在，你也可以放開手腳去做。”

張秀才一陣激動，說道：“是先生，弟子定會建立雷門糾罰隊伍，監督好我雷門弟子的行為，保護好我雷門的名譽。”

江漢珍這才說道：“這就是我安排所有弟子暫避風忙，保存力量的原因所在，既然崑崙派要下場，就給他送給一份大禮，我們只保存有生力量，將這一切，還有城郭府以及四縣之地全部送給他，到時候李化龍成勢，化龍之勢不可抵擋，那崑崙派這個匡扶龍庭之物，肯定就會得到大氣運，從此氣運相合，與新朝共存亡，到時候想要抽身退出，就沒那麼容易了。”

張秀才聞言，心中一陣激動，對江漢珍這手段也是很佩服，說道：“先生高明，本來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經過先生這一招以退為進的辦法，竟然將幕後之人都給拉到了前台，弟子實在佩服。”

江漢珍心中連連搖頭，這隻是修為低下，才優先考慮計謀，若是能橫掃一切，對李化龍根本就不想做什麼理會。

接着對張秀才說道：“這事就由你負責吧，城郭府那邊也由你去聯繫，人手不夠，可自去尋找，至於如何做，就看你自己的手段了。”

“是，先生，弟子定會做好此事。”

江漢珍點了點頭，身形消失在屋內，下一刻在庄外一道雷光閃爍，才顯露出他的身影。

這事他五行雷法神通的一門延伸之法，五行雷遁之術，速度奇快，百里之間瞬息而至，也是一門逃命之法。

考慮到崑崙派的人來了，而一且實力都是未知，以免對上之後陷自己於險境，才修鍊出了這五行雷遁之術，用作逃跑，是為‘未先勝，先算敗’，只要他不死，聊齋世界的雷門就永遠不會倒下去。

轉生看了一下身後的荒墳庄，滿意的點了點頭，隨後施展遁術，消失在原地。

得到安排的張秀才自然是雷厲風行，很快組織了一大批妖鬼人魔怪等雷門弟子，進行了第一次戰略部署，有目標的進行戰略轉移，分成數個批次，隱秘的向黑山撤退而去。

而這時的李化龍被手下抬了回去，請來的郎中正在為其清理傷口，一眾謀士手下環繞在側，正聽着李化龍的訴苦。

李化龍被折騰了一番，此時正痛心疾首的捂着胸口，悲憤的對着一干手下說道：“都怪我當初不聽各位的意見，還企圖去勸說那妖邪頭目改邪歸正，將妖魔鬼怪清理出去，沒想到那妖邪頭目竟然死不悔改。”

忽然四下瞅了一下，沒見小白兔的聲影，就問道：“小白兔呢？”

一旁的萊陽生用尖細的聲影說道：“屬下也是不知，兔子生性膽小，也許是聽到有大事發生，跑了也說不定。”

李華龍心中一痛，言語之間神色悲傷，讓人一看就覺得是別人背叛了他一樣，最後掙扎着做了起來，對着一眾手下說道：“既然人各有志，那就隨那群妖魔鬼怪去吧，我等當高舉大旗，打出斬妖除魔的口號，還天地一片清明。”

幾個書生自然是心中大喜，齊聲說道：“首領英明。”

一旁的安佑輿目光閃爍，這可是大事，雖然說是斬妖除魔，但真的打下了地盤，稱王建制是不可避免的，到了那時候就成了大勢所趨，非人力可以扭轉，也由不得這李化龍，就想諫言一二。

可還沒等他說出來，一旁的萊陽生卻用他那尖細的嗓音，對着李華龍說道：“主公，我等要做的這事可是翻天覆地的舉動，若是沒有建制，肯定不利於管理，還請主公下令，自領官職，開始啟勢。”

一旁的幾個書生暗自懊惱，自己怎麼沒想到，卻被這個讓女鬼閹了的宮人給搶了先。

安佑輿更是後悔不已，甚至有些氣惱，但這事已經被提了出來，當然不能落後，就站出來說道：“首領，萊陽生此言在理，屬下也懇請首領自領王位，三日後發動兵變，等拿下城郭五地，就稱王建制。”

一眾手下書生也都反應過來，爭先恐后的就此諫言。

李化龍本來只是覺得江漢珍傳道眾生做的不對，多次諫言多次受挫，才心中有怨言，也忘記了自己的初衷，可如今竟然發展成了這樣，覺得總有些不妥，好像忽略了什麼。

但就是想不明白，就問向一旁的兩個道士，說道：“軍事和恭弘=叶 恭弘法師對這事有何看法？”

而這軍師和國師都是崑崙派的兩個名人，軍師卻是諸葛卧龍，而這軍師就是下山為了謀划功德的諸葛卧龍，法師就是諸葛卧龍所安排的優秀弟子恭弘=叶 恭弘知秋，兩人通過手段，謀得了隨軍法師的位置，但兩人並不是真的要扶持李化龍，而是另有圖謀。

李華龍這次失敗已經是他們算準的，依靠萬人要攻打城郭府五個地方，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要將這城郭府破壞了就成，最好是兩敗俱傷，而真正扶持之人卻另有安排。

隨着李化龍的詢問，恭弘=叶 恭弘知秋略先說道：“回首領，首領身負真龍之氣，成就大業也是天命所歸，所行的方略也是為民請命，響徹環宇的大事，應當稱王建制。”

李化龍隨即看向諸葛卧龍，諸葛卧龍心中一陣冷笑，暗道真不知好歹，竟然還想做人主之位，但表情還是誠懇的說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首領得了天地意志，我看過城郭府的兵甲，早已荒廢已久，不堪一擊，首領不可違背天命，應當做一番開天闢地的大事業。”

李化龍思索片刻，有想到江漢珍一直不聽他的勸告，傳道法與妖魔，眼睜睜的看着妖魔越來越多，他經常也被收拾一番，心中一嘆，覺得再這樣下去這天下就是妖魔的天下了。

隨即心中一狠，說道：“好，那就依照此事執行，若是打下城郭府，恭弘=叶 恭弘法師當為國師，就是你身後的門派也為我國教，享受萬民供奉。”

聽得旁邊的恭弘=叶 恭弘知秋嘴角一抽，覺得有些不妥，他可沒想做什麼國師，將崑崙派也牽扯進來。

就給諸葛卧龍傳音道：“諸葛師叔，這國師的位置可不能做，萬一這李化龍真的打下了城郭府就不妙了，到時候我崑崙派都會被牽扯進來。”

諸葛卧龍冷笑一聲，說道：“就他李化龍還沒那個本事，我看過個城郭兵將，全部是身體素質要強很多，而且隱藏着裝備精良的一支部隊，就李華龍這些難民，吃都吃不飽還打什麼，送死還差不多。”

恭弘=叶 恭弘知秋一聽，也放下心來，接着問道：“既然李化龍沒什麼用處，我們待在這干什麼？”

諸葛卧龍高深莫測的一笑，說道：“誰說李化龍沒用了，他那一萬人也能製造一些混亂，將荒墳庄的力量牽扯到城郭府以及四郭縣去，我們就可以乘機去圍攻那傳妖邪道法之人。”

恭弘=叶 恭弘知秋隱約的感覺有些不對，就傳音道：“那如果荒墳庄也死守不出呢？”

諸葛卧龍笑了一聲，說道：“怎麼可能？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所有地盤全部扔出去送人的，就是我崑崙也不會將昆崙山下的那些村鎮放棄的，就是他不出來，還有九山王的那三千精兵呢，我們可以帶着這三千精兵打過去，破了他荒墳庄的氣勢，那妖人必死無疑，就是不死，我們就將他列為妖邪之人，通告天下。”

恭弘=叶 恭弘知秋心中對此很認同，這通告天下可是毒計，基本上被天下人列入妖魔行列，很難再抬起頭來，還在思索着，忽然諸葛卧龍傳音道：“好了，我們先幫這個李化龍制定一個完善的制度，讓他多謝希望，給他增添一點信心，這樣也能多發揮些作用。”

恭弘=叶 恭弘知秋點了點頭，就與李化龍一干手下坐在一起商量稱王建制之事，出生崑崙派的恭弘=叶 恭弘知秋自然是熟讀百家經典，見識不凡，發揮生平所學，竟然搞出一個完善的王朝制度來，而且還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諸葛卧龍從旁指導。

李華龍以及一干幕僚都對其敬佩不已，看了這種新的制度，也對接下來的事情有了更大的信心。

李化龍更是私底下稱諸葛卧龍為老師，稱恭弘=叶 恭弘知秋為國師，揚言等到稱王之時，就將此事定下來。

# 第九十八章 雙方準備 看手段雷門齊出動

等到確定了大致策略，決定在三日後就高舉大旗，對城郭縣極其附屬縣進行同時出兵，打一個措手不及，從而做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稱王建制之事。

等到商量好對此之後，李化龍也就閑了下來，心中正想着小白兔。

小白兔是他在聽道期間認識的，樣子看着柔弱可憐，孤獨無依，比一眾妖魔鬼怪要善良多了，而且還不會說話。

當然這一切都是他自己認為的，就對小白兔多有照顧，後來甚至經常抱在懷中，自動的將小白兔歸於良善妖怪之中。

而小白兔也成了李化龍傾訴委屈的對象，此時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想獨處一會，靜下心來，就想找個人傾訴一下，就想起了小白兔。

這時一個身材矮小頂着兔子頭的妖怪推門而入，這正是李化龍此時思念的小白兔，李化龍雖然是七尺男兒，但也有一顆玻璃心，受不得打擊，不像那些入了門的弟子，心性都很堅定，萬般打擊也沒什麼事情，所以這也是李化龍內心脆弱的原因之一。

見到小白兔回來，上前一把將小白兔拽過來，拉到懷裡，緊張的問道：“你去哪了?你知不知道我們大家都很擔心你。”

說著還在小白兔身上檢查着，看有沒有受傷，神色極為緊張，小白兔睜着一雙紅寶石一般的大眼睛，長長的耳朵來回的轉着，神色一片冰冷，而李化龍卻不知道這一切都是他一廂情願而已。

李化龍看見小白兔沒事，這次說道：“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接着就開始訴苦，將他所經歷的事全部說了一遍，就連他們的所有部署都全部說給小白兔聽。

小白兔在李化龍身邊自始至終都沒說過一句話，但李化龍所說的話他卻全部記在了心上，轉着一雙兔子耳朵仔細的聆聽着，心道，果然有崑崙派的影子，準備將這些全部記下來送到張秀才那裡。

就在前一刻，一個身材矮小，全身包的嚴實的小妖正在荒墳庄外徘徊，撲閃着一雙如寶石一樣的大眼睛正在猶豫不決，因為他實在是不喜歡讓人覺得他很弱小，而被人用那種憐憫的眼神看着，覺得很難受。

想他也是手段比較厲害的妖怪，擅使一桿比他身形高一倍，而且很粗的搗葯鋤，而且在修行期間，融合了以前的招式，自創了三個狠招，兔子蹬天三式，自忖不弱於任何人，竟然讓人認為如此弱小，讓他情何以堪。

心道，‘既然我修習了雷法，也成了雷府弟子，深受恩德，將名錄奏表雷府，那我也不負了這份大恩，就去殺了這李化龍，以表我的忠心。’

想到這就摘掉了裹在頭上的布，露出一個兔子頭來，神色變得兇狠，手一揮，出現一個比他還要高一倍的棒槌來，這棒槌正是他所用的兵器，搗葯鋤。

揮舞了兩下，虎虎生風，威力不小，滿意的點了點頭，就扛在了肩上，就要向李化龍駐紮的地方走去。

“兔小白，原來你在這啊，我正找你呢。”

小白兔聽到有人叫他名字，就轉頭一看就，正是張秀才，小白兔趕緊對着張秀才一禮，說道：“原來是張師兄，不知張師兄找我所謂何事？”

張秀才笑着說道：“兔師弟，你剛給的紙條已經送到了先生身邊，先生對你十分讚揚，並且做了部署，聽說你擅長草藥之術，所以想請你主持我雷門傷科，以後負責救治受傷的師兄弟。”

小白兔心中一動，這事對他誘惑很大，但此時一心想殺李化龍，想做個投名狀，就拒絕道：“多謝師兄好意，師弟愧疚，暫時還不能去接此任務，但我可以推薦一個師弟，此妖就是松鼠師弟，我跟他做了百年的鄰居，他也擅長草藥之道。”

張秀才看着這小白兔剛才神色中充滿殺機，而且面對的方向就是李化龍部，還扛着與他身體不成比例的搗葯鋤，心中一思索，就明白了這是想干什麼了。

就說道：“兔師弟你可不能胡來，看你的樣子是想回李化龍身邊去行刺吧。”

小白兔被洞悉了心中的想法，一雙紅寶石一樣的大眼睛撲閃撲閃的眨着，這一下就讓張秀才跟家酌定了心中的想法。

心中一動，就說道：“兔師弟，你可不能亂來，先生已經做好了部署，那李化龍身邊可有崑崙派的高人，萬一識破了，你就會有生命危險。”

小白兔心道，既然計謀被看出來了，索性也就不裝了，就神色一狠，說道：“張師兄不用擔心我，兔兒爺我也不是怕死的妖，大不了舍了這條命，也要讓李化龍命喪棒下。”

張秀才搖了搖頭，說道：“這其中有陰謀，先生做了部署，兔師弟不可魯莽，既然你有此志向，那我就將一些事情告訴你，免得你壞了大事。”

小白兔心中一動，說道：“願聞其詳。”

接着張秀才就好俗了小白兔一些氣運之道的隱秘，以及李化龍背後之人，最後小白兔一副歉意的說道：“多謝師兄解惑，不然師弟我就要釀成大錯了。”

張秀才也表示無事，可忽然想到一個主意，說道：“要不師弟你繼續潛伏在李化龍身邊，探聽消息就成，若是情況不對，就趕緊逃回來，我自會派人去接應你。”

小白兔眼睛一亮，也覺得這主意好，他得到李化龍完全的信任，這是優勢，怎麼能不加以利用呢，就說道：“好，那我就潛伏在李化龍身邊為我雷門做內應。”

接着兩人就是一陣密謀，達成了一致，制定了暗號，小白兔這才收了搗葯鋤，又變成一副柔弱無助的樣子，返回李化龍部。

接着張秀才就派人去聯絡了陳玉樓，但陳玉樓結合他得到的一些信息，覺得這樣還有些不完善，就親自去與張秀才商量了一下，最後又補充了一招，當做一招組合，跟崑崙博弈。

而大黑狗如今已經官居知府，但對陳玉樓還是很信任的，經過陳玉樓的建議，就安排了人手將今年送往朝廷的賦稅，東拼西湊的湊足了往年十倍的量，加急送往京城，並說今年南郭縣大治，是朝廷祥瑞，進入了空前絕後的盛世，言語之間誇大其詞，天花亂墜，塵土飛揚。

不但如此，還從荒墳庄借了百萬兩銀子，一起押往京城，準備讓人打點一番。

而另外又做出安排，將城郭府境內的所有雷門弟子全部分批次秘密轉移出去，表面上卻做出一番毫無所覺的樣子，就等着李化龍帶人功城，到時候從內部幫李華龍安排一些內應，將城郭府送給李化龍，讓他做真龍先驅，稱王建制，也將崑崙派與李化龍真正的綁在一起。

就在兩方积極準備的時候，江漢珍已經到了黑山之上的蘭若寺，蘭若寺本來是一座大寺，江漢珍根據收集上來所整理的卷尊上得知。

就在天地要進化成中千世界的時候，發生了浩劫，陰陽妖仙被打成兩半，這一半化為黑山。

早在大劫開始的時候，天下佛門就隱退而去，躲避亂世，等到了黑山被殺，一半身體化為山體，而且有一個陰陽通道，恰好被蘭若寺發現了。

最後商量一番，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就在黑山陰陽通道旁，將整個蘭若寺都搬了過來，佔了山頭，披上了娑婆衣，也做起了那普度眾生的勾當。

也還別說，陰陽妖仙與崑崙兩敗俱傷之後，蘭若寺也得到了空前絕後的發展，一躍成為正道之首，整個黑山方圓三百里甚至城郭縣都屬於蘭若寺的封地，風頭一時無兩。

可隨後黑山出世，本來要撿回另一半身體恢復自己的本源，可被蘭若寺給破壞了，讓身體失去了靈性，頓時大怒，一夜之間將蘭若寺大小的僧人屠殺殆盡，恰好朝廷也覺得蘭若寺權利太大，就趁此機會，將蘭若寺以及附屬勢力全部覆滅。

興盛幾百年的蘭若寺從此稱為歷史，而朝廷也依靠此天大的功德持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在聊齋世界也算時間比較長的朝代了。

而天下的其他佛寺，也經過各方打壓，沒了信徒，再加上僧人不事生產，並無一技之長，而又遇上妖魔亂世的時代，僧人也就消失了。

而後來黑山自然不甘讓他的半截身體覆滅，就經常出沒於黑山，經過幾百年的努力，也終於將這半截本體的靈性凝聚出來，並安排轉世成了聶小倩，也許是命數使然，聶小倩就死在了黑山之上，並且她的身體和魂魄還被拘在樹妖那裡，只等天地間的五陰之時，與之融合，恢複本源。

而這事崑崙派顯然是知道的，而江漢珍也是根據收集的卷宗和見了聶小倩之後察覺的，世間萬物都有其道理，只要仔細查證，也不會一無所獲。

江漢珍初到蘭若寺的時候，自然是跟樹妖其了衝突，樹妖雖然根須連着整個蘭若寺，但也之是一個金丹修為，被一道金行神雷打成了一截樹枝，扔在地上，而聶小倩一眾靈鬼全部都被解救了出來。

並且傳授了普傳法門，讓他們好生修練，若是能入門的，自然可以收入雷門，然後就在蘭若寺住了下來，等到第一批人手撤退出來就改建此地。

# 第九十九章 修鍊八難 氣運至天地與誰親

一眾女鬼資質不一，業力深厚的修鍊雷法自然是痛苦不堪，若是心中有成道之願，自然會忍受修鍊時的痛苦，等到將業力侵染的鬼脈打通，自然會入得大門，否則只能徘徊在門外。

而此界陰陽不明，天道混亂，也沒評判功德善惡之地，也不能對業力深厚之輩做出什麼懲罰。

江漢珍能做的只能將妖魔鬼怪全部聚集起來，其中也不乏心性上佳之輩，再帶領業力深厚的妖魔鬼怪，做一些有利於天地進化的功德之事，以減輕其業力，賺取一些功德，從而成為真正的雷門弟子。

至於以前所犯下的過錯，也不會不承擔責任，江漢珍作為傳道之人，自認有其中的責任，心中也早有想法，只是還不完善，等事情一成，再仔細推演。

也就在這三天之內，聶小倩一眾女鬼也在修行雷法，雷法代表着天地玉樞，可權衡天地，能正人心，自帶驅邪扶正的力量，殺業過多而纏身之人，修鍊雷法，不亞於雷火焚身，修鍊起來不但不會覺得舒服，還會異常難受，此原因就是雷霆之道正在洗鍊其身上的業力。

一般人都是卡在這一關上，聶小倩身邊的幾個女鬼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情況，也就聶小倩業力最少，幾乎幾個時辰入門，而其餘幾個女鬼卻過不了這一關，有的甚至一度的想要放棄修行，逃往凡間逍遙快活去。

可是此時的蘭若寺原址已經建起了雷神廟，而且戒備森嚴，也不會讓他們這些業力深厚之輩輕易離開的，只能待在雷神廟中忍受着煎熬。

而這些女鬼之中，有一名為小蝶的女鬼，卻有了一顆向道之心，只因為一心想和聶小倩較勁，才犯下了天理難容的大罪，但這女鬼心性堅定，卻忍住了入門修行的雷火焚身之苦，三日之內一直在修行雷法，直到第三日的時候，才被聶小倩發現已經暈了過去，趕緊將他送到了江漢珍修鍊之地。

江漢珍看着已經沒有鬼樣子的小蝶，神識探查了一番，頓時明了其中緣由。

一旁的聶小倩緊張的問道：“先生，小蝶他怎麼了？”

江漢珍笑着說道：“她沒事，是修行雷法而過了入門初關，承受了雷火焚身之苦，現在已經修行入門，這事好事，他是神魂疲憊，才會暈過去，送她下去休息，等醒來就沒事了。”

聶小倩聽完這才鬆了一口氣，拍了拍胸口，說道：“這就好，沒事就好，多謝先生，我這就送她下去休息。”

但這時本該躺着的小蝶卻一下子坐了起來，開口就對聶小倩說道：“誰讓你假惺惺送了，我自己能走。”

可忽然轉頭一看江漢珍還在旁邊，就趕緊捂住了嘴，立即起身行了大禮，慌忙說道：“弟子不知先生在場，言語不當還請先生責罰。”

聶小倩也行了大禮，說道：“小蝶她是沒睡醒，所以才說胡話，求先生開恩，原諒她的過錯，若是他有什麼不對，我願意替她承擔。”

這時小蝶卻怒了，轉頭對着聶小倩說道：“誰讓你承擔了，我自己的做我自己承擔，別整天的裝模作樣以為自己很了不起，我們被樹妖拘束的時候，你就是這樣裝乖賣巧的自以為很了不起，搞得我們經常被責罰，沒想到被先生解救出來你還是這樣。”

聶小倩也在那辯解着，江漢珍聽的連連搖頭，也就是兩個女鬼賭氣，就對小蝶說道：“你剛才暈倒，還是聶小倩將你送過來的。”

這話一出，小蝶雖然還是對聶小倩有些意見，但神情卻緩和了不少，江漢珍又對着聶小倩說道：“我雷門之人若是犯了錯誤，都是自己承擔，沒有帶為受過的，就是我犯了錯誤，也會自己去承擔，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開心結，心性圓滿，道行圓滿的，你可明白？”

小蝶自然是點頭應是，對這個說法無比的贊同，一旁的聶小倩也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往，雖然一時想不透徹，但還是記在了心裏，對着江漢珍說道：“多謝先生教導，弟子記住了。”

一旁的小蝶卻擔憂了起來，有些愧疚的說道：“先生，以前弟子不懂事，害了數人性命，弟子也知罪孽深重，每次想起此事就心中愧疚不安，弟子也願意對此作出承擔，可這些人全部死了，請問先生，弟子該如何去做。”

這話一出，就是江漢珍都心中一動，天地因果有陰有陽，本屬大道法則，因果可互相轉換，歸類於承負之道。

有了氣運可承，有了業力也得負，並沒有隻有好事，而沒有壞事的事物，都是好壞參半，方可陰陽推化，演繹大道。

修行日久，也漸漸的悟出了這些道理，只是一時沒有參悟出來，被小蝶這一句話，才恍然大悟，洞徹了承負的一些關竅，明了了一些因果的規律，心境的提升連他自己都沒發覺，但思維更加的敏睿，好似天道法則都清晰了許多。

而這問題也是他最近考慮的問題，門下的弟子良莠不齊，以前業力深厚者不知凡幾，而這些也不能不去解決，經過小蝶的一句提示，也有了一些想法，也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洞悉了這種問題的解決辦法。

對小蝶讚賞的點點頭，說道：“難得你有一顆勇於承擔過錯之心，也有一顆唯道是從之心，你以後安心修行就行，待時機一到，我會安排你去人間走一遭，因果牽扯，肯定能遇到被你害死的人，你自有償還的機會，你可願意？”

小蝶猶豫了片刻，咬牙說道：“弟子願意，還請先生安排。”

這事過後，江漢珍就開始推演解決自身業力之事，修行八難之中，有冤情債主一說，修行緩慢，卻時常聽到一些幻聽，幻視，或者全身難受，或者心神難以集中，都是真靈之中所攜帶的冤孽，而影響修行。

若這些不解決，會一直伴隨下去，等到了最後，就會修為難以寸進，也算修道之中的一大劫難，卻不能不去考慮。

而聊齋世界中這種情況最多，大多數弟子身上都有這種情況，經過小蝶這沒一說，江漢珍也洞悉了其中的一些道理，心頭有了一個想法。

此時對於聊齋世界接下來的事情已經胸有成竹，只要有聶小倩在這，黑山老妖也逃不了，崑崙派自身業力深厚，在天地虛弱，天道混亂的時候，還能依靠鎮壓氣運的寶物鎮壓住崑崙氣運，可江漢珍做的事情大多都是恢復天地，完善天道，教化眾生的功德之事。

就如前兩個世界，一個怒晴湘西世界，一個葫蘆娃世界，道最後都是有滔天的功德氣運加身，幾乎成為了兩方天道的代言人。

所做的不是掠奪，也不是侵佔，而是完善，修補，做的是雷霆生化之事，行的是權衡玉樞之道。

經過他開始教化天下眾生的事情之後，一些冤情，兇殺之氣少了很多，也沒有妖邪不明道理的去做一些傷天害理，毀壞天地之事，甚至只要被雷門弟子見到又人做這些事，都會阻止。

而在江漢珍講道之時所說的那些自以為很高級，其實都是皮毛級別的功德之道，如修補地脈等事，那些經常在土裡鑽的妖眾卻記在了心裏，雖然修為底下，也不能移山填海，但也經常去做修補地脈之事。

即使是微薄之力，也能讓世界恢復一些本源，就連城郭府以及下轄之地的下水道都是一群地老鼠挖出來的。

隨着時間的的推移，天道意志也漸漸的恢復了一些，江漢珍甚至好幾次都感應到天道意志就在頭頂盤旋，相應的參悟道法也越發的容易，甚至以前看不明白的，看不懂的都逐漸清晰。

這正是修復了天地而天地反饋加持在身上的氣運，有道是：‘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江漢珍做了功德之事，而聊齋天道也對他逐漸親近起來，根據感悟到的天地氣運，也知道崑崙派算是運道盡了，而那個鎮壓崑崙氣運的九層妖塔也會有些不穩，會逐漸鎮壓不住崑崙氣運。

所以江漢珍也知道崑崙派覆滅已經成了定局，只等安排好的計劃實施下去，再考慮做其他的事。

第一批撤回的弟子已經上山，在江漢珍的示意之下，由花姑子一眾妖將帶頭，開始改建蘭若寺，正如火如荼的施行着，而江漢珍卻帶着一些弟子開始加固陰陽通道，準備在黑山之上建立眾生輪迴轉世的中轉站。

而遠在黑山的昆崙山，卻發生了一件事，崑崙派後山之上鎮壓氣運的九層妖塔忽然開始晃動，看着就要坍塌一般，崑崙掌門就有一種災禍臨頭的感覺。

心道不妙，知道氣運不穩造成的，就立馬組織幾位長老一起出手鎮壓，將不穩定的九層妖塔強行鎮壓下來。

此時也剛好到了李化龍高舉大旗之日，集結了隊伍，祭祀了天地，打出‘降妖除魔，肅清寰宇’的旗號，大軍分為五路，分別進攻城郭府，郭北縣，南郭縣，東郭縣和郭西縣五地。

大黑狗早就做好了準備，該撤離的全部撤了出去，只等待李化龍打過來。

表面积極守城，而暗地里卻安排了姦細去聯絡了李化龍，就此里應外合，不到三個時辰，南郭府等地全部被李化龍拿下，氣象突變，氣運匯聚於身，成就了蛟龍的崢嶸之相。

此時朝廷的一道任命卻到了大黑狗手裡，有了金錢開道，還有妖族在朝堂，自然好事降臨，一躍而成為中州的知州，儼然成了封疆大吏，將南郭送到李化龍手裡，就帶人去中州府赴任了。

而正在荒墳庄大發脾氣，在那施展法術進行毀天滅地的諸葛卧龍忽然感覺一股氣運加身，不但沒有高興，還臉色變的很難看。

一旁的一個弟子卻不明所以，大喜道：“師叔，我們崑崙派又增加了氣運，真是可喜可賀，恭喜師叔。”

這話一說，這弟子還等着表揚呢，但等來的是諸葛卧龍的一個耳光，打的這名弟子滿嘴是血的飛了出去。

諸葛卧龍氣急敗壞的說道：“混賬東西，中了妖人的毒計也不自知，滾回崑崙去，別在這丟人現眼。”

# 第一百章 大局初定 黑山君神廟理陰陽

其餘幾個也在喜悅的弟子被這種情況嚇了一跳，如同頭上潑了一盆涼水，澆出了一身冷汗。

做為修行之人，對氣運之道或多或少有些了解，被這一驚，才全部反應過來。

恭弘=叶 恭弘知秋在弟子中間修為最高，感受比較深刻，對着諸葛我龍說道：“師叔，我們如今中了妖人的毒計，導致我們崑崙的氣運與李化龍綁在了一起，李化龍是真龍先驅，註定不得成功，我們是否撤出去？”

諸葛我龍本來在氣頭上，但恭弘=叶 恭弘知秋可是最優秀的弟子，說話還是有些分量，心中的怒火也平復不少。

神色緩和的對恭弘=叶 恭弘知秋說道：“知秋你不明白，我們已經有了從龍之功，想要撤出去哪有那麼容易，今年天下妖魔之中出現了太多異數，掙脫了我崑崙的掌控，這才導致我崑崙氣運不穩，本來打算先除了這最大異數，然後謀取功德繼續鎮壓乾坤。”

轉而，神色有些懊惱的說道：“錯就錯在我們鼓動李化龍造反，還假裝投入了三千兵力和大量的人手，只是沒想到妖人不顧百姓死活，將整個城郭棄之不顧，讓李化龍大勢已成，弄成了假戲真做，我們此時撤出去，不但這些反饋的氣運會失去，而且還會有災禍降臨。”

恭弘=叶 恭弘知秋這才聽明白，到了此時也是身不由己了，既然要扶龍，那當然要扶持真龍了，就說道：“師叔，既然李化龍沒有人主心性，做不得此位，我們何不現在就去扶持真龍，讓李化龍的這一切基業轉移到有真龍之資的人身上去。”

諸葛卧龍也開始思索起來，他忽然想到一個人，就在金華縣的時候，那個俊美書生氣運也是不凡，也是有大氣運之人，而且此人身上能牽扯出一份大功德，這人就是被他們用計謀支配到東郭縣要賬的書生寧采臣，想來寧采臣也應該到了，就等着寧采臣上山，將功德之事牽扯出來。

就對恭弘=叶 恭弘知秋說道：“蘭若寺的功德已經要被牽扯出來了，你去將這份功德收取了，將黑山老妖引出地府，最近京城也出現了異數，朝堂已經被毀的差不多了，你去將跟一個叫燕赤霞的劍仙聯合，將朝堂的大妖除去，這些都是我們早就布置好的，是我崑崙的頭等大事，你只要將這些事情做成，李化龍這裏只要維持着就行。”

恭弘=叶 恭弘知秋應了一聲，就告辭諸葛卧龍，向著黑山之上的蘭若寺而去，準備去破壞黑山老妖的融合，順便賺取功德，相應的還有接下來的許多事情要做，肩膀上有些沉甸甸的感覺。

就在恭弘=叶 恭弘知秋前腳走的時候，崑崙派的送信之人後腳就到了，諸葛卧龍接過信打開一看，神色變得異常難看。

只見信中說道，崑崙派九層妖塔出了問題，開始變的不穩，就在掌門與幾位長老聯手鎮壓之際，忽然一道氣運加持在九層妖塔上面，讓本來不穩的九層妖塔變得穩定起來，信中掌門講出了崑崙派遇到的問題。

一個是氣運不穩，崑崙派有氣運反噬之相，先暫時扶持新龍，穩定崑崙氣運。

第二個是天道意志復蘇，讓他儘快的引出黑山老妖，將之殺了，然後毀了陰陽通道，讓天地意志重新進入寂滅，以保證崑崙能夠繼續代替天道。

諸葛我龍看着信件久久不語，這事情是越來越麻煩了，本來是安排好的，賺取功德毀滅陰陽，崑崙派就能繼續做那天地至尊，可這時卻出現了異數，破壞了能夠增強崑崙底蘊的許多好事，讓崑崙所有的安排全部打亂了。

崑崙派長期以來都是那個先下手為強之人，何時這麼被動過，此時遇到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也難以想出好的解決辦法。

而在信中卻沒有提到怎麼處理異數之事，想來是已經無暇顧及了。

最後諸葛卧龍之能長嘆一聲，帶着一眾弟子，返回了城郭府，準備讓李化龍儘快稱王建制，以便於他們能增加氣運，從而穩定崑崙。

在恭弘=叶 恭弘知秋上山之時，就被一顆槐樹精看到，不到片刻，消息已經傳到了雷神廟，此時的蘭若寺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雷神廟。

黑山本來就常年籠罩在黑霧之中，若是進山探查，是不會知道內部的情況的，也還在保密之中，並沒有泄露出去。

崑崙派在此界一家獨大慣了，做什麼是都是我行我素，而且會留下崑崙派的印記。

在此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一般見了崑崙的印記都會繞着走，不然會被崑崙以異數論處，下場非常凄慘。

話說異數者，就是數不出來看不明白，不受控制的数字，但道生萬物，又哪有什麼異數可言，道為萬物之母，長養萬物，生育天地，而不去支配萬物，控制萬物。

異數之論只不過是一些控制欲強的修行之人，對不受自己控制之事的稱呼罷了，江漢珍所修鍊的雷霆丹道之中就是如此介紹的，而他也認為這才是本來面目。

雷神廟中去陰間送信的眾人都已經返回，其中也發生了一些矛盾衝突，好在一眾弟子修為都不弱，最後經歷一些事情，總算將信送到了黑山老妖手中。

黑山老妖本就是秉承天地氣運而生，身負調理陰陽之命，只不過被崑崙派打的殘缺不堪，產生了極大的怨氣，江漢珍的信件中，說明了他的身世來歷，而且點明他的謀划和崑崙的陰謀。

黑山老妖當即大怒，就要對一眾弟子出手，但忽然念頭轉了，感覺到樹妖被殺，他辛苦孕育的黑山之靈已經落入江漢珍的手中，這才控制住了殺心，隱約的從天道上感覺到這次可以幫他。

作為陰間之主，當然不會畏懼什麼，就跟着一眾雷門弟子來了這雷神廟，剛開始黑山老妖自然是怨氣衝天，喊打喊殺的，等到江漢珍拿出五道雷符來，黑山老妖狂躁的心態瞬間冷靜下來，之後江漢珍講明了所行之事，可以恢復天地。

黑山老妖不愧是秉氣運而生的大妖，天生萬物，自然有其作用，若是沒有了作用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結果，黑山果然是有作用的，冷靜下來就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當即做出了道歉，並且表態以後願意聽從江漢珍的安排。

江漢珍也沒有虧待與他，指出了他修行所遇到的關竅，就是調理陰陽，主持輪迴，以後可以做鎮黑山，建立黑山府，天地有道，本源自可恢復。

江漢珍這才將聶小倩叫出來，講明了事情的原委，她鬼脈中所存之氣是屬於黑山老妖的本源，還不還給黑山老妖讓她自己決定，並不會強求與她。

可還沒過上幾個時辰，小蝶慌張的跑了進來，看着江漢珍和黑山老妖正坐在那對弈，眼神有些不對，看着黑山老妖的眼神就躲躲閃閃的。

江漢珍對着小蝶說掉：“發生什麼沒事了，黑山道友不是外人，有什麼就說什麼。”

小蝶神色有些不對勁，最後看着江漢珍主意已定，還是硬着頭皮說道：“先生，聶小倩她，她被一個額書生拐跑了。”

黑山老妖聽到這個消息，瞬間怒從心起，殺氣散發而出，手中的棋子化為粉糜，被殺氣震蕩的變成在屋內亂飛。

江漢珍一看就知道不妙，這聶小倩帶着黑山老妖的本源，還跟着一個書生跑了，事關大道，不亞於生死之仇，也難怪黑山老妖會暴怒。

也慶幸是剛才已經講了其他的結訣辦法，再加上這黑山老妖也是守信之人，並沒有當場發作，已經很不錯了。

江漢珍趕緊對黑山老妖說道：“黑山道友還請息怒，待我問清楚這事之後，就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恢複本源修鍊大道的方法，而且根基夯實，沒有什麼后遺症。”

黑山眼神中的殺氣這才有所收斂，說道：“江道友的話黑山自然是相信，可這聶小倩出爾反爾，即使不同意也可以說一聲，在江道友這我還做不出強奪本源之事，這麼一聲不吭的就跑了，真是不識抬舉，若是江道友不喜歡殺人，黑山願意出手，將那對狗男女打殺了。”

江漢珍聞言也鬆了一口氣，原來這黑山不是擔心本源，而且是在氣惱聶小倩的所作所為，就在江漢珍給他指點了調理陰陽的法門，經過他的驗證，也覺得獲益匪淺，有他這個秉承氣運而生的正主在，陰陽通道之事加快了不少，除了一些細節雷門弟子還在完善之外，大體的已經開始完善。

而黑山也派人在冥界之中，重新建立地府，完善眾生輪迴之事，就這很短的時間內，自覺獲益良多，前身的怨氣已經化去不少，覺得這才是自己的道，從而也對聶小倩身上的本源也就不那麼在意了。

接着江漢珍就問小蝶道：“那書生是誰？聶小倩他一個修行之人，是如何被一個書生拐走的？”

小蝶說道：“那書生是金華縣來的，名叫寧采臣，沒有地方可去就上了黑山準備借宿，本來都給他安排好了住處，但這書生說他害怕，聶小倩那種自以為是的病就犯了，就收留了那個書生於閨房之中，可哪知聶小倩卻動了情，就藏在書生的雨傘之中，逃了出去。”

江漢珍也是一陣無語，這聶小倩不知是不願意捨棄本源，還是真的動了情，總之跑出去了，江漢珍神色愧疚的對黑山說道：“黑山道友，門下發生了這種事情，卻讓黑山道友見笑了，你的一切損失我來負責。”

可黑山老妖卻一臉羞愧，對着江漢珍說道：“經過先生的指點，我已經不需要那份本源了，黑山本源被蘭若寺破壞之後，已經失去了靈性，淪為了一份靈物，現在靈物在聶小倩身上，我與這份本源同出一源，既然被聶小倩得到了，也不打算追回，本來打算在她交出靈物的時候，再拒絕她送出本源，然後認她做妹妹，也不枉我們都得了陰陽妖君的遺澤。”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是我一廂情願了，靈物有靈，是我黑山德行不夠，沒有資格得到這靈物，既然被別人得到，那就隨它去吧。”

江漢珍點點頭，也覺得黑山是心性恢復了，這樣才有秉承天地氣運而生的氣度，也是明白了自己的大道，調理陰陽，完善天地輪迴，才消除了大部分怨氣，心境提升了很多，才會如此心平氣和，與剛來黑山之時簡直判若兩人。

江漢珍笑着對黑山說道：“恭喜黑山道友心境提升，大道有望，不過你放心，有德者道自來居，該你的也永遠是你的，好事都會經歷一波三折，才會成就，事情也不是沒有轉機。”

# 第一百零一章 德不配位 天地間氣運誰賦予

“哦？”

黑山老妖有些好奇，接着問道：“願聞其詳。”

江漢珍笑着說道：“我們修行達到，卻也需要依靠世界而行，那必須順應一些天道之理。”

很閃老妖搖了搖頭，說道：“江道友這話是沒錯，但我前身是秉承天地而生的生靈，屬於先天，本該氣運昌隆才對，可為何最後被崑崙滅殺在此，我跌落地府，而我這另一半卻糟了劫難，連本身的靈性都已經消失，可崑崙派卻逍遙至今，這又作何解釋。”

江漢珍一陣失笑，對黑山老妖說道：“黑山道友只看到了崑崙的逍遙，但沒有看到崑崙為了維持本身的地位而四處製造功德而奔波，就是擔心天地意志復蘇，他崑崙早就業力深厚，恐怕頃刻就要遭遇災禍。”

黑山老妖也明白這個道理，可還是不以為然的說道：“這是有江先生出現，帶領弟子做了那恢復天地的事情，才讓天道意志有所恢復，但若江先生不出現，崑崙的計謀肯定得逞，我也不能恢複本源，根據崑崙接下來的計劃，我也是災劫難逃，到時候陰陽全部混亂，恐怕天地都會寂滅下去。”

頓了一下，黑山老妖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這還要感謝江先生，識破了崑崙的計謀，恢復了天地，是眾生之福，是天地之福。

轉而又說道：“此事有江先生存在，已經是個定局，可這與聶小倩帶走的那陰陽妖仙的一份本源有什麼關係。”

江漢珍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問道：“黑山道友可知我們所行之事，所奉行的道理？”

黑山老妖眼睛亮了，頓時明白過來，說道：“江道友是說我們所行的是順天而為，走的是完善天地大道，進化世界的路線，而我們只要不去毀天滅地，一直堅持下去，一切所需天道自會安排。”

江漢珍讚賞的說道：“黑山道友也明白了其中的原理，真是可喜可賀。”

黑山連忙道謝，自稱不敢。

江漢珍接着說道：“天生萬物自有其作用，這半截本體卻是承受了跟崑崙爭鬥之時留下的業力，因此遭了劫，而黑山道友卻圖謀一點本源，強行將黑山本源恢復，但隨之也要承受帶來的業力，所以這一份本源最後得不到，還會招來災禍。”

黑山老妖聽到此處，一下冷汗直流，即使修行多年，也覺得這事差點讓他殞命。

而江漢珍接下來說道：“這份本源本就是秉承天地之物，用作調理陰陽之用的，生於天地而用於天地，而黑山道友現在卻在做那調理陰陽，完善眾生輪迴之事，氣運逐漸提升，而反觀聶小倩，卻跟一個只見了一面的書生產生私情，私奔而去，說是真愛卻是荒謬至極，此本源之氣可以算的上是天地異寶，以她的命格氣運，本來就難以擁有此物，還不放手，恐怕難以擁有此物。”

江漢這也是根據雷霆丹法之中並的氣運之道的知的，而在神將陳驛的傳承之中，也有這類說法。

就如一個人，忽然偷偷的穿上了官服，不到三天就遭受了災難，還有如天地間的一塊玉璽，代表着天下權柄，說來奇怪，誰拿上就只有一個結局，就是死。

此乃，‘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也，根據聶小倩的情況，江漢珍可以推斷出來，定會身死遭劫，靈物也會遁走。

轉而對着黑山老妖說道：“若是黑山道友堅持功德之事，此物不用你去尋找，自會回到你的手中。”

黑山老妖聽的感覺神奇，但還是讓他有些不相信的說道：“江道友所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若是此物真如江道友所說，在我堅持此時所行之事若干年，自動回到我手上，不，回到黑山來，那我黑山老妖以後見了你就行弟子之禮，拜入你雷門。”

江漢珍心中一愣，詫異的看了黑山老妖一眼，竟然說了此話，讓江漢珍也有些心動不已。

黑山老妖天賦稟議，屬於此界中的先天生靈，修為已經是人仙巔峰，培育出了元神，屬於真人階段，就是離那地仙也只有一步之遙。

天賦隨然沒見，也沒有去問，想來也不會太差，若是這位能進入雷門，那就等於讓雷府內部空虛的時間縮短了不少，也不會讓後方出了問題，陷入無人可用的困境。

神色一動，說道：“好，既然黑山道有都如此說了，那我也不會退縮，若是此物不會回來，這天地就以你為尊，這裏所有的雷門弟子都聽你指揮。”

黑山也是萬分吃驚，江漢珍竟然將雷門都壓了進來，接着就見江漢珍來玩笑的說道：“若是我輸了，還請黑山道友手下留情，莫要讓我雷門斷了傳承就行。”

黑山老妖心中有些感動，也知道江漢珍為了拉他入雷門竟然下了這麼大的籌碼，他原本就生出了拜入雷門之心，所以才決定私下里將那本源之物尋回來，然後順勢拜入雷門。

可江漢珍所言言辭真切，又不像是信口開河，也許真有這麼一說也說不定。

心中打定主意，這事情今後要驗證一番，若是靈物不會回來，也要私下里去尋找一番，定不要讓江漢珍丟了面子。

這才說道：“江道友與我有傳道之恩，我雖然還沒成為雷門弟子，但也能稱得上你的學生，我可以向先生保證，只要我黑山存在一天，雷門就不會滅。”

江漢珍心中感動，也放下心來，對黑山老妖一禮，說道：“那先謝過黑山道友了。”

黑山老妖卻趕緊將江漢珍扶住，學着江漢珍的話說道：“你我亦師亦友，就不用這些虛禮了。”

接下來幾日，李化龍在城郭府稱王建制度，國號蘭山，稱蘭山王，地盤依靠黑山而建，本來要稱黑山王，覺得黑山不詳，知道黑山之上有座蘭若寺，就稱了蘭山王。

諸葛卧龍任丞相，萊陽生任大總管，安佑輿任禮部尚書，而其餘的一眾書生都身居要職。

因為恭弘=叶 恭弘知秋失蹤，就另選了以為崑崙優秀弟子領了國師之位，封崑崙派為蘭山國正統門派，可節制蘭山國一切修行者。

此時崑崙派氣運大增，到了一定的鼎盛程度，崑崙派掌門本來不願意，但事已至此，只能走下去了，一面派遣弟子下山匡扶新朝，一面又派了幾位為長老下山，去接替諸葛卧龍之事，重新尋找新龍，另行投資。

諸葛卧龍得到消息，氣的話都說不出來，也知道這是崑崙派準備放棄他這個大長老了，雖然氣惱，但也沒辦法，就想真正的將李化龍匡扶一下，將李化龍扶上真龍之位。

就開始在朝堂上积極了起來，一改以前的那種半死不活，給李化龍提出了許多計策，讓許多朝臣都有些不適應。

而他又在為李化龍物色人才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恭弘=叶 恭弘知秋，這卻是一個博古通今的幫手。

話說恭弘=叶 恭弘知秋已經離開一段時間了按理說應該要回來了，此時還不回來，就隱約的覺得有些不對勁，但他公務繁忙，又哪裡能脫開身。

此時的恭弘=叶 恭弘知秋卻過得十分不好，剛上黑山，就被雷門發現了，組織了一大群雷門弟子，活捉了恭弘=叶 恭弘知秋，經過一番嚴刑拷打，說出了崑崙的隱秘，還被廢了一身的修為，道心瞬間崩塌，成了行屍走肉，自知無言面對崑崙的期望，消失在人群當中，不見蹤跡。

而這時的朝廷也知道了崑崙派支持造反之事，萬般過錯莫大於謀反，在當朝一些對崑崙不滿的妖邪運作之下，崑崙派被打入邪魔外道，並且通告全天下。

這讓崑崙派本來已經穩定的氣運又開始不穩起來，若不是有九層妖塔鎮壓，就會消散而去。

讓崑崙掌門又開始強行穩固妖塔，鎮壓氣運，並且開始催促諸葛卧龍趕緊行動，擴大李化龍的地盤，以穩定崑崙氣運。

而另一方面卻催促其餘的長老，加快速度扶持新龍。

此時的大黑狗卻成了大官，坐鎮中州，在李化龍的協助之下，將中州保護的像鐵桶一般，並且在周圍幾州之地收購了幾乎所有的糧草，以準備接下來的動作。

李化龍在中州之時，大黑狗請人助陣，此時的雷門屬於半隱藏狀態，自然不好出面，就由黑山老妖出面。

將崑崙派纏住了，李化龍受了挫，就輾轉其他地方，大軍有崑崙派的人存在自然是勢如破竹，但帶來的災禍也不小，百姓成了難民，湧入了中州，有大黑狗和李化龍早就準備的糧食，自然沒有發生什麼動亂。

而且製造了一片大平盛世的假象，朝堂之上自然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京城也是一副太平盛世之相。

李化龍攻下了地盤，但糧草緊缺的厲害，只能繼續攻打其他的地方，可其他的地方還是一樣，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只能繼續攻打下去，隨着軍隊越來越多，糧草供應不足，大軍有一種奔潰的跡象。

崑崙派就是底蘊再深厚，法術再強，也不可能憑空變出糧食來，想要施展搬運之法從中州搬運糧食，但有黑山老妖的存在，人死了不少，糧食卻沒見一顆。

隨着李化龍的氣運大漲，地盤越多，崑崙的氣運也如回光返照一般的進入了頂峰，而且有了一眾虛假的興盛，九層妖塔還在不斷的拔高，讓崑崙派此時已經陷入了一種飲鴆止渴的境地，只能繼續走下去，連回頭都不可能。

# 第一百零二章 以正行道 看興衰萬物自有理

崑崙派此時所面臨的困境可以說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從出手對付陰陽妖仙的時候就埋下了禍根，之後崑崙掌門以身體化成了九層妖塔，可煉化天地眾生，形成靈氣滋養崑崙之時，就已經到達了頂峰。

這九層妖塔雖然是煉妖的，但將人族修士扔進去，一樣可以煉出靈氣來，就如西方教拿着天地氣運，與天地靈氣獻祭而建造六道輪迴一樣，都是損傷本源之事，從那時候開始，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整個天地繼續弱化下去，直到毀滅而歸於混沌，第二就是天地意志將崑崙覆滅，讓崑崙派都消失在聊齋世界之中。

從原本的發展看來，崑崙派的目的是成功了，斷了天地能夠調理陰陽的可能，可就是江漢珍剛好降臨到了這個世界，那一切全部改變了，不但恢復了天地，而且完善了部分天地，使得天地意志開始復蘇。

到了此時，江漢珍也就不再管崑崙派的事了，專心的開始完善天地，繼續行了那教化眾生之事。

讓黑山妖君有些納悶的是，自從和江漢珍將一些事情都交給他做，就什麼也不管了，除了每月初一十五講一次道，天下間的事情從來不過問，就是他率領一些弟子去跟崑崙派打生打死的，江漢珍也從來不過問一句。

黑山妖君原本號稱黑山老妖，做了幾件完善天地的功德之事，讓一干修行之人從打心裏佩服，就尊稱為黑山妖君，也算是從黑轉白的典範。

黑山妖君有些納悶，江漢珍將事情給他一扔，然後就像個甩手掌柜的似的，什麼也不操心，唯一去的地方就是他新建立的地府，過去看上一眼，有時間還能指點上兩句，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不管。

就找了一個機會去見了江漢珍，黑山妖君問道：“江道友，你每日只是打坐修行，最多就是講道，其餘事很少過問，難道不怕出什麼問題嗎？”

江漢珍看了黑山妖君一眼，說道：“又能出什麼問題？你可見我們黑山之上的事情有出過任何問題嗎？”

黑山妖君也開始思索起來，黑山之上所出的問題除了聶小倩跟一個書生跑了之外，還真沒出過任何問題，絞盡腦汁的想了半天，說道：“那雷神廟護衛將軍大灰狼被女妖們吊在柳樹上三天三夜算不算。”

“呵呵。”

江漢珍一陣失笑，說道：“這大會狼天生就一副欠打的樣子，哪個月沒挨打？就是新建的地府之中也被你那些手下吊打過一次吧。”

黑山妖君被說的一陣尷尬，說道：“那是，那是。”

接着又問道：“那先生為何從不管事，但雷門卻一直都在蓬勃發展，卻沒有出過任何問題。”

江漢珍思索片刻，神色堅定的說道：“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完善天地法則，行的是那進化天地之事，只要我們將此事做好，其餘的事情都會有天地意志去處理，根本用不着我們去操心。”

接着又說道：‘再者，門下弟子能人無數，而且都修行的是權衡天地正氣的雷法，鬼族有公孫九娘，章阿端，林四娘，小謝，宦娘等，妖族有嬌娜，嬰寧，花姑子，雲翠仙，小翠小梅，在加上大灰狼，大野豬這些，人族弟子更是無數，有張秀才，燕赤霞，屠夫等人，所有的事情有他們商量着就行，何況還有你這個黑山妖君在，何需我來操心？”

黑山妖君聽完也是感慨不已，從此之後，他就全身心的投入了完善天地的任務中來，也漸漸的將手中的事情交給手下，也湧現出不少能人，如幾個凡間城隍，一些個修羅夜叉，就連銅殭屍也被拉了過去，而他也只是調控全局，很少親自上陣。

一日黑山妖君聽從手下來報，說崑崙派所支持的李化龍所建立的蘭山王國發生了政變，就在李化龍勢如破竹的打下中土四州之地的時候，登基稱帝，號蘭山帝國，一時達到了一種巔峰之相，風頭一時無二。

中土有五州之地，分別為中州，再以東南西北各分四州，李化龍在中州受挫，但在其餘四州可是勢如破竹，地盤越來越大，最後登基稱帝，準備一舉攻破中州，建立新朝。

可就在稱帝的第三天，蘭山國土崩瓦解，分成許多小諸侯國，各自建立制度，李化龍也消失不見，成為一個謎團。

而又有傳言是說，李化龍在登基之後，被一隻兔子精給一棒子敲死了，而敲死之後不到一個時辰，消息就傳遍四方，蘭山國也相應的土崩瓦解。

至於崑崙派，就在李華龍的蘭山國奔潰的時候，諸葛卧龍受到氣運反噬，失去了所有的修為，而且傷了心神，變得神志不清，瘋瘋癲癲的四處亂跑。

崑崙派也發生了大事，傳言崑崙派的九層妖塔被一朵天空冒出來的劫雲給劈的灰飛煙滅，一時間崑崙派怨氣滔天，變成了一片鬼蜮。

受了反噬的崑崙派掌門被冤魂分而食之，崑崙派損失慘重，門下弟子十不存一。

黑山妖君接到這個消息，心中難以言語，也感覺江漢珍所做的是在是高明，簡直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典範。

他也在此事中獲益良多，不但悟出了自身的道法，也完善了自己的本源，地府也逐漸的投入使用，人間的鬼魂也有了去出，天地陰陽逐漸明朗，黑山妖君也順利成章的證得了地仙之位。

而今後的數年時間，江漢珍一直待在黑山之上沒有出去，只是每月講一次道，然後就是修鍊道法，本身的金丹已經到了一定的極限，好像就要出現一個新的生命，犹如活物一般。

而這正是金丹的作用，就是培育元神，只要出了元神，就是金丹的巔峰，稱之為真人。

寓意是為真正的本來生命，是大道之人，稱為真人，蘇思然能夠突破，但他還是沒有立即突破，就想順其自然的等待其自然蛻變。

隨着聊齋世界越發的完善，他知道，他能在聊齋世界停留的時間不多了，只等天清地濁，陰陽分明的那一刻，就是離開的時候。

而都天雷神鞭也凝練出了第二層禁制，飛碟玉佩的第一層禁制也全部煉化，可以摸索着探查周圍混沌中的情況。

在聊齋世界中，總覺得還差一點，至於什麼，覺得還是時機沒到，沒法測算，只能繼續的做自己的事。

而此時的陳玉樓卻意氣風發，在人間朝堂之上活躍無比，不知用了什麼手段，竟然混入了朝堂，趁着國師慈航普度吸收龍氣造成的混亂，聯合了雷門弟子，將慈航普度除了，又扶持了一個幼帝上台，玩起了挾天資而令諸侯的把戲。

不但把持了朝政，而且控制了朝廷大軍，可以說只差一步就能到那九五之尊的位置上。

而這時，拐跑聶小倩的寧采臣卻遇到了好事，遇到了伏清風和付月池兩姐妹，而這時寧采臣卻變了心，真人有血有肉，當然比鬼好，身邊的聶小倩清楚的感應到寧采臣與她越來越疏遠，與跟她長得一模一樣的付家姐妹親近，心中自然委屈，也只能在寧采臣身邊待着。

寧采臣被付家姐妹利用，去營救被貶官流放的付太師，拋棄了聶小倩，營救之後付太師自然對其感謝不已，並許諾將女兒許配給他，付太師想要繼續當官，只能搞些事情，就聯絡了以前的同僚開始反對陳玉樓。

可還沒等反對的言論出來，就被一鍋端了，付大人被斬首，要捉付家姐妹之時，不知三人怎麼商量的，就將聶小倩送出去頂替了一個，而寧采臣就帶着一個付家女子走了。

可付家姐妹本來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怎麼可能忍受的了不務正業書生的日子，剛開始還能你依我儂的，隨着生活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矛盾也越來越多，最後付清風是在過不下去了，就和寧采臣和離。

雖然生活不好，但身段保持的不錯，在金華縣找了一個小官吏做了小妾，而寧采臣才幡然醒悟，以前還有一個叫聶小倩的女鬼喜歡他，但一切都已經遲了。

聶小倩被當做付清風頂替之後，正逢陳玉樓進行了強制性改革，有大軍在手，反對者幾乎死了一層，在血腥的屠刀之下，改革也算成了，廢除了皇帝制度，以宰相治國，不可父子相傳，改家天下為公天下。

還有一條就是犯罪者不會牽連過多，一般不會牽連家人，聶小倩和付月池也是在這個政策下被放了出來。

聶小倩心灰意冷，想忘記這一切，就漫無目的的四處行走，不知怎麼就跑到了陰間，在一處河流旁邊，陰壽盡了，鬼體開始消散，散落在陰間的河流當中，而靈魂自然被新建立的輪迴之所吸引，開始投胎，重新做人。

而就在這個時候，正在推演大道的江漢珍忽然睜開了眼睛，說道：“機緣到了。”

就對着外面喊道：“來人。”

一聲修為已經是鬼將的小蝶走了進來，說道：“先生何時？”

江漢珍看着小蝶，說道：“卻是你的機緣到了。”

小蝶心中疑惑的問道：“先生，是何機緣？”

江漢珍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你去找黑山妖君，讓他安排一眾弟子投胎轉世，在人間償還以往的因果，記得告訴黑山，說陰間有一條河，河邊長出了一種花，讓他用此花熬湯，讓陰魂喝下去再進行轉世。”

小蝶也知道江漢珍要安排她要去人間償還因果，但什麼花什麼湯去而有些不明白，還是應了一聲，向著陰間而去。

# 第一百零四章 聊齋事了 因果結回返謀西遊

黑山妖君笑了，感應到了所要飛升的方向，正是一個個充滿雷霆的地方，小的很開心。

從懷中取出一枚令牌，扔給了閻君，說道：“以後我地府全部歸入雷門，你主持黑山仙道輪迴之事以後，就聽從陳玉樓安排。”

頓了一下，說道：“至於那兩個女鬼，不是喜歡待在一起嗎，就讓那個叫六妹的做輪轉閻君，讓那個小忘的做忘川閻君，互相配合，一個用花做成湯，給投胎之人喝了，另一個就將人送入六橋之中投胎轉世，剛好在一起，也算是她們的緣分。”

說著就起身看着遠處隱藏的一座洞府，很是嚮往一般，老鬼哪還能看不出來這是交代後事，就緊張的問道：“妖君，您這是要去哪裡？”

妖君笑着搖了搖頭，說道：“還有一樁緣分沒有了，好好修行，完善這方天地。”

說完就消失不見，而老鬼明白之後，難免有些失落，但隨之一陣大喜，興高采烈的去黑山府赴任去了。

江漢珍正隱藏在聊齋世界中的一坐洞府之中，有天道意志幫忙隱藏，誰也找不到，而此時黑山妖君的因果已經明了，洞府的位置就呈現在了他的心頭，交代了後事，就趕了過來。

等到了洞府門口，從洞府中傳來江漢珍的聲音，說道：“我等你多時了，進來吧。”

黑山妖君整理了衣冠，神色一正，這才進了洞府，就看見江漢珍正坐在一座高台之上，正一臉笑意的看着他，而且旁邊還有一座法壇，心頭一動，也深感氣運之道的神奇。

黑山妖君當即行了大禮，說道：“弟子黑山拜見先生。”

“善。”

江漢珍點頭一笑，接着取出一張表文，書寫了黑山妖君的名字，蓋上了大印，遞給黑山妖君。

黑山妖君也知道這是上表文書，早就熟悉的很，接過文書對着法壇拜了三下，然後將表文在壇前焚燒。

接着一道光就衝上太虛，直達雷府，不到片刻，就從雷府投下一道接引之光，將黑山妖君全身籠罩在內。

黑山妖君心頭一喜，瞬間明白了這是接引之光，是高等世界，從高維度投入到低等維度的，專門用來接引下界修行有成弟子所用的光。

黑山妖君對着江漢珍一禮然後放鬆心神，隨着接引之光慢慢上升，逐漸的消失在聊齋世界之中。

目送黑山妖君走了之後，江漢珍看了聊齋世界一眼，聊齋世界的大道就在眼前呈現，一切的事情全部事無巨細的在聊齋天道之上有痕迹，讓江漢珍看的一目瞭然。

而陳玉樓最終也是幹了一番大事業，成了此界主持雷門之人，又對仙凡做了改革，凡間王朝是修行者聚集的地方，只有入了神魂之道的人才能居住，而外界卻分成了數個族群，人族也是其中之一，所學的東西就是生命進化之道，而其餘一切學科只有入了道，在凡間王朝才能學習。

而入門所傳授的卻是普傳法門，也算是雷門大興，隨着時間推移，逐漸的世界也開始完善，聊齋世界的本土生靈也得了益，只要一出生就是神魂凝聚，再傳授修行之道就入門了。

而被接引至泰山府的要求要高了一個層次，只有神魂高階修士做化之後才能有資格去泰山府，聊齋世界的底蘊深厚，經過黑山府評定功過，了解了凡間的因果，就順着江漢珍來時的路去了泰山府。

金丹修為的也是不少，這些都是大道有望，想要自己飛升的弟子。

江漢珍還沒離開，已經有一大批弟子已經去了泰山府，雷府缺人缺的厲害，只要泰山府有消息，就會趕緊去將弟子接去雷府，從不耽擱，也讓雷府中逐漸變的活躍起來，少了以往的那一種壓抑。

這些卻是陳玉樓搞出來，是好是壞江漢珍也不知道，但從目前來看，卻是向上發展，至於以後，江漢珍也不會太過擔心，雷霆百萬神兵都是仙兵，其中能人無數，想要找道解決辦法還是容易的。

此界是情已經全部做完，已經步入世界進化的正軌，但江漢珍作為諸天宣化雷神，卻不可能在一個地方久留，就想離開這裏。

念頭一動，天地間就出現萬千朵靈氣之花，飄落大地，普天蓋地的在世界之中飄灑，江漢珍心念一動，飛碟玉佩從元神中飛出，將身體吸入其中，在世界之中旋轉片刻，一朵靈氣之花落在了飛碟之上，形成一個圖案，之後飛碟玉佩就消失在世界之中。

在黑山上的陳玉樓忽然心又所感，知道江漢珍這是離開了，心中也覺得要物色接班人，趁早返回西遊世界，就開始對接下來的事情做出一些安排，之後就進入閉關修鍊狀態，他有大志向，想用飛升之法，返回雷府。

江漢珍回到雷池，神識一掃，就看見灰蛟正站在門外，好想是在守着自己，江漢珍心頭納悶，灰蛟不是在害中嗎？怎麼跑這來來。

心頭疑惑，就對着門外說道：“灰蛟師弟，進來吧。”

灰蛟聞言大喜，進入雷池，見了江漢珍就說道：“江師兄你出關了。”

江漢珍點點頭，接着疑惑的問道：“你為何會出現在這，蚌婆婆呢？”

灰蛟神情有些低落，說道：“蚌婆婆壽元已盡，已經坐化而去了，我就到了雷府，被安排在這裏跟着你。”

江漢珍也是有些惋惜，修行大道若是入道之後，萬年之後如果成就不了天仙，那一切都得重來，進入大道之門沒有經過萬年一切還好說，但只要超過了萬年，若是沒有修成神仙就真的遇到了生死大劫，萬年壽命一盡，就煉神魂也一起消失，至於去了哪裡卻不得而知了。

就勸說著灰蛟說道：“節哀吧。”

灰蛟點了點頭，說道：“蚌婆婆年輕時本命受了傷，道途永遠卡在地仙，但活了萬年他走的時間，也沒什麼遺憾。”

接着灰蛟好像想起了什麼，就說道；“哦，對了，蚌婆婆在臨走之時說了一句奇怪的話，說讓我帶給你。”

江漢珍心中一動，他記得最後問過蚌婆婆，那些前輩去了什麼地方，蚌婆婆只想起戰場兩個字來，而其餘的一改不知，說想起來了在給他說。

就這事他也查證了許多，但都沒有結果，還被告知此事已經成為保密狀態，修為不到沒法知道。

但江漢珍卻不這麼認為，他可以穿梭諸天萬界，自忖深謀遠慮，自忖只要知道大局就能進行一些謀划，以便於趁早布局，這也是他所擅長的，能縱觀全局，全方位的謀划。

就問道：“是什麼話。”

只聽灰蛟疑惑的說道：“蚌婆婆讓我告訴你，說是去的地方是域外戰場，但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灰蛟不知道，可江漢珍卻知道，域外戰場四個字一出讓他心中震蕩不已，這才恍然大悟。

雷府被什麼事情拖住了，在這主世界中好像不可能，那唯有外來力量介入才有這個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的通，為什麼西遊集團悠閑的在三界內西遊，而仙道卻沒有出任何動作，也沒出現一個力量與之抗衡，最後眼睜睜的看着被西方教撅了根子，天地就此沒落下去。

若是真被牽扯到域外戰場只能，那就能解釋的通了，仙道與其他的世界進行了大戰，而此時正是內部空虛之事，而凈土世界卻突然發難，利用玉帝想要奪權的心理，在仙道世界大後方瓦解了仙道的根子。

以西方教入世界破世界的特性，本身就要讓世界寂滅下去，仙道世界只能越來越弱，沒有了後援支持，那域外戰場中的仙道之人只能戰敗，最後或逃或遁，或者犧牲在域外。

而大後方都被西方教所獻祭，真的就是斷了重來來的機會，沒法重活而來，即使重活而來，靈氣也被西方教獻祭的越來越少，直到世界沒落下去。

最後退化到中千世界，再到小千世界，到了最後成了一個小位面，變成一個小星球龜縮在宇宙中的一個角落中苟活。

到了此時，江漢珍也不得不懷疑，西方教就是域外敵方安插在主世界中的卧底，傳說中西方教是從凈土世界中來的，只不過凈土世界好像被滅了，然後就寄存在這方世界。

灰蛟看着江漢珍神色有些不對勁，就問道：“江師兄，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嗎？”

江漢珍目光閃爍，對着灰蛟問道：“現在花果山什麼情況？”

灰蛟也知道江漢珍比較重視花果山，所以他一直盯着，就說道：“花果山卻無異常，只是那石猴經常看着大海，好像要出海一般。”

江漢珍心頭一動，知道這是猴子已經道心開發，就要出海求道了，就問道：“你可看清楚了，沒有被人發現吧。”

灰蛟說道：“我藏在海中，與大海融合，並沒有人發現，我雖然不敢去花果山，但海邊的情況卻看得一清二楚，絕對不會看錯。”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這石猴來歷不凡，是女媧造人時候多出的一塊五彩神石所化，秉承了天地氣運而生，只是缺少教化，我為宣化雷神，當行宣化之事，理當要對未入仙道的弟子施行一些教化，讓其明白些功德善惡之道。”

灰蛟聽聞有些猶豫，說道：“師兄這想法好是好，可那石猴身邊有西方教修士護衛，我們也難以靠近，而此時我雷府也沒有長輩為我們保駕護航，若是這樣貿然下去，恐怕會有危險。”

江漢珍對着灰蛟說道：“你能否看出我有修為在身？”

灰蛟仔細的看了一會，搖頭說道：“不能，師兄犹如凡人，並無修為在身。”

江漢珍笑着說道：“那不就成了，此事我自有辦法，你只要幫我查清楚石猴所行的路線就成，我自有安排。”

灰蛟雖然有些擔心，但看了江漢珍胸有成竹的樣子，還是點頭答應下來，兩人商量了對此，就下了天庭，風頭行動。

# 第一百零五章 下凡間忽聞人祖廟

兩人出了雷府，這次是從西天門出去的，南天門此時已經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南天門不能走，以免多生事端。

出了西天門之後，兩人就此分別，灰蛟去東海之中打探石猴的動向，而江漢珍駕着雷雲向南贍部洲的海岸線飛去。

從西遊故事中記載，石猴就是從東勝神洲，乘坐者木筏漂洋過海的到了南贍部洲，一路上很神奇的沒有遇到任何風浪，很平穩的就到了南贍部洲靠岸。

所以他就打算去南贍部洲先安排一些東西，讓普傳法門傳入石猴的耳朵里，石猴天生通靈，而且此時已經道心開發，若是聽聞此道，定會修鍊，江漢珍就想看看這石猴若是以此入門，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他不想多做些什麼，或者直接將猴子拉入雷府，只是雷府目前已經被拖在了域外戰場，剩下的人也只能維持雷府正常運轉，而不至於癱瘓。

雖然雷府中肯定有一位元帥坐鎮，可所做的事是維持雷霆樞機正常運轉，根本就就離不開雷府，就是離開也不是西方教所有人的對手。

此時的江漢珍外出辦事，看似頭上頂着個碩大的雷字，可實際上卻沒有絲毫後援，能調動的力量少之又少，而林忠所訓練的人手是雷府的後援力量，即使可以用，這些弟子也不可能跟他一樣的將修為全部隱藏，讓人沒法察覺。

而這項神通卻是紅雲給的那兩道多出來的氣息，兩樣神通江漢珍到現在都沒參悟出個皮毛，只是成了天賦神通，研究出唯一的用法就是製作個空間錦囊，然後將自己的修為隱藏起來，至於其他的功效卻沒有開發出來，而其中的道理，到了元神境界也沒參悟出一點皮毛，或許成就地仙能參悟出來吧。

為了避免暴露，經過他的深思熟慮之後，才決定一個人行動，從神將給的雜篇之中翻出了四大部洲的地圖，測算了一下距離，在南贍部洲離花果山最近的一個點標註了一下，駕着雷雲就降落在城鎮之外的一座荒山之上。

看看了山勢，找到了靈氣最濃厚的地方，恰好此地又一座溶洞，江漢珍進入溶洞，將他最新總結的普傳法門刻在石壁之上，並在洞外做了一些隱藏，使得凡人發現不了，只有拿着做好的信物才能進入其中。

做完這些之後，江漢珍就沿着南贍部洲沿海開始行走，每到一個地方，就會煉製一些地圖，地圖一面是普傳法門的入門篇，而另一面卻是一份地圖。

其中設置了雷法禁制，只要修鍊了普傳法門，身有雷氣，哪怕就是一絲，背面的地圖也會呈現出來，若是強行觀看，地圖就會自行毀滅。

江漢珍自忖善謀，當然要發揮此長處，這經文背後的地圖只有雷門弟子能看得見，而修鍊了普傳法門，雖然沒有登記在冊，但也能稱為雷府弟子，若是想要看地圖，那就只有修鍊，若是護送石猴的那些人想要看地圖，修鍊了普傳法門江漢珍只會高興，就怕這些人不修鍊。

江漢珍正在沿海奔波着想要四處流傳普傳經文，而且還給了說書人銀子四處散播，就接到了灰蛟的傳信，說猴子已經出海，猴子的木筏下面正是四海龍王在海中搗鬼，讓大海風平浪靜，控制着暗潮讓木筏前行，去的方向有可能是南贍部洲一個叫亂石灣的地方。

亂石灣地處南贍部洲東部，在一個叫大風國的地方，大風國傳承自一個遠古人族落，根據陳驛的雜篇記載，大風國有一座人祖廟。

而人祖廟就會再亂石灣上，亂石灣沿海三百里沒有絲毫人煙，只有亂石灣一塊地方能夠有人生存的土壤，但海岸多礁石，行不得船隻，海運落後，所以也沒發展起來，只形成一個沿海的小鎮子。

知道了石猴靠岸的地點，江漢珍就有了辦法，駕着雷雲趕去了亂石灣，以凡人的形態混在人群中間，也不用神識显示什麼神通，全部用的是凡人的方法，開始散布普傳法門，做完這一切，就想去人祖廟參拜一番。

江漢珍在酒樓之中，給了店小二一塊銀子，說道：“跟你打聽點事情。”

店小二也知道江漢珍出手闊綽，來這地方沒幾日，經常出沒於這酒樓，而這酒樓之中上到掌柜，下到夥計都對江漢珍很熟悉，讓江漢珍成了這裏最受歡迎的客人。

店小二笑着說道：“您問就問，客氣什麼，只要我知道的，都會告訴您的。”

但手卻很誠實，摸着銀子就揣進了懷中，江漢珍心頭一笑，也覺得這很合理，就是他當一個店小二，也會伺候好客人，若是能打賞一二，也能為自己增加一些收入來養家糊口。

就問道：“這亂石灣是否有一座人祖廟，我想去參拜一番。”

聽聞人祖廟三個字，店小二嚇得趕緊對江漢珍做了一個禁聲的動作，江漢珍也覺得這有些不對勁，頓時會意的點了點頭。

只見店小二左右看了一下，發現沒人，就悄悄的走到了江漢珍身邊，小聲的說道：“客觀，這三個字現在可不能說出口，若是別人問起，我定會推辭不知，但要您要問這個地方，我卻要告訴你。“

江漢珍一陣疑惑，問道：“這是何道理？”

店小二苦笑一聲，說道：“這還不到十天，您就打賞我這不下二十兩銀子，有了這些銀子，我就打算開一家小店，將老母親從鄉下接過來，受了您的恩惠，我也顧不得這麼多了。”

神色一陣嚴肅，對着江漢珍小聲的說到：“三年前這裏來了幾個剃光了頭髮的而且在頭上自殘的人，買通的縣令，將那個地方的相個搬了出去，換上了別的東西，而且還下令百姓不得去那個地方，否則就以盜匪論處，有些人不相信，去了之後就沒有出來，傳聞都是那些自殘人做的，在這亂石灣誰要誹謗這些人，就會抓起啦下入大獄。”

說這看着江漢珍，勸說道：“客官您是我的貴人，可千萬別去呀那個地方，免得害了性命，這樣我一輩子都內心不會安定。”

江漢珍心道，果然安排了東西，西方教此時剛從凈土世界傳了過來，還沒在中土流傳，所以這店小二不認識也是正常的，但這西方教就是太過分了，竟然連人祖廟都給掀了。

雖然讓他很氣憤，但也不會跳出去討回公道，此時修為還弱，根本沒有能力出去叫板，也只能將這事壓在心裏。

後世傳聞中人族聖母廟本來建再朝歌之地，也是被西方教藉機給毀了，不知是真是假，但神將陳驛的雜篇中沒有記載。

而從這件事就能確定，石猴靠岸的地方就是這亂石灣。

就對店小二說道：“放心，我知道我自己的斤兩，不會去送死的。”

店小二這才鬆了一口氣，說道：“那就好，那就好。”

江漢珍心頭一動，藉著又問道：“那你可知道被扔出來的神像去哪了嗎？”

店小二也是個聰明人，也知道江漢珍不會去那裡了，也放下心來，就說道：“這個我卻知道，全被那幾個自殘人扔進了海邊的礁石之中，若是客官想去，等我跟掌柜的說一聲，現在就帶您過去。”

江漢珍點了點頭，對店小二說道：“那幾麻煩了。”

接着店小二就給掌柜的說要陪客人去辦點事，而掌柜的知道是江漢珍后，就殷勤的準備了一輛馬車，還問需不需要人手，就是他親自駕車也是可以的，江漢珍拒絕了掌柜的好意，帶着店小二一起去了礁石之地。

而臨走之前掌柜的對店小二千叮嚀萬囑咐，讓店小二一定伺候好江漢珍。

等到兩人出去之後，掌柜的對着一眾夥計說道：“李橫這下可是發達了，你們以後見了他尊敬一些，若是關係打好了，你們也會跟着沾光。”

夥計們有的嗤之以鼻，有的不以為然，有的卻問道：“掌柜的，他出去一趟還不是要回來，回來還不是要當店小二。”

掌柜的也是個巨眼英雄，見過不少世面，看人極准，對着幾個夥計說道：“我做生意一輩子，走南創北的見過不少人，又學過一點相術，這位貴客面相極貴，並非一般人所能擁有，我見過大風國的幾個皇子，與這位貴客比起來也略有不如。”

掌柜的一陣感慨，幾個夥計有的不屑的離開了，有的卻有些動心，向著以後跟店小二李橫打好關係。

而掌柜的卻返回屋中，取出了一塊鐵片，上面刻錄的正是十字天經的入門篇，看着江漢珍離去的方向，接着又看向手中的鐵皮，一顆早已沉寂的心頓時變的活絡起來，關閉了房門，開始研究起鐵皮上刻錄的普傳法門。

這鐵皮卻是江漢珍所煉製的，取用材料就是精鐵，就是做的極為普通，他每到一個地方，就將此物通過說書人流傳出去。

而這東西卻憑藉這故事有很多傳聞，而且十分繁多，其中一樣就是若是破解此物，就能找到仙人傳承，習得仙道法門，甚至能夠成仙。

成仙的願望不管在什麼地方，很多人都會有，即使對神仙傳說不相信的，也會潛意識收集一塊當做收藏。

而這個卻不是假的，而是真的，是仙道的普傳法門，是雷祖後世所做，在西遊世界還不存在，江漢珍再雷府也查證過此法，這個在後世爛大街的修鍊法門卻在這世界中還沒出世，從雷祖的傳世修行之法中也沒找到這個法門。

所以在這裏，這個普傳法門可以說的上是獨一份，而且還能真正的修鍊。

江漢珍的打算就是以此物做引子，看看這石猴天生是西方教的打手，跟凈土世界的人有緣，還是這個世界的大氣運之人，跟這方世界緣分深厚，丟出此法，也未嘗沒有試探一下的意思。

# 第一百零六章 石猴現西方真情況

石猴在花果山見一隻老猴身死而魂歸地府，心生憂惱，也感傷心。

雖然在山中與眾猴日日歡會，有西方教操作，看似不服天庭管轄，也沒在泰山留有妖仙戶籍，隨是黑戶，但有人照應，也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

天生氣運不凡之物本就靈性具足，道心開發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有西方教人隱藏在猴群當中，日日灌輸概念，混淆視聽，石猴只知地府，而不知泰山。

在一眾西方教人的教導之下，養成了一種桀驁不馴，無法無天的性格，以後的種種作為，就是今日埋下的禍根。

見老猴死亡，對猴群說道：“今日我雖不歸人間法律，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

忽然從班中跳出一個通背猿猴，高叫一聲：“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真是道心開發，如今唯有三類不服閻王老子管轄。”

石猴問道：“你知哪三類？”

通背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等，躲過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齊壽。”

石猴又問道：“此三者居於何者？”

猿猴說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內，古洞仙山之中。”

石猴聽聞，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長生不老之法，躲過閻君之難。”

石猴道心開發，有了求道之心，下面班中幾個猴頭見此情況，擠眉弄眼，眉目傳情，似是喜悅，卻被猴群中幾個機靈的猴子發現了，就悄悄的將幾個猴頭名字記在了石頭之上。

不巧卻被幾個心中有鬼的猴子發現，送走了乘坐木筏出海的石猴，接下來猴群卻糟了殃。

不知被何人給山下傲來國傳授了活吃猴腦之法，山下獵戶爭先恐后的上山捕猴，將猴子賣給傲來國中的的達官貴人，活吃猴腦。

石猴當大王時期的那些猴子幾乎死傷殆盡，剩下的也是膽小怕事之輩，混在猴群中間的幾個別有用心之人的目的是達到了，但活吃猴腦的方法卻流傳了出去。

石猴對這些也絲毫不知，這件事情也成為石猴以後變得恨天恨地恨眾生的一個引子。

龍王在木筏下操作，自然是風平浪靜，不知幾時？木筏飄到了岸邊，石猴見到岸邊，心中喜悅，就下了木筏，向著岸邊爬去，就想上岸學習神仙之道，修個長生不老的法術。

不知是天地意志作用，還是石猴本就是此界大氣運之人，好巧不巧的是正好看見江漢珍跟李橫二人正在礁石之中打撈人祖像。

石猴看的好奇，就撲騰了過來，在一旁認真的看着，而且在那比劃着，好像是在學習。

江漢珍心中一動，見一隻猴子過來，而且不遠處還有一隻木筏，心中一動，怕不是花果山來的石猴吧，怎麼送到我這來了。

石猴一顆赤子之心，也許是看明白了江漢珍在干甚麼，就問道：“這位好漢，你們在此作甚？”

一旁的李橫見了猴子說話，嚇的大叫一聲就要衝過去，卻被江漢珍一把拉住，並示意在一旁看着。

江漢珍心頭感覺有些不妙，但到現在還沒漏出絲毫修為，也只是一個凡人之身，本來想看看石猴究竟跟何處有緣，但沒想到還真是秉承這天地而生的生靈，人算不如天算，竟然送到他身邊來了。

江漢珍心頭一陣感應，下一個探索的世界已經出來了，而且還有許多低等位面也一起被探索出來了，可以隨時逃走。

就這一瞬間之後，就感覺數道目光再他後背之上掃來掃去，讓他有一種如芒在背，大禍臨頭的感覺，所以才思索有沒有什麼退路。

有了退路，心中的畏懼也就減輕了不少，也就少了多少顧忌，就對石猴說道：“我們在這打撈我人族的神像，人祖是我人族的先輩，禮當尊敬。”

石猴手舞足蹈的笑着說道：“麻煩麻煩，你們人族有先祖，我卻是無父無目，無六親關係，哪有我逍遙自在。”

江漢珍心中一動，這無父無母，無宗無親，六親不相認，人倫為禁忌的思想不就是西方教的思想嗎？

這石猴在山中也能看見猴群繁衍，為何沒看見，卻將它這些事情拿出來炫耀，其中若是沒有西方教的人在身旁灌輸耳音，打死他都不相信。

江漢珍搖頭一陣失笑，說道：“萬物都有母親，何況你一隻猴子，怎能沒有母親？”

石猴坐在地上，左顧右盼的說道：“我是從花果山一塊石頭中蹦出來的，天生就沒有母親，那你說說，我母親不會是石頭吧。”

江漢珍搖頭失笑一聲，說道：“石頭也是天地滋養生育，才能產生靈性，也能蹦出你這隻石頭猴子來。”

石猴靈性自然不弱，隱約的感覺這句話有道理，就眨着眼睛抓耳撓腮的思索，心中一動，看向江漢珍，問道：“那你可知我母親是誰？”

江漢珍感覺被后的刺芒越來越盛，但心中不懼，慢慢的向石猴身邊挪了挪，還是出口說道：“非傳承生育者，名為先天生靈，你是屬於先天生靈，你的母親就是這方天地。”

而猴子越聽越覺得心癢難耐，就問道：“何為先天？”

江漢珍此時已經走了到猴子身邊，而且距離很近，他已經有把握只要那些背後之人動手，就挾持了這猴子，而且還有雷祖給的一道雷符能做保命手段，也不是很害怕。

這些跟隨猴子的人不管是誰江漢珍也不打算理會，就對猴子說道：“先天者先萬物而生，由天地自認所生，以天地為母。”

猴子神色一愣，說道：“那你的意思是說著天地就是我的母親了？那我怎麼才能見到他。”

江漢珍點頭對猴子說道：“心之所處，即能見天地之心，萬物之母。”

猴子聽的奇妙，頓覺手舞足蹈，江漢珍卻感覺有一個力量強加在他身上，想要禁錮他，不讓他說話，不讓他動。

本來心中一驚，就要逃跑，但忽然感覺這股力量不是太強，不強的讓他有一陣難以置信的感覺，頓時放出心神，感應了一下這道氣息，之後就讓他有一種激動到難以置信的感覺。

頓時大笑一聲，說道：“千畏懼萬畏懼，原來是個紙老虎，真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一旁的悟空卻說道：“我花果山也有老虎，我能將之降服，我怎麼了。”

江漢珍對石猴說道：“不是說你。”

此時江漢珍心中大喜，而且看清了這背後之人的形象，正是西方教四大天王之中南方增長天王手下的部眾。

在西遊事成之後，四大天王也成了西遊世界四大部洲的護法，東勝神州持國天王，南贍部洲增長天王，西牛賀洲廣目天王，北俱蘆洲多聞天王。

而這已經到了南贍部洲，出現的還不是增長天王，而是他的部眾，是一個叫鳩盤茶，和一個叫薜荔多的部眾，兩人屬於西方教羅漢，修為江漢珍看的清楚，只是個地仙修為，開來西方教早就將教眾的地盤劃分好了。

江漢珍雖然只是元神修為，但也不至於怕了這兩人，自忖有神通再身，五行雷遁逃命的本事不小，也少了許多畏懼，不像剛來此界之時，處處害怕。

也就是在此界將所有地仙以上的力量全部派了出去，趁着仙道大後方空虛，西方教才能跳出來掘了仙道的根子，而且此時西方教肯定是知道仙道被牽扯在了域外戰場，才能如此名目張膽的如此搞事情，否則給他十個膽子也是不敢。

但隨即一想，也覺得就是如此，這世界已經跌多到了大千世界，也就能承載個大羅金仙，隨着前方戰事的吃緊，世界還在逐步退化，平常就是金仙都難得一見，西方教本來只是一個從凈土世界逃往過來的教派，屬於才次元之中的流亡教派，到了此世界，只能龜縮在一地苟延殘喘。

若是仙道沒有去域外戰場之前，隨便哪一家都能將西方教橫掃了，可這西方教也會尋找時機，專門挑選仙道內部虛弱的時候，才能做到一家獨大，但實力也強的有限。

若不然在西遊後期，收拾一個牛魔王也不用西方教全部上場，看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後，也就沒有以往的那麼緊張，可還是沒敢大意，西遊之事可是西方教的頭等大事，幾乎是全教上陣，不敢有絲毫疏忽。

雖然此時護送石猴的是鳩盤茶和薜荔多兩個羅漢，但也不是此時江漢珍能對付的。

江漢珍知道若是他離開石猴，這兩人肯定會跳出來滅口，說不定現在就開始召喚在天庭南天門的增長天王了，他的時間不多了。

就從懷中拿出一塊鐵片遞給了石猴，石猴為靈明石猴，有通天時地利的本事，心知這鐵片或與他所尋找的長生之法有關，一臉歡喜的伸出毛茸茸的爪子接過鐵片，左右翻看一下，發現上面有字，就撓頭不好意思的說道：“你這鐵片看着不凡，但我不認識字，你是神仙嗎？可不可以給我講解一二，俺石猴感激不盡。”

江漢珍感覺有一股危險降臨，也知道時間緊迫，就對石猴說道：“我還有事，只能將此物送你，權當留個紀念。”

石猴不明所以，盯着鐵片上的文字看個不停，雖然不認識，但還是將它全部記了下來。

江漢珍對着旁邊的店小二說道：“你將這些人祖像帶回去，好生照料。”

說完就遞給店小二李橫幾十兩銀子，不等石猴於李橫做出反應，就施展水雷遁法消失在原地。

天空中的鳩盤茶和薜荔多兩人這才反應過來，暗道不好，兩人對視一眼，一個守着石猴，一個向江漢珍所逃離的方向追了過去。

而兩人已經傳信，此時南天門外四大天王已經得到消息，下了天庭向南贍部洲而去，而四人之中也多了一個人，卻是一心想討好西方教的李靖，為了得到西方教的賞識，也自告奮勇的跟了過來。

# 第一百零七章 西方教天王齊出動

江漢珍被一個增長天王的手下後面追着，也沒有慌張，此時的五行雷遁之術中的水雷遁在海中神通盡顯，竟然比起身後羅漢修為的鳩盤茶速度不相上下，這也讓江漢珍覺得還是自己有先見之明，在金丹之前尋找到了先天靈物，修成了五行雷法神通。

雖然他沒有用過，也不知道神通究竟如何神奇，可此時跟西方教增長天王手下的鳩盤茶一番飛行鬥法，才見識到了神通的厲害之處，施展起逃命的本事，竟然以元神修為能跟地仙相差無幾，想來爭鬥的本事也是不差。

兩人在海中你追我敢的施展飛行之術鬥法，氣的身後的鳩盤茶鼻子都快歪了，明明看着前面這人顯露的法術波動就是個元神境界，以他地仙的修為竟然追不上，心中暗暗發誓，一定要將此人抓回來，抽魂煉魄的押送地獄之中折磨個幾千年。

江漢珍本來還對西方教有些畏懼，本想他此時的本事連個羅漢都對付不了，西方教中傳說中滿天佛陀，本以為與雷部也相差無幾，可如今發現西方教的一個羅漢才是個地仙修為，也就將長期被壓得喘不過氣的心態放寬了不少，即使雷府都被牽扯在域外戰場，他也有辦法能更西方教周旋一二，為仙道挽回一些損失。

而這時，李天王帶着四大天王也剛好騰雲駕霧的從天庭而來，停在了正在盯着石猴的薜荔多身邊，薜荔多一看來人，就趕緊見禮道：“屬下薜荔多拜見增長天王，見過持國廣目多聞三位天王。”

四大天王點頭應了一聲，而增長天王就指着拿着一坐寶塔，正得意洋洋的李靖開口說道：“這位是天庭的李天王，心屬我西方之人，還不快來見禮。”

李靖自然是昂首挺胸，傲然而立，薜荔多低着頭對李靖一禮說道：“西方教羅漢薜荔多見過李天王。”

李靖在天庭位高權重，幾乎頂替了天庭護法天王的位置，但早就心屬西方教，也對薜荔多和顏悅色的說道：“薜荔多羅漢有禮了。”

接着增長天王就問道：“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詳細說來與我等聽聽。”

薜荔多說道：“回各位天王，石猴剛靠岸的時候，看見有人在海中打撈人祖神像，好奇之下就過去詢問，可哪知打撈神像之人竟然給了石猴一篇修鍊法訣，雖然是入門之用，但慈航菩薩交代了，在石猴沒到方寸山靈台洞之前可不能修鍊任何仙道之法，屬下覺得這事不是小事，恐怕有仙道之人在背後搗鬼，屬下不敢怠慢，就將此事彙報天王定奪，剛想將此人控制起來，哪想這人立即察覺，逃了出去，鳩盤茶就追了過去，我在這等候各位法駕。”

增長天王頓時大怒，顯露怒目金剛之相，說道：“豈有此理，竟然敢破壞我西方教的好事，此事一定要追查下去。”

持國天王思索片刻，說道：“這事詭異，我西方教所行之事根本沒有泄露多少，這石猴更是如此，按理說仙道此時已經目不暇接，顧不上此界之事了，怎麼可能花費時間探查這事。”

而多聞天王心頭一動，對着李靖說道：“李天王為人能夠大義滅親，這人祖廟可是你主持之下拆除的吧？”

李靖托着寶塔，大義凜然的說道：“此界眾生，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所謂口舌凶場，是非惡海，我西方教要經傳三界，勸人為善，我李靖不才，正是秉佛祖法旨，將此人間挂念斬去，為我西方傳經三界盡微薄之力。”

多聞天王說道：“李天王此舉深明大義，我西方教無不敬佩。”

轉而又問道：“李天王在帶領我佛弟子拆除人祖廟之時，可見過看守此廟之人，或者人族護法之類的出現。”

李天王心頭思索片刻，搖頭說道：“人族三皇五帝帶領着所有人族修鍊之人去了域外戰場，並無護法，而此廟已經荒廢多年，並無任何人打理。”

此話幾位天王都聽明白了，人族也是內部空虛，也知道了該怎麼去處理這事。

而廣目天王就對薜荔多道：“那人傳了石猴什麼修行之法，你可知曉。”

薜荔多趕緊從海中取出一塊鐵片，遞給廣目天王，說道：“此法好像是出自雷府，屬下為避免石猴修鍊，就悄悄的搬運了過來，還請廣目天王過目。”

廣目天王接過鐵片，說道：“這正是雷府所出的入門之法，竟然比我西方教的凈土法門還要高明幾分，但只是一篇入門修鍊之法。”

接着幾位天王都輪番查看，最後傳到了李靖手中，李靖在這些人中修為最高，而且還有一尊寶塔，見識不凡，修為不弱，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其中的關竅，一臉笑意的對着幾位天王說道：“原來如此，竟然有東西藏在其中。”

幾位天王心中一動，廣目天王就說道：“那還請李天王將其中的東西呈現出來，與我們觀看。”

李靖自傲的一笑，就對着鐵片打了了法訣，但接下來去傻眼了，只見鐵片遇到外力，就化為一道雷霆，直劈李靖雙目，李靖避之不及，只能用手擋住，一聲雷霆之後，李靖的手卻被炸了一個窟窿，但隨後運轉法術，手又恢復了正常。

此時李靖的臉色極為難看，心中對設置這個法術的人大罵不已，不但在鐵片中做了一道自毀程序，而且封存了一道雷霆。

同時也心中有些后怕，這雷霆並不是那些雷將元帥所做，否則他們這幾人全部都得報銷，根據法術的波動也能大致判斷出做鐵片之人的修為，也就是地仙左右。

李靖心知在西方教人呢面前失了面子，也不好開口，而其餘幾個天王也沒說什麼，裝作不知。

這時增長天王忽然說道：“不好，鳩盤茶有危險。”

持國天王就發話了，說道：“此人應該屬於邪魔阻道，理應除之，免除後患。”

其餘幾人異口同聲的說道：“我佛慈悲。”

接着持國天王就做出了安排，他與增長天王前去尋找鳩盤茶，而廣目天王和增長天王就留在石猴身邊，跟薜荔多一起盯着石猴，以免再出什麼意外。

李靖自然是要為西方教多出力，而起被雷符差點炸傷眼睛，心有怨氣，想要親自拿下此人。

此時江漢珍正被鳩茶盤追着，正用的是五行水雷遁，是五行雷法的一個使用方法，法力經過腎氣激發，就能使出來，根本不用念咒掐訣的去施展，經過這麼長時間的追趕，江漢珍的五行雷法神通也越發的嫻熟。

等到手法有心的時候，就決定於這鳩茶盤放對廝殺一番，作為雷符弟子，戰鬥力應該不弱，但到了現在，都沒怎麼跟人廝殺過，就想趁着鳩茶盤落單之際，爭鬥一番。

一來可以增加一些戰鬥經驗，二拉若是尋到機會，就將此人殺死，一個水雷遁術之後，忽然停住了。

身後追來的鳩茶盤一陣疑惑，開口說道：“怎麼不跑了？”

但隨後迎着他的是一道水雷從海中打出，鳩茶盤一時失守，一道雷霆打入他的腳底，一聲爆炸過後，鳩茶盤被水雷打的在空中亂跳，一隻腳都被炸成了粉碎，而且雷氣在身體中亂竄，竟然有些佛力失控的現象。

江漢珍一招見功，也不敢鬆懈，以雷霆之勢，又是一招金雷打了過去。

鳩茶盤只能拿起手中的砂鍋擋向雷霆，可佛力不聽使喚，還是慢了一些，之擋住了大部分，還是有一份雷氣炸向面門。

砂鍋已經來不及收回，只能用手擋着，一聲雷霆過後，鳩茶盤的一隻手被炸的血肉模糊，打的憋屈至極，開始破口大罵道：“你這妖魔竟然用此種陰險的招式偷襲與我，妄為仙道之人。”

江漢珍對鳩茶盤這話一陣鄙視，打都就是打鬥，又不是同門切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管手段如何，只要打死對手就行，事後誰還在意那些。

接着就是實驗其餘的三門雷番上陣，正施展着雷法神通，想要儘快將這鳩茶盤拿下。

但久攻不下，鳩茶盤卻適應了這種節奏，總能控制着砂鍋擋住他的五行雷法神通。

最後還是鳩茶盤底蘊深厚，竟然有一種佔據優勢的樣子，控制着砂鍋向著江漢珍罩了過來，並伴隨着一股吸力想將江漢珍收入砂鍋之中。

江漢這暗道一聲可惜，修為還是太低了些，但以元神攻擊地仙境界，也足以自傲了，雖然偷襲的成分很大。

但若要換成鳩茶盤來偷襲他，說不能連三招都抗不過去，最多能抗個兩招就被那些，一招就是打成重傷，第二招就是收進砂鍋。

這是鳩茶盤開始反擊，江漢珍感覺壓力大增，才發現他跟地仙還是有些差距的，即使修鍊了神通，心生退意，就打出幾道雷霆迎接向頭頂的砂鍋，而實際上卻使出了雷遁之法，準備先逃離再說。

忽然感覺周圍出現了無盡的壓力，心念電轉，暗道一聲不好，卻是李天王帶着持國增長兩位天王來了，修為差距太大，就是用雷遁神通也逃不過去幾人的追捕。

只能元神沉入飛碟玉佩之中，心神就不關乎不顧的沉入一個世界，頓時身形化成一道雷光，刺眼的光芒讓圍過來的幾人全部轉過頭去，就連神識探查也會被雷光湮滅。

而江漢珍進入飛碟玉佩之時，看見旁邊還飄着的砂鍋，隨手一撈，就帶着砂鍋進入了飛碟與配之中，非得玉佩在原地旋轉一圈，就消失在原地。

# 第一百零八章 奪道果陰謀詭計出

一道雷光過後，已經被包圍的江漢珍在原地消失，李靖與兩位天王和鳩茶盤一起傻了眼。

增長天王殺氣騰騰的在原地尋找着，但什麼也沒發現，就問鳩茶盤，“人呢，人跑哪去了？”

鳩茶盤本想要回答，但忽然感覺心中一痛，一頭從空中栽了下去，發出痛苦的嘶吼，持國天王眼疾手快，伸手將鳩茶盤抄了回來，神識一掃，頓時神色變得陰沉至極。

李靖緊張的上前問道：“持國天王，鳩茶盤羅漢是怎麼了？”

增長天王也顧不得尋找江漢珍的蹤跡，也過去查看鳩茶盤的情況。

只見持國天王說道：“鳩茶盤法寶中留下的神識烙印被毀，舍利金身受了損傷，沒想到此人手段如此高明，竟然能在瞬間將鳩茶盤煉魔缽盂上的神識清除，還能反過傷本尊。”

增長天王神色一愣，脫口道：“這怎麼可能？他一個元神境界的修士，怎麼可能毀了鳩茶盤佛寶上的神識。”

李靖神色一動，說道：“此人一身雷法，而且要傳授石猴的道法也是雷法，定是雷府弟子，若是有雷府神將之人協助，清除鳩茶盤煉魔缽盂上的神識烙印也是不難。”

兩位天王陷入了沉思，而李靖繼續說道：“此事我們可稟報我佛，請我佛出馬，去雷府問罪，讓他們交人，還回煉魔缽盂。”

而此時正在雷府值時的一位元帥眼睛卻亮了，心道，就怕你們不來，趕緊去稟報，快來問罪吧。

就在江漢珍遇到危險之時，玉樞神殿內的值時元帥心中有感，就施展法術洞徹天地，但也沒多少擔心，江漢珍之事被雷祖交代過，盡量提供極大的方便，但別多過干涉，所以玉樞神殿值時的元帥多了一項任務，就是只要能保證江漢珍不死就成。

而江漢珍身上有雷祖凝練的一道雷霆護符，安全無憂，值時元帥看見自家弟子被人圍攻，眼中的殺氣旋繞，若不是脫不開身，定會出手，至於西方教的謀划，也漸漸的有了一些猜測。

看見江漢珍安全無憂的消失，也就放下心來，可聽到李靖說道要找雷府討回公道，眼睛頓時亮了，摸着腰間掛着的兩隻金簡，看上去對西方教上門找茬一事頗為期待。

兩個天王做為純正的西方教人士，可沒李靖那麼自大，雷府的百萬雄兵早就深入人心，還是有些顧忌。

而李靖繼續說道：“兩位不用如此顧忌，此時雷府內部空虛，只要我佛出馬，以大勢壓過去，就是雷府也得皈依我佛，我們還是稟報西天，跟雷府要人。”

兩位天王也有些動心，若是真是如此，也可以試探一下雷府。

可就在這時候，一道佛光出現在虛空，大自在菩薩踩着一朵蓮台出現在上空，幾人不敢怠慢，對着來人一禮，說道：“弟子拜見大自在菩薩。”

大自在菩薩對着幾人輕輕點頭，然後向著天庭掃了一眼，耳中聽到一聲雷音，身形差點站立不穩，心中有些畏懼，可隨之那種感覺消失不見，心頭微沉。

大自在菩薩對着幾人說道：“此事我佛已經知曉，你等不可妄動，以免打草驚蛇，鳩茶盤就交給我吧，他現在果位受損，需要去輪迴一世，不但可恢復果位，還能提升潛力，菩薩有望。”

李靖神色一喜，說道：“原來我佛早已知曉，那這卻是鳩茶盤羅漢的機緣了。”

增長天王也有些羡慕的看着半死不會的鳩茶盤，能被大自在菩薩看重，以後成就也不會低，也有些羡慕，但菩薩吩咐了，就將手中的鳩茶盤送到了大自在菩薩手中，只見大自在菩薩摘下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將鳩茶盤包裹在其中，掛在瓶中柳枝之上。

持國天王看見這尊寶瓶，頓時眼睛亮了，說道：“恭喜大自在菩薩證得觀自在慈航普度道果，從此永享無量福。”

大自在搖頭說道：“我佛只是賜了此物與我，離得到道果還相差甚遠。”

接着對幾人說道：“本座來此卻有一事交代爾等。”

李靖心向西方，對西方之事最為上心，還沒等持國增長兩位天王問起，就略先說道：“菩薩來此有何時交代，還請吩咐，我等定會全力完成。”

大自在說道：“領我佛法旨，觀音道果已經無主，我西方教有傳經三界，普度眾生的職責，此道果合該我西方教所得，本座暫時也幫不了你們，接下來就由你能將石猴護送進靈台山，路途兇險，萬事小心，切記，切記。”

三人一起對着大自在菩薩一禮，說道：“尊菩薩法旨。”

說完大自在菩薩一時之間佛光普撒大地，接下來就消失在上空。

海中一條正在尋找食物，準備回去哺乳小魚的大魚被此佛光一照，頓時神色虔誠，皈依而去，也不管萬千小魚嗷嗷待哺，自顧的尋了一條海溝，鑽進一和深洞中，一心向佛，不理俗事。

在大自在菩薩離開的時候，李靖眼睛頓時亮了，說道：“這麼說那個能夠三十六化的慈航道人死了？死在了域外戰場之上？”

持國天王點了點頭，說道：“應該是死了，慈航此道正是我西方教所需要的，天命歸我西方，此人以仙道手段，創出觀自在法門，號觀音菩薩，目的就是以此斷了我西方教傳承，代替我西方教的氣運，我佛說了，決不能讓此人活下去，若是此法流傳出去，定會斷了我西方教的路，現在好了，這人死在了域外戰場之上，那這份慈航道果就是我西方教的了。”

李靖心頭覺得有些不對，說道：“不可能啊，慈航道人大羅金仙修為，又凝聚了道果，就是身隕在域外戰場，也會在此界復活，怎麼能被輕易的奪取？”

這時增長天王和持國天王相識一笑，說道：“李天王有所不知，我西方教早就有了防備。”

李靖對西方教的事是無比上心，只要是西方教的他都嚮往，就好奇之下，對兩人一禮，說道：“還請兩位天王解惑。”

這時增長天王看了一下持國天王，持國天王點了點頭，增長天王這才對李靖說道：“李天王有所不知，我西方教建立六道輪迴的時候，結局早已註定，天地靈氣灰逐漸匱乏，不足以復活本體，只能走輪迴之路，而此界輪迴已經被我西方教六道輪迴所代替，天人轉生只有天庭瑤池仙台才有，把持在玉帝的手中，而地藏菩薩在地府守着，這些仙道之人身死之後，只能走這兩條路，但以這些仙道之人的本性，肯定不會使用這兩種投身方法，就無法在此界復活。”

李靖聽的眼睛越來越亮，說道：“實在是妙，沒了這下仙道之人，也合該我西方教大興。”

接着持國天王說道：“那這些仙道之人想要復活，只能去一些小世界之中，而且不成仙，沒法接受道果，恢復修為，只要我們測算到小世界的方位坐標，就能提前做出布局，就能將擁有道果之人算計在小世界中，讓其永遠失去道果。”

李靖也是大喜，說道：“如此說來，這次大自在菩薩定能奪取到那慈航道人的觀音普度道果，就能為我西方教增添一尊擁有道果的菩薩。”

兩位天王頷首一笑，一口同聲的說道：“善。”

接着三人就開始商量一二，李靖一心為西方教出力，想要接手這護送石猴的任務，可被勸說是天庭對西方教法傳三界也極為重要，不容有失，這才作罷。

最後在石猴身邊留了兩位天王，其餘兩位自然是與托塔天王李靖一起返回南天門，為西方教守護安排之事。

大自在菩薩帶着鳩茶盤羅漢離開之後，並沒有返回西方教，而是去了普陀山，大自在菩薩本來是西方教大自在天尊，看見此界的慈航道人有三十六化身，並可隨意轉化，神通無量，而最讓他動心的是慈航的普度之法，與那觀自在道果，一心想要取而代之。

一直以來都在模仿慈航道人，並且不惜化為女身，只不過都是只有其形而無其神。

就在前不久，域外戰場傳來消息，說是慈航道人身隕於前線戰場，在一旁窺視的西方教之人就將慈航道人的隨身靈寶玉凈瓶給順了過來，交個了佛祖，並由佛祖交給大自在菩薩，讓其想辦法奪取慈航道人的道果。

大自在菩薩當即大喜，可拿到玉凈瓶之後，卻發現煉化不了，只能簡單的使用，就知道慈航道人很可能沒死，還有重歸的希望，在滿天佛陀的協助推演之下，算出了慈航道人有可能轉生的一個小世界，但要去這世界只能分魂投入，而且極度的危險。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江漢珍一樣，想去哪就去哪，還是身體直接進入的。

大自在菩薩就想去慈航道人的道場普陀山看看，找一下線索，若是沒有，將普陀山佔了也好，以慈航道人在人間行走的那尊觀自在化身所留下的人間信仰，正是他西方教所需要的，早就恨不得取而代之。

而大自在菩薩到了普陀山，卻發現只是一座山，竟然不見絲毫洞天福地的痕迹，心道：“莫不是隱去了吧，既然此地尋找不到，那就去紫竹林看看，我就不信你連紫竹林也做了後手。”

說完就神色一陣猙獰，就想着南海的一座島嶼飛去，去尋那紫竹林去了。

# 第一百零九章 觀自在道場

紫竹林是慈航道人的另一個道場，在南海之中，是慈航化身為了普度眾生所開的道場，慈航道人對西方教進入世界之中，早就有先見之明，就打算以此代替西方教氣運，阻擋西方教的發展，為仙道爭取跟多的時間，而不至於在域外打仗，而後路卻被階段

此化身道號名觀音菩薩，也稱南海觀音，顯化四方，救苦救難，渡人無量。

哪知域外戰場之中兇險，慈航道人被人引入圈套，圍攻致死，仙道之人救之不及，等趕過去的時候，慈航道人已然隕落，隨身的靈寶羊脂玉凈瓶也不見蹤影。

而在西遊世界中，普陀山隱於虛空，而紫竹林中只剩下兩個弟子留在其中，為的就是守護道場，有負責慈航一脈生死重活的重任，所一才停留在此界。

這兩個弟子一個叫善財童子，另一個是一隻黑熊精，兩位得知慈航身死域外，心中悲痛萬分，而且此界輪迴已經被西方教代替而去，導致慈航在此界無法重生，但好在慈航留下了後手，在以前發現的一個附屬小世界之中傳下了道法，並能就此轉世重生。

兩位弟子剛將慈航真靈投入下界，鬆了一口氣，忽然感覺外面有人破壞陣法。

兩人頓時大驚失色，善財童子說道：“黑熊師弟，來敵強悍，不可力敵，你先從海中逃走，這裏交給我，我先擋他一二。”

黑熊精神色一陣憤怒，拿出了一柄鋼叉，說道：“此人是西方教之人，冒充了老師，肯定是想謀奪老師道果來的，我們出去跟他拼了。”

善財童子知道就是他們兩人聯手都不是這西方教人的對手，說不定還會引的西方教人來，而此時普陀山一脈內部空虛，若是被攻破，想逃也逃不掉了，到時候這打造的下界通道也保不住，說不定會被摸過去破壞了自家老師的轉世重生。

他搖頭對黑熊精說道：“事到如今，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老師臨走之前將這裏的所有事交代與我，你得聽我安排。”

黑熊精雖然極為不願，但也不是不明事理之人，只能暗狠一聲，說道：“還請師兄吩咐。”

善財童子面色凝重的看着外面犹如瘋魔一般攻擊陣法的身影，瞬間想到了對策，對着黑熊精說道：“如今大敵將至，我紫竹林覆滅在即，你先從老師留下的暗道中傳送出這裏，去找撿香童子，他與我是生死好友，你讓他幫忙投身小世界去協助老師重生。”

黑熊精有一種不好的預感，也知道善財童子生了必死之心，就問道：“師兄，那你呢？”

善財童子盯着小世界的通道說道：“我留下來毀了這座通道，就會離開，你不用為我擔心。”

黑熊精也有一份死志，他也知道這通道是老師慈航所設，要摧毀也沒那麼簡單，神色悲傷的說道：“不，師兄，我留下來幫你，我們兩一起留下將通道毀滅，然後我們一起離開。”

善財童子知道黑熊精執着，心中氣惱，大罵道：“滾，再不走我們兩一個也跑不了。”

黑熊精一言不發，提着手中的鋼叉就攻擊去小世界的通道，善財童子大罵一聲愚蠢，伸手取出兩件法寶，一件是一桿火焰槍，另一個卻是一個火焰車。

黑熊精還以為善財童子這是答應了他，要與他一起攻擊通道，但忽然感覺後腦一懵，卻是靈台被封住了，還沒來得及思考就暈了過去。

這正是善財童子出手，一槍柄將黑熊精砸暈，然後一把將黑熊精扔在火焰車上，接着將一些貴重的東西全部放了進去，想了一下，也將手中的火焰槍也扔在了上面。

對這黑熊說道：“我們慈航一脈以後就靠你了。”

然後對着火焰車打了一道法訣，火焰車一時之間噴出火焰，跑到了紫竹林的逃生之處，接着一陣玄光閃爍，火焰車連帶的黑熊精也消失在紫竹林中。

這時善財童子才鬆了一口氣，冷笑一聲，說道：“有我在，想破壞老師的重生，想都不要想。”

接着就走到了下界通道之前，全身法力開始暴動，看似就要爆炸一般。

大自在菩薩剛摸到了紫竹林之時，神色中一陣喜色，說道：“卻是我的機緣，紫竹林還在。”

然後就對着紫竹林開始猛攻，神色犹如色狼，身形犹如瘋魔，等攻破大陣之時恰好看到善財童子全身法力暴動的一幕，感覺會有生命危險，嚇得大自在菩薩趕緊往後躲開。

善財童子對着大自在菩薩鄙夷的笑了一下，接着一聲劇烈的爆炸聲在紫竹林中響起，大自在菩薩忽然感覺這爆炸威力也沒多大，心頭詫異，就出手將一片紫竹護住。

爆炸之聲來的快，去的也快，爆炸過後，大自在菩薩趕緊飛到了善財童子自爆的地方，神色一掃，臉色頓時變的難看至極。

四周散發的空間波動他哪能不知道這事一個世界通道，他也沒想到慈航一脈如此果斷的毀了通道。

大自在神色扭曲的說道：“你以為自爆毀了通道就能阻擋我得到觀自在道果？慈航已死，這道果只能事我的，你以為毀了我就不知道了，我佛慈悲，在慈航身死之後，推算出了慈航轉世重生的位置，只要我毀了慈航轉世之身，道果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大自在將紫竹林設置了陣法，然後設置了輪迴祭壇，卻要做那跨界之事。

西方教本就是一個流浪教派，跨界之事早就輕車熟路，但跨界卻有很大的風險，一不小心就會迷失在虛空，被混沌氣流打的灰飛煙滅，就是有跨界專用的祭壇，和世界的方位坐標，也得小心謹慎，也只是分魂下界，而且分魂所攜帶的能量會十不存一，甚至只能存留一點意識，若是運氣不好，所投入的就全打了水漂。

大自在對觀自在道果勢在必得，已然是下了狠心，竟然分出了一半本源讓分魂攜帶，投入祭壇之中，並且將已經受傷的鳩茶盤也投入進去，這是要將鳩茶盤也一起帶下去的節奏，可卻是將鳩茶盤本體也扔了進去，看樣子是要將鳩茶盤也帶下去，卻不顧鳩茶盤的死活，下界只能是魂魄下界，而身體若是全部放入，就等於祭品，若是中途出了意外，就會真的死去。

接着大自在默念咒語，以發宏願的方式獻祭天地能量，頓時整個天地色變，能量紛紛湧入祭壇，即使紫竹林的地脈也被抽取的一干二凈，祭壇這才發出一道佛光，開始運轉，帶着大自在分魂與一半的本源，還有鳩茶盤的本體一併被傳送出去，消失在此界之中。

分出了本源，大自在菩薩的菩薩境界有些不穩，就在紫竹林中開始閉關修鍊，穩定修為。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從西遊世界之中跨界而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到了此世界已經有月余，卻也沒發現此界有什麼異常之處，天下國泰民安，各地風調雨順，黎明百姓安居樂業，天地以人皇為尊，修士也剛發展起來，四處一片欣欣向榮。

沒有如前幾個世界的那樣混亂，各種妖魔鬼怪亂世，四處百姓民不聊生的景象，讓江漢珍一時還難以適應。

但這種情況也沒讓他失望，心道總算是找到了一片生存的樂土，可以安靜的修鍊了。

也感受過天地法則，判斷出這世界竟然是一方中千世界，還是晉陞中千世界沒多久的中千世界，心頭明了，也難怪四處一片欣欣向榮。

在他被西方教圍住之後，就隨意選了一個在其中等級比較高的世界，只寫了兩個字，‘白蛇’，讓他心中思索不已，莫不是白蛇傳的世界？

但在他多方打聽之下，竟然沒有絲毫白蛇傳中的情節，有的只是一個王朝，和能夠對應的地名，如臨安縣赫然在列，也有個錢塘縣。

只能四處雲遊，看見可造之材，傳上一篇普傳法門，一邊在世界中中行走，打聽一些事情。

也打聽到了兩個有名的地方，一個是驪山，山上有一尊神仙坐鎮，正是驪山老母，江漢珍前去拜會，但被擋在門外，但也傳了訊。

讓他在此界自行行事，並不會多做干涉，而且說幾十年後會在此講道，告訴他說是願意，可以前來聽到。

有了驪山老母的話，江漢珍心頭一陣大喜，在此界謹慎了許多，他也沒想到在這個小千世界中竟然藏着這麼一尊神靈，而是先天神靈，即使只是一尊化身，甚至只是一道分神，也值得他尊敬。

驪山老母傳說中是女媧娘娘的一尊化身，江漢珍拜會過後就離開了此地。

而下一個地方，正是他打聽到的峨眉山，傳聞在此界是觀音菩薩的道場。

初來天界之時，本以為觀音菩薩是西方教的人，可後來才知道事情的真實，才覺得有些羞愧。

觀音菩薩也就是慈航道人，傳聞甚多，其實是一尊女仙，慈航道人本就以慈悲為懷，捨身證道之時，被女媧所救，並賜予了千手千眼神通，並在女窩娘娘的指引之下拜入元始天尊門下，習得道德心經，凝聚道果，最後創出了‘觀自在心經’這種修鍊經典，成就果位，並且有號為觀音。

在西方教進入洪荒世界之時，也許是發現了其陰謀，不知為何，天降菩薩果位，而創出的修行之法，也與西方婆羅門之法根本就是兩個體系，根本就不是傳自西方教的，還有如禪宗，密宗等修行之法，都是仙道的分支，與西方沙門非吠陀的法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江漢珍知道實際情況也讀自己的無知深感羞愧，竟然如此不辨真偽，得之此界不光有驪山，還有一座觀音道場，就下過去拜會一二。

驪山老母和觀音菩薩的道場能同處一界，江漢珍也不奇怪，沒有見到驪山老母，但他還是想拜會一下觀音菩薩，以示尊敬，就離開驪山向著峨眉山而去。

# 第一百一十章 青城山見聞

江漢珍一路跋山涉水，進入蜀中，路過青城山下之時，心頭有感，一股靈氣在此孕育，散發著勃勃生機，犹如雷霆過後的生機一般，一片欣欣向榮。

雷法司生死殺，所以對這些感受非常明顯，而且此氣息帶有先天氣息，跟他在葫蘆世界中得到的那種先天之氣出於同源。

心中暗想，‘莫不是此地會出現什麼先天生靈？若真如此，那就去看看，若是有緣，可收入雷門為我雷門弟子。’

先天生靈只要一出生，個個都不簡單，不但身負大氣運，而且修鍊速度極快，只要善加教導，成仙了道也不是太難。

就在江漢珍在山中尋找之時，忽然，看見頭頂亮起一道佛光，接着一高一矮兩道身影，出現在頭頂之上。

“觀音菩薩？”

江漢珍神色一愣，有些奇怪的這觀音菩薩怎麼會出現在這裏，身邊站着一個黑面童子，端着一個缽盂，立在一旁。

但這觀音的表情有些怪異，不像是福德之相，而帶着一眾兇惡之相，看着異常陰森，而且身上的氣息極為不穩，好像是受過大傷一般，看着也就是個地仙修為，拿着玉凈瓶中的柳枝，蘸入一旁黑面童子手中的缽盂之中，向整個青城山普撒着甘露。

當即隱藏在山中，暗中觀看，但這甘露卻不似凈水，卻帶着極為邪惡的污濁之氣，此污濁甘露一出，江漢珍心中有感，體內的雷氣隱隱發動，就要跳出來降妖除魔一般。

這污濁之氣只要沾染，就有一種污濁心神的功效，讓人產生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

但卻對雷氣極為懼怕，被雷氣一灼，就如血遇驕陽，立即消散。

“污濁神水。”

江漢珍忽然想到神將雜篇中的一個記載，正是記載了這種東西，此物是收集人間‘生老病死苦，愛恨情仇殺’的混亂氣息所煉製的，可用來污濁生靈的靈台，凡是生靈被此物沾染，就會被污濁神魂，而且極難察覺，一不小心就着了道。

思索道：“不知這個觀音為何要在青城山上播撒這種水，為何要斷了這些生靈的前路。”

江漢珍心中動了殺意，就要準備出手，忽然聽到腳下傳出沙沙作響之聲，心頭一動，就看向腳下，卻發現一條小白蛇不知什麼時候爬到了自己腳下。

而且全身都被是沾染了這種氣息，看着就要昏過去一般，而正是這條小白蛇，身上散發著一股先天氣息。

江漢珍趕緊將這條小白蛇護住，不讓它再繼續沾染這種污濁之氣，心道：‘這條蛇恐怕就是這青城山中的先天生靈了，這播撒污濁之水的人恐怕就是為它而來，找不到先天生靈在何處，竟然用了如此歹毒的方法，將青城山所有的生靈全部毀了。’

此時江漢珍也將剛才的殺心壓了下來，而這菩薩化身卻是純正的西方教氣息，卻不知為何西方教竟然到了這個世界，為了穩妥起見，決定查明原因再進行動手。

這尊菩薩修為也就是地仙，而且氣息不穩，江漢珍也不畏懼，而難以對付的就是手中的那個瓶子。

這菩薩在青城山播撒了一陣污濁神水，看間整個青城山都蔓延在一片污濁之氣中，這才滿意的點點頭。

而一旁的童子也是大喜，說道：“恭喜大自在菩薩，賀喜大自在菩薩，慈航轉世之身經過這麼一次污濁，定會迷惑了神志，失去自我，菩薩的觀自在道果有望，永享無量之福。”

原來這觀音形象的假冒之人正是大自在菩薩，而江漢珍聽的是嚇了一跳，不知為何大自在菩薩怎麼跑此界來了，而從童子的語氣中，也得之慈航在此界轉世，心頭地動，就看向了腳下的白蛇。

接着大自在菩薩也還是傲然一笑，說道：“那是自然，還要多謝你，若不是你這位污濁童子幫忙，本座也想不到這種污濁慈航轉世之身的好辦法，來削弱慈航，為我爭取時間，只要給本座時間，慈航就是回來，也得失去道果，淪為凡俗。”

污濁童子獻媚的對大自在菩薩笑到：“那是，那是，慈航還妄圖將世間污濁之氣進化成清靜之氣，卻沒想到污濁之氣卻出了我，還要多謝大自在解救與我，讓我逃脫大自在菩薩的魔抓，從此這觀自在道果就成了菩薩您的孬囊中之物。”

大自在搖了搖頭，說道“自上古修成的大羅之輩，哪有那麼容易被人奪了道果。”

忽然想到一個主意，上下打量着污濁童子。

污濁童子隱約的有些感覺不對勁，就問道：“菩薩，弟子可有什麼不妥？”

大自在笑了一聲，說道：“是有不妥，還是很大的不妥。”

污濁童子心頭有不好的預感，忐忑的問道：“還請菩薩解惑。”

大自在陰惻惻的一笑，說道：“你身具污濁之氣，若是有你幫助，定能助我奪了道果，到時候我修為大成，不說菩薩果位，一尊羅漢果位是少不了你的。”

污濁童子也不是傻瓜，知道這肯定沒什麼好事，只能硬着頭皮說道：“若是能幫到菩薩，卻是我污濁童子的榮幸，就怕我能力低微，出不上什麼力。”

大自在菩薩不懷好意的笑着說道：“這件事非你莫屬，也只有你能做成，其餘人根本就做不到，你難道不願意？”

大自在眼神中充滿的殺意盯着污濁童子，污濁童子心中一陣苦笑，只能說道：“還請菩薩吩咐。”

大自在這才滿意的點了點頭，陰惻惻說道：“你身為此界慈航化身的弟子，與慈航有大緣分，而且秉承污濁之氣而生，我要你去輪迴世間，將污濁之氣帶回世間，讓世界混亂起來，以削弱此界天道法則，到時候我會引的慈航轉世之身去與你相會，你們師徒本就有緣，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就能將慈航的轉世之身繼續污濁下去，此事就算成了。”

說完發出一種讓人毛骨悚然的笑聲，污濁童子一聽，心道不好，也暗自有些後悔，大自在菩薩降臨之時，他本來是有機會逃走的，但為了擺脫慈航管束，竟然投靠了大自在。

雖然他屬於污濁之氣出生，但在慈航數年的教導之下也有一顆道心在其中，頓時搖頭說道：“不要，不要，我不要去。”

說著就要逃跑，但大自在怎麼可能讓他跑了，從玉凈瓶中的柳枝上摘下一顆柳恭弘=叶 恭弘，扔向逃跑的污濁童子，污濁童子大驚失色，嚇得哇哇大叫。

大自在菩薩狂笑這說道：“回來吧，怎麼可能讓你跑了，接下來好好享受接下來的輪迴之旅吧。”

“不要，不要。”

污濁童子瘋狂的搖頭哭喊着，但也難逃大自在的手掌，被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包裹了身形，頓時安靜了下來。

大自在菩薩將包好的柳恭弘=叶 恭弘繼續掛在了柳枝之上，心頭大喜，發出冷颼颼的笑聲，一個仙道寶物，讓他弄的跟邪寶一樣，而一尊救苦救難的觀音形象，卻讓他弄得跟毀滅世界的邪魔一般。

江漢珍心頭暗忖，‘這污濁童子莫不是就是以後的法海？或者是許仙？”

忽然又看道另一個掛在楊柳枝條上的另一個捲起來的恭弘=叶 恭弘子，心道，這個看來也是這位大自在安排的棋子，一個是法海，那另一個就是許仙了。

事到如今，江漢珍哪還能不知道這世界就是慈航轉世的白蛇世界，只不過一切都沒有開始，還在布局之中，距離布局開始將近早了一千年，而大自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取慈航的觀自在道果，將近一千年才將慈航削弱，也深感自上古就得道的仙人之強悍，就是身死也不是等閑之人能對付的。

此時也沒了跟大自在一較長短的想法，等到大自在離開，就帶着小白蛇在青城山中尋了一處洞穴，改建成了洞府而住了下來。

用雷氣祛除了小白蛇身上被沾染的污濁之氣，小白蛇果然恢復了靈性，神色也靈動不少，也許是動物的本能，小白蛇竟然在江漢珍身邊玩耍起來。

江漢珍對大自在的布局一陣冷笑，若是沒有自己來此界，你的謀划說不定還真成了，可惜現在我來了此界，依靠小白蛇本身先天生靈的資質，哪還需要一千年，說不定不到百年就會給你一份驚喜。

從此開始，江漢珍就在青城山住了下來，開始了傳道之途，此時雖然只有小白蛇一個，但這小白蛇的資質，讓他異常欣喜。

小白蛇天生道心開發，在江漢珍講了一次道之後，就凝聚了神魂，成就了鬼仙，這讓江漢珍感慨不已，但有的也只是喜悅之情。

另外在青城山上做的就是清除整個山上的污濁之氣，隨着時間的推移，青城山上被消除污濁之氣恢復了本性的生靈都深感江漢珍恩德，靈性具足的就來到了江漢珍所在的洞府聽道，漸漸的聽道之人也多了起來。

隨着這些弟子經常下山救世，青城山的名氣也逐漸的傳播出去，心有向道之心的人也時常出現在山上，也讓青城山也變得熱鬧起來。

江漢珍看的欣喜異常，也覺得太平世界有太平世界的好處，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若是沒有大自在這種不顧世界死活，私心深重，經常做一些喪心病狂之事的這種人就更好了。

# 第一百一十二章 眾弟子煉寶

青城山在江漢珍講道之事傳開之後，也是一片欣欣向榮，從山中出去的弟子經常下山守護一方安寧，也讓青城山的名氣越來越大，求仙訪道這絡繹不絕，也帶動了周圍村鎮的發展，畢竟仙道在這個靈氣充足的世界還是有一定的市場，而且江漢珍所傳的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提升方法，所以越發的興盛。

江漢珍除了講道，就是專心修鍊，他在知道西方教的大自在菩薩降臨此界，而又有天界的撿香童子降臨此界，讓他也猜測到這世界肯定是被發現了，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好像此界還沒有被人所佔領。

按照故事原本的路線，西方教在此界大興，佔盡了優勢。

而事實上就是大自在菩薩為謀奪觀自在道果，而做出的一些陰謀之事，首先是用污濁神水將慈航轉世之身的靈台給污濁了，降低了修行資質，混亂了心神。

進而又將污濁童子安排在世間轉世投胎，以污濁世間，混亂世界，目的就是破壞世界的本源。

從開始到最後，大自在的謀劃到結束，將近千年之久，那就說明他害怕，或者而根本沒把握此時就奪取慈航觀自在道果，不然也不會建造雷峰塔這種不但可以毀壞地脈，而且還能抽取修士本源的東西。

而在原著之中，在慈航轉世之身被俗事牽扯，而且最虛弱的時候，還有文曲星克制，才壓入雷峰塔。

將近二十年，從雷峰塔出來之後就沒有了以前的精氣神，這二十年發生了什麼，江漢珍根據雷峰塔的功效，推測出在這二十年，慈航轉世之身被大自在抽取了本源，或者是奪了觀自在道果。

而西遊世界的文曲玄冥星君卻沒有領此職位，而是在北斗征伐司中任職，此職位卻被此時的玉帝所把持，那就說明大自在菩薩奪取道果之事，竟然有玉帝的人出手幫忙，而且其中達成了某種不為人知的協議。

江漢珍本來對西遊集團是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沒有想到的是域外戰場慈航身死，想要輪迴轉世，西遊集團竟然對慈航的觀自在道果產生了貪念，竟然不遺餘力的追到這個世界來了。

而從大自在的此時的虛弱程度，還有天庭撿香童子的手段來做出判斷，其餘人想要跨界降臨並沒有那麼簡單，肯定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並不是每個人都向江漢珍一樣，可以隨意穿梭。

讓此時的江漢珍隱隱有了一種想法，就是以此界為戰場，將伸過來的手全部剁了，他也有這個底氣，在西遊世界還有所顧忌，但在這白蛇世界就沒了多少顧忌。

唯一考慮考的就是驪山老母的化身態度，其餘的都不再其考慮之內。

江漢珍在謀划的同時，也到了講道之日，沐浴更衣，清靜了心神，對小白蛇吩咐道：“去敲響磬石，開始講道。”

小白蛇發出輕悅的童聲說道：“是先生。”

說著就搖擺着蛇身，向磬石之前遊走過去，用尾巴纏住一根石錘，開始對十六片組成的磬石開始敲打起來，悅耳醒腦的聲音磬然堅至的傳了出去，隨着磬聲傳出，整個青城山都聽的清楚，讓人聞之心悅，煩惱自消。

此磬也還是江漢珍從神將雜篇中翻出的煉製方法而煉製的，根據雜篇記載，樂能通神，可養身悅心，作為上古之時就有此物，而仙道山門之中也經常用樂器來通知門下弟子，或者陶冶情操，輔助修行。

雷府也是有樂器，但雷府的樂器卻是二十四面戰鼓，聲音鏗鏘有力，含有殺伐之氣。

雷府作為天地之間執掌司生司殺的一道，用鼓做樂器也不奇怪，因為每次召喚弟子，不是殺，就是救。

江漢珍覺得這些新入門的弟子剛入門，現在做的只要一心修鍊就成，傳說中養兵千日，兵貴在養，才選擇了磬為傳達信息的樂器，磬音可養生悅心，培養道心，也符合了仙道貴生，無量渡人的道理。

隨着磬音的傳出，門下弟子聞之而動，紛紛向講道之地敢來，等到一刻鐘之後，所有的弟子已經坐滿了整個空地。

隨着小白蛇打出的道韻傳出，一眾弟子知道這是要開始講道了，就見前方高台之上出現一道身影，端坐其上，竟然沒有絲毫突兀之感。

此人正是江漢珍，而身旁卻放着一個缽盂，用木棒輕輕敲打一聲，一陣醒腦的聲音傳出，延綿而不斷絕。

這缽盂正是在西遊世界穿梭之時，順走鳩茶盤的那個砂鍋，被帶入飛碟之後，扔進了飛碟玉佩之上的雷符之中走了一圈，接着就成了無住之物。

查看一二，才發現是一個提神醒腦的寶物，可做鍊度亡魂之用，卻被鳩茶盤給畫蛇添足的煉成了掠奪本源之物，江漢珍就將那個掠奪本源的禁制給清除了，用來做輔助修行之物。

江漢珍開口說道：“現在開始講道。”

然後一眾弟子紛紛端坐起來，隨着缽盂的聲音，進入了心神安逸之境，江漢珍滿意的點點頭，暗道，‘修行道法，固然修行為本，助道之物也是不可少的。’

也跟家堅定了江漢珍講解煉器之道的心思。

江漢珍先是講了一些修行之法，然後敲響缽盂，說道：“我觀眾弟子已經修行有成，卻無行道之物，難免有所缺失，今日就為大家講解煉製法器之道。”

法器的威力許多弟子都見過，也有自行煉製過的，大都粗糙簡單，用途單一，一般都當個護身兵器，而無其他效用。

得之此時要講解法器之道，一個個的都打起了精神，不想錯過一絲一毫。

隨着道音醒神，江漢珍開口說道：“法器之道為證道輔道之物，是行道演道之道理，有通神悟道之功效，不可有絲毫大意。”

“凝練自身寶物，但也要與自身本命屬性相合，若不然犹如南轅北轍，事倍功半之理，還需謹慎選擇。”

這時有弟子問道：“先生，何為本命？”

江漢珍說道：“本命就是自身屬性，自身所擅長，修鍊謀一道所親近的特性，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接着有有弟子問道：“那知道本命，那如何選擇法寶？”

江漢珍說道：“法寶選擇千奇百怪，全憑內心感應，如世間所流傳的，犹如寶劍，寶鏡，印章，都是取法陽間的靈威之物，而又有塔，鍾，山，都是厚重鎮壓之物，又如鈸，鼓，磬，都是心神作用，還有如葫蘆，畫卷，圖，都是包羅乾坤之物。”

頓了一下，掃視了一眼眾弟子，這才說道：“無論任何寶物，都在生死之間，取法於陰陽，成器於自然，可感應天地，自會明白其法器的形象，自有其道理在其中顯化。”

江漢珍說完，就開始詳細的講解煉器之道，而從最開始的開光，點靈，到後來的加持，心神錘鍊，甚至也講到祭祀，心咒煉寶之法，種類繁多，簡直是五花八門，而最後也講了凝練禁制。

江漢珍講道講究一個學以致用，並不會具體講煉製某一樣法寶或者法器，而是講明白原理，只要原理透徹，就能隨心所欲與的煉製自己想要的法寶，這樣也不會因為照本宣科，而讓聽道的弟子無法煉製自己之所心儀的法寶，以至於最後影響道途。

此後，整個青城山都進入了煉製法寶的熱潮中，而這些弟子所煉製的法寶法器，讓江漢珍也算是開了眼界。

如小白蛇就做了一柄內有陰陽二物的寶劍，而且可以自由轉化，神奇異常，寶劍之上還有消除陰陽邪氣，清靜陰陽的作用，讓江漢珍也不得不感嘆，先天生靈就是不一般。

而耍蛇人卻做了一個竹簍法器，內部空間奇特，蛇類竟然在內部可以生存，江漢珍看着此寶也有潛力，指點了兩句，至於以後能發展成什麼樣自，也讓他有些期待。

而一隻蜈蚣精，卻是個豪放派，竟然做了兩隻金鈸，本是一種擊打樂器，卻被他選擇做成了法器，金鈸有陰陽之道，不但可以用此磨練神魂，而且還能用此跟人爭鬥，是震是砍，任意由心，奇特的是蜈蚣精盡然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什麼金鈸法王。

還有一個行腳商將自身的扁擔做成了法器，用他的話來說是一肩挑陰陽，不偏不倚，還有如一個吃貨竟然煉製了一雙筷子。

還有用拐杖，樹枝，算盤，鎮紙，鋸子等等不勝枚舉，而且還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讓江漢珍大開眼界的同時，也感覺思想之奇特，只要講明白其中的道理，就會有無限的可能。

隨着青城山弟子煉製法器的熱潮冷卻下來，也過了好幾個月，江漢珍此時的修為已經到了元神巔峰。

初入元神需要錘鍊身體，讓身體向更高層次轉化，進而可以元神進入中丹田，開始錘鍊五臟，等到五臟轉化之後，並讓五臟之氣元滿，可稱之為五氣朝元。

等到五氣朝元，胸中五氣就會推舉元神直上靈台，開始了三花聚頂的修鍊，但這種境界還是屬於人仙，精氣神三花沒有精華，還在人的範疇，故不得地仙之屬。

眾所周知，修行就是對自己的生命進行修鍊，從低等級道高等級，也能稱之為一種進化，是人從仙的進化，是一種追求生命本質的一條途徑。

而江漢珍此時元神已經出現在靈台，只要將身體完全轉化，就能煉成仙體，成就地仙，只要到了地仙，才能在此界方便許多。

知道了那個大自在菩薩現在只是個地仙境界，而且還有境界不穩的現象，而且還受了傷，估計正在穩固仙體呢，若不然仙體就會奔潰，只能轉世而去。

本來江漢珍還有些奇怪，為什麼不會降低境界，而只能穩固仙體呢。

但隨着修為的提升，也明白了這個道理，仙道修行，血以養精，精以養氣，氣以養神，神以化虛，以此為順，並無逆轉的可能，也就是說，不能神轉變成氣。

接過就是若是仙人被打成重傷，若是無法恢復，就只能奔潰，並無降低境界的可能。

江漢珍知道這個道理的時候，未免動了心思，想着只要修成地仙，就開始對一些不軌之人下手。

但就在這時，接到了一個消息，將他這個打算暫時停了下來。

# 第一百一十三章 有惡客上門

江漢珍在已經準備好了要安排弟子下山事宜，而且分工明確，都是為完善天地而做的事。

其目的就是完善天地而增加功德，從而佔據天地大氣運，用天道大勢來碾壓一切，也能趁機將這些心懷不軌之徒全部清除乾淨，目的就是與前幾個世界一樣，將此界也變成雷府的后花園，變成一個為雷府增添力量而減輕域外戰場壓力的附屬世界。

而這些事也是江漢珍所擅長的，也是他最熟悉的事，所以計劃周全，算無遺策。

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這時候卻有門下弟子來報，說驪山中來了使者，說是有事要與江漢珍說。

江漢珍一聽是驪山來的，才記得以前去過一次驪山道場，但沒有見到驪山老母，但給了個話，說是以後會在驪山講道，若是願意就以來聽道。

江漢珍對這事也有一些期待，此界的驪山老母可是上古神祗，在此界可能是一尊化身，但所擁有的造化萬物之道卻讓他心動不已，與他所修的雷霆之道也有相似之處，就想在驪山老母那聽道，從而完善普傳法門，也為今後的宣化諸天增添一些底蘊。

對着門下弟子說道：“還不快快請進來。”

門下弟子應道：“是先生。”

接着就出門而去，不一會帶着一個打扮有些古怪的修士進了道場，江漢珍掃了一眼，此人打扮非僧非道，乍一看，悲天憫人，但仔細一看，卻發現眼中不時會流露這凶光，但沒有看出其修為，江漢珍本就靈覺通明，隱約的感覺有些不對勁。

心道：‘驪山怎麼可能出這種凶貨，若是如此，去不去還得考慮一二了’。

此人一進門就對江漢珍一禮，說道：“尊駕可是江真人？”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正是在以下，不知驪山使者來青城山有何貴幹。”

此人低着頭，說道：“在下圓通，是驪山老母坐下弟子，今日來此是我家老師的法旨，通知江真人可以來驪山聽道，下月四月初八，老師講解修行之道，還望江先生能夠準時到來。”

此人言語之間帶有命令的口氣，江漢珍心頭有些不喜，但也沒表現出來。

還有從曆法上記錄，下月四月初八卻是破日，諸事不宜，並非講道所用的黃道吉日。

帶着試探的語氣說道：“還請圓通大師轉告驪山老母，就會說我青城山如果沒有什麼事，就一定會準時到達。”

而圓通也聽明白了江漢珍的言外之音，意思就是若是沒時間，肯定不會去的。

圓通神色一冷，一閃而逝，隨後說道：“老師對此事特意交代了弟子，說務必要請到江真人，說有事要交代。”

江漢珍心頭連連搖頭，對着圓通拙劣的表演很是鄙視，這目的已經很明顯了，就是想誆騙自己去驪山，看出了目的，又怎麼可能跳進去呢。

而這圓通這個名字，讓他也覺得有些奇怪，而剛才叫了他圓通大師，此人也沒什麼反應，大師這個稱號一般在西方教之內流傳，仙道從無此稱號，從而斷定這個圓通有問題，目的是想誆騙自己去驪山，那驪山也應該不對勁了。

江漢珍心中冷笑一聲，說道：“你自去彙報就行，我青城山事情也比較多，若是四月八這天我沒時間，就只能抱歉了，還望圓通大師回去稟報一聲。”

圓通心中本就有些不舒服，忽然看見江漢珍身邊放着的一個缽盂，神色忽然變得十分猙獰。

江漢珍心頭一動，也明白了這位圓通的身份，暗道，‘若是我沒猜錯的話，這人就是鳩茶盤的轉世之身了，這缽盂本來就是鳩茶盤不知從哪弄來的法寶，此時見到，這樣而屬於正常反應，只是不知為何如此自大。’

果然，鳩茶盤變神色變得極為難看，略帶威脅的口氣對着江漢珍說道：“江真人這是不願意聽從驪山老母的法旨了？若是驪山老母怪罪下來，可別怪我今日沒有提醒你。”

江漢珍冷笑一聲，心中已經起了殺心，這鳩茶盤，絕對不能留。

此人已經知道了法寶的來歷，而且在轉世之前見過自己，雖然經過的一次胎中之謎，可難免會有恢復記憶的一天，到時候說不定會分析出江漢珍能夠穿梭的事情。

雷府知道，這是合理的，也是自己人，雷府不管在哪都是出了名的團結，但外人可不一樣，而且這圓通還是出自西方教的，就更加不能留了。

江漢珍默運藏兵訣，控制着都天雷鞭，默默積蓄法力，一邊說道：“我還不知道我何時要聽驪山的法旨了，不知你口中的驪山是何來歷，卻要我這個閑雜人等也聽從號令，還請圓通大師為我解惑，也讓我增長一下見識。”

圓通感覺到殺氣，頓時心中一突，說道：“如今天下都以驪山老母為尊，有號令天下仙道之職權，你竟然···”

圓通話還么說完，就見一條黑影打向他的頂門，思維頓時停住，但從頂門中飛出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擋住了這一擊。

此時正是江漢珍突然出手，想一招結果了這圓通，但沒想到還有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護身，擋住了他的一擊。

江漢珍暗道一聲果然如此，就見圓通也反應過來，全身道光消失，變成佛光旋繞，竟然是一個西方教人。

冷聲道：“怪不得如此猖狂至極，原來是有寶物護身。”

圓通心頭暗恨，也沒想到此人這麼大膽，竟然敢公然行兇。

頓時開口威脅道：“你竟然敢對我下殺手，我定會回去稟告驪山老母，將你這凶人抽魂煉魄，下入地獄，永世不得超生。”

江漢珍暗道一聲麻煩，這柳恭弘=叶 恭弘卻是出自羊脂玉凈瓶中的柳恭弘=叶 恭弘，是慈航所有，即使慈航身死，此時的柳恭弘=叶 恭弘也讓他極難對付，對着柳恭弘=叶 恭弘瘋狂的攻擊，只能一點一點的消耗，而圓通和尚卻在柳恭弘=叶 恭弘的護持之下，跳的更歡樂，有恃無恐的竟然還能反擊一下。

煉待咒罵與詛咒的惡毒語言，江漢珍不為所動，但久攻不下，卻讓他有些擔憂，就怕被大自在察覺到，打入青城山來。

這時，一眾弟子也紛紛敢來，看着江漢珍攻擊，不管緣由的也出手攻擊柳恭弘=叶 恭弘。

而此時的小白蛇卻愣了神，看着柳恭弘=叶 恭弘十分熟悉，而在圓通和尚自持有寶物護身，出手傷了一個雷門弟子之時，小白蛇心中悲痛，突然口中念出幾句心咒，本來在圓通頭上的柳恭弘=叶 恭弘忽然失去了光澤，化為一片普通的恭弘=叶 恭弘子，飛到了小白蛇口中。

而接下來圓通還沒察覺，瞬間被一眾弟子鋪天蓋地的法術所湮滅，並且在原地炸出一個大坑，消失在此界之內。

江漢珍神識一動，也看到了小白蛇將柳恭弘=叶 恭弘收了，心道，‘莫不是這小白蛇真的是慈航道人轉世之身？不然怎麼可能收取柳恭弘=叶 恭弘。’

看着還在往大坑中攻擊的一眾弟子，江漢珍無奈的搖了搖頭，發出雷音之聲說道：“此人已經死了，不要在攻擊了。”

被江漢珍一聲雷音，所有的弟子這才反應過來，紛紛停手，而那個自稱金鈸法王的蜈蚣精卻帶着幾個小妖，前去坑中查看，看看是不是真的死了。

查了半天，就找到米粒大小的的一塊舍利，獻寶一樣的跑到江漢珍面前，激動的說道：“恭喜先生，這個和尚真的死了，而且還是神魂俱滅，只剩下這塊舍利，還請先生定奪，要不要將其也一併毀滅，以絕後患。”

而這話一出，有幾個弟子還做出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江漢珍臉色一黑，早就聽聞金鈸法王是個渾人，今日一見，還真如此。

就說道：“神魂已經俱滅，此人又沒凝聚道果，死了就真的死了，既然還能找到一塊舍利，也算是你的機緣嗎，這舍利並不是金丹境界的舍利，而是羅漢境界的舍利，你拿去煉寶吧。”

金鈸法王喜滋滋的將這塊舍利揣進了懷裡，說道：“多謝先生，我定會好好利用此物。”

而這時耍蛇人卻上前而來，對着江漢珍說道：“先生，請問這究竟是何人，竟然如此膽大，跑到我青城山來撒野，而且還有如此寶物護身。”

耍蛇人說話之際還不時的看着小白蛇，小白蛇收了柳恭弘=叶 恭弘可是被一眾弟子看了個清楚。

江漢珍心頭思索，而且隱約的有些擔憂，本來還有一些拖延的時間，但敵人就是敵人，江漢珍也懶得與其糾纏，而且這背後不簡單。

就說道：“此人自稱是來自驪山，說是務必要讓我去一趟驪山，言辭之間自大狂妄，還略帶威脅。”

耍蛇人一陣驚呼，脫口而道：“這怎麼可能，驪山可是傳說中天下道門祖庭，竟然出了這個和尚。”

這時一個拿着算盤的雷門弟子說道：“有什麼不可能的，此事已經很明顯了，就是針對先生的一場陰謀，驪山作為祖庭，見我青城山雷門勢力越來越大，難免有所眼紅，想要對先生下手，施行那釜底抽薪之計，也不是說不通。”

其餘的幾個弟子一聽，頓時大怒，說道：“肯定就是如此，定不能讓他們得逞，大不了跟他們拼了。”

而一些好戰分子紛紛佔了出來，準備跟驪山打個你死我活，而這其中呼聲最高的就屬那金鈸法王了。

接着一個拿着一桿秤的雷門弟子站出來說道：“這事說不定是驪山嫌我青城山勢大，想要用和尚來與我們平衡，也好繼續做那道門領袖的位置。”

江漢珍並沒有開口，只是饒有興趣的看着門下弟子討論，而且一個個有理有據，不管從哪一方面，都能說的通，施行起來也是行之有效。

搜羅出如此之多的人才，也讓他有些欣喜。

忽然一個背着一柄寶劍的弟子說道：“此事不簡單，佛門禪宗在天下興起還不到百年，傳聞中是出自峨眉山，但峨眉山的菩薩前段時間卻在西湖建立了金山寺，害死了周圍的九成百姓，而這人也出自禪宗，定於那金山寺有關係，而且顯得有些詭異，。”

江漢珍也知道這名弟子，本來是一個擅長劍法的劍客，也是聽聞此地有先生講道，所煉製的法器叫追星劍，取自勢若雷霆，可追星趕月，卻與蜈蚣精不對付。

蜈蚣精頓時開口說道：“禪宗是禪宗，佛門是佛門，別眉毛鬍子一把抓，禪宗傳自觀音菩薩，而你說的那個佛門卻不知從哪冒出來的。”

背着追星劍的弟子冷哼了一聲，說道：“現在還情況不明，別在這咬文嚼字，免得在這丟人現眼。”

蜈蚣精頓時怒了，說了一個你字，然後指着追星劍弟子氣的說不出話來。

江漢珍一陣搖頭，這兩個弟子一直以來都不對付，三天兩頭打架，江漢珍也想到原著白蛇中的故事，在後期，蜈蚣精的兒子就是被人用這追星劍所殺死的，難道早就有了矛盾？

此時看樣子大有爭吵的架勢，也就開口說道：“好了，都停下吧。”

# 第一百一十四章 青城山隱藏

隨着江漢珍開口，所有的弟子都停止了說話，場面為之一靜

只見江漢珍面色凝重的說道：“此事各處透漏着詭異，並非所看到的那樣簡單，沒有探明驪山情況之時，眾弟子不可輕舉妄動，以免落入圈套，而丟了性命。”

耍蛇人開口問道：“先生，那我們怎麼辦？”

江漢珍看了一眼一眾弟子都在期待着看着他，就說道：“今日所發生的事，還望各位弟子嚴加保密，莫要傳了出去。”

金鈸法王頓時開口道：“放心吧，先生，就是我們死了也不會說出去半個字。”

而其餘的弟子也紛紛表示答應，江漢珍也相信這些弟子，修持雷霆之道本來就性格如此，如不如此，定不得入門，雷府成立至今，還沒有一個弟子叛變過。

就是在天庭之內，聽聞玉帝為了策反雷門弟子，也下了大力氣，但無一例成功，在雷府內空虛之時，為了代替雷府的權利，只能陷害死一個雷府神將，從而奪了那位雷府神將的仙兵，名曰：雷霆紫電錐。

而這雷霆紫電錐卻是兩件兵器，一個鎚子，一個錐子，合為一套，這位神將本就是修鍊陰陽雷霆之道的，要催動如此神兵，必須要有陰陽之力，而玉帝就想了一個辦法，找來了一男一女兩位仙人，男的號雷公，女的號電母，是雷霆紫電錐也蓋了名字，一個叫雷神錘，一個叫紫電錐，必須兩人合力才能應用此物，並且聽命於玉帝。

而從此事上看來，雷府之人根本就沒有策反的可能，都是寧死不屈之輩，玉帝也只能用這種辦法來奪取雷府職權。

看着一眾弟子紛紛表態，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我相信大家，可如今已經有人對我青城山有了窺視之心，而我們在明處，敵人卻在暗處，對我們有極大的不利。”

這事拿着算盤法器的弟子說道：“先生，那我們怎麼辦？”

江漢珍說道：“在此事之前我早就有讓門下弟子下山守護一方，修補天下地脈，清靜天地大道的想法，事到如今，此時只能提前了，而且要暗中行事，一來可以為我雷門賺取功德，凝聚天地氣運，二來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從明面上轉為暗處。”

頓了一下，看着都在沉思的弟子們，江漢珍接着說道：“就由凝聚金丹的弟子，每人帶領數名神魂弟子，分散四處，你們走後我會封閉青城山，到時候我也會離開，若是有事我自會召喚你等，不可擅自返回青城山，計劃我已經做好，待會我會發給你們，令了任務就離開此地，不可停留。”

江漢珍此話一出，有許多弟子心有不甘，青城山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無亞於祖庭的地位，肯定難以割捨，一個個叫囂着不要放棄青城山，或者跟敵人拼了。

江漢珍頓時怒目而視，說道：“只要人在就行，地方可以不要，你們若是以後都能有所長進，我帶你們可以將此道場奪回來，莫要在此犯糊塗。”

說完就帶着小白蛇返回洞府之中，而留下一眾弟子在原地爭吵不休，但江漢珍已經發話了，而且也是一個保存實力的舉動，天下這麼大，出去一躲，做自己的事，誰也發現不了。

這些弟子也都是靈台通明的修行之人，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前因後果，即使不願，還是召集人手，行動起來。

而江漢珍也就是這個打算，早就沒覺得有什麼緩和的餘地，也懶得與敵人搞什麼鬥智斗勇的把戲，他自己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也懶得分出那份心思。

而只要心懷不軌，已經列為敵人，沒有把握之時只能暫避風忙，暗中積蓄實力，若是有了實力，定會以雷霆之勢碾壓一切。

而此時小白蛇就問道：“先生，那個圓通和尚一看就是心懷不軌之人，先生為什麼不放他回去，緩和一二，為我青城山爭取一些時間呢？”

江漢珍說道：“這事情我不是沒有想過，但我們勢單力孤，並無絲毫外援，若是放哪個和尚回去，說不定還會誇大其詞的傳出我青城山的內部情況，那時只能讓敵人更加忌憚，本來準備分出三分力，知道我青城山情況之後，說不定還會分出六分力來。”

小白蛇歪着腦袋思索一會，說道：“先生的意思是要讓敵人不知道我青城山一脈的虛實情況，而無法做出決斷，為我們繼續力量為爭取時間？”

江漢珍笑着說道：“對，就是如此，何況這才我們要隱藏在暗中，敵人就是投入多少力量，都休想找出我們，最後只能徒勞無功，還會被牽扯許多力量。”

小白蛇眼睛亮了，說道：“先生的打算是讓我們轉明為暗，從而可以積蓄力量，還能探明敵人的虛實，若是積蓄了足夠的實力，也探明了敵人的虛實，就能以雷霆之勢將敵人全部滅殺。”

江漢珍詫異的看了一眼小白蛇，誇獎道：“真聰明，竟然能分析的如此精準。”

小白蛇聽聞江漢珍誇獎，也是喜不自勝的搖擺這身軀，在江漢珍周圍轉着，江漢珍又教導着說道：“與敵相都之時，若沒有實力，你也不與他斗，他怎麼也找不到你的命門，而要爭鬥，就要瞅准機會，攻敵命門，一擊必殺。”

小白蛇認真的點點頭，說道：“先生，我記住了。”

江漢珍欣慰的點點頭，他自知能力低微，除了能說講一些修行之道，就是修心之道，其餘能拿的出手的就是一些生存之道，就是所謂的陰謀詭計。

有了生存之道，也免得弟子們出去被人誆騙，或者吃了虧，許多仙道高真本身修為不弱，但最後吃虧卻是吃在陰謀詭計之上。

而江漢珍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也想了一些辦法，最後在神將傳承之中翻出一篇浮揚妙道天尊的一點傳承，見之大喜，並奉為經典，並且融入了普傳法門之中，列為弟子入門的必修功課。

說起浮揚妙道天尊，許多人都不知道，也沒聽過，但若說起鬼谷王禪老祖卻是無人不知嗎，無人不曉，而且此人神秘至極，就是在天庭也少有這位天尊的傳聞，不知道是去了哪裡，此人稱號就是浮揚妙道天尊。

但江漢珍可以肯定，其餘人都死絕了這位也不會有什麼事，不但修為通天徹地，而且智慧卓絕，無人能及。

在發現這篇妙道天尊留下的傳承之後，江漢珍就將此融合在普傳經文之中，讓新弟子學習，也能為其以後生存多一些本錢。

忽然看到小白蛇頭頂的那片柳恭弘=叶 恭弘，本來是不願意多問的，但此時已經有了一些徵兆，很可能這小白蛇就是慈航轉世，就問道：“你是怎麼將這柳恭弘=叶 恭弘收回來的。”

小白蛇這擦外頭思考着，說道：“弟子也不知道，只是看見這柳恭弘=叶 恭弘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來，看到那和尚還出手傷了同門師弟，弟子一時心急，就念了幾句咒語，這柳恭弘=叶 恭弘就飛了回來？”

江漢珍暗道果然如此，若不是慈航轉世，有怎麼可能念出咒語呢？

江漢珍點了點頭，心中思索不已，但小白蛇接着說道：“弟子還記得那幾句咒語，好像是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還有就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盡，弟子就能記得這麼多了。”

但這隨意的幾句讓江漢珍心頭大震，心道，這不正是觀自在心經嗎？是修鍊本心的無上經典，在此時卻沒有傳出來，但在後世可是耳熟能詳的經典，是修心入道的無上法門。

而在主世界，也傳聞慈航也是創出此經，就是為了普度世人，抵制西方教，而憑藉這次經，凝聚了觀自在道果，但並沒有開始流傳。

江漢珍在聽到小白蛇說此經的經文，就確定了這小白蛇定然是慈航轉世，就說道：“我有一篇經文，恰好與你有緣，現在傳與你，你可以專心修持。”

小白蛇心頭一動，隱約的感應到此事與它很重要，就說道：“多謝先生。”

接着江漢珍就將觀自在心經凝聚成一道符文，一指點向小白蛇的眉心之處，小白蛇見到此經文之後，渾身都開始不停的纏顫抖，好像是激動，好像又是傷心，但左右歪着腦袋，就是想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心情很不平靜。

江漢珍暗暗點頭，心道：‘這心經本就是慈航說創，是祂自己的心咒，今日又藉著自己的手傳給祂，也算是物歸原主，慈航意識肯定會慢慢覺醒，我倒是很好奇慈航若是完全覺醒，並且恢復修為，發現有西方教人還想謀奪祂的道果，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道果之事乃是生死之事，幾乎稱得上是生死之仇，即使再慈悲的修士也不會容忍此事的存在，江漢珍也想看看西方教被此所反噬的情景，還有他在一旁加上一把火，不知道西方教能不能抗住。

青城山一脈的弟子也是行動迅速，一些資質高的弟子已經成就金丹，有了人仙之稱，而由這些弟子分別帶領一部分弟子，在江漢珍那領了任務，就化整為零的消失在青城山，隱藏在山野老林，守護山林，完善地脈。

或者流浪在大街小巷，以道化人，或者去做自身的行業，積累道功，或者隱於一地，稱為一個富家翁，守護一方百姓，暗中施行教化之道。

總之是五花八門，只有想不到而沒有做不到的，就是江漢珍若是不去聯繫，也很難找到這些弟子藏在何處。

不到一日，本來熱鬧非凡的青城山卻變得冷清了許多，江漢珍也對青城山做了一些隱藏，然後帶着小白蛇離開了青城山。

而在他走後不久，青城山道場就來了兩尊菩薩，卻恰好被江漢珍講道之地所坐的那塊石頭看見了。

江漢珍講道多年，座下的大石頭本就有些靈性，才被選擇用作講道之用，不知何時去產生了意識，開始自主修鍊起來，就連江漢珍也沒察覺，也沒發現這塊大石頭的異常。

而這石頭卻將隱藏之道發揮的淋漓盡致，竟然連江漢珍也瞞了過去，絲毫沒有顯露什麼不同之處，長期聽道，也越發的不凡。

石頭也動了心思，它明白，若是現在就漏出身份告訴江漢珍，以江漢珍的性格，肯定不會再將它當做講道所坐的石頭，為了近距離聽道，大石頭可是一直沒有漏出過什麼異常，就是有朝一日用石破天驚之法，給江漢珍一個驚喜。

但哪知出了意外，而且江漢珍讓所有弟子隱藏，這石頭就覺得不動就是隱藏，但沒想到卻發現了從驪山而來的兩尊菩薩，頓時讓它上了心。

# 第一百一十五章 西方教出動

圓通和尚來到青城山得了法旨，目的就是想誆騙江漢珍去驪山，但哪知圓通和尚心性不全，竟然被一眼就看出了虛實，再加上江漢珍不按常理出牌，不但計劃落空，就連圓通和尚自己也來折損在峨眉山。

而這位圓通和尚卻是大自在的棋子，生死只有大自在知道，圓通和尚被打死的時候，大自在正在閉關修鍊穩固修為呢，圓通和尚的死，也不得不讓他破關而出，本想傳信驪山，但發現傳信之術在此界並不管用，處處去沒多遠就被天地元氣給自動分化了。

暗狠道：‘沒想到此界天地意志竟然是外道，克制我西方教妙法。’

心頭明白，定是他在此界建立了雷峰塔，不但毀壞了地脈，而且西湖周圍千里之地幾乎成了一片廢墟，死傷無數，所形成的業力而被天地所排斥，只能咒罵一番，無奈的吩咐了新收的沙彌，去將圓通和尚之死告知驪山所降臨的西方教人士。

但大自在菩薩卻不敢出動，此時他情況極為不妙，修為不穩，就在奔潰的邊緣，若是他自己貿然去青城山，再來上一場爭鬥，他的情況還會繼續惡化下去，說不定只能就此坐化。

新收的沙彌畢竟修為尚淺，這一去驪山，也將近花了一天的是時間，並將此消息彙報了驪山，驪山得了消息，不敢怠慢，派出了兩尊菩薩，雖然降臨此界之時，本源有所損耗，但這兩尊菩薩可是地仙的修為，片刻之後就到了青城山。

兩人看着青城山已經空空如也，心知這青城山已經逃走了，而這兩人正是西方教的文殊普賢兩位菩薩。

兩人在山中尋了一圈，什麼也沒找到，最後落到了大石頭上，文殊就說道：“普賢菩薩，這青城山外道竟然逃的這麼快，卻讓我們兩撲了個空。”

而一旁的普賢說道：“沒想到這外道竟然如此狠毒，不但拒絕了我佛的好意，拒絕修行我西天妙法，還殺了鳩茶盤的轉世之身，端是可惡。”

接着文殊去唱了一聲佛號，說道：“此人妄圖以外道之法迷惑眾生，斷了眾生及時行樂的路途，已經入了魔道，定會糟了報應，無常來時，肯定會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

普賢也唱了一聲佛號，說道：“此人就是此界的是非之端，貪生好殺，我佛慈悲，本想將此人壓入驪山度化，哪知此人竟然公然殺僧，此罪孽不小，定會下阿鼻地獄，為了此界眾生能往生極樂，永生凈土，定不能讓此魔頭逃走，繼續禍害眾生。”

文殊也點點頭，說道：“那普賢菩薩何不測算一番，將魔頭找出來，以便於我兩降妖除魔。”

普賢唱了一聲佛號，接着就開始推演起來，但推演了一次，竟然沒有絲毫信息，不信邪的又推演了幾次，但結果還是一樣，臉色頓時變得有些難看。

一旁的文殊見此情況，就問道：“普賢菩薩，可是出了什麼問題？”

普賢神色難看的說道：“我推演了數次，竟然沒有此人的絲毫信息，也許是我們低估了此人。”

文殊心中一陣詫異，若是連普賢都推演不出來，那此人修為肯定已經是地仙，就說道：“要不你我合力推演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出這邪魔的位置。”

普賢點了點頭，說道：“好。”

接着兩人各自使出自身的佛寶，文殊菩薩的是一個蛇皮經卷，而普賢的卻是一挑蛇骨如意，悉達多成佛之際蛇就是西方教的神獸，尊貴無比，所以經常用蛇製作修鍊之寶。

兩人將佛寶展開，加大了推演能力，開始扭動着身軀，做智慧狀，開始推演起來，但推演了半天，卻什麼也沒推演出來，兩人神色越發的陰沉。

這時文殊說道：“此魔手段奇特，竟然有天地護持，若要尋得蹤跡，只有讓師叔出馬方可行事。”

而普賢卻搖了搖頭，說道：“我兩與師叔一起降臨此界之時，已經消耗了大部分本源，師叔還要鎮壓驪山化身，若是此時驚動，說不定會多生事端。”

文殊也是一陣無奈，有些埋怨的說道：“大自在也真是的，什麼準備都不做，就不管不顧的降臨到了此界，不但搞得自己受了重傷，還將我們也叫來此界，我西方傳道之事本來就人手不足，還被牽扯在這個地方。”

普賢搖了搖頭，說道：“大自在是心急了點，慈航隕落，只有此時才是最虛弱的時候，他這麼做也是為我西方教出力的，休要埋怨與他。”

文殊只能暗狠一聲，將此事壓在心裏，接着問道：“那我們如何處理這邪魔之事。”

普賢思索片刻，說道：“此界觀自在道果，是關乎我西天傳道的一件大事，不能出絲毫問題，我們兩可分頭行動，我留在驪山傳道眾生，享受極樂，而你就負責追蹤這邪魔，此邪魔非同小可，若是放任下去，定會壞了我西方教的大事，你萬不可大意。”

文殊也點點頭，說道：“好，那我就聽普賢菩薩安排，將邪魔找出來除了，以免除後患。”

兩人就在石頭上商量了細節，並在青城山做了一些手腳，哪知他兩自忖是得道高人，並沒有察覺什麼異常，所說的一切，全被腳下的一塊大石頭聽了去。

他兩前腳剛走，而後腳大石頭就通過雷府的聯絡方式，將信息一字不落的傳到了江漢珍的宣化將軍令牌之中。

雷府自有一套傳達信息的方法，就是通過雷霆玉樞，也是因為雷霆玉樞的重要性，此派遣雷府元帥輪流值時，若是沒有發生域外戰爭之時，都是雷祖親自鎮壓的。

只要將弟子的上表文書傳達雷府，經過雷府審核，只要沒什麼問題，就會將信息錄入雷霆玉樞之中，就成了登記在冊的雷符弟子，就能通過雷霆玉樞來傳達內部消息，很是神奇。

江漢珍在接到消息之時，也是愣了一下，感覺極其古怪，這名弟自從沒有在他的印象中出現過，卻也是真正的雷門弟子，還掛在他的門下，就查了一下雷府的記載，也知道前因後果，這名弟子名叫大石頭，而為他名錄雷府的去卻是小白蛇。

頓時瞪了小白蛇一眼，嚇得下白蛇趕緊盤了起來，將頭埋進身體，江漢珍無的搖了搖頭，也慶幸這名弟子被小白蛇悄悄的收入了雷門，若不然，定會錯過此等重要的消息。

心中分析道：‘看來西方教下來的不止大自在和鳩茶盤，還有文殊普賢與他們的師叔，只有成佛者，與佛祖平輩之人，就只有一個，那就是佛祖修行之時一直在它身下打坐的那個菩提樹了，傳聞號稱菩提老祖，佛祖打坐七七四十九日而證道成佛，但這可菩提樹也不簡單，雖然還不是佛，但與佛祖卻以師兄弟相稱，算是同輩。’

江漢珍也覺得有些棘手，沒想到連菩提老祖都降臨到了此界，一個大自在就讓他陰謀盡出，還要使出渾身解數對應，此時還要加上文殊普賢兩位，也暗自慶幸跑的比較快，不然被堵在青城山，會很麻煩的。

從大石頭的傳信來看，這菩提老祖還要鎮壓什麼人，說不定這人就是驪山老母的化身，還好被拖住了，不然西方教幾人一起上陣，他以後只能東躲西藏的過活了。

也確定了他殺死的那個就是跨界而來的羅漢鳩茶盤，而且此時的大自在卻受了重傷，從白蛇原本的故事來看，這周期也有千年之久，那就是說西方教在此界謀划觀自在道果花了將近一千年時間。

江漢珍對西方教這種落井下石的手段有些暗狠，召喚同門降臨的方法他也會，但此時雷府無人可派，只能靠他自己，也對西方教這種趁虛而入的手段不得不讚揚一聲，若是他要做這事，也會尋找敵人的弱點下手。

小白蛇一臉好奇的看着江漢珍，問道：“先生，大石頭究竟說了什麼？”

江漢珍就將大石頭所說的一切，凝聚成一道靈光，點入小白蛇眉心，小白蛇起初不怎麼在意，忽然眼睛亮了，就說道：“先生，這可是好機會啊。”

江漢珍詫異的看了一眼小白蛇，問道：“什麼好機會？”

小白蛇晃着那頂着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的腦袋，說道：“這時候普賢在驪山，文殊在滿世界尋找先生呢，而那個不知道什麼來歷的祖師卻跟驪山老母糾纏在一起脫不開身，大自在現在受了傷，我們可趁機將大自在除去，他們豈能想到我們會攻擊大自在去？”

江漢珍眼睛一亮，隨即有搖了搖頭，說道：“此法不可行，若是一個受傷的地仙，我還能跟他相鬥一二，但此人可有羊脂玉凈瓶這等寶物護身，也不是你我能對付的。”

小白蛇晃動着頭頂的柳恭弘=叶 恭弘，說道：“先生不必擔心此事，弟子有一種預感，能感應到玉凈瓶什麼位置，我們先去看看，如果弟子能將玉凈瓶收了，先生就出手對付他，若是沒辦法，我們再逃走也不遲。”

江漢珍目光閃爍不已，對小白蛇這個提議有些心動，若是真能收了，一個收了重傷的地仙他還是有把握拿下的，但若是不成，未免有些打草驚蛇，但這個提議卻讓他心動了，若是能將玉凈瓶奪回來，那西方教所做的一切基本就是徒勞，有此寶物在手，就是那個什麼菩提老祖都有很大的幾率給弄死。

最後想了一下利弊，神色一定，點了點頭，說道：“好，那我們就準備一下，就去峨眉山尋找大自在，探一下虛實。”

小白蛇卻搖了搖頭，說道：“先生，玉凈瓶卻不在峨眉山，而在西湖，弟子修了心經，能清晰的感應到。”

江漢珍神色一愣，但隨後卻是一陣欣喜，也沒想到心經對小白蛇竟然有如此功效，對接下來的事情也有了信心。

接着說道：“好，那我們就去西湖。”

說完就帶着小白蛇，向西湖飛去。

# 第一百一十六章 小白蛇定計

大自在菩薩作為西方教人士，雖然佔了慈航在此界的一個道場，峨眉山，但並沒有就此放心的利用，或許是疑心甚重，總感覺慈航道場有些不對勁，再經過連翻幾次的吃虧，更是對慈航道場產生了畏懼，又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不知為何，就躲到了金山寺。

金山寺新建，早就在建寺之初，抽取了地脈，獻祭了靈氣，發生了地龍翻身和洪水，已經變得沒有多少人煙，時間還短，所以周圍一片廢墟。

江漢珍帶着小白蛇行走在西湖境內，一眼望去是被洪水衝垮的農田，和被地龍翻身所震塌的房屋，流民四處可見，被天災摧毀了家園，這些百姓並沒有怨天尤人等死，而是积極的重建家園，但災民還是很多，並且發生了瘟疫。

小白蛇本就心地善良，雖然被江漢珍教導的手段多了幾分，但看見如此災民還是忍不住出手救助。

本來江漢珍打算兵貴神速，現在就去找機會下手，經小白蛇這麼一說，也覺得先救治百姓，為西湖增加一些元氣，對接下來的事情也會有所幫助。

大災之後必有瘟疫橫行，西湖境內各地哀嚎不斷，荒墳遍野，小白蛇就用掛在頭頂的那片柳恭弘=叶 恭弘收集的靈水，做成符水開始播撒甘露救治生靈，仙道手段自是不凡，只要播撒在身上，自然是药到病除，立即見效。

若是遇到病情嚴重的，只要喝上一口，就能恢復健康。

中途江漢珍只是輔助，只有遇到地脈破損的就指點小白蛇，對地脈修復一番，救治百姓也都由小白蛇做，那片柳恭弘=叶 恭弘也是一件神奇之物，不但可以防身，還能攻擊，更神奇的是可以收集天地邪晦之氣變成凈水，也讓江漢珍是開了眼界。

這柳恭弘=叶 恭弘本就是出自玉凈瓶中，可以將天地污穢之氣凈化，變成靈水，有慈航救世，點化生靈之功，凡事被小白蛇救治過的生靈都得了益，若是在加以保養，活個百歲不成問題，若是道心開發，拜入仙門，說不定修行有望。

雖然速度不慢，但在西湖境內方圓千里，也花了將近七天時間，這七日不光救治了無數生靈，而且還將西湖境內的污濁之氣全部肅清，天地為之一清，而小白蛇經過這麼一次功德之事，也越發的不凡，不但修為高了許多，而且境界直追元神。

就在西湖境內為之一清的時候，江漢珍與小白蛇也來到了金山寺下，小白蛇用蛇尾指着金山寺說道：“先生，弟子感應的到，玉凈瓶就在這寺中，弟子默念了心咒與玉凈瓶性命交修，但有一股力量將瓶子鎮壓，想來應該是大自在菩薩。”

江漢珍在白蛇世界積累了這麼多氣運，又在西湖救治了生靈，雖然不是他親自出手，但小白蛇卻是雷門弟子，做了功德之事江漢珍也會受益。

反之，若是有門下弟子為禍眾生，做了損害天地，傷天害理之事，大道自有算清，而作為傳道之人，卻要承擔相當大的一部分責任，若是災禍甚大，甚至會禍及師門，若是遇到自以為是的弟子，說不定還會親自對師門下手，讓人為之惋惜。

情分可斬，道命難斷，引入修行之路的生命稱之為道命，與凡俗有別，所以傳承道法無不慎重而行，就怕收了心念不正的弟子，不但禍害眾生，而且牽連師門。

遍觀諸天，也只有江漢珍一人敢普傳道法，而不懼此危險，其中原因也藏在雷祖不知何時所創的這篇名為十字天經法門之中，此法門最重心性，還會化解修行入門之八難，破解所遇之災劫，而其中最注重心性修鍊，若是心性不過關，修鍊數年也不得其門，若是心性過關，瞬間可得見天尊，證驗功德。

也是因為江漢珍修行也最注重心性，並將心性修鍊列為普傳法門的重中之重，所以門下弟子心性都不差，也只有心性過關，才能繼續修行下去。

後來經過他將此經的完善，再經過紅雲祖師的補充，在上聊齋世界中已經將此普傳法門完善到了可以修鍊成仙的程度，可以說此時這普傳法門儼然成了一篇可修鍊成仙的道法，就是小白蛇也是在修鍊此法。

兩人氣數相連，小白蛇得了氣運，而江漢珍也深有體會，此時靈台一片清明，使出五行雷法神通的木雷神通，匯聚於雙眼，竟然看到了金山寺內的情況，只不過雷峰塔內的情況卻被一片禁制保護，但能從雷峰塔的氣象上，看出有一股生機被一片佛光所包裹，從而判斷出玉凈瓶就在雷峰塔內。

此神通屬於木雷神通，木藏與肝，肝主與眼，將木雷之氣匯聚於雙眼，也有葫蘆娃那種千里眼的神通。

江漢珍又接着掐指一算，輕易的就算出玉凈瓶就在雷峰塔內，對着身邊的小白蛇說道：“玉凈瓶就在金山寺的雷峰塔內，想來大自在菩薩也在其中，我們得像個辦法將大自在引出來，若是貿然行動，在我們不知雷峰塔的效用之前，說不定會吃虧。”

小白蛇思索了片刻，說道：“先生，弟子有一個想法，不知能不能成。”

江漢珍此時也在思索如何將大自在引出雷峰塔，無外乎就是打草驚蛇，引蛇出洞，或者製造出讓他不得不出來的理由，而小白蛇也想到了辦法，江漢珍心中一動，就問道：“什麼想法，說出來我參詳一二，說是可行，我們就用這種方法。”

只見小白蛇搖頭晃腦的說道：“先生講道之時教導過我們，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倫常乖桀立見消亡，大自在已經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肯定業力纏身，才不得不藏在雷峰塔中，躲藏天地災劫降臨，寶物有靈，大自在又非福德之人，肯定已經難以持有寶物，我有一策想說與先生聽。”

江漢珍對小白蛇說所也很贊同，同時也十分欣慰，就說道：“那就說出來吧。”

小白蛇搖晃這頭頂的柳恭弘=叶 恭弘，說道：“我們可以分頭行動，一方毀壞地脈，雷峰塔肯定不穩，會發生地龍翻身，可以乘機將它推倒下，而我隱藏在金山寺中，默念心咒，控制玉凈瓶，慈航肯定會心神不穩，只能出來尋找情況，而先生就藏跟我身邊，伺機而動，只要大自在出來，就趁機將它滅殺。”

江漢珍有些疑惑，這分明是三個人才做的事，怎麼騰出人手，心道看來還是要尋找一名弟子幫忙，就開口說道：“你說的計劃是好，但這需要三方出動，而此時咱們只有兩人，待我再傳喚一名弟子前來助陣，方可行事。”

江漢珍說完正要取出宣化雷神令牌傳喚弟子，小白蛇卻說道：“先生且慢，有兩位師弟已經藏在這西湖境內，而且弟子已經與他們說了此事。”

江漢珍神色一愣，隱約的有些感覺不對勁，就說道：“你何時與同門聯繫的，我怎麼不知道，你與我一直在一起待着，何時見過其他同門？”

小白蛇趕緊往後躲了一下，說道：“就在我與先生救助百姓的時候，那是耍蛇人正跟金鈸法王也在地下修補地脈，弟子在修補地脈之時發現了他們，就是那時候聯繫上的。”

江漢珍感覺面色有些發紅，自己收入門的弟子竟然他自己不知道，就說道：“那他們為何不出來見我。”

小白蛇看見江漢珍有些發怒的樣子，趕緊盤成一盤，低着頭說道：“他們說沒有得到先生的傳喚，不便於先生見禮，就沒出來。”

江漢珍雖然感覺有些丟了面子，但也為之高興，門下弟子竟然能將他也瞞過去，那就說明隱藏手段更加青出於藍，也有些欣慰，只有這樣才能安全無憂，讓他也放心了不少。

也就沒在意，說道：“既然你聯繫了，那就通知他們，按照你的計劃行事。”

小白蛇有些詫異的看着江漢珍，問道：“先生你不生氣？”

江漢珍笑着說道：“我生氣什麼？”

小白蛇還是有些不相信，就試探的問道：“我們一起瞞着先生，還躲藏起來，此事有些失禮，先生也不以此生氣？”

江漢珍搖頭說道：“門下弟子有了自己的能力，作為引路人只感覺到欣慰，我們雖然同修雷霆大道，但道化萬千，就有無數的可能，並不一定要學我一樣，做什麼都中規中矩的，若是能夠有一二個弟子超過我，這才是我最大的成就，也不枉領了這宣化雷神之職。”

小白蛇這才放下心來，心中暗暗發誓，以後一定要努力修鍊，超越江漢珍。

而後小白蛇就傳信了金鈸法王與耍蛇人，開始切斷金山寺地脈，將地脈引向另一邊，接下來江漢珍就帶着小白蛇向金山寺而去。

正在金山寺穩固修為的大自在卻有一種心悸的感覺，隱約的感覺要有事發生，掐指一算，感覺天機一片混亂，隱約的有些暴躁之感，好幾次都從入定中醒來。

被強行驚醒幾次，還差點奔潰了修為，心中明白這是天道意志對他混淆視聽，以至於處處不順，只能憑藉本心的預感，感覺只要出了雷峰塔，就會大難臨頭。

就在大自在思索對策的時候，手中的玉凈瓶忽然晃動了起來，讓他拿捏不穩，差點飛出去，神色有些難看，暗道，‘真是麻煩，沒想到慈航死了還不消停，這玉凈瓶竟然三番五次的出問題。’

接着神色一狠，就開始施展佛法開始壓制玉凈瓶。

有道是‘屋漏又遭連陰雨，破船又遇對頭風’，此種情況江漢珍已經有所猜測，大自在雖然在西遊世界沒什麼問題，但在此界卻被業力纏身，氣運早就用完，若不是修為還在，能夠鎮壓一二，說不定早就大難臨頭，有生死之劫，若是度不過，就會頃刻而亡。

# 第一百一十七章 金山寺遭劫

隨着江漢珍這邊的行動開始，金鈸法王和耍蛇人對地脈開始了改造，將匯聚於金山色雷峰塔的地脈引向了西湖之中，從而且斷了金山寺地脈。

這一人一妖本就對此地比較熟悉，在西湖發生地龍翻身之際，也出手救濟過西湖生靈，當初沒有將此地百姓全部救出，還是讓兩人有些過意不去，這次有了機會，也是輕車熟路，很快就將雷峰塔下的地脈給截斷了。

而此時的雷峰塔已經開始不穩，地氣的不足，金山寺也發生了地龍翻身，開始不停的晃動起來，加上小白蛇隱藏在暗處用心經不停的溝通玉凈瓶，這讓大自在更是有些自顧不暇。

不但要壓制寶瓶，而且好穩固塔，若是塔倒塌，就無法庇護於他，為他遮掩天機，災禍就會頃刻降臨。

雷峰塔不光可以屏蔽天機，還能隔絕一切，塔內的大自在對外界也是一無所知，拉響了傳喚外界的風鈴，一個小沙彌到了塔外，對着塔內說道：“菩薩，可是有事要吩咐弟子？”

大自在菩薩說道：“外界發生了什麼事，為何雷峰塔在晃動？”

小沙彌想了一下，說道：“回菩薩，是因為我們金山寺發生了地龍翻身。”

大自在感覺有些不對勁，他已經將西湖說有地脈全部凝聚到了金山寺，按道理整個西湖境內的命脈都會由金山寺控制，只有金山寺滅了西湖也就滅了，絕不可能發生西湖牽扯到金山寺的事情。

隱約的覺得有人發現了金山寺地下的秘密，暗中進行了破壞，但金山寺中的新和尚還不堪大用，唯有這個叫污濁牧的弟子可堪一用。

這污濁牧就是這位沙彌，本來是本安排在青城山下放牛的，是大自在安排的一個棋子，但青城山已經與他心目中的不一樣了，導致他的算盤落空，就安排人將這位牧童代會金山寺。

因為這牧童前世是污濁童子出生，而今生又在放牧，就取了個法號叫污濁牧。

本來前世就是修行之人，是天地污濁之氣而生，資質也是不弱，大自在就留在身邊教導，以便於急用。

就問道：“那你可知外界地龍翻身的原因？”

污濁牧思索了片刻，搖頭說道：“還望菩薩原諒弟子眼拙，並么有查找出真正的原因。”

大自在也是一嘆，身邊能用的人還是太少，轉而又問道：“你可知西湖境內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污濁牧想了一下，說道：“回菩薩，西湖境內這些百姓本來殺生吃肉頗多，要遭了因果報應，本該滅度於此，但有人卻逆天而行，妄圖改變因果道理，將大部分生靈給救了回來，是不是因為此事，本該滅度的生靈沒有滅度，而報應到我們金山寺來了？”

大自在忽然有些不好的感覺，隱約的覺得這事肯定與金山寺地脈有關，本想出去查看一番，但手中正在鎮壓的玉凈瓶卻又開始不穩，就趕緊開始鎮壓玉凈瓶。

此物可是他奪取觀自在道果的關鍵之物，容不得絲毫大意，心中暗道：‘還是先將這玉凈瓶鎮壓下來，這才是關乎觀自在道果的大事，其餘的可以先緩一緩。’

就對外面的污濁牧說道：“現在正值天下大亂，我金山寺當關閉一切山門，謝絕香客，沒有我的容許決不能打開寺門。”

一旁的污濁牧應聲道：“是菩薩，弟子一定將山門關閉，任何人都進不來。”

就在污濁牧就開始吩咐寺廟，封閉山門之時，江漢珍和小白蛇已經混入了寺廟之中，大自在自顧不暇，雷峰塔又有隔絕一切的功能，所以大自在根本就沒發現有人潛入金山寺。

而江漢增帶着小白蛇一直隱藏在一旁，等待着小白蛇與玉凈瓶溝通，而外面的金鈸法王和耍蛇人也傳來消息，說金山寺的地脈已經全部切斷。

江漢珍知道機會到了，就對小白蛇說道：“你現在是否能控制玉凈瓶？”

小白蛇點了點頭，說道：“可以了先生，若是玉凈瓶在弟子十丈只內弟子就有辦法將之收取。”

江漢珍一陣思索，覺得這辦法可行，大自在此時最厲害的手段就是那個玉凈瓶了，一個受了重傷幾乎就要奔潰的地仙還不至於讓他畏懼。

江漢珍自忖很少與人爭鬥，但並不代表戰鬥力普通，相反，雷法司生司殺，戰鬥力強悍至極，而且江漢珍還身負神通，就是地仙若無神通重寶護身，他也有把握與之相對一二，更何況一個連金剛體都維持不住的菩薩。

平時不喜歡用武力來解決事情，而此時已經到了不得不用武力的地步，決定之後就做好了拼殺的準備。

對小白蛇說道：“你待會藏我袖子之中，你先別收回瓶子，等到我與他爭鬥，他用瓶子對付我的時候，你趁機收取玉凈瓶，我再出手殺了他。”

小白蛇點了點頭，說道：“好的。”

人後化為一道光，就鑽進了江漢珍袖子中間，江漢珍神色一冷看向雷峰塔，脾土之氣運轉，大喝一聲，“法相神通。”

瞬間變成一個與塔一樣高的巨人，默運藏兵訣手中出現一根雷鞭，遠轉法力，打向雷峰塔。

而在寺內的一些和尚卻見忽然出現一個巨人，嚇得不知所措，而污濁牧去不管不顧的沖了上來，怒道：“何方妖孽，竟敢破壞菩薩的道場。”

污濁牧本意是想拉出大自在菩薩的名頭將他嚇走，那知江漢珍不為所動，去勢不減，一雷鞭揮向塔，雷峰塔發出一陣玄光擋住了江漢珍一擊。

而這時在內正在壓制玉凈瓶的大自在菩薩再也坐不住了，神色變得猙獰可怕，收起了瓶子，起身飛出塔外，怒道：“是何方妖孽竟然破壞貧僧道場。”

但迎接他的是一雷鞭打了過來，來勢兇猛，但大自在依然不懼，伸手打出一道佛光，就要擋住，但佛光遇到雷鞭不到片刻就被打的消散，大自在詫異的看了一眼，若是平常元神真人，根本受不住他這麼隨手一擊，但此人厲害，竟然攻勢如此之猛。

大自在暗道一聲麻煩，想要用其餘的手段，但想了一下自己快要奔潰的法身，根本經不住折騰，無奈還是拿出了玉凈瓶，摘下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扔向了江漢珍。

小白蛇本要出手，但被江漢珍止住了，說再等等。

此柳恭弘=叶 恭弘神奇無比，竟然能夠化為飛刀攻擊，江漢珍只能在空中施展騰挪轉移之術，躲避柳恭弘=叶 恭弘，不時的還能防守一招半式。

大自在看見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拿不下江漢珍，頓時神色一狠，又摘下兩片柳恭弘=叶 恭弘飛了出去，一時之間江漢珍壓力大增，身上添了幾道傷口，小白蛇本要出手救助，但還是被江漢珍制止了。

江漢珍從施展騰挪之術，到此時已經施展了遁術，大自在一看，神色一縮，說道：“沒想到你竟然身懷神通，若是你能棄暗投明，皈依我佛，我可以饒你一命。”

江漢珍此時已經傷口無數，但還是鬥志昂揚，說道：“你西方教在何方？聽說你西方教的祖庭都被滅了，我套考你們西方教豈不是要流浪？”

而大自在心中一怒，殺意一閃而過，但還是擔心自身情況，認了幾次都沒出手，看着渾身血淋淋的江漢珍，說道：“我西方教已經在天界紮下了根，並不是讓你四處流浪。”

但大自在控制着柳恭弘=叶 恭弘攻勢越來越猛，讓江漢珍一時難以應付，只能避開身體要害，硬抗柳恭弘=叶 恭弘的攻擊，但不論如何，都將袖子中的小白蛇防護的死死的，沒有讓它受到任何傷害。

但還是問道：“投靠你西方教又有什麼好處？”

大自在冷笑不已，暗想這是要服軟，心道，等將你拿下之後看我怎麼炮製你。

但口中卻說道：“當然有好處了，天界之中李靖父子就投靠了我西方教，此時天界之中李靖已經投靠我西方教，而都得了益處，李靖已經在我西方教的操作之下，已經位列天王之位，而金吒成了我西方教的軍荼利明王，而木吒已經是我坐下的童子，此時已經是木叉行者，若是你投靠我西方教，少不了一尊護法羅漢之位。“

大自在菩薩說這些的時候，神色之中冷笑連連，江漢珍心中明了，連這些隱秘的東西都說了出來，那就是已經對自己起了殺心，只能拚死一搏，只要引得大自在菩薩使出玉凈瓶就行。

接着就是一聲大笑，說道：“我有詩一首要送給菩薩，還請菩薩品鑒一二。”

大自在一陣疑惑，都快死了還做什麼詩，但還是問道：“那我倒要聽聽。”

江漢珍回想着後世虛靖天師做的破妄章中的一段，就大聲說道：“滯貨西天賣不成行，擎來東土誆眾生，些兒家醜都揚盡，堪笑世人無眼睛。”

說完一陣大笑，而大自在去神色變得陰沉如水，這是笑他西方教原本的世界都被滅了，還跑到這來誆騙眾生，而又笑了李靖父子那些親近西方教的人。

此時的大自在心中的殺意再也壓制不住，頓時怒道：“既然你想找死，那就別怪我了。”

說著就將手中的瓶子扔向了空中，瓶口掉轉，瞬間變大，對準了江漢珍，一股吸力加在了江漢珍身上。

江漢珍一陣大喜，暗道，就等你的這一下呢，放開了心神，不但不掙扎，還向玉凈瓶飛了過去，小白蛇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已經做好了準備。

大自在感覺有些奇怪，怎麼也得掙扎一下吧，隱約的感覺不對勁。

而江漢珍飛到瓶口的時候，異變突生，藏在袖子中小白蛇開始默念心經，瓶子忽然失去了威力，變小之後飛入了江漢珍袖子里。

# 第一百一十八章 大自在身隕

大自在神色一冷，殺氣一閃，說道：“你是何方妖孽，竟然收了我西方教的重寶，還不快交出來。”

但神色卻有些顧忌的觀察着江漢珍，心道：‘此人不知是何來歷，怎麼這麼會挑時候，若是在平時，滅此人易如反掌，竟然在我不能動手的時候尋上門來，真是可惡至極。’

但神色之間略帶顧忌，好似在猶豫什麼，江漢珍暗暗觀察着，發現這位大自在菩薩全身氣息不穩，修為隱約有奔潰的跡象。

江漢珍心頭大喜，暗道，‘若是你在西遊世界，我躲都躲不及，但你自大到這種程度，竟然不顧生死跨界而來，還貿然的毀壞世界，弄得本身攜帶的氣運耗盡，成了天厭之人，若是你還不死，就真對不起世界了。’

兩人都在觀察着對方，江漢珍弄明白了真實情況，就開始動手，飛身上前一雷鞭打向大自在的頂門。

大自在一陣暗恨，本來還想緩和一二，可哪知此人說動手就動手，根本就不留一點餘地。

神色中一片狠厲之色，若是被動挨打，遲早要被打死，此時天地法則已經排斥於他，就連傳信法術也無法動用，說道：“既然你如此，那就同歸於盡吧。”

大吼一聲：‘自在天王印’。

接着用一種的奇怪的自在跌坐於空中，手種結成了一個奇怪的引訣，佛力蒸騰，江漢珍一看就會知道這事要拚命了，神色一狠，將全身法力加持於都天雷鞭之上，打了過去。

自在印威力奇大，剛已觸碰，就感覺一股寂滅力量向自己襲擊而來，靈胎昏沉，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但還是不停的對抗者大自在天王印，就是想將他拖死。

江漢珍之感覺渾身的法力都有些沉寂的狀態，心知若是這樣下去肯定會受重傷，而就在此時，卻從江漢珍袖中飛出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飛向了大自在。

大自在神情一陣慌亂，見到此物就頓時紅了眼睛，厲聲道：“你竟然是慈航轉世。”

心神慌亂之下，就想逃走，但恰好就在這個空檔，柳恭弘=叶 恭弘將他纏住，江漢珍身勢不停，一雷鞭打向大自在頂門。

大自在此時不能動彈，全身佛力被柳恭弘=叶 恭弘給纏住，只能眼睜睜的看着雷鞭打向他的頭頂，一陣雷聲過後，大自在知覺全身陷入了黑暗，而內部的舍利也受了傷，再也壓制不住修為奔潰的跡象，只能怨毒的看了江漢珍一眼，圓寂而去。

此時小白蛇就控制着柳恭弘=叶 恭弘將大自在的法身也收了回來，掛在柳恭弘=叶 恭弘之上，這才從江漢珍袖子中爬出來，看着江漢珍渾身上下是傷，擔心的問道：“先生，你沒事吧。”

江漢珍擺了擺手，強打起精神，說道：“都是些皮外傷，不礙事，這玉凈瓶你可是完全收服了。”

小白蛇猶豫了一下，還是點點頭，說到：“弟子也奇怪不知為何，感覺這瓶子本來就是我的，根本不用煉化。”

江漢珍心知小白蛇就是慈航轉世，這樣也不奇怪，但關心的是有沒有覺醒。

就問道：“那你可覺醒了前世？”

小白蛇聽到江漢珍問了此話，身體微不可查的顫抖了一下，但隱晦至極，江漢珍此時被大自在菩薩的天王自在印所傷，雖然不致命，但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此種愚昧生靈，壞人靈慧的法術，從大自在手中使出來也是不凡。

也是因為江漢珍修持的是上乘法門，而且還是雷法，不但可以開發智慧，還能清靜靈台，所以才能一直堅持着，並且能用自身的雷氣對此進行洗鍊。

所以此時靈感有些遲鈍，也沒察覺小白蛇的異常，只見小白蛇搖了搖頭，說道：“沒有，弟子還是弟子，並沒有覺醒什麼。”

江漢珍心中有些遺憾，就說道：“既然如此，那以後你勤加修鍊，定會尋找到的。”

小白蛇點了點頭，說道：“我會的先生。”

接着四下瞅了一眼，對江漢珍說道：“先生，此地不宜久留，我們先離開再說。”

江漢珍本來要答應，忽然想到潛入寺中見到的那個叫污濁牧的沙彌，此人是污濁童子轉世，若是沒猜錯的話應該就是以後的許仙了，也是西方教的一枚棋子，就想將此人除去。

就用神識在金山寺中開始掃視了起來，但卻什麼也沒發覺，小白蛇就好奇的問道：“先生你是再找什麼？”

江漢珍說道：“是一個叫污濁牧的沙彌，此人是污濁童子轉世。”

小白蛇心頭一動，隱晦的向雷峰塔方向看了一眼，但嘴上說道：“先生，此人或許是趁亂逃了，一個小沙彌也無傷大雅。”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那咱們就走吧。”

江漢珍此話一出，多在雷峰塔裏面偷看的污濁牧去鬆了一口氣，剛才煉大自在菩薩也被殺了，將它嚇得不成，就躲到了雷峰塔內，雷峰塔隔絕一起法力，只能通過凡俗手段，所以一直在塔內偷看着，深怕將它找出來殺了。

聽到江漢珍說離開，也長長的輸了一口氣，覺得自己不用死了，但接下來去卻聽到小白蛇說道：“先等一下，我將這禍害人的塔先毀了。”

這下讓塔中躲藏的污濁牧又開始提心吊膽了起來，見小白蛇就要動手，嚇得趕緊往塔外跑，但他的速度又哪比的上小白蛇的速度，小白蛇速度很快，一尾巴就將雷峰塔打的粉碎，跌落的石塊將還沒跑出來的污濁牧砸死在裏面，頃刻之間，一座雷峰塔就變成了一個墳墓。

雷峰塔到了之後，江漢珍才發下裏面有人死在其中，而這人正是他要尋找的污濁牧。

只能感嘆一聲，白蛇故事原著之中，知道慈航的轉世之劫已經算是過了。

而至雷峰塔倒，污濁童子被埋，大自在損失了一半的本源，也算死得其所。

原著之中小白蛇被大自在用污濁神水迷惑了心智，壞了資質，而修行緩慢，一千年方可成就元神而化形成人。

現在的小白蛇已經快修鍊到元神了，竟然還無絲毫化形的跡象。

小白蛇以為它能開了靈智是得了大自在的點化，卻被指使到了西湖，報哪個早就安排好的恩，最後壞了道行，而且被誆騙至雷峰塔之中，抽取了道果。

時間長達千年之久，可如今一切都變了，大自在身死，要轉世成法海的鳩茶盤也死在了青城山，而最後可以轉世成許仙的這位污濁牧，也死在了金山寺，與雷峰塔一起形成了一座墳墓。

但江漢珍還沒有放鬆，因為還有驪山之事沒解決，而驪山之人也剛好很巧合，與大自在幾人聯合在一起，就能組成西遊集團中試探幾位取經人道心的一難，而這幾人分別就是驪山老母，普賢文殊，還有一個假的觀音，原來一切都是在白蛇世界所得。

雷峰塔倒塌，大自在圓寂，正在鎮壓驪山老母的菩提老祖卻感應到了，內心震蕩不已，稍微有些走神，而就在這個空檔之內，卻被驪山老母施展了一個替身之法，逃了出去。

菩提老祖頓時大怒，想要追蹤，但卻沒察覺到驪山老母的絲毫蹤跡，在原理大發雷霆的毀天滅地。

驚動了正在給一群弟子講解西方妙法的普賢菩薩，普賢菩薩立即解散了聽道之人，向著鎮壓驪山老母的地方趕去，就見到菩提老祖一臉陰沉的站在那，上前問道：“師叔，可是發生了什麼事了。”

菩提老祖神色中殺氣閃爍，說道：“大自在死了。”

普賢心中一突，西方教本就比較弱，修為高的也沒幾位，死了以為菩薩可是大事，但這隻是一個化身，就說道：“師叔不必憂心，大自在本體還在上界，死的只是一尊化身而已。”

菩提老祖冷哼一聲，說道：“哪有那麼容易，大自在這次可是投入了一半的本源之力，不但沒有奪到道果，還身隕此界，這次能不能換保住菩薩果位都難說。”

普賢不知道想什麼，目光閃爍不已，但看到菩提老祖怒氣衝天，只能問道：“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辦。”

菩提老祖打量了一下普賢，說道：“觀自在道果不能有失，事關我西方教興衰，就由你接替大自在的位置，奪取道果，而我負責削弱世界，鎮壓驪山老母。”

普賢心中一喜，大自在跟他同為菩薩，卻有此機緣，點名讓他奪取大自在道果，他自然是橫不得取而代之，就說道：“多謝師叔，弟子一定不負師叔法旨，將觀自在道果奪回來。”

菩提老祖心頭煩悶，而本尊那邊也傳來了信息，說石猴法力不純，修鍊的不完全是西方教為它量身打造的修鍊法門，還有一套不知來歷的法門，這讓菩提老祖很難抉擇。

而這石猴本身勢秉承天地而生的大氣運生靈，也只有他的氣運能夠有禍害天地八十一靈脈節點的資格，西遊之人選取了五行，而五行合一，而不懼氣運反噬，才能抗的出這種毀壞天地的業力，若是放棄，要找一個氣運深厚的人還真不輕易。

而在加上此界出了變故，菩提老祖心中煩躁，揮退了普賢，想要驗算一番，接下來在如何去做。

而普賢刺離開之後，就迫不及待的向雷峰塔飛去，想找一些線索，等到了雷峰塔，只剩下一坐荒墳，並未發現什麼線索，只能看見打鬥的痕迹。

推算了半天也沒推算出什麼，而他要推算的江漢珍和小白蛇已經離開了，並且又隱藏了起來。

# 第一百一十九章 峨眉山成仙

江漢珍深知金山寺非久留之地，況且他已經中了佛毒，必須儘快將此毒祛除出去，否則會影響修行。

跟小白蛇處理完金山寺中的一切，就悄然離去，很快的隱藏起來，準備暗中積蓄力量，以面對接下來的敵人。

西遊是西方教趁着仙道後方空虛，趁機要做的大事，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就等着逐個上場，登台演戲，怎麼可能看着讓人破壞而無動於衷呢，不拚命就成怪事了。

江漢珍也在思索着這一切背後的陰謀，仙道被牽扯到域外戰場之中，而西方教又扮演的什麼角色，從趁機攻擊仙道大本營的這件事來看，江漢珍也將西方教歸類到了敵對勢力之中。

剛開始還以為是一件小事，到了白蛇世界才發現西方教也能降臨，竟然將戰場能牽扯到小世界之中，讓他也不敢再推測下去，若是真的推測下去，估計情況還會更加複雜，遠遠超過一本西遊傳記的表象。

也不敢再繼續想下去，此時的他還沒有縱覽全局的能力，甚至連知道域外戰場的資格都沒有，只能盡量的在這方世界中佔據大勢，做好自己的職責，盡自己最大的力量為仙道爭取跟多的生機。

好在這世界中最主要的就是慈航轉世之身，就是小白蛇，而小白蛇的羊脂玉凈瓶也已經物歸原主，只要再爭取一些時間，讓慈航覺醒然後回復修為，那麼一切都能逆轉。

但江漢珍所謀划的可不止這些，因為他手段奇特，有穿梭萬界之能，現在已經佔據了大勢，底牌盡在手中，就不可能只做一些不痛不癢的事情，那接下來肯定不會讓降臨此界驪山的三位活着離開這裏，而且出手就只能以雷霆之勢滅敵於灰飛煙滅。

就在江漢珍和小白蛇隱藏的時候，普賢和文殊兩人也開始分頭行動，滿世界的尋找玉凈瓶和江漢珍的蹤跡，但江漢珍就是不出來，玉凈瓶已經物歸原處，根本不可能泄露什麼，雷門也從明面上完全轉移到了暗中。

但此界的雷門卻被限制了許多發展，經過文殊普賢兩人的操作，此界的雷門已經成了歪門邪道，幾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局面，雷門弟子不但折損了不少，而且被逼的只能進入荒郊野外，將自己完全隱匿起來。

受到牽連的還有此界的道門，也被打壓的苦不堪言，這種風氣之下，卻成了妖魔猖獗的天下，四處妖魔群起，也模仿者普賢文殊兩位的形象，剃了個頭，披上了袈裟，也成了普度眾生之人。

幾年之內，天下寺廟多了不下萬一，就連小村小鎮的都會請一尊菩薩相供養其中，有條件的甚至會供養僧眾，也期盼死後能上西天世界，享受無邊極樂。

天下已經一片混亂，但這還不算，還有更混亂的事情。

菩提老祖自從讓驪山老母的化身逃走之後，就進入一眾癲狂狀態，也印證了他要毀壞天地的諾言，一手拄着一根菩提樹枝當拐杖，另一手拿着一個破碗，身穿百納之衣，行那收集眾生家運之法，只要被他討飯上門的家中，只要施捨了東西，都會家道中落下去，好似就中了入家破家之術。

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捨去一切，往生西天極樂世界，好似一種契約一般，若是親手將食物丟入他的碗中，就等於簽訂了這份契約，那所有氣運都會奉獻給極樂世界，在此界的氣運就會越來越少，直到消亡。

而且每走一地還會用拐杖點斷地脈，目的也是印證了他說的話，就是要是毀壞此界，為了一個觀自在道果，竟然不惜如此代價。

雖然有雷門弟子隱藏在身後修補地脈，也算是挽回了一些，但那些被菩提所抽取了氣運的家庭，卻毫無辦法，又不敢露頭傳授普傳法門解除此毒，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一家接着一家氣運衰敗，最後被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結局。

而江漢珍卻被小白蛇帶到了峨眉山中，雖然峨眉山已經被西方教佔據，但小白蛇還是找了一個隱蔽的洞穴，而且一應俱全，的確是一個修鍊的好地方，這就讓江漢珍懷疑了起來，也猜測是小白蛇已經覺醒了記憶，而沒有告訴他而已。

但不管如何，這都是好事，也就沒過問此事，即使小白蛇是慈航轉世，也是他接引而來，不像跟紅雲大神時間那麼快，但他跟小白蛇卻待了二十年，若是此時慈航冒出來，江漢珍還真有些不適應。

不管外界西方教如何毀天滅地，江漢珍只顧着修行，不但傷勢盡數恢復，而且已經摸到了地仙的邊，只差一步就到了地仙境界。

地仙境界要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三花五氣凝練，成就地仙之身，就此生命程度進化，才算進入真正的長生之門。

而就在江漢珍要準備成就地仙之時，消失了許久的小白蛇不知從哪竄了出來，爬到了江漢珍面前，說道：“先生，弟子有事稟報。”

江漢珍掃了一眼小白蛇，可去沒有看出小白蛇的絲毫修為，心中一動，莫不事小白蛇已經成就了地仙？

看着小白蛇說道：“你從哪跑出來，有何事要說與我聽。”

小白蛇說道：“弟子得之先生要證道地仙，就來為先生護法，而且探明了先生所關心之事，也好讓先生放心修鍊。”

江漢珍暗自感嘆一聲，果然小白蛇修為已經高過了自己，江漢珍自認為是擅長隱藏之人，但還是難逃凝聚道果修士的法眼，就連何時成就地仙也被看出來了，心道，‘看來與這小白蛇的師徒緣分盡了，它應該早就覺醒了’。

心頭不免有些失落，但隨後又看開了，早就經歷了生死離別之難，也不會被這些事牽扯了心神，就坦然一笑，對着小白蛇說道：“你都看見了什麼事，說來聽聽。”

小白蛇仔細的打量了江漢珍一會，好似鬆了一口氣，說道：“這數年時間菩提僧人走遍了天下，禍害了千家萬戶，又有文殊普賢兩位尋找玉凈瓶的蹤跡，已經像是得了魔怔一般，一些親近西方教的妖魔也都皈依了西方教，建立了寺廟。”

看見江漢珍隱隱有些皺眉，小白蛇就說道：“不過先生放心，我雷門雖然沒有什麼發展，但隱藏的卻很好，除了剛開始出事的那幾個弟子外，其餘的全部隱藏的很好，還請先生放心。”

江漢珍聽到雷門弟子沒事，也就放心下來，但萬物生靈的劫難，只能隱約的嘆息一聲。

然而小白蛇又接着說道：“那菩提道人最後在驪山建立了道場，名為菩提寺，不知為何，整座驪山都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漆黑一片，天下西方教都將驪山菩提寺奉為祖庭，行那代天宣化之道。”

江漢珍聽完有一種極為古怪的感覺，這白蛇世界的情況怎麼跟聊齋世界之前的情況那麼相似呢，若不然怎麼都是一片混亂。

但這次的情況絕對比聊齋世界的好，肯定有辦法解決這種情況，就問道：“你是不是已經有好的解決辦法了，趕緊說出來。”

小白蛇本想最後再說，但哪知江漢珍直接點破，就說道：“驪山之中本來是驪山老母的道場，弟子已經尋得了驪山老母，並且商議暗中行事，就在四月除八那一天菩提成道之日動手，將西方教一網打盡。”

江漢珍有些擔憂的問道：“你們可有把握？要知道驪山可不光只有菩提僧，還有文殊普賢兩位菩薩，從修為境界上劃分，這兩人可都是地仙層次，而那個菩提僧更有可能是天仙境界，要不在等等，等我成就地仙之後，我有五行雷法神通在身，再加上都天雷鞭可以將菩提僧纏住片刻，你們趁機殺了文殊和普賢，只要菩提沒了幫手嗎，我們全部圍攻他，還可以借世界之力，就能將它斬殺於驪山。”

而小白蛇本想解釋一下，但忽然心頭一動，說道：“這樣也行，不過我可以跟先生一起纏着菩提，由驪山老母去滅了文殊普賢，驪山老母也是天仙修為，而且手中還有靈寶護身，再由門下弟子出手除去天下妖魔，這樣就能滅了西方教。”

江漢珍點了點頭，覺得此事不管如何，滅了西方教是肯定的，但本着多一個人多一份把握的想法，還是決定參与一下，只是與人爭鬥的較少，全憑着一股狠勁，根本就沒有任何技術可言。

但就一個狠字，江漢珍卻自認為是爭鬥之要訣，鬥法之奧妙，但要如何具體操作，還是決定聽小白蛇的。

就說道：“那就這麼定了，我先成就地仙之位，等準備好出手了，就通知我。”

小白蛇愉快的說道：“好的先生。”

然後給江漢珍留了一些能用上的天材地寶，出了洞中，就將山洞完全封死，對着身後的山洞看了一眼，說道：“先生是個好先生，但你鬥法我也見過，根本就沒有任何技巧可言，這次出去就怕你繼續搏命，弟子只能說一聲抱歉了，等這事了解之後，我還有厚禮送與先生。”

然後就化為一道雷光向遠方疾馳而去，瞬息就消失在天際。

而江漢珍在洞府之中自信滿滿的開始修鍊，凝聚仙體，成就地仙之位，五氣朝元三花聚頂，元神吐納，集合全身三寶，勢在將全身開始脫胎換骨，成就仙體。

# 第一百二十章 觀自在回歸

江漢珍的修為夯實，並無什麼不穩，而且他修鍊講求一個道法自然，循序漸進，以養為主，以煉為輔。

所以突破修為的時候，只要將精精神三寶與胸中五行之氣一起用力，所激發出的仙靈之氣自然改造身體，向仙體進化。

突破過程平淡無奇，也沒有那些魔道修行突破修為時發出的吱哇亂叫之聲，和那種生孩子一樣的痛苦掙扎，一切都是順理成章，水道渠成。

心神中忽然出現一個預感，可以平穩度過地火之劫了，心中一陣明悟，已經是地仙了。

修鍊了雷霆之道的地仙修行雖然進入了長生之門，但有三災要過，與修真入門八難統稱，為三災八難之說。

三災分別為火風水三災，與八難一起，算是考驗修行者適應能力的方法，都是主動入劫，有人畏懼如渾水猛獸，不敢面對，千方百計的想着躲避之法，造成的結果只能是越來越畏懼，導致修為不得寸進。

而成仙之後的風火水三災，只是世界中形成的一種特殊環境，如風災在九天之上，稱為九天罡風，若是不去適應，就永遠達不到九天之上。

而火災卻在世界九幽之中，稱為九幽地火，若是躲着不將九幽之火引出來去適應，就沒法去九幽之中。

而水災自然就是天河弱水了，此水魚蝦難存，鵝毛不浮，而且觸之消肉融骨，若是不去引來此水適應，就很難在水之一道有什麼大成就。

雷門之人都是講究主動入劫，所以一個個才戰力極其強悍，遠超同階。

也而只有主動適應了這三種環境，才能做到‘朝游北海暮蒼梧，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本事，天地之大，無處不可去。

也只有這樣，才能隻身遁入混沌之中，去追求更高的層次。

而有不知天地之大者，常用躲避災劫之法來逃過這些，此災本來就並非天地所降之災，而是修士要想更進一步必須面臨的東西，所以只要想躲，自然能逃的過去。

江漢珍忽然想到西遊之中的石猴，記得石猴為了菩提躲避三災之法，而菩提祖師就用這些災劫嚇唬石猴，然後再傳授了躲避之法，而因此石猴即使後來戰力強大，也被限制在了西遊世界之中，以至於在後來遇到使用這些神通術法的修士，只能受挫。

江漢珍又是惡意的想到，西方教就是怕石猴到處亂跑，一不小心跑到混沌中去，從而看見一個更廣闊的的天地，也發現西方教的醜惡嘴臉，從而逃脫他們的控制，才灌輸躲避災劫的思想。

這不得不讓他思考出一些東西來，若是讓這石猴真的脫離控制，不知道西方教能不能繼續玩下去。

成就地仙，江漢珍就準備聯繫小白蛇，問問去驪山的事情安排的如何了，就用隨身的雷神令牌傳輸了一道意念。

但很快就收到了小白蛇傳信，接着江漢珍就臉色來回的變化着，一陣青，一陣白，一陣紅的，就如變臉一般的神奇。

小白蛇傳信內容就是趁着他閉關成就地仙之時，攻打驪山的已經行動結束了，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打了西方教一個措手不及，不但文殊普賢兩位下界之身被打的魂飛魄散，就連菩提僧也被打的坐化而去，還被奪取了證道之寶菩提樹枝，其餘的一眾妖魔就更不用說了，幾乎是死傷殆盡。

而動手的就是小白蛇和驪山老母化身，這次驪山老母卻拿着一個紅繡球，一招之下不但將菩提僧手中的破碗砸爛，而且砸到了菩提僧的頂門之上，金剛體當場破碎，還被驪山老母的化身收了菩提舍利，只能唱一聲佛號就此坐化。

而文殊和普賢卻是被小白蛇殺死的，至於怎麼殺死去沒說，江漢珍雖然鬆了一口氣，但還是有些擔心，也不知道雷府的弟子有沒有傷亡，小白蛇有沒有受傷。

正在想着此時，就見洞府的門打開了，就見一條小白蛇爬進了洞府，到了江漢珍面前，說道：“弟子小白蛇拜見先生。”

江漢珍看了一下小白蛇並沒有受傷，故作生氣的說道：“你還有臉回來啊，為何不通知我就行動。”

小白蛇尷尬的盤成了一盤，說道：“先生打鬥之時太勇猛了，根本就不懼生死，我怕先生真的動氣手來會將驪山給一起回毀了，所以沒通知先生。”

江漢珍聽得臉上有些發紅，他當然有自知之明，不像驪山老母慈航這些修士，從上古時期過來的，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爭鬥，早就對戰鬥之法研究的爐火純青。

而他卻沒有這種經驗，都是靠着凡人時代戰亂時期總結的手段，總結起來就是一個狠字，根本沒有任何技巧可言，而進入了修行之門，雖然修鍊了一套掌法，但還是以狠字為主，即使拿上兵器，也沒有什麼章法，就是拿出一個狠字拚死亂打。

就在金山寺之時，若是會上一些技巧，根本就不會受重傷，說不等也能將大自在給拖死。

本來想辯解一二，可心知自己與人鬥法就是亂打一氣，全憑本能，無奈的搖了搖頭，決定再不說此事。

事情已經解決了，就問道：“那咱么雷府弟子傷亡如何？”

小白蛇說道：“我雷府弟子並沒有多少傷亡，只是傷了几几個人？”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這就好，這就好。”

只要雷府弟子沒事，他就不擔心了，這了都是天界雷府的後備力量，容不得絲毫大意，看着小白蛇目光閃爍連連，好像是有什麼事要說。

就問道：“事情都已經完了，你還有什麼事。”

小白蛇看這江漢珍問道：“那先生是否還要傳道眾生？”

江漢珍疑惑不知為何會問這個，還是說道：“當然，這是我的道，當然要繼續傳道眾生了。”

接着小白蛇就點了點頭，好像明白了什麼，就將玉凈瓶從口中吐出，接着用尾巴伸入瓶中取出一根樹枝，說道：“先生，這是我們奪回來的戰利品，是菩提樹本體所做，有開發智慧，點化生靈之功效，其中自有妙用，如今送給先生，以方便先生行那宣化之道。”

江漢珍看着這古樸無華的樹枝，神色一掃救治道此物不凡，竟然歸屬先天，詫異的看了小白蛇一眼，搖頭說道：“此物太過貴重，我卻不能收下。”

而小白蛇卻將樹枝放到了江漢珍面前，說道：“這是驪山老母的意思，說對你更有用，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道，此物對我我們來說可有可無。”

江漢珍聞言心中嘆息一聲，看來小白蛇是覺醒了記憶，也知道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就將菩提樹枝拿到了手中，說道：“此物我收下了，還請轉告驪山老母，說我以後定會蹬門道謝。”

而小白蛇卻搖頭說道：“這卻不必了，驪山老母要去天界，還有重要的事要做，若是有緣，自會相見。”

江漢珍點了點頭，心知驪山老母的這一尊化身可能就是為了慈航轉世而來，此時慈航已經回歸，自然要離開了。

而這時小白蛇卻趁着江漢珍愣神之際，悄悄的退了回去，出了洞府，就化為人形，正是那回歸而來的慈航道人，複雜的看了洞中一眼，然後從玉凈瓶中摘下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扔在了地上，柳恭弘=叶 恭弘飄落地面就變成了一條小白蛇。

慈航看着地上的小白蛇笑了一下，身形慢慢的消失在洞口。

而洞中的江漢珍似乎心又所感，看了兒一眼洞外，接着就見到一條小白蛇爬進了洞口。

此時江漢珍已經是地仙修為了，而且靈眼大開，有怎麼看不出這小白蛇是柳恭弘=叶 恭弘所變，而且凝聚了一道強大的法力在其中。

感嘆一聲，伸出手，將小白蛇從地上撿起來掛在了菩提樹枝上。

接着拿出雷神令牌，通知了門下弟子，重開青城山，開始講道，然後關閉了峨眉山洞府，向著青城山而去。

也在思考域外的事情，慈航回歸之後，就迫不及待的離開了，無外乎就是去了域外戰場。

但轉世一回，肯定比以前厲害不少，而且有江漢珍所教導的一些對付敵人的陰損招式，有了這種思想，也不會陷入別人的圈套之中了，讓江漢珍放心不少。

而他的道途卻是穿梭萬界，行那諸天宣化之道，也能為雷府，甚至整個仙道增加一些底蘊，尋找一些退路，還得繼續傳道諸天。

接下來江漢珍就一直待在青城山中，除了初一十五講道，其餘的時間都在修行，有耍蛇人，金鈸法王，追星劍客等人管理青城山，並不用他操心多少事，只是安心修道就成。

而雷門弟子卻開始收拾西方教破壞之後的爛攤子，也花費了不少時間才將天地恢復如初，本來江漢珍要準備返回主世界去的，但以他的那種思想覺得主世界肯定不安全，而根源就在手中那根菩提樹枝之上。

雖然有柳恭弘=叶 恭弘化成的一條小白蛇遮掩樹枝信息，但這東西可是出自菩提老祖之手，並且是菩提本體煉製而成了，菩提老祖的化身坐化此界，江漢珍就不相信菩提老祖不知道，至於為什麼沒降臨而來，原因肯定是慈航和驪山老母將這方世界隱藏了起來，連西方教也測算不出世界方位。

江漢珍等了這麼多年都沒對菩提樹下手，就是顧忌菩提老祖，當要返回的手，才發現有危險，從而下定決心開始煉化菩提樹，參悟其中的大道規則，來提升自己，尋找躲開菩提老祖的辦法。

也就將權利交給了門下幾人，而他就回到了峨眉山洞府之中，開始煉化菩提樹枝。

# 第一百二十一章 回歸西遊石猴動

江漢珍本來以為菩提樹只是簡單的寶物，但就在下定決心煉化的時候才知道，這菩提樹枝並不簡單，而是伴隨着如來成道之時，靈性最高的那一節樹枝，有啟迪智慧，助人蔘悟大道之功效，並且有助人成道之功，端是一件行宣天之道而教化眾生的好寶物。

而且本身就是先天之物，也是因為這一節樹枝，菩提老祖才有了跟如來平輩論交的資本，還有一寶，是伴隨此根樹枝而生，並且教化一人成就大道，就會結一隻菩提果，到時候此寶威力會更加不凡。

而菩提老祖也也有一顆菩提果，準確應該是半個菩提果，就是因為助如來成佛之後生出的，只有一半成熟，另一半並沒有成熟。

菩提老祖降臨到此界之後，為了收集眾生氣運而獻祭於虛幻中的西方極樂世界，就用那半隻菩提果煉製了一件寶物，就是在此界上門討要的那隻破碗，而那隻破碗也被驪山老母的靈寶紅繡球給打成粉碎。

這些信息都是他煉化了菩提樹一層禁制之後得知的，想到這前因後過，忍不住一陣古怪之色。

寶物雖無智慧，但是有靈，常被有緣者所擁有，而這個有緣，就是大氣運的有德之人，這讓江漢珍忍不住捫心自問，難道自己已經道德境界高的連寶物都能跑上門來？

若真是如此，那以後要驗證一番，再將此道理融入普傳法門中，也免得門下弟子為了寶物而去奔波勞累，從何耽擱了自己的道法修行。

江漢珍雖然如此之想，但內心對於寶物卻無任何貪念，若不是手中這根菩提樹能夠幫助聽道眾生開發大智慧，增加悟道之功，還真不想整天拿在手上裝樣子。

至於此菩提樹枝的收取別人寶物的功能，江漢珍倒不是很在意，本着若是有緣自會歸來的想法，就等着寶物自己來掛在樹枝上，然後看見門下弟子誰適合什麼寶物，再分發下去。

有道是有的者道自來居，無緣者不得真容，也不主動去強行煉化寶物，而只是心神與寶物性命交修，即使如此，也將菩提樹枝煉化了三層禁制，而本身的飛碟玉佩的第二層禁制也開始祭煉。

至於都天雷鞭，江漢珍卻將五行雷發神通禁制也凝練了上去，威力比以往更加強大，對敵之時若是用了此寶，就等於自身五行雷法齊出，等於五個自己合成五行陣法同時出手，若是此時再遇上大自在，江漢珍有把握能將他一招打的奔潰。

但此物消耗也大，就是江漢珍也只能揮個兩三下。

將菩提樹枝煉化了三層禁制之後，一時之間知慧大開，想什麼都是一想就通，也明白了菩提老祖為何在此界坐化，不但失去了成道之物，還連本身的舍利也失去了。

菩提老祖也是為了助大自在菩薩奪取觀自在道果，而化身降臨此界，本來沒將此界當回事，將驪山老母鎮壓之後，已經勝券在握，可惜讓驪山老母抽空逃脫了出去，也知道沒有把握，而本尊就將菩提樹也降臨下來，以助化身儘快結絕此界的問題。

有了寶物護身，菩提老祖更加沒了顧忌，開始學着在西遊世界的那一套來毀天滅地，禍害生靈。

可哪想此界畢竟不是西遊世界，他也不是如來能將事情想得那麼周全，被西方教利用了一大幫人在前面承受業力，而西方教跟在後面就毫無顧忌的毀天滅地的佔據世界，妄圖將仙道世界也變成西方極樂世界。

可到了此界，天道並不是一個天道，安排在前面抵擋災劫的人還沒出來，只能想着速戰速決的奪取觀自在道果，但他是估計差了，有雷門弟子在後面恢復天地，菩提老祖並沒有將天道意志迫壞的沉寂下去，而是意志存在着，生生的將自己弄成了天厭之人。

他有寶物，但驪山老母也又有，並且降下了一個證道之寶紅繡球，而有天道意志從中作怪，菩提老祖身死坐化也是理所當然的。

最後身死的時候，天地意志也是出了力，而這菩提樹枝，就是天地意志藉著驪山老母和慈航道人的手送到他手中的。

驪山老母與慈航都是證得道果的仙道前輩，早就能做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一舉一動無不符合大道自然，所以才有了小白蛇送寶這一出。

山中無歲月，世上已千年，江漢珍修行不記年月，出關之後，雖讓沒千年那麼久，但也修鍊了一甲子之多，都是在打磨修為，煉化寶物中度過。

本來還想多待些時日，可隨着修為的增加，心知若是不引來三災度過，以後很難有大成就，而此界的三災去比主世界的弱上不少，就是整日引來三災洗鍊，也沒多少長進，若是在白蛇世界證道天仙，以他的功德基本上是頃刻而成，可成就的地仙之位卻打折不少，讓他不得不離開此界，而返回主世界中去。

主世界此時雖然被破壞的成了大千世界，但主世界原本可是永恆世界，雖然大道殘缺，但底蘊可是十足，若是錯過了想找一個這樣的世界還真不容易。

西遊大劫是主世界中的最後一劫，此劫過後，天地靈氣以極快的速度消失，直到淪為凡俗，那時候想要恢復，已經很難了，弄得整個仙道最終成了傳說和神話故事傳唱後世。

江漢珍不敢再繼續拖下去，若是再拖下去說不定西方教又整出什麼幺蛾子，將主世界的底蘊給破壞了，最後只能修鍊個殘缺不全的天仙。

這些道理都是出自雷府傳承之中，傳自於雷祖，都是些修行的關竅，全部藏在雷霆丹道之中，只要修為到了，就能看見。

到了此時，江漢珍也對石猴不怎麼羡慕了，想比於主世界秉承氣運而生的石猴，江漢珍自己覺得不知道要比石猴幸運多少倍，單從被傳授的躲避三災之法上來看，就知道石猴所修鍊的根本就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如一些大死小活之類的肯定也沒傳授。

心念一動，此界天道毫無保留的呈現在他的面前，看了這白蛇世界已經是一片欣欣向榮的姿態，向著更高一個層次發展，心知此界已經成了，在也沒有絲毫留戀之心。

而天道有感，靈氣成花從天空飄灑而下，一條小白蛇形狀的印記凝聚在虛空，化為一道印記飛向了菩提樹，印在了樹上安家的小白蛇身上，兩物一融合，小白蛇就變成了柳恭弘=叶 恭弘，形似船隻，而那倒天地凝聚的印記，就烙印在柳恭弘=叶 恭弘船之上，成了一個標記，安穩的掛在菩提樹上。

江漢珍看的驚奇，就用神識掃了一眼，心頭恍然大悟，兩者一融合竟然成了一個可以橫穿虛空普度靈魂的船隻，竟然跟飛碟玉佩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小船只能攜帶靈魂而已，有慈航普度之功效，很是神奇。

江漢珍忍不住讚歎一聲，感覺到此物的緣分還沒到來，大笑一聲，心神沉入飛碟玉佩，隨之飛碟玉佩出現在眼前旋轉片刻，江漢珍身體進入其中，然後一個停頓，就消失不見。

白蛇世界的菩提化身死後，並沒有任何信息傳出去，而是被強勢滅殺於白蛇世界之中。

主世界之中，化身身死之時，菩提老祖一陣心痛，靈台都有些破碎的跡象，撕裂靈魂的痛楚讓他暈了過去，還好他修為沒有成就佛果，不然也得坐化轉世而去，只是修為一降再降，成了一個格位都不穩的菩薩。

而菩提老祖醒來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擔心菩提樹枝的下落，此物是他成道的關鍵，一切修為都源自於這根菩提樹枝之上，就開始準備召回菩提樹枝，可菩提樹枝好像被人鎮壓了一般，又不敢下界降臨去奪回樹枝。

當即不敢怠慢，就去西天尋了如來佛祖，請如來佛祖出手收回菩提樹枝，這一來二去耽擱個一點時間，也就是這點時間，就是如來佛祖出手，也別說感應到菩提樹的存在，就連白蛇世界也找不到了。

這一切早就在這個空檔時期，驪山老母和慈航兩人處理完善了，不但菩提樹上的心神意識被清除，而且連世界也不知道隱藏到那去了。

菩提老祖聞之心碎，心性失守，有些走火入魔的徵兆，只能留在靈山在佛祖的幫助下鎮壓心魔。

方寸山靈台洞的一群學生也顧不上了，雖然佛祖事前安排了玉帝的女兒，靈吉菩薩去看着這幫學生，其實主要是看着點石猴，這石猴可是能為西方教擋災的關鍵，容不得絲毫大意。

可靈跡菩薩去了方寸山靈台洞的時候，還哪有石猴的身影，而靈山佛祖也騰不開身，其餘的菩薩羅漢都忙着安排棋子，無奈只能自己出發滿世界尋找石猴的蹤跡。

而此時的石猴卻人模狗樣的穿戴整齊，坐在南贍部洲的一個叫亂石灣的酒樓中，點了幾個菜，叫了兩瓶酒，正裝模作樣的在那喝酒呢。

石猴本就生性跳脫，耐不住性子，發覺每日講道的菩提老祖忽然沒有出現，就循着蹤跡看了一下，卻沒有找到菩提老祖的蹤跡，等了一天來不見蹤影，就動了歪心思。

想着剛出花果山求道的時候，停靠在南贍部洲的亂石灣，得到了一塊鐵片，卻有一段仙道機緣在，雖然不知為何弄丟了此鐵片，但他可記得清楚，這個鐵片當初可是被他視為希望之物，一直都捏在手中沒松過，消失的有些詭異。

但上面的任何東西卻讓他記得很清楚，哪怕是一個字符，本來打算在凡間偷聽教書先生講課，先識文斷字之後，再修鍊此法，沒想到卻到了方寸山。

修行幾年，也學會了識字，暗中也在修鍊這個法門，即使現在修為已經不低，也對那塊鐵片還是念念不忘，就尋了個機會，瞞過了守山的護法羅漢，溜了出來，到了亂石灣，開始打聽這件事情，這一待就是七天，而所坐的位置正是江漢珍在亂石灣停留時坐的位置。

# 第一百二十二章 供養功德亂石灣

而亂石鎮還是一如既往的冷清，店老闆卻換成了李橫，李橫也就是當初那個店小二，幫了江漢珍一些忙，而且負責將打撈上來的人祖像拉回家藏了起來，又得了江漢珍的饋贈，手上的銀子也是不少，而恰好西方教出動開始搜查亂石灣，尋找江漢珍分發下去的鐵片傳承。

原來的這店老闆也藏了一塊，見西方教聯合大風國官府開始搜查，覺得此地不能待了，就舉家搬了出去。

而李橫卻因為江漢珍消失，而且被交代了一件事情，就是看護人祖像，不見江漢珍的身影，決定冒一次險，留在這亂石灣，就將這家酒樓盤了下來，店老闆知道這李橫以後要發達了，就半賣半送的將酒樓賣給了李橫。

在西方教大肆搜捕之下，得到鐵片的人，有的為了仙緣舉家搬遷，許多鐵片都被西方教銷毀，也是不知道鐵片是何物，卻引發了內部的雷霆之力，炸傷了不少西方教的人。

可不知為何，其餘的鐵片都被搜了出來，但李橫的卻沒有被搜出來，而且還能暗中修鍊，只要到了閑余時間，就會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修鍊普傳法門，而這個隱秘的地方也放着打撈回來的人祖想。

普傳法門修行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簡單，全憑一顆本心，而石猴從靈台洞溜出來就到了亂石灣，想尋找當初給他鐵片的人的蹤跡，但亂石灣卻沒發現一個修行雷法之人。

本來石猴要離開去別的地方，但靈明石猴的洞察之能可不一般，竟然發現這座酒樓讓他有些看讀懂，感應着有自己需要的東西，就裝作客人進了這家酒樓，這一待就是七天，對一個生性跳脫之輩來說，已經很不容易了。

而在酒樓之中最後發現了這家掌柜的有問題，可多次試探，這李橫就是絕口不提幾年前仙緣的事情。

此時的石猴又到了酒樓，照樣點了幾個菜和兩壺酒，坐在原來的位置上裝模作樣的觀察着。

忽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響起，忽然停頓下來，接着一群士兵簇擁着幾個和尚就進了店內，店小二上前去招呼，但其中一人卻說道：“今日來了貴客，請你們掌柜的出來。”

接着李橫就被叫了出來，見到一群和尚帶着一群士兵正趾高氣揚的站着，李橫上前笑着說道：“我就是掌柜的，客官這是打哪來的，還請到雅間入座。”

就見一位將軍打扮的人說道：“既然你是掌柜的，那我也就不廢話了。”

指着身邊的幾個和尚說道：“這幾位可是西方教來亂石灣公幹的貴客，好酒好菜的儘管上，若是招待不好，仔細你的皮。”

李橫出來看見是和尚，頓時暗道一聲倒霉，李橫對西方教的人可不是太友好，自從發生了仙緣之事以後，西方教的人在亂石灣隨處可見，儼然成了一副主人的架勢，有大風國支持，和尚最為尊貴，百姓有義務供養僧人。

西方教不事生產，全憑供養生活，平時慈眉善目的走到哪吃到哪，若是一日發狠，就變成了強盜，殺人越貨抄家滅族是家常便飯，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做怒目金剛相。

李橫修鍊了雷法，沒有中了佛毒，所以也不像其餘百姓一樣覺得這是合理的，他心思通明，早就對西方教人暗恨不已，也經常喬裝打扮一番出去滅殺幾個。

神情還是低頭哈腰的說道：“是是，小的一定將貴客招呼好，還請軍爺放心。”

這位將軍滿意的點了點頭，就低頭哈腰的帶着幾個和尚上了樓上的雅間。

但身後的李橫卻看着幾個和尚的背影，眼中閃過一絲殺氣，而且伴隨着一道雷光，隨即消失。

前面的一個和尚好似心中有感，轉頭看了一眼，卻沒有發現什麼，搖了搖頭向樓上走去。

和尚沒發現異常，卻被裝模作樣的石猴給發現了，這雷光他可是很清楚，他也修鍊過普傳法門，只要神色出現殺意，定會有雷光出現，這才察覺這李橫真的是修了普傳法門的人，頓時高興的手舞足蹈起來，對着店小二喊道：“小二哥，再來十壺好酒。”

店小二跑過去問道：“客官，十壺酒能喝的完嗎？”

石猴愉悅的說道：“喝的完，喝的完，我今日高興，本來能喝一百壺，但晚上還有事要做，就喝十壺吧。”

接着石猴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扔給了店小二，說道：“這是酒錢，多的就賞你。”

店小二看着手中的銀子，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拒絕，就好心的說道：“客官，若是喝不完可以寄存下來，等下次來了再喝。”

石猴不耐煩的擺了擺手，說道：“喝得完，喝的完，上酒，上酒。”

店小二無奈的搖了搖頭，這貴客為人豪爽，捨得花錢，他這幾日伺候石猴，卻得了不少賞賜。

他也聽聞掌柜以前也是店小二，後來發跡也是因為伺候了這張桌子上的客人幾日。

而此時他也遇上了這事，從這石猴這幾日打賞的錢的數目來算，已經夠他也開這樣一間酒樓了，只是這位客人有些任性了，想什麼就來什麼。

心道若是他喝醉了就扶着去休息，決不能怠慢了貴人，不一會就端了十壺酒上來。

石猴還沒等酒放上桌子，就迫不及待的拿起一個酒壺，也不裝模做樣的用杯子了，直接取下蓋子，往嘴裏灌，喝上一口還砸吧砸吧嘴，好像很享受一般。

店小二卻說著讓石猴慢些，但石猴一個勁的直搖頭，口中連說無事。

掌柜的李橫自覺有些倒霉，這群西方教的人走到哪吃到哪，而且不會給一分錢，美名其曰的是供養僧人功德，用他們的話來說今生供養僧眾，死後享受無邊福報，還有可能往生西天極樂世界。

但這也不是沒有市場，也騙取了一些百姓，給他們供養，而養活的這些僧人，也導致整個大風國僧人遍地都是，一群人吃了店裡幾乎一個月的收入，臨走之前還討要了施捨。

出了門，也是一副悲天憫人開始討要施捨，周圍的百姓爭相將自己口袋裡的錢放進僧人手中的缽盂中，也想做一些供養僧眾的功德，死後去西天極樂世界。

而這時，一個小女孩看着別人施捨東西，也抓了一把石頭混進了人群中，走到僧人的缽盂面前，將手中的石頭丟了進去。

僧人嚴重閃過一道殺氣，但隨之又壓了下去，可身邊的士兵卻不樂意了，頓時抽出配刀，就想殺了這小女孩，嚇得小女孩在地上哇哇大哭。

僧人卻攔住了士兵，將小女孩放走了，而士兵等到人群散去，這才問道：“上師，為何不讓我殺了她。”

只見僧人高深莫測的笑着說道：“前世她是個乞丐，向我討要我沒有施捨他食物，所以今生還有怨氣，就拿石頭供養於我，這是我當日種的因，今日結成了果。”

士兵還是生氣的說道：“上師有大功德，但也不能讓人如此輕易侮辱，我還是將它殺了吧。”

僧人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如此，這小女孩今日的行為，也會種下日後的苦果，遲早會有報應來臨。”

士兵好奇的問道：“上師，到底會有什麼報應。”

僧人感嘆一聲，說道：“她怠慢僧人，這可是下地獄的大罪，只能以伺候人來償還，今後肯定會流落風塵，伺候人直到黃花枯寂，若是能發下大願，就能以此願力進入寺廟伺候僧侶，方可洗脫罪孽，說不定還會往生極樂世界。”

見僧人如此之說，士兵的心理也才平衡了很多，舒服了很多，也平息了殺心。

李橫將這一切親眼目睹之後，神色冷戾了起來，眼重殺氣閃現，暗道，‘不能再這麼下去了，若是再如此下去，這亂石灣也被這群人吃的只剩下亂石了。’

又想到看護的一些東西，讓他心中有些沉重，但再這麼下去這亂石灣都沒了，還怎麼完成別人的囑託。

心中一動，看向正在伺候石猴的店小二，而這店小二如今也跟他一樣的境遇，也在哪個地方遇到了貴人，此時心中有一個預感，能將這個重任交代下去了。

而他自己卻有了拚死的打算，就想殺一些僧眾，減緩一下亂石灣破敗的勢頭，盡量能拖延到江漢珍到來，取走人祖石像，而完成這份囑託。

等到晚上打樣之後，就叫來了這個店小二，店小二不知何事，但還是跟了過去。

兩人出了後院七拐八拐的進入了一間密道，但卻沒發現後面的一個尾巴，卻是早就已經等不及的石猴。

石猴白天見到掌柜的身懷雷法修為，就動了暗中跟隨的心思，一隻等到了現在，早就急不可耐了，藏在暗處心癢難耐的撓這爪子。

等到前面兩人進入密室的一堆亂石旁邊，石猴看見亂石，這才想起來，這掌柜的就是當初跟着送他鐵片的那個人身邊的夥計，就想上前去，但忽然看見掌柜的從亂石之中拿出一塊鐵片來，遞給了店小二。

這讓石猴的心越發的激動起來，但也兩人說的話卻讓他好奇，又想上前去討要鐵片，而又想偷聽兩人說話，一時間很難做出決定。

就這這個空檔，掌柜的已經交代完了，從密室中取出一根鐵棍，殺氣滕騰的就向外面走了出去，而石猴也知道，這是要去殺人。

事情變化的太快，讓石猴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幹啥了，打架他也喜歡，鐵片對他來說也很重要，左顧右盼的使勁撲閃着眼睛思索該怎麼做，眼看着掌柜的就要離開了，頓時下定了決心，準備先跟着打架，然後再來取鐵片。

就化為一道清風，跟了上去。

# 第一百二十四章 天王死兩李靖謀

四大天王每人都手持一件寶物，追的九頭蟲上下逃竄，要不是九頭蟲生命力強悍，在加上本身也有九種神通護身，早就被圍攻而死了。

九頭蟲修鍊的也是普傳法門，但這普傳法門初期重視心性修鍊，但到了凝聚金丹之時，江漢珍又加入了神通修鍊之法，早就成了上乘法門。

九頭蟲本身就有九個頭，本身就是世界異種，自然將九個神通勸募開發出來在凝聚了金丹，到了此時也才是元神修為。

而石猴同樣也是天地異種，這才幾年時間，就已經成就了地仙，其中原因自然是石猴神通沒有完全開發出來，從原著中可以看得出來，石猴的靈明石猴天賦根本沒有開發出多少，而且好像被糊住了一般，興許是西方教覺得石猴資質太強，所以有意的將此洞察一切的天賦給壓制了。

江漢珍看着已經搖搖欲墜，但就是頑強的撐着不倒的九頭蟲，暗暗的點點頭，此人鬥志不弱。

正在四大天王已經覺得可以拿下九頭蟲的時候，放鬆了一下心神，江漢珍正要準備出手，忽然從海中出現一個木頭一樣的東西，翻出水中，一尾巴打到了增長天王的後背，將增長天王打的直接受了重傷。

江漢珍一看卻是灰蛟出現了，頓時大喜，也一下子跳出隱藏，瞬間到了廣目天王頭頂，使出都天雷鞭，用上了最強的殺招五雷之法，打向了廣目天王的腦門。

幾個天王正被突然出現的灰蛟偷襲，一時之間大罵不已，正要對付灰蛟，但哪知只聽一聲雷霆過後，身邊的廣目天王卻成了一具無頭屍體，跌落海中，而廣目天王手中的兵器，是一條龍所煉製的赤索，卻沒有隨着廣目天王而去，而是在空中停留片刻，自動非到了江漢珍手上。

江漢珍一看是一根繩子，覺得此物與怒晴湘西世界出現的陳玉樓有緣，此人不就喜歡抓住人吊打一番嗎，而且將吊打這個風氣給帶到了聊齋世界，這寶物給他也剛好合適。

這心念一動，赤索好似有感，閃過一道寶光，恰似激動，江漢珍笑了一下，就將赤索掛在了菩提樹枝上。

持國天王與多聞天王一目齜欲裂，大怒不已，口中大喊道：“賊子爾敢，竟然敢殺害天庭重臣。”

四人一直以來都是一起出動，不知多少年的感情了，一死一傷讓他們心神不穩，拿着法寶就向江漢珍殺了過來。

江漢珍也不與他們說什麼，殺都殺了還有什麼不敢的，怎麼可能與他們對上，而這兩人按照仙道的境界也是天仙，對於江漢珍來說還有不小的壓力，偷襲還行，若是要正面對抗，萬萬不是對手。

就對着灰蛟和九頭蟲說道：“你們先走，我斷後。”

說著又是一個閃身，躲開了持國天王與多聞天王的攻擊，而用盡全力揮動的都天雷鞭到了受傷的增長天王面前。

增長天王一時之間大驚失色，本來就被偷襲受了重傷，此時還沒恢復過來，而他卻萬萬沒想到此人如此卑鄙，竟然專門找受傷之人下死手。

而持國天王與多聞天王正也攻擊落空，就眼睜睜的看着江漢珍一雷鞭將增長天王的頭給打爆了。

悲痛的大喊着不要，但手上不慢，手拿着兵器飛向了江漢珍。

而灰蛟對這一切看的目瞪口呆，怎麼也想不到江漢珍出手竟然這麼陰險。

但一旁的九頭蟲去越看眼睛越亮，覺得這是個爭鬥的好辦法，若是用上此法，這四大天王說不定都能被他陰死，心中決定以後就要多琢磨一下這種方式爭鬥。

一蟲一蛟對視一眼，就施展法術向遠處逃去，而江漢珍又躲開了持國天王與多聞天王的攻擊，就是不與他們爭鬥，只憑藉著五行雷遁之術躲避着兩人的攻擊。

而持國天王早就已經到了暴怒的邊緣，忽然看見增長天王手中的寶劍不知從哪飛了出來，落到了江漢珍手上，而江漢珍看也沒看的就收了起來。

此時見到連兵器都被收走，大吼一聲，說道：“妖邪你還不將法寶放下，不然等到我們將此事稟報玉帝，你只能刮仙台上走一遭。”

江漢珍心中一陣鄙視，心道，若是放下法寶你就不去去彙報了？到了此時已經是生死之仇，根本就沒有緩和的餘地，也暗自鄙視一番。

躲過了兩人的攻擊，對着持國天王說道：“提多羅吒，你我都不是幼稚小兒，要做什麼就就直接做就成，別再這亂吼亂叫，惹人心煩。”

持國天王本來已經被怒火中燒的頭腦，而此時被江漢珍說是小孩，臉色氣的一紅一白，精彩至極。

而一旁的多聞天王去怒了，對着江漢珍說道：“你這妖邪竟然敢直呼佛菩薩梵名，就不怕以此大不敬之罪名遭受地獄果報嗎？說是識相的趕緊束手就擒，遭受懲罰，到了無常來時也少受些苦，若不山定叫你下入地獄，永世不得超生。”

江漢珍冷笑一聲，這打不過就開始恐嚇，若是不成就開始詛咒，此情況他早就見慣了，冷笑一聲，對着廣目天王說道：“弊魯博叉，你們西方教既然都投靠了仙道，就不要用你西方教的那一套誆騙眾生了，若是適應不了，打哪來的就回哪去，別再這丟人現眼。”

江漢珍說完不管也開始暴怒的廣目天王，神識發現有一道強大的氣息正優哉游哉的向這邊飛了過來，心頭一動，此人無外乎就是李靖了，此人雖然沒啥本事，戰鬥力也弱的可憐，但手中那個塔卻是一件寶物。

江漢珍有了逃離之心，神色一狠，用盡全身法力，打向了廣目天王，而持國天王也一時心急，懼怕廣目天王也出事，趕緊到了廣目天王身邊抵擋江漢珍。

而江漢珍卻忽然收了雷鞭，一個水雷遁術，電光一閃，消失海中。

兩人這才反應過來，廣目天王大叫道：“不好，中了這邪魔的奸計了，被他逃了。”

而持國天王也臉上不好看，作為四大天王之首，竟然被人偷襲了兩個人，還讓安穩的逃走了。

這時候，就看見托塔天王李靖正托着個寶塔，邁着四方官步正悠哉悠哉的向這邊趕來，頓時氣不打一出來，看着李靖就是心煩，頓時別過頭去。

而李靖正邁着四方官步一副趾高氣昂的樣子，看樣子得意洋洋，自己覺得已經是位高權重，所以也注重威嚴。

而這威嚴最甚的就是上古天皇伏羲氏了，天皇伏羲氏畫八卦以演天道，走四方以觀天下，最後聚集了天下大勢，登天而去，做了天皇之位，而登天之際，就用的這種蘊含大道法則的步伐，名叫登天四象步。

李靖就看着此種步伐威嚴，學不出神韻但樣子去也模仿了個十足，就成了這如今很有名的四方官步。

李靖走到跟前，才整理衣衫，收住步伐，看着地上一片狼藉，兩人神色都有些不好，就托着個寶塔說道：“二位天王，剛才可發生了什麼事？”

廣目天王看見李靖這樣子，就氣不打一出來，語氣不善的說道：“李天王作為我們的上司，連這點都看不出來嗎？”

而持國天王去看了一眼廣目天王，搖了搖頭，持國天王也不再說話了。

持國天王看見李靖面色有些發紅，卻被廣目天王折了面子，但也不願多過解釋，李靖這幅優哉游哉的樣子，早就讓他看不慣了，也不願多少什麼。

李靖見兩人都不願意將事情給他這個上司彙報，臉色頓時有些難看，覺得有些下不來台。

這地方發生什麼事他當然知道，還沒來之前，專心走四方官步也沒察覺這個地方的事情，但看見這大打鬥之後留下的痕迹，以他的修為又怎麼看不出來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可李靖是個出了名的官迷，為了官位連自己兒子都能弄死的人，被下屬弄得失去了威嚴，又怎麼可能不生氣呢。

西方教能給他弄出這個天王職位，所以才親近西方教，就像以前，玉帝能讓他上天庭為官，所以為了平息玉帝的怒火，將自己兒子說弄死就弄死。

神色中閃過一絲冷厲，接着笑着對兩人說道：“二位天王不必傷心，事情已經發生，還請二位節哀，現在最要緊的不是在這哀嘆，而是彙報如來佛祖，仙找出兇手最為要緊。”

而人神色也有些緩和，持國天王壓住了心中的憤怒，對着李靖說道：“還要多謝李天王提醒，我們待會就去靈山將此事彙報佛祖，請他測算邪魔的位置，為增長多聞兩位天王報仇。”

李靖這才點了點頭，表現的很真誠的說道：“那我們就風頭行動，我去將此事彙報玉帝，請求玉帝發兵鎮壓妖魔，而兩位天王就去靈山，這樣雙方用力，邪魔只要還活着，就逃不出如來的手掌。”

兩人也是用對視一眼，覺得這辦法可行，本來是不準備將這事告訴靈山的，但死的可是兩位天王，能夠成就菩薩的種子，這可不是小事，而且西方教大自在坐化這件事也是弄得西方教被動了許多，將這事如實彙報，才能讓如來做出新的決定。

告辭李靖之後，兩人就向靈山飛去，而李靖卻冷眼望着兩人離去的方向，說道：“下屬就要有個下屬的樣子，別什麼事都想將我壓了下去，這樣對你們沒好處。”

而他讓持國廣目二位去西方彙報，還有一層意思，本來他手下就是西方教安排的四個人，對他只是表面上尊敬，暗地里卻一直陽奉陰違，想去哪就去哪，根本不給他打招呼，早就讓他看不順眼了。

而且這兩人在天庭是說走就走，說來就來，完全不見他這個上司放心眼裡。

心中決定一定要找兩個聽話的替補空出來的兩個位置，所以才將持國廣目支開，並且有了一個人選。

而且這人還是修鍊雷法的，並且是修鍊成仙飛上來的，卻被他給發現了，覺得是個人才，而且說話又好聽，決定為此人爭取一個天王位置，當個心腹之人。

等着持國增長二位走遠之後，這才向著泰山府地界飛去，泰山府雖然失去了陰間這塊地盤，但仙籍去還是在泰山府掌控。

就在他上次去泰山府辦事的時候，正好發現一個從下界飛升上來的人，而此人地仙修為，戰鬥力極其強悍，不但頭腦靈活，而且說話還好聽，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將此人的留在了泰山府，並且將戶籍劃在了他的門下，等機會收為手下，如今正好。

這人就是江漢珍在怒晴雞世界就見過的一個人，自行修鍊入門，後來又帶着去了一趟聊齋世界，有了兩界的底蘊，是一個人中龍鳳，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卸嶺魁首陳玉樓。

# 第一百二十五章 亂石演變亂石潭

江漢珍佯裝進攻之後，就一個水雷遁術逃離出去，很快就在一處深海溝之中尋到了正在休息的灰蛟與九頭蟲，九頭蟲生命力強悍，只是受了一點輕傷，有身邊灰蛟這個馬元帥的弟子在，一些療傷之物還是有的，不到一會功夫，就完全恢復到了滿血狀態。

此時的兩人正焦急的等待江漢珍的到來，有好幾次這九頭蟲都要準備返回去幫助江漢珍，但都被灰蛟勸了回來。

就在兩人也覺得是不是悄悄去看一下的時候，就見一道雷光從遠至近的疾馳而來，兩人都是同修雷法，異體同源，都知道這雷光是誰。

正在焦急等待的九頭蟲鬆了一口氣，說道：“還好還好，平安回來就好。”

灰蛟雖然神色鎮定，但也是靈台鬆懈了一些，就見一道身影出現在面前，灰蛟趕緊上前問道：“江師兄，怎麼樣了，沒受傷吧。”

江漢珍將搖頭說道：“當然沒受傷了，你們走後我就就跟提多羅吒和弊魯博叉兩人又纏鬥了一番，本想尋個機會拼着受傷也要再結果一人，但沒想到李靖過來了，徐晃一招就逃了出來。”

然後看着也是地仙修為的灰蛟說道：“幾年不見，你修為竟然也到了這等程度。”

灰蛟謙虛的說道：“有師尊傳授的道法，再加上這幾年一直勤學苦修，自然就到了這等修為，但比起師兄你卻差了不少。”

江漢珍聞言也是一陣汗顏，他之所以能夠有這等修為，都是拿時間堆砌出來的，從聊齋到白蛇差不多一百五十年，才到如今這個程度，而灰蛟卻是在此界實打實的修鍊上去的，對比起來只能讓江漢珍感嘆，這些天生就帶有本命天賦的生靈就是厲害，修鍊速度奇快無比。

謙虛了一句，就問道：“那師弟你為何不返回雷府，而是在海中待着。”

灰蛟聽了這話就是一陣白眼，心道還不是因為你，跟丟了人讓我有何顏面去面對師尊的囑託。

但還是委婉的說道：“師兄一去不回，肯定有重要的事要做，我就在海中待着，萬一師兄用的上我，也不至於身邊沒個人手。”

此言一出，江漢珍一陣尷尬，這時早就等不及要跟江漢珍說話的九頭蟲卻站出來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弟子九頭蟲拜見師父。”

江漢珍被九頭蟲解除了尷尬，心中有些滿意，這九頭蟲的出生他不知道，但所修鍊的雷法可是他在南贍部洲傳出去的釣魚的普傳法門，本來是釣石猴的，但沒想到卻釣出一隻九頭蟲，所以見了九頭蟲被人追殺，就決定拚死也要救他一回。

看着九頭蟲渾身氣息強悍，已經成就了元神境界，就說道：“我為諸天宣化雷神將軍，本就有普傳道法之職責，助道心開發的生靈度過修行八難，而得以修行大道，這是我的職責所在，從今日起你就是我雷府弟子，以後稱我為先生吧。”

九頭蟲雖然有些失望沒有收它為真傳，但好歹算是進入了雷門，以後也不用在外漂泊下去，就對着江漢珍說道：“多謝先生，弟子不忘先生之恩，定不會墜了我雷府的名頭。”

江漢珍對着九頭蟲也是很滿意，這也算是一個天賦秉異的弟子，九頭蟲稱他為師，也讓他很心動，但奈何此時的雷府已經陷入了困境，需要很多人手，不能像以往都是拜師傳承的這種套路，而他已經有了一個想法，就是學院體系。

而這體系也在雷府開始施行，並且初見成效，這樣才能為雷府提供源源不斷的弟子，也不至於後期不知道弟子所修的道，而誤人子弟，只能用這種辦法。

但還是覺得這九頭蟲不錯，就說道：“你既然叫了我一聲師父，也算是緣分，看你已經修鍊到了元神境界，我這有一篇最新完善的普傳法門，就傳與你吧，至於你的九頭神通，我卻不懂多少，只要我會的全都在普傳法門中，但我不會的，你既然是雷府弟子，就可以向雷府神將元帥請教，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吝嗇傳授的。”

說完就將最新完善的普傳法門凝聚成一道雷府，打入九頭蟲最中間頭上的靈台之中，九頭蟲心神查看一番，頓時大喜，這其中正有他此時所需要的幾樣神通修鍊法門，而且還指出了雷府中何人會什麼神通，讓他自己去請教。

九頭蟲心中感動不已，一時間熱淚盈眶，哽咽的對江漢珍行了大禮，說道：“弟子九頭蟲多謝先生指點，先生大恩大德九頭蟲沒齒難忘。”

九頭蟲就是因為流浪數年，才尋得一個普傳法們，一朝得以歸入雷門，而且日指明了道途，此是得聞道法之喜，此有此狀。

道法難聞，卻不找要耗費多少心思，受了多少苦難，江漢珍入道也不容易，也知道九頭蟲這種心情。

就對九頭蟲說道：“休要做那小女兒壯，我雷府弟子即使流血也不流淚，趕緊擦乾。”

九頭蟲也感覺有些失態，這才將眼淚全部收回了眼眶，神情也堅定了下來，一時之間氣質突變，竟然有一種無畏的氣質。

江漢珍也感覺這些個天地異種的資質不但高，而且心性天生就符合道理，剛才這一下卻是突破了心境，所帶來的境界提升，突破了心障，堅定了道心。

這時候灰蛟笑着說道：“恭喜師兄，師兄就是隨便扔兩個鐵片，都能為我雷府增添一個優秀弟子，師弟是在佩服。”

江漢珍有些慚愧的搖頭連說慚愧，他本來的打算是要釣出石猴的，沒想到卻意外的將九頭蟲給釣了出來，而這九頭蟲的來歷若是沒有意外，就是西遊傳記上面在亂石山碧波潭修鍊的九頭蟲，故事中這九頭蟲是盜取了祭賽國的佛寶舍利而與孫悟空起了衝突。

最後的結局卻是被哮天犬咬掉了一隻頭顱，逃了出去，不知所蹤，可見此人資質之高，就連取經集團加上天庭集團聯合的精兵強將都拿之不下。

江漢珍想到亂石灣，還有亂石山，心道，莫不是這亂世山與亂世灣有什麼聯繫，不然九頭蟲逃逃的方向正也不會是亂石灣了，但從地圖上去沒發現亂石山這個地方，也沒找到碧波潭，更沒聽過什麼祭賽國。

可他在亂石灣還有些事情，不知幾年過去了有沒有什麼變化，當初寄存的人祖像不知還在不在，就問道：“你們可知亂石灣此時情況如何。”

這時灰蛟說道：“師兄，這個問題可要問九頭蟲了，他經常在亂石灣出沒，雖然我與他沒打過招呼，但都算相安無事，點頭之交。”

九頭蟲對着灰蛟微微頷首，算是承認了這一點，說道：“回先生，弟子本來在亂石灣修鍊至今，前不久遇到了突破元神的機緣，沒想到等到出關之後才發現，亂石灣已經變成了西方教的地盤，有大風國國主的支持，整個大風國都開始用祭祀氣運之法建立佛塔，儼然成了一副祭祀比賽，而原來的居民卻早就不知所蹤。”

江漢珍聞之嘆息一聲，暗道，看來當初的李橫也離開了，如今也不知生死，掐指一算，就知道李橫無生命危險，但要算出身在何方，就不得而知了，隨即嘆息一聲。

九頭蟲看着江漢珍如此表情，就擔心的問道：“先生，您在亂石灣可有什麼事情？”

江漢珍向著幾年前的事情，將人祖像之事說了出來，說出了託付一人，不知如今在何方。

而九頭蟲去大罵一聲西方教，有些自責的說道：“先生有所不知，弟子修鍊所選擇的洞府正是在那李橫存放的人祖像之下，這也要怪弟子，若是不閉關修鍊，也不至於讓人祖像都被西方教就搶了。”

江漢珍神色有些古怪，暗道，怪不得這九頭蟲身上有人祖之中九頭氏的氣息，原來結症都在這裏。

而九頭蟲又接着說道：“放心吧先生，弟子也沒讓亂石灣的那群和尚好過，將整個亂石灣給炸成了一個深坑，而且弟子也發現了那西方教的一個寶物，等弟子修為高了，就將此物搶過來，跟西方教人換回人祖相。”

江漢珍聽着怎麼感覺如此巧合呢，亂石灣原來是這麼來的，怪不得九頭蟲如此跟西方教不對付，按照原來的情況，無外乎也是這種結果，而亂石灣也是被九頭蟲整出來的，四面高起，而中間卻形成了一個深譚，怪不得叫亂石山碧波潭。

也是因為這種因果，才讓九頭蟲寧願當萬神龍王的上門女婿，也不願離開這裏。

江漢珍心中一陣感慨，若是猜的沒錯，這萬神龍王也是玉帝的傑作了。

忽然感覺好像有什麼機緣要出現了，就拿出菩提樹枝，只見樹枝上掛着三件寶物，讓灰蛟和九頭蟲看着眼饞不已，而這三件寶物分別是柳恭弘=叶 恭弘小船，赤索，和一把劍，而此時正是那把赤索正在上閃閃發光。

江漢珍掐指一算，卻算出這赤索的機緣到了，就將赤索從樹枝上摘了下來，向著空中一扔，赤索化成一條紅色的龍飛向了天際。

這才發現旁邊眼饞的盯着樹枝上的寶物的兩人，江漢珍笑着說道：“樹枝上所懸挂之物都有其緣分，卻不能給你們，寶物只是助道之物，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若是我以後見到好的寶物，若是於你們有緣，就能從上面摘下來。”

兩人本來也是有些失望，卻又得了江漢珍的承諾，也有些期待起來。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天王泰山尋心腹

這時候的托塔天王李靖卻尋到了陳玉樓，陳玉樓在怒晴湘西世界是卸嶺魁首，手下十萬盜眾，一時意氣風發，自認為不輸於任何人，心中自有一番大事業要干。

可天生為人高傲自大，自視甚高，也遇到了修行八難，在怒晴世界的一座漢王墓折了腰，導致雙目失明，蹉跎數年，但後來也堪破了心障，進入了道門，被接引至泰山府，但一顆火熱的心並沒有死，一直在暗中尋找機會。

直到雷府之時，終於被他尋到了機會，不但得到了傳承，而後被江漢珍帶入下界當了個幫手，此人本就是人中龍鳳，自然不會低人一等。

在聊齋世界做的還不錯，也算幫了江漢珍大忙，自身也積累了足夠多的功德，江漢珍返回主世界，黑山老妖飛升，陳玉樓儼然成了聊宅世界的實際管理者，有聊齋至尊之稱，從此意氣風發，開始大力發展世界，只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就將聊齋世界恢復了本源，而且晉陞成了中千世界的邊緣。

但陳玉樓並沒有就此滿足，並沒有在聊宅世界晉陞天仙，他還見了更廣闊的天地，比這聊齋更宏大無數倍，自然不會在此界待下去，心中還有更遠大的事業要去做。

而且本身就有傳承在身，知道地仙三災之密，自然不會在此界突破地仙，成就天仙，就此卸下了至尊之位，將至尊之位交給了狗萬家，跟大黑狗一起學着黑山老妖的樣子，以地仙之身飛升而去，到了主世界的泰山府。

但陳玉樓早就有了打算，聊齋世界的成功，讓他看見了希望，也想在主世界也大幹一場，並且一腔熱血的自信心爆棚，將大黑狗送入雷府，就一個人在泰山府留了下來，四處閑逛，尋找機會。

他有一雙神眼，能辨天下奇寶，而且相術無雙，為人心思比較多，這麼做也不是沒有章法，自然是打聽門路，尋找貴人。

直到一日脫塔天王李靖降臨泰山府辦事，卻讓陳玉樓抓住了機會，此人的能說會道在雷府弟子中是出了名的，傳聞在凡間之時，陳玉樓有能將樹上的鳥兒哄下來的本事。

而李靖是一個官迷，自然想耍一下官威，但仙道之人對李靖極為鄙視，根本不會奉承他，而幾個手下都是西方教人，對他的命令一向是陽奉陰違，想走就走，想來就來，儼然對他這個直接上司不放在眼裡。

就如遇見陳玉樓的那次，西方教安排的四大天王被一道西方教的傳信召喚，就跑的沒影了，給他連個招呼都不打，而恰好玉帝交代了任務，當即不敢怠慢，此人作為官迷，自然之道誰最大，他這個天王位置雖然是西方教幫忙，但能不能當的持久還是玉帝一句話的是，自然知道該如何去做。

準備去派四大天王去辦理這事，可找不見四大天王的人，一問之下才知道四大天王全部離開了，作為四大天王的直接上司，手下去哪他竟然不知道，這讓他心中有些暗狠，但也不敢多過表露。

他的天王之位是西方教操作而得到的，此時位置還不是太穩，也害怕惹了四大天王，而被西方教弄得失去了位置，自然是將這事壓了下去。

人沒了世界還是得照樣轉，就只能親自下場，去泰山府辦事，本來心中有氣，去了泰山府自然是大發雷霆，接待他的泰山神官一個個的都被罵的狗血淋頭，極難伺候。

而這事卻被陳玉樓給聽到了，自告奮勇的去接待托塔天王，神官自然求知不得，就將陳玉樓打發過去招待托塔天王。

陳玉樓的能說回到可不是蓋得，幾下就將本來還在氣頭上的托塔天王說的是眉開眼笑，怨氣全消，讓李靖以為遇到了知己，也感嘆一聲為什麼不早遇到這陳玉樓，不但各種韜略精通，而且說話又好聽，很合他的眼。

起了愛才之心，當即將陳玉樓的仙籍掛到了他的名下，並且許諾，以後若是有機會，就安排他到手下做事。

陳玉樓也是大喜，又是一陣奉承，旁敲側擊的摸清楚了李靖的為人品性，自然知道接下來該如何做。

等到李靖離開之後的三年，都沒見李靖來過泰山府，也沒接到人傳信說接他上天庭當官，這三年期間陳玉樓也積攢下了不少的人脈，就是有人給他介紹去別的地方做個小神小官，都被他拒絕了。

陳玉樓經過兩個世界的磨練，心性自然不差，也能忍耐的住，況且還摸清了李靖的性格，他內心酌定托塔天王肯定有用到他的一天，就在泰山府慢慢等着，而且還做了一樣東西，這東西就是他為李靖量身定做的四象巡天車。

他見李靖的四方官步行走太慢，怕耽擱了事情，就動了此心思，而陳玉樓人脈也是不小，自然是各方請教，最後打造了一輛專門用于飛行的車，而請了泰山大帝的化身出手，自然不是凡品，速度極快，一個呼吸也能有六萬里之遙，比起擅長飛行的自然是弱了許多，但比李靖那個四方官步卻不知要快上多少倍，就等着李靖到來，當做禮物送上。

見兩位天王身死，打發走剩下的兩位天王去了靈山，李靖的心才活絡起來，死了兩位不聽指揮的天王，不但沒讓他傷心，而且心中大喜，而且也看出了西方教最近事情繁多，幾乎被牽扯了進去，早就顧不上他了，此時正是他安插心腹，穩固位置的好時機，就想起了還在泰山府的陳玉樓。

此人是個不得多得的人才，而且也符合他的口味，支開了持國多聞兩位，就趕緊向泰山府而來。

陳玉樓正在四處收集消息，而聽到有人說李靖來了，頓時大喜，告辭了身邊之人，就向泰山府的一座大殿走去。

一進門就看着托塔天王一副很威嚴的樣子端坐在椅子上，神色肅穆，氣勢非凡，陳玉樓當即整理了着裝，站在門外，抱拳躬身一禮，說道：“仙民陳玉樓求見托塔天王李靖。”

李靖暗自一聲欣喜，果然這種方式讓他極為舒服，就說道：“進來吧。”

接着陳玉樓進了大殿，對着托塔天王當即行了大禮說道：“弟子陳玉樓，拜見托塔天王，願托塔天王道心永固，進道無魔。”

托塔天王自然是非常滿意，自成就天王以來，還沒有人對他如此恭敬過，心中越發的滿意，說道：“起來吧。”

陳玉樓說道：“多謝托塔天王。”

然後起身站在了一旁，等待李靖說話，聽聞李靖來了泰山府，而且說要見他，就知道自己的機會來了。

果然，就聽托塔天王說道：“你已經是我門下弟子，以後不必如此客氣，今日來此，卻有一個機會給你，至於能不能成，就看你的表現了。”

陳玉樓心中一動，心知這可能是他進入天庭的機會，卻變現的越發恭敬，誠懇的說道：“弟子多謝天王，弟子定會竭盡全力，不會損了天王的名頭。”

李靖聽着心中滿意，他最喜歡的就是這種官威，心中暗道，不論如何也要為陳玉樓爭取一個天王位置，不能讓西方教搶了先，不然手下一群陽奉陰違的人，這位置還有什麼意思。

就對陳玉樓說道：“增長廣目兩位天王身隕，此時位置空缺，卻是你的大好機會，跟我回天界，到時候你在凌霄殿外等候，我會向玉帝稟報此時，推薦你領一尊天王之位，直接聽命與我，成與不成就看你在玉帝面前的表現了。”

陳玉樓當即大喜，這天王職位可是守護一洲之地的位置，也算是個實權職位，當即大喜拜道：“多謝托塔天王，弟子定會抓住機會，為天王分憂解難，在所不辭。”

李靖心中暗暗讚歎不已，自己人就是好用，不像西方教派來的，根本就不理會他，也更加堅定了要爭一尊天王之位，為什麼不是兩尊，就是因為西方教剛死了兩個人，他迫不及待的就安插人手，這有點排除異己的嫌疑，只能慢慢圖之。

就對陳玉樓說道：“事不遲疑，現在就跟我返回天界，將這事先辦了，一切因由在路上給你說。”

而這事李靖就要起身，而陳玉樓趁機說道：“天王，弟子有一禮物送上。”

李靖一下來了興趣，說道：“有何禮物。”

接着就見陳玉樓重改中取出一輛小車子，形似宮殿，四面環繞四象神獸圖案，看着威武不凡，李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功用，心中一喜，說道：“這車是何物，仔細介紹一下。”

陳玉樓說道：“天王乃是天界大護法，職責是守護天地，而下轄四大部洲，又負責天庭防衛，沒有座駕怎麼可行，所以弟子就打造了這兩四象巡天車，為天王巡視天下所用，以示天王威嚴。”

李靖頓時大喜，說道：“好，好，有了此物也能彰顯天庭威嚴，你這禮物我就手下了。”

接過陳玉樓手中的四象巡天車，自然是愛不釋手，當即就用了四象巡天車，帶着陳玉樓離開了泰山府，進入了南天門，收起了巡天車，向凌霄寶殿而去，一來是彙報西方教的事情，二就是為陳玉樓爭取一個職位。

中途自然是無礙，托塔天王被陳玉樓忽悠的對西方教也生了一些不忿，而且是招招切中李靖的要害，道出了西方教明裡讓他在前面頂着，為它們打掩護的嫌疑，而暗地里去布置陰謀，等到布置好之後，就會將他取而代之。

李靖作為官迷，自然是對權利有很大的熱衷，其餘的事都好說，但要牽扯到權利，連兒子都能弄死的人怎麼可能容忍這些事。

自然在玉帝面前側面說了一些西方教的壞話，說西方教有圈地做土皇帝的嫌疑，而玉帝也是個權迷，不然不會為了爭奪大權，扶值西方教跟仙道平衡，以掌握更大的權利，自然起了疑心。

然後李靖就提出了推舉一人接替一位天王，玉帝當即對西方教起了疑心，當即答應了，而見了陳玉樓，陳玉樓能說會道的本事又一次得到了體現，將玉帝也忽悠的滿心歡喜，當即任命陳玉樓為增長天王，負責南天門和南贍部洲的守護。

而就在這時，從天外飛來一件赤索，擋在了凌霄殿外，而玉帝心神一掃，就知道這是增長天王的兵器，當即一聲准字，赤索就飛入了陳玉樓手中，而殿內仙官無不道喜，稱為這是玉帝眼光好，符合天道之理，殿內自然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

有陳玉樓的影響，李靖此時的歌功頌德之聲最為響亮，而且出口成章，讓玉帝對李靖更加滿意，想着這才有了一個心腹之人，李靖見此情況自然是大喜，暗道位置是穩了，也對陳玉樓越發的滿意。

如此，心又大志的陳玉樓就混入了天庭體系之中，儼然成為了一名仙官。

# 第一百二十七章 雷動天庭謀仙官

陳玉樓即使做了天庭仙官，也沒有忘了自己是雷府出身，要做一番大事業，當然也少不了自己人。

自然就想到了雷府學院中的弟子，這些弟子已經可堪一用了，並且已經有弟子能夠選拔出來帶去域外戰場之中，讓雷府在域外的情況有所好轉，也算是有了一絲喘息之機。

權利的妙處陳玉樓早就看的很清楚，自然知道若是天庭內部有人，對去了域外戰場的雷府之人也有極大好處，想到此，就決定將此事彙報上去，擬好了文書，頃刻之間就到了雷霆都司，此時雷府之中最大的權力者是維持雷霆玉樞的元帥，但元帥一般不會管事，而名義上可以做主的就是江漢珍。

可江漢珍也不怎麼管事，可這份文書林忠卻有些拿捏不準，牽扯到了天庭，就立即發往雷霆玉樞，借雷霆玉樞值能傳給江漢很珍。

而此時的南贍部洲近海之中，江漢珍將九頭蟲收入雷門，就帶着二妖去亂石灣尋找人祖像，也恰好如西遊傳記中一樣，這亂石灣正是此時形成的，九頭蟲毀滅為了鎮壓一地百姓的佛寺佛塔，就在原地炸出一個大坑開，亂石堆積到了四周，形成一座環形小山，而中間被炸出的深坑，此時卻被海水填滿，形成了一口深譚。

還打聽到了大風國建造佛塔將氣運祭祀的比賽，私下里百姓心中有元怨氣，就將大風國稱為祭賽國，而正是西遊傳記之中九頭蟲所在的那個國家。

可江漢珍帶着灰蛟與九頭蟲尋找了好長時間，幾乎翻遍了整個亂石灣，就是沒找到人祖像的下落，也覺得是此物還有別的緣分，此時卻見不到，只能放棄尋找。

既然一無所獲，就準備返回雷府，盤算着要不要去雷府問一下域外情況的時候，忽然接到雷府傳訊，內容正是陳玉樓打算在天庭安排一些人手的事情，並且將事情退到了他這裏，目的是增加雷府在玉帝面前的分量，從而減輕一些雷府的壓力。

這其中也不免有些陳玉樓的私心存在，但這都無傷大雅，江漢珍分析着其中的利弊。

雖然玉帝經常打壓其餘仙道，還將西方教拉進來與仙道平衡，但也只是為了權利，並不是說玉帝作為三界至尊，投靠了西方教。

此時的西方教中只有如來佛祖成就了佛陀果位，再無其他的佛，也與仙道之中的天尊同等，不說其他仙道門派，就是江漢珍所熟知的雷府之中，就有不下好幾位天尊道果之人。

雷祖就不必說了，而最後名氣的就是財神玄化天尊，化光大帝，這都是成就了道果的大修士，若是仙道沒有域外之事牽扯，不說雷府，就是其他的隨便抽出兩個都能跟如來對着干，更何況整個仙道。

西方教也只有在仙道內部空虛之時，也發現玉帝有心掌控世界，成就真正的三界至尊，才能利用玉帝，暗中在世界之用西遊之事來謀划此界的氣運。

但現在一切都變了，其餘仙道門派不知道，但雷府卻有了源源不斷的兵員，而且有了幾個世界作為大後方，即使前線再怎麼吃緊，以目前的情況拖個一兩百年不成問題。

江漢珍看着陳玉樓發過來的文書，心中暗自思索，也許此時的情況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糟糕，就從玉帝的態度來看，並不排斥雷府歸順，他可不相信玉帝看不出來陳玉樓是雷府之人。

玉帝身為三界至尊，有高上玉皇赦罪大天尊，昊天金闕無上至尊自然妙有彌羅至真玉皇上帝，又稱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玄穹高上帝等諸多稱號，自然也不是弱者，有天地尊位在身，也是天尊之位，並不一定弱於他西方教如來。

至於後來被石猴大鬧天宮，江漢珍自然也覺得詭異，玉帝以至尊之位，即使再掉價，也不可能如此不要臉面的讓西方教的去打臉，這中間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以江漢珍經歷了幾個世界的經驗總結，肯定是世界格位被降低了，所以才會被西方教玩弄。

世界之道的至尊之位全在與於界賦予，非有德之人不足以稱尊，而此尊位可以調動天地之力，世界越強，修為也就越高，此時世界雖然還再繼續衰敗，但還是大千世界，世界底蘊還在，若是現在西方教這麼干，玉帝肯定不會容忍西方教存活下去。

那原因只能是在這幾年時間一定發生了什麼變故，才讓世界格位降低，導致天地意志受損，玉帝也元氣大傷，才會發生那種鬧劇一樣的事。

到了那時候，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西方教已經做大，而仙道之人也不知在域外如何了，總之沒有了音訊，從西遊之後，世界就此沉寂下去，直到退化成凡俗。

江漢珍打心裏就不相信玉帝也是毀壞世界的幫凶，從陳玉樓這份文書中就能推斷的出，玉帝也想將雷府聽命於他，但無數年都不能如願，一直僵持着，也就趁着這次機會想恢復應有的權利，才被西方教所利用而已。

玉帝看到陳玉樓這個身懷雷法的弟子，也猜測是雷府對他低頭了，本來都是仙道之人，也沒那麼大矛盾，一直僵持了數年，誰也不低頭，各做各的，本來就是一體，長時間的僵持讓兩邊都不好意思開口，也只有江漢珍從下界引入雷門的弟子才能這麼做，裝作不知道這種矛盾。

而此文書肯定被玉樞值殿的元帥知曉了，但沒有做出什麼反應，江漢珍就知道這是默許了，他也對此事比贊成，索性就對玉帝與雷府的矛盾裝作不知就行，玉帝和好幾個仙道部門都有矛盾，這矛盾江漢珍也有所耳聞，至於緣由，還是不清楚，既然如此，索性也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就在文書之上蓋了雷神玉印，發回了玉樞。

而一旁的灰蛟與九頭蟲看着江漢珍忙完，這才問道：“師兄，剛才可是什麼事情，讓你如此難以決定。”

江漢珍看着兩妖都在一副好奇的樣子，本來要說一下雷府和玉帝的事，但覺得還是絕口不提的好，就想到若是仙道凝聚成一體，怎麼都能扛過這次人為劫難。

看着剛形成的亂石山和碧波潭，頓時來了想法，就對二妖說道：“此時卻有你們的機會，這深潭千尺，若是這麼廢棄着就有些可惜了，不知討要一尊龍王之位如何？”

九頭蟲一聽眼睛亮了，他可是就在這亂石灣出生的，一切仙緣都是在亂石灣的道的，若是能擋了此地的龍王，就能名正言順的待在此地了。

而灰蛟自然是對一個小龍王之位看不上，若是四海龍王，他還有些興趣，他此事已經在雷府領了之位，雖然不高，但比起一個雜牌龍王可強多了。

但想到雷府和玉帝的事情，覺得有些不妥，搖頭說道：“師兄，龍王之位歷來都是玉帝敕封，沒有一尊能歸我雷府的，此事怕是有些難辦吧。”

江漢珍笑着說道：“此時已經有雷府弟子進入了天庭任職，這就說明玉帝並不排斥我雷府，若是操作得當，說不定能成。”

本來心中懸着的九頭蟲眼睛又亮了，等待着下文，而灰蛟也是眼睛亮了，顯得更好有玉帝的支持，那雷府的壓力就會變小很多，對着江漢珍說道：“這是好事啊，若是玉帝真的不排斥我雷府弟子，肯定會給我們提供不少方便，以後做起事了也沒以往那麼拘束了。”

但隨即一想，他的之雷府與玉帝的矛盾好像很久了，有些擔憂的說道：“只是不知道這件事能不能成。”

江漢珍心中也是有些忐忑，但為了不讓這方世界淪落成後世那翻凄慘的模樣，決定試一下，就說道：“成與不成，一試遍知。”

灰蛟有些好奇，問道：“師兄你要如何試。”

江漢這思索了良久，本來準備遞上拜帖去，轉念一想，覺得有些唐突了，理由也不衝鋒，決定拿出凡俗世界的殺手鐧，表態的最佳辦法，彙報工作。

玉帝本來就是三界至尊，任何事都能管的上，而他作為諸天宣化雷神將軍，也有面見玉帝的資格，只是雷府與玉帝僵持了不知多少年，從來沒有這種先例，而有了陳玉樓帶頭，江漢珍也覺得可以試試。

想到了方法，就對灰蛟說道：“我雷府正是缺兵少將的時候，我就以此去上奏玉帝，向玉帝討要在三界中光明正大的招兵資格。”

灰蛟也是一陣心動，沒有江漢珍為雷府增添的幾個小世界之前，雷府招兵卻是師徒傳承，而要在三界中光明正大的招收兵將，非得玉帝批准不可，所以雷府一直沒有這樣做過，若是此事能成，對天庭，對雷府都是好事，甚至有助於世界完善。

但灰蛟還是有些擔憂的問道：“師兄，若是此事玉帝不答應怎麼辦？”

江漢珍笑着說道：“玉帝會答應的。”

灰蛟一陣疑惑，問道：“師兄為何如此酌定？”

看着不解的灰蛟和側耳聆聽的九頭蟲，江漢珍有些自信的說道：“如今雷府之中各路元帥雷將不再，只有一位元帥輪值玉樞殿，而我此時在雷府也算是職位最高，又負責宣化之職，我與玉帝表態，就等於將整個雷府都歸入了玉帝手中，玉帝自然會禮賢下士，對我等多加照顧的，若是有我們雷府做了表率，那玉帝這個至尊就算坐實了。“

灰蛟聽着一陣大喜，但隨後又有些擔憂的說道：“師兄，你這樣做咱們祖師會不會批准？”

江漢珍心中權衡片刻，點了點頭，說道：“會的。”

而灰蛟卻是擔憂不已，以雷府一眾祖師的秉性，哪怕被砍了頭，也是一副寧折不彎的姿態，他可並沒有江漢珍這樣樂觀，總覺得這事有些難辦。

而九頭蟲卻有些欣喜，若是江漢珍能夠面見玉帝，有了招兵的資格，那他的碧波潭就有着落了。

# 第一百二十九章 氣運整合西方動

仙道內部的矛盾由來已久，傳聞自上古就已經存在，原本江漢珍被西方教的西遊之事牽扯的根本沒時間考慮這些，但現在天庭玉帝和雷部的氣運竟然有了融合的跡象，只要有了玉帝從中整合，整個域外戰場都會得到一絲喘息之機，而西方教的問題也沒原本那樣的嚴重了。

到了此時才有閑工夫去考慮仙道內部的矛盾之事，就是因為仙道內部的矛盾其中原因太過神秘，在能稱為百科全書的神將雜篇之中只是一筆帶過，而神將陳驛的傳承，在江漢珍看來就是一本極為詳細的世界百科全書，就連歷史大事都有記錄，而如此重要的事竟然沒有。

不是他心有八卦，而是這件事出現的太詭異了，詭異的讓人難以置信，而西方教好像就等着仙道內部空虛似的，就在仙道內部最虛弱的時候，從背後給了一刀，讓仙道世界繼續衰退下去，這事情就不得不讓他有些懷疑了，不知道是有人在背後故意為之，還是仙道世界運氣太背，就沒有遇到過好事。

江漢珍穿梭萬界，就是擅長尋找漏洞，而進行攻擊，所以將這件事放在了心上，等到有能力的時候，就去查證一翻，也好做出一些防範。

而在天庭氣運融合之時，正在給菩提老祖鎮壓傷勢的如來也察覺到了天庭氣運的變化，神色中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凝重，就佛識去查看一番。

而正在滿心歡喜的與天庭仙官說笑打趣的玉皇大帝忽然心中有感，發現有人窺測，神色一冷，冷哼了一聲，接着拿出一面鏡子，往空中一拋，懸挂在了凌霄寶殿之上。

而此時的一群仙官也見到了玉帝這番出手，都覺得有事發生，而旁邊的捲簾大將的感受最為明顯，身為玉帝身邊的防衛之人，又怎麼不知道玉帝的心思，就問道：“天尊，可是發生什麼事了？”

玉帝心中一陣怒氣，對着捲簾大將吩咐道：“吩咐南天門嚴加防範，以後若是非天庭任職之人，沒有頒發的通行證的，一律不得入內，若有違抗，按盜匪論處。”

捲簾大將心中一陣大喜，而玉帝這番話不正是說那西方教自由出入之事嗎？他可是早就對西方教看不順眼了，尤其是四大天王，若不是李靖這個玉帝面前的紅人在從中阻攔，他早就將原本的西方教安插的四大天王兩鏟子鏟死了。

可別以為他一直在玉帝面前站着不動，後來在西遊世界中就會說兩句話，就以為他本事不行，捲簾大將可是負責玉帝駕前防禦之人，有統帥禁衛之責，沒有點手段怎麼能行，統兵打仗或許不如雷府和紫薇斗辰，但比起李靖這種雜牌將領，不知道要強了多少倍，而且自身有捨身拚死之勇，也不是個簡單之人。

此時玉帝下令，心中一陣竊喜，說道：“臣宗旨。”

說完就要去安排這些事，可隨後玉帝有叫住了他，然他有些擔心玉帝會反悔，就有些不情願的說道：“天尊，還有何吩咐。”

玉帝想了一下，神色一定，就說到：“這事情給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都說一下吧。”

捲簾有些猶豫了起來，但看見玉帝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還是硬着頭皮說道：“是，天尊，臣一定辦好此事。”

打發了捲簾去辦事，而下面的一眾仙官都低頭不語，李靖本來還親近西方教，可此時他的位置已經穩固，也用不上西方教了，但還是想為西方教仗義執言一句，但被身旁的增長天王陳玉樓給拉住了，只能做罷。

玉帝也在回憶這事，西方教的偷窺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從仙道被拖在了域外戰場，這如來的窺探之舉就沒斷過，剛開始還稍有收斂，自家事情自己知道，手上根本沒有多少權利，而其餘仙道部門也都去了域外戰場，成了一個不設防的狀態。

剛開始也沒怎麼理會，而後來越來越過分，不但是如來三天兩頭的窺視一番，連西方教的幾個菩薩也開始如此行事，但這時候他已經知道了天地已經開始虛弱下去，讓他也是本源損傷，就想儘快的將大權全部奪回來，也不至於這麼憋屈。

被牽扯到權力爭奪之中，也沒空去理會西方教的小動作，就比如西方教設立六道輪迴之事，也是前不久才察覺到了，而就因為此事兒大發雷霆，身邊的捲簾大將被打了五百仙杖，此時想起來才察覺以前如此窩囊。

而現在有了雷府聽命，氣運有所恢復，以前被損傷的修為雖然沒有完全恢復，但也好轉了許多，又名義上的手握兵權，心中有了底氣，自然不會將西方教放在眼裡，怎麼可能容忍西方教這種如此肆無忌憚的行為呢。

有了雷府的氣運融合，他就能做許多事了，也不會需要這西方教來與仙道對着干，仙道的衰敗他也會跟着倒霉，若不是遇上了那種事情，不將西方教清理出去都算仁慈了。

而這時正在肆無忌憚的窺探凌霄寶殿的如來卻發出一聲痛哼，好像是吃了點虧，而此時心神已經有所穩固的菩提就問道：“師兄，發生什麼事了。”

如來神色中帶有一絲陰沉，就在剛才他的佛識探查凌霄寶殿之時，沒有任何防備，做的是那麼的肆無忌憚，卻被玉帝突然出手，用崑崙鏡傷了阿賴耶識，吃了一點小虧。

可立馬就恢復了慈悲為懷的形狀，說道：“仙道不尊教化，玉帝可能是被邪魔所惑，卻對我西方教做了防備。”

菩提這下怒了，說道：“玉帝竟敢如此行事，他掌握地府大權和地府之權的時候，可都是我們出手幫忙的，竟然敢對我西方教如此。”

看着如來一副眉頭緊鎖的樣子，就說道：“玉帝不尊我西方教的教化，已經淪為外道，要不我們率領西方佛兵，打上門去，將玉帝強行度化了，也免得礙事。”

只見如來搖了搖頭，說道：“此事不妥，天庭氣運不知為何，忽然大增，玉帝的本源想來也是恢復了些，此時貿然前去，不一定能降服得了，這卻是我西方之劫。”

菩提也是一陣愁容滿面，就說道：“師兄，我們暗中自造六道輪迴，度化此界眾生，又分化了泰山，這可都是以他玉帝的名義做的，此等罪孽他玉帝如何承受得了，傷勢不可能這麼快就好吧。”

如來也是有些納悶，就對菩提說道：“原本我也不相信玉帝會恢復的，本來察覺天庭氣運又變，就想探查一番，可哪想玉帝竟然用靈寶將天庭的天機遮掩，並且還反傷了我，探查不得，從玉帝使出寶物的威力來看，此時玉帝的修為有可能不在我之下。”

菩提心中一驚，就問道：“師兄你可是佛陀果位，此時仙道都被牽扯到了域外，世界之中無道果鎮壓，這大千世界早就名不副實，而且我們還從中度化了輪迴，他玉帝怎麼可能還能守住天尊之位。”

如來搖了搖頭，說道：“師弟你對此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據彌陀佛所言，這仙道世界以前可是永恆世界，雖然格位降低，但底蘊猶在，即使此界降為小千世界，我們也不可大意，免得陰溝里翻船。”

菩提老祖這才想起這回事，彌陀佛可是西方教真正的佛祖，而西方教口中的佛號就是默念此人，此人是西方極樂世界出生，根據極樂世界毀滅之前的習俗，都會在前面加個阿字，以示親切和尊敬。

而這數年的順風順水，讓他也失去了應有的警惕之心，也暗罵一聲竟然將此事給忘了，就虛心的請教道：“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如來也覺得這事有些棘手，他西方教一直以來都是暗地里下手的，明面上卻不行，若不然只要遇到戰亂就會躲藏起來，一時也沒了主意，思索片刻就說道：“此時大自在失敗坐化而去，而文殊普賢兩位也受了損，只能由彌勒去一趟了。”

菩提聽聞要彌勒出馬，就立即說道：“師兄不可啊，彌勒可是我西方教的未來希望，此時雖然只是菩薩果位，但若將此界佔據，就是一尊佛陀，若是彌勒出了意外，誰來鎮壓我西方教未來，我西方教過去未來現在三佛不全，怎能祭祀此界而成就西天極了世界呢。”

如來心中也是不願，但身邊能用的上的都被打死打殘了，讓本來就有些弱勢的西方教更加人手不足，他作為此界佛祖，若是離開西方教肯定出現氣運不穩的現象，有可能會被天庭察覺什麼。

而菩提老祖看着如來也是一陣猶豫，就說道：“師兄，不如就讓燃燈菩薩去一趟天庭探查一番，燃燈鎮壓過去，而此界過去的事情已經成了定局，即使短時間內不用鎮壓也是無妨，不如就讓燃燈菩薩去一趟。”

如來神色中一陣猶豫，西方教若是要鎮壓一界，就必須過去未來現在三佛齊聚，若是少一樣都不行，若是佔據氣運，好處肯定不少，不但三佛完全成就佛果之位，而且西方教整體實力也會上升一個台階，到了那時候這世界就可以任意施為，而不懼天道了。

若是世界寂滅了，大不了再換一個世界，眾生的死活就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彌勒出動如來就讓他冒了很大的危險，而燃燈出動也讓他覺得有些不妥的感覺，兩者之間也一時難以決定，這就猶豫了起來。

而菩提老祖是看出了如來的猶豫，就說道：“師兄，此界已經衰敗到了中千世界的邊緣，要恢復永恆世界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有彌勒在就能讓此界未來難以推測，而過去已經發生，難道仙道中人會將世界倒回去？若真有本事，也不會成為如今這種情況了。”

如來還是有些猶豫，就說道：“師弟，彌陀佛離開此界之時將重任交於我倆，一定要鎮壓過去未來，非生死關頭不可輕易出動，這次也是因為事情發生了突變，而我西方教也是損失了幾位菩薩，我才想到如此下策，去探查一下因由，也是冒了極大的風險。”

而菩提就說道：“師兄，這不就結了，有彌勒鎮壓未來，讓仙道不知道我們要干什麼，而過去已經發生了，這事他們都知道了，哪個神仙會無聊到去尋找其中的隱秘去，師兄就別猶豫了，就派燃燈去做這事。”

接着又是一陣咬牙切齒，說道：“可恨我舍利受損，不能動彈，若是不然那我去也成。”

而到了此時，如來也覺得菩提說的合理，至於心中感覺不對勁的地方，覺得也許是發生的事情太多，思慮過度了，也沒多在意，就對菩提點頭說道：“那就只能派燃燈去一趟了。”

# 第一百三十章 南天門外見燃燈

西方教的靈山內，經過一番商議，最終決定還是派出燃燈，前去天庭查看一番，並且調查一下天庭內部的變化。

只要鎮壓了未來，過去的事情西方教如來和菩提覺得沒有必要，沒人會有功夫翻舊賬，但他們卻不知道此界有一個從未知地方穿梭而來的江漢珍，而江漢珍恰好對尋找漏洞，查找原因特別感興趣，而且還特別擅長。

江漢珍帶着灰蛟與九頭蟲準備向天庭而去，天空出現一人駕着雲朵，從空中降臨而下，而此人正是天庭任職的太白金星，江漢珍暗道一聲，果然來了，就對身邊的灰蛟與九頭說道：“這位是天庭的太白星君，待會不能失了禮數。”

兩人沒想到天庭來人如此之快，而此事不光關乎雷府，而且關乎仙道，頓時打起了精神，等待太白金星降臨。

就見太白金星降下雲頭，站到了幾人面前，看了幾人一眼，最後目光落到了江漢珍身上，問道：“這位可是雷霆都司諸天宣化雷神？”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正是末將，不知太白星君降臨此地，有何貴幹。”

太白金星眼睛一亮，問道：“你認識我？”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星君乃天庭重臣，我也作為天庭一員，又怎麼不人呢是星君呢？”

接着對着身邊的灰蛟與九頭蟲說道：“這位是太白星君，天庭重臣，你們還不見禮。”

灰蛟與就頭蟲事先得了江漢珍的交代，此時當然不會失了禮數，就對着太白金星一禮說道：“雷府弟子灰蛟，（九頭蟲）見過太白星君。”

只見太把金星有些欣喜，也感覺如此多年的苦沒有白受，也算是打出了一點名氣，口中連連說道：“好好，都是我仙道後起之輩，不用如此客氣。”

太白金星被如此禮遇弄得有些辛酸，覺得就這份待遇，這趟出來也值了，雖然不算什麼，但比他以往走到哪挨罵到哪好多了。

平復了一下心情，這才拿出一道令劍，遞給江漢珍，說道：“這次卻是好事，玉帝要召你去凌霄寶殿商議三界招收天兵事項，你若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就跟我一起返回天庭面見玉帝，玉帝對你這個招兵奏章可是很高興。”

江漢珍雖然知到這是必然結果，但此時有了玉帝開口，也覺得這事真的成了，如此雷府就在前線沒了後顧之憂，也讓他能做點別的事。

而身邊的灰蛟和九頭蟲也是一臉喜色，江漢珍對着太白金星說道：“我也無事，那就麻煩太白星君帶路了。”

太白金星也是鬆了一口氣，暗道此人竟然如此好說話，不像以前辦事，雖然都是玉帝吩咐的，但好多人都不買玉帝的賬，他也不能如實彙報，都是低三下四，好話說盡才不情不願的才能讓事情辦成，那像這次，竟然如此簡單。

心中也對江漢珍以及雷門弟子越發的滿意，就說道：“那我們就出發吧。”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他們也是要回天庭，就麻煩太白星君也帶他們一程。”

太白金星連忙擺手，說道：“不麻煩不麻煩，都是我仙道後輩弟子，都上來吧。”

接着灰蛟和九頭蟲對着太白精心一聲道謝，跟着江漢珍一起跳上了太白金星的雲頭，太白金星心中也是感慨不已，他跟了玉帝不知多少年了，按道理來說也是元老級別的人物，可一直以來天庭內部都有些矛盾，基本上上各做各的，沒有了其他部門配合，他做事很吃力，而且還討不了好。

直到今日，方才有一種堂堂正正的感覺，也看着江漢珍幾位雷府弟子越發的順眼，就開始對江漢珍說了些凌霄殿的禁忌，與玉帝的習性，江漢珍都一一記在心裏，覺得也是受益匪淺。

而最後江漢珍問道天庭內幕矛盾根源之事，太白金星也表示不知道，他出生之前本源受了損傷，所以直到上古末期才出世，對這些也不是很清楚，但表示也可幫江漢珍翻閱一下天庭卷宗，查找一下原因。

太白金星從不與人爭鬥，但不代表他不厲害，駕着雲朵沒有多長時間就到了南天門。

這次卻沒有從別的門進入，而是選擇了雷府一直以來都迴避的南天門，幾人走到南天門的時候，也剛好看見全身散發著一股死寂氣息的人也到了門口，這人打扮古怪，形如枯木，好似從棺材里爬出來的一樣。

而這時身邊的太白金星說道：“這位是燃燈道人，現在是西方教的燃燈菩薩，有鎮壓過去，點亮靈台之能，此人性格孤僻，不喜歡說話，不要理會就成。”

江漢珍神色有些詫異，不知此人為何會出現在這裏，這人他也知道，就是後世民間所傳說的燈盞菩薩，也叫燃燈菩薩，佛家不供，仙道無名，可此人的信仰一直存在，傳說中可以為眾生靈台指路，指明方向，一直以來都出沒於枯寂之中，家戶小宅的明燈之中，有護道衛魔之能。

而且傳聞之中此人爭議頗多，並無多少評論，而江漢珍知道燃燈之事也是在凡間小時候，當孤寂之時，就會點上一盞明燈，照亮靈台，緊守心神，以防止心神失守，而因此法才能外魔不害。

而燃燈又稱燃燈道人，此時在西方教任職，傳聞佛滅度之時能夠成就過去佛之位。

此人的出現讓江漢珍神色有些複雜，此人名沒有禍害世界的任何傳聞，相反，還有功德在身，而普傳法門之中，也有一篇能幫助弟子尋找心神的方法，稱為燃燈之法。

但不管怎麼說，也算是修行前輩，既然見到了，也應該有應有的禮數，江漢珍對着同樣到了南天門外的燃燈菩薩，就對着燃燈一禮，並沒有說什麼，而燃燈那萬年枯寂的臉上，也漏出一絲笑容，對着江漢珍點了點頭。

就在江漢珍就在太白金星的帶領下，帶着九頭蟲和灰蛟進入南天門時，而燃燈卻被天兵攔了下來，說道：“對不起了，玉帝有令非天庭人員，沒有通行令牌不得入內，請回吧。”

江漢珍心中一動，暗道玉帝終於開始出手了，開始限制西方教了，猜測可能是雷府與玉帝的關係融洽的原因，才讓玉帝不在那麼需要西方教。

被攔在門外的燃燈還是一副萬年枯寂的面容，看不出來什麼表情，江漢珍心種搖了搖頭，覺得還幫燃燈一個小忙，就是他不幫忙，燃燈也能進入南天門，只是稍微麻煩了一些。

玉帝說的是不在天庭任職，並且無通行令牌的不得入內，並不是禁制，只不過是立了一個規矩，只要遵守規矩就能進入。

就決定幫他一下，若是其他的西方教人，他連招呼都不打，而燃燈就讓他不得不出手相助一番了，畢竟也是將人家的燃燈之道融合了一些。

就對守門的天兵說道：“不知通行證如何辦理，我去幫燃燈祖師辦理可否。”

而身邊的太白金星也看出來了江漢珍的想法，但不知道江漢珍理會燃燈做什麼，就連他這種善於交際之人也不願離對燃燈多做理會，但也不能不表示一下，就從懷中取出一個令牌，對天兵說道：“就不要為難燃燈道人了，這份通行令牌就給他吧。”

天兵一看，兩人都為燃燈說話，而且還拿出了一道通行令牌，這也符合規矩，就將牌接過，說道：“有令牌自然可以自由進入。”

然後將令牌送到了燃燈手上，說道：“您的令牌，還請收好。”

而燃燈枯寂的面容有些緩和，對着江漢珍點了點頭，然後接過令牌，一句話也不說的進入了南天門，向著凌霄寶殿而去。

身後的灰蛟與九頭蟲自然不會說什麼，本着自己是後輩弟子的想法，對這些仙道前輩都保持一種尊敬。

但太白金星卻詫異了看了一眼江漢珍，說道：“不錯嘛，這人如此無禮，我有一次去他那辦事，低三下四的求了他三天三夜，也不見他有什麼表情，竟然這次見了你之後，破天荒的應了兩次，還在他那個皮笑肉不笑的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你究竟是如何辦到的。”

江漢珍啞然失笑，對於燃燈道人這習慣，還是第一次聽說，心中想這可能是普傳法門中有燃燈之法吧，嚴格來說也能稱呼他一聲祖師，就像紅雲一樣，他所創的藏魂寄魄之法在後世之中，雖然道法不興，但幾乎所有的道門弟子都會這種護身所用的藏魂寄魄之術，也能稱呼一聲紅雲祖師。

但想到了這事，總不能說自己在在後世就用燃燈道人的燃燈之法來輔助修行的吧，而且還將此融入了普傳法門之中，只能尷尬的一笑，說道：“也許是我比較和善。”

此言一出，身後的灰蛟與九頭蟲趕緊別過頭去，一副與江漢珍不認識的樣子，江漢珍動起手來的那種兇悍早已被他們所見，根本就是不留餘地的打發，讓他們根本沒法法與和善聯繫在一起。

而太白金星也是人精，乾笑了兩聲，說道：“是挺和善的。”

江漢珍忽然想到仙道以往的矛盾，而這位燃燈道人的來歷就有些說不清楚了，很少有此人的傳聞，就問太白道：“星君，您對這位燃燈道人了解多少？”

太白金星心中一愣，總覺得這問題有點奇怪，但還是說道：“這燃燈道人的傳聞很少，我也知道的不說，聽說他出生於上古，有點亮靈台，渡人成道之能，只是不知為何，被人給坑害了，剛出生就被打的魂飛魄散，還被封在了一口棺材里，但這燃燈道人也是厲害，竟然連棺材都一起煉化，重活而來。”

江漢珍心中一動，果然來歷有些古怪，就聽太白金星說道：“這些我都是在太古雜卷中看到的，至於真假就不等而知了。”

江漢珍就問道：“不知那太古雜卷可還在天庭之中？能否幫我找來？”

太白金星搖了搖頭，說道：“年代已經太久了，我也是在玉帝剛當上三界之主的時候看到了，是古天庭的遺留，但還沒等我整理，以前的這些東西就全部消失了。”

江漢珍暗道一聲可惜，但也確定了這其中一定有問題，而從神將雜篇之中知道，仙道之中一直有事發生，經常發生戰亂，就沒斷過，從內部到外部，一直如此，都被牽扯到了這些事情上，所以也很少有人去尋找這些根源。

# 第一百三十一章 仙道整合大勢成

燃燈頭也不回的離開之後，江漢珍就交代了灰蛟帶着九頭蟲去雷府，安排一些事情，而他就跟着太白金星向凌霄寶殿而去。

天庭他是來過，但也僅限於雷府的地盤，而南天門到凌霄寶殿這一路卻是第一次來。

這條路自然比雷府要豪華許多，畢竟雷府事一個主管生殺的部門，有如軍營一般，肅殺之氣無處不在，而凌霄寶殿又是一番景象。

有道是金光萬道滾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光是南天門就是碧沉沉的琉璃造就，明晃晃的寶玉妝成，看的江漢珍是眼花繚亂，而且有太白金星在一旁介紹，也感覺大開了眼界。

不時已經到了凌霄寶殿之前，這凌霄寶殿不愧是天界最大的寶殿，而且位置正處在天界中樞之上，有權衡萬物之權柄，而一殿就能窺探天界全貌。

到了目的地太白金星這才出言說道：“我們到了。”

“哦，好的。”

江漢珍這擦反應過來，太白金星就笑着說道：“如今這次面見玉皇之後，你就可以經常來此地看了，也不要急於一時。”

江漢珍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星君說的是，我也是見此氣象，心神才會被吸引。”

太白金星善意的笑了一下，就要進入凌霄寶殿之中，而這時已經進入的燃燈去退了出來，見了江漢珍與太白金星二人，忽然想到了什麼，走到了江漢珍身邊，一指點向江漢珍。

江漢珍還沒反應過來，而身邊的太白立即拿出手中的浮塵，就要出手，但見到只是一道玄光從燃燈手中飛出，這才鬆了一口氣，他也是上古出生，怎麼可能不認識這光呢，這玄光正是傳承之光。

江漢珍只看見一道玄光飛入眉心，根本沒反應過來，也暗道這些上古就存在的仙道之人手段之高明，就見燃燈對自己露出了一絲難看的笑容，然後頭也不會的走了。

而此時江漢珍用神識一看，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當心神沉入靈台之中，心中也是一驚，神色複雜的看着燃燈離開的方向。

一旁的太白金星笑着說道：“恭喜你了，自從我意識復蘇之後，就沒聽過這枯木頭給誰傳過什麼東西，一直不招人待見，獨來獨往的，今日卻是開了眼界。”

江漢珍內心極為複雜，因為剛才燃燈道人給他的傳承真的不簡單，並非道門的丹經傳承，也不是西方教的舍利之法，而是燃燈本命中的東西，正是他所熟知的靈台明燈之道，而且專門修鍊神識的一門道法，就是粗略看了幾句，也感覺受益匪淺，對普傳法門的作用是在太大了。

而且有了這稱為靈台明燈之道的燃燈之法，就漢珍覺得對普傳道法之事就會輕鬆很多，而且此法修行並不注重修為，而是心性與心神，就是沒有靈氣的地方也能修行，若是將此融入普傳法門之中，那以後傳授弟子修行，就真的少了許多限制。

讓他感覺真的是接受了燃燈道人的一份大恩情，雖然燃燈並非純粹的西方教人，但此時也屬於西方教，江漢珍不知道燃燈到底什麼立場，但以後若是對上，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但隨即一想，也覺得暫時還不到那個地步，覺得有些杞人憂天了，他與燃燈的差距不只是修為上的，還有底蘊上的，根本沒有可比性，此時覺得還是不想的好，只做好宣化諸天之事，這些事情若是仙道騰出手來，自然會有人解決。

緊接着就進了凌霄寶殿，江漢珍也對玉帝口稱玉皇赦罪大天尊，並且行了大禮，玉帝自然是喜上眉梢，雷府氣運就此時真正的歸入了天庭中樞的凌霄寶殿之中，並且被玉帝委以重任，負責為整個天庭的招收天兵，以及訓練事宜，在三界內樂意全權行事。

但也不是沒有要求，招收的天兵往什麼地方配發，當然還是玉帝說了算，但其中域外戰場的輸送肯定是少不了的，而他的諸天宣化雷神將軍也被玉帝所認可，不是以往雷府中直接任命的職位，有了玉帝的認可，職權就打了許多。

辭別了玉帝，江漢珍就帶着玉帝的旨意返回了雷府，而在雷府學院宣讀了旨意，並且讓林忠將已經合格的雷府弟子名冊也送了過去，由玉帝安排。

雖然雷府失去了自製的權利，不在像以往，可以隨意的將人調往域外前線，而不經過玉帝的肯首，但經過這麼一來一回，暫時的天兵雖然有些不足，天庭的氣運卻往上升了好幾個層次。

玉帝對這事深有體會，也心知是雷府歸入的結果，就將雷府交接過來的合格天兵，只是少部分留在天庭任職，而大部分還是派往域外。

玉帝也是個精明之人，不但往雷府補充，而且往紫薇斗，三清四御，五方五老之處也安排了人手過去，他作為三界之主，又怎麼不知道域外之事呢，而本來只有雷府因為江漢珍的出現，能支持一二，其餘的天庭系統幾乎是進入了一種彈盡糧絕的情況。

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雖然這也是本來就屬於玉帝的職責，但多少萬年都沒有行使過這種權利和義務，就在域外的天庭各體系正在山窮水盡的時候，竟然有了人手補充，雖然不多，也讓他們看到了希望，讓本來已經危及的局勢竟然奇迹般的穩固了下來。

而那些天庭職權部門，都回饋了消息，本來天庭內部就沒有什麼矛盾，都是仙道之人，只不過都是礙於面子，才僵持至今，如今看到了玉帝的誠意，並且還派來了人手增援，雖然不多，但在已經快進入絕境的仙道之人來說，不敢動是假的，當然會有所表示了。

以至於到了第二日昂日星君司辰之時，也進入了天庭朝堂的時間，原本空蕩蕩的的凌霄寶殿竟燃站的滿滿噹噹，原本仙官的位置都有了人，雖然只是派出的後輩弟子，也讓玉帝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從上古結束時期繼位，已經不知道多少萬年，一直以來都是為了這種情況而奮鬥，但就這樣莫名其妙的的得償所願，在朝堂之上的玉帝竟然中途好幾次走神，若不是有太白金星和捲簾大將在旁邊提醒着，說不定心神被震蕩的飄哪去了。

知道朝會結束，整個天庭的氣運凝聚一處，進行了初步整合，天庭體系混亂可是又來已久，但所有部門都在，整合起來也簡單，而最後說道泰山之事上，玉帝當即就將地府的職權給了泰山府，並且讓泰山儘快將地府不該有的東西清理出去，儘快的恢復天地輪迴所用的五道六橋。

地府被西方教用祭祀之法煉製了六道輪迴，還有地藏菩薩也霸佔了冥界地獄，冥界是一方天地的重中之重，是輪迴吐納之所，世界能否完善循環，都在於冥界，玉帝在後來也發現了西方教的陰謀，但那時候他本源已經受了損傷，實力大減，何況被別的事情所耽擱了，根本顧不過來。

一朝大權在我，當然會做出權衡三界的職能，要想發展，地府就不能有事，而且也下定了決心，讓李天王帶領人進行配合。

而持國與多聞兩位天王，本來玉帝也顧不上他兩，但有陳玉樓在，不知跟李靖說了什麼，李靖竟然真將這兩位天王是西方教之人，不便於此時再天庭任職，並且做了自我檢討，而玉帝也跟陳玉樓猜測的一樣，竟然升了李靖的官，做了天庭的護法天王，負責整個天庭的防衛。

而持國與多聞兩位天王，被取消了權值，收回了仙兵，等待事情過後再進行發落。

而這陳玉樓卻從中得了益處，本來是地界護法之下的增長天王，也是玉帝心知他能夠真正的掌控天界，也是因為雷府，本來想找江漢珍送個封號，但自從江漢珍離開凌霄寶殿之後，聽說在雷府學院之中安排了在三界招收天兵的事情，就回了雷池。

知道不到江漢珍，得益的就是陳玉樓，當上了原來李靖的位置，地界護法天王之位，成了三界天地人護法中的其中之一，簡直是一步登天。

此時的江漢珍將玉帝交代在三界招兵的事情安排給了雷府學院的林忠，覺得接下來天庭已經不需要他做什麼了，仙道能人無數，只要消除了矛盾，有玉帝在從中航權衡，自然能做好一切事情，並不需要他去做什麼，何況就是將這些事交給他，他還不如雷府學院中的那些弟子，還不如做自己的是事。

就準備繼續做他應有的職責，宣化諸天，這次不單是考慮雷府，而且要為整個仙道，甚至整個世界增加底蘊，而這也是他最擅長的、

在雷池旁一邊煉化着飛碟玉佩的禁制，一邊查看着飛碟玉佩從虛空中搜索出來的世界坐標，而這次不像以前，只能有一個世界，而這次去有好幾個世界，就想從這些世界中選擇出一個來。

一時難以做出決定，就看是觀看燃燈祖師給的那份燃燈傳承，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心念一動，飛碟玉佩飛處身體，江漢珍進入飛碟之中，在雷池之上旋轉片刻，消失在雷池之上。

一副枯寂之相的燃燈從凌霄寶殿離開之後，那萬年犹如枯木的臉竟然有了些融化的跡象，看着也沒那麼不難接近了。

燃燈也覺得這趟出去的值了，想到自己的傳承竟然能在根本不認識的人手裡發揚光大，讓他心生歡喜，並且高新之餘將最厲害的修行之道傳了出去，看着西方靈山，頓時有了主意。

# 第一百三十二章 牽動一發天機變

燃燈去了一趟天庭，也沒去查什麼仙劫氣運變化的原因，只是見了一回玉帝，傳了江漢珍一個道法，就向著靈山返回而去，回去時候就直接到了靈山之中主殿門外。

此時菩提的傷勢已經得以壓制，正在恢復之中，只要恢復之後就準備處理猴子的事，天庭的變化如來似乎有所察覺，但他不論如何推算，也推算不出來天庭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神色之間越發的凝重。

而這時候身邊的比丘尼進入殿中彙報道：“我佛，燃燈菩薩回來了。”

如來心中一動，說道：“快快有請。”

比丘尼轉生向殿外而去，而如來神色中自然是出現了一點希望，燃燈進入西方教的時間比他還早，一直有過去佛之稱，只是來歷有些爭議，若是燃燈真的探查這件事了，說不定會成功找出原因的。

而殿外的燃燈犹如枯寂的樹木站在門外，感受着自己於西方教格格不入的氣息，只有一雙眼睛極為明亮。

這時比丘尼出了大殿，對着燃燈說道：“燃燈菩薩，我佛有請。”

燃燈也不理會比丘尼，起身進入殿中，看着殿上坐着的如何和菩提，說道：“我去天庭看了一番，天庭還是天庭，並沒有什麼異常。”

如來一陣疑惑，而一旁的菩提卻說道：“燃燈菩薩，讓你去看天庭究竟遭遇了什麼，才發生了此種變化，能將我西方教都排斥在外，而不是讓你去觀光的。”

燃燈面無表情的說道：“天庭還是以前的天庭，只是仙道部門各司其職了，氣運自然凝聚到了一起。”

菩提被此話說的有些不知道說什麼的好，讓他去天庭的原因就是看看本來應該分散不和的天庭，為什麼消除了矛盾，沒想到這燃燈竟然答非所問，說的那樣利索當然，一時間氣的說不出話來。

而如來盯着下面站着的燃燈看了良久，想要看出燃燈的表情，但燃燈依舊是一副枯寂的面容，根本看不出什麼，就問道：“那你可看清楚了天庭氣運的凝聚的原因？”

燃燈面無表情的說道：“天庭本來就是一體，這有什麼不妥嗎？”

菩提聽到這句話就要大罵，但被如來給壓住了，然後對燃燈說道：“好了，燃燈菩薩辛苦了，已經離開這麼久了，還得麻煩燃燈菩薩繼續鎮壓三界過去。”

燃燈說道：“是。”

然後頭也不回的離開殿外，向著他在靈山的過去殿而去。

等到燃燈走後，菩提才說道：“師兄，這燃燈也太氣人，讓他去尋找原因，竟然說本來就是如此，分明就是敷衍我等。”

如來目光閃爍的說道：“恐怕這位燃燈菩薩已經有了異心。”

菩提一陣驚呼，怒道：“他敢，我佛滅度之時好心收留了他，讓他可以在靈山棲身，他不思恩德，竟然還起了背叛之心，都怪我，推出燃燈去做此事，還不如讓彌勒去呢。”

如來搖頭說道：“這不怪你，燃燈屬於孤寡之人，在我們降臨此界之時，我佛就交代過，要防着燃燈此人，也是我的疏忽，看他無數年一直兢兢業業，以為他已經心皈西方教，沒想到還是不跟我們一條心。”

菩提也是一陣擔憂，問道：“師兄，那我們該怎麼辦。”

如來沉思片刻，說道：“就讓燃燈繼續待在靈山之中，鎮壓過去，至於天庭的事，就只能由彌勒跑一趟了。”

菩提當即問道：“師兄，不可，若是彌勒離開，那未來誰來鎮壓，總不能放着不管吧。”

如來無奈的搖頭說道：“天庭出現了異數，導致仙道氣運整合，早就將我們的計劃給破壞殆盡了，未來已經不按照我們的計劃發展，成了變數，未來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控制，即使不短時間內不鎮壓也沒事。”

這話菩提也是聽清楚了，而變數就是不在他們預想中的事情，而異數就是不受他們控制的人，以他們西方教的目的，一切都要在掌控之中，按照他們設想的發展，這才合理。

若是有人不在他們的控制發位置內，就會想方設法的開始滅殺破壞，而這個傳統從此界上古時期就出現了，一直傳承至今。

而天庭之中發生的事情，他們認為肯定是異數出現，導致了變數，菩提神色閃現一道殺氣，說道：“那就全憑師兄安排，一定要讓彌勒找到導致天庭變故的根源，將此異數滅殺，以免後患。”

如來點了點頭，唱了一聲佛號，就開始安排彌勒，去查找這件事的根源。

但西方教口中所言的異數，也就江漢珍，卻不知道西方教已經將他歸類為異數之中，若思江漢珍聽到此言，定會嗤之以鼻。

萬類霜天競自由，萬物都有其發展的規律，命由天造，福自己求，天生萬物而從不干涉萬物，只是演道而行之，全道而化之，只要存在於天地之中，就是天地的一份子，天道之下都是一視同仁。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都是道的演化形態，道犹如水，而萬物犹如水中的生靈，是存在於天地之中，好也罷，壞也罷，都是天地之子，天地自有其一套氣運功德來孕育眾生，總結起來就是道德二字，根本就么有什麼變數異數的。

江漢珍所修鍊的是一種三才進化之道，人進化，完善地之進化，而理順大道，才能天地進化，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推進的關係。

而仙道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當然不像西方教，認為人身體之事投身下來受苦受難的，而對身體也不重視，隨意的可以自殘，甚至燃指供養，拋妻棄子隨處可見，兩種思想本來就不合，認識也就不一樣。

而玉帝之所以用了西方教，是因為是在沒有辦法了，還有就是西方教過去未來現在的鎮壓，讓玉帝也看不清此界的發展，而又加上仙道內部空虛，才會被趁虛而入。

正是江漢珍的出現，造成了現在這個結果，而這些仙道前輩，都選擇了將這件事的天機遮掩，就連玉帝也對江漢珍很少提及，而且還擋在了前面，不光如此，這次玉帝也是下了決心，竟然將天機全部凝聚到了他自己身上，若是有人尋找江漢珍，或者禍害新招收的弟子，都會與他對上，若是過不了他他一關，就根本查不出天庭要做什麼事情。

玉帝此時氣運大漲，修為大進，也看清楚了西方教的面目，只是顧忌西方教的背後之人，才沒有直接滅殺，但也做好了防備，準備先跟西方教周旋一下，為仙道拖延一些時間，以免西方教急了，將後面的人搬出來。

西方教中彌勒離去之後，就領了如來佛旨，去探查天庭之事，而燃燈在虛空中看了一眼彌勒離去的方向，眼中閃過一道光芒，然後手一伸，拿出一盞琉璃色的燈來，燈光在漆黑的大殿中，照耀的整個大殿都一片通紅。

接着燃燈看向天庭的方向，露出了一個難看的笑容，破天荒的說了一句話：“我不光可以鎮壓過去，還能活在現在，改變未來。”

接着額對着手中的琉璃燈打出一道法訣，一道通紅的光芒打出，進入了莫名的存在，之後又是一陣施法，讓已經變得再也難以窺探的天機變得更加晦澀。

而如來習慣性的推測天機，但推測了半天，感覺越發的難以琢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這些都脫離了他的控制，神色中漏出一絲擔憂來。

身旁的菩提問道：“師兄，剛發生了什麼事？”

如來神色凝重的說道：“天機又出現了變化，完全成了變數，我剛才推演，竟然沒有推算出絲毫。”

菩提神色一陣陰沉，說道：“莫不是此方天地已經成了外道，我西方教失去了大勢？那我們該怎麼辦？”

如來也是一陣頭疼，自他在此界當了佛祖以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只要出現掌控不了的局面，就會派人將此變數查明原因，從而將造成變數的異數滅殺。

一直以來都是胸有成竹，很少遇到這種事情，可最近不知為何，西方教接二連三的出事，讓他也覺得難以掌控，而原來的計劃已經有了被打亂的跡象，就連現在想測算天機都做不到了。

他還從沒遇到過這種事情，突然出現，讓他一時難以適應，一時也沒了主意。

而菩提更是不知道該怎麼辦，以往都是他們主動從暗中出手，根本就沒有對手，到了現在有一種被拉到明面上的感覺，在背後做事還行，當面行事還真不是他西方教擅長的。

想了一下，就說道：“師兄，要不我們將西遊之事推遲一下，等將變數之事解決了再做此事。”

如來當即拒絕道：“絕對不行，此事時彌陀交代之事，一定要在仙道內部空虛之時做成此事，若是被仙道緩過氣來，我們想要做這事就更加困難了。”

菩提有些埋怨的說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師兄你倒是拿個主意啊，我怕在這麼拖下去被這些仙門外道知道了我們的意圖，會對我我西方教下手。”

如來點了點頭，對着菩提說道：“師弟說的對，我西方極樂世界自從毀滅以來，我西方教一直在四處流浪，沒有一個安穩的棲身之所，自彌陀在此界佔據了一份氣運，就發了大願，一定要重建極樂世界，而此界已經降低格位，寂滅在即，決不能讓祂恢復絲毫元氣，西遊之事勢在必行，有件事還要麻煩師弟一趟。”

如來有了主意，菩提眼睛亮了，這樣他也就不會讀此事交集了，就說道：“還請師兄吩咐。”

如來看着菩提說道：“師弟選出身具五行的大氣運之人後，就化身為魔，將天庭牽制住，而好讓西遊之事順利進行。”

菩提點了點頭唱了一聲佛號，做怒目金剛狀，神色中充滿了殺氣，看來對這件事已經有了決定。

而恰好就在這個天機難測之際，已經是地仙修為的一隻猴子卻不知怎麼的就摸到了靈山附近，並且將如來和菩提的話聽了個一清二楚，而身上所散發的氣息去是雷霆氣息，若是江漢珍在，一定能看的出這隻猴子也修鍊的是普傳法門，而且法力精純，資質也惡不一般。

眨着一雙眼睛似乎事激動，心中一陣大喜，說道：“有了這個消息做投名狀，我就能拜入雷門了，先生說萬物都有成道之機緣，肯定不會拒絕我的，說不定就能打破這法不傳六耳的魔咒。”

然後這隻猴子就一陣手舞足蹈，手中提着一個木棒在原地胡亂的耍着，這猴子也並無出奇，只是比別的猴子多長了四隻耳朵，卻是天地異種，六耳獼猴。

# 第一百三十三章 六耳道途又穿梭

六耳獼猴作為天地異種，是四大靈猴之一，具體出生很是奇特，出自猴群，但被猴群所排斥。

猴群中只要出現這種猴子，都會被扔出猴群，就是因為‘法不傳六耳’的詛咒，只要扔出去的，大部分都是半途夭折，很少有能夠長大的六耳獼猴。

但其特的就在於六耳獼猴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隻，天生靈性十足，並且伴隨天賦神通。

傳說中六耳獼猴善聆聽，能查理，知前後，萬物皆明，很是神奇。

這神通在心性通達，內心無齷齪，光明正大之人面前自然不會在意，但卻在心有陰謀而且喜歡暗中使壞的鬼祟面前，卻是剋星。

這些人做事見不得光，深怕被人探明真相，所以才會畏懼六耳獼猴的神通，相傳，六耳獼猴的詛咒就是因此而起。

但對於江漢珍來說，這本領也只是一門神通，並不覺得有什麼。

他所行之事擅於用勢，喜歡凝聚大勢，然後正己化人，敢於直面天心。

所傳之道全憑福德氣運，所宣說之道，也只有心性足夠，積累了一定善功的人才能聽得，否則就是在面前講解修行奧妙，也聽不懂任何一言。

這六耳獼猴就是因為聽了江漢珍經常宣說道法，而且在那贍部洲開始散發傳承之時，恰好被正在北俱蘆洲的六耳獼猴聽到了此消息，六耳獼猴當即決定，出海去南贍部洲，尋找傳承。

自己做了一個結實的木筏，帶足了食物，找准方位，就出海而行。

六耳獼猴當然不是孫悟空，有人暗中護送，很輕易的就能漂洋過海。

它卻沒有人護送，在海中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磨難，好幾次差點葬身大海，但這六耳獼猴從小吃苦長大，而且本性中有一種戰天戰地不服輸的性格，耗費了兩年時間，經歷了無數磨難，總算到了南贍部洲。

有他的神通輔助，自然很輕鬆的就尋到了一塊鐵片，一時間奉若珍寶，尋了一處修行寶地，就開始修鍊。

之後也發現了鐵片後面的地圖，循着地圖過去得到了傳承，一直修鍊至今，而且根基紮實，並非一般修行者能比，而自身的天賦神通，也更加不凡，這才三年時間，竟然也到了地仙境界。

本來六耳獼猴準備想辦法進入雷門之中的，只是發現江漢珍回來之時就跟西方教的人對上了，他有心幫忙，可身在別處尋找材料製作趁手的武器呢。

他當即不敢停留，提着還沒做好的兵器就趕了過來準備幫忙，也就是六耳獼猴手中耍的那隻木棒，但等他趕過來的時候戰鬥已經結束了，只能捶胸頓足的一陣懊悔。

而想要去雷府，又沒那個膽量，而剛好聽到江漢珍嘀咕了一句西方教之事，頓時喜上眉梢，準備將西方教之事查明之後，將此作為禮物送給江漢珍，以便於拜入雷門之中。

正在雷池旁邊的江漢珍此時已經陷入了一片糾結之中，仔細的感應天機，要去哪一界降臨，一時也難以做出決定，而就在六耳獼猴胡亂耍着木棍的時候，江漢珍心中有感，總覺得此界還有什麼事情，不然也不會如此心思難定。

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什麼，最後覺得自己是諸天宣化雷神，當然要做好宣化之道，就將普傳法門最新完善的法門凝聚成一道傳承，投入下界之中，頓時感覺好了許多。

心中也感嘆一聲，萬事真的難以評測，接下來也知道了要降臨何地比較合適，拿着從天庭討要來的九天罡風和天河弱水，心神一動飛碟飛出體內嗎，在面前旋轉着，江漢珍身化一道雷光，鑽進了飛碟玉佩之中，在雷池之上旋轉片刻，消失不見。

而這時正在盯着天庭等待江漢珍出現的六耳獼猴卻發現了一道玄光，竟然有一種心血來潮之感，就立馬收起棍子跟了過去，他並沒有收取光點，而是一直跟着，光點一隻飛到南贍部洲江漢珍留下傳承的地方。

六耳獼猴當即大喜，這地方正是鐵片之上那副地圖的目的地，他所修鍊的道法就是來自這裏，看着光點融入傳承之中，這才對着傳承一陣參拜，開始接受這份新的道法傳承。

等到接受完之後，心中喜歡悅的讓他在原地手舞足蹈，而這份新融合的傳承正是他此時所需要的，也剛好修鍊到了這個地步。

本來的傳承只能修鍊到地仙，後面的江漢珍只給出一個思路，而並沒有地仙境界度過雷法災劫的介紹，也是因為當時就是江漢很珍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沒有三災的介紹。

而此時江漢珍的修為已經成了地仙，並且適應地劫之稱的九幽冥火，而風劫和水劫，也感悟頗深，雖然沒有完全度過，但也感受過了其中的威力，而且在天庭之中尋找到了上古末期收集的這些凶物，仔細研究之後，才有了三災的完善之法。

在穿梭之前的心血來潮之際，總覺得不能誤人子弟，鬧出躲避三災的那種笑話，就將最新的普傳法門傳了下去，以便於那些拿到鐵片，還還沒有進入雷門的弟子修鍊，也免得修鍊出錯，導致一些後悔，所以才有了此舉。

六耳獼猴得到了新的傳承，心中對江漢珍越發的感激，就決定做點什麼，看着這四周並無防衛，就決定在此地棲身，守護着傳承的同時，繼續探查西方教的隱秘，以等待江漢珍下界，就拿此物當見面禮。

江漢珍離開之後，天庭已經恢復了正軌，並且開始整合仙道內部，在泰山府的主持之下，又將五道六橋安放在了地府之中，在地府之中，與西方教發生了大規模的衝突，仙道內部雖然人手不足，但西方教畢竟沒有廣傳三界，人手都分散在了各地，能抽調的人手也是不足，兩方之間竟然僵持在了地府之中。

至於江漢珍，對着這些事也表示插不上手，能做的就是傳道諸天，為雷府，為仙道增加底蘊，完善世界天道，向更高等級去進化。

乘坐者非碟玉佩在尋空中穿梭着，看着外界犹如洪流一般的混沌之氣，散發著毀天滅地的氣息，江漢珍心中一陣感慨，道無止境，此時也才剛開始而已，心思一時沉浸了下來，開始感悟這混沌中散發出來的氣息。

之所以能從內部看到外面，也是因為江飛碟玉佩的第二層禁制煉化了，但功能還是探索世界坐標，但卻有了初步的控制，竟然也能採集到世界之內的一部分道理信息，比如這次是的探索，主世界周圍的世界犹如群星一般，有些已經黯淡下去，有些殘破不堪，而有些卻显示出不一樣的東西來。

就比如這次，底蘊深厚的世界有好幾個，其中幾個讓他記憶尤新，比如一個世界中竟然出現一卷書冊，還有的是一把兵器，又比如是個錢幣，還有一個是一盞燈，簡直五花八門。

但無一例外都是屬於仙道世界，並未脫離仙道之理，而其餘的一些毫無出其的小世界卻有些低了，並不能給他帶來任何東西，但江漢珍也不想放棄這些小世界，可每次穿梭都需要積累好長一段時間的能量，而這個能量只有飛碟自己從虛空攝取，所需的能量也在混沌之中，並不能自行控制。

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修為，煉化飛碟玉佩，讓飛碟玉佩收集能量的速度快些，至於其他的，還是修為太低，並不能完全使用飛碟。

解決了主世界的牽絆之事，靈台也通明了許多，而想到了一個解決這些等級比較低級的小世界之法，而這個機緣，可能就在那個燈形的小世界中，最終選擇了這個燈形世界，名字就叫寶蓮燈。

對於寶蓮燈世界，江漢珍也聽說過，一切故事就是圍繞着寶蓮燈這個寶物而展開的，故事是一段沉香救母的故事，而這些江漢珍卻沒有什麼興趣，有興趣的是寶蓮燈。

傳說寶蓮燈是女媧之寶，乃混沌生成之靈物，而且燈內有七寶妙火，催動之時有震撼天地，逆轉乾坤之神力，甚至有傳說寶蓮燈護體，神兵利器都傷不得分毫，堪稱護體神物。

若是此物在主世界中，江漢珍也不覺得有什麼出奇之處，能夠與之媲美的靈寶太普遍了，這些仙道高真，幾乎人手一件，有的甚至好幾件，而出現在這方世界，就有些奇怪了，因為只要拿着此物，就等於開了掛一般的強悍，任誰也沒有辦法。

事出必有因，寶蓮燈本來屬於女媧娘娘之物，本來出現的地方應該是主世界才對，但就是很奇怪的出現在了這個世界之中，而在主世界的歷史中，只是記載了寶蓮燈是屬於女媧娘娘，而從沒有見女媧娘娘用過。

寶蓮燈的故事從後世的傳說中有許多版本，感覺比較靠譜的就兩種，一種是女媧娘娘將此物賜給了一個叫三聖母的女仙，這女仙卻動了凡心，愛上了凡間一個書生，並與書生生了一個兒子叫劉沉香，最後劉沉香開山救母的故事。

第二種版本就是天宮中有一個女仙，在西嶽辦事的時候，看上了一個書生，最後偷盜了天宮之中的寶蓮燈，與書生生活的故事，後面也發生一些大事，但最後的結局都是他們一家過上了幸福而又快樂的生活，可寶蓮燈這個寶物卻神奇的消失了，即使最後拿在手中了，也有些牽強附會。

但這些都只是猜測，而江漢珍卻有些疑惑是這世界對他的感覺，靈覺告訴他此界能解決可以傳道小世界的事情，而且會極大的增加效率，這才是他所關心的。

隨着飛碟玉佩穿出混沌之中，悄無聲息的進入了一各世界，江漢珍心頭一動，知道已經到地方了，心念一動飛碟玉佩就停止了運行，接着就從飛碟中跳出一個人來，很快的收了飛碟，消失在原地。

# 第一百三十四章 登臨華山遇阻路

寶蓮燈世界天道分明，靈氣充足，又有寶蓮燈這個內含大道的寶物在世界之中，補足了天道法則，使得世界各處一片欣欣向榮之態，呈現生機勃勃之資，若無意外，世界也會慢慢進化，有資格進化成大千世界的資本。

當然這時間肯定很漫長，也只有以元會而計年，一元等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若不修成天仙，也肯定等不了那麼久遠。

寶蓮燈世界也算奇大無比，丈量土地，竟然也有西牛賀洲的三分之一大小，為何與西牛賀洲相比呢，因為此界有一座仙山，名曰華山，山峰靈秀，為此界萬峰之祖，龍脈來源，屹立在世界中心。

這些都是江漢珍降臨此界之後所探查到的消息，以驗證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最後行走至華山腳下，也發現了從華山直上蒼穹，竟然有一天宮存在。

最後決定先住在華山之中，一邊修鍊一邊等待機緣，說不定能見到寶蓮燈出現，而一睹靈寶真容。

後世傳聞，自古華山一條路，但此時的華山，也不知道就多少條路，險峻是險峻，但也沒有那種壁立千仞的姿態，讓江漢珍好一陣奇怪，隨後又覺得這才是華山的本來面目。

傳聞中華山是後來被人從中間劈開的，才成了那種險峻的奇觀，此時還沒有遭到破壞。

而道藏記載中，西嶽是白帝少昊的道場，五嶽之一，尊號西嶽華山金天願聖大帝，華夏人祖之一。

西嶽有掌管天下金銀銅鐵之責，兼羽翼飛禽之事，民間傳聞能讓財谷豐裕，世界和平，讓人能過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來西嶽的第一件事，當然是面見西嶽大帝，雖然不在一界，但都同屬仙道，而且江漢珍也決定在西嶽暫居修行，又怎麼不去參拜西嶽大帝呢。

沿着華山山道往上而行，拾階而上，正當江漢珍走到半道之時，忽然一個身穿傳綵衣的女子擋在了面前，說道：“站住，你是什麼人，竟敢擅闖華山，趕緊回去。”

江漢珍一陣疑惑，不知這女子是從出來的，還真沒聽說過這種規矩，就是在傳說之中，也從未聽過華山不讓人上的事情。

就問道：“華山何時封山了，在下從山下也問過，從未聽說華山不上人登山的消息，還望為在下解惑。”

而這名女子秀眉豎起，怒道：“你這凡人問那麼多干什麼，讓你回去你就回去，若是不然，休怪我不客氣。”

江漢珍噗嗤一笑，這女子也只是個金丹修為，竟然說他是凡人，就問道：“難道這位仙子是神仙？”

綵衣女子自傲的說道：“我不是神仙你是神仙？聽好了，我是西嶽廟中的三聖公主的侍女，也是天帝冊封的仙官朝霞仙子。”

然後對着江漢珍冷聲道：“你這凡人哪那麼多廢話，好心提醒你下山去，你還在這廢話，別讓我出手對付你。”

江漢珍這才恍然大悟的點了點頭，這才知道了這位的身份，也確定了是哪個版本的故事。

寶蓮燈故事頗多，而又朝霞仙子的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故事，傳說三聖公主楊嬋就在這個名叫朝霞的侍女的撮合下，嫁給了人間書生。

江漢珍古怪的看了一眼這位朝霞公主，竟然能將三聖公主也給撮合給了凡人，就等於一國公主嫁給了一個凡人為妻，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

江漢珍用一種很古怪的眼神上下打量着這位名叫朝霞的侍女，好似就要看出奇特之處，但朝霞卻對江漢珍這種很奇怪的眼神給看怒了，眼中閃過一道殺氣。

頓時一根鞭子，指着江漢珍說道：“你這凡人是什麼眼神，再看我將你眼珠子挖出來。”

江漢珍搖了搖頭，不在理會這位朝霞仙子，轉生朝着山下走去。

但這朝霞仙子好像沒有放過江漢珍的打算，眼中凶光閃爍，使出手中的鞭子就向江漢珍打了過來。

勢大招沉，威力很猛，招式中帶着一股毀滅的氣息，若是凡人挨上這一鞭子，定會被打的魂飛魄散，江漢珍心中搖頭一陣嘆息，心中已經給這位朝霞仙子判了死刑。

突然轉身一掌打出一道雷霆迎了上去，朝霞仙子本來已經有一種勝券在握之感，忽然感受到一股雷霆想她打來。

還沒反應過來，就見到手中的鞭子被炸成了粉碎，而雷勢不減，帶着萬鈞之力打到了她的身上，朝霞仙子只覺得自身犹如重物擊打一般，全身冒着黑煙倒在了地上，神色變得極為驚恐。

江漢珍搖了搖頭，走了過去，他本來沒有出手的打算，準備看一下三聖公主是如何看上凡人的，修仙之人再怎麼貶低自己，但也是生命經過進化的人，首先生命層次上升了一個台階，不可能無緣無故的看上凡人。

想來着凡人必定有什麼奇特之處，才值得三聖公主高看一眼，他本來打算就此下山，躲在暗中觀察一下這這人間書生的奇特之處，但朝霞仙子一出手，就讓他改變了主意，使出的招式並不是仙道招式，而是純粹的武道。

此法在雷祖所傳授的普傳法門中就有，就是掌心雷的修鍊方式，是通過招式來施展的，而朝霞仙子的那個鞭法，竟然沒有絲毫的仙道痕迹，一純粹的力量打出的這一鞭子，才讓江漢珍決定出手，本來是要準備打傷之後拿下的，但現在看來，這朝霞仙子全身骨骼已經斷裂，而且內臟損傷嚴重，也活不了多長時間了。

看着神色恐懼的朝霞仙子，說道：“你是從哪來的，怎麼會以武入道的招式。”

朝霞仙子聽到江漢珍問這個，神色一愣，也明白過來江漢珍看出了她所用的招式，就慘兮兮的一笑說道：“既然你看出了我所用的功法，還不知道我從哪來的？”

江漢珍心中一動，這朝霞仙子果然有問題，仙道與武道都是直至大道的兩條路，主世界屬於仙道世界，而武道也存在，只不過有一定的修鍊局限，而這位朝霞仙子竟然能將武道修鍊到金丹境界，讓江漢珍看的十分驚奇。

聽此人的語氣，好像還有來歷，江漢珍就問道：“說出你的來歷和目的，讓你死的痛快一點。”

朝霞仙子噴出兩口血，一下子臉色變得煞白，凄厲的看着江漢珍說道：“如今我命不久矣，你以為我會告訴你？。”

江漢珍看着氣息一應越來越微弱的朝霞仙子，搖頭一陣嘆息，看來是問不出什麼了，就聽着朝霞仙子斷斷續續的說道：“我只是想找一塊棲身之所，沒想到死在了這裏，真是天不佑我武道···”

接着就沒了聲息，江漢珍仔細的聽着，但只是說了兩句話，但從這兩句話就能猜測出好多信息，可能是朝霞仙子也屬於域外之人，而且屬於修鍊武道的一脈，而來此界就是為了尋找武道的棲身之所。

但只是說了這兩句，沒有太多的信息，看着已經沒了氣息的朝霞仙子搖頭一嘆，指尖探出一道真火，飛向了朝霞的屍體，瞬間燃燒的一干二勁，化成了一堆灰。

就在他剛要準備離開的時候，卻被一陣山風吹過，吹散了骨灰，露出一道光亮，恰好被江漢珍呢捕捉到了，走過去撿起了灰中的東西，才發現是一張極薄的紙張，上面星羅棋布，光亮點點，似乎事人體經絡穴位。

而這時候卻聽到山上有人下來，不敢多做停留，化為一道雷光消失在原地。

就在江漢珍走了之後，本來在山上待着的三聖公主卻心急難耐的下山而來。

原因就是一個月前的天宮，聽聞身邊的侍女朝霞說起了愛情，還有發現了一個凡間書生是個良配，朝霞言辭之間多有讚歎，說的這位書生怎麼怎麼的好，山聖公主是天生的神仙，並沒有經過入門八難，空有神仙的修為，但無神仙的心性，被侍女說的羞澀不已，但也春心蕩漾，最後還是答應了侍女朝霞，要與書生見面。

就在天宮求了一個凡間的職位，西嶽廟中的神職，與朝霞一起下了凡間，等待書生的來臨。

可一晃一個月，時間越長，讓她越是心癢難耐，而侍女朝霞也看着差不多了，已經到了三聖公主心癢難耐的頂峰，凡事過猶不及，再拖下去就會冷卻下來，這卻不是她想看到的。

就在今日，說書生要如京趕考，路過華山，等會將書生引到西嶽廟中，與書生相會，三聖公主本就已經期盼了好久，自然是羞澀的答應了下來，就在廟中等待朝霞將書生帶上來。

蹬了半天都不見書生上山，就連朝霞也不見了蹤影，心中焦急，就準備下山去看看。

而就在這時，被江漢珍發現了身影，江漢珍在滅殺朝霞的原地消失，而三聖公主這才走了過來，並且踩着朝霞化成的灰，向山下走去，之後山風一吹，原地的灰也隨着山風消失不見。

三聖公主一直向山下走去，而江漢珍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東西，再加上朝霞那麼一攪和，就覺得華山有些不對經，也熄滅了今日去華山東嶽廟參拜的想法，就在華山之上尋了一處山洞，裝備閉關仙看看剛撿來的這東西，其餘的再做打算。

# 第一百三十五章 推算陰謀

三聖公主心中疑惑之下，下山尋了一圈，也沒有發現任何書生的身影，就連他的侍女朝霞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尋之不得，雖然有些失望，但還是略帶期待的回到西嶽廟中。

江漢珍離開之後，雖然不明白這位叫朝霞的為何對自己忽然下殺手，但也明白了一點事情，就這朝霞不是此界之人，跟他一樣是跨界而來的。

不同之處就在於江漢珍也只是在仙道世界中穿梭，而朝霞好像不是仙道之人，而是他口中的武道之人，還有從朝霞快死的時候聽到的棲身之地，意思就是也要模仿西方教一樣，來瓜分仙道世界，而它們的情況，也許和西天極樂世界一樣，本世界也滅亡在混沌之中。

江漢珍猜測，或許域外戰場中的敵人就是武道世界和極樂世界之人，但也不敢確定。

因為沒了根據地的修行者過得極為凄慘，也只有修鍊出道果境界的才能存活下去，但也要在混沌中四處流浪，尋找新的棲息地。

修行者畢竟存活於天地之間，不可能憑空而生，即使修鍊出道果的大羅金仙，也不能完全脫離世界，也需要世界來演練自己的大道。

西方教即使再怎麼厲害，但放到檯面上也不夠看，只能在暗中使些手段，就是因為西方極樂世界已經滅亡，沒有了大道之根，修鍊境界才會變得極為緩慢，所以才不得不破壞別人的世界，損害世界中的天道意志，然後以己心而代天心，改變世界規則，為自己修鍊增加便利。

這結果也是江漢珍經歷幾個世界之後發現，就如聊齋世界的崑崙派，知道自身業力已經到了要滅派的地步，就想到這毀壞天地意志，以崑崙代替天道，從而成為聊齋世界的天道代言人。

可惜沒有真正掌握本源之法，又加上天地自有其道理，破壞了天地循環只能導致滅亡，最後遇到了江漢珍，將天地完善，天地意識復蘇，崑崙也隨之湮滅在歷史長河之中。

跟白蛇世界菩提毀天滅地是一個道理，損傷了天地本源，才能趁機奪取觀自在道果，否則怎麼可能。

道果是能增加世界底蘊的大道之物，雖然是天地生靈修鍊一道所得，但對天地有完善天道，增加底蘊的功效，天地也會保護道果，這也是天人和諧之理。

天地養育眾生，眾生回饋天地，相互推進，和諧發展，而天地進化，又能增加本源，產生出更多的靈氣，演化出更多的天道法則，生靈又能參悟此法則而增加修為。

此道出自於仙道，江漢珍就擅長此道，並且奉為自己的根本法門，想普傳出去，此法有利於天地萬物推行演化，所以不管去哪個世界，都沒有受到天地意志的排斥，而且天道意志對他有一種親和的姿態。

就是此界也不例外，竟然沒有感覺到絲毫的排斥之感，一切都顯得那麼和諧。

在華山的一處山洞中，江漢珍一連待待了三日，終於將朝霞仙子身上所掉落的東西研究明白了，也感覺大道之玄妙，竟然有此方法證道的。

這篇法門只有一頁，而且還不全，是一篇名為劈天神掌的功法，而且還是第三層，上面介紹道修鍊完此功法有力壓群魔之力，有開天劈地之能，威力大的嚇人。

而這修鍊法門也極為奇特，竟然不與天道交感，而走的是掠奪天地以供養己身的路子，雖然沒有見過前面的法門，但江漢珍也推測的出，前面的法門是以武入道，然後凝練身體，身體的沒個穴位就是一個丹田，將丹之間見串聯起來，達到一定的循環，就能身化天地，出手就是天地之力。

武道自然有其天賦神通，天賦神通在仙道之中也有，但也只是為了感悟大道，或者是增加戰鬥力的一種手段而已，最終的還是核心元神，總起來就幾個字，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武道不是這樣，武道修鍊能將這天賦神通修鍊到極致，而且直至大道，最終以天賦神通凝聚法則，直指道果之境。

兩者之間在初期爭鬥之時，仙道肯定不是武道的對手，而在後期，就不好說了。

仙道之中大多數成道者，所凝聚出的道果是一個完善的體系，幾乎可以形成一種文明，而這種文明更是強悍至極，只要被這文明融入，就會化為文明的一部分。

而江漢珍卻怎麼看都覺得這劈天神掌辦法有些不對勁，劈天神掌修鍊到頂峰，出手就帶有天地之力，而且能身化天地，怎麼都感覺有一種開天闢地身化萬物的感覺。

而在主世界記載之中，就有這麼一段，傳聞元始天尊出生於世界之前，身化盤古天王，而開天闢地，身化萬物，才成就了一方世界。

所用的方法就與此劈天神掌有些類似，也是捨身證道之法，但原始天尊捨去了化身，這方法就是一招絕命，只要施展出來肯定身化萬物，就連魂魄也會跟着化去，簡直就是有去無回的方法。

最後還是一陣嘆息，將此功法收了起來，而想到寶蓮燈世界的霹靂大仙就教了人這種功夫，霹靂大仙教劉沉香的時候，劉沉香問教的功法叫什麼名字，這位霹靂大仙就告訴劉沉香，這功法的名字叫霹靂神掌。

當初以為這隻是個笑話，一笑置之，但此時看來並不盡然，人與仙結合所出生的都會有特殊的能力，比如楊二郎就天生神力，而這劉沉香也不例外，也是天生神力，而此種天賦與霹天神掌所需要的天賦剛好吻合，甚至可以說劈天神掌就是為天生神力之人量身打造的。

江漢珍推測到這裏，神色有些凝重，若是真的劉沉香出世，修鍊了此功法，就是他也不一定能拿下，很明顯，這是武道世界之人對寶蓮燈世界的一場陰謀，目的就是利用本世界的大氣運之人，毀壞此界龍脈祖山華山，而武道世界也能順理成章的佔據此界，成為他們的棲身之地。

越想越覺得此界的事情比較麻煩，他走的道是完善天道，而武道世界中人明顯是要毀壞天道，兩者之間的這種矛盾根本無法調和，遲早有對上的一天。

想到此，江漢珍再也坐不住了，就起身而向西嶽廟而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武道世界之人在此界天機不明，靈台不清，也沒有仙道那種預知推演的手段，自然不知道朝霞已經死了，只是長時間不見人，才意識到事情的不對勁。

本來安排好的等待朝霞回來聚集地劉家村，趁着凡間學子趕考的時間，將這裏一個面目較好的弟子帶去西嶽廟，準備施展美男計迷惑三聖公主，以施行他們的計劃。

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两天，武道世界中人怎麼也覺得有些不對勁了，最後一商量，就將那名叫劉彥昌的弟子趕緊送入華山，與三聖公主碰面。

劉彥辰在劉家村游手好閑，修鍊也不好好修鍊，被劉家村大多數武道弟子看不起。

但此人也不是沒有本事，不但面目較好，有美男子之稱，而且善於花言巧語，經常哄騙良家女子，整日輾轉與花叢之中，在討女人歡心這本事上，也算是個了不起的高手。

並且還模仿此界的兵書三十六計，寫了一本花叢三十六計，方圓百里之中的書生雅客爭相購買，並奉為經典，日夜研讀。

但武道世界的人在研究出了削弱此界的方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所需要一個能夠施展美男計的關鍵人物，都想到了劉彥昌。

此人因此成為武道世界的核心弟子，並且耗費了打量的資源將李彥昌的修為提升了一些，可此人無心修鍊，即使再好的條件，也沒修鍊出個什麼名堂，也就是聽說這次讓他下手的是一位仙女，才耐着性子等待着。

直到將他打扮一番，並且噴上了一眾無色無味的香料，就送入了華山之中。

這李彥昌早就等不及了，自忖花叢高手的他還第一次遇上這種事，而且還是名正言順的去跟一個仙女風花雪月，自然是一百個情願。

在西嶽廟中見到了三聖公主，施展出了絕技，在加上有身上噴洒的迷幻之物，對付一個空有一副仙體，而沒有相信的心性所匹配，沒有經歷過任何事的女仙自然是受到擎來。

而三聖公主本來就被身邊侍女彩霞說的春心蕩漾，而且還期盼已久，此時聽到劉彥昌自報家門，正是她朝思暮想之人，見劉彥昌英俊瀟洒，風流倜儻，而且高大威猛，再加上被一些手段弄的早已春心蕩漾。

即使有所矜持，有哪能抵擋着住花叢老手劉彥昌的攻勢，不到幾個時辰，就陷入了進入，半推半就的在西嶽廟中行了勤晉之好，還在西嶽大帝面前發誓，要廝守終生永不離，海枯石爛終不負。

就在劉彥昌到了西嶽廟中的第二日，江漢珍準備看看西嶽廟的情況，順便參拜一番，等到了西嶽廟之前，卻看見一股污穢之氣瀰漫了整個西嶽廟，江漢珍緊皺這眉頭。

心中對着西嶽廟還是存在一定的敬意，但此時的西嶽廟卻被一股污穢之氣瀰漫，竟然連神像發出的神光也給污濁的沒了光澤，讓本來還準備進去參拜一番的江漢珍沒了興趣。

神識掃了一眼西嶽廟之內，就見一男一女在廟中卿卿我我的談天說地，而這污穢之氣的源頭正是從這兩人身上所散發出的，讓神像都被污穢的失去了靈性。

江漢珍搖頭一聲嘆息，轉身離開了西嶽廟。

# 第一百三十六章 仙官降臨

此時哪還不明白武道之人打的什麼主意，將一個氣運不穩，心性不成熟的女仙誆騙到西嶽廟中，然後行了污穢神像之事。

西嶽大帝的神像算是華山之中的核心之物，有梳理地脈之功，賜福消災之能，污穢了神像，肯定會牽扯到整個華山，讓本來作為一界龍脈之祖的華山被污濁之氣干擾，而不能有效的行使職能，也就少了對域外之人的壓制，才好方便他們行事。

江漢珍對三聖公主這種行為也只是嘆息一聲，竟然在神廟中做那種事情，若是這樣，此界的天帝能忍受就成了怪事了，不直接殺死就算仁慈了。

但也對這世界中的天宮產生了一種疑惑，難道此界神仙修行不重視心性？竟然連心智不全的人也能做維持天地運轉的仙官，若不然怎麼會讓一個心智不全的三聖公主來西嶽廟任職呢。

轉頭看了一眼華山，搖頭道：“看來這華山已經成了是非之地，還是去別的地方尋找修行道場。”

心中做出決定，就施展飛行之術離開了華山，向華山旁邊的一座山而去，此山與華山相連，但奇特之處也屬於祖山，但也屬於華山分脈，名曰少華山。

進入少華山之後，就在山頂尋了一處靈脈之地建立了道場，又在山下立了一塊石碑，刻上了普傳法門，隱藏了一副地圖，就不理會一切俗事開始進行了自我修行。

他來此界之時感應到此界有機緣所在，剩下的就是修行自己所持有的一道，宣化諸天之道，就想將普傳法門傳出去，為雷府增加更多的弟子，輸送出更多的人才，也為眾生增加一點修道的希望。

所以也在山腳下將普傳法門刻錄在一塊巨石之上，只要有心修鍊，道心生髮的生靈，自會尋找到石碑，若是有根性十足，心性高潔之輩，自然會修成入門篇，見到石碑之中隱藏的地圖，尋到他的道場中來。

至於三聖公主的事情，就保持一種不感興趣，也不想過多參与的態度，自從見了三聖公主的心性，就對此界的修行之人也保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他所修鍊的道法，最為注重心性，若是心性不過關，怎麼也不能修鍊出什麼名堂，直到將心性磨練的有所進步，才能修鍊入門。

普傳法門講究一個‘心性不過關，修道如登天’，若是心性過關，普傳法門會機緣巧合之下自動出現在面前，若是心性不過關者，就是將此法門放在面前，也不一定修鍊出個什麼名堂。

江漢珍就從此法入門，已經研習不下兩百年之久，對雷祖所創的這門修行之法也越發的感覺高明，甚至神奇。

內容看似簡單，但卻有道果之境的影子，其中大量的篇幅都講解修心之道，只要心境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有立地成仙的可能。

而如果心性極差之人，只能從頭開始，若是想修鍊此法，只能提升心性，也存在一種教化之功德。

也就自動排除一些根性頑固，不理教化，心存歹念之人，江漢珍看了三聖公主的心性，若是修鍊此法，還不一定能入的門來，只有經過普傳法門每日的雷霆洗鍊己身，直到化去全身業障，心性提高，才能入門。

對於普傳法門的修鍊之人，也抱着多多益善的心態，不但可以為雷府增加修鍊有成的弟子，還能提高修鍊此法之人的心性，也算是消除人間怨氣，促進人間和諧做了貢獻。

在少華山這一待就是三年之久，而門下的弟子也有百人之多，修鍊了普傳法門的更是不計其數。

隨着入門弟子下山之後，少華山的名氣也漸漸傳了出去，傳聞少華山有仙緣存在，萬千生靈皆可修鍊，只有又修鍊之心，道心開發之輩，自然也會去少華山下的石碑上抄錄普傳法門，然後回家修行。

普傳法門簡單易行，而且有十大功效，也被修鍊此法門的弟子總結了出來。

第一，靜心和脈，人物安寧，身心安康，延年益壽。

第二，解除苦難，免災消厄，潛消口舌，永熄官司。

···

第五，驅祟辟邪，收魅伏妖，安寧魂魄，清靜身心。

···

第十，消除惡業，成就善根，得見天尊，證驗功德。

江漢珍得知此事，也感覺眾生弟子的不凡之處，普傳法門的種種功效，他之事提了一句，沒想到沒門下的弟子給總結了出來。

他能夠驗證此法也花了十幾年時間，但這才不到三年，許多都被門下弟子總結了出來，也深感不是沒有心性極好的弟子，而是尋找不到而已。

也只有這種普傳法門，才能廣傳天下，只要有道心的就能修鍊，才能發現如此之多的人才。

人間之中，雖然有些人對此法嗤之以鼻，但此法對於人間王朝也沒有壞處，甚至有好處，也極快的流傳開來，流傳來街頭巷尾，田間地頭，修仙之道對於任何人都有不小的誘惑，普傳法門的入門篇雖然沒什麼神通，也不能飛天遁地，但感應極強。

就連朝廷也得之此時，有門下弟子在當今聖上面前推崇，造訪少華山之後，並且還給了封號，算是人間正統了。

那些自知並非氣運隆厚，福德綿長之人，當然很有自知之明的會選擇此法來修行，通過慢慢積累氣運，增加功德，從而進入大道之門。

至於那些自認為氣運不凡，有資格修鍊直至大道的丹經道法之人，就另行選擇了，當然，也看不上江漢珍說傳的這種任何人都能修鍊的普傳法門了。

江漢珍走的路並不是多麼高端的路線，非得天賦稟議的去尋找弟子，而是只要有心修道之人，就能修鍊的法門，自然不會把弟子頂在頭上，當做祖宗一樣的供起來。

當然這也許會錯過一些天資不凡的弟子，可眾生何其繁多，即使再普通的螻蟻，只要有一顆道心存在，也能慢慢的積累福德，增加氣運，將自己的命格改變到更高的層次，從而也成了資質不凡的弟子。

對那種一出生就地位很高的弟子，也是一時同仁，並不會因為出生好，就高看他一眼，就比如那位三聖公主，即使少華山與華山距離很近，江漢珍也沒去打過任何招呼，一心做自己的事情。

自從三聖公主與劉彥昌私定終身之後，就在西嶽廟中纏綿了幾日，但劉彥昌剛開始幾天，還有些新鮮感，但想起為了一片樹恭弘=叶 恭弘而放棄整個森林，又覺得不甘心，打着與學子聚會的名頭，時不時的下山一趟，干什麼自然是不言而喻。

直到三聖公主有了身孕，劉彥昌沒法溫存之後，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花叢中浪跡的遊子又怎麼可能過得了普通人的生活，找了一個進京趕考的由頭，這一去就是一年，直到感覺差不多了，才回來繼續溫存，而劉沉香已經出世。

兩人在西嶽廟是待不成了，就打算私奔，哄騙着三聖公主偷了天宮中的寶蓮燈，兩人悄悄離開了華山，在離華山不遠的一處地方建了兩間房屋，生活了起來。

而這一切都是江漢珍門下的一隻山貓彙報的，江漢珍只是一聽，也沒放在心上，心道既然離開了華山，那華山所遺留的污濁之氣是否可以清除一下，就讓門下弟自暗中去華山用清靜水清理華山之上的污濁之氣，恢復以往的華山祖脈的作用。

至於寶蓮燈的故事，出了對寶蓮燈有些興趣之外，其餘的都不敢興趣，一心只發展少華山。

三聖公主所做的事情沒有傳到天宮之中，而江漢珍在華山開辦道場的事情卻傳到了天宮之中。

就在劉彥昌夫婦剛走沒幾日，江漢珍正在給入門弟子講解心性之道，一朵青雲從天而降，落到了道場之中，只見一個拿着浮塵的地仙境界之人站在道場之中。

江漢珍也停止了講道，而門下的弟子正聽到妙處，卻沒人生生打斷，頓時有些怒火，一隻狐狸得道的弟子站起來指着這位老者說道：“你是何人，竟敢跑少華山撒野，還打斷先生講道，是不是不想活了。”

本來這位老者還不在意，但留意看周圍的弟子，竟然好幾位元神境界，而且最上方做的江漢珍的修為他盡然看不出來，心道自己大意了，在此界之中能讓他看不出修為的人就那麼幾個，都是有名有號的。

本來想威懾一下，來個下馬威，以显示天宮的威嚴，沒想到撞到鐵板上了，心中一陣發苦，看着四周氣勢洶洶的一眾少華山弟子，趕緊往旁邊躲了躲。

等到覺得安全了，才會江漢珍說道：“在下太白金星，今日來少華山有天帝旨意，讓你上天庭為仙官，還請少華山真人接旨。”

而此時另一名身穿蟒袍的皇子也站出來指着太白金星說道：“大膽，竟然冒充朝廷，假傳聖旨，你是不想活了。”

而這名弟子正是當朝的一位皇子，也被皇帝派來此地修行道法，為國家增加氣運的。

江漢珍一皺眉，對這位太白金星直接闖入道場之中的行為有些不喜，少華山道場已經做了警示，但沒有做什麼大陣，只是阻擋凡人而已，而且所傳出的信息就是此地開辦了道場，只要明白的人，自然會按照禮數來。

去人家家裡最起碼的要敲門吧，而這位太白金星就不管不顧的直接闖了進來，竟然連凡人的德行都不如，凡間有德之人，做事也會符合天理，若是拿普傳法門驗證一番，自然能很快入門。

而江漢珍弟子之中就有一個在朝中為官之人，來少華山看了一眼石碑上的入門篇，當場就修鍊的入門了，可見德行之高。

而這位太白金星不知道打的什麼主意，但江漢珍都準備不看也表示不聽，不知道有天宮存在。

就說道：“太白金星，是何許人也？難道這位太白金星也是在朝廷為官？還帶來了當今皇上的旨意？”

江漢珍說著一陣搖頭，說道：“當今聖上封我為少華山宣化道君，將少華山讓於我當道場，而且答應我非滅國之禍，不會前來，不知朝廷可發生了什麼大事？”

太白金星一陣疑惑，仔細盯着江漢珍看個不停，不知道這位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想看出一些膩端來，可什麼也看不出來。

就解釋着說道：“天宮乃此界的天界，天帝有管理三界的權責，是天庭，並非凡間朝廷，還請少華山真人接旨，然後隨我上天庭為官。”

江漢珍感覺有些不對勁，此時發生的也太過於巧合，三聖公主剛從天宮返回人間私奔沒多長時間，而隨後就有天宮之人來少華山了，並且還要讓自己上天庭做官，想着都覺得不對勁。

有心要拒絕，但隨即一想，也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少華山若是這次抗旨，估計下次來的就是天兵了，江漢珍覺得沒必要與天庭作對，就對着太白金星躬身一禮說道：“少華山修士江漢珍接旨。”

接旨太白金星就開始一陣念，意思就是有教化之中，天帝任命為宣化真人，在仙典宮中任職。

仙典宮就是天宮的圖書館，意思是讓他當圖書館長，也的確是個修身養性的好地方，但目的就不得不讓人考慮了，此職位是個閑職，而且必須要有人看守，就是一種變相的軟禁。

# 第一百三十七章 各方變化

江漢珍自忖也是擅長事理之人，又怎麼看不出天庭的意圖，只是稍加推算，就明白了前因後果。

少華山近些年發展太過迅速，勢力發展很快，又加上人間王朝的支持，上門求仙的弟子都是來者不拒，沒有幾年已經成了此界中數一數二的仙道名山。

眼看着有一座祖山憑空而起，作為想要佔據此界，先要破壞天道意志的武道世界之人來說，這可是阻礙他們行事的事情，若是有了少華山的興盛，天道意志也會越發的厲害，即使破壞了華山，也會有少華山鎮壓一界。

甚至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武道世界會被強大起來的天道意志完全排斥，為什麼這些人不去主世界，或者尋找大千世界，而是尋找了一個剛晉陞中千世界的普通世界。

原因就是害怕天道意志，他們畢竟沒有西方教的底蘊，也抵抗不了大世界的天道意志，也只能在這小世界中行事。

而且修為也不是太高，若是真有道果之人降臨，哪怕什麼也不做，也能將道果寄托在天道之上，甚至可以代替天道。

江漢珍推測，武道世界中人也厲害的有限，不然不可能耍這些陰謀詭計了。

做這事的目的就是想要削弱少華山對此界的作用，為他們減少一些阻礙，這其中三聖公主就成了做這事的人。

將少華山能威脅到天宮權威的事情一說，只要是當權者，都不會允許所管轄的地方有人立下山頭的，做出這種反應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江漢珍沒怎麼想就答應了下來，想來想去都覺得沒必要跟天庭發生什麼衝突，命由己造，福自己求，天庭既然能聽從一個心智不全的神仙處理事情，肯定處理事情也沒個章法，做出一些有損天德之事也是理所當然的。

對於這種人，江漢珍從來都是不予理會，也不想多過接觸，都是仙道中人，也沒必要去當個勸諫之人，勸說別人按照大道法則行事。

就連傳出普傳法門，江漢珍也保持一種奇怪的態度，願意修鍊的就修鍊，不願意的也不會拉着進來，相信了就相信了，不信了喜歡去哪就去哪。

雖說是天帝聽信了讒言，但作為一個天帝，竟然連讒言也能聽進去，不經過查證就能做出決定，也讓他感覺到有些不可思議。

此界的天帝心性比起主世界玉皇大天尊不知道要差了多少倍，能當上天帝是因為德行，而從天帝職位跌落下來，江漢珍就不相信天帝不知道，他答應接了天帝旨意的意思，就是不願意與之多做糾纏，只要少華山一脈不滅，即使華山北拆了他也有辦法完善天道。

就在太白金星的催促之下，江漢珍將少華山主脈交給了那隻狐狸精，而隱藏起來的一脈交給了老虎精和山貓幾個妖怪，人間又有少華山修道的那位皇子帶領一批，民間道脈就交給了一位商人出生的弟子，並且給了他們一些親手繪製的護身符篆，交代了低調行事，暗中發展。

在太白金星已近上躥下跳的等不及之後，才安排完，就跟着太白金星上天庭而去。

而在進入天宮之時，卻被守門的天兵去擋住了江漢珍，太白金星卻跑到一邊看笑話，江漢珍只是搖頭嘆息一聲，自己又不是多想來天宮的人，還用一種老套的東西來打壓自己氣焰。

但卻沒想到江漢珍不按套路出牌，竟然轉身就走，若是擔心少華山，說不定還會顧忌，都已經安排好了後路，怎麼可能讓他人拿捏，這讓本來準備看笑話的太白金星一下急了，趕緊拉住了江漢珍，帶入了天宮。

面見了天帝，也只是嗯了一聲，然後就被帶到仙典司，成了一名看守天宮典籍之人，類似於圖書館館長，大小也算是個官，江漢珍對此並沒有表示什麼，只是一心整理典籍，翻看一些書籍，安心的修鍊。

隨着時間的推移，好像忘了有他這號人，但所傳出的普傳法門，卻在三界內流傳開來，而且越傳越廣，在朝廷的推動之下融入了人間百姓之中，成了一種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習慣，若不仔細尋找，還真發現不了這一點。

對於妖修精怪之類的，本就修行不易，求道艱難，有神仙能夠普傳修行之法，自然是前撲后擁的表示願意，隨便去鄉間地頭尋找一番，聽取田間老農談論，都能有所收穫，回山之後自然是安心修行。

雖然江漢珍從沒有離開過仙典司，但他的名氣卻越來越大，越傳越廣，也讓天帝跟家的忌憚，讓本來門可羅雀的仙典司甚至成了禁地，一年到頭也根本沒人來。

在江漢珍當了仙官期間，寶蓮燈失竊也被發現了，經過一番查詢，也知道事三聖公主所為，還與一個凡人私通，並且生下了一個兒子，已經七歲了。

天帝當即大怒，這事讓他顏面無存，下令讓人尋找寶蓮燈的蹤跡，而且要將三聖公主捉拿歸案。

並派出了天宮的得力助手，最信任的十個兒子，帶領天兵尋找三聖公主的蹤跡，尋回寶蓮燈。

只是有人從中作怪，再加上三聖公主手持寶蓮燈，就是天帝來了也不一定拿的下，不但兒子死了四個，而且下界的天兵被打的死傷慘重。

而這時候武道世界之人才發現他們用不了寶蓮燈，既然奪取寶蓮燈之事不成，那之後下一個策略，毀壞華山，而這事又不能他們自己去做，他們若是做了，說不定立馬就得遭受天譴。

只能由這世界中的大氣運之人來做，就盯上了劉彥昌的兒子劉沉香，暗中協助仙道之人拿下劉沉香，威脅三聖公主束手就擒，並且殺了劉彥昌。

劉沉香是武道之人協助抓的自然很輕易的就讓劉沉香逃走了，三聖公主被抓住，但怎麼也沒有找到寶蓮燈的下落。

天帝沒有找到寶蓮燈，當然不會輕易的殺了三聖公主，就在楊二郎的建議下，將三聖公主關押在凡間，引出劉沉香來。

而這時太白金星卻站了出來，說道：“啟稟天帝，臣推舉一人可做那看守三聖公主之人。”

天帝當即問道：“何人？”

太白金星心中閃過一絲狠戾，說道：“仙典司江漢珍。”

天帝看着面前的太白金星，心中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而他也正有此意，挾持母親抓她兒子的名聲畢竟不是太好聽，若是說出來肯定會讓天下人所鄙視。

江漢珍的名氣越來越大，讓他產生了一種忌憚，若不然也不可能變相的軟禁在天宮之中，若是藉機將他的名聲損壞，也算是除去一個心頭大患。

對着太白金星點了點頭，說道：“准奏。”

接着有說道：“宣江漢珍，讓他壓送三聖公主下界關押。”

這時候一旁的天後說道：“天帝，傳聞江漢珍此人心軟，慈悲為懷，若是不留一些後手，被那孤兒寡母的一哭訴，的一哭訴，說不定就將人給放了。”

天帝也是一陣猶豫，這樣的話就達不到目的了，一是尋找寶蓮燈，一個是損壞江漢珍的名聲，若真的如此，兩件事中連一件也做不成，就問道：“那天後可有計策？”

天後自信滿滿的一笑，說道：“鎮壓三聖公主，必須要用九天寒鐵所打造的鐵鏈，而且不能讓她舒服，需每日遭受地火灼燒，母子連心，只要三聖公主遭受酷刑，身為兒子的劉沉香肯定會有感應，定會前來，只要天帝派人等在一旁，就能抓到劉沉香，讓三聖公主交出寶蓮燈。”

天後此言一出，嚇得幾位仙官全身一陣哆嗦，暗道一句‘最毒婦人心，連孤兒寡也不放過’。

在人群中的楊二郎，卻用一雙冰冷的眼睛看了一眼王母。

同情弱者是人的本能，甚至有好幾位都覺得王母做的有些過分了暗中鄙視一番。

而天帝也在天後拋媚眼的時候裝作很為難的答應了下來，就下令道：“太白，宣江漢珍，將三聖公主管壓至華山之下，地火噴發之處，並且將此事傳遍三界。”

太白金星一陣大喜，心道，早就看不慣江漢珍那副什麼都不關心的樣子了，自以為很了不起，今日就讓你名譽掃地。

當即對着天帝說道：“臣領旨。”

就帶着一副激動的心情向仙典司走去。

天宮朝典之內的一眾仙官，自然開始準備怎麼去將三聖公主怎麼關押，準備傳遍三界之事，但也很同情三聖公主，孤兒寡母的竟然還要受這等罪孽。

而同時忘了一件事情，被盜走的那個用來鎮壓世界氣運，增加世界底蘊的寶蓮燈。

江漢珍對這些還一無所知，正拿着一卷道經津津有味的看着，而且還是他最為重視的修行之道，翻遍真箇仙典司，盡然無一本修鍊道決，最多的就是這種不知從何處傳下來的修心之道，和一些方術雜談，歷史策略等書籍。

而且即使在天宮有避塵之術，也不免落了一些灰塵，可想此界修行竟然從不重視心性，讓江漢珍感覺不可思議的同時又有些疑惑。

難道此界修鍊不需要心性？還是神仙天生就是神仙，凡人天生就是凡人？

但不管怎麼說，都讓他非常喜歡這個地方，有了這仙典司中的藏書，就能更加完善他的普傳法門，到現在只是略有所悟，甚至有些明白了來此界的意義所在。

正當江漢珍研究的起勁之時，封塵好幾年之久的仙典司大門卻被人給打開了。

# 第一百三十九章 陰謀又出

隱藏在天空中的司法天神有心想要跳出去劫了囚車，還要想要將出手打了三聖公主的天將打死，又被江漢珍刺激了一句，隱藏在暗中，本身又是地仙境界的修為，怎麼可能聽不清呢。

就要跳出來劫囚車，身旁的那位女子卻將司法天神擋了下來，說道：“楊大哥，此時還需要忍耐，若是現在出去，有那位江漢珍在，你也不一定能成功，說不定還會在天帝面前參你一本，將所有責任都推在你身上。”

這位女子就是以劉彥昌表妹的身份出現的，還與已經失蹤的朝霞有些關係，名叫彩霞，也得了一個彩霞仙子的身份，真實的身份自然是武道世界之人安排在天宮的內應，上天無門，而走了楊二郎這條路。

司法天神神色中殺氣連連，而一旁的女子又接着說道：“若是你現在出去，我們想要修改天條的事情就前功盡棄了，難道你就願意忍受這天庭萬年來一成不變的僵化規矩？”

司法天神怒道：“難道我就這麼眼睜睜的看着我妹妹如此受苦，而無動於衷嗎？”

彩霞仙子這才放下心來，只要說話了，就肯定不會再動手了，他還真怕楊二郎跳出去出手，不但將自己搭進去，說不定將她也暴漏出來，那他們的計劃就會被破壞許多。

就好心的勸說道：“三聖公主受苦只是暫時的，但沉香資質奇高，是萬年不遇的修鍊奇才，只要沉香成長起來，肯定會來尋找他母親，我們到時候就一起站出來反對王母，逼着她修改天條。”

楊二郎深色陰沉的思索着，看着押送的囚車越來越遠，最後只能嘆息一聲，將心中的痛苦壓了下來，說道：“我們走。”

然後起身向著天宮飛去，而一旁的彩霞仙子，也笑着點了點頭。

江漢珍對這位司法天神的行為也有所猜測，憑藉著記憶中的故事，都是感覺天宮的規則太陳舊了，想要修改天條。

最後才培養沉香，讓劉沉香做出那種劈山救母的事情，天道意志受損，天規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此界天條規則江漢珍也看過，對於心思活泛之人，難免會有一些不適應，甚至忍受不了，是天宮之中約束仙官的一些規則，對於江漢珍來時，並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而原理都是此界之中天地法則所凝聚出來了的，作為維持天地運轉之人的一些禁忌，而不是約束三界生靈的東西。

在江漢珍看來，作為仙官自然要有個仙官的樣子，竟然連這些事都看不開，若是不願意在天宮中接受權職，大可以辭去自身職責，與江漢珍一樣在凡間尋找一塊福地洞天，自己逍遙自在去。

而這些仙官又舍不得職位，又受不得規矩，想想就覺得很搞笑。

等押送囚車的人到了華山之時，早就已經安排好的一眾天兵天將，將三聖公主押在了華山之下的地火之處，並用九天寒鐵鎖住。

也沒又遇到劫囚車的事情，或者有人跳出來阻礙。

江漢珍看着完整的華山的氣象，也忍不住一陣感嘆，山勢厚重，起伏跌宕，山重嶺峻，隱隱有一道金光閃現，氣運端是非凡，不愧是西嶽大帝道場，若是好好經營，再研究出出穿梭萬界諸天之法，就能將此界更加完善下去，有大千世界的底蘊。

只是此界掌權之人卻沒有那個意識，而是擅長敗家之法，又有別有用心的外界之人從中作怪，將此界這份家底都給敗光了。

最後劈開華山，新的天條就出來了，破壞了底蘊，毀壞了天道意志，使得世界降低了格位，自然會有相應的規則出現了，肯定也沒以往的那麼嚴格。

但也只能對這些一陣無語，就連天帝也沒說什麼，自然是有口難言，發現天道意志弱化，若要繼續當世界至尊，只能將此事裝作不知，繼續做他的天帝，還能落個好名聲，若是追究起來，他的責任或許就是最大的。

若是想要按照天規處罰，此界天宮都得換一批人，就連天帝自己也要跌落格位，最後傳說中天條改了，而眾多神仙對三聖公主與劉彥昌的愛情羡慕，也在道人間去體驗。

但在江漢珍看來卻不是這樣，天帝損壞，天道意志弱化，沒有了華山發出的沖舉之氣，天界也會變小，三界之中看似還有冥界與天界，但最關鍵的還是大地，若是大地興盛，世界才能結出更多的果實。

所以旨意以來中土黎明百姓才如此重視土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這種思想已經融入了血液之中，經過幾代人的經營，也能將一塊普通的田地打理的肥力十足，甚至培育出地脈出來，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份，但天下百姓又何其多，積攢起來也是很可觀的。

就因為天下地脈的凝聚，才會產生凡間王朝出來。

等到一眾天兵將三聖公主壓在華山之下的地脈之中，而且不知識誰的主意，竟然將地脈也連接在了關押三聖公主的地方，江漢珍看着直搖頭。

這種安葬活人之法就與道門一眾做生基之術相似，將活人的一切安葬，借去地脈之力而自己發家的方法，作為劉沉香的母親，被葬在如此風水寶地，怎麼能不惠及劉沉香呢。

但江漢珍也不打算多過理會，而是給那位天將交代了幾句，說要回少華山去了。

而那位天將也是一百個願意，本來就有想法討好江漢珍，如此爽快的答應了下來，一定會看護好華山，並且說每隔三天就去少華山彙報一次。

而江漢珍沒有虧待他，指出要救出三聖公主，一定要毀壞地脈之氣，若不然根本就沒辦法，除非地脈感覺此人無德，有損天地，自己轉移出去，當然也是他能夠將天道意志繼續強大下去的前提下。

還交代了若是有人打上門來，也別與他爭鬥，放他們進去就行，若是能救出三聖公主，儘管去救，若是有人問責，就全部推到他身上，有他這個人間少華山一脈的道君存在，也能擔當得起。

而天將頓時大喜，也感覺自己這一步真是走對了，沒想到一次表忠心，竟然真找到一個靠山，讓他本來還拘束的行為頓時放了開來，也變得大膽起來。

江漢珍會到少華山，門下弟子也漸漸的回歸，少華山又變得興盛起來。

有不受控製得事情出現，當然有人會感覺不高興，這不，武道世界之人也沒把握拿下江漢珍，打又打不過，只能用處最擅長的借刀殺人之計。

司法天神身邊的彩霞已經被交代了這個任，對着楊二郎說道：“楊大哥，那個江漢珍又開始在凡間自立山頭了，而且在凡間的威勢越來越大，若不加以遏制，說不定會威脅到天宮的安全。”

楊二郎本就有些煩躁，這些事他早就聽了不知多少遍，就不耐煩的說道：“他威脅天宮是天帝的事情，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彩霞叫早就準備好的話說了出來。

“江漢珍若是在少華山做大，我們逼着天宮修改天條之事說不定會出現阻礙，活着等我們兩放斗的兩敗俱傷之際，少華山就會跳出來造反，到時候誰去修改天條。”

楊二郎目光閃爍不停，就害怕忙到最後什麼也沒做成，最後說道：“我與江真人談判一下，若是他能夠同意修改天條，我就是答應助他成就至尊也不是不可以。”

“絕對不行。”

彩霞仙子一聲驚呼，讓楊二郎奇怪的看了過來，趕緊轉言說道：“聽說此人古板守舊，而且他被天帝禁足也是因為三聖公主將他的事情彙報天帝的，若是以後此人做了至尊，追究起來就連你也會被牽連，此事絕對不可以。”

楊二郎也明白了過來，最後也是一陣無奈，對於三聖公主打小報告的事情，他也有所耳聞，雖然不支持，但也不反對，此事的確是阻礙了少華山的發展，而且還被天帝所察覺了。

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江漢珍有心爭奪天帝之位的前提之下。

看着正在思索對策的楊二郎，彩霞仙子也暗暗鬆了一口氣，剛才將她給嚇壞了，武道世界要做的事就是毀壞天地，減弱天地意志從而把持天地權柄。

因為此事，就跟一直以來致力於完善天道的江漢珍又不可調和的矛盾，若是天道意志越來越強悍，他們想要隱藏也會隱藏不住，只能暴漏出來，到那時會就會陷入被動之中，說不定還會被天道所排斥。

就是誰做了天帝職位也不能是江漢珍，若真是如此，他武道世界的所有計劃都將成為泡影。

而楊二郎思索着就問道：“那我們要如何對付這位江真人？”

彩霞現在想到早就準備好的毒計，就說道：“我們可以將此事彙報天帝，讓江漢真與天帝斗去，我們可以藏在暗中準備，這樣若是他們兩敗俱傷，也會對我們有好處的，到時候我們要修改天條就更加容易了。”

楊二郎目光閃爍不已，最後還是點了點頭，說道：“此事我會與天帝說的。”

彩霞仙子聽到楊二郎之句話，才放下心來，他們要謀划的此界，到時候天條還不是他們說了算，這位司法天神武力不凡，以後一定要拉到武道世界中來當個打手。

彩霞仙子默默的想到，彷彿已經看到了江漢珍和天帝已經斗的兩敗俱傷，他們坐收魚溫之力的場景。

# 第一百四十章 不堪一擊

不管別人有什麼陰謀詭計，江漢珍都不想摻和，而是一心想着怎麼將普傳法門傳出去，再就是安心修鍊，至於看守三聖公主之事，壓根就沒放在心上。

一日，就在江漢珍講完道之後，有一名人族弟子來說道：“先生，凡間傳聞是先生關押了三聖公主，讓三聖公主在地火之處受那地火焚燒之苦，不讓三聖公主與其子見面，生生的拆散了一個家庭，但弟子知道這事不是先生所為，而是天帝的意思，這種有損我少華山名譽的事情是否要出手控制，若是先生同意，三皇子會下令人間朝堂制止這種留言蔓延出去。”

江漢珍心道，天帝還真的出手了，本來還打算不予理會，既然想要出手，那就做好被反擊的準備，而且早就有了腹稿，只不過一直留着，也算是保留三聖公主以及天帝的一些顏面，既然選擇了走這條路，那就別怪不講情面了。

江漢珍在平時看着就是什麼也不理會，好似很好欺負的樣子，但若是有人阻礙了他的道，那就會施以雷霆手段了。

就對這名弟子說道：“此時少華山不能有失，既然有人出手，那我們也回敬一番。”

此言一出，下面的弟子都睜大了眼睛，衣服摩拳擦掌的姿態，而這名弟子也是想要大幹一場的樣子說道：“還請先生吩咐。”

江漢珍掃了一眼一群早就想反擊的弟子，說道：“身正不怕影子斜，這種流言蜚語對我少華山影響雖不致命，但也阻礙我少華山發展，這次回去之後就將三聖公主怎麼被誆騙下界的，怎麼與書生劉彥昌污濁華山的事情，還有天帝的安排，找人編纂成故事，流傳出去，還有讓人知道並不禁止外人與三聖公主見面的事情也傳出去，儘快的傳遍人間。”

一眾弟子有些失望，但隨即有不再失望，也算是反擊了，而這事卻是一件反擊之事，也沒用什麼陰謀，而是陽謀，堂堂正正的陽謀。

江漢珍想了一下，心道，此事肯定有武道世界中人推動，既然要做一番大事，那就上台來，大家一起登台豈不熱鬧。

接着說道：“還有，有天外武道之人降臨此界，這一切都是天外之人的陰謀，勾結此界的叛徒，志在毀滅祖脈華山，以毀壞天地意志，從而佔據此界，這件事也編寫在故事之中，流傳出去，讓天下人都知道。”

“什麼？天外之人，原來如此，怪不得能做出這種事情來。”

“莫不是天帝也被策反了吧，成了破壞天地之人。”

“怎麼可能，天帝命運與此界息息相關，他不能放着至尊不當而去投靠天外之人吧。”

“你們可別忘了，三聖公主可是天帝的外甥女，三聖公主投靠了天外邪魔，天帝被人蒙蔽了也未嘗不可。”

“這天帝竟如此窩囊，被人耍的團團轉，不知所謂的陷害我少華山。”

看着門下弟子議論紛紛的樣子，江漢珍點了點頭，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只要將事情的大概說出來，就會有人將之整理成故事而流傳出去，至於什麼結果也讓他很期待，既然做了就別想隱藏着，傳出去大家都看看，到底誰手段高。

江漢珍對此倒是無愧於心，無愧於天地，此舉乃順天之行，也是將矛盾完全激化的一個對策，到時候將武道世界之人暴漏出來，肯定會做些什麼，若是天帝還能有閑工夫對付他，而不去處理有人要破壞華山的事情，那隻能是不謀其政之人，不知道還能不能坐穩這個位置。

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理，當你有用的時候，就有這個位置，當沒有作用了，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雖然聽着無情，但道理卻是對的。

江漢珍交代完之後，就離開了講道之地，繼續修鍊去了，至於怎麼做這事，如何去做，門下的弟子自會商量出來一個對策，並且還能執行下去，而且做的比他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雷府本就有一個完善的制度，只不過照搬過來就成，下面也不會混亂，一切自有人去操辦，若是任何事都親力親為，還不得把自己累死。

隨着此留言的傳出，都知道有破壞天地的天外之人從中搗鬼，本來被天下眾生產生憐憫之心的三聖公主的名聲也不好聽了，劉彥昌的一些行為也被人挖了出來，讓三聖公主的名聲一下子跌多到了低谷，成了人人唾罵之人。

聽說華山不限制外人進入見三聖公主，就有許多人造訪華山，就是為了看一看不知廉恥為了男人而出賣天地的三聖公主，成為了一個反面的教材。

被武道世界與楊二郎期予厚望的劉沉香也不願意認他母親，心中已經絕了華山救母的想法，若不是被人管束着，早就逃跑了。

武道世界之人被暴露在明處，已經恨極了將他們的泄露此事的人，但天道大勢好像就沒有站在他們一邊，在朝廷的主持之下，開始了搜捕武道之人的行動，有雷府之人協助，一時間劉家村被攻破，武道之人幾乎死絕，就是逃出去的也沒有幾個。

而主持這件事的三皇子殿下，也正是在江漢珍門下聽道的那名王族弟子，滅了毀壞天地之人，氣運一時高漲，又加上當朝皇帝年老，三皇子竟然藉著這個勢頭成了當今皇帝。

三皇子在江漢珍門下聽道已久，又見識過廣闊的天地，就是當了皇帝之後也沒自以為成了至尊，而排出不穩定的因素，而是一心治理國家，用雷門師兄弟來完善天道，積累人間氣運，以圖謀更高的位置。

江漢珍得到武道之人落敗的逃竄的消息，也忍不住一陣古怪，此事快的讓他猝不及防，甚至還沒想到這。

按照原本的估計，武道之人怎麼的也要回應幾招，掙扎一下，活着還搖使出什麼詭計來，而且他還做出了相應的對策，安排的一些部署，就等着與武道之人交鋒呢。

但沒想到武道世界中人如此不堪，只是以不變應萬變的使出了一招，就將武道世界之人打成了殘廢，沒了劉家村這個根據地來遮掩氣機，只能完全暴漏在天道之下，只要漏出擬端，肯定會遭受災厄。

已經成了昨日黃花早就涼了，而就以此事，江漢珍想到了西遊世界的西方教，對於主世界來說，西方教就是天外之人，而且是一心想破壞天道本源而謀划佔據天地之人，是不是也可以用此方法將西方教滅了。

但隨即一想，就覺得不怎麼合適，主世界仙道之人都在域外，內部空虛至極，能維持個現狀都不錯了，若是讓西方教急的全部出動，說不定會造成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主世界本來就被損壞的不知多少次，才需要仙道來維持大道，若是沒了維持天地運轉之人，肯定會奔潰下去，說不定直接降低世界等級，這是仙道之人所不能接受的。

江漢珍思索良久，都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只能與西方教暫時周旋，然後暗中積蓄實力，等到有把握將之全滅之時，再以雷霆手段將之出去，成為世界的養料。

就如這寶蓮燈世界，這些身死的武道世界中人所留下的世界規則，會被世界所吸收，從而增加底蘊，形成新的規則。

當然這規則也只是仙道的附屬規則，是依附在仙道所存在的。

下界熱鬧的打生打死，而天宮卻沉靜在一片歌舞昇平之中，好似根本沒有察覺這事，不知為何，天帝卻對這些毫無所知，正在聽着司法天生楊二郎彙報着江漢珍在下界的所為。

當然說的都是一些威脅到天宮的事情，如那種在少華山建立道場，甚至凡間皇帝都是他的弟子之類的事情。

而對於江漢珍如何將武道世界中人掀出來並且滅殺之事，卻絲毫沒有提及，但說了江漢珍傳出留言之事，也說的是如何破壞三聖公主名譽，而且損壞天帝名譽之事。

天帝當即大怒，就要下旨捉拿江漢珍，而一旁的太白金星說道：“天帝，臣以為此事不妥。”

天帝問道：“有何不妥？”

太白金星說道：“江漢珍此人在凡間弟子無數，這些可都是有資格做天兵之人，若是捉拿肯定會遭受反抗，造成不必要的傷亡，若是將他軟禁起來，再將這些少華山弟子收入天宮，只要江漢珍還活着，這些人只能聽從天帝的調遣，等到將人性全部收復，再殺他也不遲。”

天帝有些意動，若是能擴充自己的實力，何樂而不為呢。

但一旁的楊二郎急了，說道：“天帝不可，這些少華山弟子只聽江漢真一人的命令，而且都是桀驁不馴之輩，很難收復，還不如處之而後快，天帝可派六大太子去做這事，定能將少華山除去。”

天帝頓時就怒了，說道：“傳聞少華山弟子能爭善戰，你是嫌幾個太子死的還不夠多，還要再死幾個你才甘心？”

楊二郎嚇得趕緊說道：“臣不敢。”

“哼。”

天帝冷哼了一聲，對着太白金星說道：“依愛卿的意思該如何做。”

太白金星挑釁的看了一眼楊二郎，對着天帝說道：“就讓江漢珍繼續在仙典司任職，並且將仙典司畫為禁地，對外宣布他有重任在身，不能擅自離開，再招收少華山弟子上天宮位官，滿滿將之收復。”

司法天生還想說什麼，但被天帝瞪了一眼，也不敢多少話了，只能站在那裡，暗自有些懊悔。

而天帝對着太白金星說道：“那此事就交給你去辦。”

太白金星當即大喜，說道：“臣宗旨。”

想到可以把江漢珍的弟子全部拆散，奪到天宮中來，最後就想看看到時候他還能不能保持鎮定，太白金星越想約覺得開心。

# 第一百四十一章 詭計又出

若是江漢珍知道太白金星竟然出了這等昏招，肯定會大感欣慰的，還沒想好要給門下弟子安排出路呢，就有人送上門來了。

而少華山弟子剛好最擅長的就是雷霆行於天地間，司生司殺保家園的東西，若到了天宮，那就更好了，也算是專業對口，到時候天地也會越來越的完善，天地意志越發的強盛，就是不知道這些以前胡作非為之人會不會受到什麼天罰。

而司法天神卻沒有感覺到絲毫的開心，甚至還有些擔憂，若是天宮實力大增，他要修改天條的願望又會加大難度，甚至天宮威勢太甚，讓他根本沒有資本做這些。

作為一個又不想離開天宮，捨去司法天神這職位，還想讓天地之間的規則合他口味的楊二郎來講，只能越發的艱難。

楊二郎差點惹惱了天帝，最後只能帶着一身失落回到了司法神殿之中，剛一進門，翹首以盼的彩霞仙子就迎了上來。

殷勤的為楊二郎打掃了風塵，並且幫忙卸下了身上的鎧甲，這才問道：“天帝可是答應要對江漢珍出手了？”

楊二郎點了點頭，但還是一副疲倦的樣子。

彩霞仙子心頭有些奇怪的問道：“既然答應了那就是好事，消除了我們修改天條的一個大隱患，應該高興才是，幹嘛愁眉苦臉的。”

楊二郎嘆息一聲，說道：“天帝雖然答應了動手，但只是按照以前的那次一樣，只是將他軟禁在仙典司中。”

彩霞仙子鬆了一口氣，咬牙切齒的說道：“這人最為可惡，我們要修改天條，這人就是個繞不過去的坎，只要少了此人的阻礙，修改天條之事一定能成，肯定能打破天宮以往的陳舊規矩，不再約束神仙，有情人就能終成眷屬了。”

言辭到最後去卻是一番欣喜，至於真假就不得而知了。

只見楊二郎搖了搖頭，說道：“若是有那麼簡單就好了，天帝竟然看上了少華山的人，想要將少華山收為己用，若是少華山加入天宮之中，天宮勢力就會大增，到時候兵強馬壯的，對我們修改天條之事成了最大的阻礙，若是被天帝看出來，說不定就會出兵鎮壓我等。”

“什麼，竟然將少華山的人引入了天庭，此事絕對不行，決不能讓少華山的人抬頭。”

彩霞仙子發出尖戾的聲音吼着，而少華山之人滅殺他們武道之人雖然沒怎麼傳出去，但他作為武道之人可清楚的很，幾乎說是生死大仇，情緒一時之間有些失控。

楊二郎看着彩霞仙子這幅樣子皺眉不已，每次只要提到少華山，彩霞仙子都非常激動，在他感覺中，這位彩霞仙子對少華山的仇恨甚至要比修改天條重要，心中不禁有些猶豫起來，自己所要修改天條的目的到底是對是錯。

彩霞仙子忽然看見楊二郎神情猶豫的樣子，心中忽然驚覺起來，暗道一聲要遭，楊二郎現在可是他們武道之人在天宮唯一的路子，決不能有失，若是沒了楊二郎這個明面上的人在，他們想要做什麼事就會困難無數倍，甚至被打入邪魔之類，就真的成了絕路了。

也暗罵自己一聲，竟然這麼輕易的情緒失控，看着楊二郎高大碩狀的身體，和俊朗的面容，心中有了主意。

就過去從身後摟着楊二郎說道：“楊大哥，我也是一時心急，也加上這段時間事情太多，才會分不清輕重，但楊大哥你放心，我想要改變天條的想法是不會變得，現在我們行那天宮禁忌之事，也表示我們的決心。”

楊二郎伸手將彩霞仙子撥開一邊去，心中有些不願意。

彩霞仙子對此心知肚明，楊二郎多次在月宮外面偷看，而月宮的那位就是楊二郎改變天條的覺心。

一咬嘴唇，頓時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說道：“楊大哥，我們這次只是證明自己的決心，你也不要多想，今夜過後，我肯定不會拿這事來說，只是表達我們對修改天條的意志而已。”

說話之間做出無盡的誘惑，楊二郎也是血氣方剛之輩，又加上心煩意亂，一時間心神就失守了。

俗話說，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又加上楊二郎位高權重，是天宮的司法天神，標準的事業有成之輩，這方面也很便利，只要用得着楊二郎的人，或者有事所求之人，被拿下也是常理之事，並不出奇。

彩霞仙子就是如此，為了武道世界的生存，竟然有此獻身精神，效果也是明顯的，楊二郎初次違反了天宮條例，修改天條的信念也堅定了下來，就決定這一條路一直走下去。

仙道本來就不禁婚嫁之舉，只是有些要求而已，此界之中不知何人竟然將此天律修改成了這樣，甚至擴大了數分，因為不正確，不合理，才會產生怨氣，也是應有之理。

但入三聖公主那樣，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又一次到了江漢珍講到之時，太白金星從天而降，這次沒站在人群中間，而是站在了一邊等候，他也怕少華山之人，若是真的對他群起而攻之，就是他有十條命也不夠拼，也算是收斂了一點。

江漢珍也沒有理會，繼續講解着普傳法門的進階篇，下面的弟子聽得是如痴如醉，喜笑顏開，而一旁的太白金星好奇之下也聽了兩句，竟然一句也聽不懂，甚至強行聽取，就會感覺難受至極，痛苦不堪，趕緊屏蔽了神識，不敢再多聽一句。

江漢珍對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也驗證了太白金星的心境不高，甚至可以說是極差，普傳法門對心性修鍊極為重視，若是心性不過關，真是修道如登天。

這也是他為何敢將此法廣傳天地的原因，根本就不怕心性不正常的人學了去，而且此法是進階法門，根本任何人都能修鍊，只不過有些人修鍊的快，有些人修鍊的慢而已。

如實讓一個懟天懟地懟空氣之人來修鍊，非得按部就班的遭受修行入門八難，將此習慣改了之後才能入門，若是自視甚高，或許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去修鍊，甚至立地成仙之法，但很可惜，江漢珍所傳的普傳法門不是那種能夠立地成仙的法門，若是不想修鍊，自可去之。

等到講完道之後，太白金星這才走過來說道：“江真人，天帝有旨，接旨吧。”

江漢珍搖了搖頭，不知道這又出了什麼幺蛾子，坐在原地動也不動的說道：“念吧，我聽着。”

太白金星看着江漢珍這幅樣子，深色陰沉了下來，但有看到周圍虎視眈眈對他殺意連連的少華山弟子，又將心中的怨氣壓了下來，裝作不在意的碩大：“天帝有旨，宣天宮典獄司少典晉陞仙典司主持仙官，即日上任，少華山一脈弟子進入天宮之中補充天兵不足，欽此。”

說完還大有深意的看着江漢珍說道：“江真人，這可是陞官之事，也說明天帝器重你，接旨吧。”

說完就將聖旨放到了江漢珍面前，就想離開，看着周圍肆意的殺氣，讓他有些不敢多待，就像趕緊返回天宮去，至於江漢珍如何處理，就不關他的事了。

而一旁的意志老虎精跳出來說道：“什麼？又將我家先生放在哪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你以為我不知道，這分明就是軟禁。”

而一旁的山貓也起鬨道：“對，就是這樣，大不了我們反了，將這個太白金星抓住殺了祭旗，打上天宮去。”

一眾弟子頓時有些失控，已經為主了太白金星，準備好了縛仙索，甚至還有弟子拿着一把殺豬刀在太白金星面前晃着，看這架勢就是要綁起來像殺豬一樣的殺了他。

太白金星嚇得雙腿發軟，說道：“這都是天帝的意思，我只是個傳話的，江真人，我對對可沒什麼惡意啊。”

聽着太白金星凄慘的叫聲，江漢珍笑着搖了搖頭，說道：“讓他離開，我有事交代爾等。”

幾個弟子還是有些不情願，但也再不情願江漢珍發話了，也就怒視着看着太白金星離開少華山，飛上雲頭之時，被老虎精吼了一聲，差點從雲頭栽了下來，站穩之後逃跑也似的離開了少華山，像是一刻也不敢多待。

江漢珍對這些惡作劇的弟自有些無奈，但也沒犯什麼大錯，等到送走太白金星之後，就對弟子們吩咐到：“將凡間事情安排好，留下一部分繼續廣傳道法，其餘的都收拾一下，跟我去天宮。”

此言一出，所有的弟子都是有些不情願，天兵什麼素質他們自然是知道，根本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此時的少華山已經勢力大了，根本不見的爬了天宮，自然不情願被人欺負。

一名人族弟子站出來說道：“先生，我少華山實力不俗，翅膀堅硬，並不見得怕了他天宮，要不我們以此來代替天道，掀了天帝的位置。”

接着就出來一位弟子，這弟子正是狐狸得道，也主持過少華山一段時間，也算事地位比較高的幾個弟子。

也附和着說道：“先生，弟子認為這事可行，上次先生被天帝軟禁，而我等作為弟子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先生受辱，只能憋屈的忍受，我們苦心修鍊就是為了不再出現這種問題，先生您慈悲，不與他們一般見識，但弟子卻不能看着先生再次被軟禁於天宮之中，除非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

此言一出，江漢珍感覺也是有些感動，而其餘的弟子也紛紛上前走出一步，表示勢要與天宮分個高下。

江漢珍就笑着說道：“此事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麼嚴重，甚至還能變成好事，這也是我教你們的最後一節課，也算事一次畢業試煉，且聽我細細道來。”

眾弟子這才安靜下來，紛紛猜測江漢珍要說些什麼東西，但江漢珍其實早就有了這個想法，只不過一時沒有實行而已，既然有了這次機會，那就試試，看看自己教出來的弟子到底有多大本事。

嚴重閃爍着一道亮光，隱約的有些感悟，明白了寶蓮燈世界的機緣究竟在哪裡。

# 第一百四十二章 十年功德

原本在普通修士之中，只有他一人可以自由穿梭，而仙道世界周圍的世界的規則都差不多，都屬於仙道世界，從飛碟玉佩之中探索出了很多小世界，要讓他一個一個的去將這些世界歸入雷府，根本就是有力未逮。

飛碟玉佩看似可以自由穿梭，但也要建立在能夠積累足夠的能量基礎上，每穿梭一次都要等待一段時間積蓄能量，但此時仙道世界之中內憂外患嚴重，總感覺時間不夠用，對他來說就是爭分奪秒。

才想到了一個將門下弟子投入小世界中投胎轉世的想法，而他也有這個能力，所依靠的就是慈航道人與白蛇世界中所成就的一樣寶物，柳恭弘=叶 恭弘做成的那隻小船，有慈航普度之能。

跨界而行並不是他一人獨有，就是雷府會此方法的也大有人在，只不過坐標比較難得而已，探索起來有些困難，若不然也不會離開了主世界去了域外戰場。

就連西方教都能從滅亡的極樂世界來到主世界，武道世界之人也能來到寶蓮燈世界，就讓他有了一個想法，若是將門下弟子投放到那些沒工夫理會的小世界中，為雷府增加底蘊，將這些小世界都歸入雷府，是不是就能節省好長時間。

到了此時，也不想再做些什麼，就想讓門下弟子自由發揮，看看究竟能達到一種什麼情況，若是可以，就從中挑選出一些能力十足的弟子，降臨小世界去做事。

其實這事以前也有過一次，就是帶着陳玉樓去聊齋世界的那次，從效果上來看，還是很不錯的，陳玉樓也不愧是人中龍鳳。

但陳玉樓此時已經位列地界天王之位，也算事位高權重，做這些事就有些不合適了，只能另行選擇弟子，而他要做的就是好好研究那座小船寶物，以完善此法，為增加底蘊之事而爭取更多的時間。

主世界的威脅他可沒有忘記，西方教要佔據主世界，而且是在仙道內部空虛之際，雖然仙道已經整合，佔據了大勢，但他可不會想不到西方教背後還是有人的。

萬一將西方教惹急了，將背後的人搬出來，仙道都被牽制在了域外戰場之中，若是來一個天尊級別的，主世界根本不是對手。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加主世界底蘊，以期能夠讓主世界能夠持續不斷的恢復以往的威勢，就能產生更多的道果之輩，說不定就此將西方教滅了，成為主世界的養料。

看着下面都在側耳恭聽的一眾弟子，江漢珍說道：“此界修士不修德行，不積功德，只重神通道法，做事難免有些偏頗，並以此逆行已久，早就將自身的福德氣運損耗了很多，說不定還會遭受殉位之禍。”

接着有看了一眾弟子，說道：“但我少華山則不然，眾弟子勤修功德，心性都還不錯，雖然我少華山幾經磨難，但眾位弟子卻福德綿長，氣運也越發的隆厚，我深感欣慰。”

下面的一眾弟子聽了江漢珍的肯定，也覺得做的值了，就怕經常做一些有功與天地之事而得不到認可，長此以往下去，難免有些多想，若是道心不堅固者，甚至會產生懷疑。

此事雖然有功與天地，但時間漫長，貴在堅持不懈。

江漢珍所主張的鍥而不舍的去做事，貴在堅持，積少成多的思想，所以並不像那些等着做了一件事，就能天降功德，或着佔據了什麼東西，就能有大氣運降臨。

而他所主張的每一件事，都是以年來計算，都是常年累月的積累而慢慢養成氣運的方法。

所以一些急於求成之輩，自視甚高之人都不會修鍊者普傳法門，而去選擇求仙問道的去修一些能夠立地成仙的法門。

因此普傳法門的急了功德只法就是一個穩，再加上一個慢，但貴在根基穩固，心性也會緩慢提升。

又看着一眾弟子的表現，暗暗的點了點頭，這些弟子雖然還不能做到心無波瀾的淡定，但還是能懂得事情的道理。

就接着說道：“天帝讓爾等去天宮任職，卻是爾等的機會，天宮有能夠權衡天道，維持天地法則之權，是天地的中樞，我少華山弟子最擅長的就是完善天地，補充天道之事，若是爾等登上了天宮，定要盡職盡責，將我少華山一脈的大道行於天地之中，若是各位做的好，就連天地大勢也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只要有天道存在，就是任何人也都會拿你們沒辦法，此機會卻不能不抓住。”

眾弟子躬身一禮，說道：“是先生，我等定會謹遵先生教誨，不負大道至恩。”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以後再天宮仍由你們施為，讓少華山一脈發揚光大，這中間我不會給你們任何幫助，全靠你們自己，好了，都準備一下，安排好事情就去天宮任職。”

江漢珍說完，身形就慢慢的消失在原地，一眾弟子行禮道：“恭送先生。”

接着就開始商量對策，最後決定讓當朝皇帝的那位少華山弟子負責凡間之事，留下一部風弟子，一部分在明處輔助，另一部分在暗中行事，繼續普傳道法。

而其餘的只要修為高一點的，就上天宮任職，有了江漢珍言明了其中的厲害關係，對天宮任職之事也沒那麼排斥了，甚至有點积極，安排好之後幾乎有數千弟子登天而去，順從了天帝的安排，分派到了天宮各個部門。

天帝本來還有些懷疑這些少華山弟子是不是別有用心，但看到以往混亂的天宮有了這些少華山弟子加入，竟然效率高了許多，就連已經荒廢了許久的部門也開始運轉起來，讓本來已經死氣沉沉的天宮變得活躍起來，竟然有一種隱隱向榮之狀，這才放下心來。

這也是因為少華山弟子所學的東西就是如此，全部都是些能有益天地之事，江漢珍穿梭諸多世界，每此都向著讓世界完善，讓天道復蘇，甚至還能讓世界進化到更高的層次，也總結出來一些完善天道之法，不知不覺的就融入了普傳法門之中。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有自知之明，沒有掀了天蓋的本事，也沒有誰若阻我我就滅誰的豪氣，只能以天地當做一個平台，演繹自己的道理，也總結出來了諸多方法。

比如維持日月運轉，鎮壓星辰靈脈，修復地脈山河，普度萬千眾生，正己化人度亡，掃除世間不平，等等一系列的事項，總結起來不下百種，都是增加個人福德，補充自己氣運，晉陞個人命格之事。

這些事都是因為對世界有益，世界意志當然會對做這些事的人多加照顧，做什麼事都順風順水。

這些弟子到了天宮，也發覺天宮之中做這些事方便至極，竟然如此便利，變得更加积極，甚至帶動着天道意志都越發的活躍，隱隱有了向上的徵兆。

天帝雖然看着欣喜，但也沒多加關注，而是想到寶蓮燈失竊一事，沉浸在尋找劉沉香，找回寶蓮燈的事情中，對此也沒有多做關注。

所有的事情自然會有人去管，而這人就是天後，天後做事喜歡按照規則，雖然為人古板了一些，在天宮中也惹了不少人，好多仙官對此都是敢怒不敢言，但卻更少華山一系的合的來，少華山做事都有章法，紀律嚴格，本就是修鍊雷霆之道的，自然有一股雷厲風行的作風。

讓天後也是大喜，覺得這才是天宮應有的模樣，也從中提拔出來不少人，做了主持權柄的仙官，隨着時間的推移，天後的威名竟然有超過天帝的跡象，而這些天帝卻沒怎麼在意，還是被身邊的幾人糾結在三聖公主一事上走不出來。

而過得不好的就是司法天神為首的幾位仙官，看着天宮越發的強盛，天道意志越來越活躍，讓他們漸漸的產生一種煩躁之感，連本職工作都不想去做，一天就想着如何逼迫天後修改天條，那知道天後也跟着做的火熱，壓根就沒工夫理會他們。

而這些人手中的事情就全部被雷府之人包了，着就導致這在些仙官在其位而不謀其政，連本身的格位都有所不穩，但自己卻無察覺，一心的想要修改天條。

至於武道世界殘存的幾個人，已經到了山群水盡的地步，苟延殘喘的躲在某個角落，一心的只為培養劉沉香，準備讓劉沉香修鍊到更高的層次，行那劈山救母之舉，做那最後一搏，而對此界的底蘊已經變得深厚之事卻毫無察覺。

江漢珍到了天宮之後，就進入仙典司沒有出來，關閉了仙典司大門，誰也不見，隨着少華山在天宮的威勢越來越重，也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有這些弟子的操作，對江漢珍的一些限制早就取消了。

也就是說江漢珍可以自由出入，而無任何限制，但江漢珍卻沒有見任何人，就連想要求見的弟子也都不見，一心查閱仙道典藏，增長自己的閱歷，補充自己的不足。

少華山這才明白江漢珍這是真的要看他們如何施展手段，而不是為了不讓少華山損傷而做出的退讓之舉，心中都憋着一股勁，想要做出一番成績來。

不管外界的是非如何，天道如何變換，江漢珍等到閱讀完仙典司中所有的書籍，已經過了十年。

# 第一百四十三章 以正治邪

將天宮之中所有的藏書全部看完，不過沒有道術法術之類的東西，有的只是心性明理之類的，還有及其使用的雜篇方術，極為繁雜，而這些心性明理之類的才是他最需要的，對於道術法術倒是沒有多過在意。

就拿他現在的修為境界來說，想要創出法術，可以說是隨手為之，可是江漢珍對於法術的態度只是護道演道之法，並不是核心。

翻閱的整個仙典司的藏書，也有了許多心得體會，剩下的就是將次融會貫通，化為己用就成了。

心血來潮之際，就感受了一下天道法則，靈台中傳來天道意志的晉陞歡悅之感，而且一切天道規則都在天眼前呈現出來。

心神進入天道之中，發覺此界竟然底蘊如此之多，早就不是剛來的時候一個華山祖脈了，而是大的就有三個，小的多不勝數。

比如天宮之中的威名，竟然有了一種向天界發展的趨勢，此界一直以來都有天宮之稱，就是因為地氣勃發而形成的權衡天地的樞紐，但沒有一界的樣子，這時候能有天界的跡象，也算事一種大的進步。

還有就是少華山一脈，竟然有了一種大道之源頭的跡象，只要少華山不倒，此界也不會有什麼事。

最重要的還是凡間朝廷，此時凡間經過十幾年的治理，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而且普傳法門融入到了生活之中，百姓富足，國力強大，整個凡間生靈的身體都強悍了不少，只要不自己作死，都能活到百歲而終。

就此三點，此界已經有了晉陞的資本，還有其餘的底蘊，比如一些少華山妖類弟子專門跑去一些群山惡水之間，氣象混亂之地，開始肅清本源，改造地脈，整理山川，打造成一個適合生養萬物的地方。

完成一處，又會跑去下一處，而又人族在後面建設，十年之間凡間王朝的版圖擴大了不下三倍，不但管理人族，還管理妖族，也為妖族後輩劃分出來了一些底盤，讓在前面開拓的妖族沒有後顧之憂，一心的往前開拓。

讓他也是一陣欣喜，也覺得這些弟子真能獨當一面，甚至比他還做的好，而這些奇思妙想，讓他都覺得無比神奇，從而更加堅定了什麼都不管的想法，讓門下弟子自己去做就好。

暗想着劉沉香也差不多到華山了吧，但他對這些絲毫不關心，結局早就註定，要了搖頭，拿出自己隨身的菩提樹枝，看着掛在上面那艘此時正在閃閃發光的小船，準備推演一番。

菩提樹枝上掛着的小船就是在白蛇世界中，慈航贈送的那一片樹恭弘=叶 恭弘，本身有一種普度眾生之能，與世界所贈送的圖案相結合，成為了一艘小船。

功效也是有穿梭之能，但是沒有飛碟玉佩的定位搜索的作用，卻有攜帶靈魂往返之便利，經過這次觀察發現，雖然有這種功能但還是差了點東西，就是定位，鑒別方向之能。

若是沒有此功能，貿然遁入混沌之中有很大可能就會迷失方向，直到自身的能量耗盡而困死在虛空深處。

若是在加上分辨方向之利，飛碟玉佩可以探索虛空，選定坐標，而這小船就能按照坐標而去，做那宣化諸天，為仙道增加底蘊之事，可以說節省了很大部分的時間。

飛碟玉佩雖然功能齊全，也不是凡品，但每次穿梭所消耗的能量太大，甚至要積蓄好長一段時間才能進行一次穿梭。

若是沒有這艘小船出現，江漢珍也打算自己一個個的去穿梭，盡可能的多去一些世界。

好似冥冥中就註定了，他要做那宣化諸天之事，機緣巧合之下，兩樣寶物結合化成了這艘小船，只是差一個辨別方向的功能。

到了此界的時間已然不短，一些機緣也能猜的的出來，有一種預感，這次結束之後，這艘小船就能起航，至於如何，還不得而知。

帶着一絲期盼中進入了入定，感悟所學到的東西，將之融入普傳法門之中。

江漢珍不理世事的進入了修鍊之中，外界卻熱鬧了起來，此時的天宮比以往要強盛許多倍，也沒有發生過被打上天宮的荒唐事。

唯一的一次就是一隻猴妖帶着一隻牛妖和一隻豬妖，與劉沉香一起衝到了天門之外，但還沒等到施展開來，就被聞訊而來的天兵圍在了天門之外。

而這些兵將大多數正是少華山上來的人，少華山一直以完善天地為核心，但別忘了這都是修鍊雷霆之道的，最擅殺伐，不管是單打獨斗，還是組成軍陣都能威震一方，將打上天門的幾人圍在門外，組成了雷霆滅魔大陣。

豬妖見勢不對，找了個機會溜了，就將猴妖和牛妖以及劉沉香給困在了大陣之中。

劉沉香與猴妖牛妖還是挺厲害的，一直堅持了三天三夜，才敗在了天門之外，牛妖被當場活捉，猴妖為了掩護劉沉香，拼着本源受損為劉沉香爭取了一線生機，被當場滅殺在天門之外。

天帝本來還想留下牛妖一命，他的觀念還在十幾年前，並不能完全鎮壓天下妖魔的時候，況且還有以楊二郎為首的一眾仙官求情，就想先將牛妖看押起來。

但天後卻執意要殺了牛妖，天宮威嚴不容侵犯，而且還掌握了天宮大權。

結果就是天帝竟然發現爭不過天後，牛妖被拉出去宰了，皮子還在天門之外掛着，不知是誰出了個主意，就將天門之外滅妖邪的這個故事編成了劇本，做成了一處戲曲，在人間流傳開來。

這結果就是天宮的威名更甚，尤其是天兵天將，而劉沉香這下真的沒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喬裝打扮的四處混跡。

天帝發覺已經大權旁落，這時候已經要重新掌權也有些遲了，就暗中吩咐楊二郎幾個心腹之人行那暗中奪權之事。

楊二郎一陣大喜，想着這次若是成了，趁機讓天後殉位，從而奪取大權，來修改天條，就開始召集志同道合之人開始商量，武道世界殘存的幾人赫然在列。

最後兩方合計，制定出了計劃，在一月之後開始施行計劃。

就在楊二郎制定好計劃的時候，少華山一脈的人就知道了消息，將消息整理成冊，準備彙報與天後之處。

事到臨頭，少華山的幾位掌權的弟子卻改變的主意，猶豫了起來。

而最開始提出這個消息的就是老虎精，一巴掌壓在準備呈遞上去的冊子上，瓮聲瓮氣的說道：“此事不妥，這次可是一次能夠完全改變天地狀況的機會，就這麼輕易的讓天後掌握大權，而先生卻被束之高閣，我不服。”

周圍的幾個少華山弟子被這麼一說，也目光閃爍不已，也不是無腦之人，知道這事的輕重。

而狐狸作為一直主持少華山的弟子，因為為人穩重，又加頭腦靈活，基本上少華山事情都由他調節，卻有些猶豫的說道：“先生交代我等只為天地萬物眾生做事，而不是要做那改天換地之人，若是這樣貿然出動，說不定會有損我等的福德氣運，到時候得不償失。”

而這時山貓就問道：“狐師兄能否知道我們要做這事違反了哪些天道，又違背了誰的意願，是否有損於天地？”

狐狸被這麼一問，頓時愣住了，這事情他卻沒有想過，天帝格位早已不穩，已經成了事實，在這麼多年的揮霍之中，氣運早已耗盡，大禍臨頭也成了必然。

但天後也好不到哪去，對權力的渴望太重，而且心胸太過狹窄，也就是重用了幾個少華山弟子，才穩住了一些，但見不得別人好的這事卻讓人難以忍受。

而且還喜歡改天條，只要覺得不舒服的，看不過眼的，就將天條修改一番，不知道對天道有多大的阻礙，甚至還造成無盡的業力，自從這次與天帝一番較量贏了之後，覺得已經有資格成就至尊之位，就回去不知道在干什麼。

而少華山一脈的卻知道，天後又在修改天條，目的就是來擴大她的權利，限制天帝的自由，從而掌握整個天界，成就至尊。

狐狸看着周圍都在等着他發話的師兄弟們，無奈了搖了搖頭，說道：“沒有，我也說不上來，但若三界在我少華山的掌控之下，世界只會越來越好，進入一種高速發展的節奏，而不會阻礙到世界的任何發展。”

山貓睜着大眼睛說道：“那不就結了，師兄你穩重，這事先生都說過的，但先生還說過，無之謀，責深隱待時，有之謀，當以雷霆手段而當仁不讓，天後早已失德，而天帝也危在旦夕，我們又沒有打出造反的旗幟，只是順勢而為，師兄你就別猶豫了，此文冊絕對不能發出去，要發出去也只能給先生一人看。”

狐狸猶豫不覺，看着周圍都是深色堅定的一眾師弟們，從他們的表情就能看的出來，已經做了決定，並且表明了態度。

狐狸最終還是點了點頭，說道：“既然諸位師弟有此意，要順天而行，觀天地翻覆，那我這個做師兄就是搭訕這條命，也跟你們瘋一把，我們這就商量對策，做出安排。”

這時周圍的一眾弟子才笑着說道：“師兄真是英明，此絕對不會錯的。”

而山貓表示道：“狐師兄放心，此事沒有爭鬥，我還會隱藏在師兄身旁，若是有人想要傷害師兄，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狐狸也是一陣感動，說道：“沒那麼嚴重，我推測了一下，此事只要我們放任不管就成，到時候大勢自然會落到我們身上，不會做出打打殺殺之事的。”

老虎大笑着說道：“原來師兄早就胸有成竹，還裝的如此深沉。”

一時間氣氛融洽了許多，開始商量起接下來的對策，謀划著一項大事。

# 第一百四十四章 天發殺機

可以說整個天宮的勢力此時已經分成了三派，而劃分的標準正是氣運高低。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為天宮中人，也同為天地之中把持權柄，維護天地運轉的仙官，凡是在此界生存的，都逃脫不了氣運的道理。

而江漢珍所行之事，都是起於微末之中，行於萬里之遙，都是最普通的基礎中的基礎，都是些增加個人氣運的東西，所以少華山弟子的氣運自然不差，經過這事數年的奮鬥，自身氣運越發的隆厚，竟然佔據了大氣運。

相比之下，天帝和天後兩方就差了許多，不但沒有任何長進，還將本來不多的氣運消耗的差不多了。

天帝進入是非窩中，不可自拔，身邊的一眾仙官也是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之人，不但沒有絲毫功德，還享受天地賜予的那份榮耀，甚至做出一些損害天地之事，已經成了昨日黃花，氣運呈現赤字，災禍就在旦夕之間。

而天後也好不到哪去，本來沒她什麼事，但為了自己的私心，看誰都不順眼，一心想着怎樣掌控權柄，做的就是為了維護自己尊嚴還有將天條修改的與她有利的方向，看似兢兢業業，其實已經釀成有損於天地眾生的大錯。

若是在平時，這也沒什麼，但經過少華山施行教化數年，天地已經有了一種向上發展的勢頭，而且萬千生靈的意志也有向上發展的意思，大勢所趨，天後就成樂阻礙天地發展的最大絆腳石，唯有失其位重新開始，方能有一條出路。

可依照天後的性子，也不能放棄手中的權利，之後被大勢所湮滅一塗。

這方世界與主世界的情況又有不同，主世界每次出現大的變化，都會變弱，而本該有的發展勢頭，都會被人暗中破壞，不但有人從中挑撥離間，而且損害世界底蘊，才能以個人意志而控制發展。

而造成的結果就是，天地越來越弱，從永恆世界降級到大千世界，又從大千世界差點降為中千世界，若不是有雷府弟子帶頭將天庭整合起來，說不定就已經降級到了中千世界，倒時候就是玉皇大帝格位受損，道果虛弱，也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仍有西方教施為而毫無辦法。

但寶蓮燈世界的發展與主世界恰好相反，呈現的是一種晉陞狀態，對於萬物眾生來說，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公平，也是因為天道意志強悍的表現。

三方勢力形成的一瞬間，天道意志盡然有了殺機，也就是傳說中的殺劫。

江漢珍在參悟道法之中，竟然被一陣殺機而驚醒，暗道一聲，天發殺機，移星易宿，看來此界事情快要成了，我在此界的時間不多了。

也不再繼續參悟融合所學的一切，而是感悟起了這天道所發出的殺機。

傳說中天道出現大劫之時，天道意志都十分混亂，靈台不清，萬物不明，若是被殺劫所沾染，會有走火入魔的現象，甚至會被牽扯到大劫之中，一不小心就有災厄臨身，甚至會有身死道消的後果。

這是主世界中所記載的殺劫，讓一眾修士畏懼如虎，好像怕的要死，一心躲在洞府，緊守靈台，就怕沾染了大劫之氣。

而此事江漢珍感悟天發殺機，竟然沒有絲毫這種現象，有的只是天道意志的明朗，就連殺機他也能感受的出來，而且還能以自己的大道加入殺機之中，增加殺機的威力。

這就讓江漢珍有了一種疑惑，難道自己就是為大劫而生的人，竟然能夠清晰的感應大劫的動向。

雖隨即啞然失笑一聲，天道意志清晰的呈現在他的面前，讓他看了個清楚。

能發生大劫而天道不混亂，那就說明天道意志強悍，甚至超出了以往許多，需要清理一部分損害天地之人，和一些阻礙天地發展的絆腳石，才能繼續發展，向著更高層次而發展。

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現一次殺劫，說修士逆天而行，要死上多少人將天地靈氣反還給天地這種荒謬的理論。

真實的情況竟然與主世界記載的大劫不一樣，好像是反着的，若是逆向推論，主世界大劫理論竟然也對。

若是出現一個居心不良之人，因為要達成自己的目的，就要弱化天地，每一次覺得有人阻礙了他，就啟動一次殺劫，清理一些不不服從他的人，或者對天地作用的生靈，才能讓天地繼續弱化下去。

經過這麼幾次，就連永恆世界都會被折騰的不像樣子，經過這麼一番對比，江漢珍對於主世界以往的歷史越發的感興趣，還有仙道內部的矛盾，好像是專門為了弱化天地而做出來的。

越想越覺得可怕，細思極恐，竟然有人在安排着這一切，目的也不知道要干什麼，無非就是從中能得到什麼利益。

心中決定，等到回去之後一定要在主世界的藏書之地觀看一下，希望從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此界的仙典司對他的做用不小，不但豐富了修鍊境界，明白了許多天地之理，甚至還發覺此界與主世界中的未來有點相似。

主世界過去是如何一種情況不得而知，但主世界的未來卻與寶蓮燈世界極為相似。

雖然江漢珍不出去，但天道意志這個外掛時不時的在面前亮個像，對外面的一些大事也是一清二楚。

其中竟然有幾個看似熟悉的身影，就比如打上天門之外的三隻妖怪，一隻牛妖，意志猴妖和一隻豬妖，除了豬妖見勢不對跑了之外，猴妖捨身救了劉沉香，損傷了本源，當場就沒滅殺在天門之外，牛妖也被殺了，皮子還在天門外掛着。

但神奇的是猴妖名叫斗戰勝佛，牛妖自稱牛魔王，而豬妖竟然叫做凈壇使者，這不正是與西遊之後西遊集團的封號嗎。

剛知道三人的姓名之後，江漢珍還以為到了未來，但仔也翻看了此界的歷史，才發現不是，此界就是經受仙道輻射而形成的一方世界，也是仙道意志對自己未來的預測。

意思可能就是要提醒仙道世界眾生，但無奈仙道世界都被牽制在域外戰場，而未來之事又有西方教彌勒鎮壓，凡是有未來世界的信息全部無法察覺。

江漢珍卻不知道西方教的彌勒已經出動，少了鎮壓未來信息之人，才讓他能探尋道這個世界之中的事情。

但也不妨礙江漢珍想要尋找一個與仙道過去情況一模一樣的世界來經歷一番，寶蓮燈世界都有，說不定主世界以前所經歷的事情正在某個角落中上演呢，若是能穿梭一回，不但可以清楚仙道背後的黑手，還能為主世界再增加一方世界，增強一下世界底蘊。

江漢珍在仙典司悠閑的推演着天發殺機，此劫乃天地意志所發，不是人為災劫，所以不能叫做大劫，而只能成為天發殺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翻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帝安排了手下心腹之人暗中整頓了兵馬，而且有意無意的將天後身邊之人調離到了別處，少華山一脈自然心知肚明，假裝爭吵了兩句，就服從了命令，該做什麼還是做什麼，比如星辰的運轉，自然少不了，天下的風調雨順，沒了天帝的旨意，他們也會去做。

就這樣，天帝很輕易的就掌控了大部分天宮，就等着時間一到發動政變，將天後囚禁在瑤池，不再讓他出來而指手畫腳。

可天帝手下的楊二郎等人卻有自己的打算，天後修改天條的頻率越來越頻繁，讓他們越發的難以忍受，若只是囚禁，說不定有出來的一天，唯有趁機滅殺，才能永除後患，到時候肯定混亂不堪，就是天後死了也只能說一句不小心，事後也不能說什麼。

而楊二郎身邊以彩霞仙子為首的武道世界之人，自然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們可沒忘了自己的初衷，想要佔據天地這就是最後的機會，想藉此機會斬斷天下地脈之祖山華山，削弱天地意志而趁機佔據此界。

世界底蘊有多少他們也不清楚，還是十幾年前世界意志虛弱的時候所探查到的，一個是鎮壓天宮的寶物寶蓮燈，另一個就是此界天下地脈之祖的華山。

寶蓮燈已經到了他們手上，只剩下華山這一項阻礙了，只要做成此事，就能趁機奪取天道大權，成為他們的武道世界。

事實上他們這種思想是想當然了，寶蓮燈世界早就不是以前的寶蓮燈世界了，世界底蘊也不再是寶蓮燈和華山兩樣了。

這數年過去，可曾見過天宮有什麼不穩的狀況，甚至有過什麼天崩事情發生，不但沒有，而且有向天界發展的趨勢，早就比以往的天宮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許多人都沉浸在陰謀爭鬥之中，根本沒有看到這些事情，而宮之外所形成的天界，少華山之人可沒那麼疏忽，發現之後就第一個派了過去，做一些引導靈脈，鎮壓節點，穩固天界之事。

這麼多年過去了，天宮早就不是以前的天宮，天宮之外大了去了，隨着少華山弟子越來越多，天宮上的職位有限，都被安排在天宮之外的天界地域開荒，早就不是以前的景象了，氣運損耗乾淨的勾心斗角之輩又怎麼可能知道天外有天。

# 第一百四十六章 各方集結

即使劉沉香被武道世界中人專業洗腦十幾年，但劉沉香本就氣運不凡，天生聰慧，自主意識要比普通人強。

又經過這次從劉家村徒步行走至華山，被打罵的算是真正覺醒了自我，而武道世界中人心神早就被自身的業力所蒙蔽，又怎麼能意識到這一趟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化。

讓一眾武道世界中人妄圖控制人思想的想法算是徹底落空了，控制他人的方法仙道中人看來，屬於魔道行為，只有私慾慎重，心理扭曲之人才會做這些事，妄圖控制別人來為自己做事。

簡單就是灌輸一些不合常理的思想，有的甚至給人下了心神咒，犹如緊箍咒之類的都在此列。

就是江漢珍也從沒想過要控制別人，而為自己辦事，先不說能不能成，就是控制了別人，自己的心性也會受損，想要達到更高的境界就難上加難，尤其是他這種以心性為主的修鍊方式。

造成的結果就是心理越發的扭曲，不與常人一樣，做這些事他們自己感覺是對的，就是不符合天道之理，也認為是天道的問題，長此以往下去，只能淪為邪魔歪道，與大道甚遠。

武道世界的大長老看劉沉香乖巧的答應了，就勸說道：“你也不必為此而生氣，這些人都是被天宮所蠱惑之人，你父母遭受了如此大的冤屈還被侮辱了名譽，這次你劈開華山之後，就將幕後之人揪出來，為你父母正名。”

劉沉香心中吐槽不已，我家的事不知你為何如此上心，從開始就對他灌輸劈開華山的事情很积極，好像唯有劈開華山才能救人一樣，好像除了這個辦法就沒有別分辦法了。

這一路走來，也聽到過一些隱晦的消息，比如他母親三聖公主被以前身邊的侍女朝牽線之後，才與他爹劉彥昌認識的，有人將他爹以前的所作所為都送到了他手上。

雖然當時有些氣憤，但仔細一想，也感覺這事是真的，讓他也為之羞愧難當。

最後還有人告訴他，想要見他娘可以自由出入，並沒有不讓見面的規定，就讓他越發的疑惑。

但在凡間之中都是完善天地的那種思想，就是他母親偷了鎮壓天宮的寶物寶蓮燈，造成了三界不穩，此是大罪孽，他知道這事情的時候，寶蓮燈的燈芯已經被他吞了。

沒有像武道世界中人一樣的產生一種一條路走到黑的想法，而是有了一種懊悔，只想做些事情，補償她母親所犯的錯誤。

想要去驗證一番，就對大長老說道：“多謝大長老為我家的事情費心了，劉沉香在這裏感激不盡。”

說完就對着大長老以及武道世界中人一禮，武道世界中人都紛紛點頭，笑着連說不客氣，都是一家人。

然而接下來劉沉香卻出言道：“眾位長老前輩，在做這些事之前，我想去見見我母親，還望諸位能夠允許。”

“不行，你現在不能見你母親。”

被劉沉香的一句驚的頓時跳了出來喊道，而大長老卻瞪了這人一眼，此人才發覺說錯話了，本來按照原本的打算只要到華山就劈開華山，斬斷世界祖脈，都是說好的，沒想到竟然出了這種狀況，讓他一時心急的就叫了出來。

劉沉香心中暗道，果然如此，帶着質問的語氣說道：“為什麼？為什麼不讓我們母子相見。”

讓武道世界中人一陣尷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大長老也是一陣頭疼，本來能完全控制的旗子，竟然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意志，看着劉沉香眼中閃過一絲殺氣。

隨即又恢復一副和善的樣子說道：“不是我們不讓你們母子相見，而是華山有人守着，不能見外人，是天帝的旨意，你只有劈開華山，你母親自然就會出來。”

而這時另一個長老也說道：“劈開華山不光是我們的意思，還有你舅舅的意思，只有劈開華山，削弱天宮實力，逼着天後修改天條，是為了天下眾生，我想你能明白。”

此時的劉沉香經歷過一回凡間之事，也形成了自我，對這武道之人也產生了一些懷疑，傳了他消息之人和武道之人說的竟然不一樣，心中隱約的就感覺有些不對勁。

但劉沉香身為人子，又怎麼不去見母親呢，就說道：“大長老，我還是想見我母親一面，還望大長老為我安排。”

這話一出，已經要等着劉沉香劈開華山的武道之人都有些急了，其中一人說道：“我們培養你這麼多年，就是為了今天，事到臨頭你竟然拖拖拉拉，枉我們這麼多年一直寵着你，慣着你，對你這麼好竟然喂出個白眼狼來，讓你做點事情都不願意。”

看着武道之人的情緒有些暴動，而大長老目光中也閃爍着殺氣，還是城府比較深的，只是沒想到劉沉香竟然形成了自我。

喜歡玩弄他人的人，就怕比人形成自我，有了自己的主見，這樣的人只能用真心，而不能用手段，只要誆騙於他，就能被一眼看出來，而劉沉香就是這種情況，失去控製得樣子讓武道之人一時難以接受。

大長老就制止的說道：“都安靜下來，沉香孝心可嘉，想要見他母親這是人之常理，不要責備於他。”

接着就和顏悅色的對劉沉香說道：“沉香，你是我看着長大的，你想見你母親這是好事，我也深感欣慰，也是孝心可嘉，我又怎麼阻止呢，這樣吧，今日就休息一日，等今晚我為你安排一下，等到明日在讓你母子相見，然後你在做劈開華山之是。”

劉沉香神情有些淡然的說道：“多謝大長老。”

而周圍的幾個武道之人都想說什麼，可是被大長老的眼神給壓了下去，都不敢出聲。

接着大長老就對劉沉香和藹的說道：“你下下去休息吧。”

劉沉香對着大長老躬身一禮，說道：“是，大長老。”

接着就轉身離去，直到身影消失，武道世界中人這才問了起來。

“大長老，怎麼能答應劉沉香見他母親呢，若是他母親說了些不該說的，劉沉香改變主意了該怎麼辦？”

而這時二長老說道：“不讓母子相見這也不合適，但劉沉香可是我們培養出來的，也應該為我們武道出些力了，但是大長老，你怎麼能答應劉沉香現在就與他母親相見呢，要見也是劈開華山之後，若是之前就相見，難免會發生什麼變故。”

大長老點了點頭，說道：“的確不能在劈開華山之前讓他們母子相見。”

二長老就疑惑的問道：“那大長老為何要答應他。”

只見大長老神色中漏出一股猙獰的說道：“劉沉香已經有了自我，不在是我們所培養的劉沉香了，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預計錯了凡間之人對劉沉香母子的態度，才讓劉沉香有所察覺，若是我們還像以往的那樣讓劉沉香做事，肯定行不通了，你以為我會真的讓他們母子相見？讓劉沉香徹底脫離我們的掌控？”

而武道到世界中人這才放下心來，這時候二長老就問道：“那大長老有什麼妙計？”

大長老搞神秘側的笑着說道：“有高人傳授了我一招咒法，此招不受限制，就是我武道之人和能利用武道意志而用，今夜就用迷幻之葯將劉沉香迷倒，然後趁機種下此咒，到時候就是想不答應就不成了。”

武道世界這人這才放下心來，紛紛稱讚道：“大長老英明。”

而此時的天宮之中，太白金星來報，對着天帝說道：“啟稟天帝，天後這次又改了天條。”

天帝有些不在意的問道：“都改了些什麼？說出來聽聽。”

太白金星一陣猶豫，支支吾吾的半天，最後還是一咬牙說道：“微臣不敢說，其中有些對天帝您有大不敬，還請天帝過目。”

接着就將一道玉冊呈遞上去，放在了天帝的案頭。

天帝本來還不在意的，隨意的一番，頓時怒了，神色中一片冰冷。

其中的內容無一不是為了限制他的自由而做出來的，他的權利被削減到了極致，只有鎮壓天宮中樞的職權，而其餘的事情都是由天後管理。

一把將玉冊扔了出去，怒道：“簡直豈有此理，竟然如此猖狂，看來非得逼着我動手。”

太白金星深色一動，就問道：“那我們接下來還怎麼做。”

之間天帝殺氣騰騰的站起來說道：“都被欺負到頭上來了，還能怎麼做，當然是還回去了。”

接着天帝就拿出一道令箭，扔給了太白金星，說道：“將我們的所有人都召回天宮，集結在此，只要今日夜半，就殺向天后宮，就讓天後在天后宮之中待着吧。”

太白金星拿過令箭，接着對天帝躬身一禮，說道：“臣宗旨。”

太白金星出了門就去集結兵將，準備接下來的政變，天帝深色中閃現一股殺氣，看向天后宮，深色越發的冰冷，就是他也沒想到最後鬧成這個地步。

華山之上已經進入了一種軍中征伐之氣所籠罩的情況之中，已經有好己方各有目的的勢力集結在了其中，不但有少華山本來就控製得看守人員，還有為了配合武道世界中人斬斷靈脈進而修改天條的天宮之人，這些都是天帝的嫡系，想着時間合適，就被楊二郎帶到了華山。

並且掌控了華山，就等着武道世界中人劈開華山，讓天宮威勢虛弱，趁機殺了天後才能修改天條。

甚至還有天後的人也應藏在暗處，是準備奪取寶蓮燈的，幾方人馬各有心思，而且都不一樣，甚至複雜至極，但都聚集在了華山，而且各有打算。

# 第一百七十八章 天機難測

總的來說，都各有各自的打算，天帝只想發動政變，奪回自己應有的權利，天後自然是不甘示弱，自覺大權在握，就要修改天條，限制天帝，而成就那一界至尊之位。

天帝身邊的一眾仙官，有一部分以司法天神楊二郎為首的卻又自己的打算，準備與武道世界之人聯合，削弱天地意志，讓天宮不穩，從而趁着天帝政變時期趁機殺死天後，趁着天宮受損，修改天條。

而武道世界中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就按照十幾年前的策略，斬斷世界地脈之祖山，削弱天地意志，從而奪取天地的控制權，為他們尋一份生存之地。

但作為此界的大氣運之人，劉沉香，又怎麼沒有自己的想法呢，他身為人子，不管母親多有不是，但終歸是因此而出生的，不管如何，也要想辦法救出自己的母親。

而且經歷了幾件事，也形成了真正的自我，再也不是任人玩弄的劉沉香了，對於武道世界中人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准被與他母親三聖公主見面之後再做決定。

又一方勢力，就是少華山一脈，此時的少華山一脈經過多年持續不斷的努力，早已明了了天地要發展的意志，而且剛好看出了天宮政變之後的陰謀，從中分析出了天發殺機的意思，就想趁着這次天發殺機，將所有違反天道，或着阻礙天道發展的人都清理出去。

爭取在這一次得到天地意志的承認，從而繼續做那發展世界之事。

也算是己方勢力之中意見最統一的一方了，當然恰似天後的人也比較統一，可沒等過多場時間。

帶領天人兵馬的仙官總覺得在天後身邊待着越來越不安全，而且受到了少華山之人的恩惠頗多，離開了天宮，就起了別樣的心思，跟幾個手下提了一句，才發現幾個手下也覺得天後脾氣乖張多變，喜怒無常。

這位仙官就趁機提出了投靠少華山的想法，幾人一拍即合，明面上在華山附近隱藏，而暗中卻聯絡了少華山與他們相熟的靈貓。

若是以少華山之人的眼光看來，就是這些人還有救，氣運猶在，聚集到了一起才找到了一線生機。

看似情況複雜，但都是有理有據，都是因為個人氣運的不同，而造成的影響，成了如今這種局面，也都是自己造成的，怪不了任何人。

世界推舊呈新，天地輪轉，總要向前發展，有些世界是向更加虛弱的方向發展，而此界卻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天意如刀，不符合天地發展的總要清理一批，這就造成了這次天發殺機。

因為若是再等下去，這些人只能拖着天地發展的後腿，而恰好天地意志強悍了許多，才能做出這等事情。

華山之上，楊二郎剛與武道之人商量好了對策，若是劉沉香明日到來，就假裝讓他悄悄的見一次三聖公主，只能遠遠的看一眼，而不能讓劉沉香走到跟前去跟三聖公主說話，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變化。

楊二郎想了一下，也就答應來了下來，心滿意足的走了。

武道之人前腳剛走，後腳太白金星就降臨到了華山，對着楊二郎為首的一眾仙官說道：“天帝有旨意，命令司法天神帶領部眾立即趕赴天宮集結，司法天神，趕緊吧，這次可是大事。”

楊二郎還沒說什麼，但一旁的彩霞仙子卻開口了，說道：“什麼，竟然這個時候降下旨意，不是說好的還有幾天嗎。”

太白金星頓時冷視着彩霞仙子說道：“你一個沒有職權的仙子，也敢質疑天帝的命令，若不看在司法天神的面子上，此等質疑之罪就有你受的，希望你今後看清你的身份。”

說的彩霞仙子臉色一陣慘白，但內心卻殺意一片，想着若是這次劈開華山，武道世界之人就會掌控天地，道了那時候一切仇怨與委屈，都會一一算清。

而楊二郎也站出來說道：“太白金星息怒，是我身邊之人不懂事，還請寬恕一二，等以後有時間一定好好管教於她。”

然後對着彩霞仙子怒道：“還不下去，省的在這丟人現眼。”

彩霞仙子一陣差異，沒想到楊二郎竟然如此說她，想着以前為了大事兒獻身於楊二郎，有了說不出的委屈。

但隨即一想，武道之人就要成就大事，而此消息知道就只有少華山之人，就連楊二郎也以為他們武道之人是劉沉香父親劉彥昌的家族之人，一切都在隱秘之中。

楊二郎作為司法天神，最喜歡的就是權利和自由，而他的一切權利都是來自於天地，若是知道他們武道世界之人要做的事損壞天地之事，肯定不會放任不管，說不定還會為了邀功將武道世界之人送到天帝面前。

最後想到他們就要掌握大權了，到時候一切都是他們說了算，若是楊二郎聽話，就給他一個位置，但一定要楊二郎趴在她腳下認錯。

幻想着一切仇怨都有算清的一天，心中頓時平衡了下來，一顆委屈全部化成冰冷，面無表情的看了一眼楊二郎，退了出去。

太白金星看到彩霞仙子出去之後，這才好了許多，彩霞仙子只是一個封號，類似於一個丫鬟的職位，竟然敢如此說話，也讓他這個位高權重之人有些難看，但最後還是看在楊二郎的面子上沒有多說什麼。

看着一臉疑惑的楊二郎，就說道：“這次天後又頒布了新的天條，志在至尊之位，而且天后宮內部空虛，正是大好時機，若是能成，天帝自然完全掌握大權，天帝知道你們想要修改天條，天帝答應了，若是此事成了，就將天條恢復原本的面目，不合理的你也可以提出意見。”

楊二郎心中頓時大喜，點頭說到：“還是瞞不過天帝的眼睛，我這就集合人馬，返回天宮。”

太白金星對楊二郎還是很滿意，就說道：“那你儘快，我先回天宮復命，還要做一些安排。”

“太白慢走。”

楊二郎也是一陣欣喜的說道，想着謀劃了不知多少年，今日終於得償所願，也讓他喜不自勝，若是真能如此，哪還用的着這麼麻煩。

看着太白金星離開之後，身邊的一位仙官就問道：“楊天神，我們若是這樣離開，與武道世界中人的約定還要不要留下人看着。”

楊二郎搖了搖頭，說道：“我們已經有了最簡便的辦法，跟劉家宗族目的並不違背，他們要幫助沉香救出我那妹妹三聖公主，我們只要將天條修改了，三聖公主自然就能放出來。”

旁邊的仙官也是點頭不已，也覺得這事就是這樣，兩樣野不違背。

接着就聽到楊二郎感慨的說道：“劉家宗族也是一起之人，為了我那不真氣的外甥，竟然如此費心費力，以後若是掌握了大權，一定要對他們多加照顧。”

而身邊的仙官也是點頭不已，問道：“那我們要不要將此事告訴他們？”

楊二郎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彩霞仙子回去一定會說的，會說出我們去樂哪裡，其餘的也不必多說，我會給他們一個驚喜。”

身邊的仙官就說道：“是，楊天神，屬下這就去召集兵將，返回天宮。”

楊二郎頷首說道：“去吧，急的要快。”

仙官隨即退了出去，敲響了集合的編鐘，不到一時三刻，都是修行之人的兵將全部集合完畢，然後楊二郎一聲令下，將人手分批次的全部撤離出華山。

等到武道世界中人將與楊二郎約定的消息帶回去時，武道世界中人都是一片歡呼，有楊二郎的幫助，不但可以迷惑劉沉香，還能在關鍵試了抽取力量，讓劉沉香行那劈山救母之事。

只要華山地脈斷絕，他們武道世界中人就能在此界真正的立足了。

就在武道世界中人的歡呼之中，楊二郎來着所有能調動的力量，已經離開了華山，向著天宮而去。

本該離去回到武道世界中人身邊的彩霞仙子，並沒有返回武道之人的駐紮之地將消息帶回去，向著楊二郎走了之後，怎麼都會給他們武道之人說一聲。

本來心中對楊二郎有了怨氣，此時還拿楊二郎沒辦法，就想要去關押三聖公主的地方撒氣，三聖公主本就沒有不能讓人見得規定，自然是沒人理會他，在華山地洞之中的一處地火噴發之處，見到了已經沒有了原來光鮮色彩的三聖公主。

三聖公主在此地經受了數年地火寒冰的折磨，又加上参觀她的人絡繹不絕，從來都沒斷過，而且對她指指點點，並且說一些他所做的事。

本來還對這些不以為意，以為自己是為了愛情，不管如何，愛情是偉大的，竟然沒有考慮到任何損害天地的這個環節。

經過無數人的指責，本來還堅持着，最後隨着時間越久，也明白了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也清楚了劉彥昌的為人，深感罪孽深重，又加上被人指責，心性承受不住，竟然瘋了。

在地火之處獃滯的待着，若是見人過來，就開始瘋瘋癲癲的亂說一氣。

而彩霞仙子走到了關押三聖公主的地方，看着三聖公主一陣冷笑，說道：“三聖公主在這待得好嗎？”

而三聖公主一下子拖着鐵鏈，瘋狂的往後躲，大叫着：“不是我偷得，我沒有偷寶蓮燈，我沒有。”

彩霞仙子一陣冷笑，說道：“不是你偷得還能是誰，你已經是我武道世界之人了，就別在這裝了。”

而三聖公主一個勁的搖頭說她沒偷寶蓮燈，看着彩霞仙子一陣皺眉，暗道這三聖公主莫不是瘋了？

以前傳聞三聖公主精神有些失常，但她也從來沒看過，這還是第一次來，既然瘋了也就沒有了多說下去的心思，跟一個瘋子也沒必要較勁。

但被驚慌失措的三聖公主忽然發現了什麼，看見彩霞仙子的樣子，頓時大吼道：“你是朝霞，是你害我的，是你誆騙我下界的，才有了這些事情。”

# 第一百四十八章 萬事終結

彩霞仙子轉過頭來，說道：“你還知道我妹妹，看來你還沒有瘋，你把我妹妹弄哪裡去了，是不是被你殺了。”

三聖公主看見彩霞仙子漏出兇狠的樣子，又嚇的躲到了一個角落瑟瑟發抖。

彩霞仙子殺意沸騰的向前走了一步，嚇得三聖公主無處躲藏，亂吼亂叫，但彩霞仙子好好沒有一絲要放過三聖公主的意思，說道：“說不說，告訴我，我妹妹被你們弄哪去了，若是不說，你兒子劉沉香也別想活了，他這次要劈開華山，按照少華山人的說法，只要做出這種損害天地的事情，即使滔天的氣運也別想好過，到時候也會死。”

三聖公主一愣，被提起他兒子，一下清醒，反應了過來，跪在原地對着彩霞仙子說道：“求求你不要傷害我兒子，他是無辜的，只要你們放了我兒子，我做什麼都願意。”

使勁的在原地對着彩霞仙子叩頭，即使頭破了也毫無所知。

而彩霞仙子卻不為所動，說道：“只要你告訴我，我妹妹究竟去了哪裡，我就求情以後放了你兒子，等劈開華山之後，留他一條性命。”

三聖公主此時聽到劈開華山，就使勁的搖頭，痛苦的說道：“我不知道朝霞去了哪裡，我也沒見，求求你不要讓我兒子劈開華山，求求你們了，我自己犯下的錯誤我自己承擔，不要牽連我兒子。”

彩霞仙子冷笑一聲，說道：“既然是你兒子，就是因為你，才會承受你犯下的錯誤，世界上又哪有不牽連這一說，你若是不說，不但你會死，你兒子也會死。”

三聖公主被這麼一驚嚇，意識又進入了混亂之中，又開始瘋瘋癲癲的胡言亂語起來。

而彩霞仙子問了半天，也沒問出生什麼，旋即就打消了這個念頭，折騰了一番三聖公主，心理平衡多了。

而這一切恰好被隱藏在暗處的一道身影看了個清楚，這身影正是武道世界之人培養的最大底牌劉沉香。

看見自己的母親遭受如此罪孽，已經哭得成了一個淚人，也明白了武道世界中人的陰謀。

不光他母親遭受如此劫難是個陰謀，就連他的出生也是武道世界的陰謀，再也沒有了以往的幼稚，剩下的只是滿滿的殺意。

看着心滿意足的彩霞仙子正从里面走出來，到了他隱藏之地，劉沉香頓時丹田發力，一掌拍向得意滿滿的彩霞仙子。

彩霞仙子還沒察覺什麼，意識就進入了一片黑暗，就此倒地而亡。

而這時原本負責鎮壓華山的一位身穿黑甲的將軍頓時有所察覺，出現在了原地，一看是劉沉香，就無奈的搖了搖頭，說道：“劉沉香，你可知道這裡是我少華山負責的地方，華山重地，禁止殺戮。”

劉沉香本來準備立即隱藏起來，但沒想到少華山之人來的如此之快，而且還是個熟人，就是經常給他一下消息的那位將軍，而且還經常教他一些氣運之理，也算半個師父，自然是不好動手。

有些無奈的說道：“對不起，這是我的錯，等我做完事情我會來少華山接受處罰，還請將軍放我離開，劉沉香感激不敬。”

黑甲將軍嘆息一聲，搖了搖頭，說道：“你的事情人皇師兄已經交代過了，若是你來之後，就將寶蓮燈一事的前因後果告訴你，但你一直都沒來過華山，我只能傳遞一些無關緊要的消息，今日你終於來了，我這就給你。”

說這就沖懷中取出一塊玉片，遞給了劉沉香，劉沉香盯着這塊一片，顫抖着手將玉片接過來，不知為何，這玉片給他一種極大的恐懼，一切就此解開，心思複雜至極。

拿着玉片，放到眉心，頓時明白了所有的前因後果，其中的內容就是從他母親在天宮之時，怎麼被身邊的朝霞所蠱惑，怎麼遇到劉彥昌的，又如何盜取寶蓮燈的事情，還有武道世界之人的來歷，究竟想要干什麼，全部寫的一清二楚，也對武道世界之人產生了滔天殺意。

對着黑甲將軍一禮，說道：“多謝將軍，替我感謝人皇，等我做完事情我自會來少華山謝罪。”

說完轉身就走，而黑甲將軍對着就要離去的劉沉香喊道：“把你的小命留着，少華山幾位師兄弟都商量過了，寶蓮燈之事也該有個結局了，再過幾日地龍翻身之時，就是你母親脫困之日，希望到時候你能夠來接你母親。”

劉沉香聽着已經是淚流滿面，不敢回頭，只是側着頭朝着身後使勁的點了點頭，轉身盯着武道世界之人駐紮之地，神色中充滿了殺意。

天宮之中已經進入了一種肅殺之氣中，子時一到，天帝一聲令下，所有的兵將都沖向天后宮中，天后宮的人手全部調到了華山埋伏，而且投靠了少華山，所以也沒遇到多少抵抗。

不到一時三刻，就打入仙台之中，正在暢想着怎麼掌握大權的天後也被嚇的驚慌失措，沒等她做出什麼行使職權，破口大罵的事情，就被楊二郎為首的一眾仙官群起而攻之，抵擋了兩下，就被打的灰飛煙滅，但臨死之前使出了一招禍心之咒，讓一眾圍攻之人全部中了招。

楊二郎這時候準備收兵，向天帝稟報，但手下的天兵都被中了禍心咒，開始互相攻擊，就連他也不放過。

一時間之間整個天宮都亂了起來，天宮之中煞氣瀰漫，被亂起來的天兵弄成了一個絞肉機，殺伐之氣向著整個天界瀰漫，而在天宮之外的少華山之人，卻任由殺伐之氣洗鍊，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甚至還能從這殺伐之氣之中感悟到天發殺機的道理，開始凝練起了神通。

此法江漢珍只是提到過一次，也是一個猜測，竟然被門下弟子給創了出來，雷霆之道本就司生司殺，對殺氣也極為敏感，而且還能利用殺氣來提升自己，也是一門極為難得的後天所凝練的神通，所用的資源就是殺氣。

在雷府也只是一個理論，並沒有形成體系，都被牽扯在域外戰場，根本沒時間推演，沒想到竟然被寶蓮燈世界的弟子給推演了出來，也算是一個意外之喜。

正在感悟天發殺機的江漢珍滿意的點了點頭，也暗道自己不管任何事情是正確的，只要做好宣化之事就成。

天機變化，就連凡間華山也出現了變化，劉沉香有了自我，意識到武道世界中人的不正常，早就覺得武道世界這幫人有些不對經，就找了個工夫溜了出去，準備私下里去見他母親一面，沒想到卻看見了彩霞仙子在耀武揚威，說出了一些隱秘。

所有的一切都已經真想大白，武道世界中人不但對他沒有恩情，而且是仇人，也正是武道世界本來的氣運耗盡，沒有了生機，妄圖控制劉沉香，做那劈開華山之事。

但世界意志越來越強，導致武道世界之人受到了氣運反噬。

正是力微休負重，言輕莫勸人，做出了超出能力範圍的事情，被暴怒之後的劉沉香用劈天神掌屠殺的一干二凈。

此時的天宮混亂也接近了尾聲，江漢珍心頭有感，本想離去，但還是覺得有一件事情沒做完，應該就是此界的機緣。

忽然門外一道聲音傳了進來，說道：“少華山大弟子狐明恭迎先生出關。”

江漢珍心頭一動，不知道這狐狸跑來干什麼，他是最早入門的，為人穩重，少華山都是他來管理的，也為江漢珍剩了一些麻煩。

就問道：“你此時來訪，有何事情？”

狐狸站在仙典司的大門之外說道：“此時天界推舊呈新，天帝殉位，而天後身死，我們同門師兄弟商議過了，請先生出關，登臨至尊之位。”

江漢珍不住的搖了搖頭，卻沒想到時這種事，就聽見外面的一眾弟子齊聲說道：“恭迎先生出關，登臨至尊之位。”

江漢珍有些無奈的說道：“我擅長的事普傳道法於諸天的宣化之事，和完善世界的救濟之法，對於至尊之位並不擅長，還是你們自己商量選出一人來做那至尊。”

外面的一眾少華山弟子卻沒有答應，狐狸又說道：“以前的天宮已經覆滅，在也沒有了禍害天地之人，之所以有今日這種大好的局面，就是因為先生，我們眾師兄弟商量了，唯有先生擔任至尊最為合適。”

江漢珍聽得就是一陣頭疼，至尊之位他還真沒想過，有直至知名的知道他不是那塊料，只能拒絕的說道：“此事並非我所擅長，少華山倒是有幾人可以勝任能，比如狐明就可以，為人穩重，辦事牢靠，頭腦靈活，可做至尊。”

外面的少華山弟子紛紛看向狐月，只見狐明搖了搖頭，說道：“回先生的話，弟子就是因為太穩重了，所以限制天地的發展，所以還請先生做至尊之位，帶領我等繼續發展，弟子只願意陪伴先生左右，還請先生出關，登臨至尊之位。”

此言一出，而其餘的弟子又齊聲說道：“還請先生出關，登臨至尊之位。

江漢珍聽得有些無奈，好像是排練好的一樣，就說道：“現在的人皇就不錯，他也是我少華山弟子，有管理凡間的經驗，將原來的中土擴大了不下五倍，做這至尊之位綽綽有餘，他比較合適。”

# 第一百四十九章 寶蓮燈終

接着就聽見外面一陣熙熙攘攘，就是剛點到的人皇，身上穿的是剛進入少華山時的那件破舊衣服，從人群中擠了出來，對着仙典司行了大禮。

接着說道：“先生，弟子早年雖然貴為皇子，但在宮中與並無任何地位，整日活在擔驚受怕之中，甚至不如別人養的一隻寵物，直到遇見先生，才有個人樣，如今雖然成了人皇，也是受了先生的恩惠，弟子能治理萬族，統御四海，也是因為眾位師兄弟協助，我們共同營造着方天地，就是為了報答先生之的恩情，不負先生普華眾生之恩。”

接着又是一拜，說道：“弟子懇請先生出關，登臨至尊。”

接着所有的弟子也紛紛效訪，說道：“弟子懇請先生出關，登臨至尊。”

江漢珍一陣搖頭，很是無奈，看着架勢不出去時不成了，心念一動，天道有感，一時間天花亂墜，地上湧現出朵朵金蓮，虛空中有一道氣勢凝聚，引而不發。

心中明白，這就是天地格位自動降臨，這事情已經成了整個世界的意識，只要出去，就會降臨在他手中。

但也沒有不出去的理由，就推開仙典司的大門，虛空的氣勢瞬間成型，凝聚成了一道大印，飛到了江漢珍手上。

眾位弟子一看頓時大喜，拜道：“恭祝天帝。”

之後江漢珍就被迎回了天宮之中，開始了天帝生涯，期間什麼事都沒做，安排了人手，十天之後，將天帝之位交給了狐明，而他就隱居在少華山之中，看着小船寶物等待着機緣。

狐明當了天帝的第一件事，就讓人將華山地脈移位的那一段徹底引向了少華山，轉移了華山周圍的生靈，之後就發生了地龍翻身的事情，華山分裂成了兩塊，打開了九天寒鐵鎖做的鐵鏈，放出了三聖公主。

這一當剛好十個月，就將天帝之位交給了凡間人皇，人皇白日升天，成就了至尊，繼續的開始權衡天地，忽然一日劉沉香驚了天宮求見他，並且送上了寶蓮燈。

天帝當即宣告三界，三聖公主罪責已經過了，寶蓮燈之事就此結束。

而人皇心中有感，將寶蓮燈扔向了少華山，被江漢珍所感應，而菩提樹枝枝恭弘=叶 恭弘搖晃，掛在樹枝上的小船閃閃發光。

就肯見一盞碧綠色的燈飛到了樹枝之上，繞着樹枝轉了幾圈，最後落到了小船的船頭，有如船頭的明燈一般，只是沒有燈芯。

心中仔細感應一番，暗道寶物成了，若是有了它，就能安排門下弟子將人輸送到別的小世界中去。

飛碟玉佩有探測諸天坐標之能，就是穿梭起來消耗有些大，非得花時間積累不可，而這個小船就方便了許多，本來就有穿梭虛空的能力，這時又有了寶蓮燈融合，就能在虛空之中辨別方向。

若是再加上自己給的坐標，就能自由穿梭了，想到此，江漢珍將將那些已經探測出來的小世界一股腦的錄入了寶蓮燈中，就差一個能夠指引方向的燈芯了。

而燈芯卻被吞了，江漢珍就想重新製作一個燈芯，也恰好燃燈祖師傳了他燃燈之法，已經將一部分融入到了普傳法門之中，所以才有了這一次的弟子遠比前幾次要多的盛景。

至於將人煉成燈芯，江漢珍想想就覺得算了，並不符合他的心性。

就準備推演一番，研究出製作燈芯的法門。

話說劉沉香子華山接回三聖公主之後，但三聖公主已經變得意識不清，劉沉香就將寶蓮燈還給天界之後，就帶着他母親四處求醫，這一走就是好幾年，幾乎走遍了整個天下，而且劉沉香的事情早就人盡皆知，也想幫他一下，但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最後劉沉香想到一個主意，就想到武道世界給他說道那個積累眾生意志的事情，就挨家挨戶的討要祝福，不知道走了多少年，終於心頭明悟，天機明朗，卻是孝心感動了天地意志，也感動了三界眾生。

劉沉香帶着天道的指引，到了少華山，而江漢珍正在研究燃燈之法，想要為寶蓮燈製作一根燈芯，但總感覺差點什麼，忽然身邊弟子狐明來報，說劉沉香母子到了山華山。

江漢珍此時才反應過來，瞬間測算一番，才明白事情的前因後果，劉沉香帶着眾生的囑咐，與天地的指引，就到了山華山的石碑前。

但要入山必須要學會普傳法門的入門篇，劉沉香只用了不到半個時辰就入門了，而他母親三聖公主時而清醒，時而瘋瘋癲癲，要入門極為困難。

最後還是經過劉沉香的幫助，也入了門，就連病情也好轉很多，這才帶着三聖公主上了少華山。

江漢珍心中也是有些感動，劉沉香不愧是至孝之人，竟然能做到這樣。

就對身邊的狐明說道：“快請他們母子進來。”

狐明應了一聲，說道：“是，先生。”

接着就出了門，去接回山下那母子兩人了。

江漢珍看着狐明，也是暗暗點頭，當時他走的時候講天帝之位給了狐明，狐明雖然也沒問題，但發現人皇做這些事比他好，就硬是將天帝之位砸到了人皇的頭上。

而從天宮傳來的消息，人皇也在暗中尋找年輕俊傑之人，看樣子也要培養出來一個人皇來。

狐明卸任天帝之位，就回到了山華山，將少華山交給了後輩弟子，一直在江漢珍身邊待着。

這時狐明待着一個穿着粗布麻衣的年輕人，扶着以為神情有些獃滯的婦人，江漢珍從依稀的面容之中辨認的出來，這就是以前的三聖公主，看其身穿打扮，卻也看的出劉沉香也是費心了。

就見劉沉香扶着三聖公主拜倒在地，說道：“弟子劉沉香拜見先生，還請先生救救我母親。”

江漢珍看着劉沉香母子，心中閃過一絲複雜之色，心道，‘還是來了。’

就說道：“辛苦你了，你們母子的事情我也知道，但你母親的意識混亂，只有慢慢調理才能康復，我卻沒有辦法。”

劉沉香閃過一絲失望，但發現江漢珍隱晦的將手中的菩提樹枝轉了一下，將本來他能看見的一樣東西轉的藏了起來。

樹枝上閃過一道亮光，江漢珍看的一陣頭疼，還沒等他做出反應，就見劉沉香對着三聖公主敗了一下，又對着江漢珍拜了一下。

江漢珍真要準備出手攔住，但一想，心中一動，天道意志傳來一道意志，劉沉香有一線生機，並不會就此化為燈芯而亡，也就停了下來。

就見劉沉香身形飛快的飛到了菩提樹枝之中，與菩提樹枝上的小船融合，進入了燈芯之中。

柳恭弘=叶 恭弘小船上的那盞燈頓時亮了起來，而身邊的狐明也是大驚失色，問道：“先生，怎麼了，你沒事吧。”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無事，是寶物成熟了。”

之間江漢珍伸出手，將菩提樹枝上的小船摘了下來，看着手中的小船，讓他百感交集，見過了尊師重道的弟子，讓他心滿意足，又見到了這種天地間的至孝之人，為了母親的病情竟然可以捨去自我。

不知為何，想起了身在凡間死前的那一刻，子女商量着如何分家產，最後為了一個飛碟玉佩還商量着要鋸了自己的手指頭，讓他死前都不得安寧。

雖然那時候心智堅定，並沒有做出什麼傷心欲絕的表情，早就將這一切看的很淡了。此事看見真正的至孝之事，也覺的門下的弟子也做的很好。

看着手中的小船，漏出了一絲笑容，但就連他自己都沒察覺出來，從他的眼睛里流出一滴晶瑩剔透的珠子，好巧不巧的滴落到了燈芯之中。

看着正在尋找兒子的三聖公主，將小船遞了過去，三聖公主接過小船，瞬間呆立在一旁，看着手中的小船表情複雜至極，好像是在緬懷，又好像想到了什麼。

江漢珍默默的點了點頭，說道：“狐明，走吧。”

狐明看了一眼還在發獃的三聖公主，問道：“那她怎麼辦？”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本來她的氣運已經耗盡，但她兒子了不起，做了天地之間的大功德之事，已經氣運非凡，母以子為貴，她罪孽全消，現在也該結束了，。”

狐明又看了一眼三聖公主，說道：“劉沉香已經化為了燈芯，她失去了兒子，沒什麼事吧。”

江漢珍看了一眼狐明，說道：“誰說劉沉香死了，如此大氣運之人怎麼可能身死，以後也算是你的師弟，該交代的我都交代了，若是有事需要你幫忙，就儘力幫吧。”

狐明頓時放下心來，說道：“原來如此，這我就放心了。”

江漢珍帶着狐明出了殿門，就笑着隨口問道：“你就這麼跟着，也不問問我要帶你去哪裡？”

狐明說道：“先生靜極思動，很少出來走動，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弟子只知道陪伴在先生左右，從此鞍前馬後，做些端茶倒水之事，以報答先生之恩。”

江漢珍笑着感慨一聲，也不再說話，就帶着狐明離開了山華山，開始在新的世界中遊歷起來，前後三年時間，走遍了世界各個角落，身邊的人不到那沒有減少，而且越來越多。

比如老虎山貓赫然在列，而此時的至尊卻羡慕的不行，好不容易尋到了一個傳承之人，才覺得可以放下身上的擔子。

巧合的是他所選出的新的至尊，正是劉沉香第一次積攢眾生意志的那次遇到的一家三口之人，也是這對年輕的夫婦看着劉沉香可憐，位他整理了身上的傷勢，也為他收拾了一番，給了一頓飯，讓他更精神一點的去與他母親見面。

而下一屆的至尊，正是這對夫婦的兒子。

# 第一百五十章 寶船普度返天庭

人皇將至尊之位交下去之後，就準備去尋江漢珍的蹤跡，但哪知道半途遇到一隻自稱凈壇使者的豬妖正在禍害女子，最後一咬牙就花費了一些時間將豬妖給滅了。

等到做完這件事的時候，才聽到江漢珍已經飛升了，而且帶着他的一眾師兄弟一起乘坐着一个中間鼓起的圓盤飛升的。

心中難免有些失落，隨即對豬妖卻暗恨不已，也想到了江漢珍以前講過的一個故事，傳說永恆世界之中的玉皇大帝，經歷了萬劫而得道，升天的那一天，就是拔宅飛升的。

其餘的家禽都到齊了，唯獨家裡養的豬不知道躲哪地方睡懶覺去了，沒有跟隨上天。

最後凡間的貢品都喜歡用豬頭供奉，他看着手中這個凈壇使者碩大的頭顱，心中一陣暗恨，本來想扔了，但覺得也是自己的戰利品，害怕沒有準時集合一起飛升，就開了個法壇，將凈壇使者的頭顱供奉了上去，以說明沒有及時到來的原因，感應着主世界的方向，飛升而去。

而江漢珍也沒有說過任何集合的話語，這事是門下弟子自己商量的，找到了一個比自己優秀的接班人就跟隨過來，人皇雖然成了至尊，但一個初心並沒有變，若不然他也不會剛成就至尊之時就急着找接班人。

別的師兄弟的接班人好找，但至尊卻難尋，能在十年期間就找到一個接班人，也算是天道意志強悍之後幫了大忙，否則非得千百年不可。

若不是有些最短期限都沒任滿不得離開的弟子，跟隨的人只會跟多。

在天宮初立之時，江漢珍十日至尊，狐明十月至尊，人皇上任，看着身邊的一個個師兄弟都找到了接班人追隨江漢珍而去，就規定期限，沒有一定的時間休想離開。

但也這些新上任仙官之人卻形成了一個風氣，就是培養後備力量，總之要找一個能夠超過自己的，才能放心的將位置交下去。

看着人皇吃了憋，都紛紛暗樂不已。

而凡間就此留下一個習慣，只要飛升之人，都會尋找一隻凈壇頭，開壇做法然後供奉，才會飛升。

天宮的人皇做至尊的時間，正是十年，凡間有傳聞，本來至尊可以十年飛升，就是因為多待了一天，才會用凈壇頭來贖罪。

從此凡間就有了一個習慣，但凡是上門賠禮道歉的，都會帶一隻凈壇頭當禮物。

寶蓮燈世界並沒有因此終結，而是繼續向著更加完善的方向發展。

世間有了一個傳聞，若是有根性上佳的弟子，又兼為人機靈，就會出現一個婦人與一個年輕人駕着寶船，將這些弟子帶走，離開這個世界，向一個新的世界去發展。

而這兩人是一對母子，正是劉沉香與三聖公主，三聖公主見到兒子化為燈芯，被刺激的清醒過來，而劉沉香並沒有死，船頭上碧綠色的燈座上放着一顆珠子，散發著七彩之光。

劉沉香正是與寶蓮燈結合，成了一種未知的存在，而三聖公主就成了掌舵人，經歷了一番苦難，終於修成正果，但一顆慈悲之心並沒有消失，越發的明亮。

江漢珍走的時候，將探測出來的世界坐標都輸入了小船之中，三聖母負責尋找根性十足的弟子，而劉沉香就負責給這些弟子講解一些去小世界的基本常識，和一些禁忌，迎來送往的穿梭在各個小世界之中。

主世界雷霆都司的雷池之中，一個飛碟玉佩憑空出現，接着照出一束光芒，江漢珍帶着身邊的一些弟子就從飛碟玉佩之中走了出來。

來之前已經說明了主世界的真實情況，和所遇到的問題，這些弟子剛到主世界，就成了一副摩拳擦掌的姿態。

江漢珍看的不住的搖頭，說道：“我們到了，這就是天庭的雷池。”

眾地都是一陣感應，但也有些凝重，老虎感覺了一下，連連搖頭，說道：“先生，這大世界天界雖然看着比較大，但這天地靈氣卻沒寶船世界的天宮濃厚，看來遭受了不止一次大難。”

其餘弟子也紛紛頷首，對此說法無比認同，而寶船世界就是原來的寶蓮燈世界，因為發展的快，菩提樹枝上的那艘寶船就是在寶蓮燈世界中成熟的，因此就稱為寶船世界。

這時身旁的狐明說道：“師弟說的在理，但此時的寶船世界經過一番發展，才有如今的一番氣象，若是先生沒有在少華山普傳道法之前，連世界靈氣都有一種死氣沉沉的感覺，更別說與主世界相比較了，根本沒有可比性。”

身邊的山貓也一陣贊同，說道：“對，但有了我們，我少華山雷門一脈對於改造天地還是很在行的，就是不知道與其他幾個世界上來的師兄弟相比如何，絕不能被比了下去。”

此時也一個人族修士就說道：“我倒是不但心以前來主世界的師兄弟能比的上我們，而是怕以後先生降臨世界的師兄弟們，若是我們不努力，他們肯定會超越我們。”

而這時靈貓就問道：“師兄這是為何？”

這時一個拿着笏板的凡間官員打扮的弟子說道：“這還不簡單，先生以前傳道之時，普傳法門還只是草創，並不知道效果如何，我們所修鍊的普傳法門已經有了好多次的完善，早就接近大成，也能歸於修鍊的上成法門之中，這次又經過了我們寶船世界，融入了一套寶船普度之法，雖然先生已經傳給了我們，但還沒有真正的完善，等到下一個世界之時，定會真正的融入其中。”

一個身穿銀色鎖子甲將軍打扮之人恍然大悟的說道：“原來如此，此次先生傳道定會是新的完善法門，若是再下次呢，只會越來越強，若是我們不努力，還真會被甩在身後老遠。”

看着一眾弟子們的談論，江漢珍搖頭不已，暗道這些弟子想的可真長遠。

可事實上正是如此，記得第一個穿梭的世界，只是最根本的普傳法門，因為攻擊力不足，又加了一下雜篇法術備用，而接下來又得了許多傳承，積累了無數的經驗，一直在完善，有了燃燈之法的時候更是一個轉折點，只要用心修習，幾個月就能見成效，而且入門也越發的簡單。

尤其是心性方面，比最開始根本就是兩個樣子，而在寶船世界，又經歷過仙典司的好多年，心性方面的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只要將之消化，就能化為己用，融入到普傳法門之中。

正所謂後來者居上，一代強過一代，若是前面的不思進取，等着吃老本，遲早要被後面的所超越，短時間還看不出來，但時間長了，就只能趨於平凡，丟在人群中再也看不見身影。

看着門下的弟子討論的差不多了，都是一副摩拳擦掌的樣子，一看就要投入進去，準備大幹一場。

江漢珍就說道：“我已經通知了雷府學院之人，待會就會來接你們去雷府學院，以後的路也就靠你們自己了，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們的時候，都能有所長進。”

眾弟子也知道主世界的情況，齊齊躬身一禮，說道：“弟子遵命，定不負先生囑託。”

接下來又交代了幾件事情，而雷府學院的人也來了，帶走了從寶船世界上來的弟子，江漢珍將這些新弟子送走之後，看着空蕩蕩的雷池，難免有些不舍。

天下之事聚散離合本是常理，仙道更是如此，越走到最後人越少，沒有強大的心性根本承受不住。

有道是‘修仙路上少行人，只是仙家與道家，顛倒乾坤行道法，萬丈紅塵獨一人’。

但還記得自己的職責，也記得主世界中的窘迫之境，還有西方教這一根刺噎着，不拔出來不能讓人安心。

他作為天庭認可的諸天宣化雷神將軍，就是負責在諸天萬界中招收新弟子，又兼為仙道世界增加底蘊的職責，將主世界周邊的小世界都收攏回來的事情，自然不能就此停下來。

而修為經過一個世界的積累，也感覺到可以承受三災中的另外兩災，修鍊成真正的仙體，從而成就天仙境界。

依他所想，修為境界高了，才能對天地大道有更深刻的感悟，才能看清以後的道途，去走哪一方面，若是將此一道凝練出自己的法則，就能大道行於天下，就是神仙，若是此法則凝聚成實質，就能代表一道，就能稱為萬劫不滅的金仙。

而至於傳說中的大羅金仙，距離此事得他還很遙遠。

隨着他的修為越高，對普傳法門的理解也越發的深刻，才能對普傳法門更加完善。

隨即關閉了雷池，高掛閉關修鍊的符牌，進入了閉關之中。

而這些從寶船世界中來的弟子，都是修為最高的一批，各個都有地仙修為，在天庭內外雙線作戰的時期，已經被壓的穿不過氣來。

有了這些弟子的加入，天庭上下無不大喜，經過在雷霆學院中的短暫培訓，就被每天都瞅着雷霆學院有沒有新弟子進來的玉帝要走了。

# 第一百五十一章 東方日出西方雨

自從雷府弟子牽頭，整個天庭真正的融合之後，玉帝根本就沒閑下來過，而時不時的去一趟雷霆學院，看看有沒有新弟子出現。

若是修為低的就勉勵幾句，囑咐好好修鍊，可以時常去天庭些小忙，若是修為已經達到地仙程度的，只要被看見，就迫不及待的要了回去。

而要回去的學院弟子，一些好鬥而且狡猾，生存能力強的，就會派去域外戰場，而剩下的就會在天庭留下來，補充人手，或者去地府戰場，與西方教周旋。

雙線作戰本來就壓力很大，而且不是對外的雙線作戰，而是一內一外。

外不域外之人想要侵佔整個仙道，而內部卻有西方教之人犹如蛀蟲一般的腐蝕，可以說是內憂外患。

若是按照西遊故事來看，仙道從此就變得勢微，而西方教卻佔據了天地大勢，到最後西方教也達成了他們自己的目的，將主世界的底蘊全部獻祭到了虛幻世界中，而仙道幾乎成了傳說。

天庭本就人手不足，有的都已經調往域外去了，現有的人手還真不是已經在地獄之中賴着不出來的西方教的對手。

從開始決定要將西方教從地獄之中趕出去的時候，就開始了攻伐，就是短短數十日，已經攻打地獄中的地藏王不下百次，偶有小勝，還是敗多勝少。

原因就是天庭力量不足，根本本能完全將地府拿下。

按照西方教原本的目的，天地人三界都要安插自己的而大部分人手，若不然怎麼可能行使愚弄眾生的西遊計劃。

人間界就不用說了，九九八十一難，幾乎大部分分安排的都是西方教的人手，也是人間大地之上的八十一個靈脈節點，每經歷一個地方，主世界都要遭受一難，受一些損害。

八十一次之後，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都能被弄得千瘡百孔，更別說這個已經經歷了不知多少次大難的主世界了。

若是底蘊差一點的世界，早就不知道滅了多次了，也就是主世界底蘊深厚些，才能經得起如此折騰。

按照西方教的西遊計劃，不止是人間界，還有地府和天庭也做了安排，若是如西遊傳記中的一樣，從那時候開始，仙道原本自然生成的五道六橋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事六道輪迴。

破壞了天地的循環系統，然後還派人鎮壓在地獄之中，整個地府都變成了西方教的后花園。

接着就開始對天地受損之後所牽連的天界下手，禍害了蟠桃園，拆了八景宮，掀了凌霄殿，此三處為天界鎮壓氣運的重地，若不是畏懼雷府，說不定整個天庭都會被西方教趁機佔了。

即使這樣，也讓天界受損不小，天庭中樞受損，西方教就開始準備西遊，選取了四大部洲，沿着太陽東升西落的方向，毀壞了八十一處地脈節點，從此主世界就以很快的速度衰落了下去。

而這並不是西方教取經人的八十一難，而是西方教為主世界準備的最後八十一處劫難，劫難一結束，主世界也就算進入了消亡之路，再也沒有了翻身的可能。

江漢珍傳說諸多世界，有許多世界中都流傳着西遊傳記的傳說，原因可能是主世界意識已經察覺了什麼，就將此信息映射到了別的世界。

而這些弟子沒有一個笨人，只要知道西遊傳記的故事，都能猜測的出西方教的打算，私下里一番商量，才得出的這個結論。

有陳玉樓這等天庭位置不低的人在玉帝身旁，明裡暗裡的對玉帝說上一些西方教的打算，玉帝本來還有所懷疑，就派人四處查看驗證一番，果然發現了西方教的陰謀，因此才下令全面對付西方教。

奈何人手不足，只能看着西方教還在四處亂跳，而此時人手補足最多的地方就好似雷霆學院，所以才一直盯着雷霆學院不放。

這次有了新人加入，天帝首先下手，將大部分弟子分派在了天宮各處任職，以補足天宮所有職權，當然也不會忘記域外戰長，將那些在地府之中屢立戰功之人抽調出來，輸送向域外戰長。

而那些沒經歷過大戰之人，就分派在地府之中對付西方教，也算事變相的戰前歷練。

雖然此時沒有完全滅了西方教的能力，也因為知道西方教背後之人而有所顧忌，所以做的事情就是拖下去，拖的時間越長越好，只要能讓域外騰出一些人手，就是西方教徹底覆滅之時。

但西方教畢竟是一個流浪教派，雖然他們的世界滅了，還能存活至今，也有自己的手段。

此時的西方教婆羅殿之中，如來聽着尊者阿難彙報道：“我佛，仙道對我西方教步步緊逼，經常派人去地獄之中破壞我們所建立的六道輪迴，此時更是變本加厲，地藏讓我傳信，說安排在地府的僧兵死傷慘重，西方我佛加派一些人手，以減緩地府壓力。”

如來眉頭緊縮，深色中閃過一絲凝重，但也沒有阿難得那種不知所措的慌亂，不愧是一方教主。

思索了片刻口出梵音，說道：“此時天庭變換我們還一無所知，阿彌勒負責探查此時，至今還沒回來，想來已經快有結果了，但地府不能有失，你且去東海龍宮傳我法旨，調動八部天龍，趕往地府之中，不求建功，只要僵持着就行，等阿彌勒傳回消息，再做決定。”

阿難雖然有氣，本來好好的計劃卻被天庭勢力整合而出現了變故，被壓着打了好長時間，早就想請佛祖助手懲戒歪道邪魔了，卻被告知要僵持着。

雖然不願，但還是答應了了下來，對着如來雙手合十行了個十指朝天禮，說道：“我佛慈悲，弟子這就去辦。”

說完就轉身離開婆羅殿，施展騰空之術向著東海飛去。

而如來卻神色中帶着一些擔憂，天庭不知最近怎麼了，本來都已經快被度化，可突然之間就又墜入外道，不聽他西方教的指揮了。

西方教也發生了許多事，不但石猴失蹤，而且本來選好的五行命格之人都出了變故，金猴失蹤，到現在還沒找到，而玉帝身邊的捲簾大將屬於土行，本來還有七八分把握，將土行設計陷害至凡間，但此時與天庭矛盾越來越大，已經難以謀划。

至於從金行知了精，確被他早早發現而度入西方教，另外那條火行白龍，倒是好辦，至於此時的掌管天河的天蓬，就有些讓他犯難了。

至於原本的天蓬，早就去了域外戰場，屬於北極四聖之一，也是修鍊出天蓬道果之人，有一招天蓬神咒流傳很廣，而且威力極大，轉門克制妖邪。

若是再加上天蓬尺，就是他西方教之人也得被克制，只要與西方教遇上了，他西方教人必死無疑，堪稱殺伐最甚的法術。

若是身在域外的天蓬，就連他這個如來也得小心應付，一不小心就會着了道。

自天蓬將職位交給弟子，而這名弟子正是所要找的木行之人，而此人修鍊北極之法，對自己要求甚為嚴格，這次去地府之中就是此人帶頭，殺了他西方教不少弟子。

如來忽然眼睛一亮，自語道：“看來現在木行之人最為易得，若是能抓到，就是我親自出手也值了。”

越想越覺得合適，神色中也是一片喜色。

但他卻沒有發現，身下的蓮台被打了一個小洞，正通向如來的海底輪，而小洞中卻藏着一隻褐色的蠍子，蠍尾漏出一陣陣令人心悸的寒光，一看就是不凡。

蠍子不知哪鑽出來的，就等着如來心神晃動之際，鼓足了全身的力量，一蠍尾扎向如來的海底輪。

只聽見婆羅殿中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聲，本來端坐如山的如來瞬間從蓮台上跳了起來，接着就捂着之際的海底輪做出一種古怪的動作。

如來眼中出現一道殺氣，看向蓮台，之間好好的蓮台卻被打了一個小洞，陰他的東西正是從小洞中鑽進來的，立即用佛識掃了一眼，卻返現這個洞口不知延綿幾百里，最後一直尋到一片荒漠之中，只看見漫天的黃沙，哪還有陰他之物的蹤跡。

這時后聽到如來慘叫的羅漢菩薩紛紛趕來，看看如來究竟為何慘叫。

如來一看好，就強忍着劇痛繼續盤坐在蓮台之上，被極為羅漢菩薩一問是何原因。

如來只是微微一笑，說道：“這是我幾世前所造的孽緣。”

而一種西方教人就問道：“願聽我佛解惑。”

只見他高深莫測的捏着手中的金剛杵一笑，說道：“多世前我為強盜，多行惡業，造成無邊業力，其中有一事就是俘獲了一女子，並且為我生下了一個女兒，那女子後來自殺，女兒也恨極了我，所以她女兒今生化為妖邪還了這一報。”

而眾位西方教人紛紛行禮，口稱佛號，說著因果可畏的話語。

有道是‘凡人畏果，菩薩畏因’，因果之道乃西方教所奉行大道。

至於仙道之人的承負，自由一番妙理，只是將因果包含在了裏面，並且能夠加以利用，孰高孰低，修鍊之人心中自有一番評判。

# 第一百五十二章 天門之外劫人才

在靈山附近的一處黃沙漫天之地，兩個身影正在說著剛才的一些事情。

而這兩個妖類一隻是長着六隻耳朵的猴子，另一隻是蠍子精。

蠍子精剛從地洞中逃出來的時候，六耳獼猴趕緊將一切掩蓋，兩妖一頭鑽進漫天黃沙之中，而這黃沙之地是自然形成，能隔絕一切神識探查，而且黃沙滿天飛，連路都看不清，是一處天然的絕地。

此絕地也不是很早就形成了，眾所周知，西方教行事比較喜歡獻祭，要想憑空造出一個極樂世界來，沒有本源之物怎麼行。

本來西牛賀洲還是一處人傑地靈的寶地，雖然比起其他幾洲略有不如，傳說是上古時期就遭過一次劫難。

但西方教彌陀佛寂滅之後，釋迦領了彌陀佛旨，一心想要創造出一方世界來，讓他西方教也能成為有根之人，而不是在諸天萬界中的流浪教派。

就盯上了仙道主世界，將西牛賀洲的一些靈脈全部獻祭了出去，讓西牛賀洲的靈氣越發的稀薄。

而就在天庭整合如一之後，天道意志有所復蘇，不知為何，在靈山附近形成了好幾處這樣的黃沙之地，西方教看見之後不但沒有擔憂，而且越發的欣喜。

他們原本的極了世界就是出現的絕地越來越多，才最後滅亡的，絕地的出現，就意味着世界意識走了下坡路，那他們能獻祭的本源就越輕鬆了，看見絕地出現，彷彿看到了極了世界。

但他們沒有料到的是有一隻六耳獼猴早就盯上了他西方教，一心想要對西方教下手，將此成績當成求道長生的投名狀。

六耳獼猴可聆聽萬物，西方教在仙道世界待了不知多少年，都是打着仙道的主意，還從沒有仙道之人盯着他西方教下手的事情發生，這其中也有人專門挑撥仙道內部矛盾，有意不讓仙道察覺西方教的因素存在，主要原因還是仙道內部被蒙蔽，根本沒有察覺西方教的動作。

可現在不一樣了，江漢珍的出現引發了一系列變化，導致世界原本的方向發生了偏移，向著難以猜測的方向發展而去，從而徹底打亂了西方教原本的計劃。

仙道主世界原本就底蘊很深厚，只要將西方教的陰謀察覺，難免會給西方教引出一兩個對手處出來。

而這六耳獼猴就是因此而得了道法，專門針對西方教之人。

六耳獼猴看見蠍子精逃出來之後，就拉着蠍子精躲進了黃沙之中的一處安全地帶的安身之所，緊張的問道：“你沒受傷吧。”

之間蠍子精舉着兩隻大鉗子說道：“你看我像受傷的樣子嗎？”

六耳獼猴這才說道：“這就好，這就好。”

就見蠍子精感慨的說道：“說起來那個大捲毛的皮還真硬，若不是是師兄告訴我要用盡全力，還真扎不進去。”

六耳獼猴也笑着說道：“那當讓，我聽先生講道的時候說過，如來可是凝聚了道果之輩，甚至可以代替天道的大羅金仙，而且修鍊出來的金剛體堅硬無比，你能扎進去都已經很了不起了，若是讓我去弄，估計連如來的皮都扎不破。”

蠍子精一陣自傲，甩着蠍尾說道：“我出生至今，還沒有見過我這倒馬毒樁扎不進去的東西，而且上面還用雷法煉了三災之毒，西方教懼怕災劫，這下有他夠受的了。”

六耳獼猴也是一陣認同，看着蠍子精炫耀着他的倒馬毒樁，又看了自己手中提着的破棒子，越看越覺得礙眼，有有些不好意思的往身後藏了藏。

羡慕的看着蠍子精的倒馬毒樁說道：“還是師妹氣運深厚，一出生就有這等利器伴生。”

而蠍子精對六耳獼猴的樣子心知肚明，就說道：“這還要感謝師兄，若不是得師兄垂憐，帶我去了先生的傳承之地，我還在這漫天黃沙之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師兄的神通也是不凡，若是想要此等利器，等我們帶着此等功業去面見先生，拜入雷門之後，何不求先生為你煉製一個趁手的兵器。”

六耳獼猴也有些心動，他逗留在靈山附近，就是為了探聽一些西方教的事情，當做投名狀。

法不傳六耳的詛咒已經融入了骨子里，天生就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所以才有了這個想法。

如今已經聽到了西方教許多隱秘，也可以當自己的投名狀了。

就對着蠍子精點點頭，說道：“好吧，我們這就去天庭。”

蠍子精也是一陣欣喜，自從他遇到六耳獼猴之後，六耳獼猴整天跟她念叨着，知道六耳獼猴以此做投名狀，才想出這個用簇煉了劇毒的倒馬毒樁來蟄如來，以此來當自己的投名狀。

做成了這事，也想跟着去天庭敗入雷門，得傳長生大道。

高興的從這處藏身之地翻出一隻罐子，掛在身上，對着六耳獼猴說道：“師兄，咱們現在就走，去天庭。”

六耳獼猴想着自己所探查到的事情，也覺得可以當做投名狀了，心中總結了一下，這才帶着蠍子精忐忑不安的向天庭飛去。

天庭雷府之中，江漢珍還沉浸在修鍊之中，對於六耳獼猴和蠍子精的事情，根本一無所知，興許有些感應，但也模糊不清，從寶船世界返回之後，就沒出來過。

這些是若是知道，定會異常歡喜，沒想到南贍部洲的一次無意之舉，竟然釣出兩隻大魚來，一個是鼎鼎大名的六耳獼猴，另一個就是攻擊強悍的蠍子精。

這兩個妖資質都屬於上乘，就是神通被破壞之後的孫悟空都不一定打的過，若是真能進入雷門，就是兩個能拿得出手的雷府弟子。

但這事有人比他還要上心，每天都要問一遍，此人就是玉帝，而玉帝身邊的重臣陳玉樓本就是聰慧之人，一直想再立大功，討好玉帝，來以此施展自己的大志向。

玉帝每天盯着雷霆學院的事情他心知肚明，就是為三界以及域外增加人手，補充仙道世界的不足，從而完善世界。

因此就動了心思，可一般從下界飛升活着接引而來的新人都是要經過泰山府，直接送入雷霆學院，這就讓他不好多做什麼。

自從知道了灰蛟與九頭蟲之後，千方百計的與二妖拉上了關係，將二妖舉薦到了玉帝身邊，玉帝見到兩個天資不凡，潛力無限的弟子，頓時大喜，當即任命了職位，而九頭蟲也因此達成了願望，管理南贍部洲水域的職務，讓他一直所惦記的亂石山碧波潭也在他的管轄之列。

因為此事，玉帝也更加器重陳玉樓，也讓陳玉樓對於舉薦人才之事更加上心，小世界的他插不上手，就將目光放在了主世界。

作為三界護法天王之一的陳玉樓，李靖負責天庭內部，陳玉樓負責天庭外面的四大部洲，當然四面天門也由他負責防守，安排了人手時不時的下界去南贍部洲尋找一圈，這一番下來也找到幾個人才，但陳玉樓還是不滿意，想着若是再有一個犹如灰蛟與九頭蟲那樣的就好了。

護法天王殿內陳玉樓剛處理完手上的事情，就開始在四大天門上轉悠了起來，當走到西天門時，卻看見一隻六耳獼猴帶着一隻蠍子在門口與守門的天兵說著什麼。

頓時來了精神，真大了眼睛看看了二妖一番，旋即大喜，暗道，‘真實天助我也，想什麼來什麼，如此資質好的弟子竟然又被我發現了’。

趕緊走了過去，而天兵正要轉身離去，卻被陳玉樓叫住了，問道：“這兩個修鍊了雷法的弟子是怎麼回事，怎麼在這待着。”

天兵一看是人間界的護法天王，當即不敢怠慢，就說道：“回稟陳天王，這兩名弟子是子啊南贍部洲修鍊了宣化雷神留下的傳承而得道的，這次是來拜見宣化雷神，準備敗入雷府的。”

陳玉樓心中暗道，果然如此，就問道：“那你準備怎麼安排？”

天兵回答道：“當然是去雷池彙報一聲，若是宣化雷神不在，就將他們安排在雷霆學院之中。”

陳玉樓點了點頭，這也是正常的路途，但他早就看出了六耳獼猴和蠍子精的不凡，怎麼可能輕易放人，就說道：“他們兩個交給我吧。”

天兵一愣，也知道陳玉樓就喜歡經常子憑藉著自己的職位便利，來天門劫人，也就說道：“屬下遵命。”

接着陳玉樓就走了過去，對着六耳獼猴和蠍子精和善的笑了一下，說道：“你們兩個跟我走吧。”

蠍子精看着一愣，就說道：“我們是要見宣化雷神的，你要帶我們去見他嗎？”

而六耳獼猴趕緊對蠍子精說道：“這位是三大護法天王之一的陳天王，不得無禮。”

接着六耳獼猴就對陳玉樓說道：“我師妹年幼，還請陳天王原諒。”

陳玉樓連忙擺手說道：“無事無事，你們能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麼可能怪罪呢？”

接着陳玉樓看着兩妖的身穿打扮簡陋，六耳獼猴穿的是一件獸皮做成的衣服，而蠍子精雖然化成了人形，但穿的衣服卻是樹恭弘=叶 恭弘做成了，都很是簡陋，尤其是六耳獼猴手上提的那個棒子，更是粗鄙不堪，這樣一幅形象怎麼能帶到玉帝面前，還是要給二妖準備一身行頭。

就說道：“走吧，我先帶你們去我天王殿，給你們準備一身行頭，待會先讓你們見玉帝，若是宣化雷神在的話，就帶你們去見他。”

# 第一百五十三章 天機難側菩提魔

蠍子精本來還要疑惑的說什麼，但被六耳獼猴暗中制止了。

蠍子精疑惑的看着六耳獼猴，就聽見六耳獼猴傳音道：“這人也是天庭有名的人販子，我們初來乍到，就聽他安排就行。”

蠍子精頓時眉毛一橫，心中飽含殺意的傳音道：“人販子？那怎麼可能讓他好過，我煉製的毒還有一些，待我蟄他一下送他去見閻王。”

六耳獼猴趕緊將蠍子精勸阻了下來，傳音說道：“這位也是我雷門的一位師兄，他這樣做也並沒有什麼惡意，只不過想要在天庭之中爭取一個更高的位置，不必與他計較。”

蠍子精想了一下，覺得還是過不去心中那個坎，就傳音說道：“他想要陞官怎麼可以利用同門師兄弟呢，要不給他一個教訓。”

說著還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看的六耳獼猴一陣頭疼，就傳音勸說道：“他這樣做對雷府和師兄弟都有好處的，以前入門的師弟，之所以在天庭過得好，而且還能安排一個好出去，也都是這位陳天王的功勞，有他在玉帝身邊，雷府做事也會方便許多。”

蠍子精這才滿意，跟着陳玉樓在天庭中走着，就傳音說道：“還是師兄懂得多，竟然知道這些事情，還好有師兄在，不然我肯定會犯下大錯。”

六耳獼猴看蠍子精這才沒了動手的心思，也鬆了一口氣，這蠍子精子在西牛賀洲那種絕地中生存下來的，性格就是狠辣，也正是那種環境中出生的生靈，才會擁有倒馬毒樁這等大殺器。

他見到蠍子精的時候，蠍子精就是跟人在拚命，被打的遍體鱗傷，但心中的鬥志不見絲毫減弱，心性很是堅強。

讓他想到了他的出生，和那一條出海的求道之路，也是因為心中的堅定信念，才能子啊海中堅持下來，到達彼岸，這次出手相救一回，並且帶到了傳承之地。

但蠍子精的性格卻沒怎麼變，還是一如既往的殺伐果斷，只要被她盯上的，遲早要紮上一毒樁，就他見過蠍子精蟄過的，已經不下十幾人。

這次來天庭還好是與他一起上來的，不然那換個人還真的會誤傷人。

六耳獼猴擦了一把額頭的汗，傳音說道：“不是我知道的多，我這神通能徹聽天地你也是知道的。”

蠍子精頓時眼睛一轉，說道：“那要不師兄聽一下先生在什麼地方，我們自己悄悄過去。”

六耳獼猴頓時有些生氣的對蠍子精說道：“此事不可，雖然我能徹聽天地，但也要看聽誰，如此亂用神通，不但有損福德，而且是對先生的大不敬，此事以後修妖在提。”

蠍子精嚇得吐了吐舌頭，趕緊開始道歉，雖然看着大大咧咧，但對六耳獼猴還是很尊敬的。

六耳獼猴也有意的教導蠍子精，也沒怎麼在意，只是說了兩句。

而陳玉樓察覺身後兩妖的小動作，就轉身問道：“你們兩個偷偷摸摸的干什麼呢，若是有什麼不懂得儘管問我，只要我知道的，都會告訴你們。”

六耳獼猴點頭表示知道，而蠍子精脫口而道：“知道了，人販子師兄。”

此話一出六耳獼猴當即扶額長嘆，而陳玉樓卻嘴角一陣抽搐，表情精彩至極。

人販子這個外號他也有所耳聞，只是被人私下里叫，當面還是第一回，也別是一番滋味。

大陳玉樓是誰，臉皮厚如城牆之人，隨意的說了幾句就緩解的尷尬，帶着兩妖去了織女紡，訂做了一身行頭，這才打量着兩妖的樣子，覺得順眼多了。

期間說的兩妖是眉開眼笑，都覺得陳玉樓為人不錯，而陳玉樓作為人族中成精的人，也看出了蠍子精隨身的法寶罐子粗糙，還有六耳獼猴手上提的不知道是干什麼的棒槌很難看。

就與兩妖說帶他們去八景宮老君爺那打造寶物去，陳玉樓因為一顆老君的靈胎神丹而化生，就因此跟太上老君拉上了關係，當然目的也是不純的。

但老君爺不會在意，只到時照顧後輩弟子，只要陳玉樓求他辦事，基本都是有求必應。

六耳獼猴還知道要拜見江漢珍的事情，而蠍子精早就被陳玉樓哄的找不到北了，若不是六耳獼猴在身邊壓着，誰這道會瘋成什麼樣子。

還在雷池之中閉關的江漢珍對這一切毫無所覺，已經度過了九天罡風和天河弱水，並且將九幽地火一起洗鍊仙體，向著更高層次進化。

三災之後再西遊之後有三災一說，西遊之前少有三災之說，說是三災，其實是世界中的三種不同的環境，三種不同的氣息，若是想要突破世界界限，向著更高層次的方向發展，三災是必須經歷的。

只有適應了三災之氣，才能去適應更高層次的混沌氣息，若是見着三災躲避，只有一個後果，修鍊的極限就是與天地同庚，與日月同壽，永遠的被限制在世界之中，跳出出去。

江漢珍修為境界已經足夠，而且已經經歷了九幽地火，至於九天罡風和天河弱水，在降臨寶船世界的時候待了一些，早就適應了，如今適應三災，也算是水到渠成之事，並不出奇。

度過三災之後，就能開始轉換仙體，成就天仙境界，也非一日之功。

江漢珍修行突破境界從來不會主動去突破，而是修鍊到極限之後再自行突破下去，根基深厚無比。

三災過後，就從閉關之中醒了過來，掐指一算，已經過了將近兩個月之久，心神感應了一下天庭的氣息，比他閉關之前卻強悍了許多，心中暗道，莫不是將地府拿回來了？還是將西方教滅了。

但隨即又搖了搖頭，西方教從上古時期就存在，雖然是躲在角落裡不出來，但仙道世界經理了如此之多的事，西方教卻一直存在，而且越發的壯大，沒有一些手段怎麼能成。

就拿出自己的隨身令牌，看了起來，天庭倒是滿滿的發展壯大，已經能基本控制世界的三大部洲了，而唯獨西牛賀洲，本來是被西方教完全控制，不知為何，天庭進入了西牛賀洲之內，將靈鷲山附近的一度部分底盤全部納入天庭的管轄之中。

江漢珍心中一動，靈柩山不就是燃燈到人的道場嗎？若不是燃燈道人從中放水，想要進入西牛賀洲還真不容易。

天分四極，東南西北，都是在天庭管轄範圍之內，不知何時起，西方教忽然出現，在世界西方圈了一塊地，就此霸佔，而且假裝不知道天庭，稱天庭為東方天庭，意圖很明顯，就是想將世界一分為二，直到後來天地分為四大部洲，西方教趁機佔據了西牛賀洲，徹底將這一塊底盤佔據。

好巧不巧的事燃燈道人的靈柩山也被拉了過去，而燃燈到人投靠西方教的這事情就有些玩味了，就他一人，門下又無弟子，怎麼跟西方教斗，除了與西方有緣還能怎麼辦。

若不然也不會在天庭勢力大漲之際而趁機放水，江漢珍可不認為燃燈道人對他另眼相看，傳了自己的燃燈之法，而對雷門弟子也有了好感。

但有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普傳法門的入門篇中，就有燃燈之法的影子存在，若是燃燈到人看見他的燃燈道果在天下暢行，而且修鍊者甚多，難保不會一高興就開始放水。

而雷神令牌中還有地府中的信息，仙道佔據了大勢，將的西方教困在十八層地獄中，五道六橋已經架設，萬物輪迴已經無礙，玉帝並沒有將西方教就此趕出地府，而是不斷的輪換人手進行練兵。

只要上過一次地獄戰場的，覺得合格的，就會派往域外戰場，以減緩仙道在域外的壓力。

至於最後一件事情，讓江漢珍感覺有些古怪，就是人間出現了一個叫菩提魔祖的修士，開始霍亂天地，剛開始也牽扯了天庭的一大部分力量，讓西方教在地獄的壓力有所緩解，菩提魔族招收了大量的手下，準備大幹一場。

可以沒過多久，因為域外戰場的壓力有所緩解，有了人手補充，仙道之人都有了一絲喘息的機會，東極青華大帝就返回天庭辦事，跟菩提魔祖恰好碰上。

也看看出了菩提魔祖正是菩提老祖所話，東極青華大帝假裝不知，打的菩提道果破碎，就要殺死菩提之前，正好如來佛祖降臨，說要幫助鎮壓魔頭。

而青華大帝還有急事要辦，壓制了心中的殺意，若是跟如來在此界僵持，就會誤了大事，域外戰場戰吃緊，也沒時間收拾這如來，只是冷哼了一聲，就此離去。

而將收拾如來的事情交給了玉皇大帝，玉帝當即大喜，滿口答應了下來。

大帝級別的給他如此彙報，還是第一次，以前別說大帝級別的不理睬他，就是元帥級別的都不帶理會他的，而青華大帝竟然破天荒的給他說了一聲，這可是頭一遭，讓玉帝欣喜異常，竟然親自出馬跟如來鬥了一場，若不是身邊的仙官害怕玉帝受傷，從而影響了天地，給勸了回來，說不定就此真能將如來收拾了。

最後如來做了樣子，要將菩提老魔壓在五行山下，而這時石猴去出現了，說願意代菩提受過，如來也就順水推舟的將石猴壓在五行山下。

江漢珍看着這消息，也覺的天機難測，石猴還是被壓住了，唯一不同的事這次是償還菩提的傳道之恩，雖然所傳的道法處處是陷阱，偏偏又漏洞，但終歸是受了恩惠，石猴能做出這等事情，也不愧為靈明石猴之稱。

# 第一百五十四章 前思后想無可奈

傳聞自太古直上古，天地間有四類天賦異稟的的猴子誕生於天地間，分別是靈明石猴，赤尻馬猴，通臂猿猴，六耳獼猴，這四類猴子稱之為混世四猴，各有本領與神通。

而且每個都有其隆厚的氣運，而且戰鬥天賦不凡，隨着江漢珍修行日久，見識也廣闊了許多，混世四猴出生於天地之間，絕不是什麼妖魔之輩，而且秉承天地意志而生的戰鬥生靈。

就如現在這主世界，不止誕生了靈明石猴，還有一個六耳獼猴，且看這兩隻猴子的神通，靈明石猴可以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而六耳獼猴卻能善聆聽，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

而這兩隻猴子的神通，不正是應對西方教而出現的嗎，以江漢珍的眼光看來，這兩隻猴子就是秉承天地氣運而生的，天地已經察覺了西方教的陰謀，才耗費本源讓這兩隻猴子出生，從而清除世界毒瘤。

但效果卻相反的，這兩隻猴子不但沒有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反而被西方教所利用，尤其是靈明石猴，成了西方教手中的一把專門破壞天地的刀。

一切的原因就是因為就是天地意志太弱，根本來不及處理這些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真箇仙道都被拖在域外戰場之中，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西方教悠閑的施展毀滅天地八十一劫難，而毫無辦法。

但此時仙道已經佔據了大勢，也對西方教有了防備，將西方教毀壞天地的勢頭給生生的遏制住了。

但此時能做的只有拖着，拖得時間越長越好，這樣就不會逼得西方教急眼，而搬出身後的人來。

若是仙道世界沒有域外之事發生，就是搬出後面的人也是閑的，可事情往往沒那麼簡單，也正是因為主世界的力量削弱到了一定的極限，所以西方教才瞅准機會跳了出來，準備施展一個大計劃，將仙道主世界徹底拿下。

江漢珍也是因為知道主世界以後的結局，也猜出了西方教的陰謀，才能對此事認識深刻，正因為如此，從步入仙道之時，就一直沒閑着，都是在為仙道增加底蘊，也不至於被西方教突然出手，而打個措手不及。

此時仙道能鎮壓一切的就只有一位玉皇大帝，其餘的仙道祖師都在忙着域外之事，而域外戰場江漢珍雖然沒有去過，但隨即一想，就知道遇到的敵人不簡單，若不然也不會將整個仙道全部壓上去，只留下一個玉帝守着主世界。

而主世界也不輕鬆，玉帝一人要扛着整個西方教，若不是江漢珍穿梭小世界之時，機緣巧合之下，引的慈航道人和驪山老母化生坑了西方教一把，不但弄死了大自在，而且文殊普賢也失去了一半本源，菩提甚至連自己的證道寶物也丟了。

若沒有此事發生，說不定情況更加嚴峻，他也是當過十天至尊的人，也知道玉帝要扛着多大壓力，至尊之位並不是簡單的做了就行，還意味着責任與義務，命運與天地息息相關，天道昌而至尊強，天道損而至尊傷，一切的責任都是他一人擔著。

從天庭整和開始，江漢珍也見到了玉帝對於天地發展的积極，意志以來都盡心儘力，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若不然像東極青華大帝那樣高冷的神仙，也不會跑去給玉帝知會一聲。

主世界的事情只能這樣耗着而毫無辦法，而且處處顯露這一些詭異，好像有一雙大手在後面操控着，目的就是想要讓仙道世界在一次次大劫之中滅亡。

想到此，江漢珍對這幕後之人越發的好奇，而這人有可能就是西方教背後之人，隨後也沒了修鍊下去的心思，就準備去天庭之中查閱一下卷尊，西方能找出一些線索，從而更好的做出一些對應。

與西方教對上是遲早的事，若是現在動手，只能更西方教拼個兩敗俱傷，也是得不償失的事情，而且西方教背後還有人，到那時候只能被人撿了現成的。

心中對此也早就有了打算，就是想要積累一定的底蘊，然後以大勢壓倒西方教，這次是最穩妥的辦法。

而此時的飛碟玉佩已經探測到了許多世界，只是都是比較低級的世界，江漢珍準備將這些世界的坐標傳輸給慈航寶船之中，讓劉沉香母子兩人去將挑選出來的弟子輸送過去就行，而他的非得玉佩每次都穿梭不易。

思來想去，只能找一個慈航寶船去不了，世界底蘊比較深厚的世界去穿梭，自己親自去打前站。

目前沒有這樣的世界，就離開雷府，去了天庭收藏卷宗的地方，準備查證一些事情，等待飛碟玉佩繼續探索。

而此時的靈山，婆羅殿中，彌勒一副心急火燎的樣子回來了，而且滿臉的憂慮之色。

讓正在修補蓮台的如來看着差異，收起了蓮台，就問道：“阿彌勒，何時將你弄得如此緊張？”

彌勒有些陰沉的說道：“啟稟我佛，弟子本在查證東方天庭之事，但忽然察覺我所鎮壓的未來有變，恐怕有人在探測未來，說不定知曉了我西方教的目的，所以我才放下手中的事情敢了回來，還請我佛定奪。”

如來聽得一陣頭疼，暗道一聲倒霉，他西方教最近諸事不順，處處受挫，甚至連他也吃了一些虧，中了三災之毒，若不是他已經修成了果位，有不滅的特性，說不定會就此身亡。

不但地獄被天庭圍攻，而且連燃燈道人也出了狀況，竟然暗中放了仙道之人進來，讓他西方教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地盤。

而且如今又出現未來不穩的現象，讓他更加的憂心，總覺得有人在暗中搗鬼，而之人很可能就是燃燈，但燃燈那裡卻沒有任何狀況。

就對彌勒說道：“此事非同小可，你可知道是用什麼方式推算未來的？”

彌勒搖頭道：“非是用推算之法推算的，而是天道意志作怪，將此界未來映射出來，被人所破解的。”

如來心神入內，一陣推算，但搖了搖頭，說道：“自無始劫以來，彌陀佛憐憫眾生，為了替眾生掙脫天地的束縛，從而往生西天極樂世界，留下了過去未來現在三部經書，我們兩人再加上燃燈，分別修鍊此經，而鎮壓此界，隔絕天道對眾生的擺弄，此界之中有我三人在，怎麼可能被眾生所明了天道意志？”

彌勒也連連點頭，對此很是認同，就有些猜測的說道：“那會不會是燃燈泄露出去的，他本來就是仙道之人，說不定看見仙道抬頭而起了異心。”

如來思索片刻，搖頭說道：“不可能，燃燈只會過去彌陀經，若是是將過去泄露出去還有可能，但未來之事，若是我不知道計劃，也難以探尋，更別說燃燈了。”

彌勒一陣無奈德說道：“那這是為何，總不能毫無原因吧。”

如來忽然想到大自在之事，就說道：“有可能是從外得知，傳入此界的，就如觀自在道果那次。”

彌勒這才恍然大悟，一陣暗恨的說道：“天地不仁，妄圖將萬物當做芻狗，聖人不仁，妄圖以百姓當做芻狗，這天道意志真是可惡，從內部不行，妄圖用外部之法來控制眾生，這世界眾生實在愚昧，業力深厚，被天地所玩弄而不自知，只有我西方教妙法傳世才能度之。”

如來唱了一聲佛號，接着說道：“東方之人多貪嗜殺，喜色好惡，排斥我西方不妙法而墜入地獄，我西方當行大道，而渡化眾生，有一事還要你去辦。”

彌勒唱了一聲佛號，接着行了一禮，說道：“還請我佛吩咐。”

如來深色略帶一些殺氣，說道：“燃燈鎮壓過去，不光鎮壓此界，而且要負責東方主世界周圍有過去之事的世界，只要發現就將之毀滅獻祭於極樂世界，但極樂世界傳來消息，說此界附近生成了一個與過去類似的世界，而且成了氣候，就麻煩你去一趟，將此界毀滅，以消除仙道之人探查過去真相的線索，而且有些寶物與我西方教有緣，你負責將之帶回來。”

聽到是極樂世界傳來的消息，頓時神情一陣肅穆，西方教屬於流浪教派，原本的世界早就滅亡，那些西方教先輩們都有一個重建西方極樂世界的想法，流浪了不知多久，直到發現此界開始，才慢慢謀划的造出一方凈土。

如今已經初見成效，而大部分糧資就是來自於此界之中，若是被此界之人知曉，不拚命才怪。

但其中卻是燃燈出了問題，心中恨意頓生，怒道：“我佛，燃燈此人早就產生了異心，知道了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不向我們彙報，此人本來就是牆頭草，看見東方現在有興盛的苗頭，說不定會倒向東方，我佛何不趁機除去此人，以絕後患。”

如來一想起燃燈，也是眼神殺意絲毫不加掩飾，但過去也很重要，想起這事就讓他殺心大起，但隨即又無奈的說道：“不是我不想殺他，而是我西方教此時根本無人可用，能鎮壓過去的非道果之境不可，本來菩提可以，但卻糟了劫難，不但證道寶物丟失，而且被仙道青華大地打碎了道果，已經不足以鎮壓過去。”

# 第一百五十五章 風水輪轉奈我何

接着又說道：“地藏要鎮壓六道輪迴，吸引東方天庭的目光，所以也脫不開身，原本大自在普賢文殊三人合力也能勉強鎮壓過去，可大自在已經坐化，文殊和普賢也受了傷，至於其餘的人，卻離道果甚遠，根本不足以鎮壓過去。”

彌勒心中一急，說道：“那我們也不能眼睜睜的看着燃燈從中出賣我西方教吧。”

如來也是無奈，但隨即深色堅定的說道：“有我盯着，他也不敢做什麼小動作，等你辦事之後，我就將燃燈叫來着婆羅殿中，與我同台而做。”

彌勒這才放心下來，按照如來的意思，就是將燃燈叫到身邊盯着，只要不離開視線之內，就做不出什麼出賣西方教的事，如今無人可用，也只能用這種辦法了。

彌勒也就唱了一聲佛號，然後對如來一禮，說道：“還請我佛安排。”

如來也隨即一聲佛號，口稱道：“善哉，善哉。”

之後西方教就開始行動起來，準備架設降臨祭壇，穿梭那個過去類型的世界。

此時過去殿中的燃燈道人，卻心中一陣冷笑，就在彌勒與如來說起他的時候，他也是心中有所察覺，因為他很少外出，一直以來都在過去殿待着沒出來，做的事情也少。

若是說起他，無非就是那幾件事，一件事他去了一趟天庭，給江漢珍傳了燃燈之法，另一件事就是看見修鍊了燃燈之法的弟子到了西牛賀洲，不是暗中放水，而是看見如此之多的人修鍊他的燃燈之法，就直接將靈柩山也讓了出去。

而這兩件事都不是什麼大事，最大的事就是他發現的一個新世界，雖然這方新世界與此界的過去的上一量劫很相似，但燃燈可不會在意，所在意的事自己的傳承，自己的弟子，自己的道果能夠遍地開花，至於什麼鎮壓過去根本不在他的考慮範圍。

本來想將這方世界作為自己的道場，等到探查清楚之後，就安排修鍊了燃燈之法的弟子去傳他的燃燈之道，可沒想到被如來和彌勒知道了。

極了世界的他不知道，但此界之人，還沒有能阻擋住他的測算的，冷笑一聲，說道：“貧道生於太古，興於上古，一直以來都孤身一人，好不容易有了些後輩弟子，想給門下弟子們找一個道場，還被你們所惦記，那就看看各自的手段了。”

然後摸着手中的靈柩燈，目光閃爍不定，最後好似下了什麼決心一般，自語道：“那世界沒有趁手的寶物肯定會吃虧，就帶着此燈護身，也算無礙。”

然後就凝聚出一道信息，打入到靈柩燈中，將手中的靈柩燈隨意一扔，靈柩燈就化為一道火紅色的光芒，飛向天際。

接着又感覺有些不妥，就往虛空打出一道法決，然後才放下心來。

做完這一切，燃燈道人心情大好，而這時，一個小沙彌走了進來，說道：“燃燈菩薩，我佛請你過去。”

燃燈暗道一聲，果然如此，但此時心情大好的他，也沒生氣，但深色中閃過一絲狠意，從袖子中拿出一根尺子，似笑非笑的看了婆羅殿一眼，對着小沙彌說說道：“走吧。”

小沙彌被剛才燃燈的樣子嚇了一跳，還以為是剛才他沒有敲門直接就進來的這件事惹怒了燃燈，可過去殿在西方教存在感很低，從沒有敲門的習慣，而且燃燈也從來不說什麼。

但剛才那一下，將他嚇得不輕，決定以後來過去殿禮貌一點，免得被打殺了無處伸冤，燃燈再怎麼說也是西方教有正統封號的菩薩，他一個小沙彌只有仰望的份。

接下來小沙彌就乖乖的在前面帶路，一路上對燃燈非常禮貌，但燃燈卻看也沒看他一眼，一心想着自己的燃燈之法，和修鍊了燃燈之法的弟子。

若是放在以前，燃燈這種性格陰沉，孤家寡人之人，能得到別人如此禮貌的投之以桃，他定會報之以李，可現在燃燈也知道自己的燃燈之法已經在三界，甚至許多地方流傳開來，也覺的自己不是孤家寡人，也算是家大業大，總要為自己的弟子多考慮一些。

至於與他不相干的人，他根本就是懶得理會。

進入婆羅殿中，如來詫異的看了幾眼燃燈，總覺得沒了以往的陰沉，而多出來的卻是幾分生機。

但道一聲糟糕，沒想到這燃燈竟然在這個時候有所突破，竟然明悟了死中有生機之理，以前就一直壓制與他，沒想到還是到了這一步。

如來有些頭疼燃燈的修為提升，可燃燈對這一切卻毫不在意，燃燈借靈柩而出生，也就是凡間所說的棺材，本就一副死氣沉沉的樣子，他的道路自己知道，就是感悟生死，從而死中求活，無數年都不得其門。

最後已經感覺這條路走不通了，根本看不到前路，恰好被如來派出去天庭辦事，遇到了修鍊他的本命之法燃燈之法的江漢珍，頓時心中有所感悟，這才明白了生死之間有一盞明燈存在，只要心燈不滅，就能返死往生的道理。

從而將自己的燃燈之道傳給了江漢珍，而江漢珍本就做的事普傳道法之事，自然不會放着這麼一門好道法而不去管，就融入到了普傳法門之中，經過一個寶蓮燈世界，將燃燈之法普傳與一方世界。

而燃燈道人也因此受益，燃燈之法的大興，讓他趁機悟到了生死之理，從而修為大進，所以氣質一改以往的那種死氣沉沉，竟然出現了生機。

如來仔細看了一會燃燈，這才說道：“阿彌勒有重要的事情要辦，所以才麻煩燃燈菩薩來婆羅殿中，與我一起鎮壓過去未來現在，叨擾之處，還望燃燈菩薩不要怪罪。”

燃燈旋即一笑，對彌勒所要做的事心知肚明，也不在意，就說道：“佛祖安排，燃燈自當遵從。”

而如來又看了一眼燃燈，總覺得燃燈變了很多，但也沒看出什麼，只能唱了一聲佛號，說道：“如此甚好。”

天宮之內江漢珍去了凌霄寶殿，將逍遙查證仙道卷宗的事情給玉帝說了，玉帝當即允許，並且給了江漢珍一道令牌，讓他自去即刻，此令牌用處頗大，天庭任何地方可去得，當然所有的卷宗都可以觀看。

江漢珍帶着玉帝的通行令牌，果然暢通無阻的進入了卷宗之地，就開始翻閱年代久遠的卷宗，想要從中尋找一些關於此界的不合理之事。

仙道世界多災多難，從天地初開之時的荒古時期，到太古，上古，直到現在，經歷過無數大劫難，而且有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就是每經歷一次大劫，天地就會被破壞一次，從永恆世界一直跌落到了中千世界邊緣，若不是仙道內部整合，說不定已經跌落到了中千世界。

雖然卷宗中記載的許多事情都焉語不詳，可這最大的漏洞就是每經歷一次大劫，天道弱化一次。

江漢珍自忖也經歷過了幾個世界，而且每次的大劫都是天地意志來推動的，雖然也少不了他的所作所為，但發動大劫的卻是天道意志。

天道意志發動大劫的作用就是推舊呈新，向更高層次的進化，而不是越來越弱，而主世界卻是向衰弱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最大的漏洞。

也唯有一種事情，就是有人在背後控制，反向發展，以此來毀壞天道，他真的想將這人從被后挖出來，可這些卷宗都是太白金星帶領仙官從四處收集重新整理的，並不是原本的而卷宗，而原本的卷宗卻在一次意外損毀了。

江漢珍暗自嘆息一聲，只能絕了在此界尋找背後之人的打算，準備去天庭的仙典司去看看，天庭的仙典司肯定要比寶船世界的大不知多少倍，讓他心懷期待。

可就在這時，忽然一道紅光從外面飛來，直撲過來，江漢珍心中一驚，就要準備取出菩提樹枝，將此物刷下來，卻心中一陣感應，此物對他沒有害處。

就放下心來，之間紅光飛到他的身前，顯露了真形狀，樣子卻與寶蓮燈極為相似，只是帶有着一種黑夜明燈的生死之中穿梭的感覺。

瞬間明了這是何物，燃燈之法他也修鍊過，一般用於照亮靈台之用，此物正是燃燈道人手中的靈柩燈。

讓他納悶的不知為何跑着來了，隱隱猜測是燃燈的意思，但不知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伸手將靈柩燈拿到了手裡，神識一掃，頓時明了，旋即漏出中難以言明的複雜之色。

而後又見一道紅光飛來，一把捏到手中用心神看了一下，讓他更加難以言語，真不知道說什麼好，最後還是搖了搖頭，對着西方靈山的方向虛空一禮。

而這時靈山之內婆羅殿中，如來正在與一眾弟子講經說法，燃燈道人在一旁作陪，忽然心有所感，看向天庭的方向笑着點了點頭。

如來本來就看燃燈有些不順眼，就說道：“燃燈菩薩何時這麼開心，說出來大家一起開興一下。”

燃燈的看了一眼如來，一本正經的說道：“無甚大事，我道果普傳三界，小有成效，因為此事而開心。”

此話一出，讓聽佛法的一眾弟子都暗笑不已，如來也目光閃爍，不知在想什麼。

都知道燃燈孤家寡人一個，連個弟子都沒有，說道法普傳，豈不是搞笑。

雖然想笑，但不敢失去了威嚴，都憋着笑意，使勁的忍着。

卻有一位西方教弟子與別人不一樣，身為如來的大弟子，對於如來的威嚴也沒多少顧忌，頓時大笑起來，此人正是金蟬子。

而如來本就心煩，看着一陣大怒，說道：“殿中講解西方妙法，如此失禮，成何體統，你身為我弟子竟然不做表率，竟然公然破壞法會，今日就懲戒於你，以儆效尤。”

本來想笑的西方教弟子瞬間一片冰冷，也沒人給金蟬子求情。

如來掃了一眼殿內弟子，目光閃爍不已，就說道：“就罰你去凡間轉世一回，什麼時候找回金身，什麼時候回歸西方教。”

接着就一掌揮出，打向了已經蒙了的金蟬子，金蟬子只覺得魂魄離體，想着地獄飛去，接着看到一個六彩輪盤，眼睜睜的看見自己鑽進六彩輪盤中。

# 第一百五十六章 燃燈指路謀世界

將金蟬子打入輪迴之中，如來手一揮，將金蟬子修鍊的金身收了回來，眼中帶着殺意的看向燃燈。

燃燈裝作對這一切不知，眼目垂簾的裝作入定，但手中卻捏着一把尺子，從來沒放鬆過。

如來這一招殺雞儆猴不知是何意思，也只有他自己知道，看着燃燈不再搞怪，也就放下心來，暗道，‘如此一招不但讓金蟬子投身人間，還能震懾燃燈，也算一舉兩得。’

隨即又是一陣憂心，西遊劫難必須要有五個大氣運之人，而且要各有屬性，組成五行，才能開展，也不至於西方教被氣運所反噬。

而此時金水火三行都已經有了着落，而唯獨土木二行出了岔子，要想謀划，還的費一番功夫。

也就沒了宣講西方妙法的心思，對着下面的一眾弟子說道：“今日就講到此處，都散去吧。”

說著神色中一整憂愁，卻被一眾西方教弟子認為是金蟬子被打入輪迴，如來正在傷心呢。

金蟬子本是一隻知了得道，上一劫運結束之後被如來收入門內的，是如來真傳弟子，得如來喜愛，卻因為燃燈之事被牽連，最後卻因為一件小事而被親手送入輪迴，心情不好在所難免。

西方教弟子都怒視向燃燈，攪亂了他們聽西方妙法。

可燃燈卻微微的晃着頭，手中的尺子有節奏的拍打着，似乎是某種曲調，看上去十分愜意，這讓心思難明的如來看着殺意連連，但卻沒有什麼好辦法。

等到西方教弟子退出婆羅殿中，也不與燃燈說話，自顧得做起了自己的事，而燃燈瞥了一眼如來，也開始進入凝神坐忘之中。

天庭之中的江漢珍，拿着燃燈祖師的靈柩燈，最終還是決定對燃燈行弟子之禮，普傳法門雖然已雷霆之道為主，但他從後世而來，知道諸多法門，雜七雜八的摻和一大堆，以雷霆為核心，最終才融合到了一起，成了普傳法門。

如今的普傳法門雖然核心是雷霆，但其內包含許多道果傳承，也算是仙道的普傳法門。

就如仙道修成道果之前輩的法門，就融合了好幾門，比如紅雲祖師的魂魄之道，慈航道人的普度之道，甚至還有玉帝的靈台之道，又有燃燈祖師的燃燈之道。

有了燃燈之道，對普傳法門幫助很大，燃燈之道奇妙異常，並不是什麼厲害的神通道法，而是修鍊心性的無上法門，犹如黑夜明燈，指引方向，與雷霆配合，有性命雙修之理。

若無燃燈祖師的燃燈之道，就打造不出寶船世界中萬物眾生皆可修鍊的盛景，雖然不能如雷霆一般的改天換地，但有聚沙成塔之功。

一界萬物眾生又何其多，一兩個雖然不起眼，但若所有的眾生都以這種燃燈之法來修鍊普傳法門，也就有了一眾聚沙成塔的效果。

入門修鍊全憑心性，根本不會消耗多少天地靈氣，若是心性足夠，自有機緣得到靈氣貫體，道法天成的效果，也算事符合他這宣化之事。

燃燈祖師不光將靈柩燈這等寶物讓他防身，而且還給了一些信息，其中就有一方新世界的坐標，而最後給他那一條傳信，只是讓他萬事小心。

從此看來，燃燈真是將他當成傳承道法之人了，雖然沒有說明，但能將自己的證道寶物拿出來，若不是自己的弟子，誰會做這事。

江漢珍也不看這些卷宗了，就準備回去探尋燃燈祖師給的這方世界，此世界奇特，竟然是西遊以前的故事，也是上古大劫之前，若是想要知道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要一看便知。

至於次世界形成的原因，根據他的猜測，就是主世界將以前的事情映射出去，而形成的世界，兩者之間極為相似，唯一的區別就是世界底蘊比較淺薄，也就意味着沒有證道天尊之位的人出沒，也讓他放心不少。

但也不能大意，這方世界比起寶船世界不知道要強多少倍，儼然一副中千世界的架勢，在仙道範圍之內，這樣的世界還真是難尋。

能成長到這種境地，也是因為燃燈有意而為之，若是平時，只要被西方教發現，就會迫不及待的去抽取世界本源，獻祭於西方極樂世界，但燃燈鎮壓過去，這是西方教所不重視的。

正因為如此，才能將這方世界隱藏如此之久，若不是西方極樂世界不放心燃燈，探查了一番，還真發現不了。

此世界燃燈道人本來他只是看着，只是在這方世界中投放了一尊化身，準備謀取一些利益而已，但看見江漢珍以及三界之內大批修鍊燃燈之道的弟子出現，就改變了主意。

作為不知道少年的孤家寡人，一朝之際門下弟子竟然遍布三界，甚至許多世界，讓他欣喜異常，就準備將這方世界據為己有，為門下弟子留下一個安身之地。

燃燈祖師雖然在三界之內的風傳不佳，不但為人孤僻陰沉，而且名聲狼藉難以入耳，可從這件事上來看，卻不盡然，對於外人，當然不會在意，但對於自己的傳承弟子卻好的沒話說。

雖然稱不上一個好人，但能做一個好長輩，能將自己的燃燈之道傳出去，甚至將證道之寶都能給傳承之人防身，一個少言寡語之人竟然破天荒的提醒了讓他小心行事，也算是盡職盡責了。

江漢珍心中感動，同時也更加堅定了他將普傳法門宣化於諸天萬界的信念，心性頓時增長，竟然有趨於圓滿之效，本來就差一步就能成就天仙，此時的心境圓滿竟然省去了這一步，只要培養心性，成就天仙是水到渠成之理。

教人修道，則教人修心，若欲修道，則修心也。

此言不愧為仙道之妙言，道法之總綱。

江漢珍就離開收藏卷宗之地，向他自己的住的雷池而去，心中想着降臨之後的事情，這方世界對他來說也算是聽過許多傳聞，比較熟悉，也知道大致的情節。

是仙道的一次大劫，衰落的一次轉折點，而這世界在燃燈祖師的介紹中，就是要經歷封神之劫的世界，思來想去，應該是封神世界的故事正在那方世界中要上演，而這方世界的底蘊也比較深厚，除了沒有主世界的底蘊之外，其餘的也相差不多。

若是主世界的輪迴與天庭完全被破壞，這方世界就有資格與主世界一爭高下了。

江漢珍不到那沒有畏懼，而且心中被激發起一股鬥志，因為知道大致的情況，也能夠做更多的事情，要將此界完全變成仙道世界的底蘊，也要下一番功夫。

就在江漢珍準備返回雷池之時，就被天庭之中一名身穿金甲手拿混鐵棍的猴子發現了，這猴子長着六隻耳朵，正是被陳玉樓打扮一番，引薦給玉帝的新人才六耳獼猴。

陳玉樓挖空心思的想着為玉帝舉薦人才，讓玉帝更加器重自己，從九頭蟲和灰蛟開始，此事就沒斷過，可真正的天賦稟異的人才哪有那麼好找。

可功夫不負有心人，竟然被發現了六耳獼猴和蠍子精，將兩妖打扮一番，立即帶到了玉帝駕前，玉帝求才若渴，當即大喜，以他的修為也能看的出兩妖的天賦，六耳獼猴自然不必多說，就連蠍子精也不一般，她那個倒馬毒樁威力驚人，就是玉帝見了都有點心驚的感覺。

當即委以重任，發往地獄之中經歷了一番小規模戰場，這兩妖果然不負玉帝的期望，屢建奇功不說，竟然差點將地藏王都給陰了，讓玉帝為之大喜，就準備將兩妖留在身邊聽用。

同時也越發的器重陳玉樓，依照陳玉樓這種人精的架勢，地位隱隱的要超越天界護法天王李靖，甚至要與太白金星比肩。

太白金星自然是高興，辛苦了不知多少年，此時才有能臣超越於他，看見玉帝身邊人才濟濟，也有一種熬出頭的感覺，甚至有時候會推陳玉樓一把，而李靖也跟陳玉樓關係融洽，被陳玉樓哄的服服帖帖，也是因為陳玉樓會做人，有大事小事的經常彙報李靖，這才有陳玉樓地位超過他，而他沒有鬧出事情。

六耳獼猴對這些雖然知道，但也沒多在意，還想着見江漢珍一面，將投名狀交上去，雖然他的名錄已經錄入雷霆學院，可他總感覺缺少一些什麼。

自己總感覺只有江漢珍點頭才能算是入門，雖然立下了多次大功，但也沒有表現的太過明顯，能徹聽天地的不止是他，還有天庭的兩員大將，千里眼和順風耳，也算是玉帝的耳目之人。

他的神通可以徹聽天地三界，比順風耳的要強上不知多少倍，但也沒有因為自己強，而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凡是自己所探聽到的一些事情，都會向者兩位大將彙報，經過他們的口，向玉帝傳達。

此時對於玉帝來說雖然心知肚明，也暗自點頭，心道現在的弟子心性果然都不錯，用起來得心應手，就時常誇獎了千里眼和順風耳，並且升了兩人的官，專門負責探尋三界的消息，也算是苦熬多年，苦盡甘來。

就對六耳獼猴異常喜愛，都喜歡這六隻耳朵的猴子，自身的神通也毫不吝嗇的傳與六耳獼猴，就在六耳獼猴的幫助下組建了這個專門探查三界的部門。

六耳獼猴在凡間之事，後來經常在江漢珍所留下的傳承之地待着，對新入門的弟子也多有引導，經常指點，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脈，儼然被稱為大師兄，自然知道那些師弟們的去向。

# 第一百五十七章 六耳定心訪雷池

此時正是天庭百廢待興，人手吃緊之際，根本沒有多餘的人手來擴充千里眼和順風耳組建的新部門，雷霆學院的早就被玉帝盯的緊緊的，想要從那裡找人，根本就是妄想。

另外手中有人手的就是陳玉樓了，時常還能搜刮幾個，可兩人想起陳玉樓那個行為，就一聲嘆息，陳玉樓只要找到人手，就獻寶似的送到玉帝那裡，怎麼可能給他們兩個。

兩人本來還以為熬出了頭，意氣風發的想要大幹一場，卻發現手下無人可用，兩人在天庭雖然待的久了，但為人不夠圓滑，也沒什麼人脈。

這時六耳獼猴就找了上來，也想為自己的師弟們謀一條出路，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就對正在哀嘆連天的千里眼和順風耳說道：“兩位將軍為何事而憂心。”

兩人抬頭一看，正是六耳獼猴，神色立即柔和下來，千里眼看口說道：“是六耳啊，來了就隨便坐吧。”

而順風耳看着六耳獼猴，心中一動，暗想六耳為人機靈，又是從凡間而來的，說不定有什麼門路，他的順風耳與六耳的神通有些相似，都是徹聽天地的，雖然不如六耳，但一直當六耳獼猴是給後輩弟子，下意識的給忽略了。

千里眼對六耳獼猴還不怎麼了解，但他跟六耳獼猴接觸的比較多，也知道六耳的一些事，頓時心頭閃過一絲期盼，對六耳說道：“玉帝讓我們組建一個能監測徹聽天地的部門，但人手讓我們自己找，可我兩的事你也知道，也沒什麼人脈，我們正為這事發愁呢。”

緊接着又看着六耳獼猴，問道：“六耳你在凡間可有人手，若是有了，就可以帶上天庭，我們可以為他們錄入仙籍，留在這裏。”

六耳心頭暗道果然如此，心中一陣欣喜，他正想給凡間認識的幾個師弟謀一條出路，就說道：“這有何難？我在凡間宣化雷神留下的傳承之地待過，也認識不少求道之人，因為指引過他們接收傳承，也指點過他們一些修行，被添為大師兄，其中也有些能用得上的，若能在天界任職也算一條出路，若我去將此事與他們說，我有八成把握能帶他們上來。”

順風耳聽得眼睛一亮，有些難以置信的問道：“果真如此？”

而這時本來還在垂頭苦想對策的千里眼頓時站了起來，雙目中發出兩道目光，讓整個大殿都亮的出奇，嚇了六耳一跳，不知道千里眼這要干什麼，而順風耳也有些奇怪。

就聽千里眼略帶責備的說道：“我說六耳，你既然有如此門路，就應該早說嘛，還讓我跟你順風耳師叔在此愁的頭髮都掉了不少，既然有人，而且還是修鍊了普傳法門的弟子，別說是八成幾率，就是三成也行，還不快將那些師侄叫上來。”

順風耳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六耳獼猴，說道：“好了，別這麼一斤一乍的，現在好歹也是實權將軍，注意威嚴，你看六耳都被你嚇壞了。”

千里眼這才看着目瞪口呆的六耳獼猴，尷尬的一笑，說道：“這些天心急了點，這事就麻煩六耳你去一趟了。”

六耳獼猴這才反應過來，對着兩人一禮，說道：“是，弟子這就去將人帶回來。”

辭別千里眼和順風耳之時，六耳也慢慢的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本來天庭的威嚴早已深入人心，而他卻是被詛咒的生靈，本來得道不易，所以才如履薄冰，異常小心，本以為還會有一些波折，都已經做好了求人的打算。

哪想這麼輕易的事情就成了，此時才察覺天庭也不是那麼的威嚴，也而是由生靈組成了，他的地位越來越高，也正是因為修鍊了普傳法門的緣故，才能得到天庭的認可，也越發的感激江漢珍。

下界一趟，在凡間傳承之地找到了雷門弟子的駐紮之地，見到了在傳承之地修道的幾個師弟，這群弟子當中的領頭的是三隻妖怪，一隻老虎，一隻梅花鹿，和一隻黃羊得道，三人得本就力力大無窮，出類拔萃，名字分別叫虎力，鹿力，和羊力。

三妖出生在車遲國附近，若是沒有意外，這三妖應該就是後來車遲國中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雖然天賦比起六耳獼猴略有不足，但也算是神通之輩，雖不是頂尖，但也屬上乘。

也是因為一顆求道之心，跑到了南贍部洲，最後在六耳獼猴的指引下，得到了傳承，並且留在了山下，隨着求道之人越來越多，漸漸的也積累了不少弟子在此。

六耳獼猴將天界之事一說，三妖想也沒想就答應了，將合格的弟子全部挑選出來，留下了很少一部分守着傳承之地，就此跟着六耳上了天庭，帶到了千里眼和順風耳面前。

千里眼和順風耳正在忐忑不安的等候，神通早就察覺，也顧不得矜持，親自到了南天門外迎接，看着陳玉樓眼紅的幾乎就要搶人，也暗道自己的英明決定，親自到了南天門外，若不然，六耳肯定會被陳玉樓所誆騙，以陳玉樓雁過拔毛的行為，能給他們留下十分之一就不錯了。

有了這些新鮮血液的加入，天庭的一個部門，監察司也算是成立了，有傳承之地源源不斷的弟子加入，也讓千里眼和順風耳揚眉吐氣一回。

而六耳卻一直在想着面見江漢珍一事，得知將江漢珍出關，就一直等着，但因為此事被耽擱了一些，一直等到江漢珍查閱完卷宗出來，這才尋了過去，到了雷池之外等候着。

江漢珍已經準備再對世界探尋一番，進行下一次穿梭，因為天庭已經步入正軌，不但能抵抗住西方教，而且能夠發展完善天地大道。

一方完整的世界若要推行發展，必須要各司職齊全，維持世界正常運轉，才能繼續發展下去，若是人手不足，連最基本的都保證不住，能維持現狀都不錯了。

安排天帝職權的任務，基本上都是玉帝的責任，以前仙道之人還在的時候，也沒人聽他的，知道什麼地方需要仙神職位來鎮壓維持，但苦於沒有人手，只能幹看着而無可奈何。

後來仙道之人因為域外之事而離開，讓玉帝的壓力更大，甚至連最基本的天庭運轉都沒法維持，以至於才想到借西方教之手來整合仙道，以緩解三界的窘境。

知道後來由雷府牽頭，仙道才得以整合，但面領着最大的問題還是人手不足，不但域外戰場需要人，對付西方教需要人，甚至補充天道業位也需要人，所以江漢珍才對宣化諸天之事如此上心，至於主世界之事，自會有人辦好，也不需要他勞心勞力。

逐漸的他才發現自己的對仙道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也讓他感覺沒有白忙活一場的同時，也知道自己還是有用的。

有道是，天道縹緲，難以莫測，天道無言，演化萬物。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正因為有用，才能讓天地發展，讓眾生受益，也不負天恩，若是沒用，又有何顏面存活於世間呢。

心中下定決定，一定要為仙道，為主世界增加底蘊，改變主世界最後的凄慘結局，讓主世界能夠永立與混沌之中，為生靈打造一片棲息之地。

如此信念越來越堅定，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雷池，卻發現一隻身穿金甲，手拿混鐵棍的猴子在雷池門口等待着。

江漢珍仔細一看，卻發現這隻猴子長了六耳獼猴，而且身上的氣息竟然是自己傳出去的普傳法門所獨有的雷霆氣息。

心中頓時詫異，暗道，這六耳獼猴可是天地異種，資質不凡，何時到了天庭的，看其形象打扮還是天庭的仙官。

此時已經可以確定這就是六耳獼猴無疑，可這六耳獼猴何時來到天界的，既然他疑惑，也異常欣喜，六耳獼猴為仙道世界靈種，混世四猴之一，秉天地氣運而生，天生不凡。

若是能加入仙道，只會高興，至於什麼法不傳六耳的詛咒，江漢珍倒是毫不在意，修鍊雷霆之道，最不怕的就是詛咒。

帶着疑惑的走了過去，只見六耳獼猴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弟子六耳獼猴拜見先生，弟子來此等候先生駕到，有要事稟報，失禮之處，還望先生海涵。”

言辭誠懇真切，帶着一種誠心的恭敬，而心中默默測算一番，盡然測算不出六耳獼猴到底怎麼修鍊的雷霆知道，讓他更為高興。

連他這個與六耳獼猴有關係的人都算不出六耳獼猴，那別人就更不可能了，不說別的，若是遇到危險，六耳獼猴找個地方一躲，誰也找不到，這樣生存幾率就大了許多，只要招惹更高層次的修行之人，安全就能無礙。

頓時上前扶起六耳獼猴，說道：“好，好，是我雷門得好弟子，隱藏功夫不錯，就這份本事，就能安全無礙，趕緊起來，我們進雷池說話。”

# 第一百五十八章 獼猴心歸雷神府

六耳獼猴原本還在忐忑的心終於放了下來，來之前就怕江漢珍知道他是六耳獼猴，嫌他出生帶着法不傳六耳的詛咒，會有些不喜。

可見了面之後，才發現江漢珍並沒有如血脈傳承之中的記憶中遇到的那樣，一看他是六耳獼猴，紛紛避而遠之，甚至有多遠躲多遠。

六耳獼猴天生神通不凡，善聆聽，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

此神通若是加以修鍊開發出來，就能讓一些別有用心的鬼祟之人害怕，而這神通是秉承天地氣運而生的，天生萬物必然有他的作用，若是用在三界之內，查證一些事情的真相，就會讓鬼祟之人無所遁形，紛紛暴漏於天地之間。

江漢珍也研究過六耳獼猴，根據他的猜測，一定是最早時期的六耳獼猴發現了什麼陰謀，而主持陰謀之人地位還不低，恰好被察覺，害怕自己的陰謀被發現，才對六耳獼猴一族下了詛咒，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想隱藏些什麼。

可雷霆之道最不懼的就是詛咒，也最擅長解決詛咒，若不然，天下間邪魔被雷劈之後，臨死之前感覺不甘，定會發出詛咒，就夠除魔之人喝一壺的，若沒有些手段怎麼行。

而雷霆之力，恰好就不懼詛咒，即使再大的詛咒都能給他消磨乾淨，如此才能以正天心，肅清三界邪魔。

江漢珍帶着六耳獼猴進入了雷池之中，看着六耳獼猴的一身金甲，賣相不錯，就說道：“你之來歷我也不甚清楚，但觀你能在天庭有一份天地業位在身，我也就放心了，作為先生最大的願望，就是盼着門下弟子有出息，今日見你，我也深感欣慰。”

六耳獼猴心中感動，聽江漢珍的話，根本就對他的來歷不在意，卻關心他的出路，他來歷對於別人，當然是有所隱瞞，但對於江漢珍，卻不想隱瞞什麼。

就說道：“先生，弟子是天地間遭受詛咒的六耳獼猴，因為聽到先生在南贍部洲要廣傳道法，就從北俱蘆洲漂洋過海的到了南贍部洲，希望能的先生垂憐，收入雷門，雖然沒遇到先生，但幸而得道了先生所留下的傳承，才有如今的成就，弟子為見先生，就用了聆聽天地的神通，此事實在失禮，還望先生責罰。”

江漢珍也一陣感慨，說道：“六耳獼猴善聆聽，知前後果然不凡，你能將神通擴展如此境界，我高興還來不及，又怎麼會責罰呢。”

六耳獼猴心中的擔憂盡去，就聽江漢珍接着說道：“何況我輩修士，效法天地，正己心以化人心，內心敞亮堂皇，又有何不敢讓人見的，但你這份神通卻是邪魔的剋星，以後聆聽之時，要小心行事，若是遇到邪魔，處理不了的就趕緊撤回來，以免被邪魔之輩盯上，讓你落入險境。”

六耳獼猴見江漢珍不但沒有責備他，還提醒他小心，言語之間並沒有責備他用神通來聆聽天地，讓他長久孤寂的心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溫暖，不知不覺之中，多了一種對雷府的對天地的一種歸屬感。

心境的提升，使得身上的氣息隱隱的與天地相合，看起來十分融洽，江漢珍看的嘖嘖稱奇，他對天地意志的感悟超出常人的認知，又怎麼不知道這是六耳獼猴的心境提升，與天道意志互相交感的情況。

境隨心轉，六耳獼猴自然感覺到了他的提升，也暗想自己執意要面見江漢珍的這個想法是真確的，傳道之三寶道經師，果然如此，想着若是以後有機會，就提點南贍部洲傳道之地的那些師弟們也來見見，若是能指點出其中的關竅，那基本上要少走許多路了。

有道是‘道無經不傳，經無師不明。’

忽然才想到自己的來意，就對江漢珍說道：“弟子在凡間之時，深感先生恩德，也知先生對於西方教多有懷疑，就去探查一些真相，作為先生的見面禮，如今已整理成冊，就將弟子探查到的事情給先生過目。”

只見六耳獼猴拿出一塊玉符，江漢珍心中有些疑惑，就接過了玉符，用神識掃了一下，接着一陣后怕。

竟然全是西方教婆羅神殿中的事情，而西遊傳記中，六耳獼猴也知道西遊所行之事，可見神通不凡，但這探查的可是如來，讓他驚出一身冷汗，也同時印證了傳記的猜想，洞悉了西方教一部分陰謀。

但六耳所行之事卻是太過大膽，就略帶責備的說道：“這種事以後還是少做為妙，如來也是凝聚了道果之輩，你這樣做若是真出了什麼事，就連名錄都留不下，若我沒有修鍊到道果之境，根本就不知道你為仙道出過力，做什麼都可以，就是別把自己的命搭進去。”

六耳雖然被責備，但也是心中一暖，低頭說道：“先生教訓的是，是弟子唐突了，但弟子在西方教附近發現一處能隔絕神識的絕地，才敢如此行事，先生所傳授的生存之道，弟子絲毫不敢忘。”

江漢珍深色這才有些緩和，就拿出去過寶船世界之後總結的新的普傳法門遞給了六耳獼猴，說道：“這是最新的普傳法門，今日既然你來了，就拿去借鑒一二，說不定會對你有所幫助。”

六耳獼猴當即大喜，恭敬的接過玉冊，說道：“多謝先生傳法，弟子一定會好生修鍊，不會墜了先生的名聲。”

江漢珍點了點頭，就準備要打發走六耳獼猴，準備穿梭封神世界，可忽然心頭一動，覺得這世界可能與六耳有些因緣，即使沒有，也算是一份機緣，小世界與主世界有時間差別，若能經歷這麼一次歷練，說不定就能讓六耳成長起來，也能為仙道增加一份底蘊。

六耳的修為也剛好符合標準，是度過了三災的天仙之境，比他的修為還要高，成就了天仙之境，可見資質之強，就是他要跟六耳獼猴爭鬥，也不一定能打的過，帶入下界也算一個幫手。

有陳玉樓下界一趟的例子在那擺着，下界一趟積累了一些底蘊，才能返回天庭之際，一躍而成就天王之位，當然也少不了陳玉樓本身就能說會道的本事。

若能將六耳獼猴帶入下界一趟，有他那種善於聆聽的神通在，起碼安全無礙，在說六耳獼猴天生氣運不凡，也不是易於之輩，有神通在身，道法無雙，同階之內罕有敵手，有六耳獼猴在，也用不着讓他憑藉著拚命的招式跟別人打鬥去。

心中決定要帶六耳獼猴歷練一趟之後，就問道：“如今你在天庭是何職位，是否騰出時間？”

六耳本就是聰慧之人，既然江漢珍問他有沒有時間，那就說明有事要辦，靈機一動，睜大着眼睛就說道：“回先生，弟子從地獄戰場中回來，得玉帝受命，安排監察司，在千里眼順風耳兩位將軍賬下聽用，此時並無什麼事，不然弟子也不會有時間來雷池，若是先生又命，弟子定將竭盡全力完成。”

江漢珍看着六耳獼猴睜着眼睛說話的樣子，心中一陣好笑，天庭此時百廢待興，就連玉帝都不得空閑的忙活着，怎麼可能有閑人存在，但也沒有說破。

就說道：“既然如此，那就跟我走一趟。”

就見六耳獼猴一陣欣喜的說道：“先生有命，弟子莫敢不從，弟子隨時都可以。”

江漢珍無奈的搖了搖頭，說道：“難道你就不向千里眼順風耳兩位將軍彙報一聲？”

此言一出，六耳獼猴犹如被澆了一盆冷水，臉上憋得漲紅，不知如何是好。

千里眼順風耳對他好的沒話說，這樣一走的確有些不對，江漢珍是他的引路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無人可替，最終還是下定了決心，說道：“不用，先生的事重要。”

江漢珍笑着點了點頭，說道：“首先考慮自己人，頗有我雷門先考慮自己人的風範。”

六耳聽得一喜，但接着江漢珍說道：“但此時你再也不是孤身一人，而是進入了天庭，有天地本位之人，做事不可如此輕率，千里眼順風耳兩位將軍，自上古末期就跟着玉帝，也算是仙道前輩，理應尊敬。”

六耳獼猴也感覺有些羞愧，就問道：“那現在該怎麼辦？”

江漢珍看着六耳獼猴虛心的樣子，也暗道心性修鍊的不錯，這樣才能走的更遠，就說道：“軍無法不成，將無令不動，此事我就將此事寫一份書信，和一份上表玉皇的奏章，一切緣由我都會說明，你帶回去與千里眼順風耳兩位將軍過目，若是他們同意，定會贊成此事，與陳玉樓一起，將此事上表玉皇，得了玉帝的命令，你再到雷池來。”

六耳獼猴一陣擔憂的問道：“那要是兩位將軍不同意呢？”

江漢珍說道：“那我就沒法帶你去了。”

六耳獼猴心中思索着對策，又接着問道：“那要是玉帝不批准呢？”

江漢珍說道：“那我就更不能帶你去了。”

接着六耳獼猴深色中有些擔憂，不知如何是好，心中亂想不已。

江漢珍看着六耳獼猴的樣子，暗笑一聲，說道：“我在此地先準備着，準備好之後等你一段時間，若是沒有玉帝旨令，就只能等下次機會了。”

六耳獼猴神色閃爍不定，最終還是決定去一趟，說道：“是，先生，弟子這就去。”

# 第一百六十章 險遭劫 西方二人組

主世界經歷過一次大劫之後，原本的大地一分為四，分別為東勝神州，西牛賀洲，南贍部洲，北俱蘆洲，從而天地四極不存，而分為四方，主脈被破壞，剩下的分成了四隻小支脈。

看似是世界向前推進演化，必須要經歷劫難，至於真實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封神世界就是在主世界上古結束之時生成的一方新世界，也是因為受了主世界的映射，而形成了一方相似的世界，天地無言，而養育眾生，萬物存與天地間，生靈生存與大地之上，用之於輔助進化。

互相依存而不可缺少，此為大道至簡之道，所言的天地人三才。

根據江漢珍在主世界天庭查閱卷宗，與燃燈祖師給的消息，兩相結合，也知道了這方世界是主世界經歷過的封神大劫而出現的。

世界發展極為迅速，從世界生成，天地演化，滿打滿算，也就一劫運之多，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封神世界從上古推演至今，好似一番輪迴一般，也到了封神之劫，好似被下了詛咒一般，一步一步的走向滅亡。

當然，此時封神之劫還沒開始，卻也快了，天地之間有七位與天地存亡的聖人，分別為鴻均道祖，三清，女蝸，接引，准提，而其中聖人以鴻鈞道祖為尊，帶領聖人以己心而代替天心，行天地之道。

自天皇身隕之後，天帝之位就由此界的鴻鈞道祖隨意點了門下的童子做那天帝，來管理三界，各聖人當然不服，與天帝多有衝突。

此些信息都是燃燈道人給的，但這幾名聖人的名字讓他納悶不已，三清女蝸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是准提，是後世傳說中從西方教傳過來的萬佛之母，也算是有名有姓。

至於接引和鴻鈞道祖，就讓他非常疑惑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這兩人從哪冒出來的。

據道藏記載，天地為元始天尊化生所開闢，元始天尊為道的化生，先生於天地之中，為大道之本源，至於這位鴻鈞道祖，來歷就有些奇怪了，不知此人有何能耐，竟然將三清道祖的地位而取而代之，自稱天道鴻鈞。

想破了腦袋想不出來此人的來歷，只能決定降臨之後要注意此人，他跟六耳獼猴都是擅長查證之人，只要時間久了，自然就會知道此界鴻鈞道祖的來歷。

一道白光閃過，洪荒大地之東方，一出山林茂密之地，原地出現一個飛碟玉佩的身影，接着一人帶着一隻身穿金甲的獼猴從白光之中跳了出來，飛碟玉佩接着又是一閃，江漢珍神識一陣感應，卻發現一道帶有欣喜歡呼的天道意志，但隨即一道神識向他掃了過來，讓他心神都有些恍惚，暗道不好。

緊接着就是一道白光向他打了過來，江漢珍心中大駭，暗道一聲糟糕，這道光芒正是有人打出的道法所至，其中氣息令人心悸，帶着極為強悍的毀滅氣息，正要準備拚死一搏，可哪知身體動不了，眼睜睜的看着白光打來。

只見飛碟玉佩在空中發出一道亮光，擋住了虛空的一部分白光，而隨身的菩提樹枝也開始不停的晃動，掃除這些未知，將這道未知的白光給清除了，接着懷中的靈柩燈飛了出來，原地轉了一圈，就飛向了江漢珍，從頂門進入，鑽進了靈台之中，這才讓他好受許多。

但全身的早已濕透，就連身體都有些不聽使喚，心中大駭，這道犹如天威一般的道法，竟然差點讓他折損這在，竟然恐怖如斯，若不是他身上寶物眾多，定要載個大跟頭。

六耳在一旁提着混鐵棍，全身毛髮豎立，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江漢珍這才反應過來，心道有人已經發現了他們，也不敢多想，取出玉帝的令箭捏在手中，就對六耳獼猴說道：“此地不宜久留，我們趕緊離開這裏。”

六耳也神色凝重的點了點頭，當即一揮手，一朵雷雲在原地出現，就拖着江漢珍跳上雲頭，施展法決，將氣息完全收斂，一道雷光閃過，消失在原地。

一路不敢停留，還不停的消除兩人所留下的氣息，向更遠的方向逃去。

就在六耳帶着江漢珍離去不久，虛空出現一道身穿道袍的身影出現在原地，疑惑的看着原地，伸手在虛空抓了一把，仔細的推演一番，卻什麼都沒算出來。

頓時深色凝重，略帶殺氣的自語道：“難道天地間又有異數出生，希望這次不要有什麼波折出現，此時正要進行封神之事，決不能出什麼差錯，異數當滅。”

當即又掐指一算，心神一動，自語道：“封神之事不能被破壞，此時正是時機，可以開始了。”

隨即神色中帶着一種滲人的陰沉，接着這位道人就在原地憑空消失。

過了許久，這道人又返回此地，在原地仔細的看了良久，這才放下心來，對着虛空打出一道傳信，身形慢慢消失。

法決一出，洪荒大地西方的一個角落，有一座靈氣最為濃郁的仙山，相比起西方教的荒蕪來說，此山靈氣最為充足，就被稱為靈山，而靈山之中，卻有此方天地的兩位聖人鎮壓。

一個名為接引，一個名為準提，此時靈山之中，准提焦躁不安的在原地動來動去，而接引卻坐的很安穩，但被准提長時間來的晃動也整的有些心煩，就說道：“師弟，你最近為何不安心修行，卻如此焦躁不安？”

准提說道：“師兄，你看那東方人傑地靈，物產豐富，可我西方教卻如此貧瘠，師弟我看着心急，才會如此。”

接引搖頭一嘆息，本來就一副憂愁之相，此時卻越發的憂愁，西方教之事他作為大教主，又怎麼能不心急呢，看着准提這幅樣子，也心知准提成道之前本源受了損傷，才會心性不穩。

就說道：“師弟你也不必為此事發愁，鴻鈞道祖以前答應過我們，我西方教總有大興的一天，你只要安心等待就行。”

一說起這事，准提就是一陣埋怨的說道：“師兄，道祖這話是在上一劫運說道，此時不知道過了多少年歲，讓我們如此辛苦等着，也不是個辦法，難道道祖不說，我們就一直這樣等下去？”

接引窮苦之相更甚，讓人一看就會以為是被人欺壓所至，他對這事也有些無奈，西方教大興是道祖的承諾，說當年為了除魔，毀了西方教靈脈，要還此因果。

就對準提勸慰着說道：“師弟，東方天道聖人太過強盛，為天道所忌，不可長久，尤其是三清之間矛盾早結，據我推測他們遲早有一戰，你我安心等待即可。”

說起三清之事，准提更加嫉妒，說道：“他三清不就是仗着盤古餘澤，竟然三人一起成就天道聖人，將我西方教如此打壓，竟然還能如此昌盛，真是天道對我西方教不公平。”

接引也是暗自嘆息一聲，說道：“師弟快別這麼說，我西方教兩位聖人齊出，已經算是恩德了，他三清雖然是一家，但糟了天妒，才會一家三分，才能安穩，想要合起來，已經是不可能了。”

准提一聽三清之事，又是一陣埋怨，就說道：“三清太過強盛，三人一起威震洪荒大地，卻不知昆崙山氣運承載不了三位天道聖人，你說道祖也真是，偏偏要指點三人分家，讓三清繼續在作威作福，若是不指點三清，就讓他們繼續待着，說不定現在就遭受了劫難，沒了昆崙山，我看他三清還怎麼猖狂。”

說起三清分家之事，准提對於鴻鈞道祖卻深信不疑，但接引可沒那麼好糊弄，他也是在開天之劫之後出生的，那時候巫妖共立，一時間威震洪荒，都有殺手鐧鎮壓一方。

妖族的是周天星辰大陣，而巫族的卻是都天神煞大陣，兩幅陣法形成，就會有天道之威，就是聖人也不敢掠其鋒芒。

而三清的出生與十二祖巫一樣，都是盤古所化，三人本是一家，難保不會有什麼三人合力的陣法。

此時三人又是聖人之尊，三人合力之下，說不定就連鴻鈞也不敢與之硬碰硬，想到這裏，就覺得一陣恐懼，使勁的搖了搖頭，平復了心神。

而這時一道玄光從虛空飛來，落到了接引手中，而一旁的准提卻是大喜，這氣息他又怎麼不認識呢，睜着明亮的眼睛問道：“師兄，是不是道祖說我們西方教大興的機會到了？”

說著還一副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的樣子。

接引看完鴻鈞道祖傳來的信息，憂愁之色更濃，好像是在擔憂一般，就將傳信之光遞給了准提。

准提立即接到了手中，定神一看，頓時大喜，說道：“師兄，這時大好事啊，下一劫運馬上就要到來，正是我西方教大興的時候，此事我去跑一趟，將此大劫推動一番。”

接引搖頭一陣嘆息，這幅模樣縱然人覺得，他很無奈，就說道：“師弟，上一劫運也是我兩從中推動的，而這一劫運也是我們西方教所推動，如此行事，難免有損陰德，師弟還是不要做的太狠了。”

而准提卻對此毫不在意的說道：“這些事我們都是得了鴻鈞道祖的旨意而做的，況且巫妖在洪荒造孽太多，合該當滅，我們做出此事也是順應天大勢，再說大劫之中，一切天道因果不存，即使有業力，也落不到我西方頭上，此次劫難是原始天尊門下弟子在人皇時期所造的殺孽，與我西方教沒什麼關係。”

接着就迫不及待的起身，手拿一根樹枝，對着接引說道：“師兄你就放心吧，為了我西方教興盛，即使沾點業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接引心頭思索良久，帶着一臉苦悲之色說道：“那師弟就小心行事，一切業力由我們兩人一起承擔，為了我西方教發展，即使業火焚身也在所不辭。”

准提點了點頭，說道：“好的師兄，你再此鎮壓我西方教氣運，我這就去東方走一趟。”

接引點了點頭，目送着准提離開后，忽然感覺有些不對勁，好像是被人窺視了一般，就巡這窺探之以尋了過去，但什麼移沒發現。

隨即面色極為悲苦，深色凝重的測算了一番，卻什麼結果都沒有，搖了搖頭，繼續閉目凝神起來。

# 第一百六十一章 知始末 謀定而後動

而這時在西方教靈山不遠的一處黃沙之地的一處地穴之中，正藏着兩道身影，而這兩位正是初入此界，被人發現差點出事了江漢珍與六耳獼猴。

兩人初入此界，江漢珍就感覺到天道意志的歡呼，但隨即就被一道意識鎖定，並且被一道法術隔空打了過來，被弄了個措手不及。

還好靈寶有靈，飛碟玉佩菩提樹枝，和靈柩燈三樣寶物一起用力，擋住了那一道虛空而來的道法，才叫他們逃過一劫。

當即不敢停留，被六耳獼猴帶着一路向西飛去，六耳獼猴神通不凡，速度極快，帶着江漢珍從東方飛到了西方，六耳獼猴知道此界與主世界有些許類似，就一直向西方教飛去，竟然找到了他在主世西方教附近藏身的那處地穴，這才停下來修整片刻。

六耳獼猴也覺得有些奇怪，地穴是存在的，是一出極好的藏身之所，但漫天的黃沙卻沒有，也想到黃沙是後來才形成的。

這一次逃亡，不但沒有讓六耳害怕，還有了一種興奮之感，越發的鬥志昂揚，心中一動，就準備偷聽一番，正好聽到西方教中准提和接引的談話。

江漢珍聽着六耳所所，也來了精神，就拿出隨身的樹枝，將整個天機全部遮掩，讓六耳偷聽，直到被接引有所察覺，這才收了回來。

六耳心中一陣暗恨的說道：“沒想到剛才偷襲我們的是那個什麼鴻鈞道祖，如此鬼祟之人，有何顏面稱尊做祖，原來一切都是他暗中做怪，若是有機會定不讓他好過。”

江漢珍神色中一片凝重，說道：“甚言，此人在我們降臨此界就能發現我們，可見神通不凡，以後所此人不可言之明諱，以免被此人所察覺。”

六耳聞言也是一陣擔憂，說道：“此人太過厲害，先生可知此人來歷，他又有何本事發現我們的？”

江漢珍思索片刻，從後世的記憶與燃燈給的信息，又結合主世界天庭的卷宗，分析了一下，心中也猜測出來個大概。

就說道：“此人來歷神秘，但在此界有天道鴻鈞之稱，很可能此人有天道的部分威能，知道三界之事，也不奇怪。”

六耳聽得心中一驚，說道：“什麼？此人竟然敢稱天道，那天道意志不會被此人破壞了吧。”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這倒沒有，天道意志是生於大道，近乎者近，遠乎者遠，沒有那麼容易被吞噬，若是被吞噬，就連天地也會進入滅世之劫，天地運轉自有規律，不會被人輕易所更改的，他們能做的就是得了天道的部分道果，將元神寄托在天道之上，行那聖人之道而已。”

江漢珍說話之際，神色越發的凝重，這方世界所遇到的問題太多，比他以往所穿梭的世界加起來還要多，以前遇到的只是鎮壓天地意志，或者抵抗天地意志，最多就是破壞天地，以圖削弱天道意志。

但這封神世界所遇到的問題讓人心驚，有人竟然將天地中原本的本源道果給奪取了，而想將天道取而代之，而且發展頗有成效，竟然收了六個弟子，每人給分了一部分。

而這時六耳獼猴就問道：“那我們該怎麼辦，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一方大好的天地被這些人給毀了吧。”

此時江漢珍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說道：“現在我也沒什麼好辦法，此時的天道聖人有七位之多，每個人的心意如何，我們都一無所知，隨便出來一個，就是你我加起來也對付不了，何況是七個。”

六耳獼猴雖然聰慧，但出生的時間不長，對於其中的厲害關係還看不明白，手捏着混天棍，有一種有力無處使得感覺，有心想要出去拼殺一場，才發現無處下手，難受至極。

就問道：“先生可有能夠解決這困局的妙計？”

六耳目光閃爍連連，帶着一絲期盼，他已經沒了主意，以他的推算，出去也只能躲着暗中行事，若是那一日被發現，就只有拚死反抗，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條。

江漢珍心中也明白，不受聖人控制的就被天道聖人認為是異數，肯定會有所行動，若是不能控制，就會將之滅殺，將不受控製得因素祛除，才能放心下來。

他和六耳是從主世界來的，所行的道理與此界的天道聖人不一樣，甚至有所衝突。

天道聖人通過奪取天地之間完善世界的道果所成道的，才能達到天地聖人的境界，而他們主世界過來的卻是修鍊己身，凝聚道果從而完善天道，從來不會以損害天地而成就自己。

一個是向天地奪取，一個是反饋與天地，而兩種結果就恰好相反，有天道聖人存在，天地間的底蘊被奪取，天地只會越來越弱。

而從自身修鍊了道果之人，能夠將道果反饋於天地，只會增加天地底蘊，隨之天地意志也越來越強。

天道聖人又怎麼可能容許天道強盛起來，從而將他們反噬，這中間的矛盾根本就不可調和，除非有天道聖人發現此事，從而掙脫出來，重新凝聚道果才行。

但如此一想，江漢珍就搖了搖頭，覺的有些不合適，而且風險太大，能放下那個天地不滅他不滅的聖位之人要有多大的決心才可以，以他看來，此事有這種果決之心的聖人不多，但即使有，他也不敢冒險與聖人去說明。

想了半天，也沒什麼好辦法，只能徐徐圖之。

看着六耳獼猴睜大眼睛看着他，江漢珍神色一緩，六耳獼猴所問之事他心中早有定計，只是一時難以做出決定而已，就說道：“如今聖人勢大，我們也不能貿然行動，但也不能什麼也不做，我有兩地去處，正要與你商議。”

六耳頓時來了精神，急切的說道：“還請先生吩咐，先生讓我去哪我就去哪。”

江漢珍看着六耳獼猴一副心急的樣子心中暗笑，接着說道：“我們所修鍊的事守護天地為眾生立命之法，而做此事的又三處地方。”

六耳獼猴趕緊問道：“先生快告訴我，是哪三處地方。”

江漢珍說道：“三才者，天地人，只有此三處才是與我等道理相合的地方，而這三處地方若是能整合一處，天地意志自然會強盛，若是在輔以計謀，也能更天道聖人有一爭高低的資本。”

劉而獼猴當即眼睛亮了，說道：“難道先生所指的就是天庭，地府和人間王朝？”

江漢珍讚賞的看着六耳獼猴，說道：“此三處地方雖然三分，但天庭與地府可合為一地，而人間另為一處，這兩處地方都能達成我們的目的，而且與天地大道相合，只要不跳出來，也能隱藏自身，我一時不知如何選擇，這才說出來與你商議。”

六耳聞言撓頭一陣思索，說道：“先生，此次聽西方兩人所言，大劫恰似在人間發生，而人間界此時氣運強盛，我們去了恐怕難有作為，但天庭不一樣，此時天庭初立，天帝手下無人可用，以我跟先生的本事，上去之後定能得到重用，只要有權在手，在人間做一些安排，也方便至極，也不至於被牽扯於大劫之中。”

江漢珍連連點頭，詫異的看着六耳，竟然知道在天庭行事方便這個道理，笑着說道：“此言正合我意，沒想到六耳你也學的如此姦猾。”

六耳獼猴被此一說，就是衣服手足無措的樣子，不好意思的說道：“先生的普傳法門之中有此道理，其中批註讓門下弟子對此道多加參悟，以免被奸人所害，弟子不敢不從，還是先生教導的好。”

江漢珍一陣失笑，就調笑着說道：“還是我的不是了？”

六耳趕緊擺手說道：“不敢不敢，弟子哪敢如此，先生說的就是對的，弟子遵從便是。”

江漢珍看着已經活絡的許多的六耳獼猴，心中暗暗點頭，普傳法門多是些心性修鍊，而雷霆之道性格都比較剛直，就怕這種性格被人所利用，吃了大虧，才如此推崇縱橫捭闔之道，以期門下弟子能夠為人圓潤通達，能權衡利弊，不至於在人心方面吃了虧。

不求全部像陳玉樓那樣的姦猾，但能有一些手段，就已經很不錯了。

六耳能看出其中的利弊，也讓他感覺很欣慰，能有這等考慮，也算是有了保護自身的資本。

隨即跟六耳獼猴一陣商量，又將此地掩蓋一番，做個以後的躲藏之地，將自身的氣息全部收斂，就駕着雲朵向天庭飛去，準備面見此界至尊之人天帝，以謀求一個出生。

天地本位在此界雖然毫不起眼，好像誰都不願意為天庭效力一般，但江漢珍和六耳獼猴可在意的很，主世界天道意志完善，至尊之位就是三界至尊，而天庭仙官就是為維護天地，推行世界運轉所形成的業位，要想為天地增加底蘊，最好的地方就是天庭。

此界的天庭弱的不像樣子，屈居與聖人之下，凄慘至極，但怎麼說也是天地的一處核心之地，再怎麼弱，也是天地的核心樞紐，有權衡三界之功。

至於造成這方面的原因就是此界的幾尊聖人，各把持一道，以鴻鈞道祖為首，妄圖鎮壓整個天地。

所做的事就是一次次的發動天地大劫，損害整個天地，才能奪取更多的天地之中的本源之物。

江漢珍經歷過多次穿梭，對這事情早就看的明白，只是不知道做這些事情，最後受益的究竟是誰。

# 第一百六十二章 至天門 有人橫着飛

江漢珍與六耳獼猴降臨封神世界，一出現就被此界的鴻鈞道祖發現，還吃了一些小虧，若不是身上的寶物眾多，定會陷入危險境地。

最終還是江漢珍氣運昌隆，逃過了一劫，只是用了三樣東西，還有殺手鐧沒有使出來，雖然吃了虧，但對這結果還是非常滿意。

而這兩樣殺手鐧就是雷祖所給的雷府，和玉帝給的這支令箭，玉帝的令箭自然不必多說，若是施展出去，就連道果之輩都會面見九幽。

而另一樣雷祖所給的護身雷符，雖然平時沒什麼做用，看着就像一個信物一般的吉祥物，但若江漢珍生命受到威脅，定會給敵人一個慘痛的教訓。

就這一點就足以讓他自傲了，江漢珍行事至今，都講究一個慧而不用，最好當個威懾就行，永遠不要用出來，這樣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用。

封神世界的情況與主世界基本相似，有區別的唯有大地之上，主世界是四大部洲，封神世界是整個一塊，兩方世界形態基本一樣，唯一不同的事主世界底蘊深厚，天地比封神世界廣大許多。

以江漢珍的推測，若是此界之人對世界好好經營，遲早有超過主世界的一天，但不知為何，整個仙道之中幾乎所有的世界都遇到了此等問題，都有外敵滲透，導致世界畸形發展，甚至一步步走向滅亡。

帶着六耳向天庭飛去，去的路上就讓六耳探尋了許多天界的信息，了解了個大概。

所謂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有六耳在身邊，江漢珍也覺得此舉非常明智，起碼不會因為消息閉塞而吃了什麼大虧。

經過六耳的探尋，知道了此界的天帝身邊人手非常之少，只有一個出生比較晚的太白星在身邊，至於其他的根本就沒有的一個能拿得出手的，就連天地之間的日常運轉都維持不了，更別說有什麼威勢，身邊成仙之人都少的可憐，能拿得出手的一個也沒有。

江漢珍去過數個世界，從沒有見過如此凄慘至極的至尊，若論人數，就連聊齋世界之中的崑崙派都比不上。

就拿此界來說，三教之中隨便拿出來一個，天帝都對付不了，更別說還有兩位天道聖人鎮壓的西方教，還有女蝸聖人所率領的妖族，讓作為封神世界至尊的天帝有些名不副實。

江漢珍搖頭一陣嘆息，感慨的說道：“天庭羸弱不堪，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管理三界，你我若是去天界為官，就有的忙了。”

六耳也認同的點點頭，說道：“是啊，此界遭受大難，原本就是個爛攤子，那人為了掩人耳目，才將雪藏了許久的天帝命格之人安置在此位置，如今過了如此多年，還是一窮二白，這天帝比起玉皇大天尊不知道要差了多少倍。”

江漢珍搖了搖頭，就笑着說道：“這能比嗎，玉皇大帝經歷了不知多少劫難，才修成正果，本身的心性手段自然不會太差，而這位天帝，來歷就有些簡單了，傳聞是那人發現了玉京山發現了兩塊天地形成的靈石，一直將兩塊石頭壓了數年，直到他成就聖人之位，才點化為童子，留在身邊使喚。”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直到上古天庭覆滅，才趁機將天庭大權拿下，安排了兩位童子做天帝天後，兩人也沒什麼經歷，從出生就一直待在那人身邊，雖然修為不弱，但哪懂得治理之道，沒出什麼亂子就不錯了。”

六耳聞言目光閃爍連連，不知道又想到了什麼，就對江漢珍說道：“那要恭喜先生了，這樣才有利於我們在天庭發展，天帝天後不知道怎麼做，但我們做這事比較在行，只要顯露出本事，做成幾件功德之事，不怕得不到更高的位置，若能如此，行事也會方便許多。”

江漢珍奇怪的看了一眼六耳獼猴，不知為何，六耳獼猴給他的感覺越來越向著奸臣的方向發展，歷代奸臣就不喜歡英明的皇帝，能想要一個好忽悠的帝王，這樣才能施展他的報復。

即使是想為眾生做點事的人，也想皇帝昏庸一點，這樣才能放開手腳的去干，也不會有什麼後顧之憂。

而六耳卻對着些毫無所覺，江漢珍暗暗點頭，六耳的變化不到那沒讓他覺得不對，而且感覺非常合理，本來所修鍊的大道就是完善天地，憑藉己身凝聚道果的路子，只會讓天地越來越好，越來越完善，才會反饋於萬物眾生，世界向前發展。

不管手段如何，只要這條路不變就行，至於些許手段，有怎麼能夠少呢。

兩人一邊討論着天庭的情況，一邊向著南天門飛去，一路慢慢悠悠，耗費了幾個時辰，猜到南天門外，這才降下雲頭。

忽然一個宮裝仙女從身邊跑了過去，行事慌張，掀起一陣罡風，吹的守門的天兵東倒西歪，江漢珍神色中顯出一絲不喜。

他在主世界也是作為宣化雷神之人，自然對於天庭的威嚴有所維護，不管有多大的事，在南天門都是行走入內，若是急事，也會出示加急令旗，從不會如此所以進出。

而那次東極青華大帝返回主世界辦事，路過天門也是行走入內，也沒有自持身居高位，又是證道大帝，而無視天地威嚴。

罡風吹過，天門之外的守門天兵遭了殃，但江漢珍與六耳獼猴卻風輕雲淡，好似沒有絲毫受到印象，這女子詫異之下，停下身形，回頭看了一眼，神色中閃過一絲好奇之色，饒有興趣在兩人身上來回打量了一陣。

興許有急事，就接着橫身飛出天庭，但又回頭看了兩人一眼，好像要將兩人記住一般，繼續橫着身子飛了出去。

江漢珍對此越發的有些不喜，就說道：“這究竟是何人，竟然在天庭如此無禮，我們去打聽一番。”

六耳也看着這名女子一陣是笑，就說道：“這女子弟子知道，就是如今天庭至尊的妹妹，雲華仙子，雖然與至尊兄妹相稱，但關係卻與父女無疑，在天庭之中有玉帝撐腰，無人敢惹，所以行事才會如此肆無忌憚。”

江漢珍這才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若是雲華仙子就不奇怪了，陪伴了至尊不知多少萬年，如今一朝出現在天庭，犹如龍歸大海，至尊又被三界之事忙的脫不開身，自然無人敢管，能做出這樣的行為也不奇怪了。”

六耳獼猴也認同的點了點頭，就笑着說道：“先生你發現沒，此女子不學我仙道威嚴站着飛行，卻學那坐騎趴着飛，人乃先天道體，與大道契合，此人卻自甘墮落，而且面泛桃花，看來要被人騎一回。”

江漢珍頓時瞪了六耳獼猴一眼，說道：“慎言，此人如何行事，卻由她自己，但卻不好說坐騎之輩，坐騎陪伴我仙道之人，有些都是道果之輩，有些都能算是我仙道祖師，切不可如此胡言亂語。”

六耳趕緊捂住了嘴，也意識到了自己所說的不妥，但還是有些不服氣的說道：“本來就是嘛，我也沒說坐騎之輩，他們跟隨仙道祖師，但都身形站得很直很穩，但這個雲華仙子卻是橫着飛的，我仙道之人頂天立地，又有哪個是趴着飛的，這不明擺着想當坐騎嘛。”

江漢珍聽的一陣無奈，但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只要妖修之輩成道，都會化為先天道體，就是身居大道的異類得道，飛行之際也不會失去了威嚴，從沒有失去了體統。

而這位雲華仙子，竟然以先天道體之身，卻犹如坐騎一般的橫着飛行，也讓他不好對六耳說什麼。

而這時，被雲華仙子所發出的罡風吹的東倒西歪的一隊天兵也緩過勁來，將地上的狼藉全部收拾趕緊，該擺放的擺放整齊，而帶頭的一位將軍模樣的仙官這才走了過來。

剛才雲華仙子將他們吹的東倒西歪，而這兩人卻什麼事都沒有，也知道這兩人修為不低，就趕緊上前對着兩人一禮，說道：“南天門小將魏忠拜見兩位上仙，剛才有些意外，失禮之處還望上仙莫要見怪，不知兩位上仙道此有何貴幹，小將可代為通傳。”

江漢珍點了點頭，對着面前這名守將一禮，說道：“魏將軍有禮了，吾乃雷祖山雷池洞散人江漢珍。”

接着有指着身邊的六耳獼猴說道：“這是我門下弟子六耳道人，久居洞天修鍊，如今不知何年，又無處可去，聽聞天帝在三界之內廣招良才，這才帶弟子來天庭碰碰運氣，謀一份職位。”

魏忠聞言一陣欣喜，但隨即有些疑惑，這兩人的修為一看就比他要高許多，此時的天庭情他又不是不清楚，仙道之人高傲，都將天庭當成一個是非窩，唯恐避之不及，別說有門有派的弟子看不上天庭的職位，就連散修之輩也受不得天庭的拘束而避之不及。

也唯有想他們這種修的了一兩手道法，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有哪個門派看的上的，才會奔着天庭的威名，以及玉帝是仙道神仙的修為上天為官，希望玉帝能傳授一二，也算是一條出路。

而聽到江漢珍所介紹的雷祖山雷池洞，一聽就是洞天福地，此界中的洞天福地最有名的都在三教之中，而且各個不凡，有洞天之人，都是能開宗立派之輩，這些人哪能看的上天庭。

# 第一百六十三章 嚴束己 禮多人不怪

對於江漢珍和六耳的到來，這名天將有些欣喜，他作為天庭之人，自然希望天庭勢力越大越好，有道是大樹底下好乘涼。

再者，他也不是沒有想過修為更進一步，只不過天帝連自己都顧不上，還哪裡能想得到這些，若是有一個洞天之人到了天庭，也能對他們指點一二。

天庭不是沒有傳下道法給與仙官修鍊，而是太過簡單了，威力也是一般。

但天將隨即一陣疑惑，有些不敢相信的問道：“上仙此言可當真？”

六耳見天將有所懷疑，頓時裝作生氣的說道：“我們大老遠的跑來就是準備在天庭找一份差事，你這天將好不爽利，還懷疑我們，以我們的修為還至於那你開刷，若是不成我們大可離去，用不着你再此為難。”

天將一聽頓時慌了神，趕緊告饒說道：“上仙恕罪，上仙贖罪，天帝求賢若渴，早秋盼着能有仙道之人前來天庭任職，有兩位上仙到來，小的又怎敢將兩位拒之門外呢，只是仙道之人追求逍遙自在，卻受不得天庭此地的約束，言之為是非之地，兩位上仙到來，讓小的一時難以置信，故才有此一問。”

接着對着江漢珍與六耳一禮，說道：“失禮之處還請二位上仙贖罪，小的這就帶兩位上仙去見天帝，若是天帝見了二位此等真仙來投，定會大喜過望。”

說著就引着江漢珍與六耳向凌霄寶殿而去，一路恭恭敬敬，周道萬全，殷勤至極。

江漢珍心中一動，就問道：“這樣直接帶我們過去是否有所不妥，是不是稟報天帝，等到天帝召見我們再進去見面天帝？”

“這倒不用。”

就見天將魏忠要了搖頭，旋即面色微紅，恰似羞愧，略帶不好意思的對着兩人解釋道：“實不相瞞，天帝雖然求賢若渴，但應召者寥寥，甚至一年都沒有一個，卻早已下了命令，說只要有願意上天為官者，可以直接帶去見他，甚至有言，若是想上天為官的仙道之人，若是有意，可以讓我們下凡將人接回來，所以也不用實現稟報。”

江漢珍默默點頭，與六耳對視一眼，暗道一聲成了。

天庭此時的情況確實過得比較可憐，主世界的玉皇大帝身邊都有些心腹之人，起碼能將三界維持，而此界的至尊，竟然成了這幅模樣，也算是萬界頭一遭。

此界情況燃燈祖師早有言明，有七個聖人騎在至尊頭上，又怎麼可能過得好呢，若不是畏懼眾生之意，說不定連天宮存在的必要都沒了。

江漢珍心中思索片刻，頓時知道了該怎麼做，跟着天將到了凌霄寶殿門口，天將對着二人說道：“這就是凌霄寶殿，兩位請進，我們這就去面見天帝。”

而江漢珍似乎有所察覺，從凌霄寶殿中傳出一道神識，正在觀察他們，似乎略帶着一些激動。

江漢珍對此心知肚明，作為世界至尊，雖然權利被縮水了好多，但也是至尊，天地間的大部分事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怎麼可能不知道有人前來投奔呢。

也許是因為矜持，也要注意天帝的威嚴，才忍着沒有出來迎接。

江漢珍就對天將說道：“魏將軍，我們就再此等候，你去稟報天帝，得了天帝的旨意我們再去面見天帝。”

天將魏忠忽然一愣，好似有些轉不過彎來，就說道：“無事，天帝都已經交代了，可以直接去見他。”

六耳獼猴看着江漢珍的行為雙眼放光，好似看到了什麼絕招一般，頓時豎起耳朵就要仔細聽一下。

就見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天帝乃大德之人，做事合於天道，自然不拘一格，但我等是想要在天庭為官之人，本身德行有所欠缺，所以才用此虛禮約束自己，以求增德進業，禮不可廢，還請將軍前去稟報，我們在此等候就行。”

江漢珍此言一出，天將也聽着舒服，對江漢珍隱隱有些敬佩之意，就點頭說道：“那就有勞二位上仙在此等候，小的去稟報天帝。”

江漢珍應了一聲，天將這次進入凌霄寶殿之內。

而六耳看了江漢珍所作所為卻略有所悟，江漢珍的此舉他也看明白了，禮多人不怪，要做就做個徹底，雖然這其中也有心術在內，但嚴格要求自己，按照天道準則行事，起碼不會召了災禍，也算是心性德行方面的一種修鍊。

若是此時對天地毫無敬畏，天帝勢弱自然不會在意，但以後若是強大起來，那時候對於天帝的態度一時難以改正，若是毫無敬意，就與作死沒有什麼區別，也唯有懷着一顆敬畏的謹慎之心才能長久。

天將進入殿中，對着玉帝一禮，說道：“恭喜天帝，賀喜天帝，有雷祖山雷池洞散人江漢珍攜門下弟子六耳道人求見天帝，應召了天帝廣納賢才的旨意而來，還請天帝決斷。”

天帝早就等着人前來，也知道這是尊敬他，心中沒有感動是假的，就壓住心中的激動，說道：“兩位仙道高士現在身處何地？”

天將說道：“回天帝，兩位高士正在殿外候着，等候天帝傳召。”

天帝喜色更甚，就略帶責備的對天將說道：“朕不是說過了嗎，只要有仙道高士前來，就直接帶來，怎麼你就給忘了，我看你是犯了糊塗，還得我來提醒你，還不快快將兩位仙道高士請進來。”

天將趕緊說道：“天帝贖罪，末將這就去將二位仙道高士請進來。”

說完就退出殿外，天帝看着天將退出門外，狠狠的捏了一下拳頭，外面這兩任的修為也不弱，雖然他們有看出來，但從以至尊之位的感覺也判斷出了個大概，隱約的與天仙相似，心中越發的欣喜。

此時天庭羸弱不堪，神仙之輩就只有他和王母兩人，手下投奔的大都在天仙之下，就連地仙也沒有多少，而修為是天仙之輩，就只有長庚星一位而已，可以說是勢力很不協調。

天仙雖然在三教之內很普遍，但對於此時的天庭無異於雪中送炭，有兩位天仙加入，也能讓天庭增加一份勢力，就能做很多事了。

天仙在天庭之內，修為基本能排在前五，一下子增加兩位，怎麼可能不激動。

天帝帶着一副激動的心情，焦急的等待着，就看見天將帶着一人與一妖進入殿中。

天將對着天帝說道：“啟稟天帝，雷祖山雷池洞散人江漢珍與弟子六耳道人帶到。”

就見江漢珍與六耳對着天帝一禮，說道：“雷祖山雷池洞散人江漢珍，（六耳道人）拜見天帝。”

天帝當即大喜，說道：“好，好，好，二位高士免禮。”

兩人這才站知了身子，江漢珍就對着天帝說道：“在下修鍊已久，不知外界如何，聽聞天帝廣招賢才，吾不才，故帶門下弟子前來試試，希望在天庭能謀個一官半職，輔助天帝治理三界，為眾生貢獻力量。”

天帝聽得連連點頭，就此言讓他聽得舒服，而且此人有禮有節，頗合他的心意，早就決定了要為兩人謀個位置，但不知安排什麼職位，此時天庭正是用人之際，忽然兩位天仙投奔，讓他也一時沒有想好安排什麼職位，忽然靈機一動，覺得問一下兩人，這才好安排職位。

只見天帝說道：“兩位仙卿能來天庭，是三界之福氣，我天庭失威已久，如今更是不堪，不知兩位仙卿有何良策，以改變這番局面，讓天庭走出這番困境。”

此言一出，江漢珍和六耳對視一眼，都知道這是天帝的問策，能說出仙卿二字，就算是承認了君臣關係，接下來就是職位了，看安排什麼職位合適。

江漢珍心中明了，並不是職位越高越好，而是要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他所擅長的就是宣化之道，也善於培養人才，宣化天地大道。

心中一陣明悟也知道了該如何回答，就說道：“啟稟天帝，微臣以為此事貴在開源節流，引導眾生，完善天庭中樞之能，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此事。”

玉帝心中疑惑，就問道：“願聞其詳，還請仙卿明言。”

江漢珍整理了一下思路，就說道：“回天帝，我天庭此時最缺的就是人手，而三界之間的職能無數，都需要人手去維持，而此時三教把持東方，西方教把持西方，妖族在北方，而散修群居於南方，對我天庭多有不尊，時常陽奉陰違，做些違反天道之事。”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雖然此事屬於大不敬，但根源就在於我天庭人手不足，若是我天庭將道經編撰成冊，派人去天庭治下之地開辦道場，傳授道法，不但可以教化眾生，還能為我天庭怎家人手，不出十年，我天庭必定人才濟濟，扭轉這等局面易如反掌。”

只見天帝有些猶豫的說道：“此事朕不是沒想過，只是道祖有言，道不可輕傳，法不傳六耳，若是傳授歹人，豈不是要承受無邊業力？”

發不傳六耳之言一出，江漢珍身邊站着的六耳獼猴身體為不可察的抖了一下，此言他又怎麼可能不知道，甚至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在主世界，就不知是何人對六耳一族下了此等詛咒，才斷了六耳一族的道途，而前一句，道不可輕傳，就是因為沒有了心性之道，所以才不敢輕易傳授，也因此斷了眾生的道途。

而後來江漢珍得自雷祖的普傳法門中卻沒有這些規定，普傳法門是天尊道果這隻是其中之一，最大的原因還事心性與道法相合，只有心性過關，才能修鍊入門，至於法不傳六耳就更加荒謬，普傳法門本就是要普傳與天地之間，任何有向道之心的生靈都可修鍊，就怕吃穿不出去，怎麼可能藏着掖着。

此言在主世界不知道出自何地，但在這封神世界的出處卻是這所謂的鴻鈞道祖，六耳心中殺意連連，不知在想什麼。

# 第一百六十四章 問良策 妙計動帝心

這時就見江漢珍胸有成竹的一笑，對着天帝一禮，說道：“天帝此言有理，微臣不才，正是知道這個道理，想要解決這種方法，所以苦心祈求天地，果然得了一門道法，而此道法卻沒有任何限制，只要有向道之心，皆可修鍊，又經過微臣尋訪前輩高士，如今才得以完善，若用此法傳道眾生，就無任何限制，還有教化之功德。”

旋即江漢珍從懷中取出一本小冊子，正是普傳法門的入門篇，呈遞上去。

對着天帝說道：“此法微臣已經錄書成冊，若是可以就將此法傳入我天庭所管轄地界，只要遍地開花，不出十年，到時候我天庭定會人才濟濟，若是遇到修道良才，三年之內，就可見效，還請天帝過目，若是可行，還請天帝對此完善一二，說不定時間還會縮短。”

旋即江漢珍又加了一句，說道：“此普傳法門傳於天地間，雖然仙道有‘道不可輕傳，發不傳六耳’的規定，但微臣可以保證，若是出了問題，造成三界之中的麻煩，微臣可以項上人頭擔保，承擔此等罪責。”

此言一出六耳獼猴頓時大急，趕緊傳音勸說道：“先生怎可就此承擔呢？傳道眾生是我們雷府的大事，此界排斥我等，弟子願意為先生代過。”

江漢珍暗自一笑，說道：“六耳不必緊張，你是關心則亂，承蒙雷祖另眼相看，封我為諸天宣化雷神，又得玉帝肯首，是仙道正神，將大道宣化諸天本就是我的職責，是承天道旨意，並不會出什麼問題，此界聖人勢大，與我等道理相左，只要善加經營，讓天地意志恢復就無大礙。”

六耳想起此界的七個聖人，眼中擔憂之色更甚，但也不好說出來，只能暗下決心，好好修鍊，將自己修為繼續提升一步，存活幾率才會增加。

天帝心中一動，覺得這還真是個好辦法，鴻鈞道祖有言在先，‘道不可輕傳，法不傳六耳’，此是傳道之常識，從沒有普傳一說。

但天庭到了這時候基本可以說是無人可用，能用光桿司令來形容，讓他也焦急的無計可施。

聽到江漢珍的普傳法門，雖然心中有些不相信，可聽到江漢珍信誓旦旦的說普傳法門的好處，還為他解決了後顧之憂，連替罪羊都給他找好了。

天帝心中感動，就下了決心，不管此法能不能普傳，都要傳出去，絕心改變天庭的這種情況。

就拿過江漢珍呈遞於案前的書冊，翻看眼睛看了一眼，頓時眼睛亮了，連身讚歎道：“妙妙，沒想到天地之間還有如此精妙道法，只是一個入門之篇，卻有些可惜。”

江漢珍也感嘆一聲，天帝不愧是至尊之人，他已經將普傳法門入門篇拿出來修飾一番，就是想讓天帝只能看出入門之法，覺得猶疑未盡，至於後面的，就希望天帝自己補充修繕一些，將天帝也拉進來。

果然不出所料，被看了出來，江漢珍本就這個打算，就問道：“天帝看此法門如何，是否能普傳於天地之間。”

天帝心頭有些猶豫，鴻鈞道祖的那兩句禁忌已經深入人心，讓他也有所顧忌，但最後還是決定將此法傳出去，三教弟子不敬天庭，視天庭於無物，西方教割據一方，做自己的土皇帝，妖族桀驁不馴，根本就不服天庭管教，就是殘存的黎民也不承認天庭的存在，讓他這個天帝做的有些名不副實。

不止這些，四海之地，雖然名義上受天庭管轄，但與自製一方沒什麼區別，地府之地更更加混亂，不但有血海稱霸一方，為了搶奪轉身之地，不論是誰都要進去插上一手。

他能管轄的地方還是這些人看在鴻鈞道祖指派的份上，讓出了一些貧瘠小國，作為天庭的管轄之地，甚至還時不時的被人打一番秋風，豈能用凄慘二字來形容？

最後還是一咬牙，決定冒一次險，最好是不要讓別人察覺，就神色中略帶狠色，說道“

此事朕准了，此書冊朕帶回去完善一二，三日之內，必有結果，以後就由江愛卿負責此事，你可放心施為，我就不要這麵皮，也為你遮掩天機，但你也不能做的太過，遇到三教弟子就讓着點，一切以大局為重。”

江漢珍點了點頭，暗道天帝還算仗義，竟然還能為他遮掩天機，此事正值封神之際，以天帝的至尊之位遮掩天機，那安全就大有保障。

對着天帝一禮，就說道：“微臣曉得該如何做，還請天帝放心。”

此事一成，天帝也鬆了一口氣，目光閃爍連連，可想而知內心的不平靜，這可是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方法，恨不得現在就去將普傳法門完善了，讓江漢珍立即執行。

可他看着江漢珍身旁的六耳，從兩人的氣息上判斷，這六耳的氣息比江漢珍的還要強悍，頓時期盼的看着六耳，問道：“六耳愛卿對天庭此時的問題有何看法。”

但說話之際就盯着六耳獼猴的耳朵看個不停，奇怪為何要起這個名字，法不傳六耳的規矩可是道祖定下的，別人不清楚他可是很清楚。

當年道祖成就聖人，宣布洪荒天地，三千年後在紫霄宮中講道，有緣者皆可來聽，也因此，他和瑤池被道祖點化為童子，負責迎接三千紅塵客。

就在講道之際，道祖忽然向著大地冷視一眼，莫名其妙的就說了一句‘法不傳六耳’，當時他被嚇得夠嗆，不知為何道祖生這麼大的氣。

最後才從通天教主口中得知，道祖講道之際，洪荒中的一隻靈種六耳獼猴在偷聽，被道祖發現之後，一句‘法不傳六耳’的詛咒，就將這隻六耳獼猴震的心聲受傷，靈台破碎。

根據通天教主所說，鴻鈞道祖講道結束之後，道祖說要道參悟天道，為合道做準備，他好奇之下，就要去看看六耳長什麼樣子。

但被兩位兄長說不周山上有機緣，就心不在焉的跟了過去，也跟着摘了一個葫蘆，與兩位兄長分別之後，就去了尋了一圈，找到了一座洞府。

等他進去之後，才發現六耳獼猴早就死了，但留下了滿地的塗鴉，其餘的什麼也沒有。

但從那之後，六耳獼猴這種生靈沒有消失，但發不傳六耳的詛咒卻傳了下來，猴群中只要出現六耳獼猴，都會被敢出去自生自滅，也因為此等禁忌，從古至今，從沒有一隻六耳獼猴得道。

他看了六耳半天，只是兩隻耳朵，不是六耳，也才放下心來。

六耳心頭一陣暗笑，心道，我普傳法門最擅長的就是生存，將自己隱藏起來這是基本手段。

而弟子之中都有一個登堂入室的標準，就是隱藏的讓江漢珍都察覺不到才算合格，若沒有這個本事，都不好意思稱入門弟子。

很顯然，六耳獼猴就是此中高手，在主世界中，他自忖不凡，若是他想要隱藏，就是道果之境一個疏忽都不會發現他，更別說此界之中了。

此界之中的聖人雖然與道果同等，但走了捷徑，比道果弱上不少，六耳覺得此時雖然不是聖人的對手，但想要隱藏，普通的聖人也發現不了他。

天帝一番功夫下來，也沒發現什麼擬端，這才放下心來。

就見六耳說道：“啟稟天帝，天庭此時情況很明顯，與聖人門下比起來，處於弱勢，微臣以為不可與之當面為敵，但可以先探明敵情，消息便利，從中分析漏洞，可火中取栗，一次不成就再行一次，從簡后難，慢慢從中牟利，多次下來，也能見些成效，等到我天庭實力強大之時，再引發聖人之間的矛盾，而我天庭就坐收魚溫之力。”

天帝聽得暗暗點頭，這結果對他有很大的誘惑，若是能成，天庭遲早能威震三界，但不知如何施行。

就問道：“願聞其詳。”

江漢珍也暗暗點頭，這招跟此界的鴻鈞道祖所做的都差不多，鴻鈞道祖一直暗中行事，以此來破壞天地，從而奪取天道意志，而六耳這方法與鴻鈞道祖的手段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要做的事完善天地，兩者方法相同，但目的卻南轅北轍。

就見六耳獼猴說道：“回天帝，微臣以為為天庭消息不靈，八方不通，此為兵家之大忌，但苦與我天庭人手不足，這些也是無可奈何，但若天帝能夠集中力量，成立一個專門探聽消息的部門，將所有的消息匯總，然後分析其中利弊，尋找縫隙而行捭闔之道，將三界不聽的天庭號令的勢力慢慢腐蝕，日久天長，自然建功。”

而接着六耳就自告奮勇的說道：“啟稟天帝，微臣不才，就善於做那搜集消息之事，因為擅長此事，就被人與洪荒之中善聆聽，知前後，能查理的六耳獼猴做比較，微臣原本就是獼猴得道，所以才被人稱作六耳，時間一長，本來的名字卻沒人叫了，微臣索性就自稱六耳道人。”

天帝當即大喜，說道：“好，好，好，有兩位愛卿助朕，真是上天有感，而派來高士相助，定會讓我天庭威震三界。”

旋即嘆息一聲，說道：“兩位愛卿來天庭任職，朕深感欣慰，本祭祀天地，拜將封神，讓兩位愛卿得入天庭為官，但愛卿你們也知道天庭的情況，要建立封神拜將之台，也沒那個條件。”

# 第一百六十六章 覺陰謀 一念天機變

三天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若是有心之人去做事，能改變許多事情，該做的都能做了。

此界的天庭有天庭的名聲，卻沒有天庭的應有的威勢。

與主世界相比較，時間也是不同，同樣是處在世界的中樞之地，日月輪番一轉就是一年，但在天庭卻只有一日，以此記年，換算下來，天庭一日，地上就是一甲子日，也就是六十天。

比起主世界太陽紀年之法略有不如，但還是有些底蘊的。

天庭三日之久，在凡間也就過了一百八十天，差不多半年時間，這凡間的半年時間也發生不少事情，能做的都能做成。

江漢珍與六耳領了旨意之後，江漢珍就在天庭安心修鍊，一邊翻閱天庭管轄之地的信息，一邊等待天帝完善普傳法門，準備接下來的動作。

而六耳獼猴卻沒閑着，有了天帝的旨意，領了權職，而且在主世界也做的是這個事情，就是為天庭探查收集消息，並且從中尋找漏洞而行事的一個部門，監察司。

此部門他在主世界就組建過一回，這時做起事來自然是輕車熟路，帶着天帝可以任意抽調人手的旨意，去天門之外找到了小將魏忠，又經過魏忠的介紹，從人手本就不多的天庭抽調出了一部分，簡單的將此部門搭建起來。

接着就進行了一些簡單的訓練，傳授了竊聽窺視之法，這個天庭的新部門就開始運轉起來了。

人手雖然不足以鋪開整個三界，但六耳自身有神通在身，早就收集了一部分信息，從中分析出了利弊，知道接下來的凡間王朝就會成為矛盾的集結之地，就將所有人全部派往凡間王朝。

經過他的有意引導之下，果然從凡間收集上來不少消息，經過一匯總，發現此事得凡間王朝之中，截教一家獨秀朝堂，地位不低，將一心想要進入朝堂做功德的闡教打壓在外，兩教之間矛盾時常發生，但最終的結果都是截教略勝一籌。

至於原因當然是截教人多勢眾，只要在通天道場聽過道的，都以截教弟子自稱，不似闡教，都是擇優而傳，門下最有名的就是十二真仙，自然不是截教對手。

不光發現了此事，還發現了被稱為封神導火索的一件事情，而且這事關係到天庭的威名，天帝的名譽，六耳心知肚明，但還是讓別人將此事發現，轉而彙報於他。

六耳這才將這兩件事整理成卷宗，向凌霄寶殿走去。

從六耳組建監察司，到發現這些事情，天界已經過了两天時間了，凡間也有些許時日。

天帝正將完善好的普傳法門放在案前，正要仔細參悟一番，看看是否有沒有什麼遺漏，在交由江漢珍下界傳法。

而這時門外的守衛進來彙報，說監察元帥求見，有要是彙報。

天帝頓時一陣欣喜，心道，手裡有人就是好，只要行動起來如此之快就能建功，就立即說道：“快快有請。”

六耳進入殿中，就告罪一聲，說道：“啟稟天帝，微臣失職，竟然沒有早發現一件事情，已經釀成大錯，還請天帝責罰。”

天帝心中一突，隱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暗想這天庭已經弱的不能再弱，已經是個爛攤子，壞又能壞到哪去？

就說道：“仙卿請說，你上任也沒两天，能有建樹就已經很不錯了，朕不會怪你。”

六耳這才說道：“微臣組建監察司之後，就派人去探查聖人門下消息，本來已經查到了闡截兩教矛盾極大，有我們從中取利的可能。”

天帝聽了這事，也心中一動，覺得的確大有可為，但接下來六耳說道：“但根據我天庭探尋使彙報，卻發現一件有損我天庭威名的事情，微臣當時也不相信，就親自去探查一番，發現確有此事，微臣這才前來彙報天帝，還請天帝定奪。”

說著就將手中的卷宗呈遞上去，說道：“請天帝過目。”

天帝有些疑惑的翻開卷宗，但隨即雙目圓睜，一股怒氣從胸而發，眼神駭人似要擇人而噬，怒道：“豈有此禮，竟然不顧天庭威嚴，私自下界不說，竟然與凡人私通。”

接着就拿出了自己的靈寶昊天境，查看一番，果然發現了就是如此。

這人正是橫着飛出天庭，下界之後就與私自跟了一個凡人的雲華仙子，而且此時已經有了身孕。

天帝頓時大怒，對着六耳說道：“看來我是將她放的太高了，才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你親自下界一趟，將雲華仙子帶回來，將那凡人楊天佑秘密處死，此事有損我天庭威嚴，不宜聲張。”

六耳對雲華之事心知肚明，沒有提前告知天帝，但還是將此事暴漏的時間提前發現了。

背後之人是誰，雖然這人藏得比較嚴實，讓他都難以察覺，能讓他無法察覺的無外乎幾位聖人。

就對天帝說道：“微臣明白，但微臣發現有人刻意隱藏天機，微臣覺得恐有聖人子在背後作怪，若是有聖人從中阻撓，該如何應對。”

天帝這才冷靜下來，若不是聖人，誰會有這麼大的膽子對他下手，提起聖人，他眼中的殺意更甚，也思索了一個對策。

就對六耳獼猴說道：“此事我已有打算，你若發現有聖人的影子，不可冒進，趕緊與我彙報，我與通天教主交好已久，若是能確定此事真是，我就是舍了這幅麵皮不要，也去求通天教主一回，讓他出面解決此事。”

六耳這才明白天帝也是有同黨的，並不是孤家寡人，只不過以前礙於麵皮沒有去找通天教主幫忙，此事天庭有了發展的希望，才會有點自信去見通天教主。

六耳此事得心術也已經不低，自然能將此事看個八九不離十，就對着天帝一禮，說道：“微臣領旨。”

接着就出了凌霄寶殿，帶足了人手，向凡間而去。

天帝被此事牽扯了心神，也沒有了想要完善普傳法門的心思，只能將其中的情況註明在其中，卻有了一種想要迫切發展天庭的想法，恨不得此時就點齊兵馬，威震於三界之中，也不至於被人如此暗算。

將普傳法門隔空傳遞給江漢珍之後，忽然想到了天庭還有瑤池，瑤池與他同為道祖坐下童子，也是天生的天後命格，以前頗有親近，但自從他當了這天帝之後，就漸漸少了來往，也暗自懊惱一聲。

最後一咬牙，還是決定舍了麵皮，將此事給瑤池說一聲，請她一起幫忙，就傳了一道信。

不到片刻，瑤池那邊就答應了下來，天帝心中感動，暗道還是自己人好。

就開始在凌霄殿內拿着昊天境開始攪亂天機，而瑤池那邊也開始拿着手中的寶物動作起來，兩人天生命格，又為陰陽至尊，一起用力，竟然將本來就很亂的天機弄成了更加混亂。

此時的聖人都有所察覺，心頭各異，而在凡間隱藏着推動大劫的准提道人，察覺到天機更加混亂，就鬆了一口氣，暗道，看來大劫算是起來了。

他記得上一次大劫也是他推動的，也算是煞費苦心，多次之後天機都沒有混亂起來，還差點讓他暴漏，最後天機混亂之時，大劫才算起來。

而此時的情況與大劫開始的混亂極為相似，讓他以為這事情成了，就興高采烈的離開了中土，準備返回西方靈山，然後坐在那看戲。

而三清表情各異，老子察覺之後，向著金鱉島的方向看了一眼，搖頭嘆息一聲，吩咐門下弟子玄都不要外出，然後繼續煉丹。

而昆崙山上的原始天尊發現了此事，眉頭閃過一絲不喜，此界的原始與元始天尊雖然同名，但也有所差別，是為‘原始’，本來就喜歡清靜的他，發現天機混亂，就看向了金鱉島。

說道：“果然是通天惹得事，早就告訴過你不要什麼妖魔鬼怪都收入玄門，如今釀成大劫，看你怎麼收拾。”

隨即吩咐了白鶴童子，通知門下弟子，說截教引起了大劫，讓門下弟子關閉山門，讓截教自己玩去。

而西方教接引有些疑惑的看着天機的變化，隱約的覺得有些不對，神色越發的苦悲，不知在想什麼。

至於女蝸聖人，本身就是功德成道之人，不但有此界妖族的氣運，還有此界人族的氣運，自然沒興趣摻和在其中，一心演繹自己的造化之道，不理俗世。

而通天教主看見這種情況，頓時大喜，唯恐天下不亂的拿着手中的青萍劍對着虛空一陣亂揮，讓本來就很亂的天機越發的混亂。

大劫之前都是鴻鈞道祖事前提醒的，沒有鴻鈞道祖事前提醒，他就當做不知，認為是有人刷陰謀詭計。

就對着身邊的童子說道：“童兒，敲響漁鼓，通知門下，為師要講解我截教妙法。”

身邊的水火兩位童子就一陣奇怪，火童子自然不敢吭聲，水童子身為女孩，自然得寵，就問道：“老師，以前講到都是一年一次，今日為何才過了半年，就開始講道？”

# 第一百六十七章 教主言 雷聲徹雲霄

只見通天爽朗的一笑，手拿着他最喜歡的靈寶紫電錘晃動着說道：“我截教教義是向天道之中截取一線生機，天道若明朗，又怎麼有我截教的機會，此時天機混亂，如若亂麻一窩，才暗合我截教火中取栗，行以雷霆之勢截取一線生機的好時機。”

就在通天教主言道雷霆二字，金鱉島上方晴天一道霹靂，雷聲滾滾，傳出千里之遙。

驚的金鱉島中弟子以及方元萬里之內的弟子，紛紛抬頭看向天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互相傳訊，成群結隊的向金鱉島集結而去，準備問訊一下是什麼原因。

就是這忽然一道雷霆，讓通天教主也嚇了一跳，神識掃了一眼，卻沒有發現任何雷霆的破壞，心中有些納悶，但隨即身上散發出一道劍氣，籠罩着金鱉島，好似要與天地一爭高低。

而身邊的火童子卻兩眼放光，對通天教主越發的崇拜，火童子早就等着這個機會，頓時開口說道：“老師道法無邊，不愧是聖人之尊，一言既出，竟然有天象雷聲應化而來，恰似對老師的話一聲認同，實在是我截教大興之兆。”

通天教主聽得舒服，但身邊的水童子反應過來卻急了，通天教主就瞪了一眼火童子，說道：“不好好修行，竟鑽研這些歪門邪道，奉承與我。”

火童子本來還等着通天教主的誇獎，可沒想到卻來了句責備。

而這時水童子就將火童子的話修改一番說道：“老師是修為無可匹敵，正是我截教所行之道暗合天地正法，老師言出法隨，天地也認同此事，才會用雷聲應化老師的道理，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

通天教主這才讚賞的看了一眼水童子，滿意的說道：“此言在理，正是我截教暗合了天道大勢，若不然天地也不會雷聲應和此事。”

水童子聽聞通天的讚賞，喜色溢於言表，得意的看了一眼身邊的火童子。

火童子心中一陣犯酸，他跟水童子同出一源，卻沒有水童子得寵。

通天教主在第一次聽完道祖講道，就被老子原始兩人拉着去找了寶物，發現了七個葫蘆，而通天教主正是摘了第三個葫蘆，名為水火葫蘆。

摘回來就去看了一下六耳獼猴，隨後就將葫蘆仍在一旁沒有理會，直到離開昆崙山，到了金鱉島，也要下定決心干出一番模樣，不要讓兩位兄長看低了。

立島之初，發現身邊沒有童子，想到老子原始，甚至鴻鈞道人身邊都有童子，自然想尋來一對，但他的眼光自然不會太低，剛好發現身邊的水火葫蘆竟然是一對雙胞胎，孕育了一水一火兩個生靈。

經過數年的自然生長，成了如今的水火童子，雖然地位一樣，但待遇卻千差萬別，很明顯水童子比較得寵。

但火童子還是不甘心，每次都是這樣，但每次都要掙扎一番，就靈機一動，說道：“老師，弟子這就去敲響漁鼓，通知眾位師兄弟前來聽道。”

而水童子鄙視了看了一眼火童子，說道：“這麼大的雷聲在金鱉島響起，早就響徹雲霄，若是我截教弟子關心師門，定會前來詢問，再敲響漁鼓也是多此一舉。”

說完還對着通天教主撒嬌的說道：“是不是啊老師。”

通天教主滿意的點了點頭，火童子越發吃味，嫉妒的看了一眼站在通天教主身邊的水童子。

而這時候殿外傳來一道聲音，說道：“小師妹這麼老遠的就念着師姐，讓師姐好生感動。”

水童子聽到此聲音一陣欣喜，對着通天教主說道：“老師，是雲霄師姐來了。”

通天教主也點點頭，暗道果然是自家弟子，金鱉島晴天一聲霹靂，竟然還是這些女娃弟子們第一個到來，心中欣慰不已。

而這時候，就見三位仙子進入殿中，正是傳說中的三霄娘娘，為雲霄，碧霄，和瓊霄。

三人就在金鱉島附近的一座小島上修行，距離金鱉島最近，聞着雷聲就趕了過來。

三人對着通天教主一禮，這才問起雷聲之事，卻被水童子告知是老師要準備講道之時，有雷聲應化，是天道應和之聲。

通天教主看着下面的弟子相處融洽，也深感欣慰，而等着門下弟子三三兩兩的來了不少，這時作為截教大師兄的多寶才急匆匆的趕來，趕緊跟通天教主告罪一聲，但被通天教主冷哼了一聲，量在一邊。

多寶心知自己作為大師兄竟然來的這麼晚，但知道即使來早了通天教主也不會給他好臉色，就默默的站到了一旁，而這時火童子卻看到這一幕，心中頓時平衡不少，跟多寶道人站在一起，竟然有一種難兄難弟的樣子。

金鱉島晴天一聲霹靂，不光讓周圍的生靈大驚，也驚動了其餘的幾位聖人，老子自然是看着金鱉島的方向搖頭嘆息，似乎是恨鐵不成鋼放棄了一般，原始更加酌定了心中的想法，此次天機大亂，定是通天惹的禍，恨不得將通天收拾一通。

准提知道大劫的推動，心道果然應在了中土三教之內，也是喜於言表，而接引苦悲之色略加緩和，萬年難以舒展的眉頭稍有舒展。

女蝸娘娘看了一眼金鱉島的方向，暗道這通天究竟搞什麼，為了眼不見心不煩，關閉了山門，隱藏了起來。

天庭之內的天帝，察覺之後目光閃爍不已，好似看見了無盡的希望，江漢珍要去什麼地方他自然是知道。

江漢珍帶着普傳法門下界而去，就有了雷聲響徹雲霄，而且這普傳法門和核心正是雷法，自然想的道是此事順利的預兆，只要耐心等待，就能有足夠多的人手補充天庭，改變目前這種局面。

就在江漢珍離開天庭之時，察覺到天機有感，一道雷聲正在金鱉島上空響起，而且讓他感應如此清晰。

暗道：‘莫不是通天教主講道了？若是如此，這次定不能錯過，封神之劫近在眼前，從封神劫起，就沒聽說過通天教主繼續講道的事，弄不好這就是最後一次，若是錯過了這張虎皮就扯不過來，就沒法拉起截教的大旗。’

隨即就不敢多過耽擱，不計消耗的施展五行遁術中最快的金行雷遁之法，向金鱉島的方向飆馳而去。

金行有金光之法，與雷霆之道結合，有金光雷遁之稱，是最為快速的一門雷遁，當然消耗也大，但為了能有個截教名頭，自然是不計消耗，拚命的向金鱉島飛去，深怕錯過了時間。

速度也是不慢，本身准天仙的修為，不到三刻之時，就到了東海之上，隱約的看見一隻巨大的金鱉坐落在海上，好似在海中遊盪。

深色中閃過一絲喜色，心道，這應該就就是金鱉島了，就收了道法，降落了下去，但到了金鱉島外，卻犯了難，不知道以什麼身份進去，若是不通截教的規矩，難免會被誤會。

就準備找人打聽一番，尋了一處金鱉島的必經之地，就停在一旁等候，沒過多久，就見一人生得面如藍靛，赤發獠牙，身高一丈七八，威風凜凜，雙目凶光冒出，乘坐着一頭金睛五雲駝，手拿一支一尺三寸的銼刀，其上金光閃爍。

但來時匆匆忙忙，一陣風的就想金鱉島奔去，根本沒有理會在一旁打招呼的江漢珍。

江漢珍心中焦急，想要進入金鱉島，沒人引薦這怎麼可以，好不容易遇到一個人搭話，怎麼可能輕易就放過去。

就暗自咬牙一聲，對着前面奔去的這人大聲說道：“道友請留步。”

前面的道人聞聲而挺住了駱駝，雙目凶光外露的轉過身來，心中本就焦急，卻被人叫停，自然不喜，卻看見一人站在身後，而身上的氣息金氣繚繞，還有雷光閃爍，竟然與他這一門修鍊的氣息有些相似，神色這才緩和下來。

就收起金光銼，對着江漢珍說道：“你是何人，為何在此呼喊於我。”

江漢珍鬆了一口氣，這才上前說道：“我本是雷祖山雷池洞散人江漢珍，聽聞通天聖人在金鱉島講道，有緣者皆可來聽，在下身為散修，早已對聖地仰慕已久，但苦於沒有門路，故在此徘徊，希望能有道友引薦一二，也能聆聽聖人大道，失禮之處，還望道友莫要怪罪。”

而這道人也想起自己求道之時，也辛虧遇到了貴人，不但收位弟子，還能聽聖人講道，而面前這人氣息與他相似，好像天生的有緣一般，若不是此人修為與他一般，都想收為弟子，讓他怎麼都動不起怒來，好感連連。

就緩和下來說道：“你這可問對人了，我乃金靈聖母門下一氣仙余元是也，正得到師尊召喚，要去金鱉島內聽聖人講道，時間緊迫，現在就跟我走，我將你引薦在師尊門下。”

說著就跳下駱駝，拉着江漢珍向金鱉島內走去，一路匆匆，不一會就到了講道之地。

江漢珍心中鬆了一口氣，也任由一氣仙余元拉着，在金鱉島內行走，有了人引薦，自然就能融入截教，心中的打算已經算是成了一半。

# 第一百六十九章 論天心 聖人演妙法

當然也拉不下面子去跟別人低頭，就越發的高冷，看着截教弟子呼朋喚友的一起雲遊四方，不羡慕是假的，但本身也有自己的高傲，長此以往下去，自然也越來越高冷，只要往那一座，就讓人覺得不好接近。

而他的高傲也懶得解釋，就成了如今這幅模樣，他出世的較為晚了一些，那時候通天教主已經弟子無數，並且到了金鱉島。

他來此聽道也是對截教有認同之感，而他卻來的有些晚了，通天教主早就沒有收過徒弟，而收徒的都是第一代弟子，以他這種修為，自然不可能做第二代弟子，也拉不下那個面子，又沒有什麼好友引薦，自然就成了一個奇葩的存在。

看着身邊一起聽道的弟子一個個的在截教之內拜了師父，錄入名冊，讓他越發的不知該如何入門，甚至第三代第四代弟子出現，讓他敗入截教的希望更加渺茫，如今也越來越高冷。

每次通天教主講道他都道場，但都是坐在後面，通天教主門人無數，又怎麼看的清楚他呢，以他此時的修為，大可不必每次都來，可以自行修鍊，但就是每次都到場，可見心向截教，道心之堅。

而此時江漢珍不但說出了他一直尋找的問題，而且還有意與他交好，孔宣心中感動，也看出了江漢珍修為低於他，而他也修鍊的是五行神通。

這才說道：“五行道法有大道本源之稱，觀天地運轉之理，而凝聚神通，萬物都不出於五行之理，以天地為心，以道法為用，神通自帶天威，不瞞道友，我以往所修鍊的都是以天心施展道法，卻忘了自己才是根本，企圖憑藉神通在天地間演繹五行大道，說來也是慚愧。”

江漢珍心中一動，以天地為心，以道法為用，這不正是聖人之道嗎？而聖人就是通過天地的一份大道，將之煉化為己用，將元神寄託於天道之上，才成就那天地不滅是，而他不死的聖人境界。

卻對以身證道而回饋天地的方法忽略已久，也讓他明白為什麼有聖人的世界，不會出現以身證道之人。

原因自然是讓聖人傳授道法，都有聖人之法的痕迹，以身證道之法自然也難以出現，就是有證道之人出現，以鴻鈞道祖的那種心性，自然不會讓之存活下去，久而久之，這種想法自然也就消失。

也只有江漢珍這種從主世界降臨，提倡以身證道之人才會看的清楚，也並不是此界的人不厲害，相反還相當聰慧，只不過因為環境所至，才會跳入一個圈套之中難以出來。

就聽見孔宣感慨的說道：“我因自負身有傳承，也不於人論道，才進入神通的怪圈之中，也辛虧道友之言，才讓我幡然醒悟，孔宣在此多謝了。”

江漢珍暗暗點頭，果然是氣運之輩，只不過換了個思維就能知道接下來的路該如何走，頓時就有了一個想法。

孔宣雖然在截教聽道已久，但並沒有被錄入截教名冊，他要做的是普傳道法，若是有這位幫忙，也能省去許多麻煩。

就有了拉孔宣入夥想法，就說道：“道友大才，明悟了前路，真是可喜可賀，不知道友今後有何打算？”

孔宣奇怪的看了一眼江漢珍，也猜出了江漢珍心中有事，就說道：“如今得道友一言，今後定要以此推演一番，也無多少俗世，若是道友有事儘管開口，孔宣絕不推辭。”

江漢珍心中大定，心道孔宣看起來高冷，但也是義氣之輩，而他做的事也不是什麼壞事，看來此事差不多了。

就說道：“在下仰慕聖人普傳道法已久，有緣者皆可聽道，自然心生敬仰，但金鱉島卻在大海之中，沒有修為在身卻到達不得，讓許多人為之嘆息，就有了想給有求道之心的眾生一份機緣的想法，也不至於讓眾生望着金鱉島而到達不得，望而興嘆。”

而孔宣心中一動，本來他也不在意，但隨即一想，就明白了，三界眾生何其多，能上金鱉島的無一不是修行之輩，他天生就有修為在身，自然忽略了這個，而此時一想，也覺得這正是一個問題。

就點頭說道：“道友此意與截教教義相合，而且補充了教主給眾生求道者的一份機緣，若能將此施行下去，也算是一份功德，此事道友可有章法。”

江漢珍暗暗點頭，孔宣不愧為氣運之人稍微一想就想通了，而他的普傳思想與通天教主的思想還真是互相吻合，也有補充截教的作用。

就說道：“當然有，在下不才，得了一門普傳法門，請教各方高人完善，至今方才成功，此法門簡單易行，以心性契合道法，也不怕門下出現妖邪之輩，可當做普傳法門。”

說著就將他自己完善的完整版普傳法門拿了出來，遞給孔宣，說道：“還請道友過目，若是道友覺得可行，在下教邀請道友與我一起普傳道法，為凡俗之中，有求道之心的眾生一個希望。”

孔宣也是心中一動，道現在已經許多年了，他要拜入通天教主門下的願望越來越渺茫，如今只有立上一份大功，才有可能讓通天教主看見，收入門下，成為真正的截教之人。

就要翻開普傳法門觀看，但此時漁鼓聲響起，場中弟子都端坐起來，江漢珍心道，看來是開始講道了。

而孔宣也就將普傳法門裝進懷中，悄悄的對江漢珍說道：“教主要講道了，等講完道，我回去再參詳一二，你且放心，此事我定會大力支持。”

江漢珍點了點頭，有孔宣這句話，對此也放下心來，從現在看來，孔宣答應也是看在他的面子上，也有其餘的原因。

但孔宣不循着聖人法門修行，想要憑藉己身，以身證道的話，定會參与此事，即使不是，也會在他這掛個名，算是支持，幾乎是賺了一個強力外援，怎麼都是賺了。

而這時高出雲床之上，通天教主的身影憑空出現在其上，就掃了一眼坐下的弟子，而神識掃過孔宣和江漢珍的時候，停頓了一下，江漢珍心中一驚，暗道聖人果然高明，如此之快就發現擬端，而身邊的孔宣似是風輕雲淡，對此不作理會。

而接着通天教主就說道：“吾今日有感天機變化，心血來潮之際，正是我截教行事的好時機，所以才召集眾位弟子，講解我截教之道法。”

接着一陣道韻覆蓋整個道場，就開始說道：“截者，為截取之道，有道是天道輪轉，日月不息，氣運周流，天機翻覆，大道有言而無言，聖人有道而無道，天道輪迴，是何道理。”

一時之間，天花亂墜，地涌金蓮，氣勢非凡，道韻流傳於周身，劍氣直衝雲霄之間，好似與天道一較高下。

接着繼續講道：“天道輪換，卻有大劫，劫者截也，唯有大劫之中天機混亂，當截取大道之機以修己身，以己身來證己道，方為截取之真意。”

“天道無情，愚弄眾生，天道無言，欺騙生靈，天道無心，聖人為心，輪轉往複，劫起之因···”

江漢珍聽着與自己的認識暗暗對比，心中驚詫異常，通天教主言語膽大至極，處處針對冥冥中的天道，而且對於聖人也不怎麼認同，而把持天道的正是聖人，言辭之間，直指天道鴻鈞。

就差沒說‘聖人不死，大道不止’了，此言江漢珍雖然也認同，做的也是這些事，但也不敢如此的喊出來，也只是暗中行事，小心發展。

就因為知道此界的聖人是如何形成的，也知道鴻鈞道祖是什麼目的，而此界的天道意志勢弱，被鴻鈞道祖渲染成渾水猛獸，是產生大劫的根源所在，就連聖人也被嚇得畏之如虎。

而偏偏三清之中出了個通天教主，有一種與天地一爭高低的豪氣，自然不會畏懼大劫，竟然對大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然也不會立了一教，稱為截教，就是想在天地大劫中，為眾生截取一線生機。

而修行日久，專門研究大劫，也發現了一些貓膩，其中產生大劫的原因，處處有聖人的影子，發現了此中詭異之處，才會出現如此言論。

但江漢珍可以肯定，通天教主發現了聖人的影子，但絕對沒有發現背後之人是鴻鈞道祖，若是如此，肯定不會如此大膽，依照通天教主的性子，肯定會去紫霄宮質問，也不會如此興高采烈的才金鱉島宣講截教之道。

若是以江漢珍的性子，即使有通天教主的修為，也不會如此大膽的宣講，之會默默發展，暗中行事。

這也說明通天教主豪氣無雙，與主世界的雷門之人性格極為相似，難免錯信於人，被人所坑害。

而通天教主最後就是被兩個兄長所坑害的，通天教主也沒想到兩個兄長竟然聯合了外人將他給收拾了，最後將通天教主抓起來壓到了鴻鈞道祖身邊，整個截教都成了歷史。

但不管怎麼說，通天教主的這份豪氣卻讓他十分敬佩，而且所宣講的道理與他的也極為相似，讓他甚至有些懷疑雷祖與通天教主有什麼關係，不然也不會傳出十字天經這種普傳法門。

心有衝動，要將普傳法門給通天教主觀看一番，但還是忍住了，繼續聽着通天教主講道。

身邊的孔宣身上的氣息慢慢的變得額隱晦起來，竟然有向內發展的情況，江漢珍看的暗暗點頭，若是將神通凝練與內，自成體系，也算是截教截取一線生機，自度度人之功，若是將之凝練，修成道果就在頃刻之間。

也沒想到經過他幾句提醒，這孔宣竟然真的悟出了道果之路，有些感慨真不能小瞧了天下人。

也是因為孔宣本身積累已經足夠，只是走錯了方向，幾乎是南轅北轍，根據鴻鈞道祖說言，聖人有九個，九為極數，若是成了九位聖人，天地自然進入滅世之劫。

也說明次方天地的底蘊，若是被抽取了九道底蘊，沒了底蘊，自然就會靈氣消散，氣運不存，進入滅世。

而主世界道果之境不知有多少，而道果也能反饋於天地，增加世界底蘊，自然就沒有這種限制。

# 第一百七十章 恰思量 眾人卻難忘

而江漢珍對鴻鈞道祖也感覺有些佩服，竟然能用一己之力將整個天地眾生玩弄於鼓掌之中，將有道果希望之人全部弄死，世界以他為尊，一步一步的施行他的計劃，而且還沒人將他發現。

當然，發現他這種陰謀的人都被他弄死了，整個三界的道法都是由他所傳，自然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被他不知多少年的引導，早就偏的不像樣子了，這些後輩子弟能夠修為有所長進就成怪事了。

通天教主講道毫無章法，但處處都是一截取為核心，一會劍法，一會陣法，一會練氣之法，最後臨近結束之時，竟然揮舞着手中的紫電錘演繹着雷法。

江漢珍聽得頻頻點頭，雖然通天教主所演繹的雷法比起主世界雷祖差了許多，但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也有以雷霆之道為天地眾生維護一線生機的意思，江漢珍聽得頻頻點頭，受益匪淺。

最後講道結束，一聲漁鼓之聲將所有弟子全部驚醒，就見通天教主說道：“此時天機混亂，恐有劫難降臨，眾位弟子出去之後要小心行事，以免糟了災禍。”

萬人齊道：“謹遵教主法旨。”

接着通天教主就說道：“所有真傳內門留一下，吾有事要交代，其餘弟子全部散去，不可惹事生非。”

而這時所有弟子都對通天教主一禮，就此散去，而內門真傳卻帶着門下弟子留了下來。

江漢珍也對通天教主佩服，就誠心對着通天教主行了一禮，就感覺到通天教主神識向這邊掃了過來，江漢珍心中一驚，趕緊運轉自己的隱藏神通，遁入人群之中。

而孔宣正要跟江漢珍一起離開，卻發現人不見了，看着周圍的人群，還以為被人群衝散了，正要準備尋找，忽然聽到耳邊有人傳音道：“你也來此見吾吧。”

孔宣一聽這個聲音，就渾身激動的顫抖不已，這聲音他又怎麼可能不熟悉呢，正是他早就想面見被收入弟子的人，通天教主。

沒想到竟然此時被看見了，還傳音讓他過去，心中感動萬分，但也知道是自身氣息這次有所長進，而且太明顯了，被通天教主給看見了。

而給他帶來這一切的正是剛才認識的江漢珍，但是奇怪的是怎麼一眨眼，就不見人了，但此時通天教主召喚，也不敢耽擱，想着待會出來再尋找，現在卻要去見通天教主，可去之前還用神識搜尋了一番江漢珍，可就是找不到。

也心知剛認識的這位道友走的是以己證道的路子，若是不顯露神通，很難察覺到他，暗想興許是有事離開了，旋即就帶着一份激動，也留了下來。

而通天教主也是一陣奇怪，這次的講道是他最新感悟到的東西，沒想到這一次講道，就發現兩個與此道法暗合的弟子，心中歡喜，就起了收徒之心。

而且也看出了一人不但身具五行，而且有雷霆之氣，就拿着紫電錘演講了一番雷霆之道，本來準備講道結束將二人叫過來，卻只發現一人。

但也沒多在意，開始為內門真傳一眾弟子說了一些量劫之事，並且讓門下弟子一定要小心，不可深陷其中，若是遇到危險，就立即傳喚同門。

通天教主自身並沒有任何弱點，若是要找出一個弱點來，那就是太重感情，不論是兄弟之情，還是師徒之情，都讓他難以割捨，這也讓截教弟子比旁人要團結。

孔宣自然是如願以償的敗入了截教，通天教主觀孔宣攻擊有餘，但防禦有所欠缺，就賜予了早就閑置在一旁內有乾坤的五行傘，讓孔宣防身之用。

而且還對孔宣此時的修為讚賞有佳，並揚言截教之內，有可能孔宣是第一個以自身之力證道混元之人，讓一眾很早就入門的弟子為之汗顏，但也只是恭喜連連，並沒有生出什麼嫉妒之心。

而孔宣被眾人簇擁，也有些不適應，但他知道自身修為其中的內外關竅是誰點出來的，想要證道，在此界鴻鈞道祖傳出有三種方法。

第一是以功德證道，第二是斬卻三屍證道，第三類就是以力證道，而且言之以力證道之人就是盤古，而且盤古死了，讓別人都人為以力證道走不通。

孔宣因為江漢珍一言，而看到了一個新的路子展現在眼前，才發現證道還有別的路可走，跟截教弟子一起聊着，但心中卻想着待會去尋江漢珍，繼續請教一些東西。

而且還留下了一冊普傳法門，心中已經決定，不管如何，都要支持一下此事。

此界的證道之法，江漢珍也研究過，可他對於證道之法，卻提倡以身證道，至於此界的幾種方法，雖然也有可取之處，本來是好的，但被鴻鈞道祖弄出了個聖人，讓他看來就是為了破壞天道意志而創出來的。

比如功德之事也說的含糊不清，也暗中指出天地間沒有什麼功德所做，而所做的功德都是安排好的，也唯有女蝸一人走了這條路，而且還走了捷徑，用了鴻鈞道祖所給的天道紫氣，強行爭得了聖人之位，但沒有與之匹配的道行，若是沒有意外，女蝸聖人的路就盡了。

而最常見的就是斬卻自身善惡執三屍，將元神寄託於天道，然後三屍融合，就能證道聖人，而聖人正是天道的一部分，斬卻自身三屍，身體自然不全，但要代替天道，就必須如此，三屍全出之時，就會本身元神與天道紫氣結合，將元神寄托在天道之上，而三屍合一，顯化於世界之中。

但即使這種奪取天道意志之法，好像幾位聖人也被鴻鈞給坑害了，三清證道都是用立教之法，引出了得自盤古開天功德成道，而西方教更是被坑的凄慘，自身功德不足，只能發了四十八大願，彌補了功德才成就道果。

即使成為聖人，也不是完全的聖人，畢竟最後還是用了功德，若是真跟自行修成道果的人對上，這些聖人之中，除了通天教主能夠跟道果金仙抗衡一二外，其餘的很難與之匹敵。

而這些都是他早就做好的功課，並且很隱晦的穿插在普傳法門之中，準備將此界的修鍊之道從根源上扭轉過來，也給了孔宣一冊，若是孔宣真能靜下心來翻看，定會從中知道這些，從而走上以身證道的路子。

若是真能如此，也算是為主世界賺了一個不滅金仙，若能帶回主世界，發揮的作用肯定不小。

而此時的江漢珍早就離開了金鱉島，向著靠近西方的靈柩山行去，若是他猜得沒錯，通天教主肯定是看出了他和孔宣的修行道理，不但與他截教道路相合，而且讓他看見了一門新的修行之路，定會召見於他，說不定會收入截教。

可江漢珍卻有自己的考量，他的目的只是要利用一下截教的名頭，傳出普傳法門，培養更多的人手，以改變此界越來越弱的局面，並不是要混入截教之中，也不是覺得通天教主不夠資格。

而是怕截教弟子的心性，還有通天教主對人太相信了，相信原始，相信太上，還相信鴻鈞，甚至連門下的弟子也毫無保留的信任，這就讓他難以定下決心了。

若是自身沒有責任，也沒有諸天宣化雷神的這份職責，倒是可以加入截教，跟着截教轟轟烈烈的殺一場，即使丟了性命也無所謂，可身上的這份職責的確放不下。

主世界雷府甚至整個仙道還在前線拼殺着，正是缺少人手的時候，不能因為此界讓他認同而停下來。

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離開金鱉島，去做自己的事，至於以後，總有能跟通天教主見面的一天，而且他酌定，只要鴻鈞想折騰事，他肯定能見到通天教主。

靈柩山在東西通向的走廊一代，也在東西之向的交接之處，此界的燃燈來歷一向神秘，上古而出生，而且在紫霄宮聽過道，後來又拜入闡教，做了闡教副教主，在洪荒也算略有薄名。

也在靈柩山周圍庇護了不少生靈，雖然燃燈一直在闡教待着，等待原始天尊傳他證道之法，即使不在靈柩山，也沒有不長眼的感來靈柩山撒野。

就是數十年前，不知為何，本來在昆崙山的燃燈道人，忽然辭別原始天尊，回到了靈柩山，然後就一直待在洞中修鍊，偶爾闡教召喚，就出去一趟，其餘的時間連門都不出。

雖然來靈柩山求仙訪道者絡繹不絕，但都被拒之門外，而燃燈也沒有拒絕，只是說傳道之人還沒有來，若是求道之心甚堅，自然能等的到。

而這些都是江漢珍到燃燈道場之時打聽到的，心中一動，也明白了此界的燃燈與主世界燃燈有關係，而且這傳道之人，可能說的就是他。

想來也是，此界是燃燈道人最早發現的，一直隱藏至今，若沒有什麼安排就奇怪了，而這時身上的靈柩燈卻出現了動靜，讓他對此事更加酌定。

也不敢耽擱，就尋了一塊巨石，煉製了一番，做成了一塊石碑，將普傳法門的入門篇刻錄其上，將之立在了靈柩山上山的必經之地，隱藏了身形，向靈柩洞飛去。

而山下的那塊石碑，很快就被山下求道的生靈發現了，而且爭相傳頌，不到一時三刻，就傳遍了整個靈柩山。

山下求道的生靈，其中不乏有等了二三十年的，一朝得了道法，就在山下尋了一處地方開始修鍊，希望入門之後，能被傳授更高的法門。

這篇法門到底是出自何處，都沒有懷疑，都以為是靈柩山的法門，而他們也不信，別人也不會在靈柩山胡亂傳出道法。

# 第一百七十一章 憶往昔 心歸靈台鄉

就在江漢珍進入靈柩山地界之時，靈柩洞天之內的燃燈道人就感應到了，萬年不化的殭屍臉上擠出了一絲難看的笑容，破天荒的翻出了一件許久都沒穿過的法衣，換上之後就打開洞天端坐其上，等待江漢珍的到來。

此時的靈柩洞天之中，已經沒有了一直以來的死寂，竟然充滿了生機，洞天之上掛着一幅碩大的棺材，不但沒有陰森恐怖之感，而且其上的道韻流轉，死寂中產生出無限的生機。

江漢珍到了靈柩洞時，聽到傳音讓他進去，就看見這一幕，讓他有些疑惑，棺材之上的氣息明顯是道果凝結，此界最高的修為也只是與道果同等境界的聖人，傳聞中此界的燃燈也是在聖人之下，並沒有凝聚道果，不然也不會為了大道之行拜了原始天尊為師。

讓他更加肯定此界的燃燈不簡單，而這時感覺一道目光正在看他，心中一驚，暗道一聲失禮，就看見一個面目看似枯寂，但卻從枯寂之中產生無盡的生機的老者正看着他，只是笑容有些僵硬，但眼神卻帶着無限的關懷。

江漢珍心有所感，也明了其中的機緣，卻跟燃燈有有一份師徒之緣，當即上前行禮拜道：“弟子江漢珍拜見老師。”

燃燈的笑容更甚，擠出難看的笑容，說道：“好，好，好，你終於來了，趕緊起來。”

江漢珍也不客氣，答謝一聲就起身立在一旁，而燃燈手一揮，身旁就出現一隻蒲團，江漢珍就對着燃燈一禮，順勢做了上去，可心中疑惑更甚，此界得燃燈明顯就是道果之境，與聖人一個境界。

按理說此界燃燈的修為也只是個神仙，與聖人還有一步之遙，不可能超過聖人，可眼前的情況讓他越發的不解。

而燃燈也好似看出了江漢珍的疑惑，說道：“你也不用為此疑惑，此界發現之初，為師只是投了一份分神降臨此界，任其發展，沒沒有多過干涉，只是在主世界之中卻感覺自身氣運增加，卻不知由來，本以為是此界之中，卻發現不是，讓為師更加疑惑，直到看見了你，才知道是你不但將燃燈之法傳遍諸天，而且讓為師氣運大增，悟透了生死之理，才從漩渦之中跳了出來。”

江漢珍心中一動，原來是這個原因，跟他猜測冊八九不離十，燃燈道人為人孤僻，早有耳聞，但道心之堅，遠超常人，只是命運不佳，無奈的在幾方勢力之中轉折，有心想要將自己的燃燈之法傳出去，卻為人所不許。

也只有江漢珍這個從不知何處來的後世之人，才知道燃燈之法，無意的將燃燈之法融入了普傳法門之中，才讓燃燈道人的道統得以傳承。

雖然燃燈道人感激，但江漢珍還是謙虛的說道：“弟子不敢居功，老師與我緣分早定，作為弟子當有責任讓老師的道統流傳於世，成為萬靈眾生的指路明燈，船渡彼岸。”

燃燈也是感慨萬分，只是表情卻僵硬的難以表現，但江漢珍還是從燃燈的眼神中看出來了。

就見燃燈說道：“有你這樣的弟子，為師也深感欣慰，卻不知做了多大的功德，才能有此福報，只是見你之時你已經進入雷府，讓為師深感遺憾，直到天機變化，發現你與我在此界有師徒之緣，而且為師也想為門下尋一方棲身之地，所以才根據此界的斬屍之法，將三屍斬出，留在主世界，而真身降臨於此，也好盡一份老師的職責。”

江漢珍聽得眼皮直跳，這才明白燃燈真的不簡單，真可以說是大毅力之人，也能作為白手起家的典範。

而主世界留下的竟然是三屍之身，而且三屍還能合一，留在主世界與西方教周旋，而真身卻因為這一界的師徒之緣，竟然降臨而來，為的就是盡一份老師的職責。

讓江漢珍不感動是假的，也想起了凡人之時的許多事情，記得從小在家就知道燈盞菩薩之事，說是燈盞菩薩就藏在燈盞之中，只要夜裡害怕，就會點上一盞明燈，就能驅散黑暗，也驅散了恐懼。

又知道每個人靈台之中都有一盞明燈，只要煩躁恐懼，寂寞心慌意亂之時，就觀想燈盞，就能心神不動，凝聚於靈台，找回真正的自我。

而江漢珍在凡人時期，不知經歷過多少苦難，在沒有修鍊雷霆之道之前，就是以此方法來培養心神，即使到了後來，得到了普傳法門，卻不知不覺得將燃燈之法融入其中，甚至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出來。

直到後來在天庭遇到了燃燈，燃燈的那副枯寂的面孔不但沒有讓他感覺恐懼，或者不喜，甚至有一種沒由來的情切之感，才察覺自己早就修鍊了燃燈之法，只是自己下意識的給忽略了。

隨着修行日久，也知道了其中的緣由，內心也對燃燈以弟子之禮待之，而此時知道了燃燈洞徹因果，算出了在此界跟他有師徒緣分，三屍之身留在主世界，竟然以真身降臨，為的就是盡一下作為老師的職責。

一切皆以明了，江漢珍求道至今，不管在哪都是孤身一人，從被子女那樣對待，而後到了主世界，一直都是為了眾生世界考慮，被迫奔波不停。

自以為知道了追求大道的方法，自以為已經是唯道獨尊，卻不知無數次的孤寂都是燃燈之法照亮了靈台，驅散了一切，而真正見到燃燈祖師時候，讓他才感覺沒那麼強大，心中的一份脆弱被觸動。

頓時有一種想大哭一場的衝動，燃燈祖師見此，就說道：“我燃燈門人渡人渡己，靈台不滅，死中求活，心神強大，是為眾生指引方向，做那指路明燈，渡人彼岸，莫要做那女兒狀。”

江漢珍心神內守出現了一盞明燈，將這一切驅散開來，心情也平復了下來，就說道：“是，老師，弟子明白，只是與老師無始劫以來第一次重逢，一時難以自持，才會如此，老師的教導弟子一定會銘記與心，不敢相忘。”

燃燈也面色緩和的點了點頭，但還是悄悄的將頭偏過一旁，用手抹了一把。

之後燃燈祖師就對江漢珍講了一些洪荒世界的事情，從上古至今他的分神所經歷過的都講了許多，而他也就是在主世界見了江漢珍開始，就有了為門下弟子尋找一方棲身之地的想法，也從分神之中得知了此界傳出的三屍成聖之法。

讓他發現與主世界道德天尊的一氣化三清極為相似，兩者互相結合，根據手中的過去彌陀經，推演出了過去未來現在，當做三屍斬出，而且燃燈之道廣傳諸天，讓他氣運大增，以此結合，明了大羅混元之道，前路再也無阻。

說起這事，燃燈祖師連連感慨，對江漢珍這個學生連連讚賞，而江漢珍所問的一切，燃燈祖師都是耐心解答，沒有絲毫不願，也看的出，燃燈是真心將他當成了弟子。

江漢珍也為之感慨，燃燈祖師竟然能以此界的東西，加上主世界一氣化三清之法，與手中殘缺不全的過去彌陀經，與自己本身的道法結合，竟然創出了如此高明的證道之法。

也可以說是積累已經足夠，也可以說燃燈祖師本就是大智慧之人，只不過時運太低，一直難以施展而已。

自此之後，江漢珍就成了燃燈祖師的真正的弟子，自然也就在靈柩洞天之中住了下來，將普傳法門讓燃燈觀看，並且讓燃燈祖師也對此法門完善一番，就繼續普傳道法，而此界所普傳的道法比之以往更加完善，以燃燈之法為心性之法，以雷霆之道為外用之法，互為表裡，很是不凡。

靈柩山範圍其大無比，也因為比起中土略有不如，比起西方要好上不少，也算是地域廣闊，有江漢珍這種善於傳道之人的推動之下，短時間之內就將普傳法門的傳遍了整個靈柩山地界，竟然有向四周蔓延的趨勢。

這還是江漢珍一直控製得結果，不想太早的將此法擴散出去，而考慮到截教傳道的弊端，眾生想要求道也是不易，若是有修為在身還好，自然是快捷方便，若是沒有修為在身，就不得不積累財資，長途跋涉而來，也因為江漢珍所傳之法就是凡俗之輩也可以修鍊，也可以普傳出去。

就從入門弟子中安排了此事，將普傳法門在每個生靈聚集地，甚至村寨，都安放一塊石碑，讓不方便外出，而又有向道之心的弟子也能修鍊，若是修鍊入門，自會知道下一步該如何去做。

若是能從中修鍊略得一二，自然會到靈柩山來，將名錄記入靈柩山一脈，再送往天庭天帝之處，不但為門下弟子找了一條出路，還能起到歷練的作用，有了穿梭多界的經驗，做起這些事來也是輕車熟路。

江漢珍做的這些事情，都事無巨細的彙報了燃燈祖師，本來江漢珍還有些擔心燃燈祖師出生闡教，講求選擇資質高的弟子而傳授道法，對沒有資質的會不喜歡。

但沒想到燃燈祖師見了滿山的新弟子，不但沒有不喜，而且笑容也越發的多了起來，就連身上的死氣也逐漸被生機所取代，不但沒有反對，而且對江漢珍所做之事大力支持，有時候還會給點建議。

讓江漢珍心中的擔憂也放下心來，也逐漸的明白燃燈之法就是從最底層開始的，根本不限資質，就是為窮途末路眾生指引一條道路的方法，如此傳授，正是燃燈之法的正確方法。

# 第一百七十二章 陰謀現 壯士當斷腕

本來靈柩山盤踞的一些求道之人，大部分都是有修為在身的，雖然不高，但也還算可以，成仙之輩寥寥無幾，但元神修為的卻很多，轉修了普傳法門，很快就到了靈柩山，並得以傳授了後面的法門。

這些都是四處的散修之輩，但沒有任何門路，經過普傳法門的修鍊，自然對靈柩山認同有佳，而這些弟子只要修為看的過去，江漢珍就拿出一道文書，將他們打發到天庭去。

而這些弟子聽到還能混入天庭，也是一陣喜悅，除了少數幾個受不得約束的之外，基本上都聽從安排，去了天庭報道。

江漢珍也不在意，去留本就屬於自願，而這普傳法門最重要的就是心性，跟此界的修鍊看似都是仙道玄門，但有根本的區別，兩條路的方向也會逐漸的分道揚鑣。

普傳法門主張是以維護天地，以己證道，反饋於天地，讓天地向更好的方向發展，逐漸的進入更高的層次。

而此界的玄門都是出自鴻鈞，行的是聖人之道，以抽取世界的大道之基紫氣為根本，將自身元神寄託於天道之上，以此來代替天道的其中一道道果，成就聖人之位，以達到天地步滅，聖人不滅的境界。

一個是反哺，一個是奪取，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個道路，若是真的遇到一起來討論，都會認為對方的是走錯了道路，兩者之間，只是立場不同，至於誰對誰錯，都是各執一詞。

這也是為何有些修鍊了普傳法門的有些人不願意去天庭歷練，受不得那份約束，而選擇的追求逍遙自在，離開靈柩山的原因，就是因為被以前的概念影響太大，那種影響早就根深蒂固，初期修鍊普傳法門還好，若是到後期，兩者互相矛盾，修為就會難以寸進。

也許是離開的弟子發現了修為難以寸進，但也不會下決心去扭轉，自然就會選擇離開，所以江漢珍才會在凡俗之中培養，而不會拉攏其餘的修行之人。

就是截教之內，跟江漢珍的思想極為相近，但要讓他們去天庭為官，補充天地業位職權，肯定會有很大一部分不願意。

截教之中還算好一點的，若是去跟闡教說，不被打出來就不錯了，而天庭早就被渲染成了是為窩，因果地，他們覺得讓他們去天庭任職，就是將他們往火坑裡推，不打出來就不錯了。

即使勢弱的西方教，也不怎麼么看的上天庭，江漢珍就從這些新晉弟子之中，選了十名地仙之輩，百十名元神修為，心性都能過關的弟子，寫好了奏章，就將這些弟子打發去天庭報道了。

而他就繼續壓制普傳法門的擴散，將之控制在靈柩山一代的範圍，以免擴散出去，而向著大海之中，截教的底盤卻沒有限制，任其傳播。

就是因為截教的思想與他的極為相似，若沒有一定的修為，根本就看不出來其中的區別，即使看出來了，也只會一味是截教的某些弟子所創立的法門，有補全截教教義的含義在其中，也不會多過在意。

就在江漢珍在靈柩山熱火朝天的做事之時，天庭之中也沒閑着，雖然還是處在弱勢，但也初見成效，讓天帝看見的希望，也越發的對天庭的事情积極起來。

可雲華仙子一事，讓他心中惱火，猜出有西方教的影子在其中，差點讓他暴走，還好發現的早，挽回了一些損失，不然還真不好辦。

當初六耳接到了天帝的命令，將楊天佑殺死，並將雲華仙子秘密帶回來，可中間卻出了岔子，就在六耳帶着天兵將楊天佑圍住，捉住了懷有生孕的雲華仙子與楊天佑，就要處死楊天佑。

卻巧合的是闡教玉鼎真人忽然出現，看見天庭之人逞凶，自認為天庭又在欺壓良善，就開始動手，而六耳也懶得解釋，提着渾天棍就更玉鼎真人斗在了一起，玉鼎雖然修為高，但六耳獼猴天生的戰鬥種族，而且神通不凡，也鬥了個旗鼓相當。

但最後還是玉鼎真人棋高一着，但六耳也是狠人，打死了楊天佑，可雲華仙子卻被玉鼎真人帶走了。

六耳只能暗恨一聲，自己修為還是太低，帶着一身的傷痕提着楊天佑的屍體返回了天庭。

天帝得知此事自然是怒火中燒，是闡教之人，自然就認為是原始天尊在背後搗鬼，就要去金鱉島請通天教主做主，可最後還是天後將天帝給勸住了，才沒有將此事挑起來。

也關心六耳的傷勢，賞賜了療傷之物，但神色之中越發的擔憂，只是看着六耳在場不好言明而已。

六耳也是識趣，就以回去療傷為借口，離開了凌霄殿內。

而殿內的天後卻說道：“師兄，這可怎麼辦，雲華仙子的來歷別人不知道，你我還不知嗎？此事看似是雲華的過錯，但六耳元帥卻探查到了聖人的影子，此事非同小可，我們該如何應對？”

天帝也是眉頭緊鎖，有些暗恨的說道：“我在天庭兢兢業業數年，沒有絲毫懈怠，就想治理好這方天地，沒想到卻在雲華這出了錯，竟然有人如此坑害與我。”

天後看着天帝的悲痛，沒有吭聲。

接着天帝就有些懊惱的說道：“都怪我悔不當初，雲華本來是我本體的一份本源，不知何時糟了劫難分了出去，我一直將她留在身邊，等到想將此本源重新融合的時候，卻發現這份本源有了意識，也是我一時心軟，將她留了下來，才被人用此來坑害於我。”

而天後也心中一動，覺得抓住了什麼，雲華仙子是天帝本體的一部分本源之事，他也是知道的，兩人一體，而雲華雖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也是天帝命格的本源之物，本身氣運不會少，失去了本源，對天帝甚至天庭，都有危害。

而知道這事的人只有他們兩，另一人就是鴻鈞道祖，天後目光閃爍不已，就說道：“師兄，你本源之事除了我兩還有一人知道，會不會···”

天後話還沒說完，而天帝就趕緊說道：“師妹甚言，老師豈是你為能猜測的，此事來的詭異，還沒有查清楚之前，不可妄加判斷。”

天後也就停了下來，他們兩被鴻鈞道祖點位童子之後，以前的所有意識全無，當時兩人孩童心性，自然不會多想，而昊天他手中的那塊石頭，也只有道祖在的時候拿出來玩過，其餘人根本沒見過。

天後確信自己沒有說過什麼，而天帝也不可能自己漏出自己的底細，而雲華仙子心性不全，修為不夠，也察覺不到此事，推來推去，就推到了鴻鈞頭上，若是此事他更天帝的關係沒有緩和，說不定會懷疑到他的頭上。

他若是仔細想來，以她的本事又怎麼可能說動聖人，越想越覺得可怕。

也沒敢繼續提及此事，就有些擔憂的問道：“師兄，那你的本源缺失之事我們該如何彌補，雲華有失，天庭氣運不穩，定會造成三界動蕩，我們該如何應對。”

天帝也是一陣嘆息，雲華下界，而且背後之人是聖人，而且陰謀很明顯的指向他，想要將雲華找回來，抽取本源，已經是不可能了。

神色中對於聖人更加的恨極，不知為何，以前在紫霄宮之事，雖然也對聖人有些不喜，但還沒有如此的強烈，想到了通天教主經常私下里對他說過的話。

‘聖人不死，大道不止’，雖然以前以為通天教主為人豪爽豁達，自己說自己，以為是瘋話，可自從當了至尊之後，而聖人就成了他治理三界的最大障礙，如今遇到這番事情，也越發的認同通天教主的話。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仔細研究了江漢珍給的普傳法門，而普傳法門無處不體現眾生與天道的和諧關係，而且兩者之間的命運息息相關，沒有絲毫違和之感。

他生為至尊，有負責治理三界的義務，自然看的清其中的道理，也明白當初即使下了很大的力氣，都不會治理三界。

原來一切的原因都是方向錯了，此界聖人勢大，天道意志薄弱，最後才發現三界的繁榮竟然與聖人多寡沒有絲毫關係，甚至聖人的存在，還會阻礙世界的發展。

作為至尊，對這些感受最為深刻，天生就是治理三界，完善世界法則的業位，自然能察覺的出聖人危害天地的弊端。

以前甚至沒有往這方面想，自從看了江漢珍給的普傳法門之後，其中的道理豁然開朗，明白過來。

而此時發生聖人對他下手的事情，最終指向的還是鴻鈞道祖，讓他不敢繼續想下去，但也不想如此任人玩弄。

神色中閃過一絲冷意，說道：“根據天兵來報，雲華是私自下界的，出了事情也怪不得別人，既然放棄天庭的這份身份，不想遵守天庭的這份規矩，那就由她去吧。”

天後隱隱的有一種不好的感覺，就試探的問道：“師兄打算如何處理？”

天帝冷聲道：“既然他喜歡凡間的恩愛，不喜歡天庭的枯燥之感，就成全她，既然有人想要她，那就送給他們，雲華心性欠缺，貪戀凡間榮華，從此剝去仙籍，再與天庭無關。”

天後大驚失色，一陣失聲，說道：“師兄不可，雲華怎麼說都與你有兄妹之情，而且還是你的本源之物成道···”

天帝聽得心中越發的煩躁，就怒道：“不要再勸了，吾意已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沒了天籍就再難與天庭扯上關係，若是有人背後耍陰謀，也只能牽連到我的頭上，而不會牽連天庭。”

天後也沒生氣，知道天帝的心情肯定不好，也能看的出他是真的為了天庭，為了三界，若不然就會連氣運都徹底斬斷，而不是只將雲華名錄從天庭剝落。

天後嘆息一聲，憂心忡忡的取出三界女仙的仙籍名冊，翻開之後，找到了雲華的名字，看了一下天帝，天帝還是不為所動，最後還是無奈的將雲華仙子的姓名從仙籍上鈎了去。

# 第一百七十三章 好事臨 引動天機變

就在勾去雲華仙籍的那一刻，天帝心種一痛，悶哼一聲，氣息有些不穩，神色變化不停，看似有走火入魔的徵兆，而這時門外的天兵來報，說有百十名仙道之人來天庭報道，說是宣化天尊尋來的。

而這一下讓天帝一下子反應過來，也驚出一聲冷汗，若不是天兵呼喚，定會走走火入魔而自傷，也知道是氣運不穩造成的。

神識一掃，果然有一百一十位修士在門外等着，而且是十名地仙，和百名元神修為的，對於此時的天庭來說，也算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而之一股力量的加入，就預示着有新的氣運融入天庭，竟然將剛才的損傷給緩和了些。

頓時心中的悲傷被衝散了些許，也不再想雲華的那些事情，也不敢多想聖人在背後的陰謀，只是將這一切都壓了下去，暗暗記了下來。

他現在心中只剩下好好治理三界，發展天庭這一個想法，其餘的不去想，也不敢多想，當即吩咐天兵，將這些弟子全部帶進來，準備見見這些弟子，然後調配向天庭各處。

而凡間之中，正被玉鼎真人救回來的雲華，卻忽然感覺到心頭一陣輕鬆，好像長久以來的枷鎖忽然之間消失，竟然有一種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自由之感，心中對於天庭再也沒有了顧忌，本來還在傷心楊天佑的她，竟然有些高興。

但她沒有察覺到的是，自身的氣運消失了大部分，只剩下本源之中所攜帶的一些，雲華仙子心性殘缺，即使後來也沒有設法補全，對氣運的察覺總是有些愚鈍，對此毫無所覺。

而身旁的玉鼎真人可是神仙修為，還是闡教高徒，自然心眼明朗，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看着身邊原本氣運隆厚的雲華仙子竟然有一股衰敗之相降臨在頭上。

就她之事心有所感，好像此人與他有些緣分，而且看此人氣運隆厚，下意識的就認為是天庭又在欺壓良善，才會有出手相救一事。

等到救下來之事，才問起緣由，得知此女正是天庭的雲華仙子，私自下界看上了一個凡人楊天佑，兩人已經私定終生，並且有了身孕。

玉鼎真人當時就心中一突，暗道一聲麻煩，竟然摻和了這一檔子事，此事明顯是天帝的家事，讓他卻沒有緣由的一頭栽了進來。

但事情已經做了，也沒有什麼後悔可言，就在剛才雲華仙子散去了大部分氣運，再也沒有了剛見到之時的光鮮，玉鼎真人這才醒悟過來，原來一切都是氣運在作怪。

有看見了雲華仙子才亡夫不久，就漏出喜色來，而這一幕恰好被他所見，讓他頓時覺得看着雲華仙子比較厭煩。

想他闡教之人，無不是資質氣運極高之輩，對於凡俗之輩還是看不上，若是以雲華仙子的本身氣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還入不了他闡教的法眼。

聽着雲華仙子的連連訴苦，剛開始也認為是天帝管束的太嚴格，而雲華仙子是跟楊天佑真心相愛，也讓他對此有些打抱不平，就想幫雲華仙子一把。

但現在卻沒了那種打算，此事聽到雲華仙子說天庭的不是，玉鼎真人聽得厭煩，而這雲華仙子就像倒弄是非之人一般，讓他越發的不耐煩。

而這時，雲華仙子又說起來等到孩子出生之後，要拜入高人門下，為楊天佑報仇的時候。

玉鼎真人被提及此事，就有點面紅耳赤的感覺，他感覺到自己的徒弟與此女有關，就隱晦的提出可以指點他所生下的孩子修行，沒想到就這雲華仙子竟然還看不上，還想找所謂的高人，讓他頓時有些生氣。

就說道：“雲華仙子，你家之事貧道也深感惋惜，但此事卻牽扯到你那兄長，貧道也不好插手，貧道適逢其會救下你們母子，也是巧合所致，已經耽擱了如此之久，貧道還有要事在身，咱們就此別過。”

而雲華仙子還在說著自己的事，一下子沒反應過來，而接着又見玉鼎真人說道：“若是你的孩子想要學習道法，就送到我門下，我可以指點一二。”

雲華仙子心中一驚，好不容易碰見一個高手，而且還是聖人門下的弟子，聖人她不是沒見過，而是見得多了，想當年在天帝身邊之時，就連鴻鈞道祖也見過自以為高人一輩，想着玉鼎真人怎麼也得將她照顧好了。

就要出言挽留，可哪知玉鼎真人說完就駕着雲朵飛走了，讓她一陣暗恨，但也無奈，想起還有孩子，自然是想找個地方將孩子生下來再說，就此離去。

有道是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門前拴着高頭馬，不是親來也是親。

雲華仙子本來在天庭有業位在身，即使不修德行，不積功德，還處處與天庭對着干，總認為天庭這不合適，那不合適，卻被有心人利用，做出了有損天庭之事，即使這樣，也氣運不凡，令人高看一眼。

以前有天帝庇護，她自身的氣運自然不低，就是比聖人門下也不相上下，而正是因為他自己不修功德，經常做一些有損氣運之事，遲早會有一劫，失去天地業位也是應有之理。

也辛虧天帝做出了那壯士斷腕之舉，切斷了這個災禍源頭，若是不然，甚至連天庭都會被牽扯進去。

她有大氣運在身之時，任何人見了，都會禮讓她三分，如今氣運已失，那些自視甚高的聖人門下自然不會在意她。

就在天庭將雲華從仙籍中消落之時，正在紫霄宮中與天道較勁的鴻鈞道祖心中有感，忽然感覺天庭的氣運被損，好像人為的切出去一般，掐指一算，頓時面色鐵青，暗罵一聲西方教真不會辦事，竟然將早就安排好的事情給辦砸了。

而他從合道之後，就一直跟天道較勁，眼看就要引出天地大劫，從中以劫難削弱天道，趁機繼續侵佔天道本源，做那真正的天道代言人。

可沒想到從中出了岔子，就準備推演一番，卻發現天機混亂，就連他也難以察覺什麼，竟然還發現昊天在天庭中遮掩天機，而通天教主也唯恐天下不亂的加了一把火。

讓他暗恨不已，神色甚為扭曲，犹如地獄之中爬出來的惡鬼，若是被人見到，還哪有道祖的形象。

暗怒道：“通天昊天這兩個逆徒，竟然做起了攪亂天道之事，真是不當為人子，我定不於你們兩個好過。”

而鴻鈞對於通天心中的殺意早現，而這次大劫已經選定了通天作為炮灰，引出大劫，藉著通天的手來毀壞天地，最後趁機將通天拿下，奪取天道紫氣，他的修為又能更近一步。

鴻鈞心道，按照原本的行程，此時已經進入引起大劫的最後階段，只要昊天被引入其中，自然受那聖人門下欺壓，心意難平，再經過他加以引導，就會上紫霄宮跟他哭訴。

從而也能引出封神榜，開啟大劫，再此與天道博弈一番，只要天地有損，天道意志必定虛弱，就能趁機再奪取一部分天道。

而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也是他為何將昊天壓在紫霄宮無數年，最後成道之時才放出來的原因，放昊天在至尊之位，也是因為好控制。

暗暗思索着接下來該如何將大劫引起，昊天已經指望不上了，讓他已經有了殺心，忽然另外一個人出現在他的心頭。

而此人雖然是聖人之尊，但戰力一般，可為人自傲，自身出生很高，就看不起出生比較低的人，以此人的心性，若是吃了虧，定會找他做主。

封神榜本就會應用而出，若是沒有加以引導，以此時的天道意志的虛弱模樣，不知道要花多少年，而他也不允許天道強盛起來，他自忖身為天道鴻鈞，本就有部分天道威能，自然也能引出開。

而這個人選，就是原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頓時來了主意，凝聚出一道傳信，打入虛空向著西方教而去。

此時西方教靈山八寶池旁，准提正在與接引道人說著他在中土所行之事，是如何將雲華仙子引下凡間的，又如何尋找了一個與雲華仙子合適的西方教弟子楊天佑的，從中將此事促成，還有如何將其中的緣分引導向闡教之中玉鼎真人身上的。

目的就是要讓天帝與闡教對上，然後丟了麵皮，他也在感慨着此事成的如此之快，也沒費多大功夫。

言語之中，略帶自傲，說是可以趁機，將天庭的氣運分潤一二，引入西方教來，也說著鴻鈞道祖已經答應西方教大興之事，好像就要看見了一半。

而接引面色有些發苦，總覺得此事太過於簡單，就是上次大劫之事，挑撥大劫他們西方教也費勁了心思，才將劫難挑撥起來。

其中還有幾次差點暴漏，將人引到西方教的地盤上，差點給西方教帶來滅頂之在，神色越發的愁苦。

而就在准提正暢想着西方教大興之時，忽然從天際傳來一道玄光，直飛向兩人。

接引心中有一種不好的感覺，此氣息就是鴻鈞道祖的氣息，此時有信傳來，肯定沒好事，就伸手接住玄光神識掃了一眼，神色越發的愁苦。

而一旁的準備提卻毫無所覺，接引的愁苦他早就見慣了，一直以來都是那副模樣，也不出奇。

就問道：“師兄，道祖可是說了大劫什麼時候開啟？是不是鴻鈞道祖安排了我西方教大興之事？”

接應搖了搖頭，將傳信遞給了準備提，准提接過一看，頓時面色變化不停，頓時一陣大怒，說道：“到底是何人破壞了吾之計劃，端是不為人子，別讓我知道，若是知道，定不饒他。”

接應就搖頭說道：“此事已經成了這樣，繼續嘆息也毫無意義，如今道祖已有交代，大劫還沒有被引出了，好事多磨，師弟也不必生氣，這次就由你在此遮掩天機，我去跑一趟。”

而准提當即跳起來說道：“師兄不可，你也之知我先天不全，即使成為聖人，也沒有補全根基，若我遮掩天機，難免有所紕漏，只有師兄遮掩天機，才能萬無一失，就由我去走一遭吧。”

言辭懇切，讓接引也暗自搖頭，心知準備受不得刺激，這次沒成，卻失去了面子，自然想繼續一回，將面子掙回來。

接引對此心知肚明，也就點了點頭，囑咐了准提小心行事，這次比上次要危險，不可將自己暴漏出去，否則西方教會有災禍降臨。

# 第一百七十四章 西方動 有心花不開

接引看着准提心急火燎的離開靈山，神色中出現一陣擔憂，本來好好的一個玄門，卻一直讓鴻鈞道祖授意，讓他們西方教做那暗中挑撥之人，長此以往下去，自然會有暴漏的一天。

到了那時候，也不可能說出是鴻鈞道祖的意思，是不能，也是不敢，同為玄門中人，可鴻鈞道祖對他西方教太不公平了。

而鴻鈞道祖對他們的許諾，讓西方教大興之事，接引也不禁產生一些懷疑，心中決定，以後決不能如此下去。

西方教大興也不能寄托在鴻鈞道祖身上，他西方教有兩位聖人，這是別人都沒有的優勢，可壞就壞在被鴻鈞道祖所坑害，竟然發了四十八大願，方得以成道。

要想讓西方教大興，只有拋開玄門的影子，自己發展，才能是一條出路，靠人不如靠己，發生的許多事情讓接引有了一種自立門戶的想法，而這個想法犹如野草一般的蔓延開來。

但接引本身還沒有意識到此事，只想着一心將西方教發揚光大。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准提離開西方教就去中土之地尋找機會，趁機挑撥闡截兩教的矛盾，目的就是讓闡教吃虧，引出兩位聖人大打出手，肯定原始天尊會吃虧，到時候就會去向鴻鈞道祖哭訴，從而引出大劫之物。

而他的想法是好的，而行動上卻有些難以施行，整天不是在這挑撥，就是在那施展個詭計，雖然闡截兩教還是因此起了一些衝突，但都無傷大雅，並沒有核心弟子身亡之事發生，兩教聖人也都沒多過在意，即使心中有火氣，但也都能克制。

准提已經被此事急的跳腳，可也無可奈何，最後經常在闡教弟子的道場中出沒，眉來眼去的鬧個不停，雖然闡教弟子高傲，大多數還是看不上西方教，可準備提是誰。

作為挖牆橋的祖師爺，自然知道該怎麼拉攏人心，也是因為元始天尊私心太重，對有些弟子看不上眼，對有些弟子卻喜歡的不得了，而其中有幾位在闡教沒有地位的核心弟子，都被說的有些心動，雖然還沒表現出來，但也初見成效。

經過准提的多次努力之下，還是有一位闡教弟子被挖了牆角，而此人就是夾龍山飛龍洞拘留孫，此人雖然位列闡教十二真仙之列，但十二真仙也親疏有別，而這位就是不太受原始天尊喜歡的人之一，被准提的許諾，果然就動心了，還表示找個機會就叛入西方教。

而准提也說了大劫之事，讓拘留孫等到大劫結束之際，就趁着氣運突變之際，再叛過去。

後來兩人又商量了一些事情，就在暗中等待挑撥兩教關係的機會。

靈柩山中的江漢珍，這幾年可謂是發展迅速，不知道培養了多少能用的上的弟子，而普傳法門與截教的修行極為相似，截教弟子見了都以為是自家弟子創立出來的，而且還是一些低級法門，最高也就能成就個天仙。

作為截教門下的弟子，自然看不上，而且跟截教的思想很符合，也沒有多過在意，任其在截教境內傳播。

普傳法門傳播速度之快，即使江漢珍在極力的控制範圍，可不出意外的還是擴散開來，西方貧瘠，傳播速度比較慢，但中途繁華，擴散之快根本沒法控制，普傳法門不但傳過了五庄觀地界，而且融入了中土，雖然在中土還是小範圍的擴散，但江漢珍知道，傳遍洪荒大地是遲早的事。

眼中帶着擔憂，也明白，大劫開啟的日期不遠了，但天庭的積累還有些欠缺，雖然此時的天庭已經算是能夠維持基本運轉，但也經不起任何折騰。

最後還是決定，放開傳播限制，讓其自行傳播，對於幾位最終要對上的聖人，並沒有太多的畏懼。

此法讓人一看，難免會懷疑是截教之法，肯定會將修鍊普傳法門的人歸類為截教，而修鍊普傳法門的弟子侵犯了他們的利益，也肯定會算到截教頭上。

而截教本就勢力龐大，並不在意這些東西，而江漢珍們下弟子也跟截教關係火熱，雖然此法是從靈柩山傳出來的，而靈柩山是闡教燃燈的道場。

可截教之中還有個孔宣在，而孔宣也說過江漢珍在金鱉島聽過道的事情，自然就會被當做自己人。

在外面，若不仔細追究，定會將普傳法門之人與截教歸為一類。

准提挑撥多年，也而沒有多少效果，而江漢珍發展數年，發展極快，卻跟闡教不可避免的對上了，好巧不巧的就在拘留孫的道場之上出了事。

江漢珍門下一名剛成就地仙的弟子，準備帶領新弟子在洪荒之中歷練一番，就帶着數名元神金丹弟子外出遊歷。

而這事也是稟報過靈柩山的，並得道江漢珍的同意，才出門的，以老帶新這是雷府的傳統，此事並不出奇，只是囑咐了一下外出之時，也不要惹事，能躲就躲。

只是還有半句沒說，就是遇到事也不要怕事，不說的原因就是害怕弟子們開始張狂起來，而此時的雷門實力太弱，也是江漢珍不想過早的將雷門與別人對上，才有此一說。

這位剛修成地仙的弟子名叫葯園仙，因為擅長種植各種仙草靈藥，而且做了一個能夠隨聲攜帶的葯園，並以此為證道之寶，成仙之後，江漢珍也學着截教通天教主給弟子起仙號的方法，取名叫葯園仙。

不過這以為，就是門下弟子只要成就仙道的，都會以他們所擅長的來命名，就是希望這些弟子能以此法而證道，凝聚道果，成就無上仙位。

且說這葯園仙得了仙號，自然是大喜，就帶着一眾喜歡靈藥之道的弟子向洪荒奔去，一邊為新弟子講解靈藥採摘收集之道，而另外他還想多收集一些靈藥，以充實自己的葯園子。

自己也知道接下來要去天庭任職，天庭的情況他還是一知半解，想着以後有了業位，也不一定能經常下來，就想趁着這次機會多收集一些。

等走到了夾龍山地界之時，葯園仙就下意識的要躲開，但有一名新弟子回來說道：”師兄，前面夾龍山地界發現了仙杏，雖然不是靈根，但也是先天之列，我們過去採摘一兩個仙杏，將杏核當做種子，也能充實師兄的葯園。”

葯園仙聽到仙杏，就有些心動，作為擅長靈藥之道修道之人，怎麼可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仙杏，知道仙杏只有昆崙山有，而且是十大靈根之一。

而夾龍山的仙杏，很可能就是從昆崙山帶來的種子分化出來的，雖然不是原來的仙杏，但也不差，對於他來說也是難得一見的靈藥。

但心中還是有些擔憂，說道：“夾龍山有一洞天，名為飛龍洞，是闡教門下十二真仙之一拘留孫的道場，我們跟闡教又沒有多少來往，就此去採摘仙杏，會不會有些不合適。”

這名弟子也才反應過來，心道卻忘了這岔，一時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而另一名弟子就說道：“此物難遇，既然我們看見了，不管怎麼樣，都要試試，不然錯過了豈不是很遺憾？”

而另一位弟子一聽，就有些生氣的說道：“你可別打什麼歪主意，我們即使錯過了此物，也不能行那盜竊之法，若是被發現，說不定會惹怒了闡教，別給我們雷門帶來麻煩。”

而這名弟子就笑着搖頭道：“誰說我要去偷了，此事我們跟闡教又無矛盾，也沒衝突，只要我們求見此間主人，換取此物的種子，若是合適，花費一些代價也是值得的。”

而剛才責備的那名弟子這才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師弟贖罪，是我誤會你了。”

而這名出主意的弟子也是不在意，此人身形高大，求道數年而不得，最後遇到葯園仙，被引入門來，也算是有情有義，一直跟着葯園仙，而葯園仙也對他多有照顧，此人身穿一身豹子皮做的衣服，名叫申公豹。

此人在雷門是出了名的聰明，不但能說會道，而且為人機靈，鬼主意比較多，在葯園仙的這個圈子里也算是有些威名。

而葯園仙對此也有些心動，最終還是決定一試，就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求見一回此間主人，若是能成，付出一下代價也行，若是不成，那隻能等以後有機會再來吧。”

葯園仙拍板做了決定之後，就帶着一眾師弟向飛龍洞走去，而走到飛龍洞門口之時，申公豹就指着門口的兩顆仙杏說道：“大家快看，這就是仙杏。”

神色略帶喜色，伸手去摸了一下，葯園仙一看之下，就知道不好，仙杏是先天之物，哪能用手去摘。

申公豹手指觸及仙杏，就見仙杏遇到手指，就消散開來，化為虛無，也是嚇了一跳。

趕緊退後兩步，說道：“師兄，這可怎麼辦，我不是故意的。”

申公豹修行時間也就幾年，也是個年輕人，一直在葯園仙跟前，受葯園仙的庇護，知道闖了禍，也慌了神，就只能向葯園仙求助。

葯園仙也是一陣懊惱，看見申公豹的樣子，也沒有責備的想法，只是暗自責備自己，着怎麼就沒說清楚。

就說道：“這不怪你，都是我上山之前沒有說清楚採摘仙杏的方法，此物雖不是靈根，但也在先天之內，只能用靈玉採摘，靈藥之道，博大精深，每一株葯都有他的生長道理，不可混為一談。”

接着就說道：“既然毀壞了，那就想辦法賠償，師兄我積累了數年，也算有些資本，你不要太過擔憂。”

而這話一出，申公豹心中感動，就要站出來說自己承擔了。

忽然一道聲音從飛龍洞中傳出，說道：“好個截教賊子，到了別人的家門口，毀壞了東西，竟然在此大言不慚。”

# 第一百七十五章 心有謀 哭訴紫霄宮

聲音一出，一眾雷門弟子頓時就有些生氣，而葯園仙自知理虧，毀壞了人家東西，將身邊的師弟們壓制了下來。

對着飛龍洞一拱手，說道：“在下藥園仙拜見拘留孫前輩，是我們不知道仙杏此等靈根，才會毀了一顆杏子，在這裏我給前輩陪個不是，這顆杏子造價幾何，我會如數賠償，還請前輩不要動怒。”

而洞內的拘留孫目光閃爍不已，在發現這群人出現的時候，就看出了這群人的來歷，身上的道法波動，與截教的極為相似，幾乎沒有差別，讓他就動了心思。

被准提道人暗中邀請，要去西方教，而且說了挑撥闡截兩教的關係之事，早就想為西方教做點事。

發現了這群人就是專門收集靈藥的，就暗中將夾龍山中所隱藏起來的靈藥全部顯露了出來，引這群人進來。

果不其然，被吸引而來，可這些人竟然不去採摘，若是採摘，就讓他有了出手的借口，正愁沒有機會，竟然送上門來，也恰好被破壞的一顆杏子果實，這麼好的機會，怎麼可能會放過。

對於葯園仙的言語，心中一陣冷笑，就說道：“我這仙杏可是出自昆崙山，不是你們能賠的起的，看你們這群人就是截教賊子，想趁人不再，來偷東西的，被當場發現，竟然還如此大膽的提起賠償。”

而這時申公豹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喊道：“這位前輩為何如此說人，我們好心想做賠償，竟然還如此侮辱我等，那就說個章法，是我毀壞的杏子，就是你將我的命留下也行。”

而葯園仙趕緊將申公豹拉倒一旁，說道：“在下師弟不懂事，還請前輩不要怪罪，在下帶他給您賠不是了。”

但飛龍洞內的拘留孫已經有了打算，定要鬧出一番事情來，可這人卻沒有被他所激怒，也沒有個名正言順的下手機會。

最後神色漏出一絲狠戾，說道：“呵呵，偷東西不成，被主人發現，還如此理直氣壯，幾日定要讓你們不得好過。”

而葯園仙聽到這話，頓時感覺有些不妙，也知道此人竟然動了殺意，可就是想不明白是什麼地方惹到了他的，來的就是如此莫名其妙。

忽然感覺一陣殺氣從飛龍洞中傳來，心中驚駭不已，一揮手一座小院出現在手中，將周圍的弟子全部收入其中，扔飛出去，說道：“快跑。”

而這些被扔飛出去的弟子在院子中一看，卻從飛龍洞中飛出一條飛龍出來打在了葯園仙身上，葯園仙沒有害怕，而且還迎了上去，抵擋幾下，就被打的身死而亡，小院中的弟子看的悲痛欲絕的但毫無辦法。

葯園仙的葯園子不光能種草藥，還能收人，此時被收入其中，想要出來也沒那麼容易，只能眼睜睜的看着這一切發生，而毫無辦法。

也正是因為葯園仙的拚死抵擋，也為別的弟子爭取了一些時間，飛龍洞中的拘留孫將葯園仙打死之後，也暗道一聲倒霉，也沒想到此人如此剛烈，竟然捨生赴死的拼殺過來。

這種打法也讓他弄了個手忙腳亂，若不是修為境界要比此人高，倘若同等境界，今日定要認栽。

神識搜尋了一下其餘的弟子，可還哪有其餘人的身影，早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拘留孫暗道一聲可惜，竟然一不留神被跑了，以他本來的打算，是要滅殺個乾淨，假裝沒發現而放走一人去報信，只要成了，就成了大規模屠殺。

闡截兩教雖然偶爾有衝突，但最多也就死上一個兩個，可如此之多的還沒發生過，若是真的出現群死群傷事件，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到時候兩教的矛盾也能趁機激化，達到西方教的目的。

本來打算弄死一群之後，就關閉洞天，躲到昆崙山去，可只是死了一人，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而在申公豹的等人逃出去之後，就設法從葯園仙的葯園中出來，一時有些傷心，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也不敢瞞着，就準備去到靈柩山彙報此事。

可申公豹卻懊惱不已，認為是他弄壞了一個杏子，才造成藥園仙的死，心中愧疚難當，好幾次都想將自己的手剁了。

葯園仙不但是他的引路人，而且對他多有照顧，可以說是亦師亦友，甚至情同父子，就這麼被人殺了，申公豹心有不甘，就此想要報復回來，不但恨上了拘留孫，還恨上了整個闡教。

就在一眾師兄弟不注意的時候，尋了個機會悄悄的溜了出去，等到被察覺的時候，早就不知所蹤。

江漢珍得知葯園仙身死的時候，已經是三天之後，自己雷門的弟子被殺，自然讓他心中怒火難平。

從燃燈祖師之處打聽了拘留孫的消息，知道其手中的靈寶就是捆仙繩，而他此時他的修為已經是天仙，而且手中的寶物繁多，也不會懼怕於他。

但拘留孫得道已久，就怕萬一有什麼手段，就給孔宣傳了一道信，將此事說明，就此等待。

說起孔宣，自那次聽聖人講道之後，就被收入截教，成為了聖人門下親傳，又得通天教主誇獎，說是截教最有可能證道之人，地位自然不低。

但也記得江漢珍的那次無意之言，後來跟靈柩山多有來往，而且從中也出了不少力，甚至有時候還能以他的名頭傳出普傳法門，也算是對靈柩山一脈的大功之人。

江漢珍叫孔宣的意思，自然是害怕拘留孫跑了，雖然手中的寶物不如他的，但若是一心想要逃跑，肯定比他厲害，叫來孔宣壓陣的意思，就是為了萬無一失的將拘留孫弄死。

自從得知他殺了葯園仙的時候，就已經將他放在了必死之人的名單上。

一面积極準備着等待孔宣，另一面江漢珍還打算來個惡人先告狀，心中也知道這是封神世界，而且也感覺此時雷門已經有了一些積累，可以引出大劫了，就趁着大劫最高峰時期前期，繼續發展一二，等到封神真正的開啟，也算是能夠入場一試高低了。

鴻鈞道祖想要奪取天道意志，想要引發大劫，不但可以清理一些不符合他的道理之人，比如通天等人，還能破壞天地，從而奪取本源。

而江漢珍卻想完善天道意志，也想引發大劫，從中將那些破壞天地之人趁機抹去，比如忠於鴻鈞的原始的等人，還能趁機為世界中樞的天庭增加底蘊，從而讓天道意志強大起來，自動的將不合理的排除出去。

兩種理念雖然對立，但不可避免的想到了一處，都是想引出封神劫難。

就將闡教殺害天庭預備力量的事情一書奏章呈遞到了天庭，隱晦的提出背後之人是原始聖人，而通天教主礙於兄弟情面，閉關不出，其中祈求天帝做主，但也說道還是忍耐一二，等到勢力發展起來再算清此事，後面又點出想要發展，就會更闡教產生衝突。

此一份奏章到了天帝案前，天帝當即勃然大怒，下界的事情雖然他沒參与，但又怎麼能不知道呢，這數年時間，從下界輸送的人才已經有了好幾千人，也讓天庭有了一些威嚴。

手中掌握的力量越大，想法也會不一樣，這事情早就已經想的很清楚了，而原始天尊就是目前擋在他前面的最大絆腳石。

早就有了對付原始天尊的想法，可沒有那份實力，只能暗自嘆息。

而此時的這份奏章，就犹如導火索一樣，燃起了他心中的對付原始聖人的想法，一法不可收拾。

而能約束住原始天尊的人只有一人，就是鴻鈞道祖，此想法一出，頓時有一種心血來潮之感，最後跟天後一番商量，就決定去紫霄宮一趟。

將自己打扮一番，弄得回頭土臉，看着滿意，這才遁入混沌之中，想着紫霄宮飛去，一進門就開始大哭起來，求着鴻鈞道祖做主。

而鴻鈞道祖的本體正在與天道意志較勁，而紫霄宮的只是一尊化身，對於天帝的到來，也很納悶。

就問道：“昊天，你不好好做那天帝，為何跑到這裏來哭訴？”

天帝凄慘的哭訴道：“老師，弟子無能，不是弟子想來這裏，而是被人欺壓的沒有辦法，所以才不得不求見老師為我做主。”

鴻鈞道祖心有所感，天道大劫之物竟然如此引了出來，本來已經放棄了天帝，而準備讓原始受挫來紫霄宮，卻沒想到轉了一圈又回來了。

但也沒有多想，此時天機已有混亂之相，想要推算也是不易，而本尊正在與天道意志博弈，也脫不開身，對天帝引出封神大劫的引子，也沒有感覺有什麼不妥。

就說道：“是何人欺壓於你？”

天帝這才說道：“三界皆知，弟子是道祖親點的天帝，有統御三界的職權，可弟子兢兢業業，從不敢有絲毫懈怠，好不容易找了些人手，三教之人不聽招呼也就罷了，還將弟子派到凡間的人打殺乾淨，讓弟子沒法管理三界。”

看着鴻鈞道祖沒有任何錶情的坐着，天帝繼續哭訴道：“這天帝之位弟子沒法座了，還請道祖另尋人選，管理三界。”

天帝在底下哭訴良久，而鴻鈞道祖也在分析着其中的利弊，封神之劫本就是安排好的，可是這此大劫的出現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來，而是出現了變數。

鴻鈞此人控制欲極強，不喜歡有事情超出他的控制範圍，若是超出了，就成了變數，而不受控制的，就成了異數。

本來打算讓天帝引出大劫之物，可後來事情敗露，就選為原始，正在疑惑之間，忽然天道之中的大劫之物被引了出來，也不敢多想，就以為這事是准提道人給辦砸了，但不管怎樣，總算是成功了。

就對昊天說道：“此事我已知曉，你先回天庭即可。”

天帝聽了此言，也沒確定是不是答應了，但那種心血來潮之感越發的強烈，好像有什麼有緣之物要出現天地之中，知道此事差不多了，但也沒在多待，就此返回而去。

# 第一百七十六章 天機變 西方話自立

天帝在紫霄宮一番哭訴，也明白事情成了，他本身就是至尊之位，三界之間的一切都與他息息相關，自然逃不出他的感應，而且感覺有好事降臨，就此興高采烈的離去。

鴻鈞道祖也知道大劫之物就要出來，只是強行的壓制了下來，若不如此，大劫之物定會自動飛到天帝手中去，就與他沒什麼關係了，畢竟天帝才是世界至尊。

鴻鈞道祖雖然佔據了一部分天道，但他還不是完整的天道，天道如何發展，他雖然知道，但也沒法完全控制，只能加以引導，將三界的發展引向與他有利的一面。

若是說要完全控制，卻有些不可能，天道本就無心，既無私，只是憑藉著大道來自然發展，只要有一絲一毫私心，那就不是天道了，鴻鈞道祖當然做不到如此，至於以後能不能做到，還不得而知。

等到天帝走後，身後的輪盤之中飛出兩物，一件玄黃之色榜單，與一根帶着黑煞之氣的神鞭，神識一掃，就明了此物的用途。

這兩件東西正是有名的封神榜，和打神鞭，天生就是協助至尊，治理三界的寶物，封神榜可以分封天地之間的神位，調動天庭人馬，犹如中樞一般，而打神鞭就是其中的威懾之物，也是為了讓天帝更好的管理天庭應用而生的神物。

若是出現，定會飛向天庭，到了天帝手中，可若是這樣，封神榜為天庭所用，就能更完善世界，天道意志就會完全復蘇，他作為奪取天道意志，抽取天地本源之人，定會第一個遭受劫難。

而此物的出現他早就知道，只是一直壓制，並且制定好了策略，才開始着手將此物引出來，此物應用而生，自然有其功用，並不是毫無意義。

天道的每次變化，都會引起三界的一次大的變動，此事他經歷過多次，才就熟悉無比，自燃知道該如何去做。

但此物絕對不能給天帝，要給也不是這個時候，大劫已出，天機混淆，就想趁此機會將違反他的道理之人送入劫中，然後想辦法弄死，還能趁機將天地破壞，讓天道意志受損，從而趁機奪取本源。

就對着洪荒大地發出六道傳信，旋即拿着封神榜和打神鞭不知道在想什麼。

天機變化，自有其象，聖人為天道聖人，元神寄託於天道之上，自領一道，天道變化，自然能感應的到。

感受到天道意志混亂，心頭明了，暗道是大劫要發生了，自知每次打劫都會牽扯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會丟了性命，紛紛開始推測天機，不知道要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幾位天道聖人表情不一，各有想法，太上自然是對着金鱉島的方搖頭一陣嘆息，繼而收了丹爐，關了火，開始靜心打坐起來，好想是知道待會要發生什麼事。

而原始卻神色中閃過一絲不喜，目光看向金鱉島的方向，怒道：“都是通天，若不是你門下弟子都是些披毛戴角，濕生卵化之輩，讓這洪荒弄得烏煙瘴氣，又怎麼能引出如此大劫。”

通天教主正在碧游宮中打坐修鍊，忽然感覺到天機一片混亂，但其中卻帶着一眾生機在其中，讓他感覺有些奇怪，不知道這次大劫為何與以往的不一樣。

搖頭一整失笑，就開始測算生機之相，暗道：“此意符合我截教從天道中截取一線生機之相，當為我截教弟子證道之時。”

不知道是推測到了什麼，旋即一整大笑，取出身後的誅仙四劍，對着虛空就是一陣亂揮。

而西方教中，就在天機變化的時候，准提一陣大喜，暗道事情成了，就迫不及待的飛到了西方教，對着接引說道：“師兄，大劫已起，我們的事情成了，就讓他們中土自己去打生打死，我們從中獲取漁翁之利就成，只要這次大劫一過，也該我西方教大興了。”

接應面色發苦，搖了搖頭，說道：“師弟，不要想的那麼樂觀，大劫發生不是什麼好事，我西方教要大興也沒那麼簡單。”

准提一整差異，不知道接應為何如此說，就說道：“師兄，我西方教大興是道祖親自答應的，我西方為何如此貧瘠，也是他的原因，到了現在，也該我西方教大興了。”

接應一陣搖頭，面色越發的苦悲，就說道：“前幾日已經走火入魔的彌勒醒了過來。”

准提聽聞一陣大喜，就說道：“彌勒真的恢復了？”

接引點了點頭，彌勒走火入魔可以說是西方教的大事，西方教本來就人少，也只有一個彌勒能拿的出手，彌勒出事，讓准提好一陣哭天搶地，此事恢復，也讓准提鬆了一口氣。

接着就聽接引說道：“但彌勒新來之後心性去增長許多，若不是我多方探查，的確是彌勒無疑，還真以為彌勒被人奪舍了。”

准提也聽得一陣心驚，就說道：“怎麼可能，彌勒可是有神仙的修為，就是聖人對其也難以奪舍，且不說奪舍之後還會修為大損，這洪荒中又有哪個聖人會閑着無聊，去奪舍別人呢，簡直得不償失。”

接引也頷首不已，接着說道：“正是這個理，但彌勒這次走火入魔，也算是大徹大悟，與我說了一些話，我也感覺此言在理，就想與你商量。”

准提一愣，就好奇的問道：“師兄好不爽利，彌勒說了什麼，趕緊說於我聽。”

接引無奈的搖了搖頭，准提心性如此，本源還沒有補全，性格還是如此跳脫。

就說道：“天道無言，而全屏自然演化，誰興誰衰，全在天道意志之上，此界的天道明顯是仙道為主，我西方教雖然也出自玄門，但卻是玄門的八百旁門，算不的正統仙道，還從沒聽說過旁門能取代正統而得道的。”

准提聞言，目光閃爍不停，此言是出自彌勒，也讓他有些難以置信，以前接引就說過旁門之法，但卻都是一言半語，不成體系。

就說道：“此言當真是彌勒所說？有此見識也是不凡，看來彌勒會成為玄門弟子中第一個證道之人。”

接引對此也是認同，就說道：“與其被人當做旁門，何不自立門戶，自做正統，也不用將自己的氣運融入玄門之中。”

而准提一聽，卻大驚失色的從座位上跳了起來，說道：“師兄，你瘋了，此事正是玄門氣運隆厚之期，若是我們判處玄門，自立門戶，不說道祖會出手，就是三清也不會放過我等，而我們只有兩人，就是將女蝸師妹拉過來也不夠通天一人打的，何況還有老子原始在一邊幫拳，我西方教真的就萬劫不復了。”

而接引也是一陣點頭，說道：“期初我也是不同意，但剛才感應到大劫已起，才對你提及此事，你也知道，大劫之後就會進入一個虛弱期，我們若是想要自立門戶，就而已趁次機會判處玄門，自立門戶，我也是拿不準注意，才與你商量。”

而准提心中一動，既然有這個可能，還能免除玄門的牽制，此事時大好事，就問道：“師兄對自立門戶有幾成把握？”

接應目思良久，才說道：“七成。”

准提聽聞之後，就面色變換不停，問道：“師兄，是否能保證我們自立門戶之後，西方教能夠大興？”

接引面色越發的苦悲，說道：“不能，自理門戶之後前路未卜，是福是禍都不可預測，只能讓我們更加自主，再也不受玄門的影響，能否大興只能靠我們自己。”

准提聽聞，神色不停的變化，好似在做着極大的內心掙扎，最後還是一拍腿，說道：“幹了，我西方教貧瘠多年，雖然得了玄門的名頭，但連玄門的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要作為一教，為玄門增加底蘊，若是跟着玄門，我們也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不如自立門戶來的實在。”

接引也是這個想法，說道：“彌勒說他得了一門上古之法，說是從佛界傳回來的，他正是修鍊了此法在一時大意，走火入魔的，幡然醒悟之後，才發覺我們西方教之法與佛法極為相似，彌勒提出來我們西方教何不以佛立教，叛出玄門。”

准提頓時搖頭不已，說道：“那怎麼心，這個佛陀的根底我們又不得而知，卻是天外來法，我們若是以佛立教，就不等於還是在別人手下，看人臉色行事，我們何不自立門戶，自己做主？”

接引一陣苦色上頭，嘆息一聲說道：“只是我西方教貧瘠，又無寶物鎮壓氣運，此界玄門勢大，十二品蓮台只能鎮壓一方，要獨立一道，卻不可能，若能有一乾坤之寶鎮壓氣運，也不是不可以，但乾坤之寶難尋，早就被別人得了去，又哪有我西方的份。”

准提聞言，神色微動，目光一陣閃爍，眼睛一亮，說道：“師兄，雖然此中寶物難尋，但也不是沒有，我剛好知道有一種方法能夠形成乾坤之力，作為我西方教重新立教的根本卻是極好。”

一臉苦悲之相的接引頓時眼睛亮了，說道：“是何寶物有如此威力，若是真有，判出玄門也未嘗不可。”

而准提自然是得意滿滿，看着還有接引不知道的東西，就說道：“在上一劫期間，我與燃燈道人交好，本想將他拉到我西方來，做那三教主，可是後來因為道祖讓我從中引發大劫，就將這事給忘了。”

說起這事，准提一陣咬牙切齒，旋即就有些遺憾的說道：“哪知後來燃燈等不到我，就拜入闡教門下。”

# 第一百七十七章 封神出 齊聚紫霄宮

接引聽得疑惑，燃燈他也知道，以前准提還對他說過此事，的確是忘了，但知道此事絕對跟燃燈有關。

就聽准提說道：“但燃燈道人也說過有些事情，他手中有一寶，名為量天尺，是一等一的功德寶物。”

接引這就疑惑了，說道：“量天尺雖然厲害，但只是一個殺伐寶物，即使能鎮壓氣運，也不足以為我西方教重新立教的立教之本吧。”

准提點點頭，說道：“當然不行，但此物與另一寶物相合，卻可以，甚至能生成世界底蘊，若是以此物來做作為我西方教的根本，肯定能行，甚至只要我們好好經營，說不定還能形成一方世界。”

接引雖然心性修為高超，但對於此種寶物也被誘惑的不小，就說道：“師弟快別賣關子了，細細道來。”

而准提也是有些自得的說道：“另一物就是二十四顆定海神珠，二十四顆定海神珠與量天尺相合，就能化為二十四諸天，對應二十四節氣，鎮壓我西方教重新立教綽綽有餘，而且我也打聽過了，此物後來被通天得了去，後來給了門下弟子趙公明，若是謀劃一番，此事大有可為。”

准提的話讓接引也心動不已，若是能有一方小世界為根基，再繼續慢慢補全，說不定海真會成為一方他們西方教的世界。

而這時兩人心頭同時響起一道聲音，嚇得兩人一陣哆嗦，還以為他們商量如何叛出玄門的事情被鴻鈞道祖知道了。

雖隨後反應過來，也不敢提及此事，接引就說道：“道祖召喚我等去紫霄宮，可能是要說大劫之事。”

而准提卻急了，說道：“那二十四諸天之事怎麼辦？”

接引說道：“燃燈既然知道此事，定會謀划此事，他現在還沒成道，以原始的心性有怎麼能允許燃燈先成道與他的弟子，定會容不得此事，燃燈想要證道，就得另尋他人庇護，只要與之保持關係，並且答應庇護與他，以三教主身份待之，想必他也不會拒絕的。”

准提也認同不已，對於師兄接引的把握大勢，他是由衷的佩服，他師兄的厲害雖然洪荒沒有人知道，但他卻知道的一清二楚，有他三個也不一定是燃燈的對手，而原始比他也厲害不了多少。

若論戰鬥力，除去鴻鈞，和通天教主，也唯有那個不知深淺的太上能與之匹敵。

接引說話，准提還是很信服，兩人決定之後，就一起出了靈山，向紫霄宮飛去。

剛才洪荒所有的聖人都聽到了，不光是他們，還有剛回到天庭，又被召喚上去的天帝，天帝暗罵一聲，要解決就當面說，何必讓他又來一趟。

但也不敢多言，又離開天庭向紫霄宮飛去。

幾位聖人耳中同時出現一個聲音，道：“來紫霄宮見吾。”

知道是鴻鈞道祖，當即不敢怠慢，離開道場，向紫霄宮飛去。

而通天教主的速度最快，第一個到了紫霄宮，藏在暗處的鴻鈞看了一眼通天，眼中殺意更濃。

第二個來的卻是太上，太上來之後，卻看見通天已經到了，目光微不可查的一縮，與通天打了個招呼，也坐了下來，沒有理會通天的熱情，一副無為之態。

而第三個來的卻是原始，看見太上到了也暗暗點頭，竟然還發現通天比他來的還早，遇到通天打招呼，冷哼一聲，說道：“通天不是我說你，你門下弟子弄得洪荒烏煙瘴氣，引起了大劫，我看你這次怎麼收拾。”

通天被一陣訓斥，頓時也生氣了，以前在昆崙山的時候就沒少訓斥他，才搬去的金鱉島，就說道：“二兄此言何意，我門下弟子如何又與你闡教什麼關係，管好你自己就行，別拿我截教說事。”

原始一陣氣極，指着通天說不出話來，轉而就對太上說道：“大兄你評評理，通天犯了錯還不知悔改，說他一句竟然還如此頂撞與我。”

而太上看着又吵起來的兩人，就說道：“通天你不可無禮，畢竟我們三清一體，同為父神所出，不要因為一些小事而傷了兄弟感情，要吵也回去吵去，別在這吵着丟了麵皮。”

原始看見太上主持公道，也氣哼哼的看了通天一眼，心中平衡不少。

可通聽聞太上也來訓斥自己，頓時要辯解兩句，但之後太上說三清一體，心中的氣也就消了，三清的名頭他還是看的比較重，對於三人的感情，沒有人比他更珍惜，被如此一說，也就不說話了。

在他看來，不管怎麼樣，三人還是兄弟，不能為此破壞了兄弟感情。

就在他們剛停下，女蝸和西方教接引准提就進門了，看見三人已經到了，女蝸自然沒什麼好說的，見怪不怪，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而准提接引兩人卻對視一眼，看着三清還在一起，神色有些凝重，也坐到了座位上。

就在幾人做了將近一個時辰，准提卻有些坐不住了，就說道：“道祖不知道召喚我們前來是為了什麼，不會就讓我們在這枯坐着吧，我們都到齊了，也該說事了吧。”

此言一出，幾人都沒說話，但原始卻對着准提怒道：“老師的安排豈容你妄加猜測，讓我們如此坐着自有道理，若是不願你可以離開。”

准提早就看原始的高傲有些不順眼了，而且矛盾早結，就說道：“我只是奇怪為何會如此，又與你何干。”

而通天教主卻怒了，他們三清一體，自家兄弟吵架那時自己的事，卻不能讓別人欺負了，見有人跟原始對着干，抽出青萍劍，殺氣騰騰的看着准提說道：“你在說一聲試試，以為吾三清的劍不利乎？”

准提被嚇了了哆嗦，但原始卻掃了一眼通天，冷哼一聲，轉過頭去不再說話。

而這一眼卻被接引給看到了，心中一動，也確定了一件事情，見准提還要硬撐着要說什麼，就將准提勸阻回來，說道：“安心坐着就成，等老師安排，此事不可生事。”

准提見接引為他化解了尷尬，就對接引漏出一個感激的眼神，接引自然對準提安慰一下，兩人就端坐在座位之上。

而這一幕通天卻看了個仔細，見着兩位兄弟關係如此之好，而他也不是沒兄弟，還有兩個，都是兄長，就看了一眼身邊的太上和原始，只見太上還是一副老神在在，修身養性，而原始卻一副威嚴，好像深怕他要打擾自己一般。

通天教主的眼神中微不可查的閃過一絲失望，但隨即有消失不見，又是一副爽朗的形象。

幾人就此端坐着，又等了將近一個時辰，這時外面有了動靜，卻是來了一人，進了紫霄宮一看，才發現是天帝。

而天帝的一副凄慘的狼狽之相，而且風塵僕僕的樣子，好像是被人欺負了一般。

太上一見天帝的樣子，也沒在意，繼續打坐修行，而原始看着天帝這幅樣子，心道：“作為一界天帝，竟然如此失了體面，不知道道祖怎麼想的，竟然讓這種人當了天帝。”

旋即冷哼一聲轉過頭去，而准提卻對天帝怒視一眼，也不再理會，接引壓根就沒看一眼，女蝸聖任被一幫人的矛盾給嚇怕了，也不敢說什麼，就當自己是個透明人。

通天見此，就笑着說道：“我說師弟，你怎麼弄成了這幅模樣，是誰欺負你的，說出來師兄給你做主。”

天帝見了通天，一看這架勢，好像是專門等他的，就暗道一聲不妙，才明白道祖是為何讓他離開之後，又召喚他來紫霄宮的，而不是讓他在紫霄宮中等候，按照時間，也暗道一聲被道祖給坑了。

心知不妙，若是此事一出，還不知道會弄出什麼矛盾，就要開口向通天解釋幾句，就見高台之上鴻鈞道祖的身形慢慢顯露出來，說道：“人都到齊了，那就開始說事。”

天帝看着一陣發苦，此事想要說什麼明顯就不合適了，其餘人他不在乎，但跟通天的關係卻不想弄僵，可明顯鴻鈞道祖不給他這個機會。

就見鴻鈞道祖說道：“天庭無人可用，派下界去辦事的仙官卻屢屢糟了劫難，昊天與我訴說，也因此引出了封神榜與打神鞭，也應了這次的封神之劫。”

進而此言一出，幾位聖人卻目光閃爍，而原始當即的怒視了天帝一眼，暗道，果然是昊天搞的鬼，還讓幾位聖人等他。

而通天卻奇怪的看了一眼天帝，原來這一切都是他弄出來的，心中納悶，但也沒過在意，而准提卻一副看好戲的樣子，左右看個不停。

鴻鈞道祖暗暗點頭，這才說道：“此劫難是因為原始門下在人皇時期所造殺孽過多，如今因為天庭之事被引起，此劫非同小可，凡是聖人之下的弟子，都在其中，天道出現這兩件東西，若是想要消除劫難，就將門下弟子性命填入榜中，為天庭效力，你等自可商量。”

而原始也知道人皇時期的事情，與巫族大戰，統一人間，的確發生了很多再難，也死傷不少人。

見鴻鈞將封神榜遞給太上，太上翻開一看，也知道這榜單是何功用，就說道：“我門下只有玄都一人，上榜卻有些不合適了，你們看着填。”

而原始接過榜單，就問道：“老師，何人和上榜，此界又有何道理。”

地一百七十九章 封神起 闡教棄燃燈

接着就見鴻鈞道祖的身形隱去，躲在一旁的天帝從頭到尾都沒有啃聲，此事鴻鈞道祖離開，更是不敢說話，就想找個機會溜了。

而西方教接引准提，自然是不敢多留，跟女蝸一起出了紫霄宮，原始自然不會說什麼，而通天看着女媧跟着准提跑了，卻心中很不是滋味。

而原始這時就對通天說道：“師弟，大兄也說了，你門下弟子眾多，就是將榜單填滿了，還有不少，何必為了哪些個披毛戴角之輩，傷了我們兄弟的和氣。”

通天又聽到此言，就怒道：“你把你門下弟子全部填上去，我就將此補齊，若是不敢，就別跟我說。”

說完袖子一甩就要離開紫霄宮，而天帝自然想跟通天解釋一下，就跟了出去，但通天一下就察覺了身後的天帝，轉頭冷視了天帝一眼，說道：“你不錯，竟然將主意打到了我頭上，今日就跟你恩斷義絕，再無往來，你好自為之。”

說完就向著洪荒大地飛了下去，而天帝自然是沒有了解釋的機會，而這時原始與太上兩人也出了紫霄宮，原始自然是對天帝沒有好臉色，眼中充滿了殺意在天帝身上來回的掃着，而太上看天帝的眼神也是一片冰冷。

天帝嚇得又退回了紫霄宮，看所有人離開，又等了一陣，覺得此時聖人們都已經回去了，這才出了紫霄宮，向著洪荒天庭飛去。

等他剛走不久，紫霄宮就消失在原地，再也找不到半點影子。

通天出了紫霄宮，一路不敢回頭，裝出很生氣的樣子，還不敢暴漏絲毫自己的想法，就是因為女媧的靈珠子一出，讓他幡然醒悟過來，知道紫霄宮不正常，就向著原本引導的意思做事，也沒敢做什麼抗拒，即使後來跟天帝說恩斷義絕，也是言不由衷，只想趕緊回到自己的道場，屏蔽了天機，再做打算。

原始跟太上兩人一路到了昆崙山，商量封神之事去了，而女媧自然跟西方教關係融洽了不少，准提作為挖牆腳的祖師爺，也跟女媧說了一些事情，雙方要達成一個聯盟，也免得被三清欺負了。

而女媧本來對通天還抱有一些希望，可因為這事，這點希望早就沒了，還是同意了跟西方教的聯盟，讓她覺得作為一個夾在聖人之間的女流之輩，有個靠山，也能安全點。

自然是商量一番，就返回了媧皇宮，而西方教二人自然有自己的打算，將女媧拉到他們一邊，對之後的自立門戶也增加了幾層勝算。

根據接引分析，自立門戶最大的絆腳石就是三清，而鴻鈞道祖根本就離不開，也不方便，只要將三清除掉一個，就能成功，而頭號大敵就是通天。

太上和原始他們不怕，即使打不過，也能抗的住，但通天戰力無雙，劍陣雙絕，若是打起來，他們兩個加上女媧都不一定是對手，若是將通天除了，就能有所作為。

而封神之事，就讓他們看到了西方，兩人也是自信滿滿的回到西方教，開始謀划著其中的細節，自是不必多說。

而天帝在紫霄宮中被鴻鈞道祖坑了一把，還失去了一個強力外援，不說其他，他跟通天教主的感情自然不必多說，沒想到這次竟然將通天教主給惹怒了，又受了一陣驚嚇。

慌忙的離開紫霄宮，帶着一身狼狽回到了天庭，將凌霄寶殿的值日天兵支開，就趴在案幾之上嚎啕大哭起來，一時傷心欲絕，一是被驚嚇過度，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失去了通天教主這個朋友。

天帝大哭，第一個知道的就是六耳獼猴，聽到作為一界至尊的天帝如此哭泣，也讓他覺得很不是滋味，他六耳自微小之處得道，承蒙傳授道法，但從中的苦難，不知道經歷了多少，還沒如此傷心過，有何委屈也只是壓在心裏。

就是被人欺壓，也只是暗自舔傷口，還沒有怕過任何人，天帝如此，讓他覺得有些不對勁，天帝一直以來都是很堅強的一個人，這要受了多大的委屈才能如此傷心。

聽着哭得差不多了，就將此事彙報了天後，天後當即不敢怠慢，就向凌霄寶殿而去，卻發現天帝哭的睡了過去。

神仙睡覺，乃是一間奇事，天後也沒見過此事，一時慌了神，就說道：“六耳元帥，天帝這是怎麼了，快讓人看看。”

而六耳雖然神通無雙，卻也沒見過神仙睡覺，此事還沒有睡仙陳摶的傳說，也不知這是什麼情況，就說道：“天後贖罪，此事微臣也沒見過，我家先生見多識廣，說不定知道這種情況，不如請他上來看看，興許能知道這是什麼事，若是先生也沒辦法，我們再另尋他法。”

天後也是有些無奈，此時的天庭人手雖然慢慢充足了，但能用的上的還是一個六耳和江漢珍，江漢珍一直在凡間，而天庭的事情都得讓六耳去做，此事又要麻煩六耳，也讓天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天帝出了這事，也不好說什麼，就說道：“既然如此那就麻煩六耳元帥跑一趟，將宣化天尊請上來，我先將天帝扶回去。”

六耳就說道：“這是微臣的職責，何來麻煩一說，微臣這就去請。”

說完一聲告退，就離開了凌霄寶殿，向著凡間靈柩山而去。

封神之事一出，原始聖人與太上商議一番，最後想要通天補全人數，但原始卻不想出人，還是與太上弄得有些不愉快，最後沒辦法，原始聖人就想到了燃燈，燃燈雖然是他截教副教主，可並不是他的弟子，自然關係就沒那麼親密。

且不說燃燈為闡教做了多少貢獻，但原始聖人始終當燃燈是外人，他闡教的玉清道法卻沒有傳授過燃燈，而且燃燈也是三教中人，最後思索良久，就將燃燈的姓名填了上去。

太上離開之後，原始聖人就讓身邊的南極仙翁敲了鍾，召集門下弟子。

就在燃燈的名字沒填入封神榜之時，正在靈柩山給江漢珍指點道法的燃燈祖師忽然笑了，還不住的搖着頭。

江漢珍看的奇怪，就問道：“老師，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燃燈笑着說道：“也無甚大事，就是大劫之物封神榜出現，原始聖人竟然將我的名字填入了封神榜中，卻也讓他費心了。”

江漢珍眼中閃過一道殺氣，若是在主世界，這也沒什麼，但此界中的聖人認為，封神榜不是好東西，避之不及，如此定時不安好心。

江漢珍怒道：“老師，原始聖人竟敢如此，將你的姓名添入了榜中，明顯的就是想讓你代闡教擋災，不說此事善惡，但用心極為險惡，他既然敢做初一，那我就做個十五，將他的門下弟子全部送上榜去。”

之間燃燈搖頭說道：“不必如此，如今我在此界也是道果之輩，與聖人同境界，想要將我送上榜去，那我就給他落實一下，直接去天庭掛職即可，此事你不必理會，為師自由主張。”

江漢珍也點點頭，表示明白，但心中卻對原始有了殺意，此事雖然弄不過原始聖人，但他門下的弟子卻逃不過，就要相辦法報了這次對老師的險惡用心。

燃燈自然心知肚明，知道他這個弟子什麼心性，性格跟通天有些相似，對自己人好的沒話說，可又與他有些相似，對敵人純粹是不擇手段。

就說道：“你不可輕舉妄動，一切有我在前面頂着，若是你是在氣不過，可以給為師說，為師為你壓陣也未嘗不可。”

江漢珍滿口答應，但心中卻在捉摸着怎麼將原始的門下弟子送上榜的事情，就連一個無關緊要的白鶴童子也算在了其中。

燃燈見江漢珍答應，也覺得沒什麼事了，就說道：“闡教已經召集門人，此事我也算是闡教副教主，理應前去，你在靈柩山待着，不可輕舉妄動。”

江漢珍滿口答應下來，燃燈這才放心，出了洞府，向著昆崙山飛去。

看着燃燈離去，江漢珍目光閃爍不已，已經決定要先殺一人，而且已經準備好的。

早就接到了孔宣的回應，只是見拘留孫躲在洞府之中不出來，也沒有找到機會，如今正是下手的好機會。

就一道傳信發出，正在跟金鱉島內與眾位弟子商量如何度過劫難的孔宣卻接到了消息，通天教主對鴻鈞產生了懷疑，就覺得躲着也不是辦法，就將想法說與門下弟子。

而這時門下弟子卻分成了兩派，一部分表示團結起來，而另一部分卻想躲起來，多過這次劫難，一時吵得不可開交，而孔宣正是主張以身入劫的那一派代表。

忽然接到江漢珍傳信，就告辭了通天教主，悄悄的離開而去，而隨着孔宣的離開，主張入劫的呼聲笑了很多，最後決定關閉洞府，躲過劫難。

而孔宣到了靈柩山之後，就與江漢珍兩人以極快的速度去了夾龍山飛龍洞與昆崙山的必經之路，準備堵一次。

且說拘留孫接到闡教集合鐘聲，就關閉了洞府，優哉游哉的向著昆崙山而去，卻在半路忽然一陣黑風吹來，讓他一時方向不辨，暗道一聲糟糕，入了陣中。

就怒道：“何方妖孽，竟然以這種卑鄙的手段害我，藏頭露尾算什麼好漢。”

而主持此陣法的人正是一個名為黑風仙的道人，本來在截教十天君門下聽道，但也難以入門，最後被引入雷門，改修了普傳法門，才得以入到，但在截教的一手陣法卻沒丟下，就創造了這種黑風煞氣之陣，最能腐蝕仙體元神。

此人就是被申公豹給搬來的救兵，兩人埋伏在路上，就準備給拘留孫來個狠的，將之諸殺於此，為他的引路人葯園仙報仇。

# 第一百八十二章 應劫人 天庭出大事

兩人進入玉虛宮中，就見玉虛宮中瀰漫著一種哀傷，而坐在上首的原始卻臉色一片鐵青，兩人對此都是一陣猜測。

而燃燈自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江漢珍做事的時候，天機還是他遮掩的，對此也不在意，對着原始一禮，說道：“見過原始聖人。”

而原始對着燃燈嗯了一聲，不再說話。

燃燈也不在意，自然尋到了他的位置，站在了一旁。

而黃龍真人心中忐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看原始的臉色，和玉虛宮內的哀傷，就知道這不是小事。

硬着頭皮上前對着原始一禮，說道：“弟子黃龍拜見老師，老師聖壽無疆。”

原始看見黃龍，怎麼感覺都不順眼，甚至有些礙眼，就怒道：“披毛戴角之輩就是不懂事，連窩玉虛宮召集弟子的鐘聲都當做兒戲。”

也是原始知道弟子死了，而且還沒找到是誰殺的，只是隱晦的傳出一段殘缺不全的信息，好像是聖人所為，但並沒有卻定，只能一口氣憋着，最後將氣撒到了最後一個進門的黃龍頭上。

而此話一出，同為異類得道的燃燈眼中閃過一絲殺意，他是棺材得道，原始經常將這話掛在嘴邊，早就讓他覺得很刺耳了。

但這次卻也沒有做什麼，而燃燈發現下面站着的玉鼎真人也是低着頭，不知在想什麼，而玉鼎也是一塊玉石得道，說是玉石，但與頑石無疑，還不放在原始聖人眼中。

燃燈看見此情此景，與當年原始罵通天，連帶太上一起給罵了，才讓兩位兄弟從昆崙山離開的，今日情景，又與當年何其相似。

心中一動，覺得玉鼎真人也能拉過來，開始盤算着策略。

若是准提是挖牆腳的祖師爺，那也是明面上的，在暗處，燃燈祖師也不差，封神世界中最後慈航文殊普賢等人，就是燃燈拉過去，可見挖牆腳本事之高。

接下來黃龍自然是被罵的站在一旁不敢吭聲，而原始聖人自然就將封神之事說與眾人聽，最後讓雲中子將封神榜掛在玉虛宮外，以吸引應劫之人到來，其中許多人在商量着，但也有幾人卻不怎麼說話，其中就有黃龍，玉鼎最為明顯。

最後商量了先等到應劫之人，再做決定，留下了幾個比較喜愛的弟子開始商量，而燃燈自然就此告辭離去。

此時的江漢珍與孔宣兩人殺了懼留孫，還將矛頭指向了西方教，就帶着黑風仙就此離開。

當問黑風仙為何在此的時候，而黑風仙卻說申公豹找到的他。

江漢珍聽着一陣古怪，申公豹此人雖然道法一般，但名聲可不小，一句‘道友請留步’，不知道將多少人送上了封神榜，江漢珍聽得一陣納悶。

申公豹不是應該去哪闡教的嗎，怎麼來了雷門，而且是被懼留孫殺死的葯園仙引入門的。

江漢珍將葯園仙的法寶收起來，並且放置於靈脈之中滋養，並且將葯園仙散落的魂魄全部招了回來，就將葯園仙的靈魂送主世界投胎去了，也算是一條出路。

可申公豹此人卻是第一次聽說，可到現在還沒見過，雖然此人出言犹如詛咒，但江漢珍並不會因此而排擠於他，就對葯園仙說道：“既然是為了引路人報仇，申公豹也算有情有義，不能讓他一個人承擔此過錯，你將他找回來見我，就說我有事要安排。”

而黑風仙卻是一聲驚呼，說道：“糟了，弟子本以為就要命喪懼留孫之手，就將為我報仇一事託付於申公豹，讓他尋找十天君之一的董天君為我報仇，此時恐怕已到了。”

江漢珍心中一突，感覺有些不對勁，須知申公豹讓截教第一個送命的就是十天君，十天君道法高深，就是比之十二金仙也不弱，各自有一套絕殺之陣，威震洪荒。

可就被申公豹叫回去送了命，現在的情況雖然有些不同，但好像魔咒一般的，還是找到了十天君。

江漢珍心中不禁有些懷疑，申公豹到底是真的知道，還是假裝如此，神識有些凝重。

就對身邊的孔宣說道：“師兄，此事牽扯到了截教，還得麻煩你跑一趟，將這十天君攔下來，不要聽那申公豹的言辭，若是遇到申公豹，就讓他來見我。”

孔宣見江漢珍如此重視一個還沒成仙的弟子，也是一陣好奇，心道不知是何方神聖，竟然讓江漢珍都如此重視。

就開始運轉推算之法，推算起來，可旋即神色中漏出一絲古怪，感覺有些不可思議，說道：“此人竟然沒有命數，不在天道之下，而遊歷於天道之外，我倒是對他也有些好奇，真想見見此人，師弟放心，此事我應了。”

江漢珍聞言，目光閃爍連連，竟然會是如此結果，自己測算不到，就以為是申公豹隱藏功夫練的好，將他也瞞了過去，聽到孔宣之言，才明白其中另有文章。

此界天道兩分，一是天道意志，一是鴻鈞道祖，不再天道之下，就在鴻鈞門下，若真是出自鴻鈞，以天道測算之法測算不出來也是應該的。

他剛聽到申公豹此人之時，就覺得有些不對勁，但也沒有太過在意，可此時想起來卻有些細思極恐。

申公豹的出現好像專門就是要將截教之人拉去送命的一樣，按理說經過雷府的教化，性格當然會有所改變，並不會仇恨心如此之強。

可偏偏申公豹是個另類，只要碰上闡教就會生起仇恨，接着就會去搬救兵，而救兵就是截教的，若是沒有意外，這黑風仙絕對會送了命。

好像這一切都是人為安排好的一般，江漢珍頓時有了一份好奇，就想將申公豹照過來好好檢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與他所想的一樣。

交代了黑風仙尋找申公豹，孔宣也要去截教繼續提出入劫之事，三人就此分別，江漢珍正在想着姜子牙是不是也如申公豹一樣，是某個存在製作好的程序生靈，若真是如此，也讓他佩服下棋之人。

就在這時六耳獼猴尋上們來，見了面就說道：“六耳見過先生。”

江漢珍看着六耳急匆匆的樣子，就知道發生事情了，疑惑的說道：“六耳你不在天庭待着，怎麼來此尋我？”

六耳定了一下神，說道：“先生，天帝去了兩趟紫霄宮，就在凌霄寶殿大哭一場，不知為何，卻哭暈了過去，看似是睡着了，天後也不敢確定，就想問問先生，有沒有什麼辦法。”

江漢珍聞言，心中就咯噔一聲，天帝為正統的三界之主，至尊之位，有權衡天地中樞之能，若是他出世了，只能預兆着天道意志出了問題，才會影響到天帝。

而造成的後果就是三界失衡，秩序混亂，雖然天帝此事得權職還不是太大，但經過如此多年的發展，也見了一些成效，氣運早就與當初不一樣，怎麼可能昏睡過去。

也不敢怠慢，就說道：“那咱們快快返回天庭，看看天帝的情況。”

江漢珍這邊還沒緩過氣來，天庭就出了事情，讓他覺得有些不正常，也暗自想着，希望天帝不要真的出什麼事情，若是真的出事了，沒了權衡中樞的至尊，讓他雷門得發展會受很大限制。

而此時雷門弟子又多在天庭任職，原本的打算就是想靠着這次封神之劫，三教都被封神所牽引，趁機發展，讓天道意志恢復，從而佔據大勢。

可哪想關鍵時刻就出了問題，跟着六耳一路穿過天門，到了凌霄殿後的一處靜室之中，江漢珍也看着天帝的情況，卻更睡着了一樣，但不管怎麼呼喚，都是沒有絲毫動靜，好像完全沒有了意識。

一旁的天後緊張的問道：“宣化天尊，天帝怎麼樣了。”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身體無事，但就是意識出了問題，好似迷失了一般。”

而天後一陣心驚，隱約的猜到了什麼，說道：“他好好的怎麼可能迷失心智，天帝怎麼說也是神仙修為，據他所說已經明了了一些道果之路···”

接着忽然想到去了紫霄宮之後才出事的，就此不敢開口。

來時的路上江漢珍也聽過六耳所說，說天地去了兩趟紫霄宮，第一次去回來之後，剛進了凌霄寶殿，就又離開了。

而此事若是與鴻鈞道祖沒關係，打死他也不相信，天後害怕，因為對鴻鈞畏懼已深，而且聽說兩人是鴻鈞點化的兩塊石頭。

多少年都收藏在身邊，沒有點化，忽然點化之後，要做什麼手腳早就做了，也對天後的畏懼表示理解。

也是嘆息一聲，天帝的情況他知道，燃燈之道最擅長就是召回意識，但卻沒有發現天帝的意識，知道此事不簡單，就說道：“三界不可一日無主，既然天帝昏睡不醒，但三界的秩序還是不能亂了，微臣在此懇請天後坐鎮凌霄殿，主持大局，代為治理三界，直到天帝清醒。”

天後一聽此話，嚇得一個哆嗦，忽然神色中帶着恐懼，連忙擺手說道：“不不，我勢力低微，不足以承受如此重任，還請宣化天尊代理，若是有什麼事，來瑤池吩咐一聲就行。”

說著就立即離開，向外逃命似得離開，而且神色中帶着驚恐，讓江漢珍和六耳看的目瞪口呆，好像對這至尊的位置非常恐懼一般。

看着天後離開，而天帝又意識迷失，江漢珍看着一旁眼睛閃爍的六耳，說道：“你剛才為何不攔着她？”

六耳笑了一下，說道：“天後神仙修為，而弟子只是個天仙，根本就攔不住。”

江漢珍一聽此言就絕得有些荒謬，六耳的道行雖然他不清楚，但此時的氣息比起剛降臨之事時，卻不知強悍了多少倍。

剛降臨之時，就能更闡教的玉鼎真人放對廝殺，雖然受了些傷，但玉鼎真人也沒討得好。

這幾年六耳修鍊極為勤奮，還經常來靈柩山請教燃燈，修為自然超出以往，根據燃燈祖師所說，六耳已經明了了法則之道，成就神仙也是水到渠成之事，若說他攔不住天後，那就有些敷衍了。

# 第一百八十三章 六耳謀 雷門掌大權

見江漢珍不相信的看着他，六耳尷尬的一笑，說道：“天後明顯是在害怕什麼，怕落的跟天帝一樣的結局，既然人家不想結了這份因果，何必勸說人家，就由她去吧。”

江漢珍心道，這六耳又打的什麼主意，天帝出事，天後被嚇得落荒而逃，天庭此時已經無主，沒了中樞定會混亂，莫不是六耳想趁機取而代之。

就問道：“那你是如何打算？”

六耳神色中閃過一絲狠色，說道：“弟子善聆聽，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得先生垂青，到了此界又得燃燈祖師指點，已經明悟神仙道理，一些洪荒隱秘也察了個清楚，天帝和天後是那位安排的，弟子多方查證，此二人若是沒有被那位做手腳，弟子一點也不相信。”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此二人對於三界發展，明顯是個隱患，就如這次，關鍵時刻就昏睡過去，而天後也不是不知道，不然不會如此危機。”

六耳獼猴接着又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將天帝之位佔據過來，由先生主持大局，弟子自忖戰力不輸於闡教真仙，定會為先生鞍前馬後，而我們雷門也不是沒有靠山，燃燈祖師雖不是聖人，但也是道果之人，縱觀洪荒，雖與通天勝負在五五，但比起其餘的聖人卻也不懼，如今我們天時地利人和齊全，何不登頂至尊，這樣也好方便我們行事，也不會因為一個不安分的因素而束手束腳。”

江漢珍聽聞此言，就瞪了六耳獼猴一眼，就問道：“你是何時有這種想法的？”

六耳獼猴就說道：“先生在普傳法門之中有如此介紹，曰：‘無利可圖，則深隱待時，有位其上，則當仁不讓’，此是先生教導我等，此時正是天賜良機，合該我雷門大興。”

江漢珍聞言，無奈的看了一眼六耳獼猴，此言是他從王蟬老祖的殘篇之中得來的，見其中字字珠璣，都是生存之妙道，知道修鍊雷法的弟子性格耿直，容易被人所利用，甚至坑害，就有心將王蟬老祖所留下的傳承收集了一番，並將此融入普傳法門之中。

本來的目的是要門下弟子出門多長點心眼，哪怕死在戰場之上，也不要在這方面吃了虧，可哪想卻被這些弟子給上心了，而且一個個的都修鍊成了人精，雖然不至於坑害別人，也不至於被人所坑害。

哪知這次心術融入的太多，只要有機會，就當仁不讓了，怎麼就開始推他上位，寶蓮燈世界是，此界又遇到這種情況。

江漢珍心中有些發苦，但也深感欣慰，有如此心性，六耳獼猴的生存幾率就會增大許多，也不至於就如西遊傳記的故事中，被人所坑害，落個身死道消的下場。

又看了一眼六耳獼猴，說道：“你有此心性，何不你做了這至尊之位，也能施展你這一身志向。”

六耳旋即一笑，說道：“先生就別取笑六耳了，六耳知道自己的道，至尊之位並不適合於我，而弟子擅長的是戰鬥，有自己的道路。”

江漢珍也暗暗頷首，說道：“你有自己的道，難道我就沒有，你也知道我的道是宣化諸天萬界，並不是走一界至尊的路，為何讓我來當這至尊。”

六耳也知道江漢珍說道是事實，就說道：“先生此話弟子也知道，但遍觀我雷門，卻沒有一個弟子能符合此位，而只有先生能勝任此位，若是先生成為至尊，就能為我雷門帶來許多方便，不像天帝對我們雖然重用，但卻暗中有所防範。”

頓了一下，說道：“若是先生擔任至尊，天庭雖管轄的範圍就能完全被我雷門利用，趁着封神劫起，就能進入一個新的層次，到時候不但能為主世界輸送人手，還能在此界從中取利，若是操作得當，說不定就能肅清世界，整理本源，完善大道，為主世界增加一份底蘊。”

六耳這話一說完，江漢珍就瞪了六耳一眼，六耳不是聰明，而是太聰明了，就連他要做的事都被看出來了，而且提到封神之劫，看來是早就探查到了，說的每一句話都到了江漢珍的心坎，讓他根本沒有拒絕的理由。

最後還是點頭說道：“再去求見一下天後，看她願不願意做這至尊。”

六耳立即說道：“弟子已經用神通探查過了，天後回去之後，就封閉了瑤池仙台，將所有陣法全部開啟，而且掛上了閉關修鍊的牌子，可能是不想出來了。”

江漢珍聞言有些無奈，就說道：“那就暫代天帝之位，先發展雷門，為天庭增加人手，補足底蘊。”

六耳一陣激動，對着江漢珍說道：“弟子遵旨。”

說著就從袖子中取出一方大印，呈遞了上來，江漢珍一看，有一種哭笑不得的心思，竟然早就準備好了。

若不是有個鴻鈞道祖在，還在真以為坑害天帝的人就是六耳做的，不但將自己推上位，而且連天庭權柄的印章也順了過來，若是沒有預謀，說出來沒人相信。

六耳見江漢珍很古怪的看着他，就尷尬的一笑，說道：“弟子這就去安排，去安排。”

說完就趕緊離開了凌霄寶殿，出去辦事去了，江漢珍看着這凌霄寶殿，心中感慨連連，此位置他是第二次做了，第一次在寶蓮燈世界，就當了十日至尊，就將位置交給門下弟子。

而這次又上來了，不知道能當多長時間，旋即就拿起大印，檢查了起來，雖然沒有發現任何古怪，但就是感覺不對勁。

天帝都能被人做了手腳，這大印說不定也會被做了手腳，若是他站在鴻鈞道祖的位置，也會對大印做手腳的，從中做了手腳，就能知道天帝到底下了哪些命令，做了什麼事，一切都從大印而出。

最後拿着樹枝將大印一刷，大印飛起來掛在了樹枝上，那種奇怪的感覺就消失了，暗道果然如此。

此大印竟然真被做了手腳，看來是不能用了，但若沒有權柄之物，而他有沒有至尊之位加身，至尊之位還在天帝身上，就不可能降臨到他身上。

而天帝的命格他也看過，就好像是天生的至尊，並不是如洪荒流傳，天帝和天後是鴻鈞指派的。

若真是如此，只要天帝與天後不死，或着不做的天怒人怨，就不會失去至尊命格，那若是別人想要以此證道，即使再怎麼厲害，都不可能證道至尊。

就讓他想起此界的上古天皇之事，天皇道行高深，威震三界，但最終就是沒有證道至尊，成就大道，而這一切的原因就在此。

若是將至尊命格藏起來，不讓人發現，而本身至尊命格卻沒有犯了什麼大錯，導致失去此命格，別人就是如何努力，也不會證道至尊。

這也就是為什麼上古天皇到死也沒證道至尊的真實原因，除非能有扭轉乾坤之力，做那改天換地之事，讓天地上升一個台階，自然能以此補足命格，證道至尊。

但鴻鈞道祖明顯沒有給上古天皇留下機會，將洪荒一分為二，一部分在與妖族，一部分在巫族，而且經常從中挑撥，也根本不可能讓天皇證道。

以至於後來，兩方兩敗俱傷，死傷殆盡，而鴻鈞道祖這才趁機將天帝推出去，自然佔據了至尊。

後來所出現的三皇五帝原本就是為完善天地而出的，卻被鴻鈞打包囚禁在了火雲洞，天道意志這才演化出了封神大劫，就是為了彌補天庭中樞的職權。

江漢珍修行至今，對於其餘的道理雖然不怎麼擅長，但對於完善天道意志之事卻清楚的很，此時天帝大印不能用，就得另尋他法，不然就得學上古天皇一般，四處征伐。

忽然想到主世界天帝給的那支令箭，天生就有至尊氣息，而且威力強大，若是以此代替，說不定可行。

就將此物放置於案幾之前，取出一份奏章，將令箭之上的符號拓印上去，之間奏章之上微光一閃，瞬間飛了出去。

江漢珍心中一喜，暗道果然如此，竟然真的可以用此來代替。

就在江漢珍將天帝大印掛在樹枝上的時候，在紫霄宮與天地意志較勁的鴻鈞道祖忽然感應到大印的氣息消失了，心中暗暗思索，覺得天帝的意識都被自己做囚禁，那大印也應該失去作用，消失也沒什麼出奇。

覺得還不放心，就準備推演一番，而這時天道意志卻一陣暴動，差點將鴻鈞給掀翻出去，鴻鈞道祖當即不敢怠慢，就開始拿出一塊殘破的玉盤，開始對天道意志進行了新一輪的壓制。

就在這一瞬間，鴻鈞道祖好像忘了剛才想要做什麼，對剛才事情很快就不再理會。

若是被鴻鈞道祖記得，像他這麼心思沉重之人，不弄明白是不能的，就因為天道意志的忽然暴動，讓他下意識的對一些事情給忽略了。

不提跟天道意志較勁的鴻鈞道祖，和在天庭拿着令箭當雞毛掌握大權的江漢珍，且說幾位天道聖人。

太上自然是與玄都在首陽山待着，也沒有做任何事，此時天機混亂，也做不出什麼，只是安心等待大劫開啟。

原始聖人經過徒弟懼留孫身死，又成了主持封神之人，卻喜憂參半，吩咐了門下弟子除了昆崙山和自己的洞府，其餘的地方少去，以免沾染因果，成為大劫之下的炮灰。

截教通天教主對鴻鈞有些懷疑，想着定然是將他要送上大劫，最後還是決定讓門下之人盡量不要外出，安心修鍊就成，至於後面如何，看情況再定。

至於西方教兩人，就等着大劫開啟，安心的等待，最後的女媧聖人，對通天教主有了怨氣之後，扔了自己最喜歡的珠子，回去之後就關閉了媧皇宮，出了跟西方教偶有來往，都是深居簡出，不理俗世。

# 第一百八十四章 謀神位 闡教封神人

最後要說到燃燈祖師，燃燈祖師雖然不是聖人，但是道果之境，本來在主世界可是大羅之輩，而且是明了混元的大羅修為。

真身降臨此界，雖然修為有所退化，但也是道果之境，至於真實情況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但本身修為比起聖人來說，只有強的，沒有弱的。

自從江漢珍將自己代理了天帝之位的事情說於燃燈祖師，燃燈祖師並沒有反對，而是表示支持，言之讓江漢珍大膽的去做，一切有他擔著。

並且也將靈柩山傳道之事接了過來，親自主持，而江漢珍心中感動，自然是讓一道帝位加身於燃燈祖師，名曰燃燈引路靈台大帝，位列三清之一，也暗合了三清之數。

得知封神榜中三清之中太上通天都將本身的一尊化身填入了封神榜，而原始聖人惜命，自然不願，江漢珍想着有既然不想要此位置，還將燃燈祖師的名字填入了封神榜，那就將此事落實了。

而且讓六耳將封神榜上天地業位之之位全部想辦法抄錄一份，帶回天庭，若是發現天庭有合適的弟子，就讓其業位臨身，佔據此位。

封神榜應天時而出，自然有其道理，就是為了補全天庭中樞的業位職能，若是存在，就沒必要將之補齊，若是沒有，自然會在封神榜中顯化出來。

在昆崙山上的原始聖人，自然是發現了這種情況，發現封神榜上的神位越來越少，雖然有些奇怪，但也是喜悅居多。

想着應該是自己的安排有了成效，竟然將此大劫消弭於無形之中，其中有一點就讓他有些暗恨，就是覺得通天門下弟子太多，而封神榜上的位置越來越少，不能將那些披毛戴角之輩送上榜去，闡教還如何大興。

這是他最不願願意看到的，就覺得不能再這麼等下去，一定想些辦法，將截教之人送上榜去，直到姜子牙上山，讓他看出飛熊之相，頓時以為這就是封神之人，但同時也來了個申公豹，而且兩人命格極為相似，都是看不清楚，不知兩人誰是封神之人，一時難以決定，就同時收入門中，進行教導。

姜子牙卻真是被封神榜吸引來的，而申公豹尋找了董天君，卻發現懼留孫已經身亡，但對闡教的仇恨一點也沒減少，本來謀划著如何對付昆崙山，就感應着昆崙山上有他的一份大機緣。

心道：‘不如我拜入闡教之中，一來可以探清闡教虛實，也好泄我心頭之恨，二來可以找到我的機緣，說不定成道有望。’

就此向昆崙山走去，半途跟姜子牙遇上，兩人都說了同樣的打算，就上山拜師，而兩人卻被原始聖人同時收為弟子，姜子牙自然是勤學苦練，而申公豹就是喜歡滿世界轉悠，目的就是尋找他那份機緣。

申公豹的行為自然是不入原始聖人的法眼，但對姜子牙也有些失望，資質一般不說，而且修鍊法術極為緩慢，但對於凡間的韜略之術極為感興趣，讓原始開始懷疑，這封神之人是不是找錯了，兩個怎麼都是如此德行。

但卻有一次發現申公豹將南極仙翁的仙鶴給烤了，頓時讓他大怒，對於申公豹越發的不喜，心中對姜子牙中意起來。

而申公豹也知道了自己的機緣之物就是封神榜，也知道姜子牙也是封神之人，就開始處處暗害姜子牙，但多次都是不得手，讓申公豹的性格更加偏激，幾乎就要走火入魔。

就在一次申公豹見原始身邊的白鶴童子獨自一人出去辦事，而且周圍也沒有人，頓時讓申公豹起了歹心，不知道從哪尋來了一個乾坤缽盂，將白鶴童子收入缽盂之中。

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架起一口大鍋，煮了一鍋水，已經將白鶴童子身上的毛全部拔光，就要開腸剝肚。

白鶴童子離開如此之久，原始天尊有些奇怪，掐指一算，什麼也算不出來，而在昆崙山中他算不出來的就只有申公豹一人，就是姜子牙雖然算起來模糊，卻也能推算個大概，就知道白鶴童子出了事。

就派了身邊的太乙真人去尋找白鶴童子，好在太乙真人去的及時，找到之後就發現白鶴童子顯出原形，而且身上的毛都被申公豹拔光了，不但看見申公豹拿着一把短刀在白鶴童子身上比劃着，還在一邊架着一口碩大的銅鍋，頓時大怒。

打出一道拂塵，就將申公豹打了個跟頭，怒道：“賊子爾敢，竟然殺害同門，今日定要了你的狗命。”

申公豹被嚇得幾乎不知所措，趕緊擺手道：“師兄誤會了，老師對披毛戴角之輩多有不喜，我只是見白鶴師兄披着一身羽毛，不為老師喜歡，就幫他把身上的毛拔乾淨，讓老師見了欣喜。”

太乙真人聽到申公豹的如此胡言亂語，嘴角連連抽搐，氣得渾身發抖，說道：“少在這胡言亂語，今日就是你口燦蓮花，也難逃一死。”

申公豹嚇得趕緊跪在地上，連連叩頭，說道：“師兄饒命，師兄饒命，我真沒有殺害同門的想法，只是為白鶴師兄拔毛而已，若是師兄不相信，就帶我去見老師，老師若是認為我是陷害同門，想要殺我，我就在眾師兄弟面前自殺謝罪。”

太乙真人這次反應過來，他們上面還有個原始聖人，差點就將申公豹殺了，就冷哼一聲，將原地的一切都切割下來，帶了回去，就想讓原始天尊看看，這申公豹是如何要陷害同門的。

而架着火的大鍋，就是證據。

申公豹為了活命什麼話都能說出來，心道這次在劫難逃，要先想個辦法，先把命保住，至於闡教的仇恨，以後再說。

原始天尊一見此情景，氣得面色黑了下來，怒道：“你這逆徒竟敢對同門殺毒手，看來今日留你不得。”

原始天尊說著，拿出玉如意，就要敲了申公豹的頂門，而申公豹心中焦急萬分，此玉如意最傷靈台，若是被這一下敲中，哪還有命存在。

生死危機之下，就大喊道：“老師饒命，是有人指使我這麼乾的。”

原始聖人頓時停了下來，問道：“是何人指使你如此乾的？”

申公豹一咬牙，心中思索着對策，若是說截教派他來的，說不定原始聖人會大怒將他殺了，而只有說靈柩山，才能將原始聖人的怒火轉移，他或許能保住命，一時不敢下定論，就說道：“若是我說出來，還請老師讓我一命。”

一旁的太乙頓時大怒，說道：“大膽，你還敢在這談條件，信不信我現在就殺了你。”

而原始看着已經嚇得發抖的申公豹，目光閃爍，他也好奇是何人想要陷害自己闡教弟子，就對太乙說道：“讓他說，他只是一個小嘍啰，殺於不殺都無關緊要，若是能牽扯出幕後之人，也算是一件好事。”

太乙真人只能作罷，眼中略帶殺意的看了申公豹一眼。

申公豹頓時知道該說誰了，就拿出手中的缽盂，說道：“讓弟子殺害同門的就是靈柩山弟子，此物就是靈柩山弟子凈水仙給我的，此缽盂能收集凈水，凈化世間邪氣晦氣，還能收人困人，名為乾坤缽盂，就是靈柩山弟子找上門來，說奉了靈柩山的命令而來，說將闡教弟子送上封神榜，就能免除靈柩山大禍，而且還許諾了弟子燃燈之法，弟子也是一時糊塗，才聽信了此言，差點釀成大錯。”

果然，原始知道是靈柩山，眼中閃躲一絲殺氣，伸手將申公豹手中的乾坤缽盂拿了過來，神識一掃，頓時殺意更甚，在缽盂寶物之中，竟然真的發現了燃燈之法的痕迹，頓時面色變換不停。

而躲在一旁的玉鼎真人就說道：“啟稟老師，此事是不是靈柩山燃燈老師的主意，還未嘗可知，我們不能就憑藉申公豹此言就斷定是靈柩山所謂，還請老師明察。”

而申公豹卻急了，此事已經成了這樣，覺不能讓人懷疑，暗恨的看了玉鼎真人一眼，就趕緊拿出一本小冊子，說道：“啟稟老師，弟子證據確鑿，此法就是靈柩山弟子給我的道法，只是入門部分，究竟是不是靈柩山，以老師的修為一看便知。”

原始頓時有些疑惑，接過了小冊子，一看頓時大怒，說道：“大膽，竟然如此行勁，道不可輕傳，法不傳六耳，竟然將道法如此傳授，簡直是違背大道極貴之法，竟然比那通天還猖狂，妄想將道法普傳三界，讓那些卑微之人也能修鍊，那些個根性低劣，命如草芥之輩有何資格修鍊我玄門道法，簡直是荒謬。”

說著一陣大怒，道不可輕傳，被他視為準則，才選取資質上乘弟子，對那些低下之輩自然看不上，認為道是資質上乘，身懷氣運之人修鍊的，而那些命如芻狗，低劣頑固的草根之輩，自然沒有資格修鍊。

此法就處處显示着燃燈之法，一看就知道是燃燈所為，讓他極為憤怒。

而在角落中躲藏的玉鼎真人和黃龍真人，嚇得大氣都不敢出，申公豹呈遞上去的那篇道法，他們手中也有，而且要完善許多，一看就知道要遭，深怕被原始發現什麼擬端，也不敢做出什麼。

原始聖人發怒，身邊的弟子都不敢啃聲，而申公豹卻鬆了一口氣，暗道自己的小命是保住了，但卻沒有發現，玉鼎真人和黃龍真人正隱晦的看了他兩眼，最終兩人對視一眼，好像決定了什麼。

最後原始還是憤怒不已，說道：“沒想到我以副教主之位待之，他竟然吃里扒外，不但自立門戶，而且違反道祖之言，定讓你不得好過。”

轉而對着一旁的廣成子說道：“廣成子，帶我玉清符令，去靈柩山一趟，讓燃燈禁止如此普傳道法，將那些修鍊了此法門的弟子姓名全部收錄，填入封神榜，將此符掛在靈柩山，就讓燃燈就此反省，無量劫到來之前，不得出世。”

# 第一百八十五章 原始怒 牽連二真仙

一旁的黃龍玉鼎聽得心中一驚，而他們兩人最近幾年跟燃燈走的近，聽到竟然要將燃燈給封在靈柩山，頓時心中大急。

有心想要站出來緩和一下，心知自己被原始所不喜，玉鼎真人跟他的地位雖然差不多，玉清仙法同樣也沒有玉鼎真人的份，但玉鼎真人修鍊了闡教的護法煉體功法，九轉玄功。

闡教在這方面還得仰仗玉鼎，做一些殺伐之事，而不像他，高不成低不就的，唯一能夠修鍊的九轉玄功根本就不適合他，而且原始對他越發的不喜，若是他說出來，可能會起反作用，就頻頻示意玉鼎，讓他去說。

玉鼎真人這邊也心中一陣不好，他在闡教雖然也不受待見，沒有得傳直指大道的玉清仙法，可好歹有一篇被闡教認為粗鄙之人練的九轉玄功能夠修鍊，這還是三清在一起的時候，合力推演的，被三位聖認定為護法之道。

雖然所有三教弟子都能修鍊，但好像只有截教對此最為重視，而闡教自然高人一等，對此法看不上，自然是束之高閣。

他修鍊此法多年，其中吃的苦不足為外人道也，也只有黃龍知道，但他比黃龍卻要幸運許多，他修鍊此法還能有長進，而黃龍一點長進都沒有。

可以說兩人是從入門到現在，都是難兄難弟，同病相憐。

就在前幾年，經過黃龍的介紹，也道了燃燈之處請教，而這一請教，不但讓他修為大進，而且明了了道果之法，就是此界所謂的聖人之道，金仙之法。

但這一切的成就都在這次大劫之中，就等着燃燈祖師帶他們兩人趁此機會，而走出自己的道理。

不等黃龍示意，他早就焦急萬分，到了此時，決不能讓自己的道途斷了，這封禁道無量量劫，就等於天地湮滅之時，不能等於囚禁到死嗎？

自從請教的燃燈，就知道了世界還能完善，向更高層次進化，不像以往，只要天地出生就意味着滅亡，甚至連成長的機會都沒有。

而且鴻鈞所傳之道，言之功德自有定數，誰的就是誰的，按照鴻鈞道理，世界根本沒有功德所做，但燃燈所言，心之所向，處處是功德。

本來他還是有些不信，就與黃龍商量，而兩人都是與大地屬性相合，準備做雷門最簡單的修補地脈之法，而且去五庄觀請教了一下鎮元子大仙，兩人經過一番驗證，將以前毀壞的節點補全，並且重新設置了地脈節點。

結果自然不言而喻，兩人都得了不少好處，從而去靈柩山的次數就更加勤快了。

燃燈之事關乎他們兩人的成道機緣，自然不能讓人斷了道途。

玉鼎真人最後還是站出來說道：“啟稟老師，燃燈老師雖然傳授道法，但也是我闡教的副教主，這些修鍊之人，都歸於我闡教之內，也算是我闡教大興之機，此事全是申公豹一面之詞，何不先探明原因，再做決定，不然我闡教副教主都出了問題，若是被外人知道也不好聽，弟子懇請老師寬限些時日，等弟子將此事查明，再做決定。”

原始聖人一聽覺得有道理，一教的副教主出了問題，若是被別人知道，聽起來就有損威名，而他又是好面子之人，自然不會做如此丟了麵皮之事。

頓時開始思索，想一個穩妥的辦法。

但一旁的太乙真仙卻跳了出來，指着玉鼎和黃龍說道：“玉鼎師弟你和黃龍師弟要好，經常往靈柩山跑，此事你以為我們師兄弟都是瞎子，燃燈將我闡教妙法傳於根性低劣的泥腿子之事，你們兩若是不知道，說出去誰會相信，道祖有言：‘到不可輕傳，法不傳六耳’，此事你們不會不知道吧，竟然還看着燃燈胡亂傳授道法，竟然不將此事彙報老師，我且問你們，你們是何居心？”

說著對對原始聖人一禮，說道：“啟稟老師，弟子懷疑玉鼎與黃龍兩位早就與燃燈串通一氣，得不到我玉清仙法的正統妙決，就以此法來報復，可見用心極為險惡，還請老師將玉鼎黃龍捉拿，徹查此事，肅清我闡教內部。”

原始聖人一聽這話，臉就黑了下來，他最討厭的就是不按照他的想法行事之人，也認為接受道法傳承，只有大氣運，高資質的人才有資格，那些個披毛戴角之輩，被他所不喜，眼中略帶殺意的盯着玉鼎和黃龍兩人，尤其是看見黃龍之時，眼中閃過一股厭惡。

玉鼎真人自然是不懼，大聲說道：“回老師，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還請老師明察。”

但原始聖人就在暴怒的邊緣，眼看就要發作，而一旁的黃龍暗道一聲要遭，沒想到關鍵時刻太乙真仙卻落井下石，若是只有玉鼎，說不定還能緩和，但如果他在其中，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

原始聖人最不喜歡的就是披毛戴角，濕生卵化之輩，而他就是此中代表，雖然玉鼎也是，但好歹是玉石所化，而且修為不低，闡教的一些事情還需要這樣的打手。

他就不一樣了，只要一犯錯，哪怕是個小事，都會遭受一番酷刑，此事已經不小，知道今日在劫難逃，但也不想連累了玉鼎。

就站出來對着原始聖人拜道：“啟稟老師，一切都是弟子的錯，燃燈老師之事我們也不甚清楚，但靈柩山我們去經常去，而玉鼎師弟就是我拉過去的，一切都在弟子一人身上，老師就看在弟子為您拉車萬年的份上，就放過玉鼎師弟，弟子認罰，自願承受苦果，請老師開恩。”

說著還不停的向原始叩拜求情，就是為了玉鼎爭得一線生機，只有入劫才能有機會證道，他已經絕望，就想為玉鼎留一條路，若不然兩人都得倒霉，錯過這次成道之途，要尋找又不知道哪裡是機會。

而此言一出，本來就要暴怒的原始面色也有所緩和，但對於黃龍還是喜歡不起來。

黃龍與玉鼎本是同一日上昆崙山，而且兩人都通過了考驗，本來見兩人都是披毛戴角，濕生卵化之輩，本來沒打算收入門內。

可黃龍卻說聖人出行，沒有排場怎麼能與身份相符合，願意真身為聖人拉車，原始也覺得如此，已經成了聖人，自然要重視麵皮，不能再向成道以前，跟着太上在凡間犹如凡人一般的行走，也不能入通天，在險惡環境中拼殺，自然要有聖人的樣子。

也因此將兩人收入門內，畢竟也是師徒一場，他也不想做的如此絕情，說出去也是他闡教臉上無光。

而玉鼎真人看着黃龍泣不成聲的求着原始，心如刀攪，他能進入門內，也是因為黃龍以真身拉車，而他逃脫此劫，也是因為黃龍以自己萬年拉車的功勞求換取的，閉着眼睛在坐着掙扎。

最後還是拜倒在地，說道：“老師，事已至此，太乙師兄說的對，且不說我們知不知道靈柩山傳道之事，但發生這麼大的事，我們也有責任，弟子懇請與黃龍師兄一起受罰，承擔我們所犯的錯誤，也讓旁人知道，我們不是犯錯不知道承擔的人，懇請老師下旨。”

說著拜倒在地，再也不起來，而黃龍卻嚇了一跳，頓時大急，一把拉起玉鼎，說道：“師弟，此事我一人之事，與你無關，你不要瞎摻和，趕緊起來，你只是被我連累的，有我在就行。”

而玉鼎趴在地上心中犹如五味雜陳，不停的抽搐，但就是不起來，已經表明了決心。

原始聖人看見門下弟子感情如此之好，想起他那兩個兄弟，不到那沒有被感動，還被惹怒了，怒道：“既然如此，就一起去靈柩山跟燃燈思過吧。”

接着就吩咐了一旁的雲中子，說道：“將他們兩也帶上，押往靈柩山，無量量劫不可出世。”

雲中子有心想要勸說一二，但還是忍了下來，原始說一不二，就是太上和通天都與之衝突甚多，已經認定的事情再難改變，也就不再說活，應了一聲。

對着地上的黃龍和玉鼎說道：“兩位師弟，跟我走吧。”

黃龍一臉灰敗之色，心道自己的道途這下真被斷了，還連累了玉鼎，心中越發的愧疚，心知這一次竟然連燃燈也栽了，以後成道渺茫。

對着原始行了三拜九叩大禮，扶起了趴在地上的玉鼎，說道：“師弟，我們走吧。”

玉鼎心中一片悲涼，多受黃龍恩惠，還因為這次連累了燃燈，不知如何面對，雖然黃龍為他爭了一線希望，但他卻知道，受了此恩，讓他自己苟且偷生，即使成就金仙，也與聖人同等，想要救出燃燈與黃龍，也很難。

最後慘笑一聲，說道：“罷了罷了，既然我入門就受了師兄真身拉車的恩惠，而師兄又以此拉車功德救我，讓玉鼎情何以堪，這次就陪師兄走一遭，也不枉同門一場。”

身旁的數位闡教弟子看的都心中難受，但也不敢說什麼。

原始感覺無趣，就揮了揮手，說道：“將申公豹壓下去，關在麒麟崖，其餘的都散了吧。”

而這時已經嚇得不行的其餘弟子如蒙大赦，趕緊離開，就在走之前，都奇怪的看了一眼太乙，太乙心有所覺，覺得自己好像做的有點過了。

# 第一百八十六章 商湯變 雷門入朝堂

尤其是慈航，就見不得太乙此人的品行，冷視了一眼太乙，就此離去。

被押往靈柩山的玉鼎和黃龍，早就已經絕望，被壓在靈柩山，道途基本就算斷了，錯過了此次機會，成道渺茫，而且還愧疚連累了別人。

但他們不知道他們以老師之禮待之的燃燈已經成就道果，就是比原始聖人還要高明，卻不知道到了靈柩山，又是一番景象。

且說已經主宰三界的江漢珍，用玉皇大天尊給的那隻令箭當做權柄之物，天庭自然是進入了一種高速發展時期，只要是天庭所轄之地，都會設置道院，負責傳授普傳法門，為天庭選拔人才。

而三教之內的都進入了一種半隱蔽狀態，也對大地之事沒有多過了解，而眼睛自然是盯着商湯之地，對於商湯以外的地域，也顧不上。

有江漢珍從中規避三教之地，有意的發展之下，天庭幾乎是一天一個樣子，比天帝在位之時，不知快了多少倍。

讓他不禁有些懷疑，就如六耳所說，天帝是不是畏懼他雷門發展太快，有意的從中限制雷門發展，而暗中卻在培養自己的勢力。

仔細一想，這也不是不可能，任誰是至尊，都不會允許有天地業位之人不是自己的心腹，而是一家獨大，雖然江漢珍自以為沒有爭奪至尊之位的想法，但架不住雷門勢力龐大，自然會起到別樣的心思。

只要從中推動一二，遲早會將他推上此位置的，而隨着天庭的職權越來越多，天道意志也有了一些復蘇，江漢珍感覺最為明顯，竟然有一種業位加身的感覺。

心中暗道，如此才是真正的造就命格之法，只有做到改天換地，讓天地發展，命格自然會被養出來，並不是什麼人天生高貴，註定成功。

也印證了普傳法門之中，‘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那句話，至於原本的天帝，江漢珍也不再去想，此事天庭已經變了個樣子，早就超出了以往許多，而天庭任職之人全是雷門中人。

就是天帝醒來，江漢珍想將至尊之位還給天帝，這些新提拔上來的弟子也不會答應，而且雷門已經佔據大勢，天地的完善與發展已經步入了正軌，若要有人從中破壞，定會以雷霆手段滅之。

除非原來的天帝能夠反省自我，一切從頭開始，或許還有渺茫的機會。

天庭發展迅速，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鴻鈞道祖，此時的鴻鈞道祖，本來以為都安排好了一切，算無遺策，這才將天道意志壓制，讓門下的聖人去施行，從而破壞天地，卻不能讓天道出來攪局，只有自己親自將天道意志壓制，才能放心。

只要天地受損，天道意志自然也會虛弱，他就能趁機從天地本源之中奪取一部分，從而壯大自己。

可哪知天道意志卻不知為何，竟然在慢慢的變強，他壓制天道，但天道同時也能與他對抗，兩者之間都脫不開身，但天道卻有外援，鴻鈞道祖雖然也有，門下六個聖人，但不能將毀壞天地之事說出來，給他幫忙。

幾位弟子的心性他也了解，若是被西方教二人知道，說不定還能以條件換取，女蝸雖然一介女流之輩，但心地善良，讓她毀壞天道肯定不可能，若是泄露只能殺之，徒增麻煩。

至於三清，雖然其中的原始對他言聽計從，但三清畢竟是開闢這方天地的盤古大神所化，自然有盤古意志在其中，若是知道，好不容易讓三人分開，這一下就能讓三人重新聯合起來，說不定三人召喚出盤古元神，以三人聖人修為，就是他也得掂量三分。

最後神色越發扭曲，竟然做了此等自討苦吃之事，就對天道的壓制又狠了幾分，犹如地獄惡鬼，還哪有道祖之相。

衡量了一下，還能壓制的住，只要等待大劫開啟，將天地破壞，就是他又一次奪取天道本源之時。

此事犹如下棋一般，而棋手自然是鴻鈞和天道，兩方以天下萬物為旗子，開始演繹自己的大道，天道意志本沒有自己的心神，只能按照法則行事，只有最簡單的情緒，自然不是鴻鈞道祖的對手。

若沒有江漢珍出現做了天道意志的旗子，最後自然是鴻鈞道祖贏了。

天庭的發展迅速，普傳法門已經普傳洪荒大地，一路所過，自然會產生無數的新人弟子，而此情況根本沒法控制，犹如風暴一般的在洪荒大地出現。

也是得了鴻鈞道祖那句‘到不可輕傳，法不傳六耳’之真言，讓三界眾生求道不得，入道無路，這才見了此法興世，就如飛蛾撲火一般的撲了過來。

哪怕通天教主講道主張有緣者皆可聽道，但也要有漂洋過海的本事，若是沒有，只能尋找入門之法，修鍊個三兩個法術，才能去金鱉島。

而這種毫不起眼的普傳法門出現，就成了有求道之心眾生的唯一希望，自然犹如風暴一般，興起了修鍊此法的熱潮。

而且速度之快，連江漢珍也沒有估計到，竟然真將此法流傳到了商湯之中，而且那些羡慕截教有道法在身，且身居高位之人，見到有此修鍊法決，就當做了終南捷徑。

都知道商湯多用修行之人，而且多加禮遇，只要顯露兩手，就能身居高位，有了此法當做敲門磚，前途自然廣大。

此事得朝堂之上，雖然截教弟子以聞太師為代表，都是身居高位，但有些基層都是雷門弟子擔任。

最後有六耳的指點，一直低調行事，並沒有參与到朝堂爭鬥之中，只是暗中支持一番辛王子，而發現了丞相比乾的陰謀，想趁着帝乙衰老之時，奪取帝位。

比干天生心思比較多，人稱生了一顆七竅玲瓏心，雖然暗中行事，但外界對於他的評價極高，有忠心之臣之稱。

比干私藏兵甲準備多取人皇之位，此事被帝乙發覺，但帝乙年老，不想再造殺孽，見比干也痛哭流涕，好似真心悔過，還有許多諸侯求情，就打算放了比干。

辛王子知道若是比干不除，定會造成大禍，只是他還沒有上位，自然不好殺了比干，再怎麼說比干也是他的親叔叔。

苦勸無果，只能暗下決心，上位第一件事就是殺了比干。

但比干造反之事，卻被早就看出來的雷門之人給暴漏了出去，弄得天下皆知，天下重罪，莫過於爭龍，此事一出，所有的求情的諸侯集體失去了聲音，紛紛離去，不再吭聲。

帝乙也是無奈，就將比干殺了，而辛王子就在身邊之人的慫恿下，趁機建議廢除奴隸等級制度，消除王公貴族特權，並且制定了刑法，再也不是口頭警告，或者畫地為牢，而是實打實的制定了刑法。

此令一出，反對之聲自然不小，但幸王子也就趁此機會，清理了一大批人，而這罪過全被帝乙背着。

各路諸侯一看，這一系列的命令簡直危害了他們的特權，若有這些法令，以後怎麼可能自由自在，都得遵守此規矩，如此拘束，簡直要了他們的命。

就迫不及待的想換個人皇，帝乙自然是壽終正寢，辛王子上位，名帝辛，也就是後世著名的商紂王。

帝辛上位，八百路諸侯第一件事就是建議廢除先帝制定的刑法，和恢復手中的奴隸，認為奴隸不屬於人，只能當做生祭和貨物。

並且標榜人又高低，公侯怎可與黎民百姓對比。

而帝辛只是表示要注重孝道，自然不好改了先帝的政策，此言一出，各路諸侯也不好說什麼。

但帝辛也不會閑着，暗中訓練兵馬，鼓勵農桑，制定政令，建立制度，就想施展自己的報復。

也因為上位之時就得了雷門得支持，上位后重用雷門，所以手中不缺人手，對於有些政令也能施行下去，而託孤大臣聞仲卻被眾多諸侯給說了下什麼，認為大多數人說的就是對的，認為帝辛做錯了。

經常拿着先帝賜予的金鞭指手畫腳，帝辛此時手中有人有兵，自然對聞太師的仰仗少了許多，不再依靠聞太師的以及截教的威名辦事，兩人爭吵了數次，弄得有些不愉快。

而恰好因為東海叛亂，就找了個機會將聞太師打發去了東海平亂，從此再也沒人反對他的施行暗中發展，打壓諸侯的策略。

而且大力提拔雷門中人，而費仲尤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兩人也是因為修鍊了雷門法術，成了雷門弟子，很早就跟在辛王子身邊，直到辛王子上位，成了人皇。

而帝辛得許多想法都是出自這二人的影響，其中善惡，立場不同，自然認識也是不同，而各路諸侯對這兩人已經恨之入骨，就是因為這二人在身邊，才讓帝辛發出一系列的政令，提升普通人的地位，削弱了貴族的權利，都想處之而後快。

最後一決議，就商量出了個美人計，而且選擇的都是有了婚約的美人，就派了個代表，說大王已經富有四海，身邊怎麼可能沒有後宮呢，不如讓八百路諸侯獻來美人，以功大王享用。

帝辛本身也有修為在身，而且是殺傷力極強的雷法，自然靈台清明，稍微一想就明白了，至於其中的計謀，他根本不在意，此時手下兵馬充足，自然有了底氣，也就答應了此事。

# 第一百八十八章 演天機 聖人看大戲

金箍仙說完也瞪了碧霄一眼，碧霄性格暴躁，惹了不少事端，而且心狠手辣，本來還覺得沒什麼，但跟江漢珍論道幾次，讓他受益良多，就是手中的金箍威力也大了不少。

經過德行之修鍊，才發現碧霄讓人如此厭煩，動不動就喊打喊殺，而且喜歡自作主張，甚至截教的那種不良風氣，都是她帶起來的，三教關係沒現在這麼緊張的時候，碧霄對於闡教弟子下手也絲毫不見手軟，若是被她認定的事，不管青紅皂白，先殺了再說。

就是如此殘忍手段，帶領的後來的弟子都是如此作風，金箍仙晃着手中的金箍，在碧霄的頭上來回打量着，好像在衡量給碧霄要戴個金箍一般。

碧霄被看的頓時怒過中燒，就對一旁的雲霄說道：“大姐，金蛟剪拿我用一下，我要讓這些不開眼的人都知道，我們三霄不是好惹的。”

三霄之中，雲霄雖然有些主見，但心地善良，難免會被碧霄帶偏，而瓊霄毫無主見，就是兩個姐妹做什麼她就跟着做什麼。

雲霄四下瞅了一下，看見幾乎說有的師兄弟都在看她們三人，瓊霄早就被看的手足無措，而碧霄卻對此毫無所覺。

讓雲霄心中一驚，就說道：“三妹，莫要胡鬧，老師還在看着呢。”

而碧霄聽到老師，就跟來勁了，就站出來對着通天教主說道：“老師，道祖都說了，我們若是要躲過大劫，只有緊閉洞府，默誦黃庭，不要沾染劫氣，才能躲過大劫，以保安全無憂，還請老師下旨，將那江漢珍處死，召回所有弟子。”

說的懇切至誠，毫無虛假之狀，而截教弟子都奇怪的看着碧霄，不知這又鬧的哪一出。

通天教主看着下面的碧霄，也不說話，只是嘴角帶着一絲玩味的笑意，也不知在想什麼。

通天教主本就發現了這方天道的一些不對勁，原本事情發展之下，他一人勢單力孤，最後不但被人利用，破壞了洪荒天地，而且被四聖圍攻，又整出了萬仙陣，妄圖拉着聖人陪葬，最後的結局還是被弟子出賣，壓到了鴻鈞之處，至於生死，就不得而知了。

而此時的通天教主雖然也走的是原來截取天道的路子，但因為一些未知的變化，讓天道意志強盛，而通天教主就趁機悟透了所要知道的天機，也知道聖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見了普傳法門的出現，竟然有一種‘吾道不孤’的想法，天道鴻鈞，和鴻鈞天道之間的事情他感受越來越深，也可以說他是三清之中心中最明朗之人。

此界的出生是因為盤古大神開天闢地，以身而化萬物，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就是沒有一個道祖的位置。

可最後成了鴻鈞道祖合道來補全天地，剛開始他還有些感動，但看着這方天地越來越弱，甚至弱到連他也能毀滅的程度。

讓他惋惜的同時，也覺得有些不對勁，之後被鴻鈞道祖所告知的量劫，不但沒有好處，竟然還有一種限制他截教發展的情況，讓他頓時有所警覺，就一直在琢磨着天地是否越來越弱之事。

直到長耳定光仙拿着所謂這江漢珍與截教爭奪氣運的證據上門，但這長耳定光仙竟然多此一舉的將普傳法門的入門篇也送了上去，天道聖人眼光自然不低，就憑藉著入門篇章這幾句話，卻更加肯定了他心中的想法。

天地也可以發展壯大，而不是越來越弱，頓時就有了一個想法，想要趁此量劫驗證一番，若是真的如此，那鴻鈞道祖的居心就有些可怕了，這次召集所有內門真傳弟子前來商議，也不是為了追究此事，而是從中看看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否可行。

這一番驗證之下，才發現有些擬端，而眼前的碧霄就讓他覺得有些玩味了，碧霄修行時間也不短，但心性在如此多年的修鍊，也沒有任何長進，還是以前的那樣，而且他所要做的事也不是沒有基礎。

其中孔宣，金靈還有金箍仙都主張此法，而且看其餘的弟子，除了個別這人，對此事都有些意動。

而久不見通天教主說話的碧霄卻說道：“老師，江漢珍此人與我截教爭奪氣運，而且在我截教之內還有幫凶，老師難道對此也視而不見？”

通天教主也不說話，似笑非笑的坐着，不知道在想什麼，而躲在角落的一位女仙走了出來，這位名叫石磯娘娘，洞府在骷髏山白骨洞，為人不喜說話，但與天庭多有來往。

本來不想站出來，但此時再也聽不下去了，就問道：“碧霄仙子，你如此之言難道讓老師下令屠滅雷門滿門，還要將幾位與雷門有關聯的師兄弟們都殺死嗎？”

而碧霄眨了眨眼，很天真無邪的說道：“難道不是嗎？”

此言一出，讓闡教弟子都覺得這碧霄太不懂事了，平時還覺得沒什麼，都讓着她，雖然闖禍不少，但都能壓的住。

可此時再大庭廣眾之下，有了理念衝突之後，一下子就覺得碧霄那種樣子極為可惡，竟然生出一陣厭煩出來。

通天教主自顧得坐在上面看戲，仔細的看着門下弟子的表情，以碧霄為準則，誰對碧霄有意見，誰站在碧霄一邊，看了個一清二楚，讓他覺得非常有趣。

而此時羽翼仙頓時怒了，指着碧霄說道：“夠了，此地是聖人之地，我截教機會之所，豈是你的一言堂，要做什麼老師自會安排，豈容你在這裝傻賣乖的指手畫腳。”

而這時靈牙仙也說道：“羽翼師兄說的極是，以前還不知道你心思如此歹毒，今日算是開了眼了，不知道你這番所為，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還請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

碧霄被說道還是一副不服氣得樣子，總覺得自己是對的，好像對別人的話毫無所覺，奇怪至極。

而虯首仙也要站出來的樣子，多寶道人一看如此下去怎麼能成，簡直越來越亂，雖然也對碧霄有些意見，但作為大師兄，也不好說什麼。

就站出來說道：“都安靜，吵吵鬧鬧的成何體統，有什麼事老師自會安排。”

接着就對碧霄說道：“碧霄師妹，你先下去吧。”

而碧霄很委屈的看着通天教主，一副受了欺負的樣子，但通天教主還是端坐在雲床之上看着戲，對此毫無理會。

雲霄看不過去了，就叫上了不知所措的瓊霄，將碧霄拉了下去，但碧霄死命的掙扎，最後還是趙公明出來，將碧霄拉了下去。

說了也奇怪，別人都拉不動的碧霄，趙公明一拉就下去了，端是神奇。

最後通天教主看着也沒戲可看了，就睜開眼睛說道：“雷門之事對我截教有益無害，孔宣與雷門關係密切，而且雷門之事也有參与，你就將今日之事說與江門主聽。”

孔宣旋即一愣，奇怪的問道：“老師，就這個嗎？”

通天點了點頭，說道：“就這個，告訴他有時間可以來金鱉島，我截教掃榻相迎。”

孔宣聽得納悶，但還是點了點頭，這其中的膩端他看了個大概，但還是模糊不清，要想窺視全貌，還差點火候，總覺得今日之事不見單，但就是看不明白。

而場中的其餘弟子都是略有思索，心中有鬼之人自然害怕，被察覺什麼，而其餘的弟子，表情都不一。

對於通天教主的這種安排，都是一頭霧水，也只有剛才站出來說話的幾個有所猜測，而這幾個都是和江漢珍來往密切之人，也知道江漢珍所主張的道理，和一些做事風格。

而這時金靈聖母看了一眼碧霄，眼睛頓時亮了，這一切犹如撥雲見日一般，豁然開朗，竟然明白了通天教主的含義，心中明了，此中竟然有這番道理，竟然真的洞悉了天道與鴻鈞的關係，激動的為不可察的抖了一下。

而幾個也跟江漢珍來往密切的弟子見了，就紛紛向著金靈聖母露出詢問的眼神，對於金靈聖母，他們越發的敬佩，有時候甚至懷疑江漢珍就是金靈聖母教出來的弟子，而這時金靈聖母竟然第一個察覺，讓他們越發的敬佩。

一向不服人的孔宣，想到了江漢珍說的一件趣事，忽然有一種心頭大開的感覺，而這時就見金靈聖母悄悄的比劃了一下，讓其餘的既然恍然大悟，都知道其中的道理。

而孔宣也不得不服氣金靈聖母，甚至想起他見到江漢珍的時候就是跟余元在一起的，而金靈聖母明面上比他晚知道江漢珍，竟然比他先明悟大道，道途明朗，也就一步之遙。

讓他也懷疑金靈聖母跟江漢珍同出一門。

其實這也難怪，江漢珍所修鍊的事雷法，是元始大道第九子玉清真王所化的九天應元雷祖所傳的道法，由道之一氣與雷霆道法相互推化所成。

而金靈聖母是金之祖氣，有星辰屬性，修鍊的正是道之一氣與雷霆之道，而門下弟子有一氣仙，和聞仲，而在主世界之中，聞仲是誰，根本就沒聽過，而封神世界之中，這位聞仲可是被封為了雷神普化天尊。

名號與主世界雷祖相似，修為也沒法比，但大道屬性和所修鍊的道法，卻有極大的相似。

也是因為江漢珍雷府出生，又得天尊親傳道法，就是以雷霆入道，一直修鍊的就是雷霆之氣，所以才能對一氣仙余元幫助如此之大，通過一氣仙余元傳道金靈聖母手中的一些道理，被金靈聖母參悟一番，進步竟然飛速，很快就明了了自身的道果之路。

孔宣不知其中的淵源，誤以為金靈聖母如此厲害，竟然比他進步還要迅速，心中暗下決心，要在大劫之前就證出自己的道果，成就金仙之位。

# 第一百八十九章 論心智 截教訪天庭

可他卻不知道江漢珍雖修鍊的雷霆之氣，與金靈一脈的幾乎沒有多大的區別，江漢珍修鍊雷法已久，從普傳法門入門，又得雷祖傳授雷霆丹法，對雷霆之道的見解已經不再是初學者。

只是江漢珍講求道法自然，從不主動修鍊，只憑日常積累，也不去突破修為，而是追求一種水到渠成，正因為如此，到如今也只是個天仙修為，也是因為根基堅實，對雷霆之道入門的理解，遠超常人，所完善的普傳法門才會對金靈聖母有幫助。

甚至江漢珍的習慣作風也和金靈一脈極為相似，尤其是金靈一脈的一氣仙余元，甚至被江漢珍拉到了天庭，所以金靈聖母第一個就想明白了通天教主為什麼會肯定江漢珍對於碧游宮之事能看明白了。

就是江漢珍在閑聊之時，與別人說的一件趣事，發現申公豹此人好像沒有心智一般，一切好像是設定好的，所做的事情看似合情合理，但本身好像就是為一件事而生的，就是專門找截教，然後對闡教下手，其餘的事情根本不做。

須知天地生成的生靈，都有靈值，且三魂七魄俱全，但申公豹此人好像是個殘次品，只會做挑撥闡教與截教之事，看似心思靈明，其實根本沒有自我。

江漢珍將此趣事給許多人都說過，有些甚至還去驗真的一番，發現確有其事，而申公豹本來被壓在了麒麟崖下，不知被何人給悄悄放了出來。

出去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截教底盤徘徊，專門等着截教之人路過，只要發現，就會上前去勸說，讓截教之人對付闡教。

金箍仙和羽翼仙甚至想將申公豹殺了，幾次下手都不得成功，甚至金箍仙將以前煉製的金箍帶在了申公豹的頭上，可申公豹不知去了一趟何處，竟然掙脫了金箍。

由此可見申公豹此人極為難殺，不知巧合還是別的原因，根本就殺不死。

此事見了金靈聖母示意，都奇怪的看着碧霄仙子，而碧霄仙子的情況與申公豹何其相似，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也是根本聽不到所做的事情以外的東西，就如天生屏蔽一般。

通天教主看着幾人的表情，心中暗暗點頭，覺得截教也不是沒有明眼之人，竟然有如此多的人都發現了其中的不一樣，而且這還不是他影響所致，而是一個在他門下聽過道的人做影響的。

讓通天教主有些感慨，自己還是畏懼鴻鈞道祖，雖然知道一些東西，但還是不敢說出來，只能隱晦的指出來，做事也得小心翼翼，深怕得罪了鴻鈞道祖，將自己連帶整各截教都葬送在其中。

而有人將鴻鈞之事泄露出去，竟然還沒什麼後果，甚至都謀到了天帝的位置，此事方才明白，鴻鈞道祖是脫不開身，離不開天道意志的範圍，否則早就跳出來整事了。

眼中漏出些許凶光，暗道以後甚至可以放開手腳了，而此時三霄和趙公明正在吵吵鬧鬧的沒完沒了，而碧霄的事情已經被他看了個明白，感覺索然無缺，就揮了揮手，對着門下弟子說道：“都散去吧，以後也沒必要緊閉洞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去，若是有什麼危險，就向師門求援。”

頓了一下，又說道：“若是害怕危險就緊閉洞府，安心修鍊，不可多生事端。”

通天教主此話一出，下面一片嘩然，都覺得奇怪無比，而現在正是大劫之中，難道不管大劫了嗎。

而碧霄一下子急了，大喊道：“老師不可，現在正是量劫期間，如此進入劫中，甚至會牽連師門，還請老師三思。”

而此時脾氣比較好的多寶道人也怒了，作為大師兄都沒說什麼，而一個內門弟子，算不得核心的弟子竟然頻頻出言攪亂，而截教之事都是他子啊處理，通天教主雖然對弟子們好，但也不怎麼管是事，沒有重大事項並不會說什麼。

出現如此事情，一次兩次沒什麼，但次數多了，也容多寶道人深感羞愧，管理弟子的事情都是他負責，出了碧霄這等人，而一旁的趙公明竟然就那麼看着，還有其餘二霄也不知道干什麼。

讓多寶道人怒氣一生，指着趙公明說道：“趙師弟，碧霄心智不全，難道你也不長點眼色嗎，如此攪亂道場，還在那裝作深沉，還不快將三霄待下去，關閉三霄島，此量劫就不要出來了，若是被我見到，你也就別出來丟人現眼了。”

趙公明不知道在干什麼，被如此一罵，也反應了過來，的確也只有他能管得住碧霄，其餘人都不行，除非以霹靂手段。

但三霄手中有混元金斗，金蛟剪和縛龍索三件寶物，若是爭鬥起來很少有人是他們的對手，而趙公明卻剛好能克制此物，而且三人同緣相近，都是雲霄得道，其中的道理趙公明一清二楚。

總之經常放縱，並不喜歡管着三霄，此時被多寶一罵，趙公明面色漆黑，犹如鍋底，也醒悟過來，只能低頭應了一聲，將碧霄拉了出去，雲霄和瓊霄自然跟隨而出。

碧游宮中無不拍手稱快，而通天教主自是不在意的一笑，身形消失在雲床之上，留下一眾弟子面面相覷，不知所以。

作為截教的大師兄，也發現了自己的修為竟然被極為師弟給炒了過去，本來還有些許矜持，不好意思去問，可此時竟然連通天教主的意圖都不知道，就動了心思，再也顧不得矜持，安排了兩句，就準備請教一番。

而孔宣正要離開，就看見多寶走了過來，就問道：“大師兄，還有什麼安排嗎，師弟最近也無事，若是有什麼事情，儘管吩咐。”

多寶聞言，感覺有些難以啟齒，但最後還是一咬牙，說道：“孔宣師弟，師兄有個不情之請，也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指點。”

看着多寶的樣子，孔宣就說道：“大師兄哪裡的話，你我同門師兄，若是有什麼就說出來，你我一同參詳。”

多寶這才說道：“不瞞師弟，師兄我自上古修行至今，如今已然毫無存進，聽聞你們有新的道理，就想請教一二。”

孔宣這才恍然大悟，暗道這多寶也算是明白過來了，其中普傳法門之事，有許多次通天教主都是在示意他，可多寶還是沒有察覺，如今距離越來越大，總算是察覺了出來。

心頭思索，他與江漢珍的來往也越加密切，而且雷門完善天地之事，他也有參与，若是能將掌握截教大權的大師兄拉過去，那許多事情就能迎刃而解。

金靈聖母修為大進，就是因為她門下的弟子余元與江漢珍來往密切，對於江漢珍所行之事出了大力氣，當然其中的好處也是不少，就是加身的功德就能讓金靈一脈的修為提升好幾個台階。

而他有心想要去幫江漢珍，但江漢珍一直沒有邀請他，以他的為人自然不可能跑過去說的。

早就有心想要更深入的參与此事，自視甚高的他總不能被金靈聖母超了過去，見大師兄多寶與他說此事，就動了心思。

旋即說道：“此事正要與大師兄分說，我們與雷門之間雖然是兩個勢力，雷門也是與截教淵源頗深，說是一家人也不足為過，雷門主張之事有功德在其中，而雷門勢單力孤，高端戰力不足，而我截教也需要功德之事來穩重氣運，而這次正要促成此事，若是大師兄能出面，定能為我截教爭取更大的功德，師弟就想讓大師兄同去天庭一趟，促成此事。”

多寶一聽，頓覺的孔宣說的很穩重，而如此說又不傷了面子，心中暗暗點頭，此事他當然願意。

就說道：“那就聽師弟的，我也正有此意，去天庭商議一事，全憑師弟安排。”

孔宣心道，這事算是成了，也不敢耽擱，就說道：“事不遲疑，我們現在就去天庭。”

多寶自然無所謂，就說道：“還請師弟引路。”

兩人聯決向天庭飛去，而在天庭的江漢珍也在推演着大劫如何開啟，若是依照原本的故事，西方教應該已經迫不及待了，根據六耳所說，西方教准提聖人正在商湯之地轉悠着，如果不出意外，就在尋找着下手的機會。

但若是讓准提下手，說不定會請女媧聖人配合，讓帝辛在女媧廟中提詩，但這正是他所擔心的，不是擔心惹怒了女媧聖人，而是害怕准提會發現帝辛有修為在身。

若真的如此，准提定會將人皇有修為在身之事弄得人盡皆知，此界眾生有個概念，就是人皇不能修鍊，幾乎成為一種禁忌，若是真的傳出去，就讓那些有反心的諸侯有了造反的借口，而此時的雷門積累還不夠，還做不到橫掃一切。

江漢珍暗暗思索着，想着若是截教之人能夠加入進來，那他就有了一爭高低的資本來，即使天下諸侯造反，也能有把握將之各個擊破。

而就在這時，一名天兵來報，說道：“啟稟天帝，六耳元帥求見。”

江漢珍心中一動，就想將此事與六耳商議一番，就說道：“快請六耳元帥進來。”

# 第一百九十一章 祭先祖 聖母是何人

截教與雷門商議了封神之事的一些大致的方向，而且制定了一個絕殺計劃，幾乎要將洪荒聖人一網打盡的策略，堪稱毒計也不足為過。

而且不是入原本封神故事中那樣，等着眾多聖人聚集在一起來圍攻，而是準備先下手為強，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要用雷霆手段滅之。

不用多說，第一個下手的就是在商湯之地準備挑撥離間的准提聖人，既然准提聖人不顧聖人之尊，親自下場挑撥離間，而接引在忙着遮掩天機，想來不會擔心准提的。

准提再怎麼說也是聖人，以此界鴻鈞門下的概念，聖人不死不滅，天地不滅則聖人不死。

道理淺顯易懂，聖人為天道聖人，用抽取天道紫氣來成就，也算是天道的一部分，但不按照大道法則行事，卻按照鴻鈞的意志行事，與天道恰好相反，掩蓋來說就犹如身體病變細胞一樣，而且已經佔據了上風，若是天道滅了，聖人自然跟着滅亡，也就是所謂的天地不滅而聖人不死。

以江漢珍的理解就是如此，甚至整個雷門都是如此認為，就然鴻鈞能從天道本源之中抽取出天道紫氣，如果要將天道紫氣從天道聖人體內抽取，應該也是可以的。

至於聖人會不會真的死亡，只要一試便知。

上方聯絡好之後，多寶一聲令下，截教的數位弟子都隱藏到了商湯朝歌之地，並且在暗中布置了許多陣法，安心等待大劫開啟。

孔宣和多寶道人隱藏在一旁，等待江漢珍傳信，制定的計劃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探查准提，只要安心等待即可。

而監視准提道人的事情，就交給了六耳獼猴，六耳獼猴修行已經多年，儼然也是神仙修為，而且是戰力無雙的神仙修為。

與聖人也只有一步之遙，本身就擅長戰鬥，早就想一試身手了，這次對準提下手，讓六耳也是衣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有六耳的監聽，或許太上接引通天之類的能夠察覺一二，可聖人中間最弱的准提他還不放在眼裡。

正在商湯之地尋找機會的准提還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全被天庭與截教看了明白，而准提還自以為自己做的隱秘，還想着如何挑起事端，讓量劫開啟。

他卻不知道他在暗害別人的時候，就要做好被人所暗害的準備，自以為是天道聖人之尊，放眼天下再也沒有人與之匹敵，根本沒有意識到有人要陷害與他。

准提隱藏在朝歌之中，可沒有見到帝辛有任何失德之事，唯一失德的事情就是不尊聖人，只拜先祖，但此事也並不能說明什麼，取消了對三教的祭祀，並且廢除了用活人祭祀的習俗，雖然此政令危害了四方諸侯的利益，但也不能用此事做為帝辛失德的事情。

忽然聽聞有人議論，祭祀之日就要來領，帝辛會帶領群臣參拜前輩祖先，而三皇五帝赫然在列，甚至連後土都有祭祀，唯獨沒有聖人。

就如太上作為人教教主，卻沒在祭祀之列，最多去祭拜一下女媧，但供奉女媧之地卻和祭祀先祖的竟然不是一個地方。

而女媧廟被搬到了偏遠的地方，人煙稀少，也不受重視，頓時就讓准提來了主意，心頭暗思，祭祀之地肯定戒備森嚴，其中不乏有玄門之人，難免會被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懷疑到他的頭上。

就是一絲一毫，只要泄露出去，三清肯定會有所行動，那就不是三清之間的事情了，而是三教與西方教之間的事情，即使准提也不敢冒險。

最後決定去女媧廟去做些事情，只要紂王到了女媧廟，他就有把握將施展手段。

忽然一想，若是紂王不來怎麼辦，最終嘆息一聲，道：“看來我西方教要大興，也不得不動用一些旗子了。”

說著就一道傳信飛了出去，正是向著祭祀之地而去，准提搖曳着步伐，向著女媧廟走去。

而此時正值每年一次的祭祀時期，古人祭祀在冬至，象徵一年進入休眠之期，大地銀裝素裹，萬物修整來年待發。

帝辛帶着群臣祭拜三皇五帝，歷代祖先，祭祀了後土，就準備返回朝中。

而就在帝辛準備擺駕回宮之際，東伯侯姜恆楚心中急了，就在剛才接到了傳信，說無論如何也要讓帝辛去女蝸廟一趟，可文武百官好像將女媧廟的事情忘了一樣，誰也沒有提起。

到了此時，有心想要讓心腹同黨去向帝辛覲見，可這架勢已經不合適覲見，若是一個不小心，定會落個阻擋威嚴的罪名。

如今之計，只能自己上場，就站出來說道：“啟稟大王，微臣有事要報。”

帝辛一看是東伯侯，暗道一聲，好戲要上場了，但讓他出場之人竟然是諸侯之首的東伯侯，而這東伯侯正是姜皇后的父親，若是嚴格算起來，此人是他的岳父。

心中感覺意外，也惋惜一聲，帝辛生性殺伐果斷，政令言明，就是犯了錯他都不會放過，即使此人是他的越發，知道東伯侯這次站出來，肯定會違反一些事情，那與雷門所行之事相違，心中已經暗下殺機。

就笑着對東伯侯說道：“原來是東伯侯，不知你有何事？”

東伯侯說道：“大王祭拜先祖，也應當將人族聖母女媧一起祭拜，而不能忘了此事。”

此言一出，雷門之人頓時來了精神，知道事情來了，而帝辛也知道了接下來要做的事，只是猜測西方教准提聖人會出手，但沒想到時機竟然在這裏。

露出玩味的笑容，說道：“女媧有何功德，值得寡人去祭拜。”

東伯侯聽聞，暗罵一聲，以前都不會錯過了女媧，但最近幾年淡化了許多，就是因為對女媧的祭祀最為古老，經常需要生祭。

上古人族，與野獸無疑，學習巫族而成就自己，就是女媧妖族出生，也缺少不了殺伐，妖族經常以人族為生祭，來祭祀女媧，拿活人祭祀的傳統，就是從那時候傳下來的。

到了商湯時期，天下生祭的源頭竟然成了女媧祭祀，帝辛若要廢除生祭，就不得不與女媧娘娘對上，所以才有了將女媧廟搬離偏遠地帶一事。

東伯侯作為諸侯之首，領地奴隸無數，生祭之事層出不群，帝辛之是沒有找到把柄，又礙於東伯侯是姜皇后的福清，這次沒有動手。

如今東伯侯自己跳出來，卻不知自己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裝作耐心的樣子，說道：“回大王，我人族都是女媧娘娘所造，因為她的慈悲，才讓我們人族成了天地主角，大王作為人皇，理因祭拜。”

帝辛聽得一陣大笑，小的東伯侯有一種恐懼的感覺，不知帝辛為何發笑。

旋即聽到帝辛問道：“寡人聽聞上古時期有無色人種，而且有九頭人族，而這兩個人族先輩，在人族滅亡之際，將人族的種子裝進了葫蘆之中，播撒在洪荒大地之上，其中一顆葫蘆成了，人族種子被藏在根須之中，聽聞人族是女媧所造，是鞭子蘸着黃泥幾鞭子抽出來的。”

說著就對東伯侯一本正經的說道：“若真如此，那就請東伯侯請女媧聖人下來凡間，用鞭子蘸着黃泥抽出一些人來，寡人正愁人手不夠呢，若是有女媧聖人幫忙，此問題迎刃而解。”

東伯侯聽得一臉鐵青，氣得有些說不出話來，眼看着就要跌倒。

紂王冷笑一聲，說道：“無趣，真是無趣，既然女媧聖人功德於天地，那就祭拜一番，也是無妨。”

隨即對身邊站着冒充侍衛的羽翼仙和金箍仙說道：“擺駕去女媧廟。”

兩人應聲而答，吩咐轉道去女媧廟，而帝辛說完又隱晦的指着東伯侯鄙視了一下，靈牙仙頓時會意，安排了幾個人將東伯侯扶了下去。

身邊的諸侯都沒有在意，以為這隻是扶下去休息，而西伯侯目光閃爍，好像猜到了什麼，心中吃驚，下意識的讓自己沒有那麼顯眼，深怕被別人看見一樣。

而帝辛的眼神卻無意識的掃了一眼西伯侯，西伯侯嚇得一聲冷汗，卻發現帝辛之事隨便一掃，並沒有尋找他，這次鬆了一口氣。

可他哪裡知道帝辛正在琢磨諸侯呢，東伯侯經此一事，已經落到了他的手中，而剩下的四大諸侯之中有強有弱，南伯侯已經完了，經過一番戰亂，已經暗地里削弱了南地的勢力，已經不足為慮。

而北伯侯蘇護，只有女兒沒有兒子，竟然想將女兒嫁給西伯侯之子伯邑考，若兩人連成一地，對他也是個極大的威脅。

就是趁着諸侯諫言各路諸侯送美女之時，趁機將蘇護的女兒蘇妲己點到了朝歌，也放置北伯侯狗急跳牆，早就大軍在側，只要北伯侯有異動，頃刻之間大軍就能遍布北地全境。

而讓他感覺有些棘手的卻是這個所謂的西伯侯，此人測算無雙，不到那謀略高朝，還善於隱忍，所做的事情就是讓他也抓不住任何把柄，就有一種無從下手的感覺，故而剛才掃了一眼。

# 第一百九十三章 聖人傷 捕捉押天庭

取出了自己的菩提樹枝，看似在阻擋攻擊，但身形飛快的向著多寶飛去，而目的正是多寶手中的菩提樹枝。

准提施展出金剛舍利體，不再顧忌別人的攻擊，一切由金身阻擋，眼看着多寶手中的樹枝近在眼前，此樹枝一出，他就覺得這樹枝跟他有緣，而且其中的道果與他極為相符。

暗道，若是有了此寶在手，自己的修為也能更上一個台階，達到道果之境，越到更前，眼睛越紅，就要吃了樹枝一樣。

但多寶只是冷笑一聲，並沒有動手，就要刷樹枝的准提忽然感覺自己的頭犹如撕裂一般的痛，心中警覺，就知道頭上的緊箍竟然是這個作用。

心神中撕裂般的疼痛讓他再也維持不住心神，向地上掉了下去，而多寶這才出手，拿着樹枝就向准提的樹枝一刷，准提發現之時，樹枝已經消失不見，心中焦急萬分，但心神中的疼痛讓他顧不得這些。

只能喊道：“賊子爾敢，快還我寶物。”

准提大喊大叫卻沒有理會，而其餘人就用陣法將已經制住的准提給圍了起來，隔絕了外界的一切信息，與十方俱滅陣結合，就是不讓他逃走。

而身後被保護的一群人之中，金箍仙帶着一群截教之人集合在一出，同時念着咒語，一起念咒語的人恐怕不下百人，給聖人念緊箍咒雖然吃力，但這群人想到屠聖，一個個的犹如打了雞血一般。

洪荒有言，聖人不死不滅，與天地同庚，與日月同壽，並沒有任何限制，而且與天道相合。

可此時他們做的就是那種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壯舉，而且是自聖人出從沒有過的事情。

經過鴻鈞的謀划，聖人的威嚴早已深入人心，以一種無敵的心態在洪荒中行走，但他們現在就做的事屠聖，是一次將聖人打落神壇的舉動。

甚至為了屠殺聖人，集合了截教的上千弟子，與雷門的傾巢而出，才將准提拿下。

准提聖人被緊箍咒念的心神都有些破碎，但金箍仙還不停，就怕聖人活過來。

而且有人在從旁圍攻，就連准提聖人的金身都被打成了殘廢，還不敢停手。

而孔宣也是一陣激動，本來自忖可以與聖人匹敵，心有高傲，而此時看到群仙圍攻之下，就連聖人也無還手之力，也覺得有些事並不是一個人做的，只有合力才能成事。

看着准提已經奄奄一息，就對一邊的多寶說道：“大師兄，是不是可以了，再打下去恐怕准提就要死了。”

多寶道人搖頭道：“放心吧師弟，聖人元神通過天道本源紫氣將元神寄托在了天道之上，此聖只是三屍之身，但只要寄托在天道的自我意識還在，就不可能死。”

孔宣雖然也知道這件事，但看着准提這種被打的已經沒有意識的樣子，讓他對此有點懷疑，甚至就怕再打下去真的將准提給打死了。

最後還是對多寶說道：“師兄，不能再打了，江師弟說要將人帶回天庭中樞，在中樞之地抽取天道紫氣，若是准提被打的灰飛煙滅，那要找到他重新顯化的身體，就很困難了。”

多寶一想，也是這樣，聖人不死，因為元神寄託於天道，所以不死。

只是有個前提，若是將寄托在天道的元神也給想辦法滅了，還是會死的，看着准提已經被打的不成樣子，而且眼斜口歪，好像一副痴傻之樣，兒且看着周圍的師兄弟像打了雞血一樣的攻打准提，就連多寶也看的眼皮直跳。

就說道：“既然如此，那就成了吧，我用捆仙繩將他綁起來，還要麻煩師弟用你的五行神光將他藏起來。”

說著就從菩提樹枝之上取下一根繩子，而這繩子正是懼留孫的捆仙繩，被孔宣黑刷進了五行神光之中，後來孔宣覺得用不上，就給了江漢珍，江漢珍自己的寶物都很多，捆仙繩雖然厲害，但也對於他來說也沒什麼用，就掛在了菩提樹枝之上，準備分發給適合此寶的弟子用。

而這次謀划准提，就將菩提樹枝也讓准提帶了過去，准提看見多寶手中的菩提樹枝眼紅，但江漢珍也看着准提手中的菩提樹枝礙眼。

此二物本源相同，屬性相近，若是能和平相處，自然是好，說不定還能發展出兩種不一樣的道果，若是反饋於天地，也能為天地多增加一份本源。

但若兩者理念不同，還不如將之吞噬，以增加底蘊。

而此物給與多寶，就是讓他仔細體會菩提樹枝的妙用，從中指點出凡是菩提樹枝上掛着的寶物，無不有一番大機緣，而且只能是門下弟子之中，而此物的用途在於講道之時幫助門下弟子悟道，與他的本身諸天宣化雷神之位相合，到了此時，江漢珍也明悟了自己的道路，就是宣化之道。

雖然對於多寶還是不了解，但看見多寶手中的多寶塔之後，根據自己的宣化之道也想到了一些思路。

多寶塔也有收納寶物的功能，至於能不能在塔內悟道，就不得而知了，收納寶物，自然有其功用，與菩提樹枝的某些部分即為相似。

江漢珍讓多寶道人拿着菩提樹枝，一是讓多寶出手對付准提，第二個就是感悟菩提樹枝之上的法則，也讓多寶尋找到自己的道理。

此界的修鍊進入了一種怪圈，就是沒有天道本源紫氣好像就沒有道路一樣，甚至被鴻鈞道祖說的極為可怕，經常拿盤古證道來嚇唬人。

上古年間那些資質不凡的修士何其多，但沒有一個能證出自己的道果，都是中途夭折，但無一例外，每次都有鴻鈞的影子。

此事多寶已經將奄奄一息，好像痴傻一般的准提用捆仙繩綁了起來，孔宣施展五色神光，將准提收入內世界之中。

這時就有幾名截教弟子將孔宣圍在中間，並且四周設置了陣法，而金箍仙也帶着百十多位念緊箍咒的弟子一起跟着，咒語不斷，又有多寶帶人從旁遮掩，掩蓋氣機，就這樣押送着准提向天庭而去。。

陣仗之大，讓人為之側目，也由不得他們不小心，准提雖說是聖人之中最弱的，但再怎麼說也是聖人，聖人的威嚴壓了三界無數年，早已深入人心，其中一絲一毫都不能出差錯，只能以最謹慎的手段捕捉。

此事早就與通天教主商量好的，本來江漢珍想讓通天教主來抽取准提的天道本源紫氣，但通天教主重情重義，雖然與西方教多有衝突，但好歹也是師兄弟異常，下不去這個手。

而江漢珍就接了這個任務，其實他也想看看聖人究竟是怎麼一個生命形態，早就想捕捉一個研究一下，若是知道其中的道理，自然有辦法將其滅殺，甚至自己製造真正的天道聖人，就是沒有個人意識，專門為天道而服務的聖人。

而就在剛才，紂王在女媧廟的牆上提詩，卻驚動了遠在女媧宮中的女媧娘娘。

女媧感應到人間香火，且有一種自己熟悉的味道，好奇之下就向凡間看去，卻正好看見了紂王提詩這一幕，當即大怒，面色羞紅。

氣的說道：“凡間人皇竟然如此不敬聖人，竟然以此詩來侮辱與我，看來是該換一個朝代了，定要給你一個教訓，不然不知我靈感。”

說著就氣勢洶洶的向著凡間朝歌而去，忽然感覺到朝歌一時煞氣大增，隨着距離越近，甚至感應到了一股威脅在其中，讓他有一種只要過去就入劫的感覺。

而且也察覺到一股若隱若現的殺氣在頭上徘徊，心中預感，只要進入朝歌之地，定有大禍降臨。

心中在猜測着究竟是何人在此出手，想她一介女流之輩，還是不要摻和的好，頓時有了去意。

也害怕此事被他所知，背後之人出來會對她下手，就假裝在空中掐算一番，冷哼一聲，說道：“沒想到商湯還有些氣運，如今還不能滅了商湯，可恨，但也要給你個教訓。”

說完就離開返回了蝸皇宮，回去之後就關閉了宮門，不再出來。

但她被凡人羞辱，覺得面子上過不去，越想越氣，說道：“不行，此事不能如此就算了，羞辱聖人罪該萬死，不能讓一個凡人損了聖人顏面，商湯奪了軒轅一族的天下，那就讓軒轅一族來終結。”

說著就拿出招妖幡，使勁的搖晃一陣，不到一時三刻，招妖幡上游姓名之人全部到了媧皇宮，就見女媧說道：“軒轅墳三妖留下，其餘自行散去。”

眾妖一聽，紛紛表示不解，不知道女媧做的什麼事情，招來軒轅墳三妖，將他們也招來干什麼，但聖人之尊在此，他們也不敢說什麼，只能忍着離開了蝸皇宮。

最後眾妖散去，只留下了軒轅墳三妖，一個狐狸精，意志稚雞精，和一隻琵琶精。

三妖修行時間不短，前身都是大妖之輩，轉身之後就在軒轅墳修鍊，但那道意識卻沒有擺脫招妖幡。

# 第一百九十四章 三妖出 朝歌論大勢

女媧看着眾妖離去，就說道：“三妖可在，有一事要你們去做。”

三妖不知所以，但聖人吩咐，只能服從，就說道：“還請娘娘吩咐。”

女媧說道：“商湯人皇不修的行，依照量劫商湯合該滅亡，你們三人去凡間王朝，去朝歌之中迷惑人皇，讓商湯違背失去德行，加快其滅亡的進程。”

三妖聞言，一陣不願，王朝之事並內有那麼簡單，他們在凡間，也知道凡間朝廷的可怕。

而這時狐狸精就說道：“啟稟娘娘，不是我等不願，而是凡間氣運太甚，又要修行之人鎮壓，若是我等不犯錯還好，若是犯了錯誤，危害了眾生，這些修士定將我等斬殺於朝歌之地。”

而女媧就說道：“此事你們可以放心，我會用法術將你們的氣息掩蓋，若沒有相剋的寶物，沒人會察覺你們的身份，你們自可去超湯之中，霍亂天下。”

三妖聽的眼中直翻白眼，她們久在凡間，知道此時凡間的情況，商湯對於妖類，並不是喊打喊殺的態度，而是一種只要不違反規矩，霍亂天下，自然可以在凡間生活，甚至有些有名望的妖類，若是被人舉薦，就能入朝為官。

至於霍亂天下之事，根本就不可能，只要違反了商湯制定的那些律法，不論是人是妖，都要受到律法的制裁，她們倒不是害怕會被發現，就是知道妖類，也不會有人對他們做什麼，但若是霍亂君王，禍害百姓，肯定會遭受制裁。

琵琶精有心想說，但還是被九尾狐給拉住了，三妖自然是應聲答應。

女媧看着三人有些為難的樣子，就說道：“若是做成此事，量劫過後，我許你們一個成道機緣。”

稚雞精和琵琶精自然大喜，心中激動不已，成道之事只要是修行之輩，沒有不想的，神色頓時激動起來。

九尾狐雖然知道一些事情，但也不敢漏出來，心道，女媧也就是個功德聖人，也還真感許諾成道機緣，此諾言就連鴻鈞道祖也不敢如此之說，若是我們度不過這次量劫，死在劫中，此承諾自然作廢。

身體微不可查的抖了一下，又裝作激動的對女媧說道：“三妖謹遵娘娘法旨，定會辦好此事。”

女媧看着幾人的樣子，以為是激動，並沒有發現九尾狐的異常，也就滿意的點點頭，對着三妖各自打了一道法決，說道：“都去吧。”

三妖起身一禮，說道：“娘娘告退。”

看着三妖迫不及待的出了門，而且向著朝歌而去，女媧聖人頓時放下心來，暗道，只要三妖下去，定能一泄我心頭之恨。

就此關閉了媧皇宮，安心的等待商湯滅亡，不再理會任何事情。

三妖看着迫不及待的出了媧皇宮，但都是被九尾狐帶的，九尾狐作為三妖的大姐，不但見識廣，而且識大體，兩妖都以九尾狐為主。

九尾狐迫不及待的出門，後面跟着的稚雞精和琵琶精只能跟着，心頭有些疑惑也沒找到機會問，一路絲毫不做停留，最後到了商湯朝歌之地，琵琶精再也忍不住了。

對着前面九位尾狐說道：“大姐你可否慢些，小妹我跟不上了。”

九尾狐看着已經到了商湯的朝歌，這才停下，說道：“馬上到了，咱們先進城再說。”

兩妖只能點點頭，而三妖到了城牆，城牆之上一道光掃過，士兵沒有發現異常，而三妖卻從懷中取出各自的牌子，而且上面都寫着名字，種族信息。

士兵驚奇的看了三人一眼，若是城門察覺不了的，定是仙道高真，士兵不敢怠慢，對三人說道：“原來是三位仙道前輩，前輩的修為已經有資格領取玉牌了，若是三位前輩有空，就去一樣戶籍司，換取新的令牌。”

九尾狐心中詫異，以前來朝歌之事，三人還以為被發現了，哪知得知他們是妖族，就給了他們各自一個身份令牌，而且註明的事商湯之民，種族等各種信息，以及告知了一些規矩。

但對於玉牌之事還不怎麼了解，此事被士兵說起，也有些意動。

而一旁的琵琶精迫不及待的問道：“我且問你，這玉牌是怎麼個道理，還請這位將軍解惑。”

而士兵說道：“小人只是個士兵，不敢被前輩稱為將軍，這玉牌之事是朝廷新頒發的一道玉令，就是修為達到一定的境界才能頒發，而這玉牌也有好幾種，都是全憑功德而定，三位前輩是得道高人，就能領取玉牌，有了這玉牌，就能去我大商的藏書之地看書，而那裡有最完善的道法收錄，若是三位前去，定能有所收穫。”

琵琶精頓時眼睛亮了，他們妖修之輩全屏傳承，但傳承也有些補全，雖然妖族也有聖人，但並沒有施展教化，而是一種上下級的關係，但真是情況，與奴僕無疑，修為想要進步，只能憑藉日常吐納積累，至於修道之法，想都別想。

而另為兩妖也是一陣心動，琵琶精就問道：“當真如此？”

士兵說道：“還能騙三位前輩不成，就是給我一百個膽子我也不敢假傳政令，三位若是不行，自可去戶籍司一行，自然就會明白。”

三妖這才有些相信，就想去戶籍司看看究竟，領走之前，九尾狐對着士兵說道：“多謝將軍相告，我們姐妹感激不盡。”

士兵笑着說道：“不必如此，這是我應該做的。”

三妖走遠之後，幾個士兵在一旁討論着，說道：“你看，這不愧是仙道前輩，說話就是客氣你，沒有絲毫架子。”

另一名士兵說道：“就是啊，不像闡教的人，以來就趾高氣昂的，在城內橫衝直撞，連自己哪裡來的都忘了。”

幾個士兵感慨着說著，雖然距離三妖遠了，但三妖聽了個明白，心中暖洋洋的，感覺舒服至極。

琵琶精也想起了女媧的安排，就問道：“大姐，剛才娘娘說為我們遮掩氣息，你看朝歌這個情況，還用着遮掩氣息嗎？”

稚雞精也附和着說道：“是啊大姐，大商國能融合萬族，就是我們也領了大商頒發的戶籍令牌，嚴格來說也是大商之民，根本不需要遮掩，你為何不於娘娘說明，而且除了們還跑的如此之快，讓我們連問的機會都沒有。”

而九位狐看了兩個妹妹一眼，說道：“你們可知女媧娘娘的意圖？”

琵琶精說道：“不就是大商氣數已盡，讓我們從中霍亂，加快大商滅亡嗎？”

九位狐反問道：“那你們可看的出這商湯有沒有王國的跡象？”

兩妖都是一陣搖頭，從中並沒有看見滅亡的跡象，竟然有一種大興之像，這更讓他們疑惑了。

九位狐就說道：“大商我比你們了解的要多，此事大商的氣運昌隆，一直在不停進步，所謂的大商當滅，並非大商氣運耗盡，而是有人想要對大商下手，所以才會在背後推動，若是不然，我還真想不出大商哪裡不對勁了。”

兩妖聽的也是一陣驚呼，也暗暗點頭，就問道：“那這時與娘娘有什麼關係嗎？”

九尾狐冷笑一聲，說道：“人皇褻瀆了女媧娘娘，又因為這是鴻鈞老道的意思，女媧讓我們如此做，一是為了泄憤，二是為了討好鴻鈞，而且若是按照鴻鈞的意思，大商必定滅亡，若是我么跟大商在一條船上，不管做了什麼，你們說能不能活過大劫之後？”

兩妖這才反應過來，琵琶精就頓時怒了，說道：“好個聖人，竟然打的如此算盤，我還以為她變的大方了，竟然許我們成道，沒想到根本就沒讓我們活過大劫的打算，只要我們死了，什麼許多都沒有用。”

說著還眼中閃過一絲殺氣，說道：“好個女媧聖人，竟然派我們來這裏送死，果然沒安好心。”

而九位狐也點頭說道：“這就是為什麼‘聖人不死，大道不止’了。”

琵琶精聽的連連點頭，而一旁的稚雞精小聲的說道：“我們的一絲神魂還在招妖幡之中呢，被人家控制，只能受人家擺布。”

而琵琶精一聽，這才醒悟過來，頓時嚇得臉色煞白。

而九尾狐卻搖頭一陣失笑，說道：“控制人的此等邪術，有不是不可破解，你沒何必做如此狀況。”

兩妖頓時眼中閃過一絲希望，看着九尾狐，他們一絲神魂被招妖幡收取，也因為如此才受招妖幡擺布，見九位狐好像並不畏懼。

琵琶精就問道：“大姐你真有辦法，快教我們。”

而稚雞精也是一臉期望，九位狐看着兩人說道：“這有何難，若是你們去了商湯藏書之地，自然就能找到這個辦法，而有一書叫普傳法門，其中有神魂之道，對三魂七魄的講解極為詳細，若是你們看了此書，定會知道如何破解神魂被控制之法。”

兩妖頓時眼睛亮了，就問道：“大姐，此話當真？”

九尾狐白了兩人一眼，說道：“現在可以去領取玉牌，領了之後去藏書之地看看，是真是假，一看便知。”

而兩妖意動了，就開始催促着九位狐帶着她們去領取玉牌，想看一下這普傳法門究竟是怎麼個法門。

而稚雞精奇怪的看着九位狐，問道：“大姐，這些都是隱秘的東西，你為何知道這麼多？”

九尾狐看着兩個妹妹，其實早就有了這種想法，只是前段時間事忙，被耽擱了而已，就說道：“我早就修鍊了普傳法門，所以才知道，而且女媧召喚我們之時，我就在女媧廟，人皇所做的事情，我就在旁邊看着。”

兩妖也這才明白，而九位狐卻暗罵一聲，道，若不是女媧心急的召喚我等，說不定我們將准提聖人呢的神魂都給迷了，讓他永遠活在幻覺之中。

此九位狐已經是雷門之人，也參与了圍攻准提一時，在其中迷惑了准提的一瞬間，這才有金箍仙將金箍戴在了准提頭上這一事，也算是為雷門一方爭了面子。

# 第一百九十五章 道法興 三妖歸雷門

雷門在凡間普傳道法，因位江漢珍自知自己實力淺薄，也不知道燃燈祖師早就真身降臨，才會想到依靠截教來發展自己。

當到了靈柩山，才發現燃燈祖師已經真身降臨，而且修為已經不弱，但已經到截教道場聽過道了，想着之後的量劫，截教肯定是主角，就乾脆將錯就錯，與截教站在同一戰線上來。

剛開始還借的是截教的名頭，自然沒有哪個不長眼的跳出來反對，有截教之人在背後撐着，還有孔宣這個大高手從中壓陣，這就省去了許多麻煩。

而剩下的只有聖人有這個實力說話，但雷門也不是沒有靠山，就是最見不得將道法普傳洪荒大地的原始聖人也只能幹瞪眼，看着普傳法門傳遍洪荒大地，看着截教以及雷門的興盛，心中的嫉妒自然不必多說，但也只是在昆崙山發一下牢騷。

自從跟通天教主鬧得不愉快，他就少了個幫手，而所靠的太上也不怎麼說話，原始聖人一人勢單力孤，只能看着普傳法門興盛，卻什麼也做不了。

終歸到底，還是身後的靠山在起作用，即使如此，原始也以為是通天教主在背後，卻沒有發現隱藏在暗中的燃燈祖師。

雷門大興，普傳法門流傳甚為廣泛，也就讓一些沒有好的修行法決的修道者動了心，不論妖族人族，都想接觸一下普傳法門，即然是道法，就有作用，什麼觸類旁通之下，能完善自己的道法。

九尾狐作為上古九尾天狐轉世，但前世被打的靈台破碎，之憑藉著殘魂重新歸來的，嚴格來說已經不是上古的九位天狐了，而是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其中的許多傳承都有些丟失，道法本就不全，而且交友廣泛，消息靈通，手下的狐族有很多在人間行走，普傳法門雖然出自靈柩山，但成體系的流傳還是在人族開始的。

九尾狐手下的狐妖發現這篇道法開始大肆流傳起來，剛開始不在意，看着別人修鍊，想着既然是普傳的，那就沒有門派限制，也就尋了一篇拿來修鍊，但後來修鍊之後，覺得不錯，而且也做了一些普傳法門記錄的功德之事，從中得了益，就開始在狐妖中大肆流傳開來。

直到有些狐妖回去面見九尾狐，這次被九尾狐發現這些妖族後輩的不對勁，不到那心性增長許多，而且修為增長了一大截，而且還根基夯實，有一種正氣堂皇的感覺。

就問之緣由，才得知普傳法門之事，九尾狐自然就見到了普傳法門，打開一看，以她的眼光自然看出其中的不凡，又經過一番探查，也知道雷門祖庭在靈柩山，並且也考察了雷門之人的心性，讓她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歸屬感。

就此九尾狐就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讓狐族都以普傳法門入門，而九尾狐本人也開始修鍊普傳法門，以她的修為自然很快就到了一定的境界，去了一趟靈柩山，被錄入雷門，本來要去天庭的，但對於此時已經勢弱的狐族放心不下，就將此事稟明天庭。

而江漢珍知道這就是九尾狐妲己，而且她本身修為不低，對於天庭也極為有用，對於妲己繼續留在凡間一事，也表示理解，九尾狐率領的狐族勢力也不小。

最後不但答應了九尾狐的請求，而且授予了九位狐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心月星君，讓她在凡間就能調理星辰。

九尾狐得知此事，心中感動不已，而她的前世，就是天庭的心月星君，如今轉世歸來，對此職位想都不敢想，沒想到竟然如此輕易的就得到了，從此心歸雷府，忠誠可嘉。

早就想着天庭的恩德，要為雷門做些事情，以報此恩德，剛好聽到雷門召集要圍攻某人，就自告奮勇的站出來說要出力，而且演示了她的迷幻之道，最後決定於截教一起聯合，眾人圍攻之事，九尾狐進行迷惑。

當她將准提聖人迷惑的一愣神，就在這一瞬間，金箍仙的金箍終於套在了准提頭上，如此一下就讓金箍仙都對其佩服不已，而其餘的截教弟子也不再輕視雷門，有九位狐的這一招，總算是為雷門揚眉吐氣了。

而就在這時，九位狐忽然感應到招妖幡的異動，卻被有了了以往只要召喚就頭暈的癥狀，只是最簡單的感應，才知道自己已經能夠擺脫招妖幡了，只要將招妖幡之中所留下的那絲神魂湮滅，自然就能脫離控制。

但九尾狐卻沒有如此做，想要立跟大的功勞，也想恢復狐族上古的榮耀，對於招妖幡的召喚，讓她為之氣節，但也沒辦法，本來要享受榮耀的時刻，卻生生的被女媧攪亂了。

最後只能無奈的對孔宣說明情況，然後才去見了女媧。

九尾狐看着身邊兩個目瞪口呆的小妹，搖了搖頭，說道：“本來此事早就想對你們說明，但一直沒有時間，如今我們剛好齊聚朝歌，也算你們的機緣已到，玉牌之事我也有所聽聞，這是天帝最新完善的普傳法門，而且天地一體，考慮到要普傳道法之便利，會在人間傳出，若是沒猜錯的話，應該就是最完善的道法。”

九位狐說著，就想起了他們前一陣所要做的事情，簡直是洪荒歷史以來破天荒的頭一回，想着就讓人激動的屠聖之舉。

其中的原因她作為天庭的心月星君，自然對此知道一些，最大的原因就是洪荒天地聖人勢大，不但壓制天地意志，甚至還在抽取天道本源，早就成了天地的蛀蟲。

先對準提下手，也是因為準提再聖人之中最弱，而且喜歡四處打秋風，好找機會下手，以削弱聖人的勢力，一來可以讓天道意志復蘇，二就是不要讓洪荒之中四個聖人齊聚，從而有破除通天教主誅仙劍陣的條件。

甚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看看聖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形態，是不是真的不死，通過對準提的研究，看看是否能完善普傳法門。

九位狐心中猜測，莫不是已經將准提聖人研究了一番，知道了聖人的原理，若不然怎麼可能在人間施行這種方法。

身邊的兩妖也是一陣心動，琵琶精就說道：“大姐也真是的，這麼好的事情怎麼不叫上我們兩個，若是真有這麼好的事，我們也不用背人捏着把柄，收人控制。”

就是性格淡然的稚雞精也心動了，說道：“既然大姐喲這條門路，我們自當遵從，那娘娘所安排的這些事情要不要彙報上去，讓雷門也知曉女媧所行之事，以便於做出安排。”

琵琶精一聽說道女媧娘娘，頓時怒從心起，以前被控制，沒有辦法之前，還有些畏懼，此時有了掙脫招妖幡控制的辦法，多年積攢的怒氣一下爆發出來。

怒道：“什麼娘娘，就是心眼太小，而且見不得別人好，不做事還想掌握權力，不就是成就了聖人嗎，如此把我們當做奴僕一樣，哪裡能讓我們稱為娘娘。”

九尾狐琵琶精如此憤怒，也知道這是無數年被拘役的怨氣，她在掙脫之時也是這種心態，若不是為了大局，早就慧慧理會招妖幡的召喚了。

可一旁的稚雞精的話卻說到了她的心坎上，暗自一番點頭，這才像個明事理的人，就說道：“女媧聖人如何，我們不予評論，遲早有對上的一天，但我們接下來的事就是將此事彙報雷門，讓雷門對女媧聖人也好做好防範，至於其他的。”

借看看了兩妖一眼，就說道：“我們先去領了身份玉牌，先觀看修鍊殿籍，完善自己的修為再說。”

兩妖自然欣然同意，也期待着接下來的事情，甚至還議論着將一些好友也拉過來，若是告訴他們有辦法擺脫招妖幡的控制，定會有所選擇。

三妖一到朝歌就變節而去，這時女媧聖人根本沒有預料到的，此時的天地意志經過如此多年的發展，已經恢復了些許，這就造成了聖人感覺到了壓力，甚至一些推演天機的方法都不會靈驗。

有天道意志在從中作怪，這些奪去了天地本源的聖人，自然變成了眼瞎耳聾之輩，他們對於凡間的認識還停留在以往，自然不會想到人間王朝之中人與妖竟然能夠和諧相處，而他所謂的隱藏之法，早就沒有什麼作用。

此事的女媧聖人還在媧皇宮中等待着商湯滅亡的好消息，但他不知道此時的商湯，已經進入了一種大興階段，並沒有預想中的哀嚎遍地，名不聊生之相。

量劫起時，天機混亂，就是聖人也難以測出什麼，而且其中還有人唯恐天下不亂的攪亂天機，讓聖人真的成了眼瞎耳聾之人，自然不知道天庭的興起，已經成了氣候。

而這次捕捉准提聖人之後，讓天庭勢力變得更加強悍。

自准提被捉拿上天庭之後，就被正壓在三界中樞之地，進行道化。

目的就是上天道意志自己對聖人進行分解，將聖人所攜帶的本源返回與天地，成為真正的天道一部分，而不是聖人奪取了天道的一部分。

# 第一百九十六章 心思量 聖人道化去

准提聖人被帶上天庭之時，已經成了痴傻之人，查明緣由，江漢珍看着如同打了雞血一般的截教弟子，漏出一絲古怪之色。

而多寶也知道造成准提聖人心神破碎，成為痴傻之人的原因，神色尷尬的說道：“江師弟，聖人威嚴早就深入人心，我們才不得不如此，也是金箍仙師弟覺得他一個人念咒不保險，就集合了百十多名同等修為的師兄弟，一起念緊箍咒，是有點狠了。”

金箍仙聞言，就說道：“這也不怪我啊，天道不滅，聖人不死，本來準備集合千人呢，但沒想到時間緊迫，只能召集百人，就這樣都害怕准提掙脫呢，還好，總算成功了。”

讓眾人聽的一心驚，沒想到金箍仙如此狠，竟然還要召集千人一起念咒，若真如此，恐怕准提會被念的意識不存，真的化道而去。

即使這樣，准提已經沒了意識，只憑着本能看着還活着，江漢珍也感慨截教竟然有如此狠招，對於咒法也了解的很多。

就感慨說道：“金箍師兄可真是能人，竟然創出如此道法，也算是洪荒一絕。”

就見金箍仙不屑一顧的說道：“這算什麼，你還不知道老師的本事，他有一寶物，名叫六魂番，聽說能夠克制聖人，只要將聖人姓名寫上去，只要搖動寶物，心神立即被六魂幡所引，若是比起這個，我這金箍還差的遠。”

江漢珍心中一動，暗道還真有這寶物，如此看來通天教主也不是沒有底牌，而且手中的底牌是最多的，有誅仙四劍非四聖不能破，又有萬仙大陣這種極強陣法，甚至還有六魂幡這種至寶。

但最後還是敗了，敗在了原始手中，江漢珍暗道，若他時通天聖人，肯定不會失敗，出手也不會手下留情。

而通天教主最後卻失敗了，而且敗在了門下的叛徒手上，就讓江漢珍有些猜測，莫不是這通天教主念及舊情，還是下不去手，又被兩位兄長聯合外人欺壓的心灰意冷之下，才有了讓整個天地陪葬之事。

但通天教主最後還是心軟了，將六魂幡交給了門內已知的叛徒，就是一心求死，不願意讓盤古創造的天地跟着自己毀滅，才會做出這等事情來，江漢珍暗暗思索，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若真是如此，那通天教主此事還沒心灰意冷，若是他們最後對原始聖人下手之事，通天肯定會念及舊情，想放了原始一馬，想到此事，就覺得越想越對，甚至有些擔憂。

暗道，莫不是讓通天教主也經歷一回？讓四聖圍攻一回，連自家兄長都叫着外人打自己，任誰遇到了這事都受不了。

但此時這種事情還沒發生，通天教主對太上和原始還存在這幻想，也念及他們以前的情分，而通天教主在洪荒世界之中就是一個大殺器，最擅長的就是殺伐之道，甚至連鴻鈞道祖都敢硬拼的主。

此界情況看似複雜，但若是知道關鍵之處，就不難理解。

通天教主自我之道強悍，雖然看似是聖人，但劍道與陣道無雙，不似洪荒一般的聖人被一尊聖位所拘束，而是心氣極高，想自行證道。

而這就犯了鴻鈞的忌諱，鴻鈞想要抽取天道本源，而通天教主所要做的正是恢復天道意志，這樣就會加大他對天道抽取的難度，甚至一不小心還會被天道所反噬，這才有了藉著天道出封神榜，補全天道中樞的事情，趁機挑起大戰，除去通天教主。

而鴻鈞道祖也是因為了解通天重情義，原始之在意自己，太上也有私心，才敢如此。

江漢珍經過如此多年的發展，已經恢復了一些天道意志，而且有幾位同盟已經有了證道的預兆，比如孔宣，金靈聖母等人，雖然有把握將天道聖人各個擊破，但若是通天教主插手，一切都難說了。

通天之事也不能不考慮，而且要放在首要位置，江漢珍想到這事就神色凝重，一旁的孔宣心中一動，覺等江漢珍又有了什麼想法，但此時人多，也不好問。

就說道：“那我們是不是該抽取准提的天道紫氣了？若是在拖下去，說不定會被接引找到這裏，畢竟兩人都是西方教之人，又有多年的交情。”

而羽翼仙說道：“怎麼可能，準備沒死，只是被抓，西方教氣運不損，接引也不會察覺到這些的，而且此時為天地中樞，早就遁去了一切，我敢斷言，就是鴻鈞道祖也不知道這事。”

江漢珍也醒悟過來，但將通天教主之事記在了心裏，準備先解決准提再說，就說道：“道理雖然如此，這樣拖着也不是個事，先將准提處理了，以免夜長夢多。”

眾人點頭同意，一起將准提壓在了中樞之地早就打造好的監牢之中，而江漢珍就開始對準提身體中的天道紫氣開始檢查，但去發現早就與准提融合到了一起，根本沒法脫離出去，但去沒有發現准提的元神。

就想起了燃燈祖師所說的洪荒成就聖人之法，用身體煉化天道紫氣，融入三屍化生之中，而元神代替紫氣寄托在天道之上。

心中一動，就明白了事情的關鍵，在於元神而不在於身體，元神在天道之中寄託，怪不得不死，但准提被緊箍咒念的心神破碎，早就沒有了意識，就連元神也沒有了意識。

若是不想出來，就是誰也拿他沒辦法，可准提已經沒了意識，想出來也不可能，最後用祭祀之法，就準備用道化之法，將准提化去。

所謂道化，就是修鍊以自身來代替天道之法的一個弊端，修士抽取天道本源之時，也會與天道契合起來，一不小心就會被天道反噬的失去自我，成為天道的一部分，就是所謂道化。

看着准提的情況，早就沒有了自我，而天道意志逐漸強悍，就是聖人也感覺到其中的吃力，全憑本心對此抵抗，以保證聖人之位。

而准提已經沒有了意志，被道化而卻，是遲早的事，但江漢珍不想等，就準備用祭祀之法，將尊提獻祭於天地，以用來恢復天道本源。

安排好之後，就設置了祭壇，供養了三牲，念了祭文，將准提仍在了祭壇之上。

隨着一陣氣息出現，鑽進了准提的身體里，不到頃刻之間，准提就被分解的絲毫不甚。

天地得一本源，頓時威力大增，正在與天道較勁的鴻鈞道人忽然感覺有些不對勁，明顯的感覺到天道意志強悍了許多，但天道意志並沒有什麼動作，還是嚴防死守，看着就和剛才一樣。

而鴻鈞的紫霄宮周圍，卻被一片氣息給包圍了起來，悄無聲息的出現，鴻鈞測算一番，卻算出是大劫要開啟的徵兆，也就沒過在意。

暗想，定是封神之事開始了，天道忽然勃發，變得強盛起來，心中冷笑，看來是世界回光返照的現象只要凡間事成，天道意志定會大損，就是老道我奪取本源的時機。

面帶殺氣的看着天道意志的方向，神色猙獰，帶着絲絲邪氣。

就在准提身死的一刻，三界中的天機忽然一下明朗，好似大劫都要過去，但隨後天機就變的混亂不堪，任誰也沒法測算天機。

西方教的接引忽然感覺到心中一痛，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接着西方教的氣運開始急速的流逝，讓他心中大駭。

說道：“難道是師弟出事了？”

隨即有搖了搖頭，想着也不可能，天地不滅而聖人不死，此事他也知道，而且清楚無比，但心中的感覺假不了，不禁開始懷疑准提究竟去了哪裡。

但隨即西方教的氣運開始大肆流逝，讓他有些顧不過來，趕緊拿出蓮台開始鎮壓氣運，也顧不得准提之事。

金鱉島碧游宮的通天教主感覺到天地的異，就眼中閃過一道劍光，看向天庭，不知道在想什麼。

太上知道，之事眉頭緊縮，不知道再想什麼。

原始聖人感應此事，頓時大喜，說道：“看來大劫開啟了。”

就對着身邊的白鶴童子吩咐道：“白鶴，去通知我闡教門人，讓他們將安排好的全部集合起來，讓凡間西周反商。”

白鶴童子也沒多想，對着原始聖人說道：“謹遵聖人旨令。”

接着就發出了飛鶴傳書，通知了正在躲在洞府之中謀划封神的一眾弟子，准被開啟封神量劫。

原始看着政令出發，也沒有多想，封神之事是早就安排好的，如今只要施行就行。

以他們仙道之人又怎麼拿不下一個凡間王朝呢，也只有截教在商湯為官，覺得這是個事情，若是闡教一家，定然不是截教的對手，還需要找個聯盟。

第一個就想到了太上，就對剛歸來的白鶴童子說道：“比去一趟首陽山，拜會一下你大師伯，將此物交給你大師伯，他自會明白。”

接着就將一塊玉符遞給白鶴童子，白鶴童子應了一聲，就向首陽山飛去。

原始自然是端坐昆崙山，等着太上這個兄長來見他，而沒有想到自己全首陽山拜見。

# 第一百九十七章 論大略 帝辛不服人

原始聖人的高傲在洪荒世界中是出了名的，不但認為三清為盤古正宗，而且自以為佔據了昆崙山道場，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

世界為盤古大神所開闢，他又佔據了昆崙山，就差說自己是洪荒太子爺了。

隨着闡教之人開始下山，自以為量劫就由他么開啟了，卻不知天庭以及商湯等地跟么沒有將他們當回事。

天庭之中，江漢珍聽到仙官來報，說道：“啟稟天帝，闡教真仙紛紛下山，向西岐之地進發，要不要從中攔截。”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不必攔截，任由他們施為。”

接着想了一下，就是通天教主之事，而又不能不考慮，若要通天教主在關鍵時刻不出手阻攔，唯有一個辦法，讓通天教主心灰意冷，傷心欲絕，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通天教主不會道關鍵時刻跳出來求情。

至於能不能將聖人拿下，江漢珍表示一點也不擔心，敵在明，我在暗，只要操作得當，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有一個聖人要死亡。

除去准提聖人也是嚴加考慮過的，誅仙四劍非四聖不可破，而女媧聖人膽小，不一定會參与，而且為人謹慎，要找到把柄將之擊殺也不容易。

也唯有除去一位，剩下的只有太上原始，接引女媧四聖，若是要在封神之中佔據優勢，必定要湊足四聖不可，原始想要打敗通天，也只有想辦法將女媧聖人也拉上場。

不上場則已，女媧躲在媧皇宮中不出來，誰也拿他沒辦法，也只有天道意志慢慢去化解，但時間之長，害得處處防備，為了永絕後患，只有讓女媧也參与其中。

不出手還好，只要出手了，就要做好被殺的準備，即使身死劫中，也怨不得旁人。

但其中最不穩定的因素就是通天教主，也為有讓重情重義的通天教主明白他兩個兄長究竟是個什麼德行，心死之後，才能不去管這些，即使天庭集合人手將聖人圍攻，也不會跳出來求情。

看着要離去的仙官，就說道：“還有一事要你去辦。”

仙官說道：“天帝請吩咐。”

江漢珍神色中山谷一絲猶豫，但最後還是說道：“吩咐我雷門弟子，有業位之人全部撤回天庭，增強天庭實力，完善天地中樞，在凡間有任務的，就隱藏好自己，全程不要和任何人起衝突，對於截教暫且避而遠之。”

頓了一下，說道：“通知帝辛，將所有力量全部分散四方，隱藏起來，嚴防死守，不要主動出擊。”

仙官神色一愣，說道：“天帝，我們勢力應盡不弱，就拿凡間來說，有能力橫掃四方，為何要如此。”

江漢珍想着通天教主的事，以及驗證了此界上古天皇之事，就是因為天皇一心想着橫掃寰宇，統御四方，從而忽略了當時沒有什麼勢力的聖人。

上古天皇年間，天庭威勢強盛，就連聖人也妖暫不鋒芒，若是被圍攻，就是聖人也不一定討得好處。

但聖人歸在隱忍，能有將自己隱藏的很好，讓天皇對於聖人的存在並沒有太過在意，以至於後期天庭出現內部空虛之時，被聖人趁虛而入，從而進入了聖人時代。

江漢珍做為天皇，也查詢過上古天皇時期的歷史，直到對於聖人不能輕視，一不小心就會被聖人車虛而入，而且天生為人謹慎，自然不會犯了這種錯誤。

即使此時自身的實力不弱，也不敢輕視任何一個聖人。

仙官的問題，江漢珍自然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早就與六耳通過氣，但六耳表示由江漢珍全權做主，只要安排，他就回去做。

這名仙官也是雷門弟子，而且擅長政務，就在江漢珍身邊聽用，處理一下雜事，既然問了，也就說道：“非是我們沒有這個實力，只是我雷門興起時間不長，底蘊淺薄，而且還處於半影藏狀態，而這份影藏的實力，也只能用一次，若是這次達不到目的，就會被聖人防備，得不償失，為了穩妥起見，只能讓截教自己上場，只有讓通天教主與諸聖的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我們才能與通天教主真正的聯合。”

仙官思索片刻，就說道：“天帝的意思此事聖人雖然有矛盾，但也沒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天帝勢想讓聖人進入你死我活的對立狀態，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做自己做做的事，而不用考慮通天教主。”

江漢珍點點頭，讚賞的看着仙官，說道：“不錯，就是此意思。”

仙官想了一下，就說道：“天帝英明，此方法對我雷門有益無害，還能坐山觀虎鬥，截教一家肯定就會吃虧，實力大損，若那時候與之聯合，我們的話語權就會極大的增加，而不像現在，燃燈祖師不出，背後沒有鎮壓一切之人，我們與之聯合，就像我們依附於截教一樣。”

心中有些暗恨，說道：“若不是這次屠聖之中，有九尾狐師姐在其中表現耀眼，我雷門就在截教面前連抬頭的機會都沒有，若是有先生此決定，我們就能趁機而起，掃除不平。”

江漢珍笑着看了仙官一眼，也沒多說什麼，在他眼中看來，這一界的弟子心性比上一世界的弟子又要強不少，還能懂得權衡利弊之道。

此道為權衡，就是洞悉大勢而做出最好的決定，只要順着天下大勢去走，小心行事，不但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還能從中得到一些利益。

仙官的言論讓他欣慰不已，命了自己走的事宣化之道，成就的就是宣化諸天之道，其實對於自己又多大權力沒多少在意，所在意的就是門下的弟子能出多少個能人，能修鍊多多少個道果。

有菩提樹枝這個標誌性的寶物，也想讓上面碩果累累，才算自己的成道，門下弟子越厲害，他越高興，這名仙官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能不能證得道果未嘗可知，擔憂如此心性，出了門之後起碼安全能夠保證，此心性發生意外的只能是戰場，而不是被人陰謀所害。

但現在看來，門下的弟子一個個的心性都比較高，不去坑害別人就不錯了，被人坑害就成了笑話。

對着這名仙官滿意的說道：“不錯，你也看的恩明白，就是要讓通天教主明白永遠不要對別人抱有什麼幻想，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以我們雷門的標準，通天教主的心性還是差了點，重感情有點過度了。”

接着又說道：“你分析的不錯，有此心性天下大可去得，但也不要忘了自身的修為，需要知道修為才是一切的根本。”

仙官被如此說，也自知修為比起截教弟子還是低了些，聽到江漢珍的誇獎，也忍不住一陣高興，說道：“弟子謹遵先生教誨，弟子定會安心修鍊，提升修為，為我雷門爭光。”

江漢珍也是不可至否的一下笑，大體的路線已經制定，也不需要他去操行什麼，隨着天庭的壯大，各種能人不少，一些細節之事，門下弟子做的就比他好許多，也用不着他來操行。

就連天帝的後輩人選都在物色之中，想從中選出能做至尊之人，將此位置交下去，而他就會繼續完安心善普傳法門，參悟宣化之道。

隨着天庭的各項政令出發，整個天庭的勢力一下子從明處消失，轉為了暗處，所有聖人的目光都放在截教身上，再加上雷門有意的掩飾，自然消失的悄無聲息，就如出現的時候那樣毫無徵兆。

隨着闡教弟子下山，一夜之間四處行走的雷門弟子好像少了八成，剩下能看見的都子啊朝歌之地聚集。

闡教弟子下山，自然發現不了，而截教弟子就認為雷門作為截教分出去的一個附屬門派，實力自然不能更截教相比，見到闡教下山，嚇得躲起來也是應有之理。

而雷門這一方也不做解釋，就當默認了這種誤會。

朝歌朝堂之上，費仲與尤渾兩人正在與帝辛商量着，說道：“大王，天庭此次隱藏策略已經制定，以後雷門不會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其餘的朝臣全部藏在暗處，明面上只有我們兩人，不知大王對此事有何看法。”

帝辛也知道了這個消息，剛開始屠聖之事，已經是自信滿滿，就想率領大軍橫掃四方，成就大業。

當時知道了這個消息之時，還反對過，但後來知道還有幾位聖人存在，並且被告知上古天皇就是因為想要統御三界，卻沒有在意聖人，最後中了聖人的陰謀，自身也成為歷史。

帝辛知道這事之時，頭上如同澆了一碰冷水，身體冰涼，驚出一身冷汗，這才放下了屠聖所帶來的自信，安心的開始考慮天庭的安排。

如今帝辛也屬於雷門，早就心歸雷門，自然想到了其中的關鍵，就是讓他站在前面吸引目光，而雷門之人就在暗中發展。

聽見費仲如此問，就說道：“寡人既然是雷門弟子，自然要為本們考慮，天帝此事要下一盤大棋，我雖為人皇，但也受了恩德，為我雷門衝鋒陷陣也是應有之理，寡人定會以弱示人，將天下人的眼光全部吸引過來。”

費仲和尤渾對視一眼，暗暗點頭，心中明了，帝辛並沒有什麼怨氣，看來不會出什麼問題，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還需要帝辛配合，才能成事。

而費仲與尤渾兩人就是雷門在朝堂之上唯一的兩個雷門弟子，若是帝辛不會出什麼問題，就是三個，三人互相照應，互相監督，也是原本計劃的一部分。

# 第二百章 闡截對 雙方會陣前

陸壓被忽然出現的這道聲音，嚇得一個哆嗦，就要施展法術離開，就見面前出現一隻長着六隻耳朵的猴子，也認出了這是洪荒異種六耳獼猴，本來還不在意，但忽然感覺到這猴子的氣息極為兇悍，讓他也有些壓力。

神色有些凝重，去沒想到自己的一句牢騷卻被六耳獼猴聽到了，暗道一聲麻煩，看來非要將六耳獼猴打發了再說。

甚至還有一種想法，若是可能，就滅殺了六耳獼猴，就說道：“原來是六耳道兄，在下陸壓散人，剛才貧道只是發了個牢騷，而燃燈此人也氣人太甚，竟然與那趙公明聯合，逍遙滅殺與我。”

見到陸壓的胡說八道，六耳獼猴一臉笑意的看着陸壓，說道：“此事先放一旁，天帝聽聞有一自稱非人非鬼非妖非仙非魔之輩參与了此次量劫，而且憑藉著手中法寶逞凶，而且此人自稱‘先有鴻鈞後有天，陸壓道人還在前’，天帝好奇，就想讓我請道友去天庭一趟，也好見識見識。”

陸壓道人聽到天庭，眼睛頓時紅了，而且知道六耳獼猴是天庭中人，他本位天庭六太子，失去身份，自然對於天庭有着一種仇恨，怒道：“天庭也管得太寬了吧，我陸壓散人縱橫萬年，還從沒有將天庭放在眼裡，看來我不施展手段，你們早就忘了我是誰。”

說著就取出法寶，向著六耳獼猴打了過來。

六耳見此一笑，提着手中的混鐵棍就沖了過去，一邊說道：“不管你有沒有將天庭放在眼裡，但你既然摻和了此次量劫，就要做好身死劫中的準備，本來天帝還想讓你來天庭，有太陽真君的職位候之，如今看來，也沒那個必要了。”

說起此位，陸壓心中一陣暗恨，此位置天生就是他們金烏一族的，只是被人陷害，才淪落到如今，心中悲痛，變得性格偏激，才有非人非鬼亦非仙的自稱。

心中殺意連連，控制着斬仙飛刀對着六耳獼猴一陣猛攻，但六耳獼猴也不弱，手中的混鐵棍乃主世界老君煉丹爐中所煉，雖然修為還不如陸壓道人，但寶物卻不凡，也更陸壓道人鬥了個旗鼓相當。

但總歸是修為弱了些，卻不是陸壓道人的對手，但陸壓道人也不好受，久攻不下，頓時有了去意，一個佯攻，化為一道金光，向著反向逃去。

而六耳獼猴也不去追，就這樣看着陸壓道人就此逃走，接着一道無色神光從虛空劃過，就要逃走的陸壓道人頓時消失不見，而顯露出孔宣的身影。

此事他們兩人早就商量好了，而且就是為了陸壓道人而來，此事陸壓道人已經被孔宣所收。

六耳獼猴見此，就說道：“還是師叔手段高明，這陸壓道人連一個回合都撐不出。”

孔宣搖頭說道：“非是我手段高明，而是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若是正面與陸壓道人對上，非得耗費不小的時間。”

六耳獼猴自然不信，孔宣的厲害他又不是不知道，就說道：“師叔就別謙虛了，你的五色神光早已內外相合，道果就在眼前，就連聖人一個不察，都會着了道，何況是一個不敢光明正大出現的陸壓道人。”

孔宣對此也不說話，他的無色神光經過內外結合，以身證道的修鍊方式，已經明了的道途，而此時證得金仙道果近在眼前，本來想來個一鳴驚人，但沒想到卻被六耳給察覺了，也暗道，果然不能小瞧天下人。

此時的孔宣早已沒有天生的高傲，看上起極為平凡，也算是心性極高之人。

而六耳獼猴接着問道：“陸壓道人怎麼處理，先生說要請他回去，看看能不能拉入天庭，但此人竟然敢背後罵燃燈祖師，想將我們靈柩山弄得雞犬不留，敢問師叔，陸壓道人該如何處置。”

孔宣看着目光中殺氣連連的六耳獼猴，暗笑了一聲，果然是個天生的戰鬥着，做事不留後患。

就問道：“那你看着陸壓該如何處置？”

六耳獼猴目光閃爍，說道：“此人心胸狹窄，不辨是非，連自己的仇人是誰都不知道，做事如同瘋狗，見誰都想咬一口，而且就連先生也是靈柩山出生的，此人竟然還想將靈柩山弄個雞犬不留。”

頓了一下，看着孔宣說道：“而且剛才燃燈祖師不是也點頭答應了嗎？既然得了燃燈祖師的肯首，就是先生知道了，也不會說什麼。”

孔宣看着六耳獼猴臉不紅心不跳的樣子，心中暗笑不已，而其實他也是這個相法，但不好說出來，在六耳面前起碼也是師叔，自然不能在小輩面前做如此兇狠的殺伐之事。

但看到六耳的這幅樣子，頓時放下心來，早知如此，哪還用的着如此麻煩，直接殺了了事。

對着六耳獼猴點頭說道：“如此也好。”

接着就將收入五行神光內部的陸壓散人放了出來，五行神光內部迷幻，而且被孔宣弄得極為兇險，陸壓早已被弄得暈頭轉向，出來之時還不知道東南西北。

早就等不及的六耳獼猴早就忍不住了，揮出手中的混鐵棍，對着陸壓的腦門就是一棍，一時之間，陸壓的靈台破裂，三魂七魄就此消散，已經魂歸天外。

孔宣看着六耳還在上前檢查着，看陸壓死透了沒有，孔宣看的一陣白眼，說道：“魂魄已經被我拘束子體內，這次死可是真的死了。”

六耳獼猴也看出來了，就尷尬的一笑，說道：“這不是不知道師叔早有後手嘛，所以才用這種方法看看。”

孔宣聽的一陣搖頭，也知道這是雷門的一些習慣，雷門其中有紅雲祖師的完善，對於藏魂之道最為擅長，若是用了此法，即使身死，也能重新轉世歸來，極為難殺，也因此才會如此查看，就是為了確定是不是真的死了。

若是還有重回的希望，也好做一些防備，免得被人暗處下手，連敵人都不知道。

兩人殺死陸壓，就返回天庭而去，而正在回去的燃燈祖師，忽然感覺有什麼事情發生，心中一動，感應過去，然後就漏出一種哭笑不得的樣子。

沒想到如今的他，已經不是孤家寡人了，甚至連第二代，第三代弟子都成長起來了，甚至還會用他的名義來壓江漢珍，讓他會心一笑，也不在意，甚至有些高興。

頓時心情大好，身上的死氣全部站化為生機，所過之處，草木皆春，端是神奇。

陸壓道人的死，並沒有驚起任何波瀾，即使彙報了江漢珍，江漢珍也只是嘆息一聲，感慨着大勢之下，命如稻草，若不是通天教主太重情義，也不會對人間造成如此浩劫，有心想要現在就出手，但最後還是忍住了，為了永久，只能忍耐，能做的只有盡可能的多保存一些生靈。

忽然想到上古人族種子之事，而這次仙道在人間大戰，勝負難料，而且破壞極為強大，肯定會有大批的生靈消失，既然如此，何不將此先保留下來，等待大劫之後，再將這些開啟。

想到此，就覺得多寶道人比較合適，多寶塔就擅長收藏，若是讓多寶做這事，也算為截教增加氣運，以此功德，保住一些截教的氣運，就將此時安排給了六耳獼猴，讓他去做這事。

在凡間的事情，闡截兩教還是在一起僵持着，趙公明覺得沒有寶物，肯定會吃虧，就去三霄島借了金蛟剪，但還沒有用，就暈倒在商湯大營之中。

陸壓雖然死了，但留下了釘頭七箭書，姜子牙日也參拜，並且用咒箭射之，七日之後，趙公明魂魄散去，就此身死。

而這消息自然被傳道截教之中，還沒等截教商量好對策，三霄就去了前線戰場，擺了九曲黃河大陣，污濁的闡教十個真仙，用混元金斗削了十個真仙的頂上三花，憋去了胸中五氣，若不是太上在緊要關頭趕到，原始的十個弟子還真會被用金蛟剪剪成兩段。

但原始聖人去大怒不已，頓時出手將三霄打的神魂俱滅，通天教主看着弟子接二連三的被闡教殺死，自然覺得有損顏面，而又幾次的截教行動，殺了數名截教弟子。

最終還是惹怒了通天教主，就擺出誅仙劍陣，要與闡教分個高下。

這消息一出，幾乎所有的眼光都轉向了人間，而天庭自然是最為關係此戰的，此戰關乎到通天教主以後的態度，所以不敢大意。

但此戰所造成的破壞也不小，雖然沒有像萬仙大陣那樣，通天教主發瘋，想要毀滅洪荒那麼嚴重，但商湯的地脈去而被完全破壞，二期還會波及周邊。

最後江漢珍就將天庭所有人排入戰場周邊，不要參与，只要在大戰時期，穩住周邊的地脈就行，至於闡截兩教的矛盾，活着原始太上兩人叫了外人圍攻通天教主的事情，都不是太關心。

通天教主就想以此陣挽回面子，心中不憤原始作為兄長的欺壓，但原始也沒閑着，與太上兩人不知商量了什麼對策，降落在陣前，有恃無恐的與通天對峙起來。

# 第二百零三章 劍陣前 諸聖各打算（1）

燃燈祖師既然如此說了，那就是發現了什麼擬端，有他還不知道的事情，心中一動，就問道：“是何緣由，還請老師告知。”

燃燈祖師看了一眼西方教的方向，說道：“此界本來是為師最先發現，此事你也知道，就想為門下尋找一塊棲息之地，但為師身在西方教，鎮壓過去，最後還是被上界佛察覺了出來，並且派了彌勒降臨，準備佔據此界。”

江漢珍聞之神色閃過一股殺氣，說道：“好個西方教，竟然如此陰魂不散，見什麼都想咬一口，既然手伸過來，那就剁了就是。”

燃燈祖師還是搖搖頭，說道：“主世界西方教自上古入侵，與此界情形何其相似，並不是你所看到的那麼簡單，傳聞極樂世有混元境界的彌陀在，主世界此時全被牽扯到域外之中，若是惹怒了此人，定然會降臨下來，到時候主世界也難以抵抗。”

江漢珍暗暗點頭，心道猜得不錯，果然西方教不簡單，但不管怎麼說，西方教還是借了仙道世界的底蘊才發展起來的，情況與如今封神世界的確相似，竟然以域外之人入侵，並且藉著西方教的底盤發展起來的。

主世界西方教趁着仙道空虛，趁機侵佔世界，但傳說中的彌陀佛卻沒有出現，讓江漢珍疑惑了起來，就如此界的聖人橫行，得了鴻鈞道祖的法旨開始毀滅世界，但在大劫期間，鴻鈞道祖始終沒有出現。

而真實的原因就是被世界意志給拖住了，根本離不開身，不然早就出來自己動手了，還哪需要聖人來替他完成，原因就是鴻鈞道祖根本不得離開，才不得不依靠門下聖人。

江漢珍眼睛一亮，說道：“老師，彌陀如此厲害，若是有這本事應該自己出手將主世界佔據，何必多此一舉的派了如來菩提兩名弟子，恰好我們先到世界內部空虛，若是他能降臨又有誰是對手，何必站在後面不出來呢？”

燃燈祖師聞言眼前一亮，如此一說也讓他恍然大悟，也明白了其中的原理，說道：“你說的不錯，是為師在西方教待久了，忽略了這一茬，經你如此一說，也提醒了為師，聽聞西方教在建造現房極了世界，世界初建，世界法則還不穩定，若真是如此，那彌陀必定在西方教極了世界之中，鎮壓世界，才拖不得身。”

接着有仔細推演一番，最後點頭說道：“此事已經明了，西方教看似兇猛，其實沒有外援，你可以放心施為，不必畏懼一切，為師也明悟了混元，即使彌陀降臨，你也不必擔憂。”

江漢珍點頭說道：“是，老師，弟子明白。”

但心中還是感動，對燃燈祖師也越發的感激，而燃燈祖師只是點點頭，接着說道：“接引此人心中慈悲，若不是准提拖累，如今道行也不會太低，他得知彌勒為域外降臨，為的就是將此界祭祀於極樂世界，就在海邊痛哭，此人雖然與你陣營不同，但並不是出賣世界之人，你可以將他拉到我們的陣營之中。”

江漢珍聽的眼皮一跳，原來還真誤會了接引，還差點找機會除掉，沒想到竟然有些誤會。

仔細一想，也覺得是那麼回事，接引此人為西方教主，但此人並沒有什麼不好的評價傳出，若真是不好的流言，也只是西方教的行事作風，而這一切恰恰是准提所造成的，並沒有接引什麼事。

心中一想，也覺得此人可以拉過來，就說道：“弟子明白，回去定會派人與接引聯絡，若是可以，也能為我們增加一份力量。”

燃燈祖師只是點了點頭，說道：“善。”

然後就開始繼續逗弄小魚，也不再理會將江漢珍。

江漢珍自知已經不想與自己說話了，也就對着燃燈祖師一禮，轉身離去。

而此時的西岐戰場之中，兩方對陣而立，原始一見通天，就大罵道：“通天你好不曉事，我與大兄好心勸你將那些資質一般的弟子送上封神榜，你就是不聽，如今還擺下如此惡陣，要與兄長動手，端是不為人子。”

通天也聽的不舒服，說道：“我門下弟子再怎麼不是，也是我門下的弟子，也不能讓你隨意打殺而去，而且還是魂飛魄散，如此心腸歹毒，不配為我兄長。”

原始聽得一陣大怒，就說道：“好啊，早就看你天生反骨，如今還在這忤逆兄長，你那些弟子本就是披毛戴角之輩，濕生卵化之途，如今正逢大劫，殺幾個送上封神榜也能消除災禍，你竟然為了那些個卑賤之輩，與我們翻臉。”

通天一聽，就是一陣冷笑，說道：“你是原始聖人，當然不把別人放在眼裡，殺我弟子如殺雞狗一樣，說的如此輕巧，我那些弟子在你面前不是命，那是你的事，若是不說出個說已然來，你這封神之事就此結束吧。”

原始被氣得指着通天說道：“好啊，你竟然如此，那就別怪我與大兄不客氣了，今日定將你拿下，讓你知道尊卑。”

通天也是不服，說道：“幾然如此，那就入陣一試，是高是低，手底下見真章。”

通天說完就進去陣中守候，不再與原始說話，也對原始的自以為是覺得很難接受，而原始也同樣如此，兩人各持一詞，互不相讓，都認為對方說的是錯的。

闡截兩教理念有根本性的區別，若是有修鍊陰陽之道的太上在從中調和，也能讓三教完善發展。

也是天道意志給他們的機會，若以太上為主，以原始為文，以通天為武，如此之道調和天地，也能讓天地發展。

即使不發展，也不至於被破壞的不成樣子，但此時的太上雖然心有猶豫，對於原始的行為也有些看不過眼，雖然認同通天的行為，但不認同通天的手段。

就是通天教主武力太高，就是他也不是對手，早就讓他心生忌憚，幾乎當成了心腹大患。

而此時，原始對着虛空說道：“兩位道友還不現身，等待何時？”

接着通天就是一愣，就看見接引與女媧從虛空中走了出來，通天一見，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委屈，沒想到兩位兄長竟然為了破他的誅仙劍陣，竟然真找了兩個外人。

通天怒道：“真是我的好兄長，自家事既然請外人幫忙，我通天今日算是開了眼了，既然如此，就別怪我下手無情。”

# 第二百零四章 劍陣前 諸聖各打算（2）

女媧與接引都看了一下太上與原始，原始自然是毫無所覺，但太上又開始左右搖擺，患得患失起來，看通天暴怒的樣子，就有些擔憂，暗道這次真的把通天惹怒了。

兩邊都是兄弟，此時竟然成了如此結局，也讓他一時下不來台，到了如今這個程度，已經騎虎難下，心中又暗暗後悔起來。

接着原始就說道：“躲着兩位道友相助，此陣就是誅仙劍陣，非四聖不可破，通天倒行逆施，已犯了殺劫，阻礙老師安排的封神大事，如今還擺下如此惡陣，就由我等合力，將他拿下。”

女媧聖人對通天也早有怨氣，但這次原始許諾了條件，就說道：“那原始師兄可別忘了答應我的事情，天庭本來就是我妖族的，只是出了些意外，才失去了，雖然不要整個天庭，但星神之位，卻與我妖族相合，還望師兄別忘了。”

原始聽的暗道一聲倒霉，洪荒聖人最忌因果，就怕欠了別人人情，此中的道理自然是在鴻鈞天道之下，對於天地之中的生靈，卻沒有如此限制。

原始就說道：“放心吧師妹，只要封神結束，我定會給你原始玉令，你自可帶着玉令去天庭，我想昊天也不會不同意的。”

太上對妖族上天庭也沒多少在意，但對於女媧趁機獅子大開口就有些不爽，心中也是一嘆，誰讓通天太過強大，也讓他們有求於人呢。

聽到原始說起鴻鈞說的量劫，接引聽的臉上直抽搐，面色又進入一種苦悲之色，好像勞苦大眾被壓迫的一般。

對於鴻鈞之事他也知道了，自認為沒有對不起天地眾生，但每次都將他送上這條絕路，而且很是無奈，若不然也不會站在東海礁石之上痛哭流涕。

羡慕的看了一眼通天教主，此人豪氣衝天，殺伐果斷，就是被兄長所拖累，就看向了陣中的通天教主。

而通天教主也有所覺，就看了接引一眼，忽然感覺接引的氣息與他有些相似，都是一種絕望旋繞。

知道接引有大智慧，大毅力，只是被准提所拖累，若不然，如今的成就還會更高，也不會遭受了鴻鈞的暗算，發下了四十八大願。

頓時有了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就對着接引點了點頭。

而就在這時原始也問着接引，接引看着陣中的通天點了點頭，讓原始以為接引是答應了。

接着通天就說道：“此陣需要四聖，分別破去四門，我們四人分東南西北，分別進入，破去此陣。”

原始安排好之後，似然就飛入陣中，但一進陣中，就不辨方向，控制着陣法的通天教主看的明白，知道自己陣法的威力，如今他的修為已經不同以往，手中的青萍劍更是成了一樣證道寶物。

因為天道意志的恢復，讓通天教主修為大進，雖然聖人的業位限制了他的修為，但這通天教主卻另闢奇徑，竟然將自己的劍道凝聚到了青萍劍上。

而對於誅仙劍陣，就表示無力了，很明顯，誅仙劍陣雖然威力不凡，但卻少了最核心的陣圖，若有陣圖這樣核心之物，根本就沒有破綻。

即使這樣，劍陣也是不凡，將四位聖人困在其中，不辨方向，通天幾次都想拿着青萍劍殺一兩個，但最後還是忍住了。

而就在這時，第一找到陣眼的竟然是接引，接引因為在東海礁石的一場哭訴，竟然被天道所認可，本來毫無寸進的修為竟然長進了一些。

接引本來就是大毅力之人，即使沒有進步，也沒有任何間斷，厚積薄發之下，竟然上了一個層次。

通天看着身形佝僂，面色苦悲，一副心事重重的接引，覺得很納悶，但剛才的對視一眼，也讓他對接引有些好感。

就說道：“原來是接引道友，道友本事不凡，竟然第一個找到陣眼，通天佩服。”

接引對着通天一禮，說道：“接引道人見過通天道友，一別數年，通天道友修為越發的強盛了。”

通天也是一笑，說道：“道友謬讚了，你也不差，比我那兩個兄長強多了。”

接着看着接引的面色越發的苦悲，就問道：“道友，有何事讓你如此憂心，說出來我為你參詳一二。”

接引忽然一愣，看着通天眼前一亮，覺得若是給通天說了，說不定還能做些什麼。就隱晦的指了指天上。

通天頓時會意，說道：“放心吧，在我的誅仙劍陣之下，誰也看不到內部情況，有什麼話儘管說來。”

通天說話的時候也是對着天空，一聲冷笑，他得到誅仙四劍的時候本來覺得得了大便宜，修為大進之後，才發現誅仙四劍有問題，竟然被人做了手腳，不用想就知道是鴻鈞道人了。

直到在此大擺誅仙劍陣之時，才將此隱患祛除。

接引也點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說了。”

通天見接引一副正式的樣子，也心道此事不簡單，就說道：“道友請說。”

就聽接引說道：“我們這方世界危矣，有域外天魔降臨，就是為了損害天地，奪取本源。”

通天教主一聽，目光閃爍不已，心中暗道，自己果然猜得不錯，總覺得這方天地有問題，若不然也不會說出‘聖人不死，大道不止’的話來。

就對接引說道：“還請道友詳細說來，通天洗耳恭聽。”

說著就拿出青萍劍，橫立在虛空，將兩人籠罩在其中。

接引看的暗暗點頭，這才對通天教主道出了西方教從域外降臨的彌勒，和鴻鈞道祖如此行事最終目的。

兩者不知何種來歷，但都對玉洪荒沒安好心，都是要謀奪洪荒本源來的，就是想要讓天道意志虛弱下去，也好在暗中抽取本源。

通天教主知道之後，對自己心中的猜測更加肯定，本來就有些懷疑為何天地越來越弱，若如此下去，滅亡也是遲早的事，最後查證一番，就找到了天道聖人頭上。

如今接引一說，也更加肯定，說道：“吾道不孤啊。”

就拿出案幾蒲團，擺上仙果靈品，請接引就做，兩人就此開始在陣中暢談起來。

# 第二百零五章 陣中謀 真假誰能辨

兩人不知最後談論了些什麼，達成了一些協議，接引的面色也沒那麼發苦了，告辭通天之後，重新進入陣內。

通天教主狂笑一聲，對於接引剛才說說的事情，已經讓他憤怒無比，三清之中對於這方天地的熱愛，沒有人強過通天教主。

本身出自盤古氏，為盤古元神所化，自然會讓人破壞了這方天地，反觀原始太上兩位聖人，空有盤古正宗之名，單沒有做絲毫盤古正宗之事。

哪怕是被鴻鈞給引導所至，也不至於到了現在沒有絲毫察覺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好不顧忌天地的死活。

卻不知他們為天道聖人，天地若是滅了，他們也會跟着就此滅亡。

通天教主本來就被兩位兄長弄得心中悲涼，如今兩位兄長竟然成了破壞天地的幫凶，心中的殺意大增，有心想要將除了准提以外的聖人全部拿下，但最後還是忍住了。

因為聖人背後的人是鴻鈞，而西方教還有個不知深淺的彌勒，最後還是決定依照兩人研究好的計劃行事。

而且還對於兩位兄長抱有幻想，就此下手也有些於心不忍。

忍住了心中的怒火，收了大部分法術，誅仙劍陣氣勢瞬間大減，在陣內的幾位聖人一看，也不知道發什麼什麼事情。

而原始頓時大喜，說道：“大家快進入陣眼，開始破陣，通天長時間維持陣法，已經有衰竭之相，只要我們再對着陣眼跟他僵持，必定能拿下他。”

太上與女媧聞言，也覺得有道理，畢竟聖人也不是法力無限的，通過自身聖人之位的不同，所抽取天地間的力量來恢復也需要時間。

心道，誅仙四劍非四聖不可破，那其中的消耗也是一般聖人的四倍。

太上聽到原始所說，就不禁有些後悔起來，若是通天只有這點本事，一他的一氣化三清的道法，也不至於拿通天沒辦法，就是他一人就能能跟通天僵持，只要拖着到通天力竭，就能將之拿下，也能賺回兄長的威嚴。

如今這種情形，讓他又有些患得患失起來，就有些生氣的看了原始一眼，若不是原始經常在他身邊說通天如何厲害，誅仙四劍何等強大，也不知與答應他合力對付通天教主，而且還請了兩個外人一起對付。

如今這種讓他也有些面子下不來，不禁有些後悔起來，沒有多關心一些通天，而跟這個沒什麼大本事，只知道高傲的原始來往甚多。

若多關心一下通天，如今也不會出了這種事，有了通天在跟前，也就等於多了一個超級打手，以後若是有什麼事情，只要讓通天去做就行，而不用他一人忙碌，身邊連個使喚的人都沒有。

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經遲了，通天聽着原始的定論，一陣冷笑，但心中對這種所謂的兄弟情義，更加失望了。

本來以為這隻是兄弟兩人之間的矛盾，但大哥太上也沒站出來說什麼話，不但如此，還認為他太過於厲害，幫着原始對付他，最後感覺自己沒有把握，甚至還請了外人。

他雖然相信兄弟之間的感情，但他也不是傻瓜，相反還相當聰明，對於原始和太上的人品，早就看的一清二楚，只不過太重感情了而已，才會一次次的在原始面前吃虧，原始的這次行為，可真是傷了他的心。

心知這一切都是鴻鈞所為，他們要面對的人並不是聖人，若是此時將聖人殺死，萬一惹出鴻鈞來就不好了。

而且還有個從域外降臨的彌勒，兩人打算先就此敗陣，而四散的弟子先讓接引帶回西方教，以免被原始看了不喜，出手殺了，等到此是過後，兩人在暗中行事，並在西方教合力對付彌勒。

等到將彌勒除去，再找機會跟鴻鈞算清破壞洪荒天地的舊賬。

毫無疑問，四聖聯合之下，破去了通天的誅仙劍陣，而原始還不解氣，拿起盤古幡就對着通天就打。

通天教主猝不及防之下，被打了一個跟頭，頓時一陣大怒，就要抽出青萍劍跟原始分個高下，而太上下意識的就祭出玄黃塔，護住了原始。

通天見此，更加憤怒，而這時候接引對他傳音勸說道：“通天道友，你修鍊劍道，殺伐果斷，但還是要忍住，莫要學我那不成器的師弟做什麼事都心急火燎，如今連自己都不知道弄哪去了，我們還有大事要做，可不能此時就衝動。”

接引此話，竟然拿通天與他師弟准提比，接引和准提的關係索然師兄弟相稱，但比親兄弟還要親密，讓本來暴怒的通天心中一暖，也將心中的怒火壓了下來。

對着接引傳音說道：“接引道友放心，我明白事情的輕重還請道友將我那些弟子照顧好，通天在此多謝了。”

接引說道：“道友放心，只要有我在，他們吃不了虧。”

通天雖然對門下弟子不舍，但為了能夠麻痹鴻鈞道祖，尋找其中的破綻，也只能選擇這種辦法。

最後在接引的佯攻之下，原始也加入了進來，但每次都是狠招，有太上在一旁壓着，通天並沒有反擊，只是硬挨了數下，但還是不要命的衝過去。

每次打到原始只時，太上總會阻擋，而原始打了通天，太上也只是看看，原始是越打越興奮，好像感覺就要將通天拿下一般。

接引看着不忍心，通天雖然氣息還沒亂，但身上的傷痕已經不少，就傳音勸說道：“道友，差不多了，若是再這樣下去你非得受傷不可，萬一身受重傷，若出現個什麼事，也不好防備，聽我一句，就此撤去吧。”

通天對着接引點頭應是，又挨了一下原始的盤古幡，倒飛出去，倒在地上再難起來。

而這時原始大喜，說道：“通天已經敗了，封神之事又可照常進行，但通天阻礙封神的此舉，卻不能不算，以我之見，就將他拿下送入紫霄宮中，由老師發落。”

而這時太上也在思索着，這次事後，他們三清的兄弟情分已經盡了，要想回到從前，已經有些不可能了。

既然如此，與其還要防備通天，還不如將之送入紫霄宮中，讓鴻鈞道祖將通天看押起來，不要再到洪荒惹事，對原始的提議還是有些心動。

就說道：“如此也好，也能讓通天好好反省一下。”

太上此言一出，不說躺在地上的通天聽的一陣慘笑，女媧就鄙視的看了一眼二人，說道：“如今此事已了，師妹也就不多待了，還望二位師兄莫要忘了當初的承諾。”

原始掃了一眼女媧，說道：“放心吧，定不會忘了，到時候我會將原始玉令送去媧皇宮，要安排多少，你自去處理。”

女媧得到了應有的利益，看了躺在地上不知生死的通天教主一眼，有些惋惜的一嘆，暗道，通天算是完了，也就找來金鸞，乘坐而回。

接引道人心中對太上與原始二人有些看不起，而通天教主倒地不起，不知是真受傷還是假受傷，讓他有些拿捏不準，若是他挨了如此多盤古幡，肯定會受重傷，想着通天也不會好道哪裡去。

頓時有了想要保住通天的想法，就說道：“二位道友，貧道本是外人，不好多說，但這次也是我在參与，通天雖說阻礙封神，但也是事出有因，心性還不成熟所致，若要將通天壓在紫霄宮中，未免有損人闡二教的威名，如今通天教主戰敗，而且受了重傷，沒有萬年沒法恢復，截教滅教，就在頃刻之間，畢竟我們都同為師兄弟，若是可以，就讓他離去就行。”

原始看了一眼接引，說道：“此次可是我東方許諾了道友，而且通天雖敗，但截教弟子不少，若是聚集起來，也是心腹大患，若是通天還在，定會又召集門下，破壞封神。”

太上也點頭不已，說道：“通天心性不足，我們將他壓往紫霄宮的意思，就想讓其好生反省，培養心性，還望道友不要阻攔。”

此話接引也聽的明白，意思就是不要讓他多管閑事，而且還堂而皇之的說為了通天好，接引本就麵皮薄，被說道面紅耳赤。

但看着倒地不醒的通天教主，還是咬牙堅持了下來，沒有就此離去，最後還是決定學一下准提的臉皮厚。

知道兩人對於許諾耿耿於懷，還畏懼截教剩下的勢力。

最後一咬牙，就說道：“貧道若是不要你們的許諾，還有負責將這些弟子全部帶走，東方還是人闡二教的底盤，我西方教不會踏入人闡二教的底盤半步，還望太上原始二位道友就此留手，放通天離去。”

原始一聽，就眼睛亮了，通天這些弟子早就被他看成了大麻煩，都是些披毛戴角之輩，若是有人處理，也算功德一件。

本來封神之事要將截教之人推上封神榜，但後來許諾了女媧，就然有女媧門下自己願意上封神榜，那就不會如此麻煩了，總之對通天門下看不過眼。

對此事極為心動，就對太上說道：“大兄，既然接應道友願意接納這些披毛戴角之輩，我們也就不用那麼麻煩的處理了，而接引道友也許諾，不會踏入東方半步，如此條件，我看可行。”

# 第二百零六章 心已死 金鱉西土去

太上總感覺接引說的有些不對勁，但至於哪裡，卻沒有聽出來，對此也就點頭說道：“那就如此吧。”

說完將收上來的誅仙劍遞給了原始，說道：“劍就由你保管，莫要讓通天得了去，再此逞凶。”

原始接過誅仙劍，說道：“放心吧，此地我定會處理好。”

太上說完，就招來青牛，坐上青牛回了首陽山。

接下來原始與接引談了一些條件，接引雖然心痛，但看着躺在地上不知生死的通天教主，還是答應了下來，最後原始才心滿意足的走了。

至於通天教主，從頭到尾都清醒着，並沒有被打的昏迷不醒，只是被兩位兄長合力下了狠手，心中悲痛自不必說，有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感覺。

剛才原始太上兩位的嘴臉他看的一清二楚，沒想到最後還是一個外人救了他，竟然捨棄了自己西方教大興的利益，讓他有些憋屈的說不出話來，只想靜靜的躺着，他是在不知道怎麼面對世人。

接引看着原地的狼藉，和犹如殘兵敗將的截教弟子，最終嘆息一聲，走到了通天教主跟前，看着滿身傷痕的通天教主，嘆了一口氣。

最終還是將通天教主帶上，又對多寶道人說了些什麼，多報道人早就得到了安排，就讓接引帶上龜靈聖母的法身金鱉島，組織上了截教門人，互相攙扶的向著金鱉島而去。

而就在這時，經過六耳的傳述，江漢珍也知道闡截兩教的事情，卻沒想到是這種結局，原本的故事傳說中，就是西方教帶走了截教的大部分弟子，如今也是這樣，可情形完全不一樣。

原本是通天教主被破誅仙劍陣，後來又擺了萬仙大陣，最終失敗，但也將洪荒給破壞的差不多了，最終鴻鈞出現，才將三人制止。

同樣是西方教趁機收了許多截教弟子，帶去了西方教，可那次不免有些趁火打劫的樣子。

可這次不同，接引是為了通天教主，竟然捨棄了大部分利益，而且庇護了截教弟子，並且許諾永不踏入人闡兩教之地。

就在接引收了金鱉島的時候，六耳忽然說道：“先生，發現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你要不要聽聽。”

江漢珍看着六耳說道：“是何事，竟然讓你也感覺到如此有趣。”

六耳說道：“弟子神通大成，就在接引收取金鱉島的一瞬間，弟子竟然發現蓮台內部竟然憑空出現了一隻蚊子，好像本來就藏在就憑蓮台之中一般。”

江漢珍心中一動，暗道一聲不好，說道：“此事有些不妙，你快去暗中通知接引，若是等到走到西方教，金鱉島就沒了。”

六耳獼猴一愣，說道：“這是為何。”

江漢珍說道：“這蚊子應該就是蚊道人，聽你說來，是在十二品蓮台之內憑空出現的，但這蚊子不簡單，口器厲害異常，就是再堅硬的東西也能被刺破，而且轉吸血液，若是遲了，金鱉島定然會被蚊子吸的一絲不剩。”

六耳這才恍然大悟，說道：“若是如此，弟子就明白了，這蓮台是鴻鈞道祖所給，應該是鴻鈞做的手腳，就是以防萬一之用，聽聞鴻鈞也是昆蟲得道，手中有昆蟲也不足為奇，怪不的會對與世無爭的盤王老祖下手，原來在這裏。”

看着六耳獼猴滔滔不絕的說著，江漢珍一陣搖頭，也是無奈，者流而就是太聰明了，什麼都是一想就通。

而對於通天教主也很佩服，竟然早就下了這暗子，將分發出去的寶物都做了手腳，看着六耳還也是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江漢珍就說道：“趕緊去，再晚了就來不及了，若是金鱉島出事，定不將你好過。”

看着江漢珍怒了，六耳這才眨了眨眼睛，說道：“弟子定會將此事說於接引。”

接着就出了凌霄殿，出門之時還嘀咕着，我這麼做也是削弱有些截教的實力，截教雖然與我們關係好，但也不是自己人，何必費這個勁呢。

江漢珍聽得連連搖頭，這話雖然聽着自私了些，但若是仔細想來，也不是沒有道理，雖然聽上去有些冷血，但也在常理之中。

六耳獼猴所生存的環境就是如此，能心歸雷門，已經是難得一見的奇迹了，如今能成為這樣，江漢珍也感覺很滿意，有此心性，起碼不會出去吃虧，至於能不能幫助別人，首先要看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了，如此權衡利弊的手段，還是讓他很贊同的。

卻說接引帶着通天教主，一路向西而去，等到快要到靈柩山的地界，接引對着通天教主說道：“通天道友，過了靈柩山就到了西土地界，雖然貧瘠，但地域廣闊，你去了之後先在我西方教另一處地方修整，至於東土的這些糟心事，就不要想了，而且我們還有眾任在身，不可就此頹廢下去。”

緩過些勁來的通天教主兩眼無神的坐在被幾個弟子抬着這雲床之上，有氣無力的說道：“接引道友放心，我知道輕重。”

接引看了通天教主一眼，嘆息一聲，就帶着截教之人繼續出發。

等到走到了靈柩山地界，有人來報，說道：“啟稟接引聖人，前方有天庭監察元帥前面阻路，說是有要是要與聖人說。”

接引心中暗思，靈柩山就是燃燈的道場，聽聞燃燈與天庭關係密切，如今到了他的地界，禮應拜會一二，就點頭說道：“快請。”

截教弟子應聲道：“是，聖人。”

不一會就帶着一身金甲的六耳獼猴走上前來，而此時的六耳獼猴，已經沒有如剛來的時候遮掩耳朵了，還將原本的形態漏了出來。

接引一看，就出現一個念頭，法不傳六耳，但看着這六耳獼猴，修為已經是神仙境界，而且是明了了前路的神仙，就是比之闡截兩教的弟子也是不弱。

但隨即一想，發不傳六耳是出自鴻鈞道祖，當然不可信，就對六耳說道：“原來是天庭監察元帥當面，不知來此所謂何事。”

之間六耳看着接引懷中的蓮台，說道：“當然是為了西方教和截教的底蘊而來。”

接引聽的糊塗，問道：“還請元帥解惑，貧道不甚明了。”

六耳淡然一笑，說道：“我天庭調理天地中樞，但聖人卻破壞天地，相比兩位聖人也斗知道了，洪荒聖人為天地一大害，當然兩位對天地又功德，並不在此列，天地慈悲，志在恢複本源，所以還請兩位聖人幫忙。”

接引心中一動，聽這六耳獼猴的口氣，好像是要讓他們也聽命於天庭一般。

而接下來截教弟子頓時炸了鍋，紛紛指責六耳，說六耳不講情面之類的。

但六耳隨意的看了一眼接引，指着接引手中的蓮台說道：“聖人的想法以後再說，但聖人手中的十二品蓮台卻不得不說，這才是大事。”

接引一陣納悶，而躺在雲床上半死不活的通天教主卻跳了起來，說道：“接引師兄，大事不好，趕緊看看蓮台中的金鱉島。”

接引也是一驚，頓時拿起蓮台就看了起來，見了內部的清醒，頓時大怒，說道：“畜生爾敢。”

接着就一把將正在吸食金鱉島的蚊子抓了出來，扔在地上，拿出一根降魔杵，就對着蚊子一降魔杵，當場就將蚊子打的魂飛魄散。

可心中有些愧疚，將十二品蓮台遞給通天教主，說道：“通天道友，都是我的疏忽，竟然沒發現此物進入寶物之中，將金鱉島蠶食了三成，是我的過錯。”

頓了一下，說道：“道友沒有鎮壓氣運之物，唯有金鱉島能當棲身之地，我功德蓮台十二品，若是道友不嫌棄，我就分出三品，送於道友，讓道友做那鎮壓氣運之物，配合道友的大陣，也算有點用處。”

通天也看了蓮台內的金鱉島，頓時一陣心疼，金鱉島是撐着天金鱉的本體變化而來，因為上古不周山斷裂，就用撐天進別的四足撐天，撐天金鱉身死，後來化為龜靈聖母，被通天教主收入門下。

當初通天教主離開昆崙山，無處棲身，而龜靈聖母就用他的本體化了一座大島，以便於截教棲身，本身對龜靈聖母就有一種愧疚。

如今竟然糟了此劫難，心中暗道一聲大意，甚至有些懊悔，檢查了一下金鱉，也鬆了一口氣，說道：“還好，金鱉島雖然損失了三成本源，但沒有傷及根本，還能挽救回來。”

接着又對接引說道：“此事不怪道友，都是我一時疏忽，沒有將鴻鈞此人在分發下去的寶物做手腳之事告知道友，才讓金靈受了如此罪過。”

接引也是一陣懊悔，最後咬牙一決定，說道：“看來鴻鈞此人不想讓我西方教氣運穩定，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了他。”

說著就拿着十二品功德金蓮，對着其中拍了一掌，頓時十二品功德金蓮分成了兩多。

一朵九品，另一朵三品，通天教主阻止不及，蓮台已經被分開，說道：“接引師兄，你這是干甚麼，此舉有損西方，你如此做讓我情何以堪。”

接引擠出了一絲笑容，說道：“既然你叫我一聲師兄，那我就託大稱你為師弟了，此事彌勒之害還在，不能讓鴻鈞之害察覺，只有此法才能麻痹鴻鈞，既然蓮台已經分開，師弟你就拿着吧，有了此物，再配合你的陣法之道，也能做個氣運之物，也不至於有氣運不穩的事發生。”

通天教主心中感動，沒想到接引竟然將十二品蓮台分了他三品，即使說的是補償金鱉島的，但金鱉島之事不是接引的責任。

又想起以往在東方之時，自己兩位兄長手中寶物不少，光鎮壓氣運的寶物就由好幾樣，太上就有天地玄黃玲瓏寶塔，太極圖，八卦爐，人皇印等，而原始也不差，有盤古幡，玉如意，仙杏，原始玉符。

都是能鎮壓氣運的寶物，而唯獨他沒有一樣，就是這麼多，也沒見兩位兄長分他一件半件的，如今就在接觸時間不長的接引道人手中分了三品蓮台。

須知他的青萍劍也只是一朵蓮台的一部分，都能當了證道之物。

此禮物可不是小事，冷漠的看了一眼東方，然後伸手接過了接引手中的三品蓮台，說道：“多謝師兄。”

# 第二百零九章 帝辛計 貴族送西岐

靈珠子的話語，讓他想起了同為陪練的通背猿猴袁洪，自從上次被太乙真人送來朝歌送死，之後不但沒有死去，而且得了機緣。

當時他也求過太乙真人，以為袁洪怎麼說都是同修鍊了護法神功的同門師兄弟，就想請求一二，沒想到一說此事，太乙連他也一頓責罰，遭受了火煉製苦，差點身死其中，也是因為那次讓他死中求活，想起了袁洪私底下傳授他的絕境求生的法子，才抵抗過太乙的火煉刑法。

最會不但躲過了一劫，而且修為大進，太乙見他有了價值，也就沒有多說什麼，給了一把隨手煉製的棍子，以示鼓勵。

其實後來袁洪也聯絡過他，並且有一份出路，讓李二郎也有了其餘的心思，本來跟着靈珠子以為是救人，但哪知靈珠子如此殘暴，而且在如此之多的人面前揭他的短。

李二郎一陣面紅耳赤，神色中閃過一絲殺氣，但還是對着靈珠子說道：“師兄教訓的是，我會努力改正的。”

靈珠子看着李二郎答應，這才轉過身去，繼續他的屠殺。

而李二郎忽然想起袁洪所說，讓他離開闡教去天庭為官，此事讓他有些心動，而他母親雲華仙子最大的願望就是重返天庭，但想起闡教的收留之恩，總歸是沒有作出決定。

太乙對他的態度根本就如雜役一般，毫無地位可言，如今靈珠子在眾人面前揭短，讓他去意頓生。

這時傳令官這才趕到，看着滿地的狼藉，和正在大殺四方的靈珠子，這些被殺的都是他的同僚，活着戰友，頓時眼睛都紅了，差點沒忍住就要召集人手。

這傳令官也算是城府之人，使勁的看了幾眼靈珠子，好像要將這人刻在心裏一般，最後還是變得一臉笑意，站出來喊道：“上仙且慢動手，我有話說。”

靈珠子正殺的高興，忽然聽聞有人呼喊他，心中一陣不喜，低估道：“沒想到這時候還出來一個不怕死的，我今日就是要殺盡商湯爪牙，最好連帝辛一起除去，我西岐就能進入商湯，問鼎天下了。”

但轉身一看，這人帶着一臉笑意，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對他沒有絲毫威脅，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靈珠子也就聽了下來，饒有興趣的問道：“你是何人，可是前來送死的？”

傳令官笑着說道：“上仙莫要動怒，我乃商湯兵馬司大夫，今日來此是助上仙的。”

靈珠子大笑一聲，挽了個槍花，說道：“商湯這等土雞狗瓦，還不夠我一人殺的，若不是姬發攔着，我早就將商湯掃平了，何須他人幫助。”

傳令官聞言心道好大的口氣，若不是顧忌你身後的女媧聖人，早就將你打殺在此了，那能讓你如此張狂。

但表面上還是漏出一絲驚訝，說道：“是在下眼拙了，竟然不識真英雄，原來上仙有如此武力，在下佩服。”

靈珠子聽得高興，暢快的笑了一聲，說道：“沒想到你還眼力不錯，你如此會說話，我就不殺你了，趕緊讓開，待我先殺光朝歌兵將再說。”

傳令官一陣搖頭，說道：“既然上仙這麼豪爽，那我也為上仙告知一件立功之事，以做報答。”

靈珠子聽得稀奇，就好奇的問道：“什麼事，說來聽聽。”

傳令官對着靈珠子說道：“上仙天生不凡，竟然有如此本事，但未免因為年幼被人所看輕。”

說道這時，靈珠子眼中閃過一絲殺氣，他現在是蓮花化生，永遠一副孩童相，因為先天被損，有些心智不全，最為生氣的就是有人將他當做小孩，就想出手殺死傳令官。

傳令官對此心知肚明，對於西岐之人，都有了解，自然能夠把握住其心態。

就說道：“如今帝辛無道，竟然陷害忠良，亂殺無辜，造成滔天罪孽，若是上仙將那些被帝辛陷害的忠良之輩全部就出去，待會西岐，定會讓人對上仙刮目相看，如此閃光之事，定能亮瞎那些目光短淺之輩的狗眼，上仙以為如何。”

靈珠子被這麼一提醒，這才記起來自己本來就是要做的，卻因為殺的起勁，卻忘了此事。

如今才想起來，就說道：“此事我早就想起來，無需你來提醒，但你有棄惡從善之心，也算難能可貴。”

傳令官說道：“為上仙辦事，是在下的榮幸，但上仙天生聰慧，萬事皆明，小的願意輔助上仙，將此事辦的漂亮，讓上仙立一大功。”

靈珠子略帶思索的考量着其中的好壞，但不遠處的李二郎卻知道這傳令官沒安好心，他雖然資質一般，但為人善於思考，早就對於西岐的打算看了個透徹。

如今商湯無人支援，通天教主流浪西土，闡教整個一教投入了進來，還有太上原始兩位聖人從旁支援，對於商湯，早就勝券在握。

至於一直圍而不攻的意思，就是因為商湯之中的那些貴族，西岐造反的由頭，就是因為帝辛殘暴，亂殺無辜，損害貴族，實施暴政。

但並不代表西岐就會放縱貴族了，如今貴族的存在，犹如聖人一般，早就了阻礙發展的失東西，就是西岐也不會容忍貴族。

但掃清貴族之事，卻不能由西岐來做，若是西岐做了，肯定會將好不容易聚起的大勢散去，總之得不償失，而做這事的只能是商湯，是帝辛。

算準了帝辛想要推行進步，必定會清掃一批蛀蟲，而這些所謂的蛀蟲就是貴族，只有帝辛將之殺了，才能讓西岐來報仇，這些貴族在哪邊，都不能繼續存在下去。

若是這些貴族被送入西岐，肯定會讓西岐難做，殺又殺不得，放了這些人肯定不走，還一個個的耀武揚威，由葬送西岐之禍。

李二郎此時不想說，也不想與靈珠子多過接觸，但心中卻有了離去之意。

靈珠子只要做成此事，定會為西岐帶來麻煩，姬發也會將此事告知闡教，太乙真仙如此好面子，靈珠子他是不會動的，而唯一能出氣的就是他了，說不定還會被拉出去頂罪，李二郎心有猜測，若是回去，肯定會有身隕之厄。

就找了個機會，化成了一陣微風，消失在人群之中。

而靈珠子也沒有察覺，最後想着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對着傳令官說道：“既然如此，那就將此事交給你了。”

傳令官大喜，說道：“放心吧，上仙，此事小的定會為您辦好。”

接着傳令官一邊指揮人手救治傷兵，一邊帶着人將監牢中的數千貴族全部提了出來，在兵馬的護送之下，到了一條早就被安排好的暗道將所有人送出城外，靈珠子看着犹如做賊一般，感覺非常刺激。

而傳令官對靈珠子吐槽不已，暗道，沒想到西岐竟然有此心智不全之人，犹如孩童一般，就是好騙，若是再多來幾個，我就能讓西岐分崩離析。

靈珠子還沉浸在這種刺激之中，等到將所有人送出城外之時，傳令官說道：“小的就送上仙到這了，小的還要留在商湯之中，為上仙做些事情，若是西岐進攻，可聯繫小的，小的還能為上仙送一份大功勞。”

靈珠子心有感動，他身邊之人都是些趨炎附勢之輩，都是看着他的身份才跟着他的，也沒有一個能用的，就說道：“商湯危險，不如你跟我去西岐，我也能護你周全。”

傳令官趕緊說道：“上仙不可，我好不容易打入商湯內部，就是為了這些，我在這小心一點沒什麼事，能得上仙賞識，也算小的莫大的機緣，我就留在這裏，為上仙做出大功之事。”

說著就擺出一副大義凜然之狀，帶着人從密道返回而去，靈珠子看的感動，心中暗道，若是以後，定要為他爭取一個好位置，將此人的事情在姬發麵前表功一番。

見傳令官帶人離去，靈珠子這才回過神來，心中意氣風發，想着這次回去定能讓人對他刮目相看。

就要找李二郎安排事情，但尋了半天，也沒見李二郎人在哪，最後還是自己安排手下之人，帶着數千貴族老爺，向著西岐大營而去。

此去並沒有提前彙報，好讓西岐有所準備，而是想突然回去，給西岐一個驚喜。

西岐之中，自然是安心等待這帝辛之事，姬發與幾個心腹之臣，正在商量着如何激起手手下將士拚死一戰的怒氣，和那些投靠過來的那些貴族與商湯徹底決裂的決心。

西岐只是一諸侯國，自然沒有多少人口，一路打來，人手越來越多，但都是一些商湯貴族投靠，而商湯貴族與朝歌之中的貴族不無關係，在自己人被帝辛下入大獄之時，就呼喊着要營救，但姬發卻有自己的考量。

對於這些貴族，只有將他們的主事之人全部殺死，他們自然會分化開來，若是被商湯之中的貴族一召集，就沒他什麼事了。

自然不會讓那些貴族活着出來，能死就最好了，等了多日，都不見帝辛殺人，讓他的願望落空，幾人就開始商量着如何讓那些貴族死在朝歌，讓手下的投靠之人失去主心骨，從而真正的聽命於他。

忽然聽到外面一陣翻天覆地的喧囂聲，姬發就要問其緣由，忽然有人來報，進來之後，說道：“啟稟大王，太乙之徒靈珠子將朝歌那些被帝辛所陷害的忠良之輩全部救了出來，此時正在外面與親友相認，屬下來報，就是因為那些上大夫想要見大王。”

姬發的臉色變得精彩至極，看了身邊的姜子牙一眼，其意莫名，對着傳信之人說道：“你自去與他們說，孤待會就來。”

# 第二百一十章 西岐崩 諸侯分三百

等待傳信之人離去之後，室內的氣氛進入了一片空前的寂靜，下意識的看向闡教之人姜子牙，若論關係，姜子牙還是靈珠子的師叔，闡教進入西岐為官者，都聽從姜子牙調動，至於那些神仙之輩，自然沒有約束。

但靈珠子好歹也是西岐大軍的先鋒官，負責打頭陣之人，如此不停指揮，擅自行動，與姜子牙也不無關係。

西岐之中，姬發與一干心腹之人，早就商量好了對付商湯一干貴族的計謀，本來打算讓帝辛將這些貴族全部殺死，西岐好用這個理由來攻伐商湯。

即使帝辛無意殺死這些貴族，他西岐也會想辦法讓這些貴族士大夫們全部死在牢獄之中，這樣才能彰顯帝辛的殘暴。

只要這些貴族死了，不管犯了多大的錯誤，帝辛都擺脫不了一個陷害忠良的名聲，所謂忠奸，全憑他們任意渲染，最終的根源就在利益之上。

帝辛看不慣這些貴族，雖有殺心，但也沒動手，就是害怕給人找到借口，活着真的將投靠西岐的那些貴族推過去，總之是有所顧忌。

但姬發也對那些貴族看不慣，早就想殺之滅口，沒了那些帶頭的貴族，其餘的小貴族勢力就集合不起來，自然不會對他西岐指手畫腳。

如今可好，正商量着如何讓這些貴族全部消失，也好讓他們穩住人心，讓那些左右搖擺的貴族安下心來，竟然有人講這些貴族老爺全部送到了西岐。

如今這種狀況，自然不可能真的殺了，若是真的殺了，他西岐就和闡教沒什麼兩樣了，即使贏了這場戰爭，也佔領不了所有的底盤，只能讓利於別人。

當時候與這些貴族有牽連的小勢力，肯定會有相法，西岐好不容易營造的局面就會瞬間分崩離析，對於朝歌再也沒有了動手的實力。

若是將這些全部殺死，不說西岐有沒有那個實力，即使有，也會造成內亂，弄不好，西岐就由滅國之禍。

姜子牙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精彩至極，他也沒想到到了如今，眼看就要定鼎天下，靈珠子竟然給他唱了這一齣戲，讓他有些騎虎難下。

姬發陰沉着臉，對着姜子牙說道：“丞相，這事你自己想辦法解決，可以代我問一聲闡教，我人間皇朝逐鹿於天下，仙道之人是何道理，若是想幫，我姬發十分歡迎，若是想要搗亂，就不要摻和我人間之事了，仙道高高在上，我姬發一介凡人，高攀不起。”

說完就袖子一甩，奪門而出，剩下的一眾心腹都神色帶着恨意，彷彿就要吃了姜子牙一般，對於商湯貴族之事，西岐的態度不足為外人道也，只能暗中行事，只等到天下大定，再對貴族權利削弱一番。

到了那時候，即使有人提出反對，也沒有哪個能力，畢竟，說話是需要底氣的。

姜子牙被看的也是一陣懊惱，想他測算無疑，最後卻在自己這方面出了事，闡教後輩弟子桀驁不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尤其是以靈珠子為首的那些背景強大之人，很是難以管教，每次讓他們辦事，哪次不是千方百計的哄着去做，不將這些二代伺候好了，不搗亂都算好的。

原本在西岐之中就不想要這些有背景的弟子，可太乙在原始面前說三道四的，才給這些新弟子安排了職位，說是在凡間歷練，其實就是想在凡間鍍金，以後說起來也算有些底蘊。

果不其然，如今真的出了事，自忖測算無雙，卻被自家人破壞了，被同僚的一陣怒視，姜子牙也有些抹不下面子。

心中的怒氣難盛，出了門就尋來原始送的坐騎四不像，向著昆崙山而去。

靈珠子自以為立了大功，自然是想將自己的功勞落實，安排好這些貴族老爺之後，被這些貴族千恩萬謝之際，才離開尋到姬發表功。

姬發看着滿心歡喜犹如幼童的靈珠子，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靈珠子做事犹如兒戲，本來都不打算將其放進西岐軍中，可為了爭取闡教的支持，這才安排了職位，也沒給他安排什麼事情，任其自己玩耍即可。

最終還是沒想到靈珠子竟然給他送了這一份大禮，此時商湯貴族全部聚集在西岐之中，而且門人無數，西岐之中有八成的人都是商湯貴族，但都是分散的小貴族，如今有了領頭人，肯定會將西岐好不容易營造的環境瓜分乾淨，所剩下的實力十不存一。

只是對着靈珠子表揚了幾句，靈珠子自然是歡快無比的跑了出去，不知道又是向誰炫耀去了。

姬發還沒進入貴族聚集之地，就聽到手下將士來報，說道：“大王，軍中有變，還請大王移駕別處，先行躲避，等候將內亂鎮壓，大王再前往軍中。”

姬發頓時一驚，雖然感覺到有些不好，但也沒想到如此嚴重，上前一把抓住報信的將士，說道：“怎麼回事，給孤說清楚。”

報信小將說道：“大王息怒，那些本先鋒將軍救回來的士大夫，言之葯感謝大王，定不會忘了大王的恩德，願與大王一起推翻商湯，共治天下。”

姬發一聽，頓時眼前一黑，身體晃動了幾下，差點沒栽倒過去，以前天下諸侯共治，士大夫犹如諸侯，甚至有些士大夫的勢力都要超過人皇，他西岐的勢力自然也是不弱，但若比起幾家聯合，就有些不如了。

如今造反，就還看準了商湯開始對貴族階層下手，想要提升奴隸的地位，此時的天下還是在貴族手中，奴隸沒有絲毫地位可言，當不得大用。

就想趁此機會，奪取天下，也可以藉著商湯之手，除去一些勢力龐大的貴族，為自己以後治理天下提供方便。

也是姜子牙制定的借刀殺人之計，只有這樣，自身的勢力才會遠遠的強過諸侯，也能保證商湯八百年天下，竟然被如此迫壞。

有些不死心的問道：“那你們為何不攔着，等我到來再進行處置？”

傳信小將說道：“大王息怒，不是將士們不攔着，而是我軍八成的將士，都是這些士大夫的勢力，兩邊內外結合，沒幾下就衝散了阻攔的士兵，不但發生了衝突，而且死了好幾個將軍，如今已經發生衝突，黃將軍正在鎮壓，還請大王移駕別處，等待黃將軍將叛亂鎮壓下去，大王再主持大局。”

姬發聽聞，就感覺一股血液直衝天門，過了眉心，眼前看見的全是黑暗，意識模糊，一頭栽倒在地。

傳令小將大驚失色，趕緊扶住姬發，呼喚人來，而此時遠傳的喊殺之聲犹如瘟疫一般，想四周蔓延開來，各路貴族本來都是階下囚，被靈珠子救出來之後，西岐又自稱是正義之師，處理也不及時，搖身一變，變成了各路諸侯。

作為諸侯，自然不會輕易屈服於人，西岐侯能夠造反，正是因為謀劃了不下幾百年，對外也表現的一副人畜無害的形象，這次讓商湯沒有找到借口下殺手。

能做上諸侯與士大夫的位置，無一不是人中龍鳳，自然不會輕易屈服於人，就如主世界甚至華夏的傳統，若是給一個後世之人放到此界，肯定不會輕易屈服於任何人，不是要挾天子令諸侯就是自己爭霸天下。

如此優良傳統，自古有之，權衡利弊，源自血液。

毫無疑問之下，各路諸侯也知道這是唯一的機會，若是屈服，肯定會被姬發日後算清，如今擺脫了帝辛的控制，怎麼可能又被姬發控制。

各自召集人馬，在一陣叛亂之中，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之中，已經聚集大勢的西岐，就此分崩離析，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天下諸侯分三百，各自為政。

也算是應了天下久分必合，合久必分之理。

天庭之中，六耳獼猴說著如此趣事，江漢珍聽得有點古怪，竟然沒想到會是這種結局。

就對六耳說道：“如今天下如何，天下生靈如何？”

六耳說道：“天下八百路諸侯，本來被帝辛差不多就要一網打盡，只有西岐趁機起事，聚集大勢，但所剩下的諸侯也是不少，靈珠子事件發生以來，西岐大勢在朝歌城外散去，各路諸侯自立為王，各自觀望，或是聯合，或是攻伐，如今粗略一數，諸侯共三百路。”

頓了一下，六耳又接着說道：“天下生靈無論妖族，人族，靈族等眾生，我天庭雖然沒上場，但都在各地建立了講堂，以供黎明百姓明理修行，妖族也有道可修，生靈的層次已經提升了一個等級，再也不是貴族所能拿捏的。”

江漢珍點了點頭，他雖為天帝，有至尊業位在身，但最關係的還是宣化之道理，只要將道理宣化出去，才能完善出最好的修鍊之道，至於天帝的職權，對他來說也是一份拖累。

心中一動，就問道：“那闡教如何，他們為仙道之人，本身又是主持分神榜的門派，並不是要改朝換代，應該也離去了吧。”

六耳笑着說道：“先生這可猜錯了，闡教扶持真龍竟然失敗了，聽說闡教上下都心有不甘，他們不但要主持封神，還想要大興教派，封神怎麼樣都成了，但大興就遙遙無期，沒有王朝支持，他如何大興？”

# 第二百一十一章 商湯難 闡教號天魔

江漢珍聽得連連點頭，闡教本來高傲，看不起這個，看不起那個，本來氣運不顯，還沒什麼，直到通天教主截教氣運遠超人闡二教之時，原始這才紅了眼，也要奪取氣運，若是西岐得了天下，即使闡教人手少，若是有了西岐支持，也能佔據一份氣運。

但如今西岐奔潰，氣勢散去，想要聚集，可沒那麼容易，而且姬發對於闡教肯定怨氣深厚，能讓闡教在西岐之地大興就成了怪事。

六耳接着說道：“闡教自然不甘心就此結局，但西岐後方出了問題，但闡教一心想要滅了商湯，佔據朝歌，再掃平天下，扣押了姬發，就準備挾持西岐進攻朝歌，可沒想到姬發也是個狠人，竟然讓大部分人手撤了回去，只留下一部分，說來闡教也是殺戮慎重之輩，就拿一部分不到萬人，被闡教之人的帶領下，竟然屠殺了朝歌不下五十萬人，最後朝歌就是不投降，闡教才就此散去。”

江漢珍聽得心中一嘆，說道：“沒想到竟然如此慘烈，按理說商湯實力不弱，區區一萬人怎麼可能殺如此多的人。”

六耳搖頭說道：“憑藉一萬人，當然不可能殺了五十萬修鍊了雷門煉體之法的將士，但若有了闡教之人出手，自然是可以的。”

江漢珍聽聞原來是闡教之人出手，而且還是殺了自家的弟子，即使修鍊的事煉體之法，也讓他有些憤怒，說道：“既然闡教如此殺性，殺我雷門弟子，那只有將其滅除，才能為五十萬將士討回公道。”

江漢珍心中憤怒，但也沒多少什麼，但對於闡教之人，已經有了殺心，不想讓其就此存活下去。

又問道：“那些死去的將士，是否安排轉世輪迴了。”

“這···”

六耳一陣猶豫，最後還是咬牙說道：“回先生，大部分還是有魂魄存在，但被靈珠子與太乙殺死的將士，全部神魂俱滅，不能輪迴轉世。”

江漢珍聽得一陣悲痛，六耳見狀，就說道：“也不是沒有辦法，拿下神魂俱滅的將士總有些殘魂存在，弟子已經將其收集起來，若是善加培育，定能重新歸來。”

江漢珍這才心情稍好，暗道六耳也是細心之人，能夠在殘魂散去之前，將之收集，也不會永遠消失，這才讓他好受許多。

就對六耳說道：“靈珠子一事過後，西岐大勢已去，天下分三百諸侯，商湯之危已解，但也沒有了號令天下的威嚴，天下逐鹿又進入新的一輪，即使闡教也成了毫不起眼的一份，通知帝辛，若是想要爭龍，就在凡間試試，若是不想，就上天庭為官。”

六耳對江漢珍的意思略有猜測，但也拿捏不準，但還是答應了下來，降下凡間，去了朝歌。

自靈珠子之事之後，太乙真仙自然不在意，但姜子牙卻在原始聖人面前告了狀，但原始也沒有責罰太乙，資質一般，只能享受人間富貴的姜子牙在他眼中也沒什麼地位，再說作為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自然不會在意凡間王朝的死活。

姜子牙在此事之上，不但沒有討得了好處，甚至還被太乙指使靈珠子劫道一番羞辱，自此姜子牙就與闡教心生離意。

自西岐失敗之後，姜子牙心中愧疚，但姬發並不會信任於他，將他趕了出來，姜子牙對於西岐只是窺覬，但對於闡教就有些怨恨了。

拿着封神榜趁着諸侯亂戰之時，將封神名冊填滿，還沒等到雲中子來取封神榜，就將打神鞭與封神榜扔上天空，消失在虛空之中，直接飛入天庭，到了江漢珍手中。

而江漢珍拿到封神榜之時，感覺有些奇怪，想着原本的故事之中，封神榜與打神鞭由闡教掌控，在原始聖人手中，並沒有放在天庭之中，如今竟然自己回到了天庭。

讓他有些奇怪，測算一番，才知事情原委，是姜子牙與闡教離心所致，就拿起筆，在封神榜上填了姜子牙的姓名，隨後將封神榜壓在凌霄殿中樞之中，不再理會。

下界之中，雲中子得到原始玉令，說封神之事已了，讓其下山取回封神榜與打神鞭，但云中子下山之後，尋到姜子牙之後，就見到姜子牙將封神榜送入虛空之中，阻止不及，頓時大怒。

對着姜子牙說道：“師弟，你這是何意，封神榜乃我闡教之物，封神之事也有我闡主持，既然封神事了，封神榜自有老師處置，你為何擅作主張，將封神榜送入虛空。”

姜子牙看着雲中子，慘笑一聲，說道：“封神榜既然是量劫之物，那就是天地所出，既然封神事了，當然有他應有的去處，何須別人操心？”

雲中子一聽就怒道：“大膽，現在已經是聖人時代，聖人代天行事，自然是聖人說了算，你竟然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今日定要將你壓往老師面前，讓你知道到底是誰的天下。”

姜子牙一陣大笑，說道：“有人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言不虛，本以為聖人為天下人的聖人，原來是竊取天道得了天道道果的聖人，既然如此，我做此事有何不對，如今大事已了，聖人說我有凡間富貴，如今看來連個凡間富貴都沒有了，還不如就此了斷，圖個痛快。”

雲中子聽得越發憤怒，沒想到姜子牙竟然連如此大逆不道的話都能說出來，就想將此拿下，但忽然感覺到姜子牙的氣息消失了，上前一看，才發現姜子牙自碎了靈台，就此身亡。

饒是雲中子自稱福德仙人，也有些面子上過不去，竟然讓人在自己面前自盡，但隨即有冷靜了下來，驚出一聲冷汗。

闡教因為西岐之事，幾乎進入了一個極端，最近所做之事無一不是屠殺生靈，在凡間名譽大損，就連他老師原始聖人都被稱為原始天魔，而一些師兄弟，都成了人見人怕的魔頭，他雖然沒有參与，但也是闡教之人。

在闡教之時，被那種業力迷惑了神魂，自然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如今離開昆崙山辦事之際，最後在姜子牙自盡之後，也是因為以前積累的福德，才讓他醒悟過來，頓時渾身大汗淋漓，一想之下，才知道闡教如今的罪孽如此深重。

若是再繼續下去，就連他的難以逃脫，心生離意，看了昆崙山一眼，就此隱去身形，在地上刨了個坑，埋了姜子牙的屍身，身化一道極光，想着極地離去，不知所蹤。

姜子牙自盡之後，真靈離去，飛上天庭，進入封神榜中，顯化出了仙體，出現在凌霄寶殿之中。

經過此一遭，也明白了前因後果，見殿前高座的江漢珍，也不敢怠慢，就行了大禮拜道：“罪臣姜子牙拜見天帝。”

江漢珍笑着說道：“起來即可，你如今成就正果，也是應有之理，從前只見一恭弘=叶 恭弘，如今可見泰山，天地大勢，如此結局，自有道理，觀天之道，可執行乎？”

姜子牙神色一愣，竟然沒有怪罪他助闡為虐之事，為他找了以前跟着闡教之時的理由，還問起了他計策，心中感動。

對於天庭的恩德只有報答，封神之事，原始壓根就沒安排他的名額，但他也是一心想要成仙之人，最後竟然如此到了天庭，讓他感慨不已。

自詡所擅長的就是韜略，既然問計，那就是他所擅長的了，就思索片刻，說道：“臣入封神榜以後，明了天道與聖人是為何物，我天庭為天地中樞，聖人乃天地蛀蟲，犹如大樹生了蟲子，若是不除去，定會腐蝕大樹。”

頓了一下，就說道：“臣有三策，分上中下，如今說來，請天帝定奪。”

江漢珍對姜子牙所所說的暗暗點頭，沒想到如此短的時間，竟然讓他分析了整個形勢，有名之人，果然不凡。

聽到還有三策，就問道：“如此說來，此事已成，太公之謀，自然不凡，既然有三策就將最好的一策說出來，天地進化才是根本。”

姜子牙聽得詫異的看了江漢珍一眼，沒想到江漢珍竟然不按常理出牌，若是他在姬發跟前說出三策之時，姬發肯定會問出三策的具體情況。

可到了江漢珍這裏，竟然連問都不問，就讓他拿出最好的計策出來，心道，天帝果然不於凡人一般，也沒那凡人急於成事之心。

江漢珍對此也不知道，但對於什麼三策，也不感興趣，說出來就會在其中選一個，他做事穩紮穩打，沒有速成之法，每次行事，都是根基夯實，對於那些急於求成之法，自然不感興趣，所以也不會問起方法。

只有問最好的，最穩妥的才符合他的道理。

就聽姜子牙說道：“如今聖人者有六，准提聖人已進入輪迴，接引與通天進入西土不出，雖不停號令，但也遵從天庭，剩下的就是太上原始女媧三聖，此三聖中，太上陰謀深厚，行蹤隱秘，女媧不服於人，有重返天庭之意，至於原始已經入魔，不足為慮，我們可暗中發展，完善天地，积極防備聖人，指使通天接引與三聖對抗，等到我們有實力橫掃三界之時，此三害不足為慮，天帝大事可成。”

江漢珍心中連連搖頭，沒想到姜子牙竟然給了這種策略，雖說也是可行，但也考慮的不是太全面，沒有將天道與鴻鈞考慮進去，也沒有將天庭之中快要證道之人考慮進入，只能算是中規中矩。

但能出了這種謀略，也算是種上之策，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姜子牙對於天庭的勢力不了解，雖然他是天庭之人，但不是雷府之人，即使知道雷府出自靈柩山，但卻不知道雷府背後的祖師就是燃燈祖師。

礙於眼界的局限，也因為沒有進入雷門，這些事肯定不會知道的。

若是以後有機緣，進入雷門，自然就能看的清楚，但也不會拉他進入雷門。

就對着姜子牙點點頭，說道：“太公此言，也算長治久安，我會慎重考慮，太公剛入天庭，可先在天庭了解幾日，再為你安排職位。”

姜子牙聽到江漢珍如此說，心中閃過一絲失望，也知道這次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心中有些疑惑，或許還有不知道的，等到探明之後，再制定策略。

就對着江漢珍一禮，告辭離去。

# 第二百一十二章 大勢明 又見屠聖計

送走了姜子牙，江漢珍暗道，姜子牙善謀，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給出此等計謀，也算是下了一番功夫，至於其中的局限性，自然是姜子牙並非雷門中人，有些事情，對於雷門弟子來說是常識，而對於雷門以外的人來說，就是隱秘的東西了。

不知道雷門底蘊的情況下，也能提出挽回頹勢的方法，可見其計謀之高。

江漢珍搖了搖頭，不再去糾結這事，考慮到他所用的策略，無非就是以正治邪而已。

只有提升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在強大的實力面前，一切陰謀詭計都成了笑話，在雷霆普傳法門之中，對於此事也有詮釋。

陰謀之事，只是手段，提升自己，才是最主要的根源，只有自身強大，又有辨別一切的眼光，才能做到無懈可擊，將一切麻煩，化為虛無。

若說計謀，江漢珍也沒有什麼計謀，此時的情形已經明了，而且聖人已經選擇了站隊，若是動手，自然不會出現朝令夕改之事。

比如太上原始兩位聖人，已經做出一副要與三界對考到底的姿態，而接引與通天，就在西土之地與彌勒對抗，而且兩人必定是維護天地的，即使不幫助天庭，也不會做出有損天地的事情。

至於女媧聖人，態度就有點玩味了，隨人躲在媧皇宮不出來，但手伸的比較長，用招妖幡暗中控制妖族，竟然要謀奪天庭星神業位。

星神之位本是命格相符之人才能承受的格位，並不是誰想奪取就能奪取的，就是江漢珍雖為是此界至尊，也不能胡亂安排人做那星神。

能做的就是從旁指點，並加以引導，讓門下弟子命格更符合星神之位，即使做了星神，也沒那麼容易完全與星辰結合。

還得需要長時間的維持星辰運轉，慢慢的與星辰溝通，參悟天機，完善道理，壯大星辰，只有如此，才會命格與星辰結合，成為真正的星君。

並不是如女媧聖人所想，安排妖族就能掌握大權，爭奪氣運那樣，也不像原始聖人所認為，天庭規矩森嚴，不符合仙道逍遙自在的行事作風。

若是如聖人一般行事，只是一味地掠奪，而不知修復完善，天地只能越來越弱，進入滅度也是應有之理。

江漢珍有此想法，也是因為在凡間的心月狐妲己所所的消息，妲己雖然已經歸了天庭，但在女媧那裡卻業沒斷過聯繫，就是想要探查聖人的動向，彙報天庭，也好讓天庭做出應有的準備。

雖然天下沒有改朝換代，但封神之事已經結束，封神榜上名冊已經齊全，也就意味着封神告一段落，但聖人並沒有就此收手，闡教沒有達到自己本身的利益，太上想要趁着打敗通天，而大興人教的願望也落空了。

兩人自然不會甘心，就闡教弟子下山匡扶明主，重定乾坤，若說封神之事結束，明面上女媧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但賺了一個人情，還讓原始許諾可以讓妖族重返天庭。

等到九尾狐琵琶精等三妖返回之時，女媧決口不提當初向三妖許諾的成道之事，只是奇怪的看了三人一眼，對於當初許諾，好似從沒有發生過一般，這讓早就對女媧不滿，而且已經投靠雷門的三妖，被徹底推了出去。

離開媧皇宮，三妖一陣合計，就將女媧最近所要謀划的事情，完完整整的呈遞道天庭之中，

據九尾狐所說，女媧聖人志在天庭，想要爭奪天庭星神之位，恢復上古妖族的榮光，而且已經接到了原始玉令，正在洪荒大地的妖族之中挑選人手，若是不出意外，不日就會抵達天庭，安排星神之位。

江漢珍看到此消息之時，心中一陣冷笑，也不知道這聖人有何權利插手天庭之事，竟然還想安排她的妖族在天庭擔任星神，本來就有除掉這些聖人的心思，只是為了不讓通天教主左右搖擺，才等了一段時間。

其中原因自然是還怕通天教主插手，通天教主手段非比尋常，戰力在洪荒讓聖人中屬於頂尖，手段不輸入此界的燃燈祖師，還有就是考慮到聖人若是知道了鴻鈞之事，態度肯定會有變化，可等到的不是聖人醒悟，而是繼續一條道走到黑。

鴻鈞與天道之事在洪荒中已經流傳開來，此事若是聖人不知，那就成了怪事了，但並沒有開始做那完善天地，利益眾生之事，而是繼續以鴻鈞知道行事，若是如此，也就對聖人的態度不會有什麼期待了。

而女媧聖人準備帶領妖族入駐天庭，自己做那無冕之皇，一下子將天庭的殺心引了出來，既然如此，那就不會對所謂的聖人手下留情，而下場只有一個，將奪了天道的東西，返還給天地。

江漢珍心中計定，就書寫了一份信，對着門外喊道：“來人。”

傳令官聞聲而入，說道：“先生，不知傳喚弟子有什麼吩咐。”

江漢珍說道：“去安排人手，準備星辰祭聖陣，十方俱滅陣，小周天星辰陣，要求所有天庭在側人員，全部參加。”

傳令官聞言一陣大喜，此三陣是屠滅准提之後才完善的，本來打算為鎮壓天庭，威懾聖人之用，而暗中創出，此時還沒有亮相，就是為了屠聖，如今用此陣法，目的自然不言而喻。

就見江漢珍接着將一封信遞給他，說道：“安排好之後，你去一趟西土，將此信送入通天教主手上。”

傳令官接過信件，眼中目光閃爍，不知道再想什麼，就略帶喜色的答應道：“是，先生，弟子必定完成任務。”

接着就迫不及待的出了凌霄寶殿，向外而去，江漢珍看着傳令官離去的身影，一陣搖頭，此時的天庭仙官一個個都不是任人拿捏的主，而且攻擊性極強。

做事風格與六耳有些相似，這傳令官眼中的殺氣，將讓江漢珍猜到了他的打算，之所以給通天教主信件，就是堵住通天教主出手的意圖，將此事提前與他說明，免得在關鍵時刻通天教主出手阻止。

其中女媧與通天之間也算有些情分，聽聞兩人之間因為原始，而鬧了矛盾，女媧將通天贈送的靈珠子都扔下了凡間。

通天對於女媧聖人心有愧疚，可後來幫着原始圍攻通天，此情分也有所消耗，但通天此人重視情分，說不定會出手相救，若到那個時候，天庭就會進入兩難的境地。

總之歸根到底，就是實力不足，拿不下通天教主，正是此因，才不得不動用一些計謀。

若是以他的意思，肯定會提前告知通天教主，提醒女媧聖人，以免真的與天庭對上，到那時就有些不好看了，若是女媧一意孤行，那就顧不得他了。

但將此事交給門下弟子，肯定不會按照他原本的意思來，從中如何操作，自然有他們自己的打算，聖人為天地以害，已經眾所周知，凡天庭之人，無不除之而後快。

就在傳令仙官離去之後，江漢珍嘆息一聲，知道此一去，女媧聖人定會有身死之厄，生還幾率渺茫。

果不其然，傳令仙官負責傳達各部命令，離開凌霄寶殿就開始积極召集人手，讓天庭之人儘快演練大陣，隨時待命，不但如此，還發動同門開始呼朋喚友，聚集天庭，編入大陣之中，以增加威力，以確保能夠萬無一失。

但對於送信與通天教主之事上，卻遲遲不肯動身。

凡間之中，帝辛死守朝歌，施行自己的政令，沒了那些貴族，在朝歌之地政令有一種意想不到的通暢，不但改革成功，而且更進一步發展，選拔真人再也不是貴族垄斷，而是舉薦制度，只要在黎明百姓之中有名望之人，都能進入官場體系。

雖然只有一城之地，但朝歌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經過幾年時間，已經將此政令深入人心，埋下了種子。

若是此事，即使商湯滅亡，但此文明卻不會隨之而去，自此之後，貴族再也說不出天生高貴的話語，帝辛做成此事，就開始猶豫了起來。

六耳告知他若是不願在凡間待着，就可以返回天庭，但帝辛也是志氣高昂之輩，背後有如此之好的條件，還被各路諸侯弄得差點滅國，自然不會就此甘心。

自己的政令還沒盛行天下，就在凡間待了幾年，政令也推行出去，接下來就想重新爭奪失地，一統天下。

可就在這時，得知了天庭演練陣法，意在聖人女媧，就讓帝辛有些坐不住了。

他商湯之所以稱為這樣，導火索就是因為女媧之事，心有仇怨，但聖人高高在上，一直以來將此事壓在心底，如今聽到之歌機會，自然不想放過。

但商湯僅有的朝歌之地，已經經營的初見成效，實力不凡，也有了收復失地的資本，心有不舍，就在王子中尋找接班人。

因為姜恆楚被很早就殺死，姜家勢力也被滅的差不多了，姜皇后沒了外援，在後宮之中也沒有什麼作為。

# 第二百一十三章 朝歌變 聖人赴天庭

眾所周知，姜皇後生有兩子，長子名曰殷郊，此次名曰殷洪，被姜家以及所有貴族認為是正統的接班人，與帝辛非是一條心，而與貴族比較親近。

帝辛所主張的政令與貴族不和，有損貴族利益，自然與這兩個兒子有些疏遠。

貴族見帝辛此等作風，自然不會答應，就想另立新帝，而殷郊與殷洪就成了首選，在貴族之中名望極高。

在姜恆楚沒死之前，帝辛有三十子，等到姜恆楚死的時候，只剩下十三子，後面陸續有幾位皇子莫名其妙的身亡，但死亡的速度卻沒姜恆楚在的時候那麼快了。

雖然帝辛也有防備，但也架不住暗箭，等到將貴族全部下入大獄，並且打包讓靈珠子帶回西岐，從那時以後，朝歌之中就在也沒有發生過王子莫名奇妙的橫死事件，也是神奇。

帝辛的王子到底是誰害死的，只要名眼之人，自然心知肚明，無非就是姜皇后的兩位皇子親近貴族，已經成了他們內定的下一代人皇，至於其他的皇子，只要表現的稍有出色，就會有橫死之禍，能逃脫者寥寥無幾。

就如原本的故事當中，帝辛最後只剩下兩位皇子，就是殷郊與殷洪，至於其他的皇子，一個也沒看見，若無意外，應該早就英年早逝了。

帝辛對此心知肚明，只有將貴族全部拿下之時，情況才好了起來，身邊的皇子九人，能夠當的大用的也有幾人。

其中一人名叫殷野，此王子出生卑微，沒有任何背景，但此人才智不簡單，懂得韜光養晦之道，在雷門入朝堂之時，就抓住了機會，從而進入雷門之中，如今修為也是不低，不但主張與帝辛一樣，而且在雷門之中積攢了大量的人脈。

而帝辛也只後期必定要重用雷門中人，就對此王子中意十足，心中頓時有了主意。

暗中招來殷野，立即交了兵符，並且聯繫了天庭六耳獼猴前來，以防不測，以極快的速度傳位與殷野，讓許多皇子都沒有反應過來。

而殷郊與殷洪自然不服，他們兩人可是早就認定的下一代帝王，與貴族親密，即使現在，也跟貴族有所聯繫，當即召集人手，準備殺入王宮，奪取帝位。

可還沒等兩人聚集大軍，行事敗露，一干同黨死傷殆盡，就在關鍵時刻，闡教之人九仙山桃源洞廣成真仙出現了，就要殺死新主，帶走殷郊殷洪。

就在關鍵時刻，六耳獼猴帶着十方俱滅大陣將廣成真仙圍控在陣中，並將之俘虜，並與帝辛一起將之押往天庭，就等待處理完女媧聖人之後，再對廣成真仙下手。

天庭正在如火如荼的準備着大陣，闡教還在為大興之事在人間混跡，對於天庭從不在意，自然不知道這等事情，當然也有人將此事彙報闡教，但闡教之人只是噗嗤一笑，言之天庭此舉犹如兒戲，即使闡教一位真仙進入天庭，也能在天庭耀武揚威。

闡教知道如此，自然不會在意，還在為自家大興之事忙碌，四處挑撥戰爭。

此事的天庭之中，傳令仙官看着所有的一且都準備好了，也顧忌這女媧聖人就快要降臨，這才帶着信件，晃晃悠悠的向著西土之地而去，至於是否遲了，自然不會在意。

等到西土之時，女媧聖人已經召集從妖族選拔出來的三百六十五為妖仙，並且給每個人都安排了星神之位，這才帶着摩拳擦掌的妖仙離開媧皇宮，向著天庭飛去，一路妖風陣陣，遮天蔽日，很有一番氣象。

當女媧聖人走到半路之時，忽然從天空飛來一隻仙鶴，女媧一眼就認出了此仙鶴是通天的傳信之法，就說道：“在我前往天庭之際，通天來消息所謂何事，莫不是怕我實力大增，而出言阻止吧。”

就對身邊的妖仙說道：“將此仙鶴趕出去。”

身邊的一位妖仙也知道這是通天道人的仙鶴，就說道：“娘娘，通天道人畢竟是聖人，雖然如今截教威勢不在，但自身戰力並沒有大損，娘娘帶領我等進入天庭，只要得了星神之位，就能恢復上古周天星辰大陣，若是再與娘娘的聖人之尊結合，自然不懼其他聖人，但就怕出現圍攻之事，若不然與這通天道人搞好關係，以後讓其當個打手也是不錯的。”

女媧聖人聞言有些心動，通天戰力無雙，在洪荒之中是出了名的，即使非四聖不可破的誅仙四劍被原始受走，但其劍道與陣道還是頂尖之輩，若論單打獨斗，沒人是通天的對手。

女媧心中思索，自己只要去了天庭，就能多出山百六十五為星神，就能組成上古之時的周天星辰大陣，自身實力就能一躍成為聖人之中最高的，但她只有一人。

原始太上不足為謀，接引准提也不是善茬，若論好利用的，還要屬於通天教主，只要以後將通天教主拉過來，就能稱霸洪荒，再也不會窩在家中。

想到此，就說道：“如此也好，那就看一下通天是何意思。”

界過仙鶴，化為一份書信，神識一掃，頓時大怒，說道：“通天竟敢如此侮辱於我，定時知道我妖族將要大興，威脅到他戰力第一的名頭，才阻止我去天庭。”

身邊的妖仙感覺奇怪，就問道：“娘娘，通天聖人是何意思。”

女媧噗嗤一聲冷笑，將書信遞給身邊的妖仙，說道：“你自己一看便知。”

妖仙一看，心頭思索，就感覺有些不對勁，通天此人在洪荒中名頭十足，都了解其人品，既然如此說了，肯定不會無緣無故。

剛要準備勸說女媧聖人，就見女媧聖人此時已經怒氣衝天，一副就要暴怒的邊緣，心知若是此時勸說，定會被其責罰，就將心思壓了下來，只能暗道一聲去了隨機應變吧。

此信正是傳令仙官將書信送入通天聖人手中，通天聖人果然重情重義，雖然答應了不會參与，但卻飛鶴傳書女媧，想要阻止其進入天庭之事，想要從中挽救女媧一番，畢竟往日的情分還有些的。

但女媧聖人已經召集了妖眾，並且已經在去天庭的路上了，此事才勸說她，已經有些遲了，在如此之多的手下面前自然不願丟了面子。

況且他也自認為不屬於任何人，洪荒女仙何其繁多，能成道者唯有女媧一人，不光是運氣，而且還有其中的手段，沒有手段早就死在了中途，這麼多年低調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能力。

可如今有了能趕超一切機會，自然不會被三言兩語所阻礙。

女媧行事，犹如原始一般，對於天庭全然沒有放在心上，還做着率領門下，組成周天星辰大陣，威震洪荒的美夢。

對於天庭早就準備好了陷阱，竟然全然不知。

而就在此時，西方教內，在密切關注女媧的通天教主坐立不安，對於天庭，其餘聖人不了解，他可知道的一清二楚，天庭所用的陣法大都出自截教，其中的威力自然清楚無比，又在天庭中樞立陣，若是被困，就連聖人也難逃一死。

知道女媧聖人對他的提醒毫不在意，一意孤行的向著天庭而去，讓通天教主有些忍不住，就想去天庭幫助一二，起碼要保住女媧的性命，也不枉同門一場。

就在通天教主猶豫不決之時，遠處飛來一朵祥雲，將落門前，走出一人，對着通天說道：“通天道友，燃燈來訪，有一道理想要與道友共同參詳，唐突之舉，還望贖罪。”

# 第二百一十四章 遇堵門 通天明自我

通天乍一看是燃燈道人，知道燃燈也是生於上古之時，可以說跟他們是同一時期之人，只不過燃燈道人錯過了鴻鈞前兩次講道，只聽了最後一次，按理說與他也有同門之宜，可以稱一聲道友。

但畢竟沒有鴻鈞之道的基礎，所以修為不上不下，最後拜入闡教，當了副教主，在他知道的消息中，燃燈後來惡了原始，被封印在靈柩山，甚至有傳言，興起的雷門也是奉燃燈為祖師。

對此人的毅力與能力有些佩服，但並不代表通天教主會與他同輩論交，心知燃燈此次就趕上他要去天庭的時機到來，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說白了就是學了三清慣用的手段，來堵門的。

通天怒氣頓生，想他堂堂聖人之尊，竟然被一個低了半輩的人堵門，心道若是這次不說出個所以然來，讓你豎著進來，橫着出去。

想要去天庭一趟，為了救下女媧聖人，不要讓女媧聖人也不如准提的後塵，可沒想到竟然來個堵門的。

剛想要質問一二，定眼一看，竟然看不出讓等的修為來，所散發的感覺，竟然與道果無疑，心中一驚，說道：“道友已經是道果之境了？”

只見燃燈祖師一笑，點頭說道：“不錯，我燃燈之道照耀諸天萬界，為眾生指路明燈，運氣好，收了個好弟子，讓我明悟燃燈之道，如今已然是道果之境，大羅已悟，混元可期。”

通天教主橫眉一豎，說道：“燃燈道友好大的口氣，道果雖然指的是自己的道理，但也不是隨便誰就能悟透的，想我等聖人奪天地道果，以自身寄託於天道之上，成就聖人業位，也只是與初入道果同等，雖然不死，可與道果之境對上，就略有不如，不知燃燈道友有何本事，成就道果，大羅已悟，就連混元也可期了？恐怕紫霄宮那位也不得混元吧。”

對於通天教主的質問，燃燈祖師也不生氣，說道：“我自萬界而來，成道於上古，參天地造化已久，本就是大羅之輩，至於你說的那位蛐蟮道人，卻不能與我同論，蛐蟮之道再與寄生，眾生之道在於自我，想通天教主也是靈台清明之人，只之蛐蟮道理，卻不知仙道博大，真是可惜可嘆。”

通天教主聽到此言極為刺耳，不管怎麼說他的老師都是鴻鈞道祖，而鴻鈞道祖本體在說傳說中是混沌中出現的一隻蛐蟮得道，燃燈此言不止是說鴻鈞修鍊的事寄生天地，犹如蛀蟲，而且還說他目光短淺，不知天高地厚一般。

通天教主目露殺氣，拿出青萍劍，一臉殺意的看着燃燈祖師，說道：“道友既然如此說了，那通天就想討教一番，還望道友的手段，能如剛才的話語一般剛硬，莫要讓我失望才好。”

燃燈祖師聞言含笑點頭，從袖中取出一隻紅色的小棺材，說道：“貧道正有此意。”

通天教主面露殺氣，提着青萍劍就攻了過去，但隨即見到的事一口棺材當頭罩下，其上死氣纏繞，就要將他埋葬一般，暗道，‘看來這燃燈還是有些手段的。’

當即不敢怠慢，揮出青萍劍就斬了過去，但所斬殺出去的見光，進入棺材之中，再也不見蹤影。

通天不信邪的又攻擊了幾下，但還是一如既往的消失不見，心中驚詫連連，對於燃燈也沒有剛才那麼的小視了。

但就在此時，被棺材一照，周圍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就連神識也難以施展，就此讓通天教主極為煩躁。

忽然一道亮光從遠處亮起，稍稍驅散一些黑暗，犹如指路明燈一般，通天心道，‘九死必定會有一生，四周都是黑暗，看來這就是唯一的活路了，就抬腳循着明燈走了過去。

在外界看來，通天教主在原地打轉，面前是一口大紅色的棺槨，而棺槨上放着一盞明燈，通天教主轉悠良久，就循着明燈走了過去，一直走到大紅棺材之中，並且躺了下來。

此時的通天感覺心神疲憊，就想好好的睡一覺，一掃所有的煩心之事，竟有一種不敢出去見人的感覺，一切的煩惱，都要隨着這次沉睡而消失，忘卻了整個洪荒，還有洪荒中的一切。

燃燈祖師看着躺在棺材中的通天教主，暗暗點頭，說道：“通天教主也是大才之人，我以超出他兩個境界的修為，才能用此法將他裝在棺材里，若是一般的聖人，甚至蛐蟮道人，也不一定能逃脫得如此一招。”

通天教主躺在棺材之中，雖為極為疲憊，就要睡着一樣，可到最後還是睡不着，一直在努力的掙扎着。

燃燈祖師對他這一招極為自行，稱其有藏天之能，可埋葬萬物，而且經過無數年的完善，在這次量劫之中，指導黃龍玉鼎成道之後，悟出的這一招，就此一招，自忖大羅之輩都難以招架，是打算用這一招埋葬主世界如來的。

但看着通天教主意志極為強悍，看似心有牽挂難以入眠，其實是意志強悍，能與此對抗。

手中拿着棺材蓋，猶豫着要不要蓋上，最終還是搖了搖頭，伸出一指，對着通天眉心點了一下，通天教主頓時清醒，左右一看，才發現自己躺在棺槨之中，而且棺頭一盞明燈，又看着棺材外面燃燈道人一臉笑意的看着他。

頓時心中大駭，驚出一身冷汗，所有的疲憊都一掃而空，靈台清醒無比，一咕嚕從棺材中翻身跳了出來，看着身邊的棺槨與燃燈道人，心知這就是燃燈道人的道法，竟然恐怖如斯，差點將他就此埋葬。

想到剛才自己的豪言壯志，跟燃燈祖師對上，竟然連一個回合都沒撐下來，頓時面色羞愧，再也沒有了剛才的傲氣。

到了此時，還哪裡不知道天庭背後的靠山就是燃燈道人呢。

對着燃燈道人拱手一禮，說道：“在下剛才多有失禮，還望道友海涵，天庭所行之事，貧道就此不會插手，但若可以，還請道友留諸聖一條生路，通天就是粉身碎骨，壓會報答此恩。”

燃燈祖師這才笑着點頭說道：“粉身碎骨倒是不必，只要道友不要破壞天地，貧道感激不盡。”

通天問言，有些尷尬，他剛才所做之事，無異於成了破壞天地的幫凶，如今被說傳，有些難以自持，但行事比人強，對於燃燈的手段，自己沒有絲毫招架之力，也不能就此擺出聖人的傲氣。

就說道：“這個還請燃燈道友放心，我三清為盤古元神所化，與世界淵源深厚，定不會做那有損天地之事。”

“呵呵。”

燃燈祖師玩味的笑了一聲看着通天說道：“那可未必，盤古天王生化洪荒，元神三分，為太清玉清上清，稱為三清，三清立人闡截三教，立教之時已經耗費了盤古遺澤，如今剩下多少，就難以說清楚了。”

通天聞言臉色變化不停，心中憤怒，但也有自知之明，有心想要爭辯，但心裏明白，就那一次立教，就將盤古遺澤消耗的所剩無幾，有的只是簡單的香火之情。

他在得知此事之事，也暗自懊惱過，但截教已立，想要挽回難上加難，通過如此多年的努力，也沒白費，竟然有所好轉。

燃燈自然對通天的變化看的一清二楚，接着就說道：“但三清之中，為唯有你通天道人，所耗費的盤古遺澤最少，而且所立之教與天道契合，有此一教，只要善加經營，挽回本身氣運指日可待，想必通天教主也能感受的到吧。”

被燃燈如此一問，通天教主心中詫異的看了燃燈一眼，但還是點點頭，說道：“燃燈道友明見，我自身本源氣運恢復，也就在這數十年間，還要感謝燃燈道友的靈台明燈雷霆之道，若不是此法出現，我通天也不可能明白此理，何談挽回本源氣運。”

燃燈聽得點頭不已，但面色極為古怪，他的燃燈之法大興於此界，就是在諸天萬界之中名氣也是不小，但所傳的道法去加了一個雷霆二字，本來他聽到靈台明燈雷霆之道還感覺沒什麼，但此時聽到通天教主口中說出雷霆二字，就感覺有些古怪。

此界燃燈之法大興於世，這也沒錯，但雷霆之道也在中間，互為表裡，想他自己的殺伐之道也是不弱，沒想到雷府什麼都不幹，就能跟着他一起大興於世間。

但隨即也就一陣搖頭，也是一陣惋惜，若是知道江漢珍與他緣分早結，即使耗費再大的代價也要提前收入門下，卻沒想到他在主世界只是鎮壓過去，而對於未來毫無所知，被雷府撿了便宜。

心中對於主世界西方教的恨意越發深厚，不但將他軟禁在過去殿中，還像防賊一樣防着他，心中殺意連連。

看的一旁的通天一陣心驚，好漢不吃眼前虧，深怕殃及池魚。

但燃燈祖師隨即一想，也知道即使紅雲老祖也被拉到了雷府之中掛了名，就連主世界慈航道人的名錄也被江漢珍掛在了雷府，如此一想，多他一個也不奇怪，心中也就平衡不少。

隨後看着身邊嚇的不敢出聲的通天，差點笑出聲來，心中暗道一聲抱歉。

哈哈一笑，就對着通天教主說道：“我今日來此，有道理要與道友探討，總不能就讓我站在門外吧。”

通天這才反應過來，心中也是一喜，知道的了道果之人所說的道理，肯定對他有所幫助，而且兩人之間道理相近，定會觸類旁通。

對着燃燈祖師說道：“道友有請，裏面說話。”

# 第二百一十五章 萬事順 大勢誰人謀

燃燈祖師看了通天教主一眼，略感奇怪，依照通天教主的性格，定會想方設法的去救人，而如今這種情形，好像就將女媧忘了一般，對於此時絕口不提。

心中疑惑，暗道這通天莫不是打的別的主意，明面上不提此時，暗地里是否讓於他交好的接引去了天庭。

頓時施展神通查看，並沒有發現接引有什麼異常，而與他一起降臨的彌勒也在西方教中，並無奇怪之處。

越發的疑惑之下，就出言問道：“道友剛才一心離去，如今安之若素，前後判若兩人，不知可有所悟。”

就見通天教主點點頭，說道：“心不內守，而為人所動，心若為己，而天塌不驚，剛才被道友指路明燈引路之後，明了彼岸之理，以往通天喜好為別人考慮，而沒有活出自己，即使成就聖人，也深感孤寂，若不是自持意志力頑強，定會就此倒下，如今明悟，才知本心之中自有一番天地，我通天的修為即使在洪荒中名列前茅，也不能依着此而讓別人遵從於我，人各有志，全屏己心。”

通天說出這話之事，心中頓時一松，就像剛才躺在棺材中一樣，極為放鬆，萬事皆與我無關，看出了感情的本質，對於他來說，並非優點，而是缺點，如此一瞬間，此缺點瞬間消失，全身法力圓融至極，活潑靈動，就如道果一般的在自身凝聚。

燃燈看的連連讚歎，也道這通天的資質極高，就在什麼地方都能感悟道理。

以往沒有明白，也是因為沒人提醒，聖人之中，只有太上與原始與他接觸比較多，但這兩人沒一個不是包藏禍心之輩，通天重感情的這個缺點兩人不是沒有看出來，但為何三人相處年限久遠，但從不提及此事。

若是稍微提及一二，通天心中察覺，也會注意自己的這個缺點，長此以往，也會有所改變，也不至於在重感情這事情上吃了虧。

可兩人明知道此事，但就是沒有絲毫提及，其中肯定有目的，想要利用通天，就只有利用他的缺點，若是通天沒有缺點，早就能遠超兩人，再加上通天的資質，說不定能做到洪荒以身證道第一人。

燃燈祖師忽然看向虛空，頓時笑着連連搖頭，對着虛空說道：“六耳不可偷聽。”

通天奇怪，問道：“道友何事？”

燃燈祖師說道：“有門下弟子調皮，竟然偷聽我與道友談話，若有失禮之處，還望道友擔待，我回去定會責罰於他。”

通天心中一動，暗道就連燃燈門下之人都有此種神通，也是不凡，說是責罰，但臉上的沐濡之情，哪有一絲一毫責罰的意思。

通天搖頭說道：“沒想到道友門下竟然有此資質不凡之輩，不知這後輩弟子是何來歷，是否方便告知？”

就見燃燈說道：“哪有什麼資質不凡，就是一隻不知天高地厚的六耳獼猴罷了，當不得道友稱讚。”

通天這才恍然大悟，心道原來是這位，‘法不傳六耳，道不可輕傳’此理在洪荒盛行已久，起因就是鴻鈞講道之時，發現一隻六耳獼猴偷聽，才種下此等詛咒，不但斷了六耳獼猴的道途，也絕了萬千聖靈的進化之路。

因為他好奇之下尋過這六耳獼猴，之事找到一具屍體，和滿地的塗鴉，後來弄明白六耳獼猴死之前的塗鴉，也讓他的截教思想越發的完善，后老傳授道法不論出生，有緣者皆可聽道，其中原因就在於六耳。

有此淵源，也算有些緣分，兩人同時感慨一聲，相視一笑，就此坐而論道，好不快活。

天庭之中，一切準備就緒，而對於其餘的聖人，還是有些擔心，但勢力不足，也沒那個能力，江漢珍心中有些擔憂，就怕其餘的聖人冒出來阻攔，定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對於太上與原始，倒是不擔心，就連此消息都沒有傳出去，而且兩人的道場有人盯着，只要兩人出動，自然會報於天庭，提前做出防範。

至於接引，在西土之地，如今已是自顧不暇，和彌勒糾纏在一起。

最怕的還是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此人極重感情，若是念及舊情，想要救女媧聖人一命，若萊天庭，定會多生波折。

以女媧聖人的那種性子，得勢之後定會暗下殺手，若是在天庭亂打一通，好好的天庭肯定會被打的殘破不堪，就連營造的環境，也會被破壞殆盡。

江漢珍正在為此事發愁，在一邊的六耳忽然一驚，嚇得往後退了幾步，讓一眾仙官奇怪異常。

江漢珍就問道：“六耳，你在朝列之中為何如此，可是聽到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六耳緩了幾口氣，說道：“回先生的話，非是不好，而是大好事。”

江漢珍以及一眾仙官聽得來來興趣，而江漢珍就問道：“是何事，說來聽聽。”

就見六耳平復了一下心情，說道：“我知道先生心有憂慮，就怕通天教主出手阻攔，就監聽與通天教主，本來通天教主要來天庭，但沒想到剛要出門，燃燈祖師將他攔在了門口，兩人一番討教，通天教主竟然躺在了棺材中。”

此言一出，聽得中人唏噓不已，才之燃燈祖師的厲害，竟然連戰力無雙的通天教主也給收拾了。

但江漢珍對此毫不在意，燃燈祖師之威，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推測的，從主世界降臨，本就是大羅金仙，而且已經明悟了混元知道。

如今在此界時間不短，又經歷了封神量劫之事，與黃龍玉鼎又開闢出一方天地，此事的黃龍與玉鼎都有道果只能，更何況主持此事的燃燈祖師。

有如此感悟，根據江漢珍猜測，燃燈祖師距離混元已經不遠，兩界的積累，最後一結合，定然是一尊混元。

境界早就超出與金仙同等的聖人許多，能將通天教主裝在棺材里，也不出奇。

六耳掃了一眼在殿中的各個仙官，看着眾人的嘆服，滿意至極，但看到江漢珍似笑非笑的看着他，頓時有些不好意思，知道此事對於江漢珍不是秘密。

這才說道：“沒想到通天教主竟然有如此悟性，竟然看着燃燈祖師的靈柩燈與棺槨，悟明了自身的弱點，不再為感情所累。”

說到這裏，六耳停住了，而其餘的仙官就問道：“那然後呢。”

六耳目光閃爍，心道然後就被燃燈祖師趕了回來，但如此大庭廣眾之下，怎麼好意思說，心中一動，就說道：“我說的意思就是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去做，而不用擔心別人搗亂，一切有燃燈祖師為我們遮風擋雨，我們即可安然無憂。”

江漢珍看着六耳一陣搖頭，這六耳腦筋轉的就是快，從剛開始在主世界見他之時，還是一個極為淳樸的老實孩子，沒想到如今變得跟陳玉樓一樣。

但對於此消息也心情好了不少，只要沒有人攪亂，此事就算成了，一切準備都沒有白費。

就在此時，門外的天兵帶着傳令之旗進入殿中，說道：“啟稟天帝，妖族聖人女媧帶領三百六十五為妖族已經到了天庭，其言語蠻橫無理，與天庭守衛發生衝突，已經打了進來，如何行事，還請天帝定奪。”

此言一出殿內一片嘩然，紛紛怒氣上涌，似是摩拳擦掌。

江漢珍神色閃過一絲冷意，也沒想到妖族來的如此之快，本來只是讓天兵隨便問幾句，就放他們進來，卻不想這幫妖族竟然如此，還在天庭之中大打出手，頓時讓他殺意大起，本來還有些猶豫的心瞬間堅定下來，就想讓今日闖入天庭之人，全部留在這裏。

就說道：“眾將聽令，檢查大陣，通知前線，讓妖族聖人女媧一干人等自由行事，若是想要佔據星神之位，必定會來此中樞之地，不可阻攔。”

眾人一聽，頓時大喜，齊齊一禮道：“末將遵旨。”

政令一出，雷厲風行，本來想要打入天庭，進入中樞之地，逼着天帝安排星神的女媧一干人等忽然感覺沒了抵抗，天兵好像怕了他們一樣，四散而逃，越到後來，就越沒有蹤跡。

這時一個妖族說道：“娘娘，這天兵看樣子怕了娘娘的威嚴，都躲了起來，話說這些天兵一個個的都不長眼，見了聖人還不知道夾道相迎，竟然還敢反抗，若不是看在以後同僚的份上，早就將他們打的魂飛魄散，屍骨無存了。”

而這時旁邊的一個妖族說道：“說的也是，不過此時天兵的素質卻高了不少，雖然比起我妖族在天庭之時的威勢，但也不差，若天庭全部是此等天兵，若真跟我等硬拼，要拿下也要費一番功夫。”

此時就有妖族噗嗤一笑，說道：“你想多了吧，若是天庭有如此勢力，哪還能過得如此窩囊，天庭便利，有星辰之力存在，若在加上我妖族的周天星辰大陣，就是聖人也得暫避風幫，哪還能用得上如此窩囊。”

其餘的一干妖族聽聞，紛紛點頭，即使有妖族疑惑，但也只是疑惑，對於天庭並沒有放在眼裡，而所知道的消息，都是數年以前的。

女媧聖人進入天庭，就開始用神識探查這什麼，但探查許久，卻什麼也探查不到，又想到通天所說，天庭危險，心中思索，幾位聖人的動向都明了，只有一個不知行蹤的准提是個問題。

但他對於准提，也不會畏懼，准提之弱，就比她強點，但他身邊有三百六十五為妖族在側，雖然此時沒有星辰之力，但如此多人圍攻與准提，也是不懼。

至於天庭，壓根就沒被她放在眼裡。

# 第二百一十六章 各有識 着實難溝通

一眾妖修行走之間，已經到了凌霄寶殿之前，凌霄寶殿之中已經嚴陣以待，就等着妖眾到來。

女媧聖人乍一看，心中疑惑，不知道天庭弄得什麼事，好像對他沒有絲毫畏懼一般。

這時以為仙官走到妖眾面前，說道：“你們的來意我天庭已然明了，若是有事，還請入殿宣說。”

女媧聖人橫眉一豎，天庭竟然不將她這個聖人放在眼裡，對它犹如凡夫俗子一般，說道：“讓昊天出來見我，就說聖人降臨，有事宣說。”

仙官搖頭說道：“回稟這位妖族首領，天庭的昊天已經殉位，至今昏睡不醒，就於封神量劫過後，徹底魂歸地府，若是想要尋找昊天，我可以為你書寫一道手令，你自可去地府尋找。”

女媧聖人聽得七竅生煙，心中憤怒，他乃聖人之尊，竟然被人稱作妖族首領。

而一旁的一隻青鳥精忍不住了，指着仙官說道：“大膽，女媧聖人乃人族聖母，證得大道的聖人，你竟敢如此編排，今日看來不大開殺戒不成了。”

說完就要動手，而女媧聖人意識目光閃爍，心中殺意連連，她是造人成聖，按理說人族是她所造，雖然本身為妖族，與妖族也親近，但還是自認為人族聖母。

身邊的妖仙要為她出頭，自然不會阻攔，青鳥取出一根簪子，扔了過去，但隨即一根鐵棍忽然出現，好巧不巧的砸在了簪子上。

兩者相撞，一聲巨響，簪子瞬間化成粉碎，女媧聖人防備不及，就看着身邊的青鳥精受了法寶反噬，噴出一口鮮血，倒在地上。

女媧頓時大怒，取出一隻紅繡球，就打向了棍子，並怒道：“賊子爾敢。”

此棍子正是六耳的混鐵棍，見那妖怪出手，就想教訓一二，一棍子將青鳥精性命交修的法寶的的粉碎，青鳥精就是受到了反噬。

但隨即看見一個紅繡球向他砸了過來，不驚反喜，得知截教好幾人，還有孔宣都能與聖人硬抗，就連被燃燈祖師帶回去的黃龍與玉鼎都成了道果，如今已然不懼聖人。

他自然也是不服輸之人，頓時跳出身形，舉起混鐵棍一棍子將紅繡球打了回去，其中紅繡球上傳來的力道，將他震的退後幾步，凌霄寶殿之內的一眾仙官就要動手，但江漢珍將他們攔住了。

並且說道：“都且助手，六耳天生善斗，而且越戰越勇，不甘落後於人，早就想與聖人一較高下了，如今遇到，正是機會，讓他先與女媧聖人斗幾個回合，再進行處置。”

一眾仙官神將這才罷手，也驚嘆六耳的進步速度之快，戰力遠超常人。

其中一位仙官說道：“天帝，我們若是如此不講規矩的圍攻一人，是否有損威名？”

其餘仙官一聽，紛紛鄙視的看着這位仙官，這仙官心有警覺，也覺得自己說錯話了，在洪荒之中，講究一種古板的打法，若是但單獨斗，就不會有人從中幫手。

但對於雷門中人，早就吃夠了這等悶虧，早就對這種事情嗤之以鼻，行事作風暗含詭道，若是敵人，就不會將自己限制，只要能想到的手段，儘管可以是施展出來。

此思想已經融入此界的靈台明燈雷霆之道中，早已融入雷門，如今還說這種話，不讓人嘲笑就怪了。

在凌霄寶殿之中，將外面看的真切無比，六耳提着鐵棍，與女媧聖人的紅繡球打的十分精彩，江漢珍暗暗點頭，六耳的進步有目共睹，雖然還沒成就道果，但戰鬥力去強悍的不一般。

女媧聖人久攻不下，想她聖人之尊，竟然連一個區區螻蟻之輩都拿之不下。

洪荒之中，鴻鈞所說，‘聖人之下皆為螻蟻’，此言在以往都是真言一般的準確，可如今卻出了岔子，看着遠戰越勇，大吼大叫的六耳獼猴，頓生惱怒。

手掌一番，取出一物來，凌霄寶殿中的江漢珍見此，眼睛一縮，知道這寶物叫山河社稷圖，內部自稱山河，犹如洪荒社稷，困人收人，極為厲害。

心念電轉，知道六耳雖然戰力無雙，但自身的寶物只有一根老君爺煉製的混鐵棍，神通就是六耳神通，對於別的寶物，還能抵抗，對對付這些內含乾坤之物，卻差了些火候。

就見六耳也是一驚，瞬間施展雷霆法相，身體瞬間變成百丈之高，手舉鐵棍，就要與女媧山河社稷圖來個硬碰硬。

江漢珍看着一陣搖頭，內含乾坤之物非比尋常，乾坤份屬陰陽，陰陽演化大道，就連時間空間都有陰陽之分，若不然，也沒有時光倒流一說。

六耳必定沒有成就道果，對於乾坤一類的寶物，也難以招架。

江漢珍取出自己的菩提樹枝，對着山河社稷圖刷了過去，同時說道：“不知聖人駕到，有失遠迎，招待不周，還望海涵，若是聖人有事，就入殿說話，何必在門外就大打出手，有失聖人威嚴。”

樹枝一出，女媧聖人大驚失色，心道，‘莫不是准提在此，不然天庭也不會有如此底氣對抗聖人。’

就見菩提樹枝與山河社稷圖相撞，兩者都飛退回去，回到各自手中。

女媧聖人冷哼一聲，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准提道友為天庭撐腰，怪不得天庭竟然如此囂張，竟敢頂撞聖人，道友身在天庭，難道就不怕太上原始兩位道友找上門來嗎？”

女媧說話之際，手中暗扣紅繡球，四處尋找什麼，江漢珍見此暗暗點頭，女媧聖人就喜歡突然出手，也有詭道之意，定是在尋找剛才衝撞於她的六耳。

想着以她聖人之尊，原始的弟子他不敢動，別人的弟子，犹如螻蟻，殺了也就殺了，想着殺了六耳，准提也不會說什麼。

江漢珍看着連連搖頭，也覺得天庭保密工作做得好，將一切都隱藏的如此嚴實，又加上聖人對於天庭輕視已久，眼光都被吸引到了闡截二教的矛盾之上，這才讓天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此時的天庭內部，就連女媧都沒放在心上，也算是達到了隱藏的目的，才能做一直奇兵。

江漢珍在殿內搖頭失笑，也不做解釋，既然被認成事准提的寶物，那就當是吧。

接着對着女媧說道：“聖人來天庭氣勢洶洶，又帶了如此之多的妖魔，是要掃平天庭，自己做這三界之主嗎？”

女媧也在考慮天庭的意圖，本來對於天庭不在意，就是那句聖人之下皆為螻蟻，如今錯把菩提樹枝認成准提，不管怎麼說，准提也是聖人，聖人與聖人交往，才能平等論交，但此事的女媧對於准提已經有了怨氣。

心道准提藏頭露尾，竟然派出手下與他周旋，這是對她看輕的樣子。

就怒道：“既然道友不願出面，那此事天庭任由我施為了，今日來此，是為星神，已經得原始道友同意，還望道友待會不要插手天庭之事，若是插手，休怪我不客氣。”

但女媧說完，沒人回應她，但言辭之中，早就將天庭看成了他的后花園一般，只跟他所認為的准提說，對於天庭，即使六耳與她鬥了幾個回合，但在女媧聖人的眼裡，還是沒有將天庭放在眼裡。

江漢珍看着女媧聖人的樣子，心中殺意連連，既然看不見聖人之下的生靈，當聖人之下的人是螻蟻，那就再也別看了。

即使女媧聖人將聖人的架子融入了靈魂，但已經對於天地沒有了什麼作用，而且還是天地的蛀蟲，將天庭當做她施展權利的地方，那就沒必要存在了。

天生萬物，自有其用，若是一個人沒有了作用，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看着女媧對着死去的准提說著話，天庭眾人只是看着，也不說話，准提之死，在天庭已經不是秘密，但現在還有人對着一個死人說話，讓眾人感覺一陣古怪。

女媧聖人說了半天，卻沒有一人回應，有一種羞怒之感，就怒道：“沒想到堂堂准提聖人，也是這種藏頭露尾之輩，算是我女媧看錯你了。”

但還是沒有得到回應，場面極為尷尬，而這時身邊的一個妖族就說道：“娘娘，興許是您說了此事是原始聖人所安排的，准提聖人雖然也是聖人，但就喜歡做一些偷雞摸狗之事，興許就是被娘娘剛才的話嚇得逃了出去，如今還在不在天庭，也未嘗可知。”

有有解圍，女媧才感覺稍好，心中憤怒稍緩，就對深厚的妖眾說道：“走，我們進去，看這天庭究竟賣的的什麼關子。”

女媧聖人一聲令下，帶領着眾妖就向凌霄寶殿走去，殿內一中文武仙官，都嚴陣以待，不敢絲毫放鬆，都知道接下來肯定有異常硬仗要打，目視着門口，等待着女媧聖人與眾妖到來。

女媧聖人心中早就有些憤怒，對於天庭剛才對她的羞辱，已經放在了心上，要說洪荒聖人不重功德，不重利益，唯獨對於麵皮看的重要。

剛才與天庭的那番事情，儼然已經損害了女媧聖人的面子。

對於得了天道本源紫氣，奪取天道法則而成道的聖人，本來提升修為就很難，到後來天庭中樞運轉天道意志強大之後，讓聖人的修為更加難以寸進，也就對所謂的麵皮看的很重。

爭奪不為別的，就為奪個面子。

# 第二百一十七章 心莫亂 各走各的道

女媧聖人與一眾妖族，進入凌霄寶殿之中，就看見凌霄殿內文武百官各按分為陳列，星斗照耀蒼穹，仙兵力士齊全。

心中怒氣頓生，她來此就是為了安排三百六十五個妖族，就是為了星神之位，此時見到天庭之中竟然有人佔據星神之位，雖然不足三百六十五為主星，但也有一天罡地煞之數，合為一百零八主要星斗。

鳳眼一縮，對着坐在主位之上的江漢珍說道：“你是何人，為何坐在天帝的位置上，天帝本是道祖親自安排昊天擔任，你有何德來坐在此位之上。”

江漢珍搖頭一陣失笑，說道：“原來是妖族的聖人，說話真是可笑之極，蛐蟮道人有何德何能，竟然能隨手安排至尊之位，至尊本就天地自然推舉，何須人為控制。”

接着就說道：“不知妖族聖人帶領群妖，打上天庭，所謂何意，我天庭也沒有任何失德之事，今日到此，莫不是要造反不成？”

女媧聖人被說的臉一陣紅，一陣白，想她聖人之尊，有協助鴻鈞道祖治理天地，教化眾生之職責，而且她也是功德成聖，有造人補天兩樣功德，竟然被多次稱呼妖族讓聖人，而且對於鴻鈞道祖，竟然稱為蛐蟮道人。

就怒道：“螻蟻之輩，竟然如此大膽，如此不尊聖人教化，一意孤行，今日定要給你一個教訓不可。”

說完就拿出紅繡球，向著江漢珍打了過去，江漢珍心中一陣搖頭，此聖人只是鴻鈞門下聖人，也只是一個稱謂一般，本來還想多說幾句，讓其自行散去，但如今女媧聖人竟然對於聖人之下，見之入螻蟻，只要不順眼，就打殺了事。

江漢珍心中一嘆，取出菩提樹枝，就對着紅繡球一刷，同時將案前的令旗扔了出去。

一眾仙官見此令一出，紛紛心動，令旗連番揮舞，一道陣法接着一道陣法陸續運轉，將女媧聖人以及一眾妖類全部圍在中間。

女媧聖人一驚，被大陣圍住，忽然失去了紅繡球的感應，江漢珍在陣眼之中用菩提樹枝一刷，紅繡球頓時掛在了樹枝上。

接着所有的天兵按照早就安排好的行事，先是五行之氣對着陣中一陣清洗，伴隨着鋪天蓋地的滅仙箭席捲其中，犹如暴雨。

妖族在陣中本以為天庭不足為慮，也都沒有做出什麼防備，被一個突襲，帶走了大部分姓名，接着又是三災之難，在陣中肆虐，這些妖族對於三災這種防不勝防的招數，沒怎麼抵抗就紛紛中招。

運轉妖力抵抗，但鋪天蓋地的滅仙箭可沒有停下，只要一個疏忽，就會中箭，不到片刻，就成了刺蝟，不但如此，而且神魂俱滅，消失在陣法之中。

此個突然襲擊，就連女媧聖人也被弄了個措手不及，憑藉著自身的修為，也擋住了幾波攻擊。

當女媧拿出山河社稷圖，準備將被困在陣中的妖族先收入山河社稷圖中的時候，忽然感覺不到了妖族的氣息，拿出招妖幡看了一下，頓時大驚失色，對天庭也有了一種畏懼。

想要離去，但被困在陣中，也是無法，就說道：“你竟然對聖人下殺手，就不怕被眾聖圍攻嗎？我乃天道聖人，有造人功德於補天功德在身，若是不想被鴻鈞道祖責罰，就趕緊放我出來。”

江漢珍聽的一陣冷笑，繼續一道令旗出去，此事所有的大陣都加持在一處，目的就是女媧，女媧身邊的空間塌陷，裂縫中刮出的罡風，將她自持的形象全部毀去，而且從陣中還冒出一道道的業火，將她灼燒的身形都難以維持。

心中恐懼，暗道，這莫不是業火紅蓮？難道血海中的冥河也參与了此事？再加上一個准提，兩人即使殺不死我，也能將我封印於此。

頓時有些退意，不再想繼續糾纏下去，就說道：“兩位道友，天庭之事我再也不參与，一切全憑二位做主，只要放我離去即可。

但心中卻暗暗將此事記下，準備以後騰出手來，在報此仇，心中氣憤，但也無可奈何。

江漢珍看着陣中苦苦抵抗的女媧聖人，心中冷笑不已，到了此時還以為是原來的一切，卻不知天地早就有所變化，以為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了如指掌，去不知現在的一切早就不是她們所見到的一切。

江漢珍也暗暗點頭，對雷門的保密工作很是認同，竟然能做到此等瞞天過海，深得隱藏之精髓。

雷門在此界的時間已經不短，但對於其餘人，不是示弱就是隱藏，自身的底蘊沒有絲毫泄露出去，如今才能有此等效果，殺聖人一個措手不及。

江漢珍拿着靈柩燈，對着陣中施展靈柩之火，此火形似業火，但有所不同，對於一切損害天地的邪魔有極大的克制作用。

女媧雖然有造人與補天之功德，但在此界的女媧並不是主世界的女媧，主世界的女媧他不清楚，但此界的人卻不是女媧造的。

通過江漢珍的多方查證，也知道上過無色人，九頭族等人族，死於鴻鈞暗算，但人族卻保留了火種，鴻鈞發現之後，也沒法將其滅亡，所以想到了將人族釋放出來，再進行弱化，直到消失。

而女媧的功德也是鴻鈞所安排的，讓女媧釋放出了人族種子，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認為人是女媧拿着鞭子蘸着泥抽出來的，而女媧也得了人族饋贈的功德，才能成就聖人。

讓人以為人族就是女媧所造，至於補天，只是聖人之間的利益爭鬥有關，也在鴻鈞算計的一個環節之中。

只有天柱倒塌，天地破裂，才能賺取此等功德，若是不然那，又哪來的補天功德可做，看似有理有據，其實都是安排好的。

若不然鴻鈞道人也不會告知洪荒，功德都有定數，誰做功德之事，都在命中註定，一切看的是緣分。

但江漢珍卻與之相反，功德無處不在，只要有所善念，就有功德之事到面前，有典型的例子，黃龍與玉鼎兩人為了驗證此事，還去請教了鎮元子，一番下來也是得益良多。

由此可見，所有之事，根本就沒有定數這一說，有的只是如那鴻鈞的不軌之心。

江漢珍看着陣中的女媧大吵大鬧，硬的不成就來軟的，但他可不為所動，恨不得現在就將女媧聖人殺死陣中。

但女媧必定與道果同等，要殺死也沒那麼容易，連續幾個日夜的圍攻，女媧得不到天地靈氣的補充，身心疲憊，就將山河社稷圖往空中一拋，自己跳了進去，進入山河社稷圖之中。

身邊的一位仙官就問道：“天帝，這可怎麼辦，女媧躲進了山河社稷圖之中，若是不出來，我們定拿她沒有辦法。”

江漢珍笑着說道：“無妨，此事早有定計，無須擔心，山河社稷圖本就是天地生成之物，我被修士逆則成仙，天地也是如此，逆反回去，定會增加底蘊。”

仙官眼睛一亮，就說道：“難道天帝的意思是想祭祀？”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正是如此，祭祀大道，無物不可以獻祭，生於天地，而返還天地，也算應歸之處。”

# 第二百一十八章 心神正 陣內祭聖人

對陣之法，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至於敵人如何擾心，都要不予理會，就如此時，女媧聖人從剛開始的威脅，到謾罵，到服軟，以至於最後的求饒，被困入陣中的那一刻起，就沒有任何人理會於她，進入陣中的那一刻起，結局就已經註定。

天庭的目的，就是將女媧聖人獻祭與天地，恢復天地本源，修行至今，心性早已看清事情的本質，至於在對陣之中的憐憫，早已消失，此萬全之策，對敵毫無生機。

事前已經提醒警告，但女媧對此沒有絲毫放在心上，看着凌霄殿內架起的祭天法壇，並且一眾仙官將女媧躲藏的山河社稷圖移入法壇之中，江漢珍這才鬆了一口氣。

這時有些仙官對法壇中的山河社稷圖看的眼熱，不由的手上力道輕了幾分，有人道：“多好的寶貝，如此山河社稷圖竟然就此毀滅，倒是可惜了。”

另一名仙官對此頗為認同的點點頭，說道：“正是如此，聽聞女媧聖人手中不光有山河社稷圖此物，還有紅繡球，招妖幡等寶物，就連傳說中的乾坤鼎也在其手上，就是不知是真是假，若是能將這些寶物先卸了，然後再進行祭祀，不但能除了天地蛀蟲，還能為我天庭增加數件寶物，豈不是一舉兩得？”

兩人連聲嘆息，江漢珍聽到后，掃了兩人一眼，心中一陣搖頭，沒想到竟然還有此貪心，若真如此，說不定會讓女媧尋得機會趁機逃跑，心道，看來此心性修為還不夠。

而這時兩人聲音被六耳聽到，六耳頓時大怒，對着兩人說道：“你們兩竟然如此婦人之仁，此舉貴在返還本源，即使女媧身懷半個洪荒，也要將其祭祀於天地之中，從根源上解決麻煩，身上多攜帶的一切，還是歸天地所有，增添天地本源之舉，你等竟然還貪戀其身上的寶物，此是屠聖之舉，若是一時疏忽，讓其逃脫，你等這種貪婪之心逃不了關係，回去之後自去提升心性，若是還有此毛病，定懲不饒。”

兩人被六耳如此一說，嚇得一個哆嗦，才回想起自己的貪心，若是真照這樣下去，定會出了問題，此事幡然醒悟，一臉羞愧，對着六耳一拱手，說道：“元帥教訓的是，末將知錯了。”

說完兩人下了狠，對着陣中又加大了力氣，再也沒有絲毫手軟。

其餘的心起憐憫之人也被驚醒，看着自己手上弱了幾分的法術，趕緊加大了幾分，拚命的向著陣中輸送法力。

有此一事，陣法憑空壯大了三分，祭壇之中山河社稷圖內的女媧正在其中施展迷惑之術，氣息從山河圖內散發出去，就是為了激起外面仙兵的憐憫之心，讓外面的天兵對其下手輕些，也好讓山河社稷圖抵抗住外界的腐蝕，為他爭取一個時間，也好想辦法逃了出去。

本來已經初見成效，對付她的大陣憑空弱了三分，可哪知忽然之間，大陣不但恢復原有的威力，而且還強了三分，就連山河社稷圖內都開始不穩起來。

女媧神色凄厲，怒道：“好賊子，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一群狼心狗肺的傢伙，連一絲一毫憐憫之心都沒有。”

大罵之際，山河社稷圖最外的一層框架破裂，已經返還於天地之中，山河社稷圖內一時之間地動山搖，女媧站立不穩，差點栽倒在地，大驚失色，暗道一聲糟糕。

心念電轉，思索着其中的對策，忽燃心中發狠，想到了一個壁虎斷尾之法，取出一口小鼎，一手拿着紅繡球，心中閃爍不定，最後怨毒的看了一眼外界，將紅繡球丟進鼎中，接着自己也鑽了進去。

外面的一眾仙官看見山河社稷圖被祭祀出去，已經被腐蝕了大半，從山河社稷圖中散發出去的本源，進入中樞之地，變成了天地的底蘊。

而就在剛才竟然拿之不下，讓一眾仙官都有些羞愧，卻不知如此，悄無聲息的破了聖人施展的勾動人心內部憐憫之心的迷惑之術。

可見心性修為高的好處，即使別人做什麼，都能堅持自我，不為所動，也就不會被人所利用。

看着山河社稷圖已經被獻祭了大半本源，但遲遲沒有看見女媧抵抗，將喊着自忖，此陣法隔絕陰陽，斷絕一切，任何人都只能從內部出來，絕不可能逃出去，心中猜測這可能是又再想什麼詭計。

覺得有些問題，就吩咐了六耳小心點，別讓陣中之人逃了出來，並且將菩提樹枝給了六耳，只要見有東堤飛出，就將其打回去，而他自己也將靈柩燈拿在手中，嚴陣以待，就怕中土出了什麼變故。

果然，就在山河社稷圖消失的那一刻，從祭壇之上憑空出現一口大鼎，從祭壇之中沖了出來，速度極快，讓一眾仙官大驚失色。

六耳見此跳上空中，拿着菩提樹枝就是一刷，發出一聲巨響，六耳倒飛出去，而大鼎也被重新大入祭壇。

江漢珍見此冷汗直流，心道差點被她給跑了，無意之間，竟然又建了一功，也是小心謹慎所致，若是一個疏忽，定會讓她逃了出去。

就拿着靈柩燈，打出一團火焰，進入鼎中，鼎內發出一陣凄厲的慘叫，眾仙官也被嚇的不清，此是又加大了力氣，就想一鼓作氣將此獻祭，就怕自己一個疏忽，導致功虧一簣。

隨着鼎內的慘叫之聲越來越微弱，慢慢的消失，外面的大鼎也被慢慢的分解而去，直到大鼎在祭壇之上消失，又陸續漏出幾樣寶物來，但也沒堅持個一時三刻，被獻祭出去。

直到最後祭壇之上空無一物，江漢珍神識掃了一眼，也沒有發現女媧聖人的蹤跡，心道，應該是死了吧。

就對六耳問道：“六耳，你有沒有發現女媧聖人的蹤跡？”

六耳一陣搖頭，說道：“先生，在慘叫之聲消失之時，就沒有聽到過聲息，想來應該是死了，如今祭壇之上空無一物，沒有絲毫事物，依弟子之見，我們此事成了。”

江漢珍心中感應着天地法則的清晰，似乎是升了一個台階，而且中樞之地還另有變化，讓他竟然感受到了天地意志的存在。

但也沒告知六耳，就問道：“那你以為如何，是否要把大陣撤了。”

六耳被剛才大鼎的衝撞弄得有些心有餘悸，即使拿着江漢珍的菩提樹枝，還是受了一些輕傷，想到女媧就是被困住，若不是手中的菩提樹枝在手，定能將他撞個七葷八素，能保住性命都不錯了。

對於聖人的那點輕視之心，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剩下的只是對萬物的謙卑，看待眾生的平等。

江漢珍暗暗點頭，六耳獼猴算是練出來了，看着六耳獼猴的樣子，心中好笑，但也沒有漏出什麼讓其察覺。

最後六耳一咬牙，說道：“先生，菩提樹枝先借我使使，天地不滅，聖人不死，女媧聖人到底死沒死，弟子不得而知，但弟子還是不放心，為了穩妥起見，就讓弟子在此守候三日三夜，才能讓我等心安。”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有此謹慎之心，以後也不會因為疏忽而出了過錯，菩提樹枝就不給你了，靈柩燈你拿着，以後直接給燃燈老師就行。”

頓了一下，思索片刻，從懷中取出一隻令箭，說道：“此箭為主世界玉皇赦罪大天尊所賜，威力極強，大天尊乃大羅之輩，此箭自上古末年就開始煉製，如今不知多少萬年，即使混元之輩一個不小心，也會着了道，有此物護身，即使聖人復活，也拿你沒辦法，我對此也極為放心。”

說著手一揮，六耳手中的菩提樹枝飛回了江漢珍手中，先是將靈柩燈扔了過去，又將玉皇令箭扔了過去。

六耳對此總覺得有些不對，而江漢珍說道：“此二物出自大羅金仙之手，其中暗含天道至理，道理你可仔細參悟，若能得之一二，你就能明了前路，成就金仙。”

六耳聽得一喜，他本就在道果之境的邊緣，對於道果之境還是極為渴望，看着與江漢珍稱道友的孔宣道人，金靈聖母等人，一個個的都明悟了道果。

就連天庭為官的一氣仙余元也悟出了一氣大道之理，作為天庭戰力高端的代表，讓他怎麼可能服氣，天庭雖然發展的不錯，但能拿出手的高端戰力還有些不足，全屏燃燈祖師的名頭，和江漢珍的權衡，而他就是最高戰力的代表。

想他六耳獼猴也是天地靈種，雖然出生微末，承蒙大道不棄，拜入雷門，也有一顆不服輸的心，對於道途他可是十分在意，歡喜的接過江漢珍遞過去的兩樣寶物。

暗道，有此二物，定能明悟道果，心中歡喜，早就忘了剛才的疑惑。

而六耳獼猴身邊的帝辛目光閃爍不停，似乎略有猜測，但江漢珍對他隨意掃了一眼，嚇的趕緊低下了頭。

交代完事情之後，江漢珍就帶着菩提樹枝就此離開陣法，沒有返回行宮之內，而是向著天門走去，出了天門，就此施展神通，隱去身形，消失在天門之外。

# 第二百二十章 西方出事有權衡（1）

江漢珍回到主世界之後，就聽到西方教出了事情，原本天庭為了不使西方教背後之人出現，只是對着西方教圍而不殺，可某一天，西方教婆羅殿中，如來對弟子講經說法，忽然面色一變，殺氣散益於大殿之中。

一時間暮鼓晨鐘，玄音陣陣，有門人敲響暮鼓，呼喊道：“阿彌勒圓寂了。”

聲音傳出，殿內聽經的一眾沙彌一陣驚慌失措，紛紛起身向外跑去，如來對此一番測算，發現彌勒是真的圓寂了，而且是毫無生機的那種，接着面色陰沉的能滴出水來。

神色漏出一絲殺氣的看着燃燈，說道：“燃燈菩薩，阿彌勒去封神世界辦事，如此出事，定然被奸人所害，若是沒有人知道底細者，又如何知道阿彌勒乃分身降臨，用咒殺之法將本體都咒殺而亡，而直到封神世界之人，只有你一人，不知燃燈菩薩對此怎麼說？”

如此質問之下，燃燈祖師冷笑一聲，說道：“如來我佛行事自有章法，如今你說出阿彌勒出事，我才知道我西方教已經降臨封神世界，全程我全然不知，全部由如來我佛做主，如今出了事情，竟然要怪到我頭上，是何道理。”

燃燈祖師說話之間，手拿一把尺子，神色不善的看着如來，一副你若不說清楚，我就動手的架勢。

如來在燃燈身上掃視一陣，上下打量着，希望可以從中看出一些擬端，來判斷究竟是不是燃燈所做。

但燃燈祖師還是一副風輕雲淡的樣子，對此沒有絲毫神情，心中不想，不猜，不轉，連心思都沒有轉動，即使如來道行再怎麼高深，也察覺不出任何。

果然如來沒有從燃燈身上看出任何問題，目光閃爍不停，面色緩和的說道：“是我誤會燃燈菩薩了，此事燃燈菩薩全程在我眼皮底下，沒有絲毫異動，阿彌勒之死，定然與燃燈菩薩無關，還望燃燈菩薩不要怪罪。”

燃燈還是一副淡然的回答道：“無事，你我同為西方教人，自上古末年就共事於我佛，如今已不下數萬年，而我在教中又毫無功績，如來我佛懷疑也是應有之理，燃燈毫無怨言。”

如來看着燃燈菩薩言辭真切的樣子，讓他有一種事實就是如此的感覺，竟然生不出對燃燈的懷疑，最後只能嘆息一聲。

看了一眼彌勒的方向，說道：“我西天為重造急了世界而立教，化道為佛，阿彌陀進入滅度之時，讓你我彌勒三人主持西方教，本打算在佛法東傳之後，依靠此功德讓你與彌勒也成就佛果，我等三人中，你為過去佛，我為現在佛，而彌勒，就是未來佛。”

燃燈祖師靜靜的聽着如來說著，心中在思索着西方教彌陀佛的來歷，自上古末年，天地進入大劫，使得三界被打的殘缺不全，一干仙道祖師對此決口不提，後來又進入域外戰場之中。

原本他以為自己出生於上古末期，但經歷了由主世界輻射形成的封神世界之後，才發現事情並沒有像原本那樣簡單。

封神世界雖然世界等級比主世界低了一些，可主世界發生的一切歷史，卻在封神世界中上演，封神世界中的一切，是他在世界初生之時就發現的，而且許多事情都與主世界極為巧合，若不是江漢珍出現，封神世界中的燃燈與他的結局又何其相似。

經此一事，也有些懷疑西方教的來歷，是不是真如別人所說，來自於域外，或許西方教本屬玄門仙道，只是後來才叛出玄門的。

前思后想之下，對於如來也沒那麼仇視了，接着就聽如來道：“彌勒乃阿彌陀輕傳弟子，如今身死他方，若是彌陀佛怪罪起來，你我都逃不了干係，這要讓我西方教如何交代。”

言辭之間，一陣惋惜之色，心中懊惱不已。

燃燈祖師目光閃爍不停，彌勒之死，肯定不是小事，是未來佛的種子，如今身死，讓他西方教的氣運都有些不穩，再也無法鎮壓未來。

心中思索片刻，好像決定了什麼，就對如來說道：“如來我佛，我西方教佔據西牛賀洲之地，稱為西土，不於天庭交，不歸閻王管，可以說是自立為王，我等生於此界，但卻拜了極樂世界彌陀為尊，卻做那損害此界天地之事，如今彌勒已死，彌陀定會責罰我等，不弱就此暫時隔絕我西方教與極樂世界的聯繫，等到想到對策之後，再進行處理。”

如來莫名的看了一眼燃燈，燃燈此言他又如何聽不懂，意思就是說我們生在這世界之中，卻在外面認了個乾爹，做的事出賣自家之事，看似自立為王，卻被別人控制。

他也知道彌勒身死之事非比尋常，是急了世界安排在其中的眼線，就是為了此界不出問題，而如今彌勒已死，這讓急了世界怎麼想，到了此時他也沒了主意。

這段時間跟燃燈接觸，雖然關係還是冷淡，並且如來對於燃燈多有防備，可畢竟同處一殿之中，平時接觸不深，但還是會說些什麼的。

也就在這段時間，燃燈祖師字里行間之中，對如來說的都是權衡利弊之法，自從降臨封神世界的本尊的燃燈之法大興，就比較關注普傳法門，其中核心是雷霆之道，燃燈之道，和權衡之道的綜合，還有諸多法門融合其中。

其中最有意思的還是王禪老祖的權衡捭闔之道，燃燈祖師觀看良久，感悟頗多，對此也十分讚賞，就在如來身邊經常灌輸這些思想，這種無形中的影響，讓如來也變得開始用權衡捭闔之道來考慮為題，甚至連他自己都沒發現。

燃燈祖師看着如來眼中目光閃爍，心中暗笑不已，心道，‘果然還是動了心思，其中的利益你也能看的清楚，也非迂腐之輩，修道之人唯道獨尊，只要你考慮了，我就為你說些完善天道之法，讓你在其中得益，我那徒兒所要走的完善天地之法乃雙贏之法，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就不相信你不動心。”

如來對於此事由於不決，其中對於急了世界，他們屬於下屬，而在西牛賀洲，又是主人，原本被急了世界所指揮，做的就是要將此界獻祭於極樂世界，以增加極樂世界的本源。

至於最後的好處，就是極樂世界所許諾的現在佛，而在主世界中，佛陀也就大羅金仙，如今他已然成就，即使將此界全部送給極樂世界，最後能得到的也是一個稱號而已，至於混元之道，還是遙遙無期。

如今彌勒身死，彌勒的身份不一般，是阿彌陀的徒弟，阿彌陀為極樂之主，可以算的上是他們的頂頭上司。

徒弟死在這裏，他肯定脫不了干係，按照他的分析，極樂世界肯定會派得力幹將降臨，甚至有可能將他與燃燈都代替，而此時又沒有想好說辭，無法擺脫自己的罪責，最後燃燈所所，就成了一個最好的辦法。

# 第二百二十一章 西方出事有權衡（2）

思索良久，就對燃燈說道：“燃燈菩薩此意不失為中肯之法，但我們斷絕了玉極樂世界的聯繫，同時也會少了一個靠山，若是被天庭知曉，我西方教恐有滅頂之災。”

燃燈點點頭，贊同道：“如來我佛此言在理，此事要分陰陽，有失必有一得，彌勒之死，你我恐有失位之責，我倒是沒什麼，需要的氣運也是不多，但如來我佛需要更進一步，就需要我萬千弟子傳承，從而演道，參悟境界，其中利弊，還請我佛自己決定，我燃燈全力支持。”

說完就閉目養神的坐在一邊，如來自然進入了天人交戰之際，對於燃燈所說的話，早就心動了，心有猶豫，就是因為其中的利益沒有看清楚。

暗思道，若是脫離極樂，就會自己做主，在三界中只能孤立無援，若是天庭得知西方教這種情形，說不定會對西方教下手，甚至連根拔起。

忽然一想，覺得不對，現在的仙道勢力，大部分力量都被牽扯在域外之中，天庭暫時將他拿之不下，若是如此，就有了緩和的機會，再尋人從中說和，說不定能度過此等局面。

想到這裏，頓時眼前一亮，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就說道：“既然燃燈菩薩都如此說了，那我西方教就試上一回，其中事項，還請燃燈菩薩多多出力，只有你我聯合，才能度過我西方之威難。”

燃燈抬起眼皮，神色肅穆的對着如來說道：“我佛慈悲，此舉乃眾生之福，三界之福，即使我燃燈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我西方道統，還請如來我佛放心。”

看着燃燈說的如此誠懇，如來也就放下心來，頓時就對外喊了一聲：“阿難何在？”

在門外的阿難被此一呼，進入殿中，對着如來與燃燈一禮，說道：“弟子阿難拜見如來我佛，燃燈菩薩，不知上師相召，有何吩咐。”

如來與燃燈對視一眼，兩人點頭示意，如來就說道：“據門下弟子傳來消息，天庭已經發現我們降臨通道與祭祀之事，我與燃燈菩薩商議，恐怕天庭此舉想要找到我西方教與天外聯繫的證據，你去封閉極樂祭壇，以及上界佛降臨之地，我西方教決定暫且封閉消息，內守不出，等待事後，再做打算。”

阿難看了一眼如來，以及淡然的燃燈，心思浮想聯翩，此決定來的突然，恰好是在彌勒身隕之極，讓人一看就覺得不對勁。

阿難好似想到了什麼，但作為如來的弟子，對如來甚為忠心，對如來的命令，可謂是堅決執行，對着如來說道：“是，我佛，弟子這就去辦此事。”

說完對着如來與燃燈一禮，就此離開殿內，帶上了金剛護法八百，阿修羅三千，直撲上界聯絡通道。

燃燈看着離去的阿難，暗暗點頭，對着如來說道：“你這弟子竟然如此大才，對於內政之事極為擅長，修鍊極樂之法，卻有些虧了，如若讓他負責我西方教，以後的成就不可限量。”

如來聽的一愣，心中對阿難的影響就是莽撞，忠心，至於修鍊極樂之法一無是處，也讓他多次責罰，但阿難卻沒絲毫長進。

如今被燃燈這次提醒，也看了阿難做事周全，乾淨利落，沒有絲毫拖泥帶水，就此一事，他只是安排了要封鎖上界通道，可阿難並沒有直接去，而是想到了其中定有不少人反對，才調及了他們的嫡系人手，八百金剛，與三千阿修羅。

此兩樣是西方教內部的殺伐部門，很少動用，建立之初，如來也不在意，全憑阿難處理，一些難辦的事情，都少不了這兩個部門的身影，其中的功勞不小，但如來接受了極樂世界的思想，竟然不重視這些。

如今跟極樂世界決裂，連帶的極樂之法也有些排斥，經過這一提醒，仔細一想，的確是這樣。

心中有些惋惜，說道：“是我之過錯，竟然忽視了所有生產之法，我西方教之所以能夠井井有條，也是阿難之功德，今日得燃燈菩薩點明真相，釋迦感激不盡。”

燃燈笑着說道：“你我同為西方教之人，本就一體，何況就是我不提醒，我佛也會明白，燃燈對此不敢居功。”

兩人一陣謙虛，關係融洽了許多，所謂此一時彼一時，立場不同，態度也有所變化。

最後如來說道：“我西方教如今從本質已經改變，再稱作西方教就有些不合適，不知燃燈菩薩有何見地。”

燃燈一愣，沒想到如來竟然有此想法，但他對於此想法從心中贊同，對於教派的稱呼，在封神世界幾乎成了禁忌，據他了解，封神世界的教派都是想要以自己來代替天道，不尊天庭中樞。做事陽奉陰違，結局自然不言而喻，人闡二教滅亡，截教西方教解散，其餘的教派有一個打一個。

在天庭看來，所有的教派若是想要自製，做那以己心代天心之人，定然會與天庭中樞發生矛盾，那結局只有一個，就是消失。

想到了封神世界中什麼教，什麼派的這些小團體最後的結局，對於現在如來所提出的想法開始認真考慮起來。

想着自己的徒弟江漢珍在封神世界所為，一切都是有天庭的承認，天地需要發展，自然需要人手，什麼人都不如自己培養的好，與其說雷門是一個集體，還不如說是歸屬與天地的一所學院，轉門為培養天庭後備力量而誕生的。

正以為如此，才能在其中實現自己的報復，而且不用擔心什麼。

見燃燈浮想聯翩之際，如來看的心急，就問道：“燃燈菩薩可有良策？”

只見燃燈點點頭，說道：“的確有一策，只是此策跨度太大，恐怕我佛聽到一時難以接受罷了，還是不說為好。”

如來猜測良久，也沒猜測出什麼來，最後心一橫，就說道：“不知是何策略，還請燃燈菩薩言明，若是真的能讓我西方道統不失，算我欠你一個人情。”

燃燈看着如來一副想要知道的樣子，最後還是搖了搖頭，說道：“既然我佛想要知曉，那就在我西方教穩定之際，去四處看看，定不會讓你失望。”

如來最後得了這個結果，有些失望，但也沒做什麼，對於燃燈所說的越發好奇起來，就想將西方教的事情趕快解決，去一睹究竟。

# 第二百二十二章 西方定議容江河

江漢珍得知西方教的前因後果，感慨良久，深感世間之理，逃不出一個權衡利弊，修行至今，已經逐漸完善宣化之道，雖然道行還差點火候，但前路已明，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也能成就自己的道果。

有道是，道路千萬條，各執一根苗，千人能走出千道來，而且每個人的都對，每個人的都能對世界的所有現象做出一個解釋，雖然表面不同，思路有別，但也逃不出大道之理。

西方教能夠放棄與極樂世界的聯繫，準備在三界中獨立一道，在江漢珍看來，其中的道理就是普傳法門中的權衡利弊之法，此道理出自浮揚妙道天尊殘篇之法，又經過諸多世界的完善，成為雷門弟子的生存根本。

如今西方教選擇此路，在江漢珍看來，就是權衡了極樂世界與天庭之間的利弊，而做出了對自身最有利的選擇，也算是順應了大勢，將自身的災禍消弭於無形。

天庭本來對於西方教的態度是能打則打，能壓則壓，但也不會太過，只要不超過一個限度，就將西方教佔據的地獄當做練兵場，一來可以鍛煉兵馬，二來也能消耗西方教人手，隱性的限制西方教發展。

可如今西方教自斷後路，隔絕了與極樂世界的聯繫，沒了靠山與外援，自然不會跟天庭對上，如來與燃燈決定新的策略之後，就下令放棄地府，而且與天庭一方溝通，讓出地府之地，其餘的什麼都沒說。

此舉讓天庭覺得奇怪，本來覺得其中有詐，就派遣死士進入西方教原本佔據的地獄，這些死士都已經做好的必死的準備，卻沒有發現任何西方教的人，這才稟報天庭，西方教此舉是真的放棄了地獄。

玉皇大天尊當即下令，恢復輪迴之地，完善天地輪迴之所，一時之間忙碌個不停，也沒有來的及理會西方教，整個三界進入了一種平穩階段。

而西方教如來心裏清楚，只要被天庭騰出手來，並且得知了西方教此時的虛實，還會出手對付西方教，前方戰事吃緊，需要一個穩定的後方，而且此時的玉皇大帝，再也不是沒有權利的至尊，而是掌握了極大的權利，作為一代帝王，自然不可能任由一些不和諧因素在自己的地盤上橫行。

也是因為天庭成立雷霆學院，為天庭培養了諸多人才，此舉有利於天庭，有益於三界發展，就連在人間留下道統的仙道祖師，都逐漸的將自己的傳承融入雷霆學院之中，此乃大勢所趨，並非人為決定。

就如西方教如此另類教派，就顯得極為顯眼，如來跟着燃燈祖師觀看良久，越看越是擔憂。

如來一路心事重重，思索着西方教以後的去路，燃燈就問道：“如來我佛，我們一路觀看三界氣象，如今天庭中樞職能已然發揮作用，天庭勢力完全整合，不知我佛如來對我西方教後路有何打算。”

如來眉宇之間，還是愁容滿面，思前想后，覺得還是對天庭有些低估了，就說道：“數年之間，天庭竟然成就如此氣象，看來是大勢所趨，我西方教還在坐井觀天，又不自知，當今的天庭，已經有了碾壓我西方教的能力，我西方教引以為豪的六道輪迴，如今看來，只是一個笑話。”

如來說話之間，略顯失落，天庭經過一次大的變革，早就不同往日，而他西方教還守着原本的一些底蘊沾沾自喜。

一旁的燃燈祖師看着如來滿面愁容，也有些不舒服，畢竟兩人雖然一直有矛盾，但兩人從上古末年就在一起共事多年，就勸說道：“如來我佛不可妄自菲薄，西方教發展多年，並非都是虛假之相，此情景諸多弟子有目共睹，若是天庭沒有經過整合，說不定還不如我西方教。”

如來聽的心情稍好，隨即想到以後的出路，就問道：“我西方教就此守舊下去，定會被三界所淘汰，就是聽從極樂世界的安排，也不一定是現在天庭虎狼之師的對手，不知燃燈菩薩有何策略，為我西方教找出一條出路來。”

一旁的燃燈祖師看着如來說話之間，並沒有重新投靠極樂世界的意思，也就放心下來，就怕如來有重新投靠極樂世界的想法，若是那樣，他就不得不防着點如來了。

也是因為江漢珍是他的弟子，雖然只是在封神世界的一界緣分，但對於燃燈祖師卻意義重大，普傳道法，不但讓他氣運大增，而且讓他從死中求活，明悟了混元之道，對於這弟子，即使只有一界緣分，但也十分在意。

正因為江漢珍所行之道就是宣化道法，完善天地，對於他的燃燈之道也很有幫助，愛屋及烏，對於江漢珍所支持的天庭，自然支持，如今帶着如來出來，一方面就想改變如來的看法，另一方面，就是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與極樂世界斷絕來往。

如今見如來所所，也能大致判斷如來準備在三界之中自己的發展的決心，讓他放下心來。

既然有了此心，也願意幫着如來一把，就說道：“如今與我佛一起出來，就是看如今天下氣象，既然我佛如此意思，我燃燈有怎麼不定力相助呢？”

如來說道：“那就快快道來，若是遲了，我西方教危矣。”

燃燈笑了一下，說道：“天庭建立雷霆學院，為中樞培養後備人才，諸多道友凡間傳承勢微，就將自己的道脈傳承融入學院之中，即使如三清等強大的傳承，也紛紛融入其中，若我西方教也將自己的傳承融入雷霆學院，而且派遣門下在天庭任職，如此融合，就等於與天庭成為一體，如此行事，不但能保證我西方教道法能夠大興，而且可報我西方教傳承不滅，有此條件，我佛如來更進一步，也不是不可能。”

如來仔細的聽着，越聽眼睛越亮，傳承之事對於道果之境演道來說，有極大的幫助，金仙之輩無不如此，若能有整個三界來傳承道法，演練自身，對他的幫助不可謂不小。

可隨後又是一嘆，說道：“燃燈菩薩此計雖好，但我西方教與天庭矛盾已久，尤其是地地獄一事，更是將此矛盾弄到了頂峰，此事要做，又無門路，恐怕天庭不會答應吧。”

燃燈搖頭說道：“萬道融合，乃天地正理，百花齊放，方能滿園春色，玉皇大天尊作為至尊，有權衡三界之責，我西方教與天庭的矛盾由來已久，原本與仙道一般，都與玉皇不和，如今仙道整合，天庭實力大增，天地有所進化，我西方教若貿然進入，肯定會會遭受諸多仙道的反對，但若改個名頭，將道理融入其中，即使被別人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也沒人會追究，如此久了成事。”

看着如來連連點頭，燃燈祖師又接着說道：“我在天庭有些關係，若是由我出馬，此事有八成把握，不知如來我佛意下如何？”

如來眼睛一亮，問道：“燃燈菩薩此言當真？”

燃燈祖師點頭說道：“千真萬確。”

如來點點頭，大喜道：“那此事就有勞燃燈菩薩了，若是天庭有什麼條件，儘管答應於他，只要能保證傳承不滅，任由燃燈菩薩行事。”

燃燈這才點點頭，對着如來一禮，說道：“謹遵我佛法旨。”

之後兩人商量了一陣，主要是西方教要以何種姿態融合，若是直接打着西方教的名頭，必定會有所衝突，就在地獄戰場之中，雙方的仇怨頗多，如今融入，即使玉皇大帝有心，但其餘人還是會反對的，只有一番蓋頭換面，表面上過的去，在加上人從中說和，此事即可成功。

兩人說完，就分開而行，如來自然是要返回靈山等消息，送着燃燈離開去了天庭，等到燃燈離去良久，如來這才一聲長嘆。

揚天感嘆道：“天道大勢如此，我西方教又能有什麼辦法，大勢所過，席捲而成，若不如此，我西方教也只能成為大勢之下的犧牲品，並不會濺起任何浪花，以往不知，以為天地由我，如今見之，方知天地大勢威嚴，不可侵犯。”

嘆息之後，略顯沒落的向著西方飛去，若聽如來此言，對於如今的形勢也不是不知道，以前天庭勢微，也不會多做關注，而後來天庭對西方教嚴加方法，行事隱秘，讓他無從所知。

當今被燃燈勸說之下，，不但脫離了極樂世界，而且要向此界天庭靠攏，做個真正的此界之人，雖然對此心知肚明，也知道這是唯一的出路。

見了如今天庭的威勢，碾壓西方教易如反掌，只不過被諸多事情拖着，沒有對何時的實際而已，若是有了實際，天庭肯定不會手軟。

# 第二百二十四章 深居簡出為避嫌

自封神世界返回之後，江漢珍一直都是深居簡出，就怕引起什麼誤會，對於玉帝的此舉，有多種猜測。

且說雷府新晉弟子，都是心性俱全之輩，最擅長的就是洞察陰謀詭計，江漢珍身份不一般，他的任何事情，都能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此時的天庭氣氛他有所耳聞，自從這次返回之後，玉帝給了那種獎勵，天庭內部進入了一陣短暫的失聲，尤其是雷府弟子，都開始紛紛自查，看看是不是自己又什麼過錯，能被人拿捏住的過錯。

有些人甚至認為這事功臣將死，兔死狗烹的徵兆，平日做事收斂了許多，就怕自己也成為被第一個收拾的人。

而大多數選擇了觀望，看一看天庭的動向，然後再做決定，至於入六耳之中死忠之輩，冒失之下創入雷池，竟然說了那些話，江漢珍對此還是有些擔心。

心頭沉思，對於此事動向不明，一切還難以判斷，他所行之事是完善天地，讓天地進化，這是他的道理，對於陰謀詭計雖然擅長，但並不提倡，講究正己化人，以正治邪。

心知若是此時他在天庭若是活躍起來，一眾雷門弟子定會以為他有向上之心，響應者必定無數，如此刺激作為至尊的玉帝，說不定會做出什麼衝突之事來。

若是再加上有心人的推波助瀾，好不容易平復的三界有進入戰亂之中，唯有忍耐一二，等到三界完全一統，到時候天地大道變強，所有的修道之人自然會忙着修鍊，完善道理，也就忘了這些矛盾。

心中決定，就準備以此行事，心道，若不如將西方教也融入天庭，讓三界真正的一體，也算一份功德。

正在想着西方教，忽然有門外金雞童子來報，說道：“先生，燃燈祖師來訪，說有事相求。”

江漢珍看着金雞童子，聽到還說有事相求，就趕緊起身說道：”既然燃燈老師來訪，那我作為弟子理應出門迎接，怎可讓燃燈老師久等，快去準備靈茶仙果，將鎮元子大仙送來的那兩個人蔘果也端上來。”

金雞童子聽着一愣，詫異的看了一眼江漢珍，此界的鎮元子大仙不知是不是與紅雲祖師有關係，自從在五庄觀地界見了普傳法門流傳過去，見了普傳法門的內容，什麼也沒說，就遣門下清風童子送來兩個人蔘果。

金雞童子本是怒晴湘西世界中烏大所培育的一隻五彩神雞，不知為何，最後長成了金色，全身金氣強盛，天資不凡，自封神世界中飛升上來的弟子傳出，江漢珍完善了幾套雷霆道法，其中就有金行一氣雷霆道法，原本出自金靈聖母，江漢珍最後根據自身雷法改編而成。

此消息一出，烏大就動了心思，將五彩神雞出生的金雞送來了這裏，當了童子，甚至還有打算將所有的五彩神雞全部送來，江漢珍得知趕緊拿出與孔宣一起完善的混元五行雷霆道法鬆了過去，這才作罷，但金雞童子已經到了雷池，索性就留了下來。

金雞童子也知道人蔘果的事情，江漢珍得了人蔘果之後，一直盛放在玉匣之中，最多只是拿出來欣賞一番，對此極為喜愛，一直舍不得吃，沒想到竟然來招待燃燈祖師，但隨即一想，也覺得合理，燃燈祖師在雷門之中身份奇特，在封神世界中與江漢珍有一界師徒之緣，就在現在，已經將燃燈祖師歸入雷府，即使燃燈祖師還沒答應。

那應聲道：“是，先生，弟子這就去取果子。”

金雞童子自去取那人蔘果，江漢珍整理了衣裝，向雷池外走去，就見燃燈祖師神情淡然的看着周圍的環境，一副對任何事都毫不在意的樣子。

江漢珍見此心知燃燈祖師修為已經不同往日，有可能已經更進一步，再也沒有以前的那種死氣。

就上前說道：“老師到來，怎不提前告知一聲，也好讓弟子做好準備迎接。”

燃燈祖師這才轉過頭來，面色和善的看着江漢珍暗暗點頭，說道：“不錯，你如今修為已經明了神通，道果可望，這段時間你也沒有偷懶。”

江漢珍對此也不在意，燃燈祖師以往神秘，修為深不可測，能看出自己的修為境界也不奇怪，他返回天庭之後，就將封神世界積攢的底蘊激發出來，瞬間成就神仙，有神而明知之能，神通已然凝聚法則，一切都是那麼的順其自然，水到而渠成。

就見江漢珍對着燃燈祖師說道：“都是老師教導有方，弟子不敢居功。”

接着又說道：“老師既然來了，就請入雷池一敘，也好讓弟子招待一二。”

燃燈點了點頭，也不推辭，江漢珍趕緊將燃燈祖師引入雷池，在金雞童子擺好的案幾之前跪座一旁。

這時金雞童子端上來兩個玉盤，一個上面擺着一個人蔘果，放置於兩人面前，燃燈祖師見此，眼睛一亮，感嘆的說道：“能力倒是不小，此人蔘果可不是一般的東西，你能得到兩個，還真不一般。”

江漢珍笑着說道：“老師謬讚了，在封神世界鎮元大仙手中，鎮元大仙所積攢的數百人蔘果恐怕都進了老師的肚子，就連弟子以及門下之人也跟着沾了不少光，此物對於弟子來說稀奇，但對於老師，卻不盡然。”

燃燈祖師搖了搖頭，一聲失笑說道：“此界乃仙道主世界，而封神世界只是一個附屬位面，經主世界大道輻射而成就一方天地，其中法則怎能與主世界相比，封神世界的那顆人蔘果樹，頂多就能所個先天靈根，所結出的果子雖然不凡，但與此界的人蔘果根本沒法比。”

江漢珍聽得疑惑，就說道：“人蔘果無非就是個果子而已，難道能成道果？”

燃燈祖師點點頭，說道：“還真如此，此界的人蔘果內含大道法則，一果就是一道，你若服用此果，對道理精益必定不小。”

江漢珍他雖然知道這果子不凡，但也沒想到這樣，如今被這麼一說，方才明白這兩個果子的貴重。

就說道：“既然貴重，那就招待老師剛還何事，我這雷池除了漫天的雷霆，再無他物，有了此物，也不算失了禮數。”

燃燈祖師聽得一陣搖頭，也知道江漢珍就是這樣，有好處都向著自己人，即使不受，也能憑藉著各種理由讓人接受。

燃燈點了點頭，就說道：“此人蔘果你既然拿出來了，我也就不做推辭，服用一顆。”

江漢珍就將玉盤呈遞道燃燈祖師面前，燃燈祖師也不推辭，拿起人蔘果就放到嘴裏咬了一口，全身氣息蒸騰而起，似是飄飄欲仙，室內清靜香潔，就讓江漢珍聞到都感覺體態舒暢。

心中感嘆人蔘果威力不小，竟然如此功效，也不負了草還丹之名。

燃燈祖師吃了一口，就說道：“沒想到你門路如此之廣，竟然跟鎮元子大仙都有來往，還送了你兩個人蔘果，如今我也沾了光。”

江漢珍就說道：“老師謬讚了，可能是大道相近，才送了此物，老師自上古得道，與這些祖師之輩定有來往，得一兩個人蔘果還不是易如反掌。”

只見燃燈祖師搖頭說道：“並非初次，為師在三界有孤家寡人之稱，而鎮元子大仙在三界中也有個萬年老宅之號，他很少出門，與他來往之人甚少，就連玉帝即位之時，他也就送了兩個人蔘果而已。”

# 第二百二十六章 雷府暗動順大勢

燃燈祖師神通無雙，但江漢珍可沒那個本事，自然不知道周圍已然有人盯着他，就連他的一舉一動都逃不出一些眼睛，今日在雷池之中所發生的一切都，逗別人記錄起來，不到片刻，呈遞到了玉帝暗頭。

與帝拿着暗探送上來的情報，看了一眼，就問一旁的太白金星道：“金星，你看這份情報，宣化雷神隱藏不出，好似避嫌，如今躲在雷池，與外界少有來往，是不是察覺了什麼？”

一旁的太白金星略顯高深莫測的說道：“玉帝儘管放心，我們所做之事有根有據，西方教罪孽深重，百死難逃其咎，玉帝給予燃燈道人此殊榮，就等於是看着江漢珍的功勞，饒恕了西方教過錯，不但能堵住那鑠金眾口，還能體現玉帝的寬容大度，讓人一見，即使那十惡不赦的西方教，只要有改過之心，也能得以寬恕，眾生見之，無不稱讚玉帝之赦罪大天尊之功德。”

玉帝聽的連連點頭，說道：“如此變好，雷府如今勢大駭人，還需打壓一番，如若放縱下去，天庭就如雷霆學院一般，只要出了大門，就全部自稱雷府弟子了。”

玉帝說話之際，眼中閃過一道利芒，太白金星是玉帝近臣，自然明白玉帝的意思。

就說道：“玉帝息怒，只要此事一成，將宣化雷神的事情慢慢淡化下去，以後三界內自然就沒了宣化雷神之說，玉帝可以無憂。”

玉帝雖然覺得這樣做能達到他的目的，但神色中還是帶着一些擔憂，縱觀三界，還是雷府勢力發展的太快了。

凌霄寶殿中所說的一切，玉帝與心腹近臣謀划已久，也瞅准了一個時機，總之很是突然，看似也很自然，此事他在江漢珍去封神世界之後，就與一干心腹研究的策略，如今也只是初步施行。

做為一界至尊，數萬年沒有將天庭實力完全收入手中，這位置也坐的事有名無實，若不然，也不會跟西方教達成協議，以西方教在三界大興為條件，來換取西方教這個強力外援，從而能達到與仙道內部平衡之狀。

自認為權柄之事在於平衡，只要有兩方從中打擂，他自然可以坐在其中調節矛盾，所有的權利也會慢慢收攏回來，從而達到真正的大權在握。

想法雖好，實行起來也沒問題，但如今自稱雷府出生的弟子心性早就不同往日，沒有那麼好糊弄，對於心術修鍊，極為擅長，能見微知著，不出戶而知天下。

若說推測陰謀詭計，本在人面前顯露出一副暴躁，耿直的雷府之人早就變了性格，對於天帝的一些政令，早就能推測出其內心的想法。

能做出將有功之人晾在一邊的事情，怎麼可能不讓人多想，查其內心，此事的天庭早已變了氣氛，看似風平浪靜，其實內部早已暗流涌動。

更何況有些資質不凡的弟子，甚至神通太過強大，對於玉帝所做，早已洞悉了一切。

對於其中之事，尤其是在小世界做過至尊之位的拿下弟子，犹如陳玉樓六耳等人，對此心知肚明。

尤其是陳玉樓，自持英雄好漢，對於自身的事業追求，不可謂不熱切。

玉帝政令一下，就讓他動了心思，暗中等待已久，最終找出幾個志同道合之人，聽聞六耳獼猴也做過至尊，而且本身戰力無雙，就尋了個由頭，趁着千里眼和順風耳外出辦事之際，摸到了監察司。

尋到六耳獼猴之時，就見六耳一臉失落的坐在室內喝茶，見陳玉樓來了，只是起身說道：“原來是護法天王陳師兄，不知哪道風把你出來了。”

陳玉樓旋即一笑，說道：“如今三界‘池淺王八大，廟小妖風高’，有井底之蛙，不思諸天萬界，去只盯着一方，整日妖風陣陣，我一時不查，就被刮到了這監察司來。”

六耳聽得有趣，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池淺王八大，廟小妖風高’此句正是在諷刺玉帝為首的一些仙官，就像如今的情形，看不見宏達的諸天萬界，只注重手中的權利，為了權利作出一些陰損之事。

但陳玉樓的竟然如此說出來，讓六耳不禁感嘆道，‘聽聞這從怒晴湘西世界中來的陳師兄天生能說會道，很是不凡，今日一見，果然是盛名之下無虛士。’

就說道：“既然師兄來訪，那就請坐，如今我這簡陋，也沒什麼好招待的，還請師兄擔待。”

陳玉樓隨即一笑，說道：“都是自家人，客氣什麼，一杯清茶足矣，不用那麼麻煩。”

兩人隨即寒暄了幾句，陳玉樓說的讓六耳也放鬆下來，兩人就地而做。

六耳看的疑惑，心道，‘這位陳師兄可是一個無利不起早之人，如今來這，肯定有緣由’。

也不做什麼試探，就直接問道：“陳師兄貴人三界之一的護法天王，位高權重，如今來尋我，可是有什麼事情。”

陳玉樓喝了一口茶，沉思片刻，心道者六耳師弟看來也是個直爽之人，對於直爽之人，自有對策，就對着六耳說道：“既然師弟如此一問，那師兄我就不隱瞞了。”

見六耳點點頭，一副認真聽的樣子。

陳玉樓這才說道：“三界本已太平，勢頭一片大好，一統在既，只要順其自然，三界就能恢復上古之榮光。”

六耳聽到這裏，目光連連閃爍，暗道：‘果然要說的就是這事，心中也在思索陳玉樓的目的與動機，此事太大，非緊密之人不可以為之。’

但他早就想着此事，竟然說起來了，心中決定，且聽他怎麼一說。

目光連連閃爍之際，被陳玉樓所洞察，陳玉樓心中大定，果然揣摩出了一些心意。

此技是為普傳法門之中的揣摩，有投石問路之意，旁敲側擊之下，就能明白一個人的心中所想，但此技能只能裝在心裏，心知獨明之後，心中權衡一番，就能制定出相應的對此。

陳玉樓本就是心術之高手，洞察人心，能說會道，後來江漢珍將王禪老祖所留下的殘篇融入普傳法門，被陳玉樓觀看之後，立馬奉為無上經典，每日研讀，從不懈怠。

他本就是此中高手，有了融入普傳法門的心術殘篇，至今境界早已不同往日，對他來說可真是如虎添翼。

得知六耳心思之後，陳玉樓就接着說道：“本來事情已經向好的方面發展，卻有位高權重之人做出失德之事，不但不思進取，而且還阻礙三界發展，使得原本的一片大好形勢，卻成了如今這種停滯不前的局面，師兄來此就是此事，師弟也當過一界至尊，對於此事有什麼意見，師兄很想得知，也好施行下去。”

陳玉樓說道至尊二字之時，語氣重了一些，六耳本來聽得眼前一亮，覺得還算一個敢作敢為之人，他也在思考這事。

原本就想立即說一些見解，甚至能夠與之聯合，可六耳意識在封神世界當過數年至尊之人，心性早就進步了很多。

此時的一切還動向不明，而且他去了一趟雷池，最後被江漢珍給罵了回來，讓他待在監察司不要出去。

暗道也是應該不到火候，只有隱藏自己，就沒有立即與陳玉樓討論，但陳玉樓的意思已經表達明朗了，若要行事，還得觀察一二，他所要做的，就是講求一個萬全之策。

只是隨口說道：“師兄此言在理，但師弟我被先生禁足於此，也不好多說什麼，師兄若要行事，只要不違反三界恢復上古榮光之事，師弟自然支持。”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此事師弟還沒想明白，且容我考慮幾日，再做回復，不當之處，還請師兄擔待。”

# 第二百二十八章 兩分各自算長久

玉帝心知，若是再等上數年，天地完全統一，進入發展的正軌之時，依照雷府的那種作風，他就沒有了任何翻盤的機會。

雷府之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時無可圖，則聲音待時，有利圖之，責當仁不讓’，此言對於個人發展，當然是好事，有此想法之人，總能尋到一份出路，為自己爭取一些利益。

但對於他這個帝王來說，就有些大逆不道了，難道看見他的這個位置，現在沒辦法就等着，若是有機會連他也趕下台嗎？

玉帝經常深思此言，越想越覺得可怕，讓他難以心安，所以才想儘快對以江漢珍為首的雷門弟子下手，遏制這種勢頭的發展。

話說普傳法門，以天地完善為己任，以進化世界為目標，勤修自我，養育心性，明了心術，行功立德，也是江漢珍穿梭諸多世界，最後請教數位仙道高真，才完善的此等法門。

乍一看，也很平凡，但入得門來，就能見另一番天地，心性自然會隨着修為而提高，有洞察陰謀之能，只是因為雷霆知道之人性格剛直，經常被人利用，甚至被賣了都不自知，還當別人是恩人。

最後江漢珍才根據此種道理，將一些心術之道融入其中，不主動去用此術，但也不要進入別人的陰謀之中，被人所陷害。

但在陰謀之人眼裡，自然這種行為就成了大逆不道，因為自持心術無雙，計謀高人一等，命格高貴，有御人之術，自然見不得別人將他看透，有此忌諱，開始行動也是常理之舉。

雷府之中，由陳玉樓牽頭，已經聯絡了眾人，至於陳玉樓最後的目的，誰也不清楚，但只要看清楚玉帝意思的人，都加入了進來，對外宣稱只求自保。

太白金星拿着名冊，有些頭皮發麻，因為這些都是應了玉帝密旨，他所收集的，而如今玉帝又將這事推給了他，讓他感嘆自己倒霉，怎麼接了這份差事。

放在案幾之上，就要準備開始點出一些人來，打開一看，名錄的最上一層寫着江漢珍的名字，讓太白金星嚇得差點將名冊忍了出去。

他清楚的記得，收集名錄之時，並沒有寫上宣化雷神，可如今名冊上出現了宣化雷神的名諱，而且是是用硃筆所書，極為顯眼。

暗自揣測玉帝的意思，心中定然已經容不下這些雷府弟子了，而江漢珍就是他的心頭大患，而此名冊之上，都是要分批送往域外戰場的，須知域外戰場兇險異常，就連金仙都死了好幾位，若要安全無憂，非得大羅金仙不可。

心知宣化雷神江漢珍可是雖然是現在雷府的領頭人，名譽無雙，一呼百應，但修為不高，連個道果都沒成就，撐死也就是個神仙境界，若是去了域外戰場，必定是九死一生。

如此一來，玉帝的目的就明顯了，就是要送這位宣化雷神去域外戰場送死，只要這位消失，就少了一個一呼百應之人，至於其餘的雷府弟子，要說產生威脅，還不夠資格。

太白金星看的一陣頭疼，此事讓他有些害怕，玉帝或許不知道如今雷霆學院的實力，但他可是一清二楚，就此數百名冊，也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挑選出來的。

這些名單上的人，一般都是性格內向，不喜歡與人交往，或者是性格孤僻，自己修鍊自己的，做自己的事，對其餘事情都不聞不問的，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朋友少。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被他寫上名冊，但這隻是其中一部分，如今雷府弟子，雖說明面上的已經有了七八成之多，但最底層的，基本上十個有九個是雷府弟子，讓他看得心驚膽戰，在與雷府弟子交往之時，都是謹慎小心，深怕被尋到把柄什麼的。

但這一切都是玉帝所不知的，才會如此輕率的決定對雷府下手。

卻不知雷府發展極為迅速，遠超以往無數年的積累，如今打壓，已經有些遲了，太白金星對此心知肚明，但無人可以訴說，當今至尊心意已決，再也難以改變。

看着手中名冊上一個極為顯眼的名字，讓他左右為難，最終一咬牙，心中做出一個決定。

心道，‘要辦成玉帝所交代的事情，又不想得罪雷府，只有與他們說清楚，才能保住我的性命，如若不然，一個大意之下，我定然性命不保。’

隨即拿着名冊，準備了一份禮物，向著雷池而去。

就在他離開之際，一名小仙官不知從何鑽了出來，目光閃爍不停，隨即將剛才的事情全部記錄在書冊之上，就此消失不見。

身形詭異，竟然連太白金星這等修成道果之人都沒發覺，很是神奇。

數息只能周圍有顯露出幾道氣息，只是一閃而逝，隨後又歸於平靜。

太白金星出門之後，一路向雷池飛去，中途沒有一次回頭，許久之後，身形稍緩，下意識的擦了一下額頭上的汗，才發覺自身已經濕透。

按理說神仙仙體自然，全身氣化全真，散則成氣，聚則成型，汗水很是罕見，但就經過這沒一回，竟然流出了汗。

太白金星對此心知肚明，就是剛才之事，將他驚出一身冷汗來，心中畏懼，才不得不想出此等對策。

他的修為早已成就道果，距離大羅也不是很遠，經常不做戰鬥，又一心隱藏，所以少有人知。

就在長庚府之時，就從自己府邸周圍感應到不下十道氣息，而且每一道氣息都帶着微弱的雷霆之力，可是據他判斷，每一道氣息又有區別，自然不難分析出這些氣息都是不同的小團體所出。

這才明白玉帝之事早已被人所看清，而且基本都是雷府弟子，而且有各自的打算，每一股拿出來都能造成不良的後果，若是全部聯合到一起，簡直就能成為一種災難。

最後才決定如此，將此事與江漢珍說清楚，以免被雷府弟子誤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 第二百三十一章 遣送域外歌舞宣

江漢珍送走了烏大，這才鬆了一口氣，也慶幸來的人是烏大，而不是陳玉樓以及其餘人，也只有烏大才好糊弄，若是陳玉樓這等人精前來，就沒那麼好糊弄了。

只是如今三界初定，經不起絲毫折騰，若是跟玉帝起了矛盾，必定會引發成一場浩劫，到那時候，就連他也沒法制止，最後不論輸贏，只能將好不容易營造的環境破壞殆盡，一個不好，甚至耽誤了域外之事。

他所行宣化之道，是為完善天地而行，自然不能為了自己的，而做一些毀天滅地的事情，而且還是這種完全控制不住局面的狀況，最終還是決定忍耐一步，讓天地底蘊加深一步，讓天道意志按照大道規則自行選擇，若是覺得合適，自然會產生清洗之劫。

這是他穿梭諸多世界而得出的結論，若是為了一時的意氣之爭，引發浩劫，這不免落入了下成。

修行養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以此為重，才能長養真我，發覺其中道理之無盡，若是整日的鑽入是非之中，若是不勘破虛妄，後路難明。

江漢珍對此也只是猜測，就犹如在凡間之時，常言道‘提升自我，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若是遇到什麼難題，自己強大了，自己本事高了，對於底蘊淺薄的人來說是天大的問題，而對於長久以來堅持提升自我之人來說，根本就不是問題。

功行十載，常遇阻道，堅持自我，鍥而不舍，如此積累，又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江漢珍修鍊道此時的境界，也對着道理感悟越發的深刻，心中唯道獨尊，對於玉帝這些事情，也不行浪費自己的時間而進入是非之中，也不想兩方經過一番較量，讓天地受損，才會做出此等看似避讓之策，也想見識一下域外的道理，說不定能觸類旁通之下，讓自己跟進一步。

此乃尊道貴德，除修行之外無大事，雖然人還在雷池之中，心卻已經去了域外，暗想經過這次域外之事，定能讓自己見到更廣闊的天地，而不是一直盯着三界這個地方不放。

江漢珍對於太白金星的事情答應之後，太白金星立即向玉帝彙報，玉帝雖然有些愧疚，但為了自己的至尊大權，還是應了下來，並且很快做出了一些安排。

隨後將在天庭中選出數百天仙，數千地仙，並召集江漢珍一起，來到了域外通道之前，對江漢珍簡單的寬慰幾句，然後送了些東西，就打發眾人人進入了域外通道，直到這一批送往域外的弟子全部消失，才放下心來。

頓覺心頭一松，就連自身的修為也感覺圓潤了好多，心中更加肯定，送江漢珍出去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只要江漢珍消失，一切都會好辦。

帶人返回凌霄寶殿之時，立即吩咐人去叫月宮嫦娥，來此載歌載舞，以示慶賀。

太白金星看着玉帝長久以來的陰沉一掃而空，也略帶喜色的說道：“恭喜玉帝，賀喜玉帝，大患已經送離，如今雷府雖然勢大，但沒有一呼百應之人，只能各自為戰，只要玉帝從中調和，不讓其聯合起來，玉帝定能高枕無憂。”

玉帝也略帶喜色的說道：“天地發展，還是朕有些操之過急了，當初重用雷府，也是因為計無可施，才造成如今這種尾大不掉的結局，宣化雷神雖然離開，少了一呼百應之人，我們還是不能大意，如今的權利，大部分還是在雷府手中，要想爭取過來，還要下一番功夫。”

接着又問道：“太白，我讓你準備籌建的天庭學院準備的怎麼樣了？”

本來太白金星還是有些高興，但被此一問，就漏出了一臉難色，說道：“回稟玉帝，如今雷府學院勢大，在三界之內廣為流傳，學院選址是辦好了，但這招收弟子的事就有些難辦了，如今眾生之知雷府，卻不知我天庭，想要成勢，還需要一些時日。”

玉帝聞言面色有些難看，對於此事他早就心知肚明，雷霆學院，取之雷霆，讓人一聽就是以雷霆之道而出名。

而其中所學之根本法門，也是普傳法門，其中還是以雷霆之道為核心的，讓這些出來的弟子，都以雷府門人自居，即使到了天庭任職之後。

後來想到自己建立學院，想要培養自己的人手，但多次之後都不得而成，其中不說阻力，就是招收弟子一事上，都變的極為艱難，想到此事，就心中煩躁起來，似有暴怒之徵兆。

太白金星一看心中有些擔憂，而這時長久不受召喚的一群嫦娥受到玉帝召喚，也來到凌霄寶殿，太白金星看見之後，就鬆了一口氣。

上前說道：“啟稟玉帝，月宮嫦娥仙子們都來了，既然玉帝覺得心煩，就觀看嫦娥仙子們的歌舞，或許能排解憂難，說不定其中會靈機一動，想出什麼好辦法來。”

玉帝聞言，眼睛一亮，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看着一群鶯鶯燕燕的嫦娥，各個花枝招展，心情頓時覺得好受不少，就說道：“如此也好，安排吧。”

太白金星趕緊應聲領旨，安排舞場，對於此事太白金星可以說是輕車熟路，在以前三界沒有整合之時，玉帝經常以歌舞來排憂解難，歡悅心情，都是他安排的。

如今好似又到了那種情形，不一會，凌霄寶殿內就響起了絲竹之聲，一群嫦娥開始翩翩起舞。

嫦娥們被禁在月宮許久，如今被放出來，各個舞的十分賣力，讓玉帝看的心花怒放，所有的煩惱一掃而光，進入歡樂之中，凝神欣賞起來。

烏大被江漢珍打發出去辦事，到了半路，才幡然醒悟，大叫道：“不好，上當了。”

一旁的金雞童子詫異的看着烏大，問道：“父親，怎麼了？”

烏大懊惱的說道：“祖師支我出去，自然是想拖延時間，而且他有了去域外的想法，被我如此一耽擱，說不定已經走了。”

金雞童子對此心知肚明，此事其實他早就知道，但還是裝作疑惑的說道：“不會吧，先生說他的道理還沒完善，需要時間好好鑽研一番，暫時就待在雷池之中。”

烏大聽此，也猜測是最近的事情才讓江漢珍臨時改變主意的，若不然，定然在雷池修行，心中惱怒，就對着金雞童子頭上一巴掌，說道：“都說了讓你稱呼宣化雷神為祖師，怎麼如此不懂禮數，還成為先生。”

金雞童子被打的不明所以，很委屈的說道：“父親，你打我幹嘛，我本來是要叫祖師的，但宣化雷神非要讓我叫他先生，我能有什麼辦法。”

如今烏大自知犯了大錯，竟然讓江漢珍自行離去了，心中覺得難以向雷門眾師兄弟交代，而且對於天庭玉帝的欺壓，讓他有氣無處撒。

最後看着金雞童子怒道：“祖師讓你叫你就叫啊，我若是讓你叫我孫子你是不是也要喊。”

金雞童子一副委屈的樣子，烏大動怒竟然為此，讓他心中暗暗鄙視一番，但看着烏大吹鬍子瞪眼的樣子，頓覺好笑，小聲說道：“我也想試試叫你孫子我會有啥後果。”

烏大打了金雞童子一巴掌，心中暗道不該，有些後悔，忽然聽到金雞童子的嘀咕聲，如今他修為也是不低，聽到此言，讓他極為刺耳，頓時怒了，從袖子中拿出一根棍子，怒道：“你這個雞崽子真是皮癢了。”

說著就向金雞童子扑打過去，但金雞童子速度也是不慢，一個金雷遁術，瞬間消失的無影無宗，留下烏大一人在風中凌亂。

心知自己犯了錯誤，無顏面對雷府一眾師兄弟，自覺無臉見人，就給藍二姑發了一道飛鶴，向著怒晴湘西世界遁去。

# 第二百三十三章 意外踏入未知地

但江漢珍這麼一走，也不是沒有好處，讓本來就要引發的劫難竟然生生的止住了，讓原本凝重的氣氛位置一緩，竟然有些恢復以往發展的態勢。

畢竟許多人都想着能夠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也好安心修道，提升自我，江漢珍一離開，自然就開始安分守己的做自己的事，至於心懷大志，不想落後於人的雷府弟子，就另當別論了。

但總的來說，玉帝祛除了心腹大患，心中所有的擔憂都放鬆下來，又閑情逸致之時，就欣賞歌舞，自然是一片神仙之態，好不自在。

對於暗中想要謀劃一場勝仗之事，已經開始準備，只剩下最後的西方教，三界就能以統，想要以統一三界的名望，做到前無古人之事，從而登頂真正的至尊之位。

可他不知道的事西方教已經化整為零，融入了天庭之中，此事隱秘，少有人知罷了。

世界高低，自有等級，周邊輻射，當有規律，從最低級的犹如洞天福地，到世界碎片所形成的位面，以至於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最終的永恆世界。

道無止盡，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說，生靈所生存的環境亦然，一樹一果恭弘=叶 恭弘，一花一世界，並非妄說，永恆世界雖說永恆，但對於一層次元空間來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虛空混沌中又存在無數的次元宇宙，每一個都有特色，都有其道理，出自大道，但道理數分，誰對誰錯，各持一詞。

就如仙道次元的主世界就是西遊世界，當初可是永恆世界，只不過被破壞的成了如今這幅模樣，得雷府昌盛，才逐漸恢復過來。

仙道次元宇宙之中，小世界無數，都是受了主世界道理的輻射而形成，所以世界發展極為相似，也因此江漢珍穿梭諸多世界，讓人看起來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若是一個人的自凝道果，增進本身所處的世界之中，經過世界到底的輻射，周邊將要形成的世界經過道理渲染，就會出現與主世界很相似的人來，究竟是不是同一個生命，也難以說清。

自上古天皇年間，仙道世界中發生大戰，不知何人挑撥，發生席捲三界的內亂，上古天皇身死，導致群龍無首，天庭各路神仙各自為戰，自持道理，互相不服。

至尊之位空缺，最後達成一致，從凡間選來一位有德之人，因此玉帝就被人從凡間找了上來，坐上了至尊之位，稱為玉皇。

但仙道內部矛盾已久，自然不會服從玉帝的管束，這種情況持續許多年，直到域外進攻仙道，諸多小世界本源被掠奪，仙道這才反應過來，但也是各自為戰，自發的組織起來投入戰場之中，即使如此，也將域外之人打出仙道次元。

但敵人還不死心，組織人手多次攻伐之下，仙道這才有心想要將此隱患徹底根除，自此打了過去，但哪知打過去才知道只是冰山一角，只是一個殘破的次元而已，稱為武道次元宇宙，而武道主世界早就被打的四散逃亡，成了域外之人的中轉站。

仙道得知敵人強大，而且是多方聯合，並不是一家，為了消除仙道的隱患，就此在武道世界中紮根，與敵對勢力展開了持久戰，這一打，就是三千年。

江漢珍進入通道之後，就開始思索着自己得知域外的消息，域外之事少有流傳，在三界中知道域外之事的少之又少，玉帝也因為仙道之間的矛盾，雖然知道，但也並沒有說什麼。

就在仙道大部分人進入域外之時，就開始謀划著怎麼當上真正的三界至尊，而不是一個象徵，打算與西方教聯合，引西方教進入天庭，從而與仙道所剩下的勢力打擂，而他自己就從中權衡，從而掌握大權。

後來的事情也是因為他自己到來，並且做出宣化諸天之事，不但補足了人手，而且為了能夠支援域外戰場，順勢將天庭整合起來，如今仙道在域外剛站穩腳跟，玉帝就開始覺得雷府勢力太大，從而開始打壓。

也是因為江漢珍不想破壞域外剛能挽回一些局面的頹勢，才退讓一步，讓三界繼續發展，以積累更多的底蘊，從根源上解決域外之事。

這是他的道理，自然要有所堅持，現在主世界要發展，所卻少的就是時間，只要時間足夠，世界進化之後，也能經得起折騰，即使玉帝發難，也不會影響了域外之事，甚至不可能將天地都打的毀滅而去。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太白金星提出要讓他去域外之時，趁機答應了下來，就想趁此機會，不於玉帝正面對抗，也是因為他的身份，只要離開，那些新晉弟子自然難以融合起來，也就避免浩劫的形成。

心有定計，自然不在去想主世界的情況，只要在此拖延世界，主世界就能發展起來，底蘊深厚，所有的一切，自然不在是問題。

通道中的一番動蕩，忽然氣勢一凝，感覺從高跌落，一個不穩，差點栽倒在地。

入眼的是灰濛濛的一片，天空的太陽好似就要熄滅一般，感覺極其難受，周圍的氣息極為古怪，而且自身的法力運轉慢了許多，若不是自己修鍊雷霆之道，身體極為強悍，說不定還會失去這一身法力。

心中暗道，果然不與仙道主世界一般，本源之氣轉換成的靈氣為主流，而此世界中卻不一樣，而是另一種能量存在於虛空之中，就與寶船世界中遇到的武者有些相似。

心中產生一陣明悟，自己已經到了域外之中，一群人進入的地方並不是仙道世界的駐地，而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一旁的一名弟子就問道：“先生，這是什麼地方，太白金星不是告訴我們進入前線之時，先到我仙道駐地嗎？怎麼來到這殘破的世界之中，此界萬里荒蕪，無任何生靈，我們進入此界，不是找死嗎？”

而另一名弟子也說道：“先生，我們以往飛升，都是有世界的積累而成道，此界無絲毫靈氣，而且那種犹如氣血之氣的氣息也異常稀薄，比之凡間都不如，如今我們進入此界，要如何出去。”

江漢珍看着這灰濛濛的世界，本來還沒想到這些，正在詫異進入域外之時的場景怎麼跟雷霆中樞之上所說的不一樣，雖然覺得有些不對，但並沒有在意，經此已提醒，才反應過來，細極思恐。

暗道，‘莫不是玉帝故意為之，後方通道現在由他主持，若是做點手腳，改點坐標，簡直不要太容易，說不定心中早就決定要讓自己消失了，才會如此行事。’

此界的情形看着就不容樂觀，連他都有些一籌莫展，此界連太陽都要熄滅一般，神識所過，有生機之物很少，雖然自己這群人都是仙道之人，即使不吃不喝也能活上很久，但要離開就難了。

他返回主世界時間也不長，飛碟玉佩能量不足，還不能進行一次穿梭，心道，恐怕要被困在這世界中了。

忽然有人喊道：“不好，雷霆中樞失去了效用，裏面的一切都無法使用了。”

此言一出，引起了一陣波動，江漢珍就要制止，忽然一個童聲響起，說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這裡有不是主世界，我雷霆大道沒有覆蓋，無法利用中樞也是常理，此界看似就要滅亡，但也不是沒有生機，從周圍的氣息上來看，此界並不是自然衰老，而是人為破壞。”

聲音雖然不大，但在場的人都聽得一清二楚，江漢珍也跟着人群忘了過去，而這名童聲之人，正是被他打發走的金雞童子。

正在納悶之際，就見金雞童子上前來，站在江漢珍身邊，對着眾人說道：“先生早年時期，就進入的事一個凡人世界，靈氣更是沒有絲毫，但經過數年的努力，也成就了一方小千世界，而且其中人才層出不群，當年先生一人都可以，我們這麼多人還對付不了這個局面？”

金雞童子說完，果然起了效果，雷府弟子心性不差，自然不會悲觀，有金雞童子所說的這個例子，自然不服輸的想要在此界中建立一番功業，說不定也能更進一步。

# 第二百三十四章 禍不單行

江漢珍看着一片荒蕪的世界，心中有些無奈，本來是來支援仙道前線戰場的，可如今不知為何，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此界雖然險惡，但並不是沒有生機，可其中要花的時間定然不短。

他來前線戰場的事情估計早就有人傳訊於前線戰場，肯定會有人在域外通道口進行等待，若是久不見人來，肯定會多想，人是玉帝親自送的，但在半途失蹤，定會懷疑的玉帝身上。

姑且不說玉帝是不是有意為之，生出一些波瀾是肯定的，三界好不容易進入發展的正軌，江漢珍可不想因為他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心中得擔憂一閃而過，見金雞童子在一邊滔滔不絕的穩定人心，也不再想其他，就說道：“金雞說的沒錯，我雷門弟子並不會因為環境惡劣而退縮，此界雖然環境惡劣，難以生存，至今還沒發現任何活物，但其中本源之氣所演化的氣息騙不了人，有此氣息，定會有適應此氣息的生靈，更何況還有我們，既來之則安之，我仙道世界之中，小世界環境惡劣者數不勝數，還不都是將那些都恢復了嗎？大家安心就行。”

這時一個寶船世界中飛升的弟子問道：“先生，那我們現在怎麼做？”

江漢珍思索片刻，說道：“降臨此界一切都是未知，根據此界天地運轉的曆法換算，現在是白天，而進入夜晚只有三個時辰，而且夜間極其漫長，先安排人尋找可駐紮之地，然後布置陣法，安排防禦，其餘以後再說。”

得了江漢珍的吩咐，所有的雷門弟子都開始行動起來，因為來之前都分了組，負責之人明確，自然不用他來親力親為，他只要決定事情，一切都有門下弟子去辦，而且各方面人才濟濟，也用不着他來做什麼，甚至沒有他的干涉，這些弟子會做的更好。

幾個頭領經過短時間的商議，做好了明確的分工，探查，收集，防衛個方面都安排的人手，開始行動起來。

江漢珍這才問道身邊的金雞童子，說道：“你不是跟烏大走了嗎？怎麼又混進域外隊伍里了。”

金雞童子站在一邊，乖巧的說道：“我父擔憂先生安慰，想着先生身邊也沒個人伺候，心有不安，就讓我等到域外隊伍集結之時，趁機進來，也好讓先生去去了域外，身邊又有使喚的人。”

江漢珍聞言感慨的說道：“烏大竟然能想到這個，算是有心了。”

一旁的金雞童子心中暗暗鄙視一番烏大，心道：‘若是他有哪個腦筋就好了，被人當槍使都不知道，還來探口風，如今也好，回到怒晴世界，也算是遠離了漩渦，安全不用擔心。’

金雞童子天生聰慧，但隱藏的極好，就連烏大也沒有發現他腦筋好使，江漢珍也是接觸久了，才發現此事，以他看來，金雞童子把烏大賣了烏大都不知道。

金雞童子離開烏大之時，心中有些不放心，就返回看了一下，才發現烏大懊惱之下，無顏面對給他交代事的人，就發了一道訊息，就此離去，而方向正是怒晴世界，這就讓他放下心來。

心道，離開也好，接下來的天庭，肯定不會太平，暗流涌動，以他父親那種心性，雖然當了一界至尊，但也只是個守成之人，更何況還有一大家子要照顧，去了怒晴世界就再好不過了。

見烏大發了傳訊，他也就發了一道，其中自然說明天庭此時的情況，藍二姑也不是迂腐之人，就收拾東西，帶着一幫雞崽子離開了天庭。

金雞童子這才放心下來，沒有了後顧之憂，也能安心的跟着江漢珍做一番大事，志向自然不小。

自知出生較晚，跟着江漢珍的機會也輪不上他，就出此奇兵，來到域外，心想既然仙道世界內部沒有機會，那就去域外一試，萬一成功，也能爭得一番風光。

江漢珍又隨便問了幾句，就看是觀察此界的太陽，神識所過，好似又一層霧氣擋着，好像給太陽蒙了一層布，而太陽內部對霧氣不斷的灼燒，但隨後有有新的霧氣自然產生，填補這片空白。

兩者之間一直僵持不下，好似陰陽不平衡的徵兆，江漢珍看的眉頭緊鎖，對於此此時還是一籌莫展。

一旁的金雞童子就好奇的問道：“先生在看什麼呢？”

江漢珍隨口說道：“此界光天化日之下，都有一層陰霾遮天蔽日，陰陽失衡，日月不明，此氣息來的詭異，不似世界原本氣息，好像是被什麼東西給污染了一般。”

金雞童子說道：“先生，弟子雖然不知道這氣息是怎麼來的，但其中略帶陰邪之氣，對於我來說卻是大補之物，可產生這種氣息也不是無緣無故，只要找的此氣源頭，就能肅清此界。”

江漢珍眼睛一亮，說道：“此言當真？”

只見金雞童子點點頭，說道：“若是先生不相信，弟子做給你看。”

說著化出一道金雞法相，對着空中一啄，一團黑絲霧氣被啄了出來，在金雞法相嘴中極力的掙扎，而金雞法相叼着黑氣使勁一甩，黑氣自然沒了生息，金雞法相頭一仰，就將黑氣吃下，渾身金光閃爍幾下，又恢復平凡。

江漢珍看的嘖嘖稱奇，沒想到竟然能如此克制，若是如此，就知道這氣息屬於陰邪之氣了。

本來打算讓要用雷霆之氣對此凈化一番，試試究竟能不能成，但想到此界補給不易，更沒有能吸收利用此界這種氣息的方式，才準備觀察一番，再做決定，但沒想到金雞童子竟然能夠吞噬此氣。

江漢珍上下打量着吃了好東西，正在享受一般神情的金雞童子，問道：“好吃嗎？”

金雞童子下意識的說道：“好吃。”

但忽然看着將江漢珍打量着他，就奇怪的問道：“先生怎麼了？”

江漢珍旋即一笑，說道：“禍福相依，實乃運氣，如今我們一籌莫展之際，你竟然還有此等本事，若是能將這方天地的陰邪之氣全部吃完，以自身總理陰陽，也算是為大功一件，說不定你就能以此成道，不知你意下如何。”

金雞童子本來還聽的心花怒放，對此心動不已，但想到要將所有的而棲息全部吃完，並且以自身調理此界陰陽之氣，想到剛才對那一絲都難以消化，讓他將此界的所有怪異氣息全部吃完，頓時漏出一副苦瓜臉，還左右為難的樣子。

# 第二百三十五章 福自己求

江漢珍就笑着問道：“難道你不願意？你若是不願意我就另尋他人做成此事，若是別人以此成道，到時候你可別埋怨我沒給你機會。”

金雞童子一緊張，趕緊說道：“先生且慢，弟子願意，弟子願意，能成道果，弟子心中是一百個願意，可是···”

說著就開始猶豫起來，一副吞吞吐吐的樣子，江漢珍就就問道：“有什麼好可是的，說出來聽聽。”

金雞童子猶豫半天，這才說道：“先生知道我是金雞出生，天生有祛除黑暗，報曉黎明之能，此乃雞族之天賦，此界太陽不顯，被陰霾所遮擋，弟子才發現自己能克制着陰霾之氣，可剛才吃了一口，才知道此物太過濃厚，就是一口，也能讓弟子用上好幾天去消化，不是弟子不願意，而是實在有些為難，若是真要吃完這方天地的陰霾之氣，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去。”

江漢珍對此暗笑不已，看着金雞童子被撐住的樣子，實在有些好笑。

而金雞童子看見江漢珍一臉笑意的看着他，心中一動，覺得江漢珍肯定是看出什麼來了，就問道：“先生，您是不是有什麼好辦法了，若是有，就傳授給弟子，也好讓弟子為我雷府做些事情，弟子求您了。”

金雞童子說的言辭懇切，一副獻媚的樣子，江漢珍玩味的看着金雞童子，說道：“我之法門雖然普傳，但也需要一些糧資，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若有心求道，都會根據自己所有，帶上禮物向引路人表示一番，你如今空口白牙，就讓我告訴你我想出來的絕妙主意，這時幾個一次。”

金雞童子聽得一陣尷尬，最後硬着頭皮問道：“弟子懇請先生傳授方法，若是需要什麼，弟子儘管去尋。”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孺子可教也，我之需求倒也簡單，你這一身雞毛每根都含有炙陽之力，對於此界環境來說，犹如護身符一般的存在，若是想要知道方法，就拿你這一身雞毛來換。”

江漢珍說到最後，金雞童子就一臉苦相，有如苦大仇深被欺壓一般，江漢珍也不在意，自顧的說道：“想到如今環境複雜，想到你也需要羽毛來防衛自身，也不全要你這一身羽毛，拔下三分之一即可，若是有以前褪去的翎羽，拿出來也行，最好我們這些人沒人一根，算是對你成道的學費吧。”

金雞童子聽的愁眉苦臉，兩邊都有些舍不得，一方面是他凝練的一身羽毛，而另一方是成道之希望，最後咬牙決定道：“先生，弟子願意捨棄自身羽毛，成道之事還請先生指點，弟子感激不盡。”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再啰嗦了，你自身天賦能啄食陰邪污穢之氣，而供養自身，如今此界陰邪之氣太過強大，你要行事也是有力未逮，你可知道我仙道修行的證道之寶之事吧。”

金雞童子聽到證道之寶的時候眼睛一亮，隱隱的好似抓住了什麼，但也不敢卻定的問道：“還請先生言明道理。”

江漢珍旋即打量了一眼金雞童子，說道：“你自身天賦也只有你自己最為了解，為何能克制陰邪之氣，又為何只有你能消化此物，依照此理，煉製出自身法寶，從而將此氣息分解轉化，此事若成，就是大功一件，你之道理頃刻既成。”

頓了一下，說道：“我仙道修行，雖然勤修自我，但也是長養生命，達到長生久視之道，而不以自身逞英雄，就是因為不想生命結構被自身那些殺伐之氣所損害，才會以證道之物作為輔助，演練自身大道，來凝聚道果，所以才有證道之物一說。”

江漢珍說著，就拿出自己的菩提樹枝，其上大道之氣旋繞，各種道理盤旋其上，而且樹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果子，而每一隻果子都有其道理顯化，簡直千奇百怪，五花八門，而主枝之上，就是他最熟悉的普傳法門的氣息。

金雞童子看的心動不已，心道：“此物剛開始我也見過，之事悟到只用，如今竟然如此不凡，主枝之上竟然結出如此之多的果子，而每一個果子都有不同。

就想到以前菩提道人的一個傳說，菩提之所以成道，就是因為如來在他本體之下悟出道理，如來的道果氣息散發，被菩提樹所吸收，後來結出一隻缽盂來。

只是後來菩提沒有繼續用自身道理滋養缽盂，後來被煉製成一隻破碗，還被砸爛了。

成道之法有萬千中，而每個人都有其道理，金雞童子對此閃過一陣明悟，問道：“那弟子要如何行事，具體細節，還請先生從旁協助。”

江漢珍笑着點點頭，說道：“你既然能捨棄一聲羽毛，給在此界的眾多雷府弟子，他們也會參悟羽毛中所含有的道理，集思廣益之下，也能做出一份成道之物來，因為是你所出，自然與你有因果牽連，有此道理複製，若能肅清此方天地，你之道理自成。”

金雞童子心中感動，本來以為自己捨棄了自己一身羽毛，心中覺得是為了大道，如今看來也不盡然，讓他捨棄羽毛，最後還是輔助與他，用在了他的身上，心中感動不已。

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弟子多謝先生，先生大恩，弟子沒齒難忘，如此大恩，弟子真不知何以為報。”

江漢珍笑着點頭說道：“不必如此，你我同屬雷府，我身為宣化雷神，自有宣化道理之職責，就不需要如此客氣了，若是你能悟出自身道果，能為我的菩提樹枝增添一個果子，就是算是報答我了。”

江漢珍接着就看着菩提樹枝上掛着的眾多果子，有蓮花形狀，有寶瓶形狀，有似靈燈，又有書冊，形狀樣式繁多，各個显示不凡，心中知道，這結成的果子就是門下弟子有了高成就之後的顯化，道理盤旋其上，以普化道理滋養。

果子既能反饋於樹枝，而樹枝也可以滋養果實，兩者互相依存，很是和諧。

其中菩提樹枝之上的諸多妙用，一時也說不清楚，心中感慨，宣化之道，碩果累累就是自己的成就。

# 第二百三十六章 天道哀嚎

指出了金雞童子的道果之路，江漢珍也感覺有些慶幸，此處犹如絕地，沒有絲毫靈氣可以供養己身，雖然雷府弟子講究道法自然，心性為上，自身補足天地的道理，足夠自己日常修鍊所用，甚至可以將多餘的功德轉化為自身的氣運，以供自己提升命格。

普傳法門之中對自我命格提升格外強調，其中雖然信命，但不認命，命由天造，福自己求。

即使天生命格犹如螻蟻，也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升上去，其中就是借用自己所生村的天地之中，自此依存，修持正理，賺取功德，化為氣運，以此來推進命格。

但這也要有個前提，就是需要找到一兩件功德之事，才能以此施行下去。

若是在仙道世界，以雷府多年的經驗很容易就能找到功德之事，可進入此界之中，不但道理與仙道有所區別，就連世界都殘破不堪，就是江漢珍自己，都看的一籌莫展，不知從何下手才好。

幸好金雞童子混了進來，本身的金雞報曉神通，對此界陰陽不調搞好克制，才讓江漢珍對此界也沒那麼悲觀了。

心道，將金雞童子的羽毛髮下去，我雷府上前弟子，集思廣益之下，必定能演化出驅邪縛魅之道，調理陰陽之行，只要選上好的方法，此界就能算個根據地。

此界天地意志極為微弱，江漢珍也難以感應到天地意志所散發的道理，根據以往經驗的判斷，此界定然是被破壞成這樣的。

無法以此界的道理對世界進行恢復，那只有用仙道的方式恢復了，雖然有所區別，但也逃不出陰陽之理，而剛好此界是明顯的陰陽混亂之相，就有了恢復的可能，江漢珍才對此放下心來。

雷府弟子心動迅速，不到兩個時辰就完成了安營紮寨的工作，江漢珍而進入營地，就靜室只能打坐與此界天道意志交感，希望能得知一些信息，也好恢復此番狀況，就交代了一聲，自去打坐。

雷府本就是天庭之中的殺伐部門，類似於軍隊一般得體系，對於安營紮寨是無師自通，一切的防衛與陣法自然嚴密，感受了此界中的本源，與他剛降臨怒晴世界稍微高點，也就剛能到達一個小千世界的邊緣。

而隨他一起來的雷府弟子，最差的也有地仙的修為，自然對此放心的很，若是此界有生靈，隨便派出去一個就能橫掃，但根據雷府弟子搜尋周邊環境之後反饋來的結果，別說是能活動的生物，方圓千里之內，就連一顆草木都無，如此情形，讓他有一種無處下手的感覺。

最後只能用心神與天道意志交感，探查是否存在生機。

等到雷府弟子安排好之後，天空中那就要熄滅的太陽被推下了山，取而代之的事漆黑一片，若是肉眼所看，伸手不見五指，營地外面的漆黑，有如巨獸一般的吞噬一切，甚是駭人。

而且周圍的氣息中，出現一種異常詭異的氣息，讓人聞之作嘔，看着都極為難受。

到了此時，也由不得雷府弟子不嚴防死守了，生靈對於黑暗的恐懼，源自於本源血脈之中，即使修鍊有成，也想要點上一盞明燈，坐上一束火把，以驅散周圍的黑暗。

因為營地之中有陣法守候，無數的火把煉成一片，將整個營地照的亮堂堂的，本來有人建議熄滅火光，掩蓋動靜，但試過之後，不知為何，只要被此黑暗氣息沾染，就會影響心神，造成心神不穩。

若是平時，此環境正是修鍊信心的好辦法，可如今的形勢，只能做出一些對策，得以祛除此等黑暗。

耗材來時都隨身攜帶了許多定西，仙道手段，自有乾坤之物，入乾坤袋，乾坤葫蘆等無法寶，幾乎是人手一件。

若不是如此，依照此界的環境肯定連一束燈光都點亮不起來。

黑夜臨近，江漢珍忽然感覺到天道意志的一陣暴動，心中一動，終於出來了。

但隨後以感應，卻感應到天地意志好似在極力掙扎一般，心中一陣疑惑，暗道：“莫不是天地意志遭受了什麼大難，竟然如此這麼掙扎。”

天地自有其生命，但生命的形態，與人又異，但都逃不出生死二字，唯有兩者平和，才能叫做生機。

但此界的陰暗氣息明顯要強於陽氣，而且其中夾雜這一股陰邪的味道，才讓整個天地變得不平衡起來，偏執一方，並無仙道之陰陽平衡。

心中對造成這種事情的原因也有猜測，但一切沒有得到證實，還不好說什麼。

就在江漢珍安心打坐之時，外面營地之中忽然傳來一陣騷亂，而且略帶一些驚呼，甚至有些興奮。

江漢珍也因此被驚醒過來，而這時門外傳來金雞童子的聲音，說道：“宣化將軍，有重大發現，還請您對此做出決定。”

江漢珍心中一動，也知道天道意志還有生機，那就代表的沒有滅亡，還有挽救的可能，若是將天地比作一個完整的生命，而其中的生靈就犹如細胞一般，當然也分有益細胞與有害細胞，若是生命終結，任何細胞都會不存，散回於虛空之中。

而這方天地還是有天道意志的，那就是說還有救，也不是絕路一條，心中有所感應，金雞童子帶來的消息必定於此有關。

就對着賬外說道：“進來吧，正好我也有事要詢問於你。”

之間大帳的門被打開，金雞童子帶着兩個士兵打扮的雷府弟子走了進來，三人齊齊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末將拜見宣化雷神。”

江漢珍點了點頭，心知這種稱呼是雷府的規矩，若是平時，自然有私下里的稱呼，若是行軍立帳，就必須以自身職位作為稱呼，就連父子也不例外，規矩甚為嚴格，讓其餘人感覺多此一舉，但正是因為這些細節，才讓雷府百萬大軍變得令行禁止，能征善戰。

對着兩人說道：“起來吧，是何時要彙報彙報於我。”

就見金雞童子指着身後的兩個小將打扮的人說道：“將軍，這兩位雷兵在夜間站崗之時，被不明來歷之生靈攻擊，雖然自身受了一些損傷，但那未知生靈也不好受，一切細節還要他二位詳細彙報。”

# 第二百三十七章 莫名存在

金雞童子說完，就身後二人示意，而江漢珍也聽得眼前一亮，降臨此界，就怕沒有絲毫活物而是一片荒蕪，若要讓他們做什麼，人手欠缺，總有些有力未逮，難以施行。

若是有了生靈，既能經過雷府弟子甄選，選出有益於天地世界的生靈，行那完善之道就有了人手，只要施行宣化之道，就能對此恢復。

就對兩位雷將說道：“你二位遇到了何種事情？”

只見兩位雷兵上前一步，說道：“將軍，末將二人是來自葫蘆世界，本身是以蝙蝠得道，如今跟隨將軍降臨此界，也算三生有幸。”

而另一名蝙蝠說道：“屬名喚蝙大。”

說著又指着一百的蝙蝠雷將說道：“他名為蝠二，正是因為末將兩人天生喜陰，後來又修鍊雷府，專攻陰雷道法，也是末將二人能夠適應此環境，竟然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就被安排做的斥候，負責夜間巡邏營地。”

而一邊的蝠二也說道：“正是如此，末將二人就組織了神通屬性為陰的將士，組成了隊伍，負責警示周圍。”

江漢珍聽得暗暗點頭，唯才是舉，量才適用，此乃雷府用人之策，都有專門的人手負責，其中章法嚴明，任誰也不可胡作非為。

江漢珍聽得暗暗點頭，這數千兵將做事頗有章法，內不安排極為詳細，心道，這就這一點，就能讓他省去不少功夫，有此令行禁止的雷府天兵，對接下來的事情就跟有信心了。

而這時候蝙大也說道：“就在我們安排人手巡邏之時，有未知生靈從虛空中遁出，攻擊我們，此物無形無質，在黑暗中犹如游龍入海，速度奇快，藏匿於影子之中，沖入我們人群之中就要吸食元氣。”

江漢珍仔細的聽着，就問道：“那結果如何？”

就看見幾人神色中略帶自傲，江漢珍就明百肯定是自己人贏了。

就見到蝠二說道：“我雷府雷霆之氣自然是專門克制邪物，那東西進入我們身體，剛開始還以為得了好處，開始掠奪我們的元氣，但隨後就被雷霆之氣打的煙消雲散，可此物也是不凡。”

江漢珍就說道：“我們所修雷霆之氣，對於邪物最為克制，根據其邪性高低，輕則受傷，重則喪命，此界陰邪之氣強盛，但對於我雷府弟子來說，還是沒有多大的威脅。”

這這時蝙大就說道：“將軍說的對，正是因為我們個個體內都有雷霆之氣，才能克制這類邪物，可此物非比尋常，即使用雷霆之氣將之打散之後，只要身處黑暗，就能重聚起來，成為真正的不死生物。”

說著就對一邊的蝠二說道：“拿出來讓將軍過目。”

江漢珍心中一動，沒想到竟然被捉住了一隻，就見蝠二說道：“此物是來無影去無蹤，我們也是費了好大的勁才捉住一隻，最後裝進了盒子里，用了金雞將軍的羽毛做成的靈符將此封印其中，還請先生過目。”

江漢珍聽得眼前一亮，這些個弟子果然不凡，竟然能將此物活捉，就接過遞過來的盒子，用神識觀察起來。

之間內部一團黑霧，又似人影藏在其中，時而變化出一張人臉，面色猙獰恐怖，似乎是要擇人而噬，而其中所構成的物質並非平常所熟悉的仙道之氣，而是犹如黑暗一般的法則。

江漢珍對這盒子內部彈出一絲雷霆之氣，人臉頓時發出一陣凄厲的慘叫之聲，全身雷光閃爍，被打散在黑子內部。

看着內部的人臉消失，但卻散步開來，分成了無數個小塊，江漢珍有些疑惑的觀察着。

就見內部那些細小的氣團互相開始融合起來，慢慢的又凝聚成一張人臉，在其中極度的扭曲，面色猙獰可怖，極為駭人。

江漢珍面色一陣凝重，若是如此，就真的將之滅殺不得，只能將之封印，但最後還是一個大麻煩。

就不信邪的又打散幾次，而且用處自己所修鍊的五行神通輪番上陣，幾次下來，就仔細觀察着，忽然眼前一亮，被打散數次之後，比之剛才要弱了一些。

心中暗暗點頭，但若是以此方法，在仙道主世界還好，就是將之封印在大陣之中，數千年數萬年的磨，也能將他磨的消失不見，跟何況主世界天道意志強悍，大道法則齊全，將之分解，自然易如反掌。

可在此界卻沒那個條件，只能憑藉著自身的道理去化解，而天道意志微弱，在他剛感應之下，竟然感覺到天道意志犹如慘嚎一般。

心道，此界天道意志自保都很困難，怎麼可能起到什麼作用，但也不是沒有用處，有了天道意志存在，而此氣息就永遠不能成為主流，若是用融合之大，自然能夠成功，可此種氣息強硬無比，竟然想要以大勢將此界天道滅殺，才會讓天道意志警覺起來，頑抗到底的對抗至今。

思索良久，也無良策，但對以此氣息的來歷卻分析了個大概。

就對面前三人說道：“此物不凡，依託某種道理而存，聽聞大羅之輩，有改天換地只能，若是一般的小千世界，被大羅金仙所散發的氣息所沾染，就會以大羅金仙的道理為世界主流，此界明顯與之一般。”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但據我推測，那位莫名氣息行事霸道，做事不留餘地，而且容不得他人，竟然以強勢滅殺之法將此界天道意志壓服，可能這位的所行之法並非與我們一般來完善天道，而是掠奪之道。”

下面三人聽得一驚，雖有猜測，但還知道的不夠詳細，而金雞童子就問道：“將軍，掠奪之道是何方式，還請先生解惑。”

江漢珍看了三人一眼，就說道：“所謂掠奪之道，就是奪取萬界生機來養育己道，自凝道果，橫穿宇宙，以征戰為生，只注重自己的道理，哪管世界眾生死活，只要成道，就強悍至極，同階之間，若是在虛空為戰，此道之人定然戰力無雙。”

三人聽后，目光閃爍連連，但神色堅定，讓江漢珍暗暗點頭，也並沒有就此畏懼，也算樂意。

而蝠二就問道：“先生，此人不修功德，不爭氣運，又不顧心性，難道就不怕算清之時，有身死之禍嗎。”

江漢珍搖頭一陣嘆息，說道：“此種人不像我等，需要天地來演練道理，而祂們根本不需要天地世界來當棲身之地，本身就有橫穿宇宙虛空之能，次元之間往來無礙，我們所遵從的天道法則，對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甚至能將若下一點的天地之理取而代之，功德氣運對於此種存在，只是一種利用的物質，而並非看的有多重要。”

三人聽的一陣恍惚，深感自己的渺小，也沒想到竟然有此種存在，頓感眼界大開。

而蝙大就問道：“那我們是不是就拿這種存在沒辦法了？”

江漢珍心中沉思良久，搖頭說道：“也不盡然，若是此種存在，進入如我們仙道主世界那種等級世界中，自然要遵從主世界道理，若要掠奪天地本源，就只能如封神世界的蛐蟮道人一樣，一步步的弱化天地，慢慢的奪取，若要如此界一般，定然落下個身死道消的下場。”

# 第二百三十八章 論及立場

江漢珍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世界等級高了，犹如永恆世界一般，能養育出混元道果之人，一個大羅之輩進入其中，還不得夾着尾巴做人。

就是想要謀划奪取本源之事，也的暗中行事，不敢明目張膽的去做，，若是被本世界人發現，分分鐘會教他怎麼做人。

金雞童子心中一動，想起封神世界的故事，就問道：“將軍，封神世界中那位蛐蟮道人，走的路是不是掠奪之道。”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正是如此，封神世界之事在我們雷不雜篇之中已經全部記載，你們不難看出，封神世界自出生就是大千世界，鴻鈞道祖沒有力壓一界的本事，自然就會一步步的損壞天地，讓天地受損，趁機奪取天地法則，此人製造天地聖人，就是為了幫助自己更進一步毀壞天地，只有讓天地意志虛弱了，他才能做出奪取本源之事。”

金雞童子所說的蛐蟮道人，就是封神世界的鴻鈞道祖，此人是域外一隻蛐蟮得道，封神之事暴漏以後，就被人稱作蛐蟮道人，而江漢珍穿梭諸天，都有記錄世界之中所發生的事情的習慣，並作出一份雜篇，就是為了記載這些事情，也好讓以後遇到此事的弟子，能有一些經驗，也不至於遇到之後就束手無辭，可以說是用心良苦。

金雞童子聞言，就笑着說道：“還是將軍技高一籌，揭穿了蛐蟮道人的陰謀，並肅清了封神世界本源，蛐蟮道人不但失敗了，而且還身死封神，也算是罪有應得。”

說起這事，江漢珍心中也是疑惑連連，就搖頭說道：“他的陰謀的確被我們發現了，至於是否隕落，就不得而知了。”

金雞童子聽的心中驚訝，問道：“將軍，難道蛐蟮道人還活着？”

江漢珍雖然也很想鴻鈞道人隕落，但從封神世界中感應的出來，最後關頭，自天道意志對抗的一道強悍氣息忽然消失了，而這道氣息很可能就是鴻鈞道祖的氣息，這才讓他疑惑不解，甚至有些懷疑，鴻鈞道人逃了，活着只是捨棄了一個分身。

就對着一副期盼的三人搖頭說道：“我看未必，你們也知道我仙道之人死中求活之法並非只有一種，各樣分身化生之術層出不窮，就拿我雷府得自紅雲祖師的藏魂寄魄之術，和雷霆中樞錄名之法，就沒那麼容易隕落，更何況能在一界做了道祖的鴻鈞道人。”

此言一出，也讓三人連點頭，雷府自紅雲祖師加入以來，就完善了一套護身之法，名為藏魂寄魄之術，只要將魂魄藏好，即使被打的粉身碎骨，也能憑藉此術得以重生。

而雷霆中樞也有此功能，只要名錄氣上，就會留下氣息，即使生死魂滅，也能慢慢養育真靈，送其投胎轉世，也是能夠回歸而來的。

甚至還有燃燈之法，就是死中求活之法，因為還在完善之中，所以江漢珍也沒有多說。

三人對鴻鈞之事也是感慨不已，神色中略帶擔憂，而金雞童子有問道：“將軍，那蛐蟮道人會不會還要出現，尋到咱們報仇？”

江漢珍搖頭一陣失笑，說道：“問這些干什麼，殺人者人恆殺之，各執一道，亦有道理之爭，都有自己的堅持，而且，我們與鴻鈞道祖的道理根本沒法融合，此種修為的人，報仇還沒那個必要，我們能堅持自我，而他也能堅持己道，來養育自身，肯定會另行謀划，去奪取他界本源。”

見三人一陣放鬆，又接着說道：“但我們所行之道，與他所行之道正好相反，此人也不是易於之輩，說不定哪天就能夠對上。”

三人聽的大驚失色，金雞童子目光閃爍不已，而蝠二就略帶擔憂的問道：“那我們要是遇上蛐蟮道人呢，不就是有死無生嗎？”

江漢珍搖頭說道：“此事還不是現在所考慮的，我們能做的唯有強大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若是積累夠了，即使遇上鴻鈞道祖，也未嘗沒有一搏之力。”

江漢珍見三人還是對此事有些糾結，就說道：“好了，此事不必在意，我們如今進入武道次元，而生在這半死不活的小世界中，好多事情還沒解決呢，若是想要與此等域外掠奪者博弈，有的是機會，將此界恢復之後，打造趁我們的大後方，中轉站，想要去博弈，我自會架設兩屆通道，供你們穿梭過去見識，如今事多，趕緊探尋此界，爭取早一點解決，也要有個暫時的棲身之地。”

江漢珍說道這個份上，三人聽的都是一陣激動，甚至有一種熱血沸騰之感，恨不得現在就穿梭過去，施展一番自己報復，證明一些自己的道理，對此摩拳擦掌，就要大幹一場。

但也知道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決當前的問題，既然江漢珍做出了安排，他們就會立即施行下去。

三人神色交回，明了其意，金雞童子就說道：“將軍，接下來要如何行事。”

江漢珍看着手中被封印的玉盒，說道：“此物先留在我這，待我探查一番，再做決定，你等回去之後，可做好防衛，完善營地，探查周邊，搜尋生靈，對於如何轉化本源之事，也要加緊，至於此物，若是遇到，就將之封印起來，也沒必要為了滅殺此物，消耗自身本源。”

三人對着江漢珍齊齊一禮，說道：“是，將軍。”

江漢珍對着三人示意離開，三人一聲告退，就此離去，而江漢珍又拿着手中的玉盒開始研究起來。

神識對此物仔細探查着，發現此物是純陰邪之氣所構成，但其中卻含有一種強大莫名的意志在其中，而這個意志，正是此物不滅的根源所在。

此意志強悍，分析良久，也猜測是大羅金仙的意志，金仙不滅，大羅代天，也唯有大羅金仙才能有此威勢，而此氣息意志霸道，只要將物質沾染，物質就會變成帶有那位存在的氣息，被此物影響，就會有如眷屬一般，成為莫名存在的忠實信徒。

# 第二百三十九章 新的安排

江漢珍又試着用雷霆之氣將之滅殺幾次，經過幾次之後，氣息明顯薄弱了一些，從而得出結論，此物並非真的不滅，而是以他的本事滅不了，若是能夠證得道果，自然會有辦法將其湮滅於此。

江漢珍對金雞童子三人說了自己的意思，三人立即行動，將之傳達出去，雷府一眾弟子自然遵從，對於此物雖然不懼，但也滅殺不得，讓他們煩不勝煩。

降臨至今，也沒想出什麼好辦法，最終只能做出防守，探查消息，繼續研究對策。

而這時候金雞童子一聲報曉之聲，黑幕褪去，灰濛濛的太陽有升了起來，雞鳴之聲所過，黑色霧氣犹如遇到了天地一般的紛紛褪去，唯恐慢了一步，被啄食一般。

金雞童子雖然對此有些歡喜，但心中的擔憂還是沒有褪去，對去其餘師兄弟的讚揚，只能點頭應是，也不敢多說，就怕影響軍心。

此物金雞童子可以服食不假，但這一方世界有如此之多，以他此事的修為，就是吃上數萬年也吃不完，心中擔憂不已，就想找個以逸待勞，或者群策群力的方法，將之消除下去。

最後還是決定出去探查一番，就帶上了蝙大和蝠二，領了數百斥候兵，趁着灰濛濛的太陽出來之事，離開營地，向著外界而去。

江漢珍神識一動，也知道金雞童子帶人外出探查去了，神色中的擔憂一閃而過隨後又暗暗點頭。

心道，金雞童子在主世界還是個小孩一般，到了此界，身上擔了責任，似乎一夜之間成長了不少，知道要擔起責任了，為了自家之事，為了自身的道理，也能夠親力親為了。

他作為諸天宣化雷神將軍，做的自然是那宣化之事，而如今自身宣化道果已經明了，只要順着這一條路一直走下去就行。

所謂宣化雷神，自然就是穿梭諸天萬界，弘揚雷霆正氣之道，引導眾生持身正氣，以己化人，完善天地，修持自我，反哺世界。

初來此界，雖然領了一軍，但對於打仗，雖然有所涉獵，但並不擅長，而且諸多雷府弟子之中，也不乏擅長領兵打仗之人，既然如此，作為宣化雷神，自然會將領兵之事交給這些弟子，以來可以培養新人，二來也能落得清閑。

思索片刻，還是覺得讓金雞童子這麼出去有些不放心，就叫來一個在封神世界當過將軍的弟子李牧山，隨意交代了幾句，李牧山就明白了如何去做，當即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人在營在，人亡營還在。

江漢珍連連搖頭，對這事情有些不適應，長期行宣化之道，久不在軍旅生活，對於雷霆軍營的作風，還是有些不適應。

但他看重的是所有人都活着，並不是一個所謂的臨時營地，就囑咐道：“此言差矣，將人交給你帶，不是讓你看守這個破地方，地方沒了可以再找，人沒了你上哪給我變去，不管怎樣，都要將人給我保全了。”

李牧山自然滿口答應，心中有些感動，心道，傳說中宣化雷神看重弟子，今日此番一說，果然名不虛傳，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將人代好。

等送走了李牧山之後，江漢珍就封了營帳，化為一道雷光，順着金雞童子等人離開的方向追了過去，一方面想看看外界究竟是怎麼一個環境，另一方面是不想金雞童子一干人就這沒開始就掛了。

對於門下弟子，對他來說，每一位都是一份道果，每一位都不想看低了，只要能指引出其道路，那菩提樹上就會多一顆果子，若是有成千上萬的弟子成道，那可真是碩果累累，更進一層。

此時出去就是想看看外界什麼環境，親自探查一番，至於金雞等人，自然是在一旁看着，只要不死就行。

循着金雞童子等人離開的方向跟了過去，四周的邪氣無處不在，若是讓凡人生存在其中，不到一時三刻，必定會被此邪氣所沾染，失去心性，成為不知什麼樣子的怪物。

江漢珍心道，就是此界有人存在，也沒法存活，此事讓他越發的心憂，對於此界的恢復，還是一籌莫展。

正跟着金雞童子等人的行蹤四處看着，忽然耳邊傳來一道細微的響動聲，以他的修為判斷，必定在三里之內，而這聲音明顯是人形生物行走之時的腳步聲，雖然此人走的很輕，但江漢珍還是聽到了。

暗道：‘此界莫非還有道體生靈存活？若真是如此，那一切就好辦多了。’

看了一眼金雞童子等人離去的方向，從袖中取出一隻飛鶴符，幾下將之折成一隻紙鶴，又在其上書了一道隱身符，就此扔了出去，飛鶴瞬間變化成型，成為一隻仙鶴，旋即贏取身形，向著金雞童子一干人離去的方向追去。

而江漢珍目光閃爍，取出自己的都天雷鞭，循着聲音摸了過去。

片刻之後，就尋找到一個矮小的身影，面容幼稚，看起來年歲不大，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衣，在荒野之中翻找着什麼。

江漢珍看的一喜，暗道，真的有人，只見少年從地下翻出一塊石頭，看似疲憊的神色略帶一絲喜色，將之擦乾淨，然後裝進了身後的袋子之中。

江漢珍看的疑惑，此石頭他也見過，但並沒有多過在意，也用神識搜尋一番，從地地下，發現一塊一樣的石頭，神識一掃，頓時漏出一絲疑惑。

暗道，此地怎麼會出現此種帶有炙陽之氣的石頭，心中有些詫異，此種石塊分佈竟然有一定的規律，而且是地脈所出，經過他對地脈的推演，測算出此種礦石縱橫百里之地，並且形成了一種礦脈。

心中這才鬆了一口氣，自語道：“天地危難之際，必定有養育氣運之物，此界陰邪之氣遍布，天地恐與滅亡之禍，作為天道意志，又怎麼什麼都不做，而就地等死呢。”

心中明了，天道所殘存的意志中，所形成的這種礦脈，有可能就是天道最後的掙扎。

看着正在撿石頭的少年，江漢珍顯露身形，走了出來。

# 第二百四十章 初次接觸

江漢珍剛一出現，少點頓時警覺的站起身來，扶着腰間的短刀，警惕的說道：“你是誰，你怎麼能出現在這裏？”

江漢珍仔細一看，這少年竟然一副金黃色的頭髮，寶石一般的藍眼睛，與中土人士有別，但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可心中還是有些感嘆，他剛一出現就被這位少年發現了，自己知道自己的隱藏功夫，即使走到人群中間，若是福德氣運低的人，也沒法看見。

就是站在眼前，也會被人忽視，有道是與道相合，道自化之，同事於道者同與道，同與德者同於德，若非勤修功德之人，定然難以看見。

心道，莫不是此人有大氣運在身，而且懂得審時度勢，也沒有見到異常就不管不顧的衝過來。

少年看着江漢珍不說話，抿了抿乾裂的嘴唇，說道：“你一定是來採集太陽石的，是不是？”

江漢珍看着少年擔憂的神色中略帶一絲期盼，而且雙手都在微微顫抖着，修行多年，而且心術不差，自然看得出來這少年是害怕，甚至恐懼，一切的鎮定都是強撐着。

心中猜測，神識在少年身上檢查一番，發現少年身上有一種強大的封印力量，但這力量不是人為所有，好像是天生的一樣，類似於神通，而少年所在的地方，那種陰邪之氣紛紛逼退避，好像害怕一般。

頓時讓他眼睛一亮，暗道，還真遇到個天資不凡之輩，也讓他對此界的事情，樂觀了起來，此種神通定然不會是所有人都具備的，即使有也不多。

心中已然明了，此子定然是此界應運而生，就是為解決此界問題的氣運之子之一。

旋即一笑，拿出剛從地下撿來的那塊含有炙陽之力的石頭，對着少年說道：“對啊，我也是采太陽石的，看你也來撿石頭，那就一起吧，也好有個照應。”

少年一聽，身體為不可察的抖了一下，神色漏出中帶有一絲悲涼，隨即又放鬆下來，說道：“原來是這樣啊，那好吧。”

江漢珍見少年對自己有些畏懼，但還是強裝鎮定的樣子，暗暗有些好笑，對於此事也有所猜測，但也能理解，就是自己遇到一個莫名的存在也會害怕。

也不管少年在想什麼，自顧的在地上尋找起來，神識之下，含有炙陽之力的太陽石無所遁形，走到一處，就能挖出一塊來。

少年本來還有些擔憂，看了半天江漢珍也在挖石頭，而且挖石頭的速度奇快無比，頓時生出一絲好奇來。

也不敢就此離開，也開始在地上尋找起了太陽石，速度還算不滿，也自有一套方法。

只見少年趴在地上，慢慢的感應一會，也能尋找出一塊石頭來，江漢珍神識觀察過，每當少年身上的封印神通動一下，接着就能在地上找到一塊石頭，而這石頭中所含有的力量竟然與少年同源。

這讓江漢珍更加肯定，這少年肯定是此界的氣運之子，天生帶有大氣運，而且天賦遠超常人，以此推論，若是將此神通開發出來，對於此界的陰邪之氣，未嘗沒有克制之力。

少年見江漢珍挖太陽石的方法跟他同出一轍，都是先感應一番，然後就能找出來一塊，心中的防備頓時放了下來。

江漢珍見此，心中暗暗一笑，心知少年定然與常人不一樣，可能被當成異類，如今見了跟他一樣的人，肯定會倍感情切。

就暗自笑了一聲，尋了一塊石頭坐了下來，對着滿頭大汗還在找石頭的少年說道：“看你也累的，要不要過來休息一下。”

少年本來也累得不行，見江漢珍如此說，雖然害怕，但還是鬆了一口氣。

抬起頭來，正看到眼前的怪人竟然拿起一塊太陽石往嘴裏喂，心中一驚，但隱隱有些期盼，只見坐在石頭上的江漢珍將石頭喂入口中，咔嚓咔嚓幾下，就嚼碎咽了下去。

江漢珍吃下一塊太陽石，就看着少年正在一臉驚喜的望着他，讓他心中一陣暗笑，就招手說道：“這石頭還是挺好吃的，你不吃點嗎？”

少年見此頓時有一種心酸的感覺，而江漢珍自顧的說道：“這石頭裡面含有一種力量，吃了可以增長自身能力，只是吃起來有些干而已。”

少年見此，心中一片酸澀，眼帘中一片濕潤，趕緊取下袋子中的水壺，走到江漢珍面前遞了過去，說道：“這是小人的水壺，還望大人還不要嫌棄。”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那就多謝了，有一水之恩，哪有嫌棄之理。”

說著就將少年的水壺接了過來，打開之後，水中散發出一股腐臭之味，而且渾濁不堪，聞起來有些刺鼻，江漢珍對此也不在意，放到嘴邊灌了幾口，將水壺遞給了少年。

至於水質問題，早就有所猜測，自降臨此界以來，就沒見過一滴水，甚至連一絲綠意都無，少年能拿出這種水肯定是不容易，也猜測出此界的人生存環境有多惡劣。

少年接過水壺，一臉祈盼的看着江漢珍，好像要說什麼一般，江漢珍也不在意，就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石，然後對着玉石打出一道法決，玉石散發出一陣玄光，隨後有隱於平凡。

江漢珍將此玉石遞給少年說道：“今日喝了你的水，就送你一份東西當做報答，回去之後仔細感應，就能知道內部的東西。”

少年連忙擺了擺手，說道：“不不，大人能用我的水，已經算是極大的恩德了，我又怎麼能受此恩惠呢？”

江漢珍搖頭一笑，說道：“此物其中有你需要的東西，你的異常在其中自有解釋，難道你不想知道？而且其中有能開發你自身本事的東西，只要努力學習，以後出人頭地不再話下，你要知道，自身本事強了，想要做成什麼事情就容易了，若是沒什麼本事，就是遇到自己喜歡的人，也只能將自己埋在一個角落裡痛苦流涕，而對此沒有絲毫辦法。”

# 第二百四十一章 少年凱倫

少年本來要拒絕的，但想到一直暗戀的梅麗絲，就猶豫了起來，梅麗絲是貴族，而他是一個連平民都不如的小奴隸，以前整日的在卡薩子爵的領地中勞作，就是為了混一口飯吃。

最終還是點點頭，神色中漏出一股堅定，接過江漢珍手中的玉牌，說道：“多謝大人，凱倫對您的恩德感激不盡，若是凱倫有出頭之日，一定不忘大人的恩德。”

江漢珍點點頭，對於少年人還是了解的，哪個少年還沒有一點想法了，只不過有些敢說，有些不敢說，當變成中年之時，大部分被生活打壓的早就將此埋葬，若是有機會，又有哪個人會放棄呢。

隨即說道：“這事等你以後功成名就了再說，現在說來還為時過早，我看時間也不早了，趁着還沒天黑，先回去吧。”

凱倫心中感激，但言辭匱乏，在加上今日之事對他感觸很大，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江漢珍做完此事，就想暗中查詢一番，就要離開。

而凱倫問道：“請問大人如何稱呼，我以後如何見到大人。”

江漢珍頭也沒回的說道：“吾名江漢珍，若是有緣，必定能夠想見。”

說完就隱去身形，不再出現，凱倫見江漢珍消失，四下感應一番，也沒看出什麼來，江漢珍是他遇到的第一個跟他一樣，能夠吃下這種石頭的人，感覺十分親切，這一離開，就感覺到還有許多話還沒說，許多事情還沒問，心中有些失落，暗暗的記住了江漢珍這個名字，但看着手中的玉佩，神色又堅定了下來。

從小他就與常人有不一樣，竟然能吃這種用來當做能量的太陽石，此界中太陽石就是所有的能量來源，照明，動力，都要用到，甚至那些傳說中的法師也要用太陽石來做實驗。

但這太陽石卻不能用來食用，但他覺得這太陽石極為好吃，吃了特別有力量，從小被人當做異類，不但被父母拋棄，而且還被人當做怪物一般。

也辛虧白石領地新建，缺少幹活的努力，他流浪至此，就成了白石領地中卡薩子爵領地之下的一名小奴隸，才能得以安身。

但他身體異常，還是被人所發現了，又一次被當做妖魔，就要趕出領地之中，也幸虧梅麗絲小姐出現，將他救了下來，並說出他這不是妖魔，只是一種病。

梅麗絲是卡薩子爵的二女兒，是白石領地的一顆明珠，在哪個貴族權威永遠高於普通人的環境中，梅麗絲作為貴族，說話自然有着無上的權威。

從那時候起，所有人看他的眼神不再是畏懼，或者擔憂，甚至有些敬而遠之，深怕被傳染一般，也讓他落得清閑。

但梅麗絲小姐卻沒有如此，不但將他從奴隸中提了出來，而且還讓他做了一份輕鬆的工作，就是為梅麗絲餵養一些實驗品。

什麼蜥蜴，老鼠的應有盡有，生活條件自然比之普通人高上不少。

而梅麗絲身份高貴，是一名法師學徒，經常做一些實驗，才用用到這些東西。

當然，也不是沒有代價，就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在梅麗絲小姐的實驗台上躺上一次，被抽些血液，活着割上一兩塊肉。

但這都不是問題，關鍵是這份生活，好多人求都求不來，因此他對梅麗絲很感激。

至於這份感激化為少年的幻想，就是一次路過晚上餵養完小動物，要回地下室休息的時候，忽然聽到嘩啦啦的水流聲，好像有人洗澡，少年的心動促使他上前看了一次，從城堡中的一座門縫中看見一個凹凸有致的身影，這聲音一下子就進入他的心裏。

自此之後，他才發現自己長大了，每次看梅麗絲的時候都有一種愛慕之情，犹如種子一般，深深的埋進了心裏，只是一直在心裏而已，他也知道，這是不可能呢。

而江漢珍給他的這塊玉佩，聽說只要仔細感應之後，就能讓他強大起來，若是強大了，自然就能得償所願，此時的玉佩，成了凱倫心中的唯一希望。

將玉佩藏在身上一個隱秘的地方，然後帶上自己的東西，向著遠處走去，單薄的背影看着極為挺拔，神色中的目光，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

凱倫離開之後，江漢珍神識掃了一眼，對於這位少年的出現，給了他一個驚喜，也讓他看到了能夠恢復此界並進一步完善的希望。

而且還推測出此地有生靈聚集地，而且地方還有着自己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一套體系。

不同的文明出現，自然讓他興趣大增，就想見識一番，說不定觸類旁通，能讓自己有所進步呢。

就跟着少年凱倫一路前行，凱倫不發不慢，急速的奔跑，江漢珍不慢不緊的在後面跟着。

大概跟了二十里地的時候，來到一座隱蔽的山谷之中，而山谷之中有一塊發亮的地方，江漢珍神識一掃，心中一動。

自語道：“此地竟然有結界，竟然與陣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這結界的原理，卻與我仙道方式完全不同，由此物保護，能夠打造一份生存環境，自然不成問題。”

見少年先是左右看了一下，就去吃隨身的袋子，將袋子中的太陽石取出一大半，放在一個石縫中，然後從結界中探出半個身子，好似在看有沒有人。

這才帶着小半袋子太陽石穿過結界，消失在結界之中。

江漢珍看的詫異，本以為是洞天福地之類的東西，但隨即掃了一眼，結界其大無比，縱橫方元幾百里地，測算一番，竟然也是不小，心中有些吃驚。

也感慨着此界生靈智慧不小，即使被此中陰邪之氣所破壞，也能從絕地中造出這樣一個聚集地來，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文明。

江漢珍心中帶着好奇，對於此界之中的陰邪之氣，就是他們也沒有絲毫辦法，現在還在一籌莫展之中，而此界中的殘存生靈，竟然硬生生的從絕地之中打造出一份生機。

不但隔絕了此中陰邪之氣，還能在此中生存下去，而從少年的語氣中得知，此界中也有一套克服環境的方法，甚至還有着自己的進化之道。

心中感嘆，就要去見識一番，而經過少年埋藏東西的地方，神識一掃，搖頭一陣失笑，縫隙下面有個空洞，竟然被這少年私藏了如此之多的太陽石。

江漢珍暗暗點頭，有此心性，對人不可全拋一片心之道，暗含了普傳法門的生存之道，狡兔三窟之理，自然有益無害，有此太陽石，這凱倫即使受挫，也能憑藉著這些石頭翻身。

然後看了一眼面前的結界，神識探查一番，才發現此結界就是為了阻擋陰邪之氣而設，並不會對其餘十五阻擋。

拿出一道飛鶴符，折成一隻紙鶴，其上輸入了一道意念，就扔了出去，然後就穿過結界之中，入眼的事一片灌木從。

# 第二百四十二章 初見武士（今日一更）

神識一掃，卻有些滯澀之感，沒有了以往那麼圓融無礙，好像從水中進入了淤泥一般。

但他好歹也已經到了神仙修為，而且道果已明，這些壓制，對他還算不上什麼，四下一看，此處的結界就在一處低矮的灌木從中，隱秘異常，若是不注意，還真不會忘灌木從中跑。

結界之內，和結界之外，果然是兩個世界，外界陰邪之氣遍布虛空，生物難存，內部有強大的結界守護，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也成了此界生靈的一塊棲息之地。

至於此界之中，有沒有別的可供生存之地，一切還不得而知，但如今見到了生靈，自然喜出望外，對於接下來的事，就有很大的把握了。

也不施展神通，順着山澗的小路一直前行，邊走邊看診周圍的環境，叢林中隱藏着無數的獵食者和許多毒蟲，四處散發著淡淡的污濁之氣，讓江漢珍皺了皺眉。

通過自身的靈覺感知，這些污濁之氣對於仙道卻是大害，若是長期生活着這種環境中，就連仙體都會被污濁。

雖然他們一行人修為都不低，影響也是不大，但要跟進一步，卻難上加難，只能參悟道理，而沒法利用環境修鍊，這也就斷了有人想要走這條路的而可能性。

即使雷法能克制一切邪穢，在這種環境下，就是勤修苦練，也只能得個神清氣爽，益壽延年的結果，至於參悟道理，以氣養生之道，就想都不要想了，根本就沒那個條件。

相比於後世，還有不如，此邪穢之氣，無處不在，也引的此界的一些動植物，也像這一種陰邪的方向進化，若於仙道對比，就是孤陰不長，孤陽不生，一點也不符合養生之理。

江漢珍在路上慢慢的推測着，當然這些都是他拿仙道的眼光來看的，仙道本身注重養生，注重全系發轉，不會偏執一道，所以仙道之人一般都能做到長生久視。

至於戰鬥力的問題，就不好說了，從前線戰場中反饋回來的消息推測，反正不是很強，對於域外之人，若是正面爭鬥，也就是打個平手，至於同階碾壓，還是少有發生。

但也不是沒有長處，就是保命手段很多，逃跑的功夫強悍，就是當場被打的魂飛魄散，也不一定就此隕落，過上數年之後，說不定又會在哪個犄角旮旯中又活了過來。

也就是這個優勢，才能與域外之人抗戰多年，而能保持不敗。

若要說仙道的最強戰力，還要屬雷府了，雷府司生司殺，是仙道體系中的一個征伐部門，攻擊迅猛，雷厲風行，但即使如此，若對上域外之人，也是敗多勝少，即使發揮超常，也只能打個平手。

對於域外之事，本來想見識一番，若是能觸類旁通，更進一步完善普傳法門，那就更好了。

可沒想到中途出了岔子，竟然來到這塊陰陽混亂的世界中，而且還不知方位，唯一能確定的這不是仙道次元。

雖然沒有到達前線戰場，但江漢珍所行宣化之道，既來之則安之，如今已經被困在這個世界中，也只能將此完善，改造過來，讓其按照仙道文明發展下去。

而仙道最自豪的不是別的，就是文明，仙道文明之強大，讓人為之驚嘆，融合性極強，一個外來文明只要進入仙道體系中，過不了多少年，就會被仙道文明所同化。

這也是江漢珍對此有些自信的事，而另一方面就是仙道最善養生，而且將此之道融入生活之中。

有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若是將一群仙道世界之人放在一塊荒地之上，過不上多少年，就能給你改造成一片沃土，在此安居樂業，甚至還能慢慢發展下去，端是神奇。

有此道理在其中，江漢珍對此也是自信滿滿，就想去融入到這方生靈聚集地之中，將之改變過來，從而讓此界根據仙道世界的方向發展。

不知不覺已經走到一座小鎮之中，四處的農田交錯，種植的事一種不知名的農作物，還有士兵巡邏。

初見生人，幾名巡邏的士兵就走了過來，領頭的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還穿着一身犹如鐵桶一般的版甲，看起來就像一隻水桶，馬背上掛着一塊犹如小門板的大劍，樣子得意洋洋，看起來極為自豪。

江漢珍看的稀奇，不免多看了兩眼，此鎧甲在他看來，對身體不但沒有好處，還有壞處，套在身上，壓着骨骼，長久下來，骨頭肯定會變形，若是到了年老之際，全身肯定一身的毛病。

但這名鎧甲人身體內部丹田的位置，卻有一個散發著生機的東西，犹如種子一般，江漢珍頓時來了興趣。

而幾名士兵也走到了江漢珍面前，臨頭的看江漢珍雖然裝扮怪異，但衣着光鮮，原本凶神惡煞的眼神柔和了一下，說道：“遠方來的客人，這裡是卡薩子爵的領地，您來此有什麼事嗎？”

江漢珍聽着這領頭的說話犹如唱歌一般，但也沒怎麼在意，就說道：“我是從雷府來的，如今遊歷四方，增長閱歷，不知這位怎麼稱呼？”

一群士兵聽的疑惑不解，對於江漢珍所說的雷府，就不知道什麼地方了，只當是一個地名。

而領頭的士兵摘下頭上的鐵帽子，漏出一頭金黃色的頭髮，高挺的鼻樑，說道：“我是卡薩子爵領地的埃德爾統領，是灰暗之國認證的武士，如今負責卡薩領地的防衛。”

江漢珍心中一動，沒想到還有些身份，竟然是負責一地之防衛，至於他說說的武士，應該就是此界的修鍊方式，對於這位埃爾德統領丹田中的那枚種子一般的物質，應該就是武士象徵了。

而其內部所蘊含的力量，也不一般，若是爆發之下，有常人三五倍的力量也不足為奇。

但對於所謂武士這種修鍊體系卻有些好奇起來，心道，若是要在這卡薩領地居住，定要與這名埃爾德武士多多接觸一番，以便於觀察其修鍊方式。

就對埃爾德說道：“久仰久仰，原來是埃爾德武士，在下江漢珍，如今初來此地，還想埃爾德武士為我指引一番。”

埃爾德聽道江漢珍這種奇怪的語氣，心中疑惑，還以為是哪個地方的風俗，但其中的意思還是聽得懂。

就說道：“既然是遠方的旅客，來了我們卡薩領地，我埃爾德自然是歡迎，你可不知道，我們卡薩領地貧瘠，而且偏僻，很少有外面的客人到來，如今江的到來，也讓我喜出望外。”

江漢珍心中這才有所明悟，怪不的如此好說話，來個人還要上前詢問一番，本來以為是此地的規矩，不讓外人入住，但如今看來，也不盡然，而是根本沒人來。

若是放在別的地方，估計也沒人理會。

江漢珍就說道：“那就多謝埃爾德武士了，在下感激不盡。”

埃爾德連忙擺手，說道不必客氣，這是一個武士應有的品格，就此江漢珍就跟着埃爾德一行人向卡薩領地的聚集地走去。

沿途自然是旁敲側擊的打聽一些事情，也好儘快的融入此地中，原本打算進來之後就低調的生活，慢慢觀察，如今看來是不行了，有埃爾德這個在卡薩領地還算有點地位的人在，自然就不能低調起來，但也能更快的融入進去。

# 第二百四十三章 就此安身

對於此界中還有人類生存，江漢珍有一種喜出望外之感，初臨此界，入眼的是一片荒蕪，而且環境活物難存，能生活的也就是內含陰邪之氣的怪物，只有屬性相同，才能在其中生活。

若是陰陽俱全者，定然難以存活，那種環境下，就是神仙待得時間長了，也會受到一些影響，何況是陰陽俱全之生靈。

若是將一個人扔進那種環境，很快就會被陰邪之氣侵入身體，破壞陰陽平衡，根本就沒法存活，即使抵抗力強一點的，在其中存活個幾個時辰不在話下。

想到這裏，江漢珍不由自主的看了一旁牽着高頭大馬的埃爾德武士一眼，經過剛才的旁敲側擊，自然是知道了武士所修鍊的就是體內的武士種子，是生命精華。

想要做一名武士，只有內聚了體內那顆生命種子才能算一名真正的武士，剛開始只能成為武士學徒，鍛煉方法聽起來簡單，但內含道理。

招式無非就是劈，砍，刺，轉等簡單招式組成，鍛煉方法派別不同，行事上就會有所差別，但關鍵之處在與武士的呼吸法。

通過一定的頻率呼吸，引動身體內生命之氣的共鳴，最後將之凝聚，形成一枚種子，然後將種子慢慢壯大，向著更高層次而去，也算是一種生命進化。

若是修鍊成了武士，身體素質自然遠超常人，若是運轉武士種子，就能對自身行成一種防護，自然可以在外界那種環境中短暫的生存。

江漢珍發現，武士修鍊同樣用到的事先天一氣，而此界成為武士之力，也是自身本源所含的生命之氣，並不是無群無盡，是一個人的潛力。

推測之下，才發現此界的武士一般都是家有財資之人修鍊的，多在貴族之中流傳，普通人中很少有人修鍊成武士，就是貴族之中，武士比較常見，但要說起再上一層的大武士，就難得一見了。

其中原因江漢珍自然猜得出來，仙道最為擅長養生，戰鬥力且不說有多厲害，但生命力卻極為強悍，對於生命之道，基本各個堪稱專家。

在他的分析中，武士修鍊，日常所消耗的身體能量非比尋常，招式雖然簡單，但所消耗的體力要配合呼吸法，以此激發自身潛在的生命能量，所需太多，只能靠食物來補充消耗。

而食物中，能量比較多的就是肉食，而且吃的比較多，這就不是一般人能消耗的起的，這也就是普通人為什麼很難修鍊道高層次的原因。

若是食物補充跟不上，若是強行修鍊，就會出現自噬現象，消耗的不是精力，而是自身的生命力了，武士即使利用生命了，也不可能胡亂消耗，若是消耗的越多，自身的潛力就會被消耗一些。

若非天賦稟異，生命力天生強悍之人，能修鍊到初階武士，自身的潛力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想要跟進一步，基本就是難於登天。

所以說窮文富武，也不是沒有道理，而這位埃爾德武士就是平民出身，雖然消失後天賦好，就是比那些貴族都要高出不少，同齡人中間出類拔萃，可就是因為食物趕不上，消耗的潛力有些多，以至於今日已經三十齣頭，還是一個初階武士，十年來修為一直不得寸進。

其中原因就是因為少年時學習武士技能，消耗了太多潛力，以至於今日後勁不足，再難有所寸進。

以江漢珍對於生命之道的了解，自然能將武士修鍊說的頭頭是道，唬的埃爾德一愣一愣的，當然也不是胡說八道，而說的有根有據。

在仙道世界之中，江漢珍最注重的就是養生之道，主張養練生命是修鍊的本質，最終讓生命進化是修鍊的目標，以自身道理助益於世界是證明道理的實現手段，並且深入研究多年，也形成以自己能夠穿梭萬界，並且領了諸天宣化雷神之職的神位，形成一套自己的完善宣化道理，都將此記錄在雷霆普傳法門之中。

武士修鍊也需要生命道理，雖然手段不一樣，但也大致道理還是相通的，對於擅長尋找共同點的江漢珍來說，自然難不倒他。

接着埃爾德的話茬子，隨便所了幾句有益養生之道，其中的技巧都是恢復人體潛力之用，就讓埃爾德吃驚異常，就下馬與江漢珍并行，不帶有意思自豪。

埃爾德對江漢珍已經有了幾分尊敬，心道，‘莫不是哪裡來的強大武士，出來遊歷天下來了，若不然，如此路途，連身上的衣服都如此乾淨，沒有絲毫風塵僕僕的氣息。’

而江漢珍所說的一兩句話，對此時的還是幫助比較大的，一時心癢難耐，就想多請教幾句，他停留在初級武士的時間已經不短了。

埃爾德落後江漢珍半個身位，虛心問道：“韓振大人，您說的呼吸法可以恢復自身的虧損，補充自己的不足，我當年修鍊太過刻苦，但自身貧窮，老師說我自身虧損太多，潛力已經耗盡，今生止步於此，今日聽聞漢珍先生的順呼吸法，雖然簡單異常，但我也感覺的出來，以次呼吸數次，竟然能掃除身體的一些疲憊，舒服了很多。”

江漢珍聞言暗暗點頭，剛才說出順腹呼吸法，就是想讓埃爾德試一試，看看仙道世界最為平常的呼吸之法對於此界有沒有作用，而順腹呼吸法是凡間最常見的養生呼吸法，隨處可見。

剛才觀察埃爾德的呼吸，有時候下意識的就長短呼吸，聽着就讓人極為彆扭，對於仙道來說，一點也不符合道法自然的規律。

而埃爾德的呼吸也不是沒有道理，就是在激發著自身五臟六腑之氣，向丹田生命種子匯聚，江漢珍推斷，如此下去，愛德華雖然能維持生命種子，但生命活不過一甲子。

本身虧損嚴重，還在如此刺激，收取着五臟六腑產出本就不多的能量來供給於生命種子，這樣只會讓自己身體更加的虧損下去，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

至今沒有倒下，也是因為生命種子撐着，若有朝一日，身體虧損到一定的程度，就連生命種子也沒法支持的時候，就會喪命於頃刻之間。

江漢珍隨便輸了一個順腹式呼吸法的目的，就是想試試改變呼吸方法，只用輕柔的養生之法來養護身體，以先天一氣之法來養育生命種子，這樣不但能恢復身體機能，讓食客緊張的身體變得放鬆下來，進入自然之態，還能慢慢培養生命種子，恢復自身元氣。

雖然此法極為緩瞞，但極為穩妥，沒有偏差之厄，就想看看究竟有沒有用。

且說仙道之法，又有哪個修鍊之法不慢的，見埃爾德試了幾次，五臟六腑的循環緩瞞了下來，讓原本一直都在超負荷運轉的內循環有了一絲休息的時機，自然讓他感覺精神許多。

江漢珍這才放下心來，就怕進入一個奇怪的世界，連道理都是相反的，如今看來，這擔憂有些多餘，仙道養生之法還是挺管用的，對於自然之體，自有自然之理。

就對一旁的埃爾德說道：“你之問題也不是什麼大問題，若是以此方法養護己身，三月之內必有明顯效果，如今你身體五臟六腑還沒到枯竭之時，若是勤修苦練，三五年之內，必定能補充你失去的潛力。”

埃爾德聞言眼睛一亮，神色略帶感激的說道：“多謝漢珍先生，不要說是三五年，就是花個十年也值得，先生之恩埃爾德感激不盡，漢珍先生一路旅途勞累，卡薩鎮中常年沒有商客，唯一的一家小酒館雖然有客房，但環境極差，漢珍先生就住我家吧，我在這還有些地位，房屋還算寬敞，也好讓我好好招待漢珍先生。”

江漢珍看了埃爾德一眼，就知道埃爾德打的什麼主意，自然是自己腦子里的存貨，如今一個簡單的呼吸之法，就讓他受益匪淺，長久以來毫無寸進，如今遇到一個隨意之人，哪還有放過的道理。

雖然對這個心知肚明，但也沒有拒絕，自己初來乍到，對此地還不熟悉，若是有埃爾德這個侍衛頭領在身邊，就能免除一切不必要的麻煩。

也就點頭說道：“那就麻煩閣下了。”

埃爾德連忙擺手說道：“不麻煩，不麻煩，能邀請到先生，是埃爾德的榮幸。”

# 第二百四十四章 王國狀況

# 第二百四十四章王國狀況

就此之後，江漢珍自然就在卡薩領地住了下來，卡薩領地屬於灰暗之國的一塊偏僻地方，而灰暗之國，就是此域之中唯一的國家，實行分封制度，等級嚴明，不可逾越，千百年也沒有破壞這種規矩。

至於爵位，自國王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之分，還有一種算不上貴族的貴族，就是勛爵，一般都是為灰暗王國立下大功的人被封勛。

至於其餘的都以平民論，最下一層的當然就是奴隸了，其中貴族擁有絕對的權利，任何人不得侵犯，否則就要受到王國律法的制裁。

這千百年也不是沒人反抗過，普通人中間也不是沒有天縱奇才，修為高絕之輩，即使能橫掃灰暗王國的武士，但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此天縱奇才都是在最後關頭，莫名其妙的消失。

而從埃爾德的談話之中，也發現經常提到的一個詞語，就是法師，而法師之事，江漢珍也特意問過，就是埃爾德也言語不詳，說不出個什麼所以然來，一切都是道聽途說。

但最後還是表示，想卡薩子爵打聽一番，即使這樣，江漢珍也敏銳的察覺出來，也許這種所謂的法師，就是一種高修行之人，也是真正的幕後掌控者，也只有擁有碾壓一切的手段，才能讓王國即使千百年，也穩如泰山。

王國的掌控者，就是卡隆家族，而卡薩子爵，也是出自卡隆家族，基本上王國所有的貴族，都是卡隆家族，彷彿成了一個王國最高貴的血脈。

江漢珍對此暗暗猜測一番，但對於這些，還不會太過在意，最為在意的事那幕後的法師。

以後宣化自己的雷霆普傳法門是免不了的，肯定會出現許多修行之輩，而所行之事，難免會跟灰暗王國產生衝突，所以對於幕後的法術還是想了解一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自江漢珍來到卡薩領之後，也沒有驚起任何波瀾，埃爾德好不容易遇到個能為自己講解修鍊方法的人，怎麼可能對此胡亂宣揚。

得知江漢珍沒有灰暗王國的自由民證，埃爾德就以他的權利為江漢珍半了一個，搖身一變成了灰暗王國的自由民。

灰暗王國的平民也是有等級劃分的額，有自由民，平民，之分，而且都分了個一二三等。

而江漢珍手中的就是自由民中的三等，也是他能做到的最高等級，可以在卡亞伯爵的領地內自由行走，而卡亞伯爵也是卡薩子爵的直接上司。

至於更高層次的，只有去卡亞伯爵的領地內辦理，至於埃爾德表示願意為江漢珍跑關係爭取一個跟高層次的自由民身份，但江漢珍擺手決絕了。

對於此事，也沒什麼在意的，只是為了方便行事而已，自從打聽到灰暗王國四處都是領地制度，管理之法大同小異，也就絕了四處看看的心思，既然如此，何不以此地紮根，從這裏開始，施行自己的方法。

而且身後還有千名雷府弟子在外面呢，進入結界之時，已經發了傳信，只是將情況介紹了一番，至於如何做，也沒任何說明，但相信那些雷府弟子自會做好一切的。

就在江漢珍搜集此界信息之時，灰暗王國黑鐵之城附近的一座大山中，屹立着一座三層高高塔形狀怪異，其上紋刻無數，看似玄奧無比，常年呈現一種灰暗之色，很是玄妙。

而此塔在於此界中，有一個稱呼，叫法師塔，其塔高十丈有餘，內部分三層，其內陳設一應俱全，若是江漢珍見到，定會感慨此塔，竟然能形成一個內部循環。

至於其中原理，也無法細說。

忽然一道黑色光芒閃過，一道身穿黑袍的身影出現在法師塔外，門口自動打開，黑袍法師走了進去，而立即有人上前迎接。

對來人一禮，說道：“恭迎卡隆法師回歸。”

“嗯。”

一個從鼻腔中的聲音發出，看也沒看身邊的幾人，對着塔內掃視一眼，說道：“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此事一個黑袍胸口帶着金色條紋標誌的法師站了出來，說道：“回卡隆法師，灰暗結界又異常出入，都是沒有在法師塔等級過的。”

卡隆法師眉頭一皺，有些不耐煩，身上的氣息形成一種肉眼可見的輻射之光，讓身前幾個法師都有些站立不穩。

說道：“查出來是什麼人所為沒有？”

而面前一名法師站出來說道：“回卡隆法師，我們還在查證此事。”

卡隆掃視了周圍人一眼，說道：“有人沒有經過我卡隆家族出入灰暗之地，看來又有大武士出現了，儘快找出來，我們在灰暗之域採礦人有損失了幾個，若是沒有足夠的太陽石，後果你們是知道的。”

幾名法師頓時一驚，對於灰暗石的需求，一直是特別多的，就如這座法師塔，其中的能量原料就是太陽石，只有燃燒太陽石，才會支持諾大的一個結界。

幾人齊齊一禮，說道：“是，卡隆法師，我們定會找出來的。”

卡隆法師就要離開，但忽然想到了什麼，又對幾人說道：“儘快培育武士，我最近還有也會大實驗要做，需要大量的武士，傳訊於王國，讓他們儘快準備。”

其中一名略有地位的就說道：“法師大人，大武士培養不易，非得幾十年不可，而我們所需要的只有大武士能在灰暗中行走，但也只能生存幾年，這一批已經送了上去，若是還需要，恐怕短時間內難以辦到。”

卡隆沉思片刻，說道：“灰暗之中行走只有大武士能夠一用，其餘的哪怕高級武士，可難以在灰暗中存活，但此此的實驗非比尋常，就是一般的武士也行，只要將其改造，就能抵抗灰暗，去準備吧。”

幾人聞言，也是應聲答應了下來，至於卡隆所做的實驗，他們也有所耳聞，目的就是將人改造成怪物一般的存在，並且能在灰暗中存活，雖然手段殘忍激烈，但幾人想到卡隆法術所做所為，都是為了此界存活下去，也有些感動。

卡隆法師在交代完之後，就身形化霧，消失不見，下一刻就出現在了塔的最上一層。

拿出一快上面有着契約的牌子，獰笑一聲，周圍免得極為扭曲陰沉，與外界那種灰暗環境同出一轍。

接着發出犹如磁條一般的聲音，說道：“想跟我賭，你還不夠格，我順着你的路來走，將你玩弄於鼓掌之中，結果就是，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接着就是一連串冊狂笑聲在法師塔最上一層回蕩着。

# 第二百四十五章 法師消息

卡薩領地之內，隨着江漢珍待的時間越長，也對這世界了解越多，其中對於武士修鍊最深。

經過與埃爾德這名武士長期接觸，埃爾德最後連自己視為秘傳的武士修鍊方法都全盤托出，以此為基礎，江漢珍依靠仙道養生之法，創出了一套名為雷霆武士的修鍊方式。

因為考慮到刺激的環境惡劣，還是以養生為主，以戰力為輔，在他認為，戰鬥力不是主要決定因素，一山更比一山高，戰鬥力的修鍊永遠沒有盡頭，即使打不過也可以暫避鋒芒，即使打不過，但生命力強悍，只要耐心等待，總會有機會的，即使不成，也可以與對手周旋，熬死對手即可。

因此就用雷霆之道的五雷掌法，融合此界的武士生命種子修鍊，又專門融合補充生命潛力的呼吸法，為內涵養生之道。

五雷掌法本就可以內煉，但內煉也需要能量來煉己，這時候呼吸法的作用就體現了出來，即使家庭貧瘠之人，也可以用呼吸法來補充自己的潛能，對於肉食的以來大大減少，也達到了一種普傳的可能。

五雷掌法化為武士的大劍，對於江漢珍來說還是簡單無比，一共分為五招，分別對應心肝脾肺腎五臟，以此來錘鍊五臟，而錘鍊所需的能量，就是來自呼吸法，用順腹式呼吸法和逆腹式呼吸法來培養自身元氣，等到能量充足，就能進行修鍊。

身體結實了，五臟強大了，自然所產生的能量又多起來，以此循環往複，自然會慢慢強大，至於最後武士的那個標誌，生命種子的凝聚，自然還是用仙道無極呼吸法。

此呼吸法又有胎吸之稱，通過自身錘鍊所得的雷霆之氣為引子，再與心神合一，胎吸內守，與生命之氣融合，凝聚出一顆種子來，藏於下丹田之中。

與武士修鍊相似，但看上去似四而非，與仙道養生之法也類似，但也有所區別，但不管怎麼樣，自身所修鍊出來的氣息為雷霆之氣無疑，有了此種特徵，江漢珍才滿意。

而且有埃爾德這位武士修鍊此法供他觀察，而且行之有效，這才準備將此法普傳出去，加入了其中一些心性修鍊之法，若是以此修鍊，也能入的雷門。

這也是江漢珍忙活了數月的成果，進入卡薩鎮之時，就在埃爾德家住了下來，埃爾德怎麼說也是一個武士，住所在卡薩鎮中，也是數一數二的豪華。

再加上埃爾德招待周道，沒有絲毫怠慢，一切所需俱全，也就懶得離開了，但也不是沒有代價，就是指點埃爾德的修鍊。

如今名為雷霆武士修鍊之法的普傳法門已成，自然想找個地方當做道場，開始傳授雷霆之道，就想離開埃爾德的府邸，找個地方開門培養弟子。

而這時，看上去年輕了七八歲的埃爾德剛好回來，如今的埃爾德不但變的比以往年輕不少，臉上的滄桑早已消失不見，目光清澈，似有神彩，精神了不少。

這正應了仙道之精氣神飽滿之狀，就連他丹田之中的武士種子，也散發著勃勃生機，比之以往靈動的不少。

江漢珍見此暗暗點頭，對於埃爾德最近的修鍊還是很滿意的，也對他完善雷霆武士之道，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此時進門，面色帶着一絲喜色，急匆匆而來。

一進門就大聲說道：“老師，我打聽的法師的消息了。”

江漢珍心中一動，神色中閃過一絲詫異，對於法師之事，他只是在最初提過一句，沒想到這個埃爾德還真記在了心裏，竟然真的打聽到了。

至於埃爾德稱呼他為先生，只是覺得其餘的稱呼有些不習慣，剛開始還稱呼江漢珍為漢珍先生，聽得有些彆扭，而在仙道諸天萬界之中，凡門下弟子都稱呼他為先生，對於此稱呼也習慣了。

而在此界之中，先生的意思就是老師，一個是引導弟子的先生，另一個是入門引路的老師，與此含義產不多，聽得也比較熟悉，就將埃爾德對他那些亂七八糟的稱呼改了過來，就以老師稱呼於他，也算是入鄉隨俗。

身含雷氣，與雷門弟子無疑，而埃爾德的心性，也有向著仙道的心性發展，自然可做的雷門弟子。

江漢珍對於埃爾德，也當做自己門下看待，聽到法師的消息，就說的：“那就說說吧。”

埃爾德對江漢珍應聲一禮，說道：“弟子多方打聽，最終還是在卡薩子爵府中一個小奴隸口中打聽到的，據他所說，卡薩子爵的二女兒梅麗絲，就是跟隨一個法師學習法師知識，聽說還有實驗室。”

接着埃爾德就感慨的說道：“沒想到這位梅麗絲藏的可真嚴實，若不是遇到那個小奴隸，還真無從得知，說來也怪，那個奴隸小子竟然也內含雷霆之氣，先生不會指點過其修行吧。”

江漢珍聞言，正在思索，此界法師之事，一切還是未知，但那個防護陣法，卻達到了一種境界，非一般人可以布置的。

身在此界，雖然沒有遇到絲毫危險，但對於傳說中的法師，還是抱着觀望的態度，雖然不知於怕，但對於一界的高端戰力，還是希望能了解一番，說不定還有用上的一天。

忽然聽到埃爾德說一個小奴隸，心中一動，暗道，‘這莫不是那個凱倫吧，當初進入生存結界之中，有過一面之緣，如今好幾個月過去了，一直待在埃爾德的小府邸中，也沒聽過凱倫的消息，竟然被埃爾德給碰上了。’

至於凱倫能給埃爾德說這些，江漢珍一點也不奇怪，雷府弟子無數，全屏氣息辨認，而這種雷霆氣息都是一體同源，所以見到之後都會感覺親切，而且心性都有一種果決之感，這也就是雷府弟子出了名的團結原因。

這次聽到凱倫的消息，詫異的同時，也在想着凱倫最近有沒有什麼長進，當初見他身懷封印天賦，而且是天生的那種，就在普傳法門中選取了一些東西，根據凱倫的體質，隨意創出一些修鍊之法，倉促之下也沒那麼完善。

如今在埃爾德家專心完善武士修鍊之法，也沒顧得上他，如今聽到消息，就問道：“你說的那個小奴隸現在還好吧。”

埃爾德聞言一愣，就脫口而道：“老師您認識他？”

見江漢珍點點頭，埃爾德頓時有些憤怒的說道：“老師，那個小奴隸本來好好的，如今卻情況有些不妙，身體多處被人用針線縫合過，身上沒一處好的，容貌都被毀了，若不是那雙眼睛神彩不凡，還能說話之外，還真看不出是個人來。”

江漢珍聽到凱倫的的情況，心中也是一怒，但隨後又忍了下來，就見一旁的埃爾德說道：“老師，要不要我將那個小奴隸接回來，畢竟也算是我們自己人。”

江漢珍目光閃爍良久，本來要答應下去，但隨即又搖了搖頭，說道：“暫時不必，他名叫凱倫，本身天賦不凡，若是在修鍊之上沒有偷懶，也能有些修為，若要離開，就是一般的武士也很難攔得住，既然你都能見到，就說明他可以自由出入，若是想離開，早就離開了，定是有什麼難以割捨的東西，讓他才會如此放不下。”

埃爾德心中一急，就說道：“老師，弟子也見了他的情況，如今很是不妙，雖然有些雷霆之氣護身，但身體沒有一處完好的，好像就是被人用刀割過，我怕再拖下去，就會死在那裡。”

江漢珍聽的也有些不好受，此事讓他有些為難，想起見到凱倫之時，說起修鍊之後能得到自己喜歡的人的時候，凱倫神色中一片柔情。

就知道肯定有人讓他難以割捨，心中一聲嘆息，也知這時少年人對於情字的衝動，只有讓他自己經歷一回，才能悟出事情的本質，此時也不想多加干甚，只是不能就此連命都搭進去。

想了半天，心中有所決斷，就從懷中摸出一道靈符，遞給埃爾德說道：“此事你也不必多加幹啥，下次見他的時候，就將此符給他，讓他隨身佩戴就行。”

埃爾德還是有些焦急的說道：“可是···”

江漢珍對這埃爾德擺了擺手，說道：“此是到此為止，我知道你擔心什麼，有此符護身，就不會那麼容易死了，也只有讓他自己醒悟，才是最好的打算，我們能做的也只有保證他不死就行。”

埃爾德雖然有些氣不過，但還是答應了下來，江漢珍最後感慨的說道：“只要人活着，一切都有希望。”

# 第二百四十六章 名謂巫師

埃爾德最終還是急匆匆的離開了，自得知凱倫也是雷門中人，就將此放在心上，若不是江漢珍已經做出了安排，說不定就要將凱倫帶出來。

即使如此，心中的這個想法也沒放棄，帶着江漢珍給的護身符，急匆匆走了。

江漢珍對此連連搖頭，對此也沒有什麼好辦法，但也不至於做出什麼干涉，心性一道再普傳法門中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想要提升心性，不但要體悟其中道理，還要在人心中尋找自我本質，明白自己的道理。

此道修鍊，也只能靠自己，別人能做的，就是加以引導，還有就是那些洞察人心之道，其餘的根本沒辦法。

凱倫的身份據埃爾德所說，就是卡薩子爵城堡中的一個小奴隸，而他知道梅麗絲是法師學徒的事情，那就說明他在梅麗絲手下。

全身造成的傷，有可能是梅麗絲造成的，至於目的，江漢珍經過一番推算，隱約的猜得出這有可能是法師的實驗，需要人體來做。

對於此事為何有此猜測，也是因為仙道之中也有做實驗這一說，但並不是將人給解剖了，或者哪裡不對勁隔開尋找一番。

而是在不損害生命的情況下，從精氣神中觀察，從而判斷人體的內部情況，甚至用神識金星感悟，自然知之甚微，即使如此，也不會損害生命，也可以乘坐仙道貴生之理。

而此界的風格與仙道有別，做事喜歡刨根問底，而且行事爆裂，只求目的而不知固本培元，不然也不會創出此種武士修鍊之法，全屏刺激自身，激發能量來得到自身強大的戰鬥力，至於養生之理，微乎其微。

而平常做事之時，也沒有顧全大局這一說，江漢珍就此分析的出來，雖然有所差異，但也不會超出估計。

至於在卡薩領地內宣講普傳法門之事，只能暫時停下，等待埃爾德將此事告一段落之後，再與他說，若是有他的幫助，開門收徒，也能方便許多，有他這個卡薩領地的武士在，也能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雖然一個人也行，但對於此界一些習俗還是一知半解，一個人做事總會有許多麻煩，就將廣招門徒這事暫且放下，而對於所謂的法師，有了一些興趣。

法師一詞，在此界極為神秘，都是傳說中的存在，至於法師世界，普通人根本無法得知，如今的道線索，就想查證一番，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埃爾德剛走不久，江漢珍也跟了出去，此時已經夜幕降臨，根本沒人發現，順着鎮子中的小路，向著卡薩領地中最大的那個建築物走去，而此建築，就是傳說中的城堡。

此界分封制施行多年，雖說貴族之間有等級劃分，但同出一族，互相攻伐歷來有之，都是一個家族之人，互相打架，也沒人說什麼，就形成這種城堡的建築風格，就是為了防備其他領主。

此城堡易守難攻，而且內部堅實，結構複雜，若有人來犯，只要將大門一關，任誰也別想打進來，一個貴族的所有財產都藏在城堡之中，被困個一年半載也不再話下，可不小小看一個貴族城堡內的收藏，世襲之下，一個積累就是好幾百年，其中物資豐富的簡直難以想象。

即使再嚴密的城堡對於江漢珍來說，都形同虛設，施展一個三山穿牆之術，就進入了城堡裏面，而剛好進入了一間堆放雜物的房間內，看着裏面堆積如山的藥物，江漢珍才會如此感嘆。

神識一掃，就發現在底下二層中的一個早已不成人形的少年，而這人正是凱倫。

如今凱倫全身上下的沒有一處完好的地方，都是縫合痕迹，整個人看起來犹如針線縫起來的一樣，讓江漢珍看的一陣皺眉。

而凱倫旁邊，正站着一個穿着灰色長袍的少女，正給凱倫說著什麼，而凱倫看向少女的眼神極為溫柔，好像要融化了一般，讓江漢珍一陣搖頭。

心道，又是一個為了所愛願意付出一切的人，可哪知你的所愛之所以還能跟你接觸，不答應也不否決，就是因為你還有利用價值，讓你一直看着他，當哪一天沒有了任何價值，就會像垃圾一樣的被扔掉，付出的所有，因此一文不值。

江漢珍對此也不好說什麼，畢竟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心性的修鍊，只有靠自己，誰也幫不上忙。

而凱倫就是被別人吸引，將心早已放在了別人身上，別人的想法，就是他的行為，連自己的心都找不回來，何談心性修鍊。

而凱倫就是這種情況，至於以後如何，只要他不死，總會有醒悟的一天。

對於此中心性之理，根源就是自己的心在哪，雷府弟子入門之道，就是找到自己的心，只有將自己的心放回自己身上，才不會被外物所吸引，即使再大的誘惑，也不為所動，一心修鍊自己，才能進入煉己修身之大門。

若是心一直在被人身上，究竟是為別人而修行，還是為自己而修行，在江漢珍看來，還不如將自己的心神寄托在天道之上。

最後發現凱倫跟着灰袍少女進入了一間密室，將門反鎖，江漢珍神識一掃，竟然發現密室之中還設置了一個粗糙的隔絕陣法，但對於他的神識，毫無阻擋能力，發現內部陳設繁多，放着各種動植物做成的標本，甚至怪物標本，還有些活物，甚至活物身上的零件。

甚至還有研究台一樣的東西，各種沒有見過的器具，看着就犹如實驗室一般，而凱倫被少女固定在一個類似於手術台的上面，拿出一種粉末狀的東西，蒙在來凱倫臉上，然後就拿着刀在凱倫身上割了起來，隔開之後就開始翻找。

江漢珍看到這裏，就再也看不先去了，沒想到凱倫自己竟然為了某些東西甘願做實驗品，以供人當做實驗體，對於此種結果，也不好多所什麼。

傳授他的修行之法，其中對於心術的修鍊也有，若是能以此修行，只要得到一二，也不至於成這種結局。

也不再去看，神識又開始掃視起來，發現實驗室旁邊有個書房，而房間之內散發著一種能量氣息，犹如輻射一般的揮之不去，頓時來了興趣。

身形一閃，就來到書房之中，桌子上擺放着基本書籍，和一些散亂的手稿，江漢珍隨意拿出一本，書名為《巫師學概述》，又看了其餘的幾本，如《冥想基礎學原理》，《巫術基礎模塊構建》《基因轉化學》等等奇怪的書籍。

隨意翻看了一會，頓時明白了個大概，這所謂的法師就是巫師，以研究神秘學而發展的一本修鍊方式，為的就是追求無盡的知識，來增強自身強大的戰鬥力，和達成一定的目的。

宗旨就是‘只要有無盡的知識，就能依此撬動整個宇宙’，其中的道理就連江漢珍也難以明白，越看越感覺不平凡。

而巫師的這種研究精神，讓他心中有所觸動，其中的原理，對於仙道修行來說，也有可取之處，不禁為此動容起來。

# 第二百四十七章 修鍊融合

卡薩城堡內的如此之多的藏書，但對於巫師修鍊的書籍，也就區區幾本，而就是這幾本書籍，也能將巫師一途的道路介紹了個大概。

巫師修鍊，注重於知識於自身的提升，對於力量的追求幾乎到了極致，修鍊自身，一知識作為撬杠，撬動整個宇宙。

其中對於仙道所注重的自身修養，根本沒有這門學科，只相信自己，用知識來武裝自己，利用所學，來詮釋道理，根本沒有什麼天道人道之說，就是江漢珍翻遍了手中的幾本書，也沒發現一絲一毫，滿篇文理，出現的全是利益與交換。

而且對於仙道來說，所注重的修鍊之法，在巫師世界中想要獲取，只有靠自己付出所謂的代價來換取一切所需。

就這基本學科，大部分都是基礎學，就讓他看的眼前一亮，書中對於一門知識的介紹極為詳細，對於任何細節都講求一種面面俱到，其中的法術，就是所謂的巫術，都能有其運轉原理，沒有仙道法術中那樣言語不詳，只能靠自己去悟。

而隨便一個拿出一個法術，如《基礎法術構建》中所介紹的死亡纏繞，就是用一些材料，用自身精神力將此法術凝聚成型，而且還好融入自身，江漢珍大致的估計一番，只要修鍊成一門巫術，就能與有了一門神通，其中的威力極大，犹如護身之法一般，等閑之人根本進不得身，若是攻擊法術，隨手可用，奇快無比。

若是仙道同境界之人，若是沒有好的法寶，基本就處於劣勢，對此根本沒多少還手之力，至於其中的原理，就是巫師只修鍊自己，其餘一切都是外物，追求知識的目的，就是集萬千偉力於一身，除我之外無他物。

江漢珍思索着，若是真面對的是這種巫師修鍊世界，仙道沒有招架之力也是應有之事，仙道能依靠的就是原本世界的底蘊，而巫師則不一樣，所有的一切都放在腦子里，所有的研究成果全部在身體上，若是感覺不對，隨時可以一走了之，換個地方繼續研究他的道理。

而仙道則不行，自身門派傳承需要推演道法，出生世界需要在其中感悟天道之理，看似成仙了道，但所有的底蘊都散步開來，想要將之轉移，非常難辦。

要說仙道逍遙，對於巫師對比之下，還差的很遠，就是其中難以割捨的東西，就差了巫師許多。

看着手中的幾本巫師修鍊之書，江漢珍有些心動，對於巫師的行為，也不怎麼反對，能強大到只靠自己，就能代表一切的人，手段又能弱到哪裡去。

隨後就拿出一塊玉簡，將這基本巫師理論之書的內容全部收錄其中，就有了安心研究一番嚇得想法。

本來還對凱倫之事感覺有些難辦，但看了巫師之書之後，覺得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其中的心性道理，以利為重，竟然與他所推廣的普傳法門有異曲同工之處。

他所主張的也是修鍊己身，提升心性，洞察人心，完善自我，對於自我之道極為推崇，而巫師修鍊方法，就是只注重自己，對於別人，就是無關緊要的，看似絕情了一些，但仔細想想，也是絕佳的生存之道。

從巫師知識書籍中，不難看出，巫師根本不需要依靠任何東西，所需的一切都能憑藉自己的知識獲得，所需的資源，也可以自己去賺取，根本不需要討好任何人，自然對於別人，就沒那麼在意了。

江漢珍出自仙道，所證道之法，還是有所依靠，都是依託世界來完善道理，所以對於德行修鍊，才那麼重視。

明白兩者的修行道理不同，才決定了行事有所區別，至於孰高孰低，還真不好說，但眼下江漢珍就想仔細的研習一番，希望能觸類旁通之下，將之融合在自身的普傳法門之中，以印證自己的道理。

至於凱倫，好像一切都是他心甘情願的，被當做實驗體放在實驗台上解剖，從他看梅麗絲的眼神中就知道，他所表達的就是為了心愛的人，願意付出一切。

江漢珍最後也只能搖頭一笑，也不再去多說什麼，畢竟是他自己的選擇。

帶着一份新的玉簡，身形一閃，就消失卡薩城堡之中，下一刻，就出現在了晨報之外，找准方向，又一個閃身，就到了埃爾德家中給他安排的靜室之中。

點燃了一根養神香，就拿出玉簡，開始慢慢研究起來。

巫師道理博大精深，除了養生之法，其餘的都超出仙道一個層次，若是能以此為藍本，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道理，將此融入普傳法門之中，就能讓普傳法門更上一個台階，以後就是與巫師對上，也不至於被打的毫無還手之力。

江漢珍外出一趟，雖然沒有達成原本的目的，但見了凱倫的行為之後，原本想要點化一番的想法早就沒了，剩下的只有對巫師修鍊之法的好奇，以他如今的修為，元神早已通透無礙，智慧遠超常人，對於這些初級的巫師修鍊之法，也有把握將其解析出來，並將之融入普傳法門之中。

他看到了另一個證道之法，而且是‘集萬千偉力於一身’的修鍊之法，雖然在有些看來有些大逆不道，但對於江漢珍來說，卻挺合適的。

本身就比較推崇浮揚妙道天尊的道理，就以那些殘篇，當做修鍊心性的最高法門，而且逐漸的融入普傳法門，慢慢的融入雷府，融入天庭。

此法講求‘防人之心不可無，害人之心不可有’，也因為心性的提高，讓許有不軌之心，而且喜歡松損人利己之人的不舒服，原因就是想要坑害的對象心性比他還高，一不小心就會翻船，自然就不喜如今的雷府弟子。

江漢珍對此也沒有多說什麼，也沒與之發生衝突，但知道已經有許多人對雷府弟子又是后的那種不近人情耿耿於懷，意見已經相當大。

至於原因就是雷府弟子以前心性耿直，為人直率，被人暗地里成為莽夫，但這些人經常拿雷府弟子當槍使，如今雷府弟子一個個的心性都遠超以往，犹如陳玉樓那樣人精一般的雷府弟子，怎麼可能被人當槍使，也是因為那些人對雷府弟子當槍使習慣了，對此時的雷府弟子下手。

最後的結果不但偷雞不成蝕把米，更有甚至，被雷府弟子弄得終身難忘，就以此事，那些心有鬼祟之人，就還是言語重傷。

當初也有弟子給江漢珍也說過，江漢珍最後思前想后，為了顧全大局，最後決定還是忍讓一切，不於那些人起全面衝突。

但見到巫師的修鍊道理，對以前的那種決定也是自嘲一笑，若以巫師的手段，那些鬼祟之人若感坑害利用，定會落個魂飛魄散，身死道消的下場。

如今得了巫師文明的修鍊道理，自然就抱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將此道理融入普傳法門之中，但難免也會融入一些巫師思想，若是雷府再經過數年的發展，積累了足夠的底蘊，返回仙道世界之時，定然會對仙道世界產生極大的衝擊。

到了那時候，推舊陳新自然不可避免。

隨即江漢珍就自嘲的一笑，心道：‘如今自己都落在這個絕地中不得離開，雖說對於此界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但還沒有什麼效果，想這些，有些遠了。’

# 第二百四十八章 新的方向

自此之後，江漢珍的生活又進入一種平靜，而此時的平靜，不似幾個月前。

幾個月前是初到此界，對於前路一籌莫展，也是摸索着前行，如今知道了大致方向，而且有了更多的想法，對於前路又有了新的見解，自然心神安寧，愜意無限，慢慢的探尋此界，看看其中到底是怎麼一種形態。

至於傳道之事，也是隨緣而定，如今也知道了大致方向，心中早就沒了任何擔憂。

隨着江漢珍的心態變化，也讓埃爾德心態變化了起來，經過江漢珍的影響，對於十分緊張的那個師弟，已經沒有了以往的那麼關心，最多也就是時不時去看看，只要確定沒死就行。

對於凱倫的此時的狀況，因為生機強大，儼然成了梅麗絲最珍貴的一件實驗品，對之愛惜無比，也為凱倫提升了身份地位，升為了平民。

這讓凱倫以為他的行為感動了梅麗絲，讓梅麗絲對他產生了好感，還對此心生感動，言語之間，對未來充滿了渴望，而自身的身體素質，經過拚命的修鍊，也趕不上梅麗絲的破壞速度，比剛開始有所下將，也是因為自身的天賦高，才沒那麼容易消失罷了。

埃爾德對江漢珍說這些的時候，江漢珍也沒做任何錶示，但對於凱倫自己的選擇，還是不怎麼贊成，沉迷進入那種幻想之中，任何人都叫不醒，除非經過一定的刺激，自己醒悟過來。

依照此事，江漢珍心中一動，覺得這就是一個開門授徒的機會，以巫師的叫法，叫做辦學院。

江漢珍就說道：“既然凱倫已經廢了，這路也是他自己選擇的，能否醒悟過來，還是個未知數，而你的武士修鍊之法，已經到了高級的邊緣，若是要跟進一步，不光要靠自己的勤學苦練，還要積累大量的武士理論知識，以豐富自己的知識，閉門造車，也是難以寸進。”

埃爾德聞言，眼睛一亮，跟隨江漢珍時間越久，越覺得深不可測，從剛開始的順逆呼吸之法，就讓他受益匪淺，後來以僕人自居，表明態度之後，江漢珍才傳授了一些養生護命之法，讓他進步飛速。

就在這短短几個月之間，走完了很多武士要用一身去追求的武士之路，如今雖然以弟子自居，但埃爾德已經將自己擺的很正，儼然是一副僕人的架勢。

對於此事，江漢珍也知道這個道理，就是此界的一些習慣，也不想改變什麼，就由他去了。

埃爾德聽到自己還有更進一步的可能，還是有些不敢相信的問道：“那老師的意思是？”

江漢珍說道：“如今你要更進一步，唯有與同為武士之人交流，而能得到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將同為武士之人聚集到一起，還有可以教授學生，也好能觀察他人的修鍊，來完善自己。”

埃爾德有些猜得，就問道：“老師是想開辦學院？”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正是如此，不但是你的道理要以此行事，就拿我自身的道理，也要通過交流觀察來驗證，最好的方法，就是開辦學院，擴大我們修鍊一途的人數，若是有學院學生能夠悟出一二道理，只要時間久了，自然會培養出許多人才。”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再說若是能有許多武士，想要做什麼事情做不成。”

埃爾德聽得一陣思索，但江漢珍最後一句話卻讓他身體微不可查的一抖，以前以為身體本源消耗過多，修為難以寸進，就躲在卡薩領這個偏僻的地方混吃等死，每日的修鍊，剩下的就只有執念了。

可如今不但能將自己的本源補齊，而且十多年沒有長進的修為有了長足的提升，生命力強悍，自身的精力也旺盛許多，人的精力一多，就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比如現在的埃爾德。

仙道最擅長養生，一個個的都精力旺盛的過了頭，但好在仙道自有宗旨，也有心性淡泊之法，將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研究怎麼長生不老上面，關起門來自己玩自己的，所以才沒那麼多事情。

而此界中，行事風格與仙道有別，也沒那種淡薄的習慣，埃爾德自身精力旺盛過了頭，每日的修鍊消耗也用不完，早就想干點別的了，如今被江漢珍提了出來，自然是一百個願意。

隨即考慮到貴族的制度，又猶豫起來，左思右想，最後神色閃過一絲狠戾之色，好像決定了什麼一般。

江漢珍對此暗笑不已，也知道呀猶豫的事什麼，對於灰暗王國雖然還沒有深入了解，但對於王國的一些律法還是有所了解的，王國所有的一切權利，都在貴族手中，犹如種性制度，對於血統極為看重。

卡隆一脈之人掌控王國權利，就是王國中的有條件的學院之類的地方，都是由他們自家人承辦的，至於非貴族半學，前所未有，而貴族所辦的學院之中，普通人很難進入其中，想要進入學院，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簽一些將自己賣給貴族的條件，才會有些機會。

埃爾德就是因為他們祖輩都為灰暗王國服務，若哪一代立了大功，還會封個勛爵之類的，埃爾德的父親就是勛爵，才有埃爾德進入學習武士的機會。

如今埃爾德身為中級武士，馬上就要進入高級武士之列，而一個高級武士，又怎麼甘願留在這偏僻的卡薩領地呢。

卡薩最後還是說道：“老師說的不錯，但其中有些問題還不得不考慮，好在卡薩領地貧瘠，我們可以找一個地方建造學院，可邊手學生邊爭取得到卡薩子爵允許，只是短時間之內還不能明着來，這一點還請老師體諒。”

江漢珍聽的暗暗點頭，這樣已經很不錯了，並沒有將自己的問題說出來推三阻四，讓他來拿主意，而是已經想好的方法，江漢珍就此判斷，埃爾德對於此事，比他還要积極。

就笑着說道：“你拿主意就行，至於地方，就選在結界邊緣的那段灌木林中。”

埃爾德聽得有些皺眉的說道：“老師，那段地方毒蟲鼠蟻叢生，瘴氣叢生，環境惡劣，而且其中的輻射極為強大，與結界外面的灰暗絕地十分接近，若是選在那裡，雖然免了對王國律法的擔心，但要生存，卻有些困難，是否有些不妥。”

江漢珍對於此事也知道，但早就有了打算，自己的目的並不是盯着這個結界中的灰暗王國，而是結界外面的廣闊天地。

就笑着說道：“此事我自有打算，我明日就準備去選擇地址，以我的手段，對付有些環境自然不在話下，只要將此建成，定能讓你看見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

埃爾德聽得心癢難耐，似乎是心動了，以他對於江漢珍的了解，一切手段都太過神奇，早就讓他想到江漢珍可能是傳說中的法師，至於巫師一詞，他還沒有聽過。

但對於江漢珍所說，的確是心動了，面色有些紅潤的說道：“全屏老師做主，只要有我埃爾德出力的，老師儘管吩咐。”

江漢珍就說道：“選址這一方面，由我做就行，你就想辦法囤積些糧食，找人打造一些東西，還有就是暗中從平民奴隸之中，玄一些人來當弟子。”

說著就從袖中取出一張羊皮紙，遞給埃爾德，說道：“所要做的我都列在了這份清單上，你以此招辦就行。”

埃爾德結過清單，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一長串，粗略算下來，話費也不小，即使作為武士的他，做完這些幾乎就要破產，但想到以後的前途，還是咬牙說道：“弟子定會辦好此事，還請老師放心。”

江漢珍對此不可置否，這些只是初期的花費，至後期，消耗只會越來越大，以埃爾德的那點收藏，肯定難以辦妥，也唯有對卡薩領地下手。

巫師修鍊之中，從所花費的物資來看，幾乎等於燒金幣，要吃撐其一個巫師學院，一個王國搭進去也不可能完善，想要支撐起一個巫師學院，其中免不了爭鬥。

但江漢珍就要如此，以一個全新的修鍊體系，將一切陳舊全部肅清，這是他想出來的最好的辦法，也是他最擅長的。

# 第二百四十九章 似有發現

埃爾德有了一條翻身的路子，就開始變得积極起來，卡薩領貧瘠，但還是有些人口，埃爾德在卡薩領當侍衛頭領十數年，也可以算的上是地頭蛇，在卡薩領地之內，也積攢了大量的人脈。

就拿出了自己的積累，開始置辦江漢珍所需要的清單，其餘的木料石頭等東西，只要召集一些奴隸去山中採集就行，而灰暗王國之內的奴隸勞動力是廉價的，根本不值錢，只要找到奴隸主，隨便就能買上好多。

最貴的還是江漢珍所要的器具，就是巫師實驗室所需的一些東西，什麼坩堝試管，燒杯的一大堆，需要實驗的純凈，都需要用石英燒制，這就要用到製作器具的工匠，而這些工匠全部是被貴族所把持，普通人中很少流傳。

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上層社會於底層社會的生活相差越來越遠，貴族的生活豐富無比，有些東西普通人就是見都沒見過，只能為了每天的吃飯而奔波，根本沒有閑工夫做別的。

長此以往，也就成了貴族奢華至極，而平民以下的生活沒有一絲人樣，唯一能看見的，就只是活着。

不像仙道世界，只要仙道做個什麼，即使民間也能給模仿出來，只不過品質差了些，如仙道用品茶來參悟道理，而凡間也用品茶來談論人生，只不過一個用的的仙茶，一個用的靈茶而已。

不似此世界中，貴族能用的起的鎧甲武士劍，或者一些奇特的樂器，就是最普通的，也不是普通人能置辦的起的。

江漢珍對於實驗室的一切，本來是要自己煉製的，但最後還是決定從這裏訂做，雖然都是普通的東西，但其中的道理，自己煉製難免有所偏差，為了更好的跟這方世界融合，第一批就準備讓埃爾德訂做，只要以後有了經驗，就要根據實際情況自己來煉製了。

不然的話那耗費實在太大，所需的物資太多，若是沒有物資，根本就支撐不下去。

此界不似仙道，仙道所需物資都在日常生活中所採集，若是沒有了錢糧，也可以自己開墾土地，自給自足，但在巫師修鍊上就不成了，所要的物資無不是奇奇怪怪的東西，想要尋找，一個地方肯定湊不齊。

江漢珍給埃爾德說是辦理學院，埃爾德肯定以為是傳授武士修鍊之道，但江漢珍卻另有打算，武士之道是一個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巫師之路，這才是此界主宰一切的根本。

就在江漢珍於埃爾德熱火朝天的做事的時候，外界雷府弟子也沒閑着，不但派人在灰暗王國中探查了一番，而且對於陰邪之氣的克制，有了新的方向。

斥候頭領蝠大在灰暗王國的一番探查，也找到了王國之中的那座法師塔，經過數天的觀察，也看出了一些大概。

得知法師塔的工作原理就是一個聚變反應，通過物質對於太陽石的分解，而得道的一些能量，不但支撐法師塔的運，還能為灰暗王國的結界提供能量。

但讓人奇怪的是，法師塔依照原本的運轉，只要利用太陽石聚變所產生的能量，就能克制陰邪之氣，甚至能將之消除。

但這法師塔並沒有如此做，而是做了一個不設防的防護罩，將太陽石所產生的一切能量都顯露了出來，好像就將次做成結界一般亮在那裡，沒有任何攻擊能力，被無數的陰邪之氣蜂擁而來，看似就要消耗乾淨。

蝠大對此覺得有些奇怪，就立即向金雞童子等雷府管理者報告，而金雞童子也忽然想到了什麼，就說道：“此事詭異，我覺得有些不正常，太陽石激發所產生的能量能將陰邪之氣消弭於無形，此事灰暗王國不可能不知道，但如今卻拿着太陽石如此浪費，將大部分能量亮了出來，以供陰邪之氣所消磨，而另外其在內部有做許多事情，還進行能源內耗。”

蝠大聽得連連點頭，就說道：“誰說不是呢，我當初發現這種情況，還以為是法師塔中的修行者不知道這種方法，甚至還想辦法提醒一下，可隨後就看到那些個巫師每個人身上的那種陣法，才知道自己有些班門弄斧了，有那個本事，做一個防護陣法還不是輕而易舉，但如今只是用最簡單的陣法，將太陽石產生的能量展示出來，不但一點作用都沒有，還犹如一塊肥肉，讓別人見到就想啃一口。”

金雞童子一聽，也是思索連連，最後問道：“那你的意思是這些個巫師是故意的了？就是想讓太陽石的能量消耗乾淨，但若是如此，那為何會費力氣做這個什麼結界呢？”

此言一出，蝠大兩手一攤，說道：“誰知道呢，說不定是閑的無聊，就想將此能量燒着玩的，也不是不可能。”

“對，蝠統領說的沒錯。”

說著話的正是李牧山，這群雷兵中的帶兵之人，因為在凡間當過將軍，是江漢珍所指派，是為了管理這千十號兵將，在這群雷府弟子中，地位不低，如今蝠大彙報事情，也不能避開他。

此言一出，蝠大也聽得一愣，心道自己就是隨口一說而已，就聽到李牧山說道：“我雷府司生司殺，擅長權衡陰陽，而此界中陰氣強盛，陽氣不足，而這太陽石我們也尋找到了一些，而且太陽石一出現，就是一座靈脈，並非單獨出現。”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據探查環境的士兵彙報，有太陽石礦脈之地，其中一些陰陽能夠平衡，似有生機。”

說道這裏，營帳中所有人，都漏出了一絲不一樣神色。

只見李牧山從袖種取出一株植物，看着犹如荒草一般，帶着一絲綠意，上面閃爍着淡淡的雷光，看着營帳中的幾人說道：“經過葯園仙的發現，有太陽石靈脈的地方，竟然種出了這個植物，這就說明，此界的環境並非不可以改造，也不是沒有一線生機，其中的細節，還請葯園仙位大家講講。”

眾人看向人群中極為低調的葯園仙，葯園仙此人喜歡擺弄靈草靈藥，自身的證道之寶是一個葯園，其中收藏的靈草仙珍無數，幾乎走到哪收集到哪，吩咐至極。

而此人的來歷，就是自封神世界中，自封神世界中因申公豹手長惹事，被懼留孫打的幾乎魂飛魄散，只剩下一個葯園子法寶。

江漢珍就以此寶物，放置在靈柩山靈脈之中，慢慢的召集散亂的魂魄，最後採集了十二萬九千六百中靈藥，提取其靈力精華，以此托生。

但復活之後，就被燃燈祖師送去了主世界，所以在封神世界才沒有消息，而如今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聽到江漢珍也要來，也是因為申公豹之事，變得不喜歡與人多說什麼，做事低調，被太白金星選中，也就順水推舟的跟了過來。

# 第二百五十章 各有手段

如今被困在此界，葯園仙也就開始在此界中尋找生機，擅長培養植物的他，自然知道什麼地方能生長之物。

站出來說道：“此事也是多虧了李將軍，採集到太陽石之後，說發現了靈脈，我才查看一番，須知陰陽俱全生之機，偏執一道難存活，我們雷府行事以正治邪，善於用勢，雖出奇兵，但也是偶爾用之。”

葯園仙的話讓眾人點頭不已，雷府用大勢之法，也是江漢珍普傳法門中的一個特點，最擅長就是用自然大勢，天地大勢，甚至大道法則之大勢。

至於出奇制勝，也是在勢單力孤的時候才用的，實力弱，要對付實力強大的敵人，就不得不用計謀與心術了，也只有這樣，才能搬回兩者之間的差距。

若是勢力能碾壓對手，就用勢而不用計，用天道大勢壓之，一切所過，都將化為灰塵。

至於勢均力敵的對手，就強大己身，佔據大勢，奇正結合，伺機而動。

但不管怎麼說，都是在尋找大勢之處，如那風口浪尖之上，就是石頭都能漫天飛，找准訣竅，自然輕鬆至極。

而葯園仙也是此中高手，看眾人點頭認同，就接着說道：“太陽石有陽極之力，此界環境處處透漏陰邪，視乎相剋，其實相生，相生相殺，相剋相愛，此乃陰陽正理，無極變化，只在其中關竅要訣。”

頓了一下，又接着拿出自己的葯園子，略帶自傲的說道：“我之成道葯園之寶，經過先生的幫助，又有燃燈祖師的指點，已經成了內有自然乾坤之物，其中道理雖不是先天生成，但這是親手煉製而出，道理自然明晰，先生對此多加稱讚，有萬物種子之稱。”

眾人聽得連連點頭，對於此事，江漢珍在普傳法門中有所記載，就拿造人之事，經過查證，人非神造，而是自然生成，神靈造物，純屬謬談，就是分神世界的聖人造人，實際上也就是釋放了人類的種子而已，並非生靈所造。

先天道體內部與宇宙相合，與天地同禮，若能造出，自然能造出一個世界來，何至於還在一界中竊取天道本源，來當一個聖人。

如今見了葯園仙的葯園子，又有如此介紹，頓感驚嘆，原來如此之物。

葯園仙之道理就是植物萬界，也學着江漢珍宣化之道，想要收集萬界中的植物仙珍，若是遇到一地絕地，打算就用植物來改變環境，改變自然，以強化天道。

如今見了次方世界草木難生，就動了心思，心道，若能將此界用自己的道理改造出來，就能讓自己的道理更加完善，才一改以往的低調，準備高調一把。

也不理會眾人的稱讚，繼續說道：“此界太陽不存，道有類似於太陽的靈脈生成，天地也不是沒有生機，我就在靈脈之地尋找到一塊平衡之地，經過一番實驗，常識了三千六百種靈草，最後才發現我從雷池之中採集的此靈草能在此界生存，此物名為引雷草，若是種植此物，此地邪氣能存自然召雷，若是種植此物，定能改造一片環境。”

金雞童子聞言立即問道：“葯園仙此言當真？”

葯園仙點點頭，而一旁的李牧山也說道：”千真萬確，那個地方種植了十幾珠引雷草，方圓三丈之內都被改造，雖有陰氣，但邪氣不存，都成了引雷草的養料，若是將之培育出來，此界的問題算是解決了。”

而金雞童子聽到此話，雖然感覺有些高興，但心中還是有些不是滋味，此界的陰邪之氣，以他自身的神通，就能克制，而且被江漢珍寄予厚望，如今竟然被一株植物給解決了，而他還是一籌莫展，只是在想着如何才能不被比下去。

而一旁的蝙大就問道：“那若要完全改變此界，需要多少年呢？”

李牧山也聽得而有些好奇，暗道自己疏忽，竟然沒問多長時間，就看向葯園仙。

而葯園仙笑了一下了，說道：“不多不少，三百年。”

眾人也是一陣點頭，感覺有些長了，因為江漢珍每去一界，都是幾十年，最長的也不到百年，但隨即也覺得正常，自認為不如江漢珍，三百年已經不錯了。

而李牧山也笑着說道：“三百年不錯了，我們沒有先生的本事，若是先生做此事，肯定不會超過一甲子，先生之所以不理會我們，應該就是在考研我們。”

眾人紛紛點頭，都覺得如此，而三百年的時限一出，金雞童子頓時鬆了一口氣，心道：‘還好，三百年，也足夠找出一個辦法，就是吞食些陰邪之氣，也能做些功德。’

最後李牧山拍板決定，分出一部分人馬，跟着葯園仙依靠太陽石靈脈來改造環境，其餘人繼續探查，以尋找別的辦法，以期八面開花，滿園春色。

等到安排好之後，一眾雷門弟子中也是各有所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比如魯班之道，靈寶之道，化解之道，數道並存，自然暗暗下定決心，想要以自己的道理，找出改造此界的方法，就在一副摩拳擦掌之中，才慢慢散去。

至於三百年之事，他們對於江漢珍還是看的有些高了，江漢珍現在還在荒山野嶺中準備開辦學院之事呢，選擇的地方就在結界邊緣，給埃爾德說道，會讓他看到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目的就是結界之外的絕地，在王國之中培育人才，其目的就在廣闊無垠的外界，至於這個劫界之內，還沒怎麼放在眼裡。

此界的問題，大部分都在外面，想要佔據天道大勢，只能做出平衡陰陽之事，灰暗王國之內的一些東西可以借鑒，但畢竟不是自己的東西。

雖然有了大致的一個方向，但對於後續，還是抱着走一步看一部的態度，至於完全肅清陰陽，還在一籌莫展之際。

若是知道雷府弟子自認為三百年能扭轉局面，自認為比江漢珍要差上許多，若是讓江漢珍知道，只會一陣自嘲，如今就連後路都在一籌莫展之際。

走路的路子還是宣化之道，想要這些新學生能用的上起碼還要好幾年，至於巫師理論與仙道結合的能夠培養出人才，還在試驗之中，短時間內肯定不成，前路未知，江漢珍自己覺得百年之內肯定難以成功。

# 第二百五十一章 合縱之策

如今還躲藏在結界邊緣的一塊無人之地中做自己的學院呢，有埃爾德不計消耗的投入，幾乎耗盡了大部分家財，一個簡單的學院框架總算搭建出來了，經過兩人的商量，最後將學院命名為雷霆學府，而不是學院。

仙道之中，一字之差，謬之千里，院與府兩字看似差不多，但要深究起來，卻大有區別。

有道是開府建衙，取之位雷霆學府，就已經定了其今後的性質，今後招收的學生不但是師生關係，而且還是上下級關係，埃爾德也對此舉雙手贊成，本就是精力旺盛，心中自有一番想法，教授學生的事情，就是為了自己的志向而服務。

只要入門學生願意總受雷門規則，就可以入門學習，學府初建，埃爾德就要迫不及待的去招收學生，而江漢珍叫住了他。

埃爾德滿臉疑惑的看着江漢珍，只聽江漢珍說道：“如今學府已成，至於學生之事，不能再像建立學院之時那樣，用一些強迫之手段。”

埃爾德心中疑惑，就問道：“先生，這是為何，一般的自由民平民肯定不願意來我們雷霆學院學習，我們能招收的學生只有從奴隸中尋找，我將他們帶出來，供吃供喝，還教他們本是，如今我們財政吃緊，若要購買的話，最多買上三十個少年奴隸。”

江漢珍一聽，就知道他打的什麼主意了，可能覺得自己本事不低，但手頭上緊張，就想打劫奴隸主了，聽埃爾德的語氣，非得收百十個學生不可。

江漢珍搖頭說道：“這些學生以後都是我雷霆學府之人，切不可為了一時的繁榮，而在這時候埋下禍根，雖然同為奴隸，但有些人奴性天成，覺得當了奴隸之後，能活下去，就能滿足，你強行帶他們出來，他們不但不會感激你，還會念着奴隸主的好，這種子只要埋下，難保不會變成禍根，招收學生人少沒關係，但前提是要他們自己願意，進我雷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此事不可不考慮。”

埃爾德聽得一愣，就要說些什麼，江漢珍的意思他也明白，要招收學生，也要學生有此志向，不能像拉壯丁一樣的強拉硬拽，若一個人根本不願意學習，就是拉過來也是個隱患。

但考慮到自身的財資，想要招收百十個還不可能，若是依照江漢珍的辦法，能收二十個就不錯了，忽然想到凱倫的事情，頓時將他的心熄滅的下來。

凱倫之事可以說就是這類事情的典型，本來氣運不低，天賦過人，但一心愛慕於人，不肯回過頭來修鍊自我，埃爾德對於凱倫也叫了無數次，都沒有將之喚醒，一心拜倒在梅麗絲裙子下面，拉都拉不回來。

就是給他資質一點東西，或者指點有些修鍊之上的訣竅，學的倒是很快，悟性也很高，就連埃爾德自己也是十分羡慕。

可轉眼就將自己的所得，全部服務於愛慕之人了，鑽在自己的世界中出都出不來，世道如今，埃爾德早就放棄了對凱倫，如今一直忙着，竟然將此事忘了，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去找過凱倫了。

現在的埃爾德心性也不差，想起凱倫的時候，再也沒有了最開始的緊張，此時說起凱倫，犹如一個路人一般，而凱倫的教訓，卻成了一個經驗。

埃爾德這才明白江漢珍所所的意思，也對此重視了起來，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是先生，弟子定會考察學生心性，資質差點沒關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上進心。”

江漢珍看着埃爾德一副明了道理的樣子，心中暗暗點頭，對於埃爾德的長進，還是很歡喜，因為以後所有的武士教導，準備全部交給埃爾德，而他只負責有些研究，活着偶爾指點一番，最重要的還是在巫師理論之上。

笑着對埃爾德說道：“不錯，就依照這個方法去辦吧，不要怕花時間，慢慢來就行。”

埃爾德點點頭，並作出了保證，就帶着一副思索的神情離開了毒瘴之地，去尋找合適的學生了。

江漢珍看着已經建好的學院，也是一陣喜悅，宣化之道就是以道化之，只有萬千眾生都能奉行此道，才能將此界的一切不平都化解而去，變成為自己修行道理提供養料的東西。

此界的一些規則與仙道有些卻別，不能依照仙道的方法來宣化道法，這種全新的道理如今在這方天地中還沒多少功德，還不適應此界，當然也就沒什麼市場。

但不管如何，修道是個人的事情，發心而修，即使再怎麼也不會強拉硬拽的讓人修鍊，雖然是不傳法門，但也要看個人心愿，如傳說中那種見了徒弟資質好，求着收徒傳功法的事情雷門是不會出現的。

也是因為不被世界意志所接受，只能先問清楚，只有那些還有些想法，還有些心思之人才能修鍊，若是一個人安於現狀，混吃等死，有凱倫的這件事在，江漢珍也不會去打擾他們。

埃爾德回到卡薩領地之後，將共事交給心腹之人，整理了一些東西，帶足了財資，就去尋找奴隸主了。

埃爾德最近很多時間都和奴隸主打交道，知道該着什麼人，在卡亞伯爵的領地中找到了一個叫肯尼的奴隸商人。

肯尼此人也是一個貴族之子，並非長子，而是次子，依照貴族的規矩，長子幾成爵位，次子只能自謀生路，若是兄長人還可以，就能留在領地當個僕人，有貴族照顧，也能生活的很好。

但若繼承爵位之人心狠一點，趕出來也是常理，肯尼雖然有留在領地的資格，大也不想屈居人下，最後離開領地，依靠着自己以前積累的人脈，干起了奴隸商人。

而他所收的奴隸，來源就是貴族奴隸中的刺頭，有些小貴族並沒有那麼富足，奴隸中出現沒有調教好的，要殺了畢竟是自己的財產，還是有些舍不得，就將這些奴隸販賣出去，而這個肯尼就依靠貴族的人脈，開始低價收購，審議也做的有聲有色。

埃爾德知道這個事情，才會找肯尼來挑選奴隸，想着這些人應該有自己的想法，不然也不會沉刺頭。

肯尼一見埃爾德，就熱情的了起來，最近幾個月埃爾德找奴隸商人的事情已經傳遍了這個圈子，這次見埃爾德來肯尼立馬迎了上去。

對着埃爾德行了一個貴族禮，說道：“埃爾德武士大駕光臨，讓我喜出望外，不知有什麼可以效勞的。”

埃爾德對此早已習以為常，說道：“這次是購買奴隸，並非雇傭，還請肯定閣下多多幫忙才是。”

肯尼一愣，有些難以置信的說道：“埃爾德武士，你也算我們的老朋友了，我也不會騙你，我手中的奴隸都是桀驁不馴之人，只有用鞭子抽打，才能安穩的幹活，若事當做家用奴隸，也不是太合適，難道要去做一些挖礦之類的事情？”

埃爾德搖頭說道：“這個你就別管了，我所需要的我要自己挑選。”

肯尼說道：“自己挑選的話，價格方面就會稍微高點，看在咱兩朋友的關係上，就按照正常價格給你。”

埃爾德看了一眼將自己放的極低的肯尼，也知道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在外傳聞，他是初級武士，而在集市中與人發生衝突，還是一個高級武士與幾个中級武士，但從那之後，埃爾德經常出現，那幾個武士再也沒出現過。

此事只要名眼之人，都看的而清楚，而自那事之後，幾乎所有知道這事的人都對他很尊敬，埃爾德知道這其中的原因，還不是因為自己的實力強悍，也漸漸的培養出了對力量的渴望。

而這次的事情，就是為提升實力而做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商人肯尼也不是甘心之人，並不願意做一個奴隸商人，也就有意無意的巴結埃爾德，希望從中找到路子。

肯定與埃爾德說了一會價格，就見埃爾德面色漏出一絲難色，心中頓時大喜，暗道機會來了。

就說道：“既然咱們是朋友，當然一切都好說，既然你要用，就儘管挑選便是，至於費用，以後由來再算。”

如今的埃爾德心術之道已經不低，肯尼此言一出，就已經明白了，肯尼必定有所求。

本來要問一句，但知道既然問話，肯定心知肚明，想着自己以後需要的奴隸還是很多的，若是與肯尼合作，就能節省許多，如果能將肯尼拉進來，那就跟好了。

就上下打量着肯尼，就說道：“既然肯尼閣下如此豪爽，那我也就不客氣了，若是肯尼閣下有興趣，就來卡薩領地看看，到時候定不會讓肯尼閣下失望。”

肯尼當即答應了下來，說道：“那就先謝過埃爾德武士了，到時候肯定到訪，先挑選人。”

兩人各有打算，都對此心知肚明，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都有想法，才走到了一起。

# 第二百五十三章 氣運變化

金雞童子感覺自身還有些不足，就想繼續深造一次，江漢珍自然不會拒絕，整個雷霆學府中只有他和埃爾德兩人，而新收的學生還都是剛剛入門，難當大用，金雞童子的到來，剛好能當個壯勞力，為學府分擔一些事情。

金雞童子怎麼說也是天仙的修為，雖然在此界被壓制的厲害，但見識也不低，有他的加入江漢珍也能省事不少。

不但接過的江漢珍的大部分工作，還幫助埃爾德分擔了許多，埃爾德不但要教授學生武士之道，而且還要往外面跑，外界的一切事情都需要他來做，幾乎沒有閑工夫，金雞童子的到了讓他很是歡迎，兩人沒有產生什麼矛盾，江漢珍也就放心下來。

心中的打算就是讓金雞童子接觸一些此界的巫師知識，與武士修鍊，兩者結合，或許能讓他觸類旁通，悟出一個證道之法。

證道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並不是一味的照搬他人之道就能成的，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其中的意思自然不言而喻，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而已，至於如何走，那就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了。

有了金雞童子的加入，學府的一切進入了正軌，種子已經在慢慢發芽，就等着開花結果了。

灰暗王國還是一如既往的行為風格，並沒有因為雷府之地的降臨，而做出什麼改變，即使最大的巫師頭子卡隆有所察覺，但在這個犹如絕地般的世界中，並沒有引起他的許多重視，對於灰暗王國的武士招收，更加頻繁了一些，似乎是有什麼大動作。

埃爾德因為也是武士，但在王國報備的時候是初級武士，王國之中原本招收的是高級武士，至於大武士根本難得一見，很少出現。

而這次好受中級武士開始，之所以埃爾德才能逃過一劫，埃爾德對於此事，跟江漢珍說的輕鬆無比，好像毫不在意一樣，但江漢珍卻沒那麼想。

見識了巫師的知識，也判斷的出巫師是灰暗王國的主宰者，對於埃爾德僥倖，也感覺免去了一絲麻煩，並叮囑暫時不可跟灰暗王國起任何衝突，不要這麼快將自己放到王國對立面上。

埃爾德答應的無比輕鬆，給人一種沒有放在心上的感覺，江漢珍暗自嘆息一聲，但也不會害怕，此界的問題在於無邊的陰邪之氣，並不是這個所謂的灰暗王國。

艾爾德此舉肯定會引發矛盾，自此，又會進入新一輪的推舊陳新，大勢之下，又是一輪推舊呈新，江漢珍對此雖然見了很多，但每次推舊呈新之下，就會淘汰一大批人，心中難免有些不忍，但對此也不會手軟。

淘汰之時，說起來輕鬆至極，但實際上沒有那麼輕鬆，最直觀的事情就是兩方的戰爭，是一種席捲一切的戰爭。

埃爾德離開之後，江漢珍感應着天道氣息，發現其中有一股死氣纏繞，而死氣中散發著無盡的生機，心中疑惑不解，暗道理來說，雷府還沒取得氣運，天道大勢還有些隱約的排斥，可如今這樣，分明就是天道天道氣運加持的結果。

對於氣運加持，他可以說是熟悉無比，經歷了諸多世界，對此感受在清楚不過了，但有個前提條件，就是只有為天地做出功德之事，才會如此。

但思來想去，自己只不過建立了一個雷霆學府，還寸功未建，就有氣運加身，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雷府弟子，或者雷霆學院中出現了什麼標誌性的東西，能解決此界的根本問題的事物或者方法，才會氣運加身。

最終開始測算起來，自身氣運是如何而來，隨即漏出一絲古怪的笑容，而這一切的因果，竟然是來自金雞童子身上。

雷霆學員中的實驗室內，金雞童子帶領着一群學生正在做一個能量轉化的實驗，而實驗的藍本，就是金雞童子自身。

金雞有報曉之能，屬於自身天賦，天生克制陰邪之氣，是陰邪生物的剋星，吞食陰邪之物，並能將之轉化成正陽之氣，自身屬性犹如艷陽烈日，驅散黑暗。

自從金雞童子進入雷霆學院之中，接觸了巫師理論，讓他耳目一新，隨着更深入的了解，逐漸的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既然在外界環境中解決不了此界的問題，就從內部以及巫師理論中尋找。

根據最新的普傳法門中記載過，身體是自然的造化，也是最先進的緊密儀器，巫師知識中的所有理論，幾乎都能從人體中尋找出來，以次相應，若是研究一個課題到了瓶頸，不如反觀內守，自查己身，安靜心神，數不定能尋找到問題。

此結論是江漢珍接觸到巫師知識之後，又根據仙道的一些方法，融合之後而得出的結論，並且經過驗證，但對此還是不敢確定，只是在最新完善的普傳法門中提了幾句。

而金雞童子就將此話記在了心上，並以次奉行，仙道內視知道，就是體察己身之用，為修正自我而形成的一門方法，比此界的精神力要簡單許多，觀察自己的內世界也很簡單。

最後根據自己的身體轉化陰邪之氣，並釋放炙熱陽之力的方法，以此為理論根據，以身體的能量轉化為藍本，最後與一群學生合力製造出一個巨大的火爐，看上去粗鄙簡單，但其上的功德之光怎麼也掩蓋不住。

而謝群學生對此不了解，還以為發生了什麼變異，對此進行研究，但不管怎麼研究，也研究不出個所以然來。

爐子一成，自動吸附周圍的陰邪之氣，在爐內經過燃燒轉化，就成了犹如太陽一般的存在，此物一成，金雞童子心有所覺，說道：“我道成矣，此爐為我成道之寶，今日出世，是在可喜可賀。”

長久壓抑的心情好了不少，而且靈台清明，身上似有外光顯化，看上去很是不凡。

這些弟子對於仙道之事也不是太了解，看着這一系列的異像，越發的糊塗，比如爐子上散發的金黃色光芒，被此照耀，就感覺舒服很多。

而金雞童子身上的氣息，比之貴族還要強盛不少，犹如生靈一般，以武師的求學精神，自然要詢問一番。

# 第二百五十四章 功德之物

有一個叫安迪的學生問道：“烏老師，根據能量轉化原理，將陰性能量轉化成陽性能量，就能讓我們的世界環境平衡，萬物才可生長，我們知道做了一件大事，而我們所做的爐子為何會放出金黃色的光芒，被此照耀，犹如吃了神奇的藥劑一般，這事什麼原理？”

金雞童子做事本來就認真，自然不會拒絕學生的提問，又加上現在成道有望，就更不可能拒絕了。

至於學生稱他烏老師，也是跟隨仙道世界的烏大而已，五彩神雞中的公雞跟隨烏大姓烏，母雞跟隨藍二姑姓藍，至於金雞童子，只是一個道號而已。

就思索片刻，說道：“我們所學是兩種理論的結合，以前跟你們提過，我雷府的全系理論，這些知識就是將萬物看成一個整體，大到宇宙，次元，天地，小道動物植物，甚至一粒沙子，不論大小，都有其道理意志，而此意志是形態賦予。”

頓了一下，看着一群學生都在認真的聽的，有的甚至拿出隨身的筆記本，開始記錄著，金雞童子暗暗點頭，對於學生的求真務實精神，還是讓他十分肯定。

就接着說道：“而我們所研究的事情，立志高遠，非比尋常，站得高度不一樣，所以看世界的角度就有所差別。”

學生們聽的眼前一亮，而一個名叫蓋爾坦的學生就說道：“烏老師所說我們知道，我們從最開始研究，就是以道而論，研究陰陽的對立關係，一草一木，一花一恭弘=叶 恭弘，都有其陰陽的平衡點，若是我們找到其中的契合之處，就能如傳說中的神靈一般的造物，我們如今研究出這項成果，其核心是能量轉化，但這多出來的光芒與老師所說的意識心態有什麼關係？”

金雞童子對此提問十分滿意，此界的習俗雖然比較直接，但其中的求知精神是仙道所不能比的，在仙道世界，要問個問題，都得彎彎繞上幾回，而此地卻不然，有什麼不懂的就直接問了出來。

對於修鍊雷府的這種性格來說，還真比較合適，所問的問題，也能問道點子上，不像以前在仙道中，就是不懂，也裝作懂的那種好了許多。

接着就指着爐子上的外光說道：“這正是我要解釋的，此物名為功德之氣，是全系理論中物體的意志所賦予，物體雖然沒有感情，但自有其運轉規律，你若與此物運轉規律吻合，就能產生共鳴，而物體就會以為你與他一體，自然就會將能量傳遞過去，若是你與此物不可分割，那就會與物體形成一個完美的循環，就成了氣運。”

金雞童子說完，一眾弟子都搖頭表示不知道，他對此雖然清楚，可此界的根源與仙道有區別，一時難以解釋，最後行了半天，就拿出一塊隨身佩戴的玉石出來。

拿着玉石對着一群學生們說道：“大家看此物，此物內部分子結構活躍，是一塊能量結晶所形成的石頭，我們稱他為玉石，而此物正是因為活性比較強，內部分子可隨意轉化，我們拿在手中盤玩，就會與之氣息相互沾染，而此物就會與我們同化，就會互相交換氣息，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而這功德之氣的原理，就與玉石與我們的氣息相互轉化一樣，都是共同體。”

玉石一出，一群學生心中的疑惑解開不少，在雷霆學院，不管是江漢珍還是金雞童子，都喜歡手中拿着一塊玉石盤玩，本來以為是一種愛好，沒想到還有這種原理。

但有了此物為例，自然知道了研究方向，金雞童子對此也十分期待，也希望以巫師的道理，能與仙道融合起來，這樣以後雷府的手段就多了許多，路子能開闊不少。

打發了一群學生的疑問，金雞童子就迫不及待的離開了，想要將自己的成果說於江漢珍，一朝得道，自然是想要分享喜悅。

江漢珍測算出與金雞童子有關，就神識掃了過去，正好看見了這一幕，對這個能量轉化爐的形成，也有些喜出望外，雖然沒有近距離觀察過，但神識之下，內部結構瞭然於心，自然知道此物的出現，對於此界的重要性。

本來想要出去看看新的理論，但沒想到金雞童子竟然來了，就等着金雞童子上門。

金雞童子一進門，就說道：“先生，弟子今日道成，向先生報喜來了。”

說著就遞上一疊紙張，說道：“這是我與學生們研究出來的成果，造成了轉化陰邪之氣的爐子，還請先生為此命名。”

江漢珍接過遞過來的資料，神識一掃，就明白了個大概，心中感嘆不已，竟然還真被他找到了一條路。

就說道：“當初理外求不得，又內守無路，如今見識了巫師理論，反觀內守，研習學科，內外相合之下，竟然做出了此等道理，又與仙道結合，能反哺與己身，成為道理之根源。”

頓了一下，就接着說道：“此物轉化陰邪，形成正陽之力，有驅散黑暗，走向黎明之相，而此界太陽不顯，灰暗至極，此物的出現，就能補充太陽之力的不足，而你的道路，也與太陽有關，就將此物稱為太陽爐吧。”

金雞童子大喜，而這個名字與他心中的也差不多，就說道：“多謝先生賜名。”

江漢珍笑着一陣搖頭，這哪是他賜名，分明就死想好了的，字里行間都百十着補充太陽，不叫太陽爐又能叫什麼。

而金雞童子又接着說道：“先生，弟子有一策，可讓此界陰陽平衡，肅清邪魅，恢複本源。”

江漢珍說道：“那就說來聽聽。”

江漢珍雖如此說，但也感慨不已，此時的雷府弟子一個個的都有自己的道路，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他也看不明白，他的道理在於宣化之道，與門下之間的目的雖然一樣，但方法卻沒有多少關係，金雞童子能想出來，也不足為奇。

隨着門下弟子越來越多，能拿的出手的就多了許多，隨便一個就能當大用，也讓他欣慰不少，若是萬千弟子都有這個本事，只要雷府核心不便，又有什麼可畏懼的。

江漢珍一邊思索，一邊聽着金雞童子說著他的想法，就是大力建造太陽爐，每一個地方都安置一塊，讓灰暗王國的人去那邊定居，不出十年，就能將外界打造成一片樂土。

而每一個太陽爐，就是一塊聚集地，能夠讓人們在太陽爐下生存下去。

江漢珍思索片刻，還是答應了下來，就說道：“你去找埃爾德幫忙，儘快將太陽爐播撒在黑暗之中，形成一個個的希望之地，來驅散黑暗，讓世界進入黎明。”

# 第二百五十五章 金雞道果

有了江漢珍的肯首，金雞童子做事就方便了許多，就有了一所學府的權利相助，所有的學生，接下來的事情都是為太陽爐驅散黑暗而行動，幫助金雞童子更快的證道。

仙道與巫師文明雖然都有道理，都能通向生命層次的進化之路，但一個是微觀，一個是宏觀，仙道講求天人合一觀念，巫師講究追根尋源，看似兩條路難以融合，但經過一番驗證之後，不能融合只是個人主義太強而已，心中對此拒絕，肯定不會融合了。

形成了一套全新的道理，此道理有一種‘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特點，也算是一次全新的融合。

仙道的氣運功德之說，也逐漸的能用巫師知識來解釋了，而巫師一些知識，也能用在仙道之中。

金雞童子回去之後，將此事說與埃爾德聽，埃爾德本來眼光全部在灰暗王國之中，想要子啊灰暗王國中做一番大事業，卻沒想到聽到一個比灰暗王國更廣闊的世界。

不過心中還是有些疑惑，就問道：“烏學長，外界之事我也知道，但傳聞中外界黑暗無邊，邪氣遍地，其中陰性能量所發出的輻射，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我也去看過一此，進入灰暗絕地之中，即使我現在高級武士的境界，在外界行走都要小心翼翼，若是待的時間長了，還有損身體，不說這個，還有灰暗領域之中夜間的那個不死魔鬼，若是遇到，一不小心就會丟了性命，學長可是有好辦法了？”

金雞童子對於灰暗領域的事情，可以說要比埃爾德熟悉很多，降臨之時就是，就在那個所謂的絕地之中，自然會有解決辦法。

就想了一下，對埃爾德說道：“此事不必擔心，一切決絕辦法都在太陽爐之中，太陽爐不光是巫師理論做成的能量轉化法寶，而且仙道法禁也融入其中，那種陰鬼之物本身就要依託陰邪之氣而存在，而太陽爐能將陰邪之氣轉化成充滿生機的正陽之氣，太陽爐所在之地，沒有陰鬼的生存土壤，肯定不會貿然衝進太陽爐中，而且太陽爐自帶法陣，防禦力也很高，學弟暫且放心。”

埃爾德連連點頭，心中感慨不已的說道：“聽聞烏學長帶着學生們做一項研究，沒想到做成了這件東西，若是有了此物，那碩大無比的灰暗絕地無限廣闊，若是真能成功，比起這方寸大小的灰暗王國要好上無數倍了。”

金雞童子也十分認同的說道：“學弟說的沒錯，但我雷霆學府立志高遠，並不止步以此，以後的路是這更廣闊的天地，而不是區區一個灰暗王國，只要我們做成此事，灰暗王國也只是個過客而已。”

埃爾德聽得有些慚愧的說道：“受教了，今日聽學長一席話，勝過我多年的見識，眼界自然更烏學長沒法比，還望學長以後多多指教才是。”

埃爾德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也不像以往那麼死板了，也學會了仙道的那一套客氣，不管真心還是假意，仙道都喜歡客氣一番，埃爾德不知怎麼的，也學了個八九不離十。

金雞童子看着埃爾德言行舉止，心中暗笑，又是一番感慨，記得江漢珍原本就說過，仙道最厲害的並不是修鍊的道法，而是強大無比的仙道文明，將一切都堪稱一個整體的眼光，只要有外物存在，就能將之融化其中，逐漸的就會被同化。

一個‘化’字，端是了得，不但埃爾德被仙道所影響，就連這些學生都被影響，以後再外安放太陽爐的時候，有這些學生負責主持，仙道的這種思想就會將此界的人融入其中，過上若干年，就是連他們自己都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與仙道聯繫越深，越難擺脫出去。

金雞童子暗笑一聲，對着埃爾德說道：“一定一定，學弟的武士修鍊之法也不差，這方面是我遠遠不如的，我們以後共同學習，共同進步。”

埃爾德又是一番客氣，兩人這才商量了接下來的事情，金雞童子負責在灰暗絕地中安放太陽爐，與一些珍貴材料的收集，埃爾德負責輸送人口，與常用的物資收集。

江漢珍見此，本來覺得要幫一些忙，總不能門下弟子累死累活的做事，而他空着兩隻手在旁邊看着吧。

但隨後金雞童子的一個舉動就讓他又現了下來，真正的成了一個大閑人。

事情繁多，雖然有百十號學生存在，但這些學身修行時間尚短，還做不到獨當一面，雖然一個個的精神力修鍊不錯，巫師與仙道理論紮實，主持一個太陽爐綽綽有餘，但要在灰暗絕地中就有些不夠看了。

畢竟絕地中可是有那種不死不滅的陰鬼存在，即使打散了，也能重聚起來，這就需要人來保駕護航。

因此，就將太陽爐之事寫成一封信件，發往了雷霆都司的大營之中，主持雷霆征伐的李牧山當即不敢怠慢，召集一眾將領，開始商量起來。

對於金雞童子明了道途，並且煉製出證道之寶的事情，也覺得有些奇怪，但得知是在江漢珍身邊，還不到一年，就明白了自己的道，也就不奇怪了。

自雷府弟子中有個傳聞，只要跟隨江漢珍降臨一界，或者長期待在身邊之人，不管資質多差，都會有一番成就，也不知道金雞童子怎麼找到江漢珍身邊的，都有些後悔，為什麼不是自己過去，若是提前想到，過去之後肯定能有所感悟，說不定也能長進一些。

江漢珍對此事一無所知，但若是知道，恐怕會大喊冤枉，門下弟子如何悟道，他還真不知道，也從沒有指點過什麼，能夠有所成就，都是個人的努力，與他無關。

但還是忽略了一個問題，江漢珍所走的道路就是宣化之道，其中證道之物為菩提樹枝，宣化引路之法，肯定要啟迪智慧，經過明了道途，自身氣息本來就有能為眾生開悟，增長智慧的能力。

普傳法門中一切都寫的詳細無比，但需要細細感悟才能透徹，有菩提樹枝這種開悟之寶在，又加上宣化道果自帶的道理，對於生靈智慧有一定的輔助作用，思維靈敏了，悟出點道理也不是不可能。

王霸出行，一切都得低頭折服，宣化之道所過之處，萬族都能開悟，道果之理，可影響萬物，可見一斑。

一眾雷府兵將最後商量了半天，最終決定派上一大部分人去輔助金雞童子，聽說雷霆學府之事，也猜測出可能是最新的普傳法門又要出世了，因為每一次的普傳法門都比上一次強，想要更進一步，沒有人想錯過這次機會。

最終決定，在完成自己的事情的基礎上，輪流去新建的雷霆學府學習一段時間。

# 第二百五十六章 道理融合

正是因為降臨此界，並自由行動的雷府弟子的到來，讓江漢珍幫忙的想法就此落空，所以除了宣化之事，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他來做。

心中對此也極為滿意，宣化之道，而此道也是他所走的路，自然非常樂意。

雷府弟子的到來，金雞童子也來商量接下來的事情，將此事彙報之後，就等着江漢珍做決定。

江漢珍就說道：“既然來了，那就融入其中吧，我們要想很快的融入一個新環境，必定要先了解新環境，然後將之融化，成為與我們相似的一部分，在不會讓此界覺得我們是域外之人，形成排斥。”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就讓兩方開始交流，互相學習，就像你剛來的時候，不也適應了幾天嗎，至於學院的管理方面，就按照雷府的編製就行，不管在哪裡，我們都是雷府之人。”

金雞童子點頭稱是，他剛來的時候，對此界的知識，還是有些不理解，也進行了幾天的學習，才適應下來，仙道之人是從凡俗進化而來，生命的進化不光有體質，還有自身的智慧，學習理解能力都很強，一些簡單的道理還是很容易理解的，缺少的就是一個機會。

在金雞童子的主持下，仙道與巫師道路又進行了一次新一輪的融合，不但如此，還有仙道認為凡俗的武道，與此界的武士融合，進行了新一輪的發展。

第一座太陽爐在灰暗絕地中立起來之後，埃爾德就輸送來千名人口，由雷霆學院的學生和雷府弟子共同管理，並以此為基地，進行發展，金雞童子身上的功德之光越發的不凡，隱隱有一種凝聚的跡象，江漢珍對此心知肚明，知道這是明了前路之相。

道途之路，在於道果，奉行一道，用心培育，自能開花結果，若是明了之後，到達萬劫不滅的金仙之路就是一片坦途，再也沒有障礙。

江漢珍也感慨金雞童子的這份機會，他悟出道果之路，可是在天仙後期，快要達到神仙境界在得知一二，不像金雞童子，剛剛步入天仙就明白了前路，以此看來，前途不可限量。

他甚至還發現一個問題，降臨此界的眾多弟子中，許多人都有了自己的證道方向，而且修為都不高，隨着與巫師之道的融合，這種現象越發的普遍。

江漢珍心有所悟，心道，看來以後要帶弟子去別的世界中看看，接觸一下新的思想，兩界的底蘊，不光可以開闊視野，還能增長見聞，若是門下弟子能觸類旁通，略有所悟，那菩提樹枝上就能多一個果子。

心有所悟，就開始推演起來，將此法當成普傳法門的一個事件課，在此界的說法，就叫實習。

太陽爐的煉製，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埃爾德此時從灰暗王國聯絡了一大批奴隸商人，有肯尼大力支持，自然少了許多麻煩，在王國之內大肆的收集人口，向外界運輸，而且下手極快，讓一眾貴族措手不及。

此界貴族生活奢華，只重視自己，而從不管下層奴隸的死活，自認為整個天下都是他們卡隆一族的，應當享受這種優待，自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以自身血脈為自豪，至於普通人的死活，他們又怎麼會管。

但其中吃相太過難看，早就有人對此看不順眼了，只不過以往沒有反對，就是因為灰暗王國的靠山，但現在有了人站出來，而且實力不弱，即使機會渺茫，也會有人鋌而走險，投靠過來。

埃爾德在灰暗王國中的實力大增，自然不會什麼都不幹，發動掌控的實力，開始大肆收攏人口，前期還做的比較隱晦，隨着實力的增加，做的幾乎肆無忌憚，不會放過一絲一毫機會。

貴族手下沒了奴隸幹活，生活水平有雖下降，經過一番查證，才知道是自己的奴隸消失了許多，並且整個王國都是這種情況。

這讓一直以來封閉的卡薩王國感覺到不可思議，對奴隸的管控鬆懈，就是因為奴隸想跑也沒地方去，出了卡薩王國，就是無盡的灰暗絕地，普通人連生存都困難，加上灰暗王國的自由民，平民制度，到哪都有規矩，自然對奴隸的看管就沒有那麼嚴格了。

但此事來的詭異，奴隸消失，竟然沒有找到多少跡象，最終卡薩王國出面，經過蛛絲馬跡的尋找，最終看向了卡薩領地。

短短一年時間，整個王國消失的奴隸人口竟然查過了三成，這對於一直以來都依靠奴隸生活的灰暗王國來說，足以傷筋動骨了。

對於此事，灰暗王國派遣的探查人員，無一例外，都無故失蹤，頓時覺得此事不妙，組成了一支百人中級武士組成的隊伍，向卡薩領地而去。

王國消失的武士，自然是埃爾德下的手，隨着自身的實力強大，膽子也大了許多，而灰暗王國內大肆收攏武士，但被王國召集的武士，從此再也沒出現過，經過雷府的探查，是去了卡薩王國的一個叫巫師塔的地方，但運送出來的時候，都是一個個裝進鐵籠子的怪物，向灰暗絕地中運送。

雷府也知道巫師的知識，其中對於人體的基因改造，血脈的轉移，就能讓人呢擁有超凡的力量，而這種被異中血脈所改造的人，也可以修行，並有一個名字，叫血脈巫師。

但改造出來的武士，還遠遠沒有達到巫師的水準，只是能力強悍許多，根據血脈，就會有不同的天賦，類似於仙道之中妖族的本名神通一般。

可這些改造的怪物，好像被破壞的本源，被異種血脈給主宰了，失去的自我優勢，終身難以寸進，也只能用來做事，至於道途，基本被斷絕了。

雷霆學院中的一座實驗室內，江漢珍檢查完面前手術台上的這個改造人，得出此種結論。

而這個改造人，自然是埃爾德發現之後，聯絡了幾名雷府弟子，半道上截回來的。

以他的意思，就是害怕法師塔中研究出什麼強大的怪物出來，給雷府裡帶來威脅，就帶回來一個，就想讓雷霆學府中的學生研究，也做出此種怪物，與法師塔抗衡。

也就擺在了實驗台上，雷霆學府研究起來，自然不會有那麼血腥，強大的神識之下，對於物體的內部結構自然清楚。

江漢珍說出被改造的武士失去本源，毫無寸進之時，就有一名學生問道：“請問院首，那我們是否可以以此理論為根基，改造出能夠修鍊的生命體，若是如此，以後選擇血脈巫師道路的學生就能少走許多彎路，不知此法可行。”

江漢珍看了這名學生一眼，說道：“你這想法不錯，也是血脈巫師的道路，但借去過來的血脈，終究不是自己的，總又一點異常，不能完全融合，這就為以後的道路埋下了隱患，總歸是道途難進。”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而本體是自然所生，與道理契合，是最精密的儀器，接住外力，但不能損害自己。”

江漢珍說完，這名學生眼珠子轉着，不知道又有了什麼主意，對江漢珍答謝一聲，退在了一旁。

而這名學生名叫安迪，是第一批學生中數一數二的，經過一番實習，就被安排到學府來任教，對於自然基因學說，最為擅長。

江漢珍心中對此有所期待，仙道有證道之路，而與巫師融合時候，又會有怎麼一條路，說不定從這些異界學生中，也能出來一批能能證明道果之人。

# 第二百五十七章 道路分歧

被灰暗王國召集去的高級武士，當然不會給什麼好處，而是將這些武士改造成了能夠適應灰暗絕地環境的怪物，至於目的，也經過雷府弟子的探查，發現這些被改造的怪物都會派往灰暗絕地中的地脈之處，來挖掘太陽石，以供法師塔所用。

這時候有學生就問道：“院首，他們灰暗王國能建造法師塔，為王國提供方便，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若真有了一樣能量中樞，以後我們做什麼就方便許多，剛好可以將太陽爐融入其中，就能更快的佔領此界，不知可否開始着手研究。”

此言一出，不光是江漢珍有些心動，就連仙道世界來的雷府弟子，和眾多新學員，神色中無不显示心動之色。

法師塔的好處自然不必多說，若有此物，就等於有了一個便攜式基地，依照仙道的法寶煉製之法，每到一個地方，只要選好地方，就可以安置法師塔，就等以一個堡壘，內部空間可以當做學院一般，方便至極，甚至諸多好處，就是江漢珍也覺得如此交好。

就點頭說道：“此事大善，最好能將法師塔與法寶煉製之法融合，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灰暗王國的法師塔，要有自己的特點。”

這名學生就說道：“還請院首明示，我們要注意什麼問題。”

這學生說話之間，臉上帶着喜色，江漢珍如此說，就是答應了他的這項研究課題，那就可以以他為主來成立一個研究小組，用於研究法師塔項目，若能如此，對他的好處自然不言而喻。

江漢珍也知道，現在雷霆學院發展迅速，要人有人，要自願有資源，至於敵人，只有這塊稱之為灰暗絕地中的陰邪之氣，自從金雞童子發明出太陽爐之後，一切都不成問題，只要將其轉化就行，最多就是花費一些時間而已。

其餘敵對勢力，那只有灰暗王國中的一群巫師了，但也不足為慮，只要用大勢碾壓之下，就能將之解決，也只有埃爾德一人對此比較上心而已。

想着普傳法門中與巫師的掠奪之道有所區別，還是準備多說一句，不然以後發展的路子連他也看不清了，若是有人選擇掠奪之道，有人選擇自然完善之道，遲早有對上的一天，現在江漢珍還不希望門下弟子為了各自的道果，而互相大打出手。

就對着眾人說道：“同樣是利用自然之物，法師塔的利用方法，與雷霆學院根本就不是一個方法，灰暗王國的法師塔開採出來的太陽石，都用來轉化成法師塔內部的能源，不但用於提升自己，而且有些用在王國的各個領地，就連比較貧瘠的卡薩領地，都能接通法師塔供給的能源，但最終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循環，只能一味的損壞世界，而對於世界的進化，沒有絲毫幫助。”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而我們雷霆學府中，一直以來都走的是完善天地自然，修鍊己身的道路，一切都在發展之中，不可因為圖一時的進步，而走那掠奪之路，須知諸天萬界之中，能人無數，有些勢力就是我雷府也難以抗衡，大家且不可忘記謙卦之理，此卦無咎，莫忘此事，才能走的更長遠，走的更久。”

江漢珍說完，一眾弟子紛紛答道：“謹遵院首教誨，我等定不會忘記此事。”

江漢珍聽的高興，但掃視也一眼眾位新學生與雷府弟子，頓時自嘲的一笑，覺得自己還是有些格局太小了。

就當他說到掠奪之道與自然之道的時候，下面的弟子表情不一，有的點頭認同，有的目光閃爍，也有人低頭沉思，甚至有人目光明亮的讓人都感覺可怕。

就知道這群弟子中肯定有人動了走掠奪之道的心思，而此時開始着手研究法師塔，就是一個標誌。

只要法師塔一出，走掠奪之道的人肯定會有很多，法師塔犹如一個堡壘，最終的成果肯定是兩種道理的結合，也能為掠奪之道提供方便。

有了法師塔的弟子，只要在虛空中探測道坐標，就能降臨過去，在世界中將法師塔一立放，就等於一個基地，而太陽爐在法師塔內部，能散發出萬物生長的陽光，而且雷門弟子一直以來都是擅長改造地脈而出名。

有此條件，自然不會依靠天道，只要從中謀划掠奪本源就行，江漢珍最終還是搖了搖頭，對於此事再沒多說什麼。

他在普傳法門中，最開始就寫道，‘兩膀有力而展翅高飛，事有可圖則為之謀’，雖然聽着市儈了些，但在早期可是生存之法，一隱一謀，方顯仙道之陰陽理論。

而雷府弟子的自主性都比較強的，早就修鍊出了自我，若思心中有了想法，任何人都難以改變。

江漢珍對此也不想去改變什麼，他走的是宣化之道，將門下弟子引上正途為己任，至於走什麼樣的路，只要適合就好，並不只要偏執一道，而忽略了另一道。

想到此，江漢珍心中略有所悟，隨便交代了幾句，就離開了實驗室，回到了閉關之所。

雖然他走的事宣化之道，一直以來，每去一界，都要將世界完善，讓世界進化，做事行事，都是依靠天道氣運與天道功德來行事。

自看了眾多弟子不一樣的神情，心中有所感悟，又加上這次屬於超次元穿梭，見識了兩種次元中的道理，對於小世界，看的已沒有以前那麼重了，站在了一個全新的高度，自然有了別樣的想法。

他也感覺的出來，以前在仙道的老眼光，對於現在這個新的世界中還是有些不合適。

就拿此界的天道意志來說，即使雷霆學院做了許多功德之事，也並沒有得到多少東西，此方天地對於他們一行人的排斥，還依舊存在。

唯一不受排斥的地方，就是在雷霆學院內，還有就是太陽爐之下，也只有屬於自己的庇護之下，才能不受此界天道的影響。

江漢珍剛開始有些不相信，心道肯定是自己在什麼地方做錯了，或許沒有找到此界天道運行的路數，才會受到天地的排斥。

但用了許多辦法，還感悟過天地許多次，都不能成功，就連那些修鍊了仙道的此界進入雷門的學生，都會受到些許排斥。

而今日看到學生不一樣的想法，才有所察覺，對於自己仙道來說，降臨此界就是域外天魔，就和仙道世界中一樣，其餘的道理進入仙道世界，也會被大肆壓制，言之的程度，就看世界的等級了。

有此想法，江漢珍又看的更高了一些，對於氣運與功德，又有了新的見解。

以往所得，都是仙道世界中的天道功德，和一界氣運，而到了別的次元之中，沒有絲毫用處，唯一能用的上的就是自己的修為，和自己證道所用的法寶，其餘一切，都成了泡影，沒有絲毫用處。

# 第二百五十八章 大道自我

有了此事，江漢珍也覺得可以打消每降臨一界，而做出完善天地之事，次元不一樣，所奉行的道理也不一樣，不能犹如仙道之中，一概而論，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做出調整。

拿出手中的普傳法門，覺得天道氣運之法有些多此一舉，而現在的雷府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以往的仙道次元之中，而是真正的諸天萬界之中，與各種道理進行的碰撞，而每一個次元中所主宰的道理都有區別，仙道世界中所完善的氣運功德之法，就有些不合適了。

就犹如此界，不管你在怎麼去修正，完善它，讓他進化，終究拿你當做外人，天道意志強盛之後，還會反咬你一口，一不小心就會着了他的道。

說不定遇到一個本世界的世界之子，若思對上，肯定會被拉偏架，其中後果肯定難以承受。

就犹如人心，你對他再怎麼好，他都不會將你當回事，你的一切付出，他照單全收，但若有一天，你阻礙了他，就會毫不猶豫的在背後捅你一刀。

對於此人，只有不去理會，但若要做自己的事，只要他阻礙了，就將其滅之。

此道理就在普傳法門中的心性篇章之中，心性修鍊，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將自己的心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丟失在別的地方，否則就犹如現在，此界天道需要什麼，雷府就為其準備什麼，而得到的結果，就是排斥。

緩和之法也不是沒有，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雷府之中也有自我天道之法，以自身為根基，打造出一個完善的世界，對於此界的底蘊，自然不會太過依靠。

所以江漢珍準備將此事繼續參悟一番，感悟出大道功德與氣運之法，再也不局限與一界一域，萬物為大道雖出，仙道如此，巫師道理亦然，若要想進入更高一層次，就要拋卻一些偏執之法，放眼大道理論而行。

法師塔的研究，在江漢珍離開實驗室之後，就擺在了檯面上，並且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至於目的，都是與自己的道理而行。

大道無私，萬物芻狗，仙道有心，己長養聖胎為宗旨，道果化萬物，以修鍊己身為進階準則。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奉行之道，所以在如何打造法師塔的時候，產生了一些分歧。

一方就是以法師塔，來當做生存環境，融入世界中，慢慢的汲取世界本源，與世界中主宰的道理。

而另一方，自然還是要走以往的路子，以完善天地，讓世界進入進化之中，從而佔據大氣運，爭取得到天道果位降臨，能夠更好的悟出自己的道理。

最後吵得不可開交，兩方都緩和一步，不去管法師塔以後要走什麼路，要干什麼，只要將法師塔煉製成巔峰之作，各種功能齊全，不可偏執一道，純粹的一個物件。

至於怎麼用，就要看個人所行之道了。

如此決定，就連江漢珍也沒有想到，他正在想着如何參悟大道氣運呢，而這個決定被報上來之後，給了他一個新的啟發。

感覺大道氣運，並非來自於天道活着大道賜予，而是源自於己身，大道之中，沒有任何分別，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常存在。

也不會賜予任何人東西或者失誤，而是完全靠自己，所有一切都是源自於己身，將自己看成一方天地，所講求的就是如何打造好自己，而並非去完善大道，完善其他。

只要道果自成，就能產生氣運，對於此事，江漢珍也感慨不已。

沒想到走了一圈，又回到了最初的時候，學習如何修鍊自己，而浮揚妙道天尊的那些殘片，不但是人心之學，而且是大道之理。

最終還是到了‘修鍊自己，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辦法’，此時此刻，他甚至有些羡慕起那些諸天掠奪者來了。

正因為強大，不需要依靠任何東西，才沒有任何顧忌，不管是心性的強大，還是自身道行的強大，都讓他們敢於行此道，而沒有任何畏懼。

現在的雷府，竟然也有走上這條道路的跡象，江漢珍不知這是對失錯，但本着存在即是合理的想法，也不去干涉什麼，就讓其自然發展。

以後的路途為之，是福是禍意識還難以定論，但自身的宣化道理，才是他的根本，至於以後的事情，也推算不出多少來。

雖然門下弟子對於法師塔建造方略彙報於他，但他卻不以為然，現在的弟子都有了一定的成長，對於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判斷與見解，彙報於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

他所行是雷霆之道而宣化諸天萬界，道果乃是門下弟子都有所成就，對於這些還真不是他的道，也不是特別擅長。

之所以現在的弟子事事都要彙報於他，都是出於對他的尊敬，而不是他能決定什麼。

對於法師塔的建造新方略，也是表示贊同，送走了彙報此事的弟子，江漢珍靜下心來，開始了內察己身之事。

吾日三省吾身，此乃日常習慣，提升自我的一種手段而已，他的道乃是宣化之道，並不是掌控之道。

作為引路之人，摻和權利之事，就有些不合適了，想到普傳法門中心性修鍊的重要傳承，浮揚妙道天尊的縱橫捭闔之策，一次為核心，經過多年的完善才有今日的發展。

也細查過浮揚妙道天尊的過往，傳出道法之後，最後也消失子啊人群之中，江漢珍以前還有些不解，此時才感覺此法高明。

拿他自己來說，所傳道法都是仙道雷霆之法為主，自然也在同一個陣營之中，不牽扯門下的矛盾，但現在卻不一樣了。

門下弟子選擇了兩條路，一條是完善諸天，一條是掠奪諸天，法師塔的出現，此種分歧就更加明顯了，這兩條路犹如封神世界的闡教與截教一般，教義想反，最終發生兩教大戰。

而門下弟子現在還在一起，只要法師塔研究一成，肯定有人會模仿此法而建造，但建造之法，肯定會根據自己的道理而建，其中路途，也只有他們自己心裏明白。

若是修為逐漸提升，必定會產生矛盾，讓他加在中間，也很尷尬，弄不好就會變成仇人。

忽然之間有了離去的想法，有飛碟玉佩的存在，為他提供了便利，想離開也易如反掌，心中的這個想法出現，有所感悟，也許這樣才是自己的道路。

繼而就開始推算以後的路途，為下一步做準備，隨着太陽爐的四處搭建，飛碟玉佩收集能量的速度也快了很多，也更加肯定，肯定有人會走掠奪之道。

飛碟玉佩在仙道世界，即使再小的世界，只要依託世界，收集虛空能量的速度也沒有此界緩瞞，那隻能說此界對於仙道的排斥，不是一般的大，既然一味的接受，而不給予，那只有憑藉著自己的本事來拿了，此法與掠奪之道，又有何區別。

# 第二百五十九章 模稜兩可

江漢珍決定不摻和之後，就開始深居簡出，很少在熱面前露面，一心推演大道氣運之法，隨着道果的成就，又是到了別的次元宇宙之中，越發的感覺天道氣運難以做出什麼大的建樹，畢竟出自仙道次元，到了其餘地方終究是外人一個。

即使為此界做出多大的功德，這種排斥永遠不會消失，此時的江漢珍經過一番推演，發現大道氣運源自於自身，而不是依靠任何人，心中有一種感覺，以後的雷府，發展方向很可能就是掠奪者。

就在江漢珍整理大道自我之法的時候，雷霆學府中開始着手研究法師塔的煉製，只要心中有想法的人，都會參与進去，幾乎成了此界雷府的頭等大事。

法師塔的好處自然不必多少，攜帶方便，幾乎就是一個移動堡壘，就犹如在聊齋的世界的九層妖塔一般，可以以己道來代替天道，只不過九層妖塔有些不完善，崑崙派的人沒有完善的傳承，最終才會失敗。

可對於雷府來說，這個問題還是能解決的，不光是代替天道，而且能完善自我，法師塔籠罩之地，就會將之完善起來，天道意志能排斥雷府之人，而雷府之人也能躲在法師塔下面來隔絕天道意志，直到將本源完全奪取，以供養己身，這才能讓原本的天道意志湮滅，而以自己的道理來代替天道。

此理論隨着江漢珍經歷的越多，積累的經驗也就豐厚，一切都有記載，只有有心人，就能從中找到對自己有用的。

研究法師塔之事，幾乎聚集了所有的雷府弟子，和雷霆學院的學生，兼有兩種修鍊之法的特長，進行了一次全新的研究。

而在此期間，有百名中級武士在一個叫卡爾巫師的帶領下，來到了卡薩領地，直接進入卡薩子爵的城堡之內，說出此事，卡薩子爵對此竟然一無所知，最後還是梅麗絲出面，將雷霆學院的事情說了出來。

最後問及消息的來源，就將她的試驗品凱倫帶了出來。

凱倫一心愛慕梅麗絲，哪怕被梅麗絲當成試驗品也心甘情願，跟埃爾德的接觸，還有生命力強悍的事情，梅麗絲肯定有所懷疑，最終暗中觀察，發現凱倫修鍊一種類似於武士呼吸法和巫師冥想術的功法。

不管凱倫受傷多重，只要經過一番靜坐修行，就能恢復過來，以供他下次研究，而且樂此不疲。

最終經過梅麗絲一番表示，以為看到希望的凱倫自然將自己的秘密全盤托出，跟埃爾德接觸的時間比較長，有些事情埃爾德也跟凱倫提到過，都被一字不落的說給了梅麗絲。

以梅麗絲這種心性之人，自然更加不會放過凱倫這個大好處，從他身上各種壓榨，還有進行着各種實驗，又心想要打雷霆學府的主意，但可惜自身實力不足，不足以謀之，但也不願意與別人分享。

在梅麗絲的眼中，對於雷霆學府，早就看成了自己的東西，就等着實力足夠，將雷霆學府守衛己用。

如今卡薩領地出事，差點給卡薩領地帶來滅定之災，才不得不將此全盤托出。

最終被問出了凱倫，還在打坐修鍊的凱倫對梅麗絲的到來，喜出望外，早就被改造的犹如縫合一般的臉，漏出一個自以為和善，但被人看着就像猙獰一般的笑容，對着梅麗絲說道：“小姐來了，不知找我有什麼事，我現在恢復的差不多了，供小姐進行一場實驗沒問題。”

梅麗絲眼中的厭惡一閃而過，嫌棄的捂住了鼻子，說道：“跟我走吧，王國來的大人有話要問你，待會聰明點，別惹大人生氣。”

凱倫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就問道：“小姐，不知道大人要問我什麼，還請小姐指點，免得我出去了給你丟人。”

梅麗絲心中冷笑一聲，鄙視的看了一眼凱倫，心道還真拿自己當回事了，一個奴隸而已，丟人也不會丟到我頭上。

但嘴上卻說道：“就是關於那群毒瘴之地建立學院的人，一切的問題，大人們都會問你，不可隱瞞，否則會給我們卡薩領地帶來滅定之災。”

凱倫聽到這個話，頓時有些生氣的說道：“不是說了嗎，這件事只是我們兩人的秘密，不準告訴任何人嗎？你如今這樣，又如何讓我去見埃爾德，出賣朋友的話，我可不做。”

梅麗絲看着凱倫，心中冷笑連連，心道一個奴隸，給他一個好臉色還當自己又尊嚴了。

還有對埃爾德也是一陣咬牙切齒，她本來是要讓埃爾德說出自己所做之事的，以為雷霆學府是埃爾德的產業，想要全部接收過來，成為他卡薩領地的東西。

埃爾德自然不會買她的賬，兩人起了衝突，最後梅麗絲敗下陣來，埃爾德不但離開了卡薩領地，還帶走了一部分奴隸，再也沒出現過。

梅麗絲將此事看成一個恥辱，正想着怎麼去報仇，王國派出的由巫師帶領的武士隊伍就上門問罪來了，這正和她的心意。

現在凱倫還出口拒絕，讓她心中有些惱火，就說道：“埃爾德這種下等人，天生反骨，早就違背了王國律法，你如今還為一個反賊說話，難道你要要跟反賊一樣，跟王國對着幹嗎？”

凱倫眼中神色堅定的搖了搖頭說道：“我凱倫雖然什麼都不是，但也不會出賣朋友，小姐還是別勸了，出去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梅麗絲神色中閃過一絲殺氣，但還是忍了下來，就略帶溫柔的對着凱倫說道：“這次是我們卡薩領地出了問題，影響了王國的事情，若是過不去，恐怕有滅頂之災，以後若是我父親去世，那整個卡薩領地就是我的，你的地位可想而知，就幫我度過這次難關吧。”

梅麗絲此話一出，凱倫就以為以後他的地位跟梅麗絲一樣了，這種暗示讓他以為他還有可能，最終還是艱難的點了點頭，說道：“那就這一次，只要保住卡薩領地，以後再不許讓我出賣朋友。”

愛麗絲自然喜笑顏開的說道：“放心吧，就這一次了，以後在也不會了。”

但心中對凱倫這個奴隸一番鄙視，自己連我自己的位置都擺不清楚，還想着不切實際的東西。

梅麗絲每次都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說出來，再做些曖昧之舉，就讓凱倫覺得自己又希望，但從不明確表示。

在她以為，這一切都是凱倫自認為的，與她沒有任何關係，被人喜歡，也是一種資源，可以肆意壓榨，讓她嘗到了甜頭，如今的凱倫的利用價值已經低了，就想趁着這次機會換一個更高等級的，繼續壓榨。

# 第二百六十章 兵來將當

有了梅麗絲的交代，將這個看起來不人不鬼的奴隸凱倫帶了過去，凱倫將自己知道所有都說給了王國領隊巫師來聽，也算保住了卡薩領地。

送走凱倫之後，梅麗絲轉眼就投入領隊巫師的懷抱，使出了洪身解數，開始盤算着如何讓領隊巫師喜歡上她。

她本身對於巫師有着一種痴迷，作為一個巫師學徒，崇拜巫師是很正常的，但不想，沒有幾天就將自己陷阱去了。

領頭巫師帶着百十名中級武士，就想將挖王國底蘊的雷霆學府拿下，從梅麗絲和凱倫這裏得到消息，雷霆學府是武士體系，成立還沒三年。

想到一個初級武士的培養，最起碼也要三五年時間，再加上他這個巫師存在，對=那些雷霆學院自然不在話下。

意氣風發的帶着人進入毒瘴之地，但沒等對他們到達，就被雷門弟子給發現了。

金雞童子得到報告，說有王國巫師帶領武士隊伍進入山林，而目的正是雷霆學院。

金雞童子問道：“他們的實力如何。”

斥候人員說道：“一名初級巫師，百名中級武士，還有就是卡薩領地中的人，由梅麗絲帶領。”

金雞童子眼中閃過一絲殺氣，說道：“竟然是梅麗絲，本想留着她，讓她給我雷門擋災，卻不想今日成了禍患，竟然厲害不服氣，跑這來了。”

而一旁的埃爾德聞言有些尷尬，就說道：“此事時我之過錯，當初院首說不要去理會凱倫，但我想着凱倫必定修鍊我們的雷門之法，就與之多接觸了一下，不想被凱倫所出賣，這是我惹出來的，就由我去對付吧。”

金雞童子看了凱倫一眼，說道：“這與你無關，此事看似是一小隊人馬，但背後代表的可是整個灰暗王國，如今非比尋常，我們肯定不會想讓，只有將這些人全部留在這裏，準備先解決灰暗王國這個麻煩，再做自己的事。”

埃爾德一聽，心頭大喜，對於灰暗王國他可是垂涎已久，如今開戰，正合他心意，就說道：“一切全憑學長安排。”

金雞童子點了點頭，說道：“如今法師塔初成，就將建造的第一座法師塔擺出來，你帶人去將這群不長眼的全部活捉，這些人氣不低，就用他們來祭祀法師塔，以增強法師塔的威力。”

埃爾德應聲而道：“是，學長，定不負所託。”

說完就出了門，召集人手去了，金雞童子看着離去的埃爾德，搖頭不已。

而一旁的蝠大就問道：“金雞師兄，你就沒打算將灰暗王國滅了，為何還讓埃爾德學弟去與灰暗王國對立，灰暗王國的勢力，比我們要弱好幾個層次，為什麼要留着。”

金雞童子對於此事也提到過，笑着對蝠大說道：“對於此界來說，灰暗王國才是正統，而我們始終是域外天魔，雖然法師塔已成，但還沒進過實踐，不知道會不會發生如聊齋世界中那樣，連世界都要進入湮滅狀態。”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留下他們自有道理，此界氣運猶存，意志就不會自我死亡，才能讓我們將此界分割出去，成為我雷門的底盤，溫水煮青蛙就是此理。”

蝠大笑着說道：“原來師兄是這個打算，留着也好，不然沒了敵人，這些新學生也沒什麼長進，但還是要小心此界的反撲，搞不好會出現大氣運之人。”

金雞童子大笑一聲，說道：“此事我也想過，就當一次實驗吧，以法師塔為核心，奪取天地本源，形成洞天福地，可以依靠此界，也可以獨立存活，到時候不知是法師塔之下的天道取代了一部分，此界天道的氣運之子，對於我法師塔來說，就是域外天魔，其中博弈之道，就看個人手段了。”

蝠大感嘆不已，說道：“師兄好氣魄，此舉進可攻，退可守，大不了與此界脫離就行，還真是一個好辦法。”

金雞童子雖然說的輕鬆，但心中卻不輕鬆，以己道代天道之法，也只是理論上的成就，在仙道次元之中，行此道這，被江漢珍遇到，無一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對於此事，還有些擔憂，就怕落個如仙道中那些破壞本源之人的下場，心中決定，定要做好固本培元之事，不能也步入他人的後塵。

埃爾德對於灰暗王國之事，自然十分重視，領了金雞童子的命令，就調取了一些兵將，在王國隊伍的必經之地，布置了陣法，隱藏在暗中，只等敵人上鈎。

金雞童子之所以能主持雷霆學府之事，也是因為太陽爐一個成就，此成就有非凡意義，就是法師塔中的能量爐，也是用太陽爐，整個法師塔都是一次為核心，是重中之重。

有此成就，才能主持整個雷霆學府，太陽爐一出，就是一份功勞，融合兩界修鍊之法，有這重要的意義，也因為如此，金雞童子也成了現在雷門的帶頭人。

江漢珍也不是迂腐之人，自然順水推舟的將所有權利交了而過去，讓金雞童子去主持雷霆學府。

經過了剛來之時的受挫，金雞童子做事更加完善，一切都沒有問題，江漢珍對此也比較放心。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釋放門下弟子的天性，形成真正的自我，做一個主宰自我之人。

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金雞童子主持大局之後，自身的一切天性全部釋放了出來，就如這次，做出將灰暗王國當蟲子養的事情，利用灰暗王國，來驗證自己的道理，而又不將灰暗王國就此滅亡，控制在一個範圍之內。

此事危險，江漢珍聽聞之後，覺得讓他自己來做，總要前思后想一下，以他這種淡薄謹慎的心性，可能也不會冒這個險。

但金雞童子就敢作敢為，對此自己如此自信，江漢珍對此也是十分期待，若能見識一次，對他自己的提升也大有幫助。

但同時也做好了隨時準備出手的準備，若是失敗了，也要保住所有的弟子，讓他們自己進入下一次的實驗。

宣化之道，就是如此，總是在不斷完善總結中提升自我，以強大自己的道果，不光如此，世間一切之道，都是如此。

# 第二百六十一章 凶多吉少

王國巫師與百名中級武士，在梅麗絲的帶領之下，直衝雷霆學府，沒有絲毫掩飾。

在他們認為，區區一各武士學院，又怎麼能跟高貴的巫師比呢，即使最低等的巫師學徒，也不是等閑武士可以匹敵的，但不包括有如埃爾德這種有巫師基礎，並且接觸過仙道的武士。

梅麗絲對於埃爾德，本來想要拉攏，讓埃爾德和凱倫一樣，成為他忠心的奴僕，可埃爾德就是油鹽不進，最後還起了衝突，若不是埃爾德良心未泯，差點連她也殺了。

可此時有了人撐腰，梅麗絲就想報仇，與王國巫師的幾此歡好，也不是沒有所得，王國巫師許諾，將那個埃爾德這種叛徒活捉，交給她來處置。

一個武士，對於巫師來說，還不放在眼裡，他所在意的事那些奴隸的去向，簡直是斷了王國的根，差不多少了三成之多，現在還在繼續。

這才是最終要的問題，貴族需要奴隸，沒有奴隸貴族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甚至導致整個王國的混亂，幾乎等同於撅了王國的根基，至於什麼埃爾德，根本就沒放在心上，就是答應將埃爾德交給梅麗絲，也是隨口答應的。

依照王國的律法，罪魁禍首肯定要帶到王國去審判，就是他也做不了主，而埃爾德的姓名，經過王國的探查，早就掛了名，絕對不可能將首要罪犯交給其他人的，就是王國的國王也不行。

即使這次成功，梅麗絲的這種幻想也是泡影，終究不會實現，再說以如今雷府的勢力，他們也不可能成功。

王國巫師帶領着一大隊人馬，子啊山林中轉了許久，就是到不了目的地，而且還在轉悠。

讓早就有些不耐煩的王國巫師說道：“梅麗絲，不是說只有兩個時辰的路程嗎，如今走了快三個時辰了吧，為何還不到。”

梅麗絲早就感覺到了古怪，心中有些擔憂，此地屬於卡薩領地，按道理她是最熟悉，可走到至今，還沒到地方，心中隱隱的有些擔憂，被王國巫師一問，頓時心懸了起來。

嫵媚的對着王國巫師一笑，說道：“大人，可能是這霧氣太過濃厚，沒看出方向罷了，要不我們先等一會，等這霧氣散了之後，就能找到路了。”

王國巫師冷哼一聲，說道：“這霧氣不散還不找他們了？你快點想辦法，我可沒多少時間在這耽擱。”

梅麗絲向王國巫師靠了靠，幾乎就要鑽進王國巫師的懷裡，柔聲說道：“知道啦，大人，我這就派奴隸們趟路。”

自知得了好處的王國巫師也就不在生氣，說道：“那你快點，還要趕着今日就能拿下此地呢。”

梅麗絲在王國巫師懷中一陣撒嬌，說道：“人家這就去，不要着急嘛。”

說完就被王國巫師推出了懷裡，梅麗絲有些生氣，但也不敢多說什麼，就指揮着奴隸，向著山林四面八方撒了出去，去尋找路途。

百十名武士對此早就見怪不怪，享用美女，是巫師的特權，一個偏遠地方的子爵之女，還不會放在眼裡。

而跟隨梅麗絲來的那群手下，一個個的大跌眼鏡，今日才見到自家小姐有這麼溫柔的一面，一改平日的高冷，才知道高冷只是對人的，並非天生高冷。

王國巫師對此自由一番想法，初見梅麗絲，感覺這偏遠之地出來的梅麗絲，也別有一番滋味，但玩了幾天之後，見慣了王國中那些貴婦名暖，就覺得膩歪了許多，如此不長眼之人，也只有在這偏遠地方生活，若是去了王國之中，估計活下去都困難。

還妄想跟他談一些條件，甚至那些無理要求，讓她還覺得吃了虧。

王國巫師對此也沒絲毫放在心上，對於梅麗絲以後的去路，都想好了，按照價值，也就是讓她順利繼承卡薩子爵的爵位而已，最多也就多給一塊荒廢之地而已。

但要如梅麗絲提出的那樣，還要帶她去王國之中，根本就不可能，以梅麗絲的資格，還達不到那個標準。

梅麗絲雖然再拍奴隸趟路，但心中暗罵不已，想着自己只要到了王國之中，定要找個實力強大的，對她如凱倫那樣順從的，這樣才符合她的心意。

畢竟想法與現實還是有些差距的，梅麗絲撒出去的奴隸，轉了一圈有回到了原地，幾番驗證之下，王國巫師就覺得有些不對勁了。

說道：“大家警惕，這有可能是那個學院布置好的巫師陣法，不可大意出意外。”

但心中對於梅麗絲產生一股殺意，若不是梅麗絲還有作用，早就將她殺了，竟然給了錯誤的情報。

而梅麗絲驚呼道：“不可能，埃爾德那個奴才怎麼可能會巫術，他與我交過手，就是個比較厲害的武士而已，這絕對不可能。”

王國巫師冷視了梅麗絲一眼，說道：“有什麼不可能的，他不會不代表他背後的人不會，今日你提供了錯誤的情報，若是回去，這份罪責你要全部承擔。”

梅麗絲被嚇得臉色瞬間煞白，向後退了幾步，正要求情，而這時從四面八方傳出一道聲音，說道：“你能今天誰也走不了，就在這待着吧，能活到哪一天，就看你們的手段了。”

“誰？誰在裝神弄鬼？”

王國巫師瞬間站起身來，緊握手中的巫師法杖，用精神力殺氣騰騰的看着四周，但觀察了一會，什麼都沒發現，面色頓時陰沉了下來，心道今日恐怕凶多吉少。

此地的巫術陣法他根本就沒發現，甚至連一絲一毫的巫師能量波動都沒有，更不用說巫師所依靠的輻射源了，一切都是未知，而未知的事物，總能讓人感覺恐懼。

心中的殺意沸騰，但無處可使，最後看向了神色慌張的梅麗絲身上，帶着一絲陰笑。

梅麗絲被犹如實質的目光嚇了一個哆嗦，就知道這是被怪罪了，暗罵一聲王國巫師沒本事，忽然想到那個神秘的聲音。

那個聲音連王國巫師也發現不了，想來應該十分強大，頓時計上心頭，對着外面喊道：“這是王國派來的巫師，我是被他逼迫而來，不關我的事，我可以投靠你們，只要別殺我就行。”

王國巫師被梅麗絲這一出嚇得有些趕緊將殺意壓了下去，此陣就連他也看不出絲毫，想來要比他強大不少，壓下了心中的殺意，警惕的望着四周，不敢有絲毫異動。

# 第二百六十二章 心頭枷鎖

陣法之外的雷霆學院弟子，正商量着選取什麼時間來祭祀法師塔呢，而祭祀之道，也有人反對，有人贊同，但最後不知怎麼的，就選取生命能量高人一等的貴族來祭祀，對於平民奴隸，還有不是死忠的武士，都打算放過，只不過要將他們送到太陽爐之下生活，永遠不能回到王國而已。

對於這些沒有佔據氣運之人，就當無關緊要之事，自然不會為難，但對於領頭的巫師，還有一些貴族出生的武士，他們本身就有爵位在身，身懷氣運，自然是最好的獻祭之物。

就是梅麗絲他們也沒打算放過，本來埃爾德還在猶豫，畢竟跟凱倫還有一些關係，凱倫的一顆心在梅麗絲身上。

但此時的梅麗絲身上竟然有一股大氣運降臨，讓一眾雷府弟子覺得不可思議，梅麗絲他們也見過，只是以前氣運普通，可如今卻不一樣，自身的氣運隱隱有一股紫氣當頭，這是極貴之相。

本以為是王國巫師所帶來的，可最終發現，就連王國巫師自身的氣運呈現灰敗之色，氣運衰敗到了極點，自身難保之相，梅麗絲的氣運絕對不會是他的。

埃爾德忽然想到江漢珍雖關注的凱倫，好像提過一句，說凱倫是身懷大氣運之人，若是在仙道世界，有可能就是氣運之子，被天地意志所做照顧，都有自身的使命。

千百的說就是生的不凡，自身恰好連着天地之間的銜接點，就是開了掛的人，只要自身特性不失，氣運猶存，就不會死。

而與之相近之人，個別這人會被沾染，就會有大氣運加身，埃爾德眼睛一亮，隱隱的猜測出這個梅麗絲很可能就是因為凱倫的關係，有了這種大氣運。

對於凱倫的態度，埃爾德也是變化了多次，從剛開始的路人，到同門師兄，後來是失望，至今剩下的就只有垂涎了，若是有機會，定要將凱倫獻祭於法師塔，以增長法師塔的威力。

下面的梅麗絲的臨時叛變，原本打算不予理會，可想到這裏就決定暫時將她救下來，用她來對付凱倫。

看着陣中的正要對梅麗絲髮難的王國巫師，埃爾德站在上空說道：“既然你有此心，那就饒恕你，但還是要留在這裏，待會會有人帶你出去。”

本來心中有氣，察覺沒人理會梅麗絲的王國巫師打消了心中的顧慮，就要對梅麗絲下手，這道不知從何而來的聲音，幾乎要將他的心臟給嚇出來了。

他雖然是巫師，但從沒與人對敵，心理素質自然不過關，經此一嚇，趕緊退後幾步，警惕的看着四周，若不是如此之多的手下在身邊，保不住就要跪拜下去求饒了，心知若是他就此倒下，所帶來的武士肯定奔潰。

有了這一句話，梅麗絲自然是一陣自傲，知道命是保住了，輕蔑的看了一眼王國巫師，對於王國巫師要殺人的眼神，沒有絲毫在意，一副輕鬆至極的樣子，就等和接下來的安排。

心中明了，此事一出，她肯定進入王國的黑名單里，但要是沒人知道的話。

這個想法在她心中再也打消不下去，犹如看死人的一般的看着王國巫師，正琢磨着待會如何說服他們，讓這群人一個也回不去。

埃爾德就派人將梅麗絲待了出去，然後帶到一間密室之中，關了起來，並從梅麗絲身上拿下一樣東西，讓人送到卡薩領地的凱倫手上。

而對於王國這人，也是不管不問，但每日都會少上幾個人，三日不到，被圍困子啊陣中的王國巫師就奔潰了，陣內局面一時混亂，被瞬間各個擊破，全部關了起來。

至於結果，自然不言而喻，分批處理好之後，就開始對王國巫師進行最後的壓榨，不但問出了自己所學的一切，還知道了法師塔中的事情，也就是一個接近於大巫師的修鍊這所掌控，按照巫師的等級劃分，這位巫師也就是三等，對於四級還有一段距離，摸清了法師塔的情況，王國巫師的作用顯然沒了，最後被拉出去獻祭給了法師塔，以增強法師塔的威力。

而凱倫在梅麗絲失蹤就上山了，有梅麗絲這個籌碼在，凱倫自難以逃脫，用梅麗絲的性命來威脅，凱倫就被在此拉上了實驗台，開始詳細的研究起來。

而研究課題正是江漢珍所提到過的天地賦予的神通，就是那個能封印絕地之中不死陰鬼的封印之物，隨着修為而逐漸提高。

經過研究分析，最後得出了結論，凱倫身體內部的封印神通，就是為封印此界不死陰鬼而出，是此界氣運之子，而他這個能力，封印的陰鬼越多，也就越強大，與太陽爐又異曲同工之妙。

最後將凱倫身體內部的神通烙印，原原本本的複製出來，還原出了最初本源，做成了巫術模板，但知道此烙印在凱倫身上有無限進化的可能，就想讓凱倫活着，自行進化，從而推論出更高的巫術模板。

自此產生分歧，研究項目自此告一段落，但此成果，立即呈現在江漢珍面前，當做一次彙報。

江漢珍翻看着此種成果，心中有些難以言語，此成果的價值之大，的確難以想象，但其中的手段，讓他不敢苟同，對於雷霆學院的學生實驗，一時還難以接受。

他自仙道中來，心中的一線慈悲還是能得以保存，雖然知道這樣沒錯，也是一種手段而已，可內心中還是難以接受。

對於現在雷府弟子的行事作風，還是有些轉過不來，心道是自己過時了，原本的大道就該如此，還是學生們做了，違反天道法則。

但忽然又自嘲的一笑，心道有了法師塔的存在，此界的天道，根本作用不到他們身上，而大道法則，好像根本沒有對錯。

大道之法，無高下，無遠近，無對此，無陰陽，隨機而動，順理而生，逆天成理，順天得到，就是怎麼樣都行，都是大道的一份。

心中對於此事還是知道的，是自己的觀念錯誤，接受不了這種行為，靜下心來一想，心中以往的觀念犹如枷鎖一般，套在他的頭上，時刻的束縛着他，閑着這他的行為。

察覺之後，心神中產生一陣明悟，而自身的菩提樹恭弘=叶 恭弘晃動不止，心知這也許就是大羅道果之路。

若不逃脫自身的繁重枷鎖，如何得以成道無極，成道大羅金仙。

但此時要脫離枷鎖，還有些困難，看着手中的報告搖頭不已，心道自己的心性還是有些欠缺，最後只是交代了一句，在凱倫失去神通與氣運之事，就留他一命，畢竟懷璧其罪，凱倫的一切遭遇，都來自與他的封印神通。

# 第二百六十三章 道途分歧

但心中對於凱倫的結局，早就洞悉了個一清二楚，若不出現什麼意外，凱倫這一輩子都會被囚禁，直到離去。

斬草除根之事，沒有人會疏忽，能不殺凱倫，也是給他面子了，至於放了，那基本上不可能。

若是將他自己放在哪個位置，也不可能將凱倫放了，保不準會出現復讎事件。

對於大道氣運之法，還不是太完善，對於廢了的氣運之子，不知道能不能翻盤，此事還需驗證，但並不是看輕任何人，萬千生靈，任何人都有翻盤的機會，最好的辦法，其實就是永絕後患。

如今對於凱倫如此決定，就想看看凱倫這位氣運之子，以後是否還有氣運加身的機會，是否被天道所青睞。

在仙道次元之時，大氣運之人也見過不少，但最終都被他利用天道大勢所碾壓，因為同為仙道之人，也沒親疏有別之分，都是仙道之人，只要能恢復天地本源就成，他也就能用此機會，來爭取天道至尊之位。

可在這異界之中，對於仙道生靈的排斥，好像永遠不會消失一般，江漢珍帶領千名弟子，不管用了什麼辦法，都不管用，最後才決定走以己道代天道之法，也走上了域外天魔之路。

之後，雷霆學院的弟子對於研究，更加熱忱，不但對於灰暗王國的巫師進行捕捉研究，而且地獄外界的那種陰鬼之物，也開始分析其本源在什麼地方。

雷霆學院的行事，被法師塔卡隆巫師得知是遲早的事，卡隆剛開始還很生氣，但最後發現他對於雷霆學院毫無辦法，一路節節敗退，最終只剩下法師塔周圍的一塊底盤，沒了太陽石的來源，就連法師塔的日常運轉都難以維持。

最終嘆息一聲，決定投降，傳信於雷霆學府，準備約雷霆學府之人見面。

雷霆學府對此類秋後的螞蚱，自然不會在意，就連卡隆巫師所遞來的信件，也放置一旁，對於王國法師一派，就當個練兵之所，並無其他作用，只要雷府決定滅之，就能以大勢將其除去。

卡隆巫師遞交書信也有了一段時間，但都被束之高閣，無人理會，讓他心急如焚，眼看着王國越來越亂，而法師塔所形成的結界，被一座座放出太陽光一般的法師塔所代替，知道這麼下去，肯定會進入死局，沒有任何機會。

而談判之事，就是最後的活路，因為他在此界，不是沒有目的，若是失敗，定然屍骨無存。

雷霆學府，此時負責主持大局的金雞童子，最近閑來無事，無聊的拿起一份防止了很久的信件，一看封面，上面署名薩爾卡隆，對於這位，他也是清楚的很，這位就是灰暗王國的幕後主持者，只不過現在過的有些凄慘而已。

心中好奇，不知道這位卡隆巫師要說些什麼，就打開封面漆黑的信件，看了起來。

但隨即神色中一片疑惑，又覺得有些古怪，不敢怠慢，就將此信件送到了江漢珍閉關之所。

江漢珍深居簡出之後，很少有人到訪，好像遺忘了一般，一切決定他們自有主張，也不需要江漢珍來做主，今日金雞童子到來，有些疑惑，就問道：“今日來此，所謂何事，可是此界勝利在望，氣運都歸了我雷門？”

金雞童子說道：“先生，此界氣運大部分都被我雷霆學院佔據，正在研究代替天道之舉，但今日來此，是為了別的事。”

只見金雞童子將一份信件遞了上來，說道：“此信件為卡隆巫師所寫，言辭想要談判，其實就是投降，但言辭中多次提到凱倫，好像以為凱倫是主持雷霆學府之人，弟子知道先生對這些事好奇，就將信件送了過來，還請先生過目。”

江漢珍拿過信件一看，其中的內容，的確是對凱倫說的，好像要跟凱倫談判一樣，所表達的意思，就是凱倫主持整個雷霆學院。

但江漢珍知道，凱倫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普通人，再也無絲毫異常，最多也就比普通人強上一點，

看着拿着信件正在思索的江漢珍，金雞童子說道：“信中的是針對凱倫，好像兩人又什麼因果糾纏，很早就認識一樣，也許是有關此界成為這樣的原因，若能知道一些東西，說不定可以打聽的出來我們所在的次元空間信息，或許能找到與我天庭大部隊匯合的方法。”

江漢珍看着手上的信件，其中提到過兩人的矛盾糾葛，還有在此界的一次賭約，誰贏了所有的一起都是另一個人的，包括生命，可以說是一場豪賭。

從原本情況來看，卡隆巫師明顯佔據上風，而凱倫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再加上本身的性格，翻盤的機會渺茫。

而此時由於雷府介入，打亂了一切，卡隆巫師節節敗退，察覺到毫無勝算，才生出投降的想法。

但對手絕對不是凱倫，甚至與凱倫沒有什麼關係，大勢之下，什麼賭約，都不管別人的事，那只是他們自己的事而已。

被金雞童子提到天庭大部隊的事情，江漢珍心中一動，降臨之後，就失去了與戰場中的聯繫，若能跟這個卡隆巫師口中得到一些消息，與大部隊匯合就成。

對於帶兵打仗，江漢珍自己覺得還是欠缺很多，一來是他走的是宣化之道，穿梭萬界才是他所行之道，對於管理這一方面，還是交給雷府，就是現在，這群弟子的發展道路，已經有了許多分歧，不知道以後會向什麼方向發展，若是再放縱下去，以他目前的道行還難以悟透。

完善天道之路與掠奪天道之路，其中分道兩頭，雖然知道大道本無對錯，存在即是合理，可對於這種反差變化，還是有些緩不過彎來。

雖然明白了大羅之道的方向，只要步入大羅就能對於正反之道從思維中隨意變化，而不會影響自己的心性，可如今修為還不到，需要更進一步提升。

說白了，也就是他以前教的事小學，現在遇到了大學的學生，自然難以解答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原本打算只鑽研入門的普傳之道就行，以此也能成就道果。

可事到臨頭卻發現不是那麼回事，此道再仙道世界中還行，但到了異次元世界中，就有些不合適了。

萬界之中，道理萬千，但都同屬大道，大道無極，難辨陰陽，即位道理，所修行的全是自我道果，與別人也沒多少關係，吃飽沒吃飽，只有自己知道。

理念的轉變，讓他對於自己道路的方向，又明白許多，早就有了離去的想法，只是一直沒有辦法離開，才拖到了今日。

如今此界事情將近成功，準備為雷霆學院打通一條世界通道，或者留下一個降臨之法，就準備自行離去。

如今卡隆巫師自己送上門來，哪還有詢問一番的道理。

思索片刻，就對金雞童子說道：“那就答應他，將凱倫也帶上，弄清此界的緣由和坐標。”

金雞童子應聲說道：“是，先生。”

頓了一下，又問道：“那兩人的賭約是否讓他們自己去完成？”

江漢珍失笑一聲，說道：“什麼賭約不賭約的，如今我雷門對於此界的代替，已經不可避免，要讓他們完成賭約，我們就要停下來等他們，你也不問問這些雷霆學府的弟子，哪個願意，至於賭約，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金雞童子看了江漢珍一眼，發現對此也能猜測的出來，也就放下心來。

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弟子明白了，弟子這就去辦。”

說完，就退出了閉關之所，江漢珍看着金雞童子離去的方向，點頭又是要搖頭。

對於金雞童子的意思，他又何嘗看不出來，這明顯就是一次試探，試探他是否能明晰天下大勢，是否知道此時的人心所向。

他也是擅長造勢之人，對此事心知肚明，只不過發現了大道氣運之法，所以最近的行為有些反常，看上去比較心慈手軟，而這就被門下弟子發現了。

而金雞童子的到來，也是代表所有弟子的一次詢問，就看看江漢珍是否遵從大勢，若是不然，誰知道會出現什麼事。

可江漢珍對於逆反天下大勢之人的後果清楚無比，自古至今，只要逆反大勢之人，沒有一個是有好下場的，他自忖不如英雄之輩，自然不會逆水行舟，成為大浪之下的一朵炮灰。

# 第二百六十四章 契機來臨

“長江後浪推前浪嗎？”

江漢珍自語道，此時的情景，就是如此，他的修為進步速度，卡在了金仙之途，而又明晰了大羅之道，所以修為止步不前。

對於今後的路，要從大道而行，還是繼續以天道行事，陷入了左右兩難之境，而後來弟子的步伐還在繼續進步，有些天仙弟子的修為，隨着在此界得到了一些好處，已經逐漸的不如神仙境界，跟他的修為說起來也是同境界，他唯一的優勢就是底蘊深厚，寶物眾多。

此時難免被門下弟子所比下去，雖然知道後來者居上這個道理，但發生再自己身上難免有些不好受，不管功勞多大，有多少功德，若是逆反了大勢，必定化為灰飛。

其實道途已經明了，仙道修行，最好的還是走大道修行之路，其餘皆為灰塵，可長期走宣化之道，讓他對於門下弟子多有不舍，所以才一時難以決定。

最終還是走一步看一步，先將這些弟子安頓好再說。

可接下來的事情，完全讓將他的最後一絲牽挂之意給完全破碎，得知人走茶涼，神死燈滅之理，最終選擇走大道之路，對於仙道之途，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

金雞童子離去之後，與幾個主事之人商量，最終安排好了一切，就將凱倫打扮一番，待了出來，與卡隆巫師見面。

見面之後，還沒說幾句，卡隆巫師感覺事情有些不對，超出了他的預想，他的對手並不是預想中的凱倫，凱倫如今的狀態，已經氣運全失，就連本命都呈現灰暗之色，以卡隆巫師的見識，自然看的出凱倫如今已經被人所控制。

有心想要逃離，但還沒等實施，就被活捉了，最終被拷打一番，說出了前因後果。

兩人都不是此界之人，但兩人是仇人，最終為爭奪各自的道果，被困在此界，通過一張契約捲軸，簽訂了決一死戰，贏了就能奪取對方的一切，兩人都將自己的所有道果都投入了此界之中，兩人投胎轉世，進行生死對決。

從那開始，此界就發生了變異，無盡的陰邪之氣遍布虛空，眾生慘遭毀滅性打擊，將原本的文明毀的一絲不剩，生靈變成那種不死不滅的陰鬼之物。

最後出現了一種武士的修鍊之道，能夠對陰邪之氣進行抗衡，成為了眾生唯一的希望。

兩者僵持多年，都難以拿下對方，兩者僵持數百年之後，就在千年前，一種名為巫師修鍊的法門出現在世界中。

巫師修鍊雖然難度比較高，但戰力非凡，等到巫師積累了一定的勢力，兩者就發生異常全面大戰，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巫師贏了，就在一處建立法師塔，形成結界，將所有人口都收攏進去，形成了現在半死不活的灰暗王國。

這就是灰暗王國的來歷，也是此界成為這樣的原因，而卡隆巫師，和凱倫兩人，就是兩個博弈者的多次轉世之身，不知為何，兩人都不得長生，或許是兩人契約中的規矩。

但不管兩人如何謀划，最終都沒贏，得知兩人都有各自的道果，一個是大巫師，一個是血脈武士。

而此血脈，就是灰暗王國的貴族血脈，最終的源頭就是凱倫，被卡隆巫師所控制，成了對付凱倫的幫凶，不知凱倫覺醒之後，會有有什麼感想。

但凱倫永遠都不可能覺醒記憶了，就連卡隆巫師的情況也不是太好，被拉在實驗台上進行了無數次的研究，就連凝聚在體內的巫師道路也被全部抽取，凝聚成了一個名為陰邪體系的模板，可以說是凄慘至極。

但知道兩人原本都是快要凝聚道果這人，兩人的道途相近，一個走的事血脈武士道路，屬性偏向於黑暗，而另一個走的是血脈巫師道路，也是以黑暗為主，若兩人能夠互補，就能成就道果，所以才會互相垂涎。

而且道果全部壓在了此界中，讓幾乎所有的弟子都紅了眼，開始瘋狂的尋找起兩人的道果來，就想奪取此道果，成就自己。

但這一切也沒有人給江漢珍彙報，哪怕是禮貌性的彙報一下，好像又將他忘了一樣，江漢珍也樂得如此，此事他正是選擇道途的時候，就怕被此事牽絆，而難以取捨。

不理會他正合他的心意，需不知雷霆學院的學生看着他有些多餘，但他何嘗不是看着這群弟子有些麻煩呢。

其實根本原因就在於普傳法門中的心術修鍊，心性高於常人，但也最重視自我，雖然這才是一個修道之人應有的態度，可如今看來，對於一些人就感覺有些冰冷了。

接下來雷霆學府中巫師塔開始普及開來，每個人都會建造一個，有些簡單，有些複雜，但都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實力，對於此界的陰邪之氣轉化，加快了許多，不到幾年，世界陰陽平衡，好似恢復了本源，天道意志被壓制的越來越薄弱，而雷霆學院的所有法師塔連接在一起，竟然真的代替了天道。

可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卡隆與凱倫兩人押上去的道果，而被囚禁的兩人也到了生命垂危之際，以修鍊普傳法門中對於神魂的了解，自然不可能讓兩人復活，而這次死亡，就是真的死了，再也沒有重活一次的機會。

讓一眾弟子心急如焚，眼看着面前的道果就要消失，就什麼也沒有了，最終商量一番，將金雞童子推了出來，前來請教江漢珍。

已經許多年沒有出現過的江漢珍又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之中，如此多年的隱修，也不是什麼都沒幹，而是參悟大道氣運之道，如今已經有所心得，剩下的就是選擇道途，若是決定，就能立證金仙，成就不滅。

所差的就是一個選擇的契機，如今他還是對雷府弟子有所牽挂，並不能完全拋開，心坎上的那一關還是過不去。

聽到敲門聲，將入定中的江漢珍驚醒過來，心頭忽然有一種心血來潮之感，好似大道就在眼前。

心中暗道，‘這次恐怕就好似機會來了，決定道途的一個契機，可能就在這一次。’

可心中對前路還是有些擔憂，對於大道，當然是比較渴望，但對於天道，還是難以割捨，孰高孰低，也不好判斷，但大道自由，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仙道逍遙，但要有些束縛，再說也有這方面的基礎。

這數年時間，也沒自主的去憑藉喜好選擇，就是等待一個心安理得的契機，如此才能在以後走的毫無障礙。

而隨着敲門聲的不斷傳來，這種感覺越發的明顯，正了一下身形，對着門外說道：“進來吧。”

# 第二百六十五章 轉變道理

隨後就見金雞童子推門而入，眼睛隱晦的看着江漢珍，似乎是在觀察着江漢珍的神情，又似乎觀察着別的什麼。

但也沒看出什麼異常，江漢珍還是一副淡然的形態，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學院最近事務繁忙，久不來先生之處請安，勢力之處，還請先生見諒。”

江漢珍聽的有些吐槽不已，但也不會有什麼想法，就說道：“你也知我洗好清靜，不喜歡被人打擾，如今學院極速發展，也是人心所向，這些虛禮，還是免了的好。”

江漢珍心中早就有改換道路的想法，而這條路就是一道單行道，根本沒有回頭路，陪伴着他的可能只有一種孤寂，少了一些牽絆，才能在大道之路上走的順暢一些。

自然不想這些牽絆難以捨棄，如今正要找個理由呢，沒想到就這樣送上門來了。

金雞童子自然不會在意江漢珍的言外之意，一心在意道果之物，就將一份卷宗呈遞上來，說道：“如今來此，有一事相求，事情的原委，還請先生過目。”

江漢珍裝作一副疑惑的樣子，問道：“這是什麼事？難道遇到了什麼解不開的難題？或者融合之道出了岔子？”

金雞童子面色有些尷尬，道果之事，所有人都沒有給江漢珍說起過，好像都忘了一般，如今被江漢珍一問，也有些不好意思來。

但普傳法門中的心性修鍊，讓金雞童子對此也不會在意，隨即恢復正常，就說道：“是凱倫與卡隆巫師之事，兩人由於因果糾纏，有沒人存在半份道果，若能相合，就會成就一份，如今兩人生命都到了垂危之際，但不見道果的蹤影，就相請先生幫忙，看看是否有辦法將其尋回，為我雷霆學院增加一份底蘊。”

江漢珍聽的有些可笑，最後說為雷霆學院，就是想請自己幫忙，還不希望他將道果獨吞，若在仙道世界之中，江漢珍修鍊以天道為核心，幾乎都在為整個天庭，甚至整個天地考慮，有很大的可能就會答應下來。

就是沒人說，江漢珍也會想辦法為雷府或者天庭增加底蘊，可如今這是異界次元，不是仙道，天道之法在此根本不管用，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的雷霆學院弟子，所行走的路線都是向大道靠攏。

大道自我，就是以自己為中心，要不然也不會對那種法師塔情有獨鍾，眾位弟子他們在進步，心性在向大道變化，但江漢珍也沒停下，而且對於宣化之道，也有所參悟，大道氣運之法，本來想傳出去，融入普傳法門之中，可如今就有了打消這種念頭的想法。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我，大道與天道不同，大道之下，誰修鍊的事誰的，跟任何人都沒關係，傳出去，也沒什麼利益，不傳出去，好像還會招來猜忌，索性自己修鍊自己的就成。

看着江漢珍好似在思索什麼，金雞童子又接着說道：“我仙道之中，先生是出了名的慈悲，不但一心為天地做事，而且處處為門下弟子着想，我們本以為能為先生分憂，卻不想還是無法超越先生，還是要麻煩先生一次。”

江漢珍聽的越發的可笑，心道，‘高帽子？還是道德綁架？用此理讓我按照你們的想法行事？’

就搖頭說道：“此事我也沒辦法，他們用契約捲軸簽訂的，兩人都是個品本事，若是兩人分不出個高下，此物遁入虛空，誰也沒辦法尋找出來，若是想要尋找，就放開讓兩人分個高下吧，等到勝負已分，道果自然出現，也不用如此費盡心思尋找。”

金理雞童子心中吐槽不已，讓兩人分出高下，到那時道果臨身，誰也沒辦法，說不定還會來個反殺，他沒想到江漢珍也如此信口開河起來，或者說江漢珍是江郎才盡了，對於高端修行者也看不出什麼來。

現在他的修為，也成就了神仙，跟江漢珍一樣的境界，眼中閃過一絲失望，上前取回了卷宗，心道還是沒辦法。

神情思索之際，忽然看見江漢珍身後立着的一顆菩提樹，眼睛頓時亮了。

此數在仙道之內非常有名，幾乎成了江漢珍的標誌寶物，宣講道法之時，都帶在身邊，不但能開啟智慧，還有非常功能，無物不刷，吸引寶物掛在樹枝之上，端是神奇。

心中暗思，由此物開路，說不定就能將道果引出來，然後趁機收取。

就說道：“弟子還有一事相求，還望先生能夠答應。”

江漢珍面無神色的說道：“說吧。”

金雞童子盯着菩提樹枝，說道：“先生，將菩提樹枝借予我等，此物神奇，定能引出道果之物，只要將道果引出來，定會原封不動的奉還。”

江漢珍失笑一聲，覺得聽得有些尷尬，若是引不出來，就不還了，看自己價值縮減，不能給他們提供指點，就開始壓榨起來，此事再仙道已經成為常態，如今竟然用這種辦法圖謀自己的寶物。

雖說是借，但還的時候就難受了，雷霆學院那麼多人，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到時后江漢珍就是上門討要，也不一定能要回來，隨便一個託詞，就能耽擱數年，若是新一屆人到來，將此事推到別人身上，那想討要回來非得動武不可。

既然最終有武力解決的徵兆，那何必埋下禍根呢，江漢珍看着金雞童子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自嘲的一笑，心中對此搖頭不已。

看着金雞童子說道：“此物為仙道之物，在此界被法則所限制道極限，無物不刷之能已經消失，對付我也無奈。”

金雞童子聽得一愣，腦子有些轉不過彎了，一直以來都是有求必應的江漢珍，今日盡然開始拒絕起來，讓他一時難以適應。

但長久的習慣被打破，內心中產生一種煩躁之感，就說道：“先生，雖然沒有此功能，但讓我們雷霆學院做些研究也是好的，先生您也無事可做，不如將此物暫借於我等，等先生需要的時候，來學院取回即可。”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你說的有道理，貧道在仙道諸天之內，可以算的上最閑的一個人了，既然你如此說了，那就改日在來，如今此物還與我有用。”

接着江漢珍站起身來，說道：“今日不能讓你得償所願，貧道深感抱歉，不過雷霆學院中能人無數，肯定會有辦法的。”

金雞童子被江漢珍打亂了套路，一時失去了方寸，對於江漢珍的話，根本就沒有注意，對於此事早已十拿九穩，可如今被忽然打亂，正在調整自己。

沒有達到預想的目的，有心想要說什麼，可江漢珍站起身來，意思就是送客之意。

金雞童子無奈，只能對江漢珍一禮，說道：“借先生吉言，弟子就先告辭，改日再來叨擾。”

地二百六十六章 自行我道

送走了金雞童子，江漢珍神色中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之色。

心中明了‘故有之以為用，無之以為利。’

心道，‘當一個人有用的時候，他才有存在的必要，當一個人沒有任何作用了，自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此道理上古先賢都清楚，但唯有貧道將此書於紙上，當時怕造成天下之大不韙，應用太上道祖之言，今日看來是對的，貧道如今的處境，本想靜心規劃一番，但在你們看來，已經沒有作用了，此道理我又怎麼可能不明白呢。’

江漢珍搖了搖頭，隨即翻過此事，與達到自我而言，一切都是路人，神色中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本身的氣勢變得凝實起來，好似永遠存在一般，看上起無比真實。

手一招，菩提樹枝瞬間變小，飛到了江漢珍手上，心神入內，開始查看起自身的本源之物，飛碟玉佩，一切的機緣，都是來自於飛碟玉佩之中。

記得在凡間身死之時，就將此物捏在手中，去了西遊世界，後來一切的所得，其實都是飛碟玉佩的作用。

明了道路，自身的道果匯聚起來，向著識海中所凝聚，可就在凝聚之時，飛碟玉佩之上的那個雷符卻開始放出亮光，對他所凝聚的道果隱隱有些排斥。

江漢珍對此自然明了，而且早有準備，控制着飛碟玉佩飛出識海，然後自身的道果在識海中凝聚，沒了阻擋，識海中形成一個似幻非幻的雷霆之物，形狀與飛碟玉佩極為相似。”

就在江漢珍凝聚出道果之時，飛碟玉佩有些不受控制的動了，而且似乎是要飛出去一般，準確的說是飛碟玉佩中的雷府動了，不受控制的動着。

竟然開始抽取飛碟玉佩所收集的能量，欲要飛出去一般，江漢珍對此也沒什麼想法。

飛碟玉佩很明顯是世間一樣奇物，而且不是凡品，任誰也會心動，當初沒有想着些事情，就是因為想也白想，還不如不想。

可如今進入異界次元之中，就連天道法則都與仙道諸天不一樣，甚至有着玉帝的暗中使壞，將他送入這麼一個隔絕地帶，讓他才有機會想這些事情。

江漢珍一面穩定着飛碟玉佩，一邊觀察着內部雷府的意志，洞察其想要啟動飛碟玉佩。

心重對此猜測不已，若要去，肯定是去雷符主人身邊，若是就此跟着過去，還是和以前一樣，如今選擇大道之途，不弱先離去，是善是惡，等到修為高了，一切都由自己說了算。

玉佩在此界的積累已經足夠，足夠進行一次穿梭，而他的道果凝聚，好像是打開了雷符早就設定好的程序，就要啟動從他身邊飛走。

這對於江漢珍來說，就有些不能接受了，此物對他最為重要，幾乎成了他的根本之物。

但也清楚，想要凝聚道果，靈台中不能有其餘東西存在，只能將其餘的東西放出來，但飛碟玉佩奇特，無形無質，不受影響。

此會中一個雷符在其中，看似保護，其實就是等道果凝聚之時，因為靈台中有雷符的存在，不能凝聚道果，只有將雷符放出去，可雷符好像長在玉佩中樞一般，要放出去只能一起放出去。

江漢珍對此冷笑不已，若是自己選擇的是天道道果，根本壓制不住自身寶物，離去也是應有之事，可如今被玉帝暗中使壞，送到了異界之中，接觸了另外的一眾大道修行，最終選擇了大道之路。

大道自我，對於自己的掌握，極為擅長，從不去管天道如何，別人如何，才能精準的控制住飛碟玉佩，不讓內部雷府其作用。

雷符在內部極力的掙扎着，想要啟動然後飛走，但江漢珍控制着玉佩，雷符也掌握不了控制權，只能掙扎。

江漢珍隨即看了一眼此界，雖然此界對於他來說還有些排斥，但此界卻是他的轉折之點，沒有此界的一個封閉環境，也不可能有這次徹底體悟自身的機會，明白大道自我之事。

就拿整個西遊世界來說，都是一個束縛一切的枷鎖，只要深入其中，就永遠無法解脫。

在仙道世界之時，江漢珍的體會還沒有那麼深刻，如今離開仙道次元，選擇了大道之路行走，才發現一直以來，自己都被枷鎖束縛着，看似自由，其實都是按照天道意志在行走，如今細思極恐，原來大恐怖全在無形之中，等到察覺之後，就被束縛的沒有了靈魂。

對於此界心中感激，運轉本身法力，對着虛空連點兩次，飛向雷霆學府中的一座監牢之中，兩道光點分別落入巫師卡隆和凱倫身上。

江漢珍自語道：‘能幫你們的也就這麼多了，希望你們不要讓我失望才好，有你們的出現，也能讓他們徹忽略我的存在。’

說完就身形消失在原地，鑽進了飛碟玉佩之中，運轉自身的大道道果，抵抗着內部雷符的排斥，進入了其中，瞬間撤去對飛碟玉佩的控制。

雷符頓時光芒大做，應出了飛碟玉佩所收集的能量，在內部显示出一個坐標來，飛碟就發動了起來，而雷符淡頓時弱了不少。

江漢珍神識接着一動，將显示的坐標向著显示的反方向修正，而雷符又開始作用，將坐標調整了過來，但接着越發的稀薄，江漢珍又胡亂改了個坐標。

雷符好似急了一樣，將剩下的所有能量都投入了進去，坐標被修正過來，並且飛碟玉佩已經發動。

江漢珍暗道一聲不好，趕緊控制着飛碟，調整這方向，但大體方向已經確定，只能極力的向一邊修正，不讓飛碟玉佩按照雷府所指定的坐標飛行。

如今雷符能量已經耗盡，可完成了他的使命，雖然消失，但給江漢珍卻帶來一個大麻煩，就要帶着他去雷符所指定的世界中。

而他能做的，就是對此調整，讓行程左右或者上下偏離一些，對於這個显示的坐標，江漢珍有一種由衷的恐懼。

從他進入西遊世界之時，就一直伴隨着這個雷符，從沒有擺脫過一絲一毫。

當他發現竟然無法挪動雷符之時，就對自不想不看，好似毫無所覺，其實就是內心拒絕去面對。

而如今好不容易擺脫，又怎麼可能重新跳進去呢，也許對方是好意，是關心他。

但這都不重要了，大道修行，全在自我，從沒有相信或者不相信一說，能用的，也就自己的本事。

最終還是下定了決心，將自身的隨身寶物，獻祭了幾樣，只留下一根菩提樹枝，就連菩提樹枝上所結的果子全部投入其中，才讓飛碟玉佩改變了坐標。

原本在虛空極速穿梭的飛碟玉佩好像拐了個彎，向著另一邊飛去，虛空中的轉折，讓江漢珍瞬間失去了知覺，只知道還在穿梭之中，只能極力的恢復自己。

就在飛碟玉佩偏離方向之時，域外戰場中仙道駐紮之地，忽然平地一聲驚雷，一個三目剩下豁然站了起來，神情不怒自威，但隨即一陣搖頭，自語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又他去吧。’

隨即有恢復了平靜。

而灰暗世界中，又發生了一些變故。

# 第二百六十七章 大道本唯一

自江漢珍離開之後，灰暗世界還是一如既往，眾人正在商量着如何處置卡隆與凱倫兩人，而金雞童子因為沒有從江漢珍那裡達到應有的目的，最後還是提出了江漢珍胡亂說的方法，讓兩人在此界中分出勝負之法。

本來一眾學生都不會同意，但隨着兩道光點分別落入卡隆巫師與凱倫的身上，就讓一眾學生的心態忽然發生了一些為妙的變化，竟然同意了兩人分出勝負的提議，但要在雷霆學府的控制之下施行。

江漢珍打出去的那兩道光點，是在此界多年，收集的一些本源而已，到了人體身上，就會形成氣運，氣運的玄妙自不可說。

還有就是江漢珍參悟道理多年，發現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天道意志，只要天道中還存在一草一木，就會有天道意志存在，只能被削弱，或者壓制，並不能完全將此磨滅。

也因為如此，有了那些本源之物的存在，兩人可以說有氣運加身，會有天道意志的加持。

雷霆學院雖然經過無數年的努力，雖然奪取了大部分氣運，可要將此界天道完全佔據，卻有些不可能，

江漢珍穿梭仙道諸多世界，從沒有見過有任何勢力能夠完全將世界佔據，最多就是佔據一部分，即使再殘破的世界，也不可能被完全湮滅意志，就如最為殘破的聊齋世界，即使崑崙派風頭一時無二，佔據聊齋世界將近萬年之久，也沒有完全代替天道意志。

就在此界，經過多次考察，也發現無法可行，或許是自己修為不高，還沒找到以己道來純粹代替天道的方法。

對於雷霆學院目前的能力，他還是不會看好。

卡隆巫師與凱倫被放出去之後，又經過了一次轉世，但有天道意志的幫忙，兩人漸漸的恢復了原本的記憶，知道雷霆學院之事，雖然雙方還有防備，可還是聯合了起來，創出了血脈武士這種修行之法，與雷霆學院進行了僵持。

當然雷霆學府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派系林立，也分成許多學術派系，經過數年的發展，也分化成諸多學院，與原本的卡隆的巫師學術與凱倫血脈武士之道融合，道了最後，就連雷霆學府都找不到了原本想要奪取道果的初衷。

後輩學生只是從記載中了解這些事，歷經數代，此事早已被人所遺忘，對此事念念不忘的只有第一代弟子，和跟隨江漢珍從仙道來的一部分人。

世界之道，在於推舊呈新，前人為了一個玄之又玄的道果，而荒廢了自身對道理的研究，但後人的腳步不會止步不前，已經開始研究起了穿梭之法，最紅第一批人還是被淘汰而去。

虛空中一架飛碟在空間亂流中極速的穿梭着，內部显示器上的坐標胡亂閃爍，但都不會超出一個数字的範圍，此時的飛碟好像無人控制一般，僅憑藉著自主意識飛行。

江漢珍此時有些自顧不暇，空間的動蕩讓他神魂都差點飛出體外，全身的法力暴動，對自己身體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

他此時能做的只有緊守靈台，不讓自己失去意識，尤其是在這空間亂流之中。

宇宙中充滿的神秘，即使大羅金仙也不一定能說的清楚，人之所以活着，就是靈台最核心的真靈意識存在，若是意識迷失，就是真的不存在了。

現在他還哪敢多想，只想穩住自己，別讓意識與身體分家，從而迷失在空間亂流之中。

現在他對以往的天道證道之法，早就沒有了任何幻想，想要行走自己的道路，卻沒想到出了這種變故。

不管對方好心也罷，惡意也罷，江漢珍都不敢多去想一絲一毫，因為自身的實力比起對方要弱上不少，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都沒有能夠平等相處的資格，只能默默的提升實力。

可如今的這種狀況有些不妙，空間亂流中的穿梭，不知經歷了何種大道法則，自身的道果還是以仙道基礎凝聚的，對於其餘的大道法則，一時適應不過來，全身的法力暴動，對身體進行了破壞，而只能穩住心神，其餘的什麼也做不了。

眼睜睜的看着身體被一步步破壞，但心中也沒多少悲傷，甚至有些慶幸，就是忽然逃離一種莫名的掌控，還是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才完成的，不管如何，還是逃離了掌控，只要靈台不失，一切就有希望。

若是沒有逃脫，肯定還會被掌控着，最後發生什麼事情，還不好說。

就拿凱倫和卡倫兩人來說，兩人所修鍊的屬性相似，才會奪取對方的道果，好像天生的對立面一樣。

經過金仙道果的凝聚，讓他明白了大道唯一之法，大道之下，所凝聚的道理一切都是唯一，並非如仙道一般，一個體系和平共存。

但這樣，就有個缺點，就是自身的修行，永遠不可能有多大的進步，永遠是在天道之下，而大道之路就不一樣了，不管在哪裡，自己的道理都是唯一，就是諸天宇宙之中，不能存在兩種一樣的道果，遇見就是你死我活的爭奪。

心中有所感悟，才對同為修鍊雷霆之道的雷府忌憚起來，而給自己種下雷府之人，未嘗也不是這種打算。

若有朝一日，轉修大道雷霆，若要進步，只有將所有的雷霆道理完全收割，甚至如他一般，傳出雷霆之法，只要有人修鍊，就會有道理形成，來汲取此道，養育自身道果。

回想之際，細思極恐，只想趕快逃離出去，遠離這些是非，先增進自己，至於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就是連想都不敢想。

大羅之境，只要有人呼喚其名，不管距離多遠，都能有所感應，旋即就能確定方位坐標，降臨而來，對於長久一直修鍊的普傳法門，現在竟然有一種捨棄的想法，而隨着自身的傷勢越來越重，越發的急切。

心道，若是這次穿梭之後，就將普傳法門全部修改一番，甚至從根源上改變，以自己的道理為主，若要降臨，就用此道就行。

道理就是如此，每一次的進步，都會推翻以往所有的認知，在一次次的推翻中進步，也在一次次的進步中推翻自己，道無止盡，周行而不怠。

# 第二百六十八章 窮途又末路

逝者如斯，不知何去，江漢珍也不知過了多久，也不是對靈台緊守了多長時間，在虛空中極速穿梭的飛碟玉佩忽然停了下來。

而這次不像以往，江漢珍會伴隨着雷霆而降世，只是停止了一切，好似能量耗盡了一般。

江漢珍在內部空間，吐納了幾次，感覺稍好，神識一看，發現自己停在一方世界的面前，而飛碟玉佩表面暗道無光，好像失去了能量，從內部得知，飛碟玉佩也在吸收着虛空中的能量，可速度極為緩慢，若要按照以往穿梭的標準，要進行下一次穿梭，需要萬年時間。

心中對於長久控制自己的人早已有些忌憚，自然不想在此地停留一萬年，想做的就是乾淨積攢能量，積攢到能進行一次穿梭，遠離此地。

此地雖說與原本雷符制定的坐標有所偏差，對於金仙之人來說，很難到達，可對於大羅道果之人，江漢珍不敢冒險，說不定有什麼方法尋過來，萬年的時間，誰知道會出現什麼變故。

感受了一下此界的氣息，對自己又是一種排斥，好像時刻在拒絕着他，而飛碟玉佩本身因為改變坐標，消耗了一部分能量，不足以降臨此界，被擋在了外面。

江漢珍有內視一下自身，發現身體不是一般的糟糕，全身經脈無一處完好，五臟六腑早已變形，若不是有自己的道果存在，將身形維持住，說不定就會就此崩潰。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靈台清醒，沒有被就此損壞，若是不然，只有轉世重生這一條路可走。

靈台是人體識海之真，意識源頭，生命之根，正因為靈台的存在，才可以稱得上有智慧，若是靈台破壞，意識也會受到損壞，此傷勢難以修復，有水鏡之稱呼。

有道是‘破鏡重圓傷痕在’，即使修復也會留下損傷，難免影響今後大道，在仙道之中，靈台破損，最好的辦法就是轉世投身。

可江漢珍此時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沒喲外界能量補給，也沒有一個環境讓自己的道果輻射，幾乎成了苟延殘喘之境。

如此還是讓他有些焦急，若是如此下去，根本無法對敵，隨便來個修鍊者他就會有危險，而唯一能有本源能量的地方就是面前此界。

雖然對於面前此界的情況一無所知，但這方世界是他唯一能夠得到本源能量的地方，此界對於他極為排斥，但也只有這一個選擇，別無他法。

最終看向此界，準備分出一道神魂意識投身，而本尊就留在此地，等到分神在下界得到好處的時候，就搭建祭壇，帶領人們，將東西獻祭給自己，從而恢復自己的本源。

決定之後，看着前方世界自嘲的一笑，說道：‘沒想到以往跟域外天魔爭鬥無數年，最終我也走上了這條路，世間變化，真實難以莫測。’

接着就從靈台中分匯聚出一點靈光，又將神魂分出一絲，慢慢的匯聚起來，最後運轉金仙宣化道果，對準世界邊界就是一招猛攻。

‘轟’的一聲巨響，整個世界膜胎都抵抗了過來，將道果抵擋了回去，但攻擊之後，卻給世界膜胎造成了一絲極小的縫隙，江漢珍就趁此機會，控制着那絲意識分魂加持了隱藏法門，悄無聲息的鑽進了世界之中。

接着身形更加的不穩，自身的狀況比之剛才還有不如，仙體的一部分已經開始奔潰，能作用的只有靈台，心中暗忖，這種情況恐怕維持不了多久，若是分出去得意識在此界毫無作為，可真的就山窮水盡了。

此時他對控制他的人早已恨極，被控制着，一切都要按照別人的意志行事，無形中給自己套上了許多枷鎖，讓他根本沒有自主意志，連自我都沒有，一切好像都逃不出別人的掌控。

如今掙脫一次，就讓自己落到這種境地，身體法力無法動用，而且就連仙體都要奔潰，若不是他心性修鍊遠遠高於自身修為，肯定會落個身死道消的下場。

自由誰都渴望，可付出的代價有些難以承受，這種結果讓他心中思索良久，也許是別人就想讓自己走人家道路，這樣下去，又何談自我之道。

以往修為還低，從沒有往這方面想過，若是以後修為高了，要想走自己的路，那就更難脫身，若是自己身死道消，那自己的雷霆宣化道果，只能向雷霆大道匯聚，得益的也絕對不是自己。

不掛好心也罷，壞意也行，只要是有意識的生命，都不希望被人套上無數的枷鎖，從而沒有自我。

有此枷鎖，雖然前期的路途比較順暢，可難免活在別人的陰影之下，不得解脫，最終的意志到底是誰，都分辨不清楚。

若是一直在仙道世界還好，也不會去想這些，他也會按照天庭道理行事，按部就班的修鍊就行，直到修鍊到所謂的定數之中，修為卡在一定的程度，永遠不能更進一步。

可穿梭異次元空間，並非仙道橫行，而是未知的道理，以往的道理早就不適合現在用了，只能另選路途，也行走那大道自我之路。

可掙脫如此枷鎖，其中的反噬就是想取他的性命，江漢珍看着如今自己的這種情況，只能將這些恨意壓在心底，先回復一些本源，逃出去再說。

至於其他的事情，修為太低，也不敢去多想，心性經過這麼一次磨鍊，又進行了一次蛻變，但心性的蛻變需要耗費自身本源，心性的提高，汲取了自身本就散亂的能量，讓他的身體更加趨於奔潰的邊緣。

就如凡間，有人遭逢大難，或受到一些打擊，忽然之間就將許多問題都想明白了，但隨之而來的是身體素質的下降，變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就如一個痴傻之人，身體素質永遠很好，因為心性不足，也不消耗自身能量，對身體的損害自然最小。

人身精氣神三寶，精化氣，氣化神，神能返虛，此過程不可逆反，散之則亡，所以若要從最基礎開始，首先要做的是氣血和精力的修鍊，否則犹如空中樓閣，稍有不注意，就會坍塌，一切付出全為泡影。

# 第二百六十九章 何處去投身

江漢珍分魂意識進入世界之中，就向著人間而去，他此時只是一絲分魂意識，剩餘的眼裡還是有的，所過之處，看見四處都有強大的氣息，甚至有幾股與仙道地仙氣息相近的強大氣息，就連天仙氣息，隱約的都察覺出一道來。

心中一驚，也不敢多看，心知不敢大意，他此時的希望都寄托在這絲分魂之上，若是被人發現，只有死路一條，說不定還會牽連到本尊。

抱着低調發展，暗中謀划的想法，尋到一塊氣息修鍊者氣息不是太強大的地方，極速飛去，就四處尋找可以轉身之人。

忽然一股強大的氣息從遠處飛來，江漢珍嚇得趕緊隱藏起來，等待這股強大的氣息路過，可這股強大的氣息好像沒有離開的意思，在一處宅院中等候這什麼。

江漢珍不敢都露絲毫動靜，就怕被此氣息發現，這氣息雖然不是太強大，但也接近了元神境界的邊緣，若在本尊看來，彈指可滅，可此時他，只有一絲分魂意識，決計對付不了，只能施展隱藏之術，靜靜的等着，等着這氣息做些什麼，或者做完離開。

而這道氣息好像沒有了肉身，只憑藉著神魂之體端立虛空，神情傲然，身形挺拔，似乎有自己的道理。

下方宅院之中，好像一片忙碌，一個武者打扮的男子心急如焚的子啊外面來回走個不停，江漢珍暗中察覺出一些有限的信息，卻定出這位家庭是要生孩子。

江漢珍暗想，莫不是此人也要轉世投身？跟我一個打算，如今我這狀況，又在此界，竟然連投胎都趕不上。

心中頓生離意，石頭大了繞着走，江漢珍並沒有一絲不服氣的想法，如今這種狀況，經不起折騰，只能離開。

但隨即察覺到這道神魂發出波動，本來不再以，但忽然聽到此人自稱夢神機，頓時讓他來了興趣。

夢神機不就是陽神世界中那個以控制天地，按照自己的秩序發展的那個人嗎，此人也是厲害，竟然能將兩個朝代按照他的意志發展，自稱天下第一人，代天監察天下，一手經營滅大周，後來感覺大乾皇帝不按照他的意志來，就開始刺殺大乾皇帝。

但不知此人是不是那個夢神機，若是就是的話，就有許多事情可以操作了，也能知道自己所處的是何世界，就能省去許多麻煩。

在加上看此人也是一副受傷的狀態，無感定然不會通明，就讓他仔細觀察了一會。

就聽此人所說道：“想我夢神機一心為了天地眾生，代天監察天地，使得萬物眾生有秩序的發展，竟然被狗皇帝楊和姦人洪玄機帶人毀滅了我的人仙之身，就讓你們先逍遙幾年，等到我恢復之後，是要改天換地了。”

江漢珍聽到這裏，頓時明白過來，這人就是陽神中有名的夢神機，此人為太上道宗主，修鍊太上丹經，企圖讓整個天地都順從於他，按照他的意志去發展。

若是仙道之時的江漢珍，肯定會對此人佩服，但現在選擇大道之路的他，對此想法嗤之以鼻，只要是人，都不喜歡被別人的意志強加在自己身上。

而且此人心性偏激，眼裡容不得沙子，只要不符合他的意志，定會出手滅之。

看着夢神機跳下去投胎轉世，江漢珍也就不想與這人距離太近，又向著輩出飛去，尋找可轉身之人。

心中也明白了他來的時候，就是夢神機剛被大乾皇帝和洪玄機毀了人仙之體，而且自身也受了傷，進行轉世重生之時。

而此時世界變革該需要十幾年時間了，想必此時天地大氣運之人都會逐漸出生，從而進入一個大時代。

此界變革之中，就犹如一個大磨盤，稍有不慎，就會被磨得粉身碎骨，而且其中的道理繁多，有許多可取之處，就是感應次方天道所遍布的信息，都有一種法度森嚴之感。

有些世界的法度森嚴，是人能看見的，但此界的法度，卻是無形物質的，而此種法度，才是最為可怕的存在，一不小心就會被別人所壓制，想要翻身，也是難上加難。

最終搖了搖頭，想着先如何安頓下來，忽然眼角一道亮光，一道巨人身影在空中一閃而逝，打下一道光團，江漢珍感應着其中的信息，似乎有靈魂波動在其中。

心道，這莫不是又是誰要投胎轉世，還有大能護送，今日究竟是什麼日子，怎麼如此多人要投胎轉世。

回想着以前自己行事，都是提前安排人手，等到成長起來，再發動變革，如今的事情與以往自己何其相似，若不是沒有事情，都不會一起投胎的，看來一個大時代真的要來臨了，記住了被投下的靈魂氣息的方向，向反方向飛去。

最終還是自嘲的一笑，如今自己都這個樣子，還哪有閑工夫操行別的事情，至於大時代，等到恢復一些在說，現在的階段，還是先在此界活下來。

忽然被一股陰風吹過，裏面帶有絲絲香火氣息，江漢珍奪取了一絲，嘗了一下味道，神魂中忽然出現一個畫面，幾個人正在對着一個排位瘋狂的磕頭，而且嘴裏念叨着什麼。

隨之心念畫出一道雷府，此畫面就此破滅，轉而變成一股精純的能量，本分魂所吸收，生氣的是分魂竟然壯大一絲。

江漢珍眼前一亮，說道：“竟然是香火之力，香火有毒，在仙道世界都有神位者才能以此轉化香火之力，來提升自己，凡人若是吸收，非得變瘋了不可，而此界竟然也有香火之力，以我若能將只收集一下，對自己也有好處，就是不知道此界有沒有能夠吸收香火之力的修行者。”

猶豫片刻，還是決定看上一番，此種力量對他好處不用說，若有此物，若是神位在身之時，自然可以轉化來提升自己，可掙脫枷鎖之時，就連自身宣化雷神的神職也神奇的消失了，就連令牌都被他獻祭出去，充當了能量。

但如今道果已成，自然不懼香火之力中雜亂的念頭，只要將之用雷霆轉化，就能將之收為己用。

如今虛弱不堪，最需要的其實就是恢復自己，若能有源源不斷的香火之力，那恢復起來就好辦多了。

察覺到香火是向一處飛去，猜測到那可能就是收集香火之處，定有修行之人守候，只能反方向去尋找一番，找到香火之力的源頭，就循着香火之力來的方向，飛了過去，一路時不時的取上一兩絲香火之力，將之用雷霆洗鍊一番，轉化成最精純的能量，吸收之後來壯大自己。

# 第二百七十章 小廟暫棲身

江漢珍飛行大約一兩個時辰，不時的收取一兩絲香火，轉化成精純的能量，用來壯大神魂，竟然讓他偷渡世界所消耗的能量得以補充，甚至神魂都有些壯大。

心中一喜，暗道：‘修鍊雷霆之道已久，今日才得到雷霆之道的好處，就是用雷霆之道生殺中的毀滅之道轉化駁雜不堪的香火之力，化為精純的香火之力，用來壯大神魂是個不錯的好方法。’

本身就是以雷霆入道，得傳後世爛大街的雷篆符章見得神魂自我，可以說對雷霆的掌控已經深入靈魂，隨手可發，即使一個念頭，也能將雷霆所發出來。

如此就省去了許多麻煩，陽神世界他也知道，修鍊之法師以神魂仙道與氣血武道並存，是兩種修鍊之道融合而成的世界，其中偏重心性修鍊，其中對於心中的念頭研究深入的可怕，以往還不覺得如何，等降臨此界之後，才發現其中念頭多如繁星，而且複雜至極。

神奇的是如此多的念頭，竟然都有自己的道理，有的可以融合，有的互相排斥，忽悠特點，讓江漢珍覺得大開眼界的同時，也謹慎了許多，有些念頭就連他都無法解釋透徹，再加上他又不是此界之人，就怕一個不小心着了道，造成陰溝里翻船的悲劇。

忽然從耳邊傳來一陣陣的祈禱聲，神識有所察覺，就見一群男女老少在一處廟宇中的神像跪拜叩首，猜測到可能這就是進行的祭祀活動，剛才香火之力的來源，應該就是此地。

控制着分魂意識飛了過去，一陣祈禱聲傳入耳邊，只聽這群人嘴裏念叨着：‘無生父母，真空家鄉，信我者生，逆我者亡···’

聲音一遍遍的傳入耳朵中，只見這群人犹如狂信徒一般的對着一個老嫗泥塑叩拜，不要命的將頭往地上磕，‘咚咚咚’的聽的江漢珍都一陣牙酸，就連額頭的血流下來了，都毫無所覺，好似一次為榮。

暗道一聲：“真瘋狂，莫不是我來到什麼邪門教派中了？”

江漢珍回想着陽神世界的情況，傳聞是繼承現在彌陀經的總綱，分為兩大道脈，分別為無生道和真空道，被稱為兩大邪道教派，現在這個口念無生老母，應該就是無生道的一個分壇了，也只有這種邪門的教派，才能做出這種瘋狂的舉動。

江漢珍想到此時，就有一種想逃離的衝動，心中暗道：‘氣運不存，又得天地排斥，就是衰運降臨，竟然將我吸引道這種地方來。’

而這種邪門教派，一般都是王朝打壓的重點對象，在此地投身，說不定哪天就被人帶兵剿滅了，若是遇到此界的狠人，定然難逃一死。

但隨即自嘲的一笑，‘如今我自己都是這幅模樣，還妄想去什麼權貴之家，給我大好的基礎？人家的氣運，憑什麼會讓我得到，有個棲身之地就不錯了，何況···’

看着匯聚在泥胎神像上的香火之力，覺得這是一個恢復自己的機會，就打算在此地找個能行動的肉身借殼重生，其餘再謀。

分魂意識一轉，就附在了泥胎神像之上，不時的截取一兩絲匯聚於泥胎神像中的香火之力，一邊觀察着周圍的人，看看是否能尋找到一個能夠適合重生之人。

叩拜的人群一直從早上叩拜到了晚上，一個廟祝打扮的人敲響了掛在一旁的大鐘，連續幾聲，人群就停了下來，只聽廟祝說道：“下午課現在結束，先休息半個時辰，回家吃飯，然後進行晚課。”

廟祝說完就頭也不會的鑽進了后屋，屋內一各女子正在等候，廟祝奸笑着就撲了過去，女子裝模作樣的掙扎一番，就順從了下來，接着就是一陣陣動人心魄的叫聲和喘息聲混雜在一起。

跪拜的人群站起身了，互相說著話向著外邊走去。

只聽見一個年輕人說道：“我們小川村這個活動也太頻繁了吧，若是如此，我們地里的農活都被耽擱下來，若是沒有糧食，我們了咋活下去。”

而旁邊一个中年大叔趕緊將年輕人拉到了一邊，示意他不要說話，還左右看了一下，周圍的人都是一副獃滯的神情，好像沒有察覺一般。

中年大叔這才小聲說道：“小文你不要命了，現在千萬不能說聖教的不是，小心或從口出，若是被梁廟祝聽到，就是打死你也沒人給你伸冤。”

叫小文的年輕人有些不服氣的說道：“劉四叔，以前我們拜神，都是半月一次，若是農耕閑暇，初一十五拜神一天也是無妨，也耽擱不了農耕，那時候還管一頓飯，可後來七天一次，現在更是變本加厲，竟然三天一次，現在正是播種季節，有遭受了倒春寒，種的莊稼都凍死了一批，還要補種莊稼，這樣下去哪能受得了，沒有糧食，我們冬天可怎麼活。”

言語之間，滿臉的怨氣，年輕人的一股不服氣的勁兒，盡顯在臉上。

中年的劉四叔也是一聲哀嘆，說道：“小文你就別抱怨了，我們小川村有聖教的照顧，糧食的稅率十稅三，若是在朝廷的統治之下，十稅四的租子，能活下去都不錯了，你就知足吧。”

小文雖然也知道如此，但還是心有怨氣的說道：“那也不能三天就祭祀一次吧，如此下去，還不如十稅四呢，以前聖教來的時候，不是說只要拜神就不用交租子嗎，我們才答應拜神的，可現在倒好，從以前的不交租，漲到了十稅三，我看這樣下去，遲早要把我們逼死。”

劉四叔搖頭一陣嘆息，說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聽說最近朝廷打的嚴，無生老母就要成仙，所以才比較緊張，忍一忍吧，這段時間過去就好了，只要我聖教有了神仙，好日子就來領了。”

小文聽到此事，但心知自家情況，就說道：“還不如回到大乾做順民，起碼不用如此擔心被朝廷剿了，若是再這樣下去，我真的就待不下去了。”

劉四叔頓時一怒，說道：“小文不要亂說，你難道忘了你哥哥的結局嗎？他就是因為要逃離此地，被活剝供了神，你可不要亂來，步入你哥哥小武的後塵。”

眼神中一陣嚴厲，小文見到劉四叔的樣子，也就不再說話，親眼目睹自己大哥的結局，就是因為受不了聖教的管束，想要逃離，後來被人告發，才被剝皮供神的。

看着劉四叔一臉關切，也就不再說話，但年輕人自帶的一副倔勁，都显示了出來。

等當兩人慢慢的離開廟宇，江漢珍從信息中得到了許多，封建王朝之中，不管在哪，都是百姓難活，不管王朝有多強盛，受益的永遠是統治階級，對於毫無底蘊可言的底層人來說，走到哪裡都是一樣。

外面的空氣並不會比自家的香，若是沒有任何氣運，走到天邊地頭都是一個樣。

# 第二百七十一章 人心似鬼蜮

江漢珍對這位小文青年的話，並沒有放在心上，一心恢复分魂，等待一個合適的身體，投身復活。

修鍊之道，人在海中，肉身是船，魂是船里的人，船載着人，一直向彼岸行駛。

肉身與魂不可偏頗，需要平衡修鍊，此之謂性命雙修，修鍊之道肉身與靈魂並重，靈台意識藏魂，肉身藏魄，此是魂魄之說，若卻一樣，元神難成，仙道無門。

即使江漢珍已經是道果金仙修為，並沒有修鍊化身之法，此時分魂降臨，也需要身體進行修鍊，才能向著分身進化，如今分魂意識逐漸強悍，差的就是一具身體，此地雖說是一處山村，但在這死亡率高的古代世界之中，等一兩個將死之人還是等的起的。

而且還以鞏固分魂，保持能量充足，為借殼重生之後，增加些底蘊，也好讓自己以後的路途走的順暢一些。

就此安心躲在泥胎神像後面，暗暗的抽取一絲香火信仰之力，用來增強自己。

忽然察覺到門外一陣輕微的響動之聲，江漢珍感覺有些奇怪，人群剛散去，怎麼這麼快就來了，納悶之際，就向外看去。

就見門口一個鬼頭鬼鬧之人，小心翼翼的左右看了一下，好像是確定沒人，才走進了廟門，行事鬼祟，定然暗藏壞心。

而此人江漢珍也見過，就是剛才和那個叫小文的青年說話的好心大叔劉老四，不知為何，又跑回來了。

接着就在廟中一個角落停了下來，抓住了掛在角落的繩索，輕輕的拉了幾下，頓時在後面房間廟祝房間內一個鈴鐺響了起來。

讓後面行好事的一男一女停了下來，男子看着鈴鐺，一陣皺眉，又加上被打擾，心中受了驚嚇，身體有些不給力，女子說道：“怎麼了，是不是有人找你？”

廟祝說道：“不礙事，顧忌都是小事。”

女子說道：“聖教的事情是大事，你還是去看看吧，我得回去了，等明天再來伺候你。”

廟祝看着自己被嚇的有些不給力的身體，也嘆息一聲，本來準備大戰個三百回合，可被打擾了一下，也難以繼續，就說道：“真是晦氣，連每天的最後一樣功課都沒做完。”

說完對着女子擺了擺手，說道：“你先回吳老二家吧，這幾天就先別來了，等到這段時間忙完，你在來。”

女子坐起身來，說道：“是夫君，奴家這就回去。”

接着就迷戀的看了一眼正在穿衣服的廟祝，廟祝的身體強壯，渾身的肌肉凝結，形成一個個的疙瘩，全身氣血比起普通人，要強上一些。

用神識觀察，此人全身筋肉強勁，尤其是肌肉，能量比一般人都要強悍。

江漢珍回想着此界中境界的劃分，武者之道，從煉肉，煉筋，煉皮膜，煉骨，煉臟，到連骨髓的大武師，分別為武生，武徒，武士，武師，先天武師到大武師劃分。

而此廟祝，可以算得上武徒了，也算是一個習武之人，難怪這女子看着廟祝一臉柔情。

但兩人的關係有些古怪，既然稱呼夫君，又為何要回吳老二家，心中納悶，也許是此地某種風俗。

此時廟祝一副怒意的從後面鑽了出來，看見正在廟中低頭站着的劉老四，怒意也就消了不少，說道：“原來是劉老四啊，你來這有什麼事，現在是用餐時間，怎麼沒回去吃飯。”

劉老四一改剛才的忠厚老實，一副姦猾之相對着廟祝說道：“梁寺監，小的發現洪小文有逃走報官的想法，此想法危險無比，若是讓他成功，我們小川寺恐有滅寺之禍，所以特來相告，還請梁寺監定奪此事，為我聖教清理想要反叛之人。”

江漢珍聽的一陣失笑，原來這忠厚老實的劉老四是個姦猾之人，面前一套，背後一套，若是不親眼所見，就連自己都被這劉老四的忠厚形象給矇騙過去。

而劉老四的稱呼也有些奇怪，明明有些類似廟祝神廟的地方，其中的廟祝卻被稱為寺監，心中納悶，覺得自己初來窄到，有些還不清楚，等到再觀察一下，就能熟悉。

就見梁寺監橫眉一束，眼中殺氣盡顯，說道：“豈有此理，梁家兄弟竟然都是生有反骨之人，洪小武如此，洪小文竟然也是如此，本來念着他年紀小，想要饒他一命，竟然還要步入他大哥的後塵，既然對我聖教產生了懷疑，想要進入苦海中，享受了我聖教的好處，應該是被邪魔附身，洪小武已經不是原來的洪小武了，現在應該是魔鬼在控制着他的身體，就用聖火將邪魔除去。”

劉老四眼中閃過一絲喜色，說道：“梁寺監英明，為我等愚昧眾生清除魔鬼，帶領我們走向彼岸，此舉小的深感敬佩。”

梁寺監也是自行的一笑，謙虛說道：“無生父母，真空家鄉，這都是聖母指引我們，才能，才能逃離苦海，搭上我聖教的末班船，要感謝就感謝聖母吧。”

劉老四趕緊行了個禮，對着神像虔誠的說道：“無生老母，真空家鄉。”

梁寺監看着劉老四行完禮，就說道：“等到聖母成仙，我可能就要去分寺當一護法，這小廟的寺監我會推舉你的。”

劉老四頓時大喜，他如此做不久是圖謀這點好處嗎，不然何必費盡心思的做這些暗害之事，就激動的說道：“多謝梁寺監，多謝梁寺監，小的定會努力做好分內之事。”

梁寺監點了點頭，就見劉老四目光閃爍，看似還有主意，就問道：“還有什麼事嗎？”

劉老四眼神一狠，說道：“寺監大人，如今洪家兩個已經被魔鬼附體，剩下的那個洪小全是他們的弟弟，他們洪家的身體容易吸引魔鬼，為了免除後患，是否要把這個洪小全也···”

說著對着自己的脖子比劃了一下，示意很明顯。

江漢珍看感覺要翻白眼，這劉老四指鹿為馬的本事業態強了，想要斬草除根就說，何必找這麼個理由。

只見梁寺監也是思索一陣，說道：“我聖教無生父母，就是人都不是父母所生，原本就在苦海，只有孽障糾結，才會出生在一個家庭，每個人的罪過都是自己承擔，沒有牽連他人一說，對於洪小全，如今還不到十歲，是我們的信民，應當以兄弟姐妹對待。”

而劉老四也是一陣羞愧的說道：“是，寺監大人，我們信名親如一家，都是兄弟姐妹。”

但梁寺監接着說道：“不過人身意外無常，不知什麼時候無常到來取人性命也不好說，我們雖然在聖教寶船之上，可畢竟還在苦海，出點意外在所難免。”

劉老四心中暗道一聲可惜，就怕這個洪小全以後長大報仇，但聽到梁寺監如此說，他怎麼又聽不明白呢，就睜大眼睛，認真的說道：“寺監大人，小的明白了。”

等到兩人離開之後，江漢珍目光閃爍，也沒有多說什麼，此時就想趕緊了解此界，免得尋到身體之後，因為不了解規矩，而被當做所謂的魔鬼個燒了。

# 第二百七十二章 觀香火看戲

江漢珍對此也沒什麼想法，此現象隨處可見，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之人大有人在，若不防着點，連生存都生存不下去，若是連着點分辨本事都沒有，肯定是到處被人坑，最後會被弄到懷疑人生。

但在這種環境，只要遇上這種人，基本上就是個身死魂滅的下場，即使活着，也只有別人當做無盡壓榨的對象，凄慘無比。

但要對付這種人，也只有修鍊自我，不要相信什麼人，點亮自己的靈魂，明了己心，若是察覺，就不要手下留情。

江漢珍搖了搖頭，就不再考慮此事，也許只是所見到的一件事情而已，至於幫忙，還沒有認真考慮過，心中抱着我連自己都沒整明白的想法，怎麼可能去花心思給別人提供幫助。

如今走了大道自我的修行之道，就更加不可能出現‘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況了，在說洪小文不但氣運稀薄，而且有大禍臨頭之相，不值得他去投資，只能當個故事一看了事。

這種想法看起來極為不近人情，但如今選擇了大道自我知道，一切都是隨心所欲，奪天地造化以養己身之路，就是如此。

當初在天道與大道只見也是艱難的抉擇了許多時間，最後洞悉人心唯利，也對門下的行為有些失望，或許是模仿門下，才選擇這條路。

若是以前走天道之路時，江漢珍肯定會幫洪小文一把，讓他成為自己的助力，或者引導其學一份生存下去的本事，可現在，少了些人情味，多了些大道無情，對於此選擇到底是好是壞，一時也難以想明白。

依附在神像之上截取香火之力，來壯大自己，也在分析着香火之力的形成與利用。

經過觀察，所謂香火信仰之力，都是人們的精神念頭通過意志所轉化的，耗費的是人體精氣神三寶中的神，也就是說這種瘋狂叩拜行為，會消耗本源，讓人別的越來越沒精神，而這個神像只知索取，不知反饋，所屬信徒的結果只會越來越差，神不足導致邪氣入體，所以看着一個個的都有些不正常。

若是長此以往下去，損害道本源，以後修鍊神魂之路也就斷了，再也難有寸進。

江漢珍又在神像中，發現無生老母的名諱在其中，但諱字好像力量微弱，不像仙道之中，諱字是一個神仙對於大道的認知，所凝聚出來的標誌，若配合符文，就是一道符的核心，極為強大。

但此諱字江漢珍也只能看得出這是一個諱字，所蘊含的道理也犹如書生一般，念頭通達，道理深刻，所寫出的一樣，這無生老母所書諱字，還不如學習好的書生寫的有用。

但旁邊卻些這一長串生辰八字，默默推算了一下年齡，如今此人已經五十歲所有，與無生老母的年齡相差不多，江漢珍神色中出現一絲古怪。

‘莫非這無生老母將自己的生辰八字寫在了上面？也不怕被人下咒。’

若是在仙道，只要踏入修行，都會將自己的生辰八字隱藏起來，深怕被人知道，若是遇到心懷不軌之人，隨便來個咒術，就能吃個大虧，甚至有些還能以生辰八字將人咒殺，若是讓他如此，可還真不敢。

心中將此生辰八字默默記住，又開始研究香火之力了。

轉眼已經過了半月之久，叩拜神像的人群，還是一如既往的到來，三日一次，每次來就是一天，直到晚上。

信徒之中也沒發生任何波瀾，但是洪小文的那種心情，隨着時間的持久，越發的煩躁起來，牢騷聲不斷，甚至在人群中肆意大喊大叫。

每次都是好心的劉四叔將年輕不懂事的洪小文拉到一邊，好心的勸導，洪小文也就在劉四叔面前暴躁一會，然後無事回家。

在江漢珍看來，這劉四叔恐怕是害怕洪小文將那種情緒傳入人群中，作為一個預備寺監，也算是管理層之人，自然希望自己管轄的內部穩定。

但劉四叔言語之間，看似好心勸導，其實暗藏禍心，江漢珍又怎麼聽不出來，這劉四叔明裡勸說，其實是挑撥之言。

洪小文自身的氣運情況，越發的不堪，就連原本黎明百姓所擁有的灰白之氣，都逐漸消失，剩下的事一股邪氣入體，黑雲壓頂之狀，若不出意外，洪小文身死就在近日。

果不其然，就在一次跪拜祭祀之後的夜晚，江漢珍外界一陣喧囂之聲驚醒了。

劉老四慌忙的跑進小廟之中，找到了正在練拳的梁寺監，說道：“寺監大人，不好了，洪小文那個賊子果然賊心不死，想要逃出去報官，如今被發現，小的叫了人，將那賊子趕進了一個山洞內，還請寺監大人定奪。”

梁寺監對此也早有猜測，劉老四早就謀者洪家紅底，若不出點事情，那就奇怪了。

梁寺監表情淡然，問道：“怎麼不派人將他抓出來，他就一個沒有練過武的普通人，就是身體強壯，最多也就對付兩三個人，怎麼還讓他躲在山洞里。”

劉老四臉上閃過一陣尷尬，說道：“寺監大人，這也不怪小的，那山洞只能一人進入，只要往裡一躲，簡直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任誰也沒辦法。”

說完也不敢看梁寺監，目光閃爍，似乎是羞愧，本來想以此來賺取功勞，增加資歷，沒想到到頭來還是要求道寺監身上，才能將人活捉。

要執行他的辦法，必須要讓洪小文當眾聖火焚燒，才能震懾宵小。

梁寺監聽得眉頭一皺，說道：“真是麻煩，走，一起去看看。”

江漢珍一看梁寺監這架勢，是要動手了，他還沒見過此界修鍊之人動手的樣子，妖氣之下，就神識探查過去。

忽然看見遠處一個山道旁邊濃煙滾滾，圍着一群人，還一個勁的往裡扇風，江漢珍看的一愣，一聲嘆息，這洪小文恐怕要被煙熏死了，今日怕是看不到武者出手了。

也不再關注此時，繼續的截取的香火，轉化之後來壯大分魂。

# 第二百七十三章 話禍福難明

兩人去的快，來的也快，去時兩人，來的時候跟了一大群村名，還有幾人抬着一個用樹枝紮成的擔架，上面躺着被熏的焦黑，已經毫無聲息的洪小文。

人群到了廟門口，梁寺監說了幾句堂而皇之的敞亮話，大致的意思就是洪小文被邪魔附體，已經沒救了，想要墜入苦海，還想將大家一起拉進去，本來是要受聖火焚少之刑，將身體中的邪魔焚燒，可如今被煙熏死洞中，看來附體邪魔是跑了。”

“那怎麼辦，跑了還會附在其他人身上，又害我們怎麼辦？”

“是啊，梁寺監，邪魔未除，終究不是個事情，我們還要聖生活，有個隱患存在，還讓我怎麼怎麼安心生活。”

人群中一下子變得恐慌起來，七嘴八舌的說著心中的擔憂。

“大家安靜一下，聽我說。”

而梁寺監大聲說道，聲音犹如洪鐘，中氣十足，不愧是練武之人，一下子將人群中的燥雜聲壓了下去，主事之人說話，人群好似有了主心骨，紛紛安靜了下來，看向梁寺監。

江漢珍暗暗點頭，心道人群就是如此，當所有人都沒有方向，沒有主見之時，只要有人站出來說出方向，所有人都會聽的，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最終還會按照說話的人的意思去做，即使這個說話人說的是錯的。

此理江漢珍細細感悟，覺得還真是這麼一回事，忽然又搖頭失笑一聲，暗道：“我怎麼去想這些，我暫時又沒打算去蠱惑人心，研究這個做什麼。”

雖然如此之想，但一連串的蠱惑人心之法犹如泉水一般，不斷的從湧現在腦海之中。

接着就看到兩寺監掃視了一眼人群，目光說過之處，紛紛平靜下來，就接着說道：“雖然我聖教有言，‘無生父母，真空他鄉’，但邪魔可不管這些，最先找的事血親之人。”

梁寺監說完，瞪了一眼下面站着的劉老四，示意很是明顯，劉老四也知道，若不是他出了岔子，讓別人將洪小文用煙熏死在洞中，也不會引出這些麻煩，還將洪小全也給引出來，這根本就是與無生道的‘無生父母，真空他鄉’的遵旨不符合。

低着頭躲躲閃閃，不敢正面去看梁寺監。

而人群中頓時有人站出來說道：“寺監大人，我聖教‘無生父母，真空他鄉’，沒有牽連一說，如今洪小文身死，洪小全也才是個八歲，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又能做得了什麼，即使被邪魔附體，我們這麼多人還收拾不了一個小孩。”

又有人接着說道：“是啊，梁寺監，我們聖教從來都沒有對我聖教內孩子下手的習慣，‘無生父母，真空家鄉’我們都是兄弟姐妹，都沒有犯錯牽連血親一說，還請梁寺監開恩。”

人群中頓時又亂了起來，七嘴八舌的說著無生教的教義，尤其是一直掛在嘴邊的無生父母，真空家鄉，連父母都不是生自己的又怎麼可能將同胞兄弟當回事，自然覺得牽連道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有些不對勁。

狂信徒就是如此，尤其是這種邪門教派，只要記住了，比任何人都固執，而且死不悔改。

梁寺監看着人群中的一輪，臉色頓時黑了下來，對下面站着的劉老四有些恨意，若不是受了此人的蠱惑，怎麼可能犯了損害自己名望的錯誤。

看着犹如蝸牛一般縮着的劉老四，梁寺監真想一拳打死這人。

但此時的問題還要解決，忽然想到，聖教之中靈童說法，是無生老母身邊的童子轉世，都是孩童中選取，但從來都活不過十八歲，心道，距離無生老母選擇靈童的日子不遠了，不如將這個洪小全報上去，也免去一樁麻煩。

心有定計，就說道：“大家安靜一下，我並沒有說要牽連洪小全，只是以防萬一，如今已經有解決辦法了。”

等到亂遭遭的人群安靜下來，梁寺監這才接着說道：“梁小全如今孤苦無依，我們最為兄弟姐妹，應當照料，但現在大家日子都過得一般，如今老母身邊的靈童轉世也有七八年了，與洪小全年齡相符。”

下面站着的劉老四感覺一陣不好，隱隱覺得有些不對。

就聽到梁寺監說道：“洪小全有可能就是轉世之後的靈童，先將他供在廟中，我會將此報上去，若是靈童轉世，也算是大家的福分。”

此結果一出，眾人雖然不知道靈童是什麼，但聽起來很厲害的樣子，也就將心中的擔憂放下，這才作罷。

接着就是一番安排，將家中瘦小不堪，風一吹就能吹倒下的一個孩童拉了進來，江漢珍看着這孩童身體瘦弱，一看就是營養不良的樣子，眼睛犹如冒着綠光，看起來幾天沒吃東西的樣子。

江漢珍看着已經被熏死的洪小文，暗自吐槽一聲，連自己的弟弟都養不活，還一天弄那些亂七八糟的，看着忠厚老實，原來是個眼高手低的傢伙，真是人不可貌相。

以他的眼光，自然能看出洪小文每天都能吃飽飯，但見了這看起來五六歲，其實八九歲的孩童，不難看出，這洪小全基本一两天吃一頓飯，而且還吃不飽，洪小文只顧之際吃飽，吃飽了沒事幹當然會搞事情，如今倒好，連自己都搭了進去。

接着就看着眾人在廟中給已經嚇的驚慌失措的洪小全一陣打扮，洪小全已經被嚇傻，變得獃獃痴一般。

就連別人說話都不敢啃聲，最後被人端來一碗小米飯，幾天沒吃東西的洪小全眼睛這才亮了，難以置信的接過去，狼吞虎咽的吃了起來，但身單力薄，看起來就像貓一樣，根本沒啥力氣。

最後被人熱心的問起，才說了一兩句話，聲音犹如貓兒念經，虛弱的連大氣都沒有一絲。

就這樣洪小全被安排在了小廟之內，每天安排人供養，對於靈童，而且還是轉世的，小川村村名還是比較尊敬的，不管知不知道，但聽起來很厲害。

但其中一人，心中一點也不爽，就是在人群中比較活躍的被人稱為劉四叔的劉老四。

小川村中的洪家一家，幾乎都是被他所陷害，如今就剩這麼一個，還是個病貓一般的洪小全，想來不費吹灰之力，但哪想兩寺監為了避免麻煩，不讓自己的名譽受損，竟然將洪小全，安排成什麼靈童。

這就讓他有些不好受了，心知自己與這家人仇結打了，若是這靈童是真的，那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心中逐漸的起了殺心，想讓這身體虛弱不堪的洪小全就此消失，從而永絕後患。

# 第二百七十四章 鬼胎暗中藏

洪小全就這樣，住在了小廟中，小川村的村名輪流送飯，也就是不讓餓死就行，畢竟這小村莊誰的日子也不好過。

江漢珍閑來無事，一直找能夠投身活着借殼重生的身體，說來也怪，在他來這地方將近一個月，愣是沒死一人，也沒有一個人出生，對於這個環境，已經了解的差不多了。

他知道了梁寺監只會武道修鍊，不會神魂修鍊，所修鍊的事一套名為螳螂拳的煉體拳法，鍛煉自身肌肉，筋骨，至於煉髓換血的方法，梁寺監也沒有，心道可能是梁寺監也不會吧。

但拳法剛勁兇猛，出手凌厲，動手之間身形極快，都是瞬間爆發，招式主要有勾，摟，采，掛等十二手法，在普通人中間，招招致命，全身能爆發極強的氣血，對於鬼物也是一種剋星。

只要運功，全身氣血如爐，有如火炭一般，陰邪之物難以進身。

江漢珍看着暗暗點頭，觀察了幾日之後就明白了螳螂拳的練法，正想着以後以什麼武功跟人動手，沒想到竟然發現一套。

又讓他在此拳的基礎上，融入了上個世界的武士修鍊之法，其中呼吸法最為關鍵，是性命雙修之本，又以全系理論，將人體看成一個完整的天地，加入了仙道基礎樁功導引之術。

是考慮到螳螂拳法剛猛迅捷，若是一個不注意，就會損傷身體，才用養生之道一些基礎，讓此拳法能剛柔並進，雖然煉起來進步有些慢了，但好處在與固本培元，生命力比之一般人要強悍不少。

最後還根據螳螂自身的神通，眼神，身體，還有最重要的雙刀，用一種獨特的手法，將之融入其中，犹如身體神通一般的修鍊，心道，如此一來，也不會若於他人了吧。

但對於神魂修鍊之道，還是沒有絲毫髮現，此界的道術修鍊，也是神奇無比，聽劉老四日常談論，說修鍊出陰生是可以出竅，還能日游夜遊，強大者還能以陰神驅物攻擊。

雖然只是幾句談論，但江漢珍對此覺得不怎麼樣，自他步入仙道以來，從沒有一次出竅外游過，就是修鍊成元神，也沒做過出竅舉動。

直到成就仙道，元神與仙體合一，散則成氣，聚則成型，成為了一個進化之後的生命體，也就不存在出竅不出竅一說了。

出竅之舉，無異於將自己置身險地，對於非常愛惜自己性命的仙道之人來說，肯定是‘君子不立牆之危’，萬一被邪道修士拘了神魂，或者被不知情的人毀了肉身就不好了。

就在他初臨此界之時，就見到那個叫夢神機的人說別人設計將他的肉身毀了，這就讓他更加警惕，對於陰神出竅之道，江漢珍還是表示敬而遠之。

再說自己根據梁寺監所煉的螳螂拳，創出的一套能從最初修鍊到頂峰的拳法，本身就有培養心神之法，隨着武藝修鍊，也會壯大神魂，直到有朝一日，神魂與身體混元一體，成就武道真仙。

而且根據他的推演，武道真仙與仙道天仙境界同等，但比起天仙要強上不少，天仙的攻擊力全在法寶之上，若沒有法寶助攻，也就是逃跑比較厲害，至於正面對陣，江漢珍還是不看好仙道天仙。

兩條路之間有些差異，但大道殊途同歸，在江漢珍創出的武道之法，與自身道理接近，而與此界的那些修鍊之道在後期，可以說是分道揚鑣。

前期修鍊相似，也是避免被人看見所用的武藝理論與大眾不同，從而被人活捉拿去研究，但到了後期，也有了自保之力，即使被發現，也不覺得有什麼危險。

正當江漢珍整理好創出的螳螂拳法之事，今日真是劉老四給洪小全送飯，本來也不打算理會，但卻聽劉老四說道：“你家就剩下你一個了，你父母因為被邪魔附體，被聖火所焚燒，我與你父親是生死兄弟，他領走之前將你們三兄弟託付我，如今就剩下你一人，你可要爭一口氣，以後若是能去我神教總壇，可要好好修鍊，降妖除魔為你家人報仇。”

洪小全此時面色有些紅潤，身體已經恢復了不少，不像以往的那麼單薄，看來是有人管和沒人管的區別就在這裏。

聽到劉老四的話，有些猶豫的說道：“劉四叔，我們聖教‘無生父母，真空家鄉’他們不是我的父母，是同為苦海中的眾生，劉四叔你怎麼能說這個話呢，若是被梁祭祀聽到，肯定會說你與邪魔接觸過。”

劉老四聞言漏出一絲驚詫的表情，旋即又變得毫不在意，說道：“小全，劉叔我也是私下里對你說的，明面上我哪敢說，雖然聖教有規定，可我畢竟與你父親是生死兄弟，看見你就像看見了自己的孩子，又怎麼不關心你呢。”

說著還瞄了一眼洪小全，洪小全半信半疑的樣子，讓他心裏一突，可能是感覺洪小全沒那麼好糊弄，就接着言辭悲切的說道：“想當初你父母給你大哥取名的時候，叫小武，希望他以後能學武興家，後來才發現學武沒有錢根本不行，就退求其次，給你二哥取名小文，希望他能讀書振興家業，可是也發現不現實，就是進學堂也不是我們普通人能進的去的。”

說著又看了一眼已經有些哀傷的洪小全，眼神中漏出一絲喜色，又接着言辭悲切的說道：“最後你出生之後，我就給你取名洪小全，就是希望你們一家人能夠完完全全的。”

說著就摸了兩把眼淚，但可惜，什麼都沒有。

洪小全也被說的有些傷心，就小聲問道：“不是說我父母希望我能文武雙全嗎，此起了個下全這個名字。”

劉老四臉色有些不好，頓時有些嘆息的說道：“都是你父母太希望你能夠出人頭地了，才如此說的，不過如今可好，你是靈童轉世，以後就有學文習武的機會了，如今你就快走了，可是你家人去不能來送你。”

說著就開始摸着眼睛，發出一陣陣的哭聲，而洪小全畢竟年齡小，也被這種憂傷所感染，也跟着哭了起來。

哭了一會，劉老四這才說道：“今天是你父母的祭日，我今天來就想帶你去祭拜一下你父母，將你成為靈童的事，也給他們說說，若是他們泉下有知，也會欣慰的。”

說著又是一陣傷心，而洪小全一陣猶豫，最後看着劉老四如此傷心，又加上年齡小，心思也沒那麼堅定，最終還是點了點頭，說道：“好吧。”

劉老四眼睛頓時漏出一絲喜色，裝模作樣了半天，最終待了東西，帶着洪小全向外走去，言辭之中，像是要去祭拜什麼。

江漢珍看的直搖頭，知道這洪小全從出門的那一剎那，就已經出現大難臨頭之相，若是沒什麼意外，可能也就回不來了，江漢珍搖了搖頭，若是小孩子沒個人照應，以後活成什麼樣子都是個未知數。

# 第二百七十五章 借屍魂難還

去的時間不長，就見劉老四慌慌張張的抱着已經昏迷不醒的洪小全就回來了，進入廟門就開始大聲呼喚梁寺監大事不好，而且敲響了廟內的大鐘，連敲九響。

小川村的村名都知道，此鍾九響非大事不敲，紛紛放下手頭上的活，趁着夜色向廟中集合起來，向小廟中跑去。

就看見洪小全緊閉着雙眼，躺在神仙前，而劉老四卻在裝模作樣的呼喊着梁寺監，一副心急如焚的樣子。

江漢珍忍不住鄙視一番，梁寺監剛好有事出去了，這劉老四還演個什麼戲。

人群中一看見洪小全的樣子，頓時問劉老四怎麼回事，劉老四自然編好了一套說辭，將洪小全要去祭拜他父母，不聽勸阻的事情說了出來，還說不知怎麼的就成了這個樣子，最後還將話題引到了魔鬼附身上面。

這些村民雖然只是普通民眾，可信仰堅定，自然不相信靈童會中邪，靈童自然有神力保護，讓劉老四想要將洪小全燒死的打算算是落空了，而劉老四眼神暗恨的看了一眼這些村名，最後也是無奈，就暫時將洪小全安頓在廟中。

江漢珍看了一眼洪小全，發現洪小全魂魄受損，幾乎被嚇的散了兩魂，只有一點自主意識在識海之中，情況極度不妙。

看着樣子是被人攻擊神魂所致，並非意外，而劉老四帶出去一會，就成了這樣，子啊他看來，若沒有招魂養魄之法，洪小全身死士遲早的事。

根據他這段時間的觀察，並沒有發現煉魂養魄之法，能聽到的都是傳說，至於見，還真沒見過。

正在信徒們在廟中忙碌的時候，江漢珍忽然感覺到一陣心悸之感，暗道一聲，‘莫非有大禍臨頭之相？如今我在神像中棲身，能讓我大貨領頭的事情，就是神像被毀，我又的尋找棲身之地，若是被人堵住，有道術高手，也能算是大禍臨頭，莫非？”

心中有一種不好的感覺，決定先去外面看看，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事情。

就控制着分魂意識，飛出了神像，升上高空，觀察起來，忽然感覺一陣煞氣涌動，似乎是軍中煞氣，分魂意識一看，差點被煞氣所反噬，江漢珍一陣心悸，暗道一聲，有軍中煞氣出現，必有兵禍發生，而我有心血來潮之感，目標定然是這裏，看來這裏不能待了，得另尋他處。

轉身降落下來，飛入了神像中棲身，也在思索着下一步要去何處，首先縣城是不能去的，此地武風盛行，道術普及，他一個分魂意識，又能去到哪裡，莫不是還找一個小村莊尋找身體？

就在一籌莫展之際，忽然看見躺在一張席子上的洪小全有一股死氣臨身，魂體慢慢的從頭頂散去，而體魄也在逐漸消融。

江漢珍暗暗皺眉，對於這種情況，就是已經死了，三魂散盡，意識不存，無固神魂，體魄散盡，這分明就是意識消失，連帶的肉身都要死亡的徵兆。

這也說明洪小全已經死了，本身身體虛弱，又遭受神魂重創，受了不知道什麼的驚嚇，三魂散去兩魂，而剩下的一魂也被攻擊，加上體魄虛弱，沒法產生足夠的能量養護神魂，意識沒了魂力的資助，也沒有修鍊果陰神之道，不能保持不散，意志也不夠堅強，自然散去。

江漢珍看着剛散去意識的洪小全，頓時猶豫起來，如今此地已經是是非之地，馬上要有兵禍發生，若是他借殼重生過來，以一個虛弱的幼童之身，定然難以保全自己，若是放棄，還要流浪數日，等待下個時機。

而隨着分魂意識的強大，還有一個隱患在其中，就是肉身如果太弱，根本承受不住強大的分魂意識，只能尋找武者那樣的身體，可武者難見，就這段時間，氣血之力強大的唯有梁寺監一人而已。

雖然知道大城市修鍊武藝的人肯定多，可大城市修鍊道術的不少，若是發現他這個分魂意識，而且自身的魂力還很強大，不抓起來吸收提升自己就成怪事了。

隨着那種心悸感越來越強，江漢珍頓時一咬牙，決定先佔了這個身體，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有了個身體，以後行事就會方便許多，以分魂意識的存在，終究也不是個事。

頓時化作一道光點，飛向了躺在地上的洪小全，從眉心進入到識海之中，看着逐漸消散的殘魂，趕緊佔據識海中間，用原本吸收的香火之力，瞬間做出一個犹如靈台一樣的結構，分魂意識佔據中央。

看見的四周全是黑暗，從中散布着一道道銀白色的絲線，知道這就是殘存的靈魂力量，不敢耽擱，立即念誦靜心神咒，四周散布開來的殘魂好像有了指揮一般，向著形似靈台的地方匯聚。

此咒簡單易行，為仙道入門神咒，養神安魄之功效，能讓自己的靈魂與體魄更加穩固，以他的道行使用出來，自然有如神助，魂魄安穩，有了主身意識存在，江漢珍慢慢的感應身體，讓魂魄意識在身體中循環，目的就是要控制身體。

神魂之道，並非進入身體就能控制，而是要對人體有細微的把握，否則就等於進入牢籠之中，看見的全是黑暗，更別說行動自如了。

想要借殼，只能等人剛死去，若是有半點意識存在，就等於進入一個被天道排除的世界之中，生死不由自己，奪舍之法，也要別人願意，若是意志堅強，只能將魂魄之力全部滅殺，最終也落不到好。

凡人只能成為識海，而仙道修行，需要從識海中點亮靈台，此為入門第一步，有此靈台，才可進行下一步。

通過意識默誦咒語，逐漸的循環全身經脈，所過之處，原本雜亂無章的身體能量，犹如有了主心骨一般，紛紛歸流其中，到了五臟六腑之際，散亂的七魄之力，也停止了消散，最終為靈台中的意識所主。

此時江漢珍才鬆了一口氣，心道這身體總算是保住了，但隨之而來的身體狀況，反饋道意識中，一陣虛弱之感湧上心頭，全身酸痛不止，竟然連絲毫力氣都沒有。

暗道一聲，果然魄力散出很多，全身酸軟，一點勁都使不上來，后遺症還真不小，借殼之道還真沒那麼容易。

但想到軍煞之氣將近，這種狀況別說逃跑，甚至連說話都不能，若是到時候大軍到來，只能被當成邪道教派之人殺了，心中頓時焦急起來。

抬了兩下眼皮，感覺還能動，看着外面正在商量如何照顧自己，還有等候梁寺監回來做決定的人群，江漢珍真想起來做些什麼，哪怕帶着自己跑也心，但身體就是每有力氣。

最終無奈，只有想辦法讓自己先能動彈，不然之後等死的份了，此時分魂意識已經入駐身體，若是出了意外，就連分魂意識也會受損。

還是決定先安養身體百神，將全身力量先聚集起來，撐過這次，先活下來再說。

就想到一篇極好的以靈台為主，養生護命安神之發，此法安養身體百神，讓身體進入合一狀態，養出自身百神。

此篇名曰：‘黃庭內景玉經’，在仙道傳承多年，廣為流傳，養生修道的不二法門。

# 第二百七十六章 靈童已轉世

隨着黃庭內景的意識運轉，身體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安養，江漢珍試着控制了一下身體，發現竟然能動了，但還是有些虛弱，本來原身就營養不良，再將加上靈魂受傷，幾乎就要消散，也辛虧江漢珍收攏了將要散去的靈魂之力，本身分魂強大，才沒有多少不適。

只是感覺身體還是很糟糕，內部的元氣不足，連絲毫氣息都沒有，就開始運轉呼吸法，慢慢的恢復身體。

而他現在的情況，只能用嘴簡單柔和的自然呼吸法，也就是全身放鬆，凝神靜氣，閉幕冥思，放空思維，讓自己身體放鬆下來，使得內部氣息沿着先天循環方式循環，想要積蓄一些力氣，以應對接下來的狀況。

外界一隊百十百十名的隊伍向著這邊極速狂奔而來，氣血之力滾滾如煙，帶着金戈鐵馬的殺伐之氣。

其中有七八個騎馬之人，全身氣息比之一般人要強悍不少，一看就知道是武者，軍旅之中，能騎馬的最低資格都要是練過武的武生，至於普通人，根本就沒那個資格，馬匹珍貴，最差的也要幾十兩銀子，非一般人能承受的，但這批人有七八人騎馬，就代表有七個以上武者，目標正是小川村的方向。

而子在這群軍士之中，卻有一個看似熟悉的面孔，若是仔細辨認，不正是外出辦事，還沒回來的梁寺監嗎。

此時的梁寺監全身被打的皮開肉綻，全身血淋淋的，也沒有整理過傷口。

被綁着雙手，拖在一匹馬後面，犹如死狗一般的拽在後面，向著小川村的方向而來。

當快要走到小川村之時，領頭的軍士勒住了馬，後面跟着的一紛紛停住，身邊一人問道：“小侯爺，怎麼了？”

只聽少年軍士不耐煩的說道：“都說了不要叫我小侯爺，叫我洪縣尉就行。”

軍士趕緊改口說道：“是，洪縣尉。”

洪縣尉一臉威嚴，帶着武者那種獨有的氣息，可年齡還是很年輕，也就一個半大少年，看了身後一眼氣喘吁吁的眾人，說道：“此地距離小川村也就十里路程，看身後的縣兵都累得不輕，這樣怎可對陣殺敵，先休息片刻，等養足精神，再對付這些邪門歪道的賊子。”

身旁軍士應聲而道，旋即吩咐下去，就地休息片刻。

洪縣尉看了一眼早就被馬拖的不成樣子的梁寺監，嫌棄的看了一眼，說道：“這邪道賊子可有說出無生道總壇在何方？有沒有問出來。”

身邊的軍士說道：“啟稟洪縣尉，這賊子本來硬氣的很，但本我們用了我大乾軍中酷刑，沒幾個時辰就全招了，這人還是一個小頭目，但要問道無生道總壇之時，一提起這人就是一副受了驚嚇的樣子，怎麼也不肯說，屬下想將他拖上幾十里路，讓他意識不清楚，在來拷問。”

洪縣尉搖了搖頭，說道：“可惜了，若是能問出無生道總壇，這次我就能立個大功，就能藉此進入邊軍之中，等到二十歲之後，只要立了大功，即使封侯拜相都不是話下，讓人也看得出，我洪熙就是不靠父親武溫候的關係，也能幹一番大事業。”

身邊的軍士說道：“是，洪縣尉，這次功勞也不小，大人胸懷大志，正值虎父無犬子，年前老爺立功封侯，若是公子也能立功封侯，那就是一門兩侯爵了，到時候誰還敢輕視。”

之間洪熙搖了搖頭，說道：“我們洪家底蘊淺薄，如今父親封侯，就有些樹大招風了，我也就是說說，以後不要說出去就行。”

身邊的軍士立即說道：“放心吧，大少爺，我洪明從小跟隨老爺南征北戰，早就當自己是洪家的人了，肯定不會做這種事的。”

洪熙點了點頭，說道：“對於你我還是放心的，就怕被有心人聽了去，拿此事做文章。”

休息片刻之後，洪熙一聲令下，帶着大隊人馬，開始做最後的準備，直撲小川村而撲去。

此時正在恢復身體的江漢珍忽然感覺到一股極度心悸之感，嘩的一下，坐了起來。

一旁正在給眾人講辛酸事的劉老四被嚇得挑起來，一聲大叫‘詐屍’差點就逃出去。

就連周圍的人也被劉老四這一聲嚇得不輕，江漢珍看了一眼有些被嚇蒙的眾人，他相信自己的預感，仙道自身靈感都比較強烈，若是有此種感覺，都會根據程度做出應對之法。

此法就成為感應，而仙道修行，最初修行的也是感應，仙道出生的江漢珍，對此最為敏感，那種心悸的感覺讓他難以應對，如大難臨頭之相。

看着人群，頓時有了主意，暗道，此時還是要裝神弄鬼一番，不然恐怕這群人不相信，誰讓他是所謂的靈童呢。

就說道：“剛才我昏迷之際，無生老母託夢給我，說此地有大難降臨，讓我們趕緊逃離此地，若是不然，大家都有殺生之禍。”

江漢珍聲音中帶着一絲古怪的腔調，讓眾人有一種毛骨悚然之感，就連劉老四也被嚇的一驚。

眼珠子一轉，劉老四覺得不能讓他成為什麼靈童，若不然，自己的大部分努力就白費了，什麼託夢就連他自己都不相信。

就古怪的一笑，說道：“小孩子就別亂說話，這樣不好，如今我們小川村安居樂業，多少年都沒有什麼大難，那有什麼大禍臨頭。”

說完就看着被江漢珍借屍還魂的洪小全語重心長的說道：“你這孩子怎麼可以說胡話呢，是不是被嚇到了，沒事的，有劉叔在，不要害怕，等今天忙完劉叔給你抓點葯去。”

江漢珍斜視了一眼這個劉老四，他好不容易營造出了一種讓別人認真聽他說話的神秘氣氛，初步向靈童轉世之身的形象發展，卻被這劉老四一下子打破了，將他從神棍的境界，又打回了一個普通小孩。

感應着心中的心悸感越來越強，江漢珍只能裝深沉，盤坐在原地，閉目養神起來，而且還用跌坐之法，手掌結着一個奇怪的手印，神色肅穆，一副寶相莊嚴。

信徒見此，頓時覺得很厲害的樣子，雖然不知道這是什麼。

而劉老四看着江漢珍眼睛閃爍不定，看樣子又在想什麼鬼主意。

信徒在下面開始小聲談論起來，而江漢珍雖然心中焦急，但也無奈，被劉老四這麼一攪和，原本的打算也不好施行，還不如裝作深沉的好。

但隨即一個信徒慌張的跑了進來，還沒進門就大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官兵打進來了，我們該怎麼辦。”

劉老四頓時來了精神，趕緊站出來說道：“官兵多少人？”

這名信徒說道：“有百十人左右，而且全副武裝，好友騎着馬的。”

劉老四眼珠子一轉，看着周圍的人都有些慌了神，頓時覺得這試一次機會，就站在高處說道：“才一百人，我們怕他做什麼，我們這小川村男女老少起碼有五百人，大家集合起來，跟他們拼了。”

說著就有人響應了起來，而有部分人卻被江漢珍說的大難臨頭之事給引了過去，剛說完，一會就有官兵殺到，對於洪小全轉世靈童之身也有些相信起來，正在看着江漢珍，希望出個主意。

只見江漢珍睜開眼睛，說道：“老母剛才從又託夢給我，說此劫只有劉老四能解決，他有金剛護體神功，刀槍不入之體，讓他去擋住官兵，而我們先撤回後山。”

說完也不管眾人反應，說道：“來幾個人，抬上老母神像，先跟我走。”

而這時就有人站了出來，對於江漢珍的話有些相信，早就慌了神的他們，也沒個主意，見有人出主意，就會跟隨，也不管是對是錯，就開始執行。

劉老四剛要反對江漢珍的話，但所有人都向他看了過來，上下打量着劉老四，看看是不是金剛不壞，刀槍不入。

加上江漢珍已經借殼成功，而且佔據了識海，並且做出了修行人隊友的靈魂，分魂入體，本身就是金仙修為，氣質自然不凡，所說的話雖然不能言出法隨，可讓神魂薄弱之人信服，還是很簡單的。

江漢珍指揮着幾個年輕漢子將無聲老母的泥胎神像抬上了一個大轎子上，這轎子是早就準備好的，每年無生老母誕辰之日，都會抬着神像遊行一番，抬轎子的一般都是年輕力壯之人，七手八腳的就準備妥當。

而其中一個年輕人問道：“靈童大人，需不需要帶着儀仗。”

江漢珍看了一眼，抬轎子的只有八個人，心道，自己帶走這八個人呢，恐怕也不夠用，只要被官兵打進來，這整個村都會被屠殺當做功勞，八個人對自己來說，還是有些少了。

就說道：“要，當然要，老母出行，怎可無威嚴伴隨，而且要人多，讓劉老四先去對付官兵，其餘人都按我指點的走，越快越好。”

江漢珍說著，就感覺身體一陣虛弱，覺得這樣不行，就接着說道：“還有，給我也準備一頂轎子，帶上祭祀的食物，要快。”

幾個年輕人不知道江漢珍這是要干什麼，但想到江漢珍能得到無生老母託夢，這可是他們的信仰。

在加上江漢珍醒來之後，氣質就不一樣了，給人一種可靠信服之感，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就開始準備去了。

而此時外面的喊殺之聲越來越大，伴隨着慘叫之聲，心知這是外面的信徒的抵抗。

說是抵抗，也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其實就是憑着一股不怕死的瘋狂，等着挨上一刀罷了。

# 第二百七十七章 謊言也是真

江漢珍忍不住嘆息一聲，自覺心中的那份良知還沒失去，即使這群人與自己沒什麼關係，也不可能看着被官兵殺害此地。

雖然選擇了大道自我之路，可並沒有對普通人下手的想法，而且若是之自己真的要活下去，這群人都能當做他的資本，就希望多保住一些。

暗道：‘能救下的也就這麼多了，至於生死，還是看自己的命吧，能不能活下去，就看這群官兵是否手軟。’

所安排的一切備用，都在小廟中有所準備，梁寺監作為寺監，自然不會太窮，江漢珍經過這幾個月的觀察，早就發現了梁祭祀藏錢之地，在一處牆角，取下一塊石磚，拿出了一個包裹。

早就清楚這裏面是什麼，看也沒看的就帶到了身上，指揮着眾人抬着神像，組織好儀仗，將其中的一些糧食當做祭祀用品，等上轎子，指揮着信徒從小廟後門出去，趁着夜色摸進了山林之中，按照自己早就探查好的路線七拐八拐的走着，一群將近兩百號人，大部分都是青年男子，後面跟着背着東西的男女老少，遁入了山林之中。

自進入山林之中，江漢珍這才鬆了一口氣，覺得這次命是保住了，那種心悸之感越來越微弱，如此也對自己構不成什麼危險。

信徒對此也沒多問，憑藉著心中的信仰，靈童對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也沒多想，而這些信徒長期信奉無生老母，早就融入靈魂，在江漢珍看來，就是剛才對抗官兵的那些人，都是一種狂熱的瘋狂，幾乎憑藉著一股心氣，就不怕死的往前沖。

對於他們來說，心中的信仰幾乎重於生命，到了一種瘋狂的境界。

看着閉目養神，寶相莊嚴的坐在轎子上穩如泰山的江漢珍，讓這群信徒有些不安的心逐漸的安穩了下來，在黑夜中行走，只要看端坐在轎子上的靈童，就會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心安。

而且有些人的眼睛看向江漢珍，有一種火熱之感，就是江漢珍都感覺有些不適應，一路上為了緩解之中火熱的目光注視，不停的換了七八個手印，以緩解這種尷尬。

而有信徒看見了後面村莊的火光，立即大喊起來，紛紛向後看去，氣氛變得有些難以控制，畢竟身後是他們的家。

慌亂之中就想到了還有個靈童，就有人拜倒在轎子前，說道：“靈童大人，我們村着火了，求靈童救救我們村吧。”

其餘人也跟着反應過來，一下子就拜倒在江漢珍面前，紛紛出言求救。

江漢珍對此早就知道，但他可沒辦法，可信徒相信自己，還是要穩住人心。

結了一個寶瓶印，說道：“無生父母，真空家鄉，我們都乘坐聖教這艘末班船，去得地方是彼岸，凡間是無邊苦海，只是我們暫時的一個棲身之地，如今村莊內邪魔入侵，毀了我們暫時的家園，可我們聖教最終的家鄉在真空之處，此地只是個暫時的居所，只要眾兄弟姐妹都活着，作為神派來的靈童，定會帶大家走向真正的家鄉的，還請大家莫要驚慌，繼續向前走。”

眾人一聽，躁動的心又安靜下來，紛紛念着‘無生父母，真空家鄉’，也不再多說什麼，對於信徒來說，靈童是來拯救他們脫離苦海的，什麼都不要考慮，跟着走就行，至於是否能吃飽喝足，都不怎麼重要。

等到人群繼續進發，江漢珍自己都感覺有些臉紅，自己竟然能說這些蠱惑人心的話語，忽悠無知民眾，可還是覺得也沒什麼好辦法，沒吃的了，沒穿的了，沒家了，只能用這種方式來穩定人心，只要有個念想，就不會對生活失去希望。

江漢珍看着這群眼中閃過希望目光之人，頭皮有些發麻，如今就連自己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要帶着這群信徒，還真不知道彼岸在哪裡。

坐在一群人搶着要抬的轎子上，穩如泰山，心中正在盤算着今後如何，這將近兩百人，就是兩百張嘴，每天的口嚼都消耗不少，還好出門的時候讓人多帶了些祭祀品。

五穀糧食自不必說，雞鴨牛羊也有些，甚至有人還遷出一頭豬來，估計是等着祭祀的時候就地宰殺。

默默的估算一下，這些東西省着點吃，也就能吃個三五天，若加上野菜野味什麼的，最多撐半個月。

這還不算山林中的危險，這世界中動物兇猛強大，若是出現幾個，即使人多，都有減員的可能，非得找一個能夠棲身之地，讓信徒先活下來，保住的人越多越好，才能讓他這幅幼童身軀安全很多，不至於隨便什麼東西都能將他殺死。

最後也沒想出個什麼好辦法，抬頭一看，發現已經是月上枝頭，算了一下時辰，已經是丑時將近，信徒已經連續走了三個多時辰，看着有些信徒累得腳步都有些不聽使喚，但眼中的狂熱不減，四下看了一下，雖然神識不能用，但精神強大，目力較強，發現不遠處有一座山谷一般的地方。

頓時說道：“都停一下，今日就暫且休息。”

而信徒中一個累得腿肚子都打擺子的人說道：“靈童，我們不累，還能繼續走，我們會跟着靈童去家鄉的。”

而其餘幾個狂熱信徒也紛紛開口表示自己能行，還能繼續走。

江漢珍聽的滿頭黑線，都一個個成那樣了，還要硬撐着，不知道的人以為這不正常，知道人肯定以為自己給信徒施展了什麼邪門法術。

江漢珍就說道：“大家精神十足，意志可嘉，但去真空家鄉路途遙遠，並非一日之功，這要看大家的功行，還有毅力，但不管怎麼說，人要休息好，填飽肚子，在有力氣上路是不是，大家聽我的，前面有座小山谷，今晚先到那裡安頓一下，一切等明天在說。”

中人聽得一愣，心中的信仰也更加堅定了，而且在這有些漆黑的夜晚，靈童竟然能知道前面的小山谷。

對於靈童洪小全，他們都是知道的，從小身在小川村，從沒有出過門，竟然能知道這麼多，對此雖然聽的感覺是對的，但還是有些難以置信。

最終還是向著江漢珍所指的方向走去，果然發現一個不大不小的山谷，安排兩百人綽綽有餘，信徒大多是窮苦出生，也沒讀過什麼書，紛紛的讚歎靈童的靈感，還暗中議論，自己這群人是碰見真神了，對於‘真空家鄉’之事，越發的期待起來。

江漢珍只是一陣搖頭，對此也不知道該如何說，畢竟什麼真空家鄉的，都是謊言，而他就在這數月之間的觀察，得知了無生道就一個很簡單的幾句話，只是說真空家鄉要什麼有什麼。

他當上靈童之後，就從以往的認知之中，東拼西湊的開始圓這個真空家鄉的謊言。

現在他就是說自己是騙他們的，估計信徒也不會相信，還會以為自己這個靈童是在考驗他們的心誠不誠。

江漢珍也只能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先生存下來再說。

# 第二百七十八章 事出必有因

果不其然，等到信眾們發現真有一座僻靜的小山谷時，又進入了新一輪的信仰堅定，都討論着靈童神通廣大，無所不知之類的，就連看江漢珍的眼神都帶有一些堅定。

作為信眾，首先做的第一步就是安放神像，江漢珍指揮着幾個年輕力壯之人，將無生老母的神像放在一出小山洞中，當然是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又是燒紙，又是敲鑼打鼓的，才將神像安放好。

而江漢珍也不會閑着，圍着神像走了三圈，嘴裏不知念叨着什麼，然後一切就緒，信眾們又是一番跪拜，這才慢慢散去休息。

隨着信徒的跪拜，在天外的江漢珍本尊忽然感覺到一股力量從世界中傳來，心中一動，說道：“香火之力？沒想到分魂找出這麼一個辦法，還以為像以往一樣，順天之大勢奪取本源呢，不過這樣也好，貴在連續不間斷。”

隨即將輸送到本尊的香火之力用雷霆之氣轉化，變成精純的能量，吸收入身體之中，讓原本幾乎就要奔潰的仙體得以緩解，讓本尊有了一絲喘息之機，也能做些別的事情。

香火之力是人的精神念頭所化，而精神又是人生三寶，極為寶貴，如此掠取，只會讓自己的信眾越來越弱，如今香火之力沒有多少，被吸收了個乾淨，心中暗思，是不是以後將轉化的香火之力通過別的方式賜予信徒一些，只要信徒得了好處，再加上分魂看着，還怕不能回復自己的本源嗎。

就想着仙道之中那些香火之道的方法，為何有求必應，為何能賜福消災，就開始安心推演起來，希望也能推演出一個利用香火之力修行的好方法。

而在凡間小山谷的中神像旁邊打坐的分魂靈童身，現在正在仔細觀察着神像的變化，用自身還不強大的神識看着這些匯聚之後的香火信仰之力，究竟去了哪裡。

他之所以讓信徒抬着無生老母的神像，並不是要為無生老母增加什麼力量，或者為信眾維護信仰，而是有自己的目的。

當察覺神像之後篆刻着無生老母的諱字與生辰八字之時，就有了這個想法，是不是將自己的心印與諱字印上去，本尊也能收到這些香火，就動了這種心思。

當初因為沒有肉身，再加上分魂虛弱，就連顯形都難以做到，更不要說控物搬運了，只能作罷，暗暗等待機會。

當借用了洪小全的肉身之時，已經到了危急時刻，眼看着官兵就要殺來，而劉老四還在一旁搗亂，最終才決定將神像也帶上，一來是收攏一些人手，二來就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吸收香火之力。

最終在小山谷中安放神像之時，圍着神像轉了三圈的時候，就做了此時，將原本無生老母的信息全部抹去，而換成了自己本尊的一些信息，諱字密咒齊全，但生辰八字卻沒有寫上去。

本尊本就是金仙修為，所凝聚出的大道諱字帶着道果之力，是大道之下獨一無人的存在，本身就帶有莫名的力量，如此一來，靈童分身感應到本尊的一絲回饋信息，心中暗暗點頭，‘這一步算是走對了’。

此道為香火神道修鍊之法，本來是神道修行者提升修為之用，仙道之中，香火之力也可以標誌一個修行者的氣運，如此轉化，不但能安靜身心，還能滋養元神，但若在靈氣充足的世界之中，這點力量還不如日常吐納所得，若是輔以靈丹妙藥，氣運功德，只要有點本事的修行者都看不上。

可如今被困在此地，所需的能量根本不可能在此界得到補給，若是有一股香火之力注入，無異於雪中送炭，也成了他唯一的能量來源。

分魂意識在做好此時之後，就開始想着怎麼先讓信徒們活下去，怎麼擴大自己的信仰之力，瞅了一眼無生老母的泥胎神像，有些皺眉。

此形象是一個老嫗形象，就是依照無生老母的形象打造的，現在可是他自己所用，這形象自然不能再用，心中就有了一個改變神像造型的主意。

心知此地之事暫時棲息之地，以後還要出去，說不定為了生計還要四處奔波，難免會遇見逃離家園的人。

知道歷代這種被朝廷認為的邪門教派，發展都是極為迅速的，只要遇到災荒年成，就會有大批的流民加入進來，形成一種蝗蟲席捲之勢，擴大起來不是一般的迅速，此地可能是面向眾生的最後一站了，若是出了此地，有些東西要改過來，就真的沒那麼容易了。

抬眼向外忘了一眼，有兩個信徒在山洞門口守着，而且不遠處也有人藏在暗中，也明白這是輪流放哨之人，而自己所在的地方成了重中之重，從幾個站崗的幾個信徒眼中，都看見了一種不似凡人的堅定，甚至帶有着一些狂熱。

心道經過今日之事，這些信徒大都能變成狂信徒，而以後的教義都是要通過狂信徒傳出去，對於一個又信仰需求的神來說，狂信徒可是最珍貴的，不可缺少的一個信徒類型，一定要將狂信徒保護好，讓他們明白教義，這樣才能壯大自己。

心中有了定計，就開始閉目冥思的推演起來，以無生教原本的教義為基礎，將自己的道理融入其中，形成一個新的教派，披着無生老母的這張虎皮，來謀划自己的利益。

月落日出，又是一夜，原本的小川村中，經過官兵的一夜破壞，已經成了一片廢墟，被人盯着送到官兵面前的劉老四，搖身一變，成了官兵身邊的嚮導，帶着官兵將家家戶戶中所藏的暗道一類的東西，全部翻了出來，甚至連村莊中人逃出去人的名單，也獻給了官兵。

些許財物，作為盛驚下來鍍金的洪熙自然看不上，就分給了手下的縣兵，落了一個體恤下屬的名聲。

可洪熙最在意的還是戰功，如今滅殺邪道教派分子三百，繳獲財務若干，將無生道一出據點一舉搗毀，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來說，功勞自然不小，唯一美中不足的事跑了兩百無生教信徒。

但作為武溫候洪玄機的嫡長子，以後侯爵之位的繼承人，對此還是不太滿意，至於身旁幾個保護他的護衛所說的恭維話語，他一句也沒聽進去。

一直想着如他父親一般，也立下戰功，從此封侯拜相。

“武溫候”是大乾王朝的顯赫人物，姓洪，名玄機。

此人不但爵位隆重，而且位極人臣，官居內閣，文武雙全，屢立戰功，就在年前因為立下赫赫戰功，自此被封武溫候，深得大乾皇帝信任，視為心腹重臣。

作為武溫候嫡長子的洪熙，自然不想弱與他父親，從小好強，就於洪玄機封侯半年之後，以十四歲弱冠之年，考上的武舉，領了官職，在此縣城當了個縣尉，領兵三百，對於十四歲的弱冠少年來說，已經算是不錯了，到哪作為武溫候之子，對此還是不滿意。

# 第二百七十九章 無利身不動

身邊的侍衛是侯府派來保護洪熙之人，全程都沒有提供多少幫助，看着有些不忍，就說道：“大少爺，不如屬下去追蹤這些逃犯。”

洪熙立即制止，說道：“不，此事若是做了，就會被父親責罵，傳出去也不好聽，如今這樣，只能怪我手段還不高明，讓一部分無生賊子跑了，如今這一出功勞，足夠我進入邊軍之中，以後若是有機會，定要將無生賊子殺個乾淨。”

身旁的侍衛心中一陣嘆息，知道洪熙如此說，也是自己的想法，大乾軍中紀律森嚴，沒有軍令難以行動，想要對付無生教，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去，除非晉陞將軍，才有這麼一絲可能。

隨即侍衛也是自嘲一笑，覺得作為侯府嫡長子，能做到這事也不是不可能，依靠侯府的面子，和母親趙家的關係，說不定幾年就當上將軍，回過頭來再滅殺無生教。

讓原本準備暗中出手出去這些逃跑的無生教途的心，又放了下來，也不再擔心為自家大少爺留下什麼心結。

就說道：“縣尉大人，此邪道分壇已經剿滅，功勞已經清點完畢，是否可以回去了？”

洪熙點了點頭，也是有些無奈，暗恨的看了一眼遠處的大山，好像將此記住一般，轉身大聲說道：“回營。”

縣兵們頓時一陣歡呼，此次繳獲不菲，對縣兵們來說，也算是發了一筆，整理好首級繳獲，隊伍朝着縣城方向而去。

就在官兵離開之後，不遠處山林之中的一處高地之上，荒草掀開，漏出了一個人影，若是看穿着打扮，就知道是無生道之人，看着人群走遠，頓時起身向著山林之中鑽了進去。

小山谷之內江漢珍有靈童無上的權威，組織着信徒開始收集食物，什麼草籽野菜，只要能吃的，都讓信徒撿回來，而且又組織了人手打獵，盡可能多儲備些口糧，免得信徒被餓死，讓自己這一點信仰之力都沒有。

小川村分壇之中，梁寺監主持大局，而劉老四也頗有威望，梁寺監已經消失，而劉老四也因為江漢珍說他可以刀槍不入，金剛護體，可以抵擋官兵的這種謊言之下，被信徒送到了官兵手中，至於生死，就不得而知了。

此事信徒之中，就由他這個靈童說了算，正值群龍無首之際，只要有人站出來說話，指出方向，哪怕是錯的，都會有人去做。

話雖如此，但江漢珍可不會將自己的信徒往溝裡帶，安排了人手收集糧食，建造家業之後，心中默默估算，今年的糧食算是完了，即使小川村還有些，但也不會太多，只有啃食山林一途，在加上開墾一些田地，活到明年估計也不至於餓死。

可江漢珍想要收集香火，恢復自己，這點人哪能行，所缺的就是信徒，需要大量的人口，才能有所作為。

他從梁寺監的口中聽到過，此時正值太上道作亂之後，天下剛剛平復，而天下所殘存被針對的勢力，最大的有無生道與真空道兩支了。

對於陽神世界的情況，江漢珍也有所了解，大乾王朝立國也就百年而已，此時一些門派世家明面上歸附於朝廷，可實際上都處在隱世狀態，太上道的教訓，他們可看的很清楚。

當年前朝有大禪寺支持，大乾立國之時，也受了太上道的支持，如今竟然連太上教主夢神機都被弄得不知所蹤，太上道幾乎就要奔潰。

太上道這種結局，也少不了太上道模仿大禪寺企圖控制天下的因素在，可作為一個新朝，對於這些有指手畫腳權利之人，肯定容不下。

至於前朝遺留的大禪寺，就在前幾年被剿滅一空，如今又輪到了太上道，不管天下勢力如何觀望，江漢珍都要尋找機會，收攏信眾。

現在天下兩大勢力都被大乾王朝打殘，大禪寺純粹就被滅了，雖然太上道夢神機還活着，但也跟滅了沒啥兩樣。

這自己棲身的無生道，就是從大禪寺分出來的，與真空道相似，都是根據大禪寺未來經所創的門派，因為行事怪異，作風詭異，被打成邪道教派，而這兩支，也是如今跳的最歡的。

大乾與太上道一番爭鬥之下，雖然將太上道滅了，可大乾也有所損傷，如今目不暇接，才讓各路牛鬼神蛇胡亂跳彈。

但他知道，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只要讓大乾恢復一些怨氣，這些牛鬼蛇神非被打的像過街老鼠一樣。

不過在記憶中，無生道可是存在了很久，而且有大乾太子庇護，至於真假，此時還沒個跡象，江漢珍也不得而知。

若是要吸收信徒，只有遇上災年，如今大乾剛滅了太上道，元氣大傷之際，而最近天氣中，有雷雨勃發，江漢珍經過一番天象推算，有可能會有洪澇之災，如此就能吸納更多的信徒了。

以香火信仰為生的教派就是如此，每逢天災年限，都會進入一次發展，若是朝廷手段弱上一些，那就發展的更快，甚至能讓朝廷帶來動蕩。

可不論如何，根據江漢珍所聽聞，都沒發現一種這樣的教派能推翻朝廷統治，最終都是被當做功勞肅清了個乾淨，心中一股不服輸的心氣升起。

旋即又自嘲的一笑，如今自己這裏滿打滿算也就兩百信徒，想那麼久遠干什麼，等到趁着大乾暫時顧不上的這幾年，先將自己發展起來才是王道，其餘的還真考慮不到。

但對此還是放在了心上，就怕自己忙活了多少年，有了成果，眼見勝利在望，卻被別人撿了便宜，成了別人的墊腳石。

如此幾日過後，武溫候公子洪熙經過這次剿滅無生道總壇，將功勞報了上去，而且還捕捉了一個寺監，至於劉老四，看着忠心，也就留了下來。

不知怎的，當朝太子對着梁寺監感興趣起來，洪熙也就順水推舟，將梁寺監送給了太子，洪熙搭上了太子這條線，功勞不但沒有減少，而且無形中擴大了一些，從八品縣尉，調到了邊軍之中，領了從六品的職也算是得償所願。

可就是被洪熙剿滅的無生道這支分壇，逃離了一些，經過太子幫忙的遮掩之下，也算是徹底消失，這情況就連江漢珍都有想到，不過若是知道，肯定是正中下懷，正想着如何篡改教義，自己發展自己呢，太子殿下竟然送上如此大禮。

# 第二百八十章 開啟新路程

若是江漢珍知道，當朝太子都能幫自己，定會報答於他，能拿的出手的就只有香火信仰，定會為他立個生祠，將這位太子供起來。

可江漢珍現在還在山林之中，還在考慮信徒的生計呢，數天的發展，信徒的生活已經進入正軌，過着打獵採集的生活，也逐漸適應下來，但心知人不能安逸太久，過得安逸了就不想動彈了，這與他的利益不符，就招來幾個選出的掌旗之人，安排接下來的事情。

經過數天的篡改教義，也頗見成效，制度嚴明，教義自成體系，原本就是百姓識字的不多，基本都是打字不識一個，江漢珍趁機將無生道，改為無聖道。

提倡天下無聖，所謂神聖之說，都是苦海之中玩弄百姓的幕後之人，而他們就是自己也無法脫離苦海，只能以玩弄眾生為了。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苦海眾生皆可為神聖，神聖也是凡人所做，想要脫離苦海，去哪真空家鄉，唯有乘坐無聖道法船，才能到達彼岸。’

江漢珍就趁着沒有被人影響，自己權威正甚的時候，將原本無生道的規矩改的面目全非，以自己的道理為核心，早就沒有原來無生道的樣子。

心中的打算就是趁着大乾還顧不上其他，恢復元氣之際，趁機收攏信徒，收割一波香火，以恢複本尊傷勢。

以往無生道時，信徒只知跪拜念經，不知其他，而江漢珍可不會如此浪費人手，在信徒一天忙碌之後，晚飯之時，就說上一段，算是改造細想，經過數天的努力，也頗有成效。

大字不識一個的人，也能說出個所以然來，而且所說的道理完善圓潤，無懈可擊，自成體系，其實說來也簡單，完全是能夠將人引入圈套的一種套路，包含萬事萬物，只要人被引進去，就別想出來。

犹如仙道伏羲紀元時代，出現的易數一樣，以数字組成，能代替萬事萬物，所有的一切都能和易數對應，只要深入，就能解釋萬事萬物。

江漢珍所做的自然沒有那麼高深，之時簡化了許多，用幾種人的生活方式，用財侶法地四大實際問題解釋世間一切道理，只要通明，自然開啟智慧，目的就是去真空家鄉，此理作為無聖道核心思想，就連他自己也十分滿意。

就犹如一個人娶不上媳婦，那就可以以此解釋，其中原因自然顯而易見，沒錢肯定娶不上媳婦，沒有一份正當的事業，肯定沒有哪家將女兒嫁給一個沒有前途的人，若沒有好的宅院，就是想將自家女兒嫁給你，要住哪就是個難題，所以才會影響侶之一道。

不但如此，而且連朋友都沒有多少，這正應了‘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這句俗語，接着就會用此解決，唯有乘坐無聖法船，才能得以抵彼岸，只要到彼岸，別說是取一個，就是取十個，輪流伺候你都沒有問題。

又渲染無聖道祖慈悲為懷，法力無邊，願力廣大，有求必應，救苦救難，引度生靈，讓人心中有一個真空家鄉的念想，如此吸引，也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但江漢珍看着自己做出的無聖道道理，眼神中閃現出無盡的古怪之色，並不是這時欺騙眾生之事，而此理卻是真切無比的東西。

人生在世，要想好好的活着去追求真空家鄉，首先要解決的事財侶法地這四樣關鍵問題，而無聖道道理就是解決這四個問題為核心。

首先賺取錢財，然後尋找同伴，接着尋一份事業，最後找到自己的位置。

無聖道此理也是大多數人的追求，就是達官貴人，仙道神靈也逃不出這個道理之中，心中忍不住一陣吐槽，本來只是想吸收一些信徒，為自己提供香火，沒想到竟然真創出一個有理可循的道理來。

心中斷定，此道理定然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從而加入進來，成為自己忠實的信徒。

江漢珍看着自己制定的無聖道核心，猶豫了片刻，心中決定要不要將此徹底傳出去，以吸收更多的信徒。

他本來是抱着不懷好意的目的來的，如今此道利益眾生，讓他有些對自己的道路產生一些疑問，是不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

忽然想到修道，就是不斷的修正自己的道理，讓自己更加與大道靠近，道無止境，此為永久之道，心中的那份良知一直存在，也不需要滅了自己的良知，大道自然，只要進步就行。

至於利益眾生之事，就算是自己的良知之心吧。

相通之後，就抬起頭來看着被召集來的幾個小掌旗，幾人都是一副火熱的眼神，帶着絲絲狂熱，知道這幾人對自己的信仰幾乎進入了一種瘋狂。

若是他讓這幾人去死，這幾個人也會毫不猶豫的去做，既然如此，那真的就是自己的手臂一般，若是幾人強大了，也能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

江漢珍就將手中的書冊遞了過去，說道：“此乃無聖道祖自真空家鄉傳書，我將此記錄下來，一觀之下竟然是我無聖道的核心道理，你等被道祖注視，心性堅定，該為普渡發船上的掌握小旗之人，有引領隊伍的責任。”

幾人對着江漢珍大聲說道：“原為聖教赴湯蹈火，在所不死，無聖父母，真空家鄉。”

江漢珍也結了個印，說道：“無聖父母，真空家鄉。”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如今天下邪魔當道，讓苦海眾生更加混亂，百姓流離失所，無處棲身，我們有義務去將這些受苦眾生從苦海中解脫出來，乘坐無聖法船，去真空家鄉。”

幾人想也不想的就就齊聲說道：“全屏靈童吩咐。”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去將此真經刻錄在石頭上，供我們兄弟姐妹觀看，而你們，就將此背誦下來，七日之後，跟我一起去無邊苦海，引領眾生登上無聖法傳。”

“謹遵靈童法旨。”

幾個小掌旗就一副火熱的樣子說道。

江漢珍被看的有些不自在，就結了個印，緩解了一下尷尬，接着說道：“無聖父母，真空家鄉”。

# 第二百八十一章 初到黃泥崗

等到幾個小掌旗離去，江漢珍探查了一下自己的情況，如今身體已經恢復，加上修鍊得當，竟然長高了一下，不死以前的瘦弱，而對於那本螳螂拳法的修行，也不如正軌，以他金仙的見識，修鍊起來自然奇快無比，如今已經到了煉筋境界，儼然算個武徒，在加上經常吐納呼吸，內臟也是不弱，要發揮力量，就是一般煉骨境界不小心也會找了道。

對於信徒的培養，經過一番決定，就將其中的刀臂之法傳了出去，手持兩把鐮刀，就能發揮一些威力，對付一般的士兵不再話下，也算是有了一些自保之力。

而對於自身的道術修鍊，並沒有如此界傳說中那樣，做出出竅舉動，而是一直養在靈台之中，凝聚雷霆符篆。

心知此界陰神出竅之人最懼雷霆，想着若是遇到不軌之人，定會給他一個難忘的教訓。

此時正值天下平復，百廢待興之際，也是最後的一點混亂時期，若是此時間以過，大乾就會整理內部，然後對付外敵，如那雲蒙國早就在外虎視眈眈了。

到了此界氣運之子冠軍侯，洪易成長的年代，那時候天下已經到了最鼎盛的時期，他根本就沒有了機會。

所以就想趁着這幾年空白時期，迅速壯大起來，只要信徒多了，即使面對朝廷人馬，也不是沒有還手之力。

時光如梭，轉眼七日已過，小川村地處南方，有有一處深山老林，顯得有些偏僻，經過三日的穿梭，一群人從山林中鑽了出來，而帶頭的事兩個提着鐮刀，很有精神的漢子，後面七八個人簇擁着一個孩童，四處戒備着。

這群人衣着襤褸，有的都成了布條一般，本來小川村就貧窮，布料很少，能夠穿一身衣服都算不錯的了。

大多說都是光着膀子，只有一塊遮羞的人大有人在。

江漢珍這次出來，所有人的衣服都是信徒湊起來的，因為這群人要去無邊苦海，所以才傳了一身。

三日的時間，看見眼前的情景，江漢珍就知道是出了林子，神識一掃，發現里許之外有一塊石碑，發現寫着‘黃泥崗’三個字。

心中一動，‘黃泥崗’此地在陽神世界也小有名氣，是綠林土匪大羅道的底盤，而大羅道在整個南方都是出了名的，掌控者為趙家。

經常做一些打家劫舍的勾當，心中有了一絲警惕，就神識仔細查看了一番，發現林深之處真有人藏着，甚至還發現一個氣血強大之人。

回想着陽神世界知道的信息，大羅道作亂南方，大乾自顧不暇，就起了安撫之意，武溫候數年前取了趙家的女兒為正妻，南方地界就歸入朝廷管轄之中，如今雖然明面上不敢，但暗地里還是攔路打劫一番。

雖然自己這群人都是身無分文之輩，沒啥好劫的，但從陽神世界的趙夫人以及武溫候一家來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趙夫人擅妒，眼裡容不得沙子，有睚眥必報的性格，而且心胸極為狹窄，做事心狠手辣。

就是武溫候也差不多，如那大公子洪熙，也是一個德行，就連氣運之子一般的洪易，也是一個記仇之人，為人陰沉，做事不留情面。

也就是讀書明理之後，性格才有所改變，可都不是一個省錢的主。

趙家心狠手辣也是出了名的，保住准這群人以殺人取樂，為了避免麻煩，江漢珍決定繞道走。

就開口說道：“前方是‘黃泥崗’，經常有攔路搶劫之輩盤踞，我們從一邊若過去，還有三十里就到了楓樹鎮，我們從那裡開始。”

幾人紛紛答應下來，而最前面開路的一個小掌旗說道：“靈童大人，黃泥崗我聽過，就在朝廷禁止槍棒的那時候，一個路過黃泥崗的客商被打劫了，一群人死的只剩下一個，逃進了山林之中，最後不知怎麼到了我們小川村，還沒說幾句話就死了。”

而另一人也說道：“這事情我們都知道，所以才將黃泥崗記住了。”

江漢珍看了一眼眾人，覺得還真有可能，大乾禁止民間私自練武，禁止槍棒，就在那個節骨眼上，這些綠林之人應該有所收斂，怎麼可能去做這些事呢。

心中有了一個猜測，就問道：“那人說了什麼話，你們可還記得？”

一個信徒說道：“記得記得，那人說是要將這時告訴洪玄機，就說是大羅道的人做的，要小心趙夫人。”

江漢珍心中奇怪，大羅道是趙家的，而洪玄機娶了趙家女，兩邊怎麼打了起來，就問道：“還說什麼沒？”

信徒說道：“沒了，這句還沒說完，頭一歪，就斷氣了。”

江漢珍心中有些猜測，但這事與他沒什麼關係，趙夫人想要把持洪玄機家，掌握財政是個不錯的選擇，首先斷了洪玄機的財路，不得不依靠趙家，以後也不會地大羅道趕盡殺絕。

也從此分析出大乾立國不穩，才考這種聯姻的手段穩定大局，然後慢慢收拾，但這些人也不是省油的燈，來了這麼一出，洪玄機只要手裡沒錢，就不可能對大羅道下手。

這讓江漢珍看見了一個可能，就是大乾就靠一些裙帶關係維繫着，若是將這些關係給打散了，大乾又會進入動蕩時期，他的機會才會多一些。

就隨口問道：“那你能是怎麼做的？”

一個信徒說道：“我們又不認識什麼雞鴨的，自然將這人找了個地方埋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你們做的對，以後這些事情少摻和，若沒有實力，摻和進去就有滅定之災。”

而一個在信徒中腦子好使說道：“敢問靈童大人，若是我們有實力，是不是就能摻和進去，從中得到一些好處。”

江漢珍詫異的看了一眼，心道終於出現一個能想事的來，以後就會輕鬆不少。

這名信徒名叫唐石柱，二十多歲，為人機靈，家裡就一個老母親，因為小川村的貧窮，但貴在能想事情。

以前梁寺監之時，被打壓的連話都不敢說，甚至有些木訥，現在江漢珍沒那麼要求，思想活泛了起來，也算一個能頂住事的人。

就點點頭，說道：“不錯，若我們有實力了，就能從中權衡一番，為我聖教獲取一些糧資，這些東西都被苦海惡魔掌控，我們將之奪取，也是功德一件。”

唐石柱聽完，也不是懂了沒，就點頭說道：“是，靈童大人，屬下記住了。”

# 第二百八十二章 兩虎要相爭

有了決定，無聖道一干人就順着林深之處繞行，以江漢珍此時的修為，神識在一里以外，嚴密的觀察之下，對這些山林中暗藏的人洞察的也算清楚，將之避開，也省的出現什麼麻煩。

自忖只要自己不想出現，這群人肯定難以發現自己這群人，就這樣無聖道教徒都沿着江漢珍指點的路前行，從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動靜。

忽然神識一掃，發現又有人也路過黃泥崗，看滿車的貨物，似乎是一隊商隊，其中幾人氣血渾厚，行走之間龍行虎步，而且帶有軍中殺伐氣息，江漢珍一看，這些就是軍旅出生之人。

甚至領頭的一人氣息與外界相互呼應，判斷的出這就是鍛煉內髒的先天武者，一個先天武者與幾個煉骨境界的武者在商隊之中，陣勢不小，而且在路上大搖大擺的行走，好似毫無顧忌。

若是再往前走，就會與前面山林中所隱藏的山匪遇上，若是山匪見財起意，兩方肯定會發生一些衝突。

衡量了兩邊的實力，道術高手沒有，可武者不少，山林中藏着兩個先天武者，而商隊之中只有一人。

江漢珍感嘆一聲，連劫道的都能有如此實力，看來南方地界上趙家所掌控的大羅道實力不小，竟然能派出先天武者出手，怪不得連當朝都要忌憚，最終派人娶了趙家女，進行安撫。

可這好像並沒有什麼用處，大羅道依舊我行我素，說不定這次是針對性的攔路打劫，並沒有那麼簡單。

正想着，就發現隱藏在暗中的一個年輕公子正在對着身後兩個先天武者說著什麼。

江漢珍心中一動，一個剛修鍊到煉筋大成的年輕人竟然能指揮得動先天武者，看來此人身份不低，肯等是大家公子若是不然，怎麼可有此權利。

覺得事情有趣，就帶着人向近處走了一會，讓教徒原地隱藏休息，不要弄出動靜，就盤坐原地，閉幕冥思，氣運雙耳，聽起了這些人說的是什麼。

就聽到那個年輕人說道：“趙有奇，趙有理，你們兩個聽好了，我們這次打劫可不是真的攔路劫道，一定不要弄死人，而且這些貨物，都要隱藏起來，別處任何閃失。”

就見一旁的趙有奇說道：“放心吧，大公子，這次是小姐安排的，請教了高人給你出的這次計策，若是能搭上太子這條線，我們趙家的實力就能保住了，朝廷想要拿下大羅道，有太子保着，肯定會平安無事。”

另一邊的趙有理也說道：“誰說不是呢，我趙家又無男丁，以後大羅道所有的基業還不是大公子您的嗎，朝廷的禁武令壓得我大羅道喘不過氣來，只要能做成這件事，搭上這條線，即使再如何，我大羅道都不會有事，公子您以後的基業算是保住了。”

趙有奇也附和說道：“是啊，趙家對大公子全力支持，有了大羅道這份基業，整個南方都控制在大公子手中，再加上繼承了侯爵爵位，就是以後聖上都會對你畏懼三分。”

大公子也是自信的一笑，表示當仁不讓。

江漢珍看着這位大公子的氣息，怎麼與當時攻打小川村的那個氣息極為相似，而且所攜帶的軍中煞氣也是一般，而且又有官身，這人極有可能就是攻打小川村的那位縣兵領頭之人。

而接下來這位公子又說道：“這次剿滅無生道分壇，也算是立了大功，雖然與太子搭了話，也只是還了咱們人情，關係還不深，雖然我進入了邊軍之中，可父親剛正不阿，不會對我有多少幫助，只能通過這種方法，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旁邊的趙有奇說道：“能成，肯定能成，我們這次探查到這批貨物對太子很重要，如果有了這次貨物收益，太子就能擴大農莊，增加收入，在眾多皇子中領先一步。”

而一旁的趙有理也說道：“對，正是如此，如今太子已經十四歲，算是成年了，重要一步領先，就能步步領先，聖上最近聽說身體不適，只要我們扶持太子，大公子以後封侯也不是不可能，說不一定還能封王。”

“不要亂說。”

大公子趕緊制止，接着說道：“自我大乾立朝，就禁止異姓封實權王，我們本身實力不弱，若思再封王，恐怕會有猜忌，不可胡說。”

兩人嚇得趕緊一個哆嗦，說道：“是，大公子。”

而大公子卻看了一眼前面，說道：“來了，準備動手，吩咐下去，不要傷了任何人，全部活捉就行。”

接着就一聲令下，一張張網從四面八方飛向了商隊之中，接着又是一陣冒煙的東西飛入了人群之中，幾個功力低微之人，搖晃了兩下，就一頭栽倒在地。

江漢珍觀察到這裏，也就明白了些東西，這大公子就是傳說中的武溫候之子洪熙，而這群黑衣人就是大羅道之人。

至於打劫的目標，就是當朝太子，先打劫太子的貨物，然後出面將貨物送回去，然後與太子搭上線，以此目的來達成與太子親近的目的。

而這批貨物，又對太子極為重要，肯定會感激洪熙，至於結果，自然就能想出來了。

接的原本世界之中，洪熙在邊軍之中因為救了太子的命，所以年紀輕輕就位高權重，看來也不是就那一次，也許早就成了一個派系之人。

江漢珍雖然不知道所說的聖上到底什麼意思，但在幾年之後，這位皇帝還能納妃，身體健康的活奔亂跳。

也不想多加摻和，就召集了無聖道人手，說道：“咱們走吧。”

無聖道幾位小旗紛紛起身，就要跟隨江漢珍離開，但江漢珍習慣性的看了一眼周圍，正好看見大羅道與太子商隊的戰鬥已經結束，早有準備的大羅道將商隊一鍋端了，已經押了俘虜和搶到的東西，向著山林中一條小路穿行而去。

洪熙與身邊的兩位先天武者，以及幾位煉骨境界的武者，騎着高頭大馬，向著楓樹鎮方向而去，而楓樹鎮，就是一條南北通透的必經之路，去盛京的路，也是向那邊走。

所剩下的看守物資與俘虜的那群人，武力就少了許多，只有一個煉骨境的，和幾個煉筋煉肉境的人，剩下的都是還沒入門之人。

看着這批肥碩的物資，讓他動了心思。

身邊的唐石柱好像看出來了什麼，就問道：“靈童大人，怎麼了？”

江漢珍說道：“待會朝歌地方休息，今晚有大事要做，多準備一些樹枝與藤條。”

唐石柱疑惑的問道：“是，靈童。”

江漢珍接着說道：“還有，問問誰會做箭支和編製籮筐的，我有安排。”

唐石柱眼睛一亮，帶有一些狂熱的說道：“是，靈童，屬下這就去準備。”

()

# 第二百八十三章 意外的感悟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無聖道新立，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就連這些小掌旗，所穿的衣服都是東拼西湊的捐出來的，連個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手裡的兵器，只有干農活時用的鐮刀。

想要收攏信徒，就連最基本的一頓飯都提供不了，怎麼可能有人跟隨，即使在厲害的組織，要是沒有了物質基礎，一切都是空談。

看見這批物資，本來打算繞道過去，可洪熙竟然帶走了先天武者，還將大部分的煉骨境武者都帶走了，只又一個煉骨境，其他的都是少數幾個煉肉煉筋境的武者，這才讓他動了心思。

江漢珍自從得了身體，步入修鍊之路，修為可以說是一天一個樣子，根據螳螂拳法為根基，創出了一條直通武者大道的道路，性命之道同時修行。

現在的修為雖然只有此界的煉筋境界，若是加上其他的法術手段，比此界的道術也不會差，能無視一些禁忌的施展出來。

在加上這些信徒，都能使出一兩個殺招，權衡之下，就想冒一次險，將這些物資全部劫下來，成為自己無聖道的物資。

至於洪熙的計謀，和太子的什麼大計，就不關他們的事了，他所需要的只是這批物資，至於以後太子如何，或者洪熙如何，都與他無關。

不一會就召集了幾個會編竹筐的，江漢珍就讓他們將軟藤編製成衣服一樣的東西，就是所謂的藤甲，又在藤甲之上篆刻了金光符文，形成法術護體效果，若是不碰到污穢之物，刀劍難傷。

又在上面用特殊材料做了一些輕身符篆，只要穿上藤甲，行走就能輕鬆許多，一般人也追不上。

至於弓箭，這些信徒本來就是山林中生活的，獵弓還是有的，只不過是兩三石的弓，有傳聞一些武者能開八石十石弓連射而輕鬆至極，目力極佳，百發百中，有百步穿楊之稱。

可這些最起碼都是筋骨大成或者先天武師之人，這群信徒就沒那個本事，能連開三石弓都是江漢珍指點訓練的結果，不然開上兩三次，就得力首發

箭支使用石頭打磨的箭頭，江漢珍將有破甲效果的庚金雷府篆刻其上，只要被傷到，身上的甲只要弱一點，就能將其穿透，形成傷敵效果。

將所有的都準備好，已經進入傍晚時刻，江漢珍用了三隻銅錢占卜，卦象显示吉，利益東南，不利西北。

心中有了決定，等到拿到這批物資，就向東南方向逃，此地西北屬於盛京之地，江漢珍根本就沒打算去盛京，此卦象正合他意。

一聲令下，一行十一人就向著大羅道匪眾看守物資的地方摸了過去，地方早就探查好了，潛行過去，只等一個絕佳的時機。

洪熙與大羅道制定了這項計劃，自我感覺比較完美，大羅道控制南方几百年，已經根深蒂固，自前朝開始，就是南方實際掌控者，也沒有哪個不長眼的人敢惹大羅道，這種現象也沒有什麼防備，也不會考慮到別人從中截胡。

如今天下行事明朗，一切勢力都在朝廷卷宗中有記載，但要像江漢珍這樣從無生道分出去的無聖道，就不得而知了，就如現在，所留下的看守物資之人，也都呈現一幅懶散之狀，毫無紀律可言。

江漢珍一干人候在一旁，暗暗的觀察着，都是清一色的輕身護體藤甲，閃爍着寒光的箭矢，與散發著陣陣雷光的鐮刀，若是不知道來歷，一定以為這是一隊裝備精良小部隊，可哪知這些人就是江漢珍用仙道手段，臨時打造出來的，若是冷不防跳出來，先不說能不能有什麼作用，就是嚇人也挺好用的。

此界兵甲大都是銅鐵所制，至於木屬性的犹如紙鎧藤甲還是很少見的，也是此界武者的力道所決定。

只要是一個武者，就有超出普通人一兩倍的力量，若是先天以上武者，就是精良鎧甲都能斬成兩段，更別說是這種藤甲紙甲了，最多只能防備普通人。

此界戰場之中，大都是有武道修為的武者，藤甲此類的根本不使用，也只有江漢珍這種仙道之人，有仙道符篆煉器之法的人才能用這種凡物，來做為武器。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是在囊中羞澀，就是將自己這群人所有的東西都賣了，都不一定能換來一副，而且金鐵之物作為符篆煉器等載體，要比普通藤條牆上無數倍，若是有能力，江漢珍肯定選擇金屬鎧甲，而不是隨便撿點藤條編織了。

雖然裝備有些差了，但信徒鬥志可不一般，眼神明亮，好似隨時準備出手一般，安靜的等待着命令。

江漢珍看着看守馬車上物資和幾個大羅道匪眾，雖然鬆散，但還是隱隱成為陣勢，讓江漢珍看着一陣皺眉。

一旁的唐石柱就說道：“靈童大人，是不是有什麼麻煩，您放心，只要大人下令，我們就是拚死也要那下這些東西，突襲之下，最少能讓他們減員一半。”

江漢珍搖了搖頭，看着都一副狂熱眼神的信徒，覺得還是保留一下，如今出來就這幾個人，他可不想一次拼殺，就折損上幾個，對於神道來說，狂信徒無疑是最珍貴的，是神道香火最重要的來源，這些被選拔出來的小掌旗，對於他本尊來說，一個就能頂的上是個普通信徒。

此戰雖然必勝，到他可不會將人手摺損在這裏，狂信徒的培養，和修為境界相似，都是經過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從信仰的淺薄到深入，也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培養。

看似江漢珍這幾個狂信徒形成的時間不長，可這都是以前無生道的積累，長此以往的念誦無生道咒語，就是一個正常人，都能建立起一定的信仰，更別說這些大字不識一個的村名了。

以後就是招收的流民，雖然為了一碗飯而跟隨，但也只能是最淺薄的淺信徒，至於能否成為狂信徒，還真不好說。

他不是畏懼這幾個看守之人，也不是沒有辦法將之全部處理了，而是實在舍不得這幾個狂信徒，邊看就只有十個人，但給本尊提供的香火之力，基本上能達到信仰力總和的一小半，就是折損上一個，都會讓他心疼半天。

忽然看見下面的幾個看守的陣勢消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了，江漢珍猜測，可能是覺得自家在南方沒有敵人，所以覺得萬無一失，鬆懈開來。

甚至有幾個人結伴而行，躲在一邊喝起酒來，江漢珍一看，暗道一聲好機會。

隨即對身邊的幾人說道：“等一會，等那幾個喝酒的全部差不多了，再找個空擋，就開始突襲，現在檢查自身裝備，看是否有遺漏。”

幾人都是認真的點點頭，開始做自己的事，江漢珍又想了一下，囑咐道：“待會都給我小心點，我們本來就人少，別傷了哪個，若是誰受了傷，就別上跟着我出去了，只有將你送回去了，記住了沒。”

江漢珍此言一出，幾個信徒都抬頭看了一眼，其中的眼神帶着一絲感動，還有些莫名，江漢珍北看的不自在，就趕緊躲開，說道：“做完事先休息一會，吃點乾糧，別在這愣着。”

隨後想遠處躲了一下，開始探查起自己的精神來，就在剛才，就那麼一句看似關心的叮囑，竟然讓他收到的信仰之力暴增一節，好像與信徒之間更加親密無間了，甚至能感應得到信徒的意志，甚至憑藉著這股信仰，能發揮出超人的力量一般。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最後還是決定待會觀察一下，若是可以，就能形成一道信仰，通過此種途徑，賜福於信徒來怎家實力，至於是否可行，還是個猜測，還需觀察一番，才能做出決定。

()

# 第二百八十四章 萬無一失計

大羅道人看守着物資，剛開始還頗有章法，防衛措施齊全。

每個人都能負責一份，若是合起來，也能產生極大的防衛力量，也許是覺得大羅道在南方一家獨大，沒有人敢打大羅道的主意，隨之就開始鬆懈起來。

剛開始還有所顧忌，也許是洪熙還沒走遠，可隨着洪熙離開的時間越來越長，這群人就徹底鬆懈了，各自做自己的事，甚至還有人喝酒，喝到高興，又會召集幾個，一起喝了開來。

喝酒誤事，這是亘古不變的道理，若要辦事，只要沾了酒，基本上就會大打折扣。

隨着加入酒場的人越來越多，江漢珍覺得差不多了，對身邊幾人說道：“準備進攻。”

幾個狂信徒立即彎弓搭箭，對準了人群中，江漢珍說道：“沒人對準一個，三輪之後，就向前沖，至於那個領頭的就由我對付。”

看着幾人認真的點了點頭，江漢珍覺得可以了，自己這邊氣勢強盛，已經到了頂峰時期。

出來之後首次出手，基本上積攢了以前積攢的所有氣勢，無聖道本就根基淺薄，新立不久，想要出手，就得竭盡全力。

大羅道氣運昌隆，積攢深厚，雖然有朝廷的打壓，但還是一個龐然大物，可無聖道太過弱小，拿無聖道與大羅道比起來，犹如螞蟻與大象的差距。

也只有江漢珍才能洞察其中的弱點，此舉犹如在大象身上咬一口，一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只有將所有的底牌全部壓上去，才能萬無一失。

江漢珍心神感應之下，看着自己最近一段時間積攢的氣運，心一狠，將所有的氣運都釋放開來，融入了無聖道這支小隊中間。

接着就一揮手，說道：“放箭。”

一陣嗖嗖的呼嘯聲向著喝酒的大羅道匪眾飛去，幾個人正喝的高興，忽然身邊的同伴脖子上插着一支箭，正要取笑一下，接着又是一陣呼嘯聲飛來，喝的暈暈乎乎的幾個人人全部栽倒在地。

而且周圍的小嘍啰也開始接二連三的慘叫倒地，這時候領頭的武士這才反應過來，大吼一聲：“小心，有人。”

已經兩撥箭飛了出去，大羅道中已經發現了，可即使反應迅速，最多也就提起兵器，第三波箭飛了過去。

紛紛拿着兵器開始格擋，有了準備，只傷了三個人。

江漢珍看着自己這方造成的戰果，還是十分滿意，原本敵強我弱，經過一番偷襲之下，竟然將優勢拉到了自己這邊。

接着就一揮手，說道：“衝過去。”

就見早就收起弓箭，提着鐮刀的十個狂信徒迫不及待的跳了出來，瘋狂的大吼着狂奔出去，沖向大羅盜眾之中，犹如野獸一般，嚇得大羅道眾有些不知所措。

江漢珍看着領頭的武士，正提起一把長刀就要衝殺過去，江漢珍身形閃，就擋在了這名武士面前。

領頭的武士一看是個孩童，愣了一下，也沒有理會，提起刀就斬殺過來。

江漢珍身形一閃，就多了過去，而這時一幫狂信徒正在不要命的屠殺着大羅盜眾，身穿金光輕身藤甲，無視刀劍傷害，大羅盜眾砍上一刀，信徒什麼事都沒有，接着就要挨上一鐮刀。

一群全身刀槍不入的人忽然出現，讓一群盜眾產生一種恐懼之感，而且隨着倒下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恐懼繼續蔓延着。

就連領頭的武士也被嚇住了一般，與江漢珍對峙着，不敢有絲毫異動。

江漢珍觀察着這名武士，發現此人不但筋骨強悍，而且就連皮膜也十分緊湊，一舉一動，猶如鐘鼓內鳴，行動之間，暗暗蓄力，發出犹如金鐵一般的聲音。

江漢珍看似很輕鬆的與之對峙，其實心中暗道一聲糟糕，到頭來竟然發現以自己目前的本事，竟然不是對手。

本想着自己螳螂拳也有些火候，只有速度夠快，利用尋經點穴的截脈手法，就能將之拿下，可沒想到估計錯誤，到頭來竟然發現自己對面前這人無計可施。

可事到如今，只能硬撐着了，他沒想到的事筋骨之間的皮膜境界，竟然在此界被如此重視，形成了一個小境界。

以他的推演，皮膜修鍊只用來強化骨骼，都是是何養生就行，至於威力，還沒有深入研究。

這也怪不得他，本身出自仙道之中，最擅長的就是性命之道，攻擊手段大都通過法寶施展，對於自身而言，最多就是凝練神通。

江漢珍裝作毫不在意的擋在領頭武者面前，鬆鬆垮垮的站立着，似乎毫不在意。

而面前這名武者好像也被嚇到了一般，一群刀槍不入的人沖入盜眾群中，大肆砍殺，又加上剛才的偷襲之策，讓已經被打蒙了的盜眾更加不堪，十成的戰鬥力如今發揮不到一半，再加上被狂信徒那種不要命的打法，心氣已經被擊敗，只等着被過去收割。

不一會，就將所有的盜眾都砍殺在原地，信徒之中也沒什麼傷亡，只不過身上已經有了一些淡淡的殺氣，十個人提着鐮刀，向著領頭武者圍了過來。

領頭武者心裏一驚，此時已經被嚇住了，但看着被交代看守的這些貨物，知道若是自己逃了，也難逃一死，心中一狠，握緊了長刀，看樣子就要拚死一搏。

而四周的信徒也是一副躍躍欲試，似乎就要衝過去。

江漢珍暗道不好，沒想到這人竟然有了拚死之心，若真如此，自己這邊就是能那下面前這人，也要損失好幾個。

就站出來對着面前的武者說道：“你走吧，這些東西不是你大羅道能承受的起的，回去告訴你家主子，就說這批貨物無聖道要了，回去就如實說清楚，相比你家主子也不會為難你。”

面前的武者心中一驚，從言語之中，也猜測的出這些人好像知道自家的意圖，貨物被劫，按照以往，他是必死無疑，可這人信誓旦旦的說回去不會為難自己，有了生機，自然不會去去尋死。

看着面前這人閃爍的目光，就這道這人是心動了，對着圍住武者的幾個信徒一揮手，信徒就兩邊散開，讓出一條通道來。

面前的武者見此，心中的殺意全消，但還是警惕着，猶豫片刻，最終還是決定了一般。

轉身對着江漢珍說道：“今日之事，我定會如實向少爺彙報，不知英雄尊姓大名，若有機會，定如數奉還。”

江漢珍聽得想笑，臨走放狠話是一種慣例，最起碼能保住面子，不至於太難看，但還是對着面前武者說道：“英雄不敢當，我乃無聖道道祖的轉世靈童。”

武者聽着什麼靈童，覺得沒有聽過，但還是將之記住，但還是放下心來，感覺這群人真的是要放自己走，心中一松，就要準備離開。

但隨即腰間腰眼血一軟，一個跟頭栽倒在地，接着就敢接全身環跳肩頸諸多學位都是一陣酸痛，心道不好，就要向前逃竄，但發現全身酸軟，竟然使不上任何力量，嚇得他肝膽欲裂，能做的只能是面目做出一些驚恐的表情。

江漢珍左右看了一眼正在觀看的信徒，頓時罵道：“還不快將他處理了？等着上菜嗎？”

信徒這才反應過來，紛紛向著地上的武者撲去，深怕慢了一步啊，上去就是鐮刀伺候，片刻之間，一個武師境界的煉骨境武者，就被分成數塊。

# 第二百八十五章 未雨先綢繆

看着每隔信徒臉上洋溢着勝利的喜悅，江漢珍也不想打擊他們，此舉可謂是火中取栗，見縫插針，若是一個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

不管是太子一方，還是大羅道洪熙一方，都不是現在的無聖道能夠承受的，必須馬上離開。

心中有了決議，就對幾個信徒說道：“趕緊收拾東西，咱們快點離開，不可久留。”

“是，靈童大人。”

狂信徒不管自己又什麼想法，對於與自身信仰的標誌人物，就是絕對的服從，有時候江漢珍在想，是不是這些信徒都已經失去了自我，成了附庸一般的存在，就是依附於自己的道理周圍的存在。

幾乎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了自己的本尊，只要一聲令下，即使刀山火海，這些信徒都會毫不猶豫的去執行，想着自己是不是泯滅了人性。

可想到自己已經這幅模樣，又將此心壓了下來，還是決定繼續如此行事，以收集香火來修行，註定就不能失去信仰，有了這些信徒，也能為自己增添一定的助力。

信徒們收拾好所有的物資，就有人問道：“靈童大人，這些沒煙迷暈的人怎麼辦？是不是要殺了。”

江漢珍看着擺在一邊整整齊齊的商隊之人，都是一副昏迷不醒的樣子，這些人的來歷，就是為太子運送貨物之人，圈閉被俘虜。

看樣子洪熙沒有準備殺這些人，對於這些人，心中正在想着怎麼做才對自己有利。

若是將之殺了，一切都會成為謎團，洪熙只要知道此事，絕對不會讓太子知道的，看似太子與洪熙之間，但兩家背後之人一個是當朝皇帝，一個是武溫候，甚至還有大羅教。

對於無聖道來說，天下越亂，對自己越有利，天下太平了，還真沒他們什麼好事。

只有將這些人放回去，才能讓盛京之中產生動蕩，覺得值得一試。

就對着幾個信徒說道：“將那幾個武道修為比較高的身體關節附近的大筋弄上，其餘的不用管，然後大虎二虎跟着我，唐石柱帶其他人押送物資離開這裏，往東南方向走，我做完事就會追上你們。”

江漢珍吩咐下來，就開始行動起來，幾個信徒對着幾個迷暈的武者開始動了手腳，將結果武者身上關節之處的大筋，用鐮刀挑開一半。

需知大筋乃武者動力本源，拳法一開一合全屏大筋控制，若是損傷，即使鋼筋鐵骨，也無計可施，沒有完全隔斷，已經算是留情了，若是太子願意花費代價，也不是沒有可能恢復。

就是看太子到底能不能捨得了，若是舍不得，大筋損傷，以後十成武藝用不出三成，也算是費了，到時候無聖道就會出來，將幾人度入門中，也算是為無聖道增加一些武者。

按照江漢珍的安排，唐石柱帶着人，將馬車連帶物資趕走，向著江漢珍指的東南方向行去。

而江漢珍自然不會什麼都不做，將無聖道留下的所有痕迹，意義消除，直到一絲不剩，這才滿意。

繼而又讓兩人先消除物資離開方向的痕迹，而他就等在一旁，等到兩人走後半個時辰，這次拿出一些自製符水，澆在了幾個昏迷的武者身上，身形一閃，就離開原地。

暗中觀察着，就見幾個武者陸續新來，發現自己幾個人拿被傷了大筋，頓時哀嚎聲此起彼伏。

江漢珍暗暗點頭，這才循着無聖道離去的方向追了過去，一路自然少不了是消除信徒所過之後，留下的信息。

消除信息之道，表面上只能欺騙普通人，若是遇到道術高手，就是過上三天，也能從中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所憑藉的就是陰神之眼，可以看見常人看不見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自身獨特的氣息與氣場，平常人難以控制，只能任其顯露來外，不能收發自如，所過之處，必定有所泄露，留下的殘餘氣息，稱之為信息。

而陰神意識也可以算是虛幻之物，與此屬性相近，只要出得竅來，就能看見。

若是功力深厚之人，就是人走後三五天時間，都能通過殘留的信息，將人尋找出來。

普通人不知，看着神奇無比，書袋子明理，見之也雲里霧裡，若是有人聽聞，也會覺得玄乎其神。

其實數出來一文不值，只要親自驗證一會，什麼都能明白。

捕捉信息，也不可過長，時間長了，憑藉自然之力道化，什麼也不會剩下，可見自然之威。

江漢珍所要做的就是模仿自然道化萬物之力，用一個化字符篆，配和雷霆之力，將之一一抹去，就是此界的鬼仙來，也不一定能發現什麼異常，順着信徒離去的方向，一路收尾，最終在東南一個小城外開始匯合。

當打聽到東南地界由於幾次叛亂，讓一些地方的農名荒廢了農耕，耽擱的時間過長，就是補種，也不可能養活一家人，從而判斷出肯定有大量的流民出現。

而且用望氣數日夜觀看天象，發現星空紫薇星璀璨，左輔右弼明亮，亂星繁多，可都被紫薇正位壓了下去，而且一些重要的星辰，也沒有絲毫髮跡的現象。

心中暗想，現在朝廷已經形成了大勢，能夠將天下鎮壓住，即使亂星也難以抬頭，看來也沒有大的戰亂。

最後仔細觀察之下，發現橫空之中有一層淡淡的赤黃之氣，頓時讓他大喜，此氣主蝗災，是蝗蟲過境之相。

蝗蟲過境，鋪天蓋地之下，若是各地官員不嚴加防範，肯定會造成大的災難，覺得這是個機會，頓時有了主意。

帶着信徒，將所收穫的財務分批出手，換成了一些財物，又開始各地收購糧食，暗中傳播教義，並且宣揚災年將至，只有信仰無聖道祖，乘坐無聖法船，才能抗得過去，保住一家老小。

講過江漢珍幾次的帶領，這幾個狂信徒也能做一些事情，江漢珍就將一些瑣碎事情交給了狂信徒，而他自己就開始四處尋找修鍊之法，完善自身修為。

無聖道暗中積蓄實力，從不發生衝突，只在暗中做一些救治百姓之事，只等着蝗災降臨，收割一批信徒。

讓他有些意外驚喜的是，從奪取的這批物質之中，竟然發現一篇現在如來經殘卷，而且正是收集香火的那一部分，如今利用香火之力補充自己，沒想到竟然尋到一篇，與自己所知的互相補充之下，竟然能完善許多，這讓他大喜過望。

回想着陽神世界中的一件事，就是有人發現一處廟宇，而廟宇的神像竟然與太子有七分相似，甚至還刻錄著姓名信息。

覺得這應該就是太子自己收集香火來提升修為的一個功法，原來是從這次得來的，也知道原本的故事中，太子與無生道走的比較近，應該後來由得了無生道的那篇現在如來經總綱。

江漢珍覺得定要得來一觀，以補充自己收集香火的不足。

並不是說他垂涎這種功法，對於江漢珍來說，功法遠沒有自己心性重要，心性乃趨吉避凶之道，是生存的根本，功法是提升自己的一眾手段，即使再強大的功法，也需要強大的心性來駕馭。

功法秘籍之類的，對於他來說就是一個工具，只要合適，拿來用就行，就是將之扔了，也不覺得可惜。

# 第二百八十六章 人定可勝天？

這次取得的物資，豐厚無比，粗略的估算一下，就是在盛京購置幾個農莊都不成問題，在得知皇子立府，都會置辦一些產業，以作為籠絡人心以及日常開支所用。

太子是第一個開府的皇子，肯定還沒什麼好的產業，這次從南方運送來的豐厚物資，可能就是太子為了自己置辦產業而弄出來的。

江漢珍粗略估算一下，也推算出這可能就是太子的所有積蓄了，即使如此也讓無聖道肥了一把，置辦一些產業，就能支撐起整個無聖道。

至於太子如何，還真不關他的事，沒有絲毫想要將東西還回去的意思，且不說還回去就是死路一條，就是給他頒發一個獎章，也不可能送回去了。

財物面前，人人平等，金銀鋪路，神鬼開道。

隨着江漢珍對自身香火之法的完善，無聖道幾個狂信徒可開啟的傳道之路，先是置辦了幾個廉價一點的農莊，作為一點根基，接着又四處打聽哪裡有災難，若是發現流民出現，就一併收攏入農莊之中，成為第一批信徒。

經過幾次金錢開道，一些小村莊內都立起了無聖道祖廟，自此江漢珍本尊香火不斷，身上的傷勢也在慢慢恢復着。

此時也沒災沒難，看似朝廷與前朝殘留勢力還有些矛盾，甚至衝突不斷，可這些地方不是朝廷的就是殘留勢力的，與無聖道沒有絲毫關係。

大地之上，所的底盤都是有主之物，看似混亂，但與最底層好像沒有任何關係，一般的百姓若是沒什麼護身之法，就會被牽扯在兩方之中，作為炮灰不留絲毫。

對於這些勢力，經過一番探查，江漢珍發現自己一方竟然連一個也對付不了，若是在人家的地盤上傳道，肯定會發生衝突，最終才決定暗中傳播，等待機會。

對於機會，早有定計，就是預測到今年有蝗災出現，只要當地衙門不作為，活着一地之主的勢力對底層不關心，那就是無聖道的機會了。

在這種封建王朝，能遇到一個清官都是福分，到時候流民肯定會很多，此時所要做的就是暗中收集糧食，只等蝗災一到，就大肆收攏信徒。

而且根據自己的情況，大致估算出一個数字，先裹挾十萬流民，凝集自己的氣勢。

無聖道這邊日子過的舒適，可盛京那邊就有點凝重了，太子失去了貨物，洪熙按照原本的計劃想要與太子的關係更進一步，本來按照早就編排好的劇本演就行了，只要太子點頭，就能將貨物找回來，到時候這份情誼就大了。

聽說秋試之後太子就要去邊軍任職，只要隨便立下一兩個大功，有太子幫襯，陞官發財不是夢。

正當他坐着美夢，就得到消息說貨物被劫了，還是無聖道的人。

洪熙當即大怒，就要找無聖道討回貨物，就去尋找大羅道幾個家老商量對策，計劃在黃泥崗被破壞，而且黃泥崗是趙家的地盤，不但壞了計劃，而且讓大羅道失去了面子。

正在氣頭上的趙家家老都表示要發追殺令，找回貨物的同時，還要懲戒這種狂妄之輩。

可在大羅追殺令發出去之後，家老們才逐個反應過來，此計策一出，不是明擺着太子的東西是他們劫的嗎。

即使不知道，也和他們脫不了關係，慌忙之間收回命令，可造成的動靜，還是免不了的泄露了出去。

太子早就對自己心急如焚，而且自己的人還回來了一些，只不過他最看重的財貨卻不見了，從現場留下的屍體上，尋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最終推斷出這時大羅道所為。

又結合得到的消息，大羅道在追查一批貨物，這就讓太子認為這就是大羅道所為，至於貨物，已經消失。

當即向皇帝彙報此事，皇帝對於大羅道很清楚，當年為了安撫大羅道，就讓心腹洪玄機娶了趙家女，如今朝廷正在恢復元氣之際，皇帝只是回了句‘我知道了’，賜下了幾個閑置皇莊，就將太子打法了。

雖然事後對武溫候洪玄機說明了情況，可洪玄機整個府邸的財政都被正妻趙氏掌控，最多也就是責罵幾聲，增加了趙氏的一些怨氣罷了。

其中問題頗為複雜，也是因為朝廷沒有固本培元之固，若不然，天下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勢力存在。

只不過太子對於跟大羅道有關的人都狠上了，對於有心想要抱大腿的洪熙自然也不例外，雖然皇帝補償了一些東西，可難免留下一種連自己財物都看不住的影響，又加上此事被傳出去，無臉見人的太子沒過多長時間就去了邊軍。

盛京之事，與江漢珍還是沒多大關係，總之有他的手段，也沒查到他的身上，眼看着時間一天天過去，轉眼就到了收割季節。

就在糧食馬上就要收割之時，蝗災如願以償的來了，正在聽着信徒彙報的江漢珍就說道：“吩咐下去，個分壇四處散開，先設置施粥點，並且宣揚我聖道，先將此事醞釀一段時間。”

手下的信徒詫異的問道：“靈童大人，我們難道不收攏信徒嗎？可知如今正是大好時機。”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不是不收攏，而是時機未到。”

手下的信徒就虛心請教道：“還請靈童解惑。”

看着手下的信譽竟然也開始詢問了，就滿意的點點頭，此舉也是他好不容易改正過來的，以前的信徒，只知服從，從不思考，什麼事都需要他去安排，感覺有些繁重，這才引導的讓信徒做事能夠思考起來。

剛開始還擔心信仰堅定的問題，後來才覺得自己多慮了，以金仙道果鎮壓，輻射出的道理，信徒的靈魂都帶有他的氣息，不管再怎麼厲害，被金仙道果所沾染的這種氣息難以改變，只要信徒不修鍊成金仙，就不會有信仰動搖的事發生。

如今好了許多，信徒對於他的決議，不懂的話還會開口問的。

他自然不會吝嗇解釋一番，就說道：“現在收攏，弊大於利，作位顆粒無收，背井離鄉之人，當然不可能在一個地方久留，除非能找到謀生的生計，你可知凡是背井離鄉，又無根基之人，九成九的結局都是客死異鄉。”

信徒聽得連連點頭，說是流民，就是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東西，離開家鄉，想要在別處找一處能活人的地方，但又有哪個大地主會收留人口，給自己增添負擔，最多就是施捨粥食，讓流民多活一陣。

最後的結局只有一直走着，直到累死餓死，或者加入犹如無生道和真空道這樣的勢力，也是被利用造成一些動亂，最終變成朝廷的軍功。

江漢珍又接着說道：“這些流民所過之處，都會宣揚我無聖道，給他們指定一個地方，比如南北必經之地，到了那裡就會加入無聖道，有了希望，肯定會有很多人去那裡，我們只要在那裡等着就行。”

信徒眼睛一亮，說道：“靈童英明，此舉以逸待勞，到地方就能收攏很多，就能救助難邊的所有流民，也省的我們人手不夠，忽略了百姓，對我們來說也是有利的。”

但隨即又有些擔憂的說道：“那若是朝廷也跟蹤過來怎麼辦，我聖教如今勢單力薄，對於朝廷也難以應付。”

江漢珍笑着一陣搖頭，說道：“不會的，沒有人會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除非是個愣頭青。”

信徒一陣疑惑的問道：“這是為何？”

江漢珍說道：“利益而已，這些流民在士族鄉紳之前，比之蝗蟲更為可怕，蝗蟲對於他們來時說，毫無壓力，囤積的糧食，度過三五年不成問題，就怕流民變為強盜，將此分而食之，都在忙着怎麼防止流民靠近，又怎麼去管這些呢，至於官府縣衙，只要不攻打縣城，危害他們的治理，就不會過問這些，我們收攏流民，又能為官府減輕壓力，在南北要道將之收攏，避免了流民進入盛京之地，這就是各地官府的功勞。”

頓了有些，江漢珍有些不忍的說道：“恐怕那時候都在想着怎麼表功呢，又哪有時間處理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

信徒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道祖慈悲，靈童慈悲，天下妖魔亂世，只有我無聖道以慈悲為懷，救助天下百姓。”

接着就一聲長號：“無聖道祖，真空他鄉。”

江漢珍也回唱一聲：“無聖道祖，真空他鄉。”

等到無聖道信徒出去準備的時候，江漢珍覺得自己有些羞愧，本來是打着掠奪天地本源，收集信徒香火來的，可如今乾的這事卻是救助百姓，活命無數的功德，此界的天道意志對他的排斥絲毫不見減弱，這事在別人看來就有些吃力不討好了。

但隨着絲絲的香火匯聚，讓他靈台都清晰許多，心有所悟，提筆在案前龍飛鳳舞的寫下四個大字。

“人定勝天”。

# 第二百八十七章 好人本難做

蝗災出現，果然如江漢珍猜測的那樣，官府反應不及時，鋪天蓋地的蝗蟲飛過，犹如黑雲一般，大批的莊稼被蝗蟲所毀。

至於後來雖然有算反應，但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認為這隻是天災，非人力所能改變，自然也怪罪不到他們頭上。

至於士紳大族，自然是先管好自己，再考慮其他。

幾乎大部分農田都被禍害殆盡，當然蝗蟲也不可能吃的意思不剩，一些殘餘還是有的。

收上來之後，剛好夠交一年的租子，眼看着要餓肚子，只能走上逃荒一條路可走。

在逃荒者看來，只有天子腳下，盛京之地，才有一線生機，每次災年，都形成的慣例。

可這次不一樣，一道消息再逃難的流民中流傳開來，說是天公無道，人間妖魔橫行，人間就是一大苦海，在苦海中受苦受難是肯定的。

但無聖道祖憐憫眾生，以無聖法傳普度眾生，到達真空家鄉，在人間成立無聖道，志在普度眾生。

甚至描述了一個沒有煩惱，沒有悲傷，想要什麼有什麼的真空他鄉，讓已經走上絕路的百姓心中產生無限的憧憬。

又想到沿途施粥之人，就是無聖道之人，要加入無聖道，只有到達黃泥崗才行。

此傳言一出，不管真假，都讓已經背井離鄉的流民產生一線希望，也正是因為這一絲希望，才讓本來應該倒下的人堅持了下來，硬生生的堅持到了黃泥崗。

如今的黃泥崗已經建起無數的屋棚，基本上所有的屋棚都已經住了人，距離收攏災民已經半月之久，還有流民向這裏匯聚，即使江漢珍也被嚇了一跳。

本以為收攏個十萬流民就差不多了，只要將之分散在早就準備好的農莊以及能夠建立村社的地方，就能將之消化。

可短短十五天時間，已經超出了預期目的，還有源源不斷的災民湧向這裏，而且都是憑藉著無聖道的一絲希望來的。

就在這幾天，江漢珍明顯感覺到自身的氣運增加許多，就是修鍊起來，要比平常快上不知多少倍。

至於本尊那邊，得到的好處跟不用說了，有了大批的香火，讓他本尊的傷勢得到了大的恢復，現在即使不壓制，也不會繼續惡化，甚至還能憑藉著修為慢慢自愈。

如此好處，讓江漢珍難以割捨，本來打算收攏十萬信徒的他，又決定多停留幾日。

可着一下，就有些捉襟見肘了，因為的確堅持不住了。

江漢珍正在看着源源不斷的流民還在湧入，神色越發的凝重，正在思索着怎麼安排信徒的對策。

而這時已經是金雷旗掌旗的唐石柱來報，說道：“靈童大人，我聖教已經收攏了人口而是幾萬，如今我們儲備的糧食有些不夠了，若是在這樣下去，遲早要奔潰，是否就此撤走。”

“已經這麼多了。“

江漢珍看似自語了一句，胃口太大，一次吃得太多，難免會造成消化不良，現在的無聖道就是這種情況，明顯是吃撐了，沒有那麼能力的消化了。

其中的隱患也不可避免，流民現在聽話無比，那是因為給他們提供了糧食，最起碼能吃點東西吊命。

可若糧食供給忽然斷了，這餓暈了的流民可顧不得這些，轉眼就能發生嘩變，甚至會衝擊真正的無聖道信徒，者卻不是他想看到的。

江漢珍現在也在想着對策，不知如何解決，就問道：“後面的流民還有多少，可有統計。”

唐石柱說道：“回靈童大人，根據我聖教四處的消息匯總，我們一番推算下來，這次的災民差不多有百萬人之多，至於沒有統計的，就無法計算，畢竟我們無聖道覆蓋的也就兩省之地。”

江漢珍聽到這個消息，神色越發的凝重，就說道：“那現在安排好了多少？”

唐石柱說道：“已經有八萬流民得到了安排，我們現在的極限也就是十萬人，再多也承受不起。”

江漢珍點點頭，覺得這些已經不錯了，能安排的地方，都有自給自足的可能，只要熬上幾個月，就能完全消化。

但流民還是有很多，要是安插進去，非得發生內亂不可，快餓死的人為了爭奪一口吃的，什麼事都能做的出來。

現在覺得信徒多了也不是什麼好事，怪不得歷來這種教派都是以失敗而告終，不是管理者不行，而是被吃窮的，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除了造反，還真沒什麼好辦法。

有時候甚至在懷疑，朝廷就是因為沒法養活這麼多的百姓，才會不聞不問的裝模作樣一番，忽然湧入百萬人，能做到的賑災的也許只有朝廷吧。

江漢珍搖頭自嘲一聲，自己一個收集氣運之人，還妄想什麼固本培元的發展自己，對於這些百姓，也只能一聲心中說聲抱歉了。

覺得無聖道要離開，還需要一個機會心頭一動，就問道：“朝廷的人可有什麼動向，是否有對我們動手的樣子。”

唐石柱先是搖搖頭，然後又有些不確定的說道：“靈童大人，最近也沒聽過什麼大的動向，可在傳聞仲，聽說有一群富家公子要對我們下手，好像說是要立大功。”

說著唐石柱對此嗤之以鼻的笑道：“但屬下也打聽過，這些公子哥雖然都有軍職在身，可加起來能派的人也就幾千人，別說是這二三十萬流民，就是我無聖道的軍團就能對付，此事不足為慮。”

江漢珍聽到有人想要對他們動手，這就讓他覺得真是個好機會，現在哪個大佬們不長腦子，去做這些事情。

無聖道至今也沒舉起造反的大旗，只是救助百姓，雖然歷代這種明見教派，最終都會無奈的走上造反一途，那也是將造反大旗扯起來的時候，若是沒有這面大旗，只能算是作亂，就是剿滅了也沒什麼功勞。

歷朝罪名，造反最大，歷代功德，平叛最高。

江漢珍相信，只要自己舉起造反大旗，大乾的軍隊就會聞風而動，不請自來，對於流民大軍，對於他們來說剿滅也是易如反掌，還能爭取軍工，何樂而不為。

但沒有舉旗之前，沒有人會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而幸好，有幾個愣頭青要做這事，就讓他覺得真是好事一樁。

就問道：“你可知這些人都是誰。”

唐石柱回道：“是盛京唐家公子唐江龍，還有方家的方大公子，聽說背後之人是二皇子，至於真假，就不得而知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只是哦了一聲，這兩人他不知道，跟了二皇子，相信家勢不會太差，只要他們出動，江漢珍就覺得這些流民的去向就又着落了。

就對唐石柱說道：“找人盯着他們，最好能安插人手，篡和他們一下，讓他們儘快過來，至於流民，就繼續收攏，能收攏多少算多少。”

唐石柱一時想不明白，就問道：“靈童大人，這是為何？”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我正愁這些流民沒地方去呢，而聖教能收下的也不多，我們聖道本就以普度眾生為原則，如今不能完全度入門內，只能暫時寄在這些公子哥手裡，想必他們不會眼睜睜的看着百姓餓死的。”

唐石柱這次鬆了一口氣，想到不用愁這麼多的流民，聖道的危機立即可解，就說道：“屬下必定完成任務。”

江漢珍揮了揮手，示意讓他離開，有了想要立功之人的消息，讓他也鬆了一口氣。

正愁這些流民無處安置，竟然有要來，只要他來，江漢珍就準備將流民送過去，即使俘虜，也能活下去，難不成這群公子哥將這些流民全殺了不成？

相信這份大禮送出去，也夠這些家族喝一壺的，甚至能被流民給拖垮。

# 第二百八十八章 幸有敵來犯

這一等又是十天，而以前所準備的糧食，早就吃的一粒不剩，無聖道又從外地調來許多，從每日的兩餐改到了每日一餐，後來只是每天供養一點稀粥。

不是無聖道吝嗇，而是真的耗不起了，若是在耗下去，肯定會傷及根本，就連原本隱藏起來，收入無聖道的十萬信徒都會不穩。

江漢珍在這點上好不含糊，即使在怎麼，都不會動用那十萬信徒的基礎物資，也知道那收入門內的十萬人，才是自身能消化的，至於其他，可真管不了那麼多了。

黃泥崗周邊，已經可以形容人山人海，哀嚎遍地，從剛開始的二十幾萬人，到了如今的七十多萬人，已經是一個龐大的数字。

能多支撐十天，也是因為江漢珍生財有道，太子大方了，若不是太子的那第一桶金，在加上江漢珍利用一些後世的手段行商，積攢了一些財貨，早就支持不下去跑了。

就是為了不損害無聖道的威名，落得一個無緣無故逃跑的名聲，才會強撐到現在。

到了最後，就是江漢珍也感覺無奈了，左等又等，就不見人出來平亂，而信徒也因為每日的供給減少，怨氣一大片，在這樣下去不但落不到一個好名聲，還白白浪費如此多的糧食。

現在只要帶人逃跑，自己無聖道的名聲就會被毀一半。

每日江漢珍都會站在高崗之上，用望氣數看一會盛京方向，看看是不是有什麼紫氣東來什麼的。

可讓他失望的事別說什麼紫氣，就連最普通的紅色氣運都很少見，此地對於外人，犹如一種畏之如虎的感覺。

今日也不例外，江漢珍還是獨自走上高崗，正要用望氣數查看一番，就見唐石柱心急火燎的跑了上來。

一見面就說道：“靈童大人，大事不好了，流民中出了亂子，已經打起來了。”

江漢珍不知說什麼好，流民的嘩變，是遲早的事，此事早就有所猜測，可世道如今，也覺得有些心寒。

‘斗米恩升米仇’的道理他不是不知道，鑒於此，才有原本的打算，早就準備了農莊，山村等地，提供一部分，一部分讓流民自給自足，就是為了杜絕此事。

你可哪知流民太多，處於一時的仁慈，竟然走到了如今這個地步。

每天都有免費了食物供應，都成了理所應當的了，當少了之後，就會產生怨氣，如今更是怨氣的爆發時期，甚至有成為仇人的可能性。

就問道：“怎麼回事，說說吧。”

“是，靈童大人。”

唐石柱應了一聲，就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就是今日，所發現存糧已經已經不夠了，而下一批運糧的隊伍，要來也要到三天之後去。

可省下的糧食，只能支撐两天，其中有一天必定要餓肚子，就決定將两天的分量分成三天供應。

就因為這是，流民中有人發現粥里的米少了很多，被減少分配的怨氣一下爆發到了極點，被一些人所鼓動，就開始鬧騰起來。

剛開始規模還小，但隨後就難以壓制，若不是無聖道信徒都練過武藝，又加上裝備精良，說不定會被人群淹沒了，而現在還在前期，若是全部暴動起來，這裏就得散了。

江漢珍神識一感應，果然發現鬧事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氣息混亂，大有一種要淹沒無聖道大營的架勢。

最終還是搖了搖頭，自嘲的說道：“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看來是我底蘊還淺薄。”

旋即對着唐石柱說道：“傳令下去，增加伙食，讓流民都吃個飽飯，將剩下的糧食全用了，收拾一下東西，隨時準備撤離。”

唐石柱面色也有點不好，現在哪還不知道江漢珍有了撤離的心了，如此一來，以往的投入都就打了水漂，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是，靈童大人。”

即使在不甘心，也沒辦法，就是這麼個情況，可也不是沒有路，若是帶人高舉反旗，衝擊縣城府城，或許也能算一條出路，可這樣一來，就徹底與朝廷對立，在也無回頭路可走。

根據江漢珍的記憶，從沒有一個民間這樣的教派能夠干出什麼大事，最多也就當個所謂的王者先驅，至於結果，都是灰飛煙滅。

雖然江漢珍如今事金仙修為，可那也使不上，就是恢復修為，進入此界也會被壓制，他的目的也不再此，當然也不會做那種逆流而上之事。

對於朝廷來人，也不抱希望了，但投入了如此之多卻打了水漂，心有不甘的又向盛京方向看了一眼。

如言的事兩道青色氣息上涌，而且有藍色傘蓋遮頂，而且帶着絲絲殺伐之氣。

眼中一陣愣神，不相信的又看了一眼，發現正是向這邊來的，甚至這幾道明顯的氣息帶着一股從天邊垂下來的青色氣息。

“天道垂青。”

江漢珍脫口而出，《氣象經》中記載，唯有順天地而為之人，才會有被天道垂青，凡有此氣者，凡人有橫財，富人遇貴人，學子金榜題名，為官者加官進爵。

是一項吉祥徵兆，而且這些人煞氣指向這裏，其中所要做的就不言而喻了。

這群人想要做這件事的時候，氣象已經有所預兆，拯救幾十萬流民，就是皇帝不喜，也會捏着鼻子認了，為了名譽，這些人加官進爵是必然的。

至於事後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望氣術雖然神奇，可也難以看出未來，能看的就是本名氣運，和現在的運勢走向，若是這群人一念返回，頭上的垂青之氣肯定會消失，望氣之術有時候也難以把握。

可這架勢卻騙不了人，氣運不錯的人有五六個之多，應該是早就商量好的，如今想要返回，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只能來黃泥崗，即便是做做樣子，看一下，也不可能反悔了。

但江漢珍納悶的是這些氣運凝聚在一起，只有一些兵煞之氣，沒有形成軍中氣象，從而判斷出這群人只有三千人左右。

人數就是有點少了，比原本估計的還要少，原本想着怎麼的也要三五萬人吧，可這兩千人來干什麼，遊玩的？

江漢珍打定主意，就帶人隨便一晃就行，做個聞風而逃，一定要敗，決不能勝利。

但也害怕這群人也是做做樣子，然後逃跑，兩千人對付幾十萬人，即使失敗了，也能落個勇氣可嘉。

但江漢珍怎麼可能放過他們，早就有了打算，就發出一道傳信，安撫了流民之後的各個總旗掌旗都匯聚一堂，開始商量起如何戰敗計劃來。

# 第二百八十九章 計劃出意外

而這時從盛京方向來的唐大公子與羅大公子等人已經快要趕來了，一干人自信滿滿的就要進行平亂之策，一個個的意氣風發，似是就要立上一個大功一般。

南北要道黃泥崗之事，只要是有些能力的人都知道，到都沒有動手，保持觀望態度。

不知道受了誰的指點，也許是年輕氣盛，竟然有了平亂之心。

唐江龍盛京一位侯爵之子，家族龐大，底蘊深厚，這次是以他為首，身穿玄甲，騎在高頭大馬上，意氣風發。

這時又前面的探子來報，說道：“啟稟將軍，前方亂民聚集地，距此十五里。”

唐江龍問：“人數有多少，可否探清楚？”

探子說道：“據我等清點，人數不下十萬，大部分都藏在山林之中，可能有二十萬不止。”

唐江龍也被這個数字一驚，竟然有些難以置信的感覺。

一旁的方大公子也被嚇了一跳，說道：“唐兄，這人數有點嚇人了，我們就三千人馬，即使全部是武者，也不可能對陣幾十萬人吧，要不砸門撤吧。”

唐江龍也有些不敢確信，沒有理會一邊的方大公子，而是繼續問探子道：“到底多少人？說清楚。”

探子一看唐大公子怒了，就硬着頭皮說道：“根據屬下等人打聽，說已經在黃泥崗集結了五十萬人，而且這還是三天前的數據，具體就是這群亂民自己也不知道。”

此言一出，跟隨來的一群想立功的人都被驚出一聲冷汗，自大乾開朝以來，雖有小亂不斷，可規模都不是很大，幾十萬人都能抵得上一支大軍了，就是前幾年太上道作亂，人數加起來都沒這麼多。

這些人手都能抵得上一支邊軍大營了，不是說大乾沒有這麼多人，而是大乾地域太大，聽起來八百萬軍隊，但邊軍就佔了六百多萬，分散開了，也沒那麼多人。

大乾不止內部有隱患，最大的隱患都在邊界，連年打仗，若是抽調出來，肯定會造成邊界不穩，至於世家門閥得人，大乾也不會用。

要抽調一支大軍，短時間肯定不可能，世家門閥之所以不出動，一個是事不關己，二來就等着大乾下令，可自領軍隊，只要一戰過後，想要消除此命令難度就大了。

也只有這些富家公子在沒有管束的情況下，才會如此熱血。

唐江龍目光閃爍不已，本來得到的消息是過了萬人，想着應該也就是一萬多人，沉思三萬，這才讓他在盛京放下話來，要平定此亂，可到了這裏，竟然成了幾十萬，早知道就不來了。

如此就讓他有些騎虎難下，揮退了探子，讓他繼續探查，已經產生退去之意。

一旁的方大公子也有些退意，就說道：“唐兄，要不咱們走吧，將這事彙報上去就成，敵人太過強大，我們不敵，說出來也情有可原。”

唐江龍也有些心動，但總覺得面子上有些掛不住，就怒道：“如今怎麼回去，我唐江龍還怎麼在盛京混，我的臉還要不要了。”

方大公子本來也準備慫一回了，可唐江龍如此說，也覺得有些不合適，就問道：“那唐兄可有什麼辦法？”

唐江龍也猶豫了良久，好像是在天人交戰，最終一咬牙說道：“不管怎麼說，都要打一次，即使敗了，也能稱得上勇氣可嘉，比灰溜溜的回去要好很多。”

方大公子眼前一亮，說道：“唐兄的意思是佯攻一次？最起碼斬殺兩個人頭，以我們三千人對付五十萬，甚至百萬亂民大軍，也算雖敗猶榮。”

唐江龍詫異的看了一眼方大公公子，說道：“方兄才華令人佩服，這百萬流民大軍沒有馬匹，全是步卒，我們能於此對陣，也能讓人對我們高看一眼，就這麼辦。”

當即說道：“事不遲疑，現在就打，撿兩個軍功就撤，敢天黑就返回楓樹鎮休整。”

方大公子也是一副憧憬之相，似乎是想到了自己陞官發財之事。

接着唐江龍一聲令下，帶着三千奇兵直撲黃泥崗。

而這邊江漢珍與信徒各掌旗總旗剛商量完如何失敗之事，就有一名小旗帶着加急令旗來報，說道：“啟稟靈童大人，朝廷人馬三千騎兵已經奔襲過來，直撲黃泥崗。”

江漢珍頓時一喜，說道：“好，繼續探，帶風雷旗人手向外撤離，其餘不用管。”

小旗一禮之後，說道：“是，靈童大人。”

接着就在一邊領取了令旗，向外急行而去，賬內一陣輕鬆。

江漢珍正愁着怎麼引誘這些富家公子來攻打呢，沒想到竟然送上門來，不管真假，這次都打算戰敗，就對着眾人說道：“以騎兵的速度，要道這裏最多一刻鐘，我們時間不多了，吩咐下去，各雷旗帶領本部人馬，向我們的安排好的地方撤離，之後繼續隱藏，暗中傳道。”

頓了一下，就吩咐道：“火雷旗跟我一起，與敵人碰個面，撤離之後，我會想辦法聯繫你們。”

“遵命。”

眾掌旗應聲而做，風頭行動，剛才經過一番商議，最終制定了這個分散計劃，此時決定，也無違和之感。

無聖道成立之初，人數還少，江漢珍也就制定了小旗一職，隨着後來人越來越多，管理多有不便，江漢珍也就將歷史上摩尼教的那一套拿了出來。

以自身五行雷法分為五行雷旗，設立總旗小旗等職位，屬於無聖道武力部門，以地域劃分分壇總壇，各自管理，也是一個獨立的部分，內部管理鬆散，但對於信仰卻強化了很多。

這也是江漢珍深思熟慮后的結果，道經中一個化字，只要融入其中，就能成為一部分，再也難以脫離，內部派系無數，但都認仙道為正統。

此道類似於太上道祖之道，有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將這份信仰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太上道祖做五千言，讓人看起來似是而非，其中的道理陰陽轉化，互為表裡，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早已融入生活之中，已經根深蒂固。

平常用到，可就是不知道什麼道理，不仔細回想，也會忽略過去。

江漢珍無聖道教義就是模仿了太上道祖之道，將香火之道融入其中，只要流傳出去，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信仰，雖然比起太上道祖差了不知多少倍，可照貓畫虎之下，乍一看，還真有那麼個意思。

心中早有打算，只要將此道傳播出去，就能有源源不斷的香火匯聚，即使無聖道沒了，也不會影響到他的香火收集。

所以在無聖道的管理之上，根本就沒有多少管理痕迹，將所有管理層的權利極度縮小，分辨高低全在自身功德氣運之上。

等到火行雷旗人手集結完畢，就召集一聲：“準備迎戰。”

可就在這時，唐石柱有心急火燎的跑了過來，說道：“靈童大人，流民之中出了事情。”

江漢珍心中暗暗點頭，這樣鬆散，出事是肯定的，但也沒想到來的這麼早。

就問道：“現在什麼情況。”

唐石柱一臉暗恨的說道：“我們各旗就要撤離，但不知為何，走漏了消息，被流民給圍了起來，說我們要放下他們逃跑，這是不仁不義之舉，不讓我們離開。”

江漢珍長嘆一聲，說道：“養習慣了就真的習慣了，我們提供的物資都成了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本想堅持幾天，竟然成了這樣，你暫且放心，就說朝廷兵馬已經打來了，我們要去迎戰，已經離開的休要再提，被扣留下的都準備一下，雖我迎敵。”

唐石柱有些懊惱的說道：“對不起，是屬下給聖教填麻煩了，屬下這就去做。”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這不怪你，只要勢成，任誰也難以控制，一切順其自然就成，不要想那麼多。”

被此寬慰，唐石柱雖然心中好受不少，但還是有些自責，有些後悔提這些流民考慮了，也後悔自己太過仁慈，對別人太好，將恩變成了愁。

這種打擊，讓他心情有些滴落，又想到無聖道中的道理，人間就是苦海，受無盡之苦，若無明眼，妖邪難辨，只有乘坐無聖法船，才能到達彼岸，看清時間所有的道理。

# 第二百九十章 變化被干涉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江漢珍對現在這種狀況也很無奈，中途竟然出了一些變故，心中暗道：‘希望不要壞了戰敗之策就好。’

帶領着無聖道火雷旗，還有被流民扣押下的金雷旗與土雷旗，至於木雷旗與水雷旗，這兩方之中，山林之內，木雷旗善於隱藏，遠遁出去毫不費力。

至於水雷旗，也有水至善至柔，無孔不入的特性，隱藏起來，誰也發現不了，早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至於金雷動靜太大，土雷太過厚重，所以才被流民扣下，如今已然成為這樣。

其實對於江漢珍來說，即使現在走了，也沒什麼大不了，如今已經有了香火來源，本尊的傷勢已經得以控制，只要花些時間，就能恢復如初，所要做的就是為飛碟玉佩充能，有了足夠的能量，就能隨時離開。

可誰知道仙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自己的修行之路是不是對的，想要避開一切，尋找自己的道路，就只有離仙道越遠越好，就讓他不得不去爭取一番了。

現在就是如此，不能在這群流民中失去名聲，從而危害自己的根基。

不要說給了流民那麼多的好處，無償的給的多了，一次不給就成了仇人，只有讓流民看到，不是不繼續給，而是外敵強大，無聖道也沒辦法。

這樣的話流民的怨氣就會轉移到朝廷身上，還會念着無聖道的好，收攏流民的時候，已經派人宣揚無聖道，如此幾天，已經產生了一些淺信徒，泛信徒更是不計其數，只要此事之後，無聖道的口碑就能宣揚出去，只等着收集香火就成。

話說就是如此奇怪，沒有外敵之時，流民不滿意無聖道給的事物，嫌少了，若是給少，就好像是侵佔了他們的利益，如今有官兵攻打，也有人站出來要幫忙，勢必要守護無聖道。

但也少不了躲在一旁的人，就是那些覺得給少了鬧事之人，悄悄的躲到了一邊，再也不敢啃聲，但在其他人的裹挾之下，還是加入進來，即使沒什麼表示，也要喊上兩嗓子，已經有了離去之意。

對此江漢珍只是冷笑了一聲，也不再意，若是真正大大戰，誰也跑不了，如今只是一個三千多人的部隊，跑了的相信這些富家公子肯定不會管的。

這些人唯利是圖，心思可惡，也不得不承認，也只有這種人才能活的比別人好，江漢珍也希望這些人能活下去。

至於這些要幫忙的人呢，江漢珍也下令讓他們看着揪心，不用動手。

集結了人手，江漢珍就帶人到了陣前，看着衝殺過來的三千官兵，速度越來越慢，看樣子似乎要停下來。

若是按照兩軍正面對戰，首先要說上幾句，來個師出有名，鼓舞氣勢。

很明顯官兵三千人的氣勢輸了，這邊人山人海，出了無聖道人手中有兵器外，其餘的流民基本都是棍棒鋤頭什麼的，甚至有人還提着樹枝。

江漢珍當然不會與官兵說些什麼，立即大喊一聲：“沖。”

接着就是震動山林的喊殺之聲，隨着一聲令下，凝聚成一道氣勢，向官兵壓了過去。

江漢珍被身後的聲音嚇了一跳，轉身一看，之間人山人海的流民都舉着手中的東西向前面沖了過去，而且有一股氣勢向著自己凝聚，讓他的力量生生的提升到了一節。

“軍煞凝體。”

脫口而出，暗道一聲真的失算了，竟然不知道此界竟然會形成這種東西，而且不經過任何陣法手段，只要帶人就能凝聚。

軍煞凝體，就是帶兵衝殺之人能夠匯聚的一眾能量，此氣匯聚起來，大部分全部匯聚到主將身上，讓一個實力一般的人，能提升數個層次，這也就是有些軍中之人修為不高，但若點齊兵馬，就是人仙境界的人也不敢掠其鋒芒的原因。

感受着體內煞氣凝聚，已經與大軍融為一體，想要脫離也沒那麼容易了。

只有戰場結束才行，不然再煞氣糾纏之下，會受到這種天地道理的反噬。

以前聽說過此界聖人無數，而且各執一道，有兵聖這一位聖人，聽說一兵法成道，被人所供奉，而戰場兵道之法，也就是那時候形成的，若是違反，就會受到這位已經成為聖人的兵聖所反噬。

甚至傳說若是主將臨陣逃脫，會被兵聖天將金刀斬其首級，也不知是真是假。

原本也不知道，但現在經過軍煞入體這一遭，就讓他相信了，也許真有一位兵聖已經依附於天道之上，行事兵道之責。

此界百聖之說已久，本來對此不是太相信的江漢珍感覺自己真的大意了，如今犹如被放在火架上烤，騎虎難下。

最後還是一咬牙，對着身邊的人說道：“打，不要留守，等到楓樹鎮再離開。”

身邊的幾個信徒不明所以，原本安排好的在陣前佯攻，然後逃離，可如今被這麼安排，即使心中有疑惑，的也不會懷疑，就各自給自己的本部人馬發出信號，跟隨者江漢珍向官兵衝去，而後面集結的流民緊跟其後。

此時人山人海，只有向前沖一條路，若是有人倒下，肯定會被後面的人，即使如此，就有幾個經常鬧事之人抽了空子想要逃跑，但隨後被後面的人群推到，不知道多少人的踩踏之下，早就不知道去哪了。

江漢珍用神識感應一番，只感覺自己被一張大網籠罩在其中，想要逃出戰場，就要衝破大網，而大網之上散發著令人心悸的力量，讓他感覺到一陣威脅。

心中冷哼一聲，竟然是此種兵道聖人，妄想限制戰場。

在仙道之中的兵道可不是這樣，常言道，兵者，詭道也。

開篇名意，就是說不限制任何手段，以戰勝為目的，又哪來的這些限制，怎樣能打，怎樣又不能打。

此界兵道聖人竟然限制了如此多的條條框框，激發出一種名為軍中煞氣的東西，加持在主將身上，形成氣勢，兩方若是交戰，就被他限制在這種條框之中。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就是贏了也要損失一些，兩方所消耗的精氣神又去了哪裡，結果自然不言而喻，肯定是被這所為的聖人給貪墨了一些。

江漢珍對這些條條框框最為反感，當初就是因為自身各種限制，在加上心灰意冷之下，才決定獨自闖一闖，若不然繼續待在仙道一方，現在怎麼說也不會太差。

可就是限制太多，讓他體會不到仙道逍遙之境，明了道心，才決定獨自修行。

如今又遇到這種犹如枷鎖一般的東西，傳說中陽神世界各路聖賢不下百位，各執一道之後被人崇拜，如今憑藉著崇拜之力成了萬劫不滅的聖人。

就在原著之中，主角想要突破限制，都要過聖賢這一關，就是洪玄機創出理學，其目的就是想要讓人崇拜，被人當做聖賢一樣的成為洪子。

如今被此兵聖氣息封鎖，只有按照兵將殺伐之後才能解除，江漢珍暗恨一聲，沒想到壞事竟然壞在這裏，若是本尊有能力，將之兵聖隨手可滅，如今分身根本不能做什麼，只能按照人家的預想打下去。

將此記在心中，提起一根鐵棍，大吼道：“給我殺。”

有了江漢珍的肯首，不管信徒怎麼想的，都大喊這沖了過去，最後的就是幾十萬流民大軍，形成的煞氣鋪天蓋地，即使天空都呈現一片漆黑之色。

對面正要停下的唐江龍一干人被氣勢所攝，竟然被壓的喘不過氣來，身上的氣運極度衰落，有一股黑雲壓頂之相。

江漢珍看的清楚，氣運的變化讓他第一時間就想到了這位製造規矩的兵聖，原本這些人就能立大功，可經過莫名的干預，竟然扭曲了自然法則，將好事都變成了禍事。

# 第二百九十一章 勢成不可擋

人數過萬，無邊無際，更何況這幾十萬人，攜帶着遮天蔽日的煞氣壓向了朝廷的三千人馬。

為首的唐公子被下了一跳，被要不是體魄強健，已經被掀下馬來，就連坐下的馬兒要出現一些躁動不安，若不是這些馬匹都是上過戰場的馬，說不定就帶着主任跑了。

就連周圍的一群富家子弟，被嚇的在馬上一個勁的顫抖。

而身邊的幾個隨軍道術高手，竟然發現自己神魂都有些不穩，感覺就要飛出來一般。

唐江龍大罵一聲，吐槽不已，接着對身邊方大公子厲色問道：“不是說這些都是烏合之眾嗎？不敢對官兵下手馬，又怎麼會有怎麼多人。”

方大公子爺被嚇得快要哭了出來，心中一個勁的喊着完了完了。

略帶哭聲的說到：“唐兄，我是聽到消息，本來有一萬人，可那都是十幾天前的人數了，這幾天匯聚，我也沒想到有這麼多。”

接着又問道一句道：“唐兄，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唐江龍忍不住心中大罵一句，說道：”我怎麼知道該怎麼辦，連着破馬都不聽使喚了，逃又能逃到哪裡去。”

方大公子心中一突，作為騎兵，最擅長的就是速度，來去自如，若是馬跑不動，那就基本就完了，被這種軍中煞氣影響着，就連他自己都感覺那你動彈。

就試了一下坐下的馬兒，果然如唐江龍說的那樣，所騎的戰馬還想是的課軟腳兵一樣，走兩步，差點跪倒在的地，不聽使喚。

思緒飛快的轉着，想要得到對策，最後對着唐江龍說到：“唐兄，要不我們逃吧，不然這麼多人踩也能吧我們踩死。”

說話間，已經驅動着戰馬跑了起來，可此時的戰馬有如軟腳蝦一般，走兩步就然就然軟一下雙腿，似乎就要跌倒，但每次總能神奇的站起來。

唐江龍有一種急着要去解手的衝動，要溢出來也就在一念之間，看着還在發獃的其他人，頓時一陣怒氣，全然忘了連他自己都沒下達命令的事，怒聲說道：“還不過離開，等在這裏等死嗎。”

“哦哦，好。”

首先方大公子反應過來，然後對着身後說道：“地搶我若，先離開再說，等到敵人泄了銳氣，我們在殺回來。”

身後兵將被這麼已提醒，這才行動起來，紛紛驅動着胯下的軟腳馬跟着唐江龍離去，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趕緊逃離這裏，被幾十萬人的氣勢所攝，可不是開玩笑的，敵我力量懸殊太大，還沒打就被這種形成的煞氣所壓制了。

不是士兵不知道逃跑，而是大乾軍法繼承前朝制度，不管任何地方，沒有主將命令，臨陣脫逃就是死罪，嚴重者甚至要誅殺九族，這些條條框框無絲毫靈活治軍職法，就是這所謂的兵聖道理，以此道理打了一些勝仗，喜歡堂堂正正，不喜歡陰謀詭計。

最終被人稱為兵聖，所留下的治軍手稿，就成了此界兵家的經典，奉為兵家必讀之物。

可不喜歡靈活應用戰術，被人拜的多了，就成了神聖，如今就出來在戰場上之後畫腳起來。

而這些軍歸就是這位兵聖總結，幾乎是奉為聖旨一般。

這群官兵只恨馬兒的腿太上，跑的太慢了，有些士兵不信邪，這速度比自己走路塊不到哪去，就跳下馬來，準備自己跑。

可哪想剛跳下馬，就被那種排山倒海的兵煞壓倒，癱軟在地，竟然起不來了。

心中大駭，逍遙呼救，發現自己發出的聲音微弱，連自己都聽不清楚，而壓過來的煞氣越來越強，竟然有一種窒息的感覺，張大嘴使勁的吸着外面的空氣，可就是抓不到一絲，眼見兩眼泛白，一看就到了垂危之際。

至於其他還沒來的及下馬的人，心中暗驚，只能抵抗着煞氣的壓力，催動着馬兒跟着唐江龍逃離這裏，至於這種場面之下，一刻也不想多待。

對於官兵的一些情況，沖在最前面的江漢珍以及一些骨幹信徒都看的一清二楚，其餘人都是一臉疑惑，但在此可不敢多想，江漢珍雖然也有些猜測，如今凝聚了氣勢，作為領頭人可不能分心。

暗恨的看了一眼四周密布的規則之網，只能向前衝去。

本來他就沒想做什麼，因為算準了朝廷正在恢復元氣之際，不會有什麼大動作，只要不攻打城池，或者不攻擊大乾軍營，大乾肯定會裝作沒不知道。

等到恢復元氣，肯定會處理的，但現在不可能，如今竟然被一隻不知名的兵聖氣息給架在火上烤，若是臨陣逃跑，肯定會與兵聖的兵道之網對上，其中的反噬肯定不會少。

如今本尊還在恢復之中，江漢珍就選在忍了。

不斷的寬慰自己，事無可圖則為之隱，利有可圖則為之謀，此為普傳法門的話語，就是生存之道，用起來毫無違和之感。

看着前面一副逃跑架勢的官兵，犹如軟腳蝦一般，江漢珍也為他們捏了一把汗。

暗暗祈禱着，‘你們要跑就趕緊跑，別等着這幾十萬衝過去，就是我也沒辦法收住，只能將你們全部碾壓了。’

心中想着前面的官兵先避開，先泄煞氣，如此三次，就再無可能匯聚。

歷代爭龍之勢都是一股氣，再而衰，三而竭，只要失敗三次，基本上就沒什麼希望了。

江漢珍覺得自己在陽神世界每什麼機會做個爭龍之事，就是做，也只是個王者先驅，最後還是為他人做嫁衣。

這兩樣他都沒有，可如今這個什麼所謂兵聖，竟然將他推上這條不歸路來，只要做了，朝廷就是為了保住顏面，也會派兵剿滅他們。

成為其他人所謂的軍功，自此之後，無聖道想要積蓄髮展，就永遠只能在民間流傳，而且被打入邪道一邊，很難翻身。

至於勝利，江漢珍表示自己睡醒了，還沒那種異想天開的事情。

眼看着就要接近朝廷的官兵，可這群人就是如軟腳蝦一樣的跑不快，江漢珍暗道一聲倒霉，如今只能往前走，沒有絲毫退路，成軍者就被兵聖所束縛，必須按照他的規矩來，否則就會受到反噬，能將一個人好不容易凝聚的氣運給散去。

最終看着有如烏龜一樣的官兵，嘆息一聲，揮舞着長刀一個橫掃，一道刀氣斬殺出去，將正在騎馬逃跑的幾個人斬成兩節，腳步不停，繼續向前跑去。

江漢珍的這一刀，犹如打開了魔盒一般，身後的信徒的血性也被隨之激發出來，呼喊着想官兵殺了過去。

# 第二百九十二章 萬物皆為師

江漢珍一刀過後，就在也沒有動手，只是帶着人向前衝著，想着只要衝上一陣，就修整一下，至於這群沒跑掉的官兵，結局已定，也不會在意。

他所在意的是已經跑遠了的極為富家公子，這幾人也許是馬好，或者是氣運比別人高一些。

所乘騎的馬匹，全身掛着黝黑的鱗片，似乎是本身就是這樣，而馬頭頂着兩隻角，全身的氣血渾厚，就是先天武者也不能比，身上散發的威勢雖然被煞氣壓的幾乎收回體內，可江漢珍還是感覺到一眾類似高等生命散發的氣息。

“麒麟馬？不對，這馬連麒麟的萬分之一氣勢都沒有，若是有早就跑了，哪還能在這磨蹭，莫不是此界的那種麟角馬？”

想到此界提到過這種生物，渾身刀槍不入，奔走迅速，若是培養的好，甚至能虛空飛行，也只有這種體力強悍的馬才能有機會逃走吧。

又看到這幾個富家公子身上的氣運，隨着遠離，自身的氣運有慢慢凝聚成型，剛才一瞬間，將他們頭頂的氣運全部衝散，這會遠離了流民大軍，這次慢慢恢復。

也許是氣運的作用，才能讓這些人逃走吧，不過經過一次煞氣衝散，肯定會損耗不少。

也就是運氣沒以前好了，會出現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發生。

以往在仙道之時，雖然對氣運之道有所了解，但也就是略通皮毛而已，如今金仙修為境界，似乎對此看的越發的明白。

心中一動，覺得是不是參悟一番，以後以氣運知道立足，說不定能補充自己的宣化之道。

就想等這次結束之後，好好參悟一番，爭取也能如這世界的神聖一樣，也能立下自己的一份道理。

但心中並沒有想要傳出去，而是提升自己。

隨着一個衝殺，三千官兵連絲毫浪花都沒濺起，就消失在人海之中，也就從原地的痕迹上來看，剛才發生過的大戰。

而這時候，四周的兵聖之網也逐漸的散去，天空中的肅殺之氣消失，一股氣運降臨到江漢珍的頭上，似乎要形成蟲蛇一樣的形狀。

心有所覺，也暗暗點頭，果然猜得沒有錯，竟然是一條不歸路，爭龍之路。

江漢珍搖了搖頭，氣運竟然向龍氣匯聚，對於龍氣他也不陌生，是一種變化無窮之氣，天子之氣，有統御之能。

《易》雲，乾為天，以九為宗，變化無窮，神鬼莫測，氣象難定，曰為龍氣。

龍之一道本可變化無形，可被這兵聖一攪和，竟然連退都不行。

只有能退能進，能大能小，變化莫測，到了如今只能前進，而不能後退，江漢珍只能暗罵一聲‘聖人不死，大道不止’。

無數年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多，禁忌也越來越多，到了如今，稍不注意就會犯了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的規矩，而這些規矩越來越多，隱隱的成為一道道無形的枷鎖，套在人的頭上，生活在此中，早就失去了真意。

江漢珍之所以離開仙道，自尋己道，就是發現了這無數無形枷鎖，不知道還好，知道的話就有一種被枷鎖鎖住的壓抑之感。

心知想要做什麼事，就要掙脫枷鎖，才能得以大道自我。

原本以為修成金仙道果們，就能洞悉萬物事理，但在陽神世界之中一連串的推斷錯誤，事後雖然也能悟到一些東西，也讓他明白，對任何事都不可輕視，即使在怎麼弱的都有可取之處。

才明白自己原來還是很渺小的，並不是因為修成金仙，而高人一等，有了一種萬物皆可為師的想法。

而這種想法一出，就對以前好為人師的宣化雷神職位有了一種羞愧之感，自己也才是個初學者，竟然還教別人，雖然是一些普傳法門，可其中對普傳法門經過多次補充修改。

自己如此做，不就是和此界這些所謂的神聖干涉世間之事一樣嗎？

一種謙虛之心自心中生根發芽，決定以後拜訪各路高人，以夯實自己的基礎，完善之際漂浮的根基。

一場攻伐下來，三千朝廷甲士瞬間消亡，連一絲浪花都沒濺起，但意義重大，第一戰竟然打敗官兵，繳獲了兩千多付鎧甲刀劍，也讓無聖道這些真信徒武裝了一把，氣勢大增，頗有一副爭奪天下的姿態。

而直到清點完畢，唐石柱與幾個狂信徒聯袂而來，彙報了戰果。

接着就請示道：“靈童大人，我聖教如今氣勢可用，是否繼續攻打縣城，不知靈童大人意下如何。”

世道如今，江漢珍也沒辦法，氣勢凝聚不易，犹如人一般，走大運氣的時候就要想辦法賺錢，或者謀取利益，當走了衰運之時，就要低調一點，平穩度過。

如今的無聖道就跟走大運一樣，既然如此，江漢珍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至於以後如何，還真沒多想。

就說道：“當要攻打，不但要攻打，而且要狠狠的打。”

眾狂信徒都是一副激動的樣子，好像排練好的一樣，齊聲說道：“還請靈童示下。”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兵貴神速，此時消息還沒傳出去，我們的時間不多，也就不着急眾旗商議了，將這寫流民儘快編入聖教之中，要迅速執行。”

“是，靈童。”

眾人應聲而答，但嚴重显示的一種激動，無聖道的發展，離不開信徒，有這幾十萬人加入，就能進入一個飛躍發展的層次。

接着又說道：“此地屬南北通道，縱橫三百里，四周山林密布，算是一個南北要道，前方有一縣城，就是楓樹鎮，我們首要拿下此地，以供養大軍，並且在此地修建長城，北據大乾。”

也沒理會眾人，接着說道：“而南方就是我們的根據地了，以黃泥崗為忠心，輻射出去，通知各分舵，里應外合，儘快的拿下城池，越多越好。”

江漢珍說完，就要準備分配任務之時，就看見其中一個叫張文星的狂信徒帶着一絲猶豫。

此人是後來加入無聖道之人，難能可貴的事此人竟然讀過幾天私塾，是個童生。

原本也是小地主家庭，因為家裡得罪了大族，被加以陷害，隨便定了個罪名就將張文星家的財產剝奪，而且取消了他的那一絲功名，無處可去就加入了無聖道，信仰虔誠，也算個能用得上的。

江漢珍見此就說道：“你們可有什麼意見？”

這時張文星就立即站出來，說道：“靈童大人，不知道那些世家門閥怎麼對付，我們攻打縣城，難免與他們對上，對於那些人，我們怎麼處理。”

江漢珍看着張文星，滿意的點點頭，總算說到了點子上，對於這些人，還整不好處理，但為了自己的糧草，還是說道：“每到一地，先打聽清楚，若實力龐大，就先圍而不攻，若沒什麼靠山，就將之所有錢糧收繳，作為我聖道大軍費用。”

張文星點點頭，這事他算是明白了，也知道該怎麼做。

對於張文星，江漢珍的評價是經歷大難，為人不再有書生之迂腐，能審時度勢，算是一個頭腦靈活之人。

但其餘的幾位狂信徒一臉疑惑，這時唐石柱就站出來問道：“靈童大人，這是為了，屬下愚笨，還請靈童大人解惑。”

而其餘一個狂信徒也是一副聆聽之狀，江漢珍就說道：“先找軟柿子捏，至於硬骨頭，等到牙口好了再啃，我們若是現在滅殺士族門閥之人，就會站在他們的對立面上，我們方他們一馬，以門閥世家的自私心理，只要不違反自己的利益，就不會管，這事就是皇帝的，想要驅動他們，必定要付出些東西。”

頓了一下說道：“我聽說大乾連年征戰，雖然勝利了，但也損傷了元氣，沒有財貨指揮人，憑藉干指頭是蘸不了鹽的，能付出的只有權力，若是大乾放出權力，平定叛亂，放出去容易，收回來就難了，到時候天下必定大亂，這就是我們的機會了。”

一眾狂信徒聽聞，也感覺是大開眼界，竟然還有這種操作，一番商量之後，分配了任務，各司其職，行動起來。

# 第二百九十三章 見縫可插針

無聖道施行兵貴神速的策略，就在殺了三千朝廷官兵之後，立即對黃泥崗周邊展開攻勢，利用人還戰術，分南北兩路，開始攻伐。

江漢珍帶領一路直撲北方向不遠的楓樹鎮，唐石柱，張文星等人與其他幾位狂信徒各領一路，回黃泥崗，向南邊分成五路大軍攻伐縣城。

楓樹鎮前面就是鳳安縣，此地才是朝廷駐軍之地，以防止南軍入中州之地，此地據說有三萬大軍。

至於楓樹鎮只是後來發展才形成的，而且地域開闊，不利於防守，所以也沒安排駐軍。

但知道此界沒有虎符，守將不可輕動，否則以軍法處置，無聖道攻打楓樹鎮鳳安守軍不可能不知道，但要出兵就有些難了。

江漢珍就不相信有那種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將領，沒有大乾軍令，他就不相信有誰會冒着開頭的風險來對付他。

自洪玄機提出理學之後，大乾的規矩被之以前更加嚴格，什麼事都要按照規矩，在大乾皇帝的推崇之下，幾乎很少有人敢做一些不按規矩辦事的事情。

尤其在軍中，有被人崇拜起來的兵聖這些條框，本來江漢珍就覺得這種方式挺死板的，再加上理學，就更加難以行動。

也正是因為此事，才這麼明目張膽的先攻打楓樹鎮，楓樹鎮中唐江龍方大公子幾個富家公子倉皇的逃到了楓樹鎮，也就修整了片刻，就迫不及待的出了楓樹鎮。

前腳剛走，幾人又感覺到了那種鋪天蓋地的壓抑氣息，頓時嚇得屁股尿流，心就膽戰的向鳳安倉皇逃去。

說起來也是這幾人氣運不凡，被煞氣衝散了些許，可本命遠超常人，憑藉著自身的氣運，竟然抵抗住了煞氣的侵蝕，逃了出來。

也許是幾人氣運猶存，還沒到死的時候，竟然在江漢珍領的流民大軍剛到楓樹鎮的時候，離開了楓樹鎮。

若是不然，等到城門一關，又會被所為的兵聖大王網罩住，至於結果還真不好說，所幸的事這些人提前離開了。

楓樹鎮之後來才建成的，也算是鳳安的一個底盤，但沒有明確的劃分出去，也不屬於南方，城牆也是米的矮牆，即使有五百守衛軍，又準備了滾石圓木等守城器具，可在江漢珍這種不計消耗的打法上，一次攻城就將城破了。

佔據要地，換上自己的人呢，然後清點出剛才幫助守城的民眾，全部抓了起來，尋找了一塊適合建造雄關之地，也不管大乾怎麼想，就吩咐信徒立即修建長城，北據大乾。

至於能不能起作用，還是個未知數，反正就是人多，自己帶來的十萬流民大軍加上楓樹鎮中原有的一萬人，並挑選出其中的工匠，就開始了修建楓樹鎮長城之事。

此地東西縱橫三十里，若要短時間修建肯定難以完成，但什麼也不敢也不成，出了攻打鳳安好像再沒別的事了。

但江漢珍可不相信憑藉著他這十萬烏合之眾能跟鳳安之地的三萬大軍相比，就在鳳安的斥候眼皮子地下，開始了修建長城之事。

在得知鳳安守軍沒有出兵的跡象，江漢珍這就放下心來，最怕的就是鳳安守軍趁此機會平亂，那真的只有撤出楓樹鎮一途。

當發現沒有任何跡象的時候，心中一陣冷笑，說道“若現在攻打，無聖道肯定會四處逃竄，根本不是對手，但若等到長城連起來，哪怕修建上一天，也能讓你的騎兵無用武之地。”

江漢珍所修建的長城是他自己畫出來的，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蜿蜒曲折的形狀，而且隱隱的成為一種名為北斗九星的陣法，不但如此，在城牆之前挖了許多戰壕，布置了無數建議的陷阱，在長城以北三里之內，都沒有放過。

找出了千名獵虎出生之人，隨意的傳授了一些陰險歹毒的陷阱，又收集了許多，就安排人去布置。

而且當天就開始的，連夜開工，當道了第二日的時候，江漢珍這才感覺到一些安穩，那種大難臨頭之感越來越弱，等到如上三竿之時，大難臨頭之感忽然消失，數道氣運從四處匯聚於頭頂，頭頂的那種形似蛇形的氣運穩固了下來，讓他有一種沒由來的安穩。

這是他來此界之時，第一次感覺到的安穩，以前都有一種大難臨頭之感，如今得了自己的勢力，而且打下了自己的底盤，才感覺安穩起來，自身的氣運越發的穩固。

心道‘高官厚祿，不如自己做主，我妄想朝廷恢復元氣之際，顧不得無聖道這等民間勢力，可靈感之中犹如一柄利劍懸在頭頂，隨時可以落下，可如今不得不扯起大旗，竟然有一種安穩之態，此狀態就是修行也有好處，難道之久是所謂的心安理得？”

隨即遠戰了一下內部神魂，竟然發現比之以往活潑了許多，在也無絲毫拘束，有一種自由自在之感。

心中暗暗點頭，對於上古伏羲紀年中最後出現的那本《易經》有了一些理解，乾為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竟然有了一絲新的感悟。

一個健字犹如永不停息的狀態，只有自己強大，才能做到真正的生生不息。

自此之後對於心中那些還想要依靠別人的想法全部祛除，靠人不如靠己，強大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對於任何人的依靠，此時徹底消失，神魂中的本性之光越發的明亮，心中有感，竟然是境界有所提升。

就在這時，一名小旗兵跑到了江漢珍跟前，臉上的喜色讓江漢珍就知道是好事來領。

就見小旗兵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啟稟靈童大人，唐總旗，張總旗等人首戰大捷，無五行總旗各領一軍，攻伐楚護郡周邊縣城，就在近日黎明在五大總旗兵合一處，與我聖教信徒里應外合之下，已經拿下全郡，下部如何，還請靈童示下。”

楚護郡就是南北交通要道的一個大郡，屬於楚州之地，來往商客繁多，屬於繁榮地界，

此地江漢珍也見過，光城牆就有七八仗之高，若是攻城，就是攻打個一年半載都不一定成功。

當時由於想要發展無聖道，就發現了這個地方，並且安排了人手在其中經商，幾乎將大部分的財產都投了進去，效果自然是好的。

無聖道發展的大部分經濟來源，可以說都是從楚護郡來的，後來對楚護郡分壇越發的重視，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沒想到如今竟然見效了。

也明白剛才是何原因讓他氣運加身的，就是拿下了一郡之地，也只有這樣，有如此氣運。

思索片刻，就對小旗兵說道“傳令回去，就說現修整數日，消化所得，建設防禦，對於南邊地界，只要防禦就行，不可與之開戰對敵，對於商行只要查出不是皇家之人，對我們出手之人，就一律放行。”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至於大乾皇族的商行，就收繳貨物，全部處斬。”

小旗兵對着江漢珍一禮，領了命令，就離開此地。

而江漢珍對此也不知道做的對不對，首先表現的是一個態度，就是只針對大乾皇族，對於其他世家門閥不會下手。

他知道世家門閥的德行，就是不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就是朝廷滅了也沒關係，下一個朝廷繼續當他們的世家門閥。

但若誰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就會形成同盟，向當朝皇帝諫言，平定天下叛亂，還天下一個太平。

江漢珍對此早就看的很清楚，畢竟在這種封建社會下，世家門閥掌握着權利，就是皇帝也沒什麼辦法。

江漢珍之所以讓商道繼續通暢，只斷絕皇族商人，就是表明只對皇族有成見，對於其他人沒什麼意見，而且此有利於無聖道的發展，相信會有很多人都願意看皇族的笑話。

至於垂涎楚護縣利益之人，只有兵戎相見一塗，如今帶領的烏合之眾也有五六十萬，相信單個的世家或者門閥肯定不會是他對手，有此威懾，才能在此地站穩腳跟。

# 第二百九十四章 大乾議決定

也就在唐公子一干人戰敗逃走之後，一份戰報就向盛京傳去，而緊接着楓樹鎮被攻破，無聖道掐斷了南北通道，第二封加急信件也跟着發了出去。

大乾地域廣闊，縱橫以萬里計數，就是騎馬也要好幾個月時間，此地距離盛京說遠也不遠，就是騎馬也要半個月時間。

此界沒有絕佳的傳訊手段，能用此手段的就是道術，皇族也養了鬼仙修為之人，得知此事，神魂出竅，瞬息千里，連夜就將無生道作亂，楚護縣失陷的消息就呈遞到了大乾皇帝的案頭。

大乾朝的中樞之地，皇城，正在盛京的正中子午線上，坐北朝南。

皇城之外，是諾大的護城河，河上修建了許多白玉橋，地面也是白色石料鋪成，一塊一塊，平整如鏡。

諾大的皇城圍牆，更是高達二十丈，一色朱漆黃瓦，向上望去，只能使勁的仰着頭看。

外面則是巡邏的御林軍，日夜不停輪換，各個身穿鐵甲，騎馬垮刀，馬背負弓，宛若鋼鐵鑄造，環視皇城，對每個企圖接近之人，都投出冰冷的殺意。

而皇城內，更是層層疊疊的大殿，宮牆，房屋，不知道幾千間。

如果站在高通俯瞰皇城，就好像看到的是天上的宮闕，落入人間，無比壯闊威武，富麗堂皇，的確是掌握天下的中樞之地。

皇宮東的一排偏殿中，是內閣大臣為皇帝分憂之所，處理朝政之地。

每日都是天黑出宮，但今夜一排大殿被照的燈火通明，氣氛都顯得亦頗為凝重，四周的甲士里三層外三層的在外巡邏着，一看就知道有大事發生。

此時大殿內諸位內閣大臣都是膽寒若驚，大氣都不敢出一下，深怕惹惱了正在暴怒中的皇帝。

原因就是剛才，皇帝正要回寢宮之時，皇族培養的鬼仙忽然返回，說了幾句話，然後就成了如今這幅情景。

內容當然是無生道作亂之事，並不是無聖道，雖然一字之差，無聖道已經從無生道中脫離出來，只不過江漢珍還沒來的及對無聖道立下文字，只有信徒知道，對外還沒怎麼流傳。

就被傳是無生道作為，有鬼仙修為的傳信，大乾皇帝第一時間就知道了有人造反，並且楚護縣失陷之事，連夜召集內閣，開始商議對策。

大乾皇帝看沒有一個人吭聲，就冷哼一聲，說道“如今無大乾正是修養生息之際，竟然有有犯上作亂，請問諸位愛卿，這事該如何解決。”

這時兵部尚書站出來說道“啟稟皇上，無生道是前朝餘孽所創，不為我大乾正統，應當以雷霆之勢除之，不可聽之任之，還請皇上下令，派兵剿滅無生道。”

大乾皇帝坐在那也不說話，不知道子在想着什麼。

幾為內閣都在揣摩着皇帝的心思，而這戶部尚書站出來說道“啟稟皇上，臣以為此事不妥，我大乾正是修養生息之時，雖兵多將廣，可外地環繞，內部又要震懾宵小，不如皇上下令讓各地自行組織人手，剿滅無生反賊，這樣一來，我朝廷既不費一兵一卒，還能收回失地，還請皇上明察。”

此言一出，有幾位內閣隱隱有些心動，似乎是要附議一般，大乾皇帝面色一陣鐵青，竟然這時候還想糊弄於他，但卻不想一聲冷哼將中人震的清醒過來。

一看之下，原來是太子太傅洪玄機，洪玄機以武立身，得以封侯，然後又棄武從文，竟中探花，被授予官職，這也沒多長時間，已經被提拔到了太子太傅之位，成為了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

洪玄機對這些內閣大臣的話，不是不明白，接着說道“我大乾震懾四方，從不於邪門歪道妥協，各位大人此言何意，我大乾禁止民間練武，禁止攜帶刀劍棍棒，此為我大乾長治久安考慮，你等讓民間自領兵馬，恐怕無生道沒滅，天下會更亂吧，不知尚書大人說這話是何意？”

戶部尚書被嚇得一個哆嗦，指着洪玄機怒道”武溫候你可別血口噴人，我對大乾忠心耿耿，日月可昭，若是不信，我今日就撞死在這柱子上，你武溫候誣陷人，逼死朝廷重臣，妄圖欺瞞聖上，獨斷朝綱···”

說著就抱着一根柱子就要撞上去，而皇帝趕緊擺了擺手，說道“方尚書也不要在意，你們都是我大梁的棟樑之才，朕相信你們。”

有皇帝此言，戶部尚書也就借坡下驢，順勢鬆開抱着的珠子，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還不忘冷眼看洪玄機一眼。

洪玄機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早就免疫了一般，其餘幾位內閣也對洪玄機一副敬而遠之的架勢。

大乾皇帝對看了一眼眾位大成，也搖頭嘆息一聲，洪玄機此言是替他說的，有些話不方便說，只有別人說才行，很明顯，洪玄機就充當了這個角色，就是替皇帝給人當靶子的。

若是皇帝說出來有些話，不免有些與民爭利的嫌疑，若是不說，自己的權利就會被大臣們一步步架空，對於洪玄機，兩人生死之交，自然是唱雙簧的最好三人選。

大乾皇帝就問道“洪愛卿，不知你對此無生道突然造反，有何看法。”

就見洪玄機先是一個正規的禮數，然後又如朝對一般的說道“方仙道是前朝傳下的方外之法，信奉鬼神之說，與道士一般，如今作亂，不能只看錶象，應當將此根除，以免此類事情發生。”

大乾皇帝搖了搖頭，說道“愛卿言重了，無生道是無生道，不能與道士一通論處吧。”

只見洪玄機說道“皇上說起道士，臣還是要勸諫一句，道士為化外之民，有不從事生產，不尊禮法，天下稍有動蕩，他們不但不會為君王守節，還會生出異心，動搖江山社稷，皇上請取締冊封的太上道方仙道，正一道。”

此言一出，幾位內閣一下急了，紛紛跳出來勸說，皇帝一看不行，剛才的只是一招投石問路，是早就與洪玄機商量好的計策，如今看來，大乾正在固本培元之際，果然不能動那些道門，還是需要忍一忍。

最後商量出對此，就由二皇子率領三萬京營，與鳳安三萬守軍匯合，一起剿滅無生道。

接着下令各地嚴查無生道，以正本源。

# 第二百九十五章 各方有反應

等到將事情安排完之後，看着一旁的洪玄機，就在剛才安排而皇子平定叛亂，遭到了洪玄機的反對，但大乾皇帝還是一意孤行，駁回了洪玄機的諫言，堅持要讓而皇子去。

皇帝就覺得有些愧對了重臣洪玄機，就安慰道：“洪愛卿，楚護之地事情也不是什麼大事，朕的幾個兒子中，而皇子也成年了，如今就在身邊，派他去剛好合適，依愛卿所言，一定要派大皇子去，可大皇子身在邊軍，這一來回也得好幾月時間，拖的時間長了，又不道會發生什麼事，這樣安排也是權宜之計。”

洪玄機對着大乾皇帝一禮，說道：“臣知道，我朝能有今日，就是有理有度才得以一統四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有法度，禮不可廢。”

大乾皇帝聽得一陣頭疼，洪玄機就是如此，對於規矩把控的比誰都嚴格，聽說在他家長子就是長子，此次就是次子，劃分極為詳細，就是跟他一起同生共死的太上道聖女，也要守着他家的規矩，見了他的幾個夫人也要順從，若是稍有違反，就會執行家法。

但這事畢竟是洪玄機的家事，他也不好多開口，只不過以後仰仗洪玄機出力的地方還很多，大乾爭奪皇位不是誰說了算，全屏個人手段，只要失敗，就會養起來，再無絲毫權利，就連他自己也是眾多皇子中最後爭得皇位之人，但這些話他可不會對洪玄機說。

只是略帶無奈的說道：“你呀你，一直就是這樣，愛卿主張有益於之力天下，但對於家事之上，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了，已經安排了二皇子，下此朕會注意的。”

洪玄機也不再以，應了一聲，然後兩人又說了一會話，就告辭離去。

大乾皇帝送走洪玄機之後，這次想着最近的事情，而好多事情還要洪玄機出力才行。

當然也不是沒有代價，站在統一戰線，並不是最牢靠的關係，之所以兩人如此親近，就是各有所需。

作為大乾皇帝的他，在如今各大聖地都隱世不出，等待觀望的時候，大乾能拿的出手的人才的確很少。

也只有着位洪玄機洪，能提出一些建設性的觀點來，洪玄機棄武從文，並且考上探花，而且繼承了太上道的底蘊，最終創出理學一道來，以無數的框架限制人的行為，遵從嚴格的制度。

要實現他的理學，就要依靠當朝皇帝來推行，而皇帝也需要理學這麼一個維持天下太平的學說來發展大乾，鞏固他的地位。

但不管怎麼說，在大乾皇帝自己的家事上，就不喜歡別人插手，雖然皇帝的家事也天下熙熙相關，可這些都是他早有打算，並不想讓別人來說三到四，即使最親近的人也不行。

剛才說這樣對家裡人，有些不近人情，看似是說家，其實是點了一下洪玄機，不要不講一點情面的來說他的家事。

皇帝如此想，但離去的洪玄機又何嘗不是這樣，他有一個小妾，是太上道聖女，就設法得到了太上的秘傳，比如三十六內景玉經，十二外景經，甚至有許多秘傳，有他的這位小妾，太上的東西基本上被他全部得了去。

自從知道神聖之事，而且有了直達鬼仙人仙的修鍊功法，就立志要成為神聖。自創理學，以萬千道理之力社稷，對於自己的主張最為看重，即使皇帝也不行，正想着要如何說服皇帝，讓理學大行天下，讓他成就神聖呢。

至於楚護郡的這麼一點叛亂，還真不放在眼裡，雖然楚護作為南北通道之地，但南北縱橫不知幾千里，再另行開闢一條暫時也夠用了，只要等到大乾元氣恢復，收復失地易如反掌，地與這點小叛亂，還真沒放在心上。

二皇子領了命令，就拿着凋零到了京營之中，調取了三萬人馬，接着配備的各種輔助將領就一一到位。

作為二皇子的他，知道自己沒有大皇子一樣有堅硬的後台，對於諸多將領禮遇有加，知道自己也做不出什麼，要說打仗，自己還不如這些將領呢，也就沒指手畫腳，名義上是主將，其實只做些力所能及之事。

讓一干將領對這位謙虛的二皇子產生好感的同時，而皇子也明白，這是他的福利，流民組成的大軍能有多強，手中的兵器簡陋不說，而且還沒經歷過嚴格的訓練，對上正軌軍隊，根本不是對手。

那這次明擺着就是皇帝要送一份功勞給他，在身邊的幕僚分析好之後，也覺得如此，就打算等着領功就行，至於其他，還是交給會的人去做。

盛京距離皇泥崗若是騎馬，都要半個月時間，再加上糧草兵家馬匹都籌備，一晃就快要一個月了。

經過二十多天的建設，在江漢珍不計消耗的情況下，調集總共三十萬青壯，開始了建立長城之事。

楓樹鎮與鳳安縣之間，就在一個類似峽谷之地，左右縱橫三十里，三十萬青壯的奴隸下，很快就修建了一座三丈高的長城，堵住了大乾通往南方的路上。

雖然不是很滿意，但對於騎兵就沒那麼可怕了，只要有長城在，就能據地於長城之下，不得寸進。

若要繞道過來，沒有三五個月也來不到無聖道後方，當即命名此長城之地位拒乾關，意在北拒大乾，並且昭告整個楚護郡，暗中向南方散布出去。

目的就是要告訴世家大族，就是要在此地抵禦大乾，對於其餘家族的商隊釋放，就是表明只是針對皇族，就連南方的綠林土匪大羅道的商隊都就此放行，並不想與大羅道對上。

也是因為無聖道展現出百萬大軍的氣勢，幾乎將所有的門閥世家都下了一跳，雖然這些都是流民組成的烏合之眾，但敢於根朝廷叫板，一時間也將那些門閥世家給嚇住了。

若要單個跳出來一個世家，可不可能抵過百萬大軍，即使是流民組成的。

對於朝廷的三千人馬，經過無聖道的加工，越傳越離譜，從剛開始的三千，到三萬，後來的三十萬，更離譜的還說成了三百萬。

雖然誇大其詞，可威懾效果還是不錯，即使囂張如此的大羅道，也保持了觀望態度。

有些蠢蠢欲動的死忠之人，本來聯合道一起就要動手，可接下來無生道與真空道兩大門派也響應了造反之策，又加上蝗災剛過，整個南方加上真空道控制的北方，一下子進入了大亂，四處狼煙遍地。

甚至有些別有用心之人，如那前朝以為皇子，竟然也召集了舊部，打了三個縣城，建立了朝廷。

江漢珍看着南方之地四處亂成一團，而自己的拒乾關已經初步修建完成，至於預想中的百丈雄關，還在設想之中。

自從聽說大乾皇城有幾十仗高的時候，就動了此心思，高低之說源自於鬥法，法壇高一尺，法力高一丈，本身拒乾關就是用了仙道陣法手段建設，並且與天上星宿隱隱相合，形成了北斗九星陣法，越高對增加陣法威力越有利，也想着一此高度，壓大乾一頭，讓大乾亂起來。

至於其中的諸多道理，也只有江漢珍一人知道，對於任何人都沒有說起。

如今拒乾關已經初見成效，就撤走二十萬，留下十萬流民大軍在此建設防守，其餘的自然是分出各地，修路補橋，建設交通，修渠引水，灌溉農田。

自從見到來去的路很是一般，若是遇上雨雪天氣，就連行走都不方便，即使訓練有素的大軍，走起來也消耗極大。

就準備改善楚護郡防護與交通，只要需要，流民軍隊隨時可以調往楚護境內任何地方，而不至於向大乾一樣，調個軍隊都要花十天半個越時間，去一趟邊境也要半年。

江漢珍覺得這其中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被浪費來路途上，還有這些都是發展的基礎，固本培元之法，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 第二百九十六章 無聖道發展

而對於這些利用他這個龍之前驅而起勢的人，也沒時間去管，本來打算跟這些世家門閥討要一些東西呢，可一個早就預料到的消息傳到了江漢珍身邊。

早在半月之前，大乾的平亂人馬已經出去，這次是有二皇子為主將，率領三萬大軍，再由鳳安三萬守軍協助，平定無聖道之亂。

已經過了許多天，無聖道與無生道的分別，才傳出去，知道這並不隨無生道。

至於無聖道的來歷也被人查了個底朝天，本來是山林中名為小川村的地方，有一處無生道分壇，可後來無生道寺監與官兵勾結，將此分壇出賣，小川村就此被夷為平地，而無聖道就是在小川村逃出來的人組成重建的。

此道信奉無聖道祖，講究時間無神聖，只要修鍊，人人皆可為神聖，人世間是苦海，為有乘坐無聖法傳，才能到達彼岸，就是脫胎換骨，一切有求必應，只有加入無聖道，才能得以解脫。

凡世間有災難之人，只要信奉無聖道祖，就能消災解難，助人度過難關。

此時無聖道雖然不是跳的最歡的，但是是第一個跳出來的，一些公開的消息，就被人挖了出來。

小川村剿滅邪道之事，是武溫候洪玄機的長子洪熙所做，而且太子都在其中對其邀功，被政敵給拉了出來，攻擊洪玄機。

謊報軍功可是大罪，雖不至於誅殺九族，但也嚴重。

庭杖三十，刺配充軍，流放三千里之外，一輩子都無晉陞可能。

因為洪玄機作為皇帝擋槍之人，滿朝文武皆為政敵，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機會，怎麼可能會放過。

不但如此，還牽扯出大皇子邀功之事上，皇帝並不是一個兒子，大皇子母家勢力龐大，掌控西北邊軍，為大將軍，但其餘的皇子出生也不差，在此壓力之下，也受到了牽連。

不過洪玄機不可為理學大家，宣揚一切按照朝廷法度辦事，只有大羅道出力，花費了百萬銀兩，這次保住洪熙，最後洪熙被判官降三級，伐俸祿一年。

而大皇子也被處罰，召回盛京，閉門思過。

雖然看只有這一點，但若沒有意外，大皇子這輩子的路也就斷了，心中對於洪熙，也產生了恨意，甚至對於武溫候，也沒什麼好感。

就因為無聖道之事，也給朝廷內部帶來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變動，至於外界，對於無聖道的看法不一。

在世家門閥眼裡，無聖道就是一群不登大雅之堂的烏合之眾，被剿滅是早晚的事，根本沒放在眼裡。

也有些想要討好朝廷之人，和一些年輕氣盛的門閥公子，組成了平亂大軍，喊出了討伐無聖道的旗號。

就在無聖道管轄的楚護郡，每天都有看不清之人和一些愣頭青想要藉著無聖道名頭上位的人，但無一例外都是被下了狠手，多了幾萬俘虜，統統打入奴隸營中，做一些建設工作。

就連幾個大家族子弟也不例外，帶上枷鎖，一律當努力對待，並且劃分等級，不至於讓所有俘虜絕望。

也在奴隸之中執行了無聖道的飯前教育，在人疲憊一天，意志最為薄弱，又餓又累的時候，就讓他們記住一些東西，進行思想上的改造。

人就是這麼樣的，外界那些先要立軍宮之人，看見無聖道也不是軟柿子，大部分還是壓下了蠢蠢欲動的心思，觀望起來。

但要說誰最生氣，那就要非無生老母莫屬了，無聖道是源自於無生道，知道信徒是她的根本，就死她深厚的那個七彩光圈，也是無數的信徒念頭匯聚而成。

在她看來無聖道就是叛變，而且奪取了他的香火，在發動混亂的同時，揚言要將無聖道收回來，將那個蠱惑人心的靈童碎屍萬段，等到無生道也打下一些底盤，就頂着個光圈心急火燎的向楚護郡行去。

就在這段時間，江漢珍也忙的腳不沾地，無聖道新立，一切都不同以往，加上信徒讀書人寥寥無幾，就是所有的狂信徒，也只參加過江漢珍成立的掃盲班，只能認識幾個字，還有一些算數雜學什麼的，至於什麼理學儒學道學的統統沒有。

最多就是將普傳法門的那些利益權衡之學拿出來普及一下，高深的道理不懂，但知道做什麼對自己有利，做什麼對自己沒有好處，在無聖道中，雖然這些都是從最底層進入無聖道的，但起碼不會出現做出一些理外不分的義氣之事。

這些人做無聖道的管理者，在那些書生名士眼中，就是離經叛道，評擊者繁多，剛開始無聖道信徒被書生用一些普通老百姓聽不懂的話當街大罵。

書生的地位在此界地位比一般人高，有些根深蒂固的意思。信徒也不敢說什麼，這就讓那些書生看見了市場，自此結伴成群開始評擊無聖道，到了此時越演越烈。

對於此事江漢珍也不想多理會，書生造反，三年不成，最多就是噴些口水，忙着別的事情，對這些書生名士也不在意，想着等到再過段時間理會，當時還顧不上。

就在江漢珍與幾位掌旗正在商議抵禦朝廷之事，來的六萬人馬，雖不至於全員出動，怎麼說守軍也要有人留守，保守估計有五萬人進攻。

有長城以及布置的陷阱，早就杜絕了騎兵的出現，五萬步兵攻城，這可是朝廷的精兵強將，江漢珍最後統計了在楚護郡所有的流民，算下來已經有百萬之多，信徒更是不計其數。

一下子就調動了五十萬信徒，以十倍於朝廷的兵力防守，想着應該能守住，還有些不放心，又對各地分壇下達命令，湊足五萬無聖道大軍，隱藏在山林之中，做騷擾之策，就是要將之五萬大軍分而化之。

不要看無聖道人數眾多，但訓練時間段，都是從流民變成信徒，在由信徒變成士兵的，短時間最多學些軍規，會的招數也就那麼一兩下，江漢珍還是不認為人數多就能打得過朝廷。

但好在繳獲皇族商隊，與一些死忠家族的家產，在不計消耗的供應下，最起碼這些所有的士兵能吃飽，而且還發放一點糧食，供他們養家，雖然不多，但也不至於讓家裡餓死。

比之以往的流民大軍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但對於朝廷，還是不敢有絲毫大意。

正在思索之際，忽然外面傳來一真喧嘩之聲，夾雜這吵鬧，神識一掃，感覺到一股浩然之氣在外凝聚，就眉頭一皺，冷哼一聲，眼中閃爍一道殺氣。

而這寫信徒一看江漢珍這個表情，就是已經不耐煩了，每次這樣，都是血流成河的徵兆。

而這時又小旗來報，進門之後就說道：“拜見靈童，楚護名士於成化帶領上百名書生衝擊我聖教中樞，與我聖教僵持起來，如何處置，還請靈童決斷。”

江漢珍正要說話，就見書生出生的張文星就怒道：“這些書生竟然如此大膽，我聖教中樞之地，擅闖者以謀反罪論處，怎麼如此放縱。”

接着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屬下懇請靈童下令，將這些不尊聖教，不感聖教恩德的人全部處死，不但如此，我無聖道主張天下無神聖，而此地有各種聖人供奉，蠱惑民眾，妄圖以枷鎖束縛，端是可惡，最好將這些枷鎖之神聖祭祀全部清除，以除去這些不安定的因素。”

此言一出，其餘的人也一起對着江漢珍請求，都看明白了江漢珍的意思。

江漢珍點了點有，這些都是在私底下與張文星唐石柱等人商量好的，如今就害怕內部出問題，本來準備等到何時的時機，沒想到竟然送來借口，那就怪不得他了。

就說道：“好，此事重大，在如今內憂外患之際，要兵貴神速，就由張文星帶領一萬護法軍去做，我不希望明天早上還感應到還有哪個聖道意志的存在。”

張文星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屬下遵命，定不負靈童聖意。”

# 第二百九十七章 矛盾兩相難

其實在外界，無聖道放過世家大族，讓外界都一副疑惑不解之態。

以往這種亂民組成的起義軍，就如蝗蟲一樣，所過之處，全為廢墟，對於世家大族也不放過，而對於傳說中的讀書人十分看重，可讀書人又怎麼看的起這些人呢，對他們管束寬鬆，但轉眼就會賣了，被剿滅也是理所當然的。

可無聖道不一樣，對於世家大族，除了皇室與親近皇室之人，基本上能做到秋毫無犯，對於讀書人也沒有明確的態度，只不過不像以往，將讀書人的地位抬得很高，無聖道對待讀書人就和普通百姓一樣，沒有高低之分。

此事是江漢珍所主張的，無聖道大多都是文盲出生，即使掃盲，也學一些實用的，對於讀書人的事，就讓讀書人自己去玩，完全沒有摻和的想法，因為用不到讀書人，那些高深的論調對於無聖道來說是個障礙，自然也不會盲目的提升地位。

但在他看來，這些世家門閥還是比較接地氣一些，世家門閥在讀書人的筆下就是罪大惡極，自私自利，但在江漢珍看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首先世家不會去玩那些假大空的高深理論，完全是腳踏實地的一步步擴大自己的產業，從實際出發，經過幾代或者幾十代的發展，才有如今的威勢，之所以不服皇權管束，也不是沒有原因。

被書生們將皇權至上已經抬到了頂峰，就是想要侵佔世家門閥的利益，所以兩者之間才會產生矛盾。

而皇帝也對讀書人十分推崇，也反饋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話語。

但在江漢珍眼裡，並不是這樣，他本身勢力薄弱，不足以跟任何一方抗衡，只有選擇利益共同體。

此界有世家門閥可以看成一方，皇權與書生看成一方，至於門派自認為高高在上，一心想要掌控天下的勢力，江漢珍表示敬而遠之，不想與之產生過多的交際。

這三方勢力皇權已經不可能了，皇權最容不下的就是造反，而讀書人反覆無常，不可信任。

剩下的就唯有世家門閥還能與自己站在一方，經過一系列的政令，無聖道底盤中那些世家大族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無聖道的政令還是能施行下去。

也就是說這些門閥世家對於無聖道不反對，也不支持，世家門閥掌權之人都不是笨人，也不會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而與無聖道衝突。

至於那些底蘊淺薄的新晉貴族，都是受了大乾的恩惠，一些腦子轉不過彎的人還是會忠於大乾。

江漢珍自然會成全他們，抄滅家產，所有人拉到苦力營進行勞動改造。

此理江漢珍也是費了很大的勁向無聖道解釋清楚，畢竟腦子能轉過彎的人還是不多。

經過張文星一番血腥清洗之下，凡是在無聖道掛了名的書生，一律抓捕，若有反抗，就地格殺。

讀書人雖有浩然之氣，但這些對於鬼魅是剋星，也就能震懾一下普通人，對於無神道信徒，卻沒什麼用處。

無聖道香火修鍊法門之中，也經過完善之後，借用了普傳法門之中的道理，將此融入其中，凡誦無聖道祖名號者，都會得雷霆之力加持，強健體魄，壯大神魂，開通百脈。

又加上信徒心中對於無聖道的偏執信仰，浩然之氣好像完全失去了效果。

大乾禁止民間練武，讀書人體魄一般，拉出來幾個殺雞儆猴之後，其餘的讀書人都乖乖的束手就擒，全部送入苦力營中，在棍棒教育之下進行勞動改造。

這事一出，整個大乾都為之嘩然，犹如一陣風暴一樣，讀書人都紛紛向大乾皇帝諫言，除滅無聖道。

但江漢珍又廢除一些阻礙發展的制度，比如禁止練武，阻礙通商之類的，做這些的都是世家門閥，這也就變相的提升了世家門閥的地位，以往歷朝歷代對於世家的打壓之策，在無聖道手裡算是徹底作廢，讓大乾皇族以及讀書人更加痛恨無聖道，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大乾皇帝以及一干心腹都是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但大乾新戰不久，正是休養生息的時候。

大軍出動，需要的錢糧無數，短時間湊足是不可能的。

對於無聖道的事情上，世家門閥集體保持了沉默，在無聖道的政令之下，竟然發現自己沒了限制，若是無聖道的政令真的能施行下去，那世家門閥就會進入一個飛速發展時期，得到的利益竟然是以往的好幾倍。

就連那些古板的家老都在這個数字下集體失聲，加上無聖道最開始對世家門閥示好，所以在這次大乾朝會之上，世家門閥顯得極為低調，即使發表意見，也是從中和稀泥，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下朝之後，大乾皇帝當即大怒，不知道摔壞了多少東西，叫來心腹之人洪玄機商量，最終也沒商量出個什麼來。

洪玄機離開皇城回到侯府之後，管家就立即走到了跟前，說道“侯爺，族中家老來了，正在客廳等候，說有事要跟侯爺說。”

武溫候文武雙全，智慧自然不會太差，隱隱的感覺有些不妙，因為洪家也算一個世家，頓時面色有些難看起來。

但侯府對於家族還有依賴，也不敢當場發怒，就說道“走，我去見見。”

等到兩人到了客廳，就見一個頭髮都白了的老者帶領着幾个中年人，立即站了起來。

就見頭髮白的老者說道“這不是武溫候嗎？如今位高權重，我這就給你請安。”

洪玄機面色有些難看，但還是忍了下來，上前扶住老者，說道“原來是三叔來來，侄子剛從皇城回來，失禮之處，還請三叔不要見怪。”

老者冷哼一聲，陰陽怪氣的說道“我哪敢怪罪侯爺，侯爺可是大乾重臣，位高權重，我這個鄉間老農怎麼敢說個不是。”

洪玄機內心殺意連連，知道今日肯定要被說教一番，但作為一個做出理學，並且想要推行之人，最重規矩，自然不會不顧面子，做出有損名譽之事。

對着老者一禮，說道“是小侄的不是，怠慢之處還請三叔原諒，但不知三叔來此所謂何事。”

老者怒道“你做了什麼自己不知道嗎？”

洪玄機內心殺意連連，對於這些事當然知道，無非就是家老們覺得他立場不對，可他是理學創始人，以後的志向還需要大乾，自然不會承認。

就裝作不知道的說道“小侄真的不知，還請三叔明示。”

老者上下打量了一下洪玄機，看樣子不似作假，面色有些緩和，被人蒙蔽也情有可原。

就說道“如今天下亂相四起，大乾又在修養生息之際，在楚護郡之地無聖道頒布了法令，與我們交好的世家大族都表示觀望，若是這些政令真能施行，就是我們的機會，每年的收入要增加很多，有些甚至已經準備暗中支持無聖道了，大乾皇族與無聖道矛盾不可調和，皇族雖強對我世家門閥多有打壓，無聖道雖若，可政令對我世家門閥有利，有世家門閥支持，無聖道也能抗很長時間，家族決定，先保持觀望，派遣商隊在無聖道地域行商。”

也沒看見洪玄機越發陰沉的面色，接着說道“世家決定暫時不可為朝廷出力，保持觀望即可。”

洪玄機面色黑了下來，面無表情的看了一眼洪家家老，說道“我們為大乾之民，理應忠於大乾，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些亂臣賊子倒行逆施，置天下黎明百姓於不顧，天地師君親，作為大乾之民，不念着大乾的好，竟然犯上作亂，此等賊子當誅。”

接着說道“三叔竟然以家族為借口，為那些亂民開拖，此等不忠不義之舉，竟然說的這麼堂而皇之，就不怕被朝廷知道，抄家滅族嗎？”

老者冷笑一聲，說道“你別給我講那些大道理，我洪家自八百年前立了家業，如今歷經三朝，考的不是那個當朝仁慈，而是我們洪家子弟辛辛苦苦用雙手賺來的，你一句什麼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就想將我們洪家的家業全部算進他楊家，你當我們是什麼，空口白牙就要佔了我們的家業，當我們是什麼，送財童子嗎？”

洪玄機心中一股殺意已經凝聚，但還是忍住沒發作，說道“當今聖上文治武功，乃天子，天生尊貴，有管理天下之責，治理我大乾黎明百姓，有他在四海懾服，萬國來朝，此功績又有何不可取之於天下。”

老者被洪玄機這些道理氣的之間站了起來，指着洪玄機罵道“你別給我說那些大道理，我中土之地本來就人傑地靈，你竟然不顧家族安危，做出這等選擇，既然如此，那就將我們全殺了，來個大義滅親，好為你爭取功勞，既然如此，我洪家沒有你這等逆子，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你這侯府門檻高，我走還不行嗎。”

說著就一聲招呼，在帶來的人的簇擁之下，帶人離開了侯府。

洪玄機面怒一寒，對於家族之人的一件，竟然有些心寒，想他文武雙全，創出理學，如今為天下之正統。

# 第二百九十八章 為道舍親人

就在大乾百廢待興之際，也正是他的理學推行天下的大好時機，可這時候竟然有人趁着一次蝗災作亂，讓他的很多努力都付之東流。

心有大志，想要做那聖賢一般的人物，就被人所打亂，犹如在他心口扎了一刀。

但隨後各種叛亂四起，讓他疲於應付，本就在煩躁之際，家老們竟然來說教於他，心中的殺意有些無處發泄。

但洪玄機可是狠人，生生的將心中的殺意此壓制了下來。

忽然聽到一陣燥雜的吵鬧聲，好像是打鬥一般，頓時怒了，起身而立，飛出客廳，正好看見家丁和幾個黑衣人打鬥成一團。

也不管其他，一掌拍向黑衣人，黑衣人只感覺一團犹如炎陽一樣的氣血，將他們烤的窒息，隨後就被拍在的地上，變得毫無聲息。

洪玄機殺了幾個黑衣人，也讓心中的怒火得以緩解，這才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一個家丁上前一禮，說道“回侯爺，這些事外面的探子，被發現就打鬥起來，還好侯爺及時趕到，不然我們就危險了。”

洪玄機點了點頭，又四處感應了一下，忽然發現牆角之處有意思聖湖氣息，冷哼一聲就飛了飛了過去，四下看了片刻，面色陰沉了下來。

怒道“又是這些蠱惑人心的道士之流。”

眼中充滿這殺意，洪玄機創造理學，對於道術之流主張極力打壓，對這些最是反感。

但知道這次有人逃了，那剛才他與家老說道話，肯定被人聽了去，面色陰沉的似乎要滴出水來。

正準備回去想一些對策，向書房走着，正路過一出長廊之時，就看見自己的小妾夢冰雲一副蒼白之相，手裡領着一各四五歲的小童，正在那站着，看着洪玄機，滿眼的柔情。

洪玄機走過之時，夢冰雲對着洪玄機福了一禮，道“妾身見過夫君。”

洪玄機看向夢冰雲，想到太上道的夢神機，又想到剛才不知名的道術高手，怕是要泄露侯府之時，頓時有些怒氣的說道“婦道人家不在自己院子來待着，跑前院來做什麼，如此放浪，莫要讓我失望，還不回去。”

夢冰雲被這一句，震的不輕，退後幾步捂着胸口，吐出一口血來，但還是對着洪玄機一禮，說道“侯爺教訓的是，妾身這就回去。”

說完就領着身邊的小童，搖搖晃晃的向那處偏院走去，一路上身邊的小童不停的問着，但夢冰雲就是搖着頭，什麼也不說。

一路口吐鮮血不止，支撐到了偏僻院落之後，躺在床上沒多久，就斷了氣息。

只留下一個四五歲的小童在旁邊不停的哭着。

此女正是太上道聖女夢冰雲，道心被洪玄機所破，失去了修為，將太上道一切典籍都拿給洪玄機看，自從太上道主死後，洪玄機的嘴臉就變了，對她愛理不理，甚至打壓。

其中在他的放縱之下，一般由趙夫人下手對付她，但洪玄機從來沒有出面，還讓她對洪玄機抱有一絲幻想。

可就在今日，竟然當眾責罵於她，不但讓她醒悟過來，也讓她氣血攻心，本就失去了修為，再加上經常被下毒暗害，早就進入了油盡燈枯之際，回去就撒手人寰，留下一個四歲的兒子洪易。

至於洪易能不能活下去，還要看武溫候的態度，和大婦人的決心了，至於夢冰雲，一顆心全部在洪玄機身上，卻沒有給洪易留下絲毫底蘊，能不能活下去，還真是未知數。

洪玄機也沒顧得上夢冰雲，就開始着手處理這件事，當洪家所說的話，卻被人捅到了朝堂之上，洪玄機為了堅持自己的道，選擇了大義滅親，擔任親手剿滅洪家，自此讓大乾皇帝更加信任。

夢冰雲死後，也沒人發現，知道幾日後才被人發現，那時屍體已經腐爛，因為屬於小妾，也不能進入祖墳，草草的埋葬了事。

也許是洪玄機還有一絲良知，告知了后宅，洪易也就活了下來，待遇與原著一般，事事都要小心。

洪家之事傳出去之後，對於洪玄機大義滅親的壯舉，天下讀書人稱這位典範，並奉為經典。

但在世家大族眼中，這人就是個白眼狼，因為洪玄機代表了理學，而這些理學知道就被人認為是白眼狼之輩，在肆意的渲染之下，讀書人就成了白眼狼的代名詞。

當事情傳到楚護縣時，無聖道已經與朝廷大軍僵持了半月有餘，因為無聖道的長城每日都在增高，而且裝備越來越好。

原本在第一次攻打據乾關的時候，二皇子差點就將據乾關攻破，但在江漢珍不計消耗的防守之下，加上信徒的意志。

消耗了十萬人的情況下，總算是將據乾關防守住了，朝廷大軍損失一萬，就此退回，修整一下準備第二次攻城。

朝廷的厲害，也讓江漢珍下了一跳，本以為朝廷厲害，但沒想到如此厲害，以十倍的代價，還是防守之戰的前提下才將大乾打退，若是野戰這幾十萬人還真不夠朝廷殺的，只要對上，就必敗無疑。

正在想着怎麼防禦第二次，長城每日都在加高，無聖道防守可以說越來越輕鬆，但無聖道手中的兵器卻不怎麼好，基本能保證人手一個槍頭，至於鎧甲什麼的，只能用藤甲湊數，大遇上朝廷的武者大軍，一個回合就能被砍成兩段，甚至不如一些皮甲。

皮甲至少還能挨兩下，而朝廷不但是武者，而且兵甲精良，江漢珍感覺能擋住就算不錯了，正想着怎麼提升防禦力，而這時候有人竟然送來兵器鎧甲與大量的糧草。

江漢珍得知消息立馬接見了此人，通過這人的表態，才知道這是幾個世家聯合所出。

江漢珍當然表示歡迎，並且表示只要無聖道再，這些制度就會堅持下去。

最後世家代表說起武溫候洪玄機時，就隱晦的表明了世家的態度，江漢珍自然聽得出來。

一番談論之後，才知道無生道與真空道背後都有世家大族的支持，不然怎麼可能多少年不滅呢，朝廷的戰力他也見識過了，只要下定決心，什麼亂不能平定。

最後說起武溫候洪玄機時，江漢珍也是一番感嘆的語氣，沒想到洪玄機如此心狠，真能做出這種大義滅親之事，也只能說一聲佩服。

他的道即使是自我知道，也不會做出這等大義滅親之事，最多就是避開，還有底線存在，可洪玄機就很徹底，為了自己的道，對自己的家人說殺就殺，也不得不讓人佩服。

最後提到太上道聖女之時，江漢珍上心了，氣運之子洪易正是進入黑暗童年時期，但也只是聽聽，並沒有多過在意。

想到洪易以後的手段，不但心狠手辣，而且做事不留餘地的那種作風，應該就是童年的心理陰影，才讓此人有些時候變得十分陰暗。

但也不敢輕視此人，雖然距離洪易成長還很遙遠，但無聖道有了世家門閥的支持，就不會被大乾滅了，若是以後遇上，還是要小心一二。

氣運之子就是如此，秉承天地氣運而生，幾乎是有求必應，只要與之對上，就會感受到厄運降臨，還需謹慎對待。

不但對於洪易，還對於陽神世界的氣運之子都有關注，對也不怎麼懼怕，對於分散氣運之事，江漢珍早就做了無數次，如今有了世家門閥的支持，無聖道算是初步穩定了下來，再也不擔心被當做反賊一般，化為塵埃。

# 第二百九十九章 根基被拿捏

自從有了世家門閥的物資支持，無聖道抵抗朝廷大軍也輕鬆許多，拒乾關準備的守城無自一應俱全，所有的無聖道士兵都能保證裝備齊全，又加上江漢珍創出的一些武藝殺招，只要用心鍛煉，幾天就能形成殺傷力。

算起來根本沒有固本培元之法，很明顯，訓練兵將士走了捷徑，但是殺傷力強悍，就是一般的武生武徒，在對上學了無聖道殺招的士兵之後，一步小心就會丟了性命。

當然也不是沒有后遺症，此些招式內養之法很少，全部是些調動身體能量，施展殺招的方法，犹如修鍊伐生拳法一般，過了巔峰就迅速老去。

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無聖道底蘊淺薄，所有的士兵基本上是流民轉化，若要形成可戰之力，只有用這種辦法。

為一能做的就是士兵的伙食上，在不計消耗的供應下，就這半個月時間，拒乾關的防衛高了不止一個層次，讓原本朝廷士兵能以一當十的優勢當然無存。

而皇子本來一副意氣風發的姿態，經過這短短半個月，竟然呈現之中頹廢之勢，帶來的三萬朝廷大軍死了一般，連鳳安的守軍都折損了兩萬多。

就在剛才一次攻城之中，當然結果還是失敗的，本來二皇子想要撤回去，可哪知這次無聖道竟然衝殺出來，朝廷大軍冷不防之下，又被留下了三千多人。

如今朝廷大軍不到兩萬，已經不足以攻打拒乾關了，只能退回鳳安顯修養生息，又將此時彙報大乾朝廷，等待增兵。

在大乾偃旗息鼓之後，江漢珍也覺得十分合力，讓士兵繼續訓練，只要將據乾關守住，就沒人能動得了無聖道。

之後他一直在關心這天下氣運之子，派人明察暗訪之下，也收集到一些有氣運之子氣象之人，為以防萬一。

他在關心別人的時候，也有人在關心他，其中這些支持了無聖道錢糧的世家門閥中，一些自認為勢力強悍之人，總覺得讓無聖道這麼發展下去會失去控制，為了自家的發展，就想在其中安排探子，安插在無聖道中。

至於這些人，江漢珍表示聽之任之，不予理會，無聖道選拔人才不光看的是功勞與才能，最核心的事看的是否虔誠，心中的信仰道了什麼程度，江漢珍當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在下層提拔小掌旗之類的江漢珍或許不會多過問，但只要到了分壇核心以上，都會將名冊報上，經過他的一番檢查，只要是沒有達到一定的信仰程度，直接劃去，只要才能能力的，連看都不看。

這些安插在其中的人，若是沒有虔誠的信仰，一輩子都沒有出頭的機會，更別說為自己主子做些什麼了。

至於這些江漢珍沒怎麼在意，但有些自認為勢力強大，將無聖道看成自己手中一把刀的不凡之輩，就比較過分了。

竟然直接在大軍中安插監軍，在無聖道中增加客卿，自半月前，江漢珍對於這些人沒有決絕也沒有答應，將以唐家羅家為首的這些監視之人全部送進無聖道驛館之中，派人看守起來，也抗住了這些世家打算參与無聖道內部管理提議的壓力，硬生生的抗了半個月之久。

眼見無聖道就要站住腳跟，就連二皇子帶領的六萬人馬傷亡了四萬多，眼見已經沒有了外地，無聖道就要進入一個短暫的安穩時期，這些世家門閥再也坐不住了，就在私下聯合起來，準備給江漢珍施加壓力，妄圖安插自己人。

無聖道所存錢糧也不是太多，只能維持短時間的一個供應，這也是支持無聖道這些世家大族控制的結果。

若真給無聖道資助個一年半載的糧草，就怕無聖道錢糧具備，關起門來做自己的，這就讓他們的努力打了水漂。

每次的物資只能供無聖道將近百萬的信徒七天的消耗，但在江漢珍不計消耗的訓練大軍之下，只能五天，至於另外两天，都是以前的存貨，也能支持個十天半個月。

世家門閥在謀划無聖道的同時，江漢珍也在謀划著世家門閥，總覺得這樣一直依靠別人不是個事，開源節流才是長久之計。

而這時張文星帶着一副愁容走進了無聖殿中，江漢珍看了一眼，心中一陣搖頭，心中有一種不好的感覺。

張文星見禮之後，就說道“靈童大人，那些個世家門閥正是可惡，當初都是協議好的七天一次供應，如今已經逾期了三天，我無聖道所存的物資也不多了，若是在這樣下去，我們真的就完了。”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無聖道完不了，即使楚護這塊底盤失去了，也不會被滅，我們想不被人牽着鼻子，就要有自己的底蘊，靠那些世家，還不如做點別的。”

“可是···”

張文星還是有些氣不過，說了半句，看來是被世家氣的不輕，接着說道“可是我聖教與他們的協議是聖教對於他們大開方便之門，他們在前期我聖教的物資，這是一場交易，我們並沒有說要依靠他們，他們明裡暗裡的示意要安插人手在我聖教之中，真是氣人。”

此事本來就是交易，只不過是一些政令上的優惠，來換取物資而已，但都是口頭協議，即便是書面協議，江漢珍也不相信，就是世家門閥毀約了，又能找誰去說理去。

但江漢珍又怎麼會那麼容易讓別人佔了便宜，就說道“我聖教新立，一切都在百廢待興，如今打退朝廷的數次進攻，有拒乾關在此，即可高枕無憂，南方地界諸多世家，猶豫朝廷各地的限制，商路不便，又加上朝庭商稅有三成之高，加上下打點，剩下的也沒多少。”

“我聖教的便利，已經初見成效，利益動人心，這些世家門閥見此肯定不會放過這麼大一塊利益，想要將人安插在我聖教也是理所當然的。”

等到江漢珍說道利益之上，張文星就說道“靈童大人，我聖教若有此制度，利益肯定龐大，可要見效，也要在一個月之後，我們如今的糧草，想要供應大軍，只能堅持十天，若是這些時間再不給我們糧草，我們要不先答應他們的要求，只要以後站穩腳跟之後，再將他們清理出去。”

江漢珍心中一動，盯着張文星看了許久，心神感應着張文星的信仰程度，發現是狂信徒無疑，這才放心下來。

剛才張文星說這話的時候，江漢珍都以為面前這位狂信徒信仰退轉了呢，被那些門閥世家所影響了。

確定之後，才發現不是，而是真把無聖道中的這些骨幹力量給逼急了，如今沒有辦法，才會想到妥協一事上來。

# 第三百章 自有培元法

至於妥協，江漢珍冷笑一聲，對此根本沒有妥協的打算，即使把無聖道滅了，也不會向任何人妥協，這也是香火之道的規律，本來香火中的念頭就很複雜，想要將之轉化，也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

若是讓別人滲入，其中在修改上一些教義，就會讓他的香火縮水，他可沒忘記自己的目的是什麼。

就冷視了張文星一眼，說道“此事絕對不可，那怕我聖教就此滅亡，也不能向任何人妥協。”

張文星被嚇得饅頭大汗，趕緊說道“屬下該死，屬下該死，不該有這種想法，還請靈童大人責罰。”

江漢珍嘆息一聲，也知道最近這些狂信徒的難處，就說道“現在正是用人之際，先將你這是記下，若有再犯，定斬不饒。”

張文星趕緊答應下來，然後小心的問了一句，說道“靈童大人，那我聖教的事情如何解決，如今糧草不夠，是不是先削減供應，這樣再加上楚護稅收，也能支持一個月。”

江漢珍聽得一陣搖頭，說道“此中飲鴆止渴之法，就不要做了，供應還是不變，糧草之事你不用擔心，我會想辦法，還有，查一下那些世家門閥給我聖教準備的糧草都在哪放着。”

張文星眼睛一亮，立即說道“靈童大人，這些我聖教之人早就將之探查的一清二楚，就在我聖教底盤東南三十里的護江縣放着，他們沿着護江水運到達之後，就一直停在那裡。”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那就是說不再我聖教底盤上了？”

張文星說道“對，正是如此。”

江漢珍目光中閃過一絲殺機，然後覺得整個人都輕鬆了不少，就淡淡的說道“好了，我知道了，此事就由我處理，不可再提，做自己的事就行，若有門閥世家之人有事找你，全部推到我這裏就行，不能耽擱了我聖教之事。”

“是，靈童大人。”

張文星得到了江漢珍的明確指示，也放鬆不少，這段是見的壓抑一掃而空，散去了愁容，離開了無聖殿。

江漢珍雖然如此說，但對於這事可沒有什麼把握，在無聖道的地方，都是自己說了算，就連那些枷鎖神聖，都被全部清理，也不會有什麼浩然之氣，什麼兵家之氣，也就說那些奇怪的道理，在楚護之地根本不管用，因為這裏的一切神聖有關的東西，全部被下令毀去。

那些神聖，看似神奇，但也離不開人的念頭，別人都認為他是神聖，他就成了神聖，才會出來制定枷鎖，將人鎖在枷鎖之下，若沒有人認為他們是神聖，他們也就不存在了，又被江漢珍利用凈水之法，將楚護洗了一遍，那些雜亂的神聖，已經沒有了。

但也只能保證楚護一塊地方，可要出了楚護，還要受限制。

可以說他很不願意與那些神聖對上，其中的規則太多，讓人很難受，甚至有些放不開手腳。

但如今糧草緊缺，就不得不讓他繼續攻伐了，原本就沒什麼把握，除非帶領大軍直接壓過去，無聖道唯一的優勢就是人多。

當即拿出一塊五塊兵符，對殿外喊了一聲，說道“滅神衛何在。”

“屬下在。”

從大殿四面八方出來許多人，全身氣血遠超常人，這些就是江漢珍的侍衛之人，稱之為滅神衛，只聽江漢珍一人調遣，心神一動，察覺了這些都是狂信徒，點了點頭。

非常時期，由不得他不注意信徒的重誠度，就怕其中信仰退化，從而對無聖道造成損害。

無聖道再外界看來聲勢浩大，動輒幾十萬人，但江漢珍可清楚的很，若不是糧草還能跟上供應，無聖道早就崩潰了。

歷代這種愚弄百姓的組織，前期發展迅速，但到了後期，都是從內部奔潰的，其中原因就是不能足夠的物資。

在無聖道發展初期，江漢珍接總結了以往的經驗，並沒有無限制的擴大下去，而是限制了無聖道的發展，施行固本培元之策，只要根基紮實，就不會有奔潰的跡象。

若是無限制的壯大下去，此次蝗災席捲大乾，受災百姓不下千萬，無聖道又佔據先機，若要無休止的擴大下去，到了盛京之地，恐怕能裹挾好幾百萬流民。

甚至就連本來都能活下去的百姓，都不會背無聖道所裹挾，成為無聖道眾。

但江漢珍只是在一地收攏，而且即使止住了口子，並沒有繼續擴大下去，最多就是收攏一些逃難過來的流民。

自打下楚護縣之時，就開始消化這百萬流民，將之轉成自己的信徒，並且要保證能養活這些信徒。

一直以來江漢珍都有個習慣，就是只重心境與底蘊，對於法術與修為，不怎麼重視，講究順其自然，而這此物聖道的情況與修為恰好相反，就一心做那固本培元之事，也正是因為如此，無聖道至今都沒有絲毫奔潰跡象。

即使現在被人拿物資來要挾，江漢珍也不覺得這些人抓住了自己的命脈。

看着無聖衛在下方等待着，江漢珍說道“王重，吳正，柳鐵何在？”

無聖衛中站出來三位小旗，對着江漢珍說道“屬下在。”

江漢珍說道“你們三人各領一隻虎符，分別為金雷旗火水雷旗，火雷旗，立即出去，去聚乾關調集各十萬兵將，待我命令。”

三人齊聲說道“屬下領命，接着就上前一步，就有身邊的親衛將虎符分別給了三人，三人領了虎符，對着江漢珍一禮，轉身出了大殿。”

而江漢珍有接着說道“周明何在？”

“屬下在。”

“你帶人護送土木二雷符，立即出發，去拒乾關，調集二旗，直取鳳安縣。”

“是，靈童大人。”

周明說完，就有人將兩隻兵符送入他的手中，周明轉身離開無聖殿，立即召集了屬下，也跟着向拒乾關奔去。

剩下的人一副心急如焚，躍躍欲試的樣子，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其餘人召集本部人馬，調集分壇，維持秩序，封鎖城門，只許進不許出，若有搗亂格殺勿論。”

無聖衛齊聲一禮，江漢珍手一揮，說道“現在開始行動。”

無聖衛立即出了大殿。行動起來。

江漢珍看着眼中一片冰冷，心道，竟然想要拿捏我無聖道，不知你們又有何本事，既然你們犯了規矩，就別怪我不按常理出牌了。

隨着楚護縣的變化，在殺了幾個帶頭鬧事的世家之人後，這些世家門閥這才反應過來，心中頓時慌了，一個個的開始遞帖子要見江漢珍。

# 第三百零一章 一排就兩散

身邊的無聖衛問道：“靈童大人，唐家趙家等家族代表遞上拜帖，說有事要與你詳談。“

“都有哪些人？”

江漢珍好不在意的問了一句，對於這些世家門閥之人，都是以自己家族為核心的，與他所參悟的自我之道有異曲同工之處。

這次突然調動大軍，讓他們感覺到詫異的同時，可能也感覺有些不適應吧，這次來的目的無外乎爭奪話語權，和為自己爭奪利益。

江漢珍可不相信這些人是來參拜他的，或者是來拉近關係的。

無聖衛舉着厚厚一沓拜帖，說道：“回大人，只要是在楚護之地有生意的大家族，基本上都到了，從我們的人暗中打聽，好像是以唐家趙家為首，集合了上百個世家。”

江漢珍點了點頭，讓人結果拜帖，粗略的翻了一下，發現有百十張之多，心道這次可能楚護之地所有的世家之人都來了。

說道：“見見也好，有些事需要更他們說清楚了。”

“吩咐下去，先驗證身份，凡是沒有對於聖教任何資助的世家，就讓他們回去，能見的只有為我們神教提供資助的。”

“是，屬下明白。”

說著就轉身離開，不一會帶着十幾個世家之人進入無聖殿中，一進大殿，就有一位說道：“洪小公子，我們百家聯名而來，你為何將他們拒之門外，他們可都是世家大族之人，洪小公子如此做，就不怕失去民心嗎？”

這時唐家的負責人也有些氣憤說道：“李掌柜說的對，你無聖道能有今日，還不是靠我們資助，這時候百家聯盟，你不但不歡迎而且將其餘人趕了出去，洪小公子你這樣做是不是有些不地道了。”

江漢珍恍然大悟，原來叫這麼多人聯合在一起就是給他們自己壯聲勢的，只要進來之後，不管是道德綁架也好，還是言語攻擊也好，都能佔據上風。

心中一陣失笑，神情裝作一無所知的說道：“我無聖道成立至今，只有諸位資助過我聖教，至於外面那些百姓，一對我聖教無恩，二來又無職權在身，享受我無聖道帶來的福利，我無聖道提供他們一個良好的環境，也無多少瓜葛，見於不見，沒什麼區別。”

轉而看了一眼下面站着的幾個人，說道：“不知諸位來此又有何事？”

江漢珍說的讓這群世家之人一陣氣節，但還是有趙家的人站出來說道：“洪小公子，我們幾日來此是擔心你年幼，不足以管理如此龐大的勢力，所以還是以前的事，我們安排協助你無聖道的人為何閑置一旁，讓他們無所事事。”

江漢珍一愣，很奇怪的問道：“趙掌柜此話何意，他們又不是我聖教之人，為何要用，任命司職都是無聖道祖之事，我為無聖道祖轉世靈童，也沒有權利將非我教之人安排進去。”

而這時趙家的掌柜頓時怒了，指着江漢珍說道：“無知小兒，竟敢如此欺我，我們為你無聖道提供糧草供應，你今日盡然坐吃這等過河拆橋之事，沒有我們的支持，你無聖道哪有今日。”

而其餘人也是一副就是如此的表情，江漢珍呵呵一笑，想到歷代就是這些人在皇帝身邊，建議皇帝做這個，皇帝做那個，目的就是為自己謀取一定的利益，沒想到今天他也享受了一回這種待遇。

可他不是歷代的皇帝，歷代皇帝打下江山，無一不是靠世家門閥的支持，別人捏着把柄，只要做的不是太難看，皇帝都會答應他們的要求。

但無聖道純粹是以流民組成，即使小有財資的家庭，都是發展成信徒之後才能得到重用，沒有一個非信徒。

這些世家大族是資助了一些物資，但江漢珍從最開始，就沒依靠過任何人，也沒有這個打算，就怕有人如此。

看着江漢珍那種嘲笑的語氣，唐家掌柜的有些生氣的問道：“洪小公子，不知你為何發笑。”

江漢珍看着這群人吹鬍子瞪眼的，一副被人坑害了的表情，帶着笑意說道：“是笑各位不知道腦子里裝的是什麼，竟然想出如此奇葩的道理來。”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你等世家對我無聖道支持，當時就已經答應了，在我無聖道地盤上，十年之內，免除所有稅收，一切障礙，都由我無聖道替你們掃除，至於其他的，我還真沒想起來答應你們這一出，此乃明碼標價，童叟無欺，若是各位覺得不合理，就來此拿上借條，你們所供應的全部在這上面，三月之後連本代利如數奉還，若是覺得可以，就離開開無聖殿中，將你們送來的人帶走，我無聖道對這些人才實在難以消化。”

眾人聽到此言，就開始思索起來，但其中趙家掌柜的氣得渾身發抖，顫顫巍巍的指着江漢珍說道：“你你，你竟然如此忘恩負義，我支持你錢糧，打退了朝廷的多次進攻，如今你竟然過河拆橋，說出如此讓人心寒的話來。”

面前被氣的發抖的這人就是趙家的一個掌柜，負責這一塊的生意，趙家之人霸道慣了，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江漢珍看着人犹如看傻子一樣。

就說道：“趙掌柜覺得我無聖道虧錢了你們的，那就拿回你們的東西，我無聖道受不起，以前我們的協議，一律作廢，在座的各位哪位覺得吃虧了，就來拿回借條，若是現在就要，我會吩咐人將物資全部奉還，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說著對陣身邊的無聖衛示意一下，無聖衛拿起早就準備好的托盤，走了了幾位世家代表跟前，說道：“諸位掌柜的請吧。”

趙家掌柜的冷哼一聲，順手拿起屬於他們趙家的那一張，袖子一甩，氣哼哼的出了門。

出門還不忘說道：“早就知道你無聖道已經彈盡糧絕，我看你那什麼還我們。”

此言一出，幾位掌柜的眼中一道精光，覺得有利可圖，等到無聖道還不上的時候，再趁機提出條件，到那時候，就是不答應也得答應。

這幾位可不像趙家的那位，覺得什麼都是合理的，無聖道就應該聽他們的，最起碼的等價交換他們還是懂的。

幾位也是有樣子學樣，拿起屬於自家的借條，對着江漢珍說了看似客套的威脅話，轉身離開了無聖殿。

最後就連羅家的那位，也是嘆息一聲，對着江漢珍說道：“洪小公子，我們唐家的可以給你寬限幾日，也算是結個善緣。”

江漢珍看了這位唐家掌柜，說道：“那就多謝了，利息一分不少的會還給你。”

唐家的掌柜看了江漢珍一眼，搖了搖頭，也沒說什麼，轉身出了無聖殿。

而這時殿內還留着最後一位，江漢珍記得這人，正是自稱姓周的一位掌柜。

# 第三百零二章 殺雞給猴看

江漢珍看了一眼此人，心中有些詫異，此事他的現況是對於外界來說，就是彈盡糧絕之狀，糧草不足以供應全軍，在外界人探查之下，得出了這個結論。

其實這些世家代表尋來之前，早就探查好了江漢珍的狀況，聯袂而來，就是為了逼迫他答應一些條件，比如分出一些權力來。

就連趙家的那位掌柜，江漢珍可不認為這人說哪根筋搭錯了，跟他提出哪些無理的要求來，也是因為知道無聖道的狀況，才敢這麼說，若是別人的話，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說不定還真會答應一下要求。

可江漢珍不會，即使藏送了整個無聖道，也不會將無神道分出去的，這與他收集香火的方法有關，收集香火，最重要的就是純粹，與他的金仙道果相符，若是摻雜一些其他的東西，就跟飯理里摻了沙子一樣，總感覺有些扎嗓子。

不是他不願意妥協，而是香火之道特性，具有唯一性和排外性的特點，若是被人滲入，修改了根本法，就會造成一定的污染。

就如咒語禁咒一般，念的時候不能錯一個字，犹如密文一樣，但凡一個錯字，都不會有什麼作用，歷代傳法之中，往往就是利用這個特點，保證不泄露其中的隱秘。

但在江漢珍這裏，就與之相反了，巴不得整個世界的人都知道，還哪能讓別人來曲解其中的道理，讓自己的香火形成一定的障礙呢。

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無聖道內部經典的正確性，就不可能讓外行進入其中，憑藉著想象來改變無聖道內部。

這些世家門閥都是利益交換，如今世家門閥返回，若是在前幾日，江漢珍雖還會挽留一下，雖然不會讓出權利，可現在已經決定攻打護江縣之後，就更加不會妥協了，護江貫穿整個南方，歷代水運發達，送往北方的貨物，基本上都通過護江水運抵達護江縣碼頭，然後過黃泥崗送往盛京。

此地經濟發達，如此流民之亂一月有餘，滯留在此的貨物之會越來越多，經過無聖道護江縣分壇的情報，就是護江縣也能支撐無聖道，更別說整個護江縣的貨物了。

雖然江漢珍沒有飲鴆止渴的想法，但這些貨物的稅收可不會少，比朝廷少上很多，在加上大軍在側形成威懾，只要不像惹麻煩的大家族肯定不會拒絕的。

只要南北通暢，商業發達，供養整個無聖道綽綽有餘，江漢珍早就算清楚了。

“無聖靈童大人。”

一道聲音忽然出現，打斷了江漢珍的思索，正想着一些對策，沒想到好友人打斷他，抬頭一看，才是那個自稱周姓的掌柜。

就說道：“原來是周掌柜，不知道你待着這還有何時，以前你們借給我無聖道的貨物已經準備好了，若是急用，現在就能提出來。”

周掌柜搖了搖頭，看着江漢珍的表情，好像不似作假，這就讓他更加決定了心中的想法，無聖道值得投資。

就說道：“無聖靈童大人，小人來此並非是為了我，而是為了我們整個周家，有要是要跟靈童商議。”

江漢珍說道：“這不都一樣嗎，你就代表了整個周家，既然協議沒達成，我無聖道也不是貪圖小便宜之人，理應將貨物退給你們。”

“無聖靈童大人，小人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周掌柜一陣搖頭，說完就看着江漢珍，但江漢珍正在拿着一冊書冊慢慢悠悠的翻着，好像沒有絲毫要問他的意思。

就接着說道：“你也算是大乾的敵人，我周家也算是大乾的死敵，如今我們兩家都與大乾有仇，不如你我兩家聯合，共謀大事。”

江漢珍這次抬頭看了一眼，這我周掌柜，覺得這人不簡單，背景還是挺複雜的，但隨後一想，覺得與自己沒什麼關係。

就隨口說道：“那要怎麼個合作法，若是合理，也不是不可以，若是與那些世界門閥一般，干涉我聖教內部之事，那就別說了。”

江漢珍言辭之間，已經說出前提，周掌柜面色頓時變得有些發青，看樣子是有些生氣。

但隨即感覺一種如芒在背的感覺，不是一道，而是幾十道，就將心中的那下想法壓了下來。

整理了一下衣衫，才感覺好受很多，對着江漢珍說道：“我周家老爺說過，若是無聖道與周家聯合，我周家提供無聖道一切供應，而無聖道只要做一些我周家需要的事情就行，不知無聖靈童大人以為如何？”

江漢珍一陣失笑，這種情況就與家奴打手無疑，周家竟然想的如此好，隨便就能賺取一個打手，想的倒是挺好。

江漢珍看了周掌柜一眼，說道：“不如何，就是我無聖道答應，你周家也出不起這個價錢，無聖道自成立至今，從最開始的兩百人，到現在短短不到半年，已經百萬信眾，而且還在擴大之中，你周家即使底蘊再深，也擋不住這麼多張嘴，我無聖道現在還能養得起自己，周掌柜提議，等我們有時間再來商議。”

“你···”

周掌柜頓時一怒，眼中閃過一絲殺氣，說道：“事到如今，我也瞞着你了，大乾之前有大周，無聖靈童可想好了，如今拒絕，等到日後清算之時，可別忘記今日之事。”

“呵呵。”

江漢珍不以為意的笑了一聲，說道：“當今天下乃大乾楊家的天下，我無聖道無意與楊家為敵，你一個前朝餘孽算什麼東西，本不與你一般計較，你既然如此說，難就留在這吧。”

江漢珍手一揮，百名無聖位從四面八方走了出來，手中無一不是利器，向著周掌柜圍了過去。

周掌柜這些急了，竟然忘記了這茬，就趕緊說道：“你不能這樣，我乃大周戶部尚書，為大周重臣，你若殺了我，就不怕我大周的怒火？”

而江漢珍好像沒聽到似的，還是繼續翻看着手中的書冊。

眼看着無聖衛就要出殺招，周掌柜這下急了，就說道：“兩國交鋒，不斬來使，你可不能犯了此規矩。”

而此言一出，無聖衛頓時有些停頓，好像是等待江漢珍的命令，此言無異於將無聖道提高到國大高度，無聖道出生流民，總覺得還是有些低，若能得到承認，也算是揚眉吐氣了。

江漢珍看了一眼，就怒道：“還愣着干什麼，我無聖道連天地神聖都不承認，更別說一個前朝餘孽了，什麼亂七八糟的不斬來使，給我打出去砍了，以儆效尤。”

“是。”

無聖衛一聲怒吼，瞬間使出各自的兵器，什麼毒箭飛蝗毒針之類的，紛紛攻向周掌柜。周掌柜正想着怎麼劫持江漢珍，來換取活命的機會，躲了一波攻擊，然後一張大網當頭落下，又是一波吸血針射了過去，雖然周掌柜揮舞着袖子擋住了一些，但還是有些扎進了他的皮膚之中，鮮血懂事如水一般的順着針尾噴了出來。

想要衝向江漢珍，但被蛛絲網死死的擋住，隨着吸血針扎的越來越多，失血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不一會，周掌柜就腳步虛浮了起來，伴隨着一陣頭暈目眩。

接着被幾下掃馬棍打斷了四肢，壓了起來。

自始至終江漢珍都沒絲毫動手的意思，看着混亂的無聖殿，滿意的點了點頭。

這些無聖衛只是煉骨煉筋的境界，而周掌柜的修為可是鍛煉骨髓的大宗師，若是平常，就是百十個連先天都不是的武者，根本不是大宗師對手，或許有一千個地境界武者，或許能有耗死大宗師。

江漢珍就是覺得自己無聖道高端武力太低，以十倍的兵力而且依靠城牆，對付朝廷六萬人，都還打了個不分上下，若不是無聖道捍衛不死，說不定就敗在朝廷手上。

因為此事，江漢珍才創造出對付高端武者與道術高手的一些東西，其中蜘蛛網就是抓到一隻屠殺村莊的蜘蛛而得到的，養起來提煉蜘蛛絲，做成的大網，就是武聖被罩住也會限制行動。

還有那些如吸血針，通過機關暗器發射，其中針尖帶有血槽，中間空洞，而且還抹了固化血肉的毒藥，只要扎進去，就會將血吸出來，即使拔了血肉也不會恢復，根本止不住血。

就是想道武者能夠控制血肉骨骼，甚至血液，才做出這等東西，專門對付武者之用，吸血針簡單容易製作，而且節省材料，所以做了很多，專門對付武者之用。

今日見了成效，覺得還不錯，無聖衛將周掌柜打上枷鎖，拉了出去，套上了囚車，在楚護郡轉了一圈，然後在人最多的菜市場斬首示眾。

此事一出，就讓那些覺得自己還可以掙扎一下的門閥世家沉默了下來，各方反應不一，但江漢珍只在意自己的香火，對於其他的，就是知道了，也不在意。

# 第三百零三章 突襲護江縣

陽神世界道術與無道並駕齊驅，兩者修鍊道最高境界，都能造成強悍的破壞力，大不管怎麼說，都沒有仙道之中毀天滅地的威能。

所以江漢珍才創造出能夠普及於眾生的器具，雖然對付此界的鬼仙人仙不夠看，但對於其他的修行者，有一定的克制性，以外物彌補自身不足，來降低無聖道與此界修鍊之人的差距。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心性，只有強大的心性，才能將之駕馭，不用耗費太多的資源去修鍊。

心中有一種打算，就是將外物發展道一定程度，最好能普及於世間，若干年後，此界的修鍊者就會成為歷史。

而且現在也在施行這種方法，這是他想到能拉平此界門閥世家的一個辦法。

就比如在厲害的武者，若是遇到槍炮，也沒辦法，隨便一個訓練過三個月的士兵，只要有火器在手，也能將武者殺了。

雖然江漢珍只做出了一些殺傷力強悍的兵器，甚至一些常用器具，只要找幾個人，訓練上三五天時間，就能對付一般的武者。

而且這些不像唐門暗器一樣，有複雜的機關在其中，製作不易，難以普及，無聖道所用的東西都是很容易就能製作的東西。

雖然還沒有出現能決定戰場的大殺器，但這可種子已經埋下，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威力強大的東西肯定能發明出來，這也是他敢攻打護江縣的真正原因。

護江為大乾的一處水運重地，常年有兩萬兵馬駐守，只負責守衛護江，對於其他事一改不管，也不會輕易出動。

但這些人都是常年訓練，甚至還有軍中功法傳授，可以算的上精兵，比無聖道的流民大軍強了不知多少倍。

若是一開始就對上這兩萬守軍，還真不一定打得過，而經過這半個月的鍛煉，這次有這個底氣，一次新派出三十萬無聖大軍，對護江縣發動攻擊。

由於是突襲，這次出兵攻打楚護，也是江漢珍臨時起意，並沒有泄露絲毫，在拒乾關集結五十萬人之後，先是做出一副攻打鳳安的架勢，等到無行雷霆旗中土木二營出了拒乾關，剩下的三營也要整裝待發之時。

忽然接到了向護江縣進發的命令，準備好的水火金三營立即出發，過了楚護，向護江進發。

出發前只帶了一天的乾糧，沒有後勤拖累，而一些攻城器械早就被準備好了，一個時辰之後，無聖流民大軍已經包圍了護江，楚護先匆匆關上城門，但在無聖大軍不要命的攻擊之下，又加上內應從內部攻佔了一座城門，只是一個回合，就攻陷了楚護。

楚護大軍還沒做出什麼反應，就被無聖大軍堵在了軍營之中，無聖大軍二話不說，安放了各種拒馬等器械，又用火油投石機對着軍營一陣猛攻，楚護的兩萬大軍就被活活燒死在軍營之中。

接下來就是一番大肆掠奪，將護江這個碼頭所有的財貨洗劫一空，最後又被無聖大軍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座殘破的城牆。

等到江漢珍得到消息之時，已經過去的四個時辰，對此也是十分滿意，但對於將護江掠奪一空，甚至付之一炬的事，也沒多說什麼。

練兵之初，江漢珍還擔心打不贏朝廷大軍呢，至於什麼秋毫無犯，還真沒多想過，攻打楚護之時，所有的人都是流民剛剛轉化，對於世家大族有一種天生的自卑，自從江漢珍在地盤上執行了一系列的平等制度，世家門閥的那層外皮都被扒了，沒有那層光環，與常人沒什麼兩樣。

這次自然不會畏懼，楚護縣中平民百姓還好一些，只要不反抗也沒有大肆屠殺，但那些世家門閥就沒那麼好運了，因為這次明確的目標是尋找物資，而無聖道都知道物資緊缺，想也沒想的就奔着物資去攻打。

世家門閥本來還是一副輕鬆至極的形態，歷代戰爭都是兩家爭奪，各自站隊，對於世家門閥，就是站錯了隊伍，也不會就此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朝代的當家之人都會網開一面，不會把事情做絕的。

但無聖道這次好像把事情做絕了，江漢珍看着面前放着的戰報，本來覺得沒什麼，都留在楚護的這些世家門閥都受了影響，若是上門問罪，大不了跟這些人扯皮就想，等拖上一段時間，再象徵性的給一些賠償，這事情就會不了了之。

當他看到戰報上說攻打了李家之後，損失了三萬無聖流民軍，攻破之後，並屠滅了李家滿門之時，江漢珍感覺一陣頭疼。

李家在大乾也算一個一等世家，駐地就在護江縣，自前朝就在護江紮根，就是在朝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力，沒想到會出了這件事。

李家的主家被屠，但還有人在外面，比如盛京之中，就有李家的子弟在朝為官，這事一出，原本中立的李家肯定會在朝廷使力，在朝中支持平亂，而不像以往那樣，做一些模稜兩可的決定。

江漢珍只能暗暗祈禱，這李家子弟在盛京黨羽比較少，聯合不了多少人。

但可喜的是這次繳獲的錢糧能支撐百萬大軍一年多的時間，其餘財務不計其數，這和現銀有八百萬之多，有了這些東西，江漢珍就不會為消耗發愁，對於其餘的也不怎麼擔憂，同時也感嘆這些世家門閥的底蘊。

就拿大羅道趙家來說，每年都能有百萬兩現銀送入洪玄機家，十幾年下來，不得有個千萬嗎，那大羅道的只會比這個数字更多，不會少，讓江漢珍在這方面動了一些心思，覺得這還真是一個致富的道路。

當即下令恢復建設，招收流民擴大軍備，而且還是一如既往的不計消耗，大把的銀子砸了進去建造長城，鋪設官道，建設防禦，訓練兵馬，還有最重要的是恢復生產。

這一系列的事情安排下去，讓逗留在楚護的世家門閥都沒反應過來，事先他們可是一點消息都沒聽到，就看到無聖道又有大動作了。

世家門閥耳目眾多，就連盛京發生什麼，都會被他們全部知道。

而這次的事情發生的太過突然，事前沒有絲毫消息，讓這些一貫覺得自己能掌控一切的世家門閥感覺的有些不適應。

“事情竟然逃出了自家的掌控之中。”

下意識的就起了上門問罪的心思。

# 第三百零四章 依道典行事

三日之後，楚護郡的一切限制解除，恢復了以往外緊內松的狀態，無聖道底盤上的普通百姓還是一如既往的過着原本的生活，無聖道對外攻伐之事，並沒有對他們產生任何影響。

而自認為高人一等的們法師家，卻不是這樣，無聖道攻打護江縣，對他們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失去了貨物不說，還讓他們沒有聽到任何消息。

而這些世家門閥代表就開始組織起來，想要在無聖殿中找江漢珍理論。

正在推演以後前路的江漢珍見一個無聖衛進入大殿之中，見禮之後說道：“啟稟靈童大人，以唐家為代表的一些商戶百姓正在無聖殿外，說要事要說。”

江漢珍失笑一聲，說道：“有什麼可說的，我無聖律殿之中的規矩都寫的一清二楚，凡我無聖百姓，一切都可以通過耳目殿提出建議，非我無聖百姓者，律典上全部寫的一清二楚，還有什麼好說的，若是有什麼事情，可去無聖廟中商談，若是解決不了，自會呈遞上來，有什麼好說的。”

江漢珍嗤笑一聲，接着說道：“去將律典的治外部分取上數分，分發給他們，讓他們仔細看看，若還是不遵守，就按照鬧事罪名論處，絕不姑息。”

“是，靈童大人。”

無聖衛也鬆了一口氣，外面的世家門閥之人的吵鬧，而且說得一些歪理，有口燦蓮花只能，讓他也疲於應付，有了江漢珍的如此吩咐，才覺得有了辦法。

對於這些在無聖道地盤上，不講無聖道規矩的人，一律按照律典處理。

無聖道師江漢珍收集香火的一個組織，對於信徒而言，信仰最為珍貴，其餘的都放在最後，這也是歷代朝廷極力打壓類似教派的原因所在。

江漢珍子啊有了底盤之後，就開始想着將自己的道果融入到方方面面，而最好的融入辦法就是律典，又內外兩部分組成，內部是無聖道信徒看的，而外部的就是針對這些在無聖道底盤上的人制定的。

就在無聖衛將律典分發下去，這些世家門閥都是一副怒氣騰騰的樣子。

自認為高人一等，竟然被如此對待，頓時爭吵起來，一副就要動手的架勢，但在無聖衛殺了兩個帶頭鬧事的人，並且宣布所有財產充公之後，這些門閥世家的代表人這才安靜下來。

退了出來

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最後將大羅道的代表趙掌柜推了出來，大羅道霸道慣了，趙掌柜今日被如此一番震懾，心中雖有不服，看了四周虎視眈眈，巴不得他們出什麼問題的無聖衛在一邊等着，就將那顆暴躁的心壓了下來。

對着無聖衛說道：“你們無聖道這是何意，竟然拿這種限制平民百姓的東西限制我們，就是歷代王朝都不敢如此，就連當朝太祖都說於士大夫共天下，世家門閥共治，何時將這些限制在我等門閥世家身上，還請為我等解釋一下。”

無聖衛小旗也並沒有將這些話聽進去，而是拿出無聖律典，翻開之後，說道：“我無聖道治外律典中已經寫得很明確了，沒有對我無聖道做出任何貢獻之人，一律對待，輕微各位，對我們無聖道做出什麼貢獻，又有何種交易，若是沒有，就請回吧，你們在外的世家門閥，與我們無聖道又有何關係，若是显示尊貴，就離開此地，若是不服從我聖教律法，就不要怪我聖教依照律法辦事，到時候可別說我們沒提醒你們。”

說著也不理會這些世家門閥代表的憤怒，對身邊的人吩咐道：“將這些商戶全部送回去。”

“是，小旗大人。”

無聖衛一聲招呼，一隊士兵走了過來，這些世家門閥的代表還是不服，有人竟然出手，繼續殺了連個，宣布財產充公，其餘人暫時安靜了下來，即使再不情願，也只得離開。

知道這樣行不通，只能乖乖服從，但心中的恨意卻沒有任何減弱，甚至出現一絲怨毒之色。

無聖衛小旗這才返回無聖殿，對着江漢珍說道：“啟稟靈童大人，那些商戶都被我們送走。”

猶豫了一下，繼續說道：“可是屬下看這些人雖然走了，但還是有些不服氣的樣子，不知道是不是將他們盯着點。”

江漢珍探頭看了一眼，對此早就知道了，這些個門閥世家就是這個世界的真實掌控者，權利的掌控者，被人當做平民一樣對待，當然不會答應，奪取了他們的特權，就跟要了命一樣，之所以乖乖服從還不是看着無聖道的武力強大。

他們孤身進入楚護，都如此囂張，若是回去之後，肯定有人不服，江漢珍已經有了最壞的打算，自從被限制了供給，攻打了護江之後，將整個護江劫掠一空，將護江納入無聖道的地盤之中，而且一個家族就此滅亡。

而他的無聖道，就是為了收集香火而創立的，跟其餘權利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註定不能走到一起，對上是遲早之事。

思索片刻，就點點頭，說道：“當然要盯着點，只要不違反我無聖道的律典，他們想干什麼就干什麼，若有違反，一律按照律典去辦。”

“屬下遵命。”

無聖衛說完，但還是有些猶豫的說道：“靈童大人，這些門閥世家早就對我無聖道不懷好意，我聖教內部兄弟姐妹私下議論，這些門閥世家不懷好意，不如將這些人呢全部處死，抄家滅族，不知靈童大人為何會將這些人放了。”

江漢珍笑了一下，對於聖教內部，還是比較信任的，但還是解釋道：“你之知其一，不知其而，我聖教可帶領我聖教兄弟姐妹乘坐法船，抵達彼岸，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底盤，以供我們聖教休養生息，可不是以前的亂民，辦事也要有章法，不可肆意妄為，你可以告訴聖教兄弟姐妹，沒事干多看看我聖教道典，只要仔細研讀，就能慢慢明白，我所決定的一切事情，都是取自於無聖道殿之中，這道殿可是無聖道祖傳下來的，是我們無聖道的根本典，安心修鍊就行，不可被外界邪魔所干擾。”

無聖衛小旗將這些話都記住了，對於江漢珍所說的似懂非懂，但還是一字不落的記住了，無聖道祖在他們心目中，地位最高。

就對着江漢珍一禮，誦道：“無聖道祖，真空家鄉，屬下記住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也誦道：“無聖道祖，真空家鄉。”

小旗離開之後，江漢珍拿起案上的無聖道典看了一下，此道典是他的金仙道果的一種显示化方式，金仙道果的一些闡述，都根據香火之道，融入到了道典之中。

其中保羅萬象，修鍊之道也在其中，只要長時間觀看，自然能受到金仙道果的輻射。

原理就是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只要長此以往的觀看誦讀道典，就能感應到金仙道果的威能，被金仙道果之力所改造，進入無意識的修鍊狀態，輕身健體不再話下，若是感悟透徹，修為自然會提升，但所修鍊的東西，就連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對於外界根本就沒什麼依靠，只要關起門來自己修鍊自己的就行，至於外界如何，根本不關他的事，所以才對世家門閥，覺得與自己沒什麼關係。

# 第三百零五章 無生道問罪

無聖道的道典所有的內容，與此界格格不入，甚至說沒有絲毫聯繫，在加上以這種自我封閉的方法管理內部，要想滲透的可能性很小，這也就絕了有人想從內部攻陷的可能性，為易要面對的敵人，永遠來自於外部。

經過江漢珍的決策，以不計消耗的方式，對無聖道所的底盤進行防禦投入，大把的金錢撒下去，竟然在南方縱橫百里的地方上，依託險要地形，建立起一條長城。

即使不是太高，但在現在南方個世家門閥各自為戰，朝廷衙門難以管理內部的情況下，也算是安全無憂。

在加上只要無聖道所過之地，一切廟宇全部摧毀，就連此界崇拜多年的文聖武聖的覆蓋之地全部清除，一律換上了無聖廟。

無聖廟就是宣揚無聖道典的地方，只要無聖信徒，必須在七日要去無聖廟中參拜一次。

就連吃飯睡覺前，作為虔誠信徒的要求，都要向著無聖殿的方向參拜，幾乎是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唯一要對付的就是朝廷人馬，至於其餘的什麼人仙鬼仙之類的，江漢珍還真不怎麼害怕，只要進入無聖道的底盤，他就會第一時間感應到來人的生命氣息，與無聖道信徒的氣息格格不入，犹如夜間明燈，看的一清二楚。

正在進一步修繕無聖道典的江漢珍忽然感應到一股強大的氣息出現在無聖道的底盤之中，而此生命氣息犹如一輪太陽一般，並且伴隨着五道光暈，極為顯眼。

但奇怪的是此人的生命氣息比之人仙都要強悍不少，但其中的生命氣息夾雜着無數混亂，伴隨着祈禱之聲，可是不夠靈動，沒有鬼仙那樣的靈動，看起來有些呆板。

說白了就是一個小孩拿着兵器，行走都很費力。

正在疑惑之間，就見一名小掌旗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說道：“啟稟靈童大人，有一個自稱是無生老母的人，頭上頂着五種顏色組成的光圈，降臨到祭壇附近，說是要讓您去迎接。”

江漢珍心中一動，感覺聽起來怎麼這麼熟悉，就問道：“此人是何來歷，有沒有打聽清楚？”

小掌旗說道：“此人自稱無生老母，說是無生道的人，還說我無聖道是他們無生道分出去的，現在要將我們歸入無生門下，一起去那真空他鄉。”

對於此人江漢珍也知道，無聖道原本是無生道的那些殘留信徒重新組建的，因為被寺監出賣，在卷宗中，屬於消失的人，這也拖了很長一段時間，若不是無聖道現在做亂，hia真不知道有無聖道這個組織。

若是有心人想要查證，也不難查出無聖道的來歷，都會將無聖道當成無生道的分出去的。

這次起事，無生道果然跳了出來，覺得還是見一見的好，若是不可力敵，就談判一二，若能有把握將之拿下，就無所謂了，只要無生老母一死，無聖道瞬間就會進入混亂狀態，也免得無生道是不是跳出來導聯。

而這時，唐石柱張文星等一干無聖道高層也紛紛找上門來，看着你人面色多不太好，應該是發生什麼事了。

就說道：“你們來的正好，正要與你們商議如何應對這位無生老母，此人修為高強，還要加說說自己的想法。”

“是，靈童大人。”

眾人齊聲應是，接着無行火雷旗的唐石柱就站了出來，說道：“啟稟靈童大人，就在一刻前，有一老婦人從天而降，頭上頂着個五色光環，降落在祭壇之處，我們上前詢問，卻被這婦人打了回來，開口閉口出言不遜，說她是無生老母，我無聖道是她的。”

江漢珍聽的一陣冷笑，對於無聖老母又怎麼能不知道呢，降臨此界尋找的棲身之地就在一座山村小廟中，而且還發現了生辰八字與名諱等東西，如今尋來也在常理之中。

而張文星也說道：“啟稟靈童大人，此人出言不遜，還說讓我等跪迎，可我們對她也沒什麼辦法，用散魂水噴洒此人，只聽見她頭頂的光圈有慘叫之聲傳出，但這婦人不受任何影響，我們只能將之圍在祭壇之中，並不能將之滅殺於此，還請靈童大人決策。”

江漢珍想起原本的故事中，也就現學現賣的說道：“無生道為前朝大乾寺餘孽所創，的了現在如來經的總綱與殘篇，東拼西湊的弄出這等邪門歪道的修鍊方法，他背後的光圈就是無數的念頭組成，但顯而易見，這無生老母也沒那個本事將之煉化，只能凝聚在頭頂，所以就形成一個光圈。”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你們不是對手也是理所當然，一種顏色的威力就犹如一個鬼仙，她的頭頂有五層，就相當於五個光圈，我們能將她圍在祭壇之中，也算不錯了，我無聖道沒有任何雜亂神聖干擾，依託地理位置，佔據主場，若這次能將無生老母滅殺在此，以後就不懼任何勢力，也不用受那些世家門閥的威脅。”

看了一眼在場的眾人，說道：“此人生辰八字全在我手上，現在給你們，咒語十分簡單，待會動手，就將之咒殺祭天，以儆效尤。”

“是，靈童大人。”

眾總旗大聲的說著，但眼中掩飾不住一陣喜色，無生老母的厲害，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若不是拚死壓制，就要被此人逃脫，但不免死傷慘重。

而這時外面發出一陣慘叫之聲，只聽見一個老嫗的聲音從外面傳來，說道：“靈童好見識，竟然知道念頭之道，若是你識相就趕緊跪迎老母我，我可以做主封你為我坐下靈童，碎了你的願意，你對我的不敬我可以既往不咎。”

“不好，無生老母跑出來，快保護靈童。”

一種信徒反應過來，就取出隨身兵器，護衛在江漢珍身邊，防着無生老母暴起傷人。

江漢珍推開前面的一個總旗，說道：“我無事，若我無聖道總壇讓人輕易進來行兇，還怎麼在世間立足，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讓我們會一會這位無生老母。”

看着江漢珍胸有成竹的樣子，眾信徒這才分立兩旁，等待着無生老母的到來，但手中的兵器可一點沒有鬆懈，隨時準備出手的樣子。

而這時，一個衣服被打的破爛，頭髮被弄得犹如雞窩，手中拄着一根柺杖的老嫗進了大殿。

四下看了一眼嚴陣以待的眾信徒，然後冷笑一聲，說道：“怎麼，你當初判出我無生道，自立門戶，此乃大罪，今日老母我寬大仁慈，念在你見多識廣的份上，對於這些都既往不咎，還想將我滅殺於此？”

# 第三百零六章 押俘虜遊街

江漢珍笑着點了點頭，對着一副正等着他上前認罪的無生老母說道：“正有此意，你之所以要放過我，就是因為你煉化不了念頭，聽到我對念頭之道的了解，才動了如此心思，但我無聖道不能與你大禪寺餘孽相提並論，即使有這種方法，也不會給你。”

無生老母的臉色頓時陰沉了下來，還有些不死心的說道：“老母我在給你一次機會，你若是交出煉化念頭之法，即便不來皈依我坐下為童子，我也可以保證送你一場富貴，就是朝廷，也不會對你追究，你還是考慮考慮吧。”

“一場富貴。”

江漢珍嗤笑一聲，對着左右的人問道：“你們說，我身為無聖道祖轉世，如今有掌握楚護一郡之地，我還需要什麼富貴嗎？”

本來被嚇得不輕的這些狂信徒，被如此一說，頓時放鬆下來，就有人說道：“當然不需要，靈童大人在我聖教之中，本身就相當於皇帝的位置，哪還需要什麼富貴。”

“對啊，除非你能將大乾皇帝的位置送給我們靈童大人，若是辦不到，就不要說話，免得將你那一張所剩不多的老臉全部丟盡。”

無生老母頓時怒火中燒，眼中的殺氣大增，犹如老樹皮一樣的臉看起來猙獰可怖。

怒道：“找死，敬酒不吃吃罰酒，既然你如此不識像，休怪我將你們這群叛徒全部滅殺在此。”

只見無生老母一個飛身，身邊現化出兩個夜叉，跟隨者他一通攻了過來。

江漢珍立即大喊道：“念咒。”

“無聖道祖，真空家鄉。”

接着一陣簡單至極的咒語隨之而出，並且伴隨着手決一起發動。

只見半空中面色猙獰的無生老母忽然一聲慘叫，跌落在地上，而身邊的鏈各個夜叉也變得扭曲起來，與無生老母一起跌落在地，打起滾來。

江漢珍看着無生老母頭頂的光圈，果然從內部傳來無數冤魂一般的慘叫，和無數的跪拜祈禱，以及無數的雜亂念頭組成，最後被凝聚成光暈停留在腦後，如同頂着個光圈一樣。

所構成的能量核心就是香火之力，而且能從其中看見前朝的許多殘留信息，這五層光圈並非一日之功，而是繼承了前朝大禪寺的殘餘，才能能聚成如此氣象。

而且還有源源不斷的念頭向光圈中匯聚，以他的而眼光，也看的出這就是無生道信徒所供養的香火之力。

也就是他在初入此界之時，向著一個地方匯聚的那道香火之力，而他選擇了相反的方向，就是小川村，而這匯聚的最終之地，應該就是無生老母頭上頂的那個光圈。

對於無生道以前的香火匯聚之地，江漢珍早就眼饞很久了，還沒來的及謀划，沒想到這個無生老母竟然送上門來，而且到了他的地盤之中。

無聖道典除了無聖道，其餘的任何都是牛鬼蛇神，一律搗毀，而且氣勢合一，犹如世界領域一般，只要在無聖道的地盤上，江漢珍能施展的力量就和天威一般，沒有了雜七雜八的那些道理，任何人進來都會再次受挫。

但也決定了無聖道就是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因為到了外界，沒有了無聖道這個領域，所能施展的法力就會趨於平凡，他此事的武道修行也就達到先天武者的程度，根本拿不出手，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無聖道底盤與信徒。

看着在地上慘叫的無生老母，和兩個被無生老母神魂受損影響已經消失的夜叉護法，江漢珍對這一旁警戒周圍的無聖衛說道：“給無生老母上枷鎖。”

“是，林童大人。”

接着幾個無聖衛拿着早就準備好的枷鎖，拉起正在瘋狂掙扎的無生老母就逃了上去，並且給頭頂貼了符篆，將之神魂鎮住。

而這時江漢珍才走過去，看着無生老母犹如傳說中大禪寺那些得到高人一般的光圈，仔細的看了一下，發現這些信仰之力只是被凝聚成有如身外化身一般的東西，掛在身後吧，並非修行高人所修鍊的道果顯化在外的那種。

從而判斷出這些只是被無生老母當做外物一般的掛在身後，最多只是初步煉化，至於將之轉化吸收成自己的修為，無生老母還沒這個本事。

也難怪發現此人空有鬼仙的修為，卻沒有鬼仙的任何本事，連控制自身都難以做到。

也就是此人心境難以達到控制自身擁有的程度，有道是‘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強行繼承了大禪寺所遺留的香火信仰，可自身卻沒有能力將之駕馭，難免就有些自大。

江漢珍伸手將無生老母身後的光圈摘了下來，看着已經沒剩下多少氣息的無生老母，就吩咐道：“將此人修為費去，破了法術，遊街三日，然後掛在護江城牆之上，暴晒三日，震懾宵小之輩。”

“是，靈童大人。”

接着幾個無聖衛就將無生老母拉了出去，有專門的人來收拾，扎破了無生老母的丹田與竅穴，破壞了經脈，然後用雷霆之氣又毀壞的凝練的神魂，又拿着污穢之物將之污染，就這就被拉上囚車，貼上牌子，在楚護之地開始遊街。

最後被掛在城牆之上，暴晒了還不到三日，無生老母就徹底斷了氣。

無生老母也是一代道主之人，只不過因為比較自大，而且自負，覺得無聖道只是流民組成，她一個人就能將之橫掃，不顧個人安危竟然孤身前往，結果被當場用咒術俘虜，最後還被遊街示眾。

經此一事，在楚護的那些大家族的代表，將此事傳了回去，這讓盯着楚護之地的所有人集體失聲，本以為一個流民造反，彈指可滅。

在這個高端武力決定一切的世界之中，得知無聖道連一個人仙或者鬼仙都沒有，覺得不足為慮，不覺得這是個問題。

本以為事情還在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可哪想無生老母前去問罪，還沒一個時辰就被成了階下囚。

這讓這些本以為事情還在掌控之中的世家門閥再也沒說什麼，但言辭之間有些後悔，早知道這樣，就不該讓無聖道做大。

現在的無聖道，北有拒乾關，南有護江長城，兩邊有山林作為屏障，徹底的獨立了起來。

即使朝廷想要控制南方地界，也只能從其他的官道行走，而最方便的黃泥崗官道，竟然被一群流民所佔據。

# 第三百零七章 捆仙繩意義

無聖道打退了朝廷六萬大軍，只是讓各門閥世家多看了一眼，算是進入了門閥世家可利用的名單之中。

這次將無生老母活捉，並且遊街示眾，這就讓一些能夠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的門閥世家另眼相看了，覺得無聖道實力不俗，與之交往，就要換另一種態度，在也不是以前那種可以隨意收服的流民組織了。

就連朝廷也開始掂量起了無聖道的實力來，大乾經過動蕩不久，如今在休養生息之中，卻發生四處戰火的情況，無聖道帶頭之後，南有無生道，北有真空道，其餘的小勢力更是不計其數，朝廷每日的戰報中，都是些底盤失守的消息。

本來勢頭一般，自朝廷第一次六萬大軍攻打楚護之後，戰敗於拒乾關下，這讓大乾的士氣大跌，可以說是難以挽回。

這就讓各處的反王變得猖獗起來，開始大肆進攻朝廷城池，屠殺大乾軍隊，也要做出一番戰績出來，決不能讓無聖道比了下去。

無生老母被活捉處死之後，南方的無生道只是打了個報仇的旗幟，接下來就進入了內部混亂。

無生道也是一爭奪信仰為主要目的的組織，但無生道所得到的現在彌陀經只有個總綱，其餘的都是殘缺不全，並沒有多少利用信仰力的方法，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在無生老母身上。

這次無生老母一出事，無生道立馬進入了混亂之中，只能倉促選出新一代的無生老母，但也控制不住無生道就要分散的趨勢。

痛打落水狗是許多人都喜歡做的，無聖道開始蠶食的時候，朝廷也趁機平定無生道之亂，就連一些世家門閥都開始尋找無生道的參与勢力，收服之後暗中控制，成為隱藏的一把刀。

聲勢浩大自前朝至今的無生道，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就這樣被打的不成樣子，已經對朝廷構不成任何威脅了。

就在這三個月時間，無聖道也進入了一個爆發期，有源源不斷的無生道參与貨物輸送到楚護之地，趁着朝廷顧不上無聖道時，在江漢珍的主持下，無聖道又進入了新一輪的不計消耗的發展之中。

南北城牆各有三十丈之高，尤其是作為北拒大乾的拒乾關，更是有五十丈之高，長城上火油滾石具備，投石機等机械擺整齊的排列在城牆之上。

不斷如此，城牆上刻畫著複雜玄奧的符篆，散發著微弱的光芒，從遠處看就如帶着斑紋的洪荒巨獸，就是站在遠處觀看城牆，都有一種眩暈之感，若是但其不足，定會被攝取了魂魄。

楚護兩邊的山林之中，山路崎嶇難行，灌木叢生，乍一看，就感覺其中有無盡的危險在其中，四處都埋着要命的陷阱，機關暗器更是無數。

而這些成果，就是朝廷剿滅無生道這三個月的成果，到了此時，江漢珍才感覺安全了許多，有了這等防禦，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剛好合適，至於外界大乾，只要不統一就行，無聖道就是安全無憂的。

當朝廷就要平定南方的消息送到了江漢珍的案幾之前，心中一動，覺得得像個辦法，不能讓大乾安穩了，這樣才對無聖道更有利。

若是南方平定，在順勢平定北方，那下一個肯定就是無聖道，雖然這三個月期間，朝廷也攻伐過幾次無聖道的雄關，結果只是留下了幾萬具屍體，和一些戰利品。

隨後就很少有朝廷兵馬來攻打無聖道，可江漢珍知道，現在不大，並不代表以後不打。

只要徹底平定南方，騰出手來，就會對北方下手，北方的真空道有真空法王主持，也是可以秒殺渡劫鬼仙的存在，就怕朝廷更出能人，滅了真空法王。

只要真空法王一死，真空道肯定會被剿滅，那接下來就只有無聖道一個了，那時候朝廷肯定不會放任無聖道繼續逍遙下去。

到了此時，江漢珍才覺無生老母存在的好處，若是無生老母或者，無生道肯定沒那麼容易被滅。

若是再來一次，他還是會殺無生老母的，因為這人太過高傲，不懂的審時度勢，一味的高傲竟然想對無聖道下手，本身性格被眾生念頭所影響，變得極為亢奮，心性變的十分偏激，若是不殺，無生老母就會像毒蛇一樣，暗中窺伺，還不如殺了的好。

在江漢珍看來，無生道之所以別滅，就是因為無生老母的性格，若是懂得審時度勢，性格再平和一些，江漢珍最多只會給她一點教訓，並不會殺她，因為還要留着她來牽制朝廷。

可奈何無生老母性格太過偏激，動不動暗道喊殺，這才是招致災禍的根源。

江漢珍正在推演着接下來的事情，一個無聖衛小旗進入大殿之中，端着一個托盤，上面放着犹如繩子一般的東西。

進入殿中就拜倒在地，說道：“啟稟靈童大人，按照您的吩咐，已經用了金蛛法王的蛛絲，煉製出了新一代的捆仙繩，還請靈童大人過目。”

江漢珍手一揮，托盤中的鞭子就飛入了手中，繩子通體金黃，上面篆刻着複雜的符文，散發的微光似乎能攝人心神。

此物就是最近江漢珍根據武道人仙的特性，而製作出來的最新的捆仙繩，材質是最近抓住的意志蜘蛛精，據蜘蛛精自己說名叫金珠法王，是鬼仙修為。

原因就是幾個月前，無聖道抓住了一隻在地盤上作亂害人的蜘蛛，最終被活捉了，無聖道所用的繩索就是蛛絲所編製的，經常用來對付武者。

也就是無生道打亂之時，金珠法王摸進了楚護，就開始偷襲，不管對方修為是否比他高，這位金蛛法王都喜歡偷襲。

剛開始還引起了一陣混亂，但隨着江漢珍的出面，在無聖場域中得知了金蛛法王的位置，就設計將金珠法王用火控住，然後用雷氣傷了神魂，打回了體內。

等到金蛛法王回到體內之時，就被困在了自己身體里，連神魂都動彈不得。

最終被壓入大牢之中飼養起來，專門抽取蛛絲，做成了如今這個法寶捆仙繩。

後來又尋到了金蛛法王的其中一個老巢，自此就有了大量的蛛絲來源。

也正因為如此，隨着無聖道資源分豐厚，江漢珍就成立了兵器司，負責兵器研究與兵器生產，而這跟捆仙繩，就是出自兵器司的東西。

江漢珍試着扯了一下，異常牢固，就隨口問道：“金蛛法王怎麼樣了，沒死吧。”

小旗說道：“當然沒死，這可是我聖教的資源，餵養的好好的，就是金珠法王說要投降，為我無聖道效力，屬下不敢做決定，這次來順便問一下靈童大人。”

“投降？”

江漢珍一聲失笑，說道：“還是算了吧，金珠法王的名聲可不好，經常反覆無常，又沒有經過我聖教的熏陶，以此人的性格，只要得到自由，又會想辦法暗殺我聖教兄弟姐妹，還是先養着吧，只有養着，才對我們更有利。”

頓了一下，江漢珍覺得還是給金蛛法王一個希望比較好，就說道：“不過他想要自由，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他將那些有些修為的小蜘蛛歸入我聖教，只要我們培育出鬼仙修為的蜘蛛，就可以將他放了，對了，再給他一本無聖道典，讓他自己去看，相比以他的習修位為，也能看出些東西來。”

“是，屬下明白。”

小旗也知道無聖道對於蛛絲的需求，尤其是這些有些修為的蜘蛛，做成絲線，或者編製成網，都是對付武道之人的好東西，若金蛛法王答應，就會有源源不斷的蜘蛛絲。

江漢珍讓金蛛法王觀看無聖道典，就是想將之度化，成為自己的信徒，這樣才有理由將金蛛法王拉入無聖道中。

但若不是無聖道信徒，就是大乾皇帝被抓了進來，江漢珍也不會將其釋放，只能完全的將之鎮壓。

# 第三百零八章 兩年的發展

陽神世界修鍊體系獨特，有仙道修鍊神魂的部分，又有無道修鍊身體的部分，好像是受到了武道與仙道輻射一般，最終形成了這份體系。

但在江漢珍看來，武道與仙道最初的時候，不像仙道之中，只要一法通就能百法通，但這世界的武道與仙道犹如兩種途徑一般，道理互通的方面也是少之又少。

修鍊之道顯得有些單調，就連此界的妖修也走的事這兩條路。

就像金珠法王一般，修鍊成鬼仙，走的也是壯大神魂道路，但也只是一味的壯大。

隨着無聖道的強大，也收集了不少修鍊之法，大多都是掠奪而來，並且殘缺不全。

但在江漢珍這種金仙境界之下，很容易都能將之完善。

比如此界的道術修鍊，神魂是根本，有定神，出殼，夜遊，日游，驅物，顯形，附體，奪舍，再經歷九重雷劫，成就鬼仙。

在江漢珍看來，這種修鍊方式對於身體是超負荷的，神魂凝練之初，就屬於陰性物質，而後面的境界，全部是在壯大神魂，直到經歷了雷劫，將神魂陰渣除盡，成就陽神。

其中身體肯定會失去平衡，陰盛陽衰之相，武道境界剛好相反，身體陽氣厚重，壓制了神魂的生長，若是修鍊境界高了，就會永遠修鍊不出神魂。

此界所謂的性命之道，就是兩者都要同時修行，所謂神魂為修性，煉體為修命。

與仙道之中性命雙修大不相同，仙道之中，修性就是心性境界，修命就是修鍊生命，兩者合一，才是性命雙修。

仙道的修命，不光包括看的見的身體，還包括看不見的靈魂，只有完全，才是長生久視的根本。

可也發現此界神魂之道可瞬間成就，就是那些學文通達之人，可以立地成聖，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從凡人修鍊到雷劫，可也拋卻了身體的重要性，偏執一道，在江漢珍看來還是不可取的。

若想要達到更高的境界，路要走的更遠，還是從最開始就要打好根基，不然走到最後，就真的無路可走了。

最終只能投胎就舍，轉世輪迴，就比如被俘虜的這位金珠法王，就是奪舍了三次的鬼仙，前幾世就是因為神魂強大，而忽略了身體，等到身體輔修，神魂無處可依，最後無奈又尋了個身體重修一次。

其中兇險自不必多說，首先胎中之謎就是第一關，甚至會遇到心術不正之人，奪取神魂能量。

而這金蛛法王無疑是比較幸運的，今世還是蜘蛛身，但比較重視身體的修行，今世也達武聖的程度，至於人仙還是遙遙無期。

也正是因為如此，被無聖道俘虜之後，產出的蛛絲才會如此厲害，煉製成捆仙繩之後，就是武聖也別想逃脫，而且可以量產。

這也是覺得自己底氣足夠的一個原因，有了金珠法王這個例子出現，江漢珍對此界那些妖仙就動了心思。

就一個金珠法王，都讓無聖道受益頗多，傳說中天下八大妖仙，若是能得到幾個，對於無聖道的實力提升就頗為有益了。

他也不相信天下就這八個妖怪，說不定還有別的不願意出來，躲在哪個犄角旮旯中修鍊呢，就吩咐各個分壇，注意一下妖怪的消息，只要進入人類世界的，就抓回來，處理不了的自又無聖衛出面。

若是子在荒郊野外的，就不用管了，可以嘗試聯絡一下，能不能換取一些材料，並且將無聖道的事情，說給他們聽。

也許是江漢珍所凝聚的金仙道果就是雷霆宣化之道，自雷霆入門，宣化萬界而凝聚出的道果，喜歡收集各類修鍊之道，甚至還有巫師文明的知識。

而這些也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本來沒打算做那宣化之事，可如今創立無聖道，需要香火信仰之力，信徒越多，他就越強大。

能做的只有發展無聖道，但無聖道底蘊太淺，能做交換的東西也不多，唯一能拿的出手的就是他對大道自然的認識，和一些生命之道的修鍊方法，得知此界修鍊不易，有失偏頗。

他有辦法指點這些修鍊者能達到更高的層次，所以才動了此心思，若用此來交換，肯定會獲益匪淺，順便能將無聖道典中的東西傳播出去，達到增加信徒擴大信仰的目的。

當然，一些核心的肯定不會傳給非信徒的，就是一般的，也價格不菲，完全是是一副明碼標價的特點。

最終江漢珍還是決定，在楚護縣建立一所無聖學院，是稱為無聖道的最高學院。

無聖道信徒，自讀書起，就會送入沒個地方的無聖道祖廟進行培養，從讀書識字開始，到無聖道典的學習，隨着成年，選取信仰堅定者，分壇無聖道祖廟，這樣一級一級提升，選取的依據首先看其信仰是否虔誠。

最後進入總壇無聖殿中，由江漢珍統一培養，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狂信徒的數量越來越多，早就有打算建立學院，也就是因為想要加深信仰，與外界修鍊者進行交流的這個想法，最終拍板，建立無聖學院，分內外兩院，內院為狂信徒的培養之地，而外院就是招收外界學生的地方。

此時外界還混亂稍平，南方地界基本恢復，雖有小亂，但也無傷大雅，只有北方之地，以真空道為首，還在混亂之中。

大乾本就在休養生息之中，又加上無聖道之亂的開始，經過戰亂算是損傷了一些元氣，只能對真空道進行控制，並不能將之滅除。

在加上邊境小國見大乾內部混亂，趁機而動，讓大乾稍微好轉的局勢更是雪上加霜，但好在邊軍還算強大，如此僵持了兩年之後，生生的將外敵打了回去，但大乾也不好過。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也是因為戰亂，只能加重賦稅徭役，這兩年也沒有發生犹如蝗災一樣的大災難，唯一的災難就是冬天。

而每到冬天年關，都會有很多人過不去，無聖道就會四處施粥佈道，收攏流民，也算是為大乾減輕了很多壓力。

雖然大乾對此心知肚明，但也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看不見，任由無聖道施為。

對於無聖道，給人的感覺就是無處下嘴，城牆不知加固了多少次，上面的符篆一次比一次複雜，就連拒乾關的高度，比起盛京皇城也差不了多少。

城牆上不但有符篆等器械，而且還有一個個黑黝黝的洞口，這兩年朝廷也不是沒攻打過拒乾關，東拼西湊的聚集了十萬兵馬，由三皇子帶領，還沒沖道跟前，就看見拒乾關上洞口冒出一排炮管。

然後一陣火蛇噴出，飛入了大乾軍中，一聲爆炸之後，瞬間死傷五萬多人，大乾的兵將被下嚇破了膽，最後只能離去，再也沒對無聖道發動過任何一次攻擊。

至於這種大殺器，就是道術高手煉製外丹的產物，本來是神魂作用，但在後來無聖學院將天雷子的原料用雷法重新煉製，並用道術將之壓縮，左右用符篆包裹起來，就成了這種現代化的超強火器。

製作不易，對付大乾那次，江漢珍下令將所有的天雷子全部裝填進去，只能支持這麼一下，絕對打不了第二下，經過這次威懾，真正的震懾了整個天下，再也沒有敢窺視無聖道了。

# 第三百零九章 朝廷新決定

兩年之後，大乾打退了外敵之後，再也無力征戰，至於無聖道真空道這兩大勢力，只能另尋他法，大乾自此真正的進入了修養生息的時代。

盛京皇城，大乾皇帝也就剛步入中年，但兩鬢已經有些花白，神情也十分憔悴，眼中帶着疲憊之色，就是身體都顯得有些枯瘦，若不是有皇權在身，氣運加持，說不定會就此倒下。

站在一側的是洪玄機，作為一個立志成為聖賢的人，天下大亂，空有一身道理，無處可用，常年的四處混亂，他的理學也只能在相對和平一些的盛京施行。

為了實現自己成為聖賢的願望，就連自己的家族都送上了斷頭台，也因此更得大乾皇帝信任，在這次平亂之中，武溫候洪玄機也出了大力氣。

如今大亂已平，雖然還有獨立存在的無生道和真空道，但他不想再等下去了，如今朝廷內部虛弱，根本不足以平定內亂，就想藉著這次機會，向皇帝諫言。

只見洪玄機說道：“皇上，我大乾已經懾服四海，一統中土，只剩下無聖道真空兩股勢力，但也一時之間難以拿下，所以微臣建議先與之周旋，我們可暗中進行發展，等到恢復元氣，無聖真空兩道彈指可滅。”

大乾皇帝頓時眼中出現一股殺氣，怒道：“洪愛卿，你知道朕一心想要剿滅兩道，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洪玄機似乎早就猜到了皇帝的反應，說道：“啟稟皇上，臣所說的是緩兵之計，並非放任不管，我大乾算上這兩年的戰亂，與之前的太上道之亂，總共有十年之久，而以前沒隔幾年都有內亂髮生，若是現在就將這兩道剿滅，我大乾也會元氣大傷，臣怕那些早就暗中做小動作的世家門閥會出現什麼亂子，所以才放着這兩道不殺，為的就是趁此機會休養生息，等到恢復之後，滅殺兩道就在瞬息之間，而而有足夠的底蘊可以震懾宵小。”

大乾皇帝頓時有一種心煩意亂之感，大乾的狀況，他比誰都清楚，能堅持道現在，已經算是不錯了，不要說以後會元氣大傷，就是現在，大乾也元氣大傷了，若要真跟無聖道與真空道動手，非得傷筋動骨不可。

到了那時候，不說外敵會伺機行動，就連大乾內部的世家都會行動起來，就等着大乾虛弱。

最終還是談了一口氣，說道：“那就按照洪愛卿的意思去辦，不知洪愛卿對於以後的發展，可有什麼策略？”

洪玄機這才鬆了一口氣，他所求的事就是推行理學道理，若是在亂下去，等個十年八年都不一定有所建樹。

被此一問，這才將早就準備好的說辭說了出來。

“皇上，臣以為我們可以休養生息，恢復人口，在我大乾制定律法，禁止民間練武，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天下長治久安，百姓之所以會作亂，就是因為我大乾律法不夠嚴格，百姓心中無所畏懼，又加上前朝好武，將此習俗沿用至今，這才感犯上作亂，只有將此禁絕，才能保證我朝廷能隨之將之壓服。”

武溫厚說完，就等着大乾皇帝的反應，但大乾皇帝坐在龍椅上閉目沉思着，思索着什麼。

最終還是說道：“那就依照洪愛卿的意思去辦，將所修訂的律法儘快完善，等到明日早朝之時，就宣布此事。”

“微臣宗旨。”

洪玄機達到了目的，對着皇帝一禮，就此退了出去，但隨後看見作為內閣大臣的周尚書走了進來，洪玄機冷哼一聲，甩着袖子連個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而周尚書看着不理自己而拂袖而去的武溫候，搖了搖頭，也嗤笑一聲，然後向御書房走去。

被人看見這兩人的態度，也不會奇怪，因為這兩人理念不合，在這兩年期間，平定內亂之時，本來都是主站派，但看了無聖道的厲害之處，隨着無聖學院的建立，指點過幾個世家門閥之人，修鍊成了鬼仙之後，世家門閥對於無聖道的態度就變了。

直到三皇子帶兵攻打拒乾關，被天雷子炸了五萬，世家門閥對於無聖道的態度就變了，剛開始就有人暗中與無聖道聯合，打通了無南北的這條商路，而且無聖道稅收便宜，鼓勵經商，又控制了半條水道，兩者相合，共同發展。

自從無聖道中交換知識的修鍊之人成就了一個鬼仙之後，許多門閥世家都將不受重視的子弟送入無聖學院之中修鍊，隨着兩方聯繫越來越深，最終時間門閥對於無聖道的態度就變了，從反對，到拉攏，到了現在，竟然出了招安一條路。

而內閣為首的周尚書，就是主張招安的人，而武溫候，就是激勵反對招安，並且主張不可妥協，兩者僵持不下。

但經過這麼長時間，武溫候的策略顯然是不可行的，大乾隨着戰爭，每況愈下，已經呈現內部空虛之狀，這就讓時間門閥代表在朝中有了底氣。

最近一直在諫言講和招安之事，而這次也不例外，周尚書面見了皇帝之後，就說道：“啟稟皇上，我大乾內憂外患，但在臣看來這還不足為慮，但這動蕩之下，我大乾都難以得到發展，臣請諫皇上對無聖道真空道進行招安，以消除內部隱患。”

皇帝心中一動，面色緩和了許多，就說道：“周愛卿，說說你的理由。”

周尚書心中一笑，覺得這事可成，以往每次皇帝不想多問，就是說了也不會聽，而且還有武溫候在一邊待着，只要他諫言此事，武溫厚就是第一個跳出來反對，而這次卻不一樣。

就說道：“無聖道真空道本是我大乾百姓所創，起因就是前幾年的蝗災，但這兩道都沒有傷害過無辜百姓，雖然自立山頭，但若皇上將此招安，不但能解除內部隱患，還能讓我大乾實力大增，微臣懇請皇上招安此兩道。”

大乾皇帝閉上了眼睛，不知道子啊想什麼，良久之後，就說道：“此事朕答應了，武溫候剛好也有一事，那麼就定在明天早朝吧。”

周尚書頓時大喜，立即跪拜在地，口呼道：“皇上英明。”

# 第三百一十章 各自有打算

次日早朝，氣氛與尋常頗有不同，帶着一絲詭異的氣息，最終上朝之後，周尚書一派的其中一人向皇帝諫言招安之策。

原本都好好的，但武溫候這次卻跳了出來，又開始了極力反對，招安之策沒有成功，但隨後武溫候提出推行理學，當然也是被門閥之人反對的沒有成功，最後散朝之後，只留下武溫厚一個怨毒的眼神。

接下來幾日，都是圍繞這個話題展開，最終武溫候也知道這是利益交換，但他主張的理學之道，最重規矩，各種條條框框太多，只要違背一條，就感覺自己念頭不通達。

而這次招安之事，在武溫厚認為就是來影響他道行的事情，感覺這次不能低頭，若是低頭了他的理學總會有所缺陷。

而世家門閥子啊暗中也對武溫候大罵不止，罵此人一心想佔便宜，而不像吃一絲一毫的虧，一點也不付出，只憑藉著嘴皮子上下一動，拿着大道理壓人就要賺取利益。

可最終武溫候還是妥協了，不妥協的話，他的理學就不能施行下去，只能將這次當做利益交換。

最終皇帝宣布招安無聖道真空道，大乾推行理學之時，武溫候就覺得自己的念頭好像被阻擋了一般，壓在神魂中難以舒展，人變的更加陰沉，若是眼神能殺人，這群文武也早就被武溫候一人殺了。

武溫候在回到侯府之時，有氣無處泄，不知為何到了侯府私塾之內，看着自己的幾個子女，除了大公子成年之後去了邊軍，其餘幾個都在，就連只讓讀書，不讓練武而且不受控制的洪易也在其中。

武溫厚四處看了一下，這些子女的母親，無一不是大家族出生，侯府的發展還要仰仗這些人，最後看向了坐在最後穿着簡單的洪易。

隨便考了一個君君臣成父父子子，但洪易的回答就有些大逆不道，認為一切都要有個道理，而不是規矩。

武溫厚當場大怒，讓人打了洪易板子，最後還讓人將半死不活的洪易拖到了祠堂之中，讓其反省。

作為這些武溫候這才感覺舒服許多，回了書房，開始研究起他的理學來。

朝廷的變化對於真空道也許管用，真空法王接到聖旨之後，被封為真空王，領地內可以自治，只要上交賦稅就行。

但在無聖道的底盤，卻受了挫，傳聖旨的天使到來之後，就被抓了起來，聖旨第一時間就到了江漢珍的案前，看過之後，就召集信徒，準備商議此事。

各總旗分立兩旁，而江漢珍坐在上首，身體也長大了許多，還有就是身後也頂着一個七彩光圈，從外面看，光圈之中有山有水，呈現一幅世界之相，而且從外面還能看見其中有人活動。

這光圈就是江漢珍奪取無生老母的，發現被煉製過，最後一想，決定將這個煉製法寶，用來收攏死去信徒的靈魂，祛除了光圈中的雜亂之氣，信徒即使死去，也會隨着自身的信仰，被接引至此。

然後江漢珍就通過陣法，讓那些想要投胎轉世的人洗去前身記憶，只保留最根本的信仰，然後將之投入人間，重新轉世投胎。

在以往諸天萬界都是恢復世界的輪迴，對輪迴知道比較了解，可在天道排斥自己的世界，若無代替之法，就會寸步難行，不得不走上以己道代天道的自我之法。

所以看到無生老母這個用香火信仰煉製的寶物之時，才想到將此煉製成收集信徒靈魂的容器，這就讓對於此界天地的依靠更加少了，也更加不會在意此界的任何人的意志。

狂信徒一個個用狂熱的眼神盯着江漢珍身後的光圈，江漢珍早就習慣了這種眼神，也不在意，拿起大乾的聖旨，遞給了身邊的無聖衛，說道：“這是大乾送來的聖旨，意思是要招安我們聖教，叫各位來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各位的意見。”

接着就由無聖衛拿着聖旨，在么個人面前展示一下，眾人息怒並沒有顯露出來，江漢珍看的暗暗點頭。

若是剛開始，這些信徒肯定會第一個跳出來表達意見，到了現在，不管願意不願意，都會用心去思考，也不會冒失的第一個站出來，這讓江漢珍覺得很滿意，有此城府，才不會那麼容易在外界吃虧，作為無聖道的高層，這樣顯得比較沉穩，才算一個主將應有的素質。

若是遇到事情就第一個跳出來咋咋呼呼的，並且很輕易就被別人看出心思，若是這樣，有怎麼能生存下去。

如文人常說的‘點將不入激將’，就是因為將領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就是江漢珍常說的心性不做，不被人利用才怪了。

無聖道選拔人才看似簡單，其實嚴格，不但信仰合格，而且要文武雙全，其中心性的修養，也極為重要，只不過心性修鍊之法，全部都被融入到了信仰之中，隨着信仰的程度加深，心性也會隨之提高。

等到眾信徒看完之後，這時張文星這才帶頭站了出來，說道：“靈童大人，我聖教宗旨是超脫，乘坐法傳抵達彼岸，為出世間法，大乾為人間朝廷，並不包括萬類，只能以世間法看待，我們並不需要將自己跌落入牢籠之中，所以屬下以為不可答應，不予理會。”

江漢珍點了點頭，張文星說的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就是分別與凡間王朝的辦法，無聖道立意高遠，雖然看似是一個勢力，但這勢力都是以修行為主的，修行放在首位，什麼榮華富貴，並不會有多在意。

接着五行雷旗火行總旗唐石柱站出來說道：“張總旗說的有利，我聖教講究自力更生，不需要外物供養，自己就能謀取生活糧資，而且我神教這兩年的發展迅速，在財力上也在持續擴大，並不要給自己找個主子，我聖教對於外界的依靠並不多，又何必投靠他人，屬下認為對此不予理會，不答應也不拒絕，安心發展自己就行。”

“還有沒有？”

江漢珍對這唐石柱點了點頭，示意推下，接着又問了一句。

最後幾位總旗護法都發表了自己的一件，但結果都是一樣，都是拒絕朝廷的招安之策。

每個人說道理由都不一樣，有人看出了朝廷的陰謀，說這是朝廷的額緩兵之策，而且已經不足以平亂，有人說是世家門閥的主意，意思就是想要以朝廷的大義，壓無聖道給予世家門閥最大的便利，甚至還有人認為這是有人眼饞無聖道，想要在此為官，謀取一些讓人眼饞的財貨。

更有人說無聖道勢力擴大了，朝廷有所忌憚，只要做自己的事就行，至於朝廷，只要不侵犯利益，就不用去管。

但結論卻一樣，都不願意被招安，謀取一個大乾之人的身份，最終江漢珍也決定不予理會，發展自己的就行。

# 第三百一十一章 十三年發展

對此江漢珍也沒什麼好說的，無聖道本就是如此，信仰唯一不說，而且獨立性比較強，並沒有一般人思想中所謂的報團取暖這一說，因為根本不需要。

修鍊方式也就是一部無聖道經，基本上也夠用了，再就是信徒之間的一切，都是靠信仰深淺來分別。

這其中的原理其實就是江漢珍深入了解仙道，才創出的抵抗之法，仙道世界道化太過強大，只要與之接觸，就會被道化成一部分，也要防止仙道同化，才創出這種關起門來做自己事的教派。

最終的結果就是沒有一個人同意朝廷的招安，江漢珍也順勢說道：“既然這樣，那就將此放置一旁，大乾已經平定叛亂，早就到了傷筋動骨之際，不得不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值就是我聖教的機會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我聖教核心，對於今後的事情，就趁着今日定下來，想必大乾今後數年也不會發生大的戰亂，此等良機不可錯過。”

江漢珍說完，就有人佔了出來，接着紛紛站出來對今後的事情做出了一些規劃。

一連四個時辰，都在商量今後發展之事，最紅總結出一些，也制定了大致的方向。

無聖道人多地少，首先是糧食問題，首先就是購買田地，發展農業，作為根本。

然後就是鼓勵作亂，並且按照一定的規矩，沒隔一段時間都要製造一些混亂，目的就是不讓大乾順利的休養生息，拖住大乾發展的步伐。

再就是宣揚無聖道典，若信仰合格，就吸納進無聖道中。

最後的就是無聖學院之事，開始大肆招生，分內外兩院，內院培養無聖道信徒，外院對外界招生，換取資源。

並且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但毫無例外，所有福利都在無聖道信徒身上。

這次總結，也是將所有的一切都細化了一些，大體的方向以前也在施行，只不過還沒那麼完善罷了。

但不管怎麼制定，並沒有提到大乾已經真空道等勢力的絲毫，完全是關起門來做自己事的架勢，其中的排外意識很是強烈，任誰一看，都不像是此界的東西。

江漢珍看着與本世界格格不入的無聖道，心中也是很無奈，但作為只收集信仰之力的人，需要的就是這種東西。

經過這次，無聖道又進入全面發展之中，繼續堅持着道典的一切。

至於朝廷大乾皇帝，剛開始還發了一頓脾氣，可隨之而來國庫虧空，就讓他不得不接受這種事實，不過最後還是將無聖道中江漢珍的封號給落實了下來。

無聖道既沒有反對，也沒有支持，封江漢珍這具身體為無聖王，施行自製，至於稅收什麼的，對外公布是待定，也就是朝廷也沒有任何辦法，但並沒有將此落實，還留着一手，就是覺得自己實力夠了，再來對付無聖道。

自此天下進去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名義上的大乾已經得到完全統一，只不過多了兩個實權王爺。

根據大乾以往的作風，只要封王之後，都是象徵著退出權利的中心，一般都會收回所有兵權，做一個閑散王爺。

但多的這兩個王，是朝廷不得不以此來平復天下做出的無奈之舉。

這兩個就真空道道主真空王，和無聖道靈童無聖王，從封號上看起來都是那麼的隨意，好像是兩個雜牌王，但這兩位也是大乾內部意志認為出了大乾皇帝，最有權勢的兩個人，無聖道和真空道自此壓安靜了下來，對於大乾內部雖然時不時有些小的動亂，但大的動亂絲毫不見，大乾朝廷也進入了真正的修養生息的時代。

這一晃又是十三年之久，按照原本的估計，大乾內部若無大事，恢復元氣也就十年時間，但在無聖道的暗中搗亂之下，時不時的組織一場小的動蕩，將這時間硬生生的推遲了三年。

經過這十三的發展，真空道還是浪樣子，無非就是準備了足夠積累，但對真空道本身，並無打的變化。

大乾內部，也因為受到了無聖道發展的衝擊，受了一定的影響，雖然朝廷一直在限制無聖道的發展，但無聖道的一些思想以及一些道理，毫無例外的融入到了大乾之中。

大乾也模仿無聖學院，創出一個大乾學院來，以培養天下人才，只不過效果並不怎麼好，與朝廷書院一樣，還是被世家門閥摻和了進來，只要發現任何人才，世家門閥肯定會第一時間拉攏，若是同意，從此平步青雲，若是不同意，就會各種打壓，直到將人才埋沒下去。

大乾對於無聖道的模仿，都是類似於照貓畫虎之類的，沒有絲毫無聖道的精髓在其中。

對於此，作為無聖道新一代道主的江漢珍只能付之一笑，並沒有什麼表示。

無聖道中，靈童是無聖道祖轉世之身，就轉世在無聖道的地盤之中，由無聖護法負責尋找，等到成年之後，就會等上道主之位，繼續帶領後來人等上無聖法船，抵達彼岸。

自成年之後，江漢珍就成了真正的道主，但對於他來說，靈童之時就已經掌握了所有權利，成為道主也是順理成章。

無聖道早就制定好了發展策略，比之以往，簡直換了一個模樣，經過商路之策，無聖道再也不會為物資而發愁，無聖道信徒已經超過千萬。

在外界江漢珍本尊已經恢復了所有的實力，如今只不過是在鞏固，本來已經可以離開了，可隨後看到此界中有群星璀璨之相，个中神聖真相顯聖，在大乾出現一個個神跡。

看樣子是一種亂相，但在江漢珍看來，這就是百家思想久留融合之相，接下來的時間整個天下都會進入一個大時代。

根據他的以往經驗，這種現象出來，就是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時代，也是一個大融合時代，各種的思想交流，不短的鬥爭，最後很定會產生一個不得了的存在。

忽然想到陽神世界中，最後這個時代藉著洪易的手，出了一部‘人龍易’，其中思想就是人人如龍，此易的氣運，讓洪易成就到了巔峰，從而推倒了陳舊，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

而人龍易幾乎是陽神世界的巔峰產物，對於‘易’，江漢珍也知道許多，比如天象易，連山易，周易等等。

講的就是最根本的變化，以数字的各種變化推演而出，如此之多，也是因為隨着時代的變化，每個易所闡述的側重點不同而已，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作用就是幫助人來解決一些事情的一種方法。

對於易，江漢珍雖然了解，也研習過，可遠遠達不到精通，此界的洪易竟然能做出人龍易來，就是金仙修為的江漢珍本尊在此界推演了無數次，也只推演了一個皮毛而已。

但就是這一點皮毛，就讓他的金仙修為徹底穩固了下來，竟然還有所提升。

對於注重心性修鍊的江漢珍來說，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對於這方世界也重視起來，就想目睹這個世界的終極產物人龍易，究竟是怎麼一副形態。

最終還是決定留下來看看，徹底的了解一下這方世界，就心傳分身，讓他融入此界，觀看一下人龍易的形成。

最好，能提前投資一筆，將人龍易的手稿拿到手。

# 第三百一十二章 去盛京投資

作為道主，在無聖道當然是說一不二的，但要獨自出去，狂信徒差點就鬧翻了天，什麼死纏爛打，頭撞牆的，打滾撒潑的全都用上了。

目的是無聖道主出去可以，但要有人護衛，江漢珍本打算一個人出去，但最後還事被說的帶了四大護法，以及武聖衛，隨從等兩三三百人，隊伍浩浩蕩盪，出了拒乾關，想着盛京而去。

這次的目的，一來是看看百家學位，二來就是提前投資，也做一回投資之人。

也正是是臨近朝廷科舉的日子，肯定會出現幾個人才，不防看看此界人才聚集究竟是怎麼一個跡象。

一路走走停停，順便看一下路過的風土人情，直到一個月後才臨近盛京。

大乾雖然對江漢珍封了王，但對無聖道的監視一點也沒少，江漢珍出了拒乾關的事，早就被大乾皇帝得知。

直到江漢珍一行臨近盛京，皇帝思前想后難以捉摸，就叫來武溫候洪玄機以及幾位內閣開始商議。

被此一問，洪玄機立即殺氣外漏，說道：“皇上，此人無故離開封地，而且還帶了兵將，實乃大忌，臣以為應當趁機帶領京營將其捉拿，此人妖言惑眾，為我朝廷心腹大患，與道士之流一丘之貉，將其殺之，可免除後患。”

武溫候說完，一旁的唐尚書就嗤笑一聲，說道：“溫候真是厲害，據坊間傳聞溫厚得了太上道的傳承，道術與武藝並進，竟然能說出如此話來，溫厚不但修鍊道術，而且還不低，你修鍊就是朝廷重臣，而別人修鍊就是妖言惑眾，這又是何道理？”

武溫候被說道臉色一陣紅一陣紫的，殺氣幾乎就要凝聚成實質，眼神呈現一幅怨毒之色。

被別人一看，都是一陣搖頭，武溫候本來城府很深，絕對不會將心性寫在臉上的，就拿太上道聖女一事來說，將太上道聖女騙的心氣攻心而死，可見此人不但陰險，而且城府絕對深厚。

可就在十三年前，原本的應當四理學盛行之時，但被無聖道之亂給破壞了，自此心性奔潰，就連自己四五歲的兒子洪易也差點打死，前後數件事之後，此人心中的城府好像蕩然無從，時不時的的漏出殺氣。

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人想要探清皇帝的意思，就會激怒武溫候，看其表現，然後做出判斷。

唐尚書像看神經病一樣的看着武溫候，說道：“溫候是厲害，也許在盛京之內算是第一，但不是我說，你若是與無聖王對上，連一個回合也走不過，若是不信，溫厚大可以去試試。”

武溫厚被說道臉色漲紅，似是羞愧，眼中的殺氣肆意，已經籠罩了唐尚書，唐尚書雖然沒什麼武藝，但家財豐厚，袖中藏着一塊從無聖道購置的護身符，不但可以護身，而且有警示作用。

武溫候的殺氣被擋在外面，武溫候見此，殺氣更甚，唐尚書一副風輕雲淡的樣子，其實早就準備好了，手中扣着一顆雷震子，也是從無聖道購置而來的，價格雖然高昂，但威力強大，只要被粘上，就連人仙也難逃一死。

唐尚書也害怕武溫候暴起殺人，雖然事後武溫厚肯定難逃一死，可若是將他殺了，可真不划算。

但好在武溫厚雖然城府消失，但性格還是能控制，並沒有就此暴起殺人，自這十幾年起，武溫候對誰都會漏出殺氣，唯有一個人沒有，就是當今皇上。

這時候大乾皇帝看不下去了，武溫候可是他手中的刀，自然回護持一二，就說道：“好了，都不要在說這事了，無聖王出現在盛京，我們不得不防，但在一切動向未明之前，不可輕舉妄動。”

接着有看向武溫候，說道：“洪愛卿，盛京的防禦就交給你了，大軍隨時準備調動，若是沒有我的命令，不可輕舉妄動。”

武溫候全身的殺氣瞬間消失，頓時呈現一幅溫順的氣息，對着大乾皇帝說道：“臣宗旨。”

接着散了朝會，武溫候孤立一人，其餘人三三兩兩的，其中唐尚書出來之後心有餘悸的擦了一把汗，說道：“剛可嚇死我了，我還想多活幾年呢，你們幾個也不知道幫襯一下。”

幾人都是一副笑意，說道：“我們內閣之中，誰沒有被嚇過，這次只是輪到唐尚書負責試探了，誰不知道這是個危險的事情。”

而戶部尚書說道：“誰說不是呢，自洪玄機走火入魔以來，我們就定好了的，每人一次，輪着來試探，這次剛好輪到了唐尚書，您就擔待着點。”

幾人一陣恭維，而唐尚書有些疑惑的說道：“有些不對勁。”

“怎麼了？”

幾人疑惑的看着唐尚書，眼神中閃爍着光芒，似乎有所猜測，之間唐尚書說道：“平時洪玄機也么這麼大的殺氣，這次出現的殺氣竟然如此之大，是不是皇上有什麼新的動作。”

而禮部尚書笑着說道：“這有什麼難猜測的，還是拒乾關那位，雖然拒乾關改了名字，但那位可從來沒有理會過朝廷，這次自己跑了過了，絕對不正常。”

幾個人頓時不說話了，對於無聖道，朝廷之內很少說起，雖然心知肚明，但大乾施行的事武溫候的理學，對於無聖道多方面打壓，若是有人談論，就會找個理由關起來，就是這幾位也不想多少，其實也就是怕麻煩。

但幾個人好像各有心思，對於無神道道主的到來，也起了自己的心思，各自告別之後，立即回家，各自商議起來。

已經到了盛京地界的將江漢珍還不知道，隨着他的到來，盛京變得有些暗流涌動，就連氣氛都凝重了些許，可江漢珍對此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會有太多的在意。

修鍊至今，所追求的唯有大道，至於世間的任何，都是為追求大道自我而服務的，並不會別人對他高看一眼，而改變自己的初衷，這次來的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做一次是關於大道的投資。

此界百家聖人顯世，也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但人多了就會產生矛盾，矛盾自然會有運動，想要為自己爭奪氣運，肯定會發生什麼，若是不合適這個世界，就會被新的東西說代替，而今後應運而出的人龍易，就是江漢珍這次的目的。

# 第三百一十三章 大氣運之人

武溫候府，正發生着這麼一幕，溫候之女洪雪嬌派丫鬟向洪易討詩，丫鬟看洪易出生低下，又不受洪玄機待見，也被大夫人所不喜，就輕視與洪易。

但好在洪易自由膽氣，用小人如鬼的道理，將丫鬟給嚇住了，也算是平安度過了一劫。

話說回來，可見洪易子在武溫候府上過得如此辛酸，連一個丫鬟下人都敢輕視於他，甚至要對他出手，但好在洪易生命力強，硬是憑藉著自己的智慧與膽氣活到了現在。

皇宮大院犹如死人堆，亂葬崗，每年死去的冤魂不知凡幾，一個諾大的侯府也差不到哪去，能在這種環境生存下來的人，無一不是有膽有識，而且能權衡利弊之人，更何況，此時的洪易竟然沒有絲毫武藝在身。

丫鬟在洪易這討要了一句詩文之後就返回了洪雪嬌身邊，而這時洪雪嬌與一個錦衣華服少年，正是理國公府嫡長子，景雨行。

兩人正在談論大勢，最後景雨行鬆了洪雪嬌一本《虎魔煉骨拳》，這是中州大乾寺秘本，二十年前大禪寺被大乾剿滅，無數武學散落四方，而這本《虎魔煉骨拳》，是天下之中，煉骨最為詳細的一本典籍，一共兩百零六手，鍛煉周身兩百零六塊骨頭，天下武學，若不算江漢珍以金仙之道推演出來的煉骨之法，只有這本是書的煉骨最為詳細。

也是因為那次參与之兩敗俱傷，幾乎死傷慘重，最後朝廷得了大的便宜，幾人談論武學之時，這時丫鬟跑了進來。

“小姐。”婢女匆匆忙忙的那種一張紙，送到了洪雪嬌身邊。

“這是什麼字？”洪雪嬌看着手中的詩詞。

景雨行看着白紙上的字，忍不住眼睛一亮，讚歎道：“好字，草書奔蛇走虯，好詩，好一個此心元自不由人，定住心猿能安神，鎖住意馬能立命，如果人的心能由自己，那是神仙中人了，詩有仙氣，字更有精神，骨骼嶙峋，力透紙背。這是什麼人寫的？”

洪雪嬌對於景小公爺的稱讚沒有絲毫放在心上，很隨意的將詩詞交給景雨行，自己依舊翻看着那本虎魔煉骨拳的拳譜。

但不管怎麼說，洪易的詩詞給他在人面前長了面子，就吩咐身邊的丫鬟道：“小寧，你把我私房錢取出十個銀餅子來給洪易，以那點月例銀子，恐怕不夠花，，讓他安心準備科考吧。”

小寧憋住嘴角，對於洪易剛才的嚇唬還是很在意的一臉不情願的說道：“小姐，你給他錢干什麼，讓趙夫人知道了，只怕不好吧。”

洪雪嬌不耐煩的擺擺手，說道：“你悄悄去不就行了。”

同為武溫候的子女，洪雪嬌說話與洪易說話效果也不一樣，小寧心中即使不願，也只能說道：“好吧。”

接着轉身要走，就見景雨行立即說道：“等等。”

“景公子，有什麼吩咐？”

看見是景公子說話，小寧立即變的恭敬起來，。

只見景雨行對着身邊的一个中年男子說道：“雲叔，你快馬去我家，把我的松竹軒雪紙拿過來一百張過來，還有那方紫硯，純狐毛筆，麝香墨都取過來。”

叫雲叔的中年男子也知道自家小公爺的意思，就是看上了寫這幅字的人，而且詩詞不凡，有了投資之心。

投資少年俊才，都是世家昌盛的一個重要法寶，總之是全面撒網，重點培養。

每次科舉都會如此，大把的錢銀撒下去，總會撈到那麼一兩條大魚，而子啊侯府不受待見的洪易，剛還也被看上了。

中年男子對於景雨行的命令沒有絲毫疑問，應聲之後，幾步拉開，快速到了練武場之外，騎上一匹漆黑如龍的妖馬，狂奔而去。

大約一頓飯的功夫，這個雲叔就回來了，馬背上自然是吩咐帶來的筆墨紙硯。

景雨行揚手示意道：“把這個給他送去。對了你弟弟叫什麼名字。”

“他叫洪易。”

洪雪嬌看着景雨行，忽然笑了：“傳聞小國公禮賢下士，今天總算見識到了，這些東西都是名貴的東西，最少都值數百兩，相當於玉京中等人家的家產了。”

“小事而已”。景雨行不在意的笑了笑。

而洪雪嬌的神情也沒剛開始那麼生份了，景雨行暗暗點頭，心道：‘真是一舉兩得一箭雙鵰之事。’

····

侯府偏遠角落的小院里，洪易已久子啊讀書，小寧和幾個丫鬟拿着筆墨紙硯，放在桌子上道：“洪易你運氣好，今天小姐和小理國公欣賞你的詩才，特地命我送你筆墨紙硯，都是價值百金的罕見寶貝兒呢。另外，小姐叫我給你十個銀餅子。”

“嗯，送我筆墨紙硯？”

洪易抬頭，看着桌子上的東西，“回去告訴小理國公，無功不受祿，至於雪嬌的十個銀餅子，你也拿回去，要給銀子的話，我還是那句話，一字十金還是值得的。”

“哼。”小寧聽見洪易的話后，臉色微微發青，立刻把東西收拾好，轉身就走，隱隱約約的聽見傳過來的話，“真是不識抬舉。”

“他還真把自己當少爺了。”

“有酸又臭的書生罷了，等還成年些，趙夫人遲早要收拾他。”

洪易聽見，心中冷笑，其中的道理他也不是不懂，這些東西他也不是不認識。

“小理國公景色雨行出手還真大方，聽說這個人禮賢下士，急公好義，也經常救濟窮苦的讀書人，在盛京名聲很好，不過在我看來其志不小···”

對於剛才幾個丫鬟的談論，最終長舒了一口氣：“這候符中越來越待不下去了，算了，可靠之前，不和這些人一般見識，還是去西山秋月寺住上一陣子，也好為母親守墓。”

隨後就收拾了些東西，打成包袱，徒步前往玉京城外西山的道路上。

練功場上，景玉行見洪易並不接受東西，只是微微一笑，也不在意，接着轉移了話題，最終扯到了西山狐狸上，並約好了一起狩獵，以增進關係。

而且說了許多人，比如成親王世子，春平君主等人，無一不是他們這一派系的領軍人物。

# 第二百一十四章 有人先下注

而無聖道的隊伍，也到了盛京邊緣，所駐紮的地方，正是盛京之外的西山，江漢珍知道此地有狐妖等物，聽說還有個狐妖煉成了鬼仙，並且嫁給了大乾皇帝當了妃子。

不過他可不是來找狐妖的，而是找洪易的，洪易雖然被侯府經常欺壓，甚至有人對他有了殺心，但洪易還是能頑強的活到了現在，沒有本事肯定不行，心思縝密，且智慧不弱，甚至後來還考上了狀元。

此等人物雖然藏在侯府，但作為投資年輕俊傑之人的大勢力，想必肯定會知道一些，不管怎麼說，都值得投資一回。

洪易雖然有睚眥必報的性格，但若是對他好的，幫助過他的，以後的收入都不菲，就如狐狸鬼仙，狼鬼仙，甚至四皇子，都得到了不菲的收益。

江漢珍早就關注這些年輕俊才，比如冠軍侯，洪易等，甚至四皇子，都是大氣運之人，而現在洪易還藏在暗中，並沒有人對他投資，此時正是時候，而此界中唯一讓他看上的就是一個紀元的精華之物，人龍易，此物就出自洪易之手。

一行人就在西山中待着，等着洪易到西山來，而洪易肯定會來的。

洪易母親的墳就在西山，孤零零的一座，他母親的身份，死了之後是進不了洪家祠堂的。

西山是玉京城外的一座大山，方圓近乎百里，雖然算不上雄偉，但也叢林茂密，地形複雜，山頭極多，有清泉飛瀑，有亂石山林。

山中多狐獾豺狼野獸，每年冬季，都會有一些王公貴族進山獵游。

天擦黑的時候，洪易到了西山腳下，給母親的墳墓打掃了一遍，上了香，再到山腳下不遠處的一座小小的寺廟中寄居了下來。

這座寺名叫秋月寺，自大乾剿滅大乾寺之後，各地的寺廟都進入了破敗狀態，秋月寺也不例外，寺廟就有一個普通的老和尚看守，洪易每年都會來這住一回，一是給母親守墓，二就是圖個清靜。

給了老和尚幾串香火錢，便住在了偏殿中安歇寫來，點上燈，燒上炭火，準備夜讀。

北風呼呼，吹的四面牆壁咔咔作響，寺廟偏殿的院子里，蓬蒿滿地，枯燥被風捲起，一片凄涼。

就在這時，寺廟暗處有一雙眼睛，將洪易看了個真切，等到洪易住下來之後，也暗暗點頭，說道：“怪不得道主如此推崇此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都能靜心讀書，唯一關心他的人還埋骨於西山，能在侯府那種地方活到現在，還真不容喲。”

身形一閃，就消失而去。

···

“洪易上山了？”

江漢珍聽到無聖衛的話，繼續問了一句。

“是的，洪易自傍晚之時，掃完墓之後就在秋月寺住了下來。”

無聖衛如實說道。

一旁的章護法也說道：“恭喜道主，道主為了等待此人，在此地逗留好些日子了，現在得償所願，也算我聖教一大喜事。”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別急着恭喜，此人雖然地位低下，但也是暫時的，本身攜帶大氣運，而文采不低，自有一身傲骨，想要成功，沒那麼簡單，吩咐下去，去秋月寺。”

一行人早就準備好了，江漢珍一聲令下，浩浩蕩盪的就向著秋月寺行去，看着自己這一群人留下的動靜，江漢珍皺了皺眉，對着眾人手一揮，所有的氣息全部隱藏起來，如此一來，就是鬼仙也難以發現他們。

洪易是大氣運之人，雖然他有獨特的方法辨彆氣運，但也不敢小看此界的修行者，自己能看出來，或許別人也能看出來。

記得原著之中，那隻嫁給大乾皇帝的狐妖就用教導小狐狸崽子為理由，一個月十個金餅子的價格雇了洪易當教書先生，也算是變相的資助。

這狐妖作為皇帝的妃子，找什麼樣的書生找不到，何必要找到洪易頭上，出了看出洪易的不凡，想要投資之外，江漢珍還真找不出別的理由來。

說是恰好路過，機緣巧合之下，江漢珍可不相信，世界上哪有那麼多機緣巧合的事情。

也不敢停留耽擱時間，立即吩咐人快一些，無聖衛一個個的修為都不低，而且有江漢珍本尊金仙之力的加持，步伐不慢，奔走如風，不到一盞茶的功夫，已經到了秋月寺外。

江漢珍看着秋月寺上空，凝聚這一團妖氣，呈現一種狐狸形象，而且有一道高大三丈，上如頂蓋的氣運夾雜在其中，眼中頓時閃過一絲殺氣。

一旁的四大護法之一的章護法問道：“怎麼了道主。”

“沒想到有隻狐妖竟然領先我們一步。”

江漢珍淡淡的說道。

而一旁的章護法也是殺氣一閃，說道：“竟然敢截我們的糊，道主，此事交給屬下，定將這呼嘯抽筋扒皮，打它個魂飛魄散。”

江漢珍伸手制止了護法，不是說章護法對付不了一隻鬼仙狐狸，而是另有打算，這次出來，在無聖道留了兩個護法，帶了兩個護法，而兩個護法中一明一暗，修為都是不低，都是結成金丹的修士。

是武道與道術結合的人仙境界，對付一個鬼仙，還是手到擒來。

無聖道修行在前期與此界沒多少差別，但到了後期，就不一樣了，一切修行全屏信仰，而若是到了狂信徒，經過幾年的誠心祈禱，就會有金丹降下，立地成仙，而每日誦讀無聖道典，無形中就會改造軀體，只要軀體改造完畢，內心信仰達到一定的升華，修為自然提升。

一粒金丹從天而降，自頂門進入丹田，神魂氣血相合，自然成就人仙，而且去全身竅穴早已成就，只要點燃金丹之力，就是一個人仙出爐。

與此界修行之路大有不同，此界道術與人仙不能相輔相成，只有同時修鍊成人仙鬼仙，然後兩者結合，才會成就陽神，而無聖道與仙道類似，不過無聖道走的是以信仰為基礎的武道金丹之路，只要培養金丹，自然會碎丹成嬰，成就元神，與此界陽神類似。

到了此時才有一些殊途同歸的樣子，至於真實情況如何，江漢珍沒有見過陽神境界之人，所以還不得而知。

江漢珍看了一眼秋月寺上空的那團狐狸氣運，心神一動，說道：“有趣，真實有趣，趕上了一場戲，不如大家先在此觀看一番。”

在身邊的無聖衛疑惑不解之際，江漢珍對這虛空畫了個圈，然後輕聲疏說道：“圓光。”

隨即一個圓形的鏡子出現在眾人面前，內部正是廟中所發生的事情。

洪易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看着寺廟的破敗，也知道事大乾不重佛寺，喜歡修建道觀，但在這破廟之中，雖然感慨，但感覺上比侯府中要清爽許多，心裏舒暢。

四周枯寂，人心會顯得孤獨，不免想起自己的母親，盯着黃豆大小的燈芯默默祈禱着。

“母親，如果您有在天之靈，保佑我一科舉得中，為您正名分。”

砰！

燈花瞬間爆出個火花來。

嗚嗷···

遠處的深山之中傳來幾聲凄厲的嚎叫，似狼似狐，夾雜在寒風之中，又似夜梟。

但洪易心中倒也沒什麼恐懼，自認為從來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還有就是熟讀鬼狐筆記，裏面的讀書人只要內心剛正，無所畏懼，鬼魅陰靈都進不了身。

裹緊了衣服，洪易打開門，走到了院子裏面。

就看見遠處大約幾里之外的幾團鬼火，也知道鬼火的原理，也不怎麼害怕。

忽然一聲凄厲的叫聲從遠處深林中傳來，一團黑影在鬼火中飛起，轉眼上了天空，若是一般人，肯定嚇得毛骨悚然，但洪易卻知道這是山中夜梟。

忽然間，竟然來了詩性，朗聲念道：“百年老梟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

“少年，你年紀不大，卻是個雅人。笑聲碧火巢中起···”

聲音清脆甜潤，洪易被嚇得冒出了冷汗，就看見站立着一個十七八歲的艷麗少女站再身後，有一種讓人窒息的美。

# 第二百一十五章 半路可截胡

偏殿內的洪易被突然出現的芳華少女嚇得不輕，但這一切，都被早就隱藏氣息，用圓光術將篇殿內的情況看了個清楚。

“還好，只是剛開始，洪易沒有被說動，我們還有機會。”

江漢珍暗自鬆了一口氣，就安靜的等待着事情發展，只要等到一個合適的出場機會，破壞了這種狐狸鬼仙的事情，然後憑藉此事對洪易進行投資。

偏殿內，燈下美女，是一副絕美景象。

洪易捏了捏自己的手指，鎮定着心神問道：“你是鬼還是妖。”

“哦，你怎麼知道我是鬼是妖，而不是人呢？”

這狐妖笑盈盈的看着洪易。

洪易此時的腳下有些酸麻，但還是鎮定的說道：“很簡單，你衣服單薄，深山寒冷，正常人根本不能忍受，還有，之方圓十里無一戶人家，你一個女子怎麼會出現在這荒山古寺？”

外面用圓光術觀看的江漢珍看到這裏，也不得不說一聲厲害，洪易現在根本沒有絲毫修為，而且也沒有壯大神魂，可以算是一個普通人，妖氣散布在偏殿之中，若是普通人，肯定會中了妖毒，更別說抵抗了，可洪易就是每什麼事。

這隻說明洪易心性強大，意志堅定，內心自由正氣，這才能無意識的抵抗妖氣的侵蝕，若是心性稍弱一點，早就被這狐妖迷惑的神魂顛倒了。

只見女子突然之間變了顏色，臉色鐵青，一副隨時都要撲過去的樣子，冷冰冰的說道：“不錯，我是鬼。”

“我今生沒有做什麼虧心事，來古寺讀書也是為母親守墳，你來找我干什麼，如果你是夜歌分流女鬼，想找書生一夜分流，那我告訴你，你找錯人了。我洪易自幼讀書，雖然遠遠算不上正值聰慧，道理和節操還是受得住的，你趕快出去。”

洪易心中不安的你捏了捏手指，將恐懼祛除，然後鼓起眼神，狠狠的看了過去。

用圓光術觀看的江漢珍暗暗點頭，心道‘還算不錯，這洪易既不是道士，有不是武者，碰到鬼了，只能憑藉這一股氣勢。’

對於鬼的認識，江漢珍可清楚的很，你氣勢一弱，鬼就會趁虛而入，一些人也是，面對這些，都不能弱了自己的氣勢，全屏心中的一股正氣，這也是普通人對付鬼的辦法。

“嘻嘻，少年，你真有趣。”

突然，這女子一聲嬉笑聲，擺了擺手，對着洪易說道：“剛才跟你只不過是開個玩笑，我並不是鬼，你過來，應該感覺到我身體的氣血溫度，有這樣的鬼嗎？如果有氣血的鬼，那就不叫鬼了，而是到家中的陽神天下了。”

“哦？”

洪易聽見這個女子的話，抬頭望瞭望燈下的倩影，果然，燈火下這個女子的有影子。

遲疑了一下，洪易最終還是決定走進屋子裏面。

“沒錯，她當然不是鬼了，而是妖，當然會有影子了。”

一個突兀的聲音從秋月寺外傳了進來。

狐妖頓時柳眉一豎，眼中閃過一道殺氣，而洪易也是一驚。

就見破舊的廟門被推開，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掛在門框上晃動不已，就要掉下來一般。

接着就是一各年輕人點頭進入廟中，而身後浩浩蕩盪的一群人，隨着江漢珍的進入，秋月寺就被圍了起來。

而這人就是感覺可以出場的江漢珍了，此次的目的，就是為了投資洪易，怎麼可能被他人壞了事，找准了一個時機，就走了出來。

若是再等下去，洪易進了屋子，與狐妖近距離接觸，那種五形的魅惑很容易讓人產生好感，女妖再變相的給洪易一些恩惠，這份恩情的種子就算被埋下了，若是再與之有意無意的交好，就是以後知道了此事的始末，也不會太過生氣。

洪易一聽是妖，就趕緊遠離了一些，向江漢珍這邊走進了些，不管來人是善是惡，總歸是人，這女子再漂亮，但也是妖，對於江漢珍的話，他也沒有懷疑。

一群人進山而且身上的的東西都帶着大乾朝廷的標誌，不管怎麼說，比起一隻來歷不明的狐妖要可靠很多。

江漢珍看着洪易，說道：這位少年，沒想到你還懂得鬼妖之事。”

洪易看了一眼眉頭緊縮的少女，心中有些恐懼，也帶着一絲后怕，若不是這些人來，今日肯定會出事，想自己給母親爭取名分的事情還沒有着落，就這樣被害死在西山之上。

看着屋內站着的少女眉頭緊縮，好像在難受，犹如西施捧心一般，惹人愛憐，到哪洪易可不敢有什麼憐憫之心，熟讀鬼狐傳記等雜記的他，知道這是妖怪的誘惑，若是忍受不住，產生聯名，拋心挖肺就是唯一的結局。

但他不知道的是，自無聖道的人進入廟中，這位女子就被鎖定了氣機，只要敢輕舉妄動，就會身死當場，所以才不敢說話，也不敢動。

洪易看着江漢珍一群人非富即貴，在此人身邊犹如暖春一般，讓人心安，所有些防範之意，也不敢怠慢，就說道：“回貴人，學生對於妖鬼一事也是看書所的得，妖鬼都是念頭所化，就算功力深厚，能顯化出來也不過是冰冷的一團，不會有血肉之軀。她不是鬼，也不是普通人，學生本以為她是隱居深山的劍仙俠客一流，還有貴人出現，不然學生今日就危險了。”

江漢珍呵呵一笑，說道：“你猜得還算不錯，總算沒有死讀書，說來可笑，你可曾聽過穿的如此風騷的俠客劍仙一流？”

洪易搖了搖頭，說道：“不曾聽聞。”

而江漢珍又接着說道：“穿着如此，肯定有所目的，你在此為母親守墓，而此女妖竟然來此誘惑與你，你說此事若是發生，會有什麼結果。”

洪易被這麼一提，心中頓是產生一整警惕，他最希望的就是光宗耀祖，讓母親的靈位搬入祖祠之中，而不是埋在這荒郊野嶺，細想一下，若是真的被女妖施展了什麼手段，發生一些意外，肯定會後悔莫及，從此心中念頭就不會通達。

細思極恐之下，看女妖的眼神都變了，帶着絲絲恨意，但隨即消失不見，隱藏起來。

本來洪易也不會想到這麼些事，但被江漢珍將話題給帶偏了，再加上洪易本身對於突然出現的女妖還有所忌憚，還沒有打消顧慮，防備之心還在，不得不讓他聯想到墳頭做哪些事的畫面來。

若是真做了，估計這輩子都不會心安，只能等下輩子了。

# 第二百一十六章 除妖初接觸

而這時候女妖急了，這個誤會千萬不能有，這洪易也是她早就看準的，被造成誤會，以後還怎麼投資，心又不甘，即使被人暗中鎖定，自忖鬼仙修為，逃也能逃出去，至於以後，再來挽回，或者在別的年輕俊才身上加註籌碼，天下間有潛力氣運的人不止洪易一人。

頓時說道：“還請這位公子不要敗壞奴家名聲，我今天來西山，是來看親戚的，卻不想遇到一個有趣的少年，還是個讀書人，也剛好我那些親戚之中的額小孩也要讀書，想雇請這位少年去給他們講課，並非像公子說的那樣。“

洪易雖然沒說什麼，但臉上的表情卻不怎麼相信。

江漢珍也玩味的看着狐妖，暗中傳音讓周圍的無聖衛收斂了氣息。

而狐妖掃視了一眼周圍，才鬆了一口氣，面前的年輕公子無絲毫修為，只有身邊的那位護衛看上去就是武聖，覺得今日以為沒那麼危險，對突然出現的這群人也沒那麼懼怕了。

但她哪知道無聖道的修鍊體系與此界根本不一樣，也許是覺得自己有把握逃脫，膽子也大了起來。

狐妖真誠的看着洪易，說道：“我來此地就是想問問這位少年書生去不去，一月十兩赤金。”

洪易也大吃一驚，十兩赤金可不少，大乾王朝金銀是一對十五，也就是一百五十兩銀子，算是一筆巨款。

洪易在侯府的月例，一月只有四兩銀子，大乾的錢幣購買力是很強的，一兩銀子兌換以前文，一文可以買一個燒餅，一兩銀子若是省着點，足夠一家人活一個月了。

但被江漢珍這麼一攪和，洪易又怎麼可能相信這些話。

狐妖看着江漢珍一干人等沒什麼動作，也許是信了，但心中對江漢珍還是咬牙切齒的，恨不得殺了這群人，但她可沒忘記自己來是干什麼的。

洪易雖然現在氣運低微，但這種人氣運隨着身份能隨時變化，犹如潛龍一般，不像普通人，命格怎麼樣，氣運就怎麼樣，但這種人若是不發跡，沒有高深的道行，還真看不出來。

她嫁給大乾皇帝，就在盛京找了許久，才發現幾個可以投資的，而洪易的氣運最為奇特，也是她的重點投資對象。

如今被人破壞，雖然沒把握對付，但也不想就此失去這個潛力強悍之人。

晃了晃手，在桌子上一抹，叮叮咚咚的出現一排閃閃發亮的小金餅子，整齊的擺放在桌子上。

江漢珍看見金餅子出現，就笑了，此金餅子是赤色，只有皇宮才有這樣的錢，恰好，江漢珍也見過，皇帝為了安撫無聖道，每年都會送一些東西意思意思，而這種金餅子也有，但無一例外，大乾皇帝賜下來的金器都是這個顏色，於民間的有很大不同。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就是說金子也沒有十足的赤色。

這種金子只有煉丹道士們才能做出來，經過多次提煉，最後成赤金，一般用於煉製金丹的藥材，這種赤金，做成錢幣的，也只有皇宮才有這個實力，一般用於賞賜，也就是個象徵之物。

女子看見江漢珍仔細的盯着金餅子看，似有所覺，心中暗道不好，有些亂了方寸，就要將金餅子收起來。

江漢珍能看出來，他相信洪易也能看出來，就故意說道：“此種變化之術，不知是真是假，這金餅子還是挺真實的，呵呵。”

江漢珍說完，洪易也有些好奇的看了過去，仔細一看頓時心中一突。

雖不知是否是變化之物，但也看出了這金餅子的來歷，似乎有所猜測，奇怪的看了一眼狐妖。

對於狐妖你那個拿出皇宮之物，又是妖怪，肯定不是皇宮之人，又會有哪個皇帝會將狐妖娶回皇宮的，眼神中帶有一些避之不及。

狐妖暗恨一聲，怒視了江漢珍等人，連帶着洪易也被她恨上了。

頓時眼中帶着冰冷，說道：“既然你技高一籌，那我也就不多待了，告辭。”

狐妖周身掀起一團氣息，震蕩的四周的塵土飛揚，看上去像極了妖風，向著廟外飛去。

“喝。”

一聲大吼，從牆外傳來，就見一道刀光斬過，飛出的女子頓時斷成兩截，一道狐狸形狀的神魂從身體中飛了出來，轉順變化成人型，但隨後一個光罩扣在的神魂頭頂，光照內的人形神魂再也維持不住，變成一隻狐狸，光罩極速縮小，最後變成一個圓球，被一個無聖衛拿在了手裡。

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洪易睜大眼睛看着，似乎是好奇，似乎是羡慕。

隨後一名無聖衛走了進來，將圓球呈上，說道：“到處，狐妖已經那下。”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那就收起來，問出狐妖的老巢，將他抄了，待明日進了皇城，送給皇帝。”

看着洪易在一邊極力的猜測，有極力的隱藏着什麼，江漢珍笑着說道：“有膽有識，不錯，你應該猜到了我的身份了吧。”

洪易雖然心中不願意跟這些人來往，但被幾百人圍着，也不敢漏出不情願的意思，將心中的慌亂了壓了下去，說道：“貴人手下稱您為道主，而您的一切都是大乾標誌，能稱道主的很多，但有此威勢而且有大乾標誌的，無外乎兩人，真空王與無聖王二位，而真空王傳聞已經六七十歲，也而唯有無聖王才會如此年輕。”

“草民洪易拜見無聖王。”

洪易對着江漢珍躬身一禮，江漢珍聽得洪易自稱草民，也不在意，他怎麼說也有個秀才功名，大可稱自己為學生，但如此稱呼，擺明了不想跟自己扯上關係。

想想也是，朝廷在這十幾年雖然封了他王，明面上不敢抹黑，但暗地里的抹黑之策和不少，首先就是在書生當中，洪易即使在有個人主見，也難免受到一些影響。

笑着說道：“不錯，不錯，從頭到尾我都在看着，不但學識才華高人一等，而且心性修鍊達到了一定的層次。”

“王爺說笑了，若不是王爺路經此地，草民說不定就被狐妖害了，這些個才華學識的又有什麼用。”

洪易說著，滿臉的苦澀，似乎有帶着一絲自嘲。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那你可說錯了，此妖乃鬼仙修為，要殺你易如反掌，又何必假裝試探一樣的在你身邊晃悠，就是我不來，你也不會死，說不定還是一場機緣。”

洪易心中有一種不好的感覺，本就是聰慧之人，也隱隱猜出一些東西，面色不停的變化。

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多謝王爺告知，草民記住了。”

江漢珍看着洪易一副據而遠之的樣子，也不在意，任誰知道自己的命運被人如此玩弄，都不會好過，即使江漢珍也不會順暢。

江漢珍自顧的說道：“每年到了科舉之前，門閥世家都會尋找又潛力之人進行投資，有一個富家小姐，恰好住在去盛京的那條路上，對於每個感覺可以的書生，都以身相許，等待書生高中歸來，幾年下來，也有幾百個，這幾百個人，怎麼說都會有那麼一兩出頭的，碰上一個有些良心的，就能傳為佳話，廣為流傳。”

洪易面色不停的變化着，似乎對這些有些接受不了，但還是將心神壓力下來，只是安靜的聽着。

對於江漢珍，在大乾之中名聲被黑的不像話，但江漢珍相信，洪易肯定不是迂腐之人而且現在正是最低谷的時候，只要幫他度過難關，即使再不願意，也會呈了這份情誼。

# 第二百一十七章 進京與安排

“王爺說的是，書生遇狐之事，多有傳說，最後的結果都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如今看來，也不盡然。”

洪易不愧為讀書明意之輩，被江漢珍這麼一提，就明白了，但說起來有些喃喃自語，好像在說給自己聽。

江漢珍看着洪易的樣子，也明白這是怎麼回事，被打破了以往的觀念，難免有些失神。

就接着說道：“那些雜記中的書生遇到狐之事，一般都是出自普通人家的子弟，說來也是辛苦，沒有足夠的盤纏，只能在荒山破廟中將就一晚，那些個迷惑書生的狐妖，都是狐身而不是人身，迷惑之時，看見的只有神魂，纏綿一夜，肯定會知道自己跟什麼東西在纏綿，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如此描述狐妖也未嘗可知。”

“哈哈哈。”

江漢珍說著就大笑起來，只見洪易的臉色變得一陣青一陣白的，今天他遇到的就是狐妖，狐妖的事還沒做完，就被江漢珍給殺了，究竟是什麼目的還未嘗可知。

但被江漢珍往這方面一引，洪易不得不想到與一隻狐狸纏綿的景象，如今還是有些后怕，至於結果他根本不用想，但心中對於狐妖的這種手段卻產生了一種恨意。

“不會的，我輩讀書人明心見性，格物致知，我洪易自負不是什麼少年英才，但對於本心還是把持的住的，只要我心存正念，狐妖即使再怎麼誘惑，也不會對哦產生威脅。”

聽到洪易的辯解，江漢珍不可至否，至於結果，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狐妖已經死了，而且還派人循着蹤跡過去，要抄了狐妖的老巢。

記得過去彌陀經就出自狐妖的老巢，在一本《武經》裏面藏着，而且狐妖的老巢中有萬冊的書籍，作為一個讀書人的洪易，對於書籍肯定難以拒絕，至於武經中的過去彌陀經的金卷，江漢珍也不在意，只要見識一下，至於經文，還是送給洪易的好，只有讓洪易儘快的提升起來，底蘊越深厚，最後的人龍易也會越完善。

江漢珍也看到洪易對自己的戒備，知道自己的名聲太差，作為一個還有些正氣的書生，肯定不會與自己這等邪魔外道有什麼聯繫，也不說話，金靜靜的等着。

而這時，一道身影伴隨着寒風的呼嘯由遠及近，到了江漢珍面前，身形一閃，一名無聖衛就站在了面前，對着江漢珍說道：“道主，狐妖老巢已經找到，百十名狐妖同族全部除去，但我等在狐妖巢穴中發現一座書庫，但極為混亂，如何處理，還請道主示下。”

“既然是書籍，那就留着吧，我無聖道久居楚護，很少與外人來往，如今天下百家盛行，是一個大時代，那就再狐妖巢穴之上建立一所別院。”

繼而江漢珍有看向洪易，洪易暗道一聲不好，誰知道會打什麼主意，但形勢比人強，只能硬挨着，就聽江漢珍說道：“少年書生，我無聖道都是以數見長，對於讀書人的事，額不是太懂，就有你幫忙整理一下此地書庫。”

洪易聽的心中一片冰涼，暗道今日怕是逃不過了，無聖道的人一看就不是什麼良善之輩，若是不答應，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江漢珍也不管洪易怎麼想的，接着說道：“你放心，酬勞不會少的，還有書庫中的道術武藝之書，任由你觀看，若要想修鍊，就問章護法吧。”

“是，道主，屬下定不會吝嗇自己所知。”

一旁的章護法也點頭答應下來，而洪易也明白只能這樣，但萬冊的書籍，對他誘惑不小，而且還有道術武藝之類的書籍，這些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但憑王爺吩咐。”

洪易雖然答應了，到還是心中有些隔閡，作為一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書生，覺得今日有些違背本心，打定主意，幫助整理書庫也行，就當對大乾的理法，畢竟無聖道主也是大乾的王爺，至於什麼酬勞，或者有人指點，覺得還是不受為好，他真的不想跟無聖道扯上關係。

江漢珍看着一副大義凜然的洪易，不可至否的笑了一下，作為一個擅長心術之人，又怎麼不把握人心呢，只要有過一次聯繫，即使再難決絕的，都會有第二次，又加上知道洪易的心中所需，即使洪易明面上不受，但暗中摻和一些也是可以的，等到醒悟過來，只要洪易還能把我住本心，這份情誼不認也得認。

次日無聖道兵分兩路，一部分人留在西山，一部分人帶着一堆狐狸的屍身向盛京而去。

狐狸皮毛完好，雖然也能值不少錢，甚至還有一些成了妖的狐狸皮，更是價值不菲。

若是隨意處理了，這些也就值個幾萬兩銀子，若是賣給皇帝，價格肯定會翻一翻。

臨走之際，不但帶上了一堆狐狸，還交代了章護法，指導洪易學習基礎道術武藝，而且還將無聖道的一些修鍊書籍，也扔進書堆中，就連最開始的普傳法門也沒放過，現在的狐狸書庫，雖然不是大乾最完善的書庫，但卻是包含最多道理的書庫，相信只要洪易學了這些基礎，以後總結出來的東西會更加不凡。

對於書籍，洪易在這方面也沒多少抵抗力，即使不願意，也會自主的找些理由，多積累一些。

洪易被帶到書庫之時，看着一所山洞中無數的書籍，也是大吃一驚，被安排是整理書籍，心中早有打算，只做事就行，很排斥觀看無聖道的書籍。

投入工作之後，剛開始只是憑藉著自己的所學，只要看了書名，隨便翻兩頁，就知道是什麼類別，但翻着翻着，忽然翻到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書籍不厚，之後幾十頁，而署名寫着三字《道德經》。

心中疑惑，道經肯定分類的事道家典籍，而德經可以看成儒家，又能看成修身養性的書籍，不知道該如何分類，自然是觀看一下再做判斷。

但隨後被裡面的內容所吸引，禁不住竟然讀了起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旁看着的章護法漏出一絲笑意，自語道：‘果然逃不出道主的猜測，此為萬經之祖，上士聞之，勤而行之，中士聞之，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洪易的表現，在章護法看來，無疑是上士的表現，對於洪易以後的路，又期待了幾分。

# 第二百一十八章 破壞與代替

洪易又在書庫之中看見了許多道術武學方面的書籍，章護法得到了江漢珍的指示，向洪易介紹了大乾武經其中的奧妙。

武經本來是收錄天下無武學的書籍，在大乾立朝之初，為了控制民間武人數量，就對武經進行修改，沒到關鍵之處，就胡言亂語，若是修鍊，最多也就能起個強身健體的作用，想要成就，不出偏差就算不錯的了。

在洪易的失望眼神中，章護法順便拿出了無聖道對武經的修訂版，又引的洪易取出了武經中的夾層，過去如來經，章護法以無聖道認為天下無聖賢之核心思想為由，說過去如來經對無聖道沒有用處，將此扔給了洪易。

經此一事，就是洪易再怎麼有自己的堅持，也難免有些對無聖道產生好感，尤其是章護法，對洪易更是知無不言，處處關心，讓這位孤家寡人的洪易，也難以有什麼道德上的堅持。

自此之後，洪易雖然對無聖道還有些隔閡，但也沒有像以往的那麼排斥，就安心的在無聖別院中住了下來，一邊讀書，一邊修鍊。

無聖王進入盛京之中都是一副震動，江漢珍也沒多停留，直接帶着一堆狐狸屍體進了皇宮，並且暗示出狐狸在外的價格，果然，大乾皇帝還是礙於面子，賞賜了無聖道黃金兩萬兩，但江漢珍殺死的狐妖首領，就是宮內的元妃，因為元妃還沒有成為貴妃，皇帝雖然生氣，但也沒多少什麼，將此事捂的嚴實，並沒有對外泄露。

皇宮內院戒備森嚴，一個鬼仙又怎麼可能自由出入，即使無聖衛中的四大護法，想要來去自如也要費一番功夫，更何況一個沒怎麼經歷過雷劫的鬼仙。

果然，之後有人找上門來，對無聖道進行拉攏，但江漢珍對這些無一例外都是拒絕的，至於有些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說了一兩句不該說的話，江漢珍也沒客氣，派了無聖衛出手，連他背後的主子一併殺死，將這個自以為是的勢力連根拔起，至於造成的反響，江漢珍也不會在意。

而在西山之中，因為元妃的失蹤，白狼妖白子岳還不知道，本來約好的事兩人都對洪易進行投資，而他們一派的人，看好的就是四皇子玉親王，是太子最重要的競爭對手，自皇城之中，威脅過江漢珍的人最後查到了皇後頭上，被無聖道連根拔起，皇后也差點成了犧牲品，最終還是大乾皇帝為了保住皇后，將皇后打入冷宮，才保住一命。

而以元妃為代表的一些鬼仙勢力，就準備投資四皇子，見太子勢力受到打擊，以為這是機會，所以白子岳也沒等到元妃的傳訊，就迫不及待的等着幾位冬獵之人進入山中，對洪易進行進一步投資。

這四人正是以小理國公在內的幾個勢力代表，另一個就是早在侯府約好的洪雪嬌，還有一對男女，更顯得尊貴，男的為成親王世子楊桐，女的則是詠春郡主，有說有笑的進入山中。

而四人正追着獵物，而這時候正在雪地中練拳的洪易一看要遭，就怕被這些人發現他在這裏，跟無聖道在一起，武溫候對無聖道的恨意幾乎到了極致，若是被知道，肯定難逃一死。

就在洪易快要被發現之時，白子岳神魂出竅，控制着一隻幾人來的獒犬開始發威，眼看就要將幾人嚇走，而且還放了狠話，想憑藉這次恩德接觸洪易。

而這時候無聖衛章護法忽然凌空出現，掃了一眼被附體的獒犬，知道這就是一個鬼仙，大怒道：“妖孽找死。”

全身氣血暴動犹如烈陽，附在獒犬內的白子岳暗道一聲糟糕，現在根本難以脫離肉身，只要神魂出現，被此氣血之力一照，定然落個魂飛魄散的結局，但章護法顯然沒偶放過他的打算，一道道果閃過，獒犬從頭被劈成兩半，白子岳神魂還沒來得及逃離，就被炙熱的道炎灼燒的一干二凈。

自此，一代鬼仙就此而亡，章護法看着自己的傑作，感覺還是比較滿意，收了刀，對着面前的四人說道：“原來是盛京來的幾位貴人，我乃無聖道護法章為，若是幾位不嫌棄，就到我無聖道別院歇息一二。”

幾人心中一突，本來還要感激一二，但聽到是無聖道的，幾人感覺如墜冰窖，無聖道亦正亦邪，總之感覺邪門佔大部分，還哪敢多接觸。

小理國公趕緊搖頭說道：“多謝章護法救命之恩，我們出來的時間長了，已經耽擱了不少時間，我怕家父擔心，所以要回去了，等改日在來登門拜訪。”

一旁的成親王世子也說道：“對對，我父王還有事情要我去做，就不多叨擾了，等我回去稟明父王，在來無聖別院道謝。”

至於兩個女的，更是嚇得不行，從小就被家人拿無聖道來治療小兒夜啼，早已深入靈魂，使勁的往候躲着，連看都不敢看一眼章護法。

章護法下了一聲，說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多留你們了。”

此言一出，幾人如蒙大赦，催動着域外火羅國的火雲馬，飛奔似的逃了出去，好似深怕慢上一步，被章護法給剝皮吃肉了。

幾個呼吸之間，就消失在眼帘，章護法尷尬的摸了摸鼻子，看着躲在一邊的洪易，說道：“都走了，出來吧。”

“多謝章護法，若是被這幾人看到，泄露出去小子難逃一死，多謝章護法解圍。”

這時候洪易才從一邊鑽了出來，就在剛才，已經被幾人發現了生息，差點就揪出來，至於無聖道的人，自然不難發現，只要傳出去，武溫候肯定不會手軟。

此事的洪易不像原本的故事中，對武溫候還抱有一絲希望，武溫厚當場氣死他母親的畫面他可沒有忘記，一直以來都是躲着洪玄機，深怕洪玄機將他也殺了。

洪玄機可是連家族都能給抄了的人，對於他這個沒什麼後台的庶子，即使死了也沒什麼。

章護法不可置否的一笑，說道：“那有什麼，他們若是發現你，今日一個也走不了。”

洪易看着章護法說的風輕雲淡，還是一臉笑意，但怎麼感覺冷颼颼的，裹了裹身上的衣服，但之中涼意還是沒有絲毫減弱，只能應付這說道：“是是。”

章護法走到獒犬的屍身旁邊，說道：“道術知道雖然可神魂出竅，遨遊千里不再話下，但限制頗多，神魂陰性見長，若是一個凡人，掌握一些克制之法，應用得當，即使鬼仙也難逃一死。”

說道修鍊，洪易立即來的興趣，就問道：“那若是鬼仙遇見而行，橫隊虛空，瞬息千里之下，又如何破解。”

“這個簡單，只要收持污穢之物，製成粉末，隨着飛劍一撒，之言沾染，定會污了法器，就連神魂都會受損，又拿來的讓他逍遙。”

章護法想着以前無聖道還很弱的時候，就是用的這些法門。

此時的洪易，對於鬼仙之道有些失望了，就問道：“那無道呢，若是武道與道術對陣，誰勝誰負？”

章護法說道：“若論全面，兩者都在伯仲之間，但都是偏失一道，武者神魂脆弱，只要用一門簡單的咒術，即使武道人仙也難逃一死，鬼仙神魂強大，但身體偏若，只要離了身體，畏懼之物更多，稍不小心，就會魂飛魄散。”

洪易被說道一陣消沉，忽然想到藏書之地的一眾性命雙修的介紹，就問道：“那若是性命雙修，是不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神魂出竅沒有畏懼之物。”

章護法聽得心中一喜，暗道，果然還是上道了，但還是看着洪易說說道：“誰說一定要神魂出竅。”

“那如何御劍飛行。”

洪易將心中的疑惑提了出來，書中記載的劍仙之流，早就讓他心馳神往。

之間章護法取出佩刀，拋向了空中，然後指向一顆樹，佩刀犹如電光一般的飛了過去，一下就兩樹斬成兩段。

接着佩刀就自動飛回了刀鞘之中，洪易看的眼睛一亮，之間章護法從懷中取出一本書來，遞給洪易，說道：“這是我無聖道中無聖學院的課本，每個學生都有一本，若是你對這個感興趣，就看看吧，有什麼不懂得就來問我。”

說著身形一閃，凌空虛度而起，向著無聖別院飛去。

而洪易羡慕的目送章護法高來高去的離開，拿起書冊看了起來，之間上面寫着《無聖道修鍊入門》幾個大字。

雖然是無聖道的東西，但章護法說是學院的必修課之一，無聖學院他也聽說過，有許多世家子弟都會去無聖學院進修，以為這就是他們所學的東西。

但洪易不知道的是，無聖道修鍊入門是江漢珍與無聖道信徒一起完成的東西，名為武道金丹，只不過再無聖學院中，就叫修鍊入門，但這絕不是任何人刻意修鍊的，也只有狂信徒，才有修鍊的資格，而且其中埋藏着無數個坑，有些道理想要弄明白，只有在無聖道典中找答案，只要看了無聖道典，不成為狂信徒，也是一個淺信徒。

# 第二百一十九章 大乾到年關

盛京之中，江漢珍成了不受待見的人，因為不買皇帝的賬，皇宮之內隱藏的高手，想要對付無聖道眾人還真有些困難，大乾皇帝明裡暗裡的都示意讓江漢珍楚護去，但江漢珍就是裝傻充愣的不知道一樣，該做什麼還是做什麼。

而他這次來盛京的目的就是洪易一人，此人身居大氣運，而且頗有主見，這次藏書的積累，不但有此界的東西，還有其餘世界的東西，他就想看看，在幾種文明的底蘊之下，究竟能出來一本什麼樣的東西。

總結經典一事，很多人都在做，哪怕是鄉間老農，都會有那麼一兩句經驗之談，傳承下去，極為好用，更別說思維緊密的洪易了。

即使江漢珍也有自己總結出來的經典，但在明了自我之後，好像變了味道，最終成了現在的無聖道典，以自身道理，融入典籍之中，只要誦讀道典，就能明白他的道果是什麼。

到現在還不完善，所以才想看看洪易的人龍易，人人如龍，本身就難以施行，但對於想要做一番自己的事業的人來說，在合適不過了。

最根本的宗旨就是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所遇到的一切問題，都可以用易之變化來應對一切，而不是去看別人怎麼應對，為別人服務。

人龍易的宗旨就是一切為了自己，在洪易認為，只有每個人都注重與自己的提升時，才是整個時代人人如龍的時候。

此經要出現，還有一定的時間，現在的洪易又潛龍，還沒什麼用處，只有隱藏好自己，默默的發展，江漢珍所要做的就死讓洪易撐過這段最危險的時刻，只有脫離了武溫候府那種危險的地方，有資格搬出去住，洪易才算龍歸大海，真正的開始成長。

洪易在侯府步步危機，而武溫候婦人趙氏，更是將洪易看成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處之而後快。

雖然江漢珍不知道為何這個趙氏會如此仇視洪易，但不管怎麼樣，都不能洪易被害了。

原本故事中，死去的元妃替洪易擋過一次災，讓洪易平安度過危險，也讓趙氏不敢明目張膽的去害洪易，這也是狐狸元妃投資成功的一個標誌。

元妃已經沒了，趙氏還沒死，江漢珍在在想着如何讓洪易度過難關的方法，若自己出面，洪易肯定會平安度過，但隨後就會少很多麻煩，趙夫人即使在怎麼心毒，也不敢拿大羅道開玩笑。

大羅道在南方頗有實力，但在無聖道剛開始的那幾年，為了爭奪利益，跟無聖道起了衝突，在無聖道的反擊之下，整個大羅道死傷過半，若不是無聖道最後被別的事牽扯，說不定大羅道就此成為歷史。

無聖道的作風趙夫人又不是不知道，數年前一個叫梅花道的小門派，殺了無聖道一個狂信徒，無聖道就將梅花道硬生生的追蹤了三年，梅花道一個人也沒逃脫，全部被祭了死去的狂信徒。

與大羅道趙家唯一不同的是，趙家想要什麼，會主動出手，而無聖道，只要別打無聖道的主意，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江漢珍知道，若是他出面讓洪易度過難關，那個趙夫人即使再怨毒偏激，也絕對不敢對洪易下手了，只要他做了，那大羅道就會成為歷史，甚至趙夫人的兒子洪熙也不一定能逃過去。

不但如此，就連整個盛京都不會對洪易下手，沒有人願意惹到無聖道頭上。

此時已經到了臘月，接近年關，皇帝要祭天，還要接待各國來的使節，因為無聖道的安穩，並且出了些力，大乾才得以懾服四海。

那些西域火羅國，東方雲蒙國，北方元突國，南方神風國，流珠等島國的使節也會住進盛京的別館之中，這些穿着稀奇古怪的人時常走動，關上大乾第一城盛京的繁華，更增添了許多熱鬧。

此時的大乾，已經處於一個鼎盛事期，，是整個大地上最為龐大的王朝。

不說盛京如何熱鬧，‘武溫候’的府邸也熱鬧起來，奴僕們開始打掃，把各個角落都打掃的一塵不染，張燈結綵，準備過年。

不過任憑是整個府邸內外，盛京如何熱鬧，和洪易沒有任何關係。

洪易已經從西山無聖道別院回來，但心還留在西山的那個別院中。

這些天整日讀書學習，練武修魂，整理書籍，與無聖衛也談的來，章護法對他處處關心，悉心指點，到現在都感覺是做了個夢，還是那麼清晰。

此時回到侯府之中，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侯府依舊是侯府，並沒有因為他而改變什麼，整個侯府七八百人都忙碌熱烈，準備過年，只有他的小屋冷冷清清，並沒有什麼人上門，好像把他這個人排除出去一般。

那些僕人，管家，奴婢，護衛過年都會派發打賞一些衣物銀兩的，也不會輪到他。

不過他現在有錢，倒也不缺那些，在離開西山的時候，章護法贈給他幾十個赤金，足夠他花很久了。

在西山別院的時候，已經臨近過年，洪易就奇怪無聖道為何不張羅過年的物資，好奇之下一問才知，無聖道根本不過年，只慶祝無聖道祖誕辰日。

無聖道成立之初，缺衣少食，前一個月基本沒吃飽過，只有劫了大皇子的一批貨物之後，才有了成立的基礎，自此之後，才能吃飽喝足。

以後無聖道每年都會到七八月份，提前餓一個月，每天只吃很少的事物，以野菜野果清水為主，感受無聖道立教之艱辛，然後再進行慶祝。

而且章護法還邀請明年洪易來楚護之地一起慶祝，想到這些，洪易的心中也多了一些暖意。

對一個人獨處也沒什麼想法，就感覺比較清靜，最後沒有人來打擾他。

斗室之中，洪易雙腿站立，雙手環抱於胸前，伴隨着呼吸一起一伏，身體渾然一體，這正是無聖道的樁法。

樁法為萬功之基，靈肉合一的修鍊之法，不但強身健體，增加力量，而且能內養神魂，是真正的性命雙修。

洪易也是聰慧之人，自然分析的出這種修鍊方法比修魂煉體的方法要好上不少，就選擇了無聖道的修鍊之法，但其餘的也沒落下，比如大禪寺的大力牛魔拳，過去如來經等修鍊方法，只不過側重點不在這方面而已。

正在修鍊的洪易，感覺自己長進不少，自我感覺一下，覺得跟煉筋的武徒境界差不多，若是真的開始廝殺，就是煉皮膜的武士也不一定是他的對手，也是因為無聖道修鍊之法靈肉合一，不像此界，練武雖強，但神魂沒那麼強大，神魂是駕馭身體的核心，與神魂強大的對上，肯定沒那麼靈活了。

忽然小院傳來一個沉穩的腳步聲。

洪易猜測之際，推開了紙糊的窗戶看了過去，頓時大吃一驚。

“老總管？”

洪易認出來了，這老頭是整個侯府的大總管，是直接面對他父親的大管家。

每次洪玄機在皇城內閣處理朝政道很晚，都是這個人送飯過的，可以說這個人是洪玄機最信任的人。

# 第二百二十章 洪易見溫候

在洪易打開窗戶的時候，大總管也看了過來，似乎早就知道一般。

看見洪易，大總管停住了腳步，漏出了一個笑容，說道：“易少爺，侯爺回來了，叫你過去，有話要說。”

整個侯府之中，唯一對他客氣的就是這位大總管。

當然，大總管對誰都是客客氣氣的，沒有人看見他動過怒。

此時的洪易已經算是半個無聖道弟子，雖然不是信徒，但無聖道典是從普傳法門而改編過來的，其中的心術之道，就成了一些核心的東西。

不要看誰對你笑臉，或者是特別好就將一片心全部掏給對方，殊不知這種人不光對你好，其實對任何人都是如此，洪易觀看過無聖道一些東西，自然不會輕易的在相信大管家的和顏悅色，自然也不會有什麼看法，總之一平常心對待即可。

”什麼？父親回來了，為什麼叫我，有什麼話要說？”

洪易心中非常震驚，武溫候雖然是他父親，自從當著他的面氣得他母親氣血攻心而亡之後，這十幾年也沒見過幾次，他只不過是一個最不起眼，地位最底下的一個，甚至連侯府下人都不如的邊緣人物，怎麼也輪不到洪玄機問話。

甚至在懷疑，洪玄機是不是早就忘了有他這麼一個兒子。

但也不敢怠慢，洪玄機主張理學，做事最講規矩，自然從家開始施行禮法，規矩嚴格，叫人必須立刻趕到，不然就會受到家法的嚴懲。

洪易知道又一次，三夫人的兒子因為喝醉了酒，正趕上洪玄機回來考校功課，遲到了很久，結果就是一頓家法，連腿都打折了。

可見洪玄機心性，除了他的理學之外，什麼都不會放在心上，連家族都能給抄了，打斷兒子的腿都是小意思，跟何況一個可有可無的洪易，現在正處在微末之處的洪易自然不敢多做什麼，深怕慢了一步被責罰，若是被認定為不遵家規，那就不是腿打折的事了，以洪易沒有母家支持的人，說不定會把腦袋切下來。

整理了衣衫，打開門，跟隨在大總管身後，去面見自己的父親。

穿過幾條長廊台階，走過幾個大花園，經過幾個大池子，十多個圓門圍牆門戶，跟隨在老總管後面，洪易足足皺了一頓飯的時間才到了侯府中心的正府。

若是沒人帶路，洪易非得迷失方向不可，也可以說洪易住的地方偏僻，想要找一下還真不容易，彎彎繞繞的要走好久，難怪一直被忽略。

與其餘公子小姐的小院對比，在侯府之中，洪易的小院，還不如侯府中的茅房。

他的身份，也不能在侯府隨意走動，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看着別人住的地方，在看看自己的，也不想多少什麼。

記得前幾日在無聖別院之中，房屋雖然新建，但章護法給他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出了一件大殿留給江漢珍，對於他的規格都是狂信徒的標準，而且還將他的住所的鑰匙給了他，告訴他以後那裡就屬於他的。

侯府的正府，在他記憶中，只有小時候，雖母親來過，這人情冷暖冰如刀，親情淡薄寒如霜的侯府並不是他的家，腦中不時的閃現出無聖別院中的那個小院，心中暖暖的，從沒有出現過侯府這些齷齪事。

“怎麼有點定不住神兒？”

來正府之前，就有點感覺惴惴不安，他知道，因為他父親威嚴太重，這次叫他，不知道會說什麼事。

用無聖道學來收束心神的方法將心神穩住，隨着老總管踏進了正府。

侯府大正府修建的富麗堂皇，一色的青玉石板，平光如鏡，堅硬似鐵。

正中是一副巨大的字，字體端正，給人一種規規矩矩的壓迫感。

是個“禮”字。

一張兩丈長的紫檀供桌，擺放着許多的貢品，用皇家的綢緞蓋着，顯然是御賜之物，都用香火供奉。

左邊的一張大椅子坐着一個錦衣華服，頭戴紫冠的人，雖然兩鬢花白，但給人一種力量無窮的感覺。

只要坐在那裡，就感覺無數的規矩一般，叫人不敢抬頭。

此人正是洪玄機，大乾王朝的無聖。

“洪易，你站在右邊去，我有話要與你說。”

看老管家帶着洪易進來，武溫候用手一指。

洪易知道這是侯府的規矩，即使說話也要嚴格執行，如上朝一般，而且還要聲音洪亮，若是誰不按照規矩，那就少不了一頓責罰。

洪易應了一聲，走到大廳右邊站好，朗聲道：“父親大人有什麼吩咐？”

“嗯？”

退到門口的大管家疑惑的看了一下，似乎對洪易的鎮定楚護意料，就算是長子洪熙，在洪玄機面前大氣都不敢出，不禁多看了兩眼。

只見武溫候說道：“聽說你用草書給詠春郡主答了一句詩？為什麼不用正字？賣弄你的文字和詩才？經義道理不去讀，做這些歪門邪道？”

看似淡淡的說著，但語氣很冷，讓人聽的不寒而栗。

任憑洪易緊守靈台，也覺得身上涼颼颼的，出了一身冷汗。

“嗯？”

看見洪易不回答自己，武溫候嗯了一聲，這一聲之後，整個大廳的溫度好像忽然下降很多，洪易之間感覺腿一軟，差點癱軟在地。

要不是最近練武，身體強健了許多，說不定被此威嚴給嚇得癱軟過去。

洪易只能低着頭說道：“父親大人教訓的是，我以後不敢了。”

作為兒子的洪易，對洪玄機的那一套也是知道的，即使你是對的，也沒不能反駁，只能屈從。

這規矩一視同仁，即使長子也是，輕則打斷腿，重重則被家法打死也不稀奇，溫厚治家嚴厲，在大乾都是出了名的，也頗得一些士大夫讚賞，即使無聖道道主江漢珍，也不得不讚賞一聲武溫候，自稱在這方面不如他，連家人都是說殺就殺，好不手染，江漢珍自問也做不出來。

“嗯。”

聽到洪易的服軟，武溫候語氣緩和不少。

“這件事你犯了家法，本來要打你二十棍子，但念你功名在身，而且開春就是恩科鄉試，暫且繞過你，你若中了舉，就一筆勾銷，若不得中，家法一樣執行。”

“是父親大人。”

武溫候又道：“今年你已經十七，按照我大乾律法，也成年了，你有什麼打算？”

洪易見氣氛有所緩和，本來想要大膽的提出自己的額打算，學弓馬武藝，但看了無聖道典之後，其中介紹，適當的時候要藏拙，不可將自己的想法完全暴漏，讓人猜出什麼，也是對自己的保護。

但心中對父親武溫候還抱着一絲期盼，還是決定提出來，就說道：“父親大人，我想學弓馬武藝，希望父親大人成全。”

武溫候一聽，眉頭皺了一下，說道：“經義都沒讀好，學什麼武藝。”

似乎對洪易學武藝很不贊同，一口氣果斷拒絕道：“你先把經義讀好，經義都沒讀好，還想學習武藝，不過是個莽夫而已此事以後不要再提，知道了嗎？”

“知道了。”

洪易雖然心中失望，但也沒漏出來，依舊沒有反駁。

“好了，你去吧。大總管，帶他到賬房支一百兩錢銀，讓他備戰科考。”說完就擺擺手，示意兩人離開。

# 第二百二十一章 溫候府事項

此事若是江漢珍知道，一定會大笑三聲，無聖道早就看好洪易，並且做了許多工作，對於武溫候府的矛盾，自然了如指掌。

洪易在西山別院這段時間，章護法有了江漢珍的安排，特意在洪易最關注的事情的下了功夫。

隨着只是提及了兩句，可就這兩句，卻說到了洪易的心坎上。

這就是所謂的挑撥離間，但管用就好，經過章護法的隨意的幾句話，洪易不禁對武溫候開始懷疑起來，他母親，很可能就是洪玄機拿來對付太上道的犧牲品，洪玄機時用了美男計，騙取了一切，他母親的死，不是意外。

甚至還有大夫人趙氏的地位問題，也是點了一兩句，以洪易的聰明智慧說多了還會被懷疑，看似無意識的點上這麼一兩句，剛剛好。

“為什麼不讓我學武藝，莫非真像章護法他們說的那樣，我想要母親的靈位進入洪家的祠堂，就要以武立軍功，只有得了爵位才能成，若是母親被封君，就有資格了，這就真的亂了侯府的規矩。”

洪易走回自己院子的時候，閉着眼睛，就這樣想着。

母憑子貴，若是兒子有出息，母親也會受人尊重，若是真的立了軍功，封了勛爵，早已死去的夢冰雲肯定會被封君，若是按照爵位等級，就是武溫候這個侯爵，也要給洪易的母親上香行禮。

而武溫候又是推行理學，施行禮法，是一個妄想成為聖賢的人，又怎麼呢個容忍此種現象發生呢。

他不由得想到，在無聖別院讀書的時候，書中介紹過這麼一類人，這種人只關心自己如何，對於他人的態度，就只有兩個，有作用，或者沒作用，其餘的什麼親情義氣通通不重要。

再回想以前洪玄機做的那些事情，對家人從沒有留過情，出手照樣狠辣，原本的洪家也能算個大世家，但在十幾年前的那場動蕩之中，洪家因為站錯了隊伍，又說了些不該說的話，洪家主家之人全被洪玄機送上了斷頭台。

如今這麼一回憶，細思極恐，沒想到洪玄機心性如此狠毒。

雖然洪易現在只是個秀才，距離中進士，立軍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他很有信心做到。

但又想都洪玄機的積威很盛，面對洪玄機威嚴的時候，洪易也明白了，他沒有任何實力，讀書人泰山崩於前而不潰的這種介紹顯得有些虛浮，甚至有些虛假。

不禁心中想到，‘如果自己是無聖，或者是人仙，或者是武道人仙，肯定敢和父親據理力爭，天下什麼最大，道理最大，父子可以講道理，君臣之間也可以講道理。”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諫之而不聽，去之。父親的做事方法已經屈從了道理，可是，即使有道理，面對這種情況，有能如何去爭呢？”

可想起武溫候的行事作風，讓他有一種壓着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不禁對個人武力渴望起來。

“如果自己是武聖，肯定敢在父親面前據理力爭，，父親的那些道理，早就偏離了讀書人的本義，可是這些道理，我又有什麼資本去爭呢？”

皇帝有大的過失，讀書人要勸阻，入股皇帝反覆不聽，一意孤行，那麼就要換個皇帝。

這才是讀書人的道理，可惜，沒有實力，又拿什麼去聲張呢。

就如洪玄機一樣，輸出來的話，只有讓人服從，以自己學歪了的禮教來治理，根本不能聽到別人的話，這樣的人根本沒辦法說。

想着想着，又想到了無聖道中沒有尊卑之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若要看地位，唯有自己的信仰才是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來認同，此時的他，竟然對無聖道的說法有一種認同之感。

但隨即搖了搖頭，無聖道講究提升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洪易也發現自己不能說出自己想法的真正原因，就是實力。

從書架的後面取出一本書，正是無聖道的無聖丹經，是修鍊武道金丹，直達變的超脫之法，本來還有些猶豫，怕自己修鍊之後就變成無聖道的人，如今身不由己，活在危機四伏的侯府之中，也顧忌不了那麼多了。

點燃了安神香，端在在桌子前，鎮定了心神，開始閱讀起來。

自此之後，洪易一邊安心讀書，一邊修鍊，以無聖丹經為根本經典，又有過去彌陀經，武經等輔助，一切都不缺，所缺的只有時間而已。

外面一片張燈結綵，但在洪易的小院，已經一片冷清，唯一不同的事小院的主人心態已經變了，沒有絲毫的孤獨。

期間洪易好奇之下神魂出竅一次，但被傷了神魂，本以為要油盡燈枯，但竟然領悟了丹經中的療傷之法，再加上彌陀經的修復功效，不但沒有什麼壞處，而且還得了好處。

可自此之後，洪易也覺得神魂出竅太過危險，是置自己於險地的一眾行為。

修行知道，性命雙修，神魂與身體同時成就，才能抵達變，無聖丹經兩者並不分開，將身體與神魂看成一個整體，沒有絲毫分化之感，與武道道術兩者分立一對比，就知道了其中的好壞，但其總結出一套出竅入竅而凝練神魂的方法，也算是天資不凡。

最讓他心馳神往的還是丹經中介紹的三災之法，比如雷災，地火，風災，雷霆自不必說，此界的鬼仙修鍊也要度過春雷，但威力遠遠沒有丹經中的強大，地火和風災災此界根本沒有任何記載，傳聞仲只要適應九天罡風，就能離開世界，甚至在宇宙中穿梭。

有了無聖道介入，洪易的眼界也滿滿的展開，不在局限於小事上面，從而有了新的想法，也要學書中記載的無聖道祖，以一套自己的東西凝聚成道果，從而成就不滅金仙之體。

雖然他距離得道都差十萬八千里，但怎麼說都是一顆種子，只要將其好好培養，總有一天就會生根發芽，直到開花結果，趁此界氣運而動，總結出此方世界所需要的東西，人龍易出來。

年關到正月，洪易都在小院中獨自修鍊，沒有任何人的打擾，但江漢珍對洪易的關注可沒少，雖然洪易不知道，但隱藏在暗中保護洪易的，光無聖衛就有八個。

江漢珍知道破壞了狐狸元妃與洪易認識的事情，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發生什麼，侯府中要整死洪易的人可不少，在加上洪易已經進入了修鍊之門，本身是年輕人，血氣方剛，一不小心就會得罪人，若是沒有一個身份顯貴的人幫助，洪易即使武藝再高，兩三個月也不能傲視群雄，被人找個借口殺了就不好了。

他的身份是顯貴，只要他出面，洪易肯定會沒事，就是洪玄機這個亢奮體也不敢對洪易怎麼樣，若是硬來，就是洪玄機也只有死路一條，但這樣一來，洪易的道路基本就斷了，跟無聖道有牽扯的，朝廷肯定不會重用，所以一切只能在暗中。

# 第二百二十二章 縱馬起衝突

果然，洪易即使不招惹是非，是非也會上門，如今開始修鍊，膽氣十足，也生出了一些事端來。

侯府三房夫人家的洪桂和他的表兄潘榮，兩人騎術精湛，縱馬行街，一路橫衝直撞，氣勢洶洶，但也沒有撞到任何事物。

在兩人看見洪易時，對視一眼，然後一陣陰笑，幾下就飛奔到洪易跟前，潘榮舉起鞭子，就要給洪易一個教訓，眼看洪易要被抽上一鞭子，這一鞭子下去，定能打成個滾地葫蘆。

危機關頭，洪易下意識的一招，打在了馬肚子上，馬向前沖了十幾步，轟然倒地，然後翻了幾個跟頭，馬身上的潘榮被巨大的慣性顛簸出去，摔了個頭破血流。

洪易反應過來，心知要遭，竟然在人面前顯露武功，也沒有出風頭的意思，就想離開。

以洪玄機的心性，他心裏也揣摩了許多，無聖道有專門揣摩人心的方法，洪玄機手握大權多年，本身又是武聖高手，在加上心性偏激，一心想要推行理學，容不得別人任何叛逆，若是落在他手上，肯定必死無疑。

但也沒有多少懼怕，對此界的大丈夫處事氣盛，不畏懼強權的道理，心中安穩不少。

裝作沒事人一樣的就要離開，但紅桂見表兄吃了虧，自然不想放過洪易，要為表兄報仇，也是一鞭子打了過來，但沒想到被洪易一眼給瞪了回去。

洪易最近聯繫弓箭的時候，學着仙道秘法凝聚出了一點箭勢，被此一瞪，洪桂被瞪的雙目出血。

洪桂緩過勁來惱羞成怒，就用陰招攻擊洪易的襠部，洪易被嚇的一身冷汗，此為人體要害，下意識就放了狠招，一招打到洪桂的肋骨上，只聽的咔嚓一身，飛出老遠，倒在地上慘叫起來。

洪桂好潘榮被人抬走，洪易還在安心的讀書，等到中午時，侯府的一隊家丁就上門來請，這些人都是軍中退役之人，武藝不凡。

當然洪易也有自知之明，不是說打不過面前這幾個人，而是只要動手，就沒法回頭了。

這時候隱藏在暗中的無聖衛覺得有些不妙，知道洪易只要這麼去，肯定是有去無回，他在侯府之中又沒什麼地位，當然也沒有被抓住把柄，如今將洪桂打的半死，已經不是小事了，被打死也是預想之中的事。

正要動手之際，不然那見洪易拿出一個神風國標誌的扳指，說是鎮南公主今日要道侯府，無聖衛這才停止動手，只是暗中跟着，以防萬一，而派出其中一人去彙報江漢珍。

江漢珍在盛京已經待了一個多月，就不見要走的意思，大乾皇帝剛開始還暗示一下，候來也就沒怎麼管，覺得只要這位無聖道主不惹事就行。

當然，江漢珍也從沒有惹過事，唯一的一次就是一個叫方圓的富家公子不認識江漢珍，也許是橫行慣了，沒想到惹到了無聖道的頭上，結局自然是方圓被抓，最後得知這位就是方家二公子的時候，上門討要了一百萬兩銀子，就將方圓放了。

一個多月內，江漢珍在行管一直是深居簡出，也不與外人接觸，其實就是他想跟被人接觸，也沒人願意與他走的近一些。

能接觸的就是底層的平民百姓，無聖道在最底層還是很有市場的。

今日，江漢珍剛修鍊完，就見暗中保護洪易的無聖衛來了一個，匆匆忙忙的樣子，就知道發生了事。

“道主，武溫候府三公子洪桂和他表兄潘榮當街縱馬行兇，洪易防衛之後，失手將兩人打傷，屬下本打算出手，但洪易卻搬出了鎮南公主，看似能逃過一劫，屬下怕洪玄機回來后找洪易算賬，不知如何處理，還請道主示下。”

無聖衛急匆匆的跑來，一口氣道出了事情的原委，江漢珍聽的一陣頭疼，此事本來就不是個事，但無奈無聖道不好出面，他也有些難辦。

不過也佩服洪易的氣運隆厚，竟然能認識鎮南公主這樣的人，也算是能逃過一劫，但接下來洪玄機那還有一場。

鎮南公主本來是神風國公主，大乾還要仰仗神風國守南面的海域，神風非同小可，也是因為大乾與雲蒙開戰之時，神風國與大乾聯軍打敗了雲蒙，最後神風國王只討了一個封號，而且這鎮南公主還是大乾皇帝親自冊封的，是個實權公主，爵位相當於親王，身份非同小可，自然可以護住洪易，但這還沒完，只是過了侯府幾位夫人這一關，還有洪玄機在後面等着呢。

原本有元妃認親這件事，讓洪玄機有所顧忌，沒有殺洪易，可現在元妃已經被他殺了，哪找個能讓洪玄機顧忌的人，難道要讓他跳出來？

“盛京之地縱馬行兇？有沒有撞到其他人？”

江漢珍靈機一動，問了出來，既然保住洪易有些麻煩，那就向洪桂和潘榮發難吧，兩人的事情本來沒什麼，只不過一個縱馬行兇而已，發生再大家族弟子上也不算什麼。

但如果拉到明面上，就有些不好看了，江漢珍對於將小事弄成大事迫有心得，以他目前的辦法，也只有這樣了。

無聖衛想了一下，有些疑惑的說道：“有是有這麼一個，兩人在最後撞到了一個百姓的菜攤，才爛了兩顆蘿蔔，不知這個算不算。”

“算，當然算。”

江漢珍一下來了興緻，接着說道：“去找人寫好狀紙，給菜農一些銀子，按上手印，去開封府狀告縱馬行兇之人。”

“是，道主。”

無聖衛雖然有所猜測，但也不知道江漢珍為啥要這樣做，但江漢珍的吩咐，絕對不會打折扣的。

洪易在武溫候府藉著鎮南公主的名頭逃過了一劫，但知道晚上洪玄機來，還有一劫要過，若是被洪玄機知道他練武而且打傷了洪桂，肯定難逃一死，正在思索着對策，想着要不要去見見無聖道之人，或者找章護法。

無聖道道主現在就在盛京之中，而且待了好長時間，就是不見要走的跡象，對他的投入不可謂不多，尤其是無聖道的章護法，本身就是人仙修為，而且還是有品階的官身。

若是將章護法搬出來，相信能逃過這一劫，但這就徹底與勛爵無緣了，在學堂讀書這幾天，每天聽到最多的就是無聖道的事情，也知道大乾的意思，不但忌憚，而且一直在打壓無聖道。

若是他與無聖道走的近了，那以後肯定得不到什麼機會，難道真要進入無聖道去？

洪易糾結了一陣，也沒想出什麼好的對策，最終決定若是到了傍晚，還沒有辦法的時候，就無向無聖道求救，至於後果，總要先將小命保住。

至於什麼據理力爭，不畏強權這些東西，經過這麼一出，早就將這些扔到了某個角落，若是沒有實力，沒有後台，即使佔了天大的道理，也沒處說理去。

他沒發現的是，他的思維方式已經逐漸的接近了無聖道的思維方式，就連行事作為也在向無聖道靠攏。

# 第二百二十三章 開封府動作

大乾新立百年，大多沿用前朝制度，開封府作為前朝審理大案要案的一個部門，也沿用至今，只不過權職只負責審理案件，開封府尹為正三品，在盛京這個權利的集中地，像三品官員，一抓一大把，也只能審理一些小事，至於大事，還真輪不到開封府。

開封府尹林恩今日處理完事情，正在偏庭歇息，茶還沒喝上一口，門外的鼓被人敲響。

咚咚咚。

聲音橋的不慢不緊，沒有一絲狀告者的急切，身邊的差衙正伺候着，就看林大人一臉不耐煩，就順勢說道：“大人，這人敲的真煩，小的去將他打發了。”

府尹看了一眼身邊的差衙，仔細的看了一會，說道：“你可知本官為何能在此位置待上許多年嗎？”

差衙心中一突，察覺到自己說錯話了，想要補救也來不及，只能說道：“大人公正廉明，為百姓請命，聖上知道大人忠心耿耿，所以才將府尹這個位置交給大人。”

“呵。”

府尹不屑一顧的笑了一聲，接着說道：“是因為我沒有疏忽任何小事，盛京為我大乾中樞之地，官員不計其數，比我厲害的不知凡幾，別看都是來伸冤的，說不定哪個人後面站着什麼人，若是疏忽一次，也就沒有機會了。”

“是，是，還是大人英明。”

差衙連連贊同，心知剛才說的那話有些玩忽職守，心裏暗暗後悔，府尹身邊的差衙換的很勤，從他進入開封府的時候，就沒見過那個人待在府尹身邊超過三個月的，即使相處的很融僑，也不會久留。

果然，就聽見府尹說道：“你現在去監牢組，那裡沒什麼人，也是個輕鬆的差事，這是個機會，等到你立了功，也就足夠上升一步了。”

說完擺了擺手，說道：“去吧。”

身邊的差役一副懊惱之色，本來一個大好的前途，就被他一句話個毀了，府尹身邊還沒待多長時間，就被支盜了別的地方，看着府尹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也知道這事肯定不好商量了。

最終還是嘆息一聲，說道：“多謝林大人。”

差役已經後悔的不行，目前這個位置，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勝任的，林大人雖暗不會相信任何人，身邊的人更換的很勤，可改有的出處一點也不會吝嗇，對身邊之人，最多三個月之後，就會另行安排，無一例外都會達到一些好處，只有他這種犯了錯的人，才會調去一些沒什麼大作用的地方。

就比如說讓他去監牢守着，說立了功之後再提拔，可盛京監牢之中都是做臨時看壓，宣判之後才會押往別處，比如流放三千里，或者哪個礦場之類的地方，監牢也不會積累那麼多人，在說這事盛京之地，又有哪個人敢來開封府監牢鬧事，所謂的立功，也就成了一句笑話，甚至還會因為收受賄賂而被抓住把柄干出開封府。

不理會差衙的面如死灰，自顧的看着案几上的書冊，差衙只能用帶有狠意的眼神看一眼府尹，然後離去。

看着差役走了，林大人從桌子旁拿出一本書來，赫然的寫着無聖道典四個大字，此人雖然不是狂信徒，可對於無聖道的教義還是很贊成的。

“無聖道典所述果然誠不欺我，本官自十年前就找了這本書，觀看折后才知人事之根本，人間萬物逃不過一個利字，按照上面的道理去行事，從不與任何人結為黨羽，保持獨善其身之道，在此位置能待上八年之久，也算一大成就。”

林府尹看着無聖道典十分滿意，無聖道典為無聖道根本經，若是其他的門派，肯定會藏着掖着，深怕泄露出去，但江漢珍自普傳法門起家，如今到了收集香火之時，修鍊的性質也決定了他不會將這些修鍊之道看的太重，若不是此界紙張太貴，說不定還會將之普傳出去，讓此界所有人都成為信徒。

也就是朝廷打壓的比較嚴重，所以也沒怎麼發展，至於無聖道典，大乾官宦之家，或者世家門閥，都會想辦法購置一本，也許是好奇，也許是覺得這是最好得到的修行之法，但不管怎樣，無聖道典許多人都看過，而這位林府尹就是其中一個。

開封府尹在大乾爭議比較大，凡是擔任此等要職，不管如何都會犯錯，每一任都不會超過兩年，在林府尹這就轉了風向，當初因為得罪了人，被破格提拔到了此位置，取道典其中一種方法，奉行下去，竟然在此位置一待就是八年。

行事曆來低調，但政務卻沒有絲毫荒廢，就連盛京的治安都好轉了許多，因為平淡，就連皇帝都覺得盛京本該如此，所以就將這事給忘了，也正是因為此事，才是他能待八年的原因。

林府尹進入正堂之中，坐在了自己的位置，而兩側差役都以就位，驚堂木一聲拍響，說道：“何人擊鼓，帶上堂來。”

一舉一動中規中矩，沒有絲毫不對之處，好像做了無數遍似的。

門口的差役這才將無聖道人帶上來，林府尹一看台下之人，心中一突，覺得有些不妙。

‘怎麼是無聖道人，皇帝對無聖道忌憚已久，就怕武聖道鬧事，可無聖道武力太強，又來了百十名無聖衛，若是鬧起事來，就是整個御林軍都不一定管用，如今來此，事情肯定不小，不管如何，定要明見聖上，稟報此事。’

林府尹心念電轉，就想好的後路，但對公堂之上無聖道之人，還是按照規矩說道：“此乃開封府，敲響冤鼓，定有冤情，據我大乾律法，敲響冤鼓，必有冤情，若無官身，都要打上十殺威棒，以示你驚動大乾威嚴，但本官自會為你主持公道，若你放棄伸冤，你可自行退去，本官可以既往不咎。”

台下的無聖衛終於聽完了林府尹的話，此一段是規矩，若要無災禍，就總受規矩，即使誰也挑不出毛病，每次升堂都會說一遍，但無聖衛去沒聽此言語，只是仔細觀察了一下府尹身上的氣息，發現就然有無聖道長期誦讀道經之後被無聖道祖加持過的痕迹。

心中暗笑一聲，就將一紙狀紙遞了上去，說道：“大人，我乃無聖道無聖衛馬自前，為朝廷五品護衛，也算是官身，今日來開封府是為民請命，武溫候之子洪桂囂張跋扈，與禮部潘侍郎之子潘榮兩人臭味相投，當街縱馬行兇，驚擾百姓，影響我大乾之國風，被人勸阻反而還加害與人，毀壞百姓財物卻毫無所覺，王爺覺得兩人影響了我大乾形象，而且毫無家教，故派我來此狀告二人，根據我朝廷律法，嚴懲此風。”

林府尹看着手中的狀紙，一個勁的翻着白眼，明明就是踩爛了兩個蘿蔔，竟然說的如此堂而皇之，甚至說到了大乾禮儀之邦的名聲上面，到哪找了半天，也沒找出什麼不合理之處，明明就是兩個蘿蔔的事情，可牽扯到了無聖道，就不簡單了。

無聖道是大乾造反鼻祖，而且是最成功的一個，大乾上下都對此決口不提，他看到不光是兩個蘿蔔的事情，而是無聖道又想造反了。

若是因為他處理不好此事，大乾也對外稱禮儀之邦，而他其實也算半個無聖道弟子，無聖道的那些手段他也能窺視一二。

只能暗道一聲倒霉，找什麼理由不好，偏偏找兩個蘿蔔來造反，若是一個不好，我出去去投靠無聖道，好像真沒路走了。

# 第二百二十四章 見神風公主

但不管怎樣，事情還得處理，林府尹出生寒門，能做到三品大員已經算是燒高香了，他可不想就此放棄好不容易得來的權利，覺得還能掙扎一下，說不定就上岸了。

“嗯，說的有道理，我大乾律例都要做到明察秋毫，待我查明此事，對此等有損國威之途，定嚴懲不貸。”

林府尹想了半天，終於憋出一句話來。

馬護衛對着林府尹一拱手，說道：“那就有勞林大人了。”

林府尹接着說道：“吳都統，去武溫候府和潘侍郎府傳喚洪桂與潘榮二人，因此二府高門大院，恐有阻攔，若是不敵，暫且回來，待我稟明聖上，再做決定。”

“是，大人。”

身邊的差衙頭領聽明白了府尹的話，應聲之後，就待了幾個人離開了，這些事情他們早就做了無數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說是高門大院，就沒想請回來，害怕阻攔，就是去了還要挨一頓打，理由就是被打出來了，不管怎樣，都要佔着理字，至於稟明聖上，就不關他的事了。

都統沒聽明白，但無聖衛卻聽明白了，就是他做不了主，但還是要做出開封府的責任，理由就是開封府沒辦法，只能交給皇帝。

若面前這人沒有無聖道的氣息，無聖衛現在要做的就是反咬一口，直接將事情送到皇帝面前，這樣一來，這個府尹就算當到頭了。

可他看見此人竟然有無聖道的氣息，自然不會那麼做，暗笑一聲，看着林府尹發揮。

一通安排之後，林府尹這次啊說道：“馬護衛，此案本官已經開始辦理，按照大乾律例，你今日狀告洪潘二府，恐會遭到報復，為了安全起見，可在開封府住下來，本官定會儘快處理此事。”

“那就有勞了。”

馬護衛對着林府尹一個拱手，算是認同了這件事的安排，本來打算出去之後，就將狀紙遞上朝堂，以無聖衛四品護衛的身份也夠資格，但看見林府尹身上的氣息竟然有無聖道的氣息，就改變的主意，決定看林府尹自己發揮，相必不管怎樣，都能將此事鬧大。

林府尹安排好了馬護衛，就立即穿上朝服，直奔皇宮而去。

進了皇城並沒有去皇宮而是去了內閣，他知道武溫候為內閣大臣，每日都在內閣處理朝政，此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牽扯到了無聖道，就不是小事了。

想要保住官位，自然不能得罪武溫候與潘侍郎，先進入禮部找到了潘侍郎，說明了此事，言辭之間都是我為你考慮的姿態，潘侍郎連忙道謝，一起進入內閣之中，尋找武溫候。

洪玄機為朝廷重臣，而且深得皇帝信任，每天日理萬機，但對付這樣的事，覺得也是一種恩賜，所里樂在其中。

正當處理完一封北方雲蒙邊境的事情，準備歇息一回，就見人在他耳邊低語了幾句，洪玄機頓時有些怒氣，但將此壓了下來，等見到人時，才發現是自己的大舅哥潘侍郎與開封府尹。

等到說明此事，洪玄機想到的不是將此事壓下，而是嚴查此事，當即對着府尹說道，定會將兩人送到開封府。

府尹得到這個答覆，也不管潘侍郎與洪玄機如何，就直接離開皇城。

就在這段時間，開封府人已經去了一趟侯府，但是被趙氏大夫人吩咐人擋在了外面，早就得到了林府尹吩咐的都統肯定不會無功而返，一不小心起了衝突，開封府一十八人全被打了一頓，帶着一身傷回到開封府。

而這時候剛回到開封府的林府尹一看，沒人賞賜了些銀兩，而且療傷費用全部算在公款，覺得時機合適，又派了一隊人去侯府，這次的目的還是挨打，被打的越慘烈，得到的越多。

而他自己又進了皇城，這次不是去做別的，而是直接面見聖上，一見面就開始哭訴，將無聖道那一套有損國威的說辭給說了出來。

大乾皇帝當即召見了洪玄機，當洪玄機聽到開封府的人竟然被侯府的人給打了，身上的殺氣在也掩飾不住，最後皇帝也就將事情交給洪玄機自己處理。

洪玄機當即離開皇城，與林府尹直奔溫候府，到了門口，正看到溫候府之人暴打開封府差衙的一副畫面，不管洪玄機覺得自己的威嚴如何受損，但林府尹去不能不表態，當即挺身而上護住了一個差役，被侯府的家丁打了一個跟頭，地上翻滾幾次，最後弄了個回頭土臉。

對着武溫候放了幾句狠話，當即帶着殘兵敗將離開了，半道上直接去了皇宮，在皇宮六部甚至內閣溜達了一圈，又一次面見了皇上。

作為大乾皇帝，自己的官員被打，自然面子上無光，最候安撫了開封府尹，面色變得難看起來。

他信任武溫候不假，但也不能如此放任，知道若是一個處理不好，有損威嚴都是小事，大乾好不容易穩定下來，而這次又牽扯到了無聖道，以無聖道的德行，一個弄不好，不知道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即召集了幾位內閣，開始商議起來，本來就是兩個蘿蔔的事情，卻沒想到演變成這樣。

大乾皇帝在召集內閣處理事情，武溫候府也在召集眾人追究責任。

但無聖道也沒閑着，行館之中，江漢珍也與一個二八少女對坐一趟，談論一些關於天下之事。

這位二八少女，正是神風國鎮南公主，雖然神風國是大乾的一個藩屬過國，但也是有自己的政權。

這也是江漢珍第一次聯絡到別國之人，以前即使江漢珍邀請，也沒人感在盛京眼皮子底下與無聖道有來往，也只有這位沒什麼城府的鎮南公主比較簡單，在鎮南公主又一次喬裝打扮上街之後，無聖衛的一次邀請，這位鎮南公主不顧身邊侍衛的勸阻，竟然直接到了行館之中。

“不知你們大乾是否有血紋剛，我找了許多地方，怎麼會沒有這種東西呢？你有沒有？”

行館之中，一個身穿國子監大學服裝的年輕人，手拿着一柄素白擅自，身邊不遠處還跪坐着兩個身形彪悍凜冽的人，修為也是先天之人的護衛。

這位打扮成西貝（西貝貨：賠貨，賠錢貨）公子的人就是鎮南公主，二十年前，因為神風國與大乾海上聯軍，打敗了雲蒙的水軍，神風國國主只為自己自己以後的子女討要一個封號，若男的就是鎮南王，女兒就是鎮南公主。

江漢珍看着面前跪坐的這位西貝公子，聲音清脆，眼中一副好奇之色，等待着他的答案。

江漢珍笑了一下，也只有這份好奇，才將她給誆了過來，這為鎮南公主對無聖道也十分好奇，這次有此一出。

但也沒那麼容易誆騙，並且江漢珍打着久仰神風國的旗號，以自身無聖王的名義，還用了禮教大義才將這為請過來的，不然還真不好請。

就笑着說道：“公主說的血紋剛，就是道士用外丹之法模仿人體血肉煉製而出，其中脈絡清晰，犹如血管，才有血紋一稱，神魂驅物，可為飛劍刺殺之仙器，大道士煉製此物，必須以身體祭祀，否則脈絡難成，雖然是殺伐利器，但對於我無聖道而無用，你若想要，待會送你一把。”

“那多謝了。”

鎮南公主一聲答謝，接着問道：“不知為何煉製不易，還要用身體祭祀。”

“不易是因為血紋剛脈絡，要模仿身體脈絡，但人體脈絡天成，符合自然法則，血紋剛想要寄存神魂，自然要效法自然，效法人體脈絡，也唯有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其中才能有些希望，不是祭祀之法又是什麼？”

江漢珍不慢不緊的說著，對於鎮南公主，還是覺得可以利用一下。

# 第二百二十五章 神風國邀請

“剛才你說你們無聖道用不上，但我聽聞你們無聖道是以法術見長，各種殺伐利器層出不窮，為何不用這血紋鋼。”

鎮南公主雖然單純了一點，但也只是相對的，對江漢珍剛說的話顯然是聽出了其中的一些東西，也不矯情，直接問了出來。

江漢珍暗自一笑，就怕你不上鈎，只要問到無聖道的修鍊之法，他這點自信還是有的，只要鎮南公主對無聖道的修鍊之法產生興趣，自然不會放着這麼完善的修鍊之法而不顧，去修鍊好像拆解過的修鍊之法。

被此一問，江漢珍忽然想到一個可以擴大信仰的方法，在大乾之中，雖然無聖道有國中國之稱，可也只能在自己的底盤發展，即使各地的分壇，在大乾的極力打壓之下，發展還是不夠迅速。

本來邀請鎮南公主的意思是讓她在明面上去做事，因為有些事情他也不方便出面，甚至還會起到反效果，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若是有一個犹如親王的實權公主，那事情就能好辦許多。

當發現鎮南公主是個好奇寶寶，對無聖道產生了興趣，頓時就有了一個想法，在神風國傳道，而且這種方法一發不可收拾。

人龍易雖然重要，可以看成一種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文，但自身的修為更重要，信徒越多，他的收穫也就最大。

此種想法之下，江漢珍就拿出武聖道典，遞給了鎮南公主，說道：“我無聖道修鍊之法與廣為流傳的修鍊之法略有區別，無聖道典乃我無聖道根本經典，是無聖道祖所傳之法，其中修鍊之法為全系之法，就是將自身看成一個整體，將天地看成一個大整體，精氣神三寶凝練，成就神魂，神魂與生命氣息結合，成就金丹，金丹為人身的一個核心，即可以此脫胎，身體就是神魂，神魂就是身體，若要控制飛劍，一個念頭即可，所用之物起內凝練陣法，陣法自稱脈絡，犹如人體，犹如天地，至於血紋剛，威力就弱了許多。”

鎮南公主聽的仔細，但還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就問道：“武道煉體，道術煉魂，我們所修鍊之法被稱之為彼岸行舟之法，身體是法船，魂兒是船上的人，武道成就人仙，道術練就鬼仙，若要抵達邊，或許是人要學會游泳，或者是將發船達到可以度過苦海的程度，那你們無聖道是如何抵彼岸的。”

不過鎮南公主還是好奇之下，拿起了江漢珍遞過去的無聖道典翻看起來。

江漢珍聽的暗暗點頭，這位鎮南公主也不是什麼都不知道，興許是神風國的傳承，但也免了自己多費口舌而解釋這些道理。

“心之所處，即是彼岸”。

“我無聖道將人體看成一個整體，自身就是天地，精氣神三寶同時進步，所謂彼岸，就是生命的升華與超脫，從而看見一個全新的世界，而這世界不是在別的地方，就在我們身邊，只不過凡人肉眼凡胎，看不真切而已。”

江漢珍說完，鎮南公主有問道：“那性命雙修又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無聖道的性命雙修，是不是與平常所見的性命雙修不一樣呢。”

“當然。”

江漢珍點了點頭，接着說道：“平常所見性命雙修，武道為命，道術為性，此為性命雙修，但不知神魂也有生命，平常所見鬼仙，說是可以永享長生，但身體腐朽，形如枯木，最後成為陰靈之鬼，稱之為鬼仙，雖稱為仙，但也難去彼岸，最後也只能投胎就舍，重修一世。”

說完此界鬼仙，江漢珍又說起了此界的人仙。

“武道人仙，雖然有仙字之稱，但神魂不明，雖稱為人仙，但在我無聖道看來，這個人仙卻將自己的神魂給丟了，神魂為陰，體魄為陽，陰陽不平，也只能落個肉身不死，但神魂都被身體所傷，想要恢復，不知道要經歷多少輪迴。”

鎮南公主聽完江漢珍所說，總感覺這就是答案，仔細推敲之後，竟然有一種很完善的感覺。

心道‘難道我們都修鍊錯了，從這位無聖道主的說的來看，無聖道的修鍊的確比較完善，若是與選擇的話，肯定會選擇無聖道的修鍊之法，怪不得無聖道能夠讓大乾如此忌憚，最後還不得不用封王來安撫。’

這些話鎮南公主也就想想，但若是讓江漢珍知道的話，肯定不會這麼認為。

無聖道性命雙修之法雖然厲害，但也沒那麼離譜，最多也就是根基深厚，生命力強悍，此道核心在仙道。

若論爭鬥之法，還不如此界武道，之所以能對大乾產生威脅，並不是修鍊之法，而是用心性之道來利用無數的大殺器形成的威懾。

修鍊之法完善，但並不見得打鬥之法有多厲害，而且江漢珍善用勢而不是簡單的爭鬥，至於鎮南公主認為無聖道能有今日成就是靠修鍊之法，那就大錯特錯了。

但江漢珍也不會說明的，既然鎮南公主喜歡這方面，認為這才是國本之道，那就投其所好，若能讓鎮南公主將此事傳回神風國，只要作為一國之主，就不會放過能強國強民的方法。

神風國是大乾藩屬過，若是有跟大乾平起平坐的方法，應該也不會錯過的。

江漢珍甚至想要了以後的對策，若是神風國主認為神風國本來就是大乾藩屬過，不能有什麼非分之想，若是如此，江漢珍只能認為神風國已經沒啥成就了，就打算派遣無聖道進入神風國傳道，若被無聖道就此紮根神風國，那麼神風國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若一點不不要緊，要緊是不但弱，而且還沒有絲毫變強的想法，雖然這是最壞的結果，但江漢珍可不相信，神風國國主會這般不堪。

兩人在行館中討論修行，基本上是鎮南公主問，江漢珍答，一問一答之下，解決了鎮南公主許多問題，自此修鍊上豁然開朗，再無半點疑惑。

鎮南公主本來還對無聖道有所顧忌，但與江漢珍接觸一次，也沒覺得無聖道是什麼洪水猛獸，打消了心中的顧慮，一切就變得簡單許多。

臨走之前，接受了江漢珍送的無聖道典和一些修鍊之法，當然還有鎮南公主一直希望得到的寶物血紋鋼，但也留下了自己的信物，並且還邀請江漢珍有時間可以去神風國。

江漢珍還真有入駐神風國的打算，無神道經過這十幾年的發展，在大乾的打壓之下，已經進入了一個瓶頸時期，若想要積蓄擴大，就要發展新的信徒。

原本打算在大乾之內入手，但這樣一來，肯定要跟大乾對上，如今與鎮南公主的接洽，讓他有了新的方向。

當送走鎮南公主，江漢珍隨即吩咐人帶着玉佩，準備一些禮物，讓水雷旗代表無聖道，出使神風國，並且準備了大量的禮物，去神風國一趟。

# 第二百二十六章 為己謀利益

原本見鎮南公主的意思，就是希望她能庇護洪易，代表着神風國的那份邀請，可謂是意外收穫。

武溫候回到侯府之後，看見侯府之人竟然跟開封府差衙起了衝突，打的開封府差衙抱頭鼠竄，洪玄機的臉當時就黑了，心中的殺氣滔天，似乎隨時都會暴起殺人一般。

大夫人趙氏這才反應過來，此事都是潘氏引起的，理所當然的就將潘氏推了出來。

洪玄機當即召集侯府之人，開了法堂，受傷的洪桂也被抬了出來，最終還是供出了洪易所做，不管如何，洪玄機總覺得自己威嚴受損，竟然丟了如此大的面子。

面對洪易的殺意幾乎凝聚成實質，讓本就對洪玄機懷疑的洪易更加確信了自己的想法，洪玄機真的想殺了他。

不但如此，就連大婦人也一副你死定了的樣子，至於兒子被打傷的潘氏，也是一副處之而後快的。

就在洪玄機在想着如何執行家法的時候，已經從皇宮回來的林府尹又一次帶人到了溫候府，這次不只有開封府的人，還有一對御林軍伴隨，將洪桂，潘榮，還有受害者洪易一起帶回了開封府，並且關了起來。

就是想撈人也有些不可能，若是在平時，富家自己犯了大錯，都是私底下商量解決，很少有被拉到檯面上的，但這次不一樣，不但牽扯到了無聖道，而且被林府尹弄的滿城皆知，無數雙眼睛都在盯着開封府看着。

大乾盛京之內，縱馬行兇，早就弄的天怒人怨，但百姓也敢怒不敢言，能賠償點都算好的，即使被當街踩死，也無處伸冤，可如今盛京世家公子竟然做出這等事情，而且還被翻了出來，只要是百姓，都會看看洪桂與潘榮的後果。

能造成如此反響，也是江漢珍暗中推波助瀾的結果，無聖道雖然被大乾極力大壓，但各地都有其分壇，將此事說出去，在簡單不過了。

案件雖然簡單，但審理過程可不簡單，即使武溫候奉行禮教，堅持依照大乾律法處置兩人，可大羅道與潘家可不願意自家子弟因為這件小事而受罰。

弄得林府尹焦頭爛額，一時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多次覲見皇帝，但都沒有什麼好的意見，就連大乾皇帝都進入了一種兩難境地。

無聖道絕對不會無緣無故的去做這件事，肯定有其目的，大乾之內，最大的隱患就會說無神道與真空道了，真空道不足為慮，但無聖道可不敢輕視，大乾皇帝最怕的就是無聖道利用這件事而對整個大乾發難，，若處理結果無聖道不滿意的話，誰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

但隨後北方之地又有亂民作亂的消息傳入朝堂之中，江漢珍得到消息之後，第一時間就遞上奏摺，湊請皇帝讓武溫候去北方平亂。

皇帝不知道無聖道主到底打的什麼算盤，但還是答應了下來，當即決定有四皇子為主帥，洪玄機協助，一起去北方平定叛亂。

等到武溫候離開盛京，江漢珍又下令將百姓的目光引到了叛亂之中，隨即對洪桂潘榮一番審問之下，做出徭役一年的懲罰，洪易自然被放了回去。

事情做得似乎有些虎頭蛇尾，但總算平穩度過，江漢珍要保住的洪易也度過了這次劫難。

總之，經此一事，沒有了洪玄機說話，有鎮南公主撐腰的洪易就讓這些心懷不軌之人所忌憚，一心躲在他的小院中讀書，也不會有人打擾。

之後幾日，洪易憑藉著自己的手段與智慧，輕鬆的躲過了侯府之人的幾次不軌手段。

第一聲春雷響起，並且伴隨着春雨到來，停了又下，下了又停，第一場雨足足下了两天兩夜才停止。

也到了一年一度舉人科考的時間，洪易自然是自信滿滿，並且做了提前的工作，對於試題，他覺得沒什麼問題。

經過侯府發生的這些事情，洪易在春雷這两天，已經在盛京城外玉龍山腳下，方仙道的地盤上租了一間清靜院落，只準備科舉一放榜，就立刻搬出去，然後再打聽買房買地之事。

武溫侯府的那些齷齪事情，讓本就是局外人的洪易產生了一種疏離之感，甚至有些莫名的仇恨在其中。

將自己的一些秘密隱藏的天衣無縫收拾好一切，天色微亮，洪易這才起身，吧筆墨紙硯等科考必備之物放進籃子里，也沒有叫任何人，出門去了。

此時大街之上，已經是人潮湧動，到處都是應試的秀才。

經過一系列的檢查之後，洪易也進入了貢院之內，就看見供奉在正中央的幾位上古聖人大學位者。

凡是進入考場的秀才，都要先參拜這些聖賢，才能進入各自座位等待考試。

這幾位大學問家，各個都是高冠長衣，臉色平和而剛毅，還帶着木訥，九九觀之，卻能夠了解道他們為世間立德，禮法，使人與禽獸徹底區別開來的那種大仁義，大胸襟。

“上古聖賢，大學問家事這樣的氣質，佛教佛陀卻又是另一種氣質，不知道道家的道祖，又是什麼什麼樣的氣質？什麼時候，去道觀好好揣摩一番。”

洪易以前不是沒見過聖賢塑像，但今日去看的又是一番景象，到哪當想起道家道祖之時，情不自禁的想起了無聖道主的形象，好似與天地一般，看似真切，又好像從沒有出現過，一言一行都顯得那麼自然。

但隨即搖了搖頭，無聖道被稱為邪道，肯定有其邪門的地方，道家道祖肯定不是這般模樣，等待以後有時間，去道觀一觀究竟，一切都會明了。

就在洪易科考之時，江漢珍也沒閑着，這次科考非同一般，會出現錦繡文章，貢院他也去過，那些聖賢之相上的香火，讓他覺得也是一份不小的收穫。

這些聖賢之相自前朝就存在，朝代更迭，但卻沒人敢動聖賢想，畢竟每個人都不是江漢珍。

這些聖賢本來已經死去，但經過無數學子念頭參拜，早就凝聚了香火，所顯化的氣象，其實就是香火凝聚之後的力量，眾生念頭匯聚，成就了通靈之狀，有一定的智慧。

若是拿出來做比喻，就和現在的洪玄機一個心性，都是亢奮之體，按照自己的規矩辦事，所謂的道理，就是無數的枷鎖。

早就在春雷之際開始溝通本尊，只等待科舉這一天，文道聖賢的香火之力被錦繡文章引出來，就讓本尊收割一波。

# 第二百二十七章 撒誘餌釣魚

江漢珍本尊在各地做了一些布置，四處安放了一些以無聖道為核心的經書，而且都是直指大道的經文，其中一卷名為《陰符經》的經書，將之修改的面目全非，以無聖道思想wie核心，並且將之煉製成沒有絲毫作用的仙兵，只充實着無聖道信仰之力的東西，扔進了北方戰場之中。

不但在北方戰場之中，就是大乾各地都撒落了這些偽造的寶物，就是覺得分身行動太慢，竟然被困在一個小地方就是十幾年，如今他能夠進入此界，雖然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但也不能白來一趟。

此物最大的作用並不是修鍊，而是侵蝕，只要被次光沾染，就會夢到無聖道經上的經文，若待的時間長了，而且自身意志力薄弱，自然會變成無聖道的信徒。

而且其上的金仙道果之力凝兒不散，有不朽的特性，即使放個千萬年，也依舊如此，只要將種子埋下去，此界的一切信仰之力，都會成為他修鍊的糧資，一直到了科舉之前才停下，等待着科舉之時引出的聖賢之力，從而趁機收割。

各地科舉也在如火如荼的舉行着，自進入考場之中，江漢珍凝視虛空，就看見不時都會有一道文氣直上天際，而虛空中就會生出一到聖賢幻影。

江漢珍本尊在世界之外隨州一撈，就將幻影抓了出去，接着一陣雷光閃爍，幻影就變成最純粹的信仰能量，然後被本尊儲存起來。

此時做的隱蔽，也不回有人發現，但其中所得卻不少，而這隻是一個舉人考試，若是殿試那氣象肯定非凡，但江漢珍卻不會一直在盛京待着，只等到這次科舉一結束，就返回無聖道駐地，因為還有許多事要做，比如神風國傳道之事。

行館中，江漢珍欣賞着文氣觸動的聖賢之相，忽然一個無聖衛推門而入，江漢珍一看其手中的令旗，就知道事情不對，就問道：“是何事讓你如此慌張。”

“回道主，武溫候洪太保就在造成悄悄進京了，自進宮一趟，然後直奔貢院而去，氣勢洶洶，屬下怕洪易事情有變，就來此彙報。”

無聖衛一口將話說完，江漢珍一陣疑惑，問道：“洪玄機不是去北方平亂了嗎？又如何無故回京，難道我聖道北方分壇如此不堪，幾天時間就被洪玄機給平了？”

“屬下不知。”

北方之地叛亂根源就是無聖道，也是江漢珍下令讓北方叛亂，就是藉機將洪玄機支出去，但洪玄機竟然回京了，這就讓無聖衛也傻眼了，但他也不行無聖道連這點能力都沒有，當初說的時候只要將人拖住就行。

就說道：“道主，此事絕無可能，我聖道即使再不堪，在北方也有百萬參加過簡單訓練的信徒，即使集合一半，也不是洪玄機五萬人馬加上北方的雜兵，也不可能短時間拿下我聖道。”

但不管怎麼說，洪玄機時回京了，這是事實，那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北方無聖道失敗了，叛亂就此被平定，第二個就是洪玄機有回京的理由。

至於無故回京，江漢珍想想都覺得不可能，戰場私自離開，與逃兵無疑，此乃大罪，別說是洪玄機承擔不起，就是皇帝自己這樣做，也會影響自己的權利，別說天下兵將會對朝廷失望，就是文人都會將他噴死，洪玄機即使再怎麼亢奮怎麼囂張，也絕對不敢做這等事情。

這兩種結果都與無聖道沒有好處，但江漢珍對洪玄機私自回京卻有了一些看法。

思索片刻，就說道：“這件事沒那麼簡單，洪玄機打的什麼主意我們未嘗可知，但大可一試，貢院之事，我會去處理，你去辦另一件事。”

無聖衛當即說道：“還請道主吩咐。”

江漢珍拿出一道虎符，遞給無聖衛，說道：“既然洪玄機回京，難就當他打了勝仗，不管如何，我們都要驗證一番，起碼要知道戰果，立即用靈符傳書風雷旗，火雷旗，極速趕赴北方，而你帶一隊人，先一步去北方協助救援之事，盡量將我聖道信徒保住。”

“是，道主。”

無聖衛立即結過虎符，忽然心頭一動，問道：“若是我聖道沒有什麼事情，屬下該怎麼辦？”

“呵呵。”

江漢珍輕笑了一聲，眼神莫名的說道：“風火二雷旗都去了北方，難道是去旅遊的？聯絡雲蒙各部落，拖住邊軍，既然大乾主將都逃了，那就是說明大乾覺得北方叛亂已經沒希望了，自動放棄，我無聖道慈悲，就幫大乾將此地外敵打退，替他們智力北方。”

無聖衛眼睛一亮，也覺得這事可行，激動的說道：“是道主，屬下誓死完成任務。”

江漢珍擺了擺手，無聖衛就立即出了門，點燃了兩道傳訊靈符，在行館中簡單的準備了些東西，點了一隊無聖衛，幾人快馬離開了聖京，也不掩飾，直奔北方而去。

也就在這時，楚護之地的風火二旗中，主將大殿之中一道符光從天而將，二位旗主一看，頓時下令向北方開拔。

無聖道常備軍為五行雷旗，所有供應優先，而且所有的行軍之物隨時準備着，能保證只要有軍令，就能行動，一刻鐘之後，就集結在拒乾關外，一聲令下，二旗二十萬人就向著被方進發。

至於看見無聖道大軍開拔的人，只能將信件用加急送往盛京，可這怎麼也要十天左右，又哪有無聖道的靈符傳訊方便呢。

等到將事情安排完，江漢珍這才帶人向貢院而去，而且吩咐人準備了一份賀禮，雇傭了吹鼓手一路敲敲打打的向武溫候府而去，讓他們在盛京遊街之後，再送到侯府，就是說洪玄機已經平定了北方之亂，凱旋迴歸。

而另一邊已經讓人寫了一份奏章，帶在身上，等到去貢院一趟，然後去將此遞給皇上，當然內容也是為洪玄機請功。

貢院之中的主考房內，坐着幾位身穿官府，頭戴烏紗帽的考官，當堂正坐的，是一位四十餘歲的中年人，正是這一次主持鄉試的主考李神光，當朝名臣，現在的禮部尚書。

雖然這次是秀才中舉的鄉試，並不是進士的會試，之事因為這事盛京，所以非同小可，又加上這次朝廷對科考的重視，不但有鄉紳免稅這一條，而且還有大乾一統，如何懾服四海這一論，所以才派出朝廷大員作為主考。

時辰到了中午，李神光估摸着應該有才思敏捷的已經開始交卷了，就開始詢問各考房的情況。

幾個副考連忙將一張張卷子抱了進來，扯開密封，鋪在桌子上，讓李神光觀看。

“嗯，這篇大談仁義，看似剛正，但木訥近仁，只會嘴上說大道理，都是偽君子一流。”

李神光看了幾篇，都搖搖頭，把文章抽到了一邊。

旁邊的副考也抽了過來觀看，接着也是一陣搖頭，將這些卷子定位落卷。

“嗯？好字。”

忽然之間，李神光看到一篇文章，字跡靈動如飛，立刻點點頭，又看看破題，“聖帝之心，唯虛與武而通達。”這句，輕輕的拍了一下桌子。

立即感嘆道：“好，我輩讀書人，首先要誠心，又要有手段，只有內外兼修，才能禮法子通，萬物一體。”

這篇文章自然是洪易寫的，與主考的學派一致，簡直寫到了他心裏，由不得他不贊成。

而洪易的字體，是模仿江漢珍的字和彌陀經上的字而成的，自由一種縹緲之氣，給人一種輕盈舒暢，可謂是剛柔並進，充滿活力，就是看着，都覺得全身輕鬆。

身邊的幾位副考都開始談論，知道這位剛正不阿，最是嚴明，知道這張可能就是第一名了。

“這位考生是誰？履歷報上來。”

看到精彩之處，李神光不免詢問一句。

“次子名為洪易，是武溫候洪大人之子。”

早有副考把洪易的履歷報了上來。

“洪玄機洪太保的兒子？”李神光皺了皺眉。

“李大人，慎言，武溫候在今日朝上，已經被封為太師，以後稱呼要改一改，太師主管文宰，說不定會來巡視考場。”

一個副考官提醒了李神光。

李神光看了看手中的卷子，猶豫了片刻，便說道：“這卷的立意，字跡都很好，我看就定位第一吧。”

李神光詫異的看了一眼身邊的副考，疑惑的說道：“他不是去北方平亂了嗎？怎麼回來了？難道是已經平定了叛亂？”

“非是如此，而是洪太師發現一寶物，日夜兼程送往盛京，皇上大喜，當即就將封了武溫候為太師。”

“是何寶物，竟然能有如此大功？”

“聽說是一本經書，名為《陰符經》，但皇帝看后大喜，當即封了太師。”

李神光當即大怒，說道：“簡直胡鬧，一本經書竟然能的太師之位，簡直有傷國本，武溫候擅離職守，難道不知道臨陣脫逃乃是影響軍心之事？竟然如此兒戲，我定要參他一本。”

本來心情還不錯的李神光聽到這事，氣得手指都開始發抖了，一副激動的就要跳起來的樣子。

他還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能讓皇上如此兒戲，甚至還能加官進爵，就覺得這件事很不對勁，一本經書竟然能造成如此影響。

當朝皇帝也不是昏庸之人，竟然做出這等不知輕重之事，此事讓他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

就在李神光被氣得臉色犹如臉譜一樣變化的時候，突然外面有差役傳唱道：“洪太師駕到。”

# 第二百二十八章 考場內爭吵

李神光連忙站起來，整理了身上的衣服，率領中人，道門口迎接。

果然，門外一頂大轎子已經抬到了門口，隨後出來的是一臉肅穆的洪玄機。

一種考官行禮之後，將洪玄機迎入考場。

洪玄機點點頭，就問道：“這次考試可還順利，有無夾帶作弊現象？”

“並無夾帶，也無作弊之事。”

李神光不卑不亢的說著，接着就將洪玄機迎入主考房內，坐定之後，一套客氣的規矩過後，洪玄機坐上上位，眼睛掃了掃桌子上的卷子，問道：“第一名可定了下來？”

“當人，說來也巧，這第一名的文章，都是我們公認最好的，一查履歷，竟然是洪太師你的兒子，名叫洪易的那位。”李神光把洪易的卷子鋪在桌面上，以供洪玄機方便查看。

“嗯？第一名?”洪玄機目光微微一閃，看着卷子，漸漸的皺起眉頭。

這一皺眉，屋內的真箇氣氛都緊張了起來，那些副考都感覺一陣無形的壓力氣都喘不過來，就連整個主考房都變得寂靜。

只見洪玄機搖了搖頭，說道：“這字飛揚跋扈，鋒芒畢露，並不是一個安分之人。”

接着說道：“而且文章也不通暢，許多地方都是胡言亂語，犹如無聖道那種邪魔外道一般，別說定為第一，不將此拿邪道壓入大獄都不為過，雖然是我兒子，但還要去了鋒芒，這次考試，就定位落卷吧。”

洪玄機說完，就講卷子丟盡了落卷堆里。

而此時江漢珍也到了門口，本身就耳目聰明，將洪玄機說的這些話一字不落的聽到了，眼神中閃過一絲殺氣。

自他來盛京之後，洪玄機就處處跟他作對，明裡暗裡的都打壓無聖道，本來只是打算做個投資的，也不想與這等人一般計較，沒想到竟然變本加厲的在這裏說了起來。

以往是因為沒辦法橫掃大乾，才堅守楚護之地十三年，可現在本宗有弄得天下四處開花，實力強悍，覺得也沒必要隱忍了，就想跟洪玄機理論一下，若是做不胡什麼好的解釋，那就別怪無聖道心狠了。

而主考房內的李神光也跟洪玄機爭吵了起來，本身就是剛正不阿之人，為了公正，竟然跟洪玄機爭吵了起來。

洪玄機最後冷冷的說道：“我兒子鋒芒過盛，不是國家賢良，得壓一壓，才能成才，你身為主考，咆哮有失體面，我是皇上親封太師，為國征戰，，又管理朝政，你說我是小人？你把皇上的眼光視為何物，我明早上朝，定要參你一本，現在還不快推下，等着聽參。”

“好好好。”

這時一陣叫好聲從門口傳來，接着一個年輕面容之人走入主考房中，這人正是趕過來的江漢珍，本來怕洪玄機又出什麼幺蛾子，但現在聽到洪玄機說話，頓時對着大乾沒了興趣。

“洪太師好大的官威，還讓人等着聽參，如此官威，皇上竟然不知道？”

“哼，邪魔歪道，此乃科舉重地，不是你這種人能來的，念在你年幼無知，就不向皇上說了，還不快快退下。”洪玄機一看是無聖道主，想也沒想的就說了出來。

而其餘的人，就連李神光也不敢多說什麼，也是因為江漢珍一心為了人龍易的投資，多這些言語也沒放在心上，但現在不一樣了，聽到這話感覺很刺耳。

冷笑一聲，說道：“既然洪大人如此認為，又身為朝廷重臣，相來這事皇上的意思了？”

“是又怎樣。”

洪玄機脫口而道，忽然感覺不對勁，以往公然謾罵，江漢珍都是不啃聲，也不在意，而今天卻問了一句，雖然無聖道是邪魔歪道，他能說，但皇帝不能說。

但話已說出口，洪玄機心中一驚，額頭上已經布滿了一層密集的汗水，面色變得陰沉至極，也只能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我明白了。”

江漢珍笑着點點頭，笑着說道，接着對眾位考官說道：“近日來此，就想瞻仰一下大乾的科舉考試，竟然不是憑藉成績，而是憑藉著有些人的喜好判定，不過此人也厲害，竟然短時間平定了北方之亂，也是厲害，你們繼續，你們繼續。”

接着就對身邊的無聖衛吩咐一句先回去，但嘴裏還低估着，“看來這盛京不能待了，我無生道已經被宣布邪魔歪道了，看來還要早做準備，免得被皇帝的狗抓了。”

聲音雖然不大，但能讓這些考官以及洪玄機都能聽得清楚，每個人都的表情都不一樣。

洪玄機已經面色變得扭曲起來，看來是被江漢珍這句話氣的不清，朝廷對於無聖道，經過幾次大戰，最後綜合大乾國力，施行的事安撫策略，並不是要將無聖道主逼得造反。

洪玄機仔細的盯着江漢珍，想要判斷這位話的真假，他可不想因為今天的事情，無聖道真的反了，那這樣就真的成了罪人了。

若是將無聖大剿滅還好，不但無過，還有大功，但若無聖道真的作亂成功，大乾朝堂肯定會將他推出去斬了，以平息無聖道的怒火。

雖然他和皇帝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關係，但朝堂並不是一言堂，那個時候就是皇帝也保不住他。

經此一事，洪玄機也沒了在考場耍官威的心情，立即帶人離開了考場。

而這時以為副考就問李神光，說道：“大人，不知第一名怎麼辦。”

“不都說好了嗎？”李神光瞪了副考一眼，接着說道：“難道你真的像無聖道主說的那樣，我大乾科舉就是洪玄機這等小人說了算？公正嚴明就行。”

說完就拂袖離開了主考房，在各個考房中轉了起來，但不知為何，竟然有一種心情舒暢的感覺。

無聖道在暗中是朝廷心腹大患，但明面上可是親王勢力，所以有許多人都研究過無聖道，雖然不願意承認，但無聖道的制度，比大乾的制度要好上許多。

大乾現在以洪玄機的理學為尊，方方面面都有許多限制，就感覺如無聖道說道那樣：‘世間枷鎖無數，將終身拖入泥潭，每行一步都舉步維艱。’

竟然有一種認同感，而大乾的大部分枷鎖，就是洪玄機增添的，在李神光看來，洪玄機就是只考慮大乾皇室，而不管天下百姓死活之人。

心中竟然有一種無聖道趕緊作亂的想法，但隨即使勁的搖了搖頭，將這種想法壓了下去。

但在主考房之內，卻變了味，不但的有消息從考場傳出，向四面八方擴散，而所傳的消息竟然不是考生之事，而是洪玄機在考場显示官威，與主考爭吵，被無聖王撞見之事，一切的細節都寫的十分清楚。

但隨着江漢珍離開考場，就直接離開了盛京之事傳開，盛京又變得不一樣了。

# 第二百二十九章 天下亂相起

洪玄機大鬧考場一事，被江漢珍的推波助瀾之下，鬧得沸沸揚揚，洪玄機哪怕再怎麼是個鐵頭，也抵擋不住這種緋言緋語。

嫉妒賢能，故意打壓學子，僅僅憑藉和字體就能讓人落榜，若不是主考李神光據理力爭，還有無聖王忽然趕到，這名學子就會毫無意外的落榜，而且是被定為榜首的卷子。

本來這事沒什麼，幾個人私下里說說也就沒事了，可壞就壞在北弄得人盡皆知，甚至有學子對朝廷的科舉懷疑起來，依照洪玄機想讓誰落榜，就讓誰落榜的行為，就連對朝廷的印象也差了起來。

大乾皇帝得知此事，本以為這是小事，再說他與洪玄機兩人一路走到今日，也不容易，當然，也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在大乾境內傳的有多凶，最後頂着朝堂的壓力，硬生生的將洪玄機保了下來。

大乾皇帝跟一眾文武爭的有些累了，但不管怎麼說，都將洪玄機保住了，在大乾之中，洪玄機可是他的刀，若沒有了這把刀，他的日子也會難過許多。

就在將洪玄機之事抵抗住之後，隨即揮手說道：“這件事就到此為止，洪太師也是為了磨鍊自家孩子，以後休要再提，朕有些累了，退朝吧。”

“報···”

正當朝堂文武準備行禮離開之時，一道聲音由遠及近的傳了過來，此聲音就是八百里加急信件，所以第一時間就要彙報於皇帝手中。

一眾文武也覺得奇怪，就見一道身影飛奔而至，在門口被檢查一番，就被送了進來。

傳令兵一看左右的大臣，也不敢多說，將一份書信呈遞上去，轉身離開。

大乾皇帝覺得心煩，也沒在意，隨意的將信件扔到一旁，然後轉身離開金鑾殿。

朝中幾位對着皇帝一陣搖頭，大乾這因為皇帝是出了名的勤政，可今日行為，讓他們感覺失望。

不但不顧朝廷威嚴的保住了洪玄機，而且連八百里加急信件都懶得看上一下。

但在朝中文武下朝之後，盛京中傳出一道留言，說北方朝廷主將洪玄機逃跑，各地反王聚集一處，打敗了朝廷大軍，北方已經開始淪陷。

讓人一聽，這事情又牽扯到了洪玄機，可他們對於大乾皇帝保洪玄機的決心已經看到了，既然大乾皇帝喜歡這樣的臣子，難就讓他自己處理，至於這個傳言，猜測到很可能是有人為了打擊洪玄機而傳出來的。

不管朝廷如何，江漢珍在與洪玄機爭辯之後，就離開了盛京。

至於理由是大乾已經將無聖道定位邪道，而且是朝廷重臣洪太師親口承認，不管怎麼樣，江漢珍即使離開，也找到了理由，至於大乾會不會出來辯解，都不官他的事了。

出了盛京之後，就做出了安排，讓無聖道封鎖整個南北防線，吩咐南方全境內無聖道分壇開始起義，又命令金雷旗，木雷旗進入南方境內，掃除不平。

而且理由都已經找好，朝廷已經將無聖道打入邪道範圍，而且朝廷做事全屏喜好，說的理由全是洪玄機所作所為。

朝廷對無聖道十幾年的打壓，但也不可能覆蓋整個大乾，大乾地域遼闊，就是一來一回也需要半年時間，又加上無聖道佔據南北要塞，對整個南方的控制還是在慢慢擴大。

四處都有都有無聖道的分壇，繼承了以前無生道的作風，就連小村莊也沒放過。

一路返回江漢珍就得到了一路的戰報，都是勝利的消息，等到江漢珍抵達楚護之時，對於這些戰報都已經麻木了，覺得也沒什麼奇怪之處。

也辛虧他有先見之明，從來沒想過依靠任何人，也沒想過將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任何人身上，給自己留了無數條後路，而現在，這些後路竟然變成一個個底蘊。

如今用了出來，簡直不要太好，也讓他感覺到一定的恐怖，怪不得歷代朝廷對於這些民間勢力打壓的比較狠，即使被承認，也像此界方仙道一般，被控制在一定的數量，若真的放任不管，這些勢力肯定能發展成一個恐怖的勢力，就像現在的無聖道。

‘相必現在的大乾，對無聖道已經深惡痛絕了吧，但這又怎樣，大乾不難受，那難受的就是我無聖道了’。

“但這又怎樣，大道之爭看似簡單，有爭奪就有失去，贏家總數舒服些。”

無神道雖然已經佔據了南方的大部分底盤，但每日的怨氣卻越來越多，並且向他匯聚而來，犹如萬鬼哀嚎一般，但最終都被收進了奪自無生老母的那個光圈之中，被信徒的祈禱之聲所鎮壓。

到了此時，而且隨着無聖道的進一步擴大，這種怨念越來越多，也幸好有寶物鎮壓，若是不然，肯定會這種怨念所侵蝕，最終會變得性情大變，最終失敗。

也許歷代動亂，之所以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應該就是這種怨念所至，也是因為沒有鎮壓之物，才會讓主將進入癲狂，最終一切歸空。

江漢珍對於怨念之事，也就是隨便看了一下，覺得對自己沒有多大威脅，就不再關注。

從而一門心思的主持大局，侵蝕大乾南方之地。

至於北方，無聖道已經站穩腳跟，洪玄機因為擅自離開，讓大乾在北方的軍心不穩，被無聖道瞅准了機會而以及殲滅。

隨着無聖道之事又一次在大乾發生，各地門閥世家自然不甘寂寞，扶持各地反王，割據一方，也許是看見了這次大乾的內憂外患，而且大乾皇帝不知為何變得昏庸起來。

就是洪玄機之事，最後被大乾皇帝輕飄飄的壓了下去，雖然事件中的洪易還是榜首，但洪玄機和大乾皇帝的做法讓天下讀書人寒了心，也學着上古之時，尋找明主開始輔佐。

門閥世家對此自然是歡迎，此事大乾皇帝還沒看的真切，以為只有一些小的動亂，立即下令平定北方。

但他不知道的是大乾已經進入了風雨飄搖的境地，世家門閥的割據已經是八面開花，讓盛極一時的大乾，已經變得千瘡百孔，能控制的地方也只有盛京之地，至於其他的地方，早就失去了控制。

但這些門閥世家卻沒有一個稱王建制的打算，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因為有無聖道這個名義上的帶頭人在，都將此事壓着，等待着無聖道的態度。

但無聖道並沒有更進一步，大乾所有的地方已經被瓜分殆盡，其中無聖道佔了一半還多點，但江漢珍並沒有繼續攻伐的打算，本尊已經將種子埋下，繼續攻伐也沒多大意義，只等着埋下的種子醞釀一段時間，等待開花結果，收割就行。

而江漢珍也不會閑着，將目光已經放在了別國，比如，神風國。

# 第二百三十章 雷霆歸何處

鎮南公主邀請無聖道去神風國，江漢珍自然不會錯過，當即就讓人帶着信物，並且又水雷旗十萬人馬，渡海去了神風國。

神風國國主本就不想一直被大乾所束縛，被無聖道教唆之後，自信心膨脹，就開始準備稱帝大殿了。

無聖道眾本來只是在神風國傳道，將神風國國主稱帝的消息傳信無聖道總壇，本來也不準備多管，但忽然接到一個消息，而且是無聖道總部傳來的。

“神風國主不可稱帝，若要強行稱帝，可殺之，今後神風國主上位，必須由我無聖道加冕，道主即日即將抵達神風國。”

水雷旗總旗梁鯊得到消息之後，就立即吩咐人做好迎接準備，並且對神風國主進行遊說，希望將稱帝之事暫緩一二，但神風國主正是意氣風發之時，對無聖道的態度忽然來了個大轉彎，不似以往的禮遇有加，從起言辭之間，梁鯊總旗就發現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最後查證之後，隱約的發現神風國好像得到了什麼了不得的密藏，也是因為此事，才有了底氣。

水雷旗與江漢珍互通消息，江漢珍對神風國秘藏也是了如指掌，無非就是太古無大神王秘藏而已，就是傳說中的長生大帝煉製出用來橫渡彼岸的五座豐碑。

江漢珍對什麼寶物不是太感興趣，但對於長生大帝卻有些好奇。

長生大帝此名號在仙道極為出名，為五帝之一，全稱南極長生大帝，又號南極仙翁。

但其中一點，不能忽視，就是南極長生大帝道果為神道道果，眾神之力皆圍繞於他，可以說江漢珍所收集的信仰之力，就是南極長生大帝的一份職權所在。

而此界對於念頭的修行，幾乎開發到了極致，又回想有人說過，南極長生大帝所治之處，凝神，聚精會神，精神凝聚而不浮散，有加持功效。

若是修鍊凝神之法，觀想長生大帝，微微合適不過，讓江漢珍不得不重視起來，總有一種預感，此次神風國之心，能知道一些自己想知道的東西，對此，不禁有些期待起來。

江漢珍安排了大乾之事，就帶着無聖衛渡海向著神風國進發，一路風平浪靜，歷經一月，就在神風國靠岸。

水雷旗自然將他迎接至分壇據點，等到坐定之後，江漢珍就問道：“神風國現在什麼情況，不知查了多少。”

“回道主，神風國得到了長生大帝的密藏，聽說是長生大帝煉製了五座神碑，沒個都以一尊太古神王當了碑靈，如今得到了其中的秘境，勢力大增，我聖道勸阻無效，在下月即將稱帝。”

水雷旗梁鯊如是的回答着，原本是要一霹靂手段將神風國滅了，但最後江漢珍讓他緩緩，才將此壓了下來。

江漢珍聽得一陣搖頭，說道：“神風國一直以來是大乾的屬國，只能稱王，而不可稱帝，如果稱為皇帝，就有心和大乾皇帝平起平坐的心思，看來此人志向不小，如今大乾風雨飄搖，此人也會把我時機。”

梁鯊也是頗為贊同的說道：“道主說的是，但據屬下探查，神風國對此事已經準備了二十年，稱帝是遲早的事，又有五座神碑鎮壓，神風國也氣運不淺。”

“氣運不淺，也許吧。”

江漢珍疑惑的說了一句，這神碑可是長生大帝所留下的，由不得他不重視，思索片刻說道：“此五座神碑有碑靈鎮壓，雖說是被神風國發現，但未嘗不是五座神碑藉著神風國而出世，是福是禍，未嘗可知。”

梁鯊回道：“說的也是，這十幾年大乾奉行洪玄機的理學，將枷鎖強行套在各地藩屬國頭上，神風國若是再無所動作，遲早會變成大乾的一個省，神風國主得到寶物，看似是氣運滔天，但在屬下看來，這時生死一搏，但我們無聖道的出現，得知大乾已經陷入內亂，這位神風國主再也沒了顧忌，現在上朝之時，都是身穿龍袍。”

江漢珍笑了一下，對這等連自己都認不清的人沒啥興趣，有興趣的事對長生大帝的事情，就問道：“那五座神碑可清楚他的力量，查出什麼沒有。”

說道此事，梁鯊從懷中取出五隻光團，說道：“道主，這時屬下和神風國交手之後所收集的，都是七情六欲為主的念頭所凝聚，簡直是前所未聞，還請道主過目。”

江漢珍將五隻光球拿了過來，捏起一隻，用神識一看，其內部一真混亂的念頭所化，而且發現，只要人體沾染，就會變得思想雜亂，精神力難以集中，修行別的更為艱難。

又拿起一隻看了起來，察覺都是情絲糾纏之氣，兩人情深之下，通過念頭的交織，所產生的念頭。

而另外三隻一個是讓人產生極度恐怖的時候所收集的念頭，和一隻貪婪的念頭匯聚，最後一個是讓人極端憤怒之下的念頭。

“高明，是在高明。”

江漢珍忍不住讚歎一句，頓時眼睛亮了，總覺得自己發現了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笑着對無聖道信徒說道：“此物都是阻礙修行之道的念頭匯聚，經過一定的功法凝聚而成，包含了眾生所有情緒，是凝神鍊氣之道的剋星，只要被此干擾，即使有天仙之法，也難有什麼成就。”

梁鯊聽得一陣疑惑，他也被這些氣息沾染過，但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問道：“道主，屬下與之交手，也被此氣沾染，但好像不懼此物，而且我聖道兄弟都是這樣，是不是我聖道修鍊之法有什麼奇特之處。”

“那有什麼奇特。”

江漢珍搖頭說道，接着手指尖凝聚出一道雷霆，對着五隻光點一點，五隻光球一遇到雷霆，就變的開始暴躁起來，但隨即被雷霆之氣纏繞，頓時好像燃燒起來，幾乎瞬間，就變成了一股散發著惡臭的黑煙，消散在虛空之中。

“我們無聖道修鍊之法，其中核心之處就是以雷霆見長，雷霆至陽至剛，為萬物之樞機，有權衡陰陽之功效，對於這等邪物最為克制，所以這等氣息，對我聖教毫無威脅。”

江漢珍說的讓一眾無聖道弟子很是激動，不光是他，甚至江漢珍連自己都被說的有些激動。

本以為自己走出了自己的金仙之路，或許能超越雷霆之道，但沒想到到了最後，還是在雷霆之道上找到了解決辦法。

但也有一種懷疑，自己走的路究竟是對還是錯的，當初為了自我之道而掙脫了仙道舒服，但到了現在，卻發現仙道並沒有在自己身上消失。

不禁在想，自己的道路是不是真的是對的，但不管怎樣，有一樣他不得不承認。

哪怕自己對雷霆之道的態度如何，雷霆之道都沒有放棄自己，哪怕自認為可以稱尊做祖，但為自己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還是雷霆。

不禁有些後悔，自己是不是錯了，當初脫離了雷祖那個護身符一般的雷字，還以為自己已經厲害了，但到今日才發現，自己好像永遠脫離不了雷霆之道。

最終嘆息一聲，對着東震之位深深的一禮。

而就在此時，宇宙深處一尊騎着麒麟的一位仙尊正在四處尋找着，每過一個世界，都用神識搜尋一次，也就事剛搜尋完一方世界，這位仙尊有些失望的搖了搖頭，對着坐下的麒麟說道：“走吧，去下一方世界。”

而坐下的麒麟晃了晃腦袋，略帶疲倦的說道：“老爺，我們已經在戰場邊緣走了好久了，前方就是魔域底盤，我們是不是準備一下再進去。”

只見仙尊搖了搖頭，說道：“我雷府可從沒有放棄弟子不管的習慣，本尊混元道果，即使遇到那些魔主，就是打不過，他們也留不住，最壞也就留下我着一尊分身而已。”

麒麟獸使勁的點了點頭，說道：“老爺慈悲，弟子會幫老爺找到江師弟的，我們這就走。”

就在這時，坐在麒麟上的仙尊忽然感覺到虛空傳來一道念頭，心神有感，頓時激動起來，立即說道：“好了，停下不用去了。”

“怎麼了老爺？”

麒麟瞪大眼睛疑惑的問道。

只見麒麟背上的仙尊說道：“你江師弟剛才漏出了信息，現在一切安好，只不過不是在在仙道，而是已經進入了魔域邊緣，既然無事，就不用去尋找了，平安就好，我們回去。”

麒麟頓時將眼睛睜的更大了，一些不可思議的問道：“江師弟他怎麼過去的，不是魔域的人已經將前線封鎖了嗎？即使我們都不一定突破這個防線。”

仙尊笑了一下，說道：“也算是機緣巧合，好了，此事不要再提，我們回去等待就行，說不定再過段時間我們仙道又有得忙了。”

說完，麒麟搖頭晃腦的邁着步伐向前飛去，幾乎呼吸之間，消失宇宙盡頭。

若是江漢珍在此，看見這位仙尊，肯定會羞愧的拜倒在地，而這位正是普傳法門的道源所在，尊號雷祖。

# 第二百三十一章 如此玻璃心

經過剛才雷霆之力的一次無意識的實驗，雷霆之氣湮滅了七情六欲各種念頭所凝練的氣息，江漢珍才忽然醒悟，那怕是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用的根本法則還是雷霆之道。

就拿此界來說，走到最後還是以雷霆樞機之法來權衡天地，就是他可以改變，最後發現雷霆之道才是自己的根本。

經過剛才對着東震之位的那麼一拜，心頭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好像一切的迷霧都解開了一般，這就好像心結一般，或者是自己的心性還是沒有達到一定的境界。

江漢珍反思良久，總覺得上一個世界中，自己做的有些不夠完善，只憑藉著門下的一點排擠的私心，就對整個仙道產生了失望情緒，犹如魔怔一般的離開了仙道，向更遠的地方逃離。

如今細思起來，敢接有些可笑，仙道代表的事一個文明，並不是某一個人，別人可以爭，自己有未嘗不可，何必犹如輸家一般的離開呢。

想通之後，江漢珍心結盡去，連帶的全身氣息都圓融不少，金仙道果顯得更加圓潤，竟然有一種無懈可擊之感，現在的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金仙。

在神風國幾日，江漢珍都閉門不出的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心性，而無聖道也沒閑着，四處的探查神風國五座神碑的消息。

此界的大部分寶物名稱無聖道都探查過，而且也得了許多研究過，但大多江漢珍都不怎麼感興趣。

雖然寶物也有些威力，但也只是有形無神之物，不能像仙道寶物那樣可以隨心所欲。

直到得知無做神碑與長生大帝有關係之後，就覺得這陽神世界不簡單，不但有仙道存在，還有武道存在，甚至有一種七情六欲所產生的魔道也夾雜其中，才覺得此界不簡單。

經過幾日的探查也反饋來許多消息，但還是沒有找到神風國發現秘藏的準確位置，正當江漢珍想着是不是要自己親自出馬的時候，有無聖道來報，說一位叫龍傲的人來訪，說有大事要跟無聖道合作。

江漢珍聽的詫異，神識一掃，就知道這位龍傲是冠軍侯，不知為何要用龍傲這個名字，冠軍侯此人他也知道，是別人布置的旗子，真實神風是內世界之中的靈魂，轉身到了此界。

弱冠封侯，此人手段不凡，不但整出了香皂玻璃等物，而且修為不低，聽說此人自出生就奇遇不斷。

也是因為江漢珍在對付無生老母的時候，用的事咒殺之法，最後下令無聖道收集天下間氣運隆厚之人的生辰八字，這位冠軍侯的生辰八字也在其中，伴隨的是冠軍侯的一些事迹。

正在猜測着冠軍侯為何來了神風國的時候，忽然之間，一陣清風吹起，大殿之中出現一個身穿白衣的年輕人。

這年輕人劍眉星目，寬肩膀厚，身體修長，面容微笑之中，帶着一股似正似邪的，高高在上的氣息，一副看不起人的樣子。

江漢珍皺了皺眉，此人出場的方式，在他看來十分拙劣，不是仙道法術中的咫尺天涯或者縮地成寸類的空間法術，也不是御風之道一類的法術，最多也就是類似於神行甲馬之類的驅使鬼神之法，而這鬼神並非外神，而是他自己的神魂，加上身體凝練，也就是速度快點。

在江漢珍眼裡，比蝸牛快補上多少，但這人還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態，江漢珍心中嘆息，搖頭道：“原來是冠軍侯到此，不知找我有什麼事。”

冠軍侯眼睛一縮，漏出一絲驚訝，但也是一閃即逝，拿出一道摺扇，打開之後扇了兩下，說道：“既然道主知道本候，那本候就不多做介紹了，本候聽說有人打聽五座神碑的消息，一打聽原來是無聖道主，恰好本候也在做這事，今日來此就是想告訴你，你無聖道若是願意聽我號令，我可以帶你們去，到時候少不了你們的好處，以後若是本候得了天下，定以一字齊肩王之位待之。”

江漢珍聽着差點笑出來，斜着眼睛像看神經病一樣的看着冠軍侯，心道，‘聽說這位是一位自稱為神王的人從天外天引誘過來的，天外天沒有絲毫靈氣，也沒有任何超凡力量，一切都是平凡，但其中的魅力不小，尤其是七情六欲在那裡無處不在，若是魔道修行，肯定舍不得那個地方，這冠軍侯就是從那來的，說話果然不一樣。’

本想將冠軍侯趕出去，但忽然一瞥，發現冠軍侯丹田之處竟然有一絲極為細小的魔氣纏繞，並且有一股念頭被包含在裏面。

“邪胎魔種。”

江漢珍輕聲的嘀咕了一句，此物犹如一個魔種，想要做什麼都在監視之下，跟傀儡沒啥兩樣，而這冠軍侯還一點都不知道。

“什麼？”

冠軍侯對江漢珍的話聽得不甚真切，就疑惑的問了一句，但那種帶着詢問的眼神，讓人看了就有些不喜歡，但江漢珍對此不在意。

本來有心將冠軍侯趕出去，但看見邪胎魔種的時候，又改變的主意，既然冠軍侯自命不凡，而且背後那人不知道是誰，或許就在什麼地方藏着，只要跟着冠軍侯，就能將他找出來，到時候陽神世界的一切，都能問出來。

就笑着說道：“冠軍侯此言在理，可我無聖道勢力如今貫穿南北，分壇遍地開花，不但信徒無數，而且有百萬大軍，若是真的要尋找這五座神碑，大可以以白萬大軍橫掃，又為何要跟着別人，更何況你一個小小的大乾侯爵。”

“嗯？”

冠軍侯漏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好像一種不可思議的樣子，以他一直以來的順風順水，每次招收手下都會被他所折服，男的收為手下，女的收為後宮，至於這種拒絕的，都會被他打為異類。

臉色變得極為難看，好像就要爆發的樣子，他本就是天外靈魂，就是對皇帝都沒有多少尊敬，更何況一個在常識中愚弄百姓的無聖道。

但看見江漢珍似笑非笑的眼神，心中頓是就警覺起來，這裏不管怎麼說都是無聖道分壇，而且還有這個神秘的無聖道主，若是發生衝突，肯定會有麻煩，但若是不說什麼，他自己念頭不會通達。

這位冠軍侯好像受了嚴重的刺激一樣，一股瘋狂的意念從身體中爆發而出，這股意念就向江漢珍籠罩過來，包含着武道，道術，魔氣，似乎隨時都要發作一般。

而這些氣息到了江漢珍身上，就被雷氣灼燒的一干二凈，變成一股黑煙散開來。

江漢珍看着吃驚的冠軍侯，心中連連搖頭，心道，‘沒想到這冠軍侯竟然是個玻璃心，一點就炸，不知幕後之人如何選的此人，對我來說除了能帶個路，也沒多少利用價值了。’

原本打算合作的想法，如今也消失的一干二凈，對着冠軍侯擺了擺手，說道：“你知意思本尊已經明了，但我無聖道與你暫時沒接觸之意，你先退下吧，若是有意，我會派人通知你。”

說完就轉身而去，留下冠軍侯一個人在原地凌亂。

“邪魔歪道竟敢辱我。”冠軍侯狂吼一聲：“你這愚弄百姓的神棍，竟敢拒絕本候的好意，看來不給你個教訓是不行了，今天一定要讓你看看誰才是真正的高貴。”

“魔神大挪移。”

冠軍侯忽然一掌擊殺而出，氣血澎湃，竟然是巔峰武聖的修為，氣如狼煙一般的，直上天際，從手上爆發出一道猛烈的氣息，凌空擊向江漢珍。

而另一隻手呈現挪移狀態，一連串的念頭從手心飛騰而出，組成一個巨大的漩渦，而這些念頭之上，都包裹着世間污穢過的罡煞之氣，讓人聞之欲嘔。

隨着一掌打出，圍着江漢珍形成一道巨大的漩渦，練成這一招，需要吸納數百種被邪氣沾染的罡氣，儲存在體內，質押施展而出，就要重新凝練。

威力奇大，就是人仙高手也很難進身，比之一般的道術都要強上許多。

江漢珍雖然在漩渦之中，但有一層薄薄的金光護體，即使冠軍侯打出的這一張再怎麼兇橫，對他好像也沒什麼威脅。

雖然這幅身體是一道分身，但在集合了無聖道所有的資源供養，已經是元神境界，也就是此界陽神相仿，對此攻擊還是不懼。

只不過江漢珍好奇的是這招所爆發的力量源泉，竟然是在身體隱秘竅穴中，若是一般人還真難以發現，這力量源泉十分詭異，給了他龐大的體力。

就好像無聖道信徒經過修行，借用江漢珍本尊金仙之力的那個密符一般。

瞬間就猜測出了這個天外靈魂後面的人不光控制着他，還能給他力量，不愧是被誘惑而來的靈魂。

看明白之後，江漢珍也就沒了跟面前這人繼續爭鬥的心思，此人最多就是一枚棋子，他要找的是這任背後之人，只要將那個魔種抽出就行，以仙道的手段，有無數中方法能將背後之人搜出來。

心神一動，江漢珍手指尖凝聚出一隻拇指大小的圓球，呈現灰黑之色，但其中蘊含這暴虐的能量，不時的閃過一道雷光。

“那就試試我的混沌神雷吧。”

江漢珍說著就將凝聚的雷霆彈了出去，撞在了漩渦之上。

“轟”，的一聲過後，原地產生劇烈爆炸，龐大的氣息向四面八方飛去，江漢珍伸手一扶，將氣息歸於平靜，這爆炸之力十分巨大，若是放任不管，恐怕無聖道這個據點偶會被夷為平地。

此雷為混沌神雷，是江漢珍五行雷霆神通互相推化之後，最後融合而成，威力非凡，也就是解開了心結之後，才用了出來。

當然只是保住自己的地盤，至於冠軍侯，被這股力量震飛出去，飛到了院中的一顆巨數之上，咔嚓一聲，巨樹應聲而段。

# 第二百三十二章 天外天隱秘

“不可能，這不可能，你的武功怎麼能夠超過我，我得到大道種子，可成仙成聖，以此為力量源泉，怎麼可能被你打敗。”

冠軍侯撞斷大樹之後，身體已經殘破的不成樣子，但他體內的那個魔種卻給他提供了力量，很神奇的站了起來，滿身殘破不堪，神色中一副不敢信心的樣子，至於先前的狂傲，早就被打的不知所蹤。

江漢珍看着這位冠軍侯，搖了搖頭，說道：“你他體內的不是什麼大道種子，而是一顆魔種，犹如傀儡之法，也就你把它當寶貝，你的靈魂奇特，傳說中是天外靈魂，我倒要看看什麼人能有如此手段。”

說著江漢珍伸手向前一抓，一道法禁打出，禁止的飛入冠軍侯體內的竅穴之中，然後將那團魔種包裹，然後飛出飛到了江漢珍手中。

接着冠軍侯就開始加速的老去，幾乎幾個呼吸，就成了七八十歲的樣子，眼看着生命就要腐朽，江漢珍心神一動，深厚出現一個七彩光圈，對着冠軍侯身體一刷，靈魂頓時飛出，被收入信仰光輪之中。

江漢珍看着手中的魔種，還在法禁之中掙扎着，散出絲絲惡意，一副只要出去，就會傷人的架勢。

江漢珍心中一陣冷笑，就在剛才給此物下法禁之事，就察覺此物要向冠軍侯的靈魂衝去，一副就要同歸於盡的架勢。

而江漢珍又怎麼讓他如願，甚至冠軍侯靈魂上被人做了手腳，而且已經發動，江漢珍對咒術也比較擅長，尤其是對於緊箍咒之法，也研究好長時間，這等粗略不堪的法咒，就連葫蘆世界中蠍子精的都不如，隨手將之解除，背後之人的打算也就沒成功。

江漢珍估算這手中魔種的威力，就是比之人仙鬼仙，都差不了不少，甚至好葯強上一些，但在江漢珍這份金仙道果之力的幫助下，即使再厲害，也只能乖乖的待着。

江漢珍神識一掃，發現被自己抓住的魔種真容，上半身為人身，下半身為蠍子。

“不是不朽神王，怎麼會是恐怖神王，那就沒存在的必要了。”

魔種似乎聽到了江漢珍的話，嚇得趕緊說道：“道友且慢，先不要殺我，你俘虜也沒什麼意思，這隻是我的一個魔種，我本尊比之要強悍無數倍，若是你放了我這個魔種，我讓你做到永生不死。”

“呵呵。”

江漢珍笑了一聲，說道：“我本身就將要抵達彼岸，有道果不朽之特性，你這個誘惑對我沒什麼用，換一個，若是讓我心動，放了你也不是不可以。”

恐怖神王思索片刻，說道：“道友既然也是陽神境界，那我也就不瞞着道友了，這大千世界之中，人道變化，早有安排，我是不朽神碑的碑靈，我們一共五座，既然道友修鍊成了陽神，那就是知道天外天之事了。”

江漢珍聽到天外天，心中一動，暗道這個還算說道點子上了，恐怖神在法禁之中，四處觀察着，但就是找不到任何東西，連逃出去都是奢望。

但這個魔種對他是在太重要了，有些舍不得，就繼續說道：“現在正是不朽神碑出世的時候，而在天外天盤星之上，會出現一個真正的人道領袖，會在未來十年掌握五座豐碑，統一大千，把此界生靈帶向一個新的方向，此事時盤皇和長生大帝兩人早就計劃好的，你如今我此界大能之人，也並非盤星所生，只有天外天靈魂才能帶領天外天之人降臨大千世界，不過只要我們不滅，他就得不到這五座豐碑，天外天靈魂也沒法降臨，可保證此界無憂。”

“廢話。”江漢珍罵了一句，這魔頭說了半天，就是不想死，舍不得這份魔種，至於說的那些故事，也不知是真是假，江漢珍是一句也不相信。

但不怎麼說，都得到了長生大帝的消息，此界傳說中，盤皇是千古第一聖皇，人道領袖，據此界神話記載，盤皇死後化作一座星辰，最後形成了一方世界，被人稱為天外天。

而長生大帝在神話中是盤皇的師父，而這些傳說，顯然都比這位恐怖神王的話要真實多了。

但即使這樣，江漢珍通過恐怖神王的話，和神話傳說結合，開始推演起來。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盤皇對於此方大千世界已經沒辦法了，才去自己化成一個世界，然後讓人道進行發展，等待大千世界到達氣運鼎盛時期，就安排人進入此界來爭奪氣運。

看冠軍侯的心性就知道，天外天世界有封印魔頭的豐碑，不然管局后不會如此心性，若是真讓這種人來帶領眾生，那就真的成災難了。

而幾個被封印的神王，不是被煉化就是逃脫，沒有人願意被煉化，所以，這位恐怖神王要做的是逃脫。

江漢珍經過推演，也猜出來了一些，而此界中九層雷劫之處，有一座天雷台，而這天雷台的另一邊，就是所謂的天外天。

也是因為所得到的信息太少，而且還有許多虛假的，只能繼續問一下恐怖神王。

“你說的長生大帝是怎麼一會事？”

江漢珍說著，對着法禁內打入一道氣息，魔種沒有絲毫察覺，氣息已經進入了他的體內。

說起長生大帝，恐怖神王的魔種忽然抖了一下，好像受了驚嚇一般，但隨後說道：“其實長生大帝是域外天魔，原本是盤皇的師父，後來被盤皇發現他的陰謀。“

“盤皇就聯繫我們五位神王，我們五位神王在盤皇的帶領下，與他鬥了個昏天黑地，最後我們五位神王被長生大帝封入豐碑之中，盤皇也就此隕落在中州地脈之處，而且被長生大帝用雷台封印了起來，至於長生大帝，我們就不知道了，也許是被盤皇偷襲之後，油盡燈枯也說不定。”

江漢珍聽的暗暗點頭，讓這等魔頭說實話，還要依靠一些手段才行，不然根本聽不到一句真話。

而就在這時，魔種忽然漏出一副驚恐的模樣，說道：“你是誰，你對我做了什麼？”

說話之間，就變得瘋狂起來，面露驚恐，江漢珍也沒有再理會，將包裹的魔種收了起來。

再若問，這魔種有了防備，也難以下手，不如留着尋找豐碑的好，只要得到豐碑，說不定就此能找到長生大帝。

但知道了這些，也還算滿意，而此界有仙道武道，甚至還有魔道，三種文明交織在一起，又結合仙道域外戰場之事，也不難猜出。

原本以為仙道的對手是巫師世界，但現在看來不是這樣，巫師世界可能就是兩個虛空流浪的修行者所造成的，遠沒有陽神世界完善。

如今看來，仙道的對手很可能就是這些魔頭，也只有這種魔頭才有這種本事。

而此界很可能就是長生大帝與五個魔頭所爭鬥的戰場，兩方在此界開始博弈，長生大帝收了此界的盤皇為徒弟，最後成就了千古一帝，所修行的就是武道與仙道的結合。

可最後這位盤皇被五個魔頭所誘惑，聯合起來對付長生大帝，最後的結果就是五個魔頭被封印，盤皇也被封印在此界最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天外天。

但長生大帝顯然也不好過，不然不會只是封印了，而是將這些人全部滅殺了，也只有沒辦法的時候，才會將之封印，甚至已經油盡燈枯了。

若不如此，就是將這幾位魔頭扔進傳說中的雷台中，無數年的光景，也能將幾人磨死。

江漢珍眼中閃過一絲憂慮，對於仙道長生大帝的情況，感覺不是太好，甚至做好了收集殘留信息，讓其轉世的打算。

# 第二百三十三章 神風國實力

至於長生大帝隕落之事，他還真沒想過，仙道擅長養生，行事比較貴命，正所謂仙道貴生。

若說戰鬥之法，有可能不如別人，但保命的手段絕對不低。

就那江漢珍自己來說，有藏魂術，寄靈術一些手段在，就是被打的灰飛煙滅，也能憑藉著手段存活下來。

除非有人能夠將他所有的殘留痕迹完全抹除，就好像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存在過一樣，或許才能斷絕他的活路。

但有此修為之人，最少也要有大羅道果。

權衡此界，遠沒有達到那個程度，此界中的長生大帝的確消失了，而仙界長生大帝的道場還在，至於真的消失，還是不可能的。

但就是如此，江漢珍猜測着，長生大帝也是無意中進入此界，或許是受了重傷，才會深陷此界，原本將此界化為仙道一部分，可最後出了意外，被徒弟出賣，聯合五位魔王將他圍攻致死。

忽然之間，江漢珍覺得自己的確是推演出了此界的真實情況，接下來，無論如何也要將長生大帝找出來。

大殿內的動靜已經傳到了外面，無聖為趕緊進入大殿之中，看見江漢珍沒事，也鬆了一口氣。

“還請道主贖罪，屬下也沒想到冠軍侯竟然創了進了，還請道主責罰。”

水雷旗主梁鯊也鬆了一口氣的同時，立即告起罪來，冠軍侯的手段也不見得有多高明，也是趁着他的疏忽，才闖了進來。

江漢珍要了搖頭，說道：“這時不怪你們，以後好生修鍊，我不希望我無聖道之人連這點麻煩都要讓我出面。”

“是，道主。”

梁鯊聽得一陣羞愧，無聖道數年的順風順水，才讓他小看了天下人，所以才會造成這個疏忽。

但在江漢珍看來，無聖道的人未必能強過冠軍侯，從修為境界上來看，無聖道五大旗主與四大護法，都是性命雙修的人仙境界，冠軍侯距離人仙境界還差一步，按理說應該比冠軍侯要厲害些。

但事實並非如此，冠軍侯體內有魔胎相助，而且武者手段，神魂之道，魔道手段都在一個境界上，綜合手段還是比無聖道強，手段迅猛，兩者相對，還真不一定能打的過。

所以說冠軍侯的本事的確比無聖衛要高明不少，無聖道的人仙性命雙修，與人對陣，看似同境界，但也只是此界的鬼仙或者人仙，若是真遇到性命知道同時修鍊的，還真不一定能打得過。

“神風秘藏的事情查的怎麼樣了。”

江漢珍隨意的問了一句，梁鯊趕緊說道：“回道主，剛有些眉目，聽聞神風國蘇得秘藏在一處秘境之中，但神風國主藏得很嚴實，具體位置屬下還沒打聽到，但神風國主要修鍊神功，但必須要用到年輕女子，屬下懷疑，神風國主很可能在修鍊一種採補之術一類的邪術。”

“是這樣啊。”

江漢珍一陣思索，知道若是想要隱藏，要查出來肯定不容易，而神風國主也沒有出過王宮，但修為卻一直在增長，但修為一直在增長，又加上選秀進宮，讓他不得不想起盤皇御女一元之數，成就陽神飛升的典故。

現在已經可以確定，這位神風國主，就是得道了神碑秘藏，而且已經登基在即。

原本江漢珍就有心思控制神風國，又怎沒可能讓他登基呢，再加上神風國也不是一個消停的主。

原本想與神風國聯合一起對付大乾，可如今看來，神風國主心有點大了，神風國也就大乾一省之地，還妄圖稱帝。

如此底蘊不夠，也不怕造成德不配位的後果。

江漢珍一陣嘆息，覺得已經沒必要與神風國主玩下去了，自己的實力早就超過神風國，直接橫推過去就行，就對接着問了一句。

“我無聖道在神風國有多少可戰之人？”

“回道主，我無聖道在此地有水雷旗三萬，其餘七萬全部隱匿在海上，在加上三十萬信徒，也能湊出三萬多青壯，若加上道主的無聖衛一萬多人，最少也能集齊一萬大軍。”

梁鯊如是的回答着，而江漢珍又接着問道：“那神風國有多少可戰之人？”

梁鯊思索了一下，說道：“神風國原本有二十萬大軍，但在這幾年一直擴軍，已經不下三十萬之人。”

江漢珍點點頭，思索着自己十五萬打神風國，勝算還是比較大的。

神風國一國之力有三十萬人，但十萬全是水軍，基本都在海上，至於其餘的，都四散各地，原本神風王國都城只有三萬，又招收了十萬，也就是有十三萬，但這十三萬可不是大乾的那種精兵強將，就是裝備都要差上許多。

此時的無聖道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已經不是當初的流民大軍了，同等人數下，對陣大乾御林軍，或許不是對手，到對上十三萬神風國士兵，江漢珍相信也有一戰之力。

最終決定還是用武力解決比較好，就說道：“那就將我聖道兵將準備好，隨時待命。”

“是，道主。”

梁鯊應聲而道，接着江漢珍就揮了揮手，示意去做事，等到梁鯊離開之後，江漢珍對這身邊的護法說道：“將無聖衛全部派出去，進入神風王城，只留下看守分壇的就行。”

“道主，可是您的安全···”

護法急忙勸阻着，江漢珍直接打斷了他的話，強硬的說道：“無妨，神風國主即使膽子再大，也不會無緣無故來攻伐聖道分壇，雖然此人對我聖道多有提防，早有動手之心，但他在稱帝之前，絕對不會做出這等影響他登基稱帝之事，我在這還是安全的。”

見江漢珍語氣強硬，身邊的護法也不再多說，又加上剛才那檔子事情，最後還要江漢珍來解決，讓他們無聖衛也感覺丟臉，最後也只是應了一聲，就去安排人手進入神風王城之事了。

神風王宮之中，有一座高高的樓台建立在御花園中，比起大乾的觀星樓都要高，也要雄偉壯觀。

高樓頂端，好像還有雲霧繚繞，簡直是神仙之境，也不知道浪費了多少財力。

樓台上有幾個大字，似乎是新掛上去的‘逐鹿樓台’。

天下間有逐鹿中原一說，但神風國主掛這四個字，可見其心。

而樓頂之上，白雲繚繞，一個身穿五爪金龍袍，頭戴平天冠的男子靜靜的站着，似乎是在看着整個神風大陸，遠遠的望着大乾。

噔噔蹬。

一陣踩着樓梯的身音從下方傳來，似乎是還有一段距離，足足一刻之後，才樓梯口上來一個身影。

“洛雲，你來了。”

龍袍男子好像早就知道一般，輕聲的說了一句。

# 第二百三十四章 國主欲聯姻

“父王，你如今穿着龍袍，若是傳到大乾之後，禍患不小。”

洛雲看着這樣的景象，大吃一驚。

“那能有什麼事。”男子慢慢的轉過身來，漏出一張完美無瑕的臉，若是江漢珍在此，定然會發現這樣子和他抓住的那個人身蠍子尾的魔胎種子很像。

“大乾如今內亂不止，八面開花，有無聖道在大乾作亂，又怎麼能理會道我們神風國呢。”

“今日叫你來有一件事要與你商量。”

洛雲說道：“莫非是稱帝這件事？還是你收納後宮三千人這件事？”

“都不是。”神風國國主搖了搖頭，說道：“父王修鍊的一門大神通，需要有靈慧，有智慧聰慧美貌的才女充塞後宮，只有修鍊成這門神通才能與大乾抗衡。”

洛雲公主對這事早就知道，神風國主修鍊之法，就是與女子產生情愫，然後採集這份情絲來修鍊，傳說中盤皇就是有一元之數的女子，最後才能成就養生，距離抵達邊只有半步之遙。

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她父親所修鍊的正是這門功法，傳自上古，不用身體交，不用元神交，只採集男女之間一縷情絲為真氣，融入念頭之中，最後以此突破境界，，盤皇當年，後宮成千上萬，都是仰慕他的女子，但他成道之時，卻還是童子之身。

最關鍵的就是培養刻骨銘心的真愛。

而這件事神風國主也給他說過一次，不是這兩件事，就讓她有些疑惑了。

就問道：“這兩件事我都答應你了，還有什麼父王自己做主就行，不用與我商量。”

“這···”神風國主有些猶豫，但最後神色一定還是準備說出來。

“無聖道勢力縱橫南北，有影響天下的力量，我神風國若能與無神道聯合，即使父王稱帝，也沒有人會說什麼。”

聽到神風國主的話，洛雲公主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接着就聽到神風國主說道：“無聖道主年少有為，如今也到了適婚年齡，若是你嫁過去，父王可以將神風國主之位傳於他，只要以後他將位置傳給他與你所生的孩子就行，若是這樣，我神風國不費一兵一卒，就能得到整個天下。”

“什麼？”

洛雲公主聽得有些眼暈，他還沒有過這種打算，忽然聽聞，無聖道主江漢珍就好像在眼前晃悠一般。

無聖道主她也認識，而且還是她在大乾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之一，而且此人修為高絕，見識不凡，但每次見到之位無聖道主，都有一種相形見愧的感覺，至於嫁給這位無聖道主，還真沒有想過。

還沒等他做出什麼反應，神風國主好像明白了一般，就說道：“來人，將公主送回去。”

“是，國主。”

從側面出現兩個侍衛，應聲之後就帶着還沒反應過來的洛雲公主下了樓。

就在洛雲公主被送下樓之後，神風國主自言自語道，似乎在與什麼人彙報一般，神色非常恭敬。

他說話之間，在他身邊，又有另一道聲音響起，好像是從虛空傳來。

“冠軍侯死了就死了，也是不朽神王之事，讓不朽神王繼續做一個就行，沒了也就沒了，但這無聖道主卻神風神秘，用用冠軍侯試探過，也沒見他使出真正的手段，是個勁敵，我們不可不防，你將女兒嫁給他，也算能緩解我們的壓力，以免被無聖道主所破壞，或許還能為我們抵擋大乾的造化神舟。”

“那神王，這個無聖道主真能抵擋住造化神舟嗎？”

“恐怕不能，但他能對大乾牽制一二，現在天外天通道已經被打開，大乾定會出現混亂，而且現在又是一個大時代，只有藉此機會，我才能脫困，反控石碑，到時候肯定讓你統一人道，你暫且好好修鍊，等助我脫困，一切都會如你所願，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這個聲音在神風國主的念頭之中，最後越來越弱，逐漸消失。

接下來，神風國主就下了一系列的命令，因為魔頭試探過江漢珍實力，發現現在的他不是江漢珍的對手，也害怕江漢珍從中搗亂，所以才想出這等辦法，不管怎樣，都能緩解一二。

就想在自己脫困之時，不要有人搗亂而已，至於脫困之後，想做什麼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在江漢珍將所有的人都派出去之後，神風國和親的使者也到了，被迎入正點之後，江漢珍神色中無不漏出一種古怪之色。

想自己修行已經差不多千年之久，還從沒有找過道侶的想法，沒想到今日盡然有人送上門來。

江漢珍搖了搖頭，心道，若是自己再年輕個千年，或許還真會找一個，但現在，感覺有些不合適了，已經到了唯道獨尊的境界，好像已經忘了一般。

金仙之道，已經可以影響天道，自身就可以演化萬物，形成天地，在人間顯化，心隨境轉，成就無極，生命層次已經進入了一種高等層次。

世界中男女結為道侶，也是來以此陰陽推行之道，凡人施行繁衍之法，但對於金仙來說，想要個孩子可以自己分化出來一個，正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尋找道侶根本沒必要，更何況，洛雲公主已經成了神風國的犧牲品，江漢珍雖然是金仙，但也不會做一些落井下石之事。

正要回絕使者，忽然感覺身上有一絲情絲纏繞在自己身上，心神一動，追溯過去，正看見洛雲公主正在王宮中暈暈乎乎的坐着。

江漢珍搖了搖頭，本想將這段情絲斬斷，但想了一下，還是沒動手，一直以來都是遵循道法自然，也不會刻意為之。

就對使者說道：“此事我答應了，你去告訴神風國主，我無聖道成婚講究擇日不如撞日，今日為時已晚，那就定在明天，我明天會去皇宮迎親，此事就麻煩使者了。”

“什麼？”

使者聽得一愣，還沒反應過來，就見江漢珍毀了揮手，接着使者就被兩位無聖衛請了出去。

神風國主嫁女之事，肯定不正常，無非就是看上了無聖道的實力，或許就是隱藏着什麼，在這個節骨眼上，也只有五座石碑的事情，江漢珍剛將魔頭的種子滅了，神風國主就來這一出，無非就是忌憚。

江漢珍對着門外說道：“來人。”

“屬下在。”

“傳令無聖衛，水雷旗，今夜好好休息，明日五更在王城外集結，等待信號，內外結合，直倒王城。”

# 第二百三十五章 戰前的平靜

神風國使者被趕出來之後，就立即返回王宮，不敢有絲毫停留，立即向逐鹿樓台而去。

事情還沒說完，就被無聖道趕了出來，已經不是他能決定的了，得立即彙報。

在樓台之上，經過一段時間的攀登，終於又到了能神風國最高的地方。

氣息還沒調整，就迫不及待的說道；“國主，公主殿下下嫁之事已經告訴了無聖道主，但無聖道主以無聖道習俗為由，言之擇日不如撞日，說明日就來王宮迎接公主殿下，微臣本要解釋，但被趕了出來。”

神風國主頓時面色變得鐵青，自身的魔氣從身體爆發出來，面前的使者都有一種在風雨飄搖中的感覺，好像隨時要被吞噬一般。

“好了，我知道了，就按照無聖道的規矩去辦，為公主主內嫁妝。”

但隨即神風國主一聲輕飄飄的話傳了出來，沒有帶絲毫感情，面前的使者只有一種感覺，就是冷，冷到骨髓一般的冷。

“是，國主，微臣這就去準備。”使臣對着神風國主一禮，趕緊向後退去，等到退入樓梯之後，轉身就向下小跑而去，深怕被神風國主吃了一般。

原本的神風國主軟弱不堪，性格也很好，雖無大功，也無大錯，自從神風國發現秘藏之後，整個人就變了，變得隨心而欲，肆意妄為，只要一言不可，就能將之激怒。

原本來有朝臣諫言，勸阻國主修身養性，但這些勸阻之人不但沒落個好名聲，而且身死當場，甚至還會禍及家人。

自那之後，只要神風國主決定的事情，很少有人反駁，就是反駁，也只是反駁一些不痛不癢的事情，使臣對於神風國主，還是有些懼怕，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被留下性命，由不得他不快點離開。

等到使臣走後，神風國主又對着虛空說道：“神王，無聖道真有那麼厲害嗎，你為何一直阻止我不讓我將無聖道主除去，還讓他在我神風國作威作福。”

“呵呵。”

一聲輕笑聲從虛空傳來，接着說道：“我與此人也交過手，手段不凡，若是我全盛時期，對付他易如反掌，可如今身陷石碑，難以脫身，若是此人發難，不說神風國滅國在即，就連我也難逃其手，在我脫身之前，萬不可與此人衝突，這些賬暫且記下，等到我脫困之後，再做計較。”

聲音從虛空中傳來，但難以判斷此人身在何處，神風國主面色不停的變化，最後有些不服氣的說道：“難道我神風國就還拿此人沒辦法了？此人如此辱我，不給他一個教訓我念頭難以通達。”

虛空中傳來一聲嗤笑，接着用一種不以為意的語氣說道：“你若是不服，大可以去試試，別怪我沒提醒你。”

而神風國主聽聞此言，眼中的殺氣變化不停，好像是在猶豫。

虛空的存在好像知道了什麼，就說道：“當年長生大帝將我們五人封禁在石碑之中，鎮壓在世界各地，大時代來領之前，不得出世，原本我以為我會就此被煉化，可是卻發現了自己的直系後人，而你正是我的後輩，我今日不圖其他，只希望能多為後輩謀一些好處，只要安心修鍊，這樣才能抵抗住石碑中的陣法，我就能脫困，到時候就助你統一人道。”

神風國主這才安下心來，也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成就，與這位老祖脫不了關係，統一人道的千古聖皇對帝王之類的人誘惑不小，神風國主一步例外，想着以後能統一人道，對無聖道的怨恨也放下不少。

心中打定主意，以後若是實力強了，定要將無聖道除去。

世間人心，就是如此，不是你出招我接着，就是我出招你接着，但還要一種情況，就是你出招那時你的事，我也不管，也不看，我也會出招，你有你的打算，那就打算去吧，我也有我的打算，我自己會謀划。

而江漢珍就是第三種，從不去管被人套路如何，只在意自己的得失與利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只要對自己有利就成。

神風國中的一切動向，江漢珍也是知道的，但看了一下，卻沒有打算配合神風國主去做遊戲，而是在其中尋找可乘之機，既然無神道的實力要高於神風國，那就沒必要玩下去了，直接橫推就行。

不管神風國如何用緩兵之計，江漢珍所指定的計劃還是一如既往的執行着，經過一天的準備，水雷旗一共湊足了十三萬人，在加上隱藏在王城之中的一萬多人，已經隨時準備着。

神風王宮之內，已經為鎮南公主準備了十里紅妝的嫁妝，在公主府邸，許多人在忙前忙后的準備着，鎮南公主一身鮮紅的鳳冠嫁衣，坐在府邸中靜靜的等待着。

從昨日得到消息，鎮南公主就一副暈暈乎乎的狀態，好像還沒反應過來一樣，對於無聖道主，談不上喜歡，但也談不上討厭，只是在大乾盛京行館中見過一次，而且江漢珍給他的感覺有些古怪，看着親近，真誠，但若想仔細看看，就發現永遠捉不到蹤跡。

明明是個真實的人，但若細心感覺，就會發現有些虛幻，若說虛幻，但人還是在面前真實的存在着。

神風國文化與大乾基本相似，女子並沒有雲蒙等國的豪爽，還做不到敢愛敢恨，自由選擇，對於她自己嫁人一事，雖然暢想過無數次，可最終卻以這麼一種方式體現出來。

“公主殿下，無聖道主已經到了宮外，還請殿下準備一下，待會就有人來迎接公主殿下。”

身旁的一位身材高大的嬤嬤在鎮南公主耳邊小聲的說著，但嚴重的關懷，犹如將她融化了一般。

這位嬤嬤身材不是一般的壯實，全身的氣血不凡，就是一般的男子見之都會自感不如。

“哦哦。”

鎮南公主被這身喚醒，下意識的應了一聲，不知為何，總感覺今日有些心慌的感覺，甚至有些心痛，但隱隱的還帶着那麼一絲期待。

“秦嬤嬤，你說我以後會幸福嗎？”

“會的，會的，公主殿下這麼漂亮溫柔，而且還這麼懂事，沒有男人不會喜歡的。”身邊的秦嬤嬤想也沒想的就說著，看着鎮南公主一副患得患失的樣子，心疼的說道：“公主你就別擔心了，無聖道主我也幫您打聽了，也是個年少有為之人，而且生性慈悲，年紀輕輕就闖出了這麼一大片家業，聽說他治下的百姓人人都能吃上飯，家家有餘糧，而且還有學習的機會，他對自己的百姓都能如此，你嫁過去就是就是他的正妻，肯定不會虧待你的。”

鎮南公主聽的有些好奇，但不知怎麼的，竟然有些心慌，就問道：“秦嬤嬤，你能為我詳細說說嗎？”

秦嬤嬤看了一眼外面的環境，說道：“好吧，趁着現在還有些時間，就給你說說吧。”

“無聖道主兄弟三人，原本在一個小村莊中生活，八歲那年···”

之間秦嬤嬤說話之際，身邊泛起一片波紋，不一會就籠罩了整個公主府，在王宮中，公主府好像消失了一般，而在府外，一股衝天的煞氣隨之而且，撞在了氣運籠罩的整個王城之上。

# 第二百三十六章 國主的選擇

“轟。”

一聲巨響，兩道氣運在虛空碰撞，交織在一起，一副你死我活的樣子。

而在王城之中，頓時四處燃起了熊熊烈火，等到神風國官兵去被牽扯過去的時候，一隊無聖衛忽然出現在城門，不管不顧的就對着守城士兵大開殺戒，等到守城士兵反應過來，城門已經被佔領。

接着從成為一道衝天的煞氣凝聚，隨着戰鼓之聲沖向王城，神風國士兵的反應速度也是不滿，一邊吩咐人重新奪回城門，一邊對外攻擊。

如狂風暴雨一般的箭矢呼嘯着飛向成為的大軍之中，但箭矢在士兵身上就見一個光罩出現，將箭矢擋在了外面。

等到三波箭矢之後，外面的大軍這才有些傷亡，但這時外面的大軍已經到了城門，接着天空的王城氣運好像被撕開了一個口子，呈現一種散亂之狀。

“城破了？”

此時的神風國主也顧不得在逐鹿樓台之上吹風，已經到了王宮之中，召集一眾朝臣商量對此，但還沒等他們坐穩，就聽到了城破的消息。

神風國主頓時有一種眩暈的感覺，但隨即穩住了心神，說道：“無聖小兒，竟敢如此不降道義。”

“國主，形勢危急，要不我們先逃吧。”這時候當朝兵部尚書說了一句。

神風國主當即大怒道：“你的意思讓我做一個王國之君？”

“非是如此，我神風國大軍都在海上，而且還有鎮守各地的守軍，總共有二十萬，只要逃出去，再集結大軍，完全可以打回來。”兵部尚書當即跪拜道。

“是啊，國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必在意一時得失。”

而其餘的朝臣都紛紛諫言起來，無聖道能征善戰，就連大乾的御林軍都敢叫板，王城已破，只剩下一座皇宮內城，到時候連逃跑都不可能，大難來時各自飛，他們可不想成為亂軍之下的刀下亡魂。

就在神風國主也有些心動的時候，忽然一道聲音在他心頭響起，而且聲音略帶急迫。

“不可逃走，若是逃走，我們所有的安排都會前功盡棄了，而且你修鍊的法門需要後宮，若是逃離出去，又怎麼可能有王宮中如此多的年輕貌美女子，你若神功大成之後，與無聖道主對上，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只要你拖一段時間，等我脫困，就能幫你打退無聖道。”

神風國主神色一愣，頓時思索起來，對於自己修鍊的功法，就是需要與女子情絲交織，收集情絲衝破修為，如今的王宮已經有三千佳麗，而這三千佳麗也不是什麼人行的，選拔也很嚴格，若是沒了這份條件，他的修為優惠慢下來。

如今正是修為突飛猛進之時，當然舍不得自己所擁有的。

看着亂混混的朝堂，心中頓時一陣煩躁，怒道：“朝堂之上如此吵鬧成何體統。”

見神風國主怒氣衝天的樣子，所有的人都安靜下來。

只見神風國主掃視了眾位朝臣，接着說道：“本王近來修鍊神功，只要我們死守王宮，拖住無聖道十幾日，待我神功大成之日，就能一舉打退無聖道，所以本王決定退守王宮，拖住無聖道就行。”

看見又要有人跳出來諫言，神風國主立即用充滿殺意的眼神看了過去，嚇得朝臣立即不再啃聲，這才滿意的點點頭，接着說道：“本王已經決定，眾卿不必在拳。”

“國主英明。”

見神風國主一意孤行，所有人都覺得沒必要再勸了，只能想着以後自謀出路，不是沒有能夠諫言之人，只不過這些都在以往的死諫之中全被被殺了，剩下的都是能認親形勢之人，所以神風國主說什麼就是什麼。

但這些朝臣都是各懷鬼胎之人，忠誠從來不會多說話，多說話的都活不長，只能趁着無聖道還沒完全拿下王城，都向外界傳遞消息，總之先要保護家人，又召集王城中的兵將，一起退守內城。

這以來一去，無聖道已經將整個王城侵佔，隨着退守王城的消息一出，軍心頓時渙散，在也無多少抵抗之力。

而此時的戰報也已經到了江漢珍的手中，正在王城行館之中假裝要迎親的江漢珍，已經將行館當成了指揮所。

等到已經攻陷王城的消息傳回之後，江漢珍對這左右說道：“原本以為這位神風國主會逃走，卻沒想到為了自己的慾望連命都不要了，如今這種局面，眾位有什麼辦法？”

“道主，神風國主已經成了瓮中之鱉，此時躲入王城也是垂死掙扎而已，只要我們將之圍困在其中，並且將之封鎖，我們再繼續收復神風國其他地方，一年半載之後，王宮的實力，也不足為慮，而且還不費一兵一族。”

水雷旗主略先說到，他是這次的主帥，當然不想被別人壓下一頭。

繼而無聖衛護法就說道：“梁旗主此言在理，但我聖道又何懼此等傷亡，我無聖衛已經有人潛入王宮之中，而且買通了許多朝臣，以保住他們家族為條件，換取一個裡應外合的機會，只要道主一聲令下，王城內部自然會打開一道門，還請道主下令，我無聖衛為此萬死不辭。”

水雷旗主聽的暗恨一聲，沒想到無聖衛早就做好的安排，這幫人整天在道主身邊，果然都不是簡單之輩，但也沒多少嫉妒心理。

江漢珍思索片刻，就說道：“兩位說的都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不過我們可以相互配合一番，爭取早日拿下神風國。”

“還請道主明示。”兩人對着江漢珍一禮，也知道江漢珍就開始安排了。

江漢珍說道：“神風國之行，貴在加冕之事，不可在意一時得失。”

兩人頓時打起精神，加冕之事就是此次神風之行的最終目的，神風國還沒大乾一省之地，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說不定還會讓人防備。

無聖道若要超脫皇權，成為尊主，就要有分封天下，任免國王的權利，而無聖道生存根本即使信仰，只要有信徒就行，至於其他的榮華富貴，並不是無聖道所在意的。

分封國王，而不是分封帝王，來之前已經商討過此事，至於帝王，就不能讓其存在，只有將整個世界分成無數個王國，才符合無聖道的利益。

兩人這才反應過來，原本不是太明白，事到臨頭總算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江漢珍看兩人似有所覺的樣子，就笑着說道：“聖道中有一支婦人組成的隊伍，都隱藏在各個王朝之中，而這神風國中，也有數百名隱藏其中，都是身強力壯之人，若用無聖衛，難免會被察覺，若用這些婦人，神風國主打死也想不到，我決定讓她們活捉神風國主，然後無聖衛控制王宮，里應外合，水雷旗防止勤王，維護城內治安，這樣一來，就萬無一失了。”

“道主英明。”

兩人頓時有些激動的說道，接着又商議了一番細節，各自安排去了。

# 第二百三十七章 國主的隕落

江漢珍所說的這支婦人隊伍，都是無聖道四處傳教之後發現的，因為這些婦人長得身強力壯，比一般男子也壯不少，力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而且大多身世凄慘，或者走投無路，被無聖道所救，而且無聖道之中組織歷來都是弄心之高手，讓這些無家可歸，身世凄慘的婦人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歸屬感，都被引入無聖道中，經過秘密培訓，最終安排在各處隱藏。

而王宮中這位秦嬤嬤，就是這群婦人隊伍中的一個負責人，自建立之後，就被分派在神風國中，如今已經十年有餘，如此多年不但沒讓她信仰退化，甚至比以往更為虔誠。

一身道力平時不顯，若是動起手來，不說其他，就是一身蠻力，就是人仙被抓住都難以逃脫。

公主府中，鎮南公主洛雲已經被迷惑的失去意識，不知何時，府中已經潛入近百名婦人，分散各處，但若是仔細看去，就會發現這些婦人互相守望，只要一聲招呼，就能在很短的時間集合道一處，讓本來一片祥和的公主府隱約的散發著一股肅殺之氣。

王城淪陷之後，神風國主並沒有聽取朝臣的意見，去召集軍隊，反攻無聖道，而是舍不得王宮中的秘密，準備堅守王宮。

也是因為舍不得，才失去了逃出去的機會，若是真的逃出去，以無聖道的戰力，與神風國還是有些差距，勝負就在無物之分，也是因為錯過了這個時機，只能被束手束腳的困在王宮之中。

安排了防禦之後，神風國主有些心煩意亂，作為一國之主，也懂得權衡利弊之策，死守王宮，等待勤王並不是最好的選擇，但有一個神王在影響着，只能做出這等決定。

明知道困守王宮不是最好的選擇，做出這等決定，也只能繼續下去，心中逐漸產生一些煩躁，唯一與他最親近的人只有鎮南公主，如今被許配的夫家竟然做出這等事來，雖然這是神風國主一手安排的，可心中的愧疚在所難免，不知不覺得就到了公主府。

在府外猶豫了片刻，就進入府中。

秦嬤嬤見是神風國主，眼神頓時一亮，立即上前說道：“拜見國主，可是來看洛雲的。”

“嗯。”

神風國主見身材高大的嬤嬤，神色稍緩，只是用鼻腔應了一聲。

秦嬤嬤也不在意，就說道：“洛雲公主就在閨房之中，還請國主移駕正廳，我這就去請洛雲公主來。”

接着秦嬤嬤就招呼了一人，去請洛雲公主，而她就引着神風國主進入正廳之中，在一旁站著作陪。

神風國主心情稍好，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見鎮南公主前來，心中又變的煩躁起來。

若是在平時，一代國主的心性肯定不會這般，但若諸事纏身，就不好說了，別說是一個國主，就是神仙都會被迷惑了心智，做出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舉動來。

頓時面帶冷色的說道：“怎麼還沒來？”

“老奴這就去請，想必是因為無聖道之事心中煩躁，不願意見人，還請國主稍等，洛雲公主是個孝順的孩子，對國主很尊敬，待老奴去勸勸她。”

見秦嬤嬤說的如此心暖，神風國主就揮了揮手，示意秦嬤嬤去。

此時的正廳之中已經空無一人，就連原本在一旁站着等待隨時吩咐的宮女都消失不見，神風國主被事情纏着，竟然沒有發現此等失禮之處。

秦嬤嬤出去之後，就在一面無人的牆壁上問道：“準備的怎麼樣了。”

只聽見從牆壁中傳來一道聲音，“回旗主，都已經準備好了，而且我們加了三層舒服，不但有蛛絲網，還有隕鐵籠子和毒霧，只要旗主一聲令下，就能將神風國主俘虜。”

“好，但這次不要活的，只要死的，吩咐下去，動手之際要迅速，不可有絲毫遲疑，此人深厚有未知外道力量，唯有以雷霆之勢滅之，不能讓他有絲毫喘息之機，要確保萬無一失。”

秦嬤嬤對着牆壁說了一會，然後一切都變得悄無聲息。

在正廳之中等待的神風國主也沒等多久，雖然心情不好，但也不是簡單之人，忽然發現周圍一個人也沒有，頓時心有警覺。

還沒等待他反應過來，頭上就被人套了一張網，接着從腳底下升起一副繪滿符文的精鋼囚籠，同樣是在神風國主一副錯愕的神色中就道了籠子中間。

接着就是一陣毒霧憑空升起，幾乎在瞬間就將籠子包裹，到了此時，神風國主已經明白了自己的處境。

“大膽賊子，竟敢在王宮中行兇。”

同時之間神風國主就屏住了呼吸，避免毒霧沾染，接着就運轉他引以為傲的神功，在蛛網中掙紮起來，左右騰挪之際，撞的籠子碰碰作響，但效果卻與之相反，不但沒有掙脫束縛，身上的蛛網變的越來越緊。

而這時正廳四周已經圍繞了一百多位身強力壯的婦人，一副虎視眈眈的樣子，而且一個個修為不低，手拿弓箭，已經拉開了弦，散發著幽光的箭頭揮着神秘的符文，對準這正是籠子里的神風國主，身後都背着一根短棍，好像隨時準備出手一般。

這時在秦嬤嬤身邊一個比她還要壯的婦人看着瘋狂掙扎的神風國主有些擔憂的問道：“秦旗主，神風國主不會掙脫吧，這位可是有人仙修為的人，神魂強度疑似鬼仙的。”

秦嬤嬤冷笑着看着在蛛網中掙扎並且大喊大叫的神風國主，說道：“我無聖道行事從來都是萬無一失，那蛛絲可是金蛛法王吐的絲鞣製而成，甭說是一個人仙了，就是人陽神真人也不一定能掙脫，還有我聖道打造的囚籠，只要被關着，自身實力就會被壓制七成以上，而且我們還用了九污之毒，只要沾染就能將他神魂給污了，若是他背後的那個神王被關在其中，說不定還能逃出來，至於這個傀儡，呵呵呵··”

秦嬤嬤不屑的掉了一聲，接着手一揮，一聲“放箭。”

一陣箭矢的呼嘯聲飛向籠子中的神風國主，還在沉迷如何逃脫的神風國主忽然感覺到一陣刺痛，接着身體的疼痛從全身四處傳來，心中頓時大駭，最後一個念頭就是察覺到一支箭從他的眼眶中射向腦中，接着就進入了無邊的黑暗。

# 第二百三十八章 加冕與後事

同一時間，在王宮外正在指揮大軍圍城的江漢珍看見王宮之中的氣運開始散益，好像被分成了無數塊一樣。

“群龍無首，攻之大吉。”

忽然說出這麼一句，也明白這就是神風國主身隕的消息，神風國主再怎麼樣，都是一國之主，是氣運的匯聚之處，有權衡一國之權責，他一死，氣運就會出問題。

而且神風國主近些年獨斷專行，將神風國的輔臣給弄成了一盤散沙，一國氣運全系在他一人身上，輔臣的作用幾乎沒有。

若在大乾之中，即使皇帝死了，氣運也不會散亂，有三公輔助，內閣權衡，儲君主持，幾乎瞬間就能將氣運穩固下來，可以說幾乎沒有多大的影響。

但在神風國就沒這種待遇了，獨斷轉行的身份國主，早就將身邊的輔臣弄的人人自危，離心離德，雖然感覺到自己的權利已經達到了巔峰，甚至氣運的匯聚有一種無敵的心障升起，就更加不需要輔臣了。

所以他一死，神風國氣運立即變得散亂不堪，成了群龍無首之相。

江漢珍看的出來，而身邊的一干將領也不差，也看出個大概，這時梁旗主目瞪口呆的看着神風國的氣運，神色中出現一種激動。

“道主，神風國大勢已散，我們是否要攻城。”

看着梁旗主滿臉的期待問道，江漢珍笑着說道：“不急，神風國主已經離心離德，現在他們還不知道神風國主已經出事，等待一回，讓這種散亂之勢繼續擴大，就是我們攻城之時。”

“是，道主。”梁旗主應聲而道，也知道這是什麼原理，現在神風國主出事的消息還沒傳出去，人心即使散亂，但基本還是穩定的，只有傳出去之後，人心就會出現一個短暫的動蕩，而那時候就是攻城的最佳時機，軍心散亂，就沒有什麼戰鬥力了。

神風國王宮之中，本來都有異心的朝臣經過神風國主的安排，即使再不願意但也照着神風國主的安排去做些防禦，城外的無聖道大軍早就將他們壓的喘不過氣來。

對於他們來說，能身居高位，智慧自是不差，知道這種情況之下最好的辦法就是突圍，而不是困守王宮等待勤王，但神風國主的獨斷專行根本聽不進去這種諫言，只能聽從安排，做困守王城的舉動。

心中的怨氣自是不說，對待神風國主的命令，能做的也只有完成任務，至於用心去做，根本不可能的。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久不見神風國主，也看不見王宮中很有地位的鎮南公主，讓一干朝臣就有了一些散亂的心思，而這種心思讓他們自己都沒有發覺，以極快的速度在王宮四處蔓延，就連守城的兵將都出現一種惶恐不安的神色。

雖然對於這種情況有人進行壓制，但收效甚微，就在三日之後，不知從何處傳來神風國主已經神隕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這中流言一出，就在王宮中以極快的速度蔓延起來。

尋找許久都不見神風國主，整個王宮之中都呈現一種人人自危的情況，而面對無聖道的包圍，王宮之中的人被壓的喘不過氣來，面色呈現一種灰敗之色。

在城外無聖道中，水行旗主梁鯊在三天前就一直請戰，而且三日不斷，但江漢珍一直讓他等着，而第三天的時候，梁旗主在也忍不住了，心道今日一定要得到軍令，攻陷王宮。

等到他進入道主行宮之時，之間江漢珍正與一個神風國官員打扮的人商量着什麼，而且神色不似劍拔弩張的樣子，輕鬆至極，心中頓時有一種奇怪的想法。

還沒等他多想，就見江漢珍說道：“梁旗主來的正好，這位是神風國禮部尚書安茂實，安尚書已經遞上降書，以後就是自己人，你就跟安尚書一起進入王宮，以儘快的速度將王宮接管起來。”

“什麼？”

梁旗主頓時睜大了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心中被驚的一塌糊塗，他早就有一副摩拳擦掌大幹一場的心思，沒想到最後這樣一個結局。

“安茂實見過梁旗主，如今我神風國已經遞交降書，而且道主已經同意，以後咱們就是同朝為臣，還要多多親近才行。”

見安尚書笑着向他拱手，梁旗主這才反應過來，一邊忙着見禮，一邊正想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等到觀看一番降書之後，才恍然大悟，降書雖然寫的正大光明，但他也能分析的出就是神風國中的人肯定不願意給神風國主陪葬，所以才有此一出。

其中保留神風國一項，由無聖道監國，而江漢珍只提出一項，無聖道以後就是神風國的國教，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在神風國看來，以前神風是大乾的附屬國，大乾也有至高無上的權利，神風國每年都要向大乾進供，至於過教一項，對於神風國的認識來說，不算什麼，神風國境內就有桃花道與一氣道等冊封的正統道派，而大乾犹如方仙等都屬於正道，至於無聖道提出這種要求也無可厚非。

經過一番商議，最種神風國還是答應了下來，而無聖道不費一兵一卒，就攻陷了神風國。

接下來有了無聖道的干涉，神風國以很快的速度被安撫下來，期初神風國一干朝臣都以位無聖道是在幫助他們，但隨後發現，整個神風國中，方方面面都有無聖道影子，就在不知不覺中，就連他們自己也成了無聖道的信徒，至於一些頑固死忠之人，早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而這時神風國中，鎮南公主被推上了國主之位，而且是江漢珍親自加冕，將王冠戴在了鎮南公主的頭上。

至於鎮南公主的複雜神情，江漢珍表示看不見，至於鎮南公主，最後也接受了神風國主之位。

而江漢珍做完這些，就進入神風王宮之下的地宮之中，見到了在神風國作妖十幾年的神碑，在一番鬼哭狼嚎之中，江漢珍出來的時候帶着一塊巴掌大小的石碑，神色中很是滿意。

而在神風國新國主那種複雜的眼神中，離開了王宮，消失在所有人的視線之中，而神風國主洛雲不知為何，去了一趟地宮，與地宮中的氣息交融之後，接着就有了身孕。

江漢珍的消失，並沒有讓無聖道出現任何混亂，無聖道體系已經極為完善，即使他離開也能正常的運轉，這就讓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吃了大虧，不但什麼也沒得到，甚至連自己擁有的都成了無聖道的糧資。

# 第二百三十九章 三年化魔頭

江漢珍的消失，世界並沒有停止運轉，而且經過無聖道主加冕一事，讓許多人都有了別樣的想法，就連一些世家門閥，都開始自主跟無聖道進行聯絡，意思不言而喻，詢問的大多都是加冕之事。

而第一個聯絡加冕一事的並不是大乾邊關之國，而是控制了大乾南方的大羅道趙家。

大羅道控制南方綠林，但並不是大羅道一家說了算，還有許多家族門閥，並不弱於大羅道，經過一番利益交換，大羅道最終得到青州之地，並且已經建立王宮，稱建立制，就差一個敕封了。

此事大羅道準備已久，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如今無聖道加冕神風國，就讓大羅道看見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就此大羅道趙家一干掌權之人就到了無聖道的楚護之地。

經過幾天的商討，終於將事情定了下來，只不過江漢珍的消失，從而沒有人能做加冕之事，在無聖道各旗主商討之下，江漢珍只回應了他自己已經轉世，下一代轉世靈童已經出生，讓無聖道在管轄之地尋找無聖道主的轉世之身。

此消息一出，整個天下都為之一靜，無聖道主轉世，的消息也免不了被泄露出去，而大乾在得知此事之後，也派出人手試探過一次無聖道，最終也是以失敗而告終。

三年後，新神風國主懷胎三年，誕生一子，出生之時有紫氣東來之相，就被無聖道之人發現，並確認了轉世靈童的身份，並在一年後迎回無聖道，成為無聖道的轉世靈童。

自此之後，天地間在也沒有了江漢珍的消息，但大地之上，無聖道的一切都體現在方方面面，已經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無聖道祖的信仰不但沒有減少，甚至已經覆蓋一界。

而在新的靈童加冕了無數個諸侯王國，自此進入分封天下的時代，大勢之下，無人刻意逃脫。

就連以前的大乾，也成了大乾王國，自此天下再無稱帝之人。

而江漢珍在神風國地宮找到了一塊神碑，並且發現內部被煉入石碑之中的一個意識，而此人就是一位神王，也是教唆神風國叛亂稱帝的罪魁禍首。

原本江漢珍準備要抹除神碑的意識，但隨即發現神碑中散發的氣息並非仙道氣息，也不是武道氣息，而是類似於仙道記載中的魔道氣息。

頓時覺得此事不簡單，就帶着神碑離開神風國，遁入混沌之中，回到了本尊身邊。

在世界之外修鍊的江漢珍也明白這神碑是出自長生大帝之手，目的就是為了封印這五個魔道修行者。

就立即將之煉化，並且將這為碑靈與神碑徹底煉製在一起，成為類似於器魂異類的東西。

此法有傷天和，不為仙道所容許，但在關鍵時刻江漢珍也顧不了那麼多了，最終煉製了三年，才將神碑徹底煉化。

江漢珍看着手中的神碑，溝通了內部的器靈，就問道：“混亂魔主，現在可以說了吧。”

碑靈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開口說道：“成王敗寇，沒想到我堂堂魔主今日盡然落到成為器靈的份上，如今我已失去自我，你要問什麼就問吧。”

江漢珍滿意的點了點頭，要說混亂魔主，也是個硬骨頭，或許是害怕什麼，怎麼都不肯說他們五位魔主的來歷，所以江漢珍也不得不用此法將混亂魔主徹底化為器靈。

如今器靈雖然保留了以往的意識，但早已命不由己，生死全掌握在金漢珍手中。

所以只要一個念頭，就能讓混亂魔主生死，在生死壓力面前，混亂魔主也就沒了以前的高傲。

江漢珍問道：“那就從開始說起，從你們進入此界說起。”

“好。”

混亂魔主應聲而道，接着就開始說了起來：“我們五個十來自天魔界，按照你們的說法，就是一個大世界，征戰無數年，都以掠奪世界本源為生，自五千年前將仙界打的殘缺不全，就開始進攻武界，也就是此界所處的大世界，到哪最終攻打你們的時候，卻被擋住了腳步。”

江漢珍聽到這裏的時候，覺得有些不對，就問道：“混亂魔主，我乃仙道之人，但對你們天魔劫之人還是第一次見到，我仙道之中也無你們天魔界之人，為何要說仙道已經被你們天魔界打殘了。”

“呵呵。”

混亂魔主自嘲的笑道：“並非如此，你們所修之法與仙道極為相似，但最注重養生之道，法術攻擊能力也不是一般的弱，可就是很難對付，你真以為你們是仙道？”

“什麼？莫非不是仙道？”江漢珍聽得有些疑惑的問道。

混亂魔主搖了搖頭，說道：“你們所在的仙界，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仙界，在外人看來，你們最厲害的不是仙道，而是文明，各種道理都能在你們世界產生，當真是不可思議，而在外界人看來，你們主世界成為洪荒世界，所產生的文明複雜，就是我也說不清楚。”

“文明？”江漢珍自語道。

此事他還是第一次聽說，混亂魔主說不清楚，就是江漢珍也感覺有些難以理解，不禁沉思起來。

他也經歷過幾次一界文明的交流，不算主世界，有武道文明，巫師文明，血脈武士文明，還有如今的天魔文明。

這些都是能用一言而闡述，唯有自身的主世界，就有些模糊了，感覺好像受任何一道都能存在其中，好像從來沒有排斥過任何東西。

不但有武道，還有佛道，甚至魔道的都能發現一些影子，簡直是海納百川，就比如百家之說，沒一道都能主宰一方世界，但在主世界卻能共存下去。

原本以為是本來就有的，但仔細一想，好像永遠有一根線將這些牽扯着，看不見，摸不着，但又真實存在着。

瞬間，江漢珍感覺自己好像明白了什麼，但又仔細一下，又覺得好像沒有絲毫頭緒，感悟起來，就感覺心神都要被扯入其中，而且出現慢慢的融化之勢頭。

“轟隆。”

耳邊一聲雷霆響起，江漢珍忽然警覺起來，收回心神，回歸靈台，身體早已一身冷汗。

“好險，沒想到主世界竟然有這種規則存在，怪不得能夠有融合任何事物的能力，就是修鍊之人，一個不小心都會被心神牽扯其中，若是脫離不了，結果就是道化而去。”

平復了一下心情，江漢珍才回想起主世界規則的厲害之處，而主世界規則的發源地就是洪荒世界，只要進入主世界，就會沾染這種氣息，平時難以察覺，但在潛移默化之中，就會被主世界存在的那種規則所同化。

# 第二百四十章 陽神世界終

“怪不得。”

此時江漢珍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在主世界以及附屬世界之中，雖然仙道看似強盛，似乎就是主宰，但不止有仙道存在，其餘道理在主世界中也有辦法存在。

並不像其他的世界，對外來者有些天生的排斥，而主世界不一樣，任何道理都能存在，而從沒有被壓制的現象，即使有，也能很快的適應下來。

不像別的世界中，哪怕想盡辦法，能改變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經過一番詢問，江漢珍也知道了陽神世界的前因後果。

就是幾千年以前，仙道與魔道大戰之時，五位魔主剛好跟長生大帝遇上，最終在兩敗俱傷之下，同時落入陽神世界之中。

就是因為仙道魔道的進入，才使得陽神世界法則突變，幾人的戰鬥還在繼續。

五位魔主與長生大帝各自傳出道法，進行了氣運的爭奪，最終長生大帝培養出盤皇這等強者，強勢壓五位魔主一頭。

但最後盤皇與五位魔主聯合，對付長生大帝，那一戰長生大帝被盤皇偷襲，導致身受重傷，但五位魔主聯合之下，竟然敗在了長生大帝手中，被分別鎮壓在五座豐碑之中。

但盤皇也受了重傷，在世界地埋之所身化中心世界，就是此界所謂的天外天，而長生大帝也就此坐化。

雖然落了個兩敗俱傷的結局，可仙道更魔道，與本世界的武道三種修鍊方式竟然融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修鍊方式，陽神修鍊之法。

最終想要成就，就必須神魂仙道與煉體武道結合，而長生大帝與盤皇分別作了安排，就是這個所謂的大時代，兩者都安排的人來決定此界的氣運歸屬。

而此時的幾位大氣運之人都是這三方的安排，盤皇說在大時代會有大氣運之人自天外天而來，開啟新的紀元，至於長生大帝，也有這方面的預言，說的是天外，而不是天外天。

但江漢珍可不會認為長生大帝說的天外就是指自己，經過這三年期間，氣運之子洪易創出人龍易總綱，後來明白主世界文明之事。

兩者道理同源，都是在無盡的變化中尋求進化之路，所以江漢珍認為長生大帝所說的天外是指主世界那種道化之功，並非指一個人。

最後出現的如冠軍侯這類的天外天靈魂，心性乖張難明，根據他的一番推測，這冠軍侯可能就是五位魔主根據長生大帝與盤皇兩人預言之後牽強附會所做，並非是道化之功，而是人為造化。

就看冠軍侯自出道之後的張狂舉動，無不是應驗了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之相。

江漢珍在這幾年之內雖然在天外待着，但對陽神世界的關注沒有絲毫放鬆。

洪易根據所學，最終創造出人龍易總綱，而在大乾之中，四皇子最終被無聖道加冕，號大乾國主，而洪易被拜為太師，可以說是以後的帝師。

因果顯化之後，一切因緣在江漢珍眼中一目瞭然，也確定這位四皇子就是大時代的新皇，有統御四海之威能。

但如今卻沒有這種權利，只能退求其次的成為了大乾國主，偏居一隅。

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江漢珍所創的無聖道介入，奪取了天地之間的大部分氣運。

雖然成了小國寡民，但盤皇與長生大帝的安排最終實現了，只不過被縮小了許多，整個天下的底盤也被壓縮的成了大乾盛京那一塊地盤。

等到江漢珍找齊五座神碑之後，並將這些神碑中的五位魔主徹底煉入神碑之中，斷絕了五位魔主復活的可能。

但最終還是沒找到長生大帝的絲毫信息。

又十年之後，整個人道全部分成無數個小國，徹底的成就分封制度，但不管怎麼樣，每一任國主即位，都需要無聖道的加冕才可以，從而也徹底建立了無聖道的宗主之位。

至於原本可以統御四海的大乾國主，最終只能困守着盛京一塊地方，但在無聖道的引導之下，盛京再也不是天下的氣運匯聚之地，而氣運匯聚之地最終到了原本的楚護之地，而氣運最隆厚的地方，就是當年無聖道發跡之地。

“黃泥崗”。

此時的黃泥崗已經建立起一座無聖書院，成為天下眾生的嚮往之地，洪易因為在大乾王國之中，一直沒有資源來完善人龍易，最終在無聖道的邀請之下，捨棄了大乾的太師之位，入駐無聖書院。

最終與無聖道召集天下各派之人聯合，創出大時代的標誌，‘人龍易。’

人龍易成書之事，天地有感，無數的靈氣之花從天而降，地脈靈氣上升一個層次，無數的功德之光匯聚於人龍易之上，人龍易原稿被一眾莫名的氣運加持變成了一件功德之物。

繼而人龍易向著天空漂浮，而周圍的天道法則向著人龍易匯聚而去。

在天外的江漢珍冷笑一聲，“天道意志，竟然想着這般好事，此經為大道延伸之物，萬界融合之果，非是一方中千世界可以承受的，也不怕成那種德不配位之狀。”

江漢珍一眼就看出了此界天道的意圖，就是想將人龍易據為己有，成就自己，或許是天道的意志，或許是本能的進化。

若是一方天道真的能與人龍易結合，就會變得潛力無限，說不定最終能進化成永恆世界。

但江漢珍可不會便宜了這方世界，運轉法相之力，一隻巨大的手掌想着穿透世界而來，對着天空漂浮的人龍易一撈，書冊頓時被大手抓在手中。

而此時天地色變，日月無光，整個天地變得漆黑如墨，伴隨着轟隆隆的聲音，害死發怒了一般，就連此界的眾生都以為進入末日一般，進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慌亂之中。

繼而無盡的雷霆攻擊在天空中出現的巨大手掌之上，江漢珍只感覺到一道道雷霆之力從世界中四處向他的手臂匯聚，但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被手掌吸收，進入經脈之中，一個循環，就變成自己的本源之力。

江漢珍笑着一陣搖頭，暗道，‘真是不知者無畏，我最擅長的就是雷霆之道，竟然用此道來攻擊我。’

隨即收回了手掌，手中出現一卷書冊，正是一個時代的氣運之物，人龍易。

就在江漢珍準備離開之時，一道身影破界而出，站在了他的面前。

“學生洪易見過無聖道祖。”

來人正是洪易，自己的經書消失，而且天地的變化讓他心有所覺，接着就追了出來。

江漢珍看了一眼洪易的境界，點了點頭，說道：”不錯，陽神已成，有此功德，抵達彼岸只是世間問題。”

洪易對着江漢珍略帶恭敬的說道：“無聖道祖謬讚了，學生這點本事不足為慮。”

江漢珍搖了搖手中的經卷，說道：“你來此可是為了此經卷？”

洪易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說道：“原本是，但看到道祖之後，就改變主意了。”

江漢珍一陣詫異的問道：“為何？”

“傳聞道祖可穿梭萬界，學生做此經卷，就是希望人人如龍，讓眾生都能追求自己所需要的，此經在道祖手上，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學生有個不情之請，還望道祖答應。”

“你說。”

“還望道祖以後能將此經文傳遍萬界，學生感激不盡。”

江漢珍點了點頭，看了一眼洪易，笑着說道：“此時我應下了，你且放心。”

“多謝道祖。”洪易對着江漢珍一禮，轉身返回陽神世界之中。

江漢珍目送洪易離開之後，忽然感覺到經卷之上傳來一股生之力，頓時詫異的看了一眼經書，又看了一眼離去的洪易，神色中略帶喜色。

“原來如此，長生大帝早就是道果之輩，而且已經是有大羅之稱的道果，怎麼可能那麼容易死，原來是憑藉如此功德轉身。”

得到了長生大帝無事的消息也就放心下來，此界之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而且機緣不小，因緣已了，也就有了去意。

心神一動，一塊圓盤從靈台之中飛出，江漢珍就隨手將手中的經卷扔向了圓盤，接着圓盤發生了變化，四周浮現這八卦的符號。

接着江漢珍飛入玉佩之中，玉佩在虛空盤旋片刻，消失在陽神世界的邊緣。

而江漢珍離開之後，世界中的洪易好似有所察覺，磚頭看了一眼，漏出一絲玩味笑容，接着大笑一聲，飛向了世界之中的無聖書院。

# 第二百四十一章 歸墟之地

無盡的虛空中，一塊散發著毫光的圓盤物在內穿梭着，速度極快，用千里眼神通看過去，第一時間在面前，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宇宙盡頭。

圓盤玉佩的江漢珍鎮壓着靈台，祛除着穿梭之時的不適，至於外界，只看到無盡的黑暗，最多也就是灰濛濛的一片。

用他的認知來解釋，外界就是所行的路途就是宇宙之間的虛無地帶，一切活物不存，一切道則無用，就連往常一直以來都伴隨着他的天道法則都沒有絲毫存在。

不說天道，就連大道法則都變得若隱若現，好似不存在一般。

能感受到的就是自身的道果之力，永遠的護持在自己周身，保護這自己。

“因果不存，道法無用，無生無死，是為歸墟。”

根據遠古道經的記載，這就是傳說中的歸墟之地，只要活物存在其中，堅持不到一時三刻，就會被化為虛無，甚至連存在的痕迹都會被抹除。

江漢珍穩定心神之後，試着將自己的金仙道果之力探出玉佩之外。

但在外只看到道果之理形成一個很小的世界，並且很快的演化起來，繼而內部出現生靈。

此種生靈比之微生物都要微小，犹如在芥子之中，幾乎是一個剎那，就會消亡，但隨之下一代產生，連續無數個輪迴，不知道已經有了多少代生命的存在。

幾個呼吸之後，金仙道則所生成的世界就出了問題，世界界膜被歸墟之力破壞，世界之內的無數生靈前仆後繼的撲向世界破壞之處，彌補着世界的漏洞，以組織世界毀滅。

此時玉佩已經帶着江漢珍飛出了老遠，以他的神識再也看不見歸墟中一念所生成的世界演化。

但他知道在歸墟之中，這種世界即使意外生成，也逃離不了被歸墟之力所破滅的結局，消失是唯一的結果。

歸墟中無上下左右，也無古往今來，江漢珍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只是感覺這一刻很久，也感覺這路途時間很短，在玉佩之中做了很多事，但還是在歸墟中飛行着，一切都像是沒有了盡頭一般。

遙想往日種種，所做的一切都好像是為了仙道昌隆，但如今看來，也不全是。

最開始，就是一份機緣，臨死之際自己隨身的飛碟玉佩忽然出現變故，將他帶到了仙道主世界，也是因為自身所修雷霆之道的緣故，所以被接引過去。

之後被雷府所留，將西遊世界定位成了自己的主世界，之後無數年，都是在為天庭征戰，為仙道而行，要說自己，也成了仙道的一份子，好像被融入其中。

可之後經歷的越多，就越發的感覺自己的道好像並不會拘泥於一道，也並不會排斥任何一道。

世道如今，就連剛開始在西遊世界中的佛道，也覺得沒剛入天庭時候的那樣排斥或者仇視了。

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本身就出現在仙道一方，看不慣也是正常的，可如今在上一次穿梭之中，擺脫了仙道的限制，經歷了陽神世界，如今才發現，自己看仙道跟魔道，或者佛道的眼光是一樣的。

“分別心。”

這個詞忽然出現在心頭，江漢珍才發現自己對待有些事情是起了分別心的，就比如仙道與佛道的矛盾，自己下意識的就站在了仙道一邊，專挑對手不好的東西，可如今發現，對手不是沒有優點的。

就比如陽神世界的一些魔道手段，尤其是念頭修行之法，就是他所不具備的，也只有在陽神世界中的一些收穫，才懂得了念頭的施展手段。

若不然，也不會憑藉自己的一個金仙道果念頭，就能在歸墟之地憑空生出一方極小的世界來，雖然這方世界存在了數息，可這代表着他自己的心性修鍊已經步入大成階段，甚至自身的金仙修為，也因為有了以己道代天道的能力，徹底穩固了下來，距離傳說中的大羅之道，也只有一步之遙。

傳說中的大羅金仙，嚴格來說也是金仙，明悟己道之後，凝練道果，成就金仙，以己道代天道法則，甚至能夠改變天地法則，無漏無礙，存之上下左右，可去古往今來，被稱之為大羅金仙。

若說如此，以他如今的金仙修為，再加上還沒弄明白的飛碟玉佩，也有部分大羅金仙的威能，若是只憑藉自身道果，只能算個金仙大成之境界。

修為境界中，金丹境界可以認為是脫凡，那天下境界就能與天地同壽，最終達到金仙境界，就能說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成就真正的金仙不朽之境。

“如今看來，我現在是金仙修為，不管走到任何一界，都能上得了檯面，但在無盡的歸墟之中，也只是一個剛剛下水的孩童，算不得什麼。”

江漢珍自語一聲，看向外界無盡的歸墟之地，讓他想到犹如陽神世界中的修行之道。

身體犹如法船，靈魂就是駕馭船隻的人，想要抵達彼岸，選擇將法船打造的能夠在苦海中行駛，或者人的靈魂辨識水性，也如洪易最終走的道路，將身體修鍊成法船，將靈魂鍛煉成辨識水性的水手，兩者結合，就能在苦海中自有穿梭。

以他自己目前的修為，正是心神駕馭着道果在歸墟之地航行，本以為自己已經到了金仙不朽之境界，可如今看來，這才是一個開始，歸墟之地是宇宙次元之外的地方，而仙道次元之中，與之相比類似於一座海島，海島之外，就是無邊無際的歸墟。

神色淡然的看着外界無盡的歸墟之地。

寂靜，空曠，灰濛濛的一片。

沒夠方向感，也沒夠時間概念，唯一能辨別時間的就是自身的道果之力。

隨着飛碟玉佩在虛空中繼續穿梭，最為的那一層防護之光已經變成了薄薄的一層，在也沒有了剛離開陽神世界時的那樣厚重，穩定，此時的那一層防禦之光，已經有一種搖搖欲墜的樣子，好像隨時都要被歸墟之力破滅一樣，這讓他神色中出現一些擔憂。

以往穿梭之時，神識根本沒有看外界，也是因為修為比較低，就連自己都有些顧不上，還哪有心思觀察外界。

但他多次的穿梭，對圓盤玉佩這個已經成為伴生之物的寶物也有一定的了解。

此物神秘，就是他已經是金仙之境，都沒有完全明白此物的來歷，以及全部的用途。

隨着修為的提高，也知道此物最善權衡，在雷霆都司之時，每次穿梭的地方都不是由自己決定的，而是由飛碟玉佩自己探索決定。

而自己唯一能選擇的就是是否推遲穿梭，仙道以前混亂不堪，甚至有了一些退化的現象發生。

內部已經出了問題，在他一次次的穿梭之下，肅清的世界本源，讓整個仙道穩定下來。

但接下被玉帝送往域外戰場的時候出了問題，不知道去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但所做的還是權衡之法，也只有氣運充足的時候，飛碟玉佩才能進行下一次穿梭。

# 第二百四十二章 權衡玉樞

直到掙脫飛碟玉佩核心之處那一道雷符的束縛之後，經過一方世界的氣運收集，飛碟玉佩得以自主穿梭，江漢珍才有一種本該如此的感覺。

被那倒雷霆之符加持之後，不管如何穿梭，結束之後就會回到仙道主世界，而現在，只能感覺到飛碟玉佩的中樞之處显示一個大致的方向，至於要去哪裡，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毫無目的的穿梭，不但沒讓他感覺到心慌，竟然有一種本該如此的感覺。

隨着修為境界的提高，在圓盤內部感應出一絲若有如無的權衡法則，又類似於雷霆都司之中玉樞神殿中的玉樞規則之力。

原本以為這種法則是在雷霆都司任職之時所沾染的，如今看來，並不是這樣，那道雷霆之符雖然與圓盤內部所散發的那一絲法則相似，但兩者還是有區別的。

雷符中的玉樞法則是建立在仙道之上的法則，而圓盤之中所散發的權衡法則沒有建立在任何文明或者修鍊體系之上，有一種出自大道的感覺，想要尋其根源，也無從查起。

也讓他發現一個規律，不管仙道與魔道大戰，還是佛道想要尋求棲息之地，又或者武道之人正在施行着融合仙道與魔道的修鍊之法，而保存自己，又或者巫師之道與武士之道其中的衝突。

這些好像都不能影響飛碟玉佩的運行軌跡，並不是只會在仙道出現，在任何一個次元之中，都有可能出現，並不隨着仙道的意志，或者魔道的喜好而出現，所行的地方，就是有需求的地方。

而所需的能量，就是氣運，想要得到這些，只有讓天地完善，大道鮮明，自由進化，才能快速攝取到所需要的能量，進行下一次穿梭。

若是什麼也不做，飛碟玉佩就好似無用之物。

但江漢珍也不會認為自己能跟隨或者控制玉佩穿梭的時間，就認為飛碟玉佩就是自己的東西。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倫常乖桀，立見消亡。

若是有一天自身的德行不苟，就沒有擁有此物的資格，肯定會出現一些災禍，甚至身隕的可能，當自己真正的身死魂滅，飛碟玉佩也會像自己剛得到他的那樣，出現在任意世界的某個角落，等待有緣人而進行新一輪的穿梭之旅。

以仙道的解釋就是有德者道自來居，有道者長養德體，雖然此物與他靈魂融為一體，但並不是他自己所有，只是有擁有此物的資格，與真正的擁有此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就在江漢珍心思放空，參悟飛碟玉佩道則之時，無盡的歸墟盡頭出現一絲亮光，等到近一點，就看見類似於世界膜胎一般的地方，隔絕了歸墟的侵蝕之力，神識望去，歸墟之力在不斷的侵蝕着這份邊緣之物，但從內部無盡的虛空中匯聚出來一種力量，加持在膜胎之上，抵擋着這種歸墟之力的侵蝕。

偶爾能見到一塊破損的地方，但幾乎在瞬間，就會被次元宇宙中匯聚上來的那種力量所彌補，又重新抵擋住歸墟之力的侵蝕。

江漢珍心頭略有所悟，這不正是自己在歸墟之中用道果之力所創出的那個小世界嗎，雖然極為渺小，但內部的生靈也在極力的抵擋着，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下去，無數的生命體前仆後繼的奉獻出生命力，來抵擋着歸墟之力的侵蝕，直到一方世界滅亡，被歸墟所同化。

而面前的這方次元宇宙也與之類似，無數的世界將自己所產生的力量消散在宇宙虛空，最終匯聚在宇宙邊際，抵擋着歸墟之力，不讓歸墟之力侵蝕下去。

到了此時，江漢珍好像明白了什麼，但有覺得什麼有不明白，心中思索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語，可隨後又覺得不是太合適。

繼續參悟下去，就會覺得百思不解，好像就差那麼一絲。

知道這是自己遇到了瓶頸，也不再多想，最終還是按照以往的修行之法，按部就班，順其自然即可，只要積累夠了，一切也就會變的順其自然。

飛碟玉佩帶着江漢珍到了次元宇宙的邊緣，稍頓片刻，次元膜胎之上出現一個極小的窟窿，飛碟玉佩閃過一絲微光，瞬息之間鑽進被歸墟之力所腐蝕的窟窿之中，隨即消失不見。

隨後有一股力量從世界之中匯聚，將剛才被歸墟之力所腐蝕的小洞恢復，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般。

歸墟之中還是一片寂靜，虛無，無古往今來，無上下左右。

······

無盡的宇宙虛空之中，有無數的繁星點點墜飾在虛空之中，一塊飛碟玉佩在無盡的宇宙虛空中穿梭着，飛行的好像漫無目的，有好像遵循着某種軌跡在運行着。

江漢珍放出神識，竟然能看見很遠的距離，比之前在歸墟之中暴漲很多，但隨即好像被什麼規則壓制了一般，被壓縮在一個極小的範圍之內。

可就在剛才的那一瞬間的神識探查之下，卻看到了好多。

整個宇宙就是一個整體，在遵循着某種莫名的軌跡在運行，在他看來，就和仙道的陣法一般，只不過這個陣法是先天存在，自然生成。

而這個龐大的運行規律之中，又有無數個小的規律組成，或者一個，或者數十個，或者幾百顆，有的甚至成千上萬個，但沒個個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散發著那種能夠抵擋歸墟之力的能量。

江漢珍隱隱的有所猜測，這些能產生能量的星球團，肯定有存在生命的星球，而這個星球團，江漢珍猜測應該就是世界，類似於以往穿梭過的世界。

意志以來都是一眨眼，就被飛碟玉佩帶到了目的地，修為低下，也沒那個能力來觀察，如今成就金仙，並且修為穩固，才有多餘的精力仔細觀察。

“沒想到世界竟然是這種形態存才，如今才得以一觀全貌，也許宇宙次元就是由無數個小的星系組成，又有無數個星辰組成星系，又有無數個小的物質，匯總在一起，就是新球，而能夠讓生靈生存的地方，就成為世界。”

江漢珍心中如是猜測，也是因為沒有仔細觀察過那種所產生的氣息，所以有些還不是太明了。

原本準備繼續乘坐飛碟玉佩繼續觀察一番，可接下來忽然看見附近的一個星球世界之中有一股漆黑之色侵入其中，讓他看着有些奇怪，而這時，飛碟玉佩之中的能量也好像快耗盡了一般。

“既然在此地耗盡能量，或許此界就是原本的目的地，既來之則安之，那就去一探究竟。”

江漢珍一陣自語，就控制着飛碟玉佩飛向了幾個星球所形成的膜胎旁邊，飛碟閃爍幾次，耗盡了能量。

江漢珍暗道一聲，‘麻煩，還要我親自進入世界之中。’

說話之際就跳出飛碟玉佩，對着飛碟玉佩打出一道法決，飛碟玉佩瞬間變小，鑽進江漢珍靈台之中停在了靈台深處，就不動了。

江漢珍無奈的搖了搖頭，嘆道：“這大爺又開始罷工了。”

接着運轉法力，對着世界膜胎打出一道雷霆，接着膜胎之上出現一道裂縫，江漢珍縱身鑽入其中。

但接下來無盡的世界法則向他匯聚，江漢珍還沒反應過來，就被無盡的世界法則所包裹。

“不好，世界規則自主防禦，竟然用這種方式阻止域外天魔，不再外阻止，也不滅殺，竟然將域外生命囚禁，今日算是開了眼了。”

雖然知道現在要被世界法則所囚禁，但他也不是很擔心，他如今剛從另外一個次元宇宙中橫渡歸墟而來，本身的力量已經消耗甚多，如今最需要的就是補充所消耗的法力，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一方機緣所致的世界，怎麼可能被如此簡單的嚇道。

幾乎在瞬間，就凝聚出無數個蘊含雷霆之力的光點，以最快的速度彈向世界各處。

若是算起來，足足有上千顆之多，但就他送出上百個之後，世界規則忽然發力，將他完全包裹在原地，不得動彈。

江漢珍悠悠一嘆，“還好，送出去許多雷霆之種，不然真被囚禁在這個地方到天荒地老了。”

# 第二百四十三章 學生加隆

“加隆，我們馬上就要畢業了，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一個頭髮赤紅天然捲髮的少年問着身旁的男孩，兩人看起來也就二十歲左右的的樣子。

兩人都是德林學院的高材生，屬於天之驕子一類的任務，而他們所屬的王國叫做肯恩王國，在神啟大陸中也算一個不大不小的王國。

人類的進化離不開神話傳說，神啟大陸也是在神話傳說的伴隨發展至今。

也有無數的超凡存在，但這些，永遠都是遠離着普通人。

直到整個神啟之地進入蒸汽時代，這種超凡就更加的遠離了大眾，可是超凡的傳說，永遠沒有停止過。

一頭金黃色頭髮的加隆是學習萬物原理學的，簡稱物理。

原本的打算進入王國政府部門，這樣對他來說，以後也會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和一份不菲的收入。

原本也是有夢想的，但家庭的貧窮，註定了不能很任性的去追求夢想，掌握權力才是致富最好的辦法。

沒錯，當官之路，不止在仙道世界列為首選，在這個異界他鄉也同樣適用。

但就在幾日前，加隆從圖書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被一道光點擊中，當場昏迷，等他醒來之後被送到了醫院，雖然什麼事都沒有，但他的人徹底變了。

加隆在好友兼同學凱文的詢問之下，又進入了思緒飄飛的狀態，而他此時的眼睛中，出現犹如閃電一樣的光芒，讓身旁的凱文看的無比揪心。

加隆自從被帶着電光的閃電擊中之後，就產生了無數的幻覺，腦子里全是雷電變化的場面，各種各樣的變化，簡直前所未聞，剛開始以為這是自己的精神出了問題。

他他的囊中羞澀，註定不能去正統的心理專家那去檢查，但作為學霸的他，自然有自己的辦法，就是讀書，自己學習心理學，但還是毫無頭緒。

直到被腦子中的雷電演繹之法折磨着快要奔潰的時候，就開始研究起來也不再排斥，其中的雷電原理，在他所學的知識驗證之下，竟然完全正確，甚至還有許多自己根本無法理解的原理。

自此只有，他的想法就變了，不準備去王國政府，而是準備進入王國的科學院。

心道，‘也許只有科學，才能解釋出我腦海中這些雷霆的變化原理吧。’

凱文看着身邊的加隆思緒飄飛，眼神中的擔憂溢於言表，輕輕的推了一把加隆，說道：“加隆，怎麼了，你沒事吧。”

“哦哦，沒事沒事。”加隆被忽然驚醒，下意識的答應了兩句。

剛才加隆觀看着腦海中的雷電演繹之法，竟然有一種身化雷霆，直上九霄的感覺，感覺自己若是不醒來，下一個就會化為雷電，飛上天去。

“怎麼了凱文？”加隆看着一旁有些焦急的同學，有些不好意思的問道。

但他自己卻有一種好險的感覺，此時的他身上已經被汗水淋濕，後背有一種涼颼颼的感覺。

凱文有些無奈的搖了搖頭，說道：“你最近是怎麼了，自從那次昏迷之後，好像就變得不對勁了，要不要去醫院檢查一下，我認識一位很好的醫生，要不介紹給你。”

“不了不了。”加隆趕緊搖了搖頭，其實他早就有去醫生那的想法，可他自己的條件，卻不允許這樣做，家庭條件不容許他生病。

接着說道：“我沒事，只不過這幾天沒怎麼睡好而已，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沒什麼事，你就別擔心了。”

“那好吧，你自己把握就好，若是需要，我將你介紹過去。”凱文善意的說道。

“謝謝，若是需要我會找你的。”加隆禮貌的笑着說道。

兩人就這樣一直走着，等到開走道宿舍的時候，凱文忽然開口說道。

“下周我們準備去約翰伯爵城堡郊遊，你去不去？”

“都有誰？”加隆下意識的問了一句，雖然很想去，但想到自己不多的積蓄時，心中一陣自嘲，就將想去的那種想法打消了。

凱文似笑非笑的說道：“喬安娜也去，你我，還有漢森，戴麗，還有尼爾，就我們六個。”

當加隆聽到喬安娜的時候，眼睛忽然雷光一閃，但在凱文的眼裡，就看的加隆好像雙眼冒之金光一樣。

接着就說道：“你不是一直喜歡喬安娜嗎？都暗戀了三四年了，這次出去，或許可以試着表白一下，數不定黑暗女神會祝福你，喬安娜會答應做你的女朋友。”

加隆被說的面色羞紅，但隨後那種的那種雷電變化的場面讓他變得冷靜下來。

不知為何，會出現一種奇怪的想法，原本被人提到喬安娜，就有一種羞愧的感覺，當站到喬安娜身邊的時候，就會想入非非，甚至連兩人以後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但從來沒有敢於付諸行動。

但如今，竟然有一種特別冷靜的感覺，兩人的地位註定到不了一起，從以往得到喬安娜所泄露的信息來看，喬安娜身份不低，帶着一種不同尋常的氣質，此種人有過良好的貴族教育，非富即貴。

雖然喬安娜從來沒有泄露過自己的背景來歷，但加隆就猜到了，心中有些奇怪。

‘難道我有占卜師的潛質？竟然能看出一個人的過往來？’

有些不敢信心的看着身邊的凱文，腦海中一如既往的雷霆再演繹着各種變化，到哪思維冷靜無比，從凱文的身上看出了凱文家庭條件不錯，但上面還有個哥哥，好像他的哥哥一直壓着他一頭。

又看出凱文雖然看似風光，但家業好像與他沒多少關係，想要出人頭地，只有靠自己拼搏，若不然，只能被分到一小部分財產，一輩子衣食無憂。

可他就看到凱文這幾年一直很活躍，尤其是在有前途的同學面前，比如學習好的，家庭條件不錯的，都極力的要保持關係。

讓他想到，凱文一定不會甘於家里所分到的資源，即使一小部分，也能讓一個人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只有不滿足現狀，才會如此积極。

心中好奇之下，加隆並沒有回答要不要去，而是感慨的說道：“這麼快就畢業了，那你以後準備做什麼，想自己干一番事業？”

凱文詫異的看了一眼加隆，他這種想法也只是心中想想，從來沒說出來過，雖然以後就準備這麼干，沒想到被加隆說了出來，有些不確定的看着加隆，是不是被看出了自己的想法。

而加隆隨意看了一眼身邊同學的眼神，心中肯定了下來，覺得這就是同學的想法。

但也裝作什麼都不懂一樣，凱文看着加隆說道：“沒有的事，家裡的事都很多，根本不需要我去自己做些什麼，若是想要做什麼，直接幫家裡忙就行。”

但說著眼神就黯淡了下來，加隆看了一眼，心中暗笑，‘這位同學也是有故事的人。’

隨即有些不適應的搖了搖頭，不知為何，自從被那個雷電砸中，雖然時不時會出現一種可笑的想法，但思維卻靈活了很多，很多以往想不明白的問題，現在都能想明白。

還有就是以往看見這些同學在高談闊論，都會一種自卑的感覺，就是見了以前暗戀的喬安娜，就會羞愧的抬不起頭。

可是如今他有一種感覺，就是現在肯恩王國的女王站在他面前，也沒有多少自卑。

使勁了搖了搖頭，以為這是一種錯覺，記得以往跟身邊的凱文說話的時候，雖然在凱文的有意接觸之下，在加隆認為，凱文是自己為數不多的好友之一，但以前兩人接觸的時候，加隆自己都有一種唯唯諾諾的感覺，總認為自己低人一頭。

但是現在，那種天然的自卑感好像消失了一般，就想好神話故事中被紅月之主剝奪了快樂的快樂女神一般，自己就像是被腦子中的雷霆畫面剝奪了自卑，取而代之的事自信。

甚至自嘲的想到，快樂女神碑剝奪了快樂，紅月之主將快樂播撒在人間，從此人家有了快樂，而快樂女神就此隕落，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再也不見蹤影。

但自己雖然不是自卑之神，但被腦子中的雷霆畫面剝奪了自卑，可是自己並沒有就此身隕，而是由一種不卑不亢的性格取代，相比於快樂女神，自己無疑要幸運很多。

就在被雷霆畫面擊中之後，他的腦海中時不時會冒出許多奇怪的想法，也容易被類型畫面所吸引，變得心不在焉起來。

# 第二百四十四章 雷霆種子

身邊的凱文看着又變的精神恍惚的加隆，心中有些猶豫起來，這次郊遊的組織者是他和漢森，兩人選擇的都是同學中最有潛力的同學，就比如喬安娜不但成績好，而且看起來很高貴。

戴麗的家世不凡，她父親是本市的議員，至於尼爾，是大商人之子，家族的生意遍布整個肯恩王國，甚至鄰國，只不過這個消息只有他和漢森清楚，尼爾和喬安娜一樣，都將自己的身份瞞的緊。

他和漢森，他就不用說了，一個沒多少地位的家族次子，而安森父親是官員，漢森也學了他父親那一套，與凱文一起，準備臨近畢業，來幾次郊遊，以建立自己的人脈。

這樣的郊遊他們在臨近畢業的時候組織了許多次，每次都是不同的人。

而這次卻不一樣，幾位同學都不是很容易組織到一起的，也是他們兩人最後組織的一次郊遊活動，喬安娜，戴麗，尼爾自不必多說，三人家世不凡。

就比如喬安娜，就是他們兩見了都會產生一種自卑感，更別說其他人了，至於戴麗和尼爾，自有他們自己的高傲，也只有同等地位的人待在一起才會融洽一些。

至於加隆，雖然是學霸一枚，但在他們看來，這並不是高看他一眼的理由，主要是加隆在學校太過於低調，本身也沒多少朋友，一直都穿梭在圖書館與教室，唯一出去的地方就是學校不遠處的咖啡廳，當然不是喝咖啡，而是當服務生，勤工儉學。

這次郊遊是兩人組織的最後一場，班裡的其他同學都已經組織過了，剩下一個凱文，也沒找到合適的隊伍，最後也是凱文覺得這樣有些不好，所以就在這次郊遊活動中帶上，若是不然，以後萬一加隆發達了，知道了兩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同學，面子上也不好看。

但看到凱文跟他說話的時候，思維一直在別處，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讓他猶豫了起來，這次的郊遊在他看來是很重要的，比以往的都要重要，說不定以後能幫上自己。

若是凱文這個樣子，惹怒了別的同學，讓這次郊遊不歡而散，那就得不償失了，正在猶豫是不是將凱文取消了。

而這時加隆也不再思考，心中打定主意，要弄明白腦海中的問題，當官的這條路肯定不行了，只有進入王國的科學院，進行研究，才能弄明白真相。

眼看到了宿舍，就對身邊的加隆說道：“到宿舍了，你今天怎麼有閑工夫來宿舍，是不是來收拾東西的？”

“恩，對，雖然我在外面住，但宿舍的床位還是在的，有些東西也不能這麼扔着，趁着今天有時間，就搬回去。”凱文點頭說道，但看着加隆，總感覺自己很被動的樣子，讓他有些不適應。

加隆笑着說道：“走吧，我幫你收拾。”

凱文本來是要拒絕的，但不知怎麼，就答應道：“那多謝了。”

“不客氣，畢竟同學一場。”加隆不在意的說道。

但凱文聽到耳朵里就有一種羞愧之感，剛才還想着不理會這位邊緣化的同學，雖然這人是學霸，為了不影響他的社交活動，竟然要將加隆排除在外，被如此一說，竟然不好意思起來。

在加隆了帶領之下，一路遇到的同學，加隆都在前面笑着點點頭，或者打一聲招呼，很快的到了凱文所在的宿舍。

就見加隆上前開始收拾，動作流暢，將所有凱文的東西都收拾到了一起，最後與凱文一起將東西帶到了校門口。

而接凱文的馬車早就在門口等着，等到加隆將東西班上車，對着凱文笑着說道：“好了凱文，我就送你到這了，多謝這幾年的照顧，我改回去了。”

凱文與加隆揮了揮手，就轉身準備回去，此時臨近畢業，讓他不得不考慮以後的方向，腦海中時刻都演繹着雷霆變化的圖案，讓他所有的計劃都被打亂，現在已經初步適應，所以不得不重新規劃以後的路。

而凱文看着瀟洒離去的加隆，鬼使神差的喊了一句。

“加隆，這周末有沒有事？一起去約翰古堡，喬安娜也會去的。”

加隆正想着自己以後的道路，被此一問，下意識的就要拒絕，忽然心神一動，有一種心血來潮的預感。

沒錯，就是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凱文口中的古堡肯定不簡單，說不定與自己腦海中的雷霆演繹畫面有關係，即使沒有關係，也有得知這些事情的線索。

這就讓他改變了想法，轉身對着凱文笑着說道：“好啊，周末我會去的。”

凱文鬆了一口氣，說道：“那好，周末早上就在校門口集合，我們一起乘坐火車過去，預計三天時間，你先準備一下。”

加隆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對着凱文揮了揮手，轉身進入校園，向著宿舍走去。

自數日前，天空中出現無數閃爍着雷電的光點，四散在神啟之地各處，速度極快，眨眼就消失。

但此界的修行者也不簡單，竟然捕捉到極致，結果無一例外，都就此自毀，甚至發生了極強的爆炸，炸傷了許多人。

江漢珍在世界中散出光點之時，就考慮到這些問題，作為在此界看來的域外天魔，自然不能被別人研究出來歷，哪怕一絲都行。

此界的自然法則既然你能將自己束縛在世界外層，就註定不凡，出現修行者也是應有之理，江漢珍並不會自大的認為自己到哪裡都是無敵的存在。

雷霆種子散布出去，就是在尋找與與雷霆屬性有相似之處的生靈，哪怕一絲都行。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從事於道而同於道，從事於德而同於德，唯有屬性相近，才能不排斥的融合一二。

若是有人像樣將這顆雷霆種子囚禁，而雷霆暴虐的屬性就註定了不會妥協，就會發生自毀，所發生的現象就是同歸於盡，發生劇烈的爆炸，從此雷霆種子消失。

而若是與邪氣森森的生靈所融合，犹如火上焦油，一點就暴，而就在雷霆之力剛落入地面的時候，一個正在參拜邪神，用生靈來獻祭的教會據點中，雷霆種子好巧不巧的躲到了正在祈禱的大祭司身體中。

而這位大祭司之感覺到全身難受，接着就全身閃爍着電光，隨即一聲爆炸，將整個祭壇都夷為平地。

而背後正準備享用祭品的邪神被這種力量斬斷了鏈接人間的通道，能做的只能是發出一聲怒吼。

雷霆種子之事在神啟大陸各地上演着，有的人即使融合，但好像除了問題，總以為自己就是雷電，見到一些神秘的事情，就想衝過去，但隨即被趕來的警察所擊斃。

還有人受不了這種神秘現象，被雷霆所佔據了意識，成為雷霆使者，性格使然，就認為自己有偉大的使命，從此隱藏在暗處，祛除邪氣。

甚至有人將自己所看到的告訴其他人，被當成精神病人對待。

但也有心神強大一些的，沒有迷失自我意識，竟然感覺到雷電圖像的偉大，就秘密成了一個以拜雷霆之主的教派，在一個王國中發展起來。

至於加隆，是與雷霆種子融合最完善的一個，也讓江漢珍關注起來。

此人不會是高材生，思維緊密，資質不凡，並沒有被雷霆種子的意識影響的迷失自我，而是能用一種辯證的眼光來看待神秘現象，而這正是江漢珍所需要的。

因為雷霆的屬性，融合之後也沒有發生什麼悲劇，所發生的悲劇都是自己作死造成的，江漢珍本身不是邪神，這些融合雷霆種子的人也不會像信仰邪神一樣的被弄得家破人亡。

最起碼，在雷霆種子存在的地方，就是邪神也要退避三舍，只要這些人存在，就能打造出一塊極樂凈土。

江漢珍也只是播撒了百十顆種子，有一般的被毀滅，或者落入了邪神信仰者身上，做了除邪之事，其餘的都存活了下來，並且與宿主所融合。

只要不出意外，這些人在經歷一番融合之後，都會步入修行之道，但這些人根據雷霆種子之事走上的修行之路的路途卻是五花八門，讓江漢珍大開眼界。

有稱為雷霆化身的，有參拜雷霆之主的，有觀想雷霆鍛煉神魂的，有用雷霆之力煉體的，有以雷霆當做進化道路的，還有很多，就是連江漢珍自己都覺得這些人思維不一般，竟然連這種都能想出來。

而讓他最為期待的就是這位叫加隆的大學生，他從最開始自我意識就與雷霆之力比較融洽，用雷霆秘法選取弟子的標準來說，加隆就是最合適修鍊雷法的弟子。

而加隆本身就是學霸級別的人物，對此界的文明了解不叫深刻，又善加學習，自從被得到雷霆種子，就開始用此界的學識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就是弄不明白，也會自主的學習新的知識，或者針對性的學習，解釋腦海中雷霆演繹圖的現象。

不說地位氣運，但這種精神正是江漢珍所期待看到了，他也想知道自己的道在這種異界文明中是如何演繹的。

自此之後，就在世界最外層被囚禁的地方開始觀察起來。

# 第二百四十五章 反省己身

加隆回到宿舍之後，就開始對自己的一些異常思索起來，並且對雷霆演繹畫面的影響，用鵝毛筆寫在日記上。

學霸就是不是一樣，想要進步就堅持着自我反省，自我總結，自我修正，已經暗合了修行法則。

所謂修行，就是時刻修正自己的道路，將自己錯誤的想法，錯誤的修為，錯誤的理念，時時刻刻的進行修正，讓自己的心靈圓滿，行為圓滿，從而達到心神合一，向著更高層次的生命形態進化。

‘雷電變化的圖像在我腦子里已經第七天了，經歷過仿徨不安，甚至恐懼，我逐漸的適應了這種異常。

從目前看來，好像對我沒有任何影響，甚至我的思維比以前要活躍，以前想不通的地方現在好像開了竅一樣，悉數盡知。

今天凱文來跟我說郊遊的事情，但不知為何，我竟然猜測出了他的內心想法，凱文從內心是不願意與我一起的，在他看來，我並不值得他花費心思，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我的學習成績，但在貴族眼中，這什麼也不是，我不會妄自菲薄的以為自己了不得。

對，就是這樣，我竟然知道了他的想法，和知道喬安娜背景不凡一樣，雖然聽起來有些荒誕，但我竟然有一種這就是真相的感覺。

難道我有傳說中占卜師的牽制？’

寫道這裏，加隆自嘲的一笑，此事的他感覺到頭腦清晰，好像被重新開發過一樣，許多事情都明白了。

想着以往自己在人面前自卑的樣子，甚至有些畏畏縮縮，被女孩子靠近就變得面紅而出，連話都說不利索，要了搖頭，繼續寫了下去。

‘以往的我好像被自卑女神眷顧了一樣，被她纏繞着，一度成為了我與人接觸的障礙，其實我並不喜歡她，不想與她纏綿下去，因為我知道，這樣下去我最終一事無成，家裡的所有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能與她纏綿而拋棄了家人。

就在這幾天，好像我們分手了，是她離我而去，還是我已經將她拋棄，這都不重要，但我知道，這一切的變化都是我意識中的這些奇怪的東西，祂就像勇敢的屠龍騎士一樣，勇敢，正義，堂皇而大氣，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在人家行走，祂的出現，驅散了我一直以來的陰霾與黑暗，我喜歡之中感覺，我想我愛上了祂。’

頓了一下，加隆閉上眼睛，就能看見腦海中雷霆出現的各種畫面，仔細的感覺着，慢慢的會發現身體好像輕鬆了很多，又接着寫了下去。

‘從目前看來，這種未知的神秘對我並沒有壞處，祂並不是邪神一樣的引誘人墜入深淵，第二點，我發現祂能改善我的思維，讓我頭腦變得更加靈活，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都想通了，第三點，我竟然發現我身體比以前好了很多，照着鏡子我竟然從我身上看到了久違的陽光，第四點，一切墮落的惡習逐漸的消失不見，我甚至有一種感覺，深淵之中的惡魔已經沒法引誘我了，因為我沒有任何一點符合祂們引誘的條件。’

加隆寫到這裏，會心的笑了一下，笑容，在以前可是很少的，因為無盡的壓力與自卑，笑容很少，但如今就這麼幾天的笑容加起來比以往的還要多。

最後加隆寫道，‘我決定以後就去科學院，就在我們學院旁邊，他們有專門研究電力的項目，我腦海中的電力，也唯有這樣才能解釋清楚，我是在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至於傳說中的超凡者，我想以我目前的地位肯定接觸不到，是真是假都不得而知，也唯有去科學院這條路才是最適合我的。’

加隆一口氣將自己的總結寫完，最後不知怎麼想的，在最後寫下一段祈禱之語。

“偉大莫名存在的雷電之主，您的忠實的信徒加隆在此祈禱，願我永遠不迷失自我，被被惡魔誘惑，驅散身邊的陰霾與黑暗，讓我身邊的人安康。”

加隆寫完之後，就取出早就從圖書館借好的關於雷電的書籍。

雷電的異相在神啟大陸有很多記載，但他發現，只要有雷電存在過的地方，就不會發生那些解釋不了的超凡現象。

王國之中有許多無頭公案，最後雖然有一個解釋，但在加隆看來，這有些牽強附會了，經不起絲毫推敲，若是仔細看來，這些事情另有隱情，至於如何，以他現在的身份地位肯定無從得知。

但經過打雷閃電出現的地方，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發生無法解釋的事情，一切都會變的平安無事。

加隆越想越覺得就是如此，感覺自己好像發現了一個了不得的事情。

這两天加隆就在宿舍待着看書，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圖書館與宿舍，期間去了一趟他打工的咖啡廳，不顧老闆的挽留，辭去了這份微薄薪水的工作。

要是原本的他，有可能會對老闆的挽留感動，但現在，竟然從感覺到老闆內心的謾罵。

加隆為人老實，做事任勞任怨，經常被延長工作時間，但沒有多出來的薪水，老闆在內心中罵加隆不識好歹，竟然突然辭職，這麼一個傻子給他工作能讓他節省很多，若是走了又到哪去找這麼一個傻子。

這就是老闆的心聲，加隆看見咖啡店老闆那種虛偽的笑容之下，竟然藏着這中思想。

但也沒有多說，最後結清了三個銀幣的工錢離開了勤工儉學的地方，對於店老闆的想法，他也沒說什麼。

至於這種人，他不想與之太過接近，也不想過多的疏遠，保持一定的距離就行，不卑不亢，是他在這幾天總結出與人接觸的一種態度。

又想到自認為是好友的凱文，凱文對他和善，可他在這幾天凱文不但對他和善，對任何人都是如此，凱文有自己的目的，所以才會如此。

若是以往，加隆甚至有一種凱文若要他幫忙，一定兩肋插刀，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幫他，一定不會讓自己為數不多的朋友失望。

可到了現在，也明白付出與回報的關係，是對等的，欠了就要還，欠的越多，還的越多，若是還不起了，甚至可能連命都搭上。

至於那些被深淵惡魔引誘之後的人除外，他們本就對世界存在極大的惡意，只會一味索取，很少付出，這是他所不願的。

他願意做一個有人格的人，做一個正直的人，就和腦海中的雷霆圖像一樣，將一切惡念祛除，演繹出自己的道理。

# 第二百四十六章 集合出發

世界外層的江漢珍觀看着雷霆種子所演繹的大道，同樣是一顆雷霆種子，一百個有一百種利用種子的方法，若是悉心培養這份種子，最終都能成就自己的大道。

就如當年江漢珍自己，也是以雷霆普傳法門入的道途，幾乎成為了他的本源之道，稱為真種子也不足為過。

這次的雷霆種子凝聚出他的大道，有點化生靈開啟智慧的功效，如今已然是金仙道果，也有了凝聚自身大道種子的資格。

雖不能讓人一步登天，但只要不是愚笨之人，也能讓人步入道途。

如今出去一些被此界超凡者發現並毀壞的雷霆種子，其餘皆在此界生靈之中種植成功，只要細心培育，讓其慢慢生根發芽，最終也會開花結果。

江漢珍非邪神一流，不會做出等到得了種子之人有所成就，或者自己所凝聚的權衡雷霆之道在此界有一定成效，從而跳出來以掠奪之勢收割一波，以補充自己的道果。

雷霆的屬性註定做不出邪神之事，雷霆本位大道堂皇正氣所化，有素清本源，權衡天地只能，為天地正氣之祖，統御生死之能。

從事與道則同於道，若無雷霆心性之屬，又何有雷霆居身。

在此界所播撒的種子，所能得益的就是將此界邪惡之氣歸屬天道，讓世界進入自然進化的狀態，如此多得到雷霆種子之人行走人間，也算是一份不小的功德，作為種子的來源，所得到的功德他肯定會分潤許多，道那時候就能憑藉此功德融入實際之中。

而在這些得到雷霆種子的人自行琢磨修行的過程中，他也能通過種子的變化觀看這些人是如何利用雷霆之力的，而這些感悟心得就跟他親身經歷一樣，就等以幾十個人一起幫助修行。

原本江漢珍是準備了千枚種子，只是沒來的及播散出去，就被天道法則限制在世界邊緣，若不然以千人雷霆之人行走人間，所得到的功德肯定會讓天地對他的舒服減少許多。

但江漢珍也沒有多少遺憾，好歹還是種下了許多種子，若不然被困在世界邊緣，要想脫身就不得不和傳說中的邪神一樣，用意識或者託夢的方式來引誘人祭祀他，就是降下一顆種子都非常不容易。

自播撒種子開始，已經有好幾天了，但江漢珍感覺到世界法則對自己的束縛少了一絲，若不是他心神強大，還真察覺不了，有此變化，也讓他放心不少，就這一絲的改變，就是希望。

只要耐心的等待種子生根發芽即可，只不過花費的就是一些時間，而對於他來說，最不缺的就是時間。

自此就安心的待在束縛之地，觀看着神啟之地雷霆種子的演化過程，一邊在安心的參悟自身的權衡雷霆之道。

······

加隆往返於圖書館與宿舍之間，並且辭去了服務生的工作，一心的撲在了學習之中，腦海中的雷霆演繹給了他很明顯的變化。

而在學習有關電力知識的過程中，從簡單的正電荷負電荷，正負極等一些知識中，也察覺到腦海中圖像變化的正確性，讓他更加堅定了走上科研這條路的決心。

隨着三日之後，凱文所組織的郊遊隊伍如期的集合到了校門口，而這些人正是凱文所認為以後成就不凡之人，算是一份前期的投資，想用這種辦法建立自己的人脈，這並沒有錯，因為好多人都是這麼做的。

加隆本來也不願意去，但聽到約翰古堡那種心血來潮的感覺之後，就決定一探究竟，覺得這約翰城堡不簡單，說不定會出現傳說中的超凡事件。

一行六人中，有高貴又不失大體的喬安娜，依照華麗修飾精緻略有高傲的戴麗，冷酷又帶着一絲狠辣的尼爾，喜歡打官腔的漢森，與八面玲瓏的凱文。

當然再加上本認為拉不展的加隆，此時的加隆並不是這樣，早已沒了以前的自卑，所帶來的氣質已經變得陽光大氣，神色淡然中帶着前所未有的平靜。

在不前不后的集合到了校門口，也沒有做出什麼出奇的事情，在幾人集合之後，凱文又開始了八面玲瓏。

“人都到齊了，因為路途遠，我們做馬車過去，去的時候在那邊玩一天，第三天回來先上馬車。”

凱文就拍了拍身邊一量兩匹馬拉的馬車，寬敞的車廂看樣子是下了血本，就對着幾人說道。

這最後一批的幾人都是些怪人，並沒有出現歡呼雀躍或者一些與人親近的舉動，一個個淡定的有些可怕，也唯有凱文與漢森兩人殷勤一些，但對其餘三人來說，早就見慣了這種事情，也不會有多少在意。

傳說中王國貴族之女自降身份喜歡群小子，或者世家大族子弟愛上貧家女的現象在這裏並沒有絲毫體現出來，甚至連一絲影子都看不到。

幾人等上馬車之後，在車夫催動的鞭子聲中，就這樣上路了。

而這時喜歡打官腔的漢森就說道：“這次郊遊活動的目的就是加深我們同學之間的聯繫，即將面臨畢業，大家也同學一場，以後說不定可以幫到對方忙，但主要目的我們還是去觀看約翰古堡的。”

頓了一下，看了一眼加隆，說道：“加隆，你就為大家介紹一下約翰古堡的事情吧。”

而加隆點了點頭，淡然的說道：“約翰古堡的情況比較多，所以世間比較長，那我就大概說一下。”

“約翰古堡有撒三百年的歷史，是蒸汽時代以前所留下的，至今能得以保存完整，就是因為約翰古堡的主人，傳說每一任主人住進去都不會超過三天，就會神秘消失，期間換了無數主人，但居住的時間都不會超過三天，候來就因此封禁。”

“直到蒸汽時代，才得以開放，雖然是傳說中的凶宅，但其內部陳設一應俱全，都屬於文物古迹，是歷史的見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副瑪麗油畫，傳說中只要見過這幅油畫的人，都會做一些奇怪的夢，但根據最近的資料，瑪麗油畫好像在十年前消失了，所以古堡才會對外開放。”

加隆所說的是他看到一些傳聞傳說，並沒有說一些高大上的文物介紹，而這恰好就說的比較接地氣，也就是這些，才讓幾人認真的停了起來。

之所以喬安娜和尼爾這樣的人會答應他們的郊遊之事，也是因為約翰古堡的神秘，沒有這些也很難請得動他們。

而加隆說道這裏，就看見凱文和漢森有說話的意思，也就不再繼續，很明顯，這兩人做了很多功課，戴麗還好，雖然高傲了一些，但地位遠不如喬安娜和尼爾。

而這兩位可是他們非常渴望要建立關係的人，只要這兩位隨便說一句，兩人都能夠飛黃騰達。

加隆看着兩人的眼神，就知道心中大致的想法，而兩人就開始說起了約翰古堡中最神秘的事情，瑪麗油畫。

而這時候喬安娜卻發現了加隆的變化，不由的看了一眼，而加隆也報之一笑，並沒有以往的面紅耳赤。

尼爾私有所覺，只是看了一眼，就不再關注。

接下來的旅途中，漢森和凱文顯得很是活躍，但大都圍繞着三人，至於加隆，還是一個邊緣人物，他自然也樂的如此。

# 第二百四十七章 故事背後

而接下來說說的都是圍繞瑪麗油畫的事情，故事大致發生再三百年前，一個叫瑪麗的公爵之女，因為從小被身邊的人有意的給帶偏了，並沒有一個貴族小姐的心態，而是一個公主的身份，配着一個下人的姿態。

身份不低，但所做的事卻跟下人一般，甚至連家裡僕人的事情都搶着干，被僕人們幾句讚揚，就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直到後來，在人有意的安排下，認識一個叫約翰的年輕人，帥氣的約翰早就知道這位公主的性格，早就有應對辦法，故意引着瑪麗為他做了幾件事，但都得不到表揚，這可就與家裡的時候不一樣。

在家裡的時候，不管瑪麗做什麼，都會有人稱讚她，感謝她，甚至誇她勤勞，誇她賢惠，但約翰知道底細從沒有誇獎過她。

因此就掉入早就制定好的陷阱之中，瑪麗最終嫁給了約翰，在接下來，瑪麗年幼的弟弟意外死亡，而他父親公爵也得了一場病，在醫生治療的時候，用錯了葯，之後一命嗚呼。

接下來瑪麗就成了繼承人，但在王國降爵的規矩中，只能成為伯爵，而瑪麗為了討好約翰，得到約翰的稱讚或者表揚，最終將伯爵之位轉移給了約翰。

但後來的日子並不好，等到約翰得到爵位之後，就變了樣子，最終被冷落在城堡的一個角落裡，最終瑪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麼，只不顧一切都太遲了，最終被深淵所引誘，得到了非凡的力量，將古堡的人全部殺死。

好像心中有所愧疚，被外人奪了自己的爵位，執念太深，就就憑藉著一副自己的畫像寄托在上面，無數年都不願意離開。

而這個故事並不是漢森或者凱文說的故事，他們說的當然不是這樣，大致的內容就是公爵之女看上了窮小子，而窮小子永遠愛着公爵之女，最終約翰受不了瑪麗故去，最終也配着一起去死的事情。

若是一般人，肯定會很感動，但加隆可不會事情就那樣簡單，心智不成熟的人有，但也不會一抓一大堆，畢竟世界上的人大多數還是心智健全的，腦迴路奇葩的人畢竟是少數。

而在故事中多次提到瑪麗公主身邊的老婦人，這老婦人很早就在瑪麗身邊，瑪麗是她一手帶大，而且在公爵府中地位不低。

而在後面，故事中將約翰說的有情有義，深感老婦人的恩德，將老婦人當母親一般的對待，甚至與外人說起，都將老婦人以母親二字代替。

加納自從被雷霆種子選中，就被雷霆種子所影響，看問題早就沒了以往的那麼幼稚。

自是不相信一個繼承了公爵遺產的貴族，雖然降了一級是伯爵，但當時那種貴族制度中等級制度森嚴，若是不想失去了貴族的尊嚴，怎麼可能會叫一個算是奴僕之人為母親。

除非這位老婦人真的是約翰的母親，若是如此猜測，那一切都能解釋的通了。

這馬車裡的人好像都不怎麼簡單，不光是他覺得故事有些不對勁，喬安娜聽得面無表情，而尼爾甚至嗤笑了一聲，也只有麗莎在凱文與漢森讚揚的時候感慨了幾句。

讓他更加卻信了自己的猜測，底蘊深厚的貴族就是不一樣，也是因為貴族的教育有關，貴族能夠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權力的掌控者，就是因為掌握着許多知識，接觸了多了，就知道明面上是什麼，背候是什麼，對他們來說，這些東西只是一種達成目的的手段而已，而故事，只是用來穩定領地內的平民的。

加隆雖然得了機緣，但他可不為這就是輕視他人的理由。

至於加隆所做的，就是從高大上的故事中尋找一些不對勁的地方，從而找出事情的真相。

隨着離約翰古堡越來越近，那種心血來潮的感覺越來越強烈，甚至預感到，自己這次會遇到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馬車上的聲音逐漸變小，或者斷斷續續，興許是幾個身份高貴之人不喜歡對說話，或者是幾人都累了，經過大半天的長途跋涉，馬車總算駛入了約翰古堡境內。

“到約翰古堡附近了，以前這裏都是古堡的範圍，只不過後來一次次的戰亂，都被破壞的差不多了，而約翰古堡就是所剩下的唯一一座。”

此時凱文的聲音不合時宜的響了起來，將幾人都從夢中吵醒。

而加隆固然一陣警覺，腦海中的雷霆圖案好像就要飛出去毀滅什麼，而他的靈覺也感覺到這地方與別的地方的不一樣，就好像不是一個世界。

但他也只能算是初步修行，也解釋不出這就是修行者盤踞一地，所製造的場域。

修行者都會帶有一定的氣場，而氣場所能覆蓋的地方就是場域，若一點的叫氣場，沒個人都有，從內心深處出發，通過身體顯露出來，區別就在於有的人弱，有的人強。

而這個約翰古堡的場域，就算是比較強的，約翰古堡方圓三十里，能如此覆蓋，唯有邪神一流。

接下來凱文與漢森兩個又活躍起來，滔滔不絕的講着古堡的規矩，和新城安排，加隆對於行程記下之後，就再一旁安靜的觀察着與外界不一樣的氣息，又對於雷霆圖案似乎要飛出去毀滅什麼的樣子仔細的觀察着。

他還真怕腦海中這幅動態圖飛出去跑了，他之所以能變得與以前不一樣，就是因為這幅圖的出現，自從發現動態圖蘊含着電力知識，就覺得腦海中的圖不是凡物，而他今後所有的計劃都是圍繞着這幅動態圖案之上，若是真的消失，還真有些難以接受，這幅圖雖然才得到沒幾天，但給他所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幾乎成了他的根本。

心中擔憂的同時，也在向腦海中的雷霆圖案祈禱着，希望圖案好好待着，不要飛出去。

雷霆之道，感應極為強烈，遍布虛空，橫跨古往今來，上下無礙，若是對着大羅金仙祈禱，就是橫跨一個宇宙都能感應的到。

若是被祈禱的大神通者已經成就混元，就是在過去或者未來某個地方，若誠心祈禱，都能有所感應。

若不然江漢珍在未來修鍊十字天經，誠心修行數年，最終到了雷祖所在的一段時空之中。

為何這般肯定是未來，因為江漢珍從沒有忘記自己出生的世界，在之後也尋找過無數次，但就是每找到，直到成就金仙，才有所感應。

自己所出生的世界是未來世界，而那時候，仙道世界已經被壓制在了一個偏僻的邊緣角落，仙道不存，而且許多大神通者都迷失在歷史長河之中，有些甚至已經隕落。

而他所修鍊的普傳法門，正是那時候被雷祖最巔峰的時期所感應到，所以才將他接引到了那段時空。

# 第二百四十八章 出現異常

加隆在進入約翰古堡遺迹的範圍之中，感覺到雷霆種子要飛出去，緊張之下就看是向著雷霆種子開始祈禱起來，隨着意念越來越純粹，被囚禁在天邊的江漢珍也感應到了加隆的祈禱，心神一動，就察覺到了加隆遇到了修行者的場域，並且進入其中。

心神通過雷霆種子觀察着外界，發現外界的場域呈黑紅色，並且帶着一股邪惡氣息，心中頓時明悟。

“原來如此，雷霆本就是毀壞天地邪惡之力的剋星，他的性質註定就不會放任邪惡之氣不管，遇到了不祛除邪氣才怪。”

江漢珍看着加隆的樣子，還在祈禱着，但加隆神魂比前幾天強大不少，但對於雷霆的理解，連入門級別都算不上，也難怪遇到這種事情就不知怎麼辦。

江漢珍思索片刻，通過雷霆種子，觀察到古堡地宮之中，有個地方唄暗紅色的迷霧所籠罩，依稀的看見這地方就是一個監牢一般的地方，甚至還有幾個刑具。

而且迷霧就和加隆識海中的雷霆種子此時的狀態一樣，都是呈現一種暴動的狀態，霧氣翻滾，看起來裏面藏着一個洪荒猛獸，隨時都要衝出來。

根據他的判斷，這種力量已經到了進化的邊緣，之所以此時呈現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一個是就要進化了，第二個原因正是加隆所自身的雷霆氣息刺激了這個未知生命。

這股力量能算在金丹與元神之間，跟屍解仙一樣，只不過是被束縛在一定範圍的屍解仙。

這種力量的修行者，對他來說不算什麼，但對於還沒入門的加隆來說，就有些致命了。

一個不小心，遇上就是死，加隆現在並沒有修鍊雷霆之道，也不會隱藏之法，在這種修行者看來，加隆跟夜晚的明燈沒什麼區別，而且散發著克制邪惡的氣息，萬一惹怒了這個存在，加隆的處境就會很危險。

最好的結局就是雷霆種子飛出去將那團迷霧炸毀，若是能祛除還好，若是還有殘留，哪怕一絲，加隆就會有生命危險。

好不容易尋找到一個有前途的人，江漢珍可不願意讓他報銷在這裏。

“也罷，那就幫你一回。”

觀察了一下周圍的天道法則，發現鬆動了很多，也知道這就是自己的雷霆法則有益於天地，天地自然會反饋一些東西，對他的束縛放鬆了一些。

分出一道意識，用心傳之法將意識傳了出去，接着就到了加隆腦海中的雷霆種子之中。

隨着距離古堡越來越近，加隆也越來越緊張，雷霆圖也越發的不穩，好似隨時要飛出去一般，也讓他祈禱的越來越虔誠，不知不覺之間，額頭上掛滿了汗珠，就連外面兩個同學的高談闊論都沒有聽到。

而就在這時，心頭一亮，發現腦海中出現一道亮光，讓他一根緊繃的精神好像隨時要斷，甚至緊張道一種窒息的感覺。

隨着亮光消失，腦海中的雷霆圖案平靜了下來，靜靜在他識海中演繹着雷霆變化之像，讓他鬆了一口的同時，又發現腦海中的圖像有些不一樣了，具體哪裡不一樣，還不得而知。

加隆長舒了一口氣的同時也放鬆下來，心道，‘還好，還好，總算沒飛出去。’

而這時幾位同學也發現了加隆的異常，最會關心人的凱文就問道：“加隆怎麼了，這才一會，就弄成了這樣。”

看着幾人的疑惑，加隆這反應過了，也感覺自己的不妥，就剛才一會功夫，已經讓他滿身是汗。

擦了一把額頭的汗水，有些不好的意思的說道：“沒事，就是剛才做了個噩夢，多謝大家關心。”

加隆接着整理着自己，看起來一副淡然的樣子，凱文也放心下來，也就不再關注。

而對面坐着的戴麗看着加隆滿身是汗的樣子，漏出一副嫌棄的樣子，往距離加隆稍微遠一點的地方挪了挪。

但車廂也就這麼大，再怎麼挪也挪不了多遠，尼爾瞥了一眼戴麗的樣子，有些城府的他自然不會做出什麼怪相。

而凱文和漢森兩人就像是沒看見一般，繼續這高談闊論起來。

最讓人奇怪的事喬安娜，好像發現了加隆的變化，好奇的看了幾眼，繼而在一旁繼續聽着凱文兩人說話，但眼中的瞳孔變化，讓雷霆種子中的江漢珍那道意識判斷出她在思考着什麼。

車廂的情況江漢珍看了一個清楚，每個人什麼變化，都能分析出個大概。

幾人的變化，讓他不由的感慨道：“都不是簡單人，心智竟然如此之高，若不是我見過別的雷霆種子身邊的人的心智，就要認為此界不簡單了，若是這些都能成為我雷門弟子，那以後的事情就能好辦許多。”

根據江漢珍的分析，這幾人中間，只有現在的種子宿主和戴麗稍微差了些，戴麗也只有一些大家小姐的小高傲，但基本的素養還是沒問題，心智也基本合格。

至於加隆，就更不用說了，以前的自卑懦弱早就養成了習慣，但貴在頭腦靈活，學習比較勤奮，做事比較專心。

雖然綜合還算可以，但相比於其餘幾個人，尤其是喬安娜和尼爾兩人，就差了很多，江漢珍正在思索着看看幾人的心性，若是他們願意，不吝嗇再分出一道雷霆種子來。

接着幾人就到了約翰城堡，說是城堡，也就是用石頭和灰土壘起來的建築物，高不過五丈，方圓三十丈左右的建築物。

在這個蒸汽時代的十幾層樓高的建築面前，根本不算什麼，但在三百年前，可是了不起的建築，屬於一個時代的標誌，因為保存完好，若是不去看蘊含的超凡之力，就會發現建築上散發著濃厚的歷史氣息。

但現在當務之急，是要將目前這種危機解決，起碼不能讓加隆折損在這裏，至於其他幾個人，喬安娜和尼爾自然有保命手段，也就是其他三人，若是不影響自己的情況下，就將他們三人救下，引入雷門之中。

子啊這時，幾個人在城堡管理員的帶領下，在城堡之內安排了房間，城堡雖然開放，但每天参觀的名額有限，還好凱文與漢森兩人也有些地位，又是本市之人，才能得到幾個名額。

也就是這樣，漢森與凱文兩人也是下了血本的，當然，並不是沒有目的，只要建立關係，其中命格高貴之人，也會接的這份情誼，只要稍微提點一二，都會讓給他們受益匪淺。

# 第二百四十九章 別樣傳法

等到幾人安排好的時候，已經到了傍晚時分，也許是幾人都有所疲憊，幾人坐在一起吃了一些東西就活到了各自的房間。

加隆對於腦海中雷霆圖案的異常有些疑惑，也就回到了房間開始觀察起來。

但可惜的事他得到的雷霆種子尚短，還沒有總結出適合自己的修鍊方式，以他現在的見識，也看不出什麼所已然來。

但在他的感覺中，雷霆圖案比以前穩定了一些，而且溫和了許多，只搖閉目凝神之下，就能感覺到有絲絲的雷霆氣息滲入身體中，在身體經脈中循環起來，酥酥麻麻的感覺，很是舒服。

其實這些都是江漢珍有意為之，自己任到達約翰領地之時，讓他感應出有危險，而且還是己任難以抗衡的危險，即使有一些自保手段，若是一個不小心，就會丟了性命。

江漢珍跨界穿梭而來，初到此界，被天地所束縛，想要有所作為，就要有一定的力量，自己不能動，唯一能借用的就是雷霆種子的宿主。

之所以如此稱呼，也讓他想了很多稱呼，大道種子的用途就是引導弟子步入道途之物，是道果縮影，並且有一定的成長性。

與仙道傳法之時的心印有些相似，只不過作用比心印強了無數倍。

也可以說道果種子就是心印的超級進化版，若要考究其原理，也差不離十。

江漢珍用神識看着已經回屋休息的幾個年輕人，又看了一眼正在糾結的加隆，仔細思索着接下來的對策。

而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讓加隆快速成長起來，或者將另外幾個人拉入自己門下，若是有自己幫忙，讓幾人扛過這次危機，那接下來的事就順利成章了。

根據他的觀察，那地下室中的迷霧已經四散開來，並且已經行動。

瑪麗油畫這數年沒有作怪，就是因為到了將要進化的邊緣，並且陷入了沉睡之中，所以古堡之中多少年都平安無事，但好巧不巧的是雷霆種子所散發的雷霆之力竟然將這個存在給驚醒了，雷霆氣息對邪氣的克制是一種大道法則，註定就不會相融，這種刺激之下瑪麗油畫就變得異常暴怒。

並且趁着夜間已經開始布置起來，在城堡中的人不知不覺中，整個城堡都被拖入場域之中，詭異的氣息在城堡中散益着，不一會就充滿整個城堡。

江漢珍知道這一類邪神的打算，所走的修行之路就是掠奪生機，看着詭異存在的架勢就要將整個城堡的遊客全部獻祭，若是等到祂奪取一些生機，就會越強。

甚至一次燃燒形成攻擊力，就非常可怕了，江漢珍決定再不能等下去，若在遲疑一會，整個城堡的人都會被獻祭，就連他看好的幾個人說不定都會身死。

如今他只是一道意識，外加一個雷霆種子，做不了多少事情，也只能保住加隆一人而已。

而且作為雷霆之道的修士，自然不會看着邪氣肆虐人間，自成就金仙之後，明了道途，也知道取出邪氣，正本清源之舉能增強自己的氣運，所凈化的邪氣能增進自己的道行。

心思以東，就要準備提醒加隆，但忽然想到如此提醒，說不定還會形成隔閡，不利於加隆以後的修行，只有不找痕迹或者用別的方法才能行。

思索片刻就有了主意，對着雷霆種子打了一個法決，接着雷霆種子在加隆的腦海中演變出一個屬性欄。

而加隆正在思索着感覺到的異常，忽然發現腦海中有所變化，閉上眼睛就看見雷霆圖案前方演變出一塊他的信息欄。

姓名：加隆

年齡：20

體質：12（成年人標準為1）

精神力：13

元力：01（來源於雷霆系統改造）

技能：初級物理（電力學突出）

版面簡單，並沒有多少複雜，並且也能讓加隆的看的懂，所以並沒有引起他的多少慌張。

“奇怪，為什麼雷電圖像會出現這種變化？”

加隆下意識的嘀咕了一句。

“叮，雷霆系統生成完畢，與宿主融合。”

“誰，誰在說話？”

忽然出現的聲音將加隆嚇得一下從床上跳了起來，左右的額看着是否有人，而且驚呼道着。

但而這正是江漢珍用心傳之法模擬出來的聲音，也沒管被驚嚇的加隆，繼續說道：“雷霆系統是世界中雷霆之力凝聚所成，世界意識感覺到有深淵惡魔對世界的破壞，故形成雷霆系統，並且選擇宿主，輔助宿主成為超凡者，取出深淵之力。”

“什麼？”

加隆下意識的問道，但也差距到了跟他說話的聲音就是腦海中的雷霆圖案。

而且說話淺顯易懂，作為一個喜歡學習的學生，自然能聽得懂剛才的話，也分析出個大概，當然也腦補出這個所謂的系統對他沒有壞處，甚至有好處。

其中成為超凡者，就讓他大為心動，此界有許多超凡傳說，並且他自從得到這個雷霆圖案，就在現在的雷霆系統之後，就在關注這方面的知識。

雖然沒有見過，但作為一個高材生，功課肯定不差，所的知識雖然遠沒有達到世界盡頭，但已經遇到了許多難以解釋的現象。

科學解釋不了的問題就是超凡，當然並不是解釋不了，只是沒法用現有的解釋。

所以也推測的出超凡者的存在，而超凡者的一切都能引起他的求知慾望，頓時有些激動的問道。

“真的？那我要付出什麼代價。”

江漢珍心裏對加隆來了一個肯定，覺得這個加隆還不錯，得到奇遇之後並沒有變得癲狂。

就說道：“雷霆系統主要的目的是驅散深淵對世界的影響，簡單來說就是處理所遇到的超凡事件，比如現在，約翰古堡的瑪麗油畫事件。”

“什麼？現在就遇到了超凡？那我該怎麼辦。”

加隆詫異的問了一句，到哪並沒有多少畏懼，甚至好友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江漢珍對此也樂得如此，起碼沒出現膽怯，這樣就已經很不錯了，就怕遇到事情被嚇得膽怯，若沒有所謂的宿主輔助行動，還真不方便。

就用心傳之法說道：“根據系統檢測，發現古堡中瑪麗畫像復蘇，並且開始行動，還請宿主趕快行動，先救出人來。”

江漢珍想了一下，接着說道：“鑒於宿主第一次遇到超凡事件，特意送宿主兩項技能，奔雷指，雷霆護身術。”

接着加隆只感覺到心頭一震明悟，忽然多了什麼東西一般，腦海中就出現一門指法的使用方法。

並且記憶社科，好像自己本來就會一樣，不相信的對着虛空一指點出，接着一道電光飛出，與無形的邪氣碰撞，發齣劇烈的火花，邪氣一遇到雷電，好似位於一般的向四周散去。

面前的空氣都清靜了幾分，加隆嚇得候推兩步，但接下來漏出一絲喜色。

“原來是真的。”

江漢珍暗自一笑，這隻不過是仙道入門之法的一個小技巧，在傳法之時，成為封身過教。

比如一些法術，兵不需要怎麼修鍊，只要師父將法術過給徒弟，徒弟就能使用，有些只要開口，就可以用，並不需要特意修鍊，複雜一點的，就用封身之法，將符篆畫在弟子身上，再用一些儀式，就將法術與弟子身體融合。

這些法術就和神通一樣，只要心念一動，就是施展。

當然，也不是沒有副作用，根據能量守恆，所消耗的能量就是祖師的法力，有些民間法，祖師也不夠強大，所用的能量就是弟子的生命元氣。

# 第二百五十章 種子轉移

當然，江漢珍已經成就道果金仙，雖不入大羅，但也是一個大成金仙，本尊就在此界，即使被囚禁，也不是沒有辦法傳輸能量的。

只要雷霆種子存在，就等於他的一個分身，此物在於心傳，自然不會被一些法則所束縛。

給加隆的兩種法術，只不過是權宜之計，若是有足夠的時間，江漢珍也不會用此法來傳授法術，即使傳授，也只會傳授護身之法。

至於攻擊法術，對修行者有害無益，就怕來的容易，從而養成惰性。

當加隆心神感應之下，察覺自己竟然會了兩種法術，就好像本來就存在一般。

經過一番驗證，變得喜悅非常，但還沒來得及繼續享受下去，就聽到外面的傳來一陣驚恐的慘叫聲。

“不好，真的出事了，這個雷霆系統說要將這裏的人救出去，如今我也有了超凡手段，要趕快行動起來。”

加隆穿上了一副，就奪門而出，等到走出房間，就問道一陣陣血腥味鑽進他的鼻子。

從學生轉變過來的超凡者，還沒見過血腥場面，腥味鑽進鼻子里就讓他有些難以適應，控制不住的乾嘔兩聲，捂住了鼻子準備先叫醒來時的幾個同伴再說。

加隆所過之處，就會自帶了一種雷霆烏黑色略帶細小閃電的氣場，四周的邪氣遇到雷霆氣場，就極力的四散開來，似乎是有意識的躲避。

但也不會就此退去，在距離加隆不遠處的地方做出一副蓄勢待發之狀，好像隨時就要攻擊一般。

幾次的試探覺得對加隆好像沒有辦法，這股意識就轉向了別的地方。

加隆捂着鼻子敲響了喬安娜的門，原本在心底打算是要敲響凱文的門的，但不知為何，心底的一個聲音告訴他先找喬安娜，和尼爾。

糾結片刻也就總從了心底的意志，在霧氣之中找到了喬安娜的房間，猶豫片刻，就抬起手敲了幾下。

“砰砰砰。”

“誰？”

隨着加隆敲響純紅木的門板，發出一整厚重的聲音，並沒有一般的清脆，喬安娜嚇得驚呼一聲。

屋內的喬安娜正手拿着一把纖細的小刀，小刀之上散發著一抹紅光，而且脖子上戴着一塊水晶吊墜，散發著一股超凡之力，將她身邊的霧氣隔絕開來，正想着怎麼先離開，就聽到有人敲門。

“是我，加隆，外面出事了，我們要快點離開這裏。”同學加隆的聲音從門外傳來。

“呼。”

喬安娜下意識的長出了一口氣，但還是猶豫片刻，打開門栓，拉開了門，漏出一絲門縫，就看見加隆在外面等着，面色比她要平靜不少。

就打開門問道：“外面什麼情況。”

“具體我也不清楚，只是不知為何出現了不尋常的氣息，接着就聽到了慘叫聲，我出來的時候又問道了血腥味，覺得這不正常，這才準備叫醒你們，大家先離開這裏。”加隆也說的無奈，但也只能這麼說，若讓他說出現了什麼系統，又有誰會相信。

喬安娜神色中有些擔憂的說道：“這種現象我從書上看到過，就是到了幽靈之地，就會被霧氣籠罩，若是沒才錯的話，就是這種情況了。”

加隆感慨，過然是上等貴族，這些都知道。

但也沒說出來，而是提醒道：“我們是不是找到他們幾個，先離開這裏。”

“好，你去找凱文和漢森，我去叫尼爾和戴麗，我們分頭行動。”

喬安娜也不含糊，立即分配了任務就向著尼爾的房間走去，加隆就向著凱文和漢森的房間走去。

等到兩人將其餘四人全部找出來的時候，凱文和安森早就嚇得驚慌失措，只能緊跟着加隆，就是被喬安娜找出來的戴麗和尼爾的狀態也不是太好。

尼爾稍微好點，之不過眼神有些飄忽，看樣子受了一定的驚嚇，手上捏着一塊鐵片，傳出淡淡的超凡能量，平復着他的心情。

戴麗就差了很多，被嚇得眼睛都有些獃滯，顯然是神魂受了驚嚇，若是不好好調養，說不定會留下后遺症，出來之後抓着喬安娜的衣角就沒鬆開過。

在幾人詢問之下，加隆也解釋了這種情況，幾人最終決定先離開城堡。

帶着血色氣息的霧氣籠罩城堡的時候，就滲入到了每個房間，只要被霧氣沾染，就會做一些奇怪的噩夢，而且很真實的噩夢。

有些遊客心神比較弱小，被噩夢中的景象嚇得自閉，在也醒不過來，霧氣就會滲入身體之中，開始分解血肉。

有些被噩夢驚醒，伴隨着大吼大叫變得癲狂起來，不知不覺的就被為之的意識迷惑了心神，變得瘋狂弒殺，走出房門，開始一個個房間搜尋起來，只要被破門而入，那些心神稍微強大的人也不敢出去，遇上這種瘋子，也知有死路一條。

加隆聽着周圍傳來此起彼伏的慘叫聲，也判斷出這是有慘狀發生，觀察了身邊的幾個人，竟然一副毫無所覺的樣子，本身也有些畏懼，但只要閉目看見腦中的系統版面和一成不變的雷霆動態圖，就平靜下來。

也知道只要他能聽見，周圍的霧氣不光能帶來恐懼，而且影響了無感，看不到也聽不到。

壓制着快要嘔吐的感覺，帶着幾個人向門口走着。

偽裝成系統的江漢珍一陣搖頭，暗道自己還是有些拔苗助長了，甚至還妄想一個從沒有修鍊過的人處理一些從沒見過的事情。

本事心性還沒達到一定的高度，處理這些事情肯定有些手忙腳亂，能夠活着走出去都不錯了，至於祛除邪物賺取功德之事，還真有些難辦。

他在播撒種子的時候，早就想到過這種情況，而且做了一些準備，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邪物，可不能這樣錯過。

就在加隆的腦海開始指點起來：“前方十五米，有三個被迷惑了心神的怪物，建議斬殺。”

“什麼？我沒殺過人。”加隆下意識的回了一句，但接下來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覺。

“系統，你終於說話了，我們被困在古堡中，接下來該怎麼辦。”

江漢珍心中一嘆，自己還不是一個合格的系統，只能多指點一下，緊要關頭還要自己動手了。

打定主意，就說道：“找幾把武器，見到被迷惑心神的就上去砍就行了，這些人現在被迷惑了心智，雖然邪氣在改造身體，但還不會太強大，最多就是瘋狂些，不要怕，過去砍就行了，而且你還有奔雷指。”

江漢珍說的理所當然，但加隆就有些不好受了，雖然知道這是一個辦法，還有系統指導，但還是有些接受不了。

隨着江漢珍將一道氣息匯聚在加隆的雙眼，加隆看見了前方靠近城堡門口的房間，三個雙目血紅，身上有些斑紋的人每人拿着一把刀，對着一間房門正瘋狂的坎着，旁邊的一隊模糊的東西讓他難以置信。

加隆嚇得差點發出聲音，一下子坦然在地，驚恐的看着前面的景象，畢竟才活了二十年不到，哪裡見過這種情況，一時之間也難以承受。

“加隆，怎麼了，你看見什麼了？”

加隆忽然的行為讓其餘幾個人也嚇得不行，一聲尖叫聲從幾人中間發出。

戴麗早就驚恐的心被加隆這個行為嚇的綳斷了，而這時正在砍着房門的三個迷失心神之人好像有所察覺，轉頭看向人群這邊，四周的迷霧神奇的四散開來，漏出一條通道，正連接着兩端。

此時的江漢珍一陣有一種扶額長嘆的衝動，沒想到被弄成了這樣，自己果然不適合當一個戰鬥人員，明明有辦法做到更好，如今卻弄成這樣。

也看出來加隆也不適合戰鬥，做一個研究人員綽綽有餘，當個戰鬥人員就有些抓瞎了，戰鬥天賦果然不行，要尋找雷霆戰士，還是要找適合戰鬥的人才行。

神識就在幾人中觀察起來，準備尋找個適合戰鬥的人。

戴麗算是廢了，以後若沒人調養，連心神的損傷都難以恢復，準確的說就是很嚴重的心理陰影。

凱文和漢森兩人被嚇得不知所措，短時間難有成效，喬安娜雖然嚴陣以待着，但本身已經有了別的超凡氣息，短時間說不定還會起衝突。

最後一個尼爾，隨着也有些害怕，但沒那麼不堪，唯一的東西都他手中那塊已經沒了作用的鐵片，雖然沒了依靠，但眼神中帶着一股兇狠，讓江漢珍暗暗點頭。

接着加隆的心底忽然有聲音響起。

“叮，警告，警告。”

“鑒於宿主沒能力處理眼前超凡之事，並且置身險地，雷霆系統決定於宿主解除綁定。”

加隆心中出現這種聲音，眼神中出現前所未有的恐慌。

接着江漢珍又模擬道：“宿主失去系統之後，若想要與系統重新綁定，可誠心祈禱，鍛煉自我。”

“解除綁定中，3，··2···1”

“不··”

加隆發出一聲驚恐的怒吼聲從，讓幾人頓時變得不好起來，一個死亡的氣息將幾人籠罩，凱文和漢森轉身向後逃去，喬安娜身邊的戴麗又一次崩潰了，甚至傻笑起來。

喬安娜雖然鎮定，但也對這種情況沒什麼辦法，站在後面的尼爾眼中閃過一絲殺氣，上前一步對着加隆的後腦勺就是一拳，加隆頓時暈了過去。

喬安娜奇怪的看了一眼尼爾，接着就對着向他們走來的三個怪物。

此時的尼爾心頭一沉，忽然覺得面前發出一道亮光，腦中出現一副雷霆演化圖案。

接着就是一副信息欄出現在眼前。

性命：尼爾

年齡：18

體質：11

精神力：11

元力：無

技能：格鬥術（初級）

# 第二百五十一章 屬性變化

江漢珍將雷霆種子轉移到了尼爾身上，只是做出一塊生命信息出來，也就是簡單的屬性欄，別的什麼都沒有，甚至連一句話都沒說。

此時在看向加隆，無奈了搖了搖頭，真不知道會發生這種情況，而且也不是沒給他後續的辦法，說了只要誠心祈禱，強大自己，就能重新綁定系統。

而且江漢珍早就決定等到自己的信仰強大之後，再多賜下一些雷霆種子，多尋找一些弟子，加隆的這樣子實在讓他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好在尼爾心性不錯，大家族弟子就是不一樣，從小就有嚴格的教育，有專門的提升心性的辦法，在看到自己的信息之後，就冷靜下來，想着自己肯定是得到了什麼了不得的機緣。

原本就準備拚命的架勢，現在更是膽大起來，私下尋找了一番，找到一根散落在地上的鐵棒，拿到手上掂量了一下，就與喬安娜站到一起，嚴陣以待的看着幾個怪物向這邊走來。

自從得到這種未知的存在，尼爾的膽氣比剛才還壯了不少，江漢珍看的十分滿意。

這才是一個擅長戰鬥之人應有的姿態，能夠冷靜面對一些位置的恐懼。

尼爾已經做好了動手的準備身體蓄力，看樣子就要給門口這三個迷失心神之人一個雷霆之擊。

一絲絲的雷霆之力從雷霆種子中散布出去，步達尼爾的四肢百骸，改造着他的身體。

尼爾有了信心之後，就覺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氣，本身心理素質就比較強，加上雷霆力量讓他越發的冷靜。

三個心智迷失之人發出呼哧呼哧的聲音，眼睛中閃爍着嗜血的紅光，在三米之外就向幾人撲了過來。

喬安娜眼睛一縮，衡量到自己還不是三人的對手，向後多了開來。

而尼爾並沒有退去，早就蓄勢待發的鐵棒打向了最前面的一個，只聽到砰的一聲第一個就被打翻在地。

而後面的兩個一前一后的也撲了過來，一時不查之下，尼爾手中的鐵棒被打的飛了出去，尼爾上前一腳，踩在了第二個的膝蓋上。

第二個關節受損，站立不穩，但身體的慣性向尼爾撲了過去，沒有痛覺的怪物伸手抓向了尼爾，也許是戰鬥本能還不夠強悍，避之不及的尼爾被這種怪物抓住了衣服。

尼爾雖然冷靜，但被抓住之後就有些難以施展了，兩人在走廊中摔打起來，尼爾不愧是學過格鬥術的，雖然比不上面前怪物的蠻力，但憑藉著技巧還是略占上風。

但隨後後面的也撲了過來，就是被打翻在地的也從地上爬了起來。

江漢珍看着一陣搖頭，還是戰鬥經驗不夠，一對多的時候，最忌諱的就是近身纏鬥。

即使再厲害的人，跟人近身纏鬥，難免會束手束腳。

沾染了邪氣的人全身力大無窮，而且還不知疼痛，尼爾這樣很難有什麼建樹，一不小心還會被是哪個怪物分屍當場。

江漢珍控制着雷霆之力散布在尼爾的經脈之中，隨着身體用勁，這種力量就能隨意走動。

尼爾還沒有察覺，但隨着將最前面的一個怪物過身摔的時候，在尼爾瞬間發力的那一剎那，雷霆之力瞬間傳輸到了怪物的身體，

當尼爾將怪物刷出去之後，雷電之力肆虐在怪物身體里，與那種邪氣起了極大的衝突，還沒落地的怪物身上閃爍着一陣電光，怪物在半空中一陣抖動，最後被摔在地上，與地面碰撞發出一聲悶響，接着就一動不動的躺在原地，身體倒是完好無損，但七竅卻冒着一股黑煙，看樣子是已經活不成了。

電光火石之間，就是尼爾也對自己剛才的手段下了一跳，但也給了他極大的自行，瞥了一眼第二個怪物，主動地沖了過去。

怪物雖然力大無窮，但並沒有多少格鬥技巧，張牙舞爪的撲了過來，好像只懂得殺戮一般。

尼爾撲過去一個仰身，躲過怪物的爪子，迅速抓住怪物的腰帶，身體貼了上去，一個迅速極轉，掀了怪物的根，在空中一個發力，將怪物犹如杵子一樣的搗在地上，而且是頭朝地。

“砰。”

伴隨着一聲破碎之聲，怪物變成了無頭葯杵，被栽在地上。

江漢珍看見尼爾的這兩招摔法也感嘆不已，沒想到一個在這個機會竟然見到如此的摔法，而且還能一招致命。

在他的見識中摔法往往只是克敵制勝之法，並不是殺敵之法，而且還不能一對多人，一不小心就會被圍攻。

而尼爾的這種摔法完全打破了他的一下觀念，招式精妙，出手狠辣，而且還是招招致命，就比如第二個，就是每有雷霆之力的輔助，也能解決。

當然，在尼爾摔的時候，江漢珍也沒忘記付出一絲雷霆之力，因為這不是簡單的凡間展戰鬥，而是涉及到了超凡。

只要邪氣不散，就是將意識破壞，也會在邪氣的改造之下形成一個新的生命體，只要將殘存的意識收集起來，又是一個殺戮機器。

此事尼爾見到第三個已經爬了起來，但也沒怎麼在意，他在意的事剛才自己身體的感覺，只要一發力，身體中就憑空生出雷霆之力，覺得好像發現了什麼。

剛才心神被牽扯，也沒有來得及感悟，而看見第三個怪物的時候，就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感覺。

江漢珍也沒閑着，當雷霆之力將前兩個怪物體內的邪氣凈化成最純凈的天地能量之時，就趕緊將能量收集起來，輸入雷霆種子之中，成為種子的養分。

但也沒忘記給尼爾一些福利，從收集的元氣轉化為雷霆之力，分出十分之一，打入尼爾的身體丹田之中。

因為尼爾沒有修鍊丹田之法，元氣也就隨着身體經脈的運轉，散布在全身各處。

而正在感悟身體的尼爾也發現了這種變化，沒來的及看，但很明顯，覺得自己的狀態比剛才強了不少，力量比剛才大了一些。

在怪物正要撲向他的時候，尼爾就先下手為強的沖了過去，一步踏在怪物的腰胯之間，身體前縮，抓住了怪物的肩膀。

雖然怪物也反應迅速，爪子抓在了尼爾的手臂之上，但尼爾身體較為靈活一些，用身體的旋轉之力將怪物犹如破麻袋一般的扔了出去。

而這時尼爾已經在感悟着身體，就發現只要自己在發力的一瞬間，就有一股力量憑空生成，傳輸到怪物體內，而且他還發現這種力量對於怪物的傷害很大。

三兩下將三個怪物殺死，解除了自身的危機，同時又感覺到了自身的變化，也沒理會一旁喬安娜目瞪口的欲言又止，就尋了了看着安全一點的地方查看起來。

雷霆系統

性命：尼爾

年齡：18

體質：12

精神力：118

元力：雷霆屬性03（正在轉化為體質與精神力）

技能：格鬥術（初級熟練）

注：宿主祛除深淵之物可以獲取元能，比例為殺死怪物的十分之一

尼爾思維緊密，看見信息面板與剛才得到時候的變化，也猜測出一些東西來，就是剛才感覺到自己能使出雷霆之力，就是系統所攜帶的能量。

而且剛才殺了三個怪物，得到了一點元能，雖然是十分之一，但也讓他欣喜若狂。

他自小修鍊格鬥術，雖然是業餘的，但也吃了一番苦頭，如今體質也就是比正常人稍微厲害一點。

但沒想到就殺了三個怪物，體質就增長了如此之多，而且他也猜測到這很可能就是一條超凡之路。

又想到現在整個城堡都被怪物所佔領，他們來的時候就有百十人住在城堡中，想來變成怪物的人肯定不少。

現在的怪物在尼爾的眼中，就和元能一樣，頓時有些激動起來。

當他正看眼睛，就看見喬安娜正在一邊盯着他看。

還沒等他說話，喬安娜就說道：“沒想到你也是超凡者，看你出手的樣子好像走的是武士流派，你是不是也接到了探查瑪麗畫像的任務？”

# 第二百五十二章 清理邪物

尼爾聽得一愣，看向喬安娜，此時的喬安娜在也沒有了以前的那種高傲，並且略帶一絲尊敬，尼爾心智不低，也知道這是將自己放在同等地位上才會這樣，也知道喬安娜也是超凡者，但很明顯，與他相比要弱上不少。

聽到喬安娜的語氣，也猜得出喬安娜為何以前總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了。

現在的他也差不多，也猜出這就是超凡之力，他知道這種未知的生物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對付的，就是槍械也難以將之毀滅。

而他，有這種殺死怪物的力量，力量的變化讓他的也明白為何超凡者的地位要遠遠高於常人。

聽到喬安娜的詢問，尼爾心念電轉，決定先不泄露自己，慢慢的接觸超凡圈子再說。

就搖了搖頭，對着喬安娜說道：“我並沒有接到什麼任務，只不過是遇上了。”

看着喬安娜有要詢問，尼爾對着喬安娜擺了擺手，說道：“既然遇上了作為超凡者就有責任，有義務去祛除邪惡，你完成你的任務就行了，若是有多餘的精力，希望你能將我們幾個同學先送出城堡。”

尼爾說著就向著古堡發出動靜的地方走去。

而喬安娜立即喊道：“你要去哪裡？”

“當然是先將這些變成怪物的人殺了，難道要看着他繼續殺人嗎？”尼爾頭也不回的說了一句。

“尼爾，瑪麗畫像已經要成為高級邪惡之物了，不是你能對付的了的，我們先帶幾個人回去，等彙報王國超凡委員會再進行定奪。”喬安娜善意的勸說著。

尼爾聽着喬安娜話里的意思，也分析出王國還有個超凡委員會。

心道：“王國超凡委員會，那就是肯恩王國了，這就說明其他的國家也有超凡者了。”

尼爾家族林頓家族，是大商人，而且生意已經遍布好幾個國家，除了肯恩王國，其他的國家也有。

他現在莫名其妙的成為超凡者，對超凡者的圈子也不這麼了解，而他的這種成就超凡的方式有些奇怪，在不明白超凡者內部規矩的時候這樣貿然與一個勢力扯上關係也不怎麼好。

別的不說，就是家族的生意上，若是與肯恩王國牽扯過深，若被肯恩王國的敵對國得知，自家的生意肯定會受到影響。

而喬安娜是王國公爵之女，所有的利益都在肯恩王國身上，遇到一個忽然出現的超凡者，難免就會拉攏到肯恩王國的陣營。

想到這裏，尼爾就有了主意，做出一副輕蔑的眼神瞥了喬安娜一眼，說道：“委員會，呵呵，又不是我的委員會，做自己的就行，我的事就不勞肯恩女士操心了。”

此話一出，喬安娜臉色頓時變得不好起來，對尼爾有了一絲淡淡的防備，肯恩是喬安娜的姓氏，肯恩王國本來就是以姓氏命名的，喬安娜也是王族。

聽到尼爾的話，就知道這個尼爾已經不可能被拉攏了，而且是一個外來勢力，只不過遇到了超凡之事，就着手處理起來，即使知道不是肯恩王國的人，也不能對尼爾做什麼，就連詢問也不能。

根據超凡神啟大陸超凡公約中的條例，深淵惡魔是人類的敵人，每一個超凡者對惡魔之事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也就是說遇到惡魔之事，超凡者也可以處理，雖然很少有超凡者去管別人的事。

原因就是消耗太大，每次祛除這些被惡魔侵染之物的時候，所消耗的資源太過龐大，沒有人願意拿着自己的財產去給被人去服務的。

但也不是沒有，比如一些高階超凡者在別的地方遇到簡單的事情，能隨手處理的都不會吝嗇。

尼爾要處理這次超凡事件，在喬安娜的眼中只是歸結於尼爾本身超凡能力的強大，對於這種人，肯恩王國的態度都是以籠絡為主。

喬安娜還想繼續說什麼，但很明顯，尼爾並不給他這個面子，自顧的在城堡中尋找被邪惡所腐蝕的人來。

“砰。”

一聲巨響之後，一個被邪惡所腐蝕的怪物被摔出房間，撞在來對面的牆上。

喬安娜羡慕額看了一眼，也知道凡是被尼爾摔出去的人基本上幾倍徹底解決，不存在還沒被徹底祛除的風險。

看和尼爾瀟洒的尋找邪惡之物，喬安娜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隨着響動之聲越來越遠，喬安娜好像決定什麼一般，也就開始帶着已經瘋了的戴麗，和暈倒的加隆，向城堡外拖去。

此時的尼爾，是越摔越起勁，看着屬性欄上自己的體質增強到了16，精神增強到了15，就連雷霆元能越儲存了將近有三的数字，彷彿有使不完的力氣。

一路所過，凡是遇到已經被邪惡之氣所侵蝕的人，就將之摔了出去，等到一個時辰之後，已經將所有邪氣所侵蝕的人全部除去，神仙的基本上是被嚇得崩潰，或者已經死了的人。

而尼爾也對自身的雷霆之力控制越發的隨心所欲，但對於這些沒有迷失心智的人，也看出了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些邪氣，有一種感覺，只要他出手，就能將這些人體內的邪氣祛除。

但尼爾並沒有這麼做，他不知道什麼委員會或者超凡者圈子中有沒有治療這種情況的辦法，但林頓家族也收藏了許多超凡者的記載，並且還雇傭了超凡者作為家族供奉，費用還不低，三個供奉基本上要拿走家族兩成的利潤。

但在供奉的口中這還算少的，有些家族中甚至會付出三成，甚至有些家族都是這些超凡者在背後掌控。

但家族的供奉從來不會對他們多說什麼，即使如此，家族也收集了許多超凡者的資料。

就是凡是沾染了邪惡之氣的人，即使當場不死，也活不長，而且期間還會有人監視，等到這些人身死之後，就是屍體也會被神秘部門收回去。

以前他不知道，但現在隨着見識了超凡事件，也猜測的出這些人很難被治癒，也就打消了他救人的心思。

貿然將人救下，說不定還會壞了往常所聽到的規矩。

尼爾對這些人也沒有多管，最終到了一個地下通道的入口，從入口中冒出的邪惡之氣，就知道底下就是邪惡源頭。

只要對着入口觀看，尼爾就有一種心驚膽戰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他有一種絕望之感，心底的一個聲音告訴他，只要他下去，就會有生命危險。

尼爾頓時有些猶豫，看了地下通道口一會功夫，就躲到了一邊，心神入內，觀看起來。

就在尼爾收回心神之時，江漢珍也就在雷霆種子面前凝聚出一副屬性欄出來。

性命：尼爾

年齡：18

體質：14

精神力：135

元力：雷霆屬性45，正在向體質與精神力轉化。

技能：格鬥術（初級）

探測周邊，發現地下有宿主不可抗拒危險，建議遠離

尼爾盯着腦海中的屬性欄，面露一絲喜色，就這些收穫，已經難以用價值來衡量了，自己的體質與精神力，比剛開始緩慢了一些。

尼爾也清楚隨着自己的體質提升，所需要的元能越來越多，對於元能的有了渴望，地下的那個存在是在難以割捨。

最後看到屬性欄對他的提示，建議遠離，尼爾選擇了相信，和他自己的想法一致，最終決定先離開，看了一眼地下入口，毫不猶豫的轉身離去。

江漢珍看到這裏，滿意的點了點頭，對尼爾的這種果決很欣賞，能夠克制自己的人成就一般不會太低。

也有些慶幸的選擇了尼爾，而沒有繼續選擇加隆，加隆有他的語音提示，心性不合格也沒什麼作為，而尼爾只是給他一些簡單的提示，就已經想到了自己的辦法。

若不是在緊急時刻，尼爾說不定連提示都不需要，就能總結出修行辦法來。

命格與氣運之事難以說清，有時候也會判斷失誤，但在選擇弟子方面，一般人都會傾向與命格高一些，氣運不錯的弟子，也不是沒有這種原因，江漢珍默默的想到。

# 第二百五十三章 超凡態度

尼爾很果斷的選擇了離開，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城堡，一路所過，就發現城堡中還有生命氣息，稍微看了一下，就發現是那些沾染了邪氣，但心神還能保存之人。

“過然如此，超凡者真的就這麼高高在上嗎，這些人還沒死呢，也沒變成怪物，就被這樣放棄了，我進去的時候讓喬安娜仙將同學帶出來，至於別人並沒有說，喬安娜如此不聞不問，看樣子是不管這些人的死活了。”

尼爾嘀咕了一句，也在極速的思索着，忽然之間有了超凡能力，但他還沒有看清楚超凡者的圈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自然不會多說什麼。

在他將最開始那是哪個怪物摔死的時候，喬安娜就拿出一副就要將他籠絡到肯恩王國超凡委員會的架勢出來，但好在他反應急智，沒有被喬安娜看出什麼。

這一番處理超凡事件之後，這一番經歷讓他精神力強大許多，思維也更加活躍，以前許多覺得很難的問題變得豁然開朗，明晰在心頭。

就是從喬安娜說的自立行間之中，都能分析出許多問題來。

超凡者圈子中好像並不在意普通人的死活，喬安娜對待這些被邪惡沾染，但還沒有失去心智的人的態度上就能看出一二。

或者說是以此時超凡者的能力，根本沒法將人體中的邪氣祛除，所以才會放任不管。

有此想法的尼爾打消了出去之後要質問喬安娜為何不救治這些人的話，準備繼續裝深沉。

還有離開古堡就第一時間去神月王國，肯恩王國就不停留了，家族在神月王國也有許多產業，只要不顯露出來，暗中發展一番，也能提升不少。

至於超凡者的圈子，就靠家族資源來暗中探查即可，他覺得還是不要貿然一頭扎進去，萬一被人看出底細，遇到心懷不軌之輩，說不定會將他拖到實驗台上，解剖開來研究他如何成為超凡者的原因。

等到走到古堡門口，就看見喬安娜在古堡門外目光閃爍着，一看就是在想着什麼主意。

而喬安娜的這種表情，在尼爾看來就是有些不懷好意，要將主意打道他身上的樣子，這就讓他更加肯定了剛才的推測。

雷霆種子中的江漢珍看着這一切有些想笑出來，尼爾的這一切心裏波動都被他說察覺，人心難測，但還是會發出心裏波動，要明白其準確的意思有些困難，但要從心裏波動的頻率分辨出大致的意思還是很簡單的。

尼爾的這一切想法都讓他所熟知，在江漢珍看來，這尼爾就是迫害妄想症的典範，一直在想着總是有人要害他。

實際上也是有的，神識探查着喬安娜的思維散發出的波動，其中大量的信息都在圍繞着尼爾展開，這一切在尼爾沒有變的超凡之前是從沒有過的，前後之間的態度幾乎是兩個樣子，而現在喬安娜一副要倒貼上來的架勢，就值得玩味了。

目前看來，江漢珍對尼爾的變現還算滿意。

尼爾走出城堡的大門，就看見喬安娜翹首以盼的等待着，見尼爾出現，就要迎上來。

尼爾看的眉頭一皺，早就打算好了不想跟這些超凡勢力有什麼瓜葛，自然不會與喬安娜多些糾纏。

尼爾冷酷的說道：“事情做完了，至於地宮中那個怪物，我現在還不是對手，不過我會將今天的事情彙報上去的，我先走一步了，你隨意。”

見尼爾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喬安娜也有些不喜，暗罵尼爾一點不懂得憐香惜玉。

原本打算好的，要邀請尼爾去肯恩王國超凡委員會一趟，但聽到尼爾說起還要彙報，意思就是暗指自己不是野生的超凡者，而是有組織的，下意識的就要問尼爾在哪個超凡者組織服務，但看見捏一副不想與她多說話的表情，讓她難以開口。

眼看着尼爾想着城堡外停放馬車的地方走去，喬安娜心有不甘的說道：“等等，我們還有幾個同學都在這呢，還有些無辜的人都在城堡中，不如我們將他們也揪出來。”

尼爾聽得一陣冷笑，喬安娜着話說的讓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竟然找了一個如此蹩腳的理由。

從開始擊殺怪物到出了城堡，時間差不多有一個多小時，一個小時雖然很多，但救幾個人還是很隨便的，他可是看見了喬安娜將暈過去的尼爾和瘋了的戴麗一手一個的提了出來，而他在擊殺怪物之前就讓喬安娜救人了。

原本對於其餘人的死活感受不是太深刻，但現在經過喬安娜這麼一聲提醒，就判斷出喬安娜，甚至超凡者們，對於普通人的死活根本不在意。

玩味了看了一眼要做聖母的喬安娜，笑着說道：“既然喬安娜小姐有聖母之心，自己去做就行，他們與我也沒多大關係，我就不摻和了。”

“你就這麼殘忍，忍心看着這些無辜的人還在城堡中無動於衷嗎？”喬安娜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對着尼爾質問着。

尼爾並不生氣，轉身就走，輕飄飄的傳來一句話。

“看來我跟喬安娜小姐不是一路人，我還有事，就不多停留了，喬安娜小姐請自便。”

看着尼爾瀟洒的離去，喬安娜剛開始還是默默的看着，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這架勢就像是看着離去的男朋友一樣。

但隨着尼爾的身影消失，喬安娜的眼神瞬間變的漠然起來。

“可惡，竟然不是野生超凡者，真是看走眼了，沒想到尼爾同學隱藏的如此之深。”

喬安娜自語一句，隨後看着救出來的幾人，就像是看路人一樣的看着幾個同學，沒有了剛才的那種豐富表情。

“麻煩，看來要彙報王國超凡者委員會才行。”接着就收了手中的匕首，向著黑暗遁去。

全然沒有了剛才的那種善良，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幾個同學以後如何也沒絲毫放在心上。

“原來這就是超凡者，對普通人是這樣一種態度，還好我沒有冒失的去跟着她救人，不然還真被她給誆騙出底細來。”

本來離開的尼爾在暗處的一個角落自語了一句，就在剛才，離去的時候覺得喬安娜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對象，所以就殺了個回馬槍，不想就然有此等收穫。

尼爾看着喬安娜對於普通人竟然這種態度，讓他皺眉不已，竟然生出一些不喜來。

尼爾雖然也是心狠之人，但都是對自己的對手狠，對不相干的人倒也沒什麼惡意，若能讓人活着，也不會輕易的不將人命當回事。

從喬安娜對普通人的態度上也分析出其他超凡者對普通人的態度，讓他有些難以跟這種態度苟同。

雖然現在有能力將邪氣沾染之人的邪氣祛除，但也不會全部給祛除了，就看着幾個已經暈過去的同學，走到幾人跟前，對着幾人輕點幾下，控制着雷霆之力打入幾個同學身體中。

感應出雷霆之力正在起著作用，正在祛除着身體內部的邪氣，尼爾這才放下心來。

做完這些覺得好受不少，至於以後如何，就看個人運氣了，轉身又消失在黑暗之中，找到早就準備的馬車，駕着馬車離開了古堡的範圍，連夜向火車站趕去。

# 第二百五十四章 迅速離開

尼爾的行動迅速，回到市裡給一家汽車店鋪中的老闆打了一聲招呼，並委託他想家裡說一聲，自己要離開這裏。

而這家店鋪也是林頓家族在德林市的一處產業，尼爾對此自然放心，就怕自己不高而別，家族中人不知道他在干什麼，若是再被喬安娜這種明顯有其他意圖之人問一些什麼，就徹底露餡了。

總之，目前他還沒有將自己能力暴漏出來的打算，雖然他相信，在超凡者圈子中超凡者時間很常見，可他畢竟成為超凡者的時間太短了，最終選擇了最穩妥的辦法先將自己保護起來。

一路上尼爾做事都顯得有條有理，看起來早就制定好預案一樣。

就像一些軍隊，考慮到戰場的突發性，和多樣性，而且戰況瞬息萬變，經過長時間的行事行動，早就總結出了各類應急突發事件的方案，並且成為教材，被稱為應急預案。

江漢珍也從尼爾的心念波動中察覺出這些東西，讓他不得不感慨大家族底蘊之深厚，非一般暴發戶可以比擬的。

就如此界中，乘坐蒸汽時代順風車的家族並不只有林頓家族一家，林頓家族也不是第一個。

在最早的時候蒸汽機被發明出來，跟一些小商人合作並且投入生產，蒸汽系統因為適應時代，能夠為別人帶來利益，所以這些小商人都成了大商人。

而那時候林頓家族才開始接觸到蒸汽機，但林頓家族反應不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憑藉著龐大的財力硬生生的扭轉了這種局面，從而還是傳承久遠的家族。

不光是林頓家族，就是那些底蘊越深厚的家族，都做了這個事，即使時代變化，都沒有影響到真正的大世家的地位。

造成這種原因的恰巧就是家族底蘊，區別就在於對災害的抵抗性。

就比如兩個人同時遇到毀滅性質的災害，比如天災，或者生病，生存幾率比較大的絕對是底蘊深厚之人。

因為他們早就準備了應付這方面的辦法，甚至一些小王國中的王族，也沒有這些家族的底蘊深厚。

就如尼爾對於喬安娜的態度一樣，並沒有覺得喬安娜是肯恩王國中一個公爵之女，雖然公爵之女在王國中也算地位最高的那些人之一，去沒見到尼爾對喬安娜有多少尊敬。

江漢珍雖然看出了許多問題，但對於尼爾對於喬安娜的態度就有些想不明白了，按道理說喬安娜也算是年輕美貌，但尼爾對喬安娜並不怎麼感興趣。

若是常人，就算是不喜歡與之接觸，也會顧忌一些面子，但尼爾所做的這些並沒有給喬安娜任何面子的跡象。

江漢珍並不相信尼爾是得到了雷霆種子之後變得張狂了，看尼爾道現在還是一副冷靜無比的樣子，並不像是突然暴富人後別的瘋瘋癲癲的情況。

也就是‘德不配位，必有災殃’的事情並沒有在尼爾身上發生，江漢珍也看出來尼爾身上的氣運也可以換取一份修道機緣。

修道機緣消耗之大，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起的，就是江漢珍身前尋了一輩子道，年輕時候也有功德加身，也只有最後幾年才逐漸入門。

就是穿梭萬界宣化諸天之時，也只有將有心修道之人拉入權衡天地的大業中，才能讓門下弟子在權衡天地之時賺取功德，憑藉著功德從而進入修鍊之道。

有時間江漢珍甚至在想‘道不可輕傳’這句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因為所傳之的條件嚴格，又沒有合適的人選，畢竟氣運隆厚之人可不是隨處可見，找不到弟子也是正常的。

就比如雷府中的神霄一氣雷傳承，此傳承屬於上古練氣士之法，非大氣運大功德之人不可修鍊，若是多傳授幾個，所遇到的弟子不光沒有多少氣運，而且業力加身。

大道修行所消耗的氣運非比尋常，就會從最親近的人開始，在仙道之中，最親近的人莫過於師徒，為道命之父母。

門下弟子沒有氣運，就會汲取師父的氣運來修行，一個兩個還好，若是多了，甚至遇上心術不正之人，就會連師父都會拖下水，更有甚至還會出現滅門之禍。

原本江漢珍以為道不輕傳只是一句推辭，可隨着他的道行越來越高，也明白自己所凝聚的雷霆道果原來是權衡雷霆，最善賺取功德。

又因為雷霆最克制邪穢之氣，有天地玉樞之能，生殺司命，有清靜天地之功，修鍊者只要行走天地之間，就是功德。

所以在萬界普傳大道，也沒受到任何影響，甚至門下弟子成就高了，也會有一份功德算在他的頭上，不但不會失去功德，還會增長。

這讓他才知道穿梭諸天，宣化萬界之事只有他的道果最為合適，不止在仙道合適，就是在這異界中，雷霆也是大道。

江漢珍看着頗有章法做事的尼爾，也慢慢的感悟出許多東西，尼爾殺了幾個被邪氣變成怪物的人，就讓邪氣能破壞天地的力量少了一些，對於天地來說就是好事，自然會有天地垂青。

而他最為傳出此道之人，也會有一份功德，江漢珍仔細感悟着世界法則對自己的束縛，好像減弱了那麼一絲，對於普通的修行者來說自然看不見，但他還是能察覺出那麼一絲來。

也就這麼一絲，讓他剛進入此界之時的那一份一籌莫展之情消失許多，對接下來的事情有些期待起來。

本體被束縛，並不是什麼災禍，而是一次觀察氣運功德變化的一次機會。

權衡雷霆最擅長權衡一切變化，讓天地向著更好的方向所發展，最核心的變化還是氣運與功德的變化。

到了金仙境界，道果已凝，有了自己的道途。

而道果在大道之下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並不像入門之初，還能有人指引，有人教導。

凝聚道果之後，一切路途都不可能有人教導了，所能做的就是效法天地，觀察萬界變化，從中領悟其中變化，從而完善自己的道果。

江漢珍逐漸的有一些明悟，自己能穿梭諸天，與自己修行並不衝突，而且還是相輔相成，經歷的越多感悟越深厚，只有不停的傳說世界，做以權衡雷霆做權衡之事，才會讓自己有所進步。

接下來江漢珍地此界的事情變得上心起來，爭取指引好每一個得到雷霆種子的弟子，讓他們以此道來行權衡之道，來賺取自身功德，從而踏上修行道途。

而他在從旁觀察，感悟道理變化，為自己增強底蘊。

# 第二百五十五章 王國行動

道果之境，可分化數念，江漢珍凝聚了無數個雷霆種子，都有是自權衡雷霆道果所出，自蘊意志。

在尼爾身邊的這個一絲意識，也只是為了應急而分出去的，就怕這些人遇到不可抵抗的危險，從而讓雷霆種子最後用自爆來解決問題。

心神感應其餘的種子，頓時出現一隻能怪凝重之態。

“傷亡率竟然如此之大。”江漢珍感慨。

神恩大陸廣闊無邊，撒出去也不到一百個種子，進過一段時間的生長，現在剩下的只有不到三十個了。

自穩定下來之後，得到種子之人只要遇到不可抵抗的邪惡之物，最終就會被逼的自爆解決問題，幾天下來就只要不到三十枚種子了。

江漢珍看着一個個失去的種子，也知道了此界被深淵邪氣侵蝕的十分嚴重。

他確信，若是在仙道世界中，再怎麼混亂的世界，他即使撒上一千枚種子，除去得到種子之人自己作死不算，其餘的種子都能夠完好成長。

但在此界中，短短不到十日，就出現七成的死亡率，讓他不禁有些擔憂起來，而造成這一切根源的力量都是那種能給天地帶來傷害的邪氣。

就是在剛開始，此界的幾個大神通者也不例外，他們所掌控的力量根源，就是與邪氣同源的力量，只不過能保持出心境，沒有徹底的迷失心智而已。

······

尼爾自約翰古堡離開，交代了家族中一個小產業負責人之後，就連夜坐着火車離開德林市。

等到第二天早上，在中轉站的時候，已經有林頓家族之人在火車站等候，見到尼爾的時候，就送上離開肯恩王國的證件，尼爾只是交代了幾句，拿着送來的證件和早就買好的火車票，繼續的開啟了離開肯恩王國的旅途。

林頓家族勢力龐大，底蘊深厚，只要交代一句，早就準備好的應急方案已經啟動，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林頓離開肯恩王國。

而就在尼爾離開中轉站一個小時之後，幾個穿着中世紀風衣的男人氣勢洶洶的到了中轉站，並且經過一番詢問，就知道了尼爾已經離開了，在領頭之人氣急敗壞之下，又匆匆的離開了中轉站。

而他們進入中轉站所做的一切，都被人看在眼裡，很快的整理出來，送到了林頓家族在中轉站所在的辦事處。

很快，林頓家族的掌權者就知道了這件事，在這個龐大家族的運轉之下，也知道了這群人疑似超凡者。

但林頓家族並沒有因為尼爾牽扯到超凡事件而緊張，在他們的意識中，家族的規矩，要遠遠大於任何王國的法律。

也在這些底蘊深厚的圈子里，家族之人若是被王國法律所懲罰，就會被看成一種恥辱。

尼爾即使犯了錯誤，也由家族所懲罰，而不是由肯恩王國所審判處什麼結果，此時的林頓家族，所做的事情就是將尼爾仙送出肯恩王國。

德林市紫荊花大道的一座大樓頂層，內部構件奢華，正坐着幾個人在商量着事情，而這其中一人就是與尼爾等人一起去約翰城堡中的喬安娜。

“喬安娜殿下，尼爾的逃脫並不是你的錯誤，我已經打聽到了他離去的方向，並且用信鴿傳信讓他們在沿途各個火車站堵着，相信他不會逃脫我們肯恩超凡者委員會的掌控的。”

一個穿着伯爵服的中年男子對着喬安娜略帶寬慰的說道。

喬安娜面色有些不好，總覺的是被尼爾給騙了，甚至有些懊惱的說道：“都怪我，當時沒有去查看被尼爾所殺的那些墮落者，竟然被他給騙了，我還以為他是別的王國或者勢力的超凡者，沒想到竟然是一個野生超凡者，還想着要拉攏他。”

喬安娜說起這事，就是一陣暗恨，在神啟大陸上，現在的情況就是超凡者之間的爭奪，哪個萬國超凡者多，就能讓王國環境穩定，才能更好的發展。

超凡者若是少了，邪惡之物就會四處做亂，想要安心發展基本上就是妄想。

所以現在王國之間的比拼的就是超凡者的數量。

喬安娜在看到尼爾的時候，以為是一個野生超凡者，就想將他拉到肯恩王國的陣營中來。

可她還是被尼爾那種隱晦的話語給唬住了，下意識的就以為尼爾是別的王國甚至別的勢力的超凡者。

等到察覺之後，才發現被尼爾騙了，尼爾所做的事情在超凡者中從沒有過此類案例，前後一分析，就發現尼爾的言行漏洞百出，等到檢查那些被尼爾殺死的墮落者之後，竟然沒有察覺到絲毫的邪惡之氣存在。

但她很確信的看見的就是這些人已經被邪氣所侵蝕，變成了墮落者。

但凡墮落者死後都能在身上採集到超凡材料，但這些人竟然沒有一絲一毫的材料，喬安娜頓時覺得這件事情不對勁，立即聯繫了德林市的超凡者負責人。

雖然尼爾對她沒有任何傷害，但喬安娜就是對尼爾產生一種恨意，而且這種情況有些揮之不去，隨着尼爾的離開，逐漸的變成一個心結卡在心裏。

“這不怪你，你成為超凡者的時間也不長，對這些事的處理還沒多少經驗，而尼爾·林頓一開始就沒想給你說出真相，就是他離開德林市，也逃不出王國，說不定我們的人已經找到了他，現在就在押往總部的路上呢。”

中年伯爵一如既往的寬慰着喬安娜，神色輕鬆至極，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好像對這些事並不放在心上。

神啟大陸五十年前進入蒸汽時代，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對以前的形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得以前的帝國分崩離析，分成無數個王國，但以蒸汽時代起家的新階層並沒有對老舊貴族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這些被分化的王國之中，還是有大部分是貴族掌控着權利。

就比如肯恩王國，大部分的掌權者還是肯恩家族之人，作為肯恩王國中一個掌權伯爵，對商人家族還是有一種骨子里的輕視。

在胸有成竹的伯爵面前，喬安娜似乎是平靜了不少，對於抓回尼爾也有了許多信心。

好像看到了尼爾落網一般，已經想起了尼爾落網以後的事情，比如尼爾所擁有的那種神奇力量。

就對着伯爵問道：“克萊斯叔叔，那個尼爾·林頓的能力真的那麼厲害嗎？有稱霸大陸的可能，是不是有些誇張了，就憑藉他那個普通人中間流傳的格鬥技巧？”

“不不。”伯爵搖頭，“那種蘊含祛除惡魔氣息的特殊力量，也只有在上古武士興盛的時候存在過，但所記載的遠沒有這次採集的樣本徹底，竟然連絲毫邪氣都沒有存下，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伯爵繼續堂皇而談道：“上古之時，武士之路興盛，一度統治神啟大陸數萬年，但在三千多年以前，惡魔力量出現了，武士道路一直跟惡魔力量抗衡兩千年之久，直到超凡者出現，才逐漸將之代替，但我說的並不是他的格鬥技術，而是這種能祛除惡魔之力的力量，你要知道，我們雖然是超凡者，但所利用的力量本質還是惡魔之力，與墮落者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們能夠駕馭之中力量，而墮落者卻被這種力量所掌控罷了，只要這種能克制惡魔力量的新力量出現，不光能克制惡魔，還能克制超凡者。”

伯爵說完，看着喬安娜，那種意思很明顯，就是一副志在必得。

# 第二百五十六章 肯恩心性

喬安娜停了這些才愁容漸散，做為貴族的他，同樣對商人偶一種骨子里的輕視，那怕現在已經到了蒸汽時代。

蒸汽時代有如何，作為特權階層的貴族，照樣能夠還是貴族，以前為貴族種田的奴隸，到了現在只是被他們送入了工廠，但奴隸的身份還是奴隸。

肯恩王國還是以貴族制度來束縛奴隸，在肯恩王國九成的工廠全在貴族手中，只要他們還在聯合中，這些奴隸即使逃出去，也沒辦法在肯恩王國生存。

長此以往的統治，讓這一代新進之人喬安娜很自信，她也覺得只要王國出手，尼爾肯定逃不掉，沒人能護住他，現在最擔心的還是尼爾背後的家族出手。

喬安娜還是擔憂的問了一句，“多謝克萊斯叔叔，我知道了，但就怕林頓家族在背後出手，阻撓我們行事，林頓家族在我們肯恩王國也有不少產業，在王國也有一些話語權，若是他們阻撓···”

“不可能。”伯爵下意識的就搖頭說道。

“尼爾·林頓是林頓家族的小輩，連新貴都算不上，就算他是林頓家族順位繼承人的兒子，對我們肯恩王國來說，就是林頓家族也只是商人家族，並不算什麼，林頓家族怎麼都不敢和我們肯恩王國動手的，他們不會為了一個小輩而惹怒我們肯恩王國，除非他們捨得在這裏的所有產業了···”

“報告。”克萊斯伯爵話音剛落，門外就傳來一道聲音。

“你看事情這不是有結果了，料他也難逃王國的追捕。”伯爵被這聲音打斷之後，面樓一絲喜色，因為他不相信尼爾能夠在這麼斷時間逃脫。

接着正了一下身形，對着門外說道：“進來。”

接着一個高帽子衛兵推門而入，對着屋內之人行了禮，然後拿着一份文件，對着克萊斯伯爵彙報起來。

“伯爵大人，前往飛鴿傳書，超凡會去的晚了一步，尼爾已經坐上了離開王國的火車，具體情況全在這裏，還請伯爵大人過目。”

“什麼，本可能，王國的超凡者怎麼會失敗呢。”

伯爵頓時站起身來，暴怒的樣子就要變成一隻獅子，但身材不是太高大，就只能像一隻獅子狗了。

此事出乎預料，讓他一時難以接受，一時間竟然有些反應不過來。

就是在一旁等着好消息的喬安娜面色都變得極為難看，本來較好的面孔都變得有些扭曲，五官嚴重的變形。

而這時候的喬安娜的形象，就讓人想起了肯恩王國祖先有名之人。

肯恩家作為年限久遠的貴族，都會有貴族的做事風格，一些做出大事的肯恩家族先祖，都會留下一副畫像，以及生平事迹。

不說事迹如何，就拿畫像而論，肯恩家族之人的畫像，無一例外，五官都不是很端正，甚至有些扭曲。

就拿上代肯恩國王來說，是創立肯恩王國之人，因為蒸汽時代之後消息流通性強，肯恩國王的畫像上，五官已經扭曲到了極致，可以說是集歷代扭曲之大成者。

而喬安娜原本一個如花似玉的大美女，被剛才這種事情弄的也扭曲起來，竟然與歷代肯恩王國先祖形象變得融合到了一起，同樣的一開始扭曲。

但肯恩王國的王后都是貌美之人，可見肯恩家族也不是沒想過改變這種基因。

但之中扭曲的面容出現在喬安娜臉上，就讓人不得不感慨肯恩家族基因之強大，多少代人都沒將之扭轉過來。

這幅樣子若在仙道之人眼中，不得不感慨一句‘相由心生’，心境如此，即使給一副傾國傾城之容貌，也會向自身心境去靠攏。

反之亦然，就是身形較差之人若時刻不忘錘鍊心境，選一道而持之以恆，三五年，或十數年，氣質必然有所變化。

就如雷門中人，就會給人一種正氣十足，坦坦蕩蕩之感。

此時的房間內肯尼家族之人無不色變，都變得扭曲不已，尤其是克萊斯伯爵，剛才還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但轉眼就被這條消息弄得面上無光。

嚇得衛兵低着頭不敢吭聲，克萊斯伯爵有些不甘心的問道：“即使尼爾·林頓逃了，按照目前的速度來看，也不一定逃出王國吧，邊境上有沒有安排人。”

衛兵小聲的說道：“中轉站距離邊境只有兩百公里路程，我們的人去的時候尼爾已經走了一個多小時，即使飛鴿傳書，也來不及了。”

克萊斯頓時變得有些冰涼，竟然有一種心裏難受的感覺，準確的來說就是心痛，本來十拿九穩的事情竟然出了岔子，將他原本的心理預期難以實現，心上好像被人生生的割了一刀。

他知道尼爾是逃了，但心中的恨意難平，就說道：“超凡委員會呢，難道就沒將此事彙報王國嗎，現在就去彙報，讓王國給尼爾家族施壓，讓他們交出尼爾·林頓，否則他們的生意就別做了。”

衛兵硬着頭皮說道：“正要為伯爵大人彙報這件事呢。”

他知道這樣會讓肯尼家族之人更加暴怒，尤其是作為超凡委員會中地位排在前三的克萊斯伯爵面前，但不能不說。

“伯爵大人，此事彙報委員會之後，委員會就已經將此事上報王國，王國也向林頓家族進行了施壓。”

衛兵說道這的時候，看着伯爵面色稍緩，接着問了一句，“那王國怎麼處理的。”

面容竟然出現一種扭曲的快意，讓衛兵的心中一片冰涼。

他知道肯恩家族的人發跡於五十年前，以前只是一個落魄小貴族，因為被以前的帝國交代管理幾個新的蒸汽工廠，直到二十年前帝國分崩離析，肯恩家族才靠着手中的權利，建立了王國，並且以自己的姓氏為國名。

雖然肯恩家族的爵位一躍上了好幾個層次，但那種落魄作風還是沒改過來，嫉妒賢能是基本操作，排斥外人是常規手段，而且心胸狹窄，沒什麼氣度。

在肯恩王國之中，外姓之人想要獲得一個勛爵都非常困難，即使為肯恩家族立下了滔天大功，肯恩家族之人都會為了一個勛爵考慮半天。

而這個衛兵就是肯恩王國中少有的勛爵之人，本身是武士出生，多次在王國平叛中立下大功，最後肯恩家族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將肯恩家族的一個女子嫁給了他，因此才被授予勛爵之位。

即使如此，換來的也不是信任，而是一種變相的限制，將他調往肯恩超凡委員會這個特殊部門，成了一個打雜的衛兵，他還好感謝肯恩家族的恩賜。

他也知道別的國家的爵位獲得方法，以他在肯恩王國的功勞，若是換成別的王國，少說也會有一個子爵，若是去了自由聯盟，甚至甚至能得到很高的位置。

兩者之間的差距讓他覺得自己所付出的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早就有了離開的打算，只不過一直沒有找到機會。

而這次尼爾事件上，就在剛才，有人找到了他，並且給他在自由聯盟銀行的賬戶打了十萬金幣，只是讓他代為打點一些，讓肯恩王國在這件事上打點一下。

其實他知道，說是打點，其實是變相的賄賂，以肯恩王國的尿性，王國內的所所有銀行都是由肯恩家族所控制，與別國銀行並不互通，想要將錢從肯恩王國提出，要交出三成以上的稅，所以別國之人進入肯恩王國，寧可用金幣交易也不會用肯恩王國的銀行。

十萬金幣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了，他就是如此多年，所有的積蓄加起來也只有一萬金幣。

而且來送他金幣的人還許多若是到了自由聯盟，可以為一座城市的警署總長之位待之。

雖然他沒有當場答應，但去將之記住了，現在看着暴怒之下，只要聽到不順自己心意就會殺人的克萊斯伯爵，讓他原本打算如實彙報心思淡了下去。

‘林頓家族只是讓我為此事打點一二，就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我克里斯也不是不講情義之人，我在這肯恩王國繼續待下去，也沒什麼前途，不如去自由聯盟發展，說不定這時一次機會。’

衛兵克里斯默默的想着，本來要如實彙報的想法忽然轉了個彎。

組織了一些語言，對着伯爵笑着說著：“事情發展的很好，王國很快對林頓家族進行施壓，並且限制了林頓家族的許多產業，根據我們的情報得知，林頓家族有些扛不住壓力了，有跟我們妥協的意思，我還要提前恭喜伯爵大人，尼爾·林頓很快就會落到我們王國的手中。”

“不錯。”克萊斯伯爵滿意的對着克里斯點了點頭，說道：“那久繼續關注這件事，尼爾·林頓落網之後，第一時間通知我，你先下去吧。”

“是，伯爵大人。”

克里斯對着伯爵行了一個禮，然後退出門外，關上房門之後，就漏出一陣冷笑。

就在剛才他將真實的情況隱瞞了下去，而報了一個讓他們開心的結果，果然伯爵以及那個喬安娜公主都從扭曲中恢復過來，雖然舒緩過來，但出現一種快意的架勢。

# 第二百五十七章 安全離開

克里斯相信，這些肯恩家族之人肯定在想着抓到尼爾之後怎麼處置，而且已經想好了。

對於肯恩家族之人心性他可十分清楚，只要落到他們手裡，正常人想象不到的折磨人的手段都能被肯恩家族之人想出來，說不定伯爵和那個公主已經在商量着怎麼折磨尼爾呢。

克里斯看了一眼頂層的房門，好像是在做一個默默的告別，接着果斷轉身，向著樓下走去，招呼了幾個跟他一樣出身的人，並且換上了便裝，帶着武器只是說伯爵大人吩咐去處理事情，就急匆匆的離開了紫荊花大道的肯恩大樓。

而在肯恩大樓的頂層，就是伯爵的辦公室內，伯爵和喬安娜都是變得緩和不少，伯爵對着喬安娜說道：“你看，這不久成了，他即使再怎麼能逃，還不是難逃我們王國的掌心嗎，在肯恩王國內，還是我們肯恩家族說了算的，大商人又如何，在我王國的威懾之下，還不是要低下頭顱。”

“多謝克萊斯叔叔，這次還多虧了克萊斯叔叔出手迅速，才沒讓我們肯恩王國丟臉，不然被一隻小蟲子逃出去，別的王國指不定會怎麼笑話我們呢。”

喬安娜也輕鬆愉快的說著，但眼神總的毒辣，好像猝了毒一般，“尼爾這次肯定收穫不小，那些墮落者身上的材料都消失不見了，這次要讓他乖乖的吐出來，就能為我們肯恩家族多培養幾個超凡者了，而且尼爾還有研究價值，侄女有些請求，還請叔叔幫忙。”

“什麼事。”伯爵輕鬆的問了一句，面容輕鬆至極。

對喬安娜剛才所說也很贊同，約翰古堡事件有百人之多，成為墮落者的就有一半還多，活下來的不足二十，這些徹底成為墮落者的人就能從身體上採集出超凡材料，而這些超凡材料再配置一定的藥物，就是轉變超凡者的核心物品。

而那些沒有成為墮落者的，他們也不會去救治的，而死派人暗中監視，等到被侵蝕道一定程度，抗不下去的時候，自然會成為墮落者。

到時候他們就會站出來打着除魔的幌子，將墮落者殺死，並且採集身上的超凡材料。

平時一個兩個都很難得到，需要很多人一起出手才行，而這次就尼爾一人殺了五十多個，他相信，之所以那些屍體上沒有邪惡氣息，就是尼爾全部都收走了。

而尼爾也馬上落網，那這些材料自然就成了王國的囊中之物，現在心情大好，想着喬安娜的要求若是不過分，就答應她。

喬安娜眼中閃過一道恨意，目光中猝了毒的狠辣冒着毒光說道：“尼爾肯定有研究價值，我希望能夠加入研究的行列，在尼爾失去價值之後，就將他交給我處置如何。”

伯爵聽着一愣，仔細的看了一眼喬安娜，按照他們肯恩家族的性格，被人欺騙能肯定會報復的，若不然就會寢食難安。

很明顯喬安娜就是覺得自己疏忽了，才差點讓尼爾逃了，所要報復回來。

而且喬安娜地位也不低，是公爵之女，哪怕以後不繼承公爵之位，也有一個伯爵的位置，跟他地位差不多，這個面子還是要給的。

就對喬安娜說道：“好，我會相辦法讓你加入這次的實驗，但切記不能因為仇恨，就毀了這些實驗體，你要知道，尼爾·林頓對我們王國的意義重大，不能有什麼閃失，希望你不要被個人恩怨所迷惑，忍耐到他沒有價值的時候，你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喬安娜面樓喜色的說道：“多謝克里斯叔叔，侄女知道輕重，你就放心吧。”

伯爵點了點頭，算是答應了下來，就打算待會將此時彙報上去，讓喬安娜也加入處理這次事件的行列中，接下來房間內就變得一片歡聲笑語，好像剛才的那些都是假象一般。

···

此時剛過了肯恩王國邊境線檢查的尼爾還不知道，他已經被自己的同學喬安娜已經打入實驗品的行列之中，而且已經制定出了怎麼處置他的各種方案。

此時的尼爾不知道這一切，但若是知道了，肯定逃得比現在還快，決計不會在肯恩王國停留，那怕一時一刻。

尼爾之所以會做出這種舉動，聽到肯恩家族之人心量狹窄，容不得人也占很大一方面。

至於其他的，就只能歸結於林頓家族的底蘊，從來不會將自己置於險地之中。

林頓家族的家規，最核心的本質就是活着，哪怕再大的利益，都不值得讓他們付出自己的生命，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就有翻盤的機會。

人若是死了即使取得了再大的利益，也不屬於自己所有，誰知道會便宜哪個人。

所以尼爾法決事情已經超出了自己的認知，就果斷的選擇了離開。

並且有了想法，離開肯恩王國，去自由聯盟，在那裡的林頓家族勢力不小，能讓他安全的去尋找超凡者信息，哪怕十年八年，甚至做好的長期的打算，只要沒有把握，就絕對不會離開。

也是這種家族規矩在加上家族的底蘊，才讓他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了肯恩王國。

在家族的使力之下，早就打通了肯恩王國的各個關節，金錢開道，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畢竟肯恩王國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肯恩家族之人。

現在的尼爾進出了肯恩王國境內，到達了自由聯盟地域，轉乘了開往自由聯盟國都自由之城的火車。

到了現在，尼爾一顆懸着的心才放了下來，自離開肯恩王國的那一刻起，心中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在肯恩王國之中的日子雖然好，但主持家族生意的時候，處處受到肯恩王國的掣肘，讓他們難以有什麼作為。

雖然家族在肯恩王國算得上最大的外姓商人，但尼爾覺得並不自豪，轉頭看了一眼逐漸遠去的肯恩王國，尼爾心中有了一個小小的想法。

以後一定要讓家族的生意好好發展，將生意遍布神啟大陸的每個角落，要讓肯恩王國的這片土地上再也抵擋不住肯恩家族的商路，若是阻擋，就用槍炮將它摧毀。

看似落魄的離開，不但沒有讓他喪失信心，反而激發了鬥志，甚至豎立了一個信念，一個能夠改天換地的信念。

# 第二百五十八章 失控事件

不知不覺中，尼爾的心態發生了新的變化，朝向符合超凡者心態方面的發展，以此心性，也逐漸可以適應忽然出現的力量。

但與此界的超凡者卻有着根本上的區別，那就是對待普通的人的態度。

尼爾並沒有因為自己有強於普通人的力量，而覺得自己天生就有許多高貴，將普通人視為螻蟻，可以隨意打殺，而是一種從普通人進化而來，是自己的昨天。

並沒有像此界中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貴族，所做的事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種新的生命。

尼爾到達自由聯盟之後，就聯絡了家族，並且說明了緣由，在家族的一番驗證之下，也確定了尼爾成為超凡者的事實。

林頓家族作為底蘊深厚的大家族，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能讓家族長盛不衰的機會，家族中有人成就超凡者，就是最明確的體現。

財力的充足，也能讓林頓家族將尼爾的做用發展道最大程度。

······

在尼爾回到自由聯盟的自由之城的時候，已經距離尼爾徹底離開肯恩王國二十四小時。

肯恩王國在二十四小時的不多動作，又給林頓家族不斷的施壓，最終不但誒有找到尼爾的去向，甚至連林頓家族之人都分批從肯恩王國撤離出去，沒有撤離出去的人，都隱藏到了暗中，逃出了肯恩王國的視線。

肯恩王國在一夜之間，似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再也沒有了林頓家族的商會，取而代之的是由紅月王國所控制的商會。

一夜之間，林頓家族在肯恩王國所有的產業，都轉移到了紅月王國名下，紅月王國在接收林頓家族產業的同時，難免與心氣狹小的肯恩王國當權者發生衝突，但在紅月王國超強的武力之下，肯恩王國即使表情再怎麼扭曲，也不得不承認這次的失敗。

最終，消息還是傳回了德林市紫荊花大道肯恩大樓頂層。

一個衛兵拿着一份報告，推開了還在翹首以盼，討論着怎麼處理尼爾的伯爵與喬安娜兩人的房門。

伯爵似乎有些胸有成竹的對着喬安娜笑着說道：“看看，好消息這不來了，再怎麼厲害的商人，也不是我們肯恩家族的對手，這是血液中的高貴。”

“叔叔說的是。”喬安娜似乎也有一種扭曲的快意，心情舒爽的就想吃了靈丹妙藥。

衛兵看着兩人的表情，有些後悔決絕了克里斯的邀請，勛爵克里斯在離開的時候，也示意出要請他一起離開的想法，他也知道克里斯的意思，但他還是決絕了。

最終克里斯逃了出去，在這裏只是登記了是去執行任務，此時肯恩家族的人還不知道，但他還是很清楚。

如今接到了王國失敗的消息，並且這個消息由他來向伯爵傳達，早就知道肯恩家族之人心胸狹窄，他知道這次有可能會被遷怒，甚至在劫難逃，這種事情不是沒發生過。

但已經遲了，看着伯爵與喬安娜兩人繪聲繪色的描繪着如何折磨尼爾的畫面，這名衛兵的心中出現一種無限的悲涼。

手中的情報與兩人的想象肯定不一樣，他也知道他若是說出去，這種結果的反差又會讓兩人的面容扭曲。

肯恩家族的心性有問題這時中所周知的事情，他還真怕他將事情如實彙報，會讓兩人心理難以承受，從而變得失控。

超凡者的失控可不是簡單的失控，就是一個普通人若是失控，三五個人都不一定能制服，更別說超凡者了。

產翻着失控就會變成所獲取超凡力量的本源之物，也就是惡魔的眷屬之物，成為一個毫無人性的機器。

他相信他只要將事情如實彙報，這兩人肯定會失控。

最終衛兵準備做一個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撒謊，只要謊言能夠符合心性欠缺之人的預期目的，就不會出現情緒失控的事情。

既然伯爵與喬安娜就是這種人，那就讓他們兩繼續活在謊言之中，至於最後知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又與他有什麼關係。

他想用謊言將兩人瞞住，讓兩人繼續活在這種謊言之中，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伯爵與喬安娜談論了幾句，就轉頭笑着對衛兵說道：“是不是有好事情了，那就如實上報。”

“是，伯爵大人。”

衛兵應聲之後，就打開手中的文件夾，看了一眼上面的內容，開始裝模作樣的宣讀起來。

“據王國超凡委員會總部情報，於昨日中午，尼爾乘坐火車離開肯恩王國，王國對林頓家族進行武力施壓，並且封閉其九成產業，在雙方的僵持之下，王國開始主動出擊，打死搜捕林頓家族之人，於十二小時前，林頓家族在也承受不住叫壓力，並且許諾交出尼爾·林頓，並且火車開始返航，於六個小時之前又回到了王宮境內。”

衛兵編到這裏，啪，的一聲合上了手中的文件夾，接着對着伯爵與喬安娜說道：“恭喜伯爵大人，恭喜喬安娜殿下，預計現在尼爾已經在押往王國委員會的路上，這次超凡事件意義重大，據情報消息，肯恩國王對此事特別關注，作為這件事起到重要作用的伯爵大人與前安娜殿下肯定會受到來自王國的榮耀嘉獎。”

說完就將手中的文件夾受了回去，但心中卻有些愧疚，他可從小都沒有說謊的習慣，這次竟然扯了一個彌天大謊。

就連火車返程都扯了出來，不但如此，就連肯恩王國的國王也給編了進去。

但不管怎樣，出發點都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已，衛兵看着一副喜悅情懷的伯爵與喬安娜，暗中對兩人說了一聲‘對不起’。

‘我也不想撒謊，是因為你們心氣太狹小了，說了實話，我能活着出去都是個問題，也只有用撒謊來讓你們繼續沉浸在喜悅之中，而我不想死。’

伯爵一副很享受的表情，雖然覺得有些不妥，但他自己感覺很舒服，就笑着說道：“把整理好的文件拿來我看看。”

衛兵心中咯噔一聲，暗道一聲‘露餡了’，只要看了之後，他哪裡還有活命的機會，看着正在沉浸在喜悅中的伯爵與喬安娜，忽然想到了一個機會。

上前一步，將文件夾遞給了伯爵大人，行了一個軍禮，對着伯爵說道：“伯爵大人，通部還有幾份這次的消息，還有這次事件的消息陸續傳來，屬下還要去整理消息，等到總結出來，就給您送過來。”

伯爵接過文件夾，滿意的對着衛兵點點頭，說道：“你很不錯，沒有忘記王國給你的榮耀，等這次事件之後我會親自提拔你。”

衛兵到了現在，已經撒了謊，心裏的這一關已經過去了，就覺得很隨意了，對着伯爵義正言辭的說道：“多謝伯爵大人，屬下定不忘伯爵大人的恩情，以後伯爵大人有任何吩咐，屬下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伯爵對這名衛兵越發的滿意，很罕見的對衛兵笑着說道：“好，那你先去吧，記得儘快將消息傳個我。”

“是。”衛兵對着伯爵大人行了個禮，就轉身離開房間，樣子雖然有些迫不及待，但在伯爵的眼中，卻看成了衛兵立功心切，還是能原諒的。

等到衛兵走後，伯爵這才拿着文件夾，對着喬安娜說道：“看看，我說什麼，卑賤之人永遠不是我們這些高貴血脈之人的對手，這還沒怎麼用力呢，就落網了。”

喬安娜也是一臉輕鬆，到了這時候，也放鬆下來，對於消息的真實性，從沒有懷疑過。

在王國律法之中，甚至所有的王國之中，謊報軍情可是重罪，除非不想活了。

也笑着對伯爵恭維道：“這還要多謝克萊斯叔叔的運籌帷幄，若不是叔叔發現了事情的關鍵之處，還真有可能被他跑了，侄女還要感謝叔叔，若不是叔叔，被卑賤之人的欺騙會成為我永遠的傷疤。”

伯爵也是一副理所當然的形態，將文件夾遞給喬安娜，說道：“那就將這塊傷疤徹底清除，我們肯恩家族的高貴，不允許被卑賤之人所傷害，這份文件就是治癒你傷痕的良藥。”

喬安娜用優雅的姿勢拿過文件夾，用一種貴族的姿態，輕巧的手指將文件夾打開。

但接下來忽然屋內的氣氛一凝，變得粘稠起來，一股強大的惡魔氣息瀰漫整個房間，並且向屋外散溢。

伯爵忽然心頭一震警覺，感覺有些不對勁，抬頭看了一眼身邊的喬安娜，就見到喬安娜面容變得極度扭曲，不成人樣。

樣子與他記憶中肯恩一世的真實面容竟然融合起來，肯恩王國開國也就是二十年左右，肯恩一世他也見過，就是喬安娜這幅樣子。

不但如此，伯爵看着喬安娜的面容，又想起肯恩家族歷代的先祖，不都是這幅面容嗎。

現在的喬安娜氣息雖然有些古怪，面容變的極為難看，與傳說的中的巫婆一個形象，但伯爵卻看到了其中的肯恩家族之美。

想着能與歷代先祖一個形象，喬安娜未來的成就肯定不低，暗中決定以後一定要打好關係。

但接下來的事情就讓他睜大了眼睛，原本貌美如花的喬安娜，已經變成了一副血絲乾柴形象，血紅的眼珠子就要暴漏出來，身體變大了三倍有餘。

伯爵這才下意識的想到一個詞‘失控’，超凡失控，雖然知道超凡者若是失控，就會變成沒有心智的怪物，一定要將其擊殺。

但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去動手，就在身邊的怪物乾枯的爪子已經抓向了他的天靈蓋。

伯爵最後一個念頭就是‘為什麼會這樣’，接着就進入了無盡的黑暗。

而這這時，剛離開大樓的衛兵正要乘坐馬車離開，聽到身後的大樓傳來一聲凄厲嘶吼聲。

“不會把，還真的失控了。”

衛兵目瞪口呆的看着身後瀰漫著惡魔氣息的大樓，有些難以置信，他之撒了個謊，沒先到的是造成肯恩家族之人超凡能力失控，這讓他有些難以置信。

忽然想到了什麼，神色只見出現一些驚恐。

“不好，我要趕緊逃離這裏。”

趕緊上前將馬車上的繩索砍斷，取下馬車，蹬上了駕車的馬，一劍砍向馬背，馬匹在吃痛之下，發出一聲嘶鳴，就載着衛兵向前狂奔而去。

也許是內心覺得不安，在狂奔途中大聲呼喚着讓所有人離開，有惡魔出現，逐漸的消失在紫荊花大道上。

# 第二百五十九章 氣運不足

“肯恩王國德林市超凡者委員會據點發生超凡者失控事件，王國新晉天才超凡者喬安娜超凡力量失控，成為惡魔眷屬，肯恩王國超凡委員會副總長克萊斯伯爵當場死亡，之後惡魔眷屬造成紫荊花大道以及其周邊區域一千多人的傷亡，最後肯恩萬國超凡者委員會總長親自到達，指揮軍隊與超凡者協同作戰，將其擊殺。”

自由之城林頓家族商會總部中，一個安靜的院落，尼爾端坐在椅子上，面前擺放着幾本書籍，而身邊有一位中年管家正恭敬了彙報着。

管家猶豫了一下，又接着說道：“肯恩王國這次站出來表示，說喬安娜這次失控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有意為之，矛頭指向了我們林頓家族，首當其沖的就是少爺您，並且還說您得到了一條成為超凡者的完整序列。”

尼爾微眯着雙眼，分析着這件事的意思，接着睜開看盡看了一旁恭敬站着的管家，說道：“這件事爺爺是什麼態度。”

“家主大人的意思是不去理會，說讓你儘快提升實力，一切所需家族都會滿足你的要求，至於外部的壓力，家族會為你抗下。”

管家猶豫了片刻，接着說道：“少爺，希望你近況將自己的實力提升上去，這樣我們林頓家族的所有危機都會解除。”

尼爾心頭微沉，感覺別壓得有些喘不過起來，自己這次的得到了機緣，沒想到一個疏忽就被肯恩王國那種心如針眼之人察覺了什麼，會給自己以及家族帶來了這麼大的災難。

也暗自慶幸他來的地方是自由聯盟，是由各大財閥掌握着權利，就是林頓家族，在自由聯盟都有很大的話語權，所以在這裏才能將他暫時庇護。

但隨着喬安娜事件的事情發生，林頓家族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一條完整序列的進化道路，值得讓任何人去冒險。

所以這幾天他時常聽到家族生意上被打擊的事情，肯恩王國的產業算是完了，但也沒落到肯恩王國手中，但自從肯恩家族反咬一口之後，家族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有時候他甚至有一種將機緣交出去的衝動。

此時尼爾的心情也禁不住一陣煩躁，自從回來之後雖然超凡能力在已很快的速度提升着，但自己提升的速度也趕不上家族產業被打擊的速度。

他知道家族之所以在自由聯盟有話語權，就是因為龐大的家族產業，若是連這些也失去，就失去了最後一層屏障。

心中也越發的急迫，但他現在能依靠的就是腦子里這個雷霆系統，但這個還需要時間，但他不知道家族還能堅持多長時間。

閉上眼睛穩定了一下心神，接着對身邊的管家問道：“我們林頓家族還能堅持多長時間？”

管家嘆息一聲，說道：“家主沒有說，但朝着目前這個態勢算下去，我們也只能堅持一個月，若是一個月還不能想到解決辦法，就只有啟動最後的方案。”

尼爾聽得心中越發的沉重起來，家族最後的方案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也是逼不得已的辦法，被稱為壁虎斷尾。

就是留下大部分人做最後的掙扎，將所有的年輕人全部送出去，而這些人也不一定能安全離開，甚至是作為炮灰的犧牲品，最終只是為掩護幾個優秀種子，將林頓家族傳承下去。

雖然林頓家族不會滅亡，但這樣一來與滅亡也沒什麼區別，在這個日新月異的蒸汽時代，想要恢復以往的榮光幾乎不可能，林頓家族將近千年的傳承可不是那麼容易恢復的。

尼爾想到這裏，好像被泄了氣一般，變得有些氣餒，轉頭看了一眼身邊的管家，就看見他臉上流露的表情，就知道是對自己的期待，想讓自己能做到儘快的成長。

尼爾雖然感覺這件事跟改天換地一般的難以完成，但家族底蘊帶來的修養讓他不會漏出什麼意思。

對着身邊的管家說道：“好了，我知道了。”

想了一下，忽然開口說道：“去將家族中收藏的武士修鍊資料全部搬到我這裏來，我會找出一條出路的。”

尼爾說話之時，表現出一種很有信心的樣子，關鍵見到之後，心中的擔憂也消散也許，對着尼爾說道：“是，少爺，我這就去辦。”

說完就退出了房間，只留下尼爾一人變得真實起來，尼爾痛苦的捂着頭，滿臉的懊惱之色。

就是他也沒想到事情會成為這樣，享受了家族無限的榮耀，如今卻給家族帶來災難，有心想要自己出去保住家族，但他知道林頓家族不會放棄族人的。

尼爾從端坐擺成了蜷縮着，幾乎整個人都蜷縮在椅子上，心中的酸楚，但他沒法流出一滴眼淚。

而此時的他竟然發現自己原來不是那麼強大，遇到這種事情也會懦弱，甚至有一種朝歌老鼠洞鑽進去的想法。

在尼爾靈台中的雷霆種子還是在一如既往的運轉着，沒有絲毫變化，好像是亘古就存在一般。

種子中江漢珍看着蜷縮在椅子上的尼爾，並沒有什麼想法，對於林頓家族的遭遇，也是無奈中的無奈。

大道修行，本就需要無盡的氣運，拿中土地域來計算，一個人成仙所需要的氣運，是皇帝的十倍，可見氣運消耗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就拿修行之人的氣運來說，得到一份道緣，也是幾世所積累的功德。

就拿自己來說，前世的所有，他無從得知，但不如道門的那時候，也消耗了他一身的氣運，若不然也不會因為氣運不足，落個子女不孝，不得好死的結局。

江漢珍的普傳法門雖然最為擅長積累氣運，但步入雷門之人，又有哪個不是一路伴隨着災劫修行。

之所以能講道法普傳，也是因為在做那改天換地之事，最終讓世界等級有所提升，所以才能承載如此之多的修行者。

而此界雖然也能做改天換地之事，但很明顯，還沒有到達那個契機。

也就是說江漢珍出現的有些早了，或者說尼爾的機緣得到的早了，得到成為超凡者的契機有些提前了。

雷霆種子是他以大成金仙所凝聚，所需的氣運比一般的修行者更甚，是一份直指大道的機緣，非有德者難以居之。

也是因為在倉促之下，沒有考慮清楚，才會造成這種後果，他的雷霆種子就算此界的國王得到，都會造成王國動蕩，甚至一個不小心就會崩潰。

隨着時間推移，也超絕到其他二十多個雷霆種子的情況不是很好，有些甚至已經消失，想來已經是死了。

自從見到林頓家族的事情之後，江漢珍也知道了這些得到雷霆種子的人不但不是福氣，甚至有可能是禍患，他推算，最後能成長起來的人也不會超過十個。

而尼爾的情況讓他有一種一個都成長不起來的感覺，甚至全部都的湮滅。

若是到了那個時候，能做的唯一辦法就是等，等到什麼時候天地法則對自己本尊再寬鬆一些，就親自下場，但對他種子傳承一事上就是一個失敗，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結局。

還有這些死去的弟子，讓他有些惋惜，但好在沾染了雷霆之力，不會被惡魔氣息所腐蝕，只要以後恢復了此界的天地，說不定能將這些死去的弟子復活過來，這是他唯一感覺到有些欣慰的地方。

看着蜷縮在椅子上的尼爾，江漢珍有些愧疚，尼爾現在這種情況，也是他所造成了，沒有預測出雷霆種子全部道理，才會變成這樣。

他穿卻的世界也不少了，每到一個地方都弟子成群，即使有傷亡也是個別的，還總沒有遇到過弟子傷亡如此之多的情況。

感覺這一個接着一個的雷霆種子消失，讓他生出一種有心無力的感覺來，到頭來竟然發現自己沒有辦法。

現在唯一從本尊中分出的一點意識伴隨着尼爾，這也是他唯一能出力的地方。

其實在他看來，尼爾已經做得不錯了，甚至可以說是優秀，現在看着在外面強撐着不倒，一個人的時候就露出了真是的一面，江漢珍心中有個想法，就是無論如何也要保住尼爾，讓他從超凡者的路途成長起來。

# 第二百六十章 融合功法

這邊江漢珍推演着提高尼爾的辦法，他的意思並不是要拔苗助長，想要尼爾自己成長起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雖然他現在九成九的力量都動用不了，但還是分出一道意識寄托在雷霆種子之上，哪怕是一點意識，也不是尋常人所能匹敵的。

但他若出手，想象中鍛煉尼爾的想法就不得實現，以後即使能成長起來，也要花費很多功夫。

大道修行的成長，並不是讓他又很高的修為，也不是給他很強的力量，而是要培養一顆永不服輸，勇敢頑強，拖不跨，打不爛，奮發向上的一顆道心，也只有這樣，門下弟子才能順暢的走下去以後的道路。

若不然，以後在遇到這種情況，難免會有所受挫。

到了那時候事情又會麻煩很多，就不如怒晴湘西世界中的陳玉樓，在瓶山元朝墓葬中三次受挫，若要按照原著，陳玉樓最終變成陳瞎子，一度的對所有的一起失去信心，最終顛沛流離一生。

但陳玉樓也是幸運的，有雷霆道法普傳，而且他還親眼看見過，這才給了他一些希望，最終也是在聊齋世界轉生之後，才重新找回道心，前後所花的精力與時間將近百年。

與尼爾相比，陳玉樓就要幸運很多，起碼是在仙道世界中轉生的，尼爾就不一樣了。

江漢珍帶着與仙道文明降臨，一切法則都沒有探查清楚，其中不光有天道之力的排斥，而且有邪惡力量的存在，無疑要增加許多難度，若是這次失敗，下一個世界有可能還是前途未卜。

最終才會有一次性成功的想法，不想尼爾有任何閃失。

只要尼爾能夠扛過這次在災劫，那以後的任何災劫都不會難住他，甚至能夠應付一切。

以目前尼爾的能力還有偶欠缺，江漢珍就想最大限度的提供一點不影響尼爾心性的幫助，讓他度過這次道劫。

······

管家離開小院之後，就將事情彙報到了林頓家主身邊，並且說出了尼爾的要求。

家主對此也是盡可能用最大的力量支持，武士修行之法，林頓家族很多，雖然比超凡者弱了不少，但好歹也是提升自身實力的方法。

林頓家主下令將家族所有的關於武士修行的書籍全部送到尼爾身邊，而且還下令在自由之城補給消耗的收集武士修鍊之法。

作為底蘊深厚的大家族對於超凡者的渴望可是前所未有的，早就有想法要為家族培養有些超凡者，從而讓林頓家族的商路走的更加順暢。

說起來林頓家族也有家傳的武士修鍊體系，只不過隨着超凡者的興盛，武士修鍊變得勢微，到了現在，似乎有消亡的跡象。

林頓家族也尋找過成為超凡者的方法，但還是不得其門，最終還是選擇武士這條路來走。

但武士修鍊的沒落難以阻止，即使林頓家族怎麼努力，不可能挽回武士修鍊的體系。

就是當代林頓家族最強這，也沒有晉級武士修鍊中初級武士的門檻，最多也就算個武士學徒。

若要按照雷霆系統的量化，體質就在18左右徘徊，但因為精神力的低下，雖然體質強於一般的超凡者，但還不是超凡者的對手。

所謂超凡者就是精神與身體同時異變，精神力越強越佔便宜，若是精神力太弱，得到的力量太強，就很容發生失控事件，若在加上心性不過關，就跟肯恩家的人一樣，妥妥的定時炸彈。

也只有精神力強大的超凡者，才能發揮出應有的超凡力量，也只有心性強悍者，才能完美的駕馭這種能量。

江漢珍所期盼尼爾不但要精神力強大，還需要的一份強悍的心性。

尼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自我鍛煉與元力的消化，也有了長足的增長。

若這種增長速度放在普通人中間，你而可以算得上是天才了，在整個神啟大陸都能看的過去。

但他目前的這種成長速度比起外界因為得知林頓家族得到了完整的進化序列，而施加的壓力與攻擊來說，並不能解決這些麻煩。

所以，成長速度要快，要在林頓家族崩潰之前讓尼爾成長起來。

可一說這是與時間賽跑的一次爭鬥，江漢珍早就做好了諸多準備，接下來的就看你加尼爾了。

在椅子上蜷縮着的尼爾也許感覺到逃避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有面對問題，才能有辦法解決。

休息了一回，就從椅子上做了起來，端坐在桌子面前，心神沉浸，調出了雷霆系統。

姓名：尼爾

年齡：18

體質：14

精神力：135

元力：雷霆屬性45，正在向體質與精神力轉化。

技能：格鬥術（初級）

探測：系統檢測到宿主記憶中有武士基礎修鍊之法，是否進行讀取融合？

在显示系統屬性欄的時候，江漢珍忽然想到了這種融合之法，武士之道畢竟是此界原本就有有的，若是出現也不顯得突兀。

在怎麼說也是此界曾經的主流修行之法，現在即使沒落了，但也曾經輝煌過。

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世界法則並不排斥這種力量的出現，尼爾家別的修鍊之法沒有多少，但武士修鍊之法很多，雖然都是零零散散的，江漢珍相信這些東西在自己手中肯定呢個發揮大的作用。

原本的打算是讓此界的弟子自己去總結修行之法，可是現在時間來不及了，若是再有所遲疑，說不定連存活的機會都錯過。

而這個，也是江漢珍唯一能做的，而不會影響弟子的心性的東西了。

尼爾看着突然出現的探測一欄，和後面的解釋，也讓他大致明白，這就是將他所學來規整起來，形成新的，更完善的修行之法。

雖然有些疑惑，但還是選擇了是。

接着系統就在最後一欄显示，武士修行之法讀取中，很快，讀取條就滿了。

接着又显示道：讀取完成，武士修行之法進行融合，所融合方向與宿主體質對應，預計一小時融合完畢。

尼爾看着系統的新功能，還能根據他的體質制定武士修鍊方法，就是量身定做。

神色中頓時出現一絲喜色，不覺不覺中，以往的陰鬱在慢慢的消失，去而待之是對接下來事情的信心，當然還摻雜着無窮的鬥志。

“功法修鍊問題上是我遇到的最大問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超凡者為何能在背後掌控世界的大部分資源，原因就是掌握了超凡者進化的道路，因為垄斷，所以強大。”

“如今好了，有系統幫我整合功法，有了好功法我就能尋找更多的邪惡之物，只要多殺些邪惡之物，我的能力就會提升上去，若是我能修鍊到傳說中武士境界中的大武士，在加上我能發揮的雷霆屬性，等閑超凡者肯定不是我對手，那些將爪子伸向我林頓家族的人，我就剁了他們的爪子。”

原本差點被擊垮的尼爾又變得意氣風發起來，期待着雷霆系統將功法融合起來。

也讓他對此事上心了，打算多看着武士修鍊的書籍，而這時，管家已經派人將第一批武士修鍊之法送到了尼爾的房間。

尼爾看着這百十本武士修鍊書籍，有基礎修行，有流派劍法，也有一些武士修鍊的心得，但更多的還是一些傳記傳說。

尼爾對這些也不挑剔，拿起一本《武士基礎劍法》就開始研讀起來，剛才系統讀取修鍊之法就是從他的記憶中讀取的，他的打算就是將這些書籍全部記在腦子里，哪怕現在也不完全理解，但還是在自己的記憶里。

只要記住，就期待着系統下一次讀取，對於自身修為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甚至讓他有些期待，若是能將家族所有的書籍全部記下來，說不定系統能夠將這些讀取出來，融合出更加強大的武士修鍊之法出來。

他相信，許多人之所以對他們林頓家族窺視，就是因為林頓家族的力量不夠強大，若是有一個能夠讓那些人絕望的力量，林頓家族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 第二百六十一章 武士前路

江漢珍看着尼爾在這瞬間的變化，雖然他只用文字显示出了簡單的幾句話，但尼爾卻能夠從中看出一些關鍵之處來。

尼爾又進入了緊張的學習記憶之中，這次讀書只求記住，不求能夠完全理解。

修鍊之中的感悟是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的，短時間任誰也不會有多少成效。

尼爾原本的打算就是慢慢體悟出修鍊的道理來，可惜時間太過與緊迫，要度過難關只有修鍊現成的功法。

而雷霆系統恰好就給了他這種便利，但好在他也不是一無所得，所記憶的這些東西會在以後的修鍊中慢慢的感悟，最終化為自己的東西。

尼爾一本接着一本的翻着，很快，管家有送來數十本，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正在記憶武士修鍊書籍的尼爾忽然感覺到眼睛中閃過一道雷光，心中頓時明白了過來，推演的武士修鍊功法已經出來了。

閉幕冥思，就看見自己的靈台之中的那個雷電演繹的圖案面前，出現一幅屬性欄。

姓名：尼爾

年齡：18

體質：14

精神力：135

元力：雷霆屬性45，正在向體質與精神力轉化。

技能：格鬥術（初級）

探測：發現宿主有新的武者信息，正在讀取中。

融合物品：《迅雷武士修鍊法》，可提取

“還真融合出來來。”尼爾滿臉喜色的感慨了一句，《迅雷武士修鍊法》的出現，讓他對接下來的事情變得信心十足，只不過都是以前自己所學的武士知識融合出的功法，讓他對此十分期待。

“提取。”

雷霆種子忽然出現一道亮光，一道光點融入到了尼爾的腦海中，其實江漢珍就用了灌頂之法，將總結出來的《迅雷武士修鍊法》傳到了尼爾的記憶中。

尼爾忽然感覺到自己的腦海中好像多了什麼，並且開始回憶起來，就發現一篇名為《迅雷武士修鍊法》的武士修鍊功法在自己的記憶中，好像很久以前就存在一樣。

忍不住就開始觀看起來，《迅雷武士修鍊法》就是一種武士修鍊之法，取像迅雷之勢，而修鍊這種功法的人，還能修鍊出自己的屬性，速度快，有雷霆萬鈞之勢，勢大招沉，身法又是極快，比之一般的武士要強上很多。

根據書中的介紹，修鍊此法的人可稱為迅雷武士，等到修鍊到大武士以後，若是能感悟出功法的意境，就有可能感悟出雷霆之力，從而戰力飆升，能發揮出普通迅雷武士的十倍戰力。

而且其中的訓練之法簡單，竟然與他所修鍊的許多都極為相似，好像就是他自己的東西一樣。

尼爾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感覺，就是因為迅雷武士的修鍊之法就是根據他的所學而融合的，只不過多的一些東西就是江漢珍的雷霆之意，而尼爾現在也有雷霆之力，所以才會有這種感覺。

尼爾看完，就感覺出了這門功法的威力，迅雷武士中的額招式與他的招式大體相似，卻別也在細微之處，探他試着比劃了一下，同樣的招式，就一點細微的差別，竟然發揮出天差地別的威力。

尼爾只是看了一遍，就感覺現在的自己能打敗剛才的自己，若是真的安心修鍊，不說石十倍的戰力，七八倍的戰力還是能發揮出來的。

《雷霆武士修鍊法》的出現，讓他對外界的壓力又感覺輕鬆了很多，而這本書後面還介紹道，任何人都可以修鍊，對體質無任何要求。

尼爾下意識的就想將這種修鍊之法傳給家族之人，若是家族中培養的武士，若能改修雷霆武士，他有把握在很短的時間內培養出一大批初階武士來，那家族的戰力就會飆升。

初階武士的戰力與初階的超凡者差不多，都屬於一階超凡者，而雷霆武士的修鍊也能彌補武士精神力弱的這個缺點，一階的戰鬥超凡者還不一定是初級武士的對手，不說精神上已經持平，超凡者難以用法術影響到初階武士的心智，而且武士極快的速度與力量，兩者近身戰鬥，初階超凡者絕對不是武士的對手。

但他還是有些擔憂，就是現在，雖然對家族來說等於滅頂之災的事情，但對於那些超凡者勢力來說，還只是出了一部分力，很多高階的超凡者，都在保持着觀望態度。

他若是真的在家族中培養出雷霆武士，這不久是告訴外界暗中窺視的超凡者們，他尼爾真的得到了一條超凡道路。

若真是如此，尼爾真怕那些高階的超凡者出手，那林頓家族絕對逃不了，甚至連生還的可能都沒有。

“算了，還是仙提升自己的實力，他們的目的是超凡者進化序列，我若培養出大批的雷霆武士，哪怕是初級的，也會讓這些人眼紅，這種提升實力的東西，就是那些大勢力掌權者都不一定能經得起誘惑，還是不要刺激這些人，等到我實力強大起來，再一步步的謀划，道那時候即使他們眼紅，也沒辦法，說不定還能假裝懷璧其罪，給這些人一個後悔終生的教訓。”

尼爾最終嘆息一聲，歸根結底，還是自己實力太弱，只能由着人拿捏，即使什麼都沒做，想為自己吶喊幾句，都感覺一陣氣虛。

接下來尼爾又進入了記憶這些武士修鍊功法的行動中，想要提升自己的勢力，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收集許多武士修鍊的知識，再經過雷霆系統進行融合，才能創出適合他自己，更為強大的功法來。

但對於雷霆武士的修鍊也么落嚇，本身就是以他所學位藍本，只不過江漢珍加了一點自身道果的一些法則，功法相對簡單一些，也不是太難，對於尼爾來說，也沒多大難度。

你而也在熟悉這新的功夫，經過幾天的時間，已經稱得上是雷霆武士了，再加上本身雷霆之力的融合，這種功法對他來說簡直是如虎添翼，比沒有雷霆之力的人肯定要強悍不少。

這幾天陸續有武士相關的書籍送到尼爾的房間內，在林頓家族不計財物消耗的收集下，這種已經不是主流修行道路的書籍只要願意出價錢，想收多少就能收多少。

尼爾在記憶這些書籍的過程中，江漢珍也在看着這些書，他甚至從其中簡答一本武士進階方法的書籍，雖然內容不全，但對他來說卻不是問題，花了一個時辰就將之推演出來了。

書中這些內容的出現，讓他大喜過望，這武士修鍊的道理竟然與他在那個巫師與血脈武士所在的世界有幾分相似，尤其是武士道路。

一般的修鍊者稱之為武士學徒，之後若是凝聚出自身的一絲生命氣息，全身精力融合，而成為一個生命種子的東西，這個就是成就武士的標誌物。

而此界武士之路之所以斷層，氣原因還是身體或多或少受到邪氣污染有關。

身體內煉不純凈，又如何提煉出最為純粹的生命種子，而雷霆之力就解決了這種弊端。

雷霆有驅邪扶正，凈化本源之功效，還有消除自身業力，清靜身心之功德。

清除身體內被沾染的邪氣在好不過了，根據自身被污染的程度，需要花相應比例的時間修鍊迅雷武士修鍊法，就能正本清源，只要身體合格，就能凝聚出生命種子，從而踏上武士修鍊的道路。

而生命種子與他的雷霆種子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江漢珍覺得好奇，繼續對武士生命種子的道路進行推演。

江漢珍發現生命種子也不是凡品，江漢珍按照武士修鍊的道路一直推演下去，種子陪慢慢培育，最終生根發芽，結出果實，竟然與道果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道千萬條，條條可證道，大道真言正是玄妙。”

七天之後江漢珍也將武士之道的路途推演了出來，發現也是一條成道之路，讓他欣喜異常，沒想到一時的好奇，竟然成了一個意外之喜，而這條道路，只要以後成熟，就能作為他的道果的養料，讓他的修為繼續增長。

武道七天，在加上前面林頓家族送來修鍊功法的那七天時間，已經將近半月，而林頓家族預計只能堅持一個月。

這半個月時間，林頓家族的情況越發的岌岌可危，好像隨時就要崩塌一般，只所以還繼續堅持着，也是因為林頓家族千年以來積攢的底蘊。

還有一個就是這半月時間，，尼爾的成長都被管家看在眼裡，並且及時去彙報了林頓家主，也是因為看到了希望，所以纔此次死撐着。

# 第二百六十二章 遇到瓶頸

尼爾自得到了《迅雷武士修鍊法》的那些知識以後，就對自己的提升越發的迫切，因為看到了希望，他也算是一個很上進之人，所以變得主動去汲取武士知識。

在前七天老管家將大量的武士修鍊資料送了過來，時間有限，但也要抽出一兩個小時來修鍊迅雷武士功法，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送上來的修鍊書籍越來越少，等到第七天的時候，只有一本。

自那時起，尼爾就投入了修鍊之中，也是因為那個時候江漢珍也知道以後能收集的修鍊書籍也不會太多，果然，七天之後，就送過來三本書，這三本屬江漢珍在推演完生命種子之後的第一時間就看了一遍，內容大同小異，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也就沒有多關注武士修鍊的知識。

這才觀察起尼爾的修鍊來，而現在的尼爾，已經與前幾天有了很大的進步，精神力就到了21，體質方面也是因為沒有元力的補充，只增加到了2的程度。

最大的變化還是尼爾的戰力，以現在尼爾的手段，就是對付第二階段的超凡者都綽綽有餘，若是現在顯露出自身的戰力，那外界這些壓力都能結決。

當然這隻是明面上的，至於那些高階的超凡者還在暗中觀望，一切就不好說了。

小院中的尼爾收持這一把巨大的長劍，身形如電，左右騰挪，揮劍之際時而伴隨着轟轟的雷霆之聲，時而犹如一道閃電在原地閃着電弧，看上起極為不凡。

江漢珍看着尼爾沉浸在修鍊之中，也沒打擾他，而是放出神識，搜尋着周邊的區域。

他發現有許多個地方都有邪氣盤踞，循着邪氣探查過去，就會發現有一個超凡者隱藏其中，這些超凡者之多，竟然有七八十個。

“看來完整的序列對這個世界的誘惑力還是很大的。”江漢珍感慨了一句。

至於原因，江漢珍也能猜測出一二來，就是此界超凡者進化修鍊之道，還是存在很大的弊端。

此界的超凡者的力量源自於被邪惡所改變的物質，而這種物質對自身會有很強的破壞力，有的甚至偏執一道，會破壞身體本身的平衡。

這種力量具有不穩定性，只要心神失守，就會超凡失控，那這樣的超凡者就是災難了。

簡單來說，就是在這種環境發展起來的超凡之道還不完善，並不能完全達到修行的效果。

所以這時候出現一個完整的進化道路就顯得難能可貴了，只要想在超凡之路上走下去，就不可能放棄這個進化之道，哪怕是個傳言。

江漢珍沒有去管林頓家族的危機四伏，而是將神識繼續向外延伸出去。

發現周圍還有很多超凡氣息，而且這種氣息還向著一林頓家族為中心的地方匯聚着。

江漢珍看着犹如吸引力法則一般的邪氣，就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是此地超凡者數量過多，已經足以改變環境了，有這種超凡者者存在，此地就會朝着超凡者生存的環境所靠攏。

在的知道喬安娜事件中，知道超凡者與被邪惡引誘的墮落者只有一步之遙，其實超凡者就是沒有迷失心智的墮落者，這些人若是一個疏忽，就會變成墮落者。

根據江漢珍的推演，只要遇到雷霆之氣，這些人體內的邪惡氣息就會被刺激的偶所反應，變得暴躁起來，若是超凡者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就會超凡失控，從而變成墮落者，這些人恰巧就是尼爾提升修為所需要的元能。

此時尼爾已經覺得自己的修為已經到了提升的瓶頸，再提升下去只有靠系統繼續推演功法，或者找到那些邪惡存在。

他記得在約翰古堡的時候，自己殺死了那些被邪氣侵蝕並且迷失心智的人，得到了一種名為元能的東西。

而這種元能比起那些墮落者來說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對於他來說已經很滿足了。

在這幾天沉浸在修鍊中，也知道他所生存的王國甚至世界中，這種邪惡之物隨處可見，甚至數不勝數，只要勤快，就能將實力提升上來。

此時的他竟然有些迫不及待，總覺得這樣繼續修鍊下去意義不大，就有一種想要出去尋找元能的想法，至於功法的推演，被他歸結為自己還有哪個環節沒有做到，所以沒法推演。

在雷霆種子中的江漢珍察覺到了尼爾的心思，這也與他的想法沒有多少出入。

“既然如此，那就行動吧。”

江漢珍就在尼爾的這種想法變得越來越強烈的時候，讓雷霆種子發出一道雷光，照亮了一下尼爾的神魂。

正在苦思冥想的尼爾忽然感覺到心頭有一道雷光亮起，不敢怠慢，趕緊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超看起靈台中的變化來。

姓名：尼爾

年齡：18

體質：19

精神力：20

元力：雷霆屬性（無）。

技能：格鬥術（初級精通）

探測：發現宿主有新的武者信息，正在讀取中（元能不足，暫停讀取）。

系統檢測到方圓十里之內有一百六十個邪惡能量點，建議宿主將其體內邪惡能量進行祛除，並獲取元能點。

雷霆系統下方是一塊地圖，而地圖只显示了兩個紅點，尼爾心神沉浸入地圖中，就知道紅點的地方就是這些邪惡能量體所在的方位，有一個還在做着細微的異動，尼爾的心頓時激動起來。

至於為什麼之显示了兩個，尼爾雖然有些奇怪，系統剛還說是一百六十個邪惡能兩點，現在只显示兩個的位置。

而這個在地圖下方就做出了解釋。

（提示：元能點不足，無法显示地圖全貌，請宿主儘快收集元能點）

“果然如此，原來是我的元能點不足了，我還在這傻等着，看來要讓系統趕快運行起來，我才能有提升實力的可能，也會有抗衡壓力的資本。”

“我要趕緊行動起來，先收集元能點。”

尼爾瞬間就做出了一個決定，系統中的一切都显示的很清晰，他也知道自己所欠缺的東西，而系統對他能力的探測，讓他知道他的能力已經徐遜色一般的超凡者了，現在也正是行動的時候。

但尼爾以沒有貿然就去尋找，他知道周圍還有無數雙眼睛盯着他，只要他有所異動，這些人就會做出反應，即使是個小反應，也會對林頓家族帶來不小的麻煩。

眼見已經快要天黑，讓他意識到黑暗就是最好的隱藏辦法，這也是他能唯一依靠的，只要到了天黑，才有讓他能夠伺機行動的機會。

雖然不知道黑暗能不能給外面這些人造成一些困擾，但他也沒有想到什麼好辦法，能做的只有盡可能讓自己遁入黑暗中，藏在暗中行動起來。

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就對外面喊了一聲：“來人。”

一個武士打扮的人推門而入，對着尼爾恭敬的說道：“少爺有什麼吩咐。”

尼爾看着武士說道：“原來是阿薩辛叔叔，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幫忙。”

阿薩辛聞言眼神中出現一片堅定，對着尼爾說道：“還請少爺吩咐，只要我能出力的，即使丟了這條命也在所不惜。”

尼爾心中對着家族又有了一些感動，以阿薩辛為首的這些武士都是家族培養的死忠之人，從小培養的這種，原本是用來為家族的生意保駕護航的，但如今為了自己，已經犧牲了將近一半，家族對他的保護，已經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

尼爾心中有了一些心痛之感，這些武士為了他們家族從沒有愛惜過自己的性命，早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是家族的最後力量，也是家族的一把刀，如今卻為了他，幾乎到了末路。

尼爾並沒有繼續心痛下去，想到元能點，眼神中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

只有他修為高了，才能帶領着家族抗衡這些外界的壓力，也才能威懾住那些不軌之徒。

他若是有了更高的能力，就能讓這些抵抗外界武力的武士修鍊到更高的更加完善的武士修鍊之法，只有強大了，才能增加他們的生存幾率，只要家族武士存在，那家族就是安全的。

在阿薩辛的眼中，看出了尼爾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讓他對家族此時的擔憂也有些緩解，就見到尼爾對他招手道：“阿薩辛叔叔，我有一個想法需要你幫忙，只需要你一個人知道。”

阿薩辛也不多問，立即走到了尼爾身邊，附耳聆聽。

# 第二百六十三章 謀划行動

林頓家族的領地之內，在一座偏僻而又戒備森嚴的小院中，夜幕逐漸的拉了下來，四周的邪氣逐漸的將之籠罩，氣氛逐漸的變得詭異而又陰沉，給這片地方憑空增添了一道肅殺之氣。

天公也也許感覺到了這種其中，原本灰濛濛的天空中在臨近夜晚的時候已經聚集了幾朵烏雲，在莫名的力量干涉下，逐漸的向自由之城這片地方匯聚。

原本的黑夜在這些烏雲的遮掩之下，變得又陰沉了數分，讓人的內心中感覺到壓抑的有些喘不過氣來。

尼爾所在的院落周圍的一個街角中，一個身穿黑衣的年輕男子正在暗處藏着，時不時的觀察着尼爾所在院落的中的一切。

在另一處下水道口，地下藏着一個人，犹如地老鼠，時不時的聽着尼爾院落中的動靜，但看他打開下水道口的樣子，好像沒有絲毫要遮掩的意思。

而在另一處房頂上，一個山羊鬍子的男人拿着一個法杖也在時不時的觀察着。

這種情況在林頓家族所在的這片地方隨處可見，剛開始還在暗中行事，隨着時間的推移，好像看到了林頓家族虛弱的一面，現在一切行為都是那麼明目張膽。

就像那些催債的人一樣，在主人家隨意的行事，做事毫無顧忌，目的就是要逼着欠債人拿出錢來。

雖然林頓家族並沒有欠別人錢，沒有借任何人的高利貸，但在這些人的眼中，林頓家族就是欠了他們的東西。

只要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就會做出一些讓林頓家族賣兒賣女，家破人亡的事情來。

現在的他們雖然沒有任何動作，但只要林頓家族泄露出一絲他們想要的，他們就會趁虛而入，奪走錢袋，甚至一切，他們和強盜其實沒什麼兩樣。

在小院中，尼爾冰冷的眼神看着外面的黑暗，失蹤拿着一把四尺長的精鋼長劍，這是他在家族中找到的最小的劍了。

黑夜襲殺，用那種武士大劍就有點不合適了，背在身後就和小門板一樣，而且十分沉重，使用起來動靜太大，容易將自己暴漏，並不適合當做黑夜襲殺的武器。

不但如此，他在平時練習迅雷劍法的時候，就一種感覺，這套武士修鍊之法不適合用那種門板一樣的闊劍，並不是劍越重越好，而是要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他用小一點的劍來練習，所能發揮出的威力是平常那種小門板的好幾倍。

甚至他感覺這種修鍊功法所用的劍就是那種輕巧並且便於攜帶的劍，也只有這種才能讓他發揮出最強的威力，以自身的比例，能夠完美的駕馭這種劍。

尼爾有這種想法的時候，江漢珍也暗暗點頭，尼爾的感覺並沒有錯。

在江漢珍創造功法的時候，就是按照身體與劍的比例所創的，這種劍的長度一般取三尺為基數，具體情況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與所用的劍法來進行調整，但都在這個基數上，上下浮動不會太大。

這也是心劍合一的關鍵之處，便於養劍煉劍，並不是沒有原因。

尼爾能夠感覺的出來，那就證明他的劍法是入門了，江漢珍對此還是比較滿意，他也沒想到尼爾竟然能感覺出這些東西來。

隨着黑夜越發的陰沉，幾乎變的伸手不見五指，尼爾的房間中，此時阿薩辛正打扮成尼爾的樣子，不但形象一樣，而且連氣質也有些類似，身上散發著浩浩蕩盪的雷霆之氣，看起來有一份正氣凜然之感。

“少爺，這樣真的行嗎？若是被發現了，我怕他們會忍不住動手。”

阿薩辛擔憂的問了一句，雖然在答應之後，尼爾用自身所擁有的雷霆之氣給他傳輸不少，並且告知了他一些迅雷劍法的修鍊方式。

經過一下午的聯繫，他也基本能對這些力量進行整合，並且將之留在了體內，隨着劍法的深入會逐漸強大下去。

但即使如此，阿薩辛還是有些擔憂，外面的那些超凡者他又不是不知道，強盜一樣的心性很容易惱羞成怒，若是激怒了他們甚至會發動總攻，連監視都沒有必要了。

只見尼爾搖了搖頭，說道：“不會的，他們也是對這種氣息的感應，如今我已經將自己的氣全部鎖死了，並沒有漏出絲毫，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我的氣息存在就行，而現在的你，正好有這種氣息，只要不出去，他們也察覺不到什麼來。”

而此時的尼爾，看上去極為普通，雷霆之氣並沒有如往常一樣自行運轉，而是被他全部鎖在了身體之中。

鎖住自身氣息的方法，江漢珍也只是在迅雷武士修鍊中簡單的提了這麼兩句，尼爾竟然能將之用出來，並且總結出了一個簡單的隱藏氣息法門來。

“果然是與我雷門有緣，這隱藏自己的本事鴻然天成，沒教都能自己總結出來。”

江漢珍感慨了一句，他在穿梭諸天宣化雷霆之道的時候，對隱藏自己的法門可是極為重視，幾乎成了雷門弟子的必修課。

在此界還沒來得及傳出去一些，這個尼爾竟然自己給總結出來了，讓江漢珍有一種古怪的感覺。

此時的尼爾正盤坐在屋中，平靜的等待着，阿薩辛按着微弱的燈芯下尼爾的樣子，讓他也平靜不少。

隨着天色越來越晚，天空中密布的烏雲碰撞到了一起，發出一聲巨大的雷聲，伴隨着閃電的光芒，照亮了整個天地，周圍肆無忌憚瀰漫的邪氣被雷光一照，整個天空都呈現一片血紅色。

靜坐的尼爾瞬間睜開眼睛，眼中閃過一絲雷光，忽然有一種預感，這雷光正是他能夠憑藉的環境，讓他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阿薩辛叔叔，外面準備好了嗎？”

“都准被好了，只要我發出信號，外面就會着火，到時候少爺可伴隨着救火的人成趁亂離開。”

“好，發信號吧。”

阿薩辛看着尼爾堅定了眼神，欲言又止，但還是點了點頭，輕輕的搖響了身旁的一根絲線。

“叮鈴鈴，叮鈴鈴。”

一處偏僻的拆房內一個半大小子正在躺在柴房中睡覺，外面的環境與他好像沒有任何關係，也聽不到外面的任何聲音，忽然頭頂的風鈴無風自動，給黑夜平添了一份詭異。

少年一軲轆翻起身來，抓起床頭的衣服，瀟洒的一甩，衣服就套在了身上，而衣角就在剛轉圈的時候，恰巧打翻了床邊桌子上的油燈。

油燈被打翻在不遠處的柴堆中，燈油灑落在柴上，並且被很快的點燃。

而少年好像毫無所覺，一副迷迷糊糊的樣子走出的拆房，好像沒有看見火光一樣，自顧的去了一邊的茅房。

而這時，不是沒有人發現這種情況，事情的始末，在看見柴房中打落的油燈，就知道是睡迷糊之後無意間打落的，讓柴房失了火，並不是有意為之。

但他們對此不會在意，甚至樂見其成，林頓家族受災，他們竟然生出一種奇妙的快感來。

等到少年從茅房出來，火勢已經蔓延了出去，在柴房有意的一些布置中，火勢已經向外蔓延，隨着狂風的助力，已經成了氣候。

“着火了。”

少年一聲瘋狂的大吼，趕緊去尋找了着火時所用的集結鍾，一陣瘋狂的敲打，將那些應該醒來的人都給驚醒了。

這些人好像排練過一樣，拿着各自的工具，開始滅火，四周的呼嘯聲讓黑夜顯得有些熱鬧，糟亂的聲音讓人聽不清一些細微的東西，正在一群人向火場跑去的時候，所經過尼爾那座小院落大門的時候，原本一群人中間忽然多了一個人，而門口站着的武士少了一個，但隨着另一群人又從門口經過，尼爾的院落中又恢復了正常。

外面燥雜的喊聲與漫天的火光好像一點也沒影響到這座小院，而隱藏在周圍的那些人也沒去注意是否着火，林頓家族的着火，一切好像與他們無關一樣。

# 第二百六十四章 新的想法

江漢珍看着很從容逃離監視的尼爾，已經順着他地圖显示的紅點方向摸了過去。

此時一個身材高大，滿臉是紋身的高大中年人正在一出剛好能看見尼爾院落的地方待着，手中拿着一個酒瓶，還時不時的灌上兩口。

看着旁邊着火，頓時出現一種煩躁之感，灌酒的頻率越發的平凡，幾乎是一陣躁動不安的樣子。

這人就是監視尼爾的人之一，江漢珍早就察覺的此人的不對勁，也許是剛成為超凡者不久，氣息還不是太穩定，再就是此人進化的放心是力量，而不是精神方面，邪氣對於精神的侵蝕無時不在。

江漢珍還察覺到，此人的精神犹如狂風海浪中的小船，已經到了風雨飄搖之際，一不小心就會被邪氣所侵蝕，成為一名被惡魔所引誘的墮落者。

正因為如此，江漢珍才想要從此人身上動手，只要此人徹底墮落，再經過的他的暗中出手，就能讓更多的超凡者失控，才能解決尼爾現在已經成為死局的問題。

尼爾慢慢的靠近了這位紋身男，而身上散發著一道雷霆之氣向著紋身男侵襲而去，在紋身男毫無察覺到情況下，就被一絲雷霆氣息侵入體內，與原本的邪氣相遇，邪氣好像感覺到危機，而暴動起來。

紋身男忽然感覺自己的力量好像不受控制了，尤其是體內的超凡之力，在一瞬間變得雜亂起來，狂躁的能量讓他的精神越發的不堪，就要感覺瘋了一樣，狠狠的摔了手中的瓶子，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示自己還存在着。

紋身男只感覺有些煩躁，極度的煩躁，又拿出一瓶酒打開，灌了幾口，半瓶就已經沒了。

“該死的差事，只讓我來這盯着，而不是動手，依我看還不如衝進入將那個混蛋抓出來，相信在我的拷問之下什麼都會說出來。”

紋身男在原地小聲的罵著，原本他可從來沒有罵過人，而現在罵人，連他自己都沒察覺到，可見內心的虛弱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

若是常人還不會有什麼事，但若是超凡者，控制不住情緒這就是超凡失控的徵兆，總之不是個好現象。

看着尼爾已經摸到了紋身男的不遠處，江漢珍控制着剛才打雷之後散布在空氣中的雷霆之氣向著紋身男包圍過去。

紋身男身上還沒完全控制的超凡之力好像遇到了剋星一般，已經變得不穩定起來，而在紋身男身上表現的情況，就是身上的肌肉時不時的會出現一個肉瘤子一般的疙瘩，東一個西一個，爭着冒頭。

而隨後一道電花在瘤子上閃過，瘤子頓時躲避開來，又在別的地方漏出來。

江漢珍將雷霆之氣慢慢的聚集到了紋身男周圍，而紋身男體內的超凡之力好像有意識一樣，感覺到外界有難以抵抗的壓力，就從內部突圍。

而內部唯一難以侵入的就是紋身男的意識，但在紋身男用酒精自我azui之下，早已變的黯淡無光，開始散亂起來。

若是凝聚在一處，又是自己的身體，只要緊守靈台，意志再堅強一些，也不是沒有一抗之力。

可惜紋身男也不是意志堅定之人，也不會緊守靈台之法，被體內微弱的邪惡意志一個衝擊，就湮滅了不少意識之光。

此時的紋身男已經不受控制的發出一聲震天的吼叫，接着就從一個正常人變成了一個長滿瘤子的怪物。

紋身男似乎有所警覺，但現在已經遲了，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從一個人，變成一個長滿瘤子的怪物。

“超凡失控。”

紋身男下意識的就想到這個詞，但一切已經難以挽回，在體內那種已經壯大了幾分的邪惡之氣一個衝擊之下，就將他最後的一點意識之光完全湮滅。

“嗷···”

一聲瘋狂的嘶吼聲讓本就陰沉的夜晚平添一份恐怖，這一聲嘶吼之聲讓許多人都為之一頓，不管是救火的林頓家族之人，還是隱藏在暗中的超凡者。

惡魔的嘶吼讓普通人變得害怕起來，不知不覺中救火的速度慢了許多，但好在火勢已經得以控制，並不會讓整個林頓家族變為一片白地。

而這些隱藏在暗中的超凡者，腦子里同時出現一個念頭。

“有人失控了。”

事到如今，超凡者的圈子里對這些事情早就不是秘密，即使再怎麼隱藏，也難以掩蓋超凡事件的製造者就是超凡者。

世界本沒有惡魔，但凡出現的惡魔，都是人心禁不住誘惑，與惡魔達成了某種不為人知的協議，因此才引得為之的存在降下本源之力，而人們控制不住，才會將這些邪惡力量擴散出去，才造成實際越來越不尋常。

尼爾正要攻擊不遠處這個肉瘤組成恰似人形的怪物，但隨着看不見的雷霆之氣的包圍，將這個邪惡之物向著其餘的超凡者趕了過去，尼爾看着怪物要走，自然不會就此放過這個活動的元能點，控制着自己的氣息，追了過去。

不管尼爾是如何行動，江漢珍也不會扶着他走路，路還是要自己走的。

但他不知道這個超凡者失控，都是江漢珍所為，雖然只是隨便引導了一下，心性不過關，自然就失控了。

江漢珍得知兩次超凡者失控事件之後，就有了新的想法。

“既然超凡者的力量源自於惡魔，有了源自於邪惡之物的人，若是力量失控，就會向著惡魔轉化，成為只知道殺戮的怪物，即使沒有失控，也是一個不穩定因素，與其留着這些東西侵蝕世界，還不如將這些力量全部轉化成自己的雷霆之力，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而這種力量源自於獻祭，不像仙道一般，想要獻祭都要有一定的資格，若沒有資格就是獻祭也沒人理會，而此界中那些所謂的惡魔，對於獻祭毫無底線，只管自己的利益。

既然如此，若是被人將本源抽取出來，就怨不得任何人了。

普通人可能沒有那個本事，暗江漢珍可不一樣，察覺到這些邪氣都有一股個人意志夾雜在其中，而這種力量也出自一個人的手中。

江漢珍猜測，這位存在或許也被天道規則給束縛住了，若不然也不會用這種以己道代天道的方法，將自身氣息夾雜着意志散布在整個世界中。

若沒有被束縛，大可以親自上場，直接毀壞天道意志，提取天地本源就成。

此時這位存在還不知道他，但他已經知道了這個魔主級別的存在，敵在明我在暗，對於他來說就是一個機會，若是操作得當，說不定能將這位魔主級別的人連自身本源以及道果都能給剝奪了。

道果唯一，是大道之下最貴重的本源物品，若是能得到一個，他的路途也會順暢許多，這種道果之物，對江漢珍的誘惑還是很大的。11看書的朋友，你可以搜搜“藍色中文網”，即可第一時間找到本站哦。

# 第二百六十五章 獲取元能

肉瘤怪物失控的第一時間，就沖向了四周的活物，首當其沖的事藏在他附近的一位超凡者。

他身旁的這位超凡者的超凡能力好像是偵查一類的，心思早就被混亂的場面吸引了過去，並沒有第一時間發現肉瘤怪已經到了自己的不遠處。

在慌亂中只能拿出自己隨身佩戴的他特質左輪手槍，對着肉瘤怪‘砰砰砰’的連續開了幾槍，銀質的特殊子彈打在肉瘤怪的身上，並沒有給肉瘤怪造成致命的傷害，只是帶有超凡力量的子彈將肉瘤怪刺痛的更加暴怒起來，憑空增加了肉瘤怪的三成力量。

這位超凡者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撲上去的肉瘤怪扎住了身體，狂怒中對抓着超凡者向左右一撤，一聲慘叫伴隨着血花四濺，在肉瘤怪手中下意識的抽搐着。

肉瘤怪一聲帶着激動的嘶吼，抓着超凡者被撕開的身體就往嘴裏喂，‘噗嗤嗤’咀嚼聲讓江漢珍都看着一陣皺眉，他也沒想到超凡者失控竟然會成這個樣子，變得毫無人性可言，取而代之的事一種大道法則之下的行為。

而肉瘤怪在剛失控的時候，力量還不是太大，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竟然比剛開始的力量憑空多了三成，在江漢珍看來這很不正長。

就是刺激自身力量，也不會如此，增加力量的方法無外乎修鍊和借用，而周圍的這種邪氣還不足以讓這種怪物在短時間內憑空增加三成之多，但肉瘤怪自身身體結構的流動竟然按照一種特殊的方法運轉，顯然是進入了生命的進化。

生命進化江漢珍經歷過很多此了，每次都是積累了足夠的底蘊，在一處靈氣充沛的地方進行突破，其中的消耗只大簡直難以想象，但為了生命層次的提升，都會收集許多。

比如他的收集方法，就是積累功德氣運，只要這些足夠，天地意志自會有加持，憑藉著這些力量聚攏龐大的靈氣，才會毫無障礙的突破。

而面前這個肉瘤怪，既沒有氣運，也沒功德，甚至業力環繞周身，怎麼看都不像是也個福德之人，但就是這樣的人，力量在瞬間增強很多，江漢珍忽然意識到，一定有人暗中幫助，或者這就是邪惡之物進化的方法。

江漢珍仔細觀察着肉瘤怪周身那種犹如業障的氣息逐漸的減少，忽然反應過來。

“惡德，功德是德，惡德也是德，沒想到讓天道加持他生命進化的原因是惡德，而這種惡德竟然能在這方世界行得通···”

細思極恐之下，江漢珍眼神中越發的凝重起來，若是如此，那這位背後的魔主之輩在這世界中力量已經不能輕視了，也只有以己道代天道者，才能讓自己的法則在天地之內橫行。

這種與世界進化相違背的法則已經出現在了世界中，那就說明天道的一部分法則已經被這位為之的存在汲取，並且代替了，也唯有如此，才會執掌天地一道，用自己的道果來執行着自己的道。

若論代天之道，其實江漢珍自己也是如此，就比如播撒的這些雷霆種子，就是他自己的道。

只不過與這個邪氣來源的立場不同而已，區別就在於邪氣背後的存在以掠奪天地本源，增強自身為主，而江漢珍所做的事恢復天地秩序，讓天地正道長存，陰陽有序，走上進化之路。

若論起雙方的實力，江漢珍覺得不一定能是這位存在的對手，他一身的實力全部堆積在了長生久視，感悟大道之上，對於尋常爭鬥，真的不是很擅長。

但也不是沒有優點，善於用勢與借力之道，憑藉天地大勢在改天換地之事上，將對手碾壓，這應該就是唯一能拿的出手的。

“唯有讓我的道施行於眾生之中，讓天地認可，讓生靈認可，也讓神啟大陸這片土地認可，三才齊聚，才能徹底的將邪惡祛除，甚至反制。”

江漢珍最終權衡之下，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並非妄自菲薄，而是根據事實考慮的。

縱觀主世界古往今來的歷史，歷代仙道與外道正面爭鬥之中，就從來沒贏過，但最後的結果都是仙道很神奇的成了勝利者。

而最終贏了了方式方法能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有最後撿便宜的，有把對手同化的，有混亂中的得了大勢的，甚至還有更神奇的是把對手熬死的，但就是沒有一個案例是正面爭鬥贏了的。

每次想起主世界的這些歷史，江漢珍都有一種古怪的感覺。

但世道如今，卻發現不是不想正面硬拼，而是根本拼不過，就拿此界本候的魔主來說，江漢珍也推測出這位存在也跟自己一樣，是金仙境界，但所施展的手段，就不是他能正面對付得了的，江漢珍相信，若是正面跟這位魔主爭鬥，輸的可能就是自己。

讓他考慮用別的方法，也是無奈之舉，但也是擅長之事。

慢慢的一個想法就從江漢珍的心頭出現，而且越來越清晰。

外界隨着尼爾追趕的肉瘤怪物，肉瘤怪物已經吞噬了十幾個超凡者，身上散發出的邪氣好像又進入了下次進化的邊緣，只要被怪物吞噬的超凡者，一身氣血全部成了怪物生長的養分，最終化為邪氣。

江漢珍看着越來越強大的怪物，心中暗道，‘差不多了，決不能讓他繼續強大下去，若不然那，又能製造出犹如約翰古堡一樣的險地。’

江漢珍控制着空氣中散落的雷霆氣息，將怪物擋了下來，也許是天生的畏懼，怪物下意識的就向著另一邊沖了過去，而另一邊正好是尼爾所在的方向。

尼爾正跟隨者怪物伺機而動，怪物的行動太過迅速，他在後面也沒找到任何機會，而且對於這些隱藏在暗中的超凡者也沒有好感，見這些超凡者糟了劫，他也樂得如此。

見怪物向著他沖了過來，尼爾先是一愣，不知道為何沖向自己，在剛才的追逐過程中，怪物好像在下意識的避開自己。

而現在肉瘤怪向他衝過來，尼爾不但沒有害怕，反而激發了自己的鬥志。

在他眼裡，這個肉瘤怪就是一個活動的元能點，是增強自己實力的東西。

一個飛身，向著怪物沖了過去，面對怪物一個劍花，怪物被劍花所吸引，尼爾一個側身，竄到了怪物身側，一個橫切，將怪物的一個瘤子切飛出去。

怪物一聲嘶吼，舉起大爪子向著尼爾拍了過去，尼爾一個俯衝，又竄到了怪物的另一側。

怪物飛出的瘤子被尼爾劍氣中攜帶的雷霆氣息所凈化，江漢珍趕緊出手將所凈化的能量吸收過來，儲存到了雷霆種子中，繼續等待收取本源之物。

江漢珍稍微一個目次，就發現這個人頭大小的瘤子所產生的能量，比尼爾在約翰古堡中遇到那些剛進化的墮落者都要強大。

江漢珍打量着這個肉瘤怪，若是將之殺死，若按照給尼爾的分成比例，尼爾至少能分到五點以上的元能。

但他心中早就有了一個想法，怪物不能就這麼輕易的死去，而是要將他當成移動的寶庫，如放羊一般的，等到差不多就來收割一波。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二百六十六章 雷霆武道

四周的混亂並沒有讓這些隱藏在暗中的超凡者有什麼動作，只是自冷眼旁觀，而出現超凡者失控事件就讓這些隱藏在暗中的超凡者避之不及，等到完全察覺之後，恨不得遠離着快地方，並沒有上去斬妖除魔的想法。

也只有尼爾與肉瘤怪極力的對抗着，憑藉著自身身法的優勢，斬下了肉瘤怪身上一個又一個的瘤子，也許是尼爾以發現了肉瘤怪失去瘤子之後自身的力量被削弱很多，出手速度也就越發的迅捷，手握着長劍沒揮舞一次，就會有一道雷光伴隨，每次都能讓肉瘤怪發出吃痛的慘嚎之聲。

隨着數十劍的建功，肉瘤怪似是受了什麼重創，行動變得生澀起來，連自身的動作都有些笨拙不堪。

但這隻是與尼爾做比較而得出的結論，若是與一般的超凡者相比，這個肉瘤怪還是比較厲害的。

江漢珍看着越發虛弱的肉瘤怪，感覺已經差不多了，再這樣下去肯定會被尼爾殺死，雖然能得到一些元能，但對比隨時收割能量的東西就有些得不償失了。

控制着雷霆種子發出一道雷光，照亮了尼爾的靈台之中，尼爾只感覺一道強烈的光芒從腦中亮起，就連眼睛都發出刺眼的雷光。

“難道系統有什麼新的變化？”

突然的變化讓他猶豫起來，面前的怪物還沒被殺死，這可是一個活動的元能點，讓他有些不舍。

而雷霆系統的變化，讓他有一種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衝動。

就在一個猶豫之間，江漢珍已經控制着四周散落的雷霆之氣向著遠處離去，而就要離開尼爾的感知範圍的時候，意識控制着雷霆種子，將尼爾最新的信息做成了屬性欄，懸挂在尼爾靈台上方。

做完這一切，江漢珍的意識就離開了尼爾的身邊，控制着雷霆氣息，驅趕着肉瘤怪尋找着超凡者。

這才是他的打算，目前來說，失控者的力量要大於同樣等級的超凡者，雖然他們所利用的力量是一樣的。

能驅趕一個失控者，去追逐超凡者，將之培養一番，等到快要脫離掌控，就將之驅趕到那些得了雷霆種子的人身邊，將之力量再進一步削弱，如此這般，就能無限制的汲取本候魔主的力量，直到將之傷筋動骨，或者境界跌落。

尼爾最後還是決定先去看看那個肉瘤怪，先增強自己的實力，但隨後發現肉瘤怪早就消失在自己的視野之中，就連一絲氣息都察覺不多。

“算了，現在的收穫已經很不錯了，先看看剛才收集了多少元能。”

而而也不覺得遺憾，幾個飛身，很快的隨着救火的人群，又返回了小院之中。

阿薩辛本來裝扮成了尼爾的身份，正忐忑不敢的待在尼爾的書房之中，現在外面打亂，而且着火的地方與他距離也不是太遠。

他明白現在的尼爾幾乎成了林頓家族最後的希望，如今在這裏發生這麼大的事情，肯定會有人來問的。

若是發現尼爾已經離開，阿薩辛想不出要用什麼方法來解釋，隨着燥雜聲越來越小，外面的火勢也快要被熄滅，讓他不得不考慮待若會有人來問他尼爾去哪了，讓他該如何回答之事。

心中期盼着尼爾快點回來，也許是他的祈禱有用，抬頭一看，房間中就多出一個人來，正是剛趁亂離開的尼爾。

“少爺，你總算回來了，事情可還順利？”阿薩辛急切的問道。

尼爾微微點頭道：“還算可以，辛苦你了，去將院子中的一切恢復原樣，這一切都沒發生過。”

尼爾說的看似請求，阿薩辛可不認為這是在請求他，立即說道：“我明白的，少爺。”

說完就退出房間，恢復小院中的一切去了，即使晚上發生再大的事情，那些貪婪的掌權者對一條完整進化序列的貪婪一點也不會變小，只能盡可能的打消外界掌權者的懷疑，以便於能給林頓家族爭取更多的時間。

尼爾迫不及待的做好，就準備看看靈台中的屬性欄變化，在這之前，還是不舍的看了一眼肉瘤怪離去的方向。

他對自己改做什麼，十分清楚，目前最大的儀仗就是這個莫名出現的系統，也是他提升實力的關鍵。

至於殺怪物，對於他來說也就是能夠提升自身實力元能點而已，什麼保護別人的事情，統統不存在的。

尼爾心神入內，看見一副雷霆演繹的動態圖，正前方掛着一塊屬性欄。

姓名：尼爾

年齡：18

體質：20

精神力：21

元力：雷霆屬性71（正在向體質與精神力轉化）。

技能：格鬥術（初級精通）

探測：發現宿主有新的武者信息，讀取完成，以融合武技《雷霆武道》可提取。

元力獲取方法，可斬殺身具邪氣之物，可反饋己身，增強實力。

尼爾看着這份新的信息，眼中一片喜色，剛才只是砍了肉瘤怪的大部分肉瘤，就得到了71的元力，這就讓他能增加一部分實力。

讓他驚喜的還不是這個，而是《雷霆武道》的融合成功，和增加實力的辦法，只要世界邪惡之物不滅絕，他的實力就能一直怎家下去。

而且他還發現，這些超凡者也具備這個條件，讓他的想法又多了一些。

至於《雷霆武道》什麼時候出現的，什麼時候推演的，他一改不知，只是前幾天他的元力消耗乾淨，系統显示能量不足，現在已經成了，難道不需要時間嗎？

記得上次推演迅雷武士修鍊法的時候，都用了將近三個小時，而這次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

但最終，尼爾也來不及糾結，怎麼看都對自己是有益無害的，而現在林頓家族所面臨的情況越發的糟糕，只有增強自己的實力，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辦法。

最終決定還是先提升實力再說，就心念對着系統說道：“提取。”

雷霆種子忽然發出一道極強的亮光，瞬間又歸於平凡，只剩下一副演繹着雷霆的動態圖案，犹如一個世界一般，但極為詳細。

尼爾察覺到心頭多了一些東西，仔細一看，就發現是一篇名為《雷霆武道》的修鍊功法。

只是看了一個大致的介紹，就讓他有些狂喜，其中內容之完善，遠超《迅雷武士修鍊法》，而且沒有什麼瓶頸，能一路修鍊到五階的程度。

他所要做的就是熟悉功法，然後积極的殺怪就行，別的好像並不需要他來操行。

當然，自己對修行的感悟，也需要有些，按着《雷霆武道》中的記載，若要五階到達六階，這些感悟就非常有必要。

尼爾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還是選擇完全相信其中的介紹。

# 第二百六十七章 以邪驅邪

此時的江漢珍的那一道意識，早就隨着感覺肉瘤怪快要被尼爾殺死，就藏在散落在空氣中的雷氣之中，驅趕着肉瘤怪去尋找超凡者去了。

若無意外，尼爾靈台中的屬性欄就會少一些靈動性，你那個做的只能是判斷出尼爾自身的實力，然後显示出來。

至於什麼探測，或者提取，推演等功能，通通都會消失。

畢竟沒有了意識探測，沒有江漢珍的推演，但憑藉一顆雷霆種子是萬萬不可能推演出什麼功法來的。

畢竟單憑一顆雷霆種子，只能起到一些輔助作用，或者一些簡單的東西，若要推演大道，就有些不夠看了，畢竟江漢珍還沒到達那種境界。

系統他也能做出來，但要做一個強大的系統，還是有些難度的。

給尼爾的那份《雷霆武道》，也是江漢珍早就推演出來的，只不過尼爾沒有元力，才一直放着沒拿出來，這可是本尊推演出來的東西，消耗之大，並非尼爾所能擔負的起的。

雖說將功法傳輸到了尼爾的記憶中，但尼爾現在能看見的也只是第一部分，至於第二部分，只要他多殺邪物，多獲取一些元能，自然能夠看見。

而且江漢珍早就計算好了，等到尼爾突破只候，再處理幾個事關超凡者事情，就能解封新的記憶，才能夠繼續向著更高層次買進。

若是尼爾真的修鍊到五階的層次，所需要的能量一定是海量的，而且雷霆種子就會徹底解封，以後他所修鍊出的力量，都歸他自己所有。

至於尼爾願不願意，江漢珍其實並不怎麼關心，天地大勢從來不是看一個人是否情願，若是尼爾不願意，他大可以再給雷霆種子換一個宿主。

能降臨此界的能量有限，出了還剩下的十幾顆雷霆種子，剩下的就是這點分出去的意識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於尼爾這裏，若是他能完全按照《雷霆武士》中的介紹去修鍊，度過難關也不是很難。

畢竟江漢珍覺得自己能做的就是給這些算是弟子的機緣者一些指引就行，並不是要扶着他們走下去。

驅趕着肉瘤怪物就向著四處逃竄，用以躲避無妄之災的超凡者追了過去。

一百多號超凡者，就是剛才被突襲之下，殺死十幾個，剩下的還有很多，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捨去之道，還有一些人總是抱着僥倖心理，或者仗着自身本事不錯，躲藏在不遠的地方伺機觀看，是否有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比如這些死去的超凡者們，都是能從身上提取到一些變異一般的超凡材料，這些東西對於超凡者的誘惑不可謂不大。

得到這些東西賣給超凡者也罷，還是用來以秘制配方製作成藥物提升自己的實力也成，若是好一點的材料，就是做成進化藥水，讓普通人變成超凡者也不是沒有可能。

超凡力量在此界的價值還是很大的，雖然每個組織都控制着超凡者的製造，但其中的價值也不能輕視。

就是抱着這種心態，有許多人都在一旁伺機而動，並沒有離開。

江漢珍神識查看一番，有些無奈的搖了搖頭，僥倖心理的人隨處可見，也不愁肉瘤怪物沒有好的食材用來進化。

最後鎖定一個藏在暗處的超凡者，看其能雙腿的氣息比較厚重，但沒有絲毫肥胖，江漢珍猜測着應該就是擅長速度的超凡者。

想想也是，自認為速度無雙，才會靠的這麼近，江漢珍將雷霆之氣擴散出去，將這個速度型超凡者的後路鎖死，然後在肉瘤怪身上的靈竅上輕輕一點，肉瘤怪原本不靈光的五感頓時變得清晰起來，瞬息之間就發現躲藏在暗處的那名速度型超凡者。

肉瘤怪發出呼嗤嗤的聲音，根據其情緒判斷應該是看見了食物的激動聲音，以超出自身的速度向這名超凡者狂奔而去。

“不好，他發現我了，真是該死。”

速度型超凡者暗罵一句，但動作不慢，向著早就看好的路線逃了出去，但沒走幾步，不然感覺到面前有一種強烈的危險之感從心頭髮出，雖然面前什麼都沒有，但速度型超凡者就是感覺前面有不可控制的力量存在，只要他誤入其中，就會有生命危險。

一個急轉彎，向著一個小巷子逃去，而這小巷子恰好是一個死衚衕一般的路線，根本就沒錄可走。

這一切都是江漢珍早就預算好的，速度型超凡者進入小巷子中，肉瘤怪緊跟其後，呼嗤嗤的好像在追逐獵物一般。

發揮出超常的速度也跟着進了小巷子，速度型超凡者進入其中，也意識到眉辦法逃離了，這地方時他早就探查好的，但不知為何一個意外的預感竟將她改變的原來的路線，進入這條死衚衕之中。

困獸猶斗，速度型超凡者也發起了狠，取出隨身佩戴的短刃，轉身以極快的速度向肉瘤怪沖了過去，想要從中博取一線生機。

但緊接着肉瘤怪伸出巨大的手掌，將飛過來的人一把抓在手中，而另一隻手又抓住速度型超凡者的另一部分，從中間以擰，咔嗤一聲，血液四濺，肉瘤怪發楚一聲激動的嘶吼之聲，就將半截喂到了嘴裏，一陣咀嚼之後，又將另一部分喂到了嘴裏。

身上的邪氣開始作用，很快的將這為速度型超凡者的所有的一切，都化成了最為精純的能量，肉瘤怪身體上就開始出現幾個犹如蠶繭一般的東西，不到片刻，又長出幾個肉瘤來。

江漢珍看着肉瘤怪的一些變化，也感覺到十分神奇，肉瘤怪進化的方式簡直是太容易了，只要食物足夠就行。

而且這怪物的腸胃吸收能力超強，只要進入他肚子的事物，消化的一般都是很快的，讓江漢珍不得不感嘆，即使是魔道之法，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

就拿最簡單的吸收一事上來說，仙道修行就比魔道修行弱了一些，甚至可以說有些挑食了，修鍊雷霆之道的還好一些，總之能用雷霆中所蘊含的生殺之力將這些雜亂的能量轉化成最純粹的本源能量，再進行吸收。

與魔道手段相比，無非就是多花點時間和精力而已，起碼能將之吸收，但其他的一些仙道，想要這樣做就會麻煩許多，轉化能量的手段太過於弱小，若真的用起來甚至有些得不償失了，所以沒有會這麼干。

江漢珍想到，為何仙道的征戰殺伐之事全部歸於雷霆都司管理，也不得不感慨，也唯有雷霆都司才具備這樣的能力。

但話又說回來，即使如此能力，但比起這些魔道手段，江漢珍還是有一種自愧不如之感。

# 第二百六十八章 抵達目的

但即使如此，江漢珍也沒有絲毫氣餒，他擅長的並不是這些，而是由自己的手段。

個體的力量在一份大勢下永遠處於弱勢，即使在怎麼英雄的任務，深處大勢之中，也會成為被大勢所碾壓而變成炮灰。

弱勢個體的力量超出了大勢碾壓的范湊，那就營造一份比這些所超出的力量還要大的大勢，滾滾而來的天地大勢，只要跳進去，除了順應大勢能飛起來的，就是被大勢給吞噬的絲毫不剩的。

江漢珍在仙道修行上個人戰鬥能力一般，也不是沒有原因，而是將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了這方面，而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此為目的。

驅趕着肉瘤怪將那個速度型超凡者吞噬之後，江漢珍也沒有閑着，而是繼續向著還沒有逃離的超凡者潛行過去，有他為這個肉瘤怪打掩護，短時間也不會有人發現什麼異常。

隨後吞噬了一個能夠將自己身體散成一灘鮮血的超凡者，和幾個力量戰鬥都覺得比較厲害的超凡者，才被其他幾個超凡者發現了異常。

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怎麼也掩蓋不了，而且是夾雜了一些殺氣在其中，讓這些超凡者一看就覺得出事了，隨後就用極快的速度向遠處逃離而去。

江漢珍發現也沒有控制着這些超凡者去追，因為覺得沒有必要，若是這些人聚集在一起，說不定還能給肉瘤怪造成一定的傷害，但若分開逃竄，那對付起來就簡單多了。

平時每個超凡者都是分開的，一次性聚集如此之多的超凡者還是很少見的，但好在江漢珍在探查這片區域的時候，就將這些人的生命氣息全部記住了，而且還讓自己的特有氣息讓這些人熏陶了一番。

也就是說這些人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他都有辦法將這些追蹤到。

不但沒有去追逐這些人，反而是控制着肉瘤怪遁入黑暗這中，最終鎖定了一枚雷霆種子的氣息，追尋了過去。

在夜幕之下，一切都變得悄無聲息，隨着林頓家族將火勢盡滅，林頓家族所在的這篇趨於也進入了平靜時期。

但其中所散發的一眾氣息也越發的凝重，此時若是有人會望氣術，就會發現靈頓家族內，尼爾的小院中，一股極強的生機力量正在勃發，似乎還在擴散。

氣息所過之處，就連以前所殘存的邪氣也沒消弭的一干二凈，就連這片區域都清靜不少，沒有了以往讓人待着就會出現的那種煩躁氣息。

尼爾身上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江漢珍也沒有再去關注，而是看向了另一顆距離此地不遠的雷霆種子。

當初雷霆種子播撒百十顆，降落下去的只有七八十顆，隨着一段時間的成長，到了現在，加上尼爾所得到的這顆，也就剩下區區十五顆雷霆種子。

在沒有他的幫助下，而且能存活至今的雷霆種子，他的宿主都不是簡單人，而且都會有各自所獨有的手段。

若只是靠運氣存活至今，就是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

而現在江漢珍就察覺到一顆種子就在自由王國之中，而且狀態不是太穩定，甚至好友好幾次爆炸的跡象。

江漢珍不敢多做停留，就驅趕着肉瘤怪向著種子所在的方向而去。

根據他的感應，這顆距離最小的種子也要橫跨兩個行省，就是他讓肉瘤怪全速前進，也需要花三天時間，但不管如何，江漢珍還是驅趕着肉瘤怪向著這枚雷霆種子的方向奔去。

···

自由聯盟高塔市作為自由之城邊界城市之一，也是成為一個要塞一般的城市，屬於自由聯盟的一個直轄市，幾乎又半個行省大小。

東邊與蒼狼王國接壤，北邊靠近肯恩王國，有着防禦外敵的責任，光是邊陲屯軍就有十萬人，可以說是自由王國的軍士重地。

自由聯盟對其的掌控力度很高，但經常有其他兩國的間諜潛入，實施破壞活動，高塔市多次清理，但都是除之不盡，但從沒放鬆過。

但最近卻盯上了一個叫正義聯盟的組織，這個組織出現的也就幾天時間，但影響卻很惡劣，以宗教手段來蠱惑人，到了現在已經聚攏了幾千人。

作為高塔市的管理者，當然不會讓這種不穩定的因素出現，也怕這些人被蒼狼與肯恩王國利用，當即下令將這些人全部清除。

一聲令下，正義聯盟的人就遭了殃，短短三天時間，被殺被抓的，幾千人已經十去八九，剩下的人都像過街老鼠一般的藏了起來。

在王國機器的運轉之下，這些人別抓住來其實也是早晚的事情，若是江漢珍自己處於組織者伊凡的立場，也只能跪場。

不是他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在他看來，個人的力量永遠也都不過組織。

而且就拿大勢來分析，高塔市就是在這個時代中自由聯盟之下的一個大勢體現，背後站着的可是自由聯盟，以一個只能利用一點雷霆之氣的人來說，根本就沒有可能活下去，就拿現在的尼爾也是一樣，即使他在超凡者行列中也屬於比較厲害的，也不可能跟整個王國的力量所抗衡。

這些就是江漢珍昨天到達高塔市而收集到的有些消息。

三天前，江漢珍感應出這裡有一枚雷霆種子的寄生者，而且雷霆種子有好幾次都有爆炸的跡象，猜測到情況危急，所以才迫不及待的趕了過來。

三天時間，沿途也找到幾個林頓家族逃離出去的超凡者，江漢珍驅趕着肉瘤怪隨手講着些人給滅了，化成了肉瘤怪進化的養料。

不但沒有耽誤時間，而且肉瘤怪的進化，也讓他們的速度快了不少。

到達高塔市的時候，江漢珍並沒有貿然進入，而是潛入其中搜集了關於宿主的信息，可以說現在情況很不好。

經過一番的分析，江漢珍才決定自己潛入高塔市，去保住這顆雷霆種子，不至於像其他的雷霆種子一樣的夭折。

在一處破舊的廠房內，江漢珍在肉瘤怪身上抽取了一些血肉，將自己的意識入駐其中，最後凝聚出一個人來，接着對着肉瘤怪打出幾道法決，將肉瘤怪煉製一番，達到了初步的控制。

肉瘤怪本就比較笨拙，沒什麼只會江漢珍很容易將他的控制住。

如今的肉瘤怪全身有一種血紅色的金屬質感，猙獰初顯，已經與三天前由天差地別的差距。

原本肉瘤怪的自主意識早已被邪氣衝散並且融入到身體的各個角落，但江漢珍用意識之法喚醒了肉瘤怪的意識，所以才會出現一點簡單的智慧。

但這一切對江漢珍來說已經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距離他的目標又進了一步，若再能將這些雷霆種子的宿主們培養起來，就能為他打掩護，而他就能做更多的事情。

不管如何，都要去高塔市一趟，盡量救下這個叫伊凡的宿主。

# 第二百六十九章 形勢危急

“我離開之後，你就在這裏藏着，不要暴漏自己，若是有人發現了你，立即格殺。”

廢棄工廠中的一個陰暗角落，已經凝聚成人形的江漢珍對這一個全身長着無數肉瘤的一丈高粗壯怪物說著。

粗壯怪物雖然想不明白，但還是說道：“是。”

雖然看着粗壯怪物有些笨拙，但臉上帶着一種殘忍而有兇橫的氣象，讓人一看就覺得這是一個凶獸一般的怪物。

江漢珍打量着肉瘤怪，全身的血色金屬質感，上面繪製着神秘的符文，不但能鎖住他身上的邪惡氣息，也能減少他對能量的日常消耗，而且還能壓制他體內的那種邪惡意志，所以才能有一絲理智存在。

這樣的符文就是江漢珍為了轉化邪惡能量而做出來的，這並不是畫上去的，而是江漢珍用練器之法硬生生的將符文煉製在肉瘤怪身上的。

這樣一來，肉瘤怪體內的意志就會被分成兩份，一股是混亂的那種殺戮意志，另一種就是以符文為底蘊的理智意志。

兩者之間達成了一道平衡，目前來說那種混亂的意志在調動着邪氣抵抗着被轉化的速度，但這些符文一時半會也難以將肉瘤怪身上的邪氣連同意志被轉化，所以看起來相安無事。

這隻是他的初步煉製，至於以後這個肉瘤怪的煉製方向，還在考慮當中。

但現在來說，至少還算穩定，只要沒人惹他，也不會胡亂攻擊人，但若受到了刺激，就是江漢珍也不能保證會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只要肉瘤怪不死就行，自從發現這個怪物吞噬能力超強，而且自己能控制住之後，才有了一種新的想法。

看着肉瘤怪答應之後，江漢珍將肉瘤怪帶到了廢棄工廠的一處陰暗角落，藏好之後，江漢珍就離開了工廠，遁入高塔市，直奔正義聯盟所躲藏的地方而去。

一處早就改建的下水道中，寬闊的空間像是一條小街道，左右修建了十幾間小房間，而且四周銅牆鐵壁，看上去就像一個避難所。

而這裏的躲藏這一群人，左右都有着帶着槍械的人守着，緊盯的兩側通道，深怕有人會衝進來一般。

而這裏正是伊凡的據點，也是他最後一個據點。

不一會，一個人影從下水道的另一頭走了過來。

“站住，誰。”守衛端起槍對準了來人，雙手在微微顫抖，看上去還有些慌亂。

“是我，伊萬。”一個有些虛弱的聲音從遠處傳了過來。

“呼。”守衛長長的出了一口氣，繼而又略帶欣喜的說道：“原來是伊萬裁判長，您總算回來了，會長大人剛才還準備派人去找你呢。”

說話之間就對着身邊的另一名守衛說道：“快去通知會長。”

“是，長官。”身邊的侍衛對着這名守衛應了一聲，就轉身向著最中間的房間跑去。

但這地方地處下水道中，即使做了隔音，所產生的回應還是不小，外面的動靜早就驚動了房間中的人。

一個高大帶着一股正氣的年輕人走出房門，而身後還跟着穿着形形色色的幾個人，一起看向被另一個守衛攙扶着走過來的伊萬。

伊凡一眼就看出了伊萬的身體不對勁，立即跑過去抓住伊萬的胳膊急切的問道：“你受傷了，要不要緊。”

伊萬搖了搖頭，說道：“沒事，碰到了大搜查，一時沒注意，挨了一槍。”

“醫生，趕緊救人。”伊凡對着身後喊了一句。

身後的幾個人七手八腳的將伊萬抬到了一間房子，但伊萬抓住伊凡的胳膊說道：“大哥，搜查力度越來越大了，這地方也許很快就會暴漏，我們要趕快轉移地方，不然我們就真的完了。”

伊凡沒有理會伊萬的話，而是幫着身邊的醫生為伊萬處理傷口，陰沉着臉，一言不發。

而身邊的另一個年輕人猶豫了一下，也說道：“會長，我們在這待了已經快两天了，按照高塔市追查我們的力度，這地方很快就會被追查到了···”

伊凡轉頭瞪了一眼身邊的年輕人，年輕人頓時不再說話，而又看到另外幾人都是一副等着他拿主意的樣子，伊凡猶豫了片刻，對着躺在手術台上正在處理傷口的伊萬說道：“好好治傷，我這就去安排。”

然後又吩咐了醫生幾句，就帶着幾個人出臨時搭建的醫療室，去了那間最終最大的房間內，被當做臨時會議室的地方。

雖然內部的陳設布置像是會議室，但最中間掛着一座雕像，就讓整個會議室的氣氛破壞的一干二凈。

這種不倫不類的樣子，看上去極為古怪。

就在幾人坐下之後，另一個年輕人就說道：“會長，我們的確該撤離了，外面那些狗鼻子很靈的，我們已經有五個據點被毀了，再不離開真的就沒若一點希望了。”

伊凡看着正在等着他發話的幾個人，忽然有一種後悔的感覺。

正義聯盟在自由之城也算是一方勢力，而這種勢力在自由聯盟這個王國中有很多，正義聯盟也算其中之一，在高塔市內也有很多這樣的組織。

自正義聯盟成立至今，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但多少年都毫無發展，人數也就是幾十人而已。

伊凡被選為會長的時候，也是三年前，兢兢業業三年，千辛萬苦的將成員擴大到一百人左右。

按理說也會有一份好的前途，但正義二字讓他們註定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處處被打壓，讓伊凡想要大幹一場的想法很難得到實現。

但就在數天前，忽然天將雷霆種子，讓他擁有了超出一般人的力量，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幾次超凡事件，被人看見就驚為天人，許多人都要求加入正義聯盟。

而且這些人在伊凡的眼中還看到了一種信仰的光芒，最終不知為何，好好的一個正義聯盟就發展成了這個樣子，成了一個宗教形勢的組織。

當然也不排除伊凡有些急功近利的心思，還有許多正義聯盟內部人員的希望，人數在短短几天時間，就發展到了數千人之多，但隨着侵犯到了某些人的利益，最後就造成這幅凄慘的結局。

伊凡看着眾人的期待，有些難以開口，因為這事他們正義聯盟最後的一個避難所，如今已經無路可走了。

但這些話並不能說出來，也許其中有人也知道，但也保持沉默，選擇不知道。

伊凡對此心知肚明，但還是最終打起精神，說道：“這件事我會安排的，先守住兩邊出口，我們還有許多外圍成員，我會聯絡他們的，出去之後大家先藏起來，等到這股風頭過去，我會聯絡大家的。”

幾人聽了都是一陣面面相覷，知道伊凡這是要冒險出去了，有人想要勸阻，但被伊凡一個眼神給制止了，不等眾人反應，伊凡就推門而出，留下幾個人都有一種不忍。

“我們怎麼辦？總不能就這麼看着會長送死吧。”

眾人頓時沉默，他們也知道伊凡的意圖，就是交出自己，換取其他人的生存機會。

因為外界頭號通緝的就是伊凡這個會長，只要伊凡被抓，追捕他們的力度就會小很多，那他們的生存幾率也會很大。

“這樣吧，我跟會長一塊出去。”

就有人諷刺道：“你出去有什麼用，還不是多一具屍體？”

“那怎麼辦？”

幾人沉默一會，最終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說道：”要不這樣吧，我們等會長出去之後，我們也跟着出去，在外製造混亂，讓會長離開高塔市，只要會長還在，我們就有希望。”

“我們又能去哪裡？能離開我們早就離開了，何必等到現在。”這時有人問到。

而這一句就讓所有人都沉默了下來，因為這些問題他們早就商討過無數次，最終分析出的結果都是死路一條，根本沒有半分希望，因為他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生路來。

最後忽然有人說道：“也許會長出去會有一線生機。”

這時幾人都看向這人，而這人也解釋道：“會長還是超凡者，所掌握的力量遠超常人，在外面只要躲着點，想要抓住他也沒那麼容易，也是因為我們，會長才會被如此拖累的···”

其他人都搖了搖頭，在他們看來，這人說的就是迷信，他們也被傳授了伊凡總結出來的鍛煉之法，但效果也沒那麼神奇，最多就是無病無災，抵抗力強，精力旺盛一些。

他們雖然被弄得像是一群老鼠一般，但本質上還是一群政客，正義聯盟也只是他們增強政治資本的一個工具而已，不光如此，就連伊凡所擁有的神奇能力，在他們眼中都是一個能利用的工具。

對於這群人而言，所崇信的並不是個人武力，而是所營造的大勢。

但現在犹如絕境一般的情況，讓他們一個個都變得沉默下來。

# 第二百七十章 潛入其中

伊凡在說完那些話的時候，已經喬裝打扮一番，拿着一把銅製的左輪手槍，離開了正義聯盟這個最後的據點。

踩着下水道中潮濕的道路，發出有節奏的噠噠聲，隨着聲音越來越遠，伊凡整個人都消失在下水道的盡頭。

一群人也知道這件事，能做的也只能是目送伊凡離開，還有就是在伊凡離開之後，繼續活下去。

到了現在，也沒出現一個人跳出來要投降，或者出賣別人。

正義聯盟怎麼說都是一個為了權利奮鬥的聯盟，也有自己的主張，只要正義聯盟不滅，他們就有無限的可能，說不定以後還會有翻身的機會。

政客的腦迴路就是如此，永遠打不垮，拖不爛，一直以來都是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奮鬥的，在他們看來，理想高於一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

至於正義聯盟差點被演變成宗教這件事，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一個污點，只要這件事風頭弱下去，就打算將這些痕迹消除。

不光是正義聯盟的其他人，就連正義聯盟的會長伊凡也是如此想的，雖然現在他落魄的不成樣子，但從來沒有放棄希望，即使被自由之城的高層通緝。

在這些人看來，對他們的形勢總有寬鬆的時候，只要掌權者出現變動，或許會解除對正義聯盟的通緝，到了那時候，就是他們的機會。

對於這些，江漢珍對此也感覺有些頭疼，他也知道，若是這些人知道自己有掌握道果的能力，也認為這隻是可以為自己利用，或者服務，以達到實現自己目的的一個工具。

若要讓這些人將自己的大道當成一種追求，或者信仰，顧忌有些難辦。

其實遇到這種情況，讓他也考慮了很多，對於這些人的最後處理方式，還要進一步觀看。

甚至因為這些人的出現，讓他能發現出自己的問題，以後再加以改正。

所謂修行，不就是時時刻刻的自修正自己的方向嗎？

江漢珍用肉瘤怪的一部分氣血，融合意識凝練出一具新的身體，安排好肉瘤怪就潛入高塔市。

門口的守衛並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江漢珍偽造了一個身份，就混了進來。

沒有在高塔市內亂逛，直接向著雷霆種子的方向走去。

江漢珍快要走到雷霆種子位置的時候，從街道兩邊的看到許多真槍實彈的衛兵在四處巡邏，而且四處布置許多暗哨，看這這些人的收縮範圍，就是雷霆種子的位置。

而其中十名左右的暗衛，身上的氣息與常人不一樣，已經有被邪氣侵蝕的跡象。

“超凡者，果然如此，伊凡怎麼說也算是一個超凡者，雖說不能一個人對付幾百人，但他要逃脫追捕，簡直是輕而易舉，也唯有超凡者介入，才會被弄成這種境地。”

“看情況，若無意外，最多再能潛藏一天的時間，就會被徹底揪出來。”

江漢珍做出了大致的分析。

施展了一個隱身術，加持在自己身上，向著這片被包圍的區域而去。

如今他的力量在於自己的一點意識，還有分出肉瘤怪的那一點氣血所組成的，雖然自己無懼，但還是覺得小心一些的好，說不定這些超凡者之中會出現什麼詭異的能力，讓他暴漏出來。

加持了隱身術之後，江漢珍就走進了包圍圈中，經過一個超凡者的時候，這名超凡者忽然看向了江漢珍這邊，皺了皺眉，仔細的看了一會，但也沒發現什麼，又繼續搜尋伊凡的蹤跡了。

“竟然能有如此靈覺，此界所演化出來的修鍊方式果然有他的獨到之處。”

這種情況連江漢珍都忍不住讚歎了一句，但他還是沒有停下，繼續往人群中混了過去。

而下水道中的伊凡，已經走到了出口之處，想到自己如今的處境，就連下水道都被人給封死了，如今的他就等於窮途末路。

深吸了一口氣，推開了井蓋，先是漏出一個頭來，左右觀察了一番，又進入下水道之中。

過來一會，又推開井蓋，整個人迅速的鑽出了井蓋，並沒有弄出什麼動靜。

忽然看見遠處有幾個衛兵正在一戶一戶的搜查着，讓他心中咯噔一聲，“莫不是已經查到了這裏來了？我得想辦法趕緊離開這裏，不然真的就完了。”

伊凡瞬間做出決定，並且以很快的速度竄入一條小巷子內，而這條巷子中，有一座民宅，是他們經常藏身的地方，此時還沒沒發現，但已經被人懷疑了起來。

雖然知道這地方被發現是遲早的事，但他已經無路可走了，通往外面的路已經被封死了，只能暫時躲在這裏想辦法。

雖然看不到一絲逃出升天的希望，但伊凡斌沒有失去希望。

而就在他剛要進入小巷子的時候，忽然有人喊了他一句，伊凡心中一慌，趕緊舉起手中的槍對準了來人。

而這人看上去就像散步一樣，從衛兵身邊走過，但並沒有被衛兵盤問，這一切緊張的氣氛，好像與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看上去極為古怪，伊凡暗道一聲糟糕，這可能就是民宗會的超凡者，而民宗會，就是自由之城現在的掌權者，對正義聯盟下手的主要力量。

當即就要開槍，但忽然聽到來人說道：“且慢，伊凡，我並沒有惡意，我是來幫你離開這裏的。”

伊凡對這種話從來沒相信過，但早就窮途末路的他，又從心頭升起一絲希望。

而且看見這個人，就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作為一個政客，很快的搖了搖頭，講這種熟悉的感覺從心頭驅逐出去，不想因為個人的一些喜好，而影響了自己的心性。

“說出你的條件。”伊凡也沒遮遮掩掩，直接說出了心中的疑問。

而這人就是江漢珍，早就有目的的直接找到了伊凡，周圍的場域早就開啟，雖然騙不過特殊的超凡者，但要瞞過一般人的耳目，還是輕而易舉。

江漢珍在路上很快的走到了伊凡附近，笑着說道：“你還有什麼東西能當做交換條件。”

伊凡頓時看了江漢珍一眼，眼中閃過了一線希望，就說道：“我是正義聯盟的會長，若我以後當選高塔市市長，若您或者您背後的勢力，不違背我正義聯盟宗旨的情況下，我正義聯盟會向你們盡最大可能的提供方便。”

伊凡說話之間，滿臉寫的都是真誠，甚至連身邊的危險都忘了一般。

就是江漢珍感覺了半天，都沒感應出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早就聽說過一種傳聞，假話說道自己都認為是真的，那別人聽了就是真的，這才是撒謊的最高境界。

江漢珍搖頭一陣失笑，說道：“就不要給我畫大餅了，如今你的處境堪憂，若是被這些人抓回去，免不了被拉上試驗台，能不能活下來都是個未知數，你所說的這些可一文不值。”

伊凡不經意的左右看了一眼，又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這次江漢珍是感應出來了，伊凡這是在擔心自己的安慰。

若不是江漢珍用雷霆種子觀看過伊凡一段時間，說不定就真的信了。

心中一陣暗笑，說道：“不用擔心，在我身邊三丈範圍內他們看不見你，所以，你是安全的。”

伊凡也沒漏出一般人的尷尬，而是爽快的說了一聲謝謝。

因為他發仙，他們在這一會時間，左右的衛兵沒一個發現他，暫時的安全，讓他又恢復了往日的那種平靜。

將左輪手槍收進了腰間，整理了一下衣衫，這才對江漢珍說道：“多謝這位英雄，你能從危險中救我出來，我肯定不會忘了你的恩情的，我雖然現在沒什麼權利，但我相信不是沒有翻身的機會，你既然不是代表一個組織，就是代表你一個人的意志，只要你幫助我這次逃出去，你需要什麼，只要我能辦到，肯定不會推辭。”

# 第二百七十一章 自我難尋

江漢珍聽着伊凡的話，感覺有些古怪，這分明就是將自己背後的正義聯盟撇出去的話。

與前一刻說的看似都是條件，但有着本質上的區別。

一個是正義聯盟，另一個是伊凡他自己。

江漢珍原本的打算就是將伊凡帶出去，至於報仇還怎麼想過，但既然伊凡提出來了，那就按照自由聯盟最公正的方式去索取報仇。

本來要帶着伊凡走出去的，但現在卻停了下來，說道：“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氣了，現在外面有不少的超凡者，隨便一個拉出來你也很難戰而勝之，我帶你出去，也冒了很大的風險，我需要的事一個對外的說話人，你明白嗎？”

伊凡見江漢珍停下了身形，忽然沒有了要帶他出去的意識，頓時心裏一緊，原本稍微緩和的心沉了下來，也意識剛才自己說話有些不妥。

但又聽到說話事人的事情，他頓時明白了對面這人打的什麼主意，無非就是想讓整個正義聯盟為他服務。

臉色瞬間變得陰晴不定起來，話事人在自由聯盟有很多，就是一些大的組織，或者家族，扶持一個這樣的組織，進行普通人中間的權利爭奪，若是能夠當選，所有的制度都會向背後的扶持者傾斜，就能取得更大的利益。

而被扶持起來的人以及他的團體，就會為這個背後的集體服務。

伊凡在內心中也不怎麼排斥這種情況，但怕的就是對背後之人的情況一無所知。

心中暗想着希望對面這個人的條件不要太大，就問道：“不知道你們能提供我們多少支持，還有我希望知道你背後所代表的組織。”

“這些你都不需要知道，只要繼續發展正義聯盟就行，需要你們做什麼，我會找你的。”江漢珍看了眼伊凡說道。

原本打算直接將雷霆種子的宿主就出去就行了，但這位宿主看起來有自己的想法，一味的付出並不是一個好的決定，所以才臨時起意。

伊凡心道果然如此，這樣就會被對方完全拿捏在手中，毫無自主意識可言，這可是一個組織的大忌，如今他的情況並沒有什麼籌碼，但他還是覺得要爭取一下。

就繼續問道：“那你能支持我們什麼？”

“你們又能有什麼籌碼？”江漢珍看了一眼四周正在收縮的衛兵。

伊凡也看了過去，有些擔憂，但還是強撐着說道：“現在看我們正義聯盟快要被滅了一樣，其實並非如此，與我們敵對的只有一個，就是民宗會，這一屆自由之城市長競選就在三個月後，其實只要民宗會落選，對我們的通緝就會解除。”

江漢珍嗤笑一聲，說道：“你們當下都活不過去，不要說三個月後了，那我倒要看看你們能否堅持到那個時候。”

伊凡不得不承認，事實上就是如此，但作為一個政客，總能找出一些對自己有條件的理由。

“你知道控制一個組織意味着什麼嗎？不光能帶給你們無窮的利益，而且可以打壓一些對手，高塔市又是自由聯盟的一個大城市，不光經濟繁榮，而且能影響軍隊，就拿與鄰國的貿易，這份額也不小。”

伊凡看似自行的說著，眼睛明亮，看樣子自己現在就是市長一樣。

江漢珍心中一陣搖頭，說道：“說這些有用嗎？我只知道你們現在快要成為階下囚了，條件我已經開了出來，至於如何選擇看你自己，若你不願意，我大可以去尋找別的組織，我也不會在這浪費時間了。”

說道最後，江漢珍看了伊凡一眼，道：“我在自己有優勢的情況下，不喜歡別人談一些無理的條件。”

伊凡聽得有些不適應，因為他確定來人的意圖很明顯，就是救自己出去，但現在如此說，意圖就是還有別的選擇。

心念電轉，‘若是有別的選擇，也沒必要冒着被發現的危險，衝破封鎖，來到自己身邊，若有別的選擇，哪個不好？還要來找他們這個名不經傳的小組織，而且是已經走上絕路的組織。’

“要不要試試，看看是不是他背後的人安排的，要順利救我出去。’

伊凡使勁的擦側着江漢珍的意圖，不知道是真是假，因為沒有哪個組織希望自己成為別人的傀儡，除非是在成立之初，早就安排好的。

伊凡決定試一試，就說道：“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我們正義聯盟自蒸汽時代開啟成立的，歷史也算最悠久的一批，我雖然是會長，但我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問題，而將整個組織都送入你們的旗下。”

頓了一下，伊凡繼續說道：“這樣吧，你先救我出去，等到我們正義聯盟脫難之後，我召開聯盟回憶，一起討論你們提出的這個條件，但我不能給你們保證，你的意思一定會達成。”

江漢珍聽得有些想笑，並不是嘲笑，或者有些無奈的笑，或者其他什麼的笑容。

而是高興的笑，因為這次他終於發現他還是有許多不足之處，成就金仙以來，自以為能代天道而執掌一道，如今才發現，自己差的遠呢。

就是伊凡這種給人畫大餅的本事，他還是欠缺很多。

雖然不至於被忽悠的失去自我，但有一種‘你說的很對，我竟然無法反駁’的感覺。

若是一心修鍊的超凡者，對人事不是太熟悉，也許會被這種政客一類的人所忽悠。

幾個大餅畫出去，一聽，就覺得前途一片光明，一看，就覺得自己已久得到了重視，發達就在以後。

但至於確切世間，永遠在以後。

也是因為江漢珍早就感覺到了伊凡的思維波動，猜測出了一些東西，再加上自我之道的薦股，才不會被別人圈進去而已。

若沒有這身修為，和對大道法則的理解，說不定混的還不如眼前這位伊凡。

這種人他也不是沒見過，而且很多，比如陳玉樓等人，都是這種人。

自己的確有許多地方不如這些人，但因為自己有自己的道，總之還是忽略了過去。

甚至還發現不光是他，就是真箇雷霆都司都有這種特點，明明武力很高，但往往被人利用，甚至搭上了自己的一切。

若是他在天庭之中，或者在仙道之中，就永遠也不用考慮這些問題。

但如今選擇了自我之道，一切的都需要自己去做。

如今見到伊凡這種人，讓他也明白了一些東西，自己永遠是自己，別人永遠識別人。

人行大道，誰也沒法代替自身，是否有所成就，也看的是自己的心性。

既然如此，江漢珍也覺得要轉變一些心態，覺得這就是自己心性的一些漏洞。

以前沒有注意，也沒什麼感覺，如今之道了，自然要做出調整。

看着正在一副氣定神閑，吃定他的伊凡，說道：“既然伊凡會長還沒有決定，那我們就改天再談，我會將你的意見彙報上去，等候上面的指示。”

伊凡忽然一愣，但隨即更加的穩了，覺得自己的猜測沒問題，固然這人來的目的就是救他出去的。

江漢珍沒有理會伊凡的想法，接着說道：“我會帶你出去的，因為我接到命令是帶你離開，至於其他人，你自己想辦法，恕我無能為力，現在跟我走吧。”

江漢珍說完就向前走去，伊凡心中還有個想法，就趕緊說道：“你身邊能將人隱去吧，不知道能不能多帶幾個人，算我請求你的。”

江漢珍沒有理會伊凡，徑直向著包圍圈外走去。

伊凡覺得還能爭一點好處，並沒有跟隨而來，而江漢珍此時的場域只有一丈左右，很快的就將伊凡甩出了場域圈中。

伊凡忽然的感覺到自己好像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心中有些警覺，而不遠處的一個衛兵也看到大街上忽然冒出一個人來。

大聲的說道：“在哪邊，快抓住他。”

隨後一陣跑動，從不遠處聚集了幾個人，端着qiāng向著伊凡撲來。

“不好。”伊凡看的一陣心驚膽戰，趕緊跑到了江漢珍身邊。

“人呢？”一個衛兵看見人忽然消失，疑惑的問道。

“就是，人怎麼忽然就消失了。”

“不會是超凡者吧？”

“有可能，喬爾，趕緊去彙報特事局的人，我們在這盯着。”

“是，隊長。”一個衛兵收起了qiāng，立即向遠處跑去，取彙報所謂的特市局去了。

而其餘幾名士兵分開四周，圍着剛才伊凡消失的地方，在四周警戒着，而且不時的有人向這邊湧來，也幫忙將這片區域圍了起來。

伊凡此時的臉色有些難看，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江漢珍會忽然的離開，他相信自己的分析，這人不會不管他的死活。

也看出了這人的超凡能力強悍，就一個是救，救一群也是救，只要他多說一會，再許諾一些利益，相信這人肯定會將正義聯盟其他的人也一起救出來的。

到了現在，他發現自己錯了，而且錯的離譜，這人並不會在意他的死活。

而且這人與別人不一樣，根本不會被人拿捏的樣子。

江漢珍看着伊凡面色不停的變化着，也懶得去猜他想的什麼，也不會在意她怎麼去想。

而是說道：“走吧，若是跟不上暴漏在外面，就和我沒什麼關係了。”

說完就向衛兵之間的一些縫隙走去，對於自己的隱身術，只要沒人觸碰，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伊凡面色有些難看，但隨後又調整了心態，跟了上來，這種快速調整心態的本事，讓江漢珍都為之一嘆，不愧是能成為政客的人，心性如此之強。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二百七十二章 修正前路

江漢珍帶着伊凡走出了包圍圈，並沒有就此停下，而是又向外走了一段距離，到了一處鬧事之中，轉身對着伊凡說道：“好了，就總你道這裏了。”

伊凡一愣，但隨後說道：“能不能送我道蒸汽大道，我們正義聯盟在那還有些產業，我知道你對錢不感興趣，但我有你們超凡者感興趣的東西。”

“哦？”江漢珍饒有興趣的看了伊凡一眼，說道：“那你說說是什麼東西。”

伊凡也不多說，伸出手指，指尖上冒出一絲電光，呲呲作響，江漢珍有一種翻白眼的衝動。

就聽到伊凡說道：“這是我偶爾所得，是一種超凡能力，只要我將一絲電能傳輸給你，再按照我的方法去修鍊，你也會得到這種力量。”

看着江漢珍在發愣，伊凡繼續說道：“你不要小看這種力量，不光能讓身體強裝，而且不會生病，對那些超凡者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等到你將這種力量修鍊強大了，可以傳給自己的家人，親戚朋友，讓他們也得到這份能力，你看怎麼樣。”

伊凡一副很自信的樣子看着江漢珍，因為他用這種方法試過好幾次，每次都能將人收服，而且有一手強大的掌控手段，正義聯盟之所以在那幾天發展如此迅速，都是他靠着這種辦法的。

只要承受了他這份恩情，他就有辦法讓對方成為自己的手下，哪怕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的那種。

而這份籠絡人心的本事，才是伊凡最引以自傲手段，他相信，對面這人也難逃這種誘惑。

這人來歷神秘，而且超凡能力強悍，若是能拉到正義聯盟來，就是一個強大的助力。

在一瞬間，伊凡甚至連對面的江漢珍以後要做些什麼事都想好了。

江漢珍看着一愣，心中有些感慨，自己還是有些不足啊。

甚至看着這份雷霆種子所延伸出來的能力，有些想笑的衝動。

也不得不佩服伊凡的心大，竟然能包住天地。

最終還是嘆息一聲，對着伊凡搖了搖頭，說道：“雷電之氣，這種力量在超凡者圈子中並不少見，也不是你獨一份，不瞞你說，我也得到過一絲。”

說著江漢珍也伸出手指，出現一道電光，一閃而逝，伊凡頓時睜大了眼睛，有些難以置信的樣子。

江漢珍接着說道：“這種力量好像是可以從什麼東西分出去一樣，但也有個弊端，分出去的多了，這種分化能力也會慢慢的消失，最終只能靠着自己修鍊了。”

江漢珍說到這的時候，伊凡臉色忽然變了一下，江漢珍暗笑，應該是分出去的太多了，是擔心自己的能力消失。

而伊凡也忽然問道：“那消失以後會怎麼樣。”

江漢珍說道：“消失以後以後想要分出去，就是自己修鍊才能補充了，若是沒有補充，最後弱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沒這種能力了。”

伊凡聽着，忽然閉上了眼睛，而江漢珍手一招，一顆雷霆種子從伊凡的靈台中消失，只留下了一道殘影。

而伊凡看見自己腦海中那個雷霆圖才放下心來，但是還發現這幅圖忽然黯淡了一些，猜想可能是自己分出去的太多了，等到離開之後，再好好研究一下。

而這時候，江漢珍已經離開了原地，沒有絲毫要停下來的意思，伊凡幾次想要將這人喊停，但隨後還是忍住了。

暗想，現在是自己落難之際，沒那麼功夫處理這些事，以後若是遇到，肯定不會放過這等人才。

已經逃離出去，一些計劃也在伊凡的腦海中拿了出來，轉身離開人群，去為正義聯盟之事活動去了。

···

江漢珍救出了伊凡，也隨着伊的離開，讓他送出去了最後一份有損於自身修鍊的心，也真正的明白了自我之道就是修鍊自己，而與他人沒有任何關係，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幫助於他，或者代替他。

不管走到何處，修鍊的永遠都是自己。

自離開仙道的那個時候，這想法剛剛出現，經歷兩個世界，到了如今，才算成長起來。

才發現以往的見識見解都是被限制了一邊，永遠沒辦法突破自我。

修鍊之路沒有盡頭，但為何許多人都會遇到瓶頸，如今才發現，首先是心性被限制了，不敢達到更高的境界，修為自然也難以提升。

如今看到一個剛步入修行之路的會長，這人的心態根本沒有上限，做事也沒有下限。

就是站在他的面前，也是一副為自己考慮，我正義聯盟想辦法，為自身服務的想法，對於再強大的對手，都沒有因此高看一眼，對於比自己弱小的人，也沒有因此看輕。

而這種人若是步入道途，是永遠不會遇到瓶頸的。

也因此，才能讓他深受觸動，繼而讓心性得以提升。

此時的江漢珍，漫無目的的在路上走着，這件事對他的感觸很大，而且還讓他的心性提升了很多。

“我們是萬商會的成員，只要支持我們，以後我們會讓你們都過上好日子，而且還能做到公平，公正，讓我們大家一起走向美好生活···”

忽然之間，一陣喧囂聲鑽進江漢珍耳朵，聲音富有激情，在一群人中間大聲的演講着。

“拉選票？”江漢珍忽然想到了這個詞，又想到再過是三個月就進入下一次競選市長，而這些人就是來拉選票的。

但很快就有人為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個金黃色頭髮的少女，拿着一沓傳單走到了他的跟前，說道：“先生，我們是萬商會的，這是我們萬商會的介紹，不知道您對我們萬商會的主張有什麼建議沒有？”

江漢珍看着身側忽然出現的這名少女，潮氣蓬勃的樣子，金黃色的頭髮，無官玲瓏，身材溫柔中帶着一絲狂野。

手中遞過來一份彩頁，而上面正寫着萬商會的一些介紹。

江漢珍也順手接過彩頁，掃了一眼，內容也瞭然在心，所謂萬商會就是一个中小商人組成的一個聯盟，是為了抵抗大家族，大財團等勢力而成立的，根據他們的介紹，其中會員不少，正式會員有千人之多，比那個正義聯盟要強上很多。

原本江漢珍也不知道該從何處入手，忽然接觸到了這種組織，心道，若不然就去走一遭，經歷一番，也許能明白許多。

就問道：“你們萬商會這是在為競選市長做準備嗎？”

身邊的少女笑着說道：“不全是，我們萬商會就是聯合小商人，讓商路四處開花，就是要讓我們的圈子擴大，讓我們的商路更加順暢，當然，競選市長也是附加的，若是我們萬商會能夠當選，就能將我們高塔市的商業提升上去，這樣對王國，或者其他人，都是有利的。”

江漢珍點了點頭，覺得這主張還算不錯，聯絡小商人，組成一個龐大的勢力，然後形成一個完善的體系，來發展自己。

隨即江漢珍就說道：“很不錯的想法。”

“那時當然，不然也不可能有這麼多人支持我們的。”少女自行的說著。

江漢珍看着這位自信的少女，忽然有了一個想法，就問道：“那如何再繼續了解你們萬商會呢，或者是如何加入你們萬商會。”

少女一愣，然後又恢復了正常，說道：“您有這個想法，我們當然歡迎，但需要幾次考驗，短時間之內好像不成。”

少女說完，想了一下，覺得有些不妥，偷偷的看了一眼江漢珍，發現並沒有什麼失望的表情，但還是說道：“不過你先可以了解一下，正好明天我們要在蒸汽學院組織一次演講，你可以過來聽一下。”

“謝謝，我會去的。”江漢珍點了點頭，對着少女感謝了一句。

而少女因為江漢珍說會去，而感覺到很高興，就立即說道：“你去了若是想要繼續了解，可以跟我們會員打聽一些事情，你可以報我名字，他們會給你提供一些方便的。”

“我叫潘西。”11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二百七十三章 權衡想法

“潘西···”

江漢珍看着這位滿身是青春氣息的金髮美女，又看了看手中的彩頁。

上面正是關於萬商會的一些理念簡介，心中思索道。

“政客的心性如此之強，無一不是福運深厚之人，若入門弟子能有此心性，修道之途肯定會順暢許多。”

江漢珍雖然如此之想，但也沒有多少繼續收徒的打算，自己本身的氣運拿到此界來說，還是略有不足，若是出了問題，說不定還會牽扯到自己的氣運。

即使氣運充足，江漢珍也沒有了收徒的想法，自我之道先修鍊自己就行，至於其他的，等將自己修鍊好就行，而這個時間事無限期的，所以，也就沒有了任何在此地傳道的想法。

而他在這方世界想要有所進步，就要和這個世界超凡之力的源頭存在一樣，謀奪世界本源，原本打算還是以以往的方式來謀奪本源。

傳道，或者是正天心，而這次見到這種政客心性的時候，就有了新的想法。

想要親自下場，去爭奪一番，不管輸贏，對於自己都是一個提升。

有了此種打算，江漢珍就對明天的萬商會在蒸汽學院的演講就有些期待了。

用神識搜尋了一堆已經算是很長時間的無主之物，換了些金幣，在還算中上等的荊棘大道買了一棟獨立小院，上下三層，在金幣的作用下，江漢珍當天就住了進來，也算在高塔市有了一塊安身之所。

次日，萬商會在蒸汽學院的演講如期的舉行，地點在蒸汽學院的大禮堂內，內部上下三層，都能看見最中間的舞台，能容納三千人之多。

四周牆壁上都是用削弱迴音的材料製成，萬商會的人講話，都能聽的一清二楚。

此次所演講的對象不單單是針對學生，而且還有一部分小商人也應邀而來。

而江漢珍就是假裝自己是商人，跟着身邊坐着一個滿臉福相的胖子進來了。

此人名叫約翰，因為看着和氣，而且氣運深厚，江漢珍才跟此人主動結交的。

作為仙道之人，觀人是必備課程，江漢珍一眼就看出此人後運昌隆，有大富大貴之相，所以才多看了幾眼。

沒想到這個約翰胖子也因此主動靠了過來，就這樣，兩人算是暫時認識了，也是這位胖子帶着他進入學校的。

這胖子也是有點眼力之人，發現江漢珍的氣質與別人有所差別，而且就是待在身邊，都有一種讓他心平氣和的感覺。

因此也就不遺餘力的跟江漢珍拉着關係，經過胖子的介紹，家裡是生產電路材料的，在這個電力還沒怎麼發展起來的時期，電路材料算是一個新興行業，所以現在也只是一個小商人。

禮堂中的主席台上，一個又一個的人輪流演講，大致的就是介紹這萬商會這種組織的理念，和對未來的期盼，當然，畫大餅也少不了的，幾乎成了這樣的組織必備功課。

約翰胖子在身邊聽的興趣泛泛，左顧右盼的看着怎麼都有些不自在。

而江漢珍卻聽得津津有味，在他看來，這種組織所講的東西就是一個完善的套路，最終就是一個圓的，只要把這說圓了，就成功了。

講求怎麼將人給饒進去，而這個跟修道是一樣的，最終達到一種混元之境，其實也是一個圓。

在演講人講道一半的時候，坐在江漢珍身邊的胖子小聲的說道：“你有沒有發現這萬商會中的美女不少？”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一般吧，倒也沒發現幾個。”

忽然想到了昨天自己見過的那個少女黛西，好像也是王商會的成員，在此界中，黛西也算是數一數二的美女。

胖子有些不相信的看着江漢珍說道：“你不是為了萬商會的美女才來這裏聽他們演講的，這種演講在高塔市很多，這個時期幾乎每天都有，如果不是為了美女，你為什麼跑到這裏來，大家都是男人，這事又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情。”

胖子說著還一副我懂你的樣子。

但江漢珍真的好想沒有這個目的，但來這裏，黛西的邀請，也說一個緣由。

就有些不確定的說道：“也算是吧，但我來的目的還真是想聽聽萬商會的演講的。”

胖子好想只聽到了也算事的這三個字，其他的好像什麼也沒聽清楚。

奸笑的說道：“那你所是來對了，萬商會在自由聯盟其實也不弱，大部分成員都是由落魄的貴族組織起來的，你要知道，那些以前的貴族找女人都是找的漂亮的女孩子，這樣生出的孩子會越來越漂亮，如此很多代，這些小貴族的女兒們長得都不差，而且從小都會教導一些修養方面的東西，若是能找一個這樣的女孩子當老婆，我的孩子也會很漂亮的。”

江漢珍認真的將這個約翰胖子上下打量了兩遍，認真的說道：“不錯不錯，你這個想法很好。”

江漢珍說出了一句連自己都覺得很違心的話，從來都是很正派的他，也學着說了拒謊話。

但隨着心性對臉皮內部血液的控制，說道是臉不紅心不跳。

但心中還是不停的吐槽，這大胖子一副和氣生財之相，距離圓形也就差那一步，顧忌基因也很強大，想要改變顧忌很難。

而胖子被肯定之後，就繼續說道：“這些小貴族雖然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聽我爺爺那一輩人說，當年蒸汽時代的開啟，遭受到了幾乎全體貴族的打壓，所以當時的貴族沒有趕上當時的蒸汽時代的第一班車，直到帝國分崩離析，才讓他們反應過來。”

“但好歹這些貴族還是有些底蘊的，只要腦子稍微靈活一點的，都將自己的財產投入到了蒸汽時代之中，就成了如今的小商人，為了抵抗那些大財團或者大家族，最終聯合組建了萬商會，用來對抗大勢力的打壓。”

“而這些貴族的傳承沒有斷，雖然他們的男人不怎麼樣，興許是沒有了古代貴族的精神，但他們家的女人確實不錯，不但有教養，而且溫柔，更重要的是大多都是很漂亮。”

約翰說話之間，眼神中就出現一種色眯眯的樣子，在四處搜尋着。

“哦，那你可要抓緊了，這樣子的女子不但你喜歡，好多人都喜歡，若是下手慢了，就沒你的份了。”江漢珍不咸不淡的說著。

但心中還是在思索着萬商會的事情，相比於大家族大財團聯合而成的民宗會，還有一群正義感爆棚的人所組成的正義聯盟，這個萬商會相對來說，還是讓人好接受一些，也最符合他要謀取一些東西的條件。

若是用混在民宗會這種組織之中，難免有些束手束腳，這些大勢力一心只為自己的家族着想，若他混進去，基本就會被他們所利用。

而那些像正義聯盟一樣的組織，沒多少實力，憑藉的就是一腔熱血，物質上有些欠缺，能混在其中的大多都是一些嘴炮強者，也沒什麼實際用處。

他若進入其中，難免會成為保姆一樣的存在，嘴炮強者沒什麼可掌控的資源，要做些什麼事，還得為尋找物資而東奔西跑，這樣不但浪費時間，而且還不一定能成事。

而這個小商人組成的集體，就好了許多，這些成員或者支持者，大多都有些閑錢，只要主張正確，支持的人肯定不少，只要想着讓這些人能夠發財就行。

即使他們不相信，一千個人裏面總會有那麼幾個相信的，只要有人相信，有人發了才，江漢珍就有把握成為萬商會的話事人，以後做什麼事就方便了許多。

# 第二百七十四章 胖子心愿

江漢珍正在想着這些事中的利弊，而聽到胖子有些幽怨的說：“你說的沒錯，我來這地方的目的就是如此，但我這幅樣子，又有哪個女孩子願意嫁給我，若是聽從家裡的安排，隨便找個我又不甘心，但我還是願意再看看，萬一能遇到一個。”

“這麼好辦的問題難道還用想？你約翰也算年輕有為的大好青年，想要找個什麼樣的找不到。”江漢珍鄙視的看了一眼胖子，但還是刺激了一句。

胖子一聽，思索了片刻，說道：“你是不愁這些，你如此帥氣，想找一個女朋友就簡單了很多，我這個樣子，能找到的一般都是看上我家那些勢力了，才會跟我聯姻，就是在外面自己找，也多半是看上我能給她帶來一份中產階級的生活罷了。”

江漢珍看着胖子如此認清自我的說法，若是在幾百年前，這種說法他也贊成，但到了他這個修為，卻有些不敢苟同。

笑了一聲，搖頭說道：“那你說哪個女孩子不會看你家的資產，或者你能帶給她的生活了，你說出來，我幫你追，看能不能追到手。”

“真的？”

胖子有些驚喜的說道，但自己一想，也覺得江漢珍說話有些不靠譜。

但為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還是在那理智的內心中，燃起了一絲曙光。

有些懷疑的問道：“我讀的書少，你可別騙我。”

江漢珍愣了一下，仔細的看着胖子，而且還用神識掃了一圈，發現他的靈魂並沒有帶着異界氣息，是本土生靈無疑。

若不然就這句話，還以為是從仙道那邊的世界穿梭過來的呢。

現在看來確實不是，就認真的說道：“我讀的書多，不會騙你的。”

胖子也是噗嗤一笑，經過這個小小的玩笑，兩人的關係又融洽了許多，沒有了剛才的那種無形的拘謹。

而這時因為胖子的發笑，讓許多人都向兩人看了過來，也察覺到這時有擾亂會場的嫌疑，是不禮貌的行為。

胖子尷尬的對着周圍的人報之一笑，周圍的人也並沒有多說什麼，而胖子也安靜的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着。

但眼神還是放出根明亮的光芒在四周尋找着，好像在找自己未來的媳婦一般。

雖然理智上告訴他，江漢珍說道話真實性很低，但還是對未來的女神級媳婦有所期盼。

當然，不要懷疑一個任何一個未婚男人對自己未來妻子容貌的渴望。

記得曾經有一位仙道之人對男人對美女渴望的所產生的念力進行了一次統計，若按照三十歲娶到媳婦來計算，以前所產生的念力加起來能催動一輛載滿重物的火車饒地球三圈。

可見愛美之心的力量之大，不愧是人類進化中最為強大的繁衍基因。

江漢珍感應出身邊的胖子此事的內心正在幻想着與他心目中女神纏綿的景象，暗笑一聲，搖了搖頭，也不再去理會他，若是沒有女神忽然從天而降來尋找他，江漢珍相信，這胖子還會來找自己的。

此時的萬商會演講已經快叫接近尾聲，最後會長一通慷慨激昂的話說完之後，贏得了一整掌聲。

而掌聲散去之後，這才有一個自稱組織委員的說萬商會歡迎有志之士加入，可以找他們組織部來報命，要求自然是商人。

但若不是商人，就需要有商人做保，只要審核過之後，就能加入，接着就宣布了散會，演講結束。

看着四周的人群有序的散去，江漢珍忽然心中一動，覺得自己有必要加入進去，這萬商會與他原本的想法有很多附和的地方，內部關係大都是以合作關係位置，不存在誰高誰低。

有一大批商人監督着，也不可能存在以權謀私的事情發生，若要有所作為，那就要看個人能力如何，誰有本事就聽誰的。

江漢珍忽然想到，這種組織與他的目的並不衝突，不如加入萬商會中間，爭取取得一定的權利，之後做自己的事情就方便許多。

頓時起身，就要去尋找萬商會在此地派來的組織部去。

而身邊的胖子見江漢珍要走，也要跟着起來，但起了一下，沒有起來，又起了一下，還是被拽回來的原地。

江漢珍在他眼裡可是能幫助他找到自己心目中女神的人，而且兩人認識的時間也不長，並不知道對方的信息，若是現在走了，哪還能找到這個人去。

頓時有些焦急的喊道：“米斯特江，等等我。”

江漢珍這才反應過來，還有個約翰胖子在自己身邊呢，自己心性淡薄，只以為是泛泛之交，想着胖子肯定不會輕易相信他，還需要醞釀一段時間呢，沒想到胖子對找媳婦這事如此焦急。

而江漢珍轉身一看，頓時有些笑噴了，胖子之所以起不來，不是他不起來，而是身體太胖，胯骨剛好卡在椅子上，出不來了。

看着胖子面紅耳赤的樣子，想着應該是尷尬，而且還發現周圍有幾個美貌女學生對着這邊的胖子指指點點的，顯然是發現了胖子的窘境。

江漢珍搖了搖頭，就一副若無其事的走到了胖子身邊，伸出手抓住胖子身邊的扶手，向外一掰，座椅的扶手一下變了型。

胖子感覺到束縛鬆了，這才站了起來，並且有些吃驚的看着自己剛才的椅子，又看了一眼江漢珍，看着江漢珍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也就沒多問。

也知道自己丟人了，為了了緩解尷尬，就說道：“上次我來的時候還能站起來，這次沒想到卡主了。”

但緊接着又問道：“看你是這麼匆忙，這是要去哪裡？”

江漢珍也沒理會胖子，而是向前走着，隨口說道：“萬商會這次不是要招收成員了嗎？我去看看，能不能加入萬商會。”

而後面氣喘吁吁跟上的來的胖子說道：“萬商會我熟悉，原本我父親是要讓我加入萬商會的，但我總感覺的現在局勢變得有些不一樣，所以覺得穩妥一點的好，若是你願意加入，我可以為你作保。”

江漢珍心中一動，自己正在想着如何找個保人的，加入萬商會一般都是商人，有些家商人家族人少，所以才會選出一個代言人來，進入萬商會中，所以才會有做保一說。

自己現在也不認識幾個人，雖然潘茜說過只要報他的名字，就能為自己提供方便，但江漢可不認為潘茜的名義能讓自己加入萬商會。

至於如何加入，還需要考察一番，再做決定。

但現在約翰胖子說要作保，江漢珍自然有些意動，就問道：“你有什麼條件。”

胖子被問的有些不自在，他可沒想到江漢珍說話這麼直接。

但還是說道：“也沒有多少條件，就是你在商會的時候，名義上是代表我們家族的，但你的行事還是自由的，我們對你並沒有什麼要求。”

“不但如此，甚至還能支持你。”

“哦？說說看。”江漢珍漏出一副有興趣的樣子。

胖子組織了一下語言，說道：“商會的正式會員名義上雖然要聽會長的，但實際上會長只是一個維持商會正常運轉之人，個人的權利看的是支持率，只要獲得的支持率高，誰的話語權就越高，我這樣說你能明白不。”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明白，就是看個人手段而已，若你那個帶領商人賺到錢，就能獲得支持，話語權也就越高。”

胖子撫掌而道：“沒錯，就是這個道理。”

繼而說道：“你成為會員之後，若是想要做什麼項目，或者工程，只要能拉到投資，就算你厲害，若是能造出一個蒸汽時代這樣的項目來，那所有人都會聽你的。”

胖子猶豫了一下，有些肉疼的說道：“你的擔保人是我，若是你有什麼項目要做，家族能不能支持你我不敢保證，但我個人還是能對你有些支持的。”

江漢珍看着胖子的樣子，覺得這個也不錯，一切都看個人能力。

能拉到投資是才算本事，而看胖子的樣子，竟然能用財力支持自此，且不說自己所做的項目能否賺錢，連看都沒看就敢做出這種決定，看來是有所求。

也沒怎麼在意，但江漢珍還是有些疑惑的問道：“那競選市長呢，高塔市權利最大的不就是市長嗎，以後萬商會若是要發展，若是能被選為市長，是會員當市長，還是會長當市長？”

權利的掌控才是他最為關心的，因為牽扯到氣運之事，還能利用權利執行一些自己的主張，所以不得不問清楚。

而胖子的樣子是明顯有些難以置信，這個問題他還從來沒有想過的。

思索了一會，說道：“我們萬商會在十年前競選成功過一次，那次的市長就是會長，至於你問的權利很大的會員能不能當上市長，這個我還從來沒想過，三年一度的選舉就在三個月之後進行，我們萬商會能否選舉成功都是個未知數，至於你問的這些···”

胖子說道着，忽然反應過來，江漢珍問道一些問題都是很遙遠的問題，就疑惑的問道：“你問這些干什麼，你即使進入商會，也不可能在三個月成為會長，至於你要的這各問題的答案，若是你在三年後，能有所建樹，說不定就清楚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算是明白了這些事情的始末，他的一些計劃，都需要與權力有關，所以需要自己親自下場來實驗一番，若是埋頭苦幹的做出一番成就，而這份市長的氣運卻高被他人所佔據，怎麼感覺都和以往的世界沒什麼兩樣。

如今已經選擇了自我之道，就是盡可能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當然不會將自己的成果分出去讓他人享用。

若是能夠有很大的利益來換取的話，也不是不可以，但若有人想要坐享其成，肯定會自己的氣運收回來。

至於有人享用自己的氣運，而得到了很高的位置以後，還對他沒有任何說法，那就不要怪他收回氣運，沒了氣運的支持，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就由他自己承擔了。

江漢珍想明白之後，就跟約翰一道，向著萬商會的報名點走去。

# 第二百七十五章 臨時起意

兩人到了報名點之後，加入萬商會果然需要有人作保，但因為有胖子的作保，事情進展的非常順利。

很快，就登基了一些信息，建立了檔案，給了江漢珍一個證明，自此江漢珍就成了一個萬商會的一個預備會員，事情進展的簡單至極，甚至超乎想象。

江漢珍看着周中犹如卡片一樣的身份證明，覺得有些難以理解。

而身邊的胖子好想早就猜到了江漢珍的疑惑，就說道：“江兄，你是不是覺得萬商會加入的過程竟然如此簡單，甚至有些隨意？”

江漢珍點頭說道：“不錯，但凡是個組織，都會想辦法保證內部的穩定和安全性，如此草率的吸收新的成員，萬一這人是別的組織派過來的間諜，做出一些出賣商會的事情，到時候就有些得不償失了。”

“江兄你這就不明白了吧。”

胖子一副果然如此的樣子繼續說道：“萬商會看似是一個政治聯盟，但其實就是一個商業聯盟，其中的成員都是以商人或者代表商人加入的，你知道作為一個商人，做事的目的是什麼嗎？”

胖子一臉賊兮兮的問着，江漢珍思索片刻，自然知道商人的本質就是賺錢，而財物就是實現商人價值的一個工具，就就回答道：“賺錢。”

“對。”

胖子拍手而道，隨着這手掌的揮動，身體的肥肉向一個個小輪胎一個的來回晃動，有一種別樣的兇悍。

接着就說道：“沒錯，就是賺錢，商人追求利益貴於一切，利益就是商人的主張，加入萬商會的人，無一不是奔着賺錢來的，而萬商會的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如何賺錢中，那些加入商會的人，若是有錢賺了，誰還會傻到去出賣自己的利益，而得到一些虛幻的東西。”

“若是誰能夠給他們帶來利益，他們甚至可以出賣自己背後的組織，若是出賣萬商會的事情發生，那就是利益小了。”

“而且萬商會看似是一個組織，但其內部成員都是為這些小商人服務的，是一個負責聯絡的組織，內部也沒有誰管着誰，誰高誰低一說，看的都是誰能給他們帶來利益。”

“如果江兄能夠給萬商會的商人帶來很大的利益，江兄若是相當會長，都沒什麼問題，這些人肯定會選你當會長了，我想，沒有人會跟錢過不去。”

胖子說了一大堆，江漢珍總算搞明白了，萬商會其實就是一個聯絡商人的平台，而這個平台的商人當然是越多越好了。

而如此多的商人集合在一起，有萬商會在中間組織調解，這些商人優先選擇的合作對象肯定就是在萬商會中尋找了。

會員已經上千，預備會員上萬，而且那些算是名譽會員的誰知道有多少，各行各業都有，若是能將這些整合到一起，就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內部自行循環，集合在一起，也能跟大家族抗衡了。

江漢珍最後也是有些感慨的說道：“你說的不錯，追求利益是商人的本質。”

轉而又有些疑惑的問道：“但如今萬商會也不弱，若能將用一個利益集團將他們全部聯合起來，那想必勢力不會太小吧，就是大家族，都不一定是對手，但為何萬商會這麼多年還沒超多那些大家族。”

約翰搖了搖頭，笑着說道：“這你就有所不知了，萬商會的主要成分是以前的小貴族，因為以前帝國時候的政策，並沒有趕上蒸汽時代的第一波浪潮，等到他們也向這邊轉型的時候，就落後了很多，那些最先進的技術還是掌握在趕上第一波浪潮的手中，一步慢，步步慢，就是萬商會內部再怎麼聯合，也不可能完全脫離那些大家族而獨立起來。”

“其實有一點江兄是說錯了，萬商會看似龐大，但比起那些大家族害死有些弱了，有些大家族的勢力遠超一般人的想象，他們財力雄厚，還有自己的衛隊，而萬商會就是一盤散沙，如今又沒有什麼好的投資項目，只能跟着大家族後面，看不到利益，又哪有人願意付出呢。”

江漢珍聽得出來，約翰說的這應該就是事實，在商人眼中，利益是永恆的主題。

而萬商會在如今看來，許多命脈都被這些大家族所掌控着，當然不敢跟這些大家族叫板了，說不定很大一部分商人還是依附在大家族周圍的，想要形成氣候，除非能出現一個引領時代的新科技。

而想到科技，江漢珍難免想到當初雷霆種子的一個宿主，加隆。

當初也就是加隆的想法是想進入科學院，研究電力項目，而這個時代的電力還在剛發現的階段，只能做一些簡單的應用。

若是能將有關電的東西研究出來，再進行投資，肯定能引起一股風潮，雖然不至於能夠翻盤，但也能增加一大部分底蘊。

至於以後若是再弄出幾個具有創造時代意義的發明，並以此來增強底蘊，也許才有扭轉乾坤之力。

這個想法在江漢珍腦中紮下根來，準備回去之後就想辦法將這個科學院先弄起來，或許這個才能達成自己想要收集氣運的目的。

而身邊的約翰這會欲言又止的站在江漢珍身邊，而江漢珍也沒有去注意他，一直等值江漢珍詢問的約翰最終還是決定先開口。

“江兄你說能幫我找到心目中的女神，我也想到幾個女神的人選，這些人肯定不會那麼膚淺，而且人品修養都很好的···”

江漢珍心中一笑，本想着約翰問這個還會過一段時間，沒想到如此心急。

既然說過這話，江漢珍也就說道：“沒錯，你說家族找的都是往利益上靠攏，而願意跟你的都是看上你的錢，你可以說出一些不會看上你的錢的女孩子來，我琢磨一下該如何下手，到底有沒有什麼希望。”

“真的。”

約翰眼中一喜，趕緊拿出一張白紙，而上面寫着幾個女孩的名字，遞給了江漢珍。

江漢珍看着上面一長串的名字，是用鋼筆寫的，而且上面的筆跡還沒幹，應該寫出來不久。

江漢珍心中明了，怪不得約翰跟在自己後面這麼积極，原來是因為自己的那句話。

約翰雖然年少多金，但身體肥胖，但作為一個男人，對愛情的渴望一點也不少。

這個時代人們的審美觀並不喜歡太胖的，而是英俊瀟洒的，女孩子講究身材凹凸有致，無關端正的。

約翰的形象，在這個時代並不吃香，所以在別人眼中會覺得很醜陋。

其實若是想要約翰變成美男子，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扭曲了所有人的審美觀就行了，江漢珍見過許多形形色色的審美觀。

甚至有的地方認為最美的女人應該是身材粗壯，壯如猛漢，腰如水桶，皮膚粗糙，若是能有點小鬍子那就更美了。

而那個國家中，因為這樣一位形象的女人意外去世，有十幾個屬於社會名流一般的男人為之殉情，想一想都覺得奇葩。

而此界中，審美觀如何江漢珍不清楚，但作為仙道之人，審美觀自然是貼近自然的，不骨骼起碼要符合天地比例，皮膚自然要靠近天地間靈氣之精美玉一般，身材外顯端莊大氣，賢良淑德，內顯凹凸有致，體態豐盈，動作優雅而作，神態自然賞心悅目。

仙道之中修鍊大道，上體天心，不論男女，若修鍊日久，皮相都會向著自然之體靠近。

所以江漢珍的審美觀也沒有逃出這個範疇，至於有些奇葩的審美觀，江漢珍的確有些難以接受。

但好在約翰給的這張名單中，一長串名字，而且有一點見解，大致就是說是哪家的女孩。

其中自己認識的潘西赫然在列，名字叫潘西·米婭，家族在帝國時期，是一個公爵，屬於帝國王族，而這個萬商會，她的祖父也是倡導人之一。

而這叫潘西的少女在江漢珍看來，就是本源充足，長相接近於大道法則，就是放在自己的前世，也是一等一的美女。

有一個潘西在其中，江漢珍也覺得其他的幾個女孩長得也不會太差，心中暗暗鬆了一口氣，這個世界的審美觀還算正常。

看着上面一長串的名字，看了一眼一臉期待的約翰，江漢珍仔細打量着約翰，問道：“這些你都要？”

約翰忽然變的有些激動，渾身的肉都在抖着，面色漲紅，有些試探的問道：“可以嗎？”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二百七十五章 投資條件

江漢珍頓時有一種笑噴了的衝動，沒想到這胖子還真想將美女們給包圓了。

但也跟家確定一個事實，商人賺的口袋裡的錢，永遠不嫌多，男人對美女的渴望，永遠不嫌少。

江漢珍玩味的看了一眼約翰，笑着說道：“你覺得呢？”

胖子被問的面色發紅，但還是覺得自己還能爭取一些，掙扎的說道：“少上幾個其實也行的。”

江漢珍看了一副我還有救的胖子，正色的說道：“我聽說一個放羊的說過的話，趕一個也是放，放一群也是趕，一個跟一群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只要抓住放羊的奧義，想放多少羊都可以。”

“這位牧羊人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智者，竟然能說出如此言論。”胖子說話的眼睛有些發亮，江漢珍自從見到這個胖子，還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眼睛像現在一般的亮過。

然後就有些期待的問道：“難道真的可以嗎？”

江漢珍很認真的說道：“這位牧羊人是不是智者我不知道，你認為他是智者，那就是智者，傳的人多了，不是智者也能成為智者，但我知道，你若是按照我的方法來，用這种放羊的思想，你列出來的這些女孩，有很大一部分會到你身邊。”

胖子頓時變得呼吸有些緊張，因為這個對他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大到他能有實現日思夜想的願望，怎麼可能不讓他動心。

但忽然又想到不可能無緣無故的給他這個方法，肯定會付出什麼代價。

心中暗道，若是可以，能付出一些我所能接受的資源，答應他也無妨。

胖子也就認真的問道：“你說的這些我都喜歡，我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江漢珍打了個響指，說道：“跟聰明人說話就是輕鬆。”

“世界這沒有免費的午餐，若真是免費的，才是世界上最貴的，你是商人，在商言商，我們就用利益的交換來說這個事情。”

胖子聽到利益交換，也就放鬆下來，仔細品味着江漢珍說的幾句話，覺得很有道理。

稱讚道：“沒想到你能說出這樣的話，一定是一位博學的智者。”

江漢珍不可置否的笑了一下，並沒有說什麼。

世界上最不可接受的就是他人的稱讚，因為在找到自我的人身上，任何稱讚都顯得有些浮夸，若是信了，就會為別人的稱讚付出一些東西。

稱讚嚴格意義上來講，也是一個貨幣，當然，在江漢珍這裏，不承認他的價值而已。

胖子最終深吸了幾口氣，說道：“你說條件。”

最終說道正事上來了，江漢珍感覺自己半天沒有白忙活，而他的打算就是這樣，用約翰所渴望的事情，來換取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比如，資源。

江漢珍想了一下，說道：“也沒什麼大事，就是我想建立一個科學院，當然，考慮到你的投資肯定不會太多，所以我只打算成立一家專門從事研究的科研工作室，按照工作室預成本的十倍為基數，你可以投資，你投資多少，我都會算出你的比例，以後能找幾個漂亮的女孩子，就按照你的比例計算。”

江漢珍揚着手中的名單，對着胖子略帶輕視的說著。

而胖子感覺自己好像被看輕了許多，頓時面色有些漲紅，但考慮到對面這人自己認識也不久，雖然有些好感，也難保不會被騙。

因為作為一直渴望得到美女的他，被騙子在這個事情上騙了許多次，但胖子還是越戰越勇，左擁右抱美女環繞的理想從來沒有動搖過。

猶豫了一下，但還是選擇相信一下，他相信自己的感覺，感覺江漢珍應該不是騙子。

江漢珍說的就和投資一樣，胖子決定也加入一股，江漢珍所說的數目上他投入一半就行了。

‘對，就這麼辦。’

胖子決定之後，但還是覺得要討價還價一番，就說道：“你知道一個科學院的投資有需要多少錢嗎？若是真的成立，能耗盡我家的一半資產，而且還有後續的資金，只要運轉起來，每時每刻都會消耗。”

說道着，胖子深吸了幾口氣，緩解了一下心情，接着說道：“每一個研究成果消耗的時間都以年來計算，以我家的那些資產，連三個月都撐不下去，即使你說的實驗室，也耗費不小，如實沒有研究方向，不光耗費巨大，還見不到效果。”

江漢珍認真的聽着，不知道胖子說這些有什麼用，但對於這位金主，江漢珍還是認真的停了一些。

“所以呢？”但聽到這裏，江漢珍覺得聽懂了一些，既然是耗費巨大，自然是不想完全支持。

當然江漢珍也不會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這個胖子身上，因為像這樣富有的胖子，在自由之城還是有很多的。

上乘美女不光是這個胖子喜歡，別的胖子不用說，肯定也喜歡。

這位胖子聰明，覺得這些美女不值這些投資，但江漢珍不會在意這些，這個胖子覺得那些上乘美女不值的投資，當然也許覺得這個項目風險還是很大。

但江漢珍相信，自由之城還是有傻一點的胖子會完全聽信於他的，說不定會投資一大筆資金，大道能直接建立科學院的資金出來。

胖子最終猶豫了一下，說道：“根據我的初步計算，科研工作室需要五萬金幣左右，石十倍的話就是五十萬。”

江漢珍一副饒有興趣的看着胖子，仔細的聽着，而胖子接着說道：“現在家裡做主的並不是我，但我會用我自己的資金對你進行最大力度的支持。”

“我最終能拿出一半出來，第一次我會一次性給你十萬金幣，剩下的十五萬金幣我會分三個月分期給你。”

胖子說道這裏，猶豫了一下，看了一眼江漢珍還是仔細的聽着，咬了咬牙，說道：“但我有個條件。”

“你說。”江漢珍看着聰明的胖子，並不像再多說什麼，條件已經開出去了，至於如何，就看他了。

“第一，我會派人過來輔助你建立實驗室，完全聽你指揮。

第二，我想要在三個月內見到效果，雖然我們認識時間不長，但我還是選擇相信，因為再過三個月，家裡就會安排我的婚事，女方是一個分警署總長的閨女。”

胖子說完這兩點的時候，覺得好像有點少，約法的時候一般都是三章，少一章就有些不足，多一些就有些累贅。

連派人架勢，在加上警署總長這個隱形的威脅，已經算是可以了。

因為他的目的就是為了漂亮而又青春靚麗的女孩，至於研究成果，說真的胖子還是覺得有些難以相信。

很難相信一個臨時起意建立起來的實驗室能有什麼好的成果，當然這是胖子認為江漢珍就是臨時起意的。

其實說起來，江漢珍真的還是臨時起意，看着胖子犹如便秘一般的糾結，江漢珍疏說道：“那我再加上第三條吧，研究室若是研究出好的研究成果，對於你的投資是優先考慮，你覺得怎麼樣。”

“對，就是這樣，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胖子爽快的說著，這一點加入之後，才覺得完善了許多，剛好三點，最後一點，在他看來有等於沒有，但作為做研究的，最大的目的自然是研究成果。

而作為一個研究室的投資商，也希望江漢珍真的能研究出一些好東西來，畢竟誰也不願意自己投入的東西，最終只能打了響亮的水漂，總之，能從中得到利益自然是一個商人的願望。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回去做好契約，我回家等着，當我們契約達成的那一刻，我們的合作就正式開始，我住哪，相比你肯快就能查到。”

說完江漢珍頭也不回的就離開了，胖子目送江漢珍離開之後，還是有些猶豫，但最終還是決定一試。

二十五萬金幣對於他個人來說，雖然足以讓與他窮一段時間，但也就一段時間，若是能用一段時間的貧窮，換取以後的幸福生活，還是值得的。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七十六章 絲毫不讓

約翰胖子並沒有讓江漢珍等多久，在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就有一個教艾倫的管家到了江漢珍現在的住所，荊棘大道36號，並且送來了一張十萬金幣的銀行憑據，和一份擬定好的契約。

江漢珍對此並不意外，約翰胖子既然說認識警署的人，自然會查他的一些信息。

約翰胖子在高塔市還是有些勢力的，自然不害怕江漢珍騙了他的錢跑了。

江漢珍看了契約，內容就是圍繞着兩人商量好的，明面上都是圍繞着江漢珍幫助約翰找女朋友的事情。

但是在這些契約條件中，附加了許多並沒有說出來的條件，江漢珍看着這些沒有一一指了出來，但若是以後科研工作室若是出了科研成果，就會讓他無形中損失很多。

只是有些失望的搖了搖頭，心中感慨了一句。

‘都不是個簡單人。’

江漢珍對此並不奇怪，有些財力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律師，甚至一個輔助團隊，相比約翰的這份契約也是有人插手而導致的。

雖然帶來的十萬金幣，但江漢珍並不買賬，因為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金仙的見識與道行有多厲害。

可以參悟此界的天地規則，並且根據這些天地規則，做出適應於這個時代的一些新的事物，而且，這些東西甚至能改變一個時代。

江漢珍拿着合同，還給了管家艾倫，說道：“這份合同拿回去吧。”

艾倫看着手中的銀行憑據和這份契約，有些錯愕的問道：“為什麼？”

江漢珍說道：“其中有一些疑點，與我跟約翰所說的有些出入，我想你們還是考慮一下，或許約翰米有跟你們說清楚，若這是他的意思，下次你就不用來了。”

艾倫聽出了江漢珍的拒絕，讓他一時有些難以置信，不確定的又看了一眼銀行憑據上的数字，十萬金幣。

在他們調查的資料中，江漢珍只是一個底層居民，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荊棘大道三十六號的這座房子，價值兩千金幣，但這些在約翰的家族中，根本不算什麼。

既然江漢珍不願意，他大可以一走了之，其實他也覺得自家少爺這時在胡鬧，與其投資一個根本成功希望渺茫的科學工作室，還不如干點別的。

但自家少爺特意囑咐過他，一定要將事情辦好，還是覺得有必要解釋一下。

“我們少爺可是要給你投資了十萬金幣，我想你不知道十萬金幣意味着什麼，在高塔市這個地方，小的科研工作室很多，只要我們願意，可以隨便收購十家，既然是我們投資，我們在投資契約上已經寬鬆了很多了，若是給別人投資，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屬於我們的，你能得到的只有一些分紅而已。”

江漢珍笑着搖了搖頭，說道：“那就沒必要談了，回去吧，回去告訴胖子，讓他不用來了，科研工作室的事情，我會自己想辦法，既然你們覺得合適，那就去找合適的，恕我不能奉陪。”

江漢珍說著就對着艾倫擺了擺手，穿好衣服，拿着幾封昨天就準備好的信件，出了大門。

隨手招來一輛馬車，向著距離荊棘大道最近的郵局而去。

艾倫看着江漢珍的離去，心中有些凌亂，拿着手中的十萬金幣一時之間還是難以相信這是真的。

按照以往的契約，像科研工作室這種小單位，根本不被他們放在眼裡的。

高塔市小商人圈子中，不是沒有過要模仿大家族或者一些王國建立自己的科學院，他們也想有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至於總是跟在浪潮後面被越落越遠。

一般都會找人投資一兩個小的實驗室，或是工作室，但大都效果一般，長此以往下去，進行這方面投資的人也越來越少，就是要投資，條件也會越來越苛刻。

在他看來，江漢珍與自家少爺的這份契約，是佔了很大的便宜的，既然江漢珍不願意，那他也不想繼續下去。

因為在制定契約的時候，製作契約的律師是不同意的，因為這樣只會花冤枉錢。

就是艾倫自己，也覺得就是如此，既然不同意也好，免得自家少爺被一個幫他找女朋友這個荒謬的條件來騙走二十五萬金幣，因為他覺得這樣真的很可笑，若是被別人知道，自家少爺一定會成為圈子的笑柄。

作為一個稱職的管家，當然不願意這種事情發生再自家少爺身上。

艾倫收起帶過來的東西，就離開了荊棘大道三十六號。

心中甚至有一個想法，先將這個事情瞞着少爺，先去彙報老爺，他相信，老爺肯定會支持他的做法，肯定不會看着少爺這樣扔錢的。

艾倫越想越覺得對，彷彿看到了老爺對自己的表揚，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並予以重任。

至於少爺，等到過段時間再去告訴他，相信他會明白自己的苦衷的。

江漢珍對此不知道，但就是知道了，也不會說什麼，約翰假的事情，畢竟是約翰家的事情，與他並沒有任何關係。

他之所以能拒絕這個契約，因為他有決絕的資本，修道者本心明了，並不需要依靠別人來實現自己的價值，借力之事也不是不可以，但他還是覺得依靠自己最為實在。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把握能研究出新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肯定會產生一些影響，若是簽了那份契約，就等於將自己的珠寶用磚石的價格賣了出去。

既然要扮演一個普通的商人，就不會做出慈善類型的扶貧之事，即使這些東西對他來說並沒有什麼價值，但是按照交換法則，只能拒絕了。

此事對於江漢珍來說，只是一個小插曲，感悟交換法則的一些道理，內心中早就有了一本賬，需要什麼東西，肯定是要達成目的的。

建立科學研究室的想法並不會因此而改變，並且將之付諸行動。

去了郵局，檢查了一下自己的幾封信件，收信人分別是漢森，戴麗，加隆，凱文四人，並且還有一張科學研究室的邀請函，在邀請函上附一道雷霆驅邪符。

這幾人在肯恩王國中的伯爵城堡中遇到了瑪麗畫像，好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些邪氣，想必現在過得也不是很好。

而這幾人可是德林學院的高材生，想必也能勝任這裏的科研工作。

當然也是因為江漢珍並不認識別的高材生了，才會找這幾個人，至於來不來，就不得而知了，但若看到他寄過去的書信，和附帶的一張邀請函，就會將他們體內的邪氣祛除，並恢復健康。

這樣一來，不管他們能否到來，都能算是解決了一份因果。

江漢珍將信件遞給郵局，並且付了一個金幣的郵費，就去做自己的第二件事了。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七十七章 新的胖子

克魯斯作為一個出生在大富家庭的胖子，又是家裡的獨子，做什麼事幾乎是有求必應。

但克魯斯還是有個願望，想找一個漂亮而又優雅的小姐姐做女朋友，但是因為集成了他父親的容貌，這個願望一直難以實現。

如今克魯斯已經二十歲了，正是青春勃發之際，每次看着同齡的年輕人牽着漂亮的女孩子路過，都會不由自主的左手牽着右手，羡慕的緊。

對於漂亮而又優雅的小姐姐他不是沒有找過，但最終都會被送來一張好人卡而告終。

幾次之後，克魯斯有些心灰意冷，不再胡思亂想，最終聽從了家裡的安排，去跟別人介紹的女孩子相親。

相親的女孩子長得也不差，並且時常對克魯斯釋放好感，但每次都會得到一大筆錢。

克魯斯知道這女孩家裡的生意出了問題，但他還是願意付出。

本着付出就會有回報的想法，在三個月時間，前後付出了將近一百萬金幣。

但最終換來的是女孩對他說一直當他是哥哥，克魯斯感覺世界都黑暗了許多，但生性善良的他硬撐着笑臉，並沒有責怪什麼。

一百萬金幣對他來說根本不算什麼，但女孩的這種欺騙，讓他難以接受。

他定沒有責怪女孩，而是在反思自己，想着自己的付出也許還不夠，等到付出到將女孩感動之後，或許就會好很多。

又想到是不是自己的問題，是因為自己長得丑，或許是因為自己沒有做出女孩喜歡的事情，覺得是不是要改變自己，改變成女孩喜歡的樣子就好了。

最終坐在高塔市的那座高塔上，唉聲嘆息的喝着紅酒，身邊倒下的一地酒瓶，雙眼失神一般的樣子，將自己的這些遭遇一遍一遍的訴說著。

這正是江漢珍見到克魯斯的情景，江漢珍給約翰胖子說過高塔市並不只有他一個這種類型的胖子，所以用尋蹤之法，挑選了半天，最終尋到了克魯斯的身邊。

“你不知道，我知道她家的生意出了問題，他跟我開口我從來沒有拒絕過，現在她家的生意穩定了，剛穩定肯定資金還有些緊缺，我早上出來的時候已經準備了五十萬金幣，我希望她開心，我認為這樣就能得到她的愛了，沒想到她說一直把我當哥哥，還說有喜歡的人了沒那個人跟他認識才三天時間···”

“其實我就想找個女朋友而已···”

胖子說道這裏的時候，已經泣不成聲，江漢珍停了胖子亂七八糟的輸了一大堆，但是還是理明白了。

想了一下，就問克魯斯，“五十萬金幣在高塔市什麼樣的找不到，就是那些在高塔市很有名的，都可以，何必傷心成這樣。”

胖子呵呵笑了兩聲，好像是在自嘲，又似無奈。

“我有自知之明，就我這幅尊榮，我試過了，我從十五歲就開始追，從漂亮的到現在長得一般的，已經很多了，但一個也沒成過。”

最後嘆息道：“我想以後還是聽從家裡的安排，雖然以後沒有什麼感情，但終究不會成為單身漢，我不得不感謝我的家裡。”

江漢珍對於這話很是認同，胖子家裡富有，家族聯姻是最後一條路，但走上這條路難免有些遺憾，但總比家裡貧窮的好。

若是家裡貧窮，若性格魅力再弱上一些，那就是妥妥的光棍。

江漢珍看了胖子一會，覺得這個克胖子比約胖子合適一些，就拿出約胖子給他的那張女孩的名單，遞給了已經哭的不像樣的克胖子。

克胖子一愣，拿過江漢珍遞過來的紙，說了聲謝謝，還以為是擦鼻涕的，雖然這紙有些硬，但總歸是人家的一片心意，也沒有在意。

正要拿着往鼻子上擦，恍惚之間看見上面有字，用手擦了一下眼睛，看見上面一長串的名字，而看着這些名字就讓他想入非非，頓時睜大了眼睛。

上面寫的都是高塔市比較出名的年輕美少女，而且都屬於中上流社會的，隨便拉出來一個都比今天剛說當他是哥哥的這個女孩都要好上不少，這個女孩跟名單上的根本沒有可比性，純粹不是一個檔次的。

而這張紙，正是約翰給江漢珍的那份美女名單，江漢珍覺得約胖子喜歡，那這個克胖子應該也喜歡，所以就拿了出來。

克魯斯有些疑惑的問道：“這，這是什麼？”

江漢珍舉起三根手指頭，認真的說道：“三個月，只需要三個月時間，這些女孩都會找到你。”

“我要付出什麼？”

克魯斯家庭的傳承也不差，自然不會相信天下有掉餡餅的好事情。

江漢珍略帶誘惑的說道：“我需要你今天身上的所有錢，你若是相信我，就將它給我，當然在這三個月你必須按照我的做。”

“這事情若是不成，你最多損失百萬金幣，若是成了，你就賺了，想不想賭一把，你自己決定。”

克魯斯不禁深思起來，但隨着酒精的麻痹，意識運轉有些不靈光，心思就會向著最原始的想法靠近，已經很難保持應有的理智了。

最終還是心一狠，一拍大腿，說道：“幹了。”

然後摸着手中的那張名單，繼續說道。

“我今天身上的錢，就沒打算帶回去，與其被人當做哥哥，還不如自己爽快一把，即使被騙了，也起碼讓我有個念想。”

接着就趁着酒勁，三下五除二的將身上所有的東西全部掏了出來，零零碎碎的在江漢珍面前放了一堆。

最後還覺得不甘心，將自己又檢查了一遍，等到掏乾淨了，這才罷手。

江漢珍看着面前一堆東西，這些東西算下來差不多有八十萬金幣，最貴重的就是那幾張銀行憑據了，差不多七十萬，還有身上的一些配飾，都是價值不菲之物。

江漢珍點了點頭，取出自己早就準備好的紙幣，下了一串地址，然後留了一道雷霆護符，隱匿其中，塞進了克魯斯的上衣口袋中。

接着對着地上的一隊東西一揮手，全部被攝入手中，藏了起來。

克魯斯頓時睜大的眼睛，感覺有些不可思議，仔細的看着江漢珍的動作。

但江漢珍並沒有理會，而是說道：“你以後會為你今天所做的決定感到慶幸，這也許會成為你這輩子一次最光輝的歷史。”

說完，就直接向著高塔跳了下去，幾個閃身，就消失不見。

有了錢，自然是先將實驗室辦起來，許多想法都需要一個實驗是來完成，而這個實驗室，就是他在新的策略的第一步。

等到江漢珍離開之後，克魯斯一個機靈，才察覺到自己好像遇到了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來，渾身的酒勁瞬間清醒。

想到自己應該是遇到了傳說中的超凡事件，心中有些害怕，還記得自己口袋裡被人裝了東西，就順手取了出來，看着上面寫了一行字，應該是一個地址。

跟這個女孩名單一樣，總讓他覺得有些滲人，想將手中的東西扔掉，但這張女孩名單似乎有魔力一般，總能讓他竟然無盡的幻想中。

扔了怪可惜的，最後還是決定先看看，就將兩張紙折好，塞進了口袋。

迫不及待的向高塔下跑去，對於這個地方，他一刻也不想多待，總感覺剛才跳下高塔的那個人就要拽着他的腳腕拖他下去。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七十八章 加隆現狀

江漢珍覺得這是一場極佳的修行之所，屬於心性修鍊，自然不想過多的用神通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即使利用，也會用另一種方式來體現出來。

比如，此界的科學。

有了將近不值的窮人所能接觸的。

自忖有一些雷霆屬性的超凡力量，只要有基礎武學，感悟的多了，也能從中感悟出自己的格鬥風格來。

加隆的路沒有走錯，從最開始的笨拙，到後來的靈活，到了現在，所打出的每一拳，都能與身法步伐協調一致，有一種隨心所欲的感覺。

當了陪練，說白了就是挨打的，挨打多了，自然就學會了打人。

所以加隆當陪練的時候越發的游刃有餘，不但可以賺錢，還能對自己進行鍛煉，一舉兩得之事，讓他十分珍惜這份工作。

忽然感覺到一股惡意來臨，加隆皺了皺眉，順着惡意的來源看了過去，就見到跟自己剛才對打的這位弗拉斯少爺看向自己的目光中有一種嗜血的興奮。

這種目光讓加隆感覺很不舒服，而這種目光，竟然與他在約翰古堡中的那些被邪氣沾染的墮落者所發出的目光有些相似。

加隆搖了搖頭，覺得自己並沒有得罪這位少爺，與他接觸的就是打了幾場陪練而已。

捏了捏拳頭，感受着暗藏在自己身體中源源不斷的力量，讓他安心不少。

最終他也相信了自己本身的力量，才是在社會立足的根本標準，內心的強大，才能更好的利用這種力量。

有了超人一等的格鬥術，也不覺得這位弗拉斯少爺有什麼可怕的，大不了用拳頭將一切掃平就行。

加隆解下護具，就轉身離開的全台，收拾了一番，換上了自己的一副，正要準備領取自己今天薪水的時候，就看到管事的正一副笑意盈盈的想他走了過來。

加隆剛才就看見管事的和那個弗拉斯少爺在一起，想到今天肯定會出什麼幺蛾子，得到了一份強大的力量，對這種人也沒怎麼在意，就迎了上去，準備討要今天的薪水。

# 第三百七十九章 順勢離開

“加隆，這是你今天的薪水。”

管事的滿臉笑意的略先開口，並且拿着一個金幣遞到了加隆面前。

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加隆雖然不知道管事的今天對他為何這般熱情，但知道肯定有什麼事情。

看着管事的遞過來的金幣，加隆說道：“給多了，我我每消失是十五的銀幣，兩個小時也就是三十銀幣，我只要我付出所得。”

管事的並沒有將金幣收回去的想法，而是笑盈盈的說道：“這是獎勵你的，弗拉斯少爺今天高興，特地吩咐我好好獎勵你，拿去用吧。”

加隆早就不不是以前那種懦弱而沒有主見的學生了，經歷過一次生死，大都能想明白許多。

錢大家都喜歡，但卻不會無緣無故的去拿別人的錢。

加隆搖頭說道：“這是我的工作，而且武館有規定，臨時工的一切消費全部要上交，所以弗拉斯少爺的錢，你拿着去花就行，我暫時不缺錢。”

管事的暗道一聲果然還是這樣，但還是試着說道：“那現在我正式提拔你為我們武館的正式員工，這樣你就可以接受了。”

加隆仔細的看了一眼管事，感覺這事情越發的不正常，但他不想過多的理會。

因為這時候還在捉摸着最近遇到的一個新的電力課題，想要儘早的回去繼續研究。

至於於此無關的事情，並不想多分出一絲一毫的心思，就搖頭說道：“多謝管事的好意，我並沒有成為武館正式員工的想法，還是給我今天的薪水，我要回去了。”

管事的心中一陣暗恨，加隆這個小子剛來的時候看着很老實，但接觸之後，就發現這人一點也不合群，做完自己該做的事情，一句話也不願意與別人多說。

若是跟他說話，肯定會被懟的連話都說不出來，只不過看着做事任勞任怨，而且還挑不出半點毛病，管事的也就放任自流，只要能給武館帶來利益就成，至於別的，還真不想多說什麼。

但今天可不同，弗拉斯少爺許諾的可是三千金幣，三千金幣可不一般，只要有三千金幣，瞬間就能讓人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

不但可以在德林市買一座房子，還能開一家不錯的公司。

三千金幣就對於他，也是一筆巨款。

至於弗拉斯少爺的需求，他以前也沒少做，但大都是幾百金幣而已，向這樣一次上千金幣的事情，還是第一次，只要能得到三千金幣，他都覺得可以自己開一家武館了。

心中打定主意，無論如何也要將加隆留下來。

“先不說這個了，現在我有一樣好差事要送給你。”

管事的還是滿臉笑意的說著。

但加隆還是不為所動的說道：“既然是好差事，那管事的就留着自己去做就行了，而且我聽說你兒子在德林學院旁邊的高中讀書，也快畢業了，你何不將這個機會留給你兒子。”

“你···”

瞬間，管事的面色就變得難看起來，他知道凡是被弗拉斯少爺用雇傭手段弄過去的人，下場都不是很好，一般都是用來泄憤的。

讓他兒子去豈不是送死，他怎麼可能將自己兒子送過去。

心中已經要將加隆罵個半死，但神色還是很快就變了回來，笑着說道：“我兒子年齡太小，當不了大事，而且你就不聽聽是什麼事情嗎？”

管事的剛才神色變化，被現在無感敏銳的加隆看了個一清二楚，也確信這個管事的肯定沒好事，竟然將主意打到他身上來了。

神色冰冷的說道：“你兒子好像跟我同歲吧。”

一句懟的管事的有些難以接話，加隆搖了搖頭，說道：“還請結清我的薪水，我要離開了。”

加隆就是一個刺蝟，感覺無處下口，此時的管事的就是這種感覺。

一切想要表達意思的口子全被加隆給封死了，讓他有一種使不出力的難受，神色一狠，再也不想掩飾的看着加隆。

“跟你這說吧，弗拉斯少爺看上你了，想讓你去當他的私人陪練，這事你答應也的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給你一天時間的準備，明天就送你去弗拉斯少爺那裡。”

說完就將手中的一枚金幣塞進了加隆的口袋，頭也不回的轉身離開。

加隆看着管事離去的背影，有些無奈的笑了一聲。

帶上自己的東西，直接下樓離開武館，至於什麼弗拉斯少爺的事情，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但道別人說讓你去你就去，那還活個什麼呢，自己鍛煉的目的，未嘗沒有不受人限制的想法，若是別人一句話，就乖乖的將自己送過去，那還跑來鍛煉個什麼勁，還不如做點自己喜歡的實在點。

而在加隆離開之後，管事的叫來一個武館教練，吩咐了幾句，教練也跟隨者加隆離開的方向追了出去。

等到加隆回到學校之後，管理員叫住了他，說有他的一份信。

加隆拿着信件，看着是從自由聯盟高塔市寄過來的，而地址是荊棘大道三十六號科學實驗室，頓時讓他有些好奇。

他最近學習新的電力學知識，就是想要選擇一家科學研究院工作，雖然知道很難，但還是在努力着，不然也不會到現在還沒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三十六號科學實驗室的信件讓他不由自主的打開來的信，就發現裏面有一張邀請函，和一些薪資待遇說明。

薪資是分等級的，他的這張邀請函是研究員，直接跳過了助理，可以說是省了很大的時間，沒月的薪資是三百金幣，讓他心動不已。

正在考慮之際，透過宿舍的窗邊看到一個鬼鬼祟祟的身影。

“巴納德？他怎麼在這裏？”

加隆疑惑，巴納德是武館的一個教練，是管事的第一狗腿子，幾乎是言聽計從。

想到管事的對他說的那些話，就覺得肯定不安好心，巴納德的出現，自然不言而喻，就是沖他來的。

加隆冷笑一聲，收起信件，翻身從窗戶上一躍而下，三層樓的高度，並沒有給他的身體造成不穩。

加納德被管事的派了這個任務，而且管事的許諾了一百金幣，而且要跟着的人是一個大學生，雖然格鬥術不錯，他也不是對手，但在這個火器橫行的時代，格鬥術再強又有什麼用。

而且這次只是跟着，加納德對此毫無壓力，正在一個角落盯着加隆的宿舍樓的入口，忽然有人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加納德瞬間警覺，作為一個格鬥術教練的本能反應就想去反擊，但隨着一種巨大的力道擊打在他的後腦，加納德瞬間暈了過去。

加隆看着已經暈過去的加納德，搖了搖頭，感覺武館的這些人還是太弱了，就提着加納德回到了自己的宿主之中。

等到加納德醒來之後，就發現自己被綁在一張椅子上。

加隆問了幾句，加納德裝作不知道，但被加隆拿着沾了水的毛巾打了幾十下，加納德就將弗拉斯的臨時起意，與管事的交易，以及許諾他的金幣的事情，全部說了出來。

不但如此，還說了以前為弗拉斯做過的事情，弗拉斯性格暴虐，已經有十幾名陪練被虐殺致殘，有的甚至已經不在了。

加隆聽得神色越來越凝重，這事情說起來就是弗拉斯少爺的一個臨時起意，就讓他感覺到一種難以抗衡的壓力。

弗拉斯有錢有勢，想要收拾他，輕而易舉，加隆可不會因為自己格鬥術強悍，就覺得自己可以對抗一個掌握了很大資源的家族。

考慮了幾種可能若是不答應，自己肯定會在外處處碰壁，甚至連個打零工的地方都沒有。

想了無數個破局的可能，但最終都難以有什麼作為。

加隆也不是德林市的人，在這邊沒有絲毫根基，也沒多少歸屬感，離開是最好的打算。

就拿起從自由聯盟郵寄過來的這份邀請函，總覺得這張邀請函不簡單，跟自己有很大的關係，最終還是決定離開再說。

將加納德打暈之後，收拾了一點自己不多的個人物品，就趁着夜色去了火車站，乘坐了一輛去自由之城的火車，離開的德林市。

至於弗拉斯的事情，他並沒有多少在意，以他目前的處境，並不適合與這些人打交道。

而弗拉斯在自己也不知道，他的一個臨時起意的決定，就能讓平明百姓家破人亡。

當然有可能他知道了自己的決定，但對於這種人，肯定不會去管這些，只要自己開心就好。

# 第三百八十章 得一之道

江漢珍郵寄過去的另外三封信件，也分別得到了漢森，凱文，和已經有些精神失常的戴麗手中。

至於三人的表現，就有些差別了，漢森家中也因為尼爾家族中容易失控的傳言，正考慮着要離開肯恩王國，只不過作為一個剛達標的中產家庭，得到的消息比大家族要遲一點。

正在猶豫之際，一份三十六號科學實驗室的邀請函使得漢森家做出了離開的決定，居家搬離德林市，要去的地方自然是自由之城的高塔市。

至於凱文，最近因為身體的原因，措施了好幾次進入政府部門的機會，讓內心的一腔抱負難以實現，收到實驗室的信件之後，因為邀請函上的雷霆驅邪符篆的關係，將他身上的邪氣全部祛除乾淨，身體也開始恢復起來。

因為這次的錯失良機，又因為肯恩王國最近的形勢問題，下次的機會也變的渺茫起來，最終決定還是外面去鍛煉幾年，等到肯恩王國形勢穩定之後再回來。

年少的夢想是珍貴的，誰也不願意輕易放棄自己的夢想。

至於戴麗，因為在約翰古堡中受到了驚嚇，導致精神有些失常，在短短的數天之內，原本較好的面孔早已不再，取而代之是一副枯黃而有焦黑的面容，在加上眼神的渙散，一看就讓人覺得不對勁。

因為家中不止她一個孩子，還有很多，原本她的作用就是嫁給能鞏固家族權利的家裡，但如今這個樣子，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價值，所以被安排在一處偏遠的一處住宅之中，也是戴麗上學時候獨自居住的地方。

也正因為如此，才能收到江漢珍郵寄的邀請函，不然能不能到達她的手中，還是個未知數。

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就在前幾天，鐵路部門給戴麗發來一張招聘，而且還是一個不做的職位，甚至不用從底層干起，直接到達了管理層次，可以說前途不可限量。

但郵寄去的信件，毫無意外的被家族中覺得她已經沒用的人截了糊，並安排與戴麗差不多大的一個姐妹去頂替這份工作。

高材生的價值遠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擬的，他們覺得戴麗不適合出去了，但高材生還有些價值不能浪費，也算是戴麗為家族所做的貢獻。

當戴麗知道這事後，差點瘋掉，也因此被安排在外面，算是一種自生自滅。

已經覺得自己時間不長了的戴麗兩眼無神的取回自己的信件，隨着她進屋的這幾步路，信件內部的雷霆驅邪符已經發生了作用，開始祛除戴麗體內被沾染的邪氣。

等到她拆開信件之後，入眼的是一張讓他覺得極為安心的邀請函。

身體危機嚴重的人對外界的事物都很敏感，潛意識覺得這個東西對自己很有用。

最終連實驗室的薪資要求和待遇一眼都沒看，只盯着這張附帶了一道雷霆驅邪符的邀請函，彷彿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再也沒有撒手。

當即帶上了自己所有的財物，乘坐着馬車去了火車站，購買了一張抵達自由聯盟的火者，就離開了自己生長了十八年的地方。

自此，江漢珍所發出去的四張邀請函全部起了作用，自己需要的這些人才，都離開的德林市，向著自由聯盟行去，不久就會到達高塔市荊棘大道三十六號，江漢珍對此抱有極大期望的科學實驗室。

這三天時間，江漢珍又找了幾個對電力研究比較深入的落魄之人，只付出了一點很小的代價，就將這些人拉了過來。

分析出此界對於能源的利用，只是剛進利用入自然資源的時期，而最常用的能源就是煤煤礦。

而這些大家族，大世家對於資源的掌控，幾乎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他所在的萬商會，也沒法跟那些乘坐了第一班車的大家族相比。

“若是按部就班的發展下去，即使能有所建樹，也只能跟上那些大家族的腳步，只有出奇制勝之法，才有可能做出一個大的改變。”

江漢珍對此十分清楚，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萬年的宗派，這是亘古不變的道理。

傳承之事就是如此，此界雖然沒有宗門的存在，但那些教會無一不是從上古時期傳下來的，延續至今，屹立不倒，自然有其掌握的東西。

江漢珍總結，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掌握了道，天道，大道。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就是因為掌握了次方天地運轉的某種規律，只要天地大道不變，他們就能繼續傳承下去。

江漢珍想要掌握這些道，雖然也可以，但難免還是落入俗套，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員。

若要中途改變，就會越發的艱難，唯有最開始就改變，等到成功的時候，接受起來就會順其自然。

但實現這個想法的前提，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資源，只有掌握了大量的資源，才有這個可能。

將心中的計劃分成了三部分，感覺沒有大的漏洞，就開始行動起來。

期間，萬商會剛好舉行了一次會議，目的就是為這次的競選展開的討論。

江漢珍只是一個預備成員，自然沒有發言的資格，只聽了一個明面上額大概。

但從會長和幾名上層管理的發言中，就猜測出他們的主張，一方是準備競選，而另一方就是準備繼續發展，覺得此時只有實力強大了，競選就會更容易。

兩方的火藥味十足，也看的出萬商會並不是一個聲音。

而這其中還是少不了一些騎牆派，看見哪一方人多勢眾，就站在哪一方。

江漢珍聽了一會，覺得無趣，自然是卻選擇了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對於這些嘴炮強者，自然是嗤之以鼻，沒有利益牽扯的聯盟，根本就沒什麼凝聚力。

萬商會的會長想要競選高塔市的市長，對跟他們家族又生意來往的小商人有利益，至於沒有生意來往的，若不付出一些利益，自然不會去無緣無故的支持他。

江漢珍現在首要的目標，就是先從自己的實驗室中拿出一兩樣能讓別人發財的東西來，只要能將利益捆綁在一起，想要做什麼肯定會有人支持。

雖然江漢珍不準備參与，也沒資格去參与，但還是沒有忘記對克魯斯胖子的承諾，好歹人家也資助了八十萬金幣。

正要向著去拜訪一下這些女孩背後的家族，當然也只想混個臉熟，但這時，跟他有過一面之緣的潘西卻看到了他。

# 第三百八十一章 準備開始

“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青春靚麗，身材勁爆而又不失溫柔的潘西帶着一個自己的好姐妹走走了過來，並跟江漢珍打了招呼。

既然來了，江漢珍也覺得省了些麻煩，就笑着說道：“你好，潘西，還沒感謝上次你的介紹，不然我也不會找到這個我感興趣的組織。”

“你加入萬商會了嗎？”

潘西對江漢珍加入萬商會的事情顯得有些高興，就繼續說道。

“我也剛加入萬商會不久，你是我知道的第一個因為我的介紹而加入萬商會的。”

“那這時我的榮幸。”江漢珍不失禮數的回道。

潘西似乎又想起了什麼，拉着身邊的小姐妹給江漢珍介紹道：“這時我的好姐妹，麗莎。”

等到要介紹江漢珍的時候，才發現不知道江漢珍的名字，一時間有些尷尬。

江漢珍並沒有讓潘西繼續尷尬下去，笑着點點頭，伸出手說道：“你好，可以叫我江漢珍。”

而潘西身邊的麗莎也伸出手，微笑着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又不失禮貌的跟江漢珍的手輕輕一握，很快收了回去。

而這時候有些活潑的潘西問道：“江你為什麼現在就離開呢，會議還沒有結束呢。”

江漢珍搖頭說道：“這個並非是我所願意聽到的東西，與其在這裏浪費時間，還不如去做點自己的事情。”

“好像也有道理。”

潘西歪頭思索着，雖然覺得這樣有些失禮，但總覺得這樣是對的。

第二次見面，江漢珍也沒有更進一步的想法，而是拿出一張自己印製的名片，遞給了潘西，說道：“這是我的名片，若是有什麼事，可以來這裏找我。”

潘西接過名片，就看到江漢珍已經走遠了。

身邊的麗莎不禁摸了摸潘西的臉，疑惑的說道：“難道是變醜了？還是我們已經失去了魅力？”

“怎麼了？”潘西還沒反應過來。

麗莎有些古怪的說道：“平常那些男人看我們就好像要把我們吞了一樣，我從這位江先生的眼中，沒有發現絲毫這種表情。”

潘西這次反應過來，但並沒有放在心上，只能是因為感覺江漢珍與別人不一樣，算是記住了，收起了手中的名片，兩人有說有笑的離開了。

對於兩人來說，江漢珍其實也就是生命中的一個過客，這樣的過客有很多。

而對於江漢珍來講，若不是兩人在約翰胖子給的那張名單之上，或許連一句話也不會多說。

麗莎是潘西的好姐妹，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列在了那張名單上。

江漢珍也不得不感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就能串聯出一群漂亮的女孩子，而這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同處於一個圈子的，相互之間肯定有關聯。

相信只要以後自己的生意跟潘西，或者這些女孩子背後的家族又生意來往，那接下來的事情就會好辦許多。

在男女之事上，江漢珍看的並沒有一般人那麼重要，也並不會因為這些事情，而放棄自己的利益。

所謂梟雄人物，不外乎如此。

隨着時間的推移，實驗室內的內定員工也陸續到位，尤其是加隆漢森等人，在實驗室遇到了自己的同學，自然喜出望外，他們也沒想到竟然在異國他鄉，遇到了自己的同學，可謂是意外之喜。

原本沒有什麼歸屬感的幾人，在遇到認識的人的時候，無形中對三十六號實驗室產生一種新的歸屬感。

江漢珍制定了新的計劃，從記憶中選取了關於發電機與一些電能應用的事物，親自帶着幾人做實驗，因為早就知道這些原理，毫無例外的出現了第一款發電機。

甚至一些改造后的照明，電報之類的東西，都給研究了出來。

但江漢珍並沒有將之公開，因為只要一宣布出現這些東西，無盡的麻煩就會找上門。

但是江漢珍的目的並不是如此，而是利用一種新的能源，來驅動這個時代的動力。

毫無意外，那個被稱之為邪惡能量的資源，被江漢珍選中了。

資源就是根本，是必爭之物，轉化能量的方式，江漢珍選擇了了篆刻雷符之法，將這些邪惡能量的複合物投入反應爐中，就能產生人們所必不可少的能量。

這也就是江漢珍的根本計劃，第一步準備投出發動機出來，讓這個世界的發展加速，因為他覺得自己沒必要將時間耗在這裏。

實驗室內的所有人都一臉喜色，看着自己等人做出的這種有可能改變時代的發明，由衷的感到高興。

而江漢珍也準備召開三十六號實驗室的第一次會議。

這次會議的大致意思，就是如何將這些發明，和還在研究的發明，如何推廣出去，為三十六號實驗室賺取更大的利益。

能夠發明東西的人才不少，但這些人才能夠賺到錢的少之又少，錢基本上都被聞風而來的資本家賺去了。

這也就是為何財團或者家族永遠能屹立不倒，傳承久遠的原因了。

最大的原因就是研究人員沒考慮到如何賺錢，若是能有這個意識，這些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對於要找的投資商，江漢珍已經有了一些名單。

而他第一個考慮的人，就是給自己投資了八十萬金幣的克魯斯胖子，有好處當然仙考慮熟人。

還有但凡是自己熟悉的幾人，都發去了邀請函，當然，人也不會太多。

出了克魯斯胖子，還有就是他見過潘西和麗莎，再就是遠在自由之城和那些大世家周旋的尼爾。

將所有的請柬發出去之後，江漢珍就在實驗室安心的等待起來。

至於那個原本要跟他簽訂契約的約翰胖子，江漢珍並沒有請，但江漢珍相信，這個約翰胖子肯定回來找他的。

果然，已經等了將近三個月的約翰胖子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自從派去管家跟江漢珍簽訂合約之後，第二天就往三十六號實驗室跑，並且看着實驗室的準備工作。

甚至實驗室的一些發展，都被他看在眼裡，但他關心的可不是這些，而是那些漂亮的美女們。

而且約翰胖子有好幾次找到江漢珍面前，要求江漢珍快點兌現諾言，但每次江漢珍都是不失禮數的笑着搖頭不語。

時至今日，約翰胖子還不知道他和江漢珍制定的契約並沒有成立，約翰家的那個年輕管家並沒有將真實情況告訴他。

江漢珍對此也沒多說什麼，在他看來，約翰胖子不知道這事，是因為他們家自己的問題，他既能派個聯絡人處理這事，江漢珍將事情告訴聯絡人，就算是回應了，但約翰胖子，至今還被管家蒙在鼓裡，對這些是好不知。

隨着山十六號實驗室已經研究出一些成果的時候，就禁止外人前來，就是約翰胖子也被拒之門外。

而在江漢珍發出請柬之後，約翰胖子又一次找上門來，被江漢珍自己培養的守衛擋在了門外。

胖子一副生氣的樣子問道：“為什麼不讓我進去，你知不知道我也在這個實驗室投資了二十五萬金幣，你們的一切都是用我的錢換來的，信不信我起訴你們。”

守衛還是站在門口，就是一步不讓的說道：“我不管你有沒有投資，也不管你是誰，老闆吩咐了，在三天後的會議之前，任何外人都不得進入，就是高塔市的市長來了也不行。”

連續多次的拒之門外，讓胖子有些難以忍受，原本的耐心也一下子消耗完了。

指着守衛的鼻子怒道：“去告訴江漢珍，讓他出來見我，讓他解釋清楚。”

守衛繼續搖頭說道：“對不起，這位先生，老闆吩咐過了，是任何人，我也不會去打擾他的，還請您離開這裏，不然別怪我趕人了。”

守衛說著，眼中閃爍着一道道殺意，約翰胖子心中一突，也知道這裏的守衛不簡單。

他對這個三十六號實驗室也不是沒有硬闖過，只不過被教訓的比較慘而已。

即使叫來了警署的人，雖然起了衝突，但還是以失敗而告終，而且江漢珍用十萬金幣讓萬商會的人處理。

最終的事情自然是不了了之，但胖子已經累積了一肚子火，氣得不行，當即撤銷了在萬商會給江漢珍的擔保，要求萬商會開除江漢珍。

還沒等胖子找的人實現什麼，江漢珍已經找到了萬商會的會長，並且許諾這大選三十六號實驗室會全力支持他，並且奉上厚禮。

會長對於一個不怎麼為商會出力，而且一直都享受着商會的共享信息的小家族，自然不會在意，而對於一個全力支持他的實驗室，親密有加。

當場就提升江漢珍為正式會員，而且因為實驗室的關係，就給了江漢珍一個萬商會十三號項目組組長的頭銜。

雖然這個稱號若沒有什麼項目可做，但總歸是有了一些地位。

約翰胖子雖然無奈，但對於江漢珍是三個月的許諾，還是沒有放棄，至少還對此抱有一絲希望。

被守衛嚇得也不敢再強行進去，但還是放出狠話，說道：“既然如此，那我今天就正是通知你，剛好三天後就是三個月的期限，若是不給我個說法，就等着我的起訴，我不但讓他加倍還回我的錢，而且讓他進監獄。”

一通狠話之後，約翰胖子就乘坐着自己的私家馬車離開了，心中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限，就要爆發的邊緣。

而他的車夫，卻有些眼神飄忽，在不知不覺中將事情寫在了上面，綁在隨身的信鴿上，放飛了出去。

正在氣頭上的約翰，也沒有去在意這些異常，但已經開始想着怎麼開始起訴江漢珍了，心中暗暗發誓，一定要給他一個深刻的教訓。

飛出去的信鴿，毫無意外的到了當初那個跟江漢珍簽訂契約的管家手裡。

看着自家少爺要起訴，心中頓時有些焦急，若是自家少爺真的去舉報，那就有些丟人了。

就想了個辦法，將連忙偽造了一份契約，先應付了事，而他自己趕緊去彙報自家老爺去了。

可憐的約翰，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被自家人給坑了，而且還坑的不輕。

# 第三百八十二章 各方行動

克魯斯在三個月前，被女孩認作了哥哥，並頒發了好人獎章，現實與預期造成了很大的反差。

他原本想象中的結局可不是這樣，應該是女孩被他的付出所感動，並且明白了他的心意，最終會成為他的女朋友。

之後兩個人就會雙宿雙飛，從此過上了幸福而又快樂的生活。

但解決往往向著反方向發展，有些人你哪怕把自己一身的血肉付出，也不會換來丁點的情義。

敲好，克魯斯就遇上這種情況。

在事後意志消沉的想要一醉解千愁的時候，遇到了那時候比較缺錢的江漢珍。

不知為何就聽信了江漢珍的話，並且將身上所有的錢都交了出去，說是一場交易，但在回家之後，克魯斯也明白了過來。

這是被人騙了，趁着他意識不清晰的時候騙的他。

克魯斯雖然胖了點，丑了點，但並不代表又胖又丑的人腦子不好使。

相反，在家族的教育下，克魯斯還是相當聰明。

這種情況若是發生再平常，十有明，又怎麼能和江漢珍親自指導下的修鍊之道相比較呢。

兩者之間一個有人指導，有方向的修鍊，另一個沒有人指導，成長比較粗狂，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龐大的超凡者基礎而已，尼爾對此自然不會畏懼。

# 第三百八十三章 會議開始

三天時間對於有無盡生命的江漢珍來說，連一個入定的時間都比這個長，但對於這三個家族而言，就顯得漫長了許多。

商人的鼻子比狗鼻子還要靈明許多，只是一項簡單的發明，就讓他們從中看出了許多商機出來。

若是能錯過商機，那就稱不上商人了。

而高塔市因為一個小小的發明，三家不約而同的調動了自己所能調動的所有力量，就是想要在這個幾乎處於垄斷的社會中，通過一個全新的事物，殺出一條血路。

會議的時間如期舉行，被邀請的三家早早就等到了山十六號實驗室門外。

而作為實驗室投資者的克魯斯胖子，卻看見了自己感興趣的人，潘西與麗莎，而這兩位正是江漢珍給他名單上的那兩個人。

讓胖子已經快要沉寂的心頓時有活絡了過來。

就是實驗室中的東西沒有什麼作用，見到這兩位美女他也覺得不虧。

那，對江漢珍的話幾乎是言聽計從，頓時起身怒道：“江先生制定的契約，就是如此，你若是不願意，可以不簽，我們也不會求着你去簽這份契約。”

“你···”

麗莎身後的管家被氣得不輕，指着凱文吹不自瞪眼的。

但隨即一想，這裏的主事人是江漢珍，對着凱文說道：“我不與你一般見識。”

轉而對着江漢珍略帶質問的口氣說道：“江先生，你什麼意思？”

江漢珍本來就覺得麻煩，既然凱文站出來處理這些事，他也了的自在，就說道：“凱文說的話就是我的意思，簽不簽看你們。”

接着就對實驗室的幾位骨幹說道：“這裏就交給你們了，想做什麼事你們自己拿主意，做完跟我彙報一聲就行。”

說完江漢珍就起身離開了會議室，讓麗莎身邊的那位管家心中有些凌亂。

他其實是麗莎的大伯，是家族掌權人，一個小小的實驗室竟敢對他如此，頓時有些憤怒難當。

但對於利益，卻不會拒絕，憤怒的只不過是分到的少了些而已。

江漢珍將事情交給四個研究員，而這次凱文大出風頭，讓覺得自己也不差的漢森覺得被凱文比了下去，所以暗下決心，一定要爭回來。

而加隆目光閃爍不知道在想什麼，至於戴麗，卻對這些不在意，要說誰對江漢珍忠誠，肯定是非戴麗莫屬了，所以他也不會與他幾個同學爭奪什麼，但對於江漢珍所吩咐的事情，執行起來從來不打折扣。

# 第三百八十四章 能量熔爐

“聽到了嗎？江先生說了，你願意就簽，不願意可以不簽，全憑自願。”

凱文自傲的說道，他對這個發能否賺錢可十分清楚。

利益動人心，這份利益不小，怎麼能不讓人眼紅，這個老者之所以這樣，就是眼紅所致。

至於這些自認為有些實力的中等家族，他還不放在眼裡，他雖然在實驗室跟隨江漢珍做一些研究，但同樣有修鍊江漢珍根據此界創出的仙道之法，現在已經是一階的超凡者，自然不懼。

麗莎身後的老者面色變化不停，而潘西身後的那個人也是一臉陰沉，看來對這契約上的條款也不是太滿意。

此時漢森面色不善的對兩人說道：“江先生邀請人的時候，只是邀請了潘西與麗莎兩位小姐，你們能進來已經是額外開恩了，此項發明成果若是公布出去，有的是人跟我們合作，也不多兩位。”

而這時潘西身後的人說道：“你就不害怕別人威脅你們交出東西，到最後你們什麼也落不着嗎？”

這人面色中帶着一絲威脅不言而喻，而麗莎身後的老者也是這幅表情。

這時候凱文嗤笑一聲，說道：“原來你們打得是這個主意，那我只能告訴你們，你們可以試試，有些事情沒有發生的時候，誰都不知道，只有試了，就知道了。”

“試試就知道，兩位若是想試試，儘管去做就行。”凱文似笑非笑的對着兩人道。

兩人心中一突，頓時有些擔憂起來，看着架勢就是一副亡命徒的架勢，從話語中就可以看得出，三十六號是實驗室之人做事風格有些暴虐了。

他們這等世家最喜歡的就是用道德來綁架，用大勢來壓人，一切都有自己的規矩。

但若是遇上這種做事根本不講規矩的人，他們也沒轍。

作為商人，講究的是和氣生財，一般不會與人結怨。

若是隨便出來一個人給他們從中做些破壞類型的事情，也是他們不願意看到了。

兩人也因此被氣的不行，心中有一股火正在憋着，無處發泄。

但最後還是金錢的面子大，還是裝模作樣的商量了一番，決定簽下了合約。

接下來氣氛就緩和了許多，這時候加隆也拿出了他制定好的實施方案。

生產與銷售分為兩點地方，一個是以尼爾自行生產製造銷售一體，從自由之城開始，一切由尼爾全權負責。

而另一塊就由布魯斯胖子負責，有着管理潘西與麗莎的權利。

但是還給了布魯斯一個權力，就是可以邀請一些家族入股，只要報備實驗室，審核通過之後就行。

這個權力讓布魯斯大為驚喜，想到江漢珍給他的那張名單，忽然想到了一個可能性。

雖說是要求，但三十六號實驗室將權限放的很寬。

當然，也有一點是個別人難以接受的，鑒於此次閑雜人等在實驗室中鬧出一些不愉快，下次實驗室召開會議之時，閑雜人等一律不得入內，這就讓幾個閑雜人等感覺難以接受，甚至非常憤怒。

至於潘西與麗莎身後的兩位，聽到要受到布魯斯的約束，並沒有生氣，還覺得有些自豪。

布魯斯背後的家族要比他們龐大許多，實力強勁，被大家族管理，他們就覺得理所當人。

隨後幾人都迫不及待的離開的，但尼爾卻留了下來，與幾個同學敘舊，雖不知幾位同學為何也有雷霆之力，但屬性的相似，讓他對這個三十六號實驗室認同了許多。

實驗室會議圓滿結束，江漢珍想要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的出去，接下來就是等了，等到點燈的普及，在這中間先賺取一些底蘊，用以實施後續計劃。

而江漢珍心中的能量反應堆的製作，已經進入了研究階段。

實驗室中，有幾個用金屬打造的煉丹爐一般的東西，這正是江漢珍做出的反應堆，就是提取邪氣能量，經過煉丹爐中的火雷煉製凈化之後，最終產生成為一種電能。

江漢珍帶着幾人在反應爐之間觀看着，看着五行屬性俱全的反應爐，江漢珍滿意的點點頭，說道：“不錯，沒想到我只是用了一個提議，你們幾個就能將五行屬性的反應爐做了出來。”

江漢珍的誇獎讓幾人很受用，都漏出了一副笑容。

而這時候最為專註研究的加隆站出來說道：“這還要多謝江漢珍傳我們五行雷霆之法，我們就是以自身為鼎，丹田為爐，五行雷霆為屬性，自身陰陽顛倒來推行自身能量變化，就能發揮出超凡之力。”

接着又指着一座黑白相間的能量反應爐道：“我們就是模仿自身丹田凝練之法，讓那種詭異的物質轉化為最根本的陰陽能量，而我們所修鍊的事先生傳我們的雷法，表象出來就是最基本的能量電能，而這座反應爐，就是這種原理。”

“有此成果，我等不敢居功，一切都是先生指導，否則任由我們想破腦袋，研究個天荒地老，也研究不出個所以然來。”

江漢珍看着連着最為古板的加隆都學會了仙道特有的那種奉承人的手段，暗自一笑。

心道，仙道不愧是仙道，底蘊竟然如此之深厚，只要接觸了這種思想，行為就會學着這種思想去靠攏。

若是能能將仙道的陰陽辯證之法傳播此界，人人都不會偏執一道，做事就會趨向於仙道。

研究了深了，就會有尋根求源之念，此道源自於仙道，那以後仙道世界就成了各方的必爭之地，心歸仙道，又何來你我之分。

江漢珍也笑着對加隆幾人說道：“我對修行之法比較擅長，但對於如何用外物體現，就不怎麼擅長了，都是你等之功，若能將此等雷霆之法，通過物質實現於外，就能改變這個世界，你們幾人也就是以後稱宗做祖之人了。”

此言一出，幾人眼中頓時明亮起來，頓時有些期待以後稱尊做祖的事情。

心中暗自發誓，一定要將自身修行的此種原理，通過外接物質，用科學的手段實現出體現出來，從而改變這個世界，也要做那人人敬仰，傳唱萬年之人。

江漢珍對幾人的所表露的想法略有猜測，暗自點頭，對此較為滿意。

心知幾人所修鍊的就是雷霆之道，而若是要詳細的了解雷霆之道，就必須深入去研究仙道的陰陽辯證之法，這就是從根源上改變這個世界的方法。

三十六號實驗室可以說已經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只要繼續發展下去，就能引領這個世界的風向。

而這樣做的好處就有兩點，一個是用窺視此界的那個邪惡存在為能量，成為推動這個世界發展的資源。

第二個就是世界都學習從他金仙道果之中分出的權衡雷霆之道，就能得到無邊的氣運，只要氣運足夠，推動自身修為步入大羅，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此為一舉多得之事，也是用勢之法，此時江漢珍的心中也逐漸的開朗起來。

# 第三百八十五章 攤派責任

仙道修行者，體態舒暢，經歷旺盛，生命悠長，若是能得悟天地之道，成就仙人之體，就能長生不死，天地同庚。

若能自凝一道，就可達金仙永恆之果，即使百災萬劫，也能長生久視。

仙道之人若修鍊有成，基本上都是氣運充沛，福德延綿，所需所求都是應有盡有。

財侶法地四大皆以齊全，自然就會去攀登更高的山峰，也唯有積功累德之法。

功德之法，渡人最貴，渡人之法，度天地眾生為貴。

若天地眾生遵循己道，就可得一界之氣運加身。

此二者為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之宗旨之一術。

漢森，戴麗，加隆，凱文似然之所以如此上心稱尊做祖之事，根本原因就是現在什麼都不缺，基本上算是閑的發慌，有江漢珍提出這等目標，自然能讓幾人為之心動。

這時候凱文忽然問道：“先生，那我們這種能量反應爐何時建造，您也知道，隨着社會的發展，電能已經開始普及開來，以後用電的數量會無以計數，若我們下手遲了，那些大家族大財團的電站就會遍地開花，到時候我們即使能站住腳，也很難佔據多少份額。”

“所以我想····，是不是我們現在就投資建立反應爐。”

這個問題不光是凱文心中所想，其餘幾人也有這個想法，只不過沒有向凱文一般的直接提出來罷了，都用一副渴望的眼神看着江漢珍。

江漢珍笑着問道：“那將你們知道此界人們發電所用的能量是什麼嗎？”

凱文一愣，不知道為何會問這個問題，就說道：“一般用負責，我們現在的這些發明都是能推動此界前行的成果，你將將這些推廣出去，當然，積累資金也是重任。”

凱文頓時激動起來，立即大聲說道：“是，先生，我肯定能讓我們的這些成果發揮最大的作用，積累能夠讓我們想做任何事的財力。”

看着凱文被安排了事情，漢森一陣焦急，欲言又止的幾乎就要站出來，看樣子也想要領一份責任。

即使性格淡薄一點的戴麗，和不擅長表達的加隆，也因為江漢珍交代了凱文的事情，不由自主的多看了兩眼，意思很明顯。

接着江漢珍想了一下，又說道：“其次，我們要做這些事情，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將反應爐架設在神啟大陸上，次任務艱巨，需要早做準備才行。”

江漢珍看了一下幾人，最後目光落到了漢森身上，漢森一下子挺起了腰桿。

江漢珍說道：“這事就就該漢森你了，有沒有問題。”

“保證完成任務。”漢森大聲道。

而接下來江漢珍就在戴麗與加隆的期待中，看着加隆說道：“我們要做事，肯定有很多人看到會不舒服，所以就會來此破壞，所以必須要有強大的武力。”

“加隆你修為最高，武力之事就交給你來負責，等到資金齊備之後，我要看見雷霆武士隨處可見。”

“是先生，我定會做好此事，為我三十六號實驗室保駕護航。”

加隆沉着聲音保證着。

江漢珍點了點頭，就要準備離開，而這時候還沒有安排事情的戴麗頓時急了，趕緊開口問道：“先生，那我呢？”

“你？”

江漢珍看了一眼急切的戴麗，才想到把戴麗給忘了，想了半天，都沒想到什麼安排的。

本來打算自己來從中統籌規劃，調動全局，但戴麗既然提出了，江漢珍也樂的自在。

就順口說道：“那你以後就負責掌控財政，協調他們三人之事。”

戴麗聽得一臉吃驚的樣子，江漢珍就疑惑的問道：“有問題嗎？”

戴麗趕緊搖頭道：“不是，先生···”

“那就這樣了，既然沒問題以後就由你來協調全局。”江漢珍沒等戴麗說完就打斷了她的話。

但隨後看到戴麗一副猶豫，又似乎是擔憂的樣子，江漢珍笑着說道：“不過你放心，以後有什麼處理不了的問題可以來找我。”

戴麗這次放下心來，江漢珍讓他協調全局，意思就是讓他管理三人。

他知道自己在每個方面都不如三人，管理起來肯定會受到很大的阻礙，雖然如此，但她從沒有這種想法。

看江漢珍的意思也不想多說，只能硬着頭皮答應下來。

用堅定的目光看着江漢珍鄭重的點頭說道：“是，先生，我會做好這些事的，我就是身死，也不會讓我們三十六號實驗室出問題的。”

江漢珍對戴麗笑着輕輕的點了點頭，就離開了實驗室。

而戴麗的眼神，在另外三人的眼中，卻看成了戴麗含情脈脈的看着江漢珍，並且發下毒誓。

而江漢珍微笑着對戴麗點了點頭，就讓三人認為江漢珍表示默認了這件事。

三人頓時打起精神，看向戴麗的眼神變得有些尊敬起來，打定主意，以候決不能得罪戴麗，否則就很難在三十六號實驗室混下去了。

這時候凱文眼珠子一轉，就趕緊說道：“戴麗女士，我已經擬定了實驗室的這些發明出世的順序，但還是有些細節不是太清楚，還請你為我看看，若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立即改正。”

戴麗疑惑的看着凱文，凱文解釋道：“先生讓你負責協調我們三個，統籌全局是你的責任，我的事情也必須向你彙報，這時規矩。”

戴麗這才明白過來，隨即打起精神，暗暗發誓一定要好找做事，就說道：“你做事先生都是很放心的，不過按照先生的習慣，你的計劃書必須要留底的，你做一份送到我這就行。”

凱文趕緊將自己隨身攜帶的計劃書遞了過去，戴麗雖然說不在意，但他可干大意。

戴麗打定主意要為江漢珍好好做事，拿到計劃書之後，眼睛就盯着計劃書沒有諾開過。

但在三人的眼裡，是戴麗對此事上心的表現，三人頓時對視一眼，互相點了點頭。

# 第三百八十六章 意外事件

將事情安排出去之後，江漢珍有一種無事一身輕的感覺。

此次謀划中，實驗室出現的新事物是關鍵，尤其是能量爐的出現，這是最關鍵的東西。

其他的那些新的東西的就是為了推進此界科技的進步，是為能量爐出現做鋪墊而用的。

當採集能量的消耗，遠遠大於受益的時候，江漢珍就想看看這些為了這些新事物而發展起來的產業會不會崩潰。

當然，前提條件還是要有一塊地方，能夠有自己絕對的話語權，而江漢珍看上的地方就是這個自由度相對較高的自由聯盟。

這個國度在神啟大陸上雖然不是最強，但是此地的政治最為開明，是經過蒸汽時代的發展，而形成的國度。

也只有這樣一個自由度相對較高的國家，才能為三十六號實驗室所出的一切，提供便利，也為江漢珍能否將自己的想法施行下去，提供一個自由度相對較高的空間。

前期的事情已經做完，而準備施行與武力的打造，已經交給了四個高材生出生的研究員，江漢珍算是從瑣碎的事情解放了出來。

而他要做的，就是繼續研究能量爐的一些原理。

有着以前雷門中太陽爐的出現，江漢珍對此信心十足。

不但如此，他還聽說過一句話，任何戰爭，最終比拼的都是能源的消耗，若是有相比於平常充足一些的能源，就能做到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自然，江漢珍也考慮到此界的那些大勢力也沒那麼簡單，所以要做好多項準備。

心隨意動，就離開了實驗室，向著自由之城郊外的那座廢棄的工廠而去。

他還沒忘記在哪個地方留下了一個肉瘤怪在那裡，幾個月不見，不知道成長到了什麼程度。

此時的郊區工廠，比之以前跟外破敗，原本破舊的工廠，此時幾乎要成為廢墟。

四處的殘垣斷壁，和炮火燒成的焦黑，讓這個工廠無不訴說著發生過的慘烈。

四周的血腥味經久不散，江漢珍進入工廠的範圍之中，就看見這麼一幕。

而四周的生命波動，讓江漢珍暗道一聲，麻煩，沒想到肉瘤怪還是被人發現了。

‘看來要把肉瘤怪帶出去轉移地方放了，不然真的被這些人圍攻而死就麻煩了。’

江漢珍暗道一聲，就向著工廠內部走去。

“站住，此地屬於我們沃爾家族，閑雜人等趕緊離開。”

一個穿著作戰服的士兵模樣的人起身大聲喊道，面罩下的表情江漢珍沒有去看，但目光中的不善，卻讓江漢珍察覺到了一道殺氣。

江漢珍看着士兵的打扮，不像是自由聯盟的士兵，就斷定這些就是某些大家族的私人軍隊，而且這名士兵身上有着一層邪氣籠罩，這是一名超凡者。

超凡者的形成就是取自於失控的超凡者，或者被邪氣輻射后發生變異的事物。

這些人肯定是發現了肉瘤怪的存在，體型高大，正是他們所需要的超凡材料。

江漢珍看着士兵，問道：“此地屬於你們的？”

士兵怒道：“此地是不是屬於我們的與你無關，沃爾家族在此辦事，請你趕快離開，若是不然，不怪我們不客氣。”

士兵說完，江漢珍感覺到有最起碼十幾道殺意已經將自己鎖定，循着殺氣源頭望了過去，就看見四周隱藏的槍手正瞄準着自己。

但江漢珍並不在意這些，凡俗的槍支，對自己好像沒什麼作用，即使用超凡之力做出的超凡之物，也不會對他造成太大的威脅。

掃視了一眼四周的情況，說道：“此地是我的，我有此地的地契文件，要離開的是你們吧。”

說著江漢珍散出一絲自己的氣息，藏在工廠地下室的肉瘤該瞬間就有所感應，發出一聲震天的嘶吼，好像是在為江漢珍的這句話宣布主權。

士兵一愣，心悸的看了一眼工廠方向，說道：“你這地方發生了超凡事件，已經不屬於你能掌控得了，已經被我們沃爾家族徵用，留個地址，我們會不給你，趕緊離開這裏。”

江漢珍搖頭失笑，大家族的霸道早有耳聞，今天才是第一次見到。

看着這群士兵就是一副要霸佔的架勢，江漢珍覺得今天的事情肯定不會善了。

雖然想去向高塔市舉報這個沃爾家族，但對於王國的士兵，連他自己都能將這些士兵買通，別說是沃爾家族了。

也難怪許多家族之人都喜歡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就是江漢珍也有這個打算，不然那也不會讓加隆去訓練超凡人手，組建實驗室的保衛力量了。

看着周圍虎視眈眈的一群人，江漢珍感覺還是有自己的勢力好，最起碼做什麼事情有人代勞，只要吩咐一聲，就自會有人去做。

不像現在，取回自己的東西，都被人阻擋在外。

若是自己是一個普通人，那今日之事肯定是自己吃虧了，但可惜的是這幫人估計錯了，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不死不滅的金仙，雖然只是金仙分出來的一絲意識。

即使這樣，也不是他們能對付的了的。

江漢珍還是覺得應該警告一番，就說道：“此地是我的，我現在奉勸你們趕緊離開，在此之前所見到的所聽到的就當沒發生過，你們毀壞的地方我也不追究了，請你們立即離開。”

“哈哈。”一群士兵好像覺得聽到了什麼搞笑的事情一般，他們沃爾家族橫行至今，就是一些小國的王國國王對他們都是客客氣氣的，沒想到今天卻被人小瞧了。

而這時有一名士兵對着剛才說話的士兵說道：“二少爺，你看這人是來搞笑的吧，竟然嫌棄自己活得時間長了，對我們沃爾家族竟然如此說話。”

剛才說話的那人就是此次的主事人，也就是所謂的二少爺。

摘下了頭套，漏出一副英俊的面容，但眼角的毒辣，卻毀了這種形象，不善的看着江漢珍說道：“興許是嫌自己活的太長了，不想活了吧。”

旋即不耐煩的說道：“我不想再看見他，永遠。”

聲音那股子毒辣與陰狠，隔着老遠，江漢珍都能感覺到道。

江漢珍嘆息一聲，還是自己身後沒有帶人的緣故，若是帶上上百個雷霆武士，事情就能好辦許多，很可能會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感應了一下肉瘤怪的方向，正在工廠中盯着外面，伺機而動。

就是感應到了他的氣息，才又一次露出頭來。

而現在的肉瘤怪氣息比以前要強悍許多，看來是最近沒有浪費時間。

江漢珍頓時放下心來，覺得自己不用動手了，施展了一個隱身術，消失在原地。

# 第三百八十七章 不予理會

“人呢？你們有沒有看見人？”

二少爺也被這種事情弄得有些轉不過彎來，目瞪口呆的問着身邊的士兵。

士兵不相信的揉了揉眼睛，等到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人確實已經不見了。

雖然他也在超凡者行列之中，但對於原地隱身，連一點痕迹都不留下的這種情況也沒有見過。

小聲的說道：“我也沒看見啊，這人就‘嗖’的一聲不見了。”

二少爺顯然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就問道周圍的一個士兵，說道：“你們呢？有沒有看見人去哪了？”

幾人都是一副搖頭，看見二少爺的面色越來越不善，一個作為狙擊的槍手說道：“二少爺，我剛才可是一直在瞄着他的，按道理很難有人能逃出我的瞄準範圍，這人就是原地消失的。”

“對，二少爺，我們的視線也沒再這人身上離開過，不可能看錯的。”

又有人很確信的說道。

而這時忽然消失的人，讓他們感覺到脊背升起了一股涼氣，手腳冰涼，甚至感覺下一刻人就會出現在深厚。

沒有等到這種恐懼繼續蔓延，一聲劇烈的怒吼聲從工廠中傳了出來，接着就在人群中發出一聲慘叫之聲，一個距離工廠最近的士兵被肉瘤怪抓在手中，並且已經將半截身子放進了嘴裏，鼓着腮幫子使勁的咀嚼着。

突然的事情讓這群人亡魂大冒，不等二少爺下令，一群士兵舉槍就向著肉瘤怪社稷。

一時間槍聲不斷，子彈犹如雨點一般的撲向肉瘤怪。

噗嗤嗤的聲音在肉瘤怪的身上響起，附帶破魔功效的子彈打進肉瘤怪的身體中，與邪氣接觸，冒出一簇簇青煙。

肉瘤怪吃痛的吼叫着，不但沒有逃跑，好像被激怒了一般，反而向著人群衝去。

跳入人群中，原地出現一個不大不小的深坑，散發的震蕩，將幾個士兵震翻在地。

一時之間，飛過來的子彈少了許多，肉瘤怪一手抓住一個，就往嘴裏塞。

而這時被震翻在地的士兵也反應過來，翻起身來就向著候面跑去，隨後各自找了一個掩體，就對肉瘤怪繼續射擊。

而這時候二少爺好像發現了什麼，就大聲喊道：“大家散開打，這怪物行動不夠靈活，只要我們別跟他硬碰硬就行。再加把勁，將他纏住就行。”

聽到二少爺的聲音，一群人好像有了主心骨，也不再各自對戰，而是有序的三人一組的分散開來，繼續向著肉瘤怪開槍。

但這些人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最中間行動不是很靈活的肉瘤怪。

無數的子彈打在肉瘤怪身上，每一顆子彈都會在肉瘤怪身上冒出一簇很小的白煙。

雖然一顆子彈對肉瘤怪造不成什麼威脅，但幾百上千法子彈同時打過來，還是能對肉瘤怪造成一定的威脅的。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看來肉瘤怪還是吃虧在的速度上，若是再這樣下去，遲早要被這群人耗死，損失一個肉瘤怪沒什麼，但這可是以後要當成能源塊的存在，決不能就這樣被人毀了。”

江漢珍以後要做的反應爐中，最大的能量來源就是這個肉瘤怪。

這肉瘤怪沒有什麼特別的天賦，有的就是個頭高，力氣大，氣血足，能夠儲存的邪魔之氣遠比一般的要渾厚數十倍，簡直是天然的能量來源，就沒有放棄的理由。

江漢珍默運吞雲吐霧之術，向著空中一抓，頓時凝聚出一團水來。

又控制着邪氣將水染成灰黑之色，接着將這團水分散開來，化為黑色的霧氣。

“起霧了。”

此時正在瘋狂射擊的一群士兵心中起來這個念頭，黑色霧氣瀰漫，遮擋四周的實現，不到一個呼吸，肉瘤怪那龐大的身影逐漸變的若隱若現，直至消失不見。

人群中頓時一整慌亂，他們所儀仗的就是活力能夠集中，還有肉瘤怪的行動不便，忽然出現的黑霧，將他們這一優勢徹底的給弄沒了，已經再難向剛才一樣，圍着肉瘤怪打了。

此時三少爺當即大喊一聲，“都不要慌，向外邊撤離，等我們撤離出黑霧之後在想辦法。”

一聲令下，讓士兵頓時穩定下來，有序的向自己的反方向撤退而去。

瀰漫的黑色霧氣中，時不時的傳來一聲慘叫，讓突然出現的黑霧中平添了一份恐怖。

即使內心再怎麼堅定，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心神難免會出現不穩，更何況是他們沒見過的手段，連解釋的辦法都沒有，所以並不能用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來祛除心中的恐懼。

江漢珍將這一切看的一清二楚，吞雲吐霧之術就是感悟天道之後，對自然之力應用的一眾法術，能在一定的範圍內，將自己變成天道，將自己的道理充實其中。

雖然攻擊力一般，但勝在範圍廣泛，就是將天空中的雲朵，轉化成霧氣的一種法術。

江漢珍的目的只是工廠之快地方，所以只是吸收了周圍的水汽，又在水汽中間加入了那種邪魔特有的黑色物質，讓整個工廠都變得犹如黑霧籠罩一般。

若是在霧氣中摻雜毒藥，那就是一個大規模殺傷性的法術。

只不過此時江漢珍也沒有毒藥在手，若是有的話，說不定還真會試試效果如何。

但此法術並非一片區域，而是形成了一個由霧氣籠罩的能量場，質押霧氣不散，內部就是類似於一個獨立的世界，這些人想走出來，也沒那麼容易。

果不其然，一群士兵身在黑霧之中，感覺自己在向後撤退，但在外人眼裡，就是這群人在霧氣中毫無目的的瞎逛而已。

無感已經被黑霧所迷惑，方向不辨別，北斗難尋，只是憑藉著自身意識中的磁場來便被方向，又怎麼比得過天地之力呢。

這群人在四處瞎逛的期間，肉瘤怪因為身體的強悍，並沒有受到多少影響。

嗅到覺得對自己有益的事物，就挪動着小山一般的身體，撲將過去，迅捷的伸出手，將士兵抓過來，就開始享用美味。

此時的二少爺手中捏着一塊巴掌大小的符牌，符牌上升起一道光暈，將他籠罩其中，根據符牌的力量，就能保證住自己的安全。

但他周圍的人越來越少，隨着數十聲的慘叫，聲音也越來越少，越來越弱，直到最後，連慘叫之聲也聽不見了。

而這時候江漢珍看着這位沃爾家的二少爺，目光中殺氣一閃，忽然一道刺眼的紅光從二少爺頭頂升起，高大三丈有餘。

“氣運如此隆厚。”江漢珍暗自皺眉，他也沒想到還能見到有些氣運之人。

這種氣運之人殺之會損害自身的福德，並非仙道所為，就是要殺，也要將其氣運泄去，才能動手。

雖然這點氣運還不被他看在眼裡，但現在只是一道意識，本身額氣運並不多，此時才剛剛立足，若是將之殺死，就會影響到自己的事情。

其實對於大氣運之人，江漢珍都不會無故殺之，或者以雷霆之事除去。

所常用的辦法就是讓其做些傷天害理之事，然後損傷福報，直到將其氣運消耗乾淨。

正所謂，天之道在於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若是不懂氣運變化之理，往往會因此而着了道，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氣運已經耗盡。

一個人若是沒有了氣運，又能做什麼事呢，即使有一腔熱血，也只能蹉跎度日，最終會默默的死去。

# 第三百八十八章 從容離去

既然現在這位沃爾家族的二少爺正是氣運昌隆之時，江漢珍也不準備動手殺他，因為本身氣運都嫌少，又怎麼可能做這些自損根基之事。

恰好，霧氣的能量將要耗盡，被霧氣籠罩的工廠中，已經能模糊的看見周邊的一些事物了，若再過上片刻，肉瘤怪這個龐大的物體，又會暴漏在這些人的眼中。

雖然這些人已經失去了能夠用圍攻之法殺死肉瘤怪的可能，但肉瘤怪也沒法將這群人一一殺之。

至於讓江漢珍動手，那時不可能的。

江漢珍自忖穿梭諸天萬界，又有哪次無緣無故的親手去殺人？

一般江漢珍想要弄死什麼人，都是以‘弱’之一字將目標弱化，最終都是被別人殺死。

即使他動手的，都是那些氣運成為負數，而且全身業力加身，或者不得不動手殺之的人。

雷霆之道攻擊力是強悍，但他可不會做那種親自動手之人。

在說這位沃爾家族的二少爺氣運不低，尤其是從他身上判斷出他所在的背後家族的氣運，與三十六號實驗室中所凝聚的氣運相差無幾。

江漢珍並不想與沃爾家族這麼早的就起衝突，以免被捲入無盡的是非之中，從而荒廢了自己的大業。

寰宇之中，不知多少原本前途遠大的修鍊者，就是因為半途上遇見一些有氣運者跟他作對的人，自此心神不穩，被牽扯在其中，因果糾纏，而難以超脫。

原本一個心明意正的修行者，被這些是非硬生生的拉低了自身的層次。

而那些與他有因果是非糾纏的人，因為接觸了高層次額生命，並向此生命進行靠攏，以後必定會將自己的生命層次提升一個台階，從而有可能超脫出原本的界限，向著更高層次的生命形態進發。

而這些原本前途遠大的修行者，因為被拉低了層次，最終成為別人的進階的墊腳石。

而這些人進階生命層次以後，永遠不會向後看上一眼，而他們會完美的將高層次者的道路繼承過去，並順着這條路繼續前行。

而給這些被拉低了水平的失敗者，留下的只是他們身上原本的弱點與無盡的哀怨。

江漢珍修行至今，也逐漸發現了這個問題。

那些個大神通者，從來不會與他層次低的人接觸，接觸的圈子永遠是那些比他們層次高的。

要說接觸，也唯有他們本身的傳承弟子，和一些親族後輩。

即使這些人，他們也不會過多的接觸，因為水是往地處流的，與一個生命層次極低的人接觸久了，自身氣運往往會向著低層次的轉移。

若自身不是和光同塵的帝王之人，就不會與生命層次低等的為度生物同流合污。

江漢珍所圖甚大，所以不想節外生枝，趁着霧氣還沒有散去，用心神將還有些不甘心的肉瘤怪招了回來。

在肉瘤怪上加持了一個隱身術，就帶着肉瘤怪向著高塔市的方向行去。

身後的黑霧逐漸散開，沃爾家族二少爺這時候也發現肉瘤怪消失了，但還是有些不甘心，就吩咐手下去尋找肉瘤怪。

又聯想到剛才來到這個地方的陌生人，心中斷定，肯定是那個陌生人所為。

不一會，去尋找肉瘤怪的士兵已經前來彙報，說那個怪物已經消失了找遍了整個工廠都被看見他的身影。

而這時二少爺就更加斷定一定是剛才那個陌生人所為，在暴怒之中吩咐手下，讓人全力尋找那個陌生人，必要時可以動用家族武力，需要協助時可以動用一切能動用的關係。

一通暴怒之後，最後又親自在工廠尋找了一圈，但是肉瘤怪好像憑空消失了一般，甚至連離開的痕迹都沒有發現。

最終還是心有不甘，決定在此繼續探查下去，他覺得這個肉瘤怪和那個陌生人並沒有走遠，而這個地方都是屬於高塔市的底盤。

最終決定留下兩人在廢棄工廠這裏盯着，其餘人就一起去高塔市駐紮。

其目的堅定，誓要將陌生人和肉瘤怪找出來。

···

沃爾家族二少爺口中的陌生人，正是已經帶着肉瘤怪一路前行至實驗室的江漢珍。

因為加持了隱身之法，並將肉瘤怪的氣息鎖在身體中，沒有絲毫泄露。

即使高塔市的超凡部門，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

原本對於工廠的打算，是要當個實驗基地，甚至做個能量轉化工廠。

但沃爾家族的出現，江漢珍還是決定先避開再說，這大氣運而又自命不凡的人，一般都不會輕易放棄目標。

若是跟他接觸，就會像牛皮糖一樣的陰魂不散的纏着你，若是你不去理會他，這種人就會感覺自己心靈受了傷，自此會進入一段時間的瘋狂。

若是永遠不接觸，這件事就會給這種人留下一種心靈創傷，只要被人刺激一下，又會進入瘋狂。

沃爾家族的二少爺，在江漢珍眼裡只是一個過客，他有自己的事情去做，自然不會去沾染別的是非。

將巨山一般的肉瘤怪安排進了三十六號實驗室的低下三層，原本低下三層是用來堆放雜物的地方，如今肉瘤怪無處可去，索性將之安排在地下三層。

到了此時，江漢珍也顧不得找人清理，直接用搬運之法將這些雜物全部搬到了院子中。

然後就將肉瘤怪用穿山術扔進了地下室中，吩咐了戴麗一句地下三層他現在要用，就一頭鑽進地下三層開始布置起來。

作為現在實驗室的掌權者，戴麗對於江漢珍的話自然不會質疑，也不會去多問，立即找了人手，將這些雜物開始規整，用儘快的速度恢復實驗室的外觀。

對於戴麗幾人的行事，江漢珍還是很放心的。

這幾人頭腦靈活，經過一番歷練也成長不少，深諳江漢珍所傳的生存之道。

不該問的從來不問，就是聽到了也裝作沒聽到。

不該看的也決定不去看，就是看見了也裝作沒看見。

對於江漢珍做什麼，他們從來都不去質疑，只要安排的，就去做。

深諳生存之道的他們，並不會因為心中的疑惑，或者好奇，而提出十萬個為什麼。

# 第三百八十九章 渾天陣法

地下三層中，不斷的有材料從外界送入其中，地上又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雜物。

即使內部的空間寬敞，放一個小山一般大小的肉瘤怪也綽綽有餘。

但四處散落的各種材料，讓原本空曠的空間變得有些擁擠，若不是江漢珍想要去東西直接用搬運之術直接拿過來，就連下腳的地方都找不出幾個。

在地下三層的最中間，已經做出一個巨大的水池，肉瘤怪就被束縛在最中間。

水池中畫滿了神秘的符號，在燈光下邊的更為顯眼，給整個空間增添了一些神秘。

而此時江漢珍正在用自身真已經與地脈連接在一起，通向整個大地的脈絡，並且有地脈中的那種異種能量通過地脈走向匯聚於此，用來滋養肉瘤怪。

“邪惡存在要想在這方世界有所作為，必定會通過氣運連接之法或者能量輻射之法，對此界進行侵染。”江漢珍想到，“既然如此，肯定會先播撒誘餌，將自己本身的能量播撒大地之上，一次來侵染世界生靈，迷惑意識，成為自己的眷屬，而作用在此界的就是這種遊離在空氣中的異種能量。”

“若是植物將此吸收，經過一個生長周期，必定會歸於大地之中，如此反覆，這等存在的大部分威能怕要回歸與大地之中，而地脈就是存在於大地的脈絡，只要通過地脈，就能將這些力量全部吸附過來。”

江漢珍又看了一眼在反應池之中的肉瘤怪，和這一個用作能量轉化的地方。

“而渾天如意陣的作用就是要讓這個能量轉化池犹如天地一般，有自主轉化能量的功能，長此以往的不見效果，外面那個存在肯定會不甘心，繼續的將自己的力量播撒大地，到了最後，與此界因果相連，再也難以超脫。”

江漢珍明悟了自己的打算，先是用除塵術將散落在地上的元件灰塵清理乾淨，接着就控制着每個分離的元件開始組裝起來。

先是更重犹如導管一樣的半法器元件，連接在肉瘤怪的各個穴道節點之上，被稱為穴位的地方。

接着就將導管上連接着各式各樣的轉化器，而這些轉化器的作用，就是將肉瘤怪自身的能量轉化為最基礎的電能。

最後將數個變壓器將連接在其上，這才作罷。

看着簡單粗糙，但卻能將邪惡能量轉化成最常用的能量，就有一種重大意義。

“傳說中後土化輪迴不外乎如此，而如今卻有邪魔化能量，也算是功德無量。”

江漢珍甚至還有一種猜想，就是要將這個轉化程序變成一個循環系統一般的東西，若真是如此，那這方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有了利用星球能量的資本，也算是一種文明的進化。

至於能否成功，一切還是在設想之中，江漢珍對此並不着急。

做完這一切，就起身離去，推開了已經塵封一年之久的低下三層大門。

入眼的是就是兩個衛兵正在么外站着，看拜訪的一些物品，江漢珍就知道是有人在這裏安排了崗哨。

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就是在等待自己出來。

兩個衛兵瞬間站起身來，對着江漢珍行了個禮，眼神中帶着驚喜。

見江漢珍微微點頭，一個衛兵就立即說道：“院長，您出來了，我這就去彙報副院長大人。”

說完就給身邊的士兵交代一聲，轉而到了身邊的一座類似於電台一樣的東西面前，開始有頻率的敲打起來。

江漢珍看的暗暗點頭，電台這種利用頻率波段來傳遞信息的方式，在閉關之前就將一些猜想說給了幾人聽。

雖然只是說了一些大致的原理，沒想到幾人真的將電台給研究了出來。

不但如此，還用自己一點小小的提示，製作出了類似摩斯密碼的這種方式來傳遞信息。

此界遠程傳遞信息大多用的事信鴿或者飛鷹之類的，即使再迅速，要傳遞信息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這種遠程傳遞的方法就不同了。

千里之外瞬息而至，只要收到頻率波段，將之翻譯出去，信息就能到達。

三長兩短，三段兩長的方式犹如《易經》密碼一般，不但可以解決問題，甚至還包羅萬象，数字傳遞信息之法，用在這上面相得益彰。

江漢珍看了一眼電台，就沒有再關注，就問道衛兵。

“你剛才稱呼我為院長，可是三十六號實驗室出現了什麼變化？”

“是的院長。”

衛兵應聲而道：“在您閉關之後，我們三十六號實驗室在一個多月後，就有了充足的資金，就開始對實驗室進行改造，買下了整個荊棘大道，並以此為中心，向外擴散，最終將三十六號實驗室改建成現在的三十六號科學院，您就是院長，而戴麗大人為第一副院長，而加隆，凱文，漢森三位大人也屬於分管不同事物的副院長。”

江漢珍又問道：“那我們科學院現在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衛兵搖頭說道：“對不起，院長，這些屬於我們科學院的機密事件，我們這個層次還不清楚。”

江漢珍隨即也就沒有多問，能將保密制度做完善，也算是一種成熟的標誌。

許多事情的失敗不是敗在個人實力上，而是敗在消息的泄露之上，而對秘密的把持，就是一個人，一個組織，甚至一個國家成熟的表現。

“看來他們幾個發展的不錯。”

江漢珍暗道一聲，也就沒繼續問下去，有什麼事情問戴麗或者加隆幾人就行。

就此走出了地下三層，準備在外面等待戴麗幾人的到來。

# 第三百九十章 一年近況

等到江漢珍走出實驗室的時候，才發現外面的建築早就變了樣，原本的三十六號實驗室原址，四周安排而體質道已經達到武士標準的衛兵在此處守候。

而且真槍實彈的守候這裏，儼然一副軍事禁區的架勢。

而外界所有的建築，都好像變了個樣，都是一些用磚石外加金屬製成的高樓大廈，風格與一年前沒有絲毫相似，充滿了奢華與科幻，儼然一副鋼鐵城堡的架勢。

江漢珍看着自己腳下的這座小院，若不是沒有感覺到任何超凡之力對此地進行改造過，說不定就認為是有人用挪移之法，將整個院子全都搬到了這裏。

當然，此界的修行程度，還沒有出現那種能夠移山填海，拔宅飛升之人。

江漢珍並沒有等多久，就見到一道倩影從遠處飛奔而來，從老遠的就感應出來人就是自己交代管理實驗室的戴麗。

戴麗進門，立即欣喜道：“江先生，您出來了。”

江漢珍頷首微笑道：“對，剛將事情忙完，不知可否說說最近一點所發生的事情，我們的事情進展如何。”

戴麗早已脫去了以往的那種稚嫩，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幹練，容貌似乎是倒轉了回去，全身皮膚隱隱透漏着光澤。

江漢珍觀察，此是的戴麗已經到了超凡二階的程度，修行已經到達培養元神階段。

如此迅速，江漢珍也沒有想到，但看到其頭頂青氣蓋頂，就瞭然了。

祛除邪穢，推動世界發展，對世界有益，自然會有氣運加身。

但四周無盡的黑暗氣息纏繞，好似要將青色氣運湮滅一般，青氣左右晃動，似乎有些不穩。

江漢珍就斷定實驗室一定面臨着很大的壓力，但從氣運上來看，似乎是遇到了什麼難題，而這些壓力必定來自於外界。

財帛動人心，三十六號實驗室所創造的財富，任誰見了都會覺得眼紅。

若是分潤不到，肯定會聯袂而來，集體針對。

遙遙領先是好事，但也要有遙遙領先的武力來守住這份榮耀，不然是禍非福。

“自從先生閉關修鍊之後，我們第一個成果在一個月後就見了效果，就開始繼續擴大投資，準備做第二個成果，但沒想到有人想要收購我們實驗室，並且以武力解決···”

戴麗說了簡短的大概十分鐘，就將大致的情況說明了。

江漢珍也從其中戴麗輕描淡寫的話語中，琢磨出了其中的辛酸。

自江漢珍閉關之後，戴麗就負責主持大局，但在一個半月之後準備繼續擴大投資，沒想到就遇到了不可抵抗的壓力。

實驗室的武力還在初創，當時也並沒有引起幾人的重視，因為武力的不足，所以吃了虧。

江漢珍知道這些人以前根本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不重視武力也能說的過去。

和平的日子過久了，根本就想象不到戰爭的殘酷。

也是因為尼爾並沒有讓江漢珍失望，本就是一等一的大家族，不但穩住了家族產業，而且還經過這項成果取得了跟大的發展。

甚至在不計消耗的情況下，訓練出上千的雷霆武士，功法當然是江漢珍最初推演的《迅雷武士基礎法》。

即使如此，也能在苦練之下，讓一個普通人成為武士，與此界一階的超凡者相差無幾。

即使遇上二階的超凡者，也能用人將超凡者圍攻而死。

不但如此，還組建了家族私軍，與龐大基數的護衛隊，可以說是威震自由聯盟。

不但保護了自家的產業，而且還分派出一部分人手，開始護持三十六號實驗室。

在克魯斯，潘西，麗莎等人的協助下，也算是穩住了三十六號實驗室。

自此幾人暫時停止了繼續放出研究成果的打算，而是一心投入訓練衛隊之上。

產業收縮，經過半年時間的發展，也算是暫穩了腳跟。

但每天都要進入無盡的間諜糾紛和莫名其妙的官司之上。

如今的三十六號實驗室已經改建成了三十六好科學院，還有就是積累了大量的資金，至於其餘的發明項目，都還處於自用階段，並沒有因此而推出去。

這些就是幾人一年之內的成果。

雖然與他預期的目的有些偏差，但能做到這樣，都還是幾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也算不錯了。

江漢珍對此還是十分滿意，不吝嗇誇獎道：“你們做的不錯。”

戴麗瞬間感覺自己有些累了，有些想哭的衝動，漏出一副疲憊的面容說道：“多謝先生誇獎，我們沒有重視先生的囑託，而輕視了那些商人對利益的追求，還請先生責罰。”

江漢珍笑着說道：“這些事情你們也沒經歷過，都是我一點小小的安排而已，能做到這樣，也算是根基穩固，守住了這份家業，已經算是很好了。”

戴麗緊張的心終於放了下來，誠懇的說道：“還請先生主持大局。”

江漢珍並沒有就此答應，而是問道：“他們三人呢，都去了哪裡？”

戴麗面色有一種猶豫，似乎是南一開口，最終還是硬着頭皮說道：“他們三個去跟沃爾家族談判去了，沃爾家族掌握了以前先生簽訂的一份契約，是一個叫約翰的人提供的，說是三十六號實驗室是這位叫約翰的所投資的，要分出我們實驗室的股份。”

約翰此人，江漢珍也記得，就是一個為了找個好女朋友，而做出投資的那個少年，但契約最終沒有簽訂。

江漢珍皺眉說道：“這種契約是有一份，但最終約翰家的那位管家並沒有按照契約簽訂，這份契約是假的，難道這些人拿着一份假的契約能狀告成功嗎？”

戴麗也有些面色為難的說道：“我們知道這是假的，但當初簽訂契約的那位管家在一個月前自殺了，但是公正部的人卻認定這是真的，而且現在契約也不再約翰手中，而是被沃爾家族的二少爺維斯特用三百萬金幣收購了過去，正在通過自有聯盟的官方渠道維護自己的權益呢，”

“雖然我們知道這是欺詐行為，但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們，認為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存在違約行為，若是不履行契約，就是動用王國武力解決。”

江漢珍頓時眼中出現一道殺氣，沒想到不理會沃爾家族的二少爺這種人，任其自生自滅。

卻沒想到因果之道這般強大，竟然將這種人給牽引了過來，還將實驗室的幾個人給壓得喘不過氣來。

其實想起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三十六號科學院賺取了龐大的財產，這是許多人都能看的見的。

犹如三歲孩童懷抱黃金過鬧事，不把自己丟了都不錯了，還指望能把黃金帶回來？

即使沒有沃爾家族的，還會有別的家族的人來對付三十六號，歸根結底，都是自身武力不夠。

若是三歲孩童拿的不是黃金，而是隨意能殺傷一大片的武器，說不定在這些見了躲都躲不及，又怎麼可能圍上來。

歸根結底，都是自己這方的武力不夠強大。

江漢珍就問道：“接下來你按照原本的計劃進行，其餘的事情由我來解決。”

“可是？”戴麗猶豫片刻，說道：“高塔市政府已經給我們下達了停業整頓通知，在這件事沒有解決之前，不許我們從事任何活動···”

江漢珍一聲冷笑，說道：“高塔市的通知是高塔市的通知，不是我三十六號的通知，我不想有任何外來力量干涉我們三十六號的一切事物，哪怕是最不被看重的後勤人員，記住，是任何人。”

戴麗看着江漢珍散發著冰冷的殺氣，讓她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但這種殺氣不但沒有讓她害怕，甚至眼中卻亮起了一道希望光芒，心道傳聞中江先生修為深不可測，興許能解決現在所有的問題。

挺着被波及的殺氣，說道：“是，先生，我會按照原本的計劃施行。”

但想起外界那種能壓得她喘不過氣來的壓力，不免有些擔憂。

而這時江漢珍說道：“通知加隆，儘快返回，讓在實驗室的所有衛兵集合，待會我會親自安排。”

“是，先生。”

戴麗雖然有些疑惑，但還是應了下來，至於江漢珍召集衛兵的事情，戴麗雖然有些猜測，但還是有些不解。

因為在他的印象中，這些衛兵的能力好像有些差，雖說已經有許多不如武士的人，但在每次的與外界爭鬥之時，不管人多人少，都是以失敗告終。

以這群人的戰鬥力，又能有什麼作用。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九十一章 散兵游勇

原本戴麗還對衛兵抱有着極大的希望，希望這些新培養的衛兵都能夠成為三十六號實驗室的保駕護航之人。

可哪想卻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散兵游勇，即使投入多少自己，都很難有什麼大用。

當即就召集了在三十六號的所有的衛兵，人數有一千二百人之左右。

三十六號實驗室總共也就兩千衛兵，除了分散在外面負責照看產業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被集合了起來。

用了一個小時，一千兩百人全部集中到了科學院訓練營的一片空地上。

江漢珍看着稀稀拉拉，交頭接耳走過來的這群衛兵，頓時有一股怒火燃起。

這群人不到那沒有一種軍人那種雷厲風行的樣子，甚至連最基本的幾率都沒有。

作為成為武士不弱於超凡者的人，一個簡單的集合都話了將近一個小時時間。

就是普通人組成的進隊，訓練上三個月都比這個強。

若是這種樣子能夠護住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產業就怪了，別說為三十六號保駕護航，就是能把自己保護好鬥不錯了。

等到集合完畢，戴麗就上前說道：“院長，所有人都集合完畢。”

“你先推下。”江漢珍對這戴麗淡淡的說了一句，面無表情的樣子，讓戴麗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江漢珍搖了搖頭，讓加隆訓練，其實也是沒有了更好的人選而已，若是有更好的人選，肯定選擇更適合的。

能將人集合在一起，也算不錯了，對此他也沒有多少想法。

一千二百人黑壓壓的一片站在下面，不時的偷看江漢珍一眼，然後又接着交頭接耳，好像是看見了什麼稀奇之事。

“鬆散，無紀律。”

江漢珍看到這群散兵游勇的第一個想法。

這樣的衛隊能有什麼戰鬥力就奇怪了，簡單來說，就是欠煉。

但這都不是重要的，還有重要的就是這群人的氣運並沒有一體，而是分成了好多種類。

有背的氣運夾雜來其中，而且不屬於三十六號的氣運。

那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這其中有些人就是別的人安插在三十六號實驗室的探子。

江漢珍仔細數了一下，有一百八十人之多。

對於這些人，任誰見了都會深惡痛絕，永除後患是這些人最後的結局。

江漢珍一個也不想留下，但也不會白白便宜了這些人，享受了三十六號實驗室在他們身上分出去的資源，那就必須要賺回來，直到將這些人最後的一點勞動力都壓榨乾凈。

到了此時，江漢珍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就問身邊的戴麗說道：“我們在城外還有沒有購買的地方。”

戴麗想了一下，說道：“有的，原本我們在高塔市外購買了很大一片地方，準備建設工廠，但是因為最近事情有些多，所以一直沒有得到實現。”

江漢珍點頭說道：“先將這些地方準備好，準備建設事項，待會我會給你準備圖紙。”

想了一下，江漢珍繼續說道：“人手方面找些工程方面的專業人才就行，至於建築工人，我們有現成的。”

江漢珍說著，看了一眼下面站着的這群散兵游勇。

戴麗頓時反應過來，說道：“先生，他們都是一些武者，做這些事是不是有些不合適。”

江漢珍奇怪的看了一眼戴麗，說道：“這些人是武者，但連最基本的保護任務都完成不了，要他們有什麼用處。”

戴麗瞬間不說話了，也沒有繼續去想這些人心中的顧慮。

而是說道：“是先生，我這就去辦。”

戴麗退下去之後，江漢珍繼續看着這群人沒有絲毫停下來的架勢，甚至越演越烈，更有甚者，還叫囂着要離開做自己的事情。

江漢珍看了一眼，這群人實在是沒救了，從這點就可也看的出，加隆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好，甚至很差。

也只有一支，人數不到百人的方陣，站姿還算像個樣子，尤其是領頭衛隊長身後的前幾排，站姿挺拔，精神高昂，江漢珍不禁多看了一眼這個衛隊長兩眼，到哪也沒多關注。

將這些人的情況看了個大概之後，也記住了這些人中的那些探子，這才說道：“待會所有衛隊長以上的留下，包括副隊長，其餘人解散。”

“搞什麼嘛，叫我們來有不說話。”

人群中頓時有人元氣十足的說道。

“就是，叫衛隊長集合，把我們叫來干什麼，這不是玩人嗎？”

“別說了，走吧，誰讓人家是院長呢。”

“在這樣下去我看這裏遲早有敗了，我有一個朋友說了一個消息，這三十六號已經癟好多人盯上了，甚至可能還會用武力解決。”

“真的假的。”

“我騙你干什麼，我家親戚的表格就在城衛軍中工作，這可是內部消息。”

“那我們可要趕緊想辦法找下家了，說不定還會被牽連道。”

無數的聲音傳入江漢珍的耳朵中，這些人說的話看似小聲其實聲音很大，甚至周圍許多人都能聽得見。

雖然隔得很遠，但在所有的聲音都能被江漢珍接收到。

從燥雜的聲音中選取了一些有用的消息，就比如剛才這幾人的談論。

看似一個簡單的跳槽事件，但其實是代表了三十六號的人心已經不穩了，甚至在內部逐漸有一種謠言產生。

人心渙散之下，又怎麼能夠保證有什麼戰鬥力，指望這些人為三十六號保駕護航，還不如依靠自由之城的城衛軍是在點，城衛軍雖然私心重，但只要收了錢，事情會辦好。

不像這些人，不但拿三十六號的薪水，還想着散布謠言，甚至拉攏人跳槽。

若是實驗室的科研人員作出這些事江漢珍還能理解，但作為衛隊這樣的掌握極大殺傷力的人做這樣的事，江漢珍就覺得的有大問題了。

從此可以看得出，現在的三十六號科學院表面光鮮，其實內地里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江漢珍嘆息一聲，最後決定還是將衛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比較好。

人群晃晃悠悠的散去，而剩下的事一些衛隊長，以及副衛隊長中這些人。

這些人還算有些紀律，不然也不會做到衛隊長這等職位上。

等到這群人全部集合，已經過去了一刻鐘時間。

在這就群人茫然的神情中，江漢珍說道：“衛兵一小時集合，你們一刻鐘時間，這些我都不想多說什麼，以後我不想見到這些事情發生，我需要的只有兩個字。”

“服從。”

“院長，加隆副院長安排我們做事的時候，都是跟我們商量的，您這樣是不是有些過了。”

一個衛隊長在下面試探性的說道。

“是嗎”，江漢珍看了一眼下面的眾人，說道：“還有誰有這個想法，有這個想法的人站出來。”

底下的一群衛隊長看着江漢珍沒有什麼表情，很難猜出江漢珍的想法。

但還是有人覺得以後絕對不能讓人拿捏住，不然以後怎麼可能在衛隊過自己的瀟洒日子。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九十二章 整頓軍威

江漢珍看着下面的人表情不一，對這些人的想法也猜出許多，但他沒有去管這些人有什麼理由。

秉承了修鍊雷道之人的作風，不聽話的一律清理出去。

剛才說話的那個衛隊長第一個站了出來，有第一個就有第二個，有第二個就有第三個，最後抱着法不責眾的心思，已經有一小半的人站了出來。

這幾人一副你能拿我怎樣的樣子看着江漢珍，覺得法不責眾，若是懲戒不了，看你怎麼收場的心思看着江漢珍。

江漢珍搖頭冷笑一聲，說道：“你們被解僱了，可以走了。”

“什麼？加隆副院長不會同意的。”

“這不合規矩，我們已經簽訂了合約，你這樣是屬於違約。”

七嘴舌的說話聲音頓時響起，他們一些人站出來的目的就是爭取更多的條件，並不想急催離開，因為在三十六號實驗室給他們的酬勞可都不低。

而且還傳授了他們修鍊之法，讓他們成為了堪比超凡者的武士。

但有一點卻是江漢珍感覺到很滿意的地方，原本將想要清理出去的一部分人的修為費去，到哪看了他們修鍊的方式，江漢珍覺得就沒有必要了。

這些人會的只是凝練雷霆之力，和一些使用雷霆之力的方式，那種能夠將邪氣轉化成雷霆之力的方式這些人卻不會。

也就是說即使這些人離開，也不能繼續修鍊下去，最多就是使用一些進補，來維持現狀而已。

而進補之物就沒有便宜的，這些人的出生地位都不是很高，家財萬貫之人幾乎沒有。

這也就斷絕了這些人能繼續修鍊的可能性，維持不住日常消耗，就是能保住現在應有的境界都不錯了。

修鍊之道沒有那麼簡單，即使比較容易入門的武士修鍊之法。

就已經牽扯到了人體骨骼，氣血搬運，如何增長氣血，身體肌肉，骨骼凝練，甚至還有深層次的精神修鍊。

若要按照正統方式修鍊，沒有三年根本不可能入門。

這些在短短一年之內就成為武者的人，不走一些偏門之道根本不可能成功。

江漢珍神識查看了一下學院，發現在一處堡壘一樣的建築內，內部的雷氣遠遠超過外界遊離的雷氣，是一種類似於奪靈陣的聚集陣法。

陣法粗糙，原本是江漢珍用來製作核心的元件能量塊上的陣法，沒想到幾人竟然用到了這個上面。

也讓他們明白了術業有專攻之言，也地戴麗加隆幾人將衛隊管理的亂七糟表示理解。

兵道看似簡單粗暴，但大都是在一些細微支持見真章，其中將，兵，令，陣，法五大要素樣樣都要精通，若沒有一點文化底蘊，只能是一個衝鋒陷陣之人，想要做一個統帥，是萬萬不可能的。

即使有，在江漢珍見到的人中，還沒有出現過。

幾人對於研究重視，對於武力的大意，也讓江漢珍更加體會到了生不可帶兵的弊端。

從這些人趨炎附勢，妄想着跟自己談條件就可以看得出。

站出來的幾個人大聲的叫囂着，有的甚至見到江漢珍不說話啊，就站出來說道：“不敢就不幹，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有這身本事在身，去哪裡不能過的滋潤。”

“我也去。”

立即有人也跟了出去。

江漢珍看着這些站出來的人，笑着說道：“那請各位在一刻鐘時間內脫下軍服，然後離開三十六號科學院，若是過了時間，就別說我不講情面了。”

逐漸的分成了兩派，選擇離開的人，江漢珍再也沒有理會他們，而是看向選擇留下的人。

江漢珍冷視一眼，然後對着剩下的幾個人說道：“你們剩下的人都是想要留下來的，那我就宣布現在的調整。

你們中間有衛隊長選擇離開的，現在副衛隊長擔任衛隊長，衛隊長和蝠隊都離開的，那就再你們這些剩下的人中間挑選過去一個擔任衛隊長。”

那些隊長走了的副隊頓時一整激動，如此容易就陞官了，這可是與每月的酬勞掛鈎的。

一個衛隊長的酬勞要比副對多出來三成，再加上一些福利，還有不小的權利，讓這些能有有希望之人都市眉開眼笑，看道江漢珍都覺得和善了許多。

江漢珍看了一眼，接着說道：“但不要高興的太早，我需要一支能打仗，敢打仗的部隊，明天我會召集所有人集合，我需要你們在一刻鐘集結完畢，都約束要你們的下屬，誰若是不能，就給我滾蛋。

若是有不聽話的衛兵，直接可以開除，這是我給你們的權利，希望你們不要心慈手軟，而害了自己的前途。”

“報告院長。”

一個衛兵大聲的說道。

江漢珍看了一眼衛兵隊長，就是剛才觀看集合人員中，站姿最端正的那一方陣的衛隊長。

此人給他留有影響，對軍隊之事也比較了解，江漢珍面色稍緩說道：“講。”

衛兵猶豫了一下，但還是選擇說了出來。

“我們都沒有進行過這種軍士訓練，要在短時間之內做到這些，肯定不可能，可否寬限幾天。”

江漢珍看了這名衛兵隊長一眼，心中暗暗點頭，這衛兵隊長看似教條件，其實是在默認江漢珍將這些似乎是社會雇傭人員的散兵游勇當成部隊一樣來對待。

若是這群人都裝作聽不懂，江漢珍就不得不用非常規手段了。

還好，有人還是想明白了，如今自己改變軍規，就是大勢所趨。

說讓人離開，就讓人離開，絕不含糊。

沒看見那幾個已經選擇離開的人呢，江漢珍說讓他們離開之後，就再也沒有理會過他們嗎。

其中有幾個人在一邊叫囂着，江漢珍就是裝作聽不見，看來是要動真格了。

而這位士兵顯然是看出了江漢珍意圖。

江漢珍雖然覺得這人還是懂的審時度勢，但還是覺得要訓練一番，就說道：“這些我不管，我要在明天看到效果，這是你的事，我給你一個權力，這些人若是不服從命令，你可以全權處置，就是在這的一些衛隊長，副隊長，你也可讓他們滾蛋，我只要一個目的，就是絕對服從。

聽明白了沒有。”

“明白，院長，保證完成任務。”

這名衛兵隊長大聲喊道，身體在瞬間站得筆直，似乎是有過軍旅生涯。

你是不是當過軍人，“你是不是當過軍人？”

衛隊長面色有些複雜，又有一些恨意的說道，“回院長，我在蒼狼王國第三軍團當過十年兵。”

江漢珍看着這位衛兵隊長一副嘗遍酸甜苦辣的樣子，心中暗道。

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既然有故事，那就不會輕易放棄這個職位，正因為這個職位能給他帶來希望，所以才會選擇。

至今能做到衛隊長的這個位置，想來對這裏十分重視。

又看了一眼他的氣運，與三十六號實驗室聯繫比較緊密，江漢珍才覺得自己的這個決定沒有做錯。

時至今日，他才發現若是他沒有了這身修為，比常人也強不了多少。

當然這份修為也包含着精神境界上的推演之道。

經歷世界無數，也見過許多天縱奇才之人，若是這些人都到達他這個境界，倘若兩相針對，還不一定是這些人的對手。

就那此界來說，想要親自組建一份自己的勢力，因為一個疏忽，就弄的有些混亂。

也是因為低估了這個世界的底蘊，想要做一些改天換地之事，也不是很容易。

此時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將心用在這些上面，想要當甩手掌柜，還真是欠點火候。

本就不擅長自身道理掠奪，只能通過爭奪氣運之法，想要做成此事，身邊的人才必不可少。

面前這位一身雷厲風行之人就是一個人才，江漢珍開口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報告院長，我叫費南德。”

還是一副軍隊的作風，一絲不苟的認真回答道，聲音洪亮，作風還是很硬。

江漢珍點頭道：“費南德，我記住你了，期待你接下來的表現。”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九十三章 軍事人才

江漢珍安排完事情以後就離開的原地，而費南德作為新的衛隊長官，自然當仁不讓開始施行職權。

先是對着這些留下來的衛隊長開始安排任務，接着又看了一下時間，頓時開始對那些已經選擇離開，但還是無動於衷的人開始發難。

下令將這些人全部抓了起來，關進地牢之中。

接着開始大刀闊斧的開始整頓衛隊紀律。

在這些衛隊當中，費南德手下的衛隊成員紀律相對來說比較言明，頗有一種令行禁止的感覺。

當然，也有一大部分是關係戶進來的，對於這些，即使不是精銳，也能聽清楚最基本的命令，算是在衛隊中最為精銳的一支。

有這些人打底，做起事來也就方便了許多，以這些人成立督軍隊伍，對所有士兵進行監管。

在其中挑出散布謠言擾亂軍心，煽動作亂中的帶頭之人，一律抓起來關進地牢，分開關押，暫時不予理會。

原本是要給這些人一下教訓的，但考慮到江漢珍給他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天時間，第二天就要看到效果，只能以雷霆手段來處理。

至於不聽話的，一律關起來，在這個節骨眼上，沒有人會有閑工夫理會這些。

經過一次整頓，這些士兵即使再怎麼鬆散，也有些害怕。

自然對命令算是暫時聽從了，至於怨氣，只能暫時壓下。

而在第二天，江漢珍又讓士兵集合一次，這次事件比昨天快樂一些，但也達到一刻鐘。

江漢珍沒有多說一句話，轉身離去。

雖然江漢珍沒說，但作為新任長官的費南德可不會這樣認為，立即讓人開始對衛隊開始訓練，而他自己，拿着一份早就準備好的作訓大綱追上了江漢珍。

“院長大人，衛隊代理大隊長費南德向您報道。”

費南德在江漢珍身邊，立即大喊道。

“什麼事？”

費南德將手中的一個文件夾遞給江漢珍，說道：“院長大人，這時屬下做好的訓練大綱，是根據蒼狼王國的軍團訓練情況，結合我們三十六號的情況改編的，是否按照大綱進行，還請院長指示。”

江漢珍拿過訓練大綱，隨意的翻看了一眼，都是些基礎紀律的訓練，還有戰術戰法的訓練，但難能可貴的事思想訓練。

江漢珍暗道還是很不錯的，但其中思想之上，與自己雷霆之道有些出入。

思索片刻，就說道：“不錯，以後就按照這個去執行，但是思想訓練的還有些問題，我先看看，好了我會通知你。”

“是，院長大人。”

費南德行了個軍禮之後，面露喜色，江漢珍對他作訓大綱的肯定，也說明江漢珍對他的認同。

有此事，費南德也對接下來的事情有了許多自信，有了指示，費南德立即就去之執行了。

在以前衛隊中的訓練，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亂七糟，一塌糊塗。

除了每日的武士修為訓練，其餘的可以說是東拼西湊，不知從哪道聽途說來的，毫無章法。

在他看來，這樣的衛隊能成事就怪了。

而且衛隊中的還有各方派來的探子，不但將三十六號的消息泄露出去，就連衛隊的幾次對外行動都泄露出去。

這群人即使在怎麼差勁，也都屬於武士行列，怎麼可能輕易的就失敗了。

每次都遭受別人的圈套，以至於三十六號實驗室對衛隊越來越不重視，就連作為衛隊最高長官的加隆都被打擊的有些萎靡不振，更別說其他人了。

對於這些內奸，他已經看出了許多，以前因為加隆的性格不夠強硬。

他不是沒有彙報過加隆，只不過都是因為加隆被打擊的次所多了，這些內奸牽扯不下上百個勢力，大刀闊斧的清理內奸，就害怕將這些人背後的勢力激怒。

三十六號實驗室已經四面樹敵，若是一次性得罪上百個勢力，就有顧慮了。

總之，費南德覺得先將自己已經確定的內奸控制起來，等到過两天，就去向院長彙報此事。

等到江漢珍回到中心大樓的時候，就聽到加隆，漢森和凱文已經想寄回來的消息。

立即將幾人招了過來，一進門三人先是見禮一番，之後加隆就開始告罪。

“先生，都是我的錯，若不是我不懂得軍隊管理之道，我們實驗室也不會落到如此境地。

原本我們可以靠武力打開自由聯盟的市場，可是我的接連幾次失誤，才讓我們的衛隊多次受挫。

讓您失望了，您要責罰就責罰吧。”

還沒等江漢珍開口，凱文一臉愧疚的也趕緊說道：“先生，此事怪我，若不是我在前期有了大額資金之後，卻一心想着發展商業途徑，我們為了衛隊之事也開過幾次會議，是我覺得在自由聯盟中發展衛隊有些多餘了。

原本以位自由聯盟的法律健全，警署公正，沒想到自由聯盟和那些大家族大財團是一丘之貉，是我錯孤了形勢，不然也不會對衛隊發展不重視。

如今衛隊發展成這樣，我也有很大一部分責任。”

江漢珍看着納悶，而一邊的漢森也接着說道：“先生，這事我也有責任，原本我以為我們作為研究之地，犯不着與別人動用武力，可我還是低估了那些人的貪婪。

最後發現這些人對於利益的追求幾乎成了一種本能，我與一群利益熏心之輩打交道，還不做防備，也沒去支持加隆學長，是我的錯。”

三人的一陣道歉認錯，讓江漢珍一陣搖頭。

“我進入見你們，可不是聽你們道歉反思的，而是來與你們商討解決問題的。”

“出了問題我們不怕，只要解決就行，及比如現在，哪個地方不對勁，就專攻哪個地方，而不是想責罰誰。

你們幾人在實驗室也是最早的一批，道如今也屬於元老級別的人物，只要你們不放棄，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加隆對此最為關心的問道：“先生，可否將這次機會給我們，我們將功補過。”

江漢珍點頭道：“機會本就是給你們的，你們這一年的挫折不算什麼，但要長點記性。”

又是一聲嘆息，說道：“我們最大問題就是衛隊之上，其餘的都很順利，這都是你們的功勞，這點不容質疑。”

江漢珍又對幾人說道：“你們的能力從來沒有質疑過，科研能力才是你們所擅長的，至於武力方面，缺乏了一點鍛煉而已。

不必再此事上糾結，去按照我們的發展計劃進行。

武力方面，自有我親自處理。”

“是，先生。”

凱文和漢森兩人應了下來，但加隆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江漢珍稍微一猜，就明白他應該還在衛隊失敗之事上糾結。

就問道：“怎麼了，加隆，孩子啊糾結衛隊一事？”

加隆咬了咬牙，說道：“先生，我想繼續待在衛隊中。”

江漢珍搖頭道：“再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是好事，但我們三十六號中你這等人才放在該去的地方，是能發揮你十倍甚至百倍的價值，衛隊雖然重要，但都是為可續研究服務的，不是說不重要，兩者互為表裡，但你最大的優勢是在實驗室，而不是衛隊。”

加隆面色一整變化，一整糾結，最後還是說道：“這道理我明白，研究之事我不會落下，但我若是不去衛隊，以後就是成就再高，想起今日之事，始終是一種遺憾，還請先生成全。”

漢森和凱文兩人一個勁的扯着加隆，使勁的使眼色，也在暗示着加隆不要如此輕率。

但加隆好像死了心一般，一副誓不回頭的架勢。

江漢珍猶豫了，說真的，加隆過去是一種浪費，對於三十六號的價值遠遠低於去實驗室的價值。

但若是不去，難免會留下心理陰影，或許失敗可以用別的成功來代替。

可人自出生，生命符號就好像已經定了下來，即使江漢珍現在的金仙修為，也只不過是循着一種大的生命符號前進。

生命符號的形成，就代表着人的一生軌跡，即使上了天，也要循着這種軌跡前行。

加隆在這件事上受挫，現在正是這方世界天地道理更替之時，此為變化。

若以後再出現一個小的變化，加隆還是會受挫。

從利益之道上權衡此事，對三十六號有益的就是讓加隆回歸實驗室，但對於加隆而言，此為不理之局。

沒有順利的度過此次軌跡中的劫難，以後生命符號輪迴之際，還是要受挫。

常人都說在一件事上栽兩次跟頭的人就沒救了，但在江漢珍看來，在一件事上永遠栽跟頭的人都大有人在。

能不栽跟頭的人，無不是有大毅力，大恆心修正己身之人。

江漢珍作為傳道之人，加隆等人都是自己的弟子，利益與道法傳承之上的取捨，江漢珍還是有些疑惑。

此兩者究竟誰為重中之重，一時也難以考慮清楚。

最終還是仙道貴生，無量渡人的思想佔了上風。

就開口問道：“你可想好了？”

加隆隨即一整欣喜，對於這件事早就知道結果，若在一個公司中，沒有那個老闆會捨棄大量的利益，而讓你做一些勞動力輸出弱的事情。

只要是資本家心態之人，沒有一個不想將別人的最後一絲勞動力全部榨乾。

加隆知道道理，他懇求之事，也是於心難安，是為自身心性考慮。

江漢珍的答應，讓他很疑惑，但事實有些感動的說道：“多謝先生成全。”

西遊之雷行諸天9

# 第三百九十四章 問道解惑

三人都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之狀，江漢珍暗暗點頭，看來仙道修鍊改變的心性。

此界文明與仙道有異，人情淡薄，唯利是圖，血親之間，以利維之，世界之大，貫穿之力唯有利益二字。

人生孤亢，難以明了心性變化之妙，為力量二字掛在嘴邊。

即使江漢珍在此天道之下，也難免會受到一些影響，若要改變，唯道法行事，方能潛移默化，以道化之。

加隆能出現感動，也是被道化的一種標誌，既如此，江漢珍就更加堅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對幾人的疑惑，就解釋了一番。

“你們可是疑惑我為何放棄一部分利益，而答應加隆去衛隊之事嗎？”

凱文和漢森點了點頭，但感覺這樣很合理，又感覺這樣不合理。

即使作為當事人的加隆，也有些不解。

江漢珍說道：“在我家鄉，傳承道法是在師徒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絕無道法傳承，能學到的就是一些常識，若要修鍊安身立命之法，非師徒不可以傳授。”

“何為師徒？”加隆當即問道。

“所謂師徒者，道無經不傳，經無師不度，師徒也是能給你一份道的人，在我們修鍊者之中，道就是我們的永恒生命。”

“何為經”。凱文也開始問道。

江漢珍解釋道：“經乃大道外顯與文字天地之理，是用符篆來解釋大道之理的一眾方式。”

漢森也好似聽懂了一些，就開始問道：“何為符篆？”

“所謂符篆，是天地自然生成的大道文字，是大道規則顯化與外的一種表現方式。

此三者為道金師三寶之源頭之說，你們對於我為何放着加隆的價值不去利用，而是讓他去衛隊中。”

江漢珍目光深邃的洞徹了一下北斗之地，說道：“這就是師的責任，既然傳了你們修鍊入門之法，就有責任引你們進入大道玄妙之門，這也是我為何同意加隆的原因。”

每人提出了三個問題，也算是初步對仙道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往看見江漢珍的種種讓他們難以理解的反常舉動，因此也覺得理所當然起來。

仙道修行，才也註定脫離不了身邊一起行道之人，為財侶法地之侶之一大要素。

而這時候，加隆也有些感動的說道：“多謝先生，想我多少年都獨自一人外出，學習，意志以來都是一個人在自卑中度過。

也就是遇到雷霆之時，才得以改變，但那樣也只是一種暴發戶的逆襲一樣，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情味可言。

直到遇到先生，才教會了我如何分出自己人與外人，如何培養自己的心性，又教我修行之道。

有一種被家裡庇護的感覺，而我們這些師兄弟，就和兄弟姐妹一樣，互相扶持。

時至今日，弟子才知有何處事我的歸途。”

加隆說道最後，眼睛微紅，聲音有些哽咽，看樣子就要哭出來一般。

江漢珍一看，這可不行，沒看見就連漢森與凱文兩人都有向這方面發展的架勢。

江漢珍咳嗽一聲，說道：“都什麼表情，給你們講一點仙道的基礎知識，這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別一個個都要掉兩滴貓尿。”

接着有對幾人擺了擺手，不耐煩的說道：“都會去吧，以後就按照原本的計劃安排。

至於加隆，就去跟着費南德先學習一段時間，等超不多了，我自會安排。”

“是，先生。”

三人應聲之後，也有些無奈，好好的一場親情大戲，就這麼被先生給破壞了。

但幾人離開的時候，面容都有一絲變化。

變得柔和許多，再也沒有以往那種孤寡之人的冰寒之氣。

就連全身散發的氣息，都有序了一些。

相由心生，無外乎如此。

接着江漢珍就開始研究起費南德送上來的那一份衛隊訓練大綱。

從基礎的隊列，道後續的個人戰術，協同作戰，槍械，武士修鍊法，一應俱全。

就連編製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都有新的修改。

以前加隆所編製的隊伍，都是一百人為單位，有一個衛隊長，分配兩個副對。

管理方式簡直跟放羊一樣，而費南德不愧是軍人出生，而且深諳行兵之術。

從編製上位十人一組，分班組長，副班，五個班組為一小隊，為五十人，分小隊長，副隊，又以三個小隊為中隊，為一百五十人，設置中隊長，副隊，以及輔助人員。

三个中隊加後勤偵查通行等人員，為五百人，設置大隊長，與副隊各一名。

而三個大隊為一軍團，為一千五百人，有軍團長等職務。

如此設置費南德也做出了解釋，在普通人之中，因為考慮到戰鬥力的形成，一個軍團就有五千人，但武士組成的隊伍並不會如此，人數要比普通軍團少一些。

但戰鬥力卻不會輸給蒼狼王國的一個正規軍團。

甚至費南德還從中提出了特殊戰鬥隊的組建，這一點與江漢珍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也讓他感覺到這個費南德是個人才。

其實在考慮加隆的時候，就有了這個想法，想讓加隆從衛隊中挑選人員，組建一支特種隊伍，專門從事一些特殊任務。

例如潛伏，暗殺，斬首，爆破等特殊任務。

修為成就武士，體能素質都是一等一的，跟一般的超凡者也差不了多少，做這些任務根本沒有多少壓力。

若是費南德這份訓練方法能夠實現，三十六號實驗室的戰鬥力肯定會提升一大截。

只要在後期不斷擴建幾次，多組建幾個軍團，有此武力震懾，做什麼事情就方便的許多。

訓練方法並不是完美無缺，卻缺陷還是有一點的，就是思想上的訓練。

這份大綱從灌輸思想之上，可以說是十分簡單，最多就一些重忠誠，服從等項目。

練兵最跟的還是人和，首先是要統一思想。

若是思想不統一，順勢的時候還感覺沒什麼，若到了逆境之中，軍心就會不穩。

很可能在以後會發生叛變，逃跑，或者被策反的事情。

任誰斗不會情願自己訓練的人才最終去給別人服務去了，甚至反過頭來攻打自己。

江漢珍最後將自己凡人時期的那些軍中思想訓練的方法，結合了穿梭諸天的見識，最紅融合了一些仙道的心性之法，融合成了一份思想訓練方法。

並且將思想訓練之法獨立起來，成為三十六號實驗室中，人人需要學的課程。

在軍中自小隊道大隊，設置思想主管，分別為指導員，教導員，和政委一職。

如此之後，江漢珍這次才滿意。

就那這份思想訓練之法來說，已經不弱於大部分修鍊法決了，都是絕佳的心性修鍊之法，若能專註修鍊，心性會更穩，比一般人的心性更強。

有此心性，相信戰鬥力會提升一大截，爭鬥中比拼不是誰厲害，誰武力高，或者誰裝備先進。

而是最核心的心性，誰更狠一點，誰的心性跟堅定一點。

隨後江漢珍招來門外的警衛，讓他拿去刊印成冊，然後交給戴麗，按照此方法開始實行。

# 第三百九十五章 最終方案

接着幾天之內，江漢珍見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所有雜亂事情，都整理清楚，然後將任務分攤下去，總算將所有事情重新拉入正途之中。

加隆等三人經過江漢珍的那一番話之後，很明顯對三十六號更加上心了。

以前可也認為是認真，現在變成了玩命，幾乎將自己的所有時間都投入進去。

而對於衛隊的建設方面，還是出現了一些小麻煩，但都是個別性質的衝突，沒沒有造成多少傷亡。

江漢珍考慮到一些實質性的問題，領了軍團長一職，費南德任副軍團長，在費南德將衛隊初步改建完畢，並且選出心腹之後，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清理行動。

將近兩百的間諜以及探子之類的衛兵，費南德將自己發現的名單報上去之後，江漢珍就將所有的探子名單全部補齊，並且交由費南德去執行。

‘若有反抗，格殺勿論’，這就是江漢珍對這些探子的態度。

這些探子有很多是大家族安插過來的，有些還算是三十六號實驗室的盟友。

即使報出了背後的大家族來威脅，也是不予理會，最終在一些小規模衝突之後，將所有暗探一類的，加上被策反的衛兵，以及一些思想不合格的，一律打上枷鎖，秘密送往高塔市外的區域，進行對實驗室的重新建設工作。

就在凱文準備推出另一項發明，準備召集盟友，並商議市場開拓之策的時候，一份公正部門的通知函送送到了三十六號實驗室。

正在開展思想教育工作的戴麗當即放下手中的手段，將此事彙報於江漢珍面前。

“先生，高塔市公正部門已經發出了通知函，讓我們在三天後去公正部接受審問，這次說是將我們的罪名定實了，我們就會失去將近一半的財產，我們該怎麼辦？”

戴麗說話之間，一臉擔憂。

但江漢珍對此不以為意的說道：“現在事情已經不是公正部門能解決的了，他們拿出的契約根本就不是我簽的，但依舊認定這是事實，這就說明不止是沃爾家族窺伺我們三十六號的一切，就連高塔市也頂着我們。

若是我們去了，這個罪名肯定就會被做實了，所以我們還是不去了。”

“可是先生，若是我們不去的話，他們就會按照我們違約來執行，到時候會採取強制措施···”戴麗對此擔憂的說道。

“呵呵，那你說我們去得話，被判定是違約，需要賠償，你說我們會願意交出一半的財產嗎？”江漢珍有些失笑的說道。

戴麗一愣，對啊，所有人都不認為這個契約是真的，辛辛苦苦賺來的財產，也不願意被人無緣無故的拿走一半。

若是不然，加隆等人也不會出去四處活動，加緊訓練衛隊了。

江漢珍這麼一說，戴麗也反應過來，最終的衝突很難避免，不管怎麼協商下去，三十六號實驗室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但戴麗看江漢珍這種強硬的措施，就沒有讓出一絲一毫利益的打算。

那些人得不到利益，肯定會採取武力來解決，最終肯定會起衝突的。

戴麗想明白之後，搖頭道：“不會，我們不會讓出三十六號的任何利益。”

“那不就結了。”江漢珍笑着說道：“既然如此，那就等着大幹一場，只有將他們打殘了，打到不能對我們產生任何威脅的時候，才是最安全的，也是我們實驗室正是發展的時候。

若是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就永遠別想得到任何發展。”

戴麗點頭稱是，接着問道：“那我們接下來怎麼做。”

江漢珍說道：“你們繼續按照原計劃進行，武力方面的事，我會處理的。”

江漢珍說完，就將公正部門的通知函撕成兩半，扔進了垃圾桶里。

江漢珍如此果決的態度，戴麗雖然覺得有些不妥，但看到江漢珍一副穩如太上的樣子，還是覺得很安心。

隨後江漢珍召集了費南德和加隆兩人，開始制定起了接下來的守衛反擊策略。

首先將三十樓號做好的嚴密的防禦部署，接着就制定了反擊策略，並且根據衛隊偵查到的消息，制定了有目的的斬首行動。

也因為這個契機，加隆跟隨費南德的一番訓練，也動了許多練兵作戰的知識，江漢珍也就因此而組建了特殊作戰隊，由加隆擔任長官，實施有目的的斬首行動。

費南德負責內部防守，加隆負責外部反擊，江漢珍自己擔任總指揮。

自此，衛隊也有了真實的作用，再也不是以前那樣隨意養成的散兵游勇了。

原本衛隊人員有兩千多人，但隨着一次大清洗，清理了將近五百多人，剩下的一千五百人，也剛好一個軍團的編製。

雖然人少了，但戰鬥力提升了一大截，這也就是有軍事人才與沒有軍事人才的差別。

清理了所有的暗探與內奸，三十六號可以現在可以說是鐵桶一般的防禦也不足為過。

因為沒有了內奸將科學院的消息泄露出去，這時所有的大家族，以及高塔市中，覬覦三十六號科學院財產的人，都不知道科學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軟弱，已經深入人心，即使神秘的院長，因為一年時間沒有出現，似乎已經將此事個忽略了。

就連最近在向三十六號發難的這個關頭，聯絡不到自己安插在其中的內奸，也沒有得到任何三十六號的消息，也沒有引發他們的多少重視。

這些人已經開始商量起了如何分配戰果的事情，三十六號中存放着無數財富，幾乎能比得上一個上等家族的財產，這麼一大塊蛋糕許多人都不想錯過，即使分潤一小部分，也能讓這些人背後的家族上升一個小台階。

對於三十六號長此以往的軟弱，讓他們忽略了對力量的重視。

以高塔市為主的城衛軍三千人，再加上各個家族出幾十上百的私兵，一共五千人左右。

這是初步商議的結果，還沒到上公正庭的時間，所以還是分散在各自的據點。

就等着公正之後，用自由聯盟的大義來行事，最終商談的意見就是看三十六號的表現。

若是乖乖的將財產交出一半，就繼續找理由對三十六號逼迫。

若思不願意，就開始用武力鎮壓，集齊人馬，強行攻打三十六號科學院。

這些人商議起來更不沒有絲毫的保密行為，就是在科學院中的江漢珍，都聽到了這些人商討的一些內容。

對此江漢珍只搖頭笑笑，對於這些已經失去了任何警惕性的敵人，還不會放在心上。

# 第三百九十六章 斬首策略

三天時間內，衛隊中派出大量的偵察兵，對整個高塔市進行了一遍大規模的偵查。

所示大規模，其實就是將所有的偵察兵全部派了出去。

但高塔市有將近三十萬人口，這點人撒進去，別說是濺起一點浪花，就是一點水跡也留不下。

但好在加隆等人的前期工作沒有白費，對這些站在三十六號的對面的這些人早已瞭然於胸。

在加上從這些內奸探子口中得到的消息，大部分與三十六號做多的家族名號已經掌握。

有了目標，做起來就簡單的許多，將這些分散在各處的家族勢力據點的人手分佈全部探查清楚，最終匯聚到了江漢珍的手中。

而江漢珍也聽到了一個消息，就是在開審的這一天，幾乎所有於此有關的家族都會道場，接着就會開始分配利益。

江漢珍聽到這個消息有一種哭笑不得心情，不知道這些人是太自信了，還是三十六號一直以來都太過軟弱了。

總之在這些人的眼中，三十六號就是已經送到嘴邊的肉，下一步就開始進行饕餮大宴一般，哪有逃脫的道理。

此時，江漢珍也不得不說一聲‘天助我也’。

三十六號科學院臨時搭建的指揮部中。

江漢珍對些消息匯總之後，有了大致的想法。

當即吩咐道：“明日就是公正署開庭審理三十六號科學院契約一事，這些利益之輩會在此聽審，以便於接下來的利益分配。

我們何不來個出其不意。”

此言一出，費南德與加隆兩人的眼睛頓時亮了，似乎有所猜測。

這時加隆就試探的問道：“先生，難道我們是要將這些人一網打盡？”

“對。”

江漢珍聲音堅定，接着說道：“既然他們以為我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是隨意可分配的肥肉，應該是早就打定注意不想讓我們繼續存在，那我們也不必跟他們客氣。

明日只要在這些人進入公正署之後，就發動攻擊。”

兩人聞言暗自點頭，這個方法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來說，是最有利的方法。

這些大家族集合在一起，掌控了高塔市九成以上的武力，若是各個擊破，自己這一方也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一個不小心，還會被其餘的家族察覺，道是候集合起來，就沒那麼好對付了。

對於江漢珍的這項決定，他們也也比較認同。

若是在這以前，說不定還沒看清這些人的真實面目，但到了現在，形勢已經明朗。

在加上江漢珍不會妥協絲毫的態度，讓他們也知道兩方之間沒有絲毫商談的可能。

三十六號不會將自己口袋裡的錢交出去，而那些那大家族也不會放棄任何一次發財的機會。

這次又有了制定戰略思想的江漢珍出現，妥協之事毫無可能。

讓他們也從此打消了心中的雖有顧慮，將這次的時間，看成一次保衛戰爭的高度，而不是以往的那種麻煩，或者矛盾。

這時費南德目光閃爍着一縷殺氣說道：“先生，我們是不是要對這些人格殺勿論。”

江漢珍思索說道：“還是先俘虜了吧，若是沒有價值，就殺了，若是有價值，就留着。

但要在捉拿途中，若有人反抗，就地格殺。”

而這時候加隆也根據情報的消息說道：“先生，他們那些大家族之人有百人之多，若是再加上身邊的護衛，保鏢之類的，按照他們平時出門的習慣，每人會帶一到兩名保衛人員，再加上公正署人員，差不多有五百人，不知道我們派去多少人合適？”

江漢珍問道：“那這些人中間可戰之人有多少？”

“兩百人。”加隆想也沒想的就回答道。

江漢珍想着這些人的戰力，公正署的人員基本上是普通人，高塔市派遣而來的保衛人員裝備比較齊全，而這些家族之人身邊的保鏢有一部分是超凡者。

江漢珍可沒打算在自己有優勢的情況下以少勝多，以少勝多大多是在劣勢情況，或者窮途末路之下使用的。

這樣不說能不能敵得過，即使敵過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情況下也會有很大的傷亡。

江漢珍可不會用什麼突擊之法，自己這邊佔據優勢，那就用最小的傷亡，有很大把握的情況下，來對付這些人。

按照三打一的比例，起碼要派遣一千人，而其餘三百沒有武力之人，也不可大意，那就一人對一人好了，算下來九百人，但還是要多出一千人以防萬一。

“一千人。”江漢珍在經過一番權衡之後報出了一個数字。

“我們準備一千人，要做到萬無一失，還有，告訴我們衛隊人員，抓到人之後，若是感覺有任何不妥，可以就地格殺，不可心慈手軟。”

“是，軍團長。”費南德大聲的說道。

而加隆猶豫片刻，也說道：“是，先生，我會將此事宣布下去的。”

江漢珍有些皺眉的看着加隆，說道：“我要的是絕對服從命令，而不是你這模稜兩可的回答。

既然你是特殊做戰隊的隊長，就有責任有義務向你的手下的士兵負責，而不是你這種違慈悲，對敵人的同情心，而害了士兵的生命。

我不想看見你的內心不成熟，而導致有人在事後的一個疏忽丟了性命。”

加隆看着江漢珍面色不好，心中一突，知道自己犯了錯了。

立即答道：“是，軍團長。”

但對於將這些人全部俘虜，手無寸鐵的俘虜已經沒有了威脅，又怎麼能翻出什麼風浪來。

讓他對全副武裝的敵人，他可以拚死斬殺，但對於手無寸鐵的俘虜，從心底上來講，還是有些下不去手。

但江漢珍下了命令，他肯定會服從的，他現在也有些擔憂，若是到了那一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面對這些事情。

江漢珍看出了加隆內心的一絲糾結，從他身上散發的氣場就能判斷出加隆的大致想法。

也明白其中的原因，加隆從一個學生，轉變成一個研究員，再到一個職業軍人的時間太短，根本不懂的命令的含義，服從的真正定義。

也就是說沉澱還不夠，但不管怎麼說，他也不希望一個心理不成熟的軍人的心軟，造成一些原本不應該出現的傷亡。

軍人最大的榮譽是犧牲在戰場上，而不是憋屈的死在意外事故上。

此此若不發生非戰鬥減員還好，若是因為加隆的心軟，造成非戰鬥減員，江漢珍定要給他一個教訓不可。

江漢珍冷視了一眼加隆，說道：“將此項命令傳達下去，但是這種命令不會出現在衛隊條令之中，你自己思量。

但若在這點疏忽上造成問題，出現一個意外，你就剁掉一根手指頭，出現幾個，你就剁幾個，手指頭不夠，就剁腳指頭，剁完了，你也就可以滾蛋了。”

加隆心中一驚，立即說道：“是，軍團長，我會傳達下去的。”

就連一邊的費南德也聽得手指頭涼颼颼的，但這種決定肯定不會出現在軍隊條例之中，只能在私底下進行。

也是為了保護手下士兵的一眾手段，雖然懲罰有些殘忍，但費南德卻感覺這樣很合理，很溫情。

也就說明江漢珍並不是一個不把士兵不當人看的一個人。

雖然懲罰了士兵，但得到了軍心，凝聚力瞬間上升一個台階。

江漢珍看着還在胡思亂想的費南德，冷笑一聲，說道：“你也一樣。”

說完就對兩人擺了擺手，說道：“都會去安排去吧，做好保密工作。”

“是，軍團長。”兩人行了個軍禮，帶着一副複雜的神情，離開了指揮部。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九十七章 審判開始

江漢珍等到兩人出去之後，搖頭一陣失笑。

本身在凡間也是軍旅出生，若不是為了弄明白自己得到的這塊飛碟玉佩的一些神異，也不會將自己弄得氣運衰敗，轉而進入商途之中。

中土氣運，以士為尊。

但若進入道途，即使一個帝王的氣運，一個不小心也會被消耗殆盡，可見消耗之大。

如今氣運早已遠超以往，卻也沒忘記自己也是出自軍中之人。

如今領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軍團長一職，有一種毫無違和的熟悉之感。

剛才對加隆的那種冷眼，也是作為一個老兵基本的技能，被稱之為變臉技能。

因為對士兵的關心，不想他們因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而吃虧，所以才會以這種對常人來說難以接受的話來讓他們幾隻。

可以稱得上，愛之深，恨之切。

在戰場之中，有許多時候出事都是因為一個很小的疏忽上，也因為一個很小的疏忽，造成了身邊戰友的死亡，留下的出了悔恨，其餘什麼也做不了。

江漢珍自己對這些事從來沒有忘記過，即使已經修鍊到了金仙程度。

仙道貴生，生命最為可貴，有了生，以後的路才能一直走下去，若是身死半途，那就毫無機會可言。

就是在仙道之中，對一些細節的要求更加嚴格。

江漢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盡可能的將自己知道的保命手段交給門下。

然後教一些安身立命之法，最後才教的是修行。

就怕有一天這些弟子修鍊到一定程度，因為一個很小的疏忽，而導致自身魂飛魄散。

凡人若是身死，還有輪迴轉世可能，仙道之人若是身死，很大程度都會導致魂飛魄散，真靈不存。

這也是為何江漢珍要如此嚴厲的來要求加隆費南德兩人將那個命令貫徹下去的原因。

次日，公正署中，一些上層社會的名流高官們三三兩兩的從高塔市四面八方匯聚於此，歡聲笑語之下，討論着神啟大陸的一些新鮮事。

在平時難得一見的大家族之人，此時在公正署門口隨處可見，普通老百姓看到這些人，都以為此地正在舉行一場盛大的會議。

至於狀告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事情，對普通百姓來說太遙遠了，遠到百姓覺得這些大家族的人，吃飯都用的是黃金刀叉。

即使在這個報紙流行的蒸汽時代，從上層流露出來的東西都是一些為了利益，而控制人心的事情。

一個個名流高官保持着優雅的姿勢，愉快的與身邊的人交流着。

但他們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是關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可見他們將已經軟弱已經的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當成了一塊肥肉，此時的他們的行為，也是一次宴會前的交際而已。

四周的衛兵已經將整個劫道戒嚴，不時的還有一個穿着謹慎的便衣出現，眼中的殺氣就看的出這些人不好相與。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認為的在盛宴中的肥肉並不是可以享用的美味，而是全副武裝的一千名初級武士所組成的士兵。

經過一夜的準備，費南德與加隆已拉出了一支千人衛隊，在凌晨時分已經隱藏在了公正署周圍，就等着公正署的開庭。

同樣，這些名流高官們也在等着公正署的開庭，他們的目的是分享美味，對於三十六號實驗室的一切，還沒開始，就已經定出了結局，就等着三十六號實驗室的人到來，按照他們的指示交出財產。

在公正署緊張而有序的準備中，已經到了開庭的時間。

作為這次的主審官，也到了要登台的時刻。

但面色有些難看，因為到了現在，還不見一個三十六號實驗室的人，但他可不相信三十六號的人不來，因為在自由聯盟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人敢不聽公正署的召喚。

掏出胸前的懷錶，看了一下時間，已經到了該上台時候。

頓時問身邊的人，“三十六號實驗室得人還沒來嗎？”

“還沒有，不過我們的人已經去催了。”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道。

主審官眉頭一皺，說道：“不是已經催了好幾次了嗎？怎麼還沒來？”

工作人員如實的說道：“我們在三天前就開始一直盯着他們，但不知為何，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戒嚴了，我們的人並沒有進去，三天都是如此，但他們回應說會按時道場的。

就在今日早晨，我門已經派人去通知了三次，他們都回應說會來的。

就在剛才，派去的人回應說三十六號的人已經去了公正署，至於為何沒來，我們就不清楚了，也許還在路上吧。”

主審官怒極反笑，氣憤的說道：“這是我聽到過最好笑的笑話，什麼人從今天早上出發，道現在還沒到公正署，荊棘大道距離公正署也不是太遠，就是烏龜也而應該爬到了吧。”

工作人員趕緊搖頭說道：“這個屬下真不知道，我想他們不會做出違反王國法律的事情而不來吧。”

到了此時，就是這位工作人員也心中起了嘀咕，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是一副戒嚴的架勢，會不會在準備着什麼陰謀詭計。

但他隨後又搖頭否認了自己猜想，此時的自由聯盟還算穩定，威嚴已久，還真沒有人敢抵抗整個王國的威嚴。

心中對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判了死刑，竟然在如此多社會名流高官聽審的情況下選擇不來，那三十六號的結局就是必死無疑。

此時就是主審官也是這麼認為了，向著待會一定要給三十六號判道最嚴厲的程度，不但沒收財產，而且要將三十六號的人關進監獄之中。

他如此生氣，不是因為沒法給三十六號頂罪，其實罪名已經成立。

生氣的原因是因為今天許多高官名流都到場了，而這些人隨便拉出一個，所代表的勢力都不小。

三十六號如此行事，就是不將他們公正署放在眼裡，此次高官很多，就連高塔市市長也在場，甚至還有幾位王國總部的人。

若是不到，這些人怎麼看他，說公正署無人，說他這個作為主審的公正署署長無能，竟然連個人都請不到。

主審官覺得這就是一個損傷自己顏面的事，但已經到了開庭時間，只能登台開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九十八章 開始突襲

主審官面色難看的等上主審台，將心中的怒氣壓了下去，開口說道：“女士們，先生們，今日是開庭審理三十六號科學院違背契約一事。”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呢？怎麼還沒來？”一个中年男子優雅的問道。

接着就有人疑惑道，“就是，他們沒來，是不是沒有通知到位。”

有人大聲的問道：“主審官大人，是不是你們公正署的疏忽，沒有將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工作做好，比如說沒有通知到位，才造成此次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缺席?

甚至，給你們許諾了什麼好處”

聽審團中說什麼的都有，讓主審官感覺一股很大的壓力。

還許諾好處，三十六號實驗室的人一個個硬氣的很，到目前為止，除了掠奪，還從沒有人從他們的口袋裡掏出一個銅子，這是太高看他了。

尤其是看見高塔市市長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的時候，心中就咯噔一聲，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心道，這次事情過後，不管如何，自己都會受到失職的處罰，嚴重者甚至就會失去這個職位。

心中早已將三十六號科學院罵了個半死，若不是三十六號科學院，他又怎麼可能丟了這麼大的面子。

但事情還是要進行下去，就鼓起勇氣說道：“三十六號實驗室來不來沒有關係，但審理還是會繼續進行，請狀告方入席，我們的審判正常進行。”

這個說法還能讓人接受，這次來的目的就其實就是得到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至於三十六號實驗室有沒有到場，其實並不重要，三十六號實驗室的處理意見，早就已經商量好了。

在高官名流們的掌聲下，沃爾家族的二少爺維斯特帶着淡淡的微笑，與身邊的人有禮貌的打着招呼，最終走到了前台，對着眾人優雅的心裏之後，走到了狀告方的席位之上。

讓人眼睛一亮，紛紛報以笑容。

這次的事件說到底，還是這位牽的頭，也是因為這位，才有了那一份契約的出現，成了對付三十六號的致命武器。

被許諾了諸多好處，才會到了現在這個程度，所有人看向維斯特的時候，都表示了自己的尊敬。

等到維斯特入席之後，主審官這才說道：“現在正式開庭。”

“砰。”

忽然間，一聲犹如鞭炮一般並伴隨着物體旋轉之後帶有呼嘯迴音的聲音傳進來公正署的審理大廳之中。

‘這是槍聲’，這是所有人下意識的一個反應，心想可能是外面的守衛槍走火。

但隨着接二連三的槍聲響起，讓他們有些難以反應過來。

久居和平的這些人，對槍聲已經感覺到有些陌生了，但作為沃爾家族的二少爺，維斯特，經常處理家族超凡事件，對這聲音並不陌生，瞬間警覺起來。

但心中有些疑惑，從來都是他維斯特主動攻擊別人，還沒有發生過別人對付他的事，說是公正署遭受攻擊，就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敢主動攻擊上層社會的人，尤其是他，沃爾家族的維斯特少爺。

這不是一句玩笑話，而是一個大家族子弟因為家族的威勢，培養出的一顆強者之心。

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若是他維斯特對別人動手，就是對的，是為了大義考慮。

但要別人對他維斯特動手，就是暴徒，歹徒，要受到沃爾家族最嚴厲的打擊。

雖然兩種動手的方式，對於普通人的結局都是一樣的，橫豎都是個死，家人親戚，朋友也都會招收牽連，唯一有區別的可能就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吧。

一個是被折磨上一番，然後殺了，另一個是被折磨上幾番，還是殺了。

虐殺從來都是他維斯特的愛好。

隨着槍聲的頻率越來越快，犹如放鞭炮的一樣的強盛從四周傳來，維斯特也從難以置信中反應過來，這不是一次意外，而是真的在開戰。

主審官覺得煩躁，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道：“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的，主審官。”工作人員帶着一臉的不耐煩，向著門外走去。

等到他剛打開門，伴隨着一聲槍聲，工作人員仰面倒地，鮮血沖後腦上濺的到處都是。

“不好，出事了。”此時的維斯特大吼一聲，讓一眾有些發懵的高官名流也反應過來。

場面一下失控，這些人都起身向著後面走去，還四處大喊着，找尋這自己的保鏢。

維斯特心中咯噔一聲，暗道這次危險了。

這次本來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沒想到發生了意外。

恰好自己的私軍和大部分保衛人員都留在沃爾家族的駐紮之地，這次只帶了三個人，一個還是自己的律師。

但對於自身武力的自信，覺得自己還是有逃出去的機會。

幾步走到不遠處公正署的衛兵身前，一把將衛兵手中的槍奪了過來，接着就向後跑去，準備跟隨者慌亂的人群，從後門逃出去。

他的想法沒有錯，但隨着後門也響起了一連串的槍聲，幾個名流人士倒在了血泊之中，門外有人呵斥，並讓他們退回去。

戰鬥還不到五分鐘，場面已經控制在了三十六號科學院這邊。

費南德有條不紊的指揮着士兵向前推進，將守在外面的高塔市衛兵全部清理乾淨，最終剩下的就是公正庭中的這些名流高官，這些才是重中之重。

三十六號科學院從昨天就開始準備起來，到了今日凌晨，就已經將人藏在了公正署的周圍，看到所有目標進入公正署，就立即發動進攻，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現在剩下的就是公正署了，對身邊的加隆說道：“加隆隊長，雖然我們在突襲之下取得了很大很大的勝利，但我們已經消耗的五分鐘了，再過五分鐘有可能就會有援兵到來，我們必須儘快解決這些人。”

加隆一愣，有些疑惑的說道：“軍團長不是說要俘虜嗎？怎麼說解決呢？”

費南德看着還是有些年輕的加隆，心道一聲，果然是年輕人，並且眼睛看向加隆的手上。

心想，年紀輕輕的，不知道這次會剁掉幾根手指頭。

但不管怎麼說，還是覺得提醒一下比較好，就道：“裏面人多，情況比較複雜，甚至有一些大家族之人本身就是超凡者，這類人若是出現什麼情況，我們就會出現傷亡，最好先清理一部分，留下很少一部分，這樣一來也不會鬧出什麼事情，我們也安全點。”

“多謝副軍團長提醒，我會注意的。”加隆感激的說道。

隨後就對身邊的特戰隊員說道：“特戰隊聽令，跟我進去。”

“是。”

一百名特戰隊員，在一聲士氣高昂的服從聲中，跟着加隆沖向公正大廳衝去。

費南德看着這一群年輕氣盛的特戰隊員進去，心中暗暗說道，‘希望一切順利’。

在這次行動中，他們兩人分工明確，一個負責外圍士兵，另一個負責內部的名流高官。

費南德負責外圍，在短短五分鐘，就將外圍一切都清理乾淨。

因為有着江漢珍事先說好的剁手指頭的事情，作為一個老兵的他，自然不會大意。

在發動突襲的時候，就進入了猛攻狀態，但凡看見守衛人員，一律開槍。

雖然在這次突襲中，被反擊也有，之不過造成幾個人被射擊到了頭部，丟了性命，其餘的都是一些輕傷，這些屬於戰場犧牲，是在接受範圍之內的，受到的處罰就是加大訓練力度。

武士怎麼說也進入了超凡行列，體質是普通人的兩倍，只要不發生腦袋被打中，就不會發貨所能死亡事件。

這些中彈之人，生命力強悍也能撐一會，在早就安排好的醫療人員將傷員抬下來，立即止血，然後用最快的速度送往此地最近的一個醫療點，施行手術。

只要不再治療上出現什麼意外，那他的手指頭就算是保住了。

在他看來，加隆雖然也將這件事聽進去了，但並沒有完全放在心裏，還是有自己的主見。

作為一個真正的軍人，應該要明白這種命令的意義所在，而加隆還在用以往的一位來猜度軍人手段，讓他有些不看好加隆。

即使這次沒有意外，而這種思想還繼續存在的話，遲早有一天手指頭不保。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三百九十九章 突發意外

“砰砰···”

槍支內部金屬碰撞發射子彈，發出攜帶的金屬迴音的連續幾聲槍響，將公正庭之中的幾個拿槍守衛的侍衛射殺在地。

特戰隊員們似乎覺得還是不過癮，就向著遠處逃竄的幾人開槍射擊。

加隆伸手制止了有人身後的特戰隊員繼續開槍的行為，說道：“全部趴下，不許動。”

人群中並沒有因為已經被包圍，而按照加隆的話去做，紛紛打量起進來的一群士兵。

有的甚至在商議對策，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最多只會將他們俘虜，來提出一些條件。

對此並不畏懼，最多付出一些錢就行了。

這時候公正署的署長，也就是這位主審官，看見進來的人竟然自己認識，不正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加隆嗎。

頓時怒道：“加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麼，你這是造反，是要上絞刑架的。”

看加隆沒有有回答，就繼續指責道：“還不快放我們離開，我可以我可以保你被判的輕一些。”

加隆冷笑一聲，從公正署打響第一槍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他已經違反了王國律法。

攻擊王國體系官員，就此一項，就是死罪。

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也不再輕易的被人用語言說服。

冷笑一聲，說道：“我這罪名若是成立，肯定難逃一死，我說了，讓你們全部趴下，若不然，就不怪我不客氣。”

“你···”主審官就要接着指責加隆，想着先將這次危機度過，等到離開之後，再來收拾加隆。

但隨着一聲槍聲響起，主審官還保持着剛才大義凜然的樣子，只不過眉心多了一個小窟窿而已，保持着這種姿勢，跌倒在地。

‘什麼？真的敢開槍？難道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上層社會的人嗎？難道這個人就想跟上層社會的人為敵嗎？’

一群高官名流被這事給嚇得不輕，一連串的疑問從心中升起。

他們實在想不通這些人竟然敢開槍。

在上流社會有個規矩，就是只要有上流社會的人被殺，只要不是上層社會的人乾的，就會一查到底，以維護上層社會的權威，行兇者會受到極為嚴重的處罰。

所以到現在為止，很少有人對他們這些所謂的上層人士出手的。

但不管怎麼樣，死亡的威脅之下，還是有人趴在了地上，有人帶頭，事情就好辦了許多，自然有人跟隨，雖然動作遲緩，一副極不情願的樣子，但還是按照要求去做。

正在聽主審官大義凜然說話的加隆也被這一聲槍響驚呆了，原本可沒有打算進來之後殺人的，開槍的是他身邊的副隊長乾的。

頓時怒道：“副隊長，你這是干甚嗎？他們已經是被我們包圍了，只要將他們俘虜就成，我可沒讓你殺人的。”

“對不起，隊長，此人有霍亂人心的嫌疑，若是不加制止，就會有人跟着起鬨，到時候不殺還是要殺，我是為了我們特戰隊的安全考慮。”副隊長不以為意的說道。

“你這是違抗軍令，不聽指揮你不知道嗎？”加隆指責着副隊長。

副隊長冷視了一眼加隆，說道：“此時我事後會向上級彙報的，若是違反了軍法，我任憑處置。”

加隆幾乎被氣笑了，就用命令的語氣說道：“我現在命令你出去，這裏不需要你負責，在外面守着就行。”

“是，隊長。”副隊長應了一聲，拿着槍轉身出了門外。

副隊長也出生於軍旅，對加隆這種軟弱的長官還是有些不服。

加隆雖然是江漢珍直接任命的，但軍中的威望並不是靠權力，而是武力和對士兵的態度。

若是這種優柔寡斷之人帶兵，怎麼都會讓人沒安全感，若不是修為沒有加隆高，早就開始找事了。

副隊長與加隆在忽然間鬧得有些不愉快，而這一切，恰好就被藏在人群中，身上帶着一把槍的維斯特看見了。

這次三十六號的事情，就是這位叫維斯特的沃爾家族二少爺帶的頭。

悄悄的將槍支藏在了自己的衣服里，並隨着其他人一樣，也趴在了地上。

接下來在加隆兩人一組的命令下，就有幾十名特戰隊士兵上前，兩人一組的開始對這些人進行綁縛，用一節牛筋繩子，從身後將兩隻大拇指反綁起來。

這是此界對付間諜特工的專用手法，只綁兩隻大拇指，任誰也無法逃脫。

就在兩名士兵上前綁維斯特的時候，維斯特忽然一個翻身，迅速取出槍支，對着一名士兵就是一槍。

士兵反應不及時，應聲倒地，在對付另外一名士兵的時候，士兵也反應過來，一個側身，避開了頭部。

維斯特立即調整方位，就是一槍，打在了士兵的肩膀上。

士兵肩膀頓時出現一個血洞，悶哼一聲，跌倒在地。

而這時候所有人也才反應過來，取出槍準備射殺維斯特。

但維斯特動作極快，對着人群一陣開槍，企圖在人群中製造混亂，給自己製造逃跑的機會。

這時候已經讓人反應了過來，紛紛拿着這些高官名流的身體當成了盾牌，抵擋着呼嘯而來的子彈。

幾乎在一個瞬間，就七八個上流社會的人受了傷，甚至還有幾個人的生命氣息已經開始渙散，距離死亡額不遠了。

而這時候特戰隊員的反擊也開始了，一整槍聲之後，維斯特極力躲避，但還是有幾槍打在了他的身上。

但沒沒有傷及要害，維斯特一個縮身彈跳，跳到了窗邊。

而這時候加隆已經在指揮着人反擊了起來，眼睜睜的看着維斯特縱身跳出窗外，加隆已經急了，就下令一聲，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其餘人跟他去追。

加隆一馬當先的沖在最前面，跑到了窗戶邊緣的時候，一聲槍聲想起，讓他的腦子有些反應不過來。

只聽見砰的一聲，就看見剛從窗外跳出去，腳步還沒站穩的維斯特頭上出現一個窟窿，緩緩的倒在血泊之中。

而不遠處的大門口，副隊長卻拿着一把還冒着煙的大口徑左輪手槍，一臉笑意的看着加隆，時不時的還轉動一下槍支，十分得意。

此時的加隆，臉色變得極為難看，沒想到就在他還想要用溫和一點的手段處理這些上層人士的時候，卻發生了意外。

不但造成了士兵的傷亡，還讓這個人跑了出去。

而這時候正是他看不順眼的這個副隊長擊斃了維斯特，這就讓他難以忍受了。

但不管怎麼樣，心道自己手指頭是保不住了，至於幾隻，還要看情況。

冷着臉不再理會這個副隊長，趕緊讓人帶着俘虜回去，留下幾個處理自己這邊的傷員。

但這時候副隊長卻跑了進來，帶着的還是一隊醫療人員，對這些受傷的上層人士裝作看不見，開始緊急救治自己的戰友。

在這些上層社會傷員的哀嚎下，副隊長聽的厭煩，對於這些人，自然是取出手槍一人一槍，結束了他們的痛苦。

加隆頓時有些怒了，問道：“他們已經被俘虜了，你為何還要殺他們？”

副隊長理所當然的說道：“不殺了，難道放了？”

“你知不知道帶一個受傷的人比帶一個沒有受傷的人要付出什麼，我們這是外出作戰，不是在科學院，與其浪費人力，或者讓他們回去之後養好傷報復我們，還不如現在擊斃，這是我們的敵人，不是俘虜。”

副隊長說的讓加隆有些無言以對，加隆看着特戰隊員將那位被爆頭的士兵抬出去的時候，這才反應過來，這本不應該犧牲的士兵，在自己的疏忽下卻出了意外。

按照原本的抓捕演練，都是三名士兵抓一個人，一個拿槍對着趴在地上之人的後腦勺，另外兩個一邊一個的壓着，一個綁縛，這是萬無一失的抓捕方式。

只要趴在地上的人有任何異動，就可以開槍射擊。

這些都是寫在衛隊的訓練大綱中的東西，加隆此時想起來，心中閃過一絲懊惱，也察覺了是自己的失誤，才造成了有人犧牲。

此時的臉色犹如吃了死娃娃一般的那看，一言不發的就上俘虜離開了公正署。

而身後的副對目光閃爍，對加隆這種沒本事還剛愎自用的人他是看不起的，若不是他，怎麼可能造成這次失誤。

忽然眼睛一亮，有了一個絕佳的主意，既然加隆當這個衛隊長不合格，那何不取而待之？

副隊長越想越覺得這樣可行，與其跟着加隆一天擔驚受怕的，還不如自己做主來的踏實。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章 追究責任

衛隊的速度很快，前後加起來也就十分鐘的時間，也能稱得上是雷厲風行。

這原本是一場大的勝利，但因為特戰隊隊長和副對之間在執行任務期間的一些意見分歧，讓原本喜悅的氣氛變得有些不正常。

一路上加隆都陰沉着臉，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一句話。

直到回到科學院的時候，作為這次執行任務的幾個軍官依照規定，向江漢珍彙報戰況，戰場統計等一系列事情。

當江漢珍聽到在抓人的時候，出現了意外，特戰隊員犧牲一名，受傷了五名，心中一動，就問道：“特戰隊員在抓俘虜的時候為什麼會受傷？”

會場的氣氛瞬間變得有些寂靜，除了呼吸時候發出的聲音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瞬間的冷場，讓江漢珍就覺得有些不對勁，就冷聲問道：“說，這是怎麼回事？”

費南德這些負責外圍的衛隊軍官，瞬間變成了木頭一般，使勁的盯着前方，好像眼前有什麼神秘的事情一般。

而加隆沉着臉，一副便秘一般的表情，但特戰隊的副對長，卻一副眼睛變得極為明亮，高昂這頭，就差要說出我是功臣的話了。

江漢珍一看這種情況，也猜出個大概，一定是加隆的疏忽，才導致有這種不必要的傷亡發生。

而這時候，加隆猶豫了一下，想要站起來，但費南德略顯一步站了起來，說道：“報告軍團長，傷亡是在公正庭內發生的，具體我沒在現場，但聽衛兵彙報說，是特戰隊員在抓捕俘虜的過程中，一個人身下藏了槍支，忽然開始反擊，當場就射殺了一名隊員，另一位反應及時，錯開了要害，之後這名暴徒就胡亂射擊，殺死了五名俘虜，還傷了三名特戰隊員。

最後暴徒在逃出窗外的時候，被特戰副隊長當場擊斃，我知道的就這些。”

加隆也隨後站了起來，說道：“報告軍團長，是我的錯，若不是我的疏忽，讓兩個人去綁縛一個人，就不會造成士兵的傷亡，我願意承擔責任。”

江漢珍聽完之後，疑惑的問道：“我們的作訓大綱抓捕俘虜需要幾個人？”

“報告，三個。”加隆大聲說道。

“那你用了幾個人？”江漢珍冷笑一聲，問道。

加隆心中一陣冰涼，沒想到江漢珍連這些事情都要追究了，看來他這次是在劫難逃。

就說道：“我們用了兩個人。”

江漢珍笑了一聲，又問費南德，說道：“作訓大綱上是幾個。”

費南德看了一眼加隆，接着說道：“報告，是三個以及三人以上。”

江漢珍問道：“那為什麼需要三個人，誰知道，給大家解釋一下。”

而這時候特戰隊的這名副隊長立即站出來說道：“報告，我知道。”

江漢珍看了一眼這名副隊長，記得這人的簡歷，也是軍人出生，因為得罪了上級，才離開的。

但不管怎麼說，本事是有的，軍士素質過硬，訓練刻苦，也是衛隊中為數不多的初級武士巔峰的修為。

這人名字叫歐文，也算是一個人才，這次重整衛隊的時候發現的人才。

其實不光是這位叫歐文的是個人才，這次改建衛隊還發現了很多人才，都得到了重用。

而這些人都是在改建之前一直都沒有出頭的人，也就是說再加隆控制衛隊的時候，這些人只能當個普通的衛隊成員。

這一切江漢珍歸結在普通人與軍人的不同價值觀上面，加隆是普通老百姓的思維，自然不熟悉軍隊的一些規則，是用外界的價值觀來衡量軍隊的，所以對待軍隊中的事情，還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

但好在一切進入正軌，江漢珍就問道：“那你說說為什麼需要三人以及三人以上。”

歐文大聲說道：“報告軍團長，是安全，這樣做能做到萬無一失，人的攻擊一般是靠四肢，首先是要限制其攻擊的可能性，就需要兩個人抓住胳膊，另外一個人事實綁縛，在面對一些危險分子的時候，甚至需要五個人，需要控制其手腳。

就是因為避免不必要的危險，這樣我們的士兵的安全係數就會有極大的提高，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彙報完畢。”

歐文說完話，還瞥了一眼面色發沉的加隆。

江漢珍心中一嘆，加隆完了，竟然出現如此之大的錯誤，從戰時報告上來看，在出現這件事後，加隆並沒想辦法補救。

到了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自己想保住他，也沒什麼可能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加隆離開這裏，只要離開衛隊，就不屬於衛隊成員，也算是能保住他。

若還想留下，那就不是切掉幾根手指能解決的了，需要軍法處置，這樣的懲罰，對於加隆來說，基本就完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對，就是安全，軍人雖然是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但也是最重視生命的職業，減少傷亡，也是取得勝利的一部分原因。”

接着又問加隆道：“加隆。”

“到。”

“你怎麼說？”江漢珍問道。

加隆深吸了一口氣，說道：“報告軍團長，當時我看見那些人都已經趴在了地上，就以為已經沒有了威脅，就留下一部分人戒嚴，而排出兩個人去抓捕一個人，所以才造成這種事情的發生，我願意承擔責任。”

當加隆說完這些話的時候，在會議室的這些軍官都是一陣嘆息，有的甚至差點笑了出來。

而江漢珍就有一種想拍桌子的衝動，竟然能說出我認為，我以為的話來，神色也越發的冰冷。

頓時有些憤怒，若不是軍隊這種環境，或許還不會理會，但在軍規這種環境，也只能生氣的將面前的戰後報告拿起來一把扔在了加隆的臉上。

怒道：“你以為，你認為？就你以為你自己是聰明人，聰明人作死的多了，訓練大綱是經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了，就你一個你以為就能改變？

看來我讓你來這種地方是一個錯誤，是我的錯，你收拾東西回去吧，回實驗室做你所擅長的，這裏不適合你。”

“滾。”

江漢珍最後一句，幾乎是吼了出來，這一聲下去，所有的軍官頓時站了起來，腰板都挺的筆直，神情專註的站在原地，就差腦門貼着一個‘我是好人’了。

加隆對江漢珍這一手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平時不管他們出什麼樣的錯誤，江漢珍都會耐心的更他們講解其中的原理，而這次，好像變了個人似的，讓他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但此時的他還是不想離開，就硬着頭皮說道：“軍團長，請您再給我一次機會。”

“呵呵。”

江漢珍冷笑道：“我給你機會，誰會給那個出現意外的士兵機會，你用你的聰明不拿人命當回事，已經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就連我也有責任。

這並不是能原諒的事情了，而是原則的事情，在這裏，你必須服從，必須遵循這裏的規則，我若給了你機會，就是破壞原則。

回去吧，去實驗室，做你該做的。”

“請你相信我，我不會再犯這種錯誤了，再給我一次機會···”

加隆還是懇切的在為自己求着情。

但江漢珍卻沒有絲毫妥協的意思，衛隊執行任務，都是用生命去拼，就是這樣，傷亡隨時都會出現。

若是再弄兩個這種自以為是的人進來，他的一個自以為是，一個小小的錯誤，就能葬送很多人的性命。

即使這個人再厲害，這種團體作戰的地方也不能要。

這不是不講人情，這就是原則，這時規則，違反了規則，就會出問題。

這個問題有可能會是別人的生命，甚至異常戰爭的失敗。

江漢珍不再想跟加隆解釋下去，給這些在做的軍官不說原因，他們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給一個不熟悉軍隊的人說了，他們也聽不明白，甚至還會發表自己認為的。

江漢珍不耐煩的擺了擺手，說道：“將他的軍銜摘了，送到實驗室那邊。”

作為特戰隊副隊長的立即上前，開始行動起來，順便了個幾個附近的軍官，幾人七手八腳的摘了加隆的軍銜，拉着就往外走。”

加隆還是想要爭取一下，但還是被幾個初級巔峰武士架着出了實驗室。

場面瞬間緩和了許多，甚至融洽了許多，江漢珍不知道只是不是一種錯覺。

搖了搖頭，對加隆的事情也不想多說什麼，也不想多過追究。

加隆的問題還不止這些，從那一份戰後報告上來看，江漢珍還發現幾個，就是心軟那些高官貴族，而差點忽視了自己的衛隊成員。

戰後救援也不及時，若不是後面副隊長帶來了醫療人員，實施了急救措施，說不定還會有重傷死亡的情況。

這些都是問題，江漢珍總結，就是加隆還是一顆普通人的心，並沒有一顆軍人的心，這就是最大的錯誤。

修行先要修心，這句話真的沒有說錯。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一章 反攻之策

處理完加隆之事，江漢珍也有些過意不去，當初是自己讓加隆組建衛隊的，到最後的結局卻是這樣，但也沒有因此而糾結下去。

不管怎麼說，修道都是在給自己修鍊，加隆的事情畢竟是他選擇了善良導致。

善良沒有錯，但錯就錯在用錯了地方。

這隻是一個行道之途中的小插曲，就拿普通人來說，都會遇到許許多多的這種情況，若是一直糾結此事，積攢的多了，遲早會變成心魔。

也並不是說江漢珍放棄了加隆，加隆是一個個體，有自己的生命軌跡。

根本就談不上期望，又何談放棄之說。

要說加隆現在的結局，也只能歸結於他自己造成的。

若要問江漢珍什麼態度，只能說一句人各有志。

處理此事之後，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計劃還要實施，最終的目的是要將仙道融入到此界的天道法則之中，甚至成為主流。

若要做到這些，必定要有自己的話語權，話語權的決定因素，就是手中的權利。

江漢珍說道：“此戰過後，我們已經徹底跟自由聯盟對立，大家要做好面對整個王國的準備。

現在此事還沒傳出去，我們還有些時間，若是傳出去了，我們就會面對整個自由聯盟的攻擊，如何面對，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報告。”費南德當即喊道。

“說。”

費南德整理了一下思路，說道：“當前我們的武力還不足以面對整個自由聯盟，我建議擴大衛隊人數，最好有十個軍團，才能抵擋的住自由聯盟的攻擊，其次我們好要準備大量的物資，以備不時之需，當然，還要準備隨時撤退的後路，若不然，以我們的衛隊情況，遲早要被消耗一空。”

江漢珍點了點頭，費南德所說的中規中矩，是一份守城之法，也是最慣用的手段。

接下來幾人陸續發言，但都圍繞着撤退展開，直到特戰隊副隊長歐文站起來之後。

“軍團長，我建議我們採取轉守為攻的策略比較合適。”

江漢珍頓時來了一些興趣，問道：“詳細說說。”

“是，軍團長。”

歐文接着說道：“與其等待自由聯盟出手，不如我們先下手為強。

屬下查過了，高塔市對外宣稱有十萬大軍，但內部只有可戰之兵五千人，其餘的皆在距離高塔市五十公里以內的範圍內布防。

趁着現在消息還沒泄露，我們何不略顯拿下高塔市，只要高塔市在我們手上，招兵買馬就方便了很多，甚至可以在短時間內湊齊三萬大軍，若不是考慮戰鬥力的話，甚至還會更多。

只要高塔市在我們手裡，能佔據蒼狼，肯恩，自由聯盟三國之關口，到時候進可攻，退可守，只要拖上幾個月，新部隊就會形成戰鬥力，到時候就是自由聯盟派出二十萬大軍，我相信以我們衛隊的本事，依靠高塔市城牆死守的話，就能跟他們周旋。

只要拖上幾個月，等到自由聯盟後勤撐不下去的時候，我們就安全了，到時候是反擊還是發展，都由我們自己決定，這是我的建議。”

江漢珍越聽越覺得合適，沒想到竟然提出這麼一個轉變根基的策略，還與他的一部分想法不謀而合。

經此一事，自由聯盟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出兵的事情已經十拿九穩了。

他們不可會放過損害了王國威嚴的人活着，當然，三十六號科學院也是一樣，不想交出自己的財產，也不願意化為歷史的塵埃。

明目張膽的發展與偷偷摸摸的發展是有區別的，其中的限制不可謂不大。

所以，將三十六號科學院轉為暗中發展的策略，根本就不予考慮。

江漢珍經過一番推演，也確定了凱文說的是最好的辦法，再沒有比這反攻之策更加對三十六號科學院有利了。

就點頭說道：“我也贊成歐文的反攻之策，不知道各位覺得怎麼樣。”

“我們服從安排。”

費南德第一個站出來表態。

“我也服從安排。”一陣陣認同聲音響起，都比較認同。

江漢珍看着所有人都認同之後，這才站起來，大聲的說道：“命令。”

“嘩”，一聲整齊的跺步聲，讓這些軍官的身體更加挺拔。

“從現在開始，三十六號科學院進入最高級別的作戰狀態，並對高塔市進行初步佔領。

從現在開始，以中隊為單位，選出一人，成立作戰部，制定戰略部署與作戰計劃，與新兵招募工作，由我親自負責，領總指揮職務。

以小隊為單位，選出一人代表，組成後勤部，由作戰部統一指揮。

對高塔市實施總攻，以儘快的速度攻佔高塔市戰略要地，爭取在三天之內，控制高塔市，此事由費南德負責，衛隊名稱改為三十六號第一軍團，即日執行。

特戰對暫時由歐文任隊長，由作戰部統一指揮，在此期間協助第一軍團執行攻堅任務。

以上為近期作戰計劃，立即執行。”

“是。”

一眾軍官齊聲應是，士氣高昂，聲音洪亮，眼中出現一種奇異的光芒，江漢珍看的出來，這就是一個軍人渴望發揮作用的眼神。

江漢珍滿意的點點頭，使其可用，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也有了極大的信心。

擺了擺手，說道：“散會。”

一眾軍官立即散去，迫不及待的去做江漢珍安排的事情，這是一次機會，對於一個軍人來說，意義重大。

神啟大陸已經許多年沒有出現過戰爭了，即使有戰爭，也是小規模衝突，人數最多也就幾百人。

這次三十六號事件，雖說現在只有一千五百人，還都是武士組成的，發揮的戰力可能是普通軍隊的三到五倍，也成為一件讓自由聯盟震動的大事件。

再加上三十六號實驗室不缺錢，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拉出一支龐大的隊伍來。

只要稍加訓練，就能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只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三十六號實驗室的大勢就算凝聚了。

而且還考慮到高塔市的地理範圍，是蒼狼，肯恩以及自由聯盟的交界之處，雖然三方都有重兵把手，但都互相忌憚，不敢輕舉妄動。

也正是因為此，江漢珍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事物分鐘之後，各中隊選出的人手已經集合，順勢組成作戰部。

江漢珍立即展開作戰計劃制定，對高塔市一些重要部門制定了作戰順序，並在第一時間傳達道費南德可歐文的手中。

原本就在全副武裝之中，兩人就立即開始行動起來，分成數隊，開始對高塔市的各個戰略要地開始攻伐。

從江漢珍命令下達的那一瞬間，整個高塔市的槍聲就沒有間斷過，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逐漸減少許多，但隨即整個高塔市進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寂靜之狀，甚至有些安靜的可怕。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二章 衝突升級

第二天，江漢珍就得到了好的消息。

第一軍團在突襲之下，不但控制了整個高塔市的戰略要地，而且連城防衛隊也收編了七成。

至於剩下的三成，當然是死在了這場衝突之中。

整個高塔市的人，第二天才發現，高塔市變天了，他們也不再屬於是自由聯盟管轄，而是屬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管轄。

攻佔之後，江漢珍並沒有停止動作，而是按照原計劃開始進行了擴大軍備，建立防禦體系的事情。

攻下高塔市很簡單，難就難在如何防禦。

自由聯盟情況複雜，各種組織數不勝數，一不小心就會有人出來煽動無知百姓鬧事。

江漢珍對此下達了一項針對性的命令，在高塔市實施最高戰備的期間，若有發現鬧事者，嚴懲不貸，絕不姑息。

上行下效，江漢珍在紀律上就沒想過打一絲折扣，這些軍官們有樣學樣，也對規則把控的比較嚴格，對於一切政令都能夠有效的去執行，這也就省去了許多麻煩。

一隻紀律嚴明的隊伍雖然不一定能打仗，但能打仗的隊伍肯定是紀律嚴明的。

紀律嚴明的一個好處就是江漢珍在指揮隊伍的時候，能做到令行禁止，行動無礙。

接下來三天之內，算上收編的人手，成立五個軍團，除第一軍團保留了大部分人，其餘的由身體素質比較好的士兵補充，其餘的隊伍都是由第一軍團的老兵擔任軍官，實施以老帶新的策略。

而普通軍團人數，每個軍團有三千人，這樣，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總人數達到了一萬五千人的兵力。

經過一系列的布防措施，一萬五千人也能保證住高塔市的簡單防禦。

但隨着到公正署事件發生的第五天，自由聯盟得到消息之後，經過一系列的商討，最終也定下了討伐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決定。

由自由聯盟第一聯合軍團，總共十個滿編製軍團，人數三萬人，由彼得將軍率領，從自由之城集結之後，向高塔市殺來。

而這個消息也通過尼爾的家族情報系統，傳到了三十六號實驗室。

帶來這個消息的正是已經達到高級武士修為的尼爾，以及跟隨他而來的，用一千名武士組建的親衛軍團。

當江漢珍再次看見尼爾的時候，尼爾比之以前變化了不少，尤其是自身的修為，全身無礙，氣息渾厚。

武士轉有的生命種子生機勃發，一股龐大的生機藏匿其中。

而他靈台中的那顆雷霆種子，已經長成了一顆小樹苗，並開始自動吸收空氣中的遊離能量，通過小樹苗的轉化，變成最精純的雷氣。

到了此時，哪怕尼爾不去主動修鍊，修為也會增長。

尼爾將自由聯盟的一些情報信息遞給了江漢珍，說道：“江院長，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這次行動，自由聯盟表示震怒，他們已經下達了剿滅命令，並派出三萬大軍前來。

這件事的影響深遠，不但讓自由聯盟的那些掌權者感受了到了威脅，還讓神啟大陸的其他王國也表示這事情絕不妥協，若是放任下去，肯定危害整個神啟之地，所以紛紛表示支持自由聯盟。”

江漢珍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也覺得這是應有之理，自由聯盟若沒由任何反應就奇怪了。

就說道：“這很正常，三十六號科學院代表的是神奇之地科技的最前沿，有推動世界發展進步的作用，三十六號若是能夠順利的發展下去，自身實力肯定會增長到一個讓人仰望的地步。

這些王國的掌權者都不是傻子，他們能看的出來，若是三十六號的這種逆襲方式橫行世界，他們這些貴族階層的利益就會受到極大的衝擊，這是每一個貴族不願意見到的。

自由聯盟雖然是一個新型王國，原本也不與這些貴族一般，但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自由聯盟背後的掌權者，還是變成了這些貴族，他們是王國利益的受益者，他們和別的萬國貴族之間，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

三十六號因為發展強勢，讓這些人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利益，這個在他們眼中就是個錯誤。

歸根結的，還是利益的趨勢，我三十六號肯定不會妥協，這些貴族早就掠奪慣了，將掠奪之事看成理所當然，這就是矛盾，而且是無法調和的矛盾，最終的解決辦法只有戰爭。”

尼爾訕訕笑道：“還是江院長您看的明白，事實就是如此。”

隨即又說道：“不過江院長您放心，我林頓家族全力支持三十六號科學院，這次我帶了一千武士組成的護衛隊，還帶來了兩個軍團，一共六千人的兵力，就駐紮在高塔市城外的一座荒山中，支持三十六號度過這個難關。”

江漢珍詫異的看了一眼尼爾，沒想到尼爾這麼有魄力，投入如此之大。

但若沒有什麼條件，江漢珍打死也不相信。

就問道：“說出你的條件。”

尼爾笑着說道：“沒什麼條件，我林頓家族以後的道路與三十六號科學院相似，也是用科技推行發展的則略，與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目的是一樣的，此時我們對外的名義還是隱秘的，但遲早有一天，這些貴族肯定會發現我林頓家族的這些生意，是出自三十六號科學院。

到那個時候，我林頓家族也會成為貴族的敵人，以我林頓家族的實力，肯定是抵抗不了的。

所以，我這次的增援，希望三十六號科學院若是能打贏這場戰爭，就將對外的產品生產和銷售權利給我們林頓家族，除此之外，沒由任何要求，我林頓家族還會全力支持三十六號科學院。”

果然是有條件，江漢珍搖頭失笑一聲，說道：“你就這麼肯定我三十六號科學院能取得勝利？而不是被自由聯盟碾壓？”

尼爾點點頭，說道：“雖然我不清楚三十六號科學院有什麼底蘊，但我還是相信江院長絕不會沒有任何手段，我有一種預感，三十六號以後的發展肯定不一般，甚至有席捲神啟之地的可能。”

江漢珍搖了搖頭，笑着問道：“是因為我修為高，還是我三十六號實力強盛？”

“都有吧，江院長修為深不可測，我是看不出來，而且我進入高塔市的時候，看到四處都是科學院的衛隊成員，根據我粗略估計，整個高塔市中，兵力不下兩萬，解決一些簡單的事情，不再話下。”

加隆對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情況分析着說道。

江漢珍一聽，雖然覺得加隆說的差不多，但還是不以為意的說道：“我三十六號科學院原本的兵力只有一千五，並沒有那麼多，你怕是沒看出來那些衛隊成員都是新招的，組建時間還不到三天，根本沒有戰鬥力。”

但內心卻有些感慨，也覺得這世界聰明人很多。

三十六號的兵力明面上有一萬五，但這隻是新建的那五個兵團，若是再加上第一軍團，以及特戰隊，治安隊伍，總共加起來遠超兩萬人，尼爾只從觀察，就能推斷出大概。

但尼爾卻有些不以為意的而說到：“三十六號在公正署事件中，軍事行動的時間總共加起來才十分鐘，而這些人在三十六號也不到一年，我相信將院長所說的這一萬五千人，戰鬥力肯定不會太差。

自由聯盟這次只是抽調了三萬大軍，與一萬五對陣，短時間內肯定不行，而這個消息還沒有泄露出去，到時候吃虧的肯定是自由聯盟。

若是戰敗之後，自由聯盟肯定會增兵，但我知道，自由聯盟與多國接壤，想要保證安全，就不可能增加太多的人手，五萬大軍肯定是極限了，若是再多，自由聯盟就會出現動蕩。

不管怎麼打，都是三十六號科學院都贏定了。”

江漢珍聽完大笑一聲，說道：“分析的不錯，還算有一些戰略眼光，但你明知一場我們這肯定勝利的戰爭，還提出如此條件，你知不知道將三十六號所出的研究成果給你意味着什麼嗎？”

“無盡的財富。”加隆說道。

“對，是無盡的財富。”

江漢珍也感慨的說道，這其中產生的利益是用來推動世界發展進程的，也是為他建設新的世界體系的，根本就沒有全部讓出去的想法，即使讓出去，也不會讓各一家去做。

若真讓給一家，道是候三十六號所有的奴隸到底是屬於尼爾，還是屬於江漢珍，還真不好說。

接着看向尼爾，認真的說道：“你肯定也知道這些財富能做些什麼，意味着什麼。

能輕易的組建百萬大軍，只要將這些財富使用起來，就能不懼神啟之地上的任何王國。

你既然知道我三十六號對接下來的戰爭十拿九穩，怎麼提出了這個條件。”

而加隆一臉笑意的說道：“江院長可別忘了高塔市外圍邊界之處，還駐紮着自由聯盟的十萬邊防大軍呢，若是這十萬人出動，三十六號科學院能不能抵擋的住。”

“呵呵。”

江漢珍搖頭失笑一聲，並沒有繼續說話。

他對三十六號的實力還是比較自信，從圍攻公正署的第一次開始，能在短短十分鐘解決戰鬥，並且安全撤離，就看的出自由聯盟已經開始腐朽了。

這並不是說三十六號的衛隊都是武士組成，戰鬥力有多麼的強悍，而是高塔市的守衛太過平庸了，平庸到幾乎沒有了戰鬥力的程度。

在加上一千五百人能在三天時間內佔領整個高塔市，並收編了大部分的高塔市隊伍，就可以看得出自由聯盟的確已經開始腐朽，長久的和平生活，讓他們忘了戰爭是怎麼一回事。

尼爾說的那十萬邊防軍的事情，江漢珍早就考慮到了，而且還做出了相應的部署。

尼爾心中的打算是什麼，江漢珍心知肚明，無外乎分析出三十六號的一些壓力，來給自己爭取更有利的條件條件罷了。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三章 积極備戰

而這時尼爾也是一愣，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江漢珍竟然如此自信，渾然不顧來自於一個王國的壓力。

心頭一百個疑問，難道他真的不但心十萬邊軍嗎，那可是十萬人，即使自由聯盟這次失敗了，也有十萬大軍的籌碼，甚至還能從各地調來更多的人手。

若是給他指揮，這十萬攻打三十六號實驗室綽綽有餘。

但看到江漢珍一副不以為意的樣子候，心中不禁的打着鼓。

難道三十六號真的有什麼後手不行？

還是隱藏了大部分的實力，自己並沒有發現。

尼爾就試探的說道：“那要恭喜江院長了。”

江漢珍心中一樂，問道：“何喜之有？”

尼爾仔細的看着江漢珍臉上的表情，說道：“當然是江院長的三十六號科學院實力雄厚，能夠碾壓各方勢力的攻擊，根本不懼自由聯盟，自由聯盟對於江院長來說，就是土雞狗瓦，彈指可滅。”

江漢珍噗嗤一笑，玩味的看着尼爾，只是搖了搖頭，說道：“好了，多的不說了，我三十六號科學院以後的科研產品，從自由之城為中心，以及周邊區域的普通研究成果的代理權，就給你來做，至於能發展多大的區域，就看你自己如何發展了。”

加隆瞬間愣住了，本來只是試探一下，沒想到江漢珍還真就按照他試探的意思開始決定起來。

也讓他忽然有一種三十六號科學院真的隱藏着很大的一部分實力在其中，只不過他還沒有察覺到罷了。

再看江漢珍一副巋然不動的樣子，真的有些認為三十六號科學院藏了什麼恐怖的力量，才會讓面前這位院長有這份自信。

若不然怎麼可能坐得住，經過三十六號公正署事件之後，外面已經炸開了鍋，這件事已經傳遍了整個神啟之地，各個王國紛紛發言征討三十六號科學院。

在這些呼聲中，沒有人覺得三十六號科學院會扛過這次難關，都認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完了。

尼爾可不相信作為三十六號的掌權者江漢珍不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源源不斷的情報匯總過來，外界的信息肯定會匯總到這裏。

但看到江漢珍一副穩如泰山的樣子，讓他又看是懷疑起來。

江漢珍看着加隆思緒飄飛，也猜得出他在想些什麼，就笑着問道：“怎麼樣，林頓家族的掌權者。”

加隆這才反應過來，慌忙點頭說道：“好的，好的，我接受這個條件。”

雖然不確定三十六號有什麼隱藏的力量，但尼爾還是選擇站在這邊，因為即使這樣，利益也不小。

林頓家族的超凡者完整序列危機，雖然已經解除，但許多利益早就與三十六號連成了一塊，可以說是榮辱共存，很難分割開來。

若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失敗，那他林頓家族遲早會被算清，這是他早就想到的。

最終也只能跟隨三十六號科學院一路走下去，再難有其他的選擇。

心中還隱隱有些期盼，希望三十六號科學院真的有隱藏的力量，能抵抗的住這次自由聯盟的反擊。

看到尼爾答應，江漢珍這才說道：“既然答應了，就將你帶來的人也編入作戰體系之中，你有沒有意見。”

“沒有，全憑江院長安排。”加隆尼爾立即答應了下來。

江漢珍點了點頭，這事算是定了下來，接下來就通知了作戰部，以及各軍團將領展開會議，將尼爾帶來的兩個軍團以及一千人的武士隊伍併入三十六號作戰序列之中，歸屬於作戰部統一指揮。

普通士兵組成的兩個軍團為第六第七軍團，而武士隊伍新建一個編製，為第二特戰隊，原本的特戰隊改為第一特戰隊，由江漢珍統一指揮。

說實話，在江漢珍的眼中，尼爾所帶來的這兩個軍團，戰鬥力要比三十六號的五個軍團強悍許多，訓練時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而且林頓家族因為完整的超凡者進化序列之事，一直在抵抗着各大家族的壓力，這些士兵可以說是在戰鬥中成長的，無論是個人素質，還是經驗，都要比三十六號的新兵要強上許多。

有這一批經歷了戰鬥的士兵帶着，三十六號的士兵也會很快成長起來。

接下里江漢珍就推出了原本已經準備的電台等通訊設備，和三十六號研發的第一批三十輛電能戰車。

若不是考慮到推出的東西多了，跨度太大，刺激到整個神啟之地的貴族神經，說不定還會將最新研發的電磁脈衝武器拉入戰場之中。

最後考慮良久，也就給幾個軍團每一個配置了一門雷霆湮滅炮。

其實尼爾所猜測三十六號科學院有隱藏的力量，這樣也能說得通。

就這些先進武器來說，就能讓三十六號的戰鬥力翻上幾番。

就比如每個軍團配置的這門雷霆湮滅炮，高一丈，縱橫寬窄三尺有餘，在炮塔的頂端，有一個類似於圓球一般的東西，這就是發射炮彈的發射端口。

與其說是一門雷霆炮，還不如說像一個法師用的法杖。

根據雷霆正負極相斥相合的原理，再用一套複雜的二進制運算程序，最終形成炮彈，通過磁場原理，將凝聚成的炮彈發射出去，只要飛到目標位置，遇到生物電磁場，就會發生劇烈的爆破，瞬間分成無數個小的電磁炮彈，從而達到殺敵的效果。

就算沒有落到生物電磁場附近也沒關係，遇到大地之中地脈的導向能力，就會傳導向距離最近的生命體，進行爆炸反應。

甚至這種能量在原理上，還能回收，流落道大地之上，若不爆炸，會在幾分鐘之後自動分解，融入到大地之中。

而此地所有的地脈都會自動匯聚到三十六號科學院中，江漢珍做出的那個用肉瘤怪當做能量轉化裝置的反應池中，重新生成能量，供三十六號繼續使用。

這種體系正是江漢珍的傑作，穿梭諸天萬界，所做的無一不是完善天地循環，推行世界發展而證明自己的道理的。

就是在這種異域時空之中，天道對他極為排斥，還是行的此種道路。

此循環體系能夠在此界另立一道，代替此方世界天地法則，就會形成一個屬於江漢珍自己的場域，在這個循環體系之下，江漢珍自己就代表了至高無上的天道。

就是此界天道排斥，也能依據此等循環而進行抵抗，只不過稍微麻煩了一些。

若是此界天道與此融合，那江漢珍就會順勢將這個世界向仙道世界的方向轉化，與仙道氣運相連，仙道主戰場那邊就能夠根據氣運做一些事情。

比如，架設輪迴通道，分撥氣運培養氣運之子，甚至還有江漢珍不知道的許多手段。

若是此事能成，仙道就等於在域外戰場的後方開了一個口子，就能讓域外戰場的敵人從後方開始混亂，仙道的壓力就會輕鬆許多。

即使成就金仙，江漢珍也沒忘記自己出自仙道，自己的根本還是在仙道。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四章 用間之策

就在將尼爾帶來的人編入科學院衛隊中的第三天，自由聯盟王國的三萬大軍，由彼得將軍率領，經過一番長途跋涉，終於沖自由之城趕赴高塔市外三十里處，並就此整頓軍備，準備攻打高塔市。

若不是彼得將軍也經歷過自由聯盟的開國之戰，說不定就和其他一些新成長的軍官一般，立即攻打高塔市，並且已經商量好了打完之後，晚上在高塔市吃些什麼，是不是要給自己加個餐。

也不知道是這些人覺得自己很厲害，還是覺得三十六號科學院很弱，總之都不會將三十六號科學院放在眼裡。

而這時候，自由聯盟聯合軍團的情報也放到了統一戰線部門，並且在第一時間匯總之後，彙報了江漢珍。

等到一名統戰部軍官將情報放在江漢珍的手裡，並介紹了大致的情況。

江漢珍略有思索，覺得其中肯定會有漏洞，就問道：“你是說在自由聯盟的軍隊中，主張立即攻打高塔市的佔大多數？”

軍官一愣，不知道江漢珍為什麼會問這個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事情，但還是如實說道。

“是的，總指揮，根據情報显示，自由聯盟軍中有七成以上的中層軍官主張立即攻打，只有彼得將軍與自己身邊的幾個親信選擇先探明我軍情況，再進行下一步行動。”

“彼得將軍的主張是對的。”江漢珍也不由的感慨道。

但隨即又問道：“那自由聯盟王國的高層如何說，有沒有下達軍令，或者釋放出什麼意見來？”

軍官思索着說道：“好像有的，有幾個大家族掌權者催促彼得將軍立即行動，並解決我三十六號，還有王國高層都表示讓彼得將軍儘快進攻，只不過沒有書面形式。

我們得到的這些消息比較零散，還在整理當中，總指揮是不是現在就要。”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對，現在就要，快去將消息整理出來，送到我這來。”

“是，總指揮。”軍官行了個禮，轉身出了門。

如無意外，江漢珍很快就能得到自由聯盟的這些消息。

江漢珍這個打算也不意外，在歷代戰場中，對信息的掌控，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若誰能得知敵人內部情況，以及大體消息，就能從中尋找漏洞，進行針對性質的攻擊，那戰爭的贏面就會大很多。

用兵之道，不管怎麼做，目的都是要對方先亂起來，只要對手一亂，戰鬥力就會下降好幾個等級，再配合一些攻打薄弱環節的戰略，就能得到以少勝多，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勝利。

很快，統一戰線指揮部的人就將關於自由聯盟王國中，對於能夠影響到彼得將軍行動之人的名單，全部羅列了出出來，送到了江漢珍手中。

毫無疑問，其中呼聲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沃爾家族的名單赫然在列，誰讓三十六號科學院殺了人家的二少爺維斯特呢。

而且讓江漢珍感覺到更加古怪的是，尼爾所在的林頓家族的名字，也在這個上面。

江漢珍看到后，就有一種想笑的衝動，既然尼爾家族在其中，哪還有放過的道理。

不管尼爾的打算是要將雞蛋放在兩個籃子中，用於兩邊投資。

還是尼爾的家族隱藏的好，並沒有被那些貴族發現其本來面目，準備兩邊取利。

這些江漢珍都不去關心，所關心的是能否給三十六號科學院帶來一定的價值。

至於林頓家族不同意這件事？江漢珍毫不在意。

如今林頓家族所帶來的人，已經編入三十六號的護衛軍中，已經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想要撇清關係真的不可能。

既然如此，那何不來個反間之策，讓自由聯盟的這三萬聯合軍團先亂起來，這樣也能減少自己這邊的一些傷亡。

就對軍官吩咐到：“讓尼爾來此見我。”

“是，總指揮。”軍官並沒有問任何原因，一個軍人從來不去問自己不該知道的問題，這時基本準則。

幾分鐘之後，尼爾帶着一絲疑惑到了指揮部，站到了江漢珍面前。

如今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這時候江漢珍找他，讓他就有了一種不好的預感。

果然，就聽江漢珍拿着一份情報單，說道：“我三十六號如今危在旦夕，想要打贏接下來的這場戰爭，肯定會很艱難。

但我從這份情報當中得知，你林頓家族在自由聯盟還有很大的話語權，不知道此事可是真的。”

尼爾心中一陣冰涼，果然如此，還是將主意打到了他們家族身上來。

如此看來，雞蛋放在兩個籃子里的策略是不能實現了，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承認，至於如何安排，還得看情況。

別看對面這位院長一副生性淡薄的樣子，但他可真不會以為就是這樣。

若是他說錯了話，能否從這個指揮部走出去都兩說。

只能如實回答道：“是的，總指揮，我林頓家族原本就是王國議會中的一員，只不過一年前超凡者進化序列一事上受到一些牽連，損失了一些利益，差點被排除在外。

但好在及時與三十六號科學院合作，有了大量的金錢收入，才能繼續待在議會之中，不過話語權已經少了很多。”

“這就好，只有有話語權就行。”

江漢珍點了點頭，繼續說道：“自由聯盟中許多普通軍官的意見是對我們採取猛攻策略，只有彼得將軍與幾個心腹之人要先探查我三十六號的真實情況。

若是被探查到你林頓家族和我三十六號已經聯合，這事若傳回自由之城，結果也不是你願意看到的吧。”

江漢珍如此一說，尼爾頓時變得冷汗淋漓，暗道一聲大意，竟然沒考慮到這件事。

如今江漢珍提出來，肯定有解決辦法，就急切的問道：“還請總指揮吩咐，我要怎麼做？”

“聰明，跟聰明人說話就是輕鬆。”

江漢珍讚揚一句之後，接着說道：“這事簡單，那些大家族就代表的王國的意志，王國的意志既然是趕快解決這場戰爭，那何不將這個意志貫徹到底，也能显示出自由聯盟真正的掌權者究竟是誰，是自由聯盟的貴族，大家族，而不是這些將軍高官。

比如說彼得將軍，你說呢。”

尼爾聽完之後，瞬間明白過來，也只能暗道一聲江漢珍真是陰險，竟然想到這種不是軍中出生的人干涉軍中之事的計謀。

若是此事能貫徹執行下去，那正自由聯盟就沒有能打仗的隊伍了。

別說是自由聯盟，若是將這個辦法放到外面，就連整個神啟之地的所有隊伍，戰鬥力斗會下降一個台階。

外行指導內行，本就是大忌，若真能這樣，就他尼爾一人都能橫掃一大片，更別說這個神秘的三十六號科學院了。

就對江漢珍說道：“我明白了，我這就去辦。”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去吧，我希望在很短時間之內看到結果，也不想我三十六號有任何消息泄露出去。”

江漢珍最後又多說了一句，“若是有可能，我希望見到一個混亂的自由聯盟。”

“我明白了，總指揮。”

尼爾點了點頭，離開的指揮部。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五章 製造混亂

接着尼爾就開始行動起來，先是往三十六號科學院距離自由之城最近的一個情報聯絡站發了一份電報，先將大致的計劃在告知了林頓家族之人。

因為覺得新出現的這種用隱藏在暗中的電線聯絡有些不靠譜，就將手頭上的工作轉交給手下的一位副官。

又從三十六號科學院領取了大量的金幣，帶了一百多名精銳武士就向著自由之城趕去。

尼爾如今也是林頓家族的掌權者之一，因為超凡事件的發生，尼爾抵擋住了各方壓力，因此也成了家族的實際掌權者，他說話還是有些分量的，幾乎可以左右林頓家族的意志。

所以才感答應江漢珍的策反之計，若不然那又怎麼能帶來七千人的隊伍呢。

在尼爾走後，江漢珍並沒有閑着，而是對所有成員下達了封鎖整個高塔市，禁止泄密，以及防守策略。

個方行動起來之後，整個高塔市全面封鎖，爭取不放進來一個人。

關鍵時刻用非常手段，就是有人反對，在強大的武力震懾之下，也只能乖乖服從。

自由聯盟的第一聯合軍團自到達高塔市附近之時，就發動了幾次試探性的攻擊，但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不予理會的策略之下，只能對此表示無奈。

三十六號科學院對整個高塔市施行嚴防死守策略，只要有絲毫異動現象，就會一查到底，堅決杜絕間諜暗探滲入，防止有任何消息泄露出去。

對內部進行加強管理，開始清理對三十六號有異心的人，只不過這些事情做的比較隱秘，也能將事情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並沒有造成什麼動蕩。

但是對於高塔市原本存在的那些組織，比如民富會，萬商會，正義聯盟會等一些組織，都要求其在三十六號報備，轉為民間組織。

剛開始這些嘴炮強者還會鬧出一些事情來，但但隨着三十六號的嚴厲打擊，識時務者都開始服從三十六號的決定。

只有一些頑固分子還企圖抵抗，但這些人毫無例外的被送入大牢之中，若三十六號沒有統一神啟之地，這些人休想出來。

這些人從沒有為三十六號的發展做過一絲貢獻，還想要三十六號給他們分享所得成果，自然是將這類人歸入貴族類別之中，唯有嚴厲打擊。

就在高塔市慢慢步入正軌的時候，尼爾自由之城的行程也將圓滿結束。

用大量的金幣砸開了自由聯盟掌權者心中的口子，這就一發不可收拾，出手闊綽，沒有絲毫吝嗇錢財的林頓家族成了自由之城，甚至自由聯盟中最受歡迎的人。

導致的結果就是林頓家族的話語權多了許多，尼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有意無意的引導之下，事情就朝着三十六號科學院原本的設想去發展了。

先是一份通知彼得將軍儘快進攻的命令發了出去，並且在聯合軍團的補給物資上做了一些手腳，比如偷工減料，延遲押運時間等一系列手段。

接着又打聽到紅月王國有意要與自由聯盟結盟，並且願意抵擋自由聯盟鄰國的一些壓力，讓自由聯盟有一個穩定的大後方，並派出了身份極為尊貴的一名使者。

將紅月王國出使自由聯盟的使者，也就是紅月王國的聖女暗中俘虜，然後將吊在了自由之城的城門上。

這件事的發生比三十六號科學院事件還要嚴重，甚至震動了整個神啟之地。

紅月王國本就是紅月教會所建立的王國，是一個的王國。

其中主教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所選出的聖女就是下一代主教的接班人，而這次被吊在城門上的事紅月王國中，地位最高的聖女，幾乎可以說這位聖女以後就是紅月王國的主教。

此事極大的打擊了紅月王國的顏面，當即下令被人救下來回歸紅月聖女立即回歸紅月女神的懷抱，接着又派出紅月軍團，趕赴了兩國邊境，大戰一觸即發。

就連得知此事的其他王國的人，都對此抱有警惕，在他們看來自由聯盟是喪心病狂了，連紅月王國的接班人都害，還給吊在了自由之城的城門上，這事都能做的出來，哪還有什麼是他們不敢做的。

立即通知自己王國在自由聯盟的人，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撤回，否則機會出危險。

但要撤回又哪有那麼容易，尼爾並沒有閑着，不知怎麼給一些自由聯盟的高層出了一個昏招，說這些人有可能會帶走自由聯盟的財富，甚至自由聯盟的情報信息。

至於情報信息這些高層卻不相信，但對於財富就比較眼饞了，雖然許多人都覺得不能這麼做，若是真的這麼做了，那自由聯盟的名聲就毀了。

大部分人是清醒的，但也不排除一些極為自負的紈絝子弟，除了會投胎再沒什麼長處，其中個別人就立即開始了抄家活動，首先從這些別國有錢商人開始，並且獲得了極大的財富。

有了財富的出現，就會有人效訪，這下子整個自由聯盟都開始亂了。

自由聯盟本來是商業極為發達的王國，有許多別國商人在自由聯盟經商，這些人的身價都不會太低，隨便拉出來一個，都會讓一個小家族變成中等家族。

而這個期間，尼爾所在的林頓家族也加入了抄家大軍之中，將自家的私軍的衣服換成自由聯盟士兵的衣服，偽造了證件，然後開始大肆抄家，幾乎是毫無底線。

等到自由聯盟察覺之後，事態已經無法控制，即使想挽回，也沒有了多少可能。

但林頓家族在這次抄家活動中賺的盆滿缽滿，成了最大的贏家。

因為實施抄家的人過多，並沒有查到林頓家族頭上，而林頓家族，還是那個混在自由聯盟高層中最受歡迎的人。

···

自由聯盟聯合軍團的彼得將軍在接到軍令之後，還想建議一番，想要查清三十六號的底細之後再出兵攻打高塔市。

但隨之而來的監軍卻不買他的賬，很明白的告訴他立即進攻，若不然就撤銷他的職位。

彼得將軍還想堅持一下，但有後勤官彙報說糧草已經不多了，後續的補給還子啊路上，只能堅持到晚上，若是明天早上補給還沒到的話，就徹底斷糧了。

當彼得將軍問監軍的時后，只是回應到這事不歸他管，不要問他。

彼得最後爭取到第二天發動總攻，爭取在一天之內拿下高塔市。

其實關於補給物資的問題，尼爾只不過讓人拖延一下，減少一些，並沒有不送過去。

但在抄家風潮之下，這些押運糧草的士兵眼睜睜的看見被人發財，而自己這些人卻要前線送糧草。

心中的不平衡促使他們準備干一票的想法，而這個想法已經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同意。

當即撇下糧草，也加入了抄家大軍，他們也是抱着發財就跑的想法，至於繼續做押運糧草的士兵，已經不是他們的追求了。

就這樣，自由聯盟的整個聯合軍團三萬大軍，就被晾在了高塔市外三十里的駐紮之地上，他們還不知道自由聯盟已經發生了如此之大混亂，已經有些顧不上他們了。

# 第四百零六章 玉佩變化

當天，自由聯盟這段時間所發生的的事情，以及所有的情報，都送到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

江漢珍得到尼爾回自由之城之後，自由聯盟王國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就有一種極為古怪的感覺。

不用想，這應該就是尼爾乾的，行事風格與整個神啟之地都有很大的不同。

神啟之地雖然武士已經成為末流，但武士的專有的那種行事風格卻流傳了下來。

兩方之間發生戰爭，首先要互相客氣一番，然後再謙讓一番，都會等到雙方都準備好之後，才會發動進攻。

就是進攻的方式也沒有多少變化，都是已經格式化了的進攻手段，比拼的是全部力量。

但仙道這邊不會如此，若是在戰鬥力上弱於敵方，那必定會出現讓人意想不到的手段，甚至還能利用大自然的力量。

比如火攻，水攻，五行八卦中一切自然力量，只要能用得上，都能給人使出來，這樣一來，就能讓對手防不勝防。

而這次自由聯盟出現的這種情況，就跟兵法之中的風媒篇章極為類似，而這種手段，最常見的就是仙道一方。

出現在這個世界，想來想去，也只有尼爾對修鍊了仙道一方的功法，仙道功法有個特點，就是若要修鍊成功，沒有一定的陰陽辯證之法的認識，是很難修鍊成功的。

如此看來，造成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尼爾無疑。

這份情報彙報上來，江漢珍彷彿已經看到了勝利，自由聯盟的那三萬聯合軍團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而言，已經不算事情。

自由聯盟一方在這種後方混亂的情況下，外出的軍隊就成了堅壁清野的狀態，沒有任何支援，時間一長，人心肯定渙散。

若能得到詳細情報，是個人都能看得出來，自由聯盟的這三萬人完了，勝利的一方肯定是三十六號科學院。

但江漢珍並不打算放過這三萬人，戰爭之後的擴大戰果，也是兵法環節的最要組成部分。

兵聖孫武有雲，戰爭並不是主要手段，戰爭所要達到的意志需求，才是最終目的。

有戰略與戰術之分，而江漢珍的最終戰略目的，可以說立意高遠。

讓仙道在次元之戰中，打退來犯的強敵，取得戰場跨越諸天萬界的勝利，最終能夠安穩的繼續發展下去。

目前，仙道一方處於弱勢，呈現一種結界敗退的趨勢。

也是因為江漢珍在仙道後方將一些小世界收入仙道，有了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穩住了一退再退的形勢，說不定仙道會更加艱難。

仙道這一方從目前來看，已經將根扎在了域外戰場之中，並且能相應的做出反擊。

但即使如此，也只能穩住態勢發展，想要完全打退敵人，卻有些困難。

江漢珍雖然一路走來，修為一直在進步，雖然心性有過許多變化，但最終還是沒有忘了自己出自仙道，仙道才是他的根。

有這份穿梭諸天萬界的能力，竟然穿梭到了敵人的大後方，在他看來，這就是一個機會，一個從後方策反的機會。

只要能收攏幾個世界，將之氣運與仙道相連，就能得到仙道的支援，只要仙道做出相應的安排，最終就能扭轉這種結局。

有此戰略目標之後，在天外還被束縛着的江漢珍本宗忽然感覺到靈台中的飛碟玉佩忽然有所異動，並且在內部那副一片混沌的圖案上出現了變化，显示出一些犹如棋盤一樣，縱橫交錯的線條來。

雖然只是一些簡單的縱橫交錯的直線，但江漢珍去中中間看出了其中蘊含的大道法則。

法則深奧難懂，就連他此時已經金仙的修為，也不能完全看的明白。

唯一看出的只是其中的變化之道，江漢珍試着將一絲雷霆之力輸入縱橫地圖之中。

經過縱橫線條的分化，雷霆之氣在一瞬間，就變化了無數種形態，隨即又如一顆棋子一樣的落在了這幅縱橫交錯的線條之上。

江漢珍伸手將這枚形似棋子的雷霆之氣收了回來，就發現雷霆之氣的本源並沒有什麼變化，有變化的是這絲雷霆之氣凝練了許多，而且還越發的活潑起來，靈動的不似尋常。

江漢珍查看了一下，並沒有什麼異常，就試着將這絲雷霆之氣吸收了。

仔細體悟之後，就發現自身的修為有了一絲提升，雖然微不可查，但江漢珍還是體會到了。

頓時讓他有些欣喜起來，金仙頂峰層次的修鍊者，若要有所提升，無不是經過成千上萬年的苦修，越是到了後期，想要提升一絲一毫都很困難。

經過飛碟玉佩最中間混沌區域出現的整個縱橫線條，將自己的法力經過一番凝練，竟然能夠有所提升，那怕是一絲一毫，也足以那個他激動起來。

若是能繼續提升下去，那修為肯定會很大的提升。

金仙之道貴在法則，法力中所蘊含的能量已經不是尋常的法力了，而是攜帶了自身金仙法則的力量，出手之間無不帶有天地威勢，甚至有能夠改變自然環境的力量。

其中不朽的屬性即使過上千萬年，也不會就此消散，還能影響外界的環境。

江漢珍現在若是在小世界中出手，就會給小世界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

也只能在小世界，大世界就不行了。

比如在仙道主世界之中，即使大羅金仙出手留下的痕迹，也會在天地法則的道化之下慢慢分解消失，甚至能夠將之轉化成世界能量，以供增加底蘊。

這也只有大世界中才能有的底蘊，在萬界諸天之中，大世界還是很少一部分的，所以金仙所蘊含的法則之力已經很強大了。

越是強大的事物越是難以有什麼進步，就比如江漢珍此時的修為，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什麼進步了。

也唯有依靠無盡的歲月，去積攢功德氣運，從而得到一些提升。

金仙境界的提升，所需要的氣運堪稱海量，一個小千世界中的所有氣運，也不一定能夠有多少增長。

沒想到這枚與自己靈魂早已融合的玉佩竟然如此給力，將自己原本的蘊含法則的法力經過一番陰陽轉化，最終會被提煉成一絲更加圓融，更加強大的雷霆之氣。

接着又將心神沉入玉佩之中，發現原本的法禁已經展開的一部分，能夠繼續煉化了。

而且已經有一種預感，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下一層法禁之中。

如此看來，這塊犹如飛碟一般的玉佩最終只有五層法禁，都是神秘的大道法禁，並不是生於天地之中的先天法禁，但卻要依託於天地的大道法禁。

犹如寄生一般，並不會獨立存在，而是需要依託天地才能發揮作用。

目前看來，這枚玉佩的五種功能，已經越清晰起來。

第一，探查氣運並進行收集，第二，探索世界並進行定位，第三，穿梭諸天宇宙。

那麼第四個作用應該就是現在出現的這個，從法禁上來猜測，應該屬於變化一類的功能，能將自己的雷霆之氣進行陰陽之間的精妙變化，並且經過一番作用之後，還有提煉功效。

江漢珍也大致猜得出，自己穿梭諸天，犹如這絲雷霆之氣，在經歷一番世界歷練之後，也會有一種質的飛躍，跟這第四個功能有些類似，但還有一些神奇的功能，還沒有參悟透徹。

而最後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應該是第五個功能，也是江漢珍能完全煉化這枚玉佩的一個最終法禁。

經歷諸天萬界至今，江漢珍也算是初步明白了自己這份機緣所在，為何自己能憑藉一個凡人之身，能夠一路踏上仙道，還能用穿梭諸天之法提升自己。

根本原因還是在這枚與自己已經融合的玉佩之上，而玉佩能夠收集氣運的這個功能，就註定了自己天生就站在仙道一方。

尋遍諸天萬界，也已經經歷不少世界，發現只有仙道才有關於氣運修行的無上之法，也只有仙道對於氣運也最為重視。

心神在參悟玉佩道理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的氣息能夠發生一些變化。

比如變化成與此界氣息相近，頓時讓他來了興趣。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七章 脫離控制

玉佩表面有一縷縷源源不斷的異界氣運匯聚其上，瞬間轉化為仙道氣運，但隨着江漢珍心念一動，這股氣運又轉化成了此界氣運。

要知道兩方世界法則根本就不一樣，同樣，兩方世界生靈的命運軌跡也不相同。

但神奇的是玉佩能夠將兩方世界所形成兩種氣運互相轉化，而且極為快捷，幾乎能在瞬間轉變。

江漢珍又試了一下，將仙道的氣運轉化為此界的氣運，心念一動，就見到自身所有的仙道氣運全部轉化為此界氣運。

按照此方世界的規則預算，竟然與此界相符。

隨即圍困住江漢珍身邊的世界法則逐漸散去，沒了束縛，江漢珍就感覺自由了許多，並且在滔天的氣運加持之下，竟然能夠清晰的感悟到此界的天道法則。

而此方天道意志也沒有排斥江漢珍的觀看，好像根本不設防一般，就犹如他在仙道之時，得到了天地間最大的氣運，成為與天地關係最密切的生靈，天地間所有的一切的隱秘都對他開放一般。

江漢珍又試着將自身氣運轉化為仙道氣運，幾乎在瞬間，天道似乎感受到威脅存在一般，無數的法則鏈條向他纏繞而來。

江漢珍立即將氣運轉化為過去，天道法則在江漢珍身邊旋繞幾圈，似乎在尋找剛才在他看來屬於域外天魔的存在。

但終究還是沒有找到，帶着一絲不甘的就此消失而去。

“原來如此，玉佩的第四和功能應該是對氣運的轉化，這樣一來我就是到哪個世界都能模仿出世界氣運來，世界再也不會對我做出限制。”

江漢珍最終才有些明白，這種氣運的變化，也是最根本能量的陰陽推行演，一種神秘的演變方式轉變的，就如自己的那一絲雷氣，經過一番陰陽之間的複雜變化，就會經過熔煉靈動許多，自己吸收之後，就有一種往來無礙，渾然一體的感覺。

傳聞大羅金仙就是道果無礙，可千變萬化，古往今來，上下左右，能隨境而化，成就上善若水的最高境界。

若將金仙比喻成一個不能移動的死物，那大羅金仙就是一個能有任意變化的活物，而且這個活物會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自動調整成與環境融合的事物。

“原來如此，這就是大羅金仙的境界。”

江漢珍此時也明白了過來，是玉佩的變化，讓他明白的大羅金仙的原理，以後的道途只要多積累氣運，積攢底蘊，就能夠成就大羅金仙。

雖然只是一點，但若沒有人引到，很難參悟出其中的道理。

就比如仙道入門一般，入門第一關若沒有人指點，不知道將多少人擋在了門外。

入門之關還好說，若是沒人指點，觀遍百家經典，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功夫也能參悟出來。

而大羅之道的原理，根本就不是能指點出的東西，需要根據自身的道果，以及所有的見識，將自己所有的一切總結分析，才能找出其中能夠貫穿所有的方式。

而這個方式每個人都不一樣，非得自己參悟不可。

要想踏入這一步，也不是簡單的事情，甚至有人蔘悟千百萬年，也沒有絲毫精進，可見其堪比登天之路還要困難許多。

而這種方式五花八門，根本沒有一模一樣的兩個道果。

江漢珍心念所動，身體就消失在原地，瞬息之間，就出現在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指揮部中，並且站到了他所凝聚的那一道分身面前。

正在處理文件的分身抬頭一看，就見到本尊站在自己面前。

立即站起身來，對着本尊一禮，說道：“見過本尊。”

江漢珍微微點頭，說道：“你該回來了。”

“是，本尊。”

這分出去的一道意識說完，就化為一道精純的雷霆氣息，飛入了江漢珍的意識之中，並就此融合。

江漢珍運轉了一下自身的道果，將這絲意識所攜帶的能量全部融入身體之中，又經過幾個循環，感覺到自身的修為略有精進。

心中一動，也感覺除了還有一個跟他當初一樣被困在天道法則之下的魔神。

這位存在現在還在天地牢籠中被限制呢，但這位也不是省油的燈，竟然比他要早很長時間的時候，就將自己的意識投入此界之中，並引誘此界之人，與他進行溝通。

通過一定的交易，根據此界的契約法則，賜給這些獻祭之人力量，這也就是此界中，超凡者的最早來歷。

江漢珍可不認為這位魔神會好心到如他一般的用雷霆種子培養仙道後輩弟子一般，這類魔神大多以走的是集萬千偉力於一身的路子，而且大多是無根之人，流浪在宇宙虛空。

若是遇到一方世界，就會喜不自勝，進入其中掠奪一番世界本源就是其常規手段。

不像江漢珍這類仙道之人，一般都是在完善世界的基礎上，讓世界有個完整的循環體系，能夠緩慢的進化之後，才會得到一些世界的饋贈，和源源不斷的氣運匯聚。

若論兩者之間的差別，就是江漢珍所走的道路屬於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

而這類魔神所走的路就是一鎚子買賣，坑完一次就跑路，根本就不在意世界的死活。

只要是這種魔神經歷過的世界，都會被打的殘缺不全，天地輪迴紊亂，法則欠缺，更有甚者會因此而湮滅在宇宙虛空之中。

這類魔神的修鍊方式就是掠奪，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就一味的去掠奪，根本不講因果，不顧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的死活。

也正因為如此，遭受萬界所有生靈的厭惡。

諸天宇宙中，畢竟普通生命的數量佔大多數，即使再如何卑微的生命，誰也沒有權利將之剝奪。

但這類魔神實在是太強悍了，一度強悍到連大道之下的因果定律都無視的地步。

因為因果定律也是要依託世界而成，在諸天宇宙中所生成的一個個世界，就是大道之下所有定律的基石。

若沒有世界將所有的法則成長的讓這類魔神畏懼，結果只會讓這類魔神的行事更加肆無忌憚，掠奪起來更加不計後果。

江漢珍根據自己這一絲分出的意識看的出來，從意識分散出去，再到收回來，這一出一進，就能收穫很多的力量。

可以將這個看成是一種投資，但這種投資是連同別人生命都掠奪的投資。

世界眾生只要是走上了魔神之道的進化之路，等到修鍊到一定的境界，這種魔神就會以強大的力量進行一波收割，將這一界之中所有與他有關的修鍊者，辛辛苦苦修鍊的所有修為，都會被掠奪乾淨，甚至就連生命都會被一起收割回來。

此方世界中的這位魔神打的也是這個主意，若不然那不會將自己的力量分散出去一部分，先是污染這方世界，然後在受到污染的地方培養出超凡者，然後繼續掠奪世界生命氣息。

若是讓他成功，此方世界就會成為一個被魔神所污染的世界，世界生靈十有八九就會消失。

若是到了連世界之力都沒法凈化這種邪惡能量的時候，那這方世界也就算是完了。

江漢珍所走的道路雖然還是修鍊自我，但所依託的還是世界，雖然同樣是修行，但他即使是修行，也不會去損害別人的利益。

這中損人利己的事情他還做不出來，所做的自然是與世界生命一起進化，註定要與此等魔神成為敵對關係。

降臨此界也有一定的時間了，江漢珍查看了一下自己在此界獲得氣運，若是單獨拿出來，已經趨於穩定之像，算是在此界站穩了腳跟。

再加上本尊已經脫離了世界之力的限制，已經可以自由行動了，對接下來的事情已經多了些許信心。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八章 練兵之策

次日清晨，彼得將軍帶領的聯合軍團已經徹底斷了糧草，王國所運送的物資還沒有到來，甚至有消息傳出，這批糧草已經消失。

不知是誰將此消息散布出去，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萬士兵全部知曉。

人每天都需要食物來補充能量，維持身體機能，即使一頓不吃，也會出現身體能量不足的情況。

士兵也是人，當聽到沒有了糧草，就在三萬士兵中產生了一種極其強烈的反戰情緒，而且根據時間的推移，這種反戰風潮還在繼續擴大。

彼得將軍想了個辦法，編造出三十六號人數不足三千，而且沒有多少兵力的事情暫時穩住了軍心，進一步宣布了進攻的命令。

並且還做出許諾，攻入高塔市之後，可以自由劫掠三個小時，所得到的財產全部歸自己所有，才將軍心暫時穩住。

並因此開始全副武裝的向高塔市殺去。

“計劃沒有成功？”

江漢珍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也覺得理所當然，彼得能做出這等望梅止渴的策略，也算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縱觀仙道世界，為了穩定軍心，什麼事都能做的出來。

需要考慮大局，甚至還有將軍需官拉出來頂罪的，這都是一些穩定軍心的辦法。

戰場之中並不是所有士兵都是特種戰士，能考慮道戰略意義而克服任何困難的。

身邊的傳訊官說道：“是的，總指揮，我們在彼得軍中散布謠言，想要導致其軍心不穩的事情已經被彼得將軍穩住，現在聯合軍團已經向我高塔市開拔，按照其行軍速度，在兩個小時之後，就會兵臨城下。”

“這彼得也是個人才，也算一個合格的將領。”

江漢珍感慨了一句，這一次其實也算是一次交鋒，按照結果來說，彼得將軍識破了三十六號的計謀，並且將之穩住。

在三十六號軍中，有專門一支負責信息傳遞的軍團，主要是做一些對信息把控的事情。

比如傳遞消息，散布謠言，擾亂人心，掩蓋真實等一些事情，其實在自由聯盟聯合軍團出發的那一刻，兩方的戰爭已經打響。

並不是真刀真槍的干，就是戰爭，只要對敵人造成傷害的手段，都可以當做戰爭，比如心理戰一類的手段。

接着又問道：“費南德他們準備的怎麼樣了？”

“已經準備好了，所有軍團已經全部就位，隨時可以進攻。”傳訊官如實說道。

江漢珍思索片刻，覺得這彼得將軍所用的計謀類似於背水一戰，戰鬥力肯定會上升一個台階，若是貿然與之對陣，也會遭受一定的傷亡。

目前來看，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兵力對於這三萬人來說，並不會出什麼岔子。

但要面對整個自由聯盟，還差的很遠。

這一戰打下來，取得勝利的肯定是三十六號科學院這邊，但要在接下來面對的，就是整個自由聯盟的反撲。

若自由聯盟真的不計後果的打下去，耗也能將三十六號科學院耗死。

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先打敗聯合軍團的這三萬人，而是儘快的發展自己，最好能有與自由聯盟周旋的兵力。

就對通訊官說道：“吩咐作戰部，將七個軍團與兩個特戰隊伍輪流派出去，將這三萬大軍拖在高塔市之外，不求殺敵，只求練兵。”

“是，總指揮。”通訊官立即領了命令，返回作戰部，將此事傳達，研究練兵之策。

江漢珍的意思就是先拖住這三萬人，讓自由聯盟輕視三十六號科學院，這樣才能爭取一定的時間。

這三萬人只要還在，就能讓自由聯盟繼續過自己的日子，若三萬人全部折損，就會讓自由聯盟意識到三十六號的不凡，從而重視起來。

若到了那個時候，來的就不是三萬了，而是十萬，甚至更多。

現在若是兩者僵持不下，自由聯盟就會認為三十六號的人手肯定與之匹敵，能依靠城牆而守住，人數肯定在一萬人以上。

五則攻之，十則圍之，想要攻打高塔市，而自由聯盟自己都出了亂子，能派出去的人肯定不多，再增兵兩萬，已經是可接受範圍的極限了。

因為自由聯盟還要處理自己內部的事情，以及與紅月王國的事情，並不願意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事件上浪費太多的精力。

其實江漢珍還有一招戰術沒有使出來，這些士兵都有家人，可以將他們家被王國抄家的事情散布出去。

雖然沒有確切的消息，但只要一打聽，就能打聽到許多關於抄家的事情。

雖然抄家的對象是別國的商人，但沒有確切的消息之前，這些士兵肯定想確定自己家到底有沒有被抄，尤其是一些小有餘財的家庭。

不管是不是他們的家人受到了牽連，但只要聽到，肯定會擔心，只要能在三萬人中流傳開，肯定會有逃兵出現，若是形成了趨勢，就是彼得將軍再厲害，也很難有回天之術。

自由聯盟的聯合軍團並不是三十六號的軍團一般，都是經過嚴格的思想教育訓練的，而且福利待遇不錯，再加上是從新人招募，江漢珍對軍隊的控制力度很高，也沒有出現貴族兵，關係戶這一類的人混在其中。

但自由聯盟不一樣，中層及中層以上的軍官，幾乎都是大家族之人，有些家族之人的地位，甚至比他彼得都要高不少，想要指揮這些人，就麻煩不少。

若是平安無事還行，若是出了事，肯定會有人反對彼得，讓他的命令根本施行不下去，甚至還會影響到他的權威。

但江漢珍並不打算這麼做，這樣做傷不了敵人的根本，而且三十六號意在練兵，志在發展。

三十六號的軍團新建，還沒經歷過鮮血與戰火的磨鍊，還算不的一支真正能打仗的隊伍。

而彼得也算是一個優秀的將領，由他做磨刀石，就再好不過了。

事實如此，與江漢珍所猜想的八九不離十。

傳訊官將江漢珍所下達的命令傳達作戰部之後，作戰部的軍官就開始明確了戰略，並以此制定戰略方正。

近期的戰略目標是拖住聯合軍團，繼續在高塔市外作戰，以麻痹自由聯盟對三十六號的判斷，為三十六號科學院發展，爭取寶貴的時間，並且達到練兵效果。

具體的戰術就是將七個兵團與兩個特戰隊分別在與聯盟軍團進行野戰，七個兵團按照順序，每次都要有兩個兵團一起出動，與特戰隊進行戰術聯合。

具體輪流次序按照實際情況安排，就這樣，三十六號的兩個兵團，與一支特戰隊伍，立即出城開始施行襲擾戰術。

原本聯合軍團對這種不痛不癢的打擊並沒有多少分心，因為他們已經斷絕了糧草，需要儘快的拿下高塔市，進行補給，才能穩定軍心。

但在這種無限制的襲擾之下，彼得將軍雖然知道這是敵人的計謀，但對於自由聯盟的士兵來說，這就是挑釁。

即使彼得將軍極力的壓制，準備先趕去高塔市，但在這種戰術之下，和軍心的關係，只能分兵開始對戰。

經過幾次的攻打，三十六號的軍團都是打到一半就撤退，並不會與聯合進團硬碰硬。

數次輪番之後，將聯合軍團三萬人硬生生的給拖在了城外十五公里的地方，因為行軍被耽擱，想要回駐紮之地已經來不及了，只能就地安營紮寨。

讓聯合軍團原本已經不穩的軍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後處於無奈，彼得將軍只能下令劫掠附近村莊，用以大軍補給。

雖然算是暫時穩定了軍心，在外界的壓力下，也有了凝聚的跡象，但也讓附近的村莊變的人人自危起來，又加上三十六號實驗室的有意渲染之下，自由聯盟的軍隊幾乎成了強盜一般的形象。

即使到了夜晚，聯合軍團的營地之內也沒有多少安穩，軍營中時不時的有人潛入，趁着士兵睡夢之中，開始襲殺，彼得將軍也隨即調整的防禦措施，算是加強了防禦，這種襲殺才少了許多。

但也因為夜間沒有休息好的原因，讓這群士兵過的苦不堪言。

在原地待了三天，就已經被弄得精神都要奔潰，無奈，只能將軍營重新後撤。

三十六號這邊在成長，敵人也在成長，剛開始的那種策略已經很難見到什麼效果，只能改變新的策略。

但對於三十六號來說，這種情況才能達到練兵的效果，就繼續與聯合軍團進行糾纏。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零九章 又出計策

只有勢均力敵的對手，才能達到鍛煉的效果，若是遇到一個跟本沒有戰鬥力的對手，只會降低自己的水平，最終也會淪為平庸。

這也就是彼得將軍這三萬的軍的作用，不但可以拖住自由聯盟，還能起到練兵的效果，對三十六號科學院來說意義重大，所以也不會將之趕盡殺絕。

自由聯盟內部的情況經過一系列的混亂，被紅月王國所牽扯。

再加上劫掠眾多王國商人的時間，讓自由聯盟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起來。

甚至還有一些大家族牽頭，組成了一隻專門用於討伐自由聯盟的軍隊，這個軍隊有三十萬人，自由聯盟一下子變得岌岌可危。

直到一個月後，自由聯盟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付出了高額的賠償，才將此事安撫下去，算是解了自由聯盟暫時的危機。

至於紅月王國的事情，只能用戰爭來解決，因為聖女對於一個以教會掌權的國家來說，意義重大，不但是顏面問題，而且還是信仰問題。

若紅月王國不能將此事解決，那自身的信仰就會下降許多。

不知為何，是利益不夠，還是紅月王國堅持要找回顏面，最終兩個王國還是談崩了。

紅月王國表示，唯有戰爭，才能維護紅月王國的尊嚴。

可自由聯盟也不示弱，巨大的賠償與許多利益割讓，讓那個自由聯盟也不好過，不但威信大減，而且還呈現一片散亂之狀。

要扭轉這個局面的方法，也唯有一場戰爭。

兩個王國因此各自組織了十萬軍團，趕赴兩國邊界，大戰似乎一觸即發。

從紅月王國之事到最後的解決意見，前後有一個月的時間。

這一個月來，似乎所有的人都將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事情給忘了。

但三十六號科學院可沒有將自己給忘了，各地所剩下的產業還是在穩定的發展，雖然沒有將側重點放在發展產業的上面，但因為打擊商人事件，將整個神啟之地的商業都打擊的一蹶不振。

而這時候因為三十六號就計算出所缺失的行業，並針對性的開始向這些方面發展，因為市場的空白，讓三十六號做到了無縫銜接，很輕易的就佔領了很大一部分份額。

若不是害怕各個王國的掌控者心生忌憚，三十六號甚至有席捲神啟之地的可能。

原因就是三十六號掌握了能夠遠超於人力的生產方式，而且是用電能帶動，生產速度要比傳統的方式要快捷許多。

因為省去了一些成本，就能將價格降下去，若是同樣的東西，在其他王國的手中，如此降下去非得虧本不可。

但三十六好實驗室還是沒有刺激各王國的神經，只不過稍微讓出了一點利益，就佔據了各大王國中很大一部分份額。

有源源不斷的收入，三十六號第一時間就是選擇發展軍備，幾乎將七成以上的資金全部投入其中，不但開始大肆找兵買馬，還加大對武器的生產力度。

三十六號科學院所出的這些科研成果，第一時間還是要用在軍備之上，至於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才會實現商業用途的價值。

因為一家獨大的原因，也佔據了整個神啟之地的先機。

一個月時間內，三十六號軍圖還在跟自由聯盟的聯合軍團進行周旋，人數還是兩個軍團一個特戰支隊為一組。

但這種實戰之後的結果卻非常有效果，讓許多士兵也就此成長起來。

當然，原本自由聯盟的這三萬人，如今在一個月的消耗之下，已經剩下了一半人都不到。

反觀三十六號科學院，不但人數沒有減少，還在聯盟軍備打的四處流竄的過程中，將周邊百里之內的底盤全部納入管轄之中。

並就此繼續招收兵員，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已經將自己的護衛對數量增加到了五萬多人，而且數量還在繼續擴大。

並且配發了一部分最先進的武器，再由實戰中練兵，已經形成了不弱的戰鬥力。

到了現在，自由聯盟的高層才重新關注起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事情來。

從中做欺上瞞下的林頓家族這時候才放棄了對聯盟軍團戰況的控制，毫無痕迹的撤了出去。

聯盟軍團與三十六號科學院之間的戰況，彼得並非沒有王國彙報。

只不過這些戰報卻被林頓家族所控制，隱瞞了聯合軍團與三十六號科學院之間的真實情況，這就導致彼得將軍的求援並沒有得到什麼回應。

如今得到消息，自由王國立即震怒，就要派遣大軍去攻打高塔市，但事到臨頭，卻發現竟然無兵可派。

自由聯盟在六國中心之處，是原來帝國的國都，周圍全是一些被貴族分割出去成立的王國。

要做好防禦，就必須在邊界駐紮大軍，原本也有百萬大軍，但要分割在各大防線與一些戰略要地上，就顯得捉襟見肘了，根本不夠用。

再加上與紅月王國作戰，若再調遣大軍去攻打高塔市，就是雙線作戰，若是打贏了還好，若是輸了，整個自由聯盟的防線就會出現部分空白。

若是被一些鄰國得知，就有突破防線進攻過來的可能，自由聯盟可是在整個神啟之地都是有名的富有，早就被周邊的一些王國所覬覦。

而這時候，作為攪亂天下的林頓家族有活躍了起來，說出了讓防守在蒼狼王國與肯恩王國邊境上的那十萬大軍出動，只要讓這十萬大軍去攻打高塔市，勝利指日可待。

自由聯盟當然不會答應這件事情，首先要考慮到蒼狼王國與肯恩王國的意見，肯恩王國還好說，因為是肯恩家族一家獨大的局面，國力並不是很強。

但蒼狼王國不一樣，高塔市是他們南下的一條通道，肯恩王國貧瘠，而且比較保守，喜歡嚴防死守，並不給蒼狼王國機會，因此，傳說中滿地是金幣的自由聯盟就成了蒼狼王國對外擴張的第一選擇。

自由聯盟當然不願意動用這十萬人的邊防軍。

但林頓家族並沒有就此罷手，還是經過一些暗中活動，推出了自己的計策，只要抽調一半的邊軍，就能將高塔市拿下。

這個建議讓自由聯盟也有所意動，若是這樣，不但不會動搖根本，還能解決高塔市的問題。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富有，是整個自由聯盟都知道的事情，根據聯盟內部的人計算，若能就此除去三十六號科學院，就能讓自由聯盟組建一支二十萬人的大軍，其中的的利益不可謂不小。

雖然三十六號科學院做出了反抗之事，但在他們看來，只是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一個小小的科學院，又怎麼能和一個王國對抗呢。

最終還是做了一個決定，抽調出北方軍團三萬人，與彼得將軍帶領的聯盟軍團聯合，一起結決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事。

這個決定出來，林頓家族的人就立即將此事的前因後果傳回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給整個科學院的作戰部都帶來的一種難以置信的震動。

當然這不是害怕，而是想不到自由聯盟竟然出了這等昏招，竟然做出這等自斷手腳之舉。

但這個結果只有江漢珍知道，林頓家族的事情，只有江漢珍一人掌握，就是兩者之間的聯繫，也是單線聯繫，雖然在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的戴麗清楚，但她並不是護衛隊中的人，並不能干涉護衛隊這邊的事情。

因為加隆的事情，江漢珍已經禁止了非軍中人干涉軍中之事的決定，兩邊消息不通，所以沒有人知道這是因為林頓家族從中出力的，即使有好奇想要打聽的人，也被予以警告，嚴重者甚至關如大牢。

所以紛紛以為這是自由聯盟出了一個昏招，作戰部立即展開應對會議，江漢珍列席會議，做最終決定。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章 商議計劃

經過一番激烈的商討之後，作戰部也而逐漸形成兩種聲音，而且都有理有據，各有根據。

一方是想要儘快的將這三萬人全殲，不給自由聯盟絲毫反應的機會，因為需要練兵的話，有彼得將軍的這一萬多人已經夠了。

而且三十六號護衛軍這邊與彼得將軍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就是看起來雙方是在打仗，其實是在演練。

雙方都能約束住自己的人手，只求勝利，不求殺傷。

就是在雙方作戰的過程中，即使俘虜了對方的士兵，也會在戰後將士兵放掉，並不會真的打的你死我活。

當然這也是經歷過一番爭鬥之後的結果，若換了三萬人，他們也不能保證着三萬人會不會出現什麼玉石俱焚之類的打算。

還有就是想要儘快的發展自己，如今兵力充足，也不懼任何勢力，只要全殲了這三萬人，就能徹底的穩定人心，讓所有人都一種想要和自由聯盟開戰的決心。

因為他們覺得現在發展的有些慢了，要加快速度。

但有另一方卻認為不需要殲滅這三萬人，因為高塔市以北的地區，是蒼狼王國和肯恩亡過通往自由之城的一條最方便的道路。

三十六號要放眼全局，就不能不考慮蒼狼王國和肯恩王國。

肯恩王國還好說，內部因為肯恩家族心性的因素，王國內部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自己都顧不過來，再加上肯恩王國喜歡關起門來自己玩自己的，也不可能來攻打高塔市。

但蒼狼王國肯不這樣，蒼狼王國對於自由聯盟的財富早就垂涎已久，自由聯盟是以前帝國的中心，其餘的國家都是周邊的諸侯建立，當然也繼承了以前帝國的富有。

自蒸汽時代開始，自由聯盟就成了整個神啟之地的貿易中心，商業最為發達，財富不知何幾。

蒼狼王國對此早就眼饞的緊，尤其是最近高塔市的崛起，讓他們早就有攻打高塔市之心了，只不過自由聯盟北方軍團這十萬人守的太過嚴密，他們若要打通這條要道，非得出大力氣不可。

若是知道了北方軍團忽然少了三萬人，哪還有放過的道理。

但要知道三十六號的敵人不但是自由聯盟，還有蒼狼王國與肯恩王國也能對自己造成威脅，這些人不能動，還要讓他們回去繼續抵禦蒼狼王國呢。

只要這三萬人不出問題，自由聯盟方面也不會繼續增援的。

而三十六號可以以高塔市為中心，繼續向外發展，並不一定非要在這個時候出風頭，讓一些王國對三十六號產生忌憚。

而另一方認為這種想法太過保守，速度太慢了。

這一方也認為對方的方法太過激進，而三十六號這邊實力還不夠強，也沒必要招惹過多的敵人。

三十六號以商路為先鋒，護衛隊保駕護航，打仗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江漢珍聽了良久，也看的出一方是激進派，一方是保守派，兩方的辦法其實都可行。

但他的目的不只是收攏一界氣運，還有更為強悍的敵人，比如還被天道法則困在虛空的那位魔神。

此時的仙道還在前線戰場之上，作為仙道之人，當然是要為仙道考慮。

仙道內部之事，暫且放一邊，等到解決外部的問題，再解決仙道問題。

這是仙道內部的慣例，也是必須遵從的原則。

最後還是趨向於比較穩妥的辦法，當即宣布幾項決定。

第一，可以暫時放北方軍團三萬人進入高塔市腹地，可以選擇性的進行練兵。

第二，切斷北方軍團與自由聯盟所有的交通信息，隱瞞這邊的情況，讓這十萬邊軍成為孤軍。

第三，經過一番練兵之後，就將北方軍團與彼得將軍所剩下的這一萬多人一起驅趕入邊城之中，讓他們來防禦蒼狼王國的覬覦。

第四，可以與邊軍開通市場，讓他們拿蒼狼王國和肯恩王國的特產，來換取軍中的補給，以及兵器維修，醫療衛生等一些必須品，從而達到從後勤上控制這十萬邊軍。

以上都是江漢珍對於護衛軍提出的極點策略，是對護衛軍的要求，至於實驗室那邊，還另有安排。

說完這些，江漢珍轉身離開了會議室，剩下的一眾軍官就立即圍繞着這三點開始制定詳細策略，只要完成之後，也會報江漢珍審批。

到了此時，江漢珍也感覺到有人和沒人的卻別真不是一般的大，這也可以當成是權利便利。

法術能夠做到移山填海，摘星拿月，其實權利也可以做到這些，甚至有時候用權利做一些事情要比法術還要便捷許多。

其實兩者之間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需要達成自己意志的一種手段而已。

在江漢珍看來，兩者的駕馭手段無非都是心性，心性強大之人，不但能夠駕馭任何法術，還能駕馭一國之勢，兩者的力量其實也無高下之分，只不過方式不同而已。

在吩咐出這些決策的時候，最後選擇了穩妥之策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而是知道自己目前的敵人並非只有神啟之地的各大王國，還有一個魔神還被規則束縛着呢。

從魔神所散布的力量上分析，應該是與他同境界的修鍊者。

在仙道歷代爭鬥之中，同境界的仙道之人與域外強者爭鬥，從來都是敗多勝少，能夠碾壓所有同階的事情也許會出現在武道，或者巫師，或者其他，但從來不會出現在仙道身上。

即使修鍊雷霆知道的攻擊力遠超同階，那也是在仙道之中若放在外面，根本不值一提。

江漢珍還沒有自大到認為自己能夠從正面打敗一個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魔神，即使與自己是同階。

他所修鍊的金仙道果是權衡雷霆之道，擅長的是調理世界陰陽，完善周天循環，輔助進化，祛除邪惡，權衡天地。

除了祛除邪惡能用來爭鬥一番，其餘的都不是一個能用來爭鬥的手段。

而這些擅長攻擊的魔神卻不一樣，修鍊的只求殺傷力，而不去管其他，每去一方世界，都是以掠奪本源為目的，只用來強大自身。

所走的道路是集萬千偉力於一身的路子。

最常見的道果比如吞噬，侵蝕，黑暗，混亂，殺戮等等一些專門用於殺伐的道果。

與仙道比較，兩者之間也許境界相仿，但若論攻擊手段的話，還是這些魔神略勝一籌。

不是說這些魔神境界高，或者修為高，就是這類魔神境界低一點，仙道之人以不一定能夠打得過。

並不是說仙道就一定弱，破壞一個東西，遠比修復一個動西要簡單的多。

對付這類魔神，要小心再小心，一不小心就會翻船，江漢珍可不敢有絲毫大意。

要勝過這類魔神，只有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

比如依託天地之力，或者用天下大勢，將魔神力量分散出去，然後逐個擊破，等到有把握再動手，這才是最正確的手段。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一章 戰術演練

有心想要近距離去觀察一番，但是還是有些擔心打草驚蛇。

江漢珍自忖隱藏之道精通，除了此界天道發現了他，再也沒有人發現了他的存在。

當初進入此界之時，並沒有做一些無謂的掙扎，從而鬧出許多動靜，順從天道的意志，被束縛在了世界盡頭。

這位魔神的存在，他也是將意識投入下界之後，根據力量的源頭，推斷出來的，但也為了謹慎起見，並沒有順着這種氣息就此推演過去。

在凡間利用自己的力量的時候，也是藉著此界傳承至今的主流修鍊方式，武士修鍊之法而顯化與外的。

原本武士修鍊之法被超凡者修鍊之法壓制的幾乎就要斷絕傳承，只不過被江漢珍完善之後又傳了出去。

被別人看到也不會覺得奇怪，只當是此界的天道意志進了了反撲，培養出氣運之子來抵抗超凡者呢。

也許在這位魔神眼中，這個世界已經是秋後的螞蚱，已經進入了垂死掙扎。

當武士在凡間失敗的時候，就是世界剩餘的力量用盡的時候，到時候可能會強行突破世界規則的束縛，開始對此界進行收割一番。

江漢珍對這類魔神的手段也能猜得出來個大概，自然不會與其正面對抗。

此時敵在明，我在暗，這就是優勢，只要能保證住這些優勢，就能將這位被束縛的魔神力量全部散開，從而逐步分化。

最好是能將魔神的力量轉化為雷霆之氣，成為自己的力量。

世界之內的事情，只要三十六號科學院不滅，就能夠慢慢的用商路將各大王國繼續弱化下去，三十六號科學院也會加快發展速度，只要有機會，就開啟一輪的收攏就行。

此時的三十六號科學院發展基本進入正軌，北方軍團的三萬大軍出動，並與彼得將軍的一萬多人會師，開啟了對三十六號新一輪的進攻。

但他們即使抱着一顆必勝的心思，也在尋找與三十六號開戰的時機，但三十六號科學院就是不於他們正面對抗，總是在一番接觸之後，就此撤去，根本不給他們任何機會。

但北方軍團還是要受到來自於三十六號的襲擾，讓他們不能正常的去準備發動全線進攻，這就讓被方軍團的降臨感覺到極為難受。

早就感受過着中滋味的彼得將軍對此只是勸說著，也沒有什麼好辦法，按照他們的估計，三十六號總共有五萬以上的兵力，要想有什麼作為，必須要加大兵力。

就此兩方的降臨就準備繼續向自由聯盟求援，但就在他們有了此想法的時候，確得到了三十六號已經將他們的後路完全封鎖的消息，這時候想要得到外界消息，也根本不可能了。

隨即三十六號又聚集了五萬大軍，對自由聯盟之人呈現合圍之勢，壓了過來。

原本北方軍團的將領還準備與敵人來一場正面交鋒，但隨着三十六號的數百門雷霆電磁炮的三輪齊射過去，炸死了兩三千人之人，北方軍團被嚇壞了。

此時就是火炮都沒有多少普及，但三十六號竟然能研製出這等大殺器，讓他一時之間有些難以接受。

眼看着三十六號的雷霆戰車群緊隨其後，北方軍團的將領瞬間傻了眼。

“這怎麼打？去多少人死多少人，拿多少人命都不夠填補這種殺伐利器的，難道自由聯盟完了嗎？”

北方軍團的將領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喃喃自語。

身邊的彼得將軍早就見過這種局面，對此並沒有多少慌張，說道：“威靈將軍，不要覺得難過，這事已經不是我們能解決的了，先離開再說。”

“不可能，不可能，世間怎麼可能出現這種東西，若是這種東西普及，那三十六號肯定能夠稱霸神啟之地。”

這位名叫威靈的將軍還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忽然的反差，讓他一時之間難以反應過來。

身邊的彼得將軍嘆息一聲，剛開始看見這種情況的時候，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可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

若是按照武力計算，三十六號的護衛軍將他這三萬人滅殺，也不會耗費多少力氣，但就是沒有。

剛開始讓他還是有些憤怒，憤怒敵人看不起他。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發現三十六號好像是在練兵，並沒有對他們造成多大的殺傷。

最後也是無奈的接受了這個事實，只要配合著三十六號科學院訓練，就不會出什麼問題，但若妄圖想要反殺，那就會沖入三十六號的火力圈中，只要進去的人，無一生還。

經過一萬多人的傷亡，也讓他終於明白了一個事實，就是三十六號是在練兵。

只要立即按照三十六號的意圖去做，否則就會出現傷亡。

拍了拍身邊威靈的肩膀，同情的說道：“威靈將軍，先不管三十六號的大殺器，看現在三十六號的陣形，就是典型的圍三缺一，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後面那個出口，我們要趕緊先逃出去，若是遲了，原地就會出現一通狂轟濫炸，到時候你我都要屍骨無存。”

“難道再沒什麼辦法了嗎？”威靈還是有些不甘心的問道。

“難道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彼得將軍反問道。

這時威靈將軍忽然一愣，心中思索着，的確沒有什麼好辦法了，但還是一時之間有些難以置信。

彼得將軍最終看了一眼還沒反應過來的威靈，同情的說道：“我先要離開了，你自己保重。”

彼得將軍接着就一聲令下，讓自己率領的聯合軍團向開口的方向突圍。

一萬多人的大軍就此瘋狂的向位移的缺口逃竄出去，速度之快，簡直讓人瞠目結舌。

兩方大戰已久，三十六號的護衛軍有了長足的長進，但聯合軍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彼得將軍原本就是名將，善於總結戰況，經過這段時間的交鋒，也總結出了許多戰場保命之策。

若是現在將彼得將軍的這一萬多人拉出去，戰鬥力不見得能橫掃神啟之地，但逃命的本事可不小，除了多出十幾倍的人圍追堵截之外，幾乎不會出現被圍攻的危險，堪稱狡猾至極。

三十六號的戰略部署中，尤其是戰場環境下的打法，只要是能想到的都用在了彼得將軍的身上。

不過這彼得將軍也不弱，經過這段時間的總結，不但熟悉了這些戰法，甚至還能從這種戰法上來上一些自我創新，讓人見了就有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

彼得將軍順利的逃出了包圍圈，一路向前衝去，而包圍圈中流開的口子上，三十六號護衛軍的成員並沒有繼續進攻，而是放他們離開了。

就在彼得大軍離開火力範圍的時候，三十六號護衛軍這才對着路過的空地上象徵性的來了幾個雷霆轟炸。

已經逃離出去的彼得心中默默念叨着，這次又算是死了一次。

若是真的在戰場之中他絕對逃不過這種利器的轟炸的，也只有三十六號需要他們來練兵，他們才能存活至今。

對於剛才威靈將軍的那句疑問，他其實早就有了答案。

威靈將軍問，難道我自由聯盟完了嗎？

其實彼得將軍很想告訴他，你見過這樣的武器，這樣的軍隊，還能對自由聯盟抱有什麼希望嗎？

若不是三十六號根基不足，自由聯盟早就完了，若不是三十六號護衛軍需要他們練兵，他們這些人又怎麼有可能存活至今呢。

三十六號的各種新式武器輪番上證，讓他看得早已目不暇接，而且三十六號科學院還有巨大的財力，也能造的起這種武器。

若這種武器配發給他，只要二十萬人，不，只要十萬大軍，他就能將整個自由聯盟拿下，甚至形成趨勢橫掃整個神啟之地。

這不是他自大，而是作為一個優秀將領的自信。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二章 戰後總結

至於威靈將軍，在經過一番失魂落魄之後，還是無奈的接受了這個現實。

但作為一個軍人，被敵人用碾壓式的方式打敗，怎麼都會有些不甘心。

但隨即而來的雷霆爆炸之聲傳入耳中，不到幾個呼吸，就已經折損了一千多人。

威靈即使不敢，也只能接受這個事實，敵人的炮彈可不會管你有么有不甘，即使再怎麼不甘，也不可能變成這種已經超出凡俗的力量。

最終只能接受這個事實，帶着剩下的人逃也似的向缺口跑去，只聽的身後炮彈爆炸之後的轟鳴聲，威靈將軍的心中有一種冰涼的感覺。

心中不禁在問自己，自由聯盟是不是真的完了。

雖然不願意相信，但他的理智告訴他，自由聯盟若是面對這樣的敵人，還真就完了。

經過一番逃竄之後，威靈將軍也跟隨着彼得將軍的步伐，逃出了三十六號雷霆湮滅炮的打擊範圍。

兩軍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威靈將軍下令清點了一下人數，發現少了五千人。

這才多長時間，一來一去還沒一天的時間，只是經過一番的火力覆蓋，就少了五千人。

威靈將軍頓時黑着臉去找彼得將軍問罪，一上來就指責道：“你是不是知道這種情況，為什麼不告訴我，不然我北方軍團也不會損失五千人，這才多長時間，五千人就這麼沒了。”

彼得嘿嘿笑了一聲，又好像在自嘲，看着自己的這些殘兵敗將，說道：“我當初也是這麼過來的，被打上兩次就習慣了，後面的路還長着呢，以後見了三十六號護衛軍就放聰明點，只要被他們堵在絕路之上，就不要想着進攻，他們會留下一條路讓你離開的。

也不要想着反抗，若是想要突圍，或者反抗，你一定會死的很慘。”

接着走過去繼續拍了一下威靈的肩膀，說道：“這是一個老兵對新兵的忠告，希望你也能活下去。”

說完就頭也不回的去了自己軍中的營帳之中，不在理會威靈如何反應。

只是勸人也不一定能夠湊效，只有讓他自己吃一次虧，自然就記住了，還會無比深刻，永遠記住的那種。

彼得將軍回到營帳之中，手下的軍官已經在最中間做了一副很大的地形沙盤圖，若是威靈將軍在此，就看的出這就是剛才戰場的情形，而且幾位詳細，就連山石樹木的位置，都標註的一清二楚，事無巨細的显示在這幅神啟的沙盤之上。

這就是彼得將軍每次戰後的必須要做的事，總結，分析，研究，制定對策，從一次次的戰敗中，總結出對自己有用，能夠提升戰鬥力的方法，是一個將領的必備功課，也是必須要完成的事情。

當然這是他自己認為的，自由聯盟可沒有這種方法。

這個方法也是他從三十六號學來的，與其說是學來，還不若說是三十六號護衛軍將這個方法教給他們的。

在一次戰後他們撤離的時候，無意間發現三十六號護衛軍撤走之後，沒有來得及毀掉的地形沙盤圖之後。

彼得將軍一看就明白了這種地圖的作用，而且也看出了他為什麼會失敗，別說是三十六號護衛軍手裡的大殺器，就是他們依靠這種地形上的便利，也能打敗自己。

彼得將軍也意識到，自己輸得不冤枉，若是給自己，肯定會將敵人全殲。

但就奇怪在三十六號護衛軍並沒有全殲他們，而是放自己離開，一次次的戰敗，也讓他明白了三十六號的意圖所在。

就是練兵，三十六號護衛軍畢竟組建不久，還沒什麼戰鬥力，需要經歷戰爭，才是最快的成長方式。

自從發現了三十六號的這個意圖，剛開始他也感覺到一種恥辱，後來也慢慢的接受了，到了現在，也會極力的配合三十六號去做演練。

所謂的配合，就是盡可能的給三十六號製造一下沒有殺傷力的障礙，製造的障礙越多，他們就越輕鬆。

甚至一次用假的陷阱將三百名三十六號的護衛軍給坑了，當時之時一個試探，雖然是是陷阱，並沒有在其中放置殺伐利器，只是讓三十六號知道，他們這些人若是真的陷阱去，肯定會出現傷亡。

結果果然與他猜想的一樣，那次不但沒有惹怒三十六號的護衛軍，甚至還因此發現了三十六號的大量物資在他們附近晃悠。

當即派人過去詢問緣由，但哪知這些運送物資的人見到他們過來，放下物資轉身就跑。

也讓他意識到，只要配合三十六號的演練，就能活下去，甚至過的很好，這些物資就是獎勵。

但他也明白一個道理，之所以能活下去，就是因為自己能給三十六號護衛軍帶來演練的效果，若是哪一天沒有了任何效果，那也就它們消失的時候。

所以每次的戰後，都會研究一番當時的戰況，並就此總結一些應對之策，以等待下次的演練，這幾乎成了彼得將軍以及他帶領的聯合軍團的一項必備工作，從來沒有一次懈怠。

這次戰損五千兵力的威靈將軍雖然聽到了彼得將軍的忠告，但已經被失敗沖昏了頭腦，並沒將此放在心上。

沒有得到應有的答案，心有不甘的他準備再來一場突襲，就立即下令，殺回去來一個回馬槍，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正在與手下軍官研究戰況的彼得將軍聽聞這個消息，只是搖頭一陣嘆息。

說道：“就由他去吧，等到被打疼了，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有的軍官不忍心道：“將軍，他們跟我們當初一樣，但這一去又會損失多少人，要不我在去勸說一下。”

“不必了。”

彼得將軍搖頭道，繼續看着沙盤想了一下，就說道：“人就是這樣，不挨一次毒打，肯定不會知道什麼教審時度勢，也不會明白什麼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當初，我們不都是這樣嗎？”

他心裏還有一句話沒有說，就是和三十六號看許願做過戰，並且划入傷亡名單中的士兵，並沒有死，而且還得到了更好的醫療條件，活下來的幾率很大。

每次戰後三十六號護衛軍都會打掃戰場，當然不會如一般情況，將這些傷兵全部補槍，而是帶回去救治，當然對這些俘虜的思想教育不會少的。

這些士兵恢復以後，究竟是自由聯盟的士兵，還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士兵，還真不好說了。

但對於他來說，都是他自己帶出來的士兵，士兵能活着，就是對他最大的安慰。

對於一個敗軍之將來說，也許這樣就是最大的安慰吧。

彼得將軍此話一出，場面瞬間安靜了下來，他們當初也是一副不服輸的性格，但在一次次的受挫之後，全部知道了遇到問題不是堅持自己的原則，而是應該怎麼選擇。

一味的硬碰硬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有時候還要隨着事情的變化而隨機應變。

只有這樣才能將自己鍛煉成一條狡猾的蟲子，才能去面對跟猛烈的滔天洪流，也能保證住自己的安全。

畢竟，只要活着，才會有未來。

一群人沉默良久，最後彼得將軍說道：“既然你提出來了，就去他們的軍中當個嚮導吧，不要干涉他們的行動，只要在最後關頭，將他們剩下的人帶出來就行。”

這名軍官猶豫了一下，問道：“那三十六號護衛軍那邊能答應嗎？”

彼得思索片刻，幽幽的說道：“會的，他們會答應的，若是他們想要全殲，就不會放他們離開了，我讓你去就是防止威靈萬一腦子進入死衚衕，轉變不過來，要與三十六號死磕，那就由你出面將他打暈，帶其餘人回來。”

“是，將軍。”

軍官答應萬之後，就轉身離去。

而留下的人，對這事也沒有多少在意，以他們此時的想法，能幫助威靈，屬於道義，並不是義務。

他們還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是自己能夠保命的事情，至於別人的事情，哪有自己的生命重要。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三章 傷兵結果

聯合軍團的營帳內，彼得將軍以及手下的一眾軍官，再也沒有提及此事，重新投入到緊張的戰後分析之中。

一眾軍官圍繞在地形沙盤圖周圍，看似是在研究着剛才的戰場情況，但若是仔細去看，就會發現現場有大多數人都在側耳聆聽着什麼，又好像在期待着什麼。

“轟，轟，轟。”

一陣爆炸的轟鳴聲過後，營帳內的一眾軍官好像聽到了自己想要聽到的，都露出一副果然不出我所料的表情，好像都知道要發生這件事情一樣。

接着這群軍官很快就將心收了回來，繼續研究着當時戰場的情況。

剛才的轟鳴聲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小插曲，並不足以改變他們的什麼，而且還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就在剛才，威靈將軍一時氣不過，就帶着剩下的士兵去突襲三十六號護衛軍，但沒等他們衝過去，就看見頭頂一連串閃着電光的巨大搖頭說道：“話雖如此，但這戰場的戰法還是欠缺搖頭說道。

此時的歐文已經是正是的第一特戰隊的隊長了，地位已經不低，經過這段時間的鍛煉也算是成了一名合格的軍人，也是一名合格的將領。

他手下的特戰隊伍，指揮起來要比尋常隊伍還要靈活，如今眼光也越發高了，對於戰場中的事，也能一眼就能看明白。

費南德最後自嘲一笑，說道：“說的也是，既然走了，我們還要將他們驅趕如邊城之中，等到這事完結，這邊的事情也能告一段落。”

歐文搖頭看了一眼費南德，說道：“那就先停下吧，等他們休息一會，我們就行動，不然那邊的傷員就真的死了，這些人還有用。”

身邊的費南德也點點頭，三十六號這邊救治傷員的事情，也是在後期才開始的。

當初彼得將軍屢敗屢戰，也造成了許多人的傷亡，死了也就算了，但傷了的，彼得將軍那邊缺乏醫藥，治療手段都是簡單粗暴的，受傷幾乎同等於死亡。

後來一些受傷的士兵被三十六號科學院救了回來，就開始為其治療，這件事彼得將軍也知道，算是雙方的一種默認。

當然，三十六號肯定不會這麼無緣無故的去救治這些傷病，而是這些士兵有用，對三十六號有用，才會去救治，若真是敵人，還嫌棄死的不夠快，不補槍就算不錯了。

現在威靈將軍的這些人手也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些士兵已經算是保護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大後方的人了，也算是自己人，自然就不會下狠手，需要慢慢的馴服。

威靈將軍被抬回去之後，不到一會，就醒了過來，問及戰場情況，被告知傷亡兩千人，最後都撤了回來。

幾乎是一個瞬間，就損失了兩千人，也讓他對自由聯盟產生一種失望，在想起三十六號護衛軍的時候，有一種絕望。

若是對他們進行持續打擊，就剩下的這兩萬三千人也不夠打的，只要一刻鐘，或許就能全軍覆沒。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三十六號的雷霆湮滅炮的威力沒這麼弱，之所以稱為湮滅，就是能讓攻擊目標從這個世界消失，不存在絲毫存在過的痕迹，才能稱之為湮滅。

當然，這種湮滅手段是對付敵人的時候，對付自己的友軍，卻不用這樣，所發射的雷霆炮彈，都是經過修改了內部編程的，讓炮彈飛出去之後，聲勢浩大，會發生劇烈的爆炸聲。

而且還改變了內部的編程，小了殺傷半徑，只要不站在爆炸區域之內，最多就是被電暈而已，或者有倒霉的被爆炸擊飛的石子鐵塊擊中，從此而丟了性命。

否則就是百門雷霆湮滅炮三輪齊射下去，這三萬人根本不夠看的，非得給打殘不可。

其實北方軍團的傷亡也沒那麼嚴重，逃跑的自然是完好無損的，留在戰場的大多是受傷的還有電暈的，只要救下來就沒事了，要論真的傷亡人數，肯定不會超過一千。

而這也是作戰部經過好長一段時間商討研究之後的結果，這些士兵經歷過戰場，對於自由聯盟來說，也許不夠重視，但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來說，這就是最寶貴的財富。

這種經歷過戰場的傷兵，若是治好之後，組成一萬大軍，能抵得上自由聯盟的五萬精銳，若再配備一下大殺器，那根本就是無敵。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四章 驅趕意

威靈將軍頓時有一種心若死灰的感覺，為自己手下的士兵傷亡而感覺到內疚。

與這種隊伍為敵，這不是去打仗，根本就是送死。

正當威靈將軍有些懊惱的時候，被人報告說彼得將軍來訪。

此時威靈將軍也有些後悔沒有聽從彼得將軍的勸告，但他們並沒有完全失敗，就想跟彼得將軍問一下三十六號護衛軍中的具體情況，以便於有所防備，不被一面倒的屠殺，就讓人請彼得將軍進來。

等到彼得將軍進來之後，就同情的看着威靈將軍道：“威靈將軍，關於這件事，希望你不要有什麼心理壓力，好好養傷就成。”

威靈將軍有些懊惱的說道：“真是後悔沒有聽你的勸告，對於你送來那些關於三十六號護衛軍的情報，我當成了無稽之談，如今看來，你並沒有將此誇大，而是有所保留。”

然後認真的看着彼得將軍，說道：“我希望你能為我介紹一下三十六號護衛軍的真實信息，我不希望失敗的這麼不明不白。”

彼得將軍認真的看了一會威靈將軍，發現他眼神真誠，並不是作假。

心道，應該是從這種挫折中緩和了過來，能明白真實情況了。

以前他他也是這樣，一直都被自由聯盟的一些規矩所束縛着，被一些根本沒有作用，而且還影響戰鬥力的枷鎖束縛，讓他不得施展。

經過與三十六號幾次對戰，也明白過來，有些規矩根本就是錯的，若是敵人知道了自己的規矩，肯定能從中尋找出弱點，並就此展開攻擊，自己跟被規則限制根本不可能逃脫過去。

但好在隨後也明白了，知道如何將自己的戰鬥力發揮到最大的辦法，就是內部軍規嚴格，但對於外部，千萬不能給整個軍隊增添枷鎖。

當初他有這個想法的時候，與威靈將軍此時的眼神極為相似。

但不能保證威靈將軍還有別的想法，就試探說道：“先不說三十六號護衛軍如何，他們是我們永遠仰望的存在，威靈將軍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威靈將軍嘆息一聲，說道：“與三十六號護衛軍為敵，就是送死，但作為一名軍人，必須服從王國的命令，必須在此與三十六號科學院繼續周旋，為今之計，我只想保證住我們北方軍團剩下的這兩萬三千人活着，這是我最大的想法。”

彼得將軍點了點頭，也明白了威靈將軍的想法，已經沒有了與三十六號護衛軍開戰的決心了，跟他一樣，只剩下保存戰鬥力這一個想法了。

但兩人作為一名軍人，到了現在，都沒有出現過主動投降，或者叛變的想法。

在他們看來，一個軍人最基本的準則就是忠誠，最大的榮譽就是犧牲。

叛變，對於一個軍人來說，就是最大的恥辱。

彼得將軍對威靈將軍的認同之下，決定將事情全盤托出，不但說出了他們這段時間的情況，而且說出了三十六號護衛軍的意思，和兩方之間的默契。

甚至連護衛軍救治傷員的事情都說了出來。

威靈聽完之後，滿臉的複雜神色，已經不止道自己該怎麼選擇了。

三十六號雖然是敵人，但對他們的一些福利待遇，甚至比自由聯盟開出的都要好，讓他不知道該如何選擇。

當今世上對軍人的待遇，可為一般的很，若不論騎士的榮耀，甚至可以說不如普通的民眾活的自在。

而三十六號科學院對於他們的一些附送福利，幾乎比得上各地的基層官員待遇了。

雖然不至於就此叛投過去，但要在戰場上遇到，怎麼都不會對三十六號護衛軍下得了手了。

讓他一時之間有些糾結，也更加肯定了保存實力，繼續在此地周旋的想法。

但三十六號護衛軍並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時間，五萬大軍帶着利器向四面八方包圍過來，還是開了一道口子。

等到傳訊兵彙報之後，威靈將軍頓時問道：“我們該怎麼辦，會不會發生了什麼變化。”

彼得將軍搖頭道：“不會的，若要有什麼變化早就變化了，何必等到今日，他們如此必定有所意圖。”

想了一下，接着說道：“先跟我去看沙盤圖。”

沙盤圖？什麼東西，威靈將軍聽的一副不知所謂，但從字面上了解，應該是用沙子堆成的地圖。

也就從病床上起身，跟隨者彼得將軍去了聯合軍團的作戰會議室，當看到地上擺放着一副縮小了的地形圖的時候，也忍不住一陣驚嘆。

沒想到地圖還能這般用，他們以前的地圖都是繪製了個大概，遠沒有這般詳細，這幅沙盤不但將原地的任何事物都標註清楚，甚至連其中的標誌物都是按照原來的樣子縮小比例做出來的。

但沒有驚嘆多久，就有聯合軍團的士兵對他們一禮，開始彙報起來戰況。

從地圖上指着硬的地方開始，說道：“三十六號在一刻鐘前從東，南，西，三方各一萬五千人從三面包圍我軍，然後又有五千人的特戰隊伍，穿插其中，總共五萬大軍，將我軍於三分鐘之前包圍在此地，彙報完畢。”

接着就退了下去，而這時候彼得將軍就看了一下沙盤，開始講解起來。

就指着放開一個口子，說道：“這邊，是我軍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活路，這是典型的圍三缺一戰術，剛才他們就用了此等戰術，按照我的分析，三十六號護衛軍絕對不能無故的連續兩次利用同一個戰術，他們肯定有所圖謀。”

而這時候威靈將軍覺得有些聽不懂，自由聯盟，甚至整個神啟之地的戰術都差不多，都是三段射擊，然後再配合一下騎兵衝鋒，或者乾脆就組成一個沖陣，或者困陣，很少能用處這麼多花樣來。

但還是疑惑的問道：“這有什麼不對嗎？他們人多自然是需要用這種方式，我們的路只有一條，只能向一個方向逃跑，這不就是正常的戰術嗎？”

“逃跑？方向？”

彼得將軍仔細咀嚼着這幾個字，忽然眼前一亮，立即問道：“我們逃跑的方向是哪個地方？”

威靈將軍看的奇怪，還是辨認出了地圖的方位，就說道：“北方啊，再逃離一次，我們就到了北方邊城附近了。”

“北方邊城，我明白了。”

彼得將軍一拍大腿，說道：“他們這次的意圖並非與我們開戰，而是想讓我們進入邊城之中，若是不然，不會就此驅趕。”

說道驅趕二字，威靈將軍還是有些尷尬，但隨即問道：“他們這是什麼意思。”

彼得將軍想了一下，說道：“可能是最近三十六號會有大動作，已經顧不上我們了，所以才就此那跟我們進入邊城，以免妨礙他們。”

威靈頓時有些奇怪的問道：“難道他們就不害怕我們從背後偷襲他們嗎？”

彼得呵呵一笑，有些奇怪的看着威靈將軍，說道：“難道以前你們很閑，有閑工夫去攻打高塔市嗎？”

威靈噗嗤一笑，說道：“怎麼可能，北方的那些蒼狼士兵就···”

威靈說道這裏的時候，忽然明白了什麼，自己也說不下去了。

北方軍團的作用就是地獄蒼狼肯恩兩國，尤其是蒼狼王國，幾乎是每隔幾天就要攻打一次北方邊城，想要南下劫掠的心思從來沒有熄滅過。

算算時間，也該到了北方蒼狼王國進攻的時候了，立即大聲說道：“不好，蒼狼王國進攻就在這幾天，我得馬上趕回去。”

彼得將軍看到威靈將軍總算反應了過來，也感嘆道這等降臨的智慧都不會太弱，弱的是自由聯盟掌權者的心。

若能給他們一個真正自由的環境，他們肯定能在整個神啟之地上大放異彩，成為一代名將。

忽然想到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但很快又打消了這個想法，他不敢去想以後三十六號科學院會不會收編他們，若是聽到三十六號開出的條件，再加上以往所受的恩惠，自己能不能拒絕他們，他一點也不敢去想。

隨後兩人商議了一下，最總決定帶着精兵強將趕赴邊城，而一些輜重物資以及傷員，就留在此地，等待三十六號的救治。

之後就一聲令下，兩軍聯合，向邊城趕去。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五章 計劃成功

“還是彼得懂得我們的意思，看，這就退向邊城了。”

歐文看着逐漸撤去的大軍，發出一聲感慨。

費南德也若有其事的點頭說道：“這是應有之理，院長大人說過，在他們家鄉，最了解你的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對手，你若有什麼異動，朋友不一定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但對手肯定能猜到，彼得將軍，就是我們的對手。”

歐文對此言也非常贊同，讚賞的看着撤去的軍隊。

但忽然問道：“你說院長是什麼意思，為何不就此將彼得大軍收編，變成咱們的人，不就沒這麼麻煩了嗎？更何況彼得也是一名優秀的將領，若是能來我們三十六號，我們的實力肯定會上一個台階的。

甚至還有可能趁機拿下邊城，到時候我們與邊城連為一體，進可攻，退可守，來去無礙。

別看聯合軍團現在對我們極力的配合，好像也心向我山十六號，但就怕出現意外，這到嘴的肉不久飛了嗎？”

費南德搖頭一聲失笑，說道：“院長什麼意思我猜不透，但我知道這些人若是歸入我三十六號，憑空多出這幾萬大軍，肯定會引起別人的忌憚，雖然我們不怕，但也也會麻煩許多。

現在他們即使沒有歸入我們三十六號，但我們掌握了他們的補給，又對他們不薄，他們不正是按照我們的意願行事嗎？

脫離王國控制，甚至能威脅道王國的軍隊也不是沒有，這些軍隊又能有什麼用。

現在這樣也不錯，互相合作的關係，只負責他們的正常運轉就成，只要我們實力強大了，這些人自然會歸附過來，而不是我們眼巴巴的跑過去收服他們。”

歐文仔細一想，也覺得是這個道理，就附和說道：“還是費南德將軍您看的比較深刻，我不如也。”

“好了，先不說這些。”費南德不以為意的搖了搖頭，接着指了指遠處列和軍團逃離的地方說道：“還有一部分傷兵需要救治，處理完這裏的還有別的事情，我們可沒有那麼多時間。”

“好的，我明白。”

歐文應了一聲，立即發出命令，率領特戰隊員向剛才的營地出發。

費南德也隨即讓人開始準備擔架，醫療隊等一系列事物，開始了打掃戰場的工作。

一切都在按照江漢珍制定的戰略計劃進行，沒有絲毫折扣。

江漢珍對於彼得率領的聯合軍團，以及北方軍團的態度，其實只要穩住就行。

氣運收集，其實也是一場權利的角逐，要與那位已經暴漏了自己的魔神斗，就必須給自己增加一些底牌，氣運就是一個最好的武器。

想要收攏整個神啟之地的氣運，只有凝聚自己的大勢，然後氣運自然歸附。

經歷諸多世界，江漢珍對此最為擅長，早就做過許多次了。

甚至可以說是輕車熟路，毫無違和之感。

當然，氣運的好處還是比較多的，不管是提升自己的修為，還是要完善這方世界的循環體系，都需要消耗氣運來做。

至於消耗自己本身的力量，去做改天換地之事，江漢珍還是自認為自己沒有那種覺悟。

只論耕耘，不問收穫的事情暫時還做不到。

其實對於目前的事情，江漢珍的考慮其實與彼得將軍一樣，只不過他費了一些心思，一遍又一遍的推演了無數次，才想出這個計劃。

就是只降服其心，輔以補給牽扯，暗中對這兩支部隊進行掌控。

這樣一來，聯合軍團與北方軍團名義上還是屬於自由聯盟，並且與三十六號科學院還是敵對關係，以此來迷惑自由聯盟，從而三十六號科學院可以繼續發展，而且不會招惹太多的敵人。

暗中積蓄力量，總比給人當活靶子強，而且還有一個被天道法則束縛的魔神，別看這位魔神被束縛着，若是感受到威脅，說不定會掙脫束縛，做出一些狗急跳牆之事來。

江漢珍的打算就是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讓這位魔神慢慢的死去，這才是最穩妥的方法。

此時的江漢珍站在三十六號原址的低下三層之中，也就是肉瘤怪的安身之所。

就是一個巨大的反應池，而肉瘤怪擔負的作用就是吸收同等的邪氣能量，再經過轉化池將之轉化為最純粹的雷電能量，然後繼續經過電能的變化，轉變成可以利用的電能。

而最根本的能量來源，就是這位被天道束縛至今的魔神，如今受到天地法則壓制，只能通過散布自己能量，輻射眷屬的這種方式爭奪此界氣運，或者尋求祭祀，這是他最常規的掙脫方式。

但他散布的能量，就是這座轉化池的能量來源，若是他在天地間根據這種方式，組成一個完整的循環，若是天地有感，肯定會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忽然一天缺少了這種邪惡能量來源，天道自會凝聚出汲取邪惡能量的天道法則出來。

若是天道意志被引到這個方面，到時候整個天地之力都會作用在這位魔神身上，就不是束縛所能解決的了，而是完全的鎮壓在此界，成為此界中新的循環的能源所在。

如今的低下三層之中，已經金過了一次擴建，而且又完善了許多，其中的精密儀器，都是此界中最先進的科學的成果，而且混入仙道地脈之法，讓這地方變得更加神秘。

如今的肉瘤怪一有三丈有餘，全身浮現着神秘的符文，猙獰可怖。

全身上下都裝了能量導向裝置，分散四周，而水池中無數的黑色氣息或者閃着電光的電能，從地脈循環中被帶了出來，黑色氣息瞬間就被肉瘤怪吸收殆盡，而電能又被水池中的轉化設備所轉化，成為新的電能。

“邪惡能量還是有些不足，所產生的能量還有空缺出現，看來是要繼續尋找能源了。”

江漢珍瞬間做出一個決定，此時的高塔市之中，電能基本普及了整個高塔市之中。

這種所產出的用電設備，並不是昂貴到成為奢侈品的東西，而是經過三十六號的改進，這些用電設備都變得十分廉價，也正是如此，這才是電力能夠普及的真正原因。

此時所產出的節能點燈，按照成本計算，要低於此界油燈的費用，用什麼並不是看什麼東西用着習慣，而是什麼東西廉價，這是能普及開來的根本原因。

反應池中從地脈中帶回來的邪惡能量，是從大地之上攝取的，如今的地脈，還覆蓋在高塔市以及周邊的地方，區域並不是很大，之所以還能維持，也是因為對電能的回收再利用，才得以正常運轉。

但若隨着高塔市的繼續發展，這些能量肯定不足以支撐整個高塔市的運轉，就會出現用電斷層的事情。

為今之計，只有繼續尋找邪惡能量，繼續轉化，才能支撐下去。

三十六號的發展，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展開。

“看來不開拓地域是不成了，只有搶奪更多的地盤，才能得到更多的能源。”

江漢珍心意一動，就立即吩咐身邊的警衛：“去通知所有所有部門的負責人開會。”

“是，院長大人。”

警衛應聲而出，江漢珍看了一下肉瘤怪的狀態，看出就肉瘤怪目前這種狀態，三個高塔市也能就此吸收，而且還不會造成浪費，心中頓時有了主意。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六章 開拓之路

這次的會議時長几乎用了三天時間，但江漢珍只是做出了一個大致的方向。

比如向哪幾個地方開拓，後續的工作如何安排，尤其是對地脈的連接情況，就離開了會議室。

當然，江漢珍早就看好了一個神奇的山脈，就在高塔市的百公里意外，就是自由聯盟，甚至神啟之地都有名的山脈，紅龍山脈。

傳說中兩千年前，發生了奇特的天象，犹如天災一般，最後一條紅色的巨龍墜落，事情也告一段落，這就是紅龍山脈的由來。

巧合的是，這個時間與武士修鍊之法沒落，超凡者出現的時間剛好一致。

江漢珍也沒近距離觀察過，但他有一個預感，此山肯定與超凡者時間有關，或者與武士修鍊沒落有關。

不敢過多的去推演，只能先順勢將此山周圍的城鎮拿下即可，所以就定了一個圍繞紅龍山脈展開的一次擴張。

剩下的一眾各部門負責人就此展開詳細研究，圍繞着這幾個方面，開始規劃了詳細的工作安排。

之後又回到各部門，根據自己分到的任務，做出了自己所負責的詳細計劃。

最後將這些計劃一番匯總，總結出可行度最高的三樣計劃，這才彙報江漢珍。

接着江漢珍就選出了一條中規中矩的法子，讓三十六號去施行，就開始專註地脈循環之事。

之後的時間，江漢珍又對自己統轄地區的地脈進行了一番詳細的煉製。

以往的地脈，都是幾條不大的地脈向此地匯聚，而如今，經過一番細化，就連一些細小的支脈都被連接了起來，與支脈一起，犹如一張密集的大網，鋪開在高塔市的地下。

此脈絡相連，與整個循環渾然一體，若要動用力量，可以抽取這幅循環體系的力量來利用。

當然，此時的循環系統狀態還不夠穩固，若遇上元神境界以上之人，很可能會被破壞，但要對付一般的超凡者，還不再話下。

這種渾然一體的循環體系，就是給一個一階的超凡者連續攻擊三天三夜，也不一定能開一個口子。

整個循環是一個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只要傷及一點，整個循環體系都會分擔這些傷害。

一個一階超凡者的力量攻擊這個循環系統，根本就不會破壞絲毫，還沒等他下次攻擊，這份傷害就被整個循環體系所化解。

江漢珍的意思就是想要整個天地都與雷霆體繫緊密聯合，甚至兩者融合，若循環體系大興於世，不但會有無數的氣運匯聚，而且還能增加威力。

甚至此循環體系能夠代替天道，掌握這個體系的江漢珍，就能如天道一般的利用世界之力。

若在加上已經將這位魔神弱化了許多，江漢珍就又把握將之困在原地，永遠出來不來。

甚至就此封印，將這位魔神當做這個世界的動力源，就此吸收，增加世界底蘊。

世界之道，在與循環往複，犹如輪迴一般，能夠自產自出，再若能吸附虛空能量，就能自主進化下去。

江漢珍擅長此道，若此事做成，這樣的結果幾乎是雙贏。

世界能得到一個完整的循環，江漢珍也能因為此事，有天地之間的滔天氣運加身，不但可以無障礙觀察世界法則，還能在此界隨心所欲，幾乎不會受到什麼限制。

在此界最終的目的還是將此界的氣運與仙道一方相連，成為歸屬仙道的世界。

目前的情況，經過三十六號的一系列戰略部署，三十六號的商路向南開拓，這次不是簡單的商路，而是完全開拓，所有的一切，都按照高塔市的標準來。

當然這樣做的投入肯定不會少，資金之大，任何人見了都會眼紅。

但三十六號護衛軍為此保駕護航，起目的有兩點。

第一個是純粹的保護商路能夠正常進行，財產不會有失，這一部分由護衛軍第一聯合軍團長費南德負責。

隨着護衛軍的人數越來越多，三千人編為一個軍團，這樣下來已經到達了二十軍團。

江漢珍由此就將這些軍團分成兩個聯合軍團，第一聯合軍團，還是選擇了費南德，至於第二聯合軍團，由江漢珍親自管理。

至於特戰隊的任務，這就是三十六號護衛軍所負責的第二個任務了。

沿路展開商路，財產流動巨大，肯定會有眼紅之人。

雖說大部分人都清楚三十六號科學院不好惹，但難免會有一些不長眼的出現，這些人天生一顆自傲之心，見到利益就呈現見錢眼開狀態。

但可惜的事這種人並不懂得什麼該動手，什麼不該動手。

而這些人，就是特戰隊員的攻擊目標，只要等到這類情況出現，特戰隊就會出動，不但要將這些人全部拿下，而且要將他們的靠山也一併連根拔起。

這些人一般都會有後台，關係網龐大到了極點，三十六號需要開拓，畢竟要爭取更多的利益。

而這些人以及其背後的勢力，就是三十六號動手的目標。

但凡有人干涉，一併當做同夥處理。

商路開拓出去，江漢珍就開始在後面梳理地脈，將所有的地脈引流至高塔市的能量轉化池中。

這種方式與氣運凝聚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屬於積攢的越多越強的類型。

因為有着基礎，所以商路的開拓並沒有多少難度，只不過見錢眼開的人還是有點多，向外擴展的三個市，以及周邊地區，分別為楓恭弘=叶 恭弘，紅恭弘=叶 恭弘，紅木三城。

這三個地方因為圍繞着一片小型的山脈，山上一到秋天，就變成了一片紅色，多是些紅色樹木，所以才以此命名。

江漢珍之所以向這三個地方開拓，就是看到了這座紅色的山脈。

經過他探查發現，這山上的樹木，對環境以及空氣有天然的凈化作用，甚至能吸附一些雜亂的氣息。

江漢珍自從引了一道小支脈過來之後，就動了心思。

若能拿下這三座城，就能讓雷霆轉化系統徹底的完善，甚至直接超過立足期，凝聚出三十六號的勢出來。

若能如此，經過一番夯實，甚至可以以此而成為一個與一般王國比肩的勢力。

這是仙道用勢之法，將此打造的渾然一體，若拿氣運比較，就能與神啟之地普通的王國比肩。

比如說肯恩王國，若肯恩王國國力強了，也不可能讓當時的尼爾逃出去，若是地方大了，尼爾就是想逃，也不可能一天之內就離開。

所以江漢珍才將幾乎定在了這三個地方。

三個地方因為三十六號專門反殺，甚至連靠山都連根拔起的事情，有一半的大小勢力被三十六號連根拔起，嚴重者甚至丟了性命。

剩下的或着繼續觀望，尋求合作的機會。

或着舉家逃離三十六號所規劃的這三個目標市。

但隨着大量的大小家族之人逃離，這件事也引起了正在與紅月王國僵持在邊境的自由聯盟高層。

自由聯盟內閣之中，首相當即怒道，“三十六號之事，不是有彼得將軍和威靈兩位將軍嗎，他們總共帶了有六萬人，干什麼吃的，還沒解決這件事情，還讓這三十六號的人開始侵佔，楓恭弘=叶 恭弘，紅恭弘=叶 恭弘，紅木三城守衛怎麼了，都死了嗎？”

彙報這件事的正是在自由聯盟很有名的沃爾家族的掌權者，幾乎在暗中控制着自由聯盟的一部分權力。

當然，他也是走聯盟許多傳統貴族在自由聯盟中的靠山，這些逃離之人，第一時間就找到了沃爾家族這個靠山。

來彙報自由聯盟首相的是沃爾家族的掌權者之一，也是經常代表沃爾家族出面的沃爾家族家主的長子，也是沃爾家族的順位繼承人泰勒。

還有一個身份，就是那個被三十六號護衛軍當場擊斃的沃爾家族二少爺，維斯特·沃爾的父親，泰勒·沃爾。

與三十六號科學院有着幾乎不可化解的仇恨，對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事情是，自由聯盟中，這位最為积極，沒有之一。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七章 貴族約定

這次出現的事情，與三十六號科學院有關係，泰勒並沒有與家族商議，而自己跑了過來。

就是想要添油加醋的說一通，然後讓自由聯盟將戰場挪到三十六號這邊來。

被一通質問之下，泰勒頓時有些難以言語，因為首相問的這些問題，他一個也不知道。

因為這段時間對三十號那邊的所有消息，好像都被切斷了一樣，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臉色頓時有些難看，而這時候首相以為是三城出了大問題了就問道：“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

泰勒頓時反應過來，忽然靈機一動，既然以為是出事了，那何不編造一番。

就說道：“是啊，首相大人，三十六號科學院喪心病狂，不知為何，就忽然攻打楓恭弘=叶 恭弘，紅恭弘=叶 恭弘紅木三城，攻陷之後，不但沒有善待城中百姓，而且大肆屠殺，甚至將屠刀落到了各大家族的頭上。

我之所以來彙報此事，就是因為那些拚死逃出來的大家族之人說的，甚至，有一半的大家族之人根本就沒逃出來，相必，早已被屠殺殆盡。

至於城衛軍，想來也已經全軍覆沒了吧。”

“什麼？”首相先是一聲驚呼，但接着又仔細看着泰勒臉上的表情，看他是否是在說謊。

泰勒的兒子死於三十六號科學院之手，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最近對於三十六號的事情，就這位泰勒跑的最為勤快。

這事若是假的還好，三十六號在王國的情報中，就是一個科學院，不可能做出如此大事。

現在正是王國的關鍵時期，牽扯到和紅月王國開戰之事，容不得內部混亂。

只要將三十六號科學院壓制住就行，等到處理完紅月王國之事，有的是世間收拾三十六號科學院。

但若要是真的，在神啟之地，對貴族動手可是禁忌，只要發現，就會一查到底。

自由聯盟雖然沒有貴族的稱為，一般變相的稱之為大家族，或者上流社會之人，都是自由聯盟特權階級的一些稱呼。

若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真的對貴族下手，那他絕對會將這件事情追究到底，甚至還會宣告神啟之地，讓三十六號科學院受到所有貴族的排斥。

若是真的如此，三十六號科學院真的就算完了，因為這個世界九成以上的財產，都掌握在貴族手中。

根據以往的情報显示，三十六號科學院擅長經營，積累了無數的財富。

若要做生意，不可缺少的就是與貴族的合作，若是被所有貴族為敵，就等於自掘墳墓，他們的商路根本開展不下去。

當然，這些都是這位首相自己認為的，至於三十六號科學院，根本就沒打算與貴族合作，要不然也不會組建自己的護衛隊，為自己的生意保駕護航了。

首相有些不確信的問道：“你說三十六號科學院屠殺大家族之人，可是真的？”

泰勒神色一愣，忽然反應過來，這其中屠殺貴族的罪名最大，是一個能夠致命的罪名。

就拿他們沃爾家族來說，雖說是自由聯盟數一數二的大家族，但也不敢無故的去屠殺貴族。

就是要做，也要合乎貴族之間的流程才行，而且還不可能趕盡殺絕。

就如前段時間，因為完整超凡進化序列之事鬧起來的林頓家族，最後尼爾成功進化成高階超凡者，林頓家族的事情也隨之而解，並沒有就此死磕到底，其實就是貴族之間的共識。

就是他沃爾家族，也不敢違背此等規定。

但若能將這件事砸在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頭上，那就能將三十六號科學研砸的翻不過身。

就一副很確信的態度說道：“確有此事，這件事從高塔市就已經開始，到了紅龍山脈附近的三座城的時候，三十六號做事已經沒有了絲毫顧忌。

我所說的事千真萬確，我敢以我個人的名譽擔保，這件事王國也可以派人去確認。”

首相看着泰勒如發毒誓一般的說法，也不禁有些相信起來，若這件事是真的，若他不及時通報神啟之地，若是傳出去就會遭人嘲笑。

無故屠殺貴族之事，是要遭受所有王國貴族排斥的，而且還能隨意攻打，還會受到各國的認同，這是規矩，是所有貴族的共識。

若真如此，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膽子也就太大了，敢隨意對貴族下手。

最後面色猶豫片刻，還是覺得查清楚為好，就說道：“這件事我會查清楚的，若是三十六號真做了這事，我會以自由聯盟王國的名義通報整個神啟之地的。”

泰勒臉上閃過一絲失望，竟然沒成，不過他不是沒有辦法了。

只要他回去之後給那些逃回來的大家族之人統一了口徑，一致對外宣稱三十六號科學院肆意妄為，隨意殺害大家族之人。

再派人買通首相大人所派出的探尋真相之人，就能徹底的坐實三十六號胡亂殺害貴族的罪名。

只要坐實了這個罪名，想他三十六號科學院本事再大，也翻不了身。

接着恩又一陣客套，就此分別，帶着別樣心思的泰勒迫不及待的離開，去安排三十六號的事情去了。

自由聯盟首相就將探查此事的事情吩咐了下去，其實他也不想看見在自己管理的王國之中，有肆意殺害貴族的事情發生。

這樣只能顯得他治理王國的手段有問題，即使他這個首相，已經被架空了許多權利。

開拓的路途充滿的血色與腥味，只要阻礙道路者出現，一律用武力解決，中間不會有絲毫妥協。

三十六號現在所行之事就是如此，也是因為江漢珍確信自己做的事情於天地有一，才敢如此行事。

若真的如此肆意妄為的大開殺戒，其中產生的業力就不會少。

業力的出現不但會影響自身氣息的滯澀，甚至還會影響心性。

即使江漢珍擅長雷霆之道，能夠壓制此等氣息，但若是數量眾多的話，要化解非得花時間不可。

雖然修為已經到達金仙層次，已經可以做到長生久視，但在此界中，最缺少的敲好就是時間。

塔克不會忘了，此界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那位還被困在天道法則中的魔神。

現在已經開始對此魔神的力量進行分解弱化，但這位魔神的大部分力量，還在自己身上。

一切手段，都只是猜測，目前來看，對此魔神並沒有損害多少。

三十六號對外開拓的一切進度，都會送到他的面前，江漢珍看着已經將紅龍山脈周邊的城鎮全部控制，也暗自鬆了一口氣。

“只要將紅龍山脈納入新的體系之中，就能將這個循環體系徹底的穩固，到了那時候，即使這位魔神借用眷屬的身體投身此界之中，我也能憑藉這循環體系與他周旋。”

江漢珍自語一聲，對於紅龍山脈還是有些期待。

在外人開來，紅龍山脈就是一座紅色的山川，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若說出奇的地方，就是山上補充氣血的藥材比較多，甚至還會發現一些犹如血液凝聚的石頭，聽說以前武士修鍊大興的時候，就用此等材料來輔助修鍊。

種種傳聞，還只是出現在傳說之中，但江漢珍的眼光自然不會太差，也能猜得出紅龍山脈很明顯就是一位修鍊者的屍身所化。

但不管怎麼說，三十六號已經將紅龍山脈周圍的一些城鎮佔領了，只等穩固之後，再去此山脈一探究竟。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八章 面臨問題

隨着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商路展開，在短短半個月時間，就將紅龍山脈周邊的三座主要城市完全掌控。

不但推出了自己的管理者，就連守衛，城衛，警署，等一系列武力機關全部換成了三十六號的人。

不但如此，還在紅龍山脈周邊，推行三十六號制定的律法。

很明顯，三十六號因為被自由聯盟壓制的太過嚴重，商路幾乎被自由聯盟的沃爾家族所代表的的大貴族掐斷，明面上存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大多數的商路，都是改頭換面之後的，這些並不會公布在三十六號之中，只在暗中行事。

因為商路問題，最終才制定這個不依靠任何人的計劃出來。

就此佔據紅龍山脈周邊，施行自己的制度，將這些地方當成自己的根據地，就是不想被自由聯盟束縛住手腳。

而且明面上的生意全部撤回，此時三十六號的產業，已經完全消失在自由聯盟之中了。

等到紅龍山脈傳來完全佔領，並且在此地開展計劃一些消息的時候，江漢珍也準備去紅龍山脈去看看。

但就在這個時候，卻接到了一個讓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極為憤怒的消息。

“院長大人，我們在外的所有產業，都在容易時間遭到各王國的一致打壓，甚至還出現哄搶故意破壞等一些現象，損失慘重，我們只能啟動應急方案，將所有在外的產業由明轉暗，但即使如此，我們也隨時了不下五百萬金幣。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

江漢珍建立了一系列的輔助部門，就不怎麼管事了，安心的研究雷霆系統的搭建工作。

正當他想着是不是要去紅龍山脈看看的時候，凱文心急擦了一把汗，接着說道：“就是因為自由聯盟的首相向整個神啟之地發布了一份通報，內容是我三十六號科學院肆意屠殺貴族之人，是整個神啟之地所有王國貴族的敵人。

這份通告面向整個神啟之地之後，也得到了所有貴族的积極響應，所以才開始一致針對我們。

我們也派人查過一次，造成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沃爾家族的順位繼承人泰勒，他還有個身份，就是被我們當場擊斃的那個叫維斯特的父親。”

江漢珍恍然大悟，說道：“原來是如此，泰勒能做到這樣，也能說得通。”

接着又想了一下，說道：“一致針對我們，沒有不針對的嗎?”

凱文搖頭道：“沒有一個，對傷害貴族生命者，神啟之地的所有貴族都達成了一個共識，只要被判定為無故殺害貴族的暴徒，所有貴族都能為其報仇，而且還能得到各王國的稱讚，這習慣根深蒂固了千年，除了幾個與我們牽扯較深的家族之外，再無一個肯跟我們合作，更有甚者，還帶人攻擊我們的產業，很是可惡。”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也對，貴族之所以是貴族，就是掌握了世界九成以上的財富，才能維持他們自己的特權，普通人想要進入貴族階層，不是一般的困難，往往需要幾十年或者幾代人的努力才成。

想來，這情況就是被貴族限制了晉陞之路，普通人想要成為貴族，不亞於登天之路的原因。”

頓了一下，江漢珍又接着說道：“在蒸汽時代開始，就湧現出許多新晉的貴族，當然，原本就是貴族的還是佔了大多數。

看來，這些新晉的貴族也站到了以前的貴族這一邊，不過期間並不會有多少溫柔。”

凱文聽的連連點頭，也開口說道：“先生說的是，以前憑藉著蒸汽時代晉陞貴族的平民，最後都遭到了老一派貴族的血腥鎮壓，現在所剩的也沒有多少，大都是一些實力比較強大的新晉貴族，但這些人，還是與老貴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才能融入其中。

若沒有絲毫根基，一般都被鎮壓了。”

江漢珍對這事也有所耳聞，還是貴族對普通人的打壓，幾千年前是貴族，幾千年後這些人還是貴族，不管時代如何變化，這些人都能通過蓋頭換面，繼續當自己的貴族老爺。

其中的傳承是一方面，但更多的還是對平民百姓的壓榨，才能保證他們如今的地位。

此等現象，在仙道卻比較罕見，仙道之中，那些傳承久遠的家族，無不是以德立家，以道持家。

誰敢用這種方式壓榨普通人，說不定在過幾年這個被壓榨普通人就會滅了這個家族。

維持自己的家風都夠自己忙的了，怎麼還有閑工夫去壓榨別人。

但凡喜歡壓榨普通人的家族，一般都會很快的衰敗下去。

因為在仙道世界之中，晉陞之路並不只有一條，而是很多條。

幾乎是是一個仙道修行者，就是一條晉陞之路，甚至就連凡間王朝也會舉辦科舉，這都是晉陞之路。

而在此界，晉陞之路的單一，才造就了讓這平民百姓一輩子被束縛在貴族的領地中。

不但所有的財產都屬於貴族，甚至連生命都是貴族的。

江漢珍對這事也不是太感冒，仙道逍遙，又怎麼願意被他人所束縛。

想明白了束縛的原因，無非就是普通人沒有太多的路可以走，這個在江漢珍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

若是他給普通人給一條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道路，相信很多人都願意走指條路。

幾千年壓榨所積攢的怨氣可不少，雖然平常時候都感覺不到，若是有一個將此怨氣釋放的契機，相信動靜肯定不小，甚至能做出改天換地之事。

人發殺機，天地翻覆。

江漢珍心頭一整明悟，針對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事情是個小事，但若縱觀全局去看，就代表的一個整個神啟之地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很嚴重。

江漢珍這才對着凱文說道：“我們之所以要成立護衛軍，也是因為不想依賴任何人，先吩咐下去，價格所有產業蓋頭換面，由明轉暗，繼續經營就成。

你先回去吧，這件事我會處理的。”

“是，院長大人。”凱文這才鬆了一口氣。

有江漢珍說會處理，那一定會處理，從來都沒讓他失望過，得到了下一步的指示，與一份滿意的答案，凱文一身輕鬆的離開了。

而江漢珍，就有了給普通人一個登天之路的想法。

若能將此宣揚出去，肯定能聚攏一大部分普通百姓，人若是多了，肯定會形成一份大勢，那此界的一些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甚至不會浪費多少力氣。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一十九章 解決辦法

忽然間，一個開辦學院的想法從腦海中冒了出來，自打下紅龍山脈周邊的幾個地方，所管轄的人口已經超過了一百萬。

若再經過一番發展，人說肯定還會有所增長。

有了如此龐大的人口基礎，就能做許多能做的事情。

因為三十號實行的‘若有來犯，連根拔起’的政策使得所管轄的地方貴族很少，也不牽扯貴族什麼意見。

在貴族眼裡，普通百姓就沒算在有發言權的人裏面，被看成自己的個人財產，可以當做貨物一樣的交易。

雖然經過了蒸汽時代的一番浪潮，但並沒有改變多少，只不過做的比以往較隱晦一些罷了。

但在江漢珍眼裡卻不一樣，只要是生命，都值得尊敬，都可以將之看成一個個體。

並不會因為人的貧窮，所以不把生命當回事。

若要拿一個判斷標準來說，也許就是氣運。

但江漢珍對氣運的積累最為擅長，也不會拿此說事。

唯一需要看的，就是個人心性，有一顆能夠改變自我，提升自我，修正自我的心性而已，這才是最關鍵的地方。

只要有此心性，哪怕是一個一無所有之人，也能經過修鍊，最終增加自己的氣運，改變自己的命格，從而達到改變命運的程度。

若是氣運足夠，那更是有一飛衝天之事。

此事若無人指導，甚至一輩子也不知道氣運之事是怎麼一回事。

隨即江漢珍就有了傳出道法，建立學院的心思，但他現在要忙着建立新的循環體系，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做這些。

雖說仙道也有分身之術，但若要體悟大道，還是合一狀態比較好。

不然什麼事情一個人去做就行了，哪還需要在此界收攏一幫為他辦事之人。

學院之事，最好交給他人去做，既能節省自己的精力，也能培育手下之人。

想來想去，最終還是想到一個較為合適的人選。

這人就是最初雷霆種子所選擇的宿主，後來因為情況緊急，將雷霆種子轉移在了尼爾身上。

但江漢珍建立學院之初，還是將加隆幾人給招了過來。

因為特戰隊執行任務的時候，加隆的心軟，造成了比必要的傷亡，因此離開了護衛軍中，而去做他自己擅長的科研工作。

雖然加隆在護衛軍中出了問題，被江漢珍趕到了實驗室中，但即使如此，江漢珍並沒有因此也判定加隆無用。

甚至還時不時的去實驗室看看加隆的工作進程。

建立學院，又不是組建軍隊，卻不需要軍中那種手段，而是需要一顆教育學生的仁慈之心，需要博學多才，需要耗費心血才可以擔當此任。

而加隆，恰好這幾方面都具備，就成了江漢珍想到的第一人選。

至於剛開始開科學院的另外幾人，在目前的工作中都做的不錯，凱文擅長經商，漢森擅長管理，戴麗擅長一些規劃以及後勤。

而整個科學院中，真正的科研人才恰好就是加隆了。

有此想法，江漢珍就吩咐門外的警衛人員，叫加隆過來，警衛聽到江漢珍的吩咐，立即向實驗室跑去。

科學院的實驗室中，一個巨大的實驗艙里，內部電光閃爍，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音。

介個穿着防護服的人正在實驗艙中，做着電磁實驗。

加隆被江漢珍訓斥之後，就回到這個地方，一頭扎進實驗室中，幾乎沒有出來過。

在軍中沒有那個能力，就想要在實驗室中做幾項科研成果，來證明自己不是無用的廢物。

當然，加隆的能力也不差，還真的研究出幾各實驗。

就如江漢珍最開始做的那個雷霆電磁炮，是用了仙道手段。

發出的電磁炮也只有一種威力，後來因為與自由聯盟的聯合軍團練兵之舉，江漢珍就提出一個改變電磁反應的程序，可以隨意轉變炮彈威力的這樣一個設想。

就這一句話，加隆還真的將電磁正負轉化的變化運算了出來，並且用在了雷霆電磁炮上，能夠隨心所欲的改變炮彈的威力。

連江漢珍看了都感覺這方法不一般，能用一個凡人指揮，研究出大道之下雷霆的變化規律，可以說已經超出了這個時代。

但江漢珍對此並沒有吭聲，加隆就一直待在實驗室中沒有出來。

而這次更是異想天開的想要雷電之力覆蓋三十六號管轄地區，並且不需要電線等導體的作用。

在許多人看來，這無異於一想天開。

點的性能需要導體來傳遞，這幾乎成了常識。

就連江漢珍也覺得依靠凡人的法子做不出這種覆蓋很廣的電網，除非雷雷霆之道有着很深的認識，有道果之境的時候，或許還可以。

若是江漢珍自己來所，及比如天罰，最常用的就是雷霆的力量。

若要雖應既出，就必須將雷霆之力轉化為正能量，再以此分解，分散在虛空之中。

若感應出負能量的存在，就會瞬間凝集，與之碰撞，就能產生能量。

若要保持長期的效應，必須有體格完善的天罰體系，這種體系附在到幾乎要建立一方天地了。

若能如他一樣的製作一個新的訓話體系，將一切以天地間的陣法分佈契合，就能做到虛空電路之事。

加隆已經研究了許多天，雖然也研究出了以下雷霆的轉化之道，但對於虛空雷霆系統的搭建，還沒有絲毫頭緒。

他的心中，就想將此研究出來，爭取江漢珍的一句肯定。

正好這時候，剛做完一個測試，加隆解下了防護服，對着身邊的幾名助手說道：“先休息十分鐘，我們再進行下一項測試。”

“呼，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

這幾乎是實驗室中所有助力人員共同發出的聲音，立即癱倒在地上，一副再也不想起身的樣子。

跟着加隆做實驗，可不是一般的累人，加隆的修為已經到了二階超凡者的程度，精力不是一般的好，幾天不休息都沒事。

他們這些人可不行，即使練了些養生功法，但也只是初窺門徑，與加隆相比，幾步能被熬死。

加隆所在的實驗室中，是整個科學院中所有實驗室中工作強度最大的，不是有毅力之人，會被嚇得腿都站不起來。

但也是榮譽最高，待遇最好的，看見薪水的面子上，才能撐到現在。

加隆走出實驗室，還在思索着剛才的實驗，以及下一項實驗，正在沉思當中。

而這時，一個警衛敲響了休息室的門。

加隆頓時眉頭一皺，他做事專註，不喜歡被人打擾，但還是說道：“進來。”

就見一個警衛推門而入，而這個警衛他還認識，就是專門負責江漢珍安全的警衛隊的一名戰士，頓時一個激靈，問道：“你有什麼事嗎？”

警衛對着加隆行了禮，說道：“報告加隆副院長，院長讓您過去。”

加隆頓時有些激動的說道：“好好，我這就過去。”

說著就要跟隨警衛離開，但隨即察覺自己的衣服都沒換，就尷尬的說道：“稍等一下，我安排一下。”

“好的，我等您。”

警衛識趣的回了一句，還就此退出去將門關好。

加隆很快的價格衣服換好，又去實驗室安排了一下讓幾人先做小實驗，並且寫出報告來。

實驗室的幾個助手自然答應，這樣的工作對他們來說，是最輕鬆的，也是最悠閑的，幾乎一個人就能獨立完成。

這時變相的給他們放假，等到實驗室幾個人發現加隆跟着江漢珍的警衛去的時候，頓時有些期待起來。

有人說道：“你們說加隆副院長這次去多長時間。”

有人回道：“他每去一次，回來我們的工作量又重一次，不知道這次還要怎麼折騰。”

幾人聽后，都是一副哀嘆。

但有一個忽然說道：“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次加隆副院長跟以前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了。”

這個輔助人員說道：“以前去都是一副苦大仇深，上刑場一般的樣子，但這次好像有些激動，我想以後我們就解脫了。”

“對啊。”

忽然有人眼睛一亮，說道：“加隆副院長以前在護衛軍中待過，只不過因為不適應，院長說他是何科研，不過看副院長激動的樣子，有可能會回到護衛軍中。”

“有道理。”

另為幾個人也一副贊同的樣子，看樣子對這事很是期待。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章 籌建學院

江漢珍沒有等待多久，警衛就帶着加隆到了。

加隆見到江漢珍之後，就有些忐忑的說道：“江先生，您找我？”

江漢珍點了點頭，看見加隆氣息散亂，但眼神還是一如既往的明亮，知道這是對自己消耗過大。

就說道：“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提升自己的生命層次，而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層次去完成實驗項目，以後多注意休息。”

“多謝江先生，我會注意的。”

加隆感激的說道。

對江漢珍用先生這個稱呼的，隨着三十六號的發展，江漢珍威勢更勝以往，也只有加隆一人如此稱呼他。

其餘的幾個最先來實驗室的幾個人，都稱呼他為院長大人。

加隆這一聲久違的稱呼，讓江漢珍也確定了這項任務還是加隆比較合適。

教導學生，不需要太過圓滑，需要是認真，以及堅定，還有一份內心的堅持。

而這些在加隆身上都具備，也是最好的人選。

就說道：“我科學院目前面臨了一系列的困境，相比你早已有所耳聞吧。”

加隆疑惑的問道：“是不是所有貴族限制我們三十六號之事？”

“對，就是此事。”

江漢珍微微頷首，說道：“之所以貴族有這麼大的能力，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貴族的晉陞之路。

而我，想到了一條讓任何人都能走上晉陞之路的途徑，這事需要你去做，我想問問你的意見。”

加隆瞬間愣了，幾乎讓他有些反應不過來，犯了那麼大的錯誤，他沒想到還有被重用的一天。

心中有些感動的說道：“可是先生，我犯過不可饒恕的錯誤，這能行嗎？”

江漢珍笑着說道：“怎麼不行，犯了錯誤可以改，因為你犯過錯誤，知道怎麼不犯錯誤，所以，這件事交給你正好合適。”

加隆頓時有一張想哭的感覺，但還是壓制了回去，說道：“但凡先生安排，加隆無不遵從。”

江漢珍笑着問道：“你也不問問我要讓你做什麼？”

加隆一副就要趕赴前線的樣子，幾乎下一刻就要犧牲，江漢珍搖了搖頭，有些想笑。

說道：“好了，也不賣關子了，我要你做的事就是在咱們三十六號科學院建立一座培養修行之路的學院，主修生命進化，打破被貴族所垄斷的晉陞之路。”

加隆有些疑惑的看着江漢珍，忽然問道：“先生，不知道怎麼樣的晉陞之路能夠打破貴族垄斷晉陞之路的傳統，還請先生為我解惑。”

江漢珍點了點頭，拿出一份關於修行大綱的介紹，說道：“這就是學院的大綱，需要你培養學生走上修行之路，若能達到如你一般的修為，就是取神啟之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懼任何壓力。

甚至，若有人無故來犯，就能將之斬殺，有此力量，自然即使一條晉陞之路。”

加隆也明白了個大概，無非就是力量，但也的確如此，若是現在的他，到了外面，若哪個家族來打壓於他，他就有能力反打壓回去，甚至毀滅這個家族。

雖然此事有些暴虐，但也是力量的一個重要體現。

就重重的點了點頭，說道：“先生放心，我一定辦好此事。”

江漢珍揮了揮手，加隆也隨即離開，當初了門外，迫不及待的打開江漢珍給他的那一份資料。

內容雖然簡單，只是一個辦理學院的大概，但在任命之上，校長的名字竟然是他。

心中對江漢珍越發的感激起來，轉身對着江漢珍所在的方向，深深一禮。

江漢珍心有所感，輕笑了一聲，對着門外的加隆點了點頭。

接着就看見加隆的氣息忽然之間穩固了起來，而起周邊的氣運凝聚，周身有些許法則之力旋繞。

江漢珍思索道：“看來讓加隆做這事是真確的，此人做事不夠圓滑，但做事認真，從不打絲毫折扣，而且極為嚴謹，又不失一份慈悲，做培養學生的事情再合適不過了。”

其實，在內心中，覺得加隆與自己最為相似，不論是性格還是對事情的專註程度上。

要不然雷霆種子也不會選擇他了，後來因為情況緊急，控制着雷霆種子另選的宿主。

這件事怎麼說都會對加隆造成一定的打擊，後來因為希望加隆護衛隊，這期間也出了一些岔子。

最後還讓加隆離開了護衛隊，去做自己擅長的事情。

這件事無異於傷了加隆的面子，對他的打擊不可謂不小。

這件事江漢珍自己也覺得做的有些輕率了，若是以前，只不過想要利用這些人，那現在，就當這些人成了自己門下之人。

對待自己人，又是另一種態度。

但江漢珍即使如此打擊加隆，但加隆還是一如既往的安心踏實的做事，並沒有因此而心生怨恨。

一直以來，都是想着怎麼討好他，做出一些成績得到自己的肯定罷了。

到了現在，江漢珍哪怕是鐵石心腸，也該有所動容了。

此時，也是江漢珍將加隆當做了真正的弟子，也覺得此界傳道之事，可以交給加隆負責了。

神啟之地各大貴族對三十六號的打壓，只有剛開始給三十六號科學院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之外，以後執行了由明轉暗之策，在短短几天時間之內，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所有產業，都消失在貴族的實現中。

這些大貴族雖然覺得奇怪，但看到在他們的打壓之下，三十六號科學院退卻之後，就是一陣歡呼，好像是贏得了一場巨大的勝利一般。

但他們並不知道三十六號的一些產業已經毫無縫隙的嫁接在中等以下的社會底層之中，甚至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若是仔細去看，不知何時起，在神啟之地的各個王國之中，一些早就已經沒落很久，幾乎就要淪為平民的落魄貴族忽然之間發了財，而且莫名其妙的多了許多來路不明的產業。

但若他們查起來，就會發現浙西而產業全部來自於三十六號科學院，貴族與貴族之間的交流，並不會與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不平等，多了一些禮儀，少了一些強勢。

最後得出的結論，這些落魄貴族的財產，就是來自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當然他們認為，這些財產都是經過打壓三十六號這件事上奪取的，這是神啟之地所有貴族默認的事情，並不會違背貴族之間的約定。

若是看見一個，就會說一句，“又是一個幸運的傢伙。”

除此之外，哪怕再怎麼眼紅，也不會在貴族之間互相掠奪，即使要做，也不會做的明目張膽。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一章 薪火相傳

這其實就是三十六號對貴族集體打壓所作出的對策。

凱文得到了任務，就與漢森兩人一起商議，最終想到這個計策，被兩人稱之為瞞天過海。

漢森因此發動了自己的人脈，搜集了在神啟之地很多落魄貴族的名單。

貴族晉陞限制嚴格，但要降為平民百姓，就需要他自己宣布了，只要能承擔的起貴族的稅務，不管怎麼落魄，都還是貴族。

那些落魄貴族知道晉陞不容易，就死咬着牙都要繳清貴族稅，就是不願意失去這個身份。

貴族的身份，與平明的身份，在此界有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平明想要晉陞貴族，犹如登天一般的困難。

而貴族若要淪為平明，也需要莫大的勇氣才可以，兩類人同樣都是生命，但兩者之間的命運，卻截然相反。

許多落魄的貴族，即使連飯都吃不上，也要攢下錢來上繳自己所承擔的稅務，就是為了要保證住自己的這份榮耀，希望有朝一日，還能夠出人頭地。

這些貴族需要財物，但恰好三十六號科學院不缺這個。

找到這些貴族之後，兩者一拍即合，大部分還是當場簽訂了契約，痛痛快快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些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錢財，有些乾脆就加入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使得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商路，得到了完沒的隱藏。

這件事就在許多人的眼皮子地下，而這些落魄貴族因為能得到利益，所以被別人問起來，就死咬着說這時自己奪取自三十號科學院的。

有三十六號的暗中武力震懾之下，很少有人選擇出賣，但凡只搖出現消息泄露之事，就會選擇全部封口。

最終還是完美的瞞過了所有貴族的打壓，但其實就在他們眼皮子地下，只不過看不見罷了。

而三十六號科學的商路還是一如既往的進行，只不過有個貴族的名頭在前面頂着，道路自然順暢許多。

此稱之為瞞天過海之計。

原本江漢珍也只是給幾人隨意的說過一些，沒想到還真做出了這個計謀出來，而且運用的十分純屬老練，完全不像初學乍練的。

事後，江漢珍也感慨道，“仙道修行日久，心性自趨向於仙道，諸多思想，都為仙道易經變化之道，心性死板的人，自然是無計可施，若要靈活運用，必須要懂得仙道心死神活之理。”

仙道常言，人心死，則道心活。

當一個人找到了自我，並且追尋這自己的目標前行至事，就是原本的凡俗之心死去，取而代之的就是一顆道心。

人心長在身上，自己想找，也不一定找的到，思緒飄飛不定，難以尋覓。

而道心卻能感覺的出來，最終心定神海，以此來修行自我，感悟大道之理。

經過一段時間的修鍊，這幾位最早的實驗室成員幾乎都已入了道，都找的了自己的道，並且能自行的去追尋。

原本江漢珍對於在此界傳道之事，覺得有些困難，因為兩方世界的文化差距以及法則都有很大的區別。

尤其是在自我見識之上，此界之人遠沒有仙道之人聰慧。

也正是因為如此，江漢珍只是報着一個隨意教導，只要能有武力就行的目的，對此界傳道也不是太過上心。

但看見幾加隆幾人的一些成就之後，就讓他改變的想法，也更加堅定了要將此界完全轉化成仙道世界想法。

所以對於加隆開辦學院的事情，也加大了支持力度，再也不是以往需要武力，而是需要能參悟道理，並能增強仙道氣運的弟子了。

江漢珍就此吩咐下去，對於加隆所行之事，三十六號全力支持，若有需求，不可怠慢，若有違背，行以重罰。

此項命令一出，讓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都有些大跌眼鏡。

區區一個學校，竟然受到江漢珍的如此重視，就是當初組建護衛軍的時候，也沒見江漢珍有多上心的。

還有讓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加隆，在他們看來，加隆所犯的錯誤幾乎不可以饒恕，沒有被關進監牢之中，已經算是網開一面了。

想來加隆以後再也不可能得到重用，就此一項污點，就能讓他這一輩子都很難再抬頭。

但沒想到即使如此，江漢珍還是用了加隆，並且交代了一項不知為何目的的任務，並用整個三十號科學院的力量去支持。

這讓他們有些想不通，這其中牽扯了多大的利益，為何加隆能輕而易舉的得道。

在他們以往的眼光中，想要得到什麼，都必須要拿出東西來交換，即使是父子，感情也比較淡薄。

如此利益，就是一百個加隆也不值這些，讓所有都有些想不通。

最後有人說道：“院長大人是加隆的老師。”

這時候就有人問到：“老師怎麼了，我以前也有過老師，我要學他的東西，從沒有一絲一毫的佔過他的便宜，我都要用自己的利益去交換知識，即使關係好，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利益吧。”

“這你就不動了，院長大人曾經說過，在他們的家鄉，傳承知道，都是由老師教導學生的方式來傳承的，所傳承的是一份超凡者之道，這是一份天大的利益，是一個生命的進化之道，在老師與學生之間，講的是一種深厚的緣分，這個叫做薪化在異域世界中興起的表現。

他們要去的地方，雖說名字叫酒館，但真實的樣子與仙道凡間比較流行的客棧，酒樓一般，都是人們經常聚會，流通消息的地方。

至於吟遊詩人，就是傳播消息的說書人，只不過他們不再繼續流浪，而是有了正式的組織，並且有一份穩定的薪水，僅此而已。

他們所說薪火相傳，正是仙道傳承道法的重要手段，仙道世界之所以能夠久遠的發展，就是因為這四個字。

薪火相傳。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二章 晉陞之路

幾個去酒館聽人講薪火相傳的時候，又遇到了吟遊詩人在酒館說故事。

所講的故事，就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安排的故事，都是一些神啟之地一些有名的奇聞趣事。

但大多數的內容，都是一個平民百姓，甚至奴隸，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成為貴族的故事。

如此勵志的事情，還是發生在現實中的，這一下就有很多人對這位故事中的主角來了興趣，紛紛追問其成功的細節。

但作為吟遊詩人，也只是說個一言半語，讓許多人聽了有些撓心之感，就想知道這些人是如何成功的，自己也模仿一番。

若能有晉陞之路的存在，沒有人不願意去循着這條路行走。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三十六號治下的百姓的好奇心已經到了頂峰，若在繼續下去，就成了過猶不及。

而這時候，三十六號中，加隆負責新建的生命進化學院也應用而生，經過一番聲勢浩大的開學典禮，所有的人都聽到了生命學院這個詞。

上學，學習等一系列詞彙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中，而這時候吟遊詩人也說出了晉陞之路。

就是通過學習，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一條晉陞貴族的康莊大道。

所謂生命進化，就是將自己的生命程度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實現進化的目的。

其中開設的多門課程，但都是圍繞着生命層次進化所展開的，比如世界環境學，世界地理學，生物能物理學等等。

但最重要的還是武士的修鍊之法，這才是一切的根本。

許多先進的武器不但不需要一個強大的神魂，還需要超人一般的體力這樣才能完美的駕馭一些武器，若要有所作為，必須要經過武士的修鍊

也在個地方劃分了小的基礎培訓機構，犹如學校一般，開始普及武士修鍊的基礎。

只有武士修鍊過關，才能進行下一步深入學習。

這也是江漢珍制定的一些規矩，三十六號科學院所出產的武器越來越先進，也越來越複雜，但這些都需要人去駕馭。

若沒有一個強大的體魄和強大的神魂，就不能完美的駕馭，普通人神魂比較弱，駕馭一些強大的霧氣還不如一塊人工智能芯片來的便捷，考慮道這一點，才對駕馭之人的要求高了很多。

人的神魂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智慧可以隨心所欲的變化，若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由修鍊入門的基礎才行。

人工芯片即使在強大，也不可能做到千變萬化的程度，只能到達一定的瓶頸之後，再也難以有所長進。

經過引導只有的平民百姓都開始進入培訓地點開始培訓，這是一條也已晉陞的道路，許多人都對此抱有希望。

只要被生命進化學院錄取，就能做到一步登天，徹底改變全家的命運，從而打破晉陞之路被貴族勢力所垄斷的局勢。

三十六號這邊進入了全民修鍊的熱潮之中，對內部消息的封鎖，使得外界對此一無所知。

自己聯盟因為向整個神啟之地發布了抵制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通報，也看到在很短的時間內，三十六號所有產業都消失在神啟之地，才逐漸對此放鬆下來。

再他們看來，這無疑是一場巨大的勝利，在一番慶祝之後，也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信心，這事的結果就是自由聯盟對紅月王國的戰爭，也多了一些信心，兩個王國之間大戰一觸即發。

這事情在三十六號也是極為關注，因為考慮到三十六號科學院還要在自由聯盟的底盤上發展，雖然現在自由聯盟對紅龍山脈周邊地區徹底失去了控制，也一說已經是一個類似於小型王國的存在。

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基礎還是太過薄弱，剛打下紅龍山脈周邊地區，此時正是要積累勢力的時候。

若要現在就對外作戰，只能做到自保有餘，進去不足。

只等着將紅龍山脈徹底消化之後，方才可以進行下一步作戰。

而此時自由聯盟的存在就非常有必要了，但不能太過強大，只能是一個前場百孔的自由聯盟，才是三十六號科學院所需要的。

最終三十六號作戰部中，一直認為這次決不能讓自由聯盟勝利，只要自由聯盟勝利，就會轉過頭來對付三十六號科學院。

但也不能讓紅月王國贏得太過輕鬆，若是完勝自由聯盟，說不定紅月王國會乘勝追擊，讓整個自由聯盟陷入戰火之中。

若自由聯盟陷入混亂，周圍的幾個王國肯定不會放過這次掠奪的機會。

到時候自由聯盟北群起而攻之，會被幾個王國很快的瓜分乾淨。

而三十六號科學院還在下一步積蓄力量之中，不管是軍備還是整體實力，都不能有什麼作為。

最後也只能如其餘王國一般，趁着混亂，佔據周邊幾個地區，與其餘王國一般的瓜分自由聯盟。

自此，就算是用盡的力量，想要繼續作戰就有些窮兵黷武了，只能繼續鞏固剛打下來的地盤。

等到積攢上一定的實力之後，但其餘的王國也將自己瓜分的底盤消化完畢。

到了那時候，三十六號科學院想要繼續擴大地盤，就有些不容易了。

只有又所異動，甚至會出現被圍攻的局面，這是三十六號不願意看到的。

最後只能繼續積攢實力，繼續發展，但也因為受制於地盤太小的原因，最後只能是入原本的自由聯盟一般，經濟實力在整個神啟之地算得上第一，成為其餘王國覬覦的目標。

到時候被許多王國盯着，想要施行什麼計劃，難度肯定很大。

三十六號作戰部對此分析的無比透徹，甚至還有多種考慮，這樣一個結果，也是江漢珍認為最有可能的結果。

作戰部原本是一個服務於軍事的部門，是專門用於打仗的分析部門。

但經過三十六號的發展，單一的作戰部已經不足以服務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了，所以就此擴建，分成了兩個部門。

一個名為戰術作戰部，是專門研究制定好的戰術而服務的，其中有商戰，信息戰，心理戰，保衛戰等諸多小部分。

另一個就是戰略總部，是服務於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戰略發展的一個部門，也是一個較為重要的部門。

可以稱得上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智囊團，都是由每個部門選出最為擅長的人擔任。

此部門的建立，就省去了江漢珍的許多精力，即使他不去管三十六號，只要提示個一言半語，自有這些部門去做。

如今的三十六號科學院，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王國的雛形，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言權力。

只不過這些東西還沒有公布，不被外界所知罷了。

所以，最終經過戰略作戰部一番嚴密的商討之後，制定了一個名為李代桃僵的策略。

其目的就是讓三十六號科學院，逐步代替自由聯盟，經過完美的一個代替，等到神啟之地的各大王國發現之後，自由聯盟已經變了天。

再也不是他們所熟悉的自由聯盟了，而是興起的三十六號科學院所掌控的王國。

江漢珍相信，只要三十六號掌握了自由聯盟所有的地盤，在擁有超出此界幾個層次的科學技術與修鍊之術的情況下，就能對整個神啟之地，做到橫掃之勢。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三章 探尋山脈

紅龍山脈，從遠處看起來犹如一片火紅的帘子覆蓋在上面，整座山沒有一絲雜色，一色的深紅。

在高空用元神觀察，就會發現山巒起伏，形態犹如一條紅色的巨龍卧在地上沉睡着。

巨龍形態駭人，猙獰可怖。

但若走進山裡，就會感覺到全身氣血都在微不可查的增長，血液中的那種神秘的生命之氣，經過一個循環之後，會讓人感覺到精神好上一些，甚至能掃除自己的疲憊。

山上的藥材無數，若是能利用起來，就可以稱得上一座寶山。

但如此巨大的好處，為何沒少有人去開採，甚至進山。

就是因為此界氣息的奇特，對於普通人沒有什麼影響，但普通人卻無法抵抗山中的猛獸。

但若是超凡者，只要進入此山之中，就會被壓制與凡人無疑，甚至這種氣息能夠克制將超凡者自身的力量消磨一些，一次進山，就會少很多超凡之力。

在此界的對外的公布之中，應將此山渲染成了絕地一般，只要進山，就會出現生命危險。

長此以往下去，整個紅龍山脈都成了人跡罕至之地。

若是一個修鍊出生命種子的武士進入其中，即使不修鍊都會增長自己的生命種子之力。

但此界中的武士經過無數年的發展，到了如今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

在這個超凡者已經成為主流的世界之中，武士修鍊之法只剩下一些打基礎的部分，就如尼爾家族的傳承久遠，也只剩下一些武士基礎的修鍊之法。

缺少了武士生命種子的凝聚，即使再天縱奇才之人，也難以進階成武士。

生命種子猶豫大道之下道果種子一樣，是大自然賜給生命的禮物，是生靈能夠感悟自然，改造自然一份傳承，經過一代代的薪火相傳，才給世界帶來發展，帶來生機。

此界的生命種子凝聚之法斷了傳承，才導致此界中對於魔神力量失去了抵抗。

若無意外，這方世界淪陷是遲早的事情，道時候這位魔神若是脫困，就會對此界的本源力量進行一波收割，到時候也是此界滅亡之時。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江漢珍其實也算是域外魔神，都屬於入侵者，並非此界原生生靈。

但他不同與魔神的地方就是並不會損害此界底蘊，甚至還能讓此界完善，走上向高等層次進化的道路。

當然這其中的過程要比掠奪來的複雜許多，因為魔神並不會費勁心思去在此界的世界法則基礎上推演修鍊之法，也不會在乎此界的主要核心是什麼。

他們只會用自己的道理用一種極為狂暴的手段去入侵，從不去管世界如何，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世界本源，世界越是虛弱，他們越加的高興。

江漢珍在山中探查三日，也發現了這些問題，甚至以前的前因後果都有了大致的明晰。

紅龍山脈是此界為眾生留下的最後一條生路，也是最後的一份氣運所在。

若不是江漢珍的出現，此界定會根據此山的氣運，培養出一些氣運之子出來，來做最後的抵抗，而氣運之子所繼承的力量，就是這座紅龍山脈。

但在江漢珍出現之後，並且散播了自己的雷霆之道，之後又根據此界的一些方法，推演出武士道路的修鍊之法，並將自己的雷霆之道融合其中，形成了不被此界排斥的一個新的修鍊體系。

也許是世界的感應，或許是因果的牽引，在江漢珍在自由之城傳出雷霆武士修鍊之法的時候，就被牽引至距離紅龍山脈很近的高塔市，或許就是今日武士修鍊之道重新興起的意思。

經過一番的發展，竟然有一種此界氣運之子的架勢。

有時候江漢珍甚至再猜想，自己門下的幾人，除了那位心理扭曲，超凡能量失控而死的喬安娜之外，其餘幾人是不是就是此界的氣運之子。

此界意志在安排，那這位魔神也不是沒有動作，甚至不準備給此界留一絲喘息之機，要不然也不會放一位超凡隨時都會失控的人在氣運之子身邊。

若是沒有他的出現，這幾位肯定會折損極為，如今的情況肯定不好。

很可能就此顛沛流離，最終逃至紅龍山脈，學有所成之後，被此界超凡者集體追殺，或者絕地反擊，肅清此界本源，但這種可能性還是很小的，因為這位魔神的存在，肯定不會讓天道意志能有絲毫翻身的機會。

紅龍山脈絕對是一個武士修鍊的寶地，其中的生命氣息濃厚，氣血之力隨處可見，散發在山中，所以才造成整座山中所有的植被都呈現一幅紅色。

就連山中的廢寢猛獸，蛇蟲鼠蟻都帶有此等屬性。

若在此界中有人為這些動物點化靈台，就能藉此成就妖修之道。

江漢珍用武士修鍊之法試着來吐納開始修鍊汲取山上的攜帶者生命能量的氣血之力，這些散落在山中的氣血之力沒有毫無阻礙的就向江漢珍湧來。

而且有一種灌頂的架勢，好像硬要塞給他一樣。

“不對勁，不可能這樣。”

江漢珍看着有些疑惑，但卻沒有感覺到任何危險，修鍊已久的他，自然發現了此界的異常情況。

道經雲：從事與道者同與道，從事於德者同於的，從事於失者同於失。

此句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異曲同工之妙。

修鍊者採集天地靈氣，參日月之玄機，所依靠的就是與大自然的奇妙產生共鳴，兩者呼應之間，才能將之引入身體，從而轉化吸收，達到生命進化的目的。

若是修鍊日久，就會有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人與大自然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江漢珍仙道出生，並不是有多重視氣血之力，哪怕感悟再怎麼深入，也不會出現天地灌頂之狀。

不由的開始對自身氣機開始推演起來。

此界中的氣血之力，按道理是為此界氣運之子準備的，但若要將之吸收修鍊，也要去主動煉化，向虛空山中攝取。

氣血之力厚重，並不能如天地靈氣一般的自由靈活。

若在仙道世界之中，自身的心性達到天人合一之時，就會出現天地灌頂之狀。

此事江漢珍已經感受過許多次了，並且感觸很深，最後的雷霆普傳法門的核心部分，也因此對心性最為重視。

但他見到這些散落在虛空的氣血之力，連散發於九天之上都做不到，此氣沉重，只能依附於大地之上，想要灌頂，只有一個可能。

此山必定有自己的意志存在。

“轟。”

耳邊忽然傳來一聲轟鳴之聲，好像是整座紅龍山脈都震動了一下，江漢珍心中一驚，就立即放出神識探查起來。

在神識的感應之中，忽然察覺到有一道微弱的意識在山中盤旋，好似極度虛弱一般。

江漢珍就此循着這絲散發出來的意識追尋過去，最終到了紅龍山脈龍頭的地方，山中的有一處生命氣息極為充足的空間，這道意識正是從這裏散發出來的。

“沒想到還有一點生機。”江漢珍驚嘆一聲，就向著山脈龍頭的方向走去。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四章 紅龍殘魂

“唉。”

一聲嘆息從山脈中發出，好似無奈，又好像是在猶豫，情緒複雜。

山脈中龍頭之處，那一絲意識所在的空間中，一個長着翅膀的巨龍殘魂用一種複雜的目光看着外面，讓人一看就能看出巨龍殘魂的無奈。

而外界的江漢珍，身形極快，幾個呼吸之間，就到了紅龍山脈龍頭之地。

用神識看了一下內部形成的空間，左手三山訣，右手劍訣，施展了一個穿山術，穿過堅實厚重的山壁，下一刻就站在了一個充滿氣血與生命之力的空間之中。

“你好，歡迎你的到來。”

一個微弱的意識傳入江漢珍的意識之中，算是打了一聲招呼。

江漢珍感受着紅龍殘魂的道則，已經有了凝聚法則的跡象，心中頓時有所明悟，這紅龍就是此界所生的生靈，規則與此界極為相符，修為差一點就要成為凝聚道果的金仙，只不過被打殘了而已。

但這龍魂的狀態很不妙，承受了致命的傷害，最終化為山脈苟延殘喘，如今剩下的就是一道殘魂了。

江漢珍有些疑惑，就開口問道。

“你為何引我至此？難道你不知道你現在的狀態，隨便來個修行者都能將你的所殘餘的力量奪取，你不躲藏着，還用此種方法引我過來。”

紅龍殘魂猶豫片刻，說道：“我知道，我引你過來也是在賭，你剛來此界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我一直在觀察着，但我從你的行為上，從沒有發現有一絲一毫損害這方世界的行為，而且你做的事情，都是與世界有好處的，甚至，我能感覺到世界的力量正在恢復。”

接着紅龍殘魂猶豫了一下，有些失落的說道：“我如今已經到了垂死之際，再繼續躲藏下去，還是難逃一個消亡的結果，若能用我所殘存的力量，求你善待這方世界，即使我身死道消，我也覺得賺了。”

江漢珍點點頭，笑着說道：“你倒是看得開。”

接着打量着紅龍殘魂說道：“若是我沒看錯的話，你應該是得到了這方世界中的天地業位吧。”

“天地業位。”紅龍仔細的品味着這個詞，渾然眼睛亮了一絲，說道：“這個說法倒是很合適，在此界被稱為守護者，我就是這方天地的守護者，命運與此界息息相關，幾乎綁在了一起，你來此界消息，我就是通過天道意志得知的。”

對於天地業位，江漢珍再清楚不過了，在仙道大世界之中，幾乎所有的仙官天尊，都是有一份天地業位加身的。

比如江漢珍自己，就有一個名為宣化雷神的職位，通過玉皇祭祀天地，冊封神靈，得天地許可，方位天地業位加身。

自此，自身的大部分命運就會與一方天地綁定在一起，天地運轉所產生的氣運，仙官能夠享受，當然，仙官也有責任有義務去維持天地正常運轉，若天地遇到危機時刻，也有一份去解決危機的責任。

這是相輔相成的一個規則，修行者想要修行，必定離不開天地之間。

除了在世界之外生出的生靈之外，幾乎都要在天地之間修行。

世界等級越高，對於修行者就越有利，天道法則越加完善，也能讓修行之人更快的感悟道則。

當然，這也只有如仙道大世界這種等級很高，底蘊很深的世界才有的福利，一般的小世界，想要如此，非大機緣，深厚的底蘊不可完成。

就如這方世界，也就能生成紅龍這一個天地業位之人，有的世界甚至一個都沒有。

比如江漢珍以往所穿梭的世界，幾乎無法生成一個天地業位之人。

最多生出幾個氣運之子就算不錯了，而後來出現的如至尊一般的稱呼，都是江漢珍將世界循環完善之後，才產生的。

比如怒晴湘西世界的雷神廟，聊齋世界中的陳玉樓，黑山，等一些天地業位之人。

也就是說，世界等級越高，所生成的天地業位之人越多。

此界能生出一個來，江漢珍也感覺輕鬆了很多，不管怎麼說，這方世界都有這個底蘊。

江漢珍思緒飄飛，紅龍見江漢珍久不言語，就猶豫了一下，說道：“紅龍有一事相求，若是尊駕答應，我可以將這滿山的氣血之力送個尊駕。”

“氣血之力？”江漢珍嘀咕一句，笑着說道：“這山中氣血之力是此界大道法則所演變，其中蘊含生命之氣十分龐大，若是你自己選擇重新將之煉化，雖不能讓你恢復以往的修為，但也能恢復個三成，若是以後有機緣，也能凝聚出道果出來，你所求是什麼事情，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什麼？三成？”紅龍一聲驚呼，接着說道：“尊駕所說的讓在下有些難以置信，我不是沒有復活這法，只需要用將殘魂化生，就可以復活，但那時候就是一個新的生命，這一身的力量，從此與我無關，若要恢復力量，非得自己苦修不可。”

“尊駕也知道，那位魔神對此界覬覦已久，如今已經將自己的法則侵蝕了世界，還沒有侵蝕的也許就這個紅龍山脈吧。

原本我也只是這個打算，但要復活自己，想要跟這位魔神對抗，我絕對不是他的對手，我如今落到這個境地，也是他隨手一拳所造成的，那種夾雜了吞噬氣息的道則，瞬息之間就磨滅了我的生機，也是依靠世界意志，我才能苟延殘喘之今，否則早就已經消失了。

以我自己的能力，即使再重修也是一樣被碾壓的結果，還不如培養幾個氣運之子，保留一份世界的元氣，不至於被就此湮滅罷了。”

紅龍殘魂說話之間，顯得無比的沒落，周身的死氣時不時的散發出來，之所以能繼續的存活這，就是靠着要守護世界的這份執念而已。

若不是他遇見了，這位紅龍殘魂消散也就在百年之間。

但好在被他遇上了，仙道爭鬥之法不行，但活命的本事可不小。

也從紅龍殘魂中得知了一些信息，比如這位魔神，就擁有一種名為吞噬的法則，或者這位魔神所凝聚的道果之力有吞噬的能力。

此種道果霸道至極，幾乎是無物不吞。

但可想到，之所以沒有吞噬此界，就是因為此界的世界意志還在抵抗，若貿然吞噬，說不定會出現消化不良的現象，甚至還會被此界所反制。

只有用自己的道果之力，先侵蝕世界，等到此界氣運被奪取大部分，世界之力後繼無力之時，才是他出手的時候。

但對於世界的掠奪，其中兇險無比，只要兩者之間糾纏上，若不能斬斷因果，就不可能自由離開。

這位魔神目前的情況，應該就是這樣。

江漢珍看着有些失落的紅龍殘魂說道：“道友不必如此悲觀，世界爭奪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的目的相比你也清楚，新建的雷霆循環體系是建立在此界法則的基礎上的，並且與之融合，若能順利，也能抵抗住魔神的侵蝕步伐，道友何不就此轉生，重新修鍊。

我可以將繼續完善雷霆循環體系，拖住這位魔神，你轉生之後繼續修鍊，等到你徹底恢復修為，我也能消耗魔神的一大部分力量，到時候你就可以借用天地之力，徹底將這位魔神封印在天地之中，助我將之當做天地的能源。

到時候，世界危機即可解除，甚至還會就此晉陞，此為雙贏之事，道友可以考慮考慮。”

江漢珍說的讓紅龍殘魂無比心動，但也沒有被沖昏頭腦，而是說道：“尊駕如此付出，想必也有所條件吧，什麼條件你說，只要你不將這方世界毀滅了，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江漢珍點了點頭，紅龍殘魂很識趣，並沒有做出讓人不愉快的事情，江漢珍也隨即放下心來。

剛開始還準備要多費一些口舌，若是最後談不攏，那就只能用些手段了。

江漢珍自忖所做之事是為天地進化考慮，自然會得到天地的支持，相必這位紅龍也不會如此不懂天地意志吧。

若真要有自己的私心，做一些不應該的事，江漢珍只能放任紅龍自生自滅。

故有之以為用，無之以為利。

當紅龍對於天地沒有作用了，不知道這方天地還不會讓他繼續存在下去，就是氣運的反噬，就足夠讓他死上好機會了。

紅龍如此識趣，也省去了許多麻煩，有些事情也能一一展開，甚至能方便許多。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五章 如此大勢

而且也知道一些利益交換的規則，這樣一來，有些事情也就好說了。

江漢珍將自己在此界的大致目的凝聚成一個信息符，一指點入紅龍殘魂的眉心之處。

紅龍立即閉上了眼睛，看是查看起江漢珍所說的條件以及大致的方法來了。

其中的大致內容就是用一個新的精妙循環，來轉化魔神氣息，並將之轉化為雷霆體系的一部分力量。

並且還將此界的地脈就此串聯，收攏散落在各處的能量，讓世界之中有個完整的循環，以此當做底蘊，來抵抗那位魔神。

甚至整個世界，也能以此循環體系來達到自我進化的目的。

紅龍觀看信息的表情，極為精彩，或是讚歎，或是恐懼，或是難以言明的複雜。

良久，才睜開眼睛，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格瑞斯拜見尊上，以後唯尊上馬首是瞻。”

“善。”江漢珍點頭說道。

接着就凝聚出一些轉生護命之法，點入紅龍格瑞斯的靈台之中。

對於紅龍格瑞斯的投誠，江漢珍無半點意外，如今格瑞斯投誠，也是應有之理。

造成這樣的結果，也是江漢珍經過前期的一番準備，才能讓身為天地業位之人投誠。

並不是江漢珍自身具有帝王之氣，讓天下英雄倒頭就拜，也並非江漢珍人格魅力遠超常人，將紅龍格瑞斯所折服。

是因為山十六號科學院經過一番發展，做出了被有益於一方世界的事情，從此得到天地氣運加持。

而且雷霆循環體系就是江漢珍根據此界道理，兩者融合之後的結果，發展至今，已經凝聚成了天地大勢。

大勢之下，若有反抗，即使修為再高，一部小心也會落個身死道消的下場，何況是格瑞斯這種殘魂。

魔神雖然厲害，但卻永遠不可能佔據天地大勢，也不可能成勢，因為他所做的就是違背天地發展的事情，世界意志又怎麼可能站在他的一邊呢。

而江漢珍卻依照天地法則行事，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雷霆循環體系幾乎成了次方天地最後的路，自然會將將世界意志放在這邊。

若是紅龍格瑞斯反對或者有別的不合理要求，江漢珍也只能為之嘆息一聲，最好的結局肯能就是讓他自生自滅了。

就是江漢珍不理會他，世界意志也會找他麻煩，享受了天地之間的氣運，在關鍵時刻竟然無所作為。

人走茶涼，人死燈滅乃是常理。

既然不做事，還想佔據這份好處，世界上哪有這份道理，等到氣運耗盡，最好的結局就是成為別人的機緣，去輔助新的氣運之子成長。

凄慘一點的神魂俱滅，好一點的還能做個安心指點大氣運之人的老爺爺，這就是氣運反噬的後果。

接着就看到紅龍在感悟着傳於他的轉生之法，江漢珍覺得來此山的目的達到了。

主要的目的還是探查此山，為武士道路的發展做準備，滿山的這種夾雜了生命氣息的氣血之力，就是武士修鍊者的風水寶地。

能找到紅龍的殘魂，也算是一個意外，此時的紅龍還不被江漢珍看的有多重要。

相比之下，自己門下能夠承認的幾個弟子，好像都比這位紅龍殘魂重要一些。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以往的修行經驗，但在雷霆循環體系的建成之後，以往的經驗並不意味着現在還合用。

紅龍格瑞斯想要順暢的修行，只有跟隨在三十六號科學院這邊，才能少走許多彎路。

只有等到紅龍格瑞斯重新找到自己的道路之時，江漢珍也許會重視於他。

目的完成，江漢珍也就離開了紅龍山脈的頭顱之處，向實驗室的方向走去。

而且心中有了一個大致大想法，就等着回去之後，完善一番，然後再加以施行。

雷霆循環體系已經架設到了紅龍山脈周邊，並且開始於紅龍山脈逐步相連，只要將紅龍山脈納入雷霆循環之中，地脈所過之處，就能生出許多武士修鍊之人。

只要將之轉化出來，三十六號科學院所管轄的區域，聚成了武士修鍊的土壤。

而且紅龍山脈對興起的超凡者有天上的壓制，這就能杜絕此地超凡者的入侵，無形中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以後就是轉化魔神力量，還是完善世界循環，都是有好處的。

以一個循環體系，去削弱一個沒有任何循環，只知道一味掠奪的魔神，還是很容易的。

江漢珍回到實驗室中，就開始對此進行進一步完善，不再理會其他。

如今的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王國雛形了，無數的部門，犹如機器零件一般，核心之處，並不是如神啟之地的王國一般，需要一個國王來治理。

江漢珍的分權之策，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就是沒有所謂的國王，也能照常運轉，也不會因為沒有國王，而出現什麼問題。

儼然一副完整循環體系的架勢，甚至可以自行更新換代，可以自行積累氣運，在此體系的基礎上自行發展。

即使江漢珍不管不問，也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

江漢珍淡出人們的視線，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三十六號科學院發展的步伐。

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就是自由聯盟與紅月王國開戰之事。

而在這方面，三十六號科學院也制定出了相應的對策。

還需要一個自由聯盟存在，但不是強大的自由聯盟，是一個只能維持現狀的自由聯盟。

經過三十六號科學院情報部門對兩國之間的情報收集，最終匯總到一起，送入作戰部之中。

由戰略作戰部牽頭，聯合諸多作戰部進行輔助，最終制定了一個計劃。

按照自由聯盟地王國的掌控，這十萬大軍必不可少，這十萬大軍就是自由聯盟能夠隨意調動的最後一支大軍了。

其餘的軍隊，都有自己的重要任務，非大事不可以輕易調動，否則自由聯盟就會面臨滅國的危險。

這十萬大軍，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擴張，還是有一定的威脅的。

最終經過分析，三十六號科學院能夠完全應對，而不會有任何損失的数字是三萬，再多的話，若是出了問題，說不定還會刺激到自由聯盟的神經，從而做出什麼偏激的舉動來。

就連沃爾家族的順位繼承人泰勒，都被算在了其中，只不過這位的名字已經列在了特戰隊專門負責斬首行動的名單之上，只等兩國之戰結束，就是取其性命之時。

所以這十萬大軍，只能留下三萬，最多只能留下一半，這樣才是對三十六號科學院最有利的。

而紅月王國那邊的情況，在經過戰術作戰部們經過三天三夜的分析，最終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紅月王國的軍隊，絕對不是自由聯盟軍的對手，這場戰爭，紅月王國必敗無疑。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依靠紅月王國的力量，至多能給自由聯盟造成兩萬的傷亡。

天平的標尺已經倒向了自由聯盟一方，若要達成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目的，就要給紅月王國加上一點砝碼，或者減去自由聯盟的砝碼。

只有如此，才能讓事情發展成於三十六號科學院最有利的方向。

最終制定出一個加減砝碼之策，加砝碼就是去以友軍的身份去支援紅月王國，比如對紅月王國高價出售一些比較先進的武器，在關鍵時刻提供情報，務必要讓自由聯盟這十萬大軍一半以上的人留在戰場之上。

減砝碼就是在自由聯盟戰場附近製造混亂，甚至布置疑兵，混淆視聽，讓自由聯盟得到錯誤的情報，最好能做出分兵之策。

在整個作戰部經過長達七天的分析之後，才推出一份完整的策略，最終經過科學院幾個首腦人物的簽字，這項計劃被命名為天平計劃，就此展開。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六章 交易之初

在紅月王國和自由聯盟的戰場區域，許多雙眼睛都盯着這個地方，但真正的想要從中做點事情的，就只有三十六號科學院了。

其餘王國也許是因為內部暫時的問題，或者這項提議並沒有通過，就是有心從中做點什麼，也沒有參与進來。

當然這些都是三十六號科學院作戰部研究出來的結果，三十六號能看見其中的利益，那其餘的諸多王國也不是傻子，自然知道戰爭背後的利益存在。

再他們的分析之中，只有自由聯盟徹底敗了，甚至這十萬大軍全軍覆沒，這樣他們才能聯合執行瓜分計劃，但凡只要自由聯盟還有餘力，誰都不回輕舉妄動。

若是集體攻打自由聯盟，自由聯盟還有一絲餘力，說不定就會將這絲力量集合在一個點上，那這個王國肯定會拜。

別人都勝了，只有一個王國敗了，不管是哪個王國，都不願意看到這種結果，就害怕自由聯盟做出逮住一個往死里打的事情。

但若自由聯盟內部沒有了餘力，這些王國肯定會聯合進攻，施行瓜分之策。

道那個時候，隱藏在暗中的三十六號科學院就不得不站出來支援自由聯盟了。

有共同利益的時候，就可以結盟，三十六號科學院自然不會眼睜睜的看着自由聯盟就此被滅，但若發生之後，自由聯盟就成了徹底暴漏狀態，到時候肯定會有許多王國盯着，想要做設么事情，難度肯定增加。

就以此事，三十六號科學院就在兩國之戰的時候，在其他王國境內開始製造內亂，讓諸多王國的實現全部轉移到自己的王國之中。

在這個關鍵時刻，任何內亂之事都是敏感的，戰爭之事，由不得他們不去關心。

只要將所有實現轉移過去，三十六號科學院才能沒有任何阻礙的去操控戰場，從而正常的執行天平計劃。

所謂天平，就是哪邊的砝碼多，就往哪邊倒，兩邊的勢力已經透明，三十六號所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加減砝碼。

紅月王國的營帳之中，紅月教主正一臉憂愁的看着面前的地圖，對於此戰，其實只是一場尊嚴之戰。

對於一個以教派執掌權利的王國而言，神權高於一切。

他們的紅月聖女，被自由聯盟脫去了外衣，吊在了自由之城的城牆之上，這無異於揭開了他們心中的信仰，少了這份神秘，如何還能正常的維持紅月教派的威嚴。

教派之所以能夠有市場，就是保持了一種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神秘，只有將這種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神秘維持下去，才能繼續維持。

若失去了神秘，就變得一文不值。

想要解決，唯有一場戰爭，將瀆神者清理一遍，只要這些人死了，又可以活在自己的夢想之中。

當然，這些並不是神啟之地的共識，而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研究之後的結論。

在怎家生命科學之後，就發現神也只是一個高等生命，只要人繼續修鍊，也能達到這種高度。

對於高等進化生命的態度，保持尊敬即可，並不需要將自己匍匐在他們的腳下。

若是有機會，可以將這些高等生命放在解刨台上，看看其生命狀態，進化路線，以及所遵循的法則，也能完善自己所掌握的生命進化知識，讓所有人，都能朝着更高等級的方向進化。

這些結論也只有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流傳，並沒有流傳在這個神啟之地上。

若有朝一日，這些理論流傳至神啟之地，那就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大勢已成，橫掃神啟之地之時。

紅月教主最近一直都是心中煩躁，對於這場戰爭，也猜得出來，也是敗多勝少。

但為了紅月教派的尊嚴，去而不得不開戰，沒有什麼好的辦法，才心煩至今。

此時以為主教推開了營帳，走了進來。

紅月教主心中有些不悅，原本煩躁的他頓時皺眉問道：“前線之事都安排好了嗎，怎麼跑這來了？”

面對教主的這種質問，主教並沒有在意，而是滿臉喜色的說道：“教主大人，我找到能夠贏得這場戰爭的方法了。”

紅月教主頓時打起精神，開口問道：“什麼方法。”

這位主教從懷中取出一把犹如發射器的物件出來，造型簡單，只有一個手柄與一根天線一般的東西，看起來就像一個圓球之上，裝了一根天線，只不多在候面多了一個手柄而已。

紅月教主看着這位主教手中的物件，疑惑不解。

主教對此自然心知肚明，當初他見到此物的時候，也以為這隻是一把冷兵器而已。

但自從見了這東西的威力之後，就在也不會不會如此認為了。

就拿起武器，說道：“教主大人，這時雷霆電磁槍，只要將我們的神力輸入其中，就能發射電磁，只要擊中目標，就會發生爆炸，不死也傷。”

紅月主教此事更加疑惑了，他怎麼就看不出來這萬里有多厲害了。

而這時主教說道：“請允許我為教主大人演示一番。”

紅月教主點了點頭，心中不禁有些期待起來。

“請跟我來。”

主教立即帶着紅月教主，兩人去了靶場之上，準備好之後，只見這位主教舉起手中的物件，對準一百米意外的靶子就發動了神力。

只見武器圓球地方，發出一陣電光，通過前端的電線傳導出去，形成一團電光閃爍的光團，飛了出去。

接着就見到遠處的靶子發出一聲爆炸之聲，一時之間火光瀰漫，飛散四處。

這一聲之後，紅月教主已經看得目瞪口呆，感嘆萬分。

“神跡啊，這簡直是紅月女神在人間顯露神跡了。”

紅月教主幹他一聲，立即將身邊這屋主教手中的發射器奪了過來，說道：“這東西怎麼來的，還有沒有。”

主教笑着說道：“屬下要說的正是此事，這東西名為雷霆電磁槍，是一個商人送來的，說可以賣給我們一批，讓我們紅月王國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

“這位商人再哪裡，他帶了多少？”紅月教主立即問道。

這位主教搖了搖頭，說道：“這個我不知道，只不過留下了一個聯絡方式，我也派人去跟蹤過，但並沒有找到。”

紅月教主眼中閃過一絲殺氣，沉聲說道：“這是紅月女神賜給我們的神物，理應掌握在我們手中，不能讓他們得到。”

這位主教猶豫了一下，說道：“可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最多，最多還有三天就要開戰，若是有什麼異動，甚至還不到三天，要追查的話時間有些不夠。”

紅月教主面色變化不定，猶豫了片刻，說道：“一天，一天時間如果查不到，就與他做交易，到時候再看情況，這次裁判所歸你調遣，務必要盡最大的力量，先去準備。”

這位主教心中一凜，重重的點頭道：“好的，教主大人。”

等到這位主教離開，紅月教主這才拿起手中的雷霆電磁槍仔細看了起來。

他發現這種武器，並不如常用的槍支彈藥一般的需要裝填發射，只要有能能量源就行，就可以無限發射。

當然前提是有足夠的能量源。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七章 突然提價

紅月教最早的信仰，起源於此界的三千多年以前，以往的歷史之中，大都是關於一些高端武士的傳說，並沒有教會出現之事，好像一片空白。

但在紅月教會的歷史之上，兩千年前也興盛過，不止紅月教，還有許多傳承久遠的教派，最多的時候，高達幾十個之多。

自那個時候起，就是武士修鍊之道沒落的開端。

武士修鍊大多流傳於貴族，而教派大多流傳於平民奴隸之間，最終得到了發展。

人力，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力量，也是一切上層建築的基石，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時候，人口基礎甚至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兩千年前，也是超凡者出現的時候，那段時間成為了歷史的空白，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只不過隨着空白期過後，神啟之地的歷史上，殘存的教派已經不足十個，武士之道更是沒落到了一定的程度。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稱為超凡者的修鍊方式大行其道，佔據了整個世界的主流。

發展至今，比較興盛的教派，也只有紅月教一個，並且建立了紅月王國，稱為一股不小的勢力。

至於其他的教派，只能過着苟延殘喘的生活，武士之道更是已經走入末路，幾近消失。

其中的一些歷史，早已難以查詢，在山十六號科學院之中，江漢珍也就此組織過幾次討論，對於其中的歷史，想要推斷出一個大概。

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這些所謂的神靈，就是域外魔神，而他們成立的教派，就是為了奪取世界本源的一種方式。

同一時間出現的諸多教派，由不得江漢珍不去多想，為何出現的如此巧合。

最後從神啟之地所殘存的傳記故事之中，發現了一個名為豐收教的組織，而其中有一個名為神的種子的職業，出現在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討論桌上。

傳言中，神在人間播種的無數的種子，秋天來了，能收到很多果實。

這樣的話語在許多故事中都有出現，若再結合這位魔神將自己的力量散布出去，種在整個神啟之地上，等到力量到了無可增長的地步，就會進行收割。

這與豐收教的核心並沒有多大出入，因此有了一個猜測，這位魔神，應該屬於已經知道的魔神。

那這些殘存的教派，背後的存在肯定是那些為之的魔神了。

兩者之間並沒有多少區別，只不過這位已知魔神勢力比較大而已，其餘的未知魔神也與之目的不會有太多差異，都是需要這方世界的本源而已。

之所以沒有出現，就是手段不高罷了。

當分析出這個結果的時候，江漢珍也覺得肯有道理，也對其餘的一些教派也重視了起來。

是與不是，都需要驗證一番，若真是如此，就只有將這些魔神逐個擊破，甚至還會將這些魔神當成這方世界的養料。

這次與紅月教派接觸的正是擅長外交之策的漢森，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凱文負責的事對於體質的管理，如今修為已經到達金丹境界，與此界的二階超凡者相仿，就是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存在。

若在加上一些隨身的法寶，就是面對三階超凡者都能抵抗一二。

純粹的仙道修行，自然不可能不可能越級戰鬥，但在江漢珍根據此界法責改編成的修行之法，卻實力很強，若在加上法寶，越級戰鬥也不是不可能。

根據情報显示，這位紅月教主的修為應該在二階道三階之間，在加上三十六號科學院對紅月王國之事極為重視，才有作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巨頭之一的漢森出馬的這一幕。

對於這次交易，漢森的目的不但要將武器賣給紅月王國，而且要用高價出售，先是提出了三千金幣一把的價格，就等着紅月王國上門談判。

在接觸了一番之後，就消失在紅月王國，但是沒有對紅月王國的事情失去監控，在紅月王國留下了很多眼線。

當紅月王國的裁判所成員開始在當初他出現的地方開始搜查的時候，消息毫無意外的傳到了凱文身邊。

凱文聽完三十六號科學院駐紅月王國情報司負責人的彙報之後，就冷笑一聲，說道：“人都是貪婪的，不見棺材不掉淚，這位紅月教主沒啥本事，心還大得很。”

頓了一下，說道：“去通過暗線告訴他們，就說他們紅月王過的裁判所成員的出動，干擾了我們運送貨物的成本，現在一把雷霆電磁槍六千金幣。”

情報人員頓時睜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議的問道：“漢森副院長，這麼高的價格紅月王國會買嗎？若是不買我們豈不是要親自上戰場？”

漢森笑了一聲，一副高深莫測的神情說道：“他們會的，這武器對他們紅月王國來說，就是沙漠中遇到的毒藥，只要這毒藥不能立即毒死他們，他們都會毫不猶豫的喝下去。

去吧，照我說道去做，不要更他們講價，一點也不讓。”

情報負責人有一片刻，還是答應道：“好的，我這就去安排。”

情報負責人一副憂愁的樣子離開了漢森所在之地，向著聯絡點而去，對於忽然提高價格這件事情，他是有些擔憂。

按照成本，這一把雷霆電磁槍只有幾十金幣，這還是加上人工費用的，若是只算材料，十個金幣就到頭了。

一下子賣出高於原本幾百倍的價格，讓他想想都覺得有些不靠譜。

但最終還是一陣搖頭，猜測到，也許漢森副院長就沒有將雷霆電磁槍賣給紅月王國的打算。

若是如此，那我何不把價格往高要上一點，七千金幣就行了，而且還沒有出售的打算，連商量都省了。

“對，就七千金幣。”

情報負責人瞬間決定下來，就準備以七千金幣的價格出售，紅月王國想要就要，不要就算了。

戰略部署中，若是紅月王國排外，三十六號科學院就親自出場，這也是在預算中的事情。

若是不成，大不了我這個情報負責人也帶人去衝鋒陷陣去。

情報負責人想明白之後，就開始作了安排，整個情報部分，都開始運轉起來。

此時紅月王國前線營帳之中，紅月教主還在等待着好消息的來領，對於面前這把雷霆電磁槍，越看越覺得喜歡。

按照這武器的殺傷力，殺傷半徑七米，若是真的開戰，一個人就能抵擋一個十人小隊。

一個裁判所的成員，就能連續發射三十發，若是他自己，發射幾百發都沒問題。

裁判所成員有一萬，若是能全部配發這種武器···

紅月教主想到這裏，面色一片赤紅，若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位紅月教主連身體都在微微顫抖着。

此時的紅月教主，看樣子已經有了將此武器據為己有的打算，要不然也不會出動裁判所，去尋找那個商人的蹤跡。

在紅月王國之中，裁判所從沒有讓他失望過，處理那些異端的時候，也從沒有失過手。

但他好像忘記了，這裏牽扯的事情並不是只有他紅月王國一家，而是真箇神啟之地。

所謂關起門來是英雄，出了門外，就不好說了，應該就是形容紅月教主這一類人。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八章 無奈答應

就在紅月教主正在暢想得到這些武器，憑藉著這些東西橫掃整個神啟之地，裁決無數的異端，將紅月女神的光輝播撒整個大地的時候，營帳中又進來一個人。

此人正是被三十六號科學院找到的那位主教，也是十三主教之一的紅月大主教，地位經此與教主之下，教主又成為教皇，而這十二位大主教對外的稱呼就是教王。

紅月王國不大，與肯恩王國相仿，但心卻不小，稱皇者，與帝相同，在前朝之時的以帝位最，後來分裂七國，都以王自居，所以才稱國王。

紅月教中帝王稱尊，可見其早有稱霸之野心，只不過紅月王國太多弱小，只能想想罷了。

這次主教進門之後，紅月教主並沒有生氣，依然是一副興奮的樣子。

見到主教之後，立即問道：“怎麼樣了，是不是已經清除了異端，神的恩賜已經回歸了女神的懷抱。”

主教一愣，明顯不知道這位要說什麼，可能是已經想好了要如何分配武器吧，剛要說的話頓時難以開口，面色有些難看。

紅月教主一看，心中咯噔一聲，暗道與幻想的有差別，但想必不會太差，裁判所可從沒讓他失望過，從沒有一個異端逃脫裁判所的手中。

就試探的問道：“是不是那些異端實力強大，你們沒探查清楚，還沒動手？”

這位主教聽到心中悲涼，教主的想法也太樂觀了，事實根本不是如此，就硬着頭皮說道：“對不起，教主大人，我沒有完成此事，他們還傳來消息，要將價格翻一倍以上。”

“什麼？他們怎麼敢？”

紅月教主有些不可置信的開口道，在他看來，在紅月王國的商人，每年都會向紅月教捐獻許多財物，而且是無償捐獻的，就是想在死後得到神的眷顧。

在紅月王國，商人是沒有地位的，雖意他們呼來喝去。

“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口袋裡的錢都是神的恩賜嗎？竟然跟神來談條件。”

紅月教主還是有些不敢相信，內心中不願承認這個事實，紅月王國之中，很少有別國之人做生意，除非有天大的利益。

比如三十六號科學院，因為利益巨大，才會在紅月王國展開商路。

但在自由聯盟宣布三十六號肆意殺害貴族之後，在紅月王國的損失也是最嚴重的，即使三十六號反應不慢，也只是保住了大部分重要產業，其餘的都進了紅月教的口袋。

想要在紅月王國展開商路，可見不是一般的艱難。

主教見紅月教主還不接受這個事實，就重複說道：“教主大人，事實就是如此，他們知道了我們裁判所出動，所以又將價格翻了一倍多，現在這種雷霆電磁槍的價格已經高達七千金幣一把，而且不還價。”

紅月教主越聽，面色越紅，好似充血一般。

這次不是激動，而是氣的，生氣之後，心臟血壓升高，血液湧向血管，但神奇的元氣循環被生氣所截斷，只循環血液，而無生命之地的調和，如此衝擊毛細血管，從而面色免得潮紅，呼吸不順，好像隨時會暈過去一般。

紅月主教忽然之間警覺，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趕緊運轉神力，將心情平復下去。

剛才差一點就這麼過去了，讓他一陣后怕。

長此以往的相當然，忽然之間事情與他的期待有了極大的反差，又怎麼那麼容易接受。

若不如此，也不會在紅月聖女出了事之後，下令讓其回歸女神的懷抱。

即使心情得以平復，還是很憤怒的說道：“異端，可惡的異端，竟然能跟神做出如此骯髒邪惡的交易，他們難道不知道金錢乃是萬惡之源嗎？”

主教在一旁安靜的聽着紅月教主的牢騷，最後小聲的說道：“他們不是我紅月教的信徒，是其他王國的人。”

“哦。”

紅月教主點了點頭，面色有些微紅，這次好像是不好意的的樣子。

這位紅月教主也許是氣量較小，很容易就會被刺激的面色變化。

最後裝作若無其事的說道：“原來是迷途的羔羊，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是不回將萬惡的根源給他們換取神的恩賜之物的，能不能讓他們換一個條件。”

這位主教有些為難的說道：“教主大人，我們不是沒有說過，但他們原話是這次交易每一把七千金幣，若是再出什麼幺蛾子，就會漲到一萬金幣，交易不交易，讓我們自己選擇，若是我們不買，他們就會去問問自由聯盟，說八千金幣自由聯盟肯定願意。”

紅月教主聽得臉色有些難看，說道：“竟然如此，怎麼能將這種神器交給自由聯盟那些墮落者呢。”

頓了一下，說道：“決不能讓他們將神器賣給自由聯盟。”

“那我們該如何做，他們說要是答應就明天，不然就沒機會了，還請教主大人決定，賣還是不脈。”

主教有些無奈的說道，都到這個節骨眼上了，這位教主還在用愚弄信徒的方式看待問題，紅月王國就是因為這種習慣，才遠遠落後於其他王國。

其實這位主教卻忘了他當初也是這樣，只不過他一直以來都負責外交，常年在各個王國待着，見多識廣，算是打開了眼界，不然他看問題的方式與紅月王國的教派人員並沒有什麼不同。

紅月教主面色變了幾遍，陰晴不定的不知在想什麼，但最終還是嘆息一聲，說道：“那就交易吧，在我們鎮壓萬惡之源的地方，這種萬惡之源多的是，先購置一千的數量。”

這位主教這才鬆了一口氣，說道：“好的，教主大人，我這就去安排。”

接着紅月教主有囑咐道：“盡量快點，越早越好，我估計我們與自由聯盟開戰的時間就在這一两天，只要我們神器到手，就可以提前開戰，打自由聯盟一個措手不及。”

主教這才點了點頭，驚奇的看了一眼紅月教主，在他看來，與紅月教主說了半天，就說了這麼一句人話。

以上所說的東西，在教會執掌的紅月王國來說，再正常不過了，但在外界看來，就是腦迴路構造比較神奇。

紅月王國積攢了將近三千年的財富，並沒有用出去多少，只不過再歷代神啟之地陷入混亂之時，被掠奪過幾次，至於現在還剩下多少，並沒有人去清點。

在紅月教的認知當中，金錢乃萬惡之源，將所有見到的金錢盡可能收集到教中，用神力進行凈化，或者鎮壓。

他們本身對於金錢深惡痛絕，所用的金錢，都是經過凈化以後的金錢，至於如何凈化，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這些教派都很富有，就比如現在的肯恩王國，就是因為端了一個傳承久遠的教派，才就此建立了王國的，聽說現在肯恩王國還在利用這些底蘊。

紅月教會即使在即使年前成立王國，也用不了多少，再加上這些年的積累，根據三十六號聯盟的分析，紅月王國所擁有的金幣，應該在五千萬以上，甚至更多。

此界的金幣購買力極為堅挺，就拿自由聯盟來說，酬薪一般按照銀幣計算，即使一份能看的過去的工作，一月的酬薪也就一二十個金幣。

五千萬金幣，在人和人的眼中，都不是一個小数字，即使三十六號子啊短時間積累了許多財富，也湊不出五千萬出來。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二十九章 別樣交易

有了教主的肯首，這位主教辦事還是極為迅速，當即對紅月教會總部傳遞了消息，調來七百萬的金幣，並且囑咐立即出發，不得有絲毫的延誤。

教中看守萬惡之源的人是一百個不願意，金錢是萬惡之源，他也喜歡，自從知道金幣的好用，誰也逃脫不了對金幣的追求，即使專門負責鎮壓萬惡之源的人。

但這是教主的命令，不得不遵從，當即吩咐人從金庫取出七百萬金幣，裝了十幾馬車，立即向前線戰場方向走去，絲毫不敢停歇。

就在這時候，主教接到了武器商人的傳信，說就要在中途交易，若是不願意，這次交易就作廢，金幣他們帶走，武器留給他們。

紅月教主在得知消息之後，又是一通大怒，幾乎將整個營帳都給拆了。

但被別人牽住了命脈，不答應也得答應，最終還是同意了這項決定，並且立即派遣三千裁判所衛隊向交易地點趕去。

但三十六號科學院並沒有給他們任何機會，集合了一千的特戰隊員，全服武裝用半威脅半強賣的方式，留下了一千之數的雷霆電磁槍，並帶走了七百萬金幣，立即分散離開，很快就消失在紅月王國的視線之中。

其實在交易之初，漢森用他自己的心思設身處地的想了一下紅月教會做些什麼。

經商的有錢，也會賺錢，但並不如掌權的富有。

經商做的是一進一出講究的是細水長流，但掌權的奉行的事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每一次進項都不是一個小數目，甚至是一個商人幾年幾十年的收入，甚至一輩子的積蓄，而且這種機會多的是。

漢森在三十六號科學院選擇了權利體系，而凱文選擇了商業體系，兩人即是同學，又在地下互相較勁。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進項，讓凱文一直以來都壓他一頭，這次的計劃，就是想要反壓凱文一頭。

利用權利犹如刀尖上跳舞，一不小心就會萬劫不復，他不可能讓自己身處危險之地，才做出這等半途交易的計劃。

在交易之地，看似只有一千人，但若加上隱藏的，各類保障人員，這次行動的人數不下三千，就是要保證這次行動能做到萬無一失。

當所有的金幣運送之人離開紅月王國的時候，漢森這才鬆了一口氣。

心道：“我這次賺的錢，要比貨物販子凱文兩個月賺的都多吧，看的怎麼說。”

接着又一聲嘆息，說道：“相比凱文的臉色肯定很精彩，可惜我還要在戰場周邊盯着，不然真要要好好欣賞一番凱文那個頭昂在天上的臉。”

之後就拿出了採購清單，吩咐運送人員交給各地分分點，立即採購所需物資，剩下的暫時運回三十六號科學院。

受到了江漢珍的影響，認為只有將錢用出去才算錢，若放在倉庫之中，跟垃圾沒有什麼區別。

但對於戰備應急的一份，卻從來沒有疏忽過，用江漢珍話來說，這就是鎮壓氣運的。

氣運之道，貴在穩定夯實，天有不測風雲，人無百日好運，只要鎮壓得當，即使霉運當頭，也能為自己補足氣運。

若是謹小慎微，心意唯唯，即使萬世不敗之運，也可當得。

他與凱文兩人即是同學，現在又是同門，一個走權道，一個走商道，但對於氣運的把控，都奉行的是這個宗旨。

對於氣運把控之法，也就這兩人做的最為優秀，就是加隆也不如兩人，時不時的還要江漢珍分出一些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氣運去接濟於他。

紅月王國的裁判所衛隊直撲交易之地，但去了之後，卻撲了個空，負責人裁判長當即大怒，為何沒有拖延時間。

被道出那些商人的所作所為，以及交易的方式，裁判長只能悻悻的不再多過責備。

只不過放了句狠話，‘若下次再遇上，定不讓這等異端逃脫一個，一定要綁在審判架上，接受神的凈化’。

之後就帶着一千把雷霆電磁槍趕赴了前線戰場。

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漢森與紅月王國的交易已經達成之事已經傳回，這個交易讓許多人都在驚嘆之餘的時候大跌眼鏡。

在原本三十六號所有成員的概念中，賺錢之道以經商為最，但在漢森經過這次以權力與武力施展的交易之道，以超出成本幾百倍的價格進行交易，而且還交易成功了。

這個結果讓許多人看到了另外一條道路，屬於權力掌握者的道路，掌權者竟然也有如此分光的一天，不止只有拓展商路這一項能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出力的道路，讓一些沒有經商天賦的人，心思逐漸活絡了起來。

這次接觸了紅月教派的一位主教，要了遠比成本價高出幾百倍的價格，一把雷霆電磁槍高大七千金幣，原本設想的只要幾百金幣，頂多一千金幣的價格賣給紅月王國，這次算是超出了預期目的，而且還得了一筆橫財。

如此算下來，在自由聯盟給發公告抵制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事件上，所損失的在這一次交易上就全部已經賺了回來，而且還有剩餘。

這讓原本正要打算積蓄力量的三十六號科學院又有了新的想法，開始為下一步拓展做起了準備工作。

消息傳回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時候，就連被稱為奸商的凱文都自嘆不如。

原本一直被他壓着的漢森竟然在這次壓了他一頭，凱文並沒有就此而氣餒，而是對漢森送上的囑咐，就暗自發誓，要做出遠比這次跟大的成就出來，來證明自己。

兩個王國戰場之上，有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從旁干涉，大戰順其自然的展開了。

紅月王國原本發動這場戰爭，就是強撐着的，是為了找回尊嚴，穩固統治。

但知道自己的力量遠比自由聯盟要弱，此戰必敗無疑，但為了繼續穩固信仰，只能發動一場戰爭，這樣才能對所有的信徒有個交代。

紅月聖女被人羞辱之後回歸了女神的懷抱，這件事已經讓紅月王國顏面掃地，若再無表示，紅月教肯定會出現信仰危機，甚至會出現動蕩。

解決這種辦法的方式只有戰爭，只有戰爭，才能挽回信仰，從而繼續自己的統治。

不論輸贏，都能有個說法。

原本對此戰不報任何希望的紅月王國，因為得來的這以前雷霆電磁槍，對這場戰爭有了新的希望。

即使如此，也覺得不一定打得過自由聯盟，自由聯盟的軍事在整個神啟之地是數一數二的，也唯有蒼狼王國的蒼狼軍團能給起帶來一定的威脅，至於其他的王國軍隊，兩者更笨不再一個層面上。

只有打一個突襲，讓自由聯盟先損失一部分，才有贏的希望。

將雷霆電磁槍裝備給紅月王國最精銳的裁判所，經過一番短暫的訓練，就將以前裁判軍，以及三千的輔助人員，派往了戰場前線，在自由聯盟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略顯發動了進攻。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章 支援緣由

一千名配發了雷霆電磁槍的裁判軍與三千名輔助人員，在凌晨時分潛入自由聯盟人數最為密集的營地之處，抹掉了崗哨，稍加準備，就拿着雷霆電磁槍對準了營地。

一聲令下，就是一輪齊射，無數閃爍着電光的火球飛向了自由聯盟的大營之中，在一通劇烈的爆炸之下，並點燃了整個大營，四處的火光就要燃燒。

但接着又是第二輪齊射，飛落營地之後，一時間整個營地慘叫之聲不絕，火光大做，開始燃燒起來。

但這還沒完，接着就又是第三輪齊射過去，整個營地都成了一片火海，自由聯盟的士兵開始瘋狂逃竄起來。

等到三輪齊射完畢，又開始瘋狂射擊，自身的神里不要命的向雷霆電磁槍中傳輸，一枚枚的雷霆電磁彈向著大營飛落。

一個裁判軍成員的神力只能維持十幾發，等到神力快要耗盡，這些在身邊的輔助人員的作用就凸顯了出來，第二個再接着射擊。

等到幾人否射擊完畢，裁判軍立即收起武器，在那個還有神力的裁判軍的協助之下，迅速的離開了戰場。

紅月王國裁判軍按照嚴格意義來講，也屬於超凡者行列，行動自然比普通人迅速，來去無蹤，幾個呼吸之間，就消失在戰場前沿，躲藏起來，等待下一步命令。

如此所的雷霆之力摧毀了這座人數最多的大營，殺傷無數，最後自由聯盟軍經過一番清點，傷亡將近兩萬。

聯盟軍主帥當即暴怒，最終經過一番簡單的會議，還是對紅月王國全面發動進攻，不可有絲毫手軟。

此時，兩國這大戰，算是正式的爆發了。

被雷霆電磁槍摧毀的營地，已經成為一片廢墟，而且毀滅了原本的地脈流向。

若是不出意外，這片地方在百年之內，肯定會寸草不生，成為一片絕地。

但奇怪的是此地所殘留的力挺能量，都逐漸的消失在大地之上，犹如百川歸流一般，向著一處匯聚，之後就好像被什麼東西吸收了一般。

而做出這件事的人，毫無意外，就是江漢珍，穿梭諸天萬界，對於修復之道，最為擅長。

在以往的世界之中，經常指導門下弟子去修補世界地脈，來賺取之際修鍊所需的氣運。

見得多了，無意間然他也成了地脈精通之人。

對外宣布是消失，其實是在做事關地脈之事，紅龍之事讓他有了一項新的決定，這才開始對紅龍山脈進行整合，將紅龍山脈的地脈之氣與整個雷霆體系連了起來。

如此一來，三十六號科學院所在之地，就成了武士修鍊生存的土壤，對於三十六號而言，就能持續不斷的培養出許多武士出來。

武士之道的大新，也是用來抵抗魔神力量的基礎。

至於來了此地，就是因為三十六號科學院雷霆電磁槍的緣故。

這等殺傷武器，威力巨大，有傷天和，若是毀滅一個地方，就會讓這個地方寸草不生，成為絕地。

其中的因果業力，作為生產武器者，也要承擔些許。

再加上制定的新計劃主要針對的就是紅月女神，經過分析，得出紅月女神也是域外之人，這才動了心思。

若不然怎麼可能出現給紅月王國出售武器的這一幕。

國之兵器乃立身之本，尊嚴之根，怎麼可能將輕易讓出。

即使這些武器都是三十六號科學院淘汰的武器，也是如此。

三十六號科學院之所以有科學院之稱，所擅長的事情就是研究，這是一個宗旨，也是江漢珍所制定的兩方世界文明所融合的根本所在，所研製出的成果自然不少。

此時的雷霆電磁槍，已經聽過三次的更顯換代，已經不用如此沉重，而且攜帶不方便單兵左贊武器了，而是經過改進，研製出的一種名為雷霆元磁劍的武器，是轉為武士準備，是真正的兩方世界文明所融合的結晶。

既有科技的存在，又有仙術的痕迹，而且對於武士修鍊者來說，更為親切一些，是在三十六號所推行的修鍊法則基礎上而完成的。

當然也只使用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武士，至於利用魔神力量的超凡者，若是不碰則已，一碰之下，就會進入自動反噬模式，即使三階超凡者，也不一定能存活下來。

在三十六號境內，雷霆電磁槍這種武器造型笨重的武器，都已經成了堅守要塞之用的利器。

一般將這種原理製成的電磁炮，架設在地脈之上，有專人負責看守，只要接到命令，就會調整方向，進行射擊。

而且飛行射程極遠，炮彈飛行過程中，也能自主的吸收空氣中遊離的能量，成為飛行的動力，可以將炮彈發射道自由聯盟任何一個地方，只不過不能離開地脈而已。

有跟遠程的還在研製之中，聽實驗室的人介紹，已經能保證將炮彈發射到神啟之地任何一個地方。

但這動西對能量消耗也大，以目前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底蘊，還不足以連續發射。

所以江漢珍並沒有統一架設此炮，只是交代暫時先完善技術，至於以後雷霆循環體系能覆蓋整個自由聯盟的時候，再來考慮架設此武器的事情。

可以說自由聯盟的武器先進程度，已經遠遠超過的整個神啟之地，若不考慮超凡力量的話，甚至能做多的碾壓之勢。

對於交易與紅月王國的那一千枚雷霆電磁炮，是專門進行了特製過的，是專門適用於紅月教的武器，也只有紅月王國的神職人員，身負神力，才能催動，而能量轉化體系，也只認紅月女神的那種特殊力量。

可以說再武器上開了後門，對紅月王國之事上煞費苦心。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有比較消耗自身能量而已，而且有一種抽取本源的能力，只不過微不可查罷了。

自從分析了紅月女神的一些來歷，江漢珍就有了以此來釣魚的想法，將這寫域外天魔束縛在這方世界，再慢慢的汲取力量，最終將此融入雷霆循環體系，來壯大這方世界。

而這次出售武器給紅月王國，就是一次試探，試試這方法究竟可行不可行。

結果是可行的，自由聯盟裁判軍用電磁槍發射的雷霆能量，散落在四處，經過一條地脈的引導，全部引向了雷霆中樞之地，也就是實驗室的地下反應池之中。

再經過一番轉化，又變成了可用的能量。

江漢珍檢查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什麼紕漏，就連這塊被毀壞的地方，所有的破壞之力也幾乎恢復，只要再植入植被，就能稱為一塊風水寶地，而且是地脈與三十六號科學院相連的風水寶地。

江漢珍做完這些，然後發出一道訊息，讓距離此地最近的三十六號分點來做這些事情，這才離開這兩國邊境之地。

# 第四百三十一章 都是勝利

在江漢珍的計劃之中，先積攢自身的實力，但在暗中對各地的準備工作不可少。

就如在各個王國建立的小型據點，按照江漢珍的意思，是一座城市要有一個，而且人數要過百，只有這樣，才能在關鍵時刻显示出作用，不止是對於情報的掌控。

而且江漢珍還吩咐下去讓各據點去做一些看不懂的事情，比如在城市中探測出地脈節點之處，放置一顆雷霆種子。

但不管江漢珍吩咐的有多麼不合理，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人還是會去完成。

當然這樣做並不是沒有目的，而是為下一步連接兩地之間的地脈做準備。

只要三十六號科學院對一座城市的控制力度達到一定的標準，就將兩地的地脈連接起來，從此將這座城市納入雷霆循環體系當中。

以此為助力，成為武士修行者的土壤，就能在城市中佔據絕對優勢。

適合武士修行者，但排斥超凡修行者，以後的路就會順暢許多。

這方法其實也是一種大道輻射之法，就如魔神一般，先將自己的力量分散投入其中，等到這些力量成長到能夠佔據優勢，得到一定的氣運之時，就會進一步收割。

只不過江漢珍做的並不是收割，而是完善而已。

此時的兩國戰爭，已經接近了尾聲，最後的結果，也在預想之中，自由聯盟勝利了。

但這次是慘勝，並非大捷，消息傳回自由聯盟之時，讓許多人都難以接受。

一直以來，自由聯盟的軍隊都是數一數二的強軍，甚至能做到以一敵三的程度。

在他們看來，紅月王國與自由聯盟作戰，純粹就是送功勞的。

紅月王國軍備落後，紀律鬆散，在武器方面，幾乎還在半冷兵器的時代，有很大一部分士兵還拿的是蒸汽時代以前的冷兵器，兩者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

當紅月王國這出現的新式武器的信息傳回去的時候，許多人才逐漸接受了這個事實。

不管怎麼樣，還是勝利了，只要勝利，就值得歡呼，就等着大軍回到自由之城，就舉辦慶典，讓神啟之地的所有王國都看看，自由聯盟的國力還是很強，以此來震懾其他王國。

但他們下意識的忽略了這次傷亡六萬多的事實，從沒有人主動提起過，即使說起來，也只是轉移了話題。

這也達到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目的，只要自由聯盟中，可隨意調動的軍隊人數不超過五萬，就不能給三十六號科學院帶來麻煩，而且還能震懾一下周邊的王國，繼續相安無事的發展，這才符合三十六號的利益。

但對於紅月王國，三十六號科學院也有安排。

這次紅月王國與自由聯盟打了個平分秋色，即使傷亡五萬多人，才就此退去，但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

自由聯盟的軍隊之所以損失六萬多人，多數的傷亡都是攜帶雷霆電磁槍的裁判軍造成的，至於紅月王國的普通軍隊，的確與自由聯盟不再一個層面上。

當時在戰場持續三天之後，裁判軍已經用雷霆電磁槍造成了自由聯盟軍的五萬多傷亡，但這些裁判軍的神力斗已經耗費乾淨，若要繼續再戰，害得等半個月恢復才行。

紅月王國有心想要停戰，去發現自由聯盟軍只剩下不到五萬人，紅月教主以及一眾高層見此，大為興奮，就將這剩下的五萬大軍全殲。

十萬人打不到五萬人，怎麼看贏面都很大，就下令發動了總攻，一副誓要全殲自由聯盟軍的架勢。

但到了戰場之上，就悲催了，戰場的優勢立即向自由聯盟倒去，自由聯盟軍不愧是神啟之地的強軍，比紅月王國的軍隊要強上不少，先進的武器，完美的軍事素養之下，戰場幾乎打了一天時間。

等道紅月王國清點人數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軍隊竟然剩下了三萬人，頓時將一眾紅月教高層驚出一身冷汗。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自由聯盟軍就是戰損五萬人的情況下，自己這方的十萬大軍也不是對手，差點就被全殲，而自己這一方，就是拚死，也就給自由聯盟軍造成一萬的傷亡。

這才意識到，給他們帶來無敵的錯覺並不是自己一方的軍隊有多厲害，而是這些新進的武器。

也是這些武器，才打的自由聯盟軍毫無還手之力幾乎在三天時間，傷亡五萬，這才給他們一種無敵的錯覺。

當意識到這個的時候，就有了撤離的想法。

但自己一方的大軍被自由聯盟軍死咬着難以脫身，最後紅月教主上場帶領了一批還有神力的主教，隨軍牧師，湊齊了三百人，帶着雷霆電磁槍對自由聯盟軍進行了威懾性的射擊，這才讓自由聯盟軍的進攻緩慢下來。

紅月教主當即宣布撤退，等到紅月王國撤退之後，自由聯盟並沒有繼續追擊，而是打掃了戰場，就此返回。

戰後，自由聯盟宣布自己勝利了，但紅月王國也宣布自己勝利了，並且對外宣布的是打退了自由聯盟的進攻，還讓自由聯盟的五萬大軍永遠的留在了紅月王國的土地上。

至於傷亡情況，也被下意識的忽略了，與自由聯盟相同，紅月王國也慶祝了戰爭的勝利，舉國歡慶，也讓紅月教的信仰，更加穩固了。

在這場戰爭之中，兩方都取得了勝利，都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自由聯盟弘揚了自己的國威，紅月王國穩固了自己的信仰。

就連三十六號科學院，也發了一筆橫財，甚至還在暗中收攏了一條地脈。

那為這場戰爭買單的是誰，就只有見仁見智了。

兩國的士兵都是從最底層的平民組成了，所有的軍費，都是從這些平民身上壓榨的，就是紅月王國用來購買武器的那七百萬金幣，也是從紅月王國之中的商人百姓中收攏過來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兩國的民眾之所以能夠有一份安穩的生活，或許就是有王國的保護，若不然，肯定會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這個時代，沒有庇護的普通人生活的並不會很好，並不是每個人都和江漢珍以及他所組建的三十六號科學院一般，對於人數來說，越多越好，幾乎是來者不拒。

本身就有一個龐大的循環體系，若要讓其更加完善的循環起來，就是將整個神啟之地的人全部用上，都沒有多大負擔。

甚至有可能隨着循環體系的完善，或者擴大，需要的人還會越來越多。

一個能包容萬物的循環體系，才是一個潛力無限的循環體系，也只有生活在這種循環之下，才能讓人各司其職，安穩的生活。

而江漢珍所做之事，就是在能讓天地步入進化道路上，讓天地眾生都能為天地做一份力量，而換取自己步入道途的功德。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二章 糧倉計劃

經過這場戰爭之後，神啟之地似乎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和平時期，自由聯盟和紅月王國看似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但自身的損傷，只能憑藉時間去治癒。

這些事情只能慢慢去做，誰也不會對外說出自己的內部進入了空虛階段。

而其餘的王國也見到戰爭結束，被他們窺視已久的自由聯盟，兵力還沒有損失到他們可以動手的地步，只能暗下心思，繼續發展，等到下一次機會。

至於紅月王國之中，兵力士有些不足了，但紅月王國比之自由聯盟要落後許多，即使佔領也不會得到太多的利益，還會因為紅月教會的那些瘋子而費心費力，甚至讓人煩不勝煩。

而且也從自己的情報中得知，紅月王國有一千之數的新式武器，殺傷力巨大，即使拿下紅月王國，也會給自己帶來巨大的損失，算是得不償失。

但有一個王國例外，就是喜歡四處掠奪的蒼狼王國，但苦於還隔着一個自由聯盟，不能去攻打罷了。

若不然那，這塊地方給蒼狼王國，以蒼狼王國不挑食的性格，肯定會掠奪一番。

至於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已經將實現全部轉移到了紅月王國之中，並有將紅月王國的地盤，納入雷霆循環體系之中的意思。

無數的關於紅月王國的消息匯總過來，經過作戰部的分析，得出了一個名為糧倉計劃的策略出來，並很快送到了正在紅月王國探查一些事情的江漢珍手中。

大致的方案就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在紅月王國加大商途力度，當然用的名義不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而是紅月王國中一些落魄教徒牧師的名義。

在紅月王國的認知中，金錢乃邪惡之緣，但大家都好像喜歡。

尤其是一個人在落魄的時候，就更加喜歡了，有了這些落魄教徒牧師的加入，事情就方便了許多。

雖說紅月王國抵制商業，但並不包含紅月教本身，他們還是有一些產業，來維持整個紅月王國的正常運轉的。

其餘的屬於教徒本身的產業，政策就寬鬆了許多，只不過稅收高一些罷了，而且還規定每年都要捐獻極大的一筆財物，最為贖罪金。

三十六號要在紅月王國經商，肯定要付出七成以上的利益，但三十六號並沒有因此而退縮，恰恰相反，這正是糧倉計劃的關鍵所在。

所謂糧倉，就是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意取用。

按照三十六號目前的兵力，打下整個紅月王國是輕而易舉，但三十六號並不會做這等弊大於利的事情，而是要積攢財富，有了大量的財富，紅月王國肯定會被腐化一批人。

若能有龐大的財富就能讓一個虔誠的信徒，幾天之內墮落下去。

慾望被壓制久了，當有一天完全釋放開來，就再也壓制不住，甚至還會成倍的增加。

有些時候禁忌越多，反作用力也就越大。

三十六號科學院就是利用了這種原理，尋找紅月教徒開始了腐化之路。

紅月王國的管理者正是這些有些地位的教徒，等到將整個紅月教中的教徒大部分腐化，等到那個時候，即使還有清醒之人，也毫無辦法。

若一個組織被腐化之後，戰鬥力也就隨之消失，而在此期間，江漢珍還會引導地脈，將紅月王國的地面與雷霆循環體系相連。

若時機一到，就將之拿下，所有的收攏的財務，自然就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的。

至於以後，紅月王國若沒有了信徒，也沒有他們所認為的萬惡之源，也翻不出什麼大浪。

即使不去理會，紅月教也會逐步衰落，他們的信仰，並不能填飽肚子。

江漢珍看到這個計劃的時候，推演了一番，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但也有些感慨一個組織的力量是無限的，即使神仙，也難以抵抗一個龐大的組織。

就如仙道一方之中，歷代神仙之輩都會對帝王保持着應有的尊敬，也沒有那個神仙敢在一個王朝之中橫行。

其中原因一個就氣運壓制，另一個就是人道法則中的人定勝天之道，對於人性幾乎消失的生命體，最為克制。

雖然江漢珍也是神仙之人，但人性並沒有消失，是屬於天庭正統的仙官，也是天道所承認的，而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是神仙，就泯滅了自己得人性。

心性修鍊，並不能脫離萬事萬物，若真以為自己高人一等，心性永遠得不到任何增長，最終只能被天道法則所排斥而已。

看過這個三十六號送來的糧倉計劃書之後，江漢珍立即簽了同意執行的意思，就將計劃書傳遞出去。

而他自己還好去整理地脈，這是一項關乎此界命運的事情，容不得馬虎。

若此事成了，整個神啟之地，甚至這一方世界都會有一個包含天地的完整循環，憑藉此循環，可以做出防禦，進攻之事，世界就能安枕無憂的發展。

甚至還會成為仙道世界的一部分，氣運相連，再與天庭體系融為一體。

就此，仙道一方就能在域外戰場的後方，紮上一顆釘子。

當然，這些事情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謀划。

若此界沒有了這位魔神，江漢珍的行動就會迅速一些，但有了這位魔神的存在，一切都得小心翼翼，深怕被這位魔神發現一般。

此時的循環體系，還不足以抵抗這位魔神的力量，除非江漢珍搭上自己的力量。

但戰後這方世界肯定毀了，想要恢復，就不會簡單了。

目前只能按下心思，盡可能的去完善雷霆循環體系，等到循環體系成為此界的主流規則之時，就可以做針對魔神的下一步行動了。

對待敵人，有多種方法，最簡單的就是直接用武力，其次就是用計謀。

但最溫柔，也是最徹底的，就是讓其在不知不覺中慢慢的死去。

而江漢珍所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此事與主世界大禹煉九鼎，鎮壓九州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區別在與主世界大禹祖鎮壓九州之事，是因為人道與仙道的分歧，是用來抵抗仙道的，屬於內部矛盾。

至於是何原因，已經不可考證。

但江漢珍如今所做之事，是屬於世界煉化域外魔神之事，是屬於對外作戰。

至於究竟如何，只能見仁見智了。

但三十六號科學院發展的步伐，還是會已久前行，就此啟動了一項新的計劃，名為糧倉。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三章 三年成績

自紅月王國與自由聯盟發生過那次戰爭之後，整個神啟之地都進入了空前的平靜。

所要做的無外乎是恢復實力，或者是暗中等待時機。

似乎這個世界每個人，每個組織，每個王國，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時間就像帶着發條的齒輪，推動這所有的一起都在不停的變化。

或者變好，或者變壞，但大多數還是變化不大罷了。

三十六號科學院也在其中，經過三年時間的積累，已經將所管轄的地區打造的犹如鐵桶一般，幾步是毫無縫隙。

能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這還要歸功於作為生命進化學院院長的加隆了。

自從加隆被江漢珍任命為生命進化學院的院長之後，自那時候起，就變得自信起來。

幾乎可以說將自己的生命都投入到了教學之中，當然也沒有忘記自己還有一個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存在。

擅長從事研究他，在兩年之後培養出了大批的弟子，而且這些弟子一個個都還不錯，這就讓加隆動起了以前還沒有研究完的一個課題。

就是所謂的雷霆循環天網系統，這個只要研究出來，只要身處與雷霆循環系統之下，就能借用無處不在的雷霆能量，不管是傳遞消息，還是感悟雷霆法則，甚至還能展開天罰，都方便至極。

在經過加隆帶領着一眾學員，從原有的基礎上開始接着研究。

因為此事，加隆還多次跟江漢珍申請近距離觀察雷霆反應池及其內部構造。

在耗費將近一年的時間，還真做出了一個比較簡陋的天網出來。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在天網之下的邪惡存在，都能用很快的方式找到，甚至還能夠用簡單的方法傳遞消息，可以說是方便至極。

也正是因為天網系統的成立，江漢珍因此而改變了繼續積攢力量的準備，而轉變成架設天網的事情。

大地已經被雷霆中樞系統連通了幾乎所有的地脈，只不過這方世界的人不懂得風水陣法之道，或許有，也是失傳了，也就沒人發現自己做在的大地之上已經在無形中變成了另外的存在。

但大地之上，還有天空，若是要架設雷霆天網，必須要在許多地方設置雷霆傳導器，就必須暴露在外，要想架設，要嘛是被其他王國同意，要不就只有一個結果，這些底盤都屬於三十六號科學院所管轄。

江漢珍的這次改變戰略之事，也讓加隆自己覺得風光了一把。

繼凱文經商成功，漢森弄權有效之後，加隆也作出了教書育人也能實現價值的典範。

到如今，最早跟隨江漢珍的四人，也唯有戴麗一人沒有做出什麼值得人們稱讚模仿的成績出來，這導致許多人都盯着戴麗，希望她也做出一些成績出來，讓他們也模仿一番。

這就讓戴麗不禁有些焦急起來，就連當初贊助江漢珍八十萬金幣的克魯斯克胖子都成功了，更別說作為林頓家族掌權者的尼爾了，就她一人還是毫無作為。

作為身材比較胖的克魯斯，因為最早的跟隨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也算是元老的一批。

當初一些生意都由他來負責，這讓他方便了許多，但他從沒有忘記過江漢珍給他的那份名單上的名字，他一個也不想放過。

最終在高塔市經歷的幾次動蕩之後，這些女孩的家族要嘛是站錯了隊伍，要嘛是經過動蕩衰敗了，或者繼續耿直克魯斯做引領風向之人。

最後克魯斯在亮出這份名單的時候，這些家族為了存活，就自動將名單之人送到了克魯斯身邊，甚至有的成了階下囚的，都被三十六號特批用惡作劇的形勢送給了克魯斯。

就是那些家族的資產已經翻了好幾倍的家族，也為了討好克魯斯將自家女兒送了過去。

克魯斯一個也沒拒絕，照單全收，除了一個做出了違反三十六號科學院事情的女孩之外。

當然這個女孩的判決是終身監禁，放又不能放，送過去其實也沒什麼，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還是為了保全江漢珍許諾的事情，跟克魯斯商量了一番。

最後克魯斯也識大體，當即將這名女孩的名字從明單上劃去，事情也落得了圓滿。

最終這事被傳出去之後，胖子克魯斯也風光了一把，還宣布要將自己去了如此之多的美女做老婆的這件事情記錄在自己以後的傳記之中，流傳下去。

至於成就更高的尼爾，也沒有閑着，在三年前主動接去了刺殺沃爾家族順位繼承人泰勒之事。

先是在自由聯盟中，暗中打壓了沃爾家族一番，沃爾家族出了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掌權人當即被氣的躺在了床上。

泰勒作為沃爾家族的順位繼承人，在掌握家族的第二天，就被尼爾親自出手刺殺。

自此沃爾家族陷入了混亂，按道理原本是下一代繼承人接任，但待了才當了一天的掌權者，這使得他的一些兄弟們極為不滿，自然不願意將掌權人的位置輕易讓出。

於是，沃爾家族中，權利核心的有些叔侄就開始產生了較量，並且有分散的趨勢。

即使如此，但尼爾也並沒有打算放過沃爾家族，而是挑撥起自由聯盟貴族對沃爾家族的仇恨，開始針對起沃爾家族來。

沃爾家族早就不得人心，只不過在自由聯盟話語權比較高罷了，當初尼爾被傳得到了完整的超凡者進化序列，導致被林頓家族被上千名超凡者圍攻，差點導致滅族。

這其中的事情，尼爾最後追查到了沃爾家族的頭上，就是沃爾家族起的頭，若不然也不能在很多的時間，出動了千名超凡者準備對林頓家族動手。

新仇舊恨一起算，在這些貴族的一同使力之下，沃爾家族被很快的瓜分乾淨，徹底的沒落了下來。

但尼爾並沒有分到多少，而是將沃爾家族的財產全部送了別人，自此，尼爾就有了很大的支持。

尼爾又趁機將三十六號的商路在自由聯盟推行開來，經過三年的發展，這次尼爾被選為自由聯盟首相，一切的政策，都向著三十六號科學院所靠攏。

也不是沒有人反對，只不過反對之後就消失罷了。

尼爾這邊的成功，也算是打開了自由聯盟防禦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大門，若是三十六號科學院要佔領自由聯盟，若不考慮其他王國的態度的話，不出一個月，就能徹底佔領自由聯盟。

但若要考慮其他王國，此事還需慢慢謀划。

這三年時間，很多人都做出了成就，就連在外部開拓之人，腐化紅月王國之人，都有了讓人稱讚的成就，也唯有戴麗一人，沒有絲毫讓人值得稱道的地方。

這使得戴麗萬分焦急，也想不出什麼讓自己做出成績的事情來，最終無奈，還是找到了江漢珍的身邊。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四章 莫問前路

當戴麗找到江漢珍身邊的時候，並說出了自己的迷惑，並且希望能得到江漢珍的指點。

江漢珍聽完之後，也暗暗點頭，對於這些三十六號的成就，也算是看在了眼裡。

但對於戴麗所要求之事，也並沒有什麼好辦法。

或許辦法是有，但這不是戴麗的，而是他自己的，誰走的路終究是自己的路，並不是去走別人設定好的路線。

就說道：“你的事情我也知道，無非就是看見跟你一起的人都有了成就，而你自己沒有，是這樣吧。”

“是這樣的，先生。”戴麗點頭說道。

江漢珍又接着問道：“你想做出一番事業來，讓別人都像看待加隆凱文他們一樣，做成能夠讓人稱讚的事情？”

戴麗下意識的點了點頭，說道：“是的，先生，我們都是最早跟隨先生您的，但他們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路，只有我的路沒有找到，我看見許多人用期待的眼神看我的時候，我壓力很大。”

頓了一下，有說道：“我就想找一條能夠值得讓人稱讚模仿的事情出來，為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創造出一條路出來。”

“是這樣啊。”江漢珍恍然道。

對於戴麗說出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應該說是常理之中的事情。

當初自己，何嘗又不是如此，被人期盼做些什麼，但自己真的是願意的的嗎？

雖然達到了別人的期盼，但自己呢，自己內心中想做的事情若是沒有完成，到頭來只會後悔而已。

就問戴麗，“是你自己要選擇一條自己的路，還是因為別人用期盼的眼神看着你，你才選擇一條別人期盼的路，又或者因為別人期盼，你才選擇這條道路。

究竟是你自己想要走上這條路，還是別的原？”

面對江漢珍繞來若去的話，戴麗卻疑惑了。

不禁開始思索起來，是自己被人期盼，才想做出一些成績，才找到先生這來的。

還是自己內心中就是想要走這條路，才道這裏來。

但目前看來，大多數的原因還是被別人那種期盼的眼神促使到了這一步，那自己的想法呢？

到了此時，戴麗忽然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走什麼路。

在自己進入困境，因為遭受了未知力量的侵蝕，身體出了問題，之後被家族之人頂替了自己的出路，讓原本狀態不好的她差點精神崩潰。

最後被家族拋棄，一個人自生自滅，直到三十六號的一張邀請函的到來，才讓他走出這種水深兩人，都是一副德行，只要有機會，就會分個雌雄。

原本權衡之事是我來做的，但現在就要麻煩你了，三十六號的事情，還有一段路要走。”

接着江漢珍想了想，又補充道：“我這裡能讓你做出被人模仿和稱讚的道路又好幾條，你若想不出答案，可以再來找我。

你若想走一條自己的道路，我可以說說我的故事，或許你能找到自己的路。”

說完，江漢珍對着戴麗擺了擺手，戴麗越發的疑惑了，但對於江漢珍所交代的事情，從沒有一絲一毫的折扣，這也是江漢珍最看重她的事情。

對着江漢珍重重的點了點頭，說道：“多謝先生解惑，我先回去想一下，再來找先生，我現在很迷茫，不知道我的心到底去了哪裡，也許是如先生所說，是因為外界的巨大浪潮，而丟失了自我。”

“去吧，先去做事，等靜下心來在去想。”在戴麗臨走的時候，江漢珍又囑咐了一句。

送走了戴麗，江漢珍不禁搖了搖頭，也讓他有一次看到了修道之路的艱難。

人生來必定有許多因果牽絆，這是出生之時就已經註定的，誰也無法逃脫。

人心的牽絆，就在於此，被家人期盼，被朋友的期盼，總想要讓你的人生按照他們所設想的路去行走。

但人心畢竟是有自我的，自我意識勃發之時，就會在兩者之間產生矛盾，從此進入了一種因果羈絆的怪圈之中，被磨上十幾年，幾十年，自己也就忘記了自己初衷，也磨滅了自我心靈深處的想法。

而這個怪圈，又會傳給下一代，一代一代的往下傳，彷彿進入了一種詛咒一般的因果循環之中。

很明顯，戴麗就還是在這個怪圈之中，被外人的眼光而左右的自己的想法，使得自己最真實的想法被蒙蔽，難以尋回。

江漢珍給戴麗說的一些，就是想讓她跳出這等怪圈之中，按照她自己的路去行走，而不是犹如眾生意志一般的成為傀儡一般的靈物。

其實江漢珍何嘗不是如此，在最早也是按照別人的想法去做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該走哪一條路。

但好在內心的那一份想法並沒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繼續摸索這前行，憑藉著那一絲執念，而沒有失去自我，也保持了靈魂名沒有因為身體的腐朽而腐朽，才有踏入大道之行的可能。

相比來說，江漢珍已經夠幸運了，即使當時身體腐朽，但靈魂並沒有跟隨着身體一起腐朽，而是一直維持着一份完整的靈魂。

也正是因為如此，轉身天人之後，身體還是年輕時候的樣子，也沒有散發出一般老人應該有的遲暮之年。

此事的關鍵地方，還是在於心性。

也就更加印證了那句話，教人修道，則修心矣。

開門第一步，就是找到自己的心，然後慢慢的修鍊自己的心。

時刻都不能忘記對反省自己，甚至還要小心翼翼，在世俗的浪潮之下，有可能一個疏忽，就將自己的心給丟失了。

迷失的心，很難找回來，若無參破心障的決心，只能一直的迷失下去，最好的結果，就是轉世輪迴，嚴重者，甚至身死道消。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五章 紅月之謀

經過三十六號科學院制定了新的計劃得到了江漢珍的批准之後，一切的規則，都向著新計劃去展開，所有的力量，都去圍繞着新的計劃而服務。

首先，是在紅月王國開始施行，經過三年的腐化，紅月教上下都被腐蝕的差不多了，而三十六號科學院，也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打開了紅月王國的大門。

在腐化名單上的幾名實權主教，其中有一位，就是當初跟三十六號科學院交易之時，牽頭的那位。

這位主教名叫羅納德·紅月，按照紅月教的規矩，只要步入高層，就會放棄原本的姓氏，改為紅月教國姓，紅月。

只要在紅月王國，名字中帶有紅月的，地位都不低，甚至教主，也屬於紅月。

這位主教因為見識了外面的世界，又怎麼受得了紅月教中的規矩限制，只是接觸過幾次，就表示了自己立場，答應也開利用自己的關係，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大開方便之門。

在計劃宣布執行后的第三天，駐紮自紅月王國的辦事處中，要準備迎接一個重要的人。

當人這人不是這位羅納德主教，而是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副院長之一的漢森。

此時在辦事處之內，許多人在一起在等待着，不算三十六號的人，光是紅月教主教層次的人，就有八個，其中羅納德主教就在其中。

看這些紅月教在一側，有意無意的落後三十六號之人半個身位，應該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做的不錯，在紅月王國已經有了一定的根基了。

等待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小時，沒有人感覺到不耐煩，就連紅月教之人也覺得是理所應當。

等到日上三竿之時，一亮新式的電車才從出現在實現之中，但速度極快，幾個呼吸之間，已經停到了據點門口。

“來了，這就是漢森副院長的座駕，我們去迎接。”

說話的就是負責紅月王國的一個負責人克萊斯，當年就是因為跟着漢森，做了一筆七百萬金幣的交易，又因為變現不錯，才被提拔，此時也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樣子。

說話之間，許多等待着漢森的人，也鬆了一口氣，立即跟着克萊斯迎了上去。

只見車門打開，一個年輕人從車裡鑽了出來，雖然看着年輕，但頗具威嚴，一絲不苟的髮型，显示其威嚴的形象。

而這位正是副院長漢森，只是掃了一眼，對現場的情況大致了解了。

“紅月王國據點全體成員恭迎副院長大人，副院長舟車勞頓，辛苦了。”

頗為肯定的對克萊斯點了點頭，拍了拍克萊斯的肩膀說道：“做的不錯。”

克萊斯從漢森的眼神中，自然看的出他說的什麼，無非就是自己對紅月教的腐化。

不用別人說，就是他自己也絕的不錯，還是謙虛道：“哪裡哪裡，這都是總部的策略，也是副院長指點之功，非是屬下的能力，屬下只是聽從安排罷了。”

“想不到還沒多長時間不見，就學的如此會說話了。”漢森聞言打量了克萊斯一番，好似重新認識一般。

“呵呵。”克萊斯乾笑兩人，緩解了一下尷尬，接着就指着身邊的主教羅納德說道：“要說功勞，是這位羅納德主教功勞為最，若不是他的出力，我們也不可能在如此之快的時間內做成這些事情。”

羅納德早就等不及了，三十六號科學院子在不知情的情況變，只是一個科學院的樣子，但若是見了內部的繁榮，就能讓人感覺已經是個龐然大物。

不管是軍事還是經濟，都已經遠超了這個時代。

在他以前認為紅月王國引以為傲的裁判軍，放到三十六號科學院面前，什麼也不是。

就拿整個紅月王國與之相比，就等於原始社會遇上了科技時代，就連他自己也對紅月教產生了鄙視，才會全心全意的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做事。

被這一介紹，就立即上前禮貌的說道：“羅納德見過漢森副院長大人，我們紅月王國有您的到來，就等於有了希望，您的意志，就是我們紅月王國的福音，您忠實的僕人們，歡迎大人的到來。”

漢森被一通略帶讚美式的溫候弄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但不過聽着也算新奇，如此的吹捧他還從沒有遇到過，不禁多看了羅納德兩眼。

最後還是笑着說道：“見外了見外了，羅納德主教也是我們的人，自己人說話沒必要這麼客氣。”

“是是，副院長大人說道是。”羅納德立即點頭說道。

這時又經過一番客氣，克萊斯向漢森介紹了其餘幾位紅月教的高層，又是一通吹捧之下，才進入據點之內，開始了新的會議。

這次的會議並不是通過雷霆天網來傳達的，而是漢森親自到來主持。

在場的錯多人，都開始摩拳擦掌起來，就想在接下來的任務中，爭取立下一項功勞，也得到提拔。

就連紅月教的人也是這種想法，在見識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繁榮之後，就在也看不上紅月教中這種看似威嚴的身份了。

兩者根本就是兩個世界，紅月王國，被他們稱為人人都能成神的世界，而紅月王國，就是一個信仰神靈的世界。

能夠自己成神，何必要去信仰神，只要不是被教派封閉了對外的知見的，都能分辨出來。

最終經過紅月教中這些人的努力，爭取到了一個融入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機會。

也就是這次的戰略方向的一個機會，據點負責人克萊斯上報之後，得到了上層的批示，同意紅月教中的人參加這次行動，只要能在行動中立下功勞的，就有資格成為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人。

不但如此，只要去生命學院進修一番，就能得到一個不錯的位置，甚至還能傳授修鍊之法，就是被紅月教中這些人認為是能夠修鍊成生靈的方法。

當然，這一切都是三十六號科學院早就做好的打算，這次行動，必須也要有紅月教人來協助，不然很難開展。

只不過被動變成了主動罷了，本來是要拉攏紅月教之人做事，現在變成了紅月教中人求着三十六號要出力了。

當然，這些福利還是沒有變，就是那些修鍊之法，嚴格來說，也算是成生之法。

武士修鍊最初凝聚生命種子，等到生靈種子成長起來，貫穿全身，就是大武士，接着繼續修鍊，就能接通天地之橋，可以與自然溝通，就是所謂的天空武士。

在天空武士中選擇了自己的修鍊方式，凝聚了自己的屬性神通，就能稱之為神靈。

若要說是成神之法，並不是不可以。

甚至這種自我修鍊之法，要比信仰別人，要好上許多，誰都不用去拜，只修鍊好自己就行。

只不過再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沒有有神這類稱呼，而是稱為生命進化者。

目前只有一階到六階的劃分，大體的路線若論仙道，分為神魂，金丹，元神，地仙，天仙，神仙。

這六種不同的生命形態分為六個階段，與武士修鍊之道的生命種子，種子成長，深入虛空，生命不死，隨心所欲，本命道則等六種生命形態。

與仙道修行對等，並沒有多少不同之處，也是以加隆為首的一些生命研究者一起研究出來的。

在這裏面，並不包含江漢珍，因為江漢珍是在三十六號內部明面上已知的六階以上的進化者。

此時的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普遍在於一階二階的生命層次，至於三階的無一不是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四階的更是沒有，只是在門外徘徊着。

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來說，神就是一種生物罷了，是一種天生就擁有高等生命層次的生命體，並沒有什麼出奇的。

甚至，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經常流傳着要捕捉一隻生，來研究一番，以便於增加經驗，完善自己的生命課題之類的言語。

若是以前，這些話被紅月教的信徒聽到，非得當成大逆不道之言，要在火刑架上凈化的。

但如今，這些親善三十六號的紅月教徒們，卻將此話當成了理所當然之事，也是他們也能成神的證據。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六章 計劃開始

在漢森主持的這場會議中，明確指出了三十六號科學院要在紅月王國大力開拓商業發展的道路。

甚至需要有對紅月王國的監督權力，以及教主的任免權這項決定性的權利。

當即表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得到此權利之後，第一人國王就是作為紅月王國十三個主教之一的羅納德主教。

這項決定，得到了紅月王國一系的一致同意，並且，羅納德本人也提出了請求三十六號科學院協助的決定。

當然，這事對於主持這件事的漢森來說，正是求之不得，立即答應了下來，並許諾會派遣一萬特戰隊員協同作戰。

原本漢森準備的是三千人，也只有三千人，紅月王國也有能力壓制，提出一萬人協助只是試探一下的意思，並沒有真是的想要派遣一萬人。

若是一萬特戰隊員在紅月王國的權利中心，那以後紅月王國究竟屬於哪一方的真就不好說了。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一萬兵力，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每一個都是訓練有素，而且並非文盲的軍人，若在關鍵時刻，就能毫無障礙的取代一個萬國。

但沒想到羅納德竟然答應了下來，這讓漢森有些傻眼了，不是道是羅納德被教主的位置沖昏了頭腦，還是已經將自己認為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了，總之是答應了下來。

原本還想着以後談一些條件，對紅月王國慢慢謀划，時間雖然不長，但比起這個一次就能完全空之紅月王國的方法來說，就簡單了許多。

直到羅納德簽署了協議之後，漢森才從暈暈乎乎的狀態中醒了過來。

當即變得對羅納德熱情起來，並且許多了此事過後，就破例傳授他修行之法。

最後兩方皆大歡喜，針對紅月王國的計劃就此展開。

經過三年的腐化，紅月王國已經从里到外的被腐朽了，原本嚴格的制度，也只有少數幾個人遵守。

一些禁忌，更是放開了，現在根本無人遵守。

比如紅月王國降兔子當成是神獸，說是紅月女神的寵物，信仰了紅月女神，連兔子也跟着沾了光，才制定了紅月教徒不許吃兔肉的決定。

在以前，若是有人吃了兔子，這些教徒就會跳出來將他拉到審判架上，接受殺害神獸的罪名判處。

但現在，不知被誰給破了戒，光兔肉的吃法就幾十種，經過一番品嘗之下，再也難以守住這種戒律。

自此之後，和往常一樣的事兔子這麼可愛，大家都喜歡。

與往常不一樣的變成了‘小兔子這麼可愛，頓頓都吃’。

前後反差之大，讓人咂舌，甚至被以前了解紅月王國習性的人看見，驚的是目瞪口呆。

若不是三十六號可許願牽頭籌建了許多的兔子養殖場，在紅月王國生長了許多年，毫無天敵甚至還受到保護的兔子幾乎成了瀕危動物。

戒律越多，越難行走，心性的成長，也會不全，總是缺少那麼一塊。

紅月王國的這些教徒，就是如此，在一個限制放開之後，似乎是被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所有的禁忌都好像鬆了個口子，再也難以管束。

就連十三位主教都被腐蝕了八位，下層的跟不用說了。

甚至神奇的是在這些主教的有意隱瞞之下，紅月教主竟然沒有多少察覺。

最多就是在遇見一件事情后，下令嚴查一番，然後又恢復平靜。

此時的紅月教主，真被無數的備選聖女所圍繞，幾乎跌落進了溫柔鄉中，再也難以出來。

就在紅月教主剛享用完一位聖女，舒服的躺在矮榻之上，被幾名聖女服侍着，捏肩捶背餵食物的一應俱全，而且還有歌舞伴隨，好不愜意。

紅月教主被舒服的簡直不想起身，正眯着眼睛仔細體會着剛才那位聖女備選人，回味無窮。

心中不禁想到，這才是一個教主應該享受的事情，以前都過的是什麼日子，跟那些苦修士跟么沒啥不同。

在紅月教中，每一屆一位教主，聖女二十年一屆，只要失去青春的聖女，就自動成為上一屆聖女，被養在後山一個名為聖女寺的苦修之地，也是培養聖女的地方，不管有沒有當過聖女，總之命運非常凄慘，若無意外，終身都不可能有踏出聖女寺的機會了。

這些聖女，很明確就是為教主準備的，不僅僅是一個象徵，但最終，只能選一個。

就在上一屆，也就是回歸女神懷抱的那位聖女走了以後，聖女要選下一屆，還需要五年的時間。

作為一個打了勝仗的王國，不能沒有聖女。

就在羅納德被腐化之後，就獻出了這個備用聖女的計策出來。

聖女只有一人，但備選聖女可以有許多人。

原本這事情是被聖女寺負責，但紅月王國打了勝仗，教主風頭正盛，就以選擇聖女不盡心的罪名，奪了聖女寺選擇聖女的資格，開始自己選擇。

勢頭本來就壓過了聖女寺，再加上羅納德從旁出謀划策，就將培養聖女的事情奪了過來，改為紅月教主親自培養。

一群鶯鶯燕燕的在面前晃來晃去，怎麼可能不發生任何事情。

如此，才有了現在這一幕。

人心永遠是滿足不了的，尤其是被壓制久了的人心。

紅月教主自從嘗到了甜頭之後，再也難以壓制，這時候還在想着下一批備選聖女什麼時候送來。

已經比往常遲了三天了，送備選聖女的事情，都是羅納德來負責的。

往常都是在沒有享用完之前，就送了過來，但現在，已經遲了三天，今日的這一個備選聖女，是最後一個，享用完就沒有了。

忽然想到，‘明天怎麼辦。’

心中焦急之下，不禁做了起來，身邊的極為備選聖女被嚇了一跳，就看到紅月教主想外邊看着什麼。

有人就問道：“教主大人，您在找什麼呢？”

紅月教主瞅了一眼身邊的殘花敗柳，一臉嫌棄的說道：“羅納德這两天來了沒有？”

此句一出，身邊的一群備選聖女全部都停了下來，互相對視着，目光閃爍不定，好像達成了什麼約定一般。

最終，在紅月教主身邊的一位備選聖女就從他身後纏了過去，並且摟住了他的脖子，柔聲神說：“難道教主還想要有新的姐妹，我們不好嗎？”

紅月教主頓時感覺到很厭煩，就準備伸手將背後的女子給推開，但忽然間發現，自己並不能推開她，好像將他鎖住了一般。

又看了周圍的備選聖女，都是一副幽怨的表情，還以為是這是這群女人舍不得自己，紛紛向他纏了過來，有捏手的，有捏腳的，還有扣住腰的。

紅月教主頓時一陣噁心，就暗罵一聲，‘女人就是麻煩’。

正要準備訓斥幾句，將這些女兒全部趕出去。

但接下來，忽然發現他動不了了，是絲毫不能動彈的架勢。

心中頓時警覺了過來，尤其是感受着自己的脖子，一個招式的名字忽然出現在他的心中。

“斷頭台。”

“不好。”

紅月教主還發現，不光是他的脖子，還有的的胳膊，腰椎，甚至腿，全身的所有關節，都被扣住了。

但他作為神職人員，還有神力傍身，就要動用神力將這些鶯鶯燕燕甩出去，但他忽然悲催的發現，他體內的神力空空如也，沒有絲毫，甚至還傷及了本源。

紅月教主一下子慌了，但還是強做鎮定的說道：“你們想要干什麼？”

這時候一名備選聖女調笑着說道：“我們要做什麼，難道教主您自己不知道嗎？”

紅月教主心中一陣冰涼，立即服軟這說道：“我知道你們喜歡本教主，不想本教主繼續尋找備選聖女，我答應你們，以後有你們就行，每一個都是聖女的待遇，怎麼樣。”

這位備選聖女冷笑一聲，說道：“這些哄鬼的話你就自己留着吧。”

接着對着身邊的一群備選聖女說道：“姐妹們，動手。”

“慢着，我還有話說。”

紅月教主這下是真的慌了，這群備選聖女並不是想要別的，而是想要他的命。

這群備選聖女被紅月教主一聲大吼停頓了一下，而這位看似帶頭的備選聖女並不為所動，壓根就不想理會，對着一群備選聖女厲聲說道：“還什麼么，等着有人來救他嗎？動手。”

“是。”

一群清脆的聲音，帶着殺氣齊聲一喝，伴隨着骨骼斷了的咔嚓聲，這位統治了好孤兒王國將近三十年的紅月教主，就此喪命。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三十七章 依靠提議

“啪，啪，啪。”

門外響起了三聲拍掌之聲，介個一個身影，帶着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進入了寢宮之中。

而這人正是紅月王國的負責人，克萊斯。

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陰謀，是先在被偷奪取了聖女寺在紅月王國的權利，然後挑撥紅月教主對聖女寺開始打壓。

最後聖女寺被淪為紅月教主的玩物，有壓迫自然就有反抗，最終克萊斯就找到了這位名叫蒂麗絲的掌權人，最終達成了協議，也才有今日殺紅月教主之事。

先是以身換取信任，然後用藥物散去了神力，最後等到約定的時間，再將其殺害。

其中的就某，雖然算不上高明，但一環扣一環的還算嚴謹，這個計謀都是克萊斯和蒂麗絲兩人共同計劃的。

看了一眼已經斃命的紅月教主，嘖嘖稱奇道：“紅月教主英明一世，自建立紅月王國已經三十年之久，在整個神啟之地也算英雄人物，沒想到最後竟然死在了一群女子手中，想想都讓人唏噓。”

說完還對着身後的一群士兵說道：“來，讓我們一起對紅月教主默哀一分鐘，以表示對英雄的尊敬。”

說完，還神色肅穆的開始默哀起來。

這邊的備選聖女的帶頭人噗嗤一笑，說道：“傳聞克萊斯負責人擅長貓哭耗子，原本以為傳言有誤，今日一見，傳言果然不虛。”

被如此一調笑，克萊斯也保持不住剛才這種狀態了，乾笑兩聲，說道：“此事就多謝你們聖女寺了，我們三十六號答應你們的事情，肯定會兌現諾言，你們到了自由聯盟之後，一切形事，都有你們自己做主，只要遵守我們三十六號規矩，我們不會做出任何干涉。”

這位聖女備選人好像並不買賬，冷笑着說道：“說的倒是好聽，誰知道我們加入三十六號科學院會不會有什麼變故，我們一群弱女子，生存本就艱難，若沒有一絲保障，我們則呢么可能放心。”

頓了一下，說道：“我們可不想以後繼續活在擔驚受怕之中。”

克里斯聞言面色微變，但還是笑着問道：“那蒂麗絲小姐想要什麼保障，若是可以的話，我現在就答應，若是我無法做主，我會立即上報，等待三十六科學院的回應。”

蒂麗絲鄙視的看了一眼克里斯，讓克里斯大為尷尬。

他也知道三十六號的許多人根本不懂的憐香惜玉這件事，不會被長得漂亮的美女一說，就什麼都能答應。

就直接說道：“我們從小就生長在聖女寺之中，對於外界根本沒多少了解，若是到了三十六號科學院，在大潮流之下，若是想要融入，難免會被被騙了，下場肯定凄慘，能做的也就是還如以前的生活一樣，封閉起來，不於外界接觸，但這與現在又有什麼區別。”

說到這裏，克里斯頓時打起了精神，認真的聽着。

果然，蒂麗絲話音一轉，說道：“若是能為我們這裏的所有姐妹找個可靠的人當做依靠，讓他們嫁給你們三十六號的成員，也算是一種融入，如此才能讓人安心。”

克萊斯頓時鬆了一口氣，這不久是聯姻之策嗎？

聖女寺的備選聖女少說也有一萬，一萬的女子融入到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還能解決許多問題。

三十六號的成員大都是平民奴隸出生，而且這些女孩都是整個紅月王國中挑選出來的，長得都不差。

這那是要求，簡直是送福利。

就笑容滿面的說道：“這事好說，我們現在入駐紅月王國的特戰隊員也有一萬，你們可以去自己挑選，若是看上哪個，只要給我說一聲，我可以下令讓他們娶你們，不知蒂麗絲小姐是否滿意。”

蒂麗絲點了點頭，說道：“滿意是滿意，但如此還是過於草率，這種保障未免也太過簡單了。”

克萊斯也知道自己說道而太簡單了，就笑着問道：“那不知蒂麗絲小姐可有章法。”

蒂麗絲說道：“我們聖女寺也算一個小勢力，將這次事情說成一次聯姻，不如說成一次依附比較好，我作為聖女寺的掌權者，也要尋個去處，不敢奢望嫁給院長副院長這等神一般的人物，但起碼也要嫁給一個地位身份不差的人吧。”

蒂麗絲說著，還上下打量着克萊斯，好像在打量貨物一般。、

這時候克里斯有一種不好的預感，心中咯噔一聲，就弱弱的問道：“那蒂麗絲小姐逍遙嫁給誰，說出來我去給你保媒。”

“你。”蒂麗絲似笑非笑的看着克里斯，說道：“如今克里斯大人的地位身份在三十六號之中也不低，也只有嫁給你這種人要心計有心計，要能力有能力的人，我才能覺得安全。

不知克里斯大人意下如何？”

“這，這···”克里斯頓時猶豫了，關於娶妻這件事，他還從沒有想過。

對於一個一心想要做一番事業，然後好好修行的這類男人來說，娶妻是一件遙遠的事情。

一般情況下，都是等着天上掉下來一個，被此一說，就傻眼了，不知如何回答。

而這時候蒂麗絲見克里斯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就以為是嫌棄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價，蒂麗絲的代價，就是自己的清白。

不光是她，就是被送入紅月王宮的這些聖女備選人，都付出了這等代價。

但然這不是別人要求的，而是他們自願如此的，但蒂麗絲卻並沒有後悔，只是為自己的未來有些遺憾罷了。

已經對未來不想抱有什麼希望了，只想以後一心為還在聖女寺中的這些姐妹們謀一份出路。

其實這也是一次試探，若是能接受自己，就能接受還在王宮中的其餘人。

接受不了自己，那也就難以接受其他人，這些人總共也有幾百人之多，那以後的路就定了下來，聖女寺就是他們的歸宿。

面色有些暗淡的說道：“是我唐突了，蒂麗絲如今已經成了殘花敗柳之身，自然不該有此奢望，你放心，以後我們聖女寺絕對服從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安排。”

“不，不，不是這樣。”

克里斯立刻慌了，他以往從沒有這些想法，如今被蒂麗絲說出來，只是不知如何是好。

但他接觸最多的女孩，就是這位蒂麗絲，而且是紅月王國最漂亮了，怎麼可能不多看一眼。

只不過一直來來要干一番事業的想法佔據了他的全部，才沒有考慮過個人問題。

如今仔細看了蒂麗絲，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心智還不是太差，是一個女神級別的，越看越覺得心動。

就接着慌張說道：“你多想了，我本身是奴隸，若在以前，能娶到媳婦都算不錯了，還哪敢奢望其他，你這麼漂亮，還識得大體，我只是不敢這麼想罷了，你若願意嫁給我，我是一百個願意。”

蒂麗絲頓時覺得一陣心酸，眼淚奪眶而出，上前就給了克萊斯一個緊緊的擁抱。

幾乎要抱着克萊斯喘不過氣來，克萊斯僵立當場，不知道手該往哪放。

而這個動作，又將蒂麗絲給逗笑了，一邊笑着，一邊流着眼淚。

最終在蒂麗絲的指導之下，克萊斯才僵硬的抱住了蒂麗絲，一時間，讓所有人都覺得開心，但又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 第四百三十八章 反咒之法

在紅月王國的事情上，一切都按照原本的計劃進行，中途並沒有出現過任何意外事件。

自從紅月教主死於安樂之後整個紅月王國在很短的幾天之內，就已經變了天。

人們發現，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看似熟悉的東西，以往的那些紅月教的一切，都消失了很多。

突然之間的改變，並沒有給普通人造成什麼不適應，比往常不同的是，以往需要餓着肚子去祈禱的事情好像沒有了，取而代之的事吃飽之後，去聽一些新的公告。

最後才發現他們已經屬於了一個名為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管轄之中，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聽取公告之後，不但安穩了許多，甚至還能指出一些晉陞的路線來。

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想要晉陞更高的層次，再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而且每天的公告之中，也給普通人指出了不下十條的晉陞之路。

第一類就是參軍，不但福利待遇好，甚至還能傳授修鍊之法，就是犧牲了，高額的撫恤也能讓家人過上好的生活。

第二類就是上學，只要按照三十六號科學院所普及的課程去修鍊，去學習，就有希望被生命科學院錄取，這其中的福利，幾乎就等於一步登天。

就是不能成功，還有無數的技術以供選擇，以後也算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第三類就是從事商業以及生產活動，只要願意，三十六號科學院都會予以支持，並且提供貨物，提供前期部分投資，可以說與撿錢一樣。

只要有心的，都能就此踏上晉陞之路。

當然，這一切都是在紅月教的名義上進行的，紅月教發生的變動，並沒有就此宣布出去。

但那一萬的特戰隊員，幾乎佔了紅月王國九成以上的管理層面。

在漢森的示意之下，克萊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讓紅月王國的形勢，向著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方向去靠攏。

也是考慮到步子邁太大，容易扯淡的原因，才多了這一步。

若不是考慮到一些隱藏的因素，比如傳說中那位與江漢珍一樣，都屬於七階的生命進化者的存在，說不定會就此宣布出去。

三十六號科學院剛佔領的時候，也出現了一些動蕩，尤其是裁判所成員內部，也造成了一些麻煩，但很快就被鎮壓。

即使現在，在紅月王國的各地，時不時的都會冒出一些小勢力出來，企圖重新奪取權利。

這一類的事情，三十六號科學院都會進行鎮壓，另外所做的事情，就是給普通人傳輸一些概念出來。

信仰雖然是高尚的，但也是吃飽喝足之後的事情，在出現一些能給人帶來利益的東西，就會有拋棄信仰的可能。

在紅月王國推行政策的時候，也進行了分別對待，對於那些放棄信仰的，各種福利都待遇都會向著三十六號科學院所靠攏。

至於那些信仰堅定之人，自然是沒有任何福利待遇，甚至一切的三十六號所有，都會對其作出一定的限制，但對他們的解釋是，沒有這種資格，這種資格自然是自己人優先，他們屬於紅月女神的信徒，可以去找紅月女神討要。

說不定紅月女神神通廣大，會賜給聽他們一切。

在這種生存的壓力之下，這種人只能躲在家裡向紅月女神去祈禱，渴望得到聯盟，期望得到恩賜，讓他們脫離這種困境。

但是他們所祈求的對象，並沒有給他們任何回應，甚至連自身都出現了危機。

此時的紅月教總部之中，漢森已經在紅月女神的神像上，畫滿了各種各樣的符號，讓原本看着聖潔的紅月女神像，少了一些聖潔，多了一些詭異的神秘。

接着漢森又從虛空中取出來一件接着一件的東西，沒有多長時間，就在整座大殿之中，放置的滿滿噹噹。

“還是這種次元空間法術比較實用，相當於一個移動的倉庫，以後就是用來當做後勤，也能省去許多麻煩，甚至還能當做一出奇兵來用。”

漢森看着原地滿滿噹噹的東西，不停的感慨着。

這東西就是科學院中的加隆，看見了江漢珍施展乾坤之術，隨意的取用東西。

就因此對這個法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想要研究一番，江漢珍索性就將這門藏物術的法術傳給了加隆。

之後，加隆經過一番研究，研究出了次元空定位的計算方式，與打開次元空間的方程式，並經過仙道手法的穩固，才有了次元儲存空間的出現。

被漢森見到，當場就申請了一個，並且還根據他自己的所學，經過了一番穩固，變得更加穩定了，使用起來邊界了許多。

而他手中的一枚戒指，就是打開空間通道的鑰匙。

這一切都是為紅月女神準備的，自從得知了紅月女神很可能也是魔神一類的修行者，江漢珍就打算將紅月女神也一併當做這世界的底蘊。

如今謀劃得以成功，漢森所做的這件事情，就是將紅月女神的一份投影鎖在這座神像之內。

犹如咒術一般，只要有一絲頭髮，或者生辰，甚至一個手印，只要被人掌握，就有了施展詛咒的條件。

這個紅月女神像中，有紅月女神的真靈投影所在，在超凡者還沒有佔據此界主流的時候，經常能聽到紅月女神顯聖的事情發生。

這些都記錄在聖女寺所記載的密卷之上，並且寫的一清二楚，至於紅月教中的卷宗，肯定不可信，就是連得到了三十六號的那一千雷霆電磁槍的事情，都記載在了卷宗之上。

可見紅月教內部的記載，大都是以歌功頌德為主，並不是真實情況。

所以，江漢珍就將反應池的製作方法，交個了漢森，並交給了他一個任務，就是務必要將紅月女神的這份投影信息，鎖在這片土地上。

而放在滿地的這些物件，正是為反應池的做能汲取化與能量轉化做準備的。

接下來，漢森就開始對滿地的元件開始組裝，無數的元件連在紅月女神像上，又連接了一個能量導流裝置，最終將能量引入早就架設好的地脈之中。

瞬息之間，紅月女神像上的能量，就被全部吸入地脈之中，但接下來，紅雪女神像發生了一絲震動，之後，就有一個微不可查的能量，從虛空而來，傳入紅月女神像上，就被早就安插好的汲取裝置吸收，經過一番轉化，又進入地脈之中。

如此遠遠不斷能量不知從何處傳來，落入紅月女神像之中，又經過一番轉化，引入地脈之中，最終通過地脈，匯聚在三十六號的能量反應池中。

如此，就有了新的一份能量來源，雖然很少，但貴在源源不斷。

又是經過咒術原理反向汲取的，紅月女神在短時間能也無所察覺，等到察覺的時候，顧忌也就是感覺到了自身的虛弱之時。

若是修為呢個夠一直保持，永遠不見減少的話，那這方世界就有了一個永遠提供能量的大修行者。

“呼。”

到了此時，漢森這才長出了一口氣，說道：“總算是好了，最終要的任務完成，紅月王國的事情也就算是告一段落，剩下的就叫克萊斯吧。”

接着又搖頭一陣失笑，說道：“克萊斯這小子倒是會撿便宜，竟然白撿了這枚一個漂亮媳婦。”

“不過對於聖女寺的安置方法，不可草率，需要回報先生才行。”

漢森如是想到，隨即就拿出一道結界符，將整座大殿都籠罩在結界之中，又檢查了一番，並沒有發現什麼紕漏，頓時有了離開紅月王國的意思。

# 第四百三十九章 後續安排

紅月王國的事情，隨着漢森的離開，也接近了尾聲。

內部並沒有因為改變了真實的管理者，而變得混亂，相比於以往，紅月王國內部，變得活躍起來。

一改以往的暮氣沉沉，轉而是一種欣欣向榮之態，幾乎是將紅月王國，徹底的改變了一番。

之後的事情，也就交給了克萊斯處理，他身邊有聖女寺的掌權者蒂麗絲的存在，一切都是那麼的順暢。

就是作為新教主的羅納德，也沒有多少發言權，幾乎被架空了。

當然，最後新教主羅納德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就提出了去三十六號生命學院繼續深造一番的決定，作為紅月王國的總負責人克萊斯自然是同意的。

當然，他也樂得如此，有一個教主還在身邊，做什麼事還要去知會一聲，甚至還要耗費人力物力去監視，遠不如自己一個人做主來的爽快。

原本還想暗示一番，讓羅納德自己提出離開，但最後羅納德卻自己提出了離開去深造的想法。

在送走了羅納德之後，克萊斯感慨着說道：“隨着三十六號的發展，紅月王國也跟上了三十六號的步伐，羅納德教主也是有上進心的人，想要深造一番，跟上這個時代的步伐，值得去稱讚一番。”

身邊的蒂麗絲白了一眼克萊斯，說道：“你巴不得他離開吧，這樣就沒人礙你的事了，你想推行什麼計劃就推行什麼計劃，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麼鬼主意。”

“哈。”

克萊斯乾笑了一聲，立刻轉成了一種溫柔的態度對蒂麗絲說道：“我這也不是為了我們的將來穩定考慮嘛，沒有了阻礙，我們執行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政令就方便了許多，等到這裏結束，我還要帶你去紅龍山脈看看，聽說現在那裡很熱鬧。”

蒂麗絲點了點頭，依靠在克萊斯身上，說道：“你不用解釋，我知道你的心思，若是哪一天我也阻礙了你的道路，你對我說一聲就成。”

克萊斯頓時變了臉色，說道：“怎麼可能，我三十六號科學院還從沒有傷害自己人的事情發生，你又怎麼可能擋着我了。”

這時候蒂麗絲忽然抬起頭來，認真的看着克萊斯，說道：“當初我若不大膽的去追求你，是不是也是跟羅納德一樣的結局，甚至會被當成絆腳石一樣的清理。”

克萊斯搖了搖頭，說道：“不會的，在我的印象里，三十六號從沒無故去針對別人的事情發生，院長本身是個慈悲之人，基本上不會去殺人，上行下效，即使在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也不可能有輕易奪取他人生命的事情發生，除了戰爭。”

頓了一下，克萊斯又接着說道：“院長說過，兵道乃大凶之道，稍有不慎，就會反噬自身，因此也不會輕易發動戰爭，每次出兵之前，都會很謹慎，很小心，就連在戰場是受傷的敵人，也會帶回來細心的救治，即使你不是我的妻子，也會在三十六號生活的很好。”

說著就摟着蒂麗絲說道：“放心吧，等這件事結束之後，我就帶你去三十六號看看，你會喜歡上那裡的。”

蒂麗絲嗯了一聲，靠在了克萊斯的肩膀上。

···

隨着漢森的到來，也帶回來了勝利的消息，紅月王國盡數歸順，並且做的毫無波瀾。

這使得漢森在凱文面前一連晃了三天，看見凱文有些氣急敗壞的臉，漢森也得到了滿足。

直到凱文要去肯恩王國辦事，才得以清閑。

當然，在漢森彙報的紅月諸多事項上，其中聖女寺的一條也在其中。

但其中疑點頗多，讓江漢珍看了也不知發生了什麼情況，就讓戴麗將漢森叫了過來，問清了緣由。

最後才得知聖女寺是紅月王國培養聖女的地方，但每二十年只培養一個，別的沒有被選為聖女的，以後只能待在聖女寺，直到生命結束。

可以說是凄慘無比，但這次紅月王國的行動中，聖女寺去立下了大功，合力殺了紅月教主。

當江漢珍聽到漢森所說，嘆息了一聲，說到：“計劃是好，但代價去太過慘重了，我們三十六號科學研又不是沒有能力做這件事，何必讓一群女子去付出這種的代價去做。”

漢森回道：“並不是我們要求的，而是聖女寺掌權者蒂麗絲自己要求的，就連她自己，也搭了進去，可能是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做什麼事情，以後難以在三十六號立足，所以才想到這種辦法，就想拿着這件事當做投名狀，換取一份安穩吧。”

“也許吧。”

江漢珍搖頭說道，對這件事，他的個人意見是太過草率，若是他知道這件計劃，肯定不會同意的。

如今事情已經到了此等地步，也無法挽回了。

就問道：“那些備選聖女是怎麼安排的，不管她們是什麼原因，隨着這種精神我不提倡，但也算是做了貢獻，可不能虧待了她們。”

漢森點了點頭，說道：“這個我知道，這也是我要想先生您彙報的事情，若是我知道，我也不會同意的，我們三十六號的男人還沒死絕，就不會讓女人去做危險的事情。

原本我打算要將他們全部送到紅龍山脈這邊生活的，但這其中有一個愛情故事，也有許多原因，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原本想着紅月王國徹底穩固了再商量其安置方法。

如今先生問了起來，我也就將這前因後果說一說。”

江漢珍點了點頭，示意漢森接着說。

但身旁的戴麗頓時打起了精神，女孩子對有趣的故事果然感興趣，尤其是關於愛情的，睜大了眼睛，就差坐在小板凳上聽了。

江漢珍搖頭一笑，就聽到漢森講了起來。

故事也不是太長，很短，主人公的名字叫克萊斯，女主的名字叫蒂麗絲。

不只是故事本身就比較感人，還是漢森說故事的本事很不一般。

從克萊斯與黛麗絲兩人相識，到互相利用，最後黛麗絲為了克萊斯而奉獻將自己奉獻給了紅月教主，最終在關鍵時刻幫助了克萊斯，掌控了紅月王國。

最終克里斯帶着人衝進了王宮，解救了黛麗絲，兩人也就走到了一起，從此過上了幸福而又快樂的生活。

到了此刻，故事也就進入了尾聲，但聽漢森講故事的水平，好像好友續集。

此時一旁聽着的戴麗，已經被故事感動的泣不成聲，不禁開始求情道：“先生，沒想到蒂麗絲為了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竟然付出了如此之大的代價，還請先生給他們好的待遇。”

江漢珍聽到漢森所講的這個愛情故事，感覺有些牙疼，明明可以很順利的走到一起，偏偏要弄得這麼刻骨銘心。

聽漢森講故事的風格，按照事情發展的順序講下去，兩人還會經歷一番苦難。

就比如見他這個家長之類的，再經過戴麗如此一說，他就有一種自己就是那個要拆散一對有情人的邪惡大反派家長一般。

不禁瞪了一眼漢森，將漢森嚇得趕緊縮了脖子，小心翼翼的看着江漢珍。

但還不改那種有些祈求的眼神，讓江漢珍感覺自己就要拆散一對有情人了。

最終江漢珍笑罵著對漢森說道：“就你聰明，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本來就不是什麼邪惡之輩，即使他們不付出任何東西，只要想融入，也會給予一些便利的。

如今到了這樣，更不能虧待她們。”

在漢森小心翼翼期待的眼神，和戴麗一副梨花帶雨可憐兮兮的樣子中，江漢珍說道：“這樣吧，他們久不入這繁華俗世，對也外界的兇險，也不是太清楚，若是就此融入，肯定會儘力一番痛苦的蛻變，就讓他們組建成一個醫療衛生為主的學院吧。

等到培訓之後，就分派到各個軍團的醫療部隊之中，他們經歷過嚴格的規矩，直有在軍中才能得到應有的保護，也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等到江漢珍說完，漢森當即說道：“先生您簡直是太英明了，我這就去辦。”

說完就趕緊跑了出去，深怕江漢珍會反悔一般。

而此時的戴麗，也掛着還沒擦乾的眼淚，面色紅撲撲的說道：“多謝先生。”

江漢珍見此，又是無奈，又是牙疼的搖了搖頭。

# 第四百四十一章 等待時機

可以說，江漢珍對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處理辦法，能夠讓他們組建一個單位，也可以當個過度階段。

等到聖女寺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有一些經歷，事情自然會好辦許多。

是選擇新的生活，還是按照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安排，都能讓她們更好的生存下去。

總之，不會讓她們真的無所依靠。

紅月王國的事情，隨着聖女寺的妥當安排，已經接近了尾聲，整個紅月王國的地脈，也與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反應池連接到了一起。

與之相連的還有自由聯盟，自從尼爾當上了首相，就開始將自由聯盟的一切，向三十六號轉移。

首先是對於整個自由聯盟軍隊的轉移，現在可以說，整個自由聯盟的軍隊，都已經在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控制範圍之內，若不是自由聯盟本來就是一個敏感之地，是整個神啟之地的中心，說不定三十六號就會對外宣布出去。

只不過最終覺得時機還不成熟，這才作罷。

除去自由聯盟與紅月王國，整個神啟之地還有五個王國。

北有已經進入混亂的肯恩王國，和一直以來虎視眈眈，但被阻擋在高塔市以北邊城之外的蒼狼王國。

還有東邊的暗月王國，西邊的神恩王國，與東南的紫荊花王國這三個王國。

其中紫荊花王國是前朝的紫荊花公爵建立的，在以前本就是帝國時期的一塊封地，後來進入蒸汽時代的浪潮，紫荊花公爵因為也趕上的這個風向，積攢了巨大的財富，因此而成立了王國。

至於暗月與神恩，這兩個王國的背後都有教會的影子，只不過不像紅月王國這麼徹底罷了。

但不管怎麼說，這兩個王國的權利，還是被其背後的教會所執掌，其中的根本，與紅月王國基本相似。

但論起王國的軍事力量，要比紅月王國強多了。

至於現在還不將三十六號推到明面上的這個決定，也是江漢珍再三考慮作出的決定。

他所依靠的就是雷霆循環體系，而這體系，需要巨大的底盤，是與天地相連的。

而這並非天地所生，而是人為製造，要形成大勢，最根本因素，還是人的決定。

只有集合人道之力，才能完成這一壯舉，只有將雷霆循環體系囊括了整個神啟之地，才能實現最終的目的。

構建一個體系，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投入的也不會太少。

若是沒有到成功的那一刻，用無底洞形容，也不足為過。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投資，前期的時候，很難有什麼效果，只有到了最後，效果才會逐漸的顯露出來。

若真的到了成功的那一刻，就能得到很長遠的收益，而且這種收益，是伴隨着天地，能夠達到天長地久的程度。

江漢珍謀划甚遠，並不只是統一真整個神啟之地，而是還有跟為甚遠的謀划。

如今的雷霆循環體系只是初步形成，但也有了主世界雷霆玉樞的雛形。

雷霆玉樞，乃是整個仙道世界的武力體系，簡單的來說，就是從來大打仗的。

在仙道世界遇到外界以及內部危險的時候，事關生死存亡之際，雷霆玉樞就會發動。

可以說是非大事不出。

仙道之中，內憂外患具備，內部的隱患，江漢珍已經解決的差不多了，整個西天，都被打壓制的難以抬頭。

但長時間沒有回歸，也不知道西天是否還需要東行，連接東土之脈絡，繼續擴大西天的天道。

之所以稱之為西天，就是在仙道的天地中，截取了一部分，以自己的道來代替天道。

與江漢珍現在製作雷霆循環系統的方法大致相似，只不過江漢珍做的是融入，融合，仙道被截取出來的西天做的是佔領，侵蝕。

兩者之間有根本上的區別，這也是為了西方教氣運艱難的緣故。

想到這裏，江漢珍忽然有了一個想法，自己何不模仿西方教，也來一場世界游呢。

如今紅月王國和自由聯盟的事情，均以解決，肯恩王國也難逃此等命運。

剩下的就只有紫荊花，暗月，神恩三個王國，至於蒼狼王國，等到最後再集合力量去收拾。

蒼狼王國看似是一個王國，但其中各種部落散落無數，掌權者經常輪換，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推行，想要佔領，也非一朝一夕之事。

只有集合天地大勢，對其碾壓，方位上策。、

當即，江漢珍讓戴麗去通知各部門負責人，來此開會。

對於江漢珍的突然召集，他們心中有一種明悟，這次要有大行動了。

記得上一次的大行動還是三年前，制定了計劃之後，耗時三年，掌控了自由聯盟和紅月王國。

做到了神啟之地這些王國，三十多年從沒有做到過的壯舉。

這次行動，肯定會更加浩大，說不定能佔據整個神啟之地。

因此，各部門的負責人都放下了手頭的工作，立即向會議室趕去。

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出了外出辦事的極為，其餘的人都到齊了。

江漢珍掃視了一眼正在期盼的眾人，說道：“今日叫大家來開會，是有一些對接下來行動的設想，在此提出來，大家一起商量。”

眾人頓時打起來了精神，心中一陣激動，有方向，有目標意味着不會迷路，有計劃就需要執行，這就意味着其中的功勛。

這三年的計劃執行，湧現出了許許多多的人才，也有許多人就此從一個奴隸，甚至平民百姓，做到了很高的位置。

普通人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他們所過的生活，即使以前，看那些貴族老爺過的也不過如此。

用紅月王國的話來形容，這裏就是神的世界，而外界，就是凡人的世界。

但不管怎麼說，江漢珍的計劃從沒有讓他們失望過。

他們手下有許多人，還在等着上升的機會，就連他們自己，何嘗沒有更進一步的想法。

江漢珍看着眾人翹首以盼的表情，心中暗道，士氣可用，如今宣布正是時候，等到凱文將肯恩王國的事情解決，就可以開始了。

這才打開放在會議桌上的三維立體沙盤圖，就显示了一個天圓地方的世界，最中間的那一塊地方，正式他們所熟悉的神啟之地。

山川河流，都在上面显示的一應俱全，而且十分真切。

周邊是三散落着零星的有些島嶼，周圍儘是無盡的蒼茫大海。

這個陸地，都被一個巨大的圓球所包裹，看上去就是天圓地方。

這是加隆最終經做出來的，原本也認為世界是一個圓球狀的，但宇宙空間之中，並無上下左右，加入了黃道中軸線，與空間坐標方位，就成了這幅形象。

也是因為方便與觀察，最終显示出來的三維立體圖像，就成了天圓地方的心態。

就連天空中的氣象變化，都显示的一清二楚，甚至連那位魔神的位置，也進行了含糊的標註。

做的精緻無比，簡直是一方世界的縮影。

其中蘊含了全系縮影計術，越空間學說，循環理論，甚至連仙道的一些手段，都用上了，看似簡單，但需要用到的知識極為廣泛，堪稱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巔峰之作。

# 第四百四十二章 道化種子

就在眾人正驚嘆之餘，江漢珍開始將三十六號的目前的狀況介紹了一番。

這才開始說道：“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如今雖然已經有了統一神啟之地的勢力，但這樣做未免有些聲勢浩大。

我們的敵人並不只有神啟之地的所有貴族，還有一個隱藏在暗中的魔神，而且不止一個。”

“就目前我們要面對的，這位存在的實力，就是將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加在一起，都不一定是對手。”

說道這的時候，眾人一陣驚呼，在他們的影響里，三十六號科學院已久屬於神啟之地的第一，可以輕鬆的侵佔任何一個王國。

至於敵人這件事情，還從沒有考慮過，甚至想都沒想過。

“有些讓人難以置信，我原本以為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屬於最頂級的勢力，沒想到我們還有敵人。”

“有敵人不好嗎？這次面對的事高階的超凡者，並非普通人，這不正是代表這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層次已經走到了更高的層次，與生命進化的方向一致嗎？”

“是這個道理，這雖然是個大麻煩，但也代表了我們科學院已經有面對超凡者的資格了，再也不再人間打轉，這時好事。”

下面的眾人紛紛開始討論着，江漢珍並沒有制止，以前這些事情從來沒有給他們說過，也只有加隆幾人知道一些。

如今宣布出來，就是想要看看每個人的想法。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並沒有出現不願意承認，不敢相信這個事實的不思進取者。

對於新的敵人出現，也戰線出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鬥志出來，江漢珍對此十分的滿意。

等到議論聲逐漸消失的時候，江漢珍這才說道：“為次，我想到一個取經之法。”

“請問院長，何為取經。”這時候目光發亮的漢森略顯問了出來。

對於每次的任務，都是一次晉陞的機會，這次紅月王國的事情，憑藉著此等氣運，已經讓他晉陞到了三階的超凡者，並且很快的穩固了下來。

心中明白，這樣的機會，隨着雷霆循環體系的越加完善，肯定會越來越少。

若是錯過了，以後的機會肯定越來越少，能做的也就是積攢而已。

不光是漢森對這件事感興趣，就連科學院其餘的人，都對這件事感興趣。

執行計劃，以為這就是機會，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與自己生命進化有關的晉陞。

江漢珍解釋道：“所謂取經，就是我三十六號有讓人生命進化之法，可以讓人脫離於凡俗，步入生命進化的進程，也是一條從人，向神進化的路線，此為經書典籍範疇。”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取經，也就是宅還沒有納入循環體系的幾個王國之中，尋找心智堅定之輩，身負大氣運，有大毅力之人，來我三十六號科學院求取進化之路。”

江漢珍說完，而這時候加隆問道：“院長大人，若以此方法公布出去，那些貴族必定封鎖消息，此路不但是生命進化之路，而且是一條晉陞之道，若普通人也晉陞的與貴族一般，那他們有何優勢可言，那些貴族若是阻止，我們該如何是好？”

這個問題一出，許多人都打起來精神，甚至一副摩拳擦掌，就要出去戰鬥一般的架勢。

江漢珍心中一陣暗笑，這立功心切也太嚴重了吧。

不過這樣也好，起碼士氣高昂，往往很多事情，憑藉的就是一股士氣而已。

江漢珍對加隆點了點頭，對這個問題表示肯定，就說道：“貴族的態度雖然重要，也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但謀事在人，人定勝天。

我們要用一種超凡之心來看問題，不論貧富貴賤，也不論男女老少，地位尊崇也罷，地位卑微也行，都是普通人，如今有貴族與平民之分，無非就是命格高低，氣運多寡的區別。

在我們生命進化者之中，這些並非不可改變，也並非天生註定而不可更改。

即使貴族，也是眾生的一員，不可有分別心去對待，只要立意高遠，就能包含所有，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江漢珍說完，許多人頓時進入沉思之中。

江漢珍對解決辦法，只是說出了一個大致思路，至於如何解決，還要靠他們自己去決定。

他並不喜歡限制別人的思維，將思維限制在一個很小的範疇之中。

只要有一個大致方向，一百個人就能制定出一百種方法。

擇優而取，說不定能制定出一個精妙的辦法出來，江漢珍對此，還是頗為期待。

而這時候后，作為特戰一隊的軍團長，歐文忽然問道：“敢問先生，何為命格，何為氣運，時常聽加隆副院長他們說起此事，但具體的情況，我等對此還是有些迷糊，還請院長大人結果，我們也好從中制定出一個計劃來。”

此時，立即有人抬起頭來，驚奇的看了一眼歐文，沒想到他竟然提出了這等關鍵的問題出來。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他們的困擾，一直以來都在摸索中前行。

能知道的都只是只言片語，至於詳細如何，卻無從所知。

江漢珍讚賞的看了一眼歐文，對歐文提出的這個問題十分的滿意。

氣運命格之道，是仙道的一個關鍵核心之處，只要這個理論傳出去，就算是徹底的換了這方世界的芯子，成為了仙道的一方的世界。

氣運命格之道，也是仙道獨有的理論，道化萬千，全系與此處。

就掃視了一眼正在等待聽解釋的眾人，說道：“說起氣運命格之道，不得不說的就是功德，所謂功德，就是做出與天地一方有益的回請。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我三十六號科學院如今所做之事，就是順從天道之事。

吾觀天地法則殘缺，輪迴不全，規則混亂，而且有外邪入侵，才以雷霆大道，與此界的天地法則所融合，製作出這個循環體系出來。

此事有益於天地發展甚至進化，所以只要參与這，都有天地功德降臨，功德若能利用，就可轉化為氣運，也稱之為氣數，而氣運循環周身，就能培養命格。

通過修行，就能提升命運的格位，就是所謂的進化者，命格高低，也是容納氣運的關鍵。

犹如水缸蓄水，命格越大，能存放的就越多。

凡人不知命格之力，故言之命運天生註定，不可改變。

但我等生命進化者卻不可這般認為，通過修鍊，進化自身，本身就是生命進化。

命格藏在身體之中，無處查詢，但與身體息息相關，身體進化，命格也會隨之而進化。”

頓了一下，江漢珍這才鄭重其事的說道：“此道理在座的諸位可要記清楚，這時我三十六號所遵從的原則，你們自己的生命進化路程，全繫於此。”

中人聽完，紛紛點了點頭，而且有人將這些話記在了本子上，以方便回去之後仔細體悟。

江漢珍說完這些話，忽然感覺到靈台一陣通透，道果也越發的靈動了起來，而且在靈台之中不停的與外界道則交流。

心中出現一陣明悟，在此界的事，已經算是埋下了一顆種子。

這種子並非實物，而是仙道之中，道化萬千的種子，仙道之所以能有如此強的生命力，都显示在一個化字上。

只要少異類，被仙道如此道化一番，也就變成了仙道的一份子。

若無意外，從來都是越發展，底蘊越厚重，看似時常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這正是仙道道化所演變出來的一些現象而已，也是一種陰陽變化的激蕩生髮之道。

也是仙道進化的關鍵所在。

# 第四百四十三章 仙道核心

江漢珍講解完氣運命格之道的核心部分，就等着中人慢慢的消化一番。

因為接下來的事情，也逃離不了這個範疇。

當初在仙道世界之中，西方教也是因為看出了仙道氣運命格之道的好處，才將此道融入自己的教派當中。

最後想出了一個用西遊求經的事情，來取代仙道。

從以後的歷史上得知，西方教最終是成功了，只不過仙道一方的底蘊太過強大，並沒有就此而消亡而已。

但在後世來看，與消亡也沒什麼兩樣。

西方教抽取了仙道所有的地脈與氣運，最終建立了西天，仙道世界的也因為失去了大部分的本源，失去了應有的價值，最終沒落了下來。

自西遊之後，仙道世界所做的一切事情，或者是一切反擊，大都是飲鴆止渴之法，只能一步步的走入絕境之中。

以至於在江漢珍出生的那個時代，神仙也只剩下一些神話傳說而已。

若是按照生命經進化的理論去看這些，仙道世界走的並不是生命進化的道路，而是生命退化。

自大唐以前，武將可力抗千金，百十斤的兵器隨意驅使，就是以勇猛著稱的金瓜鐵鎚，一個就重達三百斤以上，舞動起來虎虎生風，還能上陣殺敵。

但到了最後，傳說中的金瓜鐵鎚已經成了藝術品，所謂的金瓜鐵鎚也只能變成前段裝了一個鐵疙瘩的物件，甚至有些還拿不起來，做成空心的。

這樣的情況，如何能稱作是生命進化。

也只有知道這種情況，才能就此而改變，從此逆轉退化趨勢，做出固本培元之事。

江漢珍如今能走上這條道路，或許是自己世界的退化所造成的，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退化容易，只要抽取本源就行，但進化困難，需要重新打造一方完整的循環，一個環節也不能缺少。

若要做到如此，不亞於再造乾坤。

就是現在，江漢珍到了異域時空，也沒有去做損人利己之事，還是按照世界進化之道來完善道理。

如今的取經之事，其實與西方教沒有什麼區別。

但結果卻不相同，江漢珍只是從外界虛空中尋找能量，而不是去做抽取本源，服務自己的事情。

看眾人都考慮的差不多了，自己也明悟了大羅的道果，不然靈台中浮現出一種道理的明悟出來，就宣講道：“今日叫大家來，說的就是以氣運命格為核心的取經之計，可向諸過宣揚三十六號的進化之道。

若有眾生，尊敬生命，可得道心加持，可得聞進化之道理。

若有眾生，善待自我，修正自我，可聞得生命進化之道。

若有眾生，正心誠意，奉行天地大善，可得氣運加持，可溫生命進化道理。

凡欲生命進化者，我等皆可應求，悉心教導，使其為天地奉行生命進化之道。

修鍊者，可得諸般樂，遠離時間苦，凡有所求，無不實現。

可解諸多痛苦，可化萬種病魔，心神清靜，既入真道。

眾位都是生命進化者，但卻依附於天地之間，當為天地考慮，兩者不可脫離，此為核心奧義，不可不重視。”

江漢珍說出了帶着陣陣道音的一段話出來，眾人就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各有所悟。

雖然話語簡單直接，但其中所蘊含的道理，讓人聽了回味無窮。

若是這段話拿到任何地方，也覺得是真確的。

就比如一個人各種不順，但若身體健康，就會靈台清靜，許多每蒙蔽的事情就能想的通了，從此走出出困境。

又比如一個人若是經常鍛煉身體，一些災病出現的幾率就笑了許多。

若是一個人經常鍛煉身體，若真的遇到了什麼危險，其中的生存能力肯定比身體虛弱的人要高上很多，身體強裝靈活的人，生存幾率肯定超過一般人。

這隻是凡俗之間的一些小事，只不過生命進化之道，是一種修行之道，是提升自己生命層次的方法。

若修鍊到高深之處，基本上沒人能加害於他，若能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身體只會都得到了一定的開發，想要什麼東西，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江漢珍在這裏，只不過說的比較中肯而已，都是實打實的利益。

看着正在感悟的眾人，江漢珍在想，只要有着諸多好處，奉行的人肯定不少。

在一些遇上絕路之人，見到三十六號能夠解決，怎麼可能不來尋找。

就比如一些嚴重你給的疾病，在這個生病了，只有一招放血療法的時代中，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醫療手段就要先進許多。

對於研究生命進化的人來說，對人體的認識，要遠遠的高於普通人，治療手段，也多了許多。

當然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如放血療法的那種手段，三十六號科學院還沒有參悟出來這究竟有什麼神奇的原理，因為不懂，所以將之放置一旁。

或許是以後，生命進化學院研究到了更高的層次，發現了放血療法的偉大原理，說不定還能撿起來繼續用。

就這一項事情而言，奉行生命進化之法的人肯定不少，跟不論其他。

但最高明的還是傳出生命進化之道的時候，沿途之中將兩地的地脈連接，在傳出生命進化之道的同時，將雷霆循環體系架設在生命進化之道存在的地方。

這時一舉多得之法，也只有用取經這件事去做這些，既可以掩人耳目，又能當個故事傳唱，算是最上乘的方法。

到了現在，江漢珍自己的工作就算是做完了，接下來的事情，自有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去完成，許細化，去制定其中的詳細策略，與一些執行的細節，當然也有一些應急方案的準備，自然不用他去操心。

見此，江漢珍也就離開的會議室之中，留下了一群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內部高層人員，在這種頓悟之中感悟一些東西。

進入頓悟之中，思維放空，傳說中是可遇不可求，但江漢珍穿過諸天萬界，見了許許多多進入頓悟的人。

也從中總結出一些進入頓悟的方法，只要通過他的這些方法，就能引修行者進入頓悟之中，從而得到很多東西。

雖然不是百分百的幾率，但也比那種不可控制的頓悟幾率要高很多。

而這次更是神奇，也是他道果趨向於圓滿狀態，有生長成大羅道果的趨勢，因此靈光一閃，感悟出一些道理來。

自身散發的道韻，也將其餘人也引入了這種道果的感悟之中，雖然不是自然進入狀態的，但有他這個道果趨向於圓滿的修行者引導，效果要比一般的頓悟要好上許多。

經此一事，三十六號科學院中很多人的修為都會增長一大截，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多少瓶頸。

若是能繼續參悟道理，心性就會一直領先於修為，以後的道路，就會順暢很多。

這時候，江漢珍已經離開了會議室之中，原本還要多說幾句，聽取一些眾人的意見，也許是修為的增長，忽然察覺到魔神氣息有些異常。

在此關鍵時刻，可不想讓魔神察覺什麼，他就想去確認一番，若是真察覺了一些東西，那就要做一些準備了。

# 第四百四十四章 因果牽絆

就在剛才，江漢珍忽然感應出魔神力量的異動，此異變出現在西方，正是神恩王國的方位。

神恩王國，顧名思義，以神的恩賜命名，其中王國內部超凡者數量繁多，也是超凡者的發源地。

神啟之地的超凡者，最早出現的地方，就是神恩王國。

而在神恩王國之中，也有着教派的存在，就是當初讓超凡者成為主流修鍊之發的豐收教。

江漢珍極目望去，出現一動的源頭，正是豐收教的總壇，種子山上。

“果然如此，能修鍊到金仙的地步，沒有一個是簡單之輩，還是被察覺了一些東西。”

江漢珍自語一聲，對於這為魔神，若是沒有察覺，他還會覺得奇怪。

能夠有所察覺，也只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三十六號科學院行事雖然隱秘，但已經建成了一個橫跨三個王國的雷霆循環體系。

這體系的作用作用就是汲取魔神所散發出來的超凡力量，如此發展，怎麼說都有了三年多的時間，魔神的力量肯定會消失一部分。

自己力量的消失，沒有人不去關心。

不過目前的情況還好，只是有所異動，而魔神本身並沒有什麼大的動作。

剛才的異動，好像是傳遞信息之類的事情，江漢珍也放鬆了下來。

只要不是真身出動，就不是什麼大問題。

如今魔神被束縛在天地規則之中，隨着雷霆循環體系的越發完善，整個天道的意志也越來越強，就連天地之中的法則之力，也超出以往很多。

魔神想要掙脫，肯定不是太過簡單，掙脫之時的動靜，就能讓這方世界的許多超凡者都感應的出來。

但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有些不放心，此事牽扯到魔神之戰，非一般的超凡者所能參与的，如今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中，修為最高的也只是四階的超凡者尼爾，這也是用自由聯盟的氣運突破的。

至於其他的，也只是在三階左右徘徊，想要到達四階以上，還需要一段時間。

能夠有資格參与這種當面戰爭的，唯有五階以上，或者六階的超凡者，否則去了根本沒用。

即使五六階的超凡者，也只能起到炮灰的作用。

就決定自己去神恩王國一趟，不求徹底解決，只求將這位魔神牽制在豐收教就行。

只要拖住一段時間，三十六號科學院所執行的取經計劃就能有些成效。

大時候不管有么有佔領其他的幾個王國，但對地脈的改造，以及對雷霆循環體系的架設，肯定會成了氣候。

但時候江漢珍就有辦法將這位魔神永遠的束縛在這方世界之中，成為這個世界的養料存在。

在眾人從入定中醒來以後，就立即開始就取經之事，展開了計劃制定工作。

大體的方式，可以稱的上是五花八門，但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的一些規矩卻不能逾越。

比如一些損人利己之事，為自己尋找利益可以，但要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這件事是杜絕的。

時至今日，江漢珍所行之事都是雙贏的局面，也不會去輕易的損害別人。

若要是敵人，那就另當別論了。

幾個王國之中，大多都是普通人，貴族也好，平民也罷，都是普通眾生的一員，在生命進化者的眼裡，都是普通生命體，也就沒有當做敵人的意思。

犹如去用法術恐嚇一國的國王，而讓國王來倡導取經之事，在目前，三十六號科學院還做不出來。

江漢珍在這方面要求的比較嚴格，當然也是考慮到一些因果定律的原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減少了一聲因果牽扯，就能讓自己的路途更加順暢。

尤其是修為到了他目前這個境界，哪怕一絲一毫的因果牽扯，所產生的業力，也會影響他的修為。

此法只有兩種，一種使如魔神一般的用強大的道果之力去斬斷，自然不需要管這些。

另一種就是道化之，尋到因果絲線，對有牽扯之人進行引渡，將之變成自己人，氣運相連，不但不是羈絆，還是一種助力。

如今江漢珍的一舉一動，都能影響這方世界，若思真的做出了損人立即之事，現在看來沒什麼問題，但以後卻是個麻煩。

還需要派人去將此人的轉世之身引渡回來，且不說如何引渡，但其中耗費的人力物力就不是一般的小，若是現在能夠杜絕，以後就不需去為這些事情上浪費心思。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道路，隨着修為越高，修正的地方越少，大多都是一絲一毫的去修正。

有些修行者動輒萬年，幾十萬年的修行，而自身修為就是沒有絲毫增長，就是因為以前不注意一些細節，造成了因果牽絆過多，從此阻礙了自身的修行。

此法犹如魔道，前期根本不會顧及任何，修為一日千里。

但到了後期，修為大多都會停滯不前，難以長進，若是想要有所精益，必須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去解決自身的因果牽絆。

這些東西根本看不見，摸不着，只能一個一個的去解決，也可以稱得上一種劫難。

到哪這種劫難，並不是往常可見的災劫，而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劫難，即使出了事，也無從查起。

最終無奈，只能歸結於自身的運氣之上。

雖然有失偏頗，但這項歸結也正確，若能有滔天的氣運，來鎮壓本身，再修鍊魔道之法，一路高歌猛進，最終修鍊到混元道果之上，自然不用去考慮什麼災劫，只要遇到，一律用自身的道行強勢鎮壓即可。

甚至，連因果都不用考慮，強勢鎮壓之下，因果也得避讓。

因果牽絆就是如此，你若強勢，他就安穩，你若懦弱，他就會跳出來找你麻煩。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行事如此。

福禍之道，為仙道道化之法，一言難以說清，若要體悟，非明悟心神者不可得。

江漢珍自認為不會有用之不盡的氣運，與霸道的掠奪氣運手段，自然不可能去走魔道一路高歌猛進的路線，可稱為王道。

這種路線兇險至極，犹如在懸崖邊行走，一個不小心，就會跌落萬丈深淵，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這種魔道的路線，其實可以稱為霸道。

江漢珍修鍊至今，所擅長的是完善世界，權衡天地，所以並非他一人可以完成，還有無數的弟子，無數的同一陣營的人，這些人也不得不考慮。

比如在此界之中，他作為地位最高之人，手下若是做了業力加身之事，那他就要承擔一部分。

如今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總人數何止百萬，如今治下之地，人數早已超過三千萬之巨，非是一個小數目。

就是一個人以三十六號的名義做出一些損害德行之事，那三千萬人加在一起，就不是一個小數目。

就是他如今已經凝聚了道果，甚至有有成就大羅的跡象，也會被這些事情所拖累的災劫不斷，修為緩慢下來。

所以，江漢珍在三十六號之中，制定了幾個不可逾越的規矩，若有返歸者，必須嚴懲不貸，絕不姑息。

做出這些規矩的原因，就是防止損害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業力之事的發生，不可不防。

# 第四百四十五章 交付重任

仙道有言，因果乃時空大律，超脫之關鍵。

時常以承負氣運論之，可迴避因果，但若要臨近超脫，因果之道必不可輕視。

常言道，千里之堤毀於蟻穴，見微知著謹小慎微。

在修為快要超脫之時，自身的錯誤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以發現，哪怕是一個很小的錯誤，都有可能造成自己的停滯不前。

也因此，江漢珍才在這方面嚴加防範，就怕造成一些原因，將自己的修為卡在某個瓶頸之上。

目前看來，還沒發現什麼致命的錯誤，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怕這位魔神跳出來從中搗亂，成為阻道之人。

江漢珍叫來正在準備研究一些取經之用的項目的加隆，此時的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經過了一番簡單的討論，並確立了大致的方向。

取經的事情上面，許多人都有自己的計劃，這次召集開會的人也有三十多人，就是幾個人提出一個幾計劃，也有好幾種之多。

都知道互相難以說服對方，就約定下去可以準備幾日，到時候再看誰的計劃好，就執行誰的計劃。

加隆所代表的生命學院，是這次取經的主角，取經的目的地，就是生命學院，而加隆，就是傳說中的傳經之人。

地位尊崇，形象高大，幾乎是無所不能的大生命進化者的形象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之中。

因此，他也不甘落後於別人，也提出了大致的取經計劃。

他在會議結束之時，就帶領了一群學生開始研究一個課題，也是為取經之事做準備的課題。

正在試驗進入爭議的時候，也難以繼續下去，接到了江漢珍的傳訊。

加隆也鬆了一口氣，會議結束之後，給每個單位的時間不是太多，也就十天左右，想要在這十天之內，拿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計劃，也並非簡單之事。

被傳喚之後，才醒悟過來，是自己有些心急了，若是在平時，肯定不會犯這種錯誤。

即便在實驗中有爭議，只要分別實驗一番就行，並不一定要急着下結論。

此時想起來，不禁有些懊惱，身為一個態度嚴謹的研究人員，不應該犯這種簡單的錯誤。

還好，院長讓人叫他，打斷了繼續錯下去的這種行為，不然非得走入死衚衕不可。

簡單的交代了幾句，並宣布有爭議的話兩種可能都要驗證一番，不要有絲毫心急。

而實驗室的其他人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猶豫着說道，那若是耽誤我們制定計劃怎麼辦，我們還等着這次揚眉吐氣一番呢。

加隆立即表示，科學是為長久的大計，並不是要爭奪一朝一夕的風光，若是真的出了一個錯誤，再將這錯誤公布出去為人所用，就會給別人造成誤導。

不要想着怎麼風光怎麼來，而是怎麼能順暢怎麼來。

都是生命進化者，壽命遠遠超出常人，有的是世間，要為宏觀大計，不可爭奪暫時的風光。

靜下心來好好的研究，以後除了成果，是萬世的傳唱，而這次即使成功，也只能得到一時的風光。

加隆的這番話，也實驗室的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進入了思索之中。

也不再為了爭取在這一段時間能夠拿出一套方案，做出風光之事，而是準備靜下心來繼續做研究。

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中，各種作戰部有無數的研究人員，他們又何必去做自己不擅長的，去跟擅長做這件事的人去分個高下呢。

還不如做自己擅長的，也省的做出四不像的事情出來。

靜下心來之後，許多人忽然覺得加隆的形象高大了許多，是一位真正的科學院，也是一位純粹的生命進化者，不知不覺中，對加隆從內心深處尊敬起來。

有了加隆的這番話，他們的目的也就明晰了，研究的方向，也很容易選擇。

最終決定，就是在這次取經計劃之中，作出一些用得上的發明，以便於計劃能夠順利的展開。

比如說交通，通訊，震懾一類的發明，只要能在取經途中，用到他們的這些東西，就算是作出了貢獻。

至於計劃安排的事情，還是交給作戰部的人去做比較合適，他們只要能將自己所能想到的，能提供到的東西，送到作戰部即可。

各司其職，才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應該有的常理，不管怎麼樣，只要他們安心的去做研究，以後的諸多功勞，誰都不能抹殺的。

再加上雷霆循環體系的評判系統也在研究之中，若是這項評判系統研究出來，以後根本沒必要去尋找一些風光，一切功德氣運，都會显示在自己的個人信息之上，誰高誰低，一目瞭然。

加隆離開實驗室，就去遵照江漢珍，一進門，江漢珍就發現加隆的氣息沉穩了許多，竟然有一種宗師的風範。

對，就是宗師，是一個行業德才兼備，並且掌握了更深一層的知識，不管什麼知識，只要具備這些，就是宗師。

江漢珍不由的多看了兩眼，加隆就解釋道：“剛才弟子回去之後，在實驗室中對有些課題進行爭吵，最後忽然醒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沒有實踐的爭吵，都是在幻想中平頭論足，忽然之間明悟了這個道理，才懂得了先生的用心良苦。”

江漢珍對着加隆讚賞的點頭道：“這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我只是個引路人而已，你今日有所成就，我也為你感覺到高興。”

加隆一副虛心受教的樣子，認真的聽着。

江漢珍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今日叫你來此的事情，有兩項，非你不能勝任，不知你可有抗下這份擔子的信心沒有。”

加隆頓時心中凜然，此時的三十六號科學院中，對於他這樣一個科研人員，還不能完全參悟透的就是江漢珍親自管理的雷霆循環體系的中樞了。

因為在中樞之中，要想管理好，所牽扯的知識也越多。

不管是此界發展起來的科學院，還是武士修鍊的生命氣血之道，還是仙道之中的仙法陣法，大道規則，甚至還有江漢珍向他們說過的巫師知識，在雷霆中樞中都有關聯。

若是一道不通，甚至還會出問題，縱觀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也只有他一人善於學習，喜歡安心研究，所學的東西最廣，最多，也是知識最淵博之人。

對於雷霆中樞的想法，加隆可是眼饞了很久，但事到如今，卻有些擔憂起來。

到隨即眼神出出現一陣堅定，對着江漢珍說道：“多謝先生信任，雖然我不能完全保證不會出任何問題，但我可以拿我自己的性命擔保，只要我還有口氣，就不會有所懈怠。”

加隆如此之說，江漢珍也就點了點頭，加隆雖然不擅兵道，也不擅長權謀，跟不會經商，但對於知識的態度，在整個三十六號之中，沒有人比他跟擅長學習，更善於鑽研了。

所以此事也非他不可，也正有交給他，江漢珍才能放心許多。

就笑着說道：“沒那麼嚴重，既然你有這份心，那就去雷霆中樞，你來負責其運轉，三十六號的一切，你都可以任意調配，若有違背，可用啟動雷霆中樞的天罰系統。”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之後的雷霆中樞之中，可能也只有你一人而已，你可以找人輔助，也可以帶學生去觀摩研究，這中樞體系，是我修鍊至今的大成之物，若是你能通過其中的循環，感悟出一些自己的東西，以後的路就順暢許多。

我今日一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若是遇到不可抵抗的危險，且不可輕視生命，與循環中樞共存亡，只要保住命就行，其餘的自有我去處理。”

加隆也許是聽到了江漢珍的化外之音，這次不但要出去，還是去做一件危險的事情。

所說的不可抵抗的危險，想來想去就是那位魔神了，但加隆好像心意已決，一副大無畏的精神。

對着江漢珍說道：“我明白，我會按照先生的囑託去做的。”

江漢珍一陣搖頭，知道最後的叮囑是白說了，若是真的遇到危險，加隆有可能調動整個雷霆循環體系共存亡的可能性要大上很多。

但他也沒有多過在意，他此去的地方是神恩王國，又不是域外虛空，以他目前的修為，兩地之間來去只在瞬息之間。

就是雷霆循環體系出了問題，也能在瞬間趕過來，對於魔神能夠發動突然襲擊的事情，還不是太過在意。

雷霆循環系統，最外層還有一個天然的陣法，只要遇到攻擊，就能抵抗金仙修鍊者的一擊，只要一擊之後，他就能趕至。

如今這位魔神的力量，遠不如以前，他現在對這位魔神更甭不懼，就是單對單，有有把握將之拿下，當然，前提是不考慮對世界的破壞才行。

接着江漢珍又說道：“還有第二件是，如今取經之事臨近，你上次說的那個功德評定體系也可以開始研究了，中樞之地，你可以將評判體系試着加入其中，以完善循環。”

“是，先生，學生明白，學生定會辦好這兩件事的。”

加隆嚴肅的回答着，但此時的他，感覺肩膀上沉甸甸的，有了不是一般的重擔壓在肩膀上，對於這件事，幾乎是關乎命脈之事，容不得有絲毫大意。

而且，以後全部都要他自己去做，沒有江漢珍的幫助，出了事也沒人幫他擔著，只能暗自下定決心，要趕快熟悉中樞之事，完成交代給他的任務，也是責任。

江漢珍在離開的時候，也給加隆留下了一個控制令牌，此令牌能操控中樞，也可以看成中樞的鑰匙。

也是一件信物，可以隨意調動三十六號科學院任何事物的信物，當然，還是江漢珍煉製的一件法寶，屬於凝聚氣運的氣運之寶。

加隆對中樞掌握的越完善，整個循環體系的氣運對他的輔助也會越大，別的好處不說，但就修為一點，增長的速度遠非一般人可比。

當然，這也是一份責任，若是出了問題，自己也會受到反噬。

# 第四百四十六章 朝拜習俗

神恩王國，種子山中，流傳着許多神奇的傳說，在以前，幾乎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聖地。

山中流傳着許許多多的事奇遇，能讓一個人得到神奇的力量，使得有人經常進山去碰一碰運氣，也想入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得到神奇的力量，從而走上人生巔峰。

這種情況延續三千年之久，也就是隨着蒸汽時代的浪潮，這種事情卻逐步弱化下去。

但是種子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並沒有因此而減輕，還加重了不少，甚至成了神恩王國人們心目中的聖地。

到了每年豐收的季節，在人們有了收成的時候，都會拿出自己今年一年的部分收成，去種子山朝拜。

交付自己的收成，獲得人間看護者的祝福，這樣的事情幾乎成為了一種習慣，一種風俗。

若誰沒有去朝拜，就會覺得自己明年的收成肯定不好，日子也會過得越來越差，甚至連自身的地位也會降低許多，更有甚者，會遭受到人們的鄙視。

這次的朝聖，不必尋常，就在三天前，豐收之神忽然降下了神諭，這幾乎成了一見激動人心，增加信仰的事情。

在這個被蒸汽浪潮衝擊的在也沒有以往的樣子的時代，一份神諭的降臨，是多麼的難得。

不知道神諭中說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但豐收教的看護人，發出了讓每一個種子，多交一些今年收成的通告。

這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神恩王國平民，身上的負擔更加繁重了一些。

按照每年所上交的一成到兩成，今年少交一點，起碼要上交一半左右。

若是再出去繳納貴族的賦稅，剩下的糧食，一大部分人堅持不到明年豐收。

若是再貧窮一點，連今年這個年關都抗不過去。

年關這個說法，還是從三十六號科學院傳出來的。

過年，對於此界之人，和遠在異域空間的江漢珍來說，都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甚至還沒有聽過。

以前的豐收節倒是流傳廣泛，就是慶祝以前的豐收。

而過年，正是江漢珍觀察了此界的氣候變化，推算出了此界的節氣，在一年之中，最冷的一段時間，稱之為年，也是普通人最難熬的一段時間，被凍死的人也是最多的，在此界之中，每年都有許多人過不去這個坎，被凍死餓死。

而這個坎，就稱之為年，當熬過這段時間，就可以慶祝了。

慶祝自己有又過了一個年，還活着，到了新的一年。

以此慶祝，一來是放鬆自己的心情，祛除一年的壓抑，得到一個輕鬆快活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年。

並且在這幾天，江漢珍還將五神安置之法加入了其中。

有道是家有五神，為財神，門神，灶神，福神，茅神，關乎家庭的一切榮辱興衰。

而在過年這段時間，就要將這五神全部安置好，順順利利的去迎接新的一年。

江漢珍在做這些的時候，都將五神安置咒加入了其中，只要一聽就能記住，蘊含這大道理在其中。

只要照着念了，就有安定家宅，藏福納氣，防衛外邪，保衛健康，清靜心神的功效，與五神咒語相互對應，能組成一個簡單的氣場陣法。

此為風俗，也是文化，甚至還是一種仙道的傳承。

要將此界變為仙道的一份子，這些就必不可少，長此以往下去，也不會去輕易的被糊弄人心，榨取信仰之力的教派給忽悠了過去。

若說仙道世界，人心中有信仰，也沒有信仰，說有固定的信仰也行，但你隨便拿出來一個我也信，法無定法，道也難道。

這就就是仙道一方特有的心神變化知道，也是陰陽辯證之法的巔峰理論，乾坤二卦的變化方式。

改造一方世界，首先要改變這個世界的人的思維方式。

這項慶祝活動，江漢珍原本的意識是給三十六號科學院成員的一項福利，也是改造思想的一種手段。

但知別人見此，也跟着慶祝，這些成員也沒有吝嗇手中的過年的規矩，以及蘊含在其中的五神咒法，或許許多人連五神咒是什麼都不知道，但只要按照這種方式做了，就起作用。

先是在整個三十六號的管轄之地流傳起來，接着自由王國也爭相模仿。

甚至紅月王國每年也如此慶祝一番，就是到了整個神啟之地，神啟之地各地的據點之中，也是如此慶祝。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到哪都是富人，都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別人問起來，就如實說出了其中的好處，是一項祭祀之法，又類似於咒法。

雖然很多人看不出來，但其中能讓家宅安寧，家庭和睦的作用，不管是真是假，都不介意嘗試一番，最底層的人也最樸實，心思也不會隱瞞，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是永遠不變的話題。

見到過年的人都是有錢人，自然也會跟隨模仿，也希望來年自己也能獲得一些成果，過上更好的生活。

就這樣，過年這種習慣，在整個神啟之地犹如遍地開花般的流傳起來。

就連江漢珍也看的有些愣神，當初他做這樣，也是個無心之舉，但沒想到竟然就此推廣開來。

當然，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天道意志在其中的作用，三十六號科學院本身做的就是完善天地之事，是有益於天地的事情。

也因為三十六號所做之事，整個天地都有了一些增長，就連天道意志也強大了些許。

只要是三十六號所做之事，或者推行之事，事在人為是一方面，但天道相助，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豐收節在莊稼收割之後，糧食準備收藏入庫的季節舉行，之後就是封閉糧倉的時候。

等到糧倉都已經封存好，就進入了每年最嚴寒的季節，這個世界的嚴寒一般都很冷，也是這個世界的人體質要好上很多，所以才能抗住，但若是餓着肚子，身體產生不了熱量，那餓死也是常有之事。

江漢珍在朝拜的路上，所見所聞中看出了許多東西，這就是如今神恩王國的現狀，也是整個神啟之地的普遍情況。

一路上，江漢珍跟隨着朝拜的人群，並沒有多說過什麼，也沒有去跟任何人接觸，只是就這樣跟着。

他如今的修為，早已不需要普通的事物去攝取，對於能量的攝取，也不需要多少，甚至在金仙的體內，自稱循環，可以產生一定的能量，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

這也是只有金仙可以脫離世界而生存的原因，就是因為在身體中自行運轉，產生能量。

若是不去做任何事情，省會還會隨着時間的增長而增長。

朝聖的路上，有些人要走很長的一段時間，十天半個月的大有人在，甚至從收穫開始，就有人走上了朝拜的路上，如此一個月的時間，去種子山捐獻了糧食，然後再開始返回，回到家時，就已經到了一年之中最冷的時刻。

甚至，有許多人都消失在回家的路上，再也沒有回來。

好在神恩王國也不是太大，就是以此界普通人的體質行走，兩三個月也能橫穿。

不然的話，就是一趟朝拜，非得花上幾年時間不可，甚至在一些大的世界之中，就是走上一輩子，也走不出盡頭。

江漢珍從自由聯盟西邊離開，就落下到了陸地之上，一打聽，就發現了朝聖之人已經開始出發，隨便找了一個小隊伍，就混了進去，一直跟着，跟到了臨近種子山的地方。

今日傍晚，與往常一樣，也到了進餐的時候，江漢珍不吃不喝，若被人見了，難免會覺得奇怪，江漢珍與往常一樣，躲到了一邊。11

# 第四百四十七章 途中小事

一群人對這種現象，都是司空見慣，不知道江漢珍怎麼活到現在的，但許多人見了，都保持着沉默。

因為他們自己的糧食也不多了，若是分出去一些，他們自己就有可能回不去。

去朝拜，不只是去就行了，捐獻了繳納的糧食，但自己還要回家生活，聖山上的豐收教，可不會見着人可憐施捨一些東西。

每年也只是在最寒冷的季節，象徵性的做一番施捨，逗留在山下的百姓，要嘛是看老天給不給面子，希望不要太冷。

要不就是流連忘返在周圍的市集之中，乞討一些過生活。

不管如何，自己都過的緊巴巴的，又怎麼有能力去管別人。

對於江漢珍的沒到吃飯的時候就躲開的事情，只能表示看不見。

不過見江漢珍一路走來，身無長物，但有個習慣，喜歡在行走的路上，觀看一番長在地上的植物，或者在地下挖點什麼，讓這些人看到，只以為江漢珍是採集草籽，當做果腹之物而已。

天下不是沒有善良之人，若是能在保證自己的情況下，誰都願意善良一把。

而就在這時候，人群中的兩個人，是一個老者，帶着一個小女孩，小女孩也是這位老者的孫女，兩人在一架破舊的人力車中，裝載了今年按規定要上交的糧食，一路十分辛苦。

木車因為用的時間長了，走起來吱吱扭扭的響個不停，而且還異常費力。

也多虧人群中有幾個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在中間，爺孫兩人才不至於掉隊。

這兩人在江漢珍心走的途中，也知道了一些信息，不知道兩人的全名，但別人都稱呼老者為肯亞大叔，或者肯亞爺爺，從根骨上判斷，只是五十九歲而已。

但身材佝僂，一副年邁不堪的形象，臉上滿是褶皺，滿手的老繭，看起來有些乾枯，走路走的久了，都會氣喘吁吁。

也許是常年的勞作，與一些莫名壓力，讓人老的如此之快，一副行將就木的樣子。

小女孩名叫貝蒂，根骨年齡只有六歲，枯黃的頭髮，沒有絲毫氣血養分的滋養，初具模型的小臉，凍得有些通紅，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襖，看起來很不合身，好像是用大人的棉襖改小了一般，看起來就像是胡亂湊起來的。

唯一能看的過去的地方，就是那一雙靈動的大眼睛，充滿了靈氣，若是去修鍊，也算一個好苗子。

而且身體經脈通透，先天之氣比普通人要強上許多，若是有人指導，就能保持這種先天境界，只要培育出神魂，修為也會快上許多。

這也是江漢珍選擇這支朝聖隊伍的原因，就是因為發現了一個能稱得上是先天之體的好苗子。

先天之氣，每個人出生之後都會攜帶一些，區別就在於多寡。

一般三歲以前的孩童，都可以稱得上先天之體，不過在後天的成長之中，都會慢慢的退化下去。

能保持到十八歲的，都是天命之人，無一不是大氣運之人轉世，一般都會在三歲之後消失。

而這個小女孩，到了六歲，還經常吃不飽，竟然還是先天之體，根據江漢珍的判斷，貝蒂的先天之體，能保持到十三歲左右，就會徹底消失。

若是身在富貴家庭，說不定能保持到十八歲去。

江漢珍也看過，這小女孩並不是什麼大能轉世，也不是被人奪舍而保持，而是天生如此。

但一路走來，江漢珍從沒有出手幫助過，就是有人間江漢珍兩手空空，不去幫助人，還指責過一次。

但江漢珍只是說道：“老人應該有老人的生活，何必要出這麼遠的門，該待在家裡頤養天年了。”

這句話讓許多人都氣的不輕，就有許多人聯合起來指責。

江漢珍就回道：“你們家所在的位置，距離自由聯盟也不是很遠，距離近的幾個小時就能過去，距離遠的，也超不過三天，若是去之後，在戶籍司進行登記，不但能分到一個安穩的住所，還能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若是老人小孩，還能領取一定的勝過保障，你們為何不去，若是去了，怎麼可能遭這等罪，說不定現在已經在吃着新鮮的麵包，喝着熱騰騰的牛奶了。”

當即又人反駁道：“天下哪有這個好的事，要是這樣，你為什麼自己不去，都是傳言而已，你拿出來在這欺騙我們，若是真去了，說不定連家都回不來。”

這樣一說，就是一些有些相信江漢珍所說的話，甚至有些意動的人都打消了心思。

想想也是，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不但分房子，還能白給錢。

要是真是這樣，早就人滿為患了，哪還需要四處宣揚。

對於這等既不相信，還要反駁之人，江漢珍懶得理會，自然不在多說。

如今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雷霆循環體系的運轉，需要大量的人力。

甚至是人越多越好，每個節點，都要有人去維護，去看守。

同樣，節點之處產生的附屬產品生命你能量，不但可以怎家莊稼的收入，還能作為修鍊之用。

若是將地脈節點經營的好了，產出的東西也會越多，也能得到晉陞，安排去一個好一點的地脈節點。

此時的雷霆循環體系當中，節點無數，一個人分配一個都好有剩餘，就是將此界的人全部容納都不是問題。

只不過沒有見到過的人，不相信罷了。

生路已經給他們指明了，至於去不去，就看他們自己的了。

現在三十利好科學院管轄之地，已經有了大量平民湧入的跡象，隨着消息傳出去，湧入的人還會越來越多。

現在就是個機會，若是等到各個王國當權者反應過來，肯定會加以制止。

平民是他們的基礎，他們之所以能夠過上好的生活，就是因為領地之內平民的存在，若是沒有了平民勞作，供他們壓榨，他們的也會淪為平民。

或許有些心思活泛的平民想要換一個地方，繼續壓榨，自己身為貴族，道哪都一樣。

若是選擇了三十六號科學院，這種事情就有些不可能了，要嘛去經商，要嘛去自己勞作，總之只有付出，才能有收穫。

想要壓榨別人而富了自己的，在三十六號科學研是不存在的。

即使人心變化，但有雷霆循環體系中的天罰存在，若有人犯了不能妥協的規矩，天罰就會自動執行。

不是江漢珍對人心不信任，而是人心的變化實在太快，要時時刻刻的進行修正，才能守住規矩。

若是稍有放鬆，就有自認為心思靈活之人動有些歪腦筋，鑽一些空子，做出一些損人利己之事出來。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這一條路行不通，這些貴族就會對自己王國進行封鎖，不許平民逃離。

所以湧入三十六號科學研管轄之地的浪潮，經過一番熱潮之後就會逐漸消退，各個王國也會做出相應的對策。

若要在那個時候，這些人就是想去，也有人盯着，就連離開自己所在地方的範圍偶讀不可能了。

若要等到下次機會，也就是三十六號科學院將循環體系架設過去的時候。

按照目前的進展來算，怎麼的也要花幾年的時間。

幾年對於生命進化者而言，只是一個小插曲，但對於許許多多的平民而言，就是一種在生死之間徘徊的煎熬。

此時，朝拜的人又到了吃飯的時候，肯亞拿出了一塊灰色的麵包，在地上鋪上一塊小木板，拿出刀開始分麵包，刀劃在麵包上，咯吱咯吱的響着，再看看肯亞那雙顫顫巍巍的手，切起來十分費勁。

貝蒂小女孩睜大了眼睛，盯着模板上的麵包，時不時的還咽兩下，身體瘦小的她，一看就是營養不良，從沒有吃好過東西。

到那雙靈動的大眼睛，偶爾還向江漢珍離開的方向看上一眼，似乎是有些擔憂。

最終肯亞老人還是將麵包分切開來，稍微大一點的給了貝蒂，小一點的自己留着。

小女孩拿起麵包，又向江漢珍的方向看了一眼，猶豫了一下，動了動嘴唇，但看到自己爺爺冷酷的面龐，就趕緊低下了頭，一點一點的啃着自己手中的麵包。

老者對於貝蒂的意思，怎麼可能看不出來，只不過是孩童的善良與憐憫之心作祟，他這次朝拜，連自己都沒把握能夠回去，何況還要照顧一個小女孩。

甚至對這次能不能帶着貝蒂回去都沒有多少希望，只能忍着不讓貝蒂有這種憐憫之心，所以，只要貝蒂出現這種表情，肯亞都是一副冷酷的樣子。

一副不要跟我開口說話的意思。

貝蒂只有六歲，對於周圍的事物感應很敏感，又怎麼不能知道爺爺的意思呢。

只能低着頭，啃着手中的麵包，但在別人沒有察覺的時候，就偷偷的掰下一塊，藏在自己口袋裡，小心翼翼的看看自己爺爺，又不經意的看一眼遠處晃悠的江漢珍。

小孩子的動作，在大人的眼中顯得是那麼的幼稚。

小女孩貝蒂自以為隱藏的很好，但在身邊的大人眼中，卻如此的明顯。

就在這時，經常看不慣江漢珍就用語言去擠兌，而且在一路上對肯亞爺孫兩人照顧比較多的里奇就有些看不過了。

當即說道：“小貝蒂，食物是你爺爺給你的，你吃了就行，不要藏起來去給不相干的人浪費了。”

說著還看了一眼遠處晃悠的江漢珍，意思在明顯不過了。

而貝蒂被說的小臉通紅，好像做了壞事被大人發現了一般，辯解的說道：“不不，不是這樣的，我只是怕路上餓，所以先留一點，等到餓了再吃。”

里奇對此並不相信，而是盯着貝蒂說道：“是這樣嗎？小孩子說謊可不好，告訴里奇哥哥，你為什麼不將麵包吃了，而是藏起來一些。”

貝蒂被說的有些不知所措，在從小就有人教導她，說謊的孩子不是好孩子。

但此時他又自己的想法，又不能說出去，說出去這位熱心腸的里奇肯定會指責他，而且還會告訴自己的爺爺，到時候爺爺有的說自己了。

貝蒂不知道該如何說，也不想說謊，最終只能低下頭，好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孩子一樣，被凍的通紅的小手，來回捏着還沒吃完的黑麵包。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四十八章 觀察地脈

果不其然，里奇果然對着肯亞說道：“我說肯亞爺爺，你們自己的糧食都不多了，就不要讓貝蒂如此浪費了，給一些不相干的人，跟扔了沒什麼區別，畢竟小貝蒂還小，不懂事，你作為爺爺，要多看着點。”

肯亞老實巴交的一個平民，最多只有一些小聰明，被一個年輕人如此說，也覺得有些難受。

但畢竟，里奇說的是事實，他們的事物的確不多，出去捐獻的糧食，能不能回來都是一個大問題。

只能一個勁的點點頭，說道：“你說的對，我會看住貝蒂的。”

里奇覺得不過癮，又說了幾句，這才轉身離開。

而這時候正好遇上了從遠處晃悠回來的江漢珍，頂着一個雞窩頭，滿臉鬍子拉碴的瞪着江漢珍說道：“我勸你早點離開這裏，不要在這裏礙眼，你跟着隊伍，什麼忙都不幫，就走遠一點，要跟着也行，不要在我們面前晃悠，否則由你好看。”

說完還捏了捏拳頭，威脅的意思在明顯不過了。

江漢珍淡然一笑，問道：“我吃你的麵包了？”

里奇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但還是下意識的搖了搖頭，說道：“沒有。”

江漢珍又接着說道：“既然沒有吃你的麵包，那就吃你的飯，走你的路就成，路雖然不寬，但也能走許多人。”

“你···”里奇被一下子氣得說不出話來，愣在了原地。

江漢珍搖了搖頭，也沒有再去理會，如今他的修為全部隱藏，看起來就與普通人一樣，沒有絲毫超凡的特徵，唯一的區別就是看着比一般人健康一些，皮膚犹如玉質，放在普通人中間亮眼一些罷了。

人的行為，與身處的環境有關係，江漢珍到了這種環境，遇上這一類人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不知道為何，這位里奇對自己不去幫助人，會產生如此大的意見。

甚至對貝蒂對自己露出的一些善良，會做出如此大的反應。

最終只能將之歸結為心性問題，比較多嘴，而且氣量狹小一些，喜歡用道德去綁架別人罷了。

江漢珍之所以沒有任何幫忙的動作，因為一直以來，都保持着一個原則，就是救急不救貧。

人在未及時刻，卻是是無計可施，但對於貧窮，就是一種病，若是勤勞一些，腦子靈活一些，何必遭受這種苦難。

一切的苦難，必有因由，若不是不會積累氣運，還將自己的氣運消耗了個乾淨，又何必過的如此艱難。

而且，路已經給他們指了出來，去三十六號管線之地就行，只不過他們不懂得變通，依然堅持要去朝拜罷了。

最終只能搖搖頭，避災理會，在人群中不遠處的地方站着，等待接下來的一次趕路。

雖然臨近傍晚，但距離太陽落山還需要一段時間，此地也不是一個能夠過夜的地方，接下來就是一邊趕路，一邊找個適合安置帳篷的過夜之地。

將近半個小時，這一支小隊伍已經吃完了晚飯，準備好東西，繼續趕路了。

江漢珍也跟在眾人的身後，一起向前走去。

熱心的里奇，繼續時不時的幫助肯亞老者一番，每幫一次，還看一眼江漢珍。

在一番艱難的行走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適合紮營的地方，人群開始放置東西，尋找地方，開始扎帳篷，一切都照常進行。

江漢珍只是找了一塊看起來圓潤有些許光澤的石頭，就看是觀察了起來。

這引的許多人一陣鄙視，有人問到。

“你看那個人，他在找什麼？”

還沒等別人開口，作為熱心腸的里奇就開口說道：’還能找什麼，找吃的唄。”

“不會吧，石頭上哪有吃的？”有人疑惑。

而里奇就嗤笑一聲，鄙視的看着江漢珍說道：“他不找吃的還能找什麼，一路上誰看見過他吃東西，肯定是餓了，每次到一個地方，都會觀察植物，或者石頭，無非就是撿點草籽，挖點蟲子當食物，他還能作什麼。”

“哦，原來如此。”周圍的人對於里奇的解釋，也覺得說的過去。

但對於他們而言，又有什麼關係呢，兩人不對付，一路上里奇都在找機會收拾這位奇怪的年輕人，但這位年輕人絲毫不於他一般見識。

對於他們而言，也是枯燥路途中的一個調味劑而已，當個熱鬧看就行了，讓他們參与，是不可能的。

在人們議論江漢珍吃草籽，吃蟲子，甚至有人猜測是在吃石頭，吃土的時候。

一邊的小貝蒂時常漏出一些不忍心，而他的爺爺肯亞，只是低着頭做着自己的事情，也不去看小貝蒂的樣子，甚至有些不敢去看。

孫女的善良他不忍心去打斷，也許在這個生活的艱苦的時代中，善良是一份難能可貴的東西。

小貝蒂聽別人說江漢珍的不是，到了最後正值有些不忍，只能低下了頭。

忽然眼睛看了正在研究石頭的江漢珍，似乎做出了什麼決定，就愉快的跑去幫自己爺爺的忙了。

而作為指教派的里奇，似乎是跟江漢珍耗上了一般，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在人前人後的編排江漢珍一番，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找到他自己所想要的。

其實江漢珍對這種人的心思也知道，就是喜歡指派別人做事，若是不去，就會得罪了他，跟你像是仇人一般。

若是得不到別人的回應，心態就會失衡，為了找回平衡，就會做出違反常理的事情，比如在人前說三道四。

一般人遇到這種人，都是與之爭吵一番，吵着吵着，這種人的心態就平衡了。

但江漢珍去不是這樣，壓根就不予理會，甚至還會用言語將這種不平衡和擴大，最終心態崩潰，向著精神病去發展。

其實江漢珍什麼也沒做，只關注自己的事情而已。

當然，他一路走來，觀看植物，或者研究石頭，坑定不是撿一些草籽或者刨兩個蟲子當食物，而是在觀察地脈走向。

而這地脈，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大地脈而是一些容易被忽視的細微地脈。

地脈犹如人體血管，有主脈，有支脈，當人也有細微之處的毛細血管，甚至還有一些根本無法看見的虛脈。

而江漢珍所看的，真實細小的地脈，與常人難以察覺的虛脈。

其實雷霆循環體系犹如人體一樣，也是一個完整的循環，人體是最精密的儀器，身體所有的部位，都有其應有的作用，沒有一樣是沒有用的。

或許某些不為從出生道死亡，都沒有發揮過任何作用，但並不代表他沒有用。

犹如雷霆循環體系，若要讓他越完善，就越要主意細節，尤其是一些容易忽視的東西。

就比如，現在正在看的一些隱藏的虛脈，仔細觀察之下，上能與天地之氣交流，下能貫穿一些細小的地脈，在這種節點之中，之物都比周圍一些要高大許多。

若拿人體作比較，就如人體系得毛孔一般，雖然看不見呼吸，但的確在新陳代謝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修鍊之中，有一種狀態，叫體呼吸。

顧名思義，就是封閉自己的口鼻，而用皮膚來呼吸，接受靈氣也是從皮膚中毛孔吐納，是一種高等生命體特徵，與之類似的還有胎息，都屬於高等生命體特徵。

只不過這些隨着後天的成長，封閉了而已。

江漢珍現在找的這些，就想相當於地脈中的毛孔，主世界再天地初開之際，各種靈物隨處可見，但經過一番破壞，就連當初隨處可見的靈物都成了奇珍之物，出現一個，都會遭受很多人的爭奪。

關鍵之處，還是在於天地被破壞的嚴重了，有些地方甚至封閉了地脈，這些也就相應的滅絕。

觀察能夠呼吸的之物與山石，也是江漢珍無意之間發現的，每到一地，只要發現，就認真的觀察一番，有些甚至已經將近封閉，或許是支脈被破壞，他都會將其修復一番，與支脈相連。

如今觀察了如此之久，完善了許多小節點，並的出一個結論。

若是天地之間，所有的地脈完善，整個天地就會靈動許多，進化的道路也會更加順暢。

其中道理，也是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只有返後天於先天，才能讓整個世界也進入一種更快的進化道路。

他以往所做的，大都是修復，或者完善，最多能做到的就是讓天地自然生長，自然進化。

但宇宙之中又何其廣大，天地又未嘗不是一個生命體。

人們效法天地，而總結出修鍊進化之道，稱之為仙。

那是或不是人也可以讓天地也進入這種狀態，達到一種修鍊的狀態。

江漢珍研究了許久，終於做出了這種設想，當然也只是一個假設，具體如何，還需要以後實驗一番，才能做出定論。

隨即江漢珍也有沒有了繼續觀看石頭的心思，殭屍頭周圍的地脈修復一番，這才發現，天已經黑了下來，周圍星星點點的火光，與小聲的說話聲，江漢珍知道，這支隊伍的人就要休息了。

風餐露宿，對於仙道之人來說，犹如家常便飯，體悟自然，效法自然，就要與自然多接觸一些。

傳說在上古時期，仙道大能若是修為陷入瓶頸，久不見精進，就會離開洞府，在大地之上行走一番，觀看自然，效法自然。

簡而言之，就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夜晚的星空看上去星星點點，如星羅棋布的擺放在天空之上，就連這方世界，也是一種投射的一員，遵循着某種規律運行着。

但去沒有仙道之中，一抬頭就要尋找的北斗七星，就其餘的紫薇，天蓬等星辰統統沒有。

但江漢珍卻發現，星空之上的星辰，似乎感覺到了這方世界的變化，在循着某種軌跡在改變着，好像要遵從一種新的循環一般。

心頭忽然有一陣明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旋即搖頭一笑，自嘲道，自己還沒有那麼大的能力，想的有些多了。

隨即準備將原地收拾一番，當做打坐的過夜之地。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四十九章 締結因果

正當他收拾好地方，就要休息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小小的身影到了自己的不遠處。

不用去看，江漢珍就知道是誰，轉過身真看到一個小小的身影，怯生生的站在自己不遠處，一副想要上前說話，又不敢過來的樣子。

一隻手捂着口袋，好似又什麼珍貴的東西一般，這個小身影正是貝蒂。

江漢珍見到貝蒂，就笑着問道：“小貝蒂，怎麼不去休息，跑這裏來了。”

貝蒂猶豫了一下，小手從口袋中掏出一把已經碎了的麵包渣，小心翼翼的上前遞給江漢珍，說道：“我見你每天都不吃東西，爺爺說過，不吃東西就沒有力氣了，很容易死在外面，你一個人出來，家人一定很着急，所以我就把剩下的一點麵包給你送了過來。”

接着又翻了幾下口袋，撿出一些還算完整的麵包碎片，但他發現，幾乎所有的都成了細小的渣，頓時有些尷尬的，原本就凍得有些發紅的小臉更紅了。

江漢珍看着這雙有些臟兮兮的小手遞過來的麵包渣，再看貝蒂那一副瘦小的身影，江漢珍也不得不感嘆一聲，天生善良的人並不是沒有，只不過生錯了地方而已。

在整個神啟之地的小孩，只要從記事開始，都會被大人教的無比的現實，能保持這份純真的，也只有在三十六號科學院管轄之地新出生的小孩了。

之所以純真，因為無憂無慮，不需要為每天填飽肚子去跟着大人們幹活，也不需要為了一點吃的，看別人的臉色。

在貝蒂這個年紀，都是應該上學的時候，需要接受三十六號科學院啟蒙教育的時候，並不是整天跟着大人東奔西跑的為生計發愁。

在三十六號，對小孩可是無比重視，不但安排教育，甚至關心健康，吃的喝的都會去過問。

甚至連小孩子的心裏健康都會去過問。

江漢珍總認為，若是一個體系完整，就死一個大同世界，所有的人都自己的分工，並不需要去爭奪。

而這些新一代的小孩，不止是一個人的，而是整個三十六號的，唯有如此心思，才能讓三十六號更好的發展。

若是在三十六號科學院推行政策最早的高塔市以及紅龍山脈，若是有人發現哪家大人對待小孩這樣，就有權剝奪他們的撫養權，並將小孩帶走，在三十六號新建的女媧中教育，直到成年，能夠自立的時候。

這也是一次的試點，最後也落實了，只差一些普及而已。

按照江漢珍的設想，以後的小孩，都要統一撫養，是整個三十六號的未來。

最後根據仙道之中的神話故事，被稱之為女媧。

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名稱，是專門用於養育兒童的地方。

能在外界保持這種純真的，若是長大以後還是這樣，肯定被人啃的連渣都不剩。

但若生在三十六號科學院，這種心性就顯得難能可貴了，因為只有這種能夠去為別人着想，為別人考慮的性格，才能去當一個合格的帶頭人，合格的管理者。

江漢珍最欣賞的恰好是因為小貝蒂的這一點，可以稱得上是天生的聖母，這種人的未來要嘛凄慘無比，要不就會成為聖人。

如今什麼物質都不缺的三十六號科學院，缺少的就是這種天生的心性，並不是她是先天之地，修道奇才，江漢珍才高看一眼，頂多就是撇上一眼就不錯了。

此時的小貝蒂，見江漢珍久不說話，頓時有些局促，見江漢珍不接她的食物，以為是嫌棄，暗自有些懊惱，為什麼不將掰下來的麵包保護好，而是弄碎了呢，若是完整一點的，說不定就接受了。

正當要收回去的時候，忽然發現江漢珍看着她，本來要收回去的手，又停了下來，收也不是，伸也不是，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做，頓時低下了頭，眼眶里出現一些晶瑩，在星光下一閃一閃的。

江漢珍見此，就蹲下，將小貝蒂手中的麵包屑取到了手裡，說道：“多謝你了，你的東西對我非常有用，能解決我很多的事情。”

說完，還用手揉了揉小貝蒂的頭。

小貝蒂的頓時開心了起來，抬起頭看着江漢珍，眼中的晶瑩很神奇的收了回去，露出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江漢珍，似乎要將看着江漢珍將麵包屑吃了一樣。

江漢珍暗笑一聲，也就將麵包屑一點一點的喂到了嘴裏，感受着這犹如木頭渣子的麵包屑，全程都沒有用力量將之化去，而是完全的咽了下去。

仔細的感悟着，忽然發現一道若有若無的絲線，從虛空中生出，將兩人連接道了一起。

江漢珍頓時一陣明悟。

“成了，因果已接，有此因果相連，只要將其氣運與三十六號可許願相連即可，此等天生一顆聖賢之心的人，正是我現在最需要的。”

見江漢珍吃的高興，小貝蒂頓時眼睛都彎沉一對月牙，好像是一副幫助了別人，很開心的樣子。

江漢珍笑着說道：“回去吧，不然你爺爺就該擔心了。”

小貝蒂使勁了點了點頭，偷偷的看了看周圍，這才一本一跳的向著自家的帳篷而去。

江漢珍看着開心離去的小貝蒂，搖了搖頭，也沒有再做些什麼，而是繼續返回自己整理好的地方，開始打坐起來。

其實江漢珍若要幫助別人，只是一個念頭，一句話的事，以他如今的修為，早已有言出法隨的效果，只不過他很少說話罷了。

若他想讓一個人立地成神，也不是辦不到，想要一個人立即發財，也不是不可能。

或者只要隨意的將自己的氣運在人身邊饒上片刻，這個人就會沾染一些，以後做什麼事，都會順暢很多。

但渡人之法，並不是給許多東西，或者降臨一份機緣，而是尋找一份心性，培養一份心性。

也只有這種永不退轉的心境，才能去度化，否則，就是給一份能夠移山填海，飛天遁地的修為，若是一個控制不住，造成危害就會形成業力。

這都是輕的，嚴重者甚至會連點化之人都會拉下水。

對於小貝蒂，江漢珍經過一番觀察，與這次的接觸，已經確定了她能夠承受多大的福報，以後在三十六號科學院如何定位，也已經有了初步的想法。

至於以後是否能將三十六號的一個部門交給她，還在進一步觀察之中。

接下來幾天時間，小貝蒂每天都會節省下一點吃的，給江漢珍送來，即使自己看着都一個勁的咽着口水，也要讓江漢珍吃上一點。

原本小貝蒂一個人吃都顯得不夠用，如今還要分擔江漢珍一份，就顯得更緊張了。

也許是肯亞發現了什麼，小貝蒂這幾天的異常，他又怎麼可能毫無察覺呢。

在三猶豫之下，最終還是決定找江漢珍一次。

# 第四百五十章 精神境界

如今眾人已行至半月有餘，若無意外，再過幾天就到目的地了，也就是所謂的豐收教派的總壇，種子山上。

也就是一年的終結，只要將自己所帶的糧食捐獻出去，就算是完成了今年一年的任務，接下來，才能去考慮個人的生存問題。

當然，這也是神恩王國大多數人的想法。

每次趕赴聖山，每次所消耗的都不是一個小數目，但不知為何，豐收教派還是一如既往的規矩，也不嫌這樣麻煩。

如此，並不能給人帶來好處，帶來的只是又一個生死大劫一般的事情。

江漢珍觀察良久，也只能歸結於豐收教對人心的把控比較擅長，往往一個教派所帶來的愚弄之力是可怕的。

人群其實跟羊群一樣，只要有頭羊帶頭，後面的也會爭相模仿，哪怕前面是萬丈懸崖，也會毫不猶豫的跟隨而下，即使掉下去被摔得粉身碎骨，也不會有一絲遲疑。

其實，人群也是一樣，也比較喜歡跟隨他人行動。

隨意，牧羊人被稱為最接近神的人，兩者之間，並無其他的道理。

忽然有一天，羊群中出現一個奇怪的羊，他開始變的會思考，護權衡，會趨吉避凶。

甚至發現整個羊群行走的方向都是錯誤的，開始有了自我見解，有了自我意識的存在，也會判斷事情的對錯，就開始向著自己的認為正確的方式行走。

有了新的道路，這個樣也就成了一隻頭羊，也會有羊去跟着。

但這無異於侵犯了頭羊的權威，一支羊群中只能又一個頭羊，一種方向，兩隻頭羊就開始打架。

最後的結果就是，不論輸贏，這隻有自我想法的羊都會成為異類，在牧羊人眼中是不聽話的羊，最後的結果，有牧羊人的干涉，這隻羊的結果只有一個，被宰殺吃肉，成為人的盤中之物。

最多說一句，這個羊肉好吃。

神在牧眾生，幾乎成了這方世界的主流，也唯有能跟神抗衡的蒸汽時代，衝擊了一次神的權威，兩者之間就開始了無形的抗爭。

此界生靈勢力根深蒂固，要改變也非一朝一夕，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會弄出一個蒸汽之神出來，以一種新的方式牧眾生。

江漢珍對這種現象，也想到了一些對策，在紅月王國中，就用了喚醒人們心中的真實想法，讓人有了自我思想，懂得取捨，懂得趨吉避凶的厲害之處。

通過生活中所需的物質，徹底打亂了這份信仰，當然那，連自己都吃不飽，還拿什麼來信仰神靈。

但在神恩王國卻不一樣，這些人就是自己就要被餓死了，也高去朝拜，也要去捐獻自己的收穫。

讓很多人見了都感覺到匪夷所思，但事實就是如此，狂信徒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怕的。

在貝蒂給過江漢珍幾次事物之後，肯亞老人也似乎有所察覺，原本每次就分到不多的食物，還要分出去一些，貝蒂不在意，但他在意。

在一次休息的途中，趁着別人不注意，找到了江漢珍跟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江漢珍就問道：“肯亞，你有什麼事嗎？”

肯亞一愣，並沒有想到江漢珍會直接叫他的名字，只能嘆息這江漢珍沒有年輕人應該有的禮貌。

但在江漢珍眼裡，肯亞只不過樣子比一般人老了一些，也只能在普通生命體中算得上是老人。

肯亞之是搖頭，並沒有放在心上，而是說道：“我看見貝蒂經常給你食物。”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是的，小貝蒂這幾天經常給我一些麵包屑。”

肯亞聽到麵包屑的時候，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麵包屑在富人中都是要扔的，也只有在窮人中，才當做事物。

對着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我沒有別的意思，我一路走來，觀察了你很久，從你的穿着打扮上來看，你絕對不會是窮人，也並非普通人，你也知道，我至此能不能從朝拜的路上回來都是一個未知數，說以···”

說到這裏，肯亞猶豫了一下，江漢珍也明白了過來，肯亞這是在託孤，有可能將小貝蒂交給自己。

江漢珍認真的聽着，果然，肯亞說道：“這次朝拜，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我不希望小貝蒂也繼續這條道路，我這裡有個請求，希望你有方便的話就答應下來。”

江漢珍心中一動，也知道什麼問題，無非是想交給自己什麼的。

就說道：“你說。”

肯亞深吸了一口氣，緩解了一些身體的不適，說道：“我聽你說過，只要去了自由聯盟，就會有一份安穩的生活，其實這事我早有耳聞，但我們還要去朝拜，沒有時間去看看，我想，如果你有閑工夫的話，就將貝蒂送去自由聯盟，讓她在那邊好好生活，她還小，不應該重複我們這種千篇一律的生活中。”

江漢珍看着肯亞，也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已經沒有了改變自己的心氣。

長期重複一種生活的人，若是忽然改變他的生活，就會改變身體的氣場變化，就是最根本的心氣，出現一些不適應，循環紊亂等情況。

以肯亞目前的身體狀況，潛意識就不許他來改變，因為只要一改變，原本已經有些腐朽的身體就會崩潰。

但江漢珍還是說道：“為什麼你不帶着小貝蒂去自由聯盟，若是你要帶着他，我可以給你帶路，也可以幫你們去辦理一切手續，以後小貝蒂也能夠接受好的教育，有一個好的生活，你也可以頤養天年，你若是要去，我現在就帶你去。”

肯亞搖了搖頭，神色中帶着堅定，說道：“我是豐收之生的信徒，出生的時候，犹如一顆種子落在地上，生根發芽，並且成長，現在我已經老了，也到了豐收的時刻，最終就像我們運送的糧食一樣，也要去自己該去的地方，如此，我們死後才能得到神的庇護，能夠永遠過上一份好的生活。”

江漢珍聽的一陣搖頭，對於肯亞的這些話，很明顯就是他的信仰，而且已經根深蒂固，幾乎成了他的信念。

看肯亞那種堅定中帶着希望的眼神，江漢珍也就熄了繼續勸下去的心思。

信念，未嘗不是一種精神境界，雖然教派愚弄人心的成分佔很大一部分，但對於安定人心的確有很多奇效。

有些時候，哪怕再死亡來領的時刻，精神上堅定，也是很難動搖的。

紅月王國是個例外，紅月萬國摻和了權利，整個教派的高層都是掌權者，有了權利，就更容易腐化。

三十六號之所以能夠那麼快腐化紅月教，就是因為他們自己已經走上了腐化之路長達三十年之久。

三十六號也只是在最後將這個腐化繼續擴大，讓他們腐化的夠徹底罷了。

但對於豐收教派這種組織，要想輕易的腐化，就有些不可能了。

一路所見，這些人就是再苦再累，都要向著種子山的方向而去，從沒有一句怨言，好像這個事就是他們最神聖的事情一般，趴着也要爬過去。

就連着些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牽扯許多事關豐收教的東西。

再聽肯亞的這一番言語，江漢珍就知道了，這些人很難說服，因為他們的信仰堅定到了一種可怕的地步，即使金錢，權利，等一些誘惑，都無法改變他們的心思。

此時，江漢珍不禁對那我還在世界邊界之地束縛的那位魔神產生了一種佩服。

就是肯亞，一輩子都奉行着豐收教派的一切，幾乎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自己構建的幻想，先不說有沒有作用，但他的精神，絕對是愉悅的。

最終江漢珍還是點點頭，說道：“既然你沒有去的想法，那我就答應你，在你將小貝蒂交給我之後，我就會帶她去自由聯盟，甚至那邊最繁華的地帶，條件最好的地方。”

肯亞對着江漢珍鞠了個躬，誠懇的說道：“多謝你了，我知道我們去種子山的路很難走，我不想貝蒂也走這條路，因為我若去了，她也就沒人照顧了，這條路她根本走不下去，我不知道這麼做對不對，但我好像感受到了女神的啟示，神在召喚我。”

對於這等信仰堅定之人，江漢珍也沒什麼好說的，只是點點頭，說道：“對不對我不知道，或許對於我來說，這樣是對的，或許對於別人來說這樣是錯的，不過，我肯定會把小貝蒂送到自由聯盟那邊去的。”

但對於肯亞說道女神召喚，也不好做什麼評價，一些死前，預知時至的預感，也是常有之事。

至於是不是豐收之神，就不好說了，或許有可能，畢竟這位豐收之神也是金仙境界，若不是江漢珍弱化了他的一部分力量，說不定現在就像大羅之道進化了。

肯亞也鬆了一口氣，這才放心下來，但江漢珍發現，肯亞的精神境界竟然在蛻變，向著更高層次的精神層面去進化。

“精神進化者。”

江漢珍忽然意識到這個現象的名稱，就是信仰堅定道一定的程度，意念得到一種大無畏的升華之後，精神發生的蛻變。

犹如仙道一方出現的大賢者一般，精神的蛻變，帶來了智慧，能夠明白許多道理。

接着肯亞就平靜的說道：“多謝你了，我會將這事告訴小貝蒂的，相信她回答應的。”

說完，就對着江漢珍行了一個豐收教派特有的禮，轉身就離開了。

江漢珍看着離開的肯亞，有一張奇怪的感覺，原本還比較年邁的肯亞，竟然在犹如交代後事一般的將小貝蒂託付給他之後，就開始蛻變起來。

似乎是找了自己的道，連帶着身體，都好了許多。

江漢珍一陣搖頭，沒想到路途上一個意外，還能刺激出以大賢者出來。

這種人若是在一般的教派，或者緣故時代，一定是先知或者祭祀之類的職位，有着為人指引方向，溝通天地的作用。

# 第四百五十一章 身後之事

最後，江漢珍只能歸結於肯亞自己平時信念堅定，對於每年的朝拜，當成人生眾的一件大事，堅持了一輩子，早就有將這些當成了一生所做之事。

從小道現在，每年的堅持，其實已經到了蛻變的邊緣，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貝蒂。

也正是因為如此，他並能放下自己的生死，去當一個完全的信徒。

如今預知時至，知道了自己什麼時候該走了，就有了將小貝蒂託付給別人的想法，而去追求自己的信仰。

託付於人，也講究方法，許多人為了自己，將身邊的人託付給別人，但結果卻不是託付，卻是將親人送入了水深火熱生活之中，以後的日子並不是很好。

這樣的情況也不是沒有，仙道之中時有發生，有人就在要去追求自己的道理的時候，將自己的妻兒託付給自己的兄弟或者好朋友，自己只顧着自己的追求。

但去追求的時候，根本沒有絲毫成效，甚至心魔不斷，這時候回過頭去，卻發現自己的妻兒都成了自己認為的好兄弟，好朋友的，這都是好的，有些甚至會發現自的所留下的財產早已成了別人的，甚至自己的妻兒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能活着都算不錯了，被扔在水深火熱之中，肢體不全，尊嚴全無的大有人在，就是已經消失在這個世界的也不是沒有。

只顧着自己，而不去承擔自己的責任，被拋棄的人的怨氣，就成了阻礙他的道路的心魔，能成功就成了怪事了。

到哪不知為何，這位肯亞老人卻很有眼光，竟然選擇了他。

也許是拋卻了生死，精神都比較敏銳，有天生的趨吉避凶之能，所以才選擇了他。

也正是因為選擇了他，讓他的氣息穩定了下來，沒有了後顧之憂，再加上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精神，精神竟然得到了升華，成為賢者一般的人物。

江漢珍看明白之後，也有有些感慨，時間緣分真是奇妙，哪怕自己已經到了大羅金仙的邊界，還不能參悟透徹。

道無止盡，可見一斑。

接下來肯亞不知道給貝蒂說了什麼，貝蒂最後也同意了，當然，這其中也有些許波折。

貝蒂雖然不舍，但也懂事，在他爺爺的說服下，最終還是答應了跟着江漢珍離開。

貝蒂也懂事，知道爺爺已經時日無多，有一種慷慨赴死的樣子，這次去回不來的可能性很大。

但這條路是爺爺自己選擇的，自己不能成為他的拖累，貝蒂只有六歲，知道跟着還會分去爺爺的心神，爺爺最後的路就會走的不順暢，最終還是走到了江漢珍身邊。

對於直有六歲的貝蒂竟然如此懂事，竟然能明白道路無掛礙的道理，江漢珍也有些嘖嘖稱奇。

甚至有些懷疑，貝蒂是哪個大神通者轉世，不然一個六歲的小女孩怎麼可能懂得這種道理。

又仔細觀察了一下貝蒂的神魂，真靈等一些先天信息，發下都是自然出生的，並沒有大神通者的任何痕迹。

若是大神通者轉世，必定會有前世的宿慧，或者一些道韻的痕迹，而貝蒂並沒有如此，一絲一毫都沒有。

江漢珍忽然想到，會不會是有大神通用自己全部的道行，回溯了時光，將自己的一切信息逆轉到了最初的時候，並且不留一絲一毫的信息，將所有信息都自己抹除了。

最後江漢珍想想，就覺得有些不可能，能回溯時光者，只有大羅金仙，回溯本體者，也唯有金仙頂峰層次的人。

大羅金仙要是回溯時光，自己就能穿過去，何必如此麻煩。

至於金仙，也不能放棄自己的一身修為，和全部的一切，回到自己的小時候。

至於金仙，想要讓時光回溯，還有些不可能，最多只能回溯自己身上的歲月。

最後江漢珍看到一副身體單薄，可憐兮兮的小貝蒂，搖頭一陣失笑，覺得自己想多了。

這種大神通者若是回溯自己身上的歲月，都會選擇一個好一點的環境，最起碼都是衣食無憂，安安穩穩的環境，這樣才能給自己重新塑造一個堅實的基礎。

那有將自己扔在一個生活朝不保夕，連生存都不能保證的環境中去的。

這樣若是真的死了，就只能繼續輪迴着，能夠回來的幾率就會越來越小，所以江漢珍也覺得不可能是這樣。

貝蒂即使不舍，最後還是被肯亞送到了江漢珍的身邊，一副傷心的樣子，讓很多人都看了都為之心疼。

其中就有喜歡跟江漢珍對着乾的里奇，看着奇怪，就跳了出來。

其他人也許覺得奇怪，但這不是自己的事，也沒人去管。

但里奇不一樣，當初讓江漢珍幫忙，遭受了決絕，然後自己幫忙，自認為跟肯亞爺孫兩人成了一派的，今天竟然發現，跟自己一派的人竟然去跟對手說話，看上去害有些親近。

頓時坐不住了，立即上前問道：“肯亞爺爺，你這是干什麼？怎麼將小貝蒂送到了這位悠閑者的身邊了。”

還沒等肯亞回話，就立即對着小貝蒂說道：“貝蒂，過來，站在那種生性涼薄的人身邊干什麼。”

但小貝蒂卻下意識的向著江漢珍身邊靠了靠，似乎覺得唯有站在江漢珍身邊，才覺得安全許多。

江漢珍也就牽住了小輩的小手，讓她平靜下來。

這個動作似乎刺激了里奇，面色變的十分難看，用一種質問的眼神看着肯亞，希望他能給出一個解釋出來。

這時候肯亞就說道：“是里奇啊，我如今感覺時日無多，也許命不久矣，能死在朝拜的路上，是我們這些信徒最終的歸宿，但貝蒂還小，她的路還長，我就想將小貝蒂託付給這位先生，有他在小貝蒂以後的生活會很好。”

里奇當即有些氣急敗壞的說道：“你怎麼可以如此，怎麼可以將小貝蒂交給一個陌生人呢，你知道他的來歷嗎？還是知道他的人品？”

說完又惡狠狠的盯着江漢珍，說道：“這位先生到這裏從不透漏他自己的信息，什麼都不說，就連名字都沒有說過半個字，怎麼可以將小貝蒂交給這樣的人呢。”

里奇的樣子，江漢珍並沒有看在眼裡，只是將身邊的小貝蒂給嚇壞了，江漢珍將小貝蒂的手握了握，動作雖然簡單，但小貝蒂卻很神奇的平靜了下來。

而這時候，肯亞似乎在感受着什麼，做了一個信徒冥想的動作，說道：“我雖然不知道這位先生的名字，他的信息，他的一切，但我得到了神的啟示，他是一個可靠的人，我相信神的安排是正確的。”

里奇立即變了臉色，神在神恩王國，是最大的，也是最具有權威的。

不知道肯亞為何如此說，但他是還有些不相信的說道：“怎麼可能，神怎麼坑可能給你啟示，肯亞爺爺，你是不是時身體不舒服，產生了錯覺，快將貝蒂要回來，您就是要託付，也可以託付給認識的人呢，我家雖然條件一般，但也能讓小貝蒂吃飽喝好，還不用受人欺負。

交給這種人，小貝蒂以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誰知道他是不是人販子，將小貝蒂賣到什麼地方去呢。”

此時的江漢珍有些啞然失笑，說了半天，這個裡奇的結症竟然在這裏。

先是對江漢珍進行道德綁架，但因為自己氣量狹小，自己把自己給弄的精神有些失衡，最終越陷越深，如今對周圍的一切都怨氣十足，看什麼都要破壞一番，想找回自己的心態平衡。

他的這種行為，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擅長與心性之道的江漢珍，對此還是能看出來的。

若無意外，里奇的這種心態會持續下去，變得越來越偏激，最終走入魔道。

他的路是他自己選擇，最初只不過是一件小事，或者一個小的習慣，根深蒂固許多年，遲早有一天會變化，會將這種習慣擴大，就是沒有江漢珍，他走上這條路也是遲早的事情。

能夠說出來人販子這種話來，就有了這種想法。

在江漢珍身邊找不回心態的平衡，就會在與江漢珍有關聯的人身邊尋找，若是知道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存在，肯定會與之為敵。

但看這位里奇也不是一個單子特別大，無所顧忌之人，肯定不敢去找三十六號的麻煩。

但弱小的貝蒂，就成了他發泄的目標。

若是貝蒂跟他走了，有很大的幾率會遭受無盡的折磨。

而這時候肯亞似乎在感應着什麼，又好像在體悟着什麼，最終睜開眼睛，目光無絲毫雜色的看着里奇。

里奇被看的一陣心慌，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一個快死的老頭而已，竟然能讓他心慌。

他不喜歡這種眼神，但也不敢對視，只能偏過頭看向一邊，說道：“肯亞爺爺，你事怎麼了，是不是改變主意了，要將小貝蒂交個我。”

聲音說的有些乾巴巴的，沒有了剛才的陰陽頓挫，慷慨激昂，似乎是沒有底氣一般。

而肯亞最終又看了一眼裡奇，說道：“小貝蒂跟着這位先生就行，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以後回去好好的過日子就行，不要多想了。”

頓了一些，又說了一句，“若是你覺得不明白，就安心的去信仰神靈，去堅持每年的朝拜，將豐收之神放在心裏，如此加持下去，或許有一天你就會明白。”

里奇頓時有些氣急敗壞的指着肯亞說道：“說到底你寧願去相信這個陌生人，也不相信我，我幫了你那麼多，竟然換來的是這種不信任。

好，既然如此，那我幫你的這些天算是白幫了嗎？”

里奇氣憤的說著，至於肯亞最後一句的提示，根本沒有聽進去。

若是想要改過自新，肯亞說的這種方法也不失一個精神修鍊的好辦法。

若能就此安心修行，或許以後會明白，但此事的里奇，對着根本聽不進去。

至於幫忙白幫的這句話，跟索要報酬差不多。

但也是人之常理，並不出奇。

# 第四百五十二章 離開之前

在里奇開始向著肯亞為難的時候，小貝蒂有些緊張的看着自己的爺爺，似乎時不時的看一眼江漢珍，好像也需要江漢珍幫忙一般。

但江漢珍對此沒有絲毫動作，一個精神境界能夠成為先知的人，又怎麼會被如此問題難住呢。

果然，肯亞就指着自己的那些糧食說道：“既然你如此說了，我也不得不做一些表示，我已經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你若喜歡，就從中拿出一些當你這些天幫我的工錢吧，剩下的就給其他人分了吧。”

“什麼？你竟然不去捐獻糧食了。”

里奇有些不敢相信的說道，似乎在看着肯亞的表情，不像是作假，也不像是賭氣，更不是開玩笑。

有些不敢相信的說道：“你要知道，只有將糧食歸入糧倉，我們才能得到第二年的祝福，這時規矩，你若是沒有糧食，怎麼可能饒恕你？難道你也與這個異鄉人一樣，要離開神恩王國了？”

肯亞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弄得里奇有些不明所以。

但肯亞接下來就解釋道：“我去朝拜，只帶着一顆心就行，至於這些外物，能捨得就舍了，以我這個年齡，帶着這些，只是一個負擔，神賜給我們生命，如今我的生命只要回歸神的懷抱就行，至於這些，我想神也不會在意。”

“瘋了，瘋了，都瘋了。”

里奇當即大叫起來，好像聽到了什麼不可思議的話一樣。

對於肯亞的這些行為，確實看不明白，接着就開始罵罵咧咧的向著其他人訴說著肯亞做出這等瘋狂的事情來。

不但連自己的孫女都送了人，還將自己的一部分糧食當他幫忙的工錢，甚至，還說要將剩下的讓其他人都分了。

一遍一遍的說著肯亞的不是，肯亞瘋了的這個事實。

但對於其他人而言，也許對肯亞瘋了的事情，只當成一個故事。

最多就是說一句，‘哦，肯亞瘋了。’

然後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但對於里奇說的一部分糧食是他的工錢，剩下的全部給別人分了，這件事卻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當即開始聯絡起來，去找肯亞落實了一下，得到了肯亞的肯定回答，就分肯亞不要的糧食。

甚至連里奇的工錢，都給準備好了。

若是事不關己，力氣做什麼，幹了什麼，好像沒有人關心。

但若其中關係到一些利益，里奇做了什麼，說了什麼，幫了肯亞幾回，都被人一樣樣的給翻了出來，而且還無比的詳細。

就按照里奇出力的多少，分了一些足夠當工錢的糧食。

等到里奇宣揚的超不多了，回過頭來去尋找自己的報酬，卻發現早就已經有人給他準備好了。

但他悲哀的發現，自己的工錢，竟然比別人平分的還要少，事情與他設想的不一樣。

原本他與肯亞關係算是比較親近的，分糧食已經是自己的事，設想之中，肯亞的這些糧食都是他的，最多給別人請一頓黑麵包就算不錯了。

覺得自己付出了這麼多，但得到的去卻如此少，頓時心裏不平衡了，開始胡鬧起來。

剛開始人們也給了他一個答案，就是他幫了肯亞多少次，最多一天之內幫上三五次到頭了，前後也就十幾天的時間，一次按照一個銅子算，這些都算是給多了。

但里奇覺得自己吃虧了，繼續跟別人討要剛被分出去的糧食，分到了別人口袋，又怎麼可能再拿出來，就繼續胡鬧。

但他的胡鬧在這群人中間可不會有什麼效果，這群人中，年輕力壯的不是沒有，里奇最終被揍了一頓，一下子消停了。

也許是肯亞看到了這一切，最後問江漢珍，他們是如何報恩的，江漢珍說道，雖不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我聽到過我的祖師說過一句話。

凡我弟子有一分修行，我就有十分的護持。

江漢珍就將雷祖的這句話說了出來，這時他自修行雷法開始，就一直記得的一句話，也是最為感動的一句話。

最後在修為低的時候也驗證過，事實上還真如此。

雷霆感應，最為迅捷，祛除邪祟，隨令而改。

最後肯亞也點了點頭，就問及了他所所的祖師是誰，江漢珍就將雷祖的名號說了出來。

而且還多了一些介紹，若是在仙道世界之中，就會發現江漢珍說的正是雷霆普傳法門，十字天經。

最後肯亞也就對這些糧食重新分配了一下，看見原主討要，即使這些人有些藏私，度還是拿出來一些，最後放到了一起，剛好是這些工錢的十倍。

經過一番心裏動蕩的里奇，最終得到了十倍的報酬，再經過肯亞對他的幾句開解，好像也醒悟了一般，對自己的有些行為有些暗自懊惱，暗暗決定，以後要記住，不能在犯錯了。

也讓他看清楚了這些人的心性，也讓他明白了人心並不是他以前認為的那樣簡單。

即使再不情願，但好歹也得到了十倍的報酬，吃了一些虧，也長了一些心思。

從分里奇離開到中人分糧食，再到里奇挨打，再到肯亞重新分配，也就短短的半個小時，江漢珍都看的一清二楚。

對於里奇最後的結局，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圖像。

只是感慨世事難料，好人壞人也難以分辨，尤其是在這斗升之間，更是複雜，里奇或許是好人，但好人的的過程也是建立在北江漢珍刺激上的。

若他不多嘴，或許肯亞的這些糧食全是他的。

若是他是真心幫助，而不去多說什麼，或許還會有別的機緣也說不定。

這事情也無對錯之分，只不過是這群人都想要好處，但卻不管自己有沒有付出，還要有好處就會化身餓狼，沒有好處，只是過自己的日子。

當然，這也是普通人的常態。

有付出才有回報，這句話經常再說，但卻沒有人將之放在心上。

也許會奇怪，里奇付出了，怎麼沒有回報。

若沒有回報，這些人也不會給他工錢了。

善惡之道，奇妙異常，一切福田，皆在一心。

忽然這段話出現在江漢珍的心頭，對於觀看了些，忽然有了一些感悟。

最後也只有搖搖頭，不再去關注這些。

但看到此時的肯亞，已經依附大徹大悟的樣子，江漢珍暗暗點頭，也明白這是肯亞在捨得之間智慧得到了升華，精神進化向更高的層次了。

世間唯一能給他帶來依一些牽絆的就是小貝蒂，但此時的小貝蒂已經託付給了他這個金仙道行之人，沒有了絲毫的牽挂，可以去走自己的路了。

此時，肯亞也好像有了離去的意思，江漢珍就問道：“你是否要離開了。”

肯亞點點頭說道：“是的，我已經找到了我自己的路，我想在我生命的最後這段時光，將自己的這條路走完，直到生命的盡頭。”

一副早有將身死置之度外的樣子，讓江漢珍身邊的小貝蒂有些擔憂，但也不敢大聲說話，深怕打擾到爺爺的心境。

江漢珍笑着對肯亞說道：“那要恭喜你了，你自己的路沒有錯，不過你要是開始走起來，或許發現路才是剛剛開始。”

“多謝你的吉言。”

肯亞說完，對着江漢珍點點頭，又看了一眼江漢珍身邊不敢說話的小貝蒂，就轉身離開了，向著遠方行去。

江漢很帶着小貝蒂，一直目送肯亞的身影消失在實現中，這次準備離開。

但不知何時，身邊的小貝蒂已經是淚流滿滿，大大的眼睛中滿是晶瑩，一副極其傷心的樣子。

但從頭到尾，都沒有哭出聲來，即使肯亞走遠了，也沒有哭出來。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五十三章 三年變化

直到肯亞消失了好一陣子，江漢珍才對身邊已經淚流滿面的小貝蒂說道：“好了，你爺爺已經離開了，去走他自己的路了，我們也走吧。”

“嗯。”

小貝蒂輕輕的點了點頭，猶豫了一下忽然問道：“我們還能見到爺爺嗎？”

“能見到。”

江漢珍肯定的說道，如今肯亞已經精神得到了進化，又怎麼可能那麼容易死呢。

如之中先知一般的人物，所有人都死了他也不會死。

小貝蒂聽了之後，還以為江漢珍在騙他，臉上的傷心一點都沒有減弱。

江漢珍就解釋說道：“你爺爺現在可以稱得上是生命進化者，所以並沒有那麼容易死，或許他以後走累了，就會回來看你的。”

“真的嗎？”小貝蒂聽到江漢珍如此說，甚至還說一些他聽不懂的話，覺得是對的，情緒有些稍好的着。

但接着又問道：“那什麼是生命進化者呢？”

“生命進化者就是自身的生命已經超出了常人的範疇，身體素質要一般人強很多，自己的生命特徵得到了進化。”

江漢珍帶着小貝蒂，邊走邊解釋着。

而這時小貝蒂似乎在消化這江漢珍所說的話，雖然不怎麼聽不懂，但感覺很高深的樣子，又好像是對的。

時不時的還在做出一副思索的樣子，忽然又問道：“那成為生命進化者又會怎麼樣呢？”

江漢珍一笑，並沒有不耐煩，而是耐心解釋道：“成為生命進化者，自身就會出現一些在常人看來不可思議的能力，比如能看的極為遙遠，或者能聽到別人聽不到的東西，或者力氣要比一般人力氣大，甚至嗅覺遠超常人，就像是你爺爺，就能感應到一些正確的事情，有趨吉避凶的能力。

而這種生命進化者，還有人稱他們為超凡者，或者修行者，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你爺爺，他肯定會活下去，而且還會活出自己的路。”

小貝蒂聽到這裏，一下子放心了，剛才離別之時的傷心，也隨着煙消雲散了。

就連小臉上都掛着一絲笑容，恢復了孩童的活躍。

但一會之後，又忽然問道：“那你也是生命進化者嗎？”

江漢珍笑着回答道：“是的，我也是生命進化者。”

“那你厲害嗎？”

“還行吧，在這個神奇之地的劃分來說，我屬於七階到八階之間，目前來看，在這裏，還沒有人能超過我。”

“那最高几階？”

“目前最高九階，是屬於混元的力量，也是宇宙時空之中最高的修行者了。”

小孩子的問題，好像不是一般的多，對什麼事情都好奇。

但江漢珍卻沒有一絲一毫的不耐煩，他穿梭諸天，宣化道法，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教弟子了，對於任何問題，都會很認真的去解答。

忽然小貝蒂又有些忐忑的問道：“那我能成為生命者嗎？”

江漢珍看了一眼小貝蒂，小貝蒂立即一副緊張的樣子，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可以，每個人的生命都能得到凈化，但前提是要好好學習，好好修鍊，只要認真勤奮，堅持不懈的努力，就能成為生命層次很高的進化者。”

“嗯。”

小貝蒂煞有其事的點了點頭，最後好像發誓一般的說道：“那我也要成為生命進化者，還要成為很高的生命進化者，成為九階的生命進化者，這樣我就能照顧爺爺，幫你尋找麵包了，是很新鮮的那種。”

江漢珍失笑一聲，對小孩子的話，並沒有放在心上，至於她成為生命進化者，那是必然之事。

但心情還是微動，沒想到小貝蒂到了現在，還念念不忘的要給自己找麵包。

也讓他對小貝蒂看法又重了一層，或許，只有這樣的性格，以後才能在三十六號科學院有所成就吧。

至於她說的要成為九階，江漢珍只當一句玩笑話，並沒有當做真的。

就這樣，兩人慢慢的消失在路的盡頭，毫無目的，毫無方向的行走着。

到了現在，江漢珍也沒有了去種子山牽制豐收之神的想法了。

福不可用盡，需要開源節流，能尋找到一個天生心性的小貝蒂，就算是這次最大的收穫了，至於其他的，就不想再去插手。

即使此時的江漢珍，氣運穩固，福德延綿，但也不會去胡亂做事，如今的一舉一動，都會改變很多事情。

對於接下來的事情，自有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去操行，也不用他去親力親為。

如今要做的，就是走遍山河大地，去體悟自然，去發現一些細小的道理。

生活中無處不包含着道，道也是無處不在，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那怕就是一滴水，也有其微觀的變化，都蘊含這道理在其中。

道不遠人，而人自遠道。

人若無心，道在面前也不可知，若有心者，道隨處可見。

作為一個修行者，所尋找的東西，就是道，然後去參悟，但尋找了好多地方，最後才發現，道就在身邊，就在不遠處，就在自己身上。

一路上，江漢珍都會教小貝蒂一些東西，所過之處，都會去一一解釋，他看到的東西，通過另一種能讓小貝蒂聽懂的方式說了出來。

當然，小貝蒂也會問一些問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小貝蒂知道的越多，問道也就越少。

從剛開始一天要問幾十個問題，到後來只問幾個，道後來一天也就一兩個。

到了現在，也許好幾天都不會問一個問題。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修道就是如此，就在損益之間，就這樣，過去了三年。

幾乎在整個神啟之地，都有人見過江漢珍帶着小貝蒂行走的身影，有時候會逗留幾天，有時候只是路過，有時候只是一個瞬間。

在整個神啟之地，有許多人都見過江漢珍和小貝蒂的身影，但若要尋找，卻無從得知。

就在最近一段時間，已經是到了九歲的貝蒂已經長高了很多，看她精緻的面容，已經初具模型，已經有了一些聖潔的氣息，看上起犹如天上墜落凡塵的天使。

到如今，貝蒂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問過江漢珍任何問題了，但每次的問題，都越來越有難度，若是江漢珍不去思考，不去想一下，還真不能隨口而答。

這一日，三十六號科學院正在舉行慶典，是一次公告神啟之地的一次慶典，消息經過雷霆循環體系的傳播，已經覆蓋了整個神啟之地，就連被稱為蠻荒之地的一些地方，都有聽到。

而江漢珍也聽到這個消息，忽然心中一動，覺得該回去了，這也許是自己這次體悟道理的最後一站。

似乎是看出了江漢珍的意思，小貝蒂就問道：“先生，我們接下來要去哪。”

江漢珍說道：“去三十六號科學院所在的紅龍山，那裡要舉行一次慶典，你不是想去看看嗎，我這次就帶你過去。”

小貝蒂沉默了一下，說道：“以前我想去看看，因為好奇，距離遠，所以想去，如今我們行走的地方，都是雷霆所處，到哪裡都是一樣的。”

江漢珍旋即一笑，說道：“不錯，到哪裡都是一樣的。”

對於小貝蒂說出這樣的話，也感覺有些欣慰，如今小貝蒂的境界，已經不低，只不過修為沒有跟上來罷了。

不過懂得多，心性修鍊的好，以後的道路都是一盤坦途。

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現在的狀況，也在預想之中。

但他心中還是有個疑惑，這位被稱為豐收之神的魔神就有些奇怪，自從取經計劃開始，就沒有聽到過他的任何消息。

但在豐收教中，卻出現了一個很出名的先知者，幾乎成了豐收教的臨頭人物。

在三十六號科學院就要取經的最後關頭，兩方僵持不下，眼看着就要發生大戰。

三十六號護衛軍對於戰爭可是等待了很久，一副摩拳擦掌的樣子。

可豐收教控制的神恩王國也不甘示弱，組成了一萬人的收割者大軍，勢必要做出一副魚死網破的架勢。

兩者都已經趕赴了前線，但奇怪的是豐收教忽然改變了主意，當眾宣布完全配合三十六號科學院取經之事。

並且還自己尋找了取經人，從各地選出了幾名氣運之子，分別對應五行命格，去生命科學院求取生命進化的道理。

也不是沒有人反對，只要是反對的人，取經之人都會路過反對之人的底盤，經過一番衝突，不但清理了反對之人，而且將地方納入雷霆循環體系之中。

在整個神啟之地，最大的反對之地一共三十六處，不只是有意還是無意，剛好與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数字想吻合。

最終成了一個取經之人經歷六六三十六難的故事，流傳於整個神啟之地。

神啟之地也是因為這六六三十六難，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如今整個神啟之地，都已經籠罩在雷霆循環體系之下，而這次慶典，就是一次祭天活動。

其目的就是要將雷霆循環體系與整個天地融合，讓整個天地更加完善。

但這其中，看似精彩至極，好像也是順理成章。

但江漢珍卻從中看出了一些不對勁的地方，好像有另一雙手，也在推動這這件事的發展。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豐收教這位先知的名字，正是當初要去尋找自己的道，將小貝蒂託付給他的肯亞。

也就是小貝蒂的爺爺。

這其中些許巧合，讓怎麼推演，都推演不出個所以然來。

但有一種預感，這次去三十六號科學院總部之時，就能知道一切的前因後果了。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五十四章 融合準備

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四處洋溢着在一股喜慶的氣氛之中，三年之間的可喜成績，讓每個人都在由衷的高興。

三十六號的起家之路，是從一個小小的實驗室發展起來的，當初，誰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後會怎麼樣，即使作為元老級人物的加隆等人。

剛開始也只是當三十六號是一個避難之地，或者能給自己提供一份好的工作，過上安穩的生活罷了。

但如今，他們做到了將雷霆循環體系架設整個神啟之地的壯舉，接下來還要將循環體系與整個天地融合，成為天道的一部分。

在這次取經之路，雖然看似平淡，但其中的架設循環系統的功德可不少，只要有參与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功德，本身佔據位置，又有三十六號的氣運可以加持。

有氣運的加持，許多人的修為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在三十六號的幾個高層，已經到了四階，甚至四階頂峰的程度，只差一步，就能達到五階。

今日已經到了該舉行祭天儀式的時候，但所有的三十六號高層，都站在總部門口等着，在等着一個人。

他們並沒有忘記這一切是誰給帶給他們的，祭天的原因，也是聽到了江漢珍的啟示。

要不然以他們目前的修為與見識，還不知道祭天是怎麼一回事。

啟示這個詞一般在神恩王國很常見當初的肯亞就是得到了豐收之神的啟示，在記載中也有看到過這種現象。

但有一個規律，所謂的神的啟示，都是在大事之前，只要發出啟示，就會有大的事情發生，不管是好，還是壞事。

江漢珍原本等回去之後再進行安排，但聽得到了，也考慮到現在三十六號新立，人心還不是太穩，也是圖個方便，就用了這種方式，給三十六號的幾名管理者傳了訊息。

但就這樣，被他們說成了啟示，到哪江漢珍本人對這件事是拒絕的，只不過是一次心印傳訊而已，比一般的傳音之術高級一些罷了。

作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又怎麼可能會匍匐在神的腳下。

但不管怎麼說，這種方法還是管用，現在的三十六號之中，還有很多當初有信仰的人存在。

尤其是神恩王國，基本上算是舉國投靠，對於這些，三十六號怎麼也做不出那些強制手段來，只能用柔和方式。

所以用了這種方式，效果顯得出奇的好。

幾乎是用個人崇拜，代替了個人信仰，此事一出，果然在這個神啟之地中人心凝聚了許多，尤其是神恩王國，將以前對於豐收山的朝拜，改成了對三十六號的朝拜，幾乎像是朝聖一樣。

讓江漢珍看到這些，也有些感慨，根深蒂固的信仰，果然不是很輕易就能改變的。

尤其是豐收教這種自成體系的教派，更是如此。

也正是因為如此，豐收教在當初，幾步被江漢珍當成了是最大的敵人，一直都不敢大意。

但他意外的是，豐收教竟然以這種方式投靠了過來，自動的融入三十六號之中。

但就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是真的就是如此，還是有人在背後安排。

但最終推算許久，都沒有測算出這是人為的跡象，但江漢珍覺得如此輕易的投靠，有些不可能。

若說三十六號有帝王風範，人見了就會倒頭就拜，想想都覺得有些本可能。

最終江漢珍還是有些疑惑，有人故意為之的可能性較大。

用神識看了一眼被封印在天道法則之下的這位魔神，力量已經逐漸消散開來，看樣子若是不再去管，幾年之內，就會被融入世界之中。

江漢珍心中有了些許猜測，‘莫不是這位魔神自己將自己道化而去，散去了身軀，想要融入世界之中？’

但這位魔神所圖的是什麼呢？散去自己的身體，就等於消失一般，即使重新修鍊，也不是原來的自己，不管如何，還是對這位魔神的行為有些疑惑不解。

帶着貝蒂在去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路上，江漢珍一路都沒有說話，小貝蒂也有些奇怪，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是跟着江漢珍在趕路。

但若是仔細去看，貝蒂的神色中，時不時的出現一種憂慮，或是擔心，或者事害怕。

江漢珍在考慮別的事情，也沒去注意這些，所以對此也毫無所知。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三十六號科學院門口翹首以盼的眾人終於看見了兩個身影。

身形高大的正是江漢珍，身邊的小女孩，他們也知道，是一個叫貝蒂的女孩。

三十六號當初在大事的時候，也不是沒有找過江漢珍來做決定，只不過每次都找不到而已，但還是打聽到了很多東西。

就是事關這個叫貝蒂女孩的一切，她是江漢珍在去神恩王國的時候，被貝蒂的爺爺託付給江漢珍的，而貝蒂的爺爺在託付了貝蒂以後就覺悟了，並且成了豐收教的先知，基本上能左右豐收教的意志了。

當初三十六號科學院為了取經之事，差點發動戰爭，也正是因為貝蒂的爺爺肯亞，在關節時刻掌握了大權，當眾宣布以後豐收教，完全配合三十六號的事情。

甚至當初被江漢珍列為以後再解決的蒼狼王國，也在這位先知的說服下同意了雷霆循環體系的架設。

總之一切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沒有絲毫異常，怎麼都能說的通。

在別人眼裡，三十六號之所以這麼毫無波瀾的將循環體系架設在整個神啟之地上，就是因為最後的先知肯亞的決定。

得知了小貝蒂在中間的這層關係，所有人都認為肯亞，原本也是三十六號的人，甚至是江漢珍安排的。

在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出現在眾人的視線中的時候，大家都是一副原來如此的感覺。

而這個時候，作為商業負責人凱文就感嘆的說道：“還是先生有辦法，竟然在肯亞成為先知前就做好了投資，不然也不會有如今的收益，不然我們要收服神恩王國，還要費一番力氣，如今倒好，那下神恩王國不但做到了投資少，收益高的事情，若不然，也不可能在三年完成。”

身邊的漢森若有其事的點點頭，也表自己這個作為權利掌控者的看法，說道：“應該先是生神機妙算，早就將肯亞談攏了條件，不然也不會帶着他的孫女在身邊教導，我看，這是早就商量好的，只不過我們都被蒙在鼓裡而已。”

“庸俗。”

此時的加隆罵了一句，接着說道：“先生的意志可是我們能猜測的？先生在這幾年也不是什麼都沒幹，一些細小的地脈早就被他連接在了一起，甚至還修復了許多，即使沒有肯亞，我們也能在瞬間將雷霆循環體系架設過去。

要我說，這都是體現做好的準備。”

此話迎來了漢森的白眼，但這時候作為護衛隊最高長官的費南德去贊同的說道：“加隆說的不錯，即使沒有肯亞，我們當時已經有了百萬大軍，只要雷霆循環體系跟上，大軍所過，就是我三十六號的地方。

不過，還是要感謝院長大人，他竟然想出了此等計謀，我們沒有浪費一兵一卒，兵不血刃的就那些了這塊硬骨頭。”

而這時候，中人就開始爭論起來，尤其是漢森和凱文兩個互相看看不過眼，再加上現在的加隆也是如此，都有自己的見解，你一言我一句，場面瞬間有些混亂。

而這時候戴麗看不過去了，就出言阻止道：“好了，都別吵了，先生已經來了，若要想知道真實情況如何，問一問先生就行了。”

幾人頓時不肯聲了，戴麗雖然沒有如其餘幾人一般，找到自己的道路，但這次的取經計劃中大多都是他去主持的。

因為這次的取經細則，全部都是她制定的，作戰部最終選擇了她的計劃，而在這個計劃中，她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接引者，幾個取經之人都是她接引而來的。

雖然沒有特別拿得出手的本事，但對於尋找弟子，傳道傳法之事卻特別熱衷。

在這三年之內，尋找了無數的人才，等到中人醒悟之後，才發現戴麗有樂一種江漢珍的那種獨有氣勢，正是因為這種氣勢，只要戴麗一說話，幾個人都不敢多說什麼。

即使連最喜歡跳的漢森，也變的靜悄悄的。

就在這時，江漢珍也走到了中人跟前，眾人立即上前，對着江漢珍一禮，齊聲說道：“恭迎院長回歸。”

江漢珍噗嗤一笑，看着這些人做的似是而非的禮節，說道：“誰教你們這樣做的，整的亂七八糟的。”

又看了一眼周圍的布置，簡直可以說是東拼西湊出來的，仙道不想仙道，武士文明不像武士文明的。

但心中卻有些高興，這種現象，正是兩邊文明的融合。

而這時候戴麗站出來說道：“回先生，當初先生說過，恭迎貴客，一般都會設置香案，十里紅妝，天花亂墜，地涌金蓮，小米撒街，麵包糊牆，所以我們才以如此禮節迎接先生的。”

江漢很聽的臉色慢慢的黑了下來，當初他是說過這些，但這些都會分不同的人。

有些是迎接人的，有些是迎接神的，有些是一種自然現象，甚至連十里紅妝都說出來了，這分明就是出嫁用的。

甚至連小米撒街，麵包糊牆這種給死人用的方式都給整出來了。

頓時有些怒道：“趕緊給我撤了，什麼亂七八糟的。”

戴麗頓時一陣委屈，但還是答應道：“是先生，我們這就撤。”

說著就吩咐一聲，將所有亂七八糟的全部撤了下去，江漢珍這才覺得順暢許多。

對於他們的出發點，還是值得肯定，但對於方式，就有些亂了。

此時正是雷霆循環系統與天地融合的時候，江漢珍就有了一個想法。

在天地融合之後，講一次道，讓他們見識一些什麼事天花亂墜，地涌金蓮，也給他們介紹一下這些禮節該用在什麼地方。

西遊之雷行諸天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五十五章 異常情況

等到眾人將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拆了之後，這時候戴麗又說道：“先生，如今雷霆循環系統已經普及了整個神啟之地，接下來的融合之事，還需要您來主持。”

江漢珍點了點頭，融合之事並非簡單的事情，這其中要求很高，需要對天道的理解，達到一個很高的層次，目前來看，也只能他自己去做，若不然也就不會趕着回來了。

接下來將一副心事重重的貝蒂介紹給了眾人，眾人都一副早就知道的樣子，對於小貝蒂的存在，顯得並不陌生。

而江漢珍這個時候，也發現了小貝蒂的異常，自跟着自己之後，就很少有如此的憂慮，就是在他爺爺離開的那個時候，傷心過一段時間。

但在江漢珍很明確的告訴他，他爺爺沒事，甚至會活的更好，也就沒繼續傷心下去。

但不知為何，江漢珍現在見了戴麗等人以後，卻發現戴麗等人顯得就幼稚了很多。

當然，這也是在自己面前才會幼稚，當自己像家長一樣的幼稚，經常會做出一些小孩子在父母前面的那種幼稚出來。

就比如這次，整出的這種小米撒街，麵包糊牆這等荒唐事，也是為了討好自己，表達對自己的尊敬。

如此荒唐之事，難道他們就不知道有多荒唐嗎，但還是做了出來。

一個個的在自己位置上，都是一副人中龍鳳的樣子，但在自己面前，好在在一瞬間就會回到童年。

就比如喜歡打擊人，在外面囂張的不可一世的漢森，見了自己跟老鼠見了貓一樣的，犹如天敵一般。

還有凱文，主持商業的時候，一副圓滑無比，狡猾至極的狐狸形象，但到了自己面前，就立馬變成了一個乖孩子的形象。

還有加隆，做事以謹小慎微著稱，主持生命學院，或者去做實驗，對於細節的把控幾乎到了入微程度，對待學生，非同一般的負責，也很嚴厲。

但到了自己面前，就變得毛手毛腳，渾身一堆毛病。

尤其是戴麗，在外界最近三年他也聽到了，儼然是一副女強人的姿態出現，但現在，就跟一個喜歡哭哭啼啼的小女孩沒啥兩樣。

相比之下，自己身邊的貝蒂就顯得成熟很多，穩重很多，甚至對一切事情好像都不去關心，心神穩定的可怕。

也唯有到了兩方融合之際，才漏出一種從沒有出現過的擔憂。

到了現在，江漢珍才發現，貝蒂實在是太平靜了，平靜的有些可怕，甚至不像一個九歲的孩子。

這種憂慮之情，也根本不是一個九歲孩子身上該有的。

又聯想到如今已經到了天地法則融合之際，她在擔心什麼？或者是害怕什麼？

又想到作為先知的肯亞，為何會忽然之間下令歸順三十六號科學院，甚至還做出全力配合的命令。

來的如此突兀，或許是看着貝蒂的面子上，但作為一個先知，又怎麼可能輕易的將一個集體的命運交給外人，怎麼看都覺得不合理。

當然，也可能是知道了三十六號科學院所做之事，是大勢所趨，是順天而為，若要抵抗，肯定是螳臂當車，最後會淪為炮灰的存在。

但江漢珍自己知道，他對自己所做的一些，是遮掩了很大一部分天機的，也只有同階的修行者，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出來，一般人，絕對不可能看出什麼。

能讓先知做出這等決定的人，也只有這位名為豐收之神的魔神了。

記得當初肯亞成為先知以前，就好像得到了神的啟示，才做出將小貝蒂託付給自己的事情，從此自己再無後顧之憂，成為了先知。

或許這次肯亞下令歸順，也是因為得到了神的啟示，但江漢珍發現，這位豐收之神的神體，正在消散，如今已經到了消失的邊緣。

那究竟是誰給他的啟示呢，心中忽然一陣冷汗，看向了身邊的小貝蒂。

只見小貝蒂被江漢珍飽含深意的看了一眼，還有些稚嫩的小臉一下子變的煞白，身體也也在不停的發抖，眼神中充滿了恐懼。

但了現在，江漢珍總算是明白了，也總算知道了個大概。

記得當初他就檢查過小貝蒂的靈魂，並沒與發現大能者轉世的痕迹，但奇怪的地方就在於天生的元氣很充足，先天靈光遠比一般人要強大很多。

但他怎麼看這都是天生的，並非大能轉世。

但是，當初還是猜想出一種可能來，只不過被他自己給否決了。

就是如此將自己的一切都絲毫不留的將自己送回到自身時間的過去，所付出的代價就是自己的生命。

因為改變時間法則，也只是大羅之上才能有所參悟的，就是大羅金仙，也不能說全部知道。

時空之中，空間是顯性的能量，是能感受到，接觸到的，但若要加入時間，這個空間就算是活了，所以，一般開闢世界的修鍊者，一般都是大羅金仙以上上道行，金仙是萬萬做不到的。

即使江漢珍，到目前也沒有操控時間的能力，若是有，越不會如此耗費力量的去完善世界修復世界了。

就大羅金仙要追溯時間，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何況一個金仙頂峰的修鍊者。

當初江漢珍還有些不相信的說道：‘即使想要回到自己的小時候，哪個修鍊者願意讓自己過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呢，甚至連生命都難以保障。’

如今想起來，但若有一個已經修鍊到先知邊緣的人呢，若是到了這個人跟前，就不一樣了。

到了此時，江漢珍才徹底明白過來。

對於貝蒂的事情，也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當眾改了祭天的時間，定在三天之後。

原本江漢珍定的時間就是今天，所以今天來了，但發現這件事中間有些不尋常，還有些不太對勁的地方，就只能暫緩一下，等到將事情弄清楚，或者說讓貝蒂自己說清楚。

感覺沒問題了，再來做融合之事。

畢竟他現在的目的不止是恢復世界，還有仙道一邊的事情，容不得絲毫馬虎，若真的將世界消息泄露出去，這一切都等於是白做了。

對於江漢珍的臨時改變時間，中人都沒有什麼意見，而是開始執行，至於為什麼，他們相信，江漢珍在事後肯定會告訴他們的。

在江漢珍離開之後，戴麗見貝蒂面色有些蒼白，就關心的問道：“小貝蒂，你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

貝蒂這次漏出一個勉強的笑容，對着戴麗點點頭，說道：“是有點，還要麻煩你給我安排一個休息的地方，我想休息一下。”

戴麗看了一眼貝蒂，被么有發現貝蒂身體出了什麼問題，只能感覺出心理上的一些難受，想來貝蒂可能是有些不適應，先休息一下再看情況。

接下來戴麗告別了眾人，帶着貝蒂去安排休息了。

剩下的人就立即行動，開始執行江漢珍臨時改時間的決定，雖然不知道問什麼，但也感覺的到剛才的氣氛有些不正常。

改時間所牽扯的有很多事情，有許多人甚至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其中的麻煩也不小。

但好在三十六號目前財貨頗豐，對於這些事解決起來也很簡單，並沒有造什麼不良影響。

# 第四百五十六章 查看變化

江漢珍離開之前，也叫上了加隆，一起去了能量轉化反應池。

如今反應池已經擴建了好幾次，最中間那個當做能量儲存吸收再加上轉化的肉瘤怪已經有幾十丈之高，身上布滿了神秘的符文，身材壯碩，看起來有些威嚴。

從地下傳來的地脈能量，匯聚到反應池之中，通過肉瘤怪吸收轉化，就變成了現在與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甚至整個神啟之地息息相關的雷霆能量。

如今的肉瘤怪，已經沒有了那種莫名的邪惡氣息，渾身上下充滿了雷霆能量，似乎就是雷霆的化生一般。

江漢珍到反應池的時候，忽然從肉瘤怪身上感應到了一股已經不弱的意志，見到自己來的時候，漏出了一絲害怕的情緒，看了看加隆，問道：“他是什麼時候出現意識的？”

“就在您將這個交給我的時候，不知為何，產生了意識。”

加隆說的時候，有些猶豫，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江漢珍忽然意識到，自己竟然把這事給疏忽了，對於一些法器一般煉製的東西，最好不要讓他產生意識。

在葫蘆世界中的紅雲大神，就是一個例子。

當初紅雲大神將整個山川地脈都煉製了一番，並且布置了陣法，將山根給煉製成了一个中樞法器，當這塊地方是自己的復活之地。

但哪知這塊中樞法器有了自己的靈智，成了山神，最後開始謀奪起他的造化來。

最終化為一個老人，將葫蘆山破壞，將紅雲的三魂七魄分而化之，開始了計劃。

若不是江漢很遇到，並破壞的山神的計劃，將這散落在外的三魂七魄重新收集道一起，並通過煉丹爐將之煉到了一起。

這才人紅雲祖師重生歸來。

但若沒有他的出現，說不定這個山神還真就成功了。

對於這件事，江漢珍一直以來都沒有絲毫大意過，且不說以後是善是惡，但卻知道，世界上最難懂的就是心，人心多變，誰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原本對於肉瘤怪身上設置了陣法，按照原本的方式行走，這就是一塊血肉，不可能產生任何靈智的。

但如今，卻產生了靈智。

江漢珍緊鎖着眉頭，看着反應池中的情況，正要看看什麼原因，要不要將其靈智剝離出來。

至於重新抹除，江漢珍也不會去做，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去抹除一個生靈的靈智。

就拿自己來說，沒做什麼錯事，被人遇到了就隨意抹除了靈智，也會變得怨氣十足的。

而加隆在旁邊一副很緊張的樣子，有些擔憂的看了一眼江漢珍，猶豫了一下，說道：“先生，他自出生靈智以來，並沒有做過危害我們三十六號的事情。

而且，我之所以這麼快能掌握雷霆中樞系統，就是因為他的幫忙。”

江漢珍並沒有說話，而是仔細觀察着雷霆中樞的情況，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肉瘤怪身上被他所繪製的煉器符文並沒有消失，但卻產生了靈智。

法器就是使用的，並不是當個道友的，又有哪個神仙無聊到去將自己手中的法寶法器培養出一個智慧出來。

且不說好不好用，就是在打坐修鍊的時候，法器忽然跳出來給他來一些，那就是萬劫不復之事。

一般遇到這種情況，都會將之當成一個生靈，或者收為弟子，並不會去抹除靈智。

仙道就是如此，不會輕易的去損害生命，仙道貴生，無量渡人之思想，可以說是深入到了靈魂之中。

見江漢珍久久不語，加隆頓時有些焦急，若是江漢珍決定要將肉瘤怪額靈智抹除，他也沒有絲毫辦法。

最後還是硬着頭皮說道：“還請先生饒過他吧，加隆願意以性命擔保，他不會出什麼問題。”

江漢珍聽的一陣搖頭，這怎麼又將他給弄成了一意孤行的反派人物了呢。

而這時候，從反應池中也傳來一道意識，對着江漢珍求饒道：“還請先生放過我，我絕對不會做出危害三十六的事情的，我願意為三十六號做事。”

江漢珍一下子感覺有些不好了，他分明就沒有出揪着不放的打算，只是看看什麼原理而已。

再被肉瘤怪如此一求情，弄得自己自己就跟要隨意殺人的反派一般，讓他只覺得眼皮直跳。

江漢珍一路修行以來，都是保持着謹小慎微的態度，即使一件小事，也不會疏忽。

對於仙道來說，就能不能隨意殺人，產生的業力，就會阻礙修行。

更何況，如今已然是金仙頂峰的修為，再差一步，就要成就大羅之道。

那就更不會去做損害自身福德的事情，尤其是還牽扯一些因果的事情。

他自認為沒有強大的法力去用雷霆之勢斬斷所有因果，且不說能不能成功，但對於他走的是與世界脫離不了聯繫的這種方式，就不會去斬斷因果。

這樣一來就等於拋棄了自己的一發部分力量。

如今江漢珍的戰鬥力說弱，也不弱，說強也不是太強。

本身修鍊雷霆之道，但不善於爭鬥，比起同階就弱上很多，但若藉助世界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再加上一方世界的力量，就是同階之內的強悍之人，又有辦法將其收拾了。

甚至世界若是強大，就是比自己更高一級的修行者，都能與之周旋，若是對手一個疏忽，說不定就會着了道。

當然，在修鍊之中，江漢珍也不會選擇去逃避因果，去躲避因果。

雖然這樣的方式也有，只要遮掩了自己身的氣息，鎮壓了自己的氣運，等到突破之後，這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但他作為修鍊雷霆之道的人，卻不會逃避，遇到問題只會迎難而上，直面問題的根本，哪怕就是在道途中落得身死道消的下場，也不會有半點退縮。

躲避之法，且不說能不能成道，就是后遺症或許也不會太簡單吧。

一切走了捷徑的人，要彌補根基，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溫故而知新的道理許多人都知道，但能做到的又有幾人？

加隆和肉瘤怪兩個看着江漢珍面色變化着不吭，也不敢多說什麼，只能大氣不敢出一下的等待着，好像在等待着江漢珍的宣判一般。

江漢珍見了加隆的樣子，頓時笑罵道：“我在你眼裡就是那麼的不講情面嗎？”

加隆頓時面樓喜色，懸着的心頓時放了下來。

就聽江漢珍說到：“你當我是什麼，是老頑固？還是模式生命的暴虐之人了？”

面對江漢珍的質問，加隆沒有感覺質問一般，而是漏出一副獻媚的笑容說道：“是我誤會先生，先生的宗旨仙道貴生，無量渡人，又怎麼可能去漠視生命呢，就連螻蟻之輩，先生都不會輕易的剝奪其生存的權利，更何況是這個為我們三十六號做了很多事的肉瘤怪呢。”

說著一個勁的對肉瘤怪使眼色，肉瘤怪當即會意，也討好的說道：“多謝先生慈悲，我在您眼裡就是一隻小螞蟻，先生慈悲為懷，怎麼可能為難我這個小螞蟻呢，多謝先生不殺之恩。”

江漢珍聽的一陣搖頭，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加隆，看的加隆乾笑的兩聲。

其實他在心裏，就沒有要抹除肉瘤怪靈志的想法，只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在心裏已經當肉瘤怪是自己人了，自己人就更不可能去傷害了。

但對於一個組織來說，最怕的就是權利過大，無人牽制，其實也是在擔心肉瘤怪自持是中樞的一個重要部分，胡作非為罷了。

但現在看來，也只是一個組成部分，如今魔神已經逐漸消失，他的作用就沒有原本那麼的至關重要了，接下來若是與天道融合，肉瘤怪也只能算是一個有天地業位之人而已。

這樣的人會有很多，就連加隆，戴麗，漢森，凱文甚至也會有天地業位加身，甚至會更多。

此方天地能夠生出身居業位的生命，原本就如此，比如那個已經重生去的紅龍。

而在候面，原本是糟到了一些破壞，也養育不出業位生靈了。

但本身的能量並沒與缺失，甚至還在這方天地之中，那位魔神並沒有收割，也沒有帶走多少，甚至連自己的能量都加入了這方世界之中。

兩者相加，經過雷霆循環體系在從中權衡調和，天地不但沒有損傷，而且還有增益。

這種增益的結果就是天地會越來越強大，世界法則也會越來越完善，也能養出高階的修行者出來。

甚至就連這種天地業位的位置，也會多上很多，這時一方世界進化的表現，是一件好事。

而就在江漢珍觀察肉瘤怪的時候，卻不然之間發現他靈台中竟然有一些金黃色的氣息，這些氣息挨護持這他的靈智，這才是保證他靈智不滅的原因。

但對於如何產生靈智的，卻有些不解，當即開口問道：“他是如何產生靈智的，你是否清楚。”

加隆看了一眼肉瘤怪，這才說道：“是這樣的先生，自從你離開之後，雷霆循環體系的能量忽然之間多了起來，還差點將雷霆循環體系撐的崩潰，也正是那個時候，他就產生了靈智，當初我也是被嚇了一條，差點以為就是他搞出來的事，但劫持之後，卻發現並不是如此，也是因為他的幫忙，循環中樞才穩定了下來，不但消化了這些能量，而且還讓雷霆循環系統強大了許多倍。”

“這都是屬下該做的。”肉瘤怪不合時宜的開始為自己表起功來。

加隆說話之間，還不忘記該肉瘤怪表功，而肉瘤怪也跟着為自己表功。

但怎麼說，江漢珍總算是明白了，就是能量在突然之間增加，才壓制了他的一些布置手段，肉瘤怪才得以產生出靈智來。

其實肉瘤怪本身就有靈智，剛跟着江漢珍的時候，智力與三歲孩童相仿。

只不過長時間沒有任何增長，江漢珍才沒有去管，只不過是當做法器給煉了。

當然，也沒有去主動抹除他的靈智。

# 第四百五十七章 機緣難測

不過機緣難測，所有生靈都有他自身的機緣所在，即使是進入困境之中也會有一線生機。

也是因為江漢珍順其自然的去做事，並沒有多過干涉，肉瘤怪也是因為接受了被安排的事實，一直以來都沒有任何異動，才讓自己功德加身。

就是在意識蘇醒之後，或者是壯大之後，有了自己的思想，也並沒有做出怨氣十足的事情，而是順理成章的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做事。

如此，才抓住了這一線生機，最終才能發展成這樣。

其實對於肉瘤怪來說，就連他自己都是江漢珍所製造出來的，所做的一切事，都包含了江漢珍的意志在其中。

他是天生的三十六號科學院之人，反應池的製作與雷霆循環體系的搭建，都與他有關。

其實他自己的命運，早就與三十六號科學院連在了一起。

最後江漢也明白了，是因為這股外來的力量，才促使肉瘤怪靈智能夠開啟，並且有功德的護持，所以至今還在。

但即使如此，肉瘤怪並沒有去破壞江漢珍所設置的煉器陣法，而是一直用功德之氣抵抗着。

到了這裏，江漢珍也就沒有多做什麼的心思了，而是搖頭說道：“罷了罷了，既然你已經產生了靈智，而且如今也有功德在身，你的一切，都是伴隨着這個雷霆循環系統成長的，若說這些與你一體，也不足為過。

既然你已經產生了靈智，再限制你就有些不合適了。”

說著江漢珍就伸手一抹，將煉器陣法徹底的抹除了，肉瘤怪全身忽然之間泛起淡淡的金光，很快的將全身籠罩，看上起神聖了不少。

“多謝先生，多謝先生，我以後一定會好好做事的。”

肉瘤怪動了動身子，瓮聲瓮氣的說道。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你也就算是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了，你今後有什麼想做的嗎？”

“想做的？”肉瘤怪不禁有些迷惑起來。

他出生到現在，一直都是一種另類的生命體，對於外界的一切，雖然可以通過雷霆循環體系觀察，但看多了，也就冷靜了。

若要說以後真要干什麼，還真不知道，他所擅長的就是吸收外界氣息，轉換成雷霆之力，其餘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陣迷茫之後，說道：“先生，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干什麼，但我能做的就是吸收氣息，轉化雷霆，這也是我的使命，還是讓我繼續做能量轉化的事情吧，再說我這幅尊容，出去了也很難融入到人群之中，這裏就很不錯，我可以安心的做事，安心的修行。”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強求，你就繼續在這做事吧，等到什麼時候覺得修為陷入了瓶頸，或者想去看看，你可以自行決定，我不會限制你的自由。”

“多謝先生。”

肉瘤怪感激的說道。

到了這個時候，江漢珍也算是明白一些雷霆中樞的異常了，原本對於加隆管理這個雷霆中樞還有些不放心，但如今有肉瘤怪在，肉瘤怪又是伴隨着雷霆循環體系出生的生命。

兩人加在一起，對於這裏的管理也算是能夠完成沒，既然如此，那就交給他們就行了。

原本來這裏，是想看看雷霆循環中樞之地的一些異常的。

一個魔神將力量散盡，所產生的能量也非同小可，以當時的雷霆循環體系還不足以將之完全轉化。

如此多的能量匯聚，循環體系被撐爆的可能性比較大，甚至還會被這種魔神氣息所污染，犹如魔神眷屬一類的。

到這裏，江漢珍有些細思極恐，心頭不禁有些緊張。

若是魔神將自己的力量全部融入雷霆循環體系之中，而那個時候江漢珍又不再跟前，等到他回來之後，這雷霆循環系統是他的還是魔神的，就真的不好說了。

不過兩方在這個雷霆循環體系中角力的可能性比較大。

到了這時候，也明白為什麼豐收之神會給先知肯亞做出神的啟示了，不就是因為算準了自己的力量會侵蝕如雷霆循環之中，才將自己的信徒也融入其中，想要與江漢珍在這個雷霆循環體系中角力。

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不過好在是天算不如人算，江漢珍因為從不去主動傷害任何生靈，也不會隨意的去抹除一個生靈的靈智，對於肉瘤怪，也只是暫時的封禁，並沒有做出趕盡殺絕只是。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魔神力量侵蝕的關鍵時刻，肉瘤怪的覺醒了自己的靈智，開始主動轉化起魔神力量來了，與加隆之間相互配合，最終將這份陌生力量給徹底的分解，並融入到了雷霆循環體系之中。

到了現在，那位被束縛在天道法則之下的魔神已經失去了九成以上的力量，若按照這種轉化速度下去，徹底的消失，也用不了幾天。

當了現在，江漢珍忽然回想起貝蒂當時的臉色來，免得蒼白之至極，也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如此一聯想，似乎讓他明白了什麼。

但也沒有當即動手，或者採取什麼手段。

剛才將祭天之事改為了三天以後，就是想要給貝蒂一個機會。

就在這時，被戴麗安排了休息的貝蒂的面色已經變的極其蒼白，好像發生了什麼噩耗一般，甚至連精神都有些恍惚。

面色不停的變化着，看上起極其複雜。

事到如今，她也沒想到事情會到了這一步，會是這樣一種結局，最終竟然一敗塗地，什麼都沒有了。

接着忽然想到了什麼，神色中出現一陣驚恐，好像是恐懼，竟然嚇得有些瑟瑟發抖起來。

如今這方世界已經徹底的成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地方，是這位被人尊稱為先生的地方。

對了，這位江先生，也給她當了三年先生，帶着他走遍了山川河流，踏遍了這世界的每一寸土地，而且手把手的教會了他很多東西，讓她也增長了許多見聞，學到了很多東西。

也讓她體會到了人間的自然法則，人間的情義所在，想到這裏，貝蒂的心情平復了很多。

這種感覺他可是從沒有過的，也從沒有體會過。

既然這位存在也是她的先生，也教過她，還是手把手的教過。

她以前也打聽過了，在三十六號之中，除了戴麗跟先生待的時間最長之外，都沒有如此教導過。

就是戴麗算是先生身邊的人，但也很少見面。

那她跟先生一起待了三年，而且從沒分開過，不管怎麼說，這份情分是抹不去的。

想到這裏，忽然有了什麼主意，心情也逐漸平復了下來，眼神中逐漸變得堅定，好像做出了什麼決定一般。

# 第四百五十八章 前因後果

就在第二天的時候，江漢珍一大早起來，就發現自己門外站着一個人。

從氣息痕迹上判斷，站得時間已經不短了，這人正是貝蒂。

此時的貝蒂，一副忐忑的樣子，似乎有些擔憂，原本較好的容貌，眉頭皺在一起，讓人見了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當然，江漢珍卻不會心痛，對於貝蒂的到來，也沒有多少意外。

如今這種結局，只有將一切說出來，才是她最好的選擇。

江漢珍整理了一下衣衫，就對門外說道：“是貝蒂啊，進來吧。”

門被推開，就見貝蒂一副躲躲閃閃的樣子，好像在害怕什麼一般，犹如一個犯了錯的孩子。

江漢珍看的噗嗤一笑，說道：“怎麼了，怎麼感覺你好像犯了什麼錯一樣，這是來接受懲罰的嗎？”

貝蒂點了點頭，小聲的說道：“是的先生，我的確犯了錯誤，還請先生能夠原諒，饒我性命。”

江漢珍頓時一陣白眼，怎麼都讓他饒恕性命，搞的他跟惡人一般。

江漢珍看着貝蒂，似笑非笑的說道：“饒你性命，你可有見過我主動去傷害他人性命的？”

貝蒂忽然眼睛一亮，心道，對啊，自己跟隨他修行三年，也知道他對生命的態度，對生命的尊敬，卻從沒有見到過他有任何漠視生命的行為，甚至教自己也去觀察生命，敬畏生命，如何研究生命。

至於傷害生命的事，卻從來都不會主動去做。

貝蒂頓時有些放心，抬頭一看，正見到江漢珍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又趕緊低下了頭，不再說話。

江漢珍就說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那那你就說一下你到底犯了什麼錯誤，雖然不會傷你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該受什麼懲罰，就視情況而定吧。”

貝蒂知道了江漢珍不殺自己，但聽到懲罰，緊張的心又懸了起來。

猶豫了一會，最終還是選擇了說出來。

其實貝蒂，就是豐收之聲的小時候，但連個也不是一個人，貝蒂是豐收之聲用時間法則，回溯了自己身上的時間而產生的，是豐收之神的小時候。

在江漢珍到了此界之後，豐收之神還沒有發現，發現江漢珍的存在的時候，正是他播撒雷霆種子的那一刻。

作為豐收之神，對於這類種子一樣的力量，最為敏感不過，又怎麼可能逃的出她的感知。

見有人還要跟他爭奪世界中的本源力量，當然不會手軟，但可惜的是當初她已經到了關鍵時刻，也分不出多少力量來，能夠動用的力量很少。

江漢珍所播撒的雷霆種子有百十枚，接二連三的出事。最後所剩無幾，就是她毀掉的。

但江漢珍並沒與因此而退去，而是分出一道意識，開始輔助剩下的種子宿主，最終在高塔市站穩了腳跟，而且只做了一個雷霆循環體系，形成一股大勢。

最終她就開始指揮人去從中破壞，但沒想到江漢珍的速度太快了，快到她根本反應不過來，甚至只能眼睜睜的看着，連一點辦法都沒有。

直到將雷霆循環體系架設到真紅龍山脈，因為這個關係，讓她徹底的失去了機會。

天道意志的復蘇，好像比以往更加厲害了一些，就連束縛他的力量都強了許多。

但到了這個時候，她卻察覺到一種不妙，一切為時已晚。

原本江漢珍的目的就是將她融入此界之中，首先要做到完全的束縛，之後就會將其慢慢的消化。

那時候她就像定在砧板上的肉一樣，隨意的被人切割。

當然，她也試圖掙扎過，也想過要出來的辦法。

將自己身上的歲月送到自己小時候的這個方法她也想到過，但剛開始是否決的。

就如江漢珍人為的那樣，沒有哪個金仙大能將自己的所有修為化去，而將自身的歲月痕迹逆轉，而且送到一個朝不保夕的環境中。

當然，有一點江漢珍看錯了，他去的地方並不是讓自己朝不保夕的地方，而是精心挑選的。

肯亞是整個豐收教，甚至所有的超凡者之中，最有潛力的，也是能夠成為先知的人。

當初他用自己的力量侵蝕世界，本身就沒安好心，播撒種子，讓其開始以掠奪的方式成長，只等到最後成長到一定的程度，像收割麥子一般的收割一波。

但到了自身遇到危機時刻的時候，自己的信徒就顯得彌足珍貴了，甚至讓她悲哀的是，尋找了陣超凡者領域，甚至連豐收教都翻遍了，竟然沒有發現一個值得託付生命之人。

也是在江漢珍離開之後，忽然感應出若是自己再不有所行動，那就真的離不開了，最終發現一個叫肯亞的老頭，在一次次的朝拜過程中，心智越發的堅定，無意中走上了一種心靈進化的道路。

只不過苦於沒有人指點，才止步不前，這就讓他動了心思，因為只要自己出現在肯亞身邊，就是自身的一些東西影響他，都能讓他成為先知。

而且想到了一個另類的奪取方式。

就是將自己的力量融入雷霆循環體系當中，而她自己，甚至整個超凡者群體以及他的信徒都融入其中，最終再也與江漢珍在這個雷霆循環體系中周旋，甚至有奪取的希望。

這樣的李代桃僵之法的出現，就讓她立即行動了起來。

以自身的大部分力量為代價，再通過獻祭之法，將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搭了進去，換來了是自身的時光回溯，回到了自己小時候，到了肯亞的身邊。

犹如無縫銜接一般，神奇的成為了肯亞的孫女。

肯亞一身都是孤身一身，對於忽然出現的這個孫女就連他自己也沒有察覺，甚至還覺得很合理，甚至連周圍的人都沒有察覺。

但巧合的是正趕上朝聖之路，也是她的目的，但同樣也是江漢珍的目的，就這樣撞到了一切。

接着一切的事情都偏離了她原本的計劃，但她還是沒有放棄，準備繼續融合力量。

將自身已經快要奔潰的力量全部散去，歸附於雷霆循環體系之中。

再給肯亞一些啟示，讓他融入三十六號科學院，想要憑藉著這種方式，佔據雷霆循環體系的一部分氣運，從而站穩腳跟。

當她的力量融入雷霆中樞的時候，卻被自己刺激的雷霆中樞的能量轉化的肉瘤怪蘇醒了，不但蘇醒了，而且還靈智大開，開始自主運轉起來。

最後將她所有的殘餘力量全部轉化成了雷霆能量。

當初她以為自己的能量消失，是被屏蔽了而已，江漢珍在他身邊，沒有絲毫異動，不可能去轉化她的能量的。

直到江漢珍帶她回到三十六號科學研總部她才感知到，她那些所剩餘的力量，全部消失了，消失的一絲不剩，全部轉換成了雷霆能量。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她才意識到，以往的一切，與她沒有了任何關係，即使曾經是她的。

直到江漢珍宣布改變祭祀的時間，將時間改為三天之後，並大有深意的看了她一眼。

這才讓她意識到自己輸了，輸的很徹底。

貝蒂說完之後，已經變得泣不成聲，不只是傷心，還是難過，或者是別的什麼。

江漢珍最終感慨道：“不是我比你技高一籌，而是我對此界根本沒有惡意，說起來是我佔了便宜，相當於我和一個堪比金仙修為的天道，兩人對付你一人，你怎麼可能爭的過。”

貝蒂點點頭，說道：“經過這三年，我也在您身上學了很多，但我越學習，越覺得輸得一點也不冤，如今能留的性命，也是先生網開一面。”

江漢珍嘆息一聲，到了現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但就拿他自己而言，也覺得還有很多不足。

若是剛來此界的他，絕對不是這位存在的對手，若是這位心性比較果決，當初就開始不顧一切的下手，他能做的只有逃跑一條路可以走，就連周旋的可能性都很很小。

但不管怎麼說，江漢珍都是立在不敗之地上，而這位存在之所以失敗，就是沒有給自己留下什麼餘地，被牽扯在此界，連騰出手的機會都沒有，不然勝負還真難說。

當然，江漢珍自問保命的本事不是一般的強，怎麼樣他都能保證住自己不會深陷危險之地。

他擅長修復世界，完善世界，這個最初沒有什麼威力，若是成勢，就連大羅金仙也會吃虧，跟何況一個金仙修為的修行者。

江漢珍對此感慨不已。

最後看着一副很委屈樣子的貝蒂，問道：“如今因果已經明了，你之所以能繼續活着，並且得到了世界的承認，一方面是我答應了，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你最後將豐收教主動融入了過來。

雖然是以前差點弄得此界滅亡，而且殺了這方實際的業位之人紅龍，但天道至公，並不會因此而仇恨與你，你的主動融合之舉，也算是大功一件，也可以將功補過。”

對於江漢珍說的話，她現在也明白，以前的掠奪之道，對於這些一知半解，但在這三年，也明白了許多。

在她感覺到大難臨頭的時候，江漢珍說並沒有取她性命的意思，那種大難臨頭的感覺就消失了。

在跟隨江漢珍的這三年，學了很多，也知道了很多，她知道，江漢珍開口，就等於天憲，本身就是與天道最近的人，說話就等於天道的意志。

甚至就連天道意志都以他為主，所做的一些，都好像是天道在輔助他，而不是去順着天道而走的。

頓了一下，江漢珍又看了一眼貝蒂，就問道：“如今事情已經明晰，你所的一切，從今日起，一筆勾銷，不知道友以後是何打算。”

貝蒂愣了一下，抬頭看着江漢珍的眼神，似乎有點陌生了，再也不是他所熟悉的那個教導他的人。

不知為何，竟然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從何時起，對江漢珍的態度如此的重視了，不知不覺中，眼淚不爭氣的流了下來。

低着頭說道：“不能留下來嗎？”

江漢珍看着貝蒂現在的樣子，搖了搖頭，分明就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這哪是一個金仙修為的修行者該有的姿態。

其實貝蒂現在真的只有九歲，她拼着自己隕落的危險，將自身的時間痕迹回溯到了九歲的時候。

雖然看起來比較早熟一些，但也只是在若干年前的自己身上流了一些後手而已，最多就是先天靈慧比較高。

要真實算起來，其實也就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

江漢珍自嘲的笑了一聲，自己何必要跟一個九歲的小女孩一般見識呢。

就對貝蒂說道：“可以。”

貝蒂頓時破涕為笑，眼眶中晶瑩很神奇的又收回了眼眶中，說道：“多謝先生，以後貝蒂還是您的學生，這裏就是貝蒂的家。”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善。”

# 第四百五十九章 魔神來歷

貝蒂的這個決定，也讓江漢珍心情稍好。

不管怎麼說，這個小女孩都是跟隨的自己三年的人，幾乎都要將她當成自己的弟子了。

在仙道之中，師徒的關係為最，也是道途中最親近的關係，也許是因為仙路漫長，道無止盡的關係吧。

凡間之人，即使父子母子，或者夫妻等一些關係，能夠維繫的時間也就區區百年。

百年一過，雙方即使再如何，也只能天人兩隔。

而這种師徒的關係，卻不一樣，幾乎能維繫很久，若是雙方都能成就仙位，那就是永久的事情，互相之間的聯繫能維繫到天地湮滅，海枯石爛的境界。

有時候江漢珍看着凡人之間的男女，互相發誓想要一份海枯石爛不變心的愛情的時候，江漢珍其實想勸說一句。

‘修鍊吧，只要走上修鍊的道路，若是能夠有所成就，這樣的誓言並不是一句空話。’

但到了最後，大多都是走上了天打雷劈的結局，讓江漢珍對此為之惋惜的時候，也對誓言更謹慎了一些。

時至今日，若無意外都不會去主動說話，雖然跟貝蒂說了短短的幾句，但貝蒂的一切都改變了。

若要按照貝蒂自身的氣運福德來算，在此界造成了無邊的業力，雖然最後將自己的力量主動融合，但也只能挽回一部分，剩下的業力可不是她現在能承受的。

若離開江漢珍身邊，自身的運氣就會立即衰敗下來，一切的麻煩事都會找上她。

不過幸好她將自身力量主動融入，也讓天地承認了她，所以不會成為天厭之人。

當然，這其中也有一部分江漢珍的態度在其中，與天為親着，天地護之，以天為道者，天地從之。

其實到了如今，江漢珍的一些想法，與天地有一部分契合，天地也會順從着江漢珍的意志去行事。

這樣一來，其實也是變相的到達了一種代天宣化的境界。

有他開口，貝蒂自然無憂，只要將所有的因果償還，以她原本就有金仙頂峰的修為，進步會很快，若是再經過一次完善，甚至連以後的大羅之道都有可能達到。

處理了貝蒂的事情，江漢珍忽然感覺到束縛在自身的一些莫名的東西有少了一些。

似乎有一種更加輕鬆的感覺，人生來就帶着無數的枷鎖，出生之後，還好套上一些，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

修鍊的過程，其實就是逐步的去掉自身枷鎖的過程，直到去乾淨了，沒有絲毫的枷鎖在身，能夠隨意的控制自己的命運。

往來無礙，行止無憂，才能真正的算的上是超脫。

到了此時，神啟世界的事情已經接近於圓滿，只要將雷霆循環體系融合之後，就可以開展下一步行動了。

到了現在，也可以將仙道的事情拿出來了，仙道一方，為了保護自己的世界，幾乎所有的人都趕赴了域外戰場。

因為武道世界已經被毀了個乾淨，所有的底蘊都被抽取，如今已變得殘破不堪。

具體的事情江漢珍不清楚，但從自己得知的情況來看，仙道一方的目前只能穩住局勢，不讓局勢繼續惡化下去。

但似乎這個方域外空間，也遭受到了破壞，從此界的一些統計數據來看，三千年前對這方世界下手的魔神有十幾位之多。

一個世界能招來如此之多的魔神，那就說明這方宇宙的大神通者全部已經消失。

根據江漢珍的估計，隕落的可能性比較大，若是還存在，又怎麼可能看着外來魔神在自己的世界中肆虐呢。

江漢珍推算了一些，覺得自己想的跟事實相差不大，因為這些魔神已經在此界留下了信息，只要循着信息去推演，就能測算出一個大概。

那這方宇宙空間就成了那些魔神的大後方，算是他們的囊中之物了。

當然，這期間也問過貝蒂，但貝蒂此時的修為，也不是太高，對於外面的情況，也想不起來。

江漢珍也只能歸結於高等生命對自己氣息封閉的原理上。

但凡高等生命，都有鎖住自己信息的本事，若是不願意，除了同階之外，就連名字都不會有人知道，就是看見了，也會忽略，根本捕捉不到高等生命的任何信息。

但貝蒂也不是毫無所知，她記得當時是在一個稱謂元極大世界的世界中出生的，童年之時，就是現在的這種性格，但她的那種性格，只適合生活在盛世，或者如現在江漢珍呢改造之後的世界。

在哪個遵從自然法則的世界中，很難活下去，自然是吃了許多虧，吃了虛度苦，最後得到了修鍊之法，但心性也變得如元極世界一般，都是遵從自然法則。

一路修鍊到了很高的階段，才以一個散修的身份，參加了對外的征伐之戰，至於如何離開的，就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這點信息，江漢珍分析出了很多東西。

首先是元極大世界，之所以能稱為大的，都非同小何，無永恆不足以稱大。

犹如主世界最早以前一樣，被稱為洪荒大世界，只不過最後衰落了下去，甚至連大千世界都難以維持。

在江漢珍肅清本源，匯聚氣運，權衡天地之後，才有所變化，基本上穩住了目前的現狀，但要重新恢復永恆世界，卻很難。

其次，江漢珍分析出貝蒂是散修出生，背後並沒有什麼大勢力。

這讓他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有一種深深的擔憂。

若是如此看來，貝蒂也只是一個散修而已，那就意味並不需要擔心她的同門尋上門來，也就意味着消息泄露的可能性很小。

但同時，讓她擔憂的就是貝蒂也只是屬於那個所謂的無極大世界的散修中的一員。

要知道，一般沒有靠山的散修路途是十分艱難的，根基也不如宗門弟子。

若不然，也不會在最後想出那麼偏激的手段了。

有傳承之人的手段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就拿江漢珍自己而言，他所掌握的東西，都是有序的傳承，而且還有層出不窮的各種手段。

其實這次也發現了，貝蒂雖然也有金仙的修為，戰力也比自己要強，但對於一些基礎的東西，遠遠沒有達到精通的境界，若不然，也不會將自己的力量完全被牽扯在世界之中，從而被他趁虛而入了。

若是有傳承之人，肯定不會這樣做，即使慢點都沒關係，但絕對不會去冒險。

就拿仙道的爭鬥之法來看，都是先保證住自己的性命，然後與敵周旋，大多數的手段，都是造勢或者試探，並不會一開始就進行猛攻。

也只有等到能夠完全擊殺對方的機會，才會做出一擊必殺的舉動。

或許是兩界手段上的風格不同，總之，江漢珍認為貝蒂即使再厲害，若在無極大世界之中，也厲害不到哪去。

但即使對手再厲害，再怎麼強硬，也無法改變兩者之間是敵對的事實，哪怕無極大世界一方佔據優勢，實力遠超仙道很多，但這也不是江漢珍能夠退縮的理由。

在兩者立場之間，江漢珍認為自己是仙道一方的，這個立場，從來都沒有改變過，當然，也是天生的。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五百六十章 祭天融合

神啟世界之中，有了雷霆循環體系的輔助之下，內部也算是有了一個完整的循環體系，伴隨着天道法則也逐步開始完善，意志早已恢復，甚至比以前強了很多。

剛開始的時候，世界意識微弱，也只能做到一些束縛之事，比如束縛那位魔神，比如束縛剛降臨此界的江漢珍，若要讓他自己扭轉局面，就有些不可能了。

天地業位生靈紅龍的隕落，讓天地徹底的淪陷，也沒有多少反抗之力，能做的也只有安靜的等待被抽取本源，或許外來魔神將世界本源抽取之後，就會離開。

至於少了本源之後的世界，也唯有等死一條路，沒有別的辦法。

但這一切都被江漢珍遇上了，還好，在世界本源缺失以前降臨，若是在世界本源消失以後出現的話，最多就是如以往的世界一樣，讓世界能夠得以恢復罷了。

至於本源缺失的這個問題，只能在世界完善之後，自己去吸收宇宙虛空的能量，來自行彌補。

至於多少年，還真的不好說，總之，希望渺茫。

就比如仙道主世界，本源已經缺失的嚴重，就是將內部肅清，循環完整，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將仙道主世界恢復成大世界的樣子。

能做的只能是逐步的去完善，去維護而已，至於本源缺失的事情，他也沒辦法。

別說是他，就是大羅金仙也沒什麼好辦法，最多就是堅持維護，讓天道的自主意識強一些罷了。

其實世界，與人一般，都可以看成一個生命體，內部都有一個完整的循環，若是哪一天循環斷了，就會出問題。

而世界意志，就和人的靈智一般，若是沒有了，那就成了之物人，若是消失，也就是生命的結束。

不過在當時來看，這方世界的情況還不是太嚴重，最多就是還在垂死掙扎的階段，世界意志並沒有完全的迷失。

當然，世界意志也只能是迷失，或者散亂，消失是永遠不可能的，就如人死後的屍骨，都存在這其中的意志在其中，只不過微弱難查，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罷了。

也正是因為這方世界的底蘊還沒有消失，江漢珍才有了將之當成一個仙道的據點的想法，也只有這種還算完善的世界，才能通過一定的方法接引金仙以上的修鍊者降臨。

若是當初世界本源被抽取了一部分，世界格位降低，甚至成一個位面，或者一個生命空間，那江漢珍就是本事再怎麼大，也不可能去接引外來金仙降臨的。

其實這方世界的底蘊還是有一些的，不然也出現不了業位之人，已經到了小千世界的頂峰層次，如今加上了這位魔神的力量，與他的鎮壓，再若將雷霆循環體系融入，世界就能因此而晉陞。

看着簡單，但其實也不容易，能夠得到晉陞，也是這方世界原本的底蘊就很強，甚至自然的產生的天地業位生靈。

如今本源不失，還有所增加，晉陞中千世界也是順其自然的事。

即使晉陞不了，江漢珍也會用自己的道果將之穩住，讓世界出現一些中千世界的特性。

如此，才能容納仙道一方的金仙修鍊者，到時候再與仙道之人一起完善一番，就能徹底晉陞中千世界了。

三天時間很快的過去，也道了舉行祭天儀式的時候。

所有的三十六號成員，都傳上了自己的禮服，集合在祭天台前。

但這禮服卻是此界流傳已久的爵士服妝，又加入了一些仙道的元素在其中，比如一些代表性很強的圖案，看上去有些怪異而已。

也只有江漢珍穿的祭天服裝還算看的順眼，衣服古朝服，上面繪製着花鳥蟲魚，耕作勞碌，科技發展，用雷篆將之串聯起來，犹如一幅雷霆循環體系的縮影圖。

在獻上祭品之後，江漢珍對這天地一禮，開始念了祝詞，接着又帶領中人開始祭拜天地。

最後將雷霆循環體系的中樞控製法符，投入祭壇之中。

天地頓時有感，虛空中降下無數的花瓣，而地上，也湧現出犹如一朵朵的蓮花出來，鑽進了世界生靈的身體中。

只要接觸到這種能量構成的花瓣，就會有一種神清氣爽的感覺，好像身體都好了很多。

而江漢珍身後的加隆等人，一邊感受着這種進入身體中的花瓣，一邊覺得有些尷尬。

當初江漢珍說出了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的話出來，被他們以為是一種最高貴的禮節。

在他們的意想中，神仙出行，自然要有人往天上撒花瓣，也要有人往地上撒花瓣，神仙出行自然不與凡塵接觸。

在三天前江漢珍回來的時候，也弄出這等可笑的一幕，甚至連小米撒街，麵包糊牆的事情都做了出來。

如今見識到了真正的天花亂墜，地涌金蓮之事，無不顯得有些尷尬。

但伴隨着祭壇之內的雷霆循環系統控製法符的慢慢消失，這種異象就更甚了。

漫天的能量花瓣犹如雪花一般的從天空墜落，數不盡的蓮花從地上一朵接着一朵的生長起來。

這道了這種花與自己有利，還哪顧得上其他，都在竭盡全力的去吸收這些花瓣，只要隨便收集一些，都能抵得上他們往常好幾天的修鍊。

這一次的異象，一直持續了半個小時，半個小時后，異象才逐漸消失。

江漢珍在這次並沒有去主動吸收這些能量，但這些花瓣犹如百川歸流一般的湧向他，而腳底下的蓮花，卻只有一朵，但這一朵好像是專門為他而設的。

其中的能量就沒有斷過，而且有像一種凝聚成實物的放心發展。

但江漢珍並沒有去關注這些，而是觀察着雷霆循環體系與天地融合的一些變化。

這種變化蘊含這大道理在其中，對他也有些許幫助。

期初，在祭祀開始，天地意志就匯聚到了祭壇之地，並且兩者之間形成了呼應。

在一系列的繁瑣禮儀之下，代表着眾生的意志，最終形成氣勢，成了天地融合的一個助力。

在江漢珍將控製法符投入祭壇之後，天地意志很明顯的表露出一種喜悅。

若是天地意動，自然會在世界中出現一些異象，而這種能量之化，就是天地異動而出現的一些表象，也是因為有感眾生之功德，讓天地進入一個新的層次的饋贈，是屬於天道法則之中的饋贈。

而隨着將控製法符融入天道之中，這種饋贈就沒有停下來過。

但也並不是沒有任何章法的去饋贈，有些人出力多，所以天地就會頗為照顧，就是能量花瓣都會比常人要多上很多。

不止是江漢珍的多，其餘的一些人也不差，尤其是為天地出過大力氣的人，被饋贈的這種能量就遠超常人。

而且這種能量花瓣是天地間最精純的能量，是天地用本源之物所轉化而來的，沒有任何壞處。

就是吸收轉化不了，也會化為一個能量結晶而儲存起來。

江漢珍觀看了雷霆循環系統與天道融合，最終天道將控住法符融合，兵將意志投入在雷霆循環體系之中，接着整個雷霆循環體系就像整個天地化去。

就連最核心的雷霆反應池，都已經消失了，連同消失的還有肉瘤怪。

但江漢珍卻知道，這並沒有消失，而是隱藏了起來，隱藏在天地之中最核心的地方，也就是天道核心之處。

當雷霆反應池徹底消失在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時候，江漢珍才逐漸見心神收回。

融合之事也就持續了一刻鐘，天地之間的異象也逐漸的退去，但天地的蛻變，還在逐步的演化之中。

世界晉陞，並非一朝一夕，或者一瞬間的事情，需要一個過程，但總歸是在蛻變之中。

“成了，終於成了，如此就算是徹底的解決了，接下來就開始處理其他的事了。”

到了此時，江漢珍也鬆了一口氣，如今也算是這個異域空間中扎了根，也算是有了一部分根基。

有了這方世界，以後做什麼事，都能容易許多。

這時候江漢珍才去看沉浸在感悟之中的眾人，似乎是有些不一樣。

尤其是加隆，凱文，漢森，戴麗四人，江漢珍分明從他們靈台中那個看見一個犹如剛才湧現出蓮花狀的能量結晶的物體。

但奇怪的是這種能量結晶犹如一種符篆一般，能量多餘的人也不少，但為何只有他們幾個才有。

不但犹如符篆，而且蘊含這天地之間的道理一般。

“天地業位？”

這個詞忽然出現在江漢珍的心頭，所謂業位，其實就掌握天地中一部分大道的位置，有着控制天道，代天宣化的權利，當然也有許多責任，比如維護天地，維持運轉，完善天地，保衛天地的這些義務。

而且，不止是他們幾個，還有許多人都有，只不過是一種職權一樣的印記，雖然不如天地業位，但也對自身的好處不小。

似乎與三十六號的管理體系相互符合，看到這裏，江漢珍略有所覺，好像明白了什麼。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五百六十一章 新的變化

再看他們一個個的周身的天道法則旋繞周身，而且隨着他們的心念而動。

江漢珍就知道天道似乎將正三十六號科學院當成了管理天地的一個體系，犹如天庭一般的存在。

忽然意識到了什麼，面色一變，頓時有些擔憂。

趕緊溝通天地意識，觀看這種職位的一些詳細情況。

良久，才點了點頭，說道：“還好，這種職位並不是永久的，若是他們從這個職位上離開，這種格位就會自動轉移，轉移到新的就職位者身上，雖然還是有點不足，但也還算可以了。”

這時候，江漢珍才放下心來，對於新成的這個天地業位體系，該開始還是有些擔心。

就比如主世界的天庭，有些人已經離開的天庭體系，去做自己的事，但那這個天地格位並沒有因此而轉移。

但讓，這力有沒有交出來的的原因在，但不管怎樣，總之是人離開了，但也帶走了天地格位。

即使隕落，也會將天地格位當成自己的私有物品，隨着自己去陪葬，甚至還當成了傳家寶一樣的傳給自己的弟子。

完全沒有將天地至尊當一回事，也沒有將天庭放在眼裡。

以至於到了後來，天庭的控制力幾乎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就連主世界至尊，也沒有完全掌握自己的權柄，而是消失了一部分，或者被他人所掌控。

就是一些仙官，也沒有完全的權柄在，也只是後來才重新凝聚出來的，總之，還是有所缺失。

就這個問題，是上古遺留下來的，要想解決，難度太大了。

不過江漢珍的宣化雷神職位，卻不牽制與以前的職位奪權的這種問題，因為他的諸天宣化雷神這個職位，是後來才出現的，並且得到了天地的承認，重新凝聚出來的。

也許是玉帝早就感覺到天庭職能的消失，才做出了限制，只要不在其位，天道意志就可以將職權收回，通過祭祀天地的那個發，降臨給適合這個職位的人。

當然，其中有些麻煩而已，不但需要玉帝同意，還需要天道意志的認可，才能成功而已。

其實這中間雖然是玉帝修改的，但也有天道意志在其中起了作用。

可能是主世界天道經歷過許多職權收不回來的事，才出現了一種監管之能，就連玉帝也在其制衡的範圍之內。

比如江漢珍的這個職位，現在是他的，但若某些仙神想要將江漢珍清理出天庭體系之中，那就需要祭祀天地，得到天帝的肯首之後，他的職位就會消失。

但若天地意志不同意，就是玉帝先要將江漢珍的權利拿回來，也有些不可能。

他在主世界之中的功德很多，讓天地維持在大千世界之中，還在穩步的提升，可以說他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此功德，就連玉帝都不能隨意的收回他的權柄，當然，若是拼着隕落的危險，收回權柄的話，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也用不着跟天以前的仙神去奪取權利，從而造成內亂。

雖然自己的職位並不一定永遠是自己的，但江漢珍並沒有因此而擔憂什麼，而且感覺如此最後好。

人死燈滅，人走茶涼，本就是常理，難道人走了，還要將茶熱着，等待走的人來品嘗？

想想都覺得不現實，江漢珍剛才的擔憂，正是這一點，就害怕神啟世界的天道意志將這些天地業位以贈送的方式給這些人，那樣一來，即使這些人退休之後，也能享受着這份職權所帶來的福利。

有了權柄，即使沒在那個位置上，也有了讓他們對這些職權範圍指手畫腳的理由，也有指手畫腳的能力。

一個體系，一個組織，最忌諱的就是這個，就害怕有些人不再這個職位上，還對這個職權範圍內的事情指手畫腳，甚至起到遠程控制。

這樣不但給新的任職者帶來無盡的阻礙，而且會給天地帶來一些麻煩。

不過這方天地安排的還算不錯，這些格位都是與職位相互配合的，犹如官印一般，不再職位者，就沒有動用官印的權利，也就成了一個擺設，也只有這個職位者，所持的官印，才能發揮作用。

這樣一來就好了許多，也不用擔心某些人離開這個職位之後，還想對這些權利進行監管的想法。

如此，才不會造成犹如仙道主世界體系混亂的事情發生。

這時候，眾人已經逐漸的蘇醒過來，查看着自己身上帶來的變化，都產生了一種由衷的喜悅。

不但他們的修為有所提升，而且他們還能藉助天地之力，當然明白了他們自身的職權並非永恆，而是在這個位置上才會有。

頓時有許多人有些不滿起來，雖然很小聲，但江江漢珍還是聽到了。

但對於這件事也沒有多少在意，每次的變化之中，都會有人反對，這件事早已是屢見不鮮了，無非就是覺得自己做的多，得到的少了，受益遠沒有達到自己的付出罷了。

等待三十六號的成員全部蘇醒之後，才分立站好，等待着江漢珍的訓話。

這都是一些事情的慣例，江漢珍也不耽擱，掃視了一眼眾人，說道：“今日天道循環體系新立，也標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你們所見到的世界，已經不是以前的世界，而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其中變化最大的就是你們自身的格位，也是與你們息息相關的事情。

當然，我見大家有一些問題，在這裏可以提出來。”

江漢珍說完，果然就有人站出來開始問道：“院長大人，我們都是為這次天地進化出了大力的，說是元老級別的功臣也不足為過，怎麼我們的這個格位與後來者一樣，都是暫時的，只要我們離開這份格位就消失了，這不就跟以後擔任這個職位的人一樣了嗎？”

果然，這個問題一出，許多人都看向江漢珍，希望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也希望能給自己爭取一些權力。

江漢珍暗道一聲，果然如此，這些人果然會出現居功自傲的現象，但往往忘記了他們自己的做了多少貢獻。

如今天地新成，比開國還要更甚幾分，也算是一份創世壯舉。

覺得自己以後就該享受這份榮耀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江漢珍才選擇在現在說出來，若是放在以後，就會麻煩許多，甚至會出現大清洗的事情。

殺功臣的事情，在歷代都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江漢珍就解釋道：“你們對天地又功不假，但與天地有功，但也有與天地有損之人，都是根據個人氣運而決定。

各位能得到天地格位，也是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職位而已，並非屬於私人所有，希望這一點大家分清楚。

三十六號科學院原本的目的就在於此，各位做了什麼，天道都有記錄，氣運多寡，並非無可計數，若是此時去做毀天滅地之事，不說職位都會消失，甚至性命難保。”

“怎麼可能，我們做的是為天地出力的事情，怎麼可能去毀壞天地。”

當即又許多這種聲音出現，而且都不相信自己會做出有損天地的事情。

江漢珍暗暗點頭，這樣就好辦多了，既然沒有了這種邪噁心思，只要給他們講明白氣運之理，就好辦多了。

至於以後還是有覺得自己功勞很多，得到的很少的人，那就怪不得他了，自生自滅也罷，還是去做毀天滅地之事也行，自有天罰體系去評判。

就說道：“既然大家都如此認為，我決定三天後給大家講解一下氣運之道，凡在場的各位，都可以來聽。”

眾人頓時激動了起來，也明白這就是江漢珍說的講道。

講道之事，也是在加隆等幾個人口中聽到過，是傳授一些道理，宣講一些大道的方式。

他們早就對這講道很期待的，但江漢珍從沒有給他們講過，這次的講道，讓他們十分期待。

江漢珍看了一下眾人的表情，最後大有深意的看了遠漢森。

漢森被嚇得脖子一縮，好像就要躲起來一般。

就在江漢珍走後，漢森身邊的凱文就調笑着說道：“這次玩崩了吧，管理權力，竟然連眾人的思想都沒有統一，甚至還出現這種下級跳出來問先生話的事情，我就想看看你還能蹦躂幾次。”

漢森頓時變得臉色有些難看，對於這些事，他雖然知道，但也沒有多過在意，遇到利益的時候，果然有人跳出來了。

而一旁的加隆也走過去拍了拍漢森的肩膀，表示同情。

就連戴麗也一副你好自為之的樣子。

但就在這時，作為前三十六號護衛軍特戰隊的總負責人歐文，現在是漢森手下的監察部門的負責人，專門負責監管內部之人的部門。

看幾人都離開，這才走到了漢森的身邊，猶豫了與一下，用一種詢問的眼神，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

漢森頓時變了臉色，閉上眼神沉思的一會，最終睜開眼睛，雙目漏出一道殺氣，對着歐文點了點頭。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六十二章 清洗之舉

功臣將死，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幾乎是每個勢力沒有敵人之後必做之事。

若要說有所區別，就是自己動手或者藉助別人的手段了。

當然，這種情況再仙道世界最盛，幾乎成了必須的功課。

神啟世界也不例外，因為江漢珍施行了道化之法，讓整個世界都像着仙道靠攏。

不知為何，作為權利掌控者的漢森在有人越過他這個領導，當眾向江漢珍說事，讓他動了殺心。

越級上報問題在仙道之中是最忌諱的問題，也是一個隱形的規則，若有人犯了，必定會承受代價。

權利之中一直都會出現許多問題，也是問題最多的地方，漢森起了殺心之後，就與歐文一起，開始嚴查起內部問題。

一查之下，肯定會查出很多問題，當即開始進行了一番清理。

不到三天時間，在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中進行了一番大清洗，而且清洗的無比徹底，幾乎給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來了一次大換血。

當初在大庭廣眾之下，向江漢珍提出疑問的人，毫無意外的被清理了出去。

而且證據十足，根本沒有翻案的可能性，而且還是私自建立個人武裝的重罪，即使是上絞刑架也不足為過。

當然也考慮到他還是有些功德的，評判氣運，將功補過之下，還有剩餘，最終被被漢森表示終身監禁即可。

與之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喜歡當奴隸主的，養女奴的，販賣禁止物品的。

即使這些人對三十六號有大功勞，但漢森卻沒有絲毫手下留情，一律嚴懲。

下手速度快，幾乎沒有給任何人反應的機會，只要有這方面的苗頭，就立即抓人。

漢森的速度太快，就是江漢珍知道的時候，漢森已經掌握了很大一部分證據。

原本江漢珍還覺得做出功臣將死，兔死狗烹這等事情有些不好，但看了哈森送來的證據之後，也就不再啃聲了。

幸好三十六號沒有輕易剝奪人生命的權利，若是放在仙道世界的一些世界，將這些人處以極刑都不足為過。

所犯的罪行甚至能令人髮指，有些是損害別人的事，有些甚至是在摧殘生命，就連他看了一會也感覺到有些憤怒。

甚至在想，仙道之中做出功臣將死，兔死狗烹事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甚至還很有必要。

這些人都有一個特點，大多數都是以前的貴族階層，到了現在，那些貴族的習慣，也沒有因此而改變，而是帶到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

若是讓這種風氣繼續蔓延下去，那種貴族老爺的作風，肯定會成為主流。

在這個問題上，就是雷霆循環體系，或者天道意志也沒有指定出相應的規則出來。

當然也是因為天道意志評判的標準在於氣運本身，只要你有氣運，想干什麼都行。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造成一個後果，若是一個身居高位之人忽然變節，那對整個世界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到了此時，對於漢森的大清洗，江漢珍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叮囑道，只要查清楚就可以定罪，但不能出現冤枉好人的事發生。

漢森當即表示明白，但離開之後，還哪顧得上是否冤枉了別人，只要查到一些線索，就一律進行逮捕，因為這次是突襲，就是想讓這些人還沉浸在喜悅之中的時候動手。

若讓這些人有所察覺，就開始做了隱瞞，到那時候就連他也很難查清楚。

若要相查，就只能依靠雷霆天網的力量了，目前天網還在融合之中，他不知道以後會怎麼變化，只能用最快的速度動手。

事實證明，無風不起浪，只要是有這些苗頭指向的，都有問題，唯一的幾個錯誤案件，還是所犯的錯誤比剛開始查到了輕了一些。

當然，量刑也就輕了很多，但不管怎麼說，都不會去冤枉一個人。

最後只等天道融合完畢，就開始對這些人進行評判，根據自身氣運業力，來評判其以後去哪。

若氣運還有剩餘，那就做一些輕一點的事情，若氣運一般，那就做一些重一點的事，若是自身不但沒有氣運，還存在着無數的業力，就只能做一些犹如地獄般的事情，進行贖罪。

很塊三天已過，當江漢珍登上講道台上，江漢珍掃視了一眼下面，卻發現三天前祭天之時的人，幾乎有一半人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面孔。

江漢珍並沒有因此而惋惜，而是覺得這樣才合適。

三天前的人沒來，但不黨代表他們當初的位置是缺席的，而是有了新人頂替。

就在江漢珍看着眾人的時候，這些新任命的管理人員，都面露一副擔憂的神情。

江漢珍可是在三天前說說，在場的人員都可以來聽道的，他們如此貿然前來，會不會被趕走，到哪江漢珍講道可是一次提升自己的機會。

甚至可以能成為學生的機會，且看加隆戴麗四人，自身的資質不一定是最優秀的，氣運也非天成，但就是因為是江漢珍學生，如今只要他們自己不作死，誰也撼動不了他們的位置。

不管早怎麼說，多了這一層關係，就等於多了一層保障，沒有不願意為自己的提升而推辭。

而此時的漢森，心裏也一陣緊張，看着江漢珍如此觀看，也變的緊張起來。

與其被問到，還不如提前說明，只能當即站起來，硬着頭皮說道：“先生，如今三十六號科學院已經佔據了大勢，但還有一部分害群之馬，學生也是考慮到以後的發展，才將那些人清理出去。

但先生講到，是很難遇到的一次機遇，也考慮到名額有限，機會難得，學生斗膽做出，就將這些新上任的管理者代替了原本的人，還請先生通融。”

漢森說完，幾乎所有的人都緊張了起來，尤其是那些第一次到這裏的。

還有加隆戴麗幾人，也一副要替漢森求情的架勢。

江漢珍不禁搖了搖頭，心中有些古怪，就說道：“我是你們的引路之人，在你眼裡就是那麼不近人情？每次跟我求情，好像我要趕他們出去一般，以後的世界，都是你們所管理的，我最多是借用一些，我原本講道就是面對這些管理者的，既然有些人不合適，你們幾人自己決定就行，能否成為你等的助力，就看你們自己怎麼做了。”

江漢珍說完，漢森頓時放下新來，同時這些新來的成員也鬆了一口氣，能夠坐穩在這個位置了，而不是被趕出去，雖然他們來之前，已經做好了被趕出去的準備。

這些話，也說明了一個問題，以後江漢珍不準備管事了，他們幾個最早的學生，誰的人是誰的。

這時候，加隆自然是有些得以，這次被清理的人，他的人最少，基本上都來聽道了，這些人經過這次學習，以後就會有一個長足的長進，能做的事情就多了，甚至許多想法都能夠得以實現。

而戴麗，也沒有多少人，也沒牽扯多少利益，自然不會在意。

而此時最在意的就是凱文了，雖然他和哈森同為管理者，一個管得是經濟，另一個管的是內政，這次清洗他們的人受損最多。

但就在這次安排人手的時候，漢森表示這些人都要帶去聽道的，讓原本準備安排自己的人手的凱文頓時停住了，就害怕萬一不合規矩，被江漢珍責備。

但漢森卻豁出去了，只要是凱文沒有想法的位置，全部提拔的是他的人，準備就此一搏，最多就是被責備一番，然後被凱文壓上這麼一段時間而已。

此時的漢森，頓時有些得以的瞥了一眼凱文，對着江漢珍感激的說道：“還是先生慈悲，體諒學生的苦心，我代表他們感謝先生給他們這個機會。”

江漢珍對漢森的小動作自然看在眼裡，但不會放到心裏去。

一個組織內部的出現競爭，是一個好現象，只要不是惡意的競爭就行。

三十六號之中，尤其是漢森與凱文兩人，從剛開始到現在爭鬥就沒斷過，一個想壓另一個一頭，而且兩人互不相讓。

但好在都明白該做什麼，什麼不該做，再說有戴麗與加隆兩人從中調和，他們兩誰也不會做大。

別看加隆一副科學狂人的姿態，但他也清楚，現在他們四人的地位幾乎是平等的，各司其職，互相協助，並不衝突。

但若哪一天一個將另一個人徹底的壓下去，那這個人就實力大增，說不定還會壓他們一頭，成為四人中的第一位。

所以加隆和戴麗兩人都清楚該怎麼做，那接下來就是去幫凱文了。

當然，江漢珍雖然看到了這些，但也不準備做什麼，若是兩人之間真的分出了勝負，成為地位最高者，江漢珍也不會介意。

既然能有此本事，他也不會去壓着，而是會交代起跟大的責任，道無止境，修鍊多年，也只能做到管中窺豹，看見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若是哪一天上級害怕下級爭奪他的位置，那隻能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上級已經潛力耗盡，再無進取之心，能做的只能是守着這個位置養老了。

不管其中是已經覺得自己走到了邊際，前面無路可走也罷，還是自己出了問題，心裏衰竭，不足以向前行走也行。

但這都不是去打壓下級的理由。

其實江漢珍對於江漢珍來說，不怕你能將上面的人掀翻，自己取而代之，就怕你跟上面的人一樣，學一副混吃等死的架勢。

若是這些人之中有誰能比他進步還快，甚至是一副超過他的架勢，那他也不介意讓位，讓他先行。

接着，江漢珍用讚賞的眼神看了一眼漢森，說道：“能讓新人來此聽道，也是應有之理，如此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才能保持一種向上的姿態，須知去舊成新本就是常理，就拿人體來說，每個細胞都會出現更新換代的事情，都是新的代替舊的，這樣才能繼續活下去，還要用舊的細胞發揮作用，除了了能帶來毒素毒害身體之外，再無任何好處。”

而漢森聽了之後，頓時一陣激動，忽然想到自己也是一個細胞，會不會被換下去。

其實不止是他，許多人都心裏一緊，開始考慮起來。

但最後，還是加隆抓住問題的管家，起身問道：“請問先生，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辦法，讓這個細胞永存下去，永遠的保持活力，永遠的能為身體帶來好處，起到自己的作用。”

此話一出，眾人頓時豎起了耳朵，做仔細聆聽狀，這個問題才是他們所關係的，也是呢個夠保證他們是否一直能向前進步的關鍵問題，不敢有絲毫大意。

而江漢珍對加隆點了點頭，說道：“有。”

“還請先生為我們講解一些。”加隆立即說道。

而其他人也紛紛應和道：“還請先生解惑。”

“還請先生解惑。”到了最後，所有人都齊聲說道。

江漢珍點了點頭，這正是他接下來要講的東西，氣運之道，其實與這些有有關係。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六十三章 宣講大道

拿人體細胞更新換代，來比喻三十六號這些被天道所承認的格位，看似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其實兩者之間並無差別。

可以拿天地看成一個人體，當人也可以拿人體，來體察天地。

隨即就取出自己已經很久沒用的過的菩提樹枝，放在眾人面前。

現在的菩提樹枝已經比剛開始要強上許多，不光是道韻，而且還有上面的果實。

或刀活劍，或者花朵，或者寶塔，零零碎碎的掛滿了許多。

但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樹枝上散發著一股莫名氣息的金色蓮花，讓他們沒由來的感覺到一陣親切，形狀就與三日前天花亂墜，地涌金蓮之時從地上冒出來的那種能量之花一樣。

這種花瓣許多人都見過，甚至有些人還有凝聚成型的花，但都沒有菩提樹枝上的這朵好。

這一朵蓮花似乎蘊含這什麼神奇的力量一般，只要觀看，就好像在大道之下體悟一般。

江漢珍淡然一笑，當即說道：“此為菩提樹枝，上面所結之果實就是世界的饋贈，而你們所看的這朵蓮花，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世界饋贈。”

接着江漢珍又解釋道：“此物為我傳道眾生之物，有開發智慧，增長靈慧之能，在此物道則之下，可增加講道的效果。”

“先生慈悲。”

眾人對着江漢珍一禮。

江漢珍點了點頭，這次說道：“現在開始講道。”

眾人心中一凜，紛紛端做在自己的位置上。

江漢珍這次搖動了一下菩提樹枝，菩提樹上那種能讓人開發智慧的氣息瞬間籠罩全場，眾人眼前一花，就感覺自己好像到了另一個地方，所處的空間都靈動了許多，就連思維也變的活躍起來。

江漢珍這次敲響了菩提樹枝上的一個小鍾，開啟了神啟世界的講道。

“仙道貴生，無量度人，生者為生命，渡人為道化。

長生之道，貴在於從，從事於道同於道，從事於德同於德，從事於失同於失，從事於惡同於惡。

故要不死，當學不死之人，不死之人，學於不死之物。

浮遊從生到死，不過早晚，神龜上山下海，不過萬年。

唯有道則永存於天地之間，以氣衍生，永存不滅。

····”

江漢珍講道期間，菩提樹枝下的氣場中，隨着江漢珍的道音回蕩，眾人就看見了一副副生動的畫面，好像自己去體會了一般。

最後講到元氣之時，眾人都進入了一種狀態，好像自己就是天地最本源的氣一般，演化萬物，又復歸於無極。

場面玄妙莫測，神妙至極。

接着江漢珍又開始闡述氣運之道。

就講道：“人生來命格有高有低，氣運有多有寡，一切禍福都系與其中。

眾生喜福厭災，實屬常理，但卻不知命由己造，福自己求之道。

···

氣運之法，為改命之道，為上古先賢生存之本質。

命格儲存氣運，氣運源自功德，功德源自德行，德行全在一心。

所謂一心者，為修道之綱要，大道之門禁，萬法之源頭。

善惡之道，皆在一念之間。”

江漢珍說道氣運之道的時候，眾人也明白了過來，為何有在這次的大清洗中，許多人身居高位，但還是被翻了出來，並進行囚禁，自己不知，還說這是別人陷害，卻不知自己作孽過多，早已將自身的福報耗盡。

不知補救之法，還在一個勁的以權謀私。

也有些人，明明很有本事，但位置不高，經常怨聲載道，怨天尤人。

卻不去檢查自己的德行，若是能看得到自己，就發現德行不足，難以配位，不能得到好位置也是常理。

在這方面眾人也明白了如何修鍊自己的命運，其中與他們的剛才想知道細胞如何能永久存在的問題，也在其中得到了答案。

就是時刻保證自己的命格，並穩定自己的命格，跟上世界發展的腳步，甚至成為帶頭人。

只要在行道之途上，有一顆永不停歇之心，自然就能永遠起到作用。

尤其是加隆等人，也想到了江漢珍經常說的一句話。

三十根輻條撐住一個軲轆，就能做成車輪，向前滾動。

將一個空間圍起來，留下門和窗戶，就可以當房子住。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他們之所以能夠穩定自己的位置，就是因為發揮的一個事物的作用。

一個車軲轆的輻條斷了，就會影響整個車輪向前滾動，不管是為了安全，還是為了不影響行程，都會換一根輻條。

若是房子破了一個洞，有些瓦片爛了，壞了，就會換一個新的，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房屋。

當然，若是支撐房屋的橫樑斷了，那就不能給住的人一個安全的空間，只有將整個房子拆了，重新建造。

而他們，就是組成車軲轆的輻條，也是房子的一磚一瓦，只要自己保持一個完整的狀態，才能不被換了。

就是以後房子擴建，或者進化，只要他們能將自己修鍊成一個好材料，到時候還是能用得上。

不然就如垃圾一樣，被無情的丟在垃圾堆里。

接着，江漢珍又闡述的善惡之道，也就是如何增加自己氣運的方法。

而且還通過具象一些故事，讓眾人在中間體會一番，體悟別人改變自己命運的例子。

比如，凱文進入了到了一個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小商人身上，開始體悟着這個商人的一生。

最終也見識到了這個商人給他演示了什麼叫奇貨可居，如何增長氣運的方式，也讓他看明白了這個商人一生的禍福到底從哪裡來的。

又如加隆，也進入到了一個寒門學子身上，有占卜師推算他的命運，說他將他的一生說的無比凄慘，而且每一件事都說的準確無比，一樣接着一樣的應驗了。

但最終不知從得到高人指點，半信半疑的開始做一些積攢功德福報的事情，最終，也讓他見識到了命運是如何在一個節點上拐了彎的事實，也讓他看到了比人是如何改變命運的事。

又如漢森，也從一個奴隸身上體會到了如何才能積攢自己的氣運，最終在那麼嚴酷的環境中成長為一代貴族的。

還有戴麗，也體會到了一個命運悲慘的小女孩，在各種災難臨頭之後，從沒有放棄自己，最終通過行善積德，成為了一個讓眾生敬仰的人，最後死後，被人尊為神靈的事。

注入此類的例子很多，在江漢珍的道韻覆蓋之下，根據他們自身的氣機，將在場的每個人都引入了一個故事之中，而最終他們發現，這個故事的主人所做的事，正是他們所欠缺的，當然也是他們搞不明白的。

總結起來，最終江漢珍就稱這種改變名譽的方法為，積福修德造命之法，是專門改造自己命運的方法。

只要掌握了這種規律或者這種方法，哪怕是只有一個頭還在，都能逐漸的去改變自己的命運，逐漸的去積累自己的福報。

至於世間長短，也並非瞬間之事，而是需要很漫長的時間。

全憑自身業力而為，比如有些業力輕的，三月即可見效，稍微重一點的，也是三年有成。

只有那些自身有滔天業力之人，需要的時間並非一世，而是需要多次輪迴，才能成功。

但大多數眾生，都沒有多大詫異，能生為人，都是有福德氣運在身的，一般都能經過三年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這場講道，持續了三日，眾人也在這三日之間，有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自身的氣息穩固，心性沉穩不少，而且眼神中出現犹如繁星一樣璀璨的光芒，江漢珍暗暗點頭。

這就像一把明徹底融合，肯定會發生許多事情，是好是壞，還不知道，這也成了他猶豫的原因。

最終還是心中有了決定，決定先問一問眾人，或者是聽聽眾人的想法，再決定如何行事。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六十四章 問答

等到所有人都從感悟中醒了過來，江漢珍這才說道：“我有一件事要與大家說，這件事牽扯太廣，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甚至這個世界的興衰，我心憂慮，也不知該如何去做。

今日在此公布出來，就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江漢珍此話說完，眾人當即打起了精神，能讓江漢珍如此鄭重的宣布，事情肯定不小，而且也覺得有些好奇。

當即作為剛才很強勢的漢森就問道：“還請先生明示，只要用得着我們的，我們絕不會推辭，如何決定，還請先生做主即可。”

眾人都一副很認同的樣子，就等着江漢珍做決定。

江漢珍嘆息一聲，還是決定說出來為好，不然就此決定，肯定會生出隔閡。

甚至仙道那邊也會對他有意見，弄得兩邊都不是人就不好了。

就開始說道：“我本事域外修行之人，降臨此界也只是無意中的事情，並非此界原生的生靈，如此輕率的做決定，還是有些不合適。”

眾人聽到這，都漏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江漢珍是域外降臨之人，早有傳言。

甚至有人還一度反對過，只不過這些都被漢森他們幾人清理了一遍，直到最後，隨着三十六號的發展，加上三十六號內部控制輿論的結果，早就知道了這事。

但前期工作做得好，倒也沒生出什麼波瀾，反而有人對江漢珍原本的世界感興趣了。

江漢珍如此一說，不但沒有發生什麼自私心作祟的反對意見，而且還對江漢珍出現一種莫名的崇拜。

江漢珍鬆了一口氣的同時，就說道：“我本是仙道大世界之人，因為仙道宇宙出現了危機，被一群魔神入侵，仙道才不得已開始反抗，並且還發現武道文明的世界已經被魔神所侵佔，所以仙道集體趕赴武道宇宙，將魔神拖在武道文明宇宙之中，以圖拖住這些魔神，為仙道世界爭取喘息的時間。

候來我修鍊有成之時，也被派往域外前線戰場，但可惜是的空間通道出現了錯亂，將我傳送到了一個未知的地方。

幾經轉折，就來到了這個宇宙。

但我發現這個宇宙也處於淪陷階段，就選擇了淪陷不深的世界開始尋找辦法，提升自己。

我來的世界，就是這方神啟世界。”

江漢珍說道這裏，就看見低下的三十六號科學院成員一個個的兩眼放光，就像看見了什麼珍寶一樣。

而且滿臉的帶着疑惑，又有些激動，幾乎都要忍不住了。

看的江漢珍眼皮直跳，竟然沒想到這群人怎麼全是一些好戰分子，若是在仙道，一般的選擇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自己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

當然，這也是他們生性淡薄，惟道是從的性格所決定的。

不然也不會等到主世界，甚至仙道文明宇宙出現就要滅亡的情況，才組織起來開始反攻。

這群人好戰之心讓江漢珍眼皮直跳的同時，也鬆了一口氣，也覺得有些欣慰，他們看自己的眼神，就像是小孩子找大人要糖吃一般的眼神，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江漢很還是明白。

也就是這些人將他們的自己的心換位思考在了他的身上，為他而考慮。

江漢珍不禁有些感動。

看眾人的疑惑，還有很多問題，就說道：“看大家還有些不解，似乎有許多疑惑，這次大家都可以將自己所疑惑的問題提出來，我為大家解答。”

說著還看了漢森一眼，他知道，沒有漢森的同意，不可能有人敢站起來發言的。

漢森頓時脖子一縮，轉頭對着身後的眾人做了一個示意，眾人會議的點了點頭。

而這時候，哈森就站起來問道：“請問先生，何為大世界。”

江漢珍說道：“所謂大世界，就是底蘊深厚，輪迴完善，天道自然運轉，世界元氣可養育出八階以上的生命進化者，就是大世界。”

等到江漢珍說道這，漢森感謝一聲，坐了下去，不是他沒有問題了，而是看別人也要問問題，自然不會連續問。

漢森剛坐下，加隆隨即站起來問道：“先生，世界有幾個等級？”

江漢珍說道：“世界可分為五個等級，分別為生存空間，小型位面，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還有最高等級的永恆世界。”

不等加隆坐下，戴麗就站起來問道：“請問先生，那我們的世界處在哪個階段。”

江漢珍說道：“神啟世界原本在小千世界到中千世界的臨界點之上，但這次有了魔神力量的加入，以及原本的底蘊，加上我們一起搭建的雷霆循環體系，此時世界已經到了中千實際的邊緣，現在還在進一步融合之中，若是完全融合，就能步入中千世界之中。”

接下來凱文問道：“請問先生，魔神是何來歷？”

江漢珍說道：“魔神來歷具體未明，但我得知了豐收女神的一些信息，再經過一番推演，魔神來自一個叫無極大世界的地方，雖然稱為大世界，但有可能已經要步入永恆世界的道路上了。”

聽到這裏，眾人無不是吸了一口涼氣，經過這一番介紹，不但看見了一個更廣闊的的天地向他們展開，而且還就感覺到一種可怕。

但也讓他們看到了一個跟廣闊的天地在他們面前展開，擔憂自然不會少，但更多的事躍躍欲試。

而接下來，作為護衛費南德就問道：“請問院長大人，我們神啟世界在宇宙周處境如何。”

江漢珍說道：”處境堪憂，神啟世界是屬於這方宇宙的邊緣地帶，如今已經陷於淪陷之中，而武士文明宇宙中幾乎所有的世界，幾乎被魔神瓜分殆盡，就連神啟世界也在被瓜分的名單中。”

頓了一下，江漢珍嘆息的說道：“若無意外，神啟世界應該是武士文明宇宙中僅存的世界了。”

說道這裏，眾人無不變了臉色，沒想到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如今看似安全，其實一點也不安全。

若是被魔神察覺，肯定會過來，到時候就只有江漢珍所說的淪陷一種結局。

神啟世界中，武士修鍊之法的滅亡，超凡者新起，最終將整個世界弄得亂七八糟的，凄慘至極，有許多人都是親身體會過的。

而這個時候，作為一個三十六號特殊存在的尼爾，就站起來問道：“先生，若要反攻，有無辦法？”

此話一出，眾人紛紛看向尼爾，並且臉上有一副意動的樣子，似乎對這事比較感興趣一般。

目光中漏出堅定，似乎對反攻之事比較熱心。

江漢珍一愣，尼爾自從在世界融合之後，就將自由聯盟的底盤融合過來，但之後，就不再管事，每天所做的事，都是安心修行。

若要說三十六號科學院中，誰的修為最高，那就屬尼爾了。

就現在，許多人都在上層的都在四階的時候，尼爾已經達到了五階，相當於仙道的天仙修為高絕，遠超他人。

尼爾雖然沒有在三十六號之中擔任任何職位，但天道卻沒虧待他，降下了一朵蘊含天道法則的蓮花，凝聚成了實體，妙用無窮。

即使尼爾很少說話，但卻沒有人忽視他的存在，甚至漢森等人要做出什麼決定，也要去與他商議一番。

但凡尼爾有要做什麼事，都不會拒絕。

如今這個問題，也引起了他們的重視，也讓眾人重新認識起尼爾來。

但好像更關心的事反攻之事，若能反攻，就意味着有功德可分。

就如以前，每一次做出決定，只要事成，他們的修為都會上一個台階，一直如此。

而這次的事情，他們從江漢珍說的話就可以看出，這件事並不簡單，雖然危險，但危險中往往帶着機遇。

若能抓住，說不定也能晉陞更高的層次。

目前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生命進化層次有六層，也只有江漢珍屬於六層以上的修為。

作為以江漢珍為目標的眾人，又怎麼可能不關心自己的晉陞之路呢。

不說達到江漢珍的程度，就是達到目前研究出來的六階生命進化者，也能有無盡的生命，眾人無不對此動心。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六十五章 解惑

“可以。”

江漢珍思索片刻，最終有些沉重的吐出的兩個字。

眾人緊張的心頓時放了下來，也變的輕鬆很多，江漢珍看了一眼眾人，接下里的話又讓眾人放下的心又懸了起來。

“不過很難，想要參加域外之戰的最低要求，都要五階以上的修為，其實五階，也做不了多少事，最多就是做一些後勤保障之事，若是參与其中就是炮灰一般的存在。

更別說是五階，就是六階，甚至我如今七階巔峰的修為，去了也不一定能夠起到多大作用，若是一個不小心，身死道消也是常事。”

這種情況讓眾人都變得擔憂起來，頓時不說話了，靜悄悄的連大氣都不敢出一下。

但江漢珍接下來有說道：“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就如我剛降臨此界一樣，雖然修為與豐收女神相仿，但若要對陣，遠不是她對手，但是最後的贏家還是我。”

江漢珍話剛一說完，眾人頓時眼睛亮了，但也忍不住的在心裏吐槽起來。

明明有辦法，何不一下子說出來，忽高忽低的讓人感覺飛上了雲端，又跌落在九幽，反覆幾次，任誰也受不了。

而這時候聽到江漢珍有辦法的時候，漢森不等尼爾繼續問問題，就略先一步站起來說道：“還請先生傳我等以弱勝強之法，我等也好保衛自己的世界，以及自己身處的宇宙。”

而就是凱文也不甘落後的說道：“是啊，先生，我們雖然只能是淪為炮灰的命運，但若掌握了這種以弱勝強的方法，也不是沒有作用，我們神啟世界之中人口眾多，每人出一份力量，集合在一起也能做成一些事情，還請先生傳我等以弱勝強之法。”

於是乎，眾人紛紛請求江漢珍所用的方法。

江漢珍這才暗暗點頭，是了，也只有這種方式，才能讓他們起一些做用，至於別的方法還真不合適。

若讓他們去前線戰場，即使都有一腔熱血，不怕死的精神在，也沒有任何贏的可能，去了也只有送死而已。

而江漢珍用的這種方法簡單易行，這些在做的成員，如今已經聽了他這次的講道，大都學會了一些氣運之法，只要循着這種方法前進，就能有所成就。

不但包含個人的，物品的，還有世界的，甚至整個宇宙的氣運都包含在其中。

而這種辦法就是江漢珍最擅長，也經常用的完善世界，收攏氣運之法。

不但是他一切修為的根本，而且是他感悟大道的基礎東西，就連最後凝聚的道果，都與這個方法有關。

權衡雷霆之道，自然是立天地正法，權世界平衡，善惡福報，都在其中，安身立命，以正天心的道理。

也只有這種方式，只要以神啟世界為基礎，就能派人去這個宇宙中那些已經殘破荒蕪，甚至被破壞的幾乎就要毀滅的世界去做事。

不求能如他一樣，做到讓世界恢復，能夠自主進化的效果。

只要維持滅亡的頹勢，將氣運匯聚起來即可。

只要形成大勢，即使那些世界毀滅，也能將生靈撤入此界來，也算是一條後路。

更何況，他也不會看着世界進入湮滅狀態而不管的。

如今被眾人問起，也覺得這方法可行，就說了出來。

“既然大家有此心，我也不會吝嗇，就將大體的方法說出來供大家參考。”

“院長慈悲。”眾人紛紛稱讚。

江漢珍接着說道：“武士文明宇宙淪陷，內部所有的世界都被瓜分了個乾淨，以目前這個形勢，大部分世界的本源已經被抽取，淪為殘破的世界。

而抽取本源的魔神，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本源之物，就會離去，對沒有價值的世界，也會放任不管，我想讓神啟世界為主世界，分而讓人降臨到這些殘破世界之中，去修復，去完善，將氣運匯聚於此。

不但可以讓此界氣運更甚，甚至會發生進化的可能，當然，也給這些殘破世界生靈留了一條後路，若是世界湮滅，也可以撤到神啟世界來。”

而這時候，加隆當即問道：“先生，可有降臨之法，我們是否可以自己實施。”

江漢珍點頭說道：“有，我擅長此道，第一次可以送大家降臨，但之後你所管理的科學院就開始研究空間跨越之法，只要成功，就能去武士文明宇宙中任意一個世界，也能進行往來穿梭。”

“是，先生，我會着手研究此法，但還要請先生協助。”加隆點頭說道。

對於江漢珍說道的這個他也十分感興趣，不論是對空間知識的追求，還是對別的世界的渴望，都讓他對這個科研項目十分感興趣。

江漢珍點點頭，表示答應。

他也知道，以三十六號目前的科技，還不能達到這個程度，也只能他來協助，再藉助天道的力量，才有可能完成。

只要架設一個穩定的通道，就能做很多事情。

而這時，最關心權利的漢森當即問道：“請問先生，先生所說，將神啟世界當成主世界，是不是就如仙道主世界，無極大世界一般，都是宇宙空間中氣運最隆厚的世界？”

漢森的這個問題一出，所有的都睜大了眼睛，對於現在的三十六號來說，並不怎麼擔心危險，所關心的而是自己是否能得到晉陞，得到好處，能立下功勞，穩定自己的格位。

江漢珍不知道為何會發展成這樣，但總歸是好事。

並沒有出現做事拖拖拉拉，請上半天都不一定動彈的事情，反而一個個的特別主動，特別积極。

最終江漢珍也只能歸結於武士文明世界與仙道文明的一些理念不一樣。

就是他將仙道文明融入過來一些，但最終，這個世界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還在，這些東西早就烙印在了整個宇宙空間之中，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不過這樣一來也好，积極的進取，總比消極的防禦要好，起碼能在發現問題之時，能夠立即做出反應。

而不是問題已經能威脅到自己，才去解決。

唇亡齒寒的道理沒有人不明白，但真正要做多，卻不容易。

看着眾人的眼神中的光芒，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可以這麼說，以後若沒有比神啟世界更完善的世界，那這裏就是宇宙的中心，是氣運匯聚之地，也是整個武士文明宇宙的主流之地。”

江漢珍說完，眾人也就放心下來，甚至一副躍躍欲試的姿態。

而這時候，尼爾當即說道：“先生既然說了，肯定已經有了計劃，還請先生吩咐即可。”

立即又有人附和着，看來對這些事很上心的樣子。

江漢珍心中一陣感慨，原本他還打算了一堆說辭，但到了現在，竟然一個都沒有用到，這些人的樣子比他還要积極。

只不過他們以前不知道罷了，若是知道，有可能早就開始研究了。

但不管是這其中蘊含了許多利益也好，還是為了自己的世界也罷，還是對於他忠誠，比較崇拜他也行，總之是事情進展的很順利，沒有絲毫波瀾。

而又讓江漢珍猶豫的是，現在將此界與仙道聯合起來，是否是正確的。

原本擔憂此界人起不到什麼作用，但如今看來，也能有一番作為。

隨着此界的發展，肯定會產生五階，甚至六階的修行者，到時候再以世界為堡壘，有他主持的話，也能抵抗一二，那仙道是否來此，就並非不可了。

當然，若是在此界能夠發展起一方不可忽視的力量，就犹如在無極大世界身後扎了一根釘子，無極世界也不敢異動，說不定危急可解。

江漢珍想到這裏，心中也有了一些決定。

先不與仙道聯合，先發展這邊，只要能夠形成氣勢，也能多很多的話語權。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六十六章 決定

當然，他雖然是仙道之人，他可沒有忘記當初自己是如何來到這個宇宙空間的。

原本與一眾弟子趕赴前線戰場，但卻被傳送到了一個極其殘破的世界，而且世界已經被兩個快要達到魔神境界的修行者弄得殘破不堪，幾乎要將他置於絕境之中。

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但這個事情都發生了，也改變不了發生的事實。

原本好好的空間通道，為何會出現問題，而自己以及一大群弟子，又為何會陷入絕境。

也正是那個時候開始，江漢珍才有了不得不遠離仙道一方的想法。

不管是心灰意冷也好，還是失望也罷，但這事卻實實在在的發生了。

不管如何，在自己沒有一定的話語權之時，回歸仙道還是要謹慎一些，即使一個人再寬容，也在面對差點讓自己陷入絕境的人還是有些意見的。

一個修行之人，最忌諱的就是命運不由自己掌控，而是被別人所掌控者，這也是一個修行者最悲哀的地方。

原本殘破的天庭，剛恢復一點元氣，那種爭權奪利之事就出現了，甚至連他也被牽扯進去。

一人有一個人的想法，誰都想要執行自己的法則。

正所謂是池淺王八大，廟小妖風高。

既然心裏還有些過意不去，而這方世界又全部由一份進取之心，不如就從此地發展，等到有一定的實力之後，或者凝成大勢之後，再做其他。

不管是單獨對陣無極大世界也好，還是與仙道一方聯合也罷，都有自己的話語權。

人最悲哀的是明明有許多意見，想法，或者一些心裡話想要說出去，但卻因為身份卑微，自身貧窮，地位低下的原因，誰都不會理會他的想法，去聽取他的意見。

仙道之人更是如此，若沒有一絲話語權，又何必出現在別人面前晃悠呢。

若是一個混元道果之人，就是不說話，站在那個地方，許多人做事，都會去想着他的意見，看着他的態度。

最後，江漢珍就提出了穿梭世界，去整理世界，匯聚氣運的辦法。

第一批又他親自送過去，去世界那邊佔據大勢，然候架設兩界通道，匯聚氣運。

接下來就需要科學院開始研究通行兩界之法，並最終將降臨之法融入到天道循環之中去。

這樣一來，就方便許多，只要條件合適，就可以去別的世界進行開拓。

其實江漢珍這麼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讓個人掌握集體的命脈，眾生的生命生於天地，理應由天地來安排，而不是被一些掌權者所左右。

這也是考慮到他自己權利太大，甚至能夠改變世界的走向，但自身有個缺點，就是心軟。

自修行以來，從沒有主動去剝奪過別人的生命，甚至一顆慈悲之心不絕。

但自己慈悲，並不代表別人慈悲，你自己如何待人，但別人不會同樣對待你。

就如他從仙道出來，被傳送到一個幾乎就要滅亡的世界之中一樣。

他左思右想，也沒覺得自己在天庭與誰結了仇，即使接了仇，也沒有掌握天庭的權利。

但為何自己會被傳送的偏離了方位，去了一個幾乎就要滅亡的世界。

若不是他擅長恢復世界，對於世界之道掌握比較深，如無意外，就只能被困在其中了。

最後的結局也只能是等待世界的滅亡而滅亡，即使有寶物護身，最終也只能在虛空中流浪。

畢竟，當初他還不是金仙，也只是一個神仙修為，想要在宇宙虛空中生存，還是有些困難的。

而飛碟玉佩每次穿梭，都會以氣運為燃料，沒有氣運做為燃料，什麼也做不成。

運氣好的，或許遇上一方世界，興許就活了下去，運氣差的，就只能迷失在宇宙虛空中，等待他的只有力量耗盡而身死道消。

宇宙虛空又何其渺茫，無上下左右，無古往今來，不辨方向，氣息難存，又何其廣博，兩方世界的距離基本上都相隔很遠，若是流落其中，只能在虛空中等死。

沒有確切的坐標，想要尋找一個世界，犹如大海撈針一般，幾率很小。

那就是說他那次若是無意外，最好的結果就是等到世界滅亡，收集夠一些氣運，進行下一次穿梭。

但若是常人，只能等死，等到世界徹底的湮滅之後，在虛空中等死而已。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但都給他造成了一個必死的結局。

這也是江漢珍久久不能釋懷的原因所在，也是因為發現這個原因，掌權者權利太大，就容易以權謀私，不如將所有的人都納入一個巨大的系統之中，每個人都可以進入系統。

但前提是遵守系統的規則，若是不遵守規矩，做出一些逾越之事，就會損傷自己的氣運。

輕則跌落格位，重則被清理出去，就能杜絕個人掌握了很重要的事情，而造成一些如江漢珍所遇到的事情發生。

這樣一來，就是他也不能決定神啟世界的命運，誰也不可能。

就犹如一個天然的巨大系統一般，並不是屬於任何人的，而是一個獨立的人格，甚至犹如一個生命一般。

但天道至公，所有的事情都是公道的，江漢珍也看到了這個原因，才做出了如此的決定。

就是防止以後自己以後若是回歸仙道，被仙道之人要求將神啟世界歸附過去，從而做出將世界都送給仙道體系的事情出來。

他對於自己的某些行為，還是知道的，也只有這樣，就是自己也無權決定神啟世界的命運，也就沒有了將世界都賣了的可能性。

當然，若是誰想要在神啟世界之中謀取一些利益，就必須按照神啟世界的規矩來。

而不是將世界送出去，任由別人揉捏一般。

這個概念已經逐漸的在人們心中扎了根，並且有一種這個意識。

就如極為喜歡權利的漢森，也會遵守這方面的規矩，所做的事都是在權利範圍之內的，從沒有出現過以權謀私的事情。

而尼爾，就看的比較明白了，知道只要自己做出一些對世界有益的事，就能得到世界氣運的加持，以及其中的一部分權限，就將自己所控制的勢力徹底的拋出去了，而他自己就完全的融入雷霆循環體系之中。

不管怎麼說，這些對天地的熱愛，必任何人都要強烈，他們幾乎將神啟世界當成了自己的家，當雷霆循環體系成了自己的歸宿，若是有人來犯，肯定會去抵抗。

最終經過江漢珍的一番話，散會之後眾人立即行動起來。

做一些商量對策，制定計劃，選拔人員的事情，很多複雜的工作。

但就在三十六號成員組這些事的時候，天道與雷霆循環系統融合的消磁出現在了江漢珍的心頭。

江漢珍心有所感，就交代了戴麗幾句，去了雷霆中樞之地，也就是現在的天道意志所在之地。

# 第四百六十七章 取名

在經過幾天的融合，天道意志已經將新建的雷霆循環體系融入到了天地之中。

也就是說，雷霆循環體系再也不是一個獨立於世界之中的循環體系，而是屬於整個天地的，也是屬於整個天地眾生的循環體系。

對於此，江漢珍並沒有什麼不舍。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也沒有想要繼續討要好處的想法，修鍊至今，也不是簡單的去追求所謂的利益，而是自身的修為，自身的境界了。

仙道就是如此，在善與惡之間感悟人心，在舍於得之間明悟道理。

看似這些都不是自己的，但卻與自己息息相關，身無長物，唯求一心，才是一位即將成為仙尊的修行者該做的。

並不是江漢珍覺悟有多高，或者是品德有多高尚。

而是仙道之人捨去身外之物，整個天地都與自己合一，心念動處，就能隨意調動。

但了這種境界，是自己的與不是自己的又有什麼關係。

如今的天道意志核心之地，已經變了樣子，江漢珍在外面觀看，整個空間就如同一個完整的星空蒼穹圖一般的坐落在這核心之地，無數的法則從核心之地延伸出去，向著四處蔓延，而且能看到能量循環所帶來的變化。

其實對於天道意志所處之地，江漢珍還是第一次找到一個準確的位置，以往最多只是與他親近一些，比較垂青於他罷了。

可現在，天道意志的一切，都毫無保留的呈現在他的面前，讓江漢珍可以隨意的感受到四處充斥的天道法則。

而這時，一個渾身長滿肉瘤的怪人從天道意志之地走了出來，見了江漢珍的到來，臉色以喜，說道：“先生您來了，天道大人已經等候多時了，讓我來此迎接你。”

江漢珍打量着肉瘤怪，如今的形象早已步入以往的猙獰，看上去平和了很多，身體也不如以往那般巨大。

就看其自身的道行，其實已經有了五階的威能，而且還是不停歇的增長。

江漢珍打量着肉瘤怪，說道：“如今在這裏可還習慣。”

“回先生，一切都好，我本是雷霆循環體系的能量轉化裝置，待在這裏很自在，每天所做的也是我所擅長之事，不但可以更好的體悟天道，還能更快的提升自己的修為。”

肉瘤怪如實回答道。

江漢珍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天道與雷霆玄幻體系融合，之所以帶走肉瘤怪，就會死因為他的作用。

如今可以自由進出，而且還能得到不少好處，就說明他也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一份天地業位。

但這個業位似乎有些限制，似乎周圍的法則在限制着他的活動範圍一般，就是不能離開雷霆循環體系的周圍。

江漢珍就對肉瘤怪說道：“你如今也算是得了機緣，但我觀此地法則，似乎對你有些限制？”

“還是先生您厲害，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問題所在。”

肉瘤怪對江漢珍知道此事並不奇怪，接着說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如今我就是這循環體系的一部分，也算是比較重要，有些事情還需要我來做，所以我也不能輕易的離開，只有天道將能量轉化體系孕育出來，我也可以隨意離開了。”

江漢珍想了一下，就說道：“既然有這份格位，你就好好修行即可，不必去想其他的，若是你想出去，我可以傳你分身之術，也用分身外出行走。”

肉瘤怪一愣，內心中對出去是拒絕的，自出生就有了自己的使命，出去也不知道該干什麼。

但想了一下，也沒拒絕江漢珍的好意，說道：“我明白的，若是我想出去，自會向先生請教分身之術。”

江漢珍一看就知道他的迷茫，對於外界的不適應，但現在還好，不想這些，但隨着天地的發展，他的修為也會逐步提高，到了瓶頸之處，修為難以寸進，就對天地的作用小了許多。

江漢珍最終還是決定將分身之術傳給他，以後的路誰也說不清楚，拿到手裡的才算是自己的。

以後的變化江漢珍也不知道，能否在這個世界長期停留都很難說。

若是到時候他想要出去，求取分身之法，有可能連自己在哪都不知道，為了修鍊，就要捨去這個格位而離開，如此就有些得不償失了。

這個格位就相當於一份工作一般，而是很好的一份工作，對於自身發展，都十分有前途。

若是捨棄了，或許會得到一些東西，但若讓肉瘤怪自己去賺取這份職位能給他提供的一切，似乎有些難。

他本來就是自己煉製出來的，沒有經歷過任何事情，也沒有什麼經驗，出去犹如一張白紙。

若貿然出去，所經歷的必定會相當凄慘，還是循序漸進的比較好。

隨後江漢珍就將分身之術凝聚出一道符文，打入肉瘤怪的靈台之中。

肉瘤怪並沒有抵抗，而是任由江漢珍將符文打入靈台，但隨即一查看，卻是一些雜篇法術，和一些心性修鍊之法，頓時有些感激起來。

他之所以不出去，說到底還是因為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懂，才會選擇如此。

肉瘤怪沒有什麼特點，唯一的特點就是自知之明，也是他的優點，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從不摻和。

就這一點，就這一點，江漢珍就感覺肉瘤怪已經有了不錯的品行，再加上連肉瘤怪本身都是他所煉製的，對他來說，也算是自己人。

對於自己人，當然會多考慮一些，所以這次的隨手傳了一些東西，也算是照顧。

肉瘤怪當即感激這說道：“多謝先生，我一定會好好做事，絕不墜了先生的名聲。”

江漢珍點了點頭頭忽然想到肉瘤怪還沒有一個能用的名字，一直以來，稱呼他都是肉瘤怪，或者能量轉化裝置，並沒有一個準確的稱呼。

就說道：“如今你也算是天地格位之人，應當有個名號了。”

肉瘤怪眼睛一亮，當即說道：“還請先生為我賜名。”

江漢珍想了一下，說道：“你本是豐收之神氣息融合血肉演化，後來又為雷霆中樞而生，最後以天地融合才有樂這份機緣，而我又以權衡雷霆見長，你就以權為姓，融合雷霆為名。

就權容霆吧。”

“權容霆。”

肉瘤怪仔細的體會着這個名字，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與江漢珍的名諱一樣，都是姓氏加名字的格式。

頓時眼睛一亮，說道：‘多謝先生賜名，學生以後就叫權融霆。”

# 第四百六十八章 意識

對於自己的名字，權融霆表示相當歡喜，因為都是與江漢珍名字的格式一樣。

而且這種取名方式在他沒有融合之前，似乎已經在三十六號科學院內流行了起來。

就如與他熟悉的加隆，都為之際娶了一個叫陸加龍的名字，讓他羡慕的不行，只不過因為自己沒加隆那種腦子，也沒有想出來個所以然來。

又不好意思讓加隆幫他取名，所以還是被人稱為肉瘤怪。

但今日，不但這個願望得以實現，而且還被傳授了一些道法，讓他欣喜異常。

一路走來，都主動的去為江漢珍介紹着新的雷霆體系的一些事情，如此一說，也江漢珍對現在的天道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

也就是說，現在的天道，是在原有的天道基礎上，再融合雷霆循環體系建立的，並且已經代替了原本被破壞的天地循環，成為了新的循環。

此循環就是現在天地的循環，經過此循環的運轉，可以自動去向宇宙空間攝取能量，補充自身，甚至還可以轉化一切外來能量，變成適合此界主流修鍊體系的能量。

每個世界都會有每個世界的主流能量，即使同一個宇宙之中，也會有所差別，這也就是許多修行者降臨到另一方宇宙之後，自身的能量會被壓制。

世界上沒有兩片一模一樣的樹恭弘=叶 恭弘，同樣，也沒有完全一樣的兩個世界。

同一宇宙之中，相似的或許是組成結構，比如在一顆楓樹上，所有的恭弘=叶 恭弘子，不管長得如何，但都屬於楓恭弘=叶 恭弘。

當然，在權融霆對這些有疑惑的時候，江漢珍也沒有絲毫吝嗇的就將這些介紹着。

這些都是一些宇宙空間的概念，在一些發達的世界之中，都屬於常識，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大世界之所以能稱為大世界，就是因為眾生的概念已經與整個宇宙接軌，也就是說，他們的意識已經上升了一些，並非局限在一個小世界之中，能看見的也之後周圍的一些事情。

他們的思維模式已經超越了低等的維度，上升到了另一個層次，甚至連時間空間的概念都會出現在每個生靈的意識之中，成為常識性的問題。

思想上的超前概念，讓他們在以後的道路會更加順暢一些，只要遇到，也不會出現不解與慌亂，甚至能從容面對，當然也會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當然，這不包括仙道世界，仙道世界中要想學到這些知識，非是一般的難，不但要經過考驗，甚至還會考察一生，總之，會讓很多人一言難盡。

考慮到以後神啟世界，所要面對的就是整個宇宙，甚至多個宇宙，江漢珍才有這種心思。

其實說給權融霆的意思，也未嘗沒有讓他轉告加隆的意思。

兩人關係最為要好，只要不是牽扯重大的事，都會互相去說，這些事也會通過權融霆傳到加隆那裡。

以加隆對待知識的態度，自然是希望將此傳播，普及整個神啟之地，甚至，能夠普及到這個新的循環體系之下的所有人中。

江漢珍打量着新的雷霆中樞，讚歎的說道：“不錯，如今這樣，才有一些雷霆循環中樞的氣象，只要繼續完善下去，就相當於一個大羅金仙的大腦，做什麼事，就融了許多。”

權融霆當即疑惑道：“大腦？先生為何如此說，不是是是一個人體循環嗎，為何有大腦的說法？”

江漢珍指着周圍的無數脈絡一樣的法則線條疏導：“說是人體循環，也是對的，你看這些法則之線構成的犹如漁網的東西，其中能量來來往往，這裏就相當於一個人體心臟，只要繼續跳動，就能一直循環下去。”

“但若說是大腦，也是沒錯。”

江漢珍指着天道最中心那個又無數法則縮影凝聚成的犹如能量結晶一般的東西，說道：“就這個，就是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輔助之下，整個循環體系的能量縮影，又加上我們賦予其一些程序，就等於是一個意志體，成了如今這個結晶。”

江漢珍最後又問道：“人和物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權融霆想着江漢珍以前的說法，這些問題也在他新城意識的時候，出現的最多。

就說道：“人和物最大的區別在於起個人意識的強弱，強的，可以用意志改變身體的就是人，弱的，就是用本體來培養意志的就是物，其中的臨界點，就在於懵懵懂懂的植物之中。”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說的不錯，不管是人或着物，都有其自身的意志存在，生靈活着，意識比較明顯，若是身體出了問題，意識也會出現問題，意識其實就是身體孕養出來的精神體，可以表現為性格，屬性，習慣等現象。

就如這個雷霆循環體系，他所凝聚出來的意志，就是這個程序晶體，是控制整個天地的中樞體系，就如同人的大腦一般。”

權融霆似乎是聽明白了，想了一下，接着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當即問了出來，道：“那先生時常說人有三魂七魄，為人體是核心，那這個雷霆中樞為何沒有三魂七魄，卻能被成為大腦？”

江漢珍笑了一聲，說道：“問道好，人有三魂七魄，但必須依附於身體，三魂七魄形成，也是因為身體，若嚴格的說，三魂七魄就是人體的一部分，也是發揮作用的東西。

身體不止有三魂七魄，而且有百十個意識體之多，最終融合，被統稱為靈魂，其實這個總稱，就是意識而已。”

權融霆點了點頭，思索着江漢珍說的而這些話，身體有百十個意識體，若凝聚在一起，會不會發生衝突？或者會讓自己變得混亂？

就問道：“先生，這百十個意識體會不會互相之間發生衝突，就如拉幫結派一般，在自己內部打架。”

“會的。”江漢珍點頭說道。

權融霆頓時糾結了起來，那他的內部是不是也在打架，對於此事，雖然有些杞人憂天，但還是放在了心上。

江漢珍笑了一聲，就解釋說道：“人本來就是一個矛盾體，所以才必須要有個能做主的，就如仙道所說，太一之神在人頭上，為百神之主，若是明了了自己的內心，明確了自己的方向，各個意志就會各司其職，並不會互相衝突，或許還會因為互相之間的作用，互相進步，百十個意志雖然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們的核心沒有變，都有一個大的方向，共同的方向，是為一件事情而服務的。

這樣，就不需要擔心內部出現的混亂的事情了。”

權融霆這才恍然大悟的點點頭，就說道：“原來先生常說的心為百神之主，為萬法只源頭，原來問題在這裏，先生一直都強調心性為重，修為輔之，原因就在這裏。”

“不錯。”

江漢珍看了一眼權融霆，看着他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放心下來。

說了如此之多，其實有提點點化的意思，只要能讓其明了心性，以後的路就能順暢許多。

雖然心性修鍊一成成了做的最多的事，但還是有許多人不得其門，即使如此，江漢珍讓門下明悟心性的想法，並沒有因此而斷絕過，只要有機會，就會提點一二。

而權融霆對自己明白了這些道理，也感覺到欣喜異常，變得活潑了起來。

不知道想到了什麼，忽然問出這麼一句話來。

就在江漢珍正参觀整個天道意志中心的時候，權融霆說道：“先生，若說意識是自己的，是自己身體孕育的，那位和會出現神靈降臨在人的身上，將人的身體當成一個化身，又會有一些靈魂附體的現象，甚至好有您以前說的那種奪舍之事發生呢？”

江漢珍奇怪的看了一眼權融霆，不知道他怎麼想到這些的，但還是耐心的解釋道。

“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識，但也有意識強弱，而且與身體健康有密切的關係。

身體健康的人，意識就強一些，身體衰弱的人，意識就弱一些，意識強大，自身的氣場就強，表現在身體上，就會形成一陣名為防衛之氣的東西，而體弱多病之人，意識因為身體的弱，就比常人要弱上許多。”

江漢珍說道這裏，權融霆忽然眼睛一亮，就說道：“我明白了先生，那些靈魂體之所以會出來作怪，就是因為看見人的這種防衛之氣弱，才會趁機佔便宜，附在人身上，強的人防衛之氣就強，他們就沒有辦法附過去。”

江漢珍點點頭，接着說道：“不錯，若是身體強悍，氣血雄厚，別說是想要附體，就連靠近都難，一些強大的人，只要靠近這些散落在外的意識體，只要激發自身氣血的力量，就能將這些意識體灼燒的消失殆盡，跟別說去侵犯了。

當然，那些意識弱的人，很容易被侵入體內，一般若是出現身體痛苦不堪，好像體內出現分歧的一些事情，就是意識體侵犯自身的現象。”

權融霆恍然大悟的點點頭，算是明白了這些事情，但接着有問道：“那神靈降臨又是怎麼回事？”

權融霆出現意識的時間也不長，以前有，但也只能算個三歲孩童，還被江漢珍壓制了許久。

直到後來豐收之生的力量散去，才在機緣巧合之下，復蘇的意識，就此成長。

到了現在，也不過三年時間，即使再天才的人，三年又能增長多少智慧呢，更何況權融霆一看就不是太過靈慧。

所經歷的太少，對許多事情都需要起了解，所以才會如此一般的好奇。

但對於神靈降臨人身的這個問題，江漢珍還是有些猶豫了。

不管在哪裡，神靈都能影響人的生活，習慣，以及諸多方面。

能夠存在，能夠被人去信仰，就是因為有足夠的神秘性，若是他將這些話說出來，就等揭開了神靈的神秘面紗，變得再無神秘可言。

道最後，就如現在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一些研究人員一樣，說出，‘神也就是一個高級生命體，若是有機會，肯定會將神靈放在解刨台上研究，為生命進化的道路，增加一些底蘊’，這樣的話出來。

因為豐收教的事情，才沒有將此擴大出去，但若擴大出去，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都不再會對神有任何敬畏之心。

這樣的結果就是原本對神靈沒有多少敬畏之心的三十六號科學院，以後會徹底的與神靈分道揚鑣，從而徹底的走上一條科學的，理智的道路。

江漢珍不禁開始猶豫起來，到底要不要說給權融霆。

若是說了，加隆肯定會知道，說不定就此通過學院傳播出去，若是不說，出門在外，還不會遭受外界神靈的排斥，因為，現在自稱為神靈的生命體還是有很多的，江漢珍並不想這麼早與他們為敵。

但若不說，也是對科學的不尊重，如此，不禁對其中的利弊開始沉思起來。

# 第四百六十九章 猶豫

這問題，讓他是在有些難以抉擇，也不知道該不該回答。

但忽然看到權融霆那種渴望求知的眼神，對世界充滿的一眾好奇，江漢珍心中微動，覺得還是說出來。

其實三十六號科學院現在所走的路，已經與常見的道路分道揚鑣了，也很難回頭。

對高等生命體也沒有以往的那麼敬畏，剩下的也只是對知識的追求。

外界神靈不知道還好，若是知道了，肯定會將三十六號科學院當成死敵一般的對待，因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可以掀了他們的基礎，讓他們徹底的晾在眾人面前，毫無神秘可言。

即使三十六號對他們沒有惡意，但他們知道之後，肯定會對三十六號科學院下手的。

江漢珍卻不想將希望放在別人的善良之上，哪怕有一絲這種行為，也會給三十六號科學院造成很大的麻煩。

最終，還是決定解釋一番，不管以後怎麼做，但三十六號的成員都必須知道這個事實，整個神啟世界的生靈，也要有這種意識。

江漢珍沉思了良久，才說道：“所謂神靈降臨在自己的信徒之上，也有一定的條件，能否徹底的順利，關鍵都在信徒信仰的深淺之上。

有所謂的泛信徒，淺信徒，甚至狂信徒之分，而生靈所要沒有任何阻礙的降臨，狂信徒就最為合適不過了。

比如一些教派中培養的聖女聖子，就是為這些神靈降臨做準備的。

在培養他們的途中，都會按照神靈所傳的一些東西去培訓，首先要讓人放開自己的內心，讓神靈入駐的這種意念，然後根據神靈傳下來的一些方法去修行，當然，這些方法都是神靈根據自身的大體意志所傳的。

就是以後所修鍊出的身體，都與神靈十分接近，就比如一個沒有封閉的容器一般，而且是神靈自己的容器，可以讓神靈自由進入，成為身體的主人，這也就是神靈降臨的原理。”

權融霆想了一下，將這些內容消化，才接着問道：“那這些被降臨的人以後會怎麼樣？”

“當然是消失了，徹底的消失，再也沒有一絲存在過的痕迹，所有的一切都成為神靈的一部分，與原主在也沒有絲毫關係。”

江漢珍說完又解釋道：“神靈何其強大，人的意志怎麼能與之相比呢？只要打開的內部的心理防線，一切都不會由着自己，在那種力量的輻射之下，意志怎麼可能永存下去呢。”

權融霆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不但明白了，還有自己的一些體悟，就說道。

“就如那些奪舍者一般，都是突破了人的心理防線，進入了意識內部，從內部開始侵佔吧。”

“不錯。”

江漢珍接着又道：“奪舍與這個並無多少區別，雖然方式看似有些不一樣，但原理上還是相差無幾，都是將宿主的意識去驅逐，去融合，去清理，將原生當成自己的身體，都是一樣的道理。

看似神妙異常，其實輸出來一文不值。”

權融霆聽到之力，目光中一陣亮光，不知道在想什麼，接着問道：“那可有防禦之法。”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防禦之法自然是有，只要將自己的意志，凝聚的堅固無比，全身合一無礙，即使再厲害的修行者，也不可能奪舍於你。”

權融霆暗暗思索着，與他想的差不多，但還有一個想法，不知道現實不現實。

原本準備自己參悟，但江漢珍在這，何不問一下，江漢珍對他來說，是值得信任的人，自然不害怕會將此事傳出去。

就猶豫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江漢珍見此，就問道：“你似乎還有疑問？有的話就問出來吧，我這次離開之後，以後來的次數會少很多，也不能時常看你，若有疑問趕緊問，不然那憋在心裏還難受，萬一連加隆都不能解答，豈不是要成為你的疑惑？”

權融霆聽到這裏，就決定現在就問，這件事他可沒打算宣揚出去，說給加隆去解決，還不弄得人盡皆知，以後說不定會知道，但那是以後的事，現在的事現在做，這時江漢珍經常交給他們處理事的方法。

其中大致的意思，就是位置越高，就可以看的更遠了，當然，在位置低的時候，先顧眼前就行。

即使你再怎麼高瞻遠矚，也在在自己能夠發展起來的情況下去做，而不是在自己弱小的時候去琢磨這些。

也許你的目光極為長遠，但連眼前的坎都過不去，何談以後。

就是過得去，以後的機會若是真的來了，你能保證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就是明知道以後天上會下黃金雨，但也要在下雨之前，趕着將自己盛放的東西與一些護具打造出來。

否則黃金雨是下了，但掉下來的黃金也有些重量，沒有一些保護手段，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別人去撿，若是自己參与進去，不但不會發財，還會被黃金砸死。

權融霆知道這樣的機會以後會有的，沒有了自己也會創造出一個機會，當下要做的就是準備自己的防護手段，與一些其他的輔助手段，能越早準備就越好。

其實江漢珍也講過，學什麼東西都不會有錯，終究都有用到的一天。

比如一些邪惡法術，當在某一日陷入絕境之時，連自己都顧不得了，哪還去管什麼邪惡，肯定會毫不猶豫的使出來。

不管是什麼技術，只要自己學了，就會產生這方面的意識，在這種意識的促使下，終究會又用出來的一天。

不論是好的東西，還是壞的東西，都是如此。

權融霆對自己以後能否使用到，從沒有產生過任何懷疑，所擔心的正是自己能不能創出這種方式，或者自己的這個想法究竟是對的，還是錯的。

猶豫良久，才開口說道：“先生，不知可不可以將侵佔意識的修行者留在身體里，反殺之後，成為自己進化的養料。”

被此一問，江漢珍有些發愣，奇怪的看了一眼權融霆，看着他目光閃爍的光芒，似乎對這事有所異動。

頓時明白了他打的什麼主語，無非就是將奪舍他或者侵佔他意識的修行者留在身體里，最終分解成自己進化的養份。

江漢珍不禁開始沉思起來，奪舍之事有傷天和，但還是有無數的人仗着自己的修為高，去做這些事。

或者有什麼目的，去托生一界生靈的意識之中，從而借殼重生。

借殼重生也會有講究，一般尋找的都是剛死之人，還要氣運稀薄，幾乎耗盡之人。

但有些人卻不會遵守這個規矩，奪舍之時，犹如菜市場買菜一般，不但要挑最好的，還要挑價格最貴的，還想用低價拿回來。

菜市場買菜起碼會給個價，即使是低價，但這奪舍之人就是奪，連錢都不會付。

對於這樣的人，大多數都是深惡痛絕，見着就殺。

但這種事卻時候發生，再加上一些只知自身道行，不顧其他諸法的修行者也很多，他們只要以修為鎮壓就成，根本不管其他，對這些也就沒有顧忌。

只要是想奪舍，就去奪舍，更甭不會去想普通人怎麼想的。

權融霆這個辦法，讓他有些意動，若是這方法能夠總結出來，說不定就能杜絕這種事情發生。

讓那些想要奪舍的修行者，偷雞不成蝕把米，甚至連自己都搭進去。

稍微推演了一下，也覺得可行，關鍵就在於自己的意志上。

就對權融霆點了點頭，說道：“理論是可行的，不過具體如何，卻很少有人去做過。”

權融霆頓時眼睛亮了，就對江漢珍一禮，說道：“還請先生解惑。”

江漢珍思索了一下，開口說道：“沒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志，不管什麼意志，只要能晉陞一個層次，量變達到質變，即使被人進入靈台之中，也難以奪舍，最終也只會無奈撤去。

但你要問的那種可能性也不是沒有，若是懂得控制的自己的意識體，在靈台之中活動，就有了許多自主能力。

要知道，在每個人的靈台之中，自我就是主宰，可以調動任何力量。

就是一些人意志強大，幾乎化為實質，當遇到外邪入侵之時，忽然的被激活，連帶自己的所有意識都到了靈台之中，與外邪進行戰鬥，只要有意識，基本上都是勝利的，進來容易出去難，只要將外邪出去，或者囚禁，就能將之化為自己的力量。

囚禁之法犹如天道當初囚禁豐收之神一樣，而戰鬥之法，就很多了，比如我們所建造的真惡搞雷霆循環體系，也算是一種戰鬥之法，若是能在靈台之中將此循環體系布置出來，就是誰來奪舍，都只有死路一條，絕無生還可能。

當然，他的一起都是你的，包括記憶，修鍊經驗，甚至一些私人的收藏，都不會太差。”

權融霆似乎對此動了心，目光中的那種事閃爍，就知道在琢磨這個事情。

對於此事，江漢珍並不反對。

奪舍被殺，雖然手段有些不光彩，但不管怎麼說，都是正當防衛，而且是被別人打到家裡來的那種。

有壞人闖進你的家裡，要奪取你所有的一起，甚至連你也會被殺死然後扔出去。

這樣的情況幾乎與死仇一般，你只有奮起反抗，將他滅除於家中，永絕後患。

這事情也許會受到有些人的譴責，或者是責備，甚至會找麻煩。

但自己卻不能被這種言論弄得不敢下手，放任外邪在自己家裡禍害，進進出出的自由無比。

江漢珍不知道這種手段放在外界，無極大世界，仙道文明世界他們都是一種什麼態度。

無極大世界從他們行事的肆無忌憚上來看，肯對對奪舍普通人毫無顧忌。

但仙道世界也不好說，不過有許多不經過輪迴，直接投奪舍轉世的傳聞在。

有些還好，取用一些剛死之人的身體，有些就開始尋找未出生的胎兒，直接入住其中，還未成形的胎兒意志微弱，只要被這些外邪入侵，就能泯滅了原本的意識，成為一個新的生命。

最後孩子出生之後，就有人找上門來，說孩子與仙道有緣，就將孩子帶走。

不知道是母親失去了孩子，還是孩子拋棄了母親。

雖然是仙道之人，但對這些事情，好些人似乎集體忽略了一般，從沒有人提過此事。

# 第四百七十章 推演

總之江漢珍對此不是太贊成，當然，也沒有多少反對。

但最終還是準備叮囑一下，免得被外人知道，做出一些針對事件出來。

因為在奪舍一事上，不管是無極大世界的人，還是仙道世界上的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江漢珍卻不這樣認為。

對生命的尊重就不允許他這樣做，如今也算有些話語權，雖然管不了別的地方，但在神啟世界之中，卻能做些事情。

就對權融霆說道：“此事你自己安心研究即可，切不可說於他人。”

權融霆一愣，但原本就是這個打算，就答應道：“先生，我明白，我不會給任何人說道。”

江漢珍想了一下，又多說了一句，“若是你能將此法完善出來，就將之輸入雷霆循環體的的這個核心之中，這樣一來，凡神啟世界雷霆循環之下所管轄的生靈，都能有一份安全的保障，對於眾生來說，也是一個好事。”

“先生，我會的。”權融霆鄭重的答應道。

其實江漢珍租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也有些猶豫，其實就連他，也在陽神世界中借殼重生過一次，但還是給本應散去，該輪迴轉世的原主身體帶去了一些影響。

這些影響雖然是未知的，不知道會往何處發展，但只要他在那副身體里，原來社體中散去的一些意識，就不能夠完整的輪迴轉世，即使江漢珍離開，那副身體也與原主的關係不大。

江漢珍臨走之後，雖然做了一些安排，但這些影響去沒有消失。

這個決定一出，就連他自己也包括在了其中，若是他有一天需要重修，只能按照天地循環的途徑，進行輪迴轉世，度過胎中之謎，了解因果，才能得以重修，若不然，想要走捷徑，直接奪舍他人，也會被當成別人的養料，為他人做嫁衣。

江漢珍做出這個決定，其實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就連他自己的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去要求其他人呢，要求別人的時候，首先去要求自己去做到，連自己都做不多，又有何顏面去要求別人呢。

其實這也算不上一些要求，只是一種對生命的保護手段而已，並沒有要求任何人。

只是到最後當成一種規範，一種規矩就成，也不會去阻止其他人的。

若在別的世界去奪舍，他也管不着，但要在神啟世界來做這些，成為了別人的養料，也怪不得他。

當然，這樣無疑會侵犯到很多人的利益，那些被當成養料吸收的人，背後站得或許是某些大佬級別的人，若是不小心將他們的弟子，他們的親人，給當成了養料，那神啟世界就會出現滅頂之災。

修鍊之道，看似逍遙，但其實步步兇險，只要一步走錯，就會踏入無盡深淵，摔的屍骨無存。

但有些事情總要有人去做，總要有人站出來說句話，總要給所有的生命給一個機會，維持一點基本的生存條件。

這件事看似一個簡單的反殺之法，但其實會牽扯到很多東西。

就連如今的江漢珍，也不敢絲毫大意，就害怕一個不小心，不但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還會給神啟世界帶來滅世之劫。

最終，江漢珍還是嘆息一聲，總是還是自己的實力太弱了，若是有混元道果的境界，想做些事也能容易很多，也會少了很多阻礙。

到了這時候，江漢珍也沒有繼續参觀下去的心思了，給天道打了一聲招呼，告別了權融霆離開了天道意志所在之地。

看權融霆一副興高采烈，似乎要大幹一場的樣子，江漢珍搖了搖頭。

其實有時候，無知也是一種幸福，不知道外界是什麼一種情況，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若是地位高一點，也會產生一種高於其他人的優越感。

若是地位低一點，最多只能為生活所發愁，為三餐去奔波。

即使再差，被拉上了絞刑架，也只是一世的輪迴，並不會因此而魂飛魄散，最多，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知道的真相越多，問題也就越負責，即使一個很小的問題，也能造成很大的危險。

出了天地之地，江漢珍甚至有一種預感，還是修鍊之人的那種預感。

與感觸神啟世界，最終會因為禁止修行者奪捨生命個體之事，而與別人發生衝突，甚至會造成一定的震動。

江漢珍經過一番簡單的推算，發現這件事處處透漏着致命的危險，若是稍有一步走錯，就會將整個神啟世界，甚至自己，都討不了什麼好處，甚至還會面臨群起而攻之的危險。

但江漢珍並沒有因此而產生畏懼，害怕，或者退縮之心。

須知一切的危險背後，都會有極大的機緣存在，若是得到這麼謝謝機緣，神啟世界，甚至整個武士文明宇宙，都會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在真惡搞混沌虛空之中，也會有一定的資格。

當然，若是其中除了什麼差池，或者除了什麼亂子，江漢珍所面臨的就是人人喊打的局面，機會會被所有的修行者排斥。

到時候再看是否能保住神啟世界，若是能保住，自己一個人逃離就行，若是沒辦法，那就將神啟世界也帶走一起逃離。

當然，也不排除神啟世界將江漢珍送出去的可能，但誰都會送他出去，唯有這個世界的天道意志不會，他對這點還是有把握的。

一次危機，也是一次機會，若按照一般的情況發展下去，神啟世界就如收破爛的一樣，收集一些殘破的世界，進行回收再利用，慢慢的積攢實力。

但整個武士文明宇宙都被無極大世界所佔領，幾乎所有的世界本源都被抽取了個乾淨。

若不是世界湮滅會造成很大的爆炸，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危險，說不定連這些世界都給吃了，還哪能留下一些殘破。

江漢珍的打算，也就是在這個廢墟之上，建立起一方世界，在武士文明的基礎上，重新發展出一個文明出來，但即使收集了整個武士文明一皺的殘破世界，也只能成就一方大千世界，至於永恆世界，沒有那個底蘊，靠自然的發展，肯定不可能。

即使這樣，也只能選擇一方進行歸附，若要自己獨立在混沌之中，還是有些欠缺。

即使整個世界的眾生和江漢珍手段高明，也只能做到在夾縫中生存，以求自保而已。

也只有出奇制勝之法，才能讓武士文明宇宙得到一個能夠屹立不倒的機會，當然，這個機會也充滿了危機。

江漢珍推算良久，心中越發的沉重。

# 第四百七十一章 準備

就離開之後回到了紅龍山脈自己的住所，也在思索這個事情，就連漢森已經在外等了好長時間，都沒有在第一時間察覺。

江漢珍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後，就看見漢森手中拿着一份報告，在門外等着。

江漢珍從周圍殘留氣息的痕迹上看得出來，漢森已經等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但即使等了這麼長時間，都沒有一絲焦急，而且有些激動。

江漢珍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不知道激動個什麼，還沒等他開口，漢森就立即上前說道：“先生您來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算是回了一句，又接着問道：“你來找我什麼事。”

“是這樣的。”漢森說著就將手中的一份文件打開，遞了過來，道：“這是我們制定的計劃，還有第一次穿梭其他世界的名單，都已經弄好了，不知先生什麼時候開始送人過去。”

江漢珍恍然大悟，怪不得如此激動，原來是這事。

對於收服其他世界的事，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成員好像比他還要积極，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江漢很看了一眼其中的計劃內容，一個是成員名單，尼爾赫然在列，而且還有幾位研究人員，士兵，醫療人員，等一些輔助人員，分成了十個小組，沒組七個人。

互相之間都能幫得上忙，若是協調一致，甚至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江漢珍一陣恍惚，以往他穿梭都是一個人，最多帶上一個人作為輔助，現在竟然一組出現了七個，讓他才反應過來，有人為何不用，何必一個人去單打獨斗呢。

不說萬一出個什麼事，也沒人照應，就是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個人做的。

原本他的打算，是一個人一個世界，但看了漢森送上來的計劃，七個人似乎比一個人要好一些，互相協作之下，也能抵抗跟大的危險，甚至幾人協同之下，能夠很快的建立兩界通道，或者祭壇，掌握整個世界的動向。

隨着所降臨的世界都是殘破世界，但怎麼說都不小，以目前三十六號科學院主流的修鍊境界，都在三四階左右，即使最厲害的也就是尼爾，也才是無階，萬一遇上什麼危險，一個人肯定做不了什麼。

江漢珍看着漢森的幾乎，對此十分滿意，就說道：“既然你已經制定好了，那就先開始一些簡單的培訓，等到他們全部學到一些常識以及注意事項，我就送他們過去。”

想了一下，江漢珍又囑咐道：“將計劃再完善一下，不要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因為一個細小的錯誤，都都葬送很多人的。”

“是，先生，我這就去辦。”

漢森激動的說完，就趕緊離開了。

江漢珍看着急匆匆離開的漢森，搖了搖頭，覺得自己剛才有些杞人憂天了，且不說會不會與仙道世界與無極世界遇上，就是遇上了，也要在幾年以後。

現在三十六號科學院士氣正隆，進取之心很足，有這種心思，發展起來就容易很多，誰又能猜到幾年後三十六號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呢，說不定已經有了面對一些危險的能力。

有如此進取之心，那唯一缺少的就是時間了，只要給他們時間，就能製造出無數的可能。

如今他要做的，或許就是給神啟世界中，爭取一些發展的時間。

只要有充足的時間，這些主流的修為到達五階六階的時候，就有了在萬界之中立足的可能，只要不是被大舉進攻，一些金仙，甚至大羅金仙來對付神啟世界，他也有辦法對付。

江漢珍此時的修為在大羅邊緣，已經有了大羅金仙的部分威能，只要再夯實一番，就能進階，只要到了大羅金仙，再依靠世界為根基，就能應付大部分麻煩。

武士文明宇宙已經殘破不堪，也沒又多少價值了，一般也不會有人來，只要他守在宇宙的邊緣地帶，擋住一些要進入武士文明宇宙撿破爛的修行者，神啟世界就是安全的。

江漢珍推演一番，最終覺得這個辦法可行，心中也就有了這方面的決定。

漢森的動作很快，回去之後，立即召集人手，集合之後就帶來讓江漢珍培訓，又集合整個作戰部之人，開始繼續完善一些這次的計劃。

當初倉促之間，卻是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這次幾乎是集合了所有的力量，來完善計劃。

而且還是準備穿梭之時能用得上的物品，比如建造祭壇的圖紙，製作通道的方法，鎮壓氣運的寶物，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雷霆循環體系的連接。

而且還將參加培訓的人員擴大到了三倍，也就是兩百人左右，讓江漢珍去培訓。

此事的進行，讓整個神啟世界都跟着動了起來，對於他們來說，開拓就以為著戰功，有事情做就以為可以晉陞。

每一次的任務之後，不管是什麼職位，都能得到很多的好處。

就拿修為來說，幾乎是一次任務就能有一次進階。

以前三十六號的成員不知道什麼原理，但經過江漢珍的那次講道之後，才知道是氣運的作用。

每一次的擴張，都會有海量的氣運匯聚，增長的氣運，都會按照功勞大小而分配。

當然，這不是人為分配的，而是按照氣運大道法則自行分配的，不存在以權謀私之事。

而這次的收攏氣運之事，正是一次匯聚的機會，不但能讓神啟世界更加強大，還能讓自己得到更多的氣運。

不管是有沒有參加到這次的穿梭隊伍之中，都會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即使他們沒有參加，也能經過自己的出力得到一些氣運的分潤，從而提升修為，並不是說只有參与了穿梭之人有氣運，而其餘人沒有。

一件事的完成，看似只有一個人出名，但離不開背後的各種保障與輔助，氣運法則可不會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將所有的氣運全部加持在一個人人身上。

最終成為一個人的出名，而其餘人全部成了襯托之物。

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世界中遇到了大危險，出現本源枯竭的現象，就會將大部分的氣運都加持在一個人身上，成為氣運之子，以圖能夠翻身。

當然，氣運之子，也只有世界走入下坡路，或者氣運衰竭，或者世界遇到大危險，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若是一個大的世界，一般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這種世界資源豐富，地脈隆厚，隨便一塊地方，就能培養出幾個天資很高的人，講究的是一種人人如龍的狀態，並非只是富了一個人，窮了所有人。

江漢珍對於氣運知道理解很深，當然對於氣運之子的認為，也只是氣運匯聚之人，比如在神啟世界，如今能成為氣運之子的人就多了，世界本源目前很充足，眾生都是一副欣欣向榮的姿態，就如陽神世界中得到的那本人龍易上說的一般，人人如龍。

如今的神奇世界，可以說是全民修鍊，有一個完善的體系做後盾，這種事情才能得以實現。

修鍊之人與世界相輔相成，只要不去誠心破壞，世界也會得益。

隨着功德之法的傳出，為天地做事的人很多，只要能遇到的就會去做一番。

就如完善循環系統的事情，就有許多人加入完善系統的隊伍，對整個天地的循環體系進行完善，這些就是功德之事。

當然，若是神啟世界能將輪迴系統給做出來，或者孕育出來，那世界的生靈，即使躺着不動彈，也能享受活到普通人的壽命極限，一百二十歲。

若是運氣好的，就能活五百年的天人之數。

江漢珍在對眾人培訓的時候，講的都是一些他所經歷的例子，或者是故事，都是他當初所經歷的，是如何整理氣運，匯聚氣運的方法。

其實要說特定的方法，還真沒有，因為每個世界都有每個世界的特色，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世界，自然不存在具體如何去做的方法。

能做的，也就是講明其中大體的方向與路線，比如找准氣運的凝聚之處，如何積累氣運，以及最重要的祭壇建造之法。

江漢珍沒有一些細則，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去不會如此簡單，將他的所說的全部收錄成冊，整理之後，做成了一本名為《氣運匯聚方法》的必讀之物，並且將之錄入天道中樞之中，只要氣運足夠，而且與一定的功德之人，就可以隨意讀取。

而且之中方式犹如灌頂一般的直接傳輸入讀取之人的腦子里，不但方便了很多，且也呢有足夠的安全性，不容易被他人探之。

就這樣，江漢珍給第一批參加的人員還有一些記錄人員，以及這次計劃的幾個掌權者，用了七天的時間，將一些他所認為比較重要的事情全部說了一遍，直到他覺得沒什麼問題了，才通知這次事情的總負責人哈森，展開計劃。

就在江漢珍做完培訓之後，漢森早就督促作戰部以及各類的輔助人員做好了一個詳細的計劃，與一些輔助事件，就立即告訴江漢珍，說可以展開了。

江漢珍對着神啟世界中的积極，也是有所體會，雖然感嘆他們的速度太快，但有了前幾次的事情，也比較容易接受。

就測算了一個比較適合穿梭的黃道吉日，就準備開始計劃。

說來也算巧合，原本世界之中黃道線並不明顯，但經過與雷霆循環體系的融合之後，黃道線的作用就大了許多，犹如世界的中軸線一般，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這樣一來，也就能通過先去時辰方位，藉助天地之間的幸運之氣，開始行動。

選時在仙道之中無比重要，是根據星辰與世界對人的影響而計算出來的，是屬於天時地利人和中的三才之一，有着直有關重要的作用。

此界的黃道線的出現，讓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心中對外界的擔憂，頓時放下不少。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二章 就緒

黃道吉日的那一天，參与這件事的高層，帶領着第一次參加穿梭的人員，已經集合到了江漢珍當初講道的地方。

這地方被天地之力加持過，算是天道之力最濃厚的地方，在此建造穿梭祭壇，在合適不過了。

祭壇並不完全是由江漢珍所傳，他只是給了一個大致的方向，以及跨越空間的原理，至於其他的，都是加隆主持而做出來的。

當然，結合了一部分這個世界的東西，還有無極大世界的一些東西，在其中作為豐收女神小時候的貝蒂起了關鍵的作用，也因此，貝蒂也逐漸被人所接受。

隨着時間的推移，貝蒂的記憶也在逐漸的復蘇，出了牽扯到無極大世界的一些東西想不起來，其餘的盡數掌握，對於降臨其他的世界，自然也有一些方法。

但基本的原理都差不多，江漢珍提供了自身飛碟玉佩探測出來的坐標，再通過一個打開空間，並且能夠定位的陣法，用能量驅動，就成了祭壇的模樣。

但還需要人去管理，有些事情還需要江漢珍去做，自主運轉，還有些不可能。

按照江漢珍的設想，以後的穿梭之事，都是由神啟世界可以獨立完成的，能夠自主的定位，並能夠打開空間通道，將人送過去。

但這個祭壇的出現，也有了一些簡單的模型，大體的原理沒錯，今後只要不斷的完善就行了。

江漢珍出現之後，看着眾人期待的眼神，暗暗點頭，果然很积極。

對於如今建造的這個祭壇，還是十分滿意，原本設想中，以後自己還需要忙一段時間，但沒想到原本不知道躲哪去的貝蒂這次出了大力氣。

江漢珍原本在奇怪為何如此之快的時候，戴麗就告訴他是貝蒂的功勞，若沒有她，這種祭壇肯定不會在短時間內完成。

江漢珍的原本以為只能做個簡單的固定通道的地方，至於打開空間，還需要他動手才行，經過他定位之後，再獻祭一些能量，就能將人送到已經定位的世界中。

但現在，好像省去了很多麻煩，不但不要他動手打開，而且所需要的能量也不多，他只是負責精準的定位，維持住祭壇的運轉就行。

穿梭之事，並不容易，這其中牽扯到很多的事情，尤其是空間法則，即使江漢珍也不敢說他已經完全掌握了空間法則，要送如此之多的人，並不容易，光是消耗，就能消耗他一半的自身力量。

到了金仙這種程度，所需的能量雖然可以自己運行產生，但有時候也需要從外界吸收能量來補充自己，若以他現在的力量，想要恢復，就是神啟世界都會有些消耗。

如今的神啟世界雖然可以自行運轉產生本源物質，也可以從宇宙中攝取，但要支撐一個金仙的無限制使用力量，還是有些入不敷出的，還好，江漢珍一般很少動用自身的力量，能不使用，基本上就不會去用。

原本在世界中儲存了一些，但如今看來，一且都好像省了。

這次能用到的，也不會太多。

江漢珍最終將這個歸結於先進技術的力量，有了先進的力量，不但節省能源，還能消耗更少的能源，發揮出更大的力量來。

這其實也是他所走的道路有關，若是走掠奪路線的修行者，根本不會考慮這些，只要自己不出問題，其餘的都不算事情，即使將世界的能量抽取乾淨都沒關係。

也的確，別人的死活，與他真的沒有任何關係，只滿足自己就行。

就在眾人安心等待的時候，黃道的軸線，剛好轉動到了祭壇的方向，而這時候，漢森看了一下掛在身上的懷錶，然後上前對江漢珍說道：“先生，吉時已到，我們是否已經開始。”

“開始吧。”

江漢珍點頭說道。

漢森當即吩咐道：“所有穿梭世界的開拓者就位，其餘人退後。”

一聲令下，被選出來的十組，七十個人上前站到了祭壇旁邊。

而其他的人，一部分技術人員最後一次檢查祭壇，另一部分撤到了遠處的觀看台之上。

而這時加隆就說道：“先生，已經準備好了，是否讓第一組上場？”

江漢珍看着分成十組的七十名穿梭人員，現在被人稱為開拓者，思索了一下，就說道：“讓所有人都站到祭壇之上。”

漢森明顯一愣，原本的計劃是一組一組的上去，並不是全部上去，同時傳送去十個世界，這樣不就省事了很多嗎。

江漢珍既然說了，肯定就有把握，他卻不怎麼在意，就要準備下令讓所有人都站到祭壇上去，但這時，作為技術總負責人加隆忍不住了。

當即站出來說道：“先生，一次性傳送過去，是否有些不妥？”

看江漢珍詢問的眼神，加隆就解釋道：“這次我們構建的祭壇，雖然也能當做聯繫各個世界的主祭壇，也經過了幾次測試，再配合先生的力量，也能夠進行穿梭世界。

但問題就在於我們穩定空間通道的技術還不成熟，一次傳送過去，就怕空間通道不穩定，這次的傳送之人一個也沒法活下來···”

加隆說道這裏，就再沒有說，但江漢珍是聽明白了，對於穿梭世界的預算，並沒有將他的一些能力算進去，也不知道他這個金仙的能力有多大，所以只能在自身的技術上尋找解決辦法。

當然，這也是江漢珍要求的，就是不想神啟世界太過依賴於他，最好能自己做到。

對於這個情況，江漢珍早就有了考慮，就說道：“無妨，原本預算中，並沒有想到貝蒂會出力，我向你們能搭建一個祭壇，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有貝蒂的存在，這次完善了許多，甚至連打開空間通道的事情都不需要我動手。”

說道這裏，江漢珍向遠處看台上的貝蒂看了一眼，讚賞溢於言表，貝蒂原本緊張的心情頓時放鬆下來，漏出了一絲笑容。

貝蒂原本雖然被江漢珍所承認，天地也不會排斥她，但氣運卻損失了很多。

如今三十六號科學院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快到她有些反應不過來。

她心裏清楚，若是不敢上發展的進程，遲早有一天會被淘汰，最終淪為平庸。

在得知這次的事情之後，就立即找到了加隆，在眾人懷疑的眼神中，參与在了這件事中間。

當然，結果是好的，這個曾經的金仙修行者能力果然不是假的，實實在在的解決了很多問題，也得到了加隆等人肯定。

但她內心中還是覺得有一些過不去，總覺得與眾人還是有些隔閡。

直到這次就要穿梭世界之時，江漢珍對她一個讚賞的眼神，她才感覺這次徹底的與神啟世界融為了一體，再也沒有的任何隔閡。

此時，江漢珍又接着說道：“也是這次做的比較完善，才省去了許多麻煩，這個祭壇已經有了完整系統的循環，我也能節省一些力量，將所有人送入世界中，空間通道由我來穩定，也能順利的將人送過去。”

聽到這裏，不止是加隆，甚至這次準備穿梭的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原本他們參加這次穿梭，就是將生命置之於外的冒險之心，也是一份向外發展的開拓精神所支撐的。

因為在這個計劃剛開始，漢森就告訴眾人，這次計劃危險無比，幾乎是九死一生，活下來的幾率不大，一部分靠人，另一部分靠天，還有一部分靠運氣。

並不會強求，全憑自願。

但即使如此，報命參加的人也不計其數，最終還是從中挑選出來的。

即使這些人不怕死，但能活着，安全一些，又有誰願意去送死呢。

聽到江漢珍說穿梭之上沒有任何問題，讓眾人放下心來，眼神中充滿了鬥志。

技術上的問題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剩下的，就是降臨之後的事了，他們相信憑自己能夠解決。

當初江漢珍只憑藉一個意識體，就能在神啟世界做到如此之大的事情，而且以前穿梭諸多世界，都是憑藉著智慧於手段，很少動用武力。

讓這些以江漢珍問偶像的第一批成員，對這件事充滿了信心。

雙眼放着燦爛的目光，好像就是看到了他們成功之後，受到三十六號的表彰一樣，對接下來的事充滿了信心。

加隆作為總技術負責人，思索了一下，最終點了點頭，說道：“那就麻煩先生了。”

江漢珍笑了一下，接着向不遠處的戴麗問道：“我讓你做的命牌是否已經做好？”

戴麗頓時打起了精神，命牌之事，也是江漢珍所提出的，就是為這次穿梭人員的最後一層保障。

萬一在別的世界出了意外，造成很嚴重的後果，命牌就是他們唯一的生機，也是唯一的路。

江漢珍讓漢森製作命牌的時候，並沒有讓漢森將這件事傳出去，而是做了保密策略，所以別人也不知道。

或許只有善於研究的加隆有所猜測，還有以前作為金仙的貝蒂看出來了，其餘人都以為這隻是一個姓名牌而已。

作用就是在他們除了意外，屍骨無存，起碼有個存活過的證據，只要看見，就會出現一種悲涼的感覺，當然也存在一種開拓者的榮譽感。

戴麗如實回答道：“回先生，都做好了，全部存在女媧院的生命庫房中，那裡是一處地脈歸結之處，而且有天道守護，出不了什麼問題。”

江漢珍這次放心下來，系統的奧義，就在於不死，犹如封神榜一樣，死了就回歸，回歸就能復活，活了又能戰鬥，簡直是無窮無盡。

以後的神啟世界，也會向這方面發展，所有人都如遊戲玩家一樣，死了再回出生地，然後繼續出去浪。

如此，才能繼續發展下去，也沒有後顧之憂。

但若是遇到大羅金仙出手，將這些開拓者的生命痕迹從時間長河中抹除了，不存在一絲一毫，若真如此，就是江漢珍也毫無辦法。

但大羅金仙也不是到處都是，哪有那麼容易遇到。

當即就說道：“那就準備開始吧。”

“是，先生。”

漢森立即答應，就下令讓所人都站到祭壇上，等待江漢珍的開始催動祭壇。

# 第四百七十三章 事故

江漢珍看着所有的人員都就位，又用神識掃視了一眼整個祭壇，確定沒有什麼問題。

此時的時間，剛好到了黃道之上，就在所有的氣場運轉到了確定的黃道之時，也是那個瞬間，江漢珍取出菩提樹枝，對着整個世界虛空一揮，一道玄妙的氣息籠罩了整個世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變得禁止了，畫面也定格在了那一瞬間。

犹如畫面卡頓了一般，江漢珍這次對着祭壇打出一道法決，引動了祭壇開始轉動，天道意志有感，大量的能量湧向祭壇之上，祭壇越轉越快，江漢珍就神識進入飛碟玉佩之中，將其中的坐標輸入到祭壇之上。

接着祭壇之上出現十個充滿了白光的門，看上去神秘異常。

江漢珍知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空間之門，雖然穿梭空間多次，但還沒有如此觀察過，只不過形成了門戶一樣的東西戰線出來而已，並非是一個門戶。

“進去吧。”

江漢珍對這祭壇之上，早就準備好的開拓者輕輕的說了一句，原本好像與世界一起卡頓的開拓者們忽然能動了，是個隊，每個隊長帶領着自己的隊員，分別選了一個空間之門，就走了進去，消失在祭壇之上。

而江漢珍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而是菩提樹枝一揮，時間頓時恢復了正常，所有人多做接下里的事情，沒沒有發現什麼。

就連祭壇周圍的觀看之人，以為人已經送了進去，至於如何送進去的，好像都下意識的忽略了，或者是忘記了。

只看到一個巨大的祭壇在原地不停的旋轉着，祭壇之上有十個門戶在其中。

而接下來，江漢珍並沒有停手而是繼續揮動菩提樹枝，不停的調動祭壇之上的力量，向著通道只能輸送。

做這個事的原因，就是防止打開的通道還不夠穩定，或者遭遇到空間亂流，發生什麼意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保持通道之內有充足的能量，並將之穩固，從而避免一些危險。

不但如此，還能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及時做出反應，不至於被為之的危險弄得毫無辦法。

其實，江漢珍在剛才短暫的讓神啟世界的時間停頓，也就是為這方面做準備而已。

實際剛好運轉到了黃道之上，也就是那個瞬間，江漢珍就將時間給停頓了，目的就是讓世界之力能夠加持一些，讓這次出去的七十名開拓者都能平安的降臨，也能夠順利的完成任務。

也辛虧他此時已經到了大羅金仙的邊緣，才能感悟到一絲時間法則，因此能做到這件事，否則還真的難辦。

就在眾人欣賞這一壯舉的時候，十個通道中，其中一個通道突然出現一陣能將整個空間都吸收進去的黑色光芒。

江漢珍暗道一聲‘不好，出事了。’

趕緊揮動着菩提樹枝，將從空間通道之中發出坍塌之後的那種黑光壓制了下去，並且瘋狂的向空間通道之中輸送着法力，面色一下子變得陰沉起來。

接着，就從空間之門中傳出一聲巨響，轟隆的聲音震的祭壇周圍的人一陣東倒西歪，若一點的幾乎就要飛走一般。

當眾人被這件事嚇得不輕的時候，就見江漢珍從菩提樹枝上拆下一朵犹如小船一樣的花朵，看着還沒成熟，似乎有些青澀。

隨後江漢珍又對着小船打出幾道法決，就小船扔進了空間通道之中。

而這時，這個黑色的空間之門和另外九個空間之門也逐漸的關閉，看似很慢，但就在不到一個呼吸之間，徹底的關閉，消失在祭壇之上。

江漢珍盯着剛才那個發出爆炸的空間之門的地方，目光閃爍不定。

而眾人也被嚇了一條，如何還看不出剛才出事了呢？大氣都不敢出一下的待在原地。

而這時候，作為技術人員的加隆臉色已經變得煞白，好像受了什麼打擊一樣，走到江漢珍的身邊，聲音乾巴巴的問道：“先生，剛才是不是出事了？”

加隆的這個問題，也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不管自身的狼狽，都豎起耳朵仔細的聽着。

就見江漢珍點了點頭，眾人都變得有些沉重，尤其是加隆，幾乎就要栽倒在地，其他幾個高層人員，面色都不是太好看。

而此時的江漢珍，面前出現了一副八卦團，陰陽之間在不停的變化着。

許多人都知道，這就是二進制八方位運算方法，在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數學領域，經常能用到這個運算方式，幾乎成了必須要掌握的內容。

這個運算方法，是三維以上的運算方法，是一個立體的，超出空間之內，有空間線條與時間軸線的，比之一般方法都有精準。

在此界簡稱二八運算法，還有一個別名，叫八卦運算法。

不光可以用在數學領域，還能用在占卜，推算，預算，推演，以及生命進化法則之上，可以說利用範圍很廣，幾乎成了宇宙定律一般的東西。

江漢珍原本用的是仙道世界的推算方法，後來從陽神世界中得到《人龍易》之後，就鑽研了二進制的變化之道，最後又將仙道的八卦圖撿了了起來，綜合伏羲，連山，大禹，以及後世的周易，研究其周而復始的無限循環之法，如今已得大成。

到了現在這個金仙頂峰，更是能推演出更深層次的東西，代入時間法則之後，準確無數倍之多。

當了如今，也將二八運算法當成了自己趨吉避凶的一個重要手段。

眾人看着江漢珍面前出現的這種加入空間線條與時間軸線的運算圖，也知道江漢珍這是在推算吉凶，不敢做出任何動作，甚至有些人連自己的呼吸都屏住了，連氣都不出。

面前的推演圖形在不停的轉動着，最終停止了下來，江漢珍看了一眼，又開始讓運算圖轉動了起來，如此三次，最終才徹底的停了下來。

江漢珍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面色有些緩和，面前的推演圖才逐漸的消失。

“呼。”

接着江漢珍聽到周圍大口出氣的聲音，似乎被剛才沒有空氣一般，奇怪的看着許多人正在大口的喘氣，有活動腰肢的，有活動手腕的，有不顧形象坐在地上休息的，甚至還有淚流滿面的。

江漢珍搖了搖頭，也明白這些人見自己面色緩和，應該是猜到了沒多大事情，才會如此。

而這時候，剛才似乎被抽幹了力氣的加隆又變得活了過來，一雙擔憂的眼神看着江漢珍，問道：“先生，事情不大吧。”

“不是太大。”江漢珍搖了搖頭，接着說道：“其中一支小隊穿梭之途，遇上了世界湮滅之後發生的爆炸，剛才的那種坍塌一般的黑光，就是爆炸之後所產生的歸墟現象。”

“歸墟？”加隆疑惑。

江漢珍就解釋道：“這種歸墟，就是世界湮滅之後，發生了劇烈的爆照，這種爆炸威力極大，能夠讓空間中的所有東西都歸復歸於無極，一切的能量都會進入其中，甚至連空間時間也會隨之進入，會對外界產生極大的吸力，一切能量都會歸入其中。

你們所見到的那種散發黑色光芒的東西，就是歸墟力量通過空間通道散發到這的現象。”

頓了一下，江漢珍又說道：“這種歸墟現象，也就是你們觀測道宇宙中的黑洞。”

加隆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其餘的人，有些人聽明白了，有些人聽得是一頭霧水，不知道這是什麼。

此時，加隆的探索精神又冒了出來，就問道：“先生，那歸墟後面是什麼？所有的能量都去了哪裡？”

江漢珍看了一眼加隆，搖了搖頭，說道：“歸墟之地，一切虛無，是另一層境界，是一方世界的悲哀，只要怎麼形成的，你若修鍊到七階以上，有了無盡的生命，可以自己去觀察。”

“哦。”加隆若有其事的點了點頭，似乎將這件事給記住了。

而這時，對那些開拓者最為關心的漢森就開始發問了，那些開拓者，除了參与景區的尼爾之外，其餘的人都是他所安排的，能否有所趁機，就看開拓者們的是否有所建樹了。

就開口問道：“先生，那除了問題的那些人怎麼樣了，是否還活着？”

江漢珍看了一眼剛才空間之門的方向，心中還是有些擔憂，說道：“剛才在危機關頭，我送入了一個寶船進去，收攏了他們的意識，向著附近的世界偏離過去。”

漢森點了點頭，對此也放心下來。

意識體就是生命的表象，只要意識體還在，就能有復活的希望，在神啟世界，沒有靈魂的這個說法，就是意識體。

認為意識體有不滅的特性，只能被分割，只要還凝聚在一起，就能假借一些東西，當做寄託之物，從而繼續的存活下去。

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的一個新的研究項目之中，就研究出了一種類似於輪迴的方法。

這個方法，讓江漢很都感覺到很神奇，其中有一項，就是人在生命結束之後，意識體脫離肉身，就將這些意識體埋入大地之上的地脈節點之上，並進行塑形，人就能以另外的一種方式存活下去。

當然，這個方法剛出現就被禁止了，是一種偷生的偏門方法，並非正統的轉世之法，但漢森卻知道這些。

而這次的開拓者隊伍之中，就考慮到中途會出現意外，就培雲了這種借地脈重新塑形，以另外一種生命形態存活的方式。

既然意識體還活着，而且開拓着們都掌握這種方法，他也就放心了下來。

而這個時候，已經很久么有說話話的凱文似乎聽出了什麼，就問道：“先生，那方世界為何會湮滅，是本源缺失的原因嗎？”

這個問題一出，所有人都漏出一副好奇之色。

江漢珍自然不會拒絕回答，就說道：“是的，那些世界就是被魔神抽取了大部分本源，本源缺失，對世界的損害是巨大的，內部的循環系統，就需要本源之物來維持運轉，若本源已經不足，循環就會中斷，循環是一個世界的基礎，也是一個世界的天道法則所在。

就犹如人一樣，若是經脈斷絕，氣血不足以循環全身，全身的氣息就會崩潰，也就是生命終結之時。”

等到江漢珍說完，幾乎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下來，似乎感覺到了一股悲涼之感，有一種唇亡齒寒的感覺。

神啟世界當初也差點遭受被抽取本源的待遇，若是真被抽取了，也就會面臨世界湮滅的結局，這裏就會成為歸墟之地。

但也對這些沒抽取了本源的世界，擔憂起來，凱文又有些擔憂的問道：“那我們的開拓者去這些世界，不會有危險吧。”

是啊，不會有危險吧，剛才可是遇到了這種情況。

剛穿梭空間，就要降臨的時候，世界也剛好發生了湮滅之事，若是這些人降臨之後，若發生了這種情況，肯定就會隨着世界陪葬了。

看着眾人的擔憂，江漢珍搖頭道：“不會的，世界湮滅是一瞬間，但世界的生命是漫長的，即使再殘破的世界，也會苟延殘喘的存在很多年，剛才那件事只是一個巧合而已。

那些降臨的開拓者，只要按照我們培訓的方式去做，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快的話，幾年之內就能挽回世界繼續衰落的頹勢，慢點的話，幾十年也也就夠了。”

江漢珍說完，眾人才放下新來，進入了新的討論。

就如加隆等人，就準備繼續完善這個跨越空間之法，另外如漢森，還準備為下一次降臨世界做準備。

看着眾人一副喜氣洋洋的樣子，江漢珍的心並沒有因此而放鬆，若是看了剛才空間通道一眼，有些擔憂。

因為在剛才，正好遇到世界湮滅的那一組七個人，隊長正是尼爾。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四章 擔憂

當初參加開拓者報名的時候，作為三十六號科學院，唯一一個五階的生命進化者，第一個就報了名。

當初因為技術不完善，漢森，加隆等人都勸過他，明確的告訴他，這次的穿梭，有可能是九死一生，能否成功，全屏運氣。

但尼爾沒沒有因此而退縮，而是告訴他們幾個，生命進化，就是不斷的進步，不斷的去開拓，只要倒在開拓之路的生命進化者，沒有見到危險就退縮的生命進化者。

最終，還是加入了開拓者的隊伍之中，參与這次開拓行動。

就是江漢珍聽到之後，都有些汗顏，這一路走來，雖然也從來不畏懼什麼，但從所研究的那些保命手段就可見一般。

大大小小的各種保命手段不下幾十種，而且所修鍊的東西，下意識的都向著保護自己安全的方向去發展，到了如今，爭鬥手段不高，但若論保命手段，在仙道之中，都能稱得上是宗師級別的。

在他認為，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證自己還存在，然後再謀其他。

即使手段在再厲害，威名再如何威盛的人，只要生命結束，什麼都不是。

江漢珍認為修士路途漫長，並不是要爭得一朝一夕，什麼都能失去，但唯獨不能失去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生命存在，就有無數的可能，生命消逝，一切也就結束了。

但在別人眼中，江漢珍這就是怕死的表現，若不然，自身的保命手段也不會信手拈來了。

說道尼爾，也是他所看重的一個弟子，也是依靠雷霆種子而成長起來的，但也是靠他自己，才從絕境中殺出了一條血路，才有如今的成就。

不管是心性還是品行，都屬於上等，因為江漢珍已經將其看成了自己的弟子，才會對尼爾出事有些擔心。

也是江漢珍的性格所決定的，是自己的弟子，怎麼都不可能不去管的，不管這個弟子再如何。

當時，剛將尼爾等七人通過空間通道，降臨到一方世界之時，但悲哀的發現，這方世界也剛好湮滅了，巨大的爆照瞬息之間已經將七人的身體全部粉碎，就是江漢珍也無奈。

最終將道果之力輸送入通道之中，暫時穩定了通道，將菩提樹枝上新長着的那隻還沒成熟的小船扔了進去，收集了七人的意識體，並將通道之中所有參与的力量都加持在小船之上，向一個距離比較近而且還算穩定的世界中傳送而去。

命是保住了，但身體已經消失，想要以一個意識體在一個陌生的世界存活，也很艱難的。

身體是人體的風水脈絡，這句話並不是沒有道理。

也就是戴麗，看着江漢珍的表情異常，就問清了緣由，江漢珍也將自己的擔憂告訴了戴麗。

而戴麗鬆了一口氣，說道：“先生放心，尼爾他們也參加過應急訓練，意識重生之法，他們也都學過。

而且尼爾同學在這些人中間，修為是最高的，懂得也是最高的，就是身體出事，以實體也是很強大的，而且先生還將他們帶入了普度寶船之中，有寶船的庇護，他們肯定會沒事的。”

所謂的普度寶船，也就是江漢珍在緊急情況下從菩提樹枝上摘下來的那個還沒成熟的小船，那方寶船的道則，來自於寶蓮燈世界，也是被後來稱為寶船世界的地方。

當初江漢珍將慈航大士怎送的那一枚柳恭弘=叶 恭弘，以及寶蓮燈一起，組成了一艘普度寶船，給了三聖母母子二人，去做普度之事。

當時寶船贈送了出去，普度寶船的規則信息還在菩提樹枝上，經過如此之長的時間，又結了一個，原本，江漢珍打算是當個樣子看的，或者留個紀念而已，沒打算要用。

哪知出了事情，不得不用上此物，也只有這種能在宇宙中飛行的寶物，也適合當時的情況。

戴麗如此說，江漢珍也放鬆了些許，但有些事情，並非想象的那麼簡單。

就說道：“轉生不止是會就行，他們是去了身體，所是去的不光是自身身體上所攜帶的氣運，還有修為，即使意識體再強大，也沒有多少戰鬥力。

身體不光是意識的載體，也是儲存自身的氣運的一種容器，身體與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沒有了身體，他們什麼也做不了。”

看着說話之間帶有些擔憂的江漢珍，戴麗就寬慰的說道：“先生其實不用如此擔心的，先生的那隻寶船，或許能庇護他們，只要藏在寶船之中，等待救援即可，我們科學院發展迅速，肯定能組織出下一次的穿梭，就能去救援他們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表示認同這個說法。

但在離開之後，還是有些擔憂，一個意識體在外存活有多困難，他又不是不知道，不說沒有任何防護，就連一些常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不到。

尼爾的修為到了五階，即使能保存最完整的意識體，但當時的那場爆炸威力是在太大了，不但連他的身體都被炸的粉碎就連生命種子也消失了，要不是當時他出手即使，說不定連意識體都會消失。

意識體就是身體最核心的東西，藏在靈台之中，名為太一之神，是身體百神之主。

以心性為主的修鍊，最核心的東西，其實就是意識體，也就是太一之神。

也只有明了太一，就能完全的控制自我，心性符合大道標準，修為才會飛速前行。

這也是江漢珍所奉行的休行方法，但有個特點，就是自身多了一層防護，元神並非最核心的東西，最核心的而是意識體。

一切的緊緊都在意識體之中，只要意識體不滅，就有無限的可能。

當然，這也是他所擔心的，以實體屬於心性的東西，對外界的物質的影響幾乎是微乎其微，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要有一個載體。

也就是身體，只有身體，才能讓意識體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唯一的確點就是不可干涉物質，即使能，也很若若，能影響的也只是人心罷了。

江漢珍最終還是決定等到科學院中的穿梭技術完善一些，就去看一看，看看到底什麼情況。

有寶船的存在，他們幾人暫時都不會有什麼危險，只要隱藏好寶船就行，若是能控制寶船，北非沒有生機。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五章 事了

隨着這次穿梭九成以上的成功率，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成員對接下來的穿梭之事也积極了許多。

原本可以算做百分百的成功率，就是因為一些外界的突發世界，而導致成功率降低了一些。

但世界湮滅說造成的爆炸，只能說是一次意外，是不可控制的因素。

沒有了江漢珍的那些手段，他們也研究不出來什麼應急手段，能做的只能是聽天由命。

世界湮滅，非同小可，即使金仙境界的人在其中，也會受傷，甚至待在世界之中，會隨着世界湮滅而陪葬，只有大羅金仙或許能夠完好無損的逃出來。

當然，這個原因也是那些魔神為何不將世界的本源全部抽取乾淨的原因，而是要留下一點，能讓世界繼續存活下去。

至於多少，都取決於魔神對世界法則的侵蝕。

但隨後世界之所以還能存活，就是因為害怕將本源抽取乾淨，世界湮滅之後的爆炸之力，會將他們自己炸死而已。

武士文明宇宙被攻陷的時間，根據江漢珍推測，也是在三千年之前，甚至跟久遠一些，總之超不過萬年。

世界的壽命，基本上都以紀元計算，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即使最小的小千世界，也會有數個紀元的生命，萬年對他們來說，只是很小的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即使武士文明中的這些世界本源已經被抽取了，也還會剩下一定的壽命，如尼爾所遇到那種情況，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但不管如何，三十六號科學院還是研究了這種情況的一些應急方案，不管成與不成，都做了一些準備。

而且，對殘破世界的觀察也加大了力度，在穿梭之前，都會事前檢測一下世界是否正常，會不會出現湮滅的情況，才會進行空間投放。

有此預防之下，也就安全了很多。

基本上，在之後的三個月，江漢珍都待再神啟世界之中，對加隆研究的空間技術，進行一些指導，又有貝蒂這個以前的金仙在，速度快了不少。

就是沒有江漢珍在，也能利用技術打開通道，降臨開拓者。

而此時，有一個好消息傳回了三十六號科學院中，就是其中的一隊開拓者，已經完成了祭壇建立，而且已穩定了世界的衰落現象，並且還在進一步架設循環系統。

當這個消息傳回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時候，迎來的是一陣歡呼，漢森立即決定，連接兩界氣運，並且還做出有必要之時，給予氣運支持的決定。

接下來，漢森就興高采烈的將世界完善的消失送到了江漢珍身邊，一見面就說道：“成了，成了，先生，我們這次派出去的開拓者成功了。”

江漢珍看着喜不自勝的漢森，也明白他高興的是什麼，穿梭世界，他經歷過無數次，但神啟世界中，還是第一次遇到，自然會高興。

就問道：“什麼成了？”

“我們派出去的開拓者已經成功的建立了兩界祭壇，並打開了氣運匯聚通道，而且還傳回了消息。”漢森有些激動的說道。

江漢珍也放下心來，按照此種估計，十支小隊，除了尼爾那一支小隊除了點意外，其餘的都安全降臨。

這一支隊伍才三個月，就有了成效，那其他幾個也就在幾年之內也會相繼完成任務。

即使不再進行穿梭，有這九個世界做神啟世界的附屬世界，對神啟世界的好處也會很大。

江漢珍想要去尋找尼爾的打算，又從心底冒了出來。

但還是問了一下開拓者的具體情況。

“詳細說說，那邊是什麼一種情況？”江漢珍問道。

漢森組織了一下語言，說道：“這一支小隊的隊長就是歐文，當初他降臨之後，就在距離城市不願的地方，但不小心被人看見了，不但沒有發生圍攻事件，還被人當成了救世之人，備受人們的關注。

歐文也就順勢承認了此事，接着就佔據了一個城市，開始探測世界，制定方案。

但發現那個世界已經有些殘破，周圍的空氣中只有很稀薄的能量存在，而且四處都存在一些暴虐的能量亂流，生靈能夠生存的空間很少，就是歐文佔據的那個城池，只有不到三十萬人，也在哪個世界算是很大的城市了。

最終他們查證之後，果然是魔神所為，具體的事情也就是在三千年以前發生的，自兩千年之前，世界就變的越發的惡劣，有很多地方都逐漸的變成了絕地。

當時他們降臨之後，整個世界的人數也就兩百多萬，不足兩千年前的十分之一，更不要說兩千年以前了。”

頓了一下，看江漢珍在思索着，但還是有些沉重繼續說道：“根據他們的收集的數據得出的結論，若是我們不去，那個世界滅亡的時間也就在百年之內。”

江漢珍點了點頭，也有些擔憂的說道：“沒想到武士文明宇宙的問題已經如此嚴重了，上次降臨之時，就遇到世界湮滅的現象，看來不是巧合，應該是所有的世界都在湮滅的邊緣上。”

“是啊，先生，這正是我們所擔憂的，但還是數據太少，從我們這裏探測的時候，只能判斷一個大致情況，具體如何，還有些難辦。”加隆也認同的說道。

江漢珍想了一下，就囑咐道：“那就速度快點，收攏氣運的進程不能再繼續拖下去，若按照這個跨度計算，整個武士文明的所有世界，機會都會在近幾百年逐個走入湮滅，若是遲一點，百年之後，肯定會有一部分世界已經消失了，只有趕在湮滅之前去解決，才有可能緩解這種問題。”

“是，先生，我會去做的。”加隆應聲道。

忽然，又想到了什麼，就將一份文件遞了過來，說道：“先生，這是我們下一次降臨世界的計劃，而且已經準備好了，時間就定在三天後的黃道時辰上，到時候還請先生來坐鎮。”

江漢珍詫異的看了一眼漢森，以及他手中的文件，覺得自己剛才擔心他們速度慢是多餘的。

卻也想起來還有這一茬，神啟世界的風氣永遠都是那麼的积極，每次都是他想到之後，才發現三十六號已經在做了，每次都慢了一步。

就是他現在猜出武士文明宇宙中所有的世界滅亡似乎都在這幾百年之間，就想讓他們加快速度，放置速度慢了，會有更多的世界中進入湮滅。

但現在發現，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成員早就想到了，甚至比他都要积極，已經開始着手下一次的降臨了。

江漢珍相信，只要這次降臨成功，得到一些準確的數據后，以後降臨這種事會越來越頻繁，甚至成為日常生活一般的存在，犹如吃飯喝水一樣的簡單。

“真是無利不起早。”

江漢珍笑罵了一句，漢森有些尷尬，事實的確如此，但還是謙虛的說道：“都是先生教導有方。”

江漢珍有些無奈的搖了搖頭，他對於這個世界的影響是有，但真的沒將他們往唯利是圖這個方向指引。

似乎被某些法則給影響了一般，但對於這種情況，江漢珍覺得很不錯，這樣做起碼自己不會吃虧，也不會越活越回去了。

有些時候，這個現象還是一種好事，總之是利大於弊。

放心下來之後，江漢珍就接過了漢森手中的文件，說道：“文件我會看的，若是沒什麼問題，我就不去觀看了，你們自己做主就行。”

漢森奇怪的看了江漢珍一眼，似乎是察覺了什麼，好像有什麼重要的事一般。

但對於漢森來說，江漢珍的決定，他還是很相信的，不管做什麼，都沒讓他失望過，也沒有什麼錯過，至於做什麼，也不會去過問。

只想着這次成功之後，一定要將這次的成果彙報上來，得到江漢珍的一個肯定。

如今江漢珍的肯定，是他們這結果類似於弟子，或者學生之人除了修行之外最大的事情。

只要能得到江漢珍的肯定，或者表揚幾句，就能風光很長一段時間，也成了他們的管理一般。

尼爾得到了江漢珍的答覆，就回去繼續做事了，但他哪知道，江漢珍這次要去的地方，並非在這個世界之中。

穿梭世界，即使手段再快，也不可能短時間回來，而且江漢珍已經到了大羅金仙的邊緣，雖然無限接近於大羅金仙，但就差那麼一點，難以跨越。

還需要宇宙中去尋找突破的機緣，到了這個境界，時間已經成了無盡的東西，而這種瓶頸，誰也說不上會花多長時間才能突破。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有了離開的想法，神啟世界已經穩定，但還是在潛龍勿用之中，還處在積累力量的階段。

他這次出去的事情，一來是去看看尼爾，第二個就是去堵在武士文明宇宙的邊緣地帶，擋住一些想要進入武士文明宇宙的修行者，以防止破壞了好不容易營造的這種環境。

在神啟世界之中，看起來一切都很完善，還能自助進化，但卻經不起折騰，隨便一個金仙到來，也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當然，尋找突破的機緣，才是他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六章 吵架

在漢森離開之後，江漢珍就看了送上來的新的計劃，事無巨細之後，又去看了一下祭壇的情況。

如今的祭壇，已經完善的許多，啟動空間之門可以人為進行控制，只要啟動，就能完全按照設定好的程序進行，也不需要人從旁輔助，做一些穩定通道之類的事情。

江漢珍看過之後，才放心下來，如今的神啟世界，是他心中的一個根據地，也是一個新的想法，以後自己的道則是否能夠興盛，都在神啟世界之中，所以對此還是很重視的。

但如今的神啟世界，還在積蓄力量之中，世界也在進入中千世界的邊緣，雖然有了一些中千世界的特性，但相比於真正的中千世界，卻還差了點東西。

以後能否站住腳跟，起碼要讓世界發展成中千世界的大成階段，甚至是大千世界，至於永恆世界，卻沒有那麼大的渴求，永恆世界的發展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凡永恆世界，都能鎮壓一方宇宙，而且宇宙中的諸多世界都會有一種興旺發達，欣欣向榮的姿態才行。

就強如仙道的主世界，自從跌落下來，想要恢復永恆世界都是難上加難，更何況這個已經被弄得殘破不堪的武士文明宇宙，就更不可能培養出永恆世界了。

除非有什麼大的機緣，或者有一個能夠完善天道循環的系統出現，才有那麼一絲希望，但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去沉澱。

但不管怎麼說，想要有一方世界作為依仗，以他目前的修為，必須要有大羅金仙的勢力，以及一個接近於大千世界的世界，才能在所有宇宙中站住自身。

只要不是一個強大的文明大舉進攻，就不會出現什麼危機。

檢查了這次的計劃，以及祭壇的搭建，都沒有任何問題之後，江漢珍就離開了紅龍山脈，通過了世界膜胎，向著宇宙虛空飛去。

江漢珍的離開，並沒有告訴任何人，也覺得沒有必要告訴任何人，如今的雷霆循環體系與天道融合之後，也趨向於完善，能夠自主的運轉，甚至還有一定的智慧，不管是運算還是取捨，都到達了頂級。

當然，按照世界對運算的掌控程度，已經不弱於神仙修為對大道的掌控。

神仙中人神通大成，應開始凝聚自身的道果，並且能夠接觸到空間法則，只要逐步的去完善，等到道果成就，達到不滅屬性，就是金仙。

但還是沒有接觸到時間方面的法則，所以世界的極限也就是金仙，至於大羅金仙，就養育不出來了。

其實三十六號之中，也有提出過根據大腦的運算來判定生命層次的一種說法。

準確的說，就是生命唯獨，根據二八運算法的計算方法來評判，能在運算中加入空間線條，是高一級的，能在運算之法中加入時間軸線的，又高了一級。

但最終還是考慮到了身體方面的原因，因為有些人意識已經可以利用這種運算，但自身還是凡人，因為意識體超負荷的運轉，導致身體的能量出現自噬現象，甚至連身體的基本機能都難以維持，出現萎縮現象。

也正因為如此，才不以運算方法來評定等級，而是需要達到性命同修的程度才行。

就擔心有些人只去重視對自身意識的開發，而忽略了身體的進化，這樣就違背了生命進化的原則，所以只作為其中一樣評定標準，並不是全部。

但此界天道去不是這樣，天道的進化根本永遠是天地，而不是別的，運算程度的高低，也只是天地進化以後所附帶的功能，並非主要的手段。

是全方位的強大，並非某一點，某一個法則強盛。

神啟世界發展就是如此，比較平衡，所以他的自主性就比較強，在很多方面，甚至不需要人力去做。

當然，也就少了許多管理者，天地一直在運轉着，不會因為某個人的離開，而出現停頓，運轉不靈的現象，但有人加入，天地也不會拒絕。

江漢珍的離開，並沒有影響到什麼東西，該做什麼的還是在做什麼。

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第二次降臨世界的計劃如期展開，漢森帶着六十三名開拓者站再祭壇旁邊，而祭壇周圍，加隆帶着技術人員，在對祭壇做降臨之前的監察，周圍的看台之上，還是坐着很多人，準備觀看着一壯舉。

此時的漢森，有些意氣風發，甚至還時不時的看一眼在不遠處檢查計劃書的凱文，很是得意。

但迎來的是凱文的一張冷臉，誰實話，在他看來，漢森此時的表現，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但在漢森眼裡，同樣跟凱文不對眼。

當初凱文在整個神啟之地架設商路的時候，為三十六號科學院賺取了無數的錢財，當時每天有幾車的金幣，以及無數的物質往三十六號匯聚的時候，他可沒少遭受凱文的奚落。

風水輪流轉，沒想到自己也有翻身的機會。

看凱文不理自己，漢森頓時來勁了，就對着凱文傲然的說道：“姓凱的，看你今天怎麼蔫兒吧唧的，是不是昨晚又折騰你媳婦了？弄得你小子渾身沒力氣。”

凱文頓時怒了，對於別人他或者連理會都懶得去做，但對於漢森，卻不會容忍。

但漢森叫他姓凱的，他可不敢教漢森姓漢的，不知從何時起，權融霆這個名字流傳出來之後，在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中興起了一番改名的熱潮，都向著江漢珍名字的格式去改。

出現的名字簡直是五花八門，毫無章法可言，但許多人都對此樂不疲此，在如今雷霆系統的完善之下，消息的傳遞速度不是一般的快，現在就是整個神啟之地都開始了一番取名的熱潮。

就犹如凱文，就性凱，加隆，就姓加，戴麗，就姓戴，費南德就姓費南。

至於漢森，當然姓漢，但因為名字中的一個字與江漢珍相同，也讓他自傲的一把。

被三十六號的人指責嚴禁利用江漢珍名諱的字，但這跟堅定了漢森的想法，不但不改，而且坐實了姓漢的想法，不知哪裡來的自信，又在驕傲什麼，總覺得自己很偉大，很風光。

凱文嫌棄的瞥了一眼漢森，冷聲說道：“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三十年你河東，是十年後我河西，還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不要太自傲，小心你現在做初一，以後被別人做了十五。”

被凱文這麼一懟，漢森當即更來勁了，就的得意的笑着說道：“錢到了你的口袋才算錢，沒到你的口袋還是別人的，與你沒關係，有本事你給我現在做個十五我看看。”

凱文當即被氣的不行，對於漢森，一見面就來氣，幾乎成了本能反應，當即就捏着拳頭怒視着漢森，似乎就要動手。

而漢森這時候挑釁的對凱文說道：”打我呀，有本事你你我呀。”

凱文瞅了一眼四周，的確也不是個打架的好時候，若不然，非得打一架不可。

最終還是壓下了心中的兩人有要打架的加隆與戴麗，加隆雖然帶領着眾人檢查者祭壇的情況，卻對凱文與漢森盯得很緊，這兩人不對付早就成了三十六號之內一種風景。

剛開始的時候，還是語言上的攻擊，后萊因為有了修為，就開始動武了，只要一見面，說不上幾句就開始動武，而且越打越過頓時漲紅這臉不服氣的說道。

而漢森也不甘示弱的說道：“他不準備給我做十五，我又怎麼給他做初一，更何況，自己不行，還不讓人說了，當初他可是眼睛都長到頭頂上了，你們又不是不知道。”

此時的凱文立即變得憤怒起來，說那句話，也只是不想弱了氣勢，誰知道給當真了。

原本這段時間就過的不如意，被漢森壓了一頭，早就覺得很憋屈，再看了一下周圍的許多人，就感覺是在看他笑話一般，頓時面色變得極為難看。

而這時候，加隆就說道：“不管如何，大庭廣眾之下打架就是不行，若是被先生見到，非得懲罰你們去世界邊緣開荒去不可，這件事到此為止。”

有加隆的這句話，兩人都冷視了一眼對方，轉向一邊。

而這時候忽然有一個衛兵來報，對着這次的總負責人漢森說到：“漢森大人，我們沒有找到院長大人？”

“所有的地方都找了？”漢森問道，但還是想起了江漢珍給他說過的話，似乎是有什麼事離開了。

衛兵回答道：“是的漢森大人，紅龍山脈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甚至高塔市也找了一遍，就連中樞之地的權大人那裡也問了，都沒有院長的消息。”

這時候幾人頓時打起了精神，而加隆就向漢森開口問道：“難道你沒有將事情彙報先生嗎？”

漢森疑惑的說道：“我問了，先生說他自己會檢查，若是祭壇也計劃沒有什麼意外，他就不來了，讓我們自己決定進行。”

當聽到江漢珍不來的這件事，凱文身體差點站不穩，好像沒了依靠一般。

本就被漢森長期的打擊，自己也做不出什麼值得說道的事情出來，原本江漢珍在的時候他怎麼也會感覺平穩很多，甚至還可以去請教，但現在不來，似乎讓他真的覺得不如漢森，甚至有一種沒落之感。

但別人並沒有去關注他，加隆對漢森的話也點了點頭，對這事深有體會的說道：“先生就經常這樣，只要我們能做好了，他就懶得再管。”

而這時戴麗也贊同的說道：“這就是先生的風格，或許是他覺得我們神啟世界沒有什麼問題了，去宇宙中散心也不是沒有可能。”

這本事一句玩笑話，但凱文卻記着宇宙這兩個字，似乎想到了什麼，眼中頓時出現了一股希望，剛才沒落的氣息也在瞬間消失。

境隨心轉，不外乎如此。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七章 薪火

中途凱文與漢森兩人的爭吵，名沒有影響到開拓者降臨武士文明宇宙的進程，計劃還是一如既往的進行着。

兩人的爭吵，在三十六號科學院，幾乎成了常態，但是還好，並沒有影響到各自管理的部門中。

商業與權力在三十六號科學院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兩個部門，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許多事情，都需要兩個部門互相之間的合作才能完成，缺少了哪個都不行。

若是這兩個部門發生了內亂，互相開始攻伐，肯定會給三十六號科學院，甚至整個神啟世界度帶來極大的損傷。

正因為兩人都有些克制，並沒有將他們之間的矛盾擴散出去，江漢珍也就沒有過多的去干涉，只要不做出毀天滅地的事情就成，至於其他的，一點小打小鬧，也無傷大雅。

至於兩人的矛盾怎麼形成的，就連江漢珍也說不清楚，只記得剛開始兩人在江漢珍身邊當研究員的時候，就喜歡互相之間分個高低。

當時最多也只是一番語言上的壓制，並沒有如現在這般，還要動武。

後來隨着三十六號科學院的發展，都各自管理着一個部門，這種矛盾並沒有隨着兩人改變的職業而變得緩和一些，而是比往常更甚。

以前是要一絕高下，後來似乎要分個雌雄。

到了如今，看這兩人的架勢，似乎要分割你死我活了。

就是江漢珍見到這兩人爭吵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好辦法，能做的也只是讓加隆與戴麗兩人從中調和一下，至於讓兩人消除矛盾，怎麼斗覺得有些不可能。

兩人的這次爭吵，也只是一個小插曲，對於三十六號科學院的成員來說，似乎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並沒有設么么意外。

但這件事對於凱文，還是有一定的打擊。

原本他與漢森兩人的地位相同，並沒有高下之分，但不知為何，發展成了如今這樣。

尤其是雷霆循環體系與天地融合之後，他總覺得他能出頭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這次的融合，若論功勞，漢森壓他一頭，這幾乎成了他心中過不去的一個梗。

長此以往之下，讓他寢食難安，每次漢森對他的打擊，似乎都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權道壓過了商道，尤其是在天地趨向於完善的時候，權道更是高商道一頭，讓他至今都覺得抬不起頭來。

雖然江漢珍說過，權道與商道都是一種道理，並無高下之分，有的只是自身的手段而已。

也是江漢珍的這句話，他才忍到了現在，也兢兢業業的去準備，等待機會的降臨，以圖以後能有個翻身的機會。

但隨着收攏世界氣運的計劃展開，權道權威更勝以往，讓他感覺到了無盡的壓力，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雖然說機會無處不在，但至少他在神啟世界中，看不到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

剛才被戴麗一提醒，宇宙這個詞出現在了他心頭，再也揮之不去。

讓他想到了宇宙之中，甚至宇宙之外，去尋找機會，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出奇制勝。

兩人的爭吵，並沒有對穿梭世界的計劃產生任何影響，計劃還是一如既往的展開，這次針對殘破世界投放開拓者的過程，並沒有絲毫波瀾，而且比上一次更加穩定。

等到九組六十三人的開拓者全部安全抵達目的地，祭壇周圍的人也逐步的散去。

因為心有所思，以至於漢森臨走的時候，給了他一個挑釁的眼神，都沒有讓他有絲毫察覺，而是看着逐漸散去的人，剩下的只有加隆以及一些科員人員在場的時候，忽然有了什麼主意一般，眼神也逐漸的堅定了下來。

此時的加隆，正在帶領着一眾科研人員開始做進一步的數據收集，和一些檢查工作。

對於他們來說，這隻是一個開始，並不是一個結果。

等到收集的差不多了，一個科研人員到了加隆面前，說道：“加隆老師，這是這次的所有數據，比上次穩定了不少，也精準了很多，只要再收集幾次數據，就能將之與天道融合，變成一種新的法則。”

加隆點了點頭，接過科研人員的數據報告，在各種符號所組成犹如天書一般的報告中，也明白了這次算是成功了。

接着似乎想到了什麼，就問道：“空間之門的距離是多少，能否超出武士文明宇宙，做到超越次元的距離。”

科研人員自傲的說道：“可以是可以，空間之門有世界的力量驅動，又有貝蒂大人的幫助，我們的技術已經可以橫穿整個武士文明宇宙，可以將空間通道架設到宇宙中任何一個角落去。”

但接着又有些疑惑的說道：“至於是否能離開武士文明宇宙，這是肯定的，但宇宙之外是什麼，我們並沒有多少數據，離開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一無所知，若要突破，還需要貝蒂大人的協助，還有我們也要收集足夠的數據。”

最後猶豫了一下，說道：“若是院長大人出手，或許肯快就能突破次元宇宙，向更遠的地方。”

科研人員有些疑惑，不知道加隆為何想要研究異次元的事情，就不解的問道：“老師，我們現在的技術不是已經夠了嗎？武士文明宇宙的事情，已經夠我們神啟世界忙很長一段時間了，只要我們完善技術即可，等到我們發展起來，再研究這些也不遲。”

加隆頓時面色一冷，嚴厲的說道：“萬事具備，科技先行，做所有的事情之前，都需要有一定的技術保障，才能更順利的展開，不要去看現在神啟世界如何，你要記住，我們作為一群追求知識的人，永遠要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個原則不能有絲毫改變。”

“是，老師，我記住了。”科研人員趕緊說道，也暗自懊惱一聲，自己差點就失去了進取之心。

作為一個走在世界前列的科研人員，永遠要站在知識的最頂端，這是他入學以來，加隆就教給他的，也是加隆的地位永遠不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今見到了神啟世界的發展，差點迷失自我，跌落在享樂的溫床之上。

加隆看着自己的學生明白了，面色有些緩和，說道：“我之所以要你記住，也是不想讓我們也被淘汰下去，神啟世界的發展太過迅速，現在看似我們已盡讓真整個世界都有事做，但這些事總有做完的一天，這宇宙中看似世界很多，但統計一下，也就不到一千個世界。”

“我們先行了一步，但他們所有的人的速度也不慢，一千個世界看似很多，但若將這個祭壇融入到天道之中，匯聚一千個世界也不會有多長時間的。

我們之所以能受人尊敬，就是給他們找了點事做，當他們趕上來之後，我們還沒有給他們找到事做，我們的用處就小了很多。

記得我的先生曾經說過，故有之以為用，無之以為利，我們有地位，之所以有用，當我們沒有地位的一天，也就是我們沒有作用了。

我今天將這句話告訴你，希望你也能記住，永遠不要忘了。”

科研人員重重的點了點頭，說道：“故有之以為用，無知以為利，老師，我記住了。”

加隆這時候，忽然發現自己的這個學生自身的氣質，穩定了許多，眼神中的堅定，似乎要燃起明宇宙的事情做完之前，將此事研究出來。”

“是，老師，我明白了，我回去就立即準備。”科研人員堅定的說道。

加隆這才面色緩和的點了點頭。

而這對師徒所說的一切，似乎都被人聽了去，而這人就是不知道做了什麼決定的凱文。

他所看到的並不是這對師徒是如何薪火相傳的，也不是關心他們的計劃。

而是聽到了他們正在展開對超越宇宙的次元知識的研究，和他們那種未雨綢繆的精神。

這些讓他更加堅定了他心中的想法。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八章 打算

對於凱文還在祭壇旁邊還沒走，加隆也知道，只是有些奇怪而已。

心道，莫不是真的被打擊到了，現在還沒緩過來？

處理完祭壇的數據收集之事後，就準備過去打個招呼，而這時會凱文似乎見他忙完了，就向這邊走來。

就在加隆納悶凱文有什麼事找自己的時候，凱文已經到了他的身邊，並且鄭重的說道：“加隆，不知有沒有時間，我有些事情想要求你？”

加隆雖然有些奇怪，以前不管是漢森，還是凱文，從來都不會求到自己，能做的都是公事公辦而已，像如此鄭重的請求，還是第一次。

感覺有些詫異的同時，還是答應道：“好的，你儘管說，只要合理的，不管什麼我都會幫你，就是我辦不到，我也會想辦法。”

凱文鬆了一口氣，對於第一次求人，還真不敢確定會不會答應，不過還好，加隆並沒有拒絕。

就說道：“不知道祭壇現在的技術可否將人送出宇宙之外？”

加隆頓時奇怪的看了一眼凱文，還是如實說道：“可以是可以，並且我們們就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接着有些疑惑的問道：“你問這個干什麼？”

“可以就好。”

凱文點了點頭，好似自言自語的說著。

接着看着加隆，鄭重的說道：“我想請你幫忙，將我送出武士文明宇宙之外。”

“什麼？你瘋了？”加隆有些不可思議的看着凱文，真不知道凱文為何會有這種想法。

但接着解釋道：“你要知道，我們現在的技術力量，還停留在對武士文明宇宙的認知上，對於次元之外的事情，也只是在摸索之中，且不說能否將人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你又去哪裡，再哪着陸，如何生存，這些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凱文並沒有聽從加隆的勸告，而是說道：“你也知道，我走的額是商道，與權道之間有很大的矛盾，神啟世界之中，只要有漢森在，我就難以出頭，只有從宇宙之外找出一條路出來，才能有翻身的機會。”

說著，低頭對着加隆一禮，說道：“我懇求你，將我送出宇宙之外。”

加隆停了之後，也嘆息一聲，原本他們幾人都是同班同學，也沒多少矛盾，到哪不知怎麼的，兩人從剛開始的爭個高下，到後來的一決雌雄，到現在弄得幾乎就要成你死我活了。

對於兩人的矛盾，不知為何會發展成這樣，當初也從中調和過很多次，但都不起作用。

如今只能讓兩人不繼續鬧就算謝天謝地了。

漢森對凱文的打壓，整個三十六號科學院的人都知道，雖然也制止過，但似乎不起作用。

原本凱文也不是沒有翻身的機會，在漢森得勢之後，就開始全面的打壓，根本不給凱文留下絲毫的生存機會，就連他們這些局外之人，也看不到凱文翻身的希望。

加隆原本還是想拒絕的，但看着凱文堅定的眼神，又是第一次求到自己身上。

他明白，凱文若是不到無路可走的境界，都不會去求人，不光是他們兩，就是他們我四個加上尼爾，一個班級的同學，都沒有求人的習慣，哪怕過的再艱難，都不會開口。

凱文如今求到他的身上，他知道這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又加上凱文的那種決然之色，知道勸已經不可能了。

加隆最終好像泄了氣一般，說道：“好吧，我答應你，不過還需要幾天時間。”

凱文對着加隆說了聲謝謝，就聽加隆說道：“目前的技術還不夠完善，其實我在前幾天已經在異次元宇宙之中發現一個生命世界，不過還沒定位罷了，你再給我幾天時間，等我定位之後，就通知你。”

凱文點了點頭，就轉身離開了。

為加隆在身後叮囑道：“這幾天你先準備一些要帶的東西，等我這邊好了就讓人去叫你。”

凱文回過頭看了一眼加隆，嗯了一聲，就轉頭離開了祭壇之地。

加隆看着凱文有些沒落，但一副就要慷慨赴死的樣子，最終還是什麼都沒說。

他知道失敗的心情，治癒的方法不是鍛煉自己對失敗的承受能力，將事情承受下來，接着等死。

而是另一場成功將之代替，自然會不治而愈。

當初他管理護衛軍的時候，可以說失敗的一塌糊塗，本應該被切掉幾根手指頭的，但江漢珍並沒有這麼去做，而是讓他離開了護衛軍，換了一條路，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或許對於凱文來說，離開這裏，真的能尋找到一條出路。

明知道這樣做有些不合適，但還是沒有打算積蓄勸下去。

因為凱文要從宇宙之外尋找出路，他何嘗不是要向宇宙之外進發，去做一些技術上的突破，以便於自己不被淘汰。

當初哈森從外面用權利之法整合紅月王國開始，又何嘗不是向外尋找。

只不過這次凱文所選擇的路遠了一些，跨越了整個武士文明，面向的是整個混沌。

加隆答應之後，立即回到實驗室，又請了以前是金仙修為的貝蒂，就開始着手研究武士文明宇宙之外的課題。

而這次弄得動靜比較大，除了一些維持研究室運轉的基礎人員，和祭壇方面的是事情，幾乎將整個實驗室的人都拉了進來，人數不夠的還從生命學院中抽調了一部分成績不錯的學生，研究跨越次元宇宙的課題。

研究室的動靜太大，不免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就是有人問起，加隆也不回答，到了後來，甚至連加隆的面都見不到。

作為最敏感的漢森，總覺得這件事極為不正常，甚至與他有很大關係，派人去實驗室探聽過消息，雖然也知道了一些，但林林總總的實驗方向又百十項之多，放在面前眼花繚亂，就是他也不知道加隆這是要干什麼。

向外找不到原因，就開始檢查自身，這是三十六號之中長期以來所留下的習慣。

漢森自然是看是從自身尋找問題，接着就從自己所管理的體系中開始自查，雖然也查出了許多問題，許多人也被這次漢森的自查所牽扯。

到了後來，整個三十六號的管理體系幾乎被漢森打造的如鐵桶一般，幾乎沒有縫隙，甚至還制定了許多有助於發展的制度。

造成的結果就是漢森的權利更加穩固，不但如此，甚至連神啟世界的氣運也穩固了不少，還加快了發展的進程。

漢森雖然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威名一時無兩，甚至蓋過了所有人。

若不是戴麗管理的是一些保證後路的事情，還有加隆所管理的培養人才，研究開發之外，與他沒有多少牽扯之外，其餘的人都被他壓了下去。

而現在老對手凱文在他眼裡，已經不算是對手，對凱文的敵意也下降了許多，所以也沒有去找凱文的麻煩。

但他還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加隆做的事，會影響到他，至於結果是好是壞，還不得而知，總之還是讓他有些擔憂。

而他不放在眼裡的凱文，求過加隆之後就低調了許多，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其餘的時間都不見人影，不找到子啊忙些什麼。

直到一天夜裡，做完自己事的凱文才從外面回來，雖然面帶倦容，但精神不錯，似乎有些高興。

正要回家的他，忽然發現前面有人擋住了路，頓時警覺了起來。

心道，莫不是被漢森察覺了？派人來殺自己的？

“凱文大人，您的事已經準備好了，凱文大人讓我來通知你。”

但前面的人的話就打消了他的這個想法，也讓他放鬆下來。

凱文說道：“什麼時候開始？”

前面的人說道：“就在今夜子時，是個黃道吉時，您準備一下，我們這就過去。”

凱文眼中不禁漏出一絲亮光，心頓時定了下來，說道：“我的所有東西都帶在身上，我們現在就走。”

“好。”前面的人應聲之後，就帶着凱文向祭壇方向奔去。

而就在他們離開的時候，距離此地不遠的暗處，似乎有一個身影，不知道嘀咕了什麼，立即遁入黑暗，向著漢森的方向奔去。

當漢森每天自查了半天，完善了一下自身，就要準備休息的時候，他的門忽然被人敲響了，付出一種奇怪頻率的聲音，漢森頓時打起了精神。

這正是當初歐文所管轄的內部監察部門所制定的，自從歐文去開拓世界之後，這個部門都是他在管理，而門外這個人，就是新任的管理者，只不過一切還在考察之中。

漢森整理了一下衣服，就對着門外說道：“進來吧。”

門外一個長相平凡，看上去絲毫不起眼的人推門而入，一進門就漢森一禮，說道：“漢森大人，屬下查清楚了科學院的動向。”

漢森立即站起身來，目露一道光芒，說道：“如何？”

這人說道：“屬下原本是在研究室的地方盯着，但今晚研究室的人似乎有什麼動作，其中一個就此離去，因為人手不夠，屬下就親自跟了過來。”

“您猜屬下見到了誰？”

“快說，別賣關子了。”加隆瞪了一眼這位管理者沒好氣的說道。

對於加隆最近的動作，可讓他擔憂了好多天。

這位管理者說道：“當屬下跟過去的時候，發現這位研究員似乎在等人一般，最後屬下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了現在，終於見到了最近很低調的凱文大人。”

“什麼？”漢森瞬間面色一狠問道。

管理者似乎被下了一跳，一下子不敢吭聲，就聽漢森又怒聲問道：“你說，到底是誰？”

“是，是凱文大人。”管理者弱弱的說道。

轟的一聲，漢森腦子里一聲炸響，一切的迷霧瞬間被揭開了，似乎也明白了所有事情的前因後果。

結合前段時間收集的消息，也明白了加隆要做什麼，原來一切都是為了凱文。

頓時開口說道：“走，我們也過去。”

這位管理人員似乎有些蒙，不知道要去哪裡。

就聽到漢森冷聲道：“去祭壇。”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七十九章 轉變

凱文對於這件事，可是期待了已久，而且做了許多準備。

原本對於離開神啟世界，甚至整個文明宇宙，跨越次元向著外面的世界去尋找出路的這件事從來沒想過的。

但不知為何，與漢森的矛盾已久，被壓制的根本無抬頭的機會，最後兩人幾乎到了要分出生死的地步。

這樣的結局，他原本都沒有想過，但自從第二次降臨計劃的執行，到最後漢森的那個眼神中，別人也許認為這隻是一個挑釁，但是他知道，漢森在每次有十足的把握，都會出現這種挑釁的表情，而且針對的是那些所謂的敵人，最終結局都沒有好的。

雖然沒有理會漢森，想着自己的事，但並不是對外界毫無所知，就是現在，也沒有放棄讓人打探漢森的情報。

漢森的這種表情之後，就是收尾的時候，等到漢森出手，將他徹底的擊敗，雖然不至於奪取了他的生命，但以後的日次肯定會更加艱難。

毀滅生命並不只有強力的剝奪這一條方式，在三十六號這種擅長心性修鍊的大環境中，心靈的摧殘，才是最狠的招式。

雖然他認為他的內心已經足夠強大，但這隻是相對來說，就連他自己都能把自己的內心給整的崩潰，更何況是特別了解他的漢森了。

不過如今好了，已經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雖然這辦法前路未知，也充滿了無數的危險，甚至可能殞命。

與其被漢森將他的內心摧垮的成為心死之人，還不如選擇一條冒險之路。

心死的危險與身死的危險相比，他更注重與自己的內心。

對於江漢珍常說的‘教人修道，則修心矣’的這句話他可是從沒有忘記。

此時的凱文跟着加隆派去通知他的科研人員已經將他帶到了祭壇之前，此時的祭壇已經準備好了所有的一切，而祭壇旁邊，就有加隆一個人在準備，周圍空無一人。

深夜中空蕩蕩的一片，讓凱文的心頓時提了起來，加隆見此，就說道：“不要緊張，為了避免出現意外，這個計劃我沒有告訴任何人。”

而這時凱文疑惑的看了一眼身邊的這位科研人員，加隆就笑着說道：“這是我的學生加林，是個孤兒出生，後來跟了我，姓加。”

加隆說話之間，一臉笑意，似乎對這個學生很滿意。

而這時凱文才發現，這位就是那天見到和加隆彙報的那位研究人員，同時也對着對師生有些羡慕。

想他自己，因為某些原因，身邊的心腹之人越來越少，甚至接連出事，不禁讓他有些感慨。

而這時加隆就說道：“事不遲疑，我先給你介紹一些一些注意事項，免得遇到問題反應不過來。”

“好。”凱文沉重的點了點頭。

加隆打開一個文件，就要介紹的時候，忽然有所察覺，想遠處的黑暗看了一眼，頓時大驚失色。

“怎麼了？”凱文注意力沒放在外界，也是因為被打壓的厲害，內心還是受了一點損傷，所以沒有察覺。

只見加隆用眼神示意了一個方向，凱文順着加隆所指的方向看了過去。

就看見整么一副畫面，漢森帶着一個心任的監察部門的負責人，氣勢洶洶的向這邊殺來，一看就不會有什麼好事，頓時有些怒了，暗暗積蓄力量，等到漢森到來，就要殺他個措手不及。

但身邊的加隆一把將手中的文件塞到了他的手中，說道：“凱文，沒時間了，你趕緊離開這裏。”

凱文這次反應過來，使勁了搖了搖頭，他知道漢森的想法，敵人要放在自己視線中才算安全，若是要脫離自己，只有狠心一把了。

至於狠到如何程度，就要看江漢珍的面子和他們的之間的同學之情了。

想到這個，頓時變得一身冷汗，才察覺到自己這段時間做什麼都感覺不由心，就是因為被壓制的太厲害了，甚至影響到了心性。

而這是，就見加隆揪着他的衣服，一把將他甩入祭壇之中，而加隆的動作不停，立即下達了啟動指令，就見祭壇開始旋轉起來，慢慢的在祭壇之上出現一個門戶。

“還不快住手。”

一聲厲呵之聲從遠處傳來，接着就見一道人影氣勢洶洶的飛到了加隆身邊，怒道：“還不快將祭壇停下來。”

而這時身在祭壇之上的凱文看見漢森的行為，凄厲的笑了一聲，也明白了為何加隆將他扔了進去，而且將這事做的如此嚴密，甚至對這件事做了很嚴厲的保密手段。

原因就是看清了漢森的性格，他也明白，是因為他被打壓的太厲害，甚至損傷了心神，才想不到這些，能保住自己都已經不錯了。

看着繼續在維持祭壇，和擋住漢森的那個加林死死的擋着漢森，凱文感激的看了加隆一眼，轉身鑽進了還沒完全打開的空間之門，消失在祭壇之上。

而加隆也詫異的看了一眼加隆，就立即下達指令，往空間之門輸入能量之後，就轉身看着已經將加林打倒在地，但還是死死抱着漢森的腿的加林，頓時有些怒了。

就冷聲說道：“漢森同學，這樣做有些不合適吧。”

漢森看了一眼已經逐漸閉合的空間之門，暗道一聲可惜，就抬頭看着加隆，說道：“祭壇的使用，是我們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規矩，加隆同學這樣做有些不合適吧。”

“是不合適，但凱文求到了我這裏，作為同學，我總不能看着他被你弄的精神出問題吧，你這樣做先生也不會允許的。”加隆意味深長的看着漢森說道。

而這時，漢森冷笑一聲，說道：“先生只是說不可互相傷及性命，我並沒有將他怎麼樣，也不算違背了先生的意思。”

加隆一陣搖頭，說道：“但你這樣對他的心智進行打壓，比要了他的命的後果還嚴重，都是同學，何必將事情做得如此絕呢？”

“哈哈。”

漢森一陣冷笑，讓周圍的幾人都感覺一陣發涼，就聽漢森有些冰冷的說道：“加隆同學恐怕是忘了當初三十六號剛開商路時的凱文了，你也不是沒被打壓過，你的護衛軍之所以弄得一團糟，這其中也不是沒有他的原因，就連戴麗都被整的連話都不敢多說，我當時有多凄慘，你又不是不知道。”

加隆嘆息道：“這件事都過去了。”

對於漢森說道這些，其實他不是沒有察覺，當初在護衛軍的時候，作為一個高材生，即使再怎麼差勁，弄出一個合理的方案也是很簡單的，但他所有的方案都沒有得到落實，若不然，也不會將護衛軍弄得一團糟。

其實這事江漢珍也是知道的，最後親自掌握兵權，就是察覺了他們幾人互相之間的這種不合理的競爭，整頓之後，兵權才真正的成了三十六號科學院的護衛軍。

即使現在，兵權也不再他們幾人手中，而是由天道所掌控，他們能調動的，也就是各自部門內部的保衛力量，至於兵權，就不要多想了。

事後加隆也知道了這件事，甚至還因此消沉過一段時間，但後來當了生命學院的院長，又掌握所有的科研力量，做出了一些成績之後，也就看淡了。

也明白了自己的路在何方，對於當初的事，也就算是過去了。

但沒想到漢森還是如此在意，看架勢有當初凱文的風範，甚至比凱文還要過分。

果然，就見漢森皮笑肉不笑的說道：“私自啟動祭壇，是什麼罪過加隆同學不會不清楚吧，私人情感並不是你啟動祭壇的理由，幾個議會人員都沒不知道，看來加隆同學不想在議會待了吧。”

加隆冷笑一聲，果然，漢森就想將自己也清理出去，想要壓他們所有人一頭，也不甘示弱的說道：“不待了又如何？難道是你能決定的？不要忘了，這祭壇的所有資料都掌握在我的手上，我離開之後，你能行嗎？”

漢森嗤笑道：“怎麼不成，不要忘了當初我也是實驗室的一員，你能行，我怎麼不成？”

加隆搖了搖要頭，鄙夷的看着漢森，笑道：“你在選擇了權利之道的時候，恐怕將這些所有的知識都丟了吧。

你可以將我弄出去，但你別忘了，只要我存在，就能在很短的時間打造一個新的祭壇，做自己的事。”

說的漢森面色一陣白，一陣紅，的確，他已經與加隆所走的道路徹底的不一樣了，加隆的這些，他還真玩不轉，想要讓其正常運轉，還是需要花時間的。

而接着加隆又若有所指的說道：“現在神啟世界中的進取之心很強，沒有了更高一層知識力量作為指引，你又拿什麼去讓他們開拓，大勢所趨之下，你辦不到，也就是被後浪拍在沙灘上的一員而已，而我，就能做到。”

接着用指頭戳了戳漢森的肩膀，說道：“你不行。”

漢森心中頓時有些憤怒，但也沒有動手，加隆說的是實話，對於這些，他的確不行。

加隆所說的那種現象，也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甚至還是必然的。

神啟世界的進取之心，早已深入人心，就如江漢珍所說的，這就是道心，有些人的事後天培養的，但似乎神啟世界之人的道心是天生的。

也只有這份道心的存在，他們才能走的更遠，爬的更高。

當然，若是想要在中途停下來休息，去欣賞一下風景，那就成了後面爬上來的人眼中的風景，最終被遠遠的甩開。

即使漢森如今風頭正盛，他的進取之心一點也不差，甚至比神啟世界九成以上的人要強。

加隆所說的事情，他也知道，就怕有一天停歇了，被後面的人追上，當成風景。

為這時，加隆對着已經被漢森打的滿臉鮮血的加林說道：“加林，走了。”

“好的，老師。”

加林應了一聲，立即從地上爬起來，一瘸一拐的跟上了加隆的步伐。

加隆看了一眼身邊的學生，並沒有在他眼中看見一種仇恨，而是見到了一種堅韌，想要做出一番事業的堅韌。

忽然內心一顫，當初他就是如此，雖然失敗了幾次，但內心並沒有被擊垮，安心的去做研究，最終做出了犹如雷霆電磁炮等一系列的發明，也在整個三十六號站穩了腳跟。

而此時加林的眼神，似乎比他當初還要強盛一些，心中不禁有些期待起來。

看着離開的加隆與他的學生加林，後面才趕到的那位管理者就小心翼翼的問道：“漢森大人，我們現在怎麼辦？”

漢森看了一眼身邊的這個管理者，是他一手帶出來的，也可以當做他的學生，面色頓時有些緩和。

就說道：“既然這樣了，今天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是，漢森大人。”管理者似乎有些詫異，從沒有見過漢森這幅樣子，讓他有些不適應的同時，也心裏一暖。

漢森對於他來說，雖說嚴厲了一點，但也將他知道的所有的一切，都會認真的交給他，與加隆和加林的關係一樣，就如院長說的師徒一般。

但讓他感激的時候，又有些畏懼。

接着就聽漢森說道：“回去之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別真的就像加烏鴉說的那樣，我們也被後來者拍在沙灘上，這事就告一段落，新的世界已經有了成效，我們要加快腳步了。”

“是，漢森大人。”監察部門的管理者忽然感覺少了一些畏懼，卻多了一些敬畏。

答應之後，就暗暗發誓，一定要做出一些成績來，一定不能當讓加隆大人所說的那樣，看着漢森被後面的人拍在沙灘上。

漢森似乎有所察覺，但沒有去看，只是嘴角漏出一絲微笑。

忽然察覺，長期的掌權，讓他出現了很深的法令紋，笑起來似乎有些僵硬。

但也明白過來，權利並非只有硬生生的規矩，規矩之外，還有人情。

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八十章 藍色的光芒

“總算是找到了。”

武士文明中的一個小世界之外，傳出一道悠揚的聲音，帶着一陣輕鬆。

一個看上去亘古不變，帶着仙道特有的縹緲氣息之人站在世界邊緣，凝視着這個還不算太過殘破的世界。

這人正是數日前想要去宇宙邊緣擋住貿然進入武士文明宇宙的江漢珍。

數天前，江漢珍檢查了祭壇的有些東西，又看了漢森送來的計劃，檢查了一番，感覺沒有問題，就離開了神啟世界。

首要的事情自然是去尋找尼爾，當初空間穿梭之時，不幸遇到了世界湮滅發生的爆照，導致尼爾一行七人身體瞬間消失，就連意識也有些損傷。

情急之下，江漢珍扔出了菩提樹枝上新結的普度寶船，將幾人的意識體收入寶船之中，向著附近的一方世界穿梭而去。

當時心憂尼爾的安全，看到神啟世界已經能做到離開任何人都能正常運轉的時候，這才離開。

在去宇宙邊緣的時候，先去看看尼爾，只要沒什麼問題，再去宇宙邊緣。

但現在雖然找到了普度寶船的所在，但似乎察覺到尼爾等人的情況似乎有些不妙，即使有寶船庇護，但一時體並沒有做到逐步完善的地步，而是出現了意外。

就在這時，忽然感知到神啟世界的祭壇又動了，似乎有些倉促。

江漢珍心中疑惑，不會是出了什麼問題吧，祭壇的準備都是需要一定的程序的，如此倉促，不會出什麼意外吧。

想到此，忽然發現一道空間能量從自己眼前劃過，神識一看，就發現是一道極為細小的空間通道。

讓他頓時皺眉不已，立即推算了起來，這些信息並沒有經過掩蓋，很快就被他輕易的推算了出來。

果然，用神識捕捉到空間通道的信息，發現一道人影蜷縮在空間通道之中，看上去極為狼狽，全身一副破破爛爛，還有許多倍劃出來的傷口。

而這人，正是倉促離開神啟世界的凱文。

速度極快，江漢珍在倉促之下，打出一道雷遁入空間通道落入了凱文身上，空間能量瞬間消失在宇宙盡頭。

空間通道內的凱文似乎有所察覺，但他還是不敢有什麼分心之舉，也不敢查看，只覺得這道符篆對自己沒有壞處，繼續的提擋着空間稍微有些不穩帶來的混亂能量。

江漢珍自己認為，空間之道，貴在穩定平和，只有穩定的空間，才能更好的為人所用，他也擅長修復空間之事。

當然，空間混亂也不是沒有作用，一些走掠奪路線的魔神，他們讓空間坍塌，空間混亂，會創出一些極為強大的空間法術，威力極為強大，就是江漢珍遇上，也不一定能討得了好。

當然，剛才所見的凱文所處的空間通道之中，雖然大體上還算穩定，但看上去犹如沒有成熟一般的空間通道，只打開了一半，內部還不完善，有些該有的作用還沒發揮出來。

空間穿梭技術，在他離開神啟實際的時候，就已經趨向於成熟，根據他的猜測，只要再通過一兩次實驗，這種技術就能完全的成熟，甚至能夠多方面的利用。

凱文之所以用這種還沒完全打開的空間通道，江漢珍也捕捉到一些信息推算了出來。

測算之道，貴在捕捉信息，若將自身的信息完全封閉，甚至遮掩，就可以讓人捕捉不到任何信息，也就無法測算出什麼。

但神啟世界之中，甚至可以稱為江漢珍的一個家一般，所有的信息都與自己有關聯，而且還見到了這個空間穿梭的通道，又發現了凱文。

信息具備，若是聰明人稍微一想，就能察覺很多事情。

江漢珍是不是聰明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但這事凱文，還是用測算之法測算了一番。

“沒想到這兩個孩子的矛盾發展到了這個地步，看來只能這樣了。”

江漢珍搖頭說道，對於兩人的矛盾，就是他也沒辦法，剛進入實驗室的時候還好，最多也就是簡單的爭吵，一個不服另一個，後來兩人在你真我奪的過程中中持續了很久。

到如今發展成了這幅模樣，其實江漢珍心裏也有個猜測，就是神啟世界之所以進取心如此之強，與凱文與漢森兩人互相不服，長此以往的爭奪高下不無關係。

他們似乎不知道這種情況，但他們後來的地位已經不低，到了現在，早就超過了以前神啟世界中一國國王的權利。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有許多人盯着，許多人看着，再加上江漢珍很少管這些，也讓許多人認為江漢珍也贊成這種競爭。

所以到後來，幾乎成了一種風氣一般的橫行整個神啟之地。

再加上尼爾的絕境中求生的事件，與加隆的百折不撓的那種精神，又有神啟之地正在發展的這份土壤，這種風氣就最終就成了一股風暴一般。

江漢珍隱隱的猜測出，或許他們幾個人才是帶領神啟世界走向的人。

忽然之間想到，當初他們幾人去約翰古堡的時候，似乎就有一種氣運之子的一些表象，後來江漢珍甚至猜測出，這幾人就是這個世界的氣運之子。

不管以前是不是，但現在都成長到了大氣運之人，一舉一動，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江漢珍看着神啟世界的方向，久久不語，對於這種情況，他也不知道是好事壞。

或許是兩人之間大的較量，世界才會逐步的去發展吧。

這種情況很能會持續到神啟世界再也沒有敵人的時候，但江漢珍認為，神啟世界沒有敵人的那個時候，似乎有些不可能。

但對於目前來說，這種現象有利於神啟世界的發展，凱文雖然會受些罪，但也不會有什麼生命危險，也讓他放心不少。

最終搖了搖頭，不再去想這些，轉身遁入眼前的這方世界。

感受到世界中微弱的意識似乎在訴說著什麼，但就是聽不清楚，只能判斷出世界的哀嚎。

一路所過，遇到的空間中的亂流，都隨手將之平復，一些雜亂的氣息，也將之恢復到平穩的狀態。

高空中降落的江漢珍不知道，他的這番動作，給原本好像籠罩在灰霧之下的大地帶來了什麼。

世界中，自從發生過異常災難之後，山川崩塌，河水倒流，無數混亂的氣息將世界破壞的千瘡百孔，還有一些殘餘的被大修行者輻射過的力量，在世界中橫行。

讓原本已經遭受過破壞的世界變得更加紊亂不堪，內部的循環體系被破壞殆盡，天氣也沒有了完整的循環變化，早就失去了往常的自我凈化能力，雜亂的氣息漂浮在空氣中，讓真整個天空看上去就是灰濛濛的一片。

就連世界中的動力源泉，被稱為太陽的幾顆星辰也變得暗淡無光，即使還在其作用，也不會將生命之光撒向大地之上。

淡藍色的光芒，黑人一種夢幻般的感覺。

而這時，忽然有人抬頭看向了天空，說道：“看，有了生命之光，我終於見到生命之光了。”

遠處的幾顆發光的星辰，散發出的光芒從光江漢珍降臨之後，一路所過所平復的天空雜亂之氣，形成了一個空洞，淡藍色的光順着這個空洞，照射到了大地之上。

在這塊空洞之下的人們，都感激的發出了歡呼，歡呼這一種久違的太陽。

而就在這是，一個被無數人簇擁之下站在城頭上的少年，看着這幅景象，皺了皺眉頭，似乎有什麼不好的預感一般。

隨即摸了一把腰間掛着的一個散發著微光的小船，頓時方向心來。

身邊的侍從就這種現象開始奉承到，偉大的亞迪斯伯爵，這異象的出現，是象徵著您的意志會流傳整個藍光世界。

亞迪斯伯爵承受了這種奉承，點了點頭，但不知怎麼的，還是覺得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不知不覺得又將手放在了腰間掛着的小船之上，似乎比剛才捏的更緊了。

似乎想到了什麼，頓時面色有些發狠，心道。

‘我亞迪斯從沒落貴族中起來，是這個世界中一顆冉冉升起的六芒生命之光，是能夠代替世界六芒星的存在，若有人擋着我的前路，我就將他碾壓成粉碎。’

而這時候，他腰間的小船似乎有些發熱的燙手，但即使如此，亞迪斯也沒有鬆手，而是運轉着自身的武士生命種子，壓制着小船的異動。

但今日不知為何，小船的異動比較厲害，似乎有些激動一般。

亞迪斯頓時用那狹長的眼睛，兇橫的看着腰間的小船，低聲怒斥一聲：“停下。”

而這次小船並沒有如他以前一般，被說一下，就不會動了，但這次不一樣，似乎就要不停的掙扎，亞迪斯心中那種不好的預感更加強烈了一些，讓他不禁有些擔憂起來，總覺得今天的異象，與自己有關係。

當然，也可以說與自己的寶物小船有關係。

小船是他自己的寶物，任何人都不能就從他身邊奪走，就像當初那些人奪走了他的爵位，趕走了他的一般，但那些人都已經死了。

這次也一樣，若誰想要奪取他手中的小船寶物，就必須接受他的怒火中的懲罰。

“我們回去。”

亞迪斯對着眾人說了一句，聲音中帶着一些不容拒絕的味道。

周圍的隨從，雖然也想看出現生命之光的異象，但他們更加不敢違背這位少年伯爵的意志。

一群人跟着亞迪斯，時不時回頭看看生命之光照射下來的樣子，因為生命之光，也就是十幾年前才出現過，只能存在着他們的記憶中，甚至忘了生命之光是什麼樣子。

如今看到許多人沐浴在生命之光的下面，雖然有些羡慕，但他們更不敢違背亞迪斯的意思。

# 第四百八十一章 困境的原因

江漢珍降臨的時候，改造了所遇到的環境，最終沒有在人前顯露身形，毫無徵兆的落到了空洞之下，目光光芒之下的人群中。

看了一眼逐漸離去的被一個少年帶走的小船，江漢珍給小船傳輸了一道意念，表達了一個意思。

而這時，正在壓制小船的亞迪斯伯爵忽然感覺到小船不動了，光芒又逐漸暗淡了下來。

來的很正常，去的很突然，讓他不禁有些疑惑起來。

調動生命種子，在體內循環了幾圈，發現並沒有什麼異常，自己的修為還是那麼的迅速，無數的能能量從周圍的空氣中攝入身體，循環兩圈之後，化入生命種子當中。

閉上眼睛感覺到自己的修為有所精進，這才放下心來，被沒有因為剛才的事情，而改變自己的修鍊。

感受到自己的武士修為，如今已經到了生命層次三階的邊緣，已經趨向於二階的頂峰，也就是所謂的大武士。

已經趨向於圓滿程度，只要再修鍊一下，就能達到享壽命千載的全息武士。

按照小船內部的那些存在介紹，只要到了全息武士，就能將自己的生命能量鎖住，達到絲毫不漏的境界。

全身如一，毫無阻礙，而且可以吸收並利用天地之間的能量，就不需要內補來進行修鍊了。

雖然他如今有小船的幫助，也能從天地中攝取能量，但對於這艘小船，還是毫無辦法。

如今小船還完全是他的，他只是通過獻祭之法與未知的存在交換到的血祭之法，將小船一遍一遍的血祭，也只能讓小船停到他的身邊不飛走而已。

至於小船是誰的，想起此事，亞迪斯就有些含恨。

當初他為了完全得到小船，可是耗費了很大的功夫，又是討好，又是巴結的，總之將內部的幾個意識體全部騙了出來，進行了毀滅。

等到他以為小船中的意識體全部消失的時候，才發現內部還有一個，而且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被最後這一個意識他看的一清二楚，再也不能用以前的方式來騙取信任了，頓時漏出了自己的很面目。

在回去之後，亞迪斯就第一時間拿出小船，將小船放在桌子上，冷颼颼的說道：“怎麼不鬧騰了？剛才不是很厲害嗎？”

但卻沒有任何人去回應他，但亞迪斯還是酌定內部還存在一個意識體，好像自語的說道：“如今我已經到了大武士的頂峰，只要晉陞到全息武士，就能藉助天地的力量，將寶船徹底的煉化，我勸你還是乖乖的配合，早點出來，我會放你離開，若是等到我能夠價格寶船煉化之後，我保證讓你意識完全消散在世界中，不留絲毫。”

說著，亞迪斯頓時面樓猙獰，用讓人發寒的聲音似哭似笑的說道：“屬於我的東西，誰也別想奪走，想要奪走我的東西的人，我都會與他不死不休。”

接着就是一連串的犹如烏鴉叫一般的笑聲，讓人聽起來都會覺得全身毫毛都能豎起來。

接着，亞迪斯就將小船放在一個神秘的符文台上，開始割破自己的手腕，手腕上的鮮血就開始一滴一滴的向小船滴落。

被小船排斥出去，但化為一種氣息，在小船上盤旋這，這樣做雖然沒有多大的作用，但總歸是起一點作用，自身鮮血的氣息一點一點的與寶船融合，雖然微不可查，但他堅持了也有一段時間了，還是有些成效。

在他的見解中，只要突破到三階生命層次的程度，就能加快煉化的速度。

小船內度的一個意識體，正在小船核心之處待着，此時發出一陣冷笑，調動着小船內部的力量，開始對那些旋繞在表皮的能量開始祛除，只要有侵染的跡象，他都會將之清除，不留絲毫。

而這個意識體正是尼爾，對於外面的亞迪斯說的話，從來沒有去回應過，當然，也是懶得回應。

對於他來說，外面那個人就是他的仇人，幾乎沒有緩和的可能。

本着仇人面前從不說話，直接開始動手的想法，自出了意外以來，你而就在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原本小船內部有他們幾個人，雖然都成了意識體，但還存在，之所以就剩下他一個，就是外面的這個看上去雙眼狹長，帶着營中陰沉的氣息的少年人所為。

雖然如此，但尼爾並沒有多少恨意，只能感嘆自己技不如人，輸了而已，輸在了這個少年的騙術上，而且被騙的十分凄慘而已。

當初，他們在傳送途中，很倒霉的遇到了世界爆炸的事情，幾乎在瞬間，他們的身體都化為虛無，接下來就要毀滅他們意識體的時候，一艘小船從虛空中飛來，將他們幾人收取小船之中，逃離出爆炸的範圍，而且將他們送入了這方世界之中。

而那時候，小船所附帶的大部分的能量都已經耗盡，也降落在這方世界之中。

到如今，已經時間不短，有三年之久了。

而這個少年，也是他們在剛降落不久之後找上去的，而不是被找到的。

雖然之存在意識體，但他們可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而且有轉生之法傍身，也不怕這種情況，何況還有小船的庇護，基本上沒有危險。

也是當初他們太過心急，就找到了一個資質還算好一點的少年，當初尼爾也提出要考察一番再做定論，但其餘幾個人哪聽得進去，迫不及待的就開始將和少年吸引而來，開始當起了落魄貴族少年身邊的老爺爺。

不但教了修行之道，還在幾人的指點下，少年得到了幾個奇遇。

最終少年翻身把歌唱，不但奪回了自己家產，還奪回了自己爵位，成了一個新的伯爵，甚至有了自己的領地。

而幾人的行為，尼爾不是沒有勸說過，幾人與尼爾也不熟悉，雖然知道，也比較尊敬。

當然那是在尼爾修為還在的時候，現在大家都一樣，都是一個意識體，誰又能超過誰。

即使有人還顧忌一下尼爾，但在其他人的贊成之下，很少有人顧忌尼爾的意見。

到了最後，尼爾也沒有多說，就是在傳少年生命進化之道的時候，都攔不住。

那幾個人將自己所知道的許多修行道理一股腦的交給了少年，甚至還要求尼爾教少年更高級一點的。

雖然成為了意識體不服尼爾的管束，但也不敢強行要求，被尼爾拒絕了。

後來在幾人指點下，少年也開始尋找一些適合轉生之法，並且在幾人的指點之下，找到了幾處。

後來的事情，都是少年去做，當少年告訴他們，說地方已經做好了讓他們去觀看。

當幾人觀看的時候，也發現適合轉生之用，沒有什麼錯誤，當既然全部出去觀看的時候，被少年當即打入了陣法之中，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就察覺到了轉生之地下面隱藏着一個獻祭之地。

頓時大驚失色的開始責問少年，少年只說：“我讓你們傳我寶物的祭煉之法，你們為何沒有傳我，如今我找到了能傳我祭煉寶物的存在，既然你們不傳我，那就當祭品吧。”

而幾人也開始害怕了，好說歹說，甚至威脅，少年都不為所動，甚至還說小船中還有個意識體，就是將他們全部獻祭了，小船也不可能是他的。

就在幾人懊悔沒有聽尼爾的安排的時候，少年毫不猶豫的開始展開了獻祭儀式。

而他這個血祭之法，就是通過獻祭這幾人跟未知的存在換取的。

等到得到獻祭之法候，就迫不及待的開始用血祭之法祭煉小船。

但祭煉了一段時間之後，卻發現效果並不大，就開始謾罵這位未知的存在，說給他的東西是假的。

但又進行了一次獻祭溝通之後，未知的存在傳出話來，說這樣只能又兩種情況，一種是寶物已經有主，另一種是寶物太過高級，非血祭之法所能祭煉的，只有通過實踐，慢慢的去磨去寶物對自己的排斥，日積月累之下，就會見成效。

隨後又免費的贈送了一篇新的血祭之法，就是少年如今在地上繪製的這個符陣，將血滴落在符陣之上，開始用符陣的力量來侵染寶船，以達到祭煉的目的。

而如今，已經有了一些成效，已經能完全的將寶物留在身邊，而且還能有諸多妙用，比如自己修為如此之快，就是因為寶船的作用越來越厲害，甚至能調動周圍的純凈能量，讓他的修為速度加快不少。

如今的這番成就，全在寶船中得來的。

但對於寶船的控制，後來沒有絲毫的進展，也察覺到似乎寶船有人控制一般，就想起被獻祭出去的那幾個當初自己的老爺爺，臨死之前說出小船之中還有一個人的事情出來。

甚至好幾次，他都要感覺寶船就要飛走一般，他能做的只有調動自己的力量，死死的將小船壓制住。

當然，這時他自己認為的，其實，尼爾所抵抗的力量，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另一個未知力量。

一個不再這方世界的高級生命所擁有的力量，這才是他所重視的事情。

至於亞迪斯，在他眼裡最多也就是噁心到不行的跳梁小丑而已，若另一股力量背後的主人到來之時，他也就是淪為炮灰的命運。

當然，他也逃脫不了，不知在何方都能借用亞迪斯來祭煉寶船，親自到來之後，他肯定不是對手。

被當做器靈煉入寶船之內都算好的，被祛除出去，泯滅意識就是最終結局。

亞迪斯獻祭之後所得到的不管是血祭之法，還是輔助陣法，都開了後門，尤其是輔助陣法，只要用了，就會犹如江漢珍教他們的諱字之法一般，帶有本尊親至的力量，修為越高，這種力量也就越強，甚至能成為禁忌一般的存在。

這才是他所的擔心的，也是剛才所抵抗的力量。

不過現在好了，他察覺到了江漢珍的氣息，並且給他傳遞了一個消息，讓他頓時安下心來，對接下來的事情甚至期待起來。

若是成功，這就是一個能當教科書一般的釣魚反殺之計。

# 第四百八十二章 時間的痕迹

尼爾遇到了危機，這是江漢珍的結論，但着危機並不是來自於心術不正的亞迪斯的，雖然也給尼爾來來的一定的麻煩，但着麻煩着源頭，卻是一個為止的存在。

這就是江漢珍所擔心的，那種氣息，很明顯，就是有道果之力的氣息，但這氣息極為隱秘，就是江漢珍也看不出個所已然來。

最多只能從氣息上的不朽屬性上推斷，這屬於道果之力獨有的不朽氣息。

不滅金仙，之所以不滅就是因為所凝聚的道果，有這種不朽，也不會滅，一種趨向於永恆的氣息存在，所以以金之不朽的穩定氣息命名，又極為尊貴的價值，稱之為金仙。

雖然所有的金仙，都有自己的道路，所凝聚的道果也各有不同，甚至可以稱得上五花八穩，千奇百怪，但都具有這種不朽的屬性，這時所有的金仙以上道果所共通的，並非屬於獨有特性。

到了這等存在，很難將之殺死，這種不朽的屬性，已經有了永恆存在的特性，若是一心想逃，也難以將之殺死。

至於大羅之道，幾乎與永恆劃了等號，即使被打的魂飛魄散，但誰知道又會在哪個角落中重生而來，只要有一點氣息存在，就不可能真正的死亡，說不定還會有出現的一天。

其實江漢珍對於這些特性，也找過一些克制之法，但都沒有辦法將之完全消滅。

但也不是沒有成效，他的手段，正是他所擅長的世界之道，只要將之拖入世界之中，就能將之鎮壓，通過世界的道化之力，將之慢慢的消磨乾淨。

對於金仙，經過與豐收女神的那一番爭鬥，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到了現在，也有把握讓其完全消失，但對於大羅金仙，就不得而知了。

對於這道氣息，江漢珍只能判斷出這是金仙以上修鍊者的氣息，但至於是金仙，還是已經步入大羅金仙，還很沒辦法判斷。

但在他內心，還是渴望與大羅金仙有一次交手的機會，雖然不一定能贏，但見識一下，也能讓他徹底感受到大羅金仙手段。

如今到了他現在這個境界，想要突破並非短時間可以，而他如今所面對的近況卻不允許，想要真正的立足，非大羅金仙不可。

也只有大羅金仙的修為，才能憑藉整個神啟世界，甚至整個武士文明宇宙的力量，才能有資格面對寰宇之中，說出自己的聲音。

所以當他發現那道氣息的時候，就立即產生了交手的想法，而且這個世界看似殘破不堪，但有一點卻讓他感覺到不凡，就是播撒在這個世界中的那種光芒。

也正是因為這個光芒的神奇，與構成比較奇特，才讓他有了這種想法，給尼爾知會了一聲，就準備做一些布置。

等到他布置好之後，就能憑藉這方世界，與此界中犹如太陽的那六顆星辰作為大陣，製作一個完整的循環體系，就又把握憑據此來對付敵人，就是大羅金仙一個不小心，也能讓他吃一些虧。

至於殺死大羅金仙，雖然有這個想法，但還是覺得有些難辦。

江漢珍降落人群之後，看着許多人都在追着六顆星辰所散發的光芒歡呼着，看上去很激動，甚至有些人淚流滿面。

當他發現六顆星辰所散發的那種淡藍色的光芒照射在人身上的時候，人體就會將光芒中所攜帶的一部分能量所轉化，補益自身。

而且光芒所過之處，幾乎所有的植物都好像有了精神，開始變得茁壯起來，大地之上，有了這種能量的照射，也變得好像有了靈氣一般，似乎活了過來。

直到周圍的灰濛濛的氣息將剛才的那個空洞重新堵住，人群才猶疑未盡的逐個散去，但口中無不嘆息光芒照射的時間太短了，短的他們都沒有沐浴過癮。

帶着無數的討論與遺憾，就各自開始回返。

這種現象讓江漢珍嘆為觀止，就這種光芒，就犹如神跡一般，好像給整個大地都帶來的一片生機。

但讓他有些奇怪的是，世界中有此物存在，應該能成長到很有底蘊才對，為何成為現在這般，幾乎就要滅亡的樣子，讓他十分不解，就抬頭通過籠罩在天空中的霧氣，向著掛在天空中的那六顆發光的星辰望去。

“六芒星陣。”

江漢珍一眼就看清楚了這六顆星辰所組成的一個神奇的陣法，但比以往所見的六芒星陣還有神奇。

六顆星辰本身不發光，但組合在一起，好像一根整體一般，之間的聯繫，就能讓散發出這種神奇的光芒。

作用就是從虛空中攝取能量，通過轉化變成這種可以讓世界受益無窮的淡藍色光芒。

只不過現在被天空中一層厚厚的灰色氣息所籠罩，根本到不了大地罷了。

但讓江漢珍感覺奇怪的是，這六顆星辰如此神奇，從世界現在的一些信息上判斷，也有被人抽取本源的痕迹。

也就是說，此界肯定來過修行者，並且抽取的本源之物。

但奇怪的是就是這個六顆星辰所組成的六芒星陣，還改在天空之中。

若是魔神有道，對六芒星陣肯定是優先選擇的，將之煉製成器也好，還是將之轉移到自己的世界也行，都會給自身帶來無盡的好處。

有此物，就是五階的修行者也能在宇宙中生存，若是有心，甚至可以以此來打造出一個小世界出來。

不知為何，世界的本源被抽取了，但這六顆星辰去沒人動。

江漢珍仔細觀看了一番，想要將之煉化，也不是不可能，這正是他所奇怪的地方。

同過各方面的打聽，也知道在這個世界已經有三年的時間，而神啟世界也就三個月，江漢珍將此歸結於世界等級之上。

但在如今大羅金仙邊緣的境界來觀察，時間其實是同等的，但同等的是時間能量。

兩方世界在這段時間，其實用了同等的時間能量來推動世界向前走，只不過一個世界等級高，推動的慢了一些，另一個世界等級低，所以時間流速就快，而小世界中的生命體，也弱於高等世界，所以才會在留下歲月的痕迹。

當然，若是大世界的人到了小世界，對這種歲月的侵蝕似乎很容易抵擋，即使千年，也相當於在自己世界百年。

但若小世界的人意外到達大世界，不說是否能適應這種無形的威壓，就是對這種時間之地的侵蝕，也難以抵擋，本來有百年的壽命，但在大世界中，似乎短了一些。

即使一個年輕人，也會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間，變成一個老人。

這也是江漢珍趨近於大羅金仙，才感悟出來的時間法則之理，至於傳說中混元道果，會牽扯到命運，是否真實，就是他現在也不知道。

這也就是為何大世界之人想渡人成仙的時候，都需要一番波折的原因了，一些看似歷練，或者考驗，都是為了能晉陞大世界做準備的。

還有如飛升之人，也需要很高的境界才可以，到達天界之後，才能感受到天地之力對自身的洗禮，還有如仙道主世界中的轉生池，洗仙池，甚至如西方教的八寶功德池，都有此等作用。

當然，這些作用只是其中之一，並非全部而已。

不管如何，都需要一個能適應環境，抵抗時間之力侵蝕的身體。

不然就等於忽然之間給自身加了數十倍的力量，很可能不到一瞬間，都難以生存下去。

江漢珍感悟了一些此界的時間法則，時間能量果然稀薄許多，推動世界運轉，似乎用到的時間能量不多。

頓時有了一個想法，等到時間不那麼緊迫了，就好好體悟一番時間法則，或許能以此進入大羅金仙也說不定。

# 第四百八十三章 殘留的文明

接着，江漢珍就開始收集世界信息，準備尋找下手的機會。

他查到了藍光世界的歷史，似乎只有一個藍光王國的存在，再也沒有其他王國。

江漢珍還以為藍光王國地處偏僻，人們沒有出過遠門，不知道有其他王國的存在。

但他在探查了一番之後，卻發現整個世界都只有藍光王國這一塊地方有生命體，其餘的地方都是被那種灰暗所遮掩，沒有絲毫的生靈存在，甚至可以稱得上生靈絕地。

只要生靈在其中，就會被這種灰幕奪取了生機，只要身處其中，自身的生命力就會逐漸消失，根本不適合人生存。

江漢珍才發現，並沒藍光世界的人見識少，而是就只有這一塊能夠生存的地方，出了藍光王國，就根本無法生存。

當然也從人們口口相傳的歌謠中發現，以前的藍光王國並不是如此，而且相當興盛。

頓時讓他覺得不正常，但從整個藍光王國中尋找了一遍，都沒有讓他找到任何關於以前的文獻資料，或者遺迹。

而且，藍光王國這種叫法有些突兀，好想是憑空出現的一般，整個人類的聚集地，都沒有任何藍光王國王族的存在，有的只是大大小小的貴族，與他們各自的領地。

就如亞迪斯，說是貴族，其實就是一個領主，他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領地，在整個藍光王國之中，都有一定的威名。

從此界的修鍊之法中看得出來，都是很粗淺的類似於武士的身體鍛煉方法，但不像武士修鍊，需要凝聚一顆生命種子，而是通過身體的鍛煉，凝聚出一顆犹如六芒星一樣的意識種子。

這還是江漢珍推測出來的，此界的修鍊之法，只剩下一些鍛煉身體的方法，就是凝聚出意識種子的人，都是少之又少。

之所以能出現如此的生命進化之法，其實也不難猜測，藍光世界的一切文明，都來自於犹如仙道世界中的太陽一般的那六顆星辰，人們發現六顆星辰與生活，生命，甚至世界息息相關。

久而久之，就會出現對六顆星辰的崇拜，一切的文明都歸結於這六顆星辰。

犹如一些世界中，太陽幾乎成了一切文明的起源，生活中所有用到的一切，都與太陽息息相關，比如確定方向，制定曆法，甚至創立文字，都與太陽有關。

但在這藍星世界中，好像缺失了很多東西，文字缺失，曆法混亂，甚至連反向感都沒有確定，但人們的生活中的一些習慣中發現，好似從叢一個發達的文明中來到這裏的，讓藍光世界的人，從文明走向一種未知的野蠻環境。

若不如此，江漢珍也不會將這些貴族當成領主一樣看待。

但在此界，並不是沒有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就如江漢珍尋找到的這個六芒星的圖案，就是他發現最有價值的東西了。

也許在一般人眼裡，這隻是一個占卜師占卜的工具圖，或者是一個信仰的神秘圖案。

但在江漢珍眼裡，卻發現這就是一個文明的縮影圖。

就如仙道世界之中，上古人族傳下來的易經圖一樣，都是一個涵蓋面極為廣泛的縮影一般。

兩者都遭遇了共同的命運，似乎已經變成了看不懂的神秘。

在此界也是如此，六芒星圖一般都在占卜師中流傳，到了現在，幾乎成了占卜師的專利，似乎只要有這中圖文，就是占卜師。

江漢珍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文明的退化，但他卻對此圖無比上心，也開始研究起來。

其中的包含着宇宙中的數理變化，讓江漢珍也覺得十分高明。

感嘆道：“果然，一個文明的精華之物果然不簡單，沒有一個無用的文明，只不過沒有將之發揚光大罷了。”

就在江漢珍感慨六芒星圖與自己得到的陽神世界的人龍易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時候，忽然感覺到有人靠近自己，轉身一看，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

淡藍色的頭髮隨意的扎着，面目清秀，看似平常，很容易讓人忽略過去。

但透過這種天然的般的隱藏，就發現面容很精緻，甚至有一種驚艷的感覺。

身材玲瓏，凹凸有致，渾然天成。

讓江漢珍感覺到神奇的同時，也感覺大自然之奇妙，竟然能生出如此之人出來。

不知道為何會找到自己，自己如今的修為，只有有大運之人才能看得清自己，等閑之下士，就是看見自己也會下意識的忽略過去。

就如這女孩的面容一般，見到之後，只是感覺普通的清秀，但若透過外層的遮掩，仔細看去，就能發現其中的經驗。

但不同的是，江漢珍這是經過多年的苦修修鍊而凝聚道果之後自帶的氣息，屬於後天修成，而女孩的這種面容，是渾然天成。

兩者之間雖然結果一樣，但其中分屬不同，就是先天與後天的區別。

茫茫人海之中，見過自己的人沒有一萬也有八千，但為何只有這一個人能與自己主動打招呼。

頓時讓江漢珍來了精神，心道，定當是天德吸引而來，縱觀整個藍光世界，氣運稀薄者數不勝數，業力纏身者多如牛毛。

若天道將不再遮掩，此女在我等這種修為之人眼中，犹如指路明燈一般的耀眼，一眼就能發現。

這或許就是緣分，為道德之緣，端是奇妙。

有身具氣運之人來找自己，江漢珍自是有興趣，還沒等他開口，就見女孩輕扣貝齒，開口說道。

“你是占卜師嗎？我想求你為我占卜一次。”

江漢珍頓時面露古怪之色，知道女孩是誤會了，但看見自己手中的拿的六芒星圖的時候，一切都能解釋的通。

也看見女孩盯着他手中的六芒星圖，似乎酌定了一般，他就是占卜師。

江漢珍心中一笑，就說道：“算是吧，雖然這不是我主要的事業，但也能占卜出一些東西來。

怎麼，你有事要占卜？”

少女搖了搖頭，就在江漢珍感覺奇怪的時候，少女身上的一個小包取出一本裝訂十分粗糙的書冊出來，而上面的繪製的正是六芒星圖。

這正是藍光世界中所流行的占卜教材，因為這本書流傳甚為廣泛，是基礎中的基礎，所以被所有占卜師當成了教徒弟的教材，成了入門必備之物。

這種書江漢珍見過，而且他見到六芒星圖的時候，就是在這本書中，只不過他現在的六芒星圖是他自己繪製出來的，也難怪女孩會盯着他手中的星圖看。

一切看不懂的東西，都會讓人感覺到很高大上，很神秘。

就聽少女說道：“我可不可以向你學習占卜？”

江漢珍頓時有些古怪，竟然是這種要求。

但少女見江漢珍不說話，就說道：“我可以付給你錢的，我就在星光城中，我每天出去工作可以賺到七個銅星，我可以給你五個。”

江漢珍知道，藍光世界級之中，所用的貨幣就是星幣，有金銀銅紫辰金等金屬製作。

上面有一個十分簡單的六芒星圖案，也正是因為如此，占卜師在藍光世界中，過的也不算凄慘，若是能夠測算出什麼，甚至有出人頭地的可能。

但這些占卜師最後的結局都不好，到中年以後，都會落入凄慘的境地，能夠有所善終之人，幾乎沒有。

但即使如此，還是有許多人都想要學習占卜，但占卜的門檻太高了，也非一般人能學的。

就是入門的學費，就是一大筆不小的開銷，按照藍光世界的生活標準，一個人學習占卜，就能拖垮一個家庭，甚至還不一定能成占卜師。

在江漢珍看來，占卜師就是精神力的結晶，凝聚出了星圖的精神力，也是占卜預測的關鍵之處。

因為用六芒星圖占卜的手段，比他以往見到的任何占卜手段都要迅速，若啊要占卜事情，基本上都在一瞬間而已。

若論占卜境界，這種方式可以稱為心占之法，心念所到，即使答案。

而此時的少女似乎緊張了起來，就接着有些懇求的說道：“我可以給你六個銅星，我只留一個就行。”

江漢珍看着緊張兮兮的少女，搖了搖頭，少女好像泄了氣一般的有些失落了，還以為江漢珍拒絕了。

但接下來就見江漢珍說道：“剩下一個銅星你怎麼生活，學習是需要耗費腦力的，腦力與體力一樣，都是從生命元氣轉化而來，沒有足夠的食物，你又如何去學習？”

江漢珍想了一下，說道：“這樣吧，你只要給我找個住的地方，一間房子就夠了，每天你給我一枚銅星，算是你的學費，我可以教你。”

“多謝你，多謝你。”

少女感激的對江漢珍說道，但忽然面色一紅，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我沒那麼多錢給你租房子，你能不能住我家裡？”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走。”

說著，少女似乎有些激動的雀躍，拉着江漢珍就要往回走。

江漢珍奇怪的看了一眼，竟然如此輕率的就相信自己，也不做一些防備，讓他想不通少這位少女是怎麼活到現在的。

對人沒有防備心理，就等於給自己沒有設置門戶，一個么有設置門戶的地方，哪怕裏面放的是糞便，也會有人將糞便拿走的。

對於喜歡如強盜一般的侵犯他人呢，來為之際爭取利益的人來說，他們是生冷不忌的，不勞而獲能得到別人的東西，就是他們人生最大的追求。

不要將心比心的用自己的善良，來驗證別人的行為，只要去做了，在沒設置門戶之前，擁有多少，就會失去多少。

江漢珍就奇怪的問道：“你也不問問我的來歷，就敢帶我回家，也不害怕我是壞人？”

少女給了他一個甜甜的笑容，說道：“不怕，我天生心靈比較敏銳，能感覺到別人的心思，若是那些心思邪惡之人，我都會遠離他們。”

接着認真的看着江漢珍說道：“我沒有從你身上感受到任何危險，而且給我一種犹如六芒星一樣的感覺。”

又猶豫了一下，說道：“而且你有占卜師的氣質，甚至比我見過的任何占卜師身上的氣息都有濃厚許多。”

江漢珍恍然大悟，也明白了這女孩為何對自己不設防了，有這種特殊能力，又何須設防。

那些心思邪惡之輩，看到遠離就行，沒必要好奇的去接觸，自然就不會存在這種危險。

而緊接着，女孩對江漢珍說道：“我叫藍莓。”

# 第四百八十四章 無數的問題

“你叫什麼名字，或者該怎麼稱呼你。”

“我叫江漢珍，你可以稱呼我為先生，或者老師，都可以。”

“那你的占卜術厲害嗎，你是否會靈修方法？”

所謂的靈修方法，就是占卜師一般用來修鍊精神力的方法，能否成為一個占卜師，就看精神力是否強大。

因為在六芒星運算之中，所耗費的就是人的精神力，沒有一個強大的精神力是不可能完成這種運算的，若是以為自己靈智大開，強行運算，很可能會消耗過度，造成神經衰弱等一系列現象。

對於靈修，江漢珍還是知道的，雖然對於六芒星陣的一些方法不知道，但以前也遇到過一次血脈巫師與血脈武士的爭都之戰，也了解過一些修鍊精神力的法門。

核心得東西，也是一個世界的文明標誌，就犹如此界的六芒星陣一般。

就是以他目前的修為，也能將適合此界的之人修鍊的方法推演出來。

就說道：“會一些。”

“那你可以教我嗎？”少女問這話的時候有些緊張，又好像擔心。

見到江漢珍點頭說道：“可以，靈修士一個占卜師的核心，怎麼可能不教你呢，若是不學靈修之法，還不如不要去學占卜，用六芒陣法做點別的也行。

而且，這是必學的基礎東西，只要回去之後，我就叫你如何冥想。”

“太好了。”藍莓一聲歡呼雀躍，接着說道：“你不知道，那些占卜師收學徒，三五年之內是不會教的，只是讓學徒自學，也就是這本書上的知識，三五年之後，才會開始教，但還是這本書的知識，但靈修之法，卻不肯請以傳授，甚至一輩子也學不到。

我只要能學到靈修之法，就能很快的成占卜師了，這書上的內容我已經弄明白了。”

路上，藍莓很快的進入了這種好問的狀態之中，江漢珍還是不厭其煩的解答這，對於回答問題，已經成了他的習慣，每個世界，都會遇到好問的學生。

而這些好問的學生，以後都會有一番成就，甚至給他能帶來一些啟發。

忽然，藍莓又疑惑的問道：“你說的冥想是什麼？是靈修嗎？”

“靈修是一種稱呼，冥想是一種手段，修鍊精神力的都都可以稱為靈修，其中冥想，就是靈修的一種手段。”

江漢珍解答一次，氣氛總會沉默一回，不是藍莓不問了，而是需要消化一陣。

不知不覺中，已經到了一個簡陋的小院前，看上去有些破舊，但從宅氣來看，卻很穩定，是一個適合住人的好地方，而且剛還在星光城的一處地脈節點之上。

不知建造住宅的人有意還是無意，總之建造的事如此巧合，看房屋的結構，雖然簡陋，但給人一種特別精緻的感覺，甚至這個小院，讓江漢珍看到了六芒星陣的感覺。

“這就是我家了。”

藍莓給江漢珍介紹了了一些，就要上前去開門，就在藍莓將門打開，並邀請江漢珍進門的時候，忽然從遠處跑來一個頂着一副綠色的雞窩頭，身材壯碩一副掉長臉的青年氣勢洶洶的從遠處飛奔而來，忽然之間擋在了江漢珍的面前。

繼而轉身犹如審問犯人一般的盯着藍莓問道：“他是誰，你怎麼可以往家裡帶別的男人？你知不知道一個女孩子往家裡帶男人是很危險的，而且傳出去對你的名聲也會有影響。”

繼而轉頭兇狠的對江漢珍威脅的說道：“我勸你趁早離開，別讓我對你動手。”

“中二青年？”

看着這位年輕人的樣子，這個詞瞬間出現江漢珍的腦海中，不禁的開始打量起來，看了看面前這位邋遢的青年，又看了看面容很精緻，身材玲瓏的藍莓，頓時搖了搖頭。

這兩人並沒有血脈氣息相連，也無氣運牽扯，也就是說，兩人沒關係，只能算是點頭之交。

人且從藍莓身上散發出的意識波動來看，針對青年的有一種淡淡的厭惡，關係並沒有青年自認為的那樣親密。

而這個動作恰好落到了邋遢青年的眼中，頓時有些惱羞成怒，以為江漢珍是搖頭嘆息他不自量力，竟然想謀到藍莓一般。

藍莓的容貌雖然有些遮掩，但身材很好，面容也算清秀，在這個整日為生活勞頓的貧民窟之中，也算是一朵靚麗的花朵。

作為貧民窟之內的強裝青年，自然認為也只有自己有資格擁有藍莓。

但被江漢珍的眼神看的連連搖頭，他似乎感覺到江漢珍在說你不配。

惱羞成怒一會，就要上前動手。

而藍莓這時候趕緊上前擋在江漢珍的面前，十分生氣的用她那藍寶石一般顏色充滿靈氣的小鹿眼睛瞪着邋遢青年怒道：“伍萊，你不要鬧了，我的事還不用你來管，我帶什麼人來我自己加你管不着，你趕緊給我離開，不然我就去伯爵府告狀。”

無賴？江漢珍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樂了，再看看這邋遢青年的樣子，自以為是的堵門，不就是無賴作風嗎，頓時忍不住撲哧笑了一聲。

而伍萊青年本看着藍莓跟他發怒，樣子不但沒有一絲兇惡，甚至還帶有靈氣一般的小鹿眼神，讓他覺得甚是可愛，甚至有忍不住攬入懷中盤她一番的衝動。

但聽到江漢珍笑聲，兩人同時看了過來，藍莓奇怪的看着江漢珍，一雙充滿疑問的大眼睛，顯得有些茫然，因為距離近，藍莓的臉剛好貼在江漢珍的胸前，仰頭看着江漢珍。

但在伍萊看來，兩人就像是情侶之間女的依靠在難得懷裡，兩人正在眉目傳情，而且兩人的姿勢渾然天成，沒有一絲突兀感，好像這樣做過無數次，甚至排練過一樣。

再看着江漢珍那種也只有二十歲左右面容的樣子，怒從心起，伍萊徹底的怒了。

“混蛋，快放開。”

一個健步就沖向江漢珍，舉起拳頭就向江漢珍打了過來。

而江漢珍並沒有在意伍萊的拳頭，抬手對着伍萊一揮手，伍萊頓時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向遠處飛去，砰的一聲摔在地上，抬起頭犹如蛤蟆一般的瞪着帶有一些怨毒的眼睛看着兩人，活像一隻蛤蟆。

而江漢珍又想起一件事笑了起來，而藍莓看了一眼伍萊的那種樣子，也跟着笑了起來，而兩人此事靠的十分近，互相笑帶着笑容。

而這一切落到趴在地上的伍萊來說，感覺有些天旋地轉，剛才被扔出去的那一刻都沒有這種感覺，但此刻，卻忍不住了。

從地上爬起來，想要繼續動手，但剛才那一下，讓他有些害怕，還是忍了下來。

對江漢珍動手他是不敢的，只能對怒視着藍莓說道：“藍莓，沒想到你是這種人，竟然要跟這種人在一起，他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你跟他在一起以後只能是被人養的小老婆，甚至連只能算外面養的請人，他也只是玩玩你而已，若是你回心轉意，我還是不會嫌棄你的。”

‘什麼跟什麼？什麼亂七八糟的。’江漢珍一陣嘀咕，這伍萊青年想象力還挺吩咐的，竟然能想到如此之多。

頓時轉身看了一眼身後的伍萊，伍萊就感覺到全身都不能動了，甚至連舌頭都不能動，還想接着說的話卡在了嘴裏，感覺到十分難受。

但忽然意識到了什麼全身變得冰涼，只感覺全身冰冷刺骨的寒氣從脊椎升起，直達頭頂。

雙眼漏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

“滾。”

只聽見一聲犹如洪鐘一般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伍萊不知為何，感覺身體能動了，就下意識的轉身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直達走了很遠，才反應過來，自己應該不是這樣啊，怎麼回事，雖然害怕，但總覺得愛情的力量是偉大的，自己的喜歡的人投入了別人的懷抱，作為一個頭頂綠色雞窩頭的男人，又怎麼能忍受的了。

充滿恨意，用那種身死大仇一般的眼神看了門口還在親密的兩個人，轉身離去。

而這時候，江漢珍只是瞥了一眼離開的雞窩頭，並沒有放在心上。

剛才那一聲呵，只不過帶了一絲的敕令之音，讓他離開就成，伍萊雖然討厭，但也沒有侵犯到他的利益，也沒有犯了自己的禁忌，自然沒有與他動手的理由，也就沒有傷他性命，而是放他離開了。

但從這個伍萊的眼神中看的出來，這件事還沒完。

而這時的藍莓還是剛才那個動作，幾乎到了江漢珍懷裡一般，目不轉睛的盯着伍萊看，又漏出奇異的目光看看江漢珍，從頭到尾，都看在眼裡。

江漢珍看着在自己懷中驚奇的看着自己的藍莓，就見她好奇的問道：“你真厲害，伍萊太可惡了，我怎麼都趕不走，有時候我都不敢回家，你是怎麼做到的。”

江漢珍示意了一下兩人的姿勢，就笑着說道：“這個問題我們先不談，等安頓好之後再說別的吧。”

“哦哦。”

藍莓忽然發現兩人的動作，有些暖沒，就趕緊離開江漢珍身邊，兩腮之間有些通紅，似乎是害羞。

慌忙的拿出鑰匙，手不聽使喚的經過一番穩定終於打開了們，就低着頭請江漢珍先行。

當看到江漢珍面無異常的時候，頓時鬆了一口氣，但隨即就有些患得患失起來，時而變得擔憂，時而變得驚慌失措。

而這一切都在江漢珍的感知之中，讓他心中出現一種古怪的感覺。

# 第四百八十五章 流言的攻擊

藍莓的家雖然不大，但還算有幾間房屋，江漢珍選擇了一間靠近地脈節點的屋子就住了下來，不是他不想選擇剛好在地脈節點上的那間屋子，而是那間屋子正是藍莓所住的房間。

小院中乾淨整潔，麻雀所院校五臟俱全，就連石頭鋪成的小路，以及一個小花園，甚至還有一個小池塘，石桌，石凳一應具區，若不是這在異世界，江漢珍還以為回到了仙道世界了。

這種房屋的格局，與仙道風水之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一個用的是黃道確定方向，按照二進制八方運算法布局，另一個是以六芒星辰定位，五為變化核心，以心意瞬間成像。

但兩者運算的方法都能有一些共同特點，就是都能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無懈可擊。

能住如此地方，也難怪會生出犹如藍莓那樣的女孩，天地靈秀之地，自然滋養生靈。

但若不能就此鎮壓，就會出現德不配位的想象，甚至地脈偏移，遠離原來的位置。

這就是命格不足，去要待在一個好位置之上，不但不會成為自己的助力，還會因此而招來災禍。

在與藍莓閑聊之中，得知這間房屋是他的父母在她出生之前所建的，就在她五歲的時候，她母親忽然消失，而她的父親的身體也很快的衰敗下來，在幾年後也走了。

根據藍莓的說法，是他父親因為傷心過度而垮下來的，但在藍莓拿出他父親的一份手札，卻發現了一些關於修行境界的感悟，也就是占卜師的修鍊心得。

但這不完全如現在主流的修鍊方式，只修鍊精神力，不修鍊身體的這種方式。

根據江漢珍從手札上的感悟推測，他的父親修為境界絕對不低，甚至有可能已經達到了三階生命等級的程度，這種生命程度，只要不去作死，就是常年不吃飯也能活很長時間，更何況從沒有在他父親的手札中見到過以前受傷的記錄。

或許其中存在一定的意外事件，但江漢珍跟趨向於此地地脈作祟，就是因為這種東西，影響了他父親的運程，才導致身體以極快的速度下降的。

當然，在外人看來就是傷心過度，心脈受損，但這種地脈都具有修補心脈的作用，當然也會挑選人的。

而從他父親死亡的時間判斷，與地脈轉移的時間相一致。

這讓江漢珍感覺到人心難測的同時，也覺得人的命運十分奇特，就算是他，也不能看清全貌。

最多也只能從一些命運的現象中分析出一二，當做經驗之談罷了。

至於參悟，他還沒到那個時候。

自江漢珍住進來之後，就開始教藍莓占卜術，先是根據他自己的一些修鍊法決，又結合此界的六芒星陣，創出一個冥想之術，讓藍莓去打基礎。

之所以剛開始就傳授，也是發現藍莓說他將那本書的基礎全部掌握了，江漢珍一看之下，果然如此，若不是不會佔測之術，就能用此來進行占卜。

基礎特別紮實，基本上能將星圖裝進腦子里，而且能演變出各種變化。

所以才開始教她冥想之術，冥想之術是否能有所成就，這可是一切占卜的前提條件，若精神力不強大，就會對自身造成損傷，甚至造層不可逆轉的後果。

所以江漢珍一直都教她一些補充生命元氣的東西，或者是一些演變之法，對於她時常要求的要學的占卜之術，江漢珍一直都么有教她。

其實占卜之法，就在一竅而已，只要一竅點通，百竅皆通，即使普通人掌握，也能做到占卜之事。

只不過凡人經不起消耗，占測不了幾次，就能將自己的命都搭進去。

占卜看似神奇，也極為靈驗，但占卜師一過中年，都會變的異常貧窮，甚至會變得多災多難。

根據江漢珍的經驗，以及口口相傳的定律，江漢珍知道占卜損傷的事自己的命運，若是占測的越多，命格就會出現殘缺之相，原本自己該擁有的好像沒有了，自己就會變得極為凄慘。

所以，江漢珍就沒有教藍莓占卜之術，而是說要等到她築基有成之後，才會教一點。

這雖然讓藍莓感覺到有些失落，但也沒有多說什麼，還是一如既往的認真學習。

就在江漢珍在此地待了一個月的時候，一天晚上藍莓帶着一副捧心般的憂慮走到了家門口，但到了門前，深吸了幾口氣，極力的恢復自己往常一樣的心情，覺得差不多了，才推門而入。

也如往常一樣，先跟江漢珍打了招呼，然後很快的做好的飯，並且招呼江漢珍吃飯。

對於吃飯這種事情，他早就不需要了，但還是犹如常人一般的吃一點。

每天吃飯的時候藍莓都會向江漢珍說一些搜集到的消息，這也是江漢珍要求的，算作學費的一部分。

都會選擇在每天晚上回來吃飯的時候說，不是不尊重食不語的習慣，而是只有吃飯的時候，江漢珍才會聽這些，別的時間，都是教她的時候才能見到，至於這兩個時間一過，就是藍莓也找不到江漢珍。

而江漢珍對於她的事情，也知道一二，但也沒有去用神通去看，覺得有些奇怪，就見藍莓低着頭一個勁的吃着碗里的東西，根本不抬頭。

江漢珍覺得有些不對勁，就問道：“怎麼了藍莓，今天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什麼都沒發生？”藍莓趕緊搖頭，但臉上的慌張卻出賣了她。

現在也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也不會有什麼城府，一切都寫在臉上。

江漢珍看了她一眼，說道：“有什麼事就說出來，不要裝在心裏，或許我可以幫你解決，若是成了心結，就不好了，很可能會影響你的修鍊進程，若是事情成了心中的一根刺，很可能你永遠也學不到占卜。”

藍莓聞言面色頓時變得蒼白，瞬間擔憂起來，占卜可是她夢寐以求的事情，若是不學，會成為他心中的另一根刺。

江漢珍暗道一聲果然，藍莓就是擔心這個，對於占卜好像有一種天生的執念，根本沒有辦法讓她放棄。

至於原因，江漢珍其實也猜到一些，也只有這個，才能讓藍莓但心。

“我說，我說。”藍莓面容有些痛苦的點頭說道，似乎在做出了什麼天人交戰一般。

掙扎的一番最後才說出了事情的原委，就是一個月全伍萊的事情。

伍萊將藍莓當成了自己的禁臠，容不得他人染指，藍莓在貧民窟中，即使容貌被天機展演了很大一部分，但身材與清秀，但在這裏，也能算得上一朵精緻而美麗的花朵。

在這個地方，被人體荷爾蒙刺激的青少中老年浪蝶自然不會少，時不時的都想要從藍莓身上沾點便宜，隨着藍莓身體逐漸長開，這種浪蝶也就越多，弄得藍莓苦不堪言。

後來被貧民窟一霸伍萊看上，就開始對浪蝶沒警告一番，而他一個人代替了所有浪蝶的位置。

藍莓雖然一直以來都對他不假辭色，但伍萊卻樂此不疲的一直糾纏。

這樣的日子一直到了江漢珍出現以後，伍萊吃了虧，但心中不服，就開始四處對藍莓進行誹謗，甚至傳出很難聽的流言蜚語。

剛開始人們只對她指指點點，後來開始語言攻擊，但藍莓都是躲着走，直到今天，被一群人堵在路口開始語言以及行動上的攻擊，雖然行動上藍莓最近也修鍊也一些，沒有吃虧，但在語言上給她造成了很大的創傷。

江漢珍聽完之後，也只能感慨流言蜚語果然是攻擊人心的利器，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哪受得了這個。

看着已經哭成淚人的藍莓，江漢珍就說道：“修鍊之道中心性也是最重要的一環，而且術與核心的東西，要想作一個真正的占卜師，既要敬畏生命，但也不要將任何生命放在心上，因為所學的一切，都是為自己服務的，你若在意別人怎麼說，那你的命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別人的。

若是有一天被這種攻擊你的語言所綁架之下，讓你給人測算命運，你測還是不測？”

“若你開始為他人占卜，就是將自己的命搭進去，若是你不做，他們還會攻擊你。”

說道這的時候，藍莓就陷入了一種糾結，似乎在想自己遇到這種情況，是測算，還是不測算。

在江漢珍叫教她的第一課的時候，就給他說了一個禁忌，與自己無關的人，不可以去占卜，而遇到這種情況，他又不知道該如何去辦了。

而這時，就聽江漢珍又說道：“占卜師，所占卜的一般都是命運，但核心還是一種修鍊，修鍊之道永遠修鍊的都是自己，而不是為別人修鍊，你即使不給任何人呢占卜，也不會對你的命運造成任何影響，何必去在意與你命運無關的人呢？

你所關心的應該是你自己的命運如何增強，是為自己服務的，是用來自身趨吉避凶的一眾手段而已，而不是為他人服務的工具。

希望你能明白這個道理，你才能走的更遠，境界才會有所增長。

至於別人，過上十年你且看他如何。”

江漢很這番話說完，藍莓似乎若有所思，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但又像是頓悟一般。

江漢珍也明白，這是聽進去了，只要想明白其中的關竅，就不會在意這些流言蜚語了。

即使連江漢珍離開都沒有察覺。

但江漢珍看了一眼外面的某個方向，眼神中露出一絲寒光。

此時正在剛才攻擊藍莓的那群人中間正在起鬨，一起編排這藍莓的故事，忽然感覺到頭頂似乎有什麼東西鑽了進來，而且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什麼東西隨時會砸到自己頭上一般。

尋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有什麼東西，就繼續開始對藍莓進行編排。

# 第四百八十六章 失衡的行為

世間造謠者無數，每個人群里，都會有這麼一個小集體，都喜歡在人群中造別人的謠，讓別人名聲受損，精神上甚至身體上受到創傷，才能給他們帶來一種奇特的滿足感。

在江漢珍看來，似乎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有自己的目的，要達到自己的某種想法，造謠生事這類手段必不可少，而且是有組織又紀律的去造謠。

比如各大王朝在進入困境的時候，各地出現的預言，口號，童謠等等，都是一種手段而已。

第二類就是天生的造謠者，原本就身在是非之人家中，潛移默化之間，就成了犹如頑疾一般的習慣，很難改正。

只有遭受過一番社會毒打之後，才會醒悟過來，並有意的克制。

第三類就是心理失衡，人體本就是一個平衡體與矛盾體的組合，無數的矛盾，組成了一個平衡，平衡就意味着穩定，穩定就代表健康。

原本身體是平衡的，但有些人就喜歡給自己的身體加但東西，比如擔心這個，在意那個，或者認為某些東西是自己的，是自己的一部分。

甚至還有將外物容納在自己內心的。

這種內心的認知無疑是危險的，若是在意的東西消失，自己的東西失去，外物被人奪取，原本的心力就在外物之上，忽然之間的失去，失去的不光是外物，還有自己的心，就等於心的一部分被人割走了一般。

就如情侶之間分手，弄得要死要活的，就是將心放在別人身上，失去了，也等於失去了自己放在對方身上的心，若是失去的過多，心就會變的死亡。

伍萊的這些行為，就是第三種原因。

他認為藍莓是他的，是他的禁臠，任何人都不得染指，也按照這個方式去做。

原本對於他來說沒什麼，受傷的只是藍莓而已，但隨着江漢珍的出現，跟他的那一番衝突，使得它散布出去的心缺失了一塊，心理失衡之下，就會在下意識的情況下去尋找自己的內心，到他沒有更好的手段，只能用散布謠言這等方式來讓自己的心裏平衡。

看到伍萊的一些行為，江漢珍感覺到仙道世界中的那些對內心修行的方式以及習慣特備高明，連自己的心都不會失去一絲一毫。

就如凡人，從來不看高任何活人，即使皇帝出現，都會被完全的拜服，雖然行動上拜服，但心裏並不會。

仙道世界之人崇拜的只是祖先，不會去崇拜任何活人，活人能動，人走了也會帶走放在他身上的心，但作古之人不會，永遠的在我心裏。

所以仙道中常言，教人修道，則修心矣，一切的基礎，全在於一心而已。

攻擊一個人的方式，並不是擊倒他，而是攻擊內心，若是用起來毫無痕迹可言，甚至可以說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

伍萊的行為江漢珍不在意，還不會讓他去專門針對，所在意的是在藍光世界的事情，如今有了這種打算，但對於這方面的事情還無絲毫進展。

當然，若是有機會的話，針對伍萊的事也不介意順手為之，也讓他遭受一拿社會毒打。

在此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收集的消息都已經收集的差不多了。

目前藍光王國還是沿用十幾年前的稱呼，但卻沒有王庭的存在，都是各個有封號的領主各自佔領着一塊領地，互相之間在攻伐，又互相之間在聯繫。

目前來看，江漢珍所在的這個地方，正是亞迪斯的地盤，亞迪斯因為有老爺爺的指點，已經有了很高的實力，底盤雖然不算太大，但在整個藍光王國之中，實力也能排的上前三。

若不是地處偏僻，被星辰山脈所阻擋，外界又是藍光王國中實力最強悍的貝奇思公爵的領地，說不定亞迪斯就攻了出去。

在亞迪斯沒有修行之前，這裡是屬於貝奇思公爵的地盤，但亞迪斯起來之後，就以自己是伯爵後裔為由，奪取了這塊地方，成了自己的領地，並成了伯爵。

至於真假就無人可知了，但對於普通人來說，亞迪斯的事情還是相當勵志的。

剛開始是貝奇思伯爵要攻打，亞迪斯因為實力不足，只能防守，但現在亞迪斯有了實力，也就有了稱霸藍光王國的野心，想要走出星辰山脈，但這時候貝奇思自然不可能讓他出去，就在星辰山脈建造雄關，將亞迪斯困死在這塊地方，永遠不要出來。

等到自己有足夠是實力之後，再回過頭來收拾亞迪斯。

當然，這些也是江漢珍從一些傳言中分析出來的，事實上傳言並不如此，亞迪斯將貝奇思公爵渲染成了惡魔一樣的存在，以增加領地居民對貝奇思公爵的仇恨。

自己是好人，敵人都是壞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策略了。

從目前看來，亞迪斯領地並沒有什麼優勢，他想要有所謀划，必須找一個佔據地理優勢的地方，犹如死衚衕一般的亞迪斯領地並不是一個具有地理位置優勢的底盤。

但江漢珍之所以還在這裏，就是因為尼爾的事情，計劃之中少不了尼爾，因為他降臨此界初衷就是為尼爾而來的。

到哪這裏也並不是沒有優勢，只要將星辰山脈的雄關堵死，外界就不可能進來。

而星辰山脈似乎就是這個世界的龍脈所在，一切的源頭，只不過大部分被那層常年不變的灰色霧氣所遮掩，沒有辦法利用罷了。

但這對於江漢珍來說，就是無盡的寶藏，只要將之開發出來，就能做很多事情。

雖然有這個想法，但江漢珍並不打算大刀闊斧的去干，因為在亞迪斯身上，還有一些道果只境所留下的道果氣息，江漢珍真正的目的還是在這裏。

想法是有了，但如何去做，時至今日，還是毫無頭緒，不禁有了一些打算，若是再無辦法，就要離開這裏去外面，甚至灰霧籠罩之地尋找，就是不行，就是建立一片樂土，自己親自布置被不是不行。

但若沒有必要，還是不願意如此去做，在世界中做事，世界中的生靈已算是一大部分助力，很大一部分氣運，都在生靈身上，所以才會有人定勝天之語的出現。

若是他自己獨立去做，即使做了一定的程度，脫離了生靈，到時候天道也會做出平衡之此，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出現一個能夠毀天滅地的人，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成為氣運之子的墊腳石。

次日一大早，江漢珍聽到大門外面有人吵吵嚷嚷的，就像看熱鬧一般。

而門外伍萊的那種破鑼嗓子對着周圍的人高喊着：“這裏就是藍莓那個賤人的地方，我看見好多次藍莓都帶着不同的男人回來，我當初好幾次勸她要愛惜名聲，但她就是不聽，不信你們就來看看。”

“真的假的？藍莓那麼好的姑娘，應該是純潔的，不應該做這種事的。”

有人疑惑的說著，看上起去有些惋惜，或許在她的心中，藍莓就應該按照他的想法去發展。

又有人說道：“人不可貌相，這樣來錢快，想他一個小姑娘，也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過上好的生活，現在的小姑娘，為了星幣什麼都願意干。”

“我不相信藍莓會幹出這等事來的。”又有人有些痛心疾首。

周圍的一群人都是些無所事事之人，或者是一些喜歡說長短話的婦人們，對着小院指指點點，都想確定一下。

若是藍莓長相醜陋，或者很普通的話，人們或許不會在意。

但怪就怪天道意志遮掩了她原本的容貌，而沒有去遮掩她的身材，加上帶有着青春氣息的臉蛋，也不會很差，加上天生被此地地脈滋養，皮膚如玉質一般。

雖然在整個藍光王國算不得什麼，但在貧民窟中，卻實屬第一。

這就讓許多人的目光都會不自覺的放在她身上，她所做的一舉一動，都是那麼的耀眼。

不然伍萊也不能聚集如此多的人。

伍萊看人們的議論，相當的得意，犹如打了勝仗一般，高昂着頭，不可一世的樣子。

看醞釀的差不多了，就接着說道：“藍莓可以帶別人來，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藍莓是我們這裏出去的，我們應該有優先享用的權利。”

“對啊，為什麼別人能進她的家，我們進步得？”這是許多人心中的想法。

而一些閑散婦人們就開始議論起來，甚至對藍莓產生一種嫉妒，這些閑漢們以前都是圍着她們轉的，如今藍莓打算破罐子破摔了，這些閑漢們還不得圍着她轉？

這就等於從她們手中奪走了閑漢們的使用權，哪裡還能忍得住，雖然不至於衝進來，但互相商量着，一定要給藍莓一些教訓。

接着伍萊眼珠子一轉，就說道：“藍莓如此漂亮，外面想要她的人肯定很多，若是我們能將那些人帶來送到這裏，收入肯定不菲的。”

這話一出，許多人都眼睛亮了，閑漢之所以是閑漢，就是無事可做，若是有一個輕鬆還能收入不菲的事情，沒有人願意拒絕。

對於伍萊的提議，他們相當動心，甚至有人已經開始攛掇着伍萊就要行動。

商量着如何將藍莓控制起來，以及後續的計劃。

江漢珍看了一會，眼中儘是冰冷，這群人已經可惡到了極點，甚至能做出人都做不出來的。

但同時也證明藍光王國中的人真的很閑，閑的幾乎沒有任何事做。

本來還準備外面去尋找機會的江漢珍已經打消了這個想法，既然此地之人已經牽扯了進來，那就從這裏亞迪斯的底盤向開始吧。

順着因果去做，也不失一個好辦法。

江漢珍用神識看了一眼躲在房間小聲啜泣的藍莓，心中有些不忍，頓時打定了主意，一個解決這種情況的主意。

# 第四百八十七章 星幣的力量

伍萊等一群閑漢正在找東西準備破門而入的時候，大門从里面打開了，接着江漢珍从里面走了出來。

閑漢們紛紛向江漢珍看了過來，只見江漢珍隨手將一把星幣扔在地上，說道：“誰將伍萊揍一頓，我會給他付錢的，一拳三個銅星，一腳五個銅星，打出血的十個，打骨折的一個銀星，這是定金。”

“什麼，還有錢賺？”

閑漢看着地上的幾乎又幾十個銅星散落，眼睛里冒着光芒，頓時心動起來。

能現在賺到錢，何必等到明天，到手的錢才是自己的，這是幾乎所有閑漢的想法。

以至於伍萊的倡議，早就被拋之腦後了。

而江漢珍開出的價格不菲，要知道外面有事做的人，一天也就五個左右的銅星，就能養活一家人，只要上去打上幾拳幾腳，對於閑漢們來說，幾乎一兩個月不用擔憂接下來的生活。

所以紛紛的向伍萊看了過去，伍萊本來還有些話要說一下，以便以找回當初被江漢珍所帶來的傷痛，但看到閑漢們都不壞好意的看着他，伍萊被下了一跳。

這些與他預想的有些差別，似乎有些對勁，原本按照他的劇本不應該是這樣演的，沒想到裏面的人會給他出這一招。

逐漸的就有人行動起來，開始撿地上的銅星，接着就有比人加入，但隨即都加入了撿去銅星的行列中。

“你們都放下，不要去撿。”

“誰撿了就是跟我伍萊為敵，就是我伍萊的敵人。”

伍萊開始玩威脅起來，但撿銅星的人速度很快，深怕慢了被人給搶了。

很快，地上散發著星星點點光芒的銅星被撿去一空，閑漢們瞬間轉變打手，開始向伍萊圍了過去。

“難道你們忘了我們一起喝過酒嗎？我們可是朋友。”

“你們知不道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難道你們不想混了。”

伍萊的威脅，迎來的是一個人抽冷的一拳，接着所有的閑漢都為了上去，開始對着伍萊拳打腳踢，甚至還有人拿起剛才準備破門的工具，開始動手。

簡單的商量了一番，將伍萊的四肢抓住，用準備破門的工具將四肢都給敲斷，場面極其慘烈。

而江漢珍手中捏着幾枚星幣，又看向站在旁邊已經被嚇傻了的婦人們，被江江漢珍看了一眼，這群婦人們頓時害怕了，有伍萊的榜樣在此，她們可知道自己的斤兩，若是也用這種方式來對付她們，她們可沒辦法。

當了這時，江漢珍看着還在打伍萊的閑漢們，心中一陣搖頭，說道：“萬事還是逃不過一個利字，什麼酒肉朋友，什麼結義兄弟，都當不知金錢的攻擊，即使再牢不可破的關係，也能用利益去打開。”

江漢珍看着地上已經出氣多，近氣少的伍萊，已經到了生命垂危之際，就開口阻止道：“都停下吧，過來領錢。”

“嘩”江漢珍的錢字一出口，好像誘惑狗的骨頭一般，所有的人立馬停下了手中的動作，向江漢珍圍了過來，準備領取他們的報酬。

他們之所以如此賣力，地上的銅星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是江漢珍手裡捏着幾枚金色的星幣，這是他們如此賣力的根源。

有這些金星壓陣，他們就不會擔心幹活之後，拿不出錢的事情。

對於江漢珍來說，這些金星並不是自己掙來的，也不是藍莓的。

而是藍莓每天給他的一點學費，他讓藍莓換取了一些廢舊金屬，回來之後自己煉製的而已，若是金屬足夠，想煉製多少就有多少。

星幣是藍光王國時期的產物，有收集六顆星辰能量並儲存的作用，看起來有如星辰一般的耀眼，盛放錢幣的袋子都是用不透光的獸皮縫製，若是遮住，在夜裡就能看見星幣發出的光芒。

當然也有喜歡炫耀之人，找個透光的袋子掛在腰間，晚上出去晃悠，讓人一看就知道只是有錢人。

對於星幣的製作，江漢珍還是研究了一番，內部的陣法複雜，而且還有一絲犹如財神的氣息，是藍光王國時期的產物，那就是說藍光王國的文明遠遠超越現在。

再看看現在正在退化向原始人的藍光世界之人，江漢珍甚至猜測，這並非人為製造，而是天道自然產出，當做貨幣用的東西。

因為內部結構，也只有道果之人才能透析清除，非一般人所能為之，所以江漢珍推測藍光王國時期，世界有已經趨向於中千世界，甚至中千世界，也只有中千世界，才能有道果出現的可能。

接下來江漢珍對每個人打了多少拳，踢了多少腳，甚至打斷了多少骨頭，都很準確的說了出來。

每個人對自己的的勞動是最關心的，所以自己對此清楚的很，等到江漢珍說的與他們自己算的一樣的時候，也都打消了想要多報幾拳幾腳的想法，領取了自己的勞動成果。

大部分等到錢之後，就迫不及待的離開了，有了錢，自然可以實現許多願望。

但也有幾人問江漢珍道：“以後若還有這種事情，找我們就行，只要你吩咐，說打成什麼樣就打成什麼樣，絕不打一絲折扣。”

江漢珍當即說道：“還有一樣。”

在幾人期待的目光中，江漢珍拿出一枚金星幣，指着已經快死的伍萊說道：“將他送去醫館，治好他。”

幾人頓時奉承的說道：“您真仁慈，還為他治療，沒有見過如此好人了。”

江漢珍冷笑一聲，看着幾人說道：“治好之後繼續打。”

說完，不理會幾人聽了之後的渾身發涼，連連點頭答應。

江漢珍將星幣丟個了看着話語權比較多的，就說道：“以後事情由你負責，人也由你管理，每三天來我這報道一次，我會給你報酬，這人不能死，若是死了我扣你們星幣。”

而這時候，原本還有一絲意識的伍萊聽到這話，眼前一黑，又暈了過去。

“是是，多些大人，小的以後就是您的狗，你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只要您吩咐，干什麼都行。”

一個身材強壯的年輕人低頭哈腰的說的，幸福來得太突然，他被震的不輕，但很快反應了過來，立即表明態度。

就是江漢珍回屋之後關上了們，他都在帶着後來才反應過來的人在那感謝呢。

而遠處還沒走遠的那些人，頓時陷入無盡的懊惱之中，紛紛轉回來，開始巴結這個年輕人。

但這年輕人並沒有理會這些人，如今大權在握，以後這些事都是他的，誰能掙錢都是他說了算。

說真的，這些人中有幾個他還真看不上，有了權利自然要威嚴一番，立即對着剛才還留下的幾人罵道：“還等什麼？等着上菜嗎？還不快將人抬去醫館，若是死了你們就別想掙錢了。”

“是是，我們這就抬過去。”

幾個人就地做了一簡單的擔架，將伍萊抬起來就往擔架上扔，強裝年輕人過去就給幾人兩腳，罵道：“折騰個毛線，被你們這麼折騰還沒到地方就死了，都輕點，要對伍萊溫柔點，若是死了大人責罰我你么就等着挨收拾吧。”

“好的，我們輕點。”

幾人的動作立即輕柔了很多，小心翼翼的將伍萊身上的傷口止住，然後脫下自己的一副，撲在了擔架上，這才將伍萊放在上面，幾個這才抬起伍萊，速度很快，但一點也沒有顛簸的向醫館奔去。

強壯年輕人這才漏出一副滿意的笑容，就要跟隨過去。

而這時後來返回的幾個人急了，有人就開口說道：“文森特，你這樣吃相是不是太難看了，你吃肉馬廄不給我們分點湯喝？”

文森特也就是這個被江漢珍任命為打手隊長的人，眼中閃過一絲不喜，他如今飛黃騰達在即，還沒人直呼其名，而這人正是他討厭的人。

但還是沒有開始針對，而是轉頭迅速變臉，一臉笑意的說道：“今天就這樣了，以後這事我來負責，現在當務之急是要治療伍萊的，大家都是一塊玩到大的，我怎麼可能忘了各位，你們放心，伍萊這次度過危險期之後，我會讓人去通知你們，到時候再安排你們加入。”

說著還拍着胸脯說道：“我文森特的講義氣誰不知道，指着其中一個閑散青年說道，當初你被人堵在那誰家的時候，還不是我將你從牆上帶出來的，當時那裡人那麼多，我放下你跑了嗎？”

“是，是，這件事我很感激，但你也不能拿出來這裏說啊，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我會回家等消息的。”被指出的這人說完趕緊就離開了。

因為被說的這件事不是啥光彩的事情，被拿出來雖然有些不高興，文森特說的那誰可不是好相與的，若被知道，非打算他的腿不可。

也因為這事，被人拿捏的死死的，也是他經常躲着文森特的理由。

剛才並不是他想離開，而是文森特沒有離開，他只有離開了。

不禁有些後悔，剛才為何不跟着文森特一起留下來呢。

但現在只能走了，若是在待下去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會被文森特抖出來。

這群人都是不是什麼好人，都有糗事存在，見有人離開，就紛紛的跟着離開了。

而剛才說要分湯喝的那個青年，似乎還沒有離開的意思，就跟着文森特。

在文森特對這人了解中，這人臉皮厚到了不要臉的程度，什麼不好意思的事他都能做出來，完全沒有任何規矩的那種。

就犹如別人做些私密的事情，他都要死皮賴臉的跟着觀看一番。

文森特對這人有些反感，自顧的離開，並沒有管後面的賴皮，中途打了個馬虎眼，就甩開了這人。

這人沒有辦法，就準備去藍莓家找江漢珍，打算繼續賴一把臉，但榜樣的力量是無限的，想到伍萊的結局，死亡的恐懼還是壓住了習慣，最終離開了。

# 第四百八十八章 奇怪的態度

外面發生的一切事情，在江漢珍回到小院之後，就見藍莓但心的跑了出來，準備去澄清這個事實，不想讓江漢珍受她的牽連。

在她還沒有修鍊完善的心性，認為這一切都是他引起的，是因為他引來了許多人，也因為她的緣故，得罪了伍萊，才造成如今這種結果。

甚至讓她有些痛恨自己的身材以及長相，恨不得毀了，毀了就沒人多看一眼了，甚至會遠離，也就輕鬆了。

在江漢珍出去之後，就趕緊跟着出來，但見到江漢珍撒錢開始，就停住了腳步，看着江漢珍從容不迫的指揮着一群人打伍萊一個，讓她感覺到了神奇，就停下來偷看起來。

直到江漢珍讓其中一個身材比較強壯，又有頭腦的文森特做負責人的時候，讓她感覺到有些不可思議。

以文森特那麼高傲的人怎麼可能被收服的呢？以她的腦袋自然是想不通。

帶着許多不解的等到江漢珍進門就想問問，到哪江漢珍對這虛空隨手畫了一個圓，外面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被看在眼裡，來不及感慨江漢珍使出的神奇的一個法術，就被吸引在故事里。

從人群返回，到文森特發威，以至於到後來有人向文森特要求利益均沾，文森特的瞬間變臉，以及如何向那些人保證，甚至連文森特甩開了那個提問之人都看了個仔細，字后畫面定格在一家小的醫館之中，說伍萊還有救，只不過以後會落下病根什麼的。

讓這群人一陣歡呼，對於他們來說，文森特或者意味着不會扣工錢，這次的報酬雖然沒有揍文森特的高，但比他們以前已經多了很多。

畫面最後定格在文森特也去了醫館，被扔告知伍萊還活着，就開始擺起了架子，端茶腦水，捏腿錘肩的都有，好不自在。

藍莓正津津有味的看着，面前的畫面忽然消失，愣了一下，但很快反應過來，帶着滿臉的不解與疑惑看着江漢珍，似乎有許多疑問。

江漢珍笑着說道：“你有什麼不懂的嗎？有的話現在我就給你解答。”

“你是怎麼做到的，他們關係很好，我經常看見他們一起在路邊喝酒，一起在大街上逛游的。”

藍莓當即開口問道，對於這個讓這群人瞬間反目他覺得很好奇。

江漢珍笑了一下，拿出一倍金星幣，遞給了藍莓，說道：“就是它的力量，這東西可以改變一切，就看你怎麼用了。”

“是錢？”藍莓接過江漢珍遞過去的金星幣，仔細的左右翻看着。

“是利。”江漢珍搖頭一聲。

接着說道：“這東西代表着利，只不過是利的一部而已，世間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拿利益來解釋。”

藍莓仔細的一想，覺得不完全是，總覺得心中還是要有一個童話，比如愛情。

就你不服氣的說道：“那愛情呢，愛情是偉大的，是純潔的，不能用利來解釋吧。”

江漢珍失笑一聲，說道：“都是一回事而已，只不過這種利沒有實物，是一種超越現在肉眼可見的東西，看不見，所以是純潔的，在人的心目中是美好的。”

“哦。”藍莓應了一聲，但表情上還是帶着一臉的不服氣。

對於這件事，她還是堅持她的觀點，也不再跟江漢珍詢問了，再問下去就成了爭辯了。

互相想要繼續問幾個問題，比如為何會聽他的，為何會按照他說的去做，或者為什麼要甩開那個人，許多的疑問，但在江漢珍一個利字的解釋，好像都能解釋的通了。

似乎已經沒有什麼要問的了，對於他們之間的朋友反目，只是認為一幫人只是關係不好的朋友，不算真正的朋友。

交朋友這個詞，在她心裏本來是美好的，對江漢珍這麼一整，她原本喜歡交幾個知心的朋友的心思好像淡了許多。

江漢珍看着藍夢臉上的變化，有一種古怪的感覺。

他似乎有話題終結者的潛質，本來人們都在虛空中談話，談的正高興的時候，他的一句話就能將這個話題從虛空中打入凡塵，從此接了地氣，然後就沒話說了。

但對於兩個人發生愛情的話題，他還是堅持他自己所發現的。

兩個人生命能量場中的散發出一種能讓兩人同時產生心動的波段，並開始互相交融，就是愛情。

維持的時間長短，就在於這種能量波段能交融多久，就是愛情的期限。

但這似乎牽扯到了命運法則，只能看其表象而已。

最後藍莓問道：“你剛才的那個能看見圖像的圓是什麼？”

“圓光術，一種法術而已。”江漢珍回答道。

似乎想到了什麼，閃爍着明亮的眼睛問道：“那你能不能教我？”

“可以。”

江漢珍說完，就見藍梅一陣雀躍，但接着聽到江漢珍說道：“但要等你築基有成之後才能教你。”

“你···“藍莓頓時氣結，瞪着江漢珍，接着又哼了一聲轉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江漢珍看着藍莓的陣中表現，皺了皺眉，藍莓的這種表現極不正常，似乎沒有將自己當她的老師。

從江漢珍來此之後，藍莓稱呼自己都是用你，一個稱呼老師，或者先生的詞都沒有。

江漢珍原本不在意，想着有自己的這種話題終結者，嚴厲負責任的教育手段，肯定能將她折服，讓她對自己尊敬一些。

但好像沒有一絲好轉的效果，凡效果倒是不少。

隨着時間的推移，藍莓對自己越來越依賴，甚至有時候還撒嬌，但看起來不像是對長輩的行為，而是像極了人們說的情侶關係。

這可不是個好現象，教她只是自己順帶傳道的一個方式而已，並不是往這方面發展。

江漢珍思索了片刻，造成這種事情的原因，或許是那天距離太近了吧，所以讓她產生了錯覺。

只要稍微遠離一點，保持一點距離，只要時間長了，自然就會淡下去。

最後還是搖了搖頭，準備先做自己的事，只要事情成了，就能讓藍莓自己獨立起來。

原本準備再過幾天就開始的打算，準備提前開始，時間就定在文森特來這裏報道的時候。

到時候也就是該出去走走的時間，雖然提前出去不一定有好處，但也能更早的開始布局，以應對後面的危機。

# 第四百八十九章 決定的路線

文森特在這幾天可以說過的十分愜意，有了對普通人來說的一筆橫財，說話說話聲音都洪亮了不少。

但這一群自己看着順眼的嘍啰們，先是一通消費，接着就開始了遊街之旅，好像深怕人不知道似的。

但也僅限於貧民窟周邊的一些區域，比如伯爵府周邊的富人區域，目前還是不敢的，因為江漢珍還沒給他那個底氣。

至於那個十分死皮賴臉的人，他自然是沒有去通知，但作為死皮賴臉之人，肯定會賴過來。

亞迪斯領地的制度還不是很健全，互相打架的事很常見，對於這種人，文森特只是漏出一個不喜歡此人的眼神出來，自然有人幫他去辦。

對付這種死皮賴臉之人，閑漢們有的是辦法，將這人扒去一副，吊在城外的一顆樹上弔打了一天一夜，而且順帶警告了一番，只要再賴過來伍萊的下場就是榜樣，接着就老實了很多，雖然有些想法，但也不敢再文森特面前死皮賴臉了。

只用了三天時間，文森特就收攏了嘍啰十人左右，至於還有要加入的，都編成外圍，沒有江漢珍的意思，他暫時還不敢大肆收人，只能畫了個大餅，管個飽飯，就有人加入進來，哪怕成為外圍。

終於等到了三天後，一大早，文森特帶着一種激動，雙眼泛着希望的目光帶着所有的手下到了藍莓的小院門口等待着江漢珍的傳喚。

直到日上三竿，江漢珍的聲音才從院子里傳了出來，說道：“進來說話。”

文森特在眾人的矚目下，整理了一下新買的衣服，打起精神這才走進了小院，就見到江漢珍坐在石桌旁邊，石桌上放着一本書，悠閑的翻着。

文森特深吸了一口氣，這才走上前說道：“大人，我來報道了。”

江漢珍似乎沒有聽見一般的繼續翻着書，但文森特卻不敢多說話，甚至連大氣都不敢出一下，這幾天的富貴生活也讓他明白了生活不易，他之事這位隨手點出來的負責人，現在閑漢們已經聚攏起來就是因為這位的一句話。

若是這位見他不順眼，也能將他隨手換掉，即使他覺得他在閑漢們之中威望比較高也不行，若是不服氣，伍萊就是榜樣。

不到一會，文森特就變得大汗淋漓，開始自查起來，這幾天是否有做錯的地方，是多收人了，還是吊打人了，越想越緊張。

江漢珍對文森特的一切表現，動洞悉的一清二楚，心中暗暗點頭。

這位文森特還算一個懂事的傢伙，沒有出現一些自以為是的想法出來，若是真有，他還要耗費功夫整頓一番，直到整到這幫傢伙都聽話位置。

這樣就好了許多，這次選擇的是霸道路線，根本不需要去考慮手下的想法，所需要的都是一群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人就行，所有的一切都必須為自身的意志服務，若有不從，直接清理就行，連理由都不需要找，這才是所謂的霸道。

一些所謂的與人同樂等想法通通都不需要，需要的只是能夠辦事的機器。

文森特這種態度，也讓他覺得省去了許多麻煩，就合上了術，抬起頭來，看了一眼站在不遠處的文森特說道：“不錯。”

文森騰被忽然驚醒，就聽江漢珍悠悠道來：“你能選出適合的人，並自定外圍計劃，無疑讓凝聚力高了許多，也算是一個組織了，對付那種讓你感覺到厭煩的人，用吊打威脅的方式，也算不錯。”

文森騰頓時嚇得渾身一陣涼氣，似乎感覺到了寒冬時期，普通一聲跪倒在地上，說到：“小的該死，小的該死，沒有經過大人的同意擅作主張，我就去將外圍散去，將那個被吊打的人帶回來，還請先生責罰。”

說著一個勁的叩拜着，江漢珍笑了一下，說到：“這事你做的不錯，就應該這樣，值得表揚。”

“什麼？難道不是責罰自己？”文森特忽然意識過來，抬頭看這江漢珍的神情，似乎真的沒有責罰他的意思，心中頓時一松，但也沒敢站起來。

石頭的地板人跪在地上肯定磕的難受，但就是不敢有絲毫動作，就連原地挪着位置的動作都沒有。

“梟雄人物。”這個念頭突然出現在江漢珍心中，也只有這種人，才能做到對自己如此狠心，一般人哪能忍受得這種疼痛，即使刺破一點皮都會大呼小叫，再看額頭上一片青紫，剛才叩頭也叩的實誠，沒有絲毫作假。

江漢珍暗道找了一個能頂事的人，有他一個在，只要不出意外，就能為自己辦許多事了。

打算這次走霸道路線，哪管他是梟雄還是奸雄，只要能給自己辦事，就是好人。

想了一下，就說道：“你這些做的不錯，但不夠完善，我打算擴大人手，最起碼又千人以上才能頂的上用，按照成員的能力，也要分出一個上中下出來，以便於領取自己的酬勞，但也不能沒有規矩，這樣只能讓我們成為無組織無紀律的散沙一盤。

當然，更不能沒有宗旨，這才是最重要的，重要到以後你是否能成為人上人的關鍵問題所在。”

江漢珍說完，就將桌上放的一本書封上寫着非攻二字書，以及幾枚紫星幣，一併遞了過去，正是江漢珍根據目前情況，刪減了大部分不適合這裏的，又加入了一些自己想要的，翻譯成了這個世界的文字成書，也是以後的核心思想。

就說道：“去看看這本書，以後就按照這書中的指導去做事，至於能否成為藍光王國的大人物，就看你自己了，你成不了，有的是人想要達到這個目的。”

文森特心中一凜，跪着向前走了過來，雙手接住了江漢珍遞過去的書冊與一枚星幣，想也沒想的就叩頭說道：“是，大人，我會按照您說的去做的。”

江漢珍對這文森特擺了擺手，示意他離開，文森特又是一番叩拜，站起身退出了門外，並關上了門。

文森特出了門之後，外面的一群人都睜大眼睛盯着文森特，就看見文森特手中拿着一沓紙張，上面拖着一個紫星幣，紫星散發的光芒十分閃亮，讓他們的眼睛發亮了，感覺到這次真的沒選擇錯，這種選擇是對的。

紫星的是最實打實的東西，要辦事少不了這個，也是江漢珍有意為之，紫星的價值很高，與其每次來這裏取一些銀星金星的，還不如拿出一枚紫星來的有震懾。

紫星也是一種身份象徵，許多人一輩子也摸不着一次。

但文森特卻暗道一聲苦，因為他識字不全，只能認個大概，但他可不敢說不識字，難道讓人家教自己？

估計說出來就被換人了，只能暗暗皺眉，想着要找一個識字的給他念，或者教他識字，要儘快弄懂上面的東西才行。

看了一眼兩眼放光的眾人，目光一寒，說道：“嘍啰們跟我去開會，外圍的也都留一下，我有事情要說。”

一群嘍啰眼睛頓時亮了，心道難道是去分紫金幣的？那這不就發財了嗎？

雖然有許多人腦子沒這個意識，但許多看見利益就走不動的人就向著分紫金的事情。

一群人興高采烈的向著他們暫時的一個據點走去，也就是城外一些荒廢已久的房屋而已，修正一番，還能當個遮風擋雨的地方。

江漢珍看着嘍啰們亂七八在的想法以及奇葩的腦迴路，也沒有過多的在意。

而這時，已經修鍊完畢的藍莓早就有些迫不及待的走了出來，就很自然的坐在江漢珍的對面，問道：“你給文森特的是什麼書。”

“一本管理人的書而已。”江漢珍說道，說是管理也不錯，出了技術書籍，不都是管理書籍嗎，跟人打交道，肯定是想沾點便宜，不然看書幹嘛。

“哦。”

藍夢好像明白了一樣的點了點頭，接着又有些疑惑的問道：“你給文森特書，他能看得懂嗎？他們那群人沒有一個能認得多少字的，你給他書還不是浪費，書認識他，他不認識書，這樣沒用的。”

江漢珍呵呵一笑，說道：“這些就不關我的事了，能看懂要看，看不懂還是要看的，我只要他們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就行。”

“怎麼能不關你事了，文森特看不懂你寫的東西，又怎麼能替你辦事？”

藍莓對江漢珍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相當鄙視，既然要讓人辦事，就要給人教如何辦事，當然這是她認為的。

但江漢珍接下來一臉無所謂的說道：“他看不懂，自然有人能看懂，辦不了事，換一個能辦事的人就行了。”

“你怎麼這樣冷漠，他現在可是你的手下···”藍莓下意識的就按照將自己的想法說了說來，但說道一半，就感覺有些不對。

因為江漢珍說的好像也有道理，這些人本就是隨手組織起來的，文森特也是隨手指出來的，好像換了就換了。

但他哪知道江漢珍的想法，既然走霸道路線的，做事就不會考慮多少，即使發展壯大了，想要換誰就換誰，而且連理由都不用找，因為根本不需要理由。

藍莓想了半天，總覺得江漢珍這些話對她有很大的衝擊，幾乎要毀了她以往的三觀，越想越覺得有些難以接受。

隨即使勁來的搖了搖腦袋，才將這種想法揮出去。

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藍莓又開始對江漢珍職責的說道：”你給他書你不害怕他泄露出去嗎？你知不知道知識在外面很重要的，能學到一份完整的知識可是一個人最大的幸福。”

江漢珍噗嗤一下，說道：“那是你認為的，若是所有人都這樣認為，那藍光王國大智慧者滿地都是了，為何有名氣的大學問之屈指可數？”

江漢珍又對這種事嗤之以鼻，能安下心去讀書的人可不多，不光有天賦的原因，還要能有沉浸下心來的心性，甚至對身體的要求也很高，若是容易的話，推動世界發展的進程都你呢個快許多。

就看了一眼藍莓說道：“學了我的東西，那就要為我辦事。”

“若他們不願意呢？”藍莓問道。

江漢珍搖頭一聲失笑，說道：“隨便翻翻的也不去理會，但若想要跟進一步的，就必須來找我學後續的知識，不為我辦事，你覺得我會教嗎？”

“你···”藍莓被說道額一陣氣結，不知道該怎麼說好。

但總覺的江漢珍太邪惡了，傳出去的東西，還留下後手，沒有一點帶大學問者的樣子，頓時氣得轉身離去。

江漢珍笑了一下，覺得這樣不錯，每天氣一次，藍莓對自己奇怪的態度就會消失。

對於寫不全的內容的事情，自然有自己的考慮，需要做什麼，就按照什麼的規則來，若是當好人，就不會去做霸道之事，若做搬到之事，就不要做好人的事情。

江漢珍對此還是能分得清的，這次的事情，算不得好人，當然也不一定是壞人，只能說是用霸道路線來做自己事的修行者而已。

# 第四百九十章 三天又三天

江漢珍雖然對霸道也不是特別的精通，但也知道其大概，用他的總結來看，根本就沒有沒有什麼好壞之分，有的只是能為我所用，或者不為我所用。

區別就在於或許是自己人，或者是敵人，當然，也有可能是路人。

至於如何區分，全在一個利字。

或許有人會覺得他做事有些霸道，不講情面，不懂得體恤下屬，甚至有些暴虐，但這都是無關緊要的，即使這樣，需要全力地位的人也很多，反對只能成為他打擊的目標，與他們沒有任何好處。

或許氣運有損，但此一時彼一時，得令時當仁不讓，失令時遠遁千里。

原本他修為低下，也掀不起多大的風浪，用這種方式行事，很容易得罪人，若是真得罪了大修行者，很可能被人隨意拍翻在九幽之中。

江漢珍給很多人都教過，沒有機會之時，應當深隱待時，機會的時候，當仁不讓。

行道之路就是如此，永遠是往上走的，而這機會，也是在能力具備的時候去選擇的，這是一切的前提。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有了這種能力，所以呢個讓他有所顧忌的就少了許多，自然會嘗試着去走跟快捷的道路。

···

文森特在得到江漢珍給的一本書以及一枚紫色星幣之後，就帶領着一眾嘍啰以及外圍去他們在城外尋覓的據點開始開會。

安排了外圍人員站崗放哨以及修建房屋，即使得了一大筆錢，文森特也沒有大肆的鋪張浪費，因為未雨綢繆之心作怪，誰知道以後會不會用錢來應急。

而且江漢珍吩咐的擴大人手，起碼有一千以上的人手，就犹如一座大山一般的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江漢珍可以當甩手掌柜，遙控操縱，是因為江漢珍三天前豪氣的出手，並分發了星幣，已經給人一種這就是老闆的氣勢。

他卻沒有，雖然江漢珍安排他做領頭人，但當初他的這個職位也是江漢珍隨手指派出來的，也沒有什麼立功的表現，也沒有比別人突出一些什麼，一切看上去都很隨意。

當時有很多人都在場，自然會認為只是他運氣好而已，事實上他也是如此認為的。

這幾天看似風光，但心裏還是有無盡的壓力，不要看手下人加他都是一副關係很好的樣子，但若江漢珍說出誰拳頭打誰就是負責人的話來，這些人肯定會出手，毫不猶豫。

有此壓力在身，也不敢有絲毫大意，將人員分成了大嘍啰，中嘍啰，以及小嘍啰三種等級，再加上外圍成員一個等級，也算是初步將事情定了下來。

接下來又安排收人手，只要是願意干這一行的，都可以加入，以及建設據點之事。

安排完這些事之後，就帶着兩個能打的嘍啰去了城內，連哄帶騙的收集了幾個認識字而又生活拮据的人，付出了一些報酬報酬，就開始了讓書生教自己識文斷字的生涯。

因為急着要按照書上的做事，也顧不得會不會被別人看了去，給了每人一個大嘍啰的稱號，就讓認識字的人念給自己聽，也開始了自己的學習生涯。

當然，還要去處理一些事情，即使再累，也充實了許多。

文森特之所以會如此賣力，也沒有閑漢的一些懶惰的毛病，每天忙的不可開交，但他自己過的很充實。

非攻書中，有許多主張以及方法，只要是弄明白一點，就趕緊開始實踐。

努力了就會有回報，在三天時間內硬生生的將人數擴大到了一千，雖然不一定能做什麼事，但好歹是架子搭起來了。

三天後的一大早，文森特就帶着幾個骨幹成員就來到了江漢珍的住所，與往常一樣的開始報道。

見了江漢珍，首先將這幾天的成果說了一遍，得到了江漢珍的肯定讓他激動萬分，自然是拍着胸脯保證以後會做的更好。

而江漢珍又吩咐道：“無有規矩，不成方圓，規矩應該早立才好，現在好有諸多完善。”

江漢珍有所表示，文森特當即答應道：“是，我會加快完善規矩，管理好這些人。”

說完就退了回去，就開始專門研究非攻書上適合訂立規矩的訂房，根據自己的經驗，一條一條的去完善。

三天後又來報道，並送來了已經制定好的規矩，江漢珍翻看了一會，將一些損害自己權威的規矩全部化去，加入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規矩，讓文森特去執行。

得知江漢珍做了什麼的藍莓又開始埋怨江漢珍的太過自私了，從來都不考慮他人的想法。

江漢珍只是輕飄飄的說道：“這種習慣只是在藍光王國中傳下來的習慣而已，適用於藍光王國時期，卻不適用於現在，時代不同所用的規矩當有所變化才對。”

而藍莓反駁道：“你這樣得不到別人的感謝，只能得到一些畏懼。”

江漢珍嗤笑道：“我需要感謝有什麼用？”

藍莓有被問的說不出話來，江漢珍神補刀的茫然的說道：“我需要有人替我做事，我又不需要感激。”

江漢珍很無辜的說完，讓藍莓也覺得就是如此，對啊，為什麼需要感激？不做事了了嗎？

又一次讓她的人生觀徹底的被推翻，讓她也意識到江漢珍組織這些人不止是為了保護自己，還有別的，瞬間覺得自己有時候在自作多情。

看向江漢珍的眼神都變得複雜了許多。

而江漢珍不去看她，也不理會，自己開始閉目養神起來。

藍莓好像確定了一般，才發現自己在江漢珍心中的沒有那麼重要，或許真的如伍萊說說，玩玩而已，一下子陷入了糾結之中。

藍莓的這一切都在江漢珍的神識之中，觀看的一清二楚，此時才滿意了起來。

那種奇怪的態度江漢珍不是太感冒，因為得到這些的手段並沒只有愛情。

而且他若要得到什麼人，用一些手段就行了，何須那麼麻煩的去與人產生共鳴。

也許會有人反駁道得到她的人但你得不到他的心。

但江漢珍只會呵呵一笑，自從發現了所謂的愛情只是兩個生命體中某些磁場的共振之後，這些都不再是問題。

就是根據一些習慣動作，語言等行為，都能與人產生共鳴，更何況他已經將近八階的生命層次。

得不到，也只是沒有生存的土壤而已，能成為是人傳唱的，都是在共鳴頻率發生之時遇到了阻礙的。

愛情的頻率波段都會有一種波段過程，陰陽兩極會發生犹如世界生滅一樣的頻率波，沒有任何波瀾，也就是會自生自滅，遇到滅世危機，就會加入個人意志去維持運轉。

江漢珍發現這種波段之後，察覺到跟自己見到的世界道理並沒有多少不同，也就淡然了許多。

對於藍莓的事，本身也不會認同，也不想她繼續陷進來。

當然她若是陷下去了，江漢珍報以惋惜的態度，連自己的內心都守不住，又何談去修鍊，又如何能在修鍊的路上走得更遠。

總之是玩玩就行，但別當真，也別放心裏，心裏該放的什麼自己應該知道才對。

# 第四百九十一章 打擊中成長

又三天之後的早晨，文森特又來找江漢珍報到，這次的事情是彙報成績以及下一步該做什麼的。

三天時間已經讓所有人都過了一遍規矩，並強制讓所有人必須記住，記不住的，只要有些不服氣的，就一律降級，態度端正的，還能繼續留下觀察。

因為職位的高低，與自身所得有密切的關係，出了少數人的確不適合之外，其餘的人都已經記了下來，並按照編組分成數個隊，有了一個組織的雛形。

還有就是整出如此之大的動靜，難免會引起亞迪斯領地管理者的關注，即使什麼事也沒做，但出現這種情況，難免會引起恐慌。

甚至沒有一個管理者希望在自己的地盤上發生這些事，即使什麼都不敢也不行。

文森特集結了上千人，聲勢浩大，給誰都受不了。

文森特為了解決這種麻煩，花費了好多錢，還極力的向管事人保證，以後盡量不將人聚在一起，而且會低調行事。

江漢珍聽完暗暗點頭，對於文森特的這些處理，還是相當滿意的，能知道賄賂管理者，這就不簡單了。

其中牽扯到如何賄賂，怎麼賄賂，如何打開這個口子，如何投其所好，幾乎涵蓋了許多學問在裏面。

若是不會這些，就是提着豬頭都找不到廟門，更何況能將這件事平息下去。

江漢珍也不吝嗇的表揚了幾句，讓文森特激動了起來，感覺自己的位置也稍微穩定了一些。

最後文森特又問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江漢珍想了一下，沒有給出一個答案，而是問道：“現在的亞迪斯領地內是什麼情況？”

文森特頓時打起了精神，問這個，那下一步的行動可能會往這方面發展，否則不會去問。

也讓他激動了起來，最近一段時間，因為迫於壓力，也學了很多東西，對一些簡單的還是知道的。

按下了心情，開始說道：“亞迪斯領地內現在也沒什麼大事，自從亞迪斯伯爵想要向山外發展，想要出去，幾次都被貝奇思公爵從星辰山脈趕了回來，但也不敢攻打過來，僵持了許久，亞迪斯伯爵也出不去，前段時間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好像是積攢實力做準備，但最近亞迪斯伯爵好像很少出現，我聽伯爵府的人說亞迪斯似乎在修鍊。”

江漢珍點了點頭，嗤笑着說道：“看來這亞迪斯還是不死心，很可能現在修鍊什麼功法，等到神功大成之後會再度跨越形成山脈吧。”

‘神功大成’，一些聽不懂的話讓文森特十分疑惑，不知道什麼事神功，想來應該是亞迪斯伯爵的那種超人力量吧，就犹如占卜師會法術一樣的神奇。

但他不敢多問，繼續等待着江漢珍的安排。

江漢珍也明白了，亞迪斯可能是在想着突破三階的程度，打算三階之後，就煉化普度寶船，接下來很可能就是要出星辰山脈了。

按照他的估計亞迪斯突破的時不會太長，很快就會發現在他練功的時候，在他的領地內出現一個新的勢力，估計也不會手軟。

甚至會以此開刀，震懾一般人，但也不排除想要收為手下的可能。

但不管如何，江漢珍還是要發展一些勢力，等到能達到根深蒂固之後，隱藏在人群中就連亞迪斯也沒辦法。

想到此，就對文森特說道：“繼續發展，但只出不進也不是個事情，我記得領地內還是有許多小幫派的存在，將這些都收服了，將他們的生意搶過來，由我們統一管理。”

“是，大人。”文森特有些激動的說道。

對於那些城中的小幫派的收入，他可是眼饞的緊，他在貧民窟也算是一個有點地位的人呢，最多取做點小打小鬧的事，頂多就是混個肚圓。

若能得道那些小幫派的生意，那收入就多了，不但能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還能成為讓人一聽，就知道是大人物。

至於怎麼弄，他早就有了腹稿，當然是打了，打道服氣為止，那些小幫派最多也就幾百人，最大的已久千人左右，與他們現在相仿。

自己這邊還在發展之中，在過幾天甚至能超過三千大關，只要稍作培訓，就能用了。

現在那些大的幫派還沒有將他們看在眼裡，能看在眼裡的也就是一些小幫派而已，只要速度夠快，他就能有把握在很短的時間內佔據半個城。

如今有錢又有人，若是再做不出的所以然來，也怨不得江漢珍將他換下去，換個有能力的人來做。

接着又聽到江漢珍說道：“但有有章法，一切都需要統一管理，不可弄的一團糟，各種職業分開，不要攪和成一團。”

文森特心中一凜，心裏也明白這是也干一場大事了，一般的組織哪有如此嚴密。

心中頓時又激動了起來，干大事，以後他只要好好乾，就是大人物了，比他自己預想的還要大。

頓時對江漢珍保證道：“是，大人，我一定會辦好這件事，若是辦不好，我自己滾蛋。”

江漢珍笑了一下，對文森特的這種說法還是相當滿意，竟然會用軍令狀了。

隨即揮了揮手，示意他離開。

文森特還是像往常一樣，退出了門外，順便關上了門，才深吸一口氣，對着門外的幾個嘍啰說道：“走，先回去。”

想了一下，又吩咐道：“去一個人通知各負責人，來總部開會。”

“是，大人。”一個專門跑腿的嘍啰應了一聲，立即離開。

文森特腳步不停，等上了早就準備好的馬車，一路上催促着向老巢奔去。

在文森特離開之後，藍莓又向往常一樣的跑了出來，看她一臉失望的樣子，江漢珍就知道她想要說什麼了。

不等她開口，就略先說道：“你覺得我然他們這樣做事不對的還是你想做好人？”

藍莓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對江漢珍知道她想說什麼的事並不出奇。

江漢珍對於藍莓這種心性有些不感冒，若不是他天生能感知一些東西，又怎麼可能完好無損的活到現在，外面也出去討生活幾年了，道現在還如此的理想化，以為什麼東西都是美好的。

江漢很猶豫了一下，是打擊她一番然她醒悟過來，還是讓她繼續下去。

最終還是決定打擊一番，都打擊了這麼多了，也不差這一次，就說道：“你若是覺得這樣不對，你可以去城內幫派說去，我這裏你就不必要說了，人要吃飯，要做事，是人自己的事，與你沒有任何關係，其實你我之間也沒什麼關係，無非就是你給了學費，我教你一些東西。

若是你覺得你自己受委屈了，可以自己去學就行了，不必在這裏說什麼。

要嘛繼續修行，要嘛滾蛋。”

藍莓似乎受到了打擊一般，眼淚奪眶而出，似乎是被弄傷心了。

但聽到江漢珍接下來說道：“明天你可以來總部報道，我會讓你做事，若是不來，就永遠不要來了。”

說完江漢珍就起身走出了門外，向現城外的新建的總部走去，總部的事情，江漢珍也指點過一些，並示意他一戶也會去那裡。

即使他什麼也不說，文森特若是不準備，那他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至於藍莓的事情，他也不去多想，本身就是想隨意為之，也不會放在心上。

但江漢珍走後，藍莓卻淚崩了一般的大哭起來，感覺到傷心至極。

哭累了不知想到了什麼還是決定了什麼，也就帶着一副複雜的心情等待着第二天。

此時的她忽然發現，沒有了人的庇護，以她目前的本事和這些習慣，很難在世間生存下去。

江漢珍說道沒錯，人都不是簡單的，你若簡單，就會被啃得連渣都不剩。

江漢珍的歷來，又讓她想起了以前擔驚受怕的生活，頓時感覺到有些恐懼。

她才發現，她什麼也沒學到，江漢珍所說的心性之道最為重要，一直以來都跟江漢珍對這干，心性不足，讓她覺得有些心慌。

次日天不亮，就收拾了一番，出了門，向城外的總部走去，經歷了一夜的思考，似乎成長了許多。

# 第四百九十二章 雙層的準備

其實江漢珍在離開的時候，還是有過遲疑，總覺得按照正常人肯定不會如此狠心，肯定不會將如此漂亮的女孩子丟下不管的。

但這種女孩子，即使在漂亮，穿梭諸界以來，見過的沒有一百也有八十，見的多了，也就不會當回事了。

之所以把一個女孩子當寶，就是因為見得少，若是見多了，也就那麼回事。

但江漢珍也沒有將別人純粹不當人看，藍莓又不是這幫閑漢，沒那麼可惡，江漢珍可以將這幫閑漢不當人看的當牲口一樣的用，但對於藍莓還是不會如此。

但到最後，江漢珍覺得自己好為人師的病又犯了，時至今日，其實自身修為已成，也不必用傳道之事來自己，如今做的需要提升自己的修為，然後在各方勢力中爭取一定的話語權而已，對於宣化道法之事，也就沒那麼上心了。

然人龍易中，就解釋一個晉陞之道，隨着自身的修為改變自己對世界的態度，也會變化自己對時間一且的認知。

有什麼修為，就做什麼事情，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對於藍莓之事，江漢珍也不知道自己打擊她是對是錯，但還是希望她能明白一些東西，從那種童話的認知中走出來，走上世間的生存之路，也就是修行之路。

修行之道，犹如萬丈懸崖上走鋼絲一般的危險，即使一個小錯誤，也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藍莓這種對世界的認知，若是身在現在的神啟世界，應當會生活的不錯，雖不至於被人眾星捧月般的追捧，但也能得到一些支持。

但在如今這個世界中，卻有些不可能了，若不主動去改變，就會被世界所改變。

江漢珍回到閑漢總部之後，就被安排在為他所建的行宮之中，等待文森特的下一步動作。

兵貴神速，一切都是在趕時間，趕在亞迪斯出關之前，凝聚成一定的氣勢，才能有所作為。

文森特與大嘍啰們展開長達數個時辰的商議，最終制定了一個快速佔領的策略。

大體人員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打手，需要去攻打的，另一部分是佔領，是在攻下底盤之後，開始佔領的。

打下底盤的目的就是自己管理，為自己爭取利益，後面的才是重中之重。

因為打下之後，要牽扯收編等工作，這屬於一般的鬥毆，並非戰場打仗，不一定非要分個你死我活。

最多也就是在爭鬥中失手弄死那麼一兩個，若是出的事情大了，肯定會引起伯爵府的干涉，但打架卻沒那麼嚴重。

最終針對周邊的一些小幫派分成數支隊伍，打一個措手不及，然後遇到小幫派，根據幫派人數，幾個隊伍合在一處攻打，若再遇到小幫派，就繼續分開。

後面的人開始收編，進行一番簡單的培訓，就收編的人投入使用，就如滾雪球一般的開始擴大。

或許會有些不穩的現象，但只要被擋住，就立即收縮，呈防守態勢，有的是世間整頓內部。

計劃制定好之後，文森特第一時間就將計劃送到了江漢珍手中，江漢珍當即拍板決定道：“可以，兵貴神速，現在就攻打，不要人那些幫派有任何喘息之機，不要怕攻打的地方多了，能攻打多少就攻打多少。”

江漢珍想了一下，又問道：“信息傳遞的事怎麼樣了。”

“都準備好了，有轉門的信息傳遞小隊，負責探查消息，傳遞消息，人數在一百人左右。”文森特如實說道。

江漢珍點了點頭，心道，這就好辦多了，只要消息傳遞得當，就能很輕鬆的智慧這些人。

就說道：“去集合所有人，我會交代一些事情，這次我會親自指揮。”

文森特面色忽然之間變得有些難看，眼睛微不可查的冷了一下，江漢珍看的冷笑一聲，並不在意，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給他，不長點野心是不可能的，就似笑非笑的看着文森特。

文森特執掌大權數天時間，忽然被江漢珍奪取了總指揮的位置，一時之間難免有所不忿。

其實所示文森特了，拿出任何一個人都會有如此感覺，他們習慣中渴望是江漢珍永遠不要插手才好，繼續做的遙控指揮，這樣他們就是永遠的掌控權利了。

但他也不想一下，別人為何要組建這種勢力，為何會投入錢財，投入了不能控制，還不如不要去做，做了也就沒有意義了。

此時的文森特就有這種想法，低着頭對江漢珍說道：“是大人，我這就去通知他們。”

說完就像往常一樣的退了出去，但動作看上去有些僵硬，江漢珍就知道現在文森特內心肯定不平靜。

但也不會在意，若是他繼續擺正自己的位置，那就然他繼續就行，若是不行，那就換一個，如今怎麼說也有千人之多，江漢珍就不相信找不出一個能做事的出來。

對着身後看了一眼，說道：“拿着我的手令，調集三百名護衛，埋伏在此地，待會有事做。”

“是大人。”聲音有些陰沉，但也十分激動，隨即從後面離開。

但接着又對取出一隻信鴿，綁了一個東西，放飛了出去，就坐在主位之上，拿起一本是，繼續翻看了起來。

文森特離開之後，面色逐漸變得陰沉，他沒想到江漢珍真會住進來，而且到總不來。

之前沒有得到一絲消息，甚至沒有一點要離開原本地方的跡象。

他建立這座行宮，其實就是擺明了給江漢珍看的，以免被人說些什麼。

但沒想到江漢珍還真來了，並且一副要常駐的架勢。

表面上還能忍住，但內心對此極為排斥，但好像忘記了誰才是真正的主人了。

叫了一個心腹之人，讓他去準備人手，這才去總部之內，開始下達了集合的命令。

故意將時間延遲了一些，等到心腹之人傳回消息，結合人手的速度就快了很多。

江漢珍在行宮之中等待了足足有半個時辰，都沒有見任何動靜，但他一點也不慌張，繼續安靜的等待，就見行宮大門被人推開，湧進來一大群收持棍棒刀劍之人。

而這帶頭的人正是文森特，看着江漢珍淡定的坐在原地手捧着一本書，好像沒有絲毫吃驚的樣子，讓他頓時覺得有些不對。

左右看了一眼，整個大殿之中就一個人，沒有任何氣息，原本準備讓江漢珍想說話，但江漢珍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眼中閃過一絲惱怒，上前對着江漢珍陰惻惻的說道：“大人，都已經集合完畢，我們這是來請您出去的。”

“哦？”江漢珍這才抬起頭來，看着文森特以及四周幾十個不懷好意的嘍啰，似笑非笑的說道：“怎麼個請法，需要如此大張聲勢。”

文森特冷笑一聲，說道：“大人還是別虛張聲勢了，這一切都是我所做出來的，你以來就將此地霸佔，想要奪取，也不掂量一下自己，今日出發在即，就請大人去祭旗，以壯我們的聲勢，對大人也算是死得其所。”

江漢珍嘆息一聲，說道：“我原本以為你也是審時度勢之人，懂得取捨之道，我既然想組建這個勢力，那就不會不做一些後手，你覺得呢？”

接着對着虛空中說道：“該動手了。”

接着就從四面八方湧進來一群收持刀劍之人，人數只有兩百，並不是三百，江漢珍頓時明白了，對着帶頭的人說道：“全抓起來，若有反抗，就地格殺。”

帶頭的人面色一狠，說道：“是，大人。”

接着轉過臉去，一臉憤怒的看着文森特。

文森特見到這長臉，被下了一跳，隨即張口大叫道：“伍萊，怎麼是你，你不是死了嗎？”

本來被他們活埋了的伍萊，已經完好無損的站在他的面前，就是其他幾個人也被嚇得不輕。

但沒等他們反應過來，伍萊大吼一聲：“動手。”

當即提着手中的一把斧頭，就沖了上去，文森特還沒反應過來，就敢接一隻肩膀一涼，想要動手反擊，凡發現對自己的手臂失去了感知首發

轉頭一看，就見到自己的一隻胳膊齊肩而斷，頓時驚恐的犹如狼嚎一般，興許是伍萊覺得厭煩，隨手一個連招，斧頭背部砸向了文森特的嘴。

砰的一聲清脆的響聲，文森特已經倒飛出去，但鼻子以下全變得血肉模糊，神志不清的倒在地上一個勁的抽搐着，嘴裏發出嗬嗬的聲音，伴隨着血沫往外涌。

肩膀上血流如柱，已經受了很嚴重的傷，估計也活不了多長時間。

被他帶來的一群嘍啰都被瞎蒙了，就會隨後衝上來的兩百人用重斧砍翻在地上，一時間整個殿內極其混亂。

伍萊立即下令將這些全部止血然後綁起來，這才對着江漢珍說道：“大人，叛徒已經清理，還請下一步指示。”

而此時，殿外一個人氣喘吁吁的帶着一群人涌了進來，人手一把短棍，但看到地上的場面，也被嚇了一跳，頓時知道自己做錯了。

但伍萊帶來的人也被開始防備起來，向全部開始撤向江漢珍。

而這人正是比較死皮賴臉的那個人，被打了一次，被江漢珍所救，與伍萊一樣，都被收服。

江漢珍剛才是做了兩手準備就是擔心這種事情發生，若是文森特衝進來，自己安排的人不到場的話，那就陷入了尷尬境地，只能自己動手了。

若是普通人，那就是一個死局，等到文森特成事，這人再出來收尾，連帶的整個勢力也是他的，這種情況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江漢珍不但讓這個死皮賴臉之人帶三百人，又給伍萊傳訊讓他帶重斧手過來。

對於這些人，江漢珍一個也不相信，其實對於江漢珍來說，相信人是一件可笑的事情，除了自己，好像也不能去相信任何人了。

《西遊之雷行諸天》無錯章節將持續在小說網更新,站內無任何廣告,還請大家收藏和！

喜歡西遊之雷行諸天請大家收藏：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四百九十三章 掌權的想法

場面頓時僵持了下來，而這時，江漢珍就對伍萊說道：“這人是來撿便宜的，你自己看着處理。”

“是，大人。”

伍萊應了一聲，提起手中的巨斧，獰笑一聲，就要衝過去。

而這時那個死皮賴臉之人噗通一聲跪倒在地上，說道：“慢着，我有話說。”

而這時伍萊看向了江漢珍，就見江漢珍說道：“你的職責就是聽命行事，其他的任何事都不要管，這是我最後一次警告你。”

伍萊這時候想起了江漢珍的可怕，也不管其他，就招呼了一聲沖了過去。

而這時候死皮賴臉之人面露猙獰，怒道：“大不了來個魚死網破，兄弟們，沖···”

話還沒說完，回應他的就是一個碩大的斧頭，情急之下只能举手格擋，但斧頭的巨大力道一下子破開了短棍的力道，砍斷棍子，迎頭砸下。

在這人最後一眼看到了就是一個犹如鍋蓋一般的斧刃，連砸帶坎的到了他的頭頂，接着整個世界都好像停留在了這一刻，臨死前忽然在想，若是不耍這樣的心思，或許就能成為人上人，以後再也不用死皮賴臉了。

周圍的三百棍手被瞎蒙了，原本地上的慘狀就將他們嚇得不輕，以前都是打架鬥毆，哪見過這種場面。

但這群斧手可不會管這麼多，都是聽命行事，犹如死士一般。

上去就跟隨者伍萊，一通砍瓜切菜之後，只剩下一地的哀嚎。

最後江漢珍才安排讓人收拾一番，帶着一百多還活着俘虜向著集合之地走去。

伍萊被打過一次，而且相當凄慘，幾乎去了半條命，被治療也一番，也沒少遭受虐待，雖然他知道這一切都是江漢珍所為，被江漢珍就活之後，但他不敢去恨江漢珍，而是將所有的仇恨全記在了文森特身上。

就是後來，被江漢珍教了一些消耗身體潛能，增加爆發力的功法，才隱藏至今，江漢珍知道，遲早有用到的一天，即使用不到，也要以防萬一。

結果显示，還是用到了，伍萊的能力不比文森特差，能在閑漢中間建立一定的威望的都有一些過人之處，很快組織了一批身體強裝，看上去高大威猛之人，並集中傳授功法，組建了這一支重斧手隊伍。

而那個死皮賴臉之人，名字江漢珍懶得去問，只是那人被多次吊在樹上打，後來被江漢珍帶走，也傳授了一些東西，只不過這人似乎心沒有在這個上面，最後還耍了心眼，想要在文森特解決了江漢珍的時候做一次漁翁。

但他的願望並沒有實現，被心中有怨氣修鍊起來不要命的伍萊完全吊打，最終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此時的集合場地，所有的大小嘍啰都在原地站着等待，但等來的並不是文森特，而是一個看上去有些陌生的人，和一群提着巨斧的壯漢。

場面頓時陷入嘩然，當看到一個下半臉被打爛，還是去了一條胳膊的人，讓大小嘍啰再也忍不住了。

而江漢珍只是看了一眼當初打伍萊的時候在場的幾個人，幾人頓時反應過來，就為眾人解釋道，這是真正的老闆，這一切都是他組建的。

眾人聽明白之後，就對江漢珍投以敬畏的目光，轉變的很快，挺直了腰板，好像就要表現一番。

而這時候被伍萊提在手裡的文森特，在意識模糊之間，看到了這群嘍啰的變化，好像已經將他忘了。

臉上中出現一種悲涼的神色，嘴裏咕嘟咕嘟的冒着血泡，好像在說著什麼。

江漢珍從他意識中散發的波動，判斷的出這人是在罵這群人叛徒，對他們這麼好，又如此籠絡，當頭來權叛變的他。

文森特說完，意識逐漸模糊，掙扎了一下，全身一個短暫的抽搐，再也不動了。

江漢珍看了一眼，生命特徵逐漸消失，也就沒去注意。

伍萊雖然也察覺到了，還是繼續提着文森特，並沒有打算撒手的意思。

對於文森特，江漢珍也只能說是可惜了，他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改妄圖冒險一搏。

自從他有那種自立的想法的時候，江漢珍就不準備再用他了，這次就是分權，將文森特獨掌大權的情況抹去，分權給別人。

他最好的結果就是繼續留在這裏，去一個沒有多少權利的地方，或許還能繼續活下去。

在重斧手的簇擁之下，江漢珍站到了高台之上，也是文森特以前經常站着的地方。

重斧手將那一百多殘缺之人提到了下面，排成一排，站在這些人的身後，這才等待江漢珍的命令。

而江漢珍看了一眼下面表情不一的眾人，有恍惚，有畏懼，有躲閃，但更多的還是在害怕。

甚至有人產生的離開的打算，但這些榜樣在這放着，他們也不敢提出。

江漢珍掃視一眼眾人，然後說道：“今日我是第一次見大家，但有人不想讓我順利的來，甚至產生了歹意，想要自己做主，對於這些人，只有按照規矩處置。”

“行刑。”

江漢珍對着下面的重斧手說道。

重斧手聞言，揮動重斧，不管手底下的人有沒有求饒哀嚎的，一斧頭就看向腦袋，就是已經在半途死去的，也沒有逃過這一斧子。

百十個人頭滾落在地上，腥味逐漸的瀰漫開來，讓眾人心中一緊，都不敢動彈了。

甚至有幾個人被嚇得暈了過去。

而江漢珍接下來又說道：“這次的主要目的並不是這個，而是我們的步伐不能停止，是要繼續向前的，這次行動，獎勵翻倍，凡有大功之人，皆可提拔，各對現在去準備，所有不穩負責人跟我來，我有事要安排。”

江漢很說完，就瞅了一眼眾人，然後吩咐伍萊留下一部分人，盯着這群人，就帶着剩下的重斧手離開了，接下來的場面就混亂了起來，甚至還有人表現出一副興奮的樣子。

獎勵本來就不少，翻倍豈不是更多。

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許多人，就是因為給的星幣不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句話在哪都適用，但還是有些人本來就是半推半就的加入進來的，進來就是混日子的。

看見如此危險，甚至有丟了性命的可能，頓時有了去意。

對於這些人，伍萊自然會盯着，只要發現叛逃的現象，就砍斷一條腿。

至於會不會有人叛逃，肯定是有的，但只要留下一條腿之後，自然就不會管他逃不逃了。

或許這樣會讓人覺得不近人情，沒有絲毫體恤下屬，沒有絲毫與人為善，其樂融融的氣息，但江漢珍本就打算走的事速成路線，根本不會在意這些。

好的規矩，不如給一個血的教訓，只有讓這些人人見到了，才能徹底的記住，管理上就方便的許多。

江漢珍離開之後，也在想文森特的的事，雖然是文森特自找的，但將一份很大的利益放在他面前，又有誰可以把持的住。

就像是禽獸與禽獸不如之事一樣很難選擇，選擇禽獸，就說明沒有畏懼，證明江漢珍的威懾還不夠。

選擇禽獸不如，江漢珍也不會高看他一眼，但他以後的日次會好很多。

這件事以後，至於讓別人獨掌大權的事情，現在江漢珍可沒打算，而現在，甚至產生了一種親自掌權的想法。

權利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好的。

以前也有過這種想法，但一直都沒實施，一來是忙着修鍊，沒時間去干涉這些，第二個是還是有顧忌。

在仙道一方的時候，就跟不用說了，許多雙眼睛盯着自己，若是敢漏出一絲這些想法，就會在某個時候，出了意外，或者迷失在什麼地方，自己一個人去玩。

人心複雜，江漢珍從不敢去輕視。

當初他被送往域外戰場之時，中途出了意外，去了一個殘缺的世界，當初帶領一群弟子們開始修復世界。

記得那時候那群他跟那群本來都很乖巧，很聽話，也橫尊敬他的弟子們最後弄得有些不愉快。

甚至讓他有些心灰意冷的離開了世界，一個人向更遠的地方漂泊。

就是因為他接觸了權利，想要跟那些以往都對他很尊敬，在他看來都很不錯的弟子們爭奪權力，從而被排斥，若不是他離開，甚至會反目成仇。

就是這些弟子都是如此，但仙道中弟子無數，若是他想要插手權力的事情被知道以後，又有幾個人能答應，更別說真正的天庭掌控者了。

權與利，誰也逃不過去，那怕是神仙也是如此。

當初他即使用強硬的措施奪去了大權，但那個地方似乎距離域外戰場比較近，很容易就被找到。

若是別人知道他有控制世界的企圖，反對之聲肯定不絕，當時只有神仙修為，若不想出什麼意外，肯定要服從。

也是因為這事，讓江漢珍有了離開的想法，有個組織雖然是庇護，但也同樣是一種枷鎖。

修鍊大道，就要一窺全貌，若被枷鎖限制住，終究有所不全。

仙道之中這個禁忌那個規矩的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會犯了別人的禁忌，但這些禁忌中卻是大道所在，想要繼續修行下去就不得不違反這些禁忌，因此也就仇怨從生。

但若去遵守，即使修鍊到很高的境界，也會有些殘缺，有些道理往往存在與一些禁忌之中。

也是因為如此，江漢珍才想遠離仙道，遠離所有的人，去追尋自己的道理。

當然，也就有了自己做主的想法，在陽神世界中倉促了些，但也穩固了金仙的道果，並得到了人龍易，後來到了神啟世界，就開始執行了自己的想法。

只不過一切都隱晦了很多，沒有做的那麼明顯。

幾個弟子之所以不敢違背他的意志，就是因為江漢珍自加隆組建護衛隊之後，就將兵權掌握在了手裡，從沒有交出去，就是離開了，也放在天道之處寄存，在神啟世界之中，除了他能隨意調動武力，也只有天道才可以。

即使漢森幾人再如何表現，他都從沒有將兵權交出去的想法。

果然，幾人老實多了，根本沒有任何倨傲，甚至還會想方設法的討好他，與仙道世界沒有掌握兵權之時那些弟子的尊敬不同，而是真正的討好。

仙道世界之中，那些他教出來的弟子們學有所成，都有一番成就之後，也就很少圍着他轉，定奪也就尊敬一番，時常也不會來往。

哪像神啟世界之中，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會想方設法的來討好他，這並不是這些人品德好，或者覺悟高。

而是他掌握着所有的兵力，能夠決定任何事情的兵力。

因為明白以前是何種原因，他就沒有打算交出兵權的想法，即使離開了神啟世界，也沒有交出去的打算，而是寄存在了自己能夠掌控的天道意志之處，而不是託付給任何有智慧的生靈。

# 第四百九十四章 強硬的手段

在此界之中，本來還打算隱晦的掌控一番，但看起來文森特有些迫不及待了，甚至還打算與自己為敵。

這就讓他產生了完全掌握的想法，就更加不可能讓自己所能管控的東西脫離控制了。

文森特的這一番行為，其實也代表了許多人的想法，就是在仙道諸多世界，名義山是他的功勞，事實上也是如此，若是他想掌握權力，肯定會有人不答應，即使答應了也會有所不忿，嚴重者甚至反目成仇。

就是因為從開始就將事情交給別人，是完全的交出去的那種，所以才會變得人畜無害，似乎受到了很多尊敬。

當初去域外戰場之時，那次不是意外的意外，就是有人不想他再繼續出現，當時他已經在仙道世界之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甚至還有雷霆學院副院長的職位在身。

當時在天庭任職的一大部分人都是他的門生，怎麼可能不讓人起別的心思。

當初威勢一時無兩，江漢珍以為的躲在雷池之中，以為這是避嫌，免得被人所忌憚，但卻發現一切都是徒勞。

經歷了一次意外之後，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有些幼稚了，竟然將自己生命寄托在的別人的仁慈之上。

如今想想，都覺得很可笑，寄托在別人身上，這不就是在告訴別人，在畏懼，在還怕嗎。

為了確認一番，就使勁的折騰，最終覺得有一絲危險，就會有如身上影響平衡的東西一樣的清理。

帝王之道，極為霸道，將所有東西都看成是自己的，就連一個個體，也會當成身體的一部分，只要違反了自身幾的意志，就會進行隨意的修正，不管是你是怎麼想的，因為對他的意志造成了影響。

當了此事，江漢珍也開始接觸權利，也感覺到若是有人不停話，陽奉陰違，甚至做一些違反自己意志的事情，就會毫不留情的清理，不會因為別人是怎麼想的。

若是今後在遇到當初讓自己出意外的人，江漢珍肯定不會去責問，或者是討個說法。

而是會說：“理解，理解，你技高一籌，我陷入這等計謀，也怨不得別人，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

有此相法，江漢珍就感覺自己對心性的掌握似乎更上了一層，好像前路少了很多阻礙，一切的事情都能想得通了。

一些禁忌規矩，或者是忌諱，在他的意識中逐漸的消散，就連道果都活躍了些許。

也明白這是自己徹底的獨立了起來，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到達了一種無所忌諱，逍遙自在的境界，天地是我，我就是天地的無礙之境。

甚至有一種我意由心的感覺，心中明白，這是將前行道路的一部分枷鎖給掙脫了，做到了真正的無字。

犹如樹苗一樣，只有不受任何壓制的樹苗，才能茁壯成長，沒有了外力的干涉，如何生長全在自然之間，而不是根據別人的意志需求去成長。

如今再也不以前頭頂的上的東西放在心上，而是站在了與頭頂上東西的同一高度，可以平視對方，而不是擔心別人什麼意識，別人什麼想法，或者是我做這些會不會讓別人忌憚了。

而是一種真正的自由無礙。

江漢珍心中產生一陣明悟，自己的大羅道路似乎就在這裏。

忽然之間的感悟看似一瞬間，但其實過了好長時間，江漢珍抬頭一看，所有的管理之人已經來到了開會的地方，安心的等待着，有重斧手在旁邊守着，沒有哪個不長眼的來打擾他。

江漢珍對此極為滿意，見眾人都已經來齊，就掃視了一眼眾人，讓這群大嘍啰們頓時站得更直了，深怕挑出一絲毛病出來。

江漢珍這才說道：“今日叫大家來，就是安排下一步的工作，這次行事想必大家已經知曉，就是用最短的時間，拿下整個亞迪斯領地。”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所制定的計劃我也看了，但行事之間犹如戰場，戰況瞬息萬變，這個幾乎雖好，但對於變通之法上有些滯澀，不能靈活的應對任何事情。”

一群嘍啰都打起精神聽着，知道江漢珍會頒布什麼決定了，甚至事情還不小，會影響到每個人。

就聽江漢珍輕聲說道：“所以就這種問題，組建一個作戰部，專門從事研究戰況變化，以及後續解決之道的事情，由各嘍啰大隊抽調人手組成，由我親自管理，不歸各嘍啰管束。

另外，我擔任這次作戰的總指揮，掌控全局。”

江漢珍雖然聲音很輕，但那種不容拒絕的語氣讓一眾嘍啰都心裏一顫。

這件事的利弊他們或許不能完全看明白，但以此推斷，就會發現自身少了很多權利，不再是每個大嘍啰領着自己的嘍啰分別作戰，或者是互相聯合，而是都要聽從調配。

這項決定一出，他們就知道以後干什麼的只能做什麼，別的事情想插手很難，都要聽作戰部的指揮。

有人想要爭辯一下，當想到剛才的那一番情景，以及站在重任身後的重斧手，就感覺脖子上涼颼颼的。

甚至有一種感覺，只要說出反對的話，重斧手的斧頭就會落到了自己脖子上，最終只能說出一句大人英明。

其實江漢珍還真打算這麼干，若是聽話還好，若不聽話，就隨便的找點這些人所犯的事，身後的重斧手就會動手，甚至連一絲喘息的機會都不給。

還好，剛才一百多人的教訓還在，讓他們心有顧忌，只能服從，只要這些事情落實下去，就是想做什麼都已經不可能能了，沒有人會跟隨他們。

而且，所有的嘍啰的腦海中，只有這個組織而已。

第一件是成功，以後的事就好辦多了，江漢珍又說道：“以後專門武力職業，不再叫嘍啰隊，稱為藍光隊，編製不變，十人一小隊長，隊長隊副個一名，百人一中隊，隊長一名，隊副兩名，千人為大隊，設置隊長一名，隊副三名，總稱為藍光護衛軍，由我統一指揮。

其餘的輔助人員，各部分儘快送上自己的內部編製，不可插手亂逛護衛軍之事，藍光護衛軍也不可干涉管理部的事情，若有違背，以叛變處理。”

‘什麼？怎麼可能這樣？’

“這不合規矩，我們本來打下底盤是由我們自己管理的，怎麼可能不能插手，那還打什麼？’

一時間許多人都開始面面相覷起來，各自用眼神交流着，似乎是不滿意見江漢珍的絕定一般。

以前就犹如分封制度，現在是集權制，當然會有人受不了，原本的利益被剝奪，是個人都會有想法。

但在江漢珍的等待之間，還是有人口不由心的答應着，最終出了幾個是在舍不得自己權利的人，幾乎都答應了下來。

而江漢珍冷笑一聲，對着身邊的一個重斧手說道：“去外面藍光護衛之中，將所有作戰部的人抽調出來，集合在一間屋子里。”

“是，大人。”這名重斧手說完就轉身離去。

下面的人頓時慌了，開始小聲的議論起來，甚至有要離開的打算，而江漢珍沒有理會，就對另一名重斧手說道：“你去將每個小隊他們的副隊長，通知他們開會。”

重斧手猶豫了一下，問道：“擔任，藍光護衛中沒有副隊這一職位。”

江漢珍笑着說道：“沒有，就讓他們選出來一個，能當官，沒有人會拒絕，而且限他們三分鐘之內選出來，若是錯過時間，你看誰順眼就讓誰當副隊。”

重斧手心中一凜，頓時說道：“是，大人。”

江漢珍說這些時候，並沒有背着這些人，而是就這樣當著眾人的面說著。

而下面的人似乎是感覺到了不對勁，場面有些失控，甚至有人要起身離開，但沒有經過江漢珍的同意，如何能隨意的離開，就門口的重斧手也不是好想與的。

終於等到江漢珍安排完了兩個，一个中隊級別的人忽然站起來，說道：“總指揮大人，我尿急，有些憋不住了，能否現在就離開，馬上回來。”

而接下來就有人眼睛亮了起來，看起表情，已經想好的理由，江漢珍笑着看着這人，說道：“稍等一會，我在安排一件事情。”

這位中隊點了點頭，心急如焚的等待着，心已經飛向了外面。

如今每個小隊，甚至中隊都已經有了一定的勢力，即使離開，也能存活下去，沒必要在這裏任人拿捏。

只要讓他們離開，就立即帶人走，走的遠遠的，不信還能拿他們怎麼樣。

而江漢珍對着身邊的重斧手說了一句，重斧手面無表情的點了點頭，就離開了。

江漢珍說了什麼，他們這次沒聽清，但肯定不是好事。

雖然有人疑惑，但還是架不住自己做主的誘惑，等江漢珍不在說事，就有人立即站出來說道：“總指揮大人，我獨自不舒服，想出去一下。”

“可。”江漢珍輕輕的說道。

這人立即向外跑了出去，而這時候，剛才那個尿急的一陣暗恨，剛才合適他先說的，應該是他第一個出去。

但又一次被人搶了先，一个中隊站出來說道：“總之會大人，我老婆生孩子，要出去一下。”

“這事大事，去吧。”江漢珍笑着說道。

這位中隊立即跑了出去，而這次剛才尿急的這次搶了先，就搶在別人面前站了起來。

但沒等他完全站起來，站到一般的時候，接着就聽到外面有人慌張的喊道：“你干什麼，你不要過來，你在過來我就喊人了。”

嚇得這人頓時不敢動了，半站半坐的在半空中懸着。

接着就是一聲慘叫，但還沒完，接下來又有人喊道：“你不能這樣做，我是中隊長，你不能隨意殺我的。”

“饒命，啊···”

伴隨着一陣慌張的慘案叫，一切都安靜了下來。

而這位尿急的頓時慌了，站也不是，坐了不是，外面的事情他還如何聽不出來，若無意外，先他出去的兩人肯定已經不在了，讓他內心極為恐懼。

不止是他被嚇壞了，就連所有的人都被嚇壞了，他們沒想到江漢珍會來這一招，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一個個的嚇的坐在原地，低着頭大氣都不敢出一下。

剛想悄悄的座下去，就見江漢珍向他看了過來，嚇得渾身都在發抖。

江漢珍就奇怪的問道：“你這是在干什麼？憋不住了？那就去吧。”

“不不，能憋住，我又憋回去了。”這位中隊立即說道。

江漢珍看着他的樣子，就問道：“能憋住那你這樣幹嗎，在練功嗎？”

這位中隊頓時嚇得大汗淋漓，渾身都濕透了都沒敢動一下，臉紅脖子粗的說道：“總··總·總·指指··揮揮揮大····人，我··屁··股受··了傷，做··不下··去。”

結結巴巴的牙齒打着顫說了半天，才將一句話說完，江漢珍聽得直想掏耳朵。

等這位中隊終於說完，江漢珍這才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那就這樣保持着。”

這位中隊眼前一黑，差點暈過去，但好歹知道這是哪裡，他害怕他暈過去之後，腦袋就會搬家，晃了幾晃，最終還是站穩了。

強撐着對着江漢珍說道：“是是··是，總··總··總··指揮···大··人人人。”

江漢珍聽得感覺怎麼那麼彆扭，剛才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忽然變得這樣了，就是他說話的時候，江漢珍都深怕他這麼就接不上氣就過去了，但好歹是說完了。

神識掃了一眼，發現氣脈只是暫時鬱結，還能恢復，可能是驚嚇過度，等這事過去就好了，畢竟他和不想有一個連話都說不清楚的隊長在隊伍里，那樣很耽誤事。

# 第四百九十五章 中途的麻煩

到了此時，所有有異心的人都變得寒膽若驚，大氣都不敢出一下，並對此地產生了畏懼。

江漢珍雖然沒有將自己意志強加到別人的想法，強迫別人為他做事。

而是列出了一個有酬勞的做事標準而已，是一種你情我願的交易，這個地方就戰線在這裏，只要進來了就必須遵守其中的規矩，若不遵守規矩，那就為自己獲取的那些利益而付出代價。

而這個標準，是江漢珍自己定製的，與許多貴族一樣，都以自己的意志在自己的領地之內定了一個規矩，他們有這個權利。

江漢珍同樣如此，也根據自己的標準定了一個規矩，對外人而言，是對的，還是錯的，之並不重要，因為這次建立組織的資金是江漢珍出了，這是他的資本，也是權利。

經過這一番整頓之後，副隊長有了組織，作戰部有了組織，這些各隊的隊長也有了組織。

互相之間不干涉，也牽扯，各司其職，互相監督，將原本隊長的一言堂全部分割出去，雖然少了很多自主，但對於江漢珍來說，管理上順暢了許多，甚至沒有了阻礙。

或許還會影響自主性，當然，江漢珍認為這隻是一個借口，一個想要從他手中奪取權利的借口。

就犹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樣，一個將軍帶走了所有的士兵，一個君主如何能感受到安穩，若是聽命還好，若是不聽命，對於一個君主來說就是危險的。

沒有了士兵的君主，就等於沒了牙的老虎，就等於老虎長開嘴巴，然後去咬人，結果發現牙齒竟然不是自己的，竟然有自己的想法？

就像牙齒有了靈魂一般，轉過來對着老虎的大腿上咬了一口，想想都覺得荒謬。

江漢珍可不會做一個能被自己牙齒咬了的老虎，其實就如修鍊一樣，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完全掌握自己的一切，而不是一切交給未知的存在，比如命運，其實命運也是自己的。

至於到底交給誰了，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江漢珍經過一番簡單的交代，就下達了攻伐的命令，三權分立之後，果然江漢珍對護衛軍的控制強了許多，若不是護衛軍本身素質就差，沒有經過什麼培訓，說不定能達到我意由心的境界。

而又讓作戰部制定一個封鎖消息的策略，就是盡可能的去瞞住所有的消息，只要能多瞞住外面那些小幫派一個小時，就能多打下一些地盤。

若是那幾個大型幫派有所遲疑，或者反應遲鈍，江漢珍就能給他們一鍋端了。

自清晨開始，被稱為護衛軍的隊伍，全部帶上了一個表明身份的東西，每個人都的胳膊上都扎着一根藍色的飄帶，分成十支隊伍，向附近的幾個幫派奔去。

而後面就有大量的輔助人員與醫療後勤保障等人員跟隨，各路的信息隊伍早就已經撒出去了，無數的信息從外面送到作戰部，又從作戰部帶走了新的的消息。

原本看似散漫的一個群體，也因為這一番變動，就想散亂的零件組裝成了一個完整的機器，開始有序的運作起來。

或許這機器的戰鬥力還不強，但江漢珍這次又不是跟伯爵領地的軍隊作戰，而是一幫同樣是閑散人員組成的散亂組織。

這次要看的不是自己的護衛軍有多強，而是看敵人比自己還要爛就行了，短時間內能做到這樣已經算是不錯了，但只要將這次的制度貫徹在這次的行動之中，就能快速的成為一支能打仗的隊伍，到時候再經過的他的統一指揮，即使亞迪斯出關也沒多少辦法。

隨着護衛軍的行動開始，整個領地內都好像進入了混亂一般，無數的械鬥場景隨處可見，一種混亂的情緒似乎在所有人的心中蔓延起來，也知道這事情不對勁，能做的也只是躲在家裡不出來。

對於普通人來說，這些人的爭鬥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換了一個人，該出的費用還是要如數的交上去，區別之在於多少而已。

不到一個時辰，已經將貧民窟以內的北城所有的地方都打了下來，而這時所有的情報就匯聚而來，江漢珍看了一下地圖上的標誌，點了幾個大一點的地方，讓他們向將這幾塊硬骨頭啃下來，至於周邊的小勢力，只要大的幫派被貢獻，小幫派也就無傷大雅。

對於城中的這些幫派來說，人並不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先決條件，底盤才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一個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地盤上進行的，若沒有了地盤，這些人就跟流浪漢差不多。

江漢珍的策略就是能收編就收編，受不了的先控制起來，行動結束之後，再進行處理。

接着又讓人去各大路口去封鎖消息，不讓消息有任何的泄露。

而這時，一個護衛慌張跑了進來，說道：“報告總指揮大人，北城治安司治安官帶着人來了，說要抓人我們，現在就在總部大門之外。”

“抓人？”江漢珍嗤笑一聲，說道：“恐怕未必，你見過有誰抓人的時候還說一句我來抓你了？”

護衛一愣，搖了搖頭，說道：“好像沒有。”

江漢珍說道：“既然是告訴我們要抓人，就是要看我們的態度，不然也不會提前給我們說了，直接動手就是，何必如此態度，分明就想要點好處罷了。”

頓了一下，就吩咐道：“你去請治安官進來，說有事相商，他進來之後，就帶着那一箱星幣去犒賞一下他帶來的人，大家生活都不容易，讓他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心意就成。”

“是，大人。”

護衛說完，江漢珍又說道：“對了，讓他們在第十一中隊的名單上籤上自己的名字，就說這是兼職，只要掛個名字，每月就有錢拿。”

護衛一陣疑惑的問道：“總指揮大人，我們只有十個編隊，沒有十一編隊。”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剛才沒有，現在有了，去吧。”

這名護衛也是不笨，瞬間就想明白了，立即說道：“放心吧，總指揮，我會去辦好的。”

這一切都在作戰部中進行，而這些作戰部成員聽得兩眼放光，竟敢還有此操作，既能送錢，還能給人找好理由，而且來歷十分正當，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了，是個人都很難拒絕。

而且還能留下名單，只要真的到了能用到的時候，這就是一隻隊伍。

治安官韋里被差點誒被嚇死，自從知道了整個北城已經混亂起來，一打聽就知道是這群人所為，在他的地盤上鬧事，就等於不將他放在眼裡。

當初也有人給他打過招呼，並說了有些事情要發生，只要讓他將消息壓着就行，而且報酬相當豐厚。

他當初以為這隻是一個小的爭鬥而已，看在錢的面子上也就答應了下來。

但早上起來，就聽手下人彙報說有人造反了，本以為是一句玩笑話，但等到出去一看，才真的與彙報的一樣，四處亂成了一團，就差又有放火了。

覺得不對，就要去伯爵府彙報這事，不管如何，都要彙報上去，但接下來他被給他送過星幣的那人攔住了，說出了原因，並承諾還有好處。

這事不小，治安官韋里也不敢做主，當即將聯絡人抓了起來，但也沒有去彙報，而是帶着手下之人來藍光護衛軍的駐地來抓人，也算是將功贖罪。

他他發誓一定要將這件事情平息下來，若是不能，他這個治安官就算是到頭了。

但到了門口的時候，卻猶豫了，他收了藍光護衛軍的星幣已經不少了，若是就這樣抓起來，到時候還會將麻煩牽扯到他的身上。

亞迪斯伯爵的心性不定，喜怒無常，誰知道會幹出什麼事來，就有了平穩的解決這個麻煩的想法。

讓人去彙報管事人，還在門口罵罵咧咧的，言辭之中，都說的是一些要給這群扎藍飄帶的人一個深刻的教訓，讓他們知道這裡是他的地盤。

正在想着如何應對之後，剛才那個護衛就出來了，一見面不等他發怒，就說道：“我們大人有請韋里治安官，說是有好事相商。”

說完，還隱晦的上前到韋里的耳邊說道：“這次之後，我們大人的意思要給您一部分收入分成，您想要多少就提前想好，以後發財了別忘了小的就行。”

聽到好處，韋里的眼睛頓時亮了，還是分成，不像以往的塞點星幣就成，這些收入他可不是不知道，看似不起眼，但加在一起相當可觀，以往雖然孝敬，但從來都沒有分成這個說法，他能得到的也只是過上富人的生活。

若是分成的話，那就有的操作了，他可是對所管轄的地方了如指掌，哪裡有發財的機會可是一清二楚，甚至已經想好了，有一些犹如商稅的地方就，就轉移到這個自稱藍光的幫派中，以後就不用交給上面了。

越想越覺得對，就對身邊的護衛說道：“好說，好說，以後我要是發達了，肯定不會忘了你，你會為今日的這一番提醒，感覺到驕傲的。”

“大人，那我們就進去。”但心裏去忍不住吐槽起來，真有那麼好的事怎麼可能輪到你，想多了吧，排坐坐分果果的事是讓人挺開心的，但卻什麼都不付出，可能只有夢裡有把。

說著還指了指身後的那群治安人員，問道：“他們如果都是大人的人，就一起進去吧，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招待各位的東西。”

治安官韋里點了點頭，大手一揮，說道：“好，那就都一起進去吧。”

身後的人早就等不及了，這個自稱藍光的這群人，出手向來是大方，在平時他們就受過許多好處，如今既然請他們進去，那好處自然不會少。

隨即就跟着韋里以及這位護衛，一群人興高采烈的進入了藍光護衛軍的駐地，準備大吃一頓。

韋里自然是帶着幾個心腹之人去見江漢珍，而這群治安人員，就被帶到了一間很大的房子中，裏面已經擺好了諸多餐具，止步過被蓋住了而已，對於這些東西，雖然沒有嗅到什麼味道，但如此之好的餐具裏面的東西肯定不錯，紛紛期待了起來。

# 第四百九十六章 星幣的憂傷

餐具的精美讓所有治安人員變得矜持起來，或許是認為檔次比較高，應該有一定的規矩。

或許覺得自己倒了如此高端的用餐環境中，要像貴族老爺們那樣，等待女僕們的服務。

這時候，負責招待的這名護衛就開口說道：“今天沒別的意思，就是我們總指揮大人體會大家的辛苦，想要犒賞一下大家，你們面前的盤子里，就是你們今天要用的食物，相信不會讓你們失望，甚至是你們見過的最好的吃的。”

說完做了一個請的收拾，示意讓人動手。

這群治安人員都被弄的面面相覷，不知道再賣什麼關子，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但不管怎麼說，總歸是人家好意，不能辜負了是吧。

就有人伸手去揭開蓋子，一團光芒瞬間照射而出，讓門覺得有些刺眼，到哪心情更是激動，甚至拿着蓋子的手開始顫抖起來。

“星幣，竟然是星幣。”

一聲之後許多人紛紛打開蓋子，也看到自己面前的星幣，粗略的估計了一番，少說也有幾十枚銀星的樣子，這可是他們好幾年的收入，如今出現子啊他們面前，有人就開始忍不住了，小聲的議論着就看向這名護衛。

只見護衛笑着說道：“這就是為大家準備的，請大家繼續品嘗。”

確定真的是給他們的，許多人都開始伸手開始抓了起來，但也有人不同意，甚至想要阻止其他人也拿，在利益面前，沒人會聽他的，只想將星幣拿到手裡再說。

侍衛看着如此情形，將那幾個決絕拿星幣的人記在了心裏，等到待會再處置。

就隨意叫了一個沒有拿星幣的人，就問道：“這位差爺，您為何不享用美食，是不是不和口味，若是不可口味，我就給您換一個。”

“哼。”這名治安人員冷哼一聲，怒道：“我不會接受你們的任何東西，以前不可能，以後也不可能。”

護衛恍然大悟，說道：“既然差爺不想接受我們的東西，那就是說明我們招待不周了，差爺想要什麼，儘管提出來，只要我們能辦到，絕不推辭。”

“不要以為你們這樣就能賄賂我，我會將你們的事情如實彙報上去，你們製造會亂，擾亂秩序，而且組織人手進行大規模的械鬥，無論是哪一樣，都能讓你們在監獄里蹲上好幾年，我絕不和有些很容易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呢同流合污。”這位治安人員一副清高的姿態，大義凜然的說著，全然不顧周圍的許多人都已經變了臉色。

而護衛就仔細看着這位治安人員，並沒有發現他有別的想法，好像也不是嫌錢少了。

但能說出如此大義凜然的話，而且是在這種場合，那就說明一個問題，此人幼稚，幼稚的很容易被忽悠。

護衛看明白之後，這才笑了起來，就說道：“既然這位差也如此清高，那就保持這種清高吧，那你的這些錢就分給別人吧，既然你不喜歡發財，那就別把你的這種想法強加在別人身上，擋着別人的路，你做什麼事你自己的事，與別人無關，希望這位差爺記住。”

說著用手重重的拍了兩下這位治安人員的肩膀，給後面的一個重斧手事了個顏色。

這才說道：“既然差也不適應這種環境，那就先迴避一下。”

接着就有一名重斧手上前，一把將這名治安人員提起來就往外走，全然不顧他的大喊大叫，不管他怎麼謾罵，還是反對，都改變不了被提着出去的事實。

而他的一眾同僚們，似乎對這件事視而不見一般，甚至產生一種爽快。

對於城內的治安隊伍的待遇為題，早在文森特主持的時候，就已經聽從江漢珍的安排做了調查，而且極為詳細，成了現在藍光護衛軍中不公開的秘密。

這些人本來就不富裕，薪水很低，還做的儘是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能夠多得來兩個錢，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平常他們的收入來源，大部分都是靠這種方式，幾乎成了慣例一般。

但人群中往往會有那麼一兩個清流界的泥石流，總是要攪亂一下。

對於這位治安人員，他們早就已經厭煩了，沒有人願意跟他一起合作，每次合作都得不到任何好處，若是時間長了，甚至連養家都是一個困難。

雖然與這位治安人員一起當了好人，被人稱讚，這位治安人員好似十分享受這種稱讚，但對於他一起的人來說，就是一種要命的事情。

原本每天晚上都會給家裡人帶回去一些吃的當補貼，甚至能多倆個銅星讓家人看了也亮堂亮堂。

但跟這位組隊之後，回去之後老婆孩子開口說了一句很常見的話。

“父親，我餓了。”

但他能會答什麼：“我也沒有吃的，我也餓着，我們今天一起先餓一晚上，有我陪着你們一起餓着，明天就有了。”

聽聽，多麼浪漫，一家人同甘共苦或許是最幸福的，一起餓肚子也是一種值得懷念的記憶。

除去了這種回答，剩下的就是無盡的痛苦，竟然連自己的老婆孩子開口要吃的都沒辦法滿足，這群收入本就不高，即使在外面落上兩個子都不一定能養活一家人，還被這種泥石流攪和的連養活家人都不可能了。

畢竟治安官也是人，也有家人，沒家人的人都去混了幫派，但凡有點顧忌的，都在治安隊伍之中，兩者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普通人中選出來的。

此時的用餐之地，有這件事的一攪和，事情也順利的許多，所有的治安人員全部默默的數着手中的星幣，甚至有一種悔恨，甚至有一種痛苦，或者是含着笑容。

護衛忽然發現起中一個治安人員數星幣的樣子有些奇怪，數的比較狠，似乎更星幣有仇一般，但身為一個男兒，竟然淚珠子不停的往下掉。

護衛覺得奇怪，就走過去問道：“你怎麼了，沒事吧。”

治安人眼頓時哭出了聲，說道：“我老婆今天早上沒吃東西，就帶着孩子去娘家討點口糧去了，我擔心她。”

“這不很好嗎，有錢了，就可以自己買點東西了，也不用去娘家了。”護衛奇怪的說道。

而這位治安人員說道：“都是我的錯，她們娘倆已經去了好多次了，每次晚上回來，都會說在娘家吃了，但我後來無意中發現，她只要回去娘家，就會被趕出來，我不怪她娘家，因為大家都過得不好，她就在外面挨家挨戶的要飯，養活她和孩子，知道我壓力大，從沒有跟我要過東西，我對不起她。”

說完，就嗷嗷的犹如狼嗷一般的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但還是將星幣緊緊的抱在懷裡，深怕丟失一般。

護衛心中一顫，若不是加入了藍光護衛軍，他何嘗不是這樣，就立即說道：“既然有錢了，就趕緊去將老婆孩子找回來。”

“可是···”哭嚎的這名治安人員有些意動，但還是看了一眼周圍的人，神色有些猶豫。

而護衛恨鐵不成鋼的說道：“你是怕失去現在的工作吧？”

治安人員無奈的點了點頭，護衛就拿出早就做好的名冊，扔過去說道：“將名字簽在上面，以後就是藍光護衛軍的人了，當然不是正規的，只是挂名，但每月也可以領取兩枚銀星，比你治安對的一枚要多很多了。

當然，若是你願意完全加入，每月五個，簽下名字，大家就是自己人了，就趕緊出去找你的老婆孩子，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孩子在外面也不安全，萬一被人煮着吃了就不好了，我會派人去協助你。”

這名治安人員想要沒想，就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立即對着護衛一聲道謝，就向外跑去。

而護衛立即派了兩個重斧手跟隨了上去，這可是這群人中間的一個典型，有着標誌意義，榜樣的力量是無限的，這個榜樣可不能出事。

接着又想了一下，給一個重斧手示意一下，讓他去將此事彙報過去，重斧手離開之後，他也鬆了一口氣。

有了此事，在場的大部分治安人員都有些意動起來，偷偷的看着那張名單，也想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也想照顧好自己的家人。

護衛人員一聲感嘆，還是星幣的力量大，沒想到如此好用，但也鬆了一口氣，事情總算是成了。

當護衛長將事情交給他，他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只能硬着頭皮去想，想破腦袋最後差點急的摔盤子摔碗，當拿起這一個餐盤之後，忽然靈機一動，就想到了這個比較震撼的主意，當初，就是他也不知道成不成。

但現在看來，很明顯，事情成了。

只要事成，再將今天的事情彙報上去，說不定會有一個好的機會。

有了這個觸動，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的許多，不等他開口，就有治安人員開口問挂名之事，並且主動表示只要有需要，可以隨意吩咐。

護衛故作矜持的又講了一下福利待遇，甚至連家人都有福利，甚至還說出了犧牲之後家人都能領錢的事情，讓這些人也知道了利益不小。

最後在一番相求之下，護衛才勉強將事情答應了下來，前後不到一刻鐘的時間，一個名為是以護衛隊的隊伍在藍光護衛軍中成立，而且人員都是參加過一些訓練的，也算省去了許多麻煩。

# 第四百九十七章 貪婪的底線

北城治安官韋里被帶到會客廳的時候，還是一副很生氣的樣子，倒了一杯茶水，然後就兩治安官晾在這裏。

治安官正想着怎麼壓榨一番，多要一些分成，不然對不起他的這份責任。

對於他來說，這裏面許多利益都應該是屬於他，而不是被規矩算限制的只能向乞丐一樣的去小幫派中上門討要，至於大一點的幫派，他可不敢，就是最厲害的南城治安官額不敢去。

在他上任的這幾年，南城的治安官一年之內就有最少三個出了意外，對於那些大幫派，幾乎成了禁忌。

後來有人將這事彙報了亞迪斯伯爵，但伯爵的態度有些耐人尋味，甚至有人猜測，這些幫派背後的支持人就是亞迪斯伯爵。

所以，幾個大幫派在城中，甚至整個亞迪斯領地之內，各自的地盤上都屬於土皇帝一般的存在，甚至比各地的執行長官的威名還要更甚一頭。

按理說亞迪斯應當是進取之人，但為何放任這些不管，讓許多人都覺得不解。

對於韋里來說，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怎麼給自己撈好處，撈一份讓他能穩定在中產生活，甚至上流社會的一份好處，對於那些貴婦名媛們他可是垂涎的緊，經常在他的夢中出現，只要有錢了，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對於不知什麼時候伯爵邀請的聚會，他也參加過一次，那些婀娜多姿的腰肢，被亞迪斯摟着，別提有多羡慕了，讓他見了一次，就終身難忘。

亞迪斯摟得難道我里奇摟不得？不禁心中出現了這種想法。

這次要對少合適呢，三成，不不，太低了，估計也就是中流社會，五成，還可以，應該能達到上流社會的邊。

但五成只能墊底，質量好的貴婦名媛們甚至連看他都懶得看一眼。

那就七成好了，只要有七成，就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剩下的三成就當他們的酬勞。

三成？這樣的酬勞太多了，或許只給他們兩成，或者一成就行，待會看情況，若是被我氣勢所攝，就只給他們留下一成，若是是在不行，就勉強留下兩成給他們。

全然忘了是給他分配一些，而不是讓他分配的意思。

若是亞迪斯伯爵在此，肯定能用氣勢將人懾服，讓人納頭既拜，甚至能完全決定別人的生死，我要是有亞迪斯伯爵的本事就好了。

忍不住就念起來亞迪斯伯爵經常說道一句話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說的相當傳神，而這句話剛好被走到們外的江漢珍聽到了，頓時在他的心中泛起一陣古怪。

這句話不是李世民說的嗎？怎麼跑這來了。

他雖然說一些話，也讓手底下的人有樣學樣，但這句話從沒有說過。

兩個世界的文明不一樣，不可能有這種思想的，難道是時空亂流出現了？將一個異界的靈魂帶到了這個世界來？

原本就想將他先控制一會，但治安官卻沒有絲毫異動，甚至乖乖的坐在會客庭中。

江漢珍原本還以為他會大吵大鬧的不消停，還安排了重斧手守着，若有異動就砍死，因為根本沒打算理會這位治安官，嫌麻煩而已。

但這也太平靜了，甚至讓他覺得這位治安官一心向著藍光護衛隊，也讓江漢珍來了興趣，若真是如此，那還算是撿到一個能頂事的人才了。

既然有投誠之下，也要講個情面，就準備見一見這位治安官。

卻沒想到的是從治安官里奇口中竟然說出如此跨越時空的話來，江漢珍就用神識仔細的檢查了一番，並沒有在這位治安官是識海中發現橫穿時空亂流，或者異界的氣息。

將心中的疑惑壓了下去，就進了會客之地。

而韋里正在幻想着自己指揮百萬雄兵的場景，被江漢珍進來所弄出的動靜驚醒，這種氣息還是被他從幻想中戴麗出來，像極了沐猴而冠的帝王。

冷眼看了一眼江漢珍，自顧的坐在那裡喝起茶來，一絲很明顯，就是先晾一會。

就犹如凡間的一些領導一般，見員工來了，先裝模作樣的拿起一張報紙，看似認真的看着，但去暗中時不時的偷窺一眼下屬，意圖表現自己的威嚴。

但江漢珍對這種事不感冒，从里奇的樣子中，就看的出來他將自己擺在了領導的層面。

若真是要談判的話，就是佔據的主動權，起碼要討要五成的利益。

不過江漢珍還是猜錯了，這位里奇志向遠大，想要佔據八成以上，甚至九成的利益。

但不管如此，江漢珍還是覺得自己想的有些多了，本以為這是來誠心投誠的，沒想到去在這來做夢的。

江漢珍對着們口的重斧手示意了一下，兩個重斧手立即進門，就在正端着茶杯擺在不停的吹着茶恭弘=叶 恭弘的韋里的驚詫之下，一把將他動椅子上拽了下來，接着一腳踏在地上。

韋里已經蒙了，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此事才想起來，這是來談判的，說好的談判呢，說好的重禮呢？說好的分成呢？怎麼不按照劇本演。

但接下來就感覺到自己的四肢一陣劇痛，讓他眼前一黑，幾乎就要暈過去了。

劇烈的疼痛，才讓他意識到他的四肢被重斧砸斷了，心中一陣悲涼，感覺到自己完了。

劇痛能讓人想明白很多事情，也能讓人瞬息之間從虛幻回到現實，韋里就回來了，而且完全回來了，知道自己在什麼環境。

而不等他做出什麼反應，兩名重斧手就將他提着往外走，走到江漢珍身邊的時候，江漢珍想到了什麼，就說道：“稍等一下。”

“總指揮大人有何吩咐。”兩名重斧手說道。

江漢珍猶豫了一下，還是說道：“就問一下剛才他說的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這句話他是從哪裡聽到的，若是回答的好，可以讓他活着。”

“是，總指揮大人。”兩名重斧手立即答應，他們都是犹如死士一般的存在，只聽從命令，即使奇怪，也從不問原因，服從江漢珍的意志，就是他們生命存在的意義。

對於這位韋里，若是真的聽話，交代出一些事情來，自然也能夠活下去，只不過身體會有些損傷而已。

以後的藍光護衛之中，也不缺養一個閑人的米糧，就那個他看藍光護衛軍是如何發展的吧。

若是真有一天，藍光世界也能達到神啟世界的那個樣子，說不定還能恢復。

只不過暫時他就不需要再做什麼了。

江漢珍想着，就準備回返作戰部，因為那裡才是重點，有些事情必須要他下決定才可以。

甚至有些事情，現在只有他能推演出最合理的辦法，但還沒等到他走回去的時候，剛才帶走韋里的其中一名重斧手回來的，對着江漢珍說道：“總指揮大人，韋里完全交代了。”

江漢珍暗暗點頭，心道這人也算識趣，就問道：“說了些什麼？”

重斧手說道：“他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是亞迪斯伯爵說出來的，而且經常說一些發人深思的話來，很深奧。”

猶豫了一下，又有古怪的說道：“此人太過貪婪，還說本來是要佔據我們收入的八成以上，只給我們分個一兩成當做酬勞就行，要不就地格殺。”

江漢珍心中一陣感嘆，果然貪婪，貪婪的人你給多少都不會滿足的，沒想到還真將藍光護衛軍當成他的了。

這種人貪婪，而且是毫無底線的貪婪。

但還是搖了搖頭，說道：“興許是被打的糊塗了，將心裡話說出來，也沒必要在意，讓他繼續活着，養着就成。”

“是，大人。”重斧人應了一聲，就離開了。

江漢珍呵呵一笑，總覺得自己對人心的把握上還是有些欠缺，不過修鍊大道，修鍊的事自己的內心，不管外界如何，只要能把握住自己的人心就行了。

至於別人的，還是讓別人自己操心就行，只要想在的藍光護衛均能夠服從自己的意志，至於其他的，能發展什麼樣就發展成什麼樣子。

瞬息之間，江漢珍就感覺到以往放出的心神回來了很多，是一種莫名的力量，被人稱之為心靈之力，是心性的一個重要組成。

也感嘆道：“原來我還差的遠呢，修鍊大道，並非認知的那麼簡單，就拿自身來說，還是有許多漏洞需要去彌補，以免在不知不覺中，自己的力量被人盜了去。”

# 第四百九十八章 封印的寶物

江漢珍正在感嘆之際，已經到了作戰部門口，但看到藍莓與門口的重斧手爭執着什麼，似乎就要進入作戰部。

江漢珍頓時駐足，停了下來，準備觀看一番。

藍莓能夠進入藍光護衛軍內部，江漢珍感覺正常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想法。

以前是個閑散組織，自然沒那麼多規矩，但現在不一樣，成了江漢珍手中的一把利刃，不能如以前一般的閑散。

按照明面上的規矩，只要不屬於藍光護衛軍之人，一律不得進入，就是韋里作為北城的治安長官，也被擋在了外面，經過江漢珍的允許，才能進入。

但藍莓能夠進入，可能是經常見到藍莓在他身邊吧。

而此時，藍莓似乎被重斧手擋在了外面，並沒有讓她進去，重斧手不是不知道藍莓的存在，但他們只聽江漢珍的命令，此時，在江漢珍眼裡才算合格。

江漢珍看着重斧手的做法，也暗暗點頭，但看了藍莓被拒之門外，還在嘟囔這什麼，讓他頓時有些皺眉，就走了出來。

藍莓一看見江漢珍到來，就上前告狀一般的說道：“我想來找你，但這個拿斧頭的傻大個不讓進，沒扣的那幾個人都讓我進來了，我想明白了，我以後繼續跟你學習。”

江漢珍看了一眼重斧手，點了點頭，表示讚賞，就對藍莓說道：“他沒讓你進是對的，門口的人放你進來，看來是不適合這個職位，或許打掃廁所才適合他，那裡不需要守衛。”

“你···”

藍莓似乎又生氣了，但接着想到了什麼，臉色變的煞白，似乎對昨天的事情心有餘悸。

江漢珍並沒有管他，就對作戰部門口的一名重斧手說道：“以後你就負責內部紀律監察，只要違背，一律按照規矩處理，現在先去作戰部備案，然後各崗哨查一番，不能勝任的，就清理出去。”

重斧手一陣激動，立即感激的說道：“是大人。”

對於這些死忠而言，之在乎江漢珍話，其餘的都不會在意，立即轉身進了作戰部，去執備案了。

而這時候，江漢珍才看向藍莓，看着她不知所措的樣子，江漢珍搖了搖頭，畢竟才十六歲，也擔當不了什麼事。

事實上，藍莓這個樣子，江漢珍也不知道她能做什麼？

先養着，等到要用的時候享用一番？或者當成一個花瓶，以後等待一個機會，將她送出去換取自己的利益？

對於這些，江漢珍還做不出來，也沒那個想法。

去重新教育她一番？讓她成長起來？

又覺得沒有必要，畢竟沒每個人活的都是自己，連自己的路都沒走順暢，又有何資格來教育別人。

人之善在好為人師，但到頭來江漢珍發現，好為人師培養的弟子大部分並不為自己所用，而是去為別人服務，當然，以前他不會這麼想。

以前會向別人宣布，他喜歡教育人，喜歡傳道諸天，喜歡為仙道出力。

到哪如今武士文明宇宙這麼大一塊蛋糕在這放着，就不可能說我喜歡將自己的蛋糕送人，想要得到別人的稱讚，大人們的表揚，會說我是個好人。

此一時彼一時，現在要凝聚氣勢，以前的做事方法就有些不合適了。

最終，江漢珍還是搖頭一陣嘆息，自己還是太善良了。

若是一個梟雄人物，見到藍莓這樣子，就會想出百十中能夠利用她為自己爭取一些利益，但江漢珍還是做不出來。

但也不會教她，就問道：“你這次的來意是什麼？”

藍莓明顯一愣，不知道江漢珍為何會如此說，但現在看來，好像與自己陌生了很多，有心要轉身離開，但還是不願意過以前那種擔驚受怕的生活。

猶豫了片刻說道：“我想您為我安排點事做。”

江漢珍點了點頭，暗道，終於能擺正自己的位置了，就說道：“如今藍光護衛軍新成立，你可以加入進來，待會我會將所有的職位拿出來，所有的職位都由你自己選擇。”

藍莓似乎有一些小小的慌張，就問道：“可不可以跟在你身邊？”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我身邊暫時不需要人，很抱歉，我自在慣了，不喜歡有人在身邊。”

藍莓變色一變，甚至有些發白，不知道來自哪裡的恐懼，讓她覺得只有待在江漢珍身邊才安全，別的地方都會發生危險一般。

最終不知道想到了什麼，從衣服的口袋中取出一枚徽章一樣的東西，拿給江漢珍說道：“這東西是我家傳之物，聽我母親說，這東西有着神奇的力量，我把它送給你，能否讓我跟在你身邊。”

江漢珍看到這枚徽章之後，眼睛頓時一縮，心中出現一個念頭，‘靈寶’。

而且是天地所生成之物，是有蘊含世界大道法則之物，含有世界道理的存在，竟然出現在這裏。

江漢珍查看了一下這枚徽章之上的氣息，頓時明白了許多問題。

剛才以為藍莓就是患有精神恐懼症的少女，覺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會危害她一般。

如今才明白，原來都是這枚徽章做的怪，身為天地之間的靈物，自然有其作用。

擁有寶物，自然要讓其發揮作用，否則就會換一個能讓寶物發揮作用的人擁有，寶物都會易主。

即使大氣運之人，拿着寶物不讓寶物發揮作用，也會招來災禍，更何況普通人了。

看道這枚徽章，江漢珍似乎明白了什麼，藍光王國自十幾年前，王族幾乎滅絕，殘存的也改名換姓的生活。

至於以前是什麼家族，姓什麼，沒有人知道，但有一支卻姓藍。

“原來是王族之人，怪不得連住所都能蘊含着無數道理，藍莓一個貧民窟出生的女孩，竟然與真惡搞貧民窟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氣質存在。”

此時江漢珍才明白了藍莓為何心性如此，藍光王國滅亡還沒多少年，按照她的說法，以前都有人在照顧，只不過後來照顧她的父母消失了。

自十幾年前的未知災難之後，整個藍光世界都好像進入了一種文明缺失的狀態，幾乎所有的傳承似乎都缺失了一般，所殘留的，也只是一些散亂的意識鍛煉之法。

就連鍛煉身體的方法，也變的原始起來。

但從所有的跡象上看得出來，這裏曾經出現過一個高等級的修鍊文明，能量的來源，就是被灰霧遮住的六顆有序排列的星辰。

所殘留的超凡力量也已經變得越來越少，能掌握這種力量的，似乎在整個藍光王國都有一定的實力，或是貴族，或是領主。

但卻沒有普通人能當上貴族的，藍光王國時期或許有，但到了現在，就逐漸的絕技了。

不是他們不想當貴族，而是沒那個實力，有超凡力量的人，自然不會願意一個普通人坐在頭上，即使以前的貴族，不想放手手中的權利，也會通過一些禁忌，習俗，甚至道德，加入到人的身上。

從此讓人覺得這樣做事錯的，貴族是天生的，只要作亂，就會在內心中產生愧疚。

或許有些作用，但只要能成超凡者，都有一顆超凡之心，也是因為掙脫的這些枷鎖，才成為超凡者的，這些枷鎖，只能讓超凡者當這些指定枷鎖的人為仇人。

最終在強大的利益面前，普通人貴族消失在了藍光王國之中，剩下的都是超凡者擔當貴族，而將自己的領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以宣布主權。

而亞迪斯領地，在口口相傳的傳說中，似乎是藍光王國的發源地，藍光王國最開始就是從這裏起家的，佔領整個藍光世界。

但傳說中王族有一個傳承之物，能夠驅散黑暗，迎接黎明，在每次的危機關頭，就會有王族之人收持六芒星陣，集合所有的意志，用來抵抗黑暗，也因此也度過了無數次的危機。

這沒徽章上面天然形成的自然紋路，正是六芒星，而且所用的能源似乎與精神有關。

但奇怪的是上面被人下了封印，一切的規則，都被壓制在其中，一絲一毫都泄露不出去。

江漢珍覺得奇怪，就隨意的問道：“這東西是不是有人做過手腳？”

藍莓好一陣思索，就不確定的說道：“我娘在離開的時候，將這東西給了我，好像手腕受傷了，而且這上面也有一些血腥味道，她當時給我說，十幾年前有大占卜師算過，說著東西正是我們我們以族衰敗的根源，最好將之用自己的血液封印起來，才能阻止這種厄運，所以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用血液侵染一次。”

說著還舉起了了自己的手腕，上面有一些傷口恢復后的疤痕，就聽藍莓說道：“當時我還小，我娘給我交代每年用鮮血侵染一次就行了。”

江漢珍聽得有一種翻白眼的舉動，這藍莓的家族肯定是被那個什麼大占卜師給忽悠了，不然也不會做出這等不明智之舉。

記得藍光王國中的一些故事，就是藍光王國后十幾年，天地之間出現了奇異的天象，然後民間廣傳有聖人降世，要帶領人走向新的生活。

繼而就是這種灰霧瀰漫天空，很快，藍光王國就衰敗了下來。

估計那時候不是沒有找過解決的辦法，而是找錯了，或者是他們只能選擇當初的那位大占卜師，最終被此人出了主意，將自己家族的最後一份底蘊都給自己封印了，自此，藍光王國的氣運耗盡，最終被滅。

而這個東西，有可能就是當初廣傳的那件寶物，也是藍光王族最後的底蘊所在。

那就是說，藍莓應該是當初的王族之人。

# 第四百九十九章 隱藏的來歷

天地靈物，有自己的使命，是為天地所生，為天地所用，氣運之人將其發揮作用，以補全天道。

也是天地給人的一條路，也是人與天地的一次互相合作。

當然，也是天地的一次進化的手段，也是天道進化中的一種常用手段。

比如在仙道世界之中，經常出現一些天地孕育的寶物，而這些寶物，就被稱之為先天靈寶。

只不過有些等級比較低，有些等級比較高罷了，比如一個永恆世界與一個小千世界同時孕育出一件用來調理陰陽的先天靈寶，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永恆世界的先天靈寶甚至有毀滅小千世界的能力，但小世界的靈寶進入小千世界，似乎連一點浪花都濺不起來。

江漢珍最終還是將藍莓的這塊六芒圖文徽章拿了過來，看了又看，並不是一件特別好的東西，這種級別的甚至連他都能煉製出來。

但所看的並不是這寶物有多厲害，而是在其中竟然蘊含這命運法則，這才是讓他在意的地方。

命運法則神秘莫測，就是大羅金仙也只能看見命運長河的流動，最多只能從長河之中跳上來而已。

就是金仙，只能做到在長河之中無阻礙的遊動，並不會被淹死罷了，但還是難以跳出去。

至於金仙一下的，只能說以水性高低而論，有的人會潜水，有的能在上面游着，有的只能夠隨波逐流，最多就知道自己在長河之中，會有危險的。

至於大多數生靈的，連自己在哪都不知道，只能隨着命運長河的流動，隨波逐流而已，到了哪地方，就是哪地方，甚至連短暫的駐足，觀看一下周圍的環境都做不到。

而這枚徽章，似乎是另闢奇徑的做到了截留命運的手段，從其道則之上來看，毫無以為，是此界所出。

但如此殘破的世界，竟然能生出如此高明的靈物出來，讓江漢珍頓時感覺到有點不可思議，有了要研究一下的想法。

就對藍莓說道：“這東西我收下了，我需要研究一下，研究完了，若是還適合你，我會還給你。”

“不不。”藍莓趕緊搖了搖頭，對於這東西，似乎心有餘悸，剛才從她的手中，轉移到江漢珍的手中，讓她感覺到自身安全了許多，好像所有的那種讓她感覺到危險的感覺消失了一般，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安穩。

到了現在，她也想到這東西的一些傳說，這東西就是讓藍光王國滅亡的根源所在，也是將王族詛咒的幾乎要滅絕的東西，以前不是沒想過送人，但還怕被人猜出身份，還有她母親對這東西的重視。

如今的她，連自己都覺得有些活不下去了，在跟江漢珍接觸的這段時間，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明白了她自己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就如江漢珍說道，她能活到現在，都可以稱之為奇迹了。

甚至隨着年齡的增長，真是的容貌逐漸的顯露出來，還有自身的感知力越來越弱。

讓她擔心感知力有消失的一天，江漢珍給她說過，合格能力是天生的，想要保持必須要經過修鍊才能行。

因為她這個感知人心的力量，太過高端，需要三階的生命層次才能將之穩住。

藍莓自己知道，她本身就不是什麼刻苦之人，每天的修鍊之只能保證一個最低標準。

看起來是她自己要求的，但學的如何，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今也就是剛超越凡階，步入一階的生命層次，若沒有江漢真的教導，很難有所進步。

想到這裏，立即解釋說道：“這東西我送給你了，哪還有要回來的道理，以後屬於你的。”

說完一臉輕鬆，好像有一種解脫之感，似乎是甩出去的一個大麻煩一般。

江漢珍看的一陣搖頭，對於她的內心活動，還是能看出一二，這種東西，對她來說是負擔，是壓力，並不是家族的傳承之物，是一種能讓他們家族多少年都喘不過氣來的東西。

江漢珍對此心知肚明，對於藍莓這種甩鍋行為相當不感冒，也明白即使是這樣再外人看來純善之人，也有自己的目的在其中。

因為善良，可以讓他們得到別人的推崇，得到人的尊敬，得到人的崇拜，並不是毫無原因的。

而且藍莓這種意志好像是被家裡人從小加上去的，根深蒂固罷了，跟隨江漢珍學習幾天，終於知道了自己的內心在哪裡，懂得真正的心在何處了，能做出這種行為，也是一種開始為自己考慮的表現，只不過連她自己都不明白罷了。

江漢珍看着手中的徽章，若有所思，知道其中一定有事情，而且有來歷，藍莓肯定知道一些，就問道：“能說一下這東西的來歷以及發生再身上的故事嗎？”

看着藍莓忽然從輕鬆中變得緊張起來，江漢珍就說道：“這東西我接受了，但我要知道它的一些故事，你放心，我會將這上面你所擔心的事全部自己消化，不會轉嫁在你身上的。”

藍莓聽聞，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東西幾乎成了她噩夢一般的存在，猶豫了一下，看着江漢珍不容拒絕的眼神，就說了起來。

這東西的歷史，藍莓當然知道。

當初藍光王國出現衰敗跡象，境況越來越差，就請了無數的占卜師來解決問題，但都治標不治本。

最後一個名為天星子的大占卜師橫空出世，成為了藍光王國被人推崇的第一占卜師，自此進入王國高層的視野，最終被請入王庭。

這位天星子先是用占卜之術，懾服了朝堂之上的所有人，然後被國王請了進去。

果然是能稱為大占卜師的第一占卜師，很快的就找到了原因，最終推算出起因就在這件徽章之上，這東西就是造成藍光王國衰敗的根源所在。

找到原因之後，也通過一番驗證，讓當時執掌這件東西的國王也感覺到問題就出現在這個東西身上。

大占卜師當初要求將此物交給他回去鎮壓，可以在王城修建一座占星廟，他當住持，專門鎮壓這個東西。

但國王還記得當初的傳承，不能將此物交於他人，必須由王族掌控，以此為由，並沒有將此物交給那位大占卜師，而是要讓大占卜師給一個鎮壓之法，自己來鎮壓。

這種用血液來鎮壓的方法，就應用而生了，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

當初國王還是給那位大占卜師建立了一座占星廟，並且供奉着，讓他為王國祈福，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但效果似乎有，似乎又沒有，當初王城的確出現了一種盛景，但各地已經變得名不聊生起來，好像這位的祈禱，只有在王城管用。

最後就以此為由，說要走遍藍光王國，為王國祈禱，只要他走過的地方，就能變好。

當時國王也答應了，自此之後，沒幾天藍光王國就崩潰了，攻陷王庭的正是這位大占卜師天星子。

但國王似乎知道了什麼，或許是預感，早在一天前，就將王國的信物，也就是這枚徽章，交給了唯一存活的公主，也就是藍莓的母親，就此離開。

江漢珍聽到這裏，也明白了事情的大致，也就是這位天星子搞的事情，仔細一想，也發現這就是天外魔神慣用的手段。

愚弄君主，使其混亂，混淆概念，損其氣運，讓君主完全信服於他，才能讓君主自掘墳墓。

最後等待氣運被壓制到最低點的時候，再將其剷除，從而趁機佔據大勢，以便於將氣運奪取在自己身上，開始抽取世界本源，或者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江漢珍經過一番推演，總算是明白了，一切都是這位天星子搞出來的，都是為達成自己陰謀的一眾手段而已。

但對於藍光王國當時的國王，江漢珍也覺得不是一個合格的國王，竟然搞笑到以一國君主的身份去輕信一個術士，就是普通人都不可能隨意的相信別人，更何況一國之君主。

此事犯了自身的大忌，不出事才怪。

到了最後，天星子這個略帶仙道風格的名字出現在他的腦海中，再也揮之不去。

甚至犹如破開迷霧見青天的一般，明晰了許多東西。

看了一眼六芒徽章上的符文奧義，竟然與亞迪斯得自莫名存在的那個祭煉寶船的方法竟然是一種風格，兩者之間所蘊含的基礎道理竟然是一樣的。

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那位三十幾年前出現的大占卜師，就是此界中流傳很廣的那位莫名存在，就是天星子。

既然能指揮人在寶船上繪製控制符文，那就是知道了寶船的存在，若是這枚徽章，除了奇特，蘊含命運法則，失蹤之後或許不會花費功夫去尋找，但艘寶船，或許能值得他動心。

雖然對於大羅金仙以上的人來說，不算什麼，但對於金仙以及金仙以下的人來說，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因為在宇宙中虛空虛空中行走，是道果之境以上的專利，之下的根本不可能生存，就是金仙，也不可能去很遠的境界，還是需要很多準備才可以，但若有這艘寶船在，就能做出橫渡虛空，穿梭世界之舉。

有了這個寶船，即使金仙一下的境界之人，也能在宇宙中做到如魚得水，甚至隨意飛行。

有了這艘普度寶船，就能如那些道果之境以上的魔神一樣，去穿梭世界，掠奪世界本源了。

此物可以說是居家旅行必備之物，沒有人會不動心。

或許當初的天星子不動心，但他若有小輩存活，或者門派存在，肯定不會不在意的，甚至已經開始行動了。

# 第五百章 信息的作用

有了這番推算，江漢珍覺得似乎明白了一個大概，明白了事情的始末，也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了。

當初是信息不顯，這些事也無從推測，似乎所有的信息，都被抹去了一般。

推演之道，關鍵就在於信息的捕捉，只要捕捉到一些零散的蛛絲馬跡，就能做到關一恭弘=叶 恭弘以知秋的地步。

但若絲毫不留，就無從查起。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辦完事情就會抹除自己的信息，凡人之中抹除的是能看見的痕迹，修行之人抹除的是殘留在空氣中的一切信息，比如氣息，道則，氣場，等一些東西。

但兩者之間，本質上還是一樣的，都是不想讓人知道自己來過，自己出現過，甚至連發現都不可能。

但這位最終還是被江漢珍發現了，見到寶船這種寶物的時候，就泄露了自己的信息，而江漢珍又找到了藍莓這種王族後裔，甚至還攜帶者一件靈寶。

靈寶即使被壓制，也有些異能存在，能夠隱藏自己，能夠氣運有一些影響，比如神物自晦。

當然，也就隱藏了當初這位天星子留下的信息，最終機緣巧合之下，還是被江漢珍發現了。

此事泄露，就相當於所有的信息在江漢珍的眼前顯露了出來，而這位天星子，卻不能發現他的存在。

有了這兩件寶物還在這方世界中，他就不相信這位不動心，即使不將寶物放在眼裡，也會送於他人，遲早會來此地取回的。

江漢珍甚至猜測，來世界中取寶物的人已經在路上了，心中也逐漸有了決斷。

而後，才看向一副擔心，又看着可憐兮兮的藍莓，江漢珍說道：“你以後就待在我身邊，此物牽扯到以為高等級的修行者，對你來說是禍非福，以後就留在我身邊，我會將此事的因果全部接下的。”

藍莓頓時激動了起來，立即感激的說道：“多謝先生，多謝先生，我一定會好好修行的，不會辜負老師的一片苦心。”

江漢珍搖搖頭，不在想談論這件事。

但心裏還在吐槽不已，一片苦心，恐怕是是想多了吧，或者讓我認為我是一片苦心。

經歷了與弟子只見的權利爭鋒之後，早就將這些看的明明白白，只能說是自己的一份職業而已，與苦心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若是要說苦心，還不如說是仙道掌權者們的苦心，因為他們需要江漢珍這位能穿梭萬界，宣化諸天的人，需要源源不斷的兵員供應，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大後方。

若論苦心，還不如說是他們的。

但怎麼都不是江漢珍自己的，也不是天道的，若是天道的苦心，江漢珍怎麼也不會起了別樣的心思，天道評人功過，降下氣運功德，可護身保命，長養聖胎。

但在仙道世界之中，這個作用好像少了很多，若是天道主持大局，江漢珍怎麼也不可能出事，也不可能出現什麼意外。

如此與天地有功之人，天地自會護佑。

那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天道意志也不能完全的按照天道法則行事，而是被什麼存在給干涉了。

所以，他在仙道世界做的許多一片苦心之事，並沒有完全的歸於天道之上，而是被別人截取了。

對於藍莓說的一片苦心之事，江漢珍自然不會放在心上，若是放在心上，還真去為藍莓一片苦心了。

從沒有教過自己先生這種稱呼的人，貿然用這種稱呼，怎麼都覺得不對勁。

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藍莓，說道：“走吧，跟我進去。”

說完就略顯一步，向作戰部而去。

藍莓心中一顫，感覺一陣心慌，似乎明白自己心中的那一點小計謀被拆穿了，頓時擔憂起來。

但看了江漢珍好像不在意的樣子，拍了拍胸口，似乎是鬆了一口氣。

她說的一片苦心之事，就是想給江漢珍先帶個高帽子，一個至高無上對學生極為負責的高帽子，目的自然是想讓江漢珍好好教導自己。

但發現被看了出來，才忽然察覺到，這些原理在江漢珍教她的心性修鍊之中也有，頓時面色一陣羞愧。

當時不注意，是定不下心來去學習，現在想起來了，才發下自己玩的都是江漢珍玩剩下的。

也打定了主意，所傳授的一切，都要好好學習，因為都能用得到。

江漢珍自然沒有去看藍莓的一些心理活動，他現在所關心的是藍光護衛軍的進程如何了，是否能在最短的時間，打下最多的地盤，是否能在這些幫派沒有察覺之際，凝聚出連亞迪斯這個實際掌控者都沒辦法的大勢出來。

就帶着藍莓走到作戰部巨大的地圖旁邊，問一個作戰部參謀，說道：“現在情況如何了？”

作戰部參謀剛要準備說，抬頭卻發現有藍莓這個外人在，頓時猶豫了。

記得江漢珍給他們說的規矩，不得泄密，不得在無關人員面前提起任何關於藍光軍內部作戰信息，違者以泄密罪處理，眼中者可當做叛徒。

這些懲罰，前者還好，最多去修理大地，但後者可是要掉胳膊斷腿的，一旁站着如雕塑一般提着重斧的傢伙們，顧忌早就在虎視眈眈了。

甚至時不時的盯着他們的胳膊或者腿在看，似乎在尋找在哪下手合適，他每次被這些人盯着，都有一種渾身不自在的感覺。

瞬間醒悟過來，這是外人，有外人在場。

就指着藍莓問道：“總指揮大人，這位是？”

示意很明顯，就是要問適合不適合說，或者是什麼身份。

江漢珍就說道：“這是藍莓。”

參謀心中一陣吐槽，我當然知道這是藍莓，這位在整個藍光護衛軍中都是很出名的，可以說藍光護衛軍的成立，都與這位有關，但他問的可不是這個。

就聽到江漢珍又說道：“她以後都會跟着我，說吧。”

作戰部參謀這才恍然大悟，漏出一絲我明白的道理，心中暗暗打定主意，以後一定不能招惹這位，甚至要討好。

這時候，幾乎所有的作戰部人員都漏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甚至還有人擠眉弄眼的。

而這時候，藍莓也在江漢珍身旁做出一副小鳥依人的羞澀樣子，這就讓所有人都坐實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江漢珍看了一眼藍莓心中暗暗點頭。

心道，還不錯，這麼快就學會了借勢之舉，活學活用，看來也不是除了長得好看，一無是處，還是有些優點的。

現在能借我的勢，以後就能借眾生之勢，將來就能借天地之勢，不論其他，只要學會這一項，以後都能夠更好的生存下去。

江漢珍對此並不反感，而且還會贊成，默許，支持，在他看來是一種聰明的表現，是一種有能力的表現。

就拿藍莓來說，就這一個舉動，就能讓她在藍光護衛軍中徹底的站穩腳跟，甚至比一般的管理者都要穩固，以後她想要做什麼事，只要不是牽扯用兵之事，所有人都會給她一點面子。

當然，不能如仙道世界的時候，成長起來將自己當成路人，自己想要借用權利完成一些事情，就把自己當成仇人，若是這樣，肯定就不是好現象了。

當然，現在他親自掌權這種現象也不可能發生了。

並沒有去追究藍莓的舉動，而是聽取着這位參謀的彙報。

藍光護衛軍在攻陷了整個北城，就立即開始佔據各個重要地點，並作出防衛，收編幫派成員等一系列善後工作。

接着將消息傳回作戰部，作戰部分析出接下來要攻打東城，或者西城。

東城與南城關係緊密，兩者似乎沒有什麼區別，對藍光護衛軍來說，可以說是一個硬骨頭。

西城是比北城貧民窟稍微富裕一點的地方，似乎不被東南兩個地方所看重，大一點的幫派很少。

最終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先打東城，最好先將東城先佔據，以後就少了威脅，全力攻佔，有東，北兩地在手，也能與南城與西城對抗。

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攻打東城之後，就不一定能夠順利脫身了，因為東城勢力複雜，只要進去，以後在一段時間內都會被牽扯在其中，說不定就會被拖在其中，攻打西城最為合適，能在短時間之內將之拿下，就能集合兩地之力，與東，南兩地抗衡。

如今正在商議中，此時的說有護衛軍成員都在待命之中，就等着江漢珍做出決定。

江漢珍聽完之後，就心神入內，用此界所產生的那種意識流派的占卜之術推演一番，發現大勢在西北，利在南。

經過多年研究易之道的他，瞬間就明白了，在八卦方位之中，乾位一般都在西北方，歷代王朝，對西北的管控最為嚴格，是卦象之乾位，一不小心就變成龍了。

但看這裏，似乎將權力中心設置在了南城，讓江漢珍一陣鄙視。

能說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人，竟然犯了如此輕易的錯誤，竟然找不着龍氣方位，讓他有些懷疑這人不知道哪裡聽來的這句話，竟然連地理之道的最基本常識都不知道，還想着殺出去。

而這個領地恰好就在整個藍光王國的西北之處，能成為龍興之地，也不是沒有道理。

明白這個之後，也就有了主意。

就說道：“我們目前實力稍弱，已經穩固的地方就是北城，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有兩個，一個是東城，一個是西城，西城不足為懼，只要調集力量，就能滅了。

若是我們死守，就是東城也那我們沒辦法，因為我們的大部分力量都在這裏，基礎就在這裏。

所以我決定先攻打南城。”

此話一出，當即有人站起來問道：“總指揮大人，南城勢力雄厚，根深蒂固，又是伯爵府所在之地，這樣做是否有些冒險了，我們就是打下來，也不一定能佔據的。”

不光是這位，就是其他一些人都有這種疑問，似乎在一臉的不願意，就差說出來了。

南城是什麼地方，誰都知道，萬一一個不好，將事情鬧大了，那就引來的事軍隊，而不是治安人員，或者幫派了。

在他們看來，這就是去送死的。

若不是江漢珍是總指揮，又是他們的金主的話，說不定就開口大罵了。

江漢珍自然知道，將眾人的表情都看在眼裡，淡然一笑，說道：“當然，你們說的沒有錯，但我們這次並不是要佔據南城，而是要將他們打殘即可，而且南城作為領地的權利中心若是亂了，但整個領地就會更加亂了。”

江漢珍說到這裏，有人的眼睛亮了，似乎想到了什麼，激動了起來。

也有幾個不明所以，就小聲的問旁邊的人。

就聽江漢珍接着說道：“我能能完全拿下的就是西城，也有這個實力，西城與南城相連，距離北城比較遠，若是南城連自己都顧不上，還能管得了其他？就是東城想要趁機取利，難道我們現在控制的北城不會動？就不害怕將他們老巢抄了？”

“是啊，我怎麼沒想到。”有人頓時說道。

一個作戰部參謀立即發出了他的見解，“還是總指揮大人高明，如此一來，南城連自己都顧不上，東城被我們死死的釘在原地不得動彈，只要我們速度夠快，就能壯大起來，在給南城搗幾次亂，等到我們發展起來，就能橫掃全城了。”

經過一番激烈之後，就開始迫不及待的行動了起來，不到十分鐘，就制定了一份作戰計劃，並將此發了出去。

甚至有幾個作戰部人員提出申請，要去距離前線近一點的地方，理由是路途遙遠，來回傳遞消息就要花費很多時間，說不定晚一點會被人發現。

江漢珍想了一下，也同意了這個提議，也算是积極之人，但也派了三十名重斧手跟隨保護。

提出傳遞消息的這個問題，江漢珍暗暗上了心，不管在哪裡，消息的傳遞都極為重要，有時候甚至關乎到生死存亡。

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了一個想法，不禁開始盤算起藍莓給他的那枚六芒徽章來，雖然有一些命運法則，但似乎與意識有些關係，若是修改一番，就能解決信息傳遞問題，說不定能成一個利器一般的存在。

# 第五百零一章 遠方的來客

此時在宇宙虛空深處，一個狼狽的身影在躲避這混沌中的亂流，全身籠罩在一層淡淡的光暈之中，似乎是法力凝聚出的。

但在無邊無際的混動中，似乎顯得有力未逮，被混沌中的亂流一吹，就有些搖搖欲墜，似乎就要破滅一般。

但這身影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從隨身攜帶芥子空間中不停的取出一個小玉瓶，很快的打開，就往嘴裏灌，若是仔細去看，就會發現都是蘊含這精純能量的丹藥，生的圓滾滾的，上面有着淡淡的光暈。

但身影的目光卻堅定無比，時不時的拿出一個羅盤狀的東西，對照一下，似是確定方位，接着又灌幾口丹藥，又往前趕路。

無邊無際的混沌之中，似乎沒有讓這人感覺到孤寂，或者是心慌，好像是認定了一個目標一般，沒有絲毫的懈怠。

或許是不敢停留，無邊無際的混沌虛空之中，沒有任何可以供自己生存的物質，能看見的就是無邊無際的枯寂，不管從哪個方位去看，都感覺像是無盡的深淵，根本沒有盡頭一般，若是心性差一點的人，說不定就此崩潰。

混動空間之中，無山下左右，無古往今來，枯寂到無邊無際，有的只是能讓人靈魂都感覺要融入其中的混沌之氣，與內心深處的那種一種要消失的感覺。

事實上混沌空間之中就是如此，有分解消融萬物之能，若是一個東西，扔在混沌之中，就會被這種氣息所分解的一干二凈，就連人的靈魂會隨着而去。

環境影響人的身體，也會影響人的心靈，若是心性不足者，在這種空間之中，心性失守，也會隨之而崩潰。

犹如人的不安全感一樣，感覺到外界有不抗拒的壓力時，就會感覺到一種大難臨頭即將降臨。

甚至會出現一些幻覺，當然，這也可以說是心性不穩之固，若是心性穩固，能夠隨意控制身體，就能將自己身體保護起來，不讓外界的能量侵襲自身，也就沒什麼災禍了。

但混沌空間中不比尋常，非一般人所能行走，不光要心性，還要有修為。

金仙境界就是最低的門檻，金仙道果不滅，有不朽特性，而內部犹如天地一般循環無礙，一個人也就是一方世界。

若不是修行者修鍊之初就清除了身體中的七毒三蟲等微生物細菌，說不定還真能將自己演化成一方世界來。

金仙體內循環已經趨於完善，能自產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所以只要待在混沌空間中一個安全的位置，就能存活下去。

倘若遇到亂流出現，那隻能生死有命了。

而這個身影，在混沌虛空中行走的如此艱難，定然不是大羅金仙，能夠無礙行走，也就是金仙修為。

不知行了多久，忽然看見一個宇宙的邊緣，鬆了一口氣，趕緊拿出身上的定位羅盤觀看了起來。

接着面樓喜色，全身都放鬆了很多，感嘆道：“修為還是低了，本想我進入金仙境界，寰宇之內，何處不可去得，去不想連着混沌之中也不能安全無礙的活下去，這一趟行程，竟然耗費了我千年的收藏。”

感嘆之餘，又看向面前的宇宙邊緣，是那種所有世界在一起，按照一定的循環而形成的一眾類似於世隔膜一般的東西，能夠擋住無邊無際的混沌亂流，讓混沌亂流進入宇宙之中，變得溫和許多。

這種世界與時界之間充斥着的，正是被稱為宇宙虛空的物質，比起那種混沌亂流來說，要平和許多，金仙修為之人，就能在其中如魚得水，行動無礙。

世界與世界互相時間組成的，就是被稱之為宇宙的地方，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犹如沙漠中的綠洲一般，也是萬千生靈的棲息地。

“還好，師兄告訴我這份機緣所在，尤其是那艘寶船，以後我天辰子想去哪就去哪，不用如此的受罪了。”

又是一番感嘆，就橫跨宇宙邊界，拿出定位羅盤，確定了方向，向一方世界飛去。

遠遠的看去，這世界周圍有六顆星辰有序的排列，散發著一陣陣微弱的亮光。

····

此時的六芒世界亞迪斯領地之內，隨着江漢珍做出的決定，藍光護衛軍湊足了一千人，對着西東城徐晃一槍，然後向著南城殺去。

南城屬於亞迪斯領地的核心要地，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在以前，亞迪斯領地不是沒有亂過，但從沒有將混亂蔓延到南城來。

到了南城，似乎進入到了文明世界，就是兩方爭鬥，都會做出一些禮貌之舉出來，一般沒有那麼野蠻，互相相商之後，搭建一個擂台，一個幫派派出幾個人，用擂台的方式確定利益，方法也一定的規矩。

似乎只要有人如野蠻人一般的發生群戰，就會有人如鄙視原始人一般的鄙視他們，還會聯合起來排斥，使其寸步難行。

對於北城發生的事，南城的一些幫派首腦不是不知道，但對北城這群土包子極其看不上眼。

有道是，都什麼時代了，還用如此野蠻粗魯的手段來爭奪地盤，我們文明人已經開始向文明發展了，都是一種高級的方法來決絕問題。

無不對北城貧民窟出來的人示以鄙視的心態，對於北城怎麼鬧，晾他們也不敢來南城鬧事。

因為南城不光是最富裕的地方，還是亞迪斯領地的核心之地，若是有人敢鬧事，那亞迪斯肯定會給他們一個教訓。

南城中最大的幫派勢力首腦，埃迪就是這麼想的，剛去與一個對手幫派的首腦吃完中午飯，正乘坐着馬車往回走，車內只有他一人，車外是一個車夫，和一個身材高大的刀疤臉壯漢，一臉兇狠的樣子，警惕的觀察着周圍的環境，似乎是保鏢一類的人物。

兩人雖然有利益衝突，但也沒有多大的仇恨，只是商量了一下以後北城那邊若說起來，以後該向誰進貢。

這是重要的，亞迪斯領地之內，幫派勢力無數，但都遵循着一個潛規則，反是新成立的幫派，都要向幫派議會報備，並且交上進貢之物，才能繼續維持，但若不上貢，就會遭到所有幫派的打壓，來維持大幫派的權威所在。

聽起來似乎是文明了許多，但若仔細去想，這些幫派議會成員的目的，還不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威，維持自己的地位？說白了還是利益作祟。

對於這些，江漢珍難道不知道嗎？還是所有的藍光護衛軍的人不知道？

當然知道，作為想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的人來說，自然會搞清楚自己的絆腳石是誰，自己的敵人是誰。

若是連這個都搞不清楚，出去之後亂打一氣，不被人當成瘋子或者精神病才怪。

江漢珍知道，但是沒有放在心上，只要不引得亞迪斯領地的管理者出現，就不會引的自己動手，還能繼續待在暗處，對於這些幫派而言，以他不計消耗的收攏人手的速度，靠人多就能將他們碾壓。

至於這些作戰部的參謀，也知道有幫派議會這樣一個組織的存在，平時這些人都是然他們仰望的存在，只要是個人，都會告訴他誰誰誰有多威猛，是誰的第一戰將，誰在亞迪斯領地中說了算，這樣的額意識早就深入人心。

到了這個時候，牽扯到了很大的利益，誰都沒有提這些人。

按照他們的意思，若是短時間只內能站穩腳跟，就沒必要理會這些人，不服氣打就是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扯皮，等到自己這邊發展壯大，若是沒有利益，都懶得理會這些人。

當然，若是沒有站穩或者敗了，就只能裝一把孫子，當時候給出不知道，不懂的解釋出來，即使議會也拿他們沒辦法，難道還能為了北城這塊被人看不上的底盤開始動武？

對於南城，甚至亞迪斯領地之內前三的大幫派首領埃迪來說，關於北城那幫人就是泥腿子出生，沒什麼見識，原本也不會理會北城。

當然那個時候北城沒有什麼利益，也並沒有統一，都是一些小幫派存在，對於那些利益，他們還不放在眼裡，北城甚至連一個像樣的幫派都沒有，收進貢也不知道跟誰去收，自己人去又覺得不划算，所以北城一直以來都沒人理會。

但現在北城被人統一了，以後就好管理了許多，一個諾大的北城，利益加在一起也算是一筆不菲的收入，若是能全部拿下來，就能讓整個議會的勢力增加三成。

埃迪想起這事，就一陣激動，若是自己能分到五成的話，那就能實現自己許多的想法了。

想起一家名媛給他說過的話，若是拿出一千金星的話，就嫁給他當小妾，埃迪對這件事意志都放在心上，想起那位名媛的身材，就讓他人不住的一陣激動。

而此時，本坐在馬車內部的他忽然感覺車好像撞了什麼東西，將他從美麗的幻想中瞬間拉了出來，還差點向前栽首發

心中有些不喜，就開口對着馬車外道：“貝利，怎麼回事？”

貝利作為他的第一保鏢，也是他幫派的第一戰將，深受他的信任，走到哪都帶首發

就聽到車外的貝利說道：“幫主，撞車了，我們的車被從北城來送菜的幾個鄉下人撞了。”

埃迪頓時一皺眉，原本想出去將這幾個泥腿子教訓一頓，但想到自己以後還要收泥腿子的進貢，就是這個北城，原本對於這些人，都是像垃圾一樣的趕走，到以後要換一個態度，他們北城出了幫派，雖然不富裕，但勝在人多，這點面子還要給的，也算是自己對他們的善意吧。

說道：“撞了就撞了，讓他們挪開就是，不用在意。”

車外的貝利說道：“好的幫主。”

貝利心中一陣奇怪，以往幫主對於北城都是極為鄙視，只要犯在他手裡，基本上都是一頓好打，嚴重者甚至能被活活打死，最起碼都要趟幾個月。

今天這是怎麼了，仁慈了？良心發現了？

雖然面前撞車的這些人有十幾人，但對於他這種數一數二的戰將之稱的人來說，卻全然不懼。

就是在平時，一個人打幾十個北城的泥腿子都不再話下，不說北城人戰鬥力如何，但北城人外出，被人打的時候都不敢還手，尤其是南城人，典型的窩裡反。

貝利奇怪之下，就跳下了馬車。

# 第五百零二章 行動的持續

此時的車外，都是一群穿着比較寒酸的人，他們送菜的馬車撞了如此華麗的馬車，都愣在了原地，好像被嚇壞了一般，這樣的馬車，對於他們來書可不便宜。

有車蓋，車廂，內部俱全，還是純木結構，上有花雕，一看就非富即貴。

比他們裝蔬菜的的那個兩個輪子搭上一塊木板的架子車強的太多了，雖然兩輛車的製作原理都是一樣的，但其中的價值卻不一樣。

就是將他們所有人身上的東西加起來都不夠賠償的。

幾人愣了一會，其中一個似乎是在聆聽着，當聽到馬車中的聲音的時候，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而身旁一個人小聲問道：“你到底聽清楚了沒有，是不是埃迪。”

聆聽的人一臉為難的說道：“我也只見過兩次，而且都是隔着一定的距離看的，聲音就是這樣，是不是埃迪還真不好確定。”

旁邊人頓時一陣白眼，說道：“你可要聽清楚了，若這裏面就是埃迪，這次就是我們的功勞，若是打錯了人，我們這幫人都會被發配去修大地的，一天要忙碌十四個小時以上，你確定？”

聆聽的人又是一陣猶豫，面色不停的變化，因為他知道，若是放跑了，還是要修大地，打錯了人，還是要修大地。

但看到貝利在此，埃迪應該就在馬車裡，雖然不確定裏面的人是埃迪，但聽說埃迪出門，永遠都帶着貝利。

頓時一咬牙，準備賭一把，就說道：“我確定裏面人就是埃迪。”

但心中一陣哀嚎，默默的祈禱着，即使再壞，也就是被發配修大地去。

他記得他們隊長說過，總指揮制定修理大地的策略，不但對藍光護衛軍又好處，還對個人有好處，至於什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但他們沒有見到個人的好處，只看到一群人拿着測量工具滿山的跑，還時不時的這挖個坑，那掏個洞的，甚至有時候還背着一塊石頭要跑很遠的地方，風餐露宿，看着跟野人差不多。

若要說好處，就是薪水還算可觀，起碼比他們以前的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以前一個人掙的錢，連家都養不活，能顧着自己都不錯了，修大地雖然辛苦，但能讓家人吃上新鮮的麵包，喝上熱騰騰的牛奶，一年到頭還能穿上一身新衣服，這就夠了。

閉上眼睛一陣哀嚎，最終心中一狠，幹了，待會動手下手狠一點，萬一受傷了，也不會處罰自己，還能有補貼什麼的，睜開眼睛，目光中漏出一種犹如餓狼一般的兇狠。

而面前的隊長也被手下的眼神下了一跳，感覺應該是埃迪沒錯，就敲了敲木頭架子車的車板，梆梆梆的三聲，四周的十幾人頓時打起精神，身體都顫抖了起來。

而貝利看着這些人的樣子，漏出一個嘲笑的笑容，嘀咕道：“泥腿子就是泥腿子，竟然被嚇成這樣。”

但這句話看似在嘀咕，但聲音卻讓所有人都聽見了。

而此時已經在暗暗準備兵器的眾人一陣惱怒，而這個剛才這個聆聽之人本來就有些混亂，被刺激的一下控制不住，抽出早就準備好的鐵鎚，也就是長約三尺，前端一個鴨蛋大小的鐵疙瘩，將鐵鎚甩圓了就照着貝利的頭抽冷子的就是一下。

貝利正在鄙視，也沒有去注意這些人的動作，準確的說根本不在意，不相信這種荒謬的事情發生，只感覺腦子一蒙，思維隨之停頓，也失去了知覺。

砰的一聲巨響，伴隨着讓人毛骨損然的骨裂聲響起，周圍幾個人都被嚇了一跳。

還沒反應過來，就見到貝利兩眼無神，精神逐漸渙散，身體不受控制的一頭栽倒在地生死不知。

“不會是死了吧，這可只是鬥毆，打傷就行了，若是真死了人，就是大事了，肯定會被伯爵府的人追查的。”

眾人心中都升起這個念頭，傷人和殺人可是兩個概念，前者還能壓下去，若是後者，就是大事。

雖然藍光護衛軍的志向遠大，但沒有現在就跟伯爵府開戰的想法。

而這時候，作為隊長的人也反應過來，頓時怒罵道：“還愣着干什麼？動手。”

說完就從車廂中一把抽出自己已經握緊的鐵鎚，沖向了馬車。

而其他人也反應過來，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不管怎麼樣都要動手了，都開始抽出自己的鐵鎚，跟隨其後沖了上去。

車夫被嚇得不知所措，驚慌之下，就被迎面而來的鐵鎚砸下馬車，倒在地上不知死活。

而這時車廂內的埃迪似乎有所察覺，這種聲音他怎麼還能不知道，就是打架的聲音。

心道，莫不是又起了衝突，心中頓時一怒，這些泥腿子就是上不得檯面。

本想給他們留點面子，但沒想到他們這麼不識趣，竟然還敢起衝突。

準備先站出來先將他們唬住，回去后再慢慢收拾。

頓時變成了撲克臉，準備先嚇住這些人再說，等他還沒掀開車廂上的帘子，帘子就被人用外力一把扯了下來，還沒等他動怒，迎來的就是七八個鐵鎚，劈頭蓋臉的砸了一頓，被砸暈過去。

最後一個念頭只是在問為什麼，說好的文明呢，說好的講規矩呢？怎沒統統沒有了，一言不合就開始動手。

長期的安逸生活讓他似乎忘了以前跟人動手是什麼樣子的，好像忘了一般。

一般情況下，這些幫派領頭人的威懾還是很大的，只要往那一站，一般人都不敢動手，被一個人打一百人，就這麼挨着，就是不動手。

但哪想到遇到江漢珍建立的藍光護衛軍，只聽命令就行，拿管什麼規矩。

接着外面的這位隊長就說道：“將人拖到隱蔽的地方，我們就撤。”

幾人七手八腳的將三個已經受了重傷的人放在馬車上，用蔬菜蓋住，然後就離開原地，最後將三人拖到南城中的一座院子里，而院子里早就有人出來迎接，將三人待了進去，交代了幾句，就讓他們趕緊撤走，準備在西城邊集合。

一隊人不敢耽擱，立即逃也似的離開了南城，一路上連頭都不敢回，直到安全離開之後，才鬆了一口氣，而且一個個的面露喜色。

對於他們來說，這次可是大功一件，抓了南城數一數二大幫派的首領，就是最大的功勞，至於如何要打傷以後再抓，這不是他們關心的事，他們只是聽命行事，這是作戰部考慮的事情。

而在這座小院中，陸續的有人拉着板車送來各種物資，有稻草，有糧食，有蔬菜，甚至還有糞桶，但裏面隱藏的卻是已經昏迷的人。

若仔細辨認，這些人都是南城幫派的控制者，拉進院子里，就被綁了起來，東一堆西一堆的躺在地上，若是粗略數來，不下一百。

這個主意就作戰部人商討的，先將各幫派的幾個頭領抓住，先關起來，然後再散布謠言，讓這些幫派內部開始爭權奪利，但接着又將這些人放出去，迎接他們的將會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幫派。

只要亂了，也就沒閑工夫處理別的事情，能維持自己的權威就算不錯了。

這次藍光護衛軍的行動，也是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做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這些大幫派本就過着和平日子，早就丟失了應有的警惕，才能被藍光護衛軍一鍋端了。

但藍光護衛軍也只能做到這樣，再多有些有力未逮了，因為這些幫派的人數加起來，已經超過了五千以上，若是集合起來，以目前的藍光護衛軍肯定不是對手，也只有這種方法，讓這五千人集合不起來，只要這樣，才對藍光護衛軍最有利。

到了晚上，藍光護衛軍在南城的行動已經接近了尾聲，所有的作戰隊伍都已經回到下一個集結地點隱藏起來，等待下一步命令。

剩下的就是一些造勢，散布謠言等收尾工作，果然，這些幫派之人發現幫主失蹤，而且有傳言說他們的幫主是被人殺了，已經不在了。

果然，一些早就有此想法的人就開始行動起來，這可是一個大利益，不可能像往常一樣猜拳來解決的，就帶着各自的人馬，準備奪取位置。

相當幫主的人，似乎每個幫派都有那麼幾個，不管有沒有實力，或者能不能當上，都是不考慮的，只要當上就行。

等到了晚上，南城中四處都混亂了起來，互相之間開始了內鬥，等到他們越打越熱鬧的時候，藍光護衛軍隊西城的行動也展開了。

# 第五百零三章 伯爵的反應

這一天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北城的一幫閑散人員，不知為何組織了起來。

對於外人來說，閑散人員組織起來，不是經常出現的事嗎？

今天組織，成立一個小幫派，說不定明天就混不下去了，就此解散。

就像地里種的韭菜，一茬接着一茬，割完一茬沒過幾天又是一茬，只要根在，就不愁沒有韭菜吃，雖然抵擋了一點，但對於一般人來說，常年能吃到菜，也算是滿足了。

而北城的小幫派就是如此，從來沒有長大的，也沒有斷絕過。

對於藍光護衛軍的成立，他們不是沒有聽到過，但聽到之後，也只是隨意的笑笑，並沒有將這當回事。

但就在早上，不被他們放在眼裡的這幫人似乎動了，而且聲勢浩大，好像是在玩真的。

對於北城的這種事，似乎是多看了一眼，但也沒放在心上。

直到聽到北城被完全統一的消息，這才重視起來，但並沒有讓他們產生危機意識，而是羡慕，羡慕被人控制了這麼一大塊底盤，那得多少利益啊，或者嫉妒，問自己為什麼不是我，為什麼我沒想到？

但付出實際行動的還是這個所謂幫派議會的地方，這些人都是由幾個大幫派首腦組成，目的就是灌輸幫派規矩，約束幫派行為，讓他們從側面來控制所有的小幫派，以保證自己幫派的權威。

對於這些人來說，看到的自然是每次的上貢，都是實打實的星幣，北城那麼大一塊地方，而且只有一個勢力，利益肯定不小。

呼朋喚友的互相聯合，就開始商量起對這個新晉幫派的態度來。

已經制定好了先來一個下馬威，然後再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讓他們服從規矩，最後再討要上貢，上貢幾成，就要看商談結果了，而且已經有了大致的数字，就是四成。

等他們商量完各自回家的途中，都好像商量好的一般，集體出了事，能做主的消失，底下的人也沒什麼主意，甚至有傳言傳出都消失了，還是永遠消失的那種。

在晚上，南城的所有幫派果然亂了起來，內部開始爭權奪利，打的不可開交。

至於實力還可以的東城，自然是想分一杯羹，想攻打北城，但發現北城已經在嚴防死後，根本沒有辦法，最後只能作罷，等待機會。

至於西城，雖然害怕，但他們卻聽到北城的人開始對南城下手，這些中小幫派之人都在嘲笑北城不自量力，竟然嫌自己活得不夠長了，竟然跟南城動手。

在他們這些被馴服的幫派眼裡，南城就是最大的，是頂頭上司，他們的一切行為，都要經過南城同意，若不然，就混不下去了，說不定明天就消失了。

就在他們進入夢鄉之後，準備明天看北城這幫人的笑話的時候，藍光護衛軍卻行動了起來。

投入了連收編之後，幾乎所有的人員，三千多人向西城殺去，在這些西城中小幫派的領頭人還沒完全進入夢鄉的時候，大門被敲開了，等到打開門之後，迎接他們的先是一頓亂棍，接着就簽訂了投降合併的書面證明。

等到第二天西城所有幫派成員醒來的時候，卻發現他們的老闆換了人，壓服了一波不平之後，就將他們調離了一部分，又補充了一部分，經過一通大刀闊斧的合併，整個西城都換了主人，成了蘭光護衛軍的一部分。

當消息傳回藍光護衛軍的總部的時候，江漢珍也明白大勢算是成了，只要積攢一番實力，就能將整座城的幫派勢力全部納入藍光護衛軍之中。

接着就開始做出穩定之舉，開始消化西北這兩地，推行藍光護衛軍的所有策略。

另一部分還是跟目前看起來最有實力的東城開始扯皮，至於南城，還在內亂之中。

經過與東城之間的互相扯皮，時間就過了半個月，而這半個月藍光護衛已經將西北兩地完全消化。

而南城的內部爭鬥也逐步進入尾聲，似乎就要產生新的負責人的時候，江漢珍卻下令將那些以前的負責人全部放了回去，自此南城又進入了新一輪的內鬥之中。

而這個時候，也打聽到亞迪斯似乎還沒有出關，還在閉關之中，江漢珍就讓人去東城找個理由，找個能動手的理由。

就在東城一位幫派人員調戲了一個女孩子，恰好被藍光護衛軍的人看到，就以此為由，開始仗義執言起來。

這位幫派人員一看是平時見了他們東城幫派就跟孫子一樣的藍光護衛軍之人，自然不會客氣。

揚言你還敢管大爺的事了，真是不知死活，就動起手來，但接着就悲催了，被連打帶錘的順帶語言攻擊的打了半個小時，就放了回去。

東城幫派人員自然氣不過，就叫了一堆人，準備找回場子，但卻發現對方也找回了場子，而且面前的人數人山人海，幾乎沒有邊際一般。

頓時嚇得腿軟了，一群人撒腿就跑。

就這樣，忽然湧入東城的八千多人就以追這幾個人為理由，把所有看着比較像剛才逃跑的這群人的都給抓了起來，被抓起來的這幫人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東城的幫派管理者。

接着就開始進行收編，佔據等一系列工作，等到這些幫派管理者知道之後，他們原本的幫派都已經不在了，取而代之的事藍光護衛軍的底盤。

最後將不服氣的人清理之後，只要願意的都進行了收編，到了此時，藍光護衛軍已經佔據了除北城以外的所有底盤，甚至還順帶的將則三個地方的治安人員也收編了過來，成了藍光護衛軍的一個部門。

而這時候，本在伯爵府閉關的亞迪斯一臉喜色，享受一般的表情感受着自己的修為。

“三階，沒錯。”

“終於達到三階程度了，真不容易。”

接着拿出掛在腰間的寶船，冷笑着說道：“你不是很厲害嗎？這次我看你還怎麼抗，寶物遲早是我的。”

說著，面色似乎變的瘋狂起來，好像要將寶船活生生的啃了一般。

似乎就要煉化寶船一般，正要動手之際，忽然想到了什麼。

就說道：“算你走運，本少今天還有別的事，不想跟你一般計較，就讓你先多活幾天吧。”

說著一臉邪氣的笑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如今我神功大成，也開始要行動了。”

說著，就推開閉關之所的大門，走了出去，迎接他的是兩個長相比較艷麗的美女，相擁而來，對他纏了上來。

而亞迪斯也沒有拒絕，上下其手的開始行動。

還一邊調笑的說道：“小雪，小寶，你們有沒有想我？”

“當然想夫君了，附近閉關如此之久，從來不出來，我想你想的都快瘋了。”叫小雪嫵媚的嗲聲嗲氣的說道，最後還不忘幽怨的來亞迪斯一眼。

而一旁長相有些可愛的女子也開始嘟囔着嘴，說道：“夫君都不出來看人家，夫君是不是忘了小寶了。”

說完有一種委屈的似乎就要哭出來一樣，但就是不見絲毫晶瑩。

但亞迪斯就吃這一套，將兩個女子攬入懷中，溫柔的說道：“我怎麼可能不要你們的，你們可是我的寶貝，我的心頭肉。”

接着三人就一陣溫存，三月不知肉味的亞迪斯感覺到別有一番風味。

事情辦完之後，也開始說事了，那個叫小寶的可愛型先是做委屈狀，似乎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亞迪斯就立即問道：“怎麼了我的寶貝。”

接着就是一同委屈的哭聲，最後在亞迪斯的那蹩腳的哄女孩手段下，小寶才說出了緣由。

她的大哥想着她在伯爵府孤獨，就向著再為小寶找個姐妹，不想讓他孤單，也讓亞迪斯把那位姐妹一起收為後宮。

收為後宮這話是亞迪斯說的，這裏卻被用上了。

接着就說道他大哥，也就是埃迪想要去帶那個女孩的時候，卻被一個自稱為藍光護衛軍的反叛組織打了一頓，連保鏢貝利，以及車夫都被打傷了，差點被打死。

而且還說到那個女孩特別漂亮，雖然沒有見過，但聽他哥哥埃迪說那位女孩名叫藍莓，是北城的一枝花，容貌與她不相上下，出生微寒，但潔身自好，現在被藍光護衛軍的人搶走了。

一番訴說之下，亞迪斯果然怒了，竟然敢搶我的女人。

他最大的愛好一個是權力，一個是女人，動這兩樣就是要他的命，接着小雪又喀什出馬，也控訴了藍光護衛軍的行為，兩人互相一陣穿插，最終讓亞迪斯怒不可止，當即表示要為兩人的親人報仇。

而這兩人的親人，正是南城中最大的兩個幫派的首領。

亞迪斯當即叫來總治安官，臭罵一頓，接着就讓他將這個在自己地盤上敢稱軍隊的幫派給滅了，而後又讓人去叫小寶的哥哥埃迪，這可是為自己尋找後宮之人。

他知道自己的作風，一般女子還看不上，關鍵是要純潔，就想打聽一下那個藍莓的動靜。

這個藍光護衛軍，現在還不被他放在眼裡，只以為是一個興起的幫派而已，在自己地盤上，又能翻起多大的風浪。

而被他罵走處理這件事的治安官面色有些發苦，當這亞迪斯的面不敢說什麼，但離開之後，頓時變了臉。

“你經常說，又不給馬兒吃草，還想讓馬兒跑，你以為你對我有多好，下面的人連飯都吃不飽，還能做什麼，原本還有些外快可掙，但你支持你大舅哥之後，讓我們連飯都吃不飽，我這個總治安官很難做，現在是誰給我們飯吃的我很清楚，可惜不是你？”

說著逐漸的面色變冷，頭也不回的離開伯爵府，出門一招手，一個肩膀上有一道雕文藍杠人走了出來，上前問道：“總治安官大人，您有什麼吩咐。”

治安官最後看了一眼伯爵府，似乎在做告別，最後神情逐漸堅定，說道：“準備車，我要見總指揮大人。”

這位肩膀藍杠的青年面色一緊，也知道有大事發生，就立即說道：“總治安官大人，這邊請，我們那邊有備用的車。”

總治安官也不說話，就跟着這位青年向早就準備的備用車走去，等上了馬車之後，立即向蘭光護衛總部行去。

# 第五百零四章 行動又開始

藍光護衛軍在江漢珍的示意之下，將北城負責治安的所有人都編入藍光護衛軍中，並成立一支編隊，好友薪水可以領，在經過一系列的觀念傳輸，以及思想改造，很輕易的將北城給收編了。

能順利的收編北城治安人員，沒有理由放過其他三個地方，就派人用同樣的方法，將其他三個地方的治安人員也一起編入藍光護衛軍中，就連總治安官那裡也沒放過。

總治安官之所以能活到如今，不像南城治安官一樣的在三年之內出意外的就有十幾人，就是因為他從來不插手，也不管事。

因為他知道，亞迪斯看似很厲害，但有點混不吝的樣子，不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因為埃迪妹妹是成了他的‘後宮’，似乎對埃迪有些放任，以一個幫派成員身份甚至成比一般的伯爵府管理者的權利都要大，在幫派之中，似乎成了帝王一樣的存在。

但埃迪也有分寸，並沒有去插手亞迪斯最為看重的軍隊，也是他能如此逍遙的原因之一。

但這就苦了伯爵府的治安人員，若論效果，正統的治安人員和幫派也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比如維護一方治安，保護生命財產安全等一些事情，兩者之間沒什麼大的區別。

幫派的興盛，也就壓制了治安隊執行任務的困難，原本治安隊的事情被這些幫派人員給搶了，這些人做事毫無底線，並不會真的去維持治安，最擅長的還是擾亂秩序，欺壓百姓，甚至還能截斷領地內的財政收入。

亞迪斯知道財政困難，也只會罵他這個治安官不作為，沒什麼用，在加上埃迪的妹妹給亞迪斯吹點枕邊風，拿出這些爆牌成員今天收拾了一個毛賊，前天抓住了一個強盜的事情。

讓亞迪斯就認為治安隊還不如這些幫派做的事，以至於後來治安隊逐漸的變得邊緣化，薪水一降再降，再加上伯爵府人員為了討好埃迪，經常剋扣治安隊本就不高的薪水，以至於到後來連自己都養不活了。

人在生死危機的時候，一切規矩將變的無用，也就是這樣，藍光護衛軍只花了一點星幣，就將整個伯爵府的治安隊伍打包帶走，沒有給亞迪斯留下一絲一毫。

但明面上還是在原來的位置待着，並沒有動，因為江漢珍知道，這這些人遲早有用到的一天，而且能起到關鍵的作用。

正在想着，就聽到門衛報告，說總治安官求見。

江漢珍若有所覺，這位治安官給他的影響是很低調，很沒有存在感，而得懂得審時度勢，當初派人去與此人接觸一二，這位總治安官就很爽快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了藍光護衛軍的一員。

在以往這位的所作所為中得知，這位從來不管任何事情，做的都是一些自保之舉，能活到至今，沒有出意外，與他這種行為也不是沒有關係。

當即，江漢珍就說道：“讓他進來。”

不一會，就在一個肩膀上綉了藍色條紋的年輕人的帶領之下，一個三十多歲，看起來相貌極其普通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

但面容中帶着一絲正氣，眼神中的堅定，讓江漢珍暗暗點頭。

能出現這種氣質之人，也是心存正義，對事公正之人才能養成的，在雷霆都司的時候，這種氣質經常見到，只不過有個強弱之分罷了。

“藍光護衛軍第五大隊大隊長查理本拜見總指揮大人，屬下來此有事稟報。”

總治安官當即就給江漢珍見禮，並說出了他的名字，而且用的是藍光護衛軍的編製，讓人聽的眼前一亮。

‘是個知道輕重的人。’江漢珍如此想到，就說道：“起來吧，有什麼事情就如實道來，若是重大消息，也算你的功勞。”

查理本就開口說道：“總指揮大人，剛才伯爵已經出關，並召見了我。”

江漢珍暗暗點頭，對於伯爵出關的事情，也有察覺，但在這裏，也不能很突兀的說出來，要讓這個組織自己去查，若連這點都查不出來，那還不如自己一個人但單幹來的便捷。

江漢珍如此做，也有自己的考慮，以他目前的道路來說，是權衡雷霆道果，有權全與均衡的道理存在，其中道理，自然難以一言而述。

就說道：“這個消息不錯，多我們目前很重要。”

而接着，這位查理本隱晦的看了看江漢珍身邊的藍莓，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說道：“總指揮大人，亞迪斯叫我去的時候，對我一通大罵，但這都不重要，屬下早就被他罵習慣了，但主要是亞迪斯說出了一件事情。”

而這時，藍莓也似乎有所察覺，不知道為何將事情牽扯到了她的身上，以查理本的神色，哪還不知道事情與她有關。

就聽查理本說道：“亞迪斯身邊有數位女子，以他的話來說，這些都是被他收為後宮的，其中一女子為小寶，當然以前名字不是這樣，是後來亞迪斯給改的。”

江漢珍聽到‘收為後宮’這詞的時候，心中一動，在一些小世界中，沒有心性修鍊殘缺，甚至沒有，人心難定，隨想而做，尤其是一些心智衰弱之人，乍然有了身份地位，先做的就是一番事業，然後做的就是在路途中遇到的所有女子，都不放過。

當然，這也不怪他們，從出生之後就被壓抑着，只能看一些圖像或者想象中與夢中的女孩子交流，長此以往下去，就造成了身心不通暢。

堵不如疏這個道理誰都動，能疏通誰想堵着，只不過過外界環境壓制的只能堵着，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環境如此，途之奈何。

若是一朝能有釋放的機會，怎麼可能會錯過，見一個就想疏通一下，好像要將自己多少年的壓抑，甚至一個時代的情緒都要釋放出來。

這種行為與藍光世界有些格格不入，再結合傳聞中亞迪斯的一些行為，江漢珍能確定，這人肯定不是此界出生的靈魂，而是機緣巧合之下來到這個世界的。

而查理本又接着說道：“就是這位小寶，是南城最大的幫派首腦，也就是那位埃迪的妹妹，也是因為此事，在小寶的枕邊風之下，才斷了我們治安隊的活路的。

但今天，也就是這位小寶以我們藍光護衛軍與他哥哥搶本來要送給亞迪斯的充當後宮的女子為由，讓亞迪斯對付我們藍光護衛軍，而這女孩名字就是藍莓小姐，亞迪斯讓我對付藍光護衛軍，並將所有人都抓起來，並且查清楚事關藍莓小姐的一切信息。”

查理本說完，江漢珍暗暗點頭，對於埃迪也有些佩服，竟然能通過一個女人，來實現自己在領地內的權利願望。

還能避重就輕的掩蓋他們自己的錯誤，由能以混淆視聽的方式將自己對藍光護衛軍的仇恨順利的轉移成亞迪斯與藍光護衛軍的仇恨，不可謂不高明。

雖然在江漢珍看來，這個計謀有些蹩腳，甚至有些爛了，但亞迪斯就吃這一套，亞迪斯相信了，這就行了。

身旁的藍莓聽得有些懵了，怎麼回事，關我什麼事？這好像與我沒關係吧。

一連串的疑問從心頭升起，但還是有些害怕，害怕江漢珍為了自保，還真將她送給亞迪斯去，於是偷偷的看着江漢珍，似乎有些擔心。

江漢珍並沒有去關注藍莓想什麼，而是冷笑道：“本不想這麼快行動，既然有人找死，那就怨不得我了。”

就對面前的查理本說道：“你這個消息很重要，記你一份功勞，寫在檔案中，成為你以後晉陞的資本。”

“多謝大人，多謝大人，這是屬下應該做的。”查理本當即感激着說道。

他在外人眼裡，淡薄名利，從來不爭，但他自己想要什麼自己知道，以前不爭，是因為不敢，沒辦法，實屬無奈。

現在要爭因為這裏就是能者上，庸者下的一個地方，誰有本事誰上，沒本事就繼續待着。

至於那些嫉妒的想要用陰險手段之人謀害自己人的事，江漢珍一直是嚴防死守，只要發現，絕不姑息。

這裡有晉陞的u土壤，不怕是競爭，就怕你沒本事。

江漢珍想了一下，又說道：“既然亞迪斯出關了，也要下定決心與我們動手，你也就沒有必要待在那個地方了了，先回來。

你身為治安官，對這方面比較熟悉，你以後就負責這邊的治安，還有，將所有的安插在我們這邊的探子全部揪出來，找一個是一個，全部嚴懲，抓住之後就遊街示眾，以示威懾，執行任務中，若有反抗，可以就地格殺。”

查理本聽的一陣激動，這是要有大動作的前兆，不然也不會做的如此之絕了。

而且他的權利也不小，頓時有些激動的答應道：“是，總指揮大人，屬下保證完成任務。”

接着江漢珍示意了一下，查理本迫不及待的離去，直奔北城治安隊，立即派人將命令下達，一場針對各幫派探子的行動就此展開。

一時間除南城意外的三個地方，所有治安人員都行動了起來，平時跟真正的乞丐差不多的治安隊，這次硬氣了起來，對所有與南城幫派有關係的人都抓了起來，一時間哀嚎不斷。

現在，所有的人才發現，原本人畜無害，無所作為的治安隊也會漏出自己的獠牙出來，也是會咬人的。

而這些動作，查理本原本已經打算離開伯爵府，但為了立一個跟大的功勞，就冒險去了一次伯爵府，給亞迪斯做了彙報。

就說已經開始大清洗，已經在抓城中的幫派人員，凡是感自稱藍光護衛軍的，都關了起來。

當然，亞迪斯也讓人看過，也發現除了南城以外的地方，都有抓捕行動，至於抓捕的是誰，在他認為應該是那幫稱為藍光護衛軍的傢伙。

亞迪斯對此非常滿意的表揚了幾乎查理本，說真會辦事，懂得他的心思。

他的心思誰都明白，就是要給他大舅子面子，畢竟將人家的妹妹收入自己後宮了。

# 第五百零五章 無聊的擔憂

藍光護衛軍總部之中，江漢珍將查理本打發出去辦事之後，一旁的藍莓才鬆了一口氣。

從目前看來，江漢珍並沒有將她送出去的想法，讓她的心情稍松。

但也沒做出什麼明確的態度，說出保證不將她送出去的話來，就讓她患得患失起來。

雖然現在江漢珍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要跟亞迪斯開戰了，但她還是有些擔心。

因為目前的藍光護衛軍實力還不強大，還不是亞迪斯軍隊的對手，全面開戰的話，只要江漢珍不出手，敗的肯定是藍光護衛軍。

但她對江漢珍的了解，明明有一身很厲害的本事，一個人甚至能做到讓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就是不怎麼出手，甚至是懶得出手。

唯一的一次也就是將當時惱羞成怒要打人的伍萊扔了出去，也是不痛不癢的，沒有造成身體上的傷害。

能培訓出重斧手那樣的力大無窮之人，又怎麼可能沒有本事呢，就是如今的她自己，在學了江漢珍所傳授的生命進化之法，也能在十幾個人面前做到自保。

若說江漢珍沒有戰鬥力，就連她自己都不相信，但卻要問會不會親自動手，答案是否定的。

用江漢珍的話來說，若要我自己動手，又何必建造一個勢力，我建造勢力的目的，就是成為我體現意志的手段。

很明確的還告訴她，就是不自己動手。

若真是如此，亞迪斯全面進攻之下，藍光護衛軍肯定不是對手，至少目前就是如此。

這就讓她有些莫名的擔心，說不定江漢珍為了給藍光護衛軍爭取時間，真將她送出去。

就此而擔心起來，等到江漢珍讓人將亞迪斯出關以及所作所為這一些事的消息送入作戰部，讓他們制定下一步的計劃時，藍莓再也忍不住了。

她還真怕作戰部的人做出將她送出去的提議，以江漢珍對作戰部的看重，說不定真有可能將她送出去。

猶豫了了一下，就開口說道：“先生，您不打算把我送出去嗎？”

江漢珍奇怪的看了一眼藍莓，不知道怎麼問起了這個，讓他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藍莓患得患失的樣子，江漢珍看的一陣搖頭，到了現在，連自己的思想都控制不住，心性還是欠缺了點。

江漢珍就反問道：“將你送出去有什麼好處嗎？”

“當然有。”藍莓立即說道。

看着江漢珍饒有興趣的樣子，就解釋道：“將我送出去不但能穩住亞迪斯，讓他放鬆對藍光護衛軍的警惕，為藍光護衛軍爭取發展的時間，我還能不斷的傳出亞迪斯的消息，好讓先生您做出對策···”

說著說著，聲音越來越小，做出一副可憐兮兮的等待被宣判命運的架勢。

江漢珍有一種扶額長嘆的衝動，想象力可真豐富。

不往好的方面想，還望壞的方面想，心性修行之中，若無權衡必要，從不會出現悲觀的想法，即使有，也會將之打消。

能謀划的也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推斷，也不會以失敗為目的。

藍莓的這種想法，讓他有一種要將她一腳踢出去的衝動，學習他的心性之道的人也不少了，就沒有見過如此笨的人。

但還是冷聲問道：“這是你的想法？你有這個志向？”

藍莓被嚇了一跳，趕緊搖着腦袋說道：“不不，這不是我的志向，我只是擔心而已，我不想被送出去。”

說著還一個勁的解釋，江漢珍頓時有些惱怒，說道：“你既然跟在我身邊學習，就收起你那些患得患失的悲觀之心，我的心性之道，從不會如此悲觀的安排自己的命運，永遠是向上發展，你到底有沒有安心的去修行？”

藍莓被江漢珍嚇了一跳，趕緊往後躲了躲，有些害怕的說道：“我有，我有在修行，只不過修行的比較慢而已。”

說完還一副很委屈的樣子，讓江漢珍看的頓時有些搖頭，有些生氣的說道：“看來你這種間接性犯病還沒治好，出去門口站着去。”

“是，先生。”說完就變成一副很委屈的樣子出了門，可憐兮兮的站在門外。

江漢珍看的一陣搖頭，有些時候還能記住，還能用出來，但有些時候就開始七想八想的，似乎自己就是天底下那個可憐人，讓江漢珍很是無奈。

但忽然用神識一掃，頓時感覺自己被騙了，因為他發現藍莓站在門口的樣子，雖然裝作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但江漢珍還是在她眼裡發現了一絲得意。

此時的江漢珍也明白了過來，剛才就是試探之舉，或許是藍莓不確定自己會不會被人送出去，就用這種反擊將之法，讓讓江漢珍心中產生一種意識，將她送出去的話會覺得愧疚的。

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法，也是一些腦子好用的女孩子管用的手段。

江漢珍自嘲一笑，剛才還有些失望，但現在覺得還不錯，能做到這樣，就說明能夠初步掌握自己的心性，並能考慮出一些保護自己的方法。

至於影響他，似乎還有些不夠。

心性之道，最開始是找到自己的心在哪，然後逐步的控制，為自己的內心所服務。

也就是為自己考慮，但這樣，若是過了，就容易過界，超過一個度，就成了損害別人而成全自己，剛開始還好，但到了後期，能得來的就是一身業力。

但江漢珍從來都把握這個度，修鍊自己心性的同時，也不會去無故的傷害別人，哪怕一隻螻蟻，沒有傷害到自己之前，也不會將之隨意的碾死，更何況是一個人。

即使再怎麼樣的困境，也不會以犧牲別人來達到目的的，自己人就更不會了。

一直以來，這都是他的心性之道的底線。

當然，若是有人自己作死，他也會尊重別人的選擇，但也不會贊同，也不會支持。

藍莓再如何做，也不會改變他的意志。

但藍莓可不這樣想，犹如勝利了一樣，可憐兮兮的站在門口，時不時的眼中閃過一絲得意。

消息送往作戰部之後，作戰部立即展開研究，最後制定出一些可行的方法，其中有一樣，就是將藍莓送給亞迪斯然後為藍光護衛軍爭取時間的決定也在其中。

最後將這些所有的計劃，從中擇優而取，選出了三個計劃，又一命作戰部參謀送到了江漢珍的身邊。

這位參謀很快的到了江漢珍的所在之地，看了一眼可憐兮兮站在門口的藍莓並沒有說話，而是直接敲門進入。

藍莓覺得奇怪，這眼神不是她想要的，不應該是這樣，應該同情他，或者以為她跟江漢珍兩人鬧了矛盾，就像情侶之間的矛盾。

但這位參謀的眼神很詭異，似乎不是這種古怪，似乎有一種將她當人貨物一般的感覺。

本來還在得以的藍莓頓時覺得不對勁，有很大的不對勁。

為了弄清楚，好奇之下，就豎起耳朵在門口開始偷聽起來。

# 第五百零六章 造作的試探

“總指揮大人，藍光護衛軍下一步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出來了，還請總指揮大人選擇。”

這位作戰部成員將一份計劃書遞了上來，江漢珍接過一看，頓時面樓古怪。

因為作戰幾乎里的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將藍莓送出去，以作為為藍光護衛軍爭取時間的籌碼。

頓時讓他感覺有些古怪，心道，這豈不是隨了她的願？

而後面兩個計劃，都是很平常的作為，並無出奇之處，都是守成之舉，速度是慢了些，但還算不錯。

隨意的翻看了一會，就將送藍莓出去緩解時間的計劃抽了出來，問道：“這是誰制定的計劃，我藍光護衛軍秉承敬畏生命的原則，竟然制定出如此可笑的計劃。”

面前的參謀暗道一聲糟糕，但早就有了對策，就說道：“不是的先生，參謀部中制定這等計劃也是為了顧全大局，只要將藍莓姑娘送出去，就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我們藍光護衛軍就可以在極段的時間內做出成為新的領地掌控者。”

江漢珍並沒有說話，而是故作沉思的思考了起來。

因為他知道有人在門口偷聽，其實這種辦法的確能達到這個目的，只不過江漢珍不會去做罷了。

但有人偷聽，就沉吟了片刻，說道：“這個辦法好是好，但我藍光護衛軍秉承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原則，從不會強迫人做不喜歡的事情。”

面前的參謀略有所思，似乎想到了什麼，就說道：“我明白的，我們先去按照其餘兩個方案執行。”

目光閃爍，一看都知道不安好心。

其實江漢珍與藍莓的關係這些人呢也不是不知道，也能看出來兩人關係並非藍莓所展現的那樣，其實在他們心裏，只是一個試探，就是試探江漢珍對藍莓的重視程度而已。

並且已經做好的挨罵的準備，但江漢珍並沒有說什麼，好像還衡量了一般。

即使這樣，給他們十個膽子也不敢將藍莓送出去，只不過為了揣測江漢珍的想法，而做出的冒險之舉。

參謀說完之後，江漢珍示意他先離開，看着桌子上的這幾份計劃書，心中一陣冷笑。

在仙道世界之時，經常見到歷代的皇帝被底下的臣子耍的團團轉，甚至有讓帝王都有所顧忌，經常感嘆身不由已，最終躲起來都不出現了。

尤其是一些弱冠之念即位的帝王，思想不夠成熟，不被一些成年老狐狸忽悠了才怪。

但在江漢珍看來，這些人恐怕是想多了，聰明是聰明，恐怕是聰明過了頭。

冷笑一聲，對着身後說道：“去將這些參与之人全部控制，將提出這件事的人打發去星辰山脈修建堡壘。”

伍萊的身影從後面走出來，問道：“大人，若是他們所有人都有參与呢？”

“就將他們所有人都打發出去。”江漢珍輕輕的說道。

“是，大人。”伍萊說完，就消失在原地。

而門外的剛聽到江漢珍如此決定的藍莓，似乎感動的有些激動，連眼淚都流了下來，一會哭一會笑的。

江漢珍看着無奈的搖了搖頭，似乎是又讓藍莓誤會了，頓時苦笑一聲。

就對着門外說道：“進來吧。”

接着藍莓就頂着一副淚痕還掛在臉上的貓臉就羞羞答答的走了進來，江漢珍頓時有些牙疼，有一種讓她繼續去外面站着的衝動，但還是壓了下來。

最終嘆息一聲，什麼都沒有說，也不理會藍莓，繼續的看着手中的幾份計劃。

對於這件事，越解釋越亂，越亂越讓藍莓誤會，越誤會越解釋不清楚，讓她繼續待着就行，有自己的路，或者學有所成自己就會離開。

其實他之所以在如此做，就是作戰部之人對他的試探之舉，因為他所要做的事情太大，大到幾乎要包含整個武士文明宇宙，路途太過遙遠，所缺少的就是時間。

這些勾心斗角之事，就是耽誤時間的罪魁禍首。

現在還好，只是一次拿自己身邊的人來試探，那以後是不是要在執行命令的時候，晚一點，或者早一點，或者延遲一下，來試探自己的底線在哪裡？

這裏又不是神啟世界，有天道來監管一切，想要做一些為私心而服務的行為，天道自然會將其記錄下來，而且有了一定的標準，若無意外，都會根據所做的事情，以功勛的方式計算出來，並將之扣除，這種事情可以完全杜絕。

但這裏，卻沒有雷霆循環體系，所有的監管，全部靠人，是人就有私心。

即使是江漢珍，雖然凝聚的是權衡雷霆之道，但他也不敢保證自己能夠百分百的就是大道之下的權衡標準，只能說無限接近於標準。

這裏多一點，那裡少一點，都可能會與真正的大道的權衡之標尺有一絲偏差。

修道道的目的，就是根據參悟大道，來修正自身，將自己的一切修鍊的如大道一般。

因為大道永恆，所以才有金仙不死一說，其實也是在效法天地而已，世間所有的一切，道最為貴，也最為永恆。

想要做到永恆，自然要跟永恆的去學，而這就是道。

即使修鍊至今，江漢珍也不能說完全得道，只能是無限接近於道，道無止盡，也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被這些人一番試探，江漢珍頓時懷念起神啟世界的那個雷霆循環體系來了，若有這個體系，就用不着去為這些事而分心，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的就行。

好與壞，自有世界是最為標準的大道去評判，而不是由人來評判。

有人的意志在其中未免有失偏頗。

比如一個雷府之人與一個妖族發生爭鬥，江漢珍與雷霆循環體系都會做出一個決定，不管那個妖族是對的還是錯的，先幫着自己人將這個妖族拿下再說，只管自己人也外人的區別，不管是對是錯。

這一點之上，雷霆體系與他的意志是一樣的。

但若在內部兩個人發生矛盾，比如神啟世界的漢森與凱文兩人，經常爭的不可開交，就讓他很難判斷，只有雷霆循環體系才能根據兩人所做的適應，做出一些評判，而且極為公正。

敵人無自己人好辨認，但自己內部的善惡就比較難辨了，誰好誰壞，也不好分出個善惡出來，只有交給沒有感情的這種記錄善惡功過的循環體系，才是最好的選擇。

這幾人這種拿別人來當做籌碼的行為，已經算是違反了敬畏生命的定律，若是在雷霆循環體系之下，江漢珍的這種懲罰還算輕的。

尤其是不拿自己人的生命當回事的人，如何還能身居高位，若是繼續往上爬，爬倒一個很高的位置，那就是所有人的災難了，只會讓所有的人都活在擔驚受怕之中。

這種人，在現在的神啟世界之中，只能做一個普通人，有可能這一輩子有不能再接觸權利。

忽然心中一動，想起了得自藍莓的那塊六芒圖文徽章來，這個東西威力雖然不大，也算不得上等，但怎麼說也是天地所生的靈物，不光喲一絲命運法則，還有其他神異的功能。

比如能集合所有的人的意志，精神等能量，來激發出一種很大的威力出來。

當初傳說之中，藍光王國每次遇到危難，都會啟動此物，就是藉助王國中所有人的意志，接引六芒星的力量，來發攻擊，但在江漢珍看來，這有些暴殄天物了，真是用超武器來做打蚊子的事情。

若是藍光王國之中的歷代國王，凡是有一人能發現其中的作用，如今整個藍光世界的近況也不是現在這幅模樣。

想到這，江漢珍就端坐着用神識查看起這個六芒圖文徽章來，而身後站着的藍莓用一種讓江漢珍感覺到有些不自在甚至有點牙疼的眼神，溫柔中夾雜着一股傻乎乎的幸福眼神時不時的看一眼江漢珍。

# 第五百零七章 自我的終始

江漢珍對藍莓這種樣子，只能是一陣搖頭。

對這種心態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畢竟不是自己。

在就這種問題來看，不是他所推崇的，仙道之中並不禁止發生什感情，但感情都是在道侶的基礎上，基本上都能達到一種平衡狀態，並不會有誰付出的多，誰付出的少的這一說法，也不會損傷自己的根基。

修鍊之道，在入門之初，就是找到自己的內心，等倒找了自己的內心，才能做到接下來的對自身的修鍊，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連自己的心都沒有找到，修鍊也就無從談起。

但若將自己的心送出去，就等於將命運寄託出去一樣，普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內心是被外物所吸引了出去，從來不再自己身上。

但若修行之人將自己的心送出去，放在別人身上，就等於情劫一般，只能給自己帶來損失。

歷代修道之途上半途夭折之人，大多都是先失去了道心，然後被吸引走內心的人所牽連，自此招來災禍，多年修為一朝成空，讓人看了都覺得十分可惜，但若仔細去看，都是自找的而已。

若是不能穩固內心，很輕易的將心放出去，若是愛情，那就是單方面的，最後只能淪為別人的玩物，被人所利用。

若是別的，就成了別人可以隨意支配的一個工具，結果也十分凄慘。

江漢珍雖然做不出將人當做工具的事情來，但對於跟隨在自己身邊，而且還學習了心性之道的人，有點不認同而已。

但也不想多說什麼，能教她的都已經教了，尤其是心性之道，只要能否學成，就看她自己的了。

在明白‘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的這個道理之後，江漢珍就不願意道關心跟自己學習的人了，他現在需要的事能為自己做事的人，而不是如當保姆一樣的看着來噓寒問暖，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給了他食物，這隻是一場用一件靈寶換取的交易而已，至於對方吃或者不吃，就不關他的事了。

現在的他並不會覺得給了事物，還要關心究竟有沒有吃，吃飽了沒，吃好了沒，口感如何，只要給他就行了，哪怕對方扔了也好，吃了也罷，評價依據真香也行，還是覺得不好吃也可以，都與他沒有任何關係。

而現在江漢珍所關心的正是自己的道路，自己是否能立足的問題。

就如現在正用神識研究的這塊圖文徽章，就是他目前最關心的問題。

與藍莓的交易，以給予庇護，以及傳授道法並可以跟隨在他身邊為代價，換取了這樣靈寶。

對於江漢珍來說，自己付出的也值這枚徽章的價格，甚至自己付出的要比這枚徽章要高一點。

道尊德貴，是一種超脫之道，是一種追尋無盡的道理的道路，在修道之人眼中是極貴的，也是歷代仙道祖師為何不願意輕易的傳授道法的緣故。

有人想要學道，但並沒有對道有一定的重視，而且十分輕賤，自然不會輕易的傳授。

也只有江漢珍，在當初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所利用，才熱衷與此，或者是仙道一方的意思，或許是他的有好為人師之病，而且病的不輕。

若事飛碟玉佩當初沒有帶他去西遊世界，只是隨便一個小世界的話，江漢珍道路或許是另一番景象，而不是當初被無盡的枷鎖籠罩之下的行為，也不會走上宣化諸天的道路。

或許他有可能跟所有的露掠奪者路線的人一樣，走掠奪萬界之路，或者直接走上收攏世界的道路，而不是現在西遊世界浪一圈。

最後出了意外，才明白這個原理，從而想為自己修行，而不是去幫助別人去做什麼是，讓被人犹如施捨一般的給一些東西，如給狗扔骨頭一般的扔出一個，摸摸頭，表揚兩句。

也只有逐漸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修為才快速進步，甚至超過了以前。

用了比以前更短的時間，從神仙境界，到金仙境界，並很快的積累了底蘊，到了大羅金仙的邊緣，不可謂不快。

即使對以前的仙道一方有多大的歸屬感，或者認為自己就是出生於仙道之人，原本就屬於仙道一方。

但自我中的理智告訴他，自己對仙道的某些東西不認同，也不願意繼續歸屬過去，若是繼續回到仙道世界，他肯定不會加入任何一個組織，而是像仙道中的那些大妖們一樣，佔一座山頭，收攏一幫小妖，過一個逍遙自在的生活。

可惜，自己如今這個處境，以後難免會被人所熟知，又怎麼可能回的去呢，恐怕雷部之人知道自己在別的宇宙中營造了一份不弱的勢力，哪怕關係再好，也會防備着自己吧。

最終搖了搖頭，壓下了心中的想法，還是決定好好走自己的路，去做自己的事來的實在，至於仙道一方的眷戀，還是等待以後有這個能力之後再來考慮。

江漢珍在得到這枚徽章的時候，並沒有立即破除外面的那一層封印，而是保留了下來。

因為他不確定這封印上有沒有做什麼手腳，但凡是封印，只要被破除，製作封印之人都會在第一時間知道。

而且這個封印的風格原理，與亞迪斯用來煉化普度寶船的那個封印是一樣的，也猜測，這有可能是那個天星子所為。

對於普度寶船的事情，江漢珍並沒有插手，而是當做誘餌一般的等待魚兒上鈎，而這個徽章與普度寶船都有一樣的東西，若是在破除之後，說不定會被感知到他自己的存在。

若是這樣，來的就不是天星子一個人了，而是呼朋喚友，甚至將自己的師門之人一起來了，最好的結局也只是看着既然有人得到了他看重的東西，因為價值太低，也就懶得理會，只能將這仇記下，等到以後遇到了再來算賬。

可以說，在這位莫名存在傳授給亞迪斯法器祭煉之法，以及後來的那个中陣圖的時候，兩人就已經牽扯到了一起。

對於普度寶船的價值，江漢珍可是清楚的很，對於金仙一下修為的人來說，簡直可以稱得上快速發展的利器，就是對於經常跨越宇宙的金仙而言，都是居家旅行必備之物。

就是給窮一點的大羅金仙，若有這麼一艘能夠在混沌中自有穿梭的寶船，都能帶來很大的便利。

江漢珍正是酌定了這一點，才會做出事先布局，等待着瓮中捉鱉的策略。

當然，若是來人察覺到蛛絲馬跡，就此退去，江漢珍也不會追出去。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斤兩，追出去是自己殺人家，還是人家滅自己還真不好說。

但若想要強行奪取，那怪不得他了，這些布局也會發揮出自身的威力，將來敵化入此界，成為養料，再將這方世界當成大地，長出一件像以前世界饋贈一樣的寶物，將之掛在菩提樹枝之上。

如今的這個封印，就顯得有些重要了，為了避免打草驚蛇，江漢珍並沒有用強力去破除，而是仔細的研究着，研究其中的原理，剖析出其中的漏洞，在不驚動封印的前提之下，進入徽章內部，觀察其中的原理。

此物有一絲命運法則在其中，又能有一些與精神有關的功能，讓他有些期待起來。

經過如此多天的觀察，也研究出了外面這層封印的大致脈絡，跟他想想的一樣，內部全是陷阱，只要封印有一絲損壞，就能將自己的氣息泄露出去。

平時兩者之間僵持，徽章甚至被壓制，但也能隱藏自己的氣息，就是下了封印之人都難以搜尋，但若有人破話封印，氣息立馬泄露，說不定還會感知到他的存在。

就是江漢珍自己，也對自己道果生成之物，有一些細微的感應，若是有心，就能追查過去，更何況這種出自大羅金仙之手的封印，根式玄妙。

但好在江漢珍並沒有着急，而是花了一些世家，價格徽章上的封印完全解析。

徽章似乎是忽略了有人能夠不解開封印的情況下入侵內部的事情，大部分的重心都在破除封印的警示上，而沒有想到有人無聊到能抹除封印的情況下，還大費周章的去入侵內部。

不光是這位存在，就是江漢珍設置封印的時候，也不會將重心放在別人如和入侵上來，而是放在別人如和解開封印的事情上。

想到這裏，將江漢珍有所感悟，這方法不失為一個陰別人好辦法，誰有會想到明明可以解開封印，卻無聊到不去解封印，而是研究不接觸封印而入侵內部的事情上來。

但江漢珍還真如此做了，並不是他不解除封印，而是不像現在就解除，以免被人察覺，等到將這事解決了，封印自人會解開。

神識通過徽章封印的一些漏洞，很順利的進入道徽章內部之中，眼前的一幕，讓他頓時覺得有些古怪起來。

四周灰濛濛的一片，犹如被灰霧遮掩，而灰霧中間，以星辰山脈為祖脈，所過之處，都隔絕了灰霧的侵蝕，好像就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只不過這綠洲顯得有些枯寂，沒有絲毫靈動之感，而這片被稱為綠洲的地方，正是藍光王國所在之地。

# 第五百零八章 殘存的意識

而周圍的一切，都如現實中一樣，都是在灰濛濛的一層霧氣之下，對內部是什麼樣的，也看不真切。

而藍光王國的地方，就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綠洲，與整個世界相比來說，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看到這中情況，那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這藍光世界被掠奪過不止一次，甚至多次的收割，才成為如今這樣的破敗模樣，就連生靈的棲息地也只剩下如今這一小塊了。

而所謂的亞迪斯領地，的確在星辰山脈中的一處地脈凝聚之處，有源頭之稱，也難怪當初藍光王族會在此地起家，最終成立藍光王國，原來是暫居的藍光山脈的大勢。

但這地方被包圍山脈之中犹如一個死衚衕一般，只有一個隘口能通往外界，可以說是易守難攻之地，若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就再好不過了，但若有稱霸整個藍光王國的想法，只要有人將隘口堵住，怎麼也不可能出去。

事實上就是如此，亞迪斯不是沒有想要打出去，但每次都被擋在隘口之地，不得外出一步，只能困守此地。

按照亞迪斯的力量，也不算差，兵力財政都還算可以，足可以支撐一場戰爭。

若是能打出去，再以此地作為後勤之地，進可攻，退可守，佔據很大的優勢，只要慢慢圖謀，打下整個藍光王國也不是不可以。

但他想到了，別人也想到了，因此才在隘口之地建立雄關，將亞迪斯徹底的堵在裏面。

這也是亞迪斯經常閉關的原因，只要能達到三階的生命層次，就能以超凡的力量強行打開關口，就有了爭霸整個藍光王國的條件。

江漢珍看着會長內部的地圖，對整個藍光王國的局勢也能分析個大概。

地圖對於戰爭來說，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個徽章即使沒有別的作用，就這一樣，也極為有用。

但江漢珍覺得自己還是虧了，以前將大道賤賣，自己得到的遠遠小於自己的付出，貢獻了別人，但苦了自己。

但事已至此，再怎麼也是沒有辦法，壓下了心中的思緒，繼續觀察起來。

心道，原本此物在傳說之中，有着集合眾生意志而接引六顆星辰光芒戰鬥的事情，那這個意志就可以加持在上面，或者能轉化成某種作用，這才是事關精神力的一些法門。

想到此，就將自己的一絲神識分散出去，模仿出但被排斥了回來，又試了幾次，都不容納自己的精神力。

“莫不是與所修鍊的精神力有關。”

江漢珍不禁開始思索，但想起徽章上那種不清晰的圖案，但在內部看的清晰無比，頓時有了想法。

接着又分出一絲自己的神識，讓神識模仿出徽章上的星辰圖案，隨着圖像完全呈現在意識之中，這道神識果然被徽章內部的世界所融化了，化成一個意識體，犹如生命一般的出現在徽章內部世界之中。

“原來如此。”

一聲感嘆之後，也明白了進入徽章的正確方法，就是觀想徽章上面的星辰圖案，那圖案並不是簡單的圖案或者符號，而是一副蘊含了精神力修行的法門，也是進入徽章的鑰匙。

只要觀想徽章圖案，就能進入徽章之中。

就在他正在思索之間，忽然感覺到有一股微不可查的力量從外界散出，似乎要將他的神識泯滅一般，經過一番檢查，就發現這股力量來自於徽章外層的封印之上，似乎想要祛除內部的神識烙印，也好自己來煉化。

而這人可能就是那位大占卜是天星子。

江漢珍正在想着，忽然察覺到內部有一絲微弱的波動，江漢珍心中一動，頓時升起一個古怪的念頭。

‘還有一事體存在。’

神識一掃，就發現在徽章的核心之處，有一個身穿藍色冕服，頭戴六芒星辰王冠的人在核心之處坐着，面色變化不停，似乎在猶豫着什麼。

但身上的氣息有些雜亂，以江漢珍的修為自然看的出，這股意識體就是吞噬了外來意識體而造層的，這也是還能存活至今的原因。

江漢珍心中一動，沒有有露出發現他的異常現象，而是裝作不知道，控制着神識幻化的身體繼續在內部活動，似乎在好奇的看着。

但久不見這位出現，就自語的嘆息道：“這裏奇妙是奇妙，但是沒什麼人，還是不要來了。”

說完就做出一副要走的架勢，那個核心之處的意識體果然漏出一副焦急之色，頓時行動起來，用一種悠長的聲音說道：“年輕人，可否停留一下。”

江漢珍裝作大驚失色，做出一副防備的姿態，對着虛空喊道：“誰，是誰在裝神弄鬼，給我出來。”

一陣沉默之後，看着江漢珍還在防備，這意識體就嘆息一聲，說道：“我是藍光之神，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者，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江漢珍聽得差點笑出來，按照這話的意思，似乎還要給自己一段機緣似的，但還是沒有揭穿，就裝作很驚詫的說道：“等我？你這道我是誰嗎？你等我干什麼？”

這聲音又是一陣沉默，但在江漢珍的神識觀察之下，正在組織語言，想着該怎麼說呢。

果然，短暫的沉默之後，就說道：“你能來這個世界，就是有緣人，我已經等了太長時間了，長到我也記不得有多遠了，或許是一萬年，還是十萬年，我也記不清了。”

江漢珍聽到這裏，差點笑出聲來，這意識體的生存時間也就是七八百年，就是加上他吞噬的那些意識體，也不過一萬年，竟然如此大言不慚的還是胡扯。

就聽到這個意識體又說道：“我本以為我就這樣的而消失，沒想到又給我送來一個生靈，年輕人，你想繼承這方世界嗎？”

江漢珍想也不想的就回答道：“當然想，這方世界我能進來也能出去，有個棲息之地也算不錯了。”

江漢珍說到這的時候，意識滿臉的嫉妒，似乎與一眾扭曲的趨勢。

而江漢珍正在尋找進入核心之處的方法，但不管如何找，就是找不到入口所在，似乎有一層禁制將其保護在其中，心道，最好將這位引出來。

但接下來這聲音又說道：“那就來找我，我會將這方世界交給你。”

江漢珍聽得頓時大喜，竟然還主動邀請，可算是正中下懷。

面露一片喜色，被意識體看在眼裡，意識體的臉上終於露出一絲得逞的笑容，怎麼看都不安好心。

而江漢珍就說道：“你在哪裡？我怎麼去找你？”

意識體似乎有一絲急切，說道：“你按照我說的方法去做，就能見到我了。”

“好的，你說吧。”江漢珍就做出一副迫切的樣子。

而意識體頓時冷笑一聲，嘀咕道：“做夢呢吧，還繼承世界，世界是我的，誰也搶不走，好久沒有吃到過新鮮的靈魂了，記得最後一個還是在十年前首發

說著還砸吧嘴，似乎在平常着靈魂的味道。

# 第五百零九章 王國的來歷

接着就在江漢珍的等待中，這個殘缺意識說出了進入內部的方法，而這方法正是最外層那個觀想圖的變化之道。

有了這幅觀想圖的變化之道，整個觀想圖就想活了一般，可以在不影響穩定的情況下，產生無數的變化。

但內部的這殘缺意識體只說出六種變化，是在六顆星辰基礎上的變化。

江漢珍暗道一聲高明，此法竟然與易經八卦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能隨意的將任意一個方向當成奇點，怎麼算都是一個八卦，並不會產生任何不和諧的因素。

而這個就與八卦方位圖有些相似，都是一個完善的圓。

雖然一個分六芒，一個畫八卦，並非一個體系，但都能將自圓其說，並且是大道的一個規律。

江漢珍參悟片刻，暗道一聲高明，沒想到這人將六芒圖用到了整個程度，若是去學八卦，定然是一個融會貫通級別的易學高手。

而這個進入的方法竟然是如此神奇，全部靠心性中對六芒圖的掌握，才能感應出內部究竟在什麼地方，也能算出內部再什麼地方。

江漢珍暗道一聲，‘怪不得，若是真是這種方式進入，還真找不出來，六芒圖與八卦圖都是大道数字的變化之道，貫穿的核心一樣，但所學的方式不一樣，若步子六芒之結構，只有用八卦計算法去算出奇點所在，那就要耗費很大的精力了。’

兩者都是用最簡單的数字來闡述大道之理，兩條路的終點是一樣的，前進的方式卻不一樣，若不能將八卦運算之法完全掌握，還真算不出來。

到意識體給江漢珍說的方法並不是很完善，似乎是有所保留，有的地方甚至是錯的。

江漢珍在一邊參悟這，內部的這個意識體還不停的講解着，明面上算是指導，但在背地里卻罵個不停。

江漢珍看了一眼，就猜得出這人肯定是故意如此，並不會完全傳授，而是傳了一半，甚至有的地方是在誤導人。

要不是他對八方位運算之法已經到了精通程度，知道了貫穿其中的那一條線，不然那還真被誤導了去。

原本還猜測是不是這位也不知道，連他自己掌握的都是錯的，但後來才發現，這位好像全知道，那就只有一種解釋，這人不安好心。

對六芒圖運算之法經過一番改動，想要人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運算，原版的早就面目全非。

但他沒想到的是江漢珍還掌握一種類似的運算方法，而且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能從中提煉出一個被稱為‘一’的東西出來。

而這個一，也恰好是六芒圖的一。兩者其實是一樣的。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此物為先天，得一而百通。

又如吾道一以貫之，兩者之間都是一個道理，都是大道的一些基本法則。

而這一事體還在那得意自己的傑作，卻不是江漢珍根據他的一些殘缺不全的提示，給推演出了出來，甚至與他達到了一樣的境界。

但江漢珍並沒有急着說自己全部會了，從而進入其中，而是在這位意識體催促之下，最後才說自己似乎懂了。

而意識體就開始出了幾個六芒的變化之法，讓江漢珍去做出來。

江漢珍當然不會將正確的變化做出來，而是根據他誤導之後，所計算的出來的變化當成了答案交給了意識體。

意識體果然很滿意，這才告訴了江漢珍只要找到任何一個正奇點就能進入其中。

但江漢珍心知肚明，按照意識體教的變化方法，恐怕只能進去，而不能出來，出來的演變方式全部都是錯的，而且還是誤導人的那種錯誤，若要想計算出來，只能越算越亂，根本算不出其中的奇點所在。

心中冷笑一聲，就如意識體教的方法那樣，瞬間找到了六芒陣法的一個變化奇點，意識一動，就進入其中。

而四周已經被布置了一陣法，江漢珍感覺周圍一陣壓抑，壓的他不能動了。

而面前有一個王座，上面正坐的是這位意識體，幻化出一身藍色冕服，頭戴六芒王冠，正一副欣賞的眼神看着他，還不是的嘖嘖稱奇道：“多麼美好的意識體，我已經很久沒有品嘗過了。”

“請問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何將我拘束在這？”

江漢珍並沒有露出絲毫的慌張。

意識體有些詫異，就睜大眼睛問道：“你難打一點都察覺不到我要干什麼嗎？”

江漢珍搖頭失笑一聲，說道：“無非就是騙我進來，然後當做你存活下去的糧食而已，你這種垂死掙扎的殘魂我見多了。”

“什麼？”意識體有些不可思議的看着江漢珍，面色微變，仔細的看着江漢珍，但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這才說道：“知道又如何，還不是中了我的計謀。”

“你既然來了，就不能放你出去，只有等待着被我吸收吧，有了你這個意識體的存在，我也能多存活這麼幾年。”

江漢珍冷笑一聲，道：“恐怕是你想多了吧。”

此時的本尊已經完全破解了這個內部禁制，以及這位意識體所設置的陣法，剛才跟此人說話，只不過就是為了拖延時間罷了。

如今已經將之完全破解，自然也不需要跟他多說什麼。

至於關於這個寶物的信息，自然可以將這意識體抓過來一觀看就能知道，也而不用過多的麻煩。

而意識體見江漢珍冷笑，還有些不屑，頓時怒了，就要調動陣法將他煉了。

但還沒等他做出反應，虛空中伸出一隻大手，將這個冕服意識抓在手裡，神識在意識體身上一掃，就將之捏的粉碎，成了一團最精純的能量。

而江漢珍也隨後收回神識，面露一種古怪之色。

“竟然如此，能做出這等事出來，也難怪會有滅國滅族之禍。”

原來，這個意識體就是藍光王國的第一代國王，起家之地正是亞迪斯領地。

而之第一代國王也是閑漢出生，後來在機緣巧合之下得到了這個徽章，就此改過自新，開始學習占卜之術。

但因為出生不好，並沒有人願意認真教他，但還是學到了一些基礎。

最候毒殺了占卜師，並奪去了他的一切，因此才走上占卜師的道路，經過一番研究，也明白了徽章的妙用，從此地起勢，趁着當時混亂之際，也就是魔神抽取本源的時機，整個藍光世界都進入了一種危機。

此人憑藉著圖章的妙用，一路勢如破竹，沒有絲毫障礙的攻佔了很大一部分地盤，成立了王國，就是如今的藍光王國。

但在當時，藍光王國也只是藍光世界中的一個偏遠地帶，並不為人所看重。

說來也是這人運氣好，或者是天地災劫多，接着整個天地就被灰霧所籠罩，活在灰霧中的人，都會被逐漸的泯滅生機。

但這人發現他的寶物徽章能夠接引六顆星辰的光芒，驅散灰色霧氣。

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隱藏了起來，裝作不知道，到了後來，也就剩下這個藍光王國了。

六芒徽章也成了他們的家傳之物，只有歷代國王才能掌握，並進行修鍊。

一脈單傳好是好，但容易斷層，一次意外，就斷了傳承，後來被人封印，內部的幾個意識體都遭受了災難。

這位為了活下去，就開始同時後輩的靈魂，當成自己的養料，才存活至今。

# 第五百一十章 態度的轉變

“在身前所做的行為，都是些為別人着想的事情，但在死後，竟然是靠着吞噬後輩來存活至今的，所有的行為無不显示了他的自私心態，果然，沒有一個人簡單的。”

江漢珍一聲感慨，若不是這位身上殘留着吞噬了外來意識體的痕迹，以及他那種迫不及待的心情，加上傳授一些誤導人的東西，若是騙一般人還真的可行，甚至現在已經成了別人的一部分。

若是江漢珍不懂得運算之法，算不出這種陣法的奇點所在，若是貿然進入一部分神識意識體，說不定還真能被這人陰了。

但江漢珍歷來謹慎，從不做將自己放置於危險境地的環境中的事情，若是不會這個運算之法，肯定不會貿然進入其中，而是另想他法，比如將這個意識體引出來，而不是很冒失的進入其中，給人家送菜。

到了這時，江漢珍臉上閃過一種古怪之色，向著身後的藍莓瞥了一眼，看着藍莓那一副好似天生善良的樣子，閃過一絲玩味的笑容。

藍莓的這位先祖，也就是當時的藍光王國開創者，在擔任國王期間，就是藍莓這種性格，不管是對人或者對事，都會用自己獨特的善良方式處理，因此了得到了一個好名聲。

但背地里卻極為陰險，自私之心早已佔據內心。

而讓江漢珍想到的是，藍莓又何嘗不是這樣，看見江漢珍以及現在的藍光護衛軍所做的事情，有很多事情都是違背了她所認為的善良，就跳出來指教一番，甚至指責。

被拒絕過許多次，還時不時的跳出來指教一番，如此之長的時間，都沒有將自己內心的認知融入到藍光護衛軍來，還是保持着自己的想法。

在江漢珍看來，這就是一種自私的表現，她跟藍光護衛軍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她有她自己的見解，永遠不會與藍光護衛軍一條心，原因就是出在先祖上面，多少代人的根深蒂固，也不是那麼容易改的。

江漢珍搖了搖頭，對於藍莓，兩人之間只是一場交易而已，交易完成，或許會看在這些面子上給她安排一個職位，讓她待在藍光護衛軍中。

對於這事，也沒怎麼多去關注，畢竟人家也是為自己考慮的，並沒有什麼錯。

而這時，江漢珍開始觀察着徽章思索起來，這個東西的用法就是只要是修鍊了六芒星辰圖的占卜師，就能將意識體進入其中，犹如屍解仙一般的存活下去。

但江漢珍並不是要培養一群屍解仙為自己服務，而是要用這個徽章。

意識能夠進入一部分，就能互相傳遞消息，而且意識體在這個空間之中都有隨意飛行的能力，即使去一個很遠的地方，都只是在一念之間，毫無阻礙，若是用此物來傳遞消息，那就省去了很大一部分麻煩。

兵道之事，信息傳遞也佔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若是能在瞬息之間將消息傳遞出去，就能做到對軍隊的隨意指揮，甚至如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徽章的進入之法也就是最外層的那個觀想圖，只要觀想出來就能進入其中。

這圖不但單單是一幅圖，還是一種精神力的修鍊方式，只要安心修行，對人的精神力提升有很大的好處。

這幅圖甚至可以說是這方世界的核心之物，也是根本法則，甚至可以說，整個藍光世界的所有文明都來自於這一副圖上。

就與仙道世界中的人族八卦圖一樣，是人族的文明核心，自羲皇畫八卦起，人族才有了自己的文明，一切的文明，都是在這種運算之法上展開的，幾乎成了人族的核心之物。

這個六芒圖也是同樣的道理，是這方世界中的最根本起源之物，一切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六芒圖上的。

江漢珍甚至有一種預感，若是能六芒圖用好了，就能發揮出極大的作用，甚至能改變許多事情。

但目前還不能將六芒圖完全傳下去，因為徽章之上還有一道封印沒解，若是貿然進入其中，在封印的作用下意識就會被損傷，最好導致本體受傷，甚至造成不可逆轉的危險。

但這不妨礙江漢珍提前做準備，先打基礎，等到封印解開，就將完整的普及出去。

想到此，就拿起桌前的筆，在面前的紙上一口氣畫了三幅圖，這才停了下來。

而身後的藍莓見到江漢珍畫的這三幅圖，似乎有些好奇，但跟隨江漢珍如此長的時間，哪還不認識這就是觀想之圖，是一個凝聚精神力的法門。

頓時有些上心了，就開始觀看第一幅圖，很快的就將第一幅圖記下了，試了一下，毫無阻礙的在靈台中將之觀想了出來，感覺自己的精神力有了一點增長。

頓時心中有些竊喜，心道，我也不是被他說的一無是處，就是這個觀想圖，就很簡單，我一學就會。

接着有開始觀看第二幅圖，只是看了幾眼，就樣全圖印在了腦海中，試了一下，也沒有什麼阻礙的就觀想了出來，而且效果比第一副還要好。

頓時有些激動，自己平時修鍊的很差勁，沒想到這種傳說中占卜師的觀想之法，修鍊起來竟然如此順暢。

不禁開始猜測起來，他問什麼不傳我，怕我學會了？或者是就是為了打擊我才不教我適合的？

就在胡思亂想的空擋中，開始向第三幅圖看了過去。

“嘩。”

第三幅圖被江漢珍忽然之間抽走，藍莓有些反應不過來，但聽到江漢珍說道：“第三幅你還不能看，還不是傳出去的時候。”

藍莓頓時急了，明明自己能夠修鍊為何不讓她看，就有些生氣的問道：“為什麼？你畫出三幅圖不就是為了讓人修鍊的嗎？怎麼我就不能看了。”

江漢珍看了一眼藍莓有些憤怒的表情，雖然長得不錯，憤怒的樣子也很動人，但江漢珍看見他那些先祖意識中的殘留信息，根深蒂固了許多年，明面上都是這種樣子，但暗地里卻又是另一種想法，對藍莓這種樣子很不感冒。

無非就是為自己爭取好處的一種心態，為自己爭取好處沒錯，心性之道修鍊的就是自己，大修鍊自己都是建立在不去損害別人的前提之下，雖然有時候也會做出防衛性的反擊，但也不會做出損人利己之事。

而藍莓，以及她的那些先祖，所做所為就是將自己的那種不正常意識強加在別人身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對於這種人，天生的就是氣運損耗者，所行之事，除了為自己增加業障，和損害自身氣運福報，再沒有任何好處，藍光王國能存在如此多年，在江漢珍看來，簡直是個奇迹。

但是這種人還是會自我感覺良好，總覺得自己就是好人，世界都對不起他們，世界都欠了他們的。

若不是江漢珍觀看了徽章內部的那個意識體的那些記憶，還真有可能忽略了這個問題。

有些人就是如此，天生有一種讓人感覺是好人的氣質，人格的魅力已經達到了站在原地，就會讓人相信的地步，就會很容易忽略他做事的本身，因此這種氣質也是他們最好的保護色。

藍莓就是這樣，超人一等的容貌，很容易讓人忽視她做事的本身，一個美麗的容貌，遮掩了她身上所有的缺點，只要開口，就會有人看在她的容貌的面子上去為她辦事。

雖然天道給她遮掩了一部分，江漢珍原本以為是天道為了保護她的，現在看來，是天道在壓制她，不想讓她用這種容貌還害人罷了。

就是江漢珍有時候也會因為她的真實容貌，對她有些放任了。

但到了現在，心中明白過來，卻不會對此容忍。

江漢珍面無表情的說道：“此為軍中高層普及之物，都屬於機密之物，尤其是第三幅圖，是目前最高等級的機密，若是你看了，就趕緊將這些東西忘了，就是第一幅第二幅，你既然想要修鍊，就是看看也無妨，但也不要泄露出去。

若是你想尋找修鍊精神力的方法，也不是沒有，藍光王國中有許多佔卜師，他們的觀想圖在修鍊精神力方面，比這個還要好，以你目前的能力，也不是得不到。”

“你，你怎麼可以這樣。”藍莓頓時嚇的一個哆嗦，對於藍光護衛軍中的機密事件，在這段時間可是處理了很多。

因為當初她也跳出來指責，但這等事情上，沒有人理會她，該怎麼動手還是怎麼動手，江漢珍在這一點上，從不會妥協，採取零容忍的策略。

因為此事，藍莓差點被嚇出病來，後來見了處理機密之事，都是躲着，最多是用幽怨的眼神看着，企圖看到將人看到愧疚，以達到她施展善良的目的。

藍莓對這事到現在還是心有餘悸，想了一下江漢珍的話，忽然冒出一句：“你打算將這個在軍中普及？你知不知道這幾幅圖有多珍貴，都是占卜師的秘傳之物，你怎麼可以這麼輕易的將這些東西傳出去呢？”

江漢珍頓時面色一冷，說道：“我的打算，希望你不要干涉，若是再干涉，我們就兩清了，還有，若是前兩幅圖有傳出去，我雖然不會殺你，但我們的交易也就兩清了，你若是不信，大可以去試試。”

“你···”藍莓被江漢珍這種態度氣得有些說不出話來，原本都好好的，即使不同意她，也不會用這種語氣跟她說話，怎麼忽然畫出三幅圖之後，就變了態度。

目光閃爍不定，好像在做什麼艱難的決定，忽然想到她離開這裏，甚至連生活都會變得很困難，甚至活不下去，頓時一身冷汗，眼神逐漸變得堅定，打定主意，在沒將本事學到手之前，就不會離開。

江漢珍看了之後，暗道一聲可惜，竟然沒有做出衝動的舉動，若是做出一些什麼事情，就讓她離開，也省去了自己很多麻煩，但對這些也沒有太過在意。

# 第五百一十一章 堅持的回報

如今藍莓身上的氣運，應該是藍光王國之中所殘留的氣運，以她那種行事作風，不可能有所增長，只能不停的去消耗，若是省着點消耗，以後過個平凡生活幾十年不成問題，甚至還能給下一代留下一些。

但若去一些犹如她先祖們那樣的行為，違反天地的事情，估計也經不起她如此的消耗。

如今能將自己家傳的寶物拿出來換取修行之路，也是自身已經打了德不配位的境地，本身的德行，已經不足以擁有這件天地生成的寶物了，若是再繼續持有下去，或者抓着不放，只能帶來災禍。

此物生於天地，當然要用於天地，這是天道法則的一部分，在天地生成此物的時候，就與其功用，並不是一件擺設，或者一個吉祥物，而是要發揮它應有的用處。

當時此物生成之時，正是藍光世界的危難之際，域外魔神入侵世界，侵佔世界氣運，開始爭奪世界本源，做出毀天滅地的事情。

當時六芒徽章應用而生，目的就是有氣運之子將之利用，然後集合眾生之力，來抵抗這個世界的危險。

但不知為何，或許是天道的神經出現了錯亂，竟然從一個閑漢之中選了一人，將氣運加持，當做氣運之子，來完成這個使命。

有天道加持的人做事就是順利，很快就佔據了很大一部分地盤，並成立了藍光王國。

當時整個藍光王國正在危機關頭，正需要氣運之子來處理這個危機，但這位氣運之子卻不願意與人分享徽章來帶的便利，也害怕被人知道了遭受搶奪，就裝作看不見，用一個王國的國運將寶物截留了下來，給與外魔神爭取了時間。

等到世界本源被抽取大部分之後，天道也無力對藍光王國做出什麼，天道意志大損，也就沒有了多少作用。

藍光王國有一國之運在身，自然能截留住這件寶物，自此當成了家族的私有物品。

直到三十幾年前又有魔神來此界，霍亂天下，看上了世界的修鍊道則，最終想要謀划六芒徽章，將之封印，然後將整個世界的修鍊道則都帶走了。

當然，也正是因為如此，才給了天道意志一絲喘息的機會，六芒徽章也趁機將自己隱藏，魔神奪取了此界的修鍊之法，最終還是沒有找到這枚徽章，而世界變得更為殘破。

當然，藍光王國也因此分崩離析，不復以往的榮光。

江漢珍對藍光王族的這些行為，也不知道說什麼好，竟然在天地為難之際趁火打劫，以損害天地為目的，來滿足自己的私心。

但也不想想，他們也沒有魔神的本事，可以不依靠世界而生存，他們還是生活在這方世界之中的，損害天地對他們來說，或許可以達到短期的利益，但長期看來，根本沒有任何好處。

若是天道意志有餘力，分分鐘就能讓他們感受到災禍臨頭。

可惜此界的天道意志被魔神加上自己選擇的氣運之子一起損害的沒有了多少力量，甚至連一些最簡單的事情都很難辦到。

能做的就是將藍光王族殘存氣運之人的容貌遮掩起來，不讓她來禍害別人，至於其他的，估計連自保都有些困難。

甚至連收回自己當初加持在藍光王族身上的氣運都辦不到，若不然，藍光王族道現在還不滅，真的可以稱為一個奇迹。

到了此時，江漢珍對藍莓也就沒以前那麼重視了，以前有這份情誼在，若是以後學有所成，說不定還會給她安排一個職位，讓她待在藍光護衛軍中。

但現在看了他們家族之人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用他們那種看似善良為別人着想的方法來損害別人，成全自己的行為，讓她進入藍關護衛軍的想法就淡了了許多。

這種人已經難以改正，多少代的習慣，早就根深蒂固到了靈魂之中，就是如此之長的時間，也沒有讓藍莓改變多少，可見其中的頑固。

等到以後，天道意志肯定會有所恢復，或許看在藍莓與他的關係上，天道意志或許不會動藍莓，並不會讓她把自身氣運還會來，但江漢珍卻不會讓藍莓進入藍光護衛軍中的。

這種對人對事的態度就犹如一個毒瘤一般，走到哪都會污染一大片，出了帶來災禍，什麼也帶不來。

就如人體的毒瘤一般，發現之後，最好提前取出，不然等到擴散出去，就會損害真整個身體。

當然，那個時候，應該不會有人覺得毒瘤長得好看，能為我增加美感，而將之留着。

直到死去被火花之後，身體成了灰，而毒瘤凝聚成了一個結晶體，說這是身體內的寶物，是修鍊有成的象徵，當然，這種人不是沒有，但江漢珍絕對不會去做。

他所制定的制度中，像藍莓這種人根本不可能加入其中，就是有人被誘惑，放這種人進來，也會被將這些當做被污染的毒性元素被趕出去，對於自己身體上的事，江漢珍並沒有絲毫妥協的打算，只要有問題，就解決。

接着，江漢珍叫人將自己畫好的兩幅圖交給作戰部，讓他們成立一個轉門研究如何訓練的小組，並保留自己的編製。

而這次進來的一位作戰部參謀，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面孔，似乎謹慎了許多，記下了江漢珍說的話，就要回去執行，而江漢珍心中一動，就問道。

“作戰部的事情是如何處理的？”

作戰部參謀心中一凜，頓時不敢有絲毫大意，說道：“回總之大人，上一批作戰部參謀人員九成以上的人都因為做出了違反制度的決定，已經離開了作戰部，只有一人當初極力反對侵害他人的行為，因此被留了下來，現在整個作戰部都換了人。”

江漢珍點了點頭，暗道做的還不錯，試探可以，或許不是在這個地方，竟然通過這等方法來試探自己的想法，揣摩自己的心意，恐怕是打錯主意了。

藍光護衛軍的目標並不僅僅是建立一個凡間王國，如藍光王國一般的勢力，隨意的糊弄糊弄，也影響不了什麼。

而最終的目的是整個世界，甚至以後要面對的是整個武士文明宇宙，就不能有絲毫大意，根子上的哪怕一絲錯誤，也能造成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事情。

對於所制定的所有制度的問題上，都保持零容忍的態度，那怕一絲一毫的錯誤，都不會輕易的放過，因為這是超凡道路，並非凡俗道路，那怕很小的問題，他也不敢保證不會出現潰堤的事情發生。

想了一下，能有一個能堅持自己的主張，還算不錯，既然這人能做到，就是一個能保持自己內心的人，能把握住自己的人，對於這種人，江漢珍還是會給予機會的。

就說道：“那這個專門制定訓練計劃，以及練兵需求的部門，就交給他來負責。”

說著，江漢珍取出一個密封袋，將第三張圖文裝了進去，遞給了面前這位作戰部參謀，說道：“這是第三張圖文，現在列為絕密，沒有我的命令，不可以泄露，將這個也交給他，他知道該怎麼辦。”

“是，總指揮大人。”

這位新的作戰部參謀立即重視起來，鄭重的接過了密封袋，但神色中閃過一絲羡慕，竟然堅持了自我，就能上升了一級。

在作戰部中，都是平等的，只不過分了幾個小組，名沒有指定負責人是誰，只是規定直屬江漢珍管束。

從來都沒有任命過任何管理者，這個新的部門出現，讓他頓時打起了精神，雖然這個部門是從作戰部分出去的，但也是一個分屬部門，屬於獨立部門。

雖然名義上歸屬與作戰部，但作戰部的總負責人就是江漢珍，也就是直屬江漢珍管轄，就是他們要指揮這個部門做什麼，也要經過江漢珍的同意才行。

也可以說這人也算是一步登天，他雖然是來報告的，但他也只是一個普通的成員而已。

最後略帶羡慕的離開了，但神色中的表現卻讓江漢珍看的出來，這人肯定是決定了一定要如那位的立場一樣堅定，不違背任何一點制度，只要能堅持自我，也能有晉陞的機會。

至於手中的幾幅圖，自從拿到手裡，連看一眼的動作都沒有，甚至將圖背了過去，就害怕自己不經過正統的程序看到了圖。

誰知道這是不是江漢珍的試探，試探之舉可讓他們嚇得不輕，前一陣還有一群作戰部人員想要試探江漢珍，故意做出一條根本沒打算執行的策略，但這些人都被打發到了星辰山脈改造去了。

而且聽說是很苦很累的事情，就是被他們看不上的修大地都成了一件美差，在他看來，不知道這些人圖什麼，好好的一個前途被自己給弄沒了，甚至以後能不能有機會都說不清楚。

江漢珍看到這位參謀的樣子，心中暗暗點頭，感覺自己那一番殺雞儆猴不是沒有作用，而且效果相當好，算是絕了他們的這種想法。

江漢珍的意思很明顯，就是做事的安心做事，不要玩什麼危險的事情。

該開始作戰部的成員還很小心，後來感覺自己能有指揮千軍萬馬的本事了，拒開始膨脹了，外面沒有敵人，就開始從內部找對手，竟然找到了他身上來。

而現實中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們並不是已經重要到了不可缺少的地步，少了他們，藍光護衛軍照樣運轉。

身後的藍莓將剛才的事情全程看在眼裡，似乎是覺得江漢珍哪裡做的不合她的意思了，欲言又止的猶豫了半天，最終還是忍住了，眼神遊離在外，不只又在想什麼能實現自己那種想法的主意呢。

# 第五百一十二章 重新的選擇

江漢珍對藍莓這什麼想法，也不想去去關心，他所關心的事正是與亞迪斯全面開戰的事情。

亞迪斯出關之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藍光護衛軍全面的消息，因為作為新的總治安官的查理本冒着被察覺的危險，去向亞迪斯做了一次錯誤的報告，讓亞迪斯將對藍光護衛軍的實現轉移了出去。

若說這查理本，膽子也是夠大的，與領地治安隊伍全部投靠藍光護衛軍之後，江漢珍讓其擔任藍光護衛軍領地內的治安官，管理所有的治安事件，甚至還交代了抓捕沒個幫派暗探的事情，可以算是位高權重。

江漢珍都已經告訴他可以不用回伯爵府了，但查理本還是甘願冒險一搏，以博取一個更好的前程，以還沒有將身份泄露出去的危險，去給亞迪斯做了一次報告。

當然慶幸的是身份並沒有因此而泄露出去，而是讓亞迪斯誤以為只是幫派之間的爭鬥，甚至查理本還很識趣的沒有動他大舅哥們在南城的幫派，讓他感覺到查理本會辦事。

又讓自己人確定了一番，也確認查理本帶領着人在抓捕，就讓他先入為主的一位查理本就是在執行他的命令。

但這事作為幫派成員送來的幾個女子，卻有些不忿，藍光護衛軍做的什麼事情，一般人不知道，但作為幫派人員卻知道，就將消息傳遞給了安插在亞迪斯身邊的極為女子，讓他們給亞迪斯吹吹枕邊風，讓亞迪斯將藍光護衛軍重視起來，以免因為輕視，造成嚴重的後果。

其中，對這件事的最上心的就是亞迪斯最疼愛的小寶了，因為長像看着比較幼稚一點，又會撒嬌，深得亞迪斯的寵愛。

兩人在又一番翻雲覆雨之後，小寶戳着亞迪斯的胸膛嗲聲嗲起的說道：“夫君，你這幾天都不關心人家，人家不開心你也不問問。”

說著還嘟囔這嘴，這委屈的小模樣讓亞迪斯整個人都化了，一把將小寶摟在懷裡問道：“我的寶貝這是怎麼了？有什麼不開心的，讓夫君幫你解決。”

有亞迪斯的這麼一問，小寶這才啃嘁了半天，才說道：“我大哥別人欺負了也就算了，他即使是壞蛋，但也為領地做了許多貢獻，但有人要造反，就連查理本都好像與那個藍光護衛軍有聯繫，抓的並不是藍光護衛軍的人，而是我大哥他們的人，這幾天都壓的我大哥他們不敢離開南城，甚至連自己的底盤都不敢離開，就怕被人抓了。

你可要管管啊，再不然這亂光護衛軍就連伯爵府都敢進攻了。”

亞迪斯聽完之後，並沒有立即說什麼，不禁開始想到，這小寶每次說查理本的治安隊抓人，連他們的人都抓，就是想要讓自己放人了。

此事應該是查理本連南城的他的一群大舅子的人都給抓了，可能是想要讓查理本放任卻沒有得到答應，才讓小寶來給自己說。

這件事出現已經有好幾次了，治理此地三年時間，第一年的時候經常發生，都是來這裏找自己放人的，剛開始他還以為查理本真的抓錯了人，甚至還罵過查理本幾回。

後來查過一下，也知道他這些大舅哥們也不是省油的燈，抓他們都是有原因的，但那個時候查理本就很少抓人了，成了他的大舅哥們抓人。

後來有心想要整頓這些事情，但因為這些女人，一起滾上一圈就心軟了，又繼續放任。

原本早就想整頓一下這些幫派，但一直下不了決心，如今難得查理本硬氣了一回，能打壓一番也是好的，免得再做出亂子。

而他也有自己的目標，想要從星辰山脈打出去的想法已經很久了，對外用兵才是他的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被牽扯到這裏。

至於查理本抓錯了人，顧忌是誤抓了他的大舅哥的人吧，給他大舅哥們給點教訓也好，免得自己對外用兵，這些大舅子們給他在內部製造一些亂子。

但也不是不放人，等到都消停一點了，再將他這些大舅子們的人放出來。

懷中的小寶見亞迪斯久不說話，好像在思索着什麼，頓時急了，那可是能稱為軍隊的藍光護衛軍，可不是一般的小幫派，就焦急的說道：“夫君，你可不能大意，我這都是為你着想的，那個藍光護衛軍可不是簡單的，說不定已經掌控了大部分領地了，你要趕緊行動，若是放任下去，說不定會造出什麼亂子呢。”

亞迪斯看着小寶的這種焦急的樣子，又想起她以前想要為他大哥辦事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亞迪斯雖然知道，心裏也明白，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女人似乎成了他的剋星一般。

但這事已經先入為主，他不相信區區一個幫派，能夠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心中甚至猜想，小寶說的意思無非就是想讓自己收拾查理本這個治安官，甚至將其定罪，不但能救了她的哥哥的幫派成員，還能趁機為他哥哥討要治安管理權。

對於這件事，亞迪斯覺得自己還是睡醒了，這些幫派成員之所以能存活，也是送來的幾個女子，不然那他也不可能容忍自己的領地還有立山頭，自己當山大王的事情。

在沒有女人的時候，亞迪斯還是很清醒的，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

女人見得多了，也就會有一定的抵抗力了，自然之道該怎麼克制。

原本剛一見面，就能將他心給融化了的小寶，如今看來，並沒有讓那麼驚艷，只能歸類為上品。

他這次酌定小寶就是有別的目的，因為這種事做的實在太多了，讓他也就不相信了。

亞迪斯想到這裏，將小寶放在一邊，就起身下了床，穿好衣服，然後走出來房門，到了他放東西的地方，打開之後，看見裏面的東西都在，一艘小船，和幾個兵符，和許多星幣。

這些都是他最重要的東西，是他的立身之本，從沒有讓任何人干涉過。

對於小船，他也試過，還是不能完全煉化，但情況好了很多，似乎看到了希望，但如今想要做的，就是從領地內打出去，打通星辰山脈通往外界的通道，這才是首要任務。

摸了一下兵符，思索片刻，就開始行動起來，將兵符帶在身上，離開了自己的密室，對着不遠處的親衛一招手，說道：“派人調動軍隊，在城外校場集合。”

“是，伯爵大人，親衛接過兵符，立即離開。”

亞迪斯接着又發出了一系列的命令，都是事關用兵之事，這才鬆了一口氣。

心道：‘一個幫派怎麼可能連領地都能控制，怎麼可能，若是能控制，我這兩萬大軍怎麼還能調動，幫派再怎麼鬧都上不了檯面，只要有軍隊在手，又能出什麼亂子。’

亞迪斯對小寶所說的不屑的笑了一聲，對於小寶經常吹耳邊風的事，後來也知道了，也有了防備，但防備也不是很嚴。

但亞迪斯卻沒有讓任何人都插手用兵之事，就是最寵愛的小寶，或者小雪都不行，正因為如此，他才有現在這種底氣。

但小寶卻在房間內傷心了，她這次說的肯正是事實，但亞迪斯就是不相信。

也暗自有些懊惱，以前騙的太多了，導致如今說實話都沒有人相信了。

目光開始閃爍起來，對於亞迪斯最近所做的事情，她也知道，亞迪斯對外渴望已久，用亞迪斯的話來說，外界還有很多受苦受難的漂亮女孩在等着他解救呢，怎麼可能盤踞在這個死衚衕。

小寶頓時開始擔憂起來，亞迪斯最近準備的東西，很明顯就是想要對外用兵了，不管成與不成，對她都沒有好處。

成了外界的女孩子比她漂亮的多的是，她的分量只會越來越輕，亞迪斯輸了，甚至連領地都回不來。

藍光護衛軍的實力亞迪斯不信，但她相信了，她對他哥哥埃迪的話深信不疑，埃迪說藍光護衛軍比軍隊還要軍隊，全部是按照軍隊的來訓練的，內部的規矩很森嚴，甚至要超過亞迪斯的領地軍。

最早聽到的時候是三千人，後來發展成了五千，前幾天聽到的是七千，現在恐怕有一萬人了吧。

若是這一萬人行動，就是亞迪斯在伯爵府坐鎮，恐怕都不一定能贏吧，更何況亞迪斯喜歡把軍隊安置在城外。

本想讓亞迪斯重視起來，調動軍隊來鎮壓藍光護衛軍，哪知道亞迪斯根本不相信他，原本想好的說辭都憋回了肚子里，想說也沒法說了。

她哥哥埃迪說過，亞迪斯若是離開，藍光護衛軍肯定會行動，要讓他勸說亞迪斯留下來。

但現在的亞迪斯哪是她能勸說的，平時還好，怎麼也會給她面子，但若牽扯到用兵之事上，就是她也說不上話，甚至還會引來亞迪斯的防備，甚至有可能讓亞迪斯打入冷宮。

心中明白，亞迪斯這次肯定是沒法回來了，若是打開通道進入藍光王國的地界還好，若事敗了，連領地都沒法回，這次的領地肯定是要換主人了。

心中擔憂，不禁開始思索起自己的退路，其實她在跟着亞迪斯前，還跟過兩任領主，早已不是完璧之身，只不過用一些手段騙過了亞迪斯而已，只不過亞迪斯不知道而已。

如今又到了更換領主的時候，這種想法又從心頭冒了出來。

領主話了很多，但他大哥的幫派卻一直存在，就是因為會提前投資。

每到要換領主的時候，以他大哥的眼光，總能找到可以投資的地方，因此，才一直都能存活下去。

心中一動，就對外面的一人趕到：“蘇雅。”

“蘇莉小姐，什麼事？”一個年輕的女子從門外進來，匍匐在小寶的面前。

而這位蘇莉小姐，正是亞迪斯稱呼的小寶，只不過這小寶的名字是亞迪斯給改的，為了迎合亞迪斯，蘇莉也就成了小寶，但在她的人身邊，還是會叫他蘇莉的。

蘇莉就小聲的說道：“去通知我大哥，說讓他重新找投資，這項投資已經崩盤了。”

面前的蘇雅面色頓時被嚇得一個哆嗦，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事情肯定不小了。

強壓了心情，說道：“是，蘇莉小姐，我會立即通知幫主的。”

蘇莉立即催促道：“快點去，但要小心點，我怕遲了會有危險。”

“是，小姐，僕人去了。”說完就站起身來，壓下了自己動蕩的心神，裝作沒事人的出了門，並吩咐了幾個亞迪斯安排的人，說小寶想要一盆星辰花，而埃迪那正好找來一盆，現在就要取回來，並讓幾個人侍衛一起跟着去搬。

但這些侍衛得到了亞迪斯的吩咐，已經到了一種戰備狀態，並沒有如往常一樣答應她。

蘇雅假裝有些不快，引的幾個侍衛的內疚，但侍衛還是沒有動。

而蘇雅卻鬆了一口氣，她還真怕有人熱情的跟着，還真不好做什麼，這樣一來，就方便的許多，也可以確定亞迪斯真的要對外用兵了。

接着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伯爵府，出了門，就拐了幾個彎，向著南城埃迪的幫派走去。

# 第五百一十三章 神變的奧妙

亞迪斯調動軍隊的事情，毫無意外的傳到了江漢珍的面前，看着治安官查理本一本正經的彙報說道。

“總指揮大人，亞迪斯早就有打通星辰山脈的想法了，自他上位以後，到目前為止，已經準備了足足兩年，所有的準備都是圍繞星辰山脈的那個隘口展開的。

但對面的貝奇思領主也不是沒有準備，在隘口建立雄關，在那裡駐紮了一萬大軍，擋住了亞迪斯通往外界的道路。

如今經過兩年的準備，亞迪斯已經萬全準備好了，就在今日，已經開始調集大軍兩萬，正在城外校場集合。”

江漢珍對於這件事毫不奇怪，這個地方似乎水土都比別的地方肥沃一些，只要勤勞，就不用為生活擔憂，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亞迪斯心軟，能給普通人留下一點的活路的上面。

只要是個人，都不願將自己放在一個死衚衕之中發展，當然，江漢珍例外。

他所看重的就是這個還有些疑似龍脈的地方，關起門來更好做事，對他來說，四周灰濛濛的霧氣並不是絕地，而是取之不盡的資源，所以對於外界的藍光王國，就沒那麼熱衷了。

心中一動，就問道：“根據你的猜測，亞迪斯這次能打通隘口的幾率有多大，也就是這次他是否能出去。”

查理本猶豫了一下，說道：“總指揮大人，作戰評估屬於作戰部的事情，屬下不敢妄加評判。”

江漢珍說道：“無妨，作戰部的組成，是由各部門抽調人員組建，治安對也屬於我藍光護衛軍中的一個部門，你們治安隊也應該抽調人過去，這件事做完之後，你就安排好工作自己過去吧。”

查理本頓時一陣激動，作戰部對於藍光護衛軍中來說，能稱得上核心部門，只要有點上進心的人，無不渴望進入作戰部中。

即使是做錯事情，被全員發配到邊界去也擋不住他們的這種熱情。

對於查理本來說，最開始只希望能夠融入，沒想到還有如此機會。

當即說道：“是，總指揮大人。”

接着就說道：”那我就根據我對領地的了解，分析一下亞迪斯是否能能打通這個隘口。”

江漢珍示意了一下，那個他繼續說。

查理本就開始說道：“目前亞迪斯領地內有兩萬大軍，加上城防以及親衛，滿打滿算也就是三萬人，因為這裡是他的大本營，還要留守一部分，所以亞迪斯這次能帶出去的人也只有兩萬五千人，再多的話領地就成了一片空虛之地。

而隘口的雄關，有貝思奇的一萬大軍防守，是他的一個兒子在親自防守。”

江漢珍聽的暗暗點頭，看來這查理本也是個人才，也留意了這些信息。

就聽查理本接着說道：“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雄關高有十丈，依山而建，兩側都為懸崖峭壁，飛鳥不落，毫無攀爬可能，雄關之上巨石滾木無數，亞迪斯若要強攻，絕對不可能打開雄關，失敗就是他唯一的結局，若是硬來，說不定還會損兵折將，實力大損。”

查理本深吸了一口氣，說道：“亞迪斯有超越凡人的能力，或許這在普通人中間，不算什麼，但在那座雄關面前，根本不算什麼，就那屬下自己來說，都有好幾種辦法來克制這種力量，人力在天地面前，即使再厲害，也不可以跟天威抗拒。

所以屬下猜測，這次亞迪斯必敗無疑。”

江漢珍聽完之後，若有其事的點點頭，人力與天地相比，終究是弱了點。

那些能毀滅世界的存在也只是金仙甚至大羅金仙以後考慮的事情，整個宇宙之中大羅金仙也不見得能有多少。

或許有人力超過天地之力的時候，但以亞迪斯，還是有些不可能。

就他自己來說，如今金仙頂峰修為，若要搞破壞的話，也算輕而易舉，但他的路線並不在此，而是要借用天地之力。

只要他能利用一方世界的力量，就有遠超同階的力量，世界即使再不堪，也不是隨便一個人刻意毀滅的。

對於查理本這種認同，江漢珍還是贊成的，他以後的道路就是需要世界來當宇宙中的堡壘，需要宇宙來當自己的軍隊，自然要對天地之力的應用，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只要在他手下做事的，都需要有這種利用天地之力的想法，不然與掠奪者也沒什麼兩樣。

就點頭說道：“不錯，人力終究有窮，在沒有產生完全的內循環之前，力量還是有跡象的，亞迪斯這次出去，贏面也不是太大。”

頓了一下，江漢珍有說道：“既然亞迪斯現在是領主，想要出征，作為這個領地的人，應當送他一程。”

“我們要怎麼做。”

查理本問道。

江漢珍笑了一下，說道：“當然是熱烈相送了，去作戰部就成立一個小組，專門負責針對亞迪斯以及他所殘留的勢力，又你負責，送亞迪斯，也由你負責。”

“是，總指揮大人。”查理本立即回答道，在江漢珍的示意下，就離開了。

但他心裏清楚，江漢珍此舉肯定是讓他與以前劃清界限，想要完全融入，就必須這樣做。

或許有人會念及舊情，但查理本對藍光護衛軍的了解，肯定不會因為你是人才，而對你能念及舊情的事情有什麼理解。

按照藍光護衛軍的一貫作風，既然舍不得，那就回去，就是敵人，並不會因為你是個人才而對你產生包容，或者有哪怕一絲的妥協。

因為在藍光軍中流傳着這麼一句話，缺少了誰，世界都會照常運轉的。

對於那些自以為了不起，自己很重要，缺了他就不能做成某些事情的人來說，幾乎是一種災難。

那些人自持能力高，到了藍光護衛軍中，還會出現因為個人的感情，或者自己覺得不對，對執行任務上有些手軟的人，都被清理了出去，而這些人，到現在還認為自己是對的，還在堅持着自己的想法。

這種人，查理本抓了很多了，在他以前認為，這些人或許是對的，或許是固執，能堅持自我。

但在最近藍光護衛軍中普及的精神修鍊法門，第一幅圖他也有在修鍊，修鍊之後才明白，這些人之所以這樣，就是不懂得心神的變化之道。

人的精神應該是變化無窮的，由一個核心來貫穿，只要核心不變就行，其餘的事情都是隨着世界的變化而變化，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既要懂得審時度勢，又要能看清自己。

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似乎對江漢珍的所作所為明白了，也理解了。

以他的眼光來發現，江漢珍所制定的所有規則，都不是以個人意志或者個人的利益所出發的，而是根據自然中的法則所定的，是符合天地運轉的規律的。

甚至還符合江漢珍經常提到的大道規律，雖然他不知道大道是什麼，但他回去學，會去參悟，只要在藍光護衛軍中待着，遲早能知道大道是什麼，天道是什麼。

當然，最重要的是自己也能做出一番成就出來。

雖然陞官了，也讓江漢珍重視了他，但沒沒有讓查理本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做出一些不該做的事情來。

想法，他對內部的規矩理解更加深刻了，也變的謹慎了許多。

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他可不想因為自己的疏忽，如以前的作戰部之人，自己給自己葬送了。

此時的查理本觀想着腦海中的六芒星辰圖，似乎也靈動了些許。

江漢珍在查理本離開之後，忽然瞥了一眼，看見查理本忽然之間的變化，覺得有些詫異。

他自己制定的東西，目的在何方他自己知道，只能在藍光護衛軍中的核心人物中去理會，而不能宣揚出去。

若是宣揚出去，外界九成九的勢力或者組織都會將他視為敵人，剩下的不到一成也只是觀望，不贊成，也不反對。

因為他自己清楚，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組織，仙道也罷，無極世界也行，還是某些世界，甚至凡間的朝堂之中，所制定的規矩，制度，等一些東西，都會牽扯一些個人的私慾在其中。

並不是從客觀的自然現象中出發的，而是根據個人的主管喜好所定製的規則，與他所參悟的那種權衡。

也就是所謂的天心，地心，眾生心的尺度有所偏移，或許這有利於所有的世界，或者宇宙，但不適用不遵從守恆法則的人心。

人心最為複雜，就拿凡間王朝來說，所制定的制度也只是以維持自己的地，保證自己的利益而出發的，並不是考慮到天地如何，別人如何。

但在藍光護衛軍中，就是欠了的總要還的，做錯了事的，總要來承擔責任的，並不會因為對一個有權利的人，或者一個富人而網開一面。

在大道面前，生命就是生命，都差不多，只不過有的看着亮一點，有的看着微弱一點。

當然，在江漢珍看來，也是如此，任何人在大道面前，都沒有那麼尊貴。

即使一個帝王，在他眼裡，與平民並沒有什麼不同。

也是因為這種見解所產生的制度，所以才會被所有的組織或者團體所不容，若是公布出去，什麼都不做，就能引來一大堆敵人。

以後或許會公布出去，但也要等到能有一定的實力之後才行，現在能做的，也只有在藍光護衛軍中的高層先普及出去，等到此界形成大勢，就與神啟世界融合，接着才可以大膽的去去做。

對於查理本的這種感悟，江漢珍甚為滿意，這是一個開頭，只要有開頭，就會陸續的出現有這種感悟之人，只要人多了，發展就會快上許多。

對於這件事，江漢珍還是十分期待。

# 第五百一十四章 對手的消亡

查理本估計的沒有錯，亞迪斯集結了兩萬軍隊，又將他的親衛抽調兩千人，與三千的城防軍，總共兩萬五千的兵力，在城外校場之上，進行了短暫的誓師大會，就開始調動後勤部隊先行一步，而後續的才是作戰部隊。

但就在亞迪斯在校場點兵的時候，忽然從校場外傳來一陣喧囂，似乎是在爭吵，但並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亞迪斯頓時眼中閃過一絲殺氣，以為是有人阻止他對星辰隘口出兵，頓時問道：“來人，去看看外面怎麼回事？”

一個親衛立即站出來說道：“屬下馬上就去查。”

說著就跑了出去，亞迪斯目光有些陰沉，以前自己整頓軍隊的時候，也有過一次鬧事行為，原本的軍內製度是分散的，類似於分封制的形態，就是他這個領主想要調集也要讓手下各部去調集，若有些人心中不忿，想要調集都會變得磨磨蹭蹭。

就是因為這件事，他才將軍隊分離了出去，能讓他完全控制。

當然，改制的時候少不了屠刀，而這裏面就有以埃迪為首的那些幫派成員在內，而埃迪，也是在那時候為了保命，將自己的妹妹蘇莉送給他的，被他改名小寶。

心道，怕不是我長久沒有用這種方式，這些人忘了吧，不管是誰都不能阻擋打通星辰隘口的決心。

正在想着如何收拾這些人的時候，親衛很快的回來了，說道：“報告領主大人，外面並不是來鬧事的，而是城內的普通百姓，帶着事物清水來送我們的，說想讓領主大人打通通往外界的路，他們也想去看看。”

亞迪斯頓時面露古怪之色，對於普通人，他還是比較重視的，大部分的制度，都是為保護普通人而設的，雖然他的好多策略從來都出不去伯爵府，但是他不知道。

此時還以為是自己的政策起了作用，得到了普通人的認同，心中有些感動。

就說道：“既然如此，那就說明我們民心可用，這次肯定能得到勝利，將百姓安排好，告訴他們，我們在出發之時，會給他們時間的，讓他們相信，打通隘口之後，有好事優先考慮到他們。”

“是，伯爵大人，我這就去安排。”

親衛答應之後，就立即離開，讓校場的亞迪斯心中的感動悠然升起，似乎感覺到了一種歸屬感。

原來自己已經不是外人了，已經融入到了這個世界中，並且還得到了普通人的認同。

心裏打定主意，以後不論地位有多高，打下的底盤有多大，一定不能忘了這個地方，可以說是自己起家之地，以後無論是提拔，還是福利，都對這裏優先考慮。

至於能否打通隘口，他還還是覺得沒問題的，以前生命層次二階的時候，都能給雄關之地造成很大的威脅，現在已經三階了，他有把握叩開雄關，進入藍光王國之中。

對於此事，他是自信滿滿，到就有一點覺得可惜。

就是小船之中的意識體都被他給獻祭了出去，換取了一個煉化寶物的方法。

如今修鍊到三階程度，就沒有了後續的修鍊之法，讓他後悔的是當初太過魯莽，沒有將所有的修鍊之法全部問出來就將意識體獻祭了，若是再又一次機會，肯定先掏乾淨所有，再將之獻祭出去換取東西。

對於那艘小船的見識，總覺得有些不對勁，或者根本就不是法寶，如今仔細回憶着那幾個意識體所說的話，經常價格‘科學’‘研究’等詞掛在嘴邊，讓他不禁有些懷疑，這小船並非法寶，而是一個科技產物，而這群人應該都是某個世界的科學家們，來宇宙中探索的。

而他們所傳授的生命進化之法，明明是修鍊功法，但被他們堅持認為是提升自己生命層次的方法，如今想來，就更家確信這艘小船是科技產物，而不是法寶或者什麼了。

心中有了一個想法，以後若是打下整個藍光王國，自己也成立一個專門發展科技的地方，再尋找修鍊之法，讓自己繼續或者，只要安心發展，遲早有一天能夠解開小船的秘密。

對於小船，原本是要帶在身邊的，不知道什麼原因，忽然就不想帶在身邊了，而是放在了他藏東西的秘庫之中，鑰匙就在他調動大軍的虎符之中。

準備以後打下整個藍光王國之中，就集合一個王國的力量，來此地發展科技，破解小船的秘密。

對於亞迪斯忽然出現了這種念想，也是江漢珍所動的手腳。

只不過對着對着小船的核心下了一道鎮壓之法，就將小船鎮壓了下來。

這種鎮壓之法，看不見，摸不着，但能讓人防不勝防，只要鎮符沒有撤去，就不可能有人能待的走，只要身處這種想法，鎮符就會起作用了，讓人產生放在這裏才是最有利的想法，即使想要帶走，也會被這種符篆散發的規則所侵蝕，改變自己的想法。

這種手段根本無跡可尋，即使金仙的修行者，也會下意識的忽略過去。

也因此，亞迪斯才將小船留在了領地之內，並放在一個隱秘的地方。

對於這艘小船，江漢珍是要將它當做誘餌用的，怎麼可能讓其有失，也更不可能讓人將它帶走了，所有的一切布局都是圍繞着這艘小船展開的，也是這個領地之中，只要進入領地，就進入了江漢珍的布局之中，又怎麼可能讓人帶着離開呢。

從亞迪斯將小船鎖在寶庫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他與小船的緣分盡了，再加上他拋棄了根基之地，內部還有很大問題的時候出兵，就更不可能與小船扯上什麼關係了。

以後他所建立的寶庫，或許還會成為一項廣為流傳的寶藏，也是江漢珍釣魚的一種手段。

亞迪斯的大軍經過一番短暫的修正，就開始向形成隘口出發，沿途百姓夾到相送，帶來的食物犒賞大軍，並送上了踐行酒。

亞迪斯當即破例讓眾人都可以飲一點，但不可喝醉，這種融洽的氣氛，讓亞迪斯也有些感動，就連他自己也喝了三碗。

接着對着兩側的百姓宣揚了自己以後的福利，贏來了一陣歡呼與掌聲，讓亞迪斯頓時有些飄飄然，坐在行轅之上，都哼起了歌，一副意氣風發的樣子。

此事的江漢珍站在一個高出，正看着離開的亞迪斯，此時身邊的一人忽然問道：“總指揮大人，我們是否要將亞迪斯出兵之事告訴貝思奇領地？”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如此，亞迪斯能否打開隘口，都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他能攻打成功，自然會一鼓作氣的向外開拓，若是失敗，也會損失慘重，對我們也產生不了威脅了，此人做什麼，就讓他自己做去吧，我們好有事要做的。”

眾人都聽明白了江漢珍意思，就是說從今天開始，亞迪斯就成了路人，連做敵人的資格都沒有了，失去了根本，就如無根浮萍，最多就做個佔個山頭，當山大王的事。

可以說已經徹底的失去了大勢。”

而接下來就是自己的事了，就有人問到：“總支會大人，我們下一步該做什麼？”

江漢珍看了一眼眾人，說道：“按照原計劃行事。”

“是，總指揮大人。”眾人齊聲應道，就逐個離去。

對於江漢珍說的什麼計劃，他們心中自然明白，至於江漢珍身邊的藍莓，就聽的一頭霧水，發現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而此時查理本卻停了下來，似乎有事要說。

果然，等人群散去之後，查理本就上前說道：“總指揮大人，屬下有一事難以做出判斷，還請總指揮的人決定。”

江漢珍問道：“什麼事？”

查理本看了一眼江漢珍身邊的藍莓，猶豫了一下，但最終還是說道：“埃迪幫派有人來遞交降書，說是，有重大發現，並以亞迪斯寶庫的消息換取投靠的機會，還有亞迪斯個人的所有秘密，甚至埃迪還說了，將他妹妹蘇莉送給大人，其中利益重大，屬下一時難以做出決定，所以想請總指揮大人絕定此事。”

江漢珍心中一陣搖頭，這些秘密，他又有哪個不知道的，當然也沒打算告訴任何人。

無非就是亞迪斯經常打在身邊的寶船，還有亞迪斯修鍊的事情，再有就是亞迪斯一些奇怪的話語。

至於給他送人的事，對此江漢珍嗤之以鼻，女人又不是沒見過，只不過作為修道者對這些不上心罷了。

不說他自己，就是如今藍光護衛軍中的一些高層，只要勾勾手指頭，自然有人為他們去辦。

若有人說這樣不會得到真愛，但沒有保障的真愛並不是那麼牢固。

人族的愛情不管包裝是多麼的美好，都無法取出人族先祖在原始社會所殘留的感情法則。

原始社會之中，人人都過的事朝不保夕的生活，女人族依靠強者，幾乎成了天性使然，她們肩負着繁育後代的使命，只有強者，才能打到更多的獵物，採集到更多的食物，只有這樣，才能讓她們產生來自於內心深處的安全感。

如此，被稱之為愛情，即使千百萬年的演變，人族的這種基因從沒有變過。

對於一個修鍊者來說，除了解決身死問題，好像這些都不是個事。

對於埃迪投靠之事，江漢珍對此很不感冒。

就問道：“埃迪在領地之內，所犯的罪行有多少，是否統計了。”

“罄竹難書。”查理本一想起這人，就有些咬牙切齒，這人對他這種轉門管理治安的人來說，就是大敵。

但忽然一下反應了過來，說道：“總指揮大人，屬下明白該怎麼做了。”

江漢珍點了點頭，又說道：“關於埃迪的這些事情，他既然當成秘密，那就列入藍光護衛軍的機密之中，就讓這些有關機密的人，就隨着機密一起去吧。”

查理本神色一凜，頓時說道：“是，總指揮大人，我會處理好的。”

江漢珍回揮退了查理本，這才思索起下一步的行動來。

而身邊的藍莓不知道又聽到了什麼不符合她自己心中所想的事情，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目光閃爍連連，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自以為是的決定。

# 第五百一十五章 辭舊的行動

等到亞迪斯前腳一離開，後腳江漢珍就派出藍光軍十个中隊，一千人的隊伍撒了出去，其目的就是封鎖消息，不想讓領地內的任何消息傳到亞迪斯的耳中。

就是能傳過去，也需要藍光護衛軍的甄別之後，才能傳出去。

至於閑雜人等，就不能隨意的離開了，必須交代清楚自己的事情，是留是放，也要等到事情結束以後才行。

亞迪斯對於星辰隘口圖謀已久，出關之後，就開始行動。

但藍光護衛軍對他的領地感興趣，知道他要出兵之後，內部肯定成一種不設防狀態，就此制定了一些全面作戰計劃，一個針對整個領地的計劃。

詳細無比，歸納起來有大小數百條之多，包括了方方面面。

以江漢珍的意圖，不光要佔領，而且要改制，全部改為藍光護衛軍的制度，等於將整個領地所有的規則都打破，重新建立一個。

在他此時能完全掌握藍光護衛軍的條件下，還是能辦到的。

此時的領地之內，其實藍光護衛軍控制的地方除了南城之外，其餘的地方皆在控制之下，只不過都在暗中進行。

自江漢珍的命令發出，東南北三地很快的掛上了藍光護衛軍的旗幟，然後經過一些清洗，因為前期工作做得好，中途做的毫無阻礙，就連反對之聲都很少見到。

因為能反對的人，都在亞迪斯下令讓查理本抓藍光護衛軍的時候趁機給清理了，也就是說，自亞迪斯下令滅了藍光護衛軍的時候，這三個地方已經不屬於他了。

對於南城，從三面每面兩千人開始對整個南城進行攻擊，一路毫無阻礙的打到了伯爵府，並沒有進行強攻，而是進行了火攻。

製作燃燒之物，用投石機全部投入伯爵府中，將整個伯爵府夷為平地，至於裏面的人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對城牆之上的城防軍，只是堵住了他們的各個出口，將之堵在城牆之上，並沒有什麼動作，而是給了他們給亞迪斯傳訊的時間。

果然，在藍光護衛攻佔了整個城內的時候，城牆上的城防軍點燃了烽火，以此來告訴亞迪斯，領地內出了問題，讓他回防。

而在蘭光護衛軍總部搭建的高台之上，江漢珍與幾個隊長正在看着這一情況。

江漢珍就隨意的問道：“你們說亞迪斯會不會回來。”

有人立即說道：“肯定會回來的，這裏可是他的根基之地，若是沒了，他就等於無家可歸，只要我們在沿途一路設伏，就能將亞迪斯全殲與城外。”

一個隊長也附和着點點頭，說道：“這情況亞迪斯肯定會回來，我們的人也應該搶佔城牆了，其實也對於亞迪斯如何不用理會，只要佔據了城牆，有城牆在此，任他亞迪斯再厲害，也打不回來，只要讓其損兵折將，我們就能將之滅除。”

江漢珍停了之後，並沒有覺得很對，而是又問道：“還有沒有不同意見的？”

這時候作為護衛軍新貴的查理本就站出來說道：“回總指揮大人，屬下有不同的猜想。”

此話一出，讓眾人紛紛看了過來，有人漏出一絲鄙視。

‘這麼多人都能斷定亞迪斯肯定回來，難道他還能飛到天上去不成？’

也有人有些幸災樂禍，準備看一場查理本的笑話。

‘在他們認為，這次查理本肯定說錯，這都成了共識，怎麼可能還有別的辦法，除非亞迪斯選擇不要領地了，隨便找個山頭佔山為王的好。’

當然，也有人鬆了一口氣，覺的查理本也就這枚一回事，只不過運氣好罷了，他們還有機會，並不會被查理本拉下的太遠。

而這時候，查理本感覺到一陣陣的壓力，因為最近開始了精神力修鍊，所以對這種感覺尤為明顯。

但也沒多少懼怕，就說道：“以屬下對亞迪斯的了解，有不同的看法，他甚至會以為是城內的某些人給他搗亂，阻止他打通隘口通道，以免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對於屬下對亞迪斯的了解，這人心性太差，特別敏感，感覺經常有人想害他，所以有可能以此來斷了自己的後路，直接攻打星辰隘口。”

頓了一下，說道：“亞迪斯有可能不會理會這個領地，與外面的星辰大海而言，這個領地就是窮鄉僻壤之地，並不會被他放在眼裡。”

“荒謬，簡直是荒謬。”一個隊長在查理本剛說完，就開始反駁起來。

“按照查總長的意思，我們這裏就是窮鄉僻壤，外面就是繁華世界了？

按照查總長的意思就是查理斯是城裡人，現在就要回城裡去，而我們這些鄉下地方不被他們看在眼裡？”

這人說完，就有一個負責情報的隊長開始說道：“以在下對整個藍光王國的了解，外面並非什麼星辰大海，有多高大上，大部分地方還不如我們這裏。

我們此地物產豐富，水土肥沃，尤其是在我藍光護衛軍的帶領之下，都能過上能吃飽，不挨餓，還有事做的安穩生活。”

這位隊長如此讚揚了一番，臉不紅心不跳的，探查消息是一個好手，江漢珍也知道，就聽他接着又說道：“我起於微末，承蒙總指揮大人看重，安排了探查外界的任務，翻越星辰山脈，到了整個藍光王國收集種子，探查消息，外面絕對不是什麼星辰大海，可以說，已經進入了餓殍遍地，民不聊生的地步，即使有好一點的，也不如我們領地。

要說繁華世界，我們這裏才是，若論窮鄉僻壤，就是外面。”

這位隊長說的也對，但並不是亞迪斯要做什麼選擇的事情，已經扯遠了。

其實在消息傳回來的時候，在整個藍光護衛軍中也引起了軒然大波，讓他們實在難以相信外面竟然是那樣一副景象。

看着去這群人頻頻稱是，而且一臉贊同的樣子，江漢珍感覺有些牙疼。

竟然能扯到了這個地方，忽然察覺到有些不對勁，若是在平時，藍莓見到這種討論的時候，肯定有她自己的見解，還會指教一番，好像別人都是錯的，外面那麼窮，應該去救助，不應該在這裏爭權奪利。

但被江漢珍說了若是想去，她自己一個人去就行了，藍莓就啃聲了，但還是有些不服氣，只要江漢珍於眾人談論起這個話題，她總會要表達她的善良，甚至還會說為何藍光護衛軍一點也不仁慈。

看着眾人興高彩烈的東拉西扯，若是在平時，藍莓肯定會成為你話題的終結者，只要她一番見解一出，所有人都沒法說話了。

而今天怎麼沒了，江漢珍看了一眼周圍，並沒有發現藍莓的影子。

等到眾人說的差不多了，江漢珍才對身邊的重斧手問道：“藍莓呢？”

重斧手說道：“回總指揮大人，在亞迪斯離開之後，藍莓姑娘就沒有出現過。”

頓了一下，又問道：“不過我們有派人跟着，是否將她找回來？”

說起藍莓，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討論，開始研究地板，或者木頭上的花紋，但耳朵卻在聆聽着。

江漢珍心中一動，就用心占之法測算了一下，頓時知道了，心中一陣搖頭。

說道：“人各有志，不是一條心，也進不了一家門，她想做什麼就由她去吧，也不用派人跟着。”

重斧手立即說道：“是，總指揮大人，屬下這就去辦。”

對於這些重斧手來說，對於命令大於生命，就是藍莓也沒有絲毫說教或者插手的機會。

但江漢珍說的這些話，可將周圍的幾個人震的不輕，對於藍莓，他們都保持一種看不見的樣子，此時江漢珍的說的話，很明顯就是藍莓犯了錯，而這次很可能就拿藍莓開刀了。

讓他們也產生了一種警惕，決不能犯了藍光護衛軍的規矩，若是犯了，若要想繼續混下去，就趕緊承擔錯誤，不然連機會都沒有了。

在重斧手離開之後，江漢珍就說道：“戶籍司現在什麼情況。”

這時一個隊長站出來說道：“回總指揮大人，我們所負責的戶籍登記任務，已經展開了，不出三日，就能將城內做完，等到亞迪斯事件穩定，就去城外。”

江漢珍點點頭，這是他安排的也是一個重點，以後全民普及精神修鍊，就是靠這個戶籍證明來傳輸，這個戶籍證明並不是實物，而是類似於精神符號一樣的東西，也是江漢珍根據六芒徽章參悟出來的。

傳輸的方法，當然是通過神秘的精神傳輸，並非有人去教，有了這個，就等於一個遊戲里的賬號，所有的一切都能通過賬號交流，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這也是六芒徽章的一個重要作用，只不過現在只是留下印記，還不能完全利用而已。

江漢珍想了一下，就說道：“對於這種戶籍，要嚴格把控，對於犯過錯的人，若是不知悔改，不予頒發，若是想要加入，必須去星辰山脈參加建設三年，若是表現好的才能頒發，不可對任何人妥協。”

這位管理戶籍的隊長神色一凜，立即問道：“請問總指揮大人，是所有人嗎？”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是所有人。”

戶籍隊長頓時明白了，說道：“是，總指揮大人，屬下定會把控好這等關卡，絕不讓一個人違反我藍光護衛軍的規矩。”

江漢珍說完，就離開了高台之上，留下一群人人面面相覷，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但他們知道，江漢珍問起了藍莓之事，才說了這個，讓他們不得在想藍莓的事情。

不知道這次又犯了什麼錯誤，這次的錯誤肯定不小，甚至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對於藍莓，他們只能報以惋惜的態度，一手好牌，被自己給打的如此之爛，甚至要輸了，輸的連翻盤的機會都渺茫，是徹底的輸了。

在他們眼裡，不相信藍莓會遵守三年的建設懲罰，不接受，就以為不是一路人。

只能說明，她的路不在藍光護衛軍中，這裏並不是她的歸宿，或許，在外面能夠找到吧。

# 第五百一十六章 自由的選擇

就在亞迪斯帶領大軍離開領地的時候，藍莓聽到了埃迪想要將他妹妹蘇莉送給江漢珍，雖然江漢珍並不在意，更不可能答應，但這讓藍莓將這件事記在了心上。

不管怎麼說，這個叫蘇莉的女人，出現在了他的影響中。

第一次是在蘇莉還是小寶的時候，第二次就是想要攜帶亞迪斯的秘密頭靠的時候。

本來就朋友很少，缺少交流的她也對這個叫蘇莉的女孩有了一些印象，出現在了她的世界之中。

或許是兩人度有共同的特點，都喜歡錶面上做出為人着想，為別人考慮的這種思想，似乎有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在其中，她對這位蘇莉，天生就有好感。

當藍光護衛軍看是大舉進攻之時，在計劃中，他並沒有聽到埃迪或者蘇莉，甚至連針對他們的行動都沒有一條，能提到的就是幫派以及相關危害城內治安者，一律清除。

這一條頓時讓她擔憂起來，不知道何種原因，開始擔憂起蘇莉以及她的兄長來。

因為在她知道的事情當中，這埃迪以及他的兄長，都屬於幫派以及相關人員，都是想抓起來嚴查的對象。

想到這裏，不禁開始為那個從未謀面的小寶以及她的兄長擔憂起來。

不禁開始說道：“是在是太可惡了，小寶他們又沒做什麼壞事，還要帶着亞迪斯的所有來投靠，不但不予理睬，還想將人家一網打盡，這豈不是寒了人家的心嗎？若是小寶他們真的出事了，知道是藍光護衛軍的總指揮做出的決定，那豈不是要上心死。”

“不行，我得提前告訴小寶，讓他們趕緊離開，跟江總指揮這樣的人講道理是講不通的，這種人根本不考慮他人的感受，真是太可惡了。”

說著還用她那動人的容貌，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此時他們有發現，她的容貌遮掩已經淡薄了許多，已經能看清楚她真實的容貌了。

似乎天道意志也能做點小動作，根據自身的計算法則，知道這樣可以收回以前放出去的賬目，就逐漸的額開始淡化對藍莓真實容貌的遮掩。

但對於這些，只有江漢珍知道，別人根本不知道，在別人眼裡，藍莓的容貌越發的驚艷，甚至能讓人呆立當場的效果。

不過還好，藍莓悄然的離開了藍光護衛軍，去找她正擔心的小寶去了。

原本她也發現了後面有人跟着，還暗罵了幾句，‘真是煩人，竟然連一點自由都不給人家，人家又不是囚犯。’

但隨着江漢珍不理會的命令發出，原本跟隨在她身後的人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但他以為這是她的能力，將身後的人甩了，讓她有些竊喜。

甚至還感嘆道：‘終於將那些煩人的蒼蠅甩掉了，感覺自由多了，空氣都有一股自由的味道。’

此時的藍莓，全然忘了這些人為何要跟着她，去保護她，也忘了之所以跟着她，並不是人人都願與的，也好像忘了她跟隨在江漢珍身邊，並不是江漢珍將她當成了資質萬中一見的修道奇才，哭着喊着求她跟自己學習的。

而是一場交易，一場確確實實的交易而已。

但她也忘了，究竟要去做什麼，全完忘記了江漢珍給她的一些警告，在他的心中，從沒有將這些警告放在心上。

總覺得江漢珍甚至藍光護衛軍是錯的，在她認為，錯的為何要去遵守，卻忽視了自己並沒有判斷對錯的本事。

就這樣，在藍光護衛軍攻打伯爵府之前，甚至在埃迪找到蘇莉之前，提前找到了蘇莉。

在蘇莉驚艷的目光中，告訴了她們有危險，要趕緊離開，不然那就來不及了。

接着就蘇莉一臉嫉妒的眼神中，也明白面前這位十分漂亮的女孩就是他哥哥埃迪說的藍莓，見到藍莓的容貌，有一種毀了的衝動。

但見過大世面的蘇莉，並沒有這麼做，知道這人有用，三言兩語套出了藍莓的身份，立即熱情了許多。

在蘇莉這種交際花的有意結交之下，兩人很快的成了塑料姐妹花，甚至讓藍莓覺得自己交了一個好朋友，對此十分開心。

最終在藍莓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況下，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離開了伯爵府，走出了藍光護衛軍的封鎖，與埃迪匯合。

埃迪第一次見藍莓的時候，也是被驚艷道了，身體本能的產生的反應，一個聲音告訴他，這就是他的一定要將其佔有，哪怕少活十年都願意。

最終聽從了藍莓的話，埃迪與蘇莉到領了一些財物，以及一些心腹之人，由藍莓的身份便利，將人帶到了城門之地。

此時的城門已經已經換成了全副武裝，裝備精良的藍光護衛軍中之人，已經開始封鎖城門。

看見藍光護衛軍的人，埃迪本能的就是害怕，甚至產生了一種畏懼，當初他被這群人抓回去，遭受了什麼樣的罪他可是一清二楚，那段時間已經成了他的噩夢。

每日三餐都飯前飯後都要挨打，飯前是打一頓吃飯香，飯後打一頓理由是有助於消化，就連睡覺前都要打一頓，說是能治療睡眠。

時不時的還會半夜拉起來將他打一頓，受傷的不僅僅是身體，還是心靈，幾乎成了他的噩夢，一見到身上有藍色條紋標誌的人，就會產生極大的畏懼感。

頓時一個哆嗦，不停的問道：“那麼辦，怎麼辦，這麼多人，我們能出去嗎？要不我們現在城裡躲起來，等待沒這麼嚴了再混出去。”

而被藍莓當成塑料姐妹花的蘇莉也也眉頭緊縮，似乎有些擔心。

而藍莓看自己剛認識的朋友，或者閨蜜，或者姐妹這個樣子，本着她自己以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多為朋友考慮的心態，有些感同身受。

此時的她，有些心痛，竟然為自己的小塑料姐妹花連這點事都辦不好。

她知道藍光護衛軍中的嚴格制度，嚴格到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她能夠接受的，甚至讓她有些壓抑的感覺。

她不是沒有給那些大頭兵說著不合理的事，但只要停了她的話的，按照她的話做了的，都被發配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當初她還對這些士兵有些同情，但現在看起來怎麼如此討厭，竟然擋住了我小姐妹的出去的路，甚至還要將我的小姐妹抓起來。

原本對於這些她認為有些可憐，甚至同情的士兵們頓時沒了好感。

而身邊的蘇莉有些悲哀的說道：“完了，完了，我們這次逃不了了。”

說著就搖着藍莓的胳膊，哀求的說道：“藍莓，我沒可是好姐妹，你一定要救救我啊，我可不想死，我聽人說只要被藍光護衛軍抓住，豎著進去，橫着出來，要遭受很大的折磨，你可本能不管我啊。”

說著就擠出兩滴眼淚，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藍莓一看見，頓時心都要化了，她的姐妹這樣，她卻沒有幫到，感覺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姐妹。

頓是看向這群士兵，覺得這群士兵也有些可惡，明知道不對，還要跟着那個可惡的人為虎作倀。

自己本來還擔心若是騙取這些士兵放人離開，這群士兵就糟了，或許一個都逃不了，都會被發配到誰知道什麼地方去。

本不想害這些人，但為了自己新交的朋友，為了自己的姐妹，只能對這群可惡的士兵，邪惡的幫凶說一聲抱歉了。

就抬起頭說道：“走，我帶你們出去。”

身邊的蘇莉頓時眼睛亮了，眼淚也消失了，有些急切的問道：“這能行嗎？”

“能行的，我在藍光護衛軍中還有些身份，他們不敢拿我怎麼樣，我只要說是得了總指揮的命令，只要嚇唬住他們，就會放我們離開的。”藍莓如是說道。

“你正是我的好姐妹，你對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太謝謝你了。”

身邊的蘇莉懇切的說著，至於藍莓會如何，卻不得而知了。

而此時的埃迪，目光閃爍，看着藍莓的一舉一動，讓他有些心癢難耐，再看看藍莓的性格，和能拎不清的這種做事方法，頓時有了一個瘋狂的想法，能滿足自己的想法。

但在這時候，還是壓了下來，等到離開之後，再進行實施。

“走，我帶你們過去。”在藍莓最終下定決心之後，就對身後的一群幫派人員說道。

接着一群人就在藍莓的帶領下，到了城門口，毫無意外的被守城士兵擋住了去路。

藍莓並沒有就此擔心，而是很大氣的說道：“打開城門，我要送幾個人出去。”

守城的士兵隊長看了一眼藍莓，忽然被驚艷到了，但因為修鍊了精神法門，很快的就反應了過來，立即將自己的職責在腦海中過了一遍。

看着藍莓趾高氣昂的樣子，士兵隊長有禮貌的說道：“原來是藍莓姑娘，不知道可有手令。”

藍莓頓時面色一變，暗罵一聲麻煩，藍光護衛軍就是麻煩，什麼事都要有命令在，不然那辦個是都辦不成，甚至還會被當成間諜給抓起來。

但還是強壓下心中的擔憂，與其有些不好的說道：“沒有，是總指揮大人親自吩咐的，快點打開，不然耽誤了總指揮大人的事，你擔當不起。”

此時的這名隊長有些頭疼，就問道：“那請問藍莓姑娘，有沒有口令，或者行軍令這些能證明的東西？”

藍莓頓時怒了，說道：“都說了這是總指揮大人的密令，讓我來辦這事的，哪有什麼密令手令的，你怎麼這麼麻煩，讓你放行你就放行，怎麼如此磨磨蹭蹭。”

# 第五百一十七章 自我的堅持

這一下，讓守城的隊長有些犯難了，按理說這位藍莓身份特殊，這點面子還是要給的，但這位名聲不是很好，簡直就是一個災星，只要被她接觸過的人呢，很多都被發配修大地去了，就是沒有犯錯的，也是心驚膽戰的。

只要這位一來准沒好事，後來在藍光護衛軍中有人總結出來了一條應對藍莓的方法，廣為流傳，而且效果不錯，只要不是腦子不清楚的，都能安穩的待在原地，甚至處理好的，還能得到晉陞。

這個辦法就是不管這位災星怎麼說，都不要忘了自身的職責，將自己的職責刻在心裏，只要感覺不對，就回想一遍，完全按照職責辦事，就能應付任何災星。

這位隊長感覺有些擔憂，甚至連自己心中緊張都忘了，一遍一遍的默念着作為守城隊長的職責。

不管怎麼看，這位藍莓姑娘都不符合規矩，戒嚴期間，一切全憑命令行事，若無令不可以做出任何職責之外的事。

怎麼看都不對勁，最後睜開眼睛，說道：“對不起，藍莓姑娘，我不能放你出去，我的職責是守城，沒有命令不可以放行。”

藍莓頓時怒道：“你這人怎麼這樣，這是總指揮的命令，若是耽誤了大事，你擔當的起碼？你信不信我去給總指揮大人說，將你發配出去。”

守城隊長被如此一說，知道自己有可能會被發配出去，但已經成了這樣，只能硬着頭皮走下去了。

就說道：“沒有命令就是不可以，就是你說了將我發配出去也行，總之還請藍莓姑娘不要妨礙我們守城，否則我會將你的這種情況彙報上去。”

但心裏暗暗叫苦，怎麼讓自己遇上了這種事，但還是留了面子，沒有立即當做擾亂之人將藍莓抓起來。

此時的藍莓，頓時感覺有些不好了，竟然沒成，發現身邊的塑料姐妹花有些失望的看着她，讓她有些難受，對藍光護衛軍甚至江漢珍，有些怨恨起來。

正要準備再強硬一回，讓士兵放行，但此時卻從遠處一騎飛奔而至，從馬上跳下一個人來，將守城的隊長拉到一邊，說了幾句話，好像是傳遞了什麼命令一般，隱晦的看了藍莓一眼，就騎上馬立即離開了。

接着守城隊長有一種恍惚的感覺，也明白自己並沒有違反貴點，也放下心來。

於是走到藍莓面前說道：“藍莓姑娘，現在城門戒嚴已經取消，請問您是否還要出去。”

藍莓有些怒氣，想要繼續罵一頓這位隊長，但身邊的姐妹蘇莉卻搖着她的袖子，讓她不要節外生枝，免得發現他們一群人的存在，因為他們就是藍光護衛軍所有抓捕的幫派人員，以及他們其中的一員。

最終藍莓還是忍住了，跟守衛隊長沒好氣的說道：“當然要出去，放行。”

守城隊長立即下令讓人打開城門，對着藍莓說道：“藍莓姑娘請。”

接着就在後面的人迫不及待之下，將藍莓也推出了城外，藍莓路過守城隊長的時候，還說道：“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助紂為虐，總指揮說的的不一定是對的，我希望你也能明白，不要成為壞人的幫凶，你問問自己的良知，這樣做是否是善良的，我希望你也能明白。”

守衛隊長面無表情的說道：“這就不需要藍莓姑娘操心了，我不管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我這樣做許多人都喜歡，即使有個別人不喜歡，大可以離開，沒必要耗在這裏，我現在有吃有穿，還能養活家人，我感覺這個狀態很好。”

說著眼中閃過一道殺氣，帶着一種兇狠的味道一字一句的說道：“我喜歡這裏，我不想有人毀了我現在的生活，即使我只是一個管着十幾人的小隊長，只要有人想要對藍光護衛軍做出什麼不利的事，或者想要毀了我的生活，我就搭上這條命，也不讓他好過，不管是誰。”

藍莓似乎被這種殺意下了一跳，本能的有一種畏懼，但隨即又反應過來，為何要怕他，這些人已經無可救藥，自己是對的，而且現在自己也有修為，若是這位真的要對付自己，還不一定是她的對手。

如此一想，也硬氣起來，冷笑道：“公道自在人心，做了惡事還不知悔改，遲早要遭天譴的，希望到時候你們不要後悔。”

守城隊長不可置否的笑了一下，這句話他聽懂了，這位藍莓姑娘果然分不清狀況，不知道自己姓什麼，竟然來說總指揮大人的不是，甚至還說出如此大義凜然的話來。

他不只想去管誰對誰錯，但是也看出來了，這位藍莓姑娘一直以為她就是真理，她是對的，別人都錯了，已經根深蒂固，很難改了。

如此就如剛才給他傳遞命令的那位說的一樣，藍莓終究不是與我們一條心，她有自己的路要走，想離開就隨她去吧。

也明白與藍光護衛軍並不是一路人，多說無益，只有由着她自己喜歡做什麼就作什麼，別人管不着，

她也不想想，她的一切特權與福利，甚至能在護衛軍中橫行的原因，是誰帶給他的。

其實他對江漢珍能容忍藍莓這種人也有些不理解，但現在卻鬆了一口氣，總算是將這位災星送走了，不用如此擔驚受怕了。

剛才有人帶着密令來，說已經下令藍莓想做什麼就去做，一切按照規矩行事，她做的是事，從戒嚴取消之後，就開始算清。

也就是說，她可以離開，但帶走了什麼人，都要承擔責任的，以後就是一個普通人了。

出去是容易，但要進來，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等到藍莓一行人走遠之後，守城隊長才發現他背上全是汗，甚至連手腳都有些冰涼，有一種劫后餘生的感覺。

剛才這一番可將它嚇得不輕，藍莓身份特殊，但經常做出一個違反藍光護衛軍的事情，因此，走到哪都有人被牽連，

別看他剛才很硬氣，但也只是故作強硬，說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對於被發配出去的那種懲罰，即使有好處，又怎麼能與現在相比呢。

被發配出去，也是從最底層干起，而且都是一些極其苦累的活，能不能出頭都不一定呢。

他好不容易當了一個小隊長，可不想因為一個小錯誤，被打的翻不了身。

還好，一切都過去了，安穩的抗過了一劫。

不但如此，心中還有些感悟，明白了如何按規矩行事的真諦所在，以後再遇上這等情況，也能應對自如。

甚至還讓他有些竊喜，現在正是興起階段，有很多機會，就此一樣，肯定是要記錄的，只要被上級看到，說不定還會有一個機會。

正如他想的那樣，此時的查理本，已經將藍莓的一些事情整理出來，做成卷宗，不停的翻看着，看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

若是完全合適，若藍莓再不出現，這份卷宗就會建檔封存，若是藍莓的事情現在還沒完，還會接着再記錄。

當翻看到守衛隊長阻路的那一段，守衛隊長能夠堅持遵守規矩的行為讓他眼前一亮，就問身邊的手下，說道：“這位叫安普的小隊長來歷如何，有沒有他的資料。”

身邊的手下頓時打起了精神，知道這人的機會來了，也不敢怠慢，就說道：“總長大人，有的，您是否要看。”

查理本點了點頭，說道：“拿過來。”

“是，總長大人，”手下立即走到城防隊守衛檔案面前從一份小隊長的檔案中，找到了安普小隊長的檔案，很快的送到了查理本的手中。

查理本打開檔案之後，發現身家清白，在加入護衛軍以前，是一個為富人搬運垃圾為生的垃圾搬運工，後來因為被拖欠工資，是在活不下去了，就加入護衛軍中。

而且家中父母都是普通人，身家清白，查理本看完之後，不禁暗暗點頭。

就拿起筆在安普的檔案中寫了堅守護衛隊規則，堅守崗位，辦事公正的一段話。

這讓身邊的手下看的一臉羡慕，檔案伴隨一身，有好事都想看有什麼值得陳贊的事，這一關沒問題，基本上就能得到機會，又是是現在。

果然，就聽查理本說道：“去派人找安普談話，就問他是否願意到紀律作戰部做一名普通的成員。”

什麼？還有這等好事，這個紀律作戰部也是專門應對紀律之事而成立的，自查理本進入作戰部之後，經過江漢珍的示意，就成立了一個小組，剛開始管理這次作戰的，事後改為了紀律，就是專門監管紀律的部門，看似無關緊要，但其實也讓許多人都羡慕的不行。

身邊的手下雖然有些吃驚，但也沒多說什麼，而是有些羡慕的說道：“是，大人，這件事屬下親自去辦。”

查理本點了點頭，就繼續翻看着關於藍莓的卷宗，對於藍莓這次做做的事情，全部如實的記錄了下來，就等到藍莓自己的選擇。

若是回來，就要接受懲罰，若是就此離開，藍莓的事情在藍光護衛軍中就算是告一段落，不是藍光護衛軍覺得人，自然不會去理會他，只要別再領地內出現，誰也管不着她。

當然，她唯一的路只能是遠離領地，躲得遠遠的，最好永遠不要出現，不然，這筆賬遲早要算清楚。

# 第五百一十八章 久違的平靜

守城隊長安普，還不知道自己因此而得到晉陞，當紀律作戰部的人找到他的時候，並問他的意見，才讓他反應過來，他的機會來了。

雖然是一個最普通的成員，但地位不一樣，怎麼可能不答應，在彙報了上級之後，立即去了作戰部報道，從一名小隊長成了一名普通的作戰部成員。

要知道，作戰部成員一般都是從中對以上挑選的，還從沒小隊就能進入的，對於安普來說，可謂是一步登天，這讓他更加堅定他堅守紀律的想法，維護藍光護衛軍的決心。

這些都被查立本看在眼裡，也暗自贊同，對於紀律，也是他所擅長的，做這件事的人，最好是都能對紀律有深刻體會之人，才能在辦事之中看出紀律問題的所在，也能讓別人明白規矩，遵守規矩。

他這裏，就需要這樣的人，才能發揮作用，干出成績。

若是放一個連自己都不懂規矩的人在這，不但不會起作用，甚至還會將事情弄得一團糟。

有了安普這位得力手下的出現，也讓他覺得壓力稍微減輕了些，也能騰出時間去做更多的事。

···

此時的藍莓，已經帶着埃迪一伙人離開領地範圍二十里路程了，原本藍莓想要回去，但架不住她好姐妹蘇莉的勸說，最終走了這麼遠。

而到了一個官道驛站之處，藍莓又停了下來，說道：“蘇莉，我真的不能在繼續往前走了，我還要回去，我已經離開很久了，萬一被大魔王知道，我又要挨罰。”

所謂的大魔王，就是江漢珍，在藍莓對江漢珍的控訴之下，兩人就給了江漢珍一個大，魔王的稱呼。

而這時候蘇莉就說道：“再送我一程，再送我一程你再回去吧，如今我們好不容成為好姐妹，還沒增進我們的感情，就要分開了，這一去不知道還有沒有沒見面的時候，我舍不得你。”

說著一副傷心的樣子，本來就看着比較小，這樣一來，給人一種受了欺負傷心委屈的感覺，讓藍莓看的極為痛心。

在她心裏，她就是苦命的人，已經很可憐了，見到一副惹人憐愛的蘇莉，有一種同類的感覺，自己有本事了，就想將同樣可憐的蘇力保護好，對於蘇莉，也極為關心。

但還是記得蘭光護衛軍的事，就說道：“藍光護衛軍已經成了瘋了，對人一點都不友好，傷害了很多人，我要回去，不能讓他們繼續害人。”

“藍莓，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太危險了。”蘇莉一聲驚呼，似乎是被藍莓這種大膽舉動給嚇到了。

就勸說道：“你難道不知道他們是一群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嗎？什麼事都做的出來，你這樣去就是送死。”

而藍莓卻一副大無畏的樣子，說道：“我當然知道，但那位大魔王現在舍不得殺我，為了我將整個作戰部的人都換了，我去並沒有什麼危險，我要回去盯着他，免得再做一些亂殺無辜的事情來。”

“藍莓，你太偉大了，我為你感到驕傲。”蘇莉做出一副崇拜的樣子，讓藍莓很受用。

而這時候，早就有想法的埃迪忽然開口道：“不如這樣吧，你們兩是好姐妹，分開也不是太好，要不跟我們一起走吧，外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實我們這是去逃難的，並不是要去過好生活，外面並非一片凈土，而是比這裏更加殘酷，以後我們去樂那邊打拚，我也股不上蘇莉，若是有你在的話，也能幫不少忙。”

此言一出，藍莓的眼睛忽然亮了，有些擔憂的看了一眼蘇莉，若外面真是水深明，一種與藍光世界以前有所區別的文明。

而江漢珍也沒有閑着，以亞迪斯寶庫的地方為中心，開始建立陣法，將整個領地內的力量全部加持上去，做成了一個巨大的陷阱。

沒人去尋寶還好，若是有人去尋寶，就能被困在其中。

以他目前金仙頂峰的修為，再加上借用天地之力，就是大羅金仙陷阱去，也休想短時間內逃脫。

當然，他的這個陣法，也就是為大羅金仙準備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藍光領地也進入正軌，一切似乎都變得平靜下來。

# 第五百一十九章 不同的意見

藍光領地之中，等到一切都不如正軌，江漢珍就將大部分的事情都轉移到了修大地的上面，在很多人不解的同時，江漢珍也沒做出很明確的解釋，只是說這樣能夠增加莊稼的收成，以後的藍光領地中，還會有很多人加入，就是不為這些考慮，也要為後輩考慮。

藍光領地之中，原本就就是盛產糧食的地方，只要每個人都安心勞作，養活兩個領地的人都沒問題。

之所以藍光領地最後過的連自己都養不活了，就是多年的戰亂所造成的，即使這樣，若是按照目前的糧食計算，也能養活所有人。

但藍光領地中每年都有餓死的人，而且一大批一大批的，不是他們不幹活，也不是收成不好了，而是大部分糧食都到樂貴族的口袋。

對於這些貴族而言，霸佔幾乎成了天經地義之事，他們收進倉庫的糧食，寧可壞掉也不會管別人的死活。

當然，在江漢珍看來並沒有錯，普通人也沒有錯，錯的是藍光王國殘留的那些貴族罷了，本身的特權，讓他們永遠過的富裕。

當然，對於這些普通人不知道，他們認為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收成不好，現在勞作之後的收成，遠超以往，他們自然認為江漢珍說的是對的，积極響應了修大地的計劃。

其實江漢珍這個所謂的修大地計劃，其實就在地脈之上，意外經過多次的破壞，內部的地脈已經散亂不堪，被破壞到連大自然的修復能力都無法修復的地步。

對於現在的天道意志，已經難以有什麼作為了，只能通過人力的介入，修補殘缺的地脈，增加天地的循環，來孕養天地意志。

而反過來，天道意志強盛了，就會有自我修復的能力，而且，還能對這些修補地脈之人將下氣運功德等回饋之物，人們也會因此而更加熱衷於完善天地。

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江漢珍已經做了很多次了，到現在可以說是輕車熟路，沒有絲毫的違和之感。

計劃開戰的很順利，在以前修大地的隊伍已經將領地周圍的所有城鎮鄉村的地脈都梳理了一遍，已經感覺到空氣清新了很多，甚至之輩都比之以往要茂盛，就連身體都比以前感覺舒服多了。

最明顯的就是天空之上，一直以來都遮擋着六顆星辰光芒的灰色霧氣似乎稀薄了一些，就連整個世界都有些亮堂，讓人們的心情都變的活躍起來。

接着江漢珍就將目光放在的整個星辰山脈，星辰山脈可以說是整個藍光世界的龍脈所在，有龍骨之稱，只要將星辰山脈拿下，就可以說已經算是凝聚了大勢。

更神奇的是，對地脈的梳理，能夠克制籠罩在四周的灰色霧，這一下，讓眾人無不歡呼。

但接下來，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剛開始還在最底層流傳，後來越演越烈，最終兩種不同的意見傳到了江漢珍的耳朵中。

“是去開拓灰色霧氣，關起門來自己發展自己的，悶聲發大財，還是先爭奪天下，將整個藍光萬國一起併入藍光領地之中，再向整個世界進發。”

這兩種不同的聲音，是現在藍光領地中目前呼聲最高的兩種聲音。

對於修大地的與普通农民而言，覺得安心種地，過自己的小日子比較好，但對於那些想要立功的人來說，趨向於後者，想要做出一番事業。

發展到最後，很自然的形成了兩派，經常有人來江漢珍這裏提出自己的主張，剛開始的時候，江漢珍並沒有說什麼，到了後來幾乎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話題，甚至兩個主張的人經常會為這個話題爭的臉紅脖子粗，似乎要動真火了。

到了這時候，江漢珍暗道一聲差不多了，就召集了所有隊長以上的以及各部門的管理者，來一起討論此事。

兩派各抒己見，都想說服江漢珍做決定，而且都有他們自己的道理。

修理大地的認為，世界已經被灰霧所籠罩，已經很危險了，再若耽擱，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最好是立即解決這個問題，既能得到氣運，又能為天地做一些事，可以說是雙贏。

而主戰派的認為，外界還有很多人，這些人也會一股不小的力量，只有將整個藍光王國統一了，就能讓更多的人加入此事當中，人多力量大，做起事來也會輕鬆很多，而且速度比藍光領地的要快不知多少倍。

兩個理由，江漢珍覺得都對，都沒有什麼問題，也都可行。

最後他問道所有人，我們現在缺少的是什麼，急缺的是什麼。

是地盤？不是，只要願意，在將灰霧祛除，想要多少地方都。

是權利？也不是，藍光護衛軍的追求永遠不會是權利。

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人口，最稀缺的就是人口，只要有人，就能做成任何事情，所有的一切都能掙來。

最終江漢珍做出決定，既然都有理由，那就分為兩個計劃，一個計劃是繼續修大地，向藍光王國的反方向進發，不與藍光王國有任何接觸。

另一個計劃是人口計劃，在星辰山脈修建一條山路，能確保不用如當初收集種子的隊伍那麼艱難，就能到達藍光王國，派遣收人隊伍，將藍光王國活不下去的人向這邊輸送。

此地被灰霧包圍，唯一通往藍光王國的就是形成隘口，狹長且深，飛鳥不落，若是堵住，很難過去。

想要出去，也不是沒有辦法，就是攀爬星辰山脈，從山上翻過去，一路基本上都需要用到抓鈎繩索，一不小心就會喪命山中。

就是江漢珍當初派遣的收集種子隊伍，起了一个中隊，回來了也就一半，沒回來的都折損在了翻閱星辰山脈之上，可見其兇險。

若不修建山道，別說是帶人回來了，就連自己能回來都不錯了。

江漢珍並不認為在自己不出手的情況下藍光護衛軍能打通這個星辰隘口，這個隘口別說是裝備精良的冷兵器，就是熱火器都不一定打的通，說不定還會被人將隘口封死，就能將這邊徹底與世隔絕。

亞迪斯的教訓可讓所有人都不敢對星辰隘口輕視，亞迪斯當初何等意氣風發，帶領兩萬五千人攻打隘口。

在攻打了三天左右，折損了一萬人，讓亞迪斯就要奔潰，就集結了剩下的一萬五千人，準備再繼續攻打一次，但進入隘口之後，正在酣戰之時，就被忽然從山道兩側滾落的巨石火油之物打的全軍覆沒。

最後根據情報显示，就亞迪斯也受了傷，而且毀了容，不知所蹤。

不過比他們幸運的是藍莓等人，竟然很神奇的被放心了，而且聽說現在貝奇思公爵的一個兒子經常跟隨在藍莓與蘇莉身邊大獻殷勤，似乎是被這兩人給吸引了。

但傳來消息奇怪的是並沒有見到埃迪的身影，但埃迪的那些精幹手下全部跟隨了蘇莉與藍莓兩人，完全聽兩人的命令，想來應該是被蘇莉宰了吧。

當然江漢珍還做了一項決定，就是說了藍光領地改名為夜郎國，並且講出了夜郎自大的故事，讓人對外就此宣傳，讓外人都知道夜郎自大的故事，不將這裏放在眼裡。

而且決定在隘口之中，也學着貝奇思公爵那樣，建立一個雄關。

隘口很長，貝思奇能建，藍光護衛軍也能建，貝思奇不想讓這邊的人出去，這邊的人也並不想讓貝奇思打進來。

最終這個計劃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認同，取名為夜郎自大計劃。

# 第五百二十章 外界的眼光

夜郎國地處偏僻，認為自己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有一種天生的自傲在其中，似乎外界所有的都不被放在眼裡。

當有一天見到了外界的繁華，才知道自己的無知，因此才有夜郎自大這個故事的出現。

江漢珍讓人對藍光領地對外宣稱是夜郎國，當然不是他自大，而是另有目的。

就是想要麻痹敵人，讓敵人輕視藍光領地，不將藍光領地放在眼裡，也不會有人去重視，從而給藍光領地爭取時間，做出更大的發展。

不管是以後的世界之道，還是要對付外來魔神，都需要藉助天地意志，用天地的力量來對敵，所以必須要解決領地周圍的灰色霧氣，一個籠罩郎光世界九成地域的灰色霧氣，只有這樣，才能讓天地意志恢復，凝聚世界之力，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至於對爭霸之事，其實只是附帶的，只要不擋着他的這條路，根本就不要理會。

當若擋着了，只能是前行路上的障礙，將之一一清除。

隨着計劃的完善，所有的工作都逐步展開，就如江漢珍說的那樣，一部分人繼續梳理地脈，向灰色霧氣進發，另一部分開始在星辰山脈上修建通往外界的山道。

當然，也沒有忘了那個狹長且幽深的隘口，在貝奇思領地隘口守衛軍的注視之下，藍光領地之中的護衛軍悠然自得的修建起了一座幾乎與兩座山一樣平齊的雄關，並就此駐紮在上面，與貝奇思領地的守軍遠遠的望着，大眼瞪小眼。

而貝奇思領地之中的守軍，立即將這件事彙報正在跟隨着蘇莉與藍莓，為兩人介紹貝奇思領地風光的新德王子。

新德王子立即帶着有些好奇的蘇莉與藍莓趕赴雄關，站在雄關之處，遠遠的看着比他們這座雄關還要高大的雄關有些不明所以。

此時的藍莓，看着遠處這座雄關，神色有些複雜，就是蘇莉，臉色也有些惆悵。

而圍在兩女身邊的新德王子就發現了藍莓的神色，就問道：“怎麼了，兩位美麗的女士。”

藍莓猶豫了片刻，說道：“我們徹底回不去了。”

而另一邊的蘇莉也而說到：“是啊，我么回不去了，當初還以為沒什麼，現在藍光領地這樣做，就是不讓人過去。”

“原來是這事。”新德王子恍然大悟，接着說道：“回不去就回不去了，那個藍光領地就跟夜郎國一樣，自大的不行，人沒有多少，還自稱第一，就是一個笑話，那邊貧瘠，也沒什麼還的，兩位美麗的女士可以留在我父親的領地，只要我以後能夠繼承公爵之位，兩位美麗的女士在領地內想干什麼就干什麼。”

原本一直都裝作很開心很天真的蘇莉，此時越發的惆悵的說道：“那裡畢竟是我們的家啊。”

而身邊的藍莓，經歷過一番，也明白了，當初她何等身份，如今竟然在顛沛流離，雖然過的不差，但還是有些懷念以往的日子。

經過這段時間的觀察，她對外界已經沒有了當初的嚮往，甚至有些失望。

不然人固執，而且根本不聽他的話，甚至連生活都過的很苦。

藍光領地之中，雖然也不與她一般見識，但生活卻不錯，在他離開的時候，即使一個最底層的藍光護衛軍成員的生活，都能抵得上這邊的所為小貴族了，甚至有些小貴族的生活還不如那邊的普通成員。

她可記得江漢珍說過，以後生活都是必須之事，連生活都無法保障，何談發展。

最起碼，在領地的每個人都能喝上熱騰騰的牛奶，吃上新鮮的麵包，頓頓都有蔬菜，時不時還要加點肉，這隻是最基本的。

當初江漢珍說的是那麼理所當然，說這是前提。

當時她也不相信，但一路看過來，果真如此，都是她親眼所見。

就是普通人都能過的如此之好，更不要說她了，作為能一直跟隨在江漢珍身邊的人，物質上從來沒有缺少過，什麼稀奇古怪的都見識過，而且還不帶重樣的。

離開之後，才發現，外面並不是很好，就是有新德這個王子在身邊，所過的生活也就是江漢珍所說的幾本保障，若是沒有蘇莉所稱為的這個冤大頭新德王子，她不知道日子會過成什麼樣子。

心中有些懊惱，一股股的五味雜陳湧現心頭，讓她有些難以言語。

此時的新德王子聽到蘇莉說是自己的家，又加上那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

再看了看很有憂傷，又很難受的，甚至還有些委屈的藍莓。

兩人的這幅小模樣幾乎要將他的心都融化了，有一種感同身受的難受。

最終鼓起勇氣說道：“兩位美麗的女士不要如此擔憂，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兩人一聽，頓時眼睛漏出一絲希望，看向新德，看看他有何高見。

新德王子被兩人的這種希望目光看的有些飄飄然，就大聲說道：“既然他們建立了雄關，我們打開它就行，有我們貝奇思領地的八萬大軍在，打開這個關口還是很容易的。”

此時的蘇莉，眼中閃過一絲鄙視，或者是不屑，這雄關如何，她可是最清楚。

當初亞迪斯何等英雄，不管是補給還是武器，甚至士兵素質，都不一般，若要將亞迪斯拉出去，就他那兩萬五的大軍，單挑整個貝思奇領地都不再話下，這外面的士兵是個什麼素質她通過這幾天可是看的很清楚，跟亞迪斯的士兵都不是一個檔次，更何況藍光護衛軍了。

但就是因為這座雄關，就能將亞迪斯擋在這裏，甚至還做到了全殲，就這樣的爛的隊伍都能依靠這座雄關打敗亞迪斯，更何況藍光護衛軍了。

藍光護衛軍是什麼素質她可清楚的很，就藍莓那身本事，還不一定是藍光護軍中重斧手的對手，算在藍光護衛軍沒有普及修鍊之前，藍莓也只是在上等徘徊。

如今她從藍莓這裏得知，藍光護衛軍已經來時普及修行，甚至普通人都能修鍊。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發展，不知道發展成了什麼程度。

那種修行方式她也從藍莓那裡學了些，就是她自己練了，都能有很多的攻擊手段，跟不要說現在的藍光護衛軍了。

就她自己，只要帶上一千人守着藍光領地現在的雄關，就能擋住真整個貝奇思領地，來多少是多少，更不要說現在的蘭光護衛軍了。

他對於新德王子的這種說法，表示不屑，但也沒有漏出來。

但身邊的藍莓卻沒有蘇莉的這種城府，聽到這樣的額說辭，然她瞬間變得滿臉失望，甚至有一絲絕望。

對於江漢珍的手段，以及他所做的事，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不要說防守雄關這樣的話題，若是想要全力扣關，也不是不可能。

亞迪斯做不到的事，藍光護衛軍不一定做不到。

忽然，新德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似乎覺得自己說的話有些大了，就又解釋說道：“等我以後繼承了公爵之位，佔領了整個藍光王國，集合一國之力，我不信將這個關口打不通。”

蘇莉心中連連搖頭，這外面讓她失望的不能在失望了，早知道這樣，還不如接受懲罰，去被發配到山裡，參加建設幾年，就以她的本事，也不是沒有出頭之日。

但還是展顏一笑的對新德王子說道：“多謝王子殿下，我會記住你的話的，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說著還隱晦的用手指戳了戳身邊的藍莓，藍莓頓時反應過來，也明白了蘇莉的這一番意圖。

經過蘇莉這段時間對她的調教，讓她也明白了許多道理，成長了許多，明白現在該做什麼。

就漏出一個有些勉強的笑容，說道：“多謝新德殿下，我是太思念家鄉了，才會如此失態，以至於我們還有王子殿下這個朋友，若是有王子殿下能夠幫忙，那肯定沒問題。

我還要預祝王子殿下早日夢想成真，我們才有希望回去。”

被美女表揚，對新德王子是一件光榮的事，頓時有些激動的說道：“為美麗的女士服務是我的榮幸，有朝一日，我一定會打開夜郎國的大門，將夜郎國變成兩位美麗女士的花園。”

而此時，一邊的蘇莉並沒有將新德王子的話放在心上，而是對着藍莓做了一個很隱晦的挑逗手勢，為了表揚她剛才的機智。

而藍莓看到這種手勢，立刻變得面色通紅，似乎有些羞澀。

這種手勢她可懂得的，是兩人在床笫之間的一些嬉戲，只有兩人懂。

藍莓有些風情萬種的看了一眼蘇莉，似乎是在傳遞自己的羞惱。

而蘇莉也展現出一種溫柔默默的眼神，似是回應。

兩人之間的眉目傳情，被新德王子看在眼裡，感覺心都要化了，兩人本就是數一數二的美女，而是是極品中的極品，屬於官窯行列，天生帶有的那種氣質。

將兩人扔在貝思奇領地，所有的美女都被比了下去，似乎成了破瓷爛瓦一般，變得有些黯淡無光。

這兩人的出現，剛開始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的許多年輕俊傑爭相跟隨，甘當護花使者。

但有他這個王子的身份擋着，擋住了很大一批人，但還是有些人是他沒法抵擋的。

比如，現在只是中年，還算年富力強的貝奇思公爵，就召見了兩人之後，要不是周圍人太多不好下手，說不定就會把兩人留在公爵府。

就是現在，貝奇思公爵還對兩女念念不忘，惦記已久，而且已經有了行動。

看着兩女的那種犹如大自然奇迹的一舉一動，新德王子瞬間有了一個想法，而且這個想法也來越強。

為何不將自剛才說過的話實現呢？只要實現了，就能如果兩女留在自己身邊，就能兩女成為自己的，而不是被人惦記着。

這個想法犹如野火一般的在新德王子腦海中燃燒了起來，逐漸的形成了燎原之勢，再也不可收拾。

一個大膽的計劃從心頭升起，一瞬間，眼中閃過一道凶戾。

# 第五百二十一章 記錄的信息

不管外界如何看待藍光領地，也不管藍莓現在看藍光領地是什麼眼光，也不管蘇莉等人是什麼樣的態度，都與藍光領地無關，也擋不住江漢珍施展計劃的腳步。

但若有想要阻擋，那就是敵人，不光江漢珍不對答應，就連現在的藍光領地之人也不會答應。

只要敢來當做絆腳石，攔路虎的，統統打倒，甚至會砸的粉碎，當成垃圾一樣的扔在一邊。

此言絕對不是一句空話，此時的藍光領地之中，所有的人對接下來的計劃都有一種高度熱情，對他們所要做的事都放在了心上，甚至當成了終身奮鬥的目標，成了一件值得用一生去做的偉大事情，只要有人敢阻擋，這些人肯定會拿起武器，來捍衛自己的事業與價值，沒有絲毫的妥協可能。

若是有人不信，自然可以來來藍光領地了解一下，修鍊了江漢珍所傳授的精神修鍊之法，精神力遠比一般人強大。

再輔以心性修鍊法門，都夠找到自我，找到自我的人是幸運的，也是可怕的。

說他們幸運，能在萬千人之中，明了了自己，知道了自己想要做什麼，自己是怎麼樣的一種處境，自己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他們都知道，相比於稀里糊塗活一輩子的人來說，起碼知道自己的價值所在。

說他們是可怕的，是針對於對他們有害的人，或者事，知道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價值，知道厲害關係，對於想要危害他們的生命，或者想要騙取他們的財產，或者想想要阻礙他們的事業，甚至有想要侵犯他們的思想的，都會一霹靂手段做出嚴厲的反擊，打到絆腳石們懷疑人生，甚至會丟下生命。

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天地人三才之中處在何種境地。

沒有例外，都是如此。

當然，若有人發出善意，也會用善意來回饋。

江漢珍對自己的這個傑作，有些欣慰，如今修為接近大羅金仙，心性之道也趨向於大成階段，經過這次驗證，也讓他將心性之道完善了許多。

也明白了心性之道的核心奧妙所在，他如今所要做的事情，看似是在以世界為旗子的不懼，但也需要人，需要能駕馭世界而不會自己先崩潰的人，核心還是在人上面。

就等於一個威懾性的武器，厲害到已經不能依靠人力來超越的地步，但這個武器也要有人來駕馭。

當然，不是誰都可以駕馭的，必須要有與之相匹配的心性，互為表裡，才能正確利用這種武器。

若不然那，就與精神病人提着菜刀滿街轉悠，指不定什麼時候抽瘋將人給砍了。

因為精神病人的心性已經奔潰，自己是誰都不清楚，指望他們來權衡利弊還真有些強人所難。

隨着開拓地脈的隊伍逐漸發展壯大，已經有很大一塊地脈被納入藍光領地之中，相應的，江漢珍也感覺到天道意志在不斷的增強。

直到有一天，終於將地脈完善到可以自主運行，並能完善的循環的地步，江漢珍才感覺到天道意志似乎恢復了一些，能夠傳達一些簡單的意思。

江漢珍將神識融入其中，觀看着天道法則的演變，因為所做的事情，是后恢復天地，所以天道意志對他十分親善，似乎要伴隨着他一邊。

無數的法則線條，成為天地的本性，犹如人的性格一樣，支配這人的行為，天地也是如此，有這些法則的存在，才能形成自己的特性，也會演變出相應的文明。

果然，法則之中所蘊含的精神修鍊法則還算完善，與他現在手中的徽章有一部分相似之處，江漢珍明白，這應該就是這個法則所缺失的部分，不知何種原因，竟然被凝聚成了寶物。

當然，若是有人能夠對此物善加利用的話，就能夠補全這一道則，讓天地都趨向於完善。

這個法則若是完善，就相當於金仙的道果一般，讓世界也進入一種小千世界的大成階段，甚至到達中千世界。

但很可惜的事中間出了岔子，遇到了不可抗拒的災難。

江漢珍原本還想在天地道則中所留下的痕迹中追溯以前發生的事情，但他發現天地之中沒有這些以往的信息殘留，剩下的也只是他剛來時候那個微弱的意識。

讓他有些感慨道：“大羅金仙的手段過然不是一般人所能猜得的，竟然將所有的信息都完全抹除，連一絲一毫都沒有留下。”

到了大羅金仙，就能做到接觸到命運長河，在命運長河之中，有自己的信息，才會讓別人意識到他的存在，若思抹除了命運長河中自己的任何信息，別人也有無從查起。

哪怕就是站在人的面前，但鎖住了自己的所有信息，沒有絲毫泄露出去，即使看見了，也不能將這種信息留下。

這非是一般的隱身術，或者障眼法，只是欺騙了視覺，或者將自己藏在奇門中的奇點之中，讓人找不到，而是真正的消失，真正的將自己的信息所在自己身體之中，不泄露絲毫。

而藍光世界中，就遇到了這種不可抵抗的力量，竟然連天道都沒有留下哪怕絲毫的信息，讓江漢珍有些失望。

若是能留下一些，哪怕一絲一毫的，他都能推算出一些蛛絲馬跡來，竟然一點有沒有。

唯一被截留的信息，還是在徽章之上，也讓江漢珍有些欣慰。

或許是天道意志感受到了江漢珍想要找什麼，一陣玄妙的變化之後，傳出來一段畫面。

就在領地之中亞迪斯全軍覆沒之後，世界盡頭的世界膜胎之上，出現一個手持一個羅盤物件的青年男子，身形有些狼狽，略帶着一些滄桑。

到了世界隔膜之外，就拿出手中的羅盤開始計算起來，隨着羅盤之上各種代表着不同意義的刻度循着一種規律開始轉動，年輕男子臉上出現一種狂喜之色，似乎在說著什麼，還一邊在手舞足蹈的，似乎是在激動。

接着就對着世界隔膜測算了一番，找打了一個漏洞，毫無阻礙的鑽了過來，江漢珍看到這，暗道一聲高明，竟然有如此辦法。

他原本以為只有人穿過世界隔膜，自己就能感應到，還在等着，等着有人觸動世界隔膜呢，沒想到用了這種方法。

江漢珍面色微變，也感覺自己還是有些想當然了，修行知道各種手段層出不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比比皆是，不能因為自己此時已經到了大羅金仙的邊緣，而小瞧於天下人。

接着江漢珍就看到這年輕人似乎在大地之上尋找着，一眼就看到了藍光王國的地方，江漢珍也通過天道显示出的畫面看了上去，發現整個藍光萬國之中，都在天道显示出來的這幅畫面之中，而自己身處的藍光領地，竟然沒有。

果然接下來這位存在就降落下去，落到了藍光萬國之中消失不見。

有域外之人潛入世界之中，讓江漢珍感覺有些索然，有人潛入，自己竟然沒有察覺，若不是天道意志記錄了這些，說不定自己還在等，等到敵人真的站到跟前，都不知道這就是敵人。

畫面到了這裏，就沒有了，剩下的就是一副藍光王國的圖案。

江漢珍仔細看了一眼，但就是沒有發現藍光領地的地方，仔細確認了一番，的確沒有。

最後看向天道法則，加持在藍光領地上的那些，用六芒星圖測算法推演了一番，頓時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天道法則雖然不強，但有命運法則的他，竟然將藍光領地的信息遮掩了，沒有信息漏出，就連這個外來修行者都沒有發現。’

此事讓江漢珍有些慶幸，也暗道天道意志果然沒有無用，若是真能發揮作用，比人力要強很多。

江漢珍心中有了一些大概的想法，這年輕人是循着坐標來的，以前從沒有來過這裏，若不然也不會不認識，還要用那種一看就知道是測量或者推演的羅盤之物確認一番。

讓他不禁猜測到，‘難道來這裏的人不是偶然，不是路過的，而是一個有組織，有預謀的團伙？’

‘若是前者，還沒什麼大問題，若是後者，就有些糟糕了，就意味着只要打了一個，就能牽扯出一大串來，就是無窮無盡的麻煩。’

這樣的額猜想，讓江漢珍頓時有些皺眉不已。

但旋即一想，敵人厲害又如何，敵人就是敵人，難道自己的日子不過了？

藍光領地的人能為了自己敢於藍光王國去叫板，自己有何必害怕這些，只要是石頭，就將他搬開來，若是搬不動，就砸爛了再搬。

想明白此理之後，江漢珍感覺輕鬆了很多，也不再去想願與為之魔神之事，而是準備安心的做自己的事，提前準備就行。

不管他來不來，都做好一些對敵手段，有普度寶船在那，只要是為了這個的，遲早會找到這裏來，自己只要做好陷阱等和就行。

此時的夜郎自大計劃已經展開了，夜郎國的存在會在藍光王國之中廣為流傳，只要想找寶物的，遲早會找上門來。

江漢珍永遠奉行的一句話，修鍊自己，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 第五百二十二章 人口的消失

藍光領地之中，因為天道意志的恢復，讓整個藍光領地都隱藏了起來，消失的人們的視野之中，逐漸的成為一種傳說。

就是藍光領地的那座雄關，都消失的人們的視野之中，被茫茫灰色霧氣所籠罩。

灰色霧氣是可以吞噬生命的東西，只要進入其中，生機就會逐步的消失，身體也會被很快的分解，直至消失。

貝思奇領地的人，看見整個藍光領地都被灰霧所籠罩，產生了一種同情，這種灰霧雖然短時間可以讓人存活，但時間長了，無法生存，幾乎成了常識的存在。

讓星辰隘口之上的貝奇思領地士兵產生一種同情，似乎也理解當初亞迪斯為何那樣瘋狂的攻打雄關了，以至於將所有的將士都葬送到了這座隘口之中。

藍光領地消失之後，貝奇思公爵親自來觀看了一番，最終也只是嘆息一聲，調走了將近一半的軍隊，只剩下五千人。

下令讓人觀看灰霧是否會擴散，活吞噬他的領地，最後得到消息灰物並沒有繼續擴散，而是停了下來。

貝奇思公爵並沒有因此而輕鬆，反而產生了一種危機感，若是灰霧繼續擴散，那首先吞噬的是他的領地。

灰霧不可抗拒，但人力可以對付，若要保證自己，只有將自己的損失轉嫁在他人身上。

有了這個想法，貝奇思公爵就有了對外用兵的想法。

但夜郎國消失的消息還是毫無例外的傳了出去，讓所有人對這個夜郎國產生好奇的同時，也有些惋惜，最後夜郎國的消失，也成了藍光王國中廣泛流傳的一個未解之謎，讓人十分好奇。

但許多人也同樣感覺到了危機，對於夜郎國，有人傳說是一個特別巨大的帝國，有人說是一個王國，也有人說就是三五個人到一起稱了一個國，有一個能通行一個人的通道，被堵在貝思奇領地的一個角落裡出不來，最後是被貝奇思公爵下令堵住了洞口。

總之消息傳得五花八門，但不管如何傳，都已經達到了江漢珍想要隱藏藍光領地的計劃。

隨着時間的推移，藍光領地成為了一種傳說，逐漸的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也因為夜郎國一夜之間神秘消失之事，讓許多人產生了奪取更多的地盤，即使被灰霧所籠罩一部分，自己的地盤還沒有消失，將災難轉移到別人身上的想法。

尤其是貝奇思領地尤為积極，幾乎就要做出全線出兵之事，嚇的其他一些領地度不敢聲張，甚至有一種等死的想法。

就在這種危難之際，藍光王國中出現一個叫天辰子的占卜師，遊走與各個領地之間，並建立了一個抵抗貝奇思領地的聯盟，將貝奇思擋在原地不敢動彈。

這讓親自帶兵攻打各個領地的貝奇思公爵產點被氣死在領地邊緣，但還是得了一場大病，延誤了回去的時間。

但公爵府已經大亂，新的王子因為當初的承諾，早就助長了自己的野心，將一干有資格繼承爵位的兄弟全部殺死，就要繼承爵位的時候，貝奇思公爵才出現，又演繹一場父子之間的較量。

最終貝奇思公爵死於混亂，但新得王子也不好過，受了很嚴重的傷，身體衰敗，大不如以前，就連走路都變的困難起來。

而這個時候，蘇莉看到了幾乎，與藍莓兩人，主動嫁給了新德王子，伺候新德王子起居，並將新德王子送上了公爵之位。

蘇莉手段高明，第一步先將大軍掌握在自己手裡，然後逐漸的掌握了話語權，與藍莓兩人，幾乎成了領地內的實際掌控者。

到了兩人能夠完全控制領地的時候，新德王子在一次毫無意外的情況下永遠的閉上了眼睛，自此，整個領地落入蘇莉的手中，並且從藍莓那裡學來的江漢珍治理領地的方法，開始模仿起來，在短短數年，將領地發展的已經變了模樣，成為了藍光王國中的第一領地。

一日，在主位上的蘇莉聽着手下官員的彙報，說道：“公爵大人，人口普查已經完成，但與以前的數據有些出入，屬下不明白是何原因，不敢妄加猜測，還請個公爵大人定奪。”

“怎麼回事？”蘇莉俏麗的臉上漏出些許威嚴，看着可愛，但讓人不敢侵犯。

蘇莉的手段強硬，幾乎可以說是毫不留情，若是被她外表所騙，那還真會得到一個教訓的。

官員被蘇莉的眼神嚇得一個哆嗦，趕緊說道：“是這樣的，原本的領地之中人露數量已到八百萬，加上以前那些老舊貴族的隱藏人口，有一千萬之多，但不知為何，我們領地日新月異，發展和快，但人口數量有些縮減，到現在，已經縮減了三成之多，也就是只有七百萬。”

蘇莉仔細的聽着，不禁皺起了眉頭，就聽官員接着說道：“剛開始屬下以為人都死於戰亂瘟疫，但經過您的治理，這些都能得到相應的應對措施，也沒有什麼大災大難，也沒有發生什麼戰爭。

屬下不知道原因，就去查了一下，就發現專門有一些收購人口的商人經常出沒，時不時的就會帶走大批的人口，而且在民間，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產業，還在繼續消失。”

蘇莉頓時眼中閃過一道殺氣，問道：“知不知道那些人都去了哪裡？”

官員有些為難的說道：“屬下也派人查了，但沒有查到任何消息，派出去的人都消失了。”

看着蘇莉似乎要動怒，官員趕緊說道：“但屬下並不是沒有收穫，根據我們派出的失蹤的人，確定了他們的大致去想。”

“那就說吧。”蘇莉面無表情的說道。

“大致的區域就在星辰隘口向東一百里到兩百里的那個區域。”官員說著，就取出一張地圖，標註出了派出去的人失蹤的地方，呈遞上去。

蘇莉掃了一眼，頓時眼睛一縮，這地方她似乎有些明白了，也知道是誰了。

就隨口問道：“是我們領地丟失人口，還是整個藍光王國都有這種現象？”

官員回到道：“不瞞您說，我們領地還算好的，丟失的人數不多，外界起他的領地之內，丟失的人口那才叫多，甚至有些領地中丟失了六七成的人，甚至有好幾個城市成了幽靈出沒的城市，一座城的人都消失了個乾淨。”

蘇莉心頭頓時有些明白了，也覺得可以確定了，知道是何人的手段，就對官員說道：“好了，你先下去吧，此事我已經知道了，我會處理的，你回去等命令就行，說不定以後會有大動作。”

“是，公爵大人，屬下告退。”官員告辭之後，就開始想着這件事。

他現在可以確定這位領主好像知道了什麼，說讓他等待命令，或許還有大的動作。

其實他也好奇，為何會有人對人口如此上心，能做出如此瘋狂的事。

這事情很早前就有，只不過成為了一種產業，也難以收拾，本來還以為是減輕壓力的。

但隨着領地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人，才讓所有人重視起來。

這短時間許多部門都向他這個管理戶籍的人問罪了很多次，原本的人去哪了，他哪知道，根本給不出人手，誰知道領地會發展的這麼好，還能發展都人不夠用的程度。

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嚴查那些商人，最好將這些人送上絞刑架。

甚至還產生了一個瘋狂的想法，自己這邊缺人手，何不將那些覺得人多的領地的人帶過來，反正對那些貴族老爺們來說，人跟牲口一樣，有時候還不如牲口管用。

既然他們那麼喜歡牲口，現在的領地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牲口多的事，何不拉出來一批換些人回來，以補充自己領地的空缺，也能減輕自己的壓力呢。

想到這裏，頓時有些激動，先是去了一趟警備司，讓他們嚴查人口販子，絕不可姑息，又迫不及待的去了一趟畜牧司，與畜牧司開始商湯牲口換人之事。

就連他自己也沒發現，以前的他，感覺人口是一種壓力，到哪都嫌多，還分出去了很多資源。

但現在，因為蘇莉公爵的治理，將領地發展的如此治好，糧食不但能供應整個領地的需求，還能在每個人的的餐盤中加一個雞蛋，甚至還有所剩餘。

但各處的產業也需要人手來維持，比如被蘇莉推行的一些制度，或者一些種植方法，一些畜牧養殖之法，甚至一些生產之道，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甚至那種名為‘修大地’的工程中，都需要補給其實的人，目前來看，再有個一千萬人口估計才能將這事做好。

說起這種修大地的方法，就不得不說起藍莓，藍莓雖然在江漢珍身邊待着一直都喜歡對着干，但也並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藍光護衛軍中的一切發展都被她看在眼裡，在她看來江漢珍讓人修大地的事情就是在折磨人，到哪這並不妨礙她去了解。

藍莓不在意，但蘇莉在意，當初聽到這種事情就上了心，就轉門學了下來，也因為跟藍莓學的，才成了她現在所有的一切的根本。

不光是這一項，就連制度，編製，甚至修鍊之法，蘇莉都在模仿者當初的蘭光護衛軍，雖然沒得到多少精髓，但也學的有模有樣。

如今她領地內的發展，就是證明。

# 第五百二十三章 無數的哀怨

蘇莉從小的出生，吃了沒有學到任何東西的虧，自然渴望知識。

對於藍莓所學到的任何東西，她都感興趣，也十分珍惜這些。

經過幾年的請教，藍莓早就不能教她了，此時的蘇莉，早已遠遠的將藍莓甩開。

加上本身就處在一個極其鍛煉人的位置，尤其是從藍莓那裡得來的心性之道，最為上心，甚至將這些心性之道記錄成冊，經常翻看。

當初她從藍莓那裡得到這些心性修鍊之法，還記得當初藍莓的那種不屑，與不當一回是的語氣，至今想起來都讓她有些痛心疾首。

記得當初藍莓對心性之道的評價，說道：“這裏面的內容太自私了，竟然不去考慮別人的看守，首先考慮自己，自身身體的任何問題都要優先解決，然後才考慮到別人，真是矯情，一點而不為別人考慮，有沒有想過別人的感受，連一點最基本的謙讓都做不到。”

還有理有據的說出在藍光護衛軍中不公的遭遇，說的好像真遇到了大魔王，自犹如小受氣包一樣，能說出萬千的委屈來。

蘇莉剛開始的聽着新鮮，後來逐漸的明白了過來，原來不正常的事藍莓，而不是藍光護衛軍。

認不清自己的身份，還想以自己的那種見解來指教藍光護衛軍行事，以執行她自己所為的正義。

也看清楚不聽話的就是這位藍莓，當初新德王子之所以在最後險勝於他的父親，自己還落了個殘疾，就是聽了藍莓的話，對自己的敵人手軟了，到了最後，這些人反過來對付他，若沒這些助力，說不定現在的領主正是新德王子。

別的不說，就這個血淋淋的教訓放在這裏，她可不敢聽從藍莓的任何意見，也發現只要跟藍莓的意見反着來，肯定成事。

但若聽從了，就壞事了，也是這個原因，兩人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當然，也是藍莓腦子里的存貨已經被掏完了，沒有了什麼價值，不然兩人還是好姐妹。

此時的藍莓，已經被禁足在公爵府中一年多了，犹如深宮怨婦一般的在那自哀自嘆，覺得世界對不起她，藍光護衛軍對不起她，就連她的好姐妹藍莓也對不起她，所有人都欠了她的一樣。

原本被禁足之後，還想要仗着自己所修鍊的武力逃出去，但她悲哀的發現，竟然連公爵府的隨便一個侍衛都打不過。

還有讓她跟悲哀的，就是這些侍衛所修鍊的都是她傳出去的生命進化之道，如今學成了要來對付她，她竟然對付不了。

但藍莓卻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怨念更甚，怨恨每一個侍衛，每一個學了她東西的人，竟然不聽她的話，只不過沒人聽她的，只能待在公爵府中，整日的哀怨。

這時，已經有了想法的蘇莉就來尋找很久沒有見過的藍莓，想要跟她說一些事情。

於是，塵封一年之久的小院被人打開了，門上的塵土撲簌簌的往下掉，立即又人上前開始收拾，一通打掃之後，將藍莓的大門打掃的一塵不染。

“公爵大人，您請。”一個身材高大，長相英俊的男僕彎腰做出邀請的收拾，本事要比蘇莉高大很多，為了显示尊敬，將頭彎到了膝蓋平齊的地方。

“嗯。”蘇莉輕輕點頭，嬌小中略帶威嚴的就走如來大門。

進門一看，就見到藍莓正在一顆三尺高的小樹前發獃，滿身的幽怨，讓人覺得肯可憐，身體略顯瘦弱，頗有些弱不禁風的味道，讓人一看就想要憐惜一番。

但蘇莉身邊的人，沒人敢欣賞藍莓的這種哀怨美，連看一眼都不敢看。

打藍莓主意的人不是沒有，而是有的已經被蘇莉剁了餵了狗，手段慘烈到有些可怕的地步，自然沒人敢看。

而身邊的幾個身材高大的男僕，一個個的都用一種怨婦的眼神看着蘇莉的背影，一個個的就像長期沒有得到寵愛的小妾妃子一般，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他們被選入公爵府，本來以為是來一親芳澤的，公爵府中的兩個掌權的女人，都是一等一的美女，對他們來說，這可是千載難奉的好機會，萬一被臨幸一二，就是死了值了。

但道了公爵府中，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各個男僕爭寵的不少，互相內鬥不止，甚至還鬧出過人命。

但實際掌權者蘇莉連他們看都不看一眼，藍莓倒是想，勾搭起來也容易，但被蘇莉看的死死的，很少能接觸到，到了現在，藍莓被軟禁，就更不可能了。

於是公爵府中的三百自身條件都非常好的男僕就自己的一顆心全部放在了蘇莉身上，即使能得到蘇莉的一個讚賞，都讓他們高興很多天，在外好像得寵了一般，說話都可以趾高氣昂，能得到藍莓的一個笑容，就如同吃了蜜一樣甜。

蘇莉手段高明，調教女人厲害，調教起男人來也不差，這群男僕就被她調教的服服帖帖，一顆心全部拴在她的身上。

讓領地內治下官員看了都冷汗森森的，深怕被找個由頭，拉入深宮之中，調教成這幅模樣，此種威嚴，被認為是最嚴厲的懲罰，還要在上絞刑架之上。

但神奇的是這群男僕一個個的還沾沾自喜，不知道自己如今是個什麼形象，甚至以此為榮。

當然也有人不信邪，進入公爵府中，不到一個月，就變成了這樣，不可謂不神奇。

但不管這群人如何，蘇莉始終都沒有將他們放在心上，甚至都懶得看一眼，就是女人，也不見的蘇莉又多喜歡，公爵府中不是沒有女僕，但來了之後也是與這些男僕一個樣子，都將一顆心掛在了蘇莉身上。

蘇莉這種男女不分，非雌非雄的性格讓許多人都感覺到牙痒痒，根本連一絲弱點都沒有，但也讓許多人將心掛在她的身上，不可謂不強大。

許多人都在猜測如何變成這樣的，沒有不感興趣的，但都不知道從那裡學來的。

很多人都猜測，是從藍莓身邊學來的，當初藍莓的地位可不低，如今用的許多知識，都是從藍莓口中得知的。

藍莓的遭遇，讓許多人都感覺到惋惜，但也無奈，當然那，也只是無奈。

此時的蘇莉換做一副笑臉，有些稚嫩而略有威嚴的臉上，一副柔情的看着藍莓，慢慢的走了過去，走到藍莓身邊，彎下腰，用手指挑起藍莓的下巴，用一種欣賞的眼神看着藍莓說道：“這不是我的小人兒嗎？這是怎麼了，誰惹你不高興了。”

藍莓頓時有如福怒的小貓，張牙舞爪的將蘇莉的手撥開，站起身來，氣鼓鼓的說道：“還不是你，你不讓我出去，你還不讓我交朋友，還不聽我的，也不喜歡我了，我能不這樣嗎？”

說著就一副要哭出來的樣子，而蘇莉並沒有放在心上，而是說道：“我這不是擔心我的小人而嗎？外面的世界太危險了，我還不是怕你受傷害，就是讓你做事，你都做的亂七八糟，若是放出去，指不定還會鬧出多大的亂子，這裏才是你的歸宿，你這樣與世無爭的生活，難道不好嗎？”

藍莓聽得有些憤怒，但更多的事平靜，當初以為，為何世界跟她想的不一樣，為什麼所有人都是錯的，就不去改正，就是要固執的錯下去。

經過這一年的禁足之後，這些也想了一些，也明白了一些，依稀的發現了自己似乎從根源上都有問題，根子上就長歪了。

但若只要想起改正，就犹如深處蟻窟一般的難受，根本進行不下去。

接着就產生一種恐慌，知道自原來是這樣的恐慌，甚至能從天地之間感受到深深的惡意，想要逃離，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多次逃離未果之後，就找到了這裏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蘇莉身邊，似乎只有待在蘇莉身邊才能讓她安全，最後將一顆心也拴在了蘇莉身上，成了如今的深閨怨婦。

同時也時常懷念起跟在江漢珍身邊的日子，那一段時光雖然有些不愉快，但那時她祖無憂無慮的時光，也是感覺最安全的時光。

但如今卻永遠回不去了，因為在數年前，藍光領地已經被灰霧所淹沒，消失自眾人的實現之中，如今只留下一個夜郎自大的傳說。

每每想到這，都會掩面而哭，這次也一樣，想到這一茬，就蹲在地上哭了起來。

此時的蘇莉，自然知道藍莓這個哭法是在哭什麼，淡然一笑，知道接下來事情就好說了。

從藍莓那裡得知的許多知識，聽藍莓的意思，這些許多都是要普及出去的，而且是基礎中的基礎。

頓時讓她記在了心裏，這都是基礎，用這個都能讓領地的強盛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那真正的基礎呢，基礎之上呢。

這種想法就這樣在她心裏紮下了根，原本對於藍光領地被灰霧淹沒，還有些惋惜，但如今知道了藍光領地有可能還藏在迷霧之中，而且有人經常出來，頓時讓她對藍光領地產生一種嚮往，這種嚮往像野草一樣的在心裏蔓延開來，再也收不住了。

因為對於藍光領地，她從藍莓這了解的越多，就越認同，越是嚮往，越是可惜。

到了現在猜測出藍光領地還存在，就後悔當初為何為了一時的的擔心受到懲罰，而逃離了藍光領地。

當初若是甘願接受懲罰，就不會是如今這樣了，藍光領地中的一個小兵，都不是現在的她能比較的。

自認為自己不差，只要待在藍光領地之中，肯定能幹出一番成就，比這個公爵都要好上不少。

她也詳細的問過藍莓，根據她所犯的罪行，只要順從安排，最多也就是在野外參加三年的勞動教育，更何況他也沒有做什麼，若是講清楚，主動承認錯誤，說不定一兩年就出來了。

以她的本事，現在說不定已經身居高位了，也不用待在這裏還要為整個領地向藍光領地靠攏而努力，說不定還會學到更多的東西，甚至會有更高的修為。

# 第五百二十四章 共同的喜悅

對於此時藍莓的想法，蘇莉自然是知道，就是懷念以前的安穩，後悔當初的決定。

對此她自然是心知肚明，上前摟住藍莓的腰，揍到藍莓的耳邊，像一隻喜歡裝作老虎的小貓在咬着藍莓的耳朵輕聲的問道：“想不想回藍光領地？”

“什麼？”藍莓尖叫，一下子掙脫蘇莉的懷抱，有些不可思議的看着蘇莉。

轉念一想，神色又暗淡了下來，心中越發的有些難受。

藍光領地被迷霧所籠罩，被籠罩的不止是當初藍光領地建造的那座雄關，還有無盡的星辰山脈一起消失的，全部被灰霧所淹沒，這是她親自看過的。

甚至好幾次都到了當初貝奇思領地的時候，建造的那座雄關，如今那座雄關已經空無一人，顯得有些破敗，犹如荒廢了很久的古城一樣，顯得有些寂寥。

因為唯有那堅實雄厚的城牆，與城牆上留下無數的刀斧橫痕迹，也證明當初灰霧之中有一個很厲害的王國存在，也就是外界盛傳的夜郎國。

但她想無數次的看傳說中的夜郎國能夠出現在她的面前，渴望見到夜郎國那些頑固的面孔，很可惜，她失望了，除了無盡的灰色霧氣，什麼也沒有。

此時被蘇莉提起來，就以為是蘇莉來打擊自己，不禁往後退了幾步，不停說道：“不可能，不可能，藍光領地沒有了，夜郎國沒有，都被灰霧吞噬了，我永遠都回不去了。”

說話之間，有些失魂落魄，在外面的這幾年，雖然內心中對藍光領地的那個坎還有些過不去，但在外面多少年，也讓她見識了真正的显示，也遭受了多少次的打擊。

相比於外面的世界來說，夜郎國的一切，都好像世外桃源一般，讓她能得到精神上的寧靜與自由。

尤其是在北蘇莉禁足之後，多少也明白了一些，當初自己究竟做了什麼。

無數次的夢見回到了藍光領地之中，跟着人們一起勞動，一起娛樂，一起修行。

蘇莉這次說到了她的傷心處，雖然也很渴望回去，但她心裏清楚，藍光領地真的消失了，被灰霧給吞噬了。

灰霧的存在，幾乎成了藍光王國中人們心中的噩夢，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禁忌，很少有人提起，也很少去靠近，也從沒有人進去研究過。

就如宇宙中的黑洞一樣，膽子大的只敢遠遠的觀察，但膽子即使再大，也不敢深入其中的去感受一番。

蘇莉看着藍莓的樣子，淡然一笑，她推測出這件事的時候也很吃驚，也唯有這個解釋，再做不出任何解釋，拿下消失的士兵，都是在灰霧邊緣消失的，而那些收攏人口的人，也是那裡出現的。

自己的領地，早就了如指掌，再從任何地方都沒有聽到過這個消息，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藍光領地還存在，掌握了不為人知克制灰色霧氣的方法。

甚至，還有一個大膽的猜測，就是吞噬了夜郎國的灰霧，是他們自己弄出來的，弄出來的意思就是想要拋棄藍光王國，不要藍光王國了。

對，就是拋棄，在蘇莉的認識之中，就是人為夜郎國嫌棄藍光王國太過貧瘠，太過混亂，所以不想要了，看不上這邊，所以才封鎖了，向著自己的路去發展，這邊成了被遺棄的地方一般。

看着藍莓的傷心，讓她也有些急迫，甚至要早點動身，想要依靠藍莓在夜郎國當初的地位，與夜郎國搭上關係，然後就能達成她的願望。

在她的意識中，就是整個領地的價值，都不如藍莓所傳授的那些知識，更何況夜郎國還有更高深的之事存在，若有一個進入夜郎國機會，她會毫不猶豫的放棄這個領地。

但為了保險起見，還是要將藍莓拉上。

就上前很輕柔的擦乾了藍莓的眼淚，小聲的說道：“我得到了消息，夜郎國並沒有消失，只是隱藏了起來，就在灰霧之中隱藏着。”

藍莓當即戴麗當場，一下子愣住了。

而蘇莉接着意味深長的說道：“他們或許掌握的克制灰色霧氣的方法，甚至能夠控制灰色霧氣，只是我們眼拙，都被騙了而已。”

藍莓下意識的就要反駁，因為蘇莉說的太荒謬了，心裏大聲呼喊着，怎麼可能，這不可能。

灰霧的厲害從小就如夢魘一樣的存在在人的意識中，好像天生就灌輸進去的。

就如她所辨認好壞的三觀一樣，都是根深蒂固的東西，在身體中存在許多年的東西，甚至已經隱藏在基因中，很難改變。

就比如她現在明白自己有問題，整個人的三觀都是錯的，但連改正的勇氣都沒有。

只要一出現這種改正的念頭，就會感覺到恐慌，就會感受到危險。

甚至，有一種萬蟻噬身一樣的痛苦，根本沒辦法進行下去。

就像心性之道中所講的人的惡習，與一些根深蒂固的見識，無時無刻的不再損害着自己的身體，無時無刻的不再nuè dài着自己身體中那個真正的自己。

只要想改，聽他們就跳出來，控制你做出一些違背常理的事情，從而讓心性混亂，一切的災禍額也會隨之而來。

當然那，在心性之道中，江漢珍也提到過改變之法，也有應對的方法。

就是找到自我，修鍊自我，完善自我，最終讓自我發出犹如六芒星辰一般的光芒，自然能照亮全身，祛除存在在自身的許多頑疾。

這些東西，最怕的就是光，他們害怕見光，所以才會將自己內心中真正的自我驅趕向一個黑暗的角落，整日的來nuè dài，來毒打，就是不讓見到光，不讓你學會發光。

因為光芒，是他們的剋星，就想六月天的露水，只要見到太陽，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對於這些，就想治理藍光領地一樣，絕不妥協，零容忍，只修鍊自己，即使那些阻礙自我見到光芒的東西害怕自己見到光他們就會消融，會做出傷害你的事情來。

但也不要怕，將自己所有能調動的力量都用在自己身上，為自己服務，來修鍊自我。

遲早有一天會完全的掌控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達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境界，你再悔過頭去看他們，早就在你的身體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這些話江漢珍還專門給她解釋過，講解過，似乎沒有聽進去，她內心的那種頑疾似乎太過深厚，很難改正。

就像如今世界中出現的灰色霧氣一般，早就融入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好像詛咒一般的將她的靈魂都纏繞的緊緊的，難以動一絲一毫的念頭。

藍莓有些不相信，腦中的無數念頭交織在一起，讓她痛苦難忍，有些窒息的感覺。

而一邊的蘇莉，看了藍莓的樣子，無奈的搖了搖頭，暗道一聲可惜。

藍莓的這種情況她當然知道，就是所謂的那些神秘派修行者所說的業力，與實際派修行者說說的精神枷鎖，這些東西將自身纏繞的太緊，太根深蒂固了，想要掙脫，這些枷鎖就會有詛咒一般的開始施展它的威力，讓你痛苦，讓你難受。

藍莓的這種情況，就是這種枷鎖太根深蒂固了，根深蒂固到幾乎要命的程度。

蘇莉一聲嘆息，覺得還是靠自己吧，藍莓這副樣子是指望不上了。

但忽然，本來有些痛心疾首，捂着胸口幾乎就要窒息，就連生命氣也要逐漸暗淡下來的的藍莓忽然眼睛亮了，好像見到了什麼光芒一般，逐漸的亮了。

就連本身都要暗淡的生命氣息也逐漸恢復，好像枯木逢春一般的復活了。

蘇莉見到這種樣子，頓時心中一動，知道藍莓想到了什麼，點道：“現在好了，我們都能回去了。”

說著就用手組織了藍莓懊惱的行為，說道：“不要nuè dài自己，要回去也要將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沒有人喜歡一個邋遢的姑娘，相信我，我們能回去的。”

這話讓藍莓的心有些稍微放鬆，就在這個空檔，蘇莉將自己的嘴唇印在了藍莓的臉上。

藍莓頓時感覺到一種久違的愉悅湧上心頭，本就精緻的臉瞬間升起一團紅霞，嬌羞可人。

對着蘇莉親親的嗯了一聲，靠在了蘇莉的身上，閉上眼睛感受着這種久違的溫暖，似乎與很久以前有些不一樣。

而蘇莉也緊緊的抱着藍莓，心中長長的出了一口氣。

這才是我的藍莓，以前的那是誰我也不認識，是假的，真的原來是這麼的可人。

旋即有悠悠的一嘆，“我空有一身贏得女人心的本事，可惜我也是個女人。”

兩人的這種愛意纏綿，並沒有在乎別人的感受，身後的許多七尺男兒，一個個的都露出一種被人拋棄的深閨怨婦的眼神，幽怨的讓人有一種要憐惜的眼神看着兩人。

動作千奇百怪，有捂着胸口，的有掩面擦去淚痕的，也有感動的淚流滿面的，還有默默的看着兩人，犹如家裡的妻子看着丈夫遠去的背影的。

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到兩人絲毫，都沉浸在兩人共同的喜悅中，沒有閑工夫去欣賞這周圍的這些千姿百態。11

# 第五百二十五章 夜郎國景象

之後，蘇莉與藍莓說了一些關於領地，甚至整個藍光王國人口失蹤事件，搜集了大量的消息。

最終得到一個確切的結論，這些收攏人口的商人，就是從夜郎國出來的。

而且藍莓還想起另一件當初沒有在意的事，就是江漢珍派人翻越星辰山脈，探聽消息，收集種子的事，而當時的位置，正是距離雄關百里到兩百里的範圍之內。

當時去的人不少，但回來了只有一半，都折損在星辰山脈之上，當初她還指責過江漢珍不將人命當一回事，派人去送死了。

只不過當時還有別的事情，但心大魔王讓人胡作非為，也就沒繼續關注這事。

此時想起來，也讓她有些懊惱，懊惱自己竟然能將如此重要的事都給忘了，甚至在記憶力塵封許久，都不知道。

此事說出來，引的蘇莉的一陣白眼，恨鐵不成鋼的用手指戳着藍莓的額頭，大罵她是個傻瓜。

藍莓又是一副委屈的樣子，惹得蘇莉又將藍莓擁入懷中，好一頓蹂躪。

但不管怎麼樣，這都是一個好消息。

夜郎國的一切，好像隨着人口失蹤案件的發起，一切犹如迷霧一般的逐漸顯露了出來，就像迷霧消散，出現一個天宮一般的城市一樣，逐漸的在兩人的意識中變得清晰起來，直至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

此時，正在嬉戲的人中，藍莓忽然停了下來，好像在想着什麼。

蘇莉一看這種情況，立即不敢動彈，也不敢有絲毫的動作，深怕將藍莓給打斷了。

她對藍莓這種偶然的發病很清楚，只要出現這個表情，就能出現關鍵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屏住了呼吸，一動不動的等待着藍莓說話。

就建藍莓歪頭說道：“他們如此的收攏人口，往領地內輸送，不正是急缺人口嗎？”

蘇莉頓時眼睛亮了，急缺人口，這好辦，她領地內多的是人，用人口為籌碼，來交換自己的利益，想想都覺得激動。

頓時上前親了一口藍莓，然後使勁的捏着藍莓的臉蛋咬牙切齒的說道：“藍莓，你可真是我的福星，我怎麼沒想到呢，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獎勵你。”

說的讓藍莓一陣羞澀，蘇莉自然不會錯過這種風情，使勁的開始蹂躪。

看着被自己蹂躪的藍莓，心中不禁的想到，這妞雖然傻乎乎的，但也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若不是她，靠我自己還是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下去，哪有如今的一切。

你的願望不就是回夜郎國嗎，這次無論如何，我都滿足你的願望。

接着，兩人就進入了狀態。

·····

此時的藍光領地之中，再也看不出以前的樣子，從高空鳥瞰之下，就會看到無數的八面四角凹形塔如星辰一般坐落在大地之上，幾乎在十里之內有有一座。

六芒星的掛光芒照射下去，看上犹如一個發光的星辰，能夠照射整個區域。

反射的光芒灑在整個空間之中，讓整個世界都沐浴在一層淡淡的藍色光芒之中，顯得有些夢幻。

若有望氣術傍身，就能看見這無數的八面四角凹形塔頂端散發出無數的細線，與所有的八面凹形塔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的網絡，每個八面凹形塔都有一個發射裝置，無數的能量線條向著周圍輻，投射到周圍的每一個地方。

而大地之上的地脈，產生的地脈之氣犹如巨龍一樣的奔流不息，馳騁這一片大地之上。

經過一番馳騁，分成數道，奔想各處，逐漸的分成無數道細小的騰蛇，最終好像是累了，又鑽入地下，重心向主脈匯聚而去，給整個大地，增加了無數的活躍。

此時若是再去看以前的藍光王國，就好像原本在小村莊里看到的村花，是最漂亮的，是最耀眼的，但與現在的夜郎國比起來，也狼國無疑就是從小經歷過高貴培養的氣質女神，而原本夢中的村花早已失去了以往的色彩。

而就面積而言，藍光王國也小了很多，現在的有夜郎國早就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是現在藍光王國的五倍還要多，而且還被一個極高的光罩籠罩，阻擋着灰霧的蔓延，甚至灰霧只要一靠近，就被如雪一樣的消融，就像一個被圓形扣在上面的藝術品，頗有些天圓地方的味道。

反觀藍光王國，看上去就像一坨，低矮的灰霧好像要壓到地面上去，上下的空間不是太高，人們所生活的環境就在前後左右，至於上天肯定無門，被灰霧擋着，入地好像也不行，這裏的土質還是比較貧瘠，就連地脈都向垂死之人那樣的虛弱無力。

就像一個螞蟻王國一樣，只能看見大地平面，意識中並無高低存在。

此時的江漢珍，正坐在天空之上的一座懸浮之城之中，觀看着這一景象，地下的一切，都能看的一清二楚。

這是他的行宮，也是整個夜郎國的大腦所在，經過多次的施行世界之道，對世界已經有了很深的認識。

他從來都是將世界看成一個很完善的整體，內部的所有東西都與人一樣，有着脈絡，有着骨骼，有着血肉，也有着內臟形成的循環在其中，而這次的藍光之領地，就是他的巔峰之作。

幾乎將所有能用到的知識都用到了，對所有自己感悟出的大道之理全部實踐到了此處。

就比如這座浮空之城，也是道化所為。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故天地人三才並立，世界方成。

這幾乎成了世界生成的方程式一般的好用，是大道之理的演化。

萬物陰陽對立，又互相推行，周而復始，而又周行不怠。

大地地脈渾厚，地氣旺盛，就會將增進天道意志，天道意志就若要達到平衡，就能產生一種清氣，以此來平衡天地，用以補足地脈強盛，以達到平衡。

正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其中達到一個完整體，從而，產生了大量的未知清靈之氣，江漢珍就此讓人尋找天才地寶，在天空之上煉製了一個浮空之城，犹如天宮一樣的懸浮在夜郎國上空，又引入一部分天道意志，當做權衡中樞，以調節計算天地發展之路。

此時的藍光世界，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未知的文明一樣，一種不知道的文明。

若不仔細去觀察，還真看不出以前藍光世界文明的痕迹。

但若接觸了修行之法，就明白了，還是原來的文明只不過世界變了，變得更完善了，世界的根本法則還在，世界所延伸的精神修鍊之道還在，這是唯一熟悉的地方，也成了根本。

藍光領地之中，精神修鍊之法幾乎成了每個人出生之後的必備課程，就像當初在人們意識中的灰色霧氣一樣，都成了靈魂深處的東西。

只要有新生兒出手，就要去附近的伏羲學堂參加出生的洗禮，將一副星辰圖案烙印在腦子里，只要他們的意識成長到能夠接受這幅圖的時候，圖像就會自動出現在他們的腦子里，成為他們與生俱來的東西。

也是進入修行之道的大門，也是能來天宮之中與人交流的入門憑證，說是神奇，但也簡單。

天宮的做用並不是江漢珍感覺自己高高在上，用來自享受的行宮，而是有他的作用在其中。

當初傳出兩幅星辰觀想圖的時候，並沒有完全傳授，只是傳出兩幅進階的簡化版本，最完善還是有所顧忌，因為星辰徽章之上的那個封印沒有祛除，若是貿然進入肯定會有危險。

原本是打算將這位天外的魔神拿下之後再祛除封印，讓人的意識進入其中。

但沒想到的是領地中發展太多迅速，犹如次方方程一樣的裂變發展，以至於當時的東西，有些趕不上時代的進步。

因此，江漢珍覺得不能再等，但也不想打草驚蛇，又是一個被天道完全遮掩信息的地方，必須開啟精神修鍊之法，世界還是要向前推進，並不能因為這個外星人的威脅，而壓制自己的道路，讓自己倒着發展一次。

世界要發展，就如人修行一樣，不能因為害怕前面有危險，就停下來，或者倒着回到自己當初躲藏的那個陰暗角落。

只有向修鍊自己一樣，只要遇到前面的石頭，就將之砸的粉碎，向扔垃圾一樣的扔了，才能繼續的往前行走。

最終，也是在天地清靈出現的時候，江漢珍就想到了模仿徽章，來煉製一個同樣作用的寶物。

這枚徽章並不是什麼高級寶物，就拿他自己來說，都能做出比這個要好很多的，唯一能看的過去的就是此物乃天地孕育，道化而生，屬於先天之物。

最重要的就是內部的那一絲絲的命運法則比較奇特，就是如今的江漢珍也沒法將之完全模仿，最多也就將那一絲的三成功效模仿了出來。

命運法則奇特，還在時間之上，以他目前的修為，要參悟命運法則還有些有力未逮，若是強行參悟，說不定還會將自己的命運丟失出去。

大道難行，肯不是一句空話，甚至比在無盡的深淵之上行走在頭髮絲上，用力過猛，就會斷了，身體不能掌握平衡，就會栽下去。

甚至就連外界的因素也要考慮到，如一些飛鳥劃過眼帘，分散自己的實現，又如一這陣很小的微風吹過，都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不但要走的穩穩噹噹，還要時刻保持一個靈性十足的心性，來調節自己的身體，讓自己身體永遠的處在平衡狀態，哪怕有一絲的大意都不成。

只有心性如磐石大道一般的堅定，才能走的安穩一些，但不管修為有多高，都不呢個有一絲的大意，因為下面是無盡深淵。

對於命運法則，說起來是無處不在，但危險的地方就在於命運法則就存在這無盡的深淵之中，走在頭髮絲上的人，連自己都走不穩，怎麼可能去探尋無盡深淵中的未知。

最多就是用餘光瞥上一眼，看看命運法則的存在，至於想要停留在頭髮絲上想要撈取一把，怎麼看着都有掉下去的可能。

江漢珍能做的也就是感覺自己絕對安穩的時候，用餘光瞥一眼這一絲命運法則。

也就是這樣，讓他獲益匪淺，只是模仿了這一絲的三成，就讓他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有一種下一刻就能突破大羅金仙的感覺。11

# 第五百二十六章 殘留的案件

六芒徽章用不了，因為還有未知的敵人存在，那層封印還沒解。

但又不得不用，否則藍光世界的知識水平，會落後於實際的發展，若趕不上發展的速度，就會出現奔潰的現象，只能將這個屬於這方天地，也是天道意志想要補充自身的天道之寶。

江漢珍最終就參悟了這樣寶物內部的道則，成就了如今這個比徽章原本的功能還要強悍很多的天宮出現，不但可以代替徽章的作用，還能成為新建的整個樞紐的核心之地，犹如人身體中大腦一般，再引入一部分天道意志入駐，就成了修鍊之人所獨有的靈台。

而他，就是這個循環之中，甚至這個天地之中的太一之神一般，可主持其中百神的位置。

而天宮的作用，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寶物來衡量，甚至有趨向於天地之間那種天堂，天庭一般的存在，已經成了天地的一部分，而且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但目前而言，最大的作用還是權衡所有循環，引導生靈修鍊。

有一個神奇而又很正常的妙用，就是只要精神意識感應出天庭所在，只要登入天門之中，就能將意識在天宮之內顯化，成為一個新的生命體。

而想要回去，就出了天門，意識返回身體，就能繼續為人。

有了這種作用，藍光領地中好像再也沒有為傳遞消息而耽誤時間，只要將意識傳入天庭，將自己的信息傳給專門值日的天官手中，想要如何傳遞，方便至極，若要將消息傳達，自然會通過一道符令將消息發出去，尋找到想要傳遞之人的信息，這人就能立即感受到天宮所傳來的意思。

千里之間，瞬息而至，根本不需要藉助外界手段，能做的，就是將自己修鍊道，將自己的精神力修鍊到能夠構建出一副星辰圖的地步。

如此修行，好處自然不少，思維會變得活躍，身體會變的強壯，對道理的感悟，也會變的容易。

而且，修鍊起來也相當容易，領地之中無時無刻不再沐浴在這種道則這些，不知不覺中，也會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感受出這種道則，即使再笨的人，也能在三年之間凝聚出這種精神力星圖，再經過一系列的強化，從開始修鍊到登入天門，只需要五年的時間。

而此界出生的小孩，都會在出生之後，會留下烙印，一般成長到五六歲，星圖就會逐步顯化在腦海中，只要按部就班的修鍊，一般都會在十歲以前進入天門，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而這烙印星辰圖的人，並非是交給人去做，而是由天宮自己完成的。

而下界的那些八面四角凹形塔不遠處的學堂一般的學堂建築，就承擔了這份責任。

這裏只有士兵守衛，並沒有一個老師，有的只是專門負責登記人口的工作人員，負責記錄出生小孩的所有信息，將此通過意識傳輸之法，送入天宮之中建立檔案。

而後將出生的小孩，放在一個模擬出天地縮略立體模型的房間之中，只要將小孩放入其中，就會凝聚出道則，將世界冥想核心之法傳輸入嬰孩的腦海之中，並封印起來，等到意識達到能夠修行的標準，封印就會自動解開。

以後小孩想要學什麼東西，可以在登入天門之後，自行選擇，無人可以干涉。

對於這些，江漢珍好為人師多年，也知道其中的弊端，而強加在小孩腦中意識枷鎖的人一般都會是父母，也只有父母，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小孩身上，成為根深蒂固的枷鎖，伴隨成長，甚至會一直傳下去。

但在現在的夜郎國中，卻很少有父母敢於干涉小孩思想的行為發生，甚至還有巴不得有人來干涉。

若一經發現，就活剝奪撫養權，並沒收，由藍光領地來撫養。

這個也是模仿了當初在神啟世界的制度，在剛開始，幾乎沒收了領地內的九成的小孩，引起了極大的反抗，經常因此而產生動亂。

但在江漢珍的強力壓制之下，這些當初被沒收的小孩，都已逐漸成長，加入到夜郎國的建設之中，而且因為接受了最契合自身的教育，很快的成了夜郎國的中流砥柱，將那些當初反對的人，全部代替，那些人逐漸的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慢慢的被淘汰。

而現在的教育制度，江漢珍也從這次，改變了自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的行為，將這些事徹底的交給了天道去負責，自己算是徹底的從這種行為中解脫了出來。

師法天地，讓當初修鍊大道，就是觀察天地自然所學習的，效法天地，天地才是最好的老師。

上古聖賢所傳的道法，就是將天地大道的法則感悟出來，用人間的文字將大道翻譯出來，以供候來者學習。

但流傳的久了，總有那麼一兩個自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或者已經狂妄到沒有邊際的自以為是者，認為上古先賢錯了，就用自己的見解將上古大道典籍按照自己的意思來修改，最終被改的面目全非，最終錯的連原本的一點意思都找不到了。

若後來者想要學習，就只有去猜測這些東西，卻還原原本的樣子，但這也不是容易的事。

不說能否還原，首先世俗的那些人就會跳出來反對，他們學的以後修改的經典，認為這是對的，自然要成為衛道者一樣的去捍衛經典。

當然，他們若是有了地位，也會自己上手來修改一番，並加入自己的名字。

對於傳道受業，江漢珍從來都不相信人，就連自己，都不能完全做到沒有絲毫錯誤。

也唯有天道才能準確無誤的將自己的大道法則顯化出來，讓人們見到沒有任何哪怕絲毫錯誤的天地之道，而且都是直指大道根本的東西，這樣的教學方式，又怎麼能出現錯誤呢。

而這些當初被沒收的小孩們，就接受了如此教育，如今長大成人，進入到了夜郎國的各個崗位，很快嶄露頭角，原本的那些人，都退了一步，甚至好幾步，也只有渺渺數人還在苦苦的堅持着，而且不敢有絲毫懈怠，若是稍微有些鬆懈，就會被那些自稱為天地所生的孩子們所擠下去，而且會擠的越來越遠。

如今高層之中，在數年前遮掩天機之時的那些人中，也只有一位熟悉的面孔，其餘的都已經去了別的地方，若無意外，以後晉陞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當時那個比較屬下的面孔中，還在身居高位的就是當初從亞迪斯那裡投靠過來的治安隊長，後來逐步提升並得到江漢珍賞識的查理本。

此時的查理本，身上的修為已經深不可測，但沒有一絲一毫的自傲在身上出現，做一切事都是事無巨細，不敢有絲毫大意。

此時的查理本，正在一座巨大的八面四角凹形塔之中，這座塔說是這樣，但從外面看，就會發現與人們熟知的金字塔很相似，只不過要華麗許多。

傳說之中，金字塔也是八面，八面分別以光芒照射而建，分八卦圖陰陽推行，有四方，四季四靈位代表，一般分佈在地脈節點比較濃厚之處，以黃道為坐標。

不拿它的其他作用，就拿楊過照射的採光來貨，不管是春夏秋冬，還是二十四時，最少，都能有一面能夠採到六芒星辰說照射的光，對於聚集能量，有很好的作用。

若在加上內部的陣法設置，幾乎可以稱得上一個能量發射器，夜郎國中的九成能量，都從這種塔中產生。

但這並不是無限的索取，會索取到地脈甚至能量枯竭的地步，而是一個完整循環的一部分，並不會成為只知道索取，而不會加入循環的工具。

循環的完善，就八面四角凹型塔的作用完善的許多，只要不遭受不可抗拒力量的破壞，就能永遠的用下去，甚至能夠成為天地大道的一部分。

此時的查理本，這在塔內觀看了一眼，也問清了想要知道的事情，就走出了塔內，想將這個事情彙報到天宮之上。

剛才的那一圈，讓他也覺得有些自嘆不如，竟然有一種自己老了的感覺。

嘆道：“時間長河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但對於每個人利用時間能量的多少還是有區別的，這些天地所生的孩子，好像得到了眷顧，做什麼都有無盡的力量，用不了多久，我就要被比下去了。”

此時的查理本，自己感覺有些跟不上的樣子，就然有一種想要去別的地方做事的感覺。

原本的他早就到了推舉權利核心的地步，之事因為數年前的那一個遺憾，至今還沒有完成，所以才一直強撐着，拼了命的努力着不要那讓自己落後，被淘汰出局。

因為這些天地所生之人的精力是在太充足了，而且智慧都比以前的人提升了一兩個層次，就連時間，都好像很寬裕。

好像這些人天生就得到了生命的進化，天生就有天道照顧，不管是什麼，都要比以前的人要強上許多。

就拿接受一個新知識來所，這些人天生的優勢，讓他們看一眼就能感悟到其中的內涵，根本花不了多少時間，但對於他們來說，就會變的吃力許多，對這些天地所生的新人來說只有一瞬間，但對於他們這些人，隨便一個問題，也好花上好幾天才會弄明白，有的人甚至連弄明白都困難。

這個問題他也去問過江漢珍，江漢珍只說道是環境文明的不同。

他們那個時代，幾乎都要成為原始人了，而這個時代，似乎已經超越了以往加起來的文明，尤其是在修鍊之上。

他們屬於半路修行的，而這些新，都是天生就得到了這些好處，無時無刻不再沐浴在這種文明之中，先天就受到了洗禮，又一心將天地當成自己的親人，所以佔據了大氣運，做什麼事當然要順暢許多。

但是他們這些以前的人，從小根深蒂固的思想還沒有祛除乾淨，這些都是阻礙他們接受別的知識的障礙，自然就會慢別人一步。

而後來他又問起了是否有解決辦法，他也不想自己被淘汰。

江漢珍之事解釋道，心性而已，只要將心性修鍊到明心見性，往來無礙的境界，自然就能很快的融入，就是去了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很快的接受現實，而不是在內心中拒絕現實。

到了這裏，查理本也感覺出來了，每一次有新的東西出現之時，都會有一種本能的排斥，甚至下意識的就驚呼道，‘不可能’。

意識的第一念想就是去拒絕，去排斥，而不是去想着學習，去融入，去接受。

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他時常想起一份塵封已久的卷宗，其中有一個叫藍莓的姑娘，當初就會這樣，只要江漢珍做什麼，都是下意識的排斥，用自己的那種根深蒂固的見識去拒絕，去反對。

從沒有去接觸過，以至於原本很好的一份前途，最終被葬送在了她自己手上。

而如今看來，他自己何嘗不是這樣，就是藍光護衛軍的那些成員也何嘗不是這樣。

都是被那些以前根深蒂固的思想所影響着，犹如枷鎖一樣的將自己緊固着，要解決這些枷鎖，可不是一種簡單的事，其中的痛苦，遠超一般的人的想象。

他之所以能夠堅持到現在，還能掛在這個核心的邊緣，也是經常在忍受着掙脫思想上的枷鎖的痛苦，哪怕再如何，都意志咬牙堅持着，從來沒有放棄。

因為到現在他心中還有一份執念，就是所有的罪案檔案之中，還有一樁公案沒有萬界，還在封存之中。

而這件公案就是被稱為‘藍莓叛逃案’事件，也唯有這一樣案件是他還沒有萬界的。

他之所以沒有推下去，堅持到了現在，就是想將當初的藍莓以及相關人員全部繩之以法，讓他們接受天宮律法的宣判，接受應有的懲罰。

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他心中的那份執念，他的這趟路程才算圓滿，也能夠安心的推下去，繼續修行，也好趕上現在這個時代的腳步。

本以為這樣的機會很渺茫的他，卻在這次看到了希望，而感剛剛進入塔內之事，就是查看了現在對外的進度，而且出現一個喜人的消息，讓他為之一振，似乎看到了解決‘藍莓叛逃案’的希望所在。

堅定攝人的目光中，似乎燃燒着一團火焰，身上的氣息也越發的隆厚，似乎就要隨時騰空而去一樣。

# 第五百二十七章 陳年的舊事

領地中如此多年的發展，已經改變了許多，唯一沒有改變的東西，就是當初只在藍光護衛軍中高層所傳授的心性之道，就連當初傳授的那兩幅星辰圖，都已經成了早就淘汰的版本。

現在，即使剛出生的孩童，都能得以傳授當初被定為機密文件的六芒星辰圖，其餘的各行各業所延伸出去的修鍊之法，已經多不勝數。

比如專門種莊稼的，專門維持運轉的，專門生產物質的，甚至穩固空間的，開拓地脈的，都有其相應的配套法門修鍊，能讓他看的眼花繚亂，甚至連他這個算是高層的人都不能知之詳盡。

雖然總指揮大人說這幅星辰圖永遠是根本中的根本，是所有的行業的基石，是一顆永遠會發光的種子。

只要會這幅圖，將領地中的任何一個人丟到生靈的聚集地，都根據這幅圖眼神出一個文明。

但在他看來，這已經不是種子了，而是一顆已經成長了許多年的大樹，已經變得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巨大到了只能看見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的情況，至於大樹在什麼地方，或許是整個領地，或許是領地中的循環體系。

他目前還算可以，當然相比於同一時期的人來說，對於這個時期的新人，早就被比下去了很多，以至於越來越難以看清楚整個領地了。

如今自己心中的執念有了解決的希望，心中也有了打算，只要這次結束，就申請去外面，去做一個開拓者，重新修鍊自己，從最基礎的開始學習，希望能夠跟上現在這個時代。

而他得到的消息，就是外界蘇莉與藍莓兩人已經發現了藍光領地的存在，已經試着開始與藍光領地接觸，而且表達出想要回來的意思。

當初接到江漢珍的吩咐，若是藍莓離開，也不用理會，若是回來，就按照她所犯的錯誤，依照我們藍光領地的律法，對她做出宣判，讓她接受相應的懲罰。

從消息中得知，蘇莉和藍莓好像是也是在最近才發現藍光領地的，以前都以為藍光領地成了謎團，消失了，早就有想要回來的意思，但在他們眼裡，領地被灰色霧氣籠罩，已經消失了。

這就在他現在的思維來看，這兩人是在是太笨了，竟然連一點的蛛絲馬跡都沒發現，若是認真一點的話，早就發現了，何必現在才發現，讓他在如今這個位置煎熬了許多年。

不過，結果總算不錯，終於等到今天，自己的事情就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束。

只要藍莓歸案，這件案子也就結了，他心中的一塊石頭也能落地。

對此，查理本對此事熱心了許多。

而此時天宮的中樞之地，江漢珍正在推演着自己神的道果法則，距離大羅金仙也就差那麼一絲，但就是很難跨越，但心中喲一個預感，突破的日子快了。

每日都在中樞之地打坐修行，身後有一個巨大的圓球，上面是由無數的光點組成，形成了一個複雜的脈絡，核心的道則，還是六顆巨大的光點，若是仔細辨認，就會發現這就是六芒星的圖像。八八讀書，首發

若是神啟世界的人在這裏，就會發現這不僅僅是藍光世界，而是整個武士文明宇宙，就連那顆最亮的光點，所代表着神啟世界的光點也在其中。

身後這東西，正是江漢珍用世界法凝聚的五十文明宇宙全系圖，以此來接引散落在宇宙中各處的道則。

而且，還能傳遞一些簡單的消息，就是對於神啟世界，江漢珍也將一份六芒星辰圖傳遞了過去。

至於如何利用，只要不違背這種圖像就行。

但道目前為止，只能感受到那面有人修鍊，而且不少，但要兩界之間傳遞消息，就不是那麼容易了，需要將整個宇宙的脈絡摸清楚，就此建立，或者遵從一定的規則來利用，否則還難以達到兩界意識穿梭的那種程度。

對於整個宇宙的改造，犹如世界一般的改造，雖然有了大致的設想，但目前的修為來開，還不可能萬千的完成此事。

這方宇宙中可以說是從廢墟上建立，一窮二白，一切的底蘊，都需要時間去積累。

當然，也不是沒有辦法，辦法就是他只要修鍊到大羅金仙，感悟時間法則，繼續完善空間法則。

只要參悟出來架設時間能量通道的方法，以時間能量來推行消息傳遞，並打造出一個能夠自主循環的時間循環，就能將整個宇宙都連接起來，從此所有的宇宙都成為一個整體，只要把持住中樞，就能將宇宙與世界一樣的隨意調動。

當然，這個事情也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到時候只要製作出時間痕迹的測量工具，在推出利用時間的咒語，或者法術，甚至方程式，就可以讓整個宇宙的人來實施，就如建立循環，或者開地域一般。

當然，這隻是他的猜想，他如今的修為還不到大羅金仙，至於大羅金仙的事，一切都是未知。

不管以後能否成功，但對於自身的修為，才是最終要，只要修為突破，即使不成功，也呢個想其他的辦法。

江漢珍一遍一遍的磨鍊這自己的道果，一次次的感悟着自聖的法則氣息，一次次的來完善着，但此事的道果好像渾然一體。

但總覺的成就差那麼一點，好似被屏蔽了自己的一種感官一般，對這個世界的謀些東西也看不真切。

比如，空間，時間，以及命運。

空間達到還好說，如今他對空間的理解，已經趨向於完善，但對於時間，也只是一知半解。

至於最後的命運法則，也只是站在無盡深淵之上的頭髮絲上面，站得穩穩的時候用餘光很小心的瞥上一眼，也不敢多看。

好在並不是不可捉摸，還好有一個六芒徽章在，就好像被截留了一部分，可以專門的擺在自己面前，安放在方便與自己站穩之後瞥一眼的地方，為自身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也正是因為這點便利，所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讓他如今的手段，變得多了起來，甚至有一種讓同階難以理解的手段在其中。

也讓他認清了自我，原來自己還是那樣的渺小。

此時，中樞之地的門外，有許多星星點點的光芒在來回的穿梭在各個地方，或者顯化成人型，處理着一些手上的各類文件。

看上去就犹如一方世界，被一層淡淡的藍色逛逛所包圍，充滿的夢幻般的感覺。

這就是如今領地懸浮在空中，但永遠找不到地方所在的天宮。

讓人能看見，但就是永遠找不到，甚至無從查起，看起來就像是海市蜃樓，但若用精神修鍊法門進入天門之中，就發現這是真實存在的。

這所以煉製成這樣，也是江漢珍參悟了那枚徽章之後的結果，那一絲命運法則的三成，就能讓他將此物徹底的隱藏起來，只在世人眼中留下一個投影。

若算起來，還真算是大道之中的巔峰產物，竟然有命運道則存在其中。

傳說之中，就是大羅金仙對於命運法則，也不能得知一二，若是知道一些，都是能夠在大世界稱為天尊的存在。

此時的天宮之外，忽然出現一個身影，看起來也就十七八歲，但目光中的睿智，就讓人看出此人的不凡，意識的強大，讓許多意識都退避一旁，表示尊敬。

身影有禮貌的稍作回應，大步的向中樞之地走去，不失禮，也顯得威嚴。

“他怎麼回來了？此人回來，就會有大事發生。”一個意識體中年人說道。

而身邊的一個少年呵呵的笑着說道：“曦可是我們的偶像，這次回來，我們肯定又有事做了，說不定還有功勞呢。”

對中年人的話不以為意，自然是向著什麼。

而又以為中年人略帶傷感的感嘆道：“正是一代新人換舊人，我們是不是落伍了。”

“說這些喪氣的話干什麼？”身邊一個圓臉少年目光閃爍的看着遠去的曦，隨意的與身邊一群自哀自嘆的中年人說道：“曦回來，肯定有新的項目，他厲害，但我們也不差，這次他肉肯定是他吃的，但我們若速度快點，趕上這個項目，也能分潤點湯水。”

說著靈動的眼珠子眼珠子一轉，對着周圍的人說道：“我們要趕緊去任務司排隊去，肯定有好事，去晚了就來不及了，萬一需要的人數少，連湯水都沒得喝。”

“對對，還哀嘆啥，這不管怎麼說都是一些功德，我可不想錯過，上次我蠻就是趕上了哪個任務，已經升了一級，不但修為增長了一大截，而且還進入了軍備司，當了小隊長，以後妥妥的是一位將軍，蠻才十二歲，我都十三歲了，可不能慢了。”

一個面色稚嫩，長了一副小圓臉的半大少年說了蠻的故事，就要離開，臨走之後，還問旁邊的一個跟他同樣大小的小女孩說道：“瑤，你去不去。”

“去，當然去，若能抓住這個機會，我肯定也能提為領地做貢獻，也不用像鮑一樣還抱着奶瓶不放。”

小女孩說著還鄙視的看了一眼身邊的一個有些懦弱的小胖子，這位小胖子的似乎意識比較微弱，比同齡人都要弱上一些。

小胖子被說的有些不自然，但內心卻在使勁的罵著自己不爭氣，自己的本領低微，到了如今十四成年了，也只是進入天門不到半年，同樣大的已經進入天門許多年了，甚至剛才被提到的那位蠻，七歲就進入了天門，如今已經成長到了遠超他們的階段。

這群小孩都是被沒收的，當然，沒收的也有區別，有些很健康，有些幾乎道了生命跡象垂危的地步。

對自己的不爭氣有些懊惱，其實這也不怪他，因為他就是那種找到他已經生命垂危的孩童。

當年領地來沒現在這樣，那時候有些人還不是藍光領地的人，一切都是按照原來藍光領地的規矩去做的。

出生貧窮，但似乎投胎有些倒霉，沒想到投胎到一個暴虐成性的家庭中，從小就經常遭受毒打，被nuèdài的不成樣子，也就是在藍光護衛軍准被要拿下所有領地的時候，的父母就已經將給打沒氣了，並扔在了垃圾堆里。

藍光護衛軍全線佔領所有領地的時候，隨後就開始普查人口建立檔案。

就在他父母的口中得知了還有一個被打死扔了的，普查人口的工作人員當即大怒，將的父母抓了起來，讓護衛軍配合，沒收了他們的孩子，還問清楚了被扔在哪了，本着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的想法，最後果然在垃圾堆里找到了。

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小孩還活着，還有一絲的氣息，讓幾個護衛軍成員大喜，最終費了好的力氣才將這小孩救活。

最終隨着制度的完善，就被送到了女媧宮中統一撫養，如今已經十四歲了。

此時幾個少年都要離開，但剛才說話鄙視的小女孩瑤，卻死死的抓住的手，都沒鬆開過，拉着有些愣愣的向著報名之地走去。

有些不明所以，心中有些一暖，心中發誓，一定要做出一番趁機來，不能讓妹妹失望。

而他的妹妹，正是拉着他手的這個名為瑤的小女孩。

而走在前面的瑤，一臉的堅定，似乎從沒有動搖過。

當初因為她女孩子，尤為不受待見，當初要打死的人是她，而不是，但當時身體瘦小的卻死死的將她壓在身下，護着她，最終，被打死了，扔進了垃圾堆，她活了下來。

之後，她被護衛軍救了出來，也安全了，最終得知被撿回來候救活了，她當初是多麼的高興。

當年已經神智大損，如今能夠恢復，也與她這沒多年的不離不棄脫不了關係，其實要說進入天宮的時間，她比那個蠻更早，六歲就進入了，如今還在這裏，就是為了照顧。

她不放心，當初那個記憶的畫面讓她永遠的記着，即使時間的痕迹，也沒有讓他消失了去，而像是一杯苦澀的酒，隨着時間的沉澱，越來越純。11

# 第五百二十八章 古怪的稱呼

鮑和瑤的故事，在藍光領地中比比皆是，他們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在藍光領地新立的那幾年，這種事情時有發生。

領地中能沒收九成的孩童，自然不是個小數目，且不說江漢珍有多霸道，竟然剝奪父母對孩童的撫養權。

就這些孩童加起來已有百萬人之多，若是放在一個城市中讓人虐待，那要多壯觀。

鮑和瑤的事情並非特例，當時的孩童，哪怕這百萬孩童中的百分之一，全部集中在一起讓人看，那得有多慘絕人寰，再加上那些還沒活下來的，相信沒有人能容忍。

特例雖然少，但地方大了，人多了，特例加在一起也就多了，對此江漢珍已久保持零容忍的態度。

每個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權利，誰也沒有任何理由加以侵害。

即使到了這方世界，江漢珍對生命的尊重，仍然沒有變過。

此時的曦，已經到了中樞之地的門口，有些敬畏的看着用一道結界隔開的中樞之地，發自內心的尊敬，用步行拾階而上，身體端正，不偏不倚。

對於曦來說是幸運的，沒有父母，當初只是一個孩童乞丐，只要撿點垃圾，或者遇到善良人家討要點糧食，就能活下去，並沒有如鮑和瑤那樣的遭受虐待，甚至連命都差點丟了。

對於藍光領地，他是發自內心的尊敬，他們那群人，都之自稱天地的孩子，對於藍光領地的歸屬感，已經到了極致，也逐漸的嶄露頭角，成了藍光領地中的主要力首發

到了門口之後，就輕聲呼喚道：“父尊，曦求見。”

在中樞之地一成不變的江漢珍睜開了眼睛，眼中閃過一陣疑惑，為何會對他這種稱呼。

以前稱他為總指揮的人，後來稱為大人，到現在稱為父尊，讓他覺得奇怪，心道，待會再問問，怎麼稱呼越來越古怪。

神識一掃，就看見曦恭敬的站在門口，滅有絲毫異動，似乎在等待着自己的召見。

對於曦，江漢珍已經很熟悉了，幾乎稱為了新一代領軍人物的其中之一，也為他分擔了許多事情。

當初沒收孩童之事，給藍光領地造成了很大的動蕩，即使強力鎮壓之下，也還有許多不平。

再加上江漢珍做事絲毫不留情面，所有事都保持零容忍態度，這就有了很大的反對聲音。

雖然沒有造成很大的混亂，但也極其容易產生內耗。

直到當初的這些孩童成長起來，逐漸的加入進來，開始嶄露頭角，這些壓力才逐漸散去。

當初反對的那些人，已經被擠了下去，自然，反對的聲音就少了很多，直到越來越多的孩童長大，現在藍光領地的主力大軍已經是這批當初的孩童。

效果自然是好的，當初江漢珍幾乎將領地七成以上的收入都投入到了女媧院中，最好的撫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環境，效果顯而易見。

這批孩童加入之後，領地在短短兩三年的發展，是以前發展的十幾倍還多，就連天道意志，都已經有了更多的威能，甚至能自主的開始凈化世界。

孩童是世界的未來，這句話江漢珍從沒有懷疑過。

就收了功，對着外面說道：“進來吧。”

擋在中樞之地的那一塊結界慢慢的變得薄弱，逐漸的消失，曦整理了一下衣衫，然後跨門而入，走到江漢珍面前，先是一禮，說道：“父尊大人安康。”

江漢珍看着面前的年輕人，搖頭說道：“不用如此古板，我等修行之人，效法自然，為天地之靈，這些俗禮，只能又如枷鎖束縛心頭，我等皆以明心見性，你不做，我也明白。”

曦點頭答應道：“是，父尊，但我也名沒有有意去做，只是內心使然，行自隨之，此為父尊所說的知行合一之道，為心性之綱要之法，屬於自然而為，並非有意而做。”

江漢珍噗嗤一笑，說道：“你倒是會說。”

曦此時的心中還有些竊喜，剛才稱呼‘父尊’並沒有被反對，以後這個稱呼就算是定下了，這個‘父尊’稱呼並非他一人而為，而是當初那百萬孩童一致認可，是發自內心的尊敬。

這次來，送上尊號也是其一，只要不被反對就行。

正當他有些小小的竊喜之時，就聽江漢珍開口問道：“你進門就稱我為‘父尊’，這是何解？”

曦對此早就做好的準備，身形一正，娓娓道來。

“我等皆為被侵犯靈台，穿枷帶鎖之人，被人以自己的意識，強加自身而不得自由，概念植入而自我不明。

還好父尊憐憫，讓我等脫離苦海，重得自由，進入女媧院中撫養，以領地大道侵染，都是您所播撒的種子才得以成活。

我等自稱為藍光世界的孩子，就是深感世界的教育，但這一切沒有您，也不可能實現，犹如陰陽推演，互為太極。

我等有母無父當為不妥，最終內心中早已將您當做父親，只不過您威嚴太甚，我等畏懼。

但不說此事，又心念不暢，如今我等諸多人一致認可，才敢如此尊稱，還請父尊答應。”

說完，神情有些緊張，又有些擔憂，就怕江漢珍不答應。

因為江漢珍對他們從來都是不假辭色，也不會與他們親近，也不會對他們假以辭色。

但只要他們遇到危險的時候，總能在關鍵時刻來解決。

江漢珍之所以這樣，也是考慮到許多，若是有此稱呼，關係就定了，以後這些人犯了錯，他如何還能下得去手。

若說這個稱呼，也是沒錯，修道之人所看的東西，都是以道果為準，這些人若說是他的孩子，也不是不可以。

他們如今進入天門的意識真人，所散發出的道則都是他的大道所延伸出來的，而且這種道則會永久的伴隨下去。

仙道貴生，所求的就是長生久視，若無意外，這些人生命意識存活個千百年不成為題，若能有所成就者，得到永生不死也不是不可能，這種關係就尤為珍貴。

此地是一個集體，如此形態，還真可以如此稱呼他。

江漢珍正在猶豫的時候，就感受到身後的天道意志發出一絲絲的震動，好像在表達着某種意思。

似乎有憐惜這些孩子，或者有請求江漢珍答應，不一而足。

江漢珍神情有些古怪，自己多少年來都孤身一身，以前‘好為人師’，教了很多弟子。

現在弟子是沒了，但多了些孩子，甚至連孩子母親都安排了，竟然就是世界意識。

讓他有些不知道說什麼的好。

感受着天地意志的祈求，最終還是有些古怪的說道：“罷了罷了，既然你們如此認同，暗就如此稱呼吧。”

“多謝父尊，我等定不會辜負。”曦立即躬身感謝，有邪迫不及待，深怕江漢珍會反悔一般。

而江漢珍還是有些自嘲的搖頭道：“昔日周文王百子成為佳話，也讓人驚為天人，我如今有子百萬，不是可以響徹寰宇了？”

曦鬆了一口氣，此時有些輕鬆，就說道：“父尊有天地之德，有聖人威嚴，定能響徹寰宇，威震宇宙。”

江漢珍瞥了瞥嘴，說道：“說的倒是好聽。”

曦乾笑的兩聲，有些不好意思。

而江漢珍卻有些嚴厲的說道：“你們可不要以為我們有如此關係，以後就可以肆意妄為，該做的事還是要做的，若誰出了錯，別妄想我會留情面。”

“是，父尊，我們定不會自持為世界之子，就覺高人一等，胡作非為，父尊所定製的規矩，若我們自己違反，甘願受罰，定不會自持身份而妄想逃脫，若我等犯錯，定會主動去接受懲罰，不敢讓父尊為難。”

江漢珍點了點頭，也不再糾結此事，真要到了那個時候，他能不能下得去手都還難說。

甚至，這百萬孩童若是犯了大錯，有丟了生命的可能，說不定還會想辦法營救出來，甚至會將之送走，也不是不可能。

但也對此事沒有糾結下去，而是看向曦，問道：“你今天來此，不會是只說這一件事吧。”

曦頓時打起了精神，說道：“孩子來此，是另有事情彙報。”

江漢珍點點頭，示意他說下去。

“孩子來此，是為一樁數年前的公案而來，當初父尊身邊有一女子名為藍莓，更是已久，但腦中枷鎖太過強盛，難以解除，最終藍莓私自泄露消息，並放走嚴查之人。”

曦說道這裏，江漢珍才想起當初的藍莓，當初也是跟隨了他一段時間，只不過當時他已經沒了有了‘好為人師’之患，也就懶得用心去教導她，只是用一種交易的方式，傳授一些東西，並沒有去管她是否學習。

學習本就是個人之事，與人無關，自己都不主動，沒有人會去給她買單。

江漢珍點頭說道：“是有這麼回事。”

而曦接着說道：“就在前些日子，母尊大人放開了對世界的隱藏，將藍光領地的一絲欣喜泄露了出去，以配合父尊釣魚之用，就有人捕捉到了外界盛傳的夜郎國的信息，並開始與我們收攏人口之人試着接觸。

我等原本以為按照我藍光領地的方式行事即可，但卻探測母尊大人意志得知，似乎要進入一個大時代，有一種巨大的改變，所以我等不敢貿然行動，該如何行事，還請父尊大人明示。”

江漢珍對此有些恍然大悟的點點頭，心中一動，一切緣由都以明了。

有一種明悟，大局已經開啟了，接下來就看各自的手段了。

天道意志原本將領地的所有信息隱藏，外界肯定不會探查到，就是察覺到某種異常，也會下意識的忽略過去，如今之所以能夠探查到，也是天道意志將所封鎖的信息泄露出去了那麼一絲。

對於此，江漢珍也從天道意志的運算方式中感知了，就是想要用這一絲信息來釣魚，讓魚兒聞着腥味，來此地探險，只要進入這個巨大的漁網之中，就在也逃不出去了。

心中思索片刻，就說道：“此事非你等可以參与，這次去將藍莓的事情，按照我們的方式解決，之後就全部撤回，對於藍光王國不要去理會，接下來的行動轉移到領地中，等待魚兒上鈎即可。”

曦神色一凜，似乎有所猜測，也感覺到事情沒那麼簡單。

若不然天道意志也不會將領地隱藏數年，肯定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對於藍光世界的一些歷史傳聞，也有些了解，似乎想到什麼。

也有些暗惱自己的修為太低，根本幫不上忙，就連作為天道意志的母尊都如此小心翼翼，事情肯定不簡單。

心中卻在發誓，一定要好好修行，也不至於在以後遇到危險之時只能幹看着。

有了如此決定，曦就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是父親大人，孩兒告退。”

江漢珍示意揮了揮手，就見曦的眼神中閃着火光，似乎又堅定了不少。

江漢珍看着暗暗點頭，這樣一來也好，等到此間事了，這些百萬百萬孩童也就能用上了，也能省下許多時間。

《西遊之雷行諸天》無錯章節將持續在小說網更新,站內無任何廣告,還請大家收藏和！

喜歡西遊之雷行諸天請大家收藏：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五百二十九章 意識的烙印

對於江漢珍來說，這方世界的旅程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是一項跟大的計劃的一小部分。

但對於這個世界來說，卻是一次機會，是一次能夠晉陞自己的機會。

當然，也是這個世界生命體的機會，是一個能步入修鍊之途的機會。

這些對於江漢珍來說，還不會有多重視，也不會在心中有多少分量。

其實在江漢珍心中就沒有有分量的東西，在心性修鍊之中，永遠都修鍊的是自己，而不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修鍊別人的人不是沒有，就像藍莓一樣，就想把別人修正的跟自己一樣，不但惹得人厭煩，還將自己的一手好牌給打成了爛牌。

就是江漢珍當初在仙道之時也是一手好牌，也沒往壞里打，只不過心中某些東西的分量重了，即使好牌，贏了，最後這種分量出現，不管你派多好，都被扔進了牌庫之中，相要什麼牌已經不由自己，而是看人家挑着給你給，給對人家有利的牌發給你，連一點選擇的權利都沒有。

自那個時候起，江漢珍心中有分量的東西逐漸的在減少，分量重的也逐漸在減輕，最終達到了一種很輕鬆的狀態。

江漢珍不重視在此界的事情，但此界之人可不會如此。

兩者之間的立場不一樣，對這種機會尤為珍惜，只要有機會就會向上爬，對於個人有利的事情，一般沒有人會拒絕。

曦離開之後，已經有了大致的想法，這次的任務是在藍光王國中的最後一次任務，也是比較重要的一次任務。

自這次，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對於這次任務，他們已經制定了計劃，只不過這種計劃太過匪夷所思，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會在藍光王國中引起巨大的恐慌，若是一個不小心，就會徹底的將藍光領地暴露出去。

釣魚的時候，自然不能讓魚知道這裡有網，或者有魚鈎，是能要了命的東西，若是被知道，只能重心下餌。

若是如此，那以前的所有工作都將前功盡棄。

雖然他不知道江漢珍要掉的魚是哪一條，是什麼樣的，有多少價值。

但告訴他們不是他們所能參与的，就知道這條魚肯定不簡單，要不然也不會在如此多年來一直都是小心謹慎的。

他可不想因為他自己的原因，讓魚給跑了，這樣他非得愧疚到自裁不可。

最終決定價格原本的計劃砍掉一半，再簡化一些，能做多少算多少。

蘇莉和藍莓已經與藍光護衛軍有了初步的接觸，並且表示自己願意回去，還能帶走領地的所有人。

對於人口的需求好像永遠不夠的藍光領地來說，這無疑是一塊巨大的蛋糕，蘇莉領地之中的人，少說也有六七百萬，如果將這些全部帶回藍光領地，就這一次，就是以往人說的一半還要多，可以說是大功一件。

有這些人加入，藍光領地的發展勢頭又會快上很多。

原本的計劃，準備用三個月時間，將蘇莉領地的人全部搬走，但到了現在，不想打草驚蛇，就要快一點。

最終思索片刻，就準備十天的時間，能帶走多少人就帶走多少人，至於別的，不強求。

心中有了主意，就去任務司發布了一個輔助任務，一個酬薪很高的任務，就立即離開天宮，向本體而去，準備立即對此任務進行執行。

但在他走後，許多人都炸了過，任務門檻很低，只要能進入天門中的都能接取，而且不限人數，但要求很高，必須在三個時辰到達指定地點報到，似乎有些倉促。

但這種無門檻的任務很少見到，而且報酬也很豐厚，很快的，就有人將自己的精神痕迹留在了任務的時間均衡之上，就轉身朝着天門跑去，很快的跳下天門，想自己的身體飛去。

時間緊迫，他們要在三個時辰抵達，不得不抓緊。

這個所謂的時間均衡，是一種時間法則所煉製，屬於計量時間的一眾東西。

自任務開始，時間均衡就會附在上面，等到結束，就會停止，現在所出現的就是接任務的時間，是什麼時間，以後都可以查看，根本沒法作弊。

或者能作弊的也只有大羅金仙，當然，大羅金仙不可能無聊到來這裏作弊的。

而此時的任務司門前，瑤和鮑也在其中，這次瑤的臉上漏出一絲喜色，終於看了一個鮑能夠接取的任務。

只要他參与了，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些功德氣運之類的，只要有這些，就能彌補他當初的損傷。

對於這些，外人很難保住，或者說是想要幫助，需要付出十倍或者百倍的力量才可以。

因為這些都是自我靈台心性上的東西，想要幫助也無路可走。

就像一個人不可能代替另一個人活下去一樣，也不可能頂替某個人的罪孽是一個道理。

在大道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生命。

即使相似，也不會處在同一個位置，誰的已久是誰的，所有的因果絲線都會經過一種絕對計算的得出的，別人能做的，最多又是看看，鼓勵一下，或者在他改變因果絲線的時候，幫助一下。

就這個幫助，也不可能太大，別人的密碼鎖，你再怎麼幫助都不一定能打開，只有他自己想起來，才有打開的希望。

瑤之所以欣喜，就是找到了讓鮑來提升自己的事情，不足意識上的創傷，只能靠自己。

只要有這次事情，鮑若做了，就能有所長進。

就拉着身邊的鮑說道：“還不快將你的意識烙印在上面，這個我教過你的。”

“哦哦。我這就去做。”鮑傻愣愣的點點頭，就開始將自己的意識探如任務，到哪做了半天，都沒有將自己的意識烙印上去。

讓身邊的瑤有些緊張，但不敢打擾，使勁的捏着鮑的手，希望能給他一些力量。

鮑內心也有愧疚，感受着手上的力道，有些懊惱，但不管怎麼樣，都無法將自己的意識留在世間之痕上，變得越來越焦急，似乎要哭了出來。

而此時，正在中樞之地打坐的江漢珍似乎感受到了自身世間法則的異動，準確的是異常，心有所感，頓時查看了起來。

就看見任務司的一段時間之痕上，有一道意識，怎麼也不能將自己的印記留在上面。

江漢珍覺得有些奇怪，就查看了過去，發現是一個從死人身體中凝聚出來的活人意識。

而這個少年他也聽過，就是被人從垃圾堆里翻出來已經命懸一線的孩子，一個叫鮑的少年。

心中有些嘆息，對於當初領地的那個時代，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按照這少年的命格，算是已經死了，如今命還在自己身上，就是因為在藍光領地中這種強大的地方，也是因為別人的照顧，才將此鎮壓了下來。

但這少年也毅力十足，竟然憑藉陰人之身，修鍊出了活人的意識體，還修鍊到了進入天門的地步。

這無疑是下了很大的苦工才行，若是沒有一點毅力，根本不可能走入修鍊之路。

魂魄都不全，竟然能做到這一地步，讓江漢珍神色微動。

如此毅力，若是能恢復，未來的成就肯定不低，只要能讓其補足命格，成為一個完整的命格，不管多低，都能很快的提升。

但目前這一關卻很難過去，也是他唯一的機會，以後天門中的任務，肯定越來越難，要求越來越高，剛進入天門的修為，也難以接到任務。

有任務就以為有機會，若連任務都解不了，說不定連個機會都沒有。

江漢珍嘆息一聲，說道：“罷了罷了，就給你這次機會。”

說著，將曦所發出的那個任務的時間均衡調低了十倍，並將之定了下來，果然，在鮑一次一次的烙印之下，這此終於成功了，將他自己的意識烙印在了上面，讓鮑有些激動的。

江漢珍有將時間均衡調整回原來的樣子，不再理會。

鮑做成了此事，收回了意識，轉身對着身邊的瑤說道：“瑤，我成功了，我終於將意識烙印在時間均衡上了。”

原本都不抱希望的瑤，頓時有些難以置信，就說道：“我看看去。”

接着就將自己的意識探如人物之中，找到了時間均衡，也從上面找到了鮑的痕迹。

但讓她奇怪的是鮑的意識痕迹為何如此弱，而且十分淺薄，而且十分微弱，再看看別人的，都是犹如形成一般的耀眼。

瑤想了半天都沒想出個所以然來，但將這件事暗暗的記了下來，等以後再找答案。

就趕緊將自己的也烙印在了上面，一顆很亮的犹如繁星一樣的星辰，照亮了周圍的區域，而鮑的恰好在這個範圍之內，被照得亮了一些，看上去也沒剛才那樣顯眼了。

瑤才放心下來，退出了神識，拉着鮑就往外跑，說道：“我們先去女媧院準備點東西，就立即去集合。”

“好。”鮑重重的點了點頭，對於瑤，他很信任，自己不懂，但只要聽瑤的准沒錯。

但也有些喜悅，總算將自己的意識烙印在了時間均衡上，總算能夠有所進步了，也能為領地做點貢獻了，不管如何，都是值得開心的一件事。

其實他心裏也有個疑惑，自己的烙印為何連光都沒有，別人的卻很亮。

最紅還是覺得自己身體魂魄不全的緣故，決定一定要補充自己的不足，不能再如此弱下去。

# 第五百三十章 歷史的見證

這次的任務，屬於大型任務，依靠原本的轉本輸送人口的成員，已經很難完成，所以才不得的依靠任務的方式。

借取任務的模式原本是對各個部門人手不足的一個補充措施，只要那地方缺少人，就可以在任務司發出任務，審核之後，就可以讓人來接取。

一些平凡調動的人也就有了一個憑藉自己意願可以去的地方，也方便了許多人。

到了後來隨着藍光領地的制度完善，但還是有一些人喜歡四處奔波的去做事，以來可以改換心情，二來也不至於太枯燥，變得自由了很多。

所以，道了最後，江漢珍也就將任務司保留了下來，而且制定了內部的制度，自身的等級，與各地的官員都有相似之處，若是有意要去某個地方發展，過去就可以不從頭開始。

也正是因為如此，原本規矩森嚴的藍光領地，變得活躍了不少，而這個任務司，幾乎成了年輕人的第一選擇。

在這種自由的支配下，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對領地內所有的一切都熟悉，只要歷練上幾年，有了一定的等級，若是哪個地方缺少人手，就可以直接安排過去一個，並不會出現缺了誰世界就不轉的事情。

可以說，這個任務司中的年輕人，是整個領地之中的人才儲備之庫。

從這裏面出來的人，不但可以知之為螺絲釘，而且能成為萬能的螺絲釘，可以隨意的變化大小，可以放在任何一個位置，甚至能變化成任何一種形態，就是缺個螺絲帽，將他們放過去也就變成了螺絲帽。

當然，這裏也成了江漢珍最看重的地方，也是整個世界的生力軍所在之地。

要說以前，或許還有人能夠敢試探的他的意思，甚至還會拖延一二，雖然這些人都受了懲罰，到怎麼都會給藍光領地來帶一些影響。

但到了這個時候，即使將所有的部門人都給換了，也不會對這個體系的運轉產生任何影響，哪怕是一絲一毫。

在三個時辰之後，所有人都陸續的集合到了星辰山脈之下，鮑和瑤也在其中，兩人對此都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期盼。

對於鮑來說，一切的都是新鮮的，任務司的任務他還是第一接到。

以前不是沒有想要接取，但每次都以失敗告終，都會一遍一遍的將自己的意識烙印在時間均衡上面，但就是不能成功，甚至到了最後任務時間過去了，都不見絲毫成效。

這次是他第一次烙印成功，心中對此充滿了期盼。

只要在此事上出了大力氣，努力了，就會有功德氣運降下，傳說中功德之中神秘的物質，就是可以修補身體殘缺的，只要耗費一些，就是一副白骨，都能生出血肉來，堪稱神奇。

他所受的傷是小時候留下的，在整個藍光領地的醫療之下，都沒有多少辦法，只能緩解，大部分還是要靠他自己。

只有自己的功德，才能修復些許。

而功德之事，都掛在任務司中。

父尊似乎對任務司的這些人特別偏愛，有什麼功德之事，都會優先考慮到任務司，而任務司九成九的都是他們這些新一代的年輕人。

想到父尊，鮑的心裏一暖，他之所以能活到今日，也是享受了父尊當時制定的重視孩童的制度，若不是這個規矩，他也不可能活下來，最終還是會死在垃圾堆里。

自此，鮑子在心中發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成就，為整個領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也不讓自己的妹妹瑤失望。

而此時的瑤，也有些歡悅，恢復了本來還是一名少女的活潑。

一路上十分喜悅的跟鮑分享着她所知道的一切愉快的事情，似乎要以此來感染鮑，讓鮑也一起高興起來。

雖然鮑不知道自己的妹妹說道這些愉快的事情笑點在哪裡，他似乎看不出任何有快樂的地方，甚至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理，但還是配合著妹妹咧嘴笑着。

當瑤問起鮑，你笑什麼的時候。

鮑回答道，‘我看你在笑，我也就開心了。’

惹得瑤一陣白眼，說鮑是木頭人。

在兩人的愉悅之間，伴隨着數道玄光飛過，一群年輕的身影凌空站立在虛空之中，氣勢犹如星光一般的摧殘。

而曦，就站在最前面，掃視了一眼眾人，直接說道：“感謝大家能來參加這次任務，我在這裏感謝大家了。”

隨着下面一陣歡呼之後，曦又說道：“這次的任務，非常重要，就連父尊也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時間只有十天，到了時間，必須回來，還有，任務的一切詳細要求，都已經在你們的接任務的之後的意識烙印之中，我已經傳輸了過去，現在已經解除了禁令，大家可以觀看與一下，去了之後，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都在裏面寫的清清楚楚。”

接着，曦有說道：“這次任務我想父尊保證過，若是誰出了問題，我絕不饒恕，就是我，也要接受懲罰，希望大家不要大意。”

眾人頓時心中一陣凜然，知道這件事不小了。

只要牽扯到江漢珍出面的事情，都不是小事，但相應的，也會有很豐厚的收入。

而曦說道這裏，在下面的瑤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總感覺自己這裡會出問題。

但仔細的看了一下所有的要求，都覺得沒有問題，於是，將目光投向了身邊有些傻愣愣的鮑，總是有些擔心鮑。

而此時的鮑，一遍又一遍的看着傳輸在自己印記上的模糊不清的要求與規矩，一遍一遍的記着，看的是饅頭大汗，但還是很努力的樣子。

讓瑤看的一陣心疼，也不忍心說什麼，但還是將這件事放在了心上，等出去之後，一定要看好鮑，絕對不讓他出什麼錯誤。

這次的機會難得，若是錯過了，說不定以後的機會就渺茫了。

就在眾人讀取完畢的時候，在半空中停立的曦大手一揮，說出一句‘出發’。

然後一馬當先的向星辰山脈飛去，而後面的所有人都迅速的找到了自己的隊伍，或者幾十人，或者幾個人，還有上百人的，當然，也有獨行俠的，紛紛向星辰山脈而去。

有飛行的，有地上跑的，也有乘坐一種奇特的工具的，總之看上去五花八門。

若是讓不知道的人看見這幅景象，就會覺得很奇怪，甚至會想。

“山上明明有路，這群人為何不走路，偏偏要滿山亂跑呢，怕不是有什麼疾病吧。”

果然，在山上有一條一丈多寬的山路蜿蜒着，路面雖然都是在山上，但卻十分平整，可見當初修路的時候，也費了很多心思。

而這條路，就是當初江漢珍下令開拓的哪一條山道，原本只是一條能走一個人的山道，後來拓寬了許多次，就成了如今這樣。

藍光王國的人進入領地，都是從這條路上來的。

沿途還有許多站點，崗哨，補給站等設施，可以說是一條專門為了收攏人口而建造的。

過去的人也不是沒人走這條路，鮑和瑤就準備走這條路，考慮到鮑是第一次走這條路，也是第一次出任務。

瑤為了讓鮑熟悉這裏，就準備選這條路，從懷中取出一個閃爍着電光的圓球，扔到地上，圓球瞬間變大，直徑一丈有餘。

瑤控制着圓球，漏出一道門戶，略先跳了進去，對着外面的鮑喊道：“上車，我們走大路，也好讓你看看這路怎麼走，還有些路上要知道的東西。”

“哦哦，好的。”鮑下意識的點點頭，就跟隨者瑤也跳進了這個所謂的車中。

看着鮑一臉好奇的樣子，就解釋道：“這個叫雷霆電光車，是父尊看當時藍光護衛軍們辦事路途遙遠，做出來讓人趕路用的，時速九百里，現在來說已經有些慢了，但在當時可是身份的象徵，是安普大哥聽說你要出任務了，特意借給我們的。”

說起安普，鮑肅然起敬，因為這個安普，當時就是被調到查理本手下，當年孩童之事，就是他主持的，而鮑，也是在他要堅持“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的意見中，從垃圾堆里將鮑給翻出來的。

這沒多年，也頗受這位的照顧，可以說是鮑的救命恩人也不足為過。

而這位安普，當時也是年輕人，接受新東西比較快，現在是少壯派的領軍人物，如今地位也不低，甚至已經超過了他當初的老上司查理本。

在鮑的驚嘆之下，瑤啟動了雷霆電光車，一陣電光閃過，雷霆電磁車迅速的轉動了起來，有福一道電光一般的向著山道滾去，而內部空間中，沒有感受到絲毫的顛簸，讓鮑看的連連稱奇。

這個雷霆電光車構造簡單，就是兩個圓球一內一外，通過內部的電磁計算，讓雷電之力互相作用，形成一個穩定，但不束縛的空間，轉動的原理也只是雷電的正負極，相當簡單。

最中間只有一個控制方向的羅盤，控制的方法是用心來控制，而不是任何操作按鈕。

對於當時的藍光領地來說，也只能製造出這樣的東西，有些地方還需要江漢珍來動手。

在當時，精神力修鍊法門還沒有完全普及，也只有修鍊之人，也就是當時的高層能用上，配發的時候也配發給這些人。

在當時，能用雷霆電光車的人，也的確是高層，也被人看成一種身份的象徵。

但在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這個東西的價值不但沒有減少，還成了一種非常受歡迎的古董。

因為是有些地方是江漢珍親自出手的，而江漢珍在他們心裏有着很不一般的地位，這種車，就顯得十分珍貴了，就是年輕一代的人，只要有能力，無不想辦法弄這樣一個圓球。

而此時，的確有許多人對山上上跑的這個圓球頻頻側目，甚至有些眼饞，或者是羡慕。

甚至有人大罵開車的人暴遣天物了，竟然捨得將如此貴重的車放在地上跑，若是他們自己，肯定不會如此，放在家裡每天擦一遍，感受當初父尊帶領人們開拓世界的歷史痕迹不好嗎，偏偏如此。

就連已經飛到了山頂的曦要好像察覺了這個動靜，看了一眼，也摸向自己的懷中，一顆圓球狀的東西。

猶豫着是不是要放出來遛一會，但最終還是沒捨得，又放進了懷裡。

對這種歷史見證之物，似乎已經超越了它的原本的價值，變成了一個時代的標籤，似乎有一種特殊的痕迹存在其中。

# 第五百三十一章 焦急的等待

山的另一邊，蘇莉帶着藍莓，以及自己的親衛，就是一個個提着巨大斧頭身體強壯的傢伙，若是有藍光領地的人在，肯定認識，這不就是當初藍光領地中威名赫赫的重斧手嗎。

只不過如今藍光領地的重斧手，隨着領地的發展，早已被淘汰了，但當初的威名，還是沒有散去。

兩人一大早，就帶着人在翹首以盼的等待着，已經接近午時，但沒有絲毫的不耐煩。

自前幾日，派遣大軍在這段區域中拉網式的搜查，終於搜查出一個不符合藍光王國建築風格的房屋出來。

這種房屋是巨石砌成，建築風格渾厚而高大，滄溟而空寂，似乎蘊含着某種不為人知的道理在其中，讓然一看，就能感受到一種天道運轉的壯闊。

蘇莉當即就覺得這就是要找的東西，立即讓領地中最有學問的人來研究，看看這是做什麼的。

最後這些有有學問的人斷定出，這是史前文明所殘留的東西，應該是祭祀用的神廟，又是一個不同於夜郎國的未解之謎，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還一個勁的興緻勃勃的研究，想了解這個所謂‘史前文明’的一些事情。

蘇莉聽得一個勁的翻白眼，但也沒說什麼，只要不是藍光萬國的建築就成，加上她得知的消息，也足夠斷定這就是夜郎國建造的，至於做什麼的，如此宏偉的建築，肯定有其作用。

至於他手下那幫比較有學問的人所說的祭祀用的神廟什麼的東西，她對此可是嗤之以鼻。

雖然她對當時的藍光護衛軍知之甚少，大多都是從藍莓口中得知，綜合這些信息，也知道藍光護衛軍並不會去信仰任何東西，所相信的都是自己，就想她得自藍莓手中的那兩幅星辰冥想圖一樣。

這種圖的修鍊方式，就是要修鍊自己，將自己的心思找到，然後放在靈台之中，再通過觀想，才能修鍊出個所以然來。

此種修行方式首先是自己，並非別人，若是將自己的精神意志等一切交出去，去信仰別人，或者遺失在外界，或者自身枷鎖過多，那一輩子都休想修鍊出個所以然來。

最終以失敗告終，還會說出這幅圖是偽造的話出來。

就像她身邊的藍莓，憑藉著自己的先天優勢一口氣修鍊成了兩幅圖，但自那時候，就沒有了任何寸進。

修鍊本來是越修鍊越強的事情，但若沒有進步，那就是自身出了問題。

在她看來，藍莓之所以沒有絲毫進步，就是因為她的三觀意識違背常理的緣故，所有的想法以及認識，都與平衡相差很遠，就是與所謂的大道偏離的太多了。

能修成前兩幅圖，也是憑藉自身氣運堆積出來的，氣運用完了，想要修鍊，就變得有些不可能了。

但她對藍莓的一年多的軟禁，卻發現藍莓的修為有了那麼一絲進步，對此，蘇莉歸結為藍莓對自己有所修正，才會如此。

蘇莉雖然也有些期盼，但更多的還是平靜，如今她的心性，已經有了一定的火候，看問題的時候就冷靜了許多。

而身邊的藍莓就不行了，出現一種慌張，或者焦急，總之十分複雜。

對於藍光護衛軍的到來，還是有些害怕，當年的事情，到現在她也不知道是對是錯，但就是害怕，但她知道有可能會翻舊賬的。

越想越是害怕，就拉着身邊的蘇莉說道：“要不我們想走吧，等我回去休息一下我們再過來。”

蘇莉白了一眼藍莓，說道：“今天就是他們要來的時間，具體時間沒有說，我們只能等着，回去休息，萬一錯過了怎麼辦，機會就這麼一次。”

藍莓也知道這個情況，但就心慌的厲害，就可憐兮兮的說道：“但是我害怕。”

蘇莉一把扶住額頭，說道：“天吶，你怎麼還在糾結這件事，都是陳年舊事了，你難道沒看明白嗎？

懲罰你不是目的，讓你改造才是目的。”

藍莓被說道臉上陰晴不定，似乎有些猶豫，但最後還是弱弱的說道：“可是，我怕···”

蘇莉看着藍莓，此時有一種想衝上去將她掐死的衝動，咬牙切齒道：“看你那個可憐樣，我真服了你了。”

說的藍莓一陣委屈，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就差兩滴眼淚了。

蘇莉看的一陣不忍，又有其他的因素，最終還是犹如泄了氣一般的無奈說道：“好了好了，如果你受罰，我陪你一起受罰就是了，別再給我整出這幅被人拋棄的小媳婦的樣子，難看死了。”

蘇莉用嫌棄的眼神看了看了一眼藍莓，就轉過頭去，對於藍莓，她的內心十分負責，想要帶着，明顯是個拖累，能將自己拖垮的拖累。

但要扔了，又有些擔心，害怕在外面受欺負。

當然，也有想要利用藍莓在藍光領地中以前的地位，也是因為藍莓她才有這次機會。

總之，十分複雜。

而藍莓被如此一罵，就真的像一個被從外面撿回來的小媳婦一樣，一臉羞澀又順從的站在蘇莉身邊，帶着絲絲的竊喜，等待着蘇莉的宣判。

就在這種氣氛之中，不遠處的灰色霧氣從左右分開，接着就在眾人的驚嘆之中，湧現出一連串的身影从里面飛了出來，帶頭的依舊是曦，一個閃爍，落到了蘇莉與藍莓的身前。

對着兩人禮貌的說道：“曦見過兩位領主，沒想到兩位領旨已經在這等待了，曦來遲了，深表歉意。”

蘇莉立即有些緊張的說道：“無事無事，這是我們的機會，我等在此恭候大駕光臨，歡迎還來不及呢。”

對於藍光領地的人的出場方式，着實嚇了她一跳，原本見面，只是發現跑的快，如今這次，卻還發現還會飛。

但也知道這不是關鍵，藍光領地越厲害，就讓她越是激動，只要加入，她以後也能做到這樣。

心性不差的她，很快的就恢復了平靜，但周圍的一群提着大斧頭的親衛，早就連身體都站不穩了，將頭低的很低，似乎就要彎下腰了。

若不是知道自己還是士兵，必須聽命行事，說不定就會匍匐在地上。

如此出場的方式，他們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將他們震懾的不輕，現在之所以還算站着，也是因為作為一個軍人的意志維持着。

蘇莉對於這群親衛的培養，都是模仿藍莓口中的藍光護衛軍而得來的，都是意志強悍之輩。

而此時的曦，看着這群士兵，暗暗點頭，這群士兵雖然差了些，也讓他從這些人身上發現了當初藍光護衛軍的氣質。

當初在垃圾堆里撿食的他，就是被帶着這樣一種氣質的人從一間殘破的四面都露風的小屋中里撿回來的，帶回了女媧院中撫養，給了好的生活，好的教育，一個好的環境。

對於這種氣質的老一輩人，他都有着好感，雖然在平時都要跟當初的老一輩人爭的不相上下，但都會為老一輩安排好一個還能安心修行的好去處，以便於不會被拉的太遠，以後還能跟上來。

想到這裏，又感受了一下懷裡的雷霆電光車，心中肉柔軟的地方似乎被觸動了一下。

這個雷霆電光車的來歷，就是當初帶他回來的那個人的，那個人當初可是一名威懾一般的存在，也是一個高層，可是後來被他給擠了下去。

不但沒有生他的氣，還看好他的成績，很是欣慰，將自己最心愛的雷霆電光車送給了他，讓他帶着這股當初的信念，繼續為藍光領地奮鬥，為藍光世界奮鬥。

而這個人，就是當初大名鼎鼎的重斧手頭領伍萊。

看着蘇莉與藍莓的親衛，讓曦心生好感，就連面色都緩和了不少。

就笑着說道：“你們的事情我已經彙報父尊大人，父尊大人也知道了，我這此來就是帶兩位回藍光領地的，不過兩位原本也是領地中人，並且有些以前的事情還沒弄清楚，不知道兩位可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當然準備好了。”蘇莉立即開口，“我們以前是犯了一些錯誤，我們都已經做好了接受懲罰的準備。”

說著還使勁的掐了一把身邊的藍莓，藍莓疼的差點叫出來，但在疼痛之下，腦子也清醒了，也學着蘇莉說道：“我們願意接受懲罰，為自己的犯下的錯誤負責。”

曦點了點頭，對於此事他毫不意外，至於答應不但應，他也不在意，若思不答應，不理會就是，還省的麻煩，若是配合了，壓就這十天時間。

就說道：“那好吧，還請蘇莉大人交出信令等物，以便於我們在領地中方便行事。”

蘇莉聞言，立即對身後的一名親衛示意，親衛立即送上一個小箱子，蘇莉接過箱子，然後打開，放到曦能看見的位置，遞了過去，說道：“這是我的領主令牌，和做好的信令，你們想要做什麼事，自己寫上去就行，印章也在其中。

還有就是調動領地軍隊的虎符也在裏面，若有需要，可以調動領地的任何軍隊，我都做好的標籤。”

曦眼中閃過一絲驚奇，沒想到蘇莉的魄力如此之大，說捨棄就能捨棄。

要知道那些沒有修行過的普通人，對權利以及財產看的比命還重要，怎麼可能說捨棄就捨棄的。

曦對這名女子也有些佩服，根據卷宗記載，這位當初也是從藍光領地中出去的，也就釋然了。

對於蘇莉對事情考慮的如此詳細，也讓他覺得事情好像簡單了許多，當然，也看出來蘇莉對這裏早就不想多待了，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去藍光領地。

就對蘇莉說道：“多謝蘇莉領主，我這就派人送你們過去。”

“麻煩了。”蘇莉立即說道，心中也鬆了一口氣。

對於藍光領地早已嚮往已久，如今得償所願，算是完成額一樁心愿。

# 第五百三十二章 回歸的征途

當即，曦就立即下令，讓一隊人送蘇莉與藍莓，還有他們手下的這支重斧隊伍去藍光領地。

立即又一隊人出來，迅速的展開行動，因為有組織，有紀律，所以簡單了很多，只要蘇莉一聲令下，訓練有素的重斧手們就跟隨者藍光領地的人向著灰霧走去。

到了邊緣，灰霧左右分開，漏出一條平整光滑的道路出來，沿着形成山脈蜿蜒而上，讓人一看，就覺得很震撼。

蘇莉頓時有些激動，暗道自己選擇的果然是對的。

掌權已久，也知道一些大工程的難度，就像在整個山上都建立一條如此平整的道路，就是將她所管理的領地全搭進去，都不一定建成，能完成的，似乎只有藍光護衛軍這等神仙一般的人物吧。

蘇莉的心中震撼，也更加堅定了自己所選擇的道路。

但身邊的藍莓，卻有些猶豫，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等到要離開了，在路過正在通道口相送他們的曦的身邊時，忽然開口問道：“請問我回去是否能見到總指揮大人？”

曦明顯的愣了一下，這個稱呼已經很久沒有用了，都是用尊號稱呼，似乎這個職位已經不足以表達敬仰，就有人用尊號來稱呼江漢珍。

比如藍光天尊，大尊，等一些稱呼。

就如現在，他們稱呼的父尊一樣，但很快的就反應了過來，就笑着說道：“你說的是父尊吧，見父尊很容易也很難，如今府尊已經不怎麼出面，一直以來都是專心的修鍊，沒有大事，也不會出現的。”

看着藍莓一臉的失望，曦就說道：“要見也不是不可以，若是你能達到我如今的位置，或者比我現在的位置還高，就能見到父尊了。”

藍莓似乎有些希望的光芒閃爍在眼帘，但曦還是好心的提醒道：“不過你要快點，現在領地內日新月異，發展的很快，你若是速度慢了，說不定永遠達不到一定的地位。”

曦說著，又似乎是有些自嘲的自信說道：“就算是我，也指不定哪天被淘汰了，我可見識國現在剛成年的這一批新人，勢頭都很猛的。”

藍莓對曦的話只聽懂了一半，至於什麼發展很快，或淘汰什麼的，都不是太懂，但還是將曦的話記在了心裏，對着曦感激的說道：“多謝你為我解惑。”

曦展顏一笑，說道：“自己會的交給別人，這本就是我們領地的傳下來的一個方式，這是我的責任，當然，剛好我也知道。”

藍莓沒有多說什麼，但還是感激的對曦點了點頭，就被身邊的蘇莉拉了回來。

蘇莉看着一副心事重重的藍莓，就問道：“你怎麼問這種話題呢，我們去了首要問題是先安穩下來，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後再繼續努力，而不是去了想着直接去見領地中地位最高的人。”

藍莓有些後悔，也有些複雜，小聲的說道：“我知道，我如今的地位已經與他相差甚遠，只不過我想問問而已，有些不甘心罷了。”

讓蘇莉聽得又是一陣白眼，對於藍莓的不甘心，她如何不知道。

想當初，藍莓在藍光護衛軍中，幾乎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犹如公主一般得地位。

如今這次回來，不但是以一個改過自新的翻了錯誤之人的身份來的，不但地位沒了，便利沒了，就連最基本的權利也沒了，心裏難免會造成落差，難以接受也是應有之理。

就勸說著說道：“先不要想了，我知道你難過，難過了就要努力，去了之後接受安排，等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一起努力，遲早有一天能達到曦的位置，到那個時候自然就能見到了，小不要想這些，我們想上山。”

藍莓心裏清楚，但也糊塗，不知道自己想問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在不甘心什麼，是對是錯她真的沒有辦法判斷了。

最終任由蘇莉拉着穿過迷霧散開之後的那個通道，踏上了蜿蜒在星辰山脈上，犹如一條巨蛇一般的山路上。

隨着他們這群人的主見走遠，散開的迷霧也逐漸閉合，眼前的景象，額全部消失，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

接下來，曦就立即安排了任務，各自領取了虎符，寫好的信令文書，由各自組成的隊伍帶着，撒向了整個蘇莉領地。

按照蘇莉的交換條件，可以將領地的所有一切都歸附藍光領地。

也可以說，從那一刻開始，這裏就屬於藍光領地了，只不過曦看不上這個地方，看上得只是這個地方的人，根據預算，也有七百萬人之多，有這些人，加入領地，就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藍光領地中什麼都不缺，就是缺人，對人數的要求，好像從來都不夠用一樣，只要帶來一批人，都會被各個部門以很快的速度分走，甚至還有部門專門等到他們新人戶籍司堵門的，犹如聞着腥味的貓一樣，就你等着帶來的小魚乾。

作為新人戶籍司的總長曦，感覺壓力很大，對人口的收攏，已經可以說是竭盡全力了，每次都能有少則幾千，多則幾萬的人口帶回去，但還是滿足不了那些開拓者們擴張的步伐，似乎是一個永遠都填不滿的口子一般。

而這次，一下子有好幾百萬人，心道，這次肯定能支持一段時間吧，等到這次完成，新人戶籍司也就會減員，甚至縮小編製，他已經有了戶那個地方的想法。

想要去開拓之地看看，去那裡做一個開拓者，也想去看看當初將他帶回來的伍德，這幾年越來越難見到伍德，心中有些想念。

不知不覺就走到了在外修建的一座崗哨旁邊，也就是被蘇莉帶來的學問者認為是史前文明神廟的地方，說是在這裏舉行祭祀。

但在藍光領地之中，就是一個崗哨，是專門負責周圍安全，保證秘密的地方，只不過隨着藍光領地中修鍊文明的進步，這個似乎已經用不上了，成了歷史的遺迹。

···

隨着曦的一聲令下，各自的單位都領取了自己的任務，就是將這裏的人帶到藍光領地中去，而且是全數，最好是一個不留的全部帶走。

當然，是那些不願意的，或者不遵從命令的，還有阻礙的除外。

曦的原則是‘不拋棄一個人’，在這種原則之下，所有的隊伍都向著蘇莉領地而去，已經有了自己的目標。

而鮑和瑤，也有了一項簡單的任務，就是在一個名為蘆葦鎮的地方，將所有的人都帶走。

對此，瑤自然是沒問題，藍光領地對教育，極為重視，但不會束縛思想，講求一個人人如龍，人人都能隨意變化，就是在藍光領地中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起到作用。

當然，也是江漢珍研究此界的六芒星運算之法，又有了新的感悟，對以前仙道人族之中的二進制八方位運算之法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層。

以前是融會貫通，現在基本上可以稱為宗師了，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還能演變出自己的新的東西，有了自己的感悟，通過自己所學，將自己的感悟寫了出來，取名為《心性易》，是在《周易》，《歸藏》《連山》以及在陽神世界的《人龍易》的基礎上做出來的。

是一本專門用於修鍊自己心性的變化之道，與這幾本風格不一樣，但核心所貫穿的東西大同小異，都是一以貫之。

只不過還處於只有六十四個綱領的階段，其餘的還在完善之中。

對於正確的，就當成了普及課程傳了出去，以供藍光領地的孩童們學習。

目的就是讓每個人都能找到自我，強大自我，感悟天地法則，與天同體，與道同行，效法自然，以此來對自己進行修正，最終達到能夠適應任何環境，融入任何道理，與天地同體，與日月同德的境界。

最終如《人龍易》一般，每個人都與世界息息相關，在自己的一道，都是氣運之子的程度。

效果顯而易見，這群成長起來的少年，就是效果，不管是扔到什麼地方，都能有作用，並很快的站穩自己，發展自己，能夠有隨心所欲的效果。

在這種環境培養出來的新人，對人心知之甚詳，對於管理可以說是無師自通，若是所學稍有建樹，管理一座城池不再話下，若是能將之學在身上，管理一個王國也不再話下。

一個城鎮，對於現在的瑤來說似乎有些大財小用了，瑤自然不擔心，但這可愁壞了跟在瑤身邊的鮑。

對於鮑來說，原本神魂受損，魂魄不全，就是觀想形成圖都是用死記硬背得來的，更不要術要隨時處於變化之中，又在變化之中有恆定的《心性易》了。

雖然對此已經做到了死記硬背，但也只能做到這個程度，其中的變化，對於他來說，還真有些難為他了。

不得關竅，越變越混亂，半通半不通的，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個人他對付起來都感覺到費勁，何況是一個鎮的人，心中逐漸變得焦急起來，不知不覺中，被緊張的滿頭大汗。

# 第五百三十三章 心易的緣由

瑤似乎有所察覺，就抓住鮑的手，說道：“這次是你第一次執行任務，緊張也在所難免，等會你跟我學着點，看我是怎麼做事的，只要你多看，肯定能看出一點名堂來。”

瑤如此說著，但心裏也明白，這種對事情的感悟，只能靠自己領會，別人根本幫不上忙。

此時的鮑，只能做點簡單的事，複雜的以他那個腦子根本轉不過來。

但簡單的事似乎不足以讓他恢復身體的創傷，但複雜的事，都需要門檻的。

比如他們這些人，想要加入一個固定的部門，都需要有過一次經驗，或者執行過任務，才能順利的過度，到時候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位置，能夠賺取功德氣運的位置。

像鮑這樣的，沒有什麼位置，去了也不一定能夠有什麼機會，最簡單最苦的修大地，似乎比較適合鮑，但也需要一定的門檻的。

他們這一批人，去都是從小隊長開始的，若是鮑這樣，去了只能是最底層。

瑤最終搖了搖頭，覺得還是自己對鮑的期盼太高了，希望他厲害一點，但看他現在緊張的樣子，就有一種無力感。

他們這批人心性之道都不差，心性好的人，似乎沒有什麼緊張，害怕之類的情緒出現過，從來沒有。

這些都是出現在普通人中心性還沒成長完善的人身上的，只要心裏素質稍微好一些的，都不會出現這類事情。

出現在鮑的身上，雖然反常，但也讓她知道了鮑所受的傷是在是太重了，重到如此多年都束手無策的地步。

總覺得是因為自己，鮑才受傷的，雖然鮑從沒有怪過她，但她就是這樣想的。

不過現在瑤放鬆了許多，心道，‘就這一次，只要這一次，將事情做好，讓鮑也出點力，能為藍光領地中做出貢獻，就能有一次資歷，就送他去修大地。

而且，只要對領地做出貢獻，都會有天地最本源的稱為功德之氣的物質降下，不管貢獻多少，都會有，有了這點功德，就能讓鮑有一點恢復，然後去修大地再由她來輔助，肯定能夠徹底的恢復。’

瑤如此的想着，還一邊按着正在自責拖了後腿的鮑。

“放心吧，沒事的，去了之後，我讓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只要你按照我說的做了就成，剩下的都交給我，你不用管，不要多想了。”

鮑點了點頭，想要出點力氣，但他的心神的確不爭氣，殘缺的厲害，他對於藍光領地的歸屬感不必別人弱，甚至更強。

幾乎將藍光領地當成了自己的家，當成了自己的生命一般，成了心中的一個信仰。

加入藍光領地中，從小到大都沒有人虧待過他，也沒有讓他遭受什麼非人的虐待。

此時已經成年，已經到了可以加入建設的時候，但他卻什麼也做不了。

有許多人都勸過他，他這個樣子，即使一輩子什麼也不做，都能很平穩的過一輩子，由領地養着，一切的吃穿用度都有領地發放。

但鮑還是沒有聽從這種建議，似乎將他從垃圾堆里撿回來的那一刻開始，他的命運已經跟整個藍光領地聯繫到了一起，再也密不可分。

他並沒有聽從別人的建議，而是憑藉著自己的毅力，硬生生的從魂魄殘缺的身軀中，凝聚出了一份意識星圖。

當他以為這次能為領地做貢獻的時候，卻發現他的這個意識有點假，似乎還是比別人的弱。

但即使這樣，也沒有放棄，還是一如既往的努力。

鮑今日努力所花去的時間，可以在同齡人中堪稱第一也不足為過，這也就是江漢珍為何親自干預給鮑走了個後門，讓他烙印了自己的意識。

這種人其實什麼越不缺，該有的優點全部具備，也是一個獨立的人格。

所缺少的，就是一個機會，不管這什麼機會，這種人都會竭盡全力的去抓住，只要抓住了，就是騰飛時候。

這也是江漢珍為何不親自出手，將他治好的原因所在。

在《心性易》中，對於生命的希望，從來都沒有放棄這一說，永遠不可能的放棄自己的生命，而且要敬畏生命。

所用的核心就是心性。

就是拿凡人來說，哪怕只要頭還在，都要能找出自己的生機出來。

對於修鍊之人，就跟不用說了，哪怕只有一縷殘魂，一滴血液，都要從環境中找出自己立足的方式。

而性為一身之主，心性就是一身之主的特性，若是用起來，就是自己許核心的東西，來主宰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想外界所有一切低頭。

鮑在瑤的安慰下，也逐漸的打起了精神，但眼神卻變得更加堅定了，似乎有了一種別樣的韌性在其中，堅定的讓一般人看了都膽怯。

在瑤的帶領之下，兩人向著自己的任務之地走去，灰暗的天空下，讓兩人的身影變得逐漸模糊，但那種永遠不屈服的氣質，就連天空的灰色霧氣也特意的避開，不敢與其爭鋒。

···

天宮之中，正在打坐的江漢珍忽然睜開眼睛，似乎有了一些感悟。

取出身邊放置的用玉塊製作成的書簡，慢慢的打開。

只見上面第一行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而江漢珍似乎也在盯着第一個看着，似乎想到了什麼，就拿起一隻符筆，在後面寫道。

“天德頑健，百折不撓，永不息。”

接着又開始往後翻看着，後面有坤，離，無妄，大畜，等。

左右翻看，就好像一副有規律的運算法則，按照一種神秘的規律演變着。

最終翻到了‘剝’卦之上。

剝卦此時只有一個字，還沒有任何解釋，江漢珍就拿起伏筆，在上面開始寫了起來。

‘不利有攸往’。

人立天地，自我位中，外識侵襲，自下而上。

若能堅持意志，不可反覆，既無災害。

江漢珍心中有所感應，似乎是鮑的行為，因為鮑雖然弱小，但堅持自我，不讓自己被外界的言論或者壓力所泯滅了自我，還能堅持自己的本心，沒有絲毫動搖。

因為在《心性易》中，對自我心性的修行，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

可以說，就是一部修鍊心性的易，也是為人所用的易。

藍光領地，甚至神啟世界，乃至整個武士文明宇宙，因為發展十分迅速，簡直是飛速。

但江漢珍以前的心性之道，就有些難以與發展的文明相匹配了。

畢竟，當初的心性之道，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有它的局限性存在，是他在仙道之時所總結。

其中內部有許多不一定適合所有人的地方存在，還有許多隱形的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枷鎖隱藏其中，這些隱藏的枷鎖，只能阻礙發展，讓人變得總缺少那麼一點。

不知道是誰所埋下的陷阱，傳了無數年。

若是無事還好，但若有事，就很容易被人針對。

最終江漢珍在研究此界六芒星圖，最終研究大成之後，就有了這個想法。

做出一個適用於所有人心性之道，而且能適用於這方宇宙快速發展勢頭的心性之道。

最終推演良久，考慮了許多，才選中了宇宙之中的一個根本運算法則開始演繹。

就是《易》，此為仙道世界洪荒時期，人族自強自立的智慧結晶，是根據宇宙最根本的數理變化所做。

由人族羲皇完善，是在那種危機四伏，各大勢力夾縫中生存的根本之法。

人族之所以傳承至今，與這個羲皇所做的易有着幾乎不可或缺的存在意義。

其餘的道理，江漢珍也不是沒有想過，如個大勢力的根本法，都有些嚴重的枷鎖在其中，而這個人族所出的《易》，最為純粹，就是為了生存，就是為了薪火的傳承，就是為了人族的延續，能在世界中立足。

根本無絲毫的個人雜念在其中，也就不存在什麼枷鎖。

也是江漢珍最終選定以此為根本，做《心性易》的原因所在。

當然，他做的這個《心性易》，還是在羲皇的基礎上，伏羲時代的爻辭，還是沒有感絲毫改動，一個字也沒有錯的寫在了上面，至於後面，就是以此推演出心性的修鍊之法。

如此推演，都是数字組成，沒有絲毫偏差，在完善《心性易》的時候，也從自己的身上找出不少從來都沒有發現過的枷鎖。

就犹如天生被賦予的一些東西，就像藍光王國中，人們被賦予了對灰色霧氣從內心深處，幾乎融入到血液里的恐懼。

江漢珍每每想起來，有些細思極恐，也暗暗慶幸，自己還在金仙頂峰，並沒有突破大羅金仙。

若真突破到了大羅金仙，一切大道根基已定，似乎就成了真理一般的存在。

但這種真理，卻有些不符合宇宙中的法則，跟不敢與混動中的法則對比。

違反了宇宙中運轉的規律，似乎就是異類。

除非，能像掠奪者一樣，就是認為自己就是對的，一條掠奪之路一直走下去，直到超出宇宙，超出混沌之中，前往更高的一個層次。

但江漢珍卻沒有這種覺悟，在他的認識中，有着不同的看法。

人生於世界，效法天地規則而修鍊。

超脫天地，進入宇宙之中，就會參悟宇宙法則來修鍊自身。

但宇宙之外還有混沌，混沌中有許多宇宙，就要參悟混沌中的大道法則來修鍊自身。

即使超出了混沌，或許還有更高層次的在等着，並不是盡頭。

道無止盡，並非只是簡單的一個說辭。

# 第五百三十四章 魚餌的作用

大道無垠，又無處不在，萬物皆自道出，又自道而化亡。

損益之間，方見大道道化之相。

在大道面前，生靈永遠是渺小的，即使威震寰宇之內的大羅金仙之輩。

或許能造成很大的破壞力，也會給世界帶來不可磨滅的創傷，即使將所有毀滅，大道已久存在。

大道並非生靈，也並非有自己的個人感情，只不過是無處不在的規律，永遠的依照這種規律的存在。

並不會因為誰長的好，給他多照顧一點，誰長的差，就遠離他一點。

對於大道來說，不管是做什麼的，也不會去干涉，也不會有任何意見，還是按照大道規律繼續的轉動着，不會因為任何事，任何人而做出絲毫改變，哪怕這人已經修鍊到了很高的境界。

但道就是如此，但人心不一樣。

人心有喜好，有偏頗，有親疏遠近之分。

就像江漢珍以前總結出來的那些心性修鍊之法，都是根據東拼西湊的東西，和自己的經驗，總結出來的。

雖然最根本的來源都是大道，江漢珍所學的這些，都是最初的先賢看到之後，用生靈的語言，將之翻譯了出來。

這本沒有錯，但就在往下傳的時候，有人會覺得這不合理，改一點，又有人覺得那不合理，改一點，但就是不自己去總結一套。

最終到了最後，犹如二道販子一樣的不知除了多少皮，原本的早已面目全非，甚至還會給其中加點毒藥，等到毒法的時候，又成了回頭客。

也是因為江漢珍想要有一個與武士文明宇宙相匹配的心性修鍊之法，才有了想要自己效法天地大道來完善一本，才有了《心性易》的出現。

也幸虧他有了這個想法，否則還真不知道他以前最引以為傲的心性修鍊之法竟然出現了一百多處的錯誤，都是違背大道自然運轉規律的錯誤。

有些錯誤還能修成過來，有些錯誤甚至成了一個致命的缺點，就犹如有人在你的家裡一處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留了一道暗門，只要有需要，就可以隨時從暗門中跳進了將自己的全家人一起給劫持了。

江漢珍知道這個的時候，有些細思極恐，也有些憤怒異常。

不知道是誰留下的，無從查起，但他相信，這些心性上的漏洞，肯定是有人有意為之。

甚至產生了以此做一個陷阱，將這背後之人抓住，看看究竟是誰的想法。

旋即又打消了這個想法，因為太多了，多到需要跟一方宇宙為敵的程度。

最終只是將此念想壓了下去，一個念頭都沒有放出來。

手中的玉簡書冊之上，江漢珍一個字一個字的推敲着，慢慢完善着，身後的天道法則將自己的道韻加持在江漢珍身上，以支持他瞬息之間，無數複雜的運算。

最終江漢珍推演到‘水明留下的一處遺迹，從蘇莉領地還留下來的遺民口中得知，在消失之前，蘇莉領主帶着人來此祭祀過，但這沒有絲毫依據，當不得真。”

說著還將一副畫遞了上去，而這上面所畫的，正是藍光領地中最初時候所建立，後來隨着發展，已經用不上的那個哨所。

天辰子拿過畫一看，頓時感覺到剛才那種心血來潮的感覺又來了，心中一動，覺得這事肯定與他的目的有關。

而且也發現了這分明就是一個哨所，其內不的結構，也附和建立哨所的大道結構。

哨所，並不只是隨意建立，而是要考慮到其用途，屬於兵道範疇，但也包含陣法，風水地理等大道所在，甚至能根據哨所，來推斷出內部士兵的戰鬥力出來。

一時間，天辰子從哨所中看出了許多東西，就連士兵的任務也推演出了個七七八八，就連內部的士兵的修為，都有了一個比較準確的認識。

甚至順着哨所反推過去，最終腦海中显示出一副圖像出來，若是有藍光領地的人見了天辰子反推過去的圖像，就會發現，不正是藍光領地當初起步時候的景象嗎，定會大驚失色。

但這事情也屬於正常範疇之內，修鍊之人心神清靜，與道合真，追溯，追源本就是最基本的手段，尤其是一些擅長推演之人，只要根頭髮，就能將人的祖宗十八代全部翻出來。

甚至只要一絲殘留的信息，就能追到信息之人的世界中去，觀一恭弘=叶 恭弘已知秋，這本來就是最基本的手段。

而此時，天辰子似乎感覺到自己抓住了點什麼東西，心中似乎有所決定，但還是沒有做出任何錶示。

不露聲色的說道：“好了，這事我知道了。”

而手下之人正要退去，但猶豫了一下，又說道：“辰尊大人，這消失出來之後，引起了各個領主的渲染大波，似乎有所異動，不知我們該如何處置。”

天辰子的心早就被牽扯到了外面，對於這些事早就沒了心思，這裏對他來說，就是一個為他尋找東西的工具而已，可有可無的東西，根本不會放在眼裡。

就不耐煩的擺了擺手，說道：“盯緊他么，只要不造出什麼亂子就行，不用理會。”

手下之人原本還想說什麼，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服從，就說道：“是，辰尊大人，屬下這就去辦。”

等到星辰大殿之中空無一人的時候，內部傳來一陣輕笑之聲，似乎有些喜悅，帶着一絲的歡快。

# 第五百三十五章 意外的機會

外面傳說是一夜之間，其實在蘇莉領地中，卻用了足足三天時間，對於那些選擇擁護蘇莉的領地之民，自然會將其帶走。

這次新一代的人每一個都是獨當一面之人，心性通明，了解人心，對管理之道，似乎很容易上手。

抓住了關鍵之處，簡單的組成一個編組，事無巨細的做好的分工，有運輸，有運送，有補給，有醫療，有保衛，一應俱全。

就雖隨便拉出去一支，都能在人能夠生存的任何地方紮下根來，甚至能產生一個王國。

這也只是隨便幾個藍光領地中的人所帶領的這些民眾能做到的事，並不出奇。

一直花費了三天時間，將所有的支持蘇莉的人全部帶走了，無數支隊伍，在整個蘇莉領地中那個出現，浩浩蕩盪的向著山道趕去，到了山道，自然有人會接應。

只要帶人翻過山去，就是一片新的天地，就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

但唯獨這個山道需要自己走，根據路途中的表現，決定有的去處，也算是一項考驗。

有些能堅持翻過山的，以後的前途肯定不會太差，到了半山腰的，或者到山頂堅持不下去的，都會有不同的待遇。

只要放棄，就會有電磁接引車出現，將人接走。

藍光領地缺人不假，但也不會什麼人都收的，就是收了，也會根據身體意志等因素來做安排。

這裏面，孩童卻佔了很大的優勢，基本上都能得到好的福利，最好的優待。

沿途還能收攏一些想要遺棄的，送人的，被虐待的，山道對於普通人來說艱難，似乎是知道了以後在領地的地位就從山道上評判，就有人害怕小孩拖累自己的行程，耽誤了自己的前程，主動的將小孩送到藍光戶籍司的手中。

戶籍司的人自然是來之不拒，就會立即送往女媧院中，從此與他們原本的父母再也沒有了任何關係。

不理會這些人怎麼想，但這些戶籍司的人確覺得這才是正常的事情，他們當初就是從女媧院中出來的，認為自己是世界的孩子，甚至還會去宣傳一些。

但有一支隊伍，卻在山道之下駐足不前，似乎在等待着什麼，而領頭的就是當初也分配到任務，去帶領一個小鎮人口的瑤和鮑的隊伍。

但似乎只看到瑤，卻沒有看到鮑的存在。

而此時的瑤，似乎有些焦急，一直盯着通道看個不停，似乎在等什麼人。

作為這次的總負責人曦正要做收尾工作，似乎看到了一些異常，就降落下來，站到了搖的面前。

看着有些焦急的瑤就問道：“這是怎麼了？怎沒還停留在這裏，截止時間已經快要到了，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瑤這次發現曦的存在，就說道：“還差一個，鮑不見了，原本我們在帶人的路上，卻遇到了其他領地的人，鮑不想我們的行蹤暴漏，就引開了他們，說會追上我們，但到現在都沒有出現。”

曦心中一動，也明白這事情的原因了。

此次的行動倉促，有許多還不是太完善，因為蘇莉領地的人是在有些多，所以對保密工作上做的不是太好，就讓各隊伍的人自己負責。

若是其他人，肯定沒什麼問題，但這個鮑，他就不敢說了。

鮑在領地中很多人都知道，也佩服這位雖然受了傷，但從不放棄的那種毅力，讓許多人都佩服。

對此，也有好多人勸說過他，就是什麼也不做，都能在領地生存的很好。

但這位好像並沒有放棄自己，還是一如既往的修鍊，甚至還真將意識星辰圖給凝聚了出來，讓許多人都覺得有些佩服。

但不管如何，都是有些殘缺，也讓人為之惋惜。

鮑對大道的理解，似乎只能理解一半，另一半好像永遠找不到一樣。

但此時的曦也有些疑惑起來，即使如此，也不應該現在還不會來，即使鮑在領地中是殘缺之人，但在外界，也不是普通人能夠對付的。

就有些皺眉問道：“距離現在多長時間了？”

“二十個小時了。”瑤面色擔憂的說道。

曦立即用心占之術推演了一番，身上的散發出犹如六芒星辰一般的光芒，瑤看到這樣，眼中出現一些希望。

曦的這等修為，已經達到了三階的生命層次，都是以精神見長的，對於推演之術，肯定不一般。

若是有他出手，希望就大了。

曦在心占之術中，看到了鮑的身影，被一群人追着向反方向跑去，而這一群人都騎着馬，鮑用的是雙腿狂奔，即使這樣，這群人都有些追不上。

鮑並的方向似乎是與藍光領地中的反方向，似乎真的要將人引到一邊去。

看到這裏，曦一陣嘆息，知道鮑這種人認死理，認準的一件事情，似乎就要做到底。

看鮑的架勢，似乎要把這幫人拖死，速度不慢不快，就是保持在這群人快要追上的路線上。

曦正要想確定方向，但隨從虛空中出現一道投影，伸出手將他所看到的圖案憑空抹去了，接着這道身影轉頭對他笑了一下，憑空消失。

“父尊。”曦一聲驚呼，從推演的轉態中被掀了出來。

而身邊的瑤見此，有些緊張的問道：“曦總長，鮑怎麼了，有沒有他的消息？”

曦就要說出剛才見到的景象，似乎一開口，就說不出來了，頓時覺得古怪。

看着欲言又止的曦，瑤似乎感覺有些不對勁，就問道：“是怎麼了，是不是他出事了？”

之間曦搖了搖頭，說道：“沒有出事，他現在很好，你不用擔心了。”

瑤看到這樣，就更加不放心了，就覺得眼前有些黑暗一般，似乎有些站立不穩。

而曦又說道：“他去執行了一項絕密任務，已經不是你我能干涉的了，而是最高等級的絕密。”

說著，就向天空示意了一下。

瑤頓時會意，也明白這件事不簡單，這樣的示意，就是在他們這群新人中的一個暗指，這批成長起來的人，都知道這個意思。

也只有這樣，他們都不會去過問，因為會與這些事情，從來都不是小事。

瑤頓時鬆了一口氣，對着曦說道：“多謝曦總長，我明白了，我這就帶人回去。”

曦點了點頭，也沒說什麼，就看着瑤有條不紊的帶着隊伍沿着山道而離開了。

曦看着瑤做事的樣子，有條有理，合乎自然，沒有絲毫滯澀之感。

似乎覺得奇怪，按理說此等表現，修為肯定不低，按理說現在肯定會有一定的位置，但為何還如新人一般。

曦就用神識觀看了一下瑤周身散發的氣象，頓時眼睛一縮。

“二階頂峰。”

曦似乎有些驚訝，但隨即一想，也就明白了，肯定是為了鮑的事情，才會如此，不然早就嶄露頭角了。

隨即感嘆道：“後來者居上，後面的人越來越強了，看來我要抓緊一些，不然說不定哪天就被比了下去。”

旋即又從身上散發出一股鬥志，一種對自身的自信油然而生。

因為他還有更大的願望，從來不懼挑戰。

而此時山道上帶人向前走的瑤似乎有所感應，心中一動，也覺得有些欣慰，有些感動。

對於鮑的事，也將她壓的不輕。

她並不懼怕這種壓力，而且是心甘情願的。

這次的事情，本來準備好了的，讓鮑得到功德，慢慢恢復損傷。

但這這種損傷，是能恢復，但具體如何，只是一個希望。

能不能一次恢復，她也不知道，但並不會因此而放棄。

但沒想到這件事牽扯到了最上面，幾乎等於天道垂青。

因為位鮑感覺到高興，她知道，鮑的路似乎是找到了，她自己的也要開始了。

心中決定，回去之後，就開始嶄露頭角，向上發展。

鮑有了機會，只要不出意外，就會恢復起來，以後的前途遠大。

就是除了意外，也是為領地做事，為了領地而獻身的，也是值得的，為此，他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想法。

若論歸屬感，沒有人能超過他們。

此時，在中樞之地的江漢珍，又有了新的感悟，拿出身旁的玉簡書冊，慢慢的打開，還是用各種符號組成的一副畫卷，只要一看，就讓人沉迷中其中不可自拔。

而這時候，天道似乎有感，身後的圓球散發出陣陣的道韻，加持在江漢珍的身上，讓江漢珍身上的氣息更加浩瀚。

而江漢珍靈台中開始用運算之法，以極快的速度運算着，無數的變化，在腦海中演繹，最終停了下來，停在了一個位置上。

接着就取出身邊的符筆，在乾卦之後開始寫道。

“初九，潛龍勿用，天行頑健，周行不殆，往複循環，位列初九。”

接着又翻看到了復卦之上，在後面標註起來。

“反反覆復，無始無終，不偏不倚，修身守己，可定心，入龍屬。”

寫完之後，江漢珍又仔細想了一遍，發現沒有錯誤，又捲起了書冊，放置一邊，整个中樞之地又恢復了平靜，好像從來都沒有變過。

# 第五百三十六章 薪火的初衷

做一本犹如大道規律一般的經書，非一時三刻可以完成，也非一人之力能夠做出來的。

這次，江漢珍是集合了一個時代的意志，再加上整個天地的一起用力，才慢慢的去完成。

即使如此，速度也不是很快，每次，也就幾個字，一兩句的去完善。

當然，這其中也需要有一定的勇氣，與相匹配的實力，若沒有這份面對一切的勇氣，就連做經的膽子都沒有。

若沒有保衛自己的實力，就無法面對以後的災禍。

此書冊說寫的內容，是真真正正的大道語言，是一種完善得大道語言，都是直指根本的話語。

正是因為如此，才會戳中某些人的痛腳，讓人惱羞成怒。

就連江漢珍自己，也經常被自己演算得出的結論給震驚到了，經常面色陰晴不定的問道‘竟然如此’，竟然被自己如此認為。

更何況其他人，只要看見他所寫的《心性易》，恐怕就要瞬間三屍神暴跳，大罵離經叛道，還會影響到他們的根基，這是誰都不可以容忍的，肯定會跳出來針對，將此根源滅除，消除關於《心性易》的一切，才會善罷甘休。

回過頭來也就是一聲冷汗，並不是怕了外界的壓力，而是被人在意識中埋了如此陷阱，竟然根深蒂固到了如此程度，就連自己都不想承認的地步。

但隨後也感覺到慶幸，若不是如此，也發現不了自己身上有這種致命的錯誤，而且是犹如頑疾一樣，很難改正的錯誤，也辛虧是自己有了做《心性易》的想法，並付出行動了。

若是不然，永遠也不想要發現了。

修鍊之道有言，心為百神之主。

心是身體的主人，最核心的要素，心性之道，是修行中性命之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幾乎佔了一半。

在江漢珍這種注重心性的這種修鍊之法上，顯得尤為重要，幾乎佔據了修行的七成以上。

江漢珍所走的修行之路，首先就是心性，修為是其次。

有心性成就，就能把握自身，可以看清功德氣運脈絡，只要行動，就可賺取，萬幸具備，只要在天地之間，修為自會天地灌頂，瞬間成就。

可以說，根本用不着將大量的精力時間放在修為之上，只要將側重點放在心性上就行，至於修為，只要做到自然而然的熟練就行，其餘的不強求。

當然，這樣做就有一個弊端，就是單個的戰鬥力永遠不如同階，若是同階之中，單打獨斗，走心性之道的人百分百份的會輸，毫無疑問。

對多是發揮出江漢珍最擅長的手段，逃命而已。

但若被迎入世界之中，就能很快的布局，以調動天地之力，或者以星辰為棋盤，若是落入其中，就是越階殺敵也不是不可能，甚至是必然結果。

若是到了江漢珍這等境界，就能利用一方宇宙的力量，來進行對敵，以星辰為旗子，以世界為堡壘，就是大羅金仙，也能有辦法轟殺其中。

穿梭諸天萬界，最熟悉的就是對世界的了解，所用的手段，也都是以世界為憑據，與世界相輔相成，也是他所走的路線。

他的路線，也註定不是一個人能夠完成的，若是把武士文明宇宙看成一個完整的機器，他自己就是這個機器的總控制師。

而機器註定有許多零件在內，就犹如一個個的世界，而零件，也需要有人去養護，有人去操作，才能按照機器的意志來進行運轉，這就需要能夠做這些事的人。

或許是一個或許是兩個，或許是一個世界，或許是世界中的所有生命，都加入之後，以一種方式維護，才能發揮出巨大的威力。

若是能如此調動一方宇宙之力，對付大羅金仙不再話下，哪怕就是能在一界稱為天尊的人出來，遇到這種世界也只有逃跑的份。

或許他們有拳碎星辰，掌爆世界的能力，但若遇到一方宇宙，只能束手無策，暫避鋒芒了。

江漢珍的這種設想，也隨着《心性易》的開始，逐漸的完善了起來，犹如一副畫，內容逐漸變得的豐滿了起來。

原本有此想法，也不敢多過張揚，做事都是小心翼翼，深怕有一絲一毫的錯誤。

建立一個新文明就是如此，要經歷無數的考驗，有來自內部的，有來自外部的。

外部的江漢珍自認為還在控制範圍之內，但內部的，就成了他所擔憂的。

一切的事物，基本上都是從內部開始腐朽，從外部被打垮的基本上都是內部出了問題。

就如一個人一樣，若是意志堅強，又如何會被打垮，即使打的魂飛魄散，只要內部的意志存在，就能重新凝聚，就能有重新復活的機會，繼續站起來。

就如《心性易》一樣，內部的核心就是心性，主張的是敬畏生命，對心性的永不放棄，永遠的不會放棄自己，只要自己不放棄，心中的那點意志就永遠存在，沒有人能夠將之湮滅。

一個文明，之所以會被滅除，外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一方面，但更多的還是在內部根源之上，連根源都被打散，滅亡也是毫無例外之事。

若是哪怕有一絲的薪火相傳，即使被滅，都能以另一種方式存活下去，出現在未知的某一個角落，繼續傳承着。

這也是江漢珍開始做《心性易》中感悟的。

上古人族，自燧人點起了人族的第一把火，後來有了衣服，有了巢穴，羲皇時代，將此歸結為乾坤二象，又衍生出八卦，以此來薪火相傳。

這也是為何人族當初能夠很快崛起的原因，讓許多種族害怕的原因。

即使被壓制，將燧人火弄得消失，將薪火意志封在火雲洞中，也沒能將人族徹底的壓下去，還是頑強的傳承着。

這就是因為其中的薪火意志的存在。

而江漢珍，做《心性易》也就是以此為出發點，以最核心的薪火為核心，若不是怕褻瀆了先賢，甚至都要將之稱作《燧人易》了，燧為火，心亦屬火，以此稱呼，倒也貼切。

此易一出，江漢珍就大膽了許多，不但聯繫了神啟世界，還是開始繼續對武士文明宇宙開始觀察起來，已經在做下一步計劃，一個將武士文明宇宙整合的計劃了。

至於藍光世界中的這位天外來客，江漢珍已經沒有剛開始那麼重視了，已經針對他做好了網，而且這個網連後路都沒有給他留，只要來，就是有來無回。

# 第五百三十七章 誘惑的威力

所做的網，就在領地之中，而且留下的蛛絲馬跡，地點，就在當初亞迪斯伯爵府的寶庫之中。

這裏面已經留下了線索，散布在現在的藍光王國的諸多領地之中。

以前天道遮掩，封閉信息，沒有絲毫泄露，雖然線索在流傳，但不會有人去注意。

就是看見了，也會下意識的避過，似乎看過就會忘記，但事實也存在，還是會通過一種方式流傳着。

現在天道意志對藍光領地已經解除了一絲信息遮掩，外界之中關於藍光領地，關於夜郎國的傳說，也就逐漸的出現在人群之中，而且不是以往的未解之謎，而似乎，會有一些蛛絲馬跡的出現。

隨着天道意志對藍光領地的天機遮掩漏出了一道縫，在一夜之間，似乎傳對於夜郎國的傳說都出現在了世界各處，人們開始談論起來，而且也出現了專門研究夜郎國文明的人。

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毫無違和之感，好像本來就如此一樣，沒有人發現這其中的奇怪之處。

對於夜郎國，各個領地中都會有人轉門來研究，對此比較感興趣。

在他們的研究結果中，什麼樣的研究結論都有。

有人認為，夜郎國屬於上古遺族，是因為受到了詛咒，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所以集體被灰霧吞噬。

也有人認為，夜郎國當初有着強大的文明，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似乎是離開了這個世界，去了更大的世界中發展。

也有些信仰之人認為夜郎國觸怒了神的禁區，給自己招來了災禍，被神給滅了。

當然，也有比較靠譜的，說夜郎國滅亡於環境問題，當初也有自己的文明，而且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最終因為其中灰色霧氣的變化，導致環境變得無法生存，最終消失。

也有人去探查過，但到了當初星辰隘口的那座雄關之上，就停止了腳步，有人甚至冒險進入灰色霧氣之中，看了一下被不知名的灰色霧氣所籠罩的夜郎國雄關，讓內心得到了一種震撼。

但出來之後，人卻大病一場，有的甚至窒息而亡。

但這些死去的人，若讓藍光領地之人檢查一下，就會發現這些人並非是死於別的原因，而是自己把自己嚇死的。

就在外界風傳夜郎國的時候，此時的藍光王國的星辰宮中，無數的信息匯聚於此，都送入了星辰宮的深處，送到了現在手握大權的天辰子手中。

天辰子對於凡人之事，並沒有放在心上，甚至一點也不在意。

對於他這等修為來說，凡人永遠是螻蟻一般的存在，對於這等生命存在，只是一種工具而已，能用則用，不能用就像小孩子拿着香頭燙螞蟻一樣，所以的剝奪生命權利。

以至於，就是那些想要奪回權利的領主，跳出來鬧騰，都沒有被他放在心上。

對於這些想要奪回權利的那些領主，在他看來就跟螳臂當車一樣的可笑，只要車輪往前走，就能將這些擋着路的螳螂碾壓的粉碎。

更何況，他的星辰之道已經傳了出去，就犹如核輻射一般的存在，輻射過的地方，都是他的道韻所在，很難消除。

以後的發展，都逃離不了他的道果本源，只要想用，可以隨時收取回來。

對世界的侵佔，道果之力的侵染也是一個重要手段。

就犹如江漢珍在神啟世界得知的那些魔神一樣，先傳出自己的道法，在道法中留下犹如暗門一樣的漏洞，只要等到道法發展出一定的模樣，就通過其中的暗門將這些所形成的大道瞬間抽取，以強大自身補充自己的道果。

被抽取道果的世界，就會在瞬間失去現有的文明，變得開始退化，若是底蘊深一點還好，若是淺一點的世界，整個世界所奉行的大道都會消失，而相應的，世界也就進入了最原始的時代，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如此手段，對世界的發展，或許有些殘酷，但對於這些魔神而言，就像收割莊稼一樣的喜悅。

當然，傳下道果之後也不是沒有別的作用，有一個在江漢珍看來是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保命，若是本尊出了意外，遇到不可抵抗的力量，消失之後，還能憑藉自己道果所延伸的大道重新復活，如此被稱為道統。

如此多的手段，就是江漢珍在自己的身上也找到了一些，也是在開始完善《心性易》之後發現的。

且不說道統如何，就拿其中的缺陷來說，他所修鍊的有些大道都被留下的暗門，只要背後之人需要，就可以瞬間抽取，補充他們。

而這種暗門有一百多個，讓他想起來都覺得恐怖。

就是以後修鍊成了大羅金仙，自身的道果也不完善，而大羅金仙的道果這種不朽的特性更加強，即使用時間長河也難以將之磨滅。

別人難以磨滅，就連自己也無法磨滅。

若真到了那個時候，若是留下暗門之人需要力量來補充自己，直接可以從自己身上抽取，而且自己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

想什麼時候抽取就什麼時候抽取，自己辛辛苦苦修鍊出的果實，竟然成了別人的充電寶一類的東西，讓人怎麼都覺得不舒服。

若是要與之爭鬥，就連還手的機會都不會有多少。

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在金仙時期，繼續完善自身，將自身所有的枷鎖，缺陷，全部彌補，達到一個幾乎接近於大道的道果，也只有如此，才能成就一個完整的大羅金仙，而不是被人用一條枷鎖鏈條拴着着充電寶。

此時的天辰子也不例外，早已將自己的星辰法則的一些東西留在了各大領地之中，似乎成了現在的主流之物，也逐漸的代表了以往藍光王國中那些殘缺不全的文明，成為了一個新的發展核心。

對於現在的藍光領地，天辰子已經不放在心上了，向著以他自身金仙修為傳出的這些東西，沒人能夠識破。一顆心全部扎進了對夜郎國的研究上。

讓手下之人收集夜郎國的消息，最終匯聚到了他的面前。

以他的修為，自然不可能聽信那些研究者所得出的結論，什麼受了詛咒，或者招惹了神靈之類的話。

只是從中看出一些真實的，對他有用的，挑了出來，開始用自身的星辰術來進行推演。

最終也逐漸的推演出一些大致的脈絡，也從中測算出當初要尋找的東西，就在也狼國之中，而且也推斷出夜郎國並沒有消失，而是隱藏了起來。

但得出的結論，卻與真實的藍光領地信息不一樣。

只推演出最初亞迪斯領地的底盤，至於後來開發出來的大了不止百倍的地方，卻一絲都沒有查出來。

但天辰子卻為之振奮，找到了寶物的所在，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寶物中有兩樣，一個是當初他師兄來此界收割的時候，最後消失的六芒徽章，聽他的師兄天星子介紹，這枚徽章內部存在一絲命運法則，對他們修鍊走星辰之道的修鍊者有幫助。

但這個幫助也是有限的，因為在他們這一派的至寶，星辰天盤就蘊含這命運法則，而且比這個六芒徽章更加厲害。

根據他師兄天星子對他說過，就是他現在所煉製的這個星辰羅經盤，所蘊含的命運法則都與六芒徽章不相上下，只要他將這個寶物完全參悟透徹，大羅金仙指日可待。

更不要說他師兄手中的形成經緯盤了，就更加厲害了，幾乎是他所掌握的兩倍。

對於六芒徽章，對他們來說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只是順帶的。

最重要的還是那艘能穿越空間的小船，才是他所看上的東西。

只要小船在手，再加上他星辰羅經盤的，兩者結合，想去哪就去哪。

以後只要測算出能提升自己的機緣所在，就可以駕着船過去，即使跨越宇宙都可以，豈不是在無邊無際的混沌中橫行了？

那艘小船的道則很完善，似乎是流落在此的，根據他師兄的推演，此物若是速度全開，就是沒有趕路寶物的大羅金仙都難以追上。

也正是因為如此原因，才讓他動了心思，也惦記已久，本來都準備做長期的準備了，沒想到這麼快就出現了。

對此，天辰子並沒有多想，因為在他的測算之術之中，並沒有發現大修行者的存在，所以便的膽子大了起來，甚至有些肆無忌憚。

當即將自己所掌握的權利，丟個了一個看着順眼的人，自己一個人就離開了星辰宮殿，向著傳說中的夜郎國趕去。

當初的他沒有算出江漢珍的存在，其實江漢珍也沒有找到他的存在，江漢珍之所以發現了他，還是天道意志的提示，截取了他的信息，才讓他暴露在了外面。

若是不然，江漢珍也是兩眼一抹黑，說不定早就被這位發現了，當時候還是要徒增麻煩。

若說此人，也是不弱，推演之術也是強悍無比。

若不是江漢珍參悟出一絲命運法則，又彌補了自身心性中的許多漏洞，說不定還真被此人看出點什麼。

就是原本的計劃，雖然與現在的一模一樣，但江漢珍每一次彌補自身的漏洞，都能從中看出一些缺點出來，並就此修補。

反反覆復的不下百次，他每次彌補了自身被人留下的暗門，或者一些看不見的枷鎖，都會對計劃完善一遍。

到了現在，大體的計劃沒有多少變化，還是原來的計劃，一個被當做局中局的計劃。

就是將夜郎國的信息隱藏起來，讓人覺得這事謎團，而在夜郎國之中，還有新的發現，輾轉多次之後，費一番力氣，才能找到寶藏所在。

但對於以前的亞迪斯領地，也只有這麼大，其餘的地方，還是遮掩了，但也做出一些陷阱，無數次的陷阱，分去來人的心思，最終大意之下，就會在倉促之下進入藏寶之地。

只要進去了，一切就結束了。

# 第五百三十八章 致命的陷阱

現在的天辰子也是這麼想的，藍光世界之行，就是為了寶物而來，如今已經摸清了寶物的大致線索，只要親自動身取回來就行。

在他的眼裡，這方世界還沒有出現能與他想抵抗的力量，一切事情，就可以隨意為之。

如此環境之下，天辰子也失去了一個修行者應有的謹慎之心，對於兩件寶物，也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思。

就這樣，天辰子連後路都懶得布置，孤身一人向著蘇莉領地邊緣的迷霧走去。

沿途也看了一眼傳說中的那個本當做上古遺迹的哨所，測算了一番，暗暗點頭。

心道，‘應該錯不了，這就是藍光領地的東西，如今被廢棄，應該是有了自己的道路，文明程度應該比這些還要高一點。’

從哨所上看出了一些問題之後，天辰子也推演了一番，認為夜郎國比以往還要強一些，甚至到了下一個層次。

也就會說剛步入修鍊文明之中，讓他目光閃爍連連，似乎有些心動。

對於修鍊文明，只要是掠奪者就沒有錯過的道理，抽取一個文明，尤其是修鍊文明，都是能為自己道果增加底蘊的東西。

心中暗暗決定，先取了寶物，就去看看這個修鍊文明，若是有價值，就繼續培養一番，等到成長到一定的程度，再進行收割一波。

若是沒有多少潛力，就直接收割一波了事。

有了此種想法，讓他的臉上逐漸的漏出一些喜色來，覺得這趟不愧，不但有寶物出現，還有一個能培養大道的文明。

天辰子推演出這一切，就有些迫不及待得，甚至現在就想去看看這個文明，萬一是一個潛力十足的文明，說不定能將自己的道果穩定下來，甚至更進一步。

此時的天辰子，還是習慣性的推演了一番，最終發現並沒有什麼問題，因此而斷定自己的推斷都是真確的。

當即向著灰色霧氣奔去，一個閃身，穿過了灰色霧氣，面前出現了了一條蒼茫古樸，帶着一種使命存在的山道。

一見這個山道，讓他頓時大喜，一切的迷霧都好像解開了一樣，所有的信息都出現在他的眼前。

又是習慣性的推演一番，頓時有些激動道。

“果真有個修鍊文明隱藏在其中，而且已經不弱，這次不虧。”

接着又冷笑一聲，說道：“以為將文明隱藏起來，就沒人發現了？須不知世界上不止你們聰明，等到去了寶物，再來好好的看看你的真面目。”

此時的天辰子，已經從這條山道上推演出了一個普通的文明，背後隱藏之一個跟大的文明，而且這個文明還不弱，就是對他來說，都極為有用。

如今在也把持不住以往的心境，變得迫不及待起來，他相信他的推演沒有錯，這個文明能給他帶來的利益，與那個小船寶物都不相上下。

按照他的推演，若是真能抽取了這個文明，就等於一方小千世界的收益。

雖然他現在已經是金仙修為，但要道一個合格的掠奪者，還有些不夠資格。

掠奪者穿梭各個宇宙，尋找世界，抽取本源，似乎很逍遙自在。

但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進入世界首先要對付天道意志，其次還要應對世界中所遇到的問題，還要經過一番操作，才能佔據大氣運，最後趁機抽取一些。

一般也就三成左右，甚至一成。

想要達到真正的掠奪者，一般都是修鍊了很久的金仙以上的人，對世界了解深刻，也能很快的找到其中的漏洞，從而將自己銜接在天道之中。

還要佔據天地大勢，以己道代天道，最終在時機成熟之後，趁機抽取一波，若是手段高明，一次就能抽取五成以上，甚至有些掠奪者能將世界的本源抽取到將要湮滅的邊緣。

而天辰子這是第一次來到別的宇宙之中，也是第一次做這種事。

他目前的這種狀況，可以說還是一個新人。

對於他師兄天星子跨越各個宇宙，尋找世界並進行抽取的手段早就羡慕的緊，如今一次的尋寶之途，就讓他有些喜出望外。

心中暗暗的感謝了師兄天星子一番，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也感慨自己的運氣如此好，一次的尋寶之途，就能遇上殘破世界所出現的新的文明。

心中甚至有些得以，這方世界他師兄也來過一次，但沒有發現這個地方，只是將藍光王國的修鍊文明抽取了，還帶走了大量的本源。

他師兄沒有發現的，他發現了，甚至還有一絲小小的得得意。

心中打定主意，這次回去之後，一定要跟師兄說一下這事，就想看看他懊悔的樣子。

對於所發現的這些，都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先取回寶物，然後就去這個修鍊文明的地方。

天辰子帶着這種喜悅的心性，就向著以前的亞迪斯領地飛去，對於這次的旅程，天辰子覺得是幸運的。

···

藍光王國之中，鮑為了引開發現他們蹤跡的人，將人向著相反的方向引了過去。

已經過去好幾天了，鮑才反應過來。

‘自己錯過了通道關閉的時間。’

對此有些擔憂起來，不知道瑤會不會擔心，也暗自有些懊惱自己的死腦筋，做一件事就能做到其他人見着都想吐的境地。

平時修鍊的時候，耗費的精力和其中的毅力，讓許多人看着都發寒，甚至害怕。

也暗道自己的這種習慣不好，但他也很無奈，誰讓他魂魄有所缺失呢。

一心想要為領地做點事情，無奈自己的身體卻不答應。

在他的心裏，自己的命都是領地給的，早就已經將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到了領地之中，已經不算是自己的了。

不為領地做點貢獻他總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心，一輩子都會活在遺憾之中。

為了不讓這種遺憾伴隨，鮑才選擇了拚命。

不過現在看來，似乎是拚命過了頭，後面的追兵被他拖的像狗一樣，已經沒了任何脾氣，犹如馴服了跟在人身後的牲口一樣，對於追趕他，都成了一個下意識的行為。

剛開始的時候，後面的這百十名追兵還自信滿滿的，想要抓住鮑這個體力遠超常人的野人，準備當個奇物貢獻給領主，得到領主的賞識。

甚至還能得知一些夜郎國的信息。

追的時間長了，才發現不對勁，每次都差那麼一點就要追上，但就是追不上。

不是沒有產生放棄追趕的想法，但只要想放棄，前面的那個野人就上前挑釁一番，讓他們又產生了抓住野人的想法。

甚至在一次野人挑釁了一番，這些人都開始發誓不將這個野人抓住誓不罷休的誓言。

就這樣你追我趕的多少天，將這些人的馬匹還有攜帶的糧食全都耗盡了，甚至還有幾匹馬被累死了，就連他們原本一百多人的隊伍，如今只剩下七十二人了，其餘的不是被拖死，就是被累死了，甚至有餓死的。

原本事情也沒這麼嚴重，但這野人太能挑釁了，就在他們剛好煩躁的時候，就會發出挑釁，時間掐的很准，準確的讓這些人都以為野人是特意來挑釁的。

但看了野人那身裝扮，一身麻做的衣服，十分簡單，披頭散發，最多就是找根細麻繩隨意的扎着，怎麼看都是從山裡跑出來的野人，怎麼可能把我住他們的心理。

這一來二去，不知不覺中，暴怒之後失去理智，最終連自己都沒發現身體已經透支，死的時候都不明不白。

但就是追不上野人，就差那麼一點點。

如今這麼多天過去了，這些人已經沒有了當初的那種信誓旦旦的樣子，已經犹如傀儡一般，被野人一番挑釁，就下意識的起來追趕，連自己的意識都沒有了。

一個個面如枯草，身體虛弱，連行走都困難，但被一挑釁，一刺激，就會站起來追。

而作為一個野人的鮑，到了現在，才反應過來，他做事有些做過頭了。

原本的目的是引開這些人，但現在看來，似乎給拖的差不多了。

一百多人，還能喘氣的就剩下七十二人了，還有消失的幾十人，已經死在了路上。

鮑反應過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打量着身後空地上如稻草人橫七豎八躺着的比野人還野人的一群士兵，有一下沒一下的呼吸着，似乎隨時都有斷氣的危險。

還有幾匹還活着馬，也變得犹如乾柴一樣的在路邊啃着草，早已失去了駿馬這個稱呼。

鮑看着自己的這番傑作，滿意的點點頭。

記得在藍光領地之中，還有一個人被自己的暴怒給怒死的案例，他也是從這上面得到的啟發，將這一群人給拖死了一半，雖然沒全死，但也差不多了，現在就是一個孩童拿個刀過去，都能將這些人收割了。

當初的那個案例，就是有人去執行任務的時候，遇到一個脾氣不好的人，成了絆腳石。

而執行任務的人知道了這人脾氣不好，而且固執，特別偏執。

就利用他的這些弱點，專門做一些觸及底線的事，這人就處在一種暴怒的狀態之中，然後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刺激，暴怒從來都不停歇。

只用了三天時間，這人暴怒過了頭，心氣被消耗了乾淨，忽然暴斃。

而鮑就是從這個上面得到了啟發，才想將這群人拖死的，如今看來，異常成功。

# 第五百三十九章 拖垮的意志

此時，在藍光領地中的天宮之中，最核心的中樞區域，內部大之中依舊是像往常一樣安靜。

唯有一成不變的是一個碩大的圓球，在不停的轉動着，無數的星辰在其中順着一定的規律在運轉，永不停息，似乎在計算這某種東西。

而圓球的前面，端坐這一個影，亘古不懂，好像永遠都是這樣，這一靜一動的組合，想得十分魔默契，沒有絲毫的不和諧的的地方。

忽然，影睜開了眼睛，神識向外掃了一眼，露出一絲笑意。

接着就取過邊的玉簡書冊，放置於前，開始推演起來。

而後的巨大圓球，立即從自凝聚出一種玄妙的法則出來，加持在影的上。

一時間，無數的法則充斥着整座大，玄妙莫測。

或者是瞬間，或者很長的一段時間，充斥在四周的法則之力停了下來，停在了某個位置上。

而這個影看了一眼，頓時漏出一副明了的神色。

打開了玉簡書冊，慢慢的翻開，無數的法則在書冊中循環着，最終將目光鎖定在了一個訟上，就取過邊的符筆開始寫了起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爭訟如小人言語，不可以此而糾纏不清，明途識道，煉己修，不破自解，群猴亂舞。

寫完這句之後，影就滿意的點點頭。

這影正是天宮中做心易的江漢珍，自開始之後，就開始煉己修，修正自己的錯誤，也開始想要將這種宇宙密碼一樣的東西通過文字來表現出來，能讓人理解。

所選擇的觀察範圍正是在世間司空見慣的一切，都是人們常見的很平常的事，以此來類比，來加深自己的理解，也讓別人看到，能夠從一些司空見慣的事中悟出這種宇宙密碼的變化。

再通過自所了解的星辰之術，來逐個的驗證，最終達到認識大道，感悟大道，修正自我，不被他人所迷惑的目首發

也就是不要像他一樣，自己當初不懂得這些道理，以至於被人在體中，意識中甚至心中埋下了許多隱患，留下了許多暗門。

只要有此薪火相傳，就如人族當初傳承生存之道的薪火一樣，頑強的生存下去。

而這位叫的少年，就是江漢珍所有的題材中的其中之一，通過他所做的一些事，來闡述宇宙数字密碼的變化。

剛才的那句話，就是爭訟的意思，對於閑雜人等的閑言碎語，不要去理會，只要能把持住自我，繼續修鍊自我，完善心，這些過幾天自動消失。

但若將此放在心上，就會被人牽着鼻子走，就想這群士兵一樣，最終被拖死在路上。

但這個路，不是他們自己的路，他們自己的路，已經被自己弄丟了。

所以就要認清自己的路，修正自己的緒，完善自己，堅持自我，不要被外界的事影響到自己，堅持自己的路，讓別人上躥下跳去吧。

只要走的遠了，再回過頭來看，當初來想將自己拉入他們矛盾紛爭中的那些人，就像一群跳舞的猴子。

若是這群人能堅持自己的路，就是跳舞的猴子，但可惜被給拉進了圈，結局變得相當凄慘，成了他們明可以走康莊大道，卻要去跟隨猴子來跳舞。

看完自己的所做，又修改了幾個字，然後就捲起了玉簡書冊，繼續端在大之中，后的圓球也收回了自己的法則之力，繼續緩緩的轉動着。

現在，的引開這群人的目的是達到了，人也給拖着死的差不多了，但他自己卻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了。

已經距離當初任務還是已經過去了數天時間，任務早就已經結束了。

甚至，他能從靈台之中凝聚的六芒星圖上傳出一絲絲的金黃色氣息，從以前的流傳中得知，這就是功德，是藍光領地中做出了貢獻，天地獎勵的東西。

此物發放的方式是通過天道意志，並不是通過人來幾經轉手，是通過自觀想出來的六芒星圖直接降臨到個人的上，是多是少，也只有自己知道。

在藍光領地中，說過這樣一句話。

天道中蘊含着世界中最準確的運算法則，所運算的東西沒有絲毫誤差，人心有私，天道無私，將這種私心能成為阻礙的事，都交給天道意志去辦，最為合適不過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顯得公平公正了許多。

所有的收入，都經過天道意志的計算通過自己觀想出來的六芒星辰圖來發放，所有人都沒有資格去摻和。

有人摻和的事，總會出現一些弊端。

就比如多年前的藍光領地，還處在發放薪水的時刻，當初天道意志虛弱，也無法利用，只能靠人。

以你成立了一個犹如普通人管理財政的部門，就是通過人來發放。

藍光護衛軍內部還好點，基本上都能保證將自己的所得發放在手裡，但也要經過一些四舍五也不會入的方式將薪水發放下去，難免會做出一些抹零取整的事出來。

這樣都已經很不錯了，一些自主做事的人，就沒有這點覺悟了，覺得自己不夠了，就會將風險轉嫁在自己雇傭的人上，也就是拿不到薪水，付出的不一定能有回報。

直到後來，江漢珍將這些不需要個人感摻雜的事全部交給了天道意志處理，這種況才好轉了許多。

當然，也迎來了一些不小的反對，但這些反對人被翻出舊賬之後，只能服從。

就犹如現在天道意志發放功德的這種方式，只要做了，誰也無法剝奪，就是想要扣取一二，都不可能，因為這些東西根本不經過人的手，也就不存在抓了黃金的手，總會粘上一點金粉的事。

對於這種方式，年輕一代的人是很支持的，幾乎成了藍光領地中能夠興盛的一個關鍵因素。

此時，在查看起自己的收入來，只有細小的几絲而已，但這也足以讓他欣喜若狂了。

這是他第一次考自己勞動得到的收入，對於今後的事是自信滿滿也默默的感謝了一些天道意志。

但接下來，就迷茫了，任務已經過了，按照道理，應該要回去了，但總覺得有些不甘心，甚至有一種預感，自己的使命就在這裏，並不是藍光領地之中。

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而且再也壓制不住，似乎有一種預感，只要在這裏，肯定會有功德可做。

雖然這裏現在已經被定為了放棄的地方，已經沒有了價值，但還是相信自己的預感，覺得若是仔細尋找，肯定有價值可挖。

對於自己，他還是很了解的，在藍光領地中，他能做的事少之又少，有些還不一定完成，想要做些什麼難度就大了許多。

也只有在這種文明還處於初生階段的地方，才能讓他游刃有餘。

在這段時間逃跑的時候，對周圍的環境也不是沒有觀察，也憑藉著自己的智慧得到了一些結論。

在藍光領地屬於徹徹底底的殘缺不全之人，但藍光領地已經進入了修士文明階段，而且是全民修鍊，他在那裡似乎不是怎麼合格。

但到了藍光王國中的各大領地中，就屬於超凡的存在，就是與各個領地中常見的那種占卜文明，能達到他如此凝聚出星辰圖境界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在這裏，最起碼可以稱的上大賢者。

想到這裏，似乎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也覺得這裏還是比較適合自己，以他目前的本事，或許可以模仿當初江漢珍發展領地的時候，雖不能完全模仿，但只要模仿個一成，也能在此地開啟一個文明，到時候再將此地歸入藍光領地之中，也算得上是一種大功德之事。

越想越覺得合適，越想越激動，就在看了一眼這些橫七豎八的人的時候，心中忽然有了一個主意，一個類似於遊學天下的計劃湧上心頭。

就走到這群人跟前，看着犹如死魚一樣的眾人，說道：“都做起來，我有事要說。”

領頭的一個穿着比較華麗，但已經看不出原理樣子的你去年輕人抬了下疲憊的眼皮，嚇得體打了個哆嗦。

當初要抓面前這個野人回去的主張可是他喊得最凶的，也是他跳的最歡的，但長期的拖磨之下，早已沒有當初的活力，疲憊早已佔據心頭，所有的反應，都是被面前這位野人調教的成了本能反應，連自己想點什麼都沒有力氣。

看見這位野人，就有一種發自靈魂的恐懼，略帶顫音好似求饒這說道：“大人，您就饒了我們吧，我們再也不招惹您了。”

呲牙一笑，說道：“我可沒讓你們追着我跑的，是你們自己願意的。”

一說起這個，地上躺着的這位年輕人就有一種恐懼湧上心頭，不知道為何，就是他想放棄的時候，面前這位野人總能挑起他們的怒火，讓他們繼續追下去要為自己出一口惡氣，而且看似好有希望。

每次都是如此，等到反應過來，就給養成了習慣，體早已被拖的疲憊不堪，連腦子都懶得轉一下，只要被一刺激，體的本能反應就開始作用，就開始追了上去，就連他們自己也控制不住。

想到這裏，年輕人瞬間開始發抖，眼神中的恐懼，讓呼吸都變得困難，似乎隨時都要過去一般。

緩了一下，看着野人沒有動作，才稍稍放心，略帶哭腔的說道：“大爺，爺爺，您就饒了我們把，我們再也不敢了，您就放過我們吧。”

很樸實的笑了一下，但這個笑容，已經給他留下了心理影，似乎與惡魔的笑容差不多。

頓時眼睛就被恐懼撐得就要爆出來，但接下來說道：“放過你們也不是不可以。”

“什麼”年輕人頓時有些不敢相信的睜大了眼睛，似乎覺得自己聽錯了，太累了，出現了幻覺，這野人可是一副要折磨死他們的架勢。

就想確定一下小心翼翼的問道：“您說的是真的？”

已久一副笑容，說道：“當然是真的，不過我有個條件。”

年輕人立即強撐着體的疲憊，從地上坐了起來，目光中帶有一絲渴望的說道：“好好，我答應，我什麼都答應，只要您別如此的折磨我們就行了。”

而此時，早就在一邊時刻關注說話的其他人，似乎看到了生機，或者是看別人如何做，他們就如羊群一樣的跟着爬了起來，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們答應，我們都答應，您只要別如此的折磨我們就行了。”

一臉詫異，怎麼這麼容易都答應了，按照他原本的設想，還有兩個摧垮精神的招數還沒使出來，似乎有些太輕鬆了吧。

有些不相信的仔細的盯着眾人看的，看的眾人頭皮發麻，看着憑着這一股放過他們的這一絲信念強撐着的眾人，覺得沒什麼問題。

好像是真的馴服了，就咧嘴一笑，說道：“那就不這麼你們了，以後跟這個我學習，跟我辦事就行。”

“呼。”

眾人齊聲鬆了一口氣，總算是放下了心，在剛才，都已經做好了為這位野人殺人放火的準備，就是面前這位野人讓他們去攻打某一個領地，他們都會毫不猶豫的答應下來。

跟着學習，跟着辦事，他們雖然不知道學什麼，做什麼事，但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不用被拖死狗一樣的拖死在路上，到目前為止，被拖死的人已經有了一半，他們也如待宰的羔羊一樣，就等着遲早的那麼一刀。

還好，事有了轉機，頓時心神放鬆，有些人已經疲憊的不行了，精神一放鬆，倒頭就睡。

但似乎有一個，一口氣放鬆下去，再沒有回過來，好在旁邊的人發現了，有氣無力的喊道：“死人了，又死人了。”

讓其餘人又緊張了起來。

而這時候就走了過去，用精神力掃了一眼，發現只是背過氣了，這種況，若是沒人在邊，也就過去了。

若是有人在邊看着，還有救的機會，上前對着這人的心臟拍了兩下，感應出心臟有開始跳動了，接着用手對着這人的前摸了兩把，將氣給銜接上了，然後掐了一下人中，腦神經有了反應，啊的一聲尖叫，似乎是醒了過來，茫然的看了一下四周，又睡了過去。

“好了，活了，我給大家去找點吃的，大家先休息一下。”

說完就向著最近的一處村寨走去，而這七十二人，又徹底的放鬆了，也沒管周圍的環境，倒頭就睡。

# 第五百四十章 入瓮與新生

等到這群人醒來，已經到了三天之後。

長期的身體透支，早就已經到了極限，想要恢復也不是很容易，就是三天，也不能讓這群人的元氣恢復，只能算是活了過來。

當有人陸續醒來，就看到被他們畏懼的野人正在細心的照顧一些剛醒來的人，親自為剛醒來還身體無力的人喂一些流食，樣子很認真。

看到鮑的樣子，讓眾人都覺得感動，心中的恐懼少了許多，多了一絲尊敬。

心中都有個念想，似乎跟着鮑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首先，鮑是一個強者，在這個各個領地連年征戰的年代，只有跟隨強者，才能有活下去的機會。

而且鮑手段高明，能輕易的抓住人的命脈，有此手段，他們只要跟着鮑，也不會受人欺負。

越想越覺得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當然，他們也沒得選擇，因為鮑要用這些人。

此時在天宮中中樞之地的江漢珍感嘆道：“人就是這麼奇怪，虐待自己的人，只要有恩德，就能化為感激與擁護，即使對你好了很長時間的人，只要一個錯誤，就會化為仇恨。”

接着江漢珍就打開《心性易》書卷，寫了起來。

人有六親，為父母，兄弟，妻財，子孫，官鬼，以己為中心，為留情。

在世修行，需要找准位置，分清六親，敵我分明，以立己身。

《屯》，建立根基。

思索片刻，又在後面註明，可分清家人與官鬼，己身為重，家人次之，家人為重，官次之，萬事為重，鬼滅之。

江漢珍心中思索起來，以前自己都忽視了這些，說是要為別人考慮，要與人為善，都去跑到鬼的方位去為善了，而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家人。

聽說要對人和善一點，就去對外界的張三李四王麻子和善去了，對自己人卻一點也不和善。

但回過頭來，卻發現張三李四王麻子在自己的關係中竟然屬於官鬼，跟自己竟然連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

反思之下，才發現連自己在什麼位置都沒找清楚。

幾天之後，這七十二人在鮑的照料之下，都逐漸的恢復了體力，鮑就將眾人聚集到了一起，他坐在一個石頭上，開始對眾人說道。

“我觀天下亂相已久，想要帶領大家遊學與天下，佈道各領地，教化眾生，以平復天下。”

眾人口呼慈悲，而鮑接着說道：“今後你們就是我第一批學生，跟我學習，以完成教化眾生的大任，諸學子不可懈怠。”

“是，老師。”眾人拜服。

接着，鮑就帶領着七十二位學生，開始遊走各個領地，傳播所學知識。

所傳授的都是心性的修鍊，與做人做事的品格，都是一些明心見性之道，教化眾生之法。

···

藍光領地之中，天辰子自然不知道他離開之後，就有一種新的文明介入藍光王國之中，給他剛散布出去的星辰之道，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道統受了劫難，天辰子在藍光領地中，當然不可能知道，估計就是知道了，也不會放在眼裡，因為他的目光已經被吸引到了藍光領地之中，這裏才是他想要的。

藍光王國的那些東西，與這裏的一切相比，就是稻草與金玉的差距，根笨不會在意那些東西。

而天辰子到了藍光領地的時候，並沒有立即行動，還是仔細的探查了一番，卻定沒什麼危險，還發現了一個更大的文明世界，讓他欣喜若狂，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奪取其中的道則。

當即決定取出寶物，接下來就去奪取自己發現的那個興盛的文明世界。

因為那裡的已經進入了修鍊文明，道則遍布各處，這種世界，若是能凝聚出一些東西，都不是簡單的東西，就是對他的修為，都有很大的幫助。

此時的天辰子，再也忍不住了，失去了所有的冷靜，一顆心全被吸引了過去。

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想在亞迪斯領地中取出寶物之後，就去尋找那個夜郎國文明，夜郎國的位置已經被他確定了下來，隨時可以去。

要去之前，先將自己的寶物拿到手裡。

對於寶物的位置，已經通過一些流傳的消息，確定出了位置。

就是當初亞迪斯時代的那個伯爵府，東西都藏在那裡面。

寶物強大，可自動遮掩天機，無法用星辰術準確的定位，只能通過留下的蛛絲馬跡來確定。

就是蛛絲馬跡，都得來的不容易，也經過了一番波折。

也正是因為如此，天辰子就才覺得很正長，若是簡單了，就不正常了。

當然，這一切都是江漢珍事先安排好的，自《心性易》之後，發現了自身一百多處的漏洞，經過一番特殊的處理，準備以後循着這些暗門追尋過去，看看究竟是誰。

就對自身進行了修補，之後對計劃又完善了一百多次，如今已經趨向於完美，很難人看出什麼痕迹出來。

當然，並不只是針對天辰子，說實話，區區一個天辰子還不被他放在眼裡，他做出這等實踐，是對付所有的敵人的一個陷阱之法，天辰子只是一個實驗而已。

若是對這位擅長測算之道的天辰子成功了，那就能對付九成以上的金仙，若再完善一下，就是大羅金仙也能被引入陷阱，這種手段，似乎有成為他主要攻擊手段的架勢。

效果顯而易見，天辰子果然順着江漢珍留下的線索找了過去，在一處暗河之中，找到了寶庫的入口，走進了寶庫的通道。

天辰子似乎是看見寶物就向著自己招手，並且已經感受到了寶物散發的道韻，臉上逐漸露出喜色。

但他沒有發現的是他所走的路，全部是在地脈的逆流之勢上，而且周圍布滿了符文陣法，用天道以及江漢珍手段合力將之隱藏着，對此，天辰子沒有絲毫察覺，似乎是越走越深入。

等到了寶庫之中，果然看見了一副祭壇，祭壇之上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普度寶船，就在不遠處，似乎隨手可得。

天辰子就立即上前想要將寶物拿到手裡，但到了祭壇之前，就要伸手的時候，卻發現怎麼也夠不着。

心中頓時警覺，暗道一聲不好，就要逃離出去，但接着地脈中的混流就開始迅速流動起來，將他往暗河的方向捲去。

天辰子立即使出自己擅長的星辰遁術，想要逃離，化作一道星光，向著外面衝去，但被周圍的符文給擋了回來。

一時間，天辰子心中大急，但混流還是不停，將他往暗合的方向捲去。

此時已經醒悟過來，哪還不知道暗河的方向就是最大的陷阱，到了暗河，若都是這樣，怎麼可能逃得出來。

情急之下，天辰子拿出自己的星辰羅經盤，迅速的測算了起來，發現生機的方向就在相反的方向。

頓時鬆了一口氣說道：“原來如此，生機就在反方向。”

找到了生機之處，天辰子就放心了，對於給他布置陷阱的人，已經產生極度的恨意。

冷笑一聲，說道：“以為這樣就能困住我？想多了吧，等我出去定毀滅你的一切。”

說完就轉身向著寶庫深處飛去，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背後之人，所以加快了速度，果然，越道後面地脈之氣越少，似乎進入了一個分支，讓天辰子更加確定了自己的判斷。

又加快了速度，向著盡頭衝過去。

見到一個細小的光點，心中一喜，暗道，終於到了，等我出去之後，看看你究竟是誰。

看見這個光點，就像看到了敵人一樣，天辰子想也沒想的就一頭扎了進去。

但接下來，就看到一片藍光充斥的地方，不分上下，不分南北，拿出了自己的星辰羅經盤，發現連方向都沒有，根本就沒有磁場。

暗道一聲不好，就見一塊巨大的祭壇不知從何處飛來，將他鎮壓在下面，四周無數的禁制匯聚過來，將他死死的鎖住。

而且不光如此，還有如數的犹如根系一般的東西，扎入了他的身體中，甚至連他的道果之上，都扎了進去。

掙扎了一下，發現根本不起作用，心中驚懼難道，有邪驚恐喊道：“誰，誰在陷害我。”

“我只是路過而已，並無惡意，還請這位道友放過我。”

見無人應答，就開始威脅道：“我是無極大世界星辰宗一脈的傳人，我父親是星辰大尊，我師兄也是尊者之輩，若你放了我，我可以不計較這件事，我立即離開這裏，這裏的一切都是你的。”

但還是沒人回答他，接着天辰子感受到自身的力量逐漸的被扎入身體的根系抽取，畏懼的靈魂都顫抖了起來，就開始求饒。

但依舊沒有人理睬，接着就開始咒罵，逐漸的變得瘋狂。

此時在天宮中打坐的江漢珍，忽然睜開了眼睛，一道精光閃過，說道：“魚落網了。”

身體輕輕的晃動一下，一道分身從本尊中鑽出來，掐了一個法決，消失原地。

而此時的地脈核心之地，一片藍光充斥的世界中，一個巨大的祭壇坐落在中間，上面擺放着一隻小船，而祭壇之下，是一個被無數禁制包裹的一個存在，渾身長滿了細小的根須，延伸向四面八方。

祭壇下方的這位存在，已經奄奄一息，突兀之間，祭壇上出現一個身影。

而這道身影，正是從天道中樞江漢珍分出的一道分身，手一招，小船落到了手中。

用神識掃了一眼，說道：“出來吧。”

接着一個透明的意識體從小船中鑽了出來，站到了江漢珍面前，當即一禮說道：“學生尼爾，拜見先生。”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此次除魔與天地有益，有大功德在其中，你作為誘餌伴隨之物，也算沾了些光，就在此地復活。”

“多謝先生。”

尼爾又對着江漢珍一禮，轉身跳入藍光充斥之地之中，無數的藍光似乎有所感應，紛紛向他的意識體匯聚而來，很快的就生成巨大的蠶繭。

而祭壇之下被鎮壓的那個存在，似乎還活着，發出虛弱的求饒，或者詛咒的意識，但江漢珍懶得理會。

他說的那些，江漢珍是聽到了，但沒有興趣給出回應，對於這等屬於敵人的存在，只要不死，江漢珍不會跟他多說一句話，連給他說明原因的事情都不會做。

# 第五百四十一章 危機的暫解

江漢珍看的暗暗點頭，此為地脈生機轉生之術，是出自神啟世界。

當初神啟世界有了一個完善的循環體系之後，步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世界進入飛速發展的時期。

其中被稱為生命科學先行者的那一批人，自然會走在最前面，為後來的人們去探路，在完善內部的基礎上，就將目光放在了星辰大海，諸天萬界。

最終經過江漢珍的指導之下，發現了諸多生命世界，並且有了穿梭世界的技術。

而許多的應急保命的手段也就應用而生，地脈生機轉生之術也是其中之一。

因為不知道去了別的世界，會發生什麼事，會遇到什麼危險，就研究出了許多的保命手段，以防止意外發生而毫無辦法。

而這個地脈生機轉生之術，就是依託地脈之氣而創出的復活之術，只要有哪怕一絲的意識存在，就能在躲藏在地脈之中，慢慢恢復，等到意識得到了滋養，就能用意識體來對地脈進行修補，修復，甚至續接等工作，以此來賺取功德。

可以憑藉著對地脈的功德之氣，來凝聚出自己的身體。

神啟世界形成的生命進化之道，最主要的兩大要素一個是意識，而另一個就是身體，與仙道修行的性命雙修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所走的路線更加實際，也更加符合常理，沒有任何的玄學色彩，都是實打實的論證得出的結論。

就如仙道修行，你只管修鍊就行，哪有那麼多為什麼，沒人去解釋，也沒人去研究，甚至沒人去關心，若是有人問了，就代表不安分，不好好修鍊，歸為刺頭，划為放棄。

但神啟世界所產生的生命進化之道恰恰相反，生命進化的原理，都要剖析個一切二楚，都有有一定的依據，若沒有，哪怕放棄，將之束之高閣，也沒有人回去動。

也逐漸的形成了自己的文明，所修鍊的就是意識與身體，意識為主，身體為用，兩者互為表裡，意識控制身體，身體輔助意識。

但若缺少一樣，就會出問題，意識不能直接作用於物質，要通過身體來實現，而且作為核心的東西，若沒有了實現自己意志的身體，哪怕一根鴻毛都無法搬動。

若要實現自己的意志，只能在一些物體上，比如自然界一些奇特的氣體，如地脈之氣，才能逐漸的將一絲地脈之氣煉成自己的身體，做出一些梳理地脈等功德之事，為自己積攢功德，達到重生的目的。

對於附在人的身體上，江漢珍是絕對禁止的，要不然這艘小船的人早就做出附體重生之事了，何必被一個亞迪斯給騙的死了六個，即使意識被泯滅，也把持着心中的那一根紅線。

就是尼爾現在的意識修為，要奪舍重生也是很容易的，隨便找個身體，就能借用身體重活過來，但就是沒有違反規則。

對於這些真正的神啟世界之人，江漢珍自然不會虧待，通過這次捕捉天辰子的陷阱布置一事上，讓尼爾也佔了一些光，又是江漢珍親自吩咐的事，所以地脈之氣對尼爾額外觀照，無數的地脈之氣伴隨着尼爾得到的功德之氣向著巨大的蠶繭匯聚，滋養着尼爾的意識，重塑着身體。

江漢珍看到這裏，也就沒有再去多看，尼爾的情況，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等他重生之後，自然會被召見的。

至於這位天辰子，已經算是完了，剩下的就是奄奄一息的咒罵，但也翻不起多大的風浪，在這個地脈的源頭鎮壓着，除非他能夠掀翻整個世界，否則別想出來。

對此，江漢珍也不再去理會，之所以在這裏將這位天辰子慢慢的分解，還會報了一絲布置陷阱的想法。

根據此人說的，來自無極大世界，是星辰宗一脈的人，他父親還是星辰大尊，他師兄也是一位尊者。

無極大世界，江漢珍已經不是一次聽到了，已經有所了解。

按照無極大世界的劃分，金仙以上的，才有一定的地位，也是可以為無極大世界掠奪資源的生力軍，被稱為使者，可以穿梭萬界，有了掠奪世界的資格。

至於能稱尊的，都是在大羅之上，有尊者，大尊，天尊的稱呼。

普通的新晉多金仙，就是尊者，而大尊，似乎強了不少，按照江漢珍自己的猜測，似乎已經達到了混元的標準，至於天尊，似乎只有一個，已經能夠憑藉著世界的業位，有混元大羅金仙的部分威能了，或許，這位就是整個混沌中最高修為之人。

江漢珍之所以將天辰子弄得半死不活，甚至還留下了一絲生機，並不是殺不了他，而是不敢。

就他師門中，都有一位大羅金仙和一位大尊級別的人物，若是天辰子身死，肯定會來報仇。

若是他的那位師兄來了，或許還能憑藉著世界與之周旋，但若是他父親星辰子來了，江漢珍肯定不是對手。

得知這些消息的時候，就打消了將天辰子滅殺之後成為世界養料的計劃，而是決定抽取九成九以上的本源，然後在鎮壓之地留下一條生路，給他一個還能活着的機會，讓他繼續存活在藍光世界。

至於想要離開，以他失去九成九以上本源的能力，估計連藍光世界都無法離開，只能留在世界之中。

危險控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才是最合理的。

江漢珍對於天辰子，就是這個態度。

又檢查了一邊，發現沒有什麼問題，身形就消失在祭壇之上。

而這時，在天宮中的江漢珍本尊睜開了眼睛，取出身邊的書卷，又來時記錄起來。

身後碩大的圓球與往常一樣，將大量的天道意志加持在江漢珍的身上，幫助江漢珍推演。

之間江漢珍用符筆在《心性易》上的《復》卦上寫道。

“六四，中行獨復，在翁失馬，焉知非福。”

“持中道而守正，可誘惑以正心，無不利，元吉。”

接着又翻到《損》《益》之上，寫道，損益之間為取捨之道，認親自我，而找准本位，或損或益，心不亂也。

江漢珍寫完，滿意的點點頭。

對於剛才尼爾的一切，就是尼爾堅持了自己心中的主張，得到了天地的垂青。

沒有因為天地的變化，而是去自己的堅持，自己對大道的堅持，即使到了殘存之際，也沒有放棄自己對大道的追求，才能得到新生。

他的意識體狀態已經到了危機時刻，外界的一切，都是他的壓力，就是一縷小小的清風，都能給他的意識體造成很大的損傷。

那時候的他，外界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危險的，甚至可以致命，因為太過弱小。

很多在常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情，都給給他造成很大的打擊。

及比如普通人生病與富豪生病一樣，普通人生病，隨便就能將自己家中的一切都搭進去，對富豪而言，根本不算什麼。

就如尼爾一樣，成了窮人，不敢去生病，也不敢去聽外界的誘惑有多麼的好。

而是選擇了保證自己的存活，保證自己安安穩穩的活着，不去經歷大風大浪。

外界的隨便一個小災難對他來說都是致命的，因為船太小，只能積攢，明白自己的處境，暗中等待時機。

而富豪在外面經歷大風大浪，因為船隻大，能經得起。

而江漢珍的意思就是不管外界如何，都要認清楚自己，不要聽信別人的主張，而是要堅持自我。

而尼爾就是認清楚了自己的處境，並沒有貿然行動，不但得到了所積累的功德，而且還得到了天道的垂青。

寫完一句，江漢珍又捲起了玉簡書冊，放置一旁。

對於《心性易》他多少都有些期待，而其中的內容，全都是修鍊自身心性的事，與他人無關，看待他人的眼光，都是路人，和自己人，還有一些有危害的人。

看起來有些自私了，對於那些心有鬼祟之人，極為不友好，甚至會造成傷害。

但並不是不都會大公無私了，但大公無私都是用在自己人身上。

考慮天下，都是分階段的，並不是一概而論。

但就是此種心性修鍊方式，放在武士文明宇宙還行，但若流落出去，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只要有人看到，就會對武士文明宇宙產生敵視。

甚至會感受到一絲的威脅，組團來攻打武士文明宇宙。

江漢珍原本也有過將《心性易》放出去的想法，但推演了無數次，都是有大恐怖在其中，只要放出去，就是一場席捲整個混沌的風暴，而武士文明宇宙，就成了風暴的中心。

就是他也有身死道消的危險，測算了多少次都是如此。

最終決定將整個武士文明宇宙封鎖起來，自己玩自己的，讓武士文明宇宙自己發展。

而他，就出去跟外界的一切對武士文明宇宙有企圖的人，進行周旋，來為武士文明宇宙爭取時間。

只要能成長起來，有了一定的底蘊，即使被人得知，也不會有什麼危險。

不會出現如人族燧人消失的事情，更不會如人族三皇一樣被關進火雲洞的事情發生。

而此時，藍光實際的危機暫時解除，江漢珍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

自語道：“是該進行下一步了。”

一聲悠長的聲音回蕩在整个中樞之地，久久不散，而天道意識似乎有感，散發出無數的道韻在其中流轉，恰似應合。

# 第五百四十二章 乾坤非有私

天辰子在當初，也讓江漢珍費了很多心思，原本的計劃是將尼爾救出來，然後順手將此方世界恢復。

但因為天辰子一方這些危機的出現，讓他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就連做事都變得小心翼翼，幾乎要耗費一半的心神去為這位為之的危險去做布置。

若是不然，藍光世界的發展程度或許還能跟神啟世界比肩，即使相差一些，也差不了多少。

哪像現在一般，還在修鍊文明的起步階段，做什麼還需要遮遮掩掩的。

就是現在，還是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在，天辰子畢竟是有師門的人。

這種勢力，只要招惹一個，就能牽連出一大串出來，以他現在目前的修為，對一個兩個還行，若是來上一個大尊，或者來上一群，也只有逃跑的份。

而且，這些所有的努力都會成為過去，消失在外敵的破壞之中。

但好在江漢珍並沒有殺天辰子，還給他留下了一線生機，還有緩轉一二的機會。

天星子所擅長的屬於一種類似於測算之法的形成之道，他的那個犹如羅盤的證道之寶江漢珍也看過，並做了仔細的觀察。

是以一顆類似於紫薇星的星辰為核心，以宇宙星辰為脈，以循環法則為脈，所形成的一個奇特法寶。

原理與仙道之中的奇門遁甲，紫薇斗數有些類似，或許是兩個世界的星辰運轉有些區別，所以運行方法有些不一樣。

但支撐運轉的‘一’，卻是一樣的。

吾道一以貫之，在哪個世界都適用。

從這些上面，江漢珍分析出天辰子的師門就是擅長測算之術的一個宗門，而且不弱。

但測算之術之時一種手段，難免會有些誤差，或許能算出一個大概，但要算的詳細，卻有些不可能。

就是江漢珍穿梭萬界，都沒有見過一種測算之術能夠算道具體，以致於最詳細的事情上，能算的都是一個大概。

而江漢珍就是要利用這一點，來做出一些遮掩，讓天辰子師門的人算不出最準確的信息出來。

或許能知道天辰子出事了，但接着會算出還有一線生機，並且敵人已經消失的結果。

在他們看來，天辰子就安全了，肯定會恢復之後還會自己回來。

但卻不知道天辰子逃離之後，已經失去了最根本的修為，而這個世界已經不適合他所修鍊的道法，即使有無數的經驗，也是白搭。

想要修鍊，必須融入這個世界，若是不然，就別想恢復。

而只要修鍊，就會帶上這個世界的烙印，就會將他與以前的世界的一些東西抹除。

到時候天辰子是哪個世界的人，是哪個陣營的人還真不好所。

而他的卦象中的敵人，就是江漢珍，而江漢珍就沒打算在這個世界中長期停留，甚至連這方宇宙都不會停留。

若不是他天辰子的出現，說不定早就離開了。

他的目的是在武士文明的周圍，擋住一切外來之敵，為武士文明爭取時間。

雖然意志還在武士文明宇宙，但自身的確不在宇宙之中。

能得到的結果也只能是外敵消失。

江漢珍經過無數次的推演，才想出了這個辦法，已經為天辰子以後的路都安排好的，他唯一的活路，就是按照藍光世界的道路前行，別無他法。

天辰子的事情，雖然造成了一定的麻煩，但並沒有影響世界車輪的向前運轉，還是按照世界的天道法則，滾滾向前。

藍光王國之中，自大占卜是天辰子合眾弱以示強之後，就將無數的領地兵力進行了整合，成了藍光王國真正的大占卜師王，威名意識無兩。

而自天辰子忽然外出尋寶之後，大權旁落，手些之人一時難以壓服眾人，白眉有完全將兵權掌控，就迎來了無數領地的聯合打擊。

雖然最後是擋住了領地的打擊，但自身也有些分散，內部不穩，最終將一個完整的勢力分成了七八個之多。

一時間藍光王國之重諸侯林立，互不相讓，為了各自的利益，就開始互相攻伐，進入了一片混亂。

也就在這時候，許多見此亂相之人就有了結束亂世的想法，支持各自看好，並能聽取他們意見的領主，開始加入進來，企圖用自己的主張結束這亂世。

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個名為星辰萬象學派，和一個名為六芒光輝學派的兩大勢力，在各個領地中頗有微明。

而星辰萬象學派，就是天辰子留下的道統所演變而來。

而這個六芒光輝學派，正是從藍光領地中出來，因為引敵太過執著，以至於錯過了回去時間的鮑所創立的。

而如今，勢力已經遍布各大領地，有門下七十二大賢者，入門弟子三千，主張人人尋找到自己的位置，修德立身，完善自我，愛護世界，積功累德，修鍊精神，做好分內之事。

而他的一些話，被弟子們所記錄下來，並且錄籍成冊，名為《鮑子》。

而書成之日，又有天象降臨，鮑得到了大量的功德，瞬間修補神魂，被一道藍光接引而上，不知所蹤。

而各個領主聽到之後，六芒光輝學派似乎成了最受歡迎的人，一時間七十二大賢者成了各個領主爭搶的人才。

而這七十二人也正是當初鮑差點拖死的那一群追兵，最後以此為條件，跟隨鮑來遊學。

而如今這七十二人只是跟着鮑逛了幾年，就被當成了各個領地所爭搶的人才，地位比以前高了不止多少倍。

對此，他們心裏對鮑十分感謝，當然也沒有忘了鮑臨走之前交代的話。

首先是完善的制度，掌握了權利，接下來就開始舉起了屠刀，對準了星辰萬象學派之人，將星辰萬象學派的人幾乎滅絕。

但還沒完，又開始修改經書，將星辰學派的人的經書修改的面目全非，牽強附會，直到再也找不出一絲星辰萬象的影子出來，這才作罷。

而又經過許多年，互相整合之下，六芒光輝學派也站穩了腳跟，後來有流傳出一本名為《心性易》的經典，與六芒學派的《鮑子》都成了學派的根本經典，最終早就了不可撼動的地位。

而這時候，不知何時逃出來的天辰子，原本想要抽取自己所傳出的道果來恢復自己，一看之下，差點被氣的暈了過去，坐在石頭上好半天都沒反應過來。

最終也無奈的接受了這個現實，也被氣得沖昏了頭腦。

發誓一定要將這個六芒光輝學派的經典也改的面目全非，以報自己道統被滅之仇。

心中作出計劃，準備混入六芒學派之中，然後想辦法掌握大權，就提出自己的主張，來讓人曲解對《鮑子》一書的理解，甚至還有了在上面加兩筆的打算。

就這樣，一個名為明天辰的人出現在藍光王國的歷史舞台之上。

而此時，天宮的中樞之地，江漢珍正在給已經恢復的尼爾講解着《心性易》，尼爾跪坐在下面，認真的聽着。

尼爾在恢復了數天之後，就已經恢復了身體，並得到了江漢珍的召喚，到了天宮之中，開始學習《心性易》。

對於江漢珍親自教導，尼爾自然是喜出望外，甚至有些激動。

在神啟世界之中，因為他沒怎麼跟隨江漢珍學習過，才沒有進入權利的核心，哪怕他的修為在幾人之中是最高的，也難免會被排斥。

最終才選擇自行修鍊，選擇向外開拓。

跟隨江漢珍學習，在神啟世界中，似乎成了一種標籤，是一種天生的掌權標籤。

只要跟隨江漢珍學習過的，眾人都心服口服，沒有學過的，就感覺天生有瓶頸一般。

而這個似乎成了尼爾心中的遺憾，現在有了幾乎，怎麼可能不認真一點。

尼爾學的很快，將《心性易》掌握了九成，才用了三年時間，而這三年時間，江漢珍的心性易也趨近於完善。

唯一差的就是乾坤二卦的一些東西，江漢珍還沒有將東西填上去。

此時，一切都在正常發展，三年時間，已經將藍光世界中大半的灰色霧氣驅逐，就是完全祛除，也用不了多長時間。

他不想再拖下去了，正在講到《乾》《坤》二卦的時候，最後的那一段，江漢珍忽然停住了。

而尼爾覺得十分難受，只聽了一半，但也明白有事發生，就端在下面，問道：“先生，為何不講了？可有事發生？”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非是有事，而是不能講了。”

“為何？”尼爾不解的問道。

江漢珍示意道，你可以往外看看。

尼爾順着江漢珍所指的方向，看了過去，頓時面色驟變。

只見天地之間，一片道韻徘徊，正值遙遠的星空，都變得異常璀璨。

現在還是白天，就有星辰與六芒星辰爭輝。

頓時將神識放出世界只外，就看見整個武士文明宇宙都在泛着從未見過的光華。

尼爾心中一突，瞬間就想明白了前因後果。

面色變了變，說道：“先生，此番異象是否就是《心性易》所出？”

江漢珍點了點頭，尼爾總算徹底的明白了，拜服道：“弟子身在寶山，竟不知現在所傳之物響徹寰宇，弟子惶恐。”

江漢珍輕輕的搖頭，說道：“此物是我觀生命有感，也是為生命所做，是我測算大道運行道理，用文字將之描述，並非是我所有，你不必如此，該學的還是要學的。”

“是，先生。”尼爾又對着江漢珍一禮，端坐而起，就開始檢查自身。

才發現現在的自己與自己剛進門之前的景象對比，將他嚇了一跳。

他在進來之前，只是一個算是剛步入六階生命層次的修鍊者，還是靠着這麼多年意識體安心磨鍊心性，再到最後天道垂青之後重塑身軀之後才達到的。

但到了現在，竟然達到了六階的頂峰，與道果之境，只有一步之遙。

而且全身氣息浩瀚，犹如道韻凝聚，举手投足之間都有法則隨身。

他現在的修為，按照他的估計，就是剛進門時候的一百個自己，也不是現在的對手。

讓他有些吃驚的看着江漢珍。

# 第五百四十三章 龍血必玄黃

尼爾有些懵了，這樣的事還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知不覺中增長了修為，讓他不知道該做如何解釋，只能向江漢珍求助。

江漢珍對尼爾的樣子，自然看在眼裡。

神啟世界之中，什麼事都講究一個科學依據，沒有科學依據的事，都是屬於江漢珍的，都是來求教江漢珍。

所有發生的一切，都有切切實實的理論依據，而且是通過驗證得來的，就是生命進化之道，也是要完全了解自身的基礎上進行的，有些涉及精神領域以及天地大道的事情，解釋不了的都歸結於玄學範疇。

對這些，研究還是在研究，但並不會用在外面，都是將問題積攢在一起，來問江漢珍，讓江漢珍來解答。

而尼爾自身修為在很短時間，就提升了以往多年修鍊的總和的程度，讓他自動歸類為玄學範疇，他解釋不了，只能求助與江漢珍。

江漢珍對神啟世界的研究精神也十分贊同，只有知道原理，再進行修鍊，根基才會紮實。

若是不知道，解答不了，最後一句‘你修鍊就行了，問那麼多干什麼’，或者一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天機不可泄露’諸如此類糊弄人的話就將人打發了，出了歸類為玄學，還能做何種評判。

就連賣肉的都知道割肉從哪個地方下刀，有庖丁解牛的原理在其中，更何況提升自己的生命層次。

身體中沒有一處是沒有用的，說沒有用都是沒發現而已，全身本就是一個循環，缺少了某一樣，都會給身體造成內部循環的不平衡，怎麼可以如此不嚴謹。

最後除了逐漸的淪為玄學，好像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就笑着解釋道：“你不必詫異，這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則所屬，沒有絲毫心性漏洞所在，能做到心性無漏無礙，自然就會與道合真。

人與天地本就是互相獨立，又不可分割，心為百神之主，心性修鍊就是提升百神之主的方法，百神之主強大，能量十足，就能很輕易的控制自我，而你的修為又能做到靈肉合一，心性提升，修為也自然跟着提升，同樣，身體若能得到提升，反過來也會滋養心神。

你也知道，我們所修行的都是心性為重，修為次之，心性為主，身體輔之，靈肉合一，混元‘一’之，這樣說你是否明白。”

尼爾感受着江漢珍的這些話的道理，似乎還在默念着，似乎在品味着，逐漸的眉頭上當疑雲散去，變得自然而光明。

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對着江漢珍說道：“學生明白了，我們心神合一，與道合真，天地有我，我心有天地，如此天人合一之下，全憑一心，只要一心不亂，就能隨意的控制自我，可大可小，千變萬化，全在一顆道心之上。”

說完，尼爾就將自己變大數丈，又變小到數寸高低，有變成一隻雄鷹，又變化成一隻飛蛾，連續數變，最後變成一條江漢珍經常敘述的龍，但變了一半，就退了出來，讓他有些奇怪。

又試了幾次，還是不行，要嘛變化出一隻龍爪，要不就變出半個龍頭，或者是龍尾。

似乎是不能完全變化，就退了出來，有些氣餒的對着江漢珍說道：“弟子愚鈍，不能變化真龍。”

而江漢珍看着尼爾的變化之道，不光可以變化外形，還能個變化道則與氣息這等根本，連生命氣息也是一模一樣，甚至比真的還真，還有奇特的韻味在其中。

見尼爾沒有變出真龍而氣餒，就笑着說道：“《心性易》所講之道，就是為龍之道，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吞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水火既濟，乾坤可轉。”

“你最近所學的心性之道，其實就是模仿真龍變換而敘，真龍不可見，又無處不在，此物與道和真，甚至可以說是大道的一部分，若你真能變出一條真龍出來，那我還真會覺得奇怪。

不過你能變化出一鱗半爪，也讓我感覺喜出望外，心中歡愉，就如此特性，只要能持真守一，遍觀寰宇，何處不可去，遨遊諸天萬界，安全也無憂。”

尼爾聽江漢珍如此之說，心中愧疚驟然消失，也或多或少的有一種喜悅湧上心頭。

對於跟隨江漢珍學習，可從來沒有一絲懈怠，甚至都不敢讓自己的心神被外物牽引而去。

只要發現心神不穩，就用一根醒神針扎一下自己的大腿，讓自己的心神驚醒，從而將心神收回，如此反覆，也與《心性易》之《復》卦契合，只不過行事有些偏激了而已，但誠心可嘉，也算是從頭到到尾學了個仔細。

而且江漢珍也的確算是一個好的老師，對問題都是悉心解答，還能教導學習的方法，若是他有不懂的，還會用一些事例來讓他感悟，只要有所疑惑，都能為他解答清楚。

如此，又怎麼可能讓他不好好的去學《心性易》呢，原本以為沒有變成真龍，是自己學的不到位，但被江漢珍解惑之後，也明白不是自己學的不到位，而是境界不到。

在他心中，或許只有江漢珍能變成真龍，但也心中暗暗發誓，一定要變出一條真龍出來，才不負這次的教導。

打消了心中的疑慮，就對江漢珍拜道：“都是先生教導有方，弟子定不負先生教導，以後定變出一條真龍出來。”

江漢珍聽着這話，心中暗笑，對此並不以為意。

龍乃大道本源之氣所屬，是天地之中靈長類生物的精神所在，出自本源意識之中。

自燧人發現，燃起薪火，又羲皇觀天象查地理，中通人事，後有連山歸藏，再到周文王將之綜合總結，成周而復始之變化之道。

也成了一個文明薪火的根本之物，幾乎成了薪火的核心。

原本也覺得沒什麼，但自做了《心性易》之後才發現，根本沒那麼簡單，要想變成真龍，還需要一番苦修體悟才行。

也難怪有乾卦尊九，坤卦用六，真龍九轉的這種晉級方式，難度不是一般的大，想要成功，還真不容易。

就是現在的他，也只能變出一個真龍之屬的人龍之體出來，想要變成真龍，非混元不可。

但也沒有打擊尼爾的积極性，他只要有此想法，就循着這條路向前走就行了。

若是他都告訴尼爾，不可能成功，無疑就是給尼爾心中設立了一個無形的瓶頸，就像《心性易》中所講的枷鎖一般，給人做了限制。

就像放在瓶子里的螞蚱，在上面先放個蓋子，蹦躂上幾次，都被蓋子擋了回來，以後就是沒有了蓋子，即使再強的螞蚱，也永遠跳不出瓶子。

就像有些人去跟別人學習，被自己的老師告訴說，你這輩子都不可能達到我的境界，能依靠跟我學的這些技術生存下去就很不錯了。

就等於給學生頭頂上蓋了一個蓋子，連教自己的師父都如此說，這可是代表着權威的，學生都認為自己以後沒那個本事，給做了如此限制就等於一個枷鎖，永遠的將學生限制在原地的枷鎖。

而且這個枷鎖還是隱性的，連自身都難以發現。

若是學了《心性易》，就明白了這個枷鎖的原因，就會用強力破除枷鎖，或者還不如不去跟別人學習，自己學都比這個強一百倍。

江漢珍雖然有‘好為人師’這個禍患在，但只要去為人師，就不會去禍害別人，給弟子套上枷鎖，套上一個永遠不可能超過我的枷鎖，也不會期待，不會給弟子壓力，最多只是培養一顆向道之心，永不停息的向道之心。

如此，教出來的弟子才有無限的可能，自身的成就永遠都沒有上限。

對於尼爾剛才所說的這些話，有些期待的笑着點了點頭，並沒有多做評判。

頓了一下，江漢珍看了一眼四周，似乎有些不舍，接着問道：“乾坤二卦最後的那些東西你也能夠猜得到吧。”

尼爾點了點頭，又隨後搖了搖頭，說道：“弟子愚鈍，怎可知先生妙法，還請先生繼續為弟子解惑。”

說完，看着江漢珍的樣子，似乎有一種交代後事的架勢，心中一突，暗道不好。

‘怕不是要離開此界要去宇宙邊緣了吧。’

對於這件事，江漢珍雖然沒有明說，但如今的尼爾，也從江漢珍的字里行間之間分析出了個大概。

甚至連江漢珍對武士文明宇宙的大致計劃都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武士文明宇宙現在處境尷尬，也屬於重生恢復階段。

想要做到《乾》卦之中的見龍在田，站在整個混沌中各個宇宙勢力的面前，似乎力有未逮。

目前屬於潛龍勿用階段，什麼也做不了，就如剛出生的新苗，被人隨意的踩一腳，都有被打回原形的危險。

這種情況，只能暗藏着發展，想要暗藏，必須要有一個暗藏環境。

而江漢珍所表露出來的一些意思，就是要為武士文明宇宙製造這種環境，讓武士文明宇宙度過最最弱的潛龍階段。

要做這事，只能離開這裏，為武士文明遮風擋雨。

想到這裏，尼爾心中頓覺一酸，似乎就要漏出真性情。

外面的危險，他也知道一些，外敵強大，就是自己的先生江漢珍也不是無敵，甚至只能算是站穩腳跟，要去周旋，遇到的敵人肯定不少，甚至還有隕落的危險。

此時的他，感覺江漢珍就像一個家長，他們就像一個孩子，家長要為孩子提供一個安穩且又利於成長的環境，必須要去外面打拚。

要去遭受別人的唾罵，別人的侮辱，甚至打罵，受到欺負，遭受不公平的待遇，連反抗都不敢，連聲音都不敢出，連反抗都不敢。

因為有一個家在，還有孩子在家裡待着，若沒有了他，這個家也就破了。

尼爾心中有些難受，他能做什麼，他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等着，只能在這裏潛伏着。

心中的酸澀讓他又拜服下來，沒有抬頭。

而是帶着略微的顫聲說道：“還請先生為我解惑。”

江漢珍看的一陣搖頭，也明白尼爾是看出了自己想要做什麼了。

心中一嘆，也有些無奈，畢竟，將自己命寄托在別人手上不好，隨意的被人揉捏，連自身都沒有保障。

而且，他的道也就在這裏，不管怎麼樣，對道的追求還是要繼續。

就柔聲解釋道：“乾坤二象，是最核心的為龍之道，心龍有乾坤二分，但最後的結果都要進入一番血流千里，玄黃染天的事情。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也是一條必經之路。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心性易》的乾坤兩種變化，此去一行，暫且不說結果如何，但這是我的道，是我所追求的東西。”

江漢珍說道這裏，尼爾還是一如既往的趴在地上，身體微微的抽搐，讓他有些不知如何才好。

# 第五百四十四章 交代與告別

在藍光世界中，他被年輕一代的人稱為父尊，而天道意志被這群新晉之人稱為母尊，而世界，就是一個大家庭，他就是這些人的家長。

雖然江漢珍從來都沒有認為自己就是如此，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此時他看尼爾，與自己的孩子沒有多少差別，都是天地所生的生靈。

若是拿出《心性易》來解釋，就是他在這個宇宙，是屬於乾位，屬於一家之主，而這一方宇宙中的天道意志，就屬於柔順的坤位。

自然，這些所有的生命，都屬於家庭之中其餘的位置，所有的加起來，就組成一個完整的事物，就是所謂的卦象。

每個人身來都有自己的位置，若是感覺到不合理，或者不對勁，那就是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外界衝突太大。

當然，也有自己的位置處於危險的境地，與自己的內心相違背的，也不會順利。

這種情況，只有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去尋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去發展，才會讓自己變得舒適，才能一心做自己的事。

當然，位置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永遠的處於變化之中。

《心性易》就是專門讓自己的心性隨時隨地都能變化在自己身處的環境中，最有利的位置的形態，也是一種生存之道。

如此，才算是融會貫通。

而江漢珍如今這個位置，已經再難以有所進步，只有去下一步，才能有所長進。

即使對這方天地，對這個宇宙，甚至這個世界的所有人，再怎麼不舍，都不會放棄自己的道，若是繼續在這裏待着，發展就到了瓶頸，就等於設置了個上限，而這個世界的人就會像放在瓶子里的螞蚱，永遠都逃不出他的範圍。

而這個卻不是江漢珍想要的，他要的是一個人人心如真龍的一個時代，不光修鍊自己，而且能推進世界發展，而不是被限制在一畝三分地中，永遠的為了眼前的事考慮，而看不見外界的一切。

在他認為，道無止境，永遠的沒有邊際，在常人認識之中，似乎混沌是最大的，其中包含無數的宇宙，宇宙中又有無數的世界，似乎外面再沒有了，到盡頭了。

但在他的認識中，這並不是一個終點，或者只是另一個開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這才是大道。

但似乎所有的一起都被限制了一般，這不是他願意看到的，只能向前走。

看着拜服在地上的尼爾，江漢珍猶豫了片刻，取出一隻小船，和一卷玉簡經書。

而這小船正是當初從菩提樹枝上摘下來的普度寶船，而這經書，正是還有一點沒有做完的《心性易》。

將兩物放在了面前的案幾之上，對着尼爾說道：“《心性易》是眾生的呼喚，並非我自己所做，祂有着自己的使命，如今交給你，若是你願意，就將他保存好，並且傳下去，不要讓它熄滅，給每一個生命一個機會，一線希望。”

尼爾還是趴在原地，一聲不啃，似乎也不願起來。

江漢珍又說道：“此寶船就給你當個護身之物，只要利用得當，即使大羅金仙也難以找到你，你安全無憂。

我走後，你負責將神啟與藍光兩界整合，並將之統一，形成一個完善整體。”

江漢珍說道這裏，猶豫了一下，忽然想到兩界的核心雖然一樣，但兩個文明還是有所差異的，若是他在，融合也可以輕而易舉，但若他不在，還是會有些麻煩的。

想了一下就說道：“整合期間，若有阻礙，格殺勿論。”

尼爾還在繼續拜服在地上不起來，但江漢珍的話他是聽到了，身體在一個勁的抽泣，但忍住沒有做出動靜，就怕影響到江漢珍的心境。

江漢珍看了一眼還在拜服在地上的尼爾，看着尼爾的這幅樣子，在他面前，似乎是不打算起來了。

最終還是搖了搖頭，身形逐漸消失在原地。

直到江漢珍離開好一陣，尼爾才抬起頭來，擦乾了眼淚，對着江漢珍離開的方向連拜了三次，說道：“學生定不負先生囑咐，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將薪明宇宙來說，是禍非福，所以江漢珍在最後的關頭，收住了筆，最後的那些並沒有寫上去。

也就算是不完整，沒有成書，而最後一部分，他卻準備自己來演繹。

就是如此，江漢珍也在悄無聲息之間進入了看見了一條無邊無際的河流，無數的扔在河中遊盪着。

有的在游泳，有的乘着小船，也有人在河裡面潜水，甚至有人被河水沖的暈頭轉向，連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裡。

“命運長河。”

江漢珍讚歎一聲，不知道從何處來，也不知道流向何處，不見寬窄，無有邊際，似乎看的見，又無跡可尋。

江漢珍看了一眼命運長河，發現自己在一艘小船之上，走的很安穩，但還是在長河之中。

就控制着小船，向上飛去，毫無阻礙的離開了長河。

就要準備將自己的命運收回到自己身上，但發現只能在命運長河的上空藏着，並不能收回來。

心中一陣明悟，‘原來還差一絲，或許，收回命運長河中的命運，就是超脫之時吧’。

感悟着命運長河中的法則，似乎時空都在其中，能去自己的任何一個階段，甚至跨越時間空間的去命運長河中的任何一個位置。

此時，江漢珍也明白了大羅金仙是怎麼一回事了，就將自己的心神收了回來。

心念一動，就到了宇宙的邊緣，比之剛才快了無數倍。

感受着自身的道果，與金仙的時候，似乎是一樣的，但若仔細感悟，就會發現一個是石塊，另一個是金玉，兩者不同而語。

似乎是達到了生命的一眾蛻變，讓他對自己的了解，也比以前要細微了許多，甚至挨瞬間，就發想了自己的許多不足之處。

而且道果比較完善許多，並沒有繁雜的枷鎖在其中，就是在仙道當初見到的大羅金仙，身上的道韻都沒有他的深厚。

心中暗暗慶幸，在自己還沒晉陞的時候，就開始做《心性易》，並且發現了心性易中的枷鎖存在，將所有的枷鎖解除了，才能在大羅金仙的時候，感受到一種自身無礙的狀態。

但對於那些存在的枷鎖，並沒有直接破除，而是將這些所有的枷鎖，都轉嫁在一個替身傀儡之上。

江漢珍手一揮，一個形似他的人出現在面前，全身上下密密麻麻的連着無數的枷鎖，細數之下，似乎有一百多條。

而這些枷鎖的氣息都不一樣，有的道則深厚，有的沉香金鐵之相，將替身傀儡栓的死死的。

而被這些枷鎖纏繞的替身傀儡，面露痛苦之色，而且身體時不時的在扭曲，似乎時時刻刻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江漢珍看見這個替身傀儡，心中一陣冷笑。

這些枷鎖不光纏繞着他，而且纏繞着世界上的每一個生靈，永遠的伴隨在靈魂之中，就像遊盪在世界中幾千年的遊魂那樣，死了多少年了，還對人施加枷鎖，不得消停。

即使在遊盪着，都會幹涉生靈的生活，干涉生命的行為，這個不能做，那個不可以，這個吃不得，那個不是你能碰的。

就像螞蚱瓶口的蓋子一樣，讓原本可以跳出瓶子，去大自然中生存的螞蚱，永遠的待在瓶子里，直到死去，晒成螞蚱干，就是這樣，還要服從往瓶口蓋蓋子的人的意願，將螞蚱干碾碎，去給自己當食物。

江漢珍對這些喜歡給人套上枷鎖的人，沒有一絲好感，甚至有一種仇恨，和一種不與之再接觸的想法。

但也沒打算將這些人放過，心中一動，就將這個被無數枷鎖纏繞的替身傀儡扔向混沌之中，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到了那裡的地方。

心道，此物乃《心性易》最初的效果之物，自身具有大氣運，帶着宇宙周所有被枷鎖纏繞的人的意志在其中，沾了《心性易》的光，若是能起到作用，也夠這些喜歡給人套枷鎖的人喝一壺的。

江漢珍目送替身傀儡離開，直到連他自己都感知不到，連他自己都感應不出位置的時候，這才將目光收回。

就看着正在發展的武士文明宇宙，感應出宇宙中一副欣欣向榮的姿態，和對他的無數善意，和擔憂，或低語的囑咐，江漢珍笑了一下，對着武士文明宇宙毀了揮手，算是道別。

就轉身看了一下大致的方位，向著混沌的深處飛去，身形逐漸消失在宇宙邊緣。

而就在他離開不久，宇宙中的無數的天道意志幾乎在同一時間，就做出了反應，無數的道則從世界之中散發而出，向著宇宙邊緣匯聚，最終如百川歸流一般，匯聚到了宇宙的邊緣之處，附在了宇宙隔膜之上。

經過一陣玄妙的變化，整個宇宙慢慢的消失在混沌之中，似乎沒有出現過一般，剩下的，只是無邊無際的混沌亂流。

# 第五百四十五章 無窮萬物演生機

武士文明宇宙中的一些心性不錯的人，似乎心有所感，紛紛望向虛空，甚至有人產生一種擔憂之情，甚至帶有一絲緊迫。

心性之道中，若有不安，卻找不多原因，就說明會有未知的麻煩出現。

對於這種情況，首先壓做到的是自己的心境不能亂，然後繼續提升自己，強大自己，以面對隨時會到來的危險。

心中都有了一個主意，就是好好修行，強大自己，以面對未知的危險。

也只有自己強大了，才能在危險來臨之際，做出相應的反應，而不是等死。

···

混沌之中，充斥着無盡的混沌氣流，無邊無際，混亂不堪，沒有時間的古往今來，是一種不辨方向的上下左右，似乎要歸於無極，但又演繹着太極。

茫茫混沌空間之中，有個一個又一個被隔絕的地方，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綠洲，看孤單的行者帶來一絲心情上的愉悅，有是生機。

而宇宙之中，存在着無數的世界與星辰，在循着某種規律運轉着，而這種運轉規律之下，就成了生靈賴以生存的地方，犹如人體最簡單的組成單位細胞一樣，其中存在着有機物質，似乎成了宇宙生命的源泉。

以此三分，被修鍊之士稱為天地人三才，人居於中，有着偉大的自我意識。

其中，就有超脫之人，就成了三才之中最厲害的一批人，有着極大地權威。

甚至能以自己的力量，來改變世界的運轉，來服務與自己，讓自己修為逐漸的變強。

而這些人，就被稱為掌權者，或者天尊。

這些人修為高絕，幾乎與天地比肩，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能感應出常人所不能的。

他們對於大道的追求，同樣執着，已經執着到了只有自己的地步。

就在這幾日期間，幾乎所有的天尊之屬，或者一些根基比較厚的大羅金仙，都感應到了宇宙之中散發出的那種景象，似乎要出現什麼寶物一般。

許多人都動了心思，甚至做好了準備，就等着天象降落，寶物出世，就能趕赴寶物的地點所在，進行奪寶。

卻不想，天象遲遲不肯落下，還在最後的關頭消失了。

讓許多大修行者都感覺有些難受，只能從身邊的景象之中，探查出了大至的方向，天象沒有落下，一切還在遮掩之中，也不可能找到準確的方位。

但即使這樣，也讓許多人將人手派出來，在他們所推算出的方位尋找。

雖然這與大海撈針差不多，但給他們帶來的是一種希望，一種無限的希望。

從這個寶物將要出世的威勢就能看得出，這絕非一般的寶物，雖然不知其用途，但就這造成的天象，卻讓他們看出來連整個混沌都在歡呼。

只要得到這寶物，就能做到真正的鎮壓一切所在。

江漢珍在一路上，就看到了許多這樣的隊伍，都是以金仙為主的隊伍，在混沌中搜尋着，就是大羅金仙也能見到一兩個。

對於這些，江漢珍都施展了一些手段將之引的偏離武士文明宇宙的方向，以免真的在無意中發現武士文明宇宙的存在。

就是這些人，隨便一個金仙，雖然不能做到完善的能力，但若要搞破壞，肯定容易。

且不說能不能找到寶物，對於這些人，江漢珍可不願意將自己親手完善的宇宙命運展現在這些人手裡，他可不敢保證這些人每個人都是善良的，不會隨意破壞。

只要有一個非善類，就會給自己帶來災難。

就如《心性易》中一個往自己家裡帶人的例子一樣。

家裡富裕不富裕，那都是自己的事，是好是壞都是自己的打造的，與他人並無關係。

為了讓人稱讚自己富有，就帶人道家裡來看，誰知道這人會不會起什麼邪念，看上你的財富，或者瞄上你的嬌妻，甚至盯着你的孩子，也許當時不會有什麼作為，會稱讚你的富有。

但忽然有一天你不在家，誰知道會不會闖進來，甚至回去之後就惦記着你的一切，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哪有時時防賊的道理。

就是家裡窮，也不能保證別人不起邪念，賊不偷空，這個道理又不是沒有。

也只有自己知道就行，不要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知道，這才是最好的方式。

江漢珍可不敢保證這群人是干什麼的，就是遇到仙道之中自己熟悉的人，也不會將他們引到武士文明宇宙中來。

不管是不是武士文明宇宙中有違反仙道的東西在其中，而這是一個原則，財不露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如今江漢珍因為晉陞大羅之前，解除了自己身上的所有枷鎖，如今晉陞大羅金仙，早就與一般的大羅金仙不同。

那怕他再怎麼不擅長戰鬥，也比一般的同階要強上許多，而且他逃命的本事不是一般的高，若是真的遇上，只要遇到一方世界，就能將之鎮殺其中，讓敵人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引開了一些，來此地的人逐漸少了許多，但江漢珍還不敢放鬆，就在一些武士文明宇宙的必經之地上轉悠着，打算一個也不放過去。

甚至都做到了打殺的準備，若是有人看出他的計謀，就會站出來與之死磕到底。

總之，不會讓人打擾到武士文明宇宙的發展。

轉悠了不知道多長時間，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過來人了，江漢珍心中暗想。

“應該是這段風潮過去了，冷淡了下來，看來這個地方暫時算是安全了，我再繼續往前看看。”

接着江漢珍又在周邊巡視了一圈，並沒有發現修行者的一絲蹤跡，甚至連氣息也沒有，有的都是被他引開的那些。

最終才放下心來，向著無極世界與仙道世界戰場的邊緣走去，這個地方是距離武士文明宇宙最近的地方，很多年前，也是產生過一個興盛的文明，被稱為武道文明。

而這個地方，江漢珍也來過，也是他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之地，有了想走自己道路的一個轉折點。

以他現在的眼光來看，這裏就是他與仙道分道揚鑣的一個地方，看着如今已經混亂不堪時常有世界湮滅，也有世界生成的宇宙，江漢珍感慨萬千。

就是他所做的《心性易》也是從這裏的一方世界中的《人龍易》所產生的啟發，能有如今的成就，與這方世界脫不了干係。

自這裏開始，就在很短的時間內，走完了以前加起來的時間所走的路程，修為快速的提升，才有如今的成就。

而面前這方宇宙之所以還能存活，就是因為被當成了戰場，兩方出手之際，都有所顧忌，也不敢去安心的抽取世界本源，有另一方在，就怕被牽扯進去，連脫身都困難。

這裏的情況比起當初的武士文明宇宙要好上不少，雖然被利用的用些嚴重了，但大部分本源還在。

若是沒有人去破壞，而是安心修復的話，按照江漢珍自己的手段，只要花上一百年的時間，就能將此界完全恢復，甚至還有精益。

但這種事情，在人看來是無意義的，有如此心思，還不如找兩個偏遠一點的世界將本源抽取了，所得到受益不必這樣少，而且還不用費心。

但江漢珍卻不這麼看，如今他一路修鍊至今，很少遇到所謂真正的瓶頸之事，就是金仙層次之時的頂峰，也是因為自己沒有感悟出境界才出現短暫的停留，但修為無時無刻都在增長。

就是最後突破大羅金仙之時，也是毫無波瀾，好像水到渠成一般。

或許他解除了自身的枷鎖，但這之時底蘊，是修為的底蘊，與進階生命層次沒有太大的關係，最關鍵的還是他做出了大功德之事。

恢復一方宇宙的事也不是小事，也是有益於整個混沌的事情。

就比如混沌是人體的細胞，而宇宙是細胞中的有機物質，內部的生靈就是生命核心。

細胞是否存活，除去自身的因素之外，決定性的因素就就是其中的生命氣息。

就如人體一樣，支撐內部存活的生機就是生靈，帶有着一定的意志存在，就是智慧生命。

能做出如此事情，對整個混沌也是有益的，而命運長河，也是混沌中的一部分，江漢珍能很輕鬆的突破，也不是沒有道理。

這個道理就像是神啟世界中提出的一個生命進化理論一樣。

認為人的意識是身體的所有部位所產生意識的綜合體，是無數的意識組成的，並非是產自於某一個地方。

就想身體百神，綜合在一起，就是人的意識，而太一之身所在的靈台，就相當於中樞之地，是人體所有神經匯聚之處，如此綜合，才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意識。

這個理論提出來之後，就連江漢珍也覺得像那麼一回事，推演了一番，也覺得這個解釋合理。

在他離開神啟世界之時這個理論還在發展，雖然沒有用在實踐之中，但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似乎在他離開武士文明宇宙的時候，神啟世界的意志也傳了許多信息，似乎這個理論已經完善了，正在與當初帶有一些玄學色彩的生命進化之道正在融合。

而且，《心性易》的完成，似乎也有一絲這種理論的影子。

也正是因為如此，江漢珍才對外界一些主流的修鍊方式不敢苟同，他從來都不認為毀滅了一方弱小的世界，與自身並沒有什麼關係。

看似是得到了一個世界的本源，但失去了什麼，還真不好說。

# 第五百四十六章 道化生機演天地

如今故地重遊，又成了另外一番景象，此時他的修為已經到了大羅金仙，早已不是當初了，也能有一番作用。

因此，看武道文明宇宙的眼光又發生了變化，而且自身的立場，也讓他看事情也沒有偏執與任何一方。

不管是仙道，還是無極世界，甚至是佛道，在他眼裡都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都是有自己的一套規則，自己的道果支撐，也是從大道之處感悟出的道理，來創立的，也沒有任何的好壞之分。

當初江漢珍看事情，永遠的都是站在仙道一方，所以仙道仇視的，他也會跟着去仇視，仙道的敵人，他也會跟着去為敵。

但一切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卻沒有仔細想過。

如今有了自己的道，是一個從仙道出發，繼承了人族薪明宇宙都有些勉強，這些之能壓在心中的最底層。

江漢珍感慨過後，最終平復了心情，就在宇宙邊緣守候着，只要發現有人向武士文明宇宙的方向行去，就會尾隨其後，等到見其偏離方位很遠，就不再跟隨，若是還繼續前行，就會想辦法將其引開，與武士文明宇宙背道而馳，才會放心。

接着有回到了邊緣等待，在他的計劃中，不能將任何一個修行者放過去，最好讓武士文明宇宙有一定的時間去發展，最需要的，恰好就是時間。

隨着《心性易》異象的逐漸平復，仙道與無極一方也將所有的目光收了回來，重新投入道戰場之中，也就是當前的武道宇宙。

武道宇宙在三千年前已經被無極一方貢獻，就要在他們收割果實的時候，武道文明向仙道求援，而仙道也懂得唇亡齒寒的道理，雖然當時玉帝不同意此時，但玉帝畢竟權利太小，大部分的權利還是分散在外面。

而這些掌權之人，就帶領門下，來支援武道宇宙，或許也想分一杯羹，或者也不想讓無極一方太過強大。

不管抱着如何一種心態，仙道一方九成以上的人都趕赴了武道宇宙。

而作為仙道天庭的殺伐部門雷部，自然不甘落後，也率領百萬雷兵趕赴戰場。

與無極一方在這個域外展開的長達三千年的爭奪戰，本來仙道一方勢弱，而後面的補給又跟不上，人員逐漸的減少，眼看就要進入一個死局，要不就全軍覆沒，四散而逃，要不就退回仙道世界。

但仙道內部玉帝搞起了西遊之事，讓仙道的大部分底蘊消失，連主世界都變得殘破不堪。

玉帝的目的似乎是達到了，也逐漸掌握了自己的權利，但仙道世界卻殘破了，若是仙道一方在域外戰場真的敗退，想要回來，見到如此殘破的世界，若強敵繼續追擊，就連憑藉世界之力防守的一個據點都沒有，想要活下去，只能離開。

也是江漢珍出現，恢復了世界，匯聚了氣運，完善了循環，才讓仙道一方有了後援，才能繼續與無極一方作戰，不至於四散逃離。

而以後世的歷史來看，自西遊之後，天下逐漸的無仙，就連生命層次高一點的，都鮮有出現。

根據江漢珍的推演，似乎是世界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甚至被抽取了本源，最終變得逐漸的殘破，變成了一個被封鎖在一方宇宙的邊緣地帶的星球，成了最後的一片凈土。

在他的前世，有許多上古傳說，都逐漸的成了未解之謎，甚至成了神話。

而人類對於太空的探索，多少年從沒有停止過，在浩瀚的星空中，再也沒有找到另一顆存在生命的星球，如今就是連太陽系也很難飛出去。

而以江漢珍如今的眼光看來，太陽系分明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九宮大陣，五行齊全，經緯有度，九星在明，六星在暗。

暗合乾卦用九，坤卦用六，形成一幅完整的陣法，若要離開，也唯有在九星連珠的那一剎那，才能離開進入浩瀚的星空，否者根本不可能離開，當然，外人也很難進來。

看起來就是一個牢籠，但也是一種保護，當然，也是一個完美的陣法。

若是江漢珍回去，肯定會以這個陣法為核心，打造出一个中樞之地，然後來俘獲太陽系意外的星球，為此增加底蘊，若是能利用的好，幾乎就是一個虛空堡壘，安全無憂。

但不管怎麼樣，都已經殘破了，而根源，或許就在西遊之後。

而此時，他靈台中的那個飛碟玉佩，已經被他完全煉化，並沒有什麼奇特的，但這卻是一個混沌大道之中產生的東西，品級也不是太高，也算不得特別厲害的寶物。

此物名為均衡棋子，是混沌中感覺到自身內部的不平衡，所孕育出的東西。

就如人體產生了不平衡，所產生的為了調節身體平衡的蛋白質一樣，屬於維持身體平衡的物質。

而江漢珍手裡的這枚均衡棋子，並非是獨一無二的，在無盡浩瀚的混沌之中，這種棋子有一百零八顆之多，所在使命就是為了調節平衡，讓混沌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江漢珍甚至還猜得出來，這一百零八顆並不是唯一，而是第一批的產出，出現在混沌中的各個角落，被有緣人得到，就用此物來調節周邊宇宙的平衡，讓整個混沌中恢復一種穩定的狀態。

但若混沌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這種棋子還會產生，而且還會越來越多。

到了那個時候，就說明整個混沌都到了危機的時刻。

就犹如人體一樣，出現疾病，都會有抗體的出現，身體越嚴重，抗體出現的就會越多。

而這抗體並非是憑空出現，而是消耗的人體的本源之物，若無本源，只能從外界攝取，外界沒有了，人也就沒救了。

江漢珍的一番感悟，似乎是明白了一些事情，就感應出就連身邊的混沌之氣都溫和了許多，不再向以前那樣的暴虐，就連他大羅金仙，若是不注意都會被弄個灰頭土臉，甚至有些狼狽。

但現在，他發現他身邊的混沌之氣就是別周邊的溫和，而且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

心中有些奇怪，就試了一番，一個閃身，飛到了一處混沌風暴之中，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混沌風暴很快的平息，安靜了下來，逐漸的變得平和。

又實驗了幾次，都是一樣，只要他所走過的地方，即使再厲害的風暴，都會逐漸的平息。

最終讓他感慨的說道：“誰言天道無眼，卻能常予善人，列子御風也不過如此吧。”

何大怨，必有餘怨，報怨以德，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這句話出現在了他的心頭，就如天道並沒有什麼親人，也不會親善與任何人，但經常來照顧了解他，按照他的天道運行道理來行走的人。

江漢珍感覺似乎明白了什麼，也明白了自己為何當初現在仙道，而不是直接出現在武士文明宇宙，或者其他的地方。

就是大道意志感覺到自己這個地方出了問題，有了危機，才會急需用此物來調理自身。

而江漢珍雖然說不上純善之人，也談不上惡人，但絕對不會去無故的損害他人。

有着一顆對天地的感恩之心，才走上完善天地的道路，而天地也對他非常照顧，讓他很少處於危險的境地，也很少遭遇到與人爭鬥的事情。

若是有爭鬥，都會將一方世界放在自己的身後。

此時江漢珍才發現，他的單打獨斗的經驗幾乎為零，就是用單打獨斗這種戰鬥方式，也全屏着一股狠勁，爭鬥起來完全沒有章法。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有最後《心性易》的出現。

而他的戰鬥方式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單打獨斗，而是站着無數的世界，想到這裏，江漢珍心中一暖，也感慨道：“原來我也不是一個人。”

# 第五百四十七章 金仙大羅如天塹

事實就是如此，江漢珍每次穿梭世界之後，對他幫助最大的並不是背後的人，或者背後的組織，而是天道。

似乎，每一次都是有天道意志站在他的背後，即使剛開始對他有所排斥，最終也會站到他的身後，成為他最強大的助力。

就拿修行之道來說，從來都是以心性為主，至於對功法的修鍊，從來沒有去一門心思的修鍊，都是順帶而已。

修為的提升，都是靠着天道意志灌體，犹如灌頂一樣，瞬間晉陞。

似乎明白，自己所走的路，已經與所見到任何一道都不一樣了，似乎成了一條新的道路。

心性的修鍊，就是如此，從來都不認為修鍊是唯一的目的，也從來不會偏執與一方。

如今他的這種態度，若是被仙道一方得知，肯定會被指責，甚至淪為邪魔歪道，但他並不會因為如此，而放棄自己的路。

就在江漢正在武道宇宙邊緣守候着，一邊感悟心性之道的時候，仙道一方又有了新的動作。

在仙道一方的總據點之中，也就是一個早已被消滅了文明的武道中千世界。

如今很難見到武道修鍊的影子，倒是仙道修行橫行其中，逐漸的取代了武道修鍊的地位成為了世界的主流，而天道意志也逐漸被仙道一方所代替，僅存的武道修行，也只是在最底層流行。

當然，也只是一些粗淺的修行之道，至於高深的早已失傳，經過三千年的發展，已經進入了末路，似乎一切都與武道沒有任何關係。

自三千年前，仙道各個道統進入此界，與無極世界一方開始對戰，不想讓無極一方將武道宇宙當成稻草一樣的收割了，就此兩方就進入戰鬥的拉鋸戰之中。

但無極一方底蘊深厚，比仙道要強悍許多，仙道又是一盤散沙，被打的節節敗退，最終雷部的加入，組成了一個體系，這些勢力就與雷部互相融合，形成了一個名為仙道遠征司一樣的部門。

而每支道脈在其中都有自己的話語權，聯合管理，才逐漸的穩住了態勢。

因為難以得到補給，後援不足，一直處於敗退狀態，直到數年前，江漢珍宣化諸天，整合了仙道，才得以有更多的人手補充，才將戰事穩定下來。

經過三千多年的發展，兩方都在武道文明宇宙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不願意就此罷手，放棄武道宇宙這塊資源。

而且兩方的仇恨越積累越深，很難有緩和的餘地，只要有機會，就會出手，不可能有放過的道理。

而此時的仙道遠征司中，一條消息落入到了仙道一方的手中，而且是一個重要的人，是無極世界中無極道尊的以後後輩子弟要來域外戰場，親自指揮戰鬥，而且還帶了測算無雙的星辰宗的人。

仙道一方對於星辰宗的人還是有些忌憚，當初一位星辰宗的人，即使後來的星辰大尊，出手之後就讓許多仙道一方的人落入了圈套，就連大羅金仙都死了好幾位。

就如當初的慈航道人，就是在那次隕落的，若不是江漢珍去了白蛇世界遇到了慈航轉世之身，說不定會就此沉淪下去。

由此可見，星辰宗的人有多厲害。

後來無極世界佔據了優勢，星辰子才返回無極世界，但不料江漢珍出現，竟然讓仙道一方有了後援，竟然將敗退的局勢扭轉了過來。

根據仙道一方得到的消息，就是無極道尊得知仙道又凝聚了大勢，當即決定派出自己的一個優秀的後輩子弟，並讓星辰子繼續跑一趟，要將武道宇宙徹底佔領，並將仙道趕出去，進而進攻仙道。

而星辰子以‘做一件事情，只能謀劃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若第二次就會有災禍’的這個理由為由，拒絕了這件事，並派出了自己的大弟子天星子，最終得到無極道尊的肯首，兩人就帶着人趕赴了域外戰場，想要將仙道一方徹底的拿下。

不知道這個消息是怎麼流傳出來的，但仙道一方有些猜測可能是圈套，但即知道這是圈套，也不得不跳進入。

在仙道征伐司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不管怎麼樣，都需要去面對這件事，最終只能先派出十名大羅金仙與百名金仙，繞道去對星辰宗的人進行截殺。

但在選人的時候，誰也不願意出人，最終雷部被推了出來，由雷部出百名金仙，但在十名大羅金仙的時候，就积極了許多，都將自己的優秀大羅境界之人派了出去。

畢竟在這個域外戰場之中，金仙死了就有可能真的死了，大羅金仙每一個都給自己留下了無數的後手，即使被打的仙體消散，也能在仙道後方復活。

就如慈航道人一般，在戰場隕落不到百年，又從仙道之中重活歸來，還事一尊大羅金仙。

但金仙就差了很多，即使有些保命手段，也不敢保證自己完全不死，說不定被人追尋着時間中的過去未來，將一切的信息全部抹去，若真是這樣，毫無疑問的就是死了。

金仙的命運還沒有完全跳出命運長河，只能所是擺脫了空間的角落，或許在一處空間中藏着，但對於時間還在束縛之中。

而大羅金仙就會開始參悟時間法則，就能將自己的布置藏在時間中的過去未來的某個角落，即使同為大羅金仙，都很難找到。

就比如一張平面圖形，就代表着現在，金仙只能將自己的一些布置藏在現在的某一個角落，就是在這張平面圖上，藏的再怎麼遠，還是如此。

但若是加入時間中軸線，就等於將無數的平面圖壘起來，疊加在一起，就形成一沓，十幾張，甚至幾百張。

隨便藏在過去或者未來的某個角落，都不容易找到。

一彈指為七點二秒，等於二十瞬間，一瞬間就是零點三六秒，而一瞬間就是一剎那。

而這一剎那只有零點零一八秒，很短暫。

大羅金仙感悟時間法則，剎那永恆之間，誰知道他將自己的命藏在了哪個地方，即使同階之內，也無從查起，所以生存幾率就大了很多。

但金仙不是，對於時間的痕迹，只能用在自己身上，讓自己身上的時間停留在某一階段，鎖住自身的時間流逝，也就能夠長生不死，也就是為何金仙已經有了不死不滅的特徵，也是被稱為‘金仙不朽’的一個原因所在。

但就是再厲害的金仙，也不能做到跨越時間的痕迹，做到穿梭於過去未來，所存在的世界就是現在。

若是想要滅殺，就好辦了許多，只要將現在的一切關於他的信息都抹除乾淨，也就不存在了。

相比於在一張圖紙上尋找，和在無數張圖紙上尋找痕迹，無疑要簡單許多，而且還有跡可循。

所以在域外戰場之中，隕落的最多的進入大修行者行列的還是金仙，至於金仙以下，都是炮灰的存在。

而在截殺星辰宗天星子的這次行動中，被選出來的這些金仙，就是炮灰的存在。

即使雷部極力的反對，但最終還是沒扛過個大勢力的壓力，答應了下來。

雷部之人，做事自然是雷厲風行，但也傷亡是最大的，在這三千年的時間，當初來域外戰場的百萬雷兵，如今還活下來的，已經不足一成，後面補充進來的，全部都是新面孔。

即使如此，只要一聲令下，很快的選出了一百名金仙，而當初與江漢珍又教導之恩的雷將陳驛也赫然在列。

因為江漢珍所傳之法，大部分都是與他有些關係，不管是法術也好，還是修理地脈，還是氣運整合之法，都是這位送給江漢珍的那些他所收集的雜篇中選出來的，在剛開始，也的確幫了很大的忙。

若不然，江漢珍的路還會難走許多。

也因為這樣，導致這位雷將的氣運大漲，一具突破神仙修為，成就了金仙之位，而且一路高歌猛進，有一副雷部新晉帶頭人的架勢。

這次事情出來，也是积極響應，自告奮勇之下，加入了這次的截殺隊伍，跟隨者使命其他道脈的大羅金仙在眾人的相送之下就出發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趕路，終於到了選擇好的截殺地點，就是在武道文明宇宙的邊緣，也是無極世界進入武道文明的要道之上。

而這次帶隊的人，就是出生三清道脈的一位紫乙真人，此人為天尊所屬，屬於大羅金仙的高層次，在這批截殺隊伍之中，他的修為最高，也是這次的領隊人。

而這次隊伍之中，慈航道人也赫然在列，因為以前被星辰宗的圈得身死魂滅，如今復活歸來，也沒有忘記當初的仇恨，這次未嘗沒有來複仇的意思。

等待着武道文明的邊緣，讓眾人隱藏了起來。

而這時候，作為雷部的話事人陳驛，就看出了不妥之處，就對身邊的一位神將說道：“此時我們能想到，無極一方未嘗想不到，而且我們所在的地方還是無極世界的要道，怎麼可能不做後手，說不定我們的行蹤早就被發現了。”

身邊的一名神將也一臉憂愁，似乎看出了這種不妥，就說道：“我們同為雷部之人，誰又看不出來，我們雖然在仙道厲害，但與無極世界中相比，卻連精兵強將都算不上，還做出這等孤軍奮戰之事，出了送死，好像起不到別的作用。”

而這時另一位一名神將嗤笑着說道：“此事一看都是兵家大忌，還截殺，我看是送死還差不多，我們與無極世界征戰了三千多年，這樣的打法哪次勝利過？能成功的不都是用陣法與圍殺這件事嗎？還不就是江師弟數年前發明的那種依託世界的困殺之法···”

說道這裏，這名神將忽然發現陳驛的全身都在顫抖，而且緊緊的捏着拳頭，似乎有一種失控的危險，頓時不敢啃聲了。

他所說的江師弟，自然就是當年在雷部任都天宣化雷神的江漢珍，江漢珍的出現，可是讓整個雷部風光了一回。

想起這些事情，讓幾人忍不住又是一陣嘆息。

不但讓仙道有了後援，還做出了一個雷霆學院，以此來培養適合仙道之戰的人才，而當時，仙道輸入的新人都是出自雷霆學院的，能穩住這種頹勢，也是因為雷霆學院之人。

不但如此，也整個了仙道諸天，犹如百川歸流一般的匯聚入主世界。

當消息傳回主世界之時，主世界玉帝親自表示會大力的嘉獎。

但這一次嘉獎，卻成了最後的消息，接着就聽到江漢珍自願進入兩界的跨界通道，最終失蹤的事情。

這個事情，當時在雷部造成了很大的動靜，而對這事最為上心的，就是這位神將陳驛。

如今看着陳驛面露一陣痛苦，身邊的幾個人都沉默了下來，對於這件事，都沒有再繼續說下去。

# 第五百四十八章 仙道內部有積怨

江漢珍的消失，幾乎成了仙道內部的一個禁忌話題，不知是在有意還是無意的控制之下，似乎很少有人提及。

也只有雷部之人，偶爾的會提及此事，但也就提上一句。

最關心此事的也只有陳驛一人，或許是記得江漢珍這樣一個人，事後還查了許多次，當查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就再也難以繼續。

甚至讓他感覺有些恐懼，之後就如換了一個人，修鍊很刻苦，對敵之時也變成了絲毫不留情面。

如今又一次被提起江漢珍的事情，陳驛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

最終強壓下了心中的憤怒，或者其他，平復了一下心情，對着身邊的幾位同僚說道：“我給給紫乙真人說一下，看是否能換個地方。”

說完，就不理眾人的向那些已經做好決定的大羅金仙走去。

此時的紫乙真人，已經決定了適應，帶着幾位大羅金仙在一旁打坐，並就此等待。

對於陳驛的到來，並沒有人去理會，也只有慈航道人對着陳驛點了點頭，算是打了個招呼。

陳驛走到眾人前面，對着正在閉目養神的紫乙真人抱拳道：“紫乙天尊大人，雷部陳驛有事要與您分說。”

紫乙見陳驛如此禮節，對他竟然只是抱拳，還自稱雷部，心中頓時有些不喜。

他怎麼說都是有封號的天尊，就是大羅金仙見了他都要行禮，這位雷部的人竟然只是一抱拳，還自稱雷部陳驛。

分明就是不將他這個領隊之人當單位，對於雷部之人，他也沒多少好感，這群人見人不管是地位多高，都是以雷部軍禮待之，並不如那些仙道弟子一般的俯身下拜，讓許多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意見。

但這幫人戰鬥力相比於仙門來說要強悍許多，戰場上這些人還是主力，也不會多說什麼。

如今又一次見到雷部之人如此，眼睛都沒睜開的說道：“什麼事？”

陳驛說道：“此地為無極一方的運輸要道，定有重兵把守，我等在此，很容易就被發現，說不定還會遭受圍攻，我想請天尊變換地方，尋一方世界作為依仗，這樣一來進可攻，退可守，還···”

“不要說了。”紫乙真人忽然睜開眼睛，止住了陳驛接下來要說的話。

接着就冷聲說道：“雷部軍令如山，難道雷霆都司的應遠天尊沒教過你嗎？上級決定的事，是你們這些下級可以插手的嗎？去執行命令就行，哪那麼多廢話。”

陳驛當即面色一冷，冷聲說道：“我身為仙道兵將，自有征伐司的一切規矩，好像還輪不到您紫乙天尊說什麼吧，天尊有沒有教過我，也好像不是您紫乙天尊能夠說的吧。”

“大膽。”紫乙天尊頓時怒了，對雷部之人早就看不慣已久，若不是還要仰仗這幫腦子不會轉彎的人，早就將這些人整死了。

說著，就揮動右手，一掌向著陳驛拍了過來，但陳驛也不懼，就用挑釁的眼神盯着紫乙真人看着，他就等着被這位打死，看他怎麼收場。

這種眼神，無疑給紫乙真人帶來了一定的刺激，手上的力道有大了三分，帶動這一團極大地紫光在其中。

身邊的人都沒有動手，有的連眼皮都沒抬一下，甚至都不想理會。

就是他們，對這群雷部之人，也沒什麼好感，但利用起來絕不會手軟，尤其是面前這位，有好多人都盼着他早一點死呢。

對於能夠將這位殺死，他們自然能夠壓下去，晾他雷部也鬧不出什麼風浪出來。

甚至有人有些期待起來。

而這時候，與雷部關係較為融洽的慈航道人一看紫乙真人這架勢，這哪是教訓，分明就是想要了陳驛的命。

若是教訓，也沒什麼，天尊威嚴不可侵犯，已經視為常理，教訓一次也是應該的。

但若要殺人，就說不過去了，立即扔出自己的玉凈瓶，擋在紫乙真人的手上。

砰的一聲輕響，紫乙真人的力道被擋了回去，頓時有些冷意的看了慈航道人一眼。

但慈航道人笑着說道：“紫乙師兄這是干什麼，怎麼動如此大的火氣，應元天尊只是去辦事了，說不準什麼時候回來，若是這位陳驛身死，那位還不要瘋了。

難當紫乙真人是忘了當初雷部的那支隊伍出事，我們好不容易組成的域外征伐司差點奔潰的事情嗎？”

慈航道人說完，就一臉笑意的看了一眼周圍的眾人。

而眾人的臉上瞬間精彩至極，甚至有人面色變了幾變，對於當初那支隊伍，就指的是江漢珍帶領的那一支，中途消失之後，雷部差點奔潰。

雷霆都司本來是域外戰場的主力，三千年之間已經將整個雷部都搭了進去，眼看着就要逐漸的消失，卻有了源源不斷的兵力輸送，這讓原本已經陷入頹勢的雷霆都司又活了過來。

而造成這件事的根源，就是江漢珍，但江漢珍卻莫名其妙的出了意外，這件事讓雷霆都司的人有些受不了。

那位戰力無雙的雷霆應元天尊當即大怒，就要帶領三十大元帥想要回去向玉帝問罪。

但其餘的仙道之人怎麼可能答應，合力眾人將之鎮壓了下來，最終將那位孤立，奪取了一部分權利。

到後來，那位甚至連指揮作戰的事都不管了，不但打發三十六大元帥輪流出去尋找，甚至還親自出去尋找。

兩方的矛盾雖然有些摩擦，但沒有如今這種程度，也就那件事，與以往的矛盾加起來，最終讓矛盾差點爆發。

這事情讓許多人都怕的不行，深怕被牽連進去。

此時的紫乙真人面色漏出一絲畏懼，變了幾次，最終還是決定不多事的好。

殺人的手段又不是一種，有的還不會牽連到自己身上。

就對着陳驛說道：“這是我等決定的，你們執行就行，還有你今日頂撞天尊，這件事我會彙報域外征伐司，這次你若是死了，一切皆休，若是沒死，頂撞天尊之罪，就這一項，也要去斬仙台上走一遭。”

略帶威脅話說完，紫乙真人就閉上了眼睛，繼續閉目養神起來。

而陳驛聽完之後，也覺得自己談明白了這群人的意圖，就是讓他們當誘餌，送死來的，從這語氣中聽得出來，這幾人好像沒打算讓他們或者回去，心中頓時覺得一陣冰涼。

心道與自己猜測的差不多，果然就是這樣。

抬起頭來看了面前這位紫乙真人，抱拳說道：“那雷部陳驛就預祝紫乙天尊能夠平安的回去，不要死在半路上。”

說完就複雜的看了一眼慈航道人，轉身離開。

而紫乙真人只是冷笑了一聲，對此不以為意。

陳驛回到隱藏之地的時候，眾人紛紛上前問道：“怎麼樣了，如何？”

陳驛依舊是一副愁容滿面的樣子，眾人就知道不是好事，頓時有些焦急。

而陳驛最終談了一口氣，說道：“等到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大家放聰明點，能跑一個是一個，離開之後，就不要再回來了，能跑多遠就跑多遠。”

而這時，與陳驛比較要好的以為神將就問道：“陳師兄，你說的這事我們也猜得到，我們到這域外戰場的時候，就已經做好的隨時犧牲的準備，但這次是為什麼，你說出來，起碼也讓門死個明白。”

陳驛原本不想說話，但看到周圍的所有人都圍了過來，一副想要知道答案的樣子。

這一個個都是自己身邊的戰友，心中有些不忍，就說道：“我原本就猜出來這次的事情有些反常，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們所在的地方非兵道可戰之地。

原本只是猜測，我就去激怒了紫乙真人，沒想到這位真的對我起了殺心，要對我動手。”

“什麼，竟然如此大膽。”有人憤怒道。

而陳驛瞥了一眼這位，冷笑道：“大膽？我看未必，分明就是早就起了殺心。”

接着有嘆息了一聲，說道：“但可惜的是被慈航道人擋了回去。”

有人見陳驛一副惋惜的樣子，就問道：“這不很好嗎？沒有憋屈的死在紫乙的手上。”

而這時候，一個神將站出來說道：“好？我看不見得，陳師兄一定是想以他自己的死換取我們的活，但可以被慈航識破了，並擋了下來，所以我們都是炮灰。”

說著還冷笑道：“你們可不要忘了陳師兄可是被我們天尊關注的，若是他死，還是死在自己人身上的，你們說會發生什麼事。”

眾人聽的一陣恍然大悟，只要陳驛死了，不是死在戰場上，是死在自己人手裡，那雷部與仙道之間就在也沒有緩和的可能了。

而這時候陳驛猶豫了一下，就說道：“慈航當初與江師弟有些機緣，說不定不願意看着我死，才出手擋下的。”

而身邊這位神將搖頭一陣冷笑，剛要說話，但看着陳驛並沒有因為提及江漢珍而情緒失控，就說道：“或許你看錯了，若是江師弟在的話，肯定不這麼想，甚至他的那些弟子，也不會這麼想。

我跟最近無意中在一個叫陽神世界的地方，碰到一個名叫陳玉樓的後輩弟子，跟他談了一下，讓我受益匪淺，根據他的說法，江師弟的一切，似就是這位慈航道人宣揚出去的，不然的這些域外戰場之人怎麼可能對江師弟那麼忌憚，甚至迫不及待的就出手了。”

眾人一聽，也覺得對，但還是覺得這位將人想的太邪惡了。

而陳玉樓的大名他們可是如雷貫耳，出自雷部，但混在天庭，最後做到了三界護法天神的職位，修為是什麼情況，所有人都面見過他出手，但此人能說會道，腦筋靈活。

但不知為何，在所謂的江師弟失蹤之後不久，就遇到了一次截殺，就在也沒出現過，當初以為這人可惜了，連位置都丟了，現在想起來，這人是如此的明智。

而這時候，陳驛忽然上前一把抓住這位神將，瞪大眼睛充滿殺氣的問道：“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而這位神將看着暴怒的陳驛，自嘲的笑了一聲，說道：“你不是查着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嗎，道最後都不敢查了嗎？難道你還沒看出來。”

被提起這事，陳驛瞬間冷靜了下來，但好像精神被抽去了一半，變得有些失魂落魄。

# 第五百四十九章 神將危機明心性

他當時是查了，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查到的東西讓他至今都難以接受，才讓他不敢繼續追查下去，若是真的查了個底朝天，又怎麼可能在仙道一方繼續待下去。

即使如此，也讓他內心中的某些形象變得逐漸崩塌，再也沒有了以前的那種光芒。

就像平時見到一個女孩，看着是一位女神，一度變成了自己心目中幻想的對象，但仔細接觸之後，卻發現是個渣女，除了讓自己損失慘重，甚至有將自己命都搭進去的可能，以前的女神光輝，散發著一陣陣讓人見了感覺要窒息的毒素。

之所以能一直的堅持着，還是作為一個雷部兵將，對於仙道的歸屬感作祟。

畢竟，雷霆都司是一個軍事單位，內部有着嚴格的紀律，對於每一個兵將來說，幾乎將這些融入到了自己的靈魂中，早已部分彼此。

他並不是江漢珍，也不是江漢珍教出來的那些人，那些人一看風向不對，早就跑的沒影了，還哪裡會等到繼續留下來將等着人來殺呢。

到現在為止，與江漢珍有關係的人，或者是他教出來弟子，不是出去就回不來了，還有就是趁人不注意消失了。

甚至還有人逃到了無極世界一方，當起了仙奸，聽說還過的很滋潤。

留下的，都是一些還頂不了什麼大用的，對於這種事情，連參展的資格都沒有。

那些人，在任何人的眼裡都是如泥鰍一般的滑不留手。

仙道管束一事上，只有雷部內部有嚴格的紀律，其餘的都很鬆散。

等到仙道一方察覺之後，已經晚了，能跑的全都跑了個乾淨。

就連在雷部還算老實人的烏大都捨棄了自己的仙體，帶着藍二姑不知去哪裡投胎去了。

這些人的出逃，當時在雷部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當時有人就想將這些逃跑的弟子捉拿歸案，畢竟這些人大部分屬於雷部兵將。

當然，也不乏有仙道其他勢力上門問罪的，甚至聯合起來對雷霆都司施加壓力，讓他們出去將人抓回來。

最為雷部軍人，即使外界如何，也不可能對自己的內部不去維護，明知道這些外人對雷部不安好心，逃兵可是大罪，回來肯定會受到嚴重的處罰，但內部不能亂。

當時雷部已經組織了抓捕這些逃出去的人的隊伍，就要出發了。

但卻被雷霆祖師擋了回去，說是這些人都是去執行任務了，是他派出去的。

一句話就將仙道諸人全給打發了，這些人再怎麼不甘心，也只能認。

畢竟是人家內部的事情，若再繼續插手下去，就有干涉秘密的嫌疑，這些人即使再怎麼不甘，也只能認了。

這件事在陳驛等人的眼裡，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但也羡慕這些人的洒脫，但內心的堅持讓他們認為，這些人或許不適合做一個軍人。

他們想要學，但又怎麼學的出來，首先根深蒂固的思想，已經讓他們難以改變。

即使雷霆祖師說了，誰若要想出去做任務，在雷霆玉樞上彙報一聲就可以離開。

這句話說的已經很明顯了，就是想要離開的快點，現在是允許的。

或者說‘你們都去逃命去吧，再待下去可能會有危險’，說的即使如此明顯，但響應者寥寥無幾。

因為他們發現，竟然有一種無處可去的感覺，出去不知道該干什麼，只要離開，瞬間就會變的迷茫。

最終大部分人還是留了下來，有些離開的人，出去轉了一圈，最終發現自己在外面竟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標，又回來了。

就連陳驛也在想，自己出去能做什麼，修鍊萬年，在凡人時與惡人戰鬥，踏入仙道之後，就與妖魔戰鬥，到了域外，跟無極世界的人戰鬥，幾乎一生都跟人在戰鬥中度過。

最擅長的出了打仗別的幾乎都不怎麼會，除了戰鬥，幾乎不會別的了。

他其實在內心中也清楚，要改變自己，也是有方法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江漢珍穿梭諸天萬界，根據他的殘篇法門為根基，後來又根據紅雲祖師，燃燈祖師，以及自身觀察萬界人心的現象，總結出來的那個《普傳法門》，因為江漢珍出自雷部，這本書被人稱作《雷霆普傳法門》。

這本書其中就有九成的篇幅在敘述心性修鍊之法，若是能夠明晰其中的道理，他也能做到如那些新弟子樣的洒脫，但他總覺得與自己在雷部的心性不否，始終難以翻看下去。

直到後來，江漢珍出了意外，這本書就逐漸的消失，甚至被列為禁忌的存在。

當然，在雷部也不是沒有，有一個名為《心相雷霆經》書冊，就是消失的《普傳法門》，也只有後來入門的弟子去學這些，他們這些雷部的老兵們，卻很少有人去接受這種思想。

此時的陳驛，似乎也感覺自己有些固執了，對於那種心性修鍊之法，沒有去看，道現在進入一種窘迫的境地，好像手腳都被束縛了一樣，甚至有些後悔了起來，當初不應該堅持自己的固執，而是帶頭學習，若是他帶頭了，肯定有很多人來學這些。

就是不學的，他也會用拳頭讓這些人學習。

心道，或許祖師已經看出了我們的困局，才做出了這些舉措吧。

若是我們有一半的人隱藏出去，即使戰場上的人全死光了，別人也不敢輕易的對我們雷部下手吧。

陳驛經過一番感悟，似乎明悟了一些東西，腦筋變得活了起來，再抬頭一看這些身邊的同僚戰友，竟然都一副呆板傻愣愣的感覺，總覺沒有了以前看的那樣靈動。

似乎心有所覺，明白因為是自己的心性有所增長了，看着周圍的戰友，有些心疼，甚至有些心痛，怎麼看都覺得有些呆板。

感嘆道：“原來我們在別人眼裡都是這幅模樣，怪不得會被人利用，會被人當炮灰。”

神色複雜的看着周圍的戰友，感覺有些心痛，甚至有一種讓他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而周圍的人卻不明白陳驛說的什麼，就有人問到：“陳師兄，你說的是什麼，什麼炮灰，什麼利用。”

周圍的許多人都有些好奇的看着，想要明白，也只有寥寥幾人似乎有所明白，但也一時之間難以想清楚這種關竅。

“沒什麼。”陳驛最終一聲嘆息。

但隨後神色一狠，心道，這次肯定是一個死局，想要脫局，肯定要有人犧牲，與其全部送死，還不如我一人擔著。

看了一眼周圍的人，說道：“剛才我接到雷霆祖師的命令，有一件事要你們去辦。”

眾人一聽，紛紛站直了身體，一副聽命行事的架勢。

陳驛滿意的看了一眼眾人，說道：“仙道後方諸天世界有妖魔作亂，已經有許多世界淪陷妖魔手中，情況危急，祖師下令你等全部去後方平亂，待會我會將你們要去的地方發給你們坐標，此事絕密，不可互相談論，待會你們就秘密離開，此事不可對任何提及，否則軍法處置。”

眾人本來要齊聲答道，但見到陳驛做了個禁聲的收拾，眾人頓時不說話了，紛紛點頭，表示明白。

聽命行事是雷部一貫的作風，即使心中有疑惑，第一個念頭還是去執行。

等到眾人逐漸的散去，就準備找機會離開的時候，而剛才那個說見過陳玉樓的神將就走到陳驛身邊輕聲的問道：“陳師兄，你這樣做不是就將你自己置入險地了嗎，仙道後方是有混亂，但並不是妖魔作亂，而是那些仙道的門派跟我們爭奪資源。

他么將我們限制在這裏，不讓我們返回，就是害怕我們回去，你以為這樣做他們就能然我們回去嗎，傳送通道早就被他們所把手，恐怕很難回去。”

陳驛看了一眼身邊的這名神將，笑了一下，從自己的雷霆玉樞令牌中發出一道指令，面前神將頓時接收到了。

心神沉入一看，就見到不但有坐標，而且有路線，而這路線並非是用跨界通道，而是橫穿混沌的，方向亂七八糟，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裡，而且最後還附着一片心性總綱，並註明要求，讓么個人每天都讀一遍。

面前的神將頓時明了，神色一凜，點了點頭，對着陳驛說道：“我會完成任務的。”

說完轉身離開，而陳驛看着子啊逐漸準備陸續消失的眾人，鬆了一口氣。

但隨即看向仙道駐紮之地的方向，神色有些擔憂，又有些惋惜起來。

嘆息道：“我還是地位太低了，若是不然，我定要給雷霆都司都傳達一個這樣的信息，讓所有人走，能走多少算多少，這地方已經沒法待了，再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條。”

接着又是一陣冷笑，“沒想到沒死在敵人手裡，全被自己人給坑死了，難道我們修鍊至今，使命就是替別人去送死嗎？”

此時的陳驛，似乎想通了什麼，已經將所有的事情都拋之腦後，準確的說，已經不在乎了，不在乎仙道如何，也不在乎無極世界是不是會贏，所在意的就只有自己，以及自己身邊人的生死。

此時，在《普傳法門》中的一句話讓他感受越來越深。

‘人立天地之間，命最為貴，人生在世，一切皆可失去，唯獨命不可失，此為根本，一切德，道，皆以此為基。”

到了現在，陳驛已經沒有了捨生忘死的想法，如今看來，自己當初是多麼的不值得，自己的命為誰而活，為誰而立。

如今想起來，竟然不是仙道，不是為仙道諸天萬界，也不是為三界眾生，竟然是為了某些人的私慾。

此時，忽然想起《雷霆玉樞寶經》上的核心出來，讓他的臉色逐漸的變化，而且變的極為精彩，神色懊惱，羞愧，難受，甚至手握着自己腰間的金鞭，想要一鞭將自己抽死的衝動。

# 第五百五十章 瞞天過海無極來

雷經有雲：雷霆者，乃陰陽之樞機，號令萬物之根本。

故無有雷霆，則無以宰御三界。是以雷者，類也，是以出萬類而起群品也，是元始之氣生殺之機也。

宇宙之始蓋因陰陽相交一時之爆發，此即是雷霆之用也，所以無處不有雷霆之顯現。

雷聲天尊所主萬物生殺枯榮，善惡賞罰，行雲步雨，斬妖除魔等事。

上照天心大道，下濟幽冥群苦。

這段雷經總綱出現在陳驛的心頭，讓他恍然大悟，這不久是說的是雷霆從何而生，是為何而生，又是做什麼的。

大道生成萬物，畢定有其作用，沒有作用，也就不會存在了。

尤其是上照天心大道，下濟幽冥群苦，就是他們要做的事。

其中沒有一樣是說要為仙道旁人來服務，去實現別人的私慾，為別人謀取福利的事項。

所關心的就是天地與眾生，並非指某一個人。

而這就與江漢珍恢復天地的那些行為部門謀而和，此時，他總算是看明白了，原來是自己都價格核心給丟了，竟然成了那些爛七八糟的矛盾中互相攻伐的一把刀，早就脫離了核心之物。

也明白難怪雷部的為難幾乎是越來越多，早就偏離了自己的大道，成了別人的手中隨意支配的傀儡，不遭受災禍就怪了。

一個修道之人若是偏離了自己的大道，連自己的命運都掌控不了，被他人所支配，那就離死不遠了。

此時，才想起江漢珍當初做普傳法門的高明之處，因為他根本沒有忘記核心是什麼，也明白究竟是要做什麼。

而且也知道了江漢珍後來出事的原因，雷霆都司如今變成這樣，與那些仙道之人在從旁引導，施壓，布置等手段脫不了干係，都想將這個在仙道戰力無雙的部門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一個人找一個理由，讓雷部無法拒絕的理由，仙道諸多道脈不下幾百，如此加在一起，就成了幾百條束縛雷部兵將行動的理由。

若此之多的束縛，怎麼可能得到自由，又怎麼可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而江漢珍的出現，無疑是將這些束縛的理由大部分給解除了，普傳法門中的心性修鍊，就是不要去管別人如何說，還要將這些雜亂的思想排斥出去。

首先修鍊的事自己的心性，然後再考慮自己的道，對於閑言碎語，別人的指教，一律當成身體的毒素一樣的排出體外。

而這些毒素，正是許多仙門道脈中用來束縛雷霆都司的手段。

就如有人唱道，‘女孩的心思你不要猜，猜來猜去猜不出來’。

他唱給你聽，但他卻今天看這個漂亮，弄到手裡，明天看那個好，去追求，成天左擁右抱的，好不自在。

但你的，只有羡慕的看着，默默的念叨着，‘女孩的心思我猜不出來。’

就如此的惡毒，首先限制你的思維，就等於給頭上蓋蓋子的螞蚱，永遠挑不出瓶子。

這樣說的人無非就是不想讓你跟他搶而已，你若不聽，那就會對你產生惡意，開始攻擊。

到了現在，陳驛已經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如今的雷霆都司早已不是以前的雷霆都司了，而是被關在瓶子的里的螞蚱，而瓶子還捏在別人的手裡。

也在一瞬間明白了江漢珍為何會半途出事，無非就是打破了這個瓶子，讓這些人心裏不平衡罷了。

對於這些人而言，所有資源都是他們的，包括雷霆都司，也能做出一些控制。

早就將這些當成了自己的，有一天瓶子里的螞蚱跳了出來，還跟他們搶食物，自然會將根源滅了，價格螞蚱重新裝進瓶子里。

陳驛想到這裏，已經滿臉的懊惱，暗罵自己被束縛的太緊了，竟然在現再快要死的時候才發現。

但目前看來，他的情況就是一個死局，怎麼都不可能有活的希望了。

假傳命令，這首先就是死罪，然後破壞任務，又是一項重罪，若被報上去，所有的人都會將目光放在雷霆都司，在外人的施壓之下，顧忌事實祖師也難以保住他。

但忽然想到，若是江師弟在的時候會如何，會怎麼做，按照他的分析，江漢珍只要掌握權力，絕對不會讓別人插手，若是不掌握去權力，也絕對不會去管一絲一毫。

不知道他為何會想到江漢珍的身上去，原本已經壓在心底的事，不知為何這幾天經常出現。

最終搖了搖頭，將此事歸結於身死前夕對生機的渴望，因為只有江漢珍這種對不合理的規矩根本不理會的做事方法，才能在這個枷鎖滿天飛的世界活下去吧。

最後自嘲道：“可惜都遲了，誰知道這次能不能活下去都兩說。”

搖了搖頭，就開始做出一些遮掩，幫助身邊的那些神將同僚逐個的離開。

原本在大羅金仙的眼皮子地下要離開根本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能夠能如此瞞天過海的而且還能瞞過去，都是因為江漢珍對修為的偏重點。

不知為何，江漢珍對那些攻擊戰鬥的法術手段很不在意，甚至連修鍊都不修鍊，最熱衷的就是逃生保命的手段，似乎將心全都用到了這個上面。

普傳法門中心性修鍊佔了九成，剩下的一成中，修為境界的描述只有一分，而剩下的九分全是逃生保命的手段。

甚至有人見了就對江漢珍產生一種鄙視，怕死能怕到這個程度，也是一種境界。

雖然有人鄙視，但對於這些保命手段，沒有人會不在意，那些仙們道脈雖然對此法門是惡意的禁制，但在自家，還是會收藏起來，經過一番改頭換面，成了他們自己的東西，傳給門下弟子，或者自己用。

但若說這種手段最興盛的地方，還是在雷府之中，那些新晉弟子，似乎都熱衷於此，在原有的基礎上將逃生保命的手段幾乎發展到了極致。

在短短的百年之中，各種各樣的新手段層出不群，甚至有些連想都想到不到。

而其中就有一門手段，名為瞞天過海，是一門可以欺騙天機而完成的法術。

此門法術就是利用自身一件東西，變化出自己的形象，而且將自己的一絲命運留在東西上，並通過傀儡之法，經過一番施展，將自身的一半法力輸入其中，讓傀儡進行運轉。

而本尊就會氣息大減，甚至連生命氣息都變得不一樣，鎖住自己的命運，向未知的地方轉移而去，以此來離開。

因為本尊離開之時沒有任何生命氣息，所以就連天道也無法察覺，更別說人了。

因為這個辦法奇特，被雷府許多人都當成了自己的保命手段，外人並不知道。

陳驛看着一個個離開的身影，也逐漸的放鬆下來。

能離開一個是一個，幾乎成了他最後的願望。

中途沒有絲毫波瀾，都毫無痕迹的離開了，就連與雷府關係比較親密的慈航道人都沒有發現。

而紫乙真人，繼續的坐在隱藏之地打坐修行，對於這次的事情，早就有了心中的腹稿。

這次很明確的說，就是來探路的，至於截殺，根本不抱希望。

在他看來，就連那些雷府愣子都能看出來，無極世界的人又怎麼看不出來呢。

這次的目的就是讓這一百人送死，看看這些人的死法，從死法上判斷出一些新來的無極道尊的後輩與天星子的手段。

至於建功，根本就沒想過。

忽然，紫乙真人似乎感應出了什麼，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心道，莫不是這群愣子又在搞什麼把戲？

就要用神識去看，但忽然發現不遠處出現了動靜，一群人悄無聲息的從虛空中突兀的出現，讓他眼睛頓時一縮。

“不好，是無極世界一方。”幾乎就要驚呼出來，面色變得有些凝重。

心中有些驚慌，這群人竟然出現的如此詭異，而且就在他們隱藏的不遠處。

而本來都在閉目養神的其餘人紛紛睜開了眼睛，看着突然出現的這群人，再也保持不住剛才怡然自得的神情，面色都凝重起來。

對於無極世界之人，他們有着一種恐懼，而且不是一般的恐懼。

仙道一方的戰鬥弱是出了名的，平常若是跟無極世界的人爭鬥，三五個都不一定拿下一個，就是雷府戰鬥力很強，也不可能做到一對一。

此時的紫乙真人看了一眼，趕緊收回了目光，對着周圍的人低聲怒吼道：“別去看。”

然後收回了自己的一切信息，其他九人都紛紛效仿，都收回了自己的視線。

對於這種修行者，就連念叨他都能感應的出來，跟何況看一眼，一不小心就會被揪出來。

他們來的目的是看這一百位雷府金仙如何被殺的，看看這些新來的援軍的手段，也好回去研究出對策，並不是自己送死來的。

就在他剛才的那一眼，已經看出了個大概，領頭的那個劍眉星目，一副帝王之相的青年，赫然就是大羅金仙的程度，而且全身氣息浩瀚如海，他看的都感覺是在驚濤駭浪之中，讓他有些膽戰心驚。

而且周圍的大羅金仙就有二十名，與他都有些不相上下。

對最讓他害怕的還是那個拿着一幅羅盤狀事物的年輕人，一幅玩世不恭的樣子，只要視線投入，就會有一種暈頭轉向的感覺。

剛出現的這群人，正是從無極世界降臨到此的天星子一行，目的就是要將仙道一方徹底的趕武道文明宇宙，將武道文明宇宙的資源奪取，以增加自己世界的底蘊。

當然那，最終的目的，還是無極道尊要準備突破道尊境界，想要進入真正的混元境界。

同為道尊的人很多，都有突破混元的希望，但都只是希望，此一步與天地差距無疑。

能感應出混元境界的人不少，但距離混元境界最近的人，目前所知就無極道尊一位。

當然，還有傳說中的一位蛐蟮道人，聽說分身無數，是不是的就以道祖出現在各個地方，至於真實修為如何，無人得知。

# 第五百五十一章 打草驚蛇心性變

此時，在一處空間躲藏的紫乙真人一行人一動也不敢動，深怕被發現一般。

無極世界修士的手段他們可是早就領略了許多回了，只要遇到，肯定沒有放過的道理。

而且這群人實力不弱，大羅金仙就有二十名，在仙道一方都能稱尊做祖的大羅金仙，到了無極世界似乎都成了大白菜一樣，只能給人當個侍衛，起一點保護作用。

知道這二十人的大羅金仙的紫乙真人，甚至有些羡慕起雷霆天尊來，這位雷霆天尊的修為雖然不是第一，只能說排在前十，但之所以位高權重，就是手下有三十六個大羅金仙，也是讓人不敢輕動，就連施壓都要聯合起來的原因。

紫乙真人想到這裏，眼中冒着嫉妒的火光，似乎事實要噴出來一樣。

心中大喊道，憑什麼三十六大愣子是他雷霆天尊的，不是我的，若是我的，我何必害怕任何人，就是稱霸三界也未嘗不可。

當然，有這種心思的人在仙道不再少數，而且很多，仙道之中每一個道脈都是一個人頂着，其餘人之能在後面遠遠的看着。

就如紫乙真人的道脈，能稱天尊的就他一人，大羅金仙的也只有他一人，就是金仙也只有三位，但人多勢眾，大部弟子都在金仙以下。

當然，他卻沒有去看自己的如何傳道的，‘法不傳六耳，到不可輕傳’，已經成了他靈魂中的東西，傳一個簡單的小法術，都要猶豫半天，看看弟子是否對自己心誠，或者會不會違反自己。

直到弟子將自己的心掏出來給他看，都要仔細的从里到外看個明白，直到確定弟子對他是死心塌地，才會傳授一二。

這種傳道方式不止是紫乙真人一人，就是仙道九成以上的傳道方式都是這樣，傳道很謹慎，深怕傳授給不聽話的人。

就在紫乙真人正在嫉妒的冒火，其餘人都木管閃爍這不知道在想什麼的時候，不遠處的無極世界一行人有了動作。

只見在最中間年輕人身邊的天星子拿出自己的星辰經緯盤，開始測量起來，忽然似有所覺，就漏出一副高深莫測的笑容。

而身邊的年輕人就問道：“天星子，可是測算出了什麼來了，我們是要去前線據點的，你為何帶我們來這個地方，這除了一個小小的金仙帶着九十九個傀儡之外，根本就沒人嘛。”

年輕人說完，就向著雷將陳驛隱藏的方向看了一眼，很不以為意。

對於陳驛的修為，與他身邊那九十九個虛張聲勢的傀儡，根本就沒放在眼裡，就是他身後的這些侍衛中，隨便派出去一個，就能將之全滅。

天星子一陣搖頭晃腦，笑意連連的說道：“陽極殿下，屬下今日帶你來並非是讓你看傀儡來的，而是要看一齣戲，屬下通過測算，此地有敵前來，但敵人內部混亂，會有內亂產生，而對於我們來說，這就是一條大魚。”

這名年輕人就是陽極殿下，是無極道宗後輩子弟中數位繼承人之中的一位，也是在無極世界位置最高的幾位之一，如今已經有了明悟混元的境界，有大尊之稱。

大羅金仙參悟時間，明悟過去未來，而大羅之上，就是命運道則，只要明悟了一絲，自身的能力就成倍的增長，才能被稱為大尊。

而普通的大羅金仙只能被稱為尊者，與仙道不一樣，但境界差不多。

無極之下有太極，陽極，陰極，元極四位殿下修為最高，在無極世界中，無極道尊幾乎不怎麼管事，而事情就落到了他的後輩子弟身上。

和四位，其實就是無極世界中實際的掌控者，這位陽極殿下，也是權利最大的一位。

星辰宗原本聽命於無極道尊，但這次是後輩子弟出動，星辰子如此決定，派出了自己的大徒弟，未嘗沒有提前站隊的意思。

就是天星子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一路行來，最這位陽極殿下極為尊敬。

就對着陽極一禮，說道：“殿下只看到大魚脫落的鱗片，卻沒有看到大魚的方向，此地空間波動細微，雖然很少，但還是在我星辰羅經盤的探測之內，我想，大魚定躲在暗處。”

陽極此時也有一種預感，剛降臨的時候，也感應出了外界的一絲窺視，原本並沒有放在心上。

只當是跨越空間之時所帶來的的波動，那種目光，或許是仙道一方的大能窺視。

根據他的祖宗無極道尊說，仙道一方雖然戰鬥力不行，但境界高的人還是有的，還是要讓他小心些。

無極道尊甚至做出判斷，在仙道世界之中，能與陽極單打獨斗的人超不過三個，而且都會以失敗而告終，敗的自然是仙道一方。

但就怕仙道一方使陰招，仙道一方擅長的就是使陰招，什麼都能做的出來，當年無極道尊都被陰招弄得吃了一點小虧。

但也最終還是全憑自身的偉力破開了陷阱，打死了數位大羅金仙才罷手。

但也告訴了陽極仙道一方的弱點，讓他這次也要將腦子放清楚點，仙道內部不和，只要找到不和的原因，就能趁機分化打擊。

別人的意見可以不用聽，但星辰宗的意見還是要採納的，是對是錯，全憑自己判斷。

因為如此的交代，陽極對於所有人都不假辭色，但對於這位天星子的話卻要注意一些。

見天星子如此之說，似乎也感覺到了周圍空間的不正常，但他卻難以看的出來。

就問道：“既然你能看出來，何不將這條魚揪出來，讓這條魚成為我來此地的第一件功勞。”

天星子點了點頭，就笑着說道：“那殿下就瞧好了。”

陽極一副拭目以待的樣子，就見天心子對着遠處的一處虛空就是一拳，而這個方位正是陳驛所待着的防衛。

陳驛暗道一聲不好，被發現了。

明知道這就是一個死局，但在生死面前，還是會做出反應的。

第一個反應就會要救身邊的同僚，但忽然才意識到，這都是傀儡，想要從遠離無極世界之人的方向逃跑，但這一拳見他的退路早就封死，唯一的出路就是那十位大羅金仙隱藏的地方。

生死危機之下，還在為別人考慮，只要自己逃過去，那十位大羅金仙就有很大的可能被無極世界的人發現，以無極世界的一貫作風，若是見到如此機會，先殺了再說，不會有絲毫留守。

陳驛的意識中，下意識的就產生的寧願自己死，也不暴漏自己人的想法。

但這一拳星光極為緩慢，又很快，讓他感覺周圍的時間都變得緩慢了一般。

似乎就在靜靜的等死，就等着挨上那麼一拳，自此殞命於域外戰場，也算事以為將軍的歸宿。

但忽然，腦中又跳出江漢珍的影子，讓他瞬間驚醒過來，頓時眼中閃過一陣猶豫。

他們算什麼自己人，與自己又有什麼關係，向狼一樣等待着門口，時刻等着叼走自己的東西，這分明就是仇人，哪是什麼自己人。

但忽然又想到自己是雷部之人，歸屬與天庭，受命於玉帝，是天庭之下的一位將士。

接着又冒出一個想法，自己學的雷經上的東西是為天地，是為眾生服務的，並非是為這些可惡的嘴臉，他們在我眼裡又能算什麼？

兩種思想糾結在一起，讓陳驛感覺到腦子都快要奔潰了，全身氣息雜亂，似乎隨時都有走火入魔的危險。

最終想到了一個個死去的同僚，自他來此地，雷府又死去了三成人手，而且還得不到補充，最終心中一狠，決定要死也要拉幾個墊背的。

心中已經從一個方向，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一個與仙道之人所安排的和他們認為的方向想反的方向走去。

但卻與江漢珍的道理相符，與雷霆道經中的總綱相符的道路。

而這時候，似乎那一團星光又變的快了許多，眨眼就到了跟前。

那些同僚的替身傀儡，在藍光的衝擊之下，一個個的灰飛煙滅。

這更刺激了陳驛的內心，對仙道的恨意已經到了一個極端，大吼一聲，使出了自己最後關頭要保命的手段，染血祭天雷霆遁術，身體化為一道極為慘烈的血光，向著十位大羅金仙隱藏的地方飛去。

這時候，無極一方的陽極頓時眼睛一亮，差點笑出來，說道：“還真能成，不錯，有意思。”

而天星子對着陽極說道：“這招叫打草驚蛇，為大星辰古今法的一招，精彩的還在後面呢。”

陽極頓時心中一動，大星辰古今法可是星辰尊的絕密傳承，非繼承人不可以傳授，是一種能控制人性中心魔的一眾攻擊手段，極為詭異。

就連他的老祖宗無極道尊也對此很推崇。

見天星子施展，心中有些激動，此招式星辰子沒有傳授給他的兒子天辰子，卻傳給了天星子，應該是將天星子當成了傳人了。

無極世界的有些習慣就是奇特，就是人死了封號留着，下一代還要用，封號即使象徵，也是權柄。

就如無極世界，無極道尊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封號，是傳自上代。

而陽極自己的名字也是一個封號，他本來的名字名不是陽極。

這一點，與江漢珍所提倡的‘人走茶涼’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人都走了，不可能還讓茶熱着。

在這次的武道宇宙出行中，原本對於星辰子派出的是自己的大弟子，而不是他的兒子，陽極心裏頗有微詞，但現在看出大星辰古今法的出現，讓他的那絲芥蒂全都消失的一干二凈。

也明白了這位天星子就是下一代星辰子，心中決定，以後要跟天星子好好接觸接觸，對他現在還是以後，都是有益無害的。

# 第五百五十二章 陽極天星論招降

而此時，躲在一處臨時開闢出來的空間中多長的仙道十位大羅，見此情形立刻面色一變，都知道要遭。

紫乙真人當即開口驚叫道：“這個雷府愣子，怎麼向這邊跑來了。”

一時間這十位都變得有些驚慌失措起來，按照他們原本的預想，就沒打算出去，甚至連露面都不願意。

就連對這些人感覺到惋惜的慈航道人的眼皮都跳了幾跳。

陳驛的忽然爆發，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在意料之外的事情，雷府兵將一直以來都是安分守己，很少做出出格的事，但只要做一次，就讓他們變得心驚肉跳的。

最初的計劃就是看着這一百金仙是怎麼被殺的，然後看無極世界的援兵施展的事什麼手段，也好回去制定對策。

至於這一百人，就沒打算讓他們回去，此時，在紫乙真人看起來十拿九穩的事情，竟然在中途出了變故，頓時大驚失色。

而且心中暗暗的祈禱，千萬別總這邊過去，不然鬧出一點動靜，他們躲藏的這個小空間肯定會暴漏，到時候他們面對的可是二十位大羅金仙，還有一個不知深淺的陽極，和一個神秘異常的天星子，那真就危險了。

見到一方的戰鬥力相比於無極世界要弱上很多，就是在同階之內，仙道一方三個人還不一定是無極一方一個人的對手，若這次真的暴漏，那就是無極一方二打一，那他們真的就有隕落的危險。

仙道一方的眾人，都在期盼着陳驛不要從他們的這處空間路過，也酌定雷部不會出賣別人，在這處隱藏的空間中默默的祈禱着。

只有慈航道人覺得有些不對勁，看見此時陳驛自身散發出來的那種氣質，竟然與江漢珍，甚至那些後輩的雷府弟子有些相似，心中咯噔一聲，覺得有些不對勁。

對於江漢珍，他還是打過一次交到，那種從不為世俗禮教所束縛的性格，讓他也感覺有些頭疼。

原本在白蛇世界中，想對江漢珍提點一番，但最後還是猶豫了，就是因為江漢珍的很不容易被人所束縛的性格，最終讓他忍了下來。

按照他的眼光，江漢珍這種人，就是有些離經叛道了，雖然貢獻很大，功德十足，但對於整個仙道來說，是禍非福，這種人若身居高位，就是仙道各道脈的災難。

正因為他看的清楚，才對江漢珍有所防備，最後也沒有跟他多做接觸，只是送了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了解了這份因果。

直到後來，他重新返回域外戰場，發現那些輸送來的新弟子，雖然本事很大，手段也很多，竟然能對無極一方產生危險，但子啊他眼裡，去不是這樣。

這些扔根本不服仙道管教，經常自作主張，對他們這些仙道道脈的命令愛答不理，而且還振振有詞。

‘我等是雷霆都司之人，若要想要讓我等聽命行事，還請去中樞之地發布，我等在雷府編製有異，直屬與雷府的雷霆中樞，受命於天地（帝）。’

這種態度讓許多仙道之人都有意見，也暗暗皺眉，天庭只有個玉帝，哪有什麼天帝。

這些仙道中人一看，這樣不行，竟然不聽自己的命令，那就不是正統，後來才有了江漢珍中途出事的這件事情。

這也就是仙道有了後援，剛開始還能反攻，但到後來還是結界敗退的原因了。

慈航知道，若是那些人，很少會顧忌仙道什麼人的感受，而這位陳驛，就變成了那些人的樣子。

暗暗的準備了一個法術，這位陳驛不從他們這處空間過來還好，一切都還好說，等到觀看完陳驛也被殺之後，自然就可以回去復命了。

但若陳驛將空間暴漏，他就準備先將紫乙道人打出去頂一陣，自己用最厲害的手段逃跑。

想到這裏，朝着紫乙道人隱晦的看了一眼。

至於陳驛能不能發現這個空間，他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這個小空間的法術名叫次元藏身術，是出自江漢珍的手段，作為雷府之人，又怎麼會不知道呢。

而此時的陳驛，早已不管不顧，用上最狠戾的遁術，直奔這處空間而來，在眾人的緊張中，對着空間的節點就揮手就是一雷鞭，然後拐了個彎，向著一邊飛去。

“混賬。”紫乙道人大驚失色，怒從心起，看着崩塌的空間，已經暴漏在外，遠遠的看着陽極一群正在看着他們指指點點，心中一陣驚慌。

順手將身邊一個名叫三渡真君的大羅金仙一把扔了出去，三渡真君還沒反應過來，就看見自己向著無極一方人飛去。

而紫乙真人冷笑一聲，就要轉身逃跑，但忽然感覺到背後挨了一下重擊，心中安到一聲不好，接着他也不受控制的朝着無極一方的人飛了出去。

用神識一掃，就知道是慈航所為，頓時開口大罵。

此時的慈航做完這一切候，就立即轉身向著陳驛離開的方向飛去，臨走之時，用自身一成的法力，在眾人逃跑的後路上下了一道結界。

剩下的幾人有了不知所措，但下意識的想到一個字，就是逃。

但相遠處逃離的時候，發現被下了結界，頓時大罵慈航不仁不義。

這種情況，要離開已經來不及了，只能拚死一戰。

而且，無極一方的人也瞬間既至，飛過去的紫乙真人，身體還沒穩住，就迎來的是陽極犹如光芒一樣的一劍，瞬息之間，被湮滅的神魂不存，劍氣散發的那種毀滅氣息，跨越宇宙空間，連紫乙在仙道存放的後手都磨滅大半。

那個被紫乙打飛出去的三渡真人，在毫無防備之下，被身邊的天星子依舊是輕飄飄的一拳，在無數的星光包裹之下，化為了虛無。

讓剩下的七人看的臉色煞白，心中陷入絕望。

而這時候，陽極帶着人將這七人圍了起來，對身邊的天星子笑着說道：“星辰術神機妙算，果然名不虛傳，這樣就將幾隻魚給釣了出來。”

“還是陽極殿下厲害，剛才那位也是能稱大尊的修行者，沒想到連殿下的一劍都撐不過，不但魂飛魄散，還連命格偶損失了大半。”天星子一臉笑意的說道。

讓陽極一時之間有些自得，他剛才所使出的就是他的拿手絕技，大破滅劍法，轉克各種不朽意境，萬物在他的劍法之下，都會化為虛無，這是他引以為傲的劍法。

但還是搖頭笑着說道：“你的星辰古今之術也不差，讓人在星光中散去，連過去未來都不知道在哪裡，被這一招殺死的人，連心神都會迷失在古今之間，想要回來，那可是千難萬難了。”

“呵呵，相比於殿下的劍法來說，還是差了很多。”

陽極一陣搖頭，說道：“還是仙道一方的戰鬥力太弱了，只能憑藉一些陰謀詭計，遇到這些人，就應該當即殺死，不能給他一絲反應的機會，否則我們還是要吃大虧的星辰，以後還要多多仰仗天星子尊者了。”

天星子聽得舒服，笑着說道：“我就是來輔助殿下的，這是我的責任，為殿下出力，天星子義不容辭。”

兩人就這樣奉承着，一副其樂融融之態，但讓被圍住的幾個大羅金仙卻看得有些怒火中燒。

頓時有人開口道：“士可殺，不可辱，要殺就殺，哪那麼多廢話。”

“找死。”天星子頓時一怒，就要將開口之人打死。

但陽極卻攔住了他，說道：“且慢。”

天星子疑惑的看着陽極。

就見陽極解釋道：“最近前線來報，說仙庭有人棄暗投明，投降了我無極一方，而且屢立功勞，也逐漸的被我等所接受，何不將這些人招降，為我所用。”

天星子陷入了思考，以前不是沒有招降過，而是將仙道像奴隸一樣的對待，自然不可能成功。

後來仙道的實力也讓他們看了個清楚，若是真的發起狠來，也能跟他們打個不相上下。

若是仙道內部沒有矛盾，說不定無極一方就會敗退，但可惜的是，仙道一方永遠的團結不到一起。

但若論手段，竟然與他們強悍的戰鬥力有一種互補的轉態。

想到這裏，天星子頓時眼睛一亮，說道：“殿下好計謀，若能利用仙道人來打仙道人，我們左手漁翁之利即可，何必那麼麻煩，說不定早就拿下了武道世界，甚至連仙道世界也成了我們的后花園，殿下的此等計劃若真能成，我們打退仙道，指日可待，說不定還會拿下仙道一方。”

“誰說不是呢。”陽極也是一陣感嘆。

接着說道：“想我無極世界征戰四方寰宇，一直以來都是無往不利，就是強如巫師宇宙，也在我無極征戰大軍之下不到一百年就崩潰了。

但這個仙道，卻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麻煩，竟然將我們拖在這個地方三千多年，到現在已經進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連年征戰，給我們內部也帶來了極大的損耗，若是再這樣下去，我們也耗不起。”

頓了一下，對天星子說道：“這個招降政策也不是我提出來的，而是仙道一方的人提出來的。”

“哦？”天星子一陣好奇，但沒有測算，接着問道：“是誰有這等計謀，竟然想出如此好的計策來。”

陽極說道：“是一個叫黑山的金仙修為之人，此人多次與我無極世界接觸，並提出條件，原本是不會答應，但最終考慮到我們的現狀，最終還是答應了下來，所提出的條件即使少造殺孽，保留仙道大部分世界，永遠以我無極世界為尊。”

天星子聽完之後，目光閃爍不定，心道，這位怕是看出了無極世界的問題，頓時眼中閃過一絲殺氣，說道：“此人不能留。”

就見陽極一陣失笑，說道：“有什麼不能留的，在我們無極世界，他還翻不起什麼風浪，姑且等到拿下仙道一方再說吧。”

接着又笑着說道：“我們先來處理這幾個，相比能帶來一些驚喜。”

而一旁的天星子目光閃爍不定，這黑山是何許人也，他不知道，但從心中的預感得知，此人絕對會給他或者整個無極世界帶來變化的，究竟是什麼，還無法測算。

但心中打定主意，到了前線戰場，一定要會一會這位黑山，若是有機會，就將他除去。

# 第五百五十三章 對付仙道的方法

仙道幾人犹如待宰的羔羊一樣等待着無極一方的宣判，至於時不時的撂幾句狠話，在陽極面前，都是懦弱之人想要找回一點心理平衡的理由罷了，他對於這些從不會放在心裏，甚至連聽都懶得聽。

無非就是一些激將法，灌輸概念之類的方法，這是仙道一方慣用的手段。

在剛開始的時候，仙道一方人落入無極世界手中，就會說這些話，他們還會信以為真，放仙道世界之人一馬。

但事後才會發現，若是自己一方落入仙道一方，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而且會下狠手。

讓無極世界才明白，仙道之人自私，只想佔便宜，從來不吃虧，最終也想到一些應對辦法，就是遇到仙道之人，絕對不能放他們離開，要當即殺死，不給仙道一方任何一絲喘息的機會。

這樣的命令下達，無極世界果然佔據了很大的優勢，很快就將仙道一方打的節節敗退。

用語言激將，臨死都要硬氣一番，無極世界分析出這是仙道一方管用的攻心手段，而且不止如此，後續還有。

只要見到就殺死不給仙道一方任何喘息的機會，就沒有任何問題。

陽極並沒有理睬這些激將法，而是對幾人說道：“你們若想活着，就投靠我無極世界，這是你們唯一能夠活下來的機會。”

此話一出，讓幾位大羅金仙隱隱的有些異動，在考慮如何答應。

就是如何答應，而不是不答應，或着拒絕。

其中就有一位似乎看出了什麼，覺得自己幾人的命是留了下來，看這位陽極殿下的意思，是不打算殺他們了。

既然如此，那何不矜持一二，讓陽極來一個禮賢下士，爭取提出一些條件，以後的地位也不是太低。

想到這裏，就假裝怒視着陽極說道：“做夢，我們為仙道之人，又怎可叛變而投入你無極門下，仙道待我不薄，我生於天地，養於天地，得到了仙道多少恩惠，怎麼被你輕飄飄的一句話就叛變呢。”

說完，就感覺自己瞬間硬氣了許多，頓時，腰板都挺直了一些，自己這句話說得很明顯了，就是恩惠，意思就是仙道都能如此待我，那你呢？

要收服可以，起碼錶現出一個態度。

但迎來的卻是陽極的一聲冷笑，說道：“那你就去陪仙道吧。”

說話之間，瞬間拔劍，收劍，動作一氣呵成，沒有絲毫拖泥帶水，面前這位大羅金仙在那種破滅劍氣的光芒之下慢慢的化為灰飛。

臨死之前內心大喊道：“說好的禮賢下士呢，說好的高位待之呢，說好的三顧茅廬呢，我都已經說的很明顯了，就是要加大籌碼，怎麼會是這樣。”

但沒有能夠回答他，逐漸的陷入黑暗之中，就連在仙道的一些保命布置，也被大破滅劍氣毀滅了九成以上。

陽極笑眯眯的看着其他六人，問道：“你們呢？”

六人頓時被嚇了個魂飛魄散，身體都不聽使喚了。

其實在剛才，他們也想知道能爭取個什麼好處，自己也好探明底線，然後將自己的本事漏出來，再坐地起價。

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也幸好這位陽極還留了他們性命，那就有希望。

投靠已經成為定局，所要關心的自然是投靠以後得到的待遇，為自己爭取更多的福利。

但沒想到竟然是這種結局，么有絲毫徵兆的就出手，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最終決定還是先答應，至於福利的事，以後再謀划即可。

當即就有人帶頭，說道：“陽極殿下，我願意棄暗投明，歸順無極。”

有了人帶頭，在無極殿下的目光下，剩下的幾人紛紛附和，都表示要棄暗投明。

陽極鄙視的看了一眼卑躬屈膝的幾人，眼中閃過一道不屑之意，就笑着對身邊的天星子說道：“你看，這不就很好嗎？”

天星子對於仙道就這麼容易投降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按理說，應該要費一番功夫。

沒想到只是一番殺雞儆猴，就將事情全部解決了，而且如此之快，讓他有些有力無處使的感覺。

就開口問道：“陽極殿下，那剛才逃出了的那兩個人呢，是否要追？”

“不用，都是為我們立了功勞的人，我們對於功臣從來不會虧待。”

陽極笑的有些玩味，接着看了一眼兩人逃離的方向，說道：“想必前面的功臣已經被後面的那位殺了吧，也免得我們給他頒發獎勵，我們今日之事，自有後面那位抹除，肯定會給仙道一方一個完善的解釋的。”

天星子聽得暗暗點頭，剛才這一問，未嘗沒有試探一下這位陽極殿下的意思。

就是想看看這位是不是只有武力，沒有手段的莽夫，若是考慮周全，那接下來知道該怎麼辦了，若只是一個空有武力，而沒有腦子的人，那就要想辦法另謀出路了。

這一番試探，也明白這位陽極殿下還算不錯，是一個能考慮大局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擔任下一任無極道尊。

但試探還是要繼續，因為在無極世界中，呼聲最高的幾個繼承人中，沒有一個是簡單的，都有其拿得出手的東西，至於誰最後勝利，就是他們星辰宗也難以預料，只能從每個人所掌握的籌碼上來判斷，然後依靠他們星辰尊的手段將優勢發揮到最大。

在無極世界，從來都不是人能夠定下來的，測算無雙的門派不止他們一家，在上一屆爭位無極道尊之時，他師父星辰子就是因為站對了位置，也算本事不一般，如今才有今日的地位。

若是這一屆，若是選擇錯了人，那星辰宗的地位不但不保，而且連氣運也會受損，甚至會有滅門的危險。

上一任的無極道尊手的謀士可不是星辰尊，而是一個叫無極算術的門派，當初失敗時候，被星辰子可是下了狠手，如今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星辰宗發展的糧資。

對於這件事情上面，天星子可不敢有絲毫的大意，哪怕一絲一毫的誤差都不敢，只要錯了，就會又生死危機。

因為在無極世界一方，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全屏一人鎮壓。

在無極世界，修鍊之人有着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哪怕修為再高，都不能將自身的所有時間鎖在自身，只能減緩，或者鎮壓，只要不成混元，就難以抵抗住時間的侵襲。

接着在陽極的一聲令下，帶着手下的人，與剛俘虜的這六位大羅金仙向著無極一方的據點行去，準備接管大權之後，展開對仙道的功伐，天星子自然不會落後。

而此時逃出去的陳驛，自離開之後，就沒有停下來，施展出自身所有的力量，向遠處極速的飛行，一路不敢停留。

但就在力量耗盡之時，卻遇上了危機，因為，身後的慈航道人，也跟隨着他的腳步追了過來。

陳驛心中一驚，暗道，今日恐怕難逃一死，沒想到連這個道貌岸然的慈航也對我起了殺心，一定是怕我說出他將紫乙真人推進去的事情。

於是，尋找了一個宇宙中還算安穩的星球，就此落了下去，準備做一番臨死前的掙扎。

而落下去的這顆星辰，正好是江漢珍駕馭着用來偽裝自己，在武士文明宇宙周邊巡邏的星辰，因為內部結構堅硬，而且夠隔絕神識的材料在其中，所以進行一番煉化，做了一些布置，當成了自己的行宮。

在江漢珍眼裡，人永遠沒有世界可靠，與其將自己的儀仗放在人的身上，還不如放在宇宙中一顆流浪的星球上面。

人會欺騙，會出賣，會背後捅刀子，但星辰永遠不會，駕馭的好，還會是一個不小的助力。

其實他如今的行為，就與劍客劍仙一流一樣，將自己的一切心思，都放再自身的劍上，所憑藉的，唯有自己的劍。

劍仙一流，為何戰鬥力高強，而且行蹤隱秘，很少為人所知，即使認識的人，都覺得劍仙性格怪癖，難以接近。

卻不知道劍仙相信的東西只有自己的劍，除了劍，再也不相信任何東西。

這裏說東西，也是劍仙對外物的態度，哪怕就是大羅金仙站到面前，在劍仙的眼裡，也就是個東西，並不會因為是大羅金仙而讓劍仙高看一眼，因為劍仙的心，全在劍上。

就如江漢珍，逐漸的變得很少去相信人，所有的心思全在天地，天道，宇宙，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上，就如人說的寄情於山水，也不寄託於人。

自《心性易》出之後，他就不會相信於任何人了。

正在駕馭着星辰遨遊宇宙邊際的江漢珍忽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向這邊飛馳而來，疑惑道：“這不是陳驛師兄嗎？怎麼跑到無極一方的後面來了，竟然還如此狼狽。”

就在江漢珍猜測之際，卻發現後面又出現一道氣息，而這個氣息讓他很熟悉，而且有過一點交情，正是在白蛇世界認識的慈航道人。

但看樣子殺氣騰騰的，而殺氣的目標正是陳驛。

# 第五百五十四章 仙道天道非一體

江漢珍來不及多想，下意識的就做出決定，相比於慈航來說，陳驛就是自己人。

兩方有了矛盾，而且不可調和的時候，不管什麼原因，首先要幫的都是自己人。

這是他做事的一貫風格，此地無仙道管轄，屬於野外，所用的法則自然是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

不管陳驛做了什麼，甚至天怒人怨的事，首先要幫的都是自己人。

至於慈航，若在無極世界面前，就是自己人，但在雷府之人面前，怎麼都是一個外人。

對於外人，江漢珍不可能有絲毫的手軟，頓時眼中閃過一道殺氣，悄悄的打開了外面的陣法。

陳驛很快的降落，見星辰之上有個通道，慌不擇路的他就鑽了進去。

而身後的通道，也慢慢閉合，陳驛下了一跳，心道，若不是又進了別人的陷阱？

心中正感覺絕望的時候，面前忽然出現一道身影，對他做了一個禁聲的動作。

陳驛頓時面露喜色，幾乎就要驚叫出來，但也知道後面的慈航還在追着，也就強壓下了心中無數的疑問，站在了一旁。

而此時，慈航道人也緊隨其後的到了星辰之上，掃視了一眼，頓時皺了皺眉，然他奇怪的是竟然沒有發現進入星辰的入口。

剛才他可是看的一清二楚，陳驛就進入了其中的。

神識探查了好幾遍，都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情況，但他可以確信，人肯定在裏面。

就用音波之術說道：“陳將軍，難道你不想回去了嗎？我這是要帶你回去的，你為何一看見我就跑。”

而此時，陳驛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就聽到江漢珍傳音說道：“先拖住他，只要不讓他離開就行，等我做點東西。”

陳驛頓時會意，就對外面喊道：“慈航道人，你要回去就先回去好了，我還有些事要做，等做完了，我自會回去的。”

慈航心道果然在這，只要在這就好辦多了，就接着說道：“我們都有軍命在身，我一個回去恐怕沒法向別人交代，還是你跟我一起回去吧，也讓我能夠有個交代，畢竟這次的事情不小，恐怕現在除了你我，已經沒有活人了。”

慈航在說話的時候，神識繼續搜尋者這顆星辰，想要找到其中的陣法痕迹，再將陳驛揪出來。

就聽到陳驛喊道：“沒有活人了，那不正好，我若跟你回去肯定會被責問，大羅金仙都沒有活下來，我一個金仙卻活了下來，這正常嗎？”

“怎麼不正常？”慈航道人暗道一聲麻煩，接着說道：“無極世界之人的兇殘你又不是不知道，只要被他們進身，我們根本不是對手，我們所擅長的都是遠程纏鬥之法，或許還能抵抗一二，沒有陣法陷阱的掩護，被他們全滅也不奇怪吧。”

慈航道人說著的時候，還是用神識不停的掃視這周圍環境，希望從中看出一點蛛絲馬跡出來，他敢肯定，陳驛就是藏在這裏面。

但就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竟然連他都看不出來。

此時，慈航不禁開始暗罵起江漢珍來，以前的仙道修鍊之法，都是有章可循，都在一個體系之下，大致的思路都是一樣的。

後來出現的一些攻擊手段，就連他都看不真切，甚至不明白，根本就是毫無章法可言，甚至連創造法術的思路都難以摸清。

這些或許不是江漢珍親自傳授的，但與江漢珍又很大的關係。

他的那種普傳之法，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樣，所有的讓他們覺得就是魔道手段的東西全都冒了出來，讓他感覺到是不是自己還沒有認清楚這個世界。

或者，這個世界變得陌生了。

尋找了半天，都沒尋找出這顆星辰上任何陣法的蛛絲馬跡，心中不禁有些焦急起來，轉頭看了一眼身後，並沒有發現有人追上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無極世界的人有多殘暴他也感受過一次，當初他都被打的魂飛魄散的，若不是還有一方世界中被江漢珍所鎮壓，沒有被無極世界之人尋着他的生命氣息過來滅掉他，說不定他會就此而亡。

因為當初出手的人可沒打算讓他活着，是無極世界的一位大尊，追尋這他的命運軌跡過去，差點將他的所有布置全部抹去。

大羅金仙是厲害，很難滅殺，但還是難逃命運法則之下追擊，若是有參悟了一絲命運法則的天尊，或者是被稱為大尊的人，只要追尋這命運的痕迹追蹤過去，還是能夠將沒有鎮壓之寶的大羅金仙完全抹殺的。

因為就是時間痕迹，也要遵循命運法則，而命運法則也是混動中的終極法則，就連他，也是憑藉著自己多少年的經驗，最終參悟出命運因果，與命運沾點邊，才能在仙道之中站穩腳跟的。

若不是那次的形神俱滅，說不定已經證道天尊了。

對於無極世界雖然有很深的仇恨，但更多的是畏懼，甚至恐懼。

即使他的手段在仙道也算不差，但若讓無極世界的人近身，還是有很大的麻煩的，更何況那個不知深淺的陽極殿下，還有那個神秘的天星子。

若是這兩人追過來，他除了逃，再什麼也做不了。

但對於陳驛，還是心有不甘，他還想要回到仙道一方去，這陳驛就不能留。

紫乙真人雖然人品不怎麼樣，但仙道一方的人品都差不多，若被陳驛傳出去，肯定會有人對他下手，因為紫乙真人還有個被稱為天尊的師傅在，他肯定難逃一死。

所以，就沒想過讓出了他意外的任何人回去，只要沒有別人，他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陳驛在星辰內部想着對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但這慈航的殺意已經很明顯了，他也不可能出去，慈航做的事不光彩，但他做的事也好不到哪去。

坑害了十位大羅金仙，沒有人能放過他，這些人還不是出自一個道脈，若這件事情被人得知，他必死無疑。

慈航害怕，但他比慈航還要害怕，但現在江漢珍出現了，就在他身邊，不知道在做什麼布置，看着江漢珍身上浩瀚的氣息，就知道不簡單。

心中猜測，面前這位江師弟以後恐怕不能用師弟來稱呼了，要換個師兄的稱呼，也正是因為如此，才給了他希望，也不在焦急。

就對着外面說道：“慈航，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什麼？”慈航一愣，總感覺自己聽錯了一樣，但還是反應過來問道：“好啊，那你說說要打什麼商量。”

叢慈航敷衍的語氣中，陳驛聽得一陣冷笑，慈航打的什麼主意已經很明顯了。

無非就是想要滅口，只不過暫時找不到他，才故意拖延。

陳驛緩和了一下，說道：“我們可以做個約定，你繼續去仙道一方，而我，就離開戰場，不回仙道世界，去別處，身死由命，你可以不追殺我嗎？”

慈航聽得一愣，也明白陳驛是明白他的意圖了，索性就不在裝了，就冷笑道：“既然你知道了我要殺你，還跟我談條件，難道你不知道只有你徹底的消失，我才是安全的嗎？仙道一方我地位不差，有道統傳承，有氣運享用，還有我自己的能得到的所有資源，若是只要泄露一絲一毫，我都無法在仙道立足，我數劫以來所有的一切都將成為一場空。”

接着又冷聲問道：“你說，這些捨去了我還能有所長進嗎？”

陳驛對此不以為意，而是反問，“難道江師弟留下的那麼多資源，你還不滿足嗎？你沒少瓜分吧。”

“你果然與邪魔有染。”慈航頓時暴怒，渾身散發著一陣殺氣，震蕩者星辰周圍都起了不小的風暴，憤恨道：“他就是個禍害，難道你還不醒悟嗎？若是他繼續那樣做下去，連螻蟻都可以修鍊，天道意志就會復蘇，那就是三界的災難，雖然我救了他的命，也算是得了你們雷府的恩惠，但他做事的方式與邪魔一樣，怪不得你會在關鍵世界作出這等選擇，那就更不能留你了。”

陳驛聽得沉默了，似乎是第一次聽到外人對江漢珍的評價，讓他覺得有些受打擊，他不明白，江漢珍所做的事都是為了仙道宇宙的發展，完善世界的方法，讓眾生與世界一體，這樣一來，似乎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至於為何受到仙道之人的如此仇視，他不明白，不禁開始看向江漢珍，看他停了這等言論是否生氣，好勸解一番。

但只看到江漢珍在繼續做事，名沒有什麼動作，讓他鬆了一口氣。

此時的陳驛，也就沉默了，不再想跟慈航多說什麼，也忘了江漢珍交代他想辦法拖住慈航的事情，雙眼失神的坐在一邊，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以至於就連外面慈航的刺激，謾罵，甚至激將，任何的手段都沒有聽到，似乎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因為慈航的這種看法，代表了仙道的意見，讓他心中仙道形象瞬間崩塌，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有聯想起來以此偶然聽到有仙道之人對雷府的評價，話不是太好聽，但大致的意思是這群人就是炮灰，應該是我們手中的一把刀，要為我們服務，甚至還聽到過有人說出要毀了雷霆玉樞的話來。

當初沒有放在心上，以為只是一些口出狂言之人，但這次聽慈航將真話說了出來，也有些明白，這些恐怕就是實話，甚至連整個仙道都是如此想的。

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雙目無神，逐漸的有些渙散，竟然出現一種化道而去的跡象。

# 第五百五十五章 遁甲命術煉星辰

（以後每天兩更）

就連正在給這可星辰上做布置的江漢珍心中也隱隱一動，似乎明白了什麼。

神識查看了一下陳驛的現狀，也發現了事情的不妙，竟然出現的化道之相。

但也沒有立即叫醒他，化道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如果不是有意化道而去，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將自己化入大道之中。

按照目前陳驛身上的情況，要化道而去，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足夠他在這可星辰上做些事情了，也就沒立即停下來叫醒他。

修鍊就是如此，處處是危險，稍有不慎，就會跌落懸崖，一朝之間，修為化為烏有，所有的一切都將消失。

化道也是如此，修道之人若無自己的主張，若在忽然之間自己的所有信念全部崩塌，失去了心神之主，也就是‘太一之神’，就會全身法力散亂，恢復最本源的面目。

人自道而出，就回歸於大道，就是化道。

就如常人說說，失去了精神支柱，整個人都奔潰了一樣，六神無主，就會胡言亂語，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出來，一部分就會變成人們常見到的精神病，還有一部分會變成身體的疑難雜症，犹如痴獃，無精打采，精神不足，疲憊等癥狀。

所以修鍊之人，首先是從自我開始，從來不會將精神寄托在別人身上，只有放在自己身上，才能與自己合一，是一個完全的人。

若放在被人身上，別人是個騙子，或者死了，自身就會出問題。

寄託之人死了不要緊，但要緊的是連自己的心神也伴隨着死了。

這種情況對於凡人來說都很麻煩，何況是修鍊之人。

但好在江漢珍對心性的了解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這種情況自然有辦法解決，所以也就沒有理會，而是繼續完善自己的事情。

他的目的並不是保住陳驛的命，或者自己逃跑，而是要將慈航留下來，留在這可星辰之上，然後了解以前的一份因果。

到如今，才徹底明白仙道這些人為何如此行徑了，一直以來都在仙道之中，從來都不會離開。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一個利字上，也有些惋惜自己當初怎麼沒想到這些，若是當初穿梭萬界，為自己多爭取點利益，小心翼翼的發展，那得到的不是更多，或許現在也是大羅金仙。

當初穿梭萬界，所做的事都是為了仙道，並非是為了自己，但從他手中所出的大部分資源，補充天地，完善天地的其實並沒有多少，大部分都進了這些仙道這人的口袋中。

雖然出發點都是恢復世界，完善世界，進化世界，但做到的也就是恢復了幾個世界，讓主世界的五道六橋穩定了下來，也算是一份功德，至於其他的，現在似乎都與他無關了。

至於得到這些利益的是誰，已經很明顯了，無外乎就是被仙道各門派瓜分了而已，成了他們的底蘊。

江漢珍心中有些無奈，但也沒有多少後悔。

當初自己的修為沒有如今這麼高，只能算是一個初入修行的人，本來的打算是為雷霆都司做事，就要按照雷霆玉樞的大道去做事，所做的事是為了天地，為了眾生。

但事情的結果往往是事與願違，在以往數萬年的發展中，就連雷霆都司也慢慢的被仙道諸多道脈滲透，嫁接了他們的意志，扭曲了雷霆玉樞的遵旨，成了各個仙道門派手中的一把刀，早就忘了雷霆玉樞的遵旨，即使記得，也難以施行。

這樣其實也沒什麼，還是平穩的，但就是他的出現，就等於給這個本來已經被仙道穩定的局面投入了一顆石子，給已經被仙道利用的雷府驚起了陣陣的波瀾。

這恰恰是這些仙道所不能容忍的，對雷府的控制已經到了一定的階段，利用雷府為自己做事早已成了他們的習慣，早就將雷府看成了自己的東西，是自己的奴隸。

作為一個奴隸主，又怎麼願意看着自己的奴隸逃出去而得到自由呢？

到了現在，江漢珍也逐漸的看明白了，他的出現，就是打破平衡局面的存在，不管這個局面是好是壞，都有人反對。

那他最後出了意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沒有人願意看着損害他們利益的人出現，只要發現，將這種現象立即掐滅。

此時的江漢珍，已經不是當初的那個時候的宣化雷神了，當初當機立斷的選擇離開仙道，現在一番驗證，是走對了。

他的出現，損害了好多仙道之人的利益，即使那次回去，回到仙道體系之中，等待他的還有後續的招式，指不定哪天就隕落在了戰場之上。

因為在域外戰場之上，損失一些人實在是太普遍了，普遍到和吃飯喝水一樣的簡單。

當然，雷府肯定會給他庇護的，但雷府自身情況都不是很好，域外戰場之上損失最多的恰恰就是雷府。

所以當初才決定，靠人不如靠自己，也剛好那個時候他的心性之道初入門徑，明白了修鍊就是修鍊自己。

雷府即使再怎麼對自己親善，但終究不是自己，那個時候離開，也未嘗沒有想完善心性之道的想法。

所以才當機立斷的做出那樣的決定，現在看來，效果還是不錯的，不但明白了世界之道的一些核心，還做出了《心性易》這種能帶動混沌天象的經書。

而且修成了大羅金仙，還是全身都沒有絲毫枷鎖的大羅金仙，又有一絲的命運法則傍身。

就是現在站出來，就是不遭受仙道全體的鎮壓，也能在仙道之中立足。

原本還是有一個站出來的想法的，但現在看到慈航道人的這個樣子，和對他的一些態度，就打消了出來的想法，最終還是決定不露面的好。

至於如何做，還是要斟酌一番，但最首要的任務，還是準備為武士文明宇宙爭取時間。

至於他與仙道之間，或許已經分道揚鑣了吧。

想到這，江漢珍嘆息一聲，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或許是他當初沒有想過的。

原本在離開的時候，對於仙道一方，或多或少還是有些懷戀的，但自《心性易》成之後，才明白，修行根本沒有什麼朋友，有的只是道友，是大道相似的道友。

就是是道侶，也要有互相補充的作用在其中，沒有一個只付出，不回報的，也很少有隻索取，不付出的。

都有自己的道，都明白自己的道，道心堅定之人，心性早就堅如磐石一般，不可能被外物所誘惑，若能誘惑，也是認為外物比自己的大道還要珍貴吧。

就像《心性易》中，外界的所有壓力，都不可輕易動搖自己，若是動搖了自己，就會有災禍，唯有堅持自我，才能安穩度過。

也就是在那些中途為了外物，而放棄了自己的道路的人，沒有一個會安安穩穩的。

最終江漢珍還是不在多想，繼續的對這可星辰做一些布置，而這種布置十分詭異，仙道之人肯定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甚至連想都想不到。

大致的原理就是將這可星辰與星辰上的所有東西，當成一個鬆散的生命，然後他是這可星辰的‘太一之神’，是主宰這個星辰的，其餘的東西，包括陳驛，包括慈航，都是星辰的一部分。

將命運與這可星辰連在一起，誰了無法離開，而他作為‘太一之神’，自然有最大的自主權。

而這種方法，也暗合了《奇門》的一些道理，他就是甲，而星辰上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已丙丁，是一個完整的整體。

奇門之法，就是甲為尊，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保護甲而存在的，只要甲有危險，需要誰出力誰就出力，哪怕就是失去生命。

身在局中，早就連命都不是自己的，很難脫離出去。

而損傷甲的東西，就是庚金之物，只要找到庚金，而且剛好能捨去慈航，才能安然無恙的一個環境，這就是江漢珍的打算。

身在局中，皆為螻蟻，這次江漢珍連自己都設置在了局中，才將星辰命運穩定了下來，有他鎮壓，即使天尊之屬也難以逃脫，更何況一個在天尊邊緣的慈航。

就在江漢珍逐步完善星辰命運局的時候，慈航似乎有所感應，總覺的有什麼危險。

當即測算了一番，並沒有發現什麼，心中的那種感覺越來越強烈，就有了一種想要離開的衝動。

但這個念頭剛升起，就被心中對陳驛的殺意所佔據，好像走入了一個死衚衕一般，不殺陳驛誓不罷休。

於是，就在星辰之上瘋狂的搜尋了起來。

而在內部布置的江漢珍一陣冷笑，“你終於入局了，命運都被封在了這裏，你又怎麼可能捨得離開呢，跟這可星辰糾結在一起，星辰不滅，你就沒法離開，還是待着的好。”

接着江漢珍就沒有再去理會慈航，而是繼續的完善着他的布置。

而此時的陳驛，原本已經失去了意識，逐漸的化道而去，但隨即看到了一顆星辰，從眼前劃過，星辰所散發出的波動，讓他有一種心血來潮的感覺。

頓時有些警覺，就追着星辰飛了過去，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看見星辰在虛空撞開了一個大洞，進入其中，周圍的空間深陷，形成了犹如黑洞一般的物體，將他嚇了一跳，停了下來。

但星辰還在大洞之中，依稀的閃着光華不知道要去什麼地方。

陳驛最終向後看了一眼，覺得身後的宇宙星空，似乎已經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唯有黑洞中的這顆星辰與他有些關係。

轉頭看了一眼宇宙心空，覺得自己再也沒有什麼留戀的，轉身投入了黑洞之中。

“怎麼了，我怎麼了？”

坐在原地差點要道化而卻的陳驛忽然之間醒來，但全身冷汗直流，也明白了自己剛才的處境，才意識到，自己差點就化道而去。

而這時，就聽到江漢珍開口說道：“你沒事，只不過以後換條路走罷了，以前的路，好像與你沒有關係了。”

《西遊之雷行諸天》無錯章節將持續在小說網更新,站內無任何廣告,還請大家收藏和！

喜歡西遊之雷行諸天請大家收藏：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五百五十六章 算是報答

“沒有關係？”陳驛好像是在問，但有好像在自語，總覺得自己與以前不一樣了。

至於哪裡不一樣，一時之間還很難說清楚。

總之，感覺很奇妙一樣，好像徹底的拋下了仙道，拋下了雷府，在他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都是自己的包袱，是一種沉重的擔子。

似乎，有讓他想起了剛開始進入雷府的初衷，是為了肅清天下的妖魔，還天地一片明朗。

但他做的事情卻事與願違，剛開始還在這條道上，但後來，逐漸的就變了味，這些初衷早已丟失，剩下的就是聽命行事，自那個時候開始，他發現他逐漸的變成了一個執行命令的機器，好像受人操控一樣，做的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別人所吩咐的。

當他以為自己錯了的時候，就會有人跳出來糾正，或者誇獎他，讚賞他，告訴他聽命令就對了，其餘的都不用想。

自己的自我就逐漸道消失了，變成了別人意志的一部分，甚至連自己的心都不知道在哪。

陳驛想了半天，也沒有想明白，不禁開始問道：“以前我錯了嗎？”

江漢珍笑着瞥了一眼陳驛，說道：“錯沒錯我不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吧，我也沒權利干涉任何人，當然，我也不會讓任何人來干涉我自己的道。”

陳驛有些奇怪江漢珍的態度，記得在以前的時候，只要有人產生疑惑，這位江師弟都會不厭其煩的解答，而且還會說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依據出來。

但從剛才的這句話中，卻沒有聽出任何悉心解答的意思，只是很簡單的說了一下自己的方式，對於別人的，自始至終都沒發表過任何意見。

讓他感覺有些陌生，甚至有些不適應。

當初他可是經常見到這位江師弟給門下弟子解答問題的情景，只要有疑問，不但分析出本源，還要舉例說明，直到門下弟子聽懂為止。

心中奇怪，暗暗的想到或許自己不是他的弟子，不喜多說罷了。

但江漢珍所說的他是明白了，就是堅持自己的道而已，沒什麼複雜的。

但這個時候，陳驛卻忽然發現，自己竟然連自己在哪都不知道，就問道：“那要怎樣找到自己的道。”

江漢珍搖了搖頭，並沒有說話，只是安心的在做手頭上的事。

若不是看見那一番搖頭，說不定就認為根本就沒有聽自己說話。

陳驛盯着江漢珍看了一陣，在意以前，若是誰有問題，這位江師弟就是不知道，也會想法設法的去求教人，去研究，去剖析，都要將問題弄清楚，來教給別人。

就是連他都無法解答的，會指引出一個能解答的人出來。

但這次看上去，總感覺這位江師弟變了，變得陌生了，甚至變得連話都不喜歡多說了。

盯着江漢珍看了半天，都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異動，最終陳驛嘆息一聲，又陷入了迷茫。

對於陳驛的問題，江漢珍自然知道如何解答，而且還有詳細的方案。

但總覺的他自己的辦法不是唯一的辦法，或許陳驛還能找到更好的。

當然，還有一個是‘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的病上面，原本他是來修鍊自己的，按照自己的主張做恢復天地之事就成了，到最後的成就也不會太差。

但不知道為何，卻走上了這條‘好為人師’的路上，不但改變了仙道當初的局面，還給仙道一方製造了麻煩。

但最終也沒落的多少好，不但自己出了意外，連自己教出來的弟子也與自己沒什麼關係，最終才發現，自己把別人看的太重，而把自己看的太輕了。

心中對仙道的情況，已經有了一些猜測，但都不是什麼好的結果，此事陳驛肯定知道。

江漢珍就問道：“仙道諸多世界如何了？”

忽然的一問，讓陳驛有些反應不過來，但還是說起了仙道的近況。

“自你出事之後，我們想要找玉帝問罪，但被眾仙鎮壓，最後只能停留在域外戰場上，事後雷霆祖師也出去找過你的，但也沒有找到。

自那之後，我們與仙道主世界的聯繫就僅剩下雷霆都司了，其餘的很難聯繫上。”

江漢珍認真的聽着，但還是沒有開口說話，這幾句話已經夠了，也能讓他猜出個大概來。

但陳驛還是接着說道：“我們以前的那些附屬世界，早就已經不屬於雷府了，已經被仙道各派人手瓜分，而各個仙們也模仿你的雷府學院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學院，現在可以說，每一個仙道門派都有一個學院，就是為了輸送人手之用的。”

陳驛說道這裏，江漢珍已經不像再聽了，後面的斷斷續續的停了一些，都說的是一些仙道如何打壓雷府的事情，如何奪權的事情，甚至如何瓜分世界資源的情景。

而且還提到了一個消息，就是玉帝這次沒有搶佔多少資源，又開始聯絡了西方教，開始以取經的目的，想讓西方教與仙道之間平衡，而且故意的打壓五道六橋，準備下一步架設六道輪迴，來平衡各個仙道，以達到自己掌控權利的目的。

此時的江漢珍，只感覺到有些悲涼，甚至有些悲哀，他以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在這一系列的事情中，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來了。

而雷府，似乎又進入了他剛來的時候的那種危機之中，整個仙道，似乎就像一個沒命運安排好的一樣，有着永遠不變的發展軌跡。

那自己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沒有了任何價值。

而且對仙道也產生了一種失望，忽然之間，有了一種想逃離的想法。

但隨即一想，又笑了起來，好像是想明白了什麼。

修鍊大道，都是修鍊的自己道，與他人無關，仙道自有他的發展軌跡，自己何必為他擔憂。

自己作為一個局外人，又何必擔憂仙道的發展。

自己連自己的一攤子事都沒做好，何必去擔憂這個實力能跟無極世界叫板的仙道世界呢。

就像是凡人中還在溫飽線上掙扎的人，竟然去擔心富豪的衣服髒了一樣，是多麼的可笑。

想到這裏，江漢珍的內心逐漸的平靜了下來，自己或許不屬於任何一方，是屬於自己。

因為那個帶他來的寶物，均衡棋子，是混沌中的產物，並非仙道所處，當初即使不來泰山府報道，也不去雷霆都司，似乎也會去穿梭各個世界，去做一些均衡之事。

並非要待在仙道，去將自己當成仙道一方的人。

還有，江漢珍忽然想到了當初雷霆祖師見自己的時候，不但傳法，而且在自己的均衡棋子之上安放了一個碩大的雷符。

當初他每次回來，都會回到雷符，但如今才發現，並非那樣簡單，而是被這個碩大的雷符限制了位置而已，只能回到仙道世界。

當初他在出事之後，有些心灰意冷，將那個雷符全部獻祭了出去，經過後來的不斷的煉化，也清理乾淨了。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他才可以任意的穿梭，而不是被現在一個宇宙中的。

若是沒有那個雷符，自己的命運或許又是另一種形態。

想到這裏，江漢珍不禁開始猜測起雷霆祖師的意圖來，可以看得出，他對自己絕對沒有惡意，相反，還對自己很好。

傳了雷霆丹法這種直至大道的修行之法，雖然江漢珍在後來很少練，和很少用，甚至在後來純粹拋棄了，一心之琢磨心性大道。

不但將自己安排在雷池中，所有需求一應俱全，只不過位置偏遠了一些。

但江漢珍還是覺得有其中的目的，或許雷霆祖師也看出了自身的危機，在見到江漢珍的時候，也抱着重整雷府的想法，在將他留在了主世界。

效果很好，雷府也逐漸的恢復過來，但最終在江漢珍出意外時，雷府還是步入了以前的後塵。

如今的這種局面，江漢珍不光是對仙道失望，還對雷府也或多或少的有些失望。

但考慮到如今的能力，也做不了什麼，而且他已經有了武士文明宇宙，而且他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不會發生如仙道這樣勞累心神的事。

目前他的立場已經不再仙道，而是在自己身上，是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中。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仙道主世界要西遊了，首先是要對五道六橋下手，用六道輪迴代替，那這五道六橋不就是沒用了嗎？

武士文明宇宙還在興起階段，若能有一個輪迴之地，那就再好不過了。

想到這裏，心中一陣激動，就問身邊的陳驛道：“你今後有何打算？”

陳驛聽到江漢珍如此問話，也聽出來了，是在問自己要去哪，讓他也明白兒，面前這個江師弟，再也不是以前的江師弟了，讓他感覺到有些陌生。

陳驛瞬間有一種心痛的感覺，讓江漢珍看的直搖頭，對他如此之說，也是希望他走出自己的路出來，而不是繼續給別人當槍使，或者自己將他收為手下，而是放在了一個平等的位置上，也希望他也能有自己的一番作為罷了。

最終嘆息一聲，覺得還是給他一個找回自我的路，就說道：“你可知道我當初以你的名義在一方世界傳道的事情嗎？”

陳驛一愣，點了點頭，他對這件事還是比較關心的，因為那個現在是他的道統，也是他的最後一條路。

江漢珍消失，幾乎所有的世界都被瓜分乾淨，唯獨有他道統的那個世界沒人去，不是不知道，而是那個世界太貧瘠了，貧瘠到連小千世界的資格都沒有。

雖然他對那個世界比較看重，但一直以來都將心放在戰場之上，對那個世界很少關心，維持在只要不滅就行的思想上。

此時被江漢珍提起，一切都好像破開了迷霧一樣，豁然開朗，似乎明白了自己的方向。

頓時眼睛亮了，說道：“多謝江師弟，我明白了，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 第五百五十七章 下步打算

江漢珍笑了一下，接着說道：“我準備去一趟仙道世界，這次就帶你一程。”

陳驛心中一動，有些感動，剛開始他還在為如何回去而發愁呢，現在竟然要帶自己過去。

江漢珍所說的世界，就是最初的那個叫怒晴湘西的世界，也是在那個地方傳下了陳驛的道統。

當初陳驛對這個地方喜出望外，還打理了一段時間，並將自己的布置以以及大部分珍藏都藏在了這個世界中。

可以說，當初他對這個說是小千世界都不夠資格的小世界報了很大的希望，也希望這個世界能增長到小千世界，也算他在外孤獨時刻的一個避風港，或者準確的說，是一個家。

在沒有來域外戰場的時候他還是經常去的，每次都感覺到一股內心的寧靜，似乎那個殘破的小位面才是自己的歸宿，是自己的家，能呼吸上自由的空氣。

但好景不長，沒多久他就被派到了域外戰場，如今已經很長時間的，似乎將怒晴湘西世界壓在了心底，或者是不想記起來，害怕給怒晴湘西世界帶來危險。

但如今這種情況，域外征伐司已經回不去了，不止如此，就連雷府也難回。

他在天星子的攻擊之下，選擇了內心中覺得最舒適的，或者最合適的選擇，選擇了與仙道分道揚鑣。

甚至，他有些感謝天星子了，若不是天星子，他也不可能做出這種選擇，雖然處境危險，但此時的內心，卻越發的平靜。

當江漢珍提起怒晴湘西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才從他的記憶深處冒了出來，似乎讓他找到了歸宿一般，正想着要怎麼去呢，沒想到江漢珍竟然提出來了。

域外通往仙道的跨界通道，已經被仙道把持，就是以前連雷府之人要回去，都需要很麻煩的規矩，而且還要讓人監視，他這個能坑害十位大羅金仙的人就更不可能了，去就是送死。

正想着是不是要從兩個宇宙中相隔的混沌中橫穿過去，雖然是想，但也決定這麼幹了，橫穿兩界的混沌是他唯一的路徑，沒有別的辦法。

宇宙之中充斥着無盡的混動之氣，而且其中還有無盡的混沌風暴，內部極其危險，也只有大羅金仙才能來去自如，一個不小心都會被混沌之氣弄得灰頭土臉，更何況他一個金仙。

有雷霆玉樞的存在，對於辨別方向不成為題，但問題就在混沌中，其中兇險莫測，他一個人很容易遇到危險。

就是仙道在進入混沌探索的時候，都是要組成龐大的隊伍，還要大羅金仙帶隊，就這樣，都有金仙失蹤，何況他一個人。

但心中打定了主意，要回去，即使有再大的困難，沒想到江漢珍也要回去，心中有些感激，複雜的看了一眼江漢珍，說道：“多謝，陳驛定不忘此恩。”

江漢珍一陣搖頭，說道：“不必感謝，我要去仙道世界，是有一段因果沒了結。”

說著看了一眼外面的慈航，說道：“此人為我所救，但也是將我的一切泄露在仙道面前的最大元兇，如今又分道揚鑣，註定難以共存，若不解決此人，也難解我心頭之恨，所以我不得不回一趟仙道，與此人做個了斷。”

陳驛看了一眼外面的慈航，心中疑惑，就開口道。

“你為何如此斷定是此人所做，在你出事之後，我也明察暗訪了許多，最終將線索查到了各個仙道掌權人的身上，迫於壓力，我才就此停止。

但從我得的道消息上來分析，定是那些掌權之人給玉帝施加了壓力，才會讓你在前往域外戰場的路途中出現意外的，雷部並沒有讓你來域外戰場，這是我查到的信息，但從沒發現與慈航有關係。”

江漢珍一陣冷笑，說道：“暫且不說其他人如何，但我在仙道的消息，只有玉帝清楚，另外一個人就是在白蛇世界的慈航了，當時我的存在與玉帝有益，能讓他完全掌握大權，成為名副其實的三界之主，玉帝與仙道各脈矛盾已久，一直以來都想做個名副其實的三界之主。

要不然，也不會引入西方教來進行西遊，以平衡手中的權利了，他就連西方教的事情都做了嚴格的保密，更何況是一個與他有大利益的人呢。

對玉帝來說，我是能代替西方教與仙道一方打擂，在仙道內部，形成一個平衡，玉帝自然是樂得自在，更不可能將我的事情泄露出去了。

知道我情況的，唯有慈航一人而已。”

陳驛聽得暗暗點頭，如今才知道仙道內部如此複雜，感慨自己有些單純了。

但轉念一想，不是還有個西方教嗎？或許是西方教所為。

就說道：“那會不會是西方教做的，他們將事情泄露到仙道一方的？”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西方教見過我的人不多，知道我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殘了，就是菩提也成了半殘之人，想要恢復，也很困難，而且西方教之事，仙道看見就會極力的打壓，因為極樂宇宙之事，他們所做的事情，肯定為仙道所不容，根本不敢去接觸，能說的，也唯有這位慈航。”

陳驛轉念一想，也覺得如此，轉頭看了一眼還在星辰之上瘋狂的尋找什麼的慈航，感覺到一陣可惜，最終搖了搖頭，不再去糾結這事。

說實話，剛才這一番還是想要報答慈航多次出言袒護自己的行為，雖然感覺怪怪的，好像沒有起到什麼正面效果，還起了些反效果，但還是覺得慈航是處於好心。

如今慈航露出真面目，隱約的感覺慈航以前的行為沒那麼簡單，甚至有些懷疑，自己的認知是否出了偏差，面目十分糾結，最終還是一聲嘆息，決定不想這些，先忙自己的事。

如今自己都是無家可歸之人，連個安身之處都沒有找到，還去想別的事，但將這件事記在了心裏，等到了怒晴湘西世界，一切安頓下來，再慢慢的琢磨。

最終將這件事壓在了心底，看向氣息深瀚的江漢珍，就問道：“你這次回來，有什麼打算嗎？”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沒什麼打算，如今兩方戰況越來越複雜，無極與仙道的仇恨越來越深，短時間肯定在戰場中糾纏着，我原本就是要讓兩方的戰爭持續下去的，但如今看來，沒有我他們持續的更長，現在想去仙道一方看看，尋找一下機緣。”

陳驛點了點頭，江漢珍說的，讓他感覺到有些不適，越來越陌生。

從而也看出了江漢珍的立場，已經不再仙道一方了，而是另外一個勢力，或者是自己獨立的。

這對仙道一方可不是太友好，頓時有些糾結，但轉念一想，自己連自己都保不住，還哪管的上仙道。

自從對那十位大羅金仙出手，就註定了與仙道分道揚鑣了，又怎麼可能回去。

現在要考慮的是自己該如何辦，自己該做什麼，而不是仙道怎麼樣。

最終自嘲的一笑，我還是考慮自己吧，至於仙道如何，好像真的與我沒關係了。

之後，陳驛不再說話，安心的在一邊打坐恢復身體剛才使用消耗本源那種遁術帶來的損傷。

而江漢珍繼續對星辰進行煉製，雖然已經將幾人的命運全部煉在了一起，誰也離不開，但還是不放心，就準備多做一些布置，這也是他所擅長的。

江漢珍自己清楚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劣勢在哪裡。

與人正面爭鬥，全憑一股狠勁，打一個措手不及還行，像他這種將自身枷鎖完全解除的大羅金仙，本身就遠超同階，只要佔了上風，很少有人能逃走。

但爭鬥之法不光是要狠，還要有戰鬥經驗，技巧等方面，慈航在域外戰場多年，還經歷過一次生死，肯定不好對付。

因為江漢珍知道，自己的正面爭鬥經驗幾乎為零。

只有依靠自己最擅長的方式，而這種方式，也就是依託世界而進行的大勢碾壓之法，只要找到一個世界，就連天尊級別人的修行者，他都有把握將其永遠的留在其中。

而這次，所選擇的世界，就是當初讓慈航恢復的那個白蛇世界，從哪裡開始的，就從哪裡結束。

到如今，他甚至感覺到自己當初從仙道起步根本就是一個錯誤。

江漢珍在星辰內部繼續完善着星辰，而慈航的心，逐漸的開始煩躁起來。

尋找了好一段時間，都沒有發現任何能夠進入星辰內部的方法，甚至連蛛絲馬跡都沒有發現。

就連他的攻擊，在星辰之上，都被化解的消失不見，也不起作用。

但這些都不是他最在意，他最在意的是這顆星辰的方向，原本在武道宇宙之中飛行着，但不知在何時起，已經飛入了混沌之中，四周充斥着無盡的混沌之氣，不知道要去哪裡。

在這顆星辰上，就是辨別方向都很困難，這才是讓讓他煩躁的地方，而且，想要離開星辰定位，竟然發現他無法離開星辰，而星辰之上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其中的法則竟然變了，變得開始壓制他的力量，連他自身的力量都小了許多。

他知道這是陳驛搞的鬼，對着內部罵了許多次，也喊了許多次，但沒人給他回答，讓他逐漸的變得更加煩躁。

最終慈航還是冷靜了下來，發現星辰朝着一個方向在飛行，想着陳驛肯定要去什麼地方，就準備繼續在星辰上等着，他不相信陳驛永遠不出來，等到了地方，再將他殺了。

當然，慈航做出這種決定也處於無奈，因為他根本沒法離開這顆星辰。

# 第五百五十八章 先聲奪人

而江漢珍在星辰內部，卻沒有停手，閑來無事，就來完善這顆被他拿來當行宮的星辰。

原本的打算就是藏在其中巡邏武道宇宙周邊，不要讓離開的人向武士文明宇宙的方向去。

經過《心性易》帶來的那一股熱潮退卻之後，去那邊尋寶的人幾乎沒有了，而且，他也發現仙道與無極世界都被糾纏在了域外戰場之中，似乎都難以脫離。

無極一方是持續了三千多年，兵道之事，最消耗的就是資源，無極世界以往所攻伐的宇宙，都是用很快的時間就佔領的，然後就憑藉宇宙中帶來的收益，逐漸的強大起來。

但到了這裏，因為仙道的插手，讓他們眼看着到嘴裏的肉就這樣飛了，或許是不甘心，或許是消耗的越來越多，只能繼續將仙道打退，再來收割武道宇宙。

但這樣一拖就是三千多年，到現在是越陷越深，再也難以脫離出去。

而江漢珍從陳驛的口中得知，無極一方原本是無極道尊帶隊的，因為某種原因，無極道尊回去了，過了幾百年之後，也就是現在，又派來了自己的一個後輩。

江漢珍就此分析出一些有趣的事情來，無極世界，很可能是內部出了問題，所以無極道尊才會回去鎮壓，如今派出自己的後輩子弟，應該是想儘快的解決戰場情況，或者是迫於無極世界眾生的壓力，不得已才派出後輩。

兩方的戰場情況江漢珍大致的算了一下，就仙道而言，在他當時來的時候，已經持續了三千年之久，仙道一方本身的底蘊已經消耗的七成之多，甚至到了青黃不接的時代，當時的資源，也難以培養出域外戰場所需的仙道之人。

就是仙道的消耗都如此之大，更可況無極世界一方，剛開始的兵力是仙道一方的兩倍還多，但現在的兵力幾乎與仙道一樣。

這就說明無極世界的消耗也不小，甚至比仙道消耗更大，仙道一方的殺伐資源比如陣法之類的，都可以重複利用，取法與自然，借用自然之力。

但無極世界的攻擊手段全憑自身，這樣的消耗就更大了。

最終，江漢珍得出一個結論，無極世界也撐不了多久了。

至於撐不下去，為何不撤回去，就如一些消耗的家裡的資源，出去打拚的人一樣，不但賠了個底朝天，還一點效果都沒有，又怎麼有臉回家一樣。

回去肯定不會太好過，就像付出了許多，但沒有得到任何回報的人一樣，又怎麼能甘心呢，已經進入了一個死衚衕，只有繼續的付出下去，直到將自己掏空。

江漢珍的這種分析，其實也與實際情況差不多。

陽極殿下帶着手下之人，與六個仙道俘虜，到了無極一方的無極征戰殿中，所幾乎所有的門派首領都來領着自己得力幹將，迎接這位陽極殿下。

而陽極殿下的到來，也讓無極一方的人鬆了一口氣，對於仙道久攻不下，給誰都受不了，更何況這些在域外前線的征戰之人。

如今對於前線的補給以及兵力的輸送越來越少，讓他們也感覺到有些絕望，能撐到現在，也是修行之人的心性堅定而已。

原本都以為他們這些人最終都是要被放棄了，但陽極殿下的到來，並且帶來了二十位大羅金仙，以及神秘莫測的星辰宗大師兄，這無疑給他們打了一劑強心針，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等到迎接陽極入了總部大殿，然後坐在主位上，經過一陣寒暄，陽極就開口道：“這次我來的目的，就是儘快的將仙道趕出去，拿下武道宇宙。”

眾人聞言，都面露一絲為難之色，仙道的難纏他們深有體會，不是想拿下就拿下的。

而陽極卻沒有去管眾人的表情，而是說道：“三千二百年，自從我無極修士大軍進入武道世界已經過了三千二百年，打殘武道宇宙，只用了三十年，但隨後與仙道糾纏，竟然用了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的消耗，就是我無極世界底蘊深厚，這些消耗也難以維持，若再打不下，我無極世界的這次遠征只能結束。”

“什麼？”一個大尊頓時坐不住了，“陽極殿下，我們已經消耗的三千多年，而且仙道已經有了敗退的跡象，我想仙道一方也耗不起了，為何會撤退。”

這位大尊的說法，也是許多人想要知道的，不知道為何會有這種決定。

而這時候，陽極就看了一眼眾人，又看了一眼剛才說話的這位大尊，問道：“天順大尊，那你可告訴我要打退仙道，還需要多長時間？”

天順大尊，也就是剛才質疑的這位大尊，在這域外大軍之中，地位很高，所以也具有發言權。

就說道：“回陽極殿下，還需要三百年，只要三百年時間，我們就能徹底的打退仙道，收割武道宇宙。”

此言一出，讓周圍的大尊以及尊者頻頻點頭，對於三百年這個時間，他們是預算好的，而且商量過好多次，才得出的結論，並非是信口胡說。

但陽極卻噗嗤一笑，玩味的看着天順大尊，說道：“三百年，你想多了吧，說句實話，你覺得你的天順星域還能支撐多久？”

“哦？我忘記了。”陽極看着天順有些不解，就做出一副明白的樣子，“天順大尊在域外戰場，似乎對無極大世界的消息不了解，那我今天就來告訴你。

你天順星域的資源，在一千年前就已經消耗乾淨了，之後就進入了倒退狀態，用消耗本源的方式，支持你們這些在前線的修士，如今這兩百年連自身本身的消耗都難以維持，已經退化了很多，一切的補給全靠無極星域支撐，而你們天順星域的有些小世界，甚至已經淪為凡俗。”

說完這些，天順大尊頓時變得面紅耳赤，自家的事情又怎麼不知道呢，但總覺得還是有些不甘心，他不是不知道撤出去才是最好的選擇，但已經堅持了三千多年了，就像一個賭徒一樣，永遠想着翻本的機會。

最終還是說道：“這些我都知道，但我們這次真的有打退仙道的把握，還請陽極殿下相信，只需要三百年，不，兩百年，只要兩百年就夠了，我們就能打退仙道，收割武道宇宙，接着就可以反攻道仙道之中。”

天順大尊如此說完，眾人的都是一副就是如此的樣子，陽極看的明白，也看出來了這些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就悠悠的開口說道：“上一次，還是上上一次，也是如此說的，也說是一百年，或者兩百年，或五百年，但這都三千多年了，還是如此說。

你覺得我們無極世界期盼你們能夠打勝仗的億萬生靈還會相信嗎？出了帶給他們一次次的失望，還能是什麼？”

眾人被陽極說的啞口無言紛紛的低下了頭，不再啃聲，好像是在羞愧一樣。

陽極看到這個情景，也滿意了下來，陽極在無極世界中，能成為四大殿下之一，自然有過人的只會，他明白這次突兀的到來，不管如何，都會給域外前線的無極修士大軍帶來一定的影響，或者是動蕩，會打破應有的平衡。

這樣對他接下來的事情上極為不利，只有先聲奪人的將所有人都問罪，讓他們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在接下來安排自己的主張。

這個方法是他與天星子商量過的，並制定了一個完善的方案，屬於帝王心術。

陽極看着所有人都有些羞愧的低頭不說話，這才說道：“一百年，我們只有一百年的時間，而我們無極世界也只能再支持一百年，不管各位怎麼想的，有什麼意見，都改變不了道尊的決定，而我，將會與大家一起，若是成功，我們凱旋而歸，即使受益恢復不了消耗的資源，也能讓我們保住顏面，不至於太難看，畢竟是打了勝仗。”

話音一轉，掃視了一眼眾人，說道：“若是失敗，我將會與大家全部葬送在這武道宇宙之中，永遠不能回去。”

眾人聽得一陣心痛，但也明白這既是事實，都是修鍊之人，對於大局誰都能看清楚，比拼的就是誰看的更仔細。

他們也知道這個結局，也是不會去，也不遠回去，或者不能回去的原因。

打了敗仗，又有何顏面回去，回去之後也會顏面盡失，這是他們所受不了的。

以前沒人提起，是不敢想，一心的針對仙道，但如今被陽極揭開了，去掉了那一層遮羞布，只能接受。

最終還是偶人站出來對着陽極一禮，說道：“全憑陽極殿下安排。”

陸續有人想通了，也站出來說道：“全憑陽極殿下安排。”

最後，那些還不願意承認的人也被身邊的人拉着，與所有人一起，對着陽極拜道：“全憑陽極殿下安排。”

“好。”陽極殿下叫好一聲，對着眾人虛扶，讓眾人站起身來。

接着就說道：“我這次來，就是抱着打不贏，就永遠不會去的決心來的，無極世界給了我們一百年，就會拋棄我們，所以，我們要在一百年之內，將武道宇宙徹底佔領。”

“我來之前，也了解過一些情況，我發現我們很少留下俘虜，所以才造成仙道也不會手下留情，仙道一方手段詭異，並非弱於我們，相反他們很強，所以我有個想法，還要與各位大尊商議，至於成不成，我們大可實驗一番。”

就在眾人疑惑，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陽極對着身邊的護衛示意一下，接着，就有人從外面帶來六個仙道大羅金仙進入了大殿之中。

# 第五百五十九章 決定命運

讓許多無極之人之人看的一陣緊張，似乎忍不住就要出手，甚至有人還怒目相視。

因為這幾位大羅金仙他們可熟悉的很，最短的都接觸了有一千多年了，最長的自域外戰場開啟，就打過交道。

尤其是幾個仙道大羅金仙隱約為首的那個身穿青色八卦衣，身後背着一個古箏一樣的法寶的大羅金仙，可以說讓所有人無極世界之人都熟悉無比。

此人名為步虛道人，擅長音陣之道，近戰成渣，遠戰為神，無極一方的人只要進入此人的音陣之中，就會逐漸迷失方向，意識散亂，難以把持自身，嚴重者甚至會自相殘殺。

三千年來屠殺無極一方修士無數，被無極一方稱為音魔。

死在這位步虛道人手上的人不計其數，在場的所有人中，都有後輩子弟或者手下，甚至他們的上司都有折損在這位步虛道人手中。

此時，幾乎所有的人看向步虛道人眼神都充滿了殺氣，似乎就要暴動。

而步虛道人心中咯噔一聲，暗道一聲不好，這一群若是遠遠的站着，他還不怎麼害怕，只要給他一個呼吸的時間，布置好他最厲害的乾龍八音陣，就能與一群人周旋。

但若距離如此之近，他怎麼也不是對手，還沒等他使出來就能被這些無極蠻子近身，別說是一群，就是順便一個大羅金仙出來，都能將他打的毫無還手之力，甚至被打到灰飛煙滅。

心中有些害怕，就求助的看向坐在主位上的陽極，也只有陽極這種與仙道沒多少仇恨的人，而且地位不低的人，才能容忍他，也能保住他的命。

而陽極眼看着有人似乎就要忍不住了，就開口制止道：“不可無禮，這幾位乃是棄暗投明之人，以後大家都市同僚，不可互相殘殺。”

而步虛道人趕緊打蛇上棍一般的帶着身後已經被嚇得不行的幾人，拜倒在地，說道：“屬下等人拜見陽極殿下，但凡殿下有所差遣，我等莫敢不從，以後我等對無極世界忠心不二，若有違背天打雷劈，還請殿下收留。”

身後幾人也趕緊學着樣子，拜道：“還請殿下收留。”

“殿下不可。”

而這時候，無極一方的地順大尊當即阻止道，憤怒的看了一眼最前面的步虛道人，說道：“啟稟殿下，此人乃仙道琴魔，音陣詭異而且為人陰險，我無極一方的修士死在這人手上的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不光是他，這殿內的其餘五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與琴魔相比，也不多承讓。”

接着有有人站出來說道：“殿下，地順大尊說的對，不但是琴魔陰險，還有那個腰間掛着一個罈子裝老實人的蠱魔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別看他現在一副老實忠厚的樣子，但這人殺起我們無極一方的修士，就漏出了真容，他那個罈子里裝着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蠱物，這要放出來，就會鋪天蓋地，若是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此人害得屍骨無存，甚至連真靈都被消化，此人絕對不能留。”

而接下來又有人跳出來指責了另外幾人，都以魔相稱呼，讓陽極聽的十分頭疼。

原本想着有矛盾，或許沒那麼大，但沒想到如此之大，而且已經到了難以緩和的地步。

有心想要殺了，但聽到幾人的本事，讓他倍感神奇，有玩毒的，有玩蠱的，有玩黃沙的，有玩琴的，讓他聽的心馳神往，十分好奇。

心道，傳言聽說仙道攻擊手段五花八門，在仙道之中，隨便找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再也找不出另一個一模一樣的出來，最多就是想似，但都有自己的風格。

不像無極世界，比如他的大破滅劍法，就是有傳承的，與最早的修鍊此術的人基本差不多，又如身邊的天星子的星辰古今術，也是有傳承的，招式還是傳承的那些招式。

但在仙道這裏，就變了味道，似乎一個種花種草的似乎都能將自己的手段完善道宗師的地步，讓他感覺到十分神奇。

而且也聽說了，即使同樣是用雷法的那些修士，就沒有兩個人用的雷法是一模一樣的，似乎都有所區別。

當初他有些不相信，但如今看來，也不得不信了，因為從無極一方的那些人謾罵指責的話中得知，這些人施展起手段來，就沒有絲毫章法，但卻又符合某種道理，一時間難以有什麼頭緒，讓他好奇心爆棚。

最終還是決定先保住幾人，既可以開展他的計劃，又能了解仙道，甚至學習一些仙道的東西，因為這幾人的指責中，讓他也從這些人所施展的手段中悟出來了一點東西，而且，讓他對劍法的感悟有了一些精進，這此時他心動的地方。

“都停下吧。”陽極看着吵着不可開交，和嚇的在原地瑟瑟發抖的幾個仙道之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制止。

等到眾人停下來，就掃視了一眼，說道：“我們之所以與仙道僵持這麼久，就是因為不了解，而貿然進攻所導致的失敗，但你們又沒有想過，若是我們讓仙道的人呢去攻打仙道，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就就能讓仙道內部先亂起來，然後我們在介入。”

這時候，有人站出來當即反對道：“可是殿下，這可是我們的仇人，他們的手上可沾染了我無極一方的鮮血。”

陽極就看向這位大尊，問道：“那你說出一個能在百年之內解決仙道的辦法，若是你能拿出來，我立即將這幾人殺了。”

步虛幾人頓時有擔心了起來，最終還是閉上了眼睛，也不再去想，是死是活，只能等待審判，心中默默的盤算起自己要在哪復活起來，自己布置的被戲稱為復活點的地方是否安全。

若是現在被殺，應該選擇在時空中的哪個復活點復活才對自己有利。

總之，這幾人將仙道變化之道給演繹的淋漓盡致，從來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即使有隕落的危險，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生機。

仙道之中‘尊道貴德’可見一斑。

但隨着陽極有此一問，這位大尊頓時低下了頭，不再說話，因為他是在沒有辦法在百年之內拿下仙道，甚至他覺得三百年都費事，誰知道仙道又會出什麼怪招。

而陽極卻沒打算放過眾人，看着大殿中的人，問道：“你們有誰說出個計策出來，我可以不殺這幾個人。”

眾人紛紛低下了頭，仙道若是那麼容易對付，就不會僵持三千年了。

每次都眼看着要將仙道打退，勝利在望的時候，仙道就會施展一個怪招，就比如這次，忽然之間，仙道的後方有了大量的生力軍加入，生生的將無極一方給打退了，又讓他們對仙道一方產生了懷疑。

而現在仙道內部又出了問題，讓他們又佔了上風，仙道哪次沒出問題，自三千年以來，仙道一方似乎每隔上幾百年，都要出一次問題。

無極一方本以為要贏了，但道關鍵時刻，又會出現變故，又能將他們打退。

這樣的次數多了，讓所有都有一種將近奔潰的感覺，仙道現在又一次的進入了頹勢，按照兵力預算，三百年的確可以打殘仙道一方。

但仙道的這種怪招讓他們對自己產生了懷疑，真的能成嗎，不會又在眼看着就要勝利，仙道又出現一個怪招。

無極一方眾人，都低下了頭，因為他們實在想不到能在一百年拿下仙道的方法出來。

而這時候，陽極就要準備宣布，但身邊的天星子在他的耳邊悄悄的傳音說道。

“殿下，屬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在來之前，家師提醒過屬下，決不能接近仙道，也不能與仙道多過接觸，否則會危機到我們的無極世界，甚至連我們的無極世界都會消失，屬下建議，還請殿下將幾人殺了的好。”

陽極一聽，頓時皺眉不已，不知道天星子為何會說這樣的話，但這是星辰子說出來的，讓他不得不重視。

心中對天星子暗罵一聲，為何早不說，晚不說，偏偏要現在說，就有些微怒的傳音說道：“你為不早點說，剛才商議這項計劃的時候你不是也在嗎？如今到了現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讓我如何收場。”

天星子也有些為難的說道：“陽極殿下贖罪，剛才我都忘了，因為家師所說的話沒有絲毫邏輯，我也就沒放在心上，所以也沒在意，只是在剛才才忽然想起來。”

陽極聽得目光閃爍不已，似乎在權衡這什麼，若是就此殺了，難免給人一種朝令夕改的感覺，若是留下，星辰子的建議他不得不考慮。

星辰子在無極世界之中，是修為或者地位都接近於無極道尊的人，按照嚴格意義來講，也能稱為道尊，只不過沒有佔據德位罷了。

星辰子測算無雙，影響了無極世界差不多幾萬年之久，早已深入人心，這種大修行者的建議，讓他不得不考慮。

對最終，還是決定賭一把，就問天星子說道：“星辰大尊的星辰測算術你學了幾成？”

天星子一愣，不知道為何問這個，還是如實回到道：“有七成。”

“七成夠了。”陽極點頭道。

而天星子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就聽陽極說道：“我想留下幾人，待會你為我測算一番，若是無害，就留着，若是有危險，就殺了。”

天星子深吸一口氣，心中有一股涼意，沒想到陽極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但他也是信心十足，這些斷定是他師父兩三千年測算出來的，兩三年前，他師父的道行還沒如今這麼高。

他相信，他就會與兩三年前的師父有寫差距，但也不會太大，測算這些，還是沒問題的，就對着陽極說道：“是，殿下。”

# 第五百六十章 立場轉變

陽極看到天星子答應，也最終決定下來，心中暗暗想到，不得與仙道有牽扯的決定，是星辰子兩千多年前以前測算出來的。

或許，那個時候仙道還真有什麼後手，一個弄不好，就會將有滅頂之在，所以說出不得深入了解仙道，甚至不可對仙道手下留情的決定。

但如今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說不定仙道的底蘊已經消耗完了，現在的結果變了呢。

至於仙道眼看着就要敗退，但關鍵時刻總能有人救場的事情，倒也沒有去多想，總結起來也就是巧合二字。

最終還是決定想將這六人留下，等待天星子測算一番，若是沒有危害，就留着用，繼續開展他的以仙道之人打仙道之人的計劃。

但若有危害，就隨便找個借口殺了，對於這幾人，在他眼裡還不夠看。

在眾人沉默，以及六位仙道大羅金仙心中想着退路的時候，陽極開口了。

“我並非獨斷專行之人，此計謀可以照常實施，若是可行，我們就按照這個方法對付仙道，若是不可信，我們再另想他法。”

等到陽極說完，以步虛道人為首的六位大羅金仙立即拜倒在地，說道：“屬下多謝殿下，我等對殿下定當忠心耿耿，永不被判。”

而眾位無極世界之人最終也是嘆息一聲，大勢已定，也無法更改，但與這些仙道之人同殿共事，想想都覺得不甘心。

但這也是目前他們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只能如此。

最終還是不情不願的說道：“殿下英明。”

但對六人還是怒目而視，六人現在已經確定了自己的性命暫時是保住了，也就放心下來。

殿內的氣氛也逐漸的緩和了下來，步虛道人幾人也開始帶着一副誠摯的笑容，找到與自己仇恨最深的那個無極一方之人，還是賠禮道歉。

而與步虛道人仇恨最深的天順大尊，冷哼了一聲，拂袖離去，步虛道人對此並不在意，而且神色還放鬆了一些。

起碼沒有像以前在戰場上遇到那樣的表情，一見面就喊打喊殺，甚至不死不休。

他對這位天順大尊的執着可是深有體會，自從殺了他一個後輩子弟之後，這位大尊可是追着他圍着武道宇宙轉了三圈，若不是仙道一方來了救援，說不定還真會被這位大尊給活活累死。

但如今，並沒有如此，有陽極在場，也不會輕易對他下殺手。

步虛道人對此也鬆了一口氣，心中立即將自己的位置放在了無極一方，看看自己在什麼位置。

心道，只要緊跟着陽極殿下的步伐，我就能安全無憂，再與無極修士慢慢的緩和關係，遲早能佔據一定的位置。

心態變換之快，讓人瞠目結舌，當然，這也是仙道一方天生的本事，對所有的環境，都能很快的適應，而且還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止是他，就連其餘五位也有同樣的遭遇，但做為大羅金仙，不知道修鍊了多少年了，生存本領不是蓋的，很快的想明白了自己該做什麼，不該作什麼。

原本遇到無極世界之人就是一個死，但如今竟然有招降之策，自然就不會拚命，只要離了功勞，得到一定的位置肯定可以，說不定還能趁機反攻仙道，他們的資源還會增大好幾倍。

甚至有些人已經開始垂涎起在仙道惦記的那些東西了，此時，恨不得無極世界打過去，他們就可以趁機將這些收入囊中。

這幾人此時已經將自己的位置擺的很正，在事後天星子測算的時候，最終測算的結果是能為無極出力，而且會做出很大的貢獻，但還是會給內部造成一定的動蕩。

陽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只要能做出貢獻就成，至於動蕩，在他猜測應該是以前的矛盾所致，但他相信，有他在其中壓制着，肯定不會出什麼大的亂子。

其實他在內心，對這種占測之術也不怎麼相信，這種毫無根據的占測之術，怎麼看這都不靠譜，很突兀的得出一個結論，沒有根據，沒有理由的那種，讓人很難相信。

他所仰仗的是星辰宗那種可以用智慧謀划的那種本事，而不是在身邊放一個神神叨叨的巫師在旁邊。

最終還是決定相信自己的計劃，也就暫時放過了步虛道人幾人，準備開始讓幾人發揮作用。

最終跟天星子商議一番，一個利用內奸的誘敵計劃逐漸的浮現出來，目的就是利用步虛道人幾人對仙道的了解，先徹底的殲滅一支仙道勢力，然後繼續抓俘虜，成為增加人手的一眾方式。

對於此事，步虛道人幾人早就有心理準備，也準備就如此做，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仙道之中站穩腳跟，甚至得到一定的地位。

當然，這一切的事情仙道一方還沒得到消息，也派人去探查過，發現有三位大羅金仙已經隕落，其中一位還是成為天尊之屬的紫乙真人，其餘人都失去了蹤跡，唯一能確定的就是還活着。

但怎麼說都是隕落了三位大羅金仙，尤其是紫乙真人的隕落，在仙道引起了軒然大波。

仙道一方的跟人戰鬥力雖然弱於無極世界，但各種手段卻不少，這三千年來，還沒有天尊之人隕落的事情發生，紫乙真人是第一個。

而結合這次任務，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這次是中了圈套，紫乙真人為了給別人爭取逃跑的機會，帶着兩名大羅金仙擋住了追兵，而其餘的人只能向別處逃去，短時間還回不了仙道。

至於被俘虜，依照無極世界以往的作風，從來都不會留下俘虜的，也沒有人往哪個地方去想。

如此說法，也給足了紫乙真人很大的顏面，也算是為仙道立下了大功，並將此事彙報仙道。

仙道之中的天庭中，玉帝見到紫乙真人隕落的消息，也鬆了一口氣。

對於仙道之人打了三千多年，竟然連一個天尊都沒折損，就是大羅金仙被殺死，都能在仙道世界中復活，過上幾百年又活蹦亂跳的去了域外戰場。

看似打的十分艱辛，傷亡的数字很大，甚至幾千幾萬的，但大多數都是金仙以下之人，或者金仙修為之人，至於那些大羅金仙的生命力一個比一個頑強。

只要聽到域外戰場有大羅金仙隕落，但過不了多少年，本應該隕落的又不知道從哪裡活蹦亂跳的冒了出來，又去了域外戰場。

最終讓他空歡喜一場，因為在仙道世界之中，他這個名義上的三界之主，諸天至尊，有些名不副實，所掌控的權利與自己的尊位一點也相符。

最終將原因歸結為仙道各道統勢力太過龐大的緣故，不但如此，而是自身實力也讓他仰望，就他目前的手段，根本就對付不了的就有十人以上。

所以，這些仙道各個道統幾乎成了他的心腹大患，早就有削弱這些道統實力的想法了，但這些到統之人似乎比他還要精明，最終只能將希望放在外界。

但在他眼裡，這些聽着很兇悍的無極世界之人似乎不怎麼樣，至今連一個大羅金仙都沒徹底的殺死，跟別說天尊了。

但這次傳來的消息不一樣，而是被打的連所有的布置都消失了很大一部分，這個消息讓他大喜過望。

雖然這些隕落之人不一定真的死了，但所有的布置消失的多了，要回來的時間肯定會延長，按照他的估計，仙道之人若是受到如此的損失，連命格都被毀了很大一部分，沒有個幾千年休想回來，也能讓他安心個幾千年。

至於完全死亡，就連玉帝自己都不詳細，別說是仙道的其他人，就是他自己，所有的布置加起來不計其數，甚至有些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即使有隕落，也不會真的消失。

只要保住命格，就有重新回歸的希望，甚至嚴重者，就是將整個宇宙毀了，他也不一定完全消失，這就是仙道的一個賴以生存的手段，誰也不知道將自己的命格藏在了什麼地方。

其實按照仙道之人現在的生命轉態，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明白，所見到的只不過是顯露在外面的很少一部分，稱為代言人也不足為過。

能看見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隱藏在後面的才是真實的自我。

此為仙道之中大羅金仙常用的一眾手段，被稱為藏命術。

最早的原理是從九頭氏那裡學來的，就頭氏戰力無雙，因為有九個頭，就條命。

但可惜的是九頭氏將命格顯露在外，被人將九個頭全部擊碎，最終是否活着，就不得而知了。

雖然九頭氏消失，但他的法術卻留了下來，留在了仙道道韻之中，經過無數年的發展，根據就頭氏養九條命的手段，仙道將此法發展的五花八門，難以莫測，逐步的演變成一種神啟的命格之術，而這種手段，也成了仙道之人永遠殺不死的標誌之一。

只要是仙道之人，似乎對保命手段都有着無師自通的手段，但若論保命手段，又哪比得上專門偏執於此道的江漢珍呢。

此時域外的混沌之中，一顆星辰在混沌中極速的飛行着，似乎有目標一樣，中途沒有絲毫的停留，永遠的向著一個方向飛去。

星辰之外的慈航，已經被束縛在星辰子之上，經過一番的狂躁，也逐漸的安靜下來，開始認真的尋找星辰之上的蛛絲馬跡，希望從中找出一些破綻出來。

對於將他引入這顆星辰的陳驛，卻也沒有了那麼大的殺心。

現在距離當初紫乙真人隕落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了，仙道一方即使反應再慢，也應該得知了所有的消息。

而這次他親眼見到隕落的只有三位，但剩下的六位在他眼裡，也覺得無極世界一方並不會放過他們，若無意外，已經隕落了。

# 第五百六十一章 心性道路

錯過的回去的最佳時機，慈航反而不急了，他明白現在他在仙道之中處於什麼位置。

就是失蹤，與雷部兵將一起失蹤了，若再這樣回去，就是說也說不清楚，還不如暫時不回去。

事實情況與他猜測的差不多，他與雷部百位金仙，都被算在失蹤或者被迫逃離的結論中，但他有一點沒有猜到，就是剩下的那幾人並沒有全部死，而是還存活這六位都被仙道一起算在的被迫逃離的結論上。

慈航不知道這些，也就讓他對陳驛的態度逐漸的發生了變化，若是逃離的人只有他和百位雷部金仙，其餘的人將全部隕落，難免會讓人懷疑是他將所有人暴漏，而他自己卻帶着雷部之人逃跑了。

這種事情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受過雷部的恩惠，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因為這樣，只要牽扯到雷部的事情，其他人都會對他有所防備。

只有在他將雷部最大的秘密泄露出的時候，然後讓眾仙尊知道雷部在不知不覺壯大的根源所在的時候，這種情況才有所緩和，也讓他的日子好過了許多。

仙道之中內部最大的矛盾就是各個道統與雷霆都司，還有與玉帝之間的矛盾，即使他做出了這種事情，對他的防備也只是減輕了許多，並不是對他完全不設防。

而這次，若是只有他和雷部金仙都或者，其餘人全部死了，好不容易營造的這個氣氛就被毀的一干二凈，又進入被懷疑的對象之中。

以後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不就站在仙道諸多道統的一邊，要不就徹底的倒向雷霆都司，甚至可以倒向玉帝一方，只有這三個選擇，沒有什麼中立派。

因為在這三方每次都發生爭鬥之時，首先要做的就是降妖除魔，為了避免有人渾水摸魚，或者等到兩敗俱傷的時候撿便宜，都會將這些中立派，牆頭草除去，然後才會做自己的事。

慈航最終嘆息一聲，覺得自己還是站在雷府一方的好，雖然雷府一直被利用，但實力還是強大的，他相信只要他過去，肯定會佔據一席之地。

最終還是決定於陳驛緩和一下關係，與是，慈航的語氣就變得軟了一些，比如，問陳驛這是要去哪，陳驛有什麼打算之類的，甚至還給出一些去什麼地方的建議。

但陳驛從來沒有理會慈航，依舊在打坐修行。

直到有一天慈航似乎覺得這樣沒用，就換了一種方式，或者是直接點，就說道：“陳將軍，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仇恨，都是仙道那些人的意思，之前對你的追殺我深感歉意，現在我給你道歉，我們和不一笑泯恩仇，豈不快哉？”

在星辰內部的陳驛終於忍不住了，感覺皮直跳，但沒有去回答慈航，而是對着不遠處還在研究什麼東西的江漢珍隨意說道。

“江師弟，你說這慈航道人是不是有病，還是人格分裂的那種，明明是要殺我的，如今卻這樣說，一會這樣，一會又那樣，真有些不明白。”

江漢珍在完善着心性易，也可以算是實踐着心性易，《心性易》以自己的內心為5，用周邊的数字分為八個方位，取用十進制其餘個數，相對加起來為十，可以互相補充。

本質上就是一門修鍊自己心性，以心性來感悟天地，達到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的一種方法。

脫胎於上古至今的所有《易》之著作，有數，又有相，也有理，三者相輔相成，才成，與江漢珍最開始的心性修鍊法門為首，以火取像，代表離心性，以雷震為用，可為修正之力。

也就是心為本，雷為用，合起來就是心性。

能用在自己身上，就能用在外界，也就讓他實踐着將其中的變化音陣法布置成一套陣法，江漢珍覺得有趣，所以才安心的研究這種心性成就的陣法。

對於陳驛問的問題，以前或許有些疑惑，但隨着對《心性易》的感悟越深，陳驛一說，他就明白了。

停下了手中的事情，看了一眼陳驛，並沒有回答，而是問道：“你是不是覺得仙道之中所有人都有這個問題，變化太快了，早上一個樣子，晚上又是一個樣子。”

陳驛頓時一愣，但仔細一想，也覺得如此，就說道：“是有點，那些仙們道脈的人，變化是在太快，在什麼場合，遇到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時間，都是太能變了，說見人下菜也不足為過，但也沒慈航這麼嚴重，慈航這是純粹的人格分裂。”

江漢珍失笑一聲，將陳驛弄的有些不懂了，就聽江漢珍說道：“上善若水，水到達什麼地方，就什麼什麼樣子，仙道就是如此，只要核心不變，怎麼樣都行。

就如他們，環境不一樣，立場不一樣，所說的話，所有的言行都不一樣，難道陳師兄不知道上善弱水之道嗎？”

“我們修鍊雷霆···”陳驛疏說了一半，頓時停住了，臉色變得極為難看。

最終還是一聲嘆息，說道：“原來是我們雷部走錯了路，被人給束縛了，忘記了仙道，我們也是修鍊仙道之人，而不是純粹的兵將，被人用規矩給限制了思維，又能怨得了誰。

他們給讓我們聽命行事，是為了他們考慮，但我們雷部自有一套自己的東西，容不得外人插手，卻被頻繁干涉，如今這樣，只能怪我們自己立場不堅定吧。”

陳驛說完，變得一臉失落，江漢珍看着搖了搖頭，也不再多說什麼。

仙道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職責，都屬於大道的一部分，所有人在一起，才組成了一個完整的仙道。

但每個部門都是獨立的，互相制約，但絕不是互相干涉，雷府逐漸的淪為炮灰，也與被人干涉內部之事有很大的關係。

就如《心性易》中的修行一樣，別人說你改這樣，該那樣，原本清楚自己改怎麼走，但迫於害怕，擔憂，或者壓力，只能順從，聽着別人的言語去做，最終自己究竟是別人的傀儡，還是自己都不清楚了。

雷府的情況就是如此，因為自玉帝時期以來，就站在玉帝的對立面，而不是與玉帝一條心，但由於本身太過強大，各仙們道統對此產生忌憚，只能合力施加壓力。

看似強大，其實受到兩方的打壓，想要立足，只能做出退讓，因此，就被他人干涉了內部之事，之後雷府就變了樣，最終淪為別人利用的工具，也就是成了炮灰一般的存在。

與心性易中那些些連自己都找不到的人並沒有多少區別。

陳驛似乎是備受打擊，但只能接受，但不知為何，忽然的問道：“江師弟，你現在算是哪個立場？”

“我？”江漢珍一陣疑惑，看着陳驛盯着他看，好像帶着一絲哀求，江漢珍心中失笑一聲，陳驛的答案肯定是想聽到自己說自己是站在雷府一邊，但可惜江漢珍並不想跟他玩這些，也懶得去騙。

就說道：“我屬於生命進化之道，脫胎於仙道，但並不屬於仙道，嚴格意義上，屬於仙道的一支，或者是仙道與別的世界的結合，屬於一個新的大道。”

果然，陳驛的臉上漏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失望，似乎沒有聽到自己想要的，很是失落。

若是心軟之人，沒有自我之人肯定會就此說屬於雷府，從而與雷府混在一起，而忘了自己是干什麼的，但江漢珍明白這個道理，即使他與陳驛的關係再好，也不可能走一條路，都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並不會因為他喜歡，就會改變自己的路。

如果作為朋友還要強迫與自己一樣，結局肯定不好，要不就去委屈自己，放棄自己的內心，為他人而活，要不就是分道揚鑣，各走各的。

江漢珍在這種事情上，內心早就堅定無比，從來不會欺騙自己的內心，若是有人讓他放棄自己的道路，那隻能放棄這個朋友。

陳驛失落一陣，但還是回復過來，一聲嘆息之後，也沒在糾結江漢珍竟然不屬於雷府的事情。

而是開口問道：“江師弟，可否說說何為生命進化之道？”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當然可以。”

接着就說道：“生命進化之道，就是一門偏重於己身的修鍊之道，所獲取能量的方式，都從內心出發，感悟天道，與天地合一，與天地同心同德，達到自身生命進化的目的。”

陳驛認真的聽着，有時候還讚歎兩句，有時候不說話。

而江漢珍還是為他介紹了一下大概，比如如何給自己定位，如何抵抗或者防備外界的侵犯，如何對自己內心進行完善，進而的去完善世界。

又如何去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基本上將生命進化之道的大致方式全部說了一下。

當然，江漢珍也不會說一些具體的方法，這些就屬於道法一類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身的道法，他的並不一定會適合所有人。

陳驛最終感嘆江漢珍厲害，竟然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也表示對他幫助很大，原本還有些迷茫，不知道以後去了怒晴湘西世界該做什麼，但現在陳驛表示去之後，就好好經營世界，也要完善自己的一條道路。

江漢珍對此表示支持，並表示只要需要幫忙，隨時可以召喚。

而陳驛，最後忽然問道：“那你是不是要寬容慈航了，畢竟你現在也好好的。”

聽得江漢珍大笑一聲，說道：“有些事情，不去理會並無不可，但有些事情，給自己帶來了生命中的阻礙，犹如心性之道心理創傷一樣，心性之道，不會去害別人，但也並不是讓人來害自己，能對我心性修鍊之道造成創傷，並差點丟了性命的人，這是仇恨，若連這個都分不清，那不是爛好人了？”

陳驛問及此事，並不是要勸說江漢珍忘記仇恨，與當初給自己帶來傷害的人把酒言歡，而是心中有自己的一些事。

在雷府如此多年，他遭受的那種造成創傷一般的待遇很多，而且不是一般的多，很多都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

問江漢珍何種態度的意思，也想明白自己的態度。

# 第三百六十二章 發現疑點

陳驛想了很多，接着又提出一個問題。

“我想問江師弟，你當初為何不找祖師，或者玉帝為你做主，為何不會來報仇，而是選擇在這個時候？”

江漢珍思索片刻說道：“當初我並沒有把握對付慈航，而且，想要對付慈航我也沒那個能力，而我最相信的就是天道，但那個時候天道勢力太弱了，被仙道各派所代替，我又沒有能力恢復天地，阻力太大，只能離開，積蓄力量。

原本也沒想報仇，因為這些已經沒必要了，以前的創傷，已經修復的差不多了。”

然後，江漢珍看了一眼外面的慈航道人，有些玩味的說道。

“但這慈航剛好撞到了我手上，我還能怎麼辦。”

陳驛聽到這，頓時笑了起來，似乎是在笑自己，也似乎是在笑慈航，江漢珍看的暗暗點頭，心道，這位陳師兄看來是找到自己的路了。

而陳驛當即也說道：“原來如此，我還為此糾結良久，對於我前行道路上的那些人，還抱有幻想，也不願意承認他們是有意為之，就是念及舊情。

但如今看來，自己是自己，他人永遠是他人，內外之理，不外乎如此。”

陳驛說完，就一副大徹大悟的姿態，江漢珍看的嘖嘖稱奇，心中也有些感慨。

這些資質優良之人果然都不簡單，只要一次領悟，就能有一次飛速的提升，再回想自己，每一步都走的很艱難，都是經歷一番才能明白。

心道，這或許就是所謂的資質吧，有些人走路是乘坐坐騎的，有些人使用的是飛行法術，而自己，幾乎都是步行。

只不過自己的方法有些奇特罷了，而且效率比較高，所以修鍊速度極快，這也是自己的優勢。

自己能走的這條路，別人還真不一定能成，而別人所走的路，也不一定適合自己。

自陳驛領悟了內外心性之法，性格也開朗的許多，沒有像以往的那樣古板，做事全靠規矩，而是有了一種隨心所欲的姿態。

也逐漸的從以往的那種束縛中走了出來，江漢珍也為他高興，他能這樣，可算是自己報了以前的恩情，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下來，有一種輕鬆的感覺。

至於以後走成什麼樣子，就靠他自己了。

畢竟現在已經改了‘好為人師’的病，對於別人過得好不好，也沒像以前全放在心上了，成為自己心性上的壓力，讓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為這些壓力服務。

總之，江漢珍不覺得自己有多厲害，有多偉大，只不過是一個修鍊之人而已，與浩瀚的宇宙相比，只不過是稍微大一點的螻蟻而已，與無盡的混沌相比，也就是很難察覺的一粒塵埃。

自己都如此的渺小，又有何資格去關心他人。

修鍊之道，第一要義就是了解自己修鍊自己，也是《心性易》的入門之篇章，若無此心，根本沒有辦法看懂心性易，這也是江漢珍在《心性易》中設置的唯一障礙，也是最根本的一個障礙。

就如仙道中‘假傳萬卷書，真傳一句話’一樣，這就是真傳。

也是在武士文明宇宙中的一條入門途徑，想要步入修鍊之途，必須體悟此理，否則，看武士文明中的修鍊之法，就看是天書，永遠不得其門。

這也是生命進化之道與仙道最大的區別，也是最根本的區別，也是江漢珍證道的一個根本手段。

接下來江漢珍所駕馭的這顆星辰穿過武道宇宙與仙道宇宙之間的混沌，進入了仙道宇宙之中，一股玄之又玄的道韻充斥着整個宇宙虛空。

從遠遠的望去，無數的世界錯落有致的排列在宇宙之中。

恰似萬千星辰皆拱北，星羅棋布列斗辰。

日月玄光照太虛，陰陽輪轉逍遙游。

這就是仙道宇宙中獨特的氣象，也是諸多宇宙中最有規律，蘊含大道最深刻的一個宇宙，其中法則齊全，道則明顯，萬物推化，周行而不殆，造化萬物，獨立不改。

若是有人看見此氣象，肯定會在此方宇宙中找個道韻十足的仙山洞府，參悟法則，以演自身道行。

當然，許多仙道之人也是這麼乾的，就是江漢珍見了這一副景象，也難免會產生一種找個仙山福地，然後修鍊大道，或者收一群小妖，當一個妖王，做一個逍遙自在的修行者。

但最終還是覺得有些遺憾，當初自己也是有一個名為雷池的地方為修行之地，但自己的身份有些特殊，能力也有些奇怪，最終不免進入爭鬥的漩渦，永遠不得安生。

到最後還差點被人暗害，在仙道逍遙為仙的事情，最終成為一件遺憾之事。

也回過頭來又想了一下，即使當一方妖王，好像也沒有那麼逍遙自在，每次仙道內部爭鬥的時候，就會向對各地的妖王清洗一遍，一個不小心，就會被降妖除魔了。

而當初玉帝引西方教入天庭，就是打算對沿途的妖王進行清洗，免得在後面礙事。

而仙道一方，也不是沒有動靜，也對其餘地方的中立勢力進行清洗，若按照當時的架勢，等到清理完之後，仙道和玉帝之間肯定有一番爭鬥。

但這一切還沒上演，就被江漢珍給破壞了。

但隨着他的失蹤，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來的軌道。

根據這幾天陳驛的話中，天庭之中的玉帝，好像又開始與西方教接觸了，而且已經用六道輪迴將原本的五道六橋代替，因為輪迴完善，倒也沒有出現多大的動蕩。

但這次西方教好像做的沒有那麼明顯了，六道輪迴抽取本源的速度慢了許多，短時間內，不會給仙道造成什麼影響。

也正是因為如此，仙道一方才沒有着急出手。

根據江漢珍的猜測，似乎是準備解決域外之事再來對付玉帝與西方教的聯合。

仙道內部的混亂原本沒什麼，但江漢珍卻從其中看到了一種極不正常的事情，好像有一雙五形的大手在背後攪動着，有意的讓仙道內部爭鬥。

而這雙大手的主人，江漢珍覺得很熟悉，讓他想到了一個當初去過的小世界，就是宇宙中自然生成，按照洪荒天地當初的發展演繹的一方世界。

這也是仙道諸多世界生成的一個奇特現象，都是大同小異，世界湮滅之後，歸於混沌，然後繼續孕育，又會再次生成，如此反反覆復，就連內部的天道法則都極為相似，視乎是一個世界的翻版。

就像人們所說的平行宇宙一樣。

但不管如何，都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勢可改，小勢不可改’，犹如中了魔咒一般，而且，仙道宇宙中的世界，壽命都不是太長。

就是江漢珍在其他宇宙中見過的小千世界，中千世界的世界壽命，都要比仙道大世界的壽命要長上很多，這幾乎成了他最疑惑的地方。

想到這個，不免想起了在一次小世界演化天地進入一次大戰的時候，俗稱封神之戰，最後從背後揪出一隻蛐蟮出來。

當時他也將這隻蛐蟮道人給滅了，但最後仔細回想之下，這隻蛐蟮竟然是一隻分身，並非本體。

最終江漢珍將所有的疑惑鎖定在這隻蛐蟮身上，開始下意識的推演中着，就看到一副很奇怪的畫面。

宇宙中的一方世界湮滅，然後又聚集周邊的氣息，最終形成一個巨大的雞蛋，然雞蛋內部飛出一隻巨斧，對着雞蛋一劃，從中出現一個巨人，然後對着蛋殼使勁的揮動着斧頭，逐漸的形成了一方天地。

但就在這個時候，雞蛋的不遠處，有一隻蛐蟮在一旁暗暗的窺視着，等到巨人滑動最後一斧的時候，蛐蟮跳入雞蛋之中，挨了巨人一斧，被砍的粉身碎骨，似乎有所察覺，就暫身軀將要消散的時候，轉頭看了一眼，目光有一種讓人脊背發涼的冰冷，讓江漢珍都感覺身體一緊。

接着就在最後一斧的衝擊力之下，消散在被巨人新開闢的世界之中。

江漢珍瞬間睜開眼睛，全身的氣息混亂，趕緊的壓制了自身的氣息。

“怎麼了江師弟？”

陳驛立刻緊張的問道。

“沒事，剛才修鍊出了點岔子，沒什麼大問題。”江漢珍眼神有些複雜的說道。

“哦，那就好。”陳驛也放下心來。

江漢珍想了一下，這隻蛐蟮與他在一個演繹封神實際的蛐蟮也是一個品種，不光如此，而且連生命氣息都一模一樣，在演繹封神的那個小世界中，這隻蛐蟮被人稱作鴻鈞道祖，而在主世界之中，似乎也有一位禁忌存在，許多人都願意提及。

江漢珍查證過好多次，都沒有這個存在的消息，被告知是只有金仙才能有資格知道。

而他成就金仙的時候並不在仙道，而是在外界，所以到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但陳驛是仙道世界中的金仙，或許他知道。

江漢珍就開口問道：“陳師兄，不知道你對仙道以前的禁忌是否清楚？”

陳驛頓時面色一變，說道：“你問這個干什麼？”

江漢珍心中一動，果然是知道的，就說道：“有件事不是很明白，存在一點疑惑，想要確認一下。”

陳驛猶豫了一下，說道：“這件事在仙道是一個禁忌，也是一個恥辱，只要是仙道之人，在突破金仙之後，會自動得知，好像是下了禁制一般，想要說卻說不出來，我也沒法告訴你。”

接着有疑惑道：“難道江師弟突破金仙的時候不知道嗎？”

江漢珍搖了搖頭，也感覺有些疑惑，心道或許是自己在域外突破的吧。

就說道：“我當時突破之時，是在別的地方，並非在仙道之中。”

“不對啊。”陳驛似乎更加疑惑了，好像自語道：“我突破金仙都是在武道世界之中，為何一突破就有這方面的信息。”

接着有說道：“仙經都記載，凡我仙道眾生，皆秉承天地而生，生命烙印與天地法則之中，可為種民。”

江漢珍聽到這裏，似乎明白了什麼。

就在‘種民’二字上，就是屬於仙道之人的一個標誌，而他沒有，哪他屬於哪裡，或者根本不是此界的，又或者原因就在他自身的那一枚均衡棋子之上。

# 第三百六十三章 惻隱之病

江漢珍最終覺得是均衡棋子的原因比較大，而且他來自於宇宙不知何處的一個角落，似乎是在仙道的未來時空中，也是仙道宇宙殘破到極點時候的世界。

在原本他出生的那個世界雖然不見任何超凡力量，幾乎與凡俗沒有什麼區別，但該有的神話傳說一個也不少，只有多的，沒有少的。

而且當初的科技已經有了一定的水平，從周邊的幾個星辰之上，也發現了一些類似於人工形成的遺迹，也證明在其他的星球上曾經也存在過文明，有過生命的痕迹，只不過留下的痕迹太少，難以判斷而已。

似乎在茫茫的宇宙星空之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讓人類生存的另外一個地方。

江漢珍隱約的有一種預感，自己的這番猜測，也越來越靠近事實了。

並且心中有了一個想法，就是在解決慈航的這件事以後，就在時空中尋找一次，希望找到後世的地球。

而這也是他能做到的，若是沒有坐標，沒有任何信息，時間軸線有無數條之多，誰知道會走向哪一條，若要尋找地球的位置，無異於大海撈針。

但他本身就來自那裡，只不過被均衡棋子穿梭無數的時空，到了這個時間點，這個地方，但不管如何，他與原本的世界都有關聯，尋找坐標就簡單了許多。

就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才躲到了宇宙深處的一個小角落裡，想確定一下是否與那隻窺視在暗中的蛐蟮有關，若真是如此，他覺得他有必要做點什麼。

有了解決的辦法，江漢珍也就不再着急，駕馭着星辰向當初的白蛇世界飛去。

而這時候，星辰之外被束縛的慈航見到仙道世界的景象，頓時大驚失色，而且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總覺得自己將要大禍臨頭一般。

繼而，不停的對着星辰內部說起了軟話，希望能得到一些回應。

而星辰內部的陳驛也被吵得煩不勝煩，最終無奈，也有些不忍心，就問江漢珍。

“江師弟，你真打算不理會他，直接將他帶入拖入世界之中重演當年的白蛇傳？”

“怎麼？有什麼不妥嗎？”江漢珍不以為意的說著。

“不是。”陳驛一陣猶豫，“總覺得這樣有些不光彩，一聲不啃就將人帶到坑裡，到時候若是反應不過來，連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讓人死，起碼要讓人死個明白吧。”

陳驛也知道了江漢珍的計劃，就是將慈航拖入當初的世界中，重演當初的白蛇傳，將慈航的自我迷失，讓他從一條白蛇重新開始，看看是否能夠回來。

他並不懷疑江漢珍又沒有這個能力，但總覺的像是決鬥，起碼要下個戰書，這樣讓人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沉淪進去，總覺得有失英雄氣概。

江漢珍噗嗤笑了一聲，說道：“每個人的修鍊之路都是為自己負責的，別人並沒有什麼義務或者責任為他買單，仙道每行一步都危險萬分，即使是天尊之屬，若是一個不小心，都會跌落無盡深淵，永遠的迷失，我所擅長的戰鬥方式只有這種，若是給敵人有了警覺，只會徒增麻煩，即使我完全佔據上風，也不一定能保證將慈航永遠的迷失，又怎麼可能提前告知於他？”

江漢珍說完，看着陳驛似乎有些不忍，有些心軟，甚至起了一些惻隱之心。

江漢珍心中一陣搖頭，陳驛怕是又犯了以前在戰場之上的那種光明正大的病了。

想了一下，就說道：“我先送你去怒晴湘西世界。”

說讓不等陳驛開口，就調轉了星辰的方向，向著一個偏僻的方向飛去，而那個地方，似乎就在仙道宇宙的盡頭。

陳驛本想阻止，或者說點什麼，但看到江漢珍一副不願意多說的架勢，最終還是欲言又止的忍住了，他也心裏明白，自己是有些惻隱之心，對慈航產生了憐憫。

或許是這位江師弟看出了什麼，才做出如此決定，心中也有些惋惜，怕是這次之後，這份情誼也就逐漸的消散了。

在雷府之中，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都是在一個體系中的，有着共同的方向，但他面前的江漢珍，已經有了自己的道，大道上的分歧都不一樣，根本無法調和，互相之間想要信任，根本不容易。

恐怕這次的隔閡，很難消除了，陳驛最終一嘆，也不再說話。

而且他似乎明白，江漢珍給他找了一個大麻煩，將他的怒晴湘西的世界，暴露在了慈航的眼前，但他卻不知道白蛇世界的坐標。

不管以後從白蛇出來的是慈航，或是白蛇，若修鍊到一定的程度，肯定會來尋他，不知為何，想到這個，陳驛的內心舒服了許多。

江漢珍心中一動，對於陳驛的一切盡收眼底，也明白，自己跟陳驛的一切情分就此淡薄了，但江漢珍並不感覺到惋惜，甚至有一種輕鬆的感覺。

依照修行者的謹慎之心，全身上下都是眼睛，而且還是能看到立體圖像的眼睛，也不會容忍有一絲一毫的危險出現在自己身上。

而在他與敵人爭鬥的時候，最害怕的就是善良，善良本沒有錯，但在對付敵人的時候，善良就是一種致命的病。

依照陳驛的心態，很輕易就能被人感動，若是心軟，見不得白蛇的可憐，動了一絲惻隱之心，只要稍微對白蛇放一些水，白蛇是解脫了，說不定就會恢復慈航，而他卻危險了。

雖然他站在絕對的優勢上，也有着全面的準備，但他可不敢保證沒有變數的發生，若是陳驛在其中，造成一定的變數，那就是他的災難。

當然，他也可以將陳驛的惻隱之心也算進去，將慈航與陳驛一起算在裏面，但之後呢？

就是最後徹底的將慈航迷失，也會想起陳驛在自己戰鬥的時候從中使絆子，那這份感情還是就淡了，說不定還會成為仇人。

或許陳驛不認為他是在使絆子，而是在展示自己的善良，或者慈悲，但他卻沒有想到他這個慈悲會造成什麼後果。

陳驛念頭一動，就註定了兩人不是一條心，雖然看着兩人關係很好，但對敵的時候，不求幫忙，只要能做到不插手就行。

但陳驛的這種思想，或許是好的，或許是博愛，慈悲，但對他卻不是慈悲，將慈悲用在了他的敵人身上。

若是在凡俗世界，這也沒什麼，凡俗世界中講求一個‘集體觀念’，說的是一個‘人無完人’，連完善自己的內心都有些難以實現，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所以，即使有朋友從中幫了敵人，損失也不是很大，當然可以繼續做朋友。

但修鍊之路上卻不一樣，都是在無盡深淵上走鋼絲的，一不小心就會跌落下去，即使將自己修鍊的平衡性再厲害，都不一定能抗住別人的一指頭。

而這一指頭若是信任的人，那就更危險了，根本就是防不勝防，與其小心的防備，還不如分道揚鑣。

江漢珍駕馭着星辰提高了速度，早就已經打消了跟陳驛繼續維持關係的想法，想要儘快的將陳驛送到怒晴湘西世界中去。

隨着距離越來越近，陳驛好幾次都欲言又止，但每次看到江漢珍一副生人勿進的樣子，又壓下了想要道歉的衝動。

隨着極為遙遠的一方世界出現在幾人的視線中，江漢珍也鬆了一口氣，而星辰之外的慈航也目光閃爍不已，不知道這是要做什麼，但暗暗的做好的準備，等待一個脫離的機會。

到了世界前方，江漢珍掃視了一眼，看見原本的怒晴湘西世界是發展了一些，只不過道術橫行，以前的科技似乎沒有什麼發展，世界也比以前增大了一些。

總體上來說，還是很貧瘠，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沒有人來此奪取資源。

這方世界也成了雷部名下位數不多的沒有沒仙道其他人插手奪取的世界之一，才得以保存至今。

對於雷府連自己的財產都報不了的事情，江漢珍也不想做任何評價。

因為他也是一樣，做了事也是白忙活一場，最終啥也沒有。

江漢珍並沒有多在意，對着身邊的陳驛說道：“我打開一個通道，你自己離開就行，離開之後切記不要回頭，去做你的事。”

“好的。”陳驛起身，對着江漢珍一禮，隨着江漢珍控制着星辰內部的陣法，一條通道延伸了出去，陳驛本來還要問一句，但在江漢珍的面無表情的示意之下，還是一頭跳了出去，站到了星辰外面。

江漢珍見陳驛離開，立即關閉的通道，調轉星辰，向著遠處白蛇世界的方向飛去。

而這時候，慈航眼睛一亮，本來看見陳驛出來，想要說話，但忽然感覺到星辰又離開了，有些詫異的時候，就見到陳驛向遠飛了一陣，然後轉頭對着星辰揮了揮手，似乎是在打招呼。

在星辰中間控制着星辰的江漢珍見此，只能嘆息一聲，原本在心中陳驛的形象逐漸的破碎，化為虛無，而兩人之見的一些細小的因果絲線，也慢慢的消失。

江漢珍搖了搖頭，不再說話，繼續控制着星辰向白蛇世界離去。

而慈航見到了陳驛的動作，心中忽然一突，陳驛的樣子，似乎是在告別，或者是在打招呼。

但慈航可以確定，絕對不是針對他的，心中靈光一閃，想到了什麼，盯着星辰內部看個不停，而且確定星辰內部不止陳驛一個人。

心神飛快的轉動着，與陳驛交好，而且有些手段的人就那麼幾個。

而且，那幾個他都知道在什麼地方，唯一的就是一個消失的一個，沒有得到隕落的消息，似乎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而這顆星辰上的作用，似乎有一方世界的一些功用，與那位的手段極為相似。

最終，鎖定在了江漢珍的身上，也只有江漢珍又這種手段，這種手段奇特，讓人防不勝防，而且施展起來威力極大，若是凝聚成氣勢，甚至可以越階戰鬥。

對着星辰內部試探的說道：“裏面的可是諸天宣化雷神，慈航在此有禮了？”

但內部的江漢珍並沒回答他的話，但外面慈航還想酌定了一般，就開始曉之以情動之以理。

而且還在慢慢的猜測着江漢珍的修為。

# 第五百六十四章 討回因果

慈航認為，在江漢珍消失的時候，修為只是神仙層次，出去的時間也就不到兩百年，最多修鍊到金仙的程度就已經撐死了。

而且他追殺陳驛，到了星辰之上，若是江漢珍是大羅金仙，也沒必要怕自己，大可以站出來將陳驛保住，仙道之中大羅之間的爭鬥，並不是一擊必殺。

若是江漢珍以大羅金仙的修為，在加上出生雷部的陳驛擅長戰鬥，與他周旋也是很簡單的。

若真是那時候，他也不會出手，而是會給江漢珍一個面子，從此兩人握手言和。

目前還是躲着自己，似乎要去一個地方，就猜測到江漢珍慣用的手段，都是依託世界之力，凝聚氣運，然後用大勢碾壓。

心中斷定，肯定是想要如此辦法對付自己。

他也明白，自己將他的消息泄露給仙道各道脈的事情肯定是被知道了，心有怨氣，這是來報仇的。

慈航先是在外準備緩和關係，但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最終也產生一股怒氣，心道：“我本想與你緩和關係，你卻如此不給面子，擺明了想將我拖入世界之中困殺。”

“想的倒好，但我也不是吃素的，世界之道雖然沒你熟悉，但你的那種方法，我卻研究了個大概，以你區區金仙的修為，還妄想對付大羅金仙，既然你如此不識趣，那就手底下見真章吧。”

慈航決定之後，也再無任何動作，而是尋了一塊地方，原地打坐起來，好像對這事忘了一般。

江漢珍已久在星辰內部完善着自己的心性易延伸出的陣法，並沒有理會慈航是何意識，是什麼心態。

也不知道慈航認為自己還是金仙，不是大羅金仙。

當然，也不想理會慈航，既然遇到了，先將其弄的迷失再說，至於別的，什麼是非恩怨，若他能回來了再繼續與他探討，若是回不來，一切皆休。

如今他是沒有任何枷鎖而成就的大羅金仙，按理說與慈航也差不了多少，甚至還要高上一些。

即使與同階硬拼，也有把握打個平分秋色，但若要將其碾壓，就很難說了。

為了萬無一失，只有選擇這種世界困殺之法，而且選擇的事慈航欠下因果的世界，憑藉著這種因果，江漢珍就有把握將其拖入其中，並且迷惑了意識，然後進入世界情節之中，再繼續白蛇的故事。

當然，也不是沒有活路，其中還是有一線生機，若是慈航抓得住，就能找回自己，若是回不來，就好好當他的白娘子，為後人留下一個廣為流傳的愛情故事。

但不管結果如何，這段因果都算是了結了。

江漢珍對慈航的一切，絲毫不予理會，繼續駕駛着這可星辰向白蛇世界行去。

此時的江漢珍，早已制定好了計劃，也是順着他與慈航的因果線條來做的。

兩人之間，因為白蛇世界的因果建立了關係，最好的辦法就是再道白蛇世界重新演繹一次。

也是因為他已經有了這個實力，並且遠遠超出預想的實力，所以才有膽量，也有這個能力站在慈航的面前，來了結這份因果。

若是他沒有那個實力，沒有能力對付慈航，他也不會出現在慈航的面前。

這其中牽扯了氣運爭鬥之道，比如有人傷害了你，但卻將你遠遠的拋在身後，這時候做事實力弱的一方，能做的就是在暗中積攢實力，等待時機。

只要他落敗，或者氣運衰敗，就可以站出來痛打落水狗了，順便了解因果。

但若在自己沒有實力的情況下，貿然的站到對方面前，那就是不自量力，只會受到更多的傷害。

就如凡間氣運爭龍之道，有一種王不見王的說法，兩隻王若果遇到一起，必定會發生相爭與糾纏，即使站到統一戰線上，也會在暗中進行較量。

這也是《心性易》中的一個方法，修鍊自己的心性，自身永遠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通過修行，逐漸的增加氣運，積累自己的實力，去接觸更高層次的群體。

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來不冒失，從來都是謹慎前行的。

當然，也剛好與慈航遇上了，那就順便解決，若遇不上，江漢珍也不會去糾結，也不會去多想，但撞在槍口上，那就只能了結了這份因果。

人生有時候就是如此奇妙，與自己有因果糾纏的人，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會很奇妙的遭遇，就在於遲早的問題上。

所以，能做的就是修鍊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只要機會到來，也就是解決因果的時候。

只要自身實力強大，即使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也能利於不敗之地。

這也是江漢珍完善《心性易》之時推演出來的一絲命運法則。

對於慈航這種人，他不願意以後還與之有所交集，所以一路走來，從來都不願意與他多說一句話，只要解決了命運中的那一絲因果就成了。

所以慈航在外面時不時的說上幾句，從來都沒有得到回應，隨着星辰行駛的路線越來越清晰，也讓慈航想到了什麼，讓他感覺有些不可思議，那種不好的預感越來越強烈。

隨着星辰的遠處出現一個有着白蛇虛影的世界，慈航頓時變了臉色，一聲驚呼。

“白蛇世界。”

這方世界他可是熟悉的很，當初被轟殺之後，不但讓他形神俱滅，而且連帶的所有的布置，都被追溯過去，滅了許多。

因為殺他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無極世界地位最高的人，無極道尊。

以無極道尊的本事，不光能殺了他，而且能追溯這時空法則，將他所有的布置完全抹殺，若無意外，即使慈航作為大羅金仙，在無極道尊的出手之下，也不一定能活的下來。

大羅金仙有不朽不滅的特性，並不是說他本身就不死不滅，只是相對而言不死不滅而已，若有人將時間法則參悟道一定程度，又參悟了一些命運法則，這種不死不滅的特性在這種人面前根本不算什麼。

慈航也知道當初他為何還能存在，為何還能回來，並沒有被無極道尊殺死的原因。

就是當初江漢珍在白蛇世界之中本身氣運隆厚，又逐漸的佔據了天地大勢，將一界氣運鎮壓，而他也與江漢珍扯上了關係，所以，也就有了一線生機，最終找到了自己，也尋回了自己的道果。

他之所以能活着，就是因為江漢珍，眼看着距離世界越來越近，慈航的心中有些慌了，這個架勢明顯要了結因果，因為他知道他做了什麼。

就對着星辰內部喊道：“宣化雷神，你這樣做就有些過了吧，當初在此界之時，我們有一份師徒的情義，我最後離開時也用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了結了這份恩情，算是兩清了。

我在仙道所做，也是為了自保，你的事情遲早要被人知道的，我說與不說又有什麼關係，你中途出了意外，總不能怪在我頭上吧，你又何必斤斤計較，仙道內部爭鬥早就屢見不鮮，即使我不說，也會有人說的，不如你放我離開，我以後見你以禮相待如何。”

江漢珍在星辰內部聽着慈航的話，並沒有回答，但也覺得慈航說道還很有道理的，但就是聽着極為彆扭。

慈航說的沒錯，一片柳恭弘=叶 恭弘換了自己一條命，但別人沒有做的事他偏偏做了，不管他如何說，江漢珍如何認為，但兩人之間的因果絲線卻沒有因為慈航的口燦蓮花而改變，還是一如既往的連着。

讓江漢珍有些忍不住吐槽道：“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得他心智，辯才無礙’？能迷惑別人的心智，能把死的說成活的，也就是這樣了。”

但不管慈航怎麼說，造成江漢珍半途出事的因果就在慈航身上，即使狡辯，也沒有任何作用。

到了世界邊緣的時候，江漢珍正在看着世界內部的情況尋找降落地點。

而這時候，慈航也是一怒，想他大羅金仙，竟然怕一個金仙修為之人。

眼中閃過一道殺氣，說道：“既然你如此不講情面，那就別怪我做出什麼反擊，是死是活，可別怪我手下不留情。”

江漢珍嗤笑一聲，將整個星辰掛在世界的邊緣，口中輕呵一聲：“咄。”

接着天旋地轉，早已布置好的陣法在整個星辰中起了作用，慈航忽然看見面前景象變了，進入到一方空間之中。

犹如仙道之中的比武場一樣，四面被高高的牆壁包圍，比武場中間懸挂着一張契約，而這時候，在他面前逐漸的顯露出一道身影，正是他猜測到的江漢珍。

慈航頓時眼中閃過一道殺氣，似乎就要動手，但發現自己難以突破到對面去，總是被一層無形的東西隔開。

而對面江漢珍的修為，他也看不真切，就冷聲問道：“原來是宣化雷神，不知道你將貧道拖入這個地方，是為何意。”

江漢珍淡淡了看了一眼慈航，說道：“面前的這份契約，簽上吧。”

慈航看了一眼契約的內容，一聲嘲笑道：“你這契約算是契約嗎？輸贏都對你有利，我贏了，你只是放過我，我輸了，就什麼也沒有了。”

這張契約的內容，就是一場角斗，經過一場角斗，來了結兩人之間的因果。

慈航對江漢珍做出的傷害就是江漢珍的籌碼，而慈航的籌碼，就是他的道果。

不管輸贏，對江漢珍都沒有任何損失，但對慈航卻有損失，輸了就會失去一切。

看似不怎麼公平，但這也是江漢珍手下留情，只想解決自身因果的關係，若是不然，讓慈航永遠的消失也不足為過。

面無表情的看了一眼慈航，說道：“你可以不簽，但我的仇是要報的，這次你落在了我的手裡，我要討回這份因果，簽不簽你自己想。”

慈航冷笑一聲，說道：“你這種幼稚的手段，還想以此來束縛我，既然你想找死，那就手底下見真章，是死是活，試試就知道。”

說完，用飽含殺意的眼神看了一眼江漢珍，盤坐在原地，一道意識從頭頂飛出，落入白蛇世界之中。

江漢珍看的一陣搖頭，說道：“善良是病，本想討回因果就行，不願多要什麼，他卻連這點都看不出來，也不會領情的，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

這次看似是角斗，但是一場不公平的角斗，一切都在江漢珍的安排之中，他擅長世界之道，而且有完全的把握將慈航困殺於世界之中。

之所以這樣，也是因為只想討回自己的因果而已，至於其他的，還真沒有想過。

但慈航的選擇，卻是徹底的要進行一場決鬥，他甚至連目前的處境都沒看清楚。

江漢珍自嘲一聲，伸手一指，面前的契約化為虛無，也盤坐在原地，一道意識從頭頂飛出，投入下界之中。

# 第五百六十五章 捕蛇人傳承

江漢珍所使用的事一種類似於契約一類的東西，就是將兩人的因果全部抽取出來，然後擺在明面上，根據一些約定，來了結這次的因果，從而消除自己心性中的阻礙。

心性修鍊，全在一心，與外在的法術相對應，也是一個完善的體系，與心術類似，只不過全部都是用來完善自己的，與別人沒有什麼關係。

而內心中最深處的東西很難被人察覺，只有自己去細微的感受，慢慢的體悟，通過一定的方式，才能進行完善，當內心最終成就一種混元轉態的時候，也就是超脫之時。

但在道行途中，卻有許許多多的枷鎖以及漏洞存在在內心之中，就需要自己去修補，枷鎖也罷，漏洞也罷，都不可能無緣無故的出現，但存在人的內心之中，就承認萬物合一的阻礙。

若是最後定型，就再也難以修正，或者永遠發現不了，而江漢珍所做的《心性易》就是完善自己內心，最終直指大道混元的一種方法。

也正是因為如此，也能察覺出內心中命運阻礙的因素，就比如慈航置他於死地，以換取自身的位置穩定的事。

不管慈航的出發點是什麼，但將他給牽扯了進來，這就是對別人的命運造成了影響，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會有影響。

但可惜的事慈航的手段已經給江漢珍造成了生死危機，是想要他的命，是想讓江漢珍以及一大批人當成他穩定位置的犧牲品，或者墊腳石之類的。

若是隕落，一切皆休，但若沒有隕落，這份因果只能繼續保留着，直到解決。

追求利益是對的，但卻不要將要付出的代價轉嫁在自己身上，這是江漢珍的態度。

也正是一次因果為基礎，設置大陣，讓兩人分出一道沒有任何記憶的意識投入世界之中，來一次較量。

可以說，江漢珍是真的首先留情了，但可惜的是慈航不領情。

而這一下，也讓江漢珍有了一個決定，對慈航也不再手下留情，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自己道果的慣性行事。

白蛇世界之中，原本經過江漢珍的完善，已經有了一定的底蘊，當然，也成了雷府培養人才的一方世界，屬於雷府所有。

但隨着他的消失，雷府又被擋在的域外不得動彈，最終所有的仙道門派與玉帝一起，開始了瓜分之事，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世界都被各仙道瓜分了個乾淨，成為了他們的底蘊。

而白蛇世界，卻沒有遭到多少迫害，但因為白蛇世界有黎山老母的道統在，眾仙都會給些面子，將此默認為黎山老母的道統，當時也沒有進入。

但隨着玉帝感覺到自身的權利又被壓縮了之後，就起了別樣的心思，又一次的引入了西方教，逐漸的將西方教拉入了天庭的權利中心。

西方教自然不會讓玉帝失望，當仁不讓的開始與仙道搶奪資源，又有阿彌陀降下法旨，又增強了人手，一時間西方教遍地開花，自六道輪迴代替了五道六橋之後，西方教也逐漸站穩了腳跟，重建極樂。

西方靈山娑婆殿中，如來深感眾生疾苦，東方天庭之人不修德行，好殺多意，貪嗔痴愚慢俱全，心中慈悲，故在靈山以洪鐘之音說道：“東方眾生疾苦，沉淪苦海，永不上岸，我欲建立魔忉利天，八部龍天，眾仙封號為坨天，治理諸天萬界，讓眾生永登極樂。”

“如來慈悲。”眾人深感慈悲旨意，俯首拜服。

而接着如來又說道：“諸天萬界之中，都被眾仙把持，眾生所能頤養天年，但難逃生老病死，無常到來，途之哀嘆，最終沉淪地獄，遭受無量劫之苦。

諸位可派遣人去宣講經法，普度眾生。”

“善哉，善哉。”

眾人拜服，當即組織了普度眾生之人，降臨各個世界，要普度眾仙所管理的世界。

因為仙道還在域外戰場，一時間逐漸的敗退，西方教逐漸的佔據了上風，有了一種大興之相。

而且，隨和西方教四處顯聖，也逐漸的爭取了很大的信仰，成了玉帝要與眾仙打擂以求平衡的中堅力量，而此時，眾仙因為在域外戰場，加上玉帝的有意封鎖消息，還不知道後方已經起火，還在為爭奪對雷府的控制權而吵得不可開交。

玉帝打壓了眾仙之後，也覺得權利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深感西方教的貢獻，也就答應了西遊之事，自此，西遊之事也逐漸的展開。

當然，對於諸天世界的掌控，卻沒有停下腳步，白蛇世界，也被派了人，而且聲勢浩大，最終站穩了腳跟。

雷府的傳承，已經被消除了個乾淨，剩下的也都在民間發展，也只有驪山一脈，成了心腹大患，就想謀劃一場氣運爭奪之戰。

兩方就此积極準備，都放置屬於自己的旗子，開始了爭奪之戰。

而江漢珍與慈航的角斗，也拉開了帷幕。

世界之中，因為江漢珍的出現，使得原來的軌跡有所偏移，但隨着他的消失，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

在青城山下，有許多以捕蛇為生的人，山下的村莊之中，有許多家傳捕蛇之法的家庭。

其中，有一個捕蛇人名叫江海，與江漢珍形象七分相似，為人正直，抓捕蛇的手段十分高明，家中世代相傳捕蛇，到了他這一代，已經第十一代了。

人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家中長輩大多死於蛇口，如今能上山捕蛇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餘的不是早就喪生，就是受傷過重，難以行動。

但就是沒有一個老的，做這種危險的事，基本上在半途夭折。

在捕蛇人口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挖礦的是埋了不死，出海的是死了不埋，而上山的就是即使死了，也不一定敢埋，就是埋了的，也不一定是死的。’

而這個上山的，就指的是捕蛇人。

因為遇到毒的關係，山中各種瘴氣毒霧遍地，不止是蛇毒，還有各種從未見過的毒，若是一不小心沾上，就會成為一個毒源，若是遇到這種悲哀的事情，就是死了，也要放在安全之處暴晒三年才能處理，以防止毒氣擴散，若是沒死，就會當即活埋，也要保證不傳播與別人。

江海家祖祖輩輩都是進山捕蛇的，即使傳承深遠，但也難免會遇到危險。

江海從小就心思比較多，喜歡想事情，見到這種情況，就問自己已經躺在床上一條腿的爹。

“阿爹，我們為撒子要進山，為撒子又要捕蛇？”

他阿爹當即怒道：“不捕蛇你吃個毛線吆，不捕蛇你拿個鎚子娶媳婦吆。”

江海當即不說話了，心情有些低落，他阿爹說的就是事實，的確，他們世代捕蛇，又沒有地可種，屬於半個山民，唯一能做的就是打獵，或者採藥。

但這個都被壓價壓的厲害，能混個溫飽就不錯了。

也只有捕蛇這種風險大的事情，收益比較高，但同樣，也會丟了性命。

江海在內心卻極為反感這事，這種連自己生活都沒法選擇，連自己做什麼都被安排好的感覺讓他很不適應。

阿爹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情低落，似乎有些心軟，嘆息一聲，說道：“要不今天就別出去了，我聽隔壁的王大嬸說最近青城山有了神仙，似乎要開張，你去看看，討個彩頭，讓他們保佑你捕蛇的時候平平安安。”

江漢珍聽完，尤其是他阿爹說的‘開張’，有一陣想笑的衝動，但原因卻說不清楚。

但對於保佑一事上，江海打小就不相信這些，聽起來神神叨叨，若是仔細深究起來毫無一點根據，根本經不起推敲，被村名說的玄乎其神的，好像跟真的似的，但他從來就不相信。

在他小時候，問了祭祀什麼娘娘的場景，說了一些問題，沒有人答的上來，就被當成中邪了，綁在柱子上抽了一頓柳條，然後灌了兩把香灰。

這還沒完，為他驅邪的說邪氣有可能滲入血液之中，要放血，將沾染了邪氣的血放出來就好了。

最終江海還算反應機智，改了口，裝作一臉迷茫的說忘了當時說過什麼，然後大哭起來，才讓村名放下心來，也讓他們露出了一臉輕鬆之色，說是邪氣已經驅趕了，現在恢復了。

而他阿爹還為了感謝為江海驅邪的人，特意的提了半頭野豬，算是感謝。

自此之後，江海就再也沒有給別人說過自己的想法，有什麼想法都是自己慢慢琢磨，因為不識字，就用蓍草在當做記事的工具，一根草，代表着一件事情。

每次進山之前，都要拿出蓍草來看看是否有遺漏了什麼，自己帶的東西是否齊全，是否合乎道理，而家裡捕蛇的經驗傳承，也成了他用蓍草分析事情的理論根據。

捕蛇傳承之中，都是實打實的經驗傳承，比如觀看環境，天氣，尋找蛇道，蛇的習性，所用的方法，都應有盡有。

最後江海也尋找到了其中的規律，就拿出蓍草開始數，只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拿走一根，最後所有的條件符合，就能判斷出蛇離開的方向，而且每次都很準確。

而且，還能分析出捕蛇之地的未知危險出來，就是發現不符合捕蛇經驗的事情，就是詭事，只要遇到，就會繞道。

所以，到現在未知，江漢珍都能很快的找到蛇，並將之抓住，然後消除自己的痕迹，與蛇留下的氣息，轉身就走，從來都不停留。

而且每天進山之抓一條，絕不貪多，以免造成麻煩，抓完之後，還不到連個時辰，隨後就去了最近的集市中，尋找收蛇的商販，挑選出給價高的商販將蛇賣掉。

在十歲父親中了蛇毒，失去了一條腿，然後自己獨自進山，這八年時間也積攢了一些錢，早就不想干這個了，但是是在找不到路可以走，只能做捕蛇人的事情。

對於阿爹說的去求神保佑，他心中一陣鄙視，他從來沒見過什麼保佑過什麼，最多就是給人一點安慰罷了。

做這些事，還不如他抓一條蛇創造點收入來的實在。

最終搖了搖頭對阿爹說道：“我進山了，你若是想去，我回來就帶你去。”

阿爹搖了搖頭，說道：“我這樣能去個毛線，單腿跳這去嗎？”

最後見江海已經背上了蛇簍，拿着柴刀，蛇叉等工具，囑咐了一句。

“上山小心點。”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好的，我會小心的。”

最後將蓍草揣入懷中，出了門，取出蓍草，確定了方向，然後向山上走去。

# 第五百六十六章 捕蛇遇牧童

青城山附近有無數的小山，山林密布，怪石林立，風景秀麗，也算一方靈秀之地。

但就是外人只知青城山，而不知其餘的山。

有道是‘山不再高，有仙則名’，就是因為青城山經常流傳出一些反常必有妖的事件，因此而出名。

當然，‘是有反常必有妖’是江海自己認為的，但只能自己認為，若是說給別人聽，肯定還是會抓起來灌兩把香灰，少不了一頓飽打。

常人認為一些異象屬於神佛顯靈，但江海卻不會只看見這個，而是在想。

為什麼會顯靈，有什麼目的，與普通人有什麼關係，讓人燒香叩拜的捐獻自己的財產，這是要干什麼，與老百姓又有多大關係。

仙佛是顯靈了，但普通人呢，不但要繳納官府的賦稅，還要額外的增加一筆支出，俗稱功德錢。

最終讓自己的日子過的更加艱難，甚至連生活都難以保障。

江海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顯靈與普通人沒有一點關係，甚至還盯着你口袋裡那點僅剩而為數不多的錢。

得到的就是一點心理安慰，讓人覺得自己渾身是勁，連走路都有精神了。

江海發現這個原因的時候，也是有些激動，甚至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學習這樣，給人一點心理安慰，讓人將口袋裡的錢心甘情願的掏出來，裝進自己的口袋裡。

若是這樣的話，就不用做捕蛇這樣危險的事情了，雖然他的捕蛇技能很高，幾乎不會失手。

但這一行，只有一次失手的機會，而失手，就意味着丟了性命。

而他這個想法，也在考慮從哪裡開始，給誰都沒說過，就連他那個一條腿的阿爹都沒告訴，這屬於他一個人的秘密。

在上山的路上，江海一邊用蓍草判斷着周圍的環境，一邊尋找着蛇道。

但只要一停下，那種想要給人心理安慰，來交換錢財的想法就冒了出來。

但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走這條路，他也見過青城山上那些人身上的行頭，就是被稱為袈裟的方塊布，上面掛滿了黃金寶石，看起來一身珠光寶氣，一看就價格不菲。

首先要做這種事情，起碼要有一身行頭，江海也仔細的打聽過，最終悲哀的發現，就是那些人身上隨便摘下一顆，就差不多上百兩的白銀，因為這事，也讓他對這件事情望而卻步，只能另想他法。

若是穿不上掛滿寶物的衣裳，就沒辦法普度眾生，只能當一個捕蛇人。

正坐在石頭上休息的江海心中一嘆，還是自己的蓍草比較實在，從來不騙自己。

瞅了一眼周圍的環境，忽然發現樹枝上掛着一條蛇蛻，而這蛇蛻竟然帶着一層淡淡的光暈，讓他一陣警覺。

而在江海的記憶中，蛇蛻若是出現光暈，就是成妖跡象，心中頓時冒出一句話來。

‘百年蛇蛻必有妖’這是捕蛇人傳承中的一句警告，若是發現百年的蛇蛻，就趕緊離開，不要多留戀。

讓江海逐漸的冷汗遍布全身，心道，這怕是真的遇到妖了。

但轉念一想，在自己的祖先中，有人卻有不同的看法，若是遇到這種蛇蛻，說不定就是一筆橫財。

向看看蛇蛻的新舊程度，若是舊的，就趕緊離開，因為妖可能已經恢復了，說不定就在附近。

但若是新的，說不定就是一筆橫財，因為這種情況就是蛇剛剛成妖，蛻皮要消耗很大的力量，沒有一段時間，根本恢復不了。

就可以去尋找蛇的蹤跡，找到那條看起來很弱的蛇，釘住七寸，堵住口鼻，用蓍草遮住眼睛，然後就可以帶走了。

而這種蛇價格極高，隨便一條都能賣到幾千兩。

這是一位江家捕蛇先祖的經驗，他遇到過好幾條，大發了幾筆橫財。

但可笑的是這位先祖並沒有死在蛇手裡，或者死在山裡，而是被人誣陷以殺人盜竊等罪名拉出去菜市場砍了頭，所有的積累也都被人當做臟污沒收了。

這位先祖的經驗不是沒有人試過，但要求實在太高，若是稍有疏忽，就會丟了性命。

江海想起這位先祖留下的經驗，看着這幅蛇蛻目光閃爍不定，這分明就是幾千兩的白銀，若是有了這些銀子，哪還需要繼續做捕蛇人，去城裡生活就行了，只要將錢藏得好，偽裝的好，也不會不如那位先祖的後塵，被人誣陷了。

這種事情，很難遇到，最好的辦法就是離開，但江海怎麼都覺得有些不甘心，天生就是捕蛇人，他還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麼，因為沒得選擇，若是有了錢，就不用為生活發愁，就能選擇自己想要做的了。

最終猶豫了片刻，還是決定冒險一試，就用自己的蓍草來推斷，若是能成，就抓了，若是不成，就離開。

江海當即取出蓍草，一個個的數了起來，所有的異常，所有的環境都算了進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蓍草看似是算外面，其實是在印證自身，看到外面的情景，然後對照自身，是否能解決，若是能解決，就將蓍草取出來，若是不能解決，就用蓍草來從自身找問題，看自己哪一些地方有缺失，為何不能解決，若要解決，需要什麼條件。

以此檢查印證，若最後沒有絲毫問題，就可以推算出方向，若是蓍草用完了，還沒找到解決的辦法，就只能離開。

江海印證完之後，就轉身起了叢林，不一會，手裡提着三隻野雞掛在腰間，將柴刀收起來，取下蛇叉拿在手中，慢慢的向蛇蛻的方向行去。

等到了蛇蛻的附近，忽然聞到一股蛇腥味，心中一陣明悟，也下了一個結論。

“這條蛇剛蛻皮不久，應該還在附近。”

江海立即打開一個小袋子，取出一個用辣封好的藥丸，放在了口中。

這是專門克制蛇毒的藥物，有一定的毒性，一般都還放在舌頭下面，就會口齒生津，與藥丸相遇，會散發一種極為難聞的氣味，對蛇毒瘴氣有一定的克制作用，也是防止蛇毒隨着呼吸被帶入身體的一種方法，但對於皮膚毛孔就沒那麼大的作用了。

若是遇到這樣的，還需要用藥水洗身，以排出毒素。

江海看着蛇蛻的方向，又仔細觀察了一下四周的蛇道，果然，從不遠處發現了蛇翻滾的痕迹，似乎有丈長，拳頭粗細。

但痕迹與蛇蛻的方向，有五六丈的距離，江海頓時開始判斷到，這蛇彈力驚人，隨便就能達到五六丈。

這不但沒讓他害怕，還有些激動，若是這樣，就真的妖蛇，就這一條，就能讓他脫離捕蛇人的生活了，去選擇自己喜歡的行業，比如普度眾生。

江海當即的用蓍草檢查了一番，最終显示了方位，提着蛇叉就追了過去。

最終將目標鎖定在一塊小石頭旁邊，江海低級取出身上家傳的特殊方法配置的雄黃粉，順着石頭撒了一圈。

一時間，雄黃粉的味道將整個石頭包圍，江海捂住了口鼻，就見到一條白色的小蛇從石頭縫裡鑽了出來，在地上翻滾着就像喝醉了一樣。

蛇身上泛着一層晶瑩剔透的亮光，全身犹如白玉一樣，看着犹如一件寶物。

江海頓時眼睛一亮，感嘆道，價值幾千兩的蛇就是不一樣，當即上前一蛇叉將白蛇固定在原地，很麻利的取出專門綁七寸的繩子，緊緊的綁在了蛇的七寸之上。

白蛇當即沒了力氣，坦然在地上，江海上前從尾巴上提起，開始打量起來。

越看越是喜歡，就像看着三千兩白花花的銀子一樣。

一時間有些得意忘形，開始大笑起來。

而這時候后，忽然從遠處傳來一陣動靜，江海頓時心生警覺，拿着蛇叉做出一個防備的姿勢。

轉身一看，卻發現一個牽着牛的牧童站在不遠的地方，正愣愣的盯着他手中正在無力掙扎的白蛇看着。

江海頓時鬆了一口氣，嘀咕道：“原來是個牧童，還嚇了我一跳。”

也不去理會，就要準備收拾東西離開，但牧童卻開口了。

“那條蛇很可憐，你可不可以放了他。”

江海聽的有些沒有反應過來，有些不相信的看着牧童，想要確信這是從人嘴裏說出來的話嗎？

作為一個捕蛇人，所有的一切都聚集在捕蛇上，竟然有人說出如此可笑的話來。

看着牧童正一副憐憫的看着他手中的小白蛇，似乎在可憐，或者憐憫。

江海不準備理會，但牧童接着說道：“你沒看小白蛇很可憐嗎，眼睛里都在求饒，你就放了他吧。”

江漢珍看了一眼，眼神還是蛇眼，但卻沒看出蛇在求饒。

心中有些疑惑，難道是自己的眼睛與這位牧童的眼睛結構有區別？看不出來？

江海看了一陣，就取下身上的蛇簍，準備將手中的小白蛇放進去。

但牧童又開口了，“你怎麼沒有一點憐憫之心，我聽山上的大師傅說人要有慈悲之心，要有一顆善良的心，才能有福報，你放了它就是福報，對你以後好，即使今生沒有，來世也會有福報的，若是作惡，會下地獄的。”

“哈哈。”

江海似乎是聽了什麼好笑的笑話一樣，但心中也有一點怒氣，既然指責自己，竟然咒罵自己下地獄，這可是自己的維持生活的根本，這小孩竟然要斷了自己的生計。

就有些生氣的說道：“福報？誰說的？你看到了？還是你見到了誰得了福報？還是你看見地獄了”

牧童頓時愣了，心中仔細的想着，但卻發現這是別人說的，自己並沒有看到，也沒有見到，真的假的還不知道。

一想起地獄，就感覺到一陣恐懼，但仔細一想，卻沒有見過，只是從別人身上聽到的。

就搖了搖頭，說道：“我沒見過，但青城山上的大師傅說過。”

江海嗤笑一聲，說道：“既然沒見過，那就別給我說，你害怕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將你的認識加在別人身上，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走的我的路，也沒礙着你的事，但你堵着我的路，休怪我不客氣。”

江海說著，就眼神中露出一道凶光，長期在山中行走，長達八年的捕蛇生涯，也練就了一身殺氣。

牧童被此一眼，就感覺身在冰窖，渾身犹如在風中飄零，就連靈魂都被吹散了一樣，呆立在原地，不能動彈。

就連他身後的牛也有一種不安，用蹄子踩着地上的野草，鼻子里冒着白氣，似乎有發怒的徵兆。

# 第五百六十七章 白蛇換缽盂

牧童身後的老黃牛就要發怒的樣子，看的江海的眼皮直跳，暗暗的收起了蛇叉，將柴刀握在手中，隱隱的防備着。

這種黃牛體格極大，一身的腱子肉，平時看着溫順，若是被人激怒，肯定會發狂。

江海也意識道剛才的那個眼神並不是針對黃牛的，而是針對牧童的，差點就惹怒黃牛。

若是針對黃牛的，非得惹怒它不可，若是發起狂來，根本就不是人能對付的。

一邊暗暗的防備着收拾自己的東西，另一邊在查看這周圍的環境，尋找可以躲避黃牛的地方。

長時間在山林之中，對一些危險都是很敏感，對於此，江海沒有疏忽過。

而牧童被嚇的似乎要哭出來，但看着江海將白蛇裝進蛇簍，又開始打掃完剛才的痕迹之後，就要離開了。

牧童頓時有些急了，鼓起勇氣，開口說道：“等一等。”

江海轉頭冷視了牧童一眼，說道：“別打擾我，你我無冤無仇，我不想對你動手。”

對於這種眼神，牧童心有餘悸，害怕的往後退了兩步。

但不知為何，心中有一種感覺，就是要救下白蛇，看見白蛇的樣子，那種可憐深入他的心中，心中焦急，不知道為何，鬼使神差的鼓起勇氣說道：“我可不可以用錢買。”

江海嗤笑一聲，說道：“我這條白蛇屬於妖蛇，在外隨便能賣三千兩以上的銀子，你若想要，就出兩千兩，也算是成全你這種善心。”

牧童頓時變得面紅耳赤，小聲的說道：“我沒錢。”

但接着說道：“人應該行善積德，不能亂殺無辜，否則要遭報應的。”

江海看了一眼牧童身後的黃牛，也算是明白了牧童的心態，就是灌輸了一些洗腦思想的小孩而已，跟給他灌香灰的人沒啥兩樣。

就憐憫的看着牧童說道：“你想行善，你行你的善就行，但不要擋着別人的生存之路，若是我將蛇放了，我想這輩子估計連媳婦都娶不上，你的善良是得道了施展，那我呢？我的事情又有誰來負責？若是沒錢，就不要說了，畢竟我不是做慈善的。”

江海說完，就看見牧童一臉的失望，似乎對世人的失望，沒想到竟然被如此打擊了。

最終還是一咬牙，從黃牛角上掛着的小包袱中取下一個缽盂，端到了江海面前說道：“我用這個跟你換可以不。”

“砂鍋？我家也有，做湯熬藥都挺好的，但好像也值不了幾個錢吧，你還是哪去自個玩吧。”江海看着犹如砂鍋一樣的缽盂說道，看着也沒什麼奇特的。

而牧童就解釋道：“這不是砂鍋，是缽盂，是山上的大師傅送給我的，還開了光，是一個法寶，說此物與我有緣，我用它跟你換小白蛇。”

說著用手在缽盂上輕輕的敲了一下，迴音蕩蕩，嗡嗡嗡的響個不停。

江海頓時眼睛亮了，這次仔細看向缽盂，通體都泛着一層淡淡的光暈，很是神奇。

但他看的卻不是這個，而是見到青城山上的許多披着方塊布的那些人手中都拿着一個。

那種方塊布上的珠寶都能值很多錢，那這個黑不溜秋的砂鍋肯定也值錢，不然也不會被拿在手上了吧。

而這個東西，也與他要做普度眾生的事情有關聯，方塊布沒有可以用麻袋來代替，但這手中的東西，就用這個好了。

原本就打算手上拿個砂鍋去普度眾生的，但最終還是覺得有一個真的總比沒有好。

也覺得這個砂鍋缽盂與自己有用，最終想了一下，這種東西能被人拿在手上，怎麼也能值點錢，也對自己有用。

思索片刻，還是決定答應下來，就說道：“好，我跟你換了。”

牧童捧着手中的缽盂似乎有些不妥，但以想到小白蛇那種哀求，又心軟了，最終還是將缽盂拿到了江海面前，說道：“這個給你，小白蛇給我，我要去放了它。”

夢寐以求的物件到手，江海也平靜了下來，當即從蛇簍中取出小白蛇，扔了過去，就一把將比喻拿在手中，

入手很沉，很有質感，上面散發著黑色金屬的光澤，犹如給缽盂之上待了一層光暈，跟他見過的的白蛇蛇蛻上散發的光芒有些類似。

不管是小白蛇，還是蛇蛻之上，都回散發著一種淡淡的光暈，代表着不凡，而在江海家中的捕蛇人傳承之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也就是當初他那位抓捕了妖蛇的先祖，成這種東西為妖光，有妖光就代表這有銀子。

一時間，江海對手中的缽盂愛不釋手，開始讚歎道：“好一個散發著妖光的砂鍋，此物與我卻是有緣。”

一邊讚歎着一邊想着，只要有了這個東西，以後就可以憑藉這這東西充當門面，去干一些普度眾生的勾當了，也不用在這山上冒險的抓首發

正在想象之際，撿起小白蛇一臉憐惜柔情，讓人一看都要打個冷顫的牧童說道：“還希望你以後珍惜這隻缽盂，這畢竟是算是一件機緣之物，還有，那個不叫砂鍋，而是法缽，上面的光是寶光。”

江海斜視了一眼牧童，說道：“此物天生與我有緣，該為我所得，我自然很喜歡，謝謝你告知它的名字。”

此時牧童似乎還為江海聽進去了他所說的話，相信了他的話的，心有中感覺舒服了一些的時候，卻見江海話音一轉，又接着說道。

“不過珍惜不珍惜也不是由你說的，我怎麼做我自己知道，不老你來費心，告辭。”

說完，江海就背好蛇簍，收起了柴刀，一手拿着蛇叉，一手拖着缽盂，向著山下走去。

自我感覺了一下，還頗有那種要去普度眾生的架勢，原本健步如飛了步伐也逐漸的緩慢下來，回想着山上見到的那些法師們，慢慢的模仿者他們的氣勢，一步一步的走在山林之中。

一邊走還不時的敲一下，缽盂上傳出的嗡嗡聲讓他心中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甚至有一種提神醒腦的功能，就像清晨山上那些法師所說的‘暮鼓晨鐘獅子吼，梵音重重喚眾生’的感覺。

江海還時不時的模仿着戲文里的降妖除魔的情景，舉起缽盂，對準一個地方，念叨着‘看我法缽’，‘妖怪哪裡逃’之類的話，越模仿，越是覺得自己有普度眾生的天賦。

而在他走後，牧童的臉色卻變了幾變，甚至有些難看，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委屈。

心中在想，為什麼別人都不聽他的，自己可是為別人好，為什麼這個犹如屠夫一樣的捕蛇人就是不聽他的話呢，還如此固執。

別人不聽他的話，就讓他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忽然想到大師傅給他說的，這種人就是頑固眾生，地獄之惡鬼脫身，百劫難度，要對這種人產生憐憫，因為他們遲早要下地獄的。

想到這裏，牧童才感覺舒服了很多，就解開了白蛇七寸的繩子，放了白蛇，說道：“你走吧，不要在這待了，這裡有捕蛇人，他們是地獄惡鬼托生，會殺了你的，以後小心點。”

白蛇似乎聽懂了牧童的話，對着牧童點了點頭，留下兩滴晶瑩，一步三回頭的向山林深處爬去。

而在同一時刻，江海也在想着，按照那些法師們所說的六道，畢竟要普度眾生也要有些業務技能。

六道為天人道，人道，畜生道，地獄道，惡鬼道，阿修羅道，六道之分，為六道輪迴之人。

雖然那些法師們口口聲聲說六道是真實存在的，但江海卻有自己的看法，六道是否存在兩說，但六道眾生在世間滿地都是。

有些人活着像天人，有些人能稱為人，有些人連畜生都不如，有些人的做事方法就和地獄惡鬼一般，這不就是眾生相嗎。

六道不再別處，就在身邊，無處不再，江海想到這裏，有些興奮，覺得自己的這個比那看不見的要實在，頓時手舞足蹈起來。

還不停的模仿着那些法師們說話。

“六道輪迴，眾生相，人相我相眾生相，無處不輪迴，無處不六道，心在何處，六道就在何處，天人，人，畜生，惡鬼，地獄，阿修羅等眾生隨處可見，千變萬化，唯在一心，遠離輪迴，普度眾生。”

江海東拼西湊的說出了一段話，有些自鳴得意，越念越覺得有道理，心中已經決定，就按照這些理論，與自己的蓍草尋蛇之法結合，去普度眾生。

而此時的天空之上，一個身披袈裟之人與一個一襲白衣的的人在虛空之中，看着山中發生的故事，尤其是在江海最後說的那些，讓兩人眼皮直跳。

而袈裟之人說道：“大士，此次天生與我們有緣，何不將之度入空門悉心教導，卻要讓其當棋子。”

而被稱為大士的身披白衣，手中拿着一個花瓶的人說道：“此事為我教大興之事，我們就此在人間顯化，為普度眾生之大計，也再無合適人選。”

頓了一下，說道：“此時也有功德可做，若他最後功德圓滿，自然可以永入我門，對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善哉善哉。”

袈裟之人雙手合十一聲念叨，最終看了一眼牧童，說道：“大士，這牧童根性是否就差了些，似乎根性頑劣，非可之人。”

白衣大士說道：“此人痴愚心性，根性低劣，有貪嗔痴愚慢我五毒俱全，也只有這種人，才能將山中靈秀之白蛇靈物拉下水，將這驪山看好的弟子拖下水，我們才能勝利首發

“善哉。”

倆人說完，就此消失不見。

《西遊之雷行諸天》無錯章節將持續在小說網更新,站內無任何廣告,還請大家收藏和！

喜歡西遊之雷行諸天請大家收藏：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五百六十八章 不安的決定

江海回到家之後，心中的喜悅並沒有減少，讓他一條腿的阿爹看到他的樣子，就感慨着。

“這娃仔怕是要傻了吆。”

說著還一個勁的搖頭，也沒去多管，自顧的坐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江海回去之後，一心琢磨着以後要改行的事情，法缽是一樣重要的門面，拿着這個，也能充點門面，以後干起普度眾生的勾當也方便許多。

但讓他更開心的不是這個，而是法缽的作用，只要聽着聲音，就讓他心中一片寧靜，震動的身體都舒適無比，這個才是他喜悅的根本原因。

當即就鑽進屋子里，學着法師們盤腿坐着，然後拿着一根木棍慢慢的敲着。

嗡嗡嗡的聲音從法缽中傳出，聲音中的震蕩將他的身體震的全身舒泰，就好像給整個身體都洗了一遍。

皮膚，血肉，經絡，骨骼，內臟，都在陣中震蕩中被洗鍊。

更重要的是，他很快的就進入一種恍惚狀態，似乎能看見外界，但又如局外人一樣，慢慢的看着時間流淌，讓他覺得大感神啟。

若是有修行之人看見江海此時的狀態，一定會大感驚奇，大叫一聲。

“禪定。”

對，江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了禪定狀態，精神放空，全身都在伴隨着法缽的聲音凝練，就連外面院子里做事的阿爹都感覺道一這陣的放鬆，似乎連往日頹廢的精神都一掃而空，煥發出一股生機出來。

江海這一坐就是三個時辰，等到他醒來的時候，已經將近天黑之時。

隨着他阿爹叫他吃飯的聲音響起，才從入定中醒來。

睜開眼睛，就感覺全身都像是在靈氣中沐浴過一般，輕鬆至極，就是思維都清晰了不少，以往想不通的事情，一下子都如撥開雲霧一般的想通了。

忽然察覺到今天與牧童交換的時候，有些不正常，當即從懷中取出蓍草，開始分析起首發

今天，所有的一切都看似正常，但是以他當時的分析手段看到的。

但經過一番禪定之後，智慧又有些增長，所以，江海有了新的想法。

這新的想法並不是要改變自己的方向，而是看到了更為細緻的地方。

從他上山到抓到白蛇的時候，都沒有出現什麼問題，都很正常。

但當他分析到牧童的時候，就出現了不正常。

他所去的山距離青城山雖然不遠，但也有三十里的路程，牧童說這個法缽是青城山的大師開光的，兩地距離少說也有三十里，若是加上山路，也有四五十里的路程。

而且附近放牛的孩子他都知道，並沒有這個牧童的印象，那就是說牧童並不是附近的，而是從至少三十里的路上來的。

這種推斷，讓他細思極恐，感覺到有些詭異。

青山上四處水草肥沃，想要放牛隨便找個地方就可以，這個時代，能養的起牛的都是大戶人家，自然不不會山霸，地皮霸出現說地方是他們的要收費的事情，因為沒有人願意招惹大戶人家。

所以，要放牛根本就不需要跑這麼遠。

而更詭異的是，牧童一看就不是個聰明人，還有些愚蠢，不知道從哪停了兩句說教，他自己信了，還要將他的說教強加在別人身上，只顧自己的自私心，卻不管他人是否有什麼損失。

這就是典型的損人利己，還喜歡來強迫別人。

江海雖然不知道強迫人做他們喜歡的事的人是一種什麼腦迴路，但知道這種人肯定活的悲哀。

沒有地位沒有身份的時候還好，最多被人罵一頓，最後長期鬱郁寡歡，最候變成瘋子，或者躲在一個角落裡過一輩子。

但他從戲文力看到的那些喜歡將自己的事強加在別人頭上的人，就是那些皇帝王爺什麼的，最終的下場都不是太好。

也就是說牧童根本不是一個靈慧之人，但還被送了法缽，還說與他有緣。

牧童拿到法缽的時間比他要長不少，但不見得牧童腦子開竅，好像對他沒有什麼作用一樣。

最終用法缽交換了白蛇，在江海看來，這就是專門為他送寶來的。

自己拿上法缽就有用，但牧童拿上就沒有用，就像是專門為他準備的一樣。

江海當即開始用蓍草分析了幾次，可就是將手中的蓍草用完，都沒有得到答案。

漸漸地，讓他起了一身冷汗。

江海目前的蓍草總共有十五根，其中每一根都代表着一個元素，從兩頭開始，一邊代表外界，一邊代表內在。

內外相合之下，取出關鍵元素，若是蓍草還有剩餘，就是結論，若是蓍草沒有剩餘，還不夠的話，就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在裏面。

平時在上山的時候，就用這種方法，若是碰到蓍草不夠用的情況，若思繼續貿然前進，就會出現危險，遇到這種情況，唯有遠遠的避首發

而此時他在家裡，並不是在山裡，家裡的因素也是屬於自己的優勢，還有左鄰右舍的許多人，就是連這個因素加進去，都沒有得出結論。

想到這裏，江海斷定這個法缽是被人有意為之的，自己被什麼詭異的事情盯上了。

最終做出個決定，離開這裏，改行做別的，有多遠跑多遠，這裏暫時不用待了。

在他得出結論的時候，門外又響起阿爹呼喊着讓他吃飯的聲音。

江海收起了蓍草，藏好的缽盂，走出了房門。

阿爹奇怪的看了有些不一樣的江海，總感覺與以前不一樣了，至於哪裡不一樣，意識還說不清楚。

能看見的就是眼睛明亮了許多。

兩人默默的吃完飯，江海立即麻利的收拾了碗筷，最終看着阿爹坐在門口看着他，江海心中有一種預感，似乎他阿爹知道了他的想法。

果然，阿爹見到他就開口說道：“你是不是找到了別的營生？”

江海默默的點了點頭，正想着如何跟阿爹說呢，沒想到他問了起來。

阿爹笑了一下，接着說道：“若是找到了，阿爹也不攔你，你自己去就行，捕蛇人雖然賺的多，但太危險了，若是可以，說也不願意干這一行，不用管阿爹，阿爹雖然只有一條腿，但門前這些地也能種點糧食出來，再編一些竹筐，也能活下去，去做你的事吧。”

江海聽着阿爹說的如此辛酸，心中直翻白眼，說道：“我有營身，自然要把你帶上，你哪怕只有一條腿，但好歹也算個爹，我出去還是要把你帶上，不然你真的餓死了，我還得愧疚呢，我可不想自己出去營生，回來一看爹被餓死了，總會感覺到不舒服。”

阿爹搖了搖頭，說道：“我都這麼大年紀了，出去也不好，我還是在這待着吧，你自個出去就行，不要管我。”

江海頓時一陣冷笑，說道：“你說不去就不去，我決定了，就要出去。”

阿爹當年也是個厲害人，若不是被毒掉了一條腿，一手蛇叉的功夫也不一般，若在人群中，沒有十個壯漢也進不了身，自然也不會怕江海的威脅。

說道：“你說去就去？老子我還不想去，你能咋地。”

江海嗤笑一聲，說道：“咋地？你試試就知道了。”

說著不在與他阿爹爭執，轉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準備繼續研究法缽，這東西可是他以後安身立命的本錢，要研究清楚了才能多一點謀生的籌碼，自然不會大意。

而留下阿爹一人在風中凌亂，但也有些怒氣，本想讓江海自己出去就行，他自己留着，不想拖累他。

但不想江海竟然有這種想法，對於江海是否能夠在外面站住腳，他從沒有懷疑過，他對江海的了解，不可謂不深。

當初抓住江海然後用柳條驅邪，灌了香灰的那些迷信糰子們，在這幾年一個個的不是被人誣陷，就是被人抓住把柄，都是一些小事，但被硬生生的鬧大。

最終當初的那些人結果都不是太好，不是吃了官司，就是被打的皮開肉綻，甚至還有人被山民集體給整的成了瘋子。

這也是他最後才發現的，本來還沒有懷疑在江海身上去，但當初那些打江海的人，他雖然用半隻野豬做了謝禮。

但畢竟兒子被打了，還差點失去生命，作為阿爹的他，對這個仇恨一直記在心裏。

打算以後尋找機會再一個個報復，但自己的腿意外受了傷，要報復也無從談起，這件事幾乎成了他的心病。

但看着這些人一個個的出事，而且這些人都是當給江海驅過邪的人，讓他大為暢快。

尤其是那個神婆，變得瘋瘋癲癲的，現在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這些事讓他大為舒暢的同時，也有些奇怪是什麼原因？

同樣是作為捕蛇人的阿爹行走在生死邊緣，也不會想什麼神仙救世主的，因為在這種危險，這類生物根本靠不住，能靠的只有自己。

但是別人都相信，你若不相信，就會被排斥，為了生活，還是表示一下。

對於這些東西，也沒有多少敬畏，多少害怕，最終也暗中查訪了一番，卻發現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有江海的影子，這才放心了下來。

甚至還出手將江海留下的線索抹除了一番，就是有人想要找線索都不可能。

雖然在山村中沒有人考慮到這些，但常年走在身死邊緣早就有一顆謹慎之心，不會疏忽任何一個細節。

也是因為如此，阿爹才不害怕出去之後江海會被餓死。

之所以不想出去的原因就是因為在山村待了一輩子，習慣了，讓他換個地方就會感覺到不適應。

就像一顆樹一個植物一樣，待在一個地方，生長個幾百年不成問題。

但若挪個地方，就會失去生機，當然也會面臨着被人砍伐的危險。

對於離開，他心裏還真沒做好準備，心中打定主意，說什麼也不走，就在家待着。

《西遊之雷行諸天》無錯章節將持續在小說網更新,站內無任何廣告,還請大家收藏和！

喜歡西遊之雷行諸天請大家收藏：西遊之雷行諸天。

# 第五百六十九章 離開與糾結

阿爹做好了就留在山裡的準備，但卻管不住江海要去外面的心。

第二天一大早，江海就準備了一輛板車，收拾了家裡能用得上的東西，並在板車上留了一個能做人的位置。

被阿爹看在眼裡，眼皮一個勁的在跳，有些控制不住。

心道，‘這瓜娃子怕是要來強的。’

但心裏打定主意，就是不跟着離開，打死也不離開，單腿跳着不知道從哪翻出自己當年用過的蛇叉，抱在懷裡警惕的看着忙前忙后的江海。

江海並沒有理會阿爹的舉動，而是自顧自的忙着，等到將東西全搬到車上，然後給鄰居打了一聲招呼，讓他將房子看着點。

回到家裡，就上前要將阿爹往車上抱。

早就有準備的阿爹將蛇叉橫在胸前，怒道：“你要幹啥，我不去城裡，要去你自己去。”

江海冷笑一聲，說道：“去不去不是由你說了算，而是由我說了算，以後餓不死你，我要做是，與給你養老送終不衝突，趕緊上車。”

說著就要上前抓阿爹，但阿爹的蛇叉功夫也不是蓋的，一個橫掃將江海給打退了回去。

說道：“我是你老子，我說不去就不去，你還管到你老子身上來了？”

江海自然不甘示弱，說道：“我當初不想學抓蛇，還不是被你給打着學會了抓蛇，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群，這個家現在是我做主，不是你，你的時代已經過了，今天輪到你了。”

說著，江海就一個箭步上前，迎接他的事他阿爹子啊驚慌失措中打過來的一蛇叉。

阿爹雖然少了一條腿，但手上的手上的功夫沒放下，若是有一批戰馬，妥妥的事一個武將，出手之際力道打的出奇。

但即使再厲害，也不是腿腳靈活，正是年輕立壯的江海的對手，空手與阿爹拿着蛇叉拼了三招，一個甩身將蛇叉奪了過來扔在一邊，上前一個反扣，就將阿爹制服。

抱着就往車上放，阿爹驚恐的喊道：“你這愣子咋回事，有你這樣的不孝子嗎，我可是你爹，你就不怕被人說不孝。”

江海呵呵一笑，不以為意的說道：“我還是兒子，你當初將你的事強加在我身上的時候，你怎麼不這麼想，還不孝，今個出了這個山村，誰認識我，誰又知道你，你說出來也沒用。”

最終，阿爹還是被江海給放在了車上，想要掙扎，幾次都被江海死死的按在原地，並警告他不要動，若不然就將他綁起來。

最終，阿爹也感覺到自己是沒法抵抗的，還是放棄了抵抗，只能嘆息一聲，隨着江海的安排。

指着被扔在地上的蛇叉說道：“把我那個夥計給我撿起來。”

江海頓時警惕，問道：“你還要他幹嘛，想趁我不注意打我？”

阿爹有些落寞，搖了搖頭，說道：“都這樣了我還能怎麼滴，有個老夥計在手，若是遇到山匪劫道的也好有個照應，別看你阿爹我是個殘廢，但坐在車上，有個蛇叉也能對付幾個，也免得遇到危險你瞻前顧后的。”

江海心中一動，也覺得如此，蛇叉為精鐵製作，量身打造，價格不菲，長度剛好達到持有者的下巴，雖然是用來固定蛇的，但前端卻有連個尖銳，可扎穿山石。

青城山山石遍地，有些蛇都是趴在石頭上的，想要固定，必須要扎穿山石，但也不能將蛇扎死，一般都要扎在石頭上將蛇固定，才來捕捉，所以沒有一定的力量技巧肯定不行。

捕蛇人一般都有用利器扎進石頭一寸的本事，若是用在戰場上，即使穿着鎧甲之人，也能給他扎個對穿。

若是阿爹有個兵器，自己在靈活的拉着車，遇上一般的人根本不用擔心。

但怎麼都覺得怪怪的，有點像拉車的牲口一樣，但還是將阿爹的蛇叉撿起來放在了車上。

阿爹立即將蛇叉拿走手裡，仔細的看着，深怕有一點兒的損傷。

而江海就上前將板車拉起來，就向著山村之外行去。

“駕！”

一聲喊牲口的聲音從車上傳來，江海差點栽倒在地，怒視了阿爹一眼，見阿爹一副得意的神情，冷哼一聲，不在啃聲，繼續拉着板車前進。

很開，一個身材壯碩，脖子里掛着一個砂鍋的年輕人，拉着一個裝滿東西的板車，車上坐着一個一條腿的中年人，就消失山村之外。

接着，或許是老天在送行，或者是在感慨最優秀的捕蛇人消失，下了一場暴雨，天晴之後，兩個法師打扮的人找到了山村，並打聽到了江海的家。

但看到的只是一個空宅，最後打聽到人已經走了。

兩個法師頓時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其中一人說道：“法相師兄，人走了，我們該怎麼辦？”

而叫法相的這位法師也開始皺起眉頭，說道：“事情有些不對勁，這件事是青城山大士選中的有緣人，要帶回峨眉教他修鍊之法的，不應該就此離開啊。”

忽然想到了什麼，就說道：“法戒師弟，你擅長追蹤之法，看看是否能追蹤到痕迹，他們走的時間不長，應該能追的回來。”

兩法師出生同門，屬於阿薩辛法師的徒弟，法字輩法師，在峨眉山修行，而這位阿薩辛法師就是在山林中與一個白衣白頭巾拿着瓶子的大士一起討論棋子之人。

似乎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兩人法師中，叫法戒的就開始拿出一個大鼻子，裝在自己的鼻子上，對着周圍的空氣使勁的聞着，但聞了半天，都沒有找出什麼來，最終看了一下周圍雨後的積水，面色變的十分難看。

法相就問道：“怎麼樣，法戒師弟，找到了什麼線索沒？”

法戒搖了搖頭，面色有些難看的說道：“沒有，下過雨，所有的痕迹度被抹除了，根本找不到。”

法相的臉色也變得那看起了，心中忽然想到了什麼，說道：“趕緊回去，彙報師父，這件事非同小可。”

“好。”

兩人立即匆匆離開，出了山村之後，就施展起飛行之術，向著峨眉山奔去。

而此時的江海，早就已經離開山村很遠了，本身就害怕自己從蓍草中分析出的那種不確定因素存在，一路上都不敢停留，幾乎是在狂奔着，到了午時，已經距離山村五十里的路程了。

與阿爹稍作休息，就繼續上路，就連晚上都要趕一會路，一連三天，早就離開了青城山的地界，到了一個名為黑煞口的地方，才停了下來。

因為這個黑煞口，有山匪出沒，大大小小的山匪有好幾十支，大的有幾千人，小的有十幾人到百人不等，極其兇惡。

本來，對於這一切江海並不知道，但被一個看着有一副官老爺派頭的人看着他年輕力壯，又在路上遇到了幾個劫道的山匪，被板車上的阿爹兩下扎翻在地，江海麻利的上前摸了一遍。

而剛好被同路的官老爺派頭人看見，有些另眼相加，在有意的結交之下，告訴了他黑煞口的事情，還有整個蜀中地區的風土人情。

將板車上的阿爹唬的一愣一愣的，但江海只是聽着，聽一陣，還要默默的數一遍蓍草，最終判斷出這人有些地位，或許還是個官，與他們結交，無非就是想要讓他們父子兩出點力，給他在路上提供保護。

對於這種事情，江海並不反感，相反，還有自己的打算，這位黃老爺見多識廣，似乎什麼都知道。

而江海在一邊默默的聽着，感覺收穫頗多，但不知為何，總感覺不對勁，最後用蓍草算了一遍又一遍。

發現自己得到的，沒有付出多，跟着這位黃老爺好是好，但結合黑煞山的環境，加上黃老爺這個累贅，自己父子兩人非得折損在這裏一個不可。

黑煞山是厲害，但江海卻不怎麼害怕，這裏面大部分是山路，到時候誰劫了誰還真不好說。

但他的極限只能帶一個人，兩個人就有些麻煩了，但不知為何，從蓍草上分析出，若是離開，就是一場機緣，甚至有好事。

也就在黑煞山的時候，停住了腳步，看見許多人在黑煞山口等待着，打聽之後，才知道都是要過山的人，集合在一起，就是為了等到人多勢眾再過山。

但江海觀察了一陣，這些人沒有一個性格剛強之人，大都顯得唯唯諾諾，做事小心翼翼，從這些人的目光中，看出了一種溫順，犹如小綿羊一樣的溫順。

江海看的有些失望，不由得搖了搖頭。

而坐在板車上的單腿阿爹就看出來了說道：“怎麼樣，是不是看着這群人像菜花蛇？”

江海點了點頭，也覺得阿爹說的實在，常見的菜花蛇無毒，咬人都能將自己的牙齒崩下來，還膽小，見人就跑，用來形容這些人，也比較合適。

阿爹因為一路上不時的遇到幾個山匪，大顯威風了一把，將被江海強制的鬱悶一掃而空，心情還算不錯。

就呵呵一笑，說道：“這就對了，我看要過黑煞山有點玄乎，有個故事叫李逵背媽，媽讓老虎吃了，我看這次是江海拉爹，爹還讓山匪給劫了。”

江海也正在考慮如何安全的帶着阿爹過山，沒想到被如此打擊，不禁瞪了一眼板車上的阿爹。

畢竟是要出來做尋找一條安穩的道路的，不是出來送死的，心高氣傲的要出來做一番事業，還將阿爹給拉了出來，但半道上卻折在了山裡。

到時候是少了累贅，是輕鬆了，但以後即使再厲害，難免有些心裏上遺憾，一輩子都愧疚着，很難消除。

江海的心中，還是願意眼睜睜的看着阿爹百年之後老死，而不是半途出了意外。

阿爹看將江海給難住了，就十分得意的說道：“要不你將我扔下，我雖然一條腿，但跳也能跳回去，你自己出去闖去，別讓你在這為難。”

江海這時候，的確有些為難，因為黃老爺有意的結交，也讓他從黃老爺身上看到了機會，只要出去，就能有一個好差事，也算是能立足。

但要過這個山，卻沒有那麼容易，一個不小心，就要將阿爹折損在裏面，這卻是他不想放棄的，在人群中瞅了兩眼，沒發現一個狠人的存在，與這群人一起，不被拖累就算好的。

最終嘆息一聲，決定不過山了，就在附近謀生。

# 第五百七十章 自己的選擇

黃老爺還是比較熱衷於拉攏別人，他目的被江海看的一清二楚，就是想讓這些人一起過山，他要做的就是將這群人組織起來，為自己增加一些安全的幾率。

在江海眼裡，這些人就是炮灰，只要需要，隨時都會扔出去犧牲的那種。

對此他並不感冒，有些時候，靠人多是沒用的，關鍵要抓住要害，這是他以捕蛇人的經驗分析而得，雖然許多人說人多力量大，但江海並不是怎麼合群。

不但不合群，反而會遠離人群，因為在捕蛇人出去的時候，都是一個人，與人聯合的時候不是沒有過，但在先祖的捕蛇經驗中，留下了許多血淋淋的教訓，所以之後只要捕蛇，哪怕是父子兄弟之間，也是一個人上山。

當然，也造成了捕蛇人的個性太強，與大眾的關係比較冷淡。

在黃老爺有說了一陣，就回到了江海父子身邊，笑着對板車上的阿爹說道：“壯士，我已經跟所有人說好了，待會就過黑煞山，我們人多勢眾，這樣過去也安全點，您說是不是。”

雖然看似在與阿爹商量，但那種語氣卻不像是商量，就像身居高位的人一樣在發號施令。

在一邊聽着的江海本來就自我個性比較強，聽着就不舒服，見黃老爺盯着阿爹，江海就打斷道。

“黃老爺，我們不過山了，就打算在這謀生，你要過山就自己過去吧。”

“什麼？”黃老爺感覺自己聽錯了，那看見江海真摯的眼神，也確信了這江海的意思，臉上微不可查的漏出一絲怒氣。

見江海一副生人勿進的樣子，知道不好給他說，並沒有理會江海，轉而就看向阿爹問道：“壯士，現在人多，過山是一個機會，若是錯過了，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只見阿爹呵呵一笑，不以為意的看着黃老爺說道：“現在是我兒子拿主意，他說怎麼辦就怎麼辦？我說了不管用。”

黃老爺臉色逐漸的顯露出一絲難看，有些不甘心的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好了要過山的，為何現在變卦。”

此話一出，不光是阿爹面色變冷，就連江海也眼中閃過一絲戾氣，心中極為不舒服。

自己是與黃老爺萍水相逢，沒有受他的恩惠，又沒有得到他什麼錢財，只不過有意無意的指出出去之後肯定會有回報，就像畫了一個大餅一樣。

江海對着樣的大餅剛開始還有些期待，但逐漸的就變得不相信了，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畫出的大餅，就和誘惑狗的骨頭一樣，狗想要得到骨頭，必須聽人家指揮，讓翻跟頭就翻跟頭，讓趴下就趴下，甚至引誘到陷阱里都有可能。

作為一個捕蛇人，最忌諱的就是被自己的貪念所控制，江海頓時冷着臉說道：“我們想不想過山是我們的事，如何安排是我們的自由，與你又有什麼關係，該怎麼做我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來提醒。

還請黃老爺自便，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人攔着你，但你不要過來干涉我們。”

黃老爺被江海一句話頂的面色漲紅，似乎是被氣得，手指不停的發抖，指着江海說道：“豎子無禮，竟然如此不守誠信，我好心請你們加入過山的隊伍，你卻如此不領情。”

冷哼一聲，轉過頭去，一副我很生氣的樣子，你不來跟我服軟，我就繼續生氣的架勢。

而這時候，黃老爺身邊的小廝就站出來幫腔，對着江海指責起來。

“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識趣，我家老爺也算是由頭有臉的人，開口邀請你那是看得起你，當初都說好了要過山的，如今竟然變卦，你如此不講誠信，又如何在世間立足。”

江海看着小廝趾高氣昂的樣子，說出的話聽着沒問題，但這意思很明顯，就是用身份威勢來壓他的，讓他服從。

在他的眼中，小廝的這番話讓他跟確信了黃老爺就是要拉他去送死，眼中逐漸的出現一道殺氣，盯着小廝的脖子看着。

小廝被嚇得向後退了兩步，就是黃老爺也感覺到背後涼颼颼的，轉頭一看，與江海來了一個對視，心中頓時一顫，感覺被猛獸盯住了的感覺，驚恐之下，向後退了兩步。

而江海說道：“我們也就是在路上遇見了，走了一段路而已，我就不明白你有什麼資格如此的說我，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說完，就拉起板車向山道的一側行去，嘴裏還嘀咕着。

“有頭有臉？誰好像沒有頭也沒有臉了？”

讓小廝聽見之後，被氣的說不出話來，連江海拉着板車走遠都沒有恢復過來。

在板車逐漸的消失在眾人的視線之中，黃老爺才反應過來，一拍大腿，說道：“這次看走眼了，厲害的不是板車上的，而是這個年輕人，好好的一個人才就這樣被我錯過了。”

臉上閃過一絲懊悔之色。

身邊的小廝見到，不以為意的說道：“老爺，這有什麼，那個年輕人就是個棒槌，還橫的很，能有什麼作用，最多也就是一個刁民，人才我看談不上吧。”

黃老爺搖了搖頭，說道：“你不懂，此人深諳人心之道，有一股帝王之氣，若是在亂世之中，就能建立一番功業，但在盛世之中，只能被壓着，雖然要多加提防，但若是能夠收服，也算是一個猛將。”

小廝聽得心中有些驚異，有些不可置信的問道：“老爺，你的意思是這個年輕人有龍氣？怎麼可能？他就一個窮山惡水的刁民而已。”

“你不懂。”黃老爺看着拉着板車逐漸消失的身影，說道：“此人雖然身份卑微，但內心卻極有主見，不為世俗所束縛，做事不拘於行事，做事也有分寸，若是給他一群人，肯定會成為我朝的心腹大患。”

小廝聽得一驚，心中使勁的在否定着，但卻發現就在剛才的那幾乎話中，他完全落入下風，根本不是對手。

就是他現在沒有漏出身份，面前的人群對他這個小廝也是唯唯諾諾，言聽計從，而這個年輕人根本不管他。

兩者相比較起來，有着天壤之別。

小廝頓時目光閃爍，心中殺意漸生，說道：“老爺，此人若如此厲害，何不現在就將之除去，也免得以後做出亂子來，這山中山匪無數，若是被此人混入其中，怕是這蜀中之地都要脫離出去。”

黃老爺也有些心動，但瞅了一眼自己帶的幾個隨從，就搖了搖頭，自嘲的一笑說道：“除去？又有誰是他們的對手，就靠我們的這幾個人，去了也是被一叉一個叉死的命，不必理會，此事對我們沒有壞處，有人會煩心的，說不定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

小廝也面色黯淡下來，自家老爺說的是事實，這次帶的侍衛雖然也算數一數二的好手，但他看了那個一條腿的中年人出手之後，也明白根本不是一個檔次。

而且還有一個很少說話，十分兇狠的年輕人，最終還是一聲嘆息，覺得只要不擋着老爺的路就好。

至於黃老爺說的有合作的機會，他認為不可能，因為在他看來，兩者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若是這年輕人跟着老爺，說不定也會如他一樣，成為老爺身邊的心腹，至於離開，就等於錯過了一個貴人。

離開了也好，對他來說，也就少了一個競爭對手。

接着黃老爺一行人就開始組織隊伍，準備過山。

離開之後的江海一聲不吭的拉着板車，一句話也不說，心事重重的樣子。

最後阿爹是在看不過去，就說道：“怎麼樣，機會錯過了？後悔了？現在後悔來來的及，把我扔這你去找黃老爺，給他認個錯肯定會利用你的。”

江海轉頭瞪了一眼板車上的老爹，說道：“去了還不是被利用，誰知道要讓我做什麼事情，我只是出來找個謀生的行業，不是要送給人去使喚的。”

阿爹搖了搖頭，說道：“這世道誰不是被使喚的，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利用你，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

“呵呵。”

江海笑了，轉頭皮笑肉不笑的看着阿爹說道：“使喚？你怎麼不讓人使喚去，而是躲在山裡抓了一輩子蛇？我可是打聽了，黃老爺身邊的那些隨從，每年都有三百兩銀子，就他們那本事都能掙錢，你少了一條腿都能打他們好幾個，一年掙個一千兩隨便吧，你怎麼不出去讓人使喚？”

“我？”

阿爹不以為意的說道：“祖上就是干這個的，我們天生是捕蛇人，我不像你，每天想着改行，我可沒你這麼不聽話。”

“哈哈。”

江海一聲大笑，好像聽到了什麼搞笑的一樣，就說道：“當初阿爺還活着的時候，他說你不好好捕蛇，還去當了一個什麼總的兵頭子，最後將你抓回來的。”

被說起這事，讓板車上的阿爹有些惱羞成怒，說道：“你一天做你的事就行，我可沒攔着你，還管到老子身上來了，你放我下來，我要回去。”

江海一陣搖頭，不再理會身後暴怒的阿爹，繼續的拉着車向前走去。

隨着這一番談話，他的目的也明確了，就是在這山裡混，先奪取一個小的匪窩，然後慢慢發展。

心道那些法師們不都是佔據一個山頭來賺錢的嗎，他為何不可以。

雖然行頭不全，但不一定非要像法師們那樣，但若能佔據一個山頭，也算是有了一定的條件。

# 第五百七十一章 尋山遇堵路

於是江海就拉着板車，專門挑選着適合置營地的地方行走，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山匪的老巢。

在他的見識中，山匪就和蛇一樣，都有自己的棲息地，平常行走的路就是蛇道，而老巢就是蛇窩。

周圍是否有充足的食物，也能判斷出能養活多少蛇。

只不過蛇吃的是一些山中蟲鼠，人奪的是一些金銀細軟。

但兩者都需要能養活自己的東西，用他的蓍草計算起來，並不衝突。

很快，就沿着一條小道發現了人經常行走的蹤跡，不似黑煞口最大的那條路，而是一條三五尺寬的小路，隨着深入山中，就連板車都難以行走，若不是他力氣遠超常人，還真不一定能前行。

但到了一條小的岔路口，江海停下了腳步，仔細的看了一下周圍的痕迹，將板車往稍微安全點的地方藏了一下，說道：“你待會照顧好自己，別被人給摸了。”

阿爹呵呵一笑，說道：“放心吧，我現在雖然不能進山抓蛇，但對付人還是沒問題，只要不遇上強弓硬弩，來多少我扎死多少。”

“呵呵。”江海不以為意的笑了一聲，說道：“還強弓硬弩，那可是禁器，怎麼可能流出來讓山匪拿着。”

阿爹鄙視的看了江海一眼，道：“那可不一定，若是有人支持呢？關鍵時刻能起到大作用的。”

接着又調笑的說道：“朝廷還不讓人當山匪呢，你這架勢一看就是要去當山匪的，你怎麼還去想這些禁忌，若是還有這些觀念，我看你還是送我回去的好，這禁止，那禁忌的，禁忌多了，就丟了命，我還不想陪你一起送死。”

江海聽的心中一動，也反應過來了。

在他的意識之中，還存在着鄉堡宗族之間的一些規矩觀念，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幹，要這個，要那個，什麼不能頂撞族老，不能衝撞官員的事情很多。

只要一出生，就會灌輸這些想法，即使江海從來都不相信一些事，可在耳目渲染之下，難免會被一些事情給束縛，想到這裏，有些一籌莫展，不知道如何將這些身上的規矩給清除了。

並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根深蒂固了十幾年，想改的話，一時半會也改不過來。

心裏明知道這些規矩就夠多的了，只要聽了那些話，就能將人束縛在一個地方一輩子，甚至還會出現地上畫個圈，人就不敢出去的事情。

至於什麼原因，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看明白，就是江海也不是太清楚問題究竟出在哪地方。

而阿爹看着一下將江海給難住了，就笑了起來，好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得意的在那笑個不停。

江海轉頭瞪了一眼阿爹，不再理會他，也將這件事壓在了心裏，準備上山之後再去琢磨，只要細心琢磨，肯定能琢磨出個所以然來。

當然，也是因為現在沒時間琢磨了，因為他從山林中，聽出了細微的腳步聲，步伐頻率均勻，有七八個之多，就明白是有山匪發現了他。

裝作一副不在以的樣子，但卻在暗中解開了車轅上的綁着蛇叉的繩子，可以隨時拿到手裡，安靜的等待着。

隨着腳步聲越來越近，江海也逐漸的緊張了起來，這次的不數，最後判斷出有八人，心中暗暗的警惕，一定不能絲毫大意，默默的用蓍草推演了兩遍，發現沒問題，但還是壓不住心中的緊張。

而阿爹卻在後面調笑道：“膽小了？就這點出息？捕蛇的時候先練的是膽子，人也一樣，沒啥區別。”

江海聽了阿爹的話，也逐漸的放鬆下來，就等着在暗處的幾人跳出來。

果然，在他心情剛轉化過來的時候，從正面跳出來一群人，大喊道：“打劫，識相的把東西交出來，否則這裏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說著一個提着開山刀的漢子就甩着刀花，帶着幾個人堵在了江海的前面。

江海打量着這群人，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甚至有一個連腿都站不穩。

就是手裡那的兵器都亂七八糟的，除了帶頭的還有個像樣的開山刀，其他柴刀斧頭什麼都有，甚至還有一個拿着一根棍子上穿着銹的不成樣子的槍頭。

江海看的一陣鄙視，這群山匪的樣子與他想像中的有些不一樣，稱之為流民不足為過。

而這時對面的一個嘍啰就對帶頭的說道：“二當家的，這人是不是被我們嚇傻了，怎麼沒反應。”

而另一人也說道：“是啊，若是平時我們跳出來，都會被嚇得站不穩，這個怎麼不害怕我們？”

幾個山賊實在想不通，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也跟隨了幾次，每次只要他們將人堵住，就會乖乖的放下自己的東西，站在一邊，讓他們帶走，還從沒有遇到過反抗的，但這個人好像不將他們放在眼裡。

但被稱為二當家的人，臉上逐漸的出現一種凝重之色，看着江海和板車上的阿爹，一副根本不害怕他們的樣子，尤其是在車上，還放着一根蛇叉，只看一眼，就讓人渾身發涼。

能坐上二當家的人，沒有點見識怎麼行，心道，這怕是遇上硬茬子了。

緊了緊手中的開山刀，對着江海抱拳道：“不知道是哪條道上的兄弟，我是虎頭山堵山虎，這是我們虎頭山的地盤，好漢想要過去，自然要有個規矩。”

江海抬起眼皮看了自稱堵山虎的二當家一眼，說道：“不知道怎麼個規矩法。”

獨山虎鬆了一口氣，這人的眼神，有些可怕，就是看他一眼，都覺得渾身發涼，更別說是動手了。

本來沒有發現兵器之類的，但走進一看，就看到了江海手底下的兵器，才忽然想起來，這種兵器他剛好也知道，就是捕蛇人的蛇叉。

捕蛇人在青城山一代出沒，世代相傳，很明顯的標誌就是蛇叉。

但捕蛇人卻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不但神秘，而且兇狠，若是在山裡遇到，最好躲着走。

心中暗道一聲倒霉，沒想到打劫道捕蛇人身上了。

但出於自己還是二當家的威嚴，也不能弱了氣勢，說道：“我們有我們的規矩，路過要交出一成的買路錢，若是不然那，就手底下見真章。”

最後一句這位二當家說的很沒底氣，虛弱的可見一斑。

但身後的嘍啰忽然開口道：“二當家的，不是以往都全部劫走嗎，這次為何才一成？”

堵山虎頓時面色一變，反手就給嘍啰一巴掌，將本就體弱的嘍啰扇飛出去，不顧嘍啰的哀嚎，而是對江海說道：“手下不懂事，好漢別一般見識。”

看着江海還是面無表情的看着他，心中咯噔一聲，也有些後悔起來，恐怕剛才的一成都是要高了，捕蛇人在山裡幾乎就是山神，若是真的惹到以為真正的捕蛇人，就使他們一個虎頭山都不夠捕蛇人殺的。

心中暗暗祈禱，千萬不要是真正的捕蛇人，而是一個專門抓蛇為生的人。

這兩者也是有區別的，抓蛇的隨處可見，誰都可以抓兩條，換兩個錢。

但捕蛇人不一樣，那是有傳承的，甚至能跟蛇妖對着乾的，根本不是人能抵抗的。

只不過捕蛇人歷來神秘，不喜歡跟人接觸，也沒有形成捕蛇人的幫派，所以在道上有個規矩，只給捕蛇人三成的面子。

當然，遇上真正的捕蛇人，就自認倒霉。

而他面前的江海，正是青城山真正的捕蛇人，傳承相當久遠，捕蛇人的威名，也是他們家族之人造就的，但對於這些，江海並不知道自己這個職業有這麼大的威名，若是知道，肯定還有別的路子。

但這並不妨礙他的想法，冷漠的看了一眼堵山虎，說道：“我選擇手底下見真章。”

說著就站起身來，取下車轅上的蛇叉，提在手裡等着堵山虎出手。

堵山虎一時之間面色面色變化不停，猶豫了起來，有些真的騎虎難下。

但自己說出了那樣的話，總不能在嘍啰面前失了威信，心中暗罵面前這人不識趣，自己都給了他如此大的面子，還這樣不給面子，心中打定主意，若是將這人收拾了，就將他砍了。

說道：“既然你想試試，那我就奉陪到底。”

說著大吼一聲，提着刀一個極不標準的虎撲沖向江海，江海眼中閃過一道殺氣，但隨即又收了起來，單手一個橫掃，一蛇叉將堵山虎的兵器打飛，接着力道不減，蛇叉抵在了了堵山虎的脖子上。

堵山虎被驚的一聲冷汗，趕緊服了軟，開口求饒起來。

“好漢饒命，好漢饒命，我們就是出來混點飯吃，你大人大量，饒了我吧。”

江海看着服軟的堵山虎，沒了興趣，就說道：“帶我去山寨，你們的山寨我要了，以後跟着我，餓不死你們。”

堵山虎面色一陣變化，讓他糾結起來，這樣做肯定要出賣大當家的，但若不答應，看這年輕人冷漠的眼神，肯定不會手下留情。

此時的命已經在這人手上，也沒人救得了他，瞅了一眼自己帶來的嘍啰，一個個都被嚇的提着破銅爛鐵的在周圍比劃着，樣子做的十足，但沒有一個敢上前的。

心中逐漸變得冰涼，想到山寨中的情況，有三十幾人，他這個二當家的就帶個零頭，所有的人都在大當家手裡。

每次做事都是他，但享受的永遠是大當家，他這個二當家還是上個月才當上的，山寨中換的最快的就是二當家，幾乎三個月一個。

想到這裏，也下了狠心，決定跟着面前這個隨意就能將他殺死的年輕人混。

山賊這個行當，可以說是提着腦袋乾的，不知道哪一天就丟了性命。

黑煞口打消的山賊團伙不知道多少支，經常有被滅的，也有新生的，隨着這兩年青城山的興起，普通百姓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家中被餓死幾個人，活不下去了，只能在這黑煞口混飯吃。

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湧向山裡，做起了剪徑劫道的營生，山裡越來越不好混了。

若是沒有一個厲害的人帶着，也沒個安穩的地點，而面前這個年輕人就比較厲害，跟着這樣的人，起碼安全有保障。

最終決定，還是跟着這位，就說道：“好，我帶你去。”

江海將堵山虎的表情盡收眼底，最終看到了堵山虎的眼神，這種眼神江海知道，就是蛇被馴服時候的眼神，也放下心來，收起了蛇叉，說道：“那就上山。”

# 第五百七十二章 自我的疑惑

就這樣，江海算是初步的收服了堵山虎，也算是一個能頂着事的人。

至於其他的嘍啰，也懶得去過問，只要將堵山虎牢牢的抓在手裡，其他人就由堵山虎去處理就行。

當即將板車上的東西拿着，找了兩個人，做了一副簡單的擔架，將阿爹抬着，然後一群人就上了山。

江海一邊打聽着山上的情況，一邊想着對策，還時不時的拿出蓍草來印證一番。

而就是江海的這一番動作，也讓堵山虎看的驚奇，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跟進這位。

這蓍草分明就是占卜之用的東西，沒想到江海還會占卜，讓他更加決定了要跟着江海的打算。

在他的心裏，對於會占卜的事情，很自然的就與神機妙算佔了邊。

若有一個會神機妙算，還伸手不凡的當家的，他們的生存幾率也就大了許多。

而這一切，也是江海沒有想到的，只是隨便的一番占卜，就讓堵山虎的忠誠度直線上升。

最終，江海經過一群嘍啰提供的消息，知道了山上還有三十一個能戰鬥之人，那些被抓上山的女人小孩不算。

大當家的叫過山虎，會一點簡單的招式，身邊心腹之人有三個，都是有些膽量之人，其餘的人跟普通嘍啰沒啥區別，都是隨風倒的人。

而自己這一方，只有十個人，若是硬拼，即使贏了也會損失慘重，只有除去山虎和他的三個心腹，就能將山寨拿下。

最終跟堵山虎商議了一個直接進去見大當家的想法，只要進身，江海就有把握將大當家收拾了，也免得他們召集嘍啰造成亂子。

普通的嘍啰雖然沒什麼大的作用，但只要有人帶着，膽子就出來了，這也是戰場之上為何都將猛將放在最前面的原因。

但這些嘍啰若沒人帶頭，隨便出來一個狠人都能將之唬住不敢動彈，常見的那些絕世凶人一人可敵千軍也不是虛構之事。

只要凶人出手狠辣，氣勢兇悍，就能嚇破人的膽，沒了膽子，就是待宰的羔羊，等着脖子上挨那麼一刀。

這也是江海遇到蛇群的時候發現的，只要發現領頭的蛇，將之除去，所有的蛇都會迷茫起來，不知道該做什麼，最終也會四散逃亡。

有時候江海都在想着，所見到的蛇群是不是一個鬆散的生命體，普通的蛇就像人的身體的部件，而領頭的蛇就是蛇群的大腦，只要將作為主宰的領頭殺死，身體自然沒有了攻擊力，逐漸的崩潰。

而這個虎頭山的情況也是這樣，只要將幾個領頭的除去，自然就收服了整個山寨。

像現在的他，就成了身邊這些山匪的核心，山匪的一切，都會下意識的服從着他的命令。

到了山寨門口，將阿爹放在一個隱蔽的地方，留下兩個嘍啰照顧着，從這兩個嘍啰服從的眼神中，江海看的出這兩人已經歸了心。

嘍啰就是如此，很容易收服，只要有人帶頭，就能給他們一百個膽子，而這膽子的源泉，全在領頭人身上，而江海，就是這幾人的領頭人。

最終，由堵山虎帶着江海，在一個大當家的心腹的盤問下，騙過了這名心腹，安全的進入山寨之中。

接着堵山虎就找到了大當家，說有好事商量，並隱晦的指出有大批的財寶。

大當家的聽道有財寶，果然中計，害怕被嘍啰們知道要分潤一些，只叫了兩個心腹，並沒有通知守大門的那個心腹。

江海當即讓堵山虎悄悄地派人去將財寶的事情告訴守門的那人，以此來離間，就跟着堵山虎進了一間房屋，見到了過山虎。

接着就在過山虎和兩個心腹還沒反應過來的情況下，江海幾蛇叉下去，就將三人送走了。

之後就召集所有嘍啰，在江海的震懾之下，所有人都選擇了臣服，就是那名心腹，也只能低下頭，最終江海還是佔據了虎頭山，成了新的大當家的。

自此之後，江海就做起了剪徑劫道的勾當，日子過的十分逍遙。

在他對蛇性的了解上，不能趕盡殺絕，要留下生機，以此來對照人性，對過路的行人客商施行了保護策略。

就是只收一定的抽成，可以安全護送過黑煞口。

前幾次江海親自護送，一路上扎死了劫道的百十號人，安全的將客商送過了山，而且趁機收服了沿途的一些山匪，幾個月之內，就聚集了兩千多人，一躍成了黑煞山附近最大的山匪勢力。

當然也打出了自己的名氣，成了過往的行人客商最信賴的山匪。

而在成為最大的勢力之後，也感覺到自己的勢力太過龐大，會遭受人的嫉妒，不知道從哪感覺到的，總之還是收住了腳步。

但也進入疑惑之中，因為被人邀請參加山寨集會，要將虎頭山納入山寨綠林的集體之中，成為綠林勢力的一份子。

江海心中有些猶豫，自己是走綠林還是活自己，在以往的觀念之中，與人聯盟結盟之事少不了的，想要生存下去，必須進入一個集體。

但在內心中，對任何集體都抱有排斥態度，存在一種警惕心理。

說實話，他還真不想跟什麼綠林勢力打交道，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讓他糾結起來，就連擴張的腳步都停了下來。

看着山寨中每個人都一副精氣神十足，昂首挺胸走路的樣子，江海有些羡慕。

這些人追求的只是一日三餐，時不時能加點肉，娶個媳婦，過個小日子就是目標，但他似乎有些不一樣，總是想的很多。

即使成了兩千多人的匪首，也沒讓他有什麼成就感，心裏總感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還是缺少一些什麼。

到了這個時候，因為被綠林邀請，產生了猶豫，是融入綠林，跟大多數人一樣，做個匪首，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看看堅持到最後是個什麼樣子。

猶豫時刻，在山上過的很舒服的阿爹似乎看出了什麼，說有一樣禮物要送給他。

江海覺得納悶，阿爹有多少東西，他一清二楚，都是自己收買路錢得來的東西。

江海在當匪首的時候，賺取的錢財，按照嘍啰們的分工發下一定的薪水，其餘的都用來內部建設。

比如山寨設施，山寨防禦，山道上的陷阱，或者開拓山路，還有打造兵器，養護山中藥材等事情上，自己卻沒有留下過一文錢，因為覺得自己要的不是錢，雖然能控制幾萬幾十萬銀兩的資源，但在他看來，這些錢都不能換來他所想要的東西，所以江海很少去為自己謀取一些看得見的利益。

但阿爹可不一樣，對錢還是比較在乎的，在山寨領了一份教頭的工作，負責教導人使用兵器，製作陷阱等一些事情，日子過的十分自在。

就是他手裡的那些凡俗之物，都是作為獎勵得到的，江海想了半天，都沒有想到要送什麼東西，因為阿爹手中的幾樣凡俗寶貝，在山寨的庫房裡多得是。

不知不覺的就到了阿爹的獨立小院中，就見阿爹打量着一塊石碑嘖嘖稱奇，似乎在欣賞着自己的傑作。

又在院子里找了半天，沒找到要送自己的東西，不禁有些疑惑道：“阿爹，你說要送我東西，在哪裡？”

只見阿爹拍着面前的石碑說道：“這不是嘛，這就是我要送你的東西。”

江海看的面色一黑，說道：“見過送東西的，哪有送石碑的，你難道感覺自己大限將至？連石碑都做好了，等着你去了我給你立上？”

“呸呸呸。”阿爹一陣惱怒，說道：“你這瓜娃子，咒你爹死呢吧，我身體健康的很，又養生有道，活個百十歲不成問題，我還怕你哪天出去被人給圍了呢。”

“呵呵。”江海一聽笑了，說道：“那你送我石碑啥意思。”

阿爹拍了一下石碑，說道：“你沒看見上面的字嗎？”

江海說道：“看見了。”

接着就看着石碑念道：“女子牙土匕。”

江海念完之後，還在體會着這是什麼意思，就見阿爹頓時怒道：“這叫‘姜子牙在此’，不學無術的傢伙，說讓你識點字你就是不聽，竟然能念成這樣，出去也不怕人笑話。”

江海乾笑了兩聲，並不在意，對於識字，也沒那麼熱衷，他寫的字都是半個字，別人不一定能看懂，但這些山匪絕對看的懂。

因為江海普及的識字，都是這種，自從有幾個活不下去的秀才上山候，本來還想糾正江海的半個字，但在江海的訓斥之下，最後將字全部給簡化了。

理由很簡單，就是我們是山匪，現在要做的是用字來傳遞消息，那些字太麻煩，學起來要消耗大量的時間，還要做自己的事，既然太複雜，就成了障礙，就制定簡單些。

當初也不是沒有書生反對，但反對的都被趕走了，留下的自然將所有的字給簡化了。

主要用途，就是來傳遞消息，記載事情，至於能發展成什麼樣子，江海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所提倡的簡化字很簡單，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比較友好，只要有心，學上十天半個月，也能看懂一些東西。

但他卻沒有怎麼去學過字，所以對於正常的字，還是不認識。

等到阿爹念出來‘姜子牙在此’之後，江海就有些疑惑了，姜子牙他也知道，是一個神話故事中的人，很厲害的一個人，但不知寫在這什麼意思。

就問道：“姜子牙在此，這是干什麼的？”

# 第五百七十三章 姜子牙在此

阿爹笑了一聲，陷入一陣回憶，說道：“還記得你當初上山的時候嗎？我們說起世俗間的那些條條框框將人束縛的事情，你當時說起禁忌之事，顧慮這個，顧慮那個。

那些都是別人的話，是來控制人為他們做事的，是束縛人的，若是信了，做事就會瞻前顧后，畏畏縮縮，就像當初遇到的黃老爺，說我們說話不算數，沒有誠信，就是用大義來束縛。

但他也不想想，他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誠信不誠信，也輪不到他指責，我們對得起自己就行了。

所以將這塊‘姜子牙在此’的石碑送給你，希望你做事不要有什麼禁忌，一切神鬼佛魔都與你無關，你是你，他們是他們，以後記得，做事不要顧及那些破神亂鬼的看法，有什麼想法，儘管去做。”

江海這才恍然大悟，也明白了阿爹的意思。

姜子牙是傳說中封神之人，可打一切仙神，也是一種沒有絲毫禁忌的象徵。

而所有的禁忌幾乎都是這些人定製的，若是感覺到阻礙，有了禁忌，就能將這些人送上封神榜。

這幾個字的意思，也是在告訴他，不要顧忌任何禁忌，堅持做自己。

江海仔細的體悟了片刻，心中逐漸的變得豁然開朗，對自己接下來的事情也有了想法。

什麼綠林，什麼山寨團體，統統與自己沒什麼關係，自己繼續追求自己心中的事情就行，不用去理會這些。

當然，今後肯定少不了這些人的阻礙，但堅持自己，似乎就和神仙傳說中對道的追求一樣，去追尋自己的道，若是遇到這些阻礙，只有一顆披荊斬棘之心，將之除去。

明白了自己的路，江海心中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喜悅，對阿爹有些感動，說道：“多謝阿爹，我明白了，這禮物我很喜歡。”

就見阿爹不以為意的嗤笑一聲，說道：“我害怕你禁忌太多，做事畏首畏尾，瞻前顧后，禁忌多了，也就成了阻礙，這些阻礙說不定哪天要了你的命，你完蛋了不要緊，可不要把我也連累了，所以給你送一塊‘姜子牙在此’的石碑，免得被你給連累了。”

江海並沒有生氣，說道：“放心吧，連累不到你，在這黑煞山還沒有人能圍了我，連累不到你身上。”

“那就好。”阿爹看江海也明白了，也就放心心來，接着擺了擺手，將扔在一旁的木頭机械腿裝了上去，然候提起蛇叉，就向門外走去。

看這樣子，也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在江海的目送之下，就聽到阿爹在前面念叨着。

“人天生就能飛天遁地，只不過被人灌輸了在地上走的規矩，所以只能生活在陸地上，這個限制，那個禁忌的，限制多了，也就認為自己活在這些限制裏面，才有了生老病死苦，這人間就是一個牢籠，就是不讓你飛起來，而這牢籠，看不見，摸不着，想要飛起來，就自己將這牢籠打破。”

江海聽着阿爹的這些話，覺得是對的，感覺正是如此。

他自上山以來，就一直在追尋着心中的疑惑，對於自身的提升，從沒有放棄過，比如用缽盂的聲音來靜坐，用蓍草來推演，或者是武藝招式的鍛煉，從來沒有斷過。

因為他明白，能有今天的地位，今天的事業，這些才是根本。

甚至可以說自己追尋的就是自我的提升，而所得到的這一切只不過是自我提升的附屬品而已。

以他現在的本事，就是將現在擁有的全部扔了，扔的一干二凈，一無所有。

只要自己還活着，就能憑藉著自己的本事再謀求這一份事業，而且時間還會更短，會更完善。

但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覺得阿爹說的牢籠之事，也讓他感受有些深刻。

自己做事，經常出現這樣那樣的阻礙，甚至有些就像攔路虎，絆腳石一般的擋着前行的道路，這不正是牢籠嗎？

到了這裏，江海對以後的路更加的清晰，就是繼續堅持自己，最終打破這個牢籠，沒了束縛，也做能到夠飛天遁地。

之後，江海就將‘姜子牙在此’的石碑安放在虎頭山的山頂上，並修建了一個祭壇，在此祭祀，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百無禁忌’。

之後，江海並沒有將綠林之人邀請的事情放在心上，因為他覺得自己跟他們不是一路人，雖然在那些綠林之人看來，都屬於同道。

但江海的路，跟他們的有區別。

也有人來好心的告訴他，去了之後還要經過綠林同道準備的‘霸王關’，根據過了多少關，決定在綠林中的地位，而且還告訴了許多綠林的規矩。

江海讓人將這些綠林的規矩記錄下來，竟然還不少，組成了一本厚厚的書冊，最後帶領着眾嘍啰，將書冊在‘姜子牙在此’的石碑前燒掉。

一切綠林的規矩，也隨着火光獻給了‘姜子牙在此’，當做垃圾一樣的處理了。

不光江海感覺到一陣舒暢，就連身後的嘍啰也感覺渾身上下出現一股使不完的力氣，讓江海嘖嘖稱奇，也不禁開始對阿爹說‘人本來是可以飛天遁地’的話相信了幾分。

當即做出一個直搗黃龍的策略，調動了阿爹培養出的三百好手，與嘍啰中的狠人五百，一共八百人，進行秘密訓練，準備來一次狠的。

就在虎頭山匪眾還在訓練之時，綠林之人還在為虎頭山準備着接下來的‘霸王關’，綠林出現的時間很長，有一份自己的規矩，感覺到自己的孤單，就形成一個報團取暖的聯盟。

而這聯盟並不是想加入就能加入的，必須要有一定的資格，比如人數，勢力，還有考驗，全部通過了，才會承認是綠林中的一員。

若是不然，永遠不能融入綠林中，也不會享受綠林中互通消息的福利，但是，要上繳的收入不會少，他們自有一套自己的規矩，若有誰違反，就被他們全體排斥打壓，甚至攻擊。

在蜀地，綠林之人少說也有五萬人，只是黑煞口一帶，就差不多一萬多，算是綠林中最大的一股。

正是因為黑煞口太過強大，又佔據要道，所以多少年從來沒統一過，想要統一的不是沒有，只不過阻礙太大而已，有此想法的人最終都以被滅，或者妥協而告終。

而這次的綠林邀請，就是黑煞口的綠林集會，雖然屬於黑煞口的地方，但許多綠林之人都盯着這裏，甚至還有朝廷之人的身影。

黑煞口的諸多山寨，對虎頭山這種不講規矩的山寨有些反感，甚至有些痛恨，也做好了一定要為難一番虎頭山的打算，甚至在暗中傳言要給虎頭山之人好好教一下規矩。

對此準備了八大關口，一個比一個難，就是要打壓一下虎頭山的銳氣，最終的目的，就是將虎頭山打壓成與他們一樣的，變成講規矩的山匪。

但這一切的規矩，全被江海給燒給了‘姜子牙在此’，他們準備他們的，自己準備自己的，各玩各的，互不耽擱。

隨着集會的到來，黑煞山眾匪首都聚集在黑風寨，還邀請了幾個道上的宿老，以示公正。

大馬金刀的擺列的整整齊齊，一副升堂來審問犯人的架勢，準備給虎頭山來個西下馬威，再好好教教虎頭山怎麼做人。

對於此，參与的匪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就等着虎頭山的到來。

江海並沒有理會這些，而是將八百強人撒了出去，在山林中穿行着去拔釘子，而他一步步的上山。

隨着他走到山上，八百強人也將黑風寨的所有釘子都盡數拔除。

等到走入擺列好的集會之地，隨着坐在主位上的黑風寨匪首說道：“虎頭山匪首，你不講綠林規矩，殘殺同道中人，斷絕同道財路，不上貢，不服管教，你可知罪。”

黑風寨匪首先是來了一個下馬威，說完之後，江海看了周圍的人群，一眾匪首都好像準備了什麼節目，而幾個綠林宿老一個個的捋着鬍子，一副來教育後輩的架勢，江海看的冷笑一聲。

對於這人說的話，跟他自己一點也沾不上邊，開口一句話，就知道不是一路人，說話肯定是雞同鴨講，沒法溝通。

也懶得跟這些人廢話，對着一處隱蔽之地做了個手勢，就此一個閃身，退到了集會場所的出口，揮出蛇叉，擋在的外面。

接着就看見無數的箭矢從四面八方飛過來，當場就有一部分人上了天，在這些人腦子還沒轉過來的時候，整個集會又迎來了一陣火油罈子的攻擊，將整個場地弄得一陣火油味，接着又是一陣火箭，整個場地着了火。

三波也就是在一個呼吸之間，有個還一臉得意洋洋捋鬍子的宿老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桐油淋身，接着一個火箭擦着鬍子飛過，將手中正捋着的鬍子燒了個精光，還在詫異之際，就被一支箭釘在眉心，釘在了椅子上，也上了西天。

而這時候，在後面射殺宿老的一個小頭領面色一變，說道：“這下糟了，把五龍寨的宿老給殺了。”

這位小頭領以前也是一個不入流山寨的匪首，名叫翻山猴，被收服了過來，以前見過這個宿老一次，也知道這位宿老在綠林的威名，沒想到被人給這麼殺了，頓時有些心慌。

而在他身邊的一個名叫山貓子的小頭領反手就對着翻山猴頭上一巴掌，說道：“怕個屁啊，我們都是拜過姜子牙他老人家的，哪有那麼多規矩，殺了就殺了，與你有什麼關係。”

說著自己的在拿繼續放着冷箭，而身邊的小頭領也反應過來。

心道，對啊，我們都是拜姜子牙的，管那些規矩幹嘛，我又不是綠林之人，與我有什麼關係。

接着眼中出現一陣凶光，繼續的連放冷箭，而且速度越來越快，越來越精準，專門找那些有威名的人，甚至連自己的手都受傷了也沒在意，反而越發的瘋狂。

而這些人是他以前仰望的存在，經過這一番射殺，看見一個個以前被他仰望的存在倒在他的箭下，也明白這些也是人，跟自己一個樣，也會死的，與普通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感覺舒暢的許多，覺得阻礙在自己心頭大山被推到，就連弓箭的準確度都上升了好幾個層次，基本上是一箭一個。

身邊的山貓看的連連稱奇，也逐漸變得瘋狂起來，出手的頻率越來越快，準確度也越來越高。

就連擋在門口的江海都發現了，心中暗暗點頭，心道，這次之後，肯定多上幾十個神射手了。

在他的認識之中，武學就是如此，心中無礙，才能有一手好武功，沒有障礙，才能達到更高的層次，被人壓着一輩子的人，即使花十倍百倍的苦練，也沒有一個心情暢快之人的一次感悟有效果。

武學如此，更何況做事。

提着蛇叉擋在門口，只要有想要逃跑的匪首，只要接近一定的距離，就將其一叉了賬，一個也沒放過。

隨着場面中的慘叫聲逐漸衰弱，江海也停了下來，下令讓早就準備好的洗地之人上山，打掃戰場，收服黑風寨，並封鎖消息。

而他繼續待着八百人飄然而去，在十天之後，外界才得到了黑煞口統一的消息，這個消息的出現，讓許多人都慌了神，更有甚者，連覺都睡不着。

# 第五百七十四章 趁風而起勢

有人歡喜有人愁，江海的這一番作為，動靜是小了一些，由於封鎖了消息，甚至有些毫無波瀾。

但造成的影響不可謂不大，首先是震驚了綠林，黑煞山一統，而且還是沒有加入綠林同道的山匪。

對於綠林之人來說，黑煞山太過強大，以後就是想收黑煞山的里的上貢，都不可能了，黑煞山在十天之內，擴大了好幾倍，人數少說也有上萬人。

在蜀中之地，最大的團伙也就是五龍山的六千人，就是想來收江海的上貢，也沒有那個膽子。

但更多的原因還不是這些，而是黑煞山在交通要道之上，每年的收入遠超一般的山寨，若是放任下去，在很短的時間能積累出橫掃蜀中綠林的力量，讓他們心憂，甚至有些睡不着覺。

當然，這也是黑煞山一直都沒統一過的原因，這裏原因很明顯，就是一塊肥肉，誰吃了都會長胖，黑煞山的利益是蜀中山寨均沾的，若是仔細去看，這些山寨背後都有許多人的身影。

當然，也就如人一樣，當你窮的時候，很多人都看着舒坦，喜歡看笑話。

當你忽然爆富之後，就有許多人開始嫉妒，甚至心理不平衡，做出一些讓人難以置信的舉動，總以為你的財產與他有關，甚至會有人一病不起。

雖然沒有直接動手，但這些人肯定會當你是兇手，將這個當成仇恨記記在心裏。

當然，江海雖然知道綠林的舉動，但也沒有多少在意，這些人去做他們的，與自己無關，自己堅持自己的。

至於綠林之人，他雖然有所防備，但還沒放在眼裡。

而讓他擔心的正是與朝廷有關的事情，竟然在掃除山寨的時候，碰到了硬茬子，損失了百十個強人之後，才將山寨打下來，最後拷問之下，才知道這是一個王爺安排的，不止如此，就是蜀中之地的許多官員都與黑煞口有關聯。

讓他最終才明白過來，這事情鬧得有些大了，竟然牽扯到了朝廷。

但也沒有害怕，吩咐了整合黑煞山的命令之後，躲在自己的院子里用蓍草推演了三天，如今他的蓍草，已經有了三十六根，早已超過了剛出來時候的水平，可以稱得上算無遺策。

最終決定了應對之策，投降是不可能的，他有自己的堅持，不可能放棄自己的路而去遵從別人的路，即使高官厚祿待之，他覺得還不如在山上當個捕蛇人自在。

下令大整軍備，訓練山匪，建立防禦工事，积極建設，當然，也招收流民加入，擴大力量。

在掃平山寨的時候，獲得了大量的錢財，按照他這種不計消耗的玩法，也能支持半年。

但最終還是決定加大投入，縮短了一半的時間，決定用三個月將這些收入全部花出去。

在他看來，錢用到地方上才是錢，放在庫房裡與爛石頭沒什麼區別。

當然，用到地方上就是用在自己身上，自然不可能用到不相干的人身上或者地方上。

江海的這種決定之後，黑煞山的發展快了很多，幾乎是一天一個樣子。

在許多人心裏不平衡的同時，也有一些人看到了機會，他們心中也希望如此。

而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前讓虎頭山保護過的商戶，因為黑煞山的統一，在黑煞山兩側的官員開始對黑煞山進行抹黑，成了惡魔一樣的存在。

原本就通行有危險的黑煞山人變的更少了，但這些商人不但沒有擔心，而且一個個的兩眼放光，人少，就意味着商機，原本一次能賺一兩倍的貨物，到了現在，幾乎都能翻個十幾二十倍的利潤。

賺錢對於商人來說，就是最大的事，與江海的追求也差不多，而且這些商人也知道江海的為人，就悄悄的開始籌備貨物，過了兩次黑煞口，發現規矩還是虎頭山的規矩，甚至比以往更加安全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每天都有大量的貨物來往兩地，讓商人們大賺的同時，讓江海看到了希望，這些收入不低，而且一直在上升，就是收取費用，都能讓黑煞口賺取足以支撐整個黑煞山的日常開銷。

這讓他看到了機會，就決定為商人們提供方便，而這時，一個被外界當成肥豬一樣宰殺的家破人亡的商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投奔了江海。

江海也認識這名商人，是最初跟虎頭山合作的一批，家中的資產少說也有好幾百萬兩的銀子，卻因為一個莫名其妙的罪名，不但被搞的家破人亡，甚至連自身都難保。

最終不知道怎麼想通了，來投靠江海。

而江海自然不會拒絕，並委以重任，採取了這個商人的建議，在黑煞山開辦了集市，當做一個兩地貨物的集散地。

因為如此，方便的商人，也讓兩地的物資流通更快，在短短的半年時間，讓整個黑煞山也積攢了一定的勢力。

而這半年時間，沒有被他當做敵人的綠林之人組織了幾次可笑的施壓，被隨意的打發走了，接着又準備用武力解決。

而這個時候，朝廷也反應過來，並派遣了附近的城防軍進行剿匪，江海為了防止綠林之人搗亂，就派遣了大量的人手將大部分綠林山寨打殘，準備迎接接下來的朝廷大軍。

但接下來意想不到的是，朝廷皇帝病危，沒有確立太子人選，諸多皇子都進入了奪嫡之戰。

最後一個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江海，而這個人，正是當初黃老爺身邊的小廝，而且，也說出了黃老爺的身份，竟然是當今五皇子，帶着五皇子的意思，與江海商議的半個時辰，心滿意足的走了。

而江海立即決定，按照雙方的約定，將大部分人派了出去，卡主了王朝之內的許多要口，當了山匪，鬧得整個王朝不得安寧。

而在五皇子也就是當初的黃老爺擔任着剿滅行動，在剿滅山賊行動中，因為虎頭山的配合，只用了一個月時間將山賊全部剿滅，因此五皇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成功的奪得了太子之位。

很快的先皇駕崩，五皇子成功上位，成了當今的皇上。

但因為其得位不正，在短時間內，也造成一定的不穩，而這樣，幾乎持續了半年之久。

但在這半年，江海也沒閑着，當初配合五皇子佔據的那些地方，都是一些要道路口，來往的客商也很多，在往常也有山匪出沒，阻礙商業發展。

因為黑煞口的到來，整合了沒有組織的散亂山匪，成了一個黑煞口的據點，由虎頭山統一指揮。

有虎頭山在黑煞口的成功，也總結出一個完整的模式，很快的在整個王朝複製起來，不管是五皇子當初指定的地方，還是沒指定的地方，都用江海當初的保護商路模式，進行暗中發展。

等到五皇子坐穩了皇位，虎頭山一脈的勢力已經成了氣候，幾乎佔據王朝之內七成的山頭，剩下的就是一些偏僻之地，和法師們佔據的山頭沒有動手。

當初的黃老爺反應過來，虎頭山已經做大，甚至超過了法師們的勢力，成了繼法師勢力之後的另外一個方外勢力，一度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

但是因為虎頭山給整個王朝帶來了一定的繁榮，也讓許多人得到了利益，就是作為當今皇上的黃老爺也沒法滅除虎頭山一脈，只要一提出來，就會遭到很大的反對。

最終，將這股怒火引到了法師身上，這一次，反對的聲音小了許多，而且就連虎頭山江海聽到消息之後，也表示了要響應這次行動。

最終在無數的大軍攻伐之下，在人間興起的法師團伙遭受了滅絕性的打擊，而江海在這次最為积極，在一年之內，王朝之中所剩下的法師山頭所剩無幾，也就寥寥幾座隱藏起來的沒有遭受災難。

而在這次的山頭攻伐之中，江海從中得到了大量的修行典籍，全都搬回了虎頭山，進入了潛行修行階段，而朝廷與虎頭山之間，也進入一種詭異的和平之中。

因為虎頭山做事低調，又施行利益均沾的策略，讓許多參与其中的達官貴人發了財，因為財力的充足，幾年之內，這些達官貴人逐漸的佔據朝堂，也因此江海如今勢力龐大到能夠左右朝堂的地步。

這事當今皇上也知道，幾乎成了他的一個心病，給江海高官厚祿的聖旨接連不斷，都被江海以安心修鍊，不理俗世為由給打發了。

也因為虎頭山一脈沒有造成什麼亂子，也就裝作看不見，聽說虎頭山山主都選擇了修仙問道，當今皇上也迷戀上了神仙之道。

幾次訪山沒有見到江海，但見到了江海的阿爹，最候將虎頭山封號虎頭洞天，將黑煞口建造的坊市封號虎倀城，而將江海封為虎倀王，封號阿爹為虎倀君，取自為虎作倀之意，也有承認虎頭山的正統，為陰司之地。

回去之後，就自封為人間道主皇帝，但沒多久，就在一次服食外丹的時候，因為用藥過多，中毒而死。

之後新皇即位，第一件事就是拜會虎頭山，因為江海因為很長時間沒露面，逐漸的成了傳說，而且虎頭山一脈想來比較低調，所以都以為江海已經仙逝。

新皇在有心人的攛掇之下，加封江海為陰司虎倀王。

之後在許多上位的皇帝，每一代皇帝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封虎頭山，歲月就這樣一直流逝着，一晃就過去了五百年。

# 第五百七十五章 法師養法海

在這五百年中，在江海佔據了大部分的山頭之後，就進入了半隱居的狀態。

一方面去研究那些收集上來的典籍，另一方面，就處理山寨的一些事情。

因為大小的山寨不下千座，初期管理起來也有一定的困難，事情也比較多，只能多費一些心思，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將這一方勢力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中，來輔助自己的修鍊。

有勢力與沒勢力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手中有一份勢力，想要收集什麼修鍊的書籍，也變得簡單了很多，再加上自己的威名，許多手中有修鍊典籍的人，會主動將東西送過來，以求得自己的一些利益。

江海也無不感慨無財不足以養道，有一個勢力，修鍊起來就容易了很多，即使遇到需要的東西，也能通過龐大的財力換取，也能消耗的起，而不是眼睜睜的看着只能錯過。

有了虎頭山一脈的這個勢力的供養，只要有需要的，就能有辦法得到。

當然這不是如法師那樣引誘人來無償的供養，而是這份勢力本來就是他自己的，並不需要空手套白狼。

收集了六十年，幾乎將天下間所有的修鍊書籍全部收集到了一起，也讓江海有一種感覺，整個天下都是來為他服務的。

而六十年後，阿爹的壽命也走到了盡頭，活了一百一十歲，臨終的時候，還感慨着自己是捕蛇人中第一個得到善終之人，而且捕蛇人的傳承也得到了發揚光大，最終走的沒有絲毫遺憾。

臨走前還半開玩笑的對江海說，讓他繼續走自己的路，爭取走出一條真正的道來，也像上古時期那些人，天生就能飛，成為一個神仙一樣的傳承，也算是第一個開創道路之人，父子兩一人一個第一，也算是一種美名。

江海自然是答應了下來，那時候捕蛇人的傳承已經摸索到了修鍊的邊緣，已經出現了許多超出凡人的力量，根據江海的推算，只要幾十年，捕蛇人就能徹底的進入仙門。

而這個捕蛇人仙門沒有任何束縛和任何條條框框，就遵循‘姜子牙在此，神鬼退避’的原則，從來不相信那些破神亂鬼，亂七八糟的東西，他也知道這與上古先民中的練氣士修鍊方式有些相似，與尋常的大有不同，是一個新的東西。

自阿爹死後，江海就進入了潛修生活，將收集來的各種書籍全部提煉出了精華部分，補充在捕蛇人傳承之中，最終形成一個名為豢龍人的修鍊方式。

講求自身就是龍的集合體，而外界的大道，就是龍的化生，參悟天地人事，來眷養心龍，最終達到御龍升天的目的。

在之後的四百多年中，江海就拿自己手中的虎頭山勢力當龍一樣的眷養，虎頭山這條龍的各種變化，來完善自己的心龍。

而蓍草也逐漸的到了四十九根，距離大衍之數五十根只有一步之遙。

而在許多人的記載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留一不用。

或者乾脆就值只有四十九，但江海卻不這樣認為，總感覺那個一就是關竅，若是能找到遁去的其一，就是自己能夠御龍升天的時候。

對於外界的事情，也沒有脫離他的掌控，也逐漸的發現了幾個法師山頭上的不對勁，好像在準備着什麼大事一樣。

其實對於法師，江海永遠都保持着一份忌憚之心，從最開始就有防備，因為在他用蓍草推演的無數次中，許多事情最終都推演到了法師團伙的身上，從而沒法繼續推演下去。

經過許多年的探查，對法師團伙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法師團伙最大的首領就是一個大士，身上披着白色衣服，至今還活的好好的。

其餘的都輪換的好多次，但唯有一個人，卻有些詭異。

就是法師們培養出來的一個弟子，名叫法海，而這法海並非一個人，自五百年前，就出現了一個法海，江海一看見法海這個名字的時候，就有一種預感，這件事與他有關。

所以對這個法海極為關注，五百年過去了，以前的那些和法師全都死了，而之法海卻活着，最終江海查證了一番，發現這些法海並非一個人，而是一代接着一代，屬於繼承的封號一樣。

就是第一代法海死後，在臨死之前，將自己所有修為用灌頂的方式灌給下一代法海，以此類推，在經過五百年的時間，已經是第九代法海了，每一代法海只能活六十年，就會將自己的修為傳下去。

江海發現了這件事的不正常，好像是在積攢着什麼，積累着什麼陰謀一般，最終決定去看看，再推演一番，希望能推演出什麼蛛絲馬跡出來。

因為自身的預感，覺得這事與自己有關，而且是一件關乎自己修為的大事。

在江海看來，沒有什麼事能大過自己的修行，即使沒一代的皇帝死了，也與他沒多大的關係，但若牽扯到修行，就是再小的事他也會去關注。

當即掛了閉關修行的牌子，駕馭着一陣清風向著當代法海的地方尋去。

而此時，在青城山上，當初的那個山頭中，白衣大士與幾個法師在一個洞中修行，忽然眼睛一睜開，掐指一算，說道：“棋子已經到了糾纏的時候，去送法海一粒神丹，賜他五百年修為。”

一個法師疑惑道：“大士，法海修鍊需要千年的積累，難道事情已經要開始了？”

大士搖了搖頭，說道：“非是開始，而是加點料，就像炒菜做飯一樣，加點調料，才會更香甜，等到開鍋之時，才算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是，大士。”法師對着大士一禮，就要起身離開。

而大士又接着說道：“帶上兩粒，先給他一粒，過上半個月，再給他一粒。”

法師又疑惑了，就開口問道：“大士，一粒也就夠他消化幾十年了，若是兩粒，即使這一代法海到了灌頂之時，恐怕也難以將藥力化盡，是否有些浪費了？”

在法師認為，丹藥的藥力消化需要時間，按照現在的法海的修為，那種能稱為神丹的丹藥，就是修鍊成舍利子之後，鞏固修為之用的，兩粒實屬浪費。

而大士說道:“並非是給他一人準備，還有一人，也結成了妖丹，需要鞏固修為，所以，並不是為他所準備。”

聽到妖丹法師頓時面色一變，說道：“竟然是妖孽，大士，這是否有些不妥？”

大士笑了一聲，說道：“這是我們的關鍵棋子，沒有什麼不妥的。”

“是，大士。”法師只能答應，雖然知道是妖孽，心裏有些不舒服，但還是答應了下來。

最終帶了兩粒神丹，下了山去。

而大士卻忍不住一陣嘆息，說道：“若不是真正的機緣之人消失，又何必如此麻煩，得天地垂青之物的資質果然不簡單，法海為了趕上白蛇的修鍊速度，幾乎消耗了我法師一脈五成的氣運，才堪堪趕上，以後又不知道要消耗多少。”

大士的面露依着憂色，對此有些惋惜。

身邊的其餘幾個法師聞言對當初選中的那個人也一陣憤恨，若不是他，青城山也用不着如此貧瘠。

修鍊之道，是需要消耗資源的，若沒有資源，就會寸步難行。

原本找出江海這個得到天地垂青之人，自然不用如此大的消耗，但隨着當初江海的消失，好像失蹤了一樣，怎麼找都找不到。

最終無奈之下，就另選了一個資質還算不錯的弟子來當法海。

當然，這個資質與江海沒法比，與當初定好的白蛇也沒法比，因為一些謀划，就需要一個修為不錯的法海，沒有大氣運在身，修鍊起來也極為費勁，為了跟上白蛇的速度，只有不停的投入資源。

而這一投資，就將原本還算興盛的法師一脈的大部分氣運都搭了進去，最終才出現當年那場搶佔山頭的浩劫。

在這麼多年，也只能維持培養法海的日常消耗而已，法師一脈，並沒有多少增長。

修行之道，不管是神仙，還是別的，都需要氣運來做支撐，一個成仙之人的氣運，是一個統一天下皇帝的十倍，其中消耗，不可謂不大。

對於此，大士也在預算着一些解決之道，最終測算出，若是等到白蛇有了千年的修為，想要將法海培養到與白蛇相仿，即使將青城山搭進去都不可能。

唯一的辦法，就是提前開啟，最終演算了一番，青城山最多還能支撐三百年，心中決定，只要等到三百年，就開啟兩人之間的因果糾纏，讓法師之道大興，從而佔據天地氣運，將驪山一脈排擠出去。

···

而此時的江海，已經到了當代法海修行之地毒龍潭，毒龍潭原本是毒龍養育後代之地，最後被法師團伙發現，將內部的毒龍全部處死，造成了毒氣擴散，覆蓋方圓三百里。

因此毒龍潭附近寸草不生，成為一片絕地，最終法海來此，就是為了化解潭中的毒氣，從而換取功德，增加修為。

此時的法海，已經修成了舍利，正在洞中安心的打坐穩固修為，而江海就隱藏在一邊，從暗中觀察。

江海看了一眼法海，就感覺許多事情都是與自己有關，竟然有一種此人想要代替自己的感覺。

經過一番推演，也看出了一個大概，這法海的舍利子，竟然與自己很契合，只不過其中有些束縛之物，在別人的控制之中，而這個人，並不是眼前的法海，也不是他江海。

而在他神識的察覺之中，也發下不遠處暗藏這一個生命氣息，竟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讓他有些疑惑。

就在這時候，天空中出現一個身影，降落在山頭之上，對着洞府之內喊道：“青城山大士法旨降臨，法海還不快快接旨。”

# 第五百七十六章 追擊遇雷霆

在洞中正在打坐修行的法海，當即起身，整理了衣着，點燃了香案，拜道在地，來迎接，大士的法旨。

在法師之中，大士是最高的掌權者，有無上的權威，有帝王一樣的威嚴。

最終法師給法海留下了一粒神丹，鼓勵了一番，就飄然而去。

法海自然是喜不自勝，有了神丹之後，自然要服用，但為了表示對大士的尊敬，就去毒龍潭中被凈化出的一個小池中去沐浴一番，按照他的打算，戒齋沐浴之後，服用神丹的效果最好。

而就在他將神丹藏好，離開山洞的時候，一個身影從遠處飛了出來，鑽進了山洞中。

江海一看見這個身影，當即眼睛一縮，明白了過來，為何自己對此身影如此的熟悉，而且還有這地方與自己有關聯，為何法海的舍利子與自己有緣的原因了，一起的一切，都明悟心頭。

最終拿出蓍草測算了一番，就是要讓兩人有你來我往的因果糾纏，但還有一個牧童存在，也一時那不準法師們打的什麼主意。

看到這裏，也沒了興趣，對這事也明白了過來，心中有了去意。

等到法海回來的時候，就看見拿着丹藥正要出門的白蛇精，當即暴怒，與白蛇纏鬥了一會。

卻讓白蛇精吞了神丹，逃離了出去。

接着法海自然是變得瘋狂起來，並有走火入魔的情況。

江海看到這裏，也明白了些什麼，為何白蛇會找到這裏而不是他，就是因為自己身上的因果牽扯被這法海給接了下來。

但對於這些因果，江海並不害怕，當初他是捕蛇人，自然以捕蛇為生，自己抓蛇之後，賣給了牧童，即使來找他，也不會畏懼什麼，說不定還能捕一條蛇精。

而蛇精的因果在那個牧童身上，按理說應該還那個牧童的因果，但卻找到了毒龍潭來。

江海在測算的時候，總感覺有些不正常，白蛇之所以出現在這裏，好像有人有意為之的，心中更加酌定了被人安排的想法。

看着已經要走火入魔的法海，也沒有了繼續觀看的興趣，而是追尋着白蛇的蹤跡追了過去。

江海全身犹如在元氣之中，駕馭自然之中風，與之融合，是吐納自然之氣，而與道同在之意的原理，成就的這種功夫，速度也是極快，循着白蛇飛走之後留下的蹤跡追趕着。

但在一處白蛇經過之地，卻發現一塊焦黑的地方，隨意了掃了一眼，讓他發現一種獨特，又特別熟悉的氣息存在，而且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雷霆之氣？莫非白蛇遇到了修鍊雷法之人？”

江海疑惑，又有些期待起來，因為他從收集的典籍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在此世界多年以前，竟然有一段雷法大興的時期，那時候妖魔不見行蹤，天地一片清明，就連此界流傳已久的驪山一脈都只能靠邊站。

只是在法師團伙興盛之後，雷法一脈就逐漸的消失了，到了如今，就連記載雷法的典籍都少之又少。

江海對雷法有這天生的好感，好像是存在於骨子里的，雖然不得其門，但也擋不住他對雷霆之道的熱情。

今日一見雷法蹤跡，江海瞬間就擔心了起來，白蛇也算是修鍊成妖丹的妖怪，非一般人能夠對付，萬一這雷法之人打不過，被白蛇殺了，肯定會讓他懊悔。

當即不敢停留，加快了速度，向著雷霆之氣與妖氣的蹤跡追了過去。

數個呼吸之後，忽然聽道前面有人喊道：“妖孽，交出雷霆印，那是我雷門傳承之物，容不得有失。”

就見一個女聲得意的笑着說道：“雷九天，這雷印是我憑本事從你們山門中偷出來的，憑什麼教出來，若是有本事你就來強，若是沒本事，進入死在這裏也別怪我，修鍊雷法的我又不是沒殺過。”

這聲音江海聽了出來，就是白蛇精的，心中暗暗感嘆，這白蛇果然是盜竊成性，喜歡偷東西，怪不得明明可以打過法海，去要用小偷行徑來偷取神丹，江海的心中有些不恥，收斂了自身氣息，向兩人爭鬥的地方潛行而去。

就連雷法之人一聲上古先秦時期的打扮，收持一把長劍，上面雷光閃爍，有着神秘的符文，與白蛇戰到一起，隨着沒一劍揮出，都伴隨着雷聲轟鳴。

而白蛇精也不示弱，手中不斷釋放這法術，身形快如閃電，輾轉騰挪，時不時的還還攻擊一次雷法之人。

兩人的打鬥，驚的周圍生靈絕技，周邊的山石樹木毀了一大片。

雷神陣陣，一時間連身影都難以分清，尤其是施展雷法之人，雖然修為不足，但憑藉這精妙的手段，也與白蛇精打了個難分難解。

但很明顯，雷法之人修為弱了一些，隨着爭鬥的時間越長，身上了掛了許多彩，渾身都被傷的有些血淋。

而白蛇一身白衣，卻潔白如素，沒有絲毫受傷的橫跡。

江海看的皺眉，若是再這樣下去，雷法之人肯定會被殺死，心中有些心憂。

而這個空檔，雷法之人對着白蛇一個虛招，然後一個反身一劍，在白蛇精的身後劃了一劍。

白蛇精瞬間憤怒，雙眼閃過一道來自於妖族血脈中的戾氣，狠毒的看着雷法之人，說道：“竟然還敢傷我，原本準備跟你玩玩，卻沒想到你還敢傷我，既然如此，那就別怪我心狠手辣。”

而雷法之人也不示弱，怒道：“白蛇精，你盜竊我雷門法印，殺了我們雷門之人，我們早就不死不休，如今就是我身死道消，也不讓你好過。”

說完，就一副拚命的架勢，瘋狂的向著白蛇精沖了過去，而白蛇精也在暴怒之中，帶着妖族的狠戾之色殺了過去，兩人戰成一團。

江海看到這裏，就搖了搖頭，這雷法之人落敗只是世間的長短，根本就不是白蛇精的對手。

但也心中感慨，這修鍊了雷法的戰鬥力就是強悍，憑藉著低一個境界的修為，竟然跟妖丹境界鬥了這麼長時間。

江海當即決定出手，因為心中的許多疑惑，時不時的從心頭湧現，可不能讓這個雷法之人死了。

就取出蛇叉，瞅准一個時機跳了出去，白蛇精似乎感覺到了身後來人，想要躲閃，但江海當即一聲長嘯，聲音中帶着捕蛇人傳承已久的那種氣勢。

白蛇精忽然感覺到一種來自靈魂的顫抖，身體的力量都有些難以銜接，呈現一種無力之感。

接着就感覺到背後一陣刺痛，劇烈的疼痛之下，嚇的她亡魂大冒。

因為這一下攻擊的是她的心臟之地，也就是蛇類所謂的七寸，危機時刻，一個翻身，避過了要害，向著遠處一個翻越，化為了一條三丈巨蛇，做蛇盤狀，吐着信子，用怨毒的眼神看着剛跳出來的江海。

但看到江海之後，眼睛一縮，就感受內心深處冒出一陣恐懼，眼中中帶着畏懼，還有一些怨恨的目光。

而江海看了一眼白蛇精的蛇盤陣，並沒有去看白蛇精的眼神，而是舉着蛇叉，一副隨時攻擊的模樣，左右的走着，觀察着白蛇精的弱點之處。

而他這個動作，正是捕蛇人叉蛇的招式。

捕蛇人抓蛇，講究的就是一擊必殺，不會出第二招，一身的精氣神全部凝聚在這一招上，威力極大。

但江海心裏明白，就是在剛才突襲之時，也沒能將白蛇精給擊殺了，最終還是被它給躲過了要害。

捕蛇就是如此，若不能一擊必殺，就只能面對蛇的反擊，剩下的就是打消耗戰，看誰能抗得過誰。

但一般能躲過第一次擊殺的蛇都不是一般的蛇，異常兇悍，若是第一擊沒有將蛇完全制服或者殺死，那接下來就有危險了，與蛇纏鬥，勝率只有三成。

而在捕蛇人的傳承之中，死於蛇口之人大多都是在第一擊沒有將蛇制服的。

江海對白蛇精，不敢有絲毫的放鬆。

但也不是沒有優勢，在剛才的一蛇叉之下，白蛇精的七寸附近受了傷，肯定會影響到七寸之地，這是他的優勢，這樣一來，勝負就是無物之分。

但江海卻沒有絲毫的畏懼，還在繼續尋找着蛇的弱點。

而這時候，在一旁得救的雷法之人開口提醒道：“道兄小心，這蛇有五百年的道行，身形極為靈活，打鬥之時速度極快，尤其是它的蛇息，能限制人的行動。”

雷法之人說完，江海心中一動，這人卻是仗義，還指出了白蛇精的特點，江海在心中計較一番，發現的確是這樣，有了這些消息，感覺勝率又大了幾分。

而白蛇精卻兇橫的看了雷法之人一眼，又警惕的看着江海。

但雷法之人也不示弱，從懷中取出一道靈符，拿在手裡，一手持劍，也做出一副攻擊的姿態。

白蛇精頓時有些緊張起來，一個忽然冒出來的仇人都讓她難以招架，更何況還有一個道法精妙之人，若是真的打鬥起來，死的肯定是它。

在江海那種如芒在背的眼神下，白蛇感覺到越發的不舒服，最終想了一個主意，張開嘴，突出一方大印，向著雷法之人噴了過去。

而這時候，江海一個飛身，攻擊也到了跟前，白蛇精轉身一個甩尾，生生的抗了一蛇叉，被蛇叉扎住尾巴，固定在原地。

江海早就在瞅着白蛇精的頭顱，蛇類一般都是頭尾相連的，接下來肯定是頭要攻擊，因此隨時做好了準備。

但接下來的事情讓他有些意想不到，白蛇一個翻身，將自己的尾巴掙斷，對着原地噴了一陣毒霧。

而剩下的半截尾巴就在原地不停的跳着，江海大喊一聲：“退。”

就與雷法之人退出了毒物的範圍。

等到毒霧散去，就見半截四五尺長的尾巴在原地不停的跳動，而不見白蛇的蹤跡。

江海有些可惜的說道：“還是讓它逃了，竟然失手了。”

# 第五百七十七章 心龍了因果

在江海最早的捕蛇人傳承之中，獵物逃跑是一件很忌諱的事情，即使他現在已經走出一條眷龍人之路出來，但如今這一切，還是在捕蛇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捕蛇人之中，若是在捕蛇過程中，被蛇逃跑了，就有很大可能的遭受意外。

因為蛇這種東西，屬於最記仇的一種，即使過上十年八年，也不會忘記仇恨，永遠的在暗中窺伺着，只要稍不注意，就會從陰影中竄出來報仇。

而在歷代的捕蛇人之中，就有許多次這樣的事情，可以說，這是從血的教訓中得到的經驗，而這個也是捕蛇人很少有不得善終的部分根源。

江海創出眷龍人這條路，這個原因也不可忽視。

所謂眷龍人，就是自己養一條龍，自己玩自己的，也不去有意的跟別人結仇，若是遇到仇人，也只是能成為龍一樣對等的勢力，這樣一來，就免去了很多結仇的麻煩，也免得有人如毒蛇一樣的盯着自己。

老虎都有打盹的時候，更何況是人。

今日與傷了白蛇的半根蛇尾，算是與這白蛇精徹底的結了仇，江海看着地上的這半截尾巴，神色有些凝重。

而一邊正在收取了雷印的雷法之人此時有些慶幸，拿着雷印，對着江海說道：“在下雷門雷九天，多謝道友救命之恩。”

江海點了點頭，說道：“適逢其會罷了，道友不必如此。”

但說話之間，去看到雷九天手中的雷印，覺得有些熟悉，怎麼跟法海修鍊出的舍利子一樣，都是與自己有緣的東西，而且面前的雷九天與他也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江海不禁有些疑惑，難道自己開始貪戀起這些外物來了？

但他確信，沒有見過雷九天或者見過這方雷印，也並非是貪戀寶物。

最終還是搖了搖頭，準備回去測算一番，看看事情該怎麼處理，因為今日的事情太過奇怪，奇怪的已經影響到了他的判斷，讓他的心神都有些動蕩不安，心中的心龍有暴走的趨勢。

就犹如當初捕蛇人的時候，若是沒有將心神合一，就不適合上山捕蛇，只能待在家裡恢復心神，等到能完全集中注意力的時候，再進山捕蛇。

已經有幾百年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今日遇到，尤為敏感，隱約的猜測出這些事情和他有很大的關係。

而他目前心神動蕩，也不適合與人交流，等到回去之後，恢復一番心情之後，再來處理。

就對雷九天說道：“我是虎頭山江海，今日還有事，就先告辭了，以後隨時歡迎道友來虎頭山，我定當掃榻相迎。”

說著對着面前的雷九天一拱手，就要離去，但在離去之前，掃了一眼還在地上掙扎的蛇尾，手一伸，將蛇尾攝入手中，駕着一陣清風，消失在原地。

而雷九天目送江海離開之後，也開始疑惑起來，因為他也看着江海的樣子有些熟悉，但不知熟悉在哪裡，好像有所關聯一樣。

不禁開始思索起來，自己與這位虎頭山江海也沒什麼來往，好像很突兀出現的一個人一樣，但在見到之後，竟然沒有一絲違和之感，這一切讓他有些想不明白。

但還是看着手中的雷印，之間印章上寫着‘諸天宣化雷神印’的字樣，滿意的點點頭。

這印可是雷門傳承之物，也屬於一件核心之物，這次失而復得，也讓他放下心來。

根據雷門典籍記載，只要此印不失，雷門就有興盛的希望。

但隨即看着原地的血跡與狼藉，也有些感慨道：“這次的因果欠大了，幾乎是保證傳承之恩，不知道該怎麼還。”

他心裏明白，今日若不是虎頭山江海的出現，雷門說不定今日就滅了。

因為此時的雷門，只剩下了他一個人。

至於其他的人，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之下，逐漸的消失了，就是最後剩下的幾人都被這白蛇精給打死了，可以說，他現在擔任着傳承雷門的重任。

而且，現在幾乎所有的希望都在他一人身上，在他進入雷門之時，就被悉心培養，當初幾個活着的雷門前輩都說他是仙人下凡，說不定能讓雷門大興，恢復當初的榮光。

而他也看過雷門的記載，當初最興盛的時候，幾乎進入了一個修行的大時代，只要是生靈，幾乎都修鍊了一兩手雷法，甚至時常都有飛升之人。

但後來因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抽取了大道法則，最終沒落下來，也隨着一些隱藏的敵人打壓，最終成了四處躲藏的一個傳承門派。

如今更是可憐，竟然連雷印都被人給偷了，還差點滅了傳承。

雷九天最終還是搖了搖頭，說道：“還是先將雷印帶回去，再還了這份因果，若是不然，就是連傳承都困難。”

對於雷法傳承，規矩比較森嚴，因為雷霆的破壞力太過強大，一不小心就會傷到自己。

所以在傳承之時，都是要修鍊心性，能達到駕馭雷霆的地步，產能繼續修鍊。

若是不然，總會有所阻礙，若心念不通達，說不定在施展雷法之時會出一個岔子，就會傷了自己。

而這個心性上的，是最簡單的，也是最艱難的。

倘若心性不過關，修鍊起來就不得其門，但若心性過關，若是修鍊，就會很容易，這也是此界雷門的一個特點。

不知道何種原因，以前所傳承的心性修鍊之術，在漫長的逃亡過程中逐漸的遺失，如今也是所剩無幾。

但大多數修鍊之法或者法術卻保存了下來。

而他如今修鍊到金丹邊緣，才發現這些心性之道才是最主要的，而那些法術功法的，只是附屬品而已。

讓他嘆息之餘，也想到了要尋回心性修鍊的典籍。

但如今了雷門早就沒有了當初的勢力，想要收集，肯定非常困難，尋了多年，也沒有多少收穫。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也得到了只言片語，就是有人傳出，典籍都被一夥神秘勢力給收走了。

當初他也是查證這件事的時候，就聽到師門傳承之物被盜的消息，所以沒有繼續下去，如今想要更進一步，必須要那些傳承的典籍輔助，否則想要凝聚金丹也難上加難。

心中打定主意，這次回去關閉山門之後，就去虎頭山看看，是否能還了因果，再去尋找當初消失的典籍的下落。

有了方向，雷九天也放鬆下來，心中逐漸的變得輕鬆起來，對眼前的戰場打掃了一番，就施展了一個雷光遁術離開了原地。

···

江海在回去之後，立即進入閉關狀態。

因為遇到了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還是牽扯到自身因果的事情，讓他心神動蕩，難以平靜。

這對於一般人來說，或許沒有什麼，但對於如今的他來說，卻是一件大事，大到比皇帝駕崩還要大的事。

當然，這對於皇帝來說，天下都沒有比他駕崩都大的事了。

當然，也不關江海的事情，而江海的心神動蕩，才是頭等大事。

心神動蕩之下，影響了他的判斷，對於一些事情的判斷上會出現一定的誤差，如今他並非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決定着數以百計的人的生活的領頭者，只要他亂了，下面肯定會跟着亂，而且，這與他自身的修為有關，容不得絲毫大意。

眷龍人的修行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心龍，也是一些修為的核心。

經過幾天的修行，終於將心龍馴服，恢復了往日的狀態，而又推演了一番，最終發現自己的因果又回到了自己身上，這就是說，法師團伙們所做的代替他的事情，等於做了無用功。

江海不禁的猜測起來，若是發現了，會有什麼反應，不禁的開始猜測起來。

推演一番，得到一個模糊的答案，最終還是準備出去看看。

等到他出關的時候，距離心龍暴動剛好半個月時間，出了洞府，就向著毒龍潭飛去。

而等到他到毒龍潭附近的時候，又發現了當日給法海送丹藥的那個法師，送完丹藥，就叮囑了幾句，就離開了。

而法海這次放聰明了，也不準備做什麼戒齋沐浴，靜坐三天，表示尊敬的方式來服用丹藥，而是準備關閉洞府，就地服用。

江海看的心中一動，想到白蛇精的事情，他與白蛇精，還有當年的牧童，都是被法師團伙安排的棋子，這份因果是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可以說，法師團伙欠了三人的因果。

以他對法師們的了解，這些人最講求的就是因果之道，就是欠了，必須要償還的。

江海分析出，欠了三人因果，而法海，有法師們培養，就是算還了因果，還成了法師，就不用考慮，而白蛇精，也因為盜取了一顆丹藥，也算是因果了結。

唯有牧童的因果沒還，但江海相信，這法師團伙肯定會有一份大禮送給牧童，來償還當初的因果。

讓他猜測到，問題就在牧童身上，但一切未知，最終還是將此記在心裏，打定主意，以後就將大部分探查的精力放在當初的牧童身上，不管是死是活，都要尋個究竟。

但這些法師們似乎忘記了一件事情。

當初他們當棋子的其中一人是江海，而不是面前這位，也就是還欠了他一份因果沒有償還的。

若不是他當初測算出一些未知的因素，也就不會消失了，而他又是計劃的關鍵之人，才使得這些法師們不得不找人來代替，代替他的命運來與其他棋子糾纏，這也就是最初見到法海之時，覺得此人竟然與自己有關的緣由。

到了這時，就看見法海有了閉關吞服丹藥的徵兆，江海心思轉動，心道，既然簽了我因果，那就用一顆丹藥償還，就和白蛇精一樣，不也被償還了因果嗎？

想到這裏，就立即行動，施展出最快的速度，飛撲過去，揮動着蛇叉對着法海的背後一個橫掃，將法海打飛出去，接着又撲上前去，叉住法海的脖子，讓他不敢動彈。

在法海的怨毒眼神之中，在法海的腰間取下一個葫蘆，搖了一下，聽出內部的東西，心中一喜，又揮舞蛇叉將法海打暈過去，迅速的離開洞府，在四處轉了五天時間，確定安全之後，才回到虎頭山。

# 第五百七十八章 書海尋真道

江海學着白蛇精取了法海的丹藥，也算是了結了自身與法師團伙們的因果。

果然，在江海將神丹拿走之後，就覺得自身少了一個未知的束縛，連身心都輕鬆了許多。

就像是將自己丟失的心找了回來，渾身舒暢，自身所修鍊的心龍在身體里自由自在的游來游去，時不時的發出一兩聲龍吟，聽到就能知道這是心情愉悅之下的歡呼。

江海覺得自身所修鍊出來的那種力量都靈動了許多，似乎隨時都要達到一種未知的變化，江海心裏清楚，這應該就是要突破的先兆。

普通修鍊分階段，有明顯的標誌，但眷龍人修鍊看不出任何標誌，分得是層次。

但這個層次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層次，只能自己判斷。

從外表看上去，外人是無法得知的，龍若是不動，就那樣一種形態，千變萬化，可大可小，根本無從辨別。

當然，也有些境界極高之人，還是能從龍的神韻形態上判斷出龍的層次，當然這種人少之又少，至少，他還沒有見過一個能看出他的心龍境界的人。

或許有，但心龍在自己身體里，永遠也不會亮出來，而且龍又最擅長變化，只要稍作偽裝，即使修為再高的人也無法辨別。

並不是說江海的法術有多精妙，境界有多高，而是心龍自心中養育，源自於一個人的內心。

在心性這一方面，就是大羅金仙也無法完全捉摸出一個人的內心所想，所以對於心龍這種未知的生物，就無從得知了。

此時的江海，也感慨到法師們的因果之道也不是沒有道理，自己奪取了一枚神丹，解決了與法師之間的因果，就是牽絆都少了許多。

就如當初阿爹告訴他的那樣，人本來是能夠飛天遁地的，只不過被人告知要腳踏實地的行走在大地之上，所以也就認為自己只能生活在陸地上，最終也就失去了飛天遁地的能力。

而之所以這樣，與人身上的因果也不無關係，只要解決一個因果，就少了一層束縛，若是完全解決，也就能做到飛天遁地了。

江海此時才想起法師們嘴裏常說的一句話，‘凡人畏果，菩薩畏因’，他們的意思可能是說凡人只能看到結果，不知道核心，但修鍊之人卻要小心因果之事，哪怕一件小事，都不能有絲毫大意。

也就是說，即使是身為菩薩境界之人，若是自身的因果多了，也會被拽入陸地上飛不起來，更何況普通的修行之人。

江海心中一動，覺得這句話說得沒錯，或許自己進步緩慢，就是因為自身還有一些未了結的因果，也讓他對因果之道產生了一些興趣。

也讓他想要知道因果為何物，竟然如此強悍，竟然能將一個人束縛在一個地方難以動彈，只能順從於命運的安排，甚至能將人帶入一種死地。

而這種地方，就犹如法師們常說的地獄一樣，有十八般苦難，永遠不得解脫。

在江海看來，地獄並非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就如他的心龍一樣，就在自己的心裏。

而這個地獄隨處可見，來去就在人的一念之間，想到這裏，心中驚起一身冷汗。

也有些慶幸，若不是他當初用蓍草之法，再以捕蛇人傳承為核心創出眷龍人之道，修鍊出心龍，讓自己有千變萬化，翱翔九天的可能性，說不定還會被因果束縛，而自己卻不知道。

有了心龍之後，也能夠察覺到束縛自己的原因是什麼，從而就能尋找解決的辦法。

而這個因果也有些恐怖，竟然能將一個人生生的拖入地獄之中，就連菩薩這等大修為之人都要畏懼。

江海打定主意，一定要將這個因果之道弄清楚，看出個所以然來，也要找出有什麼能力，竟然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虎頭山的藏書之地，一個高大的門洞，上書書海二字，進入其中，有一條長長的走廊，目測之下有百丈之長，兩側有四五個通道橫在其中，而道路兩旁，都是一些巨大的山洞，山洞中擺滿了書架，而所有的書籍，都整齊的排列其上。

不止有書籍，還有竹簡，玉簡，羊皮書，各式各樣的獸皮，大大小小石板。

甚至還有有的地方還存放着成套的編鐘，骨頭，龜甲等物，零零散散的存放着，上面刻畫著神秘的符號，似乎是某種未知的文字。

而這個地方，正是江海收集藏書的地方，天下間大部分的書籍，都被他收藏在了此處，就是皇宮中的書籍，也讓人抄錄了一份送了過來，就是皇宮之中的藏書，也只能佔據虎頭山藏書之地的五分之一，甚至還要少。

也正是因為如此，江海才從浩瀚的書海中，提煉出了自己能用得上的知識，最終創出眷龍人的道路出來。

也可以說，正是因為如此之多的書籍，才讓他從一個山林中的捕蛇人，經過吸收養料，最終進化成了一個眷龍人，而這個地方，早已被他當成了汲取養料的地方。

江海在書海中轉了一圈，將最近新收集上來的書籍都翻了一遍，就是這樣，也花了他三天的時間。

而接下來，走到了法師書籍的山洞中，一頭扎進洞中，去尋找自己想要的答案。

即使法師的書籍，比較核心的也有上千本之多，加上一些人所做的感悟，心得，甚至傳記書籍，加起來不下萬冊，江海對這些書一本也沒有放過，只要是書籍都有其中的內涵存在，江海要做的，就是從每一本書籍中提取出其中的核心出來，然後與自己融合，成為自己的心龍的養料。

就這樣，江海鑽進書海之中的時候，不知道外面的時間，也忘卻了一切，但時間並不會因此而產生任何停頓，時間的能量，依舊循着一定的規律在奔流不止。

中途也出去過兩次，一次是對虎頭山眷龍人一脈做出了一些布置，第二件事就是雷九天的到來。

當雷九天說明來意之後，江海想也沒想就答應了下來，不是因為白給的，而是他探查到了自身的因果，與雷九天的確有關係，甚至有極大的關係。

因為他研究因果之道，也逐漸的明白了因果的產生是什麼原因，或者因果的根源是在哪裡。

對於與雷九天熟悉的這種感覺，也有些猜測，或許與自己的今生沒有關係，但在自己出生以前，說不定就有關係了。

就如他天生對心性之道很有天賦一樣，若不然，也不會在目不識丁的時候，自創出一種拿着幾根蓍草然後推演自身的方式了。

對於這種現象，在看這些經書的時候，也明白了，最終將此歸結為宿慧，是在自己靈魂深處的東西，即使投胎轉世，再世為人，也會有宿慧的慣性存在，而促使他做一些反常的舉動。

事有反常必為妖，而這個妖，就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因為不知道，所以稱之為妖。

而對於雷九天，雖然不知道與自己的因果究竟在哪裡，但江海可以確定，絕對與自己有很大的關係，而且那種天生好感的感覺，就知道自己的宿慧與雷九天的關係還不錯，甚至有許多牽絆。

而雷九天雖然也感覺到了，但卻心憂心性修鍊之法的去向，所以迫不及待的鑽進書海之中，向著江海指點的收藏心性修鍊之法的方向，一頭扎了進去。

當雷九天看到上萬冊的心性修鍊典籍之後，不敢相信的確定的一番，翻看之後，才確信了這就是自己要找的東西，尤其是當初雷門遺失的那些心性修鍊典籍在這裏都能找到，讓雷九天有一種大哭一場的衝動。

但最終還是忍住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還肩負着雷門的傳承重任，鑽進了書海之中，去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

當初雷九天尋回法印之後，就將法印帶回傳承之地，因為傳承中缺失了核心的心性修鍊之法，若沒有這個，傳承就失去了靈魂，他又去了人間尋找當初發現的線索。

當初發現有一伙人在收集各種書籍，而他所得知的一本心性修鍊之法，正是被這伙人收走了，而當時藏有書籍的這人，也因為一本書，換取了一座巨大的莊園，與幾十畝田地，過上了富翁的生活。

而且那個富翁然他放棄尋找的希望，告訴他，這本書他買不起。

當時讓雷九天有一種絕望，但最終還是心中的渴望佔據了上風，在花費了幾十年的追查之下，最終才得知所有的書都送到了虎頭山。

而他記得，當初救他的人，就是出自這虎頭山，最終帶着一副忐忑的心情，找到了江海，沒想到事情出乎意料的順利，江海想也沒想的就讓他來觀看這些書籍。

讓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古怪，若是當初知道江海有如此之多的藏書，也就不會花費幾十年的時間在外尋找了，有些惋惜的同時，但也沒有多想，最終還是達成了他的目的。

等到雷九天最後將心性的書籍全部看完之後，又抄錄了數千本的書籍，準備帶回去。

而就在他要辭別江海的時候，江海卻從自己的收藏之中翻出一本兩本書籍，遞給了雷九天。

而雷九天拿到之後，看見書名之後，心中忍不住一陣驚訝。

這其中一本，正是傳說中的核心傳承典籍，名為《普傳法門》，也是雷門修鍊的總綱，也是他尋找了無數次未果的一本典籍。

即使沒找的，雷九天也通過上萬本書籍的融合，最終將核心的東西提煉了出來，成了一本自己編撰的《雷門樞機》。

而另一本，是一本名為《心龍法門》，讓他有些奇怪，也有些疑惑。

# 第五百七十九章 令牌與心合

就在他猜想之際，江海解釋道：“這本普傳法門，若是沒有意外，就是你雷門的總綱之書，其中我也觀看過，有些地方也做了註釋，其中有一些自己的見解，都在最後面，原本打算當做收藏之用的，既然屬於你雷門的東西，就送給你吧，若是覺得有用，你也可以看看，若是覺得沒用，就將後面的撕了就行。”

而雷九天翻開普傳法門之後，果然在最後的小半本分，發現了江海所寫的見解與認識，只讀了幾句，就讓他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幾乎是字字珠璣。

其中對心性的了解，甚至遠超他這個傳說中擅長心性之道的雷門弟子。

有些不確信的看了江海一眼，若不是沒有感受到江海身上有雷霆之氣，都要以為江海就是雷門之人了。

而接着，江海就對着另一本術《心龍法門》說道：“這是我自己的心龍法門，雖然是我創出的，但不知為何，總感覺到我這些東西，與你們雷門修鍊之法是一脈相承，你拿去看看，或許對你有用。”

雷九天見到心龍二字，憑藉著修鍊之人對於事物的感應，隱約的知道這本書與自己有很大的作用，能讓自己的修為有所長進，但卻從來沒聽說過心龍為何物。

但轉念一考慮，這是江海所做的，是他的東西，並非是雷門之物，還是克制了心中的念想，當即拒絕道。

“這怎麼可以？這可是你的修鍊之法，九天本就受了你的恩惠，怎麼還能要你的修鍊法門，此時萬萬不可。”

雷九天急忙拒絕道，對於傳承，許多人無不是藏着掖着，深怕泄露出去，還沒有人能將自己的修鍊之法送人的，在雷九天看來，這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而接着就聽江海說道：“《普傳法門》之中，我也是受益匪淺，也算是沾了你雷門的光，若不然，我也不可能如此之快的將心龍完善，所以說，也算我與你們雷門有緣，這本書，就作為回贈之物。”

雷九天也明白這是如此，但他心裏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尋回雷門傳承，也是得了江海的恩惠，算起來，還是欠他的。

但對於雷門的責任，並沒有放鬆下來，一直銘記在心。

如今已經欠了許多，也不差這一次，也看見江海那種帶有真誠的眼神，最終還是嘆息一聲，說道：“那我就卻之不恭了，以後若是道兄有是想招，只要讓人攜帶信物，招呼一聲即可。”

說著，從懷中取出一物，放到了江海的面前。

雷九天也不再停留，要回去整理雷門典籍，江海也沒有攔着，對於內心有自己想法，有自己堅持的人，也會尊重其想法。

直到雷九天用納芥子之法，將書冊全部裝好，出了洞口，步行至山下，駕着一道雷光消失在天際，江海又回到書海之中，準備繼續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

此時的他，對於因果之道已經有了一個大體的認識，想要更進一步，還需要更多的典籍，忽然發現，因果之道能從書中找到的已經很少了，剩下的就是自己領悟了。

想要離開書海，但忽然想到雷九天留給自己的那一方令牌，雷九天拿出來的時候，就讓他感覺到一陣莫名的熟悉，好像與自己有很大的關聯。

當時因為雷九天在場，也沒來得及觀看，現在所有的事情，暫時告一段落，也沒有俗世纏身，就拿出令牌觀看起來。

令牌不知為何物所造，一面是五雷號令，形成的一道雷符，其中暗含着神秘的大道在其中，而另一面，卻是一個讓他熟悉又陌生的名號。

“諸天宣化雷神。”

而後面有一個神秘的諱字，其中一個他認識，就是他的江字，至於其餘兩個，都是動一種獨特的雷篆書寫，依稀的辨認出漢珍兩個字，是一個陌生的人名。

這個名號已經有好幾次出現在了他的面前，每一次出現，都會感覺到一種特別熟悉的感覺，好像隱約的與自己身體產生共鳴一般。

而這次見到江漢珍三個字的時候，讓他更加的感覺不可思議，甚至有一種要重合的感覺，好像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自己一樣。

但要去尋找，卻無從得知，心中越發的疑惑起來。

自己出生在山林之中，父母都是真實的人，也非虛幻，自己從出生到現在，一路走來從沒有發現什麼不正常的事情。

若要說不正常，就是他喜歡鑽研，尤其是對於心性之道，經過五六百年的潛心修鍊，已經超過了這位名為宣化雷霆的雷門祖師。

當然，他並不認為自己比這位雷門祖師厲害，而是他出生在雷門祖師之後，所完善的心性之道，也是在這位雷門祖師的基礎上完成的，所以比雷九天認為是核心典籍的《普傳法門》要完善許多，甚至還能挑出幾個不合理的地方出來。

而這位雷門祖師的許多見解，與許多方向，與他的想法有很多的不謀而合，若不是看了法師之道的修行，還差點以為所有修行者的路都是一條路。

但還是有些懷疑，大道之下是否殊途同歸，最終倒要到達一個終點。

又或者自己與這位雷門祖師真的有關係，甚至他是這位宣化雷神的轉世之身。

但還是覺得奇怪，若是轉世之身，按照他此時心龍的境界，早就該覺醒宿世的記憶了，為何連一點也想不起來。

帶着這些疑惑，也促使他繼續去翻看一下當初雷門的一些典籍，從正面的側面的，去尋找一些心性有關的事情，說不定還能解決自己的疑惑。

最終還是決定尋找一番，江海又一頭扎進了書海之中，這次不是完善道理，而是尋找線索，耗費了三十年時間，將所有的有關雷門的書籍都翻了一遍，只能大致的推算出一個人物原型。

就是這位雷門祖師當初所做的事情，也從其中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但到了之前到底做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卻沒有任何的線索，從多次的尋找之下，都在某一個時間點上中斷了一樣。

就好像以前的事情，被人生生的掐斷了一般，連一絲一毫的信息都沒有留下。

到了這時，江海又經過一番推算，最終將目標鎖定在了法師和黎山老母身上。

這兩方勢力都是從久遠的時代過來的，他們肯定會有這方面的記載，說不定能從這兩個勢力能找到答案。

這兩個勢力是他最不願意接觸的勢力，對於任何團伙勢力，江海都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尤其是這種比較神秘的勢力。

最終嘆息一聲，覺得還是免不了一番接觸，最終拿出蓍草測算了許久，也明白了自己的心龍已經到了一定的瓶頸，已經積攢夠了實力，現在要做的就是出去繼續尋找機會，再若待下去，就有些不合適了。

測算出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就是驪山，當即又開始搜尋關於黎山老母的一下消息。

找遍了整個書海，終於將黎山老母了解了個全面。

黎山老母為人族之母，造化化生，掌管生命，是這方世界最早的信仰，而且，讓他大為驚奇的是，黎山老母竟然是‘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中貴生的提出者，最為崇尚生命，甚至可以說是仙道始祖，讓他有些大為驚嘆。

但在觀察之中，這位黎山老母的本事並非是書中所記載的，好像是一個刪減版本，但他還是相信無風不起浪，既然有這樣的記載，那就有這樣的事情。

就像以前諸多的典籍，剛開始觀看的時候，就覺得不切實際，甚至以為是虛構的，但在後來隨着修為的提升，也發現了其中說的並沒有誇大，而是真是的東西。

這就讓他有了跟大的疑惑，甚至覺得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刪減版的世界。

最終還是決定先不去想這些，先與驪山接觸一番，繼續的養育自己的心龍，若是真能將心龍養育成一條真龍，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並不需要自己去探尋。

這也就是當初那位名為諸天宣化雷神所說的那樣，“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修鍊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修鍊自己。”

當初他還不理解這句話，隨着修為的增長，也明白了這句話的含義，就此，他也感覺雷門的那位祖師說的這句話是對的。

甚至，他有是有也在懷疑，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遵循着某種規律一般，而這個規律，正是這位雷門祖師說的這句話。

決定之後，就出了書海山洞，一看時間，已經距離當初進入山洞過去了將近三百年，如今他步入修行之道已經有了將近九百年的時間，距離修鍊之人的千年大關也只剩下了一百年的時間。

千年大關，在於修鍊界，有着無數的傳說，似乎成了一個能否長生不死的標誌。

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千年度過一個關口，若是度過去，以後不一定能長生不死，但若度不過去，肯定會身死道消。

而江海也隱隱的有一種預感，千年大關，他也就到了心龍境界飛龍在天的階段，想要飛天，肯定會遭受很多的阻礙，就是一個大關。

當然，若是不想飛天，只要憑藉著自己心龍變化無窮的本事，當個縮頭烏龜躲起來，自然不會有什麼災害。

但若想要更進一步，就必須要去闖過飛天之時的阻礙，對於此，江海還是信心滿滿，沒有絲毫的畏懼。

接着就安排了一下虎頭山的事情，帶着蛇叉，向著驪山的方向而去。

# 第五百八十章 驪山的景象

歲月變遷，王朝更迭，許多家族到興旺，走向衰落，反反覆復，在大道之下的一切事物，都演繹着自己的興衰。

但對於一個事物，卻永遠的存在着，存在了多久，年代不可考證，但依舊在這個世界中屹立不倒。

而這個勢力，就是黎山老母一脈，好像從沒有變過，不管外界如何，都影響不到他們，還是一如既往的存在着，繼續演繹着自己的大道。

江海對於黎山老母的事情仔細查證了一番，最終發現，黎山出現過許多次大的劫難，即使最後被打的不敢抬頭，最終還是抗了過來。

當初的對手，早已不知所蹤，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而黎山一脈，依舊存在。

而這個，也是江海最感興趣的事情，為何有一個勢力能夠永遠的存在下去，似乎有一種天荒地老的架勢，這種長治久安之法，也讓他有了學習一番的興趣。

雖然他的眷龍人以成就真龍為最終目的，但對於長生久視也極為重視，長生，就意味着有無限的可能，如驪山一樣，永遠的屹立不倒。

在長生久視與自己原本想要尋找雷門線索的事情上選擇，江海毫無疑問的會選擇前者。

因為雷門祖師宣化雷神當初說過，心放在自己身上，命運就是自己掌控，心放在別人身上，別人死了，你就會被拖着陪葬。

雖然說的有些自私，但江海覺得這話是對的，而且，他的心龍修鍊之法也是這麼做的。

驪山之下，一片和平景象，百姓安居樂業，地界安詳寧靜，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一種幸福感，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發自內心的幸福。

一幕幕的演繹在江海的眼中，讓江海感覺的為之驚嘆的時候，也覺得自己身上有些東西與這個地方格格不入，似乎，還缺點什麼。

“大修行者的道場果然非比尋常。”

最終江海感慨一聲，因為他實在想不明白這個地方為何會如此寧靜繁華，是內心的繁華，虎頭山好是好，但與這裏相比，還差了不止一個層次那麼簡單。

相比之下，這裏就是天堂，而虎頭山就是人間，凡間王朝管轄的地方，就是地獄。

在他正在思考之際，忽然聽到身邊有人說道：“那當然，這可是黎山老母元君的道場，怎麼可能一般。”

江海轉過身去，才發現是一個路過的老農，扛着一把鋤頭在路上行走着，江海發現，這老者年齡已經有了七十多歲，讓他心中一驚。

七十歲在這個時代可不容易，凡間之人大多隻能活到四五十歲，六十歲以上的都很少見。

而他眼神一掃，街上隨便就能找出十幾個七八十歲的人出來。

這個時代能活到這個地步，也算是獨有的一份了，就是虎頭山都沒有如此之多的老者，壽命似乎在六十歲左右就變的蒼老無比，即使七十歲，也不可能如此地的老者們一樣，還能下地幹活。

看着江海發愣，老者就說道：“是不是看見這個地方很驚訝？”

江海點了點頭，老者就有些自豪的笑着說道：“每一個來這裏的人都是如此，看見這種繁榮，都有些難以置信，其實這一切都是黎山老母元君的功勞，她在任何地方，都會將自己的氣場散發出去，只要籠罩在這種氣場中，就會有如此效果。”

“氣場。”

江海仔細品味着這個詞，覺得這個詞陌生又熟悉，似乎這就是造成了驪山這一副繁榮景象的原因所在，總覺得會是很深奧的一件事，將此時記在心裏，準備研究一下。

老者似乎很熱情，見江海認真的聽着他的說話，就接着說道：“你這次來對了，再過幾天是黎山老母講道的日子，你有興趣可以去聽聽，肯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江海心中一動，這不是瞌睡來了枕頭嗎，若是能聽一次講道，說不定還能解除許多疑惑呢。

雖然他以前對各種的勢力都抱有敬而遠之的心態，但那時以前，不是現在。

現在心龍已經到了一定的境界，必須要走出去，若能有一次聽道的機會，那簡直是送福利。

就對老者疏導：“多謝老丈，我會去聽的。”

老者笑了一下，擺了擺手，說道：“不用客氣，即使我不說待會你也會知道。”

說著就一拍腦門，說道：“糟了，我答應小孫兒給他抓的螞蚱忘了，我得趕緊去抓一隻，不然我那婆娘非得收拾我不可。”

說完，就迫不及待的往田間地頭跑去，腿腳靈活的讓江海看的目瞪口呆。

就是這身體素質，比自己虎頭山四五十歲的壯年之人都要好，更不要說人間王朝的那些人了。

那些人不知道怎麼回事，即使吃穿與虎頭山一樣，在四五十歲的時候，都會變的極為滄桑，身體佝僂，走路都顫顫巍巍。

似乎，歲月都偏向於他們，特意照顧了一番，將歲月的痕迹，偏偏留在了他們身上。

等到老農離開，江海走入了市集之中，果然，聽到許多人談論驪山講道的事情，就在三天之後，而且從言辭之中聽到了講道的一些規矩。

黎山老母每次講道，都會在山頂雲台之上，聲音能覆蓋整個驪山，只要任意的坐在一個地方，都能夠聽到講道之聲。

江海心中打定主意，一定不能錯過這次盛會，也暗中查證了一番，只要到山上就能聽到，隨便坐就可以，沒有什麼規矩。

但好的座位已經有人佔了，驪山講道，三日前開山門，可以進入山中，而時間就在今日。

當即準備現在就去佔據一個坐位，直接等到三天之後講道就成。

而就在這時，忽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聲音，一聲的白衣，婀娜多姿的在路上晃蕩着，引的路人一陣側目，似乎被此人所迷惑，引的一路一陣動蕩。

“白蛇精。”江海心中一聲驚呼，不住的嘀咕道：“她為何跑到這裏來了？難道也是要來聽道的？”

但轉念一想，自己能來，為何這位不能來，但為了避免麻煩，還是跟上去看了一段時間，發現白蛇上了驪山，似乎是要去佔座位。

江海猶豫了一下，要不要去佔個座位，但白蛇精也在上面，最終決定還是在山下待着，等到黎山老母講道的時候，再去就行，也不想與之進行衝突，當然，也就會放棄一個好的座位。

當然，這不是他怕了白蛇精，而是不願意太過高調，自身的心龍到現在都沒有泄露過一絲氣息，這是他的優勢。

不管在哪裡，低調總沒有壞處。

而且，這裡是黎山老母的道場，是人家的家裡，自己一個外人，若是跑到人家家裡跟別人打架，總有些說不過去。

在驪山與人爭鬥，黎山老母肯定會知道的，就是他自己的虎頭山，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被他感知到，更何況是一個大神通的道場。

他不想與人爭鬥，但他不敢白蛇會不會，看到在山下放蕩的樣子，一看就就是心性動蕩之相，性情多變，見到他難保不會動手。

即使不動手，江海也不會將希望寄托在別人心性穩定的情況下，江海從來動不會認為能掌控別人，他能掌控的，只有自己。

與白蛇有斷尾之仇，按照他對蛇類的了解，白蛇肯定不會忘記。

若是真的發生衝突，被趕出去他也沒話說，總不能舔着臉繼續待在驪山聽道吧。

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江海就在山下的小鎮上找了一個單獨小院，地理位置僻靜，環境還算不錯，就住了進去，在小院里琢磨着氣場之道，等待着三天後講道的開始。

而山上，白蛇精卻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一路上引的一陣騷亂，而且故意的去讓一些人為她而打架，鬧得不亦樂乎，她是玩開心了，但山上佔座位的人卻不得安寧，弄得一陣雞飛狗跳。

驪山大殿之中，黎山老母一動不動的坐在雲台之上打坐修鍊，似乎對這一切都毫無察覺，似乎外面的動靜與他沒有絲毫影響。

但坐下的一個小童卻被這種不和諧的氣場所驚擾，從入定中醒了過來，神識掃了一眼山下，暗自皺眉道：“怎能如此不失禮數，竟然在道場放肆。”

說著就起身對着黎山老母一禮，說道：“主人，我去將外面鬧事的趕下山吧。”

萬年不動的黎山老母也慢慢的睜開眼睛，掃了一眼，心頭一陣明悟。

似乎有些疑惑，又似乎在想着什麼，最終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將她帶到這裏來。”

童子兩眼放光，說道：“是主人，我這就去將她帶來接受您的懲罰。”

就見黎山老母笑了一聲，說道：“非是懲罰，而是讓她在這裏打坐修行，培養心性。”

童子頓時愣住了，有些不可思議的看着黎山老母說道：“為何，此人破壞道場寧靜，主人為何對她如此之好？”

黎山老母慢慢的解釋道：“非是對她好，而是這樣才是最好的辦法。”

童子有些不服，就問道：“這是為何？”

就見黎山老母說道：“此人乃是將近千年的蛇妖，你們出去也收拾不了她，若是強行動手，說不定還讓她對我黎山一脈產生怨恨，與其如此，不如將之帶到身邊教導一番，讓她心性沉澱下來，若是她能夠安心修行，也算是我黎山一脈之人，若是她心性頑固，不堪教導，以後自然會離開，如此，也不會對我黎山一脈產生怨恨。”

童子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但還是將事情記了下來，等到以後再去參悟。

最終還是對着黎山老母一禮，說道：“是，主人，我這就去將她帶上山來。”

# 第五百八十一章 忽然的殺劫

果然，白蛇在被童子邀請之時，一副倨傲的姿態，但童子得到了黎山老母的交代，並沒有生氣，而是將白蛇邀請到了元君殿中。

白蛇得到了尊敬，自然十分得意，跟着童子到了元君殿，趾高氣昂的與黎山老母元君說著自己的打算，但元君並沒有生氣，而是對白蛇悉心教導，讓其待在元君殿中，等待三天後的開講，而這三天時間，也給白蛇講解了一些修鍊之道。

讓白蛇的許多疑惑明了心頭的同時，也大為感動。

想她一介妖修之輩，走到哪裡都會出現人人喊打的局面，很不受人的歡迎，所以才讓她性格變得越來越乖張，被黎山老母元君如此對待，心中越發的感動。

當即表示道，‘還沒有人對她如此好過。’

但黎山老母只是淡淡的一笑，說出看眾生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樣，對白蛇精也只是用教導自己孩子的方式來教導。

白蛇精當即穩定了許多，也不再鬧騰，最終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黎山老母為白蛇精取名為白素貞，接着又是一番感謝，白蛇精對黎山一脈有了一定的歸屬感。

接着就到了講道的時候，江海也混在人群中，找了個偏遠的地方，跟眾人一起聽道。

黎山老母這等大修行者講道，自然是不同凡響，也聽到了他這幾日所研究的氣場之道，也是這裏之所以能夠讓人七八十歲還活奔亂跳的原因，就是因為道場中的氣場作用。

讓江海有所感悟的同時，也感覺到自己以後的路子會更廣了，也讓江海決定在驪山混跡一段時間，感受一些此地的道場氣息。

講了三天的時間才結束，但在最後，黎山老母卻從坐下拉出一個人來，說這是他新收的記名弟子，以後就在驪山修鍊云云。

而這個弟子的出現，讓江海又覺得驪山也不能久留了，而這名記名弟子，正是與他有仇的白蛇精，等到結束之後，江海在山下的城鎮逛了一圈，就離開了驪山地界，漫無目的的在四處走着。

一甲子之後，才回到虎頭山，開始閉關修鍊，因為他感覺到了自己的千年大劫就要來臨，而且這事情還牽扯很多的東西，似乎還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存在其中。

而他回山的時候，也聽到驪山那邊的消息，說白蛇心性還是不穩，有些難以忍受山上的清苦生活，最終在黎山老母賜下了雄黃寶劍，就離開了驪山，不知去了何處。

也是因為這件事的原因，他忽然間發現以往很清晰的天機變得有些混亂，很多事情都難以查明。

讓他感覺到了一陣風雨欲來的一股氣勢，還感覺到一陣陣的危險，不知道危險從何而來，但最終還是決定爭取在劫難來領之前，繼續提升一番修為，也好面臨自身的千年大劫。

在回到山上之後，越發的感覺到一陣陣的殺機，似乎隨時都會面臨着危險一樣。

讓他有些心悸的同時，也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並非是修行人之中的千年大劫。

在虎頭山安排了一番，下令讓整個虎頭山一脈全部處於隱藏之中，而他自然是抓緊時間來修鍊一番，也好面對接下來的劫難。

天機的變化，不止是他感覺到了，就是此界存在的兩個大修行者，西方教大士與黎山老母都感覺到了。

兩人也察覺到了不正常，大士已經難以穩定心神，即使躲在洞府之中，也被外界的殺機所影響，最終無奈，將此事通過天界文書的方式，通過天庭，去轉達西方教。

而黎山老母元君，也感覺到了不正常，此界即使發生滅世大劫，也不能影響到他，但詭異的是連他也感覺到了危機。

就像當初經歷過洪荒巫妖之戰的那場殺機，當初的修士不知道死傷了多少，即使大羅金仙也難以保證自己能存活下去，即使他當初的本尊媧皇也有好幾次差點身死道消，最終還是決定將此事傳回本尊之處。

而此時的天庭，已經處在一陣混亂之中，玉帝也按照西遊猴子鬧天宮的劇情安排，躲在了桌子下面。

但在一個傳信官將一份發往西方教的信函遞給玉帝的時候，玉帝剛開始還以為是傳信官拆開了信函，就要發怒，在天庭之中，私拆信件可是重罪。

卻被告知是猴子打翻了太上老君的丹爐，將許多書信都燒毀了，這一份還是他們搶救出來的。

他們看到一些不正常內容的時候，覺得這件事不簡單，有大劫必有大機遇，信中說的問題很嚴重，而且要增加人手的事情，非同小可。

而玉帝正在思索之間，卻又有一人上前來報，說媧皇宮內有異象，有人已經去了小世界，而世界的你方向，正是白蛇世界。

兩件事一結合，玉帝當即斷定，這件事決定不正常，而且從信件上的內容，也看出了事情的大概，面色變得十分難看，似乎有一種暴怒的徵兆。

而此時，李天王上前彙報道：“玉帝，猴子太厲害了，我們只有請西天如來佛祖才能將之降服，讓三界倖免於難。”

玉帝當即忍不住暴怒了，一把將桌子掀飛，桌子帶着巨大的力道，向猴子飛了過去。

而猴子正在與天兵打的高興，卻不想被一張桌子打了過來，本想轉身打碎桌子，但棍子打到桌子上才發現，事情遠遠沒他想想的那麼簡單。

桌子上傳來巨大的力道，一個瞬息就將他引以為傲的不滅金身打的再也維持不住，不但如此，五臟六腑都迎來了很大的重擊，被力道的打擊下，全部崩碎，就連靈台也遭受了一種毀滅性意識的打擊，一口血噴出之後，被桌子的力道打的飛了出去，飛出了南天門，瞬間消失在天邊，不知道去了哪裡。

忽然出現的這一情況，讓天庭的眾人傻了眼。

不是都說了要成全一個威名嗎？怎麼發生了讓他措手不及的變故。

而一些西方親善派當即坐不住了，最終還是李天王當仁不讓，站出來說道：“玉帝，西遊之事勢在必行，如今已經到了這個時刻，玉帝您為何要忽然出手，將這一切都破壞了，我們又如何向西天交代。”

玉帝頓時雙眼閃過一絲殺氣，說道：“看來李天王心屬西方，既然如此，那就去西方吧。”

接着說道：“來人，將李天王送上西天。”

“什麼？”

這一決定，讓許多人都覺得有些措手不及，轉變的也太快了，剛開始的還與西方教聯合，下一刻說翻臉就翻臉，但見到玉帝鐵青的臉色，也不敢多問。

但也有對西方仇視之人，幾個人趁着李天王還沒反應過來，上前就將提天王按住，下了官帽，卸了大印。

在幾人的簇擁下，將李天王拉了出去，其中就屬捲簾大將最為积極，將李天王拖到了金瓜台上，一個金瓜護法上前，對着李天王的腦袋上就是一金瓜。

砰的一聲，李天王就魂飛魄散的倒在了地上，一命歸西。

而這一切發生的太快了，許多人都沒有反應過來，而這時候，作為兒子的哪吒想要求情，但見到李天王被打死，不但沒有傷心，還產生一股舒暢之感。

玉帝的暴怒之下，許多親善西方之人都選擇不說話，待立在原地。

而有人這次開始猜想，是什麼事讓玉帝如此憤怒，連往日的威嚴也不顧了。

但玉帝閉着眼睛坐在龍椅上，一句話了不說，面色不停的變化着，時而懊悔，時而痛苦。

但他對這一切無言以對，沒想到仙道竟然成了這樣一種局面。

以前還樂觀的想着，即使讓西方教進入天庭，也不會有什麼危險，還能給仙道之人找個對手，他在玉帝尊位上，平衡兩方就行。

而他最大的底蘊，並不在天庭之上，而是在諸天萬界之中，當初江漢珍收攏過來的那無數的小世界，才是他最大的底蘊。

那些世界被收服之後，他很明顯的感覺到自己對天地的掌控大了很多，似乎有了真正至尊的架勢，就連天地，也向著永恆世界進化。

但在江漢珍被送入絕地之後，這種情況就緩慢了很多。

到了後來，不但沒有增長，還退步了一些，就連已經到了永恆世界邊緣的主世界都開始退化。

剛開始他還以為是仙道之人搞的鬼，來從中禍害，沒了江漢珍，就要另找一位來抵抗仙道之人，而保存完好的西方教就成了首選。

所以開始與西方教接觸，準備再來一次西遊，而且隨着世界的退化，讓他變得有些迫不及待，就連失去了五道六橋，都沒有讓他放棄自己的認識，就以為是仙道之禍。

但看到白蛇世界中的一份信的時候，才讓他忽然大悟，一切的天機皆以明朗。

也發覺是有人遮掩了天機，而遮掩天機的人還是他不認識的，甚至有更神秘的存在。

但是所有的諸天萬界，天機都一片混亂，讓他都感覺到了危險。

但還是從中算出了一些蛛絲馬跡，自己的底蘊，並非是仙道造成的，而是另有其人，當然，西方教也在此當了幫凶，最終將他所有的一切底蘊，都化為了虛無。

天地出問題，並不是在仙道身上，而是在他自己身上，並不是仙道是禍害天地之人，而是那個遮掩天機之人。

推演到這裏，玉帝感覺到一陣大禍臨頭之感，似乎在下一刻，自己就要面臨着滅頂之災一樣，當即中斷了推演，一臉頹廢的坐在龍椅之上。

有氣無力的對着下面的群仙擺了擺手，說道：“都退下吧，讓我靜一靜。”

# 第五百八十二章 仙道議對策

群臣退下之後，玉帝瞬間就癱軟在龍椅之上。

這突如其來的事，給他一種很大的打擊，因為心神都沒有在第一時間反應過來，變得動蕩不安，也從自身感覺到了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隨時都會有災禍降臨一般。

原本的對自己的事有十足的把握，也按照自己的意願所行事，看到就是仙道在從中作亂，所以需要另外一個新勢力與之平衡。

但最終卻發現，自己能探知的大部分天機都被人給遮掩了，蒙蔽了自身的感知，使的他的認識最終出現了缺陷。

如今因為一份信，一切的天機都顯露在了外面，仔細推演了一番，讓他覺得有些悲哀，如今的他就與那些被蒙蔽了的皇帝一樣，成了聾子瞎子，能看見的就是眼前的事情，視線之外的根本看不清楚，也無從得知。

原本在仙道之中，不應該存在這種事情，仙道之人探查天機，明悟大道，可洞察三界內外，不應該會出現不知道的事情。

但如今才發現，並非沒有辦法被蒙蔽，而且這種方法做的隱晦無比，即使去探查天機，都不一定發現得了。

但心裏也明白，自己發現了一個不得了的秘密，這個秘密若是泄露，他肯定有身死之禍。

就在玉帝正在思索之際，凌霄寶殿之上，憑空出現一道身影，而這個身影一出現，就讓玉帝眼睛一縮，面露驚恐之色。

外形就是一個七八十歲的老者，看起來慈眉善目，玉帝對此人已經是熟悉無比了，當即想要開口，但面前這位老者卻拿出一個圓盤碟狀之物，扔向了玉帝的頭頂。

玉帝當即拿出一方大印，向上打去，但碟的力量實在太大，幾個呼吸之間就將他的力量所化解，就連身體都隨着玉碟的旋轉所散發出的光芒，逐漸的消散。

玉帝想要開口，已經不能了，到了危機關頭，取出自身寶物崑崙鏡，對着虛空一照，消失在原地。

老者看着消失的玉帝，暗自皺眉，掐指一算，就變的更加疑惑。

接着面色逐漸的扭曲起來，就像是九幽地獄出來的惡鬼，猙獰可怖，陰惻惻的笑道：“逃了又如何，還是阻擋不了貧道的收割。”

接着在一連串讓人頭皮發麻的笑聲之下，消失在原地。

凌霄寶殿發生的事情，還不到一個呼吸，好似時間都被卡頓了一樣，時間都被停頓了，但隨着事情結束，時間又恢復了正常，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但隨着事情結束，欽天監之人忽然察覺到帝星晦暗，甚至有熄滅的危險，就知道出事了，當即將此事彙報三清四御，五方五老等人的化身，在整個天庭都沒有找到玉帝的蹤跡，讓他么有一種不好的感覺。

最終查到了西方教的信件之事上，也讓他們明白了是何原因。

但在這件事情是，集體保持了沉默。

他們都知道，若是這種類似的事情發生，就意味着天地大劫，就連提及都不敢，只要提及，就會感知而來，有殺身之禍，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深怕被召感而來，禍及自身。

最終由三清代掌天地權柄，其餘的人聯合將這個消息送到前線戰場之中。

而在域外正與無極大世界打的曲呵呵一笑，說道：“我們之所以不走，就是因為我們母親給我們傳了訊，讓我們等消息，你以為我們願意跟你們在一起待着？哈哈。”

說著還一臉玩味的看着福德天尊，意思很明顯。

而福德天尊聽到了文曲說他的母親，頓時蔫了，那可是自天地初開就存在的大神通者，星辰之母，悄悄的收了玉如意，有了退意，但一時難以下台，面紅耳赤的就要硬氣幾句。

這時候，作為北斗老大的貪狼也看出來了，就打了個圓場，對着三個弟弟說道：“都是仙道之人，不用在這爭吵，福德天尊怎麼說都是與紫薇一個時代的前輩，還不向前輩道歉。”

而武曲破軍文曲三人對着福德天尊一拱手，福德天尊冷哼一聲，也算下了台，不至於太難看，坐在一邊不啃聲。

而三位星君笑了一下，也不在意，坐在原地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態。

而這時候，眾人都被驚到了，他們說的母親，就是斗姆元君，是星斗之母，世界之源頭，名為‘中天梵氣斗姆元君’，幾乎可以說是許多世界的締造者。

但在傳說之中，這位好像失蹤了，毫無音訊，但並不能因此而忽視她，就是傳說中的那位禍害，也對斗姆元君有所忌憚，只不過長期沒有出現過，被眾人忘了一樣。

而今日提起，讓眾人才想起此事，有些人甚至被嚇得不敢啃聲，當然，也有許多人內心出現了一陣安穩。

也明白福德天尊為何不啃聲了，他在北斗七星面前可以耀武揚威，但在斗姆元君面前，什麼都不是，一個指頭就能將他給碾了。

若是將這位搬出來，就是誰都要給些面子，也讓他們明白了北斗的這七個兄弟為何如此的有底氣了。

甚至有人在想，若是有這位出面，仙道的問題也不是沒辦法解決。

# 第五百八十三章 泰山扛大旗

而此時，坐在主位上的泰山大帝心中一動，就向北斗七星君問道：“斗姆元君現在可好，可有什麼交代的？”

言辭之間，帶有一定的尊敬，嚴格算起來，他也算是斗姆的晚輩，是天皇時期之人，與紫薇同輩，屬於晚輩。

泰山為五嶽之首，掌冥界天庭中樞之事，在三界中也算位高權重，但則一起都是在仙道世界的基礎上進行的。

而世界本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斗姆元君，若是算起來，泰山大帝見了斗姆元君也要執晚輩之禮。

而這時的眾仙紛紛向北斗七星君望去，因為泰山大帝說出了他們的心中所想，這也是他們所關心的。

此時面臨這重大危機，仙道甚至有覆滅的危險，若是一個不小心，就被那位神秘的存在推動了大劫，隕落在劫難之中，事關生死，由不得不關心。

而此時貪狼看了一眼眾仙的表情，就知道都關心這事，原本斗姆元君告訴他們，就是想要將這事告訴仙道一方的，但仙道一方越來越亂，就連雷部也陷入了混亂，一開始不知道告訴誰去。

其實，雷部之人逃跑的事情，並非是得知了仙道要坑害他們的陰謀，在漫長的歲月中，仙道坑害之事就沒有斷絕過，只不過這次做的有些狠了。

但這也不會讓擁有百萬雄兵的雷霆都司逃跑。

而是他將斗姆元君所說的一些話告訴了雷部元帥，當即就做出了安排，用最快的速度離開了。

當然，這並不是真的逃了，而是返回了仙道宇宙之中，因為兩界的跨界通道被眾仙所把持，肯定不會允許雷霆都司撤離，最終幾位元帥做主，帶人橫穿混沌虛空，返回仙道世界。

在貪狼等人看來，雷霆都司這是識大體的，雖與仙道仇怨頗多，但在遇到仙道危機的時刻，還是願意為仙道出力，即使有拖後腿的人，寧可橫穿混沌，也並沒與去與眾仙衝突。

原本還想如何傳達，沒想到問了起來，就順勢說道：“母親說仙道諸天萬界有大劫降臨，而這次大劫很有可能席捲整個仙道宇宙，甚至有覆滅的危機，所以，讓我們自己想辦法。”

這個消息一出，讓所有人出了一身冷汗，同時都想起了一個詞出來。

“無量量劫。”

所謂無量量劫就是天地覆滅，回歸混沌的先兆，而這個叫法，正是那位神秘的存在說出來的，但沒有人敢開口說出來，因為只要說出來，就會莫名其妙的遭了災。

而這位莫名的存在犹如甩不開的陰影一樣，永遠的讓人擔憂，幾乎成了惡魔一樣的存在，而一想起這位，就跟吃了蒼蠅一樣的拿手，找不到，抓不住，還無從查起，但只要對他存在不滿，就不找從哪跳出來坑害於你，讓人防不勝防。

現在又整出一個無量量劫出來，讓他們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危機感，又有些憋屈。

而這時，就有人當即問道：“那元君有沒有安排我們如何去做？”

貪狼搖了搖頭，說道：“沒有，母親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說讓我們自己想辦法。”

眾人一聽，頓時又泄了氣，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就連此時擔任臨時掌權者的泰山大帝都皺起了眉頭。

仙道自開闢以來，經歷了許多劫難，自魔神到龍漢，再道巫妖三皇，只要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都會莫名其妙的出現劫難，就好像受到了詛咒一樣。

原本以為是大道的運轉規律，但隨着修行者們越來越多，修為也越來越高，都會發現並非如此，所有的大劫，背後都有這位的影子。

什麼量劫，無量劫，無量量劫，都是子虛烏有之事，大道從沒有這種東西，而這些就是這位存在整出來的，也不知道他想要干什麼。

從當初的荒祖，到祖龍，後來的天皇氏，九頭氏，太一之神，甚至三皇都因為這位在背後搗鬼而糟了災。

最後在封神大劫之中，被靈寶天尊所發現，才得以真相大白，而這位存在惱羞成怒之下，做出了毀天滅地之事，最終靈寶天尊敗亡，只逃了一絲真靈，不知去向，道德天尊被封印。

除了元始天尊和個別的幾個自天地以前的大神通者躲了起來，其餘的都被這位所暗害。

自那時起，就沒有人任何人再提及這位存在了，也是最忌諱的一個人。

泰山大帝看了一眼眾人，都是一副一籌莫展的樣子，也清楚眾人心中的顧慮。

發現這位存在之後，不是沒有人帶頭清理過，只不過只要帶頭之人，都沒有善終之人，甚至還會牽連很多人。

看着最終都沒有人回答，最終無奈的一嘆，心道總要有人站出來吧，目前看來，除了他還能有誰。

就在泰山大帝想要站出來當個領頭人的時候，這時候北斗七星君在私底下商量了一陣，最後好像決定了什麼。

最後在寂靜的會場之中，貪狼星小聲的說道：“母親還說過一件事，說感受到了我們二哥的氣息。”

“什麼？”

“紫薇大帝。”

眾人頓時坐不住了，有些不確信的看着北斗七星君，想要再確認一遍。

紫薇大帝消失了已經好多年了，也是一位身有帝氣之人，屬於眾星之主。

與天皇同為斗姆所生，也屬於天地初開的大神通者。

與天皇同為帝氣之人，為防止兩人兄弟爭鬥，紫薇大帝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直在星空之中幫助斗姆開闢星空。

自發現那位存在之後，紫薇大帝才出現過，當時帶領萬族率領諸天，將那位存在逼得四處逃離，眼看就要將之滅殺。

但在最後因為北斗七星與斗姆被那位拿來當做要挾，最終施展計謀，引的紫薇大帝中了圈套，最終消失。

也是因為那次，成了仙道一段空缺的歷史，很少有人知道。

而泰山大帝，卻是經歷過這些的人，當時他也參与了此事，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所掌握的輪迴才經常出問題，也是當初的后遺症。

就連他這一脈的後土娘娘都為了保住他，而糟了劫難，被那為莫名存在給封印在了幽冥之中，至今難以解脫。

被眾人看的貪狼也不敢相信，當初紫薇隕落之時，他母親也受了重傷而藏在了星空之中，所有的人都說過，紫薇大帝魂飛魄散，徹底的隕落了。

就是現在，也有些不敢相信，但看着眾仙的眼神，還是有些不確定的說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母親是這樣說的，不過我們這段時間總感覺到自身的星辰之力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所牽引，而方向正是仙道世界。”

眾人對着模稜兩可的回答並不滿意，但坐在主位上的泰山大帝知道，什麼都不說，悄無聲息的做事很像紫薇大帝的風格。

還沒等到敵人反應過來，就會進入圈套之中，當初若不是意外泄露，那位存在最後死了都不知道怎麼死的，贏得肯定是紫薇大帝。

泰山大帝心中確定，此時的仙道諸天萬界的大劫，有那位存在的推動，但發展成更大的劫難，說不定有紫薇大帝的手段在其中，很像紫薇大帝的風格。

最終一拍板，說道：“既然斗姆元君有此言傳出，那十有八九就是真的，我與紫薇交好，與之比較熟悉，此種手段，與他別無二致。”

而這時，青華大帝的眼睛亮了，作為當初紫薇大帝的超級打手之人，自然不甘落後。

而且對這位存在已經恨極，當初他參与這件事，最終差點身死道消，最後還是道德天尊將他保住的，雖然道德天尊打傷了那位，但道德天尊也被那位封印。

這件事至今讓他有些遺憾，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報復的機會，又怎麼可能錯過。

就說道：“我們該怎麼辦，泰山你拿主意即可。”

青華大帝此言一出，當年參与此事的許多人還在這其中，當初雖然只是一個小兵，但如今都是一方大老，也開始附和道：“對啊，泰山大帝您吩咐即可。”

“既然仙道處於危難之中，我們又在此組建征伐司，那就調轉方向，處理仙道之事就行。”

一聲聲的贊成之聲響起，呼聲越來越高，到了最後，即使那些不情願與那位存在為敵的人，都答應了下來。

而這時，泰山大帝心中也有了底氣，本來就是打算硬着頭皮上的，這件事總要有人站出來，即使站出來的人大多都沒有好下場，能逃脫真靈就算是好的了。

但聽到紫薇大帝的消息，即使還是一個不確定的消息，屬於捕風捉影之類的，就等於給了他一些底氣。

即使不是，也要站出來，是紫薇大帝那就更好，說不定還能活命。

最後也站起來說道：“好，既然眾仙對我如此信任，那我也就不推辭了，就由我帶頭，我們開始返回仙道。”

眾仙一陣拜服，都表示贊同。

也明白，對於域外戰場之事，算是徹底的放棄了，無極一方就是勝利了。

但這件事也讓許多人有些不甘心，與域外爭鬥了三千多年，如今卻要離開，怎麼都覺得不舒服。

但事實就是如此，不得不放棄，但也有人心有不甘，覺得不能便宜了無極一方，甚至開始謀划起來，在臨走之前，給無極世界來個狠的。

而泰山大帝雖然做了這次的領頭人，但這畢竟不是一個好差事。

仙道自上古開始，做領頭人的，都不得善終。

而這時候，作為北斗七星君的貪狼似乎看到了泰山大帝的隱憂，也讓他回憶起他的二哥紫薇大帝當初要做領頭人之前的表情，就是這幅樣子。

即使猜中的最終的結局，紫薇大帝還是去了，最終被打的魂飛魄散，永遠的消失。

心中一陣疼痛，眼睛一轉，不知道想到了什麼主意。

在眾仙商議的時候，與自己的幾位兄弟一番交流，幾人悄悄的離開了會場。

# 第五百八十四章 北斗有計策

泰山大帝發現了北斗七星君離開，也沒有多想。

當他聽道紫薇大帝的消息時，感覺就像是回到了當年與紫薇征戰的那個時代，而當時的北斗七星君，都是七個小孩子。

此時泰山大帝，也就下意識的將北斗七星君又當成了小孩，七人的形象逐漸的與當年那個時候重合。

就像當年一樣，所有的事情都由紫薇大帝，他，還有青華大帝等人出手就行，根本輪不到小孩子摻和。

泰山大帝繼續的在會場與眾仙研究對策，最終定下了少數人先一步從兩界通道返回仙道，為了避免打草驚蛇，大部隊從混沌橫穿回去，直接進入宇宙星空之中，進行全面布控。

最終決定之後，眾仙紛紛行動。

但此時的北斗七星君，並沒有像泰山大帝認為的那樣，和小孩子一樣的玩耍。

斗姆元君當初的兩個兒子，天皇與紫薇兩個，因為天皇的死，和紫薇星的不怎麼聽話，讓斗姆元君對北斗七星比較溺愛，一直帶在身邊，很少在世人面前露面。

直到紫微星隕落，斗姆元君受傷隱遁之後，北斗七星才被放出來，七人對兄長的死，與母親的受傷一直都耿耿於懷，但也暗暗發誓，一定要干出一番如兩位兄長一樣的事業出來。

但現實是殘酷的，多次受挫之後，讓他們幾人不得不將整個北斗征伐司都融入雷霆都司之中，得到一定的庇護，才能積累實力。

多年以後，本以為自己都已經沒有了干一番大事業的心性，但隨着這次大劫預兆的開啟，又讓七星君有了干一番如兄長那樣事業的想法。

雖然他們單獨一個，也就是一個厲害點的大羅金仙，但若他們七人聯合，就是天尊也會暫避鋒芒，而他們天生的北斗七星陣，就是他們最大的儀仗。

離開之後，幾人並沒有停留，而是向無極世界一方的陣地飛去，最終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開始商議起來。

早就憋了一肚子疑問的幾人都看着貪狼星，不知道要作什麼。

而這時破軍星略先問道：“三哥，你究竟什麼打算，總要讓我們知道吧，就是送死，你也要讓我知道怎麼個死法，你也知道，我可不是怕死之人。”

破軍這話一出，被巨門星瞪了一眼，說道：“搖光，有你這麼說話的嗎？什麼送死不送死的，再胡說八道你就回星空去，免得到時候莽撞的丟了性命。”

破軍星趕緊嚇得脖子一縮，不再說話，向後面躲了躲，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而這破軍星的名字，就叫搖光，兄弟七人的名字，是斗姆按照星辰排列取的，而星辰，就是他們的本命之物，兩者之間有就像名字與諱號的區別。

巨門星是北斗第二星，有着一定的威嚴，幾個兄弟見此，都不再說話。

而這時貪狼星君就說道：“好了天璇，搖光只不過是性格跳脫了一些，有我們兄弟在又能出得了什麼事，當年二哥在的時候，又何時讓我們幾個受過一點委屈。”

說起紫薇星之後，幾人都沉默了，準確的來說，紫薇星的隕落，與他們也不是沒有關係，若不是他們幾個在當時關鍵時刻，偷偷跑出去玩耍，也不會被那位存在瞅准機會，以他們即認為要挾，當成了攻擊紫薇星的一把刀。

雖然當時紫薇星說過，那位存在早就在盯着他們了，而且已經在暗中謀划，已經將他弄得脫不開身，對他們下手是遲早的事，但七人還是認為是自己的過錯，一直以來都成了七人的心病，到現在還無法釋懷。

而這時候，天權文曲星忽然問道：“三哥，你說二哥是不是真的回來了？或者已經開始行動了。”

問道天樞貪狼一陣皺眉，因為他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那種感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斗姆卻是在最近才說的，印證一番，就有些不敢確定了，是在早就回來了還是最近才回來的，讓他不知道該如何判斷。

正想着怎麼回答之際，就見開陽武曲星君說道：“應該是早就回來了，我有一次在天庭值時的時候，就發現了這種氣息。”

“什麼？”搖光破軍本來躲藏起來的人，聽到這種事情，當即開口，有些不可思議的問道：“八哥，當真如此？”

對於搖光來說，雖然他天賦稟異，但的確是當時最小的，所以頗受寵愛，此時提起，他就比一般人要急切，因為當是外出玩耍，是他提議的，結果兄長為了滿足他，才帶他一起出來了。

而幾人也紛紛看向武曲星君，似乎是在確認一般。

就見開陽武曲說道：“我不是太確定，但我當時見到了當時二哥手裡一直把玩的那枚棋子。”

“棋子，誰拿了二哥的棋子？”存祿星當即問道，那枚棋子可讓他念念不忘了好多年，跟紫薇星討要了無數次，都沒有給他，如今出現，又讓他想起了以前的事。

貪狼星當即心中一動，問道：“開陽，說清楚點。”

在極為兄弟的期盼的眼神中，開陽武曲說出了當初在雷霆都司值班時的一番情景。

當初江漢珍還是剛入門的一個修行者的時候，來北斗征伐司領取一朵雷雲，當時就看出了那枚棋子的氣息，但若要探查，卻無從查起。

在江漢珍身上也沒有感受到絲毫紫薇帝氣，所以並非是紫薇星轉世。

最後，開陽武曲說道：“當時因為感念二哥，還傳了他一手藏兵訣。”

“江漢珍？不就是當時的諸天宣化雷神嗎？”貪狼有些疑惑，接着說道。

“此人性格與二哥沒有絲毫相似的地方，擅長的世界之道，最喜歡做的事是權衡諸天之事，但如今已經失蹤，想要查也無從查起。”

頓了一下，貪狼星說道：“然按照如此之說，這位宣化雷神很有可能就是二哥布置的一枚棋子，或許我們的那種感覺，就是從棋子上產生的。”

眾人變得失望起來，原本熱切的心思，頓時又變的失落。

最終還是文曲星疑惑道：“先不說宣化雷神如何，但我們最近的感覺做不了假，我北斗七星環繞北極紫薇星，這是大道之理，最近的那種感覺不似作假，而且方向就在仙道宇宙。”

“對啊，北斗環繞紫薇星乃是大道之理，這一點無法改變。”

眾人都反應過來，北斗七星屬於眾星之主，但都指着一個方向，就是紫薇星，這也是眾星皆拱北的由來。

紫薇星有指路明燈，先天之本，有‘眾星之主，萬象宗師’的稱呼，執掌天經地緯，以率普天星斗，節制鬼神與雷霆的職權。

眾人正在回想之際，而從來都很少開口的玉衡廉貞星忽然問道：“這位宣化雷神當初是不是跟燃燈學過燃燈之法？”

“對，是有這麼一回事。”貪狼星下意識的點了點頭，忽然意識道不對勁，看了一眼玉衡廉貞，見他一副再不說話的架勢，心中有些明悟，也不再說話。

接着就提出了架設紫薇星還存在，還在發揮作用，能夠有權衡南北之能，準備一次為核心，做一些事情。

紫薇大帝的大道難測，但總結起來有這幾種。

有執掌天經地緯，形成運轉，四時氣候，能呼風喚雨，役使鬼神，為萬象之宗師，萬星之教主，只要得令，所有的一切都會圍着他轉。

最終貪狼提出一個瘋狂的提議，就是引無極世界入仙道，只要紫薇星存在，肯定能將無極世界都納入其中，為仙道所用。

但這是一個很冒險的舉動，萬一紫微星沒有出現，早就隕落了，那這一起切無異於引狼入室。

但也不是沒有好處，仙道本來就有一個莫名的毒瘤在其中，難以祛除，若是無法抵抗，遲早要被毒瘤所毒殺的覆滅，毒瘤就想跗骨之蛆，怎麼也難以擺脫。

自仙道祖龍時期以來，這蛆蟲就一直在禍害三界，最終生生的將一個永恆世界，禍害的連大千世界都難以保住，就連周圍的附屬世界，都糟了很大的災難。

如今更是過分，還開始對仙道附屬世界進行下手了，這架勢純粹是要撅了仙道的跟。

若是沒了這些附屬世界，仙道主世界也難以存活，若是這次被那隻蛆蟲成功，仙道就真的名存實亡了。

幾人商議一番，這隻蛆蟲敢對仙道下手，不一定敢對無極世界動手。

因為紫薇星當時給他們說過，這隻蛆蟲是典型的窩裡橫，也是窩裡橫的源頭。

在紫薇星帶頭時期，有域外天魔來進攻仙道，這隻蛆蟲只是遠遠的看着，然後不知道逃到哪去了，從來沒有出現過。

當紫薇星帶人將域外天魔圍殺之後，這蛆蟲就站出來摘桃子，也因此，才讓紫薇星得知了蛆蟲的真正面目，開始四處圍殺。

而最後，紫薇星也斷定，這隻蛆蟲就是欺軟怕硬的主，只要你狠，他就慫了，若是手下留情，遲早會循着留情的縫隙鑽出來害你。

當初若不是蛆蟲找到了紫薇星的弱點，那他們七人威脅，也說不定就能將這位蛆蟲級別的存在完全滅殺，而這件事，也讓北斗七人至今都無法釋懷。

最終決定還是冒險一試，將無極世界引入仙道之中，若是紫薇星真的存在，自會根據情況來處理，也用不着他們操心，他們要做的事，就是修鍊自己，聽從安排就行。

同樣，也做出了紫薇星不存在的打算，若是不存在，他們就來做紫微星的事，而且已經做好了身死道消的準備。

幾人最終經過一番商議，決定了引無極世界一方進入仙道的策略，而且還制定出了一個詳細的策略。

最後，幾人離開，按照商量好的計劃開始行事。

# 第五百八十五章 無極被變化

武道宇宙之內，無極世界與仙道一方，爭鬥了三千多年，雙方互有勝負，誰也無法將另一方徹底的殲滅，或許是勢均力敵，或者是各有長短。

總之，多少年來，誰了沒有徹底的將另一方打敗，發展到至今，已經從原本打出的仇恨，變成了對戰爭的厭惡，打到了一陣噁心的狀態，如今之所以還這樣堅持着，或許就是慣性所致。

無極世界中的陽極殿下，來到域外戰場之中，已經有了好些年頭。

當初的豪言壯志，說在一百年之內拿下仙道，剛開始使用了內奸之法，也讓仙道吃了一定的大虧，讓仙道節節敗退。

但到了後來，仙道來了個反間計，開始利用起了無極世界之人，兩方這哪是打仗，分明就是融合，還逐漸的打出了一些感情。

好幾個百年過去了，就連陽極也對自己是拿下仙道不再抱有希望，隨着無極世界的供應補給斷絕，而不見一點的成效，讓他也沒臉回去。

隨意的看了一眼這群鬆散的無極道兵，早已沒有了當初的精兵強將的風範。

自引入了仙道俘虜之後，不止帶來了對仙道的了解，還帶來了對仙道的一些東西。

四處隨意的融合著，發展出無數的娛樂項目，甚至還沉浸在其中不可自拔。

就如不遠處山頭上坐着的兩位，擺着一盤圍棋在下個不停，如今這一盤圍棋已經下了三十年，兩人還沒結束。

又有人在隨意的擺弄着花草，四處收集植物，弄得自己都跟花草一樣，還時不時的跟養成靈性的花草交流一番，若不是修鍊之人五感通明，能看的出來他的確在說話，說不定還以為自己進了有些小世界所說的精神病院。

還有無極征伐殿門外站崗的幾個侍衛，其中一個，自幾百年前就在那站着，聽人說是學了仙道的修鍊之法，根據自身所學，創出一個名為無極樁的功法出來，還振振有詞的說對自己修為有益。

剛開始沒人理會，就那麼一直的站着，神奇的是這人修為真的能夠增長，將自己從一個金仙生生的站成了大羅金仙，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按照無極世界的規矩，成為大羅金仙，就是尊者，要舉辦一場大殿，但這名侍衛就不予理會，還在繼續站着，不但他站着，還引的無數的侍衛也開始站着。

根據陽極的判斷，按照這人的架勢，站不出個天荒地老，估計不會停止，甚至不站出一個混元出來是不會罷休了。

無極此時的心中有些後悔，不禁想起了當初天星子的提醒。

當初天星子告訴他，他師父星辰子說過，見到仙道之人不要留下，見到就殺，即使說的天花亂墜，也不要輕信，若是真的與仙道接觸，那無極世界就沒了。

當初他有些不相信，如今看來，心中有些後悔，後悔用了仙道之人補充兵員。

帶來的不僅僅是人手，還帶來了仙道的那種文明。

就這一下子，將無極百萬大軍給帶的橫七豎八，早已偏離了原來無極世界的道路。

陽極不是沒有想過辦法，但是根本沒有效果，但在打仗的時候，根本挑不出毛病，即使想制止，也沒有辦法，總不能將那些躲在一個角落裡自個玩自個的人拉出來殺了吧，那他真的就成了精神病了。

其實對於這個現象，連他自己都有些認同，好在有這樣的方法，不然被斷了補給，沒了外援之後，因為榮譽感，這百萬大軍非得奔潰不可，他們有事做，自己然穩定了下來，也不會出現奔潰的現象。

但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想要找當他帶來的最大智囊天星子商議一番。

走到天星子住所之後，就見天星子拿着一本書在津津有味的看着，時不時的還在虛空中演練兩把，而身邊站着一個人，還拿着一些東西，而這人正是當初天星子要殺的來自仙道的黑山道人。

當初喊打喊殺的，不知最後，兩人怎麼成了朋友。

就見到天星子搖頭晃腦的品味這書中的東西，說道：“妙，妙計，這奇門果然精妙，我演練百年，悟了這四千三百二十局，局局有大道，時至今日就連我星辰之術都有精益，竟然連修為都提升了。”

“那時當然，大尊您的天縱之才，這些東西就是拿到仙道，能看懂的人都寥寥無幾，大尊您能看懂，着實讓我吃驚，說實話，這《奇門遁甲》我當時研究它可是花了七八百年的時間，最後還是得您的指點，才得以悟通，黑山在這裏感謝大尊指點之恩。”

說完，黑山就對着天星子一禮，天星子也將黑山扶住，說道：“你我為道友，何不如此客氣，若不是當初兩方為敵人，說不定我就去仙道遊歷一番，早就與你認識了。”

黑山也有些感慨，當初他潛入無極世界中，是想搗亂的，聽到天星子來之後，目的很明顯，就是想弄死這天星子。

但造化弄人，最終兩人成了朋友，兩人互相交流的同時，都有進步，原來是一個尊者的天星子，竟然成了大羅金仙，而黑山，也進入大羅的邊緣，距離大羅，就差一絲。

黑山也又惋惜的說道：“都是舊事，不提也罷。”

說著想起了什麼，就拿出一套書冊出來，說道：“今日我來，是找到了一份仙道的精妙算數，此物以星辰為棋子，定經緯，有“眾星之主，萬象宗師”的稱呼，書中介紹，若是能悟通其中的道理，就能統御星辰，隨意的調動，還能役使鬼神，權衡大道之能。”

接着黑山就感慨一聲，說道：“我看了好一陣，都不得其門，達不到那種程度，我想大尊修鍊的事星辰術，與此又關聯，就帶給你，說不定你能悟透其中的道理。”

“哦？”天星子面色漏出一股好奇，立即問道：“此為何物？”

黑山將書冊遞了過去，說道：“此為《紫薇斗數》，乃仙道群星之首的紫薇大帝做著，紫薇大帝隕落，但卻留下了一本書。”

天星子將書冊拿到了手中，翻看看了幾頁，心中頓時一稟，對紫薇大帝肅然起敬，說道：“真乃大道之學，要看此書，怎可如此輕率，我當焚香沐浴，召感神靈，然後再讀此書，紫薇大帝真乃神人也。”

黑山看的驚奇，沒想到天星子竟然對此書的評價如此之高，讓他有些欣慰的同時，也覺得還是自己的境界太低了。

在門外的陽極殿下，看到這裏，無奈的搖了搖頭，就轉身離去。

一邊走着，一邊有些失落的嘀咕道：“對不起，是我打擾了。”

對於現在的無極大軍，他再也不報希望了，誰有誰的事，都有自己的追求，而這個追求也不會妨礙別人，也沒有了當初無極世界征戰萬界，掠奪萬界來養育己身的那種心態。

當初雖然感覺到榮耀，但這榮耀的背後，是建立在無數的犧牲上的。

每一次征戰都會有成千上萬的無極修士倒在戰場之上，又有多少個家庭失去了頂樑柱。

看到如今的這百萬大軍，越來越的平和，越來的越安穩。

有時候他甚至在想，他為無極世界做的貢獻，並非是征戰了多少世界，掠奪了多少資源，而是讓每個人都能過上一種安穩，內心安靜的生活。

每個人都能自己的領域中，不被外界干擾的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能夠安心的修鍊自己，向更高層次的領域去修行。

就如仙道之中，太上道祖《道德經》中說的那些話。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如今看來，這樣還不錯，都好好的過自己的日子，都好好的修行自己，本來就戰力無雙的無極修士，也沒有人前來招惹，免得因為懦弱被人所打擾了。

最後陽極感嘆道：“這樣也挺不錯的。”

接着，就開始琢磨自己的事情，在與仙道接觸的這段時間，他發現自己並不喜歡打仗，也不喜歡當什麼道尊，但在無極世界之中，被那種大趨勢的引導之下，早已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了。

別人說修鍊能得到榮譽，他就拚命的修鍊，一刻也沒有停息過，別人說要奪取權利所有的一切才會是自己的，能得到的就會更多，他就去使用各種辦法往上爬。

被周圍人認為只有利益才是是在的，是體現價值的東西，這句話沒有錯，但最終卻發現，他好像從來都是被利益牽着走的。

接觸了仙道，才慢慢的發現了這些，甚至在懷疑，為了這些別人所說的修鍊，都不是給自己修鍊的，誰知道是給誰修鍊的。

而如今，他也找到了自己喜歡的東西，只要發展下去，所有的利益也能得到，只不過並不是追求的，而是如附屬品一樣的屬於自己。

而這個愛好，就是從仙道借鑒過來的洞天福地之法。

在剛開始，就是他也有些奔潰，最後在發現仙道之中的一門洞天福地之法，沉浸在其中，不可自拔，最後才感覺到自己對這個洞天之法非常喜歡，並致力於打造自己的洞天。

並且，將洞天的名字取名為無極洞天，就是想要將自己的洞天打造成犹如無極大世界一樣大，一樣的威力。

如今已經見了成效，就在前不久得到的一門星辰循環之法，他經過試驗，自己的洞天有了提升，有形成一個完整循環的趨勢，就連修為也隨自身洞天的發展，有了一些提升，可以比得上他自己修鍊五百年。

有了這個方法，他甚至在想，‘還那麼累的修鍊干什麼，早知道自己玩自己的洞天就行了，修為自己提升，根本不用自己去修鍊，甚至還能將自己藏在洞天中，若有強敵，往洞天一躲，躲他個十萬八萬年的，誰又能扛得住。’

有這個底氣，也是因為他發現修鍊洞天之法以後，自己竟然突破了無極世界大尊壽不過十萬年的這種限制，清楚的感覺到，自己的壽命竟然達到了恐怖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這才讓他意識道，仙道之中的永生不死，並非子虛烏有。

# 第五百八十六章 各方被牽引

而這時，托關係混跡在無極陣營中的北斗七星君又坐在了一起商議。

而貪狼看着都會來的幾個弟弟，就開口問道：“你們都將東西送出去了沒有。”

巨門星當即說道：“送出去了，東西早就到了陽極大尊的手中，根據反饋的消息得知，星辰循環之法，果然對他喜歡的洞天之法有幫助，而且陽極本人也非常喜歡。”

而接着祿存星當即說道：“送出去了，紫薇斗術已經托關係送到了天星子手中，已經着手研究起來。”

之後幾人紛紛表示將東西送到了相應的人的手中。

而最後破軍星忍不住問道：“三哥，我就不明白了，那些東西都是一些我仙道的秘法，為何輕易的將此送出去，這不是資敵嗎？”

其中幾人或許有所猜測，但大部分還是一臉迷惑不解，不知道貪狼星打的什麼主意，這分明就是與資助敵人沒有什麼區別。

而此時，貪狼星冷笑一聲，說道：“資敵？天底下那有那麼好的事，這些都是二哥的東西，以二哥的手段，怎麼可能給敵人免費的東西。”

“什麼？”貪狼星當即一聲驚呼，並沒有考慮別的，就站起來有些生氣的說道：“你怎麼能將二哥的東西送人呢？”

而其中有幾個似乎明白了什麼，眼睛頓時亮了，見破軍星一副怒不可止的樣子，文曲星就說道：“二哥東西是沒錯，但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完善的，另一個是留下了暗門後手的，若是沒猜錯的話，我們送去的東西，就是那些留下暗門的。”

“對，就是如此。”貪狼一笑說道。

看了一眼有些詫異的破軍星，就繼續解釋道：“紫薇星為萬星之主，所有的一切都會圍着紫薇星來旋轉，只要被他的道理所牽引，就會融入其中，成為星空的一份子，即使不是，也與星空有關係。

雖然每一條路都能通往混元，但若是在其中設置了障礙，想要好好修鍊，必須償還這份大道因果，就能將學了紫薇之術的人牽引過來，為紫薇星服務，等到將其因果償還，自然可以脫離。”

“原來如此。”

幾人恍然大悟，也明白了這是什麼手段。

說白了，就是招聘了幾個打工的，提前支付了薪水，只要拿了薪水的人，就必須來打工。

當然，也不怕拿了薪水就跑的，其中的法則是建立在大道之上的，只要大道存在，這份契約就算建立了，誰也別想逃脫。

就等於兩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因果，若不將這種因果解除，肯定會阻礙自身的修行，嚴重者甚者會出現強制措施，被大道所反噬。

對於大道的反噬，只要是修鍊之人，沒有人不怕的。

就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欠了的，總是要還的。

最後，幾人就此推演了一番，快則一年，慢則十年之內，無極一方的人肯定會來仙道宇宙尋找自己的道理，學了紫薇大道，自然會朝着紫薇大道運轉的方式來做事。

在混亂的仙道之中，他們屬於孤軍奮戰，肯定會形成一個集體，而這個集體，就是圍繞這紫薇星來旋轉的，對於仙道來說，就是一個新的勢力。

幾人做完這一期，就帶着北斗征伐司一起，進入混沌，準備從混沌橫穿回去，因為那位蛆蟲存在的關係，並沒有想着去從兩界通道返回。

在北斗征伐司離開不到一年，陽極就坐不住了，本身就是天縱奇才之人，學習速度奇快無比。

對星辰循環體系，很快的就將之掌握，又加上自身的財物頗豐，幾乎搭進去了自己的大半個身家，硬生生的將他所開闢的洞天，打造成了一方還不完善的小千世界。

讓他此時的修為提升的很多，而且他還有一種感覺，現在若是回到無極世界，憑藉自身的洞天之力，甚至能跟他的老祖宗無極道尊叫板。

他還有一種感覺，若是將自己的內部洞天晉陞成小千世界，就是自己成就混元之時。

洞天之法，並非如煉器一樣，而是開闢自己的內世界，從一處丹田開始，犹如田地一般的開始養護，最終發展成一片福地，再到洞天，最終晉陞成一方世界。

而這個方法，也只有他們這些無極世界的修行者能用，因為用法則煉身，整個身體都是道則化生，不像仙道，大部分的修鍊全在道果之上，身體根本沒有開闢世界的底蘊。

這個星辰之法，讓陽極有一種猶意未盡的感覺，總覺得還差點什麼。

最終思來想去，問題還要在仙道一方去尋找。

當即找到了天星子身邊，而天星子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紫薇斗數讓他的測算之法上升了一個台階，而且連手中的寶物經緯盤也完善了一番，成了星斗經緯盤，而且，他發現竟然超過了他師父的本事。

如今的他，只要施展自己完善的這種測算之法，就是他師父天星子出來，也不是他的對手。

也明白了當初自己為何會來這裏，也明白了他師父的打算。

當初他的師父將自己的兒子天辰子支開，然後傳了他幾招大星辰古今術，就將他打發到了前線戰場。

應該是早就知道了這一去，肯定回不來，意思很明顯，就好想讓自己的兒子回去之後，繼承他的星辰術。

但此時的天星子，早已看不上他師父的星辰術了，而且還測算出天辰子的情況有些不妙，讓他有些古怪，又有些期待看見他師父最終願望落空的表情。

但此時，他總感覺自己的測算之術還差那麼一點明宇宙當初主世界，在武道宇宙發展，當成他們的大本營。

北斗七星君也沒有想到，自己的計劃這麼快就得到了實現，已經達成了他們的目的，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行程，帶着北斗征伐司的人，一路馬不停蹄的橫穿混沌，向仙道世界趕去。

而仙道世界中，西方教一干人等，本來是被玉帝給蒙蔽了感知，對下界之事無從得知，但不知道何人將消息傳給了他們，也開始紛紛行動，向著下界降臨而去。

此時的仙道下界之中，看似平靜的環境中，已經開始暗流涌動，一個個的勢力紛紛出動，讓原本就很嚴重的劫氣，變得更加凝重。

就是在白蛇世界中，在虎頭山打坐修行的江海也坐不住了，心龍無法穩定，有一種極度不安的狀態，即使強行為之，都難以將之馴服。

江海雖然覺得奇怪，但並不知道這一切的事情，與他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即使如此，還是慢慢的馴服着心龍，也好面對接下來的大劫。

各方出動，整個仙道主世界九成的仙神都降臨到了小世界，使得主世界中成了一片空白，而這時候，無數的小勢力，都開始紛紛的抬頭，開始佔山為王。

在仙道主世界無數的世界中，有個名為萬界商盟的勢力逐漸的出現在了主世界中，不去爭奪地盤，也不去參与爭鬥，只是做一些生意，熱衷於收購一些奇特之物。

而最近，不知道從哪聽到了仙道世界中輪迴之地以前是五道六橋，現在被換成了六道輪迴，而且五道六橋已經閑置了，就打起了這個主意。

已經開始與仙道一方接洽，商議收購五道六橋之事，而且商盟的盟主，還下了死命令，必須要將五道六橋收購到手。

而這個盟主的名字，叫做凱文，來歷神秘，無人知道，但卻是一個商業奇才，發展到如今，也只用了不到千年的時間。

若是江漢珍見到，肯定會認識此人，這個凱文，就是從武士文明宇宙，與漢森爭鬥失敗，最後通過加隆的幫助，離開了武士文明宇宙，想要從外界尋找一條出路的那個凱文。

但不知為何，流落到了仙道世界，似乎還找到了自己的路。

# 第五百八十七章 凡間的變更

此時的仙道宇宙之中，可謂是各方雲集，將原本就被弄的有些混亂的仙道諸天弄得更加混亂。

不但有仙道諸多勢力湧入其中，還有無極世界的修士參与，就連於此地相距甚遠的武士文明宇宙也有人進入了其中，幾乎囊括了目前混沌中的所有大勢力。

而在許多勢力進入仙道的同時，在白蛇世界中的江海，再也坐不住了，並不是不去修鍊，而是心龍感應出了有大的災難，而這場災難，遠遠的超出了他的預計之中。

就連他引以為傲的蓍草推演之法，都被外界雜亂的信息干擾着難以準確的測算。

讓江海連續轉化的許多地方，都被那種雜亂的氣息所干擾。

最終靈機一動，將自己當成最後一根蓍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留一不用，永遠的缺少其中的一。

但江海把自己當成那第五十根蓍草的時候，一次代入，就發現蓍草測算之法神奇的完成了最後一步，而最後留下的一，就是自己。

而這個結果，讓江海對說‘遁去其一’這話的人有些咬牙切齒，大罵此人可惡。

竟然用此方法來誤導人，讓後來者永遠的想不到那個地方去，而且還發現一個奇怪的事，但凡圓滿的測算方法，都會在出現之後，過不了幾天就糟了災，消失在所有的傳承之中。

讓江海看出了其中的陰謀，總覺得這是人為造成的，彷彿幕後有一雙隱性的大手，操控着這一切，拘束着人的意識，從來想不到那個地方去。

而他之所以能夠不受拘束，就是因為他不會很輕易的去相信任何人，或者任何道理，即使是對的，也會再三的查證之後，再加以利用。

本身自出生時的根子就在捕蛇人身上，而這個捕蛇人，都是最初山民自己總結出來了，沒有經歷外界世俗的加工，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的陷阱，也沒有任何的禁忌。

大多都是以父子相傳，作為父親的，恨不得將自己知道的所有的都傳給兒子，又怎麼可能去給兒子設置障礙呢，那怕這個兒子是個不孝的兒子，也希望他出去能夠好好的活着。

就是所有的經驗傳給下一代都覺得有些嫌少，還會害怕出去折損在山中，喪命蛇口，就更不可能設置暗樁了。

所以江海所學的東西，都是從自然狀態下總結的經驗，也造就了他對外界的一切，都抱着先觀望的態度，若是沒有弄懂，絕不可能接受外來思想的原則。

所以就如阿爹說的那樣，人本來是能夠飛天遁地的，有人說人要腳踏實地，然後人就失去了飛行的功能。

而江海認為，當初最早說這句話的人，應該是個飛不起來的人，或者是一個身心殘疾之人，若不然那，也不會將滿天飛天遁地的人拉下來跟他一樣，只能在地上行走。

而現在的江海，隨隨便便就能做到飛天遁地，只要認為自己能飛，將這個意識傳送到心龍之中，心龍就會帶着他飛行，飛行就在一念之間。

江海甚至在想，人越往後，所限制的這種障礙越多，也就越來越弱，千年以前武將可揮動千斤兵器，在三軍中殺個三進三出。

但時至今日，竟然拿着當初小孩子用來當玩具的東西，揮舞起來都能稱作猛將。

就在凡間王朝之中，江海扔下去了一個千年前武將用的金瓜錘，被現在的朝廷發現，一些人認為此為天界所有，非人間所有，連禮器都沒拍進去。

而江海卻知道這個東西，就是他阿爹當年去人間當什麼將軍的時候，一位袍澤手中的兵器，以前的凡間很多人都能拿得動，到了現在，想要拿起這一顆金瓜，竟然需要五六個壯漢來抬着。

江海將第五十根蓍草用自己來代替之後，就發現了這個秘密，而且經過金瓜驗證一番，讓他發現一個細思極恐的事情。

不知不覺中，人族越來越弱，本來認為智慧會增長，但發現並非如此。

上古之人，頭腦清晰，但如今這個時代的人，頭腦中已經被設置了無數的限制，根本難以顯露本心。

江海最終推演，再過若干年之後，人間的仙路肯定斷絕，而造成這種原因的並非仙道，而是人族自己。

不知道誰在人族之中埋下了這種禍根，才導致人族自己將自己的仙路斷絕於此。

這個問題江海想過很多次，本來以為是仙道的意思，最後才發現，問題出現在人族身上。

而最終經過蓍草五十數的方式推演下去，最終將事情指向了一位隱秘的存在，直到感覺到一陣陣的危險傳來，就好像只要再繼續往前推演一步，下一刻他自己就會大禍臨頭。

江海最終悄悄的收回了推演，又將心龍隱藏了起來。

因為感覺到了一股股的不安，甚至連虎頭山一脈都有危險，當即給虎頭山一脈下了一個暗中行事，低調謹慎撤出的一個策略。

自此，整個虎頭山一脈在一段的時間內，在人們能看的見的現象中，逐漸的衰落下去，最終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而在凡間王朝的記載中，虎頭山一脈是衰落了，因為不適應這個時代，而變得分崩離析，最終消亡。

而這之中，最高興的就屬於當今皇帝，當朝為大燕朝，經歷三代之時，被虎頭山所控制，成了虎頭山的傀儡。

而在這經歷了千年的變更之中，大部分的家族互有興衰，早就換了幾茬，但皇族一脈卻永遠的存在着，經歷了三十代之久。

而這一代皇帝，就是第大燕第三十三代，也讓大燕王朝成了歷史上傳承最久遠的王朝之一，幾乎要比得上那些上古時期的王朝了，這也是整個大燕王朝自傲的所在。

而此時虎頭山的消失，使得王族失去了限制，讓當今皇帝有了大幹一場，重回權利的想法，當即還是暗中招兵買馬，准被收回權利，達到組訓中當初太祖的威嚴。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虎頭山限制了皇族，但也保護了皇族，皇族如此多年，沒有遭到侵犯，一個是放棄了九成以上的權利，另一個就是虎頭山的庇護。

每一次在危難之際，虎頭山都會出面，保住皇族，退讓一番權利。

依照江海當初的打算，最終將皇族的權利全部分到人間每個人自己身上，讓人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但也給皇族指出了一條退路。

就是待在皇宮之中，修鍊自己，成為一個王朝的吉祥物，以後不管是誰掌握了權利，只要吉祥物德行具足，不犯錯誤，都不會將槍口對準皇族的。

在虎頭山消失的時候，也隱晦的在皇族之中宣傳了一番，這才是他們的出路。

當然，若是他們選擇了這條路，說不定能從一個帝王家族，轉向一個修士家族，因為虎頭山一脈為眷龍人傳承，自成一派，通往修行之路的門，還是開着的，就看皇族自己選擇了。

但人心總是不滿足的，當今皇帝從家族的組訓中得知，他們是被控制的，本來是可以權傾四海的，那種想法在當今皇帝的腦海中犹如野草一般的生長，一發不可收拾。

當即開始聯絡起了親善皇族的大臣，開始了收回權利之事，讓原本穩定的朝堂，弄得動蕩不安，皇親國戚進入了朝堂之中，一些有遠見的文官紛紛逃離出去。

恢復了太祖皇帝時期的朝堂制度，但大多是親善之流，就光國舅爺，在朝堂中就有十幾個，一時間將整個大燕王朝弄得烏煙瘴氣。

“三十三重天，一步一登天，還想往上走，屁股摔八瓣。”

隨着一首三十三重天的童謠興起，首先是一股勢力從南舉起了反旗，連下數城，自立為王。

接着又有勢力從北方興起，很快的速度，打下了北方很大一片地方，一次招兵買馬，準備大幹一場。

接着所有的勢力犹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從大燕王朝的各個地方冒了出來，整個大燕王朝都陷入了混亂。

當即一個掌管了權利的國舅爺看到了機會，忽然在王都大開殺戒，帶人衝進了皇宮，將皇族之人屠殺一空，以此佔據了皇宮，並自立為王，自稱國舅王。

並實行帝王政策，但沒過幾天，就被一些守舊派大臣合力坑殺，掌控了王宮，並延續以前的制度，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人放到了皇位上，並昭告天下，大亂已經平息，又恢復了平穩，可以停戰了。

但此時已經打紅了眼的人，哪還聽得進去這些話。

原本就有個皇帝，雖然屬於吉祥物一類的，高高在上的坐着都讓人感覺不舒服，現在既然被國舅王給滅了，就滅了的好，還從棺材里拉出來，怎麼能讓人服氣。

自然不會聽從，繼續做着自己的事，對於王朝之中守舊派之人並沒有予以理會。

君主是吉祥物的事情已經延續了將近千年，好不容易消失，就讓他進入墳墓中的好，怎麼可能還拉出來坐在頭上，即使是個象徵也覺得硌得慌。

若是死了，上柱香還是沒問題的。

當即，在王朝管控的範圍內，興起了好幾股勢力，將守舊派拉出來殺了，沖入了皇宮，捉住了皇帝，將扶持上去的皇帝拉到菜市口，被人用小石子活生生的給打死在街頭。

最終經歷了三十年的風雨，一股勢力得到了江山，成了一個新的王朝，但這勢力並沒有皇帝這個職位。

而之後，尋找了三十年藏身之地的江海都沒有找到一個安穩藏身之地，最終將目光放在了世界之外，或許，世界之外會有讓他安穩的地方。

因為他所察覺到的危險，並不能看的見的，而是隱藏在暗處的危險，這對他這個眷龍人來說是最忌諱的一件事情。

但最終一件事的出現，讓他打消了要離開尋找的想法。

# 第五百八十八章 心龍有因果

天地劫氣的出現，不光是江海感覺到了不安，就是天下所有的修鍊之都感覺到了不安，紛紛從仙山洞府中走了出來，來到了人間，想要尋求一份安穩。

或者被迎入其中，被自身的因果所牽引，遇到自己心中沒有解決的事情之中。

但凡修行者，在任何時候，都是心如止水，泰然自若，一副坐看天下興衰，取法天地自然的架勢。

若不然，也不能稱之為仙。

因為心靜，所以有功夫去研究長生大道，若是一個修行者連心都靜不下來，被外界的事情所牽引，就連自己都難以穩住，又何談修鍊。

心境不定的，只有剛入門的和一些妖魔，才會如此。

但在劫氣之下，就是修鍊者，也難以將自己的心性穩定，不得已，才會出來尋找解決辦法。

此種行為，稱之為入劫。

若是大修行者，即使入劫，也是自身的問題，修鍊遇到瓶頸，或者到了一個階段，不得不去下山走一遭，解決纏繞自身的東西，才能繼續的向前修行。

但這次的不一樣，劫氣席捲了整個世界，甚至成了一定的範圍，涵蓋面太廣，已經影響到了整個仙道文明宇宙。

只要沒有成就混元，自身就有因果存在，與世界的因果，在每一個修行者身上都存在着，所以，只要存在因果，就被此劫氣所牽引。

原本，所謂的劫難都是進行一番優勝劣汰的篩選，祛除一些不合理的，留下一下有益於世界發展的。

但一般都是小範圍的存在，但這次不一樣，因為種種的因素，被引發成了整個仙道的大劫，席捲了整個仙道宇宙。

就連在背後引發這大劫之人，都在暗暗皺眉。

因為這一切，已經脫離了他的掌控，向著一個未知的方向去前行，成了被他拿來嚇人的無量量劫。

即使引發大劫之人面色變得扭曲猙獰，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天道混亂，法則不顯，不像以往的那樣清晰，即使想測算都毫無辦法。

無奈，背後推動之人使出了自己分身萬界之法，使得自己的化生遍布仙道諸天，來通過監視，匯總消息，好做出判斷。

···

白蛇世界中，江海只所以不離開，並不是發現了什麼大的擬端，而是見到了在人間行走的白蛇精。

他第一次見到白蛇精的時候，是在一個月前，原本不予理會，躲開了與白蛇精碰面，並不想與之衝突。

雖然他有一種想衝上去殺了白蛇精的衝動，但還是忍住了，也明白自己這是受了外界的影響，說實話，在內心中並不想做一些打打殺殺之事，雖然他對白蛇精不感冒，也有殺了她的意思，但卻不希望在自己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殺了白蛇精。

最終打坐靜心十日，將心龍平復下來，又出去轉了一圈，但又看見的在西湖浪蕩的白蛇精，但這次，身邊還跟了一女子。

但見到白蛇精的時候，那種暴虐的氣息又一次出現在了心龍之中，讓他對外界的這種不安的因素有忌憚了幾分。

在心龍之法中，一個修士若是連自己都控制不了，那就是還沒將命修鍊回來。

修行常流行的一句話，‘我命由我不由天’。

但此時的江海，卻感覺到了自己與天爭奪自己命運的拉鋸戰，你來我往的都要對自身進行掌控。

所以第二次又回到了自己在西湖的臨時落腳點，繼續的馴服心龍。

這次馴服之後，又感悟了一番，最後發現心龍竟然就是自己的命運，而且根據心龍修鍊，他對心龍的成長，分為了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個，凝聚心龍之前，自身所有的一切都不受自己控制，制憑着人群中的慣性而生活，看別人做什麼，自己就做什麼，跟羊群毫無區別。

第二個階段，就是明白了心龍，然後逐漸的發現自己的心龍，明白了自己的喜好，然後就脫離了人群，開始尋找自己的路。

比如，成為山人，尋找洞天福地修行，或者在朝堂，或者在市井，和光同塵，又與眾不同，頗有一種眾人皆睡我獨醒的架勢。

而這個階段，就是所有修行者的階段，但做的事情，就是與天地爭奪對自身的掌控權。

隨着對自身的掌控越多，修為也就越高。

這也是世間所有修行者的階段，即使到了很高的境界，只要不能完全脫離，還是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其中的因果，羈絆等一些因素，都會牽引修行者的行為。

當然，在第三個階段，也是江海的猜測，就是自身完全沒有了任何因果，沒有了任何束縛，達到了完全掌握自己命運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大自由，也是成就真龍之時，甚至能隨意的遨遊天地之間，不受任何拘束。

當然，第三種情況，也是江海的一種猜想，因為他還真沒發現有這種修士的存在。

即使世界中最強大的黎山老母，也因為外界的這一切氣息而做出了一些布置。

這就讓江海斷定，強大如黎山老母，也沒有將自己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若是不然那，就不會做出任何舉動了。

也讓江海感覺到一陣陣的恐怖，也感慨這次的劫氣的強大，竟然將整個白蛇世界都給席捲了進去，而且他還看不出危險出在什麼地方。

若是不強大，黎山老母就不會動了，比如凡間王朝的矛盾積累到了極點，然後發生戰爭，像黎山老母那樣的修行者，肯定連看都懶得看，繼續修行自己的。

但人間的劫氣，對人間來說是災難，在黎山老母這等修行者的眼中，什麼都不是。

而就在這一番感悟之後，江海就有了研究劫氣的想法，當然，並不是他要當救世主，而是想要通過研究劫氣，來察覺自己身的因果，也好將此解決，免得在大劫真正爆發的時候，被捲入其中落得一個身死道消的下場。

心中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穩住自己的心龍，不能被外界給影響了。

在此之前，他要穩定心龍在隨意之間就可以，但是現在，在無形無質的劫氣影響下，每天必須要用半個時辰的時間將心龍穩住，免得不受控制，連自己都拖入深淵。

但為了保險起見，每天都要用一個時辰，不但要穩住，而且要強大。

第二次見白蛇，比第一次好了一些，第一次花了十天時間才將心龍穩住，第二次只花了九天，讓他有些不敢見白蛇了。

等到參悟完之後，已經過去了半月之久，而這一次，並沒有去西湖去看看，因為白蛇精經常在西湖轉悠，若是再見到，還得要為穩定心龍而花時間。

但對於白蛇精，兩人本身有仇恨在身，在這種劫氣的影響下，只要見到，就會進行爭鬥，他有預感，他與白蛇精遲早會有一次爭鬥。

但見到就會忍不住出手，與人爭鬥他倒是不怕，自捕蛇人出生的他，自然不會畏懼戰鬥。

但他擔心的事那種心龍失控的感受，自己修鍊的心龍，到頭來失控的帶着自己踏入深淵，想想都覺得不舒服，為此，難免糾結起來。

這次他準備去荒山野嶺轉轉，散散心情，準備想一個好一點的辦法，解決劫氣對自身影響的辦法，最終拿着行頭，向著山澗走去。

踏入山澗的那一刻，江海有感覺到了那種感覺，似乎要驅使自己心龍做某些事情的感覺，好像又被牽引了，站在原地慢慢的平復這心龍。

等到心龍平復下來，就聽到一陣若有若無的笛聲從山嶺深處傳來，似乎有一中無憂無慮的樣子，但江海不免又發現了心龍的動靜，讓他暗自皺眉。

這種感覺一次還好，多了誰也受不了，心中暗道，總不能一直這樣吧，若是真的如此，在劫起爆發的時候，遲早會被拖入其中，還不如早早的將之解決的好。

但要解決，也要看清事情的真實脈絡，尋找影響自己的因果，將之解除，只有參与其中，才能找出來。

但然，也要保證自己的心龍還是穩定的，見到這些不穩之後，也可以鍛煉自己對心龍的掌控。

有了這個想法，就想去看個究竟，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影響了自己。

四下的看了一下，發現周圍並沒有修行者，就向山澗走去，準備看個究竟，這裏的事情，是不是與自己有關係。

當然那，他還發現一個有關劫氣的現象，只要心龍出現不穩，或者失控跡象，所遇到的事就與自己有關聯，原本倒也能夠克制，但在這種劫氣的影響之下，這種感覺就好像被擴大了無數倍，那種力量促使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這就說明，所有的事情逃避不是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解決。

若是從根源上將影響自己的事情解決了，即使劫氣再強大十倍百倍，自身沒有因果，又如何能夠影響自己。

或者，自身的因果太小，即使擴大十倍百倍，也不能讓自己的心龍不受控制，還能在自己的掌控範圍之內。

若是這樣，就能夠慢慢的找出其中的因果絲線，然後主動去解除，而不是在劫氣的驅使之下，被動的捲入其中。

到了此時，江海更加感慨自己的路是走對了，不管什麼時候，自己的心都不能亂，若是心亂了自己干什麼連自己都不知道。

# 第五百八十九章 因果煉心龍

很明顯，接下來肯定還會有更猛烈的東西出現，若想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必須將自己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抵抗這種未知的風險。

而他所儀仗的就是自己的心龍，就是眷龍人之中的核心之物。

想要上山尋找根源，也有鍛煉心龍解決自身因果的打算。

能解決一個，自身就會輕鬆一分，若是解決的多了，自身的因果就少了，即使大劫開啟，讓自身的對因果的感觸會擴大十倍百倍，也能通過自己的手段，不讓心龍受到外界的影響，從而冷靜的去面對外界所出現的劫難。

人之所以很容易在劫難中出現意外，就是因為在劫難中慌亂了，不能冷靜的去看問題，去解決問題，所以在慌亂中遇到危險的情況慌亂中做出不合理的選擇，才因此而出了意外。

很明顯，這次就是一次劫難，而且是一個馬上就要爆發的劫難，推演了無數次，都已經成了定性，就犹如已經打出去的拳頭，很難收住力道。

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自己，巨大的劫難之下冷靜的去面對問題，這也是他所儀仗的一個辦法。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想法，江海才準備去山中尋找影響自己的一些問題，既然有那種感覺，肯定與自己有關係，只要解決了，自身的因果就少了一分，也就少一個能影響自己的東西。

循着笛聲向上中走去，但忽然之間，在笛聲中聽到了一陣陣的梵音念經之聲，原本這種聲音也是一種修行之音，有讓人清凈身心的作用。

但此時的這種聲音卻不是這樣，就犹如一鍋好飯中扔了一把蒼蠅一樣的讓人噁心，看着都膈應。

隨着梵音之聲響起，山澗的笛聲也戛然而止，似乎是被生生的打斷了。

江海聽着一陣皺眉，總感覺這梵音有些熟悉，似乎與者身影的主人有些淵源。

當即潛藏了身形，循着梵音而去。

等到了林間之時，忽然見到一個採藥青年，一副無憂無慮的樣子，腰間有一支笛子，從氣息上判斷，剛才的聲音就是這青年身上發出的，步履輕鬆，一副不想任何事情的樣子。

而不遠處正坐着一個法師在原地念着經，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

而這個法師，給江海一種很熟悉的感覺，準確的說不是這個人，而是這人身上的舍利寺，與當初他見到並且了解因果奪取丹藥的那個法海同出一源。

讓他頓時來了精神，但眼神中也閃過一絲殺氣。

心中怒道：“此人竟然又來盜取我的命格，怪不得如此心神不凝，原來問題出在這裏。”

原本在他的打算中，奪取了一粒神丹，就算了結了與法師團伙之間的因果，從此兩方再無瓜葛。

但沒想到還要強行介入，不要臉的又纏了上來。

這讓他想起了五百年前查出的那一段過往，當初蓍草之法小成，就遇到有人盜取他的因果，來頂替自己在人間行事，而這事情，就是他當初還是捕蛇人時的那一件事情。

當初身為捕蛇人，上山捕蛇之時，捕捉了一條白蛇妖，本打算帶去市集還錢的，最後出現了一個牧童，用一個法缽價格白蛇換了回去，自此兩人一妖就接下了因果。

就這件事，江海當時用蓍草之法算出了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立即帶着阿爹離開的山村，當時天公作美，一場大雨洗去了他留下的所有痕迹，最終安全的到了虎頭山落腳。

後來因為捕蛇傳承大成，又用蓍草之法悟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鍛煉方法，再加上當時凡間王朝的奪嫡之戰，讓他得到了大量的修鍊典籍，經過幾十年如一日的積累，最終創出心龍之法，才得以長生。

到後來打聽到法師團伙竟然有一個奇怪的事情，感覺到與自己有關係，當初在毒龍潭不但見到了這個法海，還加到了當初被他抓住的白蛇精。

最終明了因果，發現法師團伙竟然用一個人來盜用他的命格強行的摻和進來，代替他來解決當初的那段因果。

本以為盜取丹藥，了結了與法師們的因果，但今日見到這個法海，就發現法師團伙不但沒有收手，而且還繼續強行介入其中。

還在佔用着他的一些命格來做他所做的事，江海心中怒意叢生，對這名法海有了一道殺意。

等着吹笛子的採藥青年離開之後，就動手，就此隱藏在暗中耐心等待。

而這時，青年也下了上來，本來端坐在石頭上的法海用眼睛瞟了一眼，一副勝券在握的神情，繼續的在石頭上念着經。

年輕人看了一眼一副老神在在，似乎一副高深莫測架勢的法師，下意識的往遠處多了躲，因為那塊石頭正在路旁邊，年輕人就遠離這法師，一副饒過去的架勢。

石頭上的法海高深莫測的念着經，看着你去年輕人這幅架勢，分明就是躲着他，嘴角抽了抽，看着年輕人繞過了石頭，就要向山下走去。

這時候，石頭上高深莫測的法海再也忍不住了，就說道：“年輕人，能否給老衲施捨點水。”

採藥青年本來以為躲了過去，但沒想到還會被叫住了，因為他實在不喜歡這人的樣子。

最終還是處於善良，取下自己帶着的水壺，遞了過去，說道：“有的有的，大師您請用。”

法海當仁不讓的拿過水壺，狂灌了幾口，這才將水壺遞給採藥青年，道了一聲謝。

年輕人連忙擺手，連稱不謝，裝好水壺，就要離去，但這法海卻站了起來，從前面擋住了採藥青年的去路，問道：“剛才的笛聲可是你吹湊而出。”

採藥青年見此有些不舒服，但還是為了不傷及面子點頭說道：“正是在下。”

而法海又問道：“你說著世界什麼聲音最好聽？”

採藥青年說道：“當然是這山中自然的聲音了。”

法海一聲大笑，高深莫測的搖了搖頭。

而引的採藥青年問道：“那大師您說什麼聲音最好聽？”

法海一副高深莫測的架勢說道：“當然是暮鼓晨鐘獅子吼的聲音最好聽了。”

接着就深吸一口氣，在原地發出一聲長長的大吼，震的山林中鳥兒四處飛散，好似避之不及，而採藥青年也被震蕩的有些發懵，當即捂住了耳朵。

江海看到這裏，眼神中出現一股怒氣，怒道：“好個披衣妖孽，竟然對凡人種如此毒種，若不是我發現了，這採藥青年以後還不得被你控制。”

若是一般人，的確看不出剛才那一聲吼叫的原理，但江海卻看出來了，這分明就是給人精神中種了一枚種子，是一種控制人思想的手段，這種手段讓人防不勝防那個，若是着了道，就會按照這種子的成長去發展，以後的命運，也不會好到哪去。

在江海看來，這分明就是給人下毒，而且比凡間毒藥更狠毒的毒藥，是作用在人的靈魂上的。

此時，已經讓他有必須要取了這人性命的決心，比剛才強烈不少。

此人盜用他的命格行事也就罷了，但還做出如此慘無人道之事，這是他不可容忍的，盜用了他的命格，來做一些邪惡之事，雖然不是他自身所為，但若盜用命格之人死了，命格完全的回到自己身上，盜用之人所做的一些惡事，還是要有一部分算在他的身上的。

這事情又不是沒有發生過，在奪取法海丹藥之時，命格也完善了，但隨着還有大量的因果，還好他的虎頭山有功德在，將這些因果逐漸的化去，後來也花了一些時間將這些后遺症解決了，雖然不足以致命，但也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但這幾百年之內，這些人不但沒有停手，還繼續的盜用他的命格，江海也反應了過來，這幾百年這些人做的惡事肯定不少，肯定會帶了一定的麻煩。

但不管怎麼樣，這個法海他都殺定了。

而此時，兩人互通的姓名，採藥青年名叫許仙，子漢文，而這位法師，自然就是法海。

法海說出了許仙與他空門有緣，要讓許仙跟他竟然空門，採藥青年哪敢隨他而去，而是說自己還想娶個漂亮的媳婦，就此互相拉扯。

許仙哪是法海的對手，就要被帶走的時刻，江海就準備出手，先將法海嚇住，讓許仙離開，然後再找機會殺了法海。

但就在這時，山林中一陣晃動，法海抬頭一看，發現了一道白影閃過，當即怒道：“有妖孽。”

說完，就鬆開了許仙，甩出禪杖，向妖氣的方向飛去，而許仙被放開之後，慌忙的下山而去，在此地一刻也不敢多待，看來是被法海給嚇得不輕。

而江海原本要追着許仙去解除剛才法海給下的靈魂之毒的，但看到法海飛走了，心念電轉，準備想解決了法海。

法海才是這種毒素的毒源，法海不除這靈魂之毒就永遠存在，即使他去給許仙解了毒，法海若是發現還會下毒的。

明白此理之後，也追着法海的身影飛了過去。

法海此時看見了剛才出現的真面目，就是他的目標白蛇精，一邊追着，一邊還在大喊：“妖孽哪裡逃。”

等到追了一段時間，前面的白蛇精果斷的停下，凌空而立的站着等待，等到法海上前之後，就說道：“法海，我只是想做我的事，還請你不要多管閑事。”

法海當即怒道：“妖孽，人間豈是你該來的，既然你在此為禍人間，那老衲只有降妖除魔了。”

說著就舉起禪杖向白蛇精打了過去，白蛇也不甘示弱，當即取出一把寶劍，正是黎山老母賜予的雄黃寶劍，一人一妖你來我往的打打原地山石飛濺，犹如巨大災禍的製造現場。

江海看着兩人的打鬥，一點也不急，因為見到白蛇精之後，一切的脈絡都已整理清楚，也知道如何去做了。

總之，這場因果之中，就是他，白蛇，還有當年那位牧童的事情，而若是無意外，許仙就是當年那個牧童的轉世之身，若是不然，白蛇也不會在關鍵世界來救牧童。

當然，是不是轉世之身，還有待猜測。

但這場因果是他們三人的事情，與外人卻沒有任何關係。

就比如三個人正在玩遊戲，而這個遊戲就是三個人的，但偏偏有一個人硬要插進來，想要參与其中，強行的將一人趕走，又強迫另外兩人跟他玩。

這事怎麼看都覺得讓人不舒服，三人中，誰都不喜歡跟這個法海玩，還死皮賴臉的纏着不放。

江海就在暗暗的看着，等到白蛇精將法海的法力消耗一些，自己殺起來就更輕鬆了。

# 第五百九十章 法海變了因

在江海的眼裡，白蛇的法力要遠比法海要強一些，若是白蛇誠心想要殺死法海，也不是不可能，但這白蛇似乎心有憂慮，打的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有什麼着急的事情。

如此憂慮之下，都能將法海打的節節敗退，也知道短時間之內拿不下法海，心中還有着急的事情要做，將法海打退之後，喊了一句今日先不與你爭鬥，就此離去。

而法海也自然不甘示弱，放下狠話來，揚言一定要斬妖除魔。

但在白蛇走了以後，法海也還是受了一些不小的傷勢，面色有些凝重的看着白蛇精離開的方向，神色中帶着一絲猙獰的狠厲，就要準備回法場療傷。

但一轉身，就看見一個身材與他一樣高大，面容淡然的年輕人，但眼中的眸子呈現方孔之相，渾身帶着一股犹如莽荒中走來的氣息，提着一桿蛇叉，面無表情的看着他。

法海看見這個眼神，身體不受自己控制的一緊，連全身毫毛都能感受的到，感受到了一股從未有過的危機。

法海心中一突，總感覺這人有些熟悉，但怎麼也想不起來，而這人，已經擋在了他離開的路上，想要離開，不管是中空中還是地下，那個地方都是一個節點。

感受着自己身上的傷勢，暗道一聲麻煩，決定還是將面前這人先打發了，就上前對着面前之人一禮，說道：“不知這位壯士為何擋着我的去路，可是有什麼疑惑之事？需要老衲為你解惑？”

而面前這人正是見他與白蛇爭鬥玩之後，準備出來收拾法海的江海，見法海要離開，心神正是鬆懈時刻，就站了出來。

見法海有此一問，就說道：“不錯，我有一個疑惑不解，法師之中也有眾生平等一說，世尊曾言，萬千眾生都為六道眾生，並無高下之分，常講經說法，鼓勵弟子度化六道眾生，脫離苦海，但今日觀大師行徑，卻不如此，見人強行拉入門牆，見妖就要降妖除魔，難道此二者都不是眾生？不知大師可如何教我。”

法海聽聞面前這人竟然指責自己，心中一陣嗔怒湧上心頭，但感覺到從江海身上發出的一陣陣危險的氣息，瞬間冷靜下來，也不敢動手，面前這人所站的方位，隨時都能攻擊到他，而且似乎連身後的大山氣勢都強加在了他身上。

最終還是說道：“那許仙與我空門有緣，合該入我空門，那白蛇精為禍人間，老衲理當降妖除魔。”

“呵呵。”

江海冷笑一聲，說道：“據我所知，那許仙並無進入空門之意，你卻要強行拖入空門，而那白蛇在人間並無為禍之事，你又為何如此誣陷。”

法海暗暗防備着說道：“老衲度許仙入門，是為他好，相信他以後會感謝我的，那白蛇精現在沒有為禍人間，但不代表以後會為禍人間，人妖不兩力，妖孽就是妖孽。”

江海繼續盯着法海問道：“你怎之許仙以後會感謝你，他有他自己的活法，又為何去用分別心來對待白蛇精，世尊當年並沒有將生靈分出個好壞，你這分別心又是從何而來？”

法海心念電轉，見如此問自己，就在想着對策，心道，若是回答的合適，說不定就能活下來，就說道：“我之道乃康莊大道，凡人求之不得，作為修行之人，為天下蒼生是責任，又何來分別心之說。”

“哈哈哈。”

江海看到這裏，一陣大笑，看着法海說道：“我當是什麼得道之人，原來是一個口是心非，連自己內心都欺騙的神棍罷了，連自己做這件事是為什麼都不知道，還自稱修行之人，我想你自己連自己的道都不知道吧。”

而法海被如此說，心中有些憤怒，但此時的身體還沒恢復，也不敢動手，若是在平時，他早就開始動手了，對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發現面前這人身上的氣勢越發的凝重，給他的威脅越發的強烈，心中暗道一聲糟糕。

早知道如此，就應該在第一時間跟面前這人動手，即使打不過，也能逃走，不像現在，進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心中已經暗暗防備，但還是不認同面前這人的說法，就說道：“老衲一心修行，堅守清規戒律，五十多年如一日的修行，難道這些都是假的？”

江海嗤笑一聲，說道：“修什麼都一樣，沒有修鍊到自己身上，都是假的。”

法海頓時有些生氣的問道：“老衲修鍊如此多年，難道都是假的？難不成修鍊到了你身上？”

江海盯着法海，眼神閃爍一道利光，在法海身上仔細的看着。

法海就感覺到這目光好像將他从里到外的看了一個透徹，甚至連他最引以為傲的舍利寺都看出來了一樣。

就聽江海說道：“你雖然沒修鍊到我身上，但你也沒修鍊到自己身上，你這一切恐怕都是被別人控制的吧。”

說著，江海用一種憐憫的眼神看着法海，法海頓覺心中一晃，有些站立不穩。

一直以來都騙自己，舍利子是自己的修為，而且將自己的一切都送入舍利子之中，就為了提高修為，其實他也知道，舍利子並非別他完全掌控。

不但不被他掌控，還影響着他的行為，原本還固執的認為就是自己，但被江海揭穿之後，也藏不住了，全身的氣息瞬間暗淡下來。

犹如失去生機的枯木，逐漸的凋零，原本強壯的身軀，逐漸的衰老了下來，眼神也出現一種暗淡之色。

江海看的是目瞪口呆，原本打算是佔據優勢的情況下，想破了法海的道心，然後來個永絕後患。

都已經做好了借用身後這座大山的山勢，在破了法海道心之後，再將法海一叉給叉死。

但卻不想這個法海的心性本就在逃避一種事情，不敢面對現實的邊緣，知道自己是一個傀儡，是被舍利子所控制的，被揭穿之後，斷了與舍利子的聯繫，成了一個普通的老人，身體沒有了舍利子的加持，全身的那種法力好像被抽幹了一樣。

看到這裏，江海對面前這個法海再也提不起殺心了，若是之前，就是奪取自己命格的人，但現在看來，就是一個追尋了一輩子大道，連自己的追求都不知道的老人罷了，心中的一切信念崩塌，心中沒有了止住，身體瞬間垮了下來。

接着一顆舍利子從法海的頭頂冒出，在法海頭頂盤旋，然後自動飛到了江海的手中。

江海感覺到了自身的命格終於補全了，但相應的，舍利子上也攜帶這一些因果，而這個因果，他並沒有多少畏懼。

但這並沒有讓江海將舍利子拋開，心中打定主意，接下這份因果。

他的心龍之道成就，其中少不了大量的法師典籍，自然明白起意。

如此一來，更是符合了‘菩薩畏因，凡人畏果’的說法，對於所造的因果，他並不逃避，只要去解決就行，但對於因，卻不會自己去造作。

而這時法海已經癱軟在地上，雙眼無神，江海看了一些，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個人的心念本來在自己身上，若是有一天發現，自己活得竟然不是自己，一個人就失去了心中的支柱，就連身體也會垮了。

江海搖頭嘆息一聲，就要離開，但忽然發現法海的眼中出現了一抹光亮，讓江海心中一動，覺得這法海還有救。

就繼續等着，逐漸的這一抹亮光越來越亮，帶着身體也逐漸的恢復了一些生機，雖然沒有舍利子在身之時的那樣強大，但還算是活了過來。

而法海也慢慢的起身，站起身來，對着江海一禮，說道：“多謝施主點化。”

江海看的嘖嘖稱奇，也收了自身的氣勢，早已沒了殺心，而這時候的法海，看着就一片祥和之氣，就笑着說道：“大師現在的樣子，可比剛才好了許多。”

法海連忙搖頭說道：“慚愧慚愧，小僧修鍊多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若不是施主點化，還在苦海之中沉淪，過往種種，一切因果，小僧甘願受罰，所造冤孽，小僧也願意一力承當，剛才多有冒犯，還請施主原諒。”

此時的法海，一臉溫和，前不久的那一身戾氣，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

此時的法海，已經徹底的變了，現在才能算個修行人，對於這種人，江海自然也會以禮相待。

就笑着說道：“大師如今找回自我，明了心性，可喜可賀，過往種種，天道自有定數，如今大師明了，這一切都不是問題，大師此時犹如新生，我輩又多了一人。”

法海面色有些羞愧之色，想起過往，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

面前江海所說的我輩多了一人，他也明白，以前的他，在江海的眼裡，連個修行之人都算不上，如今他走的這條路，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修行之人。

感嘆一聲慚愧，說道：“小僧今日明了本心，施主點化之恩功不可沒，為我新生，當拋棄以往，法海此號本就有大因果在身，卻不適合小僧，還請施主為小僧賜下法號。”

說完對着江海一禮，而江海面樓一種古怪，對於法海這個法號，本來就是要收回來的，也是在打算之中，法海既然提出，也省了他去說。

但法海對自己一禮，分明就是執弟子之禮，這本也沒什麼，法海明心見性，雖然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功勞，也是善根具足而點亮了心中明燈。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他的功勞，但這弟子之禮一出，就讓他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似乎自己的弟子很多一樣，對這種場面很熟悉，但想了半天，也沒找到原因，不禁對自己的前世有了一些疑惑。

準備以後再尋找一番，按道理，他這等修為早就能覺醒前世了，但到如今，也沒有前世的任何信息，讓他越發的奇怪。

當初與自己交好的那個雷九天，似乎在某一時間都覺醒了前世，但自那時候，自己就再沒見過他，而且也找過幾次，似乎發現雷九天在刻意的躲着自己。

心中打算一定要將雷九天找出來，問問自己的前世，又如何找回，解決自身出現的種種異常。

看了面前的法海一眼，說道：“法海此號與我命格相符，也不適合你用，如此，今後你就叫了因吧，也算是今日了卻以往因果，從而踏入修行之道的一個轉折點。”

面前的法海對着江海一禮，說道：“了因多謝施主賜名，以後定當痛改前非，好生修行。”

江海點了點頭，又想了一下，將自己以前換取白蛇的那個缽盂拿了出來，說道：“這缽盂是我早年所得，我之修為入門，此物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進入見你於此相符，就送與你當個護道之物吧。”

了因也不推辭，上前雙手接過江海手中的缽盂，連連稱謝。

# 第五百九十一章 虎頭山弟子

經此一事，法海變成了了因，明悟了心性，然後告辭離開了，至於去了哪裡，若無意外，肯定是尋找自己的道去了。

不管怎麼說，這個了因都是修鍊了幾十年的人了，雖然這一切的修為，全都送給了舍利子，但不管怎麼說，這幾十年的修鍊經驗還是有的。

如今一朝得悟，以後所修鍊的就是自己的，而不再去為別人服務，就這幾十年對修鍊的掌握，就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又加上這次的大徹大悟，以後的道路會更加順暢。

若是運氣好一點，說不定能凝聚出舍利子，也算進入了長生之門。

即使沒有凝聚出來舍利子，有了他明心見性的境界，也能繼續在輪迴轉世中重修，算是進入了解決身死的大門。

江海在得到了積累千年的舍利子，所有的因果命格盡數返回本身，但同樣，也存在無數的因果在其中。

這些因果根深蒂固，只能自己將此承擔下來，但好在舍利子上的因果都是能看得見的，是有出有算的，以他目前的修為境界，可以盡數得知。

不像自己身上的某些因果，就是到現在他也沒有發現因果來自何處，從哪裡來的，也就無從下手，只能慢慢的修鍊自己，等到自身強大之後，因果也會慢慢的浮出水面。

最終，將舍利子扔給了心龍，心龍見舍利子飛來，上前一把抓住，然後將舍利子左右的盤玩，不時的還給舍利子噴出一口龍息，最終將舍利子弄得跟龍珠一樣。

而此時，江海才感覺到自己的心龍完善了，原來的心龍雖然也是一個龍樣，但就是沒有凝聚出龍珠。

而龍的大部分力量，都是要經過龍珠來體現的，沒有了龍珠，就等於少了一樣核心之物一樣。

原本還在捉摸着如何來凝練心龍的龍珠，但這下好了，連這一步都省了，用一個與自己息息相關，同一命格的舍利子來當做龍珠，就再合適不過了。

江海仔細的感悟這自身的變化，感覺又靈動了許多，就連自身的力量都比以前要強大許多，而龍珠的出現，竟然給自己的力量帶來了一個新的循環，而這個循環還是完善的。

在江海的打算中，原本是準備學着仙道修鍊之法，凝聚一顆金丹，然後將金丹來當做自己的龍珠，但有了這顆舍利子，也就不需要去改變修鍊之法，而繼續的修鍊自己的。

因為他所修鍊的，完全屬於道法自然，類似於上古練氣士的修鍊功法，從練氣與心性開始的，但又有所不同，側重點在於心性推動鍊氣，而鍊氣來補充心性，兩者互相結合，最終成就心龍之法。

但仙道之中所修鍊的金丹大道並不如此，多以練氣開始，然後搬運精氣神還是混煉周天，凝聚出一顆丹元，成就金丹。

兩者的路線有所區別，從根本的出發點就不一樣，若是改變自己的修鍊之法，務必要改變自己的修鍊方式，甚至連心性的修鍊之法都會改變。

他已經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剩下的就是修正，若是連核心都改變，很定會給自身帶來衝突，而這種衝突甚至會造成修為的混亂。

當然，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心龍龍珠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就是在仙道興盛一時的外丹之法。

或許世界之中外丹之法失傳了，但外丹之法，都是從自身內丹混煉發展出來的，只要內丹之法沒有失傳，外丹之法就永遠存在。

但如今有了舍利子，就不必如此麻煩了。

這可舍利子可以說是一枚天然的丹丸，大部分都是由精神凝練而成，這也與他的心龍屬性有些相似，精神力凝聚的舍利子，被心龍利用起來就會輕鬆很多，也減輕了許多負擔。

而且已經有了千年的底蘊，又與自己的命格相符，甚至是自己的一部分，融合起來毫無阻礙。

唯一要解決的就是與舍利子內部含有的一些因果。

但目前來說，最終要的還是要解決他與白蛇精，還有許仙之間的事情，因為這事關他以前的一段因果，不管如何解決，總要有個結果。

再加上劫氣越來越重，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必須在劫難來之前，將這件事給解決了。

告別了因之後，也想起許仙被靈魂中下了毒種，而且是被修行人所下的。

不管與許仙有仇還是有怨，但許仙終究是個凡人，作為一個修行之人，即使再怎麼漠視生命，還不會如此的將人命不當回事。

潛意識中對生命的尊敬，容不得他看見而不去管，當然，一般不會出現在人群之中，自然見不到這些。

就循着許仙留下的氣息，尋了過去，一直到了山下的一個名為錢塘縣的小縣城，最終尋到了一戶人家之中，經過打聽之後，也得知此地是一個叫李公甫的縣衙捕頭家中。

而巧合的是，這李捕頭，竟然與他也有些淵源，一生所學，都是來自於虎頭山，也算是捕頭山一脈的人，雖然不知道是多少代門人了，但終究是虎頭山的人。

虎頭山一脈雖然進行了隱藏，但在在此之前早已遍布了王朝的方方面面，各行各業的人都有，當初還差點成為王朝的顯學，當然，這事情早就被江海給制止了，即使這樣，也融入了民間之中，對社會發展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但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內部的組織永遠的沒有出現混亂，也讓他有對此有了信心，既然是虎頭山的人，那事情就好辦多了。

摸了一下自己身上，發現一塊令牌，這也是虎頭山之人害怕虎頭山門下不認識他，而將他衝撞而製作的，此令一出，虎頭山弟子無不聽令。

原本還想着怎麼去接觸許仙，解除他身上的毒種，當然也不會強行解除，若是許仙似乎不肯，他也不會強求。

但有了這塊令牌，一切都好辦多了，也推算出李公甫此時在家，就上前要動了門上的門環，聲音清脆，很有頻率的敲打了幾下。

屋內此時正在與媳婦吵架的李公甫，忽然神情一動，也聽出了這敲門聲的來源，這正是他師門中的聯絡暗號，在整個虎頭山都是通用的。

當即對自己的媳婦說道：“有客人來了，我先不予你爭論，你讓我給漢文找的差事，他自己嫌累，我能也有什麼辦法，我過幾天再給他找一個就是，你也不要在這煩我。”

兩人之所以吵架，還是因為許仙文不成武不就，最終許嬌容看着發愁，就托丈夫給許仙找個差事，但這許仙卻身體瘦弱，幹不了武夫的活，也做不了武夫的事，最終還是自己跑了回來。

許嬌容心中捉急，最將事情怨在李公甫頭上，李公甫也因為衙門裡的煩心事，才與許嬌容發生爭吵，但看着丈夫如此神情，也知道這是要緊的事情。

每次遇到這種事情，李公甫都顯得特別隆重，當然，就她自己也是虎頭山崇拜者，為此，還在家裡供奉了一副虎頭山閻君的畫像在家裡。

當即擦去了剛才的淚痕，開始準備起來，準備迎接要來的客人。

江海在門外沒有等多久，就見門被咯吱一聲打開，顯露出一個身材高大的聲音，江海通過氣息判斷，正是李公甫。

就見到李公甫當即左手三山訣，右手劍指拖下，說道：“山上猛虎天上龍，遇見子牙不拜神。”

江海心中一動，是虎頭山一脈的契口，有契合之意，這些他似乎沒有學過，但不妨礙他知道。

這正是虎頭山一脈發展出來的一套東西，有契合之意，張口第一句就是姜子牙在此，神鬼辟易，也是虎頭山一脈的核心。

也就饒有興趣的說道：“虎頭山上有真仙，不拜鬼神拜祖先。”

李公甫當即心中一稟，也有些激動起來，這意思很明顯，就是虎頭山來的，作為一個誰知道多少代的弟子，對虎頭山可是從心裏嚮往。

身形當即向前一步，說道：“虎頭閻君堂前坐，河漢群真坐兩旁。”

江海也知道，這就是問及身份地位了，而這虎頭閻君，就是他的父親，當年阿爹百年之後，被江海立祠祭祀，為第九代捕蛇人。

但被虎頭山一眾也跟着祭祀，最終被奉為眷龍人祖師爺，後來逐漸的發展，成了整個天下的一份信仰。

到了如今，對他阿爹的崇拜者甚多，這一句問起，也讓他對當年的阿爹產生了一些回憶。

可以說，他有如今的成就，與當年阿爹對他的教導也脫不開關係。

而‘姜子牙在此’的這一核心就是阿爹當年送給他的，也正是因為這句話，讓他堅定了自己的道，明白了自己的方向。

而最終，兩者逐漸的被民間所融合，就認為阿爹就是姜子牙的化生，而姜子牙，就是阿爹的前世。

因為在民間的封神故事中，姜子牙最終也沒有成仙，是老死的，而這一證據，似乎坐實了這一事實。

到了最後，就是江海和不知道姜子牙與阿爹兩個究竟誰是誰，被如今一提起，心中有些感慨。

但最後還是收回心神，看着面前的李公甫說道：“燒香接手祖師前，一柱清香可通天。”

李公甫身體開始劇烈顫抖起來，燒香接手，的意思就是只接過香就行，而且還不是自己燒香，有人替他燒香，而後面就是直通天地，也就是第一柱的意思。

每次虎頭山祭祀祖師爺，都是江海燒第一注香，然後才輪到別人，即使不再的時候，也會有人替他，還要有嚴格的規矩。

“難道您是···”

李公甫有些顫抖這問道，激動的連話都說不全。

江海點了點頭，取出一枚令牌，拿到了手裡，讓李公甫看了個仔細。

李公甫當即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拜倒：“不知二代祖師大駕光臨，爵字門第七十二代弟子李公甫拜見祖師爺。”

# 第五百九十二章 龍盤旋而上

李公甫說完就要拜倒在地，看這架勢非來個五體投地不可。

江海趕緊上前李公甫扶了起來，說道：“怎可如此禮節？我虎頭山都說了是拜天拜地拜祖先的，從不去跪拜活人。”

“祖師您是我虎頭山的定海神針，我們都是聽着您的傳說長大的，已經與祖宗毫無區別，對您行此大禮，是應該的。”

李公甫一副恭敬的神態說道，江海看了一下他的眼神，心中一陣無奈，看來是沒法說了。

但這也給他敲響了一個警鐘，他自千年得位，一直存活至今，雖然虎頭山是他建立，但發展如今，已經與整個天下的命運息息相關。

到如今，虎頭山已經非他一人所有，而是與整個天下息息相關的一個組織。

自始至終，他都沒有認為虎頭山是他自己的，如今被李公甫如此恭敬，讓他也明白了過來。

老而不死是為賊，一個人若是長期把持着上面，佔著位置不放手的話，就會擋住後面人的出路。

如今虎頭山也是一樣，有他在，無形中就給下面帶來了一些限制，與發展無益。

而虎頭山活的長的人，也並非他一個，後面還有許多。

他在上面，肯定會阻礙後面的發展，如今天下之中的虎頭山勢力，已經滿足不了他對修為的需求了，需要進入更高的一個層次，才能得中正之位。

若是這樣，才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江海心中一嘆，若不是自身有些因果還沒解除，早就交了手中的權利，讓後面的人來發展。

其實對於此事早有打算，向著解決白蛇之事，再交了位置。

如今見李公甫這一提醒，讓他也心中有些警覺。

禍福相依乃是心龍之道的要訣，在地位走到一定的境界，所有人都尊敬，而且已經達到了頂峰，就比如人間禮節，最大莫過於五體投地，再大下去並非什麼好現象。

就如龍飛到最高的層次，就會出現亢龍有悔，此事並非是反着往下飛，而是脫離目前的身份地位，向更高一個層次繼續做龍，從潛龍勿用開始，永遠是一個螺旋上升的狀態。

就比如一個小地方的人，從小地方開始起家，慢慢的積攢實力，最終成為小地方的第一人，若是只看見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不去外面闖蕩的話，就會有災禍發生，只能當個門背後的關公，對家裡人耀武揚威。

唯一的辦法是向外繼續發展，看到更高的層次，才是唯一的正道。

就如他現在一樣，已經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如今要面對的事各路仙神，而不是在凡人這個層次打轉。

有此感悟，原本準備事後卸任的想法，下意識的提前了一些，現在就準備卸任。

將事情交給虎頭山的後輩子弟，然後自己專心來解決因果。

也給後輩子弟做個表率，讓他們看到了一個道理，即使做到了虎頭山的最高位置，權利堪比人間皇帝，也並非前面沒有路，還能解決自身因果，繼續提升。

如此一來，不但能得到虎頭山的支持，而且還不會有什麼災禍。

思索之間，已經跟着李公甫進入了小院之中，在客廳就做，而李公甫給他媳婦許嬌容一番介紹之後，又是一番客氣，若不是江海不讓她拜，她就要用五體投地大禮來跪拜了，許嬌容對他的崇拜一點也不比李公甫弱多少。

而這一番客氣，也讓他更加堅定了現在就卸任的想法，幾乎一刻也不想坐在虎頭山山主或者的祖師這個位置，繼續把持着大權。

最後李公甫問及江海的來意，江海也說了許仙的事情，讓他多盯着點，本來打算親自解除許仙身上的毒種的，但看到兩人都是一副言聽計從的架勢，這種相法就打消了。

此時若是他說出來意，這兩口子肯定就會把許仙抓到他的身前，肯定不會去管許仙願意不願意，這樣一來，即使解除了毒種，也失去了他做事的初衷，因為這其中還有許仙自己的想法在其中。

他對生命尊敬，當然也尊重每個人的想法，並不會強迫任何人去做自不喜歡的事情，也就沒再多少。

最終留下了幾道符，讓給許仙用上，然後指點了李公甫一些眷龍人練氣之法，又給許嬌容指點了幾句鍛煉心神，強身健體之法。

最後在兩人的苦苦挽留之下，還是離開了，也說出了自己會在錢塘縣邊緣住着，去了自然會知道在哪，虎頭山一脈的人，在建造房屋之時，房屋的四角都有虎頭紋飾，虎頭山弟子自然會認識。

如此一來，這次離開，就是出了門兩人都送了江海三里的距離，最後江海無奈之下，只有御風離開，這才作罷。

李公甫與許嬌容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江海的交代，立即回到家中，將一道符佩戴在許仙身上，這才安穩。

符文總共三道，一道佩戴，一道吞服，一道壓在枕頭底下，三道都能起到取出毒素的作用。

考慮到許仙的頑固，才用了三道，三是一個極限，也符合《蒙》卦的運轉方式。

就是要去救人，或者教人，若有人相求，初次肯定會指點，但三次都沒有效果，就不用管了，行事如何，尊重別人的選擇。

李公甫與許嬌容一陣忙碌，但許仙卻對此不感冒，用自己學了多少年連個童生試都沒考過去的認識反駁着，揚言子不語怪力亂神，世界上哪有這些，言辭之間沒有絲毫的相信之意。

雖然不在意，但還是不會辜負許嬌容與李公甫的一片心意的，最終還是將符篆待在了身上。

至於讓他化水吞服的那一道，保證會喝下去的，最後打了個馬虎眼，倒在了外面，卻被一隻蹲在牆上眼睛靈動的大白貓看見了，大白貓兩眼放光的跳下去，將地上的符水添了個乾淨。

將沾了符水的石頭地板都好像給洗了一遍，乾淨的發亮，添完之後還意猶未盡的看着原地的地板，喵喵的歡快的叫了幾聲，這次戀戀不舍的離開，跑到一出隱蔽之地開始消化起剛才的所得來。

隨着大白貓睡着之後，身上逐漸散發著一陣陣的變化，全身都好像籠罩子子啊一種元氣之中，改造着它的身體。

若是江海看見，也會感覺到欣慰，雖然他的法力幾乎與天地相連，只要心龍猶在，就能有無限的力量，只要利用起來，有自然造化之功。

但這種力量，他也不願意看到被人浪費，都是天地的造化，也不是白來的。

若是看到被許仙倒掉了的這份自然造化之力，並沒有被浪費掉，而是被一個大白貓得了去，也會感覺到自己並沒有做無用功。

當然，江海不知道這些，離開之後，就御風向著虎頭山飛去，當即召集虎頭山八門之人，按照數理分為休生傷杜景死京開，將八門頭領召集在一起，當即宣布選出下一任虎頭山山主。

而這八門之人當即開始苦苦哀求，但江海心意已決，也告知了自己要進入更高的一個層次，需要去凡間走一遭，來解決自身因果，再繼續修行。

對於虎頭山來說，對自身修為都無比重視，最終還是開始選擇山主，最終京門首領獲得支持最多，而這個京門與開門，都有一個別稱，為爵門，一般在人間王朝為官位將，有獲取爵位之意。

最終還是舉行了接任大典，在虎頭山祖師祠之中，祭拜了姜子牙與眷龍人歷代祖師，最終京門首領擔任山主。

其中人心所向，沒有絲毫波瀾，算是平穩度過。

而事情完結之後，已經過去了十天，江海還是不顧虎頭山眾人的挽留，離開了虎頭山，向錢塘縣而去。

等到江海離開之後，全身覺得一陣輕鬆，好似身上的某些束縛消失了，連心龍都強大了一些，自身的力量更加靈動，在空中飛行起來，有一種無拘無束的感覺。

也明白虎頭山的確已經不適合他現在的修為了，若是再繼續把持着虎頭山，不但不能成為自己的助力，還會成為自己的束縛。

如今的心龍不再是地龍，只能伏在地上的，而是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需要一個更高的勢力來演繹自己的心龍之道。

就比如一個從小孩長到大人的人，在小孩時期玩的是各種玩具，來實現自己心中的想法，比如小孩喜歡建造樓房，就用積木來建造，建造的越好，就越開心，成長的也越好。

但如果一個大人還用積木來建造房屋，就是一個沒長大的孩子，並不適合用小孩子的玩具來建造房屋，而是要用外界的一些建築材料。

雖然在理論上，積木建造房屋，與磚石瓦木建造房屋沒什麼兩樣，其中所蘊含的道理都會一回事，都是演繹自己心中的那一條龍。

但所做的事，卻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境界，才會對自己有好處，才能如龍一樣的盤旋而上。

這也是心龍之道的一個特點，就是永遠的是往上走，永遠的是頭帶着身子尾巴的往前走，所行走的方向，永遠不會被外力而影響的產生任何變化。

而這虎頭山就像小時候的玩具，長大了，自然要將玩具交給比自己小的小孩，不能還把持着玩具不放手了，需要的是更大的玩具。

這樣，才符合龍的特性，向上，向前。

# 第五百九十三章 遇青蛇盜銀

江海在離開虎頭山的時候，御風而行，憑藉著越發靈動的力量，好像自己融入到了風裡面。

一路上感受着卸任虎頭山山主之後所帶來的提升，也逐漸的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層次。

此時，他才發現，自己為何在這將近百年的時間進步不是很大，原本還打算在大劫來領之前將自己的修為提升一個層次，或者有所提升。

但最終卻發現，即使這百年一刻也沒有放鬆修鍊，但進步還是微乎其微。

今日卸任之後，才察覺到原因就出在這個地方，這也是他迫不及待的離開虎頭山的原因，當然，要來解決自身因果也是一個方面。

所謂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就是自身的德行，要與現在的位置相匹配。

雖然這次並不是不合格，而是位置已經不適合他目前的修為了，不是自身的助力，還成了一種束縛，想要上升，就必須尋找新的位置，一個高於當時層次的位置，重新從潛龍階段開始，才是最符合他目前的階段的。

若是在繼續待在虎頭山，不但不能成為自己的助力，還會因此而遭受牽連，對自己與虎頭山都不是太好。

此時，江海才感覺到自己這一步是走對了，飛行的身形都輕快了很多。

當他趕赴錢塘的時候，已經到了夜晚三更之時，原本打算在一處讓虎頭山景門安排的一處宅院安身，卻感受到一股蛇類的氣息，而且還是妖蛇。

一下子捕蛇人血液中對蛇的敏感讓他下意識的去查看了一番，卻看見虎頭山弟子李公甫正在追着一群鬼妖在跑。

而江海看了一眼，就發現李公甫一馬當先的追在最前面，身後跟着一大幫的捕快，正向一出隱蔽的角落跑去。

江海看李公甫的身手，比十天前都強了不少，面前逃跑的五隻鬼妖沒有一隻是他的對手，一路都被壓着打。

江海暗暗點頭，覺得李公甫這幾天沒有浪費，也算是修行了他所傳的修鍊方式。

如此，也就沒什麼危險，但看到五隻鬼妖逃跑的方向，卻躲着一隻穿着青衣的女子，也看出來剛才感受道蛇妖的氣息，就是從這位女子身上散發的。

處於捕蛇人的衝動，下意識的捏了一把手中的蛇叉。

而這時，李公甫也追了過來，方向正是青衣蛇精身邊。

當頭的意志鬼妖對着女子慌張的說道：“小青姑娘，不好了，後面那個捕快太厲害了，我們不是對手。”

“對啊對啊，這凡人太厲害，竟然連我們的法術都能給破了。”

身邊幾個也開始吵吵嚷嚷的，看着一幅熱鍋上的螞蚱，跳個不停。

這位名叫小青的蛇精看着就看着責罵道：“不就是一個凡人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看不你們一個個都嚇得。”

言辭輕佻，不以為意，並不相信一個凡人能對付得了修行之人。

繼續對着幾人說道：“有什麼大不了的，還不趕緊抬着銀子走。”

幾人身邊放着一口大箱子，也是幾人今晚的傑作。

而此時，李公甫也追到了跟前，看着幾個賊與一個青衣女子在一起，也沒理會，對着幾人說道：“大膽毛賊，竟然逃去國庫官銀，若是你們交出銀兩，我就當做沒看見，若是冥頑不靈，別怪我將你們捉拿歸案。”

幾個鬼妖被嚇得往後躲着，而小青自然不懼，上前怒道：“好一個捕快，竟然敢管姑奶奶的事情，識相的趕緊滾，若不然就送了性命可別怪我。”

“好啊，原來是同夥，既然如此冥頑不靈，那就別怪我將你們捉拿歸案了。”

李公甫也明白了這是一群人的同夥，當即揮舞這佩刀殺了過去，調動着身體修鍊出的氣息，刀身上有些極大的力道，但卻無絲毫殺氣，看這架勢，並非要砍死幾人，的確是想要拿幾人歸案。

而身後的五個鬼妖自然忠心護主，但被李公甫一刀一個，全部砍翻在地，刀身上傳來的那種力道，就是鬼妖也會喪膽，一個個的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而此時，小青也動了，施展出一刀法術，向著李公甫打了過來，但被李公甫一刀將法術斬的湮滅。

接着兩人就開始近距離交手，一接觸，李公甫才發現，自己不是對手，心中頓時焦急起來。

而這時，身後跟着的一群捕快也趕了過來，但被青蛇精冒着一陣紅光的眼神看了一眼，全部倒在了地上。

李公甫一看，心中一驚，自己同僚手下就這麼倒了，即使性格再好的人，也會憤怒，當即施展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向著青蛇精砍去。

而青蛇精好像也不敢玩了，李公甫這樣的拚命打法，即使是他，也有些受不了。

當即搖身一變，現出原形，一條水缸粗細的青蛇出來，搖晃着腦袋，橫着身子，用尾巴向李公甫掃了過去，巨大的力道之下，李公甫沒有抗住，被打飛了出去，掉在地上掙扎了兩下，失去了知覺，暈倒在地。

青蛇當即化為人形，對着幾個倒在地上的手下說道，還不快起來。

幾個手下這次顫顫巍巍的站起身來，一副叫苦連天，最後問道。

“小青姑娘，那這個捕頭怎麼處理。”

當即有人接着說道：“對啊，這人見到了我們的真面目，若是回去畫出來我們就沒法在人間心走了，我們倒是沒什麼，但青姑娘你可不行，你還要跟着白娘娘在人間行走呢，若是被人看見，迎來修鍊之人就不好了。”

“對啊，對啊，青姑娘。”

幾人七嘴八舌的說著，而小青也知道了這件事，他的目的，並不是來殺人的，但如今發現了她，肯定會將她的畫像畫出來的，以後不管怎麼說都是一個麻煩。

最終心中的惡意佔了上風，張開嘴噴出一道蛇光，打向倒在地上的李公甫。

而此時，江海也不隱藏了，一個閃身站在了李公甫的前面，一蛇叉價格蛇光打飛出去。

但接觸到蛇光的時候，有一種古怪的感覺，發現這種光芒自己也熟悉。

這正蛇光極為難纏，只要附在身上，就如腐骨之毒，再也難以去除，若是修為不到家，還會就此湮滅，而對應的方法，似乎是在腦中演練了無數遍的，用化解的方式，將這道蛇光化解。

但也只是祛除了蛇光上覆蓋在其上的蛇毒，最終提煉出頭髮絲粗細的一道黑光，順着蛇叉進入了身體中，然後心龍好像發現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一樣，張嘴就這一絲很色光芒吞了進去，很快的與心龍融合，而且還歡快的發出一聲吼叫。

江海感覺到奇怪，總感覺這東西就是自己的。

而青蛇金頓時變了臉色，當即說道：“你竟然連滅絕之光都能破解，還我滅絕之光。”

青蛇精當即急了，這絲烏光可是她最仰仗的東西，也是消除一切痕迹的東西。

之所以在這施展出來，就是想要抹除自己所做之事。

自她得到這絲黑光，就狂妄了很多，在黑光之下，誰也逃脫不了，幾乎是百試百靈。

即使他被白蛇精打敗，跟了白蛇精，也不認為自己比白蛇精差，所儀仗的就是這絲黑光。

但可惜的是修鍊不得法，一直沒有將這一絲黑光修鍊的壯大，只你呢個憑藉著自己的見識，將自身的蛇毒附在其上。

此物消失，讓她真的慌了。

而江海仔細的品味這黑光的功效，發現與自己極為契合。

也明白了這絲黑光的作用，就是從心性出發的一眾東西，類似仙道心性一樣的東西，但又有所不同。

其中還加了詛咒與盟誓的道理在其中。

根據他的感覺，此物應該是屬於一個們派所有，但不知為何，卻與自己非常契合，毫不費力的就融合在心龍之中。

見青蛇精暴怒，也而不去理會，而是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李公甫和一干捕快。

李公甫還好一點，雖然沾染了一些蛇毒，但自身強大，只要修養幾天就好。

但這一干捕快就不行了，此蛇毒沾染了黑光那種無法滅除的特性，只要沾上，很難祛除，過不了幾天就會被毒死。

江海揮舞這蛇叉，對着一群捕快打出一道元氣，蛇毒瞬間消失。

轉頭看了一眼似乎就要衝過來的青蛇精，說道：“此人是我山中弟子，你卻不能殺之，至於那道黑光，想必也不是你的東西吧。”

青蛇精瞬間變了臉，摸了一下懷中的一塊玉符，心中有些慌張。

他得到此物的時候，也是在一處機緣之地，同黑光一起的還有一枚玉符。

這也是她所仰仗的一個底氣，玉符有護身只能，即使遇到再強大的人，也不能將她滅殺，說不定還會被玉符所反殺，許多比他厲害的修行者，都是被她的玉符給坑死的。

此時也不禁猶豫起來，原本是打算利用一次玉符，引的此人來殺自己，等到危機關頭，玉符就會自動護住，然後會發出一種滅絕萬物的雷霆，就能將敵人殺死。

但此人一語叫破了她黑光的來歷，還能將黑光收取，說不定還會將玉符也給收了。

若是玉符再丟失，就讓他失去了所有的儀仗，最終咬了咬牙，看了江海一眼，對着幾個手下說道：“走，咱們回去。”

幾人哪還敢多待，當即將一箱銀兩抬起來，跟着青蛇精逃離而去。

江海看着搖了搖頭，原本還想問一下黑光的來歷，但看到青蛇精如此，也就打消了這種想法。

若是去詢問，不一定會告訴他，若是強行拷問，說不定還會出生波折。

最後給李公甫加了一道護符，消失而去。

# 第五百九十四章 江海不懂愛

江海回去之後，就開始研究剛才收自青蛇精的那一絲黑色氣息，如今已經被心龍吸收，融入到了心龍之中。

而且是一種天然的融合，沒有絲毫違和之感，好像就是自己的東西一樣。

其中的氣息，與自己的心性知道相合，物質奇特，有一種不滅與毀滅交織在一起的特性，兩種特性相合，竟然沒有絲毫的違和之感，就如渾然一體的一個物質同時具備多種特性一樣。

而這絲黑氣，竟然有一種看心龍的感覺。

最終將問題歸結為心龍的特性之上，真龍在他的認識中，是大道的化生，是道的一部分，是與道對等的存在。

道的性質，就是龍的性質，龍也是道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

他的心龍之道，就是報了這種心態，其中的道理，就是龍與道同。

而這絲氣息就如龍一樣，有自己的變化知道，所以兩者之間才會融合。

雖然這種推演覺得沒有錯，但總覺得這融合方式也太輕鬆了，好像就是自己的東西一樣，最終推演了無數次，推演到了自己的前世甚至以前，江海也就沒有繼續推演下去。

因為他知道，自己似乎與別的修行人有所不同。

別的修行人，只要修鍊到一定的程度，都會慢慢的覺醒前世的記憶，就如雷九天，在他看來就是覺醒了前世的記憶。

但他卻不一樣，即使修為比雷九天還要厲害一些，也沒有記起來自己前世的絲毫，多次測算無果，只能將之當成一個懸案，只要繼續培養心龍，遲早有找回自己的一天。

江海回去之後，倒在地上的李公甫等人也陸續的醒來，不但沒有追回盜銀，而且還被全部打暈了過去，最後回到縣衙之後，李公甫說出昨夜出現妖邪的事情。

知縣當即大怒，怒斥李公甫胡言亂語，當即打了二十大板，然後責令其儘快破案。

李公甫回去之後，經過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高人指點，說只要請個庫神就能鎮壓。

但李公甫自然不信，虎頭山崇拜姜子牙，不拜鬼神拜祖先，能依靠的全是自己，當即一心修鍊，希望在下次遇到之後，憑藉著自己的能力將妖孽捉拿歸案。

而另一邊，許仙卻外出之後，與俠王府中白家小姐成了親，過上了雙宿雙飛的生活。

當然，被許仙佩戴的那一道符，白蛇精看着不喜歡，最終許仙將之丟進了草叢里，好巧不巧的丟到了俠王府一個變幻成石頭的白骨之上，白骨將符文吸收，繼續裝扮着石頭。

許仙的長久消失，也急壞了許嬌容，催着李公甫除外尋找，最終打聽到了俠王府，與許嬌容一起來看了許仙，並祝福了一番，也盼着許仙能夠好。

但許仙眼高手低，自然不甘當個吃軟飯的，要自己干一番事業，最終又來了一次小青盜取銀庫的事情。

而這，李公甫有了準備，最終青蛇精受傷而逃，身邊的五個鬼妖死了三個。

最後關頭，若不是白蛇精出現說不定連小青都要受重傷，但好歹是將銀子盜了出來。

而這次李公甫又一次被責罰，但許仙卻將銀子拿出來使用的時候，被人發現，這就是銀庫的官銀，就此許仙被下如大牢之中。

而李公甫也查證了一番，俠王府是前朝之地，早就在百年前死絕了，如今又冒出一個俠王府，也察覺到事情的不對勁，明白這是遇上了妖怪。

最終還是找到了江海身邊，其實，這段時間江海對這件事的關注並沒有絲毫放鬆，而是從頭看到了尾。

原本準備自己動手，但發現李公甫修為有所進步，就連一般的妖邪都不是對手，也就沒有再動手，而這次李公甫找上門來，江海還是不準備動手。

而他在測算中，發現隨着許仙與白蛇精兩人的糾葛，他自身的因果逐漸的減少了，就讓他有了一個打算。

真正相愛的兩個人，都是有共同智趣之人，若沒有共同智趣，這種愛情不會長久，分開也就是一個早晚的事情。

但若有人從中阻隔，就會讓兩人產生一種反彈，越阻礙，吸引越大。

而他的目的，就是想為這兩人製造阻隔，不要讓兩人的這份感情淡下來就行，而以許仙的那種性格，能在這個世界活下去都是未知數，只要將事情擴大化，白蛇就會一次次的營救，到時候糾葛在一起，想分開都難。

最終，又給李公甫指點了一番，讓他每個月來一次，接受自己的指點，如此，江海繼續的坐看兩人糾葛。

而許仙，毫無例外的被下入大獄最終判了流放，到了流放之地，學了醫術，並與藥店老闆的女兒打的火熱，白蛇付出了如此之多，自然心中不甘許仙被搶，最後還是將許仙搶了回來。

兩人又一次到了一起，即使這樣，兩人身邊也一直災禍不斷，而這災禍似乎大部分來自於那個青蛇精。

江海知道青蛇精的所作所為之時，讓他忍不住有些古怪，難道這青蛇精打的主意與他一樣？也是給兩人製造麻煩，讓兩人糾纏在一起？

若不然那，以許仙那種膽小懦弱，耳根子還很軟的性格，不拈花惹草就成了怪事，而白蛇似乎是進入了一種執念，不知道什麼理由，竟然讓一個堂堂妖仙去喜歡一個凡人。

這一點讓江海感覺到有些不可思議，也覺得這白蛇似乎是被人迷惑了一些意識，若不然，作為一個修鍊者，報恩的方式也不用將自己搭進去。

就這樣，那邊的三人有闖了大禍，而這次的禍還是盜竊，盜取了梁王府用來當貢品的四件寶物，其中有一樣，就是可以讓枯木逢春的羊脂玉凈瓶。

最終請來各路法師開示降妖，而李公甫這幾年因為破了許多大案子，也晉陞了好幾級，也成了參与這事的人。

最終江海覺得這事李公甫不宜參与，就親自出手，將白蛇精降服，下入大獄之中。

而兩人的分分合合，也讓兩人的粘性越來越高，最終好像連接在了一起。

而在關鍵時刻，小青卻毫無意外的逃跑了，還是從江海的手中逃跑的。

江海看的有些古怪，也更加確定了青蛇精就是有人安排的。

以他目前的修為，對付千年蛇妖都很輕鬆，更何況還是一個沒有千年道行的青蛇精。

但就是如此，這青蛇精卻很神奇的逃跑了，讓他更確信了心中的猜測，青蛇精背後肯定有人。

而將白蛇下入死牢之後，江海又一次的站到了白蛇面前，白蛇凄厲的問道：“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這樣，你要這樣陷害我和官人。”

到了最後一刻，白蛇也明白她與許仙兩人的事情，也有面前這人的一些影子。

而面前這人，也是與她當初有仇的人，如今站在她的面前，卻恨不起來，擔心許仙的心早已佔了上風。

江海說道：“不是我要這樣，而是你想這樣。”

白蛇搖頭哭道：“不是我想這樣，因為我愛官人。”

“呵呵。”

江海不以為意的笑了一聲，說道：“我的確沒看出來你們這是愛，這隻是一種互相的利用罷了，或許，這隻是你的一廂情願。”

“不不。”白蛇一陣搖頭，心痛的說道：“我們這是愛，江海，你不懂愛，你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感受，你永遠不懂。”

江海看着在一間繪製滿符文的監牢中很凄慘的白蛇，不以為意的嗤笑一聲。

“你可以說我不懂愛，但我知道你與許仙的感情，這不是愛。”

“不不，這是愛，我們是相愛的，我愛官人，官人也愛我。”

白蛇自然不會相信江海的說辭，還憐憫的看了江海一眼，說道：“你這種人，恐怕一輩子也不會懂得什麼是愛情。”

江海聽完就忍不住笑了一聲，看着一副我為愛獻身，我光榮，我偉大的白蛇精，目光閃爍不已。

接下來才是重頭戲，而這個，也是江海早就打算好的，也是所有事情的關鍵所在，而這次的最終目的，就要破了白蛇精的道心。

而破了道心也會有兩種結果，一種是白蛇精信念崩塌，心若死灰，成為行屍走肉，永遠的沉淪下去，再也難以翻身。

而另一種結果，卻不是這樣，是白蛇精若是被破了道心，所有的信念崩塌，就能認清自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只要有人救她，拉她一把，就能從沉淪中走出來，從此走向真正的大道之途。

江海心中猶豫，在兩個選擇中猶豫了起來，若是以捕蛇人的作風，打蛇不死反受其害，肯定不能留下其性命，要破道心就破個徹底，不給敵人一絲一毫的翻身機會。

但這種方法有些狠了，甚至是太狠了，看似沒有傷害人的身體，但傷害的是一個人真正的自我。

江海從來不認為人只是身體，而他認為，人的核心是人的靈魂，人的意識，這才是一個生靈的本來面目，也是一個人的核心，甚至比身體的生命還重要。

人，活的其實就是一顆心，這是江海的認識。

對此，還是有些於心不忍。

但若是選擇另一條，白蛇肯定會找回自我，若是真的得道了，說不定還會給自己帶來危險。

而江海從白蛇的身上，發現了與自己同樣的特點，兩人同為修行之人，境界也相差無幾，都有些自身沒法找尋根源的東西在其中，他沒有覺醒前世，白蛇精也同樣沒有。

而此種特性，也是江海難以下手的原因，但卻發現許多蛛絲馬跡，自己與白蛇精有些沒有解開的緣分在其中。

這也是他不願意下狠手的原因。

但要將其重塑道心，還是有些擔心，萬一這是自己前世的仇人，只要得道，估計第一個殺的就是自己。

江海目光閃爍的看着白蛇精，殺與不殺的兩種念頭，在心頭不停的徘徊着，一時難以決定。

# 第五百九十五章 心性的攻擊

最終，江海準備問及一下自己的內心，自己堅持的究竟是什麼？

心中沉入心龍之中，仔細的感悟起來。

本身，與白蛇精並沒有什麼仇怨，一個是捕蛇人，另一個是蛇，兩者之間各有各的道要走，之所以發生交集，也是各自的道有一定的衝突吧。

但到了現在，他的路已經不再是捕蛇人，而是眷龍人，也因為感覺到捕蛇九死一生，而且多有因果，從歷代捕蛇人不得善終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眷龍人不一樣，養的是自己的心龍，將自身精氣神混煉周天，一氣化之，心息相依，凝成心龍，全在己身不再外界。

就是說一切的修為，一切的道理，都在自己身上，很少去到外界去掠奪，也就造不成什麼因果，即使再差的眷龍人修鍊，也都會得以善終，通常可以活到百歲而終。

若能的一氣混煉，就可步入長生之門，壽數隨着心龍的成長而增長。

如今他壽命將近千年，與此心龍之道不無關係。

而如今的白蛇，也不是山澗的妖獸，而是走上了妖仙之路，並非只憑藉著本能來捕食的妖類，而是參悟天道，效法自然而行的妖仙之路。

如今的兩人，都有了自己路，互相之間還不衝突。

或許與白蛇精有前世以前的恩怨，但如今的道路，即使前世的仇怨，看起來也沒那麼重要了。

最終江海還是決定堅持自己的道，只摧毀白蛇精現在的信念就成，而不會去做出那種有損天和之事，讓她永遠的迷失下去事情。

白蛇精看江海久不說話，還以為是江海在想着愛情的事，就笑着說道：“你這樣的人，就是修鍊到天荒地老，恐怕也不會明白愛情吧，別想了，你是不可能明白的。”

白蛇精說話之間，臉上洋溢着幸福，似乎對她所謂的愛情很享受，整個人都像是沉浸在一種愛情的海洋之中。

將還輕笑一聲，搖了搖頭，說道：“你那個恐怕不是愛情，雖然我猜測不出愛是什麼樣的，但我知道，你對許仙的那種感覺，並不是愛。”

白蛇自然不信，有些憐憫的看着江海，說道：“我這就是愛，若不是愛，我們也不會愛的如此混混烈烈，若不是愛，那你說是什麼？”

江海看了白蛇一眼，說道：“同情，你對許仙的是同情，其實你只不過是被外相所迷惑了而已，對他的一切，或許是愛，但並非你所說的愛情，而是你聖母心泛濫而已。”

白蛇隱約的覺得有些不對勁，但卻不知道哪裡不對勁，還是搖了搖頭，總覺得與江海這種人談論這些，等於是對牛彈琴，也不再說話，自顧的坐在原地打坐起來。

而江海卻沒有因此而停下，而是接着說道：“自我們三人在青城山附近產生糾葛以來，你對牧童產生了一種報恩之心，修鍊有成之後，不知道是為何，你卻要選擇這種方式來報恩，即使是恩人，也不一定要用這種形式，自從你產生了嫁給他來報恩想法的時候，你就已經迷失了。”

在監牢內打坐的白蛇精身體微不可查的抖動了一下，似乎有了感觸。

但江海又接着說道：“身為修行之人，即使要解決因果，方法也有千種萬種，但你偏偏選擇這樣，將原本的成仙大志早已拋在了腦後，一顆心全部撲在了你們兩人的感情身上，連自己的道心都迷失了。”

白蛇頓時睜開眼睛，身體微微顫抖，忽然有一種醒悟，才發覺，自己的道心早已失去。

但還是不願意承認，對着江海厲聲說道：“別說了，根本不是這樣。”

而江海繼續說道：“或許你會醒悟，但這還要感覺給你製造事端的人，一次次的製造出事端，讓你一件件的去解決，最終沉淪在無盡的是非之中，不可自拔。”

說的時候，江海看着白蛇精的氣息反應，如今竟然出現一些紊亂，心中暗暗點頭，這是心神劇烈波動的徵兆。

其實就是如此，修道人的心從來都是嚮往這大道，向著大道靠近，從來都是放在自己身上的，而白蛇的心，卻在別人身上，早已丟失。

這也是原本跟他不相上下的白蛇，連他一招都接不住的原因所在。

而江海就接着說道：“你或許還沒有感覺到，但每次見到許仙，都會不顧一切的撲上去，即使他做的事情再怎麼傷你的心，因為你付出了很多，卻從來什麼都沒有得到，所以你不甘心，一次次的去付出，一次次的撲上去，就是因為你覺得不平衡。

就是報恩，也用不着如此吧，你如今的行為，早就失去了報恩的味道，讓我看到了一個怨婦的作為。”

“住口，不要說了。”

白蛇的氣息逐漸的暴躁起來，向著江海撲過來但卻被監牢的符文擋了回去，大叫着讓江海住口。

而且雙眼泛着紅光，有一種走火入魔的跡象，全身氣息變化的犹如瘋子，唯一的一點就是眼神中要有一絲靈動，並沒有完全迷失。

江海看着白蛇精的這個樣子，已經開始走火入魔了，但也醒悟過來了。

就如凡間的那些痴男怨女一樣，一味的付出了許多，但得不到任何回應，還在繼續付出，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之後，才察覺自己已經遍體鱗傷，心無所依。

而此時的白蛇，就是這種情況。

而江海接着說道：“你之所以嫁給許仙，或許有人給你灌輸了這種思想，你當初就是想要報恩，也沒有做如此行徑的打算，是誰將你引到了這條路上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最開始對許仙的感覺並不是愛，而是同情，你看他弱小，想起了你當初為妖時的弱小，與你產生了共鳴，再加上許仙柔弱，膽小，你看見就想擁入懷中疼愛，怎麼看都覺得這好像變味了，並非你說的愛情。”

隨着江海的話，白蛇痛苦的抱住了頭，一個勁的搖頭道，不是的，不是這樣的，我們是真的相愛的，你騙我的，我不相信。

江海看着已經陷入瘋狂的白蛇精，最後厲聲說道：“你這根本不是愛，而且你的內心也很脆弱，我看你的樣子，就像一個渴望人疼愛的小孩，而不是能福澤蒼生的妖仙。”

“轟‘。白蛇精只感覺頭腦中一陣劇烈的轟鳴，此刻她就感覺自己好像被眼前這人看了一個透徹，里裡外外的透徹，連她內心深處的東西都被拉了出來。

瞬間產生一種恐慌之感，不知道該干什麼，有一種悲涼逐漸的侵襲全身，總覺得自己真的錯了，就想找個地方躲起來，好好的休息一下。

看見江海的眼神，不知道為何，感覺到一陣恐懼，害怕的向後躲了躲，也不敢去看，甚至連基本的身形都維持不住，眼中中帶着恐懼，小心翼翼的看着周圍的一切。

江海看着白蛇精此時的樣子，也知道自己的目的達到了，也將白色精內心的自我給拉了出來，才發現，白蛇精即使修鍊到了妖仙的程度，但內心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

此時正在這個角落裡嚇得瑟瑟發抖。

原本想着乘勝追擊要見她攻擊到自閉的心思早已拋在了九霄雲外，看着白蛇精此時的樣子，覺得有些可憐。

而這個情況，也讓他明白了是什麼時候造成的。

當初白蛇精剛剛成妖，有了靈性，似乎就是面前這個小女孩的形象。

當初他沒有注意，以為事情過去了，但現在看來，當初的那一次，給白蛇精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心裏陰影，就是到了現在，都沒有將之祛除乾淨。

而且因為獨自生活在山中，沒有人知指導，全憑着自己的一個人憑藉本能的修行。

最終才成為如今這樣，雖然外表是個貌美如花的美女，但內心卻是一個小女孩，她的自我並沒有與她的修為一樣的提升。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江海也知道，就是因為自己，也感嘆道，自己當初將白蛇精嚇得不輕，竟然給他造成如此之大的傷害。

而這個傷害，一直伴隨至今，如今才被徹底的拉了出來。

不管是否有前世之仇，江海都覺得自己應該將這份因果解除了。

最終一聲嘆息，心中思索片刻，對着白蛇精靈台一指，一道光點飛入白蛇精的靈台之中。

而這顆光點，正是江海選出的一篇適合此時白蛇精的東西，名為《般若心經》。

但此時的白蛇精已經將自己封閉起來，一副要躲起來的架勢，就是將般若心經放在她面前，都不一定來觀看。

自己不去觀看，就連自己都無法救自己，而這這原因，而這種現象，就是人們常說的自閉症。

而江海修鍊心龍之道，對這些最為了解，自閉症的起因就在真實自我身上，一些遭受了社會毒打之後的人，或者受了什麼刺激的人，就會出現這種癥狀。

而救她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用一種莫名的大道力量來滋養她內心的那個小孩，江海知道這種力量的存在，也能利用，但就是不知道這種莫名的力量是什麼。

而這個力量相當神奇，在他身上犹如源泉一樣，源源不斷的湧現而出，這也是他利用這種力量，讓所有的虎頭山弟子都覺得虎頭山是家一樣，每一個虎頭山弟子，到了虎頭山之後，都會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而這種力量，能讓內在小孩得到滋養，從而慢慢成長，就能將之治癒。

江海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決定幫白蛇精一把，而且，這一切也是因他而起，若不是當初差點要了白蛇的命，白蛇也不會產生如今這樣的后遺症。

讓一個堂堂妖仙，最終卻為一個凡人將自己沉淪下去，若是時間長了，不但不會得到解決，還會成為另外一個頑疾，到那時候，事情就會更加複雜。

江海默默地想到，似乎一些神仙在洞天福地修鍊之時，都會時不時的下山來處理一些事情，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自身的因果沒有解除，才會下山晃蕩一圈。

若是不然，作為神仙之人，是脫離了人群邊緣的人物，屬於山人，沉浸在大道之中要比凡間要舒適的多，又為何跑來凡間蹚渾水呢。

江海也似乎明白了自己為何不在虎頭山待着繼續修鍊，而是要下山走一走的原因了。

# 第五百九十六章 了因遇許仙

修鍊之道，就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在中途，總有一些事情會阻礙着修鍊，而這些事情，大都對自身形成了一定的障礙。

而最大的障礙，就是自身的因果。

江海不知道還有沒有對付因果的好辦法，但他所知道的，只有一個個的去解除，使得因果不再成為自己的羈絆，從而無阻礙的向更高層次去修行。

面前的白蛇精與他有因果羈絆，白蛇精的這種情況，還是他造成的。

雖然江海不認為自己是個好人，但也不認為自己就是壞人，自己就是自己。

當然，若無必要，也不可能去害人了。

白蛇精目前的情況，即使是他所造成的，但在他的內心裏，並不認為是自己的錯。

就像狼吃肉一樣的常見，都是為了生存和天性，並沒有什麼對錯。

若江海現在還是捕蛇人，肯定不會對面前的白蛇精手下留情，肯定將她用蛇叉弄死，然後取了蛇膽，剝了蛇皮，剃下蛇肉，收了蛇骨，按照自己的需求取用，按照別人的需求來換取自己需要的東西。

但現在是眷龍人，自然不會為一個蛇妖過不去，此一時彼時已，位置不一樣，心態也就產生了變化。

白蛇精此時的情況，就是一種自閉，將自己關進一間小黑屋裡瑟瑟發抖，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恐懼，一切顯得都是那麼的驚慌失措。

這種情況，只有讓她見到一抹能夠帶來溫暖的亮光，讓她看見，讓她接受，才能讓她慢慢的恢復，才能慢慢的走出關着自己的那一間小屋子。

而這種辦法，江海原本打算用自己的心龍之力來做這件事，但內心中還有一種預感告訴他，心經或許是最好的選擇，雖然他對心經的感悟並沒有那麼深刻，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心經。

就盤坐在監牢前面，對着監牢念誦着心經的經文。

隨着心經的念誦，監牢中似乎變得不一樣了，一種溫和的氣息從江海身上散發，瀰漫整座監牢，讓監牢中有史以來所凝聚的那種沉寂壓抑的氣息，隨着心經力量的散發而逐漸變得柔和起來。

幾個時辰之後，往常讓人感覺到陰森壓抑的大牢逐漸的變得祥和，讓人不再感覺到不舒服，甚至出現了一些光明敞亮的感覺。

監牢中的環境，不知道凝聚了多少年，裏面所關押的都是陰森邪惡的犯人，長此以往下去，自然會將整座監牢都變得氣息凝重。

就是一般的修鍊之人，進入都會被這種氣息所壓制，甚至會沉淪其中，壞了道行。

但若是有人心量能達到一定的境界，就能不受這種困擾，甚至能將內部氣息所改變。

當然，也不會有人閑着去改變除了自己住所以外的環境，因為這是要消耗能量的，還在修行中的人，沒有人會去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其實江海對改變環境也迫有心得，但其中牽扯太廣，能做的也就是自己道場虎頭山附近。

就如當初在驪山見到的景象，內部瀰漫的那種來自於黎山老母的氣息，就能讓當地人活到七八十歲還能健步如飛，就是百歲而終者，都數不勝數。

當初江海回去，就對這種氣場之道進行了一番研究，最終也發現這一切全憑一心，全在心性之上，而能改變多少，全在自己心龍的強大與否。

雖然此時的監牢變得祥和了許多，但江海卻不認為他將這座監牢徹底的改變了，只要他離開，監牢若是還是監牢，又會逐漸的恢復以前的樣子。

但此時的威力也不小，一座陰森恐怖的監牢，讓他硬生生的變成了一個仙山洞府之類的樣子。

但江海並沒有就此而沾沾自喜，好似對自己的傑作好不在意，而是繼續對着關在符文打造監牢中的白蛇繼續的引導着，想用自己的力量，讓白蛇慢慢的恢復自我。

江海不知道時間怎麼過的，因為只要他下定決心，就不會改變，也不知道過了幾年，監牢中產生了無數的變化。

剛開始的時候，隨着江海口中的誦經之聲傳出，整個監牢中都瀰漫在一種祥和安靜的氣息之中，就連監牢中的犯人，也不再感覺這是監牢，甚至有一種心靈歸宿的感覺，開始逐漸的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即使有些大惡之人，都會痛改前非的改變自己，讓一座監牢，變得像一個修鍊之地。

但隨後，有許多人都自告奮勇的來監牢體驗，幾年之後，就連一座監牢都變得沒有絲毫監牢的樣子，成了一個人們嚮往的聖地。

當然，如今這種監牢，也不再稱之為監牢了，就連犯人都很少關押在這，而且，要進入這座監牢也是要有一定的資格的，沒有一般身份地位的人，都沒有資格關押在這裏。

到後來，最早在監牢中受到這種心經影響的人早已出獄好幾年，並且在外面干出了一番事業，最終經過一番運作，將這座監牢重新建立一番，並建成了一座寺廟，稱之為自在寺。

最終，成為一個修鍊以心經為核心的寺廟，並請了當時最有名的高僧來當主持。

而這名高僧，正是當初與江海有命運糾葛的法海，後來被改名為了因的法師。

在當時與江海分別之後，了因也明悟了心性，就此遊歷世間而修行，最終得南華莊子一篇，根據自己所修之法，創出一門禪修之法，以此參禪悟道，濟世度人，逐漸的成為人們相傳的有名法師，被人尊稱為了因禪師。

當了因禪師被請入自在寺中，忽然看見了一個蓬頭垢面，雙眼無神，犹如行屍走肉一樣的一個乞丐，此人面目悲戚，與自在寺中祥和安靜的道場氣息格格不入，顯得異常突兀。

而身邊的寺監見了因禪師看向乞丐，就對手下說道：“這是怎麼回事，說了要將此人藏到一邊去，為何又跑了出來，這不是礙眼嗎？”

“是，我這就去將他趕到一邊去。”身後的一名法師應了一聲。

轉而有對着了因禪師說道：“讓您見笑了，此人名為許仙，在此地已經十年了，當初此地還是監牢的時候，此人就在此地，後來改建，趕了幾次都不肯走，本來準備將他強行弄走，但低下正在度化妖邪的江海羅漢傳出話來，任由他自己待着，不用管他所以如今還待在這裏。”

而說話的時候，一名法師正要去將許仙趕走，了因當即說道：“先不要趕他走。”

了因一心修行，對這些事也不是太清楚，但從剛才的這些話中，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讓他心中隱隱一動，再也知道了這地下原來都是江海所為，讓他感覺因緣難測。

對於外邊待着的乞丐，他自然認出來了，就是當初他要強拉入門的許仙許漢文。

總感覺還有因果在其上，忽然感覺到自己手中的缽盂動了一下，心中頓時明了，知道其中的因果在哪裡。

仔細感悟一番，就向著許仙走了過去，身邊的人不明所以，面面相覷的不知道了因禪師要干什麼，但也跟了過去。

就見了因走到許仙身邊，蹲下身來，看着雙眼無神的許仙說道：“你可還認識我？”

許仙渾濁的眼睛中，慢慢的出現一絲光亮，忽然眼睛睜大了，似乎想到了一些，想起了一些事情，說道：“你是法海？”

了因笑了一下，說道：“以前是，現在是了因。”

許仙點了點頭，忽然想到了什麼，就上前抓住了因說道：“你會法術，肯定很厲害，能不能救救我娘子？”

了因搖了搖頭，就見許仙臉上一陣失望，喃喃自語道：“那個惡人很厲害，你不是他對手，你不是他對手。”

而這時，身後的寺監頓時生氣了，這許仙所說的惡人，正是江海，在許仙認為，江海是讓他與他娘子分開的罪魁禍首，就當即怒道。

“你別不識好歹，你娘子與一條青蛇精偷盜國之重寶，劫獄，傷害無辜，用法術迷惑眾生，身上不知道背了多少冤魂，此等惡行，不砍頭已經算是格外開恩了，那是犯了國法，就要承擔責任，若是你再繼續如此編排，休怪我不客氣。”

不光是這位寺監，就連身後的一干法師都怒了，對於許仙，他們是厭惡的很，若不是江海說了不用管它，早就將他趕走了。

此時許仙還如此冥頑不靈，無疑是犯了眾怒。

而了因禪師並沒有因此而動怒，說道：“一切因緣，都有其道理，許施主如此行徑，自然是他所想，也是因為許施主還與江海羅漢都一些因果未了，所以才能待在這裏，若是因果消除，自然就會離去，不可有分別心去看待。”

身後的極為法師當即警覺過來，頓時心生愧以，說道：“是，了因禪師。”

站在身後不在說話，了因看了一眼許仙，說道：“我雖然不能救你娘子，難你自己可以救。”

許下的聽到之後，眼睛亮起了光芒，上前一把抓住了因問道：“如何救，你教我，求求你教教我。”

言辭迫切，雙眼冒着火光。

而了因禪師淡淡一下，就問道：“我先問你，你可願意隨我遁入空門？”

許仙當即面色出現一陣恐懼，退後兩步，慌張的說道：“不不，我還有娘子，我要與娘子一起生活，我不想遁入空門。”

而這句話一出，身後的一干法師紛紛漏出一陣鄙夷之色。

許仙此人在自在寺是出了名的，當初也不是沒有人讓他來進入寺中，但要遁入空門，許仙放不下自己娘子，一心想着要與娘子雙宿雙飛，自然不會有人要他。

待在自在寺中，還不離開，對於許仙這種人來說，已經進入了一種執念。

而了因卻淡淡一笑，心中有了主意，剛才有此一問，也是探明了許仙心中所想，心中也逐漸的明白一個大致的脈絡，只要繼續探查清楚，就能解決這件事情了。

就對許仙說道：“既然如此，那你就隨我進寺修行。”

許仙聽到這，連忙搖頭道：“不不，我不出家，我還有娘子，我還有孩子，我還要與娘子雙宿雙飛，我不想遁入空門。”

而了因接着說道：“我並非讓你出家，而是讓你隨我修行，不算我禪宗弟子，你來去自由，也不守清規戒律，你在寺中，與你娘子的距離就近了許多，你看如何。”

# 第五百九十七章 這是否是愛

當聽到這些的時候，許仙目光左右閃爍，似乎在考慮這件事的利弊。

但最終還是有些不相信的說道：“哪有這麼好的事，你不會是在騙我吧。”

“貧僧自成為了因以來，從不說話誆騙於人，今日之事許多人都見到了，他們可以替你作證。”

了因笑着說道，對於許仙的話，他是聽明白了，已經是精神出了問題的徵兆，看不見外界，之在自己的小圈子之中。

若論凡人之言，如今的許仙，就是極端自私的一種表現，只能看見自己的利益，隊伍外界的一切，都不會去管，也不會去看外界的想法。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一些行為，早就引的人不滿，嫉妒，怨恨，甚至不舒服。

了因甚至猜測道，即使江海不出手，還是會有別人出手的。

但這段因果他也知道一些，許仙與江海之間有因果，所以才會將白蛇囚禁。

而他今日再次見到許仙，也感覺到一些事情，手中的缽盂不停的跳動，也發現與自己有些因果。

在了因的勸說之下，許仙似乎感覺到了了因並沒有對他產生惡意，但還是有些不相信的問道：“果真如此？”

了因淡淡一下，說道：“千真萬確。”

許仙盯着了因看了半天，似乎在看他說的是否真實，但並沒有從了因的神態中看到一絲作假。

但許仙還是有些不相信的看向身後幾名法師，眼神中的意思很明顯，似乎就要讓幾人作證一樣。

而身後的寺監哪還不知道許仙什麼意思，當即冷哼一聲，說道：“這事情誰有攔着你了，你愛來不來，誰都沒攔着你，但若了因禪師說了，我們也當你沒看見，即使我們再討厭你，也不會對你做什麼。”

許仙這才放下心來，再看着了因的淡然虛無的樣子，似乎覺得沒有害他的心思，就點頭說道：“那許仙就打擾了因禪師了。”

了因笑着點點頭，說道：“善哉，善哉。”

當即吩咐身後的法師，先去給許仙安排一個住所，而後看了一眼幾位法師在眼神中都有些不解，也產生了給這幾人解惑的心思。

雖然他們不會違背了自己的意思，但暗地里對許仙的厭惡還是瞞不住的，許仙身上還有一些因果，他也不想節外生枝。

心中就有了一個給自在寺眾僧解惑的想法，就讓幾人在寶殿中集合。

等到人都到齊，了因先是宣講了一段名為人世間的經文。

讓眾僧聽得不明所以，而這時，寺監當即問道：“了因禪師，許仙之事我等雖然不願，但也不會與他問難，但想必禪師如此之做，必有原因，我等愚鈍，還望禪師解惑。”

而說起這話，其餘眾僧也是一副好奇的樣子。

了因禪師淡淡一笑，說道：“昔日莊子在人世間有言，人若將自己定為善良，就無意將別人定為邪惡，站在制高點上來指責邪惡。

而此為我慢，許仙此人只看見自己的利益，此為痴愚，他以為自己的善良的，是好人，所以看外人永遠是惡人。

但在外人看來，他讓人厭惡，而我們，又何嘗不是用一份分別心去看待問題。

我們認為自己是對的，所以見與自己見到的不相符的就是錯的，這何嘗有不是一種我慢。”

眾僧聽到這裏，仔細一想，也明白過來，神色逐漸的出現愧疚之色。

就像世間有人說道：“當你看別人好像神經病的時候，他看你也像神經病。”

此言雖然是一句玩笑話，但其中蘊含這很深的禪理存在，就比如在人世間生存，若是自我意識太強，而沒有強大的實力之時，就會遭受人的嫉恨，甚至會給自己招來災禍。

而了因的這番話，就解釋了這個禪理，也是一個生存之道。

了因看着眾人都逐漸明白過來，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也點點頭。

接着有將禪道之中的一些事情進行了一番闡述，圍繞着禪道的禪機講述，讓眾人都對禪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也明白了何為保生之道。

也感嘆莊子聖人大道之玄妙，竟然能將這些事情闡述的如此清楚，你那個在人世間和光同塵的同時，還能保證自己不受任何傷害，大呼玄妙。

隨着時間的推移，了因也逐漸將禪道講述出去，外界眾僧一心修鍊，從那之後，也就不再去管外界的閑事，因此也少了是非。

這樣不但沒有讓外人對自在寺看低，還將自在寺當成一個心靈歸宿之地，被人稱之為禪宗，並奉了因為禪宗祖師。

雖然在祖師一說上，了因堅持認為莊子才是祖師，但卻被眾人認為如此，也就沒去管，繼續的在自在寺宣講禪道。

而許仙，也逐漸的在自在寺生活起來，並逐漸的融入其中，因為不得人心，雖然人們見他都不會說什麼，甚至有人會對他產生憐憫，但也不會過多的跟他接觸。

雖然許仙幾年如一日的在自在寺生活着，但還是沒有完全從那時候的心裏創傷中走出來。

了因禪師深感與許仙還有因緣在身，也就將自身的缽盂送給許仙。

此缽盂為凈水缽盂，已經是一件成年已久的法器了，他得自江海之時，已經威力不凡，後來又創出禪宗之法，又將缽盂祭煉多年，有一掃靈台塵埃之功效。

尤其是缽盂中可以產生凈水，不但能夠治病救人，還能強身健體，甚至可以使得枯木逢春，保生養命之功效，很是神奇。

但給許仙之時，意在讓許仙清洗靈台，掃去污垢，恢復千年來本來面目。

但這幾年時間，雖然收效甚微，但總也起到一些效果。

剛開始，許仙在寺內都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從來不動彈，現在起碼生活能夠自理，甚至還能為寺院做一些事情，比如打掃庭院之類的。

但他對白蛇精的那份執念，已久根深蒂固。

而這事情，卻在一次寺中法師外出之時，帶回來一隻名為媚娘的兔子精的時候，發生了變故。

而將兔子精待會寺院之時，就關在後院之中，並沒有關入監牢，被許仙發現之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娘子，因為兔子精與白蛇精在人間的相貌真的很相似。

在見了幾次之後，就對兔子精媚娘產生了憐憫，用凈水缽盂中的水，將兔子精的傷勢治好。

而兔子精也喜歡上了許仙，並與許仙多次接觸，許仙似乎在兔子精身上看到了自家娘子的影子，雖然也喜歡，但還是念着自家娘子。

毫無意外的是，許仙經過兔子精愛意的滋養，也逐漸的活泛過來。

凈水缽盂沒做到的事情，竟然與兔子精的接觸之後，神奇的恢復了一些，人也變得活絡許多。

因為並不禁足，所以也開始試着出去，最終還是將兔子精悄悄的放跑了，但這事自在寺名沒有去管，一切都裝作沒看見。

自那時起，許仙就會經常出去與媚娘私會，漸漸的，也將對白蛇精的愛意轉移到了媚娘身上，也變得很少回寺。

而這樣一晃，前後的時間過了十八年，在地牢中的江海，將白蛇的心神從黑暗中引出來，也用了十八年時間。

等到讓白蛇精明了心性之後，白蛇精氣息頓時變得深邃凝重起來，一種大道的韻味在身上逐漸的升騰而起。

江海看的十分詫異，覺得有些不對勁，按照修行道理，即使尋回自我，也只是恢復白蛇精當初的修為，也就是千年的道行，但如今這樣，卻不是千年，說是萬年都不足為過。

甚至連形象都變得與以前不一樣了。

全身潔白如月，黑髮如絲，神情寂靜，帶着絲絲笑容，周身的韻味讓人感覺到很舒服，一副寶相莊嚴的樣子。

就是連江海看見都覺得心中一顫，不禁開始想到。

‘或許是白蛇精前世覺醒，她本身就是大修行者，能成為這樣也不足為奇。’

到了這個程度，江海也明白過來，白蛇精是恢復了，不但恢復，而且覺醒了前世，也就沒了繼續留下去的心思。

而且心中感覺到一陣輕鬆，似乎了解了一份因果，有一種舉霞飛升的感覺。

隨即起了離開的心思，對着寶相莊嚴的白蛇精一禮，說道：“恭喜道友，能得解脫，可喜可賀。”

但白蛇精並沒有什麼反應，江海也不在意，淡淡的笑了一下，轉身離開了監牢之中。

就在江海離開之後，白蛇精的眼皮跳了一下，慢慢的睜開眼睛，眼中逐漸的散發著一種渡世慈悲之情，還夾雜着一種將人能融化的柔情，看着江海離開的方向。

輕聲說道：“原來是我不懂愛，原來愛是這個樣子的。”

接着對着江海離開的方向，說道：“多謝道友這十八年的愛，你這十八年的愛，又如何讓我狠心與你分個高下，你的這份愛，我無法報答，唯有護你周全，將愛播散眾生。”

“今日慈航不再，只有觀自在菩薩。”

說讓對着天空一禮，念誦起心經之文，逐漸的消失在地牢之中。

接着空中飛來一隻玉瓶，上面有一隻楊柳，觀自在看着天下眾生都在苦苦掙扎，就拿起玉瓶中的楊柳枝對着凡間播撒幾下，一時間甘露散佈於大地之間，給無數的眾生與天地帶來的一些生機。

觀自在看着自己的傑作，仔細的感悟着似乎這就是發自內心的一眾愛，而感覺到自己心中最深處，有一個源泉一樣的東西，無數的愛意從中湧現，笑了一下，對着遠正在疑惑的江海招了招收，臉上洋溢着一種幸福的笑容。

而江海在離開之後，就是感覺到自己這十八年來念誦心經讓白蛇精的自我見到光明，可下了很大的功夫，十八年之間，即使再強悍，也覺得有些虛弱。

因為他發現自己身體中有一個源泉一樣的東西，能讓人真正的自我感覺到溫暖，能讓人恢復，雖然不知道這是干什麼的，但治癒白蛇精的時候，用的正是這個。

十八年時間，也有了許多感悟，對此源泉的感受也越發的深刻。

但消耗也大，雖然每天都會有新的泉水產生，但白蛇精好像永遠不滿足一樣，所以有些入不敷出，如今就想找個地方，來恢復這個源泉。

就在剛才的一剎那，感覺到自己的源泉已經滿了，甚至還有所增長，穩固了不少。

只感覺自己心中特別滿足，特別舒適，整個人都洋溢在一種溫暖的氣息之中，甚至讓他感覺到一種幸福，連心都酥了。

不知道此為何物，心道，這也許是一種修為境界。

總覺得自在寺那邊有一雙溫柔的眼睛再看着自己，似乎要將自己融化了一般，就下意識的對着自在寺的方向招了招手，轉身高歌而去。

而自在寺上空的觀自在，也輕笑一聲，看着江海的背影，眼中充滿着一種融化一切的水潤，最終帶着淡淡而自在的笑意，消失在自在寺上空。

# 第五百九十八章 心中的源泉

白蛇世界之外，一顆不大不小的星辰隱藏在世界邊界之處，星辰被一些大道鏈條所纏繞着，只能待在原地，無法脫離出去，似乎有某種牽絆一樣。

此時的星辰開始閃爍其光芒，外界的鎖鏈被光芒一照，爭先恐后的消失不見，最終顯露出星辰的真面目。

星辰表面山巒起伏，凹凸不平，看起來一片死寂，在一座山坳之處，有一個黝黑的深洞，不時的閃過一道道微光，給整座死寂的星辰帶來了無數的神秘。

似乎，裏面有什麼寶物一樣，那種夢幻般的氣息，給人平添一種想象。

隨着星辰的顯露，一道身影從白蛇世界中飛了出去，到了星辰附近。

此人一身女子裝扮，手持羊脂玉凈瓶，腳踩一朵七彩蓮台，端莊大氣，肌膚若玉，眼神中有一種慈悲，讓人一看，就覺得暖暖的。

而這人，正是從白蛇世界中離開的白蛇精，如今為觀自在，遠遠的看着星辰，猶豫了一下，慢慢的飛了進去。

內部的光芒輪轉，將她帶到了一座宮殿之中，看見宮殿之中盤坐着兩個人，一個收持菩提樹枝，另一個手中同樣拿着一個瓶子。

身形一閃，就融入道手拿羊脂玉凈瓶的人身上，兩人以融合，最終呈現天人化生之狀，原本的男子，最終變成了一名女子，正在感受身體之際，忽然感覺到面前有了動靜。

對面手持菩提樹枝的人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說道：“恭喜你，你贏了，按照約定，你也可以自行離開。”

而這裏，正是當初江漢珍於慈航兩人簽訂了契約的地方。

當時江漢珍為了對付慈航，也為了決絕當初慈航對自己的坑害，將慈航從武道宇宙之中，橫穿混沌，到達仙道宇宙，最終將慈航拖入當初的白蛇世界中，準備重演當年的事情，來解決兩人的因果。

所以建立了一種契約，同時將自身真靈投入世界之中，然後開始一番爭奪，來決定勝負。

但江漢珍佔據了優勢，贏了，慈航將會失去道果，輸了也只是給他自由。

但如今，經過一番爭鬥，最終還是慈航先回來了，也就是慈航贏了，自然因果盡數消除。

而已經變成觀自在的慈航心中一顫，猶豫了一下，說道：“可不可以放了他。”

江漢珍聽到，覺得有些奇怪，慢慢的睜開了眼睛，看着面前原本是男子之身的慈航，如今變成了女子，而且氣息越發的浩瀚。

就說道：“恭喜慈航道友明了陰陽化生之理，混元可期。”

明悟混元道果，幾乎是每一個修鍊之人的目標，但慈航並沒有因此而感覺到高興。

而是說道：”我如今名為觀自在，雖明悟混元之道，但是卻因你而起，明悟心中源泉，才得以明悟陰陽化生之理，前路雖然光明，但心中還有難以割捨之物，若道友成全，我願意捨棄一身道果，換取我心中所難割捨之人的性命。”

江海看了一眼如今的觀自在，看着一副女子形狀，全身都在一種暖暖的源泉之中，神色中帶着堅定與一種倔強，感受着觀自在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源泉之物，心中暗暗點頭。

說道：“恭喜道友明悟大愛本源之物，此為愛的源泉，是天下大慈悲之物，也是大道之本源。”

觀自在心中一動，原來這源泉叫做大愛之源，但心中還是有些焦急，就說道：“不知道道友如何才肯放過他。”

江漢珍搖了搖頭，觀自在還以為江漢珍不肯，面色頓時變得煞白。

而接着就聽到江漢珍說道：“非是我不放過他，而是他願不願意要我。”

觀自在心中一陣詫異，看着面前的江漢珍不明所以。

就見江漢珍說道：“與你對賭之時，本尊將自身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這裏，只用真靈去轉身成人，能否成功，全憑自身大道慣性，如今你見到的我，只是本尊留下的信息集合體，並無真靈可言，他若是回來，要不要這這份記憶都難說，又何來我放過他。”

觀自在心中一顫，讓他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就是她當時轉身之時，真靈攜帶了所以的信息，只要覺醒，就能瞬息之間恢復修為。

而江漢珍竟然之用真靈轉身，不帶本尊的絲毫信息，這樣做無疑要危險許多，若是真的回不來，就會一直的沉淪下去。

一般只剩下真靈的人，都是已經被打的魂飛魄散之人，才會用如此方法，甚至給自己連一點後手都不留。

觀自在想到此，就趕緊用神識查看了江漢珍此時的狀態，才發現面前的江漢珍只是一個信息體，並非本尊。

本尊與信息體的區別全在真靈之上，這才是核心之物。

就如他見過凡間研究長生之法的人，將自己的所有信息都收集在一起，比如要成為一個電飯鍋，就將信息傳入電飯鍋中，就成了一個電飯鍋，將此看成一種永生。

但那些研究長生之人卻不知道真靈為何物，只能算是一個意識體，永遠不可能明悟混元，等到意識奔潰之時，就是消亡之時。

當然，真靈之物，也是他懂得源泉為何物的時候，才知道的，也明白源泉就是混元之門，出自真靈的東西。

在凡間十八年之中，每日都聽江海在面前給他講經說法，用這種源泉之物來滋養她，並說一些自己的見解，雖然以心經為主，但其他雜學都有涉獵。

就比如江海講的修鍊只有三層境界，一個是愚昧眾生，不知自我，不明道理，身在何處，身不由己。

第二層就是明了自我，感悟源泉，以愛來修鍊自己，培育自身大道之物，比如江海的就是心龍，而她的是觀自在。

第三層就是接觸了所有束縛，渾然一體，到達真正的天人合一，與整個混沌合一，就是混元境界。

但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真靈為核心的，若無真靈，即使修鍊的再強大，只是一個身不由己的世間兵器，或者世間工具，並非是本我之物，只能稱之為一個因果集合體，並沒有真正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混元的路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路，但她與江海的路，都是一樣的，就是以心中的源泉成就。

如今看到面前的江漢珍如此說，知道江海沒事，也鬆了一口氣。

江海還在，讓他有心中的那根弦輕輕的撥動了一下，感覺整個身體都酥酥的。

看着面前的江漢珍對這江漢珍一禮，說道：“謝謝你。”

江漢珍說道：“你也不必謝我，我的道就是如此。”

觀自在說完，看了周圍一眼萬年不變的情景，心中有一種衝動，就要捨棄這一身道行，然後也將真靈投入世界之中，去找江海。

但她又有些擔心，萬一自己迷失了，不但連江海都找不到，還連自己都丟了，又讓她患得患失起來。

有心想要離開，但卻發現自己好下個沒什麼事做，出去干什麼，以前在心中的一些事情，現在看來，都不那麼重要了，所有的權利，名譽，什麼功德，什麼氣運，在現在看來，還不如多看凡間亂跑的江海兩眼來的自在。

原本要離開的心思，又停了下來，對着江漢珍說道：“道友可否讓我寄居於此。”

江漢珍呵呵一笑，說道：“你隨意，這顆星辰本就是撿的，我只不過是在外面布置了一番，別人找不到罷了，你想待着就待着。”

觀自在心中一動，奇異的看了江漢珍兩眼，總覺得這句話說的高深，也說的洒脫，似乎對這顆有家一樣溫暖的星辰毫不在意。

心中有些羡慕，如此心性，難怪她處處受制，即使這次贏了，也覺得是輸了，這才是一種真正的自在解脫之心。

心中逐漸的有了一些明悟，對着江漢珍說道：“多謝道友。”

接着就在星辰內部尋了一個環境優美的地方，從羊脂玉凈瓶中取出一些紫竹的種子，灑在地上，開始整理周圍的環境，建造自己的住所。

江漢珍看了一眼此時的觀自在，感覺舒服了很多，比以前要順眼許多了。

如今的氣息平和，讓人看一眼，就覺得能帶來一種賞心悅目之感，就連自身的氣息都平緩很多，而觀自在樣子，分明就是明悟了大道源泉的一種表現。

也讓江漢珍暗暗點頭，覺得自己的道是對的，成道與否，全憑一顆自在心境。

與自己擁有多少無關，也與自己攻擊力有多大沒有多少關係，全在自身的一口源泉，若有源源不斷的泉水流出，就能與天地相合，達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而道無止盡，永遠么有盡頭，一瞬間即是天荒地老，但也永遠的在螺旋上升。

混元之上是什麼，此時的江海也有一種隱約的領悟，或許，混元只是一個新的開始，並不是修鍊之途的終結。

因為他察覺到，自己明悟了源泉之道，而這個道理，就是混元。

根據他的推演，只要將自己的身體合一，就會有混元境界的部分特性，前路已經明了。

但也看得出來，就是他如今有了混元的特性，自身內部的源泉，也只是一滴一滴的往往外滲，說是泉水，其實與滴水無疑。

而觀自在的那個泉水比他的還要慢，頻率也沒自己的快，無疑要比自己弱了很多。

而觀自在的道行，已經有了混元的特性。

此時，混元之路再也不是他的目標，混沌中的一切，都漸漸的不在他的身上，如今剩下的，就是將自身的所有因果解除，讓人感受到這種源泉的力量，等到因果盡數消除，或許就是他成就之時。

# 第五百九十九章 北斗回仙道

江漢珍看了一眼觀自在的動作，見她似乎就要在這安家了，也就不再關注，而是將目光放到了小世界之中的江海身上。

要說江海與江漢珍，並沒有什麼分別，可互為本尊，也互為分身。

其實就如兩個肉身一樣，可以隨意的使用。

其關鍵之處，就在與真靈，也不存在誰是誰的分別。

但有一點，是關鍵之處，就是產生犹如源泉中泉水的本能，就是分別是不是真我的關鍵所在。

就比如一些小世界之中，人工智能發展到一種極致，可以達到另類的永生，一生的意識，行為，習慣，都能保留下來。

比如有人喜歡做一個電飯鍋，又有人喜歡做一個微波爐，在智能時代還是能夠辦到的，也算是一類永生，唯一缺少的就是真靈。

但究竟是不是永生，就要看真靈是否存在，有真靈存在，就會比較有人情味，比如一些心中的喜怒哀樂，都能反映在身體上，但沒有真靈，就如機器一樣。

和凡俗之人沒有什麼區別，是在一個大體系下隨波逐流的生命體，根本沒有絲毫的靈動性可言，當然，若是不仔細去看，還真察覺不了。

江漢珍給觀自在說了誰放過誰，其實是一個現象，但做為已經明悟混元之人，已經明白了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用源泉之水澆灌她十八年歲月的是誰，並非一副身體，而是內在的核心，只不過心中焦急，沒有去想罷了，被江漢珍一點破，自然明了了其中的原理，也安靜了下來，自顧的坐着自己的事。

因為觀自在已經見到了江漢珍的本來面目，至於是江海，還是江漢珍，都不重要了，哪怕江漢珍的真我要做一個電飯鍋，將真靈寄托在電飯鍋上，觀自在也能將之認出來。

隨着觀察了一番觀自在心泉修鍊之法，江漢珍也逐漸的明白了混元之道。

無非就是在心泉之上，才是混元的門徑，這又讓他想起了當初與自己很投緣，並對自己另眼相看的着，還發出一陣狂笑，而幾位星君也跟着輕鬆起來，也逐漸的覺得紫薇星就在這個地方。

而貪狼星卻皺眉說道：“九弟不可如此目中無人，這次乃是無量量劫，非比尋常，不可大意，仙道之中能者多不勝數，就連大哥與二哥都會出現災禍，何況我們。”

破軍星嚇得趕緊完后躲了躲，不敢再說什麼，而其餘幾位星君面色也變得凝重起來，將這事放在了心上。

當初的他們的大哥天皇氏，風頭一時無兩，甚至已經到了混元邊界，但最終還是在毫無防備之下，被人所坑害。

後來又變成九頭氏，還是失敗了。

而他們的二哥，也就是紫薇星，當初學的聰明了許多，但沒有防備身後，背後之人將他們幾人俘虜，來以此威脅，最終中計，消失在宇宙之中。

這兩次雖然是一個意外，但他們一直將之記在心中，而且就連斗姆元君都對他們千叮嚀萬囑咐的，讓他們務必小心。

# 第六百章 眾因齊歸位

北斗七位星君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也暗暗產生一種警惕。

北斗七位組成大陣，即使天尊也不是對手，若是被有心人針對，自然會想辦法將他們七人分開，這個並非什麼秘密。

此時的北斗七星君也不像小時候那樣幼稚，即使有很大的把握，也不敢有絲毫大意，一切都低調了許多，既然做好安排，並且做了一些遮掩，就悄然無息的向著白蛇世界潛行而去，準備去尋找紫薇星的位置。

繼北斗之後，在域外戰場的仙道之人也趕了過來，因為他們沒有北斗那樣神奇的定位手段，要辨別方向，也有些困難，遇到了幾次混沌亂流，雖然他們先一步離開，但還是落到了北斗的後面。

在仙道之中，若論方位感，定當以北斗莫屬，不但自己能認清方位，還能為眾生指出方位。

許多生靈都會在某一段世界，都會朝着北斗方位，而且北斗也是先天之路，大道之門的方向。

在許多修鍊之法中，都取氣於北斗，被視為大道之門，先天之祖。

就是仙道諸多仙神，定方位的主要手段還是以北斗為主，這也是仙道一個大道規則，北斗七星君身為北斗本命，自然要比他們快上許多。

仙道之人抵達仙道宇宙之後，感受着產生的無量量劫，也不敢絲毫大意，當即開始研究對策。

最終都將主世界放棄，將位置定在了白蛇世界範圍之內，並開始布置。

但忽然之間，泰山大帝面色變得有些難看，似乎就要暴怒，身邊的青華帝君就問道：“怎麼了？”

泰山大帝猶豫了一下，最終面色有些難看的說道：“真是爛泥扶不上牆，外面還在打仗，自己人先將自己人坑害了。”

青華帝君心中一動，有一種不好的預感，但他知道，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問道：“是不是出事了。”

泰山大帝有些悲戚的說道：“五道六橋消失了。”

“什麼？”青華帝君也是一聲驚呼，有些不敢相信的說道：“怎麼可能，五道六橋可是我們仙道的一個根本所在，後土地祗在此界之中，又怎麼可能消失，不會連後土地祗都出事了吧。”

泰山大帝聽到青華帝君提起後土，忽然覺得明白了什麼，五道六去是後土地祗所凝聚，是負責天地輪迴之所，有完善天地之功效。

按道理說，五道六橋消失，肯定會驚動後土地祗，這位是與天皇時期同名的人物，雖然當初天皇統御天地，但也不能忽視後土所做的功勞，兩人在一起有皇天後土的稱呼，雖然天皇隕落，但後土還在，沒人敢忽視。

若是有人真的破壞，後土肯定會管的。

但如今後土毫無動靜，他也感受到了後土的氣息，還好好的待在靈魂歸宿冥界之地，並沒有出什麼意外。

心中一動，就對青華帝君說道：“後土地祗無事，既然後土地祗沒有去管，肯定有其中的道理，或許是她安排的也說不定。”

青華帝君也明白了，煞有其事的點點頭，覺得非常有道理，但又轉念一想，說道：“會不會是後土地祗被那位存在拖住了，脫不開身才會看着五道六橋消失的？”

泰山大帝搖頭一陣冷笑，說道：“你把那位存在看的太高了，雖然我們不是對手，但他也不是無敵的，就我知道有幾位就能跟他抗衡。”

青華帝君聽得眼睛一亮，好奇的問道：“都是誰能與那位抗衡？”

青華帝君雖然是與紫薇一個時代的人物，但那時候的紫薇星要比他早上一些，與泰山大帝等人一個層次，他青華帝君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剛出頭的年輕人，也就比北斗七星君早半個層次。

當時紫微星征戰之時，他也只是一個小兵，不過青華帝君成長極為迅速，在紫薇失敗的時候，已經進入了紫薇體系的高層，也是最年輕的一個核心人物，自然對一些上古之事不太了解。

而泰山大帝不一樣，他是與紫薇星一個時代的，還與紫薇一起經歷過九頭氏時期，就是天皇時期，他們就存在，對那些事情雖然沒有經歷，但聽也聽到了好多。

泰山大帝就說道：“首先就是元始天尊，他是大道之源頭，自然不懼那位存在，而其次就是斗姆元君，若不是斗姆心生慈悲，那位存在經常拿捏他的軟肋，說不定就能被圍殺在星空之中，還有就是女媧娘娘，女媧娘娘不過消失了很久了，有人說她已經證道了混元，只留下一個分身在仙道，還有就是後土地祗，這四位哪一個出來都能與那位存在對陣。”

而青華帝君又疑惑道：“那他們能對付這位存在，為何不去出手呢？”

就見泰山大帝鄙視的看了一眼青華帝君，說道：“你看凡間的兩國發生爭鬥，弄得生靈塗炭，你怎麼不去出手平復。”

青華帝君頓時明白過來，面色有些微紅，也不再說這事了。

他是明白了，不是不出手，而是根本不再一個層次上，這幾位都是走上了混元之路的人，看問題的方式早就跟他們不一樣。

在他們看來要命的大事，在這幾位眼裡，什麼都不是，就如他看凡間戰爭，凡人看螞蟻一樣，都不再一個層次上。

但還是有些疑惑的問道：“那怎麼沒聽過這幾位與那位莫名存在針對的消息，那位存在這麼厲害，怎麼還在我們這個階層轉悠，不去追求更高的東西。”

“呵呵。”

泰山大帝不屑的笑了一聲，說道：“不是那位莫名存在不去，而是他根本沒達到那種境界，他就是個攪屎棍，只能在下面耀武揚威，並非是他不想去追求更高的，只不過是他沒有那個本事罷了，即使他手段再高明，甚至能做到讓高一層次的人受傷，但也只能受傷，之事手段高明一些罷了，若是被那幾位存在抓住，他必死無疑。

所以至今他只能做一些鬼祟事情，或許是想追求更高一層的境界，但有人做了分析，這位存在分明就是心態扭曲之後的做為，甚至有判斷他永遠達不到那種境界。”

青華帝君這才恍然大悟，這位存在是比上不足，比小有餘，看着跟他同一時期的人一個個的都到了更高層次，他心急，心慌，長此以往下去就出了問題，就出現了一種嫉妒性質的病，看見別人過得好，他就不舒服，長此以往下去，心態就扭曲了。

此時的青華帝君對這莫名的存在的畏懼也減輕了許多，但對泰山大帝所說的那種境界感興趣了，就問道：“那你說那種境界是如何達到的？”

“不知道。”

泰山大帝瞪了青華帝君一眼，就轉身離開了，心中對青華帝君一陣鄙視，自己若是知道，哪還為了現在這事來糾結，早就找地方修鍊去了。

對於修鍊者來說，最根本的還是自己的修為，一切的事情，都沒有自己的修為重要。

見泰山大帝已經遠去，青華帝君無奈的聳了聳肩，也跟了上去。

在此之後的幾年，陽極殿下與天星子等人，也帶着無極世界的人趕赴了仙道宇宙。

抵達之後，看着浩瀚的宇宙，天星子當即感慨道：“還要有這紫薇斗數，要不然還真找不到。”

陽極殿下也是略帶疲憊的說道：“這還要多謝你了，若不是你測算無雙，我們想要找到仙道還真不容易，我現在才明白當初我無極世界為何不來仙道老巢了，非是不來，而是壓根找不到。”

言辭之間無不感慨，當初他離開無極實際的時候，就對無極道尊說過這個猜想，但無極道尊的話說的有些含糊。

只是說你若是想去，儘管去試試，但不要抱什麼希望。

當初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經歷了一番才明白，無極世界與仙道爭鬥幾千年，並非沒有試過這種辦法，而是根本找不到。

仙道宇宙不像其他世界，世界完善，大道法則齊全，處於一個隨時隨地變化的轉態。

就是現在在這裏，下一刻又不是轉到哪去了，再過幾次，又不知道去了哪裡。

若不是仙道世界之人，想要尋找的難度就大了許多，需要非同一般的測算之法。

若不然，就是找到天荒地老，也不一定能找到仙道世界的方位，除非瞎貓碰到死耗子。

接着無極世界之人也開始着手測算起來，用了十年時間，才算出一貫的大致，最終將他們的機緣確定在仙道宇宙的小世界中，而這個小世界，正是被命名為白蛇實際的哪一個世界。

無極世界之人為了不被人發現，經過一番偽裝之後，裝扮成仙道之人，向著白蛇世界潛行而去。

此時的混沌中，顯得熱鬧了許多，自仙道世界中用自己九成九的財富，換取了一樣重寶，而這重寶，正是仙道閑置一旁的五道六橋。

凱文得到五道六橋之後，將自己營造的勢力都不管了，只下令讓他們繼續探查消息，然後帶了一些用得上的東西，以及大批得力手下，就迫不及待的帶着五道六橋離開了仙道宇宙。

雖然混沌中危險無比，但凱文並不畏懼，因為他知道五道六橋的作用，這就是他翻身的根本所在，甚至能用此寶，將武士文明宇宙上升一個台階。

而且還盯上了許多仙道的好東西，許多東西在他看來都是珍貴無比的東西，只要一樣，就能讓武士文明宇宙增加許多底蘊。

而在他見識了仙道宇宙之後，再回過頭來來看看自己出生的武士文明宇宙，簡直就是原始社會與仙界的對比，根本無可比性。

但首先還是準備將五道六橋搬過去，然後再回來搬其他的東西。

反正這些都是仙道不要的，當垃圾一樣處理的東西，並不是偷，也不是搶的，搬起來內心毫無壓力，而且還將仙道一些好東西列出了一些清單，就連仙道的三十三重天都赫然在列。

# 第六百零一章 計劃名拾遺

三十三重天為仙道天界根本，是神仙安身之地，原本仙道肯定不會將三十三重天讓出來，但在如此多年的時間，仙道不但是一盤散沙，還是一片混亂。

在加上西方教進入其中，將一方仙道聖地弄得是烏煙瘴氣，仙道之人紛紛逃離，這就讓凱文看到了機會。

不管怎麼說，三十三重天的主權在與仙道，與外來者沒什麼關係。

而且他找到了一個路子，一個能購買仙道幾重天的路子。

而且是最高的三重天，就是太清境大赤天，上清境禹余天，還有玉清境清微天，這三層天的主人都表示願意將這三重天賣給他，唯一附加的條件就會在其中留一塊宅基地，來建立一個住所，凱文自然答應了下來。

這三重天的主人十分厲害，生性淡薄，他並沒有從三人身上感受到什麼惡意，還對他多有指點。

不但能換取三重天，還能請來三個大高手，對於武士文明宇宙的提升有很大作用，當即表示知道將五道六橋運回去，就來帶走三重天。

還有一些仙道之人主動找到了他身上，表示要出出售一些東西，讓他感覺到仙道真是富有的同時，也開始捉摸着以後如何將這些東西搬過去。

混沌虛空中，凱文帶着得力手下，駕馭着五道六橋在混沌中穿行着。

原本還以為要用東西來牽引，還雇傭了十幾條龍準備當做勞動力，將五道六橋拖回去，但進入混沌中才知道，這些準備都是多餘的，五道六橋自成體系，形成一個獨立個體，還能吞吐混沌之氣，來當做動力。

凱文進入核心之中，將之煉化，就控制着五道六橋向武士文明宇宙行去，一路奇快無比，在混動中只能看見一道光影劃過，就會消失在視線盡頭。

幾年之後抵達了武士文明宇宙的一個小角落，當即聯絡了加隆戴麗以及尼爾，唯獨漏下了漢森，幾人很快的將五道六橋安放在藍光世界附近，讓藍光世界中人來進行看守。

接着幾人簡單商議一番，帶着大批的人手，離開了武士文明宇宙，進入混沌之中，駕馭着普度寶船向著仙道世界行去。

作為權利無雙的漢森，似乎有所察覺，但好像都是在迴避他一樣，並沒有讓他得到任何消息。

漢森熱衷於權利，在神啟世界中開始，隨着凱文的離開，他獲得了勝利，自然開始爭奪下一步權利，因為當時開拓世界，並修復世界的策略，讓他勢力大漲，幾乎又統帥諸天萬界的權利。

也唯雷霆中樞他沒辦法插手，就是加隆的生命學院，與戴麗的一些勢力，都呈現一種弱勢，如今又出現一個名為藍光世界的地方，漢森自以為很厲害，想要掌握藍光世界的權利，最終被挫敗於此。

自那個時候起，漢森就進入了瘋狂，開始極力的收攏勢力，加隆與戴麗就遭殃了，兩人不得不被迫聯合，退守在雷霆中樞附近，若不是當時雷霆中樞之地的權融霆出手，說不定兩人的勢力就會被漢森所收服。

武士文明宇宙看似一片欣欣向榮，但內部還是有一些混亂，在所有人認為，一切的根源都是在漢森的貪慾身上，若不是漢森，藍光與神啟兩種相似的文明已經開始全面融合了。

最終諸多勢力紛紛向藍光世界轉移，形成一個龐大的聯盟來發展，以此來對抗漢森。

漢森所用的管理手段越來越暴虐，逐漸的消失了人性，只要是個人，就不喜歡被人管着，被人管着誰都感覺不舒服。

一個修鍊之人，被人強行抹除自我，被強加被人的意志，是最忌諱的一件事，只要能夠覺醒自我之人，都想方設法的去向藍光世界靠攏。

即使漢森的處理手段很殘酷，但也擋不住修士追求自由的心思。

這次藍光一方出現了異動，在他看來這幾人是準備這什麼陰謀，自然起了疑心，開始暗暗防備起來，誰知道會不會讓他吃虧。

但探查了許多次，都沒有絲毫信息泄露，讓他越發的感覺不對勁。

最終下令將藍光世界所管轄的區域全部包圍起來，不放進去一個人，也不可放一人出來，就想看看藍光一方究竟打的什麼主意。

在普度法船之上，就熱鬧了很多，不光有神啟一方的人，還有藍光一方的人，通過尼爾的手段，讓兩方聯合到了一起，並逐漸的融合。

兩方一個是生命進化之道，另一個是心性易為主的心性之道，相似之處非常多，因為同出一脈，融合起來自然沒有阻礙。

加隆在神啟世界之時，就是負責研究與教育的事情，到了藍光世界，解除了心性易之後，兩者綜合，讓他進入了七階生命層次，因為為人謙和，也深受藍光實際之人的喜愛，最終在藍光世界中組建了新的學院，專門負責培養人才，取名為伏羲學院。

而戴麗，以前大部分工作就是培養孩童之事，因為生性慈悲，到了藍光世界之中，也負責起了培養孩童的工作，掌管女媧院。

兩方的融合，沒有絲毫違和之感，一切都是那麼的順利。

但唯一遺憾的是漢森瘋了，變得與以前不一樣了。

待在普度寶船之上眾人，都沒有人去提及漢森的事，而是商討這去仙道的事情。

其中，藍光世界中的極為天之驕子也在其中，比如曦，蠻，瑤，鮑等人。

前三人都是天之驕子，但鮑去不是，鮑修鍊是吃了一番苦頭，從一個魂魄殘缺之人，經過度化當時藍光王國，還有將天辰子給收服之後，得到了大功德，然後趕上去的。

鮑也成為了許多人勵志的榜樣人物，此時已經接近赫然是七階修為，讓許多人都大為感嘆。

這次出動的人，生命層次都在六階以上，而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是七階。

至於八階的，一個也沒有。

這次要去仙道一方，許多人都顯得一臉興奮，尤其是藍光世界之人，因為心性易的關係，對此十分的嚮往。

當即，鮑就開口道：“據父尊大人說，心性易的源頭就在仙道宇宙，不知道這次能否見到。”

而蠻看了一眼鮑，就說道：“應該沒問題，羲皇易，連山，歸藏，都是了不起的傳承，如此之大的傳承，又怎麼可能會放棄呢，肯定能找到。”

就是心性最好的曦也難免有些心生嚮往，就說道：“那我們去之後，若是有機會，一定要拜會一下那幾位創出這等聖典的人族聖皇。”

“太好了，拜會之後，我們一定要好好請教一番，聽父尊說還有許多聖典，若能將聖典請回我們武士文明宇宙，肯定會有一個大的發展。”瑤也拍手說道，顯得十分高興。

幾個永遠看着像是年輕人的幾人說完，就是加隆戴麗等人也有一種嚮往之情，就是這其中修為最高的尼爾，也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想那些人族聖皇請教一番變化之道。

“呵呵。”

就在所有人都暢想的時候，凱文卻不以為意的笑了一聲，表情十分玩味。

眾人有些憤怒，這些人可是他們心中的偶像級別的，自然不容侵犯。

脾氣最為火爆的蠻當即說道：“凱文前輩，你為何如此發笑，他們怎麼說都是我們心中聖皇，不知道凱文前輩你為何如此不屑。”

說著就瞪着凱文，一副你不道歉我就動手的樣子，身邊的瑤將蠻往後拉了一下，示意他不要起衝突。

但蠻哪會聽，對於心中之人，無比的尊敬，就連江漢珍都尊敬的人，他可不會有絲毫妥協。

此時就是脾氣稍微好的曦也冷眼看着凱文。

凱文看着心中一突，但並沒有在意，而是說道：“非是我不尊敬諸位聖皇，而是仙道對眾位聖皇好像有些不屑一顧。

這些聖皇雖然在我們眼裡是聖人，但在仙道之中待遇並不好，據我所探查，羲皇開始，到禹皇結束，這些聖皇都被軟禁在一個名為火雲洞的地方，不得自由，所以他們的那些典籍，並非你們所想象的那樣在仙道大興。”

“什麼？”蠻當即驚呼一聲，也算明白了，不知為何，心中有些隱隱作痛。

如此聖賢之人，竟然被人關押起來，而無極世界中大部分文明，都是自易而出。

也明白是錯怪了凱文，就說道：“對不起，凱文前輩，是我錯怪了。”

凱文自然不會在意，看着一群人痛心疾首的樣子，凱文心裏暗笑，就悠悠的說道：“不過現在有個機會，還是一個大機會。”

“什麼機會？”加隆當即問道，對於上古聖皇的關注，不必別人差，而且與他的道行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見凱文說道：“我上次已經聯絡到了火雲洞，他們說願意將火雲洞賣給我們，只要給他們一個住所就行，所以···”

“說以我們可以連聖皇都可以請回去？”

曦當即眼睛一亮，凱文點了點頭，說道：“正是如此。”

聽到這裏，眾人無比歡呼激動，即使心性最沉穩的尼爾也覺得眼眶有些濕潤，更不要說其他人了。

武士文明宇宙本來就是從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所用的核心文明，就是出自仙道，所以他們對這些無比的珍惜，對生活也很熱愛。

對他們自己所修鍊的大道緣頭，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人的心中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對仙道的嚮往，永遠是都是這些聖賢，而並非仙道宇宙有多富有。

若是能將仙道的聖賢請回去，那就再好不過了。

接着就將自己在仙道世界收購寶物的計劃說了出來，而在眾人經過一番商議之後，就定下了兩件大事，一個就是帶回三重天，另一個就是請回上古聖皇，其餘的事都靠邊站。

當然，也不會放過其他底蘊，從凱文的口中得知仙道宇宙正在發生大事，有人要行那滅世之舉。

最終眾人商議一番，與其讓人將仙道破壞，還不如帶回武士文明宇宙，成為武士文明宇宙的底蘊。

一個龐大的搬運計劃就此展開，最終將此稱之為拾遺計劃。

# 第六百零二章 本心的嚮往

所謂拾遺，就是去撿別人不要的，或者是遺棄的。

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中，因為一切都是從廢墟上發展起來了，本身的道則都被毀的差不多了。

江漢珍降臨之後，自然用自己的東西，將所有的大道法則都綜合在了一起，而他本身就是出自仙道，自然要用仙道的東西。

姑且不說這些東西是否是最好的，但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中，這些就成了核心，是一個新的天地法則，而且，更神奇的是這個天地法則是一個開放的法則，能發展出無數的可能，也沒有什麼限制。

這也是江漢珍見到仙道限制太多，殘留的枷鎖過於繁重，還有武士文明宇宙中的這樣那樣的不合理的禁忌，只能給人來帶限制，犹如一副副的枷鎖套在人的頭上，永遠不得自由。

當然，他也深受其害，所以最終將這些能稱為枷鎖的東西全部剔除乾淨，不留絲毫，而且以變化為根基，永遠處在變化中的東西，就無法被限制。

就比如此時的武士文明宇宙，誰也沒法給人增添什麼枷鎖，設置什麼限制，若是做了，就會被人所反對。

就如漢森此時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中，準備以己道來代天道，一切的禁忌規則都全憑自己的喜好來定製的。

他所感覺舒服的事情，別人並不會因此而感覺到舒服，他所認為對的，別人或許會認同，但他要將自己的事情強加到別人的頭上，就會讓人感覺到不舒服，自然會有人發對。

當然，若是有人逆了他的決定，肯定會制定跟嚴酷的制度，讓人不敢抬頭，此種獨斷轉行之人，已經算是走明宇宙完全整合。

兩者之間都出自同源，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兩方雖有差異，但還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藍光一方已經開始準備對漢森所管轄範圍的收攏問題，漢森發展至今，枷鎖越來越多，統治的時間越長，枷鎖就會越重。

而他們要做的就是將這些枷鎖全部祛除，讓人恢復原來的本性，找回自我，知道自己是誰。

漢森統治的時間越長，那這些枷鎖也就越繁重，工作難度也就越大。

但藍光一方並沒有因此而畏懼，一個無限生機的地方，並不會畏懼一些困難，大不了將漢森統治過的地方全部毀滅，然後重建也不是太難。

漢森還在為加強自己的統治而努力的時候，並不知道有人已經給他下了必死的定論，當然，這一切也不會有人告訴他。

世界也不會因為漢森的意志，會有什麼改變，或許他能影響一片區域，但對於整個武士文明宇宙來說，就屬於身體里的頑疾一樣。

對於頑疾，治療起來有許多辦法，一個是清除了，另一個是化去。

而此時的武士文明宇宙並沒有去理會漢森如何，而是放在自己的運轉之上。

就等以一個人得了病，而漢森就犹如腫瘤一樣的東西，但這人並沒有理會腫瘤，而是增強自己的正氣，讓自己繼續強大起來，讓自己的身體本能的循環越加的完善。

在一個大的循環體系之下，就是這樣的瘤子也只能苦苦掙扎，只要被正氣湧入其中，瘤子內部的體系就會奔潰，重新納入循環體系之中。

漢森自己以為自己很重要，但在整個大趨勢之下，他什麼也不是。

江漢珍就是知道這個問題，所以從沒有認為自己有多厲害，從而去控制任何人，都是做出一些扶正之事，起到一個引導作用。

也正是因為如此，江漢珍在武士文明宇宙中才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利，也與宇宙的契合度最高。

如今武士文明宇宙的腳步已經在前行，誰也無法阻擋，對於完善宇宙的事情，已經成為頭等大事。

自凱文帶來五道六橋之後，整個宇宙都完善了許多，代替了原本殘缺不全的輪迴系統，讓整個宇宙都有了一種新的循環，逐漸的變得強大起來。

得知仙道宇宙中被人遺棄的東西對他有用，自然就將大部分意志都轉移到了這個上面，對於參与拾遺計劃的人，都不計消耗的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不管是氣運，還是宇宙意志的護符，都加持在拾遺計劃之人的身上，就是要為這些人給一些安全保障。

當然，這也是藍光勢力一群金仙就敢撲向仙道宇宙的一些底氣，當然，也有他們自己不懼危險的意志在其中，即使仙道之中此時正逢大的劫難，大羅金仙都層出不窮，就連天尊都很多，也沒有擋住他們的腳步。

乘坐普度寶船在混沌中穿行了不知多久之後，就抵達了仙道宇宙，凱文當即看了一下時間，發現用了一百年。

又檢測了一下仙道宇宙中的劫起，已經到了頂點，鬆了一口氣，說道：“還好，大劫還沒爆發，正是我們執行拾遺計劃的時候。”

身邊的尼爾感受了一下周圍的環境，說道：“大劫沒有爆發，但也快了，從我的感知中得知，仙道劫難爆發的時間，就在最近幾年，或許還要更短。”

“這不很好嗎？大劫還沒爆發，就說明好多東西都沒有遭受破壞，我們現在趕回去，將這些保護起來，等到他們打殘之後，就將東西撿回來。”

蠻兩眼放光的看着仙道宇宙說道，在他看來，這都是寶物，已經得知了仙道對這些東西並不重視，甚至棄之如敝履，就像扔破鞋子一樣的丟棄，可讓他心疼的不輕，來之後就是為了將這些撿回去，放到自家宇宙之中，提升宇宙等級。

雖然武士文明宇宙如今也算是能在混沌中站住了腳，但他們自己認為，自己還是太窮了。

而這時候，加隆就說道：“兵者為大凶之道，每一次行兵道之事，其中的文明都會遭受破壞，雖然我們趕得巧，還沒有爆發，但若是爆發了，搶救都來不及，被破壞了就不好的，我們要趕緊行動起來，趁着有些東西還沒被破壞，先收集起來。”

作為這次計劃的頭領，尼爾點點頭，說道：“的確要如此，若是真的遲了，好多東西都要遭受毀滅，以後想要尋找，就真的不容易了。”

而曦也目光閃爍的看着尼爾說道：“尼爾前輩，那就快點安排任務，若是遲了，說不定就沒了。”

“是啊，尼爾前輩趕緊分配任務。”就連生性沉穩的鮑也有些急切的說道。

尼爾看着眾人都了一副明亮的眼神，讓他心中一顫，想到江漢珍當初教導他心性易說道那些話。

《心性易》的核心就在心性上，而心性出自與自我，此自我為人本來面目。

但凡是人，都有與生俱來的靈性，每個人的靈性，都有對智慧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就是心性易中的天性。

說簡單點，就是我們都要過好日子。

尼爾看着眾人眼神中那種渴望，讓他有一種想哭的衝動，人生來就是孤獨的，對都有對好的一面的追求，哪怕身在廢墟之中，也要嚮往着美好的一切。

此時仙道已經步入大劫之中，面前這群人不但沒有畏懼大劫中的危險，而是一往無前的去尋找能帶給自己快樂的東西，能建設武士文明宇宙的東西，讓他心中有些觸動，此時的他，才逐漸的明白了江漢珍當初給他說的‘薪火相傳’的那句話。

# 第六百零三章 劫前的安排

相傳的並不是什麼豐厚的財產，也不好什麼高深的修鍊法決，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一顆對生活的心，永遠向前走的一眾意識，這才是核心。

他甚至在想，即使武士文明宇宙之剩下一個能存活的世界，或者只剩下一個人，只要這種薪火還在，就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似乎在這一刻，尼爾把握了薪火相傳的精髓。

而他所體悟的東西，似乎就在眼前。

自從江漢珍給他交代了心薪火相傳的重任之後，一直都讓他不敢有絲毫大意，就怕自己連薪火都沒有燃起。

如今看見眼前的這些人眼神中的那種對美好的嚮往，也明白了這就是薪火，也正是他一直以來所追求的薪火。

在忽然之間的明悟，心神逐漸頓開，身上的氣息變得浩瀚起來。

“大羅金仙？”蠻當即驚呼一聲，在他的見識之中，也只有傳說中的大羅金仙才有這種氣質，而且尼爾已經到了七階頂峰，無限接近於八階生命層次，除了八階層次，似乎沒有辦法解釋了。

同時，幾人都看的目瞪口呆，這時候戴麗就說道：“沒錯，就是大羅金仙，當初先生晉陞八階之後，就是這種氣息，不但能橫穿任何空間，還能追溯古往今來，當時先生也給我說過一些，這就是大羅金仙的特性。”

果然，周圍人定眼一看，就感覺尼爾似乎是從遠古走來，又要走向未來的某個時間，讓人看得不是太真切，似乎捉摸不透，又好像無處不在。

而這時候鮑有些疑惑道：“是不是有些奇怪，這裡是仙道宇宙，並不是我們武士宇宙，在這裏晉陞，而且還是天賜的那種，難道仙道宇宙的意志對我們不產生任何排斥？”

眾人也反應過來，看着越發的疑惑，按道理說兩方文明的意志不一樣，所屬的規則會有差別，就比如武士文明宇宙是他們的家長，而仙道文明宇宙就屬於外人，自然不可能給他們賜予什麼好處。

而這時候，凱文思索片刻，就解釋道：“你們不要忘了先生就是出生這方宇宙的，我上次無意間來到這裏，也探查過了一番，先生起於微末，後來一心向道，宣化雷霆道法，完善諸天世界，本有滔天功德在身，但去在一次出了意外，也是後來流落到我們殘破的廢墟之上的，先生慈悲，才有了我等今日。

如今我們出現在仙道宇宙，天道意識自然會看得出我們身上的道則所在，我們繼承了薪火，也同樣有他的功德。”

此話說完，讓眾人心中一驚，但又有些憤怒，蠻當即開口道：“怎可如此，父尊大人為此天地有滔天功德，為何在半途中遭了災。”

不止是他，就連藍光世界的許多人都一副義憤填膺之態，就是為江漢珍有些不甘。

最後加隆說道：“在此地要慎言，此事暫且不可討論，先生當初如何，相信他有安排。”

此時的尼爾睜開眼睛，也說道：“心性易中有最後一部分沒有完成，並非是沒有辦法，而是先生不願意我們武士文明宇宙暴漏在外面，所以放棄了提升的辦法，親自外出，以自身來演繹最後一卦，今日來此，各司其職做好本職就行，不可妄加議論，若是機緣合適，我們自會相遇，大家不可在此多想。”

現在尼爾說話，眾人紛紛停止了心中的念頭，看着尼爾此時已經成為大羅金仙，讓他們的心中安穩了不少。

有一個大羅金仙帶着，也起碼會安全許多，即使他們再怎麼不怕死，但也不會去送死。

至於江漢珍的事情，他們相信會遇到的。

而尼爾當即用心卦測算一番，就開始安排任務。

對着加隆說道：“加隆師弟，你就負責收集此界各方傳承，側重點就在仙道生命力強的那些傳承之上。”

“好的，這正是我所要做的，放心吧，就是我捨棄這一身皮囊，也不會讓仙道諸多傳承消失在這場劫難中的。”加隆點頭說道。

而尼爾聽到如此之說，就勸說道：“不可大意，此次外出，安全第一，我想大家都能夠安全的回去，而不想任何人隕落在這裏。”

說完，用狠厲的眼神看了其中幾位不怕死的人一眼，意思很明顯，就是不要讓他們冒失。

接着就對曦說道：“曦你就負責收集被打碎的天道法則，戰亂之中，肯定會有天道法則受損，你就負責將這些收集起來，我們帶回武士宇宙再進行整理。”

“是，尼爾前輩。”

曦對着尼爾一拱手，並沒有多說什麼。

而接下來就看着戴麗，說道：“戴麗師妹你和瑤一起行動，負責收集世界中的各類種子，還有各類生靈的幼崽，不要讓他們滅絕在這種人為大劫之中，即使要消失，也要消失在進化之中，成為一個新的，而且適應新環境的生命，舊的才可以消失，不能死在這種人為的劫難當中。”

戴麗點點頭，說道：“我明白的，尼爾師兄。”

瑤也點頭表示會好好的完成任務。

而接下來，又看向蠻，讓他一陣頭疼，說的不怕死的，就是這位蠻，似乎更名字一樣，做事就是有一種蠻人的氣質，從來不畏懼危險，甚至哪裡有危險，就往哪裡鑽。

在江漢珍當初講了蚩尤兵主的事情之後，蠻就將蚩尤兵主當成自己的偶像，對於開拓之事最為熱衷。

看見蠻，尼爾有些頭疼，最後又看了一眼性格沉穩，有一番宗師氣度的鮑，就有了主意，說道：“蠻和鮑你們兩人一起行動，負責收集諸天殘魂意識，你們所處的地方肯定在戰場邊緣，一定要小心謹慎。”

看着蠻目光閃爍這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尼爾就地鮑叮囑道：“鮑你一定要跟着蠻，不要讓他貪功冒進，若是有什麼不對，就立即通知我。”

“是，尼爾前輩。”鮑自然是答應了下來。

而一邊的蠻卻一副不明所以的樣子看着尼爾，就見尼爾瞪了他一眼，說道：“蠻你行事務必小心，我們是來此拾遺的，並非是來送死的，你若是貪功冒進，你就回去，這個任務你就別參加了。”

蠻頓時心中一突，將自己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收了起來，對着尼爾說道：“是，尼爾前輩，我肯定不會給大家添麻煩的。”

“希望如此。”尼爾並不在意蠻的保證。

接着就看向凱文，說道：“凱文師弟，這次還是以你為主，你的事情極為重要，火雲洞之事和三重天都是重中之重，你行事期間，但凡需要支援，就立即發出訊號，不管是誰，只要在附近的都會在第一時間內趕到。”

凱文點了點頭，說道：“放心吧尼爾師兄，我知道輕重，我有很大的把握，而且我所帶領的人已經做好的隨時獻身的準備，即使我們全部犧牲，也會請回聖皇和三清道尊。”

凱文如此說，尼爾並誒有反對，因為火雲洞聖皇和三重天三位才是所有一切的根源，聖皇有八位之多，而且與武士文明宇宙的傳承有很大關係，可以說，火雲洞就是武士文明的根源。

而三重天之中的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就是大道的根源，只要將這三位請回去，整個武士宇宙就能上好幾個台階，而且三位都已經答應。

正因為如此，才將這個看成了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這兩件事情，就分出了大半的人手，也對這件事重視到了一定的程度。

這次凱文說這些人已經做好的隨時獻身的準備，尼爾並沒有去勸，因為他也如此，也做好了隨時獻身的準備，但並不是要去送死，他知道凱文是分寸的。

而尼爾又對着其餘人說道：“這次行動大家都不要冒失，就是以防意外發生，能有命在做到支援，別到時候給大家添麻煩。”

眾人都點了點頭，心中的謹慎又強了一分，即使比較冒失的蠻，也將心沉了下來，雖然不畏懼犧牲，但也不會犧牲的沒有價值。

接着有與眾人商議了一番細節，各自的隊伍準備一番，就陸續的出發了，直到凱文最後與尼爾道別之後，尼爾這才將目光放到了宇宙虛空之中。

原本他的打算是要跟隨尼爾一起的，但在突破八階生命層次的那一瞬間，忽然感覺到了心性易的氣息，這種氣息，也是江漢珍所獨有的，這才讓他改變了當初的計劃，準備去尋找心性易的源頭。

因為江漢珍離開的時候，是說要演繹心性易的最後一卦，用自身來演繹，來以此補全心性易。

但他還是比較擔心，也知道前路渺茫，會有很大的危險，就想在身邊幫助一二，因為江漢珍在武士宇宙的地位，已經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幾乎是靈魂一般的存在。

再武士宇宙之人的心中，即使損失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失去自己的靈魂。

就如武士宇宙流傳的一句話，外物沒了，可以再爭取，但人沒了，就什麼也沒有了。

這也成了武士宇宙的行事作風，生命，永遠放在第一位。

隨後，尼爾也就帶着剩下的一些人，向著宇宙虛空飛去，而所飛去的方向，正是仙道宇宙的白蛇世界。

# 第六百零四章 劫氣的變化

在不知不覺之中，白蛇世界因各方雲集，紛紛將目光投放在白蛇世界之中，似乎白蛇世界就有他們想要一切，或者有解決事情的關鍵點。

此一行為，讓本來就已經很凝重的劫氣，更加的凝重，讓原本本就混亂的各種法則，更加的混亂。

大道法則的運行規律，被人稱之為天機，大道法則明晰，天清地濁之下，自然是天機明朗。

但是大道法則被攪的混亂不堪，毫無規律可言，就稱為天機混亂。

在一處虛空之中，有着一座宮殿，一個看似老者的人座在其中，感受着天機帶來的混亂，面色變得極為難看，看上去有些瘋狂。

“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變數，讓天機變得如此混亂。”

一陣陣聲音從宮殿中傳，而宮殿內部的人的五官也變得扭曲起來，就像一個從地獄走出來的惡魔，面色不停的變化着，成為十八般臉譜，帶動這周圍的氣場都變得陰森恐怖，只要靠近，就要消去人的一層頭皮。

面色不停的變化着，眼神中逐漸的產生一種能冒出毒汁的怨毒眼神，似乎有些慌張。

“誰，究竟是誰搞的鬼，竟然成了異數，該死的異數。”

此時的他因為也沒法掌控這天地間的變化了，沒有受到他掌控的東西，或者他無法掌控的東西，都被他成為異數。

而仙道‘異數’這一詞，就是出自他口中，廣為流傳。

接着就一聲怒吼聲音，“異數，當滅。”

一聲巨大的吼叫之聲，讓原本就混亂不堪的天道法則變得更加混亂，而這位老者感受着越發混亂的天道法則，面目已經扭曲到了一種比九幽深淵的惡鬼還要邪惡的境地。

最終，帶着他那雙眼睛中冒着毒汁的眼神，離開了宮殿，向著外面飛去，似乎要去糾正這一切。

···

白蛇世界，星辰上的江漢珍自從感受到天機越發的混亂，也暗暗點頭，這才是他想要的，自己如今實力微弱，想要用大勢碾壓，有些有力未逮，只能在洪水中摸魚了，天機越發混亂，對他越有利。

但並不想以江漢珍這種很敏感的身份出去，所以就將一部分力量轉移到了凡間的江海身上，讓江海來做事。

江海有心龍之道，也與《心性易》符合，心龍之道的形成，看似是江海創出的，但源頭還在《心性易》的慣性上，都是一脈相成，只不過沒那麼完善罷了。

所以江漢珍就將一部分力量以及《心性易》的法門，都轉移到了在凡間行走的江海身上，打算讓江海在明面上行事，而他隨時策應。

江海在與觀自在告別之後，就察覺到了自己身上有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在不斷的加持，讓他有些心驚。

但最後發現這種力量很輕易的就與自己融合，似乎還有一脈相承的味道。

最終經過蓍草推演之後，也察覺到了一絲蛛絲馬跡，就是自己的力量，而且是自己過去的力量。

推演之後，對自己沒有壞處，就找了個地方開始消化這些，而一份名為《心性易》的經書也慢慢的出現在他的心神之中，觀看一番，發現與自己的心龍極為契合，甚至可以說是自己心龍的延伸版本。

就如蓍草四十九根，最後一根就會說自己，而心性易卦象通明，但缺少了核心，而這個核心正好就是心龍修鍊之法。

江海也就開始參悟起來，經過幾十年的修鍊，終於將心性易修鍊到了自己身上，讓原本變化單一的心龍，有了變化無窮的特性，讓他的推演之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隱約的發現了此次大劫的原因所在，但發現自己勢單力薄，也難以有什麼大的作為。

最終考慮到要尋找一個盟友，就選中了雷九天，在雷門的雷祖山之中，尋到了雷九天。

雷九天見到江海的之時，有些詫異，又有些複雜，說了句兩人的因果了結了。

江海雖不知道是何種原因，但也猜出一個大概，也沒多說什麼，就說明了大劫時期兩人要聯合的想法，雷九天很爽快的答應了下來。

經過一番商議，事情逐漸的明晰，得出了一個結論，這次的劫難就是人為推動的，不止如此，就是仙道以前的許多劫難，都是人為的，並非必然，也並非偶然。

背後推動大劫的那位存在，也被猜測了出來。

雷九天就問道：“道友將這潭水攪的如此之渾，就不怕背後的那位急了之後來追殺你？”

江海搖了搖頭，說道：“不怕是假的，但這位存在是三界第一禍害，用一副扭曲的心理來控制世界，控制他人，想讓世界按照他的想法進行，此人不除，你我都要被大劫席捲，原本也沒什麼，但此人一直以來都企圖控制一切，行使他那種扭曲之下的意志，唯有將之除去，才能過一份安穩的日子。”

雷九天點了點頭，說道：“也對，此人不除，三界真的永無寧日。

自上古之時，天地每次的大劫，都與這位存在有關係，而起此人霸佔欲極為強烈，自是以天道自居，妄想控制一切，每次覺得天地不受自己控制，就會挑動劫難，來排除除異己，重新掌控天道，這次好像玩的有點大了。”

雷九天感慨一聲，對這位存在也是深惡痛絕，但此人卻厲害的很，幾乎成了天地發展的阻礙。

江海呵呵一笑，說道：“此人的存在，就是仙道宇宙的毒瘤，毒瘤妄想控制身體，但身體自由一套循環體系，又哪是讓那個別人能掌控的，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不想自己身體中有個毒瘤而不去管，但這位禍害卻比較厲害，竟然能將整個天地都按照他那種毒瘤循環體系來運轉。”

江海對這位存在也很佩服，此人的存在就是三界的一個毒素，最終發展成了一個毒瘤，不見得呢個推進天地發展，但卻能阻礙天地發展。

最終在天地中形成了而自己的一套循環體系，以他這個毒瘤為核心的循環體系。

接着江海又感慨道：“說此人厲害，也不得不承認，仙道宇宙原本是一方永恆世界，就是放在混沌中，也是威震混沌的存在，但被這毒瘤從永恆世界破壞到了大千世界，也算此人厲害。”

雷九天聽得也一陣感慨道：“自先天魔神之劫，再道龍漢初劫，巫妖量劫，到最後封神之劫，次然一次次的推動劫難，還讓人難以察覺，若不是斗姆元君將之發現，還真被此人一直玩下去了。”

江海點了點頭，說道：“星空本就在外，此人目光短淺，只能看見眼前，被發現之後，也覺得自己控制不了，就將星斗歸為異類，才不得不挑起星斗之劫，讓所有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祛除他所謂的異數。”

“呵呵，什麼異數。”雷九天嗤笑一聲，說道：“還不是他控制不了，無法掌控，就當成了異數。”

江海聽得連連點頭，也發現了這一問題，所謂的異數，就會說他控制不了的東西，在那人的眼中，異數就不應該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天地間本沒有異數這一詞，被此人一陣渲染，就出現了異數一詞。

當然，天地間也沒有量劫這一說法，因為這人的控制欲太強了，妄想如那天道掌控萬物。

但他沒有發現的是天地是高高在上，但從沒有想過來掌控萬物，天地生萬物而不去掌控，都讓萬物去自己發展。

但這人不這麼認為，總覺得是要掌控，但天地又怎麼能被人掌控，就是一個人也不可能讓人來掌控，壓力越大，反彈也就越大。

最終此人想要掌控萬物，但經常出現他難以掌控的東西，就將這些歸為合該當滅，看得懂的就滅了，看不懂的就歸為異數，所以才推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劫，最終將整個三個都弄得千瘡百孔。

在江海看來，此人就是一個已久走入邪道的修鍊者，而且已經到了精神不正常的地步。

而這時，雷九天又問道：“道友將這次的水攪亂，是什麼打算。”

江海下了一聲，對此此時，他自由他的一套辦法，就解釋道：“當然是針對這位存在了，此人既然喜歡開展量劫，分出異數，那說明他最畏懼的就是這些，不然也不會將這一切掛在嘴上了。

就像一個凡人，經常把愛掛在嘴邊，那隻能說明一個問題，此人缺愛，即使口口聲聲說不相信愛，又何嘗不是對愛的一種渴望，只不過被自己下意識的壓制了而已，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不會將錢掛在嘴邊的，精神不完善罷了。

所以這次我們將水攪的越渾，這位存在就越亂，只要他看到所有東西都不受他控制，不是他意識所想的東西，就會奔潰，甚至發狂，當然，也有可能自閉。”

雷九天抬頭看了江海一眼，覺得江海對於心性的理解已經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就是他現在所在的雷門，也沒有如此之高的心性修鍊之法。

雷九天來歷神秘，在江海面前從沒有顯露過前世的任何信息，但即使再神秘，也對心性之道沒有如此之深的了解。

聽到江海的一席話，心中有些懊惱，就說道：“道友若是再出生早一些，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了，說不定毒瘤已經被清除，對付他的辦法並不是堵住，或許讓他全部暴漏出來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若是能有此法，將他的量劫擴大，早就將之祛除乾淨了，怎麼可能讓這毒瘤成了氣候。

可嘆這三界都已經病入膏肓，要恢復希望已經很渺茫了。”

而江海搖了搖頭，笑着說道：“不見得沒有機會。”

# 第六百零五章 雷門議計策

“難道還有救？”

原本一籌莫展的雷九天眼睛不然亮了，對於仙道宇宙的事情，他也不想看到如今這個樣子。

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已經給下了病危通知書了，告訴人們隨時都可能死亡。

但在這時候忽然有人說還能救，自然不會放棄，雷九天來歷神秘，至少江海沒有看出了這人的腳跟在哪裡，但卻有一點能看出來，雷九天對仙道的歸屬感極高。

仙道宇宙這個說法，江海還是從雷九天這裏聽來的，原本他以為世界就這麼大，雖然用蓍草之法測算出世界外面還有世界，但一直都沒有去驗證過，只想着解決完自身因果，就去外面尋找一番。

雖然知道，但對外界的一且還毫無頭緒，一切都在自己的探索之中。

直到找到雷九天之後，這些事情才逐漸的告訴他，現在所存在的這方世界並非是唯一的世界，而世界外面有無數的世界，分為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和大千世界，還有永恆世界。

就跟山脈一樣，有主脈，就有支脈，而世界也是如此，有主世界，也有附屬世界。

並且，雷九天給江海展示了仙道宇宙的模型圖，讓他對世界的感念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也說了一些仙道宇宙的分佈，以及大事，經過江海自身推演無雙的心龍之法，再加上《心性易》的出現，對仙道宇宙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所以才能看到許多問題。

這也是心性易中獨有的大局觀，能夠縱觀全局的去看問題。

江海看着雷九天有些期盼的眼神，輕輕的點了點頭，說道：“也不是沒有辦法，就要看怎麼選擇了。”

“道友快教我。”雷九天急切的說道，似乎就要站起來。

江海看了一眼雷九天焦急的樣子，也不在意，思索片刻，說道：“仙道宇宙此時的狀況，就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其中那位暗藏的存在，就像凡間常見的那種惡性腫瘤一樣，已經開始像全身擴散了，若是按照一般的治療方法，只能等着斷氣，要救只能出奇招，走偏門之法，但此法不為正統，只能保證存活，至於所承受的后遺症，卻是巨大的。”

雷九天面色一陣變化，閉上眼睛默默的想着，如今已經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若無意外，這次就是最後一次劫難，從這次以後，仙道定當不存。

若是能活下去，即使付出一些代價，也不是不可以。

最後雷九天對着江海一禮，說道：“還請道友詳細告知，雷九天感激不盡。”

江海點了點頭，說道：“既然道友如此說了，你為為同盟，理當告知。”

“我虎頭山一脈我已經選好了出路，已經開始在虎頭山打造了洞天福地，只要遭逢大難，就躲進洞天福地之中，以後獨自發展，這也是一個保全之法，我虎頭山已經自千年以前，對世界知識的收集，就沒有斷過，這次要做的，就是物資的收集，只要達到一定的數量，就有重開天地的底蘊。”

“原本的打算，是想邀請你們雷門加入，掌管我虎頭山洞天天罰之事，只要我虎頭山心龍不滅，你雷門可永享長生大道，你我聯合一起打造自己的一方天地，即使天崩地裂，也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雷九天聽到這裏，心中有些隱痛之感，心中想到如今的雷霆都司，被人為的排斥在天道之外，若是能在真的有仙道天罰權柄，又何必落到如今這種境地。

對於江海所說的，不心動是假的，若是能與江海這樣的聯合，無疑就有了雷霆的自主權，說不定真能與雷霆之道完全契合，成為雷霆之道的化生，自然就不會被人所束縛。

好想答應下來，最終還是忍住了，對着江海說道：“還請道友另說他法。”

江海心中暗暗的明了，此人心智堅定，看來對仙道的歸屬感不是一般的強，就接着說道。

“此法為守誠之法，好處就是不管外面打的天崩地裂，對我們都沒有什麼影響，但外界的所有都要放棄，也算是兩者不可兼得。”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

“另一法危險至極，一不小心，就要喪命其中。

如今仙道腫瘤已經成了氣候，已經有代替世界意志的趨勢，佔據了大勢，只有將世界攪的一團混亂，然後趁機尋找到根源所在，將之封印，然後立天之正道，以此來驅邪扶正，方可有一線生機。

當然，考慮到背後的禍害危險至極，爆發也在邊緣，對世界的毀壞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緊守靈台，天道意志不亂，等到禍害爆發之後，將力量宣洩乾淨，待他力竭之時，再將之除去。

但那時候的三界，自然是一片廢墟，就看禍害的力度有多大了，但據我所估計，差不多能達到滅世之局，此劫過後，仙道宇宙能剩下的不多。”

雷九天聽着江海說的如此隨意，但卻感受到了其中的兇險，分明就是描述這一副滅世的場景。

背後的那為存在他不是不是道，若是讓其完全爆發，不亞於一個滅世兇器，對仙道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依照那人扭曲到極致的心態，完全能做到那樣。

但考慮的半天，他也承認，這也是一種能滅殺禍害的辦法，因為自荒古到現在，都沒人能收拾的了這位禍害。

最終還是點點頭，眼神中出現一股堅定，說道：“還要麻煩道友能夠制定一份大致的策略，我以此來實踐，你也知道，策略之事也並非我所擅長的，道友若是肯幫我，我有一重寶相贈，還送你雷門十萬仙兵。”

江海聽得眼皮跳了跳，被這十萬仙兵被震的不輕。

看着雷九天一生修為深不可測，他到現在都沒有看出其深淺出來，來歷神秘，也並非一般人，此人若是在仙道，很有可能是可以稱尊做祖之人。

他倒不是不相信那十萬仙兵，也不是不相信雷九天的身份，而是有些難以置信雷九天竟然能捨得十萬仙兵，將這些毫不猶豫的送給了自己，竟然有如此之大的魄力。

但旋即一想，也明白了雷九天什麼意思，或許現在就有了隨時獻身的準備，這十萬仙兵又何嘗不是要留下一個火種。

不知為何，江海看着雷九天一副堅定的樣子，心中隱隱的有些刺痛，頓時有一種明悟，自己或許跟雷九天有些關係，而且關係還不淺。

最後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那我這裡有一些方法，至於成與不成，我也不知道。”

“放心，即使不成，我也會將十萬仙兵和重寶提前送過來，以後的事情窮自由決斷。”雷九天堅定的說道。

江海點了點頭，說道：“此時的白蛇世界，已經成了劫難的核心之地，周圍的勢力，根據你雷門的消息，有好幾股，若是發動大劫，就在這幾股勢力之中，按照往常的劫難反推過去，這幾股勢力肯定會發生矛盾，在劫氣之下，肯定難以自持，會打的天昏地暗。”

“但是這些勢力之間的矛盾，肯定是背後存在所挑起的，若是能將矛盾暫時壓下，只尋找挑起矛盾的原因，即使做得再嚴密，也會留下蛛絲馬跡，若是以此查證下去，肯定能將背後的那位給揪出來，然後不計生死的群追猛打，不能有絲毫的妥協，消耗了這九成以上的實力，或許能夠將這位存在弄得精疲力竭，最後將之永除後患。”

江海說完，雷九天思索了片刻，這種辦法就是絲毫不妥協的辦法，即使將矛盾完全激化的一種方式，但也是最後的一種辦法，屬於你死我活的手段，行事極為爆裂。

但也表明了一個態度，就是不會有絲毫的妥協，與背水一戰差不多。

其實對於那位禍害的存在，有史以來還不是沒有想過辦法，即使將這位打的無處躲藏，成為過街老鼠一樣，這位禍害也能從仙道一方內部來找到漏洞，從而找出翻身的辦法，最終贏得勝利。

也是仙道之中並沒有那麼的團結，才會如此，這個計劃就是將仙道逼迫到一個不得不戰的境地，只有放手一搏這一條路可走，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雖然會死傷無數，但這也是最後的辦法，若是這次再失敗，仙道覆滅也是世間的問題。

最終雷九天站起身來，對着江海一拱手，說道：“多謝道友的計策，雷九天感激不盡，那十萬仙兵與重寶還希望道友能善加利用。”

江海點了點頭，也拱手回道：“你我為同盟，出此策略也是我一些拙見，還要多謝道友的十萬仙兵，到了我手上，肯定不會將其埋沒，還請道友放心。”

雷九天點了點頭，不再說話，對於江海的人品，通過幾百年的接觸，還是了解的，自然相信他會善待那十萬仙兵。

如此一來，雷府的傳承就算是保住了，他也能夠沒有絲毫後顧之憂的去做這件事。

當即手一招，一個墨玉麒麟從虛空中踏雲而來，降落在雷九天的面前，雷九天摸了摸墨玉麒麟的頭，似乎有些不舍。

最後還是跳上馬背，收持一根雷鞭，駕着墨玉麒麟向遠處就要離開。

江海看着雷九天孤傲的背影，犹如山川一樣的厚重，似乎有無數的壓力壓在身上，讓他看着心中一顫，似乎對於面前這人有着很大的關係。

心中更加酌定了自己的猜測，自己與這雷九天肯定認識，而且關係還不淺。

心中猶豫了了一下，對着就要離開的雷九天喊道：“道友若是需要在下幫忙，儘管讓人通知一聲，我若是能安定妥當，也會尋找機會來援助你，到時候還希望道友能夠安然無恙。”

雷九天的心也跟着顫了一下，轉頭看了一眼江海，神色中帶有一絲慈祥，點了點頭，就舉了举手中的雷鞭，說道：“放心吧，我還沒那麼容易死。”

說讓，轉身駕着墨玉麒麟就向著遠方而去，時不時的高歌一聲，顯得十分開心。

江海看着逐漸的離去的雷九天，不知為何，總感覺有些心酸，又有些見了親人的感覺。

最後還是搖了搖頭，不再去想，但打定主意，自己手上的速度一定要快點，儘快的將虎頭山洞天脫離世界，就能保全自己的勢力，然後就去支援雷九天。

# 第六百零六章 變化的決定

隨着雷九天的離去，江海也開始行動了，離開雷門所在的仙上，向虎頭山飛去。

眼見大劫將至，給他的時間也不多了，好在如今自身大部分因果盡消，也不存在要去凡間了結因果，可以完全將心思放在虎頭山洞天之上。

一路不敢有絲毫停留，就想趕在大劫之前，將虎頭山洞天建造完畢，召回所有弟子，與所轄之地萬民，將洞天封閉，脫離此界天道。

原本打算對外界的大劫不管不問，即使外界打的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似乎與虎頭山一脈並沒有什麼關係，只要保全自己的一切就行。

再加上此次大劫範圍之大，牽着太多，也不是虎頭山能夠參与的，與其被大劫席捲的灰飛煙滅，不如提前脫離戰場，遠離是非漩渦，與雷九天聯絡，就是為了以防萬一，免得被牽扯進去。

但現在卻發現了自身又有了新的因果，並非現在的因果，應該是前世以前的因果，找回自己一直是江海心中的一個想法，如今發現一些蛛絲馬跡，自然不會放過。

而且還從雷九天身上察覺到與自己的一些關係，似乎有很深的因果牽扯。

無意間，行動速度快了很多，就想儘快的將虎頭山洞天脫離出去，然後騰出身來支援雷九天。

不管是好是壞，都給自己一個交代。

江海回到虎頭山之後，當即下達了召回所有虎頭山弟子的命令，並讓新的山主儘快的完善洞天。

當然也說了外界大劫之事，新的山主並沒有多少懷疑，當即召集虎頭山八門首領，開始行動起來。

因為洞天之事前期準備比較充足，所以也沒有多少難度，大批的虎頭山弟子從凡間撤回，湧入虎頭山之中。

也有着大量的資源被收集起來，存放入洞天之中，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展開着。

虎頭山的撤離，給凡間王朝帶來了很大的動蕩，除了當朝為官的正統學說，其餘的都與虎頭山一脈有關係，已經融入到了凡間的方方面面，這一撤離，讓整個凡間王朝的文明都倒退了一大截。

一些文人墨客們紛紛指責虎頭山，但虎頭山根本不予理會，有道是書生造反三年不成，除了嘴上功夫，並沒有實際行動，最終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虎頭山勢力的消失。

隨後雷九天答應的十萬仙兵也送了過來，並且帶來了一個名為雷霆中樞的東西，有這十萬完全聽命於自己的仙兵加入，動作就快了許多，不到三年的時間，已經將所有事情都準備妥當。

而且讓他更加欣喜的是雷九天所謂的那個重寶，竟然是雷霆都司的雷霆玉樞，是天界雷府的核心，直接安放在洞天之中，成了洞天的中樞，也省去了重心建造核心的麻煩，有了此物，虎頭山洞天才真的有了一方世界的底蘊。

但此物的出現，也讓江海感受到了此次劫難的危險，究竟是什麼樣的劫難，竟然讓雷九天都準備用保留後路的辦法，而去放手一搏。

幾年之後，虎頭山終於做完了這一切，江海當即關閉了洞天，將洞天完全的封鎖，有雷霆中樞的存在，洞天當即有了天道，已經能徹底的擺脫白蛇世界，在宇宙之中獨立生存了。

做完這一切，江海就點了三千仙兵，與本部人馬三千，離開了洞天，準備去支援雷九天的行動。

而此時的星辰之內，江漢珍將江海這幾年的事情看了個仔細，對於那位雷九天，江海不知道，但他可清楚的很。

這雷九天正是雷部祖師雷祖，投身此界修行，想必是受了重創，不得已才轉世重修。

如今已經完全恢復，或許是見了江海與他的相似之處，所以才另眼相加。

但是神奇的是，江海在雷九天還沒恢復記憶之前，無意之間為雷們找回了心性之法，又給了他心龍修鍊之法，就將兩人以前的因果給償還了，但也建立了新的關係。

但這次雷九天出去，八成是有去無回，江海所制定的群追猛打的策略，也算是一個好一點的策略，但在江漢珍看來，還是有些冒失。

但也不是沒有好處，那位背後的存在，狡猾至極，能禍害仙道如此多年，肯定有層出不群的手段，及時江漢珍已經明了混元之道，也對這位存在有些忌憚，也不想與之對上，但也不會畏懼。

當然，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初步的設想是看事態的發展，這位存在遲早會暴漏出來，到時候再出手。

但江海的這一番決定，將他的計劃完全打亂了，藏在背後的計劃已經不可行了，江海與他一體，也部分主次，可以隨意轉化，只不過江海不知道他的存在罷了。

江海這次出去，肯定是九死一生，江漢珍不禁皺眉不已，開始思索起了對策。

而這時，一心修鍊的觀自在似乎察覺到了江漢珍的不對勁，就問道：“道友是否為量劫之事擔憂？”

江漢珍看了一眼觀自在，已經變了以前的樣子，在也看不出身上的半點戾氣，而如今在星辰之內住了幾年之後，兩人的關係也融洽了許多，似乎將她放得比較低一點，一切都是以江漢珍為主，神情中帶着一些柔順。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是啊，此次劫難牽扯太廣，很可能會使整個仙道覆滅，江海如此進入其中，只能是命不由己。”

觀自在淡然一笑，說道：“道友其實不必為此而擔憂，每次大劫看似兇險無比，其實都有跡可循，那位存在沒有暴漏的時候常說的一句話，天地萬物都與定數，大勢可改小勢不可改，看似高深莫測，但仔細一想，只要在劫難中隕落的人，背後都有這位的影子。

也就是說誰生誰死，都是他一人決定的，劫難之中的人雖然難以控制心神，但都是保住自為主，殺死對手，並非自己所願，而是這位在背後推動。”

江漢珍聽完觀自在的話，神色一動，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所謂誰當滅，誰當興，都是這位存在嘴裏出來的，其中的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就是他控制不了當今的事態，才會以這種方式來滅殺他所認為的變數，若是完全不受他的控制，就歸類為異數。

而這些變數異數之類的，應該都在這位存在的必殺名單之上，只有殺了不服之人，才能重新掌控天道大勢，這也是這位存在的道。

但發展至今似乎心態已經扭曲，不管如何，這我存在只要發現江海這樣的存在，心龍的性質，就決定了根本不能讓別人來控制，肯定會上了這位存在的必殺名單。

江漢珍也逐漸的明白了觀自在的意思，一切都是這位所為，就猜測道：“你的意思是說讓我盯着這位存在就行？其餘的不用去管？”

觀自在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一切都是這為挑起，雖然這次的量劫是他開啟的，但被擴大了好幾個層次，不但有仙道，還有無極世界的，以及一個未知的勢力。”

說道未知勢力之時，觀自在意味深長的看了江漢珍一眼。

江漢珍自然知道觀自在所說的未知勢力指的是什麼。

武士宇宙進入仙道之中，江漢珍就感應了出來，而且還會暗中關注，也對無極世界的眾人行事比較滿意。

若不是一次發現了無極世界有人遇到了生命危險，就不會暗中出手相助，但就這一次暗中相助，就被觀自在給察覺了，也猜測到這些勢力很可能就是江漢珍的勢力。

自那時候起，也開始有意無意的相助於這群來歷神秘的人，而現在，這些幾乎成了觀自在的工作。

但江漢珍卻從來沒有承認過，被觀自在這一眼，看的有些心虛。

觀自在似乎十分滿意，就接着說道：“如今各方雲集，事態早已超出了那位的心量，他本身心胸狹窄，根本不能容納太多的東西，如此之多不受控制的事情出現，肯定會陷入瘋狂，胡亂出手已經成了必然。

還沒開始，他自己就亂了，只要等到他出手的時候，再進行阻礙，長此以往下去，肯定會精神失常，無法自控，到時候就是你的機會。”

江漢珍不禁開始沉思起來，觀自在說的這話沒有錯，這位存在的確是這樣的心態，已經可以用精神病人來形容了，沒有與自身修為相匹配的心境，修為就會不受控住，陷入瘋狂是遲早的事。

凡間常見的瘋子，都是心境被人攻擊，連自己的命運都不由自己，所以才會做出一些失常的事情。

但這位與平常的瘋子也有一定的區別，平常瘋子大多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但這位存在似乎要掌握自己以外的命運，見到任何事情都要將之掌控，自以為是所有人的主宰。

觀自在說的這個方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只要讓這我存在人為應該受他自己控制的東西完全失控，這位肯定就會瘋了。

但江漢珍似乎覺得還是武士文明宇宙的事情重要，原本的打算並不想當仙道的救世主，最多是看情況而為之，讓他出大力氣肯定是不可能的，即使想到覆滅，也與他沒什麼關係。

但如今江海卻牽扯了進去，讓他猶豫起來，是不是要讓江海撤出，還是參与。

參与的話無疑要分出心思，而顧不上武士宇宙。

就在他猶豫時刻，觀自在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就說道：“你放心吧，武士文明宇宙就由我來照看，你可以放心的去演繹自己的大道。”

江漢珍看了一眼觀自在認真的樣子，輕輕的點了點頭。

# 第六百零七章 無臉人阻路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怕一個修鍊者也是一樣，並不可能無限制的去做任何事情，總有一些事情力有未逮，不得心意。

即使江漢珍如今已經明悟了混元之路，能用的精力也只能將武士文明宇宙的事情做好，至於仙道，即使有心，也沒有多餘的力量。

即使有人來向他求助，江漢珍也不可能放棄自己的東西，去幫助他們。

就犹如在大災害面前，人首先要保護的是自己家人，為自己家人做些事，或許第一時間想到為別人考慮的人也有，但江漢珍並不在此列。

但這次量劫來的太快，已經牽扯到了很多事情，就連江漢珍自己，也覺得自己與這件事存在着很大的因果，好像與這件事有些關係。

但江漢珍並不像過多的摻和進去，回想以前，自己並沒有這些因果的絲毫信息，自然不會去承擔，也打算用轉嫁之法，因果連同隱藏在自己真靈深處的那個命格一起轉移出去，與自己再無關係，也無法影響到他。

但最終，還是因為一些好奇，還是沒有做出決定。

有些事只有合作才能做成的，到哪江漢珍思來想去，諸天萬界之中都沒有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就是雷九天，雖然可以合作，但他那種隨時準備赴死的行為，就讓他打消了這種想法，只能斷定並非一個好的合作人。

自己合作是去做事，並不是要去送死。

但如今觀自在的提出，讓江漢珍才意識道，觀自在才是一個好的合作人，因為心泉的關係，兩人有很深的關係，也能稱之為道友。

若是有她幫忙，就在好不過了，江漢珍就可以完全的將武士文明宇宙的一切交給他。

接下來，江漢珍很自然的就將目光放在了此次劫難劫氣最嚴重的地方，也猜測出，劫氣最嚴重的地方才是點燃劫難最好的辦法，若是那位存在出現，肯定會從這裏開始。

白蛇世界周圍，隨着各方勢力的湧入，已經出現一種凝重之感，就連周圍的氣息，都變得有些混亂，讓原本熱鬧的環境，竟然出現一股壓抑。

各方勢力都不敢輕舉妄動，深怕劫氣影響到自己。

但在江漢珍看來，無極世界的人也就罷了，他們是來尋找東西的，只要是仙道世界之中，隨便哪一個世界都可以，尤其是仙道此時這裏的氣息最強，很定有他們要尋找的東西，來這裏很合理。

但仙道不知為何也跑到這裏，若是江漢珍自己，肯定會回去緊守靈台，以天庭為中心，道化萬界，然後一點點的排除異常，也不用被人如此牽着鼻子走。

當然，雷部的出現，或許合理，想消除災禍根源，必須要站在最危險的地方，也使他們的責任。

但北斗征伐司的出現，就讓江漢珍看不懂了，星空難道不好嗎？非得跑這裏來，只要北歸位，組成星宿大陣，將星空封鎖，自己玩自己的，就是誰也別想突入星空之中，自然也不會影響到他們。

但江漢珍就是看不明白為何北斗征伐司的人會跑到這裏來，還帶來了八成的星神。

或許是修為高了，看問題的方式有了一些變化，在外界看來被當成渾水猛獸般的禍害，在他看來也不是沒有辦法。

凡間江海能出那種對抗到底的計策，他也有一個道化萬千的策略，而且還還是一種固本培元之法，將他最常用的那種用大勢與天道之力的手段完全發揮。

而且，心中有了腹稿，只要讓他能夠掌握權力，肯定有辦法將禍害祛除，甚至不會有多少損耗。

如今有了觀自在看着武士宇宙，沒了後顧之憂，江漢珍的心思變得活絡起來，就將目光投向了這些勢力之中，打算尋找一個契合點，然後開始他心中所想的計劃。

在江漢珍心中定計之後，讓原本混亂的劫氣，變的更加負責，更加混亂。

白蛇世界周圍虛空中的一個小世界邊緣，一個佝僂着身材的老者面色變得更加陰沉，十分嚇人，就連周邊的虛空都感覺到了這人的扭曲，四周虛空中的氣息都四散開來，深怕被這位老者侵蝕一般。

眼中中帶着怨毒的怒吼道：“是誰，是誰在搗鬼，異數，又有異數。”

憤怒之後，似乎有一個短暫的冷靜，小聲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若是再這樣下去，劫氣就會跟大，天地就會有湮滅的危機，成為真正的滅世之劫。”

但接着面色一變，五官有些扭曲的說道：“異數當滅，這些異數就不該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哪怕有滅世危機，也要讓異數除去，不能再等了。”

身形一閃，進入了一個世界之中。

這個世界就在白蛇世界的附近，是仙道的一個駐紮據點，由一個名為正陽天尊的仙道大能負責，這樣的世界，在仙道中布置了幾十個，被泰山大帝統一管轄，這也是前線戰場回來的這批仙尊。

當然，仙道此時也分為兩派，一派是沒有去過戰場的，此時也進入附屬世界之中，原本受玉帝管轄，但是玉帝消失，又三清四御等人的化生來鎮壓天庭，也派人降臨下來，尋找劫起根源。

而五靈散仙，就失這次降臨的領軍人物，也在白蛇世界周邊駐紮着。

因為察覺到劫起越來越嚴重，心有不安之下，準備找仙道征伐隊伍聯合，共同抵抗這次大劫。

就這樣，五靈散仙中的金靈散仙，就決定讓眾人與征伐隊伍接觸一下，商議聯合之事，沒人負責一個地方，而金靈散仙也親自出動，準備去找正陽天尊所駐紮的世界。

但行至半路，卻有一人擋住腳步，面色不善的看着他。

金靈散仙看了一眼，發現此人就是仙道無疑，但就是氣息有些古怪，讓人感覺到極為不舒服，但要看清面目，卻有些困難，似乎沒有臉一樣。

就拱手問道：“不知面前這位道友為何擋着我的去路。”

面前無臉人陰惻惻的笑了一聲，說道：“自然是借你的皮囊一用。”

“什麼？”金靈散仙心中一驚，暗道遇到了危險了，暗暗凝聚這法術，隨時準備出手。

但面前的無臉人不屑的看了一眼金靈散仙，一揮手，一個圓盤法器出現在頭頂，對着虛空以照，竟然將整個虛空封鎖。

金靈散仙頓時睜大了眼睛，已經看出了面前這人的身份，暗道一聲要遭，一個一道金光打出，轉身就向後逃去。

但無臉人隨手一揮，就將金光湮滅，控制着圓盤玉蝶對着金靈散仙一劃，金靈散仙當即使出自己的護身之法，但之抵抗了不到一個呼吸，就被攻破彷彿，在圓盤玉蝶的旋轉之下，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身體消失。

但在最後關頭，金靈散仙之道自己必死，掐動一個法決，瘋狂的看着面前的無臉人。

無臉人目光閃爍，似乎有些憤怒，低沉的聲音呵斥道：“異數，竟敢還手。”

就見到金靈散仙全身消失，化成一道金光，向他面門衝來。

無臉人立即召回玉蝶，擋在了胸前，與金光相撞，只聽轟的一聲，金光之地，形成一個巨大的空洞，無臉人被震蕩的飛了出去。

站在虛空不遠處，目光閃爍的看着面前消失的金光散仙，臉上又是一陣扭曲。

最終臉皮定格在一個面目上，正是一個無須老者的形象，舉起微微顫抖的手，看了已經變得血跡斑斑，怨恨的看了一眼金光散仙消失的方向，目光閃爍連連，似乎在尋找屍體要鞭屍一般。

隨即法力一陣運轉，手上的傷恢復如初。

抬頭感應了一下，面色又變的難看起來，身形一閃，消失在原地。

就在無臉人消失之後不到三個呼吸，一道雷光劃過，一個身影站到了事發之地，感受着原地的氣息，面色變得凝重，說道：“來晚了一步，讓他給逃了。”

接着一陣測算，又向著一個地方追了過去。

而此時世界之中的正陽天尊，正在安排着布防之事，忽然有人來報，說金靈散仙有事造訪，說要商議聯合之事。

正陽天尊心中有些奇怪，就問傳訊之人，說道：“為何不去泰山大帝那裡，要跑來我這裏，難道不知道我域外征伐司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嗎，怎麼如一盤散沙的來與我商議，就說我沒在，氣將他打發了。”

正陽天尊對着些玉帝身邊的人，極為不屑，當初域外戰場那麼困難，這些人只知道內部奪權，卻對域外戰場的事情絲毫不關心，不但不支援，還經常拖後腿。

在域外待的時間長了，自然不想跟這些人有什麼接觸，早就打定主意，沒有泰山府的命令，就不和這些人接觸。

傳訊之人離開之後，但很快有回來了，並傳回話，說道：“已經發現了劫難的蛛絲馬跡，因為事情緊急，所以來此求援，還望能見一面。”

但正陽天尊對此並不感冒，冷笑一聲，說道：“仙道傳訊手段層出不群，怎麼不去用傳送之法，就說我不在，若是想等，就將他帶入偏殿等着。”

正陽天尊說完拂袖離去，此時正是大劫期間，所有的事情都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與無極世界征戰三千多年，早就不會輕易的去相信別人，對於什麼一團和氣，朋友滿天下早已嗤之以鼻，自己並沒有發現與人抱團取暖帶來什麼好處，自然不會去無故的結交別人。

當然，即使有人來結交自己，也要考察上幾百上千年，因為作為一個修鍊之人，亂七八糟的關係除了亂人心神，再也沒什麼作用。

# 第六百零八章 見雷祖天尊

當傳訊之人將正陽天尊的話傳出去的時候，外面的這位‘金靈散仙’臉色變得十分難看，犹如便秘一般的憋着什麼，身上散發的陰沉氣息，看起來隨時都要爆發。

感應到‘金靈散仙’身上散發的危險氣息，周圍的守衛仙兵紛紛警覺，暗暗地蓄勢，準備隨時防備。

這位金靈散仙怎麼可能聽不出來這話裏面的意思，分明就是不見。

但仔細一想，也很合理，兩方勢力的聯合，只有兩方勢力的總指揮有這個權利，下面的人若是隨意聯合，很有可能就會打亂原本的部署。

正陽天尊怎麼說也是在域外征戰過三千多年的人，對於這些事情也很熟悉，自然不會做出有違常理之事。

讓他去找泰山府這才是正統之法。

但正陽天尊的這一舉動無疑是惹怒了外面這位‘金靈散仙’，就認為是不給自己面子，擺明着拒絕了自己，眼中的怨毒之色都冒着毒汁，已經將正陽天尊恨上了，而且，心中已經將正陽天尊列入了變數名單。

這位‘金靈散仙’冷哼一聲，將周圍的仙兵看了一個遍，好像要記住這些人的面孔。

這位‘金靈散仙’的目光，帶着一種莫名的威勢，被他一看，就覺得被九幽地獄中的惡鬼盯上了一樣，隨時都要拉人下去，讓周圍的守衛仙兵看的緊皺眉頭，覺得這人就是一個精神病。

不但毫無禮數，而且別人拒絕他，那是別人的選擇，這人還產生怨毒的心思，好像拒絕他就是犯了大罪一樣，讓一眾仙兵都看着不喜。

而且有仙兵已經暗暗離開，去將此事彙報正陽天尊了。

但這位金靈散仙忽然感覺到了什麼，向著遠方的虛空一看，頓時面色扭曲起來。

冷哼一聲，瞅了一眼眾位仙兵，身體向另一邊走了兩步，消失在原地。

“跑了。”

這讓周圍的仙兵都鬆了一口氣，遇到這種本事高，而且不將規矩的人，就是讓人覺得很麻煩，這種人難以控制自己，一不小心就會製造慘絕人寰的事情。

原本還以為是個仙尊，但這樣一看，原來是個魔頭。

正在仙兵鬆了一口氣的同時，忽然遠處劃過一道雷光，讓幾人剛放鬆下來的心神又緊張了起來。

等到雷光轉瞬即至，就見一個收持雷鞭的仙尊站到面前，見到這位仙尊的樣子，眾人這次鬆了一口氣，這人正是雷霆都司的雷祖天尊，他們已經很熟悉了。

幾人立即上前，對着雷祖天尊一禮，說道：“小仙拜見雷霆祖師。”

“免禮。”雷霆祖師擺了擺手，神識掃了一眼周圍，問道：“剛才可有人來過？”

“回雷祖天尊，的確有人來過，是仙道金靈散仙，相見我們正陽天尊，說要商議聯合之事，但被我們天尊拒絕了。”一個仙兵如實回答。

雷祖天尊神識掃了一眼，從周圍殘留的那種能扭曲人心的氣息，心中暗暗點頭，又問了一句。

“那人現在去哪了？”

仙兵指着一個方向，說道：“從那個方向離開的，用的是三步登天的神通。”

雷祖天尊神色有些凝重，沒想到逃得如此之快，既然知道了離開的方向，就想追過去，對着幾人說道：“告訴正陽天尊，最近禍害出動，讓他小心點。”

“我們會轉達的。”

仙兵剛說完，就見身邊出現一人，正是正陽天尊，幾人就要行禮，但正陽天尊揮手制止了，而是上前對着雷祖天尊一禮，說道：“雷霆祖師且慢離開，晚輩正陽有禮了。”

雷祖天尊點了點頭，就問道：“不必多禮，禍害出現，以後小心點。”

“多謝雷霆祖師提醒，晚輩知曉了。”正陽天尊答謝一聲，接着說道。

“今日之事處處透漏着詭異，那位‘金靈散仙’似乎有些不對勁，不知前輩可知曉其來歷。”

雷祖天尊點了點頭，說道：“自然知曉，這位就是造成我仙道無數量劫的最大元兇，這件事我已與泰山青華二位帝君商議過，具體安排你聽從安排就行，不過還是不可大意，此人狡猾，你今日惡了他，切記不要離開據點。”

“多謝前輩提醒，晚輩曉得了。”

正陽天尊答謝一聲，就見雷霆祖師點了點頭，化為一道雷光，消失在原地。

正陽天尊神色變得逐漸凝重起來，有一種無妄之災的感覺，自己什麼都沒做，只是按照規矩辦事，怎麼就將這位存在給惡了。

聽雷霆祖師的語氣，還會來報復自己，讓正陽天尊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這是招誰惹誰了，怎麼就將人給得罪了，還要對自己產生報復。

但聯想到幾次量劫的事情，那位存在本就是天生怨毒之人，犹如魔頭一般，曾經讓人談之色變，只要不願意被那位魔頭控制的人，不是變數就是異數，而被歸結為這個名單上的人，都不得善終。

如此一想，也就明白了過來，若是那位魔頭，還真有可能。

這讓正陽天尊不禁開始擔憂起來，若是一不小心，就會着了道，即使不去惹事，事情也會來找你，讓他暗暗警惕，帶着一連串的擔憂，回到了道場之中。

而在虛空之中，原本消失的‘金靈散仙’一步跨過，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正是被當成禍害魔頭的那位無須老者，眼神中一如既往的怨毒，閃爍着毒光，不知在想着什麼。

雷霆祖師在追尋了許久，但還是沒有追到這位存在的身影，最終覺得有些不對勁，暗道這位出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肯定做了挑撥之事。

心中警覺，就折返了回去，等到了小世界之中，就見到滿地的混亂，法術法寶橫飛，滿目蒼夷，心中暗道一聲糟糕。

神識一番查看，也明白了個大概。

金靈散仙糟了災，天庭仙道一方自然會知道，而金靈散仙所去的地方，正是正陽天尊之地。

經過一番探查，也得知金靈散仙去找過正陽天尊，而消失的時間，就是在這個時間段。

當然也得知雷霆祖師也去過正陽天尊的地方，天庭仙道一方不敢去找雷霆祖師的麻煩，自然就帶領這大軍向正陽天尊殺了過來。

正陽天尊的解釋五靈散仙根本就不相信，直接開始動手，雖然天庭仙道一方人數眾多，但正陽天尊也不害怕，與仙道一方周旋的時候，又派人去請了青陽真君，陰冥真人等一眾好友前來助陣。

一方小世界在兩方的較量之下，早就被毀滅的殘破不堪，隨時都有湮滅的可能，一方世界的生靈自然是遭了災。

但大戰事態已經進入了難分難解的程度，讓雷霆祖師一陣惱怒，伸手一招，將墨玉麒麟招來，跨上麒麟北，就要殺進去。

“祖師且慢，弟子江漢珍有禮了。”

一聲突兀的聲音在雷霆祖師身後響起，原本沒什麼，但聽到名字之後，雷霆祖師心神一緊，差點從麒麟背上跌落下來。

還好墨玉麒麟控制而雷霆祖師的身形，將他穩在了背上，這次沒有跌落。

雷霆祖師轉身一看，正是當初的自家弟子江漢珍，與江海的外觀一模一樣，到哪身上的氣息卻比江海要浩瀚許多，就是與他也相差無幾，但身上的道則深邃，看起來要神秘許多。

雷霆祖師當即跳下麒麟，上前看着江漢珍，有些激動的說道：“你回來了？”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是的祖師，早就回來了，只不過有些事情沒有解決，所以沒有來見祖師，失禮之處，還望祖師不要見怪。”

“無妨無妨。”雷霆祖師有些激動，連忙擺手道，“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神色中帶着門下弟子的關心，讓江漢珍看的心中一顫，感慨不已。

對於面前的雷霆祖師，江漢珍的內心是複雜至極，自從自己以雷霆入道，就進入雷祖實現之中，對自己不但給道場，還做了保護手段，甚至連雷池都給了自己修鍊。

讓他一個毫無根基的人在整個雷部，甚至整個天庭都有很高的地位。

江漢珍自從糟了災之後，也對雷霆祖師產生過怨恨，總覺得是他才讓自己遭受那種災難，差點身死。

但後來隨着心性易的形成，這種埋怨已經消失的一干二凈。

也理解了雷霆祖師為何當初如此，就想道經中記載的那樣。

群生父，萬靈師，大聖大慈，至皇至道，雷聲普化天尊。

而普化天尊，就是面前的這位雷祖天尊，就如一個父親對眾生，但對自己的這種態度似乎成了溺愛了，還過了頭。

讓自己沒有看出來世間險惡，最終在一次吃虧上，就落的個差點迷失的境地。

最後也理解了，自己之所以前期發展迅速，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也正是在雷祖天尊的庇護之下，犹如溫室里的花朵，自我感覺良好。

如今雷祖有事，又怎麼可能讓他袖手旁觀，原本打算不去理會，只要關鍵時刻出手就行。

但有了觀自在解決了後顧之憂，看着雷祖天尊四處奔波的去為仙道做事，為仙道後輩打出一片天地，看見了一個仙道家長為後輩子弟謀取一片天地的影子，讓他有些坐不住了。

雖然他也有了自己的一片基業，但看着雷祖天尊如此奔波，又怎麼可能在一邊看着。

最終還是忍不住，參与了進來，不管最後是死是活，都要自己內心一個交代。

# 第六百零九章 提出新計劃

江漢珍看着面前祖師有些激動的樣子，也不免的有些感動起來。

原本他就將目光放到了這次的量劫之上，也有了參与進來的打算，但還在猶豫之間，直到發現雷祖天尊為了仙道的命運四處奔波，最終還是走了出來。

對着雷祖天尊一禮，說道：“弟子前來聽從祖師調遣，仙道遭逢大難，祖師四處奔波，弟子不忍祖師勞累，願為祖師效犬馬之勞。”

雷祖天尊聽完江漢珍的話，仔細的品味了一番，也明白了江漢珍是什麼意思，並非是為了仙道，而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如今說為了幫助他，與仙道並無關係，仔細的打量着江漢珍，就說道：“好好，不錯，不如你就替我看管雷部百萬雄兵，這樣我就沒有了後顧之憂，可以放心的去為仙道爭奪一線生機，將這背後之人揪出來。”

江漢珍心中一陣感慨，雷祖的想法，跟自己也極為相似，都有給自己解決後顧之憂的打算。

而自己也是讓觀自在解決了後顧之憂，這才敢出來，但自己比雷族幸運許多，自己身邊有關自在，而雷祖身邊竟然連一個信任的都沒有，能依靠的就是三十六大元帥，但三十六大元帥還要負責天地雷霆運轉，根本沒有一個強力外援。

如今這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其實不光是雷門，就連整個仙道之中，都被弄得一盤散沙，誰也不相信誰，似乎都有弱點。

江漢珍心中一陣感慨，才發現自己是最幸運的，也有些感嘆這位禍害的厲害手段，價格一個完整的仙道弄得四分五裂，就說道：“如今弟子學有所成，也能拿得出手，一些不便出面的事情就由弟子代勞如何？”

頓了一下，就解釋道：“祖師不若鎮守雷霆大道，為我策應，追蹤禍害之事，就由弟子來做，弟子已經沒有後顧之憂，也沒有被人拿住的弱點，而且弟子如今已經明悟混元之道，即使不敵，也能將之拖住，只要能拖住禍害一時半刻，仙道各部就能來援，如此，自然可以解決仙道禍患根源。”

雷祖天尊聽到江漢珍已經明悟混元，就開始打量起來，雖然自身的道則似乎弱了一些，差一些底蘊，但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就是他也只能看個大概，也就是這股力量，讓他也覺得有些強大。

又看着江漢珍堅定的眼神，似乎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也是如此的執着，若是決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被人改變。

最終還是點了點頭，說道：“那好吧，我可以抽調七成人手，集結起來，隨時準備支援你，若有危險，可以隨時傳訊與我。”

江漢珍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如此，雷霆乃天地之樞機，不肯亂，只要雷霆不亂，劫氣就會減弱許多，需要支援時我自會請求，但也不必抽調人手來隨時準備。”

“為何？”雷祖有些不解的看着江漢珍，說道：“我們原本的計劃是發現擬端，人後群追猛打，直到將禍害盡數消除，但如今為何這樣。”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那是江海的主意，雖然與我同源，也互為本體，但畢竟制定的計劃有失偏頗，這計劃雖好，但有一種悲壯的架勢，即使成功，仙道也會損失九成以上本源，實在是得不償失，弟子有一個新的計劃，還望祖師指正。”

雷祖心中一動，也明白了凡間的江海究竟是怎麼回事了，當初他也被騙了過去，以為江海是江漢珍的轉世之身，但如今看來，卻不盡然。

兩者竟然會是如此關係，即使本尊，也是分身，而且還不帶任何前世的記憶。

這種手段他也聽過，就是轉世只時，只將真靈抽取出來，然後進行投身。

要知道真靈可是一個人的核心所在，哪一個修行者不是將真靈保護在最深處，最安全的地方。

江漢珍竟然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將真靈投放了出去。

也讓雷祖有些感慨江漢珍的手段，也是對自己狠心。

若是轉世之身回不來，就是他的這一身修為都要化為烏有，永遠的沉睡下去，其中有極大的兇險，就是他如今天尊的修為，若是這樣做能回來的把握也不足一成。

但江漢珍似乎沒有這種顧忌，竟然不害怕自己回不來，心中猜想，有可能是掌握了某種方法。

這種猜測也不是不可能，以江漢珍出現至今，種種的神奇手段，讓他不禁開始期待起來，眼神略帶期盼的說道：“願聞其詳，只要不損失我仙道九成，我都願與一試。”

江漢珍心中感動，竟然如此相信自己，竟然捨得九成的損失，若不是對自己信任，肯定不可能如此。

但江漢珍有了主意，肯定要比江海的要好上不少，若沒有把握，也不可能說出來，就開始說起了自己的計劃。

“祖師可知我擅長利用天地大勢，利用天道意志，喜歡用以正治邪的手段來對敵？”

雷祖天尊點了點頭，也知道江漢珍最擅長的就是宣化諸天，然後佔據天地大勢，然後以天道意志為核心，用大勢碾壓，而且每次的損失都很小，甚至還能增強實力，不禁有些期待起來。

江漢珍接着說道：“弟子以前用天道意志，這次量劫席捲仙道文明宇宙，那何不利用宇宙意志，弟子可以整合仙道諸天，凝聚新的大勢，只要大勢一成，一切就已成為定局，別說是一個禍害，就是十個百個，在大勢之下，也只能被碾壓成粉碎。”

雷祖天尊聽的心中一動，但還是有些猶豫的問道：“宇宙意志？天道意志我聽說過，也接觸過，難道宇宙也能產生如此之大的威力？”

害怕江漢珍誤會，就解釋道：“仙道至今，都只有天道一說，從沒有過宇宙意識，也沒有人利用過，宇宙意志一說，雖然我不確信，但你若有三成把握，雷霆都司可以全力持之於你，我還可以說服北斗征伐司，來配合你。”

江漢珍笑着說道：“十成，我有十成把握，別說是雷霆都司與北斗兩個，就是其中任意一個聽我指揮，我都有把握保住仙道宇宙的一半底蘊，若是兩個，就能大有作為。”

“此話當真？”雷祖天尊睜大眼睛，認真的問道。

江漢珍點了點頭，說道：“當真，若祖師不信，可以給我雷霆力量三成配合我就行，很快就能見到效果。”

江漢珍說道信心十足，對於這些，他還是很確信的，原本對於宇宙意識的應用，還處於入門階段，但自從有了江海轉身一事，又有心龍與心性易融合，成為一個完整的心性易，測算之術已經超出了一些大道限制。

對於利用宇宙意志，原本還在實驗階段，但到了現在，經過無數次的推演，已經有了完整的理論，對於這件事，自然是自信滿滿。

在仙道之中，被認為的那位禍害，在他眼裡根本不是個事。

那位之所以橫行至今，無非就是混淆了概念，蒙蔽了視聽，堵住了人的思維，從來不去往哪個方向考慮。

就如量劫之事，給仙道之人灌輸一個量劫不可避免的概念，只要量劫出現，就會下意識的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是天道意志所為，無形中就將天道意志給放在了生靈的對立面。

但江漢珍可沒這種限制，任何事情都是覺得自己明白了，才會去執行，才會去做，並不會因為別人說什麼就信什麼。

若是拿不出有理有據的證據來，就等同於一堆廢話，江漢珍自然不會你放在心裏。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做出符合自己以及天地的事情，追求的是天人和諧，並非是要抵抗什麼，所以每次不但能恢復世界，還能得到許多好處。

就是對於這次席捲仙道諸天量劫的事情也是這樣，對人們意識中渲染的渾水猛獸嗤之以鼻，最多當成一個意見而已，至於如何行事，還是依靠自己，從來不會人云亦云。

對於這次的量劫，仙道眾人認為是宇宙中自然形成，但他卻不這樣認為，宇宙就像一個生命體，自然不會閑着沒事干動不動就玩一把自殘，將自己整的越來越弱，除非是在排斥體內的垃圾。

但這些給仙道眾人去說，不一定會相信，即使相信，也會下意識的按照被灌輸的想法去逃避，去躲着，自然就處在弱勢，被禍害為所欲為。

但這些事情江漢珍並不會去說出來，如今為何不在仙道主世界開啟量劫，因為仙道主世界中，沒有哪位禍害的市場了。

他整合諸天萬界，讓人看到了天道意志並非敵人，而是生靈的依靠，若是禍害還要在主世界渲染他所謂的量劫，只要按照江漢珍的方法，他只能露餡，這就是那位禍害所不能接受的，畢竟那位就是靠着開展量劫來存活的。

也唯有在想到宇宙這個大環境開展量劫，才能讓人看不真切，以便於達到他的目的。

江漢珍知道說出來肯定讓人難以相信，只有自己做一次，讓人看看，就能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雷祖天尊正在猶豫着，但江漢珍一點也不急，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等待着雷祖天尊的決定。

最後雷祖天尊似乎想明白了，說道：“好，既然如此，與其等待和一步步被禍害殺死，還不如將整個雷霆都司都壓在你身上賭一把，即使全軍覆沒，也沒關係，你放手施為即可。”

江漢珍淡然一笑，對着雷祖一禮，說道：“多謝祖師信任，弟子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

# 第六百一十章 北斗七元君

接下來，雷祖天尊就離開了，只是問了江漢珍要讓他做什麼，至於江漢珍的詳細計劃，並沒有去問，一切都讓江漢珍自己處理。

江漢珍離開之後，並沒有理會天庭體系和正陽天尊兩方的爭鬥，在他看來，制止還會起到反效果，有些得不償失，說不定還會將自己拖入其中的是非之中，無法自拔。

首要的，還是要去發展自己，施行的計劃，一個以正治邪的計劃逐漸的在心中展開，是一個跳出禍害圈套的計劃。

其中並沒有將那位禍害納入自己的計劃範圍之中，全都是講如何發展自己。

就像有人要來控制自己，但自己肯定不想讓人控制，選擇自己走自己的路，根本不和他一起玩，自己有路走，想控制自己的人是死是活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

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提升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再大的困難，在大的問題，只是對於弱者來說的，若是一個強者，即使天大的問題，在他眼裡也不是個事。

只要將宇宙意識，與仙道大勢調動起來，形成一個完善的體系，就能克服任何問題。

就像一些人來解決問題，喜歡盯着問題看，將問題看成敵人，看成渾水猛獸，最終陷入與問題爭鬥的一個怪圈，只能是陷入無盡的是非之中而不可自拔。

江漢珍恰恰相反，他從來都是盯着自己看，只要自己不斷的強大，內部的循環體系完善，自然會有一個自動驅邪扶正的功能。

因為他從來沒將問題放在眼裡，更不會放在心上。

被人當成渾水猛獸一般的禍害，在他眼裡只是有害的病毒，並不會將之納入完善自身的循環體系當中。

至於禍害如何看待自己，就不關他的事了。

江漢珍告別雷祖天尊之後，第一個就去找到了北斗征伐司，只有北斗征伐司才是一個比較好的組織，自身也沒有多少因果牽扯。

北斗七元君也害怕禍害出現，他們被各個擊破，所以一直在一起。

對於仙道內部正陽天尊的那場爭鬥，也不敢輕舉妄動，就怕進入什麼陷阱之中。

就這個問題，七人已經商議了許多天，但都沒有一個好的結果，就在幾人一籌莫展之際，以為星神前來彙報，說宣化雷神來訪。

此句一出，讓幾人都震的不輕，宣化雷神，正是江漢珍的名號，江漢珍的消失，當初可以說是仙道之中的一件大事，因為宣化之事，讓仙道有了後援，影響力可不小，隨着他的消失，也給仙道帶來了一定的后遺症。

原本形勢一片大好，但江漢珍的消失，這些優勢逐漸的消失，讓仙道又進入了一陣混亂。

幾人都睜大了眼睛，破軍星當即說道：“怎麼可能，不是已經消失了嗎？如今在這個節骨眼上尋上門來，不知是好是壞。”

與江漢珍見過的開陽武曲星君沉思片刻，說道：“此人我也見過，後來他做的那些事都有一定的原理，就是宣化諸天之事上來看，頗有章法。”

文曲星君也說道：“不錯，此人宣化諸天，讓仙道氣運歸流，若是再給他幾百年時間，說不定又是一番景象，就我們北斗征伐司而言，也算是得了他的一些益處，若不是他帶來的後援力量，我們還是要依靠雷府來生存。”

幾人簡單的幾句議論，最後貪狼星君就決定道：“不管說什麼，都要見一見，畢竟我們與雷霆都司也是同盟。”

身邊的幾位星君也表示贊成，貪狼星君就對還彙報的星神說道：“快去將人請進來。”

“是，屬下這就去。”星神說完立即離開，留下幾人就開始小聲的商議着，畢竟，在這個節骨眼上，誰也不敢有絲毫大意，每次的量劫之中，都會有許多意外的發生，即使他們七人聯合，就會一般的天尊也不是對手，但還是覺得謹慎一些的好。

江漢珍此時在一顆星辰之上等着，這次來找北斗征伐司，也是經過一番考慮的，並不是貿然前來的。

他要做的事，就是以正治邪，雖然有雷霆都司的支持，也能成事，但代價有些大了，最好能聯絡幾個勢力，一同完成。

最終思來想去，就想找與雷霆都司關係比較好的星神體系，也只有這樣，才會有些希望。

若是不然，他一個後輩又如何有資格來安排別人，能依靠的就只有雷府的支持。

就在他向著怎麼去說的時候，去彙報的星神回來了，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星君請您進去。”

江漢珍點了點頭，雖然不知道如何說服，但到了現在，只能去試試，對着星神一拱手，說道：“多謝了。”

星神對着江漢珍點了點頭，對着江漢珍做了請的收拾，說道：“這邊請。”

接着就飛在前面帶路，江漢珍自然跟了上去，慢慢的穿過許多陣法，才發現一顆星辰藏在其中，江漢珍暗道一聲高明，若不是雷祖天尊告訴他方位，還真很難找到。

跟隨者星神降落星辰之上，就看見七位星君都在，似乎在迎接。

江漢珍不敢怠慢，立即降落在星辰之上，對着七人一禮，說道：“江漢珍見過七位星君。”

幾人見到江漢珍如今的修為，已經有些聖不可測，神色變得有些吃驚。

江漢珍從出現道現在，還不到兩千年，但如今的修為，就是他們都比不上，怎麼可能讓他們不吃驚。

而這時武曲星君就笑着說道：“雷府一見，已經千年有餘，如今再次見到，着實讓我大吃一驚。”

見有人開口，江漢珍也鬆了一口氣，就怕冷場，還真不知道怎麼去說。

就說道：“當初還要多謝開陽星君的藏兵訣，與我完全契合，就是如今，額有很大用處。”

江漢珍如此之說，讓周圍幾人都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麼，紛紛開始打量起了江漢珍，甚至要有人不停的點頭。

最後幾人對視一眼，似乎有了什麼決定一般。

江漢珍看的不明所以，不知道這幾人什麼意思，只是說了一句藏兵訣而已。

但看的幾人面色對自己逐漸的和善，心中一動，也明白這次的事情成了。

幾人當即將他請入星辰殿中，江漢珍說出了以正治邪的計劃，七位星君想也沒想就答應了。

但也隨後說出他們的計劃，說他們星神之中，北斗南斗都要圍繞着紫薇星轉，他們這次出來就是找紫薇星的，至於其他的並不在意，只是要求江漢珍找到紫薇星之後，就將紫薇星送到星空中去。

江漢珍自然答應，但也讓他們放心，說出了只要他們鎮壓星空，完善星辰運轉，紫薇星自然會歸位的理論，幾人雖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也沒有多少反駁。

幾人的態度相當奇怪，江漢珍準備了自己的一套理論，還沒說完幾人就答應了下來，讓他準備的東西一個也沒有用上，北斗征伐司的配合，讓他覺得有些難以置信。

最終，既然說干就干，連陣法都沒有撤去，率領十萬星神，組成一種大陣向著星空飛去。

知道星神離開，江漢珍才有些接受了這個事實，原來真是答應了，但就是想不明白。

最終目送星神離開，才逐漸的回過神來，心中明白，有了北斗與雷府的連個地方支持他，事情就等於成功的一半，即使別的勢力不支持他，也影響不了大局，無非就是損失多一點。

北斗七星君駕馭着星辰離開的時候，眼神中冒着光，似乎是在激動，直到離開了諸天範圍，踏上了去星空的路上，有人終於忍不住了。

破軍星當即激動的問道：“三哥，宣化雷神真的是紫薇星轉世嗎？”

有人說話，幾人都激動了起來，就連貪狼星也激動的嘴唇微微顫抖。

但還是保持了作為兄長的威嚴，瞥了一眼幾人，說道：“你們難道感覺不到嗎？”

貪狼星說道：“當然感覺到了，藏兵訣可是二哥所創，從他進來我就感覺到了藏兵訣的氣息，此法按理說只符合我們星神修鍊，並不適合別人，聽到他說與他契合，我才發現他對藏兵訣的感悟遠遠超出於我。”

還沒等貪狼星說完，武曲星就說道：“我發現我當初做了個明智的決定，竟然將藏兵訣傳給了他，他對藏兵訣的感悟別說是你，就是我也不如，而且當年二哥創出藏兵訣的時候，還說過藏兵訣是他為自己量身定做的，能修鍊出藏兵訣的最高境界，除了他自己，再沒有任何人。”

“不錯，原本我們都當一句玩笑話，沒想到感受道藏兵訣的氣息，竟然有二哥的那種大道存在。”廉貞星也點頭附和道。

幾個星君在不停的討論這，說了許多相似的事情，而這時候巨門星忽然說道：“你們沒感覺到離開小世界諸天之後，我們的這個北斗大陣威力減弱了許多嗎？”

“怎麼回事？”幾位修為稍低的這才發現，將北斗大陣安放在白蛇世界周圍的時候，威力遠超以往，他們那時候感覺自己甚至能跟混元放對，原本以為這是錯覺。

如今被巨門星一提醒，才發現當時並非錯覺，而是大陣的威力確實大了。

大陣的威力變大，而且完善了許多，就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紫薇星歸位。

# 第六百一十一章 北斗回星空

幾人似乎都猜到了什麼，就見巨門星說道：“不錯，就是紫薇星，我們星辰都以紫薇為主，只要紫薇星在，就能將大陣的威力提升很多倍，若是在星空之中，就連混元也能困住。”

頓了一下，看着認真聽的幾人，巨門星才慢慢說道：“我當時好奇之下，還去對陣法研究了幾次，你猜我看到了什麼？”

“什麼，四哥你快說，別買關子了。”文曲星就催促道。

身邊的幾人都一臉好奇的看着他，就連貪狼星也悄悄的豎起耳朵聽着，若不是要保持兄長的威嚴，很可能就要用強制手段了。

巨門星看差不多了，若在再下去，非得挨打不可，就說道：“最終我發現紫薇星的位置竟然投射到一塊殘破的星辰之上，你們猜我在星辰上見到了誰？”

又買起了關子，就連貪狼星也雙眼殺氣的看了一眼巨門星，巨門星一看不好，趕緊說道：“我當時就準備研究一下這顆殘破星辰，但沒有發現任何紫薇星的氣息，但奇怪的是有紫薇星的作用，最終等了好久，卻見到這位宣化雷神從星辰中鑽了出來，然後在星辰之上布置陣法。”

“此話當真？”還沒等別人說，貪狼星再也穩定不住了，一般抓住巨門星，瞪大着眼睛，將巨門星嚇了一跳。

不止是是巨門星，就連其他幾位星君也沒嚇了一跳，自從紫微星消失之後，還從來沒有見過貪狼星如此失態，神色緊張，還帶着一絲兇狠，看架勢一言不合就要開打。

紫薇星消失之後，星斗中作為兄長的就是貪狼星，原本在紫薇星的庇護下，不用考慮太多，也不用發愁各路星君的未來，只要負責好自己的貪狼星就行，日子過的無憂無慮。

但紫微星消失，他就是最大的，不得不扛起星神的未來，星神的生存的一切都要他扛起大梁，如此多年，也感受到了天皇氏和紫薇星的艱辛，自上古之時，天皇氏與紫薇星可是做了好幾個紀元的領頭者，如今他也做了當時的那個位置，其中艱辛，只有自己知道。

看着幾位兄弟都吃驚的看着他，這才反應過來，原來是自己失態了。

裝作若無其事的鬆開巨門星的肩膀，還煞有其事的拍了拍巨門星肩膀的，似乎在整理衣着，或是在給巨門星整理灰塵。

裝作很隨意的問道：“你說那顆星上待的是宣化雷神？可看清楚了？”

巨門星奇怪的看着貪狼星，剛才還是一副要湊自己的樣子，現在又變成兄長一般的和善，上下打量着貪狼星，但發現貪狼星臉不紅心不跳的，不知道是發了什麼瘋。

但還是如實說道：“不錯，我在距離那顆代表紫薇星的地方待着，你也知道，我天璇巨門星路就有巡視各星斗的職責，可以隨意的轉化位置，發現紫薇方位，就特意觀察了一陣，原本沒有感覺到紫薇星的氣息，但那顆殘破的星辰卻有紫薇星的作用。

當時我覺得奇怪，就準備研究一番，但看見宣化雷神從星辰中鑽了出來，還在星辰上布置陣法，隨着他出手，我們的星辰大陣就會閃爍一下，而且與他的頻率一致。”

“真的嗎？那就說明這位宣化雷神就是紫薇星轉世。”

文曲星思索着說道。

而一變的武曲星就疑惑道：“若是不是呢，或者只是跟紫薇星有關係，得了紫薇帝氣，也不是不可能。”

而這時候祿存星就搖頭說道：“這不可能，能被人得的都是外氣，屬於天地賜予，天地產生的帝氣，就比如一般帝王身上的帝氣，都能被人奪取，甚至培育，但紫薇帝氣不可能，紫薇星的帝氣是源自於自身，是憑空而來，他人在，帝氣就在，若是消失，帝氣就會消散，轉化成別的帝氣，但絕對不是紫薇帝氣。”

“所以所他只能是紫薇星轉世。”祿存星最後又補充道。

而這時候廉貞星就疑惑道：“不可能啊，若是他就是紫薇星，應該早就覺醒了前世的記憶，為何不記得前世的任何事情了，我觀他自身氣息，修為遠超我們幾個，按道理如今已經覺醒前世，為何沒發現一絲前世記憶的跡象。”

“對啊，是不是有什麼問題。”貪狼星也疑惑的說道，總之對於這些事，總感覺似是而非。

最後幾人不解的看向不知道在想什麼的貪狼星，希望他能給出一個答案。

貪狼星似乎有所察覺，看着幾人都在看着自己，就說道：“不知道你們剛才有沒有察覺，自從宣化雷神進門之後，星斗大陣的力量就在逐漸的變大，就像當初二哥在的時候，就那一瞬間，我就感悟出了一些以前從沒有參悟透徹的星辰大道，難道你們沒有這種感覺？”

幾人也點點頭，巨門星就說道：“不錯，是有這種感覺，也正是這種感覺，才覺得他與我們有緣，他說的任何事情，我們都答應了下來，但也很疑惑，他到底是不是紫薇星。”

貪狼星搖了搖頭，說道：“不知道，但他好像說過只要我們回到星空，去演化星空，紫薇星自然就會歸位，我相信他不會是隨意說出口的，肯定知道些什麼，即使他不是紫薇星，也應該知道紫薇星的所在，或者他自己就是紫薇星。”

這一說法，讓幾人都陷入了沉思，糾結起來，而破軍星就忍不住問道：“那他到底是不是紫薇星呢？”

貪狼星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確定，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可以確定一點，二哥沒有死，或者，只不過沒有出現罷了，是與不是，等我們回到星空之後，按照他說的辦法去做，相信只要這次量劫結束，紫微星就會歸位。”

幾人也認同這個說法，但總之是疑惑連連的，真假真的很難判斷。

最後，文曲星就問道：“這次可是無量量劫，會不會出現什麼意外？”

貪狼星看了一眼白蛇世界的方位，也看見劫起減弱了許多，就說道：“剛開始我也不相信量劫可以避免，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但宣化雷神說的煞有其事，也是感受到二哥的氣息，才願意配合他，但現在我相信了，我們離開了漩渦，劫氣就減弱了許多，若是再離開幾個勢力，或許劫氣就會消失。”

幾人也看向白蛇世界的周圍，早就發現了劫氣減弱，只是一直沒有一個定論，所以也沒提出來，如今仔細查看了一番，的確是這樣。

似乎，這種量劫就是人為，跟他們所認識的有些差別，原本的意識中，量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而且不可避免，每次都要死傷無數。

但今日看來，卻不盡然，只不過意識中量劫不可改變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時之間有些難以反應過來。

這時候，貪狼星又說道：“雖然我不知道量劫之事究竟是對的還是錯的，但我推演了無數次，卻發現我們只要回到星空，去做自己的事，按照宣化雷神的吩咐去做，這次的量劫就與我們無關。

當然，若要真正清楚量劫是怎麼一回事，還需要問問母親。”

“那還等什麼，我們趕緊撤。”破軍星當即有些迫不及待的說道，控制星辰的速度又快了幾分。

而貪狼星搖了搖頭，說道：“急什麼呢，反正我們是一個大陣，慢點也穩一點，大陣不亂，就是天尊進來也得被我們困殺於此，即使那位魔頭追來，我們有大陣庇護，即使打不過他，也能讓他脫層皮下來。”

巨門星也贊成的說道：“三哥說的不錯，現在這個節骨眼上，並不是比拼的是誰快，是誰勢力強大，而是比的是誰狠，魔頭推動大劫，就是覺得自己控制不了大勢，所以想讓人自相殘殺，也好收漁翁之利，剷除異己。

但收漁翁之利也要有收割的本事，若是他受傷了，大勢就會完全失去控制，只要他敢出現，我們就給他來個狠的，即使拼了命，也要卸下他一條胳膊兩條腿下來。”

破軍星恍然大悟，說道：“那就穩穩的離開吧。”

幾人看着破軍星認真仔細控制着星辰的樣子，都會心的笑了，也開始打起精神，認真的控制着星辰，向星空領域行去。

北斗七元君的離開，讓各方勢力有些錯愕，不是說好的要面對大劫嗎，為何就離開了，就好像幾人聚在一起玩遊戲忽然有人不玩了，說要回家吃飯一樣。

看着宇宙虛空中以北斗為核心的群星組成一個巨大的陣法，優哉游哉的脫離了戰場漩渦，讓眾人看的有些羡慕，也不知這是為何。

有心也要離開戰場，似乎那樣也不錯，但量劫的那種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讓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做。

在他們的意識之中，量劫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完成殺劫，兩界才會消失。

所謂的殺劫，就會要消失許多生靈，才能平息劫氣，直到完全平息，劫氣才會消失。

似乎劫氣也會挑人，誰該死，誰活着，似乎都有定數，若是該死的沒死，劫氣還會給攢着，等待下次還會爆發。

似乎這個劫氣是一個心裏疾病很嚴重的人一般，看誰不順眼，就要弄死誰，不死我就不高興。

看見北斗的行事，許多人都有這種感覺，但最終還是根深蒂固的量劫不可改變的思想佔據了上風，還是忍了下來，但對於這次的量劫，似乎放鬆了許多，沒有了北斗離開之前的那種凝重。

他們忽然發現，劫氣似乎小了許多。

在五靈散仙與正陽天尊的戰場之上，隨着北斗的離開，就連戰場的氣氛都緩和了許多，讓兩方都冷靜了下來。

正陽天尊當即收兵，做好了防護，一副不於外界來往的架勢，但也覺得五靈散仙似乎是誤會了，就讓人將金靈散仙來此的前因後果的一切信息都送了過去，而且說出了雷祖天尊當時追蹤禍害的事情。

另一邊五靈散仙剩下的幾位也開始冷靜下來，覺得事情有些不正常。

雖然不相信正陽天尊的說辭，但其中牽扯到了雷祖天尊，就派人去聯絡了雷部，也確定這件事的事實，金靈散仙的死，的確與正陽天尊無關。

最終得出一個讓他們不願意承認的結論，就是金靈散仙的死跟仙道廣傳的禍害有關，而且有一個讓他們全身冰涼的結論，就是自己幾人被禍害給盯上了。

# 第六百一十二章 仙道本逍遙

在北斗征伐司離開的時候，反應最大的還不是仙道，而是被稱為禍害魔頭的無須老者，看見隨着北斗的離開，天地劫氣也減弱了許多。

讓他感覺到了事情不受控制了，毫無意外的面色變的扭曲起來，在虛空中咆哮着，不停地問道。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量劫為何會減弱如此之多。”

“異數，絕對是異數，該死的異數，竟然修改天地大勢。”

禍害雙眼充滿了血絲，眼神中冒着毀滅一切的毒光，四下的看着，臉上的變輕已經不成人樣，扭曲的程度十分嚴重，就是看一眼就能讓人逃離。

接着忽然想到了什麼，說道：“不行，不能再怎麼下去，一定要開啟大劫，大勢不可改。”

身形就逐漸的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片被扭曲之氣污染的空間，就連虛空中的空間都變得有些扭曲，久久不能恢復。

說是有人聽到，也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什麼大勢不可改的什麼異數的，天地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肯定不會明白此人的腦迴路為何如此奇葩。

仙道宇宙之中，都有一個共識，但凡被禍害盯上的人，都會在量劫中出現意外。

就是這次不出意外，下次也會出意外，好像成了永恆不變的定律一般。

五靈散仙現在成了四靈散仙，如今對着這事有些憂愁，雖然是仙，早就看透了身死大關，但並意味着不重視生命。

恰恰相反，仙道貴生幾乎是每個修鍊之人意識中永遠堅守的東西，對生命的愛護，沒有人超過仙道修行者。

“這可怎麼辦？”

這個問題成了四靈散仙目前最大的難題，對此不但去求助天庭，還開始求助朋友。

但天庭也給不了他們一個明確的答覆，就連朋友都躲着他們，深怕被牽連一般。

就在四靈散仙一籌莫展之際，有一仙吏來報，說宣化雷神到訪，說可以解決幾人心中所憂之事。

四人當即來了精神，也不管這位宣化雷神是如何回來的，或者是怎麼又出現了，只聽到能解決幾人的問題，而且宣化雷神背景深厚，有能跟天庭叫板的雷霆都司支持，說不定能解決他們的問題，給他們庇護。

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立即起身，幾人聯袂而出，去親自迎接江漢珍。

不管怎麼說，江漢珍都是一個唯一能前來給他們提供幫助的人，而且此人在消失前，在仙道的地位也不低，理應給予尊敬。

江漢珍這次來，並沒有等多久，就見到四靈散仙一起出來了，老遠的就說道：“原來是宣化雷神到訪，我等有失遠迎，失禮之處，還望海涵。”

江漢珍看着幾人熱切殷勤的態度，就知道這次事情成了。

若是在平時，也不一定有把握說服幾人，畢竟都是修鍊之人，有自己的大道，並不會聽到人言而改變自己的路。

但如今，也看得出來幾人遇到了困難，對自己的態度十分和善，就讓他斷定，幾人肯定是有事情，若是這個時候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兩邊雙贏之下，就能皆大歡喜。

對於人心，江漢珍還是比較清楚，無償的幫助，並不是一個好方法，只有達成某種交易，才是最好的選擇。

江漢珍也有事要說，也就上前拱手說道：“幾位散仙是我仙道的中流砥柱，在下聽聞祖師說金靈散仙受了劫，就特意讓祖師收集了金靈散仙的殘留信息，今日送了過來，也算我們為仙道盡一份微薄之力。”

說著，拿出一道引魂幡，幾人當即睜大了眼睛，眼神中有些激動。

“果真如此，的確是大哥的生命信息。”木靈散仙神識一掃，就看了出來。

而火靈散仙激動的說道：“這下好了，只要有大哥的信息存在，就能轉世歸來。”

水靈散仙也點頭說道：“這還要多謝宣化雷神和雷祖天尊，若不是他們，大哥能否有殘留信息存在都是兩說。”

幾人立即上前，將引魂幡拿到了手中，開始仔細的看着，確定就是金靈散仙的殘魂，也對江漢珍千恩萬謝，請他進去說話。

江漢珍看着幾人感激的眼神暗暗點頭，覺得這事把握更大了些。

他所做的這事，因為利益重大，只要成功，最受益的雖然是整個仙道宇宙，但他自己也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帝王，而且還是有實權的帝王，並非是如玉帝一般那樣，被人分出大部分權柄的帝王。

原本他對此事還沒有在意，但自從雷霆都司與北斗征伐司都聽從他的安排之後，忽然察覺到自身的氣運增長了一大截，有一種凝聚成型的徵兆，而形狀正是帝王氣息獨有的真龍之氣。

這才讓他意識到，看似無意為之的這件事，其中有很大的一番利益。

仙道之人都自在慣了，沒有人願意被人約束着，當初天庭想要約束，最終權利被架空。

若是無利益，什麼事都好說，但若牽扯到利益，就要謹慎了。

江漢很盡量將自己的姿態放低，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免得被人反對。

但因為金靈散仙殘留信息這件事，幾人欠了人情，事情就好辦了許多，也辛虧雷祖將金靈的殘魂收集了起來，並給了他。

或許雷祖送過來，只能得到一個人情，或許是一些感謝，但江漢珍不一樣，有自己的目的，自然能將這個人情的作用發揮到最大。

而且這個人情是幾人決絕不了的人情，除非願意金靈散仙徹底消失。

等到江漢珍說出自己的想法，讓幾人回去，想辦法補全五行仙靈大陣，然後整理三界五行之氣，堅守不出的計劃之時，既然稍微一思索，就答應了下來。

因為也知道北斗征伐司瀟洒的離開，還有雷霆都司不知道什麼時候撤離了，憑藉他們的眼力，也看出離開之後被量劫的影響少了很多。

雖然也有這個想法，但也不敢貿然撤離，因為不敢斷定禍害會不會出什麼怪招。

等到江漢珍提出一個完善的計劃，這才明白，原來量劫是人為的。

到了如今，他們因為金靈散仙的隕落，已經徹底的與禍害站在了對立面上，不於人合作，也無法保證自身的安全，但許多人都對他們避之不及，深怕被牽連。

江漢珍提出這個計劃，他們之所以能答應下來，實屬無奈之舉，因為實在想不出保全自己的辦法了。

即使對江漢珍所將的量劫是人為的半信半疑，但如今這樣，也只能去相信，也只有這樣才有一線生機。

江漢珍自己也心裏明白，這些仙道之人並不是雷部或者北斗征伐司，雷部有雷祖在，只要他的計劃合力，肯定能得到支持，憑藉這雷部與北斗的關係，北斗也不成問題。

但仙道勢力卻不同，自己本身與這些人交集很少，並沒有多大關係，甚至還有搶奪了他們傳承的嫌疑，若不能給他們一個完善的計劃，肯定不會輕易的答應。

接着，江漢珍親自送以五靈散仙位代表的天庭勢力返回了天庭，再回過頭來一看，劫氣已經消失了大半。

這一現象，將圍在量劫旁邊的個方勢力看的是目瞪口呆，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

為何會這樣，說好的量劫呢，說好的小勢可改，大勢不可改呢。

殺劫之中，每個人都在其中，為何有人離開了，身上的殺劫也減少了，讓許多人看不明白。

隨着劫氣的減弱，各方勢力紛紛停下了手中的動作，開始隱藏起來，等待大劫的變化。

另一方，都開始打聽量劫為何會消弱，還有可以脫離的方法，仙道之中都生性淡薄，對於挑起戰亂，並不是那麼熱衷。

他們所追求的事一份逍遙自在，寧可在自己洞府中修花養草，也不會與人爭奪什麼。

最終都將事情查到了江漢珍的頭上，都開始聯絡起來。

江漢珍看着那塊早已消失了靈性的宣化雷神令又恢復了靈性，讓他有些無語，但也斷定自己的這個計劃是可行的。

“仙道果然淡薄，尋福地洞天，養生護命，參悟大道，寄情於自然之中，守道與法則之上，果然是一個神仙過的日子。”

“這種打打殺殺的生活，的確不適合仙道，只要讓仙道宇宙意志強大起來，眾仙各司其職，各守道理，什麼妖魔都要伏誅。”

江漢珍看到這種現象，也確定的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

修仙之人好好的修仙，並不喜歡去打仗，非要想方設法的禍害一番，挑起內亂，還說是天地的量劫，不可改變。

到了現在，江漢珍能百分之百斷定根本沒有所謂的量劫，量劫是人為的，至於為何要挑起量劫，只能說是個別人的私慾。

就比如那位禍害，看的仙道之人太逍遙，太自在，日子過的太舒服，他看見心裏就不舒服，總認為仙道不是這樣，非要付出些什麼。

但他只盯着別人舒服，似乎並沒有看見仙道為了打造自己的道場，上千年數萬年所付出的努力。

不知道這位禍害是如何活到現在的，若是以江漢珍的想法，既然來破壞仙道安穩並向前發展的生活，那就要做好承受代價的準備，對於禍害肯定不會手下留情，之所以能活到現在，堪稱一個奇迹。

# 第六百一十三章 大勢漸凝成

等到江漢珍送五靈散仙回去的途中，被稱為禍害的那個無須老者也出動了。

發現有一個新的勢力進入仙道之中，而且人數還不少，當即就打上了主意。

這正是陽極殿下帶領的無極世界之人，無極世界令行禁止，幾乎能稱得上一個完整的大軍，有着其嚴格的制度。

無須老者就想進入其中挑撥，暗中收割了外圍巡邏修士，做了泰山府的印記，打算栽贓。

如今劫氣逐漸消散，勢力比較大一點的就是無極世界一方，和以泰山府為首的征伐隊伍。

但他卻低估了無極世界嚴格的紀律，並不像仙道那麼自由，想去哪就去哪。

無極世界內部比雷府都要嚴格，雷府之所以發展至今，而且越來越壯大，正是因為內部有着嚴格的紀律，一切行動，都必須要聽號令，即使挑撥了，也沒多大作用，只能引起警惕。

這位存在以前也不是沒有對雷府施行過手段，只不過雷府並不會因為他的輕易挑撥而出動，最後只能從側面針對。

但如今遇到的無極世界的修士大軍，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即使折損了有些外圍巡天之人，陽極殿下也沒有打算出動，而是下了嚴防死守的命令，向遠處撤離了數個世界，遠離劫氣的漩渦。

在陽極殿下認為，這是仙道的事情，與他們並沒有什麼關係，坐收漁翁之利即可，沒必要參与進去，哪怕讓步也不是不可以，畢竟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是來尋找一些所需要的東西的，比如洞天修鍊之法。

無極世界的這一番動作，不但沒有讓他達成願望，還讓量劫的氣息又減弱了幾分，不但沒有挑起量劫，還讓目前的劫氣弱化的只剩下能維持最基本量劫的條件了。

又讓那位存在一陣瘋狂的咆哮，但最終還是沒有辦法的離開了。

接着就毫無意外的尋到了泰山府的身上，因為那位存在的原因，也讓無極世界一方暴漏了，這不但沒有讓泰山府出動，而且還警覺了起來，覺得劫氣雖然減弱了，但並沒有因此而放鬆警惕，而是越發的謹慎了起來。

無極世界的出現，讓他們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泰山府的這一行為，並沒有那個那位存在滿足願望，而是讓他的願望落空了。

但泰山府並不會因為別人的生氣，或者憤怒而改變自己的決定，打定主意就要嚴防死守，就是不出來。

最終將這個禍害氣的差點暴走，覺得自己還是要做點什麼，不知從何處將西方教調動了過來，跟着他一頭扎進了白蛇世界之中。

當江漢珍將五靈散仙送回仙道主世界，並安排了他們只要守着自己的職責之上就成，其餘的事情不用他們去管，就折返回來。

毫無意外的發現了白蛇世界已經進入了一片混亂，整個世界都看的是殺氣肆意，各種雜亂的氣息在世界之內混雜在一起，形成一片末日景象。

但卻因為量劫的減弱，並沒有影響到周圍的世界，似乎量劫被鎖在了世界之中一般。

但江漢珍還是暗自嘆息一聲，白蛇世界完了。

如今的白蛇世界世界道則已經破壞了八成，就連天地星辰的投影都被打的湮滅了一半，就連世界之中的太陽投影都已經暗淡了數分，早已沒有了以往的光輝。

仙道世界之中有諸天萬界，並不是每一個世界都有一個太陽，或者一套完整的星辰，所看到的的星辰等天體，其實都是從星空領域投影而來的。

而星空就是斗姆元君所掌管的那個星域，當然，這一切沒有修鍊過的人是沒法看見的，只有修鍊之人，才能發現其中的道理。

有些世界道則完善，就能將星辰能量攝取的多一些，看起來就強大一些，有些世界是弱小，得到的星辰投影也會弱一些，但都有一定的作用。

只所以北斗被稱為入道第一步，元氣之門，就是因為世界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星辰的運轉，修道之士無不以拜斗為先，這個斗，就是北斗。

而剩下的一部分，就是自身道則的完善。

就在不知不覺之中，白蛇世界中的夜晚竟然看不見一顆星辰，只有月亮，而且連個月牙都不全。

看見這件事情，江漢珍就去了泰山府駐紮之地一趟，並見到了泰山大帝與青華帝君，兩人對江漢珍的到來，自然是歡迎至極，而且好像早就知道一樣。

江漢珍說明來意，兩人自然是答應了下來，而且對他的態度放低了很多，有意無意的對自己表示着恭敬。

江漢珍覺得有些奇怪，不知道這是為何，堂堂兩個成就天尊之位的帝君，竟然對他恭敬了起來，怎麼覺得都有些不合理。

雖說是商議，但兩人對江漢珍提議並沒有任何異議，而是很自然的答應了下來，而且還自告奮勇的想多做一些事情。

江漢珍雖然疑惑，但還是給他們說出來讓天地間所有仙道之人各司其職，堅守崗位的任務，讓他們兩人去聯絡，並在最快的時間做好這一切，兩人自然是答應了下來，在兩人準備收拾一些撤退的時候，江漢珍也就離開了。

泰山大帝看着江漢珍離去的背影，對着青華大帝說道：“怎麼樣，我說的沒錯吧，紫薇大帝肯定沒死，這不好好的嘛。”

青華帝君也感慨的說道：“真是的，瞞的我們好苦，早就出現了，我們現在才發現，若是早一點，有他在就是武道宇宙我們都能拿下，何必受這千年的罪。”

但青華帝君轉而又問道：“我記得他最開始出現的地方可是你泰山府，你還見了他，親自給他換了金書玉簡，為何你就沒有發現呢？”

被青華帝君有此一問，泰山大帝不禁有些老臉通紅的說道：“我怎麼知道他是紫薇星轉世，若是我知道肯定不會將他送去雷府，留在我泰山府由我親自庇護不好嗎？被雷祖天尊給撿了便宜，你以為我願意啊。”

“呵呵。”青華帝君不可置否的笑了一聲，說道：“你見他來歷奇怪，為何不將他留在泰山府，不用說，我知道你嫌麻煩，你送去雷府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東極青玄府，我東極青玄府弟子少，福利高，只要你將他送來，就是為東極青玄府的少府主，他成長肯定很快。”

泰山大帝聽得面色漲紅，知道青華帝君說的是事實。

這位青華帝君，還有幾個名字，又稱為太乙救苦天尊，尋聲救苦天尊，太一救苦天尊，等諸多稱號。

與大慧真人，救苦真人合稱東方三聖，常被西方教所模仿，但從未被超越。

而他的東方常樂界，屬於他所獨創的凈土世界，能救度眾生。

若說勢力，就是比泰山府都要強悍不少，只不過一直以來比較尊敬泰山大帝，以兄長之禮待之。

泰山大帝也相信，若是江漢珍真的去了東極青玄府，肯定會被安置在府中修行，也是因為弟子少，所以江漢珍能坐上少府主之位的事情沒有絲毫意外。

泰山大帝也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他拿着雷府的文書，我又怎麼能將人扣留下呢。”

青華帝君白了一眼泰山大帝，說道：“你就不會想一下，那種紙張的文書，哪是我們仙道所有，我們用的都是金書玉簡，哪有那種規格的，能來你這裏報道，你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泰山大帝也知道如此，這件事若是傳出去，肯定會被紫薇一系的人所嘲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最後青華帝君似乎看出了泰山大帝的窘迫，就說道：“其實也不能怪你，說不定是他自己的安排，說不定就要用這種方法來收服雷府的，你們看雷府現在對他可是言聽計從嗎？”

泰山大帝聽到這裏，也覺得是這麼回事，就開始不停的琢磨起來。

青華帝君就將自身的令牌交給了他，看着泰山大帝鄙視的說道：“我知道你連五道六橋都給賣了，估計也沒啥好東西了，我那裡還有些資源，你先拿去用，我還要去辦事呢。”

說完，就消失在泰山府之中，留下泰山大帝有些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對於五道六橋的出售，原本是要為自己找一條後路的，眼看着三界已經進入了一種極大的危機，自己都不能保證能夠活下去，就打算用五道六橋換取一條退路。

當時武士文明宇宙的人來聯繫泰山府的時候，他第一時間就知道了，並讓人問清了武士文明宇宙的情況，也發現武士文明宇宙與仙道有很多相似之處，這才答應了下來，未嘗沒有當成一條後路的打算。

他一個天尊級別的人物，若是不願又有誰能將東西從他手中拿走。

讓西方教之所以能安放六道輪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嫌麻煩，既然有人想霸佔輪迴，他也樂的自在，也因為當時玉帝想要奪權，不想跟玉帝爭鬥，才看着讓人將五道六橋撤了下來，自個玩自個的。

其實那個時候，他已經產生了離開仙道的意思，所以對這些壓根就懶得理會。

但如今卻有些後悔了，聽說玉帝消失，而紫薇星出現，從現在的勢頭來看，紫薇星當至尊的事情似乎已經成了大勢所趨，若是紫薇星當至尊，他自然願意留下來。

如今有些後悔如此輕率的將五道六橋給送了出去，心中有些發愁，暗暗祈禱着希望東極青玄府中有能夠製作一個臨時輪迴之地的資源，不至於到最後大勢已定，但發現輪迴之所沒了，讓他成為三界的笑話。

# 第六百一十四章 仙道大勢起

泰山大帝帶着一副患得患失的心情開始調動域外征伐仙兵，域外征伐司是一個集合體，由各路仙尊以及門下弟子，加上雷部，妖族等勢力組成，統一由泰山府節制。

只不過雷部後來因為一些事情脫離了出去，自成體系，雖然也聽號令，但並不會言聽計從，當然，一同脫離出去的還有北斗征伐司。

但即少了兩個可戰勢力，泰山府所管轄的人數依舊不少，差不多有七八十萬仙兵，就連天尊級別的，都有幾十個，大羅金仙有好幾百個。

仙道一直以來都受到各種各樣的災難，看似就像皮球一樣的受人欺負，其實仙道的實力一點也不弱，只不過有些分散了而已，若是集合在一起，就是明悟混元之人也得讓路。

仙道所產生的災難，都是被人各個擊破的，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內部矛盾層出不群，就是不知道人為的，還是本來就如此，因為年代久遠，也無從考證。

但現在泰山府節制所有仙道，就形成了一個能夠統一指揮的集體，即使再鬆散，也不是人為可以擊破的，這也就是禍害對泰山府下了幾次手，都沒有成功的原因。

泰山大帝召集了所有的仙道首領，說出了一個各司其職的計劃，統一指揮，又交代了不可輕舉妄動，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後等待命令的安排。

當然，毫無例外的將江漢珍給亮了出來，並隱晦的指出江漢珍有可能是紫薇星轉世。

這讓許多人也接受了尊江漢珍為至尊的這一決定，若是別人或許難度很大，會有很多人不服氣，但若紫薇星的話，就讓許多人願意接受了。

這一消息讓許多人的心思都動了起來，紫微星沒有人不知道的，是帝星之首，自天皇隕落之後，仙道帝王之氣都出自紫薇星，而且當年紫薇星也解決過仙道的禍患，還差一點成功。

這其中包含着紫薇星的底蘊，也只有他最合適，除了他似乎誰當至尊，他們都會不服氣。

就比如玉帝，出來的太突兀，好像被人強行安排上來的，一個不知道從哪來的人，在仙道沒有多少名望，又如何讓人信服。

仙道天尊無數，就是帝君大帝級別的都有不少，但沒有一個人能坐上至尊的位置，若是強行坐上去，被這些仙道之人陽奉陰違是必然的。

別看泰山大帝現在節制仙道域外征伐司，可以算是仙道的主力，但若要坐上仙道至尊的位置上，肯定不會有人答應，即使這些仙道主力不說什麼，仙道之中藏着不知道多少隱修之輩，只要一個跳出來，都能讓他坐不穩這個位置。

但紫薇星不一樣，天生的帝星，而且背後有斗姆元君撐着，星空中所有的星辰都圍着他在轉，幾乎是掌握了本源之物的存在。

而且自天皇氏開始，星辰勢力為整個仙道的發展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星神死傷無數，就連紫薇星自己也在上一次為解決仙道之事上隕落其中。

那個時候已經有了一大批的支持者，而那些支持者到了如今都已經嶄露頭角，成了仙道的中堅力量。

就是現在的江漢珍也有一定的底蘊，雖然不及紫薇星，但身為宣化雷神的時候，宣化諸天，弟子無數，雖然那些弟子們因為仙道內部問題，九成的都隱藏了起來，而這些新晉之人正是現在仙道之中的新秀，也算是整個仙道的未來。

雖然現在不見人影，但他們相信，只要江漢珍有所召喚，這些人肯定會從不知道哪個角落裡冒出來，響應號召。

如此一來，江漢珍目前的號召力讓他們都感覺到害怕，有它存在，即使別人坐上了至尊，也要看他的臉色行事。

讓他們不禁想起了當時的玉帝，玉帝本沒有錯，修為已經到了天尊，但可悲的是沒人服他，仙道對他陽奉陰違，新晉弟子與他沒關係，仙道各部所掌握的大道他都沒法插手，甚至還時不時的被威脅一番。

作為至尊，當然要有至尊的威嚴，沒有威嚴，也要尋找威嚴，玉帝想要尋找自己的威嚴，才會做出許多有違常理的事情，甚至想出了將西方教引進仙道，以圖平衡的這種荒謬的方法。

以至於最終惹得仙道厭惡，失去了僅有的一些德行，最終隕落在凌霄殿中。

對於自身德與位的道理，每個仙道之人都清楚，對於江漢珍為至尊之事也沒有多少人反對，隨即按照泰山大帝轉述的安排，一起離開了白蛇世界周圍，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道場，我維護自己所持的大道去了。

隨着泰山府的離開，出了白蛇世界之中一如既往的混亂之外，其餘的地方的劫氣一下子消失殆盡，周圍的虛空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明朗。

隨着仙道各自返回自己的道場，維護自己所修行的大道，天地中混亂的大道也逐漸的平復下來，變得清晰了起來。

天地星辰運轉，讓整個仙道都步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正軌。

而在仙道中準備尋找東西的無極世界之人，忽然感受到仙道意志對自身的壓制，原本自身的大道在此界的作用似乎減弱了，甚至有些弱的，連飛行都變的困難。

“不好，法則排斥，我們要快點離開。”

天星子面色凝重的說道，感受着自身道則開始不管用了，而且還能感受到仙道宇宙中大道法則若有若無的壓制。

陽極殿下也皺眉不已，他也感受到了，也就是憑藉自身的道果支撐着。

就說道：“這是為何，你可知道其中原因？”

天星子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但只能斷定仙道之中的大道法則清晰了不少，而且還逐漸的行程規律，雖然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何種原因，但我知道我們若是再不離開，就會被仙道之中的法則道化了，最終只能淪為凡俗。”

“這不可能吧。”陽極殿下有些難以置信的看着天星子。

在他的認識之中，金仙有不滅屬性，大羅金仙自持一道，就是在混沌虛空之中都能做到不死不滅，更別說這一方世界了。

這種事情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讓人難以相信。

但天星子還是有些凝重的感受着仙道宇宙中的氣息，臉上逐漸的有了一絲慌亂。

陽極殿下當即問道：“怎麼了？你可感應出了什麼？”

天星子有些凝重的說道：“仙道宇宙的道則不知什麼有原因，大道法則變得強大起來，原本我也是想着我們修成道果之人，並不會畏懼任何世界，但如今卻想岔了，仙道大道法則不但浩瀚，還你那個將我們自己的道果都化入其中，殿下可以仔細感應一下，看看自己的道果是否在被這種力量削弱。”

陽極自是有些不相信，他只覺得天星子說的有些荒唐了，比壓制一般修行者還要荒唐。

金仙不死，大羅不滅這是定律，不管是無極世界，還是仙道一方，都有這樣的說法，天星子的這一說法，讓陽極一時之間沒有反應過來。

在半信半疑之間，感悟起了自己的道果，仔細感悟之下，頓時臉色變了，也開始凝重起來，驚呼道：“這不可能。”

在他剛才的這一番察覺之中，的確發現了自己的道果正在被外界的大道化去，雖然是微不可查的一絲，還還是在減弱，而且前一刻跟后一刻的頻率都不一樣，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天星子無奈的笑了一聲，說道：“有什麼不可能的，我們無極世界中的大尊與大羅同等，也不是殺不死，只不過在自然中消亡的可能性為零罷了，但人能殺死，大道也就能殺死，只不過我們都認為如此認為，才讓人覺得金仙不死，大羅永恆罷了。”

聽到天星子的話，陽極也明白了過來，但長期根深蒂固的認識，一時之間難以改變罷了，但好歹也是能修成大尊的人，即使再怎麼無奈，還是接受了這個事實。

此時的陽極不禁有些氣餒，對於仙道之行再也沒有了想法，但還是有些不甘心的問道：“那你看我們下一步該如何做？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

“呵呵。”

天星子自嘲的笑了一聲，好不忌諱的說道：“都這樣了，我們連是什麼原因都不知道，還能得到什麼，若是現在貿然行動，我想着幾十萬修士大軍能回去的不到一半。”

頓了一下，看着陽極閉着眼睛，似乎在權衡這什麼，就說道：“為今之計，就是趕快離開仙道宇宙，想保全我們自己，若是殿下覺得不甘心，我們在宇宙之外等候着就行，派人與仙道聯絡一番，也不是沒有機會。”

陽極睜開了眼睛，對於仙道的許多神奇的東西，已經將他吸引了過來，不光是他，就連其餘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眼看自己想要的東西已經有了一些線索，如今就這樣放棄，着實有些不甘。

天星子提出的這個方法，似乎也算是一個好辦法，就猶豫着問道：“這樣可行嗎？畢竟我們是外來者，如此貿然去討要東西，他們會給嗎？畢竟我們所要的東西可都是秘傳。”

天星子笑了一聲，說道：“殿下有所不知，這些東西子啊我們看來珍貴，但在仙道之中，太多了，甚至多到數不清，就拿我想要的《紫薇斗數》來說，我也打聽過了，仙道之中不光有紫薇斗數，還有《太乙神數》《天章演算》《窮奇算法》《水鏡神法》。

甚至還有許多東西，隨便拿出來一個，都能與我星辰宗的星辰之術比肩，而且我們並不是去搶，而是去換，這些東西在仙道都不是什麼寶貝，想得一二，肯定沒問題。”

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就是殿下所關乎的洞天之法，相比殿下也知道，就這洞天打造的方法，就不下上百種，只不過側重點不一樣而已，雖然我們以前是敵人，但現在不是，怎麼說我們與仙道之人都算有交情了，若是我們以禮相待，他們應該不會吝嗇這些。”

陽極殿下也點了點頭，也明白天星子說的是事實，洞天之法他子啊這裏已經收集了許多零散的，有專註與地脈的，有側重於靈植的，有培養山脈的，也有培養靈泉的，若是真的將這些綜合起來，打造一方小千世界綽綽有餘，而且得到的這些零散東西，都夠他修鍊多少年了。

最終還是點了點頭，說道：“也只能如此了。”

# 第六百一十五章 無極說道化

接着，陽極殿下就開始下令撤軍，組成了一種防護自己的陣勢，來抵抗仙道宇宙的道化之力。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仙道宇宙忽然變得不一樣了，大道法則變得清晰了，世界中無數的循環體系，都好像一個沉睡中的猛獸，逐漸的覺醒，若是再慢點，他們很可能會被吞噬。

若是待的時間長，的確如天星子說的那樣，最起碼一半的人要留在仙道世界。

因為仙道之中，對於他們無極世界之人產生一種道化之勢，就是能將他們的修為化去，直到將外來之人的修為化的符合仙道的運轉規律為止。

就比如在大勢之下，任誰也無法自己做主。

即使這樣，等到無極世界大軍撤出去的時候，已經少了將近十萬人，這十萬人並沒有死，也沒有叛變，而是被仙道道則給化去了修為，自身的修為已經不能在混沌中生存了。

若要繼續帶着，只能成為累贅，陽極無奈之下，就將這些修為已經被削弱到一定程度的修士全部留了下來，一路所過，沿途的許多世界都要留下一些。

少則幾百，多則幾千，最終趕到宇宙邊緣的時候，讓無極世界的人都有一種劫后餘生的感覺。

都有一個念頭，仙道世界簡直太可怕了，不管是誰進入其中，都會被道化，或許這才是仙道最強的攻擊手段。

同時也有些慶幸，當初無極道尊的時代，沒有來抄仙道的老巢，若是真來了仙道，說不定連無極世界都得衰敗下來。

混沌中浩瀚無垠，他們所能探索的只是一部分，更遠更深的地方誰知道有多少宇宙的存在，對於無極世界來說，失去了至尊鎮壓，就是一個災難。

只有至尊存在，才能鎮壓世界，為世界提供強有力的保護力量。

此時的無極世界之人，甚至有些羡慕起仙道來了，一位大尊真在吞吐着混沌氣恢復這修為，還不忘問起陽極殿下，開口道：“殿下，你不覺的這仙道有些奇怪嗎？他們好像少了誰都能轉，多了誰也無所謂。”

陽極點了點頭，也覺得百思難解，說道：“或許吧，不知道，聽說他們的至尊死了，但我看這如今的仙道世界，比有至尊還強的存在，或許是掌握了什麼方法。”

接着有些惋惜的說道：“這道化之力也太強大了，若是不然，我們也可以好好觀察一下，若是能看出點名堂，將之帶回無極世界，我們也不用東奔西跑的四處收集資源了，好好的待在道場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行，有此道化之力，誰還敢來。”

陽極殿下的這番話，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甚至有些羡慕，若是有這種道化之力生成的原因，就能將之帶回無極世界。

這樣一來他們也就不用背負敗軍之將的名頭了，甚至可以底氣十足的來建設無極世界，就能將無極世界打造跟仙道世界一樣，永遠的屹立不倒。

“我看未必。”

在眾人暢想之際，一個反對的聲音出現，身邊的幾人回過頭來一看，發現正是天星子。

接着就見天星子說道：“這道化之氣並非是只針對我們，就是存在與此界的萬千生靈都一視同仁。”

“這可能嗎？怎麼還敵我不分了。”陽極有些疑惑的問道，在他看來，仙道的法則應該親善於仙道，無極世界的法則自然會親善與無極世界之人了，敵我不分有些難以置信。

而天星子看着仙道宇宙，高深莫測的說道：“正是敵我不分，看似不對勁，但這恰好是仙道的高明之處，所有眾生在大道之下都平等，都會受到這種道化之力的影響，即使仙道之人也是如此，也逃不出這種道化之力，所以像我們這些外來之人，若要開創新的道途，只能將自己的道果融入仙道意志之中，然後再進行參悟。”

天星子的說法，顯然不能說服人，作為元老界別的天順大尊就質疑道：“你說仙道道化之力敵我不分，那這些仙道修行者他們是怎麼生存的，若是如你所說，不就是沒有一個修行者了嗎？”

天順大尊的問題，顯然問道了眾人的心裏，紛紛看向天星子，希望他你那個給予一個解釋。

天星子下了下，說道：“難道你們沒發現仙道中每一個人都封號嗎，或者是仙官，或者是天將，就連散人真人也必須要有封號，你們又何嘗見過一個連個正統封號都沒有的，還能在仙道生存的修行者出現過？”

眾人紛紛搖了搖頭，這次反應過來，的確，仙道之中只要是修行者，都有封號，沒有封號的還真沒見過，讓他們有些奇怪，難道仙道之人都喜歡當官嗎？

而這時候，地順大尊就說道：“即使你說的對，但他們的封號又是誰給封的，我就不相信隨便一個封號你那個讓他們不懼這種道化之力。”

“當然不是隨便封的。”天星子還能肯定的說道。

地順大尊有些疑惑的問道：“那你說是誰封的。”

天星子手往上指了指，說道：“自然是仙道的大道意志了，你們難道沒有發現仙道之人雖然都是修仙者，但每一個人所修鍊的都不同，越到最後甚至千差萬別，千奇百怪，修鍊什麼的都有，他么這種封號，也就是他們的所修一道之後，大道意志所賜予的。

有些人修鍊仙道原有的道果，有些人自凝道果，有些人是大道意志直接賜予，就是那些散仙，修鍊之地都會在自己的洞天福地之中，也不會隨意的去別的地方，就是要去，都是去下界煉一回心，或者解決什麼因果，解決之後自然會返回，總之都是做自己的事，自然不會受到道化之力的侵蝕了。”

天星子的這一番話，讓眾人都沉思了起來，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從種種跡象來看，天星子說的與仙道很符合，似乎也能解釋的通。

或許是思維在一時之間難以轉變，許多人都無法接受這一說辭，只能慢慢的消化。

而這時候，天順大尊忽然問道：“若是按照你這樣的說法，仙道之人都躲在洞天之中，或者守着自己的大道，仙道之人就不能去其他地方了，只能待在一個地方，豈不是與牢籠一樣。”

天順大尊的這個問題，讓眾人都明白了過來，這樣也不是沒有弱點，若真是這樣，看似逍遙，其實和坐牢一樣，還不如在外面來的逍遙自在。

其實就連天星子也沒自己的推斷給嚇住了，看着眾人都如此認為，總覺得有些不對勁，內心有個感覺告訴他，仙道之中絕不是這樣，肯定還有別的原因，若真是坐牢，若不是心思沉穩之輩，誰都不願意。

但他想了半天，都沒有想到一個好的解釋辦法，但還是說道：“或許如此，天地都有陰陽兩面，有好的，就有壞的，又怎麼可能將什麼好處都佔了，還不付出任何代價呢，剛才我們也感受到了，隨便一次探親訪友，也影響不了設么，誰還沒事干要去在外面逛着不回家呢。”

聽了這個解釋，眾人才覺得有些合適。

但即使這樣，他們也有些羡慕起仙道這種道化之力來，這些限制在他們看來也是若有若無的，只要待的時間不長，也不會影響到什麼。

剛才那一番道化，有幾個大尊級別的修士在這裏經過一番吐納，已經恢復了，好像修為還有所精進，這點損失他們還是承受的起的。

而這個時候，陽極殿下忽然感慨道：“仙道常言，天之道在於損，這句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看似是損，其實是益，損益之間，才能陰陽平衡，在這樣的環境下修鍊出來的人，才能後勁十足，甚至能做到周行不殆，永不停歇。

當初我們在域外與仙道對陣，原本以為仙道不堪一擊，但如今都三千多年了，仙道什麼事都沒有，我們卻被拖差點垮掉，若不是無極世界斷了我們的後勤補給，就連我們無極世界被仙道拖垮也是遲早的事。”

陽極殿下這番話一出，雖然很多人都有些不服氣，但看着那不服氣的表情，怎麼都覺得有些底氣不足。

這時候地順大尊有些不服氣的說道：“他們後勁是足了點，但他們還不是後院起火了，聽說有一隻域外蛐蟮得道的修鍊者在他們世界使勁的禍害，道現在還沒捉出來。”

“呵呵。”

陽極殿下聽完，不屑的笑了一聲，這個所謂的仙道禍害，厲害是厲害，但他們無極世界還不將這個東西放在眼裡。

自從他對無極世界下手之後，陽極親自帶領人探查了一番，就發現了原來是一個蛐蟮得到的修鍊者，呈現一幅無須老者形態。

自從得知了蛐蟮的所作所為之後，也發現蛐蟮卻是厲害，當然也只能在仙道當時的環境下禍害，若是到了無極世界，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但仙道對這位的態度有些玩味，都好像避之不及，甚至提都不敢提，但他們卻沒這個顧忌，也探查了一番原因，原來這蛐蟮存在很久了，就犹如有害寄生蟲一樣，趁機佔據了大勢，然後一路打壓仙道。

但如今看來這位蛐蟮的計謀好像被識破了。

陽極殿下不屑的說道：“這隻蛐蟮就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他無非就憑藉著他出現的早，倚老賣老，然後再做一些以大欺小的事情，比他強大的氣息我可感應出了好幾道，我估計是那些修士都懶得理他，所以讓他蹦躂至今，但這個道化之力出來，似乎與仙道那位宣化雷神的心性之道有關，就他那種扭曲了心靈的心性，怎麼可能抵抗得了和道化之力。”

“原來如此。”眾人這才恍然大悟。

但接下來，有人心中一動，拿出一本書冊出來，說道：“殿下說的宣化雷神可是著有《普傳法門》的人？這書我也看了，爛大街的，修鍊之法或許有一兩點可取之處，但都是入門級別的，全篇都描述心性如何修鍊，這有用嗎？”

陽極點了點頭，說道：“在我們看來，或許用處不大，因為我們並沒有被人強加一些不必要的意志，但對於仙道來說，就很有必要，仙道底層之中，一個想要控制一個，父親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兒子身上，兒子又將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而別人心生邪惡，想要達成某種的目的，就會將意志強加在所遇到的人身上，如此強加下去，就是一種無形的枷鎖，若想要得到自由，就必須解除這個枷鎖。”

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而這個枷鎖，正是源自於那隻蛐蟮，仙道當時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修行，而是解除枷鎖。”

# 第六百一十六章 無極欲支援

雖然無極一方不是仙道之人，但他們仙道的一些認識，要比仙道之人清晰很多。

這正印證了那句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仙道之人身在局中，自然不能一覽全局，有些問題連自己都沒有察覺，但無極世界可不一樣，他們本身並沒與參与進來，自然能夠站在另一個角度看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被仙道當成渾水猛獸一般的那個禍害，仙道之人對禍害避之不及，深怕沾上，連提及都不敢，似乎是給仙道留下了不是一般的心理陰影。

但無極世界卻不一樣，這個在仙道認為的禍害，在他們眼裡，也就是一隻修鍊到很高境界的蛐蟮而已，即使將仙道禍害的再厲害，在他們眼裡只是一隻蛐蟮。

陽極殿下說起枷鎖問題，一干無極世界的大尊尊者都恍然大悟，也明白原來仙道也不是沒有弱點，對剛才那一番道化之力的畏懼，也減少了幾分。

而這時候，天星子心中一動，說道：“殿下，既然仙道有難，我們何不支援一次，此時正是一個機會，他們的目的肯定會對蛐蟮精動手，蛐蟮精既然能禍害仙道多年，肯定不一般，我估計他們也沒萬全的把握，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不如我們就此對仙道進行一番支援，幫助他們除去禍害，有了這份情，以後有事相求就好辦了許多。

若是等到一切成為定局，我們就是想進入仙道宇宙都難，殿下你看如何？”

這一番話一出，讓許多人的眼睛都亮了起來，也承認這是一個好機會，若是真的作壁上觀，等到仙道將禍害除去，大局已定的時候，仙道首先要做的是考慮自己，能理會他么就算不錯了。

若是再遇上一個狠人，說不定還要攻擊他們。

在武道世界之中，後期與仙道那幾百年的融合，兩邊都有進步，尤其是無極世界，發現了仙道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也想更進一步了解，兩邊的交流肯定是少不了的。

仙道無欲無求的那種心態，來找他們的可能性很小，能接觸仙道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用強力打開仙道的大門，但這個方法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另一個辦法就是主動靠攏過去，兩邊產生因果牽扯，才能更進一步交流。

就是陽極都有些心動，但以他的目光看來，蛐蟮精被除去已經成為定局，仙道不一定需要他們。

就有些猶豫的說道：“你說的這個辦法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但這樣做是否能成，現在看得出來，仙道肯定佔據了大勢，需不需要外援都是另一回事，他們會讓我們幫助嗎？”

“會的。”天星子肯定的說道。

接着在眾人的不解之下，解釋道：“仙道此時的大局雖然已經成為了定局，但一切都是被他們那邊的宣化雷神撐着，但仙道之人對這事還不一定相信，禍害無數個紀元的心理陰影早就根深蒂固，沒那麼容易走出來，相信能看出這件事成為定局的人不多。

所以，這是我們的機會，我們沒有被蛐蟮精留下心理陰影，做事就沒了多少顧忌，我想着正是宣化雷神所需要的。”

陽極聽得心中一動，也覺得這件事可行，就接着問道：“你可有可行的辦法，我們又如何與宣化雷神取得聯繫？”

天星子笑了一下，說道：“這個不難，我們無極之中，有許多投靠過來的仙道之人，而且有數名都自成是宣化雷神的弟子，若是讓這些人牽線搭橋，我們再放低姿態，宣化雷神自然會答應下來的。”

頓了一下，說道：“即使我們去了，也不用多做什麼，現在宣化雷神所需要的，就是一個信念，我們對禍害沒有陰影，只要過去搖旗吶喊就行，讓仙道之人都看出來，那個禍害並不是無敵的，只是一個蛐蟮精而已。”

“好，就這麼辦。”陽極殿下當即決定道。

接着招來一名親衛，說道：“讓黑山道人前來。”

“是，殿下。”一名親衛站出來，立即返回大軍之中。

不一會，一個身穿黑袍，面容威嚴，犹如一座大山的年輕道人前來，見到幾人都一臉善意的看着他，心中有些奇怪。

雖然他進入無極一方已經多年，但還沒得到全部的認可，與他關係好的，就是天星子，兩人亦師亦友，而且還是知己，至於其他的，還是有幾位都對他抱有防備之心。

年輕道人不知什麼原因，既然到了這裏，肯定會有安排，就對着眾人一禮，道：“黑山道人見過陽極殿下，見過天星子大尊，見過諸位大尊尊者。”

陽極大手一揮，說道：“黑山不必多禮，你也是無極的一員，自你進入無極之中多年，對無極多有貢獻，見你自身道則已經在尊者邊界，相必過不了多久，我無極一方又能增加一名大尊了。”

陽極的這一番話，讓許多人都愣了一下，他們看黑山道人只是金仙修為，距離大羅境界還遠着呢，不知道陽極如何說出這番話來。

又看了與他交好的天星子，似乎一副深以為然的樣子，心中逐漸反應過來，陽極殿下說的應該是事實。

也開始暗自打量起了黑山，竟然能在他們面前將修為隱藏下來，還發現不了。

這讓他們又深刻的體會到了仙道的陰險，明明修為很高，還裝出一副弱弱的樣子，若是人信了，肯定會連命都搭進去。

但這次不但沒讓他們產生警惕，還對黑山漏出善意的微笑，心中想着黑山這種辦法不錯，若是能學過來也算一個保護自己的手段。

黑山被此一說，也暗道一聲高明，此法正是當初江漢珍所傳，只不過被他給發揚光大了而已，在原有的基礎上，成了一個體系。

天星子與他交好，兩人經常交流，而且天星子測算無雙，早就知道它的真實修為，這並不奇怪。

但陽極殿下能看出來，除了修為高出很多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了。

也讓他打定主意，隱藏之法還有改進的空間。

但被看出來，也沒有氣餒，畢竟很多人都沒看出來，對着陽極說道：“殿下謬讚了，我這點修為在殿下眼裡不算什麼，但這隱藏之法，卻是高深莫測，殿下能看出來，屬下還要恭喜殿下混元可期。”

“什麼？混元？”周圍許多人都看向陽極殿下，他們原本以為陽極也就是大尊的修為，距離混元還有很長的距離，但被黑山如此一說，才反應過來，這位陽極殿下不簡單，竟然悄無聲息的成長到了混元的邊界。

讓他們大感不可思議的同時，都開始回想起陽極在這段時間幹了什麼，才能達到這種境界。

至於黑山的話，他們並沒有去懷疑，因為黑山的修為，他們都看不出來，只有陽極殿下看了出來，那只有一個解釋，陽極的修為要遠超他們。

就連天星子也一陣詫異，他是因為模糊的感應出了混元的邊界，而且與黑山交好，才能看出來黑山的修為，但對於陽極殿下，卻始終沒有看出什麼，原本以為與自己相仿，今日被黑山說出來，才發現比自己走的遠了。

他之所以摸到混元的邊際，也是因為黑山給他帶來的許多仙道測算之術，兩種修鍊文明的交流之下，才摸到了邊際。

心中猜測到，陽極殿下也接觸了仙道的東西，就是對洞天的打造，自那之後，對仙道宇宙就熱衷了許多。

也逐漸的反應過來，陽極肯定是明悟了混元，才如此熱衷的。

就見陽極滿意的看着黑山說道：“不錯，不錯，你很不錯。”

黑山自然是對陽極說道：“多謝殿下誇獎。”

接着對黑山就說道：“你可知道我能有如今的境界，是怎麼來的嗎？”

黑山心中一動，似乎有所猜測，但還是搖了搖頭，說道：“屬下不知。”

就見陽極殿下說道：“我之所以能明悟混元，就是因為與仙道的大道交流，讓我修正了自己的道路，前路明晰，才能有所長進。”

黑山聽到這裏，似乎明白了過來，今天說的這事，就與仙道有關。

接着陽極殿下就說道：“如今我無極與仙道也算打出了感情，兩邊也逐漸開始融合，原本來仙道是為了求取真經，但如今仙道有禍害作亂，正是用人之際，我聽說你與宣化雷神有師徒之情，能否為我無極一方引薦一番，我們願意對仙道進行支援。”

黑山這才反應過來，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仙道妙法層出不群，雖然散亂了一些，但若是仔細尋找，肯定能找出自己想要的。

現在無極一方都是因為解除了仙道的東西，有了長足的進步，就比如天星子，就是因為仙道的測算之法，逐漸的命了了前路。

如今看來，陽極殿下也是如此，而且提出的條件豐厚，竟然是支援。

心道，先生如今回歸，已經掌控大局，但那個禍害卻不簡單，禍害了仙道數個紀元，這次肯定會有大兇險，若是有無極一方為助力，那先生的把握就更大了。

其實在聽到江漢珍出現之時，他已經有了離開去支援的想法，而且已經開始聯絡雷門出生之人，就準備找個時間離開。

如今陽極殿下的一番話，正中下懷，稍作猶豫之後，就說道：“既然殿下有所吩咐，屬下定當完成任務，據屬下估計，宣化雷神心懷萬物，尊重生命，只要是朋友，他從不吝嗇，即使殿下不去支援，也能得償所願。”

陽極殿下聽到這句話，也放下心來，明白這事是成了，那他的洞天之法就有着落了。

只要再完善下去，真的就是混元可期。

不光是他，許多無極一方的人，都開始思索起自己需要什麼，憑藉這這次的支援，與仙道有了交情，以後都能找到自己所需之物。

# 第六百一十七章 祛除的方法

很快，陽極殿下就給黑山準備了要送給江漢珍的禮物，交代了好大一通，就送走了黑山。

黑山這一去，不止是要聯絡，而且還是他的希望，就開始問及身邊的天星子。

“你說這事能成不？”

“沒問題，宣化雷神我們可是專門研究過此人的，為人聽和善的，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真聽到過他主動招惹是非的話題，失蹤前後雖然有些差別，但做事都會留有餘地，就是面對敵人都能網開一面，更何況我們這些與他主動結交之人。”

天星子想也沒想的就如此做答，對於宣化雷神江漢珍，似乎就是這樣，他也沒發現這位有什麼做的不合適的事情，從來都沒有主動針對過任何事。

而且，做事總會沿着自己的道途前行，對於此事，無極一方還專門收集過江漢珍的資料，做了多次仔細的研究。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其實不光是江漢珍的資料，就仙道之中但凡有點名氣的人，無極一方都會收集，免得對敵時不知道深淺，從而吃了虧。

對信息的收集，幾乎成了一種慣例，哪怕是凡間行軍作戰，收集對手的資料也是必備工作。

陽極殿下也覺得如此，就點了點頭，說道：“那我們就靜等即可。”

······

白蛇世界外面，江漢珍離開泰山府之後，就到了這裏，先是對周圍譚超了一番，發現白蛇世界的劫氣在其中，讓內部許多人都被劫氣所影響，被牽扯其中無法離開。

幸運的是他的轉世之身江海的虎頭山已經藏了起來，而江海也躲藏在暗中，也沒什麼危險。

看似弄得一團糟，其實最大的勢力只有兩方，一個是西方教，另一個是黎山一脈。

不用說，矛盾就是這位禍害挑起的，不知道又打的什麼主意。

在江漢珍看來，這個禍害就是有強迫症，決定什麼事情非要做成，否則不舒服。

似乎，挑動人間劫難才能讓他開心，江漢珍看了許久，也沒看出這禍害做這些是為了什麼，最後只能歸結為自己修為太低，還沒法看出其中的原理。

但不管如何，都已經判斷出禍害已經在白蛇白蛇之中了，心中早就有了計劃，既然進去了，那就別出來了。

而且已經安排了仙道各部，各司其職行事，守着自己的一道，恢復仙道世界原本的循環體系，只要仙道大勢定了下來，就沒那麼容易亂了。

就比如，將仙道宇宙看成一個人體，而這個人體已經出現了全身氣息混亂的局面，若是再下去，就會崩潰。

那治療的方式就是先確定意識，然後引導身體內部的循環體系恢復，只有自身強大了，才能夠下一步治療外邪，甚至連治療都不用，因為人體本身就存在一個強大的自愈體系。

而這個禍害就是毒瘤，已經污染到了身體百神，甚至已經入侵到了意識。

就如給人治病，並認為人自己得了絕症，活不過三個月，那他肯定活不過三個月，但若醫者給予自信，讓病人覺得自己問題不大，然後醫者在引導病人逐漸的建立自己內部循環體系。

只要體系完善了，就能有一定的防衛能力，毒瘤想要污染身體，也就沒那麼輕鬆了，甚至還會被循環體系當成身體中的垃圾一樣的分解排除。

在人們眼中的奇迹通常就是這樣發生的，當然，只是沒辦法解釋，就當成了奇迹，若是知道其中的原理，也就不算奇迹了，是常理。

而江漢珍所做的，就是將身體內部的循環體系建立，只不過這個循環體系，並不是他自己的身體，也不是一方世界，而是整個仙道文明宇宙。

這對他來說，是一場全新的挑戰，因為這是前所未有之事。

但也不是沒有把握，在武士文明宇宙中，就已經建立了一套大道體系，而且已經到了明悟了混元，才敢如此在仙道行事。

而他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宇宙生機的意識，只要他不亂，仙道就沒有事。

但讓人可惜又可嘆的是仙道眾仙似乎有些不給力，雖然聽從了他的安排，但也只是相信他，或者處於無奈，或者心存一種賭一把的心思。

雖然他們按照自己的吩咐，做出了堅守道則之事，道化之力也已經显示了出來，但江漢珍看來，這還是沒有達到他的預期目的。

按照他的測算，仙道宇宙的循環體系若是完全發揮，就是混元境界之人也能隨意困殺，跟別說是一個禍害了。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江漢珍也分析了一番，就是仙道之人沒發揮出全部的威力，總感覺有些縮手縮腳。

但如今這樣，只有將白蛇世界先圍困住，然後讓仙道繼續恢復循環體系，等到體系強大了，再對白蛇世界進行處理。

江漢珍就連同後來趕到的青華帝君，開始給整個白蛇世界下禁制，目的很明顯，就是不讓一個人逃出來。

或許是感覺到了外界的危機，一個西方教的修鍊者從世界中跳了出來，青華帝君按照江漢珍的吩咐，抽出寶劍就對着西方教修士頭上一拍，就將這名西方教之人又打了回去。

而且接下來不時的有西方教之人從世界中跳出來，或許是來探查情況，或許想要逃跑，都被青華帝君像打地老鼠一樣的給打了回去。

一個接一個的冒出頭，但一個接一個的被打了回去，沒有放過一個。

江漢珍看着玩的正高興的青華帝君，並沒有說什麼，還是一如既往的在外界布置着大陣，從星空之中應來了星斗之力，形成一個天然的星斗大陣，覺得還不放心，又將三界的三才大陣引了上來，加持在世界之上。

不止如此，江漢珍還準備讓泰山大帝的輪迴大陣加持在上面，讓輪迴之力將白蛇世界給弱化一番。

得知江漢珍要加持輪迴大陣，青華帝君頓時坐不住了。

仙道的五道六橋為泰山大帝所掌控，但五道六橋卻被泰山大帝賣了，青華帝君還以為江漢珍不知道，此時江漢珍的所作所為被仙道所有人盯着。

若是問及輪迴之地，被告知被泰山大帝給賣了，雖然泰山大帝賣五道六橋不是什麼秘密，但都不會深究，但若是在這裏被提及，泰山大帝真的就成了三界的笑話了。

為了顧忌泰山大帝的顏面，青華帝君趕緊說道：“宣化雷神，輪迴大陣我看就不必了吧，如今有星斗大陣，與三才大陣加持，禍害已經被困在其中難以出來，再若加持輪迴大陣，是不是有些多餘了。”

江漢珍看了一眼有些急切的青華帝君，覺得有些奇怪，就說道：“白蛇世界雖然有禍害在其中，我們可以將此看成被毒素污染的毒瘤，但這毒瘤並不完全是毒素，還有一份好的東西，就是其中無數的生靈，並不能因為有毒瘤在其中，將此全部滅除吧，畢竟那些都是我仙道的生靈，他們並沒有錯。”

“我之所以用輪迴大陣，就是要利用輪迴大陣，將這無數的生靈解救出來，畢竟他們也是我仙道宇宙的一部分。”

青華帝君也明白江漢珍的意思，就是祛除有害毒素之時，不想將自身的好的東西也牽連了。

但他看着已經被困住的白蛇世界，說道：“既然將此地困住，那被毒素污染是遲早的事，我們何不將整個白蛇世界湮滅於此，如此就能永絕後患了。”

江漢珍聽完青華帝君的言論，翻了一個白眼，這樣做就和取下身體的一塊肉差不多，但他可不像那樣，在他看來，身體是珍貴的，哪怕身體內的毒素再厲害，那畢竟是毒素，也不如身體內的一個細胞重要。

畢竟身體是自己的，毒素誰知道是誰的，自己的就是好的，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惜，那身體又如何能與自己一體。

或許在別人看來這是小氣，會說你就不能為了我受一點傷嗎？你太自私了。

江漢珍肯定會說，在我看來，你做什麼都與我無關，別說是瘦一點傷了，就是破上一點皮我都覺得不值得。

江漢珍就鄙視的看着青華帝君兩腿中間的某個隱晦部位，說道：“你若是身體某個部位被一點病毒侵蝕，那是不是可以給你切掉了，然後插一根雞毛？”

青華帝君忽然覺得胯下一陣涼風吹過，身體都一陣緊張，趕緊擺手說道：“不不不，我覺得我還能搶救一下。”

“那不就行了？”

江漢珍笑了一聲，看着青華帝君窘迫的樣子，搖頭不已。

這一點都是被禍害所侵染的東西，做事方法太過偏激，總不能覺一點毒素就將毒素清理出去吧。

其實在江漢珍看來，有些毒素的來源並不是外在，外在或許是一個因素，但大部分還是來自於自身，這禍害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在仙道根深蒂固，誰知道做了多少事。

即使暫時將之祛除，說不定還會在哪個地方冒出來，根除之法，就是從根源上徹底的滅除，並不是一刀切了了事。

在江漢珍思索如何用輪迴大陣大時候，青華帝君一陣焦急，五道六橋被泰山大帝給賣了，若是真的要用輪迴之地，這件事肯定會暴漏在仙道之中，那泰山大帝真的就沒臉見人了。

心中暗暗祈禱，泰山大帝趕緊煉製出一個輪迴出來，最起碼先要保證顏面。

其實江漢珍對泰山大帝賣了五道六橋的事情也是知道的，之所以要用輪迴大陣，並不是在想着輪迴如何，若是需要，將輪迴之力從武士文明宇宙引過來就行。

至於青華帝君的擔心，完全沒有必要。

他所考慮的事全局，是整個仙道，還有武士文明宇宙，甚至還有也被禍害牽連其中的西方教。

畢竟此事過後，要考慮的更多，武士文明宇宙和仙道還好說，只要自己做自己的就成。

但對於西方教，卻沒沒又什麼好辦法。

自從觀自在與法海之後，西方教與仙道似乎有了融合的跡象，而這個融合還是好的。

雖然看着讓人反感了一些，就像吃了一個噁心的東西，但若是消化系統強大的話，還是能將之變成變成自己的養料。

不止這個問題，還有仙道對禍害從心裏的避之不及，也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 第六百一十八章 一劑良藥

就在江漢珍思量這些事情的時候，一邊的青華帝君暗自焦急起來。

他也知道江漢珍說的是事實，身體出了毛病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分別對待。

在內心裏，也對剛才自己的一番言語有些後悔，若是剛才那樣做了，道心就會不純粹，他也沒忘了自己還有一個名號，被稱為救苦天尊。

之所你能救苦，就應該以慈悲為懷，並不能因為有了禍害的存在，而去牽連無辜，若非江漢珍不同意，肯定會犯下錯誤。

但泰山大帝的事情總不能不管吧，心中犹如，是不是要給江漢珍說清楚，也同時醒悟過來，總不能顧及顏面而去牽連別人吧。

此時的他，也開始反思起來，若不是禍害灌輸什麼麵皮之言，甚至將麵皮看的比大道還重，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了一種病態。

為了所謂的面子，竟然連無辜之人的死活都不顧了，想到這裏，忽然感覺到全身一陣冷汗。

曾幾何時，仙道變成了這樣，修道之人為何會變的如此，竟然連生命都不顧了。

回想許久，才將這原因歸結在被困在白蛇世界中的那個禍害身上，若不是他想要要控制天地，想要天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發展，也不會出現什麼劫難，自然就不可能有這些事情。

如此禍害多年，將一層層的枷鎖加在了眾仙的頭上。

此時對那位禍害的態度從避之不及，逐漸的變成了仇恨，恨不得現在就將禍害除去。

兩人回想之際，宇宙虛空忽然出現一道光影，青華帝君頓時做出防備姿勢，此時正是關鍵時刻，不想有任何人來打擾。

就聽到江漢珍說道：“帝君無須防備，此人乃我雷門弟子，名為黑山，應該是來找我的。”

青華帝君這才收了劍，隱藏了起來，繼續盯着世界之中，做一些防備。

等到光影靠近，就見到黑山的身影出現，站到江漢珍面前，一禮說道：“弟子黑山拜見先生。”

江漢珍打量了一下黑山，全身氣息浩瀚，犹如一座大山一樣，有一種厚重之感，就讚賞的說道：“不錯，看來你沒有落下修行。”

黑山說道：“弟子不敢有絲毫忘卻先生叮囑，千年如一日，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幫助先生，聽到先生歸來，弟子等人已經聯絡眾師兄弟，響應先生號召，以正三界本源。”

江漢珍聽到這裏，眼皮跳了跳，什麼召集中師兄弟，什麼以正天地本源的，你這是想干什麼。

他所做之事，都是為了修行，可不是為了什麼揚武揚威。

在他看來修行才是自己的唯一目標，至於其他，根本不算什麼。

就是這次，若不是不忍心雷祖天尊勞苦奔波，說不定都懶得出來，仙道之中明悟混元的人又不是他一個，為何別人不出來，非要他站出來。

自從明悟了心中源泉，就感應出數道有混元氣息的大修行者，就是他知道的，就有好幾位，比如燃燈祖師，又比如紅雲祖師，還有斗姆，後土地祗，甚至三清祖師，都是明悟了混元的修行者，他們都是一心向道之人，從不會去沾染這些是非。

在大修行者眼中，參悟大道遠比參与是非要來的自在，江漢珍也是一樣，帶大道的追求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至於營造自己的勢力，還不是想要讓自己的道走的更順暢些。

已經有了武士文明宇宙，有個這個根基在，他就有一個道場，若是修為再深厚些，就是武士文明宇宙毀滅了，也有重新建造的能力，至於黑山說表達的意思，根本不是他的想法。

看了一眼黑山，笑着說道：“你恐怕是誤會了，我之所以這樣积極，並非是為了什麼正本清源，而是我感念祖師之恩德，就此償還，祛除禍害，也是為了了結自身因果，並非是為了仙道，此間事了，我會離開仙道。

當然，這件事是仙道眾生之事，你們若是願意，也可以加入進來，等事情結束，自會有功德降下。”

黑山聽得一陣錯愕，覺得有些不對勁，就問道：“前些時日先生去各仙道上門行那合縱之道，聯合眾多勢力來祛除禍害，弟子等人原本以為是先生所想，所以才互相聯絡。”

接着，黑山有些猶豫，似乎要問及原因，但也有些不好開口。

江漢珍淡然一笑，說道：“我之所以聯絡眾多勢力，只是當成一次交換，並不是為了仙道，而是感受到了仙道宇宙的訴求，你也知我擅長與天地意志交流，傾聽天地的聲音，所行之事，都是仙道意志產生交流，以求感悟大道，並非什麼凡俗之事。”

“原來如此。”此時的黑山恍然大悟，也明白江漢珍說的是什麼，宣化諸天並非是為了仙道，也並非為了天庭，而是為了整個天地。

聽到江漢珍的這番話，心中頓時覺得有些愧疚，在是非中呆久了，就連想法都變得低級了，如今見到江漢珍，被一番提醒才反應過來。

對着江漢珍一禮，說道：“多謝先生指點，弟子差點迷失在是非中，遠離了大道。”

江漢珍點點頭，說道：“善，你能明白就好。”

說完，繼續做着自己的事情，不再對黑山說什麼。

剛才這一番話，對除自己弟子以外的人，是不可能說的，也不會說，也只有自己的弟子，才能如此說。

在外人面前，江漢珍永遠不會顯得不一樣，跟大眾一樣，都是修行者。

自始至終，從沒有忘記過自己的道在哪裡，所擅長的是什麼，剛一見黑山，就察覺到了黑山索然修為高了，但也距離大道遠了，才會出現提醒一番。

若是外人，根本就不會顯露這些東西。

黑山站在江漢珍面前，也逐漸的將自己一些想法糾正，才發現自己錯了很多地方，竟然進入了權利的漩渦之中，腦子裝的全是爭權奪利。

自此，越發的對江漢珍恭敬起來。

但想起陽極殿下的說辭，也不知如何去辦，就說道：“先生，弟子來此有一事相告。”

江漢珍不在意的問道：“是無極世界的吧。”

對於無極世界的到來，禍害造層那麼大動靜，早就被暴漏了，當然，江漢珍並沒有理會，但這次仙道之人也將陽極殿下的資料送了上來，所以對此一清二楚，而且已經算在了其中。

黑山點了點頭說道：“先生神機妙算，正是無極世界之事。”

江漢珍沉吟片刻，說道：“也好，就讓無極世界參与進來吧，他們畢竟對禍害沒有畏懼之心，做事不會束手束腳，仙道枷鎖來自於禍害，但禍害並沒有給無極世界之人增加枷鎖，有他們四處宣揚一番，也能讓仙道減弱對禍害的畏懼，這是好事。”

黑山心中一陣感慨，自己怎麼修行，還是沒辦法超越江漢珍。

想了半天，也沒想到好的行事方法，就問道：“那先生可有無極世界的任務。”

江漢珍對這件事早就研究了一番，早就有了這個想法，但沒想到無極世界自己找來了，也神的一些麻煩，就對黑山說道：“去告訴無極世界，他們可以自由的在仙道行走，可以去拜訪各路仙山洞府，只有一個要求，讓他們將他們自己對禍害的看法表露出來，給仙道增加信心就成。”

黑山心中一稟，也覺得這辦法絕了，是一個除根之法，當即說道：“是，先生，弟子這就去辦。”

隨後黑山就告別的江漢珍離開了，而這個時候，早已忍不住的青華帝君就出現在了江漢珍身邊。

對於剛才江漢珍與黑山的對話，他也聽到了，總覺得這兩人好像在對暗號一樣，讓他聽得雲里霧裡，不大明白，如今再也忍不住問了起來。

“宣化雷神，不知你為何想出這個主意，無極世界之人可是我們的地然，若是在仙道禍害，那該如何是好。”

江漢珍搖頭失笑一聲，說道：“無極世界，我看未必，若是無極世界之人，就不會對仙道修行之法感興趣了，如今他們又怎麼能算是純粹的無極世界之人？”

青華帝君點了點頭，說道：“說的也是，若是將這些人拉出來，全身仙光旋繞，讓人看了都不覺得是域外之人，定會以為是仙道某個修行法脈之人呢。”

江漢珍接着說道：“那不就得了，他們連自己都不知道是無極世界之人還是仙道的，但總而言之已經算是仙道半個門人，又如何將他們區別對待。”

“而且這些人對禍害沒有多少畏懼，沒有仙道之中的避之不及，他們那種不畏懼任何外敵，追求自我的心態，才是我仙道缺少的，我仙道常言逍遙，但都被枷鎖纏繞，有他們的加入，雖然不能根除枷鎖，但這次對付禍害卻是夠了。

只要四處宣揚禍害也就是一個修行者，在這個仙道眾仙都在猶豫的時刻，也算是一劑良藥，有着能控制仙道宇宙病情的作用。”

青華帝君也明白了過來，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神色中不禁有些暗淡。

仙道自天地初開之後，這位禍害就存在，一次次的給仙道眾生強行灌輸他自己的歪理，就像一個個的限制，讓人不得動彈。

人生來本自有，但出生之後，就會被強行加上許多禁忌，比如不能做這個，不能幹那個，這個不能動，那個不能碰。

當然，有些是先輩總結出來的經驗，比如不能招惹比自己強的，招惹了就會有危險。

但這個禍害也參与其中，捏造出一個量劫出來，然後施展他的自私，如此多年，不知道加了多少個，早就將仙道之人壓的喘不過氣來。

這也是為何仙道入門越來越難，甚至在有些世界已經成為傳說的原因。

並非是仙道消失，而是自身枷鎖太多，早已迷失了真靈的緣故。

# 第六百一十九章 道無止盡

修鍊就是如此，仙道之中，求道之人歷經千辛萬苦，見得仙門。

仙門眾人觀其誠心可嘉，便會問及緣由。

第一問，你的心在哪裡？

求道之人九成九的都答不上來，連自己心都不知道，又如何修道，豈不知心為入道第一關，若不知心在何方，信馬由韁，又將道往哪裡修。

仙門中人之覺得求道之人資質淺薄，與仙道無緣。

而求道之人不知為何將自己拒之門外，而心生怨恨。

但此兩者，都沒有考慮這是為何，為何凡人連心都不知道了。

只知上古之時，先民獨立守神，肌肉若一，吐故納新，擎天立地，把握陰陽，可百歲而終。

卻不知今日為何甲子之數行將就木。

仙道之人好像很少有人考慮研究這個為題，即使有，也被巨大的浪潮聲淹沒，消失在大浪之中。

在仙道之中，並不是沒有先賢考慮過這個問題。

但僅僅是考慮，也不敢發聲，看看發聲者的結局，就知道了。

天皇看出來了，也行動了，現在消失了。

人族聖皇或許是發現了，用強大的智慧凝聚出了人族強大的向心力，和無與倫比的凝聚力，或許就是抵抗這種未知的因素，所以聖皇只剩下三皇五帝，至於以前的，入燧人等聖皇，全部消失。

後有太清聖人實在看不過去，化身老子，西出函谷關，留下道德五千言，也消失在人們的視線。

在後來鬼谷王禪老祖，乾脆連山都不出了，至於後來如此，沒人知道。

再往後，零零散散的出現一些，但都不敢多說什麼，或者乾脆就裝作看不見，混合在人群中。

逐漸的，仙路也就漸漸遠去。

如此多年，仙道屢敗屢戰，但時間長了，總會被轉變思想，認為人天生就有無數的枷鎖。

直到來此與後世的偏遠角落的江漢珍出現，也尋得一個空擋期，開始宣化諸天，消除了傳道限制。

但也免不了被禍害所察覺，若不是身懷寶物均衡棋子，又加上他擅長與天道交流，指不定就會糟了劫難。

時至今日，江漢珍也逐漸的明白過來，當初使用域外通道前往域外的時候，出意外並非是一次意外。

當初以為是玉帝，後來認為是仙道之人，但在現在看來，當初讓他出意外的另有其人。

與仙道聯絡的這段時間，也查詢了一番自己當初是為何出了意外，去了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的殘破世界的。

域外之人說是天庭，但天庭卻是是域外征伐司搞的鬼，江漢珍仔細思索，也明白兩邊都沒有出手的理由。

他的存在是對兩方都是有利的，被有出手的動機，而他用測算之法測算良久，最終將實現鎖定在一團迷霧之上，看不真切。

如今他修為已經明悟混元，再加上他的算法奇特，很少有能逃過他的測算的生靈。

也唯有一個，需要的事感應，而不是測算，而這個就是某些意志，比如天道意志，大道意志，或者仙道宇宙意志。

最後測算出一團迷霧，知道事情不簡單，就開始傾聽仙道宇宙的聲音，果然發現了擬端，最終將目光鎖定在了被仙道避之不及的一位存在之上。

江漢珍心中也明白過來，這位恐怕就是造成自己中途出意外的最大元兇。

而當初認為是慈航道人，現在想起來，的確有些誤會了，不過好在並沒有釀成什麼大錯，讓慈航吃了一番苦頭，但也明悟了混元。

自從黑山離開之後，江漢珍就在沒有做出任何動作，只是一位的加固着在白蛇世界上布置好的陣法。

因為宇宙意識的逐漸強大，使得陣法的威力翻了好幾番，越發的堅固。

此時的白蛇世界，就是混元境界之人進入其中，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出來，更何況一個連混元的邊界都沒摸到的禍害。

見江漢珍久久未動，青華帝君不禁有些納悶起來，幾次想問及緣由，都不知從何開口。

眼看着仙道之中的那種道化之力越來越強大，就連他都感覺到了一些壓力，最終還是沒忍住，尋了一個機會就找到了江漢珍的跟前。

“宣化雷神，你究竟打的什麼主意，這道化之力越來越強大，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若是在這樣下去，說不定連我們自己都被道化了。”

江漢珍感受着周身的道化之力，並沒有去管，任由道化之力與自身結合，化去他的修為，但心中的源泉卻隨後湧現出無盡的力量，將化去的修為填補，運轉周天，就覺得自己強大一分。

此時的他不但沒有青華帝君那樣抵抗，看上去還極為享受，竟然將道化之力當成了一種錘鍊自身的工具。

看着青華帝君有些急切的樣子，也知道他並沒有明悟自己心中的源泉，若是能靈物，即使在虛無轉態下也能存活。

搖了搖頭，說道：“現在只是等，等到無極世界將他們看待禍害的那種眼光傳入仙道之中，就是我們行動之時，此地的道化之力可能會越來越強大，你若繼續待下去，說不定還會淪為凡俗，不如你先回自己的道場鎮壓，等待我的消息即可。”

青華帝君也覺得如此，但忽然看了江漢珍一眼，卻發現江漢珍身上的氣息越發的浩瀚，完全沒有被道化之力所侵襲的樣子，覺得有些奇怪。

心中好奇之下，就問道：“我的確有些抵抗不住，若是開了這個口子，非得被化去一身修為不可，難道你能抵抗的住這種道化之力？”

江漢珍笑了一聲，說道：“為何要抵抗，道化之力那仙道原本的力量，本來就存在，只不過長期沒有恢復罷了，如今恢復，算是恢復了本來面目，既然要道化，那就遵守宇宙大道的規則，讓他道化即可。”

青華帝君有些難以置信的看着江漢珍，說道：“竟然如此，難道你就不怕沒有了修為，而隕落在此地嗎，或者只能進入小世界中躲藏嗎？”

江漢珍並沒有回答，而是感悟着心中的源泉，身體變得虛幻起來，顯化出內部最真實的情景，有一汪清泉在心田流淌，有着源源不斷的力量從清泉中湧現而出。

青華帝君感悟了從清泉中出現的力量，神色變得有些難以置信，驚呼道：“混元之道。”

接着有問道：“你是如何凝聚的？”

但忽然覺得不妥，似乎問別人的修為是一個大忌。

江漢珍並沒有因此而神啟，看着面前羡慕自己還有好似什麼限制住的青華帝君，說道：“此物本來就在每個生靈的心間，原本就有，傳說中仙道自天地初開，就有先天神祗出現，每個人都有些混元的跡象，只是後來，逐漸的就沒有了。

在我看來，並非消失，而是將自身蒙蔽了而已，若是能就將枷鎖解除，自然就是混元。”

青華帝君面色變換不停，似乎進入了天人交戰，但最終還是嘆息一聲，感受着自身的諸多限制，也明白自身雖然已經到了天尊境界，但距離混元還是有那麼一絲距離。

而這一點的距離，正是自身的枷鎖，而且已經在心神中根深蒂固，試着衝擊了好幾次，都很難掙脫。

但怎麼說都明白了大致的方向，也知道原來自己沒有進入混元之門，並不是因為修為不夠，甚至跟修為沒有任何關係。

只要將自己身上那種看不見的枷鎖解除，就能見到混元之門，神色逐漸的變得堅定。

轉身看了一眼江漢珍，仔細的感悟了一下江漢珍周圍的混元之力，似乎在體會着什麼。

江漢珍看到這裏，暗暗點頭，也明白，仙道又多了一尊混元之人。

青華帝君感悟了片刻，睜開眼睛，對着江漢珍說道：“多謝道友指點，我在此地也忙不上什麼忙了，就先告辭離去，返回道場鎮壓，靜等道友命令即可。”

江漢珍自然是答應了，目送青華帝君離開之後，就開始考慮着以後的路。

此時的他，已經感覺到了仙道之中對自己的限制越來越小，越來越弱，隱約的感應出一種更高層次的空間在召喚着自己。

心中也明白，自己的大道似乎又要進步。

記得當初在武士文明宇宙，將修鍊者的生命層次劃分為九個層次，呈現逐漸上升的姿態。

每上升一個層次，都能見到一重天，每一重天都有一番新的景象，好像一個新的世界。

就連看世界的眼光都變了，在凡人時期，只能看見肉眼所見的，但隨着生命層次進化，能看見肉眼所看不見的。

最初三個階段看見的是氣的運行，中間三個階段看到的是法則運行，到了最後三個階段，通過跨越空間和時間，見到心底的源泉，似乎是超越一切法則的存在。

而江漢珍此時的修為，已經可以算作九階生命層次。

而九階生命層次在整個武士文明宇宙的研究之中，算是最頂級的，再往上根本沒法推演。

但如今的這種感覺，讓他明白過來，九階以上，還能上升。

也感慨道，道無止盡，絕非虛言。

以他此時的感覺，或許到了十階，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 第六百二十章 十方滅絕

另一邊，無極世界一方在徵得江漢珍的同意，就立即進入仙道世界之中，開始探訪他們已經打聽好的仙人，並且帶着江漢珍所提出的條件，開始尋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在有了江漢珍的肯首，無極世界一方好像有了一個護身符一樣，也能在仙道宇宙之中進行短時間的停留，並沒有受到道化之力的侵蝕。

也是因為江漢珍與仙道宇宙意識交流的結果，似乎有一種與宇宙一體的境界，此時的他，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仙道宇宙意識，他所說的話犹如天憲一般，大道自會按照他所說的話去運轉。

就和世界之中的至尊一樣，有着代天宣化的能力。

雖然江漢珍此時並沒有登上至尊之位，但此時他就是無冕之王，有着一言而定的能力。

但江漢珍在內心中，從沒有想過要等上至尊之位，在他心中，修鍊大道才是最重要的。

隨着無極世界與仙道眾多神仙的交流，一個關於蛐蟮精的傳說也逐漸流傳開來。

傳說在盤古開天之際，一隻面部扭曲，神色陰沉的蛐蟮在一旁窺伺，等到盤古開天之後，蛐蟮伺機而動，奪走了一部分造化玉蝶，然後潛入仙道之中。

原本天地在正常的演化，世界的增長似乎沒有邊際，但蛐蟮精又餓造化玉碟，就覺得自己是天道，應該掌握這個世界。

為了掌控世界，就開始暗中挑撥，破壞世界。

最終以鴻鈞道祖的名頭出現在眾生面前，自稱合道，接着就進入了量劫的無限循環之中，只要蛐蟮精覺得自己不能控制天道，就開始發動量劫，然後加以控制。

這個故事在仙道諸天萬界全方位的流傳開來，一股對蛐蟮精的反感，甚至恨不得殺了的意志，向著白蛇世界匯聚而去。

在白蛇世界之中，西方教和黎山一脈的爭鬥，讓蛐蟮精漏出了變態而又詭異的笑容，似乎非常喜歡別人生活在戰爭的痛苦之中。

忽然之間，心頭一陣警覺，似乎感覺道頭頂有一把利劍，隨時都要降落下來一樣，蛐蟮精趕緊施展了一個遁地之術，鑽進了地下。

等到覺得心裏安穩一些，才漸漸的冒出頭來，那種感覺又出現在了頭頂，蛐蟮精脖子一縮，又重新鑽進土裡。

在深入地下百丈之後，挖了一個洞，面色不停的變化着，接着一陣掐算，雙眼一陣恐慌，接着面色極度的扭曲起來。

“異數，異數，該死的異數，我鴻鈞與你勢不兩立。”

帶着低沉的怒吼，帶來的震蕩讓整個世界都開始顫抖起來，正在爭鬥的西方教和黎山一脈見到地龍翻身之後，各自退至一旁，見到世界犹如遭受了滅世劫難一般，也停止了爭鬥，開始組織人手進行救治生靈。

在白蛇世界之外守候的江漢珍見到這種狀況，心中一陣明悟，蛐蟮精警覺了，到被整個仙道的眾生意志盯上了。

仙道眾生數以億計，即使每個人對他產生一種怨恨，匯聚在一起就連混元也得隕落，犹如咒術一般，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還有這數個紀元以來，被他禍害的生靈，所產生的怨氣都鎖定了他。

原本這些怨氣散落在仙道四處，在禍害着別人，但被引到了一起，而恰好蛐蟮精在白蛇世界跳的最歡，自然就被鎖定，再也難以逃出升天。

江漢珍看着還在匯聚的怨氣，似乎還沒有停下來的跡象，並且向著周邊擴散。

推演了一番，有些皺眉不已，這生成的怨氣已經將整個白蛇世界都給侵蝕了，而且越發的厚重。

仙道眾仙神看到這種情況，紛紛的念誦着超度經文，來凈化白蛇世界，雖然周邊散益的氣息被經文之力消融了許多，但還是沒有怨氣彙集的速度快。

江漢珍暗道：“這樣下去不行，若是再不解決，整個白蛇世界都會崩潰，蛐蟮精雖然會被滅了，但白蛇世界中的所有生靈都會消失，而且，多餘的怨氣還會擴散出去，污染周邊世界。”

蛐蟮精禍害天地無數個紀元，自天地初開之後，就開始要霸佔天道。

但天道又哪是人刻意霸佔的，就是一個人，都不願意被人所控制，控制力度有多大，反彈就有多大。

若不然，就沒有當初共工怒撞不周山，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語。

自此，仙道的許多事情，也都能解釋的通的，為何許多人寧願死，也要爭一口氣，不做被人控制的玩物。

若是仔細想來，那些被仙道傳說中渲染成滅世魔頭的修行者，似乎與真實情況有些不一樣。

天道本無私，生靈本自由，每個生靈都有每個生靈的道，何須讓別人來安排。

生命的進化原本就是本能，若是干涉了這種本能，自然會引起反彈。

傳說中，原本的洪荒天地是一個整塊，只不過後來才被分開的，分成了無數個碎片，或者湮滅之後化為本源，逐漸的變成一個個小世界，散落在主世界周圍。

這一切的結果，好像跟這位禍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但天地無私，經過江漢珍整合天地各部，然後恢復仙道宇宙意志，一切的冤讎自然有了方向，最終向著蛐蟮精匯聚而去。

這就證明這一切都是蛐蟮精所為，因為江漢珍相信，天道，或者大道，才是最緊密的儀器，天道無私，也因為一切的遮掩都被他清理，不可能出錯。

但現在白蛇世界的這種狀況，已經到了危機時刻，這個結果就是江漢珍也沒想到，沒想到蛐蟮精竟然做了如此多的孽，禍害了如此多生命，造成了能讓白蛇世界以及周邊很多世界都能污染的怨氣。

江漢珍嘆息一聲，原本還想慢慢的將白蛇世界的眾生解救出來，但如今看來，有些來不及了。

這怨氣已經成為一種毒素一般的東西，只要沾染，就會形成如瘟疫一樣的流傳出去，唯一的辦法只能先隔絕起來。

最終江漢珍還是決定實施自己原本的計劃，將白蛇世界封鎖，拖入星空邊緣，布置大陣，然後依靠大道之力慢慢的化去怨氣。

接着江漢珍拿出宣化雷神的令牌，說道：“讓所有仙道各守崗位，將大道引向白蛇世界。”

“是，宣化雷神。”

令牌中做出回應，接着天庭之中，一道命令發出，很快的傳達天庭各部。

很快，天庭各部各自運轉大道，將力量投射道白蛇世界，壓得將要散溢的怨氣又重新回到了白蛇世界。

江漢珍又拿出雷神令牌，說道：“通知星斗各部，準備十方滅絕大陣，北斗各部負責牽引，將世界牽引至星空，雷霆都司消除散溢怨氣，冥府關閉白蛇世界輪迴，五方封禁世界元氣，不可有絲毫元氣進入白蛇世界。”

“是，宣化雷神。”

一聲回應之後，很快，江漢珍說的這些部門都接到了消息，星斗各部一陣激動。

因為他們已經聽到了江漢珍就是紫薇星的傳聞，這架勢一看就是要把白蛇世界鎮壓在星空之中，而且十方星辰滅絕陣，就是紫薇星所創。

雖然只說了十方滅絕，但在星空之中，只能用星辰來布陣。

此事當星斗各部最為积極，行事相當迅速。

很快在星空中尋找了十顆星辰，組成陣基，然後星斗就位，將力量加持在陣法之上。

而北斗組成北斗七星陣法，對着白蛇世界發出一道牽引之光，白蛇世界在牽引之光的牽引下，向著星空行去。

而此時，天庭理氣司已經將白蛇世界的靈氣隔絕，這樣一來，就不會有絲毫的天地元氣進入其中。

也明白這是算準了禍害最擅長破壞，整個白蛇世界在他的折騰之下，只能越來越弱，道最後就連元氣都不可能存在，成為一顆枯竭的世界。

但仙道各部的道江漢珍的這個命令，也紛紛想起江漢珍就是紫薇星的轉世，也逐漸的明白一件事，恐怕紫薇星就是下一任的至尊。

也明白江漢珍已經得了天地大勢，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就等着紫薇星徹底歸位。

但不管如此，多仙道來說，都是有益無害，鎮壓了禍害仙道的蛐蟮精，以後也就不會有什麼量劫的發生了。

也在忽然之間，感覺到天地大道變得清晰可見，修鍊速度似乎比以前快了很對。

仙道的無數法則，都一清二楚的展現出來，只要修行者，都能觀看。

但隨着白蛇世界逐漸的進入星空，向著十方滅絕陣的方向飛去，江漢珍面色變得古怪起來。

這十方滅絕陣的形態，就跟後世之中所發現的太陽系一模一樣，只要白蛇世界歸為，就是一個太陽系。

這本事江漢珍無意為之，但為何會成這個心態，讓他覺得有些奇怪。

而且當初留下的那塊星辰，就在白蛇世界外圍，上面被觀自在以前打的坑坑窪窪的，就如後世探測到的月亮一樣。

等到白蛇世界歸位之後，一道信息從仙道意志傳入他的心頭，良久之後，江漢珍也明白過來。

神色複雜的看着在星空中形成的太陽系，感慨道：“原來如此。”

# 第六百二十一章 前因後果

天道傳輸過來的信息，就是江漢珍為何會出現在西遊世界的前因後果。

紫薇帝君在封神時期，就發現了蛐蟮精的陰謀，那時候天地破碎，化成無數個小世界，就是洪荒大地都被分成了四塊。

都以為是大劫之中被打碎的，其實地脈早已被蛐蟮鑽入地下給掏空了，只要力量稍微強一點，大地自然破碎。

但這一切都被算在了不服他控制的人身上，就此藉機除去。

紫薇星得知了蛐蟮道人的陰謀，自然不會讓他得逞，集合了無數星神，與很多仙道有志之士，開始了一次圍剿蛐蟮道人的行動。

蛐蟮道人雖然在仙道之中威名無二，但卻沒有修成混元，就是連混元的邊都沒有摸到。

之所以讓人覺得厲害，其實是走了偏門，藉助造化玉碟的力量，只能算是最強大的大羅金仙，永遠沒有到達混元。

在江漢珍開來，蛐蟮道人這個心性，恐怕永遠也到不了混元境界。

因為混元境界的這一步，就是在心性之上，並非是看修為有多高。

蛐蟮精若要達到混元，哪怕他把整個混沌吞了都不可能。

紫微星用星辰之力屏蔽的天道，蛐蟮精自然借用不到星辰之力，最終被追的四處逃竄。

原本都要將蛐蟮精圍殺在歸墟之地，但關鍵時節，蛐蟮精劫持了北斗七星，作為人質，讓紫薇星就犯。

北斗七星在蛐蟮精手中，紫薇星做事束手束腳，最終被蛐蟮引入早就安排好的陷阱之中，為了救北斗七星，捨棄了自己，在最後關頭做出了取捨，將自己的真靈抽出，送到了時間的盡頭，也就是江漢珍原本的世界。

也就是江漢珍這次封禁的白蛇世界，在星空之中，竟然形成了一個與太陽系一模一樣的陣法。

紫薇星消失之後，伴隨之物還有均衡棋子，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紫薇星轉世都沒有成功，就連均衡棋子都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

最終紫薇星的不知道多少代，最終轉世成為江漢珍，也算是命中註定的得到了均衡棋子。

此時已經明悟了混元，最早能帶着他穿梭萬界的那枚飛碟狀法寶在他面前再也沒有秘密，他也發現這枚棋子有着平衡萬物的作用，就像身體中起到中和作用的物質一般。

而且這枚棋子是紫薇星的伴生之物，很早的時候就出現在了紫薇星的手中。

當時到了危難之際，紫薇帝君就是用這枚棋子，利用自身及最後的一些力量，將自己送到了未來時中的時間盡頭，才逃過了蛐蟮精的追捕。

沒錯，就是仙道宇宙的時間盡頭，也是整個仙道的終結之處。

天道傳說過來的那段信息之中，紫薇星穿梭未來的時候，看到了自西遊之後，仙道地脈被西遊集團所破壞，毀了八十一個靈脈節點，就等於給人的身體開了百十一個洞。

自那之後，仙道越來越弱，因為消散的本源越來越多，再加上西方教拿着仙道的東西祭祀，成就他們所認為的世界。

伴隨着世界的靈氣越來越少，仙道之路越來越難行。

而且仙道早已沒落不堪，天庭的許多仙神都逐漸的逃離了仙道文明宇宙，不知去往何處。

再後來，修仙就成了傳說，也因為本源的消失，世界也就沒了修行者。

就在快要湮滅的時候，斗姆星君就出面，將最後的位面煉製成星辰，拖入星空之中，也就是所謂的地星。

至於蛐蟮道人，最後也沒有出現過，想來是已經離開了。

至於最後的那塊地方，所留下的傳承，只有一些仙道的殘缺之法，因為沒有靈氣，也無法修鍊。

而能修鍊的，就是心性之類的一些。

江漢珍得知這前因後果，不知道說什麼好，似乎，有些悲傷，也似乎，有些慶幸。

在後世之中，很多人都在尋找地外生命，探測了多少萬光年的距離，就是沒有發現另一顆存在生命的星球。

而且，有着九星連珠這等大陣，後世的生命文明永遠不可能走出太陽系，若是強行往出去沖，只能遭受大陣的反噬。

而九星上的一些生存痕迹，其實是生靈在一個文明以前留下的。

但天道總有一線生機，不會沒有任何出路的。

因為他自己來自於後世，與後世也有着一些因果，如今經過仙道道化之力，已經修成了混元之體，來自於上界的吸引力已經橫清晰了，但無論如何，也走不出最後一步。

也讓江漢珍明白，自己還有因果未了。

而這個因果，就在後世之中。

就在他想着如何解決這段因果的時候，忽然有一種心血來潮的感覺，心神一動，神識四面散開，充滿整個事件空間的層面。

等到他看到時光長河之中的時候，忽然發現有一抹與自命運極為相似的亮光向遠處駛來，而去的地方，正是時間的盡頭。

江漢珍一眼就人了出來，這就是紫薇星的真靈，正攜帶着自己最後的力量，似乎是在逃跑。

讓他也很快的反應了過來，這個時候應該就是紫薇星當時隕落的時候，來不及多想，就將自己證道的《心性易》凝聚成一道光束，扔向了紫微星的真靈。

紫薇星真靈在原地稍作停頓，有繼續沿着時間長河行去。

江漢珍暗道，希望這個能解決後世的那種困局吧。

心性易是他最高的成就，也是他混元之道的根本，其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修鍊根本不需要天地元氣，憑藉的就是心性來推動境界，這個方法，也是最適合後世的那種環境的。

江漢珍隨意的推演了一下，也覺得心性易可行，而起，在他心裏也有一個想法，就是看看心性易在後世星球上是如何發展的。

也已經做出了決定，只要等到仙道宇宙的事了，就看看後世之中心性易是否能成，也為仙道以後的改變，做出一個依據。

忽然，在神識中出現一個讓人感覺到極度厭惡的東西出現，也是順着時間長河來的，看他的路徑，竟然與紫薇星剛才的路徑一樣。

江漢珍定眼一看，就發現一隻很長的蛐蟮正在時間長河蠕動着前行，看似很慢，但瞬息之間，就跨越恨到一塊距離。

“蛐蟮精，找死。”

江漢珍心中湧現出一股殺氣，伸手對着時間長河抓了一把，接着就從時間長河中揪出來一條一丈長的蛐蟮。

蛐蟮被捉住之後，開始極力的掙扎着，似乎又要撲進時間長河之中，但江漢珍哪能如他的意。

心神溝通天地，仙道之中的道化之力瞬息之間匯聚，匯聚到了蛐蟮山的身上。

正在極力掙扎的蛐蟮忽然察覺到自身的力量消失，心中一陣慌亂，這才發現自己已經被人捉住了，轉頭一看，就發現自己已經被人捏在手裡。

見了江漢珍的面孔，在巨大的蛐蟮頭上漏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驚恐，又是一番掙扎，但發現很難掙脫。

驚呼道：“紫薇星，不可能，這不可能，你不是已經被本道祖給滅殺了嗎？”

江漢珍聽蛐蟮精竟然稱呼他為紫薇星，也更加確定了自己身上的因果。

冷笑這說道：“蛐蟮道人，禍害仙道好玩嗎？”

“你。”蛐蟮精的頭上瞬間變得扭曲，就連身體都扭曲了起來，說道：“我乃鴻鈞道祖，與天道合一，我就是天道，天道大勢不可改，小勢可改，你破壞天地運轉，乃天地異數，異數當滅，。”

“看來這人已經鑽在自己的圈子出不來了，沒救了，也不看看自己的形勢。”

江漢珍搖了搖頭，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問的了，一切的真相他都已經知道了。

而這個蛐蟮精，就是禍害的本體，現在已經將禍害的身體困在了白蛇世界之中，而這個是紫薇星時期的，也就是說已經將蛐蟮精徹底的滅了。

心中不停的吐槽道，‘還道祖，你也配，一隻蛐蟮精而已。’

也不在理會蛐蟮精的叫囂，抓這蛐蟮精在空中甩了兩下，扔向了星空，最終跨過星還，到了星空的邊緣，一出十方滅絕陣中，徑直的飛到了白蛇世界之中。

接着就看到白蛇世界內部一陣翻騰，也逐漸的平復了下來。

到了此時，江漢珍心中有一種感覺，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因果已經要解除了，只要白蛇世界中的江海，和後世星辰中的紫薇星完成各自的使命，到時候三人就能合一，徹底的成就混元。

# 第六百二十二章 諸天以後

解決了自稱為鴻鈞道祖的蛐蟮精之後，整個仙道都靈動了許多，再也沒有往常的壓抑，也沒有束縛。

所有生靈忽然感覺到身體輕鬆了很多，就好像壓在身上的擔子與套在頭上的枷鎖消失了，就連凡人都能感覺到一陣自在，就連看周圍的事物，都靈動了無數。

這是所有生靈從未有過的感覺，若是在往常，真靈被蒙昧着，總感覺眼前遮着一塊布，看東西都不太真切，就是外界的一切東西，只能看一個表面，更深層次的東西是看不出來的。

以往的世界中，一種貪慾，控制欲，嫉妒，貪婪等慾望在生命體中像瘟疫一樣的流傳着，只要是新的生命，都會被這些東西所包圍，隨着成長，就蒙昧了生靈的真靈，看世界的眼光都帶着貪嗔痴愚慢，生老病死苦這等有色眼鏡是看世界。

在心性修鍊之中認為，人的內心是什麼樣的，看到的世界就是什麼樣的。

比如本身被生病，老去，死亡等有色眼鏡覆蓋，那麼看到的世界都是被這些所充斥的。

就像有些生靈開口閉口的就是地獄，就是遭報應，那他所看到的東西都是這些，自以為自己看到了真理，但哪知自己已經掉進了下地獄，遭報應的怪圈之中，那他最終的路也逃不出這個。

隨着蛐蟮精被封印，這些東西統統消失在了仙道諸天之中，這些東西就像一個枷鎖，或者是給人的真靈中塗上了色彩，還沒出生，就已經陷入了這個怪圈之中。

但消除之後，這些的影響將被降到了最低，人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自己從沒有發現的世界，讓所有眾生的內心都產生一種愉悅之感。

而相應的，仙道意志有感，也散發出陣陣的大道玄音，如同在歡呼一般。

仙道的神仙聽到這個聲音之後，都覺得這種聲音妙不可言，就立即進入聆聽聲音的轉態，很快的就沉浸其中，不可自拔。

直到百年之後，大道玄音依舊沒有停止，人們覺得奇怪，但也沒有發現絲毫停下來的跡象，時間長了，都變的習慣了這種大道之音，這也成了仙道宇宙的一個特色。

但仙道眾人最後想起江漢珍的時候，卻發現找不到江漢珍了，自封禁了蛐蟮精之後，世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都忙着修補自己被蛐蟮留下的心神漏洞。

等到都將心性恢復之後，覺得江漢珍應該登上了至尊之位，但發現沒有，而且還找遍了諸天萬界，都沒有找到江漢珍的蹤跡。

就連武士文明宇宙都尋找過，也沒有發現江漢珍的絲毫信息。

江漢珍沒出現，但他們卻發現一個悲傷的問題，仙道中許多東西丟了，有些還是徹底的丟了。

這些東西中，最重要的就是五道六橋，火雲洞還有三重天，前兩個是徹底的丟了，最後一個還在混沌中。

仙道之中自然不能答應，立即開始召回三重天，經過千年的大道較量之後，也定了下來。

仙道與武士文明宇宙共用一個輪迴，三清天繼續停留在原地，誰也別動，至於其他的，也開始互相共用，兩方宇宙有了融合的趨勢。

武士文明宇宙的事情，最終還是被仙道所得知，因為五道六橋的關係，也開始與兩方宇宙就開始融合，仙道文明與武士文明共用了一個輪迴之所。

後來連武道文明世界也加入了進來，就是三方宇宙共用一個輪迴之地，就是五道六橋。

至於西方教的六道輪迴，被泰山大帝一把從冥府中抓了出來，最終煉製成了一個監牢，不知道被扔哪了。

武士文明宇宙之所以與仙道融合，也是因為江漢珍的關係，當初江漢珍正在實施捕捉蛐蟮的事情，而武士文命宇宙的眾人就開始拾遺計劃，將仙道中的許多設施都搬到了武士文明宇宙。

最上層的那三重天和火雲洞是首要目標，尤其是火雲洞，是重中之重，在加上火雲洞內的人族聖皇的配合，搬起來特別迅速，在就將火雲洞搬到了藍光世界之中。

但在搬離三重天的時候，出了些意外，將三重天拖離仙道之後，在混沌中經過一番長途跋涉，眼看的就要將三重天拖進武士文明宇宙，忽然之間從仙道宇宙中散發出一股牽引，就要將三重天牽引回去。

尼爾等人當即不敢怠慢，立即阻止，將三重天定在原地，而加隆就開始探查原因。

最終得知仙道宇宙意志恢復，而且仙道眾仙都不願意三重天脫離仙道。

三重天可是三清道祖的道場，是仙道的根基，有着很重要的意義，若是連自家道祖都被人請走了，就真的成了仙道的恥辱了。

泰山大帝的事情就已經讓仙道抹不開面子，連輪迴之所六給丟了，泰山大帝倒是洒脫，帶着自己的泰山府直接到了武士文明宇宙，繼續當起了他的泰山大帝。

而且泰山大帝掌握了三方宇宙的輪迴，修為已經到了大羅金仙的頂峰，只要再前進，就是混元，聽說泰山大帝得到了心性易，就再沒有出現過。

但泰山大帝的舉動讓仙道之人有些抬不起頭，這三重天絕對不能放過。

在三清天就要進入武士文明宇宙的時候，被仙道給前因住了，但武士文明宇宙也不簡單，最終發現了仙道前因，也調動武士文明宇宙開始前因，兩方的大道較量持續了很久，誰也那和不了誰，最終就將三清天停留在了原地，成為了兩方共同的大道源頭。

而這期間，無極世界的陽極殿下等人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最終決定不再回無極世界，就在武道世界發展。

後來與仙道武士文明交流的時候，也將自己的輪迴融入了五道六橋，就成了三方共用的存在。

而且武道世界還經常像仙道和武士文明取經，三方多有交流，逐漸的融合起來。

最後三方宇宙共同發展，共用輪迴，最終經過協商，就連仙道中剩下的三十三重天也一同進入了三方宇宙中相隔的混沌中間，有三方共同執掌。

但這許多年，至尊之位一直都是空着的，三方心中都知道，這個位置就是紫薇星的，只有紫薇星等上至尊之後，才能繼續傳下去，只要紫微星不登位，就不可能有人再登上至尊。

但江漢珍也找不到，紫薇星也沒音訊，最後連白蛇世界的江海也不知道去哪了。

無奈之下，就將藍光世界中的那個天宮中一直存在的圓球給推了出來，放在了至尊之位上。

這圓球本來是江漢珍根據六芒徽章煉製的核心，也是藍光世界的核心，而且還能顯化在外。

說是天道意志，也沒錯，但若說是法器法寶的，也可以說，但就是沒辦法被人掌控，這樣對誰都沒有壞處，因為沒有個人思想的東西，才是最公正的。

將這個圓球放在至尊之位上，也逐漸的融合了起來，經過三方的推動，就用圓球代替了至尊。

自此，三方宇宙之中就沒有了至尊一說，連帶的凡間也就沒有了皇帝。

其實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中，皇帝這個位置，早就消失了很久了，在仙道之中，也發現了至尊的弊端。

至於武道世界，陽極殿下也沒有多少權利，而且許多高層也明白了自己大道在什麼地方，也不想有什麼至尊皇帝之類的出現。

就這樣，三方宇宙進入了一個正軌事情，也開始飛速的發展着。

期間有許多人明悟了混元，開始去追求新的道路，而後來者也沿着前人的路前行，有能力的營造修鍊環境，沒能力的就抹蜜修行。

也是按照江漢珍以前所做的那樣，熱衷於修補地脈和拓荒，還要就是完善世界世界。

這其中最积極的還要屬於星空了，此時的星空，也成了三方宇宙的星空。

不斷的召集人手，去星空中來拓荒。

經過萬年的努力，最終將三方宇宙全部籠罩，所照耀的三方宇宙，就像三塊陸地，漂浮在混沌之中。

也可以看得出，若是再發展下去，三塊陸地遲早都會連在一起。

當然，這一切與江漢珍沒有了多少關係，他已經進入了混元之路，而且經過一次仙道道化，將自己的混元提升到了十階頂峰的程度。

在武士文明宇宙之中，最高層次就是九階，但明悟了混元，就算是十階。

同時，十階的生命層次也會感受到更高一層次的召喚，因為這等生命層次，已經不適合在此界生存了，需要進入更高的一個層次。

江漢珍也從沒有忘記自己的追求，他認為道無止盡，也感受到了道無止盡，就想去更高一個層次。

但並沒有就此離去，因為還有一些因果沒有解除。

比如後世的世界，和如今的白蛇世界，自己的過去和未來都在外面，三身不合一，總有一些不圓滿。

只有等到三身合一之後，才算是功行圓滿，但江漢珍並不急，因為他相信自己的過去和未來不依靠任何人或者事，就能從世界中解脫出來。

而他所做的，就是坐在當下的時空，去觀看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如何行事。

# 第六百二十三章 終章

白蛇世界的江海，因為要查證自己的以前究竟是怎麼回事，所以就一直待在白蛇世界之中，並沒有離開。

但已經將虎頭山洞天封閉，並且已經為自己選好了退路，只要見到危險，就準備帶着虎頭山洞天離開白蛇世界，去過自己的日子。

但不知為何，有個天外來客鑽進了白蛇世界之中，進行大肆的挑撥活動，而且從這人身上，江海也感覺到了一種危險。

若是與這個存在對上，肯定有死無生，就有了去意。

但哪知自己竟然無法離開，將他給嚇得不輕。

但好在還有心龍修行之法和忽然出現的心性易的存在，相信憑藉著自己手段肯定能活下去。

對着洞天又進行了一番加固，聯絡了與自己相熟的了因，應對白蛇世界的亂局。

兩人連同虎頭山眾人，暗中收集資源，就怕這場戰亂將萬物給打滅絕了。

就在蛐蟮精發現還有一方勢力，大喜過望之下，覺得還能挑撥一番的時候，忽然天地間湧現出無盡的怨氣，價格蛐蟮精壓入了地下，不敢露頭。

因此虎頭山一脈才逃過一劫。

但白蛇世界被怨氣所侵蝕，所有的生靈都被魔化的變了形態，剩下的只有一些修為高一些的，還能支撐住。

而江海和了因，也正是因為擅長心性之道，所以沒有受到多少影響。

最終江海選擇來用心性之道化解怨氣，了因也發願要度盡天下惡魔。

最終江海就開始以虎頭山洞天為根基，用雷霆之法來洗鍊惡魔，而了因剛開始也在幫助江海，後來因為壽元耗盡，不得不轉世重而去。

期間了因不知道轉世了多少次，但江海卻一直活着，最終經歷了萬年的時間，將世界恢復了過來。

到了最後，剩下的就是蛐蟮精了，江海在一次江邊行走的時候，發現一個釣魚人，而他用的魚餌，正是蛐蟮。

但釣魚人稱這個蛐蟮為蚯蚓，江漢珍心中一動，索性就叫蛐蟮為蚯蚓，用以淡化其名號。

接着下令將蛐蟮改為蚯蚓，有此封號之後，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神異，以往讓人談之色變的蛐蟮也沒有了什麼危險，最終淪為土裡的蟲子。

等到人們的意識中當蚯蚓是一隻蟲子，再也不是害人的東西的時候，江海也感覺到了自己的功德圓滿，駕馭着一隻金龍飛升了。

至於了因，也因為功德成了道，而他所創的修鍊體系也被人稱之為禪宗，而了因也因此成道。

但另一邊，紫薇星就沒么幸運了，降臨時間盡頭的時候，並沒有在第一世修行成功，而且還遇到了當時的末世。

每一次末世終結，又開啟新的一次文明，反覆三次之後，原本能夠修鍊的世界早就絕了靈氣，就是蛐蟮精也被自己給玩死了，變成了土裡的爬蟲。

幾次的文明湮滅之後，也沒有了蛐蟮這個名字，不知從何是起，蛐蟮有了新的名字，也叫蚯蚓。

次封號一出，自稱鴻鈞道祖的那個蛐蟮精好像被收了封號一樣，在也沒有的以往了的神異，成了最普通的爬蟲，因為活的卑微，也絕了修鍊之路，剩下的只是無盡的怨恨，但沒有人去理會他。

最終在預言紫薇降世的那一時期，星辰已經進入了星際時代，想要向外開拓，走出太陽系，面對星辰大海。

但紫薇星卻選擇了立足本身，壯大自己來發展，並沒有與時代一起，而是遊走在時代的邊緣地帶，到哪也沒有脫離整個時代。

在向外開拓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又一次觸碰到了十方滅絕大陣，內部世界不可避免的又經歷了一次末世。

就在當時時代都陷入一片危機的時刻，保留了大部分勢力的紫薇星橫空出世，救下了大批的人，又進行了一個新的時代。

因為紫薇星知道了想外發展的弊端，所以並沒有選擇向外去開拓，而是立足於本身的世界，開始建立一個牢不可破的根基。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人類也恢復了元氣，也因為保留了大部分技術，不可避免的又一次進入了探索星辰的路程。

但這次有紫薇星的存在，並沒有當時那樣的冒失，而是開始完善自身的世界，一個立足根本的計劃就此展開。

在世界之外建立了許許多多的空間站，派遣了大量的探索人員，收集太陽系中的流浪星體，往地星搬運，用這些物質來加固地星。

經過多年的發展，使得地星的質量擴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最終歷經萬年時間，終於有一天太陽再也不是永恆之物，也被地星的質量所吸引，被地星的力場所影響，開始圍繞這地星轉了起來。

這一結果，讓許多人為之歡呼，因為當時都有一個定論，決定天體的運行，稱之為天德，哪一顆星辰的場力高，就能吸引周邊星辰圍繞着那顆星辰轉。

最初的時候，地星的場力很弱，但經過紫薇星的路線，強大了地星的場力，最終將太陽給吸引了。

當然那，也不是完全吸引，地星的還是受到太陽的影響，但也不是往常，地星的場力根本無法對太陽產生影響，而是必須圍繞着太陽而轉動。

此時雖然還圍繞着太陽轉動，但不可避免的是太陽也被地星的場力影響到了。

似乎，世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等到這個變化穩定之後，人們才發現紫薇星不見了，最終搜尋無果，也知道紫薇星離開了。

但離開之前，早就制定好了地星發展的路線。

大致分為三步，第一步是積累自身實力，增加自身天體之德，做固本培元之事。

就比如一個人，出入社會之後，覺得自己有一種身不由己的感覺，做什麼事情都圍着別人轉，沒有絲毫的自主性。

這時候要做的，並不是显示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一不小心就會犯了他人的利益，本身實力還若，結果只能是遭受一番社會毒打。

而紫薇星等方法並不是有本事就要貿然行動，而是先立足本身，繼續隨波逐流，強大自己，為自己打造一個安穩的後方，等到自身強大了，自然會產生一些影響力，讓別人也開始圍着自己轉。

第二步就是互相影響，但紫薇星的宗旨還是發展自身，完善地星，也不能放鬆對外界的探知，繼續發展。

而這個世界，九星場域對地星的影響肯定會到了最小的程度，也可以試探這去外界探索，繼續強大自身。

直到有一天，地星發轉壯大到不被太陽牽着走，而是太陽也圍着地星轉的時候，就到了第三個層次。

而這第三個層次，就是真正的面臨星辰大海，而地星周圍的這個大陣，就是一個天然屏障，讓整個太陽系都能變成一個星空的堡壘，進可攻退可守，從而繼續的壯大下去。

地星已經進入了新的紀元，而立足本身的這一紀元，被人稱為紫薇紀元，而紫薇星也被人總稱為人族聖皇，與三皇五帝一起立廟祭祀。

未來星空中的紫薇星做完這些，也恢復了本來的面目，也知道了前因後果，而這一番之後，也算達成了目的，明白了自己是過去，並且感覺到了自己使命已經完成，得到了更高一層的召喚。

於是進入時空長河，尋找現在，同時，江海也乘着金龍到了江漢珍身邊，過去未來現在齊聚，自身再也沒有了因果，就此合一，成了一個真正完善的自我。

就此經過三千年的適應，再無絲毫障礙，此時已經有了去意，就開始將自身的寶物全部散了出去。

比如均衡棋子，菩提樹枝等，當最後兩件寶物要散出去的時候，讓他感慨不已。

而這兩件寶物如今已經沒了什麼用處，也是他身上最簡單的兩件寶物。

就是從雷池的倉庫中撿的那根雷鞭，和在北斗征伐司領取的那一團雷雲。

雷鞭很少用，有都天二十四節，還沒有煉製而成，而雷雲還是一樣，速度也很慢，一個呼吸還不斷一萬里。

但這是他最早的兩件法器，雖然後來祭煉過一番，但也沒怎麼用過，如今看來有些不舍。

而這時候整個混沌中的意識好像感覺到了江漢珍要離開的意思，在他面前凝聚出一個兩個大道符篆，融入兩件東西之中。

江漢珍神識一看，發現這兩件寶物已經留下了這裏的烙印，就像坐標一樣的東西。

而兩件寶物也變成了無限成長的寶物，江漢珍也明白了混沌意識的意思，就是給自己留個坐標，屬於這裏獨特的印記，若是想回來，還是能回來了。

“也罷，既然如此，那以後這兩樣東西就是我的隨身之物。”

將雷雲扔向了空中，縱身跳了上去，將雷鞭提在手上，做好隨時動手的準備。

江漢珍感應着上一層次的牽引，放鬆了心神，就此消失在混沌之中。

在混沌中只留下他當時宣化諸天的傳說，和讓普通人都能進入修行之門的心性修鍊之法。